

叢書集成新編

第六七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宋學士全集三十二卷補遺八

卷、附錄二卷

陳剩夫集四卷

蘇平仲集十六卷

姚文敏公遺稿九卷附附錄

奉使錄二卷

楓山章先生集九卷

明 宋 濂撰

明 陳真晟撰

明 蘇伯衡撰

明 姚夔著

明 張元禎校正

明 張寧撰

明 章懋撰

金 華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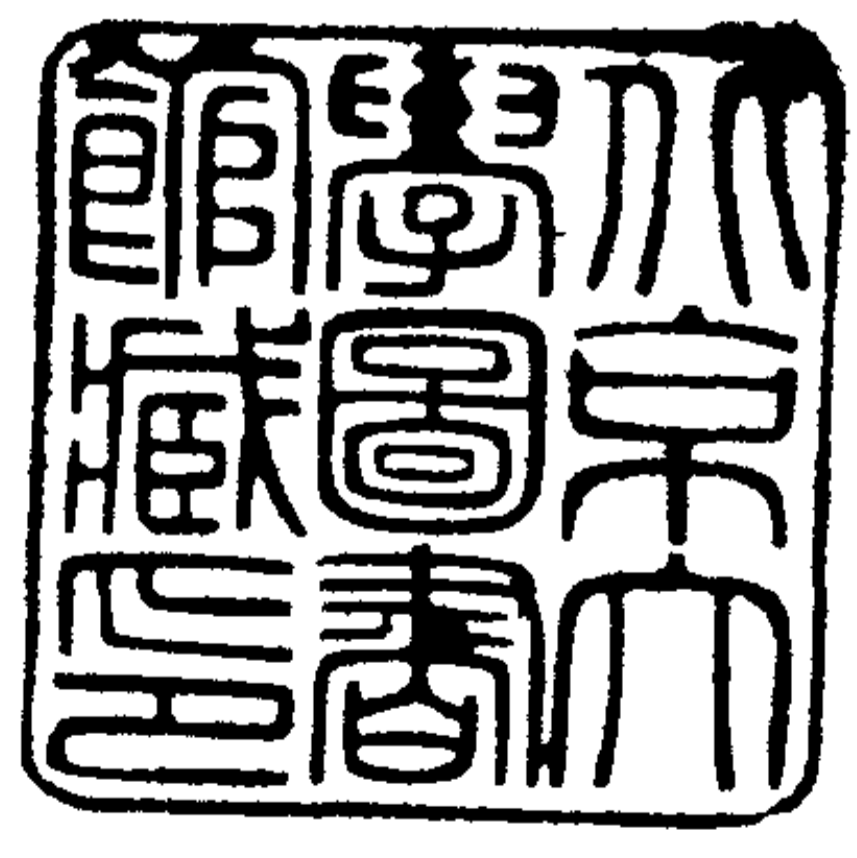
正 誼 四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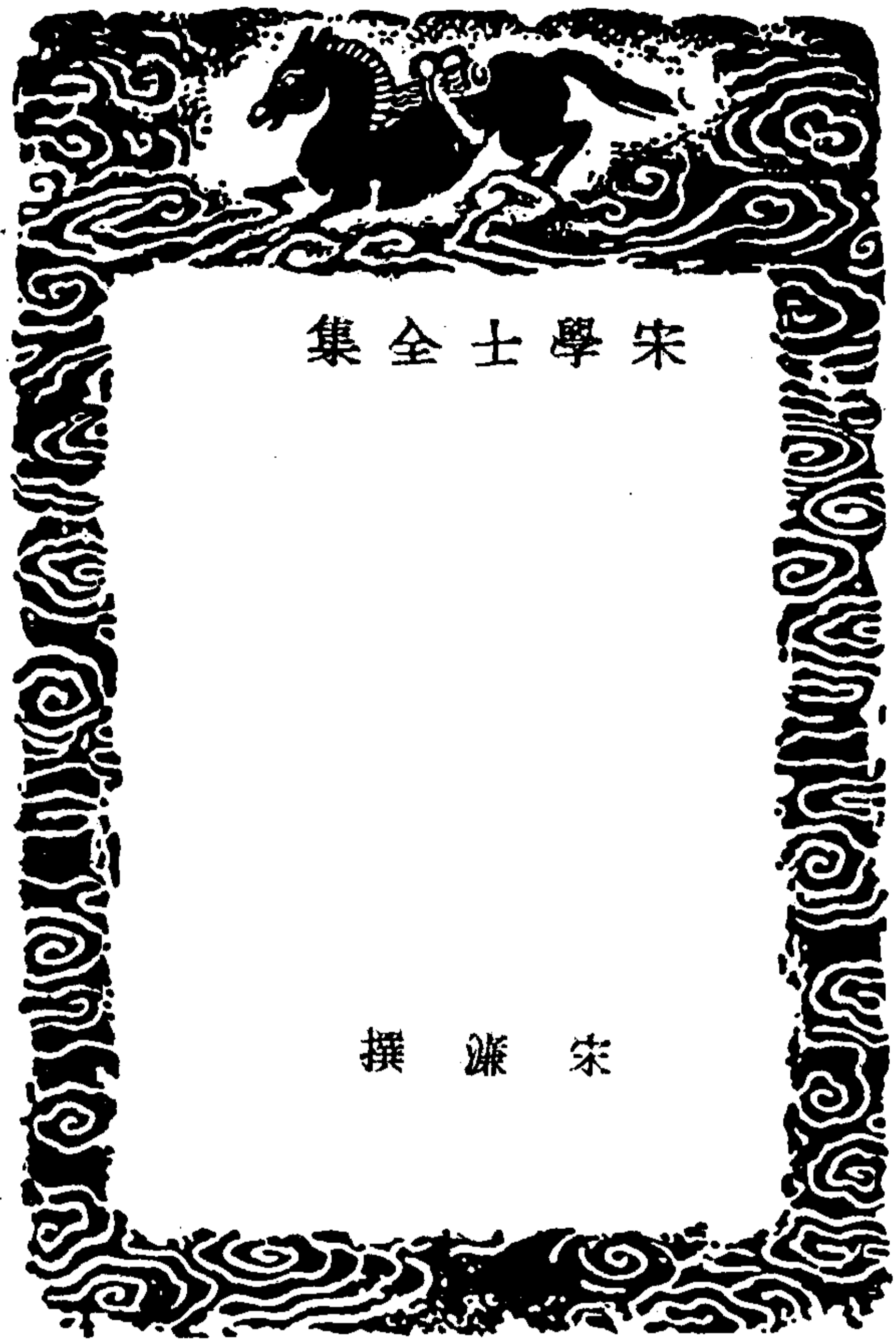
金 華 四六六

漸 西 五七三

鹽 邑 六二五

金 華 六三二





宋學士全集序

六經爲載道之書。不得以文目之。然而宇宙之至文莫如六經。何哉。道存故也。後世工文者。代有其人。要皆文士之所爲。而不得與於斯道也。自唐韓子出。始倡明道學。約六經之旨以爲文。至宋而歐陽子續其統。朱子呂子集其成。元則有若白雲許氏。以及吳淵穎。黃侍講。柳待制。暢其流而衍其緒。之數子者。其爲文不必相同。要其羽翼六經。使聖人之道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則罔弗若合符節焉。雖起者其惟潛溪學士乎。學士爲明初開國鉅儒。始學於聞人夢吉。其友胡仲子曰。學士業不足學。盡肆力于古文詞。乃往從吳淵穎先生游。盡得斯道真傳。學既成。會太祖下婺州。與劉文成同日微起。遂受知文成。以助業顯。學士以文學著。生平著述數百萬言。烏虛盛矣。明史本傳稱其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于學無所不通。爲文蘊深演迤。與古作者抗。當時士大夫造門乞文者。戶履恆滿。即外國貢使亦知其名。數問起居。且有以兼金購其文集者。其聲稱赫赫如是。所可異者。明初干戈擾攘。豪傑奮興。或身歷戎行。或謀參帷幄。奇勛偉烈。彪炳於常者。惟武功居多。獨學士以儒生驟班侍從。十有餘載。凡朝廷大制作。大號令。皆出其手。其所以羽翼王國。輔體休明。爲文臣之冠冕者。豈倖致哉。夫惟道積厥躬。有以發乎邇而見乎遠也。謹按我朝四庫書目載文集三十六卷。百川書志載七十五卷。有變坡。翰苑。芝園。朝京各集之名。係正統九年。初刻王忠文作公傳。祇云潛溪內外集三十卷。蘿山吟稿三卷。鄭長史作公行狀。又云潛溪集四十卷。芝園

宋學士全集 序
集五卷。已行於世。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以後作者四十卷。刊于蜀者十八卷。弋陽高溥選定刊于金華者爲全集三十三卷。高淳韓叔揚纂纂康熙間彭方洲殿撰視學浙中。重刻者三十二卷。附錄一卷。合攷是書卷數互異。茲刻悉遵彭本。刻剛將竣。續獲明本校韓本文多至三百四篇。詩多五十四首。續刻補遺八卷。以附于後。韓本與明本及各集中歧異者。另纂辨說考異二卷。刻既竣。爰序其顛末。以質諸海內之藏公集者。共相審定焉。同治十三年甲戌冬月。永康後學胡鳳丹謹序。

新刻金華宋學士全集序

文章與世運爲升降。而尤必以合乎理道爲根柢。唐之初葉。沿六季餘習。而稱起疑者乃在元和以後。昌黎之一人。宋興。能文章家稱楊劉。至歐陽氏黜險怪。一出於正。然必待子朱子出。然後文與道合而爲一。斯其難哉。有明當開國時。即有金華潛溪宋先生爲文章之冠。疑夫文章之興。大抵在中葉以後。薰陶醞釀。積之遲久而後發。而公獨能於兵戈擾攘之際。與謀臣猛士翼運並起。意者山川蜿蜒磅礴之氣。鬱積而發。而士之挺然負其瑰瓌者。因之光芒顯燦。不可遏抑歟。予夢想金堂石室之間。欲一至其地。以覽勝槩。俟歲丙戌。奉簡命視學浙中。私心竊喜。迂陋如余。幸備輜軒之役。庶幾攷文獻。訪佚遺。用斧藻於萬一。既驅車上下。尤愛浙東山川秀傑。昔人所謂仙靈窟宅者在是。於天台一至石梁。聆方廣之噴音。視亦城之霞起。於南雁問瀟瀟。列戟鏡天。芙蓉淬鏘。登桃花嶺。而沃州天姥。蒼翠落襟。櫛也。停婺州鷓鴣洞。穴流霞瑤玉。幽討益奇。恨未至浦陽一瞻潛溪祠堂。而仙華寶掌。猶髣髴夢見之。意所爲蜿蜒磅礴。光景欲出者。當不或斬。我國家人文化成。光華復旦。文德武功。超軼前代。而諸士生勳華之世。誕山川奇拔之鄉。聞者古學固如。頽墮不振。或者宿學耆儒。蓮光剡采於嵯巖之間者。尙多耶。今聖天子加意右文。屢求博學之儒。以任纂修。備顧問。且令督撫諸臣。各舉山林道逸之士。則珠光劍氣。出而襄與朝之景運。此其時矣。予既勉士子以通經學古爲兢兢。顧念今文古文原無二理。志遠大者。取法於其近。鼓奮往者。競長

於所習。夫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涇。六經者。所以載道。而韓歐與程朱諸子。又所由以倡明六經。以共遵夫道者也。魯斤采削。則不遠。子之鄉先生朱金華者。固以韓歐之文筆。而承朱呂之嫡派也。蓋其先得法於柳待制。實黃待講。潛文已成矣。猶以為未也。而加以探本討源。以求夫呂成公朱文公之學。然後浩乎沛然。瞻博淵闊。大放厥詞。諸生歸而求諸六經。子史。以沃夫根柢之所在。次取金華諸子。以遡夫何王金許之傳。將文也。而道寓焉矣。粹然不駁。卓然自立。而人為一代之人者。文亦為一代之文。必有曠然豁然。與山川氣勢相為雄長。而非風雲月露。修纖靡之詞。險僻軋苗。入怪異之徑者。所得同日語也。將見播禮樂之休明。揚辟離之鐘鼓。以翼聖朝文明之治。庶不負使者倦倦授刻茲集之意乎。至於揚播品薦。前聖諸家詳矣。予故不復贅云。昔康熙四十八年歲次己丑夏四月。兩浙督學使者。兩陽彭始博題於秀州公署。

臣聞才華者。功業之符也。而非根究於理道。則立言為無本。文章者。道術之餘也。而非闡釋其微言。則絕業亦不著。是必有明體達用之學。貫串古今。彰諸實事。使本末源流。雖而為一。而不至以辭華之習。與性命之旨。判若若素。則人為有用之人。而文為有用之文。然後可以佐聖世文明之治。我皇上以聰明天縱之姿。問學淵深。匯洙泗之源於數千載之上。萃唐虞之統於十六字之中。表彰經學。尊崇儒術。濬洛闢閩。諸書悉開秘奧。而尤拳拳加意於樂育人才。十五國學。臣之使臨軒策道。咨警告誡。至再至三。臣幸以載筆之末。踰游禁近。私心觀記。竊以為風詩所載。善莪棫樸之盛。千古一時。乃復荷殊恩。不棄迂陋。俾持衡浙水。悚然負惕。如鈇鉞之臨於上。如淵冰之集於躬。下車之始。仰求所以不負付託之重。唯有廣勵學官。敦本興行。庶幾導揚聖天子作人雅化。爰進士子而教之。使知窮經學古。培塿根柢。不愧真儒。竊念浙水自呂成公東萊。倡道婺州。與晦菴朱子相往復。何王金許之徒。與開乎斯道。唯潛溪宋景濂承其後。探討緒論。為古文辭。粹然不失儒者淵源。士子即其鄉先生之文。奉為模楷。沈潛而熟復之。自此上究六經之旨。歸徧求諸儒之論說。所謂因文見道者。當在於是。因訂其訛誤。及其繁複。彙為全書。留諸庠序。日省月試之餘。東西浙士子。頗能蔚然興起。漸去其空疏浮薄之習。以底於醇茂古雅之道。華川文派。于焉不墜。顧念末學如臣。摻雜文獻之事。才有未逮。何能仰贊高深。而深淵淵冰。三載如一日者。唯冀士子人人窮經。人人學古。儲材於有用。苟其交相敦勉。振起雍容。知性命之外無事功。經史之外無文章。華實兼收。體用一致。將見多士楨幹。悉能上體皇上殷勤訓勅之意。即微臣之竭誠忱懼。以弗負聖主簡畀之意者。

亦可少弛負擔。免於覆餗之愆矣。用是齋心虔祝。拜手稽首。敬識其緣起。少抒其愚誠之萬一云。時康熙四十八年四月上浣。提督浙江學政。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臣彭始博薰沐謹記。

新刻宋學士全集例言

一 摛以菲才。恭膺簡命。視學兩浙。蒞茲文獻之邦。著作不啻如林。仰體聖天子加意文治。凡名山石室之藏。悉皆搜採。而浙東三大家如劉文成公。宋文憲公。方正學先生。尤為卓出。竊願攷訂其集。而重新之。未逮也。試事甫竣。誠意伯十二世孫元奇。以重新公集請。予既為之作贊。授以梓行矣。若遜志齋集。已經鏤板。毋庸重訂。獨宋學士集。篇章殘缺。字畫模糊。因亟圖所以益正之。

一 學士之文。舊有潛溪集。朝京稿。翰苑集。鑿坡集。芝園集。龍門子。疑道記。浦江人物記。諸刻。迨嘉靖時。浦江韓叔陽。孝廉張元中。彙成一帙。共三十三帙。而舊時諸刻。不可得見矣。今止就此本開雕。苦多差訛。之善本對勘。編證於明文選本中。缺者補之。訛者訂之。而猶未愜也。曾將竣。始得朱太史竹垞所藏分年本。復為詳校。始獲益正云。

一 是集雖韓叔陽氏鏤板。厥後吳良梯。吳應台。次第修之。至國朝經歷百年。板益模糊。順治壬辰。即墨周君日燦。以括蒼郡丞署篆浦江。命邑庠張應廣為之校訂。止就其燬者。朽益者。補制數十葉。且藏度失所。庸坊劣工。恣意印刷。遂致剝蝕零落。間有煙煤塗塞無字者。後人妄意改補。益致不堪寓目。今世所行者。惟此本耳。并韓叔陽舊刻。予至婺。遍尋止得一本。猶殘缺不全。嗟夫。文獻無徵。豈獨異世為然哉。一 韓本將分編合輯。諸舊序彙梓附錄之後。然楊鐵崖及揭汝等三人序未入其中。可見潛溪等分年諸

集并韓尹刻集日亦未之見也今爲增此數篇於首題辭後又將韓叔陽張應廣二序附於其後以志其總刻全集之緣起移之首卷其言行錄世譜記以及行狀傳贊則咸附末卷他若建祠文移祭產圖籍雖非文類第恐歷久侵牟載以杜弊至於地晦四至稍從節略

一是集經始戊子季秋泊己丑孟夏凡七閱月而卒業以工匠於杭開局而校對又在禾中有樣本未校清而遺上板者改之無及不無遺憾雖予勉捐薄俸節用以速其成然金華胡別駕具瞻實德與其事督率之勞不可泯也其同事校訂者有華亭孫子鏡及門山陰金子以成平湖馮子幾桐鄉湯子士琦臨安高子成楫義烏朱子士珽東陽盧子人表贊襄參訂又有錢子以煥吳子樹并爲識之

一是舉於科試金華日衆士子籲請翻刻公集一時倡率者太守王以巽浦江令楊汝毅委邑庠生傅旭元總其事後以衆分難齊予撤止其局遂獨力任之然首事綴緝往復商榷咸與有勞焉并勒名集中

彭始博方洲識

宋學士全集目錄

卷一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

崆峒雪樵賦

頌

平江漢頌

晉露頌

嘉瓜頌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擬晉武帝武功頌

擬薛收上秦王平夏鄭頌

豫章鐵柱頌

三老圖頌

詔

奉制諭安南國詔

誥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尙書誥

遙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宋學士全集 目錄

一

宋學士全集 目錄

三

表

擬話命起結文

進元史表

進新律表

箋

致仕謝恩箋

卷二

記

觀心亭記

遊琅琊山記

元史目錄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恆山精舍記

華川書舍記

月堀記

松風閣記

生生堂記

怡養堂記

復古堂記

敦睦堂記

棣華堂記

貞白堂記

永思堂記

貞則堂記

貞節堂記

經術堂記

盧龍清隱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國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平陽林氏祠學記

先夫人木像記

安道堂記

思遠樓記

見山樓記

瑤芳樓記

卷三

記

閩江樓記

遊鍾山記

宋九賢遺像記

葉治中歷官記

宣慰曾侯嘉政記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靜學齋記

修慎齋記

宋學士全集 目錄

三

沖默齋記
 柄雲室記
 雙桂軒記
 復古軒記
 雲寓軒記
 慈孝菴記
 孝思菴記
 拙菴記
 環翠亭記
 新雨山房記

卷四 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遊塗荆二山記
 先大夫碑陰記
 長洲練氏義塾記
 朱氏家慶圖記
 西甌黃氏家慶記
 金溪縣義渡記
 玄武石記
 蘭亭船詠圖記
 重榮桂記
 蜀墅塘記
 貞一道院記

卷五 序

恭進日歷序
 洪武正韻序
 昭熙錄序
 南征錄序

寅齋後記
 惜陰軒記
 三益軒記
 埧笕軒記
 遜畊軒記
 看松菴記
 趙氏時思菴記
 清風亭記
 蘭隱亭記
 水北山居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孫忠愍侯墳記
 龍淵義塾記
 養親園記
 戴亨張氏譜圖記
 俞巨川墓記
 天台廣濟橋記
 靈洞題名後記
 饒氏杏庭記
 渤泥入貢記
 江乘小墅記

進呈寶訓序
 洪武聖政記序
 太古正音序
 會試紀錄序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春秋本末序
 孝經集善序
 理學纂言序
 八詠樓詩紀序
 革象新書序
 篆韻集鈔序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呂氏采史目錄序
 杜詩舉隅序

卷六 序

國朝雅頌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望雲圖詩序
 葛孝子詩序
 竹塢幽居詩序
 桃花洲修禊詩序
 劉兵部詩集序
 劉彥昂詩集序
 劉母賢行詩集序
 蔣錄事詩集後序
 刻源集序
 張侍講翠屏集序
 王氏樂善集序
 愚齋集序
 鄭氏聯璧集序
 蒲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卷七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春秋圖辭序
 書史會要序
 吳郡廣記序
 重刻貞觀政要序
 景定諫疏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葬書新註序
 華川文派錄序

郊禮慶成詩序
 應制冬日詩序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呂氏孝感詩序
 林氏詩序
 王氏夢吟詩卷序
 鄭氏喜友堂詩集序
 汪右丞詩集序
 林伯恭詩集序
 孫伯融詩集序
 田氏哀慕詩集序
 霞川集序
 馬先生歲遊集序
 丹崖集序
 訥齋集序
 東軒集序

序

詹學士文集序

曾學士文集序

蒲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曾助教文集序

葉蘇仲文集序

朱葵山文集序

吳濶州文集序

使南葵序

白雲葵序

味梅齋葵序

漢天師世家序

俞氏宗譜序

魏烏樓氏家乘序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番禺家氏譜序

桂氏家乘序

贈馬氏復姓序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送張編修赴南陽教授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送行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送天淵禪師濟公還四明序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宋學士全集 目錄

歐陽文公文集序

郭考功文集序

胡仲子文集序

徐教授文集序

蘇平仲文集序

王君子與文集序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杏庭摘葵序

守齋類葵序

清嘯後葵序

柳氏宗譜序

張氏譜圖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嚴陵汪氏家譜序

章氏家乘序

方氏族譜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送從弟景清還潯溪序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送陳生子景還連江序

卷九

送黃贊禮汝祀閩省詩序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送王文問序

送會稽金生序

送部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送王子充字序

贈龍泉簿蔡君序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贈會稽韓伯時序

贈別胡守中序

贈孔君序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賜序

贈張致中序

贈高麗張尙書還國序

贈醫師買某序

贈陸菊泉道士序

枵散雜言序

筆記序

卷十

太白丈人傳

葉豐傳

宋學士全集 目錄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送東陽馬生序

送陳庭學序

送李生序

送黃仲基赴官餘姚序

送徐教授纂修日歷還任序

贈行軍鎮撫通里古思平寇詩序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贈鄭院判序

贈醫師周漢卿序

贈買思誠序

贈梁建中序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贈夏安禮序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序

贈醫師葛某序

贈傅神陳德頤序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葯房樵唱序

劉滂傳

葉秀發傳

喻偁傳

樓大年傳

許子良傳

葉由庚傳

吳思齊傳

謝錫傳

楊氏家傳

劉彬卿傳

張中傳

胡長孫傳

王秉彝傳

吾衍傳

抱壘子傳

王冕傳

鄭景彝傳

樗散生傳

李疑傳

毛德元傳

桑仁卿傳

竹溪逸民傳

卷十一

傳

余左丞傳

白牛生傳

鄭氏孝友傳

吳德基傳

朱環傳

白鹿生傳

王先生小傳

杜環小傳

詹士龍小傳

孝子丘鐸傳

危孝子傳

瞿孝子傳

孫孝子傳

周賢母傳

二賢母傳

閻二婦傳

鄭節婦黃氏傳

柳氏二節婦傳

王節婦湯氏傳

周節婦傳

謝節婦傳

韓節婦傳

趙節婦傳略

王貞婦傳

王貞婦傳

徐貞婦鄭氏傳

蔣貞婦傳

王媛貞阮傳

宋烈婦傳

謝烈婦傳

張義婦傳

貞婦郭丑傳

卷十二

題識

宋學士全集 目錄

一三

宋學士全集 目錄

一五

恭題御製文集後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恭題御賜書後

恭題御筆後

恭題御訓誥士奇命名字義後

恭題御書賜新春侯卷後

恭題御制賜封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題魏受禪表後

題梁元帝畫賦貢圖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孔氏譜系後題

題孔氏所藏先世譜後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道墨後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題趙子昂馬圖後

題趙子昂書招隱卷後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題許先生古詩後

題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題呂仲實詩後

題王黃華詩卷

題王庭筠秋山應制詩卷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題鄭北山追復語後

題顧拙軒語命後

題趙模千文後

題褚書千文

朱悅道文稟後題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題余廷心篆書後

題張渤和陶詩

題太平策後

題史內翰書

題朝夕箴後

韻府羣玉後題

新刻廣韻後題

題省心雜言後

題易菴卷

題甘節卷後

題苦寒詩後

題楔帖

題悅生堂楔帖

題樓雲軒記後

題壽昌胡氏譜後

題金銘劉氏族譜序

卷十三

題識

- 恭題御製勅符後
- 恭題御和詩後
- 恭題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 題宋高宗賜答羅尙書手詔
-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 題商山四皓圖
- 題富韓公十二帖
-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 題文天祥手帖
-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 題文履善手帖後
- 題王羲之真跡後
- 題郝伯常帛書後
- 題徐浩書後
- 題韓幹馬臨本
- 題越士篋行卷後
- 題朱彥修遺墨後
- 題桂隱遺文後
- 題恩斷江端元叟手蹟後
-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 題郭熙陰崖密雪圖
-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 題緘圖卷後
- 題柏庵圖後
- 題松栢義之觀鶴圖
-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讀
- 題張如心初修譜序後

-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 恭題御賜文集後
- 恭題臨風圖後
- 題宋熙陵御書後
- 題伊尹古像卷後
- 題司馬公手帖後
- 題朱文公手帖
- 題歐陽率更帖
-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 題黃山谷手帖
- 題葉信公五帖後
- 題張旭真蹟
- 題顧主簿上齋侍御書後
- 題龍眠居士畫馬
- 題淵明小像卷後
- 題北山紀遊卷後
-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 題蔣伯康小傳後
- 題李伯時山莊圖
- 題趙大年鶴鹿圖
-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 題蚊蝶圖後
- 題七才子圖
- 題墨本黃庭經後
- 題李霖峯先生墓銘後
- 題葉贊玉墓銘後

題吳節婦詩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卷十四

跋

-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鶴行後
-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 跋東坡穎濱遺墨後
-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慈氏閣詩後
-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 跋趙祭酒篆書後
-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 跋張孟兼文集序後
- 跋鄭仲德詩後
- 跋西臺御史蕭翼蘭亭圖後
- 跋葛慶龍九日詩
- 跋俞允文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 跋廬阜三笑圖
- 跋米南宮夷曠帖
- 跋徐氏譜圖後
- 跋禮泉銘後
- 跋何道夫所著宜撫鄭公墓銘
- 跋樂貞婦傳
- 題李節婦傳後
- 題李敏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 恭跋御賜詩後
-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 跋太古遺音
- 跋蔣山法會記後
-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 跋黃魯直書
-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 跋子昂真跡後
-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 跋胡方柳黃四公遺墨後
- 跋遼山翁行狀後
- 跋王獻之保母帖
- 跋傅氏戶券後
- 跋李伯時馬性圖
- 跋匡廬社圖
- 跋潘舍人年譜
- 跋鄭生琴譜後
- 跋三官祠記
- 劉參軍黃牒跋尾

錄

陳思禮以其讀世像求題作讀書錄以告之 磨兜堅錄 全有堂錄 師古齋錄

黃氏義門錄 節婦唐氏旌門錄 鮑氏慈孝堂錄

正心堂錄 貞白堂錄 進德堂錄 時習齋錄

介石齋錄 居易齋錄 字定齋錄 歐齋錄

冲虛室錄 芥雲軒錄 菊軒錄 忘菴錄

詩塚錄 了圓錄 國史研錄 海東石研錄二

葵溪石研錄 日本研錄 楷木杖錄

楷木杖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惠香寺新鐫銅鐘錄

金鑑孔子廟學碑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胡越公新廟碑 景祐廟碑 溫忠靖王廟堂碑

重建寶鑿觀碑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淵顯先生碑 吳先生碑 官巖院碑

黃文獻公祠堂碑 風門洞碑 臨溪費氏先墓碑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義烏重濬瀟川湖碑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麗水陳孝女傳碑

天台顧氏先德碑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屠碑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麗水陳孝女傳碑

救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贈進推誠宣德靖遠

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救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

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新國公諡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救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

國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

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吳國公

諡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元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潮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進國郡公諡文

節汪先生神道碑銘

救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卷十八

神道碑

大明道崇楊王神道碑銘

宋學士全集 目錄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縉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曾公神道碑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神道碑銘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成寧王諡忠肅星吉公

神道碑銘

毛公神道碑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墓誌銘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誌銘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誌銘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誌銘

故筠西吳府君墓誌銘

卷十九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

故處州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誌銘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誌銘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誌銘

汪先生墓誌銘

端木府君墓誌銘

故新昌楊府君墓誌銘

故朱府君文昌墓誌銘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宜君墓誌銘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誌銘

故詩人徐方舟墓誌銘

莆田陳府君墓誌銘

金陵杜府君墓誌銘

亡友陳宅之墓誌銘

莆田黃府君墓誌銘

臨海方府君墓誌銘

卷二十

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鄉府君墓誌銘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墓誌銘

故朝列大夫浙江行省左右司都事蘇公墓誌銘

宋學士全集 目錄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墓誌銘

葉仲貞墓誌銘

吳子善墓誌銘

鄭仲涵墓誌銘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誌銘

鄭權墓誌銘

唐思誠墓誌銘

徐夫人墓誌銘

故朱夫人戚氏墓誌銘

故王母何夫人墓誌銘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誌銘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誌銘

陶先生妻喻氏墓誌銘

卷二十一

墓誌銘

故江東僉憲鄭君墓誌銘

本朝浦江翼右副元帥蔣公墓誌銘

元故翰林侍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誌銘

故寧國路推官劉君墓誌銘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故秦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

故紹慶路儒學正柳府君墓誌銘

鄭府君墓誌銘

薛府君墓誌銘

魏府君墓誌銘

鄒府君墓誌銘

方府君墓誌銘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戴府君墓誌銘

故田府君墓誌銘

戴仲積墓誌銘

張府君墓誌銘

故王府君墓誌銘

卷二十二

墓誌銘

故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郎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封當塗縣子王公墓誌銘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銘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畢府君墓誌銘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應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誌銘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騎尉追封榮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故潘峰先生府君墓誌銘

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會稽陳君墓誌銘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卷二十三

碑

太初子碑

進賢朱府君碑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誌

故龍南一峰先生鍾府君墓誌銘

故諸暨陳府君墓誌

傅守剛墓誌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誌

故黃府君墓誌銘

故姜府君墓誌銘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墓誌銘

卷二十四

墓版文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故章府君墓版文

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樓母婁氏墓版文

墓表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滌陽蔡氏道山阡表

祝母葉氏臨門阡表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石表辭

故舟溪先生朱公石表辭

誌

故成程貴妃嬪誌

卷二十五

狀

宋學士全集 目錄

劉府君碑

南洲子包公碑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誌銘

故樓景元甫墓誌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誌銘

故裕軒先生墓誌銘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誌銘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誌銘

故葉夫人墓誌銘

節婦朱夫人墓誌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鄭彥宏甫墓版文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上海夏君新壙銘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先府君容峰處士阡表

故天台朱府君龍塢阡表

故孝友祝公榮甫墓表

先母夫人陳氏墓表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故檢校孔君權厝志

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館編修官柳先生行狀

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館編修官柳先生行狀

疑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議

深衷先生吳公私證貞文議

淵顯先生私證議

雜著

弔忠文

詰詰華文

逐鷗文

畫原

卷二十六

雜著

文說

鑽燈說

寧山續說

人虎說

章氏三子制字說

說元疑子

五洩山水志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旌義編引

贈浩然子鉞引

擬漢使論郡國共擊郡縣檄

廣薛季舉對張柬之語

卷二十七

雜著

燕書十六首

寓言十首

宋學士全集 目錄

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證文肅議

疑熙先生私證議

蕉菴述夢文

杏目童文

文原

河圖洛書說

撲滿說

蟠松說

猿說

傅幼學字說

羅山遷居志

刪島城志

續志林小引

非非子縣解篇引

顏率求鼎難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

琴論

孔子生卒歲月辯

祿命辯

辨蘭

卷二十八

雜著

七儒解

調息解

章服議

京畿鄉試策問

隋室興亡論

錄客語

楚客對

讀宋徽宗本記

段千微

書事

書劉生錢歌後

書陳思禮

書前定三事

書客言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卷二十九

辭

思徽人辭

雲中辭

碧崖亭辭

孤憤辭

馮擇善都督字辭

宋學士全集 目錄

論頌

諸子辯

嚴生辯

鄭氏名濂解

孔子廟堂議

治河議

六經論

秦士錄

錄歐人申鮮生辭

述元

太乙元微記

別古嶽浪經

書哇樂翁事

書萬安丞

書劉真人事

書白衢州

答章秀才論詩書

擬漢賜衛青繡書

青山辭

協晨中家辭

著存軒辭

李都尉字辭

張孟兼字辭

趙廣字辭

黃瑄字辭

黃仁淵字辭

王宗器字辭

宋惟善字辭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哀志士辭

蔣季高哀辭

王季楚哀辭

哭張教授子辭

悲海東辭

補粵壇祝舞歌辭

題辭

菊坡新卷題辭

卷三十

贊

文右相像贊

陸秀夫像贊

東陽十孝子贊

劉靜修先生贊

虞文靖公像贊

吳山長像贊

溟洋生贊

匡山居士真贊

章判官像贊

趙使君像贊

李太白像贊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王宗普像贊

宋學士全集 目錄

鄭仲昭字辭

戚士幾字辭

張肯字辭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補張馮加冠字辭

鄭柏加冠祝辭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葉深道哀辭

郭淵哀辭

陳子章哀辭

哭王架閣辭

廣漢難辭

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羅鄂州小集題辭

婁貞公贊

滕奉使贊

許魯齋先生贊

吳草廬先生贊

先師內翰柳公真贊

石巖凌先生像贊

采苓子贊

曾侍郎像贊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趙子昂像贊

傅同虛像贊

元英處士方公道像贊

危雲林像贊

王指揮像贊

自題畫像贊

越國夫人練氏像贊

龍馬贊

陳方都督像贊

虎林處士贊

大還龍虎丹贊

卷三十一

琴操

飛泉操

合山操二解

鼓吹曲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四言古詩

風樹亭詩

贈閻希曾參政山東詩

五言古詩

雜體五首

憶山中

古辭四首

題亭上壁三首

曉行

寄遠曲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

題新竹圖送張齊賢

示呂生

送李生還四明詩

贈劉俊民先輩

游仙篇贈鄧尊師

宋學士全集 目錄

蘇都事伯夔像贊

又

黃氏三壽圖贊

墨鞠圖贊

李徵君像贊

華嚴經贊

觀音石贊

琴操二首

琴操二首

宋鏡歌鼓吹曲

靈槐詩

韶光將暮芳事未經託物念時濡毫成句

浩懷

靜室二首

古曲

始衰

道興

病懷

題方方壘畫鍾山隱居圖

答胡將軍

送門生方孝孺還鄉詩

送黃仲讀東還故里

寄方編修以恩并簡徐大年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

三七

偃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追述嚴陵別意 題元麓山八景

卷三十二

五言律詩

題李息齋竹

五言長律

玉兔泉聯句

七言古詩

題宗忠簡公語

題段將軍征羌圖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灘哥石硯歌

陶冠子折齒行

鴛鴦離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

七言律詩

和王內翰見懷韻

走筆送金賢良

七言長律

思春辭

和蘇編修游東明山詩

七言絕句

題送別圖

題長牧溪五燕圖

題張子璠畫林泉幽趣圖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

送葉明府之官郟縣

四五言長短句

鴉歎詩

五七言長短句

宋學士全集 目錄

題李廣利伐苑圖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題李西山谷木圖

送錢允一還天台

望僊引

涼夜曲

病后新起

和鄭博士見贈韻

和鄭奉常先生講集詩韻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題隱居圖

題長白山居圖

哀王御史

雲寓軒詩

宋學士全集 目錄

蛟門春曉圖歌
贈虎髯生詩

東雉山房詩
鑷白髮

四〇

宋學士全集 補遺目錄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金華清隱禪林記

金華安化院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記李歌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浦陽栖靜精舍記

東陽興修乾元宮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遊塔記

記馮宜賓書

四二

宋學士全集補遺目錄

卷一

傳

王駒傳

劉其人傳

嚴宗範小傳

記

衍齡堂記

松隱庵記

仁和園應卷記

同虛山房記

葉氏先祠記

符氏世譜記

四明佛蘭禪寺興修記

宋學士全集 補遺目錄

李大猷傳

空同外史傳

周尊師小傳

玄潤齋記

葦桂樓記

混成道院記

王氏義祠記

陳氏譜圖記

重建龍興與源寺記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四一

詩

簡吳山長

游覽雜賦三首

出門辭爲蘇鵬賦

送劉贊府之官都昌五十韻

畫樓歌

紫雲公子行

雜體二首

蘭花篇

游涇川水西寺簡葉八宜慰劉七都事章下二元帥

次劉經履韻

行路難

寄別

憶知

義俠歌

秋夜與子充論文退而賦詩一首因簡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

憶與劉伯溫章三益葉景淵三君子同上江表五六年間人事離合不齊而景淵已作土中人矣

慨然有賦

畫山水圖歌

予奉詔總裁元史故人操公珣實與纂修尋以病歸作詩序後

送許時用還剡

題倪元鎮畊雲圖

晚步青溪上

清夜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

和劉伯溫秋懷韻四首

秦宮詠

秦夜辭

越歌約梅推官同賦八首

擬古二首

思春辭

臨陽詞三首

哭鄭僉事

天麥謠行

送陳彥正教授之官富州

送編修張仲藻還家畢姻

題王允岡山齋

和胡古魯擬宮體

四三

卷二 序

- 通鑑綱目附釋序
- 秦和劉氏先德錄序
- 源水端氏家牒序
- 陶氏家乘序贊
- 新刻楞伽經序
- 傳法正宗記序
-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 寶積三昧集序贊
- 水雲亭小彙序
- 雪衲禪師語錄序
-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 千巖禪師語錄序
-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 贈李子貞序
-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親省序
- 徑山說堂禪師四會語序
-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 報恩說
- 書鬪魚
- 擬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授都綱禪師誥
-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誥
- 旂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 傅同虛感遇詩序
- 方氏譜序
- 查林曾氏家牒序
- 新刻法華經敘贊
- 新注楞伽經後序
- 夾註輔教編序
-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 用明禪師文集序
-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 南堂禪師語錄序
- 善財南詢華嚴海因緣序
- 瑞巖和尚語錄序
-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 八支了義淨戒序贊
-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 贈令儀藏主序
- 送李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 送允師省母序
- 聲外鐘師字說
- 書虞宗齋
- 書穆陵遺俗
- 夕佳樓頌

題跋

- 恭跋御製詩後
- 題盛孔昭文集後
- 題友怡堂銘後
- 題唐臨重告帖後
- 題定武舊本蘭亭帖後
-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 題張栻察手帖
- 題溫日觀蒲桃圖
- 題冰壺子傳後
- 題楊補之梅花
- 題錢舜舉應真圖
- 題山房清思圖
- 題金書法華經後
-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誥命後
- 題王氏桃源圖後
- 題傅氏語勸後
- 題陳生宗譜後
-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 題湯處士墓銘後
- 跋段氏墓誌銘後
- 題邑禪師塔銘後
- 重刻護法論題辭
- 跋紫泉頌後
-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 跋德禪師缸居詩後
- 跋廣薦佛會記後
- 跋七佛偈後
- 恭題賜和托鉢歌後
- 題獨冷齋卷後
-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 題定武蘭亭帖後
- 題霜寒帖後
- 題徐原甫墨梅
- 題滑壽傳後
- 重題玉兔泉卷後
- 題江南八景圖後
- 題宋儒遺墨後
-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 題馬華甫手帖後
- 題劉氏官誥後
- 題樓時和勸牒後
- 題馬氏譜圖後
-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 題趙府君墓銘後
-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 榜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 重刻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 跋栴散生傳後
- 跋金剛經篆書後
-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 題將山廣薦佛會記後
- 跋日本僧汝霖文集後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碧落碑跋尾

卷四

雙鯉軒銘

活水軒銘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毗盧寶藏閣碑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唐鑄旂檀神王銅像銘

明覺寺碑

元莫月鼎傳碑

大慈山虎跑泉銘

清齋偶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朽室偶

雲谷偶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柳庵偶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畫貞觀音像贊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鄧鍊師神谷碑

魚籃觀音像贊

吳道玄觀音贊

重續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俞先生墓碑

金剛經靈異贊

高峯妙禪師像贊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達摩大師贊

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十八大阿羅漢贊

全室禪師像贊

故將仕佐郎雜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碣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

蒲庵禪師畫像贊

約之禪師畫像贊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

南堂禪師像贊

鑿隱良禪師遺像贊

故倪府君墓碣銘

閩府君墓碣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般若松贊

寫經爲像及血書心經贊

故金處士墓碣

重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史處士墓版文

呂母夫人劉氏碣

故賢母熊夫人碣

墓版文

祭古帝王陵墓文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待御史周府君墓銘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元武略將軍荆王位下廬房總管府副總管王府君墓志銘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墓表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墓誌銘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元故秘書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故贈承事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誌銘

石表辭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誌銘

贈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元故靜江路大城務稅使王府君墓誌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誌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嶽甫墓銘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故宣武將軍僉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壙志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誌銘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誌銘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授黃府君墓誌銘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誌銘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志銘
 元故博巢處士儲君墓誌銘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故三槐隱士王府君墓誌銘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卷六

墓誌銘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誌銘
 故鄞陽劉府君墓誌銘
 故高府君墓誌銘
 故熊府君墓誌銘
 故麗水葉府君墓誌銘
 故鄞水葉府君墓誌銘
 呂府君墓誌銘
 應陵劉徐生墓誌銘
 呂府君墓誌銘
 故陳府君墓誌銘
 故蔣府君墓誌銘
 永康徐府君墓誌銘
 李信甫墓誌銘
 錢唐沈君墓誌銘
 南海高君墓誌銘
 故義士胡府君墓誌銘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譚氏墓誌銘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誌銘
 魏賢母宋夫人墓誌銘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誌銘
 故鄭貞婦賴氏墓誌銘
 鄭母蔣夫人墓誌銘

卷七

塔銘

大天界寺住持中禪師信公塔銘
 佛日普照慧辨禪師塔銘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寂照圓明大禪師暨峯金公設利塔碑
 佛性圓辨禪師淨慈順公逆川壅塔碑銘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天界善世禪師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天界善世禪師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佛智弘辨禪師傑峯愚公石塔碑銘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卷八

塔銘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淨慈禪師竹庵涓公白塔碑銘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暨應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澗公塔銘
 上天竺慈光妙應普濟大師東溟日公碑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瑄公圓塚碑銘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日本夢窗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大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

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兩瑤池而神聘。忽王母兮遙臨。託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葱蘢。觀芳姿之妍
 觀。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高寒。紫雲之輜。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燃。乃啓錦
 幃。乃濯翠筵。乃出桃實。獻於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
 僊。將懷核而種之。斲上林之寒煙。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
 滄海於桑田。彼窺鳥鵲之小兒。尙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凝。藉五行之亭。資六氣以流
 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有聲。知何年之中折。存半壁之晶瑩。俯貼金盤。菓蓮之
 龜藏六。仰承玉露。常滿之栝。弗傾。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櫛兮墜星。乘皴蹙背文之籍。一窪量面色之頰。荷
 盤欲展。蚌甲未扇。藏仁之跡。猶在。合肌之罅。如生。兩肉好之隱約。團合線之交。肩龜鶴軒。若兮顯象。寶章
 絢爛兮金明。鳳自鸞。同藏珍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瀛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
 幻莫停。橘類益兮巴園。菜如瓜兮漢庭。恣燕齊之方士。聘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
 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峙。仙掌高擎。望巖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窺
 冥。苦白日之易短兮。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
 升。託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與之大化。調
 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即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俯兆民於喬松之
 朋。神機流浹。太和熏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葵葵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繁乎重輕。此所以
 革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詳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齡兮多惚恍。慨靈仙兮夢夢思。誰見昆丘
 兮紫芝長。真人出兮海寓甯。禮樂爲冠兮仁義作纓。籟韶九成兮鳳凰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
 歲兮永長生。

宋學士全集卷之一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
 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
 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而奉旨撰賦。垂誠方來。臣
 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
 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
 事者。假託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鳥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尙方
 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
 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
 卵之石。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迴。銀燭未

明宋濂撰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
 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殿上之字。刻於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而猶
 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
 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
 得其遺核。特依倣而託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
 君子云。

崆峒雪樵賦有序

劉君宗弼。家贛之空同山。陽學瞻而文雄。嘗擢進士第。入教成均。出任浙江。部使者之寄。聲光已赫。然
 矣。君乃退然弗居。方以崆峒雪樵自號。其殆顯幽一致者歟。非賢而有德者。蓋非能也。君問請濂賦其
 事。雖蟲篆刻之學。老且忘去。阻勉操觚。雖用賦體。而比物成義爲多。君之西還。或歌於清泉白石間。山
 靈聞之。未必不驪然一笑也。其辭曰。

伊崆峒之拔起兮。鎮嶺南之靈區。翠旂縹其蕩空兮。播瀛氣之蕤綬。章貢挾以北流兮。卷土脈之滋腴。穴

酒凝結如珠。肪白飴甘。彌布松柯。馨烈之氣。鬱達左右。勃鬱淋漓。薰涵太極。天休震動。中外嘆嗟。又明日丙子。上御外朝。左丞相宣國公臣善長。帥羣臣稱賀。上若曰。甘露之降。載在往牒。然休咎之徵。當以類應。朕惡足以致斯。卿等尚明為朕言之。參知政事臣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甯。中及萬靈。則符露呈瑞。陛下敬恭天地。輯和人民。故天不愛道而嘉祥徵顯也。起居注臣觀對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衆庶靡豫。底於救甯。神應之臻。職此故也。翰林侍講學士臣素對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草受之。今露降於松。則陛下養老之所致也。宜以制幣策告宗廟。類於史館。以永億萬年無疆之問。上情存損挹。皆推而不居。言既已。丞相帥其班以退。翰林學士臣濂竊伏自念。氏北有星名爲天乳。若明而潤。則膏露下焉。王者德格於上。恩覃於下。靈氛充切。秘賜斯甄。此天人感應之常理也。欽惟皇上。與自臨濠。匹馬渡江。十五年間。遂成帝業。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鳳。卿雲聚結。赤鳥飛翔。白兔俯伏。瑞蓮並蒂。嘉禾孕文。實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今又觀茲聖徵。則其德洞淪冥。功成不幸。三瑞沓至。千休滋彰。有不期然而然者矣。雖然。傳有之。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所以孔子之作春秋。祥瑞不書。而有年則書。豈不以天道玄遠難知。而人事之爲可徵者乎。皇上以天縱之聖。留神至治。以得仁賢爲瑞。以五風十雨爲祥。視彼前代。植金莖以承液。夸嘉瑞以紀年者。未嘗不指以爲戒。則其英明之識。超絕之智。卓冠百王。爲法萬世。是宜美德之形容。播諸樂歌。被之管絃。以示聖子神孫於無窮云。其辭曰。上天降康。甘露之瀼。於榮其英。純乾發自陽。以布於下方。凝於休祥。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潛靈是錫。誕啓皇之德。天地相合。鴻休翕集。厭厭沍。遇紛紛密密。匪隨日以食。兆厥聖徵。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日之重輪。神和氣氤。以文我太平。惟皇之聖。貞符自應。不卑而沐。不高而迎。菲祿之攸盛。惟皇之明。貞符爾承。不敬而傾。不汰而盈。菲祿之攸甯。休慶之卽。四國之式。有濯厥聲。耀於千齡。

嘉瓜頌

皇明式於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生於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王寅京尹臣遇林函以素醴。圖其形於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祭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臣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甯。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於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顧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於茲。上謙讓弗居。然而靈現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實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藤乃果切。草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縣縣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況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爲西方。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駉肩入貢。大顯叶瑞。其又不在于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嘉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

宜我神應。焜煌我王度。甯可暗。於金於廿二。默而途已乎。顧臣猗劣。不足以美盛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乾道載清。坤維用甯。保合太和。發爲休禎。句容之墟。勿無疵病。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孰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窈房均甘。冰圭就爽。明月重輪。彷彿堪象。豈無寶連。產於戶東。叶時若茲。瓜協瑞聯。亦有華平。張翠作蓋。時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羅阿縣延。西域既柔。德冒八埏。羣臣曰。都載拜稽首。神休滋彰。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現豐甄。兩歧秀麥。合符方無。足。孕蓮。矧此貞符。近在登穀。王化自邇。遠無不服。帝曰。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胡得專。使物爲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召。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岡。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萬邦咸臣。用羣臣奏。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人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俟既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論以天子明命。即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鑄銑角衡之度。侈弁爲良。蒙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治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撤事厥明。候其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鑄成。鼓動風氣。炎光赫。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噴雲洩。循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罅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煒燿其容。輝信技彈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屏臺。副以篋簾。聚千夫之力。曳鉅。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聞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驚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遠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喪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維天穆清。鼓以雷靈。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潛哲。法天之烈。大鑄斯揭。元氣噴洩。晡於濛濛。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奉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鋪。罔敢弗恭。乃飭鳥氏。乃烹乃鑪。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函而積。入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銜不錯。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設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載考載擊。宅分困。獨分資。歷乾蓋坤。以俟斯。發靈氣。昭融品。物無疵。年穀攸遂。博碩而龐。聲與政通。拓美集祥。薰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於衆。是傳是誦。

擬晉武帝武功頌

史

豫章鐵柱頌

豫章郡鐵柱二。旌陽令南昌許遜敬之。鑄以鎮蛟者也。郡地濱於江。水蟲孽妖。故民多江禍。旌陽與西安吳猛世雲用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追獲其神於長沙。復繼遺孽。使物治鐵厭其窟宅。一在西山雙嶺南。湮沒已久。一在牙城南井。迄今猶存。柱出井外。踰尺。下施八索。謂能鉤鎖地脈云。唐咸通六年。節度使嚴譔來為郡將。發視之。未及咫。烈風雷雨。江水暴溢。譔恐而止。其見於道家書者如此。濂竊聞之。周有豈涿氏。掌取水蟲。若欲殺其神。則以牡犢牛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神。謂龍罔象之屬也。古蓋有其術矣。矧單陽則飛制以重陰。乃伏而不動。鐵陰而蛟陽者也。斯柱之建。其亦沈犢象之遺意與。於戲。豫章之民與蛟不兩立。微旌陽西安。民其魚矣。濂雖不敏。謹徇郡守某之請。勒文柱下。以頌神功於億萬載。頌曰。吳楚合域。翼軫分經。南昌鉅郡。蛟孽所庭。味捷波謫。離連滄紫。夫諸黜驗。勝遇禽微。沈龍置產。蝕阜泓成。靈伯應歷。鬼憲宣刑。嶽籙三辰。斗劍七星。揮斥電戰。剗割靈升。河清黑廓。川液紅星。軌天設鎮。冶金建禮。祝融主儀。關伯司型。八神錫羨。五官儲精。上旋圓樞。下錠方局。溟妃捧鑑。淵后持衡。鸞笙鶴瀨。月吹烏汀。仙旂週紫。童節流青。玄動潛湧。素糜品燄。龜山鐵紐。龍鼎文銘。翊扶鴻宰。幹運清寧。泰山可礪。靈柱弗傾。

三老圖頌

浦江鄭氏以孝弟為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繁案而儉者。垂三百年。靈和充物。發為祥徵。三壽作朋。形於同氣。孟曰。伯陽父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年比叔又劣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載明德。聿昭前聞。天休滋錫。精神熙康。萃從子姓。趨翼乎後。先仁聲義聞。流衍於倫類。誠可謂備享百福而綏有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人之星。古者謂其光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開氣化乎。決同流上下。閱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况於孝弟之家。通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鼎立。景貺之川臻也。濂也不敏。覽圖興嗟。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維天降康。其福穰穰。斯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星之景。非雲之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載肅其儀。其神孔熙。其樂孔皆。叶燕居之耽。時盍其簪。如鼎之安。如星之參。協數於三。孰不式且瞻。旌門有恤。孫子之飭。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振鰲鰲。或馮或翼。弗徐弗亟。唯步武是式。歲時宴饗。叶肆筵於堂。籩豆大房。曰殺羔羊。其醪苾芳。鐘鼓嘽嘽。笙簧洋洋。多士鏘鏘。更獻壽觴。祝饒於前。執酌於旁。人士來觀。有嘆有言。維此旌門。德義之尊。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蕃。受之弗諼。錫羨於後。見其羨之都。孰修孰舒。孰形匪圖。古亦有諸。其年曰者。或至於期頤。是繪是摹。儼美而同趨。九藍之山。有石巖巖。白麟之水。其流濯濯。眉壽無有害。與之同體。壽俊之良。髮素而眉。虛。藉祿具慶。叶流榮於鄉。匪榮於鄉。實邦家之光。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詔

奉制諭安南國詔

宋學士全集 卷一

一七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裔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燿。我國家賜以寶書。而立日燿為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燿為盜所逼。悉自翦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篡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燿親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俱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裔。爾其毋悔。

誥

給事中安統除兵部尚書誥

兵部司馬之職。尚書法從之官。古不輕授。今難其人。蓋戎務之出入。馬政之弛張。莫不繫焉。非有奮厲之才。練達之知。不足以奉揚威武。匡贊機密者矣。其官安某。粵自蚤歲。有志事功。自北而南。在朕左右。及其給事內廷。論思獻納之益。亦時有焉。夏官之選。惟爾之能。然以八座之貴。朕非輕以畀人者也。爾尚一乃心力。以報朕所以見知之意。嗚呼。惟秉義守正。則可以謹科條。惟趨事赴功。則可以行邦政。尙思自勉。服我訓辭。

遣授李思齊江西行省左丞誥

朕起布衣。除暴亂。救民於水火之中。其有能知天命所在。帥衆來歸者。朕每嘉焉。爾李某。當元運之衰。奮自汝南。擁兵而守秦隴。積年屯戍。志在保民。及我師入關。乃西往臨洮。已而率其士馬之衆。納款轅門。去危而就安。轉禍而為福。視彼暗於事幾。殘民以逞者。相去遠甚。可謂通時達變之豪傑矣。茲授左轄於外。省列之朝班。仍給其祿。爾尙夙夜恪慎。思保令名。以稱朕優禮之意。爾其懋哉。

侍御史王居仁除山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國家之建。行中書。所以控制方面。而布宣政令者也。况河東山西之地。古為雄藩。所轄州郡。不翅六十有餘。版籍之廣。民庶之繁。其事亦云夥矣。邇者籍印開省。未設丞弼。先命近臣。為參知政事。奏辟官屬。以行。則是大小之務。皆得專達。非止參預而已也。與斯選者。非得助舊之臣。曷足以重其任哉。其官王某。才足以匡時。謀足以經遠。自渡江以來。委身事朕。凡十五年。踐敬中外。多著勞烈。執法中臺。聲聞益著。於是簡在朕心。俾躋政府。嗚呼。陳紀立經。爾尙膺藩宣之寄。安遊靖國。爾其盡撫綏之方。往惟汝諧。毋替朕命。

同知臨洮府事班景道除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誥

陝西在古為雍州之域。三秦之地。延袤一千餘里。土廣物殷。號稱難治。朕嘗建行中書。設參知政事。以綜覈衆務。以鎮安萬民。然必得同寅協恭之臣。共益治之。則事集而功成。不難矣。其官班某。負倜儻之才。抱經濟之略。朕嘗歷試其為人。設施次第。綽有可觀。故自臨洮別駕。特授以參預之職。夫別駕四品之秩也。較之參預之資。實超十階。豈不以爾端此奇才。故不次而用之乎。爾尙夙夜惟勤。思稱朕懷。官政之有弊者。爾當振而新之。民瘼之未瘳者。爾當撫而靡之。則予一人汝嘉。爾其欽承。朕言不再。

擬誥命起結文

吏部尚書

宋學士全集 卷一

一九

程能而議功。定動而頒爵。此皆選部主之。所以古者真於五曹之右。重其任也。蓋國家之治。在於得人。得人之盛。繫乎銓衡者。甄別其能否。然則天官之選。可不慎歟。具官云云。爾尙允益百工。以熙庶績。名器之崇卑。爾當慎其注授之方。流品之清濁。爾當展其激揚之志。時惟稱職。汝往欽哉。

進新律表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詭偽日滋。強暴縱其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爲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譬諸禾黍。必刈稂莠而後苗始茂。方於白粲。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餐。苟梗化敗俗之徒。不有以誅之。雖羣生不能以爲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知。逮魏文侯師於李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漢魏律爲二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爲十二篇。大概皆以九章爲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上天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乂臣民。華華弗怠。其訓迪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愚民無知。陷於罪戾。法司奏讞。輒惻然弗自甯。多所寬宥。是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粲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峻法以繩之。是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倦者。凡欲生斯民也。今又特敕刑部尙書劉惟謙重會衆律。以協厥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爲之裁定。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謹也。書曰。刑期於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自不敢犯也。陛下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改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盜。曰關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政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闕廷。投進奉表以聞。臣等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七年 月 日。具官臣等上表。

進元史表

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遼固。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蓋因已往之廢興。堪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漢以造家。用兵戈以爭強。并部落者十世。逐水草以爲食。擅雄長於一隅。逮至成吉思之時。大會斡難河之上。始尊位號。漸定教條。既近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賦西夏。踞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錄遂訖。立經陳紀。一道同風。肆宏遠之規模。成混

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願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遺。自茲以降。肆號隆平。豐亨豫大。之言。鼓倡於天歷之世。離析渙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變幸蠱惑於中。權姦蒙蔽於外。漢網祗因於疏。周綱遂至於陵。風憲皆爲不捕之貓。將士盡成反噬之犬。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海岳竟歸於真主。中。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太陽出而。烟火息。率土生輝。迅雷鳴而衆響徵。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仰推忠厚之仁。僉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議論之公。文詞勿至於艱深。事跡務令於明白。苟善惡瞭然在目。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語之丁寧。愈見聖心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儒士汪克寬。臣胡翰。臣朱鼎。臣陶凱。臣陳基。臣趙壘。臣曾魯。臣趙訪。臣張文海。臣徐符生。臣黃篈。臣傅恕。臣王綺。臣傅著。臣謝徵。臣高啓。分科修纂。故上自太祖。下迄甯宗。靡不網羅。嚴加搜采。恐玩時而惕日。每繼特以焚符。故於五六月之間。成此十三朝之史。況往牒外訛之已甚。而他書參考之無憑。雖竭忠勤。難逃疎漏。若自元統已後。則其載籍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進。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濂忝司鈞軸。幸觀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僅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慶乙夜之觀。斯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本紀三十八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三十萬六千五百餘字。謹繕寫成百二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致仕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真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也。臣本一介書生。粗識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敕省臣遣使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典編臺。繼陞右史。侍經東宮。供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爲文章之首。臣而次子璉。擢中書舍人。長孫慎。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親御翰墨。寵以雄文。榮然奎壁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實楮之賜。鴻澤滂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如日。月。非筆墨可盡述。臣誠懼誠忭。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寸尺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無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濂誠惶誠懼。稽首頓首。謹言。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濂謹上表。

致仕謝恩表

具官臣宋濂。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臣自正月初六日。陛辭。十日發舟。二十七日到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制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嘆慕。以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皇上之大德。殿下之深恩。願臣區區。何以圖報。

於萬一。臣聞古聖人有言曰：爲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蓋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受寄於一人，敬則治，怠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近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太子殿下，仁孝溫恭，出言制行，動合至道，中外無不仰望，而臣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爲言者，誠以爲君之難也。臣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且夕不忘，於是敢貢芻蕘之言，伏望殿下察臣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臣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申謝以聞。臣濂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

記

觀心亭記

昊天純佑九月，民全以所獲昇。我聖朝皇帝執符御歷，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於泰甯，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敕工曹造觀心之亭於宮城上，設甃爲堦，塗以赭泥，中置齋座，前闢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固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沖漠，體道凝神，純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怠。臣拜手稽首而慶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爲親，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幾成熙，否則天飛淵淪，溲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



爲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認旨，輒稽古書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遊琅琊山記

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途校獵，以講武事，派寶奉詔扈從。十月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派進啓曰：臣聞琅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嘗封琅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克也。敢請皇太子覽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皇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亘，雄偉出，琅琊諸峯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漢高祖曾飲馬於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武至山椒，即醒心亭，山亭曲轉而西入天甯寺，今皆廢，唯涼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發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於滁，會早曠，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歷爲作欄柵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鶴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澗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醴泉，澗深清激，可鑑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宿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在，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爲聖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圍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伯清亦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俊，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曰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磔折，黃茅白草，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墨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蓋，蓋峯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琅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歷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甯出坐，坐方定，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鑄，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愚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甯具飯，飯已，學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宿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濂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

者入人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厓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榭。遠望大江如練。鐘阜若小。青蝶在游氣冥茫中。聞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然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翠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琅琊者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勸勉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琅琊聞於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邪。然公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釋騷。賈伏克士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廟跡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琅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邪。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巖窟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遊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爲韻。各賦一時。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元史目錄記

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而金匱之書悉輸於祕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而臣濂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丙寅開局。至秋八月癸酉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覽。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皆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儒臣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國上之。又明年春二月乙丑開局。至秋七月丁亥書成。又復上進。以卷計者紀十表二傳三十又六。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充之。其時與編摩者。則趙祖暉。臣朱右。臣貝瑄。臣朱世濂。臣王濂。臣王赫。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懋。臣張宣。臣李汝。臣張節。臣杜寅。臣俞寅。臣殷弼。而總其事者。仍臣濂。與臣祿焉。合前後二書。復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猶憶能始終其事。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即留神於晉書。敕房元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肆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脩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蓋如是。嗚呼。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詞過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搘分。無任戰兢。今鏤板訖功。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刊定焉。洪武三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歙縣孔子廟學記

歙。漢縣也。初周丹陽。自吳晉而下。雖屢更爲郡。若州而縣。仍舊名不廢。其地爲東越與區。號多佳山川。黔川如龍前行。偃蹇不受羈。紫陽間政二山。又轟起東南。勢若翔鳳。風飛布紫雲。諸峯又騰蒼於後先。而黃山又直西北。奇樹之不可名者。凡三十六。丹崖翠岑。分割陽陰。而吐蘇降精於無窮。故士之生其間者。或以氣節著。或以道藝名。時有其人。近代尤稱多士。立言著書。動足名家。是固因山川之靈。鍾其沈澍。

陶育之者。非立學之所致歟。初學在縣市之東。潛祐庚戌。郡守謝堂始建。至大庚戌。縣尹宋節。至正甲申。縣丞葉琛。皆嘗而新之。壬辰兵起。而欲爲鬪爭之場。官廩民舍。焚燬無遺。而學亦廢矣。澹煙荒照。棗荆蔽途。而狐兔或暮出。衝人。識者爲之傍徨太息。如是者十年。辛丑之夏。張侯齊來爲縣。慨然歎曰。欲爲徵國文公父母之邦。道德之化。衣被天下。雖時當尙武。而其鄉學可久廢乎。遂請於大府。而經營之。會故基已更搆紫陽書院。遂於書院之東立表。表考宜。刻劉穰。荒別春新土。充其虧窳。高爽坦疏。有隴其舊。中峙正寢。象厥正配。龕坐朱几。嚴事有容。旁闢從祀於兩廡間。外廠正門。列以畫戟。法庭端潔。城平密翠。欄柵翼遮。衢道直修。外爲都墉。樹以三門。上應靈星。榮光昭煥。廟左別築論堂。直齋。以處諸師暨弟子。員不齋不修。無魯赫憲。經始於秋九月。考成於明年壬寅之秋八月。侯帥儒師行釋奠禮。牲幣有飭。庭燎伊煥。罍俎維旅。法齊苾芬。神來顧歆。如在左右。觀者歎慕。至於咏蹈。僉謂侯之嘉惠吾民者深。不可無以貽永久。於是教諭江君材奉幣請文。刻諸麗牲之碑。惟先王之制。自諸子以至公卿大夫士之子。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是文事武備。均出於學也。所以興師必受成而行。及其還也。則釋奠於學。而以訓誡。告曷嘗析爲二哉。自世道既衰。不復獲沾先王之澤之盛。人徒見提鐻鼓而前車徒者。乃指爲武。殊不知制勝兩楹。折衝千里。而有所謂詩書之帥也。侯於下車之初。能汲汲建學於用武之日。可謂知斯道矣。歛之人士尙當專心一力。俾於明體適用之學。平居之時。則談俎豆而攻道經。一遇四郊有警。則操戈上馬。以收獻賦之功。使議者咸曰。是生文公之邦。而無忝山川之靈者。庶幾不負建學之意。不然。豈予之所敢知哉。侯字仲賢。齊其名也。某郡人以行中書掾擢爲令。招徠懷集。民靡趨之。遂成市落。縣廡驛舍。皆新作之。而尤急於農功。築呂塲及良干范院二塲。歲以有秋。其善政蓋不一而足。當時相其成者。則丞胡洪辰。主簿王某。及江君云。

集賢大學士吳公記

先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於都。再遷於陸。三遷浦陽之新田。唐乾甯初有諱公資者。又遷縣西符仁里。至先公十五世。曾祖諱開。贈中奉大夫。祖諱道宣。忠憲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父諱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郡公。妣金氏。追封渤海郡夫人。先公自幼有大志。篤意儒學。及壯遊京師。主留守馬扎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間。脫脫爲御史中丞。以先公嘗用說書。事明宗於潛邸。奏除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易爲副提舉。階將仕佐郎。先公年已六十一矣。未上。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管勾。承發架閣庫。兼照磨。遷中政院管勾。承發架閣庫。復陞長史。階成如故。重紀至元末。廟堂用事者。頗擅威福。上與大臣謀罷其政柄。先公實協贊之。上念其功。召至便殿。錫以黃金。繫帶超拜集賢直學士。就轉侍講學士。歷亞中。奉養善。三階大夫。會脫脫入相。中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公。而後行。先公每引古義告之。言無不聽。民被其澤爲多。先公以年及致仕。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諱謝不受。

先公前妻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封淑園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延祐庚申以春秋經預鄉薦後用御史薦舉為饒州路長壽書院山長博學能文章為世間人亦先十七年卒次即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諤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授次士謙次存仁存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中先公生於宋德祐乙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下以是年八月十二日庚申葬德政鄉後吳山徐塢之原距承旨公墓左五十步而近嗚呼哀哉令德是在世之立言君子非不肖孤所敢僭始序世系及歷官次第納諸玄堂別錄其副以藏於家庶幾後人知所攷焉嗚呼痛哉孤子志道泣血謹記

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武功記

惟我皇帝既定浙東西地以其疆場與寇人犬牙相入乃置浙東行省以轄五府一州之衆建牙於嚴於時右丞李公實以上之懿親總受藩宣之寄而兼命參知政事胡公德濟分治諸暨所以聯絡氣勢綏輯東土而折衝外侮者也乃乙巳之春二月己丑寇挾我叛人謝再興分兩道入寇其舟師自釣臺烏石窺我建德公遣兵禦之其馬步卒踰潘江而東圍諸暨之新城聲言二十萬壁壘旁午旌旗充塞寇堅忍持重務以爲必拔之計搆飾寢宇創建倉庫預定州長武官屬復分精卒數萬屯城北十里以遏我援師胡公堅壁力守戒將士勿輕與戰有來攻城者發矢石退之遂遣使乞師於公公即欲馳援初釣臺之役稍不利亡一千夫長至是羣情疑沮或獻謀於公曰嚴實吾藩垣所寄寇若闕公往即起乘之奈何諸暨雖受圍得一銳將帥師解焉可也公曰浙水東門戶在諸暨諸暨苟不守郡縣必致釋職故寇盛兵東向而使游兵游釣臺以綴我師我不往脫有弗靖嚴其能獨利乎乃屬大帥三人爲居守明日癸丑遂行有自寇中來者又以衆寡不敵爲辭公弗顧甲寅至浦江丁巳抵烏傷之龍潭去寇營不二十里因據其險忽有白氣自東北經天三軍見之勇氣百倍且晡軍中驚言寇將襲我公亦不爲動夜四鼓城中知有援至潛緝士卒來約明日將空壁逆戰戊午薜食已公分諸將爲左右翼公自將其中軍既成列會參軍胡君深復承公檄率所部將士亦自括而至軍氣益振公乃申號令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寡多我國何負於叛人寇乃挾之日夜以生變癸卯之秋九月壬午直犯我東陽吾不敢愛其生晝夜兼行殄之於烏傷爾三軍之所親視皇天助順不可誣也今寇又不改行盡驅其衆以擾我邊疆古書云軍中見白氣者剋敵之像此殆天欲滅此寇也爾等尙效死斬刺以報國家之寵靈毋怯毋貪獲毋避險阻毋左右顧視有不如約者即戮以徇語始畢寇兵整陣而至兵既接公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寇之精銳所萃見公至競來迫之槍屢及公膝公馬上運戟捷如兩風當其鋒者應手皆仆寇氣皆蹙左右翼及諸軍一齊奮擊聲振天地軍遂大亂時溪洞兵居後列猶觀望欲集兩山之民呼曰寇敗矣寇敗矣遂皆棄甲而奔我軍乘勝逐北斬首如刈麻前後踴躍死者以萬餘計溪水爲之不流胡公亦率精甲出圍城中從公合擊之殺獲甚衆其主帥僅以身免燔其營寨若干俘其將帥六百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仗積如丘山三月己未凱歌而旋所至父老爭進牛酒爲公壽公勞而却之辛酉還嚴既飲至即命幕府上其

功簿於朝上嘉公敵愾之功錫以御衣名馬其餘將士第功行賞有差濂聞之軍讖之論良將有曰以身先人故其兵爲天下雄說者引薛仁貴爲將持戟腰刀奮呼入敵衆輒爲之奔潰此所以爲天下之雄也濂以公之事觀之殆似有過焉者蓋仁貴挺身陷陣其驍悍若與公同然必兩軍相當方可制勝未聞其以寡却衆如公之爲也今寇兵大集塞野蔽川人孰不爲公危公以不滿萬之衆談笑而殲之斯不亦昔人之所尤難哉由公精忠貫於內勁氣注於外但知有國而不知有其身矚目張膽視寇若無故其功業焜耀至於如此也公之賢爲不可及矣濂昔待罪右史嘗書公之勞烈藏之金匱今又因邦人士之請爲文若詩以昭公之光庶使世之讀者上毋忘於帝德下無負於公之功云公名文忠字世英敬賢下士如弗及平居拘拘禮遜及臨大敵雖賁育之勇不是過君子服焉系之以詩曰於赫皇王太陽東升燦彼羣陰六合載清建藩分鎮以奠以甯倬彼李公實蒞東浙虎符煌煌佑以龍節導宣皇靈德柔威刷吳寇遐虐登我叛臣屢起兵燬來毒添民亦既搗之化爲埃塵龍集鶴首在如之月怙惡弗後竟犬之突合圍諸暨不通一髮公聞之怒氣沖斗間咄哉狂寇天紀之干翹其若數鬪此勁翰迺將佐整厥堅冑毅厥瑯戈礪厥金鏃我欲即發爾爾或沒禱禱於門載之以行叶卒旅言言旄幟翻翻蛟螭騰淵龍龍出山直薄龍潭伺敵而戰有氣經天其白如練吉徵開先何兵不剪左右列屯兩翼飛奮公將虎旅宅其中堅氣通脈聯勢如率然復戒多士寇衆我寡大刀長揮獲士馬要使青原盡變爲窟寇馳而至公躍而前單戟奮先星流颯旋閃閃莫定觸之必顛寇實驚疑斯何爲者莫匪神兵自天而下震懼相駭弓不能弋三軍縱擊其亂如雲混沌沌紛紛紜紜或斷其臂或斷其軀森彼有苗猶爾偵視山氓齊呼倒戈而避我師疾逐其勢尤熾如雷斯斯如風斯奔如火斯燎融乾爛坤一鼓而殲凜焉雄吞臂猶鴉衆若雲鷄孤軍橫擊無有不斃將唯在劫豈多爲貴人亦有言天監匪私我直彼曲孰不周知以順討逆云胡不夷昔兵始交毒霧蒙絡今敵既平上下清廓神道助順理甚昭灼奏凱而旋既歌且謠歌聲委蛇間以短簫祥鸞獻娛嘉并動搖者蓋驩迎列拜馬首非公之臨幾陷虎口敢以牛酒以爲公壽三軍戾止燕饗有容公拜稽首疏於章封非臣之力諸將之功皇情悅豫徵公入覲珠衣龍馬錫之不吝第賞其餘匪琛伊費自古在昔六龍御天必有良弼參佐化權遂開不基萬世其延惟皇神聖控御區宇百僚師師選有文武親賢如公綏我東土綏我東土我民用熙無敵不靡無徠不懷成此武功實耀簡書簡書所紀以勸在位贊咏鋪張遐古之義史臣作歌蹈揚奮厲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公諱和賞其元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憐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答失里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費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勝奉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餉餉無乏朝廷嘉之不辛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甯縣聚寶門外五里

呂氏花園。上遣使者祭奠。恩禮優渥。人皆以為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於王家。暨入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為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志其哀。

恆山精舍記

恆山精舍者。吁江王君伯昭藏修之所也。精舍建於吁江。恆山則在中山之陽曲。地之相去若是其甚遠也。而名之以恆山者何。示不忘其先也。蓋伯昭之先家於陽曲。其八世祖尙書左丞公。由進士起家。徵歷臺省。政和中。蔡京方居宰府。有徐麗者。增廣鼓鑄之說。以媚京。公勸止之。既而京引方士以惑上。公復上疏言。并奏京欺君。上蠶國害民數事。直詞正氣。震動一時。公諱安中。字履道。世所稱初寮先生者也。公之子辟章。出守泉州。亦以政事聞。泉州之子桓。往來吁江。樂其水土。之衍沃。遂徙家焉。至伯昭已更六世矣。伯昭締室麻姑山之下。東西之廣僅充三筵。禮磴鞏密。戶牖規明。伯昭飲水著書其中。以樂先王之道。間嘗出戶而望。見夫林樾之蒼潤。煙霞之卷舒。晴雨態之變移。輒北向。茫然流涕曰。嗚呼。是山信美矣。吾其敢忘於恆山乎。恆山先世之所宅也。其杖屨所經。巖阿川曲。遺馨故在也。吾其可忘於恆山乎。恆山不可忘。則夫寤寐於先德者。或者庶幾其有合乎。於是名其精舍曰恆山。所以志也。濂竊聞之。昔者晉陽穆公。自江左遷於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惕然有感於中。其家廟座必東南向。曰未忘先子之國也。穆公者。王虬也。著政大論八首。以言帝王之道。曾孫通因按之以經。其人亦賢矣。今伯昭與虬皆王氏。而汾水陽曲。又皆冀州之境。安知其初不出於一族乎。穆公之所感。伯昭之所志。其道固宜相同也。其所異者。穆公則自南而北。伯昭之先。則自北而南。來爾。雖然。此不必較也。古之人。不忘其先者。不齊其迹。而追其德。使伯昭能振先德。而弗使之墜。則雖遷吁江。而無殊於恆山。苟舍此而不圖。則雖世處乎恆山。日遊乎陽曲。亦奚翅久居於遐荒。而忘其祖也乎。伯昭學瞻而文雄。試藝鄉闈。嘗占前列。及其再貢。又冠多士。文光燦然。起於東南。如長虹貫天。無遠弗覩。大江之西。未能或之先也。而其為人。俊偉磊落。又有燕趙奇男子之風。異時立朝。勁氣直辭。必將無愧前人。伯昭雖不總總於恆山。濂亦知其能承家學矣。然而記有之。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伯昭蓋深遠夫禮樂之原者。其能不致謹於斯乎。伯昭能致謹於斯。是則所以為伯昭者也。

華川書舍記

華川書舍者。烏傷王君子充學文之所也。烏傷有大澤曰華川。唐武德間。嘗置華川縣。不久而縣廢。今之所謂縹湖者。即其地也。子充之居直湖之陰。猶繫之以舊名。志乎古也。子充之志乎古。豈止此而已哉。上自羣聖人之文。下逮諸子百家之文。咸萃舍中。日冥搜而精玩之。大肆其力於文。愈出而愈無窮。以濂同受經於侍講黃先生之門也。請為記。書於舍壁。濂雖稍長於子充。視子充之辭鋒。百未能及一。縱強顏欲記之。將何以云耶。雖然。子充弱冠時。濂見其文。輒曰。子充他日當以文知名。今始十年。而子充名動薦紳間。識者遂以濂為知言。濂雖不文。前不為子充一言乎。嗚呼。文豈易言哉。日月照耀。風雲流行。雲霞卷舒。變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嶽列峙。江河流布。草木發越。神妙莫測者。地之文也。羣聖人與天地參以

天地之文。發為人文。施之卦爻。而陰陽之理顯。形之典謨。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頌。而性情之用著。筆之春秋。而賞罰之義彰。序之以禮。和之以樂。而扶導防範之法具。雖其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財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為也。自先王之道衰。諸子之文。人人自殊。管夷吾氏。則以霸略為文。鄒析氏。則以兩可辨說為文。列禦寇氏。則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則以貴儉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為文。公孫龍氏。欲屈衆說。則又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則又以通天之地。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則又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宗之。又流為深刻之文。鬼谷氏。則又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學之。又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則又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獨荀況氏。粗知先王之學。有若非諸子之可及。惜乎學未聞道。又不足深知羣聖人之文。凡若是者。殆不能悉數也。文日以多。道日以裂。世變日以下。其故何哉。蓋各以私說臆見。譁世惑衆。而不知會通之歸。所以不能參天地而為文。自是以來。若漢之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向。班固。隋之王通。唐之韓愈。柳宗元。宋之歐陽修。曾鞏。蘇軾。之流。雖以不世出之才。善馳騁於諸子之間。然亦恨其不能皆純。揆之羣聖人之文。不無所愧也。上下一千餘年。惟孟子能闢邪說。正人心。而文始明。孟子之後。又惟春陵之周子。河南之程子。新安之朱子。完經翼傳。而文益明。嗚呼。文豈易言哉。自有生民以來。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以今觀之。照耀如日月。流行如風雲。卷舒如雲霞。唯羣聖人之文。則然。列峙如山。嶽流布如江河。發越如草木。亦惟羣聖人之文。則然。而諸子百家之文。固無與焉。故濂謂立言不能正民極。經國制。樹彝倫。建大義者。皆不足謂之文也。士無志於古。則已。有志於古。舍羣聖人之文。何以法焉。斯言也。侍講先生嘗言之。子充亦嘗聞之。濂復取以為子充告者。誠以子充將以文知名於世。不可不以羣聖人之文為勉也。濂家芙蓉山之陽。距子充之居。不二三舍而近。他日。謂子充於湖之陰。仰觀俯察天地之文。退坐書舍中。又參之以羣聖人之文。則濂與子充各當有所進也。子充以濂言為然乎。雖然。濂言夸矣。子充幸為我刪之。

月窟記

余退直詞林。戴華陽之巾。被鹿皮之裘。焚香默坐。存神規中。太和薰蒸。百體欣順。龍降虎升。水溫火寒。周流密綿。莫究端倪。沖陽子自空明洞天。翩翻而來。碧瞳方圓。氣貌充甚。謁入揚袂。言曰。月窟之義。子知之乎。揚雄云。西歷月窟。指月所生之地也。吾意則不然。太陰之精。朔後魄生。至望而盈。盈極而衰。隨日漸虧。晦而復蘇。上下二弦。虧盈得平。氣和弗偏。吾煉九還七返靈丹。抽添進退之候。每於月而取則焉。因名其室以月窟。所以志之。予曰。陽陰不可偏勝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坤構精。六子乃凝。水坎火離。中藏偶奇。用奇變偶。乾道始茂。重陰盡消。純陽則昭。久而行之。與道逍遙。是謂三一之真也。復命之區也。若取則乎月。無乃專溺於陰乎。沖陽子曰。二氣之精。互為其根。房日之兔。畢月之鳥。取象表徵。指意甚微。陽既含陰。陰亦含陽。苟舉其偏。道則全張。子何見之拘邪。予曰。言則美矣。其理尚有所遺也。人身之中。有元化焉。繫乎天根。呼吸所關。絲絡聯。枝葉扶疎。靜以養之。一氣孔神。超於象先。不見其朕。玉色連娟。天光內朗。

蓋以無爲而得無爲而成。孰能爲其候。孰能爲其材。我皆不得而知也。假形託物。著於丹青。顛倒錯亂。自漢以來。已如斯矣。吾將與子握手空明洞天之上。當素月流輝。銀浦水翻。瑤窟初滿。寂然無聲。委羽仙人。必騎黃鶴而一下之。與子稍一叩焉。則子之說爲當矣。冲陽子喟然而歎曰。道有精粗。象分內外。非粗不足以別精。非外不足以形內。初機之徒。未忘乎物。苟不以此示之。必大笑而走。何可與上。士玄功之成者。並論哉。子之說固當。而吾之所取。喻又豈可少哉。於是相視一笑。冲陽子揖而退。予送至庭外。冲陽子復請曰。一陰之生。其卦爲姤。是月朔也。一陽之生。其卦爲復。是天根也。邵子嘗往來其間。而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者。其與吾月朔之義。頗有合乎。予曰。此大易精微所繫。雖更僕不能盡也。予惡能知之。子惡能知之。若當問諸庖犧。冲陽子曰。唯冲陽子張姓。輔其名。以廷翼爲字。台之黃巖人。蓋有道之士也。洪武四年正月某日。元真遜更金華宋濂記。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噓氣。然則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成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翠奮傑於晨露夕月之中。遇鮮颺過之。冷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恆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靜。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斂神功於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迹。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復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簧間作。經落菴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襲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嘔。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爲言。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繁於風之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則甯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熙然。如霧廓虛舒。興衰則千人贊。鼓勇則萬夫莫敵。皆此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雜植。舍之北。南。明月之夜。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亦不外是矣。管一瀉之醜。而洞滄海之性。窺寸隙之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爲哉。恬師學佛之流。故手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足。恬師能索之於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衡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遂揭以爲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既告之。復爲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爲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生生堂記

生生堂者。東陽陳澤民之所居也。縣南八十里。有鄉名瑞山。陳氏世家其中。至諱宗譽。字彥聲者。有德於

鄉。又能與陸務觀父子游。而其諸孫。東萊呂成公弟子。擢濟熙辛丑進士第。累官都郎中。林正惠公。實以女妻之。澤民蓋其十世從孫也。澤民思繼承家學。出從名師。巨儒游。精於科目之業。有司貢上選。曹試經義合格。署通判於漳州。將上。以堂記屬子。予頗聞縣之仁壽鄉。在東北四十里。而近有梓樓家。亦與澤民同姓。而譜牒不通。非其族也。嘗攜宅一區。方建前楹。有鳩鳴其上。占之者云。此宅當屬之張氏。後六十年。復歸於陳。未幾。西鄰張氏果來居之。張既不振。人士皆謂復還於始構之家。不知乃澤民竟以重貲獲之也。僕指計之。誠甲子一周矣。噫。亦異哉。澤民遂筮日。自瑞山而遷。當春氣熙明。卉木含榮。有嚶其鳴。澤民到羊刺豕。具尊俎。合賓姻。而燕樂之。酒微酣。坐客擊案爲節。而歌之曰。有歸者堂。高明之居。蔚蔚紆紆。曲榭而交疏。惟德之符。冥數懸應。不爽乎錙銖。繼有庶之者曰。新居其遷。菲祿其延。族姓其聯。演迤而紆。蘇於是州邑之間。成稱事有前定。澤民之遷居。有不偶然者。澤民因取書中。生生自庸之義。用以名其堂。嗚呼。生生之義。雖見於書。而莫備於易。易云。生生之謂易。夫陰之生陽。陽之生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澤民之居於此。他日子孫衆多。甚欲有類於易之言。有類於易之言。則生生不息矣。雖然。非積善之家。未足以致之。然所謂善者何。盡孝以事親。竭忠以事君。德義以親身。信愛以睦鄰。仁惠以及民。五者備矣。方不愧名堂之義。爵祿之來。當未艾也。芻蕘翁孫。豈得專美於前哉。占者之云。蓋出於祿祥小數。而非君子之大道。此勿論焉。可也。予老矣。文辭卑陋。不足應人之求。人翻疑爲矯。集其門者。日益縉紛也。卷軸之積。動如束筍。近亦力排而深絕之矣。以澤民鄉人也。義不得辭。聊相與一言之。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膳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不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成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爲善養矣。凌江劉復初。父及繼母俱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爲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俾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復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泰魯瞻。嘗奉諸父元佐之命。請記其所名復古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魯瞻請之益勤。乃叩之曰。子之所謂復古者。以爲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汗檉而抔飲。茹毛而飲血。子今有室。廡器用之美。稻梁羊牛之饒。決不能復之。以爲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裳衣。以定其分。鼎彝罍樽。以稱其用。門與屋漏。以嚴其居。筵榻格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上古。有可法者。子今狃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

以復之也。然則子之復古者將何居。魯賈笑曰：非是之謂也。虞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永興文懿公為尤著。文懿公實秦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嶺山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巋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煙涼草，觸目悽然，輒彈指嘆曰：虞氏之先嘗光著矣，奈何無遺績微猷者乎。復古之名，蓋以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所當為。況思追紹於七百餘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厲，是足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止於斯否乎。魯賈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儒而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煙，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孔司業之經術，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焉。孔之與杜，然矣。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一家哉。魯賈曰：先生之言，修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為孔孟伊周，其學皆苟焉而已。子將復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賈曰：敢問復之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象，周公之爻，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此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賈父子夙夜究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復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己。復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魯賈毋以余言為誇而棄之。元佐名某以禮學教授於鄉，言行有師法，魯賈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蓋凛然云。

救陸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遠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為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取廢。元至正壬辰，堂燬於盜，皆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為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華從兄弟謀，以為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疎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救陸。其在京師者，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具既備，又為井田以聯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其俗，為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禮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鄰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關卹，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狼戾不軌之人，皆無所自而發。發則親戚鄰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廢，人自為家，鄉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有志之士能隨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氏之為，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手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

讓而不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歸化為純慤，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他日海東之邑，聞有民酒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棟華堂記

吁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為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衛吾宗也。松軒既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藉，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為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歸然老矣。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饌豆飲酒以為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幾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棟華。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詩，召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轉轉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彭明光顯，固無失於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遠，則二章所謂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者，得不為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之後，從容燕飲，以洽其和濡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章所謂傾爾筵豆，飲酒之飲者，又不為有合乎。常棣之詩，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今，同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棟華，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香頤之年耳。其於傷勸之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室之義，誠可為不令兄弟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在。子邕位躋法從，為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為聲詩，勒成簡編，如唐之李又華，尊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甯不油然而興起矣乎。不知子邕又以為何如也。

貞白堂記

臨川許君仲孚，關貞白堂一所，與環翠亭相映接，蓋為讀書地也。問來徵予記。余聞仲孚清修而嗜學，堂下種梅花數樹，當霜雪嚴冽之際，乘芳搖落，而是花獨翹然，散而為春妍，冰玉其葩，一塵不縈。仲孚歎曰：其所謂貞白者，非子也耶。乃約二三勝友，日吟哦其下，超然神遊，如升天際，恍不知貞白之在己耶。抑果梅之有貞白耶。客有歌之者曰：遊氛冉冉，將汗人曠，獨處兮誰與鄰。姑射仙人兮玉為神，瞻青鸞兮服素裙，望之不見兮隔河津。青鳥不徠兮會無因，仲孚從而庶之曰：天風俯俯兮生翠寒，白月流光照松壇。美人徠兮佩瓊璫，殷勤遺我青琅玕。我將擣之奉晨餐，歌已。二人相視而笑，予家芙蓉山之陽，懸崖萬丈，蒼官青士，日駢立乎其間，方瀟瀟研硃，入朝真洞點易，聞仲孚之事，不覺斐然而歎曰：我等其有激而然耶。雖然，物我之立，皆成於相形，而混於相忘，非貞則無有偏也，非汗則無有白也。予嘗觀心，儼如明鏡中

懸萬象自見求其真且不可得。況假物之云哉。况乎天地中萬彙芸芸。自形自色。杳不知其故。雖造物者隨氣運行。色色形形。亦若不知其故。是果孰為之樞紐乎。問諸兩間。兩間不言。叩之百物。百物不言。實諸神局。則曰是在我矣。斯真白之義已。仲孚曰。子玄言也。不知者謂涉於虛無恍惚。殆非也。請記諸壁。何如於是乎書。

永思堂記

永之為言長也。所謂永思者。長思而不忘也。長思而不忘者。為誰。福清林榮得仁也。得仁十歲喪父。泊長以縣諸生貢上太學。選入禁庭為承勅郎。謙慎而齊飭。聲譽出薦紳間。會瀛朝京師。乃來請曰。榮也念父不見。或食焉。或寢焉。或息焉。恆懸懸有思。思之不得。則升高遠望。草木之敷腴。山川之鬱紆。萬物欣欣。有自得意。輒泫然流涕。曰。光景日新。吾父獨何之乎。將乘海鶴遠遊三山乎。抑精神流衍於氣化中。冥茫而莫之視乎。何為使我心髮而弗釋也。如此者久之。因以永思題諸堂楣。以志無窮之悲。先生頗為記之。濂曰。不然也。子之父固亡。子幸有母。夫人存。承候顏色。問衣煖寒。而進退之。弄雛其側。以悅之。依依愛戀。如羊之跪乳。鳥之反哺。其樂將無涯。視五鼎萬鍾。若不能過之。子何乃自苦。日慘然以悲。父固常思也。思或鬱陶成疾。獨不計貽母之憂乎。得仁曰。堪輿之間。當其青年父母俱存者。何限。雖閭閻小夫。亦知割鮮具醪。禮稱曰具慶。榮始二十又七。獨與母居。如之何勿思吾父。生我之劬勞。欲報之德。所謂昊天罔極者也。一乘馭則思為其執轡。一就寢則思為其扇枕。一有疾則思為其嘗藥。今皆不可得已。觸目之間。無非可感。如之何勿思。濂曰。不然也。人心苦不知足。得隴且望蜀。濂也父母皆歿久矣。其分當永思乎。雖曰偏侍。不獨愈於濂乎。為子謀者。當思盡孝以養母。致思貴富以顯父。使人稱之曰。某氏之子。斯為永思也。已得仁曰。非此之謂也。盡孝養母。榮豈不知之。奚俟先生之言。若曰致思於富貴。富累於千金。貴為三事大夫。縱可以慰母心。而吾父不知享焉。終有不愜吾情者。事不得其全故也。如之何勿思。濂曰。子之言美矣善矣。而又有說。願為子陳之。夫為孝子者。不當為無益之思。而思不死其親可也。其謂不死者何。子於事君之際。則必自思曰。此當罄厥忠。不可溺於邪佞。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澣官之時。則必自思曰。此當廉且勤。不可習於貪怠。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鞠獄之頃。則必自思曰。此當欽且恤。不可務於苛刻。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交友之中。則必自思曰。此當主於信。不可待以浮偽。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出言之間。則必自思曰。此當合於正。不可流於詖逆。恐辱吾父也。能思是。子之父雖死。其不死矣乎。觸類而長之。如此可思者甚衆。雖更僕不能盡也。子能力行之。方可盡永思之道也。於子何如。榮復泫然流涕曰。斯言也。榮未之前聞也。敢不夙夜祗奉。濂既退。嘉得仁之能孝也。因次第問答之語。記諸堂壁云。

貞則堂記

貞則堂者。傅君藻養母夫人之所也。夫人姓樓氏。故為烏傷士族。年十五歸同里處士壽朋。生二子。長曰權。次即藻。又十有八年而寡。夫人斷髮誓不食他姓家日單。凍餒交攻。當風雪淒迷。青鏡夜織。雞再號。猶

札札聞機杼聲。人非能堪。夫人裕如也。越若干年。始克葬處士君華川之南。葬已先。處未備者補之。持宿券責金者庚之。專心一力。訓二子有成。權得推擇為吏。藻從黃文獻公遊。以文辭稱。夫人素髮垂頰。日坐堂上。含冲挹服。而享壽養之樂。時年蓋六十餘矣。人皆曰。女婦青年能守貞者非艱。守於阨危中者為艱。當夫人獨居。室無儔石之積。儼傲自信。如荆南之金。色百鍊而弗變。非其賢過人能如是乎。吾邦生齒之繁。動至數十萬。求如夫人者。千或不能二三。宜其休閒流溢無窮。所可憾者。無良有司上於朝廷。以表其宅里爾。金華宋濂獨不謂然。何者。濂為呂成公請道之邦。禮義修明。風俗淳美。非惟家孝弟而人皆詩。至於女子。婦人亦皆無思犯禮而畏行露之侵。第處道之常。同老於室。無以見其所執之操。今謂如夫人者。千不能二三。是何待父母之國如此其輕也。向使處士君不蚤逝。孰知夫人之行能卓卓如是乎。利器之施。遇錯節而顯。勁栢之剛。因凝霜而知。名蓋生於世之變也。計夫人之心。豈樂負守貞之名哉。以守貞名。夫人已為不幸。况又欲徵旌寵之榮乎。旌龍朝廷之事也。濂也不敏。與藻居同郡。學同師。嘗升斯堂而拜夫人。藻指謂濂曰。吾子幸為我文之。濂不敢讓之。文傳。夫人大節其亦烜著於世矣乎。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閭廬以為居。稻粱以為食。繒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為治。此其故何哉。苟無閭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粱。則道殣相望矣。苟無繒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孝。婦事二夫者為失節。蘇倫攸數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為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日誘者諱曰。今真死矣。奈何。莊指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託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儼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為士大夫。鬚髮如戟。議論凌雲。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甯不若聞空谷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甯暴露而無庇也。甯凍餒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為其有合於此也。寶生介吾友黃彝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寶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莊遺錢使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經翁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為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

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纖微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偽。未有不合乎道而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為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誦。醉不追疵。烏足以為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雜術小道以及星歷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僞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皋繇益契伊傅周公。其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襲其辭。為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當奮之說。其意以為經訓足為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為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奮之言。名其齋。曾余過其郡。造旅邸。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盧龍清隱記

盧龍山在京城西北二十五里。周遍十二里。高三十六丈。山嶺綿延。遠接石頭。乃江上之關塞。比於北地。盧龍山因名。和陽尊師。駱月溪隱居其中。自號曰盧龍清隱。請予友王儀曹本道徵予文以記之。本道述月溪之言曰。古人有云。心不瀾瀾謂之清。迹不章顯謂之隱。予學老子之法者也。朝暮黃梁一盃。首宿一盤。既適而且安。間披鶴氅衣。手執黃庭經一卷。俯然而坐。九衢十二陌之遊塵。莫我之干也。甯非清邪。名氏不落於聲利之場。心迹不屬乎榮辱之境。其入也。煙霞與之同棲。其出也。漁樵與之爭席。甯非隱邪。然而老氏之道。清淨而無為。隱約以無名。不以清為清。不以名為名。是則無所不名。可以治國。可以觀兵。可以修身。可以延齡。其小靡不該。其大無不并。此其為清隱益大矣。吾嘗聞之於師而未之能行也。姑就其近似者而究心焉。雖然。予視古今不翅一且暮。何為復膠膠於斯。人身至中。其體含虛。不縱不橫。非東非西。纖如黍珠。鴻包元區。火龍因之而飛。水虎以之而生。展鹿騰神紫府。吹簫元都。此殆忘清隱之名。而食其實也邪。其言若是。先生以為何如。金華宋濂聞之。歎曰。月溪蓋幾於知道者非歟。其始也將欲遁世。其中也。又知其道可以治世。其末也。又思長生而度世。縱予有所言。其何以加於三者之間哉。於是借本道訪月溪於盧龍山中。白月獨照。萬樹俱立。無風乃握手歌曰。盧龍之山。今高巒嵒。有儒一。生分煉九還。夜半月出。今露浸。紫霞仙人。今忽采。七星為衣。今芙蓉為冠。鐵笛一聲。煙漫漫。攝靈芝。分下空山。歌已。三人者相視而笑。遂次第其言而為之記。

金華張氏先祠記

金華縣東行四十五里。有地曰蒼唐。山川相繆。而風氣鬱盤。著姓張氏。世居其中。初張氏有諱隆府君者。字亨仲。宋建炎初。自睦而來。為潘氏之贅壻。至今其村聚猶仍潘為名。府君既占名數於縣。日以力本為務。未幾家寔穰。生三丈夫。子曰政。曰子中。曰子成。皆能紹前業。而無爽德。子中之子文華。備儒術。奇行鄉先。遠端明。殿學士王公。整甚器重之。浩祐末。公遷沿江制置使。欲辟為之屬。辭弗赴。自時厥後。府君之三子遺胤日滋。遂成三大族。亡慮十百餘人。其出而仕者。既以文墨論議著稱於時。而退修於家者。亦循循雅飭。無愧於士君子之行。蓋自府君至是。亦十有一世矣。府君之六世孫榮。今為一宗之長。乃慨然歎曰。吾儕承藉其先社。以克至於今日。有闔廬以禦風雨。有絲枲膏粱以爲之羞服。而先祖安靈之無其所。不亦慎乎。於是與族弟瑛力謀之。而子姓之中。若留鎮琮。偕四人。即捐所居之聽事三楹。間以爲之倡。榮遂加以墜茨之功。級以垣墉。列以龍楹。與夫祭饗百須之器。莫不精良。中奉府君。原其初遷也。旁以三子侑食。三族之所宗也。而又益之以制廟。府君之流光及是始振。示不敢忘也。然而世遠。屬疏。祭不敢用四仲。唯據朱徵公所定祀先祖之儀。以立春生物之始。陳器具饌。而行三獻禮。月且十五日之序。參族人散處乎東西。度不能以皆至。唯正月朔旦。無小無大。咸拜於祠下。復會拜別室。以敘長幼焉。其生子已命名者。續書之於譜。嗣而後退。若夫朝夕。汛掃啓閉之職。擇謹願者爲之主。守祭田若干畝。則俾三族之嗣人輪掌其租入。以供孝祀燕私之事。此其大凡也。始事於至正乙巳之冬。而迄功於丙午之春。榮帥宗人數千指。皆沐浴盛冠衣。入奉明薦。牲酒潔清。執事儼恪。周旋進退。濟濟跄跄。觀者咸悅。以爲一邑之所未覩。竣事。復遣其孫愈來。徵濂文刻示後裔。俾世世無有所易。其田之鄉落步畝。則附見於石陰。濂聞之。先王制爲廟祭之禮。上下隆殺。皆有常典。牲牢器幣。皆有常數。固非士庶人可得而行。然其親親之仁。出於物。則民彝之懿。初不以賤與貴而有異也。今榮乃能於服殺宗遷之後。以義起禮。而遠祀府君。非惟使子若孫不忘其所自出。而管攝人心。聚合宗族之意。實於是乎在。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嗚呼。人非空桑而生。孰不本之於祖者。方其封殖自厚。長虛却顧。無所不用其極。問其所從來。則曰吾不知也。問其薦奠之禮。則曰我未之能行也。所謂報本反始之道。顧當是邪。視榮之爲。殆將媿死矣。是不可以不書。三族之嗣人。尚思是續是承。棟宇之必背也。毋使之震凌。黍稷之必穫也。毋使之穢荒。牲牲之必歸也。毋使之瘞。庶幾濂之文爲不徒作矣。嗚呼。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蘭清林氏重建先祠堂記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嶺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匯爲巨浸。號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元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爲陸。府君格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爲承奉。郎國鈞。其族寔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光朝爲諸父行。迺建義齋於東井。命艾軒爲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惟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於天下。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泥錦社。蓋以

陸菴爲之宗。陸菴三子。長曰諱錫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旂府君。名白沙房。至今垂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房之後也。於是列爲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跌座。用粉塗而玄畫之。其板中起於大理之祖考。逮陸菴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羣族相率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世。別各行之於家。歲且則展謁。舉序拜之禮。若冠若婚若宦學出入。悉於此而告焉。諱遷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忠祠之規制。庶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濟而改圖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敞以外門。俾族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於皇朝洪武庚戌冬十二月己酉。羣族皆出泉布來助。而曰會。曰寶。曰天。禮者爲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維卿之力也。初。陸菴在宋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二千畝有奇。故祭嘗之禮。視他族爲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衡懼族散宗墮。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濂文以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廟制以嚴其分。制有隆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紊。所以維持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迨乎後世。經殘教弛。沒焉而弗之講。曾未四三傳已。藐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昔未能盡合。甯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此濂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濂聞莆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此見艾軒之教。決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三房之嗣人。尙思焉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爲名進士云。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時。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淪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祖。禮也。至漢晉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蓋者始。蓋卒葬於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孫元陽江縣尹清。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於墓而未果。清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陸遂作祠。奉箴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爲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陸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遷之。知南劍州起。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即祠之前爲學。聘鄉人之賢者爲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爲。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惡。道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間。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爲速也。夫以既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

無相乖背。必有不可止者。今也立一祠於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甯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爲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爲之則。其爲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於祠。學於學。而能修其身。睦其親者。善爲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陸之望哉。陸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爲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先夫人木像記

先夫人既歿之九年。予妻買專朝夕思之不少置。問告予曰。妾生二十二年而歸君。妾之姑已四十有九歲。妾母方氏亦五十有四歲。後君念妾之母老。而兄弟多故。乃迎養於家。當是時。二老人蒼顏白髮。共坐堂上。妾與君沽酒買魚。以奉其歡。更闌燭盡。猶連觴引滿。而語笑聲不休。君時嘗語妾曰。吾雖貧而老親之歡如此。吾退而安寢矣。後十三年而妾之姑竟亡。初姑未亡時。妾子璿始十三歲。姑嘗撫璿頂謂曰。吾年耄矣。或幸見汝之有子。吾死亦瞑目也。又三年。君自金華遷浦陽。妾與母從之來。今妾母七十有五歲。璿亦娶婦生子。而妾姑之墓木拱矣。思欲如昔時共君奉觴上壽。其又可得邪。每念及此。輒涕泗交頤。然恨無以自慰也。欲刻木爲像以事之。凡遇疏食菜羹。必祭。使死者而有知。亦當翩然而來享也。雖然。此豈妾之敢知哉。不過盡其心焉爾矣。予謂之曰。昔之孝子。有丁蘭者。事母至孝。及母亡而思之。不置。乃刻木事之。此蓋丈夫子之事。子以一女婦能行之。亦可謂賢矣。雖然。不必爾也。古者既葬而反。虞祭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所謂主者。主乎神者也。設主之外。無有刻像事之者也。子之思親。豈不尤切於子哉。禮若可爲。則予爲之也久矣。專曰。是固然矣。世俗媚浮屠神者。尙飾像奉之。而況妾之姑乎。妾不若是。其心終息焉。君幸有以如妾之意也。予不能拒。於是命工人刻像以遺之。并錄其問答之辭。書於像前。之北。以示子孫。先夫人姓陳氏。諱賢時。金華潛溪人。

安道堂記

自昔真主之興。天必生異常之才。以備其一代之用。外之則有魏虎之士。奉命乘略。爲之鞭驅。僭叛。汎掃六合。內之則有夔龍之倫。立法定制。爲之謀謨。廟堂協和。黎庶近而至於替御之屬。執事之臣。亦莫不忠厚謹飭。小心而盡職。雖曰善以類應。非天命孰能使然哉。皇上肅將明威。致虔天討。於四方。江淮之間。豪傑魁壘之士。翕然附從。指顧叱咄。戰勝攻取。無不得意。及功成業定。上公徵候。甲第相望。輔相侍從。皆當時之賢。而於近侍之中。又得供奉司命。杜君安道。而益知其其他之皆然也。安道自上之興。持刀鐮侍左右。未嘗暫違。凡上征吳越。略淮楚。攻齊魯。汴蔡。舟車所臨。四五千里。擄僞王。斬驍將。以百十計。帷下之謀。籌策之算。安道皆得身從而目見之。安道性慎密。不泄。動稱法度。爲上所信任者二十二年。由尙冠郎改御用監令。至今官入內庭。行步可數。言語敬恭。唯恐有絲毫過謬。出殿門外。要官勢人之前。如不相識。一揖之餘。不啓口而退。故上每稱侍臣之忠謹者。必以安道爲言。今夫天下之官。受祿於朝者。孰非仕哉。蓋有終其身沈於下位。欲覩清光而不可得者。縱得近登殿下。有願承一顧之恩。而不可得者。安道乃得侍上

而見稱許。雖曰慎密之所致。又豈非天哉。安道其益勉之可也。余官在太史。事上者亦二十年餘。安道既以其字名堂。復願得予文以識遭逢之盛。夫稱天命以紀載國家人材之美。予之職也。乃為之言。

思遠樓記

盱江有澗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煙。四時之景無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為學。至吾永年。人益稱其賢。以薦者起家。為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鳳。原駒。皆號善繼。大夫士恆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貨志以歿。原鳳兄弟請於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會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鳳對曰。不幸先人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及止。有時握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煙之卷舒。星河之出沒。茫然流涕。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曰。今人邈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死而後。其魂魄黃壤。泯然不可見。其迹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賴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間。神交冥漠。有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孳孳焉。惻惻焉。日致力於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而未切於身也。蓋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而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開天。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歷歷相續。以至於無窮。不可以數計。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也。惕惕然如履薄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無他。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之矣。頗符先子之期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親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矣。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而止。若夫澗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為原鳳賦咏者。予則可略也。

見山樓記

見山樓者。上虞魏君仲遠之所建也。仲遠居縣西四十里所。龍山委蛇走其南。將升而復翔其旁。支斜迤而西。則為福祿諸峰。若車若旌。若奔馬若渴鹿。飲泉不一而足。勢之下降。為陰阜。為連坡。為平林。一奮一止。復襟帶乎後。先東則遙岑。隱見青雲之端。宛類蛾眉。向羣山相嫵媚。為妍。其下有巨湖。廣袤百里。汪洋浩渺。環浸乎三方。晦明吐吞。朝夕萬變。方屏插起湖濱。曰夏蓋山。去天若尺五。巖峙谷張。尤可玩愛。誠越中勝絕之境也。仲遠心樂之。以為非高明之居。不足延攬精華。而領納爽氣。於是構斯樓。日與賢士大夫同登。鼎俎既備。殺核維旅。登觴更酬。吟篇疊咏。及至神酣意適。襄籥而望遠近之山。爭獻奇秀。晴容含青。

兩色擁翠。不俟指呼。儼若次第排闥而入。使人涵茹太清。空澄中素。直欲騁鬱鬚。招僮僮。翩然被髮而下。大荒其視。起滅埃氛。弗能自拔者。為何如也。仲來俾瀛記之。夫自辛卯兵興。閩廬所在。往往為灰燼。狐狸盡舞。鬼燐宵發。悲風蕭然。喪人君子。每為之永慨。自非其人。龍輿撥亂。世而反之。正合齒戴髮之氓。孰不在枯魚之肆哉。縱有佳山。日在肩隨。將不暇見之矣。今仲遠雍容於觀眺之際。亦曰。帝力難名。而吾民恆獲遂其生。爾昔太常博士施侯。作見山閣於臨川。而荆國王文公為記其事。且謂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餘百年。而施侯始得以樓觀自娛。仲遠之去。亂離僅四三載。爾乃能抗志物表。修厥故事。如承平時。此無他。皇化神速。有非前代所可及。雍熙之治。將見覃及於海內。是樓之作。其殆兆之先見者歟。雖欲不為之記。不可得也。第所媿者。瀛之學識。雖立言無精魄。難以傳遠。仲遠向求荆國其人而為之。庶幾樓之勝槩。與雄文雅製。同為不朽耳。仲遠名壽延。鄭國文貞公二十四世孫。翠從子。姓皆彬彬嗜學。文章鉅公。多集其門。而仲遠尤號翹楚。且工於詩。有和平冲澹之趣。瀛蓋聞之。丹崖先生云。

瑤芳樓記

瑤芳樓者。常熟虞君子賢燕居之所也。瑤芳者何。古桐琴之名。子賢以重購得之。間一撫弄。其聲琴瑟然。如出金石。如聞鸞鳳鳴。如與仙人劍客共語於千載之上。子賢樂焉。則以謂世之名樓者衆矣。高駢之迎仙。謂其沂遐情也。其失也誕。張建封之燕子。謂其與新懷也。其失也靡。韓建之齊雲。謂其凌高清也。其失也侈。吾皆弗敢蹈其非。欲專斯樓之美者。舍斯琴也。其孰能當之。遂以瑤芳名其樓。而列圖畫於中。當風物清明。白月獨照。神情遐沖。覺出世外。子賢樓冠鶴。自函道而升。復取琴鼓一再行。久之。演而為紫琳之操。其辭曰。有堅者石。中含精矣。其白如助。煜有瑛矣。五音繁會。鏘然而鳴矣。客有與子賢同志者。從而磨之曰。豔質兮非華。陽卉兮非香。折秋馨兮遺所思。望美人兮天滄。歌已相視而笑。金華未瀛聞其事。惜曰。古之人好樓居者。豈欲夸靡麗而為榮觀哉。蓋臨陰幽之室。則其情敏以琴。處陽明之居。則其情暢以舒。隨境而遷。因物而著。其亦人理之常者乎。況夫宮角之相參。羽徵之互奏。禁其忿怒之邪。宜以中蘇之正。其於學問之功。又未必為無所助。所以先生長者。無故不去之。蓋有以也。雖然。君子蓋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凡紛然而來前者。皆吾性情之發舒。或懸崖遠壑。或不野曠林。雖非層構。可以闔關陽陰。而清風徐來。萬籟皆動。曲澗流泉。復助之為聲勢。五音冷然。愜心而溢耳。太蘇融浹。內外無間。有不翅聽子賢之琴於茲樓之上矣。此無他。遠人大觀。無地不為樓。無聲不為琴也。苟局滯於一室之間。適其意則有之。而蹈道則未也。有若子賢蓋學道而有所得者。故瀛敢以是說告之。子賢博雅好古。絕出流俗之上。吾友楊君廉夫。極稱其為人。謂篤於士行而尤孝其親云。



里而始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帝德如天。薄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者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勸諸貞珉。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略而不陳。懼褻也。

遊鍾山記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吳大帝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卽其地也。歲辛丑二月癸卯。予始與劉伯溫夏允中二君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部婁小丘。部婁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脩靜萊蕪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烟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王龜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擲淵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能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園悟關。關宋勸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燬于兵。外三門僅存。自門左北折入廣慈丈室。謁欽上人。上人出。三人自爲賓主。適松花正開。黃粉麩麩。人捉筆聯松花詩。詩未就。予獨出行。函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止翠微亭。登玩珠峰。峰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寶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傳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中斷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鱗圖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創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暉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號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晏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莫敢起。巖草中。從此至靜壇。多戒於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無。唯泉紺淨。沈沈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二君熟寐方覺。呼燈起坐。共談古豪傑事。厠以險語。聽者爲改視。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禩院。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具。採柏爲隴。鹿形。柏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衣覆鹿上。挂冠鼠梓間。據石坐。主僧全師具壺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僧采葷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額有癩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驕奴。登惟秀亭。亭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險。予更芒屨。倚驕奴肩。躡蹻行。息促甚。張叻作鋸木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牒牒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閣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壇。視四十四神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家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毯。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榻解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

記

閱江樓記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道同體。雖一豫一遊。亦思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鳳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繞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庭榭環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單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耒耜。織女有捋桑行。必曰此朕拯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浮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

不趨千里遠。竭力踰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峰。出沒雲際。雞籠山下。接落星澗。澗水澎湃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之。擊石為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當浮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鈎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七佛菴。菴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即踞泉畔。巖杉快落水中。不暇救。三巖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宮。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遊。菴中僧出。肅面有新。詢之。即向采菴者。心益動。遂舍巖間別徑。以歸。所謂白蓮池。定心石。朱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洞天。皆不復得。還抵永春園。見看核滿地。一碧童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賦詩。大噱。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是矣。子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飲。飲半。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儻笑釣之。出巖。與夏君方困。匪交不可。乃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發高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為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勰。齊周顒。朱應。吳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蕩兒牧豎。跳躡於淒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況乎人事往來。一日萬變。達人觀之。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人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他尚何望哉。章君約重遊未遂。因歷記其事。一寄二君。一遺上人云。

宋九賢遺像記

濂溪周子。顏玉潔。新以下漸廣。至頤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脣目未微發。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髻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皁白。內服綠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頰。眉目清疏。氣象粹粹。皆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白皁。緇帽簪高。白履和氣充淡。望之崇深。伊川程子。貌勁實。類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髯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履。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康節。劬子。色微紫。廣額。身頰然。有類特然。其下壘骨爽而神清。鬚長過領。內服皁領。帽有翼圍之。袍緇。履如伊川。簪肩。低袖。手立而視。坦而莊。和而能恭。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鬚少短微濃。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盛而貌嚴。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類目峻。準直鬚疎。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組。方履黑質。白絢。純純。前微下而張拱。指露袂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晦菴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白者半。目小而秀。末脣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鬚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頰微腫。黠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傍。一在額外。一在唇下鬚側。耳微聳。毫生髮前。冠緇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皁緣之。裳則否。束緇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手立。

舒而能恭。南軒張子。姿貌倜儻。眉目發秀。白而潤。豐下少鬚。神采燁然。冠紗巾道服。青卓線。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髭淺而直。衣道服。卓線。冠幅巾。躡卓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金華宋濂曰。天生九賢。蓋將以明斯道也。今九原不可作矣。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遺情。輒因世傳家廟像影。參以諸家所載。作九賢遺像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天人哉。

葉治中歷官記

予舊與鄭玉待制交。聞談括蒼葉侯之政為詳。及識屠性山長。其言比鄭又加詳焉。最後遇劉文慶架閣。其言比屠又益加詳焉。三君子皆以文學行義鳴。其言侯事已嘖嘖歎咏不少。予固信之。自後出歷侯之所治處。父老言其事。至有泣下者。予愈知侯之為人。行不可企及。嗚呼。循吏之績。不自於世久矣。有若侯者。其可不謂之賢乎。侯名琛。字景淵。別名伯顏。姓葉氏。處之麗水人。其先有諱宏者。宋某年擢進士第。官至敷文閣待制。太府少卿。少卿從弟冠。治易有聲。皆兩上南宮。生一鳴。國子進士。進士生正大。登仕郎。登仕生天與。仕國朝為處州路美化書院山長。山長生應成。通史學。善談古今治亂。尤工五字詩。有柄開集藏于家。侯之父也。以侯貴。嘗累贈奉議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驍騎尉龍泉縣子。侯從幼思有以自立。疑疑異凡子。天歷元年始踰弱齡。即北游京師。諸貴人奇其才。辟宣使於通政院。院事至劇。侯一無所懼。出使郡國。持以潔清。長吏每畏懼之。事必先集。丁外艱而還。重紀至元三年。補江浙行中書宣使。寇起臨漳。朝廷命辨章別不花公往征。侯在行中。出奇計者為多。至正元年。辨章如京師。欲薦侯為京官。侯以母春秋高。辭。吏部以常調擢侯。徵州路欽縣丞。階進義校尉。丁內艱。四年始之官。會尹缺。即署尹事。欽不建錄事司。城內外民皆縣主治之。鎮戍將恒持縣官短長。而氣使之。即不從。其禍立至。侯不為屈。輒搖手相戒曰。此健承。不可觸也。盜發洪氏家。巡邏吏往驗。樞傍得染人帳冊一紙。乃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榜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真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誣冤也。復賊盜入之。侯置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市出與盜對。盜遙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侯乃出來問盜。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嘉興朱甲僑居縣境。衣冠之家。或有所燕享。必令朱集之一日。以毆爭至庭。侯熟視曰。爾等非盜乎。命褫其衣。視之。兩臂皆被墨刑者。縣民與朱狎。凡十七年。莫有知其為盜。以侯為神。郡歲貢金以兩計者。二千四百七十有五。點民攬其出內之柄。高其估。以為利。部使者至。事輒敗。會內藏多金。中書命以格幣相準。一年。點民還。俸俸文上有司。如所估之數。他日幸藉以為辭。侯恐或傳為例。制民必甚。亟言于上。官月漸減之。俸與時平。欽產紙歲輸五百萬。吏胥要厚直于民。而以廉惡者中官。官不受。又重賦于民。侯察其弊也。痛革之。夏稅例輸貨錢。數糧不足。以給兵食。獨易之以粟。號曰夏糧。民深患苦之。侯請以錢米兼賦于軍。夏稅得如例行。中書聞侯之政。辟為掾。從右承忽都不花公。請寇長汀。侯贊其行。綏徠之令。不五月。長汀寇平。時中書重守令之選。內外官多列上侯名。九年春。轉承事郎。處州路青田縣尹。自京師給驛之官。蓋異數也。青田素號難治。侯謂非修明學宮之政。不足以化民。下車之初。即建明倫。

堂及極高明軒禮碩士爲六經講師增田三十畝有餘招弟子員而廩食之月旦望謁先聖先師侯服深衣大帶親與之周旋升降退坐論堂申飭五倫之教懇懇如也吏以官書至侯見印文廉隅太明顧吏曰爾何敢刻僞印邪吏色動侯即訊之吏叩頭伏罪侯曰僞者匪止爾汝能引一人以自贖則無罪矣吏喜具簡牘以對侯逃至庭下詢之如語吏自是輟轉而獲一日間得僞縣印一十有八稅務印一十有二侯不欲食其言悉遣之唯扑其最後者牛疫死者法當聞海路之地不滿十餘里淡日內民以牒上者二十有三侯疑之問牛死狀民以病腫對侯曰其肉還可食邪抑棄之也民曰焉敢棄之每下其直以歸解牛家耳侯曰解牛者何人民曰有二少年相隨行今猶在縣門東即其人也侯亟命執之少年佩小韋囊于腰侯取視大鐵鍼一卓角草麻子各四侯曰此非毒牛具邪解牛者畏侯不敢諱其言以藥淬鍼鍼牛牛輒腫不能食死侯怒簿錄其家以償死牛者時天下兵動縣地鄰東嘉數有大將統軍來過軍散入市廛剽鹵特甚民畏怖如虎狼前之縣令長莫敢吐氣侯據胡牀坐溪澗其牛酒勞之戒刺船者毋薄岸即薄岸者有罰縣民持挺循岸立以數計者千溪多灘險惡不易渡侯陰令勇卒以俟舟至輒上之侯親帥弓箭夫擊鉦鼓走溪上境內肅然縣多爭訟凡兩造在庭皆羣胥囊橐于家互蠱之以言遂紛紜不可釋因以射利侯杖之懼不敢爲奸復刻小綠牌大僅如指來投牒者即細書牌陰令就逮其人往往感悟至中途多分解去吏若旁觀視無所容其私幾至訟息部使者余公闕嚴嚴慎許可深嘉侯之行事以上尊酒勞侯者再復命侯墾田龍泉召有田之家屬晦而實之驗民糧多寡以定科繇滿六斛者役一月多則倍之若集糧事亦視其數爲差事成移墾之武義侯墾田定賦一如龍泉有持憲史書來撓政者侯挂之屋壁不啓封信行遠邇凡競土田及爭地不葬親者涉五十餘年弗決一旦悉得其平青田民久俟侯不還相率謁浙東憲府請曰幸還我葉侯自侯之來吾屬無所苦朝夕恒飽食以嬉侯之出二年矣日望其歸有不得也輒和與齋齋實涕幸還我葉侯請已復造侯庭願行立再拜以申前辭言與涕俱侯亦爲之泣下觀者皆太息而去暨侯之還縣民其綵舟來迎溪中舟尾相銜百餘里不絕十二年三月憲府以鄰郡有警欲新金華城僉謂非侯不能總其役要復轅以命侯行中書承制陞侯處州路總管府判官事聞陪轉承務郎憲府力留不遣十三年三月辨章三且八公帥師平徽饒辟侯爲行軍都事使者凡八至然後令侯就道八月師次婺源州州民素熟侯詣辨章乞侯攝州事從之徽國宋文公廟宅燬于兵侯周視歎曰此化基也不可以干戈未嘗而弗頓途規運而一新之絲毫以煩民民大悅歲祀道殫相望時楮幣溢不行侯權令富民賣米以收之復煮滲糜以食飢者日以十斛計侯躬自監分所活者甚衆其所收楮幣侯爲言於右丞赫赫公作茶課輸之不欲爽信也十四年侯從憲遣杭時青田吳德祥嘯衆倡亂焚掠府庫室人女婦日殺傷無算處溫婺及建寧均被其毒官兵捕逐輒失利十五年六月憲府辟侯攝同知處州總管府事往安定之或勸侯寇情難測當嚴重兵以自衛侯摩去乘匹馬行從以數百頭徑至縣民柔馴者聞侯至大喜咸從嚴穴歸侯侯以居諸酋亦出見自首服十月有妄男子謂吳德祥曰葉使君結爾大兵且夕且至善爲爾計莫若劫使君以自安吳德祥信之欲爲變項生留由之頗聞其事急

趣侯避之東顧侯曰縣民恃我無恐故來歸吾若去其如彼何飢虎見肉其暴輒止爾寇得我亦然否則必屠戮無類吾能苟活義弗忍爲也二人泣去未幾賊會張惟德吳伯賢等持旗幟刀架直入縣庭侯盛服出坐廳事問曰爾來欲何爲張惟德跪而語曰山中張德明公厚欲見且久思屈玉趾一幸臨之無他虞也侯曰我行即行爾汝慎無毒我民也語未畢遂擁侯登舟至黃壇諸酋先後出迎舍侯吳德祥家供饗饗甚盛時命伶人陳雜戲以娛侯侯終不假以辭色每爲陳禍福逆順警警不少厭羣酋頗感悟十六年四月復推牛豕燕侯送還州城先是黃壇寇列柵柵百餘氣勢聯絡首尾應援人畏之不敢深入侯留黃壇久陰察寇所出沒悉得其要領喜曰天殆使吾平此寇也侯既歸寤寐亦不忘去時麗水之醜磴青田之庶災皆大盜所巢有衆號數萬侯謂不翦二寇他日或與黃壇連則勢益大不可制會行樞密院判官石抹公宜孫遣參謀官龍泉胡君深章君溢統兵討醜磴侯急帥師與之會三面圍合矢石亂下如雨寇出戰大敗擒渠魁十餘人衆欲盡殲之侯及二參謀相謂曰作亂者此數酋耳餘皆良民家因脅逐而至此彼何罪欲使之作惡粉邪乃下令退師二十里俾盡挈妻孥以遁始焚其柵十七年行中書論功承制陞侯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兼同知處州路總管府事四月侯入沐鶴溪治兵八月遣裨將陳仲珍平蘆茨蘆茨既平寇所俘傍縣子女七百餘侯具舟泊糧命老卒悉護還其家十八年中書承舊階改處州路總管府治中侯帥師討黃壇獲僞將軍李夾等十人三月進攻楊山及黃坑等二十餘寨皆降復引兵圍長坂寇力拒不降食盡乃就烹師遂次高洋八月寇大懼盡輸玉帛乞助於三樓羣寇率兵七千來援殊死戰侯親領銳卒至三倍嶺以據其衝調別將夏廷輝橫擊之寇敗北斬首五百級擒三百餘人遂乘勝直搗周與屯支劫賊會周寶宋茂等皆遁侯分兵爲十道以扼其吭宋茂復同吳德祥別作新於洞尖山下翼以七營竭力死守九月侯命陳仲珍引驍勇卒三千自瑞安出其背擊殺宋茂新若平吳德祥夜遁退保百丈林林衆尙餘千皆壯銳善戰樹大旗出挑鬪鼓聲振天官兵皆甲坐不動賊帥操鉞戰突而前官兵大呼曰殺入寇披靡而退擒僞將軍七人致晚寇又遁去遂進焚百丈林火照耀如晝急分兵作三隊追之至篠村吳德祥父子自縊于林中千夫長徐德俊斬首以獻餘酋次第伏誅黃壇悉平昔何易于令益昌善政之可書者不過腰笏代民爲刺史引舟耳其次不過割茶以免權筭之病耳又其次不過有事小者勸大者杖而不以付吏耳他固瑣瑣不足紀也賊方郎中孫樵尙傳其事至今易于之名在天壤間如祥麟如威鳳人欲見有不可得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加易于數等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余雖不敏頗以文字爲職業不敢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

宣慰使侯嘉政記

自中原假擾蔓延大江之東兵連不解殆將十稔今年春三月丙辰西睦州陷夏四月壬午江浙行中書左丞楊公以浦陽與睦鄰也命宣慰使侯自統師來鎮其地五月乙巳師還邦人德其善馭士卒而弗擾也思之不置縣達魯花赤寫雲有不花君暨婺州路同知趙君大訥因民之思而相與樹碑于縣庭謂

頗從事於文墨。走書來徵記曰：浦陽之巖巖邑，環以大山長嶺，舟車所不通。往歲大將趙野遜台首統軍道其間，以輜重弗解，羽而飛也。塗逢農賈及浮屠黃冠，師不問能，以微纒繫頸使肩之，或血流不能出，即殺以徇。民深患苦，或傳有師至，咸驚呼曰：吾屬將焉免夫！亟奔避山谷。至閔旬不返，曾侯察知民情之驚疑，從間道疾驅至縣，申飭紀律，區分隊伍，各從方部，以奠其居。非有令號，不敢妄踰戶限。仍令勇卒守其四門，敢出入者，罪隨加焉。夜漏既下，乃被鐵衣持弓矢，從一二騎周巡近郊，咸加氣譽。莫敢少恣，一旦門者稍怠，有竊出捕人魚者，痛鞭其長德之，自是無一人敢違命者。縣父老相與言曰：曾將軍其來矣乎？何為使我民不知也？將軍其愛我也夫！又指所統兵而相謂曰：彼大纓短製而腰刀者，其溪嗣之軍也。夫吾儕小人無所識知，頗聞此軍勇鷲游擊，未易服馴。又何其帖帖如是乎？脫使大將如曾將軍，我民何至暴露山谷乎？咸嗟咨慕，咏而去。居無何，左丞公自將臨睦州，檄曾侯還杭，以守舊營。晚始受命，雞初號復就間道馳去。每出卒一隊，輒用數騎士監之。若魚貫若雁行，無敢亂越。三日，縣父老又相與言曰：曾將軍其去矣乎？何為來不吾知，而去亦不吾知也？接於古之良將善馭師者，其亦無愧也乎？人有功而人忘之不祥，遂魯花赤君縣之賢大夫趙郡丞鄉之達尊，為有以處吾屬乎？我等聞其言，弗忍違，用以其事累吾子，幸有以詳文之。濂發書為之歎曰：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若所言，其殆師出以律者歟！師出以律者，吾見亦罕矣。嗚呼！有是哉！何曾侯之賢於人也！濂雖不識曾侯，竊聞所至以愛民為務，今來浦陽，會大府有驗，歎微糧之科，為之惻然。亟白部使者罷之，則其及物之功，又不特善取士卒，使弗擾而已也。濂因弗敢辭，為文其事于石，然而石可泐也，曾侯之功簡在縣民之心者，千百載猶一日也。曾侯尚勉之哉！他時登看府，居政路，其位益顯，其功當益溥，又將有鴻生暖儒執筆而特書之，曾侯名華，字華叟，武岡人，精悍而有智謀，通孫吳司馬法，捐家貲招兵市馬，為國宣力。前後屢建大勳，今以明威將軍廣東道宣慰副使兼都元帥府事兼江浙行省都鎮撫，其裨將天臨李君敏精於騎射，贊佐之間多著勞烈，亦法之所宜書者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撰。

浦江縣新建尉司記

浦江尉司在縣西一百步，歲久就圯。至正庚寅，大梁劉師稷以主簿攝尉事，始作正廳，未成而劉去。明年辛卯，新安洪在來為尉完之，並新其門樓。又明年壬辰，建廳之前軒，暨吏士之舍。又明年癸巳，造濯心亭。屋以間計者若干，役功若干，糜錢若干，濂懼後來者不知其勞也，乃文其事于石，俾相繼登之。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後世，或儕之於尹呂，固為少優。或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羣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滅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為名，其意則富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鞍馬間，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為先。

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真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為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境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境之則，晝夜乖錯，況方寸之間乎！古聖賢之成勳業，著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出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雖然，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之於謀，為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為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窮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為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況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渺之為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窮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絃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明之為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修慎齋記

修慎齋者，中書掾葉杞孟堅之所自名也。孟堅之言曰：杞居括州麗水之陽，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足跡皆不出里門，一家之和，其祥氣殆可掬而有也。頃因鄉里推擇，習刑法之學於大府，遂充貢來南京。季弟孟年實與之偕行，朝夕奉承甚謹。既而中書選為刑曹史，閱一載，陞為令史。父在家聞之，有書來曰：刑曹決天下之獄，獄情萬變，爾勿使有冤民。朝夕洗心滌慮，以承上官，不可循一髮私，羞服之用。當於我乎給之。苟違我言，必將辱於吾矣。自時厥後，有從括來者，輒致吾，一年之中，不下五十番。書中之言，無異於前時所云。父猶恐書不能盡達也，復使仲弟孟才來致備用諸物，且申言之。留連再月，依依不忍別。既別歸，吾父問其狀甚悉，喜曰：爾往終勝簡牘之往還，然又不若吾親見爾兄為稍慰耳。時赤日如火，即請縣給過所直抵南京，一相見，頃悲喜交集，晝夜訓飭之。比前為尤詳，且曰：今朝廷清明，廉吏無不登乎樞要，爾當冰雪其操，他日衣繡還鄉，以慰慈母倚門之望，豈不華哉！亦留連再月而歸。杞亦念父不置，越數月適年勞及考，急謁告東歸。諸弟聞之，馳迎三十里外，杞升堂展拜，問起居。父子相抱，喜極不能成語。曾未幾，何部檄下州中，趣杞上道。父不忍子行，潸然出涕。乃陽謂杞曰：幸因爾行，得為錢唐一游，庶慰湖山之勝。杞知其故力止之，不從。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必至彼乃與爾別。既至，杞又止之，還。父復曰：姑蘇至南京不遠矣，我之情事，尚未與爾畢之，可遽先還。耶。杞遂不敢言。於是同至，又再踰月而別。嗚呼！世之為父者，孰不知愛其子，如吾父之深切，十百之中，不知寧幾見耶。杞夙夜佩服戒言，惟恐辱其先，因取經中修身慎行之語，名其寓居之齋曰修慎。願為杞記之。子聞仁人孝子之思其親，何時而能已耶。山不足為之高，海不足為之深，此無他，昊天罔極之恩，終不可得而喻也。杞能不忘此時之思，朝夕以之一動也。修慎一靜也。修慎則無負爾父之望矣。杞尚島之哉。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虛也。默者靜也。即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為體而默為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為本而冲為末。二者之理恆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默。原於默者也。夫太虛寥廓。從橫自如。陽運陰行。真宰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欬焉凝冰。倏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羣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為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為冲。寡言為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為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以自勵。故為略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四輩之請。分座設法於大天界寺。尋主寶事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寅齋後記

洪武二年春。濂以總修元史。被召來京。然史事貴嚴。詔命禮部統之。設局分科。限絕外內。將以日視其成。當是時。尚書蘇城崔公。恆往來乎局中。濂因稔知公之為人。公蓋名亮。字宗明。翼翼祇慎。遇事若臨深淵。方今皇上受天明命。撫有萬邦。日崇大禮。以修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凡牲醴之豐。視號之雅。器幣之節。燔告之嚴。皆命公典之。公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夙興夜寐。敬畏弗懈。君子以謂國家自建禮官。其蒞事嚴恪。未有踰於公者。公猶以為未足。且以寅名齋。請濂記之。夫寅者敬之謂也。敬固無所不在。而驗之於祠饗。為尤宜。方其齋明盛服。以交神明。靈應回薄。如將見之。於斯時也。志定神一。曾有一邪思之可干者乎。苟以之奉親。以之事君。以之修身。以之治人。其心常弗變焉。其有不獲其道者乎。齋之終之。何莫不由於敬也。能由於敬。則成己成物之功。其又有不致其極者乎。昔者舜命伯夷典三禮。其訓之有曰。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說者謂即敬以直內之義也。今公所居尚書之官。古之秩宗也。所主天神地祇人鬼之祀。古之三禮也。其委任之重且專也。蓋如此。然而皇上神聖。端居程清。畏天勤民。無一息之或間。固已度絕於帝舜矣。公之精白一心。上承休德。其可不以伯夷自勵者乎。此公所以名齋以寅之意也。雖然。修德莫若敬。德日以崇。則位日以尊。理之常也。他日位於三孤。寅亮天地。以殉於一人。濂又烏能無望於公乎。公如有取於濂言。非惟無愧於茲軒。亦且有昭於名若字者矣。華相先生既為公發明敬意之說。殆無餘蘊。庸敢掇其緒餘。以為後記云。

栖雲室記

中峯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為禪定之室。翰林學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迄今數十年。中峯卒而廬亦頽壞。中峯之孫用菴照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峯也。而猶曰栖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猗猗。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欲求其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須審視。奚為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為名。固異也。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於水中之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於歲月。自其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於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一髮可以擬於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問於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於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於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煥館。數金碧而炫丹雘。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於庭。而狐兔已游於寢者矣。彼之富麗奇瑰。苟與栖雲之室。量大小。何啻岡阜之於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亡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為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峯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峯之徒。苟有志於道。孰不可為中峯哉。尚何取於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盡以吾言求之。

惜陰軒記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飲食以生死。生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解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為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微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竭。曲舉而巧頌。胸俟顏色。以觀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銜長而飾智。本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為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瞬。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滌水。箕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為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為。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為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為。今昌齡沈篤而專。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為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且與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為。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為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眾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

何取於昌齡哉

雙桂軒記

濂侍經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實為正字。朝夕同出入禁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彥良聞濂曰。吾家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司六察。或帶開職。連綿郡章。聲明文物。固嘗盛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為琴桂里。會宋亡。為元業。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獲與鄉貢之選。二子家曰慎。介曰全。今逢盛時。復著學不厭。思欲趾前人遺芳。顧南榮有桂。一。雙幹直上。始合於一。又復歧而旁達。妍茂紛蕤。香滿戶庭。私竊以為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命焉。慎嘗從吾子受經。幸有以記其事。夫桂之為木。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藉之以為喻。蓋俗傳月中有桂。桂荷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若曰。擢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青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豐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侯。曰直儒。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為然也。彥良之鄉。有蔣氏伯仲焉。曰瑤。曰琮。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寧間。亦先後登高科。公因號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旌坊。又以名其堂。則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比興為多。其在楚辭。則桂與申椒木。以並稱。此無他。芬香之物。足以取譬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唐詎知雙桂不為二子之祥乎。今慎也。端毅自持。而辭章俊麗。全也。趨善若水。而期於無息。儼然雙璧。光彩交映。馴而致之。二倪兩蔣之問學。直易易耳。連捧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未見其為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多以科目發身。聞譽隆蔚。達於遐邇。至於彥良。猶且不墮其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條榮忽悴。父不能及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為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為彥良喜。楊伯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祥。濂於彥良亦云。遂書之以為記。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修。鄉邦稱為善士。生子男子三。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雖貧。徐君能使其類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勵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旨受事。中書。頗與予相親。時來執經問難。遂以軒記為請。夫益之為卦。其象為風雷。夫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迅。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遷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為益也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友能直則加以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諒則舍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庭之內。兄弟熙熙。有善則相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軌而馳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率從之。朝夕摩切之。然不敢自謂已足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不敢自謂已足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又久之。間有謂曰。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盡於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者矣。秋髮紛紛。而垂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間。見問學之優廣者。

質實而無偽者。則云我末之能及也。而遷而從之。志福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有之乎。設有之。亟改而正諸。此無他。知益之為義若此。自近而及遠。則終身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為然乎。季益通經而能文。已出游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尚何言。儻或東歸。見二兄焉。宜以予文勒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泗。登萊。土地幽遠。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著聞於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之。上慎旃哉。

復古軒記

臨川饒君孟持。其五世祖某府君。嘗嗜琴。琴有復古玉髓二張。其材孔良。蛇腹斷而金沙明。試一鼓之。獨鶴夢回。而滿山風露也。寒泉激巖。而山鬼夜聽也。可謂清且古矣。府君雖歿。歷世寶秘。不翅孔氏之遺履。時出玩之。思府君之不可見。慨然高山仰止之情。元季兵燹。方張。白晝為人持去。煙海茫茫。竟不知墜於何所。如是者有年。一旦外孫樂安夏氏。忽購得焉。舉以奉孟持。孟持反覆拂拭。不覺悲喜交集。玉髓頗殘。闕唯復古。嶽昭輝。咸具。孟持取水精絃。被之。方申爪指。其初則嗚嗚然。而已復洋洋然。亦似傷其流落。而慶其復還也。孟持封羊豕。列豆籩。燕饗三族。合芳木為楹。尊閣堂中。遂以復古題其榜云。春秋之義大復古。其謂復古者。所繫甚大。非一器物之謂也。雖然。有人於此。固慮為人所攘。已而還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厄區枯樁之屬。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蠶賦效於強暴。取而歸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厄區枯樁之屬。為貪者所竊。肆力追而有之。可以謂之復乎。曰。復則復矣。而非古也。然則何謂而可斯。二琴者。相傳或為雷威所斲。由唐涉宋。歷五六百年之久。所獲非一人。所閱非一家。始為府君之所有。府君之後。又奪於他姓。今復歸之孟持。正如寶玉大弓之再得。不謂之復古也。謂之何哉。不可以一器物之微。而遺少之也。然而予又有說焉。古之人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今則飽食以嬉。我當復之。古之人入孝出弟。如用菽粟布帛。斯須不可離。今或有凌犯之者。我當復之。古之人事君如事天。一動一靜。儼如有赫。其臨。今則鮮有致其身者。我當復之。夫然故復古之功大矣。二琴云乎哉。孟持勉旃可也。

墳麓軒記

泛浙河而南。舍舟登陸。有地曰漁浦。土沃以充。池園樹林。碩美蕃茂。魚稻充羨。百貨之所趨。行旅之所集。聚似市而不澆。近野而不僻。故其人多優游而好文。其尤以禮讓為人望者。稱華氏。余自京師還。華氏之秀者曰拱辰。侍其父候於河澗。逆予至其家。館於賓次。率其兄弟庭揖。俯身自東階趨。足武相踏。不越尺寸。徐與之言。長少相顧。擇辭而發。雖然。秩然不畔於理。皆良士也。視其室名。則曰墳麓。而予昔之所書者。拱辰謂蓋有以記之。天下之物。取諸人者有盡。而本於天者無窮。能充天之所與。則得於人者。可乘而勿論矣。世恆知在外者之可樂。而力取於人。其受於天者則意而不顧。卒之兩無所得。而戚戚以終身。豈非惑哉。今華氏兄弟。以言乎。則未嘗仕。以言乎財。則非甚富。以言乎車馬衣服。則雅素儉質。與凡民等。然入其門。則父子有禮。兄弟有恩。忿疾之聲不聞於室。和煦之色不絕於面。食力而趨事。安生以自適。雍容怡愉。不教而勸。而未嘗有資於外物。何必取諸人。而後可樂哉。其善充於天也。固美矣。天之所

與者至重也。苟善充之。雖困貧甚。天猶以為貴也。不能充之。雖位極乎崇高。天猶以為賤也。若華氏之為天之所貴者也。余安敢遺之而不錄乎。

雲寓軒記

閩士張君仲育。學道龍虎山中。扁其軒曰雲寓。人聞而疑之曰。異哉。張君之名軒也。夫蒼然而在上者。太虛也。寓乎太虛者。雲也。雲之為物。二氣上升。初無定形。當其始生也。勃焉如烟。鬱焉盤旋。或搖曳如帶。或縈結如蓋。或超舉如鴻。或變化如龍。儵然而雨。天下忽然不見其迹。雖雲亦不自知其聚散。起滅為何。如人之望之一息。而萬狀惚恍。而不可為像。今張君乃欲取以寓其身。不亦異乎。或聞其言。又疑之曰。是知雲之起滅。而不知外物之起滅者也。知張君之寓身於雲。而不知其寓意於雲者也。彼世之紛紛糾糾。朝崇而夕替。驟往而歛。毀譽榮辱之出於人者。其變亦多矣。獨何異於雲乎。人惟不知其然也。故謁智畢力。終身趨走。汨沒於其間。而不知止。若夫知道之士。則不然。其視天下之物。舉不足當其一顧。至於身亦自視如委蛻。其去留之際。不繫於物。與浮雲無異。蓋其所得者深矣。今張君獨知之。而以雲寓名其軒。庶幾達生者之所為。彼鳥足以知其意矣。或者聞其言。又疑之曰。是求其外而不得其內。泥於迹而不通其道者之論也。夫有道者。用於物而不蔽於物。自恆人而觀雲。則雲而已。自有道者而觀軒。則軒而已。內斂之不見毫髮者。非道邪。澤潤四海而不以為功。與天並存而不知其所終者。非道邪。衆人資其惠而不能名其德。功成則退而不底滯於用者。非道邪。是則張君取雲以寓意者。有在矣。彼鳥足以知之邪。且天地之初。未嘗有雲之名也。非特無其名也。而亦未嘗有雲也。非特無雲也。而天地亦未始有也。陰陽判而後有天地。有天地而後雲生焉。人見其巍且高也。從而以天名之。見其卑且廣也。從而以地名之。見其細縹無窮也。從而以雲名之。是則以天地名天地。以雲名雲者。亦已寓矣。況復取雲以名軒。不猶寓之寓者乎。而人又嘖嘖焉而辨之。非惑邪。吾聞龍虎山中多異人。廣成子安期生之流。時往來其間。張君試見而問之。果孰為雲邪。孰為寓不寓邪。必有以語張君矣。又安知不疑吾言為妄邪。三人者。退張君識其言。屬筆於予。請書之。坐隅。

遜耕軒記

番禺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為戶部主事。每欲然有不勝任之言。題其舍曰遜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繁官於此。材薄不足以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曰。署居與氓庶孰安。章綬與民服孰華。耒耜耘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遜且耕。非有激而然邪。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其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其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之思。則為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為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者耕且蠶。為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勿爭效。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為細民。則誰為治。使皆欲為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

也。而必欲為遜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備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為尸位。受民之備。而無功以報之。則為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愧者而為之。以為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為謳歌。以慶夫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為仕者鑒焉。

慈孝菴記

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凡爭墓地者。聽其獄。帥其府吏而巡其墓。厲復居其中。室以守之。當是時。凡民之葬者。皆萃於一。非特同氏族之人而已。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說興。謂枯骸足以覆靈乎。後昆謂福禍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面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顏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旬旬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室之傍。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遠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余方為斯嘆。同里張君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歿。葬於家東北一里黃塢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葬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適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溢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窆以俟。而別建菴廡。號曰慈孝。俾學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願有聞也。嗚呼。余嘗嘆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墓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余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耶。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否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說。可以漸復矣。知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汚於先人者。始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於淫書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邪。濂因請記菴之成。而據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張君名榮。字叔茂。金華蓮塘人。以孝弟致家之肥。其室曹氏亦克配君子。父諱大仁。有寬厚長者之量。生平與物無忤。人以佛子稱之。晚自號曰存齋。以至治壬戌某月某日卒。壽六十七。母施氏。以某年月日卒。壽七十。皆以重紀。至元戊寅某月某日葬。兄諱瑞。字祥。治家有能聲。以至正癸未某月某日卒。壽六十七。其葬則以戊戌某月某日。菴之經始以乙酉正月。落成以五月。田若干畝。山若干畝。儲其人以為守者之用云。

看松菴記

龍泉多大山。其西南一百餘里。諸山為尤深。有四旁奮起而中窪下者。狀類箕筮。人因號之為匡山。山多

崑崙入青雲。新翠照人如。松上薜蘿紛紛披。橫勇數十尋。嫩綠可挹。松根伏苓其大如斗。雜以黃精前胡。及牡鞠之苗。采之可茹。吾友章君三益樂之。新結菴廬其間。菴之西南若干步。有深淵二。蛟龍潛於其中。雲英英騰上。頃刻覆山谷。其色正白。若大海茫無津涯。大風東來。輒飄去。君復為構烟雲萬頃亭。菴之東北又若干步。山益高。峯益峭。峭氣欲連霄漢。南望閩中數百里。嘉樹帖帖地上如薈。君復為構唯天在上亭。菴之東南又若干步。林樾蒼潤空翠。沈沈撲人。陰翳一動。雖當烈火流金之候。使人備備有挾纊意。君復為構清高亭。菴之正南又若干步。地明迥爽。潔。東西北諸峯。皆競秀獻狀。令人愛玩忘倦。兼之可琴可奕。可擊尊。而飲無不宜者。君復為構環中亭。君詩書之暇。被鶴氅衣。支九節筇。歷游四亭中。退坐菴廬。回眺崑崙。如元夫鉅人拱揖左右。君注視之久。精神凝合。物我兩忘。恍若與古豪傑共語千載之上。君樂甚。起穿謝公屐。日歌吟萬松間。屐聲鏘然合節。與歌聲相答和。崑崙似解君意。亦微微作笙簫音以相娛。君嗜曰。此予得看松之趣者也。遂以名其菴廬云。龍泉之人士聞而疑之曰。章君負濟世長才。當闢寇壓境。管樹旗鼓。曠戈矛。帥衆而擣退之。蓋有意植勳業以自見者。今乃以看松名菴。若隱居者之為。將鄙世之膠擾而不之狎邪。抑以斯人為不足與而有取於松也。金華宋濂竊不謂然。夫植物之中。稟貞剛之氣者。唯松為獨多。嘗味味思之。一氣方伸。根而蘊者。萎而斃者。莫不振翹舒榮。以逞於一時。及夫秋高氣清。霜露既降。則皆黃實而無餘矣。其能凌歲寒而不易行。改度者非松也邪。是故昔之君子每託之以自厲。求君之志。蓋亦若斯而已。君之處也。與松為伍。則巍然有以自立。及其為時而出。剛貞自持。不為物議之所移奪。卒能立事功而澤生民。初亦未嘗與松柏相侔也。或者不知。強謂君忘世而致疑於出處間。不可不乎。濂家青蘿山之陽。山西老松如戟。度與君所居無大和遠。第兵燹之餘。精光水色。頗失故態。栖栖於道途中。未嘗不慨然懷君。何時歸濂。當持石鼎相隨。采黃精茯苓烹之於洞雲間。亦一樂也。不知君能從否乎。雖然。匡山之靈。其亦遲君久矣。

孝思菴記

錢塘王生驥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既貢南宮。廷議喜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詔左御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簡俊英為諸王伴讀。生獲選入吳府。予時以學士兼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予游。一旦傳旨命羣儒造經義。生操觚立就。予為進呈。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辭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祀於園丘。上復命羣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烏傷黃祖先成。親臨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厲云。生初從予學治經。兼攻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之。無異言。予亦愛之。甚謂其堪紹文脈也。因叩其家世之詳。驥曰。其先系出於周。有敬宗者為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因以命氏。三秦武成侯離生二子。曰元。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避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有居陸州桐廬者。曰煦。仕唐為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洵生晔。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烏程之弟宋錢唐令。賦。遂居虎林中。實驥之十五代祖也。驥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尚義見

稱。鄉人多德之。祖父名道。字子愚。錫號為明誼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出游番。不幸客死。時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常闕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蛇蟻嶺。嶺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鬱然可觀。大父既預為壽藏。且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南山。柿子嶺。先世數大墓存焉。年遠不敢遷。做古者葬衣冠之義。斲木為主。書吾父名諱。瘞其中。他日吾則附其旁。構菴廬三楹。間顏之曰孝思。示後世不忘其先也。驥聞而識之。久欲以菴記為請。先生修史事。不敢有所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會大父墓下。慨然曰。爾能頗知讀書。以充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毋忘孝思也。驥尤不能置於懷。願先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為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乎親側。號諸人曰。我能養。我能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閭。亦若無聞。如此而為孝。將焉用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被薦乎鄉。入侍藩王。以文辭上簡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地典。則生之孝。又為何如哉。是則孝思之義也。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為記其菴。故不以頌而以規。

趙氏時思菴記

晉府錄事趙君德懷。其名為古。有請於予曰。古。世居括。昔嘗有屬籍於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通前古載籍之言。論議下上。若玉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黃焜耀。漠然無動於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墟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相與流連。不忍舍。雖不解飲。見其酣嬉淋漓。觥籌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醜之者。且曰。王孫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哉。於是里皆稱為有德之士。凡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焉。交觴之酒。使其各釋憾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樂吏部侍郎絃之六世孫女。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生也。時年已六十。為之喜而不寐。甫嘗亂。親自鞠育之。節其燠寒。時其饑羞。及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懈怠。漸卒猶執古。案手。曰。吾幸見兒成立。將含笑入九泉矣。雖然。學無止法。勗之哉。遂。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麗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太平里。遂建菴廬以爲安靈之所。名之曰時思。古。蒙國寵恩。忝被任使。今又受新命。將為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酌墓下。願昇文刻諸菴中。垂視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之為道。非一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己以廉。清潔如冰雪。庸非孝乎。治民辨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於躬。而名昭於時。道足於己。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思之大者。不必時省。華城而後為孝也。他日入躋法從。出刺方州。華軒結軫。佩綬懸魚。過家。上。以爲一族光榮。使人指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德懷本名古。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鳴。其為人也。拘拘樂易。所謂溫其如玉者云。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為中書管勾居京師處一室不墜不華僅禦兩風環度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即徒步歸
 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託不通自號曰拙菴製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
 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昆侖而
 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斲木炭就火獲援木以升兔走壩而權之以鶴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
 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秘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
 類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恥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
 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縉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腑而究其蘊奧福來焚焚出身以承
 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為喜人之怒吾吾徑
 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為緘絲虎豹在後吾以為犬狸吾識之拙當為舉世師此二者乃吾所大拙其
 餘擬經繆緯錯綜紛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
 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宿乎無塗衆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內越其腐而不味其腹吾則
 搜糜刮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敝有政有紀雖為六
 府合為三事周公既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揚擇類取巨相細德修政
 舉禮成樂備廣廈細旃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
 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
 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為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
 謀身萬石君拙於言語而為漢名臣余誠樂吾之拙蓋將全吾之天而不暇恤乎人也今德敬居位處勢
 誦古人之言而以拙自晦其殆巧於天者歟巧於智者歟巧於古者歟然則德敬之巧也大矣過於人也
 遠矣爵祿之來有不可辭矣烏可以不記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崇林三十六峰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
 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為元七十七又七年是為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
 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柵於崇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
 寇來輒敗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
 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謀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為池而築是亭
 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為古仙人御風而
 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笑而不
 答嗚呼志節家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幽州始擾蕩析離居時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
 之者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為亭侯邑五百戶時謝曰時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遁

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時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於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
 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徵名爵者其為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儼儼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
 謂如時察其志之所在寧不勇慨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
 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時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駭然與起耶抑予聞撫為文
 獻之邦士出其間各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
 豈雲林三十六峰委靈贖社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為著清風亭記刻真亭上使人知所
 自立頗謂有裨於教化文之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
 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峰巍然聳起如青芙蓉鮮靚可愛其青雲第一峰雉堞實繞乎峰上旁支曼衍蛇蟠
 擊折沿城直趨而西如渴驥欲奔泉者是為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
 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
 浮光閃彩品類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
 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風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室而冥塵襟乃以環翠題
 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剝伐無餘過者為之彈指咏慨及逢其人龍飛六
 合故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園廬復構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蘖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
 之靈俊與其有運者咸謂夫仲孚挈鴈次第為壽且嗜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
 有之占幽勝而挹爽垲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債而不復者矣有困心衡慮僅脫於震凌者矣有爬梳
 不暇遷徙無寧居者矣况所謂遊觀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下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後引蓋
 未可涯也飲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分青蕤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雛雛兮啄其肥秋風吹翠兮
 實繁豐遠兮載分動遐思歌已而退壽俊中有陳聞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
 為之記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微於仲孚其言似不
 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兵車蹂躪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畊藝崇乎書詩而於暇
 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帝力如天撥亂而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孚熙熙以
 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為仲孚善繼
 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為天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
 仲麗嗜學而好修士大夫翕然稱之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干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修不與塵交并傲傲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
 重山密林詩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糞糠自以為幽芬遠聞而類

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為然。乃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甌。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風熒熒動人。蘭於斯時。玉茁其芽。而紫萼翹然。其韻清馨。雖海外名香。旌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繞百迴。神凝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蒼莽兮生芙蓉。望美人兮不徠。撫瑤琴兮誰與彈。既而有肥遯君子聞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磴可陟。只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柔只。華卿遂相與肆筵設席。以為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幹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流聞禁林。虞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亂。華卿扶攜老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為樵薪。華卿慨然如失良友。遂即其遺址。建亭植芳蘭。速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溺是而廢。恒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鹹。不相入。遂投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髮垂頰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擊。天子也。諸侯也。大夫也。士也。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蘭。亦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韓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為佩哉。且蘭則鬱金。薰則零陵。香莖則白芷。三者皆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可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大夫士過從者。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大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蘿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且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冉冉達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曹公詐而梅津生舌。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因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廂肥遯君子之末。尚能製猗蘭之操。使善琴者彈之。

新雨山房記

諸賢為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偽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世上張氏恃諸暨為藩籬。乘間出兵侵掠。兩軍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甚崇。憂巨室。焚為瓦礫。灰燼竹樹花石。伐斲為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修。為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開址夷礎。創屋十餘楹。旁植修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床酒爐詩畫之具。咸列於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赴。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雨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室之廢興。為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而知其安乎。糗糧芻藁之需。叫號徵逮者。填於門。雖有花木之美。詩酒之娛。孰能樂之乎。今仁傑獲俯仰一室。以察時物之變。窮性形之安。果誰使然也。非上之

人撥亂致治之功耶。自古極治之時。賢且能者。運於上。隨畝之民。相安於下。而不知其所由。然依飽歌呼。秩然成文。成周盛時之詩是也。安知今不若古之時耶。仁傑其試為之。余他日南歸。駕小車過北門。求有竹之家。而問焉。仁傑尚歌以發我。余當鼓缶而和焉。

水北山居記

古之君子其在朝市也。雖繁華之膠葛。恬然視之。而卻有山林之遐思焉。今之君子其在山林。雖清曠有餘。往往嗤鄙為不足。而數與朝市之外。慕唯恐失之。豈人之羸性。或固然歟。抑習俗相仍之久而弗克變歟。有能特立而不為所移者。殆所謂益叢中之古蠹洗也。湖府經歷葉君伯政。世居永嘉城中。永嘉為海右名郡。南引七閩。東連二浙。官車士轍之所憩止。番舶夷琛之所填委。氣勢薰陶。聲光淪浹。人生其間。孰不聞鐘而興。奔走於塵土冥茫中。以求途其尺寸之欲。伯政則不然。結廬廡江之北。茅簷竹扉。僅蔽風日。名之曰水北山居。則與二三友。攜酒壺出。由白鹿城。登華蓋名山。持盃浩歌。聲振林木。或權短艇。具箬簪。垂綸於江水中。或呼小奚奴。相隨行吟。步草堂上。詩句不逼古人。不欲休。當其適意時。乾坤空濶。竟不知榮辱之代遷。而寒暑之往來也。人皆曰賢哉。吾伯政高情逸韻。傲傲世外。迹雖朝市。而心實山林。其近於古之君子哉。然予竊有疑焉。使伯政為布衣時。假此以洗心滌慮。庶幾可也。今佐大府。為元僚。任七品之職。登四民之望。亦云重矣。而猶不忘乎山居。無乃不可乎。試以伯政之意。逆之。官書叢脞。不暇爬梳。戴星出入。猶以為不足。其能索句於寂寞之濱乎。上承乎府公。下轄乎掾曹。不敢抗之以為高。不欲抑之以為卑。虛宜詳矣。其能釣滄波。而出白魚乎。民情真偽。而莫之辨。官事鞅掌。而莫之集。凝思入乎芒屨。精析極乎毫釐。其又能激礮看山。而流連光景乎。是三者。伯政今咸無之。而猶道之不置者。將馮夢以見之耶。或志之以示不能忘也。我知之矣。士君子不以出處二其心。故賤貧不能慙。富貴不能驕。始終一節。卓為名臣。伯政之賢。所可稱道者。蓋如是而已。其視朝得簪笏。暮厭雲泉者。賢不肖果何如哉。雖然。予猶有一說。為伯政告焉。當大明麗天。萬物畢照。名一藝者必收。占一才者必庸。有如伯政之學之美。誰不羨之。其有不登於樞要者乎。伯政宜悉屏江湖之念。而益存魏闕之思。俟他日功成名遂。歸老於水北山居。軒巾而坐。與二三友。追敘平生舊游。烹鮮酌觴。從容而賦詩。尚未晚也。贊禮郎張生子翊。嘗從予游。力與伯政求記其事。故相與一言之。

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皇上撫有萬邦。登遐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微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馨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師吳不佞。請書是以爲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爲無極云。是歲某月日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氣糾蟠。充塞下上。弔奠靡至。焚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嘍嘍有聞。哀衷隨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殺且。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御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相胡惟庸。移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躬謁。既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真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摺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蕪。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珠。或青蓮花冰桃。暨名卉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册。光祿卿徐典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繞大雄氏寶座。演梵呪三周。以寓奉注之意。初。剛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望。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質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幡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呪。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法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變略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階而升。嚴恭對越。不遠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敬來饗。蒸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言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卽諸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衰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

宋學士全集卷之四

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御奉天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宗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泰。員外郎臣蘭以權。主事臣黃肅。相與其宰禮。旛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以臣徐師吳名上。既復命。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册。至十日庚子。味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吳。置絲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日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爲壇二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顯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謁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覩。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之。自古帝

指揮使偽吳國安豐侯復赴援立功轉飛熊衛指揮使時安陸襄陽通泰皆未降大帥拔之侯亦有力焉遂鎮徐州紀律嚴肅敵兵莫敢犯擢驍騎大將軍副大都督府事未幾受詔戍北平往討沙漠與元兵酣戰遂死之洪武三年某月日也享年三十有三事聞勅贈推忠宣力效節功臣龍虎上將軍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燕山侯諡曰忠愍配享開平忠武王廟復勅翰林學士臣濂誌其墳惟侯志氣倜儻以身許國身經百戰為世忠臣可謂豪傑不羣之士一旦歿于王事其孤不得迎尸以葬下以是年某月日歲衣冠於州之鍾離縣於皇鄉某山之原起墳以表其處古者墳必有記所以著其里居官爵卒葬歲月以示於後者也今不敢廢因掇其概勒石以納諸窆云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顯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覆燾後人致使不肖濂獲際昌辰忝以文墨事上授經青宮當侍講禁林之日特膺寵數錫贈顯考府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濂時侍上左右不敢稍離於是道殿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制書展告墓次曾未幾何陞濂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追封二代更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上所親製褒錫有加焉濂亦蒙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兆域奠告如初惟是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食絕前比深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篆其所贈官封勒石塚前一以侈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思忠思孝永不忘乎君親斯蓋濂倦倦之深望也洪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介子濂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人璉書丹篆題

龍淵義塾記

至正十三年九月某甲子括蒼章君濂新建龍淵義塾成龍淵即龍泉避唐諱更以今名相傳其地即歐冶子鑄劍處至今有水號劍溪焉山深而川阻與通都大邑相去遠或二三百里雖至近亦且半之鄉閭之子弟無所於學章君之先世嘗以為病謀創桂山僊巖兩書院以無恒產未幾而皆廢章君深憂之與諸子計曰無田是無塾也其奚可哉遂櫛節凡費而用其餘斥田至一百五十畝其妻黨陳京兄弟聞之以會大父適齋先生所遺二百三十畝有畸來為之助章君曰吾事濟矣乃卜地官山之陰創燕居以奉先聖而先師為之配春與秋行舍菜之禮旁列四齋曰遜敏曰知通曰敬樂曰博約以居弟子員後啟正義堂月旦十五日鳴鼓集多士以申飭五倫之教前建大門榜之曰龍淵義塾其修塗以達于東西瀆木嘉篁前後蔽蔭蓋鬱然云歲聘經行修明之士以為講師諸生業進者月有賞才穎家單不能糗糲者資之使成其不帥教者罰及之田賦之出入主塾事者司焉日用有籍月考兩歲二會其數有餘則他貯益斥田以廣其業石華象溪二所復設別塾以教陳氏族子之幼者俟其長乃赴龍淵受業此其大凡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石抹公聞而嘉之檄本郡免其科繇俾無有所與章君既列條教序而刻諸石復懼來者不能保其終也俾來請濂記之惟古者之建學也雖其為制有大小之殊而所以導民衷扶世防者則一而已龍泉舊為浙水東文獻之邦水心葉氏正則西山真氏希元實後先以學鳴聲感氣求鑽鳴

機動撥糶科而典雄藩者聲華相望一時文物固皆盛矣距今未及百年而繼之者何其鮮也豈俗尚不同遺有古今之異哉亦係乎學之興衰為何如爾章君有見于斯不效時俗封殖吝固以為肥家之計乃關塾聘師以克紹先世之徽猷其立志甚弘而為功甚溥陳京兄弟樂善好義以助其成自非適齋涵濡之澤亦豈能至於是哉章君之子若孫當夙夜以繼志為事毋豐己以自私毋益其間以啓爭端毋狎非類而黷厥彝訓毋植朋黨而互相低昂庶幾不負章君之意脫有違於是陳氏之中有端亮者宜匡正之陳氏或不我附也則鄉尹里師豈無勇於為義者咸得糾之鄉尹里師又不我附也則縣大夫之賢者宜扶樹而振發之是則章君之塾可相傳於無窮雖然無以遠慮為也夫具人之形體者孰無人心哉苟讀濂文宜戰兢保守之弗暇矧效壞因書之以為記是歲十月具官宋濂記

長洲紳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墟自謂其父文遠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朝廷淑民意乃與弟篋謀夷士治材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所旁為四室以供寢處庖福延儒士高平范煥為師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墟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皇上奮然闕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民皆沾沐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墟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養親園記

天台楊君子善謂予而言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遊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內弗靖奉二親遠竄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曠而音問疎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同享康強素髮垂頰而齒牙且動搖矣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庭廡如不勝衣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惓惓然頗聞申椒為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餌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贏九畝而十耨之使其土疏而壤鹵封為直隴隣各有溝隴三尺輒樹

一本以數記之將六百焉。周為儲蓄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質益盈。綴於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也達於左右。遂與子姓采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於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為親。親雖斑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椒。其實繁繁。只薄言撥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分樂。分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為之引滿。頽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為善記之。予聞用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為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寢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末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為養者。如吾子善於澗。倒波隨之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承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為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為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能以予言為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為之記。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驪。州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慶圖。裝褙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髮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册徐行。自語願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攜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最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然然案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屈氣贏。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己。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藝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翦毛羽之紛。徒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戴亭張氏譜圖記

張出自姬姓。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矢。實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臣。君臣生趨。趨生幣幣。孫曰抑。抑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和開地生平。凡相五君。平生良。字子房。其孫子實。實分布四方。有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修武。上谷。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清河。等四十三望。大抵皆良之裔。故唐初定清河為乙門。其所由來。

者遠矣。何容戴亭張氏。自汴而遷。則始於大理評事。要皆出於四十三族之中。屢更兵燹。圖譜喪。不能言其為幾世。評事生謙。三傳至邦。邦生孝仁。孝榮。孝仁生景達。景達生應珍。應珍生鄉貢進士志禮。志禮生應麟。應麟生四子。途遷金壇。應麟生志遠。志遠生文賢。文賢生允達。允達。允成。景明。生應和。應和生志穎。志穎生文原。文原生伯常。邦顯。生日升。日升生思恭。思恭生雲寬。雲寬生天錫。天錫生文昂。文昂生文圭。文圭知清陽縣。自謙。逮今十有二世。析為三十四支。而族屬之衆。將數百人。當科目之興也。以五見其棟。試者各有其人。冠衣濟如。劍佩鏘如。論道德而談唐虞。續紛而舒徐。人或造之。但見其棟宇鱗次。術徑交羅。朝夕循環於詩書。俎豆間。竟迷其西東。故鄉之稱望族者。一則曰戴亭張氏。二則曰戴亭張氏。云。先是應和嘗於譜廢之餘。蒐采而圖之。未盡其詳。而歿。其孫文原出而補其闕。請序於中。居推官。未幾又廢於兵。文原之從子允達。恐愈久而愈忘也。乃以耳目之所記。疏其大概。來謁於予。曰。先生有職於太史氏。其言必見信於世。幸不鄙而文諸碑。予因不辭。按史表之法。書而遺之。嗚呼。圖譜局之不見。即令史之不設。大小宗之法。遂廢而弗之講。允達能倦倦於圖譜之修。亦可謂賢也已。允達有士行。尤致謹於先世遺文。裝潢成卷。而珍製之。其於崇孝廣敬之道。蓋有知無不為云。

西甌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為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象勳之六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楊。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挈妻孥。踰浙江。居處之龍泉。會襄公陵都帥帥攻處。定復隨州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禽。陵都命褫其衣。反接於樹。轉弓而向之。曰。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季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諱。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錄乎。乃脫簪珥。蓬首垢面。走馬謁陵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略。奈何真之死地。即死。愈堅他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舍命來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陵都義之。即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掠地園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歎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類有泚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疾固辭。寓建寧之甌寧。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及代。又棄官歸。以壽考終。葬城南蓮華池上。定妻某。郡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世得。世衡。世得。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握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皆無傳。世衡亦妻連氏。生三子。義夫。老柱。細良。歿葬壽山之原。義夫。字世忠。妻建安陳善。生四子。同壽。乘嘉。如滿。普保。歿葬佛壇之岡。同壽。乘嘉。早夭。如滿。字子謙。妻建安張維。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為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妻秦州張善。字永宜。智。天。貴。字用和。王氏出也。普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岸私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於朝者。授忠州鄆都丞。妻某。郡張淑。生二子。炳。炳。蚤夭。老柱。好武藝。妻某氏。生一子。閻。其所習如其父。歿於軍。細良。妻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既歿。如滿。八歲。普保。四歲。家事絕艱辛。陳氏以黃乃宦族。冰雪自守。

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寒潭實桂甫之子宋孔目官某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傳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非祭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珉珉復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滿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皆從子學明經問修其家牒使後人有所於考請予序之予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辨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吾人之滅節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子謙之自稱其父斯近禮已况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尤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榮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遊凡文墨之事一皆謝卻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麗水俞原善連嗣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術居括蒼之麗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義養生通通生明家道雖寢裕而敦龐樸茂不為外物而遷朝出耕暮歸讀古人書柔仁自持與人語唯恐傷氣尤懼隸卒不啻避虎狼足迹未嘗至公門科繇之應求豪有力者象之貨賄隨其所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輒閉戶自詭曰吾屬無患矣明生沫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變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奮身直前掛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輒窮根柢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命逮日落即集羣豪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爾自是其家安輯雞犬亦不驚貨業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嗜善不厭仲弟巨淵遭風癩之疾巨川晝夜憂如己有之聘醫注藥殆無虛日至於烹鍊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嫠者悉且病者困窶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俞源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暴悍旋踵輒敗壞巨川憫涉者告病皆重建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慧力古招提在焉無廢不治而蕪榛沒入巨川為造殿堂門廡莊嚴像設無不畢備具疏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施毗盧藏經以實之樊嶺慈仁寺棟宇雖隆而浮屠氏諸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搏土造之始稱其伽藍之制其存心為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三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於家某年甲子某月日葬於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顏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從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喪在淺土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菴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錙銖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麟次善說次善護女三人湯源吳華高聽其培也孫二人某巨川為人外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略不尚浮藻知儒術旁通醫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通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願太史公界矜之賜以塚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曰麗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亢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符祿之來夫孰禦之哉予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彼悍如狼我仁如麟彼雖囹圄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乎後昆家有餘慶恆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於汝名曰東溪其地為四達之衝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必藉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權以微金錢時不能避涉或水落氣縮冰霜寒涸類揭跳以進若履刀戟然人病之溪濱質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己憂伐堅木造舟實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六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周窮扶難雙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鷓鴣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咫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於淵鑿石於山犬牙相函魚鱗密比架為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甃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崎傍築卷廬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如虹霓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絺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大小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披一毛以利物則類然怒則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己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為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塘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熊濟浩福翁祿翁居易即來請記者今為國子生云

玄武石記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遊虎林忽遇羽客鬚髮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名笑而不答強之則曰乃李自然也客儲峯之紫陽菴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菴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因劇地獲石類龜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為墨綠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歎曰此吾之玄微亟往菴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為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網緼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於禮經其為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神也迨於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為真其名真武以為神手按劍而足踞龜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會固

也。何爲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爲乎。昭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大歷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驪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爲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況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坱圠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末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爲。不可不乎。今林君之爲人。沈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于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爲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靈洞題名後記

蘭溪棲真院靈洞題名。乃蒙齋右史范公端臣乾道五年己丑季秋二十三日所書。潘慈明誌右史之墓。謂其篆楷草隸。皆造於妙。今觀遺墨。其實有不誣者矣。然其所題之名凡四。曰韓無咎者。龍圖閣學士南潤公元吉也。曰范元卿者。即右史淑水人。曰呂伯恭者。金華東萊公也。曰曾正中者。章貢文清公幾世之諸孫也。曰無咎之子流者。號字仲止。文學追亞其父。父號南潤。人因稱其爲潤泉也。蓋成公爲文清之外孫。視正中爲內外兄弟。南潤實成公之外舅。而右史又成公之親及。故相與同爲此遊。他瑣瑣者。要不得與之也。成公時居母會夫人憂。至是年二月從吉。會妻韓氏物故已八年。於是南潤復以次女爲之配。其如德清行親迎之禮。起自五月二十日至八月十一日始還。以韓夫人廟見。南潤父子及正中同來。於終者。豈或爲昏事之故邪。初成公之伯祖父中書舍人本中。親傳中原文獻。載而入南。僑寓信之。廣教寺。已而文清辭廣西運判。亦來居之。文清則孔文仲。武仲之甥。劉器之胡康侯之高第弟子。二公講學甚契。故以女妻舍人。從子倉部郎官大器。即成公之父也。南潤出於雍丘桐木之韓。後寓廣信。其先人少師持國與程洛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友。而南潤能紹家學。爲一代冠冕。右史則從叔父香溪先生浚學。經而深於性理者也。有若四君子之所學。其家世淵源。師友傳授。尚班班可考見。當其徘徊山水之間。特欲發舒精神。而涵泳萬象之妙。非比尋常之遊衍而已也。院僧介眉上人。嗜古特甚。每撫壁間題識。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仍慮漫滅不存。醵巨石。勒置廡下。介義空勝公求予記之。因爲疏其梗槩於下方。至若續題乃右史之弟愈之筆。實紹熙三年壬子。距前題己丑已二十有四年。而四君子者。皆作土中人矣。自壬子至今。至正丙午。又一百七十五載。人事之變遷者。何可勝道。唯存德之士。其名弗磨。見之如存。不知其亡也。覽此者。其亦思有以自立也。

蘭亭觴詠圖記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筆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絕。四面皆巖。巖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

几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鼎鼎沸將淪湯。前一童傍欄眺溪。溪中白鷖三。一去一返。願一飛起波面。廁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實酒事。四童左手執杖。右入尊。勺酒。一童執盃。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俯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槎。觴泊岸。觸之便遊。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盃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寫。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次畫散騎常侍郡臺。左右手展卷自讀。次畫榮陽和偉。餘杭令謝藤。偉坦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猗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筆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胸。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頴川庾友。王凝之。疑之。祖兩肩。左手垂視。右執卷授友。友袒如疑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和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卽丘施。祖揚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事。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轉軸。疑之。祖衣露左臂。膝上。翹一足如旋。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敘冠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頴川庾編。年甚髦。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細半敞。垂右手著地。左按膝。肅之困睡不可擊。一手撚紙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得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槎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裕。袒衣坐。左手執杖。右入水。微波動指問。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獲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釋。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釋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將擡之。微之左筆卷至頤。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擅袖至腕上。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酬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者。右執觴未飲。左然踞旁。睨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捧下。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謹。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膝背。迨半敲。舉手迎觴欲取。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謹伸左足。左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嗣茂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偏。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童。垂柳夾石橋。橋有扶欄。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欄戰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槎。邀觴舟收之。其側有獲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袈加紳。

各地坐籍以方網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繫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計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雅致浮動於左符右組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然而俯仰今昔時異世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徒想像於圖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唯辭章榮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尙得描貌之乎予見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勝感慨者矣

饒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皆以其鄉友饒君孟持杏庭記爲請予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於門心極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訶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爲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春陽和煦生氣鬱達自本而未成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爲體精神發舒無往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朝露其沐滄乎其容則思其盥漱而與正衣冠而屹立也夕颺作涼冷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靜一云爲之聞見否則如見其先祖焉所以發動其心志警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枯葩摘豔以爲耳目娛者其可同日語哉此誠有關於蘇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故也予聞之歎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尙愛其樹而不忍傷矧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梧捲其所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膂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蓄失宜非孝矣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忠節有爽非孝矣澹事不勤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喻者矣予之云云不置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子之言善不專爲孟持頌且有規焉苟以此意爲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孟持名益清修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稱之爲君子儒云

重榮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爲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邨門墻之內桂樹一章扶疏而離榭晝日成陰縱橫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爲煨燼桂亦焚死翦取其枝柯爲薪唯幹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綠芽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蔚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蘖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閩師里尹過之執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反常則爲妖烈火之所熾炙津枯於內枝焦於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蘖惡乎生

苟謂其生爲祥則倒豎之槐儼起之柳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萊公之感插竹生筍田氏之聚枯荆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夫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兆焉唐人以擢第者爲折桂此殆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國朝洪武庚戌學顏之子仲方以明經舉於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爲中牟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爲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齋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芬芳有士治經藝之於庭比德之馨帕額執戈來蒸我廬桂亦變枯櫛鬢屹然自矚至顛氣絕弗聯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華其膏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敷陰正濃大化網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謹孰嘖爲祥爲妖匪德曷要德將何徵攀其芳榮以契其真天昌其家倅而復華厥兆孔嘉勿翦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漿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梳匪頌以規

渤泥入貢記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閩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霑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而撒王座而更設香几眞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琛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問王曰蘇祿來攻王我實帥師卻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感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閩婆非中國臣邪閩婆尙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閩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於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感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酌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

番書彷彿如何。其文鄙陋不足觀。皇太子服用銀綬。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欄爲園。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宿皆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翦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則吉貝。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灌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澗。賦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封羊豕雞鷄。鳴鼓擊鉢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開湖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閩四十五日。去占城與麻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歌。遣使朝貢。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暗復遣使如前。自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願書一願。輒藉首臣願。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直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蠲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借。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湖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近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的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面是閑空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年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著皇帝詔書來的。福慶。喜得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著皇帝跟的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湖泥國王臣馬合謨沙表。

蜀野塘記

義烏縣南四十里有塘曰蜀野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東西北皆折山。山之水合七十二。流入於塘。而南出。南有蜀山。突然中起。昔人因據山作隄。障水以溉田。山之東其修七百尺。有奇。廣如修之數。而殺其五之四。深如廣之數。而又殺其三之二。山之西其修如廣之數。而稍加強焉。隄之中。列木爲三竇。以洩水。水之所既。田至六千畝。而歲至正四年夏。水暴而隄壞。田遂不稼。丹溪朱君寔高。憫農之告病也。白於縣。縣尹周侯自強爲下其事。命雙林巡檢張某來視。擬高途。蓋召有田之民。履其畝。而使之輸其力。薦貨有差。復出役夫之功。一以爲衆。衆悅趨之。一聽寔高之經畫。補其闕遺。增以崇高。築其址。加關其漸。殺其上隄之西。垂壁石爲斗門。視水溢乾而時。畜洩之。門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竇易壞。則易以堅石。且定爲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後有程。而不紊。復懼歷歲之久。而隄弗固也。請於掌堂事者中。析粥魚之利。而嗣登之。凡用錢四千緡。夫一萬功。經始於五年秋八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里耆朱仁傑等來謂。濂曰。震高之興是役也。初無一弓之田。以微塘利。其夙夜盡瘁。而不舍者。果何爲哉。凡欲利吾農也。我不敢忘。願吾子記之。濂聞海陵胡公瓊之在湖學也。蓋經義治事之齋。教授諸生。至於水利之屬。亦無不習。而迤

之。故其門人皆有適於大用。今寔高之學。出於金華許先生謙。先生之六世祖實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至先生爲尤盛。宜吾震高見諸行事者。有足觀哉。世之人方高談性命。以毀世譽俗。聽之雖若可以有爲。一遇小利害。輒顛倒衣裳。不知所措。視震高無所爲而利民者。何如也。查亦知所贊哉。震高字彥修。有長材。縣管下括田之令。唯震高行之無擾云。

江乘小墅記

部使者高昌君近仁。雖嘗顯融於時。而儵然有山林之思。往往吞雲吐霞。形之於詩。詩不足以洩之。復寓之於書。糾蟠飛翬。神蛇蟄而渴。驪奔書又不足以盡之。復和墨圖竹。君之形容淋漓。澹殺生色。照人恍然。如臨淇川之陰。然而逸韻曠情。非標雅之居。無以遂其潔修。故君宦轍之所至。必營別墅。以自休焉。近者持節江乘。仍卜城北之地。而作之。初其地蕪廢已久。頽垣敗壁。漂搖風雨中。羊牛犬鷄之迹。交錯於其上。君翦荒剔弊。別運新意。或革或因。而各適其度。匡竹爲藩。敞以兩扉。自扉而入。有曲軒。覆以生茨。中虛可容六七人。木榻橫陳。快雪時晴。宜臨右軍書。曰映雪軒。軒右折而北。一室窪深。類嵌巖。上下皆塗以墨。白光爛爛如銀。眩人目睛。曰雪洞。洞左開圭門。中鑿小池。漫以甃。四壁圖海。波有噴湧突起之勢。手捫之。方知其平池。左通竇子。墟外受湯。可作浴事。非浴時。梁以巨版。可聽琴。可坐而奕。曰天地一息。或取山中白石。湘之。又名煮石窩。窩南有與焉。其制一如雪洞。畫偃蓋。怪松臥寒烟。濕霧。觀之。毛竹滿爽。可擁覆而吟。曰雲松巢。巢出巢過小。簷以欄檻。兩傍可列坐。曰雲巖。巖之北築圓基。圍以鉅竹。絨草而直。以泥。其巖通一竅。以洩天明。結銅絲爲繩。承之。冒以油繪。東西北三面有竅。如其巖。障之以白。開鍊梯液。而黃其四。周可據爐而飲。飲後可畫。曰橘中天。以其首末。觀而中肥。其形肖橘。又更之爲繭。繭之西偏。列圖書。左右閣。靜巖。不聞人聲。可以擲神局。而奕道機。曰清閣。室之南有屋兩楹。則附方池。環以菊本。當秋高氣清時。雖雜黃金錢。若新鑄者。秋水無波。倒影入其中。星燦霞明。無不可玩。君一切置之。獨瞻簷前白雲。英英西飛。思親之不可見。泫然泣下。因命之曰望雲堂。所以志也。凡堂之得名者。十而重其二。薦紳先生既各爲之文。君問謂予曰。子幸一辱臨之。知吾居之悉者。莫子若也。願爲我書焉。昔王右丞維文采蘊藉。爲一時之冠。嘗營別墅于輞川。若華子岡。若欽湖。若竹里館。若柳浪。若茱萸泚。及辛亥塢。羅列後先。維成標之以嘉名。日與客咏歌其間。襟懷和沖。或作草隸。畫動入能品。輞川叢竹。龐龐時出。秀色掠人。維復寫其兩態。風情至今。獲者如見。魯之瑤瑛。雖當時史臣。爲維傳者。亦載其事。加詳。自沈沈富貴者言之。唯聲色遊敗之樂是就。孰肯怡情於物外乎。如維之賢。殆不可及。已於戲。豈知七百年之後。君之事。乃有近於維哉。抑予聞之。維於遊歷諸處。雖愛戀之不少。置不過各賦一詩而已。今君則命才大夫分記之。復俾予合記之。則又維之所未有也。君不爲尤賢乎哉。予故長言之。俾後之史臣。傳君事者。有采焉爾。君善談論。出史入經。總者纒纒。忘倦。長於政事。而於典章制度之學。尤精。以不繁於記也。皆略之。

貞一道院記

貞一道院者。浦江戴君性中所建。以奉玄武神者也。初性中常習法令於江浙。行中書有事於金陵。舟渡

□□中流。忽黑風吹舟。蕩搖欲覆。幸不覆而水入者二尺。會天大寒。冰生衣上。浙浙有聲。如此者三日。夜風既不止。又不能火食。唯取醇醪飲之。俟死而已。性中計無所出。乃北向稽首號諸神曰。神當有以哀我。即使我無死。誓作宮以報神休。時夜正黑。有天光自檣端下。燭燭然如燈。髣髴見黑衣服。披髮按劍。以足蹴舟。迅行如飛。迨明已薄江岸。噫。亦異矣。儒者之正論。恒以爲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傳記之所謂龜也。或曰龜與蛇也。古之人出師。必象天文而作陳法。故畫龜蛇於旂。而與交龍之旂。熊虎之旂。鳥隼之旂。並掌於司常。議禮之家。獨謂龜蛇爲玄武者。玄則以其色之黑。武則以其有甲能禦侮也。玄武之見於用者。蓋如此。宋有天下。尊崇聖祖。以其姓名玄朗。故改玄爲真。初非有所謂神也。道家者流。欲奇其事。謂神有名字里居。一何悖邪。性中之所見。其有無未可必也。濂則以爲不然。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非心之謂也。心則神之所舍。無大不包。無小不涵。雖以天地之高厚。日月之照臨。鬼神之幽遠。舉有不能外者。故其精誠所召。揮戈指天。白日退舍。拔刀斫山。飛泉湧地。亦感應之常理耳。何足異乎。此既不足異。何獨於性中之所見而疑之乎。世之好奇者。既聽於茫昧不可致詰之神。而激者反之於正。又一切絕之於無有。嗚呼。不亦兩失也哉。道院之額。教主嗣天師之所署。始事於某年某月日。訖功於某年某月日。費錢若干緡。爲屋凡幾楹。間擲土象玄武神於中。黑衣服。披髮按劍而坐。蓋志所見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五

序

恭進日歷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修大明日歷成。粵從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遠方之朝貢。莫不具載。合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祕書。甲寅以後。則歲再修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夏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我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纓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蕙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授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

識也。今日歷所書籌略之述。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況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歷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修實錄者有所採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鑒校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昶。國子生臣陳孟陽。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濂謹序。

進呈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大歷服。七緯順度。九圍敷寧。爰自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增。乃御翰林詞臣之請。纂修日歷。以成昭代之大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午。帝御東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同。臣濂爲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藏而繕閱之。仰窺神機。斷遠猶辰告。足以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與言曰。日歷之成。藏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者。查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苗蠻。釐爲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輕爲損益。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爲天下後世法。治忽所繫。甚爲不輕。所以大舜有勅天之誠。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於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爲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惟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輕重弗勅。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焉。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皇上法天而行。覆濂無際。恆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訂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爲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尙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等上。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廣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於國風雅頌四詩。

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而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賈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越。思之尤深。乃稍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論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朱濂。待制臣王傑。修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瑄。臣朱廉。典簿臣羅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賚。臣管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豈。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勝。葉。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猶。歎。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開。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於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其勢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寧。迨夫正天位。朝萬國。舉華圖治。恆若不足。於是網舉於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及。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成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於郡府。率皆設衛。

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內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俸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嚴實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室之法。勵忠節之訓。剷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幾數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勳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爲職業。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與欣觀焉。故凡金科之頒。玉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爲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於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朱濂。拜手稽首。謹序。

昭聖錄序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朔。上詔秦相府右傅臣原文吉。翰林修撰臣王傑。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錄事臣蔣子杰。督府紀善臣呂宗盛。錄事臣杜環。燕府錄事臣張雲。吳府錄事臣吳從善。楚府錄事臣王鏞。靖江府錄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爲勸懲者。咸采焉。其文蕪事泛。則刪取其大槩。或有奢淫不軌。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又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爲二卷。臣原文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太子贊善大夫臣朱濂爲之序。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亦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壽。遂錄爲一卷。上虞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濂因會萃衆論。合而爲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聖。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皇上既正天位。即定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錫以寶訓。凡箴戒之諄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營繕法律供用之屬。具錄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可據以爲察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注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而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壯磐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者乎。昔者賢王有見於此。敬以修身。禮以齊家。政以取衆。夙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故綠位傳諸無窮。聲光顯於來世。其或不賢而弗之察。欲縱情逸。且失其柔慈之性。而欲久享爵秩。抑亦難哉。觀錄中所紀。歷歷蓋可數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覽是錄者。其懲戒之哉。是歲五月三日。臣濂拜手稽首謹序。

太古正音序

余少時則好學。嘗學之而思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淋瀝而暢。憤心非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為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及入國朝。余既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間抱琴為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益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鶴鳳凰追而和之也。疎疎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耄耋。乘車曳屣。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為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聞句日而餘音繚繞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既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乎。余有感焉。樂之為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遠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為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無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為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為協律郎。

南征錄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春正月。詔使者易濟往安南。告以中夏革命。萬邦底寧。國王陳日燿遣陪臣同時敏奉表稱臣。上嘉其事。大有禮。降璽書錫以王封。仍頒之金印。勅翰林侍講學士張以寧及典簿牛諒。將之以行。未及境而日燿卒。以寧乃護詔印留洱江。上使諒往其國。諭以朝廷所以來之意。嗣君日燿復遣陪臣杜舜卿來告哀。上素服御西苑之帳殿。召舜卿入見。慰問有加。於是親御翰墨。製祭文一通。命翰林編修王廉充祭弔使。既至。其君臣出迎於郊。議授受之禮。往返數四不能決。廉厲聲訶之。乃奉御製文於綵輿。迎入壽光殿。別設日燿靈位於殿前。使者南向而布宣之日。駭率羣臣再拜。俛伏以聽。成禮而還。此皆王化遠被。蠻荒之國無不駭奔受命。而為之使者。所以導宣德意。使萬里之外。天威咫尺。非賢者善於辭令。亦豈能之哉。廉嘗與瀛為文字交。遂以所作歌詩曰。南征錄者。授瀛序。昔吾夫子以誦詩三百。能專對於四方。然則詩固宜使者之所優為。矧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廉蓋學之有素矣。發於中而形諸外者。夫孰禦哉。今觀其措辭。和而不流。激而弗怒。雅而不凡。所謂能專對者。非耶。廉字熙陽。括蒼人。以能文辭稱。所著迂論數十卷。鈎考名物制度之異同。千載不決之疑。能以意決之。詩特其一事爾。廉發京師也。以三年夏四月。其還也。以四年春二月。上念其勞。親擢為工部員外郎。以陪資驛等。力辭不拜。今改授漣池丞云。

會試紀錄序

皇朝設科。徵古者六藝之教。參以歷代遺制。欲兼收文武而任之。既詔天下三年一賓興。其薦於州郡者凡五百人。五拔其一。而授之以官。猶以為未足。復勅有司。自壬子至甲寅三歲。連貢歲擢三百人。逮於乙

卯始復舊制。其恩至渥也。先是京畿進行鄉試。中程式者七十二。未及貢南宮。上求治之切。皆採用之。至有拜監察御史者。及是當會試之期。若河南。若陝西。北平。若山之西。東。若江西。湖廣。若浙江。若廣之東西。若福建。其為行中書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麗之士與焉。右丞相臣廣洋。左丞相臣惟庸。同禮部尚書臣凱。臣訓文。啓於東朝。然後入奏。於是詔臣凱與前侍講學士臣庭堅。為主司。而以侍讀學士臣同。國子司業臣瀛。吏部員外郎臣本。前貢士臣怡。與考試事。上召至內廷。親諭以取舍之意。臣凱等受命而出。交相戒飭。期有以副上旨。遂議分經而考。互相參定。使無所憾。乃進於主司。主司徧觀而後次第之。猶慮滄海有遺珠之歎。卷之已黜者。復覆視而致謹焉。盡其力。夜向午。燭影熒熒於篋几間。不敢自寧。士之就試者二百。黜者僅八十人。署名於榜。用鼓吹導至中書。揭而張焉。甚盛典也。嘗有之。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夫賢之在野。無以自見。多由進士升名於天府。故昔人謂進士為將相科。如以宋言之。深沈有德如王旦。而折廷爭如寇準。出當方面如張詠。蓋不可以勝數。至今科目倚之以為重。與茲選掄者。當思以前修自勵。以忠貞佐國家。而致黎民於變時雍之治。庶於明體適用之學。或無所媿。不然。則是錄之行。他日將有指其名而議之者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庚戌京畿鄉闈紀錄序

吳天有成命。皇朝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龍興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內外之官胥此焉。出閏三月。幾旬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皇帝御護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詔鳳。尚寶丞臣潛。國史臣瀛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遣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始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其來試者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錄。而俾瀛序之。瀛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以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樸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聖天子之造士者。可謂至矣。燕民之詩有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為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為序。

辛亥京畿鄉闈紀錄序

進士之科。始於隋而盛於唐。唐於進士之外。又有明經。明法。書算諸科。然皆有學以肆其業。每歲之冬。州縣館監課試。其成者使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既上尚書。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復課試其可者而第之。此其初制也。自時厥後。其法靡常。而諸科或廢或因。亦無一定之論。唯進士之科。行之頗久。其得人之盛。考諸載籍。猶班班可見也。皇朝誕膺丕圖。繼天出治。迺法前王。建進士科。用康保於我蒸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上親選兵部尚書吳琳。國子司業宋濂。司考文之任。命即日蒞事。而中書右丞相汪公。左丞胡公。復

妙東在廷之臣廉慎而通文藝者。為受卷磨錄對讀彌封等官。期各盡厥職。庶有以副上側席求賢之意。其不輕也較然矣。夫自歷代以來。為之士者。貧賤難。矻矻窮年。欲微科目。以為身榮。奈何有終身而不。一命者。設得之。秋髮續紛。而有弗獲。祿食者。其間幸無二者之累。拘於歲月。又有不能改合入官者。何其艱哉。今我皇上求治之切。一藝一才。無不庸擢上第者。固不限資序而爵之。或見遺於南宮。亦俾其與有祿食。寒酸之士。一旦遭逢盛際。紆朱拖紫。乘笏垂紳。光顯尊榮。照耀耳目。此皇恩之滂沛。誠歷代之所無有。為之士者。動靜云為之間。易思所以致此哉。其尸位素餐。而不知報國者。妄也。違道干譽。而不務恤民者。殆也。貧墨敗類。喪名檢而墮風教者。非人也。鄉閭小錄。成直書首節。用以為多士之規。是歲八月十九日。金華宋濂謹序。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易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用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魯。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蔡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籍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勅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範防。斷例則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災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王賤霸。詳內略外。其書法實嚴。必當由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蠶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惟惟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始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辯。臣宋璉。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五月五日。前翰林云云。臣金華宋濂稽首謹序。

春秋屬辭序

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為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

所書。往往混為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粗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為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亦不知有史例之當。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為之註。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唯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為有徵。斯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弊。有能會而通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秘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為己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為本。嘗語於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四十年。是已。凡一事中皆具二義。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註。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為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為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百百家。求其大概。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說為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齊魯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論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粹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思恆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之識。不足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眾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繙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聞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譬猶張樂洞庭。五音繁會。若不可以遺定。細而聽之。則清濁之倫。重輕之度。皆有條而不紊。子常可謂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作者之意如此。若夫孔子經世大旨。所以垂憲將來者。已見子常之所自著。茲不敢勦說。而瀆告之也。子常姓趙氏。名汭。子常字也。欲休寧人。工古文辭。尤邃於諸經。雖疾病沈鬱之久。不忘著書。隱居東山。四方學子。尊之。稱為東山先生。子常別有春秋師說三卷。春秋左氏傳補註三卷。春秋習傳十五卷。與屬辭並行於世。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孝經集善序

孝經一也。而有古今文之異者。蓋遭秦火之後。出於漢初顏芝之子貞者為今文。凡十八章。而鄭玄為之

註。至武帝時。得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屋壁者為古文。凡二十二章。而孔安國為之註。後世諸儒各聘意見。尊古文者。則謂孔傳既出。孔壁語其詳。正無俟商榷。按於鄭注。雲泥致隔。必行孔廢鄭。於義為允。況鄭玄未嘗有註。而依倣託之者乎。尊今文者。則謂劉向以顏芝本參校古文。省除繁惑。而定為今文。無有不善。為之傳者。縱曰非玄所作。而義旨實敷暢。若夫古文并安國之註。其亡已久。世儒欲崇古學。妄撰孔傳。又偽為閨門一章。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將何所取徵哉。二者之論。雖莫之有定。然皆並存於時。各相傳授。自唐玄宗注用今文。於是今文盛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宋司馬溫公始專主古文。撰為指解。上之。且憫流俗信偽疑真。諄諄見於言辭之間。以予觀之。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辭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其所甚異。唯閨門一章耳。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斷然致其紛紜若此。抑亦未矣。自伊洛之學興。子朱子實起而繼之。於是因衡山胡氏王山汪氏之疑。而就古文考定。分為經傳。去其衍文。及不合經旨者。千載是非遂定於一元室之初。吳文正公出於臨川。又以今文為正。頗遵刊誤。章目重加訂定。而為之訓解。其旨益明。而無遺憾矣。東廣孫君養讀而悅之。因增以諸家所注。名曰孝經集善。而其大義。則以朱子及吳公為之宗。貫通經而能文辭。採擇既精。而又發以己意。其書當可傳誦。故余為疏歷代所尚之異同。序於篇端。賈字仲衍。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為緹染局使云。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瞻鈔之不易也。其鏗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道持中為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王太史籀。復造字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僧也。宜也。九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即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於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遍采史傳。及前修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間。書成。蓋為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歎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重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物。該古今而資學問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幾可也。禮記雖開。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為花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為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汗簡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考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為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夫。夫揚於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曾不滿夫一嘔。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做曾體類說作說鄂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理學纂言序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誦植而索塗者。千有餘載。天生濂洛關閩四夫子。始揭白日於中天。萬象森列。無不畢見。其功固偉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子朱子而已。四夫子之微辭精義。朱子與呂成公既已纂成近思錄。以六百二十二條。彙分十有四篇。朱子之道無異於四夫子也。其散見語言文辭者。廣博淵深。若未易涯涘。烏可以不編。是故。覺軒蔡氏與三嶼陳氏。皆嘗采為續錄。以傳。退軒熊氏。思其去取不。同。據朱子諸書之至精者為語要。而於論學論事尤詳。虛谷方氏與熊氏同時。則又以為門人之所紀錄。不盡得其真。未若文辭出於親製而無可疑。復於百十卷中。句鈔節析為四十類。名之曰晦菴集鈔。嗚呼。尊朱子之學者。諸家亦可謂有其志矣。然而傷於簡者。既不足盡其真醇。病於繁者。又不能領其樞要。二者蓋皆失焉。烏傷朱君伯清。自幼至老。嗜朱子之書。每謂人曰。朱子之學。菽粟布帛也。天下一日不可無也。伯清既受薦為國史編修。上簡主知。特詔授經於楚王府。其見於辭章。資為講說。皆以朱子為宗。已而不依引年。納祿而歸。寄迹浦陽江上。日取朱子書溫釋之。察陰陽鬼神之運行。驗性情性命之發舒。明白昭著。循環無窮。皆本乎道體之妙。所見端確。所得粹疑。於是即朱子精語編成理學纂言一書。其凡例全做近思錄。其所采語錄。雖雜以方言。唯恐失真。片辭不敢移易。氣象或不類者。刪之。其於文集。則節取切而要者。載焉。凡八千三百條。方之於諸家。殊適厥中。取而讀之。不翅親逢朱子在坐。而見門人難疑答問之盛。不知其身生於二百年之後也。伯清嘉惠後學之功。何其至歟。世之好著書者多矣。特一偏之見。操無根之學。肆口詆斥。恬不自愧。何嘗能窺朱子之藩籬。是皆獲罪於伯清者也。抑嘗聞孔子天之孝子也。以其扶持天地。植立綱常。為千萬世計也。朱子之志。實與孔子同。是亦孔子之孝子也。當今學者。瀾倒波隨。一惟卑陋之歸。伯清能尊朱子之學。而扶導之。豈非朱子之孝子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者。伯清實有焉。伯清名濂。官至楚相府長史。其父裕軒先生。師事許文懿公。公則上承朱子六傳之緒。其家學淵源。蓋有所自云。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同郡宋濂序。

吳郡廣記序

吳在周末為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為東南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徵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與恩。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憲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為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之紛乖。以為苟不合。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據遺事。芟煩取要。族別類分。為序例一。以舉其凡。為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為總序一。以繫其名。為表一。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為志八。以述地理。郡邑。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為列傳若干。以見古昔人物之美。其目曰名官。名臣。儒林。文藝。良吏。忠義。孝友。高行。隱逸。而列女之節。方伎之良。及其事有不可棄者。為雜傳附焉。總之為卷五十。其後有集文十卷。以備文藝之實。為外記五卷。以存神仙浮屠之可考者。題之曰

吳郡廣記於數百里之內二千載之間其事可按書而得矣知府某郡李侯某蓋是書有繫於政也將命工刻板以傳丁內艱去已而高郵湯侯德來繼其職遂督成之熊用薦者出由工部照磨為中書舍人以余有同朝之好請序其首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下至州閭莫不有之然不過記言書事而已及漢司馬遷班固創為序紀傳志年表之法由是四海之內無復遺事信史氏之善者也後世之郡得專社稷山川之祭有政令教化之施儼如古諸侯之國固不宜無所紀述而況於吳皆為封國非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間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熊獨能毅然以筆削為己任做漢史之法損益舊典為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身居官取前人之成憲以為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句吳之區與鄰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為教不亦大哉余善熊獨能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為序其槩俾刻焉

八詠樓詩紀序

八詠樓在婺之城西西南隅其建立也實昉於武康沈休文齊隆昌初休文以吏部郎出守是邦民清訟簡號稱無事既創樓名之曰玄暢復為詩八詠以寫其山川景物之情宋至道中馮伉來知州事以為永明之體實本於休文而祖於徐庾心尤篤好之勸其辭於石真之樓下且更玄暢為八詠期以傳示於無窮於是薦紳之家相繼有作春容乎長篇鏗鏘乎短韻粉版玄書充溢於四壁矣好事者嘗輯為一編鏤諸文梓兵燹之餘漫弗復存南峯楊尊師竊病之乃與其徒胡君玄範傍搜遠采筆以成書上自休文下迄近代凡有所作粗及於樓者靡有所遺瀕讀而疑之休文固知名之士其在齊梁之間立朝大節不能無所憾夫不能無所憾則人將棄之奈何其詩獨傳於今也豈解佩被褐果有慕君戀闕之意歟抑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或可以驚世而駭俗歟濂之愚皆不足以知之意者發為禮義之邦士君子世傳詩心存忠信往往勇於自治而不暇責人稍有寸善揚之唯恐不亟況休文嘗為民上者歟古所謂居其邦不非其大夫者獨吾婺之為然歟然而休文至今近九百載來守婺者不知其幾人泯泯而無聞者固多矣三尺童子過斯樓之下者亦能指曰是休文之遺跡也此無他誠以能藻之辭好者既衆故傳之者久歟浮文豔句有識者之所不能道尚能短著震耀之若此則夫道明德立其言足以繫世教之重輕者又將何如歟學道之士益思有以自勵焉可也紀中賦凡若干首古詩若干首絕句若干首分為三卷卷後各有其竹素有續得者輒補入焉南峯名道可字某南峯其號也恂恂有賢行望而知為好古之士今主領寶婺觀事觀與樓蓋聯峙云

重刻貞觀政要序

貞觀政要者唐史臣吳兢之所輯也兢浚儀人有良史才用魏元忠朱敬則薦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數上疏論事言人之所難言尋拜諫議大夫復修史轉太子右庶子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封泰山道中頗馳射為樂兢復極諫明年六月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言斥屏羣小不為慢遊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微倖存至公八事皆當時所諱者景龍間所

修國史失實兢患之乃私述唐書唐春秋皆未就至是詔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復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恆王傅卒年八十兢嘗定武后實錄張昌宗誘張說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厲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屢以情請改兢拒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從世比之為董狐云其為人大略如此初兢屢修國史見文皇之朝君明臣忠可取為後嗣法乃纂是書十卷合四十篇上之中宗然當復辟之初轉移之機間不容髮使中宗能觀之以法文皇則削武氏位號而崇恩之廟不復矣信任舊臣敬暉諸人不能政事矣嚴於陰治韋氏之禍不致蹈覆轍矣奈何視為空文而弗之講徒使兢之孤忠追遠焉而無所伸可勝歎哉厥後文宗踐位始喜讀而篤行之太和初政燦然可觀雖未能如貞觀之治亦可謂能法其祖武者矣自是以來其書盛行於世南北刻本多有舛訛臨川戈直賢集諸家而校讐之然亦未能盡善昇有良士曰王敬仁故大族也欲刊梓於家塾以傳余遂假中秘書重為正之理有可通者因仍其舊不敢輒改夫讀其書者不可不知其人古之道也復詳序兢之行事於首簡云書之篇端謂兢為衛尉少卿兼修文館學士與史所載頗不合疑疑神龍進書之時方改右補闕未應陞遷如此豈或他有所據邪

革象新書序

革象新書者趙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鄱陽人隱遁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故世因其自號稱之為綠督先生先生宋宗室之子習天官遁甲鈴式諸書欲以事功自奮一日坐芝山酒肆中逢丈夫修眉方瞳素酒酣飲先生異而即之相與談玄者頗久且曰汝來何遲也於是出囊中九還七返丹書遺之臨別先生問其姓名曰我扶風石得之也得之蓋世傳杏林仙人云先生自是視世事若漠然不經意間往東海上獨居十年註周易數萬言時人無有知者唯傳文懿公立極畏敬之以為發前人所未言先生復悉棄去乘青驪從以小蒼頭往來衡嶽山水間人不見其有所齋旅中之費未嘗有乏絕意不知為何術倦遊而休泊然而亡遂葬於衡之龍遊雞鳴山原有朱暉德明者龍遊人也久從先生遊得其星歷之學因獲受是書而暉亦以占天名家暉既沒其門人同里章深懼泯滅無傳亟正其舛訛刻於文梓而來微濂為之序濂聞天官之說歷代所步必微有弗同蓋欲隨時考驗以合於天運而已自唐涉宋其法寢精至元為尤密耶律文正王楚材以金大明歷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以至兩曜五行後先出沒皆有以研窮之而正其失且以西域與中國地理相去之遠立為里差相增損之名曰西征庚午元歷可謂無遺憾者矣已而許文正公衡王文肅公恂太史令郭公守敬復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備參累代歷法重測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酌取中數以為歷本即所定授時歷歷經歷議二書猶存可考證非誣也君子謂當世所推步者皆二三大儒會其精神博其見聞備其儀象而後能造其精微今先生值屋書有禁之時又獨處大江之南且無所謂觀天之器其所著書往往與諸公磨合而無間者雖絕倫之識有以致之誠以人心之理本同故皆相符而無南北之異也抑余聞西域遠在萬里之外元既取其國有札馬魯丁者獻萬年歷其測候之法

但用十二宮而分為三百六十度。至於二十八宿次舍之說。皆若所不聞。及推日月之薄蝕。頗與中國合者。亦以理之同故也。嗚呼。四海內外。凡圓顛方趾之民。其心皆同。其理皆不殊也。豈特占天之事為獨然哉。先生之易已亡於兵燹。所著兵家書暨神仙方技之言。亦不存。其所存者僅此而已。當與歷經並行無疑。源故特序先生之事於篇首。使讀者知先生之學。通乎天人。庶幾相與謹其傳焉。

景定諫疏序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余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間人事有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歎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為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為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為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質亦以示余。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質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余於是又歎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天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於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當似道擅權時。威儀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豈髮聞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為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野人稚子。皆嗟慕以為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尚何所憚而不為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為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府兩縣令以終。

篆韻集鈔序

昔漢許慎氏作說文解字十四篇。隨其偏傍分為五百四十部。其文則九千三百五十有三焉。南唐徐內史錯。苦其偏傍與密。不可悉知。而欲便於披閱。乃以切韻譜其四聲。名曰說文韻譜。篆之有韻。蓋自內史始。宋巽嚴李諱以韻譜局於四聲。則偏傍卒未易見。復依類篇分五音先後。悉取說文次第而聯貫之。至合溪戴洞之出。用九類括說文之諸部。與韻譜等書各自名家。然互補益而未有能集之者。鄱陽劉君燦幼承先訓。留意於篆學。歷年之久。靡不貫通。於是用韻譜為宗。而其先後則分以五音。每字之下。又析以九類。先儒之說有相發明者。輒具錄之。字義之未安者。必疏其是非。而中以己說。說文所引古文六經。其字與今所行本或不同。集為一編。以附其後。其成若干卷。精密而不失於粗疎。嚴簡而不致於冗泛。其可傳世蓋無疑者。夫自必機命子襄為飛龍氏造為六書。至黃帝時倉頡從而衍之。世相授受。文字藝育。周因建外史以掌其事。秦漢以來。官廢弗設。遂致訛謬失真。許氏竊思之。采史籍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兼考之於賈逵。然後集為說文之書。當是時。去古猶近。遺文宜可徵。故其說最有據。依所謂部端五百餘

字。蓋倉頡篇云。嗚呼。向非許氏六書之學。其不微且絕邪。李陽冰生於唐氏。去許氏則遠矣。雖號宗。其書輕肆臆說。妄加排斥。內史頗以為恨。作繫傳四十卷。而反正之。謂之傳者。欲尊之如經也。內史之後。唯吳興道士張有符之意略同。許氏之學。遂如金科玉條。為世之法程。問嘗獲習其書。美則美矣。而重復闕逸尚多有之。古籀二文。亦疑呂忱參入其間。今世之所存者。未必皆許氏之舊。然則釋之正之。有賢者作。不能不盡心於斯也。雖然。說文其至矣乎。漢自米金陵。見六書正譌說文字原二書。乃鄱陽周伯琦氏所造。頗以許氏為宗。今又觀是書。亦羽翼說文之學。唯恐其不明。何鄱陽之多賢邪。周氏之所著。已盛行。燦之此篇。士大夫多願觀之。源故為序。作者之意。於篇首嗚呼。與二儀之運。該萬彙之理。無過於六書。博雅之士。慎毋以為小學。而忽諸則善矣。燦字彥正。官為嚴之建德令。氣貌粹然。有德君子也。其於名物制度之學。尤精云。

重校漢隸字源序

隸之源何始乎。曰秦皇時程邈滅小篆為之。便於隸佐。故名曰隸書。然未有點畫俯仰之態。故西京之世。金石刻皆鮮用之。至東漢時。賈勣以寫三蒼。其法方大行。勣諸碑碣者。多紛紛隸書矣。考洪适之所輯。兩京僅一二見。東漢則不啻數百。如是則謂之源於漢亦可也。曰非漢也。而秦亦非也。按齊之胡公。太公六世孫。先秦皇四百餘年。有發其臨淄冢者。棺上有大隱起字。與漢隸正同。由是而觀。非秦也。源於周也。邈則推廣之耳。雖然。非周也。曷為知非周也。使臨淄之棺不發。孰不謂其必始於秦哉。先秦皇四百年。已有隸書矣。又焉知先胡公四百年。果無之哉。去古既遠。人無由稽其詳。爾。源竊意伏羲之畫八卦。即字之本源。蒼頡而為古文。其五百四十言。列於許慎說文每部之首。蓋與篆籀似無大異。此固篆籀之變。因而相生。豈隸書獨有待於後世邪。夏殷以來。諸侯之國。各有書。其體制或殊。或一。或可辨。或不可辨。然亦不越乎六書。甚若沿襲為之。而略加變通者。隸與篆籀雖微有不同。疑其間出於古文之後。各以其名為家。或自業之精者相傳。爾。不然。許慎嘗病當世學者。稱秦之隸書為蒼頡時書。其虛稱耶。抑亦別有所不知。有寒暑。其父友處士桂。刑部王經勸之曰。學必有師。無師雖勞。弗工也。季子乃三走鄱陽。見伯誠先生歐君復。歐君憫其用志不分。悉以作隸之法授受焉。凡陰陽向背。性情逆順。俱得其要領。久之。復往龍虎山中。質諸方壺翁從義。翁蓋深於隸學者。見季子欣然接之。語蟬聯不休。季子於是學大進。遂以善隸書知名當時。先是宋儒有葉機彥發者。構李之人也。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字有數體。具列之。號之曰漢隸字源。季子頗病其未博。研精覃思。增多一千八百七字。仍集師友微言。作漢隸綱領。一十四則。別撰辨證字類。及連綿字略。又一千三百八十四字。至若字有闕遺。采班馬二家所用者。補之。目為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二書各六卷。合為十二。可傳於學者。嗚呼。金石諸刻。歐陽修著為集古錄。十卷。趙明誠做集古而為金石錄。卷數則再倍之。歐陽之未及者。趙恒足焉。至於洪适之出。獨於隸學是攻。其述隸釋二十七卷。隸續二十一卷。可謂富且侈矣。然而見聞有限。或未免於疏脫。此婁氏字源。亦不

可不作歟。今觀季子之重校，非惟有功彥發，抑可以補洪氏之不及矣。當今離明麗大，正四海同文之時，他日或援蔡邕故事，立石經於太學門外，舍季子將焉徵哉。願季子善自愛也。濂三復其書，僭為序其篇端，嗜古之士必有以濂為知言者。季子以字行家於臨川，為詩文有法，以道自守，不為外物所移，禮部朱君少炎極推重之，謂無讓大雅君子云。

醫家十四經發揮序

人具九藏之形，而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其流注則曰脈，曰經，曰至，曰抵，其交際則曰會，曰過，曰行，曰達者，蓋有所謂十二經焉。十二經者，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陰右而陽左也。陽順布而陰逆施也。以三陽言之，則太陽少陽陽明，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以三陰言之，則太陰少陰厥陰，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非徒經之有十二矣，而又有所謂系絡者焉。系絡之數三百六十有五，所以附經而行，周流而不息也。至若陰陽維衛帶六脈，固皆有所繫屬，而唯督任二經，以苞乎腹背，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初，不可謂非常經而忽略焉。法宜與諸經並論，通考其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者，而施治功則醫之神祕盡矣。蓋古之聖人契乎至靈，洞視無隱，故能審系脈之真，原虛實之變，建名立號，使人識而治之，雖後世屢至授膜導氣，驗幽索隱，卒不能越其範圍，聖功之不再，豈至是乎。由此而觀，學醫道者，不可不明乎經絡，經絡不明，而欲致夫瘵疾，猶習射而不操弓矢，其不能也決矣。濂之友滑君，深有所見於此，以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辭旨簡嚴，讀者未易即解，於是訓其字義，釋其名物，疏其本旨，正其句讀，益為三卷，名曰十四經發揮，復虛穴之名難於記憶，聯成韻語，附於各經之後，其有功於斯世也，豈小補哉。世之著醫書者，日新月盛，非不繁且多也。漢之時僅七家爾，唐則增為六十四，至宋遂至一百九十七，其發明方藥，豈無其人，純以內經為本，而弗之雜者，抑何其鮮也。若金之張元素，劉完素，張從正，杜杲四家，其立言垂範，殆或庶幾者乎。今吾滑君起而繼之，凡四家微辭秘旨，靡不貫通，發揮之作，必將與其書並傳無疑也。嗚呼，濂齋一身之氣機，以補以瀉，以成十全之功者，其唯針砭之法乎。若不察於諸經而誤施之，則不假鋒刃而戕賊人矣。可不懼哉。縱諉曰灸針之法，傳之者蓋鮮，苟以湯液言之，亦必明於何經中邪，然後注何劑而治之，奈何粗工絕弗之講也。滑君此書，豈非醫道之奧梁也歟。濂故特為之序，以傳，非深知滑君者，未必不以其言為過情也。滑君名壽，字伯仁，許昌人，自號為櫻亭生，博通經史諸家言，為文辭溫雅有法，而於醫尤深。江南諸醫，未能或之先也。所著又有素問鈔，難經本義，行於世，難經本義，雲林危先生素問為之序云。

非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冢大夫之職，其法則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非書遂號為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景純不至此。實宜為相地之宗也。後世非徒說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

而存其八。草廬吳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精至純者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喻劉則章親受之，吳氏為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單思，正其句讀，觀其會通，探其旨趣，粲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鐫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葬書尚矣，別有葬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脈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託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辨方正位，或云卜潤東瀛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隸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祕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寧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永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是書雖經蔡氏判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於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類峻拒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謐，北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呂氏采史目錄序

皇帝既正宸極，竊定幽燕，海內外罔不臣妾，慨然憫勝國之亡，其史將遂湮微，乃洪武元年冬十有一月，命啓十三朝實錄，建局刪修，而詔宋濂王禕總裁其事。起山林遺逸之士，協恭共成之，以其不仕於元而得筆削之公也。明年秋七月，史成，自太祖迄於寧宗，總一百五十九卷。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率諸史臣上進，順帝三十六年之事，舊乏實錄，史臣無所於考，闕略不備，於是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與濂等發凡舉例，奏遣使者十有一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今之北平，乃元氏故都，山東亦號重鎮，一代典章文獻當有存者，特擇有職於官者行，示不敢輕也。章貢呂仲善時司鑄成均，乃彼是選是月癸卯，即乘驛北去，八月丁卯抵北平，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布在方冊者悉輯為一，有涉於書者，則令譯而或文，其不繫公府者，乘輿與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惡，民俗歌謠，以至忠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或登之碑碣，或載於家集，莫不悉心諮訪，且遣儒生危夬等分行平滄燕南諸郡，示以期日，有慢令者罪及之。爰自丁丑開局於故國子監，至冬十有一月壬辰朔始完，以帙計者八十，擇高麗翠紙為之衣，昇至行中書借官印識之，進於南京。乙未赴山東，河水方凍，大雪深二三尺，仲善駕牛車遊陸而行，一吸一呼，冰生掛間，已未至濟南，其諮詢大略如北平時，又明年春正月甲寅竣事，成書又四十帙，所揭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一百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三月壬寅，肇還京師，已而諸使者成集，濂於是有所依據，修成續史四十八卷，夏六月，復詣闕上進，仲善以功陞太常典簿，尋為丞，且以史事之重，不可易視也。集為

目錄四鉅編上之而藏其副於家。徵濂序其首。昔者司馬光既著資治通鑑。又略事目年經而國緯之名曰目錄。示學者以樞要也。仲善今備述采史綱領。明其事之良艱。示後人以軌則也。書之意雖不同。而心之厚於仁則一而已。嗚呼。史有闕遺久矣。如近代衛紹王之朝。記注亡失。南遷後遂不能紀載。當時史臣所屬。若得如仲善者。豈不有勝資祥揚雲翼之所錄哉。順帝一紀。卒得為完書。皆仲善之功無疑。人有功而不知。不智也。知而不言。不仁也。濂待罪國史。故不辭而為之序。使觀者有所徵焉。進史後三月□□日。

華川文派錄序

義為黎上縣。自隋至唐。名士輩出。若婁幼瑜。若賈賓王。則其尤者也。幼瑜之文。以卷計者。凡六十有六。賓王之文。其數亦盈十焉。然皆散逸無存。其僅見於世者。往往出於編類家之所采。此無他。聚之廣則行之久也。宋南渡後。宗忠簡公澤其文多至五十卷。細高居士黃公中輔亦十卷。香山喻公良能則三十四卷。香山之弟杉堂公良弼。頗如居士之數。南湖何公恪。岩堂陳公炳。各二十卷。惟是四三君子。事業雖不同。其以文辭有助於名教則一而已。計其當時。鸞路風流。於士林行。嚶嚶和鳴。而龜麟為之後先。學者歎豔之。未必不家傳而人誦。遠者僅二百年。近者始百餘載。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況他學者乎。一邑之間。且若此。而況於四方乎。嗚呼。立言之士。其心勤矣。其慮精矣。又惡知一旦變滅。若烟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居士之族。孫鐵岩公。應錄嘗有見婁賈之事。乃自忠簡至於岩堂。各編其粹。精者十餘篇。聚於一書。蓋為六卷。名曰華川文派錄。華川縣之縉湖別名。唐嘗因之置縣。故取以號其錄。云後五十年。豫章張侯來為縣。讀而善之。復謂羣公之文。幸僅見於斯。然未有際其副者。苟或亡之。非唯重有識者之歎。且將何以風厲於吾民。亟請邑士。傳君藻精。加校讎。捐俸而刻。真縣庠。來徵濂為之序。昔者鄉先達吳公師道。憫前修之日遠。而遺文之就泯。乃集藝七邑名人所著。為敬鄉前後錄二十三卷。其視鐵岩志益廣矣。惜乎。官其邦者。不使永其傳。兵燹之餘。手藝弗復能存。今侯則惓惓是書。夙夜不少置。以此較彼。賢不肖之相去。抑何遠哉。雖然。侯之風厲於縣人士者。不止文辭而已也。當如岩堂之介。南湖之孝。香山之質。實無偽。杉堂之寬。厚有容。居士之氣。節不羣。忠簡之竭。誠報國。至死而不變。庶幾無負於侯。不然。則操觚濡墨。仰而號諸人曰。我能文。我能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哉。侯名允誠。以儒術緣飾吏事。忠信廉明。如古循吏。縣務雖至劇。雍雍處之。輕重皆不失其度。吏皆受約束。拱手案側。不敢出一語。相可否。諸弊頓革。故治效彰著。為諸邑之最。是為序。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託於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望。四章言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昭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格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

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小。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出。泛引經史。巧為傳會。植釀而叢勝。騁新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顧忠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纖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寐語。終不能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絕之識。脫略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註書。往往託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處。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亡。徘徊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固極之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壘承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錄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為隣郡。及從黃文獻公遊。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為世法。因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名浙。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六

序

國朝雅頌序

國朝雅頌者。鄒陽劉仔肩之所集也。其曰雅頌者何。雅者燕饗朝會之樂歌。頌則美盛德告成功於神明者也。今詩之體與雅頌不同矣。猶襲其名者何。體不同也。而曰賦曰比曰興者。其有不同乎。同矣。而謂體不同者何。時有古今也。時有古今也。奈何。今不得為古。猶古不能為今也。今古雖不同。人情之發也。人聲之宜也。人文之成也。則同而已矣。然則曷為謂之同。江河沼沚有不同也。水則同。陵巒岡阜有不同也。土則同人。動乎物有不同也。感則同。趨其同而舍其異。是之謂大同。曷為知其為大同。期歸於道焉爾。歸於道焉爾者。何世之治聲之和也。聲之和也。奈何。天聲和於上。地聲和於下。人聲和於中。則體信達順至矣。體信達順。其亦有應乎。曰有三秀。榮。朱雀。見。龜。龍。出。騶。虞。至。嘉禾。生。何往而非應也。應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有作為雅頌。被之弦歌。薦之郊廟者矣。是集之作。其殆權輿者歟。

郊禮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於昊天上帝。以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於今五載。弗懈益恭。粵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日至。復遶其時。前期丙辰。上御奉天殿。集臣工於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祀

補反土鄉爲田燭各戒其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牲肥腍非幣溫級器用質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禮上聞皇心內外質文兩盡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尙書陶凱工部尙書黃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松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錄事張孟兼吳府錄事吳從善咸謂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蓬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則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浸涉不經且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肆惟皇上一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斂陽舒降甘風雨單及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擊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與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優柔而雅馴嚴肅而泰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誠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頗著見於問云是歲十有二月甲戌朔金華宋濂謹序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已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上談嘉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儲甘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罍跪進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親已而詔昇露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濂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罍以投須臾融水與水爲一上取杓中瀉二內侍舉承之渣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臣事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臣事等跪飲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醜一入口間神氣殊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於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尙載之以示後世矧今聖天子親抱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顧此元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臣濂伏聞王者有德上通於天嘉氣協應鴻濙滋播今甘露降太和坤圉民物收寧洽於太康是皆一人有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日孜孜以圖報爲事皇上不自滿假錫益羣臣密巧天漿上昭靈祝此與黃帝出馬腦聖甘露頌賜百僚之意同誠非唐宗之所擬也盛德所覃洽肌髓曠世奇逢豈容暗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以修上之暇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應制冬日詩序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上御外朝遣中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讀學士臣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上屢命盡觴內官承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孟酌固辭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上親御翰墨賦詩一章復繫小序於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上覽之大悅臣素最後詩以

民瘼爲言上曰素終老成其有珍念蒼生之意乎於是各稽顙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際光膺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卷而以題辭爲屬臣濂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臣相與賦詩不遇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足矜後代多譏之惟我皇上勵精圖治其於冬日沍寒之際形諸翰翰固不忘於聽政羣臣庶歌復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自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贈其副尊閣於家示不可變也

寄和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爲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遂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爲越吟此無他不忘本也楚與越皆同中土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尙爲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況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吟歌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溫迪罕公居於汴梁資稟素美嘗從恕齋先生學爲詞章久遊淮海元季亦躋膺仕隨家宰遠行途留西域今見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舊嘗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繼作唐律一章獻丞相胡公其愛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親屬踈離莽無一人四顧蕭條與影爲侶極目之頃但見獵獵黃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爲何如耶賓朋離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儒之音嗚呼之歌而已右轄又必長歎曰吾昔在中朝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爲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淚下書襟也較莊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上聞皇上覽之尤憐其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衷衷勅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成卷軸詔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之序濂仰惟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爲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嚮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來歸亦未爲晚也他日拜舞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親朋會以敘離合之情庶幾重觀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朝廷之盛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作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客於衆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既媚好而燭光映之愈致其妍於是衆賓咸悅銜盃咏詩聲聲不自休酒半酣金華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圃之興廢爲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緣憶昔烽火之際冒雨風竄匿巖穴聞人步履聲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暇顧欲求濁醪一卮以澆渴吻尙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於俎豆間花雖不解言亦散影婆娑若相與爲娛樂者不知何自而致之亦曰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爲謳歌所以有斯樂爾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萬物熙熙皆有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爲何如世道之

盛其兆已見，苟不能詩則止，能則烏可已也。雖然，經有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吾儕今夕無乃過於太康矣乎？宜知好樂之無荒，而為良士之懼懼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君之昆弟子姓云。

望雲圖詩序

思親望雲圖者，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求，味味焉而思，終無以宣其情，圖之所以志之也。間以書致辭於濂曰：俊之先為睢陽人，金季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君居其二，先君諱德謙，蔚為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汝穎大盜起，先君棄捐諸孤，寇之軍甫畢，而南陽陷矣。俊時在童孺，亟隨母夫人陳氏出避，晝伏宵行，至魯山匿焉。未幾，魯山又烽火連天，竟失母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雨散去。俊榮無依，朝夕嗚泣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將何人瘞之乎？然河南達鄉里為近，吾嘗忍死往而訪之乎？於是聞關晨走河南，窺身兵籍中，逢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刺形瘵，竟莫可蹤跡。復嗚泣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可見，何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綫爾，苟先朝露而自棄，祀事將墜，幾不為若敖氏之饜鬼乎？宜擇真主而事之，一旦獲見天日，雖不得奉母歲時，持一盃酒，走爵墳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霄淵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是時，今上皇帝定鼎金陵，德綏威勳，萬方嚮化，俊乃間道內附，期名行伍中，以苟全性命而已。晨更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副指揮入轉，而至今官階躋二品，此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已。頗憶先君言堪與家謂大父慈最佳，中支當有躋膺仕者，母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兒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不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子為文之，將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濂讀之，不覺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號重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號具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偏侍者矣。公自幼齡輒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隔絕，又死生不可知，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亡而身存，猶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弗爽於真行也。尤契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遠越，非孝乎？撫世酬物而一本於誠，窮窮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敷化，使萬姓咸蒙至治之澤，家給人足，皞皞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為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某之子俊，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為法於後世，則公之親巨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為孝也，不亦大哉！濂知公為人誠懇而廉介，其拜御史持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濂塗而縷言之，一以釋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呂氏孝感詩序

天人之際難矣，苟有以感之，非難也。天穹然而在上，人藐然而在下，勢絕而分殊，豈易感哉！然人之身，天

之氣也。人之性，天之理也。理與氣合以成形，吾之身與天何異乎？人或不察乎此，而謬迷其天性，始與天為二矣。能以誠感，則天寧有不應之者乎？是理也。予觀於呂君為尤信，君諱某，字信夫，壽春人。事親至孝，而好黃老家養神之說，及親歿，三年之服終，猶哀慕如初喪。因卻酒肉弗御，每旦滌豆籩具果蔬，蒸香燭天，徹冥福於其親，如是者數十年。嘗汲井以行滌事，時盛冬冰沍，有金色魚者，三入汲器中，信夫異之，持歸，盛以陶缶，置香几上，閭里人聞之，相攜來觀者，充其庭。皆揖信夫而揚言曰：今茲大寒，魚潛不見，操網罟者欲得一鱗不可致，而信夫不求得之，豈非天以旌信夫之孝乎？且夫金魚，昔文臣貴者章服嘗用之，信夫子孫其有與者乎？於是又皆揖而賀。信夫却立而拱曰：吾子道之未盡，安敢言孝，苟以為天之賜，滋不敢承，乃致祭而投諸井中，愈虔事天之禮。又七年而後卒，既卒，其鄉人呂山見之於上，真觀衣冠偉然，若神仙中人，已而過問信夫，則信夫死矣。厥後其子浙江鹽運使繼道，以才德顯，累官太常卿，吏部尚書，轉僉北平按察司事，以至於今。階入三品，黃金橫帶，為時能臣。由是其事傳於四方，士大夫咸咏歌之，而歎異之。嗟夫！信夫以孝事親，誠格於天，而天以魚旌之，能養神而神全不散，死而人或見之，斯二者乃常理爾，又奚異乎？今繼道之顯榮固宜也，以魚數占之，顯者殆三人乎？繼道其一矣。在其子與其孫固未已也。昔者卜序白華之詩，不特曰美孝子，而必稱美其潔白，今其詩雖亡，而賴有序存，故不見其詩而知孝子之行，余竊取是義而具論其事，以序呂君孝感之詩，使觀者未見篇什而可知其人，則亦卜氏之意，然天人之際，三百篇言之備矣，在作者之自取焉。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胤師會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痿痺，四體莫能屈伸，衣帶筋七，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窮竭色養，如是者終其身，母老性嚴，或少失其意，即頹謝過，務取其歡欣，身處疏淡，奉養極旨溫，假貸勞動，口不稱難，母弗知其貧，燕南使者高其行，欲薦名於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貴人知之，俾師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其賢，出遊於外，獲味頗珍，必持以遺母，己不敢先嘗，醉而歸，母不悅，以噴，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染唇，母以壽終，哀號頓擗，治葬與祭，必傳于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諍不能得，恚其所取，不忍與論，兄寢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孤女，待之有恩，姊貧無子，事之如兄，而彌敦，惠於同姓，施及外婦，鄉人稱孝子之行，父以訓子，祖以語孫，曰：若葛孝子，古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采樵以餐，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逃匿，既而兵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人孰無母，孰無弟，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既死而不泯，嗟哉！恒民遂遂生耳，生無可稱，死則漸盡，何異於蠶蚋與蚊？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耀，有若景星，懸彼高昊，嗟爾後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衷萬古，爛如朝暉。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

為詩。其詩皆由祖仁義可以為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既衰。天下視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擬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遠。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於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尚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既深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為不既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日英。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遊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他所必擇有竹家以舍。扁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名。為於京師。京師為天下大都。會處居櫛比。求尺寸曠土不可得。逆旅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裴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歌之。或疑裴君以為賞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竹乎。裴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於心。心之所得。非若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筵乎竹。簾乎竹。簾乎竹。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為美也。今棄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恒存焉。思竹之聲。以為有虞韶之遺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為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為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壽舉。不屈俯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人得接而狎之。其不見慢於恒人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異乎。余謂裴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於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其人焉。

王氏夢吟詩卷序

東白王先生嘗嗜吟。一夕宿仙華山下。忽夢偉丈夫過之。先生揖之坐。問其姓名。笑而不答。唯取袖中詩一章。琅然而誦。迨寤而其詩已忘。思之至且。頗能憶其首句。遂從而補其辭。且命潛溪宋濂序之。濂自幼時嘗讀謝內史夢惠連事。未嘗不疑其說。以為詩者發乎性情者也。觸物而動。則其機應類隨。自有不容遏者。又何待西堂之夢而後得句邪。竊意內史欲神其詩之妙。故特假此說以欺世耳。及壯而遠遊。艱難險阻。莫不備嘗。凡嬰於物而不能遽釋者。則思。思則寐必見之。若持符節以相契。無不合者。濂然後知內史思之之專。故其見於夢寐者。有不可掩也。今先生自幼至老。不翅六十餘年。未嘗一日廢詩。雖甚冗。猶

濡毫挈觚。行吟不少休。則先生之於詩。可謂專矣。夢之所形。孰得而閱之哉。今之人有志於詩者亦不少矣。往往以鹵莽厭煩之學。不克加修。每一操觚。動至旬月不再。片章之出。輒務求勝。所以塵土之恩。填心塞膈。往往如酣醉人語言。了不知端緒。視先生蓋亦知少愧哉。如濂不敏。方將取法於先生。而先生不以濂為繆悠。命載其事於篇簡。濂方內慰之不暇。尚何敢序先生詩邪。雖然。先生之詩。無愧於內史者也。濂之名。誠得藉先生之詩以傳。則夫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西堂之事。詎得專美乎。此又濂之有望於先生也。

桃花洞修禊詩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巒然而蔥蒨者。元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洞水出焉。乃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其將修禊事於洞濱。且窮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洞流。遂沿洞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蟻聚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溼翠間。饒饒欲然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簞。曰鳳簾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瑤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若膠纏之。赤粉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為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佩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斗折入。洞底水匯為潭。潭左列石為坐如半月。其上危巖墻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鏡淨。始悟為泉。曰飛雨洞。洞傍皆山。峭石冠其顛。遶食幽邃。宜仙人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無往者。迨至石壇上。各敷榻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餐。餐中觴有舟隨。彼沈浮。鴈行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酬狀。酒三行。年最高者命列觴。翰人皆賦詩二首。即有不成。罰酒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閉目潛思。或拄頰上視霄漢。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連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蹙額向人。或口吻作秋蟲吟。或羣聚蘭坡。奪觥爭先。或持卷授鄰坐者。觀曲肱看雲而臥。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成。林行無算。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又明日。鄭君以茲游良驩。集所賦詩而屬濂以序。濂按韓詩內傳。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尙有未泯者哉。雖然。無以是為也。為吾黨者。當追浴沂之風。徵法舞雩之味。歎庶幾情與境適。樂與道俱。而無愧於孔氏之徒。無愧於孔氏之徒。然後無愧於七尺之軀矣。可不勗哉。濂既為序其游歷之勝。而復申以規箴如此。他若晉人蘭亭之集。多尚清虛。亦無取焉。鄭君名鉉。彥其字也。

鄭氏喜友堂詩集序

余自禁林致政而歸。久不與諸友會。恨然而興。遇思。洪武己未秋八月壬辰。胡教授仲申。朱長史伯清。蘇編修平仲。及金徵君元鼎。咸集於麟溪鄭氏。余同劉繼至。鄭氏之賢。太常博士仲舒。置酒譚客於喜友堂。蓮豆孔秩。冠裳有儀。揖讓與俯。翼翼如也。蓋余與胡鄭朱三君。自弱冠為同門友。今皆頽然老矣。蘇君生雖稍後。亦嘗為同朝。追計昔時各處。祿仕不獲。厄酒為驢。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逢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同。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為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出示坐客。坐客先後倚韻而和之。遂聯為卷。俾能詩者續焉。嗟乎。余數人老者。年逾七十。次者六十有奇。又其次者。亦越五十春秋矣。獨二生為最少耳。又越二十餘年。少者當愈長。老者當愈衰。未知復何如也。然則今日之樂。其可數遇乎。是卷也。豈特可識一時之樂。後乎斯者。誦而歌之。必將慨然有不及與之歎矣。洪武十二年秋九月甲午。前翰林學士承旨宋某謹序。

劉兵部詩集序

詩緣情而託物者也。其亦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賦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稱其器。才稱矣。非加稽古之功。審諸家之音節體製。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師友示之以軌度。約之以範圍。不能有以擇其精。師友良矣。非離肝琢腎。宵吟朝吟。不能有以驗其所至之淺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則塵土之思。膠擾蔽固。不能有以發揮其性靈。五美云備。然後可以言詩矣。蓋不得助於清暉者。其情沈而鬱。業之不專者。其辭蕪以胤。無所授受者。其制澀而乖。師心自高者。其識卑以陋。受質養鈍者。其發滯而拘。古之人所以擅一世之名。雖其格律有不同。聲調有弗齊。未嘗有出於五者之外也。濂於職方郎中劉君之詩。其殆無所愧矣夫。劉君名松。字子高。故為西昌大族。前代以科第發身者三十七人。劉君亦以明經舉進士。而其志之所嗜。尤在於詩。況劉君天分甚高。自為童子時。輒有驚人句。比長益淬礪弗懈。上自詩騷。下從魏晉。以迄于唐宋。凡數十百家。皆鑽研考覈。窮其所以言。用功既深。精神參會。絕無古今之間。已而曰。此固可矣。然猶未也。乃束書走豫章。與辛敬。萬石。周植。楊士弘。鄭大同游。而此五人者。負能詩名。見劉君皆驚異之。相與揚推風雅。夙夜孜孜。或忘寢食。及徵之於古。瞭然白黑分矣。已而又曰。此固善矣。然猶未也。復痛自策督。日賦一篇。雖五寒之折膠。熾暑之流金。劉君擁鼻鼓膝。時作嗚嗚聲。不成章不止也。數年之間。卷軸盈几。已而又曰。此固若有得矣。然猶未也。復具布櫛行纏。臨釣臺。上三顧山。陟虎鼻峰。眺龍門。或竟日冥搜。或終月忘返。然以州里之近。未足以窮耳目之遐觀。環江右之境。有奇山川。不論道途之遠。必一至焉。襟宇向廣。終若未能舒暢厥志。復度庾嶺。泝曲江。既韶石。過清遠峽。登越王之臺。對蒲潤泉。遊石室。歷觀海北名山。再涉鯨波。覽瓊臺雙泉之勝。而還。劉君之詩於是乎大昌矣。濂幸獲讀之。後顧顧迅。鼓行無前。所謂緩急豐約。隱顯出沒。皆中乎繩尺。至其所自得。則能隨物賦形。高下洪纖。變化有不可測。莫之古人篇章中。幾無可辨者。嗚呼。前千年而往者。吾以知其其人矣。後千年而與者。孰敢謂無其人乎。苟謂有其人。非劉君之作。將能行之於遠乎。世無劉君五美之具。而徒誇詩為易易者。其果可信乎。濂也以繆悠之資。玩時愒日。不能成一章。性雅好登臨。又無濟勝之具。雖於諸家詩無所不讀。終不及窺其藩籬。

有負師友多矣。其視劉君。不亦重可愧乎。雖然。濂雖不善詩。其知詩決不在諸賢後。故因作序而相與一言之。使郊愈復生。當不易吾言矣。劉君之詩十九歲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今其門人蕭紳所編者。凡若干卷。紳字鵬舉。亦嗜於詩。蓋得劉君之傳者也。

汪右丞詩集序

昔人之論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以槁。臺閣之文。其氣麗以雄。是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發於言辭之或異耳。濂嘗以此而求諸家之詩。其見於山林者。無非風雲月露之形。花木蟲魚之玩。山川原隰之勝而已。然其情也。曲以暢。故其音也。妙以幽。若夫處臺閣則不然。覽乎城觀宮闕之壯。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中夏會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踴厲其志氣者。無不厚也。無不碩也。故不發則已。發則其音淳龐而雍容。鏗鏘而鏗鏘。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今觀中書右丞汪公之詩。益信其說為必然者矣。公以絕人之資。博極羣書。素善屬文。而尤喜攻詩。當皇上龍飛之時。杖劍相從。東征西伐。多以戎行。故其詩震盪超越。如鐵騎馳突。而旗幟翻與之後先。及其治定功成。海宇收寧。公則出持節鉞。鎮安藩方。入坐廟堂。躬宣政化。故其詩典雅尊嚴。類喬嶽雄峙。而羣峰左右。如揖如趨。此無他。氣與時值。化隨心移。亦其勢之所宜也。然而與王之運。至晉斯完。有如公者。受丞弼之寄。竭彌綸之道。贊化育之任。吟咏所及。無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此有關物則民彝甚大。非止昔人所謂臺閣雄麗之作。而山林之下。誦公詩者。且將被其嘉澗之澤。化枯槁而為豐腴矣。雖然。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已。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多出於俄隸女婦之手。勞瘁有類乎山林。雅頌之製。則施之於朝會。施之於燕饗。非公卿大夫或不足以為。其亦近於臺閣矣乎。輅軒之使弗設。而託之於國風者。若無所用之。皇上方垂意禮樂之事。豈不有撰為雅頌。以為一代之盛典乎。濂蓋有望於公。他日與鹿鳴清廟。諸什並傳者。非公之詩而誰哉。濂也不敏。受公之知。十有一年。故竊序其作者之意於篇首。蕪穎之詞。要不足為公詩之重輕也。公名廣洋。乃皇上之所賜。其字則朝宗也。淮南人。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金華宋濂序。

劉彥昂詩集序

余昔與劉君彥昂遊。見其賦詩多俊逸。心獨奇之。彥昂既別去。問於士友。踐行卷軸。覽其歌吟。往往皆堪傳誦。復益奇之。後十年重會秦淮上。亟問近什何如。彥昂解囊中得十餘篇。余讀已大驚。氣韻沈鬱。言出意表。何其近謝康樂。蘇東坡。不啻塵土。何其類岑嘉州。瀛洲乎仙遊。英英乎霞舉。又何其善學李供奉歟。蓋彥昂天分既高。而人功又深。凡有草擬。輒舉擬似之。予今猶舉其槩而言之也。嗚呼。予昔學詩於長蘄公。謂必歷諸諸體。究其制作聲辭之真。然後能自成一派。彥昂之學正與予同。自愧跛鼈之行。不足以追逸驥。尚何言哉。然又竊怪彥昂何以能致於斯也。頗聞其先人友松翁。乃月灣吳公之高弟。善為詩。與文靖公。文安公。禮部吳公。極相友善。遂由縣文學薦入禁林。未上而天。其家庭相傳必有卓絕於人者。不然。彥昂之詩。何為膾炙人口而弗厭哉。其能垂世傳後當不疑。予竊矣。文采衰矣。不能有所發。

越矣姑推昔奇彥者爲之序以自附知言之士云彥名炳鄱陽人金華山人宋濂序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靈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沈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以追於古人之前。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任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懼。時出奇計。翦三逆豎。如烹狐兔。則其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爲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雅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其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慕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太原崞人也。年十八歸處士仲安。踰再期生一子溥。又八年處士君歿。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坐爲劉家婦。死爲劉家鬼。無子當爾。況有子者乎。確守其志。堅如鐵石。家素貧。逮處士卒。貧益甚。治絲枲自給。依僱蔽身。日唯一食。艱辛不可言。處之恆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貧。或可撼使。猶蠲誘而且脅。賢母痛罵斥之。終不移所守。親督溥從鄉貢進士趙惟賢。國子助教張傳霖遊。師若友有益溥者。賢母遇之厚。不以貧而廢禮。溥後以文行聞。卒爲名士。賢母性儉。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趨敬畏下拜。人因號爲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何故撻爾耶。慚服不敢言。有姑適賈氏。老而喪明。其子某每拂其意。姑必泣告賢母。賢母造門而諭之。輒離壇避去。某處士之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蓋可知也。年七十餘而歿。當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衛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柏舟以自誓。一則曰之死矢靡他。三則曰之死矢靡慝。至今讀者爲之感激奮勵。豈非有繫蘇倫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其姜同。雖不自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蓋出於民之性。而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爲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吟咏。夥矣。類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不作不爲欠也。華編巨冊。摹印而行。

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之詩。有補名教者。爲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孫伯融詩集序

詩道之倡。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渾涵。絕無斷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爲仙才。當是時。夏煜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醜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融進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日取唐諸家詩而誦繹之。稽其聲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之曰。是宵乎允中者也。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鼓俠氣而超氛壘。其髣髴乎先生者邪。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嘯於風月寂寥之鄉。眷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中問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頭大鴨。芳腴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爲然。時伯融總戎于括子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亦歿。予今耄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鏤板傳世。每念允中之名。浪浪。訪其遺稿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什。未有所託。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釐爲若干卷。介翰林典籍蔡宗默求予序其首。嗚呼。道隱民散久矣。朝執經於講帷。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行簡之不忘其師。非紛紜百鳥中見此孤鳳。鳳歟。因不辭爲稽其師友淵源次第而爲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炎。姓孫氏。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乃息上定鼎。建業。出爲江南行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馬。首寇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徵仕郎。封丹陽縣男。爲人磊落有俊氣。毅然白面書生。而其胸中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勳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於世。惜哉。雖然。伯融藉此。亦足爲不朽矣。

蔣錄事詩集後序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爲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祿大夫諱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於鄉。會試南宮。途擢以記注之職。有立入侍。輔展。出陪法。駕。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命卽物賦詠。有立卽奉制揮翰如飛。上大悅。時寵賜和章。有立以爲遭逢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錄平日所賦。并他著。饋贈之什。共若干卷。俾予題其首簡。予聞昔人論文。有山林臺閣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臺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腴。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託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之學。位居柱史。日趨殿陛。濡毫螭坳。回視山林。不翅有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葩明。鐘震奏而音律諧。體製正而局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予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贍。得作者之體。不唯能詩而已。邇者執法刑曹。處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不專美於前。予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華宋濂序。

田氏哀慕詩集序

孔子刪詩。南陔白華。皆存之而弗削者。以其能孝也。南陔之詩序。言孝子相戒以養。意者孝子之所自作。交相勸勉。而盡其事親之誠。至白華之詩。乃謂孝子之潔白。潔白則其行之純可知。豈非時人美之而賦。是詩者邪。雖有在人在己之殊。所以咏歌其志。而鼓舞以爲交勸者。其益不既大哉。惜乎。有其義而亡其辭也。同郡田君奐。篤美有馴行。其母徐氏卒。哀號慟哭。將欲無生。既葬。遵道焉。如有求而弗獲。人勸其還舍。奐號曰。吾母在此。吾奈何離母而去也。因結廬墓側。而依焉。人復勸之曰。廬墓非古也。奐號曰。吾恨不死。從吾母於地下。古與非古。吾弗暇計也。於是復作爲詩。歌以自勉。寢苦枕塊。疏食水飲。終三年而後歸。鄉之士大夫。與鉅公碩士聞之。咸爲太息。亦作爲篇。翰以美之。歲積月增。遂成卷帙。其婦公陳君本心曰。是不可以無傳也。將刻諸文梓。不遠三百里來青蘿山中。而以首簡授余。序作者之意。余疾病纏綿之餘。凡以文爲屬者。必固閉而力拒之。而其請至於三五而不倦。因歎曰。夫孝如奐者。是亦足稱也。卷中諸詩。豐縟而紆徐。粹雅而冲和。固皆一時之傑作。苟謂其有合於南陔白華之旨。我則不敢知。設當孔子之時。其刪去與否。我亦不敢知。此無他。二詩之辭。既亡。縱欲徵之而不可得也。雖然。孝者。天之經。地之義。無古今。無長無幼。無貴無賤。有不可得而變易者。人能咏歌之。而鼓舞之。雖孔子復生。吾知其或將存之矣。是詩之傳。他日被之管絃。諸諸金石。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會之者。欣欣以勸。則爲移風易俗之益。又豈小哉。其視絲絳句。道淫而宣驕者。何如也。

刻源集序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非已者。唯刻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曾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闕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鄆。徧求之。鄆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刻源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於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僥以爲奇。視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槩括聲律。拳拳爲護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苑雜揉而略繩墨。慕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願欲矯弊。而其弊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瀾邪。復念豪傑之士。何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窗出雲。姿態橫逸。而運翻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即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辭。後六年終。初先生既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即澗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德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歿。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者。若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既命益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刻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閱。來爲國子正。

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於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既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縱埋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者。終非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諱表元。字師初。一字魯伯。慶元奉化州人。洪武四年秋八月望日。金華後學宋濂謹序。

霞川集序

詩其可學乎。詩可學也。然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而浮聲切響。前後不差。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辭氣浩瀚。若春雲滿空。倏聚而忽散。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斟酌二者之間。不拘不縱。而臻夫厥中。謂之詩乎。詩矣。而非其美者也。然則詩之美者。其將何如哉。蓋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情之所觸。隨物而變遷。其所遭也。愧以鬱。則其辭幽。其所處也。樂而醴。則其辭荒。推類而言。何莫不然。此其貴乎止於禮義也歟。止於禮義。則幽者能平。而荒者知戒矣。河南王先生本中。名臣忠肅公之子也。先生蚤隨公宦游於吳越繁縟之邦。及歷仕於朝。出入於風閣鸞臺。視師關陝。貔貅十萬。屬其指麾。可謂偉矣。先生之詩。則和平而不矜。晚年退居於家。焚香默坐。一室蕭然。幾若不能朝夕者。可謂鑿矣。先生之詩。則雍容而自得。非止乎禮義者。其能至於斯邪。晉安張君志道。評先生之詩。有云。如齊魯諸儒。折旋規矩。昭合禮度。如幽并老將。結髮百戰。卒然指顧。動中韜略。其言蓋盡之矣。嗟夫。詩道之千古矣。世之號善吟者。往往流連光景。使人馳騁於空虛荒忽之場。控之非有。挹之非無。至造爲奇論。謂詩有生意。須人持之。不爾便將飛去。此何爲者哉。殊不知詩者本乎性情。而不外於物。則民彝者也。舍此而言詩。詩之道喪矣。濂也不敏。自童年習爲比興之學。腥穢填關。而襟靈弗舒。形於言辭。則平凡爲已甚。今幸獲讀先生之詩。庶幾其有發哉。先生之詩甚富且多。於兵燹之餘。所存者僅僅如斯。惡知不有神物護持者乎。讀者尙思同謹其傳可也。

張侍講翠屏集序

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先生長濂凡九歲。濂初滿室學文。先生已擢進士第。列官州邑。及其教成均。入詞垣。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濂得觀之。未嘗不歎。而以不能識面爲憾。去年春。始獲與先生會於建業。各出所爲舊稿。相與劇談。至夜分弗之倦。且曰。吾生平甚不服人。觀子之文。殆將心醉也。濂竊以謂先生素長者。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非誠然也。曾未幾。何先生使安南。道次大江之西。特造序文一首。以寄其稱獎。則尤甚於前日者。濂讀而疑之。酸醜之嗜。偶與先生同。故先生云然。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人。人也。方將與先生細論。而九原不可作矣。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唯漢爲近古。至於東都。則漸趨於綺靡。而晉宋齊梁之間。俳諧儻傲。歲益月增。其弊也。爲滋甚。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韓氏之文固佳。獨不能行於當時。逮宋歐陽修氏始效而法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周秦西漢之文也。歐陽氏同時而作者。有曾鞏氏。有王安石氏。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蓋不下歐陽氏者也。歐陽氏之文如澄湖萬頃。波濤不興。魚鼈潛伏。而

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曾氏之文。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王氏之文。如海外奇香。風水齧蝕。木質將盡。獨真液凝結。斬然而猶存。是三家者。天下咸宗之。有元號稱多士。或出入其範圍。而躐括其規模者。輒取文名。以故章甫逢掖之徒。每驕人曰。我之文學歐陽氏也。學曾王氏也。殊不知三君子者。上取法於周於秦於漢也。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織以弱。學曾氏而不至者。其失也。緩而弛。學王氏而不至者。其失也。枯以瘠。此非三君子之過也。不善學之。其流弊遂至於斯也。文之信難言者。一至於此乎。濂與先生劇談時。未嘗不撫卷而三歎。奈何狂瀾既倒。滔滔從之。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也。不亦悲夫。今觀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於蕪冗。雄峭而不失於粗厲。清圓而不涉於浮巧。委蛇而不病於細碎。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先生雖亡。其絢爛若星斗。流峙如河嶽者。固未始亡也。信於今而垂於後者。豈不有在乎。如濂不敏。童而習之。頗毛種種。猶不得其門而入。凡先生之稱獎者。皆濂之所甚愧者也。先生之子煜。乃持翠屏集來徵為之序。嗚呼。先生之文。濂何敢序之。謾舉先生相與論文者書之於篇端。庶幾讀先生之文者。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夫詩若干卷。文若干卷。春秋經說若干卷。不在集中。先生諱以寧。字志道。姓張氏。福之古田人。泰定丁卯進士。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

馬先生藏書集序

士之生斯世也。其有蘊於中者。必因物以發。譬猶雲既滯而靈雨不得。不降。氣既至而蟄雷不得。不鳴。雖其所發有窮達之殊。而所以導宜其壅鬱。洗濯其光精者。則一而已矣。是故遠而在上。其發之也。居廟朝。則施於政事。謀軍旅。則行於甲兵。嚴上下。和神人。則見於禮樂。交隣國。則布於辭命。或窮而在下。屈勢與位。不能與是數者之間。則其情抑遏而無所暢。方豈假詩以洩之。詩愈多則其人之愈窮也可知矣。此濂於嚴陵馬先生之詩。為之深悲而不能自己者也。先生諱瑩。字仲珊。建德縣新亭鄉人。其七世從祖大同。官至禮部尚書。族故盛矣。先生自幼喜屬文。而才氣倜儻。思欲以功業自見。京師遠在數千里外。而無有薦於上者。會延祐行科目。取士之法。先生以春秋禮記舉皆不利。先生歎曰。非吾才不如今人。人多囊章服。而吾猶被布章。其命也夫。於是悉發之於詩。凡身之所歷。山容水色。民情物態。莫不模寫靡遺。當其良朋勝友之集。輒相率酣賦詩。頃刻百餘言。落筆弗能自休。雖不規規然聘工巧於片辭之間。而其音節之鏗鏘。言辭之俊逸。如揚颿大江。風利桅勁。一瀉百里。而略無留難之意。世之人咸以此稱之。而不知先生之窮至是為已甚矣。逮於晚年。其志益孤。乃做柳州州製鏡歌。吹曲十二章。將上之朝。又不果。因復自放於重山密林中。時命客取琴鼓一再行。或吹洞簫倚歌而和之。以釋其窮悴無聊之悲。不幸年五十五。竟齋志以歿。先生歿後三十二年。其子鈞懼其遺文將途泯滅。以歲遷集四十卷者。俾濂為之序。將圖入梓以傳。濂生也後。恨不獲拜先生於床下。而獨得窺其詩文。又恨先生所蘊於其中者。不及顯融以見於功業。而徒為古窮人之辭。卒以棲遲至於老死。豈非所謂命也夫。昔者梅都官工於詩。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其窮固亦甚矣。後數百年都官之名。山峙而川流。設使都官得行其志於當時。其詩未必如此之

工。而其名亦未必如此之盛。是天欲窮之。乃所以達之也。先生之事與都官正類。其身雖窮。而其詩之能達蓋無疑者。濂又何必深為之悲。先生別有雜古文十二卷。應科困天集若干卷。唐五百家詩選五卷。宋南渡諸家詩選一卷。講義讀書記各二卷。不在集中。

王氏樂善集序

和陽王君樂善。營道抗志。葆學潛貞。軒冕之榮。不足以羈其跡。貝珍之麗。不足以累其高。肥遯遊大易之戒。知足法老氏之旨。汲清澗曲。采綠巖口。集杜若以充衣。織胡繩以為履。屹立游塵之表。凌邁屏霄之上。當其羅月斜曛。松巖遞響。寄酒賦於閒情。發琴歌於逸韻。泉石自獻。猿鶴不驚。信乎皓皓弗緇。亭亭絕俗者也。然而仁心斯涵。義聞攸暢。拯彼顛連之苦。奚翅微瀾之欲。排難解紛。曾忘其身。危捐困散金。不計其家。索徵符雅之遺風。崇魯連之高節。矧當戎馬之際。尤止屠劉之虐。起死骨以爲生。藥病疔而使瘡。力苟可及。知無不爲。察其善固不一而足。於是清朝法從之賢。方岳連率之貴。薦紳弘博之士。巖穴隱遯之偉。莫不企瞻其容光。承挹其辭氣。因其堂構。命以樂善。或寓諸賦咏。或紀於文辭。絕去下蔡之音。豈是大雅之倡。言其典雅。則冠冕佩玉。揖讓廟堂也。言其雄渾。則江海澄波。涵容義娥也。言其勁正。則蒼官青士。其傲歲寒也。言其淳古。則殷敦周匝。有異裝器也。皆可遺芳不朽。垂裕後昆。非獨黎陽著紀善之傳。鄰下行類善之集而已。不揆菲作。亦願羣英。此則珠玉在傍。沙礫失色。西子捧心。醜人瞠目。不亦遠甚矣哉。載稽古昔。治泮化孚。人存周急之行。里崇和睦之俗。協於大順。殊號難及。自鄒魯之聲教。不漸而秦越之瘠肥。罔顧同父向錐刀之爭。他人寧溝壑之脫。靜言思之。慨我寤歎。卓爾王君。樂於從善。與論所許。茲集宜徵。儻鏗梓以行遠。可憫風而廣惠。豈若風葩露葉。徒誇騷圃之工。麟角鳳毛。謾闢文園之巧哉。願茲下劣。忝附高明。慕黃憲於汝南。憶荀隱於日下。辱履烏潛溪之上。傳簡畢構梁之間。敬序篇端。略摭悰情。意雖在於樂括。文則尚於疏通。若讓非古。豈曰知言。庶期見正於大方。有徵於君子云爾。前史官金華宋濂謹序。

丹崖集序

爲文非難。而知文爲難。文之美惡易見也。而謂之難者。何哉。問學有淺深。識見有精麤。故知之者未必真。則隨其所好以爲是非。照乘之珠。或疑之於魚目。淫哇之音。或媿之以黃鍾。雖千百其喙。莫能與之辨矣。然則斯世之人。果無有知文者乎。曰。非是之謂也。荆山之璞。卞和氏固知其爲寶。涇注之馬。九方歎固知其爲良。使果燕石也。驚駘也。其能並陳而方駕哉。雖然。弊也久矣。孰於民散師廢之後。而必望見知於人乎。苟有之。曠百世而相感者。不須慨然而遐思矣。予與唐君處敬共居浙水東。雖未之識。有持其文一二篇來者。頗獲讀之。顧謂二三子曰。屏斥無賴。何其玉之潔而珠之明也。脈絡聯貫。委蛇不斷。又何韶鈞九奏。音律相宣。而始終粲如也。其殆能言之士乎。去年之春。予被詔總裁元史。而處敬亦以議禮被徵。曾于南京。亟欲挽入史局。儀曹愛其才弗允。及予入詞垣。爲學士。處敬亦來爲應奉文字。朝夕同論。文甚歡。遂索其全集觀之。復顧謂二三子曰。沈涵於經。而爲之本原。壓低於史。而助其波瀾。出入諸子百家。以博其支流。此作有之。又頗愧向之知處敬者未深也。嗚呼。近代之文。予見之夥矣。大風揚沙。而五色爲之昏昧。

繁音嘈雜而五聲為之失倫。求其如處敬者，抑何其鮮哉。非曰知之者亦寡矣。此無他，無真質之功。求函莽之效，西抹東塗，莫尋統緒。左剽右竊，僅成簡編。輒號諸人曰：「我知文，我知文。」人以艱深文淺近者示之，則曰：「是誠古文哉。」何其雅與而不羣也。或以其言之易，又以應腐罷軟者戲之，則又曰：「此亦古文耳。」何其暢達而無礙也。是皆無真見，以人舌為之目，故視然而無愧作。有若處敬之文，其向能知之哉。予雖不敏，愛玩處敬之文，日不釋手，以為可垂遠而傳後，因為序諸卷首。嗚呼！處敬之文，荆山之玉也，涅涅之馬也。又豈患無下和氏與九方歟者乎。予之所論隘矣。處敬名肅，會稽人，丹崖其自號也。故以名其集云。

愚齋集序

愚齋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曾祖乘，以武舉入官，為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總管，父德驥，襲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鬚鬣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為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元詮祕典，悉探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厚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愧於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嗚呼！為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動人，所謂能充其宗者，非邪。近愈篤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出於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子遊，予嘉之，故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訥齋集序

凡天地間書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畫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穆，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士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笙瑟，于戚施翟，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禘嘗，禮之文也。振旅蒞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經布紀，政之文也。舒陽慘陰，彰善譴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始不可以一二數。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學者，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昔乎不見用於時君，乃退而有隱憂，始以平昔不及設施者，壹寓於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成孝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略，則修於春秋。辨敘名分，悅和神人之方，則見於禮樂。豈徒示夫空言為哉。其意若曰：「先王之文，所以範圍天下者，吾不得行之，著明於經，庶幾後之人或有所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陵夷，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為文。抽媿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供一時之美觀。譬如春卉之芳，穠非不嫵然可悅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極乎。括蒼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書籍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之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歿

後之十年，其高第弟子章君存道，與其弟存誠，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為人，固不假文以見，然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四卷，來請為文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辭章者，序之於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濂嘗撰為小傳一通，備載之矣。茲不書。

鄭氏聯璧集序

磨勘司令鄭君思先，問謁濂禁林，從容言曰：「伯父杲齋先生，天分絕人，嘗斲斲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澗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久之，思如泉源，衰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刻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狷介，州里不能容。伯父時客授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鑠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剛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頰發赤，非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將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寧者也。伯父為文多不存遺，思先自童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皆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蓋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鏤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杲齋之文，則氣韻沈雄，如老將帥，旌旗金鼓，繽紛交錯，成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毫闕弘麗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美姿容，其行止之處，恆同與而接齒，人謂之聯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溫郎之敏贈，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麗，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杲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為御史為部使者，百千敘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開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汲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杲齋諱東，字季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溫之平陽人。

東軒集序

東軒集者，天臺方君明敏之所作也。明敏仕於元，嘗參知政事於江湖，行中書，襟韻瀟灑，而氣岸偉如，發於聲詩，往往出人意表。其弟明則，繕鈔成帙，同予學子桂慎，請予序之。予曰：「古詩俊逸超羣，如王子晉鶴背吹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律詩清麗婉切，譬猶長安少年，飲酒百華楊中，鶯歌蝶拍，春風煦然，撲人終日傳盃，而醉色不起。詩人之趣至是，亦可謂之不凡矣。明則曰：「請為之序以傳，何如。」余曰：「寶劍難於豐城，而紫氣上浮於天末，猶蘭生於幽谷，而秋馨播於九衢，詩作矣，不必藉序以傳也。曰：「此固然矣。願卒一言之曰：「詩之古者，莫三百篇若也。篇首各有小序，所以序作者之意，而非後世通為之序也。漢魏以降，作者鮮自其意，讀之者不能知，乃私自臆度，此為某事而發，此為某時而歎，使若人死，即而叩之，恐其未

必爾也。故予嘗有言。作詩必自序。非他人之可與聞。此言似不可忽也。曰。固哉。君子之為詩也。可以序。可以無序。序之將何傷焉。余無以辭。因取所評者書之於首簡云。明敏於書無所不讀。最善談名理。與人交。煦煦有恩意。君子賢之。其所長者。不特能詩而已也。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濂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隨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疑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代孫。世為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齋陳公密。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成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簽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陞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國子監簿。兼福建路提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敷釋濂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文詞。務以理勝。不暇如他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次六經四書講義為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銘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集為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濂為序。以傳。濂聞濂洛中微。考亭未興。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莆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綱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綱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綱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鄒魯之行。及乎瓜山復齋之起。推闡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孚。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在乾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宜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涯涘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為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為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濂年耄而昏。避求文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慕隨之久。勉徇至等所請。而躬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淵。字天叟。別號韻鄉老人云。

宋學士全集卷之七

序

詹學士文集序

往時湖湘間材士大夫多以辭賦稱。若江夏詹先生同文其一也。蓋同文襟韻瀟灑。濟以雄博之學。故體物瀏灑。鏗鏘作金石聲。及歸我熙朝。遂以文鳴一時。當勝友如雲。酒酣耳熱。有執卷來求者。同文振衣而起。捉筆四顧。文氣網羅。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觀者從傍鼓譟。且謂萬言倚馬可待者。將無大相遠。自是有問奇俊士。僉曰同文同文云。予與同文交且久而同官翰林。初見之甚驚。後屢見之。竊自歎賦才暗劣。規規方圓中。日蹈古人軌轍。不敢奮迅吐一奇崛語。雖見諸簡牘者。近一二千篇。奄奄如無氣人。作文固當如是耶。去年之秋。京畿試鄉貢士。今年南宮試天下士。同文皆持文衡。區區亦與聞末議。見同文考五經卷。明讀數行。輒操觚書云。書已復讀。又書云云。予視之析理精緻。如漢廷老吏議法。是非輕重。卒不可掩。人以文辭稱同文。固未見其衡氣機。如同文者。其何可及邪。其何可及邪。韓退之推李杜文章。光焰萬丈。少陵之作。頓挫沈鬱。高不可攀。深不可測。謫仙之辭。飄飄然遊戲璇璣。丹臺吹簫笙。而繁紫霞。絕去人間塵土思。此無他。精華發為光耀。縱橫交貫。不自知其所止。退之言當不誣。同文之能致是者。豈無其故哉。然予聞太史公周覽名山川。故作史記。煜煜有奇氣。同文他日西遊。予將相隨。沒

洞庭浮沉湘，登大別九疑之山。吸風吐雲，一洗胸中穢濁。使虛極生明，明極光發。然後揮毫以尾同文之。後，萃靈鳳之彩毛，擷天葩之奇馨。或者當有可觀，同文果以爲何如邪？同文以詩文集授予序，神思搖蕩，急展牘書之，懼其凌空飛去，是爲序。

歐陽文公文集序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饗郊廟，則有祠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昨土分茅，則有冊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請，則有章疏，紀功燧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懿，發其聲明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闢闢化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索乎歷代盛衰之故，洞乎百物榮悴之情，嗟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方域離合之由，舉其大也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秒，而後聚其精魄，形諸翰翰，溼溼乎，決決乎，誠不可尙已。世有與於斯者，其惟大司徒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原功，潭之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偕，同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進士第，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始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海混一之時，文物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頗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縢上尊之賜，幾無虛月。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薳隱之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輔輔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評公之文，意雄而辭醇，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飄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篤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自宋迨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又翕然而宗之，雙壁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并齋先生汲方教授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然相埒。卒符於并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薳之十四年，其孫佑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請瀛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至一百餘冊，藏於瀏陽里第，皆燬於兵。此則在燕所錄，自辛卯以至丁酉七年之作耳。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子幸爲文序之以傳，瀛也不敏，自非角時即知誦公之文，屢欲襄糶相從而不可得，公嘗見瀛所著潛溪後集，不我鄙遺，輒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念荒落，學術迂疎，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乎？雖然，公文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卿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也。序之與否，尙何暇論哉！佑字公輔，問學精該，論議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會學士文集序

翰林直學士臨川曾先生既歿，其子中衡經歷仰，發其平日所著望周山、金石齋、青華、閩海、昭回、從政、丙午、居賢、前後編凡九集，及逾海逾遠二志，通類爲若干卷，介其同年進士雷燧，徵瀛序其首。瀛時竊祿詞

林，修史事嚴，雖諾之而未暇爲，後三年仰之弟儕，復走南京，申前請爲尤切。瀛將焉辭，惟曾氏出於鄰國，公自都鄉侯據南徒，代有顯人，至於文定公，肅文肅公，昭公，肇起於南豐，遂以文章名天下。文定之製，懷驚奔放，雄渾瑰偉，文昭之作，簡嚴平實，溫潤雅馴，最爲學者之所同慕。不翅景星之與卿雲，而文肅之子，司農少卿紆，固守家法，亦以辭章稱。君子謂如魯殿秦碑，見者珍惜，自可孤行於二君之後。司農從孫季鯉，蚤從呂居仁、徐師川游，又能大肆於文，其文言質而義正，乾道淳熙間，羣公多畏敬之。自時厥後，作者繼軌，要不可以一二數。嗚呼！何南豐曾氏之多賢哉！先生之裔分自南豐，父祖皆宋進士，書詩之業，遠有端緒。先生既承家法之訓，又出從元夫鉅儒游，鑽研六經，學惟恐弗力，聞吳文正公講道華蓋山，褰襟往叩之，胸中疑難一旦永釋。自是遂之於文，奮迅馳騁，皆足以如其志。至辛巳，嘗舉於鄉，明年試禮部報罷，當路惜之，連薦爲校官，皆不赴。後十四年甲午，始擢進士第，助教國子，修撰翰林，出任江西行省郎官，入成均爲丞，遂升司業，進詳定副使，拜監察御史，已而復爲副使，改今官而致。先生名位既顯，海內求文者接踵而至，凡得片言隻語，不翅拱璧之貴。蓋先生之文，刻意以文定公爲師，故其峻發淵奧，鏘鏘然，起伏敘縱，風神自遠，王良執御，節以和鑾，而驅馳蟻封也。朱紘疏越，太音希聲，而一唱三歎也。潯起阜湧，瀾行雲流，力有餘而氣不竭也。擅一代之英名，作四方之楷則，先生其有之矣。瀛也不敏，幸識先生於建鄴，欲以古文辭就正焉，而先生亡矣，故因仰之求文，歷序南豐曾氏世學相仍之盛，書於首簡，使讀之者，知先生無忝前人，則爲先生之子，若孫，必將感激奮勵，期無愧於先生者矣。先生名堅，子白，其字也。剛明正直，政事多可書，已見其姻家危公素所撰墓銘，茲不書。

郭考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超出常倫，評議定命，足以創業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乎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皆博習經藝，彰露文采，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輔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厲之勇。據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黼黻藻繪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哉！洪武七年秋，瀛侍皇上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曰：天下雖定，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瀛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字爲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而精魄煇煌，其論議崇峻，皆根據乎六經，波瀾相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上頷之未幾，復召瀛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卷來謁，因即以進，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暨御史大夫來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召見於謹身殿，奏對稱旨，詔銓曹擇爲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日侍左右，以備顧問，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題撰文，若詩賦見賞，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眷注益隆矣。今年春，瀛蒙特恩謝事東歸，將與文遠別，文遠盡出所爲文請瀛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乏人，第患知之者鮮爾。州里中知之，已聊足自慰，况於卿大夫乎？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於世，况於諸侯乎？諸侯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豈之曰：是夫也，爲人不翅足

矣。况上簡聖天子之知。而屢見優辭者乎。然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其際遇有道之朝。恭承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為至榮。此異世尙爾。今文遠親受知於聖明。其為榮輝又當何如哉。他日文遠道益行。文益顯。史臣必為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簡冊。以見與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為盛典歟。文遠不敏。齒日衰而學日落。縱曰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鏞之於殷。序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文遠知文遠之文者也。相知者不一言。時將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可也。

莆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於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暉。秘書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翁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於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懼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為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釋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泉金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性分為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金脊玉鳴。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子。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受經學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澆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欲破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於布衣。戴章甫衣逢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胡仲子文集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習之嘗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濂嘗以為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其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懼者。則求古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卹也。身之賤貴勿論也。行之為事功。官之為言論。一致也。其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觀古今。如一旦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膝而與之語。何暇以凡近者累其心乎。孟子

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之如雷。靈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矣。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先生輒延致其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劬。而文愈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衡運并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人未必能知之。雖濂亦不能盡其詳也。濂與先生同師於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之。濂不讓。而書其首篇。所以歎先生之善學古人。而幸天下之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號云。

曾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且。所為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紊者。莫非文。而三綱九法。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履身踐性。本末之相涵。終始之交貫。皆文之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欽天勤民。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寅之異建。貢助徹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當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動作威儀。人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溥博矣乎。何以見之。施於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吟之屬。發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參之於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篇翰。辭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適用之文矣。嗚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所謂三綱九法。其文理之粲然者。加體索而擴充焉。嘗以春秋述貞於鄉。科目既廢。益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久。聲光熒然起士林中。予取而讀之。藻火黼黻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迭奏。魚龍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

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與論文甚驩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至者而為之序著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徐教授文集序

曹丕有言文章者不朽之盛事其故何哉夫山之巍然有時而崩也川之泓然有時而竭也金與石至固且堅亦有時而銷泐也文辭所寄不越乎竹素之間而謂其能不朽者蓋天地之間有形則弊文者道之所寓也道無形也其能致不朽也宜哉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聖賢聖賢之歿道在六經凡存心養性之理窮神化之方天人應感之機治忽存亡之候莫不畢書之皇極賴之以建彝倫賴之以敘人心賴之以正此豈細故也哉後之立言者必期無背於經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是故揚沙走石飄忽奔放者非文也牛鬼蛇神詭誕不經而弗能宣通者非文也桑間濮上危絃促管徒使五音繁會而淫靡過度者非文也情緣憤怒辭專譏訕怨尤勃興和順不足者非文也縱橫捭闔飾非助邪而務以欺人者非文也枯瘠苦澁棘喉滯吻讀之不復可句者非文也庾辭隱語雜以談諧者非文也事類失倫序例弗謹黃鐘與瓦釜並陳春醴與秋枯並出雜亂無章刺味人目者非文也吳腐場其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非文也如斯之類不能備舉也必也施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闡幽如陰陽變化如風靈妙用同乎鬼神大之用天下國家小而為天下國家用始可以言文不然不足以與此也故所貴乎文者前乎千萬世而不見其始後乎千萬世而不知其終有不可一刻而離去者其能致不朽也宜哉不也惡足以知之徒以魯國孔融等七子學無所遺辭無所假足以令聲名傳後而已安知其文哉傳有之足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則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道積於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不務明道縱若蠶魚出入於方冊間雖至老死無片言可以近道也夫自孟氏既沒世不復有文賈長沙董江都太史遷得其皮膚韓吏部歐陽少師得其骨節春陵河南橫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觀五夫子之所著妙幹造化而弗遠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經之文也文至於六經至矣盡矣其始無愧於文矣乎世之立言者奈何背而去之吾友天台徐君大章賦資絕倫自少學文即期以載道非六經所存不復輕妄念慮於其間合積既久焜然以文名江南洪武中嘗召入史館與修大明日歷遂出教授武林日以橫經講道為事遠近生徒莫不趨之猶水之赴壑富修日歷時予適為之總裁每與大章論文竊歎今之作者何其與古異也大章深以予之言為然去歲過武林獲觀其文集若干卷今山居多暇因徇大章門人之請漫為序其篇端嗚呼世有豪傑之士知文與道非二致者必以余說為不謬苟非其人則以好高尚誇尤之矣予一聽焉無事乎辨也

葉森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森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族諸孫也森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茂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離寧縣為學猶葉葉不解其

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益為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備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類類寐語者讀森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率經為本根遷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著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稿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羣經於左右循環而溫釋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為是也朝夕諷咏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儼然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衰衰乎其不餒也瀟瀟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子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蕪將何以為森仲言哉森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靡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輩行之中未見其敵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哉予因忘其困陋以平日所得者序諸篇首森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森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願方略何如耳濂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同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覆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摠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嚴也引而伸之浩然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瑰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不可多得其初亦奚暇追琢飾繪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漓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喙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盪人之耳目譬猶敵帶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郢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歲大肆於文辭精博而不麓灑敷腴而不苛縟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為國子學正近臣薦其才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贖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道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借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時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開待制遲來知婺州遂家焉今為婺之金華人去文定公十世矣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煒然，非故為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為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觀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以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莆田有朱先生文憲，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為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澗，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文，庶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予所撰墓銘，故不著。

王君子與文集序

經曰：有德者必有言，此其故何哉？蓋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譬如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其理固應爾也。不然，則其本不立，其本不立，潢汙行潦，朝滿而夕除，風枝露葉，西折而東萎，欲以示悠遠於人，抑亦難哉。濂於西昌王君子與之文，不能無所慨焉。子與為人，秉剛而守毅，葆醇而蹈道，其律已也，不以夷險而易其操，其接物也，不以貴賤而二其節。一履乎塗轍之正，不違乎繩尺之素，融融乎森森乎，不可企已。故其發之於文，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氏，體製嚴而幅尺弘，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爽乎物則之訓。世之論者，咸謂類其為人，不亦信哉！士之有志於文者，夥矣，拙青婉白，組織文縷，柔筋脆骨，點綴形似，徒夸豔乎凡目，已遠拂乎恒性，所謂蠟其言，極其貌者，其視子與，有德而有言，殆猶魚目之於夜光，媒母之於西施也歟！然而駑駘恨劣，逸驥難攀，雖幸同於遺軌，竟莫繼於後塵。蓋山林之曰長，道德之功深，子與則有之矣。齒弄而辨，滅裂而緝，若濂之進寸退尺者，豈不為甚媿者焉！子與不我鄙夷，俾序其首，嗚呼！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人也，人盡能文，非無法也。何文非法，秦漢以來，班馬之雄深，韓柳之古健，歐蘇之峻雅，何莫不得乎此也！子與功深力久，必抽其關鍵而入乎闢奧矣。他日投簪東還，尚遷轅載酒，從子與問之，洪武六年春正月既望。

吳維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班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濂嘗讀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雷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鵠整隊，黃鵠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

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撥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潛心而願學者矣。濂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魯奔馳，實不可攀歟！抑去古邈遠，聲光不可得而毀歟？吾友吳履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逸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逮長日，取二家書玩釋弗倦，超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濂頗畏之，疑之，自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將出守維州，與濂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譯曰：此文近遷固否？濂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澤媚山暉，如蘊珠涵璧，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歎。嗚呼！善學遷固者，世久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濂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島之，毋徒泥子西之言而自沮也。

靈隱大師復公文集序

才體也，文其用也。天下萬物有體斯有用也。若稊厥初，元化流形，品物昭著，或洪或纖，或崇或卑，莫不因才之所受而自文焉，非可勉強而致也。姑就植者言之，黃者白者，青者紅者，黑而澤者，紫豔而腴者，翠白而細綠者，五色交輝，變幻而不恆者，一固於氣而弗可移也。至於洛陽有花，則絕類絕倫，其植物中之至文者歟！又以動者言之，雙角而火鬣者，兩羽而飛者，炳朗而爛斑者，介而紫豔者，鱗而含金者，衆彩錯布，焜煌而難名者，亦局乎氣而不能更也。至於岐陽有鳳，則超羣拔萃，其動物中之至文者歟！非惟物也，而人亦然。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萬人之人，有億兆人之人，其賦受有不齊，故其著見亦不一而足。所謂億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千萬人之人，賢人是也，百十人之人，衆人是也，衆人之文不足論。賢人之文則措之一鄉而準，措之一國而準，措之四海而準，聖人之文則幹天地之心，宰陰陽之權，撥五行之精，無鉅弗涵，無微弗攝，雷霆有時而藏，而其文弗息也，風雲有時而收，而其文弗停也，日月有時而蝕，而其文弗晦也，山崖有時而崩，而其文弗變也，其博大偉碩有如此者，而其運量則不越乎倫品之間，蓋其所稟者盛，故發之必弘，所予者周，故該之必備。嗚呼！此豈非體大而用宏者歟！或曰：上帝降衷，不以智愚而有偏，若子之言，不幾局囿乎氣而不遷者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性同，其才或不同，雖以七十子之從聖人，其學各得其才之所近，况下此萬萬者乎！由是而觀，因才所受而自文者，人與動靜之物，概可見矣。濂之學文五十餘年，羣書無不觀，萬理無不窮，碩師鉅儒無不親，自意可以造作者之域，譬諸登山，攀躋峻絕，不為不力，而崇顛咫尺不能到也，此無他，受才之有限也。世固有扈匪者焉，有壘壘者焉，有沼池者焉，有溪澗者焉，有湖江者焉，有溟渤者焉，水充其量則止，小固不能為大，大亦不能為小也。濂昔官禁林，四方以文來見者甚衆，晚閱見心復公之作，禮麗而演迤，整暇而森嚴，劍出鞘而珠走盤也，發為聲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土之思，實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遐邇求者，日接踵於門，既得之，不翅木難珊瑚之為貴，公卿大夫交譽其賢，名聞九天，皇上詔侍臣取而覽之，特褒美弗置。濂因謂當今方袍之士，與逢掖之流，鮮有過之者焉。今來朝京師，其徒曼曼，編類成書，蓋為十卷，來徵濂為之序。嗚呼！文者造化之英華，古今之輪貫，斷不可闕也。有若公者，拔於十百之中，超然羣舉，而慕賢者之闕，其可傳遠無疑。濂烏得不倡體用之說，以誌同志哉！有訕濂陷於一偏而不可為訓者，非知言者也不加功於文者也。

是膠柱鼓瑟而弗知變通者也。

使南案序

吏部考功主事林君元凱奉使安南遠。以使南案一編授予序。序曰。安南古交趾也。漢唐以來。其地皆入職方。稱臣奉貢。比內諸侯。近代取非其術。徵其重貨。貴其躬朝。蠻貊始敢為非。廷議憤之。復有錫金為人。夜光為目之徵。而蠻人心亦離。使者至其國。多貪夫悅其金貝。輒昧味攫之。遂致其蒙侮。燕於靡下。君子每為之短氣。方今聖天子御極之初。遣使往告即位。其國主陳日燿稽首上表。遂仍封為安南王。未至日燿卒。嗣王日賢有請於朝。復詔襲爵如初。妙東廷臣充頒封使者。僉謂元凱前進士學古明經。尤長於辭令。其出使為宜。上召至奉天殿。親加勞問而遣焉。元凱即日。上道。越五月至其國。布宣天子威德。君臣悅服。乃北面拜跪聽詔。如藩臣禮。將還。日賢遣陪臣夜半持黃金為壽。元凱峻卻之。陪臣舉手加額。稱爲賢使者而後去。肆惟皇上宅居中土。遠人慕化者。以其限山絕海。使各安於境土。而無所利之。深合古帝王懷柔之道。固當著之史牒。垂憲萬世。有若元凱之爲使。義正辭嚴。足以發動羣聽。凡其國以利相啗之。卒無所售。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然予聞序事之體。志其大而舍其細。故特取蠻荒叛服之由。聖世明良之盛。書之於首簡。至於行役之勞。倡酬之適。山川土俗之詳。已見詩中者。可得而略也。元凱臨漳人名。唐臣。今以時制所禁。更爲弼文辭爾雅。吾友王內翰品評閩南人物。謂元凱爲巨擘云。

杏庭摘案序

濂昔受學於河東公。獲見新安洪先生詩十餘篇。心甚樂之。竊意先生之所述。篇章必富。而新安遠在數百里外。背愧弗能一見先生。以窺夫大全。及河東公沒。先生之子存心來爲浦江尉。濂始得悉受而伏讀之。不覺歎曰。嗚呼。是豈非詩哉。夫詩未易言也。商周之時。三頌二雅。洎夫十五國風之作。既經孔子所刪。列爲一經。固將與天地相爲終始。若秦漢以來。至於近代。其間形骸琢磨。以自馳騁於一世者。不爲不多。果能傳之千萬載而弗泯。幾何人哉。縱傳矣。求其無愧於孔子之所刪定者。又幾何人哉。蓋必有超絕之識。充以包羅宇宙之量。濟以俊偉光明無所不通之才。然後始能與於斯。不然。則流連光景之辭爾。尚得謂之詩矣乎。新安爲江東一大郡。自舊多文學之士。及吏部諸公兄弟。以詩倡於建炎紹興間。而作者益盛。流風餘韻。直至於今不衰。先生之生。雖後宋公百餘年。管及接鄉之諸老。故聞見甚多。而講索甚精。其發之於詩。和而不怨。平而不激。嚴而不刻。雅而不凡。庶幾忠厚惻怛。有三百篇之遺意者。嗚呼。是豈非詩哉。濂頗觀今人之所謂詩矣。其上焉者。傲視八極。呼吸風雷。專以意氣奔放。自豪其也。造爲艱深之辭。如病心者亂言。使人三四讀終不能通其意。又其次也。傳粉施朱。顏燕姬越女。巧自銜嚮於春風之前。冀長安少年爲之一顧。詩而至斯。亦可哀矣。求其如先生之作。尚可得邪。濂方將磨其東明山中。與二三子共學焉。而存心以四方之士多願觀之。俾濂摘其今古詩若干首。鏤梓以傳先生之詩。誠不宜無傳。故濂特舉詩之未易言。而先生絕出於今人者。序之於首簡。惜乎。河東公墓木已拱。無從質其說之然否也。先生諱彥祖。字潛夫。由儒官起家。四轉而爲遂昌主簿。遂以休寧縣尹致其事。其善政可稱述。而不係

於詩者不書。

白雲案序

劉總論文有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爲之根。嗚呼。爲此說者。固知文本乎經。而濂猶謂其有未盡焉。何也。易之象象有韻者。即詩之屬。周頌敷陳而不協音者。非近於書歟。書之禹貢顧命。即序紀之宗。禮之檀弓樂記。非論說之極精者歟。况春秋謹嚴。諸經之體。又無所不兼之歟。錯綜而推。則五經各備文之衆法。非可以一事而指名也。蓋蒼然在上者天也。天不能言。而聖人代之。經乃聖人所定。實猶天然。日月星辰之昭布。山川草木之森列。莫不繫焉覆焉。皆一氣周流而融通之。苟欲強索而分配。非愚則惑矣。夫經之所包。廣大如斯。世之學文者。其可不尊之以爲法乎。吾友朱先生伯賢。以純篤之資。而留意於辭章。先秦兩漢。以至近代諸文。無不周覽。用功之久。灼見其是非之真。復取近正無疵者。聚而爲書。蠅頭細字。動至數十大冊。時出而誦詠之。已而歎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玩培塿之卑。而忽嵩華之高乎。乃復致力於經。功益倍於前時。越數歲。胸中浩然若有所得。操觚書之。凡陰陽盈虛之運。民物倫品之理。萬彙屈伸之變。皆隨事而著。源源乎罔知其所窮。且其爲體多而不冗。簡而有度。神氣流動。而精魄蒼勁。誠可謂燦然漢火之章矣。濂之有志爲文。不下於伯賢。古今諸文章大家。亦多究心。及游黃文獻公門。公誨之曰。學文以六經爲根本。選固二史爲波瀾。二史姑遲遲。盡先從事於經乎。濂取而溫釋之。不知有寒暑晝夜。今已四十春秋矣。用心之苦。雖與伯賢同。而伯賢之所造詣。濂固不能窺見其髣髴也。然而太上立德。其次即立言。立言甚非易也。自孟子以來。致力於是者非不多。求其可與經並傳者。存陵周元公一人而已。元公之言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是則文者。非道不立。非道不充。非道不行。由其心與道一道與天。一故出言無非經也。元公豈肯拘拘學爲文哉。濂與伯賢又當共勵之可也。伯賢以白雲案若干卷請予序。濂故具論之。使知伯賢之文。豈以經爲本。而蹈襲近代以爲美者。其尚有所發也哉。伯賢名右。天台人。著書甚多。所謂春秋類編。三史鉤元。秦漢文衡。深衣考。郝子世家傳。皆別行。

守齋類案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趨親展其學。所以汲汲遑遑。弗忍釋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藉爲譁世取寵之具。褒揚於贈餞之夫。獻諛於泉下之鬼。組織綺麗。張浮誕。以爲能舉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還果如斯否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鄞人也。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叔川。皆名士。德潤幼承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辭不就。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曾無有慮之者。乃閉關卻掃。喟然歎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藉以牖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焉。他若游言枝辭。春花秋蕊。堪把玩於一時。藝焉而已。我則不敢知。人以德潤爲知言。德潤自是默索精思。晝夜孜孜。

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詔。應詔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廬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間。士元生備。備生謙。謙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間。吐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乘一生善。善生李文。五代之季。受其錄。文者頗衆。乃歸。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尙書王欽若爲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乾生盧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傑。光先生致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靜先生繼先。繼先字嘉開。五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靈蛟死於水。奇。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先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盧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卽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恒數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素筆寫詩。隱几而化。葬於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過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送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啓龜山之麓。唯一烏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修嗣。時修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修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九月始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勅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瀋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劍。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禱之。雨作而蝗殄。勅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費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真人之號。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演生與棟。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渥。竟卒於京師。與棟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見大明殿。制授太素凝神廣道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齒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符於水。符踴躍出者三。雷電晦冥。妖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災害乎。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勸之。民夢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太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元。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元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卽今天師。國朝六親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褒文。稱其瞻樞電轉。法

貌昂然。人以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玄應。故上因及之云。濂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託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惡。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修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闕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神至化。奚翅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迺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爲卑隸者。有不免焉。其視元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而興者。尙知勗哉。尙知勗哉。

柳氏宗譜序

浦江之柳氏。其先居河東。宋高宗南遷時。有名鑄者。扈從來江南。遂家浦江之烏蜀山。生一子瀚。瀚生森。彬。森生監。蘊。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令元。贈泗州知州。浦江縣男金。高郵生四子。其次諱貫。仕元爲翰林待制。以文章名天下。門人私謚爲文肅。有子三人。皆善士。而六孫能守其學不墜。歿後三十年。又七年。而介孫穆。書其始。徒傳緒之詳。列爲譜圖。持以示派。源泣而歎曰。天道於是可徵。而文肅公有後矣。源少時。幸執弟子役於公門。公之爲人。其崇深闕博者。固非淺見所能知。至其端方直易。厚重嚴怒。氣不形於色。惡聲不出諸口。不知古之賢者。復何如耳。世之妄議。恒謂賢者言論。足以予奪當世。文章足以抉發至理。所爲與造物者爭強。故天道尤忌之。而多難爲其後。是殆不然。天唯有所不能也。故生賢者出而代之。爲之政以遠天之生。爲之教以輔天之成。爲之文章。語言以宣天之道。使善者勉。而惡者懼。賢者何負於天。而謂天忌之哉。其不然也明矣。是論也。吾意賢者之子孫。而不能自力。姑引天道以自恕。而非其實也。不然。自文肅公觀之。何其異於彼哉。文肅公之傳今三世。其諸孫盛矣。固可以見天道。而未足以盡報賢之意。今諸孫皆有德。積久必愈昌。越十餘世。將有傑然秀出者。與其間。然後可見天道之全也。斯譜也。君子由是觀天道焉。穆之後人。安可忽哉。

俞氏宗譜序

俗之不美。有志者鮮也。今世之士。論法道不古若。則以無位爲解。及既得位。卒不能有所爲。豈特無位之罪哉。先王經天下之法。深遠矣。大者信非無位之所能行。至於族師閭胥之事。獨不可推行於州里之間乎。州里之間。苟未暇爲。獨不可行於同姓之親乎。爲士者。布海內而無救於俗。由是知今之士。多無志也。吾嘗損益周制。可以化同姓者。凡月之吉。長少咸會於先祠。拜謁畢。齒坐。命一人庭誦古訓及邦法。誦已長且賢者。釋其義而諷導之。書會者名於冊。再會使互陳其所爲。其行有孝弟忠信者。俾舉且幼者。旅拜之。而著於名之下。有悖戾之行者。命備拜坐之尊者。以愧之。而亦著於其名之下。踰月而能改者如初。否則按不使坐。踰年而不改者。斥勿齒。同姓之人。疾相撫。患相拯。貧相賙。死相葬。老弱癯殘者。相養。祭舖

相召昏嫁喪災相助不能然者不使與於會斯數者非甚難為也而人咸莫能為謂有志者鮮非邪誠有一人為之衆見其善必效之效者愈多則所化者必愈遠因以美天下之俗不難也惜乎吾未之見也學於吾者衆矣吾未嘗不語以其故金華俞生恂其可語者乎俞生之先以書詩世其家擢科第者先後相望生之父大有尤好學譜其同姓之親以聯其族生繼成之益修其遺文甚完譜固睦俗之本也然無法以行之安能久而無壞乎欲其久而無壞舍吾言不可也吾是以有言焉嗚呼恂苟能行之孰謂有志者之果鮮哉

張氏譜圖序

張以字為氏出於晉之公族有解張者其子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譜家謂少昊第五子揮為弓正賜姓為張則非也子孫蔓延分適他國而居清河為最盛清河之族布於大江之南其遷江陰者則不知始於何世圖牒喪漫不可鈎考至月崖翁始入於譜翁諱暉喜聚四庫書多至充棟人有願購者輒乞與之然博聞強記或以疑難質焉則曰是出於何書何篇從容而起抽架上所有拂塵而驗之無差爽者暉生翊翊生思明通天官之學兼以六物推人休祥宛然目擊閭右民有不平之鳴知思明直而無徇常微而懇之思明出片言理謂者面頰發赤以去不敢諱然尤尚風義州有過客號材大夫者必主之雖至單乏不恤也市有病臥臥道周氣奄奄欲絕思明昇至於家召醫調護之愈乃遣東甌書生疫死逆旅中逆旅氏大怖不知所為計思明具衣冠藏之淺土其後竟得以喪歸三山梁先生與思明有連及死無為主後者榮妻與四女日夜相持以號思明為治葬事飲食其妻終身且悉配其女於士族君子稱之曰古有行義之士今惟吾張明德乎明德思明字也後為陰陽學正以終思明生端通毛氏詩用呂肅公之薦入仕四為校官遷浙浙西使者掾丁元多故干戈相尋丞相康里公承制行事遂錄其軍功超授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端生宜宜能辭章入國朝以考禮被徵來南京尋至吏局與修元史上親書其名召至殿庭即日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人以爲異恩云時予適長詞林宜數來請曰宜之宗族遭兵亂之餘凋落殆盡所僅存者唯宜之祖若父暨宜兄弟為四人三世自相師友漸摩道義不敢違聖賢之明訓邇者先祖又見背矣痛念世德弗昭家牒不修皆無以示遠爰輯為一書虛其首簡先生儻昇於冠以序文實宜之願也嗚呼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別婚姻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去古為益遠矣夫姓之與氏亦昭然易見者獨混淆而無辨況於遷轉之無常承傳之盛衰又焉能盡知其所自出哉此無他圖譜之局不設中正之簿狀不存亦已久矣雖有智者出於其後將何徵之邪宜乎宜之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也予竊聞之為善者必有後宜之家素以善行聞其後將益蕃歷數十世子孫繼修此譜者屢書不一則指月崖翁為江陰之初祖造端之功豈非宜之所為歟舊譜厄於兵燹有不足恨也或者則曰宇文周之時嘗命叱羅氏為張姓今子何所據獨謂此出於晉之張乎曰叱羅之張稍盛於燕代之間而江南則無有也此非予之私言也蓋亦有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冊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厲曰袁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姬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為氏亦號東樓氏城陽諸縣有樓鄉是其地也氏族家以樓鄉之故遂謂樓與樓姓同殊不知樓乃邾婁氏之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譙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三子孟曰恭仲曰侍中玄季曰散騎常侍峻皆仕於吳峻生宜威將軍陟陟生康樂令胤胤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靈琛寄迹釋氏法中梁武帝賜號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爽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元孫之繁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年者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自是蔚為衣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礎懼其族大而譜逸也於是撰為家乘二卷一做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為圖字名卒薨咸具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者亦附著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予序之予知樓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自義烏而分其居縣之東門者尤為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宜獻公翰皆述高祖先生事略自謂其先蔡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鑿鑿可信無疑第智者大師附錄以基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婁為一音者似為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為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諡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況樓氏冒姓之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礎也為斯而懼惓惓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為辨析繁諸篇首使其子孫有考焉礎字士連嘗從予學經國朝洪武壬子試吏部中選授將仕佐郎大同府宜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上虞魏氏世譜序

濂居浙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簪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貞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邠州錄事參軍珍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實生盧陵尉濬濬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墳墳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有二雖不與仕籍而能修明禮義蔚為鄉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龍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廷壽廷生鎮此其傳系可見之略者也初侍郎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般武也汝陽為北祖至四世孫司空睿遂相宣宗武進為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鄞台之瀕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為最盛一門之內悖禮樂而說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隨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會集雅歌投壺酣暢淋漓聞問然和洽嗚呼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閱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右族若

並著之成書一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儒從余學。經因命來求序。予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蔓延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磨郡寄者。在在而是。比則闕家罕聞。近世遂指為希姓。然據新定列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為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友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當甚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為正。大抵江南之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為陸州刺史亮之派。自白雲原而分者。多為元英處士之支。雉山屬落安。亮則汪華之將。武德四年。舉陸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元英。雖曰圖牒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所疑者。故予為稽玄英也。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略。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東鄉。今析為嚴之落安。蓋予鼻祖紘西漢不仕王莽。避地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嚴山中皆有之。曰真應廟。嚴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顯人。又按秘書省正字方彞。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冠流離。有名紘字子纓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一轍。獨新定別譜。謂仙翁為新定人。祖紘。晉元熙間。為郡功曹。父雄生三子。長儕。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儼。字叔威。當南齊世。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太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儕必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儕事且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曰觀。次曰觀。季曰洪。而著作郎方仁傑。閩系錄則云。仙翁三子。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宜祖諱。改為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觀與讚稍異耳。無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固為江南望族。而元英之支。子孫尤衆。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原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知其源流之詳。頗閱勾吳譜。其補元英第三世諱述之下。註云。子孫遷寧海之候城。因據之為正。且為牽引諸書。而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史諱。始遷。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延康。延年。延範。延遠。延英。延輝。延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或家滌陽。延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亦出觀之裔。因為元英異支。謂其徒於光之固始者。則非予恐讀茲序者。有疑而不釋。設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贈馬氏復姓序

馬氏本嬴姓。伯益之後。造父封趙。為趙氏。至趙奢封馬服君。又為馬服氏。後單稱馬者。省文也。自秦滅趙。子孫散居中原。世有位序。至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為尤盛。在宋季時。王之十九世孫某。為都統官。擁重兵。鎮興國軍。遂即永興縣之辛安里家焉。統生四子。曰叔啓。曰叔經。曰叔某。曰叔建。叔建再傳而生辛辛。

生世榮。世榮有雄才。當咸淳末。北兵長驅而入。荆襄皆陷。辛安豪士。有起義師而勤王者。世榮贊其謀。勢弗敵。而敗。世榮歎曰。吾世為宋義民。不得不爾。今事不成。天也。弗避將殲厥宗。因遁藏重山密林中。詭葉為姓。飲水看雲。以終其身。世榮生元。幼亡二親。能自表見於世。國朝皇慶延祐間。大官辟為興國武昌岳陽三府掾。以廉慎稱。元生四子。曰謙。曰豫。曰晉。曰恒。皆業於儒。初馬氏強盛時。析為二支。以居咸。建莊武王廟。以奉祀事。元既易姓。當時序變遷之際。盡然傷心。每帥諸子往哭於廟。及祖父諸尊。哭已。呼諸子前。歷語之故。且曰。吾馬氏也。不得已更而為葉。吾老且死。汝曹幸正其家牒。復求為紳先生。文以昭之。吾死目亦瞑。元既卒。天下大亂。而謙豫相繼亡。家又燬於兵。晉挈恒子。子走道路。幸完其生。復與有祿食。間過濂道。事歎歎以泣。濂聞受姓命氏。所以別生分類也。南北混淆。氏姓無辨。蓋有因襲致久。而不能革者。况逢時多故。而詭姓遁身者乎。古之人有墨台氏。辟難而改為墨。又改為怡。怡氏名寬者。有重名於時。終不能復其初姓。又有牛金之子。亦因逃思而改為牟。又改為齊。齊氏名點者。乃能請於朝。復比於牛。君子之論。每不予寬。而有取於點者。在於能復與不能復而已。今晉敬承父訓。如奉璧玉。早夜兢兢。卒能復年久易之姓。非所謂繼志述事之孝者乎。夫孝者。非以傳龜襲紫為也。非以玉帛充物為也。明其宗。使紊亂而失序者也。魯襄公時。邾人以莒為後。孔子作春秋。大書曰。莒人。氏其可以為宗乎。晉之是舉。實有合乎春秋之義。濂願學孔子者也。安得不為文以昭晉之美乎。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日。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純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釋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遂成齏粉。一家五十人。咸死於海。獨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為子。且為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皇朝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望。聖恩如天。固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於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以前叩地而退。既退。詣濂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言。濂以未暇為答。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說。為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早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為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於朝。復姓為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報鄒之。

德哉。聖皇之言即天也。慎毋忘之。慎毋忘之。源故舉此重為傑之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芳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雄選足以行所志而不負其學矣。大丈夫之際遇有如此者。可不謂之榮乎。抑予聞嶺南郡縣以百餘計。而東廣為最盛。其出而仕者未嘗無其人。唯張文獻公暨余襄公。卓然清風。振起百世。公固廣產也。中朝士大夫。寧不以望二公者為公望乎。公之往也。推體用之學。以施於民。凶姦之未屏也。我則劔刻之。仁化之未孚也。我則宣布之。人風之未洽也。我則移易之。民瘼之未瘳也。我則蘇息之。水利之未脩也。我則平治之。庶幾無負聖天子寵眷之深意。他日良史氏必錄公之勳業。焜耀簡書。較之二公。未知其孰優劣。此蓋邦家之榮。非一身之榮也。公其品哉。

送張編修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紳。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再拜請曰。紳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鑿與時幸而勅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為高。瀛海不足為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勗者。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肆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治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漢唐梓人雖知良材。必施斤鋸而後成。宮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壓之飭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鑿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躡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賚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愒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遂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為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為非。人偷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願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於是生再拜謝曰。紳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生字鳳舉。沈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闢。與出應書。鄉閭嘗占前列云。

送布政葉公之官閩中序

皇帝御天下之九年。以諸行中書之設。本於權宜之制。中外竝稱失符。朝廷意乃詔丞相御史大夫。及翰林侍從之臣。議更其名職。革行省。置承宣布政使司。司有使。使之下有左右參政。皆委任在廷之臣。充其職。十年夏。儀鸞司使葉公受命為使於福建。凡與葉公往來者。咸曰。公之往宜哉。福建大藩也。統府惟八。壤地二千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甲天下。而使又一藩之長也。凡事之當否。左參政曰。可。右參政曰。不可。司之屬曰。然。掾吏曰。不然。皆不敢自用其言。白於使。使可否之。然後定。其權之若是也。而公又天子之親信臣也。公精志小心。事上二十餘年。未嘗有過。上之器公。非一日矣。宜乎公之當此任也。金華宋濂曰。雖

宋學士全集卷之八

序

送刑部尚書李公新除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序

大丈夫生於世也。先貴乎立志。志既立。不加以問學。猶玉卮無當其質。雖美弗適於用也。問學既充。不遊其時。猶操瑟立齊王之門。雖有其藝。而三年不得入也。時既逢矣。苟處之閒曹冷局。淹回下僚。猶瞻仰岱嶽之巍峩。亦未易叫閭闔而呈琅玕也。古之人固曰。不可企及。亦其全是數者。然後能立事功而垂竹帛也。歟。晉康李公文彬。器度宏偉。昂然負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有慰薦之者。沈府掾中。日以澤物為己任。會海內不靜。羣盜磨牙吮血。殺人如麻。公集兵二萬人。保障封川。肇慶。新昌。德慶。四郡。凡十五年。強兵如九江。劇盜如三山。龍潭。卒不能犯境。幕府上其功。雖累加以重爵。公惟知恤民為急。而無所外慕。由是薦紳之勝流。岩穴之處士。與夫技藝百工商賈之屬。咸譁然稱之曰。活我子女。全我室廬。存我金縢者。其惟我李公乎。公猶欲然。每以為未足。及天兵下廣東。德慶。侯實總戎事。聞公之名。遣使者聘起之。既入見。上署為中書斷事官。遷大都督府。持法平允。聲譽翕然有聞。尋改小司寇。未幾。陞秋官。又未幾。上御外朝。親擢為浙江行中書參知政事。中外莫不慕豔之。夫以公之賢能。遭四海雍熙之世。上簡萬乘之知。入司喉舌。翔翺法從。出鎮行垣。儀刑州牧。銀章艾綬。蔚乎其光華。畫省長棘。儼乎其

然天子用公者非謂舊也。謂公賢也。以公為使者非以榮公。以公能任重職也。不命之他司而之福建者。非謂地廣物富。以去聲。彼遠。命公綏其民也。夫國之建官立職。豈以富貴其臣哉。所以為民也。天子與宰相運於內。四海之遠。兆民之繁。安能畢得其情而遂其性哉。故立布政之司以治之。官以布政名。欲其宣政化於下也。有疾苦不能自達於上。惟公得達之。民有善可旌。有惡可誅。惟公得聞於上而旌誅之。其強悍。培其良順。俾山嶺海涯之民。皆得安其生。以樂太平之治。斯則天子委任公之意也。亦公報天子之職也。苟以位為公之榮。豈知公者哉。濂與公同朝最久。知公之為人。寬厚好善。故具道建官之意。以為公贈。且以為公規。

送張禮部兼晉相府錄事序

皇朝御天。區宇收寧。文化治熙。罔問內外。聖天子猶軒食宵衣。欲圖治安。如黃虞時。在野之賢。無不遣使。羅致於庭。當是時。錫山張謩。惟中。用監察御史薦。上名銓曹。四方來者。雲擁而林布。銓曹各因其材。命題試之。而惟中前進士。乃以經學對。初復考。會謂良才。遂列為首選。又明日。丞相引見於奉天門。上親御翰墨。疏其名。下曰。翰林應奉。其次而下。悉用奉天選授官。則惟中特被簡注可知矣。已而惟中視草北門。文辭雅馴。而能弗悖上意。於是日侍左右。或講說經史。或應制賦古詩。未嘗不再三稱善。甫一載。特授禮部主事。未數日。會晉相府錄事。復命兼之。命既下。六曹之士咸曰。學者當明體而適用。苟學矣而不施之於政。是玉卮之無當也。奚補焉。上之歷厲惟中者厚矣。詩人頌文王作人之盛。有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今日之謂乎。三館之士。又曰。詞林之設。官自學士而下。曰侍讀。曰侍講。曰直學士。凡若干人。而待制。脩撰。編脩。之屬。不論焉。夫以賢才如此之多。其事始集。惟中一人。猶當其任。亦未嘗見其有缺。非其才之果良乎。苟使議禮於儀曹。贊畫於宗藩。其有不稱職者乎。傳有之。君子學之在躬。當無施而不宜。惟中其有焉。金華宋濂。則曰。二者之論固當矣。濂則以為天下才良者衆矣。能致萬乘之知者幾何人哉。縱知矣。論說或不合。沈沒於下僚。十年不調者有矣。縱調矣。或處閒曹冷局。首尾拘畏。不能展其志者有矣。今惟中以一布衣之微。上膺宸選。未久而三遷官。官皆清要之重寄。不知惟中何以報上之賜乎。奔走承順。以為恭。非報也。出入謹飭。而自防。非報也。唯清白一心。以承休德。常如天日之照臨。有知無不為之。無不竭盡其智慮。庶幾稍無愧耳。他日名存竹帛。功在國家。不於惟中之望而誰望乎。會上錫晉王士田於吳。惟中將履畝而實之。過家上冢。以為鄉邦榮。濂惟中老友也。故於其行不以佞而以規。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爵。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為樂也。君聖則望臣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其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矣。奚取樂乎。雖然。吾才苟不

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於君。為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為之贊助焉。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為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為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順。過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為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晉王府王傅李君思迪之官詩序

成周之時。王者必立師傅。尊之曰公。而不煩以政務。廣廈細毳之上。論道而已。自漢以來。以王為一等之爵。衆建宗親。以為雄藩。故亦設傅相輔之。相則總其國政。傅則導以德義。歷代相因。未之或改。我聖天子臨御之三年。思固泰山磐石之宗。以奠安黎庶。九子一孫。同日封建為王。所以敦展親之道。壯維城之勢也。於時晉王開國太原。詔簡在廷之臣。以吏部侍郎李君為之傅。命既下。為士者曰。我知李君文且賢也。翩翩乎脩辭。截截乎雅韻。春花明而秋雲敷。江濤雄而蛟龍鳴。出其緒餘。克擢高第。遂為甲午科名進士。其膺是選也。則宜在位者曰。我聞李君賢且能也。自來京師。即膺寵眷。居右史有獻替之功。佐延安有撫綏之績。已而入郎曹。直躋法從。試之也既屢。而用之也彌篤。其膺是選也。則宜金華宋濂。則曰。是固然矣。然而皇上之意。以晉國表裏河山之固。北控代朔。南接關陝。其地為形勝。其民儉嗇而易化。必得重厚誠懇君子。輔王而安輯之。此李君所以任選。要不止前二者所云而已也。今王雖未出閣。李君之行。浚治其城隍。經營其宮闕。勞徠其黎庶。然後迎王就國。日以法言大訓。陳於前。俾王為晉王。斯民為唐虞之民。熙鴻名於無窮。垂令德於不刊。在此舉矣。李君尚勗之哉。濂也不敏。待罪國史。他日幸觀勳績之疑。必執筆書之。曰。出鎮太原。自晉王始。其導王以德義。底於成功。自賢傅李君始。不其謹歟。李君尚勗之哉。濂之有望於李君者。若斯而已。李君名吉。其字曰思迪。濟南人。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典籍。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嘗幸臨之。敏行早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即啓論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日月之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焉。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上覽畢。悅曰。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顧問。見其性柔忠懇。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十兩。錢一萬二千文。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子時侍講禁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掖等郡。初因張謩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強。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爾也。今皇朝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接踵道途。而元君遺胤。奔竄沙漠。粗存喘息。惴惴自保。孰敢持一矢東向。非漢時比也。聖天子特念生民久罹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實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創殘之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

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導宣上德曰。吾皇一視同仁。罔間南朔。夙夜唯爾民之憂。恐爾寒也。使來授爾。委慮爾也。俾來終爾食。或無以耕。予爾牛。或無以獵。予爾馬。若弓。爾其事哉。朕縱曰。恐雖水火而升。柩席云。胡不樂。將見荷旃被裘者。于予而至矣。經歷幕府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毋若翰林時危坐。嗚呼。而自逸也。他日贊畫成功。乘結白馬。周流弔古曰。此雀去病。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狗馬漣滿。白眼望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塊之氣。斯亦奇男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送王明府之官序

我國家重於民社之寄。雖遐州僻壤。必慎選守令。以撫摩其人民。蘇息其凋瘵。而擢用人才之道。必以常從事於朝廷。省部者為先。以其歷練之精。而深達於民情政體也。會稽王君元凱。受命出宰。變之開縣。告行於余。徵言為贈。兩川入我版圖未久。其民新脫於鋒鏑之餘。自非善於承流宣化者。未易以涵煦生息之也。廟堂之議。以為元凱久以文墨議論。佐春官。儀文禮法。諳習有素。其為人持身砥行。又端謹清恪。克稱茲選。故有是命。余聞昔子游氏之為武城也。以禮樂為教。而聖人喜之。此千載牧民之良法。而近世以來。為縣者。率以法度束縛。而操切之。故禮教之澤。不下流於民。而醇風美俗。罕或見之。今元凱之往。不惟使其百里之內。政平訟理。而安於田里。其所以化導全安之者。要必有其道矣。他日觀風之使。有言於朝者曰。西蜀之地。有萬家之邑。其令之治。先政教而後刑罰。其民之俗。好辭讓而恥鬪爭。以故絃歌比屋。而囹圄空虛。雖在數千里之外。而藹然不異乎邦畿之中。是宜旌褒其縣大夫之能。以為在職者勸。若然者。必元凱之所治也。余在禮部。常知元凱之為人。今守職詞林。乘筆史館。晨入夜歸。無敢暇逸。故於元凱之請。不及綴緝文辭。為贈。而姑道其所期望者。如此。此為之。元凱其勿以余言為簡也。是為序。洪武六年九月既望。金華宋濂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三載者。朝京師。詔銓曹。考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上之意。以為能勸民。方可以對越明神。蓋異數云。當是時。桐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觀闕下。有旨俾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燕齊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兼能撫輯創殘之民。既煦燠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所召。隣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轅臥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也。垂碧之囊。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服若我使君。不來。饑餓兒。哺寒。寒兒。友乎。黃髮歸背之翁。寬衣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暴露於雨風之夕。今使君闔閭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奈何一旦去之。吾儕小人。欲做河內之借寇。倘獲姓名。不能上干天聽。幸賴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者。惠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節食。盡

幾。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馘。固無求於世。然必無愧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皆於信史。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之。所敬者何。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銜冤。天為垂象。君子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久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郡寄。或從方州入。乘鈞軸。載之方策。班班可攷也。欽惟聖朝。取法前王。其久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有功者必超擢。起潛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歸之哉。是為序。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窮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豐劉子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辭歸。及是使者至。即束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等入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辨。先生敷釋詳明。上悅。越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勅儀曹賜冠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論先生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爾自度其材。可為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于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老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況區區草澤賤儒。三瞻天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孰不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若冒昧上承詔旨。異日儻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賦三詩。以進。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不欲仕者。復以禮而致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致君爾澤。民爾。一旦翻然西還。傍岩以為廬。結雲以為衣。菜有菹。食有稻與魚。左圖而右書。于予而行。沈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亦誠焉矣。奔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煥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為厚俗。是亦報上之恩。萬一也。是則可為也。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士大夫多慕味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許時用還越中序

藝與越為隣壤。越屬縣曰嵎。有許氏居之。世以詩禮相傳。為名門。而時用則又其最秀者也。濂家藝之金華。距嵎為不遠。在弱齡時。即與時用相聞。方以文墨自漸。靡無雨風。無晝夜。危坐一室。不暇見。暨同試藝。浙闈。旅進。旅退。於千百人中。無有為之先容者。又不能見。自時厥後。時用以禮經擢上第。為諸暨州判官。金華抵諸暨。比嵎為尤邇。將騎驢走鈴下。而謁焉。時用又入行御史臺。治百司。其地清嚴。雖時用亦不宜與人接。又不欲見。曾未幾。何金華陷於兵。士大夫蟻蟻走。唯流子里為樂土。頭髮髮。擊避焉。流子里隸諸

暨地作蟻之東南僅數舍即至。濂時苦心多畏。而士著民往往凌虐流寓者。白日未盡。輒騎行林坳鈔其囊袋物。甚者或至殺人。又不可見。及至兵戈稍息。予還金華。日采藥以自娛。間念及時用。即欲約二三子往候之。以解夙昔之思。去年冬。聞時用有弓旌之招。使者趨迫上道。急於星火。又不及見。濂竊自念。時用英俊士。此行何所不至。鬱鬱風開。將以次而升。何日能賦歸。縱時用欲歸。上之人未必聽也。濂雖少時用一歲。則已皤然成翁。度何由至南京。既不能至。又安能與時用一抵掌笑談邪。慨然思者久之。會朝廷纂修元史。宰臣奉特旨起濂為總裁官。使者亦見迫如前。濂將戒行李。時用至武林始旬日耳。濂又自念。史事甚重。當有鴻博之士任其責者。濂豈敢與聞。藉是以往。或得一見時用。亦豈非至幸歟。濂來南京。寓於龍河上。方求時用館舍之所在。忽有偉丈夫來見者。問其姓名。亟曰。我許時用也。子豈非景濂乎。濂驚喜不及答。亟延入坐。備陳五欲見而弗能之故。時用知濂嚮往之久。亦相與傾倒。凡風晨月夕。無不相往來。一旦忽淒然墮淚曰。余先朝進士也。春秋又高矣。不足以辱明時。使者不我知。委幣而迫之來。我不敢違。今已陳情於丞相府矣。丞相憐言之上。得遂歸田焉。不翅足矣。他日又來言曰。聖天子寬仁。今用丞相言如所請矣。已具舟大江之濱。吾子遇我厚。幸一言以為別。嗚呼。藝與越其壤相接。其見甚易也。乃積四十年而莫之逢。厥後始見於千里之外。既見矣。遠或四三春秋。近或及期相與論學。以盡夫情可也。未及兩月而即去。既去矣。或買一小艇相隨。五六百里間。采江花之幽靚。殷勤道別。亦云可也。修史事殷。足不敢踰都門。愴然而別。既別矣。一二年間。或再得聚首。如今日焉。猶可也。然向者已如此。自今而後。其可以必期而必取之耶。人事之參差不齊。何可復道。尚奚言為時用之別耶。雖然。時用之歸也。其有繫於名節甚大。時用采蕺山之蕺。食鑑湖之水。日與學子談經。以為樂者。果誰之賜歟。誠由遭逢有道之朝。故得以上需滂沛之恩。而適夫出處之宜也。夫道宣上德。以昭布於四方者。史臣之事。因不辭而為之。書區區聚散之故。一己之私爾。則又當在所不計也。

送天淵禪師潘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者之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真。知之者固密。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烟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天淵名清。潘台之黃岩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管司內記。楚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載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為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有傳之者。味冲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煇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為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嘆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

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恆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為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為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為象為龍。此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咏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送從弟景清還潛溪序

予從弟景清。年七歲入小學。十三歲即棄去。為廢舉之術。居物於家。視其時之訓信。而操其奇贏。未幾家大穰。今二十有七歲矣。一旦發憤言曰。吾以七尺之軀。豈終溺於此。而不知自返哉。且貨財造物所忌。藏者在室。而奪者已在門。吾豈若明仁義於身。使人不得而攘哉。於是即外兄賈思誠謀。思誠喜曰。此奇男子事也。景清勉之。景清乃囊書襦被。不遠一百里。謁予於東明山。具言其狀。予為之驚喜。乃與之坐。而語以孟軻氏夜氣之說。而悲世俗傾墮於利害之塗。莫能自拔。予言頗懇惻。景清聞之。輒感頷。似欲泣者。予知其可教。乃處之羅山書室中。羅山予新遷居地也。距東明僅三里。日稍晨。景清則挾策而來。反覆詰難。一字不解。輒沈思良久。期必通乃已。至曉始罷。去日以為常。行跡蓋可數而待也。予聞歸羅山。則又見其獨坐。夜將半。猶聞讀書聲不休。嗚呼。若景清之為。不亦奇男子也哉。昔蘇公明允。少不喜學。年二十七始大發憤。閉戶讀書。為文辭。及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乃悉取所為文焚之。益大究六經百家之說。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一時學者皆取其文以為師法。今景清之年。正與之同。發憤讀書亦同。使其志愈奮而不變。學愈勤而不息。則今之景清。惡知不為昔之明允哉。景清勉之。雖然。明允之學。志在文辭者也。吾徒何事於斯。必也學為聖賢有用之學。達則為公為卿。使斯道行。不達則為師為友。使斯道明。如此而後庶幾也。予家自文通先生以來。多勵行於儒。今族人之衆。幾及萬指。罕有言詩書者。竊喜景清之有志也。於是東歸。序以贈之。景清試往質之。思誠。又必有以相發也。

送徐大年還淳安序

觀人之法。當察諸心。不可泥其迹。仕不仕。有弗暇論。苟其心在朝廷。雖居草布。操觚染翰。足以鋪張鴻偉。上裨至化。脫或志不在斯。雖館銅章。佩墨綬。朝受講誦。暮閱獄案。政績藹然無稱。古昔君子。蓋獨竊憤之。余於徐君大年之歸。不能無所感。大年生淳安萬山中。載籍兼該。而辭藻豐縟。有聲於浙河東西。當皇上龍興。招延儒雅。大年驟然被山人服。趨登轂之下。同侪前代史。史成。會有詔集諸儒議禮。大年復與其事。廷議將命官大年。以宿疾辭。去年秋。中書奉旨纂修日歷。朝紳各薦所知。余以大年知本末義例。可以觀會通。而無首尾衝決之患。疏其名以聞。使使者持書下郡國。大年即驩然應命。詣闕入館。之後。俛首探刺。唯恐一事有遺。記注有闕。略悉補足。為完文。日歷成。廷議又將錫之官。大年固辭如初。嗚呼。使大年初受命。為一縣令長。不過簿書期會爾。招徠撫綏爾。又其大者。教化行百里爾。一旦白身召入史館。大書特書。使聖天子宏謨駿烈。烜赫萬古。與天無極。此其功與試宰者。孰重孰輕。雖不仕猶仕也。藉令自茲終老山。

林可謂無負於國亦可謂無負於學世之好議論者見其辭祿而歸搖尾鼓隊謂相夸獎不曰潔身而自高則曰獨善以固窮夫士道不願治之世披腹呈琅玕無有舉目視之者故不得已引退今當堯舜在上變龍滿朝之時以此疑大年者謂之誣士士不學則已學則必期世用有如大賈行廢舉術寶貨填溢市區乃振鐸號諸人曰我不售我不售萬萬無有此理以此窺大年者謂之矯矯與誣要皆非真知其心者雖然在昔宋室盛時布衣入史館者僅六七人皆兩制八座所薦引其任甚不輕大年雖不受祿龍靈所被溥博汪洋有加以昔大年將何以自效且春秋猶未高沈疴容有卻藥之時行當杖策造朝門蓋展所蘊以驚動世俗使向之疑且窺者瞠目不敢吐一辭則出處兩無憾不然長往山林而弗思返日與猿鶴為友餐霞雲而漱泉石高固高矣如不仕無義何洪武七年春正月一日宋濂引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瘡疥秋之癘寒冬之嗽欬二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祿甚為不輕也後世官淺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習聞詩禮之訓惓惓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彥修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詳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譫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和云當解表而勿攻裏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煮液令飲之大汗而愈儲藥方氏子婦瘧後多汗呼屢人易衣不至怒形於色遂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則人步之重雞犬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補之其甚漸減至淡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穢飲食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授以胡椒煑伏雌之法日啖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雞能助煑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頓減纔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朱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人以爲厲所憑真能療原禮曰此鬱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算乃復初藥原忠妻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翻然如升浮雲之上舉目則室塵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無驗原禮曰左脈雖甚且澀神色不動是因驚致心包絡積汚血爾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斗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顛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原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李杲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問賢士大夫恆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大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嘗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翅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金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釋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

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沈疴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餞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倣此義稍陳原禮療疾奇中者繁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隱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龍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余言質之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之士觀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三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秘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為索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師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玄之效極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雙體雙用雙修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而者反之反也反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元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而求亦不可冥然而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薄太清而凌飛霞多有隱君子棲遯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為還樸為人沈篤近道所以方外高士極愛器之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於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借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既而復補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敏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忠常在乎內虛而外術學未聞道而慕乎傳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網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飾加焉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

勤乎其所當修者。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帖帖以自街。既得之。則又薄卑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既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就驚之時。則真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驚則已。驚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成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序以贈之。

送鄧貫道還雲陽序

周官之制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所謂三物。若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嫺居其一焉。釋者曰。嫺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雖有恩以相愛。然有文以相接。蓋一出乎彝倫之正。故賓與之際。特於此察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久矣。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實歸焉。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講論道德性命之奧。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觴賦詩。以寫冲和之情。其樂殆難如也。及元季兵興。所在皆釋。貫道避地巖谷間。深墊而不出。公聞關走江表。擇真主以爲依歸。自赴於風雲之會。名譽日起。而助業日盛。貫道之與公。不相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冬。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泛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行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鼓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酌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離家之久。翩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霧昏昏。父子乎西東。戚烟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蟻之虞。有親嫺在遐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據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峯。森列如畫。秀氣甚磅礴也。自漢以來。爲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明時。而足以當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巖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予敬愛貫道篤親嫺之義。故舉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八人。分題爲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侍讀。凡二十五人。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於茲。冬氣向深。草木搖落。事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爲爾請於上。宜各旋歸。歸即適至。無以久淹爲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若干。以爲道塗費。衆皆羅拜而退。時聞之連江有陳生子晟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選入爲楚王府侍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爲王所賞禮。及奉教命還闕。詣予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予曰。爾之從我者。學爲文耳。文豈易言哉。翻秋澹之瀾湧。屹喬嶽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足以喻其變化。

也。能知變化。則輻輳轉固。蹶蹶駕韓。煥然有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聖人垂訓。皎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也。推其訓。故以窺其原。釋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靡所不通矣。爾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爲人。號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衷。日保守而勿失。氣或我格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戕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幾與天爲徒矣。與天爲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對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之清冷者也。顧不遘歟。生以爲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言者。佩而行之。予老且病。四方求文者。日相迫趣。誓欲燔筆視以自絕。憐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爲贈。

送黃贊禮洩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羣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洩之。臣於浙鄂。齊泮。皆於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若燕。陝。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味死以上。制曰。可。於是選選奉常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列。越三日癸未。陛辭。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恆道也。況灑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況職在奉常乎。已盡其職。猶難。況欲洩人而使其莊敬乎。皆不可不察也。爾等聞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衡。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責。將不可道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勅儀曹各賜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陶公中立。吏部尙書符公同文。今禮部尙書牛公士良。咸以爲淵靜潛際昌期。獲將使指。以臨洩祠事。可謂寵榮也已。各賦詩以爲贈。而文學法從之。臣滌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肆惟皇上宅中闔。治其對越。昊天。感祀於上下。齋戒一心。凝神於恍惚之中。如將見之。羣臣之助祭者。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顯者。以致鴻休。洩臻。甘露。霽降。三秀。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牣。化爲豐年。此蓋精明之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駿奔。走執豆蓬。以薦馨馨。然猶慮藩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舜之望山川。徧羣神。姬周之成秩。無文。不是過也。有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盡承上訓。壇廟有缺圯者。身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牲牲有不肥腍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天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牲俎芬芳。庭燎有輝。神靈洋洋。昭格於上。則夫藩蓋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哉。雖然。神人相依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創殘。其或有未起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知之。歸告於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哉。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

七十跪而奏曰。博士臣假。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為無功。第以筋力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制曰。可。且加其官。為翰林待制。勅發曹給。命越三日戌戌。假具朝服詣丹闕。以謝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復問曰。向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曰。卿誠盡矣。歸養於家。為宜。假於是。以首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首簡授濂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調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為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為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陸之以官。俾為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皇上勵精圖治。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於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上德。俾習為孝弟忠信之行。出為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微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濂亦老矣。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序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願思以自勵焉。

送胡十判官西還詩序

奉情縉思。莫難於別離。成物成聲。莫難於歌咏。是以漢士有河梁之賦。唐人有芳園之集。蓋將序禮悼勳。宜休垂烈。燒燕饗於周詩。準樂律於商雅者也。安定胡十判官。辨章公之嫡弟也。穎標比柏。茂實方瓊。苞韞三靈之秀。激灑六藝之府。發為葩藻。思做枚鄒。徵諸謀猷。欲攀管樂。頃縮貳車之綬。僉偉右轄之選。安西之幕府。多才。風閣之舍人。有格。遊投華筍。尋盟杜若。來游建業。光映萬紳。晴招鍾阜之雲。曉勺秦淮之水。冲襟孕洽。清聞流滋。暨其西還。無不東企。於是劉蛟人之春綃。攝黛女之秋綺。五色爭輝。八音允和。既合比興之則。不殊韶濩之奏。爽氣浮游於留旌。夜光陸離於行囊。不鄙疏才。得題雅製。爰擊瓦缶之謠。用相驪駒之唱。其詩曰。白鴈響遙階。丹葉蝕山樊。繁霜一何膠。蕭晨孕嚴寒。激中方成紆。別遠良獨難。江筵有笙匏。纖篋扇微輪。欲奏陽阿曲。芳懷注幽散。情長江流促。人退岡勢漫。何以寄所思。袖有空珮玕。刺作雙松柏。持之綴君聲。

送和贊善北歸養母詩序

太原和君希文。呂忠肅公之高第弟子也。在勝國時。肄業成均。通詩之傳。積試八分。將與有祿食。俄丁外艱而去。養母太行山中。飲水著書。以為樂。以翰林待制。微不起。已而中原板蕩。大臣名將。爭辟以為屬。亦不起。會兵荒相仍。暴軍掠人以充糧。所向殆盡。唯希文保障獲完。希文昆弟之孤女。十有六人。當艱難險阻之中。希文又能保全。備持。而卒歸於士族。故人見希文者。咸稱之為卓行。云。入我國朝。大將軍徐魏公聞其名。薦而起之。希文即束裝就道。見上於治朝。與語甚悅。擢為刑部郎中。未幾。遷太子贊善大夫。日侍書東朝。問書陳其情。素云。小臣有母。春秋之高。至八十有四。無他兄弟。以為養。臣行年亦且六十。雖有

子僅四歲耳。烏鳥私情。其能自已乎。言訖。潸然出涕。東朝以其言聞。上惻然憫之。即日遣北還。夫君子之為學。勉節編。愷精神。窮年矻矻。猶以為未足。豈務為譁世取寵之具哉。亦曰學為忠與孝耳。然其道無二。致能忠於君。必能孝其親。希文以青豎之俊英。雖出而仕。而念母之切。惓惓不少忘。所以終遂歸養之志。希文亦知所以致此者乎。蓋生逢有道之朝。皇上執孝道以御天下。故希文朝有請而夕戒塗也。希文之還。服五綵爛斑之衣。戲舞親側。升堂為壽。宜曰。此非兒所能。天子之恩也。者壽之朋。簪纓之儔。聞希文之歸。必行學授館。委曲相問勞。又宜曰。此天子之恩。非某所能也。州里從游之彥。嘗受經希文者。必羅拜後先。問朝廷所以遣還之故。又宜曰。此非予所能。天子之恩也。希文果能之。則誠知歸美報上之義。而無愧於學詩者矣。雖然。希文固卓行之士。其能全家以智。活鄉黨以仁。裁出處以義。固人之所難能。然希文不。可以足而自足。尤當增益其所學。他時杖策重來。推內聖外王之道。以輔我國家。上躋唐虞三代之盛。使事功勳之鼎彝。名氏升於史冊。力無負忠肅公之教。不可徇一夫之私行而遽已也。傳曰。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予蓋於希文望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尚書劉公伯溫。為率朝署簪纓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動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餞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已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敬中外。涉歷確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託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游。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為序其事。復總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曠陽麗層霄。青芝吐芬葢。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勳。一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憚。謝卻山中雲。迢迢贊王業。二矧君才思多。錦繡照青春。摘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頻。三鶴汀接清照。蕙帳怯新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四一從離巖。局十年服官政。炙燈竹素間。無一非龜鏡。五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罄懸。無以贈君行。六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遣匣中藏。七一彈澆風。再彈民生足。衆生蒼蘆中。行見翹松獨。八翔羽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處前竹。迎風自相倚。九官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十

送安南使臣杜舜卿序

天香有德。戡定四方。以靖安生民。於是我皇帝龍飛淮右。仗劍渡江。天下豪傑。雲合景從。一鼓而江南平。再鼓而汴洛定。三鼓而齊魯秦晉以寧。四鼓而幽燕遼瀋悉入版圖。歷數攸歸。大統以正。德威所及。雷動風行。浩浩蕩蕩。單及無際。於時安南國王陳日燿。鼓舞皇化。遣使稱臣。帝嘉其嚮慕之誠。詔翰林侍讀學士臣張以寧。典簿臣牛諒。賜以印綬。仍其舊封。為王使者。齎詔而行。未及國而王薨。其世子日燿。繼志述事。守禮惟謹。遣陪臣少中大夫杜舜卿。告哀於朝。請嗣厥位。帝帥羣臣。素服受舜卿。見於西苑之帷殿。慰

問良久。皇情盡然傷悼。退而歎曰。日陸率先內附。朕意西南之民。將有攸賴。不知賢王何去朕之念也。遂親御翰墨。爲文一通。以祭之。辭意悽惻。讀者感動。即日翰林編修官王濬。吏部主事臣林唐臣。奉命以往。且詔世子王其國。取前使者所護王印授之。其德至渥也。嗚呼。皇帝君臨萬國。如天日之照。光無不被。而王之父子能守臣節。如江水之流。勢無不東。上以德而化。下以誠而事。上君臣之遇。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然而漢置九郡。而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爲二道。置節度。立五管。而安南亦隸焉。地雖僻在炎徼。涵濡中華。聲教者已久。固能尊事大國。確守臣職。昭被宸眷。克保其土地人民。與我國家相爲悠久。播之方今。傳之後世。書之信史。嘉名美績。焜耀鏗鏘。當非他國之君所可及。不亦盛歟。在昔之時。君子有行役者。必賦詩以閱其勤。今舜卿崎嶇萬里而來。中朝士大夫皆念其賢勞。於其還也。發爲咏歌。以道其事。夫導宜上德。而布之四方者。史臣之事也。濬雖不敏。乃本諸作詩者之意。而爲之序云。

送陶九成辭官歸華亭序

君子其可必於仕乎。曰。否。可以仕。可以不仕。曰。仕而不仕。亦緊其逢乎。曰。否。可仕而不仕。不可也。可不仕而強於仕。亦不可也。唯其義而已。曰。義之所在。奈何。曰。義者。宜也。當其可之謂也。欲當其可。非守道君子。其亦莫莫乎難矣哉。嗚呼。斯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次焉者。斯可矣。天台陶宗儀。九成。有學之士也。僑居華亭之泗涇。飲水著書。多至一百餘卷。會朝廷設六科以求賢。郡守遂以九成爲薦。將授之以官。九成慨然曰。不仕古云無義。當草昧之初。兵戈未息。法制未定。民氣未蘇。吾不可以不仕。不仕何以解生民倒懸哉。今天清地寧。六合一家。論道經邦。皆製龍稷契之彥。趨事赴功。多襲黃姚宋之儔。四方人士。樂觀治化之成。蠶糧而馳騫者。動千餘人。無事於吾也。吾可以不仕矣。去而爲巢父。爲許由。爲嚴子陵。擊壤而歌。以爲太平之幸民。不亦可乎。白之銓曹。銓曹允之。列之丞相府。相君嘉之。於是九成翩然東歸。薦紳之家。咸喟曰。九成之出處。其亦合於義哉。或曰。非是之謂也。九成有弟曰宗傳。近擢代縣令。曰宗儒。妙東爲選曹郎官。九成之意。以謂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進賢之路。故力辭之。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曰。是未知九成者也。九成伯仲之才。不爲不美矣。其問學不爲不充矣。九成之志。豈不欲如河東之三薛。清江之三孔。虎林之三沈。番禺之三洪。蜚英聲於當時。樹芳烈於後世。其所以果於辭榮而謝寵者。亦度其時可以不仕也。避嫌云乎哉。雖然。九成之歸也。結廬泗涇之上。日坐羣比。橫經而講肄之。子弟從之者。皆知所以孝悌忠信。出而事君。又皆知能致其身之義。九成有功於國。比於他仕者。留心簿書期會。而不知教化者。又爲何如哉。苟謂之仕亦可也。抑子聞國家稽古右文。大興文治。嚴禁林清切之選。增成均弟子之員。有如九成之賢。其在所棄乎。在所取乎。九成行哉。席不及煖。突不暇黔。予知鶴書之赴隨矣。九成必不能於果不仕矣。九成行哉。

送國子正蘇君還金華山中序

同郡蘇君平仲。成均教習子者五年。近臣有薦其才於上者。即日召見。親擢爲國史編摩之職。平仲謂丞相府辭曰。禁林地望清切。日侍天子左右。備顧問。區區幼有賸疾。雖能通文史。誠不足以堪之。敢辭。丞相

以聞。上亦弗之強。已而銓曹將別奏官之。平仲念去親日久。天未飛雲。慨然有感於中。復走白丞相。許之。戒行李。且有日。與平仲游者。重惜其去。咸發爲聲詩。而以首簡授予序。平仲予素敬畏者也。將何言哉。以論乎家世。則三蘇之名聞天下。其隆德重望。至今與岷峽爭雄。遺書流落四海。日星赫而風霆噴。璇玉綴而瑤球懸。韶鈞鳴而律呂諧。師表百世。人無異辭。奚藉予之言哉。以論乎學術。則喘嚙鄉學之謬。溯淵源於伊洛。蹈軌轍於關閩。義理精微。析如蠶絲。訓考是非。判若白黑。亦既心凝而身履之矣。又奚藉於予之言哉。以論乎辭章。則體裁嚴比。姿態橫逸。如陽春被物。或根或莖。或卉或條。或小或大。或圓或偏。各隨其物而暢之。無有同者。其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變者。何如也。是故大夫士卿公欲文詞者。必曰我微之蘇君也。隱逸及方外之人。欲求文者。必曰我微之蘇君也。平仲之令聞勃然興。燁然不可遏。又奚藉予之言哉。無已。則有一焉。古者國有史。下至閭巷之間。亦有閭史。皆據官守勿失。紀善惡以示勸戒。其國史之法。見乎書。備乎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殆猶山嶽之有定形。不可易者。太史遷別出新意。輕變編年之舊。創爲十二紀。以序帝王。十表以貫歲月。八書以述政事。三十世家以錄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歷代史官遵之。而春秋之義類隱矣。荀悅蕭穎士頗譏之。而未能大有匡逮。至司馬溫國公。光始取法於春秋。采繁國家盛衰。生民休戚之事。起周威烈王訖於五代。成一家言。號曰資治通鑑。劉恕直謂非遷之所可擬。蓋公論云。然五代之後。而宋承之。宋之後。而元承之。宋有李燾雖嘗著爲編年。異同之論。皆並存之。蓋不敢當作者之任。特廣記備言。以俟刪削。元史幸新修。縱有遺漏。十四朝之行事。亦頗粲然可觀。有能蒐纂以續司馬之書者。將不在今日乎。平仲學術之富如此。而辭章之美又如此。其東遊也。晨昏定省之餘。集諸俊英。繙閱新舊所藏。獨操筆削。而成百代不刊之典。將不在平仲乎。平仲之家。少公以馬遷淺近不學。疎略輕信。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記。成古史一書。至今傳之。平仲因其家世之懿。肆其鑿裁之公。使人稱之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吾平仲乎。予也不敏。以荒唐之學。雜凡庸之識。嘗思有所著作。玩時惕日。莫能就緒。今年已邁矣。雙鬢皤然。形骸弗強。而精神寢衰矣。徒寸管爲無用空文。以應四方之求。日不暇給。苟不於平仲是望。果誰望乎。平仲將行。率六館之士。祖餞於龍江之上。晴雲之孤飛。觀自日之易流。酌巨觥而屬平仲曰。歲不我與。曠離之言。不足以浮平仲予之所深望者。不朽之盛事。鑑世之元龜也。平仲幸聽之。願舉此觴爲壽。平仲曰。敢不唯吾子之命。一飲輒盡。於是抗手而別。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自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唯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賈。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廁其中。孤燕而羣鶩。一鼓吻。一投足。輒與

之柄。惟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屬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論至於此。事不為之長。慨今我聖明。一運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履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明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於朝。將官於州縣。好古以目告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微予。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蓋承息上法古與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聞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靡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為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泚。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曰。毋徒泥訓故之繁文。為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為也。好古曰。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而達於家。於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為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蓋為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為浙河東大郡。會學宮。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簡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人。又曰。播弄經。朝夕不自厭。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為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查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於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洩教事。詞林編。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賢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願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為之師。其實未易乎。其情未易。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聖天子在上。肝食宵衣。以成周為法。然後得遠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成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老及之。他何所圖。不過便祿。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亦將致尤於景君。謙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為德輝云。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胃。傳經為難。非藏。以接肌。查鈞深而致遠。欲承家學。罔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成賦善繼。致宣令聲。有如蔡郡許文。鄭公。為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繭絲馬。析理義之精微。粉墨

鉛黃。發箋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令子。遂允蹈於前。務純樸以自持。敘華英而弗耀。倡道丹溪。矜佩全集。楊徽京。處。臚交馳。天池卒馳於鯨。鍾阜竟辭於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侯服推尊。斜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斯振。豈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好見菁莪之盛。如濂不敏。比德知慚。秋髮檢符。慨年華之易邁。春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鼎鐘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闊朗。炙燈論道。大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遠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詞。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有苑者柳。生於河。折以送子。而與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遠言微。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芬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以迪以將。以厲其衷。叶遙遙北。在燕之墟。士俗勁悍。柔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卉木斯蕃。教雨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即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冰堅。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因得遍觀羣書。既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師。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笈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動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則緇袍敝衣。處其間。略無慕。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厦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為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讓長書以爲贊。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怡。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詎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余者哉。

送王文問序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與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成有可稱。已而虛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

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論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問承命將還。造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問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岳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撫有天下。今一紀。凡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合聲鼓噪者。皆奮奮躍以效才伎。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觀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思不逢治世。逢治世思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尙從而質焉。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灘瀨之虞。跨馬行篋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魚鱉。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揚子雲。司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字。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志愈高。蓋得於山水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送會稽金生序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既甚。凡見其鄉閭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藩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既而郭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舉訪予。且稱文舉交朋友有義。見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肖者如野蒿山樵。不培而自長。材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目之人。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於朝。與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

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予怪世之士爲誠不弘。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譽。交排競許。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舉將歸省其親。某生爲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舉者。若觀靈芝瑞木。然而毋蹈余之所怪也。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偽也。色不可偽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海。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汗瀆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遜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宋學士全集卷之九

序

送邵使者張君之官山西憲府序

天地正氣。絪縕輪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爲解屬。爲屈軼。在人受之。則爲剛烈之士。剛烈之士。貴勢莫能加。威力不能變。參乎氣化。關乎治體。其重於物。又不翅百千萬焉。嗚呼。正邪不兩立。正氣伸則邪沴廓清矣。我國家始建國。江左。輒從秦元之請。立按察司。設官分職。彈劾百僚。所以伸正氣也。迄今垂二十年。憲度益嚴。選官益精。有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尤號稱職者也。孟堅性。硬亮。不善爲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漸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他腸。當良朋。盡簪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已。其氣衰。衰不衰。名上中朝。選教胄子。久之。遷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郊祀之事。無以撼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謹曰。孟兼行哉。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輅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賂舞法。吏。吾見望風畏。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冤之不伸。戾氣鬱結。吾見渙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哉。雖然。鷓鴣之揚揚。不如威鳳之嘒嘒。狡狴之囹圄。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憚壬之不革。行哉。慎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盡於此。而留意哉。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緇衣持斧。赫赫見稱於時者。凡六七人。嗣芳猷。而繼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矣。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證應奉往復論性書上徹九重之聽蒙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爲光榮云

送黃仲恭赴官餘姚序

烏傷黃仲恭翰林侍講學士黃先生之子也以廢補官同知餘姚州事將行縣大夫及鄉之薄俊先生之門人咸往饒於縉湖之上離觴既傾縣大夫進而言曰同知之職在昔爲郡丞爲別駕爲司馬雖均號上佐其實非事之長而州牧或得以辟置之今則出於朝廷之命事之大小無所不當問其職之不輕也較然矣奈何官失其分強者忿怒自將與守抗衡弱者依阿取容又一切局於鉗制不敢吐一氣出一辭二者皆失也方今四海虛冥財用乏絕民心危迫爲天子佐二千石者當如是耶願仲恭以此爲戒鄉之薄俊又進而言曰先王之制禮一獻之問主賓百拜所以避其禍也後世爲黷彙之託終日昏冥鮮有不憤厥事昔之人嘗有碎力士之鎗破鸚鵡之杓者所以樂沈痼拔深溺進新德也願仲恭以此自勵先生之門人又進而言曰士君子非以傳圭鬻組爲難能世其德業爲難仲恭先居士以布衣欲借劍斬佞人頃其剛大之氣至今可掬先吏部又以學識受知丞相官業益顯今尊公先生又以文章爲海內第一學者仰之如北斗如泰山繼其後者不亦難哉願仲恭以此自勉仲恭皆再拜曰梓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嗟夫今之贈人以言者多資以諛辭以相悅孰有如輩公者乎稽其所言縣之大夫所以勗其職也鄉之薄俊所以樹其德也先生之門人所以昭其世也能是三者其愧愧先生之子耶仲恭尚憤憤仲恭才賤而智周能力於行弗滯於物其必有以處之矣濂受學於先生最久而與仲恭遊尤密敢直紀其事復賦河有行舟四章以別詩曰河有行舟其水瀾瀾之子於征其去如矢河有行舟其水浪浪之子於征言辰海邦河有行舟其水沃沃之子於征曰佐州牧之子行邁我懷孔悲有椒有蘭苾如芬如持以贈子綴之裳衣吁其別矣如何勿思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命官開局纂修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於寧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據舊史摭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虛等十有二人分行各省僉以爲北平乃元主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予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游者咸爲賦詩以予嘗與刊修之末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爲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與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爲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於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繼成典籍惟我皇帝既承大統即出自淵衷孜孜以纂修元史爲志則其神謀睿斷卓冠百王偉量深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尚已仲善行哉探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後世其不有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

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逐車馬足之閒以據寫其中情仰睇飛雲唯有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鋪張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之以爲序而區區離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蓋翁然云

送徐教授纂修日歷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東文學之士四三人纂修大明日歷而詔濂與吏部尚書齊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任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餼而令中貴人護關非奉敕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展入而申出凡與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歷刑法之詳成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權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欲爲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送日上奏登盤龍金匱中與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上乃詔賜文綺織錦各三裝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爲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有材奏功方許真授大章時未暮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濂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聯之列又豈無其故耶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紫波縈峻潔鮮明威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聖明之朝材成求賢不於其官於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溫然之姿鏘然之文乃總總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老矣髮種種垂眉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臥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爲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送王子充字序

同門友王子充謂濂曰梓名凡三易初名偉次名濂後復更今名文雖易皆從章者以其聲之近也其名偉濂時鄉先達內翰柳公文學吳公嘗爲之說唯今名未有暢其義者幸同游學黃文獻公之門敢以累吾子當有以詳告梓也濂曰子充其欲存古之道哉夫梓之爲物古之蔽膝所以被於裳衣之上覆前者也其制則上廣一尺下倍之長又倍之頸視上廣劣其半肩之革帶視頸又去五之三其名則江淮謂之褱或謂之鞞關西東謂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褱福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褱褱又謂之褱焉陳楚謂之褱其義則古者田魚而食因衣其皮唯知蔽先後而已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其初也今吾子充開居烏傷溪上日求四庫之書嘯嘯其芳潤而馳驟厥辭藻火炎而交龍飛林豔媚而川花鮮翠霞紫而頰虹迴可謂能一時之至文矣今乃以梓爲名而子充是字殆欲存古之道以反無文之文乎無文之文其文之初乎於戲子充之不忘乎初者豈直文而已哉由是而充

之酒醴嘉矣。必思玄酒明水之爲尚焉。荒筮安矣。必思蒲越蕪蘇之爲貴焉。黼黻文繡美矣。必思疏布之可登焉。丹漆雕展華矣。必思素車之可乘焉。昔者先王以此交神明而防民行者。欲人反始尊賢也。子充率是道也。秦古照醇之行可馴致矣。夫以播黍稷豚。不可施於禮文繁縟之日。卷領結繩。不可用於太樸分散之時。此無他。勢有不同也。況爲士者當與世推移。因其所宜變而通之。以潤國家爲務。而欲泥古之質。詎今文。譬猶圓枘而方鑿。必有不合者矣。雖然。此非所以言子充也。子充厲古學而悼古行者。其心亦豈恤戾於今哉。蓋古之士也。確。今之士也。爽。古之士也。白。今之士也。墨。古之士也。靖。今之士也。莽。古之士也。貴。今之士也。賤。子充欲存古之道者。其將反始而尊質乎。成已成物之道。皆能由是而充之。庶幾無愧於名若字矣乎。源也不敏。亦嗜古學者也。姑因子充之請。爲詳舉諸經之疏。及爾雅方言說文釋名等篇。而暢其義如此。若所云婦人之禕。謂縞綵也。卽香襖也。王后之服。禕袍也。禕當爲聲。卽聲雉也。五彩純備者也。皆非子充命名之義也。

贈行軍鎮撫適里古思平寇詩序

至正丁酉春三月。括寇復興。蟻集蜂擁。乘號數萬。遂陷婺之永康。蔓延東陽。二郡震驚。備備度日。莫保朝夕。行御史府聞其事。欲命將討之。詢謀於衆。衆以爲適里古思公名進士也。今長治越城中生聚。而其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威敵。若討之。莫如公宜。於是命公總諸軍以行。公受命已。卽禱於門。載旆就塗。如拯溺焚。三月甲申。抵東陽。公延見耆耆。訊以山川險阻。與盜出入恆狀。笑曰。賊在吾目中矣。當爲君一鼓卻之。乃申號令。整部伍。扼其要害。分屯方巖山。夏四月庚戌。命諸將黃中等。以奇計給賊。賊方推牛豕高會。聞兵至。皆吐舌相顧。諸將橫槊大呼而前。自己及未。大小戰十二餘合。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擒僞將軍三人。斬首六百級。奪旗槍矛無算。乙卯。賊復空營出戰。諸將踴躍用命。兩兵方接。公親統精銳兵截其衝。賊大潰。追逐二十餘里。斬首八百級。擒僞將軍六十有六人。辛酉。兵進屯胡陳。諜知賊所在。縱兵深入。賊已宵遁。焚其廬舍殆盡。賊自是不復能兵矣。壬申。師還。邦人士相與曰。進士之效久不自。武夫俗吏。恆指斥以爲戲。識者短氣。公本一書生。仗劍即戎。而其功烈輒煥如此。彼嚙者縱人百其隊。尙敢謂儒無人耶。若公之爲。亦可謂有文武全材者矣。嗟乎。自括寇之興。凡其所涉之地。百里無居人。豈惟無居人。方芻蕘出師。雖方嶽大臣不能禁侵掠。其慘毒蓋有與寇不相遠者。公帥師而來。不爲不久。遷悅恬嬉。若不知其兵在其境者。又非公之賜耶。然則公之有功於吾邦者甚大。欲視之以犧牲。則該然公之所自有也。欲投之以玉帛。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其將何以爲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播之方今。而傳於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留意乎。衆皆曰。然。於是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源序之。

贈龍泉簿蔡君序

玄默凝提格。其月白余。氣清候冲。鮮麗裝衣。虛軀生白。而走也。獨居。有美藝君。龍淵之淵。容儀溫。言辭熙熙。不觀其行。心已必其有爲。詢之儒紳。食日。越。是夫也。良使民。以。創。而。之。流。未。復。字。而。之。征。賦。方。繁。均。而。則。之。妖。魘。害。稼。禍。而。斥。之。吏。有。所。程。俟。有。所。依。自。此。而。升。其。誰。曰。不。宜。世。有。

恆言。虎豹師師。據山之屨。而百獸辟易者。則以其威。鷹鷂據林。游林之隈。而衆鳥服者。其力之施。當世變俗移。愈而。方將峻法以繩其奸。而寬緩是務。何言之迂。嗚呼。噫嘻。民其殆。而物之生也。每鬪秀於冬術之慘。而甲坼於春三之暉。維安梓粥。麥秀兩歧。較之殘民以逞。而傷天和者。又孰是而孰非。不有伊人。其於於危。徵吾蔡君之事。而感慨於斯。白牛老生。援毫引辭。以白其勤。以揚其輝。以播於時。知之者謂足爲在位者之戒。不知者以爲可怒可愕。而証余文之尙奇。

贈侍儀舍人林成之序

余家貧時。有同門友宜君彥昭。爲溫之平陽判官。當報政而歸。州之文學掾林成之。實護送來浦陽。成之以余頗知學也。自浦陽謁予金華山中。相與講學術異同。論風俗淳漓。至更闌月落。蟬聯不得休。臨別造四言一章以贈成之。既去。西東絕不相聞。予亦應中書之聘。出仕熙朝。有從平陽來者。輒詢之。成言成之處烟霞泉石間。詠詩讀書以爲樂。予亦爲之驢然。頗自念相望二千里。不知何時與成之盡誓乎。今年夏予在南宮。忽有驢門而拜者。予弗能識之。叩其姓氏。則成之也。嗚呼。相別未十年。壯者日益衰。朽至熟視良久。亦不記其顏貌之真。人事之不堪把玩如此。可勝歎哉。於是與之坐而慰勞之。成之頗往來於予門。問詩若文之法。予以舊游之故。歷舉體製之殊。音節之異者。聲聲列之。未幾。成之忽來告曰。小人有母貧。實不能存。雖幸竊祿於朝。而烏鳥私情。懸懸不能忘。昨已請於廟堂。陳其中情。涕與淚俱下。執政大臣憐其志。予告一百日俸。迎養於南京。今將行矣。執事其能賜之一言乎。夫成之爲退思先生五葉孫。先生實考亭夫子高弟。世稱十哲之一。其家世之懿不俟言也。成之以茂才貢上。銓曹擢爲侍儀舍人。出入禁省。日觀天顏。整肅乎鵷班。峙立乎螭坳。其寵榮非他職名所可比。今又奉板輿迎親而來。母子怡愉。聚於一堂。何人不慕。之亦何俟予言也。無已。則有一焉。予與成之別後。成之學問日新。予則摧落不振。四庫之書廢忘者十九。視舊相見時。若兩人焉。此無他。習與怠相仍。氣隨世所移故也。成之宜益自奮勵。毋若予之所爲。則下不失家世之懿。上無負國家之恩。予與成之言者止此而已。若夫溫之先儒。卓然以學術名家。或沈潛性理。或有志事功。或推明經制。大抵與吾蔡諸賢同。其於醇疵得失之間。多有可議。予雖欲言。雖更僕亦不能盡也。尙容他日爲成之發之。成之名伯生。篤實好學。有士行。絕不同於流俗云。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莆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爲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謙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吳中陸子正得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一動。莫不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呼。其言不亦至哉。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傳於陳文遠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徵疊照。新學小生。咸有所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號之爲小鄒魯云。迄今垂三百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悅詩書。豈然非他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艾軒諸孫。

法亦絕不傳。其僅存於世者。往往不能。用或乖戾。以致天閼而傷生者多矣。夫醫者民命所繫。一投丸之間。一授箴之際。則安危由此而分。何可不致謹於斯邪。昔司馬遷立倉公列傳。其所治自齊侍御史而下。凡十有餘人。皆歷疏其病狀。辭雖繁而不殺者。其意蓋有見於此也。余敢竊取斯義。備以叔韓所述。序次成文。以遺周君。又安知他日。脩史傳者。無采於余之言哉。余老矣。且有脾禍。吐涎日二三升。蔓延將四稔。叔韓尚邀周君以勉余之疾者乎。

贈別胡守中序

予在金華山中。聞涇人有胡恆先生。學該才雄。其形於簪翰間。春華敷而秋漢明。卿雲爛而甘澤滋。陰陽倡而律呂和。予喟然曰。是何其文之鏘鏘哉。焉得擣瓊屑而爲之食。斟玉漿以爲之飲。俾其壽而康也。及余來江左。道出涇上。涇上父老又言先生蓋有道者。舊館人避兵禍。挈挈路走。人指將及于先生。避舍舍之。復割雞糲與共。明日或即盡無。未幾。涇亦亂。先生室廬毀。備歷艱險。昔有寄黃金者。先生腰之。與同臥起。一年事定。寄者已實勿問。先生上謁。解還腰中金。或讓其愚。先生曰。吾重吾信。金爲輕。予又驢然曰。是何其行之彰哉。老父言已。指先生之居在翠微。隱篋中。矯首西眺。不能挾天風。一至其處。恨然久之。庚子冬。予獨處金陵官舍。方著書自娛。忽有客來叩門。童子執帖入。覽其氏名。則先生也。予驚喜出迎。不覺履齒之折。既見。目其貌粹而莊。耳其言粲以文。余又喟曰。是豈非懿然君子哉。自是日與之游。談析名理。劇切文史。及辨擊上下古今事。愈出而愈無窮。向之所聞。其誠足徵矣。予方將資先生以進學。一旦忽辭予曰。江風備。歲暮矣。昨夕夢梅花。翹春鶴。以招我。某其歸歟。余曰。聞有先生舊矣。恨不一接。今弗久輒別。奈何。先生曰。吾髮雖種。種力尚強。子年亦未耄。恐知不久。相從於山水之間乎。余因呼酒謂先生曰。三洞雙溪之勝。甲東州。三秀之芝。冰玉之藟。晝夜恆羅。生當與先生采之。先生若弗從。予有如此酒。先生復勺水以酢予。曰。陵陽敬亭。其紫翠蔚然。在望陶明府。庚內史。嘗往游焉。其遺跡尚有存者。吾將往焉。巢雲松而鍊精魄。子儻不我同。有如此水。於是相與大笑。抗手而別。

贈賈思誠序

同里張君以書來謂。濂曰。壬辰之秋。兵發中原。大江之南。所在皆釋。時惟伯嘉納公。持節使者節。來漉浙東。慎簡羣材。官而任之。以保障乎一方。余雖不敏。公不以爲無似。俾攝錄事判官。判官職在撫治一城。生聚。凡其捍禦綏輯之策。不憚晝夜而勤行之。以酬公知遇之萬一。然節宣之功不加。日積月深。以勞而致疾。疾之初作。大熱發。四體中繼之以昏仆。迨其甚也。雙目運眩。耳中作秋蟬鳴。神思恍惚。若予子然。離羣而獨立。若御驚鷹。而遊行大空。若乘不繫之舟。以簸蕩於三峽四溟之間。殊不能自禁。聞丹溪朱先生。彥修。以醫名四方。亟延治之。先生至。既脈。曰。內搖其真。外勞其形。以虧其陰。以耗其生。宜收視返聽於太虛之庭。不可專藉藥而已之也。因屬其高第弟子賈君思誠。留以護治之。賈君即視余如手足之親。無所不致其意。慮余怒之過也。則治之以悲。悲之過也。則治之以喜。喜之過也。則治之以恐。恐之過也。則治之以思。思之過也。則治之以怒。左之右之。扶之掖之。又從而調柔之。不特此也。其逆厥也。則藥其湧泉。以寤

之。其怔忡也。則按其心俞而定之。如是者數年。不可一朝夕離去。寧食不鮮。衣不揚。何可一日以無賈君。寧士不魯。客不公侯。何可一日以無賈君。余疾於是乎告瘳。而賈君有功於余者甚大矣。予幸賜之一言。多賈君之善。而昭余之不敢忘德於賈君。不識不可乎。余發張君之書。重有感焉。世之爲民宰者。恆飽食以嬉。其視吾民之顛連。漠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維繫。非惟不相維繫。又隨其體。列其膏。而不知止。孰有如張君勤民成疾者乎。世之醫者。酬接之繁。不暇雍容。未信宿輒謝去。至有視不暇。脈不暇方。而不可挽留者。孰有如賈君調護數年之久而不生厭者乎。是皆可書。余方執筆以從文章家之後。此而不書。烏乎書。雖然。今之官政苛虐。敲拊椎繫。惟日不足。我民病此久矣。我瞻四方。何林林乎州邑之間。其有賢牧宰。能施刀圭之劑。以振起之者乎。設有是。余雖不敏。猶能研墨濡毫。大書而不一書。是爲序。

贈孔君序

余來江寧之四月。與楊君某會於郡。楊君謂余曰。曲阜孔君克敬。宣聖五十五代孫也。通儒家言。習唐人古今詩。往往婉麗如晴葩。幽春。能有餘妍。得言外含蓄之意。然猶思學之未充也。將負笈游大江之南。適監察御史安道調官江寧。遂與之偕來。居無何。南北道絕。遂莫能歸。故鄉。青燈照影。孤坐寒窗中。思尼山之葱鬱。懷泗水之淵淪。未嘗不潸然。吾黨之士。憐焉。子宜爲文。以宣其沈鬱。庶幾有以底夫道也。余謝曰。克敬未識也。余何以文爲。楊君曰。吾聞釋人之所難忘。而能喻之以至理者。唯文章之士則然。子幸終爲之。毋以不識其重辭也。余曰。人生寄壤間。坎止流行。曷嘗有一定哉。譬之西風木葉。飄飄於川之中。其廻旋轉移。有直達長江者。有泊於石磯而栖於浮查者。有弗離其故處者。一委之自然而已。何所容其心哉。若膠膠泥於土著之間。殆非也。以克敬之家言之。其先本宋人。至防叔始奔於魯。遂爲魯人。其後裔亦不專居於魯也。太子少傅潛。則移於會稽。撫州守博士端朝。則徙於信安。通城令端植。則遷於江夏。處士管。則分守臨川。求其故。多因患難來奔。而寢成巨族。或以詩書擢進士第。或以政事列刺雄藩。或以文學主教庠序。章綬輝。後先相望。初不拘拘於泗水之懷。尼山之思也。雖然。父母之邦。親戚聚焉。墳墓存焉。遠而去之。豈人情所欲哉。第以世變之來。紛紜輾轉。有非智力之可爲。能存喘息而復齒於衆士。不翅足矣。他尚何髮哉。克敬之所愛者。則宜曰我孔氏之子孫也。孔氏之道。大如天地。明如日月。信於四時。堅如金石。夫人之所當學也。況吾爲其後者乎。是則可憂也。克敬能若是。則雖闕里之遠。人孰得而愧之。脫有不然。雖衣博衣而立魯東門。日號諸人曰。我孔氏之子孫。亦君子之所不與也。克敬慎之哉。抑余聞九苞之鶴。決生於岐山之鳳。千里之駒。必產於渥洼之馬。用世之才。多出於神明之胃。克敬之賢。余知其不特通儒家言及能詩而已。負笈之志。蓋未艾也。他日道益凝。聲聞將日昭。江寧之有孔氏。其盛與信安江夏諸族等。又當自克敬始也。余之有望於克敬者。不亦遠乎。楊君曰。子言美矣。其理亦至矣。可以宣其沈鬱矣。查書以贈之。余不敢辭。

贈梁建中序

虎林梁君建中。妙年嗜伊洛之學。而復有志於文辭之事。下筆滔滔數百言。不能自休。取而觀之。皆典雅

可玩。一時士大夫皆稱譽之。建中不自以為足。復來問文於余。余也賦質凡庸。行志弗強。行年六十。曾莫能望作者之戶庭。聞嘗出應時須。皆迫於勢之不能自己者爾。當何以爲建中告哉。雖然。亦嘗聞之師矣。文非學者之所急。書之聖賢初不暇於學。體之於身心。見之於事業。秩然而不紊。察然而可觀者。卽所謂文也。其文之明由其德之立。其德之立。宏深而正大。則其見於言自然光明而俊偉。此上焉者之事也。優柔於藝文之場。壓飲於今古之家。舉英而咀華。翹本而探源。其近道者則而效之。其害教者闕而絕之。俛心與理。行與心一。然後筆之於書。無非以明道爲務。此中焉者之事也。其閱書也。搜文而摘句。其執筆也。厭常而務新。晝夜孜孜。日以學文爲事。且曰古之文淡乎其無味。我不可不加醞豔焉。古之文純乎其放蕩也。我不可不加馳騁焉。由是好勝之心。生誇多之習。熾務以悅人。惟日不足。縱如張錦繡於庭。列珠貝於道。佳則誠佳。其去道益遠矣。此下焉者之事也。嗚呼。上焉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中焉者斯可矣。奈何中焉者。亦十百之中不三四見焉。而淪於下焉者。又奚其紛紛而藉藉也。此無他。爲人之念弘。爲己之功不切也。余自十七八時。輒以古文辭爲事。自以爲有得也。至三十時。頓覺用心之殊。微悔之。及踰四十。輒大悔之。然如猛獸之嗜履。雖深自懲戒。時復一踐之。五十以後。非惟悔之。輒大愧之。非惟愧之。輒大恨之。自以爲七尺之軀。參於三才。而與周公仲尼同一恆性。乃溺於文辭。流蕩忘返。不知老之將至。其可乎哉。自此焚毀筆硯。而游心於沂泗之濱矣。今吾建中孜孜綴文。思欲以明道爲務。蓋庶幾無余之失者。而余猶爲是強聒者。文之華靡。其溺人也甚易之故也。雖然。天地之間。有全文焉。具之於五經。人能於此留神焉。不作則已。作則爲天下之文。非一家之文也。其視邊陲若大鵬之於鯽魚。且建中尙勉之哉。建中尙勉之哉。

太史公生平以文章名天下。而其該貫羣籍。窮極經史。蓄積皆積於古人爭長者。人未必盡知之。縱或知而尊之。至其立心制行。敦大和雅。揆諸聖賢之道。而無愧者。世固未必識也。於其大者不之識。而謂足以知文章。豈果能得其精微之意乎。建中刻苦古學。老而不倦。亦可以觀公之取友。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十日。門人謹題。

贈蕭子所養親遊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馳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城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爲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賦。蕭君朝權於白雲之山。暮而言旋。買鮮於溪。沽酒於東鄰。整裝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醺。拊手歌曰。武山崔嵬。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翩。我顏之頰。蕭君之樂。無日不然。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

輒潸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臆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猿。遲余歸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爲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尙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不爲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爲之欣然引滿。頽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長啓文。既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發爲聲詩。吳府伴讀王驥與啓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衝於牛斗。才猷振拔。軫接於荆揚。故三沈有題雋之聲。二徐爲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今斯。粵自唐季以來。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新。富庶亞於咸陽。侈麗比於京洛。停鷺峙鶴。山川之靈氣鬱蟠。綺陌香衢。笙管之春聲宛澗。嗟士習之易染。憫風俗之頻移。儻有拔萃其間。實稱良彥。行必傳於鄉素。譽徧播於公卿。惟朱氏之名家。愜輿情之所屬。瑣篋交奏。四經之義。隨昭明。翻載相宣。一姓之文。錄犀利。棟蓼旣形於周雅。芝蘭遽產於謝庭。華穎高寒。允符二妙之選。藻思遺發。何慙八斗之才。珠彩難沈。玉光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之可吏。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微垣。三載積勞。行將授政。一朝予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觴爲壽。尙瞻游子之衣。春暉滂瀉。以娛人。秋月連娟。而在戶。爭誇其慶。奚翅前蹤。平浦西風。催秦淮之急。漿。遙天去雁。起名勝之長吟。不鄙衰孱。來徵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羣賢。愧陳瓦甌。式聯寶函。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魄淡涼夕。朝鼓官河棹。暮宿青山驛。憶昔爲行人。風雨尙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焉返吾廬。搖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踉蹌喜增劇。衣帶來時香。酒仍去年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窠間。不見近三年。爲我動顏色。子歸趣誠佳。子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倦西風翼。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陽序

君子爲學。能知內而不外。斯善矣。內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之正。苟區區務外。則奔趨竭蹶。何所不至哉。子自官京師。南北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既而多攝御史。巡行郡國。而陳孟陽亦在其列。孟陽所詣。光顧徐邈。宿五州。官書浩穰。至萬餘卷。孟陽逐一爬梳。使枉者直。暴者馴。且察夫民病。請免夏賦之絲。頻役之軍。與夫輓運芻粟之艱。分給滯鹽之便。如是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卽以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列之士。或擢左右參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按察司事。人皆曰孟陽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陽適以疾請告。人爲孟陽惜之。孟陽則曰。得祿之來天也。吾敢有微觀之心哉。且方岳之任。至重。繭絲泉粟之殷。甲冑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無所不當與。倘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班乎。不可也。

幸住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憾。官俱事之失也。況吾母氏年近五十餘。日澹西山。素髮蕭蕭。然猶橋寓於葵城之間。吾心懸懸如飢。近已得請於上。臨履而迎之。以乘。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鍾鼎鼎食。以為榮結。關運茵以為侈。適足以增夫愧耳。予聞孟陽言。有志君子者也。內而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繼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附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文。見其聲烈華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託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託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先生信今之傳世者。頗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間。俾來世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遺時居位而推之於天下。若臯陶伊傅。初未嘗自有所著。而後其澤聞其風者。相與紀載其言。行以傳。其於若若。皆仲仲也。為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諸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華。或起於流。或起於刀筆。介冑。或起於口。而後世計。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託人為紀述。而其事愈傳不腐。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任無崇。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於短。赫矣。以他人為哉。極乎材之所能為。充其位之所為。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強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息事。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顧慮。而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慙且懼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恆患無志。有志求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於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其在安禮也夫。

贈張致中序

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方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脩其職。其能成名者鮮哉。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間。登名於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事功。不見於列傳。或不久輒罷。不及有所為。至於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為之掩卷竊嘆。方其人在時。皆位於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低首側足。不敢視其前。當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不自以為傳世無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況庸常之人乎。此其待焉而不知修職之過也。及觀卓茂魯恭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之邵子。張子之流。皆居於下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赫。昭乎內。雖小子婦人。皆習知而能道之。後世或跡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為之立廟奉祀。與其人尚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名。家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待之以考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有志於功名。

思推其所得以擇物。其意甚美。蘇秦差上。世闕下。論事。天子才之。擢為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益致思焉。然余固以德薄位尊為懼者。亦可以為戒也。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序

世有極言。閱閱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愿款之人。足以易之矣。又以此能保其園廬。不失先人遺澤為難。曰非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此能傳繼襲。繁為難。曰非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倖致。初不可以定論也。然則孰為難。其在紹詩書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驕。驕道真。吾則兀然如嚼蠟丸。前人之立言。契道。吾則瞭然如立土。倘縱使入有田廬。出磨。磨。惡在其為賢子孫也。哉。吾於何生之事。不能無感焉。生字本道。北山先生文定公諸孫也。先生當宋之季。侍官臨川。從從考亭。高第弟子。黃文肅公。傅伊洛正宗之學。首喻其實。刻苦之訓。繼聞浹洽。四書之旨。精力既久。道凝德立。威嚴莫犯。有如泰山之平。響和氣充。初。嚴若陽春之煦。物故其學。一傳為王文憲公。再傳為金文安公。三傳為許文懿公。聯輝散彩。焜耀後先。使吾黎為鄒魯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講明道德性命之學者。先生之功也。在他人夙夜孜孜。欲儀型其萬一。況其子若孫者乎。生嘗從事科舉之業。受鄉薦矣。會年始踰冠。上命肄業成均。此天之玉汝於成也。向使合試南宮。幸擢一第。即隨牒。浮沈州縣間。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道云何。心欲其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為空言以誇世也。文辭足以潤志也。非闕名教。絕之而勿為也。異端小道。或可觀也。屏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勵之哉。生在成均。援哲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首為詩以華其行。而詞林。曾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郎官。游。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為之序。嗚呼。閱閱之家。賢子孫能紹書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孰望之哉。生執經從予。學者類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予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略云。

贈高麗服尚書還序

皇上誕膺寶歷。威服德懷。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時則有若高麗。處於海東。遣使者奉表稱臣。貢獻方物。上嘉其誠。詔賜以璽書金寶。仍為高麗國王。且錫以王者禮樂。使祀宗廟。山川百神於國中。王感上恩之優渥也。事大之禮。弗懈益虔。今年春。復遣工部尚書張子溫來朝。上御奉天殿。見之。侍儀使自殿中傳宣。問王起居。且勞子溫。設酒之。故。皇情謙抑。在古所無。即日錫燕於會同之館。翌日。東朝。命侍臣。鑿之。自時厥後。中書樞府。暨御史臺。次第而舉。酒。觴。流行。伎樂。交作。酣暢和適。禮意有加焉。夫以皇明天覆地載。四裔君長。孰不重譯來庭。使節之往來。琛寶之充牣。無月無之。而於海東之使。禮遇尤厚者。其故何邪。他國之君長。非不有用其土地人民。狃夷俗而。禮。義。聘。其。詐。力。惟。日。不足。高麗乃箕子胥餘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殺。質存先生之道風焉。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矧今聖天子在上。雄兵百萬如雷。

如露有抗之者無不殞滅然於守禮之國必寵綏而懷柔之唯恐有所不及而高麗之君亦知天命所屬雖在數千里之外遙瞻天威僅同咫尺致使海東之民安於田里而弗知戈甲之警合哺而嬉鼓腹而游無異承平之時是所謂君臣交盡其道者也亦不美歟抑予聞宋之徐兢嘗往其國其國有禮部尚書金富軾者與其弟富轍博學善屬文而進趨詳雅兢以綽有華風稱之今子溫之來也應對精明進退有度而文采粲然可觀似無愧於前二子者使不賢而能之乎因其臣之賢則其國君之賢益可信矣子溫之還大夫士多詩之予因總修元史不暇與子溫接頗樂聞其事而為之序云

贈醫師葛某序

古之醫師必通於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脈訣所以察證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醫故記禮者有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傳經者既明載其說復斥其非而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何其惑與夫醫之為道必志慮淵微機顯明發然後可與於斯雖其父不能必傳其子也吾鄉有嚴生者三世業醫矣其為醫專事乎大觀之方他皆憤憤絕弗之省又有朱聘君家世習儒至聘君始以醫鳴醫家諸書則無不精覽一少年病肺氣上喘喘鳴喉中急則唾唾血成縷嚴曰此瘵也後三月死聘君曰非也氣升而脈中失其樞火官司令燦金於爐是謂肺痿治之生已而果成生一六十翁患寒熱初毛流漸齒擊下上熱繼之盛如蒸飯嚴曰此瘵也不治將差聘君曰非也脈淫以乳數復亂息外疆中乾禍作福極是謂解休藥之則瘵不藥則劇已而果劇治乃愈一女婦有瘵疾每吐涎數升腥觸人入近亦噉嚴曰此寒瘵也法宜溫聘君曰非也陽陰未平氣苞血聚其勢方格靡有攸處是謂之惡阻在法不當治久則自寧且生男言後輒驗夫嚴生之醫三世矣聘君則始習為之而優劣若是者醫其可以世論否耶嗟夫昔之名醫衆矣未暇多論若華元佗若張嗣伯若許智藏其治證皆入神初不聞其父子相傳也自傳經惑於是非使禮經之意晦而不自三千年矣世之索醫者不問其通書與否見久於其業者則皆習焉從之入問其故則曰是記禮者云爾也其可乎哉葛生某淮之鉅族也明於醫三世之書皆習而通之出而治疾決死生驗差劇若燭照而龜卜無爽也者士或不能具藥輒注之不索其價士君子翕然稱譽之名上丞相府賜七品服俾提舉諸醫官有疾者遂倚之以為命嗚呼若葛生者其無愧古之醫師者歟

贈醫師賈某序

醫之為道難言久矣然必審診以把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復參其人之動靜與其息之相應然後從而治之則其事為甚不輕矣非洞明應世羣書之得矣向可與於斯乎黃帝內經雖疑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深其旨遠以弘其考辨信而有徵是當為醫家之宗下此則秦越人和緩無書可傳越人所著八十一難經則皆舉內經之要而推言者也又下此則淳于意華佗之熊經鷗顧固亦導引家之一術至於割腹背瀉腸胃而去疾則涉於神怪矣意之醫狀司馬遷備志之其所謂迴風杏風者今人絕不知為何證况復求於治療之深旨乎又下則張機機之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

誠千古不刊之典第詳於六氣所傷而於情欲食飲能勞之所致者略而弗議兼之文字錯簡亦未易以序次求之也又下此則王叔和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為脈經較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寧氣口條陳十二經絡洎夫三焦五臟六腑之病最為著明惜乎為妄男子括以腐陋之脈歌遂使其本不盛布於世也又下此則巢元方其病源候論似不為無所見者但言風寒二溼而不著溼熱之文乃其失也又下此則王冰推五運六氣之變撰為天元玉策周詳切密亦人之所難苟泥之則局滯而不通矣又下此則王壽孫思邈思邈以絕人之識操慈仁惻厚之心其列千金方翼及工害人之禍至為憤切後人稍闕其藩垣亦足以其術名但不知傷寒之數或弗能無遺憾也壽雖開劣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禁灼灸之詳頗有所祖述然謂誠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者則一偏之見也又下此則錢乙龐安時許叔微叔微在準繩尺寸之中而無所發明安時雖能出奇應變而終未離於範圍二人皆得張機之粗者也惟乙深造機之圖奧而攝其精華建為五藏之方各隨所宜肝有相火則有瀉而無補腎為真水則有補而無瀉皆啓內經之秘尤知者之所取法世概以嬰孺醫目之何其知之淺哉其遺書散亡出於閩孝忠所集者多孝忠之意初非乙之本真也又下此則上谷張元素河間劉光素雖水張從正元素之與光素雖設為奇夢異人以神其授受實聞乙之風而興起焉者若從正則又宗夫光素者也元素以古方新病決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亦不傳其存於今者皆後來之所傳會其學則東垣李杲深得之果推明內外二傷而多注意於補脾土之說蓋以土為一身之主土平則諸臟平矣從正以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溼火燥六門為醫之關鍵其治多攻其劑多峻厲不善學者殺人光素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機氣宜十九條著為元病式簡與粹微有非大觀局諸醫所可彷彿究其設施則亦不越補攻二者之間也嗟乎自有內經以來醫書之藏有司者凡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二千二百五十九卷亦不為不多也他未遑深論即今所論者言之世之醫師果能盡心於斯否乎脫或未盡心於斯則夫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之屬焉能察而行之不至以人命為戲也幾希矣雖然亦有要焉逆與順之謂也曰升降曰浮沈吾則順之曰溫涼曰寒熱吾則逆之果能此道矣則夫先醫之所治雖不中不遠矣然又未易以一蹴至也非求之極博而觀其會通安可遽反於至約之域乎醫之道所以難言者蓋若此而已烏傷賈思誠濂外弟也性醇介有士君子之行嘗同濂師事城南開先生學治經久之思誠復去受醫說於彥修朱先生之門諸儒家所著無所不窺出而治疾往往有奇驗薦紳間多為賦詩而屬濂以序濂非知醫者將何以為思誠告哉而思誠請之不倦因為直疏歷世羣書之得失而歸思誠以學者如此初不暇如他作者籟弁筆舌交錯以成文也

贈傳神陳德顏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描真小與大成宜請為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亡慮數十有絕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不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囑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睨之而去越

明日德顏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僊隸見之。謔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此我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笑。因叩之。一云是舍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歎。一云非也。是破顏微笑。肆口論文時歎。一云亦非也。是冥心合道。與造化游時歎。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逼真。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焉。先生既愛之矣。查爲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來。爲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絕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潘府宰輔之賢。詞林胃監之英。寧關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界之。德顏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業。但憂心弗純。不患藝不精。但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畫鬼神爲易。狗馬爲難。狗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危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況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於斯也。余於德顏竊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益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黃墟。問其氏名。則是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豈不有愧於德顏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爲何如。

贈陸菊泉道士序

吳下道士陸永齡。好養生之說。別號曰菊泉。徵言於予曰。永齡聞菊之爲華。得陽氣最盛者。古人謂之日精。屈子好神仙。賦遠遊。嘗餐其落英。後世有飲南陽潭水而得壽者。則菊誠可以延年也久矣。永齡誠樂而慕之。故以菊泉爲別名。先生以爲何如。余曰。菊固可以延年也。雖然。吾觀昔之神人。若廣成子。安期生之流。至今數千載。猶時時往來東海諸山間。澆日月而薄陰陽。視天地如一粟。以千載爲俄頃。其壽可爲長矣。其人初曷嘗餐菊飲水而致然哉。亦善於自養而已。夫人備五行之氣。以成形。形成而精全。精全則神固。誠能體乎自然。而勿汨其中。勿耗其神。勿離其精。以保其形。大可以運化機。微足以閱世而不死。豈特致上壽而已乎。雖然。此道家之說也。吾亦有所謂不死者。書契以來。可謂久矣。凡聖賢豪傑之士。至今儼然具乎方冊間。其事業可爲世法。言語可爲世教。國用之則興。家用之則和。人身用之則修。或反其道。敗亡可立見。自今而往。天地無有窮也。其壽亦無有窮也。豈廣成安期之儔所能及哉。又何以菊泉爲哉。永齡年少好學。苟未至於此。亦當以廣成安期自勉。無以菊泉爲足恃也。吾之身善治之。可以且終古而長存。與三光俱不泯沒。不能養之。特蚊蚋起滅。蜚蠊中耳。豈不感哉。於是永齡謝曰。先生教我矣。請書之而願學焉。

羅氏五老圖詩卷序

明之慈溪羅氏。出於唐觀察判官隱之子寒翁。寒翁來攝縣令。因家焉。至宋有名明復及謙者。相繼擢第奉常。蔚爲書詩之家。然而謙之後人。多以著壽稱。其諱綱者年八十有四而終。綱之子善卿。其卒之年如綱而不及者。再其善卿妻某氏。生五男子。其一曰明遠。年八十三。次二曰明傑。其年如明遠而少二歲。次三曰明德。其年如明傑而少十又三歲。次四曰明純。次五曰明叔。明純如明德而少二歲。明叔如明純

而少三歲。惟此五老人者。高邁八袞。卑踰六旬。當風日和美之時。婆娑中庭。衣冠偉如。瓊玉鏘如。于而趨。雍雍而語。皓髮眉眉。照耀後前。華帔綵衣。給事左右。見者驚詫。不曰此人世之上瑞。則曰是國家之休。嗟嘆慕嚮者有所不及。噫。亦異哉。昔者睢陽困守。以五老聞矣。其系非一姓。其生非一門。不過仕焉而止。優游鄉梓。相與賦詩倡酬。人猶以爲異而傳之。今羅氏則一姓也。非直一姓。又出一門焉。豈惟一門。又連弟若兄焉。然兄弟之親。有一從者。有再從三從者。有萃從者。不能必其同也。又同出於一父母焉。揆於睢陽之所聞。不爲尤異者歟。尤異之事。可不彰而傳之歟。藉曰睢陽之傳。皆以爵顯。而羅氏則隱約於布衣。然俯祿有命。不可以倖致。顯弗顯固不當計也。嗟夫。人生至欲者莫踰於壽考。書之九五福。舉以爲首。詩人善頌。雖不一而足。尤以此爲至願焉。羅氏一門。獲之爲多。誠稀世之盛事。厥今之奇逢。是宜材士大夫播諸聲詩。牘累篇聯。繩繩猶未已也。他日協諸律呂。被于管絃。使其子若孫。皆爲五老人壽。非特爲一時之美談。觀風之使。或采而上之。則牛酒之寵。絮帛之敷。錫天光下照。赫弈於東海之濱矣。猶歎休哉。顧序睢陽之事者。錢公明逸也。明逸之文雄。故能傳諸久遠。若予荒靡不振之作。將焉用之。要不足爲羅氏之重。姑述其槩於首簡。以俟如明逸者。刪焉。羅氏五昆弟。生子二十二人。其藝而食者五世。至正初。以同居耆德。旌其門。予嘗求其故。綱夜夜樂善。惠利及人者衆。善卿生平不害物命。其好施如其父。歲儉則散粟給宗族。無死徙之憂。臨歿。又聚借貸諸券焚之。然其所培植者遠矣。

楊散雜言序

楊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宜靈靈。烏能如美渠出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輩腸腸胃。糜飲肥醲。未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滯采也。予嘗爲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於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由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於緣情託物。以憂懣悲憫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葉失色。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於悅麗。僻澁難知。強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駢駢眩技。龐雜誕幻。不可致詰。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後之作。乃如此。倘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抑何其多。

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蓋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開有借篇江南體者，輕儂淺露，殆類閩閩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閉目弗之視。詩而至於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下也。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為之喜，而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一日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為序之，非深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葯房樵唱序

序曰：葯房樵唱者，吳公文可所著之詩也。夫詩在堪輿間，無纖弗固，無鉅弗涵，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彝之變，煙風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煥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可疑可存，可悅可愕，可感可慨，外觸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於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感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簧鼓，神合自然，機搖發，道契沖漠，上自王公卿士，下逮小夫編氓，率漢暢於襟懷，一蕩揚於隱伏，夫而朝會燕享，被之弦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誦誦，雖位號之或殊，而情衷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為盛，漢魏以來，古意漸削，下沿唐宋之間而得之者，蓋鮮矣。於是吳趨楚豔，而哇淫之味，滄海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影焉蓬飛，而相腐之文，布焉胡唱，而忽荒之趣，見焉信言，而俚鄙之變，形焉為支，蝶井而留連之思，滯焉詩道，亦幾乎熄矣。公嘗與濂論詩，至斯為之彈指三歎，蓋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興懸黎於梁苑，雖龍彩鳳不足為之麗，衝騰激浪不足為之豪，其凄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處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木難之珍，如登崑丘而視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美制作之林，說與藝文之場者，已如濂不敏，年踰四表，學廢三餘，精神遐漂，無永寧之夢，金石相宣，乏荆潭之情，景伯之舌，徒存文通之筆，已失顧念時書，獲陪杖履，濯纓雙溪之側，漱齒靈源之上，攀蘿月以夷猶，撫雲而舒嘯，公時吞吐羣機，陶鎔庶彙，珠玉隨風，冰雪在口，人爭傳於秀句，價欲等於兼金，奈何稍歷星霜，遽分今古，雖漢西之室，遺跡未寒，而遼東之鶴，一去不返，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公之子履與其門人黃琪，編輯遺藁，錄之文梓，乃緣世契之深遠，以首簡為屬，嗟夫！玉光劍氣，直出人關，麟角鳳毛，終為世瑞，蕭功曹之新章不泯，李奉常之妙什宜傳，此理之常，無足疑者，第以疾疢相仍，文藻衰落，無義山之雅製，序漫更之雄篇，姑綴蕪辭，以信微臆云爾。公諱景奎，文可字也。婺州蘭溪人，奉行存諸別傳，履博學善屬文，尤精於詩，無忝於公者也。至正十八年歲次戊戌三月己亥朔，契家姪金華宋濂謹序。

筆記序

世之為士者，貴於立言，然言不可以徒立也，必依乎經史而為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品，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為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仲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驚高遠者，宗恍惚而談玄虛，尚靡麗者，聘浮辭而矜製，借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秦而紛絕，升蔡

而回鑿，非不燁燁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為之衣，飢焉弗能為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呼！弊也久矣。金華侍講黃公潛，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既已播厥中作，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與旨，味者顯之，謬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感，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為河圖，辨僧堊之妄，而知熙陵為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其異可珍之物，名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歟。昔者宋長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為三門，而上虞李術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恆時斥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失有如斯者，此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胸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老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有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治海者，一瀾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實諸篋，行而擇善學授焉。至正甲午春正月望日，門人同郡宋濂謹序。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

傳

太白丈人傳

文中子學既成，慨然有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西遊長安，見隋君，道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緇袍無表，顏色腫脣，肩負東芻，去文中子斬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忽指文中子謂收曰：彼鳳頸龜背，須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君，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乃振衣趨前，揖而問曰：丈人何晒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成和萬民乎。丈人曰：不然也。豈八廣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舌可盡乎。丈人曰：不然也。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下民不當見大道之行乎。丈人曰：不然也。曰：三者既非，敢問丈人所晒者何事耶。丈人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文中子曰：其道何如。丈人曰：道有三，其上焉者，變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輻輳五行，執天之德，以備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時，舜之務成昭，禹之西王圖是已。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海為翰蕃，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仲，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

亦不輕於自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其下焉者。仿徨局束。嗚呼。樂斯不遠千里。術已求。窮若門如天。無路可陟。俯伏闕下。魄返神疲。聞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徇時射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今子之西來也。欲為君時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王之門者乎。子須臾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且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必待行媒始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況隋君天性沈猜。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助。溺龍廢嫡。惟婦言是用。惟刻薄毒痛之法。是崇是嗜。蕭牆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劓。何也。時不同也。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則子其行哉。文中子曰。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敬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車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困於陳蔡。而卒不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不可。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昔魯男子善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嘗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璜。問禮於闕子明。正樂於虞夏。考易於王仲華。而其知顯出魯男子下。子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而冒進。謂之魯。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己從人。謂之賊。淪溺復回。而弗止。謂之淹。皆則不達。愚則不周。固則不達。賊則不正。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子。子去子矣。子去子矣。丈人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丈人南行不見。其背自猶不暫捨。辟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收聞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彼丈人不過妄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子遂行至隋。隨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隨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子退。而嘆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經數萬言。君子曰。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傳。斷不恕。況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

雜傳九首有序

娶為浙水東大郡。自昔人物多出其中。載諸史冊者。既或謬誤。而不載者。又將漚沒無聞。濼病之。欲分道學。忠義孝友政事文學卓行隱逸貞節八類。作先民傳以示鄉之來學。在苒沈痾。竟不能遂志。近幸少瘳。因自劉滂而下得九人。皆史官之所略者。設敘其大槩。而附以贊辭。俾侍史錄其別稿。俟他日書成。御隨頤以附入焉。傳直書名而不諱者。蓋史法當爾也。南山樵者宋濂自引。

劉滂傳

劉滂字德家。武義人。滂自少誦說能屈其師。與浦江梅執禮同游。學人士多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己丑進士第。調新昌縣令。縣在豫章山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之。滂臨以誠。未幾得治。雖

傍邑訟不能決者。乞從滂決之。蒙鄒氏橫里中。挾貴編誣人死。滂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傳以法。投蒙子相州。蔡京與滂祖為布衣交。滂至京師。京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刑定官。欲挽滂為黨。嘗常環詩屏間。京疑其誦己。屬滂求其述。且遷官。滂笑曰。此胡為及我哉。京聞之。不悅。滂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詔除太常博士。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才於近臣。學士詹義。給事中汪藻。舍人李公彥。皆云滂可用。用滂知建昌軍。建昌舊守多懦夫。威權不立。兵習悍驕。邀求無度。滂至。一以法繩之。兵不勝其忿。持戟入市掠人物。即拒者刺傷之。滂捕係追償。兵遂為變。滂及母妻皆死。時紹興甲寅七月三日也。滂卒時年五十六。其妻湯氏侍姑側。兵及身猶不去。竟遇害。建昌人聞滂死。皆慟哭失聲。臨期。父老猶會佛祠哭之。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朝廷既誅始亂者。復用御史言。褒滂為朝請大夫。官其一子。滂好學善屬文。與人交終始如一。聞有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於難。云贊曰。

劉氏初居七閩。五代之季。有汝明者。遷永嘉之荆溪。生四子焉。孟與仲隨父居。季移三衢。幼曰器。來徒武義。滂之六世祖也。荆溪之顯者。則太常少卿安節。給事中安上。入河南從伊川程頤游。所學甚粹。人稱二劉先生。武義之顯者。世有其人。其登進士第。則自滂始。而通判楚州嘉成。兩寧宰三傑繼之。後來者復接踵而起。多以善政聞。歲時燕饗。軒蓋繽紛。青紫間錯。當時以為盛事。然君子之論。則在彼而不在此也。

豐傳

豐字仲至。其家鄉之濱城。渡江。即所寓上。斷為武義人。曾祖濂。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濂。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卯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為積數十年燈火勸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時新進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林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味陋顛倒。莫知幅程。獨豐抑縱開闊。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著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語。皆清明得言外趣。尤工為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比皆自學入館。有不善之者。譏授江東提刑。司辦公事。遭母喪。免。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為監司。屬官。遷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簡。吏民信化。刑罰寢息。會其友為學官。豐勸拔滯淹士。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復以宮觀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嘉定丁丑正月晦日也。年七十。豐既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祕不應。徘徊下列。日望其升。益頹仆不起。故聞其死。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性質易。無岸谷。然有以自負。命靈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流。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不問歧路。抵暮而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云。子二人。積耕。皆為儒。贊曰。

武義之有當氏。自庭芝始。初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為東平倡。弟子受業者。恆數百人。及其來滂也。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亦自庭芝始。至豐。又從東萊呂祖謙游。於是中原

葉秀發傳

葉秀發字茂叔其先由括徙金華爲金華人秀發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極深性理之學以餘力爲文輒擢慶元內辰進士第弟子慕之從其學者歲至數百人初授福州長溪簿丁父憂而歸服除轉慶元府學教授秀發嘗著論語講義發越新意以誨諸弟子且曰聖門授業之源無過此書然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吾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用之於己且備備焉不以爲便況欲假人乎哉時鉅儒樓鑰史彌堅莫助鄭性之楊簡袁燾皆器秀發與之交而於簡問難尤切每至日昃忘食簡自謂有所啓發得遂詹願葉四子爲喜葉蓋指秀發也秩滿關隴循從政郎建寧府政和令丁母憂服闋調安慶府桐城丞金人犯蕪黃二州桐城爲鄰壤萬目睽睽不相保騎兵將迫家人號泣求避秀發叱之曰此正臣子竭力致身之日雖死何憾苟先去之如一邑生聚何修城浚濠日爲備禦計會金人使謀者至秀發擒之斬於城門以徇金人計沮不得近邑賴以完事定制闢忌其功不自己出上其擅斬非法降迪功郎未幾再敘改令入官授宣教郎知徽州休寧縣俄以前事論奪秀發退居餘十年無一毫缺望意獨憤李誠之冤上書訟於朝初誠之守新墾一城士卒皆戰死無降者誠之亦望闕再拜拔劍自刺議者不錄其忠反咎其不能全人故秀發不平而訟之言辭朗烈聞者降嘆史彌遠當國人有自桐城來者彌遠以秀發事爲問其人歷言撫綏安定之詳且謂某等得保首領至今皆葉桐城之賜不然已無桐城久矣彌遠頷之從容問參知政事宣贊其言同彌遠嘆曰幾失賢矣即日啟發擢知真州楊子縣轉奉議郎差監都進奏院越七日僉知高郵軍高郵爲淮東緊治時尙釋騷非寧秀發上五策一曰防海道二曰密邊城三曰擇武守四曰練軍實五曰畜財用而以正人心作士氣爲之本言多聽高沙三十六湖水高而田下隄防不固則千里一壑民且無稼秀發建石埭以疏水勢澗洩有恆無乾溢之病其後馬光祖來爲守行埭上思秀發功構堂焚梁之隄以祠焉尋轉承議郎疾作上書乞致事特陞朝奉郎已而疾甚力勸去食墨吏人勸其何自苦如此秀發曰不可吾死後彼必殘吾民以逞同列來問疾整襟對坐倦倦以究心邊事爲屬無他言其忠義出於天性至死不變如此紹定庚寅九月卒年七十卒之日唯遺書籍數篋弊衣一襲至無以爲斂當屬殮時民夢秀發擁高牙大纛入獄祠民疑其爲神遂肖像而祠其中云秀發夷險一節臨事唯可以義動不可以勢利劫澤物之念則若飢渴然居田里日有犯私鑄者縣令趙善琛欲重其刑而連坐之秀發曰刑一成而不變君子所盡心焉縱姦固失傷善亦豈爲得哉善琛爲之止有悍戾者日嗜鬪富人嫉之欲以嘯聚之名實於法秀發自於郡守鄭如剛曰血氣之爭則有之嘯聚則未之聞也民因得不死秀發卒後累贈朝議大夫學者尊之曰南坡先生所著書有易說周禮說論語講義及詩文行於世子夢擇孫振祖皆出仕能以清白世其家云贊曰

瀛管請國學進士王若訥記秀發桐城斬謀事未嘗不流涕而嘆也當金人陷斬士大夫析圭儔爵者或納款買降之不服有若秀發者官僅一丞耳則不顧妻子嬰城固守法宜在所褒嘉願以擅斬而罪之果

何道耶譬有丈夫焉居深山中盜欲舞刀劍斃其財先遣游偵以察虛實其隸怒殺偵者丈夫乃不肯盜而責隸可乎不可也國之政如此將何以致乎治耶宋自是而微矣嗚呼自古當季世變白爲黑倒上爲下若斯之類甚衆人所不能堪而秀發安之抑賢矣哉

喻備傳

喻備字伯經義烏人其從祖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躬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良能最知名備蚤從良躬學繼受經於永康陳亮復由太學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第調宣城尉有境外盜狙入尉界內備登執之歸于府府帥臣丘憲異之乃立所由尉庭下曰盜逃出境尉不執闖入境他尉乃執邪所由尉震怒開府內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以重兵護糧糧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備奮不顧難諭鄉長老召募足千數即行道經合山有敗兵回揚言於衆曰我曹潰矣將以糧資敵乎弗去懼殲耳民愕視亡策將逃備曰事急矣乃命弓率執大斧而前曰設遇敵尉必先死職也終不負國汝未必死乃負尉耶欲去視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衆謂尉宜得備悉歸于公府遷慶元府觀察推官丁父憂不赴調隆興府觀察推官真德秀來爲帥素知備能文見備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思論薦之未薦德秀去備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珥筆成風民善訟備爲人忤忤諒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春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會書鎮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革服尋陞朝奉郎初備久從諸老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備嘆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爾輩小兒較長短哉遂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若將終焉嘉熙丁酉九月年八十四卒子二人宣子武子備性豪談論今古輒目光如炬氣軒軒出鼻忽聞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游嘗稱之曰實而不僂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縟爲工踏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爲知言當乾道治熙熙開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關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備起其傍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之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無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於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簡大坦然而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備獨出爲諸生倡布聖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備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扼當路必欲擠之死地凡再下詔獄備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願備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備所著有隨見類錄二百卷蘆隱類藁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強

南強字伯強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與陳亮類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強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強文墨翰議凜然可畏也慶元乙卯戊午連貢於鄉未幾入太學

中監舉。月書。率占前列。上禮部皆不得第。嘉定庚辰。俛奉南廡。對授邊功部。臨安府當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強射樓。補闕卒。時其練習。春秋則御肆府中。徽幟精明。行列整肅。負出他縣。上縣民諷甲與丘乙。閱諱女以朔死。誣丘驚跌所致。挾王丙為左。縣以南強召諱與王列於庭。且詰諱曰。汝以病死。女誣人。汝不吐實。將坐汝。諱色動。願謂王曰。汝嗾我也。或袖案白。上言。抵諱罪。境內多盜。賊船尾相銜。不絕。捕卒與豪猾為市。弗可敗。南強一切禁捕。雖犯權勢。始怨諱。弗懼也。寶慶初。禮部侍郎真德秀以言事去。廟堂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以為罪。德秀舟過富春江。南強見且賦詩為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紹定庚寅三月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為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反契可致。初當路欲排善類。指陳亮為根。燬鍊刺骨。罪且不測。門人畏其威焰。不敢出聲。南強義形辭色。貽書諷責。言先生無辜受罪。將資恨入土。吾曹為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味。是得為士類邪。復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真義士也。即乘燭為作書數通。南強又持走。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之冤。南強為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為。聞朝廷行一善政。輒昂首吐氣。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看設醴。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為文善馳騁。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往往不甚愛惜。惟梅隱筆談十四卷。尚存。子二。厚。祖。整。整業進士。贊曰。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繆為恭敬。視其影或不致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僮與南強見之。必將唾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偏南強之謂乎。

樓大年傳

樓大年。字元齡。義烏竹山人。父伯寬。由太學入官。授江陰縣尉。轉知無為軍。襄安鎮以終。大年從鄉先生徐僑游。僑實朱熹弟子。故大年長於性命之學。登嘉定癸未進士第。調迪功郎。池州青陽縣尉。丁內外艱。服除。監嘉興府袁部鹽場。尋知嘉興青龍鎮。該處舊恩循從事郎。嚴州遂安縣令。差兩浙西路提刑司幹辦公事。兩易監行在會子庫。同列以伎欺被劾。唯大年獨免。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南昌縣。為治先教化。建利去病。若嗜欲然。縣民夜行。為讎家毆死。事覺。路其甥。甥自陳殺民狀甚悉。大年疑之。亟命丞往驗。丞受賕。使焚屍以滅迹。大年怒。聞於府。屬錄事覆實。錄事復受賕。如丞。大年正色抗辨。錄事為引去。上之憲臺。令觀察推官重職。事始白。民敬之。生為立祠。遷奉議郎。通判吉州。提點刑獄。李迪以大年廉慎。命錄一道滯囚。大年隨重輕而疏裁之。抱成案就迪。言成聽。未幾。攝郡事。江東大姓查氏。以父遺書。據幼弟資產幾六十萬。弟長訴之。縣州歷二十年不解。迪曰。非清白吏。如大年者。不足以究此。以其事下大年。舉張詠決子培爭財故事為例。命歸其弟。人以為允。歲終。吏以公幣錢。羨餘來自。曰。此公券內物。前官具有例。大年斥之以助軍餉。及周宗室之黷厄者。皆舉手加額而退。換承議郎。提領戶部稿實所主管文字。尋陞朝奉郎。寶祐甲寅三月卒。於官。年七十。子一人。三畏。大年襟度灑落。如晴空皎月。一塵不染。然在官洞察民隱。脫有理未安者。必反覆沈思。終夜不寐。所見一定。屹如砥柱。不移。雖壓以權貴人之勢。弗回。

也。及解印綬去。攀轅以轍者。綿亘十餘里。或者以為無愧古循吏云。初理宗降訓。廉謹刑二詔。大年據古之可法戒者。二百事疏之。號銘心偶錄。藏於家。贊曰。濂翁過竹山。問大年子孫無恙。獲拜其遺像。惘然一儒者爾。而其剛烈之氣。則常信於萬物之上。人果可以貌取之哉。自夫道學不明。士喪其所守。雖以魁梧奇偉之夫。考其行事。脂韋自媚。如女婦之留髮也。其視大年何如哉。大年受學徐僑。與聞濂洛關閩之學。其所養充矣。此所以自然獨異也。學之所繫於人者。有如是哉。

許子良傳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姿稟卓犖。幼誦書。一覽通大義。及壯。馳騁經史。精文辭。尤長於科目之學。抽關啓鑰。得言外意。生徒欣欣從之。旬月間。輒知為文肯綮。嘉定丙子。以詩賦魁江東漕司。試禮部不利。嘉熙戊戌。始登進士第。年已五十餘矣。調餘姚簿。未上。用宰相喬行簡薦。監鎮江西酒庫。前此贏羨率自入。子良不納一札。以上歸公家。官吏相顧駭嘆。淮東轉運司辟主管理帳司。瀕江有蘆場三十里。民資其利。守邊吏議清野。欲悉削去。子良諫之止。遷知晉陵縣。版籍紛亂。官賦多放失。諸司督逋。急如雷電。吏負匿殆盡。前令以不良去。子良為稽逃亡。考隱漏。催科定額。條條繁然。沿江制置司辟。準備差遣。俄監安溪酒庫。改宣教郎。知都昌縣。庫藏赤立。子良節縮浮冗。兩年之間。供輸遂有餘。豪右設詭名以欺租賦。莫敢何問。子良列其主名揭於市。復從而一之。豪右慚憤。陰圖中子良。無隙可乘而止。沿江制置司辟幹辦公事。轉承議郎。通判和州。改江州。差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子良當輪對。不欲立異。惟取廷臣所言有關天命人心之大者。重陳之。不汎不激。上為首肯。再三未幾。有旨俾閱滯獄八十餘。子良為繕案一一讞之。雖累歲不引決者。一旦曲直皆白。進太學博士。請外。出知饒州。以臺疏罷。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磨磨。轉朝奉郎。知岳州。復轉朝散郎。改知台州。弊蠹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如都昌。凡典例所宜得者。亦謝去。居半載。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以察其情。情既得。即決遣之。吏袖手旁觀。其文書而已。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二萬斛。子良又不許。而禁卒有不便者。於是曠其獄。吏以憾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知墮其計。即委印出關去。專上降兩官。買似道開闢荆湖。辟主管機宜文字。且為辨其非辜。叙朝散郎。事有難處。他人不能言者。經子良議定。入無異辭。景定庚申三月。事於河川。年七十五。子良儵然如鶴。風指孤寒。性情介不同俗。與人交極尚風義。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尚嘖嘖然。剛腸嫉惡。或面折至發赤。世多樂收婦。見其論議激烈。望風嚴憚。不知其襟懷夷坦。無纖芥念。意若官務抑豪強。凡武斷於鄉者。悉刑之。事其長。懇懇欲納忠。縱嬰其怒。不避。知都昌日。方岳來為郡。岳自嚴冷。人不敢仰視。子良數為抗辨。且曰。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雖獲罪無恨。岳初怒甚。已而察子良忠亮。反刻薦之。子良生平奉養甚儉。雖列廛仕。蕭然如寒士。客至。啜茗清談。飢則煮餅而已。子良子四人。伯繼。仲立。最良。贊曰。黃夢炎有云。子良之為人。其平如砥。其直如弦。其堅剛如百鍊金。其孤峭如危壁千仞。江萬里亦云。蒼蒼

勁健不知四方復有何人文學政事當推子良爲第一吳子良亦云鏡明而衡平子良以之無愧於清白
吏王萬者也子良何以得此於人哉非真卓然有立合於詩之柔不茹剛不吐者未必能致於斯也嗚呼
賢哉或者以子良從似道降爲白璧作蠅之玷知人之道希堯亦難之而願以此尤子良邪其求全也甚
矣

葉由庚傳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苞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泰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
書政本宜清心正己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丞差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入憲齋
厲會京西帥幕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頤泰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先入
之說不從泰嘆曰敵民誤國寧有避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
未上而卒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借
明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
探窮經旨驗之於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曰成父從僑最久諍愿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深吾道爲有
所託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即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
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次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賡書辨析至無虛月
基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
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況先天乃伏羲所
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
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蓋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
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
爲四八以至於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陰右自一陰而六陽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
止於四象以爲水火木金即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參
較也柏以論語屬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由庚由庚則又
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
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子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迷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況孔子之
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
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
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
答之語爲經門人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
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柏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
虛己精索必求真是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發言笑盡屬蘊詞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

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其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儀
贊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饒餘饗宗人若冠若昏喪亦皆遵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屣常滿其
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若繼繼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
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讓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
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博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職澤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
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前至元己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退孫爲後平生不務
著書雖研瀛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纂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瘦叟自誌一卷藏於家贊曰
葵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書之高第弟子黃翰而王柏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裴承指
授於熹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沒由庚與基柏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
潛冲澹得學之醇柏通審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暢達得學之通考其一時化迪之盛入其室者殆如
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言之加輒轉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京可作源當爲執鞭
焉

吳思齊傳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遠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
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仿遺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尋
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銀廳試清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
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譴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首吏持之上下
承望不敢動亟聞部使者於之郡有盜殺其黨於貨獄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獲盜貨與民殊科
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因以賊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盜賊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
者恆出於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自其事提點刑獄
洪起畏辟思齊類曰吏或謂通籍可立致思齊曰飲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每監戶部積資酒庫起畏
時守鎮江復徵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即城徙厲民耳其役遂輟
買假道喪母上將以太常簿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
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沂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
有動竊漸動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長勢家而屈憂論天下其謂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
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宜懼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歸養流寓樹墟婦方登嘗知
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倚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
全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捐之宦游十年田無半畝之增後值宋改物家益艱庶至無儲石之儲有勸之仕
者輒謝曰嘗積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餒者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聰交游苦其語未畢馳去獨
望方鳳鳴謝淵睦方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畫傍觀唯唯而略無倦意先寢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

遙望隕涕，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直惡，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許思齊之為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荆州碑、魏司馬字贊、駁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多未就。子三人：翼、拱、之、成。拱之蚤卒。贊曰：

遊瀟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游處。見其石壁題名，尙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鼎，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攜望天末，恸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悲。若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思齊者云：脫礦石其如卷兮，距海嶺而不移，其言信矣哉。

謝鼎傳

謝鼎，字皇羽，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城。父鑰，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通春秋，著春秋衍義。左氏辨證傳於時。鼎世其學，試進士不中，落魄漳泉二州。偶僱有大節，會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諸事參軍。聲達梁楚間，已復別去。及宋亡，天祥被執以死，鼎悲不能禁，髮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樹，雲風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號類，則徘徊顧盼，失聲哭。殿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涼風急，鼎挾酒以登，設天祥主荒亭，再拜跪伏，醉畢，號而踊者三復，再拜，起悲思不可遏，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然其志汗漫超越，浩不可禦，視世間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佳山水，廬山鼎湖、蛟門候濤、沃州天姥、野霞碧雞、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秘，所至卽造游錄，持以誇人。若載七寶歸者，游倦輒憩浦陽江源，及曉之白雲郵，尋隱者方鳳吳思齊，晝夜吟詩不休，其詩直測盛唐而上，不作近代語。卓卓有風人之餘，文尤奇拔峭勁，雷電恍惚，出入風雨中。當其執筆時，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每語人曰：用志不分，鬼神將通之。其苦索多類此。婆陵人士翁然從其學。前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前代遺老尙多存者，咸自詫見鼎，明年乙未，以肺疾作而死，年四十七。瀕死，屬其妻劉氏曰：吾去鄉千里交游，惟方詔卿、吳子善、景叔、不翅兄弟，慎收吾文及吾骨，授之詔卿。子善卽思齊，已而鳳等果至，與方幼學，方擢桂芳，翁登之弟衡，壘子陵。臺南以文稿殉，伐石表之曰：謝鼎墓。初，鼎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勸諸石，未就。復爲建許劍亭於墓右，從鼎志也。鼎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云：鼎好修幽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游，不務諧於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每暮屈平，託興遠游，自號啼髮子。每談勝國事，輒悲嗚咽，涕泗潑然。下士有苟合而氣志得者，皆聞鼎，鼎自若也。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詞芳草圖譜一卷，宋鏡歌鼓吹曲各一卷，陸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開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游錄九卷，餘做奏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詩譜皆未完。所選唐韋柳諸家詩及東都五體詩，不在集中。贊曰：

鼎一布衣爾，未嘗有爵位於朝，徒以被天祥之知，麻衣繩履，草屨山澤間，若無所容其身，使其都重錄受社稷民人之寄，其能死守封疆決矣。鼎不負天祥，肯負國哉。鼎蓋天下之士也，昔田橫不降漢，拔劍自剄，客之從死者五百人，若鼎之志，其有類橫之客者非耶。吾聞諸任先生云。

楊氏家傳

楊端，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爲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兆。唐末南詔叛，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端夢神人告曰：爾爾往此，功名機也。端與勇兵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檜諜知之，斂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逕入白錦，軍高遂山，據險立營。結土豪黃三，氏爲久駐計。檜出冠，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款結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端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於播。宋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逆其志，選練將卒伐羅，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匪將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牧南卒。三公幽於閩，半載，會阿水，檜會長黑定與閩有連，語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非爲也。盡歸諸閩，不答。黑定怒，夜以一牝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檄召謝巡檢，謝帥檜逆之。會濟江檜，檜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爲我語者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瞋目視舟，檜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檜爭持牛，醜酒爲謝。三公射檜，檜頸裂，吸水噴之。舟或蛇刑，檜伏地哀祈，檜賦不敢反。三公復嘆之，昂如初。三公生二子，實實、實立，自以才不逮，讓與實。實字真卿，開宋太祖受命卽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楊反，新添族二部作亂，實同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滅其衆。實傷流矢，病創而卒。實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邊義軍號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號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何蟻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爲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遷曰：蟻仇讎而賊同氣，罪不容於死，盡討之。遂大發兵，設三覆於高遂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千，蟻亡入閩。貴遷太原人，與端爲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朝之子，嘗持節廣西，與昭通譜，昭無子，充廣輒貴遷爲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遷字升叔，歷歷皇祐間，儂智高亂，貴遷曰：通夜郎，浮詳，刺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粵之奇策也。吾嘗報國，以自效。卽如濫次於南川，得暴疾，將還。其季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蠻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震督兵行，時閩黨宋大郎與乞弟通，過其歸道，光震與戰，連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問道走播，趨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婆山，見二舍縱騎橫槊，馳騁若指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大憤，拔刃衝陣，謝斫傷其首殺之。卽宋兄弟也。二人權而退，因不能爲濫思，光震官至從義郎，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貴、文宣。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濟謀篡立，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藉蠻兵以危宗國。文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將送光榮以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鳩文廣，文廣說爲不知，愛敬日篤。黃標儀盜發光震墓，文廣捕斬之。事連其弟理，理郭奔高州，檜謀作亂，會老應，檜族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獲檜，釋其黨。

七人初西平務視諸蠻尤桀點難制文廣偕成忠夜入其棚擒獲之尋數其罪貨焉當文廣之時蠻獫狁為遊忠楊氏先世所不能廢結者至是叛討服懷無復嚮武封疆關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歿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近家石近以主少衆寡因奉光榮攝事光榮立日久益固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真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復為送婦高州給與俱將殺於中途謀洩非果行光榮遂籍播州二縣地千七百里往獻於朝詔即其地建白錦堡加光榮禮賓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豫置毒於茗以俟隸人進光榮啜之即斃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懟惟聰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禦光明敗奔蜀訴於部使者李獻誣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矯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憤激不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進惟聰修武郎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光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衆怒共誅之惟聰深懲家難禱於上下神祇誓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惟聰復生二子遂選字簡夫始立值徵欲二帝播邊高宗南渡選慷慨負氣戴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聽之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益十房禹卿來市馬為苗人所劫轉鬻者至再選購出之遷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屬歲大比選厚餽遣徒衛送其還益登進士第遂武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邑夷明而終官至武節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軾最良軾字德與美髯長身壯貌瓌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舊堡隘墮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為湘江軾初無嗣軾子榮為後晚生三子勳愚鼎以榮賢遂不易初議尤愛軾尋授軾堡政獨築室萬泉以終軾畜一虎馴服左右常駕以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寬厚孝友無間言遇軾諸子不趨者已出初先據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煥軾之孫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蠻獫狁之俗也上下楊其初由一人而分干戈日夜相尋執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乎軾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為我往說之泳至下州煥頓頭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衆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士俗為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榮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授大學即掩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歷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投壺榮母弟輝有寵於父幾奪其位榮亦欲以位讓之因猶冰言得不廢開禧二年蜀帥吳曦叛榮帥師赴援會曦誅不果貢戰馬三百黃金鉅萬且請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恥上優詔答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上益嘉之南平苗穆永忠盜據公家田榮曰穆不道犯王略吾為藩臣可殺其死耶帥榮討平之斬永忠歸其田南平閩僑偉桂紱父自立榮聲罪致討敗其衆於滇池斬首數千級關地七百里獲羊牛錢仗各以千計煥遠盟鈔掠界上榮遣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邊忠遂熄榮性孝友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佞務平恕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榮始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偉沈毅自少不羣父沒以郡政畀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北兵犯蜀圍青野原

价曰此主憂臣辱時也其可後乎乃移檄蜀圖請自效制置使趙彥呐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劍帥家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圍解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制未幾復白錦堡為播州文領郡价統兵如故蜀警又急詔价以雄威軍戍夔峽价分署所部屯瀘渝開遣奇兵擊東遂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開門官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鎮渝撤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珙宣撫荆湘余价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之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傲日一日大飯羣僧价跌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未及播价請於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軍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斌紹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閱士卒為備蜀中避地者多歸之嘉熙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來徵師价命裨將趙進帥萬兵赴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開門祇候父卒詔起文視事進武功大夫開門官贊舍人文移書余价曰比年北師如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易移鎮利閩開經理三關為久駐謀此上計也今縱未能大舉擇諸路要險建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況西番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并吞蠻部閩蜀廣窺沉靖則後門幹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中計後果如文言嘉祐八年西帥俞興西征發兵五千人與俱大戰者三皆捷遷左衛大將軍余价北伐漢中文命將趙寅會兵渝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漢嘉文使總管田萬率兵五千間道赴之夜濟嘉江屯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卻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會伯來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循雲南將入播文馳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閩論羣酋內屬大會勃先領衆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漁城圍蜀烏江寇功加忠州團練使景定間劉雄飛夏貴守蜀復江安州餉禮儀山戰懸壺平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得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鹽帛給邊用著為令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勵國民民從其化卒於成清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個儼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冠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通管州事二年閩大舉入寇破立邊諸戍邦憲出師拒之閩敗卻轉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勦此寇而後朝食蠻聞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閩衆於中流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歸進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閩又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鮮歷舉其罪狀而釋之閩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軍承宣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亡元世祖遣使者詔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奉表以播州珍州南平三州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襲守如故拜龍虎衛上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内安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荆地荆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發其姦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餉餉命將卒與之俱乃平之累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惠敏生一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順夫人田氏挈之朝京師世祖

摩其頂。熟視良久。諭宰臣曰。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峇因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賜金緡弓矢鞍勒遺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人。漢英衰絰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播之鄰。鏡拒命。漢英即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漢英入朝。奏罷順元宣慰司。升播州安撫司。為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羅甸宣慰使幹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酋。詐為新闢境土。以獻。漢英奏復之。幹羅思患不勝。誣言有難。成忠勝二軍。思播播匪弗奏。請籍征交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籍矣。御史臺審殿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減郡縣冗員。去屯丁糧三之一。民大便之。二年。部蠻桑柘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出播。漢英輦運軍食無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直。拔午籠。賊復合拒。竟大敗。縛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孤矢。仁宗立。願禮益厚。進勳上護軍。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蠻蘆蕩叛。新部黎魯亦嘯劫聚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泮宮。南北士來歸者衆。皆量才用之。喜讀濂洛書。為詩文。尚體要。著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忠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以爲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來朝。英宗賜名延禮。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使。嘉貞卒。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使。忠彥。忠彥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鼎。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祖季子嘉議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使。城之子鑿嗣。入我國朝。鑿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實洪武初年云。

劉彬卿傳

彬卿名文質。彬卿其字也。姓劉氏。其遠祖仁贍。仕南唐。以忠節著。子孫居袁者。遷於豫章。今爲豫章人。彬卿讀書不泥章句。務在躬行。年踰三十。擢登走燕都。燕都貴人。一見爭相引重。薦爲太師國王府儒學正。陞教授。皆不赴。除承懿寺照磨。曾未幾。何改繕工司照磨。貢新麵。上京。彬卿且夕視惟謹。諸司同行者。以入兩紅腐。結於吏議。惟彬卿獨否。帝與后妃太子皆賜之衣。衣凡五襲。人爲彬卿榮。彬卿曰。吾敬君之道。當爾也。轉詹事院管勾。府正司典簿。壽福都總管。府經歷。中書左丞史克新。成遼陽時。江南餉道絕。各屯田以食軍士。食且不給。廷議欲徵其米五萬石。人難之。不敢往。彬卿毅然請行。初至軍。有欲害之者。彬卿色不變。雖強爲陳利害。衆咸感動。卒致三千四百斛以歸。李維帖木兒以中書平章統兵鎮西京。人畏其威。不敢仰視。彬卿持官書進。左右索視之。弗與。遂辭不爲通。彬卿呼曰。朝廷之命。將委之草莽耶。李維聞之。竟出見彬卿。以官書進。李維視已。謂彬卿曰。可與幕府議之。彬卿曰。官書既達。行與否在平章。使臣何與焉。趨而退。李維不敢強。將宴留之。彬卿曰。使事已畢。尚何留。即日上馬去。從事官皆餞之。出郊。嘆曰。此真使者。世蓋不多見也。府公俱微僧。僧慰御史臺。臺臣問曰。何獨無劉經歷邪。僧曰。經歷乃儒者。理苟直。不俟人言。不然。徒言之無益也。且於我無所私焉。敢諫之。特授大司農。司照磨。宣政院聞之。欲辟爲屬。弗能奪。而止。時官牛多掠於亂兵。貧窶人無所訴。富有者反指以實口沒。去牛羊失其租。彬卿舍乘傳。僞衣醫者服。徒行民間。廉其實。以聞。徵富人租。而優貧窶之家。京南諸倉亡慮數十。不以時入糧。民告病。彬卿馳驛察之。既至。給驛吏曰。吾將使江南。爾因託故。進。爾備詢倉之前後。民盡得其情。乃往掛倉使。崔甲曰。吾使臣爾。願預坐。爾以觀美政可乎。彬卿遂坐。與談倉中事。崔忽拂衣起曰。君知有使者。事爾。乃暇及此耶。彬卿罵曰。吾農官也。吾不叩汝等。誰復叩之。汝即具文書來。上倉中人皆吐舌相顧。卒治崔如法。遠近不待督而事集。已而陸本司都事。樞樞密院都事。俄復入都。水監爲承。陸少監。階中順大夫。彬卿性狀介不阿。行事絕與流俗異。初至燕。客塔海平章家。平章勸其納少室。以奉巾櫛。彬卿曰。家有糟糠之妻。相期至髮白。肯中道棄之乎。不聽。其子時敏方幼。一少年誘其馳馬。竟跌死。或語彬卿宜訟。彬卿曰。吾兒死。生有定命。可尤人耶。經一晝夜。忽自蘇。後十二年。補大宗正府。譯曹掾。一旦以疾卒。彬卿石或者詰之曰。此亦墮馬死耶。國史掾萬生客死於燕。妻子貧不能歸葬。彬卿予錢二千緡。俾奉柩還南昌。御史大夫宋南直班。有作相臣。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省署治武昌。道梗未易達。必經有頂崗。歷連雲棧。過瞿唐澗。出萬險。而始至。從事官皆散去。獨彬卿留。大夫曰。吾國家老臣。一死回當。彬卿歸家貧。爾當從此逝也。彬卿曰。士窮見節義。正在今日。大夫何爲出此言邪。及大夫歿。又護其喪還。彬卿爲人不避事。苟使銜命而往。雖萬里不辭。凡出使。即呼官錄其行。且曰。去時。苟增其一。卽賊也。尤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忒。人有意問之。輒固圍不答。彬卿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黔南先生程文。以道人劍客目之。彬卿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

縱有耳若聞知，孰有如彬卿者及死喪者乎？自他人言之，如彬卿者可謂難矣。而彬卿則曰：此儒者恆事耳，非難也。嗚呼！若彬卿者，不亦君子之人也哉！不亦君子之人也哉！

張中傳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幕府山，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吉。歲壬寅春正月，上帥師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且夕此地當流血，慮舍焚燬殆盡。鐵柱觀亦化為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言國中大臣將有變，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參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五月，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數名馬，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擾，但於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上舉兵伐之，召問中，中對曰：五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其戰必在南康。上因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已，風大作，遂達彭蠡湖。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入敵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為不可救。中曰：無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酉，蓋日官算歷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奇中往往類此，中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伴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嘯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親遺稿於故箴，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胡長孺傳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與迪功郎，欽州司法參軍，脫略豪雋，輕貨急施，人稱為鄭莊。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嘉定士大夫，皆以為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高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於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逮百氏，名墨橫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子入官，監重慶府隔槽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倉廩，與高彭李湜梅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為翰林修撰，言忤執政，改教授揚州。

秩滿遷建昌，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餒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向問，其樹外門使官道，長孺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疫，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徵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弄，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殿，惡少年狙伺其間，恆出鈔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為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八圍其後，長孺至殿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避辭謝，騎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杖者過焉，執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嫗聚浮屠，誦佛書為禳祈，一嫗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嫗訟之，長孺以卒麥實羣嫗合羣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鑑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伴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賈焉，兄妻愛子，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嘆盜淫兄受步搖為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為人光明宏偉，務為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飢渴之於食飲，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序，敷釋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為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為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插，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板煌煌，照耀遐荒，鄉閭取士，屢司文衡，貴賤賤華，文風為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為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於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為三胡云。贊曰：長孺之學，出於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齋處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修公，味道，味道則徵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獲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旨，始信涵養用敬為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為人，宇宙即吾心之言，諄諄為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與而正其異同哉。

王秉彝傳

乘錄名德良和州人姓王氏王氏出江左故望也乘錄為人頗博而堅凝鈞經索史智識過人數級嘗衆議膠葛更端猶尋前緒乘錄從容墜片言輒憚然從以故士君子恆歸往之乘錄亦樂與盤旋燕享之禮必極水陸珍脆酣嬉淋漓不知日之將夕開徜徉奇山水中見岩姿川容網緇來獻狀情思凝然曰精聚神會吾殆與之無別豈古人所謂烟霞痼疾也邪勸之仕笑不答或云是有道者也或云是夫也良其才可用世肥遯蓋將免乎乘錄皆樂弗省自壬辰兵亂乘錄崎嶇戎馬間雖窘迫甚幸得不死仰天誓曰吾力苟可生人雖百至凍餒不卹也道遇羣卒縛一男子且行且榜笞之叱曰不千金當就烹乘錄視之鄉人也輒白金二斤贖之出京口軍帥有享乘錄者既謁入左廡倒懸一夫頭宰宰控地作乞命聲乘錄曰欲享賓而虐無辜吾食不下咽矣帥悟使釋乘錄有夫婦避兵者夫死於溺婦苦風聲不能行乘錄爲葬其夫乘錄疾至愈乃遣過廣德遂健兵反接張以白刃摩其頸老嫗隨之啼乘錄呵曰子脫可殺獨不哀其母老乎解其縛去行未及久又遇一婦腹未孕兒左手引垂鬚重有三兄紫紫相援泣游卒荷戈隨其後乘錄呼游卒止出酒飲之且讓曰子壯士也胡爲殺婦人殺一婦人姑實之奈殺其五子何曷舍諸游卒如其言及倚居金華一老儒來告曰吾不火食者信宿矣乘錄爲之動容搜困中得米二斛悉予之建樂區市中畜善藥以賑人急甚篋者不受其直由是乘錄樂善之稱聞四方乘錄曰是善名我遂以榜其堂江左及海右士咸作爲辭章云

史官曰僕嘗游建樂泛大江過歷陽望八仙人山山雲霧起如車蓋問張文昌舊隱處想在空翠杳窅間故老已盡人無能知者及歸金華與乘錄相見潛溪上衣冠偉然議論磊落有奇氣第流連山水間而志不自釋噫乘錄固歷陽產也豈即所謂隱者邪非邪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僅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瑑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瑑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賓游談大噱解髮滿酒中爲戲羣童皆肅容莫敢動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閒風致畜兩錢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閒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爲己妻官爲逮女母母死復逮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僞券事登連及衍衍固弗知也遂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遣歸或有訴行丞相府事下杭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仇遠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泥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葬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效李賀詩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閒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爲多其所著書有尙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持机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詛楚文音釋

閒中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之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尙也亦可悲也雖然衍亦奇士也夫

抱甕子傳

子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存隨地形高下爲蔬圃約二十畝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杏梨李諸樹時春氣方殷蔬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綴紛開錯如張錦繡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冉至其處氣象幽絕絕不開雞犬聲遙望草廬一區隱約出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請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樓葉冠身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子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爾曰丈夫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轎結駟入則鐘鳴鼎食有志者輒能致之夫子恆營營逐逐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張然一笑指苦燈掛子坐甕於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熟百歲之閒寧復幾何與其強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圃之西則九盤山之巔宋州麻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玩李鄴侯馬莊敏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秦賢良謫官而來亦游憩其上時坐鸚鵡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雲之崇構皆蕩爲氛埃一凝眸間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絕精神內營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招之弗前麾之弗驚委蛇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攪自以無愧於赫胥尊盧之民子以吾爲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灌畦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溼溼或過焉則氣傷而寢屈吾日夜調之變之俾適夫厥中則其然而秀嫺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子深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徇世易者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而樓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閒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閒閉戶高臥扣之不見答若無聞者子憮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日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奈何仕爲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管王府轉官起曹翊別浩穰聲望蓋龐鬱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也名彬其字爲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遯山林若將終身焉及逢有道之朝輒蹶然興起以力政著聞其得出處之正者矣向子意其爲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答之語爲抱甕子傳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踐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癡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

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連日。佛像多士。偶。憐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得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白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誦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為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為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為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秦不花家。秦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恐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祿仕為。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溧陽。惟兩幼女一童留燕。俟復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溧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為妄。冕曰。安人非我。誰當為妄哉。乃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株。杏居其半。芋一區。雞豕各百本。引水為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為梅花屋。嘗做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鵬奮海怒。讀者毛髮為聳。人至不為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緡幅短長為得米之差。人譏之。冕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為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穎兵起。一如冕言。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真幕府。授以諮議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磊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鄭景蘇傳

鄭銘字景蘇。婺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蘇自幼濡染之深。卓然有以自立。而日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萊為之師。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蘇即能領解其趣。所有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吳公遊。景蘇與之晝夜相摩切。凡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既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稍不修。輒以為病。故景蘇之文。幅尺弘而體式備。胡君之文。意度寬而波瀾張。皆煥爛有光於時。云。初景蘇早喪父。事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嗜鱖魚。雖卒不可得。必徧求之。以悅其意。曾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以香糝上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蓮塘張公無子。聞景蘇賢而有文。命為督培。景蘇能當翁意。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蘇亦自韜秘。絕不與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既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黃氏歿。其志遂孤。景蘇居喪盡禮。出

入必布裘。鞍轡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蘇潛避去。翁不覺。或為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翁既老。欲以資產悉屬之。景蘇辭請以畀諸族子。翁不可。姑受其三之一。翁之亡。皆景蘇葬之。他受田者。漢如也。景蘇之仲兄鉅。效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舉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所得翁之田。廬歸於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為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蘇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濁。人景蘇架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終身。人又稱景蘇為惠人云。

史官曰。滌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滌以非材。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蘇交。微諸所聞益信。景蘇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絕似其為人。而他文辭亦稱。滌方惜景蘇之學未暴白於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蘇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滌與景蘇暨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既銘景蘇之墓。滌亦不能無情。遂述為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蘇者不少。寧不使滌重有所感乎。

楊散生傳

楊散生者。錢唐人。李氏名詞。字孟言。少受學越人楊君維楨。負氣尚節。善為詩。賣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楊亭。而自號為楊散生。市人病者。趨其門買藥。無不與。所與必善。人人談楊散生。美不置口。或問楊散生。今人莫不願為材。有寸誇尺。有尺誇寸。惟恐人不知己。才不即用。既用又恐不得大任。以為成。今生乃以樗散自名。樗不才木也。生豈無才者耶。何其嗜好與人不同也。所惡乎樗者。以其無用也。今生修善藥。以活疾疾者。有功於民甚博。何為以樗自污哉。楊散生曰。吾計之熟矣。名之美者。吾豈不欲居之。然苟無實以稱之。則名祇足為禍。吾苟自以為可用。彼將以有用者求我。我或不足如其所求。則為妄人矣。吾今自以為樗。彼亦從而樗我。不虞我足用。而我足用者。固存何損於我乎。世之受禍深者。求名太切者也。夫名虛器得之。未必有益於身。而與我競者。斷斷然欲奪之。不亦危乎。吾是以安焉。而不敢務乎名也。且吾之食者。醫之書。易知醫之技。易學。吾誠盡吾心焉。疑於心者。不敢強施於人。薄於用者。不敢厚責其報。雖有不中。庶可以無愧矣。我誠肯自負吾才。而享釜庾之祿。豈肯不若乎人。然吏胥操法。而迫吾側。民庶持牒。而聒吾前。吾心欲平之。而力不暇。欲施吾才。而勢有不能。則吾心之愧無時而釋矣。豈若守易能之技。居無用之名。以自適哉。於是問者謝之。咸稱楊散生為知道者。余聞於建安黃仁云。

史官曰。樗散生之傳不虛矣。生豈果知道者哉。君子之道。貴乎食焉而無愧。吾觀世之人。有愧者多矣。生豈無見者乎。孔子強漆雕開仕。開自以為不信。而不願為。孔子悅之。樗散生豈學漆雕開者耶。然則謂生為知道。豈不然耶。或謂生慕樗以不才而壽。彼莊生寓言。生蓋不取云。

李疑傳

金陵之俗。以逆旅為利。旅至授一室。僅可榻。便以出入。曉鐘動起。治他事。遇夜始歸。息。盥濯水皆自具。然月責錢數千。否必詆請致訟。或疾病輒遣出。病危氣息尙屬。目暗暗未暇。即與棄之。而斂其資。婦孕將產。

者以爲不祥。捨其少恩如此。非其性固然。地在登穀下。四方人至者衆。其勢致爾也。獨李疑以尙義名於其時。疑字思問。居通濟門外。四巷子弟執業。造其家得業。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固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范景清吏部得疾。無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屨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能假我一榻乎。疑謝許諾。延就坐。汛除明爽室。具床褥爐竈。使疑息其中。徵醫師視脈。躬爲煮糜煑藥。且暮執其手問所苦。如事親戚。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洩矢與尿。汗衾席。臭穢不可近。疑日爲刮摩澆滌。不少見顏面。景清流涕曰。我累君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金四十餘兩。在故逆旅邸。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爾。何以報爲。景清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爲他人得。何益乎。疑遂求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籍其數而封識之。數日景清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於城南聚寶山。舉所封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取囊按籍而還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嗾以貨遺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納。妻臥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乎。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清。踰月始辭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疑讀書爲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云。

太史氏曰。吾與疑往來。識其爲人。疑狗狗愿士。非有奇偉壯烈之姿也。而其所爲事。乃有古義勇風。是豈可以外貌決人才智哉。語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吾傷流俗之嗜利也。傳其事以勸焉。

毛德元傳

毛聚德元者。萊之掖縣人也。幼有異質。事繼母秦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秦老不能行。聚獨侍左右。弗去。寇問曰。爾不畏死耶。何爲不避我。聚泣曰。我老母在。安敢自求活乎。寇義之。不忍犯。父嘗病疫。居崑崙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跌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長兄非極將及。聚言盜且至。人懼欲奔匿。聚曰。兄在斯。忍棄之以圖生。卒掩壙而還。再從母殯。城隅人取其墳殆盡。聚地瘞之。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出私財嫁之。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聚皆爲葬之。歲食有餘粟。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有客宿其舍。且遺錢數百緡而行。聚徒步追五十里還之。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聚。聚曰。寧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聚生二子。蔚炳蔚生二子。絃綬皆好學。絃今由國子生。爲殿廷儀禮司序班。與余孫慎同官。相友善。史官曰。孝弟慈愛。人性所發也。尊係所習。業在東海上。其俗從古。號爲難治。禹書春秋外之。今去古二千載。乃有毛君之行。是烏可以習俗古今論耶。語曰。爲善必有後。毛君之善。卓然可稱矣。其子孫殆將有昌者耶。

桑仁卿傳

桑惠字仁卿。葵之武義人。其先居麗水桑溪。南渡後有景昭者。始遷葵。歷四世皆不墜。書詩。仁卿幼喪父。獨奉母居。不能與人浮沈。介然自守。遇人則翼然恭。未嘗往叩富兒門。惟日夕訓諸子弟。雞初號輒呼起。

懸燈誦書。食時使從師。或值雨。親持蓋候之。還。人笑其愚。謂曰。子貧若是。何將生應矣。何不學他技藝。朝出門。暮可即得錢。讀書固佳。其效乃如捕風耳。仁卿笑曰。信如子言。吾家學將絕於吾手矣。寧餓而死。不能從也。乃召其子以時謂曰。此妄人耳。其慎毋聽。吾之貧由天。於讀書何預哉。策勵比前爲尤急。及見以時。明經能文辭。鄉校迎爲學者師。仁卿撫几自慶曰。吾將有以見祖宗地下矣。仁卿無所於食。質田於里翁。已而失其券。乃以計給仁卿至家。使重書之。或履其附曰。慎勿言翁券失矣。翁券失矣。仁卿歎曰。吾實得錢。言猶在耳。而因失券負之。爲計固得矣。如內媿何。一里譁然稱曰。桑仁卿其誠忍人哉。未幾卒。貧不能斂手足。鄉人惜其賢。莫錢以葬。仁卿妻同縣人。項寄環甚賢。絕。仁卿固安貧。終日樵蘇不斲。項無纖介。見於容色。澹然能相歡。凍餒日不自免。則有佳書。必披所繙布帛質之。使讀。自時厥後。以時以賢良徵主。袁分宜之簿。州里攜酒漿來賀曰。仁卿夫婦不負教子。今得官歸矣。項曰。得官不足榮。能不負官斯爲榮耳。以時在分宜數督運萬里外。兢兢自持。無所遺失。再轉爲溫州判官。遣候人迎養。將及門而卒。今以三轉爲夔州府通判。陞至某郎。益用政事。聞於時。論者謂父母之善教云。贊曰。

竹溪逸民傳

竹溪逸民者。幼治經。長誦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馳騁。聲聞煥煥。起薦紳間。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於几曰。人生百歲能幾。且暮所難逢者適意爾。他何恤哉。乃戴青篋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篋竹植嶺然。生當明月高照。水光激盪。共月爭清輝。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空明中。簫聲挾秋氣爲豪。直入無際。宛轉若龍鳴。深泓絕可聽。籟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瀉起兮衝素波。人見之嘆曰。是誠世外人也。欲常見且不可得。況狎而近之乎。性嗜菊。種之滿園。顧視若孩。嬰黃花一開。獨引觴對酌。日入不倦。人讓其留物。怒曰。舉世無知我。知我惟此花爾。一息自怡。尚可謂滯於物耶。復愛梅。梅孕綠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溫。見輒凝視。移時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菊。菊已謝我去。幸汝梅繼之。汝梅脫又謝去。我當上白鶴山采五芝耳。白鶴山蓋溪上諸峯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無所繫。閒私謂其友曰。吾於世味愈孤矣。將漁於山。樵於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於水志豈在游。漁於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子以子果滯於梅與菊耶。君子以其語近道。有類於古隱者。相與傳其事。逸民所未嘗言。則無從知之矣。逸民陳姓。洞其名。烏傷人。史官曰。昔者李白與孔巢父等六人。隱居徂徠山。世仰之以爲不可狎。近因號爲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後。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轍。豈聞風而興歎。縱曰其地或殊。人之衆獨有異。高風絕塵。照映後先。其安有不同者歟。士之沈酣聲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歟。夫自范蔚宗著後漢書。以隱逸登諸史傳。歷代取法而莫之廢者。其意又豈無所激歟。雖然。逸民之自爲則善矣。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一

傳

余左丞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刺藏下官合肥遂為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生闕闕生而髮盡白家貧年十三始能就學嗜欲甚淺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嗜之不厭與河南張恆遊恆臨川吳澄弟子善談名理闕之學因絕出四方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州淮民豪弗馴令餽人土田官籍之多以誣去闕繩尤暴者數十不敢譴廖甲與舒乙競田廖焚舒廬舍舒婦偶母子同死遂寘灰燼中誣之闕為白其事泗無麥民以乏故事弗聞闕上之中書定為令凡無麥者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為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信宿而別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疏濬冤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相書言狀又不報投袂而歸居亡何復召修遼宋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治責守令反是政應宜用嚴最法力行之便上從之潘王府諸校白晝放金道上勢如狼闕鞭遣六十人上思治切議遣奉使巡察郡國闕言奉使恆無狀所至處食飲供張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之意宜亟罷之闕後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闕臂曰誠如君言知闕忠亮不怨闕在位知無不言言附直無忌人勸闕少辭闕曰吾縱慚豈不知批逆鱗為危委身事君身雖殺弗悔也改中書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斥為迂闊

宋學士全集 卷十一

三七三

非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庶不可以訓格不下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西多峻山負粟輸官者厄於道險費常倍闕命以為帛代輸右丞沙班估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每抗辭沮之會莫徭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之者闕揚言於庭曰右丞當往受天子命為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亂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狗不足何闕曰右丞第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章宣慰伯顏以婆律香贊闕闕覺重辟之香中果胎金章歎曰余竹筴官多矣潔如冰壺唯余公一人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發姦擿伏聽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癸定賦無藝役小大各遠度闕避官履政實之徭賦平衢士無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吉台肆毒殘衛民民重足立闕鞠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其有連反以事劾闕闕歸青陽山已而丁尹氏憂闕日夜悲號有甘露降於葉君子以為孝感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晃忽兒不花方統戎淮南承制起闕權准西宣慰副使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人爭謂不可往闕毅然請行從問道入推赤心待人能其苛賦轉粟以哺餓夫八社民翁然歸闕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焚其甚固小路若髮闕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焚出闕殺傷相當至日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為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營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濠礮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身騎數十大喊而出賊勢披靡遣兵擊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獨安慶歸然存賊來戰又數敗賊銜之偽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去賊計窮復令闕故人衛鼎許大明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懸其皮東門濬山有虎傷人闕遣文徵山神使驅虎虎出境功上中書朝廷俾為真陞同知淮西宣慰副都元帥賜以上等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萬萬掠玉帛殺嬰兒真載上以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近城下即近出師搗退之或服其義至有來歸充將校者溪河兵屯潯陽命使者帥壯士百輩腰刀直入脅主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言苗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魍魎等不宜使入腹裏他日為禍將不細後竟如闕言轉淮南行省參知政事尋改右丞賜二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嗣下大器謂曰男兒生則為章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賊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絕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帥衆血戰身中三矢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闕戰手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餒鳥焉寧復受汝官邪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刎沈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耶下氏聞之亦率其子得臣女福章赴水死諸將幸憫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可負余將軍邪從而死者千餘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諡曰忠惠追封夏國公闕為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為為即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如恐後每解政開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為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贊曰

宋學士全集 卷十一

三七五

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効死而不可奪也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精忠之氣炯炯上貫霄漢必燦為列星流為風霆散為卿雲凝為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也然而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下黨家又似過之矣於戲闕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闕事多至泣下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莽間猶足以動人悲思因撮其行事成傳以示為人臣者

濂既作余廷心傳又見其門人汪河言當廷心死時其妻滿堂生一子甫晬藥水濱有偽萬戶杜某呼曰此必余參政子是種也良不可殺竟捐所鈔諸物懷子以去今三歲矣人或戲子曰汝父何在子橫指拂喉曰如此矣此一事也池州判官李宗可斬人也李嘗文身又號為花李善禦視賊欲吞廷心兄闕嘗以女歸之及來舒命權義兵萬戶統新軍守水滸前後多戰功賊來破城李橫槊入賊中殺死甚衆即廷心死馳馬還家聚妻孥謂曰余相公死國吾亦義不屈汝等倘不死為人所魚肉拔劍無大小盡殺之出解甲據胡床中坐取酒飲至醉復衣甲自刎死此一事也嗚呼仁者宜有後而義烈之士聲光可流於無窮濂雖不文唯恐其失墜也故復附著於篇

白牛生傳

白牛生者金華潛溪人宋姓濂名嘗騎白牛往來溪上故人以白牛生目之生軀幹短小細目而疏髯性多勤他無所嗜惟攻學不怠存諸心著諸書六經與人言亦六經或厭其繁生曰吾舍此不學也六經其靈乎一日無之則冥冥夜行矣生學在治心道在五倫自以為至易至簡或笑其迂生曰我其迂哉我若迂孟子則迂之首矣生好著文或以文人稱之則又慨然怒曰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窮之而未盡也聖賢之道欲疑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或求學文生曰其孝弟乎文則吾不知也生不肯干祿或欲挽之使出生曰祿可干邪仕當為道謀干之私也生安於義命未嘗妄有所為或疑其拙生曰我契以天不合以人是乃巧之大者拙乎哉生慕孔顏之樂如聆鈞天之樂如獲靈寶之金言及之手足舞蹈不已或以為狂生曰吾能知之恨未能允蹈之矣其狂生幼多疾常行服氣法或謂其欲久生曰盜跖甚天顏子甚壽子知之乎或不答生曰竊陰陽之和以私一己服氣矣連址元化節宣四時服氣乎生雖貧喜色常溢眉宇間或詰之生曰吾內足樂也內既足樂無人非無鬼責得亦樂失亦樂我何憂哉生御惡衣餽饌安之或慮其詐生曰錦衣與卉服雖異駸則一糟粢與酒醪固殊飽則均何詐為生不貴貴人不貧貧人或尤其無別生曰貴自貴爾於我何加焉賤自賤爾於我何損焉生遇物以誠三尺之童莫之敢欺或譏其同生曰我道蓋如是同不同弗知也生不享外神唯事其先甚謹或謂其報本耶生曰非惟報本也以氣感氣吾先以之外人何預哉生多讀台衡賢守慈恩諸家書或訪其偏生曰我雖口之未嘗心之也何其偏生當情意調適輒懸特磬於簾親擊以鐵鏡眼目側耳而聽自以為遠制樂之原或笑之生曰此黃梓土鼓之遺聲也五音繁會則未矣生好著履登山遇境勝處注目視弗釋或惡其癖生曰吾於澗容川色見三代之精華不忍舍也生年四十有六髮無白者日坐一室中澄思終日或執筆立言動以

賢聖自期其中之所存者人固莫能識也適有畫史貌生之騎白牛者生大笑以為得其真故自疏其事如左曰白牛生傳云贊曰生妄人也哉言其文弗能成章言其道則又邈乎未之見也猶自語諸心曰我學古人我學古人不亦悖且戾乎

鄭氏孝友傳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其先居滎陽疑道遷歙自屬遷睦淮遷浦陽今為浦陽咸德鄉人淮綺之祖也綺通春秋穀梁學撰合經論數萬言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入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察之白其誣母張病風縶綺保持若嬰兒祖適而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生聞開生運進生政政生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傾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之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於縣縣上其事廉訪使加審按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鄭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渭渭生挺皆善守合數千指無異心者重紀至元元年冬十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舉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沒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諍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是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丞相及臺院諸公卿多賦詩美其行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在青坊聞其事而歎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以鳳麟二大字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原功為之贊勒石以傳大和性正方不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識塵市嬉戲事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毫事咸有文可覆浹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盡趨功入夜輒坐榻華軒中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多列顯仕或入侍經筵出持使節不敢挾此有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與臺通傳不敢越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爲行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於世贊曰

史氏之言多有不足取信者濂少時嘗讀唐書宰相世系表謂白麟之後不傳私竊信之及觀司空圖榮陽記則曰白麟生師慎師慎生懷芬懷芬生鄧鄧生斌卿斌卿生唐青州刺史庶庶生侍中徽徽生大理卿鄒鄒生鮑鮑生給事中睿睿生宣州觀察使回又觀鄭雙生遂安譜則曰回生弘弘生垣垣生倓倓生子襲子襲生扈扈生宋欽縣令凝凝道凝道生殿中侍御史自歸自歸生秘閣校理安仁安仁生淮淮生照照生冲素處士綺綺即傳之所書者也其承傳次第灼灼可信如此惡觀其所謂不傳者哉考徵不廣而欲以一人之見則定百載之是非難矣

此傳作於至正初已刻浦陽人物記孝友篇中近板毀於火因重鈔於此以勸民俗云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葵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為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為詩遊山澤間方苦吟而兩至其衣弗知也德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為文辭頗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弄為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藝李曹公文忠為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為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為掾稱疾而辭有司舉於朝為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為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擯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術相爾汝弗責也微調召其大姓坐之廳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為姦民王璵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璵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篋殆死乃釋去璵輝兄弟五人庭訴軒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璵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邪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邪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邪璵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羅玉成四人於璵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璵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基弘成願有所上獻德基卻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嘗在縣何以至此為令怒吏卒因以語勸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十人下獄局餉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他辭解德基植碎獄門遣之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慚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怪之以為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為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多利民為兵既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為令除之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為蓬粉然殺一縣父兄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既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兵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為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慰者老論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為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罪而蹈大禍也郡從

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權知萊之濰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四乘守核其孳息狀與籍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因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德基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安為可責其償國家富極海內為吏者宜宣布德澤為民除疾苦少數匹驢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計羊牛後有死疥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羊送陝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難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縣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為吏不求威民以愛民為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嘗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費恆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而感之以為愛己居濰二年會改濰為縣召還濰民遮門抱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庶無笞箠今舍我去願得復履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為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謝曰願卒教之濂曰世俗恆謂儒者少功願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為足用謂儒者為儒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謂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朱環傳子元女

朱環字君玉葵之義烏人漢槐里令雲四十代孫也赤子時無兒聲仲父桂奇之養為子桂後生璧及定周因外環環益孝謹凡勞事皆服行不知有寒暑時境內多盜白晝出道上劫人財桂有金數百兩與璧謀瘞密中壁夜發去反誣環所為桂怒械環褫袴立之大雪中一夜不使去環怖謝過無一言辨其冤桂猶日虐環五六年間瀕死者數四恆順受之不怒桂死遇璧益厚璧子慶多暴或遂嫁以殺人罪環髮不能食竭私財救之慶獲免環善讀書寶祐間嘗舉進士年八十六終於家子元女

元字子初性警敏絕人至元末有盜數千起結雲過永康從特峽源山山抵元家甚避盜將劫元父環兄遇魁為謀帥元聞避歸告二翁速避寇不聽復涕泣諫翁罵曰璧子不解事江南內附久誰敢叛耶設有寇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病元自度賊若縛翁去則是翁從賊反官坐以法雖有百隊莫能白為今之計者孰若殺賊自明乃與役夫傅參謀執刀伏垣下或止之曰賊勢張甚汝不畏作蓮隨耶元曰吾知有親備若得白親以無罪雖萬死不恨會賊偵騎至竟斫殺二人梟首市中以血手入示翁負之北逃賊平翁竟

無罪。

壽生有淑姿。年既長。歸金華戚象祖。台寇楊鎮龍反。西攻婺州。宗王黼吉解及浙東宜慰使史鈞捕獲之。械至州城。將拘其反狀。壽父環有亡奴在城中。奴嘗怨環。欲連環出。質助鎮龍。時史怒甚。凡獄辭所引。必盡殺。乃止。環子元疾病不能起。乃視壽泣。壽曰。昔縱能敢父命。我獨非人耶。乃走告法官曹掾馮。馮曰。妾父無罪。亡奴欲誣以不道。倘事不得直。一家枉作泉下鬼。聞君素長者。獨不能相活乎。言訖。淚如雨。馮怒曰。此事豈汝女子所知。壽哀祈益切。馮為惻然良久。揮壽去曰。爾但歸。吾知所處矣。明日使吏推碎奴口。不果誣。贊曰。

昔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履霜中野。作履霜操。其辭多怨。傷。瀟瀟謂伯奇不必爾也。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何假於辭哉。今環之無罪。與伯奇同。環身立大雪中。則又非若履霜比也。乃能順受之。而無怨。不賢而能之乎。古之所謂純孝者。環蓋近之矣。元為親故。拔劍斫賊。而不知有身。壽雖女子。亦能脫父命於虎口。皆環身教之然也。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有如環之父子。可使無聞哉。因其列之於篇。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峻爽。翹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建塾聘賢。傳四方遊學士。生往受諸經。傾其玄旨。稍事文墨。輒峻潔如淵珠。衆誦曰。生賦資絕倫。非積功所可及。蓋遜其一席地。聲光流楚越間。煜煜能動人。競要遮作州閭師。類弗應。浦陽江上有鄭氏一宗。累五十室。同案而籍。戒子姓執致辭。生躍然與曰。是或可為也。即日。上道。舉比中居。以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靡月切。操行有可觀。歷十春秋。自以精明不逮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樓冠。被羊皮裘。帶經。烟雨間。暇則吟風弄月。傲視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魏鳳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鳳聞先生賢。言行無悖。古先哲人。願為一州學子師。生牢讓不起。鳳不得已。令閭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闕。失。鳳必移書諮訪。生白以利病。裨助恆多。後若干載。殿中侍御史屠錡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錡不敢強。生性醇篤。無銖髮矯偽。與人語。出肺腑。相示。恥為覆藏。事乖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儋石儲。臨財甚介。山氓誤坐法當死。生憫其益愚。謀諸鄉。活之。氓頓頽於地。潛然隕涕。生日。東作方興。非牛何以畊。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氓復來請。生反覆譬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連生族。視生持其成。暨委禽。致。以金幣。生笑曰。孰謂君子可以貨誘乎。悉遣去。人復諱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況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恆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恆。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王先生小傳

王先生。字剛叔。其先自琅琊徙居處之龍泉。至先生十有三世。世為農。初西隣有王氏子。事身奉神甚謹。嘗斫木為拜。其當額處成窪。母某氏有妊。夢主來而誕。在赤子時。頗異。遇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

之則止。頭患瘡。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之視。孩疾大作。身熱如火。楸。樹。懸。繩。代。梳。無。風。繩。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蹈。大。海。茫。無。津。涯。風。入。手。足。間。痛。若。刀。割。姑。衣。有。穢。能。覆。之。乃。安。木。葉。氣。烈。不。可。近。熱。非。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低。臥。心。知。其。為。己。也。熱。退。乃。復。還。人。咸。奇。之。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稍。長。所。嗜。益。深。父。機。命。牧。牛。掛。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復。使。之。視。春。溪。溪。挾。冊。坐。轎。車。側。米。成。粉。不。悟。父。怒。逐。之。出。世。父。與。明。憐。之。為。代。償。其。米。且。令。聚。徒。教。授。東。修。之。供。悉。以。購。書。積。至。萬。餘。卷。精。思。疾。讀。唯。恐。其。盡。夜。分。燈。展。讀。猶。聞。其。吟。誦。聲。或。至。達。旦。不。寐。因。觀。周。子。太。極。圖。說。歎。曰。此。升。聖。域。之。階。梯。也。人。心。與。上。堪。下。與。同。大。局。於。一。藝。可。乎。會。上。饒。鄭。君。原。善。來。為。郡。錄。事。先。生。往。質。所。疑。鄭。君。甚。器。重。之。已。而。往。謁。許。文。懿。公。諱。於。金。華。山。中。公。為。詳。陳。理。一。分。殊。之。旨。先。生。豁。然。如。夢。斯。覺。居。久。之。絕。淮。泗。沂。黃。河。而。視。泰。山。兒。釋。之。雄。排。徊。關。里。愜。然。有。千。載。之。思。遂。北。至。京。師。薦。紳。先。生。者。黃。文。獻。公。潛。揭。文。安。公。後。斯。翰。林。承。旨。學。士。歐。陽。公。原。功。參。議。中。書。危。公。素。爭。相。引。重。聲。譽。翁。然。至。有。薦。為。檢。討。經。筵。編。修。翰。林。者。先。生。皆。引。分。固。辭。俄。南。還。鄉。里。益。以。躬。行。實。踐。為。教。其。發。明。本。心。之。學。至。利。欲。沈。冥。處。多。有。感。泣。者。一。邑。化。之。雖。大。山。長。谷。愚。夫。愚。婦。皆。知。畏。慕。革。心。從。善。縣。儼。先。生。告。令。曰。民。儼。且。死。大。夫。其。得。奠。枕。而。臥。乎。即。語。以。勸。分。之。法。閭。右。之。家。計。口。賦。之。食。餘。粟。盡。乞。貧。民。全。活。者。以。萬。數。父。老。見。先。生。拜。且。泣。曰。我。等。皆。白。骨。也。而。先。生。人。之。爾。至。正。中。荆。襄。兵。起。掠。七。閩。直。犯。縣。南。部。先。生。盡。八。策。贊。將。軍。石。抹。宜。孫。破。之。仍。不。遠。萬。里。遣。其。徒。上。書。行。御。史。臺。以。明。將。軍。之。功。未。幾。盜。發。青。田。揚。言。來。攻。縣。長。吏。寶。忽。丁。遁。盜。遂。深。入。焚。官。舍。汗。人。女。婦。剽。幽。至。雞。犬。先。生。召。門。人。章。溢。季。文。謂。曰。吾。豈。忍。以。良。民。昇。豺。兕。乎。溢。等。曰。唯。先。生。命。乃。部。勒。鄉。民。為。兵。遂。殺。羣。盜。大。府。錄。功。贊。之。以。金。幣。先。生。曰。得。選。賢。令。以。撫。創。殘。民。則。殺。拜。賜。修。矣。謝。不。受。倣。部。使。者。下。令。正。丁。罪。丁。悲。集。季。漢。惡。少。年。據。險。阻。以。方。命。首。害。先。生。於。家。縣。人。無。少。長。皆。痛。憤。流。泣。以。復。讐。為。事。弟。子。胡。深。方。參。軍。事。鄱。陽。急。馳。歸。與。同。門。友。告。諸。方。伯。連。率。帥。帥。平。之。越。二。年。始。平。非。先。生。蓋。竹。鄉。之。西。山。別。建。祠。而。尸。祝。之。先。生。為。學。深。見。天。地。萬。物。一。體。之。意。視。衆。氓。之。顛。隤。如。己。病。之。苟。力。可。救。雖。鈇。鉞。鼎。鑊。在。前。後。有。不。暇。恤。至。於。禽。魚。之。微。不。得。其。所。亦。為。盛。額。弗。寧。思。遂。其。生。然。疾。惡。如。仇。遇。有。賊。民。吏。切。齒。扼。腕。流。涕。太。息。必。疏。其。姦。狀。鋤。而。去。之。豪。民。制。鉅。量。以。入。粟。亦。吐。使。滅。去。以。合。常。度。小。人。不。便。為。惡。時。欲。加。害。賴。上。官。察。之。獲。免。生。不。不。食。君。祿。其。尊。主。庇。民。之。念。夢。寐。不。忘。武。威。余。闕。公。持。節。浙。水。東。廉。知。之。謂。其。卓。行。不。讓。古。人。性。不。溺。文。辭。歎。曰。當。今。之。世。何。能。文。者。如。牛。毛。而。植。德。者。若。麟。角。蓋。亦。知。重。輕。乎。人。有。求。者。揮。毫。立。就。亦。淵。然。有。奇。氣。可。誦。自。幼。不。茹。葷。肉。雖。強。之。食。終。弗。能。下。咽。問。居。斂。容。澄。坐。多。至。夜。中。或。倦。極。目。眩。鼻。息。雷。鳴。坐。客。未。寢。者。談。辨。盡。起。晨。興。先。生。各。能。記。其。言。而。折。衷。之。其。神。全。而。不。亂。如。此。歿。時。年。五。十。二。娶。樓。葉。二。氏。無。子。以。兄。子。彥。荀。為。後。扁。書。室。曰。木。訥。齋。人。因。稱。為。訥。齋。先。生。云。

以明體適用之學保障鄉鄰使三十萬蒼生去危即安非子通比也固不幸遇難而死諸生為師復營兵屯二年弗解卒尸鼠散於市功比術為尤難祠宇之建不建又在不論由是而言其義不益多歟嗚呼先生道德之化蓋亦入人深矣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處陵人侍父一元遊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諱敬先非允恭友乎盡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諱諱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登州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願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溼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為勿以因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為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殮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為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詹士龍小傳

詹士龍字雲卿光之固始人父某宋開慶中都統勇勝軍守鄂以偏師巡渠巴諸州與元兵戰南平身嬰九創被執憤不食卒元兵破鄂降其軍士龍生三歲同母胡氏北遷董忠獻公文炳以其父忠也鞠為子文炳長子名士選故命其為士龍飲食衣服一視諸子外人不能辨諸兄忌之罵曰客兒見幸乃同我輩耶士龍不知其故泣訴文炳文炳曰爾真吾子飛語慎毋聽也士龍哀祈益切文炳頗漏言士龍晝夜

流涕欲復為姓受文炳卵翼恩深未敢言一日獵潭沱河遂陳前志文炳戲曰爾投石水中石浮吾當爾從也左右皆笑士龍仰天祝曰天若不絕詹氏石當浮因投石水中石盤旋急流中若沈浮者數四文炳以手拍鞍曰詹都統之靈其不死乎即令士龍復詹姓文炳薨為服齊衰三年歲時祭祀必先設神主率家人奠之士龍後用文炳弟文忠薦為高郵興化尹士龍修築捍海堰三百里數郡利之初發地獲范希文石記曰遇詹再修事蓋前定云轉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改淮安路總管府推官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姦臣柄國虐使方熾士龍上章劾之未幾事果敗士龍退隱興化葺草堂德勝湖上若將終身朝廷念其老成以廣西廉訪僉事起之居二年鬱鬱不樂乃移疾而歸年五十八卒子澍岳州華容尹文炳妻以從女實因前好云

史官曰精誠之格將何所不至上致日星之應下召物產之祥古則有矣今觀士龍投石之事其惡可不信哉或者致疑天人之間視之若茫然不相通過矣予總修元史時有司不以聞失於紀載因徇其孫培余文昇之請刪其墓志為小傳一通以傳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釋騷鐸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賣藥市中以自給親雖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擢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葬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咫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魄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嘗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岑寂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父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返葬先塋人以為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他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為說者曰予聞鳴鳳山當白馬上妃二湖間人跡罕至白晝虎狼旁午鐸然獨處心無畏懼者豈不以親之體重於身乎然身者親之枝也可不敬乎敬其身斯孝其親矣鐸情固迫切當知以禮自節哉當知以禮自節哉

危孝子傳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陽事親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進士擢官麟遊丞再遷陵川坐法謫役浦江縣貞昉時為郡諸生聞之奔訴於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貞昉號泣於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於我也左右為之言猶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陵川承孝先不幸結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而大母范氏春秋復踰九十且念之恐染霜露之疾無以遂其菽水之忱終天之憾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使其歸養雖即死無恨聖天子以孝治天

下惟哀於焉。疏奏上。惘然從之。貞防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無難色。然質體羸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貞防通周易。兼能學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欲徃久之。且曰。使貞防生其時。亦當若是爾。遇交友。忠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二十八。聞者皆悲之。為說者曰。父子體殊而氣同者也。故古之孝子。不以身自利。非過激也。宜也。有如貞防者。謂闕上疏。欲代父受役。毅然以死自誓。唯知有父而不知有身。其殆近於古之孝子者。非邪。嗚呼。死生於人大矣。貞防之死於孝。是有益於天。夷民彝之重。無愧於俯仰。無嫌於神明。奚翅足矣。他尚何說哉。彼悖德犯上者。亦曷嘗不死。其死也。如敗豚腐鼠。人孰稱道之。吾觀貞防。則若威鳳之翔千仞。可望而不可即。得與失。又為何如哉。貞防之名。宜登國史。以風厲四方。余舊史官也。特為立傳。使秉直筆者。他日有采焉。

罪孝子傳

罪孝子。與字華卿。蘇之常熟人。父遠元。初為百夫長。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法。提口提領。母某氏。孝子天性純慈。依依親側。若不忍斯須釋者。母患難。濟。當長夏。臭穢不可近。孝子燻湯洗滌。執扇驅蚊。廬晝。夜至月餘。乃休。既而又罹積氣疾。衝擊下。上。百藥不治。或授以封股可療法。視刀於天。俟刀躍方可用。孝子頓頭流血。刀弗動。孝子情迫切。強取刀。封股肉。作羹以進。母不食。已五日。忽盡。嘆之氣。銷如失。一旦母思食。時。始華。孝子求諸市。不獲。凡川有麥者。解衣入水。歷覆其葉。覓之。雙脛皆赤。履。孝子號呼曰。神胡不相我乎。俄得三。麥水中。人以為精誠所感。然其宅心仁厚。單篋者。必思賑給。而不欲使其知。匪工。王氏。家無儋石儲。且臥疾不能興。雞初鳴。孝子往其門。以錢二十緡投窗隙而去。民有告糴者。糶衣百結。孝子受其直五千。復陽問曰。吾性多忘。若欲糴千耶。遂如數與之。需蔬翁過門。孝子市錢五十文。以楮幣五百文授翁。令補餘錢。翁愾而辭。孝子曰。汝第持去。他日見還。未晚也。負販夫或來質糶。孝子一聽其言。不與較。家人怪之。孝子曰。彼竭汗血。以逐什一之利。寧能足吾欲乎。歲大儉。來相依者數十人。孝子擇旁近舍。舍之。會。瘋氣作。病者相枕藉。孝子每晨躬搗藥。撫視。辛賴以全。孝子朝出道中。拾遺糶。孝子悉歸求者。一金不自私。未幾。又有亡契券及白金者。孝子盛額曰。白金固易致。質劑乃資業。所憑藉。其必起爭端乎。密偵其人。還之。其人勢家奴。因失主物。畏懼。幾欲死。謝曰。三尺微命。孝子所賜也。孝子雖不讀書。其篤行類。鄒魯士。州里翁。然稱之。孝子年且。見令子莊。宦學有立。洪武初。擢禮部員外郎。喜動顏色。其後病且革。言不及家事。惟曰。死生恒理爾。煩語吾兒。莊。善事。聖天子。毋以老身為念也。遂終。

史官曰。濼待罪禁林。日與莊為同官。莊念父在遠。一語及之。涕泗漣然。濼因歎曰。非誠心愛日者乎。已而蘇人來言。孝子之賢。絕於醜夷。有未易追臨之者。濼又歎曰。非是父焉。能有是子。傳所謂以身教者。孝子其庶幾乎。是有闕世教。民藝之大。故造罪孝子傳。使圓冠方履者。讀之。必將惕然而自省矣。

孫孝子傳

孫孝子。諱惟中。字伯庸。濰州昌邑人。祖明。父琳。世為農。孝子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性雅愛。宋名臣言行。

歷歷能道之。凡所謀猷。恒取以為則。年及壯。用推擇為寧海州吏。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柩葬城中。結菴廬其側。藉苦以居。曠野無人。深夜月冷。哭聲依稀。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日。曠。薄。二。孟。御。酒。肉。弗。御。晨。起。無。火。掬。雪。煎。而。飲。之。將。廉。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或勸其還。哭而不對。聞師韓泰亨帥圍。巷。民。言。於。縣。縣。尹。戴。友。諒。弗。之。信。將。廉。之。伺。夜。半。攜。二。蒼。頭。出。風。雪中。抵菴廬而聽。孝子聞足音。遙問曰。暮夜欲何為。戴歎息而去。以為不讓古人。亟上之府。部使者加覆。察如縣言。請旌其門。文達中書。禮部不報。孝子長身美鬚。善談古今事。遇子弟若嚴師。家法著於井落。多效之。娶劉氏。從孝子之化。居舅喪。亦不近酒肉。三載。生三子。尚志。尚文。尚德。尚志業為儒。今禮部主客主事云。

史官曰。李璵。據益都。明被兵掠至洪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優優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嗚。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微。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明。也。亟。挽。以。入。初。父。止。生。明。今。明。之。子。孫。逾。四。十。人。而。惟。中。又。孝。行。卓。卓。如。此。天。之。不。絕。孫。氏。者。其。有。以。哉。其。有。以。哉。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齋。辟為州縣吏。生十餘。見父有威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嘗開口笑樂。何乃自鬱鬱邪。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舉獄案。死者欲生之不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乘之。復溫釋書時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掛上官去。人賢之。願嫁。父欲厚其裝。環玦整脫之。無所不仿。王氏視之。澹如。出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既歸。事舅若姑。盡禮。處婦姑之間。恒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賤人。鄰有寒餓及喪禍。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魯峯。顛。少年。欲。來。掠。掠。王氏。偵。得。實。遣。人。擣。其。盜。盜。而。潰。其。母。項。因。世。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療。忽。夢。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決。日。絕。粒。不。食。已。而。復。步。氣。來。復。疾。頓。愈。識。者。謂。為。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王氏。年。今。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從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誘民衷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尊章。出其餘智。亦足破雀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二賢母傳

瑞安有大姓曰吳氏。世守禮度。而嚴於昏媾。柳州教授。挺生子欽。年近弱齡。挺欲為之擇配。久且未成。或曰。同郡胡節有容德。且達官之後。可室也。乃遣行媒。知名節之父悅焉。六禮既備。故節來歸於欽。內外宗。暨。媿。御。而。下。宜。之。生子。璵。鞠。育。至。長。為。舉。縣。人。林。廉。廉。名。卿。孫。粗。習。書。傳。躬。躬。然。勤。翼。然。抑。長。節。愛。之。不。翅。若。親。女。廉。亦。事。節。若。母。懷。妊。九。閱。月。璵。以。病。死。未。死。執。廉。手。涕。泣。惓。惓。以。養。親。存。孤。為。託。廉。諾。之。後。

三十日廉生一男子且悲且喜曰吳氏之宗其不為叔氏飯鬼乎未幾欽亦卒節與廉蓬首垢面自稱曰未亡人誓撫遺孤以不墜其家後六年元政日紊四方寇盜起市魁都伯各聚農為兵陽號保障陰則倚藉為姦有利吳氏多貨欲奪廉之志廉年二十有餘備善自衛拒不可撼遂有謀殺其孤者廉懼棄家挾姑而遁擇隣境大山匿焉艱難備嘗室如懸磬無絲毫怨意惟飭厲兒以學無有寒暑晝夜年三十九卒節撫棺哭泣竟欲無生益督兒事書詩勿怠又二年節亦卒兒名荃今為巨儒州人識與不識咸稱爲吳氏二賢母云

太史公曰吳氏之系何其危哉嘗環瀕亡時荃在母腹男女未可知林氏毅然以存孤為諾非見義明如噉日能然乎使林氏之足一移吳氏宗祀墜矣此其功非再造其家者乎嘗猶狂瀾東奔欲舉隻手以障之抑難矣予謂林氏具五美焉其不長強禦一也富而能貧二也炳於幾先而不陷於虎口三也干戈紛紜之中嚮環劍市書厲子以學四也終始一致不為浮議所惑卒令終於牖下五也夫然故其能以節操顯著者宜哉雖然不為之先孰為之後非胡氏挈綱振維於上則林氏執桴然無依矣是則胡氏者不為尤賢乎賢哉二母如楚之雙璧光彩交映見者動容如越之雙劍光芒閃爍不可狎玩誠可謂無愧於蘇倫者矣嗚呼女婦且爾則凡受人家國之寄委棄若土梗者果何心哉

閩二婦傳

賴道慈閩古田縣人歸同縣張文孫生一清十五歲而文孫歿於疫道慈甫年二十九黃華亂家又毀於兵羞服且弗完能確然守志弗渝人力撼之泣曰張氏自浮光避閩其不絕如綫者唯此一子耳余奈何去之及一清成人為取婦廖氏生三子頤與而廖亡繼以陳道真道真亦古田右族既歸一清粥飯瑣治財與道慈再植張門一清事道慈極旨甘道真相之唯恐有不足而遇廖之子不翅已出道慈晚嬰末疾手足不能用道真與廖人余乙恒挾持以就虎子道慈體肥重疲力從事逾十春秋弗厭人難之道真生以年十餘日授書十三帙三紙道真夜宿火至四鼓自起熟燈呼兒誦書坐其傍以俟頃刻皆能暗記黎明命之出送至齋門乃還以寧愛書或忘食道真執匕餵之任其恣觀不輟二十七以春秋禮泰定了卯進士第蘇國子助教入選而為翰林侍講學士秩二品累贈道慈道真皆清河郡夫人一清贈福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文孫贈禮部尚書閩人榮焉謂道慈之節道真之孝皆卓絕不可及殆天報之也道慈卒時年八十而道真則七十云傳有之婦道盡而天倫正有若二婦其所謂盡於婦道者耶

鄭節婦黃氏傳

黃為浦江著姓自隋唐以來即有聞而宋隆興癸未進士度亦其族也其居羊山者曰德清有女曰琇字守貞生賦淑姿不失故家遺範父母愛之為其選良配元至正己丑冬十二月歸同縣鄭氏字仲容守貞年甫二十奉上接下無愆禮人稱其賢明年仲容患疽流注肌數間一潰一興疊如連珠百藥弗驗守貞扶掖臥起附背於紙而更敷之雖甚久無懈怠意又六年仲容歿守貞自矢不再適且曰生為義

家婦死為義家鬼敢失節以玷旌門乎其志堅凝屢有撼之者不少動寒燈孤幌澹然能自安遂命仲容從子附為其後守貞今四十九矣及見附授室生二子燦燦朝夕受其孝養云昔者孔子稱必不齊之善而歸於魯國之多賢蓋觀感而興非有資於賢者要亦非易以成名也今鄭氏之家十葉聚食至辛亥宮旌為義門其規度整肅如嚴霜烈日可畏而可仰其德義之涵濡又如春風和氣之薰蒸不自知其入人之深故其化行教洽過其門者猶率德勵行而乖戾之慮消況為其家之婦者乎宜守貞執節之堅而循禮之謹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其理誠不誣哉予官儀曹時郡國多以節婦事行來上輒開報下後異其門閭觀風使者或以守貞為言其有不彰明之者乎異日烏頭雙表之樹與旌門後先輝映不亦一家之盛美哉予故輯其事為傳文一通衣冠之士儻有扶植彝倫為任者尚見諸賦咏以同其傳云

柳氏二節婦傳

柳氏二節婦者上虞柳宗遠妻唐及其子桂之婦陳也初唐年二十三歸宗遠事其姑孝越二年生一子桂而宗遠卒或少唐恐其難孀居也以語試之唐忿曰吾喪夫命也婦不二醮義也命天使然義出於人心吾縱不畏天能昧吾心而負義乎且吾姑老吾子少吾去之將安求乎益苦心瘁力營粟帛以養姑命桂學詩書於鄉先生姑年八十餘乃終而桂長遂娶陳女為婦陳歸桂逾年桂亦卒陳年甫二十四或問陳無子且少也勸其再配陳哭曰此豈人所言乎吾姑不負吾舅吾敢負吾夫乎吾寧即死柳氏牖下不願聞此語也乃去膏沐屏華靡與其姑相依以居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家內外事必告而後行姑婦孝愛如母子歲時具醴醪祭柳氏亡人二婦孱然拜階下輒涕泣不能相視後以某子某為桂後今唐年六十陳亦四十鄉人咸稱為二節婦云

史官曰夫婦者相扶以生者也相扶以生者人道之常也不幸遇天折臨禍患夫不獲婦其婦不得夫其夫是豈人情所願也哉斯變故也夫人處平居無事雖至閭閻皆可以勉事有出於難處者雖奇偉丈夫時時猶有失焉況婦人哉若柳氏姑婦皆在少年喪夫處人之所難堪以至於老余讀其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人常思後世俗不逮古是烏可樂言乎二婦之所為擬之古賢婦何讓乎余因門人朱瑾請為列其事使繼此執筆者有取焉

王節婦湯氏傳

婦以節名非常也變而不失其正不亦善之善者乎若王節婦者是已節婦名慕貞姓湯氏世居武林施水坊父榮母成氏慕貞生十七年同里王君遜聞有容德俾其子常與為室既歸三族媼御交譽之常字彥常少有遠遊志既生女及男驥元至正乙未出商番禹已而之桂林後六年死焉慕貞三十七矣遙望南海淚眼無乾時上承舅姑米薪鹽醢之費靡不經度不足使蒼頭貿易以給舅姑忘其子之亡舅嘗患疽慕貞積薪北辰乞以身代疾乃瘳舅有女兄二人年皆無所依慕貞迎還於家中養同其姑夫之季弟曰暉娶史氏育二女貧不能嫁慕貞擇良婿治嫁具遣之暉與史旅死三衢慕貞不憚千里之遠取二喪藏諸先塋其訓驥尤切俾事賢傳受春秋三傳之學國朝洪武癸丑取浙江行省第六名文解

貢入成均。選授吳王府侍讀。朝夕陳訓於王。久之。拜監察御史。近以使事入闕。過其家。方獄大臣泊都使。者交謁於門。問母夫人無恙。人爲慕貞。慕貞不自樂也。且曰。我未亡人爾。自意危如朝露。不復有今日。幸視驥加長。歲時持一觴酒。醉王家墳上。庶他日九泉見。遂常無慚色。爵祿之有無。皆天也。奚暇計哉。君子愈賢之。嗚呼。婦之青年喪夫。最號多艱。儻居富家。有僂膝足以備驅役。闔廬足以蔽雨風。粟帛足以供衣食。猶可自安。苟或榮華中影。室如懸磬。忍寒夜織機聲。與候蟲齊鳴。達曙不休。自非鐵心石腸。未必不爲之動也。學士大夫讀四庫之書。平日抗手論天下事。何處更有豪傑。一遇絲髮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視女婦未嘗知書者。乃有所不及。可勝歎哉。濂於慕貞之事。不得不爲之紀載也。夫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慕貞實有焉。因其書之。以厲爲人婦者。贊曰。

周節婦傳

節婦姓趙氏。名淑。宋燕懿王之裔。安定郡王令諶九世孫也。令諶從高宗渡江南。居越。遂爲諸暨人。父孟德。有文學。生二女。節婦長且賢。尤愛之。授論語孝經列女傳。皆能通其義。年十八。求宜婿者。得同邑周本恭。歸焉。始歸而姑卒。既而舅及兄公。亦相繼死。兄公子顯宗尚幼。節婦相夫。飭喪治葬。成禮。育顯宗如子。歸十一年。生三男。宗善。宗祥。宗政。宗政始生時。天下亂。夫嬰疾甚。恐不起。顧節婦曰。今兵革四興。嗣子單弱如此。我死。爾能自保乎。節婦誓指流血。泣曰。天在斯。吾有不能保孤兒者。天實誅之。夫卒。節婦年二十九。髮既脫。泣。泣間含食哺諸兒。不暫出戶。明年。國朝克諸暨。與僞吳分邑拒戰。兩兵交。掠家貨無纖毫存。節婦抱兒及顯宗。從一媵出走。匿。惟持田籍以行。深山窮谷。飢餓顛踣。削木屑菜。糞以食。或聞其聲。勸之曰。嗚呼。何足恃矣。爲自苦耶。節婦怒。不與言。鬻髮示之。益自裁。賊厲色。辭使人莫敢近。兵定而歸。富民侵主其田。殆盡。節婦持田籍與辨。卒賴以完。知州田若賦高其行。欲上其事於朝。節婦曰。宜然耳。何足上聞。力辭不願。乃復其家。節婦感泣。日治麻。績爲布帛。以繼乏絕。市詩書。教諸子。夜焚松脂於室。坐諸子兩旁。而口授之。或怠。睡首俯。輒咄咄不少。諸子皆悚然。畏懼如嚴君。觀其色變。即懼恐莫敢舉目視。及長。遣從名師遊。所友善士。相過。則喜。爲之置酒。否則憤歎。竟日。節婦以兄公早歿。惟顯宗存。爲之昏娶。先於己子。羞服與諸子同人。不知辨。諸子遜弟。皆有士行。宗祥入爲太學生。以文行稱。人咸謂節婦善教所致云。

謝節婦傳

史官曰。世之傳節婦者。多貴殺身爲難能。至於守義不二者。則略而遺之。余甚感焉。鋒刃之威迫於後。湯火在前。有所不顧。此人情所能勉。至於困窮災變。切身凍餒。顛踣而不渝其志。存人之孤。非篤於禮義者。其孰能之。若周節婦是矣。嗚呼。此豈特賢於女婦而已哉。

永泰得疾危。懼或死。有父母存。且子幼。莫爲計。以語視婦曰。吾且夕死。然吾家貧。安敢以老親幼子累爾哉。婦流涕曰。君豈病而狂易耶。君萬一不幸。妾老無依。妾職也。妾一移足。忍見鄰氏兒爲人奴隸乎。已而永泰卒。窶愈甚。饋益無朝夕。節婦躬力。爲布帛易粟。以奉舅姑。忠八歲。使就鄉師學。節婦縮服食。以資束修。其舅姑不知其貧。及舅姑卒。節婦所居廬。以易棊枰行。喪治葬。務合儀則。或問其艱。勸其再事富人。節婦曰。我豈不知富人勝於鄰氏乎。然鄰氏我所安也。使我食他人。八珍九鼎。不若飲鄰氏杯水耳。益自操守。不少變。教其子爲儒。節婦少嘗讀孝經小學書。通達義理。故能盡婦道云。

韓節婦傳

節婦韓氏。名惟秀。開封人。元四川行省左丞渙之女也。年二十一。歸耶律文正王四代孫養正。養正時爲劉莊場鹽司令。甫六閱月。沒於官。節婦行三年喪。乃還父母家。適其弟敏以疾卒。二子肅寬俱幼。節婦與敏妻賈氏約曰。吾聞古之烈女。不更二夫。吾與汝皆貧。家子宜則效之。苟或失慮。再離於人。縱死爲鬼。亦當有餘羞耳。賈氏悅曰。此妾之志也。朝夕乎父母舅姑之側。言若甘恐。或不備也。衣與衾恐或不完也。教肅與寬。又恐不知其方也。左之右之。同心弗少懈。歲壬辰。賈氏亡。節婦哭之。曰。爾何遽去予而死乎。予寧與爾俱亡乎。不火食者三日。已而又曰。吾苟死。其奈父母何。遂割情忍泣。奉尊撫卑。如賈氏存時。見寬以才學被選。列官國朝。再轉爲侍儀使。節婦今年五十九。其母則八十五云。

史官曰。易有之。不節者。則嗟若。無咎。又曰。安節者。蓋不改其節。則必能亨。違節之道。則哀嗟自己所致。無所怨咎矣。聖人作易。當無物不該。推此以喻節婦。庶幾亦有合者乎。節婦自耶律君沒。制行如白璧者。三十有八年。使令名昭晰於無窮。視彼夫骨未寒。輒棄之他適。爲人唾去。而弗齒者。果孰爲亨而孰爲不亨乎。況節婦無子可依。毅然堅其苦志於母家。此尤卓異可書者。故備列之。然賈氏能與節婦同志。卒以節終。亦賢婦也哉。

趙節婦傳略

監修國史長史張君子長。著趙節婦傳。累辭至九百餘。節婦之孫嗣鴻。懼讀者莫得其要。請濂刪其辭。爲傳略云。節婦徐氏。名定瑞。婺州溪人。年及笄。歸金華趙時堯。時堯父阡夫。亦妾徐節婦姑也。無子。生二女。時堯以再從子爲其後。二女以非己同出。不相寧。節婦相夫。順受之。母子以和。時堯卒。節婦年甫三十。誓不再適。從其姑終身。撫弱子至於成人。復三十年乃終。若節婦者。其無愧婦道者邪。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齋暮禱。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杵。夜參半。猶隱隱聞伊札聲。人數有城之

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離。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下。當有以見吾夫。備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醴。留肥犬。疏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貞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教二子從良師遊。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貞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貞婦者。豈不為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諷訓。其所欲為。鮮克由於禮者矣。而貞婦乃能矯然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貞婦哉。豈不為難哉。

王貞婦傳

貞婦名順榮。字靜安。姓王氏。台之黃巖金沙里人。性莊毅。日處深閨。人不見其面。其父廣東元帥嗣奇之。慎擇所配。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伯瑞以才用世。累官行樞密院斷事。官階從四品。得封貞婦河南郡君。至正間。苗獠兵侵天台。伯瑞帥師往扼之。弗勝。遂遇害。貞婦時寓四明年。二十又七。生子慶壽。始兩月。聞夫亡。蹣跚欲求死。親屬交相慰解。遂遠葬於鄉。屏紛華弗御。戴道家冠。被鶴氅衣。儼然如處外人。未嘗輕於笑語。人謂之。則曰。我未亡人爾。尚何心追逐世好耶。鄉里小兒欲媚上官。以貞婦美姿容。嗾使聘之。不從。將以威劫其去。貞婦避引刀斷髮。痛誓不休。事遂寢。越三年。有權貴人聞其賢。強委禽焉。貞婦度不免。拊膺長號呼曰。楊樞密何在。楊樞密何在。妾將相從於泉下。因闕絕仆地。膾人扶齒。以藥灌之。移時乃蘇。俟間執慶壽手曰。吾命婦也。不敢虧節。以辱汝父。汝父亡。我非不能死。以汝年幼。將誰育之。卽不育。歲時何人持卮酒。以酌汝父墳。乃忍死至今。今汝已十齡。吾復何愛。我將死於汝父之墓。言訖。泣而行。慶壽號泣從。母林氏。林氏往救。貞婦以刀自剄。不殊。林奪刀挽之。環守至旦。稍解。貞婦復斷髮如初。權貴人曰。此烈婦。不可強之。強之不祥。嗚呼。女婦之質。甚弱耳。扣盜足以駭走之。今貞婦乃不為威武所屈。若是。非其秉志剛。見義明。有不能也。世以丈夫自居者。冠帶儼如。步趨鏘如。議論訥如。人倘以女婦目之。則頓然怒去。及究其所為。一遇小利害。則甘心喪其所守。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然自兵亂以來。婦人節而不苟者。或自剄死。或墜崖下死。或赴水火而死。固人之所難。此特出一時義烈所激爾。有如貞婦處孤燈敗帷間。淒風蕭蕭。然中人。歲積月深。必有甚不能堪者。恒人之情。寧不為之少衰。貞婦之操。則愈堅如鐵石。百折不撓。豈不尤人所難者乎。使一鄉之得若人。必有率德而隨行者。由是遠之一邑一州。無不皆然。其於移風俗。美教化之道。有國家者。蓋有賴焉。是宜為之傳。以俟觀風者。贊曰。昔夏侯令女夫死不嫁。遂致斷髮為信。或感迫之急。乃割耳與鼻。誓不欲類於人。至今想其遺風。猶凛凛然可畏也。今貞婦截髮絕人。其厲操蓋與令女同。若其持刀自剄。比之割耳與鼻者。且欲并身而捐之。其志為益苦矣。嗚呼。令女不可見。有若貞婦。其所謂異世而同行者。非耶。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衛之西安人。其父願。本藝饈家。娶周。無他男子。惟產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相通

孝經大義。沈毅如成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莊公徵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煒燁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昏成。貞婦已十九矣。時舅天祥與姑朱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日靡夜。事紡績。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蔬食水飲。甘之若飴。舅歿。貞婦出所蓄布泉。為含。縫衾。諸費。始得成。喪。思誠出。下藏地。舟覆溺。死。上航溪。貞婦哭。幾欲無生。不憚勞勩。葬舅與夫先塋之側。妾姑高堂。日間起居。察時煖寒。為衣進之。退撫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涼幌。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婦。憫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脫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大處其行。妾肯為之乎。卽引交股。刀截去。誓不二夫。聞之者。懼不敢。婦見二子成立。謹以行。義舉為部使者。掾以政事。聞。擢為澗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謙當之。官。會恩。例。單及於親。受文綺細縉之賜。貞婦益喜。召謙至。出白金盤八。授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冰蘖。自守。祿或不給。則售此用之。慎毋濫貨為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冰清玉潔。可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珍。加覆。嚴焉。浙江按察使事。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他疾。嘗有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弗與。說。及宅。轉讓。他姓。貞婦贖居之。識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淪胥。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女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予於徐氏之事。特為著傳文一通。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曰徒作也。有來讀者。毛髮將聳然而立矣。

蔣貞婦傳

蔣貞婦德新。世居歙之黃山。自幼莊靜。父忠甫。為之擇配。鮮有當意者。年二十有八。始歸同郡羅宣明。宣明鄂州刺史諸孫。家法素謹。貞婦奉尊章。處先後。咸極禮度。中外稱之。弗置。至正壬辰。蕪黃妖寇起。破州郡。屠戮人如刈草菅。蔓延將至歙。宣明散家貨。募兵保障。鄉井已而兵大集。歙城陷。官軍復者再三。宣明功為多。癸巳。夏四月。元帥沙不丁。治歙城。以宣明慷慨仗義。俾分築一百三十尺。宣明之家。素於用兵。其計無所從。貞婦盡告。益中物。相之。宜明忘其憂。乙未冬十二月。祁門黟縣。惡少年。構浮梁。劇盜來犯歙。宣明謂貞婦曰。我素負殺賊名。賊必不貸我。汝宜相從。軍中如何。貞婦曰。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子獨不聞之乎。妾有兄弟在香山。柴棚頗可守。妾往依之。君努力自愛。勿以妾為念也。遂灑泣而別。丙申春正月。歙城復陷。宣明請兵。江浙行中書。賊聞宣明妻在香山。攻之益力。二月。天雨雪。寨破。賊大肆焚掠。初貞婦以宣明從征。不忍茹酒肉。至是。炮火行。命左右醉飽。以二子。戲。兒。馬。兒。屬。皆。屠。勝。寶。日。事。勢至此。我誓不受辱。一死決矣。然不可使羅氏無後。汝宜護二兒。還主翁也。言訖。勝寶負。兒。出。媿。人。挾。

馬兒繼之貞婦又繼之。遇賊石崖上，賊遂褻其衣。貞婦力拒賊，擗貞婦髮，貞婦留其骨，爪其面，出血罵曰：死狗類，汝何不殺我！賊怒，斫其臂，以刀春之，墜崖而死。賊見母死，哭罵曰：賊賊乎！忍殺吾母，他寇曰：何等小物，敢爾耶！橫槊刺其背死。勝寶道：寄不勝怒，執木戟擊傷數寇，與賸人皆遇害。日將夕，寇退，貞婦從姪蔣志道，從積屍守綠崖下，見貞婦屍如生，傍有衣篋，類有物，窺窺然動，啓視之，馬兒在焉，顛抱以歸，宣明云。

太史公曰：喪亂之餘，女婦以節著者有矣。若欲之將氏，何其烈哉！夫以柔脆之身，竟欲抗如虎之盜，自非義激於中，視死如歸，其氣不如是之烈也。大抵故家遺俗，詩書之澤，弗替宣明，又能奮揚而飭導之，使一門之內，婦死於夫，子死於母，而一芥頭之微，亦能為其主捐軀，此殆難以聲音笑貌為也。然則宣明亦賢矣哉！賢者宜有後，篋中之兒，所以能獲全於今也。

王媛貞阮傳

王媛貞阮者，名淑，秦城人，均州守阮容之子。歷陽王瑀之妻也。瑀故名閔，淑亦出右族，好禮而貞一。陽和陰肅，聞流三族間，瑀以材起家，為將，嘗戍夫堡，夫堡與敵士犬牙，瑀將遊騎偵其營，敵意勁兵壓境，悉力迎戰，瑀知不能免，縋白刃前，遊騎皆逝，瑀尋被執，以不屈死。淑慟曰：夫者，婦天也。吾天傾矣，尚何所仰哉！遂蒙被泣臥，不粒食，賸人以食進，淑曰：吾不食矣，已而氣絕，賸者先後僅屬，賸人又以藥進，淑復醒曰：去，吾不藥矣。如此者七日，竟終。年二十三。爾，淑葬金華城北黃塢，其頗有異瓜，生蔓一而四實，其色光翠如沐者。君子謂淑能知貞道矣。貞道明則常備定矣。詩云：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頌曰：

宋烈婦傳

烈婦宋氏，字新，金華潛溪人，美姿容，幼即讀書，知大義，擗管仲字，亦莊正可觀。既長，歸烏傷賈明，善足不安，歸戶，雖家人弗聞其語，笑聲一宗，雖曰：是婦簡靜也。賈氏有婦矣，父母亦贊之，不忍其遠去。左右越一年，令與夫來居潛溪，烈婦孝養盡謹，見諸女讀古烈女事，則慨然想其為人，既而曰：是亦不難為婦者，當壁碎而潔，無介瓦全而穢也。歲戊戌十月，西兵擄關溪，遠近天震，烈婦不自安，同夫避入浦陽城，寶山中，未幾，鄉民嘯聚，倡亂，樹旗，執劍殺人，如刈草菅。烈婦亡匿灌莽中，為遊卒所執，乃抽銀條脫求解，不聽，將亂之，烈婦以計給曰：吾有珠貝，可直數千緡。昨夕瘞山前坎中，爾幸無急我，急我將死於爾。爾利不若導爾之遊，卒悅其言，從之，行至深淵，竟躍入死焉。時十一月十四日也。其兄濂聞而哭曰：天乎！烈婦在家為淑女，歸人為良婦，既淑且良，縱不備有五福，豈其不得考終於疑乎！不知何為而遭茲兵禍也。嗚呼！自古莫不有死，當是時，執法之大吏，秉鉞之將帥，守土之二千石，或有不能而烈婦獨能捐軀殉義，死固死矣，千載猶生，視彼弗死而若死者何如也。縱遭兵禍，又何傷焉。然而婦之守貞，猶人子之蓄孝，入臣之當忠也。烈婦之死，恒道爾，何足深羨乎。雖然，是固恒道爾，而亦非易致也。人之所欲，莫甚乎。

生苟所見一髮未盡，則幸存之念興，幸存之念興，含辱忍垢，何所不至哉。想其臨淵之時，貞剛之氣，充塞上下，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日月不足為明，視區區微生，直鴻毛輕耳。然何以能若是之烈也。徵太平日所言，當壁碎而潔，毋令瓦全而穢者，不亦允蹈也哉。烈婦之事，與軋之資氏，越之王氏，無大相遠，求之千百而不一二見焉。濂因不避親，據其行實，著為私傳一通，所以白烈婦之志，他日傳之竹帛，詔諸海內，良史氏職也，非濂之所計也。

謝烈婦傳

謝烈婦，字之金華人，年十三，適蘭溪吳履，奉尊章處宗族，以禮，性勤而剛，事非義，毅然執弗行。鞠撫衆，鵠鷄補綴，常至夜分，雖血貫指不自寒，履貧而宦遊，家政一聽，婦能弗墜。戊戌春三月，西師破睦州，遊騎日歷境上，婦懼，急謂履曰：妾聞西師鐵騎，逾十萬數，出則塵埃蔽天，白日為黃，既得睦，必東窺婺，謂其不至者妄也。卿讀書，號男子，宜察知之，妾衰瘦如鬼，且暮禍及，決不能挈弱幼遠遁，曷若先買舟東下為上計。否則歸妻母家，母家有池，即有急，以身，餒魚鬪，皆不受污，以病君也。履重於行，給曰：勿恐，有履在也。冬十月二日丁卯，履出城南，帶復中前，言且促履曰：宜急旋，稍緩，噬臍無及矣。履復答如初。越四日辛未，帝見潰軍被血衣，東奔不絕，謂履人曰：事急矣，候雞再號，裹糧挾季女以東，履人負小兒從。明日壬申，力憊甚，猶手牽女，且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汝死即死耳，身不可失也。遂避入金華山中，履人後，祕帶不相及，棄小兒，遂上，亦泣去。已而遊兵四出，赤幟徧山澤，東西作呼嘯聲，略女婦無算。帝度不可免，力疾捫蘿而上，抱女投崖下死。履歸求之，浹日始得尸，母與女相向，其貌如生時。嗚呼！人極之所由建者，三綱也。使臣子之於君父，皆如帝之弗畔其夫，國家安有喪亂之禍。哀哉！嗚呼！世之號士君子者，平居暇日，高自稱譽，無不曰：我學周公仲尼之道，苟指為婦人女子，則勃然怒去。一旦君父有難，輒或或伏，不翅狐兔，是婦人女子之弗如，抑又何說也。然自兵興以來，女婦以節著者，亦頗見之。未有若帝之烈者也。夫堂樂死，惡生者哉。誠以義塞於內，與其生而抱愧，寧若死而獲安。推其所志，神明可通，金石可貫，衝之層雲可開，非細故也。粹倫風教，於是所係為甚重。濂故為文道其事，使世言行人，心或不亡者，當自省矣。嗚呼！彼有家而奉箕箒者，孰非人婦，孰非人婦哉。贊曰：

張義婦傳

義婦張氏，濟南鄒平人，年十八，歸戊辛李午，午同從子，零出戊七閏，未幾午死，張獨事舅姑父母，生養死葬，無遺，復痛夫死數千里外，枯骨未知所歸，乃往臥冰上，呼天祝曰：天乎！妾夫何罪，妾夫何罪，生既不見父母，死又不能歸葬父母之傍，使無妾即已，妾在敢愛死乎。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甚，當得不死。踰月竟不死，鄉人異之，為開於縣，給過所遺之至閭，容猶在，問夫葬地，則榛莽日塞，不可識，張哀慟幾絕，夫忽

降於重。與張語生前事甚悲。且示肯在處。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融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為上於大府。請復其家。使奉護喪歸濟南。

金華宋濂曰。濂聞長老言。廬陵有趙應祥者。父行賈死利津。亂葬塚間。應祥求之。慟哭七日。夜不得。乃解髮繫馬鞍上。祝曰。天若有知。行至父墓。鞍即墮。未幾鞍墮。發而視之。果父也。葬時所題名氏猶存。此與義婦之事頗類。傳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之謂夫。

貞婦郭丑小傳

郭氏丑。字道安。六合人也。美姿容。其父彬。授之詩書。輒通大旨。母劉氏。得未疾。諸弟妹尚幼。羞服無所倚賴。道安上扶掖。母氏起居。下撫孩穉。漱滌。級級之事。皆親之。冬盛寒。燈火蕭然。持箴恒至夜半不休。且樂靡麗。身衣紬素。同綺縠。女借坐。略不動容。目亦不注視。至於纂組。烹飪。不經師授。而悉精其能。彬絕愛之。不肯歸。元來求婚。彬激曰。爾能從師。攻文辭。即可爾。元乃力學。道安年十九。竟妻元。婦道甚修。譽起一鄉。元以古列女傳難之。道安曰。某女事如此。某女事如彼。一一舉之。無漏文。元不能屈。因加進學功。其父讓不悅。痛繩之。元恒不樂。道安曰。子但盡誠盡孝。他非所知也。嘗暇。底豫之言。豈猶不聞之耶。元釋然。道安秉性堅貞。溫暴欲侵。道安厲色吐之。去。其人特為尊屬。屢見迫。道安彈指出血。曰。父誤我矣。父誤我矣。不幸遇此。唯有一死爾。勝人勸曰。何不告夫。君知之。道安曰。吾苟白其故。父子何面目相見耶。此人倫之變。宜走訴父母。使其知所忌。不敢肆。道安曰。祇揚惡聲耳。無益也。不若就死之。為安。日向中。道安潛出。沈於河。時洪武十年七月十七日也。彬聞之。悲欲無生。瘞於楊子西沙清水潭上。一夕元夢其來。車馬儀衛甚都。且曰。妾今在長蘆水府。鞫考人間善惡。念子素居。故一來耳。不可久留也。言畢。颯然如風而去。次夕。其姑夢亦如之。長蘆在城南二十五里云。

史濂曰。郭氏素稱詩禮之家。婦人女子亦有異於人。彬之姊真。適許士瞻。生一女而士瞻死。年始二十三耳。今垂五十。而節操凜然。而道安又貞烈如此。誠可為敬仰哉。傳言忠節之人。歿必為神明。長蘆之事。雖近誣。亦不敢謂決無是理也。嗚呼。新臺之什。孔子刪詩而不削去者。其垂訓也遠矣哉。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二

題識

恭題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為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誠。皆燦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皇常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容訓諄復。惟恐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層霄絢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於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盤孟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於方策。溫潤淵深。統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几視。仰瞻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烟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殷勤周鼎。未足喻其古也。泰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雷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吹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稿。見於侍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於天下。而萬物蒼生。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於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味嘆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

勵行以爲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爲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恭題御製論語解二章後

右解論語二章乃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也初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誣害之傳註之害在乎辭繁而旨深洪武六年乃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恆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盡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手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詔賜名曰經類要復裝褫所賜爲卷以臣濂嘗與聞斯事請識其左方臣聞聖人之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教之以道民非養不生非教不明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也欽惟皇上以聖智之資治民之政壹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適際盛時而預執筆承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曰穎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天下至今傳誦之不廢今上開物福民之心過於太宗而克表復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他日是書之傳將與穎達之疏無異則夫聖謨之詳烏可不知所自哉臣故表而出之使後世知類要之書實本諸此也

恭題御賜書後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補曰老宋起居何久不見邪補以病對且言其致疾之詳上憂形於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參以分毫人倫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補對如初越二日又問補復對如初上憫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雖然同聚疾必易愈且速遣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歸至導宣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上勅黃門內使出大府金藉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於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弗之許特命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內臣存問賚以緡幣白金之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謝表一通進上并致書太子以寓箴規之意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遍復親御翰墨賜書褒答其文則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上之親筆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緡各一命太子署名緡封遣使者即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上深仁如天厚澤如地凡困於兩間者莫不同浴神化鼓舞至德以臣之微亦獲密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即典儒臺未幾召入禁中授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子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答上賜復追疏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毋忘上恩云

恭題御筆後

洪武元年夏四月上幸北京五月四日道經下邳駐蹕於東門外設壇具牢醴祭於山川百神祭畢遂升御舟召守土臣四明李侯相親出御筆一道且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處以俟選用相既稽首拜受因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以遇之上曰卿稽其人數去南京者日子來二升還故鄉者皆給一斛相退奉詔行之嗚呼非聖德如天一視而同仁者其奚暇念及於此哉越三月燕都遂平懷柔綏德之效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相既修茲奇遇裝潢成軸持以示濂濂方待罪國史謹已備錄竊諸金匱復爲記其事於左方云

恭題御訓談士奇命名字義後

國朝之制設中書舍人十餘員開署禁中專掌繕書誥勅書畢赴吏部主事備詣中書省御史臺大都督府親簽名氏然後頒行湖陰談士奇時官本部主司勅之科洪武十年春三月四日受事於中書舍人忽遇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爲誰士奇跪對曰吏部主事也曰爾何名對曰士奇曰其義云何對曰臣聞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儒邪吏邪對曰習刀筆之吏爾考功監令郭傳在側奏曰士奇雖吏頗誠懇自持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夫吏之爲奇公以事法以當律天下他事不及乃曰奇凡二十二言士奇頓首再拜舞蹈而退士奇既默識之歸紀於簡冊復用金書成卷私竊以謂蟻蠶之臣姓名上徹天聽兼之聖謨洋洋戒勅深至真所謂千載一時者矣乃來請記其事以著寵恩之所自臣濂聞之背私之謂公當理之謂法行法當理則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丈夫矣至哉聖人之言何其表裏之兼該本末之詳明也哉士奇宜晝夜欽承以奇自負精白一心盡瘁事國庶幾無愧寵靈之施者矣士奇尙幼之哉士奇通法律歷長沙衡陽二府史陞湖廣按察司書吏擢虎賁左衛知事以轉今官云洪武十年冬十一月前具官臣金華宋濂謹題

恭題御書賜新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皇上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助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新國武義公之子靳春侯康鐸列於塔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觚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襲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觀國家之遇勳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昭合無間新國公值四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早世不得見今混一之盛宸衷惻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人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率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尙幼之哉鐸尙幼之哉帖旁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謹識

恭題御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 恭題御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 恭題御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奉天門... 恭題御賜給事中林廷綱等勅符後...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元順帝即位之九年海宇晏寧...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元順帝即位之九年海宇晏寧...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元順帝即位之九年海宇晏寧... 御賜資治通鑑後題...

題魏受禪表後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為王明文... 題魏受禪表後...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為王明文... 題魏受禪表後... 右魏受禪表一通劉禹錫以為王明文... 題魏受禪表後...

題梁元帝書畫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 題梁元帝書畫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 題梁元帝書畫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 題梁元帝書畫職貢圖...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 僧寶畫乃隋唐官本上有陳梁年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贊成雖疑。能鑒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傳永寶之。

孔氏譜系後題

神明之胄。莫盛於闕里孔氏。宜其文獻有足徵者。今濂觀其三家譜牒。則互有得失。姑舉其一二辯之。一譜云。順一名謙。生鮪。鮪生隨。隨字子襄。生忠。忠生武安國。武安國生延年。延年生竊。竊生福。福生房。房之從弟某生尙。安國生印。印生騷。騷生立。立之從弟吉生何齊。樹一作祔。生聚。聚一作彥。生威。威生琳。琳生黃茂。茂生宜。一譜云。謙生鮪。鮪生隨。隨生立。立之從弟吉生何齊。樹一作祔。生聚。聚一作彥。生威。威生琳。琳生竊之下不甚殊。安國生黃印。黃之曾孫尙生時。時生賢。印生騷。騷生立。立生元。元生子建。建生宜。樹三傳至琳。其後不書。附生最。最生讓。讓生員。據前譜言之。則安國與武安國兄弟。黃茂皆琳之子。而騷。吉爲兩人。尙乃竊之曾孫。樹即是附。聚一名彥。實樹之子也。據後譜言之。則延年與安國爲兄弟。黃茂皆安國之子。而騷。吉只一人。尙乃黃之曾孫。附即非樹。彥。實樹之子也。濂竊考之後譜。謂武安國與安國同時。而班固乃出。據史記。前譜謂忠生武安國者。據家語及前漢書。固各有所依憑。第司馬遷與安國同時。而班固乃出。遷後家語亦淡之。諸儒所錄。似當以史記爲正也。孔蓋子云。子國生子印。子印生仲騷。子國。安國字也。太史公云。安國生印。印生騷。皆不聞言騷。吉者。非特此也。漢成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吉爲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爲公。恩澤侯表。綏和元年二月。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之嫡子。封紹嘉侯。或者雖疑父子不應同封。而吉固自爲一人。明矣。漢劉琳府君碑。距鹿太守孔尙撰。尙自言承曲阜伯之裔。自伯魚至武十世。無封曲阜者。唯安國有之。尙爲黃之曾孫。亦無疑者。若鮪雖與附同音。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古人尙質。未必若是拘拘。有以二字音同而疑無此人。其亦過哉。孔氏五十五代孫克仁。以譜圖未備。有志於纂修之事。問請濂撰序。以冠篇端。濂恨讀書不博。兼之老嫗多病。復學廢忘。無以究其詳。因略疏所聞。綴之卷末。孔氏孫子以學行知名者。代有其人。而克仁亦以文章家自顯。幸爲起其疵繆焉。

濂既爲孔君題闕里譜系一書。復謂之曰。孔氏傳至四十二代光嗣。遭孔末之難。未乃灑掃戶孔景之後。欲冒襲封。於是盡殺諸孔氏。時光嗣爲泗水令。其妻張夫人生仁玉。始九月。夫人遂祕養之。及長。再襲封。卒贈兵部尙書。兵部生四子。曰宜。曰憲。曰冕。曰勛。今之南北裔。如曲阜之崇聖。苗孔二村所居。及若古一名傳。端友端朝之遷。端植之遷。鄂瑄之遷。吳興之遷。皆其子孫。固不可以不謹其傳。而於正外二支。尤所當明辨之也。頗聞前輩言元貞二年二月。官中所定戶版。闕里正支。爲戶凡一十有二。分爲五位。所謂五位者。則太子中舍國子博士中散大夫侍郎。若外院孔氏。乃闕里子孫灑掃戶。每歲輸入祭祀饌者。其爲戶凡三十有一。分爲五院。所謂五院者。則宅上洙泗三傳文登寧陵也。子宜述其事。庶幾他日有所於考。而無涇渭混淆之患。孔君曰。此克仁之志。願爲我續書之。辭不獲命。復爲附麗題識之左。以爲後來纂脩者之一助云。

題孔氏所藏先世譜後

宋制。差則出勅。除則給誥。誥有獎勵之言。而勅但書所授職事而已。然誥則用綾。其所職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命婦則司封。加勅則司勳。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部唯施之於藩官。若差勅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之。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誥。猶可以考見當時故時也。然而多歷年所。兵燹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於濂。濂之所欲陳者。雲林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謾略著其說。而附氏名於左方云。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道墨後

歐陽公道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未。後一百三十一年。平園周益公得公所具檢葉一段。并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爲一卷。詩陰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親揮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題其左。而識以中書省印者三。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慎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於公爲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已也。其後奉常實行定名。特與公同諡文忠。可謂能達其志者矣。然平園題此卷時。乃嘉祐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庭。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借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今詩及譜圖序。並見居士集十三卷。

與六十二卷中。其文皆同。唯詩改空作徒。爲稍異爾。裕陵爲光國公時。名仲鍼。及賜名頊。乃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封王矣。其事正在公東閣賦詩之年。九月辛亥平園之題。實與史合。或人非之察。著爲文辭。謂爲十月者。其誤多矣。金華宋濂再拜謹記。

題朱文公自書虞帝廟樂歌辭後

朱徵公提舉浙東。嘗行部至三衢。大虞呂氏。適爲衢府法曹。遂往見之。公爲寫虞帝廟送迎神樂歌辭以贈。蓋公勅台守唐說齋。其疏凡六上。說齋方除江西提點刑獄。朝論遂接其職界。公以言不行。即日解印綬去。此辭之書。正在衢聞命之時。豈堯舜君民之志弗遂。而有所遐思者歟。或云別自有見。亦未可知也。此帖出於立齋王剛中所藏。立齋初從劉摯堂游。而卒業於北山何氏。考其淵源之正。實有所自。故其寶愛尤爲深至云。

題黃文獻公所書先府君行實後

右黃文獻公乞銘於柳文肅公之狀。文獻公以學問文章名天下。此雖造次所書。而考據精詳。倫序不紊。事信而辭實。言遜而禮恭。皆可以爲法。不特字畫之美也。濂常執業二公之門。於是二公之卒已久矣。永念今昔。撫卷慨然。

題王魯公授少保致仕誥

右宋王魯公特授少保致仕誥一通。係紹熙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降者。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八月。魯

公由樞密使拜相十五年戊申五月以觀文殿大學士出判衢州尋即奉祠十六年己酉二月光宗受禪八月魯公以母喪致疾而薨故年仍稱禧熙十六年十二月始詔改明年為紹熙元年是為庚戌之歲誥之出給合於魯公未薨之前乃在既薨未閱月後何耶宋自宣和以來未有既死而乞致仕者南渡之後禮文凋喪雖宰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已發哀即服降旨給贖方上謝事之章而朝廷復為之告廷出命如其未死時此最有乖政理其後吏部郎嘗以為言終不能行而止此誥未免循習當時故事而未之或改也者不然誥中所謂尚克全於德履及益高冲致永介壽祺之語皆生前事何故追而書之其為後來補授制勅當無疑也惟魯公忠君孝親大節偉然故其相孝宗獨至八年之久同時秉鈞軸者唯梁文靖公前後七年可以配之餘人皆所不及謂非得君之深者可乎蓋必有其道矣魯公五世孫葑雅飭君子也持卷索題甚切會病店新起精神昏味謾掛漏而書之洪武十三年八月己未朔前翰林學士同郡後學宋某謹識

題張尚書具慶堂卷

世徒知父母之存為具慶至若人子能發聞於時以顯榮其父母父母雖歿而有不歿者存孰不為之慶幸斯亦可以謂之具慶君子識之而世人未必能知之也錫山張君惟中以碩學雄文致位大宗伯海外蠻蠻無不知其姓名其弟所安又能慎守先緒敬其兄如敬父兄宦京師數來省候之久而後去猶依依不忍別士大夫咸指曰是兄弟也良可謂不死其親矣故入其庭升其堂者榮光休氣浮蕩於後先儼若二老人廬眉鶴髮據筵笑語此無他名不死則其身如不死矣為其孀妻為其僚友莫不慶於心豈獨其家之子若孫哉不然則父母雖存名氏不出於里閭聚散日逐於齊民縱曰不死與死相去蓋無幾雖日有三牲之養其為慶也隘矣惟中伯仲舊以具慶名堂近歲父母亡墓上之木已拱猶且念親如存若具慶時每謂人曰我父母未嘗亡也嗚呼可謂能孝也已濂與惟中交最密不翅異姓兄弟故探其志而疏之以附送所安序後云

題周文矩畫狄梁公諫武后圖

右狄文惠公諫天后圖相傳為長安周景元作以筆法重輕較之蓋建業周文矩爾非景元也予於祕府多見二子真跡故敢鑒定若此未知實識之家以為何如也若夫狄公拳拳存唐之忠史書之天下士大夫皆能道之予尚何言哉

題新脩李郭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繆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敘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幸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榮相昭宗武什萬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繫者重矣劉胸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若有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髮髯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略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

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羣書做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摭華重為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謬不止於此而已竊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總修元史及皇明日歷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為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擅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祕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偽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回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大可笑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頗有訛矣

題陳忠肅公疏文跋語後

七峯居士謙謙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會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巨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下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辯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燔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綴於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莫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瀾起滅不足深計唯唯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羣小為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經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律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家子正彙實為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子嚴州司法僞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託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裕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為同門友而義若弟昆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借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優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勸說云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濂過梁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微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

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明皇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茲楮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卒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環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明皇遠甚亦法所合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備載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其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濂歟後人無所考焉特為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題趙魏公書大洞真經

此卷乃趙魏公六十三歲所書至精至妙非言辭贊美可盡蓋公之字法凡屢變初臨思陵後取則鍾繇及羲獻末復留意李北海此正所謂學羲獻者也舊嘗獲見周侍御家侍御既坐貶竊意必歸天上不知復流落人間今得披玩累日抑何幸哉殷齒周髮可得而此卷不可得博雅君子尚思謹秘而傳焉

題趙子昂馬圖後

趙魏公自云幼好畫馬每得片紙必畫而後棄去故公壯年筆意精絕郭祐之作詩至以出曹韓上為言公聞之微笑不答蓋亦自負也此圖用篆法寫成精神如生誠可寶玩也

題趙子昂書招隱卷後

右趙魏公所書招隱士一篇公自大德三年八月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七年十月已閱五載而公年亦五十矣鄉先生方君壽甫從其父嚴南翁游杭提舉官署時寓於杭州故先生得見公而請書此卷也卷左有翰林待制柳公長卿山長吳公題識二公皆濂所嘗師事者九泉不可作矣披玩數四不覺淚落紙上

題北山先生尺牘後

右北山何公與其弟子魯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再拜稱尊兄者猶可見也元思姓汪氏名開之時法先生之孫魯齋少與之同學嘗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朱子去取之意而精於四書之學者伯誠姓張氏名潤之自號思誠子登北山之門垂三十年其微言奧旨莫不盡聞焉二公偶出北山念之形於簡牘間則其於師友之道可謂篤矣王子女名墊嘉定十三年進士襲蜀事急議遣使講和宰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子文時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討謂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士論避之北山雖居山林而憂國之切故有廟堂議和子和除權之間則其厚於君臣之義又何如哉夫以北山之學承朱子再傳之緒造詣真切踐履純固而其見之翰墨雖出於一時皆有關於世教有益於人倫似無斯須不志於道者也誠何可及哉朱子之書蓋編者以時事出處問答分類而通載之凡四十一卷約一千六百八十餘篇濂每疑其太泛魯齋之所選北山之所定當必甚精惜乎未及見之也因并識之以為寡陋之愧云

題潘內史贈別墨本

太康陸君子庶喜佛氏言以內史舍人潘佑贈別序文能發明先佛遺義近於白下得墨本承以匡廓緣以色繪揭真坐右以自省問微子識佑事於下方按佑幽州人能文辭與徐鼎臣齊名仕於南唐自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當後主時國事日蹙佑極憤切累疏論列至謂不能與姦臣同事亡國之主張洎從而擠之後主乃收佑歸吏佑遂自剄前史馬元康謹佑溺淫祀左道斥為妖陸游作南唐書能辨其妄固為甚當及游論佑則譏其學老莊齊生死故其上疏若惟恐不得死者則又未免涉於深刻也人之所欲莫甚於生雖愚不肖之人亦不輕以昇人況賢知有如佑者乎直以忠義所激乃視死如歸耳佑之死其心無白之者鼎臣作江南錄亦沒而不書及藝祖命曹彬南征指殺佑為殺忠臣於是其事始著於後世於戲為人如佑尚不免議者之口人之不樂善乃至此哉王介甫嘗作文評鼎臣至於游之所論未嘗指其非者故因子庶之請而極言之清源王古刪堯明遠諸書為道院集要全載此文以簡牘為簡牘壅芥蕪蕪東為跼促亦微有不同要當以石本為正

題許先生古詩後

文懿先生許公嘗賦秋夜感興詩一十二首錄寄其友吳公正傳至元末吳公自建德尹入教國子既已謹志其事俾陳監丞乘仲題於卷後他日閱篋衍又得先生遺興詩十首吳公手鈔綴於前卷復與乘仲各有論議乘仲之言病夫世之論詩有儒者詩人之分而謂先生獨能兼之可謂知言而無復遺憾者已龍泉章君三益久慕先生之學近獲此卷於吳公之子溶仲將琢石勒真龍淵義塾以濂頗與先生之道請申言之夫自陳伯玉倡為感遇詩三十八首而李太白繼作遂衍為五十有九君子稱其得風雅之正至於文公朱子感興之什其數比陳僅餘其半方之於李則將闕其三之二言辭固若不多然於太極陰陽之微家國治亂之由異端害道之故無所不及非惟二子不能道之黃初而降大歷以前吾恐未有臻斯理者也今先生之詩其音節則倣二子而絕仙佛之誕其旨趣則本文公而寫性情之真雖言無統例與朱子少殊而其寄味之深隱憂之切實有出夫二子之外其於傳世固無疑者而濂於乘仲之言則不能無所感焉詩文本出於一原詩則領在樂官故必定之以五聲若其辭則未始有異也如易書之協韻者非文之詩乎詩之周頌多無韻者非詩之文乎何嘗歧而二之沿及後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詩人之分自此說一行仁義道德之辭遂為詩家大禁而風花烟鳥之章留連於海內矣不亦悲夫於是乘仲之歎已久而吳公亦不可見無從質正始因三益之請為書其末以足乘仲之所未言雖然濂之語激矣夫豈知詩者哉

題金德原和王子充詩後

右德原金先生所和子充王君詩凡一百九十韻時子充在金陵因黃主簿之官烏傷作詩餞之遂於鄉中奮游深致意焉詩止一百二韻凡增多八十有八者乃先生引而伸之也濂嘗力疾起讀非惟波瀾浩渺不可涯涘而其念鄉學之美思官政之治實有得古人風勸之義視彼摭華摘豔取合於一時者不翅

天淵之懸隔矣。昔者柳州同創賓客。逃舊言像。寄位陽。張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十通。贈二君。今其詩尚存。要不過流連光景。嘆悼無復者之辭耳。雖其類類盡意。不厭其多。與先生略同。至於有幽世。足以增夫製倫之重。則識者當謂先生之詩。為不徒作也。先生氣雄而清。腹發為文章。尤雅健有奇氣。又不但長於詩而已。先生為己之功。深不自表。深推知之為獨至。故題諸詩後。以志慕隨之私云。

題呂仲實詩後

右呂忠肅公詩一章。為補坊魏君觀作。初公為集賢大學士。因為議發。特事與丞相脫脫不合。翩然東歸。蓋至正庚寅十月二十日也。後四年甲午二月。起公為湖廣行省左丞相。會天下兵亂。道阻不能前。至十二月八日。始抵洛陽。是時已有中書左丞之命。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九日。使署至。則三月十三日。即止道。故詩中有左丞兩月餘及今。又入中書之句。又二年丁酉三月十一日。而公薨矣。惟公早師諸貞敏公。傳道德性命之學。真知實履。故其立朝大節。極有可法。篇章散落於四方者。劉宜寶之。如魯教周。魏傳之於子若孫也。謙與魏君交甚洽。故略疏公出處歲月於詩後。使讀者或有所考焉。

題汪黃維詩後

予在江乘。偶得黃華山汪庭筠子端詩三首。一首絕句。次登高閣。疾韻。二首七言律。次許子端題光華堂韻。意高當是翰林特制。吳激乃王履道外孫。米元章之婿也。雖法道勁。得於婦翁為多。許子端名安仁。大定七年進士。歷禮部員外郎。出守高平。後以汾陽軍節度使致其事。二公當當時知名之士。子端登第。蓋先子端九年。而意高與子端之父遊古游。尤號前蹤。今觀其勞問酬答。所以敦忘年之契。甚至。此在二公固為盛德。而子端文采。雖稱一時之所景仰。亦不可不察。見矣。子端。熊岳人。官止翰林。修撰。字法初。徵元章。鄭州後。氣象橫放。自成一家。予甚愛之。故識其後。特歸金華山中。與子孫之嗜書者。或曰。意高與子端相去頗遠。恐或別是一人。余亦未能深知之也。

題汪庭筠秋山應制詩後

金源之制。每歲以正月如春冰。九月奉秋山。五日之間。羣臣一進起居表。其嚴慎如此之至者。志非在於田游。將欲節兵政。而舒民賦也。道陵如劉門。至秋山。河東王庭筠。以翰林所撰。風從在右。應制賦詩三十餘篇。甚被獎譽。蓋自太定以來。累治重熙。文物聲名。可擬漢唐。故其一時君臣遇合。天施地受。雨露無際。綠物引興。決於太和。此乃金極盛之時。奈何盛極忘治。詒謀匪遠。僅一再傳。翠華遙遙南狩。而秋山者。則已委於沙塵。烽火之區。武元文烈。諸孫雖欲求一乳兔。而射之。向何可得耶。觀庭筠之詩。而感慨係之矣。自當時言之。孰不致上林羽獵。以修大業。觀而庭筠乃能以秋山不命。圖為風。則庭筠者。亦良士也。故此卷庭筠所具之奏。惟十四首。而逸其大半。詩序中所謂九日正泰。和元年九月丙辰。然道陵以是月七日甲寅。發京師。二十九日丙子。至自秋山。道陵所歷。凡二十有三日。其幸香林。平頂山。溫泉等什。皆可以次而推。至若牡丹。餘松。影三詩。則不知作於何時。故庭筠以明昌三年。供奉翰林。五年八月。遷修撰。未幾。謫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四年。復起為應奉翰林文字。泰和政元。又轉修撰。明年遂亡。壽甫四十七。兩詩既

題曰奉旨而作。雖不能必於何年。其決在禁林之日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嚴為聲時。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詠。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城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歎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家子某。字於臆。自檢討奉常。遷佐薊州。先生時辭領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臆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命於臆。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嘗告令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符已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闢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措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題鄭北山道復詩後

故實授濠州國隸副使。鄭忠昭公。與實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贛州居住。孫近。同奏復資政殿學士。其日乃紹興二十六年之正月甲子。距秦檜之死。纔兩月耳。今勅後云。二月九日。乃誥下之時也。所謂良臣姓魏氏。該姓沈氏。與連。則周趙二人也。會子有千里之役。始獲見此卷。走筆識之。殊不暇詳。若夫公之大節。與賊槍之毒。諸先正已極論之。亦不待詳也。

題顧拙軒詩命後

右拙軒先生顧公。縣命一通。公諱周卿。字成子。仙居人。嘉定癸未。賜進士及第。任慶元府奉化縣主簿。階修職郎。故事修職郎。滿三考。關陞合錄。先以命入陪官。給諫。公遂入從政郎。久之。始注授監嘉興府。鮑郎。鹽場差遣。然舊制無從收。即崇寧初。以通仕郎。易職事。參軍。縣令。至政和中。復改以今名。乃選入七階之一也。此考之首。當有十餘。暨于文。紀號。若曰。甲天等。字第幾之類。其尾復欠。紹定五年七月十三日。下十字。其舊紙又當書行在官。告院準鈔出給。及寫告楷書。當行手分令。史主事等名氏。而守當官批上本官。告命照會。亦繼其後。歷年之多。皆未免殘闕。其部主事。碩公之六世。從孫。球玉為軸。重加裝。持以相示。故為詳書之。以備當時典故云。於戲。世家舊室。何處無之。未一再傳。不知祖諱者有之矣。如領者。豈非賢哉。豈非賢哉。

題趙模子文後

右內率府錄事參軍趙模。集右軍行書。為于文。模在唐有能書名。嘗與韓政。諸葛貞。馮承素。等奉勅臨摹。蘭亭。今猶有存者。予於秘府。頗見之。最喜其善用筆。而正鋒。極在畫中。所以度越諸人也。歟。此本係鮮于奉常家藏者。神采尤沈著。不露可寶也。

題褚善子文

褚遂良書。見於石刻者。世亦甚鮮。況其真蹟乎。今觀所書于文。柔勁險媚。真如鐵線。結而成。或者評為柳誠懸所臨。褚善。似則似矣。其入神處。恐非誠懸所至也。

朱悅道文卷後題

右鳥傷朱君悅道所爲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顧謂二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極蠟爲能。以逞妖。豈非不眩人目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獨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伴。何也。生意之動。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於文。以躬行心得者爲言。言有醇疵。但繫乎學之淺深。爾後世則不然。以文學文。皆態度想像而爲之。知道君子。未嘗不一笑擲之也。今悅道之文。論議必本諸經。而翼以濂洛關閩之說。既履康衢矣。長安雖遠。惡有不至者哉。其視頗連榛莽之蹊。而虎豹蛇虺。縱橫交於前者。奚翅萬萬。悅道非惟見諸空言。又思踐履以驗之。此尤度越於人人。予雖留意於文。造道不深。而出言多疵。深。有愧於悅道。雖欲痛自懲刷。而秋髮續紛。被肩矣。惜哉。予期悅道甚遠。悅道器宇清粹。誠足以副予所期。他日道明德立。而文益昌。予當在知言之列無疑。故錄與二三子言者。題其卷後云。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惟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闢。與况參父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闡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奚可哉。吾鄉循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往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爲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爲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是哉。予嘗嘗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可適體。委於鑿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斂。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予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愧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今調吉之新水。其爲人温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題栲栳山人詩集後

餘姚岑公靜能。志節之士也。其居鄉也。人皆敬而憚之。是何也。其出言可爲世則。其制行可爲世範。所以名聞之家。雖至凋瘵。多藉之以自立。崛起寒微之輩。縱富埒公侯。亦不爲凌躡之事。設有之。往往私相謂曰。岑先生莫知之乎。復退縮不敢吐氣。或者不知。徒謂公爲詩人。嗚呼。公果詩人也哉。廣西部使者虞泰魯瞻。其鄉中子也。力請予題。聊紀公之賢行。以示讀公詩者。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拜。秋臺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况。况其他者乎。予藏公所書濟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爲至當也。

題劉源清茂軒記後

劉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攬元史。欲爲先生立傳。於是白承

相下有司。卽先生之家。賸其文藁二十卷以上。至今藏之祕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藁中。其爲真筆無疑。蓋毛君從祖震卿。與先生爲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爲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蠅毛。求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哉。

題危太樸隸書歌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旨。皆當研靡。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體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樸。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歷歷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蠶起泉湧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製藏。惟謹。則其尙德之心。爲不可及已。

題東陽二何君周禮義後

世有恆言。決科之文。不足以行遠。嗚呼。豈其然哉。顧其合道與否。爲何如耳。昔呂成公之編文鑑。其用意寔精密。而張廷堅所著尙書義二篇。特載入之。與龍圖序諸文並傳四海之中。但識字者皆知誦之。苟謂其不能行遠可乎。東陽何氏。宋季多以科目發身。內舍生。步與其弟參知政事。夢然所作周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較之廷堅。未見其不及也。五世孫觀光。惟恐失墜。裝鏡成卷。求予題而藏之。亦可謂孝子慈孫者矣。

題余廷心篆書後

右四大篆。商國忠宣公余闕爲浦陽。君叔能書。至正九年。公持使者節來鎮浙部。濂借叔能往見。公獎厲甚至。且各書齋扁爲贈。公去浙後。江南大亂。荆楚之域。皆爲僞漢陳友諒所據。公時以淮南行省右丞分治安慶。安慶前後皆盜區。公獨守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未嘗敗北。不幸糧絕城陷。公遂赴水死。君子稱其大節。與日月爭光。信哉。公文與詩皆超逸絕倫。書亦清勁與人相類。然其忠義之氣。可以懼亂賊。清惡厲天地。因之以位。君臣藉之以定。斯豈細故。雖所書不工。猶當傳之萬世。況能臻其妙者乎。此紙所在。定有神物呵護。見者當如張中丞之詩。段太尉之笏。管然起敬。不可徒以翰墨視之。公唐兀氏。余闕其名也。字廷心。一字天心。元統元年進士。世居武威。今爲合肥人。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題。

題張渤和陶詩

陶靖節詩。如展禽仕魯。三仕三止。處之冲然。出言制行。不求甚異於俗。而動合於道。蓋和而節。質而文。風雅之亞也。他人欲效之者。雖衆。然樂濟泊則薄。而弛。慕平易則野。而穢。惟蘇子瞻兄弟。以雄邁之材。氣勢可與之相敵。然其辭旨。則亦遠矣。豈不誠難乎哉。今之和陶者。余嘗見數家。最後見句容張渤文伯。自九日閒居以下。皆和之。至詠荆軻而止。諸四言及形神釋。桃源等什。則不和。恐難繼也。文伯產江淮間。喪亂之餘。獨能致力學問。以追古之作者。其亦有志者哉。

題太平策後

昔成宗皇帝臨御萬方。以天下之廣。非一人耳目所及。羣臣有直言極諫者。咸嘉納焉。所以來議。遠華

精而成治功也。大德中三衢鄭以吾宿衛禁中。覽時政有所缺遺。疏太平策一綱二十目上之。上嘉其忠。特命以吾為雷陽教授。每取而讀之。未嘗不仰嘆成廟之德之盛也。隋文帝時。河汾王通非以太平十二策奏之。文帝不能用。通遂東歸。續六經以傳學者。嗚呼。以吾之賢。未必能有過於通也。上猶采其言而用之。使通生於今日。則其道必將大行於時。六經有不必續矣。由是論之。不惟成廟之聖。非隋文髣髴其萬一。亦可以見士之遇合。苟當明時。雖小善必錄。若值猜暴之主。縱大賢亦有所不容。道之所繫於時者。夫豈人力之可為也哉。禮陽張君逢喜。誦以吾之策。皆手錄之。且請濂識之。於是不辭而題於後。重紀至元元年夏六月十九日濂題。

題史內翰書

右歸去來辭一卷。大名史公奕與定五年所書。以贈李溥者也。公奕字季宏。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再中博學宏辭科。累遷著作郎。翰林脩撰。同知集賢院。後以直學士致仕。文章書翰。皆有故老遺風。所著洎水集。尚傳於世。溥字公渡。湘人也。少學詩於王內翰子端。亦工行書。不失前輩典型。累舉不第。而卒。然自覺文獻世傑。趙郎中文。儒任判官。君謨趙尚書。周臣諸公。先後疊起。風聲氣習。濡染為深。故金之士大夫。多以善書名家。觀季宏公渡。則其餘蓋可見矣。季宏性雖溫厚。每斬與人書。今特為公渡贈者。豈非同聲相應者乎。宜宗自改元與定之後。國政愈非。而蠟土日盛。古人之文何限。季宏之不書。而獨拳拳於是辭者。意其先見亡兆。而殆將隱歎。距作此紙時。僅臘十年。而金社遂屋矣。吾黨閱此卷者。又當於此求之。

題朝夕箴後

右朝夕箴。一名夙興夜寐箴。凡二百八字。南塘先生陳公之所撰也。先生諱柏。字茂卿。台之仙居人。與同邑謙齋吳梅卿清之直軒吳諒直翁父子游。而深於道德性命之學。蓋自謙齋從考亭門人傳其遺緒。而微辭奧旨。先生得之為多。當時有儲堂鄭雄飛景溫。輩行雖稍後。而事先生為甚謹。人以其學行之同。通以四君子稱之。今觀先生之著此箴。本末明備。體用兼該。非真切用功者。當不能為是言。鄉先生魯齋王柏會之讀而善焉。以教上蔡書院諸生。使人錄一本。實於座右。則其所以尊尚者為何如哉。嗚呼。前脩日遠。後生小子。不知正學之趨。惟文辭是攻。是溺志亦陋矣。濂故表而出之。并繫先生師友之盛於其後。以勵同志者云。

韻府羣玉後題

右韻府羣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陰兄弟之所集也。二陰一名時夫。字勁弦。一名中夫。字復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王伯祿所增書林事類韻會。錢諷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誠有便於檢閱。板行於世。蓋已久矣。入我聖朝。近臣奉勅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合不當者更之。定為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濂記。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模印。然自梁沈約制為聲韻以來。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次成編。唐儀鳳末。郭知元復帥其屬而附益之。時號切韻。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愐以切韻為繆。略復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於該博。且取周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戶雍復重脩之。又易名曰廣韻。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廣韻獨盛行。濂等奉勅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為七十六云。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省心雜言後

省心雜言一書。刻於虎林西湖書院已久。序之者謂和靖處士林逋所作。世之鉅儒頗疑焉。且云逋之所優者詩爾。至於法語格言。可以垂世而範俗者。逋或未之有聞也。復定為河南和靖處士尹焞所撰。豈不以焞為程門高弟。而談理乃其所長耶。然而呂稽中作焞墓誌銘。載焞奉詔撰論語解之外。他無所著。書是則以逋和靖之號。偶同於焞。因緣此以誣之耳。殊不知鄉先達敬嚴王公。使所編朱子語錄。類之書。其第四十卷雜類篇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朱子完經翼傳。其言行世。若揭日月。蓋必有所據矣。當以沈道原作為正。夫以近代新出小書。以理度之。亦甚易知爾。尙或不能詳其所著之人。而妄以意見言之。況於千載之上者哉。噫。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為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著書。明述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成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治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友危學士嘗為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極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尙容他日為王君言之。

題甘節卷後

地天為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決。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為人情之所尙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鹽城孫君子章。僑居吳郡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為侍儀。使名聞之升。正勝勝未已。是則甘節之享。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苦寒詩後

亡羊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概以句豪韻險為工。此篇法韓退之。而尤務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題襖帖

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襖帖。趙模。諸葛真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而馮承素於形意二者兼有。

之。此卷精神飛動。下於右軍真蹟一等。其或出於承素者歟。

題悅生堂禊帖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登中參較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真諸悅生堂中。尋補用和武階以報之。濂按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號為至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榻為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仲程。能寶此卷於戎馬劫灰之餘。穆亦賢乎哉。

題棲雲軒記後

余往年讀劉元靖山棲志。見其所載紫岩勝概。分明如畫。時正當祥暑。不覺涼颯生肘腋間。今年夏六月。客有授予蘇太史棲雲軒記。記為本庵上士作。其狀紫岩之景。亦分明如畫。蒸溽為之頓消。嗚呼。因文辭而想見其處。雅興適發。尙忘其時之煥炎。况親睹窺眼。頃耳之勝者乎。蓋元靖久棲此山。太史亦嘗出游覽。故其言真切。有足以動人也。何文定公跋山棲志。有云。想元靖一時飛屐。上下千峯。紫翠間。左浮巨而右洪崖。其風致猶前日也。余今於太史之文。亦云。若夫雲幻非幻。弊經多言之。苟欲重宣其義。非千百年莫能盡。他時或造山中。當數坐於樹光水影間。為上士說法未晚也。

題壽昌胡氏譜後

君子之所為。貴乎有徵。昔者孔子修五經。書斷於唐虞。詩起於關雎。春秋自隱公始。或餘繁以辭。或從而定之。未嘗敢增益也。其慎且敬如此。故孔子之經。傳百世而人莫能非之。及司馬遷作史記。遠溯博索。於孔子所不敢述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去闕疑之意遠矣。其備也。適足以為誣。何取其能博哉。族之有譜。所以紀所自出。實則為尊祖。僞則為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近世之士。不察乎此。多務華而街博。或妄為字名。加於千載以上。不可知之人。或援他郡異族之貴顯者。以為觀美。其心非不以為智。卒陷於至愚而弗悟也。壽昌胡氏。則不然。於既遠者。皆不敢有所載。獨自其有徵者。錄之。得十有五世。詳親而略疏。考訛而傳信。附其遺文。及當時所受制命之詞。皆蔚然有敘。是可謂善學孔子者矣。嗚呼。不知而妄作者。其能無愧於斯哉。脩譜者名榮。來京師而以示余者。名翰。皆善士云。

題金谿劉氏族譜序

金谿劉君以雲林先生危公所製宗譜序示予。且問世裔之詳。卓為其邑之鉅族。衣冠文物。炫耀江右。若其造譜之次第。則自十四世祖宗元。由南豐來遷之後。其八世從祖虛妙。大師道正。遂建脩真觀。而於觀側樹祠。以祀劉氏羣主。其六世祖國子博士堯夫。乃刻本支之詳於石。植諸祠下。號永善族圖。其祖介福。又做大小宗法。為圖鏡版。懸於家祠。其世父傑。復集二圖。著為書六卷。是則先生所為序之者也。遭世不靖。碑裂而版燬。貫抱其書。避入大山中。幸而獲存。珍愛寶愛。惟恐逸墜。今思有以永其傳也。復來徵予言。以厠先生雅文之後。予也不敏。於先生無一日之雅。先生不以為疏。謬力薦諸朝。以布衣詔入史館。雖於

辭章或未之學。得忝名氏於先生下風。不亦幸歟。予竊聞之。劉氏之別有五。帝堯陶唐之後。受封於劉者。此為祁姓。以國為氏也。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者。此為姬姓。以邑為氏也。項伯其敬之後。而皆為劉者。此漢之所賜姓也。他若雕陰東郡等族。或為劉者。此亦漢以宗女妻冒頓。冒其母姓以為氏也。大抵雕陰東郡之裔。多居板代。項婁之宗。盛於山東。姬氏之傳。至漢末而無聞。唯祁姓之分。為士會。士會後昆。周末遷於魏。又自魏家於豐。至劉焯執事。子孫極為貴盛。而布列於南北矣。然而江左之劉。則祖於散騎常侍弼之後。江右之劉。則出於游擊將軍握之。此皆見諸紀載。而無疑者。但其世次難明。不知從握至宗元。實為幾傳也。姑附其說於此。或可以為脩譜者之一助云。雖然。先生博極天下之書。為時儒宗。而於氏族之學。尤精。當必有以告其先生他日南還。貫尙以予言而取正也哉。貫字孟唯。質美而有文。作詩得六朝體。且於譜圖倦倦而不忘。是蓋能知其本者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三

題識

恭題御製粉符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覽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臣桂彥良為晉王右傅。且親御翰墨。為文勅之。識以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讀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巨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優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宮。甚久。彥良之為人。清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比。上嘗以擬臣。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者莫若君。其此之謂與。雖然。今之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是之至。安可不恩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迪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召一二臣，諮詢治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概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偉異，四稜直上，非偏非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既退，獲一枝以獻，帝摩挲視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信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蒙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召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擲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臣同捧出扇裝潢工飾以龍紋玉軸，持視太子贊善臣朱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帝前者十又五年，當帝爲文，性或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間，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爲卿雲，散之爲彩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祖，皆產乎北，其勳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皇天欲以文明化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聖製雖多，未嘗輕以予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勒諸金石，六月之乙未，臣濂謹薰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恭題御和詩後

洪武六年八月十六日，皇上特詔臣及翰林學士承旨詹同編修日歷，既而中書亦奉旨徵浙東西及江右之士七人，分年纂輯，而臣與同爲之總裁。九月四日，開史館禁中，日輪寺人守閣，太官進饈，蓋其事甚嚴且秘，臣等昧爽而入，至日曠始出，復會宿於詞林，虞有宣洩，蓋不敢不慎也。既成稟，思得俊秀有文者，通致義例而繕書之，於是遴選二生，具名氏以聞，上可其奏，其一則義烏黃昶，昶時以春秋中浙江行省第十七名文解肄業成均，因移文博士徵之。十月二十六日，昶至，臣引見上於西苑，慰問良久，且曰：爾何人之裔邪？臣對曰：文獻公裔，昶之從曾祖也。上悅，復見皇太子於大本堂，勉勞有加焉。未幾，上遣侍臣出尚方綺裘革履以賜，十一月十五日，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偕臣與同侍上燕乾清宮之便閣，同被酒而還，愛昶有俊才，揮毫賦一詩贈之，字大如卵，少選奉御，傳宣召臣等赴右順門，會上適乘步辇而至，同餘醞未解，上謂同曰：卿醉未醒邪？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上曰：詩何在？同對曰：在史館中。上曰：濂宜亟取之。臣既上奏，且笑謂臣曰：朕即和同詩，卿嘗爲朕書之，臣書訖歸與昶言，昶自草萊賤士，一旦遭逢盛際，奎壁之光，下照幽隱，於是粉黃金爲泥，寫上賜和之章，飾以黃綾玉軸，而以同詩附其後，昶嘗從臣學，臣又親見其事，請記之左方，傳諸悠久，臣伏見皇上聖神天縱，形諸翰翰，不待

疑思而成，自然度越今古，非積學者所可及，然亦未嘗輕發其俯和侍臣之詩，豈非樂育菁莪，以開萬世太平之基者歟？詩不云乎：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此之謂也。昶尚島之哉，昶字叔賜，能古文辭，善繼其家學者也，是歲十有二月八日，具官朱濂稽首頓首謹記。

恭題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廷臣扣其祥，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往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朱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頗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尙秘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爲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蟻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爲形節，飾以雙金龍符，關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朱濂稽首謹記。

恭題賜和文學傳藻紀行詩後

新知武昌府事臣傅藻，以其爲監察御史時所受賜和紀行詩四首示臣，濂臣拱而言曰：天之道不可窺也，觀乎日月星辰之晦明，則知之；地之道不可測也，觀乎草木蟲魚之生息，則知之；聖人、天地也，其靜也與道謀，其動也與神俱，苟非發於言語文章，何由而見天地之心乎？臣獲事皇上二十年，容談英斷，雖非淺陋，誠所能知，至於求賢若不及，愛民如赤子，此臣之所熟聞者也，由此四詩觀之，望藻可謂甚切，而於民事尤詳及之，庸非然哉！臣與藻同師，且同郡，識其爲人，嘗求其受知之故，蓋藻存心恕，持法平，其以御史使江淮間，紀行之詩，多寓諷諫之意，故上喜而和之，益可見上之待藻，與藻之事上，交盡其道也，視夫導君以諛說，及與臣下爭名者，相去不亦遠哉！臣老矣，退伏田里，久欲無言矣，以曾執筆繼史官後，敷贊聖治，職有宜然者，故爲藻書之，藻自御史轉太子文學，後復爲御史，遂出知武昌，云：洪武十二年秋七月，宋濂題。

恭題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軼，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裱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紅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憫之安之，宋之儒臣，其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咸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

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恆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暨圖時則四海又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雖髦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壬午其官臣宋濂謹記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彥濟手詔一通其語孫宜明裝潢成卷不遠數百里持至浦陽江上請濂識之濂聞公自政和二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辭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書公復引疾奏乞宮觀及補外郡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哉況其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關南雄守欲罪和議之疏焯焯著於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遂以胡楳修岳太師為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濂因徇宜明之請題諸左方面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詔中所謂擢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伯然吏部為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題宋熙陵御書後

右宋熙陵御札一道前一道凡二十九字蓋濟陰張文定公師亮為相時所賜其母秦國夫人孫氏者也按公以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自參知政事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癸巳六月以尚書左丞免在位不過二十二月上於其間以夫人壽考而有令子數召入禁中及賜手詔存問此紙特其一爾逮至免相時夫人春秋八十有五已而除公知定州公因抗章力辭曾未幾何而夫人亦薨矣後一道凡六十九字漫滅不可讀者六字末書二十八日復識以御書之寶則公知代州日所密賜者也按公以雍熙三年丙戌七月庚辰自僉書樞密院事授給事中出守於代端拱二年己丑七月甲申召入為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是札必端拱元年戊子所賜是年夫人壽已八十公之在官亦將三年於是上表陳請暫乞寧省故札中以秋防逼近差替未得直候來春別有指揮答之止不忘舊言明年公遂還朝矣所謂二十八日其月雖未能遵定以近防秋之語為證非屬戊子之五月即六月耳二札之後有跋語一通其尾止云天聖六年龍集戊辰春二月二十有六日記而不著其名攷之家集則公之第二子秘書監致仕宗海所述也中言御前擢進士第者太平興國二年丁丑正月戊辰上親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公時在呂蒙正榜第三甲及第故云御前也公往代時跋語謂朝廷方渴邊將先公首自請行者即非當時事實蓋公居宥密同樞密使王顯副使王沔與議取幽薊之事及曹武惠王兵敗上頗不樂繼以奏對皆旨乃出為外任後因趙忠獻王言之故復召還茲云請行者諱之也先是慈祖幸洛陽公疏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懲姦謹刑下并分選良吏十策為獻慈祖已甚器之暨太宗嗣大歷服日見超擢出入二府遂陟元台雲漢昭回之章不惟寵榮於其身抑且上及其親後四百年竊觀遺墨慨想當時君臣一心

而能致其時雍之治者氣象為不可幾及書曰居上克明為下克忠其此之謂歟

題孝宗付史丞相內批

阜陵銳意於恢復中原張魏公浚贊之頗力而史衛公浩多從中沮之上謂浚方篤隆興元年正月浩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浚即有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之命今內批所謂肅清舊壤者蓋指恢復也又云卿勉與樞密議之樞使正指浚也當是時二府議不合故上戒飭之也建炎五月親征之詔下浩以不預出師之謀遂力丐辭能知紹興府奉祠而歸此批之頒當在未能相前數日間爾予道出嶽上朱徵君持此卷至驛舍迫之使題故走筆識之如右張史之得失出師之成敗未暇悉也凡有旨從內出者曰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書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識之以御寶唯親筆則上親書押字而不用寶此批不用寶而有押字正所謂親筆者也聊并及之以見當時故事云

題伊尹古像後

余嘗觀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季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開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稱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連而書之畫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題司馬公手帖後

古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問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內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冽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

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款款欲割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猝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會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富韓公十二帖

右韓國富文忠公手帖一十有二其第一帖公爲昭文相時所遺當是嘉祐三年公自至和二年與潞國文忠烈公並相及是始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帖所稱集賢相公則魏郡韓忠獻王也其第二帖公服闋時所遺當是嘉祐八年公自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至此服除其年三月辛未昭陵升遐故帖中有甫畢家禍又遭國郵之語而第三帖謂罪逆不死已及除禳要當與第二帖同時也其第四帖第五帖公爲樞密使時所遺當是治平元年公既除母喪即召入西樞帖中所稱昭文相公亦是魏王無疑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真相之任其上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置三相則昭文集賢二學士并監修國史各除此三大館皆宰相兼之而亦以次而升魏王自集賢進昭文故帖中隨時而異稱也其第六帖公在宥府時所遺亦當是治平元年武舉之能在元祐元年十月己未五年八月乙丑雖擢秘閣舊經試者五十一人用之而其制猶未復至是方議舉行故帖中有武舉文字始託西廳侍郎等言是年九月丁卯卒詔行之也其第七帖當是熙寧元年初判汝州時所遺四五月間河朔大水民皆流離南郊禮畢兩府臣僚故事當有恩賜宰臣因災而奏止之公念念不忘民故帖中亦有河朔水潦爲患之云也其第八帖當是熙寧四年冬歸洛時所遺公以不行青苗之法爲提舉官趙濟侍御史鄧綰所奏六月甲戌洛使相以左僕射再出判汝州七月赴郡十月中引疾還家故帖中有赴汝海治事及歸洛養疾之語也其第九帖至十二帖所遺之時與第八帖同而第九帖當是與潞公時荆國王公文方得君羣小翕然附和最懼公之剛正欲陰中之故帖中有足疾七年又積憂畏心氣不寧之嘆潞公素敬愛公思欲薦起之故帖中又有曲蒙推假恐懼無地之懇也夫抵賢者之出處實有關於時政之得失今以此數帖觀之則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一治一亂昭然可見有不待論而後明至若公之德行勳業則載在國史播於天下賢士大夫之口雖婦人女子亦皆誦公爲賢亦不俟言而始知也此卷有宋宇文虛中跋語謂裝褫無次故瀛爲詳著所遺之時以足其未備更爲序次如右虛中字叔通成都廣都人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存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欲南奔不果竟被害云

題朱文公手帖

太師徽國朱文公帖一紙韻度潤逸比他日所書人以爲尤可玩瀟灑不敏則非特玩其字畫而已也蓋有所感也帖中云恭叔尙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爲兄弟恭叔通禮學文公之修三禮以儀禮與禮記相參通爲一書其不合者分爲五類周

官則別爲一書恭叔實與討論之列文叔尤善問辨文公與論大學致知格物之義雖反覆數四而弗措誠之游澹軒也澹軒早從張宣公游晚復事文公文公遇之如黃直卿則三人者皆其高第弟子計其一時師友相從之盛聚精會神德義充洽如在泗沂之上自今道隱民散時觀之不翅應龍遊乎玄闕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徒以貽有識者之感慨不亦悲夫此帖無歲月不知何年所發其或學禁未興講道於竹林精舍時邪

題宋名公與馬鶴山諸帖

煥章閣待制知鎮江府馬公會叔以政事開於乾道淳熙間一時所交皆處才碩德尺牘之存於今者猶可徵也公以直顯謨閣福建安撫使知福州日朱文公元晦出守於漳元晦帖云榮被召還之命蓋公時召入爲太常大卿兼檢正實紹熙元年之八月也其餘諸公書所發歲月亦有可知者留忠宣公仲至淳熙十六年尙居右揆續年譜載其紹熙初元即進左丞相今其銜尙云右相當是十六年袁侍郎機仲稱公爲判府安撫顯謨大卿范侍御處義方自知滁州入居殿院其稱公與機仲同亦皆是十六年正公知福州時機仲帖云降授朝請郎機仲嘗權工部侍郎因論大理讞案有忤權要請外得予郡尋降兩秩至紹熙初始復元官然機仲及文節公廷秀資政至能俱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進士又與公爲同年故帖中皆以年未稱而廷秀清熙十三年始遷尙書左司郎中十四年除秘書少監未幾以直秘閣出知筠州今其銜尙云左司當是十三年正公除直敷文閣江西提刑時至能之銜曰權禮部尙書亦在淳熙中已而遷吏部遂參大政疑與仲至所發之時稍先一二年至能帖云任使超躡方悻悻控辭其或轉吏部之際耶趙忠定公直紹熙四年三月自吏部尙書同知樞密院事五年夏四月即陞知院今其銜尙云同知必在兩年之間子直帖云朝夕憂撓救過不暇蓋爲監察御史汪義端攻其植黨沾名之故也他如王文定公季海之帖中有咸否愆期等語按淳熙八年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減食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曰平歲終具名來上公時提點刑獄江西所上失期季海方在台司乃以道遠爲解上不悅降公一官實淳熙十四年六月癸未帖後之署六月正與傳記相符也然即是諸公而通論之季海仲至以相業稱機仲正色立朝有古諫諍之風廷秀之愛國至能之不辱君命處義勳汝恐稽命論罷沈清臣雖於公議不無少貶然亦敢言之士子直奮不顧身定大計以安國家功業尤號煥煌無讓於古皆可謂有志不羣者矣至於紫陽文公上繼周程道學之緒使聖經昭明如日月之麗天則其功又爲何如哉閱是卷者當思感悅慕效毋徒視爲奇玩而已也新定馬君文禎公之七葉諸孫持此求題病忘之餘謾挂漏而書之

題歐陽率更帖

此碑歐陽信本晚年所書筆畫險勁若鋒鏃所成者反覆視之定爲初刻木然而信本雖極力追倣右軍而其規矩媚趣或得於大令爲多學大令者羊舍人薄給事爲最優自後鮮有聞者唯法極師睥睨而從之至信本之起殆與之抗衡而無愧者也其有名之跡入宣和內府者凡四十紙惜皆不存而金石略所

載二十三種。亦惟邕禪師塔銘、昭陵六馬贊、皇甫氏碑、醴泉銘盛行耳。類皆翻勒之多。無以見孤峯崛起。四面削成之勢。如此本者。誠可寶玩。覽者當以殷彝周鼎視之。

題文天祥手帖

余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攷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修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示解事者。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勿忘。復裝緘為轡軸。懸之齋閣。不翅盤孟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黃山谷手帖

右摩鬪老翁自戎州回荆渚所遺二帖。正固陵即位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之時也。其所稱諒正。乃元祐侍御史黃公之子。僑居於荆。逮翁之至。與兄益修持。講牒以敘宗盟。翁繼往拜其家廟。諒正以侍御公所。用流離鍾道翁。其情好之篤。不翅伯仲。故翁稱之為五弟。強宗也。諒正善醫。翁因以樂事相慰。而云送藥甚惠。同情兩日。喫娒差快。同情其女名也。計翁生此女時。年已望六十矣。初翁三十餘。嘗過涪州僧伽塔。即造發願文。戒酒色與肉食。曾未幾。何輒皆犯之。至於耆年。尚不能制其血氣之私如此。豈飲食男女之大欲。雖賢者或不能免邪。聊戲及之。至於耆翁之大節。及其翰墨之妙。世無賢恐。皆能道之。茲不待贊也。同情後更名時。介休縣君謝氏所出。長適符城李文伯云。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知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朝為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國朝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容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余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起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生之世。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葉信公五帖後

東陽許仲文以先世所藏西澗先生葉公鎮之五帖示濂。濂頗記先生以咸淳壬申除少傅右丞相兼樞軍使。不拜。詔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甲戌十月。改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又不拜。未幾。召為少師。太乙宮使。今第一帖第二帖。以少保觀文等入銜。則壬申癸酉所遺。正許君初權寧海令時也。第三帖言許君愛人戢暴及薦賢之事。雖不知為何時。當在許令葭官之日。計稍後於前二帖。第四帖即前帖內幅。其第五帖。先生與弟竹友家書。末言許權今解印去。則最後者也。竊惟先生正位台司。屢挫權姦。直言峻行。無讓古人。在田里時。乃獨惓惓於一許令。令之神明之政。亦能上答先生之知。上不倣下。能承上。雖當宋季。其氣象猶非後世所及。令之子孫能寶藏五帖於兵燹之餘。其亦賢者之澤哉。令諱元沐。號東泉。景定壬戌方山京榜擢進士第云。史官金華宋濂題。

題王羲之真跡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羲之野逸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溪劉會孟平之謂如蘭亭表鮮。尤為佳絕。濂恨未見之。近豫章人士來求慕文。忽持此帖為贊。須溪題識。宛然居後。因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偏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跡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自然不侔。鄱陽劉彥炳最號精鑒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辨。固自有異哉。須溪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謾井及之。

題張旭真蹟

唐人之書。藏於秘閣者頗多。惟顏張真蹟甚鮮。今觀所書酒德頌。出幽入明。殆類鬼神雷電。不可測度。其真所謂草聖事邪。

題郝伯常帛書後

紹興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樂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鷹。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二寸。高五寸。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元世祖登極。欲告即位。定和議於宋。妙揀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真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真。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於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視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為中統也。十二年正月。宋亡。帛書為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華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蘇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

有帛書言武牧抵澤中武因獲還此特出一時假託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屬乃能遠離矰繳而將公書至汴其殆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已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繁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會無一人如馬之嘆遂與師伐宋皆好事者傳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者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屬誠能傳書云

題廟主簿上蕭待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室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衆善皆墜雖其後痛自劓責而覆水不可反瓶矣此濂於侍御史蕭振之事不能無感焉振字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鼎所薦因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鼎蓋主和議者檜也鼎與劉大中毅然不從振劾大中以搖鼎鼎竟罷相及乎物議不可屈振頗自悔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檜燻上書責李光狗檜議和振因薦燻改秩意將藉此以自洗濂殊不知適為地陽之謫矣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嘆使無劾鼎一事振能得不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俯之何歸王次翁樓州句龍如淵羅汝楫之間號為檜黨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岡次鳳時為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隱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時主桐廬薄賈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塘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離恥不可忘名分不可貶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特李綱張浚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岡之書不附戊午議議中余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作所以然者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岡五世孫元龍請自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忠宣公咸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來徵濂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題徐浩書

徐季海之書本於其父嶠之所謂四十一幅屏者諸體皆備而草書尤工余頗獲見之至於騰躍奮迅誠怒視之扶石渴驥之奔泉也世徒見其變化不測如此非可以力致殊不知其一出於真今觀此帖蓋可見矣近代趙魏公筆法多效之誠可寶玩也

題龍眠居士畫馬

李公麟畫如雲行水流固當為宋代第一其所畫馬君子謂踰於韓幹者亦至論也丁晞韓趙景升雖極力學之僅得其形似而其天機流動者則無有也觀此卷足以見之矣

題韓幹馬臨本

余頗獲觀東觀所藏圖畫中有長安韓幹花驄圖真蹟其糜碎已甚四足自腕以下皆缺猶行水中然神采煥發如生似欲振鬣而長鳴者予意陳國方能與之比肩而孔榮輩要不足窺其髣髴也今觀此卷之筆法與之絕類而執素幸完豈不尤為珍玩也邪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故不必贅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巖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宋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故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題越士饒行卷後

古之人送別多發為聲詩以致期望祝規之意而唐為尤盛然其為辭托物以喻蓋得夫比興之義為多故有以所送人姓氏古今事而命題者如釋皎然饒顏逸得晉先傳是已有即景比物而造題者如劉商送別而月下聞蛩王符別故人得凌雲獨鶴是已有同賦古人詩以為題者如賈賈王送少府入遼其賦俠客遠從戎劉斌過劉散員賦得好鳥鳴高枝是已有以故蹟而分題者如盧綸送楊宗師歸徐州幕得彭祖樓郎士元送李惠遊吳得長洲苑是已有各探一物而造作題者如張九齡饒梁明府得荷葉何苞送孟孺卿得秤錢起送客得油席帽是已如此者不一而足見諸傳記蓋班班可考也今觀越中人士送金徵君詩皆用越之名山舊蹟立題以送其行其始取法於盧綸郎士元者歟或者病其無所據余遂歷疏其故而繫於詩之左方以為越人解嘲殊不自知其辭之蕪且拙也

題北山紀遊卷後

同郡許君存禮以北山紀遊卷示濂請題識其後卷間諸詩皆鄉先達司理葉公侍講黃公太常胡公禮部吳公修撰張公之作禮部紀遊二文亦見其中然而待制柳公山長吳公頗皆有所賦詠惜乎未及采錄因為檢其遺稿繕書以補焉且為之言曰權德輿稱東陽為山水佳地今自北山言之潛嶽之峯如寶蓮華屹然中居而三洞雙溪之勝映帶後先佳則誠佳矣有若先達諸公咸文章鉅儒同生於一時同出於一郡豈非尤佳者乎何以言之人物固藉乎山川而生而山川則專倚乎人物為之引重而此諸公其顯而在上者則已羽儀文化流聲四方其隱而在下者又能播芳譽於天朝蔚為當世儒宗此非人之瑰傑益以昭天地靈者歟侍講之詩蓋首倡者而作於至大庚戌之歲自庚戌迄今五十餘年諸公前後物故而無一存者間嘗采芝山中經諸公倡酬之處巖紅洞碧其餘榮儼然在目有不得不感慨於中者矣嗚呼北山之雅麗不減於昔生祥下瑞當無時而休也惡知無後倖疊興以繼諸公之軌轍者哉大篇短韻宜不止斯此卷特其權輿者爾存禮許文懿公之子學有淵源尤工於文辭非惟其性標雅有山水之嗜而景行先哲之意尤惓惓云

題朱彥修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之爲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劉守真輩獨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惟仲積父子爲優。仲積不幸蚤世。原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沾被滋廣。而三尺之童亦知先生之賢。此非原禮之所致邪。韓子有云。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此之謂歟。原禮尤拳拳不忘。而以遺墨求題。謂見手澤有如見先生焉。余嘗從先生遊。而交原禮諸父間甚久。故不辭爲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於時。當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爲人之寶愛可知矣。余藏此卷者久。極爲珍秘。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爲有所託矣。

題桂隱遺文後

右桂隱黃先生遺文一十二篇。其曾孫翰林侍講學士文獻公潛所鈔。瀛管受業公門。見公追念先德。日蒐墜逸。手錄成編。此蓋其原本也。瀛之學子同里。俞生恂購得之。請識其後。先生諱夢炎。字子賜。烏傷人。博學工文辭。擢宋淳祐十年進士第。官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其事。先生能文入仕之詳。人類能道之。至於志節之卓。政事之美。則鮮有知之者也。先生爲人不苟。忠君憂國之意。惓惓不忘。故於論對之際。數以修君德。謹邊事爲戒。權臣才之。欲冀諸言路。使奉行其風。指先生力辭不就。此固足以增夫名教之重。然其仁民之政。尤不可以一二數。在淮東制幕。建議獨放屯田租四千七百餘石。通判蘇州。樽節浮費。獲錢十七萬緡。以代民租。嗚呼。先生可謂偉特不羣之士矣。非公之宏才碩學以繼其後。又惡能世濟其美也耶。今去公之歿已二十二年。公之尚德尊祖之意。猶燦然見於觚翰間。覽是編者。其有不油然而興感歎乎。非但玩其字畫之妙而已也。拾遺六篇。公之高第弟子翰林侍制王君棹手抄。從公命也。恂并裝褱。以附其後云。

題甘氏三友堂文後

禮部主事甘君友諒以三友名堂。蓋取孔子之言也。余嘗怪友道壞缺。諛佞以爲容。詐諛以爲智。遇不若己者。則狎而愛之。聞人有善。則怒而變於色。於是大異於古之所云矣。甘君獨有志於此。其過於人遠哉。雖然。三友世常有之。貴乎有取友之資耳。苟不虛中而拒人。則直者之言不可得而聞矣。不能自治以誠。則諛者將不願之矣。不能謙卑自下。則多聞之士不告我以善矣。無是三者。雖日益月增而求友。其可致乎。然吾聞甘君善士。居官有美名。非能取友。殆不能爾也。然猶以爲未至。而以名其堂。其於治身之道得矣。余雖老。尚將內交焉。

題恩斷江端元更手蹟後

余幼從柳文肅公遊。輒聞以仁恩禪師經賈似道墓詩。有權握三朝位三事。祇應知己是僧彬之句。最得

詩人優遊不迫之意。蓋似道歷三朝幸輔。傲然以周公自期。一旦敗亡。在朝公卿弗恤之。在野士君子弗恤之。海內蚩蚩之民亦不恤之。其恤之者。惟承天主僧彬木。禪火焚遺骸。授其仲子。歸葬會稽之附子崗耳。似道誤國之罪。可謂上通於天。使其地下聞此詩。皆有餘媿矣。此實十四字史評。有關於名教甚大。今普濟藏主以禪師手蹟與元更端公山居謠聯爲一卷。請余求題。故爲疏詩之義。若此。山居謠寄興高遠。綽有塞山子之風。學道之人。類能傳誦之。茲不復深論云。

題蔣伯康小傳後

吾婆自東萊呂成公傳中原文獻之正。風聲氣習。藹然如鄒魯。而其居邑東陽爲尤盛。有若李正節侯茂欽信國葛端獻公容甫監察御史喬公世用通判眉州趙公周錫。皆成公之高第弟子。或以忠義顯。或以政事稱。或以文學著。傳之當世。布之簡書。相去一百餘載。人猶象而法之。嗚呼。何其盛也。今觀蔣君伯康小傳。述其立身行己。動法古人。陷危之際。又能力持其家。使勿墜。斯可謂之賢矣。此固伯康問學之美。所由致。自非前修流風遺澤。有以薰蒸之。亦未必遽至於斯也。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吾父母之邦。賢哲奮興。前被後承。雖隱顯之或殊。揆諸物則民彝之懿。皆可以無媿。聞風而興起者。孰謂後無其人乎。故因稱伯康之賢。特推其本而言之。忠厚君子。當有取焉。洪武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金華宋濂識。

題歐成居士矯齋記後

右矯齋記一首。歐成先生生濬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州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剛。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於景良。而景憲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工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勗。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尙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山莊圖

龍眠李伯時作山莊圖。爲世所寶。傳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濂所見者數本。獨此卷思致精婉。殆將逼真。可玩也。蓋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伯時既歸。老肆意龍眠山巖壑間。素善畫。嘗爲此圖。以寫其徜徉之趣。然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涂。即買山於龍眠。以基以室。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計其買山之日。伯時始尉長垣。去第進士時。甚爲不遠。則其高情遠韻。雅志石泉。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丁巳乃熙寧之十年。其冬十二月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改元爲元豐。則戊午年也。其序書於詔下之後。既難稱熙寧。又不可前期曰元年。所以但書元豐紀號而已。圖後有濬

巖居士張激所題識。激字新仲。其視伯時為其氏。建炎三年己酉時為御史中丞。夏二月己巳。疏劾黃潛。善汪伯彥大罪二十條。未幾除守尚書右丞。夏四月癸丑。罷知江州。以資政殿學士兼江東湖北制置使。七月甲申。以朋附苗傅劉正彥。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衡州。激謂自右轄得請。澤陽。賈回。鴈者。蓋指此也。伯時襟度超軼。風流不減古人。激亦奇士。博學工文辭。有不待言而後知。故激唯掇拾緒餘。以附氏名於左方云。三李即伯時。公庚。元中。大小山即梁何點及其弟胤。嘗與東山何求同隱於會稽。世稱何氏三高。時以比龍眠三李。故激舉之以為言耳。因并著之。

題郭熙陰崖雪圖

河陽郭熙以善畫山水。寒林名。蓋得管仲李成熙筆法。其所作陰崖雪圖。大陰澹澹。而皓素淋漓。使人玩之。肌膚。纍纍然起粟矣。或者強指為楊士賢相類者。始未見其衝氣機也。

題趙大年鶴鹿圖

趙令穰與其弟令松。以宋宗室子精於文史。而旁通藝事。所以皆無塵俗之韻。今觀令穰所畫鶴鹿圖。葦竹幽汀。長林豐草。其思致宛如生成。余隱居仙華山中。時與鹿鹿為友。每坐白雲磴上。教鶴起舞。故得其情性為真。開卷視之。使人恍然自失。

題李伯時飛騎射圖

濂厓見李伯時飛騎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一人捷而馳。回首左顧。右手拽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所發。作放箭勢。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鞭拖繡毬。後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於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視之。章良能詩所謂紅綃繫柳枝。碧滿滿關弓。所繫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射。拖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濂厓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右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光進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遂章補畫經文。元社既屋。皇朝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教傳濂厓。識其左。濂厓聞史皇作畫。倉頡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爾雅。而圖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逢其事。咸悅而欲慕。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為無助也。公麟集顧陸張吳諸家之長。為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向可考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王日加之意焉。

題織圖卷後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郡國翕然。思有以盡承上意。四明樓璣字壽玉。時為杭之於潛令。乃繪作耕織圖。農事自浸種至登隴。凡二十有一。蠶事自浴種至翦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於左。未幾。璣召見。遂以圖上進。云。今觀此卷。蓋所謂織圖也。遂段之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豈璣進圖之後。或命翰林待詔重摹。而後遂題之耶。卷皆藏小谷余先生家。其後有雙巖鄭子。有困學鮮于伯機所跋。二公當時名流。翰墨皆可寶玩。雙巖題字。為顯仁章后所書。則恐未然也。嗚呼。古昔盛王。未嘗不以農事為急。風之圖。不見久矣。有若此卷者。其向可獲之耶。

題蝶蝶圖後

有蝶蝶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舊時曾落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陽郡王及楊妹子之字。妹子縱能工畫。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祐陵以爲言。則恐不然也。

題柏庭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柏。長遂築室而居。曰柏庭。及主事勸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庭中者頗久。乃命軒江藍瑠畫爲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爲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厓題其後。傳有之。曾曰。以翔說者謂柏也。柏性堅。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白用。以搗鬱。嗚呼。柏之德與中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託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趾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軾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弊。患不及輟。其後成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馨遠聞。有無愧於柏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柏築庵。乃爲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七才子圖

右七才子圖。蓋唐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所作。滉善書。得顧旭筆意。畫則與宗人韓幹齊名。其妙不待讚也。宋宣和間。嘗入御府。故用小篆識於前後。其第六璽乃帝筆二字。見於義雲章及林罕偏傍。記。或者以此圖乃祐陵所臨。祐陵作畫。固有晉唐風致。然畫後必有署押。余於中祕屢見之。因知其非也。或又歸之丘文播。文播雖亦畫七才子。其運思平凡。烏足以敵是哉。黃金白璧可得。而此卷未易得。向永寶之。

題梁楷之觀院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爲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遒勁。爲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皆誤矣。

題墨本黃庭經後

余嘗見黃素黃庭。上下織成玄關。中用丹砂作界道。其精甚細。視之不見絲縷。相傳爲王羲之畫。蓋明

州刺史李振，中遺朱友文者，友文，梁太祖之子，後封博王，博王薨，竟屬陶穀家，尋為太師李諱所獲，復入官，和內府，宋錄既訖，流落人間，鮮于伯機以重資購得，用樓閣錦裝潢成軸，題其籤曰：琴心玉文，趙子昂為之賦詩，定為上清真人楊許所書，且稱其飄飄然有神仙之氣，而伯機亦自謂生平書法，得之於此為多，不知何時又歸喬資成，湯屋二氏，喬字仲山，湯字君載，最號藏書之家，今則又入中秘矣，余屢閱之，其字體絕與墨本不同，竟不能別其何者為真也，豈楊與許之蹟，其實有異於喬之耶，楊樞氏出示此卷，因備志於其後，庶幾同志之士，有以訂正之。

題唐摹東方朔畫像讚

右唐人所摹東方朔畫像，圭角混融，而光精燁然，非深知晉人筆法者，不能，余在中秘獲觀，褚登善鈎楊黃庭經，與此正同，雖紙墨亦不殊，信可寶也。

題李齊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齊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其其人，逮長，受經於黃文獻公，為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蒼璧白琥，黃珠玄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時昔，有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皆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世，嗜學而有文，今試藝銓曹，擢官鄭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題張如心初修譜序後

浦陽仙華為屏大江為帶，中橫亘數十里，而山盤紆週遭若城，洵天地間秀傑之區也，產於斯者，族每繁衍而悠長，高智遠略之士，多由他郡徙居之，若大羽之喬林，巨鱗之滄海，其間有龍溪張氏，余嘗敘其得姓受氏，為神明之胃，流傳貴顯，已詳見他家列傳中，即敘所謂北走中原，遠探周漢，究先民之所生，南走吳越，近搜吳寧，弔大夫之遺墟者，是也，宋季自東陽白鹿山來遷，諱祚字叔元者，以安撫司提鎮鎮浦陽，喜其山水饒沃，而浦之東西，又有麟溪鄭氏，合溪黃氏，深溪王氏，左溪于氏，西溪吳氏，各相親以道德，相敦以孝弟，相勉以詩書，積歲既久，上下相安，軍民之間，匪但臂指相親，抑有家人婦子之意，遂下龍溪之側，而家焉，彼所謂樂其山水風俗之美，與其民信且親，而遂家焉者，是也，提鎮公而下，七世於茲，子孫之蕃，即已逾百，登仕版者，十有餘人，今固祖孫父子，兄弟妻妾，生卒墳墓，歷歷可數，過此而服盡代疏，或遷徙之靡常，盛衰之不一，竟相視如途人者，有矣，於是有人圖譜之設，以提鎮公為浦陽始祖，吳寧以前不之及，而此後之子若孫，皆備書焉，彼所謂世系之推源者，上逮弗遠，族屬之登載者，下逮未蕃，然今日之近，後日之遠也，今日之寡，不為後日之蕃哉，吾惟盡造端託始之意，使後人可繼而已者，是也，嗚呼，世代綿延，莫不有德焉，如翼運扶明，贊化宣治，世國世家，公子公族者，弗論矣，亦有孝友足以宜家，禮樂足以摩俗，功足以利民，其視前不無稱異，然而克昌厥後，曾無少遜者，何也，因思提鎮公之鎮浦也，四方雲擾，而百里之中，庭戶晏然，行者無褻糧之苦，居者無捍關之虞，官府賴其保障，以成治化，提鎮公之及物，

可謂修矣，迨及子孫，又能孝弟力田，問道講藝，升其堂，則箕引而裘隨，周其廡，則壺唱而篋和，臨其階，則珠聯而玉綴，提鎮公之後嗣，何多賢哉，吾聞周文公之造周也，卜年七百，卜世三十，事後子孫積德，數為過之，則提鎮公之流傳，寧有既耶，積久愈昌，數世之後，將振振繩繩，懸龜繫魚，乘鈞當軸，以見天地報稱之意者，今其世孫慶元學諭如心公初修譜事，夫如心公固濂景仰，平時獲拜於月泉里第，謂其渣滓竭盡，內外瑩徹，足以灌人肺腑，德藝淵深，不能涯涘，接人於神氣之微，而歎為前輩之不可及者，今復於譜而見之耶，其介子正卿，亦舉明經，為浦學諭，與余會同視席，謁余題識，余欲為推原本始，分別流派，固如心公之所不言，又欲為援情論道，稽禮立法，則又如心公之所能言，余且烏乎言哉，余特敬公之為人，喜是譜之誠而信，微而彰，確守弗失，將流衍於無窮也，故為題其意緒如此，時皇明洪武己未秋九月朔旦，嘉議大夫翰林承旨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潛溪宋濂書。

題葉贊玉墓銘後

余在浦陽與貴溪葉先生贊玉交，先生之子名愛同，性穎悟特甚，嘗引之升樓，出經題試之，至正己丑，先生父子皆別去，不數年，天下大亂，聲蹟不相聞者二十三年矣，洪武辛亥之二月，余考試春闈，及榜出，有葉孝友名，乃貴溪人，恐為先生之子，復以名不同為疑，時車駕將幸臨濂，是月壬申，會闈試事方畢，癸酉，即親策於廷，甲戌，臚傳進士名，午門外，即日謝恩，趨青宮聽注，授寫職名，為比耦進而分拈之，孝友得為平鄉丞，戊寅，錫宴中書堂，余被酒上馬，出有從傍呼曰：君非宋學士邪，曰然，曰子為誰，曰我葉愛同也，於是下馬，執手相慰勞，問何以更名，乃知有司誤以其字聞，復問先生安否，則作土中人已六年矣，為之悲喜交集，喜則以先生有子，悲則以先生之學，僅止於斯也，嗚呼，二十三年之間，人事變遷，何所不有，老身幸未死，得與孝友一接，豈非天哉，然昔見孝友時，兩鬢初勝簪耳，今則以文辭第奉常，年且三十有八矣，余之顛毛，欲不種種，尚可得乎，俯仰古今，而不知中心之慘慘也，孝友以蔡君淵仲所撰墓銘相示，因題其後而歸之。

題吳節婦詩後

余自壯年則聞臨川吳節婦黃氏，貞而甚文，及頃歲承乏史館總裁，有元一代之史，四方以節婦狀來上者甚衆，余心存黃氏事，欲為立傳，而有司獨逸之，殊竊恨焉，今年黃氏之從孫吳君伯宗，以其所為教子詩示余，稱黃氏年二十七，而夫泰發賈死江湖間，二子一女幼，黃氏苦心瘁形，慈鞠嚴教，詩其教之一端也，余誦其辭，愈歎異焉，婦人之不貳其志者，古多有之矣，而未必能文也，間有能文者矣，其行未必皆善也，在孔子刪詩之時，三百餘篇之中，求其備是二者，惟共姜之柏舟為然，其時去文武周公之化未遠，猶且若是，况今又二千載之後，而黃氏獨有之，豈不尤為難能矣乎，其難能如此，而史遺之，誠可恨也，然其妻之事，初未嘗有傳，特以其詩見取於聖人而傳，黃氏之詩，自誓之堅，與之死靡他之語無異，至於教子則深計遠慮，以聖賢之道望之，有殆非柏舟之所能過，誠使後世有鉅人君子者，出采而錄之，其傳世無疑矣，惜乎余不足以張之也，雖然，安知來者無其人乎，伯宗慎守以俟之，可也。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離他之誓，易若咏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離，終非改其操。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琦之父母，納李實為贅壻，合卷甫十日，實買遼東，遂溺死於海。琦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儼如出日者歟。揆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為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余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具書，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會稽楊廉夫為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略，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遊，嘗詢之，則廉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摭其言補之。杜思綱妻沈氏，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祕書丞陶誼女也。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宗媛，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獲其驢心，下視沈之子，不翅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柩，不忍他適，為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刺刃於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他言，惟念勤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亦同日死於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屬傳婦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被髮亂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賸人曰：吾義不辱身，赴南隣杜氏井死矣。所懷符珪，亦投其中。可謂漢生知之，漢生其夫字也。賸人以告，黎明覓之，皆在焉。實十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越誠與常人殊。萬神家相嘗噉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李欽山長妻姚元靖夫人墓銘後

濂居金華時，嘗學經於淵穎先生吳公之門。見當塗李公仲羽寄先生詩一通，與寄幽遠，有不可企及之妙。因叩其問學淵源，所自先生為之，言曰：當塗有姚四清徵君者，時之碩士也。仲羽與兄伯羽皆師事之。而仲羽之父青山府君，復以經學文辭著聞，仲羽兄弟既得賢父師如此，故其所成就，有大過於人者。伯羽之文，簡密嚴奧，一辭不苟。仲羽之文，豐腴縟麗，五采爛然，延祐丁巳，伯羽試京師，庚申，仲羽試江浙，行省皆預薦舉，又先後出為校官。當世之人，恆稱之為二李焉。濂已謹識之。及來金陵，始識仲羽之二子宗泰、宗茂，文行凝峻，俱為名儒。而宗泰尤為夏國余忠宣公所器重。濂益知先生言為可信，而其家文獻之猶足口口口口。文正公所述仲羽母夫人姚氏墓銘，備言夫人通經史，教二子口口口口，學少怠，為之不食不語，夜而讀書，必持燄衣在傍，繼之夜分不止。又知仲羽兄弟之所成就，雖有藉於賢父師，而其出於夫人之教者，夫豈少哉。嗚呼，昔之鉅儒，因母訓成名，見諸紀載者，每班班可考。有若夫人之賢，實與之異世而同時也。濂因詳著之，欲其後裔知夫人家法之嚴，而問學淵源有不可廢者如此。夫人乘行，則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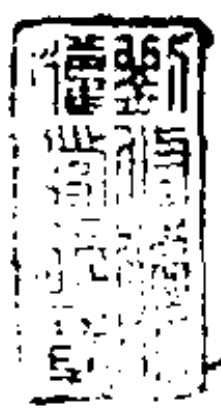
具列之，茲不復深論也。誌文所書和中，即四清夫人之兄，習即伯羽，翼即仲羽，山長即青山府君，甥舅父子，皆以文鳴，而夫人亦精於詩，有梅應集傳世。一何盛哉。銘辭凡三十言，皆文正公手筆，而并自署其名。餘則仲羽書之，其繫銜以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者，文正公自為國子祭酒之後，即歸隱宜黃山中，延祐戊午春，始詔以今官起之，行至儀真，病作，不復上渡江，憩金陵，修書纂言，此蓋作銘之歲，而年正七十矣。其文已刻于支言八十一卷，文皆不殊，惟貨財作貨產云。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四

跋

恭跋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孳孳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恩論之列，其意以為幸逢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漏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殿廷稱謝，又以副墨勅諸真珉，昭示悠久，臣濂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孚，鮮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老，眷眷戀闕之心，傲如出日，忠款自將，不替往初，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令優游山里，以終天年，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猶歎盛哉。昔宋孫宣公爽，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美談。矧我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煥，其功偉造化，經緯同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乎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永永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之，有不鼓舞而泮臍者乎。臣職在國史，謹已備載日歷，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講學士



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宋濂恭跋。

恭跋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論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庶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修爲觀美所以禮賢後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萃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草思鋪敘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大官進天廚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願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醪敢不如詔第臣年衰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姑試之臣即席而飲將飲上復顧臣曰卿更宜勸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面變精頓覺精神遐擲若行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欬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遂召臣止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論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親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恩榮豈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御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踵躡香履以揚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寵恩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願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修君之命勸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此義礪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隨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跋宋高宗賜劉大中御札

光堯宸翰初做黃庭堅時劉豫亦使人習庭堅書近臣鄒魯年恐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往往皆能逼真今觀與劉大中御札尙類庭堅書考其歲月其在建炎之初耶大中參知政事時與趙忠簡公鼎不主和議賊檜遂使蕭振勳之則大中者其亦君子也夫。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沈毅之中兼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皆親寫故其用功爲最深此卷乃禪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讎不至不報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歎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天台柯敬仲爲是官時所鑒定云。

跋新刻孝經集註後

予舊友呂君途出守合肥思寇盜未息而民或不知有父子之親因刻孝經集註於學宮俾家傳而人誦之嗚呼呂君之意則善矣亦幸遭夫有道之朝尊用儒術故得以專行其志焉爾何以言之昔者宋島爲隴右刺史島忠涼州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蓋勸力諫島不從遂奏行之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夫教人革心從善者莫踰於聖經顧乃視爲迂遠遲頓之器宜乎漢祚之不振也宋島之事與呂君正同而其幸不幸有如此者非其人才之相懸實以所繫之時或不侔也抑嘗聞在宋之季雪巖先生鄭公孫因講中庸一篇而使寇退不敢來攻城者此又明效大驗見於事爲非止空言而已也。有若呂君此舉實知爲治之要而非刀筆吏所可及予恐流俗之未能喻也猶以爲迂故爲題諸篇末如此云。

跋太古遺音

士大夫以琴鳴者恆法宋楊守齋續所以法續者以合於晉嵇康氏故也而其中不無可疑者。建樂立均貴乎和平宮君而商臣君尊而臣卑有不可毫髮僭者。康當晉欲代魏之時憂憤無所洩所制廣陵散操特慢商絃至與宮等其聲忿怒躁急不可爲調尙可以爲法乎此其可疑一也。古者協管以定正宮以正宮爲聲律之元也今續以中呂爲宮則似用旋宮之法既曰旋宮則諸律何不能各爲宮乎其與獨彈黃鐘一均者又何異竊意古人必隨月用律決不若今之膠固不通此其可疑二也。千載之下正音寥寥失傳安得有虞孔子之遺音者相與論斯事哉。今閱此書不覺爲長慨。

跋重刻吉日癸巳碑

趙之贊皇有吉日癸巳四字在壇山崖石間世傳爲周穆王書宋皇祐四年九月宋景文公自毫遷鎮陽過趙始遣人訪得之今劉莊者因鑿移郡應筆力雄峭有劍拔弩張之勢其吉日字往往與周淮父尙伯碩父鼎齊侯鐘諸款識合實二千年奇迹也。歐陽文忠公家藏金石遺文甚多其最遠者唯毛伯伯問二敦銘及此文而已趙明誠繼著金石錄獨以筆畫類小篆爲疑今用周宣王時石鼓文攷之其字形多如小篆恐當時與古文科斗書兼行至李斯始以此擅其名爾明誠已信石鼓爲周人之書何獨於此而疑之耶。濂既手摹刻於浦陽山房恐人惑也又不得不辯。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桐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庵禪師寄至鍾山菜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予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率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兩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

枝十五日將安歲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蒞庵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鶴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肅鶴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顏筋柳骨殆無以過之展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氣象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朱文公有云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未嘗有一筆作行草勢以此觀之王之爲人由中達外無斯須不本於誠故其建功立事疑定不搖德在生民而名著史冊宜也視彼傾欹假仆常若大忙中書者則其躁急寬易相去何如哉

跋包孝肅公誥詞後

右包孝肅公誥詞一通其十五世孫宗禮所藏宗禮以古錦裝潢成卷請濂爲之題識濂不敢讓因疏其事而歸之其云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池州者宋制於庶官之外別加職名以厲行義文學之士出於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所謂龍圖閣則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以奉熙陵御書直學士則祥符四年置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六年始詔結銜於本官之上尚書兵部員外郎即係階序初不掌其部務乃元豐所改朝請郎若知池州則其職事也其階自兵部員外郎轉刑兵部中者六部分二十四司其兵刑工三部非歷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者不遷公嘗爲京東河北轉運故有此擢然兵部員外郎在前刑部郎在中行由前行員外而陟中行郎中此超遷之法也其云中書令中書侍郎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宣奉行者凡中書所出命令皆承制書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舍人行之留其所爲底而謂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者當時三省無定員故以他官掌之也其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中書舍人判館者中書舍人凡六員亦爲所遷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主行詞命與學士對掌內外制舍人有闕故以學士兼之俸當是楊傑時與歐陽修胡宿趙鼎楊察並爲學士也其云左右僕射不名者宋初命相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爲真拜而左右僕射皆爲空官相衙帶之亦以寓祿秩序位品而已時文彥博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以尚書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衙當帶之雖不名必知其爲三公也其云禮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錄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權同判錄尚書司封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公著者緣乃韓絳奎乃具奎二人者嘗以言事被黜奎知壽州絳知河陽府召還尚書未久公著乃呂公著方居下僚後三十年始與文彥博共秉鈞軸而謂判與權同判則真領其執事者也其云主事令史書令史者三省皆有之呼爲省吏唯尚書最多至於六十有四都事三主事六令史十有四書令史三十有五守當官六各分房分日而祇事也其云都事高允迪受付吏部者蓋門下吏上受之中書下付之尚書必歷三省而後備所以誥命聯著三省位銜也其云至和三年八月日下者至和止二年而三年爲嘉祐元年今云然者三年九月庚寅命宰臣攝事於太廟辛卯

茶謝天地於大慶殿大赦改元制下乃八月之初所以尙稱三年也惟公居家孝友立朝剛正清風峻節百世師法有不待區區末學之所褒贊姑以舊聞疏之如右文質直而無潤飾庶使世之讀者咸悉其意焉公平生遷官凡二十有七此乃二十一次所授制中謂白雲之司蓋黃帝時以秋官爲白雲公遷刑曹故行詞者援其故事云

跋羅鄂州小集題辭後

濂既造鄂州小集題辭或曰諸文章家多曰集此獨加以小云者其亦有所說耶濂曰鄂州爲郡日靜春劉先生實爲伴二公相得驩甚及鄂州卒於官靜春撫棺哭曰公輔器也竟止於斯邪人雖亡文不可亡也而哀遺奠入梓以不暇求全也故號之爲小集云惟鄂州平生著文頗多當時諸公咸服其精妙而朱文公揚文節公尤用敘狂鄂州嘗手書陶令祠堂記社壇記爾雅翼後序三篇寄樓宜獻公樓公每爲子弟誦之又重書以遺從子深昂謂後之作者欲論淵明及社稷事恐無以過此復恨爾雅翼一書未能見之則其敬愛有不在朱楊二公之下濂竊意其雄文偉論照耀簡冊如三篇之比者決不爲少今所存僅止於十卷而已不亦重可惜哉近歲以來兵火迭變其出於薦紳之所藏者又非靜春所哀之舊鄂州賢子孫宜明方務極力蒐羅成書以傳故因或人之問附其說於題辭之左使知鄂州之文已非全書其幸存而未泯者天下學士尙宜相與謹其傳焉

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

龍川陳文毅公與東萊呂成公止齋陳文節公契分深厚故其所與書牘頗多初不止此三帖而已東萊前一書蓋乾道九年癸巳秋所遣書中云永嘉復報士龍之計海內遂失此人者士龍常州守薛季宜也常州得袁溉道潔之學道潔則程門高弟及師蜀隱者薛翁而深於禮學者也常州既有所傳授見諸事功灼灼可信年僅四十以死故東萊傷之也又云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間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其子名塾字受之晦翁之家嗣當時論晦翁者或有迫狹之議而龍川亦甚病其細碎故東萊謂傳聞多過將示微意以規之也後一書蓋淳熙五年戊戌冬所遣近字下有闕文當是鞏仲二子鞏仲者名豐東萊弟子官至提轄左藏庫世稱栗齋先生者也書中云碌碌竊竊如昔者東萊官祕書至是已二年十月十七日復陸爲著作郎書因在官所發故兼云竊竊也又云田間雖曰伸縮自如治生之意太必則與俗交涉敗人意處亦多者時龍川伏闕三上書極言社稷大計阜陵覽之感奮出涕將以種放故事不次用之左右用事者亟來謁見欲掠美市恩龍川不出遂險垣而逃絕江竟歸且以爲不得行其所志欲有事生產作業故東萊以此諷之也止齋一書蓋紹熙二年辛亥秋所遣書中云老兄數年以來再脫於禍者龍川以使氣過銳結怨羣小遂落中奇禍其一則淳熙十一年甲辰之春醉中大言爲盧氏子所誣就逮棘寺其一則紹熙元年庚戌之冬十二月以呂天濟之死誣其有謀又下詔獄甲辰至庚戌僅七載故云數年也又云浙西別業稍有倫序願爲擇鄰之計者龍川常言鄉里不可居欲遷京口以扁舟出入吳松江上故止齋用以爲勸也所謂兩塔入館卽林子燕徐冲所謂應之卽東萊門人

無為軍教授石宗昭子約，即東萊之弟太府寺丞祖儉也。竊惟東萊以中原文獻之傳，倡鳴道學於藝，麗澤之益，適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挈而使之同，反復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為不至也。止齋留心於古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於常州者為多，至於宋之文獻，相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學聖為言之，而學始大備。考其一時學術人材之盛，而能照耀於古今者，不歸之朋友講學之功，抑豈可哉。然即此三帖而觀，警戒飭導，無所不至，亦後世之所不及。歆豔之餘，而感慨係之矣。新遊羅山，無文字尋究，姑即所知者而疏之左方。若夫三君子行事之詳，史皆有傳，非後學之敢輕議也。

跋東坡書乳泉賦後

蘇長公以紹聖四年丁丑二月，責授瓊州別駕，安置儋州。六月渡海，七月十三日至儋，僑寄城南，鄰於天慶觀，觀有乳泉，故公為援筆賦此。元符三年庚辰，公居儋已四年，會正月祐陵登極，大赦天下，五月移公廉州。六月還瓊，復渡海至廉，七月又以皇長子生，國有大慶，遷舒州團練副使，益移永州。八月終方自廉啓行，賦後題云：庚辰歲七月十三日書，則正在廉時也。十一月行至英州，又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而居。公遂度嶺南，還明年為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昆陵，六月因疾告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遂薨，公之書是賦時年已六十有五，距其薨僅隔一歲，實為晚年之筆。李侍郎微之謂其筆老墨秀，挾海上風濤之氣，當為海內蘇書第一。誠知言也哉。濂嘗見漳水鄭子與跋公眉子石硯歌，四十五字斷簡，謂日百閱而弗之厭，使其見此，吾知其必日百拜而不止也。然公之薨未幾，辭翰皆為世大禁，而狗鼠之徒如霍漢英輩，猶嗚吠不已，磨刻焚燒，無所不用其極。而斯卷無纖毫之不完，豈公妙墨所在，或有鬼物呵護之邪。

跋東坡所書眉子石硯歌後

右蘇長公所書眉子石硯歌一卷，卷後題云：開府密國公家藏，又有跋文一通，中引漳水野翁言甚悉，未但書楷軒二字，亦不著其名氏。鄭君仲舒以讀者或未之知也，特以相示，俾濂得以詳識之。濂按蘇公此歌，為胡開作，傳藻述公紀年，其所為詩，歲月多可知。獨在翰林日，莫能定其先後，蓋公以元祐元年丙寅十月十二日入翰林，知制誥，四年己巳二月三日上章乞越州，三月始得旨，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此歌之作，龍溪錢氏謂在元祐初年，其必有所考矣。密國公者，金之宗室，名璠，字子璠，與陵之孫，越王之長子，所謂楷軒，即其號也。能詩文，家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趙侍讀禮部雷御史諸公皆推重之。漳水野翁者，武寧軍節度使鄭瓊之子，名權，字子與，安陽人，故以漳水自稱，亦能詩文，以門資敍宦，不達朝廷高其材，明昌初以著作郎召之，是兩人者，皆符尚蘇學士，故寶愛其書尤為至。觀其所鑒賞之言，蓋可見矣。然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金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又不止寶愛其書而已。嗚呼！士異習則國異俗，後之論者，猶可即而考其所尚之正偏，毋徒真品評於字畫工拙之間也。

跋東坡穎濱遺墨後

右蘇長公少公兄弟遺墨，長公之事，臨川危先生題之，既以詳矣。濂則略疏少公大節於左方云。少公正直不阿，力詆章蔡，不遺餘力。紹聖初因上疏言事，秦陵怒其以漢武方先朝，落職知汝州。曾未幾何，章邪共譖，再陞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謫筠州三年，又移化州別駕，安置雷州。此帖蓋發筠之時所遺，故有某已治行，二月中南下，愈速高誼之言也。然少公屢遭遠竄，凡至竄所，輒閉戶著書，人間慶弔之禮，一切謝絕。雖親朋少見其面，故又有新歲不遺馳賀，實以憂患相仍之語也。今觀少公子畫，僅平耳，其視當時擠陷之者，力追義獻，而姿態橫逸，未嘗無其人。後之君子不彼之賢，而獨寶此者，則夫人心是非之公，猶凜然也。吁，可畏哉。

跋黃魯直書

右太史黃公書李白秋浦詩凡十七首，筆勢瀟灑，皆超軼絕塵。觀公所自題，謂寫此時雲日流煥，移竹西廊下，旋添新翠，有攜幽禽至者，時弄新音，琴琴可聽，則其情景相融，而生意逸發於毫素間，至今如欲飛動。當是時，公方謫涪州別駕，自常情言之，必憔悴無聊，所見花鳥，飛淚驚心，公乃能藉之遊戲翰墨，無一髮阻礙之意，非行安節和夷險一致者，有弗能也。昔人稱公以草木文章，發意杼機，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世之相後，使人躍躍興起者，豈欺我哉。紹聖二年，公年已五十二，故此書蒼勁，比舉學官丞秘書時，如出二手，當時錢穆父不能深知，猶病公為拙。公嘗謂李致堯云：書要拙多於巧，近時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嗚呼！公言其有所感也夫。

跋黃山谷書樂府卷後

右行書一卷，澹翁五十九歲所書，蓋晚年之筆也。翁初學周子發，後游荆，得名本蘭亭，始悟古人用筆意，及謫黔中，見藏真帖，於是結體飄逸，頓入妙品。人以學子發為言，而翁深諱之矣。然翁寫此時，正自鄂涪遷宜州，當屢讀之餘，孰能不鬱鬱於中。翁則游戲翰墨，書雜辭二千餘言，以寄其嫻家李素德索，嗚欣和豫之意，尚洋溢於行間。其樂天知命為何如，覽者若有得於斯，則於問學之益不少矣。字畫云乎哉。

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陽林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為妙絕，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為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構霜鍾堂，蓄雅琴十餘，遇嘉賓至，欣然鼓一再行，或坐此君軒，對竹嘯咏。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涪川，饋之。居士嘉其勤，因發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悼下輩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指斥五溪蠻蠻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為何如。要亦不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按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廢，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樊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兩月遂云三命，殊不知契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擢。

第末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映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輩從弟程遊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澧川府教授致謚賢節先生東坡穎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諱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楊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

跋蘇叔黨書黃山谷蘇氏閣詩後

右浩翁蘇氏閣詩斜川居士蘇過叔黨書而翁又自題其後初翁作承天院塔記朝廷謂其幸災謗國以崇寧二年癸未自鄂謫宜州十二月十九日發鄂渚三年甲申二月二十一日過洞庭經潭衡至永州三月遊太平寺登閣而賦是詩已而寓家於永獨赴貶所五六月間至宜四年乙酉九月三十日而翁竟卒至若斜川隨父文忠公謫海上則元符三年庚辰五月量移廉州七月又移永州八月自廉啓行十一月至英州既更赦度嶺南還明年爲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至昆陵七月而文忠公沒遂營墓於汝州之邨城因家穎昌竊考斜川發廉州日翁尙在戎州五月始復官十二月自戎過江安明年三月方出峽則斜川已將至昆陵及翁謫宜過永賦詩乃後斜川南還之四年僅踰一十八月而翁又沒矣不知何地相傳爲翁書此而翁又自題之邪聞見不廣兼之老病多忘無以索知其故可愧也然濂見斜川書頗多此紙尤精采煥發卻決爲真跡無疑翁詩自注晚與會公袞同登公袞南豐人名紆曾魯公布之子時編置永州亦三年矣

跋褚士文書廉仁公勤四箴後

昔者西山先生真公守長沙日以廉仁公勤四字爲同僚之勸其門人蒲陽王邁實之因敷釋其義作此四箴西山愛之甚嘗揭於幕府之壁及復齋陳忠師復爲之別書一卷西山又跋云實之之箴明厲峻切讀者已知棟復齋之字森嚴清勁有如端人正士在前尤當凜然興敬其語已刻在甲集第二十卷中蓋可考不誣也自趙魏公孟頫誤以爲西山之作而世遂不知有實之今觀武林褚士文所書此箴翰林諸公題者凡八人皆襲趙魏公之誤如出一轍夫西山之文家傳而人誦之讀者乃察之弗精若是殆將留神於其性理之大者而於細微或在所可略歟雖然晦庵朱文公之傳四書以程夫子伯仲其道之同因不復識別通稱之爲程子夫兄弟既可爲一人有若師弟子之間其學相傳未必不同然則實之之箴謂之西山之所作亦可也計褚公之意必當出乎此耳其豈有不知實之者邪濂也鄙夫徒欲嚼嚙搖其喙不幾於大惑乎實之號龍軒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爲文未嘗祕草登嘉定十年進士第官至右侍郎觀其爲正字日因輪對遂及故相史衛王擅權事理宗諭止之實之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其正色直言無所回撓類如此所論巴陵一疏尤人之所難言讀其文者思欲知其人復并及焉

跋子昂書度人經後

昔唐人好寫道釋家書以其書流俗之所恭事字畫或託之以傳今趙文敏公則不然蓋因其竊魏國夫人管道昇仲姬之畫書度人上品經以資冥福耳然道家諸書多寇謙之吳筠杜光庭王欽若之徒所撰文多鄙俚獨度人經號爲雅馴唐藝文志頗著其目公豈以其真可以度人耶公自承行翰林以延祐乙未五月謁告南歸舟次臨清鎮而夫人薨明年庚申公爲書是經年已六十七越二年當至治壬戌六月辛巳而公亦薨矣觀其天機逸發出入右軍大令間實爲晚年妙筆區區小夫唯見公畫畫畫以插花美人爲病使其觀此必將吐舌而走矣

跋趙子昂書老子卷後

趙魏公書此卷年始四十故筆力極妙極精有未易形容者時自集賢出佐濟南已閱十八月矣其謂士弘學士即李章肅公個自號員嶠居士性最愛道家言故求公寫老子而藏之爾

跋子昂書浮山遠公傳

趙魏公之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及羲獻諸家晚乃學李北海此卷視北海最爲逼真誠絕代之寶也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傳世者真贋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狎雜入目筆意流動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妍贋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爲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學士張克明云

跋趙祭酒篆書後

友竹先生劉君諱壽番陽人也攻九流諸家言能得其肯綮之會嘗作通一畢萬圖以貫其旨聞又謂學之所急莫過爲善而爲善尤在於及物乃佐其先府君建道架梁方六七十里間人無行病復能賑貧寡者以布帛注疾病疔瘍者以善醫而宅兆之不良者必擇風氣靈淑之地令改其藏故鄉之人無分戚疎稱爲善士如一辭國子祭酒趙公期頤爲製一鄉善士四大篆以旌先生之行時先師黃文獻公嘗卿方召還禁林先生之子燾遂請文以識其事黃公欣然書以遺之燾持之南歸秘藏甚謹不翅拱璧之貴況歲以來番陽屢經兵燹六丁挾雷電取之以去獨四大篆僅存燾將琢石勒於墓隧之間聞濂受業黃公之門求補其亡并鑄諸碑陰濂謝不敢僭而燾屢使強言之昔者孟氏之論善士訓諸家以善蓋一鄉爲說今人無疏戚咸以是名先生則其善誠足蓋一鄉矣非賢者而能之乎竊怪世人豪奪巧攫者衆不扼其吭而鑿其髓有弗戾也其肯如先生利而賑之乎歐陽子云爲善者能有後託於文字者可傳於無窮黃公之文既亡趙公之四言足以盡昭先生及物之美垂之永久蓋無可疑況燾留情書傳研磨字學已有成而思紹述先德尤拳拳夙夜靡忘豈非所謂有後者乎善之所及遠矣燾之孫子尙其引而弗替也

哉。

跋耶律文正王送劉陽門詩後

右送劉陽門詩一章。中書耶律文正王楚材之所作也。王生於金明昌元年庚戌。貞祐三年丁亥始歸國。朝今詩後寫云庚子之冬。則王年已五十一歲。其事太祖太宗兩朝。亦一十有五年矣。然不書曰某年。而直題以庚子者。蓋是時政尚簡質。未有所謂紀元之事也。距庚子不過二年而薨矣。此蓋其晚年所作。字畫尤勁健。如鑄鐵所成。剛毅之氣。至老不衰。於此亦可想見。陽門諸孫師稷。來為浦江主簿。以此卷求題。因以為疏其歲月如此。若王之天節。天下之人。皆能誦言之。茲不復云。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

自古師弟子間。不翅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為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弟也。公懸車家食之時。仲舒以外艱服除。復入經筵。為檢討官。瀕行。公造序稿一通。親加改訂。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饌焉。仲舒既歸。書者入卷。乃收序稿秘藏。惟謹。及公薨。裝緘成軸。每出展玩。曰。公吾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焉。言訖。輒慨然遐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世孫。家教蕭洽。在家為佳子弟。出仕為名師儒。與仲舒游者。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詫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太僕危公稱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言之。當推仲舒為第一流。觀仲舒不忘其師如是。餘則從可知矣。太僕之言。其真足徵哉。子亦灑掃公門。與仲舒為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濂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濂陽賦詩之年。實延祐之庚申。已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濂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於蘿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復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濂嘗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跋張孟兼文稿序後

濂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負氣甚豪。恆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上於謹身殿。偶以文學之臣為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中外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燁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濂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先伯溫。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濂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濂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稿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惓惓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懷。孟

兼請濂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操觚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跋胡方柳黃四公道墨後

右鄉先生手帖四紙。前二帖。則修道先生胡公汲仲。巖南先生方公韶卿與梅溪傅君者也。後二帖。則柳文肅公道傳。黃文獻公晉卿與初齋王君者也。巖南有異才。常游杭郡。盡交天下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會天下多故。三以策告丞相陳宜中。不聽。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上而宋錄已訖。終身思宋。一飯不能忘。每語及之。輒涕泗交頤。世稱為節義之士。胡公實巖南至交。而柳黃二公。皆其門人是。三君子者。其學行已載元史。人咸得聞之。唯巖南不出仕。世之知者或寡。故濂特加詳焉。梅溪諱光龍。字子才。時為嘉興路教授。仕至福州侯官主簿。以終。初齋諱良玉。懷璞其字。衢州常山縣教諭。今翰林待制樟之父也。初齋乃梅溪之甥。金華俞恂又初齋之外孫。其簡牘流傳。蓋有所自云。恂來學經於濂。以濂常及酒掃柳黃二公之門。裝緘成卷。俾題其後。義不敢辭。

跋鄭仲德詩後

浦陽鄭君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同。長而多髯。又與余同。不善飲酒。又同。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故余二人交最洽也。去年冬。余朝京師。仲德欣然與余同舟游三吳山水間。起居飲食。無有不同者。仲德既至。喜斯游之美。發為歌詩。以寫所遇。而余則入侍兩宮。晨趨而夕還。留數月。無一日之暇。卒不能繼仲德之作。心竊自嘆。茲游也。幸與仲德同。而景物之佳者。皆為仲德所攬結。余不獲效焉。何其異耶。及乎東歸。仲德累以為言。余老昏好睡。竟不能成詩。以與仲德相馳驟。既而笑曰。物之同者一則同。二則異矣。余與仲德方相與如一人。仲德之言。猶余之言也。何必出余之口。而後為同耶。仲德之詩美矣。而余效而似焉。尚未免為異。苟不之似。非自取異耶。多言以求異。曷若忘言而歸於大同之域也耶。仲德知道者也。必以余言為然。

跋遜山翁行狀後

何氏為吾婺甲族。辭絳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遜山翁。鳳字天儀。公之孫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濂在禁林。翁之諸孫。穆穆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必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穆循雅。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跋西臺御史蕭贊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遺蕭贊蘭亭圖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敘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之。書蘭亭敘。終不至。及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此而觀。辨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敘者。乃歐陽詢。非蕭贊也。汝陰王銍性之采餽所載。謂餽父子世為史

官是正文字尤精其言嘗不妄遂証蕭翼之事鄙妄狹陋僅同兒戲且云秦郎不能遺臺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庭殘老僧亦何敢斬一紙書其意正相合予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門寺有翼留題二詩秦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圖立本繪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傳會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執筆詳識如此年老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跋王獻之保母帖

右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於輒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馮承素等鈎摹而又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自然不侔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疑姜堯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跋葛慶龍九日詩

江乘沈玄哲道士持草書九日登高古詩一卷讀余詩後不著氏名但題越臺洞主四字道士恨然曰吾愛此卷甚見當世巨儒多叩之鮮有知者聞公素稱該洽願有以識焉予惡足以語此頗記謝先生言越臺洞主名慶龍姓葛氏廬山人久居越中能寫詩詩務出不經人道語甚者鈎棘不可句每客諸公貴人諸公貴人燕饗方樂或為具紙無問生熟連幅十餘慶龍睥睨其間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鵬卷海怒歛起無際然為人簡躁喜面道人過壹有所忤即發洩無留隱非知其磊落無他腸多疏之惟嗜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玉聲鈴醉後自揚扇城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晚尤落魄依王主簿居初越臺有石洞樵獵過者必祝以為有神慶龍悅之刻已像洞前自稱為飛筆仙人越臺洞主死之日遺言王主簿我死當葬我葬我必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為導使樵獵祝我如祝山神慶龍初為浮屠中更衣道士服晚又入儒人莫測其意出語頗涉玄怪恍惚不可辨君子謂其為詩之仙鬼云今觀此卷所作雖雜於幽澁而其奇氣橫發直欲騎日月薄太清視爭工於組織綴綴間者不翅猿鶴之於蟲沙有如慶龍何可少也何可少也余故備道謝語書而歸之使知慶龍非蹉蹉媚學輩可及則其不為慶龍者又可得耶

跋傅氏戶券後

右戶券二番姑蘇傅君著所藏裝裱成卷請予題其後予頗記元太宗以歲甲午正月滅金越十有九年壬子而北籍方定世祖以至元丙子正月平宋越十有五年庚寅而南籍方定開基創業之君其甚不易也蓋如此是券之存猶可見元初政令之槩不特著之能衍保守先世遺物而已也著字則明與弟範皆舉進士著選常熟校官範為蒙昌會寧令云

跋俞先輩所述富春子事實後

宋季時有孫君者其先居富春因自呼富春子七歲而病醫遇異人授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之術其於萬物始終盛衰恆於音決之周垣未第時坐於觀橋市肆厲聲詬僕孫君聞其聲往揖之日狀元何怒耶

周以其給己不答後果擢進士第一楊克齋同鄧中山遊虎林會孫君亦至楊戲君曰我何如人孫君曰公貴人也曰我食祿乎抑白衣也曰公自慶元初類試調瀘川尉浮沈久之歷知晉果二州矣何謂白衣楊大驚復問曰吾祿止是乎或未也曰不久即遷大理少卿再典一大藩卻從方外之士遊耳已而由理官以直寶謨閣知重慶府遂主管千秋鴻禧觀以終江子遠舍選出身教授池州負氣好凌人當路惡之欲誣以罪孫君曰不可子遠雖少未易輕蔑二十年後必秉國鈞也其後言輒驗程吉公集客命孫君次第聽其聲聽已歷指曰此異時朝士也此異時院轄也此異時法從也此異時執政也旁有韋布之士劉姓者聞其語夸笑之孫君曰汝何人乃敢爾耶或曰毋相慢此秘書丞劉公也孫君曰大白山老儒生耳烏能入秘書衆一笑而罷吉公籍記其言無一人差者其神奇往往類此惜乎為史氏之所忌謫死遠方今去孫君未百餘年故老凋落殆盡人罕有知其事者伏觀俞先生用中所述猶可見前輩聞見闊肆有非安於寡陋者所可企及如瀛不敏於先生無能為役今因孫君六世孫朝可求題遂以舊聞附於先生論著之後以補其所未足焉若夫孫君所言趙錄已訖王元春典鄉郡李全貢玉柱斧及詐假布囊四事太史氏嘗錄之今不敢復告之也孫君名守榮先生謂為高榮意其筆誤或別有依據云

跋李伯時馬性圖

元豐七年李公麟寫馬性圖云附龍山友人李元中嘗是時公麟猶未舉進士而其家桐城抵彭蠡為近故嘗過焉見野馬千百其羣而為此圖觀其自得之性也自元祐中擢第尉南康累遷至御史檢法十年之間畫事不暇時講而其心終不忘去逮元符末遂以病痺謝事歸隱龍眠山莊益潛心佛解筆意之精超入妙品識者至比之顧長康張僧繇則公麟之名能傳於世也固宜然黃庭堅言其風流不減古人以畫為累世因以藝名之此又不得不為公麟惜也嗚呼學士大夫擇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此夫龍山即龍眠山在桐城西北元中公麟弟也傳記謂公麟及二弟公庚元中咸以文學著時人目之為龍山三季今公麟稱元中為友人殊不能曉豈元中者或其同姓之疏屬耶傳記之訛亦未可知也

跋廬阜三笑圖

廬阜三笑圖蓋寫徵士陶淵明道士陸修靜及浮屠慧遠也相傳圖始於廬楞伽世人臨摹者甚多而儒先是非之者亦不少其非之者則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沒於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正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生於義熙三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耳至宋元嘉末修靜始來廬山則慧遠之亡已三十年餘淵明之死亦二十餘歲矣若淵明生於晉興寧二年乙丑少慧遠三十一歲終於元嘉四年丁卯距慧遠亡年已五十矣固宜相從也安取所謂三笑哉其是之者則曰自蘇長公作三笑圖贊而黃太史遂以三人者實之如蒲博正劉巨濟晁無咎之流皆明著之篇翰陳舜俞造廬山記亦與太史正同此數公者皆號博學多識修靜之事其有不考者乎蓋晉有兩修靜議者非是之察故遂致此紛紜也趙彥通廬岳獨笑之編乃黃口小兒強作解事者耳二者之論其不同有如此者維揚郭君達以此卷來題凡淵明之出處國朝諸大老若蕭貞敏公文貞公楊文獻公商文定

公及司業硯公論之已詳區區末學何敢妄贊一辭姑取前輩是非之未決者就洽聞之士質焉

跋匡廬社圖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觸人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修靜也一人斂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被羊裘杖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臨履撫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者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爪堅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塵尾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低首作禮而為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背披衣行一人持鐵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述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人數增減相傳有不同者所記異辭也或疑修靜與遠不共時者蓋晉有兩修靜此正世稱簡寂先生也當是時晉室日微上下相疑殺戮大臣如劉草菅士大夫往往不任託為方外之游如元亮道祖少文輩皆一時豪傑其沈澗山林而弗返者夫豈得已哉傳有之萃賢在朝則天下治君子入山則四海亂三復斯言撫圖流涕

跋米南宮夷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禮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遵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蓮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宦云

跋潘舍人年譜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舊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之書者為詳然所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雍博士不赴後以累遷為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為主客員外郎歷著庭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即提舉常平公自嚴州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請祠之後起為中書舍人公攝起居即向子謹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謹初以和議為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謹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謹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秘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僅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紀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況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潘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做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為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跋徐氏譜圖後

余在幼時聞金華有章齋徐公諱澄字清伯宋淳熙丁未進士起家教授邵州官至中大夫福建路提點

刑獄公事風節行義與義烏徐文清公僑並稱世號二徐章齋生知南陵縣事靜孫南陵生嚴州司戶參軍木潤成清辛未進士號能繼父學者與弟成清戊辰進士文潤壽皆百歲司戶生應虎應虎人稱為文蔚先生通諸經尤長於詩且善書立碑碣者多求焉鮮于奉常極器重之累應進士舉不利遂投徒以終其身先生季泰亦善讀父書以文學稱季泰生敏文采英發縣自諸生貢入成均為弟子員敏問來謁問之乃知先生之介孫子常拜先生於菱湖上先生所期望者甚大今見敏如見先生焉子竊怪其書詩之澤何能數世不替如此及敏以譜系圖相示則知章齋之父贈大中大夫瓊太中之父太府尹綸太府之父九府君衡皆積德樹善有以致之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嗚呼賢哉敏悼譜牒厄於兵燹無以知其詳悉心搜訪得數紙於蠹蝕之餘欲重為編輯奉父之命求子為之題識故嘗其所聞者系於末簡徐氏初居泮梁其遷金華自九府君始云

跋鄭生琴譜後

宋李言琴學者多宗大理少卿楊公繼續清肅中人最知琴一聞琴聲即能別其古今每恨嵇康遺音久廢與其客毛敏仲徐天民力求索之歷十餘年始得於吳中何仲章家繼因共定調意操凡四百六十有八為紫霞洞譜一十三卷自時厥後徐之弟子金汝礪復深愛其學不傳乃取續所未及者五音各出一調一意一操總為十五名之曰霞外譜而康之遺音至是無餘憾矣東白何君巨濟嘗受學於徐之父子而浦陽鄭生瀛又受學於何君瀛因輯錄手彈者分正外二調為譜各一卷雖不皆與汝礪所著者合要其源委有自矣近趙魏公號通音律自謂學琴終身不悟其趣嗚呼琴亦難能也哉瀛尚勉之

跋禮泉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樵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禮泉銘居其一銘刻於貞觀八年自貞觀至今七百有餘歲石剝泐已久世之所傳完善者多非真此本乃毘陵胡秦公武平故物神韻生動其為初刻無疑可寶藏也

跋三官祠記

右揭文安公所造曲阿三官祠記凡七百有餘言今藏道士白虛巖家虛巖裝潢成卷俾予識其後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修為太平道張角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龜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昉於此也夫至高者天至厚者地水縱大亦兩間一物爾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稱之為三是有其說矣公執文章政柄呼哈一世乃議不及此而鋪張鬼神之情狀一切歸諸道家公之立言誠未易窺測哉虛巖往南陽見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者幸以公文圖之

跋何道夫所著宣撫鄭公墓銘

右宋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墓誌銘一通秘監何道夫之所撰也道夫廣漢人故知公治蜀之事為悉

而公之行能勞烈亦獨於蜀為最著。紹興中，公為川陝宣撫副使，患蜀之困於漕運也，乃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千六百二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實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金州聖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十餘斛，不與焉。誌中所謂移司益昌，以便餽運，繼修營田之政，是也。蜀雖罷兵，而財用不足，歲計猶闕錢七百七十八萬緡，公奏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患無錢以權之，即利州錢錢歲十萬緡，以救錢引之弊，率費二千而得千錢，置官六人，兵匠五百人，歲用監官錢七萬緡，四路稱提錢十四萬緡為鈔本，其後增至十五萬，蜀中因此優裕，宣撫所積錢五千餘萬緡，其餘苛賦一切裁削，誌中所謂減科斂至七百萬緡是也。公在關時，吳武順璘以右護軍都統制駐武興，郭恭毅浩以樞密院都統制駐漢陰，楊襄毅政以宣司都統制居漢中，皆擁強兵自衛，勢與大帥抗，莫敢吐一語相可否，公恩威並立，獨能帖服之如嬰兒，每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誌中所謂三大將拱手側足奉命惟謹是也。嗚呼！公治蜀六年，而能俾財用足，橫敵滅悍，將服其效乃章章如此，使久於其職，又將何如也。奈何天未厭亂，森相得乘鈞軸，忌公不附己，而竄逐以死，悲夫！然公之見忌於桀，士大夫皆能誦之，至於道夫亦為桀之所忌，則或者未必盡知之也。道夫嘗為類省試第一，故事，榜首不赴大對者，賜進士及第，恩數視殿試第三人，蓋優之也。桀方欲沮張魏公，而道夫對策，歷論蜀人難進易退之節，有高視天下竊笑之語，桀嫉之，乃諭禮部令奏，但賜進士出身，道夫亦視之淡如，未嘗一踐貴人門，登第三十年，始召為倉部郎，累遷至祭酒，鄉人趙溫叔為相，雅欲相鉤致，亦不肯就，及溫叔罷，蜀人為所引者，皆被逐，獨道夫不染物議，使其居公之位，其肯肯屈志以附桀乎？雖職位不同，功績遠異，道夫清峻之節，未必有愧於公也。然則公之慕誌，非道夫為之，孰可為之哉？公之子德育，不求之他人，而屬之道夫，良有以也。吾友彥淵氏，公之九世孫，以葉史君昌父所書此冊求題，故瀝以所聞，疏公治蜀之績，而詳及道夫之事，使覽者知士大夫立身以名節自砥礪，有不隨世而磨滅者，必將惕然自省也。道夫以淳熙辛丑春始拜朝請大夫試秘書監之命，其秋輒求去，乃除知潼川府，今以秘書監銜，則誌文作於是歲春夏之間無疑。史君公同郡人，果齋俞先生之高第弟子，雖南康之節不完，然字畫儘佳，鮮于伯機謂其極善用筆，至欲下拜，而此冊尤其得意書，可寶也。因併及之。至正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里後學宋濂謹題。

劉參軍黃牒跋尾

西昌劉氏，素號醫藥家。由宋治平元年至咸淳十年，擢第奉常者八人，與鄉閭之貢者，又二十九人，其諱在中字伯正者，凡四被薦送，方登建炎二年進士第，授文林郎永州錄事參軍。此蓋其九月所受黃勅也。宋舊制，諸與勅多兼給，思陵以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即位於應天府，戎馬紛紜，庶事草創，其月十七日始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正任觀察使以上，並命辭給，餘則令吏部具鈔降勅，則當時給勅者頗衆，不特初入官令錄而已。後因臣僚奏請，詔已給勅官，俟法物成時，逐等依舊給，則三年三月九日也。牒後所書中大夫守右丞朱，中大夫守左丞，而不著其名，朱名勝非，諡忠靖，顏則名岐，蓋元年十一月思陵駐蹕維揚，越十日擢岐，與許景衡為尚書左右丞，二年五月十三日景衡罷，而勝非代其位，以月日較之。

必知其為二人矣。又書正義大夫守右僕射，而不著其名氏，當是黃潛善無疑。或謂為李綱，殆非也。綱自元年七月五日自右僕射陞左僕射，潛善從門下侍郎為右僕射，是月綱即出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潛善始拜左相，此牒給於是歲之九月，其以右僕射繫銜，非潛善而何。職事銜之上三人者，並加守字，凡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官階同則無之，此猶循唐制也。嗚呼！潛善主和，誤國真姦臣之雄，不足污君子齒頰，岐亦小人，力黨張邦昌，詆綱為金人所惡，不可使乘鈞軸，章至五上而不愧，惟勝非差強人意，律以春秋責備之義，亦有不得免焉。區區貴富能幾何，乃無所忌憚，至於如此，慕骨已朽，覽其官氏，人猶指議之，有憤惋不平之氣，果何為者哉。參軍八世從孫職方郎中崧出此於破壤之餘，讀飾以成卷軸，然自宋迄今，已歷二百四十四年矣。宋之取士，用辰戌丑未年，建炎二年屬戊申，其秋親試進士，賜李易以下四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蓋元年丁未，翠華出幸江南，故無暇及之爾。因并書之以解讀者之疑云。洪武五年冬十月一日。

陳樂貞婦傳後

樂貞婦陳氏，喪夫而從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收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五

箴

陳思禮以其讀書像求題作讀書箴以告之。古今千載，天下萬理，曷由知之，存乎經史。道散文繁，歲益月增，欲窮其全，厥惟難能。在昔先覺，示我要旨，挈其宏綱，乘日咸舉，苟棄其本，而披其枝，力瘁心勞，彌久卒迷，仁恕於民，孝慈於家，終身有餘，道豈在多。惟爾陳生，嗜學克孝，不形於言，已達其要，尙慮厥心，以誠爾躬，聖賢何人，敢不慎恭。

磨兜堅箴

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兜堅三字於坐隅，磨兜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著箴曰：磨兜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兜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兜堅，高不知極，深不可測，磨兜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兜堅，鐘鼓之聲，因扣而鳴，磨兜堅，不扣而鳴，必駭衆聽，磨兜堅，唯口之則，守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元德，磨兜堅，磨兜堅，慎勿言。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

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斲之喪之。以至弗完者何。人偽之滋也。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砥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修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忘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於時。復追自治不止。其殆知求全者歟。為之箴曰。

師古齋箴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子晟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弗精且詳。則滅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履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賦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乎。子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水湧而出。蔚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

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親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官有與。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權盡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為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斁。

黃氏義門銘并序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發燭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為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彝倫數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家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蓋授之賢。卓蓋朱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度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為教條。鑄諸樂石。復遺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脣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於末習。卓然不變其恆度。豈非真家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修益力。烏知不綺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為貴也。猶頓之貨。未足為富也。唯孝友積諸躬。令名昭於時。其為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愧。務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勵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地曰浦陽。厥氏維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儲其冠。以義為藩。奕葉其繁。視其齋庭。左史右經。履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繡。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飽。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闔。婦姑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頽。萬夫莫回。蠅聲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為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裕維艱。任重於山。如為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永貞。古先與謀。庶行之修。其道曷由。執敬為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

浦陽深溪王氏義門碑銘序

浦陽於婺為山邑。唐天寶末。始割義烏。屬溪。富陽三縣地置之。人生其中。往往樸茂。質力農務。本恥於華言。偽行。而以士自命。陳文毅公盛稱書傳所載古者禮義之俗。殆不是過。其言信不誣矣。載稽其事。梁貞明初。縣人何千齡。四代同居。宋清熙中。鍾宅亦至三世。何鍾二氏之間。而冲素處士鄭綺。奮然興起。教子孫無別火而食。志確見疑。尤非二氏所能及。故六傳至文嗣。而家益昌。元至大末。旌其門閭。而於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宋元二朝國史。皆為之立傳。蓋自建炎初。迄今已歷百世。逾二百五十春秋矣。深溪王氏。其先出於鳥傷之鳳林。有諱萬者。字處一。擢宋嘉定癸未進士第。立朝蹇諤。凜然不可犯。懷王畏之。為之敘迹。終官太常少卿。諡曰忠惠。少卿之弟。菱三。傳至某。生二子。澄。澄以忠厚為家。州里之無告者。照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其父兄。漸終。集家衆言曰。汝曹能合族。如同里鄭氏。吾眼目無憾矣。言訖而逝。澄生三子。子覺。子麟。子偉。子麟出為汝後。皆善紹先志。子覺生五子。應。念。恩。慶。聰。子麟生一子。志。子偉生二子。勳。恩。而應之。伯仲又各生子。踰二十人矣。子覺與子麟合謀。召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為九族。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收族而聚居。是謂悖本。離宗而自矜。是謂乖義。古之道也。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般管攝之計未建。庸非闕歟。况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鄭氏於吾有連。其成規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於是。應。念。帥諸弟。踴躍承命。請參定家則一卷。朝夕遵之。唯恐有所失。馭家之禮。質文之兼。至。應物之務。內外之齊。飭。薰。蒸。太和之中。壹圍範圍之內。鄉人士莫不感厲而欲隨之。子覺且謂不可無以示來者。既勒家則於碑。而復徵濂文以紀其事。昔者成周之世。九夫為井。井方一里。而一夫受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亦受二十五畝。賦由斯而出。夫由斯而定。其勢不得不分。當是時。未聞有同居累世者也。其相親相恤之政。則有大小宗法存焉。大宗譬則幹也。小宗譬則枝也。枝雖有千萬之不齊。而其幹終一而已。前王持世之微權。蓋不得不爾也。自夫封建宗法之制壞。九族之親。漫焉不相統屬。儼若秦肥之視越瘠。仁人義士乃於服盡情遷之時。綴之以食。而非殊。事雖有異於古。不猶行古之道乎哉。浦江黃氏之邑。以義居聞者三人。而子覺又不悖先訓。厥然而思繼焉。古者禮義之俗。誠豈有越於此哉。文毅公之言。至是益可徵矣。子覺本名閱之後。金華諸族。亦同出於鳳林。其顯融者。項背相望。而清熙宰相為尤著。宰相勢隆。望重。向未能合族以居。而子覺一韋布之士。乃斷然行之。斯可謂之賢也矣。雖然。雖不有初。鮮克有終。子覺之嗣人。尚世守遺法而不墜。他時將與鄭氏偃美而交輝。聖朝以孝治天下。旌異之典。未必必於子覺。惜也。龍光下燭。行當炳煥於山川之間矣。濂因不辭而記之。又繫之以銘云。

易著同人合乾與離。上參於天。火之赫熾。類族辨物。君子以之。況我宗廟。一氣之爲。譬猶單幹。漸敷萃枝。服雖少綱。情或甚非。物我相形。矛盾迭馳。借稷取箕。辭語絲絲。所幸天衷。亘古無虧。不有人豪。務克己私。何能大公。拔其藩籬。滂陽之江。其流瀾瀾。太僕未散。民醇俗熙。以義聞者。接軫聯帷。有美王氏。裔出紳縉。佩厥先訓。如銘鼎彝。大合其族。嗜義若飴。夙夜無怠。竭其心思。度物引類。取式樹規。鉅探浩渺。細入密微。日約月會。有文可稽。老倪同心。一唱百隨。孰爲範防。徵禮與詩。以匡念慮。以肅威儀。如水斯瀦。春築以時。涓滴弗戒。不翅漏卮。古云孝弟。致家之肥。匪聞古今。驗若著龜。維彼崇構。肇自築基。既堅既飭。棟宇聳飛。維彼趾步。千里在茲。行行不息。其至無疑。上慎旃哉。勇毅自持。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太史造銘。勒之豐碑。

節婦唐氏旌門銘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繫於民彝者。輒加旌寵。卽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卒。堅年二十有七。適忍貧。鞠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尙不再偶。況於人邪。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收帳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七。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者某。言其狀於縣。縣上於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表。署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爲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上德。以昭示悠久。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嗣能。徵濂著銘。鑄諸樂石。濂惟夫爲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採用。鴈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貞而天下可得而治矣。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濂待罪國史。法當備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御極。宵旰天彝。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邇赴遐登。有婦氏唐。來歸於張。克產二雛。其夫遽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誰。匪親孰依。忍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颯蕭蕭。燈青在壁。月落參橫。猶聞夜織。或憐其孤。諷之改圖。豈無甘齋。何忍茹荼。含淚陳辭。鴻不重匹。人爲物靈。敢弗之敵。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亨。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歸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焯焯。皇匪爾私。用爲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比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鴻休。以詔罔極。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將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忠武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魏公遠討朔漠。將軍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寒旅斬將。奮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卽陞爲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一旦上承寵渥。自八品超居第四。雖天之覆。地之持載。莫可比喻。私竊以爲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禁。遠則捍禦邊陲。無一絲不盡。於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藏百骸。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艱勤。日擻髮而數之。亦不足計其生全。

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爲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濂爲之銘。濂聞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爲子克盡其孝。爲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爲經。箋之爲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尙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爲將。爲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宜其力。報國一誠。儼如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新不墮。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豕雖賤。不食其餘。洗洗徐若。其力如虎。談笑折衝。嗜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徹九重。遂從散騎。超掌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衛。帝德如天。罔敢弗欽。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況臨白髮。愛日之誠。於焉實切。崇構舒符。闕史紛如。紛版元書。蟠蛟結螭。是顯是瞻。赫若明命。毫絲弗愆。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願守此心。堅如鐵石。太史作銘。勒諸坐側。

鮑氏慈孝堂銘

欽之鮑氏。故衣冠家也。其諱宗岩者。身載明德。弗售於時。人號爲棠。處士。當至元丙子。郡將李世達。軍叛。羣寇相挺而起。肆其屠戮。欽民相驚。皆風雨散去。處士與其子寶慶。教授孫其伏大壑中。未幾。寇嗚呼而至。執處士君反接於樹。抽刀將刺之。教授出泣曰。吾父老矣。不足以汚兵鋒。願憐而勿殺。卽殺我。請代之。言畢。引頸就刃。處士君曰。吾祇生此一兒。死我猶可。吾兒死。則宗祀絕矣。慎勿聽之。相爲護者。良久。寇欲捨之。或掌制於衆。欲兵之。又弗忍。計未定。忽有風颯颯。起林木間。類鑿鑿。踏踏。寇相顧怖。愕疑官兵將捕己。亟相率東趨。父子因得釋。欽人士咸歎曰。孰謂無天道哉。使無天道。處士君父子何爲乎。而弗死也。其慈孝之報乎。當處士君之受縛。子但見其親。而不識有身。父但見其子。而不知有己。死生禍福。尙不暇慮。初不知何名爲孝。何名爲慈乎。脫使處士君曰。我必如是。乃爲慈其子。又曰。我必如是。方爲孝。不幾參於人。而不純其天乎。嗚呼。有若處士君父子。足可爲世勸矣。然子爲父死。古之人多行之者。固可爲勸也。若父欲存其子。而自殞其生。其可爲勸乎。曰。非是之謂也。處士君爲存宗祀也。爲存宗祀。孝之大者也。不然。則其宗爲若。故氏之。餒鬼矣。用以爲勸。何不可之有哉。子與鄭內翰子美。遊。子美。欽人也。其談處士君事甚悉。予每爲之太息。慨然。遐思其爲人。今處士君曾孫任。請予請曰。任之祖父。嘗以慈孝名堂。鄉先達程公。已爲造記。先生能復銘之乎。子因歷序其事。而繫之以辭。使任勒諸堂上。子孫世守之。以爲式。鮑氏之世。其益昌矣乎。任端恪。有學行。蓋懿然君子人也。銘曰。

父子之道。一體而分。天性昭然。萬古無昏。氣血流通。罔間毫髮。伊誰格之。戶庭胡越。惟欽鮑氏。世敦詩書。子勉於孝。父勉於慈。宋鼎將移。羣寇方熾。不幸遭之。反接於樹。有子含淚。長賜致辭。刀劍在前。目不見之。無死我親。我死則可。親死子存。千齡亦天。父謂其子。我老及之。日月所照。寧復幾時。寶子之生。得存宗祀。生生無窮。孰謂吾死。白刃可蹈。難違者天。若父若子。何人弗賢。寇雖匪人。天報是錫。疾颯西來。滅盜之魄。

元聖樹教重惟五倫五倫有愆曷名為人慶延於家繩繩孫子孝慈之報庶其在此有歸者堂揭以嘉名仰而瞻之如交神明爲上或頑爲下或悖來遊來觀翻然自悔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道奈何溫與清無爽也定與省勿魯也可也而未至也視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寶厥身也若愛瓊玖也慎所履也如在淵冰也跬步不忘乎孝也可也而未至也然則何謂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親名之彰也族婦之所歸也僚友之所願也州里之所榮也悅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是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有諸內必形諸外也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居德以文辭致身爲鄆都尉其身將顯也子故按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子不敢勸說也銘曰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有聞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傷始爲行之醇天經地義吾敢弗之悼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正心堂銘

元臨川監郡芒侯皆名其燕息之堂曰正心侯既以此自治其身而化其民又推以教其子入國朝長子文績司教成均思嗣侯德不墜復以堂銘爲請三代盛時凡有國有家者皆不敢不學其學未嘗不本於心譬之操權衡以制輕重持規矩以裁方圓凡有形者皆不能違是以事功成而習俗美先王之道既息居乎位者不知學學者不知所本竊竊焉欲以私智小數勝之而民卒不可得而治前代之事如此者多矣而元爲甚芒侯生乎其時獨能取聖賢爲學之道治其身其天性之過人遠矣文績又能推之以淑諸人非善繼志者哉銘曰

昭哉聖則厥要甚寡正其一心以對天下一心之量天容地深烟若日月孰不照臨其不正時日月方晦昏亂迷惑惟有攸屈誠其始萌乃正之功知不周物思誠易從維知克誠維誠克正正以持身罔敢違令內以爲家外以臨民明盡禮樂幽通鬼神世降道離人鮮由學徇其私心狙伺狼攫倖茲芒侯監於大邦揭聖明訓實諸崇堂崇堂嚴嚴筵几具有邦人君子陳說古道孰詭孰端曷從曷違折以片言灼如著龜豈徒其名又能允蹈既政以施亦身以教侃侃嗣子先人是程緝其休聲寶爲難能勿謂已遠千載一心聖謨炳然奚古奚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爲醇儒其輔江都身王也告之以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他慕之也長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充楚王府伴讀朝夕執遺經侍王開陳內聖外王之道遂慕仲舒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于銘銘曰

惟仲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效其有聞於越秦矧同出於已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異族而尤當親其所親親之伊何正義是遵赫明命之在目思制事之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天人

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所以務爲匡正鄙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問更生之許王佐斷不爲失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糾紛有美董生文行孔馴當侍經於帷幄日摩切於典墳苟拾級而漸升又安知不爲王傅之尊名者同而實同將何愧乎古人彼峻者堂登以華棗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貞白堂銘

古君子於治身之道詳矣而居室未嘗有名近世之士略於自治至於居室之名則務極其美昭而日月風雲雨雪霜露大而江河山嶽林泉丘壑細而竹樹草卉鳥獸魚蟲凡可以託情而比德者皆取以爲名名則美矣於身何補哉誠能揭仁義道德之要著之於目而存之於心禁邪而止惡服之以終身而不蹈流俗之弊此不猶得古君子之意乎臨川許仲平篤志嗜古以貞白名其堂蓋將矯夫側媚汗濁之弊以治其身是可謂善爲學矣其友芒文績來徵銘銘曰

天不貞天柱傾地不貞地軸騰日月不貞乃蝕其明陰陽不貞寒暑僭行况伊人斯敢不貞有不貞者殞厥生天以白物罔惑地以白庶物育日月以白四海昭燭陰陽以白民用弗忒人苟弗白爲暗爲僻彼何人斯敢弗白有弗白者戕身喪德維許子學孔朕揭貞白名堂隅豈銘爾室將銘爾軀匪徒飾外宜銘諸心矢弗渝爾心之貞爲道之樞爾心之白爲德之居勿側以欬勿溼以汗持之永久爲聖之徒

雙椿堂銘

三槐名堂預知顯融之兆五柳有傳式啓肥遯之趣蓋緣辭以達志而其文特繁託物以明類而其義最切粵自前古以逮方今指意固殊塗轍則一有若右司都事某君器局凝遠識度迴卓篤愛日之誠隆悅親之道奉其仲父並於嚴君建一室之觀深揭雙椿以爲號氣同於祖奚須類我之視孝推乎親必盡構堂之志稽之五倫十起之私阿新思繼之晚昭然軌跡莫擬光塵由是美聞流於梓神永歌傳於緇簡不鄙狂瞽漫紹微音其辭曰

有雙者椿離植於庭修莖並擢峻葉均青涼露夕露灑露晨露材非齊散壽比莊齡美茲華構託以嘉名雲聯遙月月澹鮮樞中有二皓古之壽朋鶴髮齊素台背交升商宣宮奏柏茂松貞厥子能令省署蜚聲絳衣執板寶冠垂纓調陳五鼎養或三牲簪裳生醴州里流榮雅辭振玉麗句雕瓊文犀作軸翠珠鐫銘禮教民典孝篤天經名教所繫善俗攸興凡百君子宜鑒宜徵

連槐堂銘

人事無與於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於人事乎則大舜閔曾之行未聞形於草木之祥也然則將何所定歟人之於天體異而氣同養吾氣以感之寒暑可自我而平日月可自我而明山川可自我而不震驚鳥獸可育四靈可至况草木乎然而有得有不得者變也物隨以應者常也變者天之權常者天之經天以經示人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惠盡爲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勿報焉可也未至於聖賢而能不悖於道烏可以弗旌乎是權也或因物以著戒或設象以假義又權之教人者也苟遂遂焉而報之仍仍焉而見之智者可以理推愚者可以幸得則不足以爲天矣天道之權吾於會稽周氏有徵焉周

氏兄弟曰彝、允，皆賢而文。居新昌影烟山中，事母甚孝，入其門，少長秩秩有序，其氣稔然若陽春。然鄉人稱之爲孝弟，舍傍樹槐一章，高尺餘，歧爲二幹，及肩，交合爲一，左右之枝各三，上挺可數尺，再合而再交焉。於是觀者咸歎其異，以爲彝、允孝友之徵。乃以連槐字其堂，其友王宗成來京師，爲之請銘。槐之爲香，近於懷懷者思也，所以旌其孝友，而教其後人以思也。後人視斯槐，寧不有思乎其枝，歲繁而時茂，猶子孫之愈久而多也。子孫雖多，其本於祖，則一而已。猶槐之衆枝，本於幹也。嗚呼，周氏後人，視於斯槐，孝友之思，其能忘乎？此天之所以教也，烏可以無銘？銘曰：

周氏孝友，惠斯植。天旌厥槐，世希覩。巨本數圍，去地尺。歧爲雙幹，挺雄特。及肩而交，交復副。既副羣枝，合如織。鄉氓里巷，歎以噴。爛哉奇祥，古未識。吾知元化彰爾德，俾爾後嗣思作則。枝繁幹別，勢莫抑。同氣殊分，麗千億。槐枝能運人可析。

持敬齋銘

吏部員外郎翟君大年謂余曰：大年頃註於吏議，繼蒙大有，預有祿食，列於英俊之後，追思舊愆，未嘗不惕然備懼。因以持敬名所居齋，庶或善其後也。請爲銘，以自勵焉。銘曰：

坦途不戒，驥或蹶。羊腸畏備，驚可越。靈臺孔微，役萬物。物來不制，昏以逸。持之以敬，志斯一。古之明訓，作自哲。曰：人敬勝怠，則吉。心不持敬，中蕩。蕩，四體不敬，形縮。瑟不敬，而言枝以忱。行而不敬，遭債。跌矧，矧有職紛，輾轉。上有嚴臨，下羣列。苟或不敬，乘爾唾。鬼神遊哉，伺恍惚。語之無聞，問由詰。敬以格之，迅如駟。况均爲人，視聽微。事之以敬，寧弗悅。告爾持敬，久愈斷。德樹名彰，庶崇秩。

時習齋銘

時習齋者，江南行臺侍御史秦公之所自名也。公河南人，名從龍，字元之，歷事五朝，爲時名臣。年踰八十，而猶挾冊齋中，玩而釋之。濂間往見公，聞其言，嘗經緯道德，壹歸之經傳。則其澤被民物，勳列太常者，何莫不由於斯。時習之功，不既盛矣乎？宜其年既耄而猶孜孜弗之懈。公戒濂銘，銘曰：

元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元默。危學士蘇，皆皆道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修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爲之銘。夫元默者，葆和之要道，仲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介石齋銘

金陵管君名象，以時順爲之字，以介石題其所居之齋。皆取諸大易之義也。蓋管君嗜學弗懈，既習儒家，勉旃，旃必守夫規中焉。

言又通天官之學，當皇上龍飛，定鼎江左，材藝之士，無不羅任之。管君用薦者，擢爲歷官，已而建太史監，遂改春官之職。管君益竭其知慮，凡氣朔之盈虛，躔度之遲疾，或步或推，罔有絲毫愆忒。上嘉其勤，會廷議，易太史監爲欽天監，遂命管君爲之令。管君亦可謂至榮也已。然其進學之心，猶拳拳也。且謂豫以悅樂爲義，易致沈溺，必以中正自期，介如石焉，則能審其幾微，上下之交，不至於詔濟矣。乃擬介石二言，以自警。嗚呼，若管君者，其知豫之時順之道乎？雖然，豫之象辭，有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管君苟以順而測天，其又有契於不過不忒之理乎？大易之道，無所不包，故予發其意於傳注之外，而復繫之以銘。銘曰：

古愚齋銘

延陵章侯彦芳，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圖之四十七世孫。夙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闕，侯實行守事，情孚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修，以古愚名其齋居。侯殆有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法者，如衆，奈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爲不愚也歟？是爲銘。銘曰：

居易齋銘

衡之常山，有魯縵世族曰魯氏，蓋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貫之後。自毫而來，遷，舊藏玉刻傳宗印可驗。其遺孫潛文，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潛文才行雅飭，擢爲侍儀舍人，遷秦王府典儀，將行，詣詞林，請曰：潛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鄱陽周先生伯溫爲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爲屬。予謂居易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茂承齋銘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庚粟萬鍾，我合受之，不以爲豐。衡門棲遲，藜藿是食，我則安之，不見其高。此非在我，皆天所爲。天則孔邇，我敢悖之，或違或順，視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非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顯，而中則搖，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侃侃魯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沈，蛟螭作篆，前陳回轅，右撐翠嶺，爾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旃哉，德將不刊。

嘉焉名之曰松庄云。周可君既乘風御氣遊神於沖漠之墟。而松固無恙。寒光涼翠。益翹然發舒。子向日徘徊其下。仰而慕俯而凝。慨然其若思。已而曰。先子不可見矣。倘能承繼之。庶幾其不死矣乎。乃取詩所謂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之語。扁其齋曰茂承。蓋萬物榮於春。悴於秋。各繫其途。惟松也。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所以四時而恆青。子尚欲承父志。無須與間斷。其將常茂而益榮者哉。子尚亦善於取譬者已。子尚以明經試天官。歸教長樂鄉校。其將行也。介國子錄趙伯庸來徵子銘。銘曰。有松九九兮。於彼郊坰。來者既續兮。往者始零。乘粹黃寶兮。其色獨青。嘉名斯建兮。象類之精。父經能傳兮。於繁其榮。繼繼承承兮。尤有餘馨。毋玩葩澤兮。忽彼堅貞。太史造銘兮。勒於軒楹。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發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言。輒泛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嘯。而嗔不嗔乎。此謂大和塊。而不由喜怒哀。外物其能擾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淆亂乎。夫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乎。芒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子有疑乎。無疑乎。人讀予文。有能察予之中情否乎。

種學齋銘

姑蘇張君。其名為田。其字為芸。已遂以種學號其齋居。濂聞之而歎曰。何芸已之善取義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其子肯又能善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為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功。一以為芸已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為寸者方。何以種之。以道德為之秧。其葉油油。其本泚泚。仁耕之而藝播之。唯恐涉於歲荒。俟彼西成。於粲其箱。可以續蒸民之命脉。可以佐至治之馨香。此韓子之喻崔生。所以欲久積而大昌。肯舍己以從人。不以禮而為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元髓。揆文而燿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享華而自強。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顯是藎而是裝。終大迄於豐穰。

默齋銘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問。嘗被薦入朝。稱疾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上為之請銘。銘曰。

吳穹上運。元墟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日月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被。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恆職者。以其本乎至誠之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能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存乎心。徒欲以三寸之舌。

取勝角勝。上陳為諫。下喻為說。陰謀規利。邪說誇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氏如恐。頭擊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所向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於市。惟躬行之為貴。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學未仕。期實踐以自修。獨默而無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恆齋銘

考功丞李君名永。永為恆久之義。遂以守恆為之字。復自號其藏修之所曰恆齋。易有之。恆。久也。蓋恆之為卦。震上而巽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以恆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守之人也。既取是義為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篤於信道常而能久者歟。為著銘曰。

天地之道。恆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惟道之適。苟執一塗。子莫之中。無權以行。是謂真凶。日月在天。旋運不息。觀次所經。罔有差忒。陰陽代謝。寒暑迭更。盪摩呼吸。萬物乃成。唯久故恆。動有常則。惟恆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樹此教基。逐物而遷。有愧巫醫。侃侃李君。所學淵奧。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不度勢。獨凌之求。或處非據。無禽致羞。孰正孰偏。有若白黑。慎而行之。永保終吉。

沖虛室銘

沖虛二言。迺元門之關鍵。道學之符徵也。嗣天師張公。取以自號。復名其齋居。金華宋濂為撰其護而為之銘。銘曰。

惟其沖。足以全元黃之功。惟其虛。可以幹造化之樞。蓋和以益於四體。而空以涵夫中腴。壹昭契乎自然。會弗爽於無為。迎於先而不見其合。推於後而不見其離。雖恍惚其有物。竟孰探其幾微。彼專氣如伏雌。抱一若嬰兒。以大道之難言。姑假象而示斯。神明之肖。為世元師。約萬言之喉。符貫一理之妙機。瓊臺小史。執筆受書。撮三洞之隱文。請揭之於座隅。

陳彥正丹室銘

陳君彥正。家在浦陽大山間。實與龍湫五洩為隣。岩巒迴互。林木蒼鬱。絕不類人世。彥正日走其下。當夜靜月白時。輒登高危坐。冥然長思。欲求古仙人與遊而不可得。每天風俯俯作聲。輒以為王子喬。韓衆輩。真蹻鳳吹簫而來也。如是者數年。一旦有貝君一默者過之。謂曰。子若是。甚無益也。子欲求之。盍學長生乎。一氣孔靈。凝之者神。神之依庭。黃房窈窕。綿綿若存。是為天根。子能有意於斯。古仙人不難致也。彥正樂其說之美。乃稽首再拜。膝行而前曰。某不敏。竊妄意浮遊塵埃之外。不自期凡質之未易化也。先生不以為非。而辱教之。願終身服役為弟子。敢問其所居者何先。貝君復曰。吾道貴清靜。吾養神丹。鷄犬不可近。子盍別為丹室以處我。彥正欣然從之。乃即所欲之東。若干步。作室一間。中設一榻。貝君與彥正對坐。其中而鑰其所從之門。外不可入。內不可出。前留一竅。以納漿食。後通一竅。以傳便液。蓋將專一心志。以絕外慕云。室既成。彥正錄貝君之言。以告濂曰。子宜為我廣而銘之。濂聞古仙人之往來。多在霍羅玉嶽。金庭洞陽赤水仙都諸山。攷之九微。志可見已。五洩處越水之濱。固不足以附麗諸名山。而齊之謝元卿。

曾采樂其中後竟仙去。瀟瀟至其處。乘風放歌。便覺精神遐遠。仙瀟氣於冥莽蒼蒼之間。情不得元卿輩與之共語。恨然而還。今則彥正結室其旁。又得具君爲之依歸。焉得無歎豔乎。因不辭彥正之請。而備書貝君之言。廣其意而爲之銘。銘曰。

天地構精。日月揮持。雌陰黃包。雄陽元施。內有太虛。明鑿所都。是謂規中。執神之機。超乎羣品。不分精粗。古之真人。日與之俱。三筆生津。五氣布基。水虎飲魄。火龍藏珠。金華先倡。白液後追。闔闢泥丸。天行空飛。入火蹈水。不燭不濡。或嬰覽幢。或躡鳳樓。杳然元化。莫知所如。五洩之山。蛟龍所居。下有隱者。山澤之隱。乃運曲房。乃列鼎爐。浮遊黃宮。神光舒舒。巒君背劍。鬼伯執父。以呵弗祥。以衛不虞。養爾神嬰。出有入無。定見金童。手持簡書。致上帝命。召還玉樞。尙慎旒哉。勿亟勿徐。我作斯銘。勒之座隅。

蒼雲軒銘有序

世皆稱嚴子陵不屈光武以爲高。士之問學。固求所以行之耳。苟得賢君事之。而行所志。君子之所樂也。况光武素知子陵。子陵之不以隱爲高也。善矣。其隱蓋有所爲爾。人之志意材量。明者能燭之於事。爲之先。子陵光武少相友善。使光武能任人。可爲盡力。子陵何所苦而不出。既出而決去哉。蓋光武察察自用。其後幸補多不以禮。子陵預知其如此。故決然避去。而不疑。以全故舊之義。此子陵所以爲高也。苟徒以隱爲高。孰不可爲子陵哉。子陵裔孫居餘姚者曰宗道。取范文正公祠堂記蒼雲語名軒。余恐其味乎出處之義也。告之故。系以銘。銘曰。

維士爲學。志大行於時。孰肯樂隱。屈而弗爲。卓哉子陵。識時之幾。幾不可以出。甘耕釣以嬉。此爲百世之師。苟時可行而飾隱以欺。是棄其天而失時宜。嗟吾子陵。志豈在斯。爾宜則之。勿執固以違。視時推移。如雲在山。何滯歛與施。或不盈握。或雨四垂。庶乎於道之歸。

章軒銘

聞有大儒曰朱公喬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章以爲警。因號其齋曰章。靖江府伴讀陳伯武亦聞人也。有景行先哲之志。用章名軒。所以醒其身者。勸矣。濂懼其矯枉而過正也。爲之銘。銘曰。
章之爲義。乃獸之皮。可以束物。枉戾而相遠。故其文上下爲舛。而中則從圓。自非柔而熟之。安能變生革。而如脂。古先君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悻以自好。狠復而爲非。矯其過固不宜不力。若馴致於純柔純弱。又必招削薄之譏。嗚呼噫嘻。大中之爲物也。微若神菴。坦若九達。何不洩洩于于。闊步而長趨。近則入善人之室。遠則爲聖賢之歸。不亦暢志乎。而陳氏之子。問學得師。木漸者必上升。膏蓄者必有輝。指柔人以作極。慕前修之風。徵予造銘而昭之。竟不敢廢而以規。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者年碩德。爲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菊。華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數十本。蓋以菊有正色。與先生所秉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潔之時。獨致其妍。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濂四十餘年之老友也。雖不能文。爲著菊軒銘一首。先生當與我刪之。銘曰。

菊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與僻。菊有落英。斯藉其馨。君子餐之。期不爽厥真。菊兮君子兮。合爲一兮。終無貳兮。永爲民則兮。

蓬軒銘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陸中寬。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招弟子肄業其間。楊內翰剛中曰。是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子英。復構軒於前。以蓬爲字。蓬者。舟之蔽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爲賦詩。壬辰兵變。化爲菑醫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游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構。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爲作蓬軒銘。銘曰。

欲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峯聯。前奔後逐。如瀾海內。波濤起伏。有美君子。構室山麓。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易之進修。維舟之川。視蓬爲急。藉以葦蒲。緝以幹縹。障除雨風。奠安在席。豈無桂楫。橫河之洲。亦有蘭橈。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焉求。父唱於前。子和於後。兵燹之餘。事新良構。寧事殷遊。思學之懋。學功伊何。夙夜無營。拯夫顛連。如涉大川。脫彼墊溺。升諸堂筵。誰無齋居。乃名爲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謗。微戒或怠。其心則放。斯堂暨軒。閑閑言言。有瑟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泳涵聖範。一葦杭之。毋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太史。

耘菴銘

良鄉承陳謙益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憩止之室。曰耘菴。夫耘之爲義。播治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芟芟然與矣。益仲其知自治者哉。作耘菴銘。銘曰。
伊人之情。譬彼良田。嘉種誕布。黍苗芊芊。耘耔不加。載蕪載穢。既苗而札。長莫之遂。我田我耘。我苗日豐。有實其同。迄於穫功。記禮之家。人以爲與。得與斯理。失則罔效。和其柔剛。修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耕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成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毋拘一曲。滯而不融。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旒哉。服之無忒。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爲吳士朱孟辨作。孟辨獲石聚寶山間。製爲山元。廣玉芝。宋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遂甚。至不容繼。孟辨強余述之。信乎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詞曰。
山元廣。割紫蕤。星貫魄。石抱腹。蒼水使者佩失珩。山鬼環守目睚。肝內藏一升白龍酥。發之凌霄。踏雙鳧。奮迅八極。遊清都。山元廣。玉爲徒。玉芝采。自天墮。量翠霞。裁綺羅。煨以九陽真。瀝火有聲。泓喻玉之瑤。不學三秀。曉而夥。韓終欲。撻意仍。青鳥傳信。以需我。玉芝采。青巒。斷雲角。鬼斧琢。秀稜稜。文斯新。寔難離。翠峯。手析祥氛。僅一握。尙帶蛟龍氣。旁魄。神母變。幻資靈籟。上衝牛斗。光如濯。斷雲角。鎮書。三。

詩塚銘有序

詩塚銘有序

番有奇男子曰魯修。學詩李存先生。以文雄江東。獨才修。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修懼其詩失傳。擬植爲雙。刻空芝山中。痊已。請太史朱泚勒銘其上。銘曰。河清獻明。效坤之靈。何裝探兮。鳥文龍章。於其葉。叶昌厥辭兮。冥智啟真。返諸至神。龜黃壇兮。洩爲醴泉。三秀羊眠。合真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兮。

丹井銘

海虞有虞山。梁天監初。漢天師十二代孫張道裕來隱其下。建招真之治。鑿丹井焉。宋清熙中。道士李正則。汲井得藏丹石。碾啓之。化爲雙紅鶴。飛入上湖。至今湖中。丹光煜煜然。邇年井且廢。莫知其所。周尊師元真。窮日力尋獲之。重加以甃。構亭覆其上。時皇朝洪武元年也。然僊家煉丹。必以井。故名山多有之。其在今海虞者。舊廢而新治。豈元學復興之徵與。銘曰。

太陰委精自天。融而爲液。養萬物。神丹浴之。赤如日。有夫元中。發我室。雙銜衝霞。飛猱。靈泉重噴。甘逾蜜。飲焉壽與天地畢。

丁園銘

嗣漢天師張真人。宇初。築室龍虎山中。修鍊瓊丹。動靜兩忘。已而神聚氣凝。混合爲一。至和塊。返乎太初。真人既遊。觀內景之秘。因題其室曰丁園。所以識也。元貞道士爲原元。牝之旨而勒銘曰。高上洞元。陽陰之根。凝和攝真。是謂崑崙。中有三關。七竅守關。上絕設表。下淪洞冥。迴而索之。黃房絳庭。靈明潛通。空澄淨泓。真人之居。規中爲城。龍陂鳳鳥。盛裙飛翻。左挾元英。右衛白元。仰睨太微。嘯氣成雲。化生萬神。合妙爲真。昇真玉虛。朗契洞清。哀厥下士。籠穢莫澄。神隨形化。降於北陰。迺勅雷電。指麾六丁。授以赤書。制魄攝魂。還乎混沌。閉絕九門。南陽熙真。爽明秀英。三靈發曜。八素啓啓。出入泥丸。翱翔紫清。羽葆先導。鸞臺後登。與天爲徒。振古長存。

濂既作是銘。或謂假象取喻而多諛辭。曷若著明言之。嗚呼。斯豈言之可明哉。然而人身之內。有至虛焉。絲絡之所萃。湊命蒂之所由生。不倚八隅。巍然中居。此謂神之庭。氣之母。真息之根也。人能存神於茲。則性自復。養氣於茲。則命自正。神與氣未始相離。分之爲二。合之爲一。其始化源也歟。然欲了之。則未易爲功也。鳥之伏。不足以言溫。陶之烹。不足以言疑。鑑之照。不足以言明。勝是三者。庶幾氣神混合。自然成真。而猶未忘乎迹也。蓋有非神之神。而行乎九天。非氣之氣。而超乎九地。方所不能拘。小大不能計。而了之名。且不立矣。了之名。苟未泯。如隔紗縠。而觀明月耳。著明之言。固無越於此。然亦糟粕而已爾。士直而已爾。何足以言了哉。或者一笑而去。因不欲棄。而書諸銘後。

五輪沙漏銘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與之。軸端有輪。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軸抄傅六齒。沙傾斗。連其齒。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長尺圍如初。從其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軸抄亦傅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與二

輪同其如初。軸抄亦傅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輪。唯與二輪同。輪抄亦傅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抄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百。斷木爲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大牙相入。次第運益。連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腳至處。則知爲何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權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鈺。亦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略也。初溧陽水善冰。雖鑿鼎沃湯。不能爲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愧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聖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斯晷。

國史研銘

濂爲國史。遂以官名研。勒銘於陰。誕敷帝制。宣人文。赤光如虹。爛乾坤。後千百載。傳愈新。

銅雀瓦研銘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餘。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動。蓋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爲造銘曰。

挺埴成胎。資氣母。炎火一燧。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勳久。何哉。舞榭塵爾。天假漳河。濂其醜。出贊。舳輪列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海東石研銘

形圓如日。出海東。五色寒芒。貫當中。發爲人文。亮天功。毓至陽。產榘桑。玉之英。人之章。

研銘三

元之胃靜。重故壽。以墨爲守。勿輕售。弘經演道。爾則茹之。技能揚藻。爾則吐之。如鐵之堅。尙欲磨而穿。况斯石也乎。夜窮晝研。翁坤剛乾。期遠躋於聖域乎。

葵溪石研銘

欽之有研。自唐開元中。葉礪始。礪也。因逐獸發之。後爲南唐元宗所賞愛。名遂與端石齊。其地在長城里之龍尾山。山一名羅紋。其下乃芙蓉溪。研溪產者。號爲尤長。濂嘗獲其一。腹有刻文云。李少微造。少微。元宗時研官也。制作絕工。級可寶已。銘曰。外雖黑。內則白。馬生角。兮性乃易。

濟源研銘

濟源研者。李文簡公故物也。濂銘之。以遺龍舒學子李端。銘曰。持爾堅以尙爾元。毋爲白也。濂。

日本研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髮飾銘

髮有垢尚假爾治心有垢人胡不思。

楷木杖銘

客有遺予孔林楷木杖者橫文如蛇腹節節可視到所銘銘曰。

託根兮孔林有文橫橫兮如玉如金千載寂寥兮孰白爾扶持之心。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嘉言孔彰懷允不忘。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輝輝扶顛持危資爾德。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惠香寺新鑄銅鐘銘

浦陽有大蘭寺在白麟溪之濱者曰香嚴創建於東晉時年代遠邈所鑄之鐘或成或壞不能盡知其可知者宋寶元間繼隆大師實爲之隆嘗走汴京得中宮賜銅爲助而兵部侍郎胡公則力相其事至慶曆甲申鐘始成越七十有八年陸寇至毀焉時宜和辛丑之春二月也普照大師子文即帥其衆而繼爲之至甲辰冬十月鐘復成越二百三十年寺災鐘又毀焉則今至正癸巳之秋八月六日也沙門普照與同流六十有二人謀曰成壞之相勢常相因而鐘者所以警昏聩昭法度祛障蔽也吾等不可以不亟圖遂走告里之善士于君城城遁捐錢一千五百緡俾合餘爐而新之銅以斤計舊者三千八百有奇新者二百有奇至冬十二月二日鐘復成昔天台智者大師深弘法華之旨未十餘傳其教幾絕吳越國師德韶爲聞於錢忠懿王遣使航海求其書於高句驪後卒盛行當時之人以國師與智者同族姓疑其乘願輪而再世焉今照之名與子文之號正同或後或先又皆以音聲爲佛事較之國師其迹固殊所以昭前人之業使之貽永久而弗墜者則一而已夫豈偶然哉雖然大圓覺海本無異同孰能分別後先形相若區區致泥於名迹之間亦惑矣必也自聲而生悟自悟以入道庶幾無負於斯鐘之建也與濂近遷居寺東五里清蘿山中與僧崇侃遊甚洽侃一旦來謂濂曰子盍銘吾鐘乎濂爲之銘曰如來法門千差萬別孰方便故以一音攝有靈者鐘即廣長舌或震或撞熾然而說一五時所宜諸修多羅無量妙意中無不包一歷耳根千劫弗磨黃緣入道莫此爲多二白麟溪濱有大蘭寺是惟香嚴法器所舍假攸構災一夕而化畢竟有形終屬幻假三寺之比丘成作是言彼成壞相如風轉輪往過來續後先相因不有廢者吾何以興四迺謁檀那迺香旉氏迺簡赤金以歸鐘鐘修命中程薄厚隨軌外圓中虛與法爲體五若龍象乘覽諸鬼神胡跪作禮騰開幽明毒蘆高懸有聲鑿鑿如獅王吼如蛟龍鳴六上徹

諸天不入九地因聞生悟非迷邪趣聲聲攝入會無留礙盡轉如來大圓鏡智其我昔嘗聞此妙音聲不從鐘出不由耳生隨處充滿非滅非增願成諦聽同證真乘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六

碑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碑漏者補葺之其味者丹堊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歸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教諭會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則融白日青天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矧茲鄉學可不頌詞孰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靈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臺文稅丹楹氣象改觀煥乎粹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廡式率其軀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電流虹轉學子翺翺期文之顯匪文之爲勳惟形是踐我作歌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斁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瀟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榑傾欹。丹堊黝昧。若不能支。且暮者。公顧瞻良久。慨然弗寧。乃登僚案。縣令丞暨尚義之士。咸集於庭。喟然嘆曰。皇帝以神武定四海。即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盡承帝意。予先捐俸爲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穹殿邃廊。度奉明禮。靈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役爲最。殷吳江葛德潤。爾其其之。論堂有嚴。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於前門。吳江甯。璇汝其修之。亭號采芹。下臨康衢。來游來歌。多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頗有章。詩書尊經之關。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福橋梁之屬。茂率其承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合然矣。師尹獨不可爲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於閣者。嘗諡羣儒使賦金。俾里香唐履視其役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飲助。而吳縣令曾輔驥然趨功。役邑夫粘土。縑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於十二月某甲子。如壘斯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沈而潔。清宏麗而靜。密一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者如堵。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既踐爲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授賈穎之既宜力於始終。復使調導張田請記其事。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初出守郡。擇南園之地。奏請於朝。而建是學。爲其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百載之下。仰其聲光。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前。雖有賢德。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爲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與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卓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摘英奪華。爲詳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通周易。爲人疏達。無滯滯。如八箇玲瓏。見義勇爲。雖千萬人不可退。所至輒烈烈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鈞。推官超。皆號一時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爲修學作。前代興造各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結菁之域。有川漉漉。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氣中啓。爛熳弗收。自非聖師。曷協其休。昔有哲人。出館郡章。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宮將將。衿佩洋洋。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九服攸同。一機槍斃。壘壁吐芒。瞻我魏公。來蒞大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遑。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事。具乃教條。會不一基。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鬱爲岩峩。孰敦敦化。原孰築教。基孰隳民。森匪學。爲我語蘇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與忠。二者無媿。行將天通。旋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辭。用昭無終。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

如四時而弗爽。照如日星而不忒。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劓焚。俛俛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滌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行。或褰旗斬將。或操整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功。乃授右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戎宜。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而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陸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襟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堅守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驅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西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途遇。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恻流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堪公像。配享下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室門庭廡。咸具。及是。龍褒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於龍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餓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製劑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婺之民。凋瘵殊甚。公專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倫倫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危於暴強。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憤之。如承平時。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茲者龍光下被。僑登上公。人神治熙。雲日潤明。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新廟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域者矣。苟得甲士之驥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辜。使斯民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女婦不於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觀靈火滿野。洵洵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潤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騰狂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一魂凜越公勁氣橫
 驚手荷鎧受其榮者璠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飛逢者必仆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瞳目疾視前無
 堅城有聲沈沈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助以疑三皇帝曰都爾主羽翼維維維潘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
 爾有密爾勞爾德以盡乃職四公既受命分圖建牙威讐化孚莫敢或諱汝願汝掖汝疾汝澤化汝呻吟
 而為謳歌五其視彼郊原其耕釋釋視彼閭閻其通釋釋視彼室廡其居處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六我民
 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舍旃匪廟易祀非祀曷度七乃簡雙材乃端術徑乃
 差殺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倕稟令紫栴星錯素階玉登八遠清有寢殿衛有門旁夾有廡四綵有垣
 宵像居中感神騰軒陰風肅如粵號若存九維公願殺時著靈響幽火東驚鑣騎西上赤帷一揮無敵不
 礙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十其生為名臣死為明神策畫所列指可樓陳矧公之英貫乎風伸幽明有神人
 則均一十公實惠我弗開弗忒人之依公如旌繁旆登我稼穡遇我妖疹飲我明祀飲於世世二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域字真夫其先閩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
 以剛毅稱居鄉黨遇歲飢發私廩以賑饑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
 能學者為招師備使就學焉邑人咸德之既沒皇祐二年遂作廟於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必相率趨禱
 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寶泛海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於空中應
 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橋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
 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虎狼魚服奏對上
 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惠侯賜廟額為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
 民禱公公降於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
 於公頃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還蝗亦皆自投於海水不為災至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
 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若聞弦誦聲驚
 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里巷盤民所即死民神事之迎置於廟公復降於廟巫手撲殺之
 者蓋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於朝二十六年加以昭烈之號皇上有天下以為凡神之封爵宜命於
 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為故義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為恆
 制敬行之弟敏學復謂公自宋初至於今四百年功烈及於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靈俾垂之無極
 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於碑夫公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獨
 能惠其鄉既死數世復能濟其若於艱難而保鄉邑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
 斗牛之南大海垠羣山嶺嶺植翠巖乾靈坤秀鬱不宣篤生祖公維俊賢虎眉虬髯高兩顧右握寶刀左
 屬鞭指揮貔貅立殿前晚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貨賑艱連聞人急難刺在肩有弗能拯食不咽曰生施
 惠靡追年死為明神參化權靈旆肆屠焚庶庶唾沃之不敢煽風風激浪欲拍天漁舟葉沈立以旋火

饒如日墮橋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鑾輿狩南濟大川追者十萬皆腥羶身率以君將樓船赤幟塞島嶼悒
 然靈書夜忠禮彌虔坐乘躬圭冠貂蟬蹇鬼跳跟民告瘼以藥投井飲輒痊飛蝗被野禍大田神氣一噓
 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為有年海盜操矛口流涎揚沙撲面懼以還退奔相蹂行踴躍鉅蝶
 為妖大如窩家趨巷祭陳豆籩以掌擊之民害獨邑民戴公綏以安歲時扶攜謁廟門清醮在船几蒸豚
 鍾喧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盾衛者千來如旋風止如烟願氏欲去不忍言民拜願公毋
 我捐俸禾如茨黍蛇蟻疾害不作福祐綿公名不朽同坤乾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徽徙於子城上西南陔
 宋道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毀於火者再皆官作之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災主
 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姑者德生德清謀謂祠星所以休民與役而出於官是庶民也庶民弗祥乃持
 歷走境內告於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
 於城下僦匠傭工甃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間其南為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構為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
 合庭密三門舊在開南正直通塗今遷開東三十步由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
 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者舊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
 馬嘗出鎮於婺屢徵靈於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遣使者問所須以像謝告因命斲沈水香為像名其
 閣曰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共祠焉工始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
 成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懽忻趨謁以為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幣
 走告於瀆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
 溪未敢進夢龍冠羽衣神趨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盜黨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廊三
 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為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義山寇為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遇媼鬻履長數尺盜
 怪問之媼曰城中人屢皆若是耳盜黨散去元至元十三年郡既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諭以
 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巨人居城上濯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至
 正十六年沿海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
 已曙官兵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疫旱澇之禱為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
 故皆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瀆曰婺女之於茲郡猶參之於晉陽辰之於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
 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違民之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衷焉耳且
 田祖先農民以其有功一執七猶思之祭之況昭回於天特賴以為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
 至婺女七度為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專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固廣而斗牛女之
 所該亦廣苟以躔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幼躬焦思而盡力於
 神無非為民祈福濳如其請特載星之威靈不測併為詳所以起州民之瞻仰者俾繼承於無窮豈止述

起廢之功乎。道可字南華。郡人也。冲默而契道。嗣天師昇以崇其明遠。宏道法師之號。繫之以詩曰。帝居冥溟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緯坤甸以張。百靈環衛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州分國列奠厥疆。須女下流。葵藿當亦光。熊熊叶寒芒。名州建官自隋唐。歷年百千氣愈亢。神宮巍然迥玄蒼。形體文戶紫。椽房高閣飛。囊穉煌煌神君之來。天門黃電母雷師。翼兩旁。麒麟駕軒虹霓幢。羽衣絳裘雲錦裳。凍雨瀟瀟。道塵不揚。清氣襲人。靈始降。即之若無視洋洋。山君海王修典常。執玉來觀。歲相望。奉帝威令。俾勿爽。鯨鯢戮死。魍魎藏。者蓋有時告雨陽。麾箕舒。魃畢沛滂。原多黍稷。隕有杭。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之。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獲。善錫鴻慶。應被殃。神靈乘提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讓。讓之以私。帝所戮。神理惚恍。誰能詳。史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亡。

溫忠靖王廟堂碑

歲在闕逢。涒灘斗杓直。其日某家子東家道士儲祥。嶽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瀛為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一升。而能靈籙於無窮者。非氣母也邪。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甚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於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永清。溫之□□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耄無嗣。與妻張道。晝夜禱告上帝。一夕。張夢一神。手持火珠。自天門而來。謂曰。吾乃大火神君。將降胎為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喜。然因有姪。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腋有蓮葉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武。步為罡。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乃拊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為泰山神。以除天下惡。厲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叉象。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其符。除疹氣之為人。苗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劍。乘追風。陵下之。勅名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應焉。王祠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威烈。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舉行。見於傳記者如此。自薦紳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所孕。入奇出神。靡所不有。豈龍威而異人生。元象應而神積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夫偏袒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恆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恣。故入川澤山林。魍魎魍魎。莫能逢之。奈何氣濁俗微。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於古聖神道法。咸歸諸道家。往往鄙其謠誕不經。嗚呼。是果謠誕不經者邪。非邪。系之以詩曰。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南離有赫。大火神。下上六氣。凌三辰。靈龍乘軒。輔以雲。被髮下降。葢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地門。神往從之。勢翻幡。豹繞絳衫。紫纏巾。七斗直。斂火量輪。嶽祇瀆鬼。爭駭奔。厲或憑人。叱使泯。窮贊元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嶽响。作宮翼。翼鳳。為牲。宰充。膳酒。鬱燭。凝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曠暝。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玄化。施陽啟陰。日月為之。卻行。山嶽為之。震疊。川君水伯。成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旆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

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為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於上。歲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即龍江廬龍山為廟祀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年。為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廬龍時。與權已化去。詔德輝查廟室。樹名木。且勅改廬龍為獅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真武神於廟左。殿堂門。應略具。咸以為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真武之祠。咸靈日著。亦宜索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靡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龍旗。敵城雒維。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蔽其魄。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勝。斬寇率平。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爾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作鎮於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辰止。冷風如水。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於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於幾微。以佐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芒。都人薦奠。黍稷豆臠。人神相依。其德弗惜。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溫州橫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害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泯盡。其能警動威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遂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觀。已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劍。能左右射。博文而瀛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蛇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還自洛。乃白於邑長。隨其地形。築壘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於海。水性既順。其土作又。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邑將陸沈。民咸懼為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永寧為永嘉郡。郭璞相土。遷之於西洋。遐邇徵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柘為亂。其黨入寇。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濱州。怒暴不可制。神見黃旂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化為商。載米貸人。已而投杖於江。變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前指揮使高瓊。奉真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旆上鬚。皆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於溫之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雲凌厲。龍漱震盪。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

見諸紀載。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相舉其槩而已。神初封於唐。為平水顯應公。神降王爵。賜袞冕赤鳥。宋累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象賜仁濟以爲廟額。元復加感惠進封太和神。聖帝遂易廟爲宮。逮入國朝。豈以誠事神。以爲數加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昭禮官定議爲橫山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修。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自陳毛喜。遠元左。答納失里。凡一十三人。昔者大禹當洪水橫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視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爲。憫生民之昏墊。奮身而興。捍患禦盜。蚩蚩之氓。得遂桑土。既爲而不混。爲魚鼈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溫。徵謙文。勸諸樂石。濂既爲序其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科進士。仕至閩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并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斥鹵噴蝕。成荒壤止。有時魚龍。或怒噴止。蹴翻鉅浪。高嶸峭止。懷襄勢般。莽無垠止。惟神我憫。眉屢翠止。帥衆疏鑿。不憚勤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拖紳止。盡化魚鼈。爲衣巾止。一旦颶母。號秋晏止。江流逆上。波插雲止。城廬沈溺。在邊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絕倫止。海水壁立。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燦止。神乘白龍。赴海門止。鑿鑿似聽。驚雷奔止。水禍頓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衆言曷以。酬大助止。有廟肇興。西洋濱止。漸周吳越。泊七閩止。神功彌盛。海隅聞止。天兵建隊。向空陳止。旌旗上著。鳥篆文止。虜氣盡去。去解屯止。況茲狗鼠。視欲吞止。河道遺復。流云云止。投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遠旌旌衣。佩璠璣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上下日月。摩星辰止。玄化初穆。合神人止。甌民戴神。忱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如見靈旂。降絳紛止。牲牲肥膾。酒芬芬止。驅斥厲鬼。黍稷蕃止。太史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期無訛止。

淵頌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頌先生吳公。以精深元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闔陰關。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種種。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遷於番。再遷於陸。三遷於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祖諱開。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郡公。妣金氏。追封渤海夫人。父諱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懷娠始七月。翰林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嘉南先生方公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今

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輩輩放。私挾一編。以返。晝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問於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郵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昇之讀。嘉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即悉。其指趣。嘉南退謂人曰。明容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歷。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日本。即自奮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則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胡公長儒。主去留士。此三數公。雅行老成。學術淹貫。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絕處。輒縱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李賀。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賈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於禮官。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嶺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士貞之居。與龍湫伍汝鄉。棗窠。巖似不類人世。先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莫忘返。遊覽之暇。不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述其意。一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既得其情。而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馮子。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家。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尚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遊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壽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裏風挾疹。其血交。顏面。黑。兩脛。罷。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四。棲遲在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躑。謂人曰。汪。躑。躑。者。也。子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於家。遺命治喪。不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諱。士諱。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樞。宅。鄉。之。盥。塋。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宏。深。而。文。辭。貞。敏。也。私。諡。曰。淵。頌。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合。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深。潛。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鬢。碧。色。爛。爛。如。岩。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即。知。其。爲。某。代。某。人。所。作。當。其。賦。詠。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上。堆。列。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采。紛。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尙。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筵。六。十。卷。別。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考。誤。未。完。夫。自。文。氣。日

卑士無其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為低昂。其惟古之作者。則曰雄渾膽富。惟有漢之文為然。滄質雅奧。亦唯有漢之文為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與之司馬遷相如。劉向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愧也。第以數與時遊。弗沾一命。以至於死。不能顯白於世。所幸雄篇巨冊。彪炳烜著。有如日星。尙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揚子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於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郁紛輪囷。敷為至文。降於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臯。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森行。品彙咸亨。於燦其光。寂寂無聲也。胡積之腹。不顯其施。返於混茫。朱鳥之區。也。騎箕之精。上為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真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秦華嶸嶸。長河滄沔。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沈。告於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感餘教所暨。且與沈友老矣。寧敢卒辭。先生與沈。諱師道。字正。傳藝之淵。深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勤。始為文辭。輒驚駭長老。末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為非是。即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釋。日開誠化。敏戢充擴。刻削賦規。煜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陪將仕郎。漕渠浹浹。

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銀歸。服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檢下。兵白晝揮刀。載走市。怖人散貨。不與繫榜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嚙。不敢治。視民。憾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縛縛市門。榜掠令衆。衆譁。操仗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諭其衆曰。錄事儒者。易殺致殺者。錄事不汝禦也。衆愕。殆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飢。先生平憤。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飢。悉召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石。飢者以不殍死。又明年春。無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貨旁縣。復獲鈔數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萬伍。以次呼名受錢粟。權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有既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曰。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事治。慈惠。廉訪使者為於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家賦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繹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忠。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為人師。召入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年。陸博士進儒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藝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問。開以機鑰。皆款服去。先生因推所聞。陳說誘。端嚴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

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嘗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於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祀。徙蘭溪。會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吳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吳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沈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諸奇淵。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稿二十卷。易詩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緯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為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扶。疏闕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學師。無以加矣。然而卒未有錄其道。說而大有為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蚤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破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視。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於日。其或善燭。而不能遐。如吾與薪。厥功幾何。道積於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嶽立川流。區區窮功。實侔於道。卓山偏岐。背薪之耀。歷世三千。漉洛擴之。有支而南。考亭拓之。夸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偕不由。狹徑是趨。彈其智能。陷於泥塗。惟藝有傳。考亭之滴。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澗其光品。有燭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飾精。崇庵一致。繩繫鋤。強。烈。其弱。嵐。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敬。帝。曰。汝。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元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為。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不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為命世之神。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視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鳥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姓。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降於懷。及其生也。縈川之水為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補職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為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遊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潦梁胡侯。信來為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下。涼颺動木。俄然而有遺思。即下令禁其樵採。復輯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於上官。築祠於縈川之濱。堂庭程如。門庭清謐。象設有。

嚴丹機煥耀落成之日。侯其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子。邦之羣彥。咸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沖漠。蒸蒿悽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蓮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誰誰。四方之士。來遊來瞻。僉以為侯之為政。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漸盡。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為人所勸。爾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耶。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尙能昭著靈響。廟食百世。況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為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夫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既為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楷。從弟模。請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為終始。濂按春秋書事之法。辭有重複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而為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大星煜煜流光品。川后斂粹若鏡澄。發為五色文章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靈。在帝左右持文衡。蛟龍降升藻火明。五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闔不可名。元功敘迹歸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爛爛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安幽靈。陽鳥高聳簪觚棧。庭宇沕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輟精誠。性怪肥腩酒潔馨。條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青麟紫霞緝。降爾百福響然憑。鄒魯禮樂當淳興。春秋報事垂千齡。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官殿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衆峰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殿山。俗以其形踴躍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巖。從巖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院殿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季。燬於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請。躬身投崖而下。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為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為官殿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丘之經始。則出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遠邈。莫考其詳。所可考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福己未。刻木為諸菩薩護法神王諸像。景定庚申。妙空大師智印嘗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寺。以衣盃之資。命其徒六人造經鐘二樓。暨開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開於朝。以奉仁烈皇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國朝延祐丙辰。院僧宗勝建普賢大王閣。明年丁巳。宗尙悉易殿之欄楹。新其四檐。而加闢焉。復博土益舊木像。礎石為牀座而安之。使與殿稱。至順壬申。景輝作潮音堂於殿之北。廡至正癸未。畢光寶閣成。越三年丙戌。集僧之堂。又成。明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其費一出於衆僧。唯開之役。頗賴邑人姓洪君榮助之。而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為創葺峯潛碧兩亭。自是院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遊。但見穹樓傑閣。飛動於蒼烟涼翠間。恍若登者闔闔山。親逢如來法會之未散。莫不愜欣贊咏。得未曾有。比丘普安曾不以是為既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始克致有於是。苟不圖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乃以烏傷朱君烈所述。題末。走青蘿山中。而求濂為之記。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攜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蕪諸

峯如萬馬東行。或駢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蜒蜿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遂巖腹而去。周圍原野。屋羅基布。諸池沼。則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遊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宜為有道浮屠之所都。而與仆補壞。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辭而為之記。系之以詩曰。

獅子之巖。下瞰巨江。涵靈茹蘇。吐陰納陽。一不有大雄。曷擅奇絕。平地湧成。琉璃宮闕。二誰操化機。寂我鼓鐘。若龍若象。遂棲無蹤。三有大導師。飛錫而至。以清淨身。化為甘雨。四我民咸言。盍報有年。一彈指頃。樓閣現前。五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愈麗。六陽馬四蹇。軀棧高翔。金浮翠流。輝煌煌煌。七觀者如登。妙莊嚴城。見種種光。暨種種色。八惟世間相。起滅非停。中不滅者。永劫猶存。九矧是有為。俱繫虛妄。當悟以心。毋取於相。十若事若理。本無二門。苟涉分別。即非一真。一我述我文。鑄諸堅石。後千萬年。與山無極。二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峯。巍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揖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為真蓬蓬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遊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丙戌冬。沐浴坐巖。肌膚柔潤如生。弟子陸諸眉巖下。後有見於瀟江之濱。手攜一鳥。飄飄然遡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巖前。壞於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愴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巖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翦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雲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棊之所。宅之前。二石巖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鳥。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三月。某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贊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錄事吳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疑粹敷和。修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遊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虛仲瑤者乎。道遇至人。授以遊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復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於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遠學。孰肯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哉。化荒曠而為居功。亦大矣。修真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盆輕轆。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寧陽之上耶。惟適麗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簪纓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少微之星。煜煜垂芒。降魄名山。充鬱浦。結為靈和。其中含黃。覓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來涵清寧。度世不死。儼出東方。其大如徒。我咏其精。以洗吾僞。鍊虛疑真。惚恍若神。冠劍既藏。神遊江濱。

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仆芳草離離誰復來顧有歸者士父子同慕
皓鶴不來馳情雲輅乃陟崇椒乃建瓊宮羽蓋懸輪庶或一逢靈風泠然白月中冥滓無際遐思何窮
況乎遙颺境與心會翠峯攢藍二水縈帶萬象粲然如列珠貝一獻散開鳥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
不有雲構曷棲其墟水火有鼎龍虎有經時非采真浮遊黃庭神君捧劍鬼伯持戟呵衛弗祥因此仙宅
法古為碑麟迴風翼太史勒辭式昭罔極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且明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
帝地有祇嶽鎮海濱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為有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
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誕難徵然不可
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
二人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礧礧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盡豎鄉
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於巫言生四子皆為
神民信之遂即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為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
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咫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祭山里浦二處之民
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背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
曰我神也奈何澤琴山而遺我乎遂欲舁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
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
神惠復刻木為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閑碑神之休烈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為災西溪民
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
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為像以贖辜隊具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愈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
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怪久而不散且能為災警人況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為休
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祗奉之至於為祠設像亦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
川能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為之民者烏不敬乎系之以詩曰
風門之山蔚穹窿羣峯左右翼且宗勢若萬壘環一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為鑿巨竅貫其胸復驅后祇叱
豐隆手鼓大塊噓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筒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怪宜為神所宮惟神受
命於祝融身騎赤虬搖綠鬚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兩龍或滅蠱或震鏞歛
陰條陽互冥蒙喜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瞻增敬崇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滂澤回秋豐伐山築祠溪水
東彩楹畫棟屏則形縣民歲時來會同扶孩攜盞如聚籩蒲伏禱獻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為帝臣
乘大公願恢至仁綏九農聖經圖典祠有功功高施博名必鴻鶴辭廟門極碑穹著祥昭異警羣費千秋
萬祀為神雄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
知報祀其祖而棄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
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州祖諱發漢元贈中書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
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祖妣鄭氏
母葉氏皆封盧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嫁慈鞠嚴教
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亂公為小官即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遂振將
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五遷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
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
江西為一省改拜公資善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
等叛圍廣公禦之城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
左丞陞右丞未拜而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廣東之籍以降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榮之盛由於先
世既於東莞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祠公猶未慊於
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為義祠并所有私田百餘頃為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
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一眾帛歲賑之嫁娶喪葬有以助之疾病痲瘋有以資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
為書以訓之俾嗣弗墮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民善俗之意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
不能欲退而惠一族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至於勢足以為而不為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
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會不一二見也唯公奮自崇布靖盜保民鎮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
戢斂于戈為民請命使粵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本反始孝於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為法其
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特險而賊民私厥身而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勳著之樂
石以為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領額粵南在巖之外猖豎嗚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
告於大滂請行天誅迺戈迺矢迺糗迺糧大加修斯人莫敢當叛將肆因賊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
曷以褒功躋於左轄巨鉞良弓左旋右節豈惟其身錫爾祖考峻嶽崇勳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
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詢其耆老耆老有言大哉公勳元稹不君公其我臣
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為汝請命赫赫大明沈沈仁聲震於南溟勢無全城公東于戈載封版籍
錦箱龍函獻於京國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重賚屢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
寅畏恭勤擢巖盡白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我德何為祖考之惠幸以弗墜豐湖之西有第奕奕
丹楹文牖既獨且他亦有土田被隸包原重慶萬年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

池有鴛魚。固有嘉瑞。以醴以菹。丹荔清醑。到豕擊羊。來丞來管。孫子成臻。有匪馬行。或授以鼎。或奠以罍。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其禮全。陳几布筵。孰為弟昆。孰為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祖病在指。四體靡寧。奈何一身。曾莫肯矜。爾餒爾寒。我有粟帛。爾昧弗道。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則戚之。或有燕私。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祖之故。不私吾身。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爾祿是荷。惟家之肥。追恤其他。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維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臨溪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觀四方之既平。嘉諸將之勳烈。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為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子孫。於是臨溪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源侯。既而復謂賢豪之生。基德累仁。必錄於其先。乃推榮三世。侯之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諱諱。追封靈壁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諱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源侯。曾祖妣季氏。祖妣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為夫人。命嘗既下。侯用性體詣五河。告祭於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宰木。飛揚鳥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謂子曰。吾世齒恆氓。至於吾躬。遭時遇主。奮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於江淮。中於閩浙。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為列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願豈吾材之能致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德。為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尤稱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闕史。撰次功臣。勞烈。知侯為人。仁勇。有智略。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其先。以顯著道德為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為臣子者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為漢沛豐。維時費侯。驅虎壯馬。長矛為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剗靈壁。維際及和一舉而踣。執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不以羽翼。擬擬建業。扼江而城。既入其郭。帝庸作京。廣德既綏。遂平長興。軍聲震蕩。四方震驚。豈彼僞吳。假息於蘇。愚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剿以列。獲其大醜。歸實質鉞。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以詫弗拔。何闕何浙。何勃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閩浙既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追別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帝嘉治平。曰誰之功。鐵券丹書。錫命邦。矯矯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榮追祖宗。侯有峻節。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於江夏。江夏之先。靈壁是子。旁及其嶺。咸有爵土。費侯曰吝。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維曰薦奠。以開孝享。來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泄祀。陳豆奠粢。擊鼓駘駘。焚幣燎燎。收侯克孝。祖考咸喜。澤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為社稷臣。濠民謂侯。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為賢孝孫。四海既同。爵勳既崇。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於朝。孝以於家。繼德無愆。弗祿是荷。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相傳以為顧歆之後。歆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

儲嶺。有歆溪。然世遠宗墟。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後。有諱知言者。字季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季先製良劑。日巡戶而與之。鄉人感其賜。有博士肖像以爲壽者。以子貴累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為鄉郡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為純篤君子。出言制行。能使人慕。豈不置。閩家蔡氏伯仲。爭以門資。致爵。幾至破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兄。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貲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几而臥。施戲泚筆塗其面。及覺。大怒曰。合昏未旬日。乃敢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斥出之。再配楊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湮。方子孫玉文。字温夫。成清甲戌武舉第一人。授秉義郎。殿前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中。欲殺之。温夫抱父頸而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温夫被創而免。因以跛廢。初温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脛。衆勸之改圖。温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體雖虧。而行未嘗虧。何傷乎。應後得婦道甚。為一家之師。從兄墓翁死。以孤子託之。温夫授經納配。不翅已出者。温夫子銘。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就。人目為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銘早世。諸孤呱呱無依。羞服婚烟。皆可範主之。然自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大合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決旬則一會。飲酒賦詩。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疫死喪。輒追追往視。慇懃弗舒。且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人取以爲法焉。家畜二貓。皆孕。一既產。出爲人所竊。未產者往乳之。及其歸也。同一窟而哺子。人以爲和氣之應。鄉井服可範之化。苟有赴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是聽。皆悅服而去。里有陽歸墟。既田萬畝。當農功將興。可範必繕築以利民。糧書之修。閱師並緣爲姦利。可範履畝而數其實。鄉鄰德之。可範性端恪。子姓有不善。面折不恕。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懸燈書其言行於籍。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惟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軒吳直翁。儲堂鄭景温。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濼洛關閩之學。故其鄉邦之間。金谷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以成有士君子之操。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因可傳者不朽。其或聞之父老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石樓縣令碩。乃件繁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罔不欲譽己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義大夫國子司業金華宋濂撰。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章氏本出姜姓。世居於汴。至宋兵部尚書嚴。永嘉初。來守泉州。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仔鈞。深沈有大度。年踰四十。尚隱迹弗仕。當唐之季。藩鎮爭強。各欲致賢才以自輔。有遣使來召者。力辭不起。乾寧四年。福建觀察使王潮卒。其弟審知代立。即奉表修貢。效臣子之職。朝廷嘉之。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王。仔鈞以審知尚知有唐。乃往謁之。授以戰攻守三策。審知大喜。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遂表聞於朝。辟授仔鈞

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選步騎卒五千命屯成浦城西巖山南唐盧將軍假道過山下忽鼓譟來攻堡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邊鎬王建封求援兵建安仔鈞既退盧兵二校失期向不至當處以軍法其妻越國夫人練氏諫曰世道方艱若二校者安知其不建功以靖亂邪仔鈞曰如廢法何練氏曰法固不當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仁其言而許之練氏使諸子喻二校曰宜急去毋受戮於市復以金條脫遣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此日遂去奔南唐晉天福未審知子大閩皇曦與弟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延政遂稱帝於建州國號殷閩中大亂南唐圖其隙遣樞密院使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取之時二校已貴顯為行營招討封為先鋒橋道使其攻建州城陷議堵之時仔鈞已死練氏之子有官建安幕府者練氏因家城中二校入城街練氏舊恩獨以兵衛其門練氏曰汝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為義邪閩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汝能全之乃為報吾恩不然妾不能獨生也二校聽之一城生聚悉賴以完仔鈞生一十八子皆登顯仕其第三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仁燧仕於南唐賜名曰獻誠慷慨有大節不屑細故思繼先緒若執玉奉盃唯恐墜仁燧生祕書省校書郎文錫當宋之初屯練民軍捍禦郡盜不敢侵境時四方未寧名門右族各風雨散去不相繫屬文錫一門二千餘指獨能聚居人稱為東南第一文錫生都官郎中重性高簡超然不羣時伯仲列仕中外以百數十數朱紫烜赫重獨乘官歸隱一旦獵於龍泉西寧鄉見山川明秀樂之復遷居焉重生告介潔不欲仕如其父告生順奉親極其孝諸弟從官各一方順獨戀戀居膝下跣步弗離親沒葬祭能中節順生公探與從弟知穎州衛尤厚善每招公探仕不應衡或強之輒曰使一家之道盡即為政爾何必御朝署閣詞牒乃名為政乎遇二弟友甚聲氣洽如奏瑣篋晚立祠以奉仔鈞神主帥宗人歲時薦饗士論多之公探生世安其友恭如其父建標慶巷於公探家側中設仔鈞位而以公探配之世安生舉當文明極盛之世鼓琴誦詩優游自樂人或讓其獨善舉曰羣賢在朝海晏而河清矣奚必舉之出哉或仕或止各安夫天分爾舉生宗氣貌容偉能以寬柔之德被於人人宗生鄉貢進士輔履仁誦義作事可為師法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父子益雄於貨聞義所構室虛亭館中於一州時其壺觴軍大夫士其中共談古今治亂用之尤善述事動靜循循不亂不傲於度用之生強宗學該而文瞻好讀書凡四庫之目多蒐采貯藏子孫得以資其學業強宗生煥文愛施與寒畯之時憂閭伍艱食升樓退望有晨烟不起者常召與粟與物交無忤意從弟某負氣每媒怨於人煥文盡其池亭怨家意從弟也持斧入欲斫之忽池魚躍水濺煥文面急驚起怨家流涕謝曰幾誤害善人從弟之難因藉之以解踰數年煥文復遷錦州依婦翁以居煥文生斯立通象緯堪輿家書及素問靈樞之學日以利濟為務醇熙和比絕無怨惡於人其言呐然若不出諸口而德容充淡見者雖然親之斯立生格局度凝廓壹以儒術自娛自入國朝益斥屏聲利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偉如亦多注善藥以濟疾病死傷者不索償父老踰八十不良於行雖僂之多格朝夕扶持左右未嘗遠去父既沒奉其愛姬如母近屬有利格多金者數至家每格咸弗與說居亡何又倚官中勢鉅劫之格曰若何必爾欲金當持去又弗與較乃大慚服不敢復有所侵

格生遇孫燕居危坐肩背不傾側雖不務榮進與人解患之志耿耿自信有赴愬者懇惻為陳利害理即曲頓首免冠請自新旱澇疾疫必身禱禱輒應鄉人士服其言行稱之曰長者其嗜文學孝弟事如嗜味弗之厭每舉以薦人遇孫生珪璋皆有隱行溢多雄才丁僉囊之時集兵以退雄寇縣賴以安尤尚伊洛之學病間非子弟不知所教建龍淵義塾聘碩師陳其說以開來裔昔標慶巷捐田入之定為祭規一十五則以示宗族家雖異爨久之慨然曰兄弟手足爾其何分乎遂合食焉立義約若干條教子孫守之弗易其制行粹凝臨事剛毅有不讓古之賢者嗚呼何章氏之多賢子孫哉誠觀之世家巨室能使遺裔聯聯而弗之絕者皆其先德之所敷遺譬如良疇之種至秋而必穫嘉木之植逢春而必榮其理實可徵不誣也昔者王翁孺為補衣御史能活萬人論者識其後昆之當與郭仲華自謂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君子知其來乘之必大況乎練氏能全一城之命較茲二者實過之矣宜乎子孫代有名人其出而列仕則秉鈞軸位從綰郡縣之章項背相望功惠既已有加於民其處而沈晦則被服仁義篤志寄詩雅雅彬彬譽望隆蔚又能不列厥世矧今逆績芳猷承遺烈者吾未見其止也君子之澤古之所謂汪洋而衍裕者寧有既邪源久與溢交而其子存厚又從濂學治經於是知其系緒為詳序而勒之石以為世之勸讀茲文者尙當有所興起也哉系之詩曰

天道維仁法之者昌陰施陽報厥理用章理將執樞命之攸定有如灰籛氣至而應卓哉章氏曰太傅公建節駐兵以靖鄉邦其配練氏學而肉髮沈幾先知物不踰越二校失期在法當刑練氏止哉聽其間行校仕南唐帥師攻建城陷將居街德罔變十萬之氓已登鬼庭片言之加易死為生孫子繩繩多躋騰仕水湧山出未見其止或膺郡寄或坐廟朝照耀後先聯組疊貂沈潛自晦亦振厥德俎豆詩書是攻是食遺澤迄今世象其賢有光煜然如虹貫天龍泉之宗光康且懿益衍以承允元其世入亦有言養自樂牙蔚如車輪大揭其華彼不暢者非沮而遏荒如葦如其本斯撥豈無繫纆或淪皇臺視彼德門其高崔嵬天亦何為盛衰嘔異居高聽卑心焉是視稽諸古訓善積慶餘何以引之勿忘其初太史造文勒於貞石尙告嗣人服膺無斁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橋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滬水經上如白馬二陂匯於湖湖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於田取澆一十三萬疇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橋視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恆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障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海水或乘潮入善鰲稼舊嘗遺隄捍其衝湖沙淤蝕至是亦暴潰民憤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慨然弗第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蔡風合萬有三千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橋無難者會侯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橋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梁橋比星貫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成敏鏡如法中峙石橋左右皆有副梁其版以為橋

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為五以瀉水上駕石梁以便行者。歷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舖廣城前舖之半。深比廣倍之。石

關既堅且完。若首有航。其苦何怒突。今乃順則弗墜我。其十行彼亦日。清流滴滴。黃茂九九。其十食為。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伊誰我憐。五馬翻翻。朱衣葱珩。其十成周之制。有溝有途。經畫維良。其十

義烏重濬緇川湖碑

義烏有緇川湖。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九里三十步。舊設東西中三管。稽其戶田之數。以均水利。其所

左右復聚土為山。於花鳥之後。經始於今洪武戊午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湖之濬已及三之二。以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金華趙君古愚。篤學而好修。以其先世遺家孔艱。歿者多塗殮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黜衣殺食。歷

章其度數使皆有私地。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嗚呼！他姓尚爾，況同族同氣者乎？何為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即乎義理之正，而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矣。抑聞之：趙氏既家，常熟君又遷蘭溪，副使君又遷婺城，遂為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墓銘。其族葬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皆會於堂序之上。冠衣濟濟，而笑語嚶嚶，柰何其沒也，則異而藏之。設其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為自堪與家倡為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遂瀾倒而波隨。縱曰其理之必有，徇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嗤。況涉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乘葬，予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亦中心深有感概乎而噫。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天，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未疾，妙珍刲股雜藥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老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復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禱懺事，皆弗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和風。妙珍計無所出，然香右臂上，稽顙額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別肝食之，即愈矣。妙珍問曰：欲別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濡。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投下於神，速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及之，置几上，蒸香自嘗。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香隨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茹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後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中前誓。乘家為優婆塞，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為上其事。郡使者大名高履，按得實，以聞於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為記其事於石云。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為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為佛，其事固皆佛也。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使大月氏，得其王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黎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峯，峯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瓊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為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遠有與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於唐歟？寺廢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峯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成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為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為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遽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備，及宜先其大者，以為眾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黜衣縮食，重葺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綽二十尺，崇比深復綽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同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見之。越一千六十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祕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瓊函玉笈充於左右，則其證修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變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舍生本具，當有繼軌轍而與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歎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雲衣。六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若姬。祕藏弗顯味若夥，後千餘歲發光輝。白馬馱經息鴻盧，從此廟廟夏彝。仙華名山如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穹塔為角升木鬚，掩映樓觀聳巍巍。勢踞兜率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雘為荒樞，二士見之心酸嘶。欲符西土化人為，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霓，一侶當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撻植素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危，疾步長趨絕險巖。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渺瀰。江水可竭道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尚告繼者徵斯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縣人宋濂撰。

前部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上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陸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榿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尙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搗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于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士誠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駝沙冬十月取池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陸軍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颯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構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杭欽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于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尙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于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于武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陸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遣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僞高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信悉發城中兵爲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由大金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塞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七

碑

救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當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

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當公薨於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帝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流涕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殯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予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於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尙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焉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觀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乘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

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于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討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立國建號。改元洪武。王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迭兒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由其智識明而材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太父四三府君。累贈銀青光祿大夫。柱國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封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靖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恭者。乘劉武周仗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爲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歿有忠武之諡。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諡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於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至。一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皇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震動。馳驅靈春。執不神策。維忠武王。其氣至剛。杖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餘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深河所經。誓將剗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煜其有光。亘古不沒。幅員之廣。漢唐莫過。馬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勳。靖遠之威。在古或罕。於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寧興哀。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天子曰噫。未憐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歿。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

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敕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鄂國公諡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夏。聲教所被。閭閻遐邇。梯山航海。奉饗獻琛。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宜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於陝州。上聞之。嗟悼不已。既歿有司。穿土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勳於悠久。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諡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蔽爲務。授以長官。俄遷爲鎮府。同諸將復九江。擢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成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南宣慰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尙留於和州。上慮公扼采石之衝。弗獲渡時。出兵挑戰。公兵雖寡。而以寬弘得士卒心。故臨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搗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築於天寧洲。明年二月。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使宜陸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上。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戰。各爲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尙謁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馱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上賜名馬一疋。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安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權。遷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月。攻皖城。僞將率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暨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與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某家寨。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八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右。僞於蘄州。四月。友諒圍龍興。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屍盡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衍。僅出降。三月。進金吾寺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遠。游攻蘄州。七月。下之。八月。拔安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三千。公功爲尤多。四月。搗淮安。

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鱉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
 都即遣銳卒來迎闕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益力銳卒盡獲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
 軍命諸將合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兼滄州
 祿大夫洪武元年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略中原公從定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
 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餉餉造浮橋以渡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解二州則公所招
 徠蔽遮潼關秦人不敢東向二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
 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新國公諡曰武義下以九月二十一日葬於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上親臨奠而百司繼之祭
 輓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方氏追封新國夫人繼室田氏封新國夫人側室朱氏余氏子男三
 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余氏出公通經史大義事太夫人以孝聞輕財仗義意氣磊落而尤有志於事
 功值元祚將終其才弗克盡施然而其主龍飛於羣雄之中公卽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
 惑可謂上知天命下體人心者矣由是昭被寵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爪牙十餘年間屢從征討茂績奇
 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位薨則疏封賜諡賁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祿延於子孫公其可
 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上報功之意銘曰
 於赫聖明受命於天如日之升照於八埏一於時康公江險之恃大軍西來視如平地二巨敵轟雷物莫
 敢撓何戰弗潰何守弗傾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禱四皇帝曰嘻有附匪疏予開誠心
 遇爾不疑五爾礪矛鏃爾部士卒助予四方以寧萬國六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効如無餘齡七孰
 不爲庭率師往討矯如颯如風馳電掃八東吳西楚獻陳弭張身經百戰兇豎始亡九大將北伐同取汴
 洛出鎮於蒲恤其孤弱十蔽遮河漢以義爲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十一介龜負碑以頌遺愛民亦何心
 恩義斯在十二從伐漢中迢迢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十三帝念將臣血戰之苦將酬其勳錫以茅土
 十四孰不稽考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阻魄泉扃十五帝情悵悼恩命絡繹穿山爲堂畢茲窆六六名垂
 於史祿延於家嗣然而逝公復何嗟七十七史臣造文大書深刻以昭公勳有永無極八八

救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
 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寒暑矣輿雖顯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懷
 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於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禮部於是尙書臣凱
 侍郎臣魯具以事聞上可其奏詔臣濂撰文而臣某書之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惶深懼不足以稱上意
 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濂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
 府君妣王氏父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
 公世爲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狎近歲壬辰江淮假擾州縣簡拔

說爲義兵奇公勇悍選爲羣隊長公年甫二十有八帥衆接戰必操盤弧以爭先蹈湯赴火有不暇卹敵
 人望而畏之然棲棲在下列無有旌其能功者乃走西營謁歸德王忙哥魯麻下稍久察其馭軍無律絕
 類兒戲又欲擇豪傑而依之復僞有所歸歲甲午我朝皇帝統領大將軍南征駐軍滌陽公聞母夫人在
 軍中秋七月戍寅遂乘其妻來從及見上轅門喜獲騎將遂賜以今名命爲帳前鋒已而從上取鐵佛
 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六丈大樹諸寨尋出師援六合左股爲流矢所中幾至危殆上親
 臨視焉歲乙未之春閏正月剗鷓鴣山羣盜與僞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而合山次第平三月夜
 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出關卻之夏四月庚申拔板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上錄公從戰
 之功超授忠勇校尉管軍總管府先鋒六月丙辰復從上渡大江時元兵屯牛渚劍槩如林常忠武王鼓
 勇先登而奪其營諸將乃下太平運攻蕪湖旬容取之秋七月辛卯克溧水八月破溧陽公皆有功歲丙
 申春二月元將孛子海牙闕大兵南渡擁兵建柵於采石磯以斷淮西之路時將士家屬皆留淮西上慮
 其心動游命忠武王帥師攻之公亦在遣中乃以疑兵分其勢然後出正兵與戰短戈方接奇兵遽起而
 乘之元將大敗而遁三月乙酉大破陳也先營於方山庚寅下金陵公之績爲諸將先丁酉上命徐魏公
 取鎮江公副之極苗獠軍水寨夏四月下丹陽金壇五月平宣城兵鋒所及勢如破竹而所向無前矣轉
 承信校尉領軍先鋒六月取廣德秋七月破僞吳張士誠水寨九月復從忠武王攻毗陵會清軍叛與士
 誠合圍魏公於牛塘王與公大敗其衆擒其身將張將軍歲丁酉春三月壬午取毗陵時豪傑爭而民
 心無定向會未幾何廣德宣城復取之夏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熟張士誠出挑戰公
 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甘霖望亭無錫諸寨歲戊戌春二月公從大將攻湖州已而
 宜興叛秋七月公復取之歲己亥夏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奕左副元帥五月攻池州取青陽石埭當是
 時安慶實爲荆楚咽喉之地勢不得不取秋八月公攻之已而取無爲潛山冬十月復從大將征杭
 州歲庚子春三月還南京會僞將朱進來攻宜興公帥師爲援即搗退之夏五月僞漢主陳友諒以重兵
 襲我太平境直犯龍江皇上震怒命諸大將分據險要授以成算而命公守虎口城虎口城龍江第一關
 也既而友諒兵大至兵陣既交殺傷相當而伏兵忽起山坳友諒兵大敗擒戮無算遂復太平秋八月下
 銅陵之臨山寨冬十月掠黃橋及馬駝沙歲辛丑春二月征高郵夏四月陞後奕統兵元帥秋八月上親
 率六師伐僞漢以報龍江之役公從行道經安慶攻破其水寨遂乘風直泝小孤山抵九江九江僞漢都
 也距九江五里所友諒始知意謂神兵自天而下友諒宵遁遂克九江獲其玉研華蓋日月旗等物公復
 分兵攻黃梅廣濟冬十月克瑞富臨江吉安諸州復回師攻安慶下之十有一月壬申進克撫州友諒既
 遁謀移都武昌公奉命攻其沌口壩歲壬寅春正月從上征南昌兵至彭蠡湖南昌降三月取新淦州已
 而祝某康泰據南昌叛殺守臣葉琛公率精甲從魏公復其城夏四月甲午城破公左肩爲砲所傷久之
 乃瘳上壯其爲人超授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以叛冬十有一月公與忠武王
 平之僞漢餘黨建柵南昌之西山號爲八陣指揮十有二月公從趙將軍破之俘獲三千餘人江右州郡

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趙公之薨距今已十寒暑矣輿雖顯而墓隧之碑未樹其子懷
 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親軍指揮使司事獻請於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其事禮部於是尙書臣凱
 侍郎臣魯具以事聞上可其奏詔臣濂撰文而臣某書之以賜之臣濂等受命震惶深懼不足以稱上意
 退考諸功狀而序之曰公諱某今改賜德勝姓趙氏濂之鍾離人曾大父小乙府君妣時氏大父省二
 府君妣王氏父諱仁贈懷遠大將軍同知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天水郡侯妣李氏封天水郡夫人
 公世爲良農家狀貌魁偉有膂力尤能馬上運槊捷疾如飛人不敢狎近歲壬辰江淮假擾州縣簡拔

救賜故懷遠大將軍僉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贈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
 追封梁國公趙公神道碑銘有序

雖已附往觀望狐疑未即決。歲癸卯春三月臨江吉安富州三城叛。公皆先後統兵復之。上以南昌實西江重鎮。襟江帶湖。控荆引粵。非宗藩不足以授綬。於是詔皇姪大都督授以節鉞。往蒞其地。而公實統精兵受節制。夏四月壬戌。友諒帥強兵十萬。攻圍南昌。癸亥。公統步卒數千。開城門迎戰。僞將金指揮操戰直前。公彎弧一發。應弦而仆。敵氣大挫。而退。明日復合。自是晝夜環攻。城。友諒親督促之。勢在必取。公贊畫秘計。分命諸將隨方應敵。剪獲甚衆。六月辛亥。公巡城至東門。敵發礮張中其腰。箭深入約六寸。公即拔出之。且撫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於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於此者。豈命也。天然大丈夫死即死耳。復何憾。所恨者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稍效微勳。垂名於竹帛爾。丁巳。遂薨於私第。年三十有九。軍中涕泣相弔。上聞之。悼惜不已。遣使者來致祭。冬十有一月。獻護柩車至南京。以丙子葬於牛首山安德鄉下堡之原。上念其功。復命日諡者。賻以布帛菽粟有差。歲甲辰春三月。遂命獻代領其衆。秋九月。下中書議贈公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梁國公。敕有司建廟南昌。歲時祭享。歲戊申正月乙亥。上即皇帝位。始定國號。建元洪武。追念開國元勳。皆命配享仁祖高皇帝廟庭。公位居其八。實異數也。公爲人沈鷲而簡默。剛明而質直。馭下嚴肅。一號令之加。旗幟爲之改色。是以戰無不勝。攻無不下。及從大將征伐。尤能恪守軍令。不敢違尺寸。君子以此多之。生平雖未嘗讀書。隨機應變。其智如神。動與古名將合。策之臨難不懼。循弗顧身。而於孝友之道。尤爲篤至。信所謂開氣所生之良將也。公娶王氏。因公來歸。歿於軍。追贈梁國夫人。繼室朱氏。先公若干年卒。子男一八。獻王氏出也。臣聞之。龍蛇起於山澤。通氣與運相值。有開必先。此古今通義也。惟我皇上龍飛臨濠。建萬世不拔之基。一時將帥大臣多其鄉里之豪俊。如公者亦一人也。蓋昊天有成命。既生聰明。睿知爲天下君。必有賢臣經綸而翼衛之。此意已定於冥冥之中久矣。公自壯歲從戎。何役不隨。何戰不與。所以輝耀其威靈者。亦云至矣。使假之以年。勳業炳明。當不止於斯。惜乎不見海嶽大歸於一統也。其亦命也夫。然而聖恩沛滂。追命錫爵。既備極於寵榮。有子能久。亦足上承宸渥。宿衛殿庭。公之不沒者。蓋有在矣。古者諸侯計功稱伐。書之於太常。勸之於彝鼎。以示其不忘。是用上遊詔旨。備書公之勳績。繫之頌聲。以昭示承休於豐碑焉。頌曰。沈沈將軍。川嶽之英。捷如俊鷹。金鐵鐵。隨風一擊。百禽震驚。當元季世。四海雄吞。續紛戰塵。白晝昏昏。執戈而與。擊風躍雲。真人龍飛。屆滌之陽。單騎來歸。願備戎行。帝曰俞哉。羣臣爾。元有將臣。牛渚駐師。公揚靈旗。隨帝殄夷。拔其水營。雲散鳥飛。於時羣豪。割邑據郡。伐木建柵。壘川爲瀦。視帝指呼。有剪是屠。孰爲最強。犬牙其中。僞漢居西。狂吳在東。登我叛人。軼我疆封。無征弗從。有職必先。斬將率旗。電逝颯旋。敵人畏之。縮頸莫前。何彼凶殘。犯我龍灣。公扼虎口。屹爲雄關。六軍奮呼。殺人如山。帝乃誕怒。肆行天誅。公時在行。勇若虎貔。俘厥寶玉。僞都爲墟。胡不爾思。復攻豫章。恃其冰山。以凌太陽。公亟出遊。殲彼豺狼。堂堂蓋巡。出其東門。不虞飛矢。竟斃其身。軍中慟哭。於夜亦聞。天祐我朝。實生俊英。弔戈淑旂。統馭萬兵。胡命止斯。不觀厥成。天聲四震。漢路吳摧。中原既定。外邦畢來。使公之存。績用益恢。天子念功。禮備褒旌。錫爵上公。配享廟庭。命書絢爛。榮貴泉城。牛首之山。有墓在腹。禮官奉詔。表此武勳。以鴻厥慶。以示子孫。

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敵陽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廣德侯加贈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進封巢國公諡武莊華公神道碑銘

自古興王之際。天既生真人。拯民塗炭之中。必有如虎之將。弘展其不猷。躬成其大業。此如燭照而龜卜。蓋無疑者。以漢唐言之。則雲臺二十八將。凌烟閣二十四人是已。洪惟皇帝當四海逐鹿之秋。龍飛淮甸。嘯陽吸陰。反掌之間。廓清八極。遠荒蠻。罔不臣妾。當是時。謀臣猛士。效忠宣力。其衆如雲。若和陽華公亦其一也。歟。公諱高。姓華氏。字則未聞。所謂和陽。則其所居之郡也。曾大父汝德。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武陵郡公。曾祖妣張氏。追封武陵郡夫人。大父某。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豐國公。妣董氏。追封豐國夫人。公之生也。挺然有英氣。人見之者。咸曰。是子異日必充厥宗。及壯。其材果超羣類。不屑屈人下。同黨多嚴憚之。至正中。天下大亂。所在寇盜。乘時爲患。害。屠戮其黔黎。蕩析其室廬。剽劫其玉帛。公慮迫州境。卽於所居黃墩。結集水營。召募強丁。淬礪刀劍。晝夜爲禦侮計。練閱有法。暗合古之將略。遐邇聞者。多荷戈相從。於時帝初起兵臨濠。智勇之士雷動而霧集。公遂帥衆而來。隸於麾下。及大兵飛渡長江。進克采石。繼攻蕪湖。駐溧水而定建業。擣京口而下江陰。公皆從。諸將建立奇勳。會張士誠據有淮浙數州之地。肆爲不恭。侵軼邊陲。帝乃震怒。遣大將出師討之。公復在行。摧敵於舊館。陷城於姑蘇。拓土於淮東。其功號爲尤偉。蓋公自從軍。授以先鋒之職。入轉至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迨夫大統既集。帝念將帥百戰之勞。定功行賞。上則公。爵次則侯。封各錫以鐵券金書。傳示子孫。俾世其祿。於是授公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公未及受券。請命往廣海巡視城陣。整飭軍隊。行次崖州。以疾薨於官舍。年五十有九。實洪武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也。計開帝懷悼不已。詔有司迎公之柩。以是歲六月某日。還葬於黃墩先塋之次。藏券墓中。以慰公於九泉。且進封巢國公。諡曰武莊。階加特進。勳加右柱國。褒崇之意。無不備至。公一子。景春。蚤世。竟無嗣續。其配豐國夫人蔣氏。先薨。至是與公合葬焉。既葬。禮部以聞。帝若曰。其令國子司業宋濂製爲碑銘。樹諸神道。尙書臣陶凱卽日傳命授臣。臣不敢辭。臣聞傳記所稱用世之士。非才勇爲難。而炳於幾先者爲難。公當羣雄奮奮之時。亦欲以扞障自效。見帝之頃。卽知天位之有在。人情之所屬。統其部曲。驩然來歸。非有先幾之識者能之乎。其建樹功烈。安享尊榮。爵封上公。位躋極品。亦宜也。雲臺凌烟之衆。又豈得專美於前乎。臣既歷序公之戰功。次第於右。復繫之銘。辭曰。

士之所貴。炳於幾先。誠獲所依。身名兩全。當元之季。王綱解紐。羣雄虎爭。鹿知誰手。維武莊公。家於和陽。依水建營。以遏寇攘。皇帝龍興。知爲真主。仗劍相從。率先多士。帝曰俞哉。爾兵我從。卽麾義旗。同渡大江。牛渚旣殲。蕪湖亦捷。溧水洋洋。視如一髮。天兵載揚。翔鷹震遠。秣陵南徐。次第而平。況此江陰。勢如破竹。兵鋒所向。無強不頽。鄰有勳。據漸連淮。來城大樹。何哉蚍蜉。叶皇赫斯。怒命將行。伐鐻破連營。浚除窟穴。復收雄師。定淮之東。載殺載寧。載約其同。凡斯諸役。公無不與。展力搃誠。亦云備至。天清地寧。六合一

家大統既定論賞有差黃金鑲書鑄鐵爲券作替剖符千齡弗變皇恩下被將膺寵榮計來海南開者涕零哀悃惻爲詔郡縣旋其概車就鄉而望崇階峻極於上公龍光有赫賁及幽宮儒臣作銘播揚嘉績百世之下視此貞刻

元故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潮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諡文節汪先生神道碑銘

濂率救總修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史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來與纂修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撰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藝文乃私家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星之言請濂揭銘於壁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識錢珍之獄泰定實錄中嘗書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姓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爲宦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候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遠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歷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毅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榮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宜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城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興府鴻舉鴻舉之弟修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高祖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鼎新用父廕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鼎亨崇定壬戌進士官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陪承事時先生之母譙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鄰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頗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意即繫送於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發其姦屏諸蠻荒不使與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費季弟未有子而歿其婦傷季之天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設計滅之婦墜不動乃嚇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見其色有冤問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成將染兒赤賊扈自用盜有司之掣俾不得謂信其嫗家王某爲郡府史藉其威尤鴟張無忌擅鑑大庾縣令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成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成將結以厚賂御史召先生於庭詰其狀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之姦賂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邪御史愆夜半馳馬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成將以賊敗部使者知其故檄先生推獄杖罪之廣州歲稔民大饑疫癘洩臻死亡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先生行賑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領命大姓發屍以哺疴羸其病羸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

活者數萬先生既從者亦無他處將還送者謹曰我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擁不能前潮州府判官錢珍扶推官梁棊妻劉氏不從誣構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職之獄立具時珍已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與隣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輪平乙因邀甲飲酒至醉遂疑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甲宿於警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乙虐於考試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爲姦利於海中致貨鉅萬及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列省憲郡邑受賂之數惟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受陸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磁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以爲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製封衍聖公職止三品先生以宜尼之胃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聽之奏陸品爲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閭扉之問可設得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歷境還曰汪兗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修遼金宋三史拜先生朝列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東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太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傲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斬黃紅巾彭黨祖構亂其餘孽自微寇宜州江東部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之乙未夏六月長槍叛帥瑣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去之各屬亦隨之爾部使者不入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曰昔江萬里河鄱陽大軍逼城衆皆走散獨坐守以爲民望况宜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二千斛民心翕然欲爲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尼哥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成守頗懈是夜三鼓長槍軍攀堞而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瑣南班雅敬先生名爲具棺衾葬於某山之原得壽八十有三事上於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譙郡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譙國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陰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益庫副使德聖國子生曲阜宜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鄉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緒源傅源鳳源清源先生軀幹修髯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爲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不本於道義其奉親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於

外弗御酒肉每遇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母夫人則板輿方舟迎侍之官照承顏惟恐少違其意整潔三大幕爲強家所侵辨理於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知殆無不爲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又無自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爲生立祠者皆重構美章亭於竟城至不忍焚之且曰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於斯哉由其立心之正不爲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愧可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爲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紙片牘人或藏爲寶所著書有集深燕山宛陵三藝傳之於學者當與與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夫見之如余國之死於舒李輔之死於江泰不花之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爲問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遠及於難非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地科聖書四布濟濟多士雲集川赴猗歟汪公治舉於鄉對揚大庭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上疏廟堂願從近授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橫橫去之弗亟我民之靈毋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爲生得有名邦待公爲政瑞麥嘉禾發爲祥應策書載登金匱啓封褒斧之寄有詔倚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進班邇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挂笏看山苑水之淡遺時艱屯四郊多壘張之岫岫非公時依公荷我留執執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刺寇如麻血污秋鐔孰援我兵夜柝不鳴彼乘吾懈遂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頸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敢正之干公雖遇害之死弗屈孤忠凜然傲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寧嘆嗟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費君子行爲民望薄俗瀾奔障之東向非孝無親非忠無君凡百在位視公爲人

敕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勳烈於不刊照令譽於無窮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鮮克有終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臣某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焉侯諱雲龍字某姓華氏安豐人世爲農家圖譜喪不知其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膺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太父七二府君資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章氏夫人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挈家避難俛仰無所之皇帝龍興臨濠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轅門命爲帳前小校當是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戌將遁去和與濠接壤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商師渡大江太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

撫隆萬夫長曾未幾何上攻金陵下之侯擒元將李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廣德涪攏統軍元帥僞漢陳友諒據九江爲都時侯我邊陲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上授諸將方略設伏於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僞漢兵侯亦有功戰功後三年友諒弟棖復舉攻我江西上親帥六師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凡三友諒受矢斃於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陞豹韜衛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將軍徐達奉詔征中原侯復在行中濟魯既定河南之民童食壺漿以迎王師既入燕元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分府北平拜資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指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壓服之上以侯爲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爲國宣力故特託以方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據元丞相脫脫大第居之凡元宮龍榻鳳榻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苗害屢生復役戰疲之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爲婚媾幼主尙質沙漠謀者因倚之偵我事情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北平凡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爲民患害侯皆廢格不行及至征討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間諜數人始知故官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僞作文榜欲爲變托姦人以爲巡邏之職將焉禦迨此非侯之過歟上猶念其功不忍真于法趣中書諭其違道侯仍弗之聽上怒詔內官往歷指其罪名論之侯始不得已奉詔侯自是益怠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羸疾疾遽劇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四又三娶繆氏累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葬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製文一通遣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戎行出遇其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峻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爲不重矣奈何廢思補報狗欲敗度絕無愛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估功自尊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於家享榮名歿世豈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之以公於是截止以侯禮聊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濂奉敕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爲碑以爲千萬世人臣之勸戒云銘曰

人臣事君兮猶如事天寅畏是將兮終日乾乾慎終如始兮曷敢弗虔一或怠逸兮明命在前侯起戎行兮有力如虎逢時釋職兮擇歸真主四征弗庭兮無役弗與斬將擐旗兮所向披靡帝用嘉錫兮龍光日殷疏以侯爵兮作鎮北藩兵民二柄兮付之旬宣鞠躬盡瘁兮宜報國恩胡昧爾心兮動違國志僭侈是崇兮羣生胥怨峻宇雕牆兮朝夕沈湎是非倒置兮大分莫辨皇仁如天兮覆之特之錄其勳庸兮恤之崇之君恩固弘兮臣行或虧生弗爲善兮死其怙愆春秋直筆兮善惡莫掩萬世取法兮納人於極

有石兮可比瓊瑤，史臣勒文兮以示褒貶。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歿於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襄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舉行墮沒無傳，請於大都督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譚以其事聞，制曰：可遂。翰林學士承旨臣濂為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歷天台詹鼎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廟諱更名真，因字谷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巖，遂占籍焉。公長七尺，狀貌魁梧，而身自如飢，有偉丈夫量，未嘗宿怨讎者。已知其為貴人，至正初，李大翁嘯眾倡亂，出入海島，劫掠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驚愕相視，捕索久不獲，因從而緩輒之。劇盜蔡亂頭聞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復效尤為亂，勢甚張，濱海子女玉帛，為其所掠殆盡，民患苦之。中書參知政事桑兒只哥發郡縣兵討之，公之怨家譚構與其通，連繫甚急，公大恐，屢饋賄賂，吏捕如初，公度不能繼，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釀吏藉之為姦，媒孽及良民，吾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為得計耳。成欣然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安械齊民，以為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數千，久屯不解，朝臣察其非罪，奏為慶元定海尉，使散眾各安其居。自時厥後，汝穎兵大起，海內鼎沸，濟國忠義王李察罕保萊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玉真分有江漢荆益，張士誠據淮瀾，公亦有慶元台溫三郡之地。同縣章子善者，好從橫之術，走說公曰：災狄無百年之運，元數將極，不特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衆，可立而待，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僉運之粟，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圍圍越，可傳檄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為禍始，不為禍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若為主，保境安民，以俟真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遷至江瀾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真統十將軍兵七萬禦於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焉。文炳、真陳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衢，乃復參用步騎，雖衆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礮子橋，文炳、真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公戒其衆持葦席，藉塗泥，冒矢石急奮，夾岸之軍以火箭亂射，公燎及葦，橫刀大呼而入，殺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禽鳥散去。公與壯士追擊，趨其中壑，文炳、真接戰，公出入陣中，所經輒披靡，橋左右水騎訖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真乘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七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致款，請奉元正朔，公還，遂以節鉞鎮瀾東，開治於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勳，復數加爵賞。俄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衛國公印章，昆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當是時，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不箝食壺漿，以迎王師，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甚，所至無堅城，此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即遣子完入侍，上喜曰：自古英雄以

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為。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上許之。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羣雄力爭，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於二境上，唯求庇民而已。苗軍劉震將英等叛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眾皆賀，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帥師擊之，仲兒中流矢而沒，上遣使臨祭，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上詔大將軍徐魏公平姑蘇，博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幕府賓客無所陳說，失朝賀禮。上怒，大軍且壓鄞，公憂懼不知所為，乃封府庫，具民數，使城守者出迎，躬挈妻孥，避去海上。使完奉表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外於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幸。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纁之念，雖者陛下雷霆雷擊之師，至於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完入侍，於時固已知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廷抗越，則募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與問罪之師，方懷髮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候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罪闕廷，復恐陛下萬一雷霆震之，怒天下後世議者，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候命，上覽表，趣公入覲，公至京師，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上以公誠懇，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興，與至第，則成未疾矣。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宜武將軍僉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完忠顯校尉虎賁衛千戶所鎮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上遣中使問所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無尺寸之功，而子孫庸魯，絕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為犬馬報陛下矣。言畢而逝，壽五十有六。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為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亦皆奉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諸子曰：我即死，毋歸葬海濱，主上遇我厚，可求皇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下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惟右禮部為奏請，上欣然可之。於是以其年某月某日葬禮也。公世為善人，而其父尤良，人弱之，屢致侵蝕，父笑曰：吾諸子當有與者，毋久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季以公之貴，得屢贈三代，曾祖天威，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祖光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勳皆柱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榮祿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即禮與完，其三曰本，曰安，女五，二適士族，餘在室，孫男六，陪大業末，海內紛紜，汪華聚眾保民，據有歙、杭、睦、婺、嚴六州之境，雖屢受隋、唐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籍民數，以歸

職方。擢爲歙州刺史。歿於長安。其事與公以無大相遠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天兵壓境。避而去之。曾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民甚大。然而天寵所被。賜官奉朝。享有祿食。而二子皆列崇階。赫奕光著。視唐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著爲銘詩。以宣明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羣雄相吞。公據海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我非敢覲。綏定一隅。以候真主。曠馭煌煌。出自東方。天威奮張。孰敢不來。王乃籍土地。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委之而去。皇帝詔還。喜動龍顏。卿能庇民。朕數嘉嘆。卿居海邦。倚水爲強。旌旗揚揚。武夫洸洸。舳艫數千。橫行海中。諸蕃畏威。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順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哉。暴強。驅民鋒鏑。酣戰弗禁。身乃就殞。以此較彼。卿實爲能。爵之敬階。祿給子孫。天語褒嘉。金宣玉奏。公拜稽首。天子萬壽。惟公挺生。人中之豪。功在三府。其惠孔昭。奉之保飲。事與公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公雖歿矣。德曷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於南京。同館於青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三四年。私竊以爲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棄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執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屬之誰乎。因杖淚而序之曰。公諱益。字三益。姓章氏。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州。始家於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行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於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琛。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煥則聞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爲僨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爲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修身之學。既又開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爲純孝所感。至正壬辰。新黃妖寇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爲寇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用。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願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爲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官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誣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

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公曰。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得一術。吏招輯之。民即平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撤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巖。掠沿海郡縣。行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居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餓夫。其尤困者。俾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鄰邑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實忽丁貪虐無狀。民因道潘攻縣。治實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實忽丁懼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實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於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實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縣。盜皆竄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其功。行省。陳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爲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搗其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營。公麾兵踰外營立壁。或疑壁於兩營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營。則內營疑其已降。而外營亦計其疑已。二營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營。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鄭真諸法。外營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鍾木烈思分臺於婺。長槍軍叛。迫其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師於公。公勒所部軍就道。長槍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於朝。除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甚熾。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戶閉羅士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己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東。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掘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分籍之。差稅賴之以便，公以疾在告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遲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於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於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遠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郡。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為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為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會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史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璠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為。上遣太史令劉若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帖。青田夏清聞胡君敗，與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寇元龍泉，時官兵盡戍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為屯，勢相聯絡，別命元帥祁與季汝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柵，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為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為病，上以屬公泊浙東行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之，公以為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為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辨，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為公所拘，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為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容，故德柔為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厚存卹之。溫州蒼洋周途卿恃山險常為寇，鄰邑皆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公命存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途卿，中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為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隸於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恆不足，胡君為免，唯輸硫磺白藤於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為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朱亮祖總兵取溫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溫州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既入見，上

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承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帥之職，遵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虞娶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蔽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翌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博擊為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為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護，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苦嘗叛逆之民，宜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始書道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流泣而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但朕慮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進止。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宣勞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於甌江。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感過度，居常忽忽，若無以自存者。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相整飭，歲時薦饗，幸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國厚恩，未能報效，此為歉耳。臨終，親友何潘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六。計聞，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妻陳氏，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懷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萬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庵，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思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思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崗為義冢，聽其葬，又以玉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

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登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宏偉。器局森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與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倫密。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恆切切為人言之。生平務在濟人利物。嘉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五季以迄於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八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無其人。親提師旅。捍衛鄉州。能成其勳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羣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剗殄之。無遺育。處之民至今思之。於是聲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公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前入者。公其有焉。予敢評諸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永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銘曰。

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巖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紛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為欣。救生熱。熱于子孫。白芻堆床如爛銀。匡山繼之。譽益振。方頤疎髯。目電存。音吐鴻。豐鍾在軒。蚩蚩赤子。扇妖氛。額抹絳帕。手握菴。嗚呼。不異鬼。彪羣。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佇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股重。微墨照絕等。倫。聖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東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庸田使者。勞徠勤。緇衣行部。照青春。貧夫背遁。不待晨。一朝南徵。將星湮。枯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妖神。帝曰。章益。汝老臣。整汝戎旃。旋汝轅。公車戾止。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誠以徇。叶坐鎮。鄉城如虎。蹲。大兒游擊。左右巡。四郊帖帖。多柔馴。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懼逆鱗。查室風。慘逝驚魂。上表陳情。達帝關。哀號負土。自築墳。因劬致疾。亟返真。聞之。孰不淚霑巾。公知學術。歸一原。時。鸚鵡瀟。洛。既本根。所以不坐。枝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淚。瘞山樊。大書遺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訛。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八

神道碑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皇帝躬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為楊王。外王母為楊王夫人。建祠于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悲喜交集。即詔內臣及園丘署令往祭。而脩治之。置灑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道。臣濂伏讀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為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亦為風所破。幸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鄒叢山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為飽鬼。不識可乎。王未及行。疲極。輒盡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為偶然。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之膊曰。舟至矣。奈何不起乎。王驚寤。忽身在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于元將。元將畏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皇板下。自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即開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

遺元將大恐，徧求於藥，所者不可得。統領知王龍巫術，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摩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賫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為軍伍，避去。王貽津里鎮，擇地而居。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即皇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為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葬焉。今墓是已。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為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之以升舟，非其精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斯也。王之羣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戲，盛哉！昔日史臣贊堯之德，首以親九族為言，其效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廟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或知以孝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極，先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玄冕袞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城。閔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即詔禮官，汝往資治。毋俾蕩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麾。殫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神力所持。易死為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毓聖女，茂衍皇支。羅圖肇開，鴻祚義興。日照月臨，風行電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厚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大明故王府參軍追封緡雲郡伯胡公神道碑銘

上天既革元命，皇帝定鼎金陵，遣大將下浙河東諸郡，而婺衛處三州相繼平。時當草昧之初，上思得智勇之才用之，於是處之胡公仲淵，躍然而起，以自赴功名之會，入陪廟算，出鎮鄉邦，言聽計從，寵遇無比。浙東之俊彥，攀龍鱗而附鳳翼者，皆自公始。若公者，可謂卓犖不羣之士矣。公諱深，仲淵其字也。系出漢安定，宋初有諱棟者，自潤之丹陽，遷處之龍泉，因家焉。棟生璠，璠生文虎，文虎生棟，棟生晟，晟生滂，滂生衢，衢生參軍松年。松年生鄉貢進士應辰，應辰生温州樂清令璵，璵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見大，則公之曾大父也。大父諱堂，父諱鈺，仕元為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母趙氏，生三子，公其長也。次曰淵，曰海，繼母季氏，生一子，曰溥，員外府君早歲宦遊京師，公始十齡，而大母季夫人與母夫人相繼亡。公侍大父，奉繼母，撫幼弟，艱難剝膚，以自植立，未弱冠，走京師，侍府君，適府君使高麗，復往候焉。居久之，府君棄捐館舍，公崎嶇萬里，奉柩南還，舟行一日，泊大崖下，夜夢神語之曰：此崖且崩，宜急避。驚覺，趣移舟，俄頃大風雨至，崖果崩，聲如萬雷，既歸葬於縣北之團源，遂處於墓左。悉取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筮，老釋之書，而研究之，發為文辭，操筆可立就。當元之季，江淮倭擾，蔓延閩浙間，盜由建之浦城，松溪入龍泉，公嘆曰：浙水東地氣白矣，禍將及，乃集鄉兵結寨於湖山，已而處州之民相聚為盜，江浙行中書省調萬戶石抹公宜孫成處州，辟公參謀軍事，檄所隸諸縣募壯士為軍，浹日間得數千，公引之屯竹口，下令賊中曰：爾皆良民也，因驅迫故為亂，棄仗即仍良民矣，賊以公長者，其言不欺，盡毀旗械，肉袒請降。温州戊卒韓虎陳安國殺主帥據城叛，行省命宣慰使恩善善公討之，道由處州，與公語意合，帥府

軍事復辟公參謀之，公曰：温州叛者唯一二人耳，若破其城，玉石必俱焚，如平民何。遣辯士入城，說其黨曰：韓虎悖逆亂常，今王師四集，旦夕且攻城，雖金湯無不破者，若輩胡為與賊守，自取作盡粉耶。將軍未忍即加兵，苟能去逆效順，悉從原宥，或稔惡不悛，城一破，悔無及矣。其黨相向泣曰：吾屬自度旦暮鬼耳，儻獲復生，敢不唯命，乃殺韓虎等以城降。溫城瀕海，民以漁為業，時城閉者三月，民病甚，公請發粟賑之，嗷呼之聲，載于道路，宜慰欲列公功聞于朝，公辭，既而宣慰以行省參政總兵征鄞陽，復邀公俱行，戎務無鉅細悉屬之，青田潘惟賢聚眾為叛，龍泉長吏聞風遁去，賊途焚縣治，公之師曰王毅先生，與門子弟集義兵搗退之，里中惡少年疾其功，因害先生，公在鄞陽馳而歸，執害先生者盡殲之，緡雲之黃郛，松陽之白巖，遂昌之大社，麗水之浮雲，泉溪，無賴之氓，咸為盜根，勢蟠結不可禦，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以石抹公為行樞密院判官，分院鎮麗州，既至，假公分院行軍都事，統兵討麗水，攻泉溪賊寨，拔之，未幾，又平浮雲白巖，賊懼，遂來降，緡雲盜亦就平，乃移師攻遂昌，賊會周天覺，方友元領其精銳出迎敵，公望見笑曰：賊若堅守不出，未易即殄滅，今茲之來，豈非天授我乎。分部諸校，以正陣接戰，以奇兵夾擊之，別遣遊軍入山，搜其伏匿，比戰，賊三面受擊，輒大敗，斬首數千級，生擒八百人，獲方友元梟之，乘勝直攻大社，周天覺降，復移兵討青田，賊黨金德安殺潘惟賢兄弟以降，先是，國兵取浙東，婺衢既下，獨處州為石抹公所守，不降，歲己亥，今上皇帝遣會樞密院事胡公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公出戰，敗北，大軍入城，而分兵取屬邑未附者，公時以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兵，欲閉關為拒守計，四縣士民咸請於公，願內附以全民命，且曰：君治兵殆十年，勤勞亦至矣，而朝廷無一命之錫，國家負君，君何負於國哉。公知時事已去，乃解甲出見胡公，四縣因不受兵，上素聞公名，召至南京，待以殊禮，居亡何，擢中書左司員外郎，上日與公論天下事，公有言，未嘗不稱善也。遂詔公還麗州，招集舊所部將校兵卒，以從征西上，既平江西，命公以親軍指揮守吉安，會浙東苗軍為變，婺守將既被害，而處城亦為所據，上遣公復麗州，比至城已復除，公浙東行省左右司郎中，總制麗州軍民事，郭郭甫被兵，民物凋瘵，而山寇乘間竊發，人情未固，公隨方招捕，凡首惡即誅之，然猶慮戍兵之寡，日募之，獲勝卒萬餘人，於於眾曰：兵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食之，奈何。眾皆曰：養兵所以衛民，苟不為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況於食乎。公乃因民之產，以權宜增賦之，沿海軍素驕橫，及是，以復城有功，橫益甚，公擇其尤無良者斬之，眾乃服。江西食東浙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收一，商賈遂通，城南枕大溪，浮橋之廢已久，橋隄當水之衝，亦為所齧蝕幾盡，公即上流比舟為梁，以濟行者，州學敝壞，講舍僅存，用以貯官粟，公撤而新之，薦新進士吳世昌為郡文學，以司教事，城中民慮多為戎士所據，混淆而處，公度開曠之地，建營屋數十區，使別居之，緡雲官田，其稅額甚重，執里役者，恆以私粟代償，公以新沒入之田質其數，其害乃除。諸暨守將謝再興叛，兵犯東陽，平章李文忠擊走之，公引兵為援，建議以為諸暨浙東藩障，若諸暨不守，則衢處不支矣，乃度地去諸暨六十里，並五指岩，新築一城，不旬日而成，樓櫓濠溝，靡不畢備，上聞諸暨叛，遣使來議，別為城守計，暨至，城已完，上嘆賞不已，其後浙西將李伯貞大舉入寇，兵號二十萬，順城下，城堅不可

攻敗績而去。上念公立城功，以名馬賜之。青田之遺，地接閩徽，人素犷悍，葉仲賢恃其險，屢服屢叛。乘我師在外，復來寇。公怒，遣軍深入，禽其渠魁，少壯者皆籍爲兵。二十年，誅盜之盜，一旦就平。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款，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公尋入覲，上欲留公，且柄用之。以邊事未輯，願還守外。上時已卽王位，乃擢王府參軍，仍總制處州等處。陛辭，上諭之曰：「俟閩浙盡平，當擢汝中書矣。」福建陳有定擾邊，公奉命征之，遂取建之浦城，而崇安建陽二縣亦下。上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實出我師後，公遣兵擊之，破其寨，有定大慙。帥銳卒圍我營，公突陣與決戰，馬蹶，因被毆。有定既得公，頗禮遇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且援資融歸漢故事，誠之，有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於福州。實歲乙巳之春也。享年五十有二。上痛悼不已，命使者卹其家祭之。復詔中書議加卹典，追封縉雲郡伯，有爵而無陪官職勳者。有司之制未備也。公天資穎拔，智識絕倫，藝術弗學則已，學之則無不精。性倜儻好施予，賢士有貧乏，傾囊以周之，弗吝也。其守鄉郡凡五載，取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恩惠在人甚多，故其歿也，聞者莫不流涕。鄉人爲立祠宇祀之。公元配同里項氏，先五年卒，生二子，長曰楨，宣武將軍，處州衛指揮使司事。次曰樞，女一人，適章存厚。繼室滁陽楊氏，前中書左司郎中元呆女弟也。公既沒之二年，楨等乃刻木爲象，具衣冠以葬，實附於園源之左。葬已，來徵瀟爲之文，昔瀟侍上於白虎殿，忽問曰：「胡深何如？」人瀟對曰：「文武才也。」上曰：「誠如卿言。」浙東一障，朕方賴之，則上所以倚公者至矣。然公亦知上委任之深，而無以圖報，嘗謂人曰：「區區承詔鎮處城，皇靈覆育，幸已寧謐，誓將挈全閩之地，以入版圖。庶展犬馬之微衷也。奈何功業未就，而死及之，其非命也夫！」瀟辱公交者五六春秋，見公酒酣耳熱，指揮三軍，而雄姿奮揚，不可遏。及與縉紳之流，論文評詩，則欲然布衣書生也。瀟未嘗不服其勇而愛其謙，今公不可作矣。敢用備著公之事，揭諸墓門，以告世之知公者。銘曰：

沈沈胡公，萬人之英。一劍橫空，莫之敢撓。浙河之東，地氣盡白。此爲兵徵，見於龜莢。爾衆荷戈，來入我堡。冥爾枕席，拔爾水火。公師如風，鼠寇如雲。一鼓之餘，散爲埃塵。節鉞出鎮，涉歷五年。桴鼓不驚，雞犬晏然。誰登叛人，陷我諸暨。公遷其城，寇至輒敗。皇用嘉錫，使車絡繹。天閑龍馬，賜公弗惜。公感主知，酣歌慨慷。誓提八閩，以歸職方。王師所屆，勢如破竹。天未厭亂，三軍夜哭。公材孔多，公志弗阿。月出如絳，公命奈何。丈夫之澤，流於異方。孰能行之，父母之邦。匪公之臨，千里枯骸。公雖止斯，庶亦無愧。廟堂有嚴，肖像其中。精靈翕然，上與天通。括蒼之山，其翠欲滴。公名配之，有永無斁。

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會公神道碑銘有序

治古之時，非惟道德純一，而政教脩明。至於文學之彥，亦精瞻宏博，足以爲經濟之用。蓋自童卯之始，十

歷代之史，察其得失，稽其異同，會其綱紀，知識益且至矣。而又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議定之策錄，探幽索微，使無遺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詰其極，或廟堂之上，有所建議，必旁引曲證，以白其疑，不趨指諸掌之易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覈，餘則漫不加省。與之交談，兩目瞪然，視舌本強，不能對。嗚呼！一物不知，儒者所恥，孰謂如是之學，其能有以濟世哉！此瀟銘亡友會公之慕，憤激於中，而復繼之永慨也。公諱魯，字得之，會其氏也。孔門弟子，邨公五十七代孫，其居新塗吉陽里者已久。世裔之傳，與夫轉徙之詳，昔以著於公之先墓，茲不重載。曾大父兼善，宋贈大理評事，祖天麒，宋宣教師軍器監主簿，父順元，韶州路儒學教授，妣劉氏，公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弗遺。奉禮郎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於朝，其父力止之。及齒稍長，取三史日記之，尋及其餘，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擅其精，而核其華，開有僻書隱牒，不憚道路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不寐。發爲辭章，靡不炳炳，毅然有不可奪之氣。廬陵劉提舉岳中與之語，連日夜弗休，嘆曰：「不意後生中能至於斯也。其將以文鳴乎？」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游，益充拓其所未至。寤疑辨惑，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於時。公納諫未要於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虞公大悅，曰：「昔程子與張敬夫年十六七，脫然有志聖賢之道，子能如是，復何讓古人。」公年蓋十九矣。由是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分別義理，密如蠶絲牛毛，而尤愛吳文正公激之書。吳公亦居臨川，其著書滿家，無大無小，公一一訪獲之。玩釋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以道自娛。若將終身焉。至正壬辰，天下大亂，州縣所在釋騷，公召里諸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乎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逆順禍福，言甚剴切，衆皆聳耳而聽。卒無敢犯非義者。人號曰君子鄉。及入國朝，有詔募脩元史，勸成一代之典。遣使者起公于家，公贊決部居，補苴罅漏者不一而足。其功爲最多。史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居其首焉。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輿論以老成之士，無踰於公者。其學留之議禮之家，有如聚訟，自古難定於一。公當羣言沸騰之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俄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階承事郎。時洪武二年十二月也。常忠武王堯高麗王遣使來祭，公案其文觀之，使者漸不與，公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之。乃已。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燈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燈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惡，故託脩貢以覘朝廷之意。上聞之，曰：「烏足何狡，殆如此，卻其貢不受。」五年二月，止問丞相曰：「會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即日超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辭就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倭巨寇，戍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之所議，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

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入院之後。忽吐血一升。公猶力疾。閱卷不息。自是遂奄奄不振。九月。嘗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獨公謾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耶。按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十一月。疾逾篤。上章乞骸骨。甚至中書以聞。上憫然許之。十有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公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歸。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即趣具舡。輸為書戒之。壬辰。次石岐。果飲。而逝。距家纔兩驛。丙申。至故居。丁酉。始具棺殮。擇地於縣南屏山之陽。以六年某月某甲子。附葬九世祖高安府君之塋。從治命也。公善德。熙和。人近之者。溫如春風。不見忿戾之色。然其人則山澤之壘身。退然若不胜衣。未嘗有所矯飾。其處家也。事親克孝。父喪。哀毀致疾。踰年而後能起。已而二兄諸姪。相繼捐館。公杖淚。經紀凶事。三年間。葬十餘喪。且撫存其孤。惟恐或失其所。平生輕財仗義。喜周人之急。四方賓客。日登其門。公倒屣迎之。了無倦容。嘗一試江西鄉闈。有司冀諸乙榜。人為不平。而公亦澹如也。其出仕也。精白一心。有知無不為。凡典禮涉於制度者。必經公損益而後定。雖古者吏牘之繁。簡署字之上下。人所不能知。公獨稽諸書。以為決。公誠所謂濟世之學者。非邪。公屬文。不喜留稿。其徒雖有所輯錄。猶未成書。其自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說。南豐類稿辨誤。藏於家。他成未脫稿。當公修元史時。濂實為總裁。及入南宮。又有僚友之好。故相知。號為最深。共坐官齋。更析互辨。每至夜分。唯末學之空虛。傷古道之寥落。又復相視。雖然一笑。嚴陵徐尊生嘗有言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其意蓋指公與濂。嗚呼。尊生過矣。濂也何人。而敢上僞於公哉。雖然。公未嘗欲棄濂也。相期他日幸歸休。必併會焉。其成一書。庶可藉手。以見前賢。公今不可作矣。故因銘墓之文。而賦輿懷於治古之時也。世之讀者。必將深感焉。公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為守約先生。享年五十四歲。妻趙氏。先二十年卒。公再不納配。一榻蕭然。如山林枯槁之士。人難之。子男二人。長勉。今來請銘者。次即圭。出為仲兒。後女一人。應真。適劉奉。孫二人。正龍。夢龍。銘曰。

氣化糾纏。人文昭宣。萬類斯甄。天設地施。一偶一奇。形聲相資。載藉續紛。六藝攸尊。各闢其門。兮。枝分葉敷。散為千塗。混其精兮。淵綸大邦。物采文章。有變有常。兮。不生碩儒。孰軋其樞。孰苞其腴。兮。玉簡之陽。神珠吐芒。莫自矜藏。兮。大明麗天。束帛篋箋。蒐羅俊賢。兮。衰後銖銖。寓於策書。輿論所孚。兮。儀曹之升。議禮稽經。日維蒸蒸。兮。翻覆帝猷。上窺殷周。功在刪修。兮。所積之就。所發之深。開陽開陰。兮。正翁垂紳。其色闡闡。邦之老臣。兮。媚學隨隨。其中枵然。何翅書淵。兮。天胡降喪。一鑑之亡。四國之傷。兮。其神上征。化為列星。寒光晶瑩。兮。下射屏山。馬鬣相桓。名在不刊。兮。

四十二代天師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張公神道碑銘有序

洪武丁巳冬十有二月五日。四十二代天師張公。薨於龍虎山之私第。年甫四十有三。禮部尚書張壽。即為奏聞。皇上嗟悼者良久。且曰。朕欲命其備祠。五嶽今方一至。嵩山何期大數止於斯耶。遂親製文一通。遣前浙江行省參知政事安慶為弔祭使。仍令其家子字初襲掌教事。戊午春二月十六日。字初奉公冠

劍。權厝南山先墓之次。至十有二月某日。卜宅兆於某而遷之。字初恐遺德未能大白於世。與羣弟子輯為成書。使張致和即金華山中請銘神道之碑。濂幸辱與公游。義不可辭。公諱正一。字仲紀。姓張氏。信之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重紀至元乙亥夏六月十三日。其父太玄真人坐而假寐。忽見神人飛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至君家。願見真人。及覺。而公生紫雲覆庭。紅光滿室。人以為祥。公年七歲。雙目爛爛如巖下鏡。容止異羣童。後三歲。太玄出游五岳名山。指相傳雌雄劍及玉刻陽平治都功印。曰。龍星再集於亥。吾兒當持此。大振玄風。太玄渡淮化去。而公之仲父嗣德繼主其教。仲父薨。衆論咸屬於公。公力讓仲父之子正言。正言薨。公始嗣其職。實至正己亥之歲。太玄之懸記。至是始驗。公陞廣筵。開演道家玄旨。四海學徒。聞者登然領解。時天下大亂。經錄認而不傳者十年。公乃啓黃書。赤界紫素丹刻之文。授其徒。胡合真。整比以行。奉贊來受者。川赴雲蒸。劍失其一。流落鄱陽李氏家。夜生光怪。公訪而合之。辛丑。上統大將親取江西。公知天運有歸。遂遣使者。上燒述臣順之意。乙巳。公朝京師。上一見悅。曰。噫。樞電轉。法貌昂然。真漢天師苗裔也。下詔褒美之。錫燕者。再兼有金箱之賜。丙午。復入覲。京城士庶人求靈符者。日以千百計。待史不能給。閉關拒之。乃相率毀關而入。公叩齒集神。滯豪鉅符。投朝天宮井中。人爭汲之。須臾水皆竭。見土弗止。飲者疾瘳。上嘉之。令作亭井。上曰。太乙泉。及還山。復詔中貴人。賜以織文金衣。仍下中書。給驛券。界之。以便朝覲。洪武戊申。上登大寶位。建號改元。公入賀。錫燕於便殿。中命撰制書。授以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天師。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仍俾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設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久之。陸辭而歸。上御謹身殿。從容謂曰。卿乃祖天師。有功於國。所以家世與孔子並傳。以迄於今。卿宜體之。以清靜無為。輔予至治。則予汝嘉。賜白金十二錠。新其宅第。已酉春。上召公入朝。臘月。承顧問者六。錫燕者三。三月十三日。上將通誠於天帝。致齋三日。御衾冕服。親署御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於公。俾咒而焚之。禮成。燕公於文樓。羣弟子鑿於別館。復有金箱之賜。庚戌夏。上錄公之功。特勅吏部。改贈公父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大真人。嗣成為正一教主。太玄弘化。明成崇道大真人。改封公母明慈慈順仙姑。胡氏。恭順慈惠淑靜玄君。玄君時年八十。朝野以為榮。是年秋。上復召見。問以鬼神情狀。更給銀印。壬子秋。復頒制誥。以龍之冬。十有二月。復召入覲。癸丑春。將還。上命留弟子以司祀祝之事。丙辰。上遣使召公。公忽先期而至。上喜曰。卿之來。何與朕意相符。明年之秋。朕將遣使祠海嶽。諸神。卿當妙東清修之士。與其偕來。丁巳夏。公率羣弟子汪弘仁等。入覲。錫燕午門之。城樓。上舉爵謂公曰。卿宜體此。一觴。勅內侍出御製歷代天師贊示公曰。他日當書以賜卿。翌日。詔公從太師李韓公善長祠嵩山。分遣重臣與公弟子代祠。羣望自公而下。賜衣各二襲。楮幣有差。既還。錫燕如初。公自返故里。志趣頗異常。一日置酒。與昆弟酣飲。慨然嘆曰。五嶽名山。先子欲遊而不可得。嵩山中峯。乃吾祖得大清丹經之所。今藉天子威靈。幸一至焉。噫。曠景於層霄。遠浮埃於浩劫。吾志將有在矣。君子疑其言未幾。示以微疾。端坐榻上。屬弟子方從。義曰。吾無以報國家寵恩。爾等宜左右我子孫。以贊寧謐之化。命取劍印授其子曰。我家千五百年之傳。在是。汝其勉之。死生數也。吾之不死者。其光赫赫。四爛寰

誠先天地不知其始後天地不知其終也舉手作一圓象噤然而化是夕大崖石崩聲聞數十里云公幼警敏靈籙文祕之屬皆不習而通歲屢旱禹步召風雷精神達於冥溟甘霖即降或有為魘魅所憑者授以片符輒潛影不見公憫兵戈疫癘之餘沴氣不消舉行玄壇舊典修壇壇建陰陽鼎而鍊度之其徵驗尤夥然其天性巨曠潔而不緇如超萬物之外故以冲虛子自號最愛佳山水仙踪靈跡所在必窮幽極深動至累日忘返當適意時欲乘白鶴與羣仙翔紫清之上其於人間事未嘗因此少輟其奉玄君備極孝養暨歿祭成盡禮度兵禍相仍傾貲募人為兵以捍禦鄉井人賴以安公之玄符備見世家茲不載其曾大父諱宗演三十六代天師演道靈應神和玄靜真君妣周氏其大父諱與材三十八代天師太素疑神廣道明德大真人金紫光祿大夫追封留國公妣易氏妙明慧應常靜玄君其考妣則太玄真人與胡氏也公字觀宇娶江包氏宋宏齋先生恢之五世孫子男子四人長字初即今天師穎悟有文學人稱為列仙之儒近者入朝上召見奉天殿反覆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父龍賁有加焉次字清次海鵬次勝佑子女子二人一歸鄱陽王岳一在室惟公生乎神明之胃簡素端凝用道為體而膠轕游氣無自入於念慮澄靜之久天光自發所以受知聖君入朝京師天龍便著聲聞四達至於死生之際又能不動聲色超然坐脫如行者之返故廬非真有道者豈易致哉是宜銘銘曰

天開日月真人上升周流九霄駕鶴作軒卿雲英英剛隨冷冷絳節翠旌恍其來迎載稽玄符歲餘千齡五綵交約玉笈金經矧有劍印奔星走露非人莫授恐干鬼刑華蓋神君於焉降精圓目青瞳閃如電焚入朝帝京照耀殿庭進退有儀金衣霞縉帝曰命哉爾方外臣輔朕鴻化擬真集神觀嶽崑山五岳中尊爾往代祠執禮如存庶集靈和以綏兆民皇用褒錫靈書金縢君臣遇合玄德之微胡為弗留飛神窮冥崩崖墜雷百里震驚圓光有赫四瀛震瀛在天為清在地為寧在人為貞是謂三靈此乃道樞中黃之局公能守一精聚氣凝不死維神所蛻維形白鶴來歸遼東露零洞視萬古後天弗傾

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軍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成寧王諡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有序

今上皇帝既有天下慎元忠肅公星吉死節之忠擢其一子昌官內廷邊陲察御史俄超山東按察司副使昌將行詣濼江曰先公薨於斬盜盜有義先公者具棺葬於斬水縣鳳凰山下家人弗聞知時兵未靖各守其境道阻不通昌微服馳走數千餘里瀕死者數矣遇今上克斬始獲至詢斬人啓棺北還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而昌又獲祿食於朝皆上之至仁先公之遺德也先公之忠既載在元史惟是墓道之碑未有刻文敢惟先生是請翌日瀼以開詔曰然星吉之忠朕實知之卿其勿辭乃考論其事曰謹按元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軍軍重事江西等處行中書省丞相追封成寧王諡忠肅星吉字吉甫河南人贈榮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秦國公改封雍王榮吉之曾孫贈榮祿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代國公改封涼王搆思吉榮兒只之孫贈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趙國公改封邢王搆思吉之子其先三世以語言材藝事太祖憲

宗世宗為性烈馬赤諱諸國言後皆以公貴封王會祖妣倫徹祖妣阿捏妣順祖皆從其夫封國為夫人改封王夫人公兄弟六人於次為三少孺然不可犯武宗時召見便殿襲性烈馬赤事仁宗於潛邸仁宗即位雅宜公久不改官英宗知公材延祐七年十二月授承直郎中尚書丞賜中統鈔千貫給校尉十人專道而行監御用物公謹持出納不可勢屈中官貴臣手無符勅絲毫不敢英宗奇之至治二年二月遷右侍儀同修起居注命龍慶州遠魯花赤脫歡以女妻公賜鈔三萬貫為聘資寔得容近公每侍側中外利害乘間進說無虛時泰定元年六月拜監察御史階奉直大夫丞相帖木迭兒紛更朝政御史大夫倒刺沙狼據中丞公奮章劾之朝廷凜然畏公三年七月陞朝列大夫引進使知侍儀事四年九月進侍儀使階朝請大夫文宗天歷二年八月拜江南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時大夫阿思兒蘭海涯有能聲公至萬口移譽於公大夫聲頓疑詔賜衣一襲上尊二朋鈔五千貫至順元年遷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劾姦劉楨煦其朽枯境內帖息三年二月復拜治書侍御史治陝西行臺未至召還同知中政院事六月改同知功德使司事順帝元統二年四月准西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告闕僉擇其良以公為之一道稱治明年徵拜大都路總管府遂魯花赤疊殺之下權倖肆橫法滯不行公操其紀綱風雷追斷不問誰何姦尤帖然屏伏至元二年六月擢嘉議大夫大府卿大府近且貴莫敢鈎踐闕豎擾亂散無緒吏緣為私公較摘隱微立簿計數吏畏若神將作院累歲乾沒綺縠之屬一萬五千餘悉責償之知崑山州事管某上書誣平江路總管道童詭報歲灾帝命公察情否初道童以廉正治其屬官不能堪故誣之且倚前翰林學士阿魯灰為援公驗得其狀以聞卒坐二人罪三臺交章薦公五年二月特授資善大夫都留守仍兼大府卿益虔於職談其美者日以上聞帝曰不可無旌以勸奉職者六年三月就加榮祿大夫未幾帝幸大府見公所為條法精密諸藏皆盈有黃金束帶之賜時徵兩公立階下命侍臣取御服油衫加其身至正二年十二月陞宣徽院使四年二月改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控治五溪洞蠻土酋鹿馴家暴變幻百出每視省臣咸否以為叛服公禁城內兵勿擾其境布約施惠化其悍猾效貢奉職比於近縣十二月以中政院使召還六年六月賜金虎符轉海西遼東哈思罕等處打捕鷹房怯哈口萬戶府達魯花赤十月遷將作院使後二月太府卿卿再入太府兼將作使階超光祿大夫七年十月遷宣政院使明年三月拜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官恬吏怠漫無倫紀公至擇剛明御史行十道糾劾貪邪疏拔冤滯憲司隸卒盤據為虐者甚衆公下令屏斥之俾州縣之卒更月入直民歡樂之建康城北有宋王荆公墳寺僧世守既久視為己有王氏孫伐山木僧執送官官將以盜論事上公怒曰王氏山王氏孫伐之何謂盜耶即歸山於王氏而逐僧出之秦檜裔孫效民田羣訟不決公問察屬曰檜是何人寮屬以姦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戮矧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公之明決皆此類湖東道僉事三寶注廉介不阿御史以私謁之不聽輒以事劾之章至公所公曰鴟取腐鼠耶秦杖御史脫脫丞相與御史有連銜公十年五月移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並江北威順王寬徹不花田獵陸陸稼穡起廣樂園萃名姁巨賈以罔利有司莫敢問公至求見王開啓右扉入公引細床向

中門坐叱問曰吾受天子命為藩大臣烏可以小門入我閣權告王乃啓中門導公入公拜謁畢起言曰
 王帝室之貴與國同體不為天子養民而獵野獸悅婦女以為民病臣竊為王危之王投几降坐執公手
 謝曰非公不知此悉能其所為有胡僧持官府柄橫甚公捕其妻妾十有八人籍於官真僧於法由是民
 得吐氣十一年妖賊徐真一等起汝穎蔓延湖湘間勢甚熾時武備久弛公咨於衆或以老將鄭萬戶有
 材略對公乃令募士兵繕城池修戈甲起部屬以禦賊事賊聞有備遣其黨千餘詣軍門降公謂鄭曰此
 誣也鄭設伏受降誘而戮之縛其酋六百人獄以俟命會公召爲大司農平章和尙受賊賂繫鄭而釋其
 縛縱之明年正月賊乘懈襲武昌六百人自內爲應城遂陷城中人泣曰星吉平章在吾國豈爲俘乎公
 至都入見陳致誠狀帝喜賜食及錢三萬貫脫不悅奏爲江西平章政事員外置吏卒趣遣之官至
 江東有詔會浙西平章政事不願帖木兒南嶽中丞蠻子海牙守江州時江州已破江以西道不通公開
 省太平募人開道持羽書走江西徵兵未返而賊焰漸逼調廣德軍寧國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號百萬
 衆皆沮懼公曰勿憂彼賊我王師彼豈吾敵乃貸富民財募強壯爲兵初行臺募兵人給十五千無至者
 公子五十千三日從者逾二千人公曰可矣即撥甲冑舟二千入鼓行沂江而上四月與賊黨戰池州斬
 首數萬復其城至魯港威順王之兵亦至士氣益張賊據銅陵拔柵夜遁去又復銅陵蒐其黨得二千餘
 盡戮之復遣裨將陸行遇賊白馬灣又敗之賊走淮西公部分諸將卒兵臨其後及於白涇賊窮列陳迎
 戰公麾左右策馬雜射薄其軍擒僞相周顯賊潰不能列俘其衆五千奪舟六百艘乘勝奔擊之賊溺死
 者蔽江江水爲白於是道稍無阻已而賊援池公率衆至池遇五游騎於苦竹嶺斬其二勒賊安在聞其
 衆三百屯貴池襲之散去復其邑賊復攻陷石埭殺尉公夜趨之賊陳其衆三千於縣西岳溪橋有三會
 一乘驢二躍馬突前挑戰乘驢賊驍勇無敵軍中常畏之公引弓射之應弦而仆再發再斃二會後師乘
 之賊棄城走其散卒千餘焚掠縣西鄉公復追出境賊忽將舟師二百艘順流來攻公命萬戶王惟恭禦
 之戰方酣賊舟從旁橫擊賊破走乘勝進望江清水灣居三日偵者告賊舟四百艘順風引帆直指我軍
 諸將失色公曰無傷吾有以勝之乃假旂伏橫港中風急水駛賊舟不得泊奄忽過過且盡命舉旗擊
 帆鼓譟出其後賊驚駭不能弓官軍奮擊遂敗之擒卒二百獲其舟艦器械甚衆進克建德縣時賊久聞
 安慶聞其黨敗而蠻子海牙亦至焚營解去公且行且戰復湖口及江州賊巢據彭澤公欲攻之而江州
 倉無一日糧乃諭民輸財資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而自駐番陽口扼江湖要衝以圖恢復然亂已久湖
 廣江浙多敗江西亦無援助者轉戰六百餘所將兵日衰耗困疲財粟亦且殫匱或請去就食東南爾再
 舉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則死此去將何之九月二十日賊知公兵食俱竭帥大船載葦蔽
 江而下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公麾兵殊死戰死且盡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戰亦死公猶坐大呼
 曰殺賊殺賊俄而賊射中公中目仆舟中賊素識公名不忍害與置密室中明且少蘇賊饋食公臥吐去或
 以刀脅公降公罵曰狂賊我國之大臣恨不能殺爾而爲爾獲命也何謂降爲大罵不已賊終不敢害環
 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不能報國敢不死以辱命言畢而絕時十二年九月

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卒後二年監察御史曠燾等請褒其義乃贈今官而諡忠肅云公先娶即脫歡
 女諱奴倫生一子而卒後娶郭氏中書平章政事不花之女俱封趙國夫人子男五人曰喇哈哨識理公
 卒後特授榮祿大夫利國監大卿曰答兒麻八大中大夫僉遼陽行樞密院事其三即吉昌初名達爾麻
 識理上賜今名曰寶山曰寶座女一人濂昔論次元史未嘗不歎其收亡之易由於內外壅絕將相非人
 使然也當亂之始與誠得數萬之兵使一猛士將之可立見其撲滅而顧依違不斷致致大毀其中有足
 任如公者又卒俾之孤危無援不足以成功豈非自致哉惟公忠義果敢出於天性歷踐要職聲績彰明
 提千百未試之卒轉戰湖江間復城破邑懾敵人之膽雖勢孤力微大功不竟然忠義之氣猶足以立萬
 世之防範使亂臣賊子懼宜乎皇上褒其後人而以銘命濂也其辭曰
 湖河之西正氣烈烈摩盪日月乃生英傑其人謂何爲忠肅公偉貌長髯猶人中龍當元盛時出入禁闥
 一志小心不自矜伐歷事三宗登於顯融正色厲言以折姦兇既司行臺亦尹京邑貪邪宵遁鬼神泣
 湖湘之間名王所都納貨輸珠悉黎告瘡公聞聲額盛服往謁以笏畫地再拜辨說弛其嚴威謝以異辭
 予實無良非公不知盛極而弛擊生聲起帕額持戈蔓延千里公駭而咨聘帥與謀始剪始屠天子召子
 匹馬北馳狐鼠相賀大城巖巖一蹶而破民泣且號吾實不辰公如在斯豈爲盜人當之哉詢亂實誰致
 積首告言權臣喪氣公喪其氣彼斥公身朝辭暮行禦魍魎羣公曰予家世承國恩先臣在天敢負吾君
 我兵二千以義爲勇盜雖如林逆不能衆既復池陽遂徇銅陵呼聲如雷江水盜疑左鹹右擒轉戰日亟
 扼江湖咽以掃南極氣吞逆孽奈力之痛孰謂猛虎制於羣狐人或謂公盡往他所公曰受命死則於此
 烈焰燭雲勢無全軍志在誅巨厲聲益振羣酋羅拜來饋飲食叱之不御以死報國公死者身不死者名
 相贈王封以魏苟生豈惟當時念久愈著元廟既鑒公尙有子公子克孝天子是庸匪惟私公以勸盡忠
 雖公至忠天子至仁刻辭豐碑垂訓萬年

毛公神道碑

奉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毛顯來謂濂曰先公以至正辛丑正月朔日棄世諸孤某月某日遂畢窆之
 禮迄今已十八春秋游蒙天寵之加貴及泉壤而墓上之石未有銘辭大懼無以昭君賜而示子孫願爲
 備書其故俾刻焉按狀公諱麒字國祥姓毛氏世居鳳陽定遠縣之昌義鄉生平負英氣多謀略人恆敬
 之壬辰之夏汝穎兵大起所在郡縣皆相挺爲亂今上皇帝龍興臨濼憫生民之塗炭持三尺劍出而救
 之一呼之間從者數萬直趨定遠之池河初縣之大姓陳氏與公謀招健兒爲兵屯營其地挾縣尹某爲
 帥作保障計聞大軍且至皆棄妻孥作風雨散去公獨扶尹共詣轅門款附上遙見之令左右問曰爾爲
 何人對曰定遠尹也扶尹者何人對曰縣民毛麒也上壯公所爲乃召之前指謂侍臣曰衆皆潰而麒獨
 降非有識者邪於是寵遇優渥朝夕俾公侍膳與其計征討之事健兒聞公在幕府亦先後出降上取滁
 州擢公行軍總管府經歷司其倉庫兼掌晨昏歷以鎮將帥之失佐者未幾取和州軍威益振上以建國
 之初唯兵食最急仍命公護滁州倉乃帥師渡長江太平望風乞降遂開江南行中書省徵公還陞爲郎

五十餘世，封侯相，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衰衣，肅將祀事，惟公紹休，道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左禮右樂，格於幽明，上下尤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焯焯，如虎如龍，益道難巨，公實啓之，關陝之間，將駭將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謂元戎，世方與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為，禍將遘身，云何弗歸，靈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道，土宇日盛，位其可居，退修於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繼聖惟賢，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真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餒，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毋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楫，乘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食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焯泣曰：「先公致令二十年，無文銘於神道，竊恐忠烈不自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勳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勇絕人，儻長服之，歲癸巳，仗劍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擄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軍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歇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禽殺之，授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附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蟻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卒，年三十，有九，夫人邵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癯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圃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飾，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探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真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舊，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

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即焯也，焯於洪武丁巳，借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雲雷屯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蒼蒼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魯，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鷹鷹，大刀長戟，屬裝，左磨右刺，流電奔，緋衣繡弁，龍虎屯，駐馬飲江，江水阻，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若雷震，遺者膽落，兩足踣，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偽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鏖，綠纜蔽江，臨鈞援，槌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嚼，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隨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立侯，賁九泉，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教，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慎勿說，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誌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為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騷擾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資數千萬，與弟文燾合謀，募壯壯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說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為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閭，而復其家，黎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歸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今上皇帝既克，妾君族人籍兵甲，以君名詣贖門，降，上大喜，特立永康，以君為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恒，繼之，君還，復召為庸田司，經歷，故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亂，襲嘉興，君視知之，走使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即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粵，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於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東陽縣，與西丘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老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武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牘，例籍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茲利，且致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致者，自河南來，遷，以玄孫浩，浩上嘗宋孝宗朝，脫父兄於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弟源以行義，庭門，皆有惠於閭里，源玄孫鑄，仕元為永康尹，君曾大父也，大父汲，父機，母某氏，初君之太父，嘗脩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弟，至君，顯其志，卒成之，君為人如樞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君妾戚氏，三子，曰堂，堦，垣，垣後季父文燧，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成誠道，東陽，俞文燧，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既葬，君乃謀於弟曰：「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先知子者，唯太史宋公，太史嘗銘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苟以墓上銘為請，必不忍。」

辭乃以君族弟榮狀來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壽其大使人可推知其餘也銘曰

人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興秉義孔偉散金聚兵以彌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辭而弗承匪徒辭之以俟神聖黃鉞臨城解甲請命左箱將符右珮縣章季也攝之於君有光起司庸田亦佐方獄章服有儀蔚為邦伯自廬而吳千里是綏相其良姦以撫以誅儉氓跳踉弄兵陷郡陰檄王師擒斬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不從萬家獲姓不躋於崇而淪於遐吏操深文幾隕厥家

贈中順大夫鎮江知府徐公墓碑

皇上即位之十年詔曰光祿卿徐興祖慎事小心在朕左右二十有五年未嘗有過非其祖父之教何以致斯其準恆制寵贈之官以勸奉職者於是吏部承詔贈其大父徐慶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父景福中順大夫鎮江知府祖妣朱氏贈德人妣高氏贈淑人與祖既祇奉制書告於墓下復謂余曰吾祖父世有醇德祖之事稍遠弗能悉知知而悉者惟吾父而已吾父之德吾知之吾子雖知之弗悉也至於吾孫又不若吾子之知則遂忘矣苟不託於文辭何以示後之人使知所自敢以累執事焉余與祖同朝甚久不獲辭徐氏世為建康人國初易建康為應天府今為應天之江寧人公諱景福字某諱餘慶之子諱守禮之孫平居願貌寡言事親先事揣意取其歡欣兄眉壽析產出居朝夕往省問其缺乏及所好而饋進之

並市肆備百物以通時之有無不過求銖兩息遇人不問長少卑躬悅色懇篤誠信出言惟恐傷之一揖垂首幾欲及膝久之然後起與俗無怨聞喧聲輒引避人告以求利則曰苟足可矣非敢求也或尤其太同則曰誠以待物同非所知也由是里閭咸稱之為善士公既以此自治生子亦以是教之年若干以某年某月日卒某年月日葬於聚寶山府丞墓側妻即淑人高氏附焉高氏柔嘉有則年若干以某年月日卒子男三人長紹祖次即興祖與祖同濟瀛瀛謹由尙食局副使四遷至今官階中順大夫為上所信任賜以第宅土田而孫男五人欽鑑鈞仁義皆謹飭習禮欽復擢為從仕郎掌醢嘗承會孫男女又十餘人君子於是知公積善之報未已也嗚呼為善者觀於徐公可以知勸矣乎銘曰

天博而穹厥聽孔聰善祥感歎成以類從孰隨不知警其幽遠乘不為善其胤卒殄有察其然善集於身身或弗昌昌在後人懿惟徐公嗜善忘利豈必多言躬行於事純孝篤誠於父於兄小智私謀我則不能里譽聞稱公誠善士不顯其身以遺厥子厥子如何冰潔璧玉食是司以奉聖君帝嘉舊勳俾長光祿金帶朱衣其儀甚肅殿門嚴嚴不致顧瞻退食於家默無一談帝曰爾賢祖父善教錫以峻爵以勸忠孝迺贈徐公守彼鎮江徐公有父佐於鄉邦制書煌煌丹雘如日宰木祠垣燁然動色鄉隣歎咨始實弗知積善致斯胡寧不為徐公有善子食其報人孰非公賢者是效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新墓誌銘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和

州合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合山某年月日始遷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叔反於鑿深懼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晝夜號傷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譎十年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睦於是評駁羣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

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陞陞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元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坐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會君堅黃君啤葛君元哲更相策警晝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棹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嚴張公以狀元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以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惟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釋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邪縱加罪罪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執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問學

淵深特命莊爾雅較君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轅發建監門資齋舍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於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於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胃監以教化民彝為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歷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復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餅饋僧寺咸里歷歷叩之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謹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壁其為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錢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舉田於雄雋二州相地受略難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玉册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宮公謂克學曰儒有遠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徹牲醴而以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進加天歷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木兒伯顏等構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陷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祝融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司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譏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治乃為文祭其子民悔後妻逃去人搖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參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慎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參政經略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頌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以薪膏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且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籍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佩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幹鑾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參知政事也刑部尚書宋列

國象與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困糧廷議杖驗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莫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擄之會晦至燕都獲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擄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參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李羅帖木兒戰死之太醫院經歷徐某竊盜賊盜敗徐就拘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使三返公竟不許檄北行省參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宜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李羅帖木兒鄜橫帖木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毀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李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鄜橫帖木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為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搆思監喪妻不出事中疑初江南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徵國朱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請封諡劉賈事上中書曾疑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獻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詰勸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殿火順帝勸重建大安宮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日奉錢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錢錢而後為邪因次第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尙玄嘗伏闕上疏言鄭王其之冤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時楚速達兒為胤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是向可以仕邪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答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臥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課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脫帽井傍兩手據井口俯身將就沈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大呼曰公毋死公毋死公不食祿四年矣非居位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而兵入府滅垂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登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頗骨為楊璉真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為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誣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恆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施若有督之者凡舉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

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徵政院使。禿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卻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賜而生之。以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參政燕人杜錫。以公南士。欲搆公罪。錫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篇。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以中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氏。堅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平天。次德益。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為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快不快。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迺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與朔方。氣瀉而融。俊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與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膺帝明。中原薦饑。黎首告病。公跪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此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曠嘗有相。化其荒隘。趨厥禮讓。貝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笏冠。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究弗雪。孰善弗褒。孰靈孰秀。弗除弗薙。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費。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蒼老淪亡。屹如丘山。以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乘國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吁。吾胡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迫迫。如涉失梓。天兵北征。驅雷走靈。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尚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太古玄酒。道則在茲。俯祿何有。孰高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秘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玄。范文白公。樽揭文安公侯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家子諱汝。君以文學仕。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遊。君獨坐誠不休。夜燕新以繼。必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肄舉子業。試不合。有司既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懼之。或譁笑方殷。聞君履聲輒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

美。以為文安慶。至正口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人勸君輸貨縣官。而給鹽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汝敢玷先君之喪乎。至家。按禮制儀。成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秘書郎。陪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太常博士。再入翰林。為修撰。仍兼國史編修。階三轉。至奉詔。大夫代祀北嶽。北嶽。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留為禮部員外郎。陪朝列大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偽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往。改命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既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略使普顏不花尚在。君詣與之謀。經略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略何為發此言。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願獨走。欲安之乎。經略起問計。君為之畫策。經略曰。吾志決矣。即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戰不利。民大擲。君集衆告以禍福。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緩將為俘。語甚切。民咸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作層樓。命守者鑿鐵為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為。及賊據山。以火攻樓。即以長鉤曳之。隨灌以水。火尋熄。復積薪枯棘城下。賊穿隙以入。燎烟於隙。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微民居以炊。經略憂以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憂不勝。乃槌牛釀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踴躍請戰。空一城鼓譟助之。聲如雷。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將諸將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關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成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於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為君冤。君曰。吾職耳。可徵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秘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義察罕帖木兒在洛。遣使逆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大明兵圍城。七日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追迫北走。樞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於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為。奮然行。弗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途強挽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臥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二月八日。卒於寓舍。年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為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為浮豔語。集毀於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欲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為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貞文。文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嫡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關於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得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為難文學可勉而修也而繼其道德為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妾曾吳易三氏曾先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棗壯天其二即樞樂三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來述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刑元百年中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歷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震域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爾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略南藩剪屠姦兇仗義為城奮作士氣章甫中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汚先君生既有關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為碑來者成式

故筠西吳府君墓誌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日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亡矣吾屬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正月六日葬於孝義里戈溪之源其孫鍾以濂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仲右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吳出秦伯苗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者以學行聞於人私設文簡先生先生遺孫少邨咸通中復遷於元祐父護母斯氏府君馮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早喪父事母夫人甚恭黎明至寢所候起居躬進膳羞必待竟食乃退母常戒之曰我有勝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首謝及母有疾府君遑遑不自寧夜參半泣禱上下神祇願以身代久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斯今以汝子之孝特延一紀疾果瘳忽忽公宣慰浙東聞君之孝辟為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老苟力田以為養不翅足矣何以仕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色為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號慟幾致阻絕服闋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喪見者憫之府君自念父母歿唯教子孫毋析居乃可以繼先志聞浦陽鄭順卿家十世同爨特往謁焉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璫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肅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啣食哺之犬得不死文人競為詩歌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誨飭剴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天之昇於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坐視而弗之乎乎吾就地之日近故惓惓為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一子康髮盡白帥諸孫會鴈行以進次第舉觴為壽府君抱玄孫真膝上銜杯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為神仙中人給史遂為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遺奇疾陽道閉澀不復能小遺醫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噓而通之其孫曰鉅者遂如醫言僅得汚血一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可

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耿前志云府君妾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子男二長庸先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錢銓錢銜錢銜孫女一花亭黃鐘其婿也曾孫男十源混海汝濤治瀚洪曾孫女二在室玄孫男櫛梓植府君性恬沖與物亡忤貌熙熙常如春未嘗少見憂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笛長可六七寸遇風日清美輒箕踞而吹之聲振林木而胸中之自信者一假是以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命之祿以展所蘊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歿則期功總麻千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倘奚憾哉濂也不敏頗嘗獲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又蒙授館致館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視矣俯仰今古惡得無情乎於是極其大者而製銘曰

如將歷世而弘如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贈承事郎吏部侍郎張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上德至渥也於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母府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墓下復請一介蟻蝨之臣待罪銓曹恩榮溥博逮及二親贊綾金軸下賁泉壤度深懼無以修上賜而垂示來裔莫堅匪石願吾子為文之濂謹按狀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接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者始遷於禮園社塋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歿葬世之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既葬父晝夜念之弗置搆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尤精發為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朱程二氏無乖謬者漢儒拘泥不通或流於術數痛廢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士咸謂府君得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為知吉凶悔吝而已何以官為獨念居處村疇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城俾就名師備游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去而為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至正二十一年辛

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柩葬於增城縣西之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官。風采凜然。貧墨爲之屏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卽度。次輔。次峻。次熙。輔。峻。俱早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人有云。爲善者皆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爲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內。實合於易積善成名之義。今度位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爲親榮。而府君不及見矣。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韜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臨昭宣。鬱蔥而綿延。是爲張氏之阡。

元故文林郎同知重慶路瀘州事羅君墓誌銘有序

嗚呼。士君子立志。孰不欲建功名。垂竹帛哉。或不能逢其時。時逢矣。或剛正忤物。坎壈至死。卒無以達其志。志弗達矣。使其名復寂寂無聞。其鬼不靈則已。脫稍有知。未必不鬱鬱於九泉之下。操觚任紀載之責者。寧不爲一動心耶。此余於廬陵羅君。殊惻然也。嗚呼。君諱文節。字仲正。姓羅氏。羅爲江西右族。唐肅宗時。自洪都遷廬陵之秀川。入宋以來。家談仁義。而人悅書詩。以通經。上南宮對大廷者。幾無虛歲。朱紫相承。照耀州里。起館郡章者四人。而邑之令佐尤夥焉。曾祖時誠。祖宗權。鄉貢進士。父履泰。字以通。爲元之鉅儒。著書滿家。春秋禮記周禮三經皆爲之集解。復衍河洛圖書之義。列圖三十。多前修所未發。出其餘力。補正戰國策舛誤數百條。且爲年表。以次其先後。行丞相府。聞其名。署東湖書院山長。蓋世號道齋先生者也。君始能言。其父抱就書室。抽一卷授之。祝其疾讀。君指插架牙籤曰。吾齒稍長。雖盡通之。未慊也。其父驚喜。呼肆小學。輒以氣雄。諸生莫敢與齒。後從宦東湖。賢士大夫咸折輩行。爲忘年交。問學日進。水湧而出。撫州判官燕君某。辟爲郡吏。郡有獄疑不決。守貳爭以爲問。君歷階而升。摘其案語曰。如此則爲直。如此則爲枉。僭類大抵。出奇計沮君。會朝廷有詔。造函箴器仗。遣君至屬縣督其成。君至樂安。憩縣廨中。羣吏更謁互諫。以爲鬼物所馮。不宜居。君笑曰。惡有是。乃酣飲而寢。夜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丈夫長而青。立與糖齋。君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黎明視之。並廨有綠章。寫降而敷。縣人祀以爲神。君曰。食怪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未幾。綠章枯死。怪遂息。郡有織錦工。嘗籍於官。竟遁入武昌。出入辨章溫公門。溫勢能薰灼。莫敢誰何。復嗾君捕之。縣知之。不敢受。君牒君直訴辨章。辨章曰。爾胡不求之府公乎。君如言而往。府公搖手相戒。亦不復出一語。君怒。游走辨章門。辨章厲色斥之曰。業已屬爾矣。復來何耶。君曰。工合應官。緣府若縣。謂其爲社鼠城狐。不能詰區區小人。固不知何所指。明公乃方嶽大臣。不助半指之力。如廢王法。何辨章語塞。即下令捕與之。衆益譁曰。是尙不致溫辨章。其有我輩乎。謀出之益急。君懼禍及。襄糧馳燕都。燕都貴人亦忌君峭直。高門縣簿無可投足者。遂入成均爲弟子員。一日方挾冊諷詠。有相者謂君曰。君兩顧入髮。當遊徵建。功無以久淹爲也。君遂用國子助教姚公登孫之薦。上於集賢。集賢移文雲南行中書。署君昆明州學正。秩滿陞授孟傑府。君刺蠻夷子弟。曉之以

君臣父子之義。辭氣激烈。聽者發然。轉普定府知事。廉行彌厲。大理金齒宣慰司辟爲令史。豪酋使人驅賦。持黃金數鎰爲君壽。乞君勿右。君曰。君之去。舍怒曰。君若天赤邪。乃不納吾金也。天赤鎮雲南之名相云。君卒奪田歸。勸者。乾崖。瀨里。當賦金。使者至。登人納賂。往往過所賦之數。而金又不可免。君至。憫其愚。反復開導之。登人鼓舞於庭曰。徵使者之廉。孰能恤我至是。與輸金而還。俄入揀雲南行中書。雲南驛騎皆官中給直。官吏乾沒之。以市馬。責士。君曰。爲天子牧元元者。顧若是邪。痛懲其弊。朝廷以雲南在萬里外。下吏部準循舊比。行銓選之法。使者至。選君承其事。君知積弊未去。且曰。王者無外。敢不盡承上命。以正其法乎。獻五策於使者。吏受民賄者。官不稱職者。糜蕩不會者。月日不登者。居制未終者。皆不調。使者大悅。悉從之。俸門遂塞。演池有神蛇。能與雲雨。會大旱。民屢走池上。若無聞者。君爲檄責之。片雲歛然。雨因霑足。南詔海中。積葑成淤。而浮游水上。夷獠耕稼之。號曰葑田。田如不繫舟。西東無定。人交相爲盜。君命紀字爲號。疏其步疇。及四畔所屬。上於官。官爲給券。使有所憑。復植木積海岸。嚴其畛域。不相淆亂。或海潮漂蕩。有藉以爲奸者。俾出券環證之。竟歸其田。夷獠指示子姓曰。此羅據所賜也。否則人盜之久矣。監察御史至。每召君於庭。事難定者。必待君言而後決。雲南王亦熟君行。命陞爲提控。提控事。悉心任君。君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名聲翕然。勸蠻夷中。先是。蠻夷有鐵甲郎者。負固不服。至是。驩曰。天子遣賢補臣至矣。奈何不降。帥未附者。皆來歸。君之功爲多。鎮戍萬夫。長伯胡行事多不法。憲府繩之急。伯胡擁兵以叛。累歲不能討。曲靖宣慰使鬼宗。亦蠻酋也。助兵一萬。夾攻之。伯胡就縛。幕府上功。鬼宗參知政事。將上省臣。上下莫不與之。君力爭曰。雲南親王臨蒞之地。辨章而下。多八座。大臣何得有蠻酋位邪。苟錄其功。使以參政之名。自鎮其土。足矣。不然。國體其謂何。空一府成曰。徵羅據幾失之矣。鬼宗懼。託君鄉人囊金以獻。君怒曰。腕可斷。案不可署。鬼宗悲而止。君疾惡如仇。聞部使者德住貪暴。賦虎神詩以爲風。德住銜之。賄西行臺御史。以專權自恣。勸君君走。君怒中臺。遂擊德住去之。夷人大快。君以常調除承事郎。同知彌勒州事。政成。謁選吏部。遇鄉友羅玉於逆旅。乃勸君曰。君以剛毅取嫉於人。致齟齬一世。秋髮已縷。紛被肩。何不謝事以佚老乎。君慨然曰。子言誠是也。乃上乞骸骨之請。以文林郎同知重慶府瀘州事。致仕。年僅六十三耳。居數年中。原道澗。乃犯鯨波之險。由海道至閩中。而江西兵燹方亟。途不可遠。以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壬戌。終於福州之民舍。君未終。謂其友曰。此正吾死所也。夫何憾。時閩猶奉元正朔云。其壽八十。洪武五年冬。君之喪始還。明年某月日。始附葬先兆龜山之原。君長身而瘠。胸襟磊落如青天白日。喜而折人過。雖王公貴人無所避。故有過者常畏君。知亦有幸其知以自改者。民事有屈而不伸。君廉得其實。忿忿見乎色。必以告司法吏。因得白者甚衆。知識尤絕人。每言某地當有兵變。時承平人競指笑之。其後果然。始服其先見。生平急患難。重倫義。族叔繼賢久居燕。頗饒於貲。與妻柳皆老而無胤。嗣乃迎翠從子。觀遠爲後。觀遠至甫七日。而繼賢夫婦死。其服役者。羅參出而呼曰。我嘗爲子矣。觀遠何人。乃欲與吾事邪。觀遠弱喑不能對。君亟告公府。遂參。盡獲其貲。授觀遠。且具舟車。使扶二喪

還江南不特此也。凡遺疾疾貧及死喪無依流離不能歸者。君必捐金倡義士周之。初不知其為何人。如人也。君娶劉氏。子男二人。長大紀。有文學而剛介。酷肖君。次次炳。贈番禺縣主簿。初次炳為差。廣東宣慰府宣慰使。釋迎。嘗招嗣丁三千。即遣征連州。嗣丁怒。至清遠將為變。乘傳弗敢往。次炳請前嗣丁。嗣丁相向。次炳給之曰。宣慰命我來賞汝。嗣丁何為也。嗣丁退。與清遠令斂帛散之。乃率以往。至連。為寇所敗。次炳被擒。備極慘酷。竟不屈而死。致有今贈女二人。長適郭滋。先卒。次復為其繼室。孫男一人。做會孫男一人。某君葬後二年。大紀汲汲圖君於不朽。以國史編修趙君。所為狀請謚。嗚呼。子昔總修元史。每求剛正之士。在下位而不伸者。載焉。蓋以謂雖不能拔之於當時。聊使其暴白於後世。庶幾死者無憾。而生者不媿。惜乎有司不上君之事也。於是徇大紀之請。執筆而具書之。百世之下。必有因予文而知君者。雖然。予何人哉。文之傳不傳。固不可必也。所可恃者。世人鑒君之行。頗多。多必則做之。則做之。必相與誼視之。文其有不傳者乎。信有人如君。終至湮沒無聞。則夫天理人心。儼如日出日者。果為何說也。嗚呼。銘曰。

堪輿之間。正氣烈烈。在人為剛。在物為鐵。鐵尚可鎔。剛則弗屈。挺然常伸。欲不可沮。一惟君之生。能以志雄。遊養以時。日擴以充。百壬所忌。吾惟正從。譬彼川流。萬折必東。二古惟正人。妖不敢干。其其豫章。變為枯管。誰鎮大藩。乃復蔽奸。我往折之。聞者膽寒。三夷人何知。惟結卉服。宣厥彝經。不變其俗。爾金我辭。我直爾曲。凡施惠利。惟日不足。四威靈既震。叛民來歸。鐵甲旣洗。乘戈而禮。有聲洗洗。有澤輝輝。有知即為。不識位卑。五袖衣孔揚。其貧若狼。我斧我斨。莫不加其亢。形之聲歌。庶德而獲。覆謂我狂。替我以涼。六持此而行。何適不艱。坎壈其躬。恬夷其顏。胡不爾庸。以豕為冠。鷹隼一出。狐鼠盡除。七賢否易位。易以為政。君亦何傷。人為嗟咏。禾黍離矣。涼颺棘矣。吉士亡矣。何嗟及矣。八

故處州路慶元縣儒學教諭張公墓誌銘

濂當弱齡。嘗游學郡城中。時王教授雲卿方之官嚴陵。忽持錢行卷示濂。中有浦陽張公詩。音律清麗。而字體莊勁。得八分之正。心竊慕之。後七年。始獲拜公於月泉里第。公風神峻潔。眉目聳秀。遠而望之。若玉井冰壺。絕無一毫塵土意。及聆其論議。則纔然如貫珠。退因私念。前輩沈涵深固。故其見於辭氣者。有不及。未嘗不自嘆。鄙吝相。而莫克攻。勵之也。方將為問道。致德之圖。居無何。而公亡矣。又後十年。公之子端臣。伴繁。行為狀。來金華山居。請濂為之銘。濂誠後死。不可謂不知公者。銘何敢辭。公諱恕。字如心。姓張氏。為婺之浦江人。曾祖貴。宋宣義郎。祖祚。承信郎。父森。湖南潭州路教諭。公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摩之。雖暑燥金寒。折膠。不易其恆度。迨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間。遠近來學者。戶外之屐常滿。已而用薦者。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公所至。皆以興學為己任。招集弟子。員危坐堂上。列翠聖人之書。為之敷釋大義。皆充然有得。士風為之不變。尋以母夫人春秋高。歎曰。孝者。百行之冠。冠。吾母鶴髮垂頰。尚可宦游而弗之止邪。自是夷猶里閭。日侍夫人之側。當風日清美。或杖藜行佳山水間。如嗜飲食。或勝友時集。輒商略古今。上下數千年事。及燕沈淪者。賦詩自娛。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公素患脾疾。

至是發寢劇。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遂願。公生於咸淳辛未十一月乙亥。卒於至正癸未六月乙卯。壽七十三。娶方氏。有婦德。克配君子。生子男六人。虎臣。端臣。稷臣。純臣。敬臣。子女二。于貞。方元亨。其婿也。孫男五人。僧家奴。道童。留孫。復生。憶祖。僧家奴。復生。早卒。孫女三人。其年十月已亥。送公於縣東五里原先塋之側。其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云。夫自師道不立。後生小子。失其所依。憑無以承。其所休。而甄陶其性情。故蒞事制物。動與理遠。深為識者之所慨嘆。有如公者。惟惟以斯道淑諸人。所以為世防。而昭民能者。實於是乎賴。而公竟死矣。雖然。公之子皆業儒。端臣博學而能文。辭尤號最良者。是橫經邑庠中。俊秀子弟皆環聽之。公雖亡。其不沒矣。夫銘曰。

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朱公墓誌銘

濂少時。即見甫士朱公廷試文數篇。已歎其不可及。後二十年。聞公官閩中。所歷有聲。尤慕服之。及今又閱二十餘年。公之孫滿。以墓銘為屬。問公之死。已十七年。而濂亦老矣。嗚呼。其何忍辭。公諱文選。字原道。姓朱氏。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君固孫學。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授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元至治癸亥。以尚書舉進士。丁外艱。去。至順壬申。再舉。遂上名南宮。對大廷。名列第十。賜進士出身。擢同知瑞安州事。階承事郎。改汀州路總管。府推官。轉承務郎。調甌寧縣尹。進奉訓大夫。御史交薦於朝。除福建宣慰司都事。丁內艱。起知瑞安。以大臣奏授奉議大夫。福建儒學提舉。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陸奉議為奉政。至官。引年辭歸。遂以嘉議大夫。泉州路總管致仕。命未下。以至正癸卯八月九日。卒於家。年六十九。公為屬。請緩之。公格不奉命。上官怒。譴構公罪。部使者廉其非辜。獲免。且以訟牒三百。委公治之。公從容剖。答。而退。不能。有言其知瑞安。盜起。勞。陷陶山。天門。諸堡。募壯士。攻破之。斬其酋。以徇。颶風。挾海水。漂民。應舍。公發官廩。按行。漂所。賑之。其提舉學事。逐其苟職者。易以儒。儒悅之。公孝友。切至。以父不迫。祿。養。言。輒泣。泣。事母。唯恐。其意。撫。五弟。教。而有恩。居官。無廢事。公暇。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嘗考。閩。浙。江。西。三。省。士。所。取。得。美。材。為。文。本。於。理。不。為。浮。辭。曲。辨。陳。監。丞。旅。稱。之。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公。之。先。建。安。人。曾。祖。德。誠。宋。潭。州。駐。泊。祖。治。安。元。河。南。等。處。醫。學。提。舉。父。世。英。始。遷。莆。以。公。貴。贈。奉。議。大。夫。同。知。興。化。路。事。曉。騎。尉。追。封。仙。游。縣。子。母。林。氏。贈。仙。游。縣。君。夫。人。池。氏。封。如。其。姑。年。若。干。以。丁。酉。某。月。日。卒。於。瑞。安。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歸。葬。常。泰。里。雙。牌。山。之。原。及。公。卒。穿。夫。人。之。墓。合。葬。焉。甲。辰。七。月。二。十。一。日。也。男。一。人。滿。古。田。丞。六。女。適。校。官。林。敏。中。漳。州。路。同。知。王。謹。惠。安。尉。胡。顯。祖。及。黃。孔。修。李。某。王。某。孫。男。一。人。即。滿。國。朝。鄉。貢。進。士。能。世。其。家。銘。曰。

既典方州亦司儲臺士之賈誅盜之魁其致然維學知要學以為政天下猶小彼何弗思守備為迂刀筆拘拘視公何如公政在民無銘亦存銘匪銘公告其後昆維爾後昆於公是效公德孔多尚食其報故岐寧衛經歷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仕者為之請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為後數年余致政歸其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為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為銘君諱鼎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尚書教授於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敢與齒後六年為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輝然動人借試者竊視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取君絕不為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東書南歸當時名人若張文穆公起嚴余忠宣公闕李諭德好文張承旨肅危左丞素揭秘書法黃助教暉皆重惜其去相率為文辭以餞君退而益修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檄為吉安路龍溪書院院長龍溪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不理寢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即檄所治徵索既具弟子員肄業如令月旦望玄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峯縱其子寧為直學擢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峯嗾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撤山長座將遷柩明倫堂上樞至門君叱止昇者與諸別室復欲以浮屠視屍浮屠方以鈴鉞至君怒撞壞之曰此吾孔子堂豈浮屠處耶亟屏去勿汚我守聞嘉嘆君而以書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為職諸郡帥守知君練籌略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力為之計諸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為守禦備君於皇恐大鑿諸灘設坑堙建崇棚構屋三千餘間結民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成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為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為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籍民啼號於道君淨曰盜之起者為饑寒所迫耳今使君閉繯將開盜門脫吉民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即能前令君周旋兵間委曲為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使宜擢君贛縣尹員外置君恥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尚書黃昭江西廉訪使吳當總兵出關關辟君參謀軍事君為昭畫策甚詳會昭與當能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為太常卿俾守令離門起君堅臥不起既而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徧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以事一軍驚聽以為主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身從之不去贊王取撫州兵不血及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二年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詔見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南京奉旨借諸儒撫古昔嘉言善行作公子書以訓貴戚子弟書成賜裝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輯緩懷除剔宿盜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廉署到官數月事治政平錢鶴皋反嘉興檄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不敢入吳元年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承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廡壁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

升辯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實諸法君從容論解之上曰升每謂審音不辯宮徵何耶君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聲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益和君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毀國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浙西小不可浙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為根本而遼困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上悅是日即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上即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上遇君厚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使以君為僉事階奉議大夫君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險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并之別郡偽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剷種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管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繪藏於姻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成歸之君以其習俗眩世且名犯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衆為農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鈎連其他贓罪杖流之偽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為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乘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命其妻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於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問故杜惶駭不能對遂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某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為姦有旨下君鞠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鑑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禮而誅無罪人乎釋鑑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妾色許適嶧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視其將嫁夜率衆劫至家逼為妻王詣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典君知有賄急逮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鞠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既成吏受賂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廉得十二人尚頸繫東郭民家即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賊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於兵官寓尼寺中并儲糧其間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為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賜州守通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以為己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回以書聞君執僧真諸獄瘦殺之追田與回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異妻

屢訴無為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冤。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輔卿。至正中為亂。與方氏連兵。既而方氏追殺之。且沒其貨產。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杜。因服迎拜馬前。訴奴君為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台地產鹽。鹽賤而米貴。時官賣鹽一斤。資米二十五合。反貴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為奏之。兩郡民感然如更生。始兩郡旱。公所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濟濟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壯麗甲諸道。登微君居之。時汪丞相廣洋以參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白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庫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真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為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為先。時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黠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既申火禁。督邑令庀火具。為保伍。相赴援。復懸賞通衢。戢士卒。不致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緡者。君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決日出於庭。數以贖貨罪。律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橫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旨按籍。選壯強為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為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候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平。君陰風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劫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篋。使其誣服為盜。訛為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許云已殺之。沈於河矣。追所劫布及屍。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而悉遣之。君思官好政。乃令郡若縣各置二廳。日著所治獄訟錢粟之積。一留郡縣。一上之憲府。遞更迭易。月按歷而鈎考之。凡所為事。莫敢隱者。後遂以為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辨析。俾各通其法。名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為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為之。三年四月。封建親王。擇王府臣僚。上御奉天殿。丞相以下咸侍。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是選乎。衆皆曰。賢。上大書君姓名於几。復問禮部尚書崔亮曰。鼎何如。對曰。鼎誠賢。上曰。朕固以為足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督王相府右傅。陪中奉大夫。會有事於方丘。君受告導。親既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鴈行入。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上喜。勺酒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為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手執之。右手指一矢。斃二矢。向鶴三發。連三中。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上御端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等。以次就坐。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千言。反覆獎諭甚至。君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建王都城。命工入山度材木。治瓦甍。四年。大興樂城。作王宮。君夙夜不懈。七月。奉相府賀生辰表。詣闕。至則車駕將幸臨瀛。勅從行。數被召問。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瀛。上倚馬詔。以處將帥。協和之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自來。君還。會徒沿邊諸難。羌萬餘入內地。護卒勿嚴。道亂奔。

散。太傅徐魏公達發兵擒獲之。事聞。詔使請責參政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參軍。以尙書授王。復奉詔兼授秦王經。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時兼太子贊善大夫。復薦君說書。皇太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太子二王雅加愛重。明年。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君謝未敢。遂命之蘇州。厥糧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民者杖徒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三月。上御西苑。復以諸侯王事為問。君復謝未遑。改刑部主事。奪參軍所受俸。八年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萬三千文。上復念君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上所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襖袍。賜之。時朵兒只把雖降。而持兩端。君上書萬餘言。狀其略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朵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為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道。急之則必席捲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糧糶。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參守之。則朵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書曰。人謂熊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朵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葬於某地。西涼衛以聞。上感悼。遣使弔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修飾。仲弟渙。為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賊罷官。死。妻子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贖之半。君以己俸代償之。致其妻子於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葬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能。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汝。幸為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持耶。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天祐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啓國之初。俊才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帝黼屨。從容論奏。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於行。緇衣直指。以蘇南氓。彌強剗穢。洗滌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望於東。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歲荒。君居二年。化為耕桑。帝謂相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惟晉巨國。惟傅大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既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盡衣。唯帝念功。封論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困其逢。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孫子。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府君諱邦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股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地為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蕭有孝子。撰為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鳥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季時。仕於唐。及沒。夫人執氏。扶榘還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亂。遂葬於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

罪其地自後九世子孫咸環葬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寡不為屑屑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為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頗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為屈有請託者卻不聽且曰國法何以徇人積勞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筭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蓋革弊政出內皆有程顯業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疫民嗷嗷效餓殍與抗者輒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略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為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為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關稅課每屈府君運益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緣巾賊起河陽江浙諸郡皆釋疆非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抄掠者皆吐舌散去會子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為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隨其姦日恆鬱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既退溫即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廉里公時承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下

洵洵府君白於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卻之乃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自及相脅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斂急或不能堪當許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夕且大至舉族當作菹醢吾憐汝輩恐特來示以生道乃欲吾苟邪吾不殺死者任爾為之任爾為之賊衆愕眙相顧再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闖入鬼錄矣俯首退去為良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略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有七府君明白坦夷不尚鉤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諱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性好施與人有益難振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請於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建牙鄉先登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溫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宣政院宣使子女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孫男七人本秉策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

也一元之氣既運無往而不周譬諸木焉或可為棟樑或可為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行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胸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為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赫著愷悌之政奈何斷棟與梁而以榱桷用

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入府君固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為時名臣地所及至於二千石之榮可無憾於九泉矣嗚呼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臺山中微予銘義不得辭銘曰天之所賦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拘拘林公厥材孔修荷嶇其纒可鎮方州開市之征易我泂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料益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鋦斧螭以斂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賊點而疑羣而趨之執刀闔之人為危之公聲如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為昭昭乘其戈矛爾黍爾苗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執持使節不發一毫公雖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盤其封史臣勒辭無媿於衷

元故溫淵先生白公墓銘嗚呼是惟溫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冠雖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略大夫良輔食邑構李因家焉武略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塘生修武郎必騰修武生通武郎嶸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少度道服子通武育以為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為科舉業雖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聞先生賢徵為安豐丞辭不起乃客授藏書之家晝繙夜誦燈檠花穴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復以疾辭中歲嘗出遊梁鄭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尋古訊人物風土慨然有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贊禮或欲舉為東宮官者先生復引義固辭南北孤遠士久困逆族則必昌言慨拔之自是學益充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鮮于公樞帥一時名士援杜荀爽夫故事其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行出將使指喞然歎曰有才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授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攝行教授事悉心官政修建大門采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資行臺令史遂官勸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縫爾他何說哉尋轉常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廢皆廢弗治祭器載籍亦闕先生為完之且復侵軋三千餘畝俄再遷教授慶元未上翰林集賢兩院謀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啻齒一言可謂汗顏矣其感薦之隆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時鄧文獻公文原實為之長與先生志氣暗合舉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餘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病海陵遠近與淵朋勝友曳杖游衍街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溫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嵐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歿號慟自擗啜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是屎可療先生踏冰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倚石之儲先生為營朝夕且負其避兵

子銘義不得辭銘曰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拘拘林公厥材孔修荷嶇其纒可鎮方州開市之征易我泂之公笑曰嘻我斯受之料益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踉鋒鋦斧螭以斂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其氣若虎賊點而疑羣而趨之執刀闔之人為危之公聲如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為昭昭乘其戈矛爾黍爾苗古有薦士達諸巖廊執持使節不發一毫公雖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盤其封史臣勒辭無媿於衷

迨免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之窶。孤孀不能婚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瘞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乏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色。一以謙抑為事。聞人善。未嘗不嗟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清鬼神。疾疫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學問。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刻源戴公表元謂其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腕。庶幾劉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者。不惟極塵外之趣。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屬餘事。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雨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以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賁。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經歷。采。温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常州路儒學正鄧禾。孫四。栩。東明。皆早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恆。允恆由紹慶路儒學正陞授新州新興縣。緣察巡檢。賁以子天。命允恆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皆鈔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濼也。晚出。雖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淮陰。張公。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家公之。巽。苗。田。劉。公。漢。西。秦。張。公。樸。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為最少。乃與蔡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跡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輩流風遺韻。弗復可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將何以爲登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名如避讎。指退以爲進兮。謙抑以自修。知分中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況所守兮。血淚交頤。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偷。發越見聲詩兮。笙鏞聞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繆。雄章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如油。紀德鴈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日終於家初元既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成以爲前代之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七據枕不廢誦習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註之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得既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獨郡虞文靖公集

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入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變變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爲忘其貧先生將終盤冠坐命家具疏食少餐置筯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季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爲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其孫男三人曰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於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敘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沆請輯琴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既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叙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幾爲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始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冀人知己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予友端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經門泣拜而請曰智也罪孽深重禍延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於南京之官舍壽僅五十有三遂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嶼山東村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他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恆理爾一念及茲寧不使人興懷乎然而託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日也此爲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願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爲衛人出於孔門弟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木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嶼山其詳備見諸圖記中曾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落人後至正初以備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君獨泰然不失其恆行久成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佐部使者行州縣彰善懲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動東南爲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有斂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吾發狂言耶時事從可知矣於是慨然有鄉土之思溧水道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鎮之王聘君至幕下未幾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爲徽州府經歷徵爲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爲圖籍嚴盈胸臆虛實而定科縣吏民陰爲欺弊痛譴之不數月而畢由是民無通租官無橫徵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館之制亦廢君或言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皆若不知者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尙諱訐素號難治君召父老子弟戒之曰予聞爾民尙豪侈樂訟鬪朝廷子惠元春兩秋露無不霑濡爾盡爲良民以報上德寧便化以自戕耶便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誠之民皆備備無敢執

驟妄訴者丁內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勘司丞時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當君從本達源句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上輒延譽之未幾降為令君嚴於限域人見輒畏不敢有所請託俄僚屬皆以貪墨收磔首東市唯君能獨存清白之行益表見朝著聞冬十一月起授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君之用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為允杭州馬甲飛糧事覺逮繫者百餘人詔君往治其獄分羣囚別所人各鞠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偽郡守以下皆服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參知政事階中奉大夫湖廣素號重鎮屬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復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糧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役皆預為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緣皆曰一省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集君奏請於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驚以為神既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元配石氏前卒繼以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四方不能奉驢膝下心常懷懷然所得賜祿恆歸以娛親其奉已則泊如也母既卒一念及之輒潸然泣下居官能守貧嘗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行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曰心契上天脚踐實地人謂其能自警君狀貌秀偉美鬚髯音吐鴻暢或治政弗暇夜則焚香命諸子環侍取書之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為人其謙退似儒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神似俠客掀髯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為實錄子託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焉乎辭然而年日已邁文日已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燬毀筆視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為未慊也雖然智之所請則有不得而忘情者途備采剛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為峻絕遠望之如雲霞縹緲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十里桑麻蔚若犬雞之聲相聞或者疑之武陵源云大姓楊氏自隋末來居之因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壽其仕為尤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為終之浦江承浦江承生品出生禮誕生府君諱居字溫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文不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節公游取文章大家目研摩之其於分章遺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界域時先師黃文獻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贊見之公讀已噴噴賞愛更揭諸座右賓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

試鄉闈不利途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日據高座隨其性資而開導之如蒙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去多著名於時人聞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臨穴之日號絕於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暇澹灌服拜跪儼如祖考之在乎上瞻墓有田為家民所據府君帥宗人白於官復之仍創庵廡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而能溫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詩騷著有愛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出處之際視不義富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有喪及飢餓者恆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家明年丁巳春三月十九日窆於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娶同邑趙氏生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須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唄有聲叢林間次顯學繼父之業次口學女子一歸士族盛必勝孫男一自收女一尚幼予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夫世教衰民失其政高談性命者每鄙辭章為陋習拘泥辭章者輒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訕莫克有定殊不知道與文猶形影然有影斯有影其可歧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以超卓之姿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知道者矣銘曰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予居浙水東時得朱君好謙之文嘆其善於修辭惜未及與其交而好謙歿於兵及來京師又得好謙從弟文昌詩閱之冲澹類漢魏雄健如盛唐復嘆曰何朱氏一門之多賢哉未幾國子助教會君且初同文昌家子堅持知嘉定州事張術狀來謁蓋道之銘蓋文昌之死已四年矣予重違會君之請不敢辭文昌諱嗣榮文昌字也姓朱氏出唐散騎常侍滿之後滿本欲人來徒金溪明嗚里世為衣冠甲族宋道州營道丞登生太學上舍生核之核之生銓銓生貴清貴清生仲梓文昌父也元初避地桃峯復遷家焉文昌治舉子業甚精通毛氏詩訓故折衷於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情性之真下筆千餘言不休走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即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歷代諸大家皆探微索隱必欲得其旨趣而後已用功之深出語輒驚人然不特精於詩其輕財仗義尤人不易及少時嘗以錢粟貸於人一旦自責曰蠅頭之利其能汨沒男子之志邪悉集受貸者於庭取其所留質劑而焚之其後家單無旦夕之儲恬不為怪人有憫其貧畀良田百畝者文昌疑其不義辭弗受鄉友權患難尉文昌為之解紛餽白金一錠為文昌壽文昌笑曰吾雖貧亦惡用是哉卒直其事而還其金至壬辰江淮兵動里之無賴少年相挺為變其首禍者頗與文昌游乃來說曰公藏器於身不以此時取富貴尚何俟耶文昌叱之去遂與絕交未幾竟敗沒文昌宗黨知事變不測推牛醢酒起兵為保障屹然孤立數年而卒寇不敢犯文昌之謀為多阻略無怨悔意後五年國兵取江西州縣皆入職方文昌始還鄉里卜居澄源上遺落世故絕無毛髮

心所不忘者唯詩耳。因扁其室曰嘯雲軒。云東平穆敬來為縣，欲起文昌為縣學師。文昌曰：吾老矣，唯道
 遙林窮為五耳。橫經講道，豈所堪哉。因固辭而去。性愛佳山水，自謂得地與家不傳之秘，稍暇輒布襪青
 鞋，登陟不少倦。不幸以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卒，壽五十六。所著書有政鑑若干卷，燬於兵。尚存詩詞三
 百餘首，題之曰焚餘集。妻王姜二氏，王先十九年卒，子二曰堅，曰重，堅即請銘者。孫二曰振，曰繩，繩孫
 女一。某年月日，卜葬明陽里長崗山，文昌所自擇也。夫詩之為教，務欲得其性情之正，善學之者，危不易
 節，貧不改行，居格以時，夷險一致，始可以無愧於茲。如君者蓋近之矣。世之人不循其本，而競其末，往往
 拈花摘豔以為工，而為詩之道在是。惜哉。銘曰：
 詩之為教，著於禮經，溫柔敦厚，本諸性情。君子讀之，豈惟多識，玩其指歸，感善修德，我既生塵，我衣懸鷲
 非義之物，弗取諸人，如斯學經，庶可無愧，留連光景，敢曰吾事，彼蒼者雲，其色可餐，洗心滌慮，是躋是攀
 髮猶未皓，嗒然觀化，何有外慕，無晝不夜，長閔之原，桂老冰寒，魂魄未歸，茲焉是安，諱書爾銘，詒爾孫子
 慶源方深，其流彌淵。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銘

始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彦珍、浦陽宣君彦昭、鄭君浚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遂
 師乃吳貞文公立夫。蓋鄉先生也。彦珍最先退，而濂與彦昭、浚常兄弟講學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熟
 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年，不涉事，競跳眼偃仆為嬉戲，或相警發，或角觝其力，至不勝乃止。獨濂
 樸難易侮，不敢時相逐為讎，彦昭於其間尤號雄俊，彦昭顧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
 偉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
 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彦珍受太師德王薦，為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彦昭知印
 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温州府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後九年已
 酉，彦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彦昭亦受譴以死。其幸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濂常珍之慕，濂常為之
 銘。仲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彦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
 辭也。彦昭姓宣氏，世為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
 衣巾以償，亦不靳，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容，各
 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為世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彦昭立斷還之。儒生
 函金為謝，彦昭叱之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彦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
 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彦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盡棄一本，裝潢成禮，入謝曰：判
 官清苦，敢以一菜為獻。彦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箠，民曰：我物而
 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彦昭命裂而為二，並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忿諫不已，民曰：汝自失筮
 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彦昭杖民，令負筮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戍將問
 計於彦昭，彦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戍將氣驕，頗易

之寇乘隙入城，戍將被擒而彦昭亦受縛。彦昭顧日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邪？寇怒欲兵之，民翼蔽
 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彦昭得解，夜純城而出，請兵於方獄連帥，欲為殄滅之計，無
 有聽之者。彦昭知時事不可為，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彦昭與焉。
 上將官之，彦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彦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彦高，風流醜藉，為多士之冠。彦昭與
 共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掌太息，問操觚成詩，酬答不已。襟懷沖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
 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聲，醜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
 沒里，戾田，戾搗登聞鼓訴冤，譴彦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彦昭實不與聞也。逮彦昭至刑部，婚家引伏
 部吏并罪彦昭，彦昭抗辭曰：我實無罪，奈何不為自。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彦昭氣憤憤無
 所洩，不食三日，口鼻出涎，凝結鬚上成冰。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
 鄉某山之原，禮也。彦昭會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妻方氏，生三子，長即騏，次駟，次駘，女一適洪某。
 孫男三，某某、某某、某某。呼，彦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謹為序之，皆出於人心之所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
 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銘曰：
 非學之弗養，胡札之而使屯邪？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邪？百齡幾何，孰為短長，達人大觀，其得與國
 均邪？墓草荒涼，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巾邪。

故處州翼同知元帥季君墓銘

元季之亂，江南諸郡多陷於盜，獨處州以士大夫倡義兵堅守而完。及今上渡江，始降其城邑，故處稱善
 郡。是時起兵之士麗水有葉君琛、青田有劉君基、龍泉有章君溢，與三君並稱者曰季君汝，亦龍泉人。其
 舉謀與事不甚相遠，其後三君在國朝為顯官，故天下皆知其名。季君早致其事，以歸，是以其功不顯。然
 其鄉人至今以之擬三君，則不以其位也。君諱汝，字彥父，氏為季。元至正中，率壯士從石抹忠愍公宜孫
 討賊，數戰數有斬獲，功授義兵萬戶，經略使李國鳳承制改龍泉縣尹，不就。國兵破處州，擢安南翼總管。
 會賀季二將叛，殺總制孫炎，處大擾，君勒部駐白岩，出其不意攻之，已而中書平章政事邵某亦引兵至
 左右夾擊，遂誅賀、李，復其城。事聞，隆慶州翼同知元帥賜白金文綺，青田盜葉賢三燒浦城，政和兩縣
 掠婦女畜產而南，君告胡總制深伏兵平山嶺，邀擊斬之，出私財贖軍中所掠老倪，遺還其家。民德君，皆
 像而祝者甚衆。洪武元年，上即位，君入見於便殿，辭疾乞骸骨，上亦老君，遂賜宴儀曹，賜襲衣冠帶金帛
 遣歸，居九歲，以十年正月廿六日卒。壽六十。君少讀書多智略，事親孝，服喪如古禮。族人貧者，買田以贖
 之，不能學者，延師以教之。外王父無嗣，為立其宗人之賢者，且割田畀之祀。鄉民老無以養者，月子粟，病
 則施藥，死則給以棺槨，民皆嫁女，育女多溺死，君說以父子至理，有育女者，以粟六斛養之，嘗出見羣婦
 灌苗，色飢甚，遺以囊中金十兩而去。其為人望之凜然，與之語溫然，久而知其為豁然長者也。君有大父
 諱泰來，大父諱權，父諱鏡，其先在宋時多顯者。娶張氏先卒，晚娶葉氏，二男子，樂榮為母弟，淳後一，女
 適張守成，孫男四，炳、允頤、允齊、允中。余與劉君基游，聞君事及君卒，樂復奉工部員外郎劉君狀趨京

師請銘。且言將以某年月日葬於劍池鄉大運里某山之原。不可無銘。乃為之銘。銘曰。元運將傾。四方震驚。海怪山妖。執戈逞兵。括有季君。實奇壯士。手摩義旌。從者如水。左捕右攘。朱衣銅章。卻而弗居。以待真王。真王之興。雷轟風行。執戈守臣。敢觸天刑。長劍如林。萬夫一心。扼其咽喉。執斧砥平。帝念峻功。賜金賜爵。掃除東南。罔敢不恪。飛龍御天。虎拜陸前。禍亂既息。乞身林泉。帝曰歸乎。齒則既多。大帶纓冠。輝於鄉閭。鄉閭有言。君績孔偉。死而弗朽。不在太史。授行考勳。以焯以宣。遺德在焉。彌久而傳。

莆田陳府君墓銘

君諱中立。字誠中。姓陳氏。莆田之忠門人。其先有名爰者。宋紹聖間舉進士。官奉議郎。曾祖諱子文。祖諱君保。父諱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翰林侍講學士。曾安張公以寧銘其墓。母林氏。君季父諱齊。早死。無子。君以祖命後之。少受經於溫陵廬公琦。公以文章著稱。君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從月邁。莆士皆歎服之。元至正間。部使者行縣。集經生試。君輒魁諸生。會張潞公以修撰使莆。見君文誦而奇之。由是君名益著。然就有司試。即不利。君語人曰。我命薄故爾。非吾文之罪也。遂隱居不復有仕進意。晚乃結廬靈山。年五十有三。以國朝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二日終於家。君事先有禮。每諱日必素服悲哀。至終身不怠。初君之祖暨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君繼先志。創廟建學。學後為祠。祀艾軒。晦庵。夾滌三先生。復為祠廟。右奉其師廬公之主。講說有堂。燕居有室。凡學之制。無所不完。割祭田十餘畝。以食為師者。儲山園之利。以資春秋之祭。凡為淑人善俗之計者。又咸極其慮。君日陳經傳於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嗚呼。世之為士者。其未遇也。常以無位不足施其所學為憂。及既得位。則又顧畏怯縮。為其身謀。終無所益於人者。乘矣。夫豈知君子之為善。固不在乎位之大小哉。若君者。一介之士。未嘗受釜庚之祿。而汲汲焉以化其鄉人為心。其亦異於懷祿尸位者多矣。君配國清林氏。子男曰堂。曰基。女二。長適郡人顧初。幼在室。皆林氏出。堂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於某山之原。請於太史氏。瀕嘗銘君墓。聞君行宜銘。乃銘曰。

維古之士不以位。世降俗偷。位斯貴。而無能冠狗。豈若夫君。賤為庶。居家孝友。推以義。闢廬建學。躬訓。鄉老如雲。聆且辨。少長斷斷。類洙泗。化歸為良。暴更慈。醇儒為功。斯小試。嗟後人繼其志。廟祀勿忘。欽永世。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瀕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濬。同赴召。遂出雙溪。貫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授之。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說來。諸君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野川。丈夫覺之。乃止。瀕疑之。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君曰。此陸之桐廬徐舫方舟也。瀕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噪為號。其酌酒而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沒於王事。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中丞。受封伯爵。投老於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二年。瀕亦乞骸骨還山。白髮

垂頰。頰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道之銘。則知方舟之死。已歷一十二年。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瀕因語膺。以舊事為之。悽惻者久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籍。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庶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章。已而又悔曰。是如靈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頎。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誦咏之。鏗肝刺腎。期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方舟猶以為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曰。吾詩人爾。其可廢以章絨耶。竟避去。築室江皋。日苦吟於雲烟出沒間。儼然若與世隔。因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箱閉不出。易為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云。方舟平居。喜怒不形於色。無急步。無疾呼。莫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之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遺家。至正丙午正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某年某月日葬於某縣龍川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始自瀛安遷桐廬。今為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德。前二十九年卒。子三人。長曰行。蚤世。次曰鼎。次曰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曰某。曰某。孫女二人。未行。瀕謂君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衝方舟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曾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子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時昔。遽然傷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瀕孰能為之。初瀕讀書浦陽江上。宅之侍其舅氏吳徵君。長卿來游。瀕始識之。徵君淵澄山鏡。發言不繁。而咸中肯綮。宅之氣象雍容。揖讓合節。鳳和鳴而玉鏘如也。瀕心異之。進謁徵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師。則韓莊節公性。黃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也。瀕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恐內交之晚。廉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之意氣方豪。謂朱紫可以引手致。及試。有司數上數不利。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子髮亦種種。安能逐三五少年。競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瀕聞而悲之。至正戊戌。瀕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之西軒。瀕攜室人賈專及仲子璫。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之犬。宅之照燭而軫存之。視瀕猶弟兄。遇璫與慎。有若

子孫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如煙然。濂安之百里之外，忘其流離頓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賊方，濂妻挈孥而還，庚子之夏，朝廷遣使者來召濂，連裝上南京，搢爲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賢以病予告，東歸思宅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喜，屢齒將折，留連浹旬，惟羊豕以爲饗，當夜半酒酣，敘兵火離合，語刺刺不能已，既而撤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不平之氣，濂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居亡何，濂復起修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濂同慎亦俱竊祿於朝，濂私自念，皇明圖任黃髮以開文治，如宅之者，年縱邁，豈丘壑所能掩，將以其文行上聞，濂憤爭曰：陳先生老矣，得毋不可於意耶，乃止。洪武丁巳春，濂蒙恩休致於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歿而夫入尙無恙，行當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濂知宅之之深者，宅之歿矣，銘非濂孰堪爲之，宅之諱堂，宅之其字也，姓陳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園子助教且，始遷於杭，生餘姚，知縣，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郎提刑司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之父也，仍娶於吳，遂依女氏以居，爲流子里人，宅之諱七十有七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於戈溪之源，娶黃氏，壽六十，前十五年卒，繼配卽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鏡、鏞、鏞、鏞，鏞亦前五年卒，女二，適吳義、吳璣，璣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潛，女二，尚幼，曾孫男四，樟、樞、棟、橡，宅之性雅飭，行乎忠難，能以理自遣，室處蕩於兵燹，亟遷別墅，曾無幾，徵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韻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閱井之間，恆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爲義居，宅之左右徵君爲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變遷，何所不有，未知後二十年又爲何如也，唯有善名著於時，述作傳於人，雖歿猶不致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赭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不，其數則奇，我哀乎宅之，斂其喬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蓋門有碑，太史勒辭，是足慰多士之恩。

金陵杜府君墓銘

金陵有孝義之士曰杜君諱元，字一元，其先居吉之吉水，與會稽正獻公衍同宗，至君始遊江東，樂金陵士俗，遂居之，而爲金陵人，君苦學有材氣，能爲詩，元重紀至元中，張文穆公起巖爲江南行臺中丞，見君時，願掾君，君不可，欲以茂才異等薦，又不從，年若干卒，以布衣終，君少時，父患疝疾，夜數驚，君冠帶伏父榻旁，父驚起，輒抱持曰：兒在斯，父疾數月，君目不敢瞑，至愈乃已，母歿，服喪得古禮，甚聲聞，日起，貴人賢士多樂與君游，君未嘗以事干之，及有能黜失志者，則爲之力，不怠，行臺都事楊惠被劾去，人莫造其門，君獨持酒與飲而送之，趙弘中爲御史掾，坐法罷，君徒步與俱行百餘里，做屋居之，儒學教授張鉉以事黜，君出金帛資其行，其子四歲失母，君命婦鞠之，不異己子，兵部主事常九恭家人夜失火，九恭方醉臥，衆怖僞散走，無賴子利其貨，將劫之，君率少年數十輩爲出其篋，筒寶貨於外，九恭泣謝曰：微君吾其死

乎，鄰人陳鼎舉室死於兵，二兒僅舍側，怨家復害其小者，君曰：脫并殺其兒，則陳氏絕矣，卒爲抱匿，他所以免，吉之部運吏輸糧金陵，不足者三千斛，吏受笞榜，號泣莫爲計，君憫之，爲貸於大賈以償，吏德君，以物來謝，君卻之，蔣山僧爲御史所誣，夜竄君室求救，君藏之，故人蒙獲全，宋楊忠襄公邦又廟在城南，君以公吉人，歲時率吉士游寓者，其牲酒祭之，君之爲義多類此，君嘗攻醫，尤良於治證，疾病造君者，不問有無，必予藥，藥必擇精善者，服之必瘳，金陵大疫，君和藥走給之，不得食者，以薪米餽之，賴君以生者甚衆，由是人多稱君美，及兵亂，士卒相戒，不忍犯，君卒於至正丙申七月九日，以丁酉三月十日，權厝金陵清涼山右，國朝洪武壬子十二月九日，復改葬南門外之鍾家山，夫人劉氏，君曾祖若海，祖懋，父文輝，母周氏，君二男子，曰珙，曰環，珙早卒，環承事，郡督相府錄事，賢而能文，精於書，得晉人筆意，二女，適蕭伯高、鄧世良、孫男二，某某，孫女四人，皆在室，環與余交頗久，以銘爲請，余感乎世之交友者，利之所在，則趨，有小害則避去，不肯留目一顧，或道上相值，輒引袂掩面，陽爲不識，倘以事過其門，策馬疾馳，惟恐爲所汗，況望其拯卹乎，若君者，可謂無讓於古君子者矣，烏可不銘之，以爲世勸乎，君所爲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杜裔孔鉅，支著吉水，其在金陵，則自君始，君才既多，胡不祿仕，非不樂仕，義不屈己，養氣爲文，五色有焯，孰非公卿，接跡交軌，彼微其權，權銷志沮，吾守吾義，夷險一揆，章服之加，盤帶之褫，所交者心，加被何與，拯難濟危，存孤恤死，匪名之求，惟義所止，兵戈如林，白骨千里，君若不知，左孫右子，斯豈人爲，天錫嘉祉，天曷私君，惟善之致，貴有不聞，賤有足恃，刻文昭美，以諗多士。

臨海方府君墓銘

君諱濬，字德明，姓方氏，台之臨海人，五代時有以武顯者，居臨海仙華山之東，號東方方氏，君其後也，曾大父仲，大父賢，父奎，母韓氏，君少孤，能自拔擢，超出流輩中，誦書不求多解，務見於用，持身有威儀，不妄譁笑，儼薄子過其家，踏步傾耳，不敢出聲，喜延擢賢士，至則沽酒與飲，取其歡忻，不顧惜貨費，人有過，弗匿於心，輒面折之，遇流俗則不肯舉目視，至門亦不與語，是以所交皆台之有名者，元季或薦名於朝，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不赴，會方左丞據海上，賤備多倚之，求利祿，君獨避匿，日與里中故老綠澗山水間，歌吟忘返，庭有鉅柏，每醉盤旋其下，晚乃別號檜屏翁，一旦得疾，正衣冠危坐，抗手與視疾者訣，頃之乃逝，年六十，時至正二十六年二月十日也，娶牟氏諱巽，事姑孝，宗族稱之，年五十有八，以今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五年十二月九日，合葬於仙華山之原，四男子，仁、義、禮、本，禮去爲浮屠，本以才薦擢起居注，遷徽州府通判，改知金壇縣事，有政譽，一女適董宏，孫男六人，組、忠、良、桓、金、瑰，女三人，長適韓載，二尙幼，本爲起居注時，與余同朝，屢以銘爲請，未果，及余致政朝京師，本至自金陵，重以爲言，退則自狀舉行，使忠來速銘，其辭文甚，於是知君善教子也，銘曰：

維葛方氏，本於方雷，事軒輿，曰明曰回，叔佐周宣，功侔尙父，紘在西漢，始徙南土，南土之方，皆祖於紘，派別支繁，維欲爲宗，台之方氏，始自歛分，或昭或泯，不大有聞，君之先人，嘗以武顯，君隱不仕，乃篤爲善，

善積在人。彰善者天。其將熾然。胤子孔賢。

莆田黃府君墓銘

莆田黃處士有良婿曰陳熙。哀處士之早亡。自狀其行千餘言。走三千里來京師請銘。且曰。處士事繼母孝。庶弟出後從父。從父愛其女。盡以腴田嫁之。處士忠弟貧。割以私田之半。族人以田來鬻。處士不忍取。乞以直而歸之。不能為生者。加衣食焉。以貧多為閭里之正。里中民買鹽於官。及科繇不能庚者。出私財代輸。有受誣者。證之於縣庭。得解乃已。每歲首縣次民。實力多寡。定征斂之籍。衆不能決。處士發一言。皆稱平。爭訟者來質是非。告以理法。舉酒飲之。各謝而退。蘇田者歸粟。入以小量。遇凶歲則減買。以大量糶之。初郡南有僻壤。盜常狙伺。以剽行旅。處士構虛樓。夜則燃燈達曙。盜散去。復施貧死者棺。三年至二百餘。野無暴骨。元末兵亂。縣命處士帥兵。掘險。盡捕賊。策陳於上。民藉以安。處士讀書有識。待物恕以和其生也。鄉人教其子俾取為法。及其沒。識之者無不弔。弔者哭必哀。至今言善人者稱焉。熙又曰。處士之善蓋多。其類如此。其使人感且化者。不得而知。亦不得而言也。然其大者。既不可言。倘可言者。又不得託文以傳焉。則何以使為善者慕。敢請余曰。處士之行。誠可傳矣。余言之不文。烏足以傳耶。雖然。不可辭也。處士諱已。字景陽。自唐屯田員外郎潛之子。不仕。至審知始自光徙莆。在宋稱書詩之族。高祖審再以進士舉於鄉。與從兄某州通判君亮皆有名。曾祖文子。以五經為州學諭。祖來鄉貢進士。父元壯。母陳氏。繼母鄭氏。俱名族。處士娶林氏。無子。先二十年卒。再娶李氏。生子男四人。與祖。振祖。光祖。麒祖。女三人。長婿即熙。其二適吳某。王其孫男五人。隆。庸。某。某。處士初為長女求婿。富人爭欲問名。不納。問熙。處士許妻之。或謂熙貧非偶。處士曰。我志決矣。卒妻熙。熙今為連江儒學教諭。有文名。君子又多處士善處其女也。處士年四十二卒。元至正十八年八月廿九日。後五年。殯鳩山下。廿七年十月十二日。權窆山之西。今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廿八日。始克葬於白砂之原。銘曰。

人不思財之不贏。而思善無可稱。善集於身。雖賤為恆。歷千載而有聲。身為鄙夫。雖位居九卿。盜既死而誰名。維處士君。足不出州里。而化者衆。身服乎章布。而德可程。斯之謂死而如生。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銘

濠梁王佐。其先府君之歿。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當泉上飛龍。淮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濼時應聘而起。擢典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助業。自砥礪。庶紳之士。多翻自禮之。濼雖不泛與人交。聞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自歎。以為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道濼再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時昔。銘欲不作可乎。按狀府君諱濼。字習古。濼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肥遯丘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為書佐。未幾補吏尉司。遷澄丘縣。以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書。知舉倫大義。習為聲詩。音節韻趣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賓禮遇之。元季政乖。豪傑並起。府君拊髀歎曰。事急矣。保宗社以拯黎民可也。乃走穎。毫。說其軍帥曰。民罹虐政。不得已起為亂矣。當思有以靖之。度劉人以選。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萬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字者。皆烏合之衆。散漫無統。所經之處。唯務焚掠。千里為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區豈欲從戎哉。奮不顧

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蒸民也今若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然尙自謂得計耶吾聞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將及於是乘間挈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已在左右亟言之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遂詔爲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識務協厥中入稱爲平允丹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以情可矜懇奏上前得貸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上簡注之深陞爲中書員外郎轉遷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郡縣見貧墨盡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亟餘則務存大體觀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述災傷之病民竟爲之能徵俄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城之寓舍壽五十有七以九年二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妻李氏子男一人伯曰曠先十八年卒仲曰佐即來徵文者篤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衝千戶所鎮撫女二人適會某孫志遠高某孫男一人寧安府君軀幹昂昂而容貌潤澤恂恂儒者也或其其論議輒掀眉吐氣指方畫圓衰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銳毅然有不可奪之色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蹈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復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貸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庚則皆實不問遇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賑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行專務以不殺爲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爲士者內行修於家外行有以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民吾同胞不幸亂離屠割之何爲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替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朕契道之符不亟不徐循序而詳越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元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鄭府君墓銘

至正乙未十二月二十五日故行宣政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浦陽鄭府君卒年五十六歲以是月二十九日即葬縣東二十五里大樊山中去白麟溪三百步而近越四年己亥七月六日夫人吳氏亦卒年視府君踰四歲越一十五日而少房勞氏又卒年視夫人而少一十四歲其神葬府君之穴夫人則是月十一日勞氏則一十五日也府君二子漢沂以架閣君既棄捐今半月間二母又相繼卒慟哭將欲無生請從兄溫州路經歷泳狀其羣行來徵銘府君諱鏗字彥平其先出於鄭遂以國氏自公子友受封至今世系皆可考詳見世譜錄中其由滎陽徙歙者則宋徽宗令避道也由歙遷睦者則殿中侍御史自厲也自睦徙婺之浦陽白麟溪者則淮也淮字巨淵於府君爲八世祖淮生照照生綺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璋處之青田縣尉府君之父也父文厚母葛氏府君自幼輒失怙恃鞠於世周氏府君事之以孝聞年十六善爲廢舉之術未幾家大穰府君自給以來八世同爨朝廷嘗表爲義門子姓之多至數千指府君與兄欽管田八百畝有崎建嘉禮莊以給婚嫁之用俄撫帥借曰太阿在室孰知其有刺犀刺象功丈夫不能用世亦猶是爾予將爲萬里游當必有所遇即弗遇歸老丘壑亦未晚耳於是戒行李與親舊揖別從以三蒼頭上馬徑去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引重時脫脫道濟公入乘鈞軸以致太平

爲務一才一藝無不甄拔見府君儀觀偉飾器之奏爲行宣政院照磨宣政蓋統治江南諸道浮屠氏事權至重浮屠以幣交者府君絕弗復通門庭蕭如浙江行省右丞相朵兒只公以元勳碩德方領院事察知府君之廉命持檄行浙東西一髮無所取諸浮屠嘆曰凡受檄來者恆欲得重賄不奉命則禍立見聞其還也錢積至數萬今鄭君囊中蕭然空耳其廉吏也哉由是院之推廉吏者一則曰鄭君二則曰鄭君云轉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都水使者汨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府君爲聞於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以斛計者萬餘上下共利之習以爲常府君至獨曰是安可哉命給還於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弗聽乃計種家口數分之望門而拜者日以千數稻田所素號米貨之府而爲之使者又總覽其綱他人靡不思遂其欲府君日糴於市處之猶貧人然會從子洵來省觀一夕病卒府君哭之慟且曰人生不趨朝露何以官爲即日解印綬而歸居亡何亦以一疾不起府君性精密不妄嬉笑遇事各有條理不可越尺寸聲嗟氣嘆之間諸奴畏之甚於鞭笞吳氏諱雙字齊祺生女曰潤歸義烏縣丞洪士灑勞氏諱觀沂蓋其所出也吳性平恕而誠慈宰物必均寧已劣於人府君出游京師日禱於上下神祇及有疾猶扶德東面叩頭再拜遇漢沂慈甚膝人報其安寢目乃瞑不得報輒輾轉至且勞氏亦奉承惟謹同處三十年穆如也次女曰濤許適黃育其母曰珊奴嗚呼府君在家能孝居官復以廉聞可謂賢也已銘曰

厲行於門一何哲也出而用世又何潔也蒸蒸兮能順皎皎兮弗涅也斷斷兮知止凝凝兮有發也懿哉若人名不滅也考行造文勒此圓碣也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司都事鄭彥貞甫墓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僞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及見之嘆雖然秉彝天性亘萬古猶一日時縱有汚隆而其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而其七葉之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鏗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渡初卽合食爲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爲立傳家教修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躬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翁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不一也不知孰爲親而孰爲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公且曰我烏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羣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淡仁孚和氣充勃四海之廣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而益重彥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彥貞自幼沈毅端慤屹然成人雖朋舊不敢狎侮語一近輒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己之言自責自勵唯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借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說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彥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彥貞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彥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張外舅必嚴悃諸甥焚無依力勸其更娶彥貞謝曰銘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彥貞

衡師旅經從無虛月，誅索芻蕘，少不愜，則侵掠居民，民畏之甚於鬼。公儲峙既豐，有犯者擒實於法，士卒入城，如見大將，不敢出語相誰何。會歲餘，弛湘湖之禁，以利民不足，啓常平倉以活餓者，僚屬力沮之。公大言曰：發天子粟，活天子民，有何不可？儻有譴責，吾自任之。民賴以生者，以數萬計。帥備以元日至，檄縣市役核諸物，公發視甚，執筆書檄尾曰：四郊多壘，正臣子痛心疾首之時，奈何襲太平故態，飲酒爲樂，邪聞者愧服。府公趨公之爲，有難決之獄，移公訊之。諸暨知州袁元以散者年帛不明，將搆以賊惡，公推其情，乃吏與里胥爲濫，元但不躬給爾，公各坐以其罪。元致白金爲壽，公曰：吾知執法爾，豈私爾邪？卒卻之。歲餘，改本路總管府經歷，不上階，自承事郎轉文林郎，行樞密院照磨，僞吳張士誠據姑蘇，既降，公持詔書往湖州，責其成，將潘允明行郊迎禮，禮成，允明欲西向坐，公正色曰：以爵則我尊，儻爾相向坐，亦以爲過。然我所持者詔書，君敢與詔使抗禮，挾胡床中席而坐，允明懼服，臨發，贈米百斛，錦二十端，公笑辭曰：君謂使者而可以貨取耶？士誠新授淮南平章政事，聞者蘇州士誠聞之，請於康里丞相曰：詔使四出，唯蘇州廉介士願得爲幕屬，君恥之，不往，復超今官，參政石抹君宜孫分省於處，請公與青田劉君基從，石抹君方以討賊自任，浙東倚之爲重，每事必謀於公，公勸其禮賢下士，安輯流亡，招徠羣盜，撫之以恩，石抹君始從之，衆心翕然歸，後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君深、章君溢亦擁兵觀望，公獨左右之不變，復移書胡君等，倦倦以共濟國事爲戒，石抹君多用故人攝縣，行省承制所用者，公曰：今朝廷不通，事當一出行省，奈何遠之？石抹君愧謝，越部書佐李伏喜誇誕，石抹君賢之，遊授員外郎，位居公上，數狎侮公，人爲之不平，公不與校，既而伏以反從受賂，石抹君械繫之，公解之曰：參政始薦之，今乃囚之，古之以禮進退人者，其亦如是邪？伏因得引去，經略使李君國風循行至處，久留不去，以十羊授公，公曰：某以非才爲省屬，天使命之牧羊，固當，然大敵壓境，天使能出奇計殲之，雖日烹百羊何害？否則某亦不保首領，欲久爲天使牧羊，得乎？李君默然。元季處多盜，征行吏多受盜金，既降而復叛，公秋毫無所犯，大溪吳誠七成擒，官簿錄其家，得帳籍驗之，幕府官無不受賂者，獨無公名。已而浙水東諸郡悉入皇明版圖，而七閩猶未附，怨家告公，長子仕閩，宜誦德滌陽，公就從無難色。丞相李韓公憫公無辜，欲奏而官之者，再以年盡力辭，遂歸臥金華某山中，左圖右史，超然自得。越十二春秋，乃終，未終一日，精神如常時，忽不嗜食，越翼日，瞑目端坐，至夜，諸子進問所欲，公曰：靜以俟命，無所欲也。漏下四鼓，械之則逝矣。是夜大風，雨，居民見士馬雜遝，前籠絳紗燈，阿叱東去，民叩後來者，云接蘇伯夔，君子以爲異，公性敦恪，尚風義，率事務行及物之政，唯恐有受其害者，至於修水利，興學校，皆具有成蹟。然謙量堅凝，不爲威武所遷，嘗從大司農受海盜降，分比其衆，寇不悅，嘯其部曲，大譟轅門下，衆皆相顧失色，公獨進曰：天子以爾等本良民，迫於不得已爲盜，故遣使者諭爾降，爾果欲反，不畏十萬橫劍邪？俱逡巡而退。復從樊君督海漕，用性率祠天妃廟，始降神，寇舟突而入，陪祀官解散，公謂樊君曰：事不可中輟，成禮而退，神色自若，與人交，緩急可倚，藉部使者有託其妻子者，使者亡，公禮之益厚，避兵登舟，逢故人兄弟，傍徨走水濱，兩呼與共載，行數里所，又見婦女羣泣，亦其友母妻也，命舟師迎之，或止公曰：舟重不能前，追兵

且及，追恤他人邪？公曰：死生有命，吾不忍獨濟也。公之善行，如此類者甚夥，姑取其著者書之，餘不盡載。公諱友龍，伯夔字也。人稱之曰栗齋，而不敢字。其先居眉州眉山縣，文定公轍之長子，宋吏部侍郎徽猷，開待制，贈少保，遷來知婺州，因家金華，歿，塋蘭溪之紫巖鄉，遂爲金華人。公傳生龍，龍開直學士，廣南東路經略使，贈少保，簡少保，生江東，提刑，祿閣修撰，大理卿，諱大理生吏部郎中江西提刑林吏部生朝奉大夫顯謨閣待制知貴州熙貴州生通直郎兩淮轉運司幹辦公事圭，運幹生從政郎淮安縣主簿鎮淮安君婆潘氏，無子，以三從弟太學生錡之次子爲後，卽公是也。上距文定公蓋九世矣。公娶宗氏，忠簡公澤七世孫，柔順，惠嘉爲一鄉婦儀，子男子六人，四仕於元，一仕皇朝，一蚤卒。祖允，將仕佐郎浦城縣主簿師道，廣東宣慰使司奏差，繼兄肖德後，伯衡，前鄉貢進士，今自國子正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文辭雄麗，較之小坡斜川，有過無不及焉。思誠天，止善，東陽縣尉，崇德，將仕郎行樞密院管勾，子女子三人，長適俞坦道，餘皆夭。孫男七人，恆、悅、愷、悌、忻、孫女五人，歸曹源、宗涵、徐道，餘在室。嗚呼！蘇氏之世，非惟以文學忠孝著稱，而爲政及物之美，亦代不乏人。有若少傅奏減吾整市羅之額二萬八千有奇，民爲立祠，少保歷典大郡，所至以遺愛見思，而大理之樹善，劉姦吏部之忠厚敦俗，奕葉之間，響筭相映，公又起而繼之，聲名烜赫，亦不昭於前烈，何其一姓之皆賢哉！嗚呼！自奮於榮名者，易爲力，而能繼先緒於弗墜者，難爲謀，非天欲報功，俾之世濟其美，吾知未必能爾也。嗚呼！是則然矣。娶之蘇氏，其積累深長，實自少傅始，後人因引而伸之，公之仁民之功，可謂侈矣。其子若孫，烏有不振拔者乎？當知後之視公者，亦猶今之視少傅也。夫何疑哉！伯衡與謙有文字之雅，故竭蹶來山中請文，遂歷序其事而歸之，銘曰：

眉山蘇氏稱三文，光芒萬丈燭乾坤。少傅守藝政以仁，紫巖生氣凜然存。珠明玉潤多後昆，簪紱紛紛綯朝暉，貴而尸位玉之珉，能守家法斯足珍。維公挺生嘉兆甄，鳴岐彩鳳瑞世麟，從事大府歷粵閩，其職雖卑，氣益振峭，直猶如古諍臣，得失利害輒屢陳，聞民有病眉則蹙，浙垣招充幕中賓，孰知斬寇紅爲巾，嘯聚山澤動作屯，犯我屬部窺大藩，用姓給號令編民，殺賊如殺狐兔羣，有功默默不自言，大官受絳東海濱，忽爾跳跟欲舞蓮，一叱鼠伏不敢噴，身佩縣章魚懸銀，照耀扞禦一以恩，設心不讓漢吏循，披彼水火，脫溺焚，錯之華，接藉錦茵，參贊有密待咨詢，手持靈書論昏昏，中坐以示王人尊，噉我以利耳不聞，枯氓，搆亂奔狂瀾，障遏勿使成瀾漫，海桑旣變光嶽新，攜書歸臥邱壑雲，執節不仕爲全人，庶幾不負名家孫，春秋之高踰八旬，驚焉觀化只逡巡，大風挾雨來掀翻，士馬雜遝向東奔，絳紗籠燈光吐吞，嗚呼！前呵肅靈氣，生爲良臣死明神，丈夫如斯世罕倫，白石可磨堯瑤珞，史瀟瀟銘焯焯，墓門石縱可泐名弗滅。

故韶州路儒學教授府君墓銘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邨國公四十九代孫，邨國家於魯，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日盛，大江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唐沂州刺史可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又遷於南豐，生四子，長曰仁，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臨江新塗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易用生侃，侃

時厥後。久不見子善。聞子善獨奉母某氏居陋巷間。雖無儋石之儲。曾不少戚感動於中。每遇明月之夕。輒鼓琴以自娛。琴已復把筆咏詩。弗輟。瀟瀟悲之。人往往窮則失守。有若子善之為造物者必能昌之。今年秋。復求子善而謁焉。則子善之死。已三年矣。嗚呼。天者豈易知耶。子善之固窮如是。乃復使之早夭。是果何理耶。嗚呼。悲夫。子善通周易諸家說。屢就試。有司不中。家益貧。年過三十。不能娶。有一妾。為生二子。長某五歲。幼某三歲。子善母死未幾。而子善又死。二子蓋惇然可念。子善之友張良金。章編。蔣偉器。率諸好義者。既買棺以斂子善。復用羨財贖其諸孤。子善得年四十。生於皇慶壬子某月日。卒於至正辛卯某月日。以某月日同母葬於縣南二里。蓋潘達所指地也。葬一年。偉器來謂潘曰。子與子善頗交久。盍為銘。嗚呼。潘尚忍銘吾子善邪。昔孟郊歿。貧無以葬。其友樊宗師為告諸賢。與往來者。經營喪事。且以餘資給其遺孀。昌黎韓文公與交遊甚洽。實為銘其墓。今觀子善之墓。固不能盡同。其交友之所盡心者。則慶古今之異也。潘雖無昌黎之文。又可無一言慰子善於地下耶。嗚呼。悲夫。銘曰。

鄭仲涵墓銘

嗚呼。自道廢民散之後。世之為師弟子者。朝離南帷。夕若秦肥之視越瘠。比比而是。有如仲涵之於子義。則師友情如父子也。仲涵之死。子義得不哀乎。仲涵初年學舉子業。把筆為文。春葩滿林。色澤明鮮。而生意津津。敷暢予意。仲涵必先登。再踐場屋。皆不合。有司繩尺。仲涵嘆曰。吾惡用是為哉。乃棄去。益潛心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無所不窺。亦無所不辨。奮之既深。發之亦盛。商敦周彝。藉以五采。五就陳列。天祿石渠。人見之者。雙目輒眩。眩。仲涵復歎曰。吾惡用是為哉。又棄去。取羣聖人之經。而熅溫之。窮其道。德性命之秘。質於濂洛。關之說。久之。充然如有所得。仲涵復嘆曰。車成矣。輪輻美矣。不行何以涉於遠道乎。益思明體而適諸用。母夫人病逾年。仲涵保抱扶持。終日不離側。夜則泣禱於天。請以身代。忽覺惡症不能坐。跪煉藥劑以進。膝為生肌。夫人病革。思食西域瓜。既食而卒。仲涵見瓜。終身弗忍食。因懸懸念母不置。氣鬱結弗舒。遂得賸疾。迨居父喪。拊膺悲號。絕而再蘇者數四。杖而後起。服雖闕。凡遇諱辰。御酒肉弗御者七日。至期。哭奠如初。癸卯之夏。諸暨成將謝再興。以城叛。浦陽與諸暨鄰壤。訛言寇且至。羣從兄弟皆避地東陽。或移金華。是年冬。寇壓東陽。囊裝皆無遺。仲涵時在金華。聞之。盡持所服衣衾往分之。雖身罹寒。不卹也。從弟滯與妻並夭。三女僕保無依。仲涵鞠育盡道。各選名胃而配。供張之豐。適於己女。仲涵家義居十世。族屬頗衆。或有疾。不擇疏戚。夜必四三起視。遇有死喪急難。不顧利害。身任之。至於周旋事為之間。條理井然。必期於集。且不與人較曲直。或以非理相讓。但俯首默受而已。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夥也。斯春王烈家燬於紅巾。帥其族五十。乞食浙河之右。仲涵館之數月。而後去。同縣騷人。貧不能養母。來懇於仲涵。仲涵曰。吾何無母可養邪。厚周之。仲涵負笈從師。遺遺十餘人。皆負其子。且行且泣。試叩焉。則山水暴溢。室廬漂沒。欲求給縣大夫。不食者日再周矣。仲涵亟傾篋中錢與

之。村氓王氏患多男子。仲涵至其家。聞兒啼聲甚悲。蓋其將溺之於水。仲涵為陳父子至情。且惠以粟。俄大感悟。生之。並舍三里所。溪流湍悍。遇雨則人跡絕。仲涵造舟渡之。金華洞溪。其悍尤甚。舊有石梁。久壞而弗葺。仲涵捐白金八百一十八銖為倡。衆翁然而和。未幾而梁成。當夏五六月。赤日流金。道多病渴者。仲涵設湯茗濟之。冬大雪。仲涵晨出。見寒士衣不掩脛。齒相擊下上。仲涵呼酒飲之。蒸火溫之。乃解自衣。擴裘為贈。又嘗禱於廟。寡嫗因臥廟門無衣。愈於寒士。仲涵與妻周霽謀。製衣一襲與之。凡納交仲涵者。無不曰。此古仁人也。或又曰。其內外行如一者哉。仲涵自試藝不中。遂不復有仕進意。有薦為月泉書院山長者。仲涵辭不就。及入國朝。會求賢之詔下。郡府絡繹致請。仲涵輒以耳聾為辭。已而部使者趙君壽奉旨。蒐材浙水東。以薦紳交譽。力迫仲涵就道。仲涵冠帶謁君。辭意惓惓。君察其誠也。不敢強。仲涵稟賦孱弱。雖強然若不能勝衣。而其精神緊峭。矩度峻整。人莫不親而愛之。其於倫品之間。驢然相察。瞭然相悼。有如春氣流浹。不知泰和之襲人也。性雖好施與。絲毫事必吝。稟於長者。不敢私。奔走兵燹中。人見其袖二書以行。頃刻弗少離。及事平還家。取而視之。乃宗譜家範也。仲涵所著書。有途初齋稿十卷。續文類五十卷。藏於家。嗚呼。仲涵之死。予安得不哀乎。初予讀書浦陽山中。仲涵即從余游。先後十有餘年。予初無益於仲涵。而仲涵之相助余者恒多。時予執經山長吳公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門。仲涵每侍予往拜三公。見其文。亦以遠大期之。自時厥後。人事不齊。不聚首者數載。及予赴召。總修元史。與仲涵約曰。子非青年矣。予春秋亦漸高。行當俟。伏而歸。與子婆娑一邱。一壑。聖賢心學之秘。尙相與窮之。史事雖繁。復待罪禁林。留南京者四年。仲涵忽不遠千里來見。且中前言。予諾之而未及踐。豈意仲涵先予而逝乎。仲涵之子楷。自為狀來求家上之銘。其詞纏綿悲憤。尤足以動子之哀思。每一讀之。淚潸然下。所以久而不能成文。雖然。予於仲涵忍不披瀝而言乎。昔者徐仲車以孝行著稱。惜以毀廢而仕不大顯。君子以行孝證之。今仲涵之事。無愧仲車者也。宜私證以真孝處士。勒石墓門。而埋子文墓中。庶幾少慰仲涵於九泉之下乎。仲涵姓鄭氏。淵其名也。其先世遷徒之詳。見諸圖記。曾祖德璋。宋青田尉。祖文藻。父鉅。母周氏。配室即周孀生一子。楷也。以文學稱。女二。一適呂堂。一未行。孫一。煜。生於元泰定丙寅九月十三日。卒於今洪武癸丑正月十一日。壽四十八。以其年某月日葬某山之原。禮也。銘曰。

東陽貞節處士蔣府君墓銘

府君諱玄。字子晦。別字若晦。姓蔣氏。初周公庶子伯齡受封於蔣。子孫氏其國。在漢居杜陵者最著。兗州刺史翽尤有名。翽四世孫山亭。鄉侯澄。徙居義興之陽羨。澄七世孫樞。仕晉為吳郡太守。復南徙台之仙居。唐末五季之亂。樞裔孫助。避地黎之東陽。仕吳越錢氏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遂家焉。府君蓋其後也。曾祖諱天慶。宋紹定中入粟佐邊。授迪功郎。祖諱沐。元南康路建昌縣主簿。父諱吉和。

少儼負氣，嘗事仁宗於東宮，擢典用監知事。出為襄陽路殺城縣尉，以卒。府君生於燕都，兒時凝嶷，鋒不妄狎笑，八齡就師讀書，終日據案端坐，未嘗旁顧。其師奇之，使察諸生怠肆者，諸生畏憚，莫敢譁。年十六，侍殺城之官，杜門絕賓客不交，晝夜攻學，母夫人閱其勞，節膏油不多與，俟母寢，以衣衾蔽牖而誦，夜參半乃已。殺城蒞官剛嚴，府君因事進諫，多所匡補，出遇其吏民，相與退抑，人不知其為尉子也。既冠而歸，時許文懿公謙以道德為學者師，府君從而受其說，識悟過人，辨析精確，內涵外飭，日趨月異，先輩皆自謂不及。然府君務見躬行，以禮齊其家，奉先祠謁拜祀奠，取朱子所修儀文行之，歲時率族人祭始遷祖墓，祭畢序長幼列坐，告之親睦之道，屬之近者，朝望必會，貧者歲周以兩月之粟，修建昌所創義塾，延師儒教其子姓，至於鄉人，每歲冬至，殺牲置酒，會長老俊人行鄉飲禮，府君為之講說嘉謨偉行，使聽之曰：為父兄子弟當如是，鄉民莫不化服。細民貧者貸以粟，不取其贏，待以炊者常數十家。東陽多宋貴臣族，民藝其田者，既入粟半，復畝徵其絲，民頗苦之。府君倡其鄉人曰：君子以養野人，奈何厲之，途罷不徵，人用是德府君，稱其善不虛口。遇事無大小皆立決，不形於謀議，所為輒出人意表，初延祐中，惡少結選卒，誣平民為偽鈔，破其家，意府君儒生可侮，以語械之，冀得路乃止。府君怒，走白大府，逮惡少，實於法，害遂絕。由是宿豪文吏搖手相戒，不敢過其門。府君益刻苦為條法，使後嗣可守，室廬械器皆預為數世計，各極其精善，人服其才，而惜其不獲施於世也。府君饒於財產，脫去華靡習，聚書萬卷，致力其中，著四書箋惑，大學章句纂要，四書述義通若干卷，治平首策二卷，學則二十卷，韻原六十卷，府君德士習淪於夷俗，獨製古冠衣服之，揖讓步趨，必以禮法，人望之，神情夷朗如逸民高士，及即之，則雍然和，與之語，出入義愈久而愈無窮，年四十有七，以至正四年六月辛酉終於家。學者私謚貞節先生，十二月壬申葬縣南乘驄鄉御史里馬塢之原，娶葛氏，宋參知政事端獻公洪之玄孫，子男四人，大同與宗嘉亨，允升，女四人，適葛實、李觀及東陽儒學教諭李思文，其一蚤卒，孫男十人，昭、暉、昇、景、景、景、孫女二人，適許益亨、鄭格，曾孫男五人，鈞、鑄、鎮、某，女三人，允升嘗從黃文獻公涪遊，有文用薦者，授慶元路儒學正，早死，而二次子亦繼卒，獨大同存，善承其家學，以故國子祭酒許元狀來請銘，余未壯時，嘗拜府君於家，炙其言語儀貌，儼然成德人也，蓋今四十年，而余亦老矣，銘烏敢辭，銘曰：

鄭樞墓銘

浦陽鄭樞，少凝嶷寡言，能暗誦易詩書論語孟子，稍出為詩歌，可觀。先生長者能之，為加布其首，字曰叔通，年二十，至正丁酉三月辛巳，以病熱亡。四月癸酉，葬仁義里三角山，其父淚哭之，慟來謂子曰：樞也，幸從先生游，先生謂為可教，竊意其能亢吾宗，今不幸死矣，先生儼不死之，蓋為銘，子聞亦哀不自勝，為著銘曰：

父母生子，孰不欲望其成，矧如樞之秀穎者乎？今未出弱齡，而遽質魄泉下，可悲也哉，可感也哉。

唐思誠墓銘

嗚呼！吾思誠其死矣乎？吾竊稱東南文獻之邦，十數年來，故材已質，而新秀未茁，所以承前而引後者，當有其人，而思誠其可死矣乎？嗚呼！初濂年十九時，來書游城南，識思誠於玄暢樓上，思誠長濂僅三歲，濂見其敏容端坐，辨嚴光，陶潛優劣，歷舉傳中語，而以義裁之，袞袞五千餘言，濂雖慕之，意思誠或致力於斯，故知之為獨詳，他固不能皆然也。自是以來，日與思誠親，當風氣曠曠，賓客滿坐，或觸其談鋒，而思誠岸幘傾吐，愈詰難，愈見不可窮，有來求詩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兩方滋，宿蘄雜芳，不擇地而發，思誠未始有自矜意，且曰：文以達吾言，何以工為？濂益慕之，然猶謂思誠信奇士，世之徵治者將能之，而未知其充積於己者，果何如也。後五年，濂從淵穎吳公遊，而思誠以廉訪副使暢公之聘，講授淮陰，思誠搜剔經緯，意融而言隨之，聞者爭趨，戶外之屨常滿，一時寓卿若辨章左公、翰林承旨張公，參知政事韓公，皆忘其勢與思誠交，學華張甚，及思誠自淮陰還，會濂客錢唐上，思誠謁濂來訪，濂欣甚，出醇酎與思誠飲，爇火夜宿，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種，餘及僻隱緯候之書，又數十家，濂時血氣未衰，尚能記億，思誠各歷舉疑以問，濂頗歷誦其文，而對思誠抵掌於几曰：君之精博一至此乎？吾每見君言，咄然不能出諸口，又何善自闕藏，而文采不露乎？吾之強記不下於君，第恨無書可誦，陳氏書錄之所記者，吾唯能了其三之二耳。濂聞思誠言，遂以所疑者反質於思誠，思誠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嗚呼！自科舉之習行，為士者趨辨目前，一遇有問，舌柱唇不得發，孰有勞髡如思誠者乎？而思誠方恥以自名，又曰：吾學不徒博，徒博陸澄之書廚爾，吾則藉之以窮理而施諸事也。濂極慕之，始知思誠之學，期明體以達用，而非獵襲以給談辨者也。後十年，濂既歸隱小龍門山，飲水著書，以樂先王之道，不復與世接，而思誠用部使者之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起，再遷衢州路學錄，亦未及上，忽剝發下體，大熱如蒸，焚已而增劇，遂卒。時至正丁酉八月十七日也。濂方避兵句無山，思誠之沒不及知，暨知之，而思誠之骨已入土久矣。濂奔走西東，弗能絮酒一酌，墓下思誠之弟懷敬，奉門人徐季狀以墓銘為請，嗚呼！濂其尚忍銘思誠乎？思誠幼而穎悟，未就師傳，已略能誦詩，既長受業於文懿許公，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說，無不究之，雖名物度數之微，亦皆訂其同異，大抵其學以濂洛諸儒為宗，故粹然一出於正，武成余公持節海右，深慕思誠之學，特傾下之，余公善大篆，或請書揚雄九州箴者，余公不知所出，思誠曰：此載在古文苑，即按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余公為之驚服，思誠天性孝友，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情之行，自幼至老，劬書不厭，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管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之書，輒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鈎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思誠諱懷德，思誠其字也，姓唐氏，唐為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曹試童子科者，莫可勝數，而傑然出乎其間者，世稱說齋先生，先生諱仲友，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由紹興甲戌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召試館職，累遷著作郎，迭守名藩，更秉使節，終官朝議大夫，思誠先生七世從孫也，人竊意思誠問學之富，似無忝於先生。

君子之澤，其未艾也。當於思誠乎微之，孰知一文事棟之祿，有不能食。況望如先生，垣著於時乎。此濂反
 覆嗟悼，而不能自己者也。雖然，先生之名，其重之於今者，以學不以位也。位勢之隆，可行志於一時，學術
 之殷，則遺芳於千載。今思誠雖死於困窮，而其所著書具存，其不與形俱亡者，固自若也。惡知後之人不
 以稱先生者稱思誠乎。濂又何悼焉。姑歷序相知之次第，以告世之知思誠者。思誠，竹祖欽，祖津，父瑛，孫
 皆不與仕籍。卒年五十有一，娶金氏，五丈夫子，升、晉、恆、震、女二，申、戊。汪道演，其婿也。孫男三，道堅、無逸、
 梓材。墓在縣北婺女鄉之陽岡，以其年十月某日葬。銘曰：
 執為饒饒，而不昭昭，孰為說說，乃復煒煒。二氣糾紛，莫知其門，有遺者文，輝乎霞氣，留乎定奔，不泐以堙，
 不札以斃，後千百齡，其永存。

徐夫人墓銘

婦德以柔順為美，然以之處常可也。苟無堅凝之質，事變隨之，其能自立者鮮矣。故持之以堅貞，行之以
 柔順，斯足以為賢婦。偏一則有慮忘縱佚之失焉。若徐夫人者，其備婦德者乎。夫人姓余氏，衡之開化人。
 年二十適邑士徐君安，越十三年，生四子。徐君死，舅姑皆老，家莫為主，貨產頗傾。夫人日奉羞膳，升堂
 問體安否，退則率履，治絲枲麻，歲時機杼之聲，聞於鄰里。衣服諸子，務臻華好，青衿綵紵，少長巋然。
 使人不知其為孤。年七八歲，委之於學，慈嚴兩至，責其成績。由是諸子咸為善士。而家迄以成。舅姑相繼
 壽終，治喪葬以禮。鄉人暴強者，畏其能，莫敢凌犯。教女語婦，必以夫人為則。年七十有八，以洪武九年
 九月七日卒於家。二十三日葬於清源里西村之原。三男曰祿，可說，一女適某。孫男五入，玄、生、林、璣、桂。生
 以國子生擢給事中。來請銘。銘曰：
 柔順為德斯婦常，濟之堅貞家乃昌。執偏或墮弱與強，二者維全保無爽。徐夫人婦之良，喪夫秉志事
 尊章，內外屹然禮義防。躬親織紉靡怠，家政浸修賢大穰。男治書詩女衣裳，壽彌德備名譽彰。孝孫刻
 銘闡幽光，卓哉婦則垂無疆。

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鑿金華人。宋朝奉節知袁州事如琥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宋祥之孫。
 貞孝先生紹之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宋亡為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割
 劫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悼，事舅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皆戲取人，一雞卵。夫人怒曰：是乃所當
 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遊，督教愈於夫在時。粥飯釀資之，俾無懈懈。父老病殊，迎以就
 養。烹藥進食，不寐者三月。而十年乃終。不以喪葬累兄弟。出私棺為其女。兒歸朱氏，死。夫人育其三孤
 兒，長兒亡。又撫循其男女，為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貨助。篋家待子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
 勿溺。資以粟，里中人德夫人如慈母。夫人與婦姑和，視婦如子。子已，子仰膝婢仁而威。聞夫人嘗歎成
 肅畏，諱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身不忍去。夫八春秋既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如白。升
 堂奉觴，以次為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歡愉竟日。年八十時，孀運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諱

書史為人言，皆有詞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強不衰。且起盟禱，召子孫來前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
 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有學行。
 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澐、玉汝。孫女十八，皆為巨
 室妻。曾孫男二人，文柏、文楮。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
 為賢母，宜得銘。余曰：嘗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其子之賢益可徵。余
 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與，三遷是紀。仁欲義訓，與性皆成。尊之為善，川赴木升。少關其端，愈長滋反。
 易若夙教，圖難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祇率慈惠，具有典則。尊章歎咨，遐邇遵式。
 黃髮朱顏，眉壽樂康。環珮紳綬，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綬喪其母夫人何氏，衰衣稽顙，求遺墓隧之文。予與綬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採
 義不可辭。夫人諱妙音，婺之義烏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早世，傅厄於窮，重醮金華俞氏，俞故名閻。夫
 人隨母鞠其家，逮長大，父器之，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儼耶。時同里初齋王府君良玉家居，講授受
 業者百人，大父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禕，即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
 揣其意，乃命行媒，相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君舅姑甚恭，待婦如壹，以和勝。三族號誦其賢，待制
 君方從黃文獻公學，絕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
 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林，恆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持節諭西南夷，
 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焚然與二子綬、紳居。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禰，奉卮酒前酌，命二子拜後。
 曰：我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為授室。抱二女孫宜，定宜亦許適子孫。
 恂，夫人猶日治絲枲，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窳裕，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
 憂成疾，羣醫不可藥。紳盡焉心傷，亟割股作糜以進，竟不愈。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六。其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於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
 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雖號而與，絲枲作朋。克勤於內政也，青燈宵明。顯影悻悻，能安於義
 命也。國史著銘，悼行幽局，欲其辭之稱也。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於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下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
 故居無為州巢縣之葉阜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葬歲月，刻石以奠玄堂。復介子友錢顯狀其葬行，請立
 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假月池上。今遷於葉阜，父大成，巢縣稅務副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溫
 醇莊重，巋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敢違。事姊若兄，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

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今封鎮國將軍。食大都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婉愉其容色。唯恐有嗔其意。晝夜之間。未嘗食不飲。或遇有疾。具鼎烹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澆濯。瀝祭心存目著。儼乎若有覩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伉儷者六十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遊人以爲難。遇諸內外。嫺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僮僕。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間言。生子男四人。長溫。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即朝興。驍勇而有謀。嘗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從皇上海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瀾。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烈。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爲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食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勳拔例上聞。夫人致有今封。然語實。人皆爲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葆貞則兮循天經。篤孝敬兮奉尊章。親澆濯兮慎烝嘗。事夫以敬兮終身不爽。子爲武臣兮從征四方。斬將擧旗兮紀功太常。然語自天兮奕其寵光。夫人雖歿兮令名不亡。髮臯之原兮山秀水明。太史作銘兮薦此石章。

故寧海郭君妻黃氏墓銘

天地之間。爲人倫之綱者有三。曰君也。父也。夫也。君統臣。父統子。爲綱固宜。妻與夫齊。亦以繫之者何。蓋夫者婦之天。婦能尊夫。夫能統妻。則倫紀修明。而家政嚴飭。不然。則反目之禍。作而數諸之事起矣。其有生能敬夫如賓。歿而服喪若父者。孰不謂之賢哉。予於寧海黃夫人之事。不能無所感也。夫人諱珍。生有淑質。父某與其母王氏絕愛之。年十八。歸同里郭君仁壽。夫人尊之甚異。動靜必遵。稟而行。毫末不敢欺。內外諸政。率皆親蒞。雖甚勞勩。弗憚。君好賓客。朝夕酣觴淋漓。談辨以爲適。家單不能備物。夫人極意營集。不使知窮澁之狀。君一日入台城。歿於旅邸。夫人聞之。慟絕者數日。及靈車至庭。撫棺一號。遂暈眩仆地。幾欲無生。以湯藥澆之。移刻乃蘇。治喪一循古禮。布苦柩側。取石爲枕。不解衣而臥者三月。石有稜。當枕處肌肉成創。創液浸淫。其子泣。爭欲以木易之。不許。三年弗御酒肉。柴毀骨立。與人言。則曰未亡人。未亡人。未嘗有愉色。或曰孝子之喪父。其有過於夫人者乎。或曰夫人之事夫固至矣。其於君舅君姑。殆有過無弗及焉。事舅姑固孝矣。其在家也。善奉父母。亦有過無弗及焉。其後父母無子而終。相夫卜宅兆。瘞之哀慕。至老不衰。若夫人者。豈古之所謂無愧人道者非邪。嗚呼。位極三旌。有不足榮也。祿盈萬鍾。有不足貴也。名傳四裔。有不足多也。此權勢者可僥倖而致也。惟夫制行可以厚人倫。可以移風俗。古今人莫不多之貴之榮之。亘天地始終而不可泯也。其不可泯者。非有增三綱九法之重者乎。夫人之事。烏可使之不傳乎。夫人壽五十六。卒於洪武己未正月二十三日。以其年某月日葬於某山。生子四。彌。遠。濬。俊。女一。適傅士常。孫三。女二。子在京師。濬爲太學生。嘗從予遊。以文學知名於時。濬來請銘。銘曰。

陶先生妻喻氏墓銘

嗚呼。是惟當塗陶夫人之墓。夫人明德淑行。自幼出天性。父母異之曰。是女也。良非凡子配也。慎選久之。始嬾同郡陶先生安。姑徐氏方毅。以禮束羣下。不可越尺寸。雖始鳴。夫人往候起居。察顏色。庶羞。能獲姑心。姑病。皇皇不自寧。力苟可致。無弗及者。暨卒。先生適以事留淮。夫人製斂殯。奠無遠度。晝夜備。幾至傷生。人稱爲孝婦。先生沈涵道藝。以千載自期。夫人恐以家汨其志。凡內外政皆身服之。不以勤先生。先生之名聞於江南者。夫人有助焉。先生舉進士。州人士無少長咸賀。夫人不喜色。或怪之。夫人曰。夫君所滋者德爾。名非所急也。及爲校官。問道考德者。接武而至。夫人則館之。如未嘗貧。春秋之祀。盛服事滌滌。不役廢御。及祭。升降周還。精誠追至。若欲見之。恆居不施丹鉛。不服金鈿翡翠綺縠物。後其家雖盛。夫人處之猶前貧時。女弟四。皆適閩右族。歲時來歸。各爲靡曼飾相夸。夫人唯御常服。充充無歡容。喻宗諱曰。是祇專靜嘉者也。諸婦今得師矣。人稱爲令妻。訓二子動靜必以學。稍涉豫怠。正色呵勵之。偶見奕器於甌。怒曰。此牧豬奴戲耳。汝爲名家子。亦復爾耶。昇之火。二子因慙。懷自持。遂以學聞。人稱爲淑母。先生將移家秣陵。夫人不忍獨其母。且虞有兵禍。力迎與俱。母以壽年辭。夫人泣曰。世道方棘。唯高城深池可倚耳。母從之。其族果及於難。人又服其有先識云。夫人諱德常。字可貞。姓喻氏。喻爲當塗名門。曾祖某。祖某。父汝政。母梅氏。二子則晟。昱也。孫一。壻壽四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十日。權厝江寧縣陶家山之原。嗚呼。自先王之教不行。公卿大夫多涼德。以名勢相銜。以利祿相媒。頽波滔滔。日流而弗返。況所謂女婦乎。有如夫人。舉行之美。可爲女師。可爲女範。蓋於古而無愧者。又何可少也。昔劉向傳列女八篇。一事之善。唯恐泯沒無傳。使夫人生於其時。名有不著者邪。銘曰。

夫人之行柔且則。饋祀潔齊。家政飭。補綴滌濯。亦盡職。紛華弗御。儉德。內外順治。夷以傑。栗而能剛。類圭璧。羣女從之。視爲式。壽年不遐。聞者慙。先生祿位日赫。絕。玳首錦繡。書五色。龍光當臨。黃幽室。史氏作銘。示罔極。

數萬家。丞相趣吏具文書以聞。君爭曰：「杭民無恆產，若候報下賑之，則已大半為鬼矣。汲黯發廩，此非其時乎？」丞相悅，令戶賑之。君曰：「戶有大小，必計口乃宜耳。」丞相從之。俄辟君行宣政院宣使，未及就，丞相入中書，君復從行。丞相多君，欲用為宣使，俾理問官咬住君，咬住將別有所薦，不自以丞相意，卒然問曰：「儒者可為行人之職乎？」君曰：「不可。」咬住反命，謂君不屑就。丞相怒而止。君知為咬住所賣，不復辨。聞太師脫脫公喜士，即走見之。時太師新解機務，退居於豐，謁入與語，大悅，遂留之。君乘間問曰：「蘆蕩之利，宜與江淮萬姓同之，閣下專焉，無乃不可乎？」太師曰：「向者之利，悉歸豪右，今歲入不過什二，餘皆編民物，何云專邪？」君見太師語堅，不敢強。他日太師復自言：「意若怒君失辭者，君從容曰：『在至元開魯王嘗取之矣。』上以其病民，罷之。且詔羣臣不得奏請，閣下今復繼焉，或者其違制書乎？」太師笑曰：「吾業已奏辭，恐君言中變，姑試君耳。於是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君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稱弗弗置口，至有聞於上者，初皇太子鞠育太師家，與哈刺章同臥起，至是有旨欲使之共學。君力謝曰：『輔導皇太子，歷代自有故事，今若苟而行之，是取譏於天下後世也。』太師入奏如君言。上曰：『朕言已出，必使一至卿家而返。』明日，皇太子至，君以孝經進，喜見顏色，因錫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出居西寧，以哈刺章託君，時說言沸騰，或促君亟去，不去禍且及。君曰：『人以孤託我，而中道棄之，不義孰甚焉！且死生命也，吾何所避？』弗聽。丞相舊與太師有隙，又怒君不為宣使而客太師家，將非君復憐君才，不忍發，乃遣人鉤致君。君曰：『丞相過我厚，我寧弗知之，其去也。』特為理問所開，爾今丞相幸用我，然受人託而違背之，何以事丞相為？」丞相義之，真不問。又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君為長史，階從事郎。時至正八年秋八月也。九年，太師復拜右丞相，叩君以民所最病事。君曰：「皇慶初，國用不足，令民入貨取券，使受直於有司，踰三十年弗償，非惟民困，欲死國家之信，將何在焉？」太師即勒吏使給之鈔，以緡計者八百五十萬，有奇。國子監所設管勾學正司樂之屬，舊以監中諸生積分未貢者充，薦者多濫，有俟二十年之久者。廷議患其弊，復以諸生試禮部下第者，別選為次榜補之。斥去已薦者四十人，蔚熙、黃模等號訴於太師，太師以示君。君曰：「法弊固當更，然守以歲月，一旦斥去，亦失物情。若二者交參用之，盡於所薦而止，斯善矣。」太師奏行之。太師在西寧時，門下客盡散，無敢履其庭者。獨王架閣梅時過之，君因數道其賢。太師曰：「梅屢短君，而君反賢之，何也？」君曰：「賢之者，以其知義爾。若深所短，梅正當言之，能言之，所以為益賢也。太師欲選御史，君又薦梅可用。太師以君為長者，鄉先達為臺臣所糾，奪其誥命。君言於太師，復之。及其來京師，頗用人，開將風御史劾君，君略不為動，亦不自明。未幾，其子以廢入官，君復自太師掇為崇文丞，始大媿歎，以為不可及。十年春三月，遷宣文閣學士，階從仕郎。召見明仁殿，上顧資政院使宋爾只班曰：「此哈刺章師也，教法肅甚，朕今陞入宮，庶矣。」俄中書奏君兼經筵譯文官，君敷釋聖經，啓沃深切，上每為之改容。宣文在禁中，密邇端本堂，日侍皇太子研席，寵遇殊甚。嘗問君家居事，屢歎以為嘉瑞。書麟鳳二字美之。十四年夏四月，轉宣文閣學士，階從仕郎。兼官如故。上見君久益器之，以新刻智永千文識以宣文閣。寶賜焉。君侍經帷，教習子者凡四歲，歲錫燕者再，頒金緡紋幣者二，皆有訓。扈從上京，又予楮幣二千五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故江東僉憲鄭君墓誌銘

率訓大夫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鄭君，以辛丑之歲夏五月十又六日卒於杭之寓舍。江浙行省左丞相帖穆爾達識公，深用痛惻，命左右司都事錢君用千暨僉事君八都來治喪事。秋八月十又一日，權厝城西七寶山。後五年丙午冬十二月二十四日，還葬義烏石斛山。其弟淇始請從兄承務，鄭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泳評議諸行成書，而授前史官宋濂請刻其墓碑。曰：「君諱深，字仲幾，一字浚常，鄭其姓也。其先從睦來遷，婆之浦江，自建炎以迄于今，同居者十世。朝廷旌為義門，曾大父德池，大父文泰，文泰本青田尉，德璋子，出為德池後，德璋與兄德珪罹難，爭欲就死，其事詳見宋史。孝義傳中，父銳，累贈奉訓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浦江縣子。母樓氏，累封浦江縣太君。君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負氣不羈，嘗往外氏，有以童視君者，君不平，出奇計給之。日者以六物推君休祥，言君必凶於其家，君恐祖父聞之，或薄其愛，大惡之，居亡何，他日者又至，君迎謂曰：『我某年月日生也。』子幸舉我，吾當厚報子，否則戒悍奴辱子矣。聞者皆大驚，稍長氣益振，見部使者行縣，嚙從甚，都君歎曰：『吾非夫也哉。』執云異日不如之也。人斥其誕，獨從父欽奇之，使遊學京師。久之，會丞相別兒怯不花公出鎮南服，命君從行。杭城災連

百結率以為常。當是時，君從弟國子助教濤，方為經筵檢討，權參贊官。每進講殿中，兄弟連翩而入。及退，均被上尊馬道之賜。人尤以為榮耀焉。秋七月，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吏部月有選，鄆縣丞張鼎，年六十七，吏以官期三年。白君曰：「使如汝言，當致其事矣。何須入銓選？」即上之闕界。後著為例。董甲、雲南木邦人，以任子當官，貧不能贖。吏遂以戶冊有異，移符審之。君曰：「京師距雲南萬里，公牘往來，動經一二載。且其先人嘗官於朝，豈無可稽者邪？」下架閣吏閱籍而注之。永新尹趙太訥，上休教之請。時新例必經廉訪使，者覆按而趙竟失之。吏以為難，君問例始何時。吏以九年四月十七日對。君曰：「趙之謝事，乃是月二十一日。永新僻在大江之西，五日之間，其能知有詔乎？宜以例前行之。」同舍生先入仕籍，見君未達，頗使酒廷辱君。君心甚銜之。及是，改官之文適至。君曰：「彼積勞日久，豈可以私憾而廢公法哉？」命擇良郡官之。徐人周令尹家陷於寇，獨周以智免。及太師統兵平徐，其女掠入太師驕奴家，使之主汲。力不任，數欲赴井死。周物色知之，不敢言。君將聞於太師，人曰：「國家以徐叛職之，君言不脫吻，而禍及其踵矣。」君弗顧。辛白還周。九月，君以分部從太師征高郵。至嶧州，見民東西竄，君追問之。民曰：「軍奪民牛，且擊翁孀傷，故逃耳。」君曰：「王師除暴，乃令侵民耶？吾若不言，孰當言者？」急蹤跡之，獲樞密院吏王丙，執詣太師，實於法。冬十二月，太師以讒去。君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十六年秋八月，御史臺欲用君為御史。君以母夫人年高，辭已而除。君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而中書同日奏君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臺臣覆奏乃止。君急欲南歸，即入謝上皇。太子聞之，將留弗遣。君對以其故，復賜眉壽二字。君持歸以為親榮。時中原道不通，君浮海而還。至萊州洋，遇颶風，擊船壞。深目而指者六十人，望君舟而號曰：「曷生我主冊者？」此泉南回紇氏，精悍且持兵，不殺將為亂。言人人同。君力屈羣議，斂其兵刃而飯之。暨升岸，羅拜去。浙西時屯重兵，挾貓獠軍勢，強仆人廬舍以為薪。上下惴惴，莫敢何問。君反接拘訊，知隸平章政事慶童公帳下。械送而請治之。軍因不敢譁。薛史桑葛，憑藉憲使之威，視僉事忽都不花如無人。僉事欲驅之，恐激怒其長，乃自引退。譯史愈鴟張無忌。君勅之，憲使持不下。君怒曰：「彼且不有僉事，何有於公哉？」叱出之。憲使慚，其庭中人以事誣君。上行御史臺，時平章為御史大夫。罵曰：「鄭僉事剛介之士，吾熟知之。爾固不能容也。」擲其文於地。事遂寢。尋除今官。未及上卒，年甫四十。有八娶，同里周氏，累封浦江縣君。繼室義烏吳氏，東平王氏，封恭人。皆先君卒。無子。少房高麗康氏，生女曰琴，未行。今以弟之子某為君嗣。君眉目疎豁，軀幹魁梧，雖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以正裁之。人未出言，已能窺測其肺腸。故周旋南北間，鮮有愆事。然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勸成大臣之子。君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務。日進道之學，成而仕，為名臣，與人交，不以勢之崇卑而武其心。在朝公侯卿大夫，亡慮數百人，無不知敬愛君。而翰林侍講學士豫章揭傒斯、翰林學士承旨瀾陽歐陽公元、太子右諭德東明李公好文、司農少卿臨川危公素，尤與君為文墨交。而無閒者也。若君者，可謂奇偉不凡之士矣。濬長君僅四歲，負笈遊立夫吳先生之門，始獲與交。君盡同食，夜則共衾，稠而寢，穆穆然行行然。其姓雖殊，情實兄弟也。君嘗指時之聞人謂濬曰：「某也操寸管，入位館閣，某也垂紳正笏，立廟朝而弼成化功。鄭生長雖不滿六尺，

行見鐘錚然鳴矣。濬見君言，夸出峻辭，戲君反覆相撻，注不已。君益騁奇辨，是非蜂起。且曰：「子未可少吾後。當然已而果然。」嗚呼！君今已矣，其不隨世磨滅者，猶耿耿而在。是亦足矣。濬幸後死，因悼君行而揭之。以見有志之士，其事終成，且告修郡乘者錄焉。銘曰：

劍解夫橈，如龍蜿蜒。風雲會之，飛騰上天。顯允鄭君，才質類此。利器在躬，不試焉俟。嚴嚴師臣，四國是瞻。佐其戎勳，唯君則堪。民生瘡痍，我是用悼。朝政糝糠，我寧不告。當守開之，召入宮庠。日照月臨，承其寵光。廣廈細匪，從容論道。載啓載沃，有勤無惰。其勤謂何，堯舜吾君。八荒熙熙，期固至仁。天子曰：於爾學之博，宜監朕書。弘宣文鐸，省臣交薦。贊治銓曹，水清衡平。物無遁逃，出將使指。緇衣赫赫，嚴霜夏零。邪草不植，凡人賦材。此益彼虧，若君之為，無適匪宜。豈非義風，淪肌洽髓。大本既立，孰踰其軌。君器則弘，功業可馴。如持右券，責報於人。烏臺鳳池，遲君遊衍。泉臺莫晨，有淚雙泣。誰謂君亡，視之若存。清風凜然，施及後昆。烏傷之西，溪石如斛。石或可磨，君名不沒。同門友金華宋濬文。

本朝浦江翼右副元帥蔣公墓誌銘

君生於元之大德戊戌十二月丁丑。於明洪武二年己酉十有二月乙亥卒於家。壽七十二。卜是月乙酉葬於通化鄉長富之源。其子孳，奉里人陳內所為狀來謁銘。乃敘其世次與出處之大方而系之曰：君姓蔣，諱鏞，字可大。其先湖之安吉人。唐末自始祖守善來遷於婺之浦江。其子德勛顯為洪撫交三州刺史。皆有德於民。自宋南渡，有諱廷俊者，宣教郎君之七世祖也。有子五人，俱登仕版。鄉人榮之。君之曾大父吉，京學登俊，齋論大父自祐。早世不顯。父穎有潛德，以行義服鄉里。君自少長，豪縱不羈，喜結賓客。嘗慷慨曰：大丈夫不能致君於朝廷之上，則當封侯於萬里之外。否則睦宗族，安鄉里，稱為良善人，亦足矣。時人未之許也。及元之季也，天下兵動。且二十年，而吾邦聯貫閩浙山川，相繆。烽火之焰燭於天，所至焚蕩為墟。屠戮居民，殆無餘類。方是時，君以七子有奮身之勇，與鄉人保聚崑山。境內怙之。老幼挈眷，輻輳相養。居室雖大無恙。如平時。遊卒抄擄，相戒引去。不敢犯。曰：崑山有蔣君，蓋其畏懼有如此者。及值聖朝，廓清海宇。天子躬擐甲冑，親征南抵於關。即以檄召君，及詣轅門。天子勞問洽至，愛其才，厚賞之。惜其年日卿老矣。大將樞密院僉院胡公薦之，俾逐突寇常昌軍於義烏。君率義兵數萬人大破之。殲其渠帥。梟首及獲俘，咸以獻。上嘉之，與之符章。為浦江翼右副元帥，攝分關事。以治浦江軍。肅民安。明年，樞密院總其事。伐越，得諸曠。又命移鎮諸暨。與樞密院判官為裨將。又明年，君以老告。胡公為請於朝，以職授其子斌。君既歸，遂休養田廬。與鄉人父老，還往里閭。怡怡若無能言者。故感戴之。曰：是有德於我者。及是又十年，竟以微疾談笑而卒。非豪傑士哉。娶郡城陳氏，有子七人：璋、琮、瑛、瑒、瑤、瑒、瑒。瑒理，皆有室。女一人，適蘭谿陳寧道。孫男一十八人。銘曰：

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誌銘

府君諱機字子樞姓雷氏其先出禹春之後傳至五代時有諱贊者由光州固始遷建寧之建安會大父時宋太學內舍生大父龍濟鄉貢進士當宋之亡帥義師抗元兵遂歿於難父德潤入元爲福州路儒學教授積學廣之餘買田三百餘畝以給資士昏喪老疾者號義士莊人爲建祠學宮改將仕郎福州路長樂縣主簿未上卒後以子貴贈朝散大夫秘書少監母游夫人贈建安郡君夫人善書而有文無子默禱於神夢黑熊行天遂有娠及生府君穎悟異恆兒九歲能詩賦十歲九經皆成誦十二著明經解題十七試論郡庠選爲第二十二受大官薦爲邵武縣學教諭二十五登延祐戊午進士第授福州路古田縣丞自詔行科日閩人擢第者從府君始未幾丁朝散公憂服除遷延平路總管府知事沙縣陳氏豐於財身冷而子幼族有強暴者欲據其業賄於上下訟久弗能定府君下他廉吏鞠之竟白其事時經歷司獄二司照磨所皆闕官府君攝其印印置西樓几上夜有盜龜尾如鼠潛伏几下不動若護之者波旬始不見或以爲瑞應改邵武路總管府經歷郡長官乃西域人恃與憲部有連其猛若虎與守議稍不合遽引杖擊之守俯首遁去府君獨不爲屈每曰苟如此天子法將何在獄有不平抱案與之庭辯辭順理直雖怒形於色不敢沮調與化路興化縣尹有豪太姓數家陰持公府短長挾勢以戕民府君曰此猶苗之有膿不去苗將稿矣悉置於法燭見毫髮無遁情皆以雷神稱之聞之衝竄以如卵小石擊磧不可行府君令蕪浮屠鑿石爲版易之入呼爲雷公路先是賦役屢不均府君察知之率吏民焚香祝天曰爲民定賦當以公有徇私撓法者神降臨罰無恕言已令民自實田隨其高下爲定日選一吏主其官書每一細畢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悅仙遊莆田二縣民訴於郡曰民苦賦不平者久願乞我雷侯錄事司之民又訴於郡曰非雷侯不足以平吾民之役晝假之郡撤府君行凡三辭乃往民皆大悅舉手加額曰雷侯其豈弟君子矣乎游夫人嬰微疾府君聞之愀然不寧曰先君歿不得在左右致抱終天之恨母年邁矣忍廢好爵而不歸養乎即日抗章辭職民涕泣留之不從羅拜馬前去歸僅五月丁游夫人憂服闋轉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府君招徠弟子員羅知名之士相與迪導之月書季考具有成法文風爲之一振擢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順昌舟師因利覆舟取人財獄成父子皆坐死府君以子從父令白部使者杖遣之尤溪有死獄株連者二十五人累歲不得釋府君推罪之輕重亦杖遣之囚至咸泣和聚僧坊誦佛書以爲報沙縣織工子與張甲鬪鬪散子失足墮墮死吏入甲故殺罪府君出之南平浮屠殺其主寺僧浮屠之徒方九齡官以知情論死會朝廷遣使者宜撫入閩府君力言其非辜竟得釋府君思民不知教建義學鐔津延鄉貢進士陳效願開之以五倫之學久之士有與鄉黨者羅天凌寇汀州汀境與屬邑尤溪接府君立堡柵數區以扼其險募招集強丁爲禦守刁斗之聲達且不絕盜聞不敢犯陸泉州路惠安縣尹惠安之民嗜勢利而少禮讓府君究心學校欲以變其俗兼立社學十所俾分教之縣西登科岩先賢虛瞻故宅也舊因宅爲祠已廢府君爲新之使民知所勸先是公田之入每斛收錢百緡民大病府君既至減其直之半居三歲政通人和遂爲諸邑之最部使者及良二千石爭寶禮之或刻薦於朝及代還民恨恨

若有所失走大府遺留者日以千數不可乃爲立生祠樹碑以紀遺愛碑幾徧鄉井焉除汀州路總管府推官汀民強悍易爲變府君與上官議築城開濠以爲保障且請躬董其役上官聽之府君爲益功授期使民爭趨民不擾而事成申屠公廟時爲閩部僉事行郡至汀移知府君之賢凡郡縣有赴愬者悉下之府君即爲決治如律無不愜乎人心者已而不俟引年遽上休致之請朝廷以其廉退陞翰林待制陪自將仕郎九轉至朝散大夫未幾卒於官實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府君軀幹魁梧方面美髯見者覺然起敬事親生能盡孝既死其葬祭之凡悉依朱子家禮從事居官尤盡心於獄每夜參半孤燈煒燐猶緇因成案不休且曰人命至重吾可不盡心乎江西鄉閭多士省府致幣幣請持文衡府君之所甄拔皆通經藝者爲人嚴而不苛和而不流稍暇集良朋嘯傲林泉間命壺觴以徑醉其視生產作業之事護如也所著文辭森嚴而演迤有龍津龍山鄞川環中黃鶴磯梅易齋碧玉環七菴共若干卷藏於家妻樵溪氏諱淑馨字蘭玉宋禮部侍郎春山先生某之曾孫女元江西儒學提舉徵之孫女也贈建安郡君通書記作字有楷法善治家事不以煩府君人謂婦道母儀皆可無媿先十年卒男二人燧至正癸卯進士從仕郎大都路香河縣尹燧鄉貢進士會閩中亂起兵以助王師死之贈汀州路上杭縣主簿孫男五人燧之子伯燧至正丙午進士從仕郎福州都轉運鹽使司知事次仲堃仲堃燧之子仲堃仲堃府君之墓在縣之元祐鄉黃孫里龍山之原以至正壬辰四月某日葬危夫人附禮也既葬十餘年燧自狀其行實爲燧爲之銘燧在弱齡頗有專科目之學輒聞閩中雷氏兄弟以易經相傳授所爲經之大義流布四方多取之以爲法蓋府君與仲堃皆第奉常而聲譽煥然久矣雖散黜之有志弗強不及振衣從府君遊以折衷諸傳之是非迨今四十春秋頭毛種種尚忍執筆以銘府君之墓乎雖然聲光之盛僅著於當時文辭之載可勸於來裔有如府君道德積於厥躬政教被於民人所至是愛所去見思揆之於前古儒宗吏師似無所讓理宜大書深刻表諸墓門使爲士者知所勸蒞官者知所法不可以濫之蕪陋而遂廢也謹序而銘之曰

閩有碩士雷作氏自幼學易探聖髓亦既決科拾青紫政行州邑平如砥鋤孽暴民仁備起茲吏聞風潛若鬼獄命至重心盡爾一夫術窺類有泚漢之循吏當可擬元龜護印曳其尾穹石序功文煥煒魂升魄降吁死矣四民會哭動成市遺文續紛滿千紙虹光夜發元筒裏孫子繩繩襲休美不信子言有如水

故寧國路推官劉君墓誌銘

君諱時孫字存吾姓劉氏其先世居永新至宋丞相楚國公沆始顯楚公三世孫相始遷衡之茶陵相生某某生文祥文祥生思允思允生邵邵生養正與須溪劉辰翁友日以詩道爲倡酬養正生懋承事郎武岡路總管府經歷君之父也君家貧日督耕夜然松爲明挾册呻吟達曙遂通五經百家言年三十中天歷庚午進士第授承事郎桂陽路武陽縣尹臨武俗近蠻獠豪民持縣短長者四十有五家縣令長初至輒以利啗之指使如家奴皆悍君搖手相戒不敢出縣土不產茶而官征其利始額不過錢二百五十緡漸加至十倍民不堪命君上其事罷之鄰邑藍山羣獠大肆攻掠府遣使者諭降獠迎使者馬首曰假若

縣官虐故爲亂。使得如劉臨武者撫。儼即安矣。調建德路總管府推官丁母段夫人憂。再轉徽州。時經歷府君之官武岡。至衡而疾作。君棄官侍左右。未幾府君卒。君載柩以歸。每遇風濤怒張。即撫棺哀號。風輒息。距家五十里曰雲陽山。河水秋涸。舟膠焉。君泣禱河神。夜水陰起五尺。柩至家。水涸如故。服除。改瑞州。騎驢赴官。人不識其爲君。高安縣小隸微民錢弗得。反誣民毆之。獄已具。君梓隸問狀。隸吐實。君執法笞之。府判官雖欲宥隸。弗能奪也。民有獨居者。或偵其出入。其室然燈。照其物。悉取以去。縣當以劇盜法當斬。君原其情。杖遣之。憲府因知君。凡獄有疑者。移君識之。臨江民陳松。使酒與東家奴鬪。陳歸中暈。夜卒。陳婦誣奴死其夫。君訊之。婦服其誣。新昌由丙妻與惡少年通。竊逃至番禺。生子矣。由往訴官。取之。少年復相誣。將殺由。他男子與少年仇。嘯由曰。少年將殺汝。盍先圖諸。男子夜持刀。約由何少年出手刺之。州若府俱以謀故論。君謂男子死固當。由妻與少年姦番。皆有官書可驗。由殺有罪。惡得與男子同。由得免死。宜春李氏子。兄歿。寡嫂利其多貨。弗嫁。時往父家爲姦私。李慚。逆以歸。途中遇疾。劇。及抵家。李亟作食食之。已而卒。父揚言食中有毒。李素慚。以貨謝父。父指貨爲左驗。言於官。李竟誣伏。鞠連逮者。咸曰。吏持成案至。但逼書名爾。他弗能知也。復引嫂媵婢問故。其對如父言。君問食有餘否。婦人終不語。許對曰。食且半。妾與老嫗分食之。君抵几曰。脫使食有毒。媵輩何以得不死。父知情得。遂投緹而絕。李罪遂釋。政成而歸。方思飲水著書。以自樂。至正辛卯。斬黃妖寇陷武昌。君傾貲募義兵。築龍須壘。周圍可十里。民扶老幼來依者數萬人。寇來掠茶陵。君帥衆持戈矛助官軍逐之。復改宣州。階至儒林郎。時水游爲災。飢民訴者。日以千計。君召豪右出粟。而官與其直。選廉吏均賦之。且修城浚濠。令民之就役者聽活者數萬。乙未。廬州潰兵爲亂。夏六月。相率攻寧國縣。江東憲府治宣州。而寧國爲其屬邑。廉訪使十八沙知君賢。說以捍禦之策。太平郡丞承攬引寇焚南陵。南陵民羅春擒之。十八沙以其國族。願忌未決。君勸斬以徇。寇復據水陽者三日。水陽民張中帥勇敢士夜襲之。縛其兇渠十人來獻捷。丁憲幕府議。幕府衛張不賄已。指張爲間諜。將曰戮之。君抗言曰。民執寇至。賞之猶恐不勸。況殺之乎。吾爲執法吏。不敢奉命。卒如君言。軍士利賞格。每縛平民。衣以赭衣。詣轅門。君解縛縱之。亡慮千百。俄寇勢愈熾。君謂子頌曰。吾委質爲臣。誓與此城同死。汝宜急去。以存宗祀。頌去未幾。浙省參知政事吉尼哥兒統兵來援。守兵久。德特援至。酣寢。夜四鼓。寇引衆緣堞而上。城陷焉。君猶勒兵巷戰。不勝。遂被害。時八月丙寅也。君弟謙孫常寧州學正。湖南陷。常寧守臣棄城遁。謙孫攝州事。死之。子碩。江夏魯湖大使。與君起兵援茶陵。與寇大戰。亦死之。人以爲君家教所致云。君嘗四除推官。治獄無冤民。嘗自誦曰。刑爲天刑法。爲王法。死生輕重。當推以情。使其人故殺。吾不敢生之。爲枉於死者也。設其人過誤。吾不敢死之。爲枉於生者也。不然。則是執法者同殺之也。執法而枉殺人。尙何國法之掌乎。世稱爲名言。嗚呼。吾儒之效。不顯於世久矣。有若君者。事親則爲孝子。治獄則爲良吏。臨患難則爲忠臣。君子得其一。猶足以揚名天下後世。況君兼之者乎。君妻某氏。子二人。即頌。頌也。壽六十。而葬某山之原。銘曰。

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泣教事。謁濂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練。歷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於高原之上。而縣紳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狀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爲銘。濂諾之。久未及爲。思文復始書見速。情辭懇款。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雞號即乘馬出。逮還。日已若懸鼓矣。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燕燈榻下。按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當宋宣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爲盜所執。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爲。荷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與幕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結有六子。十三孫。皆淳尙詩書。而粹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遊。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尙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清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慶。登仕郎。監寧國府城下酒。勸務。父光遠。宋亡。爲元不附仕。後以府君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父母。鞠於嫂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傳。卽知家學。相仍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臨履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歎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筆公以府君才藻清麗。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爲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爲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嘆曰。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續釋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歷己巳。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寶。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決。州民扶挈。旣走旁郡。凍餒道路。恨恨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輩返。安爾妻孥。治爾田廬。科繇之事。吾爲爾緩。諸民曰。衆未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府君千八。蔡河直城北。舊建橋以利涉者。河水暴悍。橋善圯。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爲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真於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尙鬼。當歲時之隙。往往斬羊家爲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做。以爲不若。是則厲氣將作。府君召閩師里。皆語以鬼神情狀。巫覡數百言。遞相奔告。其俗遂變。市設醮。僧本以求民平。點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擗發。隱伏。撻諸市而易之。州有學。久廢。弗治。府君往舍菜。已周視後先。皆榜穿上漏。不足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卽命更朽腐。爲堅良。治丹堊而飾之。復聘賢師。僑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察之職。章上不報。府君既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彰死於家。府君傷之。鬱鬱成疾。在再齡二年。竟卒於

君最良婉婉怡怡周旋上下其和氣蓋可掬也生平不以惡言加人有人有干之示以一默奴隸有恩君亡已久言之有實涕者享年二十有八其配黃氏諱淑字延冲君亡時年始三十以節自守潔白如冰雪至六十一卒子二源源字仲本剛介有立好施與且通神仙家言濠天孫一棣善屬文君卒於延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黃氏卒於正一年八月二十日君先葬烏傷延山塋與氏成曰不利今以十四年十月二十六日遷於縣之靈泉鄉黃山黃氏附焉予少與仲本為金石交遂以女附歸其子既朋且有連棣來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夫以義稱婦以節聞其何婉古之人

薛府君墓誌銘

松陽薛益來浦陽江濱以鄉貢進士朱公遷狀謁志銘其先府君益會浙東亂予隱去岩穴不能成篇願後十年予遊江表益復來中前請辭甚悽苦予因為之序曰薛為永嘉巨族宋南渡後有大儒生其間學術論議與閩漳抗衡人以東甌學名之松陽之薛實與同宗其諱堯章者自永嘉來知處州遂家松陽松陽屬邑也堯章之元孫某軍節度掌書記南通春秋學獨信遺經而不惑於傳注嘗著微意發端一篇謂春秋正名之書諸儒以一字為褒貶者皆非也論者越之南之子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殊行值宋改物茲然有古今之感賦詩見志終身不仕殊行生雅山處士必慶則府君之父也初處士娶項氏無子繼娶劉氏生府君已而處士與劉氏相繼亡項氏性恪嚴取府君如東澤髮雖頹白不能免誦詞他人無以堪府君惴惴懷畏不敢失尺寸唯其所命輒將迎之項氏嗜屠屠法欲割家之半以事施與府君欣然從之不翅若自己發者項氏不茹葷肉凡獲甘實蔬材必畜之謂妻子曰爾等毋嘗之吾將奉吾母也或遇歲時陳臚豆為壽紳子婦拜庭下項氏因大感悟喜見顏而且曰吾數之奇不能為薛氏生子念歿後魂氣無所託或為餒鬼每出涕不能禁今汝夫婦善事我若此即死亦瞑及項氏卒府君居喪盡禮然素不惑佛氏之說以項氏之志不忍違竭力飯僧人憐其孝而不議其非府君幼喪父及長始舉葬事哀號披踊如新喪時常以不逮事為恨築菴廬塚側遇諱日則衰絰往陳饋奠飲泣而返終其身不衰府君治家有法內外嚴肅叱咤之聲不及奴隸自念累業以儒術振不屑為廢舉及刑名家學以詩書訓子孫親自程督而不少懈性簡澹不妄與人交人召之講樂則辭遇賢士大夫共觴咏山水間酣嬉淋漓唯恐日之夕也至正癸未室災府君無幾微見於顏面或來唁之則曰是有數焉可無憾所憾者先人手澤自予而不存耳已而作室如初後二年乙酉五月四日卒壽六十有三又三年戊子十有二月二十三日葬於北郭之原處士墓左府君諱溶字平川姓薛氏晚自號曰桂軒先配項氏生二女後配陳氏生益莊益通毛鄭詩尤工古文辭焉時稱名儒即來請銘者二女歸項鑲葉寧道孫五圭壘增坤女一尚幼昔西河王延性至孝其母卜氏以延非己出遇之過嚴延小心翼慎卒能獲其驥心當時史臣嘉延之行列諸孝友傳中今府君之事與延頗類州縣不以名通朝廷使之得立傳如延則序而銘之以詔後裔者庸非君子之責乎銘曰

道貫三靈功包萬象孝之德兮聖有明訓天經地義義民極兮建善致順以昭清風為邦式兮有碩者宗奕葉能孝行淵塞兮府君紹之畏於無形益加仿兮事涉至難百爾順巽莫之拂兮易嚴為愛母子衍若保終吉兮天久乃定其機自旋非知力兮北郭之原太史列銘勒堅石兮榮榮將將千載之下如白日兮

魏府君墓誌銘

惟魏氏遠有世序相傳出鄞國文貞公微初居鉅鹿宋靖康之亂其諸孫某隨高宗南渡來知袁州遂家袁之萍鄉歷若干傳至諱某者生南金南壽父子同試荆湖漕司皆入高選南壽遷鄂之蒲圻遂為蒲圻人南壽生太學上舍天福天福生府君諱雲瑞字祥卿穎達善記問從鄉先生盧應奎講說經旨毫分縷析弗之厭會延祐科試法行府君竭力從事下筆褒貶數百言盧君謂人曰此魏家千里駒也有司俾充貢鄉闈成期府君先登俄疾大作不果赴試事既畢厥疾乃瘳府君拊髀曰不仕無義苟仕矣舍科第而之他非正也今乃以病而阻非命也邪於是一切棄去發為歌詩以自娛山嶺水涯竟日留連忘返外舅宋氏嘗為從叔嗣或利其多貨說諸官求貸金於府君彌縫下上期他日割產以償及事成所還不及十之五府君笑曰外舅之志遂矣吾何所望哉同里張甲命唐乙造券質田於府君府君信之弗疑三年不問其租入甲忽令乙來贖府君兄曰券未經稅竟奈何乙曰姑遲遲往贖甲訴縣人勸府君稅券甲之府君曰吾家昆弟斷不能作偽寧失其田無傷也縣令中其計以券為私使田歸甲而不酬其直甲不自安願入所通租府君辭府君有牛象於牧人舍為盜所竊牧人蹤跡知其處奔告府君曰牛在矣得十人與俱可奪而有也府君曰彼貧故為盜窮巷之犬迫則噬人矣不久必自覆爾姑待之豪右鄭仲清挾官中氣勢每魚肉民不敢誰何聞誘府君族子為券欲侵其土疆會省憲兩府交薦府君典教郡庠懼而不敢發其婿郭昇之曰吾何畏於彼哉竟踵鄭之為府君語郭自言期以誠動之郭見府君容貌魁梧論議英發心甚服之已而請府君作大書府君揮灑如飛郭曰先生奇士也吾幾失之矣請以田券還而不願受直也府君操心仁厚而能懲伏暴強類如此府君善學米南宮書得之者不翅拱壁尤喜著述有筆記若干卷藏於家他如先世決科諸文皆蠅頭細書裝潢成帙以示子孫其儉嗷之志猶前日云延祐己未十月十二日卒於齊安郡上距所生至元戊寅十二月二十日得年四十一至治壬戌十月某日權厝於某山祖塋之南後五十年為洪武辛亥某日始克卜葬於黃蓋湖之原禮也府君娶宋氏子男三人長法孫蚤卒次已孫今名觀嘉議大夫國子祭酒次虎孫亦蚤卒孫男五人子仁子同子栗子墜子樂子仁子同皆蚤卒孫女三人王克用熊彰毛藝才其婿也曾孫男三人思植思茂思誠曾孫女一人尚幼濂也不敏官翰林成均時幸與親為僚友觀乃以嗣部主事張孟兼所為狀來謁墓門之銘濂聞府君言行多可書要不止狀之所云而已府君一日方出見家人市物較其價之低昂府君叱曰彼非嗜錙銖之利肯樂於奔走耶何屑與之較也如其欲酬之大司徒歐陽文公元名世鉅儒而每稱府君為賢其往復尺牘藏諸篋笥者墨尚溼也嗚呼俗儉民偽久矣有若府君之行德其不為善善扶世之一助矣乎銘曰

人為方滋。動隨欲萌。雖刀之末。奮極而爭。溫溫吉人。與物無營。事機之來。一接以誠。豚魚可孚。況乎冠纓。惇然心服。匪貌與形。慶流後嗣。學傳一經。施於有政。物無不平。黃蓋之原。峰迴川流。以琢其珉。以掇其英。以昭其聲。以告諸冥。

鄒府君墓誌銘代黃傳錄

無錫鄒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為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為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震不懼。元符三疏。光於史牒。子孫蔓延。散處吳中。避居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會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顯。遇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食祿。恢其先業。益厚於貧。嘗己裕人。途大厥施。君諱德修。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凝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適。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修麗。人有衣服。美錦織絳。君則弗御。終身布章。人有室廬。穹檐邃宇。君則弗居。取庇風雨。推其所有。惠於宗。由近而遠。恤其鄉鄰。爾弱我扶。爾匱我給。力苟可為。靡有弗及。或觸機察。深慎其躬。排難解紛。不自為功。青齊者。內盧外直。以名香軒。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乎於衆。譽望所歸。辰也吉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傑。克肖其父。女適順璋。暨允。餘皆幼艾。在室。銘曰。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為君宅兆。其葬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傑。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為人。卓越醇厚。其言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丸丸。有子承考。謁辭罔整。顧慙不敏。遂屬史氏。界以刻文。昭示無止。

方府君墓誌銘

諸賢有義士曰方府君。字子兼。裔出元英處士干。干自新定。隱盤湖。其諸孫教。遂徙諸暨華山。至府君十三世。會祖賀。祖天與。父世卿。宋季遊太學。以文鳴。府君氣軒邁。讀書志欲篤行。不屑泥章句。見裂載籍。以綴文題者。唾去。與兄鐵。甚相友。人或鼓簧言誠之。久不能無動。府君悟曰。兄弟天屬也。我何敢爾。我何敢爾。即遣兄前。且拜且泣。金縢悉聽其所。弗問。簞食豆羹。非對案弗御。聞以論辯。胎兄怒。輒屏氣長。伺怒。方起。歲大。人益無斗儲。大厲又頻行。成自度必死。就操挺起。為盜。府君憂見。面盡斥。故。易粟東陽郡。推牛醢酒。享壯者。使巡。耄弱之。口賦以食。病者。親注善藥。環數十里。無不。捕。恆倚。為。援。府君營。田十二頃。貯其。入為。莊。凡宗。孤。俸。資。從者。月有。給。嫁。昏。有。助。死。喪。有。棺。槨。及。瘞。之。阡。復。設。義。塾。一。區。中。祀。先。聖。先。師。旁。挾。六。齋。後。做。正。義。堂。招。講。師。以。六。藝。摩。切。諸。生。義。聞。烜。赫。士。有。不。遠。千里。至者。業。成。多。至。大。官。侍。御。史。獨。翼。欲。上。其。事。府。君。謝。曰。此。無。甚。高。事。假。是。以。微。名。非。人。行。也。府。君。祭。先。甚。謹。性。牢。必。潔。頌。帥。家。人。膺。行。進。就。位。立。不。失。尺。寸。升。筵。奠。醴。齊。執。事。者。必。豆。脯。醢。與。府。君。拜。跪。穆。然。無。聲。治。家。內。外。斬。斬。與。人。交。不。設。城。府。客。至。執。觴。與。曰。請。以。是。為。君。壽。連。日。夜。不。厭。客。辭。去。亦。不。復。強。也。天。歷。戊。辰。三。月。丙。寅。以。疾。終。得。壽。若。干。娶。富。春。張。氏。子。四。澤。哭。府。君。過。哀。疽。發。卒。汝。饒。州。路。樂。平。州。

儒學教授。潤。潤。有德有文者也。孫四。樓。樞。榘。榘。曾孫二。焯。焯。其年夏四月庚申。葬府君白門里鳳凰山下。執紼者數千人。皆出。宗。族。耆。長。及。五。尺。之。童。至。今。言。及。府。君。輒。嗚。嗚。泣。天。台。項。爛。先。生。狀。府。君。之。行。甚。備。潤。持。來。謁。子。銘。范。希。文。有。意。賑。族。貧。不。逮。者。二。十。年。及。為。西。帥。登。政。府。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府。君。以。布。衣。之。且。建。學。焉。豈。非。所。謂。特。士。哉。庶。幾。可。不。朽。者。銘。曰。

浦江戴府君墓誌銘

戴弱齡時。師事淵穎先生吳公於浦陽江上。先生素有林泉之思。以五洩七十二峰之勝。特往遊焉。時某實侍杖履之側。未至五洩二十里。日將暮。乃抵戴府君之居。宿焉。府君大布冠衣。風神峻潔。超然有前代遺風。設筵以饗先生。直至夜分。四座皆攜。竭不能支。府君危坐。肩背竦直。會無動搖。意。瀟。瀟。異。之。因。質。於。先生。先生曰。府君之行。可稱譽者甚衆。姑與爾一二言之。當德祐丙子之變。惡少年相。擬。而起。執。白。挺。暮。夜。擊。傷。民。咸。不。能。自。保。府。君。用。計。安。之。卒。能。養。厥。父。母。無。他。處。府。君。往。遊。浙。水。西。或。妄。言。府。君。道。卒。母。夫。人。朱。氏。哭。之。喪。明。府。君。還。念。母。不。置。夜。露。禱。於。天。摘。木。葉。曰。冬。青。者。浸。水。祀。之。期。年。日。復。明。人。以。為。孝。感。所致。朱氏既歿。其繼母傅氏生子惠。方乘家政府。君沒若不及知。凡貨產一聽惠所取。弗與之較。惠與鄉井不相能。人欲求。加。害。府。君。嘗。其。遠。仕。閩。嶠。避。之。貧。民。有。貸。錢。不。能。償。者。府。君。出。質。劑。悉。焚。去。媼。族。無。以。自。存。者。生。使。其。能。養。使。其。自。藏。汲。汲。如。不。足。從。祖。母。盛。氏。張。氏。各。生。子。而。寡。居。府。君。養。事。之。盡。以。全。其。節。其。子。先。長。悉。務。前。人。土。田。均。予。之。此。事。尤。卓。異。於。人。者。濂。開。已。竊。識。之。後。三。年。應。書。鄉。闈。識。府。君。之。子。性。中。遂。與。性。中。定。交。又。十。年。性。中。之。子。灝。從。濂。學。經。於。郡。序。灝。一。叩。之。其。事。皆。如。先。生。言。則。府。君。歿。已。久。矣。今。年。春。濂。有。千。里。之。役。性。中。要。灝。於。道。且。泣。且。言。曰。知。先。人。之。詳。者。莫。過。於。吾。子。吾。子。倘。不。銘。之。孰。宜。銘。之。灝。不。敢。辭。府。君。姓。戴。氏。諱。理。字。君。玉。世。為。整。之。浦。江。人。會。祖。某。祖。某。父。子。道。府。君。享。年。八。十。有。四。咸。淳。丁。卯。某。月。日。生。至。正。庚。寅。某。月。日。卒。以。某。月。日。葬。於。上。戴。宅。之。原。先。配。許。氏。生。長。明。再。配。薛。氏。無。嗣。三。配。李。氏。生。從。善。思。誠。性。中。用。和。孫。男。灝。某。某。嗚。呼。若。府。君。者。可。謂。一。鄉。之。善。士。哉。為。之。銘。曰。其。生。也。全。其。歿。也。安。君。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請。視。斯。阡。

戴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字。養。和。戴。氏。台。之。黃。巖。人。其。先。在。宋。季。以。詩。書。家。著。稱。嘗。有。顯。者。自。府。君。曾。祖。敬。老。祖。天。鑑。父。開。孫。皆。不。仕。府。君。生。十。年。父。稱。古。賢。子。事。為。訓。府。君。指。問。其。父。曰。此。何。如。人。耶。父。以。賢。者。應。之。府。君。曰。某。以。為。神。人。耳。固。亦。人。耶。其。父。異。其。有。志。既。長。閱。毅。通。達。學。周。易。尤。精。推。驗。測。究。之。法。他。若。醫。藥。兵。刑。律。歷。皆。習。知。之。壯。歲。嘗。自。奇。其。才。走。燕。京。謁。元。左。丞。帖。木。兒。一。見。語。相。投。留。教。其。子。府。君。時。時。以。計。干。之。左。丞。每。稱。善。號。之。曰。鵬。飛。先。生。言。其。才。當。遠。致。故。云。將。薦。於。府。君。私。歎。曰。吾。以。數。推。之。中。原。有。事。矣。遂。以。母。

老辭歸益攻其術學曰吾非不欲聞達吾才非不如人然而不得者有命也已而亂果起坦然不憂若素知之者年七十有三將卒速諸子酒爲樂引杯劇飲焚其所爲文謂家人言死乃常事何以憂爲疑坐而逝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可謂達生者矣府君娶李氏宋將仕郎應發之孫女子男二建心建則建心爲某官女一適某孫男宜誥宜民葬在卒之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墓在靈山鄉寬輿大嶺之東銘曰

執揭其衷俾周以通執關其達俾寰且窮始若有爲而竟靡庸維其靡庸乃潔其躬乃洞其終惟後嗣之隆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墓上縣梓之碑未有勒文其子洞命濂學子劉剛集諸行成書來請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陷杭有李基者避地婺永康田迪功家迪功無子唯一女遂留基爲贅婿基生子遂後田氏基字伯開府君五世祖也伯開生某某生某某生某某存理生瑞以富甲羣族府君實爲家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絲桐風沐雨皆不憚父既歿爲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率率弗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益其欲一髮無係各人稱其賢府君辭曰兄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然爾至正丁酉寇起縉雲鄉民奔竄巖穴且饑饉頻仍道殣相望府君出粟窖中賑之皆釋拜於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結義旅使捍敵閭井處州守臣石抹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材府君命攝巡檢之職辭歲戊戌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閩地未入版圖福建省臣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義尹欲鈎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絕之府君性剛介聞義勇爲所內交皆端人凡偷卑婢嬰輩咸唾去不顧建義塾一所聘文行儒爲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篤於訓子晝夜淬厲必欲其元宗然見疾病瘵癯者心惻然憐之手注善藥使服雖其請再三弗之厭晚年襟度益爽冲家事屬之諸子日盤桓佳山水閒儻然不爲塵土所染行年六十又六令終於家實洪武壬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先七年卒子男子六旭桐遜漢廣遜溪天洞通經而能文嘗貢於鄉取第十名文解已而銓曹授河南都衛斷事官遷湖州府通判焯有聲孫男三寅寅寅道同女四吾琴爲文獻之邦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於一鄉且明炳幾先灼知天命所歸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絕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騎君子制行方恤同氣有如傷出餘粟起羸庭結梓欄禦寇攘遇狂瀾作大防察天命知靡常縛聞使絕外望轉有遺晉爲侯著先嚴播清芳滋遠後以文昂佐方州仕宦昌金山原松楸蒼紀茂行薦石章

戴仲積墓誌銘

余之同門友戴叔能有兄曰仲積君者戴氏之良也戴爲其鄉望族子孫盛衍君分卑年少一旦學識出

諸父右而能敬讓自持不矜不揚商榷權理一族爲之登聽其待鄉黨接賓客不吝翁以附亦不鄙齒以自足每有過從輒封肴醢酒樂之雖庖傳屢空弗顧也然氣高性褊不肯脂韋屈下人彼或有挾以陵之則必割條辨要求直於有司人皆始而忌終而敬且慕不復吐一辭以犯母夫人病久不瘳醫之知名者君悉迎致其藥餌之品多附子靈砂之屬錢動數萬計君營治勦悴而病益以增後遇烏傷朱君彥修始知其藥之非方圖改法而母病不可爲君痛迫於心且暮號泣幾不能終喪既而曰吾母不可復作而他人之有親也醫復持是殺之其禍不亦慘乎乃悉取素難處樞甲乙太素等書讀之復奉幣彥修以質其疑問盡得金名醫劉完素張從政李果三家之說不數年來隱名動吳越間有不遠數百里來迎者君以脈證形色定人死生治不治輒先喻日期後俛指徵之百不失一二至是益知母死之非命痛寐修省怨悔內積查雖強顏與諸公接夜則咨嗟涕洟衾枕爲之盡濡如是者十有餘年遂至陰消陽勝而痿痹之證作矣僅一載竟卒君自幼知讀書喜作唐古體詩工晉楷法至於陰陽家卜宅相墓之術亦往往精到然最善於醫故用是以名君諱士世其字仲積婺浦江人生於大德丁未八月十九日卒於至正己丑十一月十三日得年四十有三其配曰劉越諸暨人君在不虧婦德君歿時子女有母道後君十七年五月十六日終劉將屬纊時命其子思恭等曰汝父背已朽我即死汝必穿父穴以合窆然家上之石不立是汝掩父之德而并忽忘於我也金華宋太史汝仲父所與遊而有文者也汝往求爲銘則汝父與我皆可不朽矣於是思恭哭拜於門授君行狀及劉之言告以請余與君之季叔能交最久故君之平生皆知之甚習今思恭又能念父而致其母氏之言如此敢不諾而銘諸君曾祖諱錫祖諱濤父諱暄子男二人長即思恭次思溫皆業醫成先志也女一人嫁諸暨倪道曾孫男二人曰宗儒曰宗儼墓在家北二里許全本之原其葬之時則明年庚寅十二月丙午云銘曰

其行也孝其志也仁若有施而不一伸維其靡贏以尙其嗣人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頰玉盤雙瞳炯炯照人鬚鬣奮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鶩不同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爲元之季世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髡髮盜販之徒首繼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且暮有屠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提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鄰曲來問計者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大兵平定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土守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爲況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震膺之者無不齧粉一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曰誠如君言君乃純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僻教不幸居割據之中

成之上命公與胡公定議取婺親帥圍其城守將出降公審察民情而製綏之歷言上前無有不聽者
 己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上留胡公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公冬王師克三衢擢公
 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公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募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
 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
 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為丁置甲首部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
 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戰而五丁者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公
 偵知之械而捷諸市王使人讓公公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萬民
 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宜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楊明恃岩柵之險叛服靡常
 公皆定計擒之鼻首以徇衆部內帖帖無譁民飢疫相仍死者枕籍道路公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修惠
 濟局居藥以注病者所活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公為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
 家廟之在衢者公亦為新之退食之暇輒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成將謝再興與部
 帥王甲有遠言幾致亂上令公調解之公善於說辭二人之驩如初邊鄙以寧同僉樞密院事李文忠
 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公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持廣信以
 牽其師道過衢公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
 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衝先釋職矣乃止俊而請胡公行胡公至而廣信遣一如公言辛丑
 夏拜胡公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分省於婺以控制東浙公仍以左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
 民無藝公令民自實田請都以糧多者為正里長寡者為副正則以一家或二家充副則合三四至七八
 而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俠以蠹民公逮
 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猾胥潘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並緣為奸利公廉
 其罪狀以聞實於法胡公日治軍旅以略縣縣禦諸暨為己任分省之政皆公統之公掣綱布紀風采凜
 然偽吳將呂珍侵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胡公奮其堰反決水灌珍珍勢蹙乃馬上折矢與胡公誓請各
 解兵公聞之移書謂胡公曰彼狡謀爾慎毋信今珍在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胡公不忍食言竟從之珍
 畏敗盟而去先是貓獠軍來降胡公分其乘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胡公被害公亦及於難當
 難作時貓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公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
 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愈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壬寅春二月
 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公之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樞金殿上復率羣臣往
 城南祭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公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
 嘗以事入諫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既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公於吏事尤
 長據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笑樽俎間更唱迭和情意
 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公父諱榮母孫氏配張氏子男子三人長即文有學行今為侍儀使階

承直郎次行賊害公之際行方侍側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為也卒隨公以卒次升童孫女一
 人瀕為左史時侍上左右嘗與論論佐述之臣以字稱公曰王用和經濟之材也吾將大任之惜乎早歿
 於難則上所以簡注公者為何如使公之存至於今必躋政府歷憲蓋澤及於民者將益廣不特前所書
 而已人之患也有才而無其時今公雖有其時未能大顯而命止於斯不亦悲夫雖然公之贊治外垣為
 賢資佐及臨患難嘗賊而死為忠臣天恩所加便蕃優渥名亦足以不朽矣在公可無憾銘曰
 真人之興肇自濛濛白旄黃鉞指麾四方桓桓豪英雲合響應維時王公杖策出迎龍旗所屆靡役弗前
 借箸以謀燭於幾先莫搖嚮風帥徒內附公往撫之謂公來暮浙河之東婺為名邦六師一臨完城以降
 奏凱而旋留將戍守公持文墨參其臧否姑蔑遺墟既入版圖兵民二柄孰幹其樞帝詢在廷非公時可
 公拜稽首即日上海城增而高復浚其濠游擊置戍金析夜警孰為頑民嗚呼搆亂誘而執之逆烽晏晏
 出粟哺荒注藥起疴民豫且康弗教則狂乃新泮宮乃置博士乃設俎豆乃經乃史金華建藩控於海東
 還公來治若茨在躬科絲匪度均之平之閭右奪政辟之刑之民樂其生親若父兄敵畏其威望如長城
 豈期妖豎相擾為變大胃不屈遂罹於難人孰無死公死則忠正氣不沒凌厲秋虹是情畫傷親御翰墨
 搦文祭之龍光赫絕受才孔多竟不盡施清風宰木凄其餘悲不朽維文大書深刻後百千齡過者必式
 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君墓誌銘

濂侍講禁林時蘇之良士君公莊來為典簿其為人學蔚茂而勵行堅凝濂甚敬畏之凡應制諸作
 多出其手率皆稱旨自是與之締交不翅伯仲然間以先府君墓銘為屬濂以索文者接踵於門雖諾之
 而未暇為今蒙恩致政家居又復移文以申前請乃序其事而繫之以銘序曰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張
 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曰青曰達俱有
 才力能伏其鄉人元兵取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姑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前迎之有獠犬突出
 軍中乘勝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譁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吾弟達將軍遂出
 旗號俾達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選為百夫長及宋亡避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嶺口提領娶
 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然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
 年十七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略執紼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
 候顏色唯恐弗至母嘗病疽時天熱疽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扇驅蚊蚋以手
 摩拭剔汗扶其起臥不解帶者三旬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弗能攻或告以股肉可療其法實
 刀孟上而禱於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且至哺頓頰於地額破血流被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
 忍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甘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終不可動起引之割肉實孟中裂帛漬血裹創戒
 左右勿洩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母不食已五日見羹喜為之握筋食一杯幾盡食已而瘳母後感疾思啖
 菱時菱未熟過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號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馳歸遺母母疾如失既
 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儲守之而不變如父母何攜家入蘇城謁多錢翁有所稱貸多錢

翁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資財俾府君買遷。而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幣若干錠。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墜田宅券書及他物於路者。府君覽之曰。券書失。啓爭端。蹤跡其人。呼與之。其人權貴家奴。失主券。畏罪欲求死。叩頭謝曰。活我者公也。既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竄突無煙。府君憐之。天未明。攜錢二十緡。潛投窗隙而去。歎歲出糶。有篋人來。衣不掩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業。糶者過門。府君取錢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汝當以餘錢裨我。糶者笑曰。吾安有餘錢邪。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實予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肩繭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之較邪。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備舍館而食之。瘧氣發者相枕籍。府君躬視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晚喜屠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勉之。二子服父訓。刻志專學。莊入國朝。蔚為名儒。從典簿陞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為圓。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於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莊。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當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封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娶蔣氏。贈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藥子女。羅拜於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請至再三。乃已。年七十三。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五日。葬於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男二人。即懋。莊。女三人。一適某某。孫四人。紹。紳。某。會。孫男二人。某。女一人。府君歿之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司左參政。階通奉大夫。於法當得加贈云者。嗚呼。孝者。天下之大經也。一鄉得孝子焉。則一鄉之道。蓋莫急於此也。然而孝行之至。心與天通。韋布之士。往往能感於神明。發於祥徵。載諸史牒。復有不可誣者。今府君不自有身。唯欲其親之安。剖股愈疾。向人之所難。至於發未華時。而能獲寶者三。非神明陰相之。未必能致。斯則心與天通之驗也。在宋之初。貴池有孝子者。曰葉哲。秋九月。母有渴疾。思生李食之。皆號泣樹下。忽蓬萊中得雙李如彈丸。人以爲孝感。府君之事。寧不與哲類耶。哲之名尙傳於今。而弗泯。則夫府君者。其不嘗有傳耶。茲銘之所由作也。銘曰。

維孝之德。是謂天經。秉厥恆性。體順達誠。有美孝子。醇醪是循。但知有親。遑恤其身。親病在寢。子吟吟。稽顙於庭。顛彼百神。我命弗顧。體肉何恤。親年可延。我志則慳。求養大澤。悲啼欲暗。豈意未華。獲寶者三。天鑒哀衷。顯厥祥徵。揚之遐邇。聲光騰騰。卓行若茲。亦足不朽。況其立心。一歸忠厚。推仁惠窮。日惟孜孜。吾分當然。奚求人知。施德不食。其子維良。上簡帝心。參預藩方。勒石幽宮。文不妄飾。此孝子墳。過者宜式。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吳府君墓誌銘

弗獲遷。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臣。苛察纖縷。察見淵魚。倏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辨。氣凜凜。不問撓。初甚怒。罵已而反賢之。積俗泥垢。與家說。有驗半世不葬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葬者以千數。民家子女成學。浮屠法。揚言備然坐脫。無知。與競奔湊。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火。母頭來謝曰。女幸生矣。人告妻弟奪其金條脫者。絕無左驗。府君陽令中折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瀝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乘以爲神。朱甲與湯乙仇。抵爲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煨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給朱妻出所刺刀。其血猶在。遂縱湯而罪朱。劉漢街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搆其集衆攘己。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他吏成案。戮李於市。當刑之日。雷震守廳事。吏尋爲厲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寢不悅。民怨。舉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爲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石者。族。汝曹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衆皆潰去。越翼日。復聚城外。鼓譟。焚廬舍爲亂。府君請守出。共帥壯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莫不問。一郡帖然。時營國公火。你赤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爲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僞漢兵圍城。踰三月。府君調度供餉無闕。及勢蹙。慷慨自誓。躍馬欲觸圍。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僞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予百金。府君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遜匿崑谷。日以奉母爲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賊。方守臣侯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決者甚衆。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進。府君轉輸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卽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僉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荆襄。上疏言五事。鈔降諸處印。沙汰荊州湖泊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荊。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秋七年。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役。遞運船。及給鈔錢諸物價等事。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僉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刻人才。唯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爲尤多。癸丑春三月。奉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爲惠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吉祥。勝安。皆夭。唯林道者。齡存。女八。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兄之子也。次適太常掾施與。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遊。山居。南游。金蘭。五奏。藏於家。初府君既歿。與其子幼。乃來京師。請熊參軍鼎狀其舉行。微子爲之銘。其辭辭。以悲。予惻然諾之。未及爲而與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授。而胡中又謁職來請。辭如與嗣。而有加焉。遂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祭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與嗣有

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彪蔚炳煥。文何彰耶。刻兒燭姦。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於亡耶。松摧柏焚。孰知其為棟為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岵山之陽。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故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于君墓誌銘

惟子氏遠有世序。多以文學為業。族居南康之郡。昌至君益顯融於時。大父德仲。贈明威將軍。某衛親軍指揮使司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河南郡伯。大母王氏。追封河南郡君。父祥英。贈懷遠大將軍。同知鷹揚衛親軍指揮使司事。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母余妙真。封河南郡太夫人。君幼知讀書。通大義。給紳先生稱之。既長。磊落有大志。不屑為變情徇勢之行。會元政大亂。天下兵動。江東西化為盜區。分寧徐壽輝建偽號曰宋。都九江。使其將張福夏彰據湖口。元將三旦八駐師鄱陽。都昌適當其衝。交互殺掠。民俛俛不知所從。君召父老子弟謂曰。吾等皆良民。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軍則寇兵又將屠我。行見無難類矣。其計安出。父老子弟咸叩頭曰。微君不能生我。君乃集諸少年趨健者。列為隊伍。朝暮教以擊刺之法。旬月間。整器可用。乃握劍坐庭中。下令曰。賊兵有入吾境。共擊之。不用命者斬。眾皆股栗。賊聞不敢犯。同列有忌君能者。數潛通書害君。皆先機而梟其首。人以爲神。歲乙未。徐兵破鄱陽。君之勢遂孤。都昌繼陷。徐聞君名。急搜訪。獲之。命爲江東宣尉元帥。鎮鄱陽。歲庚子。徐之柄臣陳友諒殺徐而自立。更偽號曰漢。君乃泣曰。我與陳皆徐君之臣。陳不道乃爾。我可北面而事之邪。當是時。皇上龍飛臨濠。定鼎建業。豪傑之士爭相奔走。君遣使者奉幣以浮梁降。上悅而受之。君輕騎謁上於龍江。詔宰相燕饗之。禮意優渥。賜以金鷄頂帽。雙錦袍。一襲。授通議大夫。行樞密院判官。戊徵州。永平翼。遣之鎮。行十里所。復趣還。解金蓮環并繼授之。且曰。予賜卿冠衣。不可少此。故又召卿來爾。君感知遇之深。誓殫報効。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盡力。報國一忠。死而後已。上命左右藏器曰。此于光誓書也。君察僞漢國政不一。兵出於外。潛謀搗虛之策。上親征九江。君與郡將皆從。馳行電疾。友諒以爲自天而下。棄城宵遁。君將兵下黃梅。瑞昌。諸邑。居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成鄱陽。友諒攻洪都。上親往救。大戰彭蠡湖。友諒斃於流矢。其子理假息武昌。詔常忠武王進攻之。理遂與楓榭壁出降。君皆在行中。與有功焉。轉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遷鷹揚衛。進階懷遠大將軍。時僞吳張士誠據浙西。淮東數州之地。君從大將軍徐魏公往討。泰興。高郵。淮安。安豐。皆下。張之勁卒。皆聚湖之舊館。魏公督諸將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蘇。士誠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統銳兵以從。益都。沂。棣。登。萊。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陝。攻下潼關。君與郭將軍守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帥衆來奪關。兩兵方挾戰。君舞戟橫貫其中。大呼殺入。元兵奔潰。追斬之。積屍盈野。越六月。進擊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成翠昌。元將撤廓帖木兒。屢引兵來戰。君輒搗走之。敵兵不敢東向。遂合諸部兵圍安定州。君急分兵往救。兵少不能戰。退屯三十里。復與元別軍會。君腹背皆受攻。遂被執。百計誘其降。不屈。韓將軍成蘭州。元兵來圍城。擁君行城下。使誘將軍降。君呼曰。我不幸被縛。誓死不辱國。爾輩受本朝皇帝厚恩。當堅守以俟大軍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誘也。元兵大怒。批其頰。擁之使去。尋聞被害。上悼之。錫以

布帛。令其家成服行喪。遣祠部官祭以少牢。奉其神主配享雞籠山功臣廟中。君諱光。字大用。于其姓也。自二十五歲起兵。至四十三而歿。氣貌修整。善鼓琴。能吟古今體詩。多古雅不凡。兼通醫學。針灸科。人望之。翫然貴介公子也。及持戟上馬。輒騰揚虎視。所向不敢當。逢者莫不改容。太夫人性剛嚴。君事之孜孜盡禮。唯恐稍違其意。遇氣有未平。君長跪於前。移時不敢起。君子尤稱焉。娶鄱陽劉淑姬。通書史。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善與宣也。君生於天歷戊辰九月十四日。歿於洪武庚戌某月日。則不可復知矣。辛亥某月日。蕃用招魂禮。葬君衣冠於某山之原。前葬一月。其外舅建德令劉君燾。狀君之行。引蕃來拜於庭。請爲銘。揭諸墓門。嗟夫。君以一書生嬰亂世。乃能倡義旅以捍鄉邦。繼而率衆歸有道之朝。四方征伐。爲前鋒。幕府上其功。殆無虛歲。惜乎安定之役。孤軍深入。不能制勝。遂致陷於虎口。天乎命耶。有識者蓋悲之也。然君能執節不回。視死猶生。卒不負誓。誓死而後已之言。亦可謂夷險一節者矣。銘曰。

麟之師。鳳之儀。治世之奇。有力如虎。長較勁弩。才堪用武。惟君之生。丁時指擻。六合虎爭。投筆而起。集厥師旅。以障州里。真龍天飛。聖朝赫赫。杖劍來依。帝曰。嗟汝爾鎮。欽士。以安黎庶。大軍長驅。何戰不隨。翦漢傳吳。借籌決勝。山東受命。洛汭亦定。潼關置屯。鎡鐵爲關。敵不敢捫。靈旗西伐。如火烈烈。所向皆捷。多寡勢殊。視敵如無。卒捐厥軀。赤心如日。以身殉國。死又何恤。皇祖有輝。少牢祭之。饗食崇祠。寰宇一統。不爲麟鳳。使人增慟。冠衣具存。大招爾魂。藏之山樊。山氣鬱鬱。護此幽室。魂兮來宅。

元贈武略將軍同知臨洮府事武騎尉追封榮陽縣男朱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查。字子厚。姓朱氏。其先出於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敬則之裔。敬則居亳之永城。世以孝義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而子孫尤貴富。邦人慕嚮。有金頭公。銀頭公之號。兩族序昭穆而葬。占地百餘畝。亦曰曰宰相林。則當時符券蟬聯。朱紫赫赫。可知矣。世遠譜廢。子孫分適他州。莫能究其詳。府君銀頭公之後也。五世祖某。宋建炎初。扈駕南渡。寓於霍丘。仍以貨雄於時。曾祖某。通判淮安州。祖某。提點壽春府稅課司。遂居壽春之下蔡。父某。咸淳末。嘗舉進士。未及官而宋亡。入元以儒入仕。授無爲州學正。母胡氏。府君幼不好弄。巖然如老成人。及長。學嗜學。求名講師而事之。知解既至。不欲陷於一曲。凡天官地理卜筮醫學之屬。咸究其微旨。晚而學易。陰陽消長之理。吉凶存亡之故。觀象玩辭。使心與理相涵。無少爽者。終日默坐。視流俗紛紜。絕不與競。人以爲迂。則笑曰。主靜乃吾學也。鄉鄰有鬪者。諭以訟終凶之義。釋然而去。若不能凶。喪及無食與衣者。竭其力周之。自奉甚儉。一豆一簞。猶不盡食。事繼母張氏如親母。惟恐有毫髮違其意。令聲流聞。莫不高府君之行。郡國將辟起之。不聽。部使者行縣。又以茂材舉。河南行中書遂署安豐路儒學正。府君曰。與其身有虛名。孰若心無慚德。辭不赴。鄉子弟僉從之。游日談道德仁義。剴摩其故習。變數千言弗倦。暇則鼓琴咏詩以自娛。或時出佳山水間。歌歌忘返。壽始五十。以延祐戊午秋九月某日終於家。以某年月日葬於縣西孤山祖塋之左。娶劉氏。子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復女一人。適某。元季。府君以復貴。贈同知臨洮府事。階武略將軍。勳武騎尉。府君榮陽縣男。劉氏贈榮陽縣君。入我國朝。河南山東相繼降。復例遷京師。有薦其文學於上者。得召見。擢國子助教。侍親親王。陞燕府參軍。轉長史。

于時悉賦禁林，兼青宮贊善，日與復游，復疑重醇，有儒者氣象，予甚重之。會予蒙恩歸田，復持燕相府錄事，構哲之狀，求銘府君墓，哲序事精敏，且煇然有奇氣，於是相加矜括，而繫之以銘，銘曰：

水若有源，長流弗窮，豈無橫汗，朝滿夕除，猶歎府君，遠有世序，邦人監之，綿延裔組，嗜書不厭，幾欲成癖，晚而潛心，我學吾易，觀易玩辭，孰出範圍，參諸天人，或驗事為，發聞於時，郡國交辟，有儒一官，可准其職，糜身下列，掛拜上官，豈若肥遯，白雲青山，令子既顯，復贈攸宜，九泉冥冥，赫其有輝，況今遭逢，六合重熙，龍光下被，行當見之，孤山巖蒼，中有元室，太史勒銘，永固其藏。

故東吳先生吳公墓誌銘

惟吳氏初自延陵而分，罔譜之局廢，不能詳其世里，世次，五季末有諱嗣者，自廣信遷撫之金溪，其諸孫宋舍光尉邦基生，邠從象山陸文安公傳道德性命之學，邠生福州教授行世，行世生太學進士益，益生鄉貢進士饒，饒貢進士可，景定甲子進士名揚，兄弟並以文鳴，可生泰運，泰運生儀，儀禮字明善，世稱爲東吳先生，自幼以續承家學爲事，雖初號輒起，乘火挾册而讀之，時建昌江公存禮，謝公升孫皆前進士，先生負笈從之游，繼登鄉先達虞文靖公集之門，於是博極羣書，其學絕出於四方，先是元至正甲申，先生伯兄儀與其子裕，同舉進士，裕連三薦，始擢辛卯進士第，名在第二，冠南士之首，及至丙申，先生暨再從弟立，盛又薦於鄉，立、饒、名揚之孫也，鄉人榮之，指先生之居相語曰：是家在前朝以明經詞賦知名者，先後相望，今復如斯，齊時之澤，厥有衍哉，會海內兵起，先生遂無意北上，下帷講授，遐邇學徒爭奔走其門，先生隨其資器，學訓迪，必使優柔厭飲而後已，凡所敷釋，皆五經與義，不拘泥於箋記，而大旨自暢，晚尤專心於春秋，且謂聖人之經一而諸家異傳，大道榛塞，職此之由，乃著三書，曰：碑傳，曰：類編，曰：五倫辨，辭義嚴密，多先儒所未言，嘗撫卷嘆曰：此吾吾積學之所致，後世有揚子雲，其將好之矣，然於文辭尤豐贍有力，下筆之頃，思如湧泉，開闢抑揚，不愆矩度，論者謂如晴樹出雲，氣勢突兀，不假雕琢，天然成章，先生則曰：作文不原於聖經，不關於世教，雖工無益也，先生涵養既深，造詣益殊，其於律已之功，莊愨而端嚴，隆寒極暑，必正衣冠而坐，家人聞其聲，欬輒肅容而立，不敢妄動，天性篤於孝友，事二親唯恐違其意，季弟偉，早夭，其室周氏方少，子衷，僅五歲，先生經營其家，撫衷至成人，周氏得以遂其節，先生爲人，剛直自將，巽懦者不侮，強禦者不畏，或以非理來撓，必峻言折之，其人悻悻見於色，弗少顧，稍知感悔，即遇之如初，有寸善播揚，唯恐不聞，壬辰之夏，縣燬於寇，所在惡少年持白挺相撻爲亂，先生推牛種酒，集里中耄倪，諭以禍福，皆稱首聽命，他鄉爲亂者，皆摧草薶，獨無子遺，獨先生之鄉獲免，及入國朝，撫州守侯君元善聞先生名，欲聘起之，先生以疾力辭，洪武庚戌，江西鄉闈試多士，府判官王輔，夢州城中迎狀元，既而先生之子伯宗，實在首選，明年辛亥，對策大廷，復以第一人賜進士及第，召見奉天殿，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或者以夢之前徵爲先生世科之符，而先生已歿不及見矣，先生之歿，在辛亥二月二十八日，上距所生大德丁未之歲，得年六十有五，配何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伯宗，初名祐，今以字行，次翰，次祈，皆以經術教授州里，女三人，會雅，周禮，黃顯，其婿也，孫男一人，某，女三人，尙幼，初伯宗

會試南宮，予嘗奉勅與考試事，伯宗因來謁，以先生文集序爲請，予未暇爲，而先生訃音至矣，伯宗乃泣拜，求撰墓文，將還，以其年某月日葬里之毯場山，且勒文懸碑之，予聞世之右族，重珪墨組者有之矣，索其家學相承，數世而弗墜，十百之中，或一二見焉，況夫科名，尤造物者之所靳，今先生之門，何其奕葉聯輝，至於如是也，此無他，山厚則木繁，海深則川聚，其亦理勢之必然耶，自時厥後，繼繼繩繩，予知未艾也，雖然，先生之學，則又在乎科目之外，經不可不窮也，德不可不修也，業不可不廣也，欲法先生者，法此足矣，是宜銘，銘曰：

吳氏之裔，何蟬聯兮，科名接武，代多賢兮，先生承之，志益奮兮，嗜嗜道腴，涉幽元兮，衰斧法嚴，聖有經兮，傳者角立，分戶庭兮，我隨至隱，發精明兮，剔抉浮囂，明日星兮，窮經致用，時則屯兮，詳衣椒冠，甘隱淪兮，振揚教鐸，豐乃文兮，厲其天衷，德潤身兮，世降俗偷，病逾深兮，方倚命虛，起痼沈兮，祕其正陽，平羣陰兮，儒行之卓，罔弗欽兮，一鑑之亡，我心傷兮，其人雖逝，名則良兮，有事一宮，氣鬱藏兮，焯德著美，薦以石章兮。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卒於家，十年春三月壬申，葬於同義鄉下淨山之原，素服而臨葬者千有餘人，皆灑涕而去，蓋府君，忠厚君子也，諱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許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瀦水灌田五十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雨，田咸作龜兆，民迫遑不自寧，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即集衆興築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乾而蓄洩之，民得大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爲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雞犬不得寧，府君自於縣，駁質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輸役之，村疇之中，痒痾疾痛者，急不能注善藥，府君儲時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亨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爲務，鄉閭有單窶者，出粟救相貸而不錄其息，沒則給棺槨，遺錢久不能庚，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爲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羞服，月且十五日，具觴豆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姻之道，誘掖而飭導之，縣大夫賢其爲人，願左右曰：若王性之者，豈非一鄉之善士哉，凡持牒來訴，有及婚姻貨產者，下府君實與鈎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賦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縣，同議一鄉，府君實與鈎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縣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爲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捧國朝律，實凡案問，諄諄爲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爲非，間居無事，焚香鼓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願與之交，有納交者，雖久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趨金玉，然頗沛流離，亦挾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謀爲，則必撰書玩占，所言吉凶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爲越之校官，祖文繼，父樞，妣曾，朱二氏，妻凡三娶，諸助，何，皆先卒，今惟朱氏存，子男子三，演，溢，瀉，子女子三，諸宗，陳

事與童其婿也。孫男五至淑，至剛，至和，至誠，至隆。孫女四，皆在室。府君既葬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潤集其行，爲書一通，介學子童微來謁文。古者族則有師，閭則有術，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鄰有學者，校登夫家乘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葬埋之事，無不備極其情。嗚呼！府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里得府君焉，則一鄉得府君焉，則一邑得府君焉，則一邑之民咸得其所矣。視彼剝蝕於人，扼其喉而墮其腦者，抑何遠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乎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片言，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令譽振振，君子哉！若人，銘以昭之，揭於墓門。

義烏方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沈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稠巖，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當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菘之，父諱汝霖，母喻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喻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於池濱，一兒俯身攀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逮長，讀書窮旨趣，孳孳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爲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乖戾，或者媿之梁伯鸞，朱致府君一念之輒垂涕，與人交，重然諾。一旦暴風疾雨，府君抱甕躡屣，倉皇欲就途，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笑曰：吾與人期，不欲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能償，真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髯，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熱，高談雄辨，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博通書傳，善滑稽，士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恆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遇勝友論詩，輒抵掌劇辨，浚浚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爲弟矣，亦復翹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爲吾讀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相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託是化爲善而已，吾家素絕之，不必用也。今死矣，與明月清風浮游於天地間耳，尚何道哉！書畢而終。實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藏於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樵爲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女子一人，曰丑姬，徵事郎，中書舍人，宋璉，其婿也。孫男二人，某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子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爲女擇配，子兒璉始九歲，操觚作蠅頭細字，贖於所遺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嘗有疾時，璉將來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璉臂言曰：汝尊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且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爲求墓上之銘足矣。璉泣而別，未幾，果以訃聞，子亦爲泣下，落襟，今予致政還家，府君從孫衡備審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子惡得不爲之銘。銘曰：

稠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逝雲爲鄉，梧桐峯峯空高岡，緬懷德輝人可忘。

故瀟峯先生府君墓誌銘

大江之西南，昌名那，有瀟峯先生，其學以聖賢爲宗，其文以理氣爲主，其行以忠信爲本，其接人以明體適用爲教，其生也，人尊之師之，其歿也，人又哀之慕之。歿後二十一年，而門人弟子與其孤翰林修撰善圖，其不朽者甚悉，乃集羣行成書，而以銘文屬筆於瀟峯先生多著書，大批研精易禮之學，而及於邵子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共若干萬言。先生之言曰：先天之學，心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大之爲天地，小之爲萬物，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遠之爲閻關之初終，近之爲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蒙，乃探是圖，著爲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於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予於是而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有爲之註釋者，余於是而有正蒙書說，禮經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爲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予奪多有未定，余於是而有禮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愈無窮，予於是而有易說，吾道不行於時，而其見於言者，不過如此而已。嗚呼！觀先生之言，則其心之所存者，從可知矣。瀟雖不文，敢不大書揭於墓道，以爲後進之觀云。按狀，先生諱隱老，字子方，始朱氏，南昌之豐城人，曾祖某，祖三德，父應岳，母楊氏，先生自幼輒勸書，須臾不少怠，母若兄頗以爲迂，斬膏油不多給，秋宵月朗，每挾冊映讀之，冬則拾枯薪及蔞松明以繼，欣然若忘其髮，時江村姚公某，冰齋洪公某，列泉趙公某，皆宋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公應雷，又遠承考亭朱子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且曰：朱生，令器也，他日所成，當無讓古人，負笈而歸，兄以先生不事生產，力求析髮，先生不得已，悉以美田與之，自取不毛者，由是家窶貧，或憐之，勸其俯就科目，庶得祿爲親養，一踐場屋，不中，益潛心於聖賢之秘，窮索於經，驗諸身心，唯恐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於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遊，先生顏貌嚴毅，若不可親，近設有疑問，如撞巨鐘，小大隨應，無虛發者，初，先生伯父曰應五，曰應祥，曰應森，與其父皆足以師表州里，廬眉白髮，大布寬衣，金春玉撞，墳鳴篋，使人望之，結竄之意，消至是先生又能繼承之不墜，士論多之。至正壬辰春三月，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至難，犬耄倪皆竄匿，先生猶操觚正衣冠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資財任取之，書籍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四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幸他之，盜素聞其名，笑而去，無敢縱火者，西東鄰數十家皆藉是獲完，先生遭時多艱，召族孺子弟戒之曰：吾宗素以清白相傳，事寒餓而死，不可爲不義而生，終無敢犯教者，不幸以至正丁酉十月八日卒於家，未及語善，曰：吾著書多未脫藁，變繁補闕之責，盡在於汝，吾以數推，明年江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吾今無所苦，精神如常時，但覺氣息漸微爾，已而遂亡，戊戌夏四月，僞漢陳友諒陷南昌，果如先生言，後七年，癸卯十二月初一日，始葬於瀟峯之下，妻涂李氏，男一人，即善克，紹其家學者也，女二人，歸縣人虞淵，歸孫二人，象環，逢掖，象環通五經大義，年十九，前卒，孫女一人，適羅壽，亦里之良族，曾孫一人，與祖會孫女二人，尚幼，瀟聞君子立心，在乎遠且大者，干祿以行志，其澤可被於當時，著書

以明理其功實垂於後世孰短孰長人必有辨之者雖然人心濶矣士習陋矣雖經取題而媒仕進者有矣求場第如先生者尙可得耶銘以昭之亦發濂之深慨云爾銘曰

古之聖哲何爲作經庸人天明使反諸誠世衰道微耽厥口耳寒英撫華以經爲戲綴紛外馳奚補身心寶用瓦礫棄其南金考亭奮興上繼伊洛完經翼傳日星照灼豐城之墟天產碩儒臨其流光漱其芳腴堂虛露涼膏油莫續挾册於庭借月而燭優之柔之茫然遐思饜之飲之如啖甘肥內存於心外著於目明命有赫無敢不肅出而倡道荷山之陽有聲泱泱達於四方執經之徒雲合川赴若飲衢尊充足而去俗易風移俾我民彝天不慙道孰不涕洟元堂沈沈安厥靈爽尙昇後人胡福是享

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樓君墓誌銘

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初余年十九負笈入婺城之南受經說於聞人先生會彥珍亦從烏傷來卒業余家抵彥珍所居僅半舍不能一識遂是始及見之歡如平生彥珍少余四歲肌膚若玉雪服飾鮮潔容止閒雅一何貴介公子也居三年聞浦陽淵穎吳公開教諸暨之白門余復裝糧相從彥珍知之騎驢躡余後越五月即返彥珍自是家居余且讀未見之書於浦陽仙華山往與還皆經彥珍門彥珍聞余來雖夜至一鼓亦必秉燭起迎醴酒澆我軟語不能休余因就寢席彥珍則臥余榻側不解衣至明方與及別送余五里外訕侮謔笑無所不至將行又復盤旋若不能遽捨者時彥珍年方盛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故皆囁而疏略不事客來又何跡地奇才也已而奔走都下用太師德王之薦授澧州管領拔都民戶總管府王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道里既遠風土嗜好迥殊彥珍在官多悒悒不樂歎曰人生貴適

意耳何至束縛馳驟如馬牛然未幾解印綬而歸不問賓朋有無無日不密醉醉輒大笑世間事類不足以污之至正中天下大亂官政苛急如束溼彥珍益不自憚頗大放於酒長與未盡歡即以壺觴自隨白眼望天痛飲達暮唯恐盡口之竭也家事且日落彥珍視財愈不自愛惜或勸何不少爲子孫謀彥珍曰吾遭時孔艱託麴蘖以爲昏冥之逃耳君以不念子孫爲責不亦大惑歟又何曠達之良士也乙巳春予自左史乞骸骨還山中特扶短筇過彥珍彥珍首不暇冠急趨前執予手曰君來歸耶且留連四三日勿遽舍我去指所乘青驢曰將宰以啖君池中有大鯉魚長可三尺取以爲餽君雖不飲視吾引滿亦必爲之暢然予不能從後一月有客叩門甚急使蒼頭詢其姓名大聲呼曰汝第言舊日同舍生爾何必問其爲誰耶予亟出迎彥珍已據床危坐問予曰予渴甚汝何處可得美酒時方嚴酷禁予不敢答彥珍攬予髀曰子誠俗士耶會日莫不得已止宿雞第一號即馳去自時厥後聞彥珍爲酒所蝕形貌瘠甚未幾竟死焉臨殯精神耿耿不亂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計予不覺失聲慟會朝廷纂修元史起予爲總裁官倉忙就道不及執紼以視彥珍之葬輒往柩前追思生平之驢而語言歷歷在耳形容則不可復視矣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彥珍諱士寶彥珍其字也姓樓氏世居婺之義烏曾祖贊祖紹翁父如浚妣王氏彥珍幼孝於親母夫人抱疾煨咀劑以進累數月日不夜眠長從名師友游發爲詩皆清雅可傳誦家素饒於財姻友或至寒餒肥馬輕裘與之無吝色娶同邑金氏宋知雷州士龍之曾孫

女也內政修舉無媿於婦道子男子四銳鉞鉞鉞先卒子女子一適浦江義門鄭域孫男二淙淙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葬於某鄉某山之原嗚呼吾彥珍其止於斯矣乎銘曰嗚呼彥珍死於酒耶不酒而死世何多耶嗚呼彥珍醉而醒耶高視陋俗醒其醉耶彼溺於聲利心助形瘵而無一隙之適者方吾彥珍又何如耶嗚呼彥珍孰謂非曠達之士耶

會稽陳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陳熙述其先祖之行拜且請曰熙之先本儒族至於先祖遭家多艱始屈身爲吏卓卓有可稱者先祖年六十有七以元至正己亥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婺之金華越一年辛丑正月某日權厝金華照水里之原今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會稽某山先隴之次然先祖之卒今二十年矣相去日遠人之及見先祖者日益微惟先祖之美者當愈疏矣儻又越十餘年安復有知而稱之者乎惟託文辭之傳可以不朽而文辭之不美者又不足以傳熙嘗聞人咸推先生所爲文必傳先生文傳則先祖之事愈久而不墜惟先生閱焉而賜之銘余曰余文豈足傳而祖耶然而祖之事信有可稱者乃受而銘之君諱克和字惟中陳姓陳爲固始著姓唐末有遷泉之南安者宋太常少卿侁始自泉遷會稽君七世祖也曾祖一新文林郎祖麒左宣教郎父德星母李氏君六歲喪母十九而父卒能自振拔讀書學法律挺挺不肯出山下元貞初補三江鹽場吏數故所積贖得羨餘數十百引以代亭戶貧不能輸賦者流亡相率復還既而調轉縣吏縣民誣鄰人盜其先塋珠君曰珠入土必壞汝先塋葬幾何年矣豈有完珠耶富族僞爲券書奪細民田君辨其券曰是歲某月改元何謂正月耶皆無以應而退轉吏上虞會歲饑民道死相望君言於令尹發公廩易粟勸巨室啓廩賑貸存活者甚衆上虞下蓋湖廣百餘里既上虞餘姚二縣田夏旱二縣民爭決水至相讎擊君曰尹立石表湖上而中分之爭遂止復有梁湖者既民田甚博右族利其腴將墾以爲田民病嘆君復復之改平準鈔庫司庫爲會稽縣吏紹興路開君能辟爲隸山陰塚墟塘圯海水禍稼郡公屬君治君役多田家斷巨石穴其中貫以堅木築之歲乃有秋錄事吏闕君攝其事樊氏叔姪爭先虛不決相訟前吏利其賈故緩之不爲析君登之於庭告以古孝弟禮讓事投鉤於地使各取之叔姪悔悟叩首泣謝讓其虛不訟居踰年移吏婺州守熟君名不敢以吏待君每相可否論事民陰受其惠武義民欲誘飢民爲亂事發欲悉捕誅之武義大擾君走告廉訪副使伯嘉訥曰謀亂者一狂豎耳餘人果何罪今不因而輯定之亂且見矣賴以生者三千餘家義烏徐氏率少年七十餘翦髮爲信劫其仇家既而仇遁其黨怒遂火縣治而去郡議以爲亂律置之死君復告伯嘉訥曰愚民負氣縱火罪雖有之豈如議者之重耶且翦髮者皆脅從耳欲置之死不已酷乎七十人者皆賴以免聲績益彰至正乙未江浙行中書省以君爲慶元路市舶提舉司都目戊戌奉檄使泉道道整會國兵圍城君絕以出問道之會稽遇翦髮民相率邀致其家出婦子拜曰生我者君也爭具肩輿護君歸明年之金華訪其二子敬升遂卒卒時告其子皆善言聞君卒者爲之歎息君爲吏至老毫毛無所私家無僞石儲弗卹也然遇事敢言言必當乎理故所爲可稱道娶呂氏生五男子長源國朝知完縣事次即敬福建行省員外郎次復元山陰

縣儒學教諭。及即升。今為儀封縣儒學教諭。其一曰端。出後上虞梁氏。女一。適同郡王克常。孫男六人。長即熙。由太學生為吳王府伴讀。擢今官。次曰杰。烈。熊。孫女五人。古之仕者。將以行道也。非以榮其身也。然而所居卑。則所被者狹。故君子樂得夫時位焉。苟幸時。竊位以富貴其身。而無所益於世。則君子何取乎。若君者。雖老死於下位。然而民受其惠。其過於世之食厚祿。而無善可稱者遠矣。使天道可必。君其有後哉。銘曰。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湖中當春陽正殷。既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墜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濂管侯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蔬醢。親執爨。歌古詞以為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華儒之說。尤與濂。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猶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疇隸。無不俛仰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稷十焉。枳有稷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稷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積。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濂。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濂。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本根。濂。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道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開膏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昭於淳熙。未易遂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遺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梓刻示人。復貽書於濂。曰。子瀕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亦燬於兵。寓子培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遂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寢去。曰。吾年

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樂之為。未幾。俯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會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齋與開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詩書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邈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恆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喻為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磨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公治。歐陽文公。皆慕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請訪。如怨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聲。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瀟湘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莖。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婿即王為。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宗某。會孫男五人。紹宗。超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成會。莫不灑泣。葬後五年。其高第弟子楊君。希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華朱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遠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指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濂。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述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倘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白日中天行如彼。委積兮。薨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鑄喻。噉。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途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及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荷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冀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應皮窮爲裘兮。義冠賸垂纓。臨流既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朕兮。時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筮。鬼神必阿衡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寧海林貞婦方氏墓誌銘

寧海林可企。年垂八十。纏綿疾疢。偃臥不能興。召其甥方孝開而謂之曰。吾耄矣。即遣先朝露。無所憾。第母氏貞行未及顯白。中心怆怆然。類持杵舂擊之者。聞汝弟孝孺受經於金華。宋太史。太史進人以善者也。備孝孺爲達其誠。太史未必不憫之。而寵界以文也。言訖。涕泗滂然下。孝孺以言。予因不辭而序之曰。貞婦諱友弟。姓方氏。亦寧海人。宋某。年進士。淦之女。孝開之曾祖姑也。年二十。歸可企之父某。時舅已沒。惟姑存。秋髮亦續紛矣。當科繇之興。黔首藉是以魚肉之。夫獨嬰其難。且無同氣之親以爲助。貞婦儻首事紡績。或至雞號就枕。由是給使之用不匱。越八載而生四子。夫以一疾亡。長子年甫踰七。餘子生尙幼。貞婦幾欲無生。然恐傷姑之心。強顏追逐。日夜泣泣吞聲。不使聲聞於人。里有豪士。欲乘其孤嫠凌之。貞婦盛氣叱曰。我未亡人耳。爾誠君子耶。當恤我。我之不暇。顧反以相虐耶。苟進進不已。誓直於官。以懲彼繼者。或聞之。吐舌相戒。莫敢犯。卒能樹其門弗墜。姑年八十。恆多病。貞婦敬之如鬼神。保之如嬰兒。無毫髮忤其意。及以壽終。帥家人行喪。朝夕哭如儀。學禮君子不能過也。訓飭諸子。從師問學。束脩不足。脫簪珥繼之。至其成立。皆爲之授室。歲時出坐堂上。子婦與諸孫分東西立階下。次第舉觴爲壽。雍穆之氣。滿如陽春。如是三十年。乃卒。卒時年八十二。某年某月日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州里之人。至今指其門相謂曰。是有貞婦。能儼然自守。而致備福之養。今豈復有是人耶。相與慕味而去。貞婦四子。長可傳。次即可企。次可信。諸孫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歸濟寧。知府方去矜及某某。去矜。孝開父也。子聞夫者。婦之天。天可背乎。背天則非人也。有若貞婦之順乎天。天之報施如此。亦云厚矣哉。銘曰。鴻臚貞雌。而不再雄。而況於人乎。林氏婦方其始。無愧人道乎。有人心者。孰謂其不能與起乎。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三

碣凡二十章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於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嗣。爲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遊陸。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郎不玷。復自陸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翊郎汝沮。祖崇。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太初子尤異焉。太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於鄉先生吳貞文公。通經史大略。不喜專精爲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雖然可聽。其爲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善學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資。欲以計奪分之。楨。楠。官。未報。天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於縣。縣擇可託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資。具土田。符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既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度。柔仁者成。慈與親。剛愎者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文肅公。賈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遊。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寔人來問藥。

與舉慶去不取賈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於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笑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生之說。朝夕粥一器。不御鹽醢蔬。盛暑不簟浴。烈寒不附火。踰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為真神仙人。而太初子亦若有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床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願稚子取筆與簡。預書敘葬儀。曰。衣我楮衣。履我絁履。屣二量。宜用繁者。無華侈汗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歛一食。斂手瞑目。滅之。則逝矣。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於華表山之原。夫人戴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昌。孫曰季昇。季昇曾孫曰同璫。同璫。濼交太初子翁季間最久。法當銘銘曰。

人之將寐。昏氣乘之。形體神疲。不能自持。矧惟死生。世之大事。誰能兩忘。談笑而去。猶太初子。脫然天遊。與道始終。知命不憂。曷由致斯。其欲甚寡。形且頓忘。孰不可舍。世之鄙夫。雄傑一時。疾病之臨。鼠伏狐悲。太初之道。匪神匪僊。充乎兩間。無後無前。

劉府君碣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辭。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嘗四筵合座。器聲滅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才識負絕。人多嗜腴田。設巧奪。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視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李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苦賦斂繁。荷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暮。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姓蹤跡於野。遙見一家燈燭。燭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嚙飲。味爽縛送於官。盜為衰止。即欲盜。辭否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為盡心焉。君藏券篋。候子長。召而勸之。枚數以還。祖授弗逮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潸然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咄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斬。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士者邪。君之傳。有世家。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缺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培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湖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子。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于家。孫義當銘銘曰。

玉孕於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進賢朱府君碣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壽夭。貧賤強弱。為吏者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忠信之士。登善扶誼。以裨助於政教。不亦空谷之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已。府君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妹適宋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為仁。後府君之祖也。父粹。中字幼純。消貢進士。有材略。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堡以衛一鄉。寇鋒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科繇或不平。視其力單者。仗助之。閭右作威福。鉗劫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奮然為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剛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遇以賓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詢之。

府君為之傾蓋。邑以治最開。天歷己巳。大儉。民有菜色。邵使者行縣。延府君於庭。叩以勸分之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計其飽。則輸於官。分給餓夫。使者一警。咳間。所活數十萬。不難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樂於從化。願力行之。行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為之。三百里間。無填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薦。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陰。鑿池種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為扁堂曰真村。文白先生范公亦為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關館舍。聘名師。使其子渙就學。族孀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渙學大進。如水湧山出。復使妻糧遠遊。以充其學。歲束脯裝錢之費。雖鬻產給之。無倦色。不幸渙早世。府君嗚而泣。復召諸孫。夢炎訓之。如訓渙。夢炎晝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既成。登至正辛卯進士第。奉觴為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矣。元季兵起。夢炎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溪。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溪奉柩還葬白湖嶺之白楊院。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卜藏兆之意。及是見夢於人曰。吾將寧魄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詰責之。雖面頸發赤。不少知家政。嚴肅。闔門干指。罔敢有違教條。其於勢利紛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水光山色間。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娶陳溪吳氏。子男二。長即渙。卒時年三十五。能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藁若干卷。其門人袁鏗。鏗以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某。胡某。其培也。孫男六。曰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諸掌。禮樂家稱之。曰良。曰厚。曰碩。曰惠。曾孫九。則以進。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葬後。二十五年。濼得罪國史。夢炎官於儀曹。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君行。持來告曰。李朔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為此懼。願吾子有以昇於之。墓門有石。亦既琢而磨之矣。濼不敢辭。銘曰。

剛腸斥邪。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庶幾今逢古遺直。義聞如泉。漸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緇衣使者加。薦辟。堅臥不起。志非激。符育久矣。泉石少微。星昏風夜黑。白楊有祥。闔元室。孰不賞涕。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茲。觀世德。

南潤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潤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修政。南潤子生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倍書學。文皆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欲中八仙及大歷十才子名。隨記隨失。南潤子牽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未出。耕稍暇。輒躬親。杵臼井。施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映冊。琅琅聲不絕。終能暗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卷。一字不遺。名動遐邇。閭右之族。爭聘致為弟子師。南潤子專以講解章句為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酬適之際。岸山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極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濼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潤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濼甫十二齡。亦預其列。操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潤子酷愛之。既而濼以家單。

稍不事軀翰。南潤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命於登遠遊，至今幸忝簪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潤子無機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卒。頌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家後五十步。附祖塋也。南潤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號南潤，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裔。公之子綬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冀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潤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殷之女。繼邢氏，南潤子妻史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華、孫五人。文煥、文星、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濂、尹角締交，間以墓文為屬。濂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謁，而來以申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草淒迷，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曰：

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敢訛。才良俗善，資漸靡，何以表之銘潤阿。

故紹興路總管府治中金府君墓碣序

濂來浦江，聞縣有先達之士金公，歷官多異政，時公沒未久也。會邑令長請修圖經，縣之人物，法當登載。文下十鄉，徵其實，會公家有故，不於事來上，其詳無從知之。詢於大夫士，情之好惡不同，言又人人殊，不能聽。但略附公氏名，他傳至今，以為恨。後十有五年，公之子昌祖，始具治行，踵門泣拜，且謁銘濂，因得備序之。揭諸墓上，且使續縣志者有采焉。公諱德潤，字君澤，姓金氏，世家彭城。五世祖碩德，始遷婺之浦江。曾祖載祖，文與父定，字正甫，雅好施，貸而不償，則裂券。券棄之，以公貴。累贈奉議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上騎都尉，追封大興縣子。程文憲公鉅夫為銘其墓。妣吳氏，累贈大興縣君。公少有大志，不屑事耕稼，視其手曰：吾掌腹且厚如此，肯浮沈田間乎？年二十餘，遠游湖南，入憲府學書獄，客東廡下。中設木榻，旁鑊釜之屬，寢食於是。繙案牘於是。終日危坐，休休未嘗出。時疎齋先生應公，為部使者，每見人散後，唯公獨留，心錄其勤，選為潭州府史。公辭曰：明公不以德潤為不肖，俾吏於潭，然潭之戶口踰五十萬，事必劇甚，非長才不足以任之。若區區者，得一閒曠之所，稍讀律焉，則明公之賜也。大矣。盧公尤嘉之。如其請，移桂陽。越二年，補湖南道憲府書吏。久之，遷湖北，封使者發姦伏，聲達湖廣，行中書辟理問所提控案。願以年勞及格，授台州路錄事判官，階將仕佐郎。蒙卒，賻人珠，人賻焉。卒愛珠深，意將乾沒之。給曰：汝何多忘，珠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於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卒巾，跪於庭，使人持去，謂卒妻曰：汝夫令索珠，恐汝不信，特以此為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啓棺還之。卒大慚服，辭記聲陳源死，辭行賂上下，以勢扼諸孤，亟獲其屍，寃莫能伸。公白發之，歷二年，屍僵如生，抵辭於梓，浙東道宣慰司令史考滿，擢將仕郎，平江路總管府知事。未上，江南行御史臺辟令史，以病足辭。尋之官平江，轉承事郎，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新學宮，築社稷壇，架長橋，民賴之。州多盜，公閱盜冊，察其尤盜者，鈇左右趾，役於官。三年之間，外戶不閉，建文會以激攻科目者，文既集，請名進士第，其高下，賞之有差。公去日，民為立道愛碑，改承務郎。

嘉興路總管府推官，屬歲大水，禾不登，道殣相望。其壯者謀曰：吾儕等死耳，飽死可乎？乃羣詣富人貸粟，弗從。竟囊之而奔，諸聚落皆然。縣州坐以強效，案且具，公原其情，悉傳以輕典。脫死者六百，人民感泣曰：推官生我，推官生我，拜而去。已而足疾寢劇，遂上疏乞骸骨，以奉議大夫，紹興路總管府治中致其事。公為人忠靖而慤，讀書至老不釋卷。當入吏時，操觚或不能成字，後解屬文，詠詩論議出入經史，聯聯不休。少休日，以性褊躁，撫古之有容德者，成類各贊以詩。號曰紀忍之書。趙文敏公孟頫、虞文靖公集，皆深有取焉。生平無他嗜好，視貨泉如土梗，唯愛聚書，多至七千卷。居家謹禮度，劇暑鏤金，不冠帶不見諸子。奉先恭甚，月旦十五日，必帥家人謁拜先祠下，撫孀族有恩，嫁娶不足者助之。遇歲儉，割秩祿濟之。每思微弱，極力鋤剗，所至皆屏迹。人呼為健吏云。公娶王氏，累贈大興縣君。重配何氏，封大興縣君。子四人，長曰壽祖，以公廕授昌化尉，次即昌祖，通儒術，能紹家學者也。次曰紹祖，次曰光祖，壽祖、光祖，皆相繼卒。女一人，歸姑蘇鄭善孫九人，曰教化，曰不花，曰珣，曰珵，曰剛，曰忠，曰聰，曰滿，曰芽，孫女六人，其一適張輝，餘未行。年六十六，以至順四年二月十五日卒於家。十二月某日，葬於後金之原，嗚呼！公起於蒸庶，不從貨取，不從權勢而致，不從奔競阿附而獲，直以累積勞烈，縣歷歲時，而躋五品服，卒使澤加於民，聲流於時，榮號寵賁於先人，誠可謂難能者矣。銘曰：

健關維準兮，寧不奮飛捷足維瓊兮。千里以馳，豈卓樞之可淹兮。而鏘鏘之足羈，吁嗟夫子兮，其類是為。

翩然高舉兮，物莫能駭之。命服斯皇兮，終易布章。聲號赫赫兮，如驪四馳。雖辛木之已拱兮，芬烈剗而未除。揭微行於隘道兮，向來者之可期。

故承事郎漳州府漳浦縣知縣張府君新墓碣銘序

張之為著姓尚矣，自軒轅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因姓張氏。歷代以來，勳賢軒冕，未嘗乏人。其居饒之德與吳閩里者，諱鵬，仕唐為節度使。至五季時，子孫猶授節鉞。宋天聖中，龍圖閣直學士張，嘗同文潞公諸賢為洛社耆英之會，暨還饒，見勞縣安仁有山名若嶺，林樾蒼潤，靈氣迴合，因移居其下。五世孫一清，中特科進士第一，與同邑湯文清公最相友善，推究經傳，反覆詰難，必得肯綮乃已。自時厥後，族日以繁，讀書之聲琅琅乎西東。擢上第者凡十預薦送者二十又七，薦紳以為榮。一清若千傳，至宣義郎某，宣義生某，舉進士，上南宮，歷斥時政之弊，有忤執政，遂下第。某生英，肥遯終身，飲水著書，以自樂。以春秋屬辭若干卷藏於家，英之兄國學上舍某，當宋錄將訖，帥安仁義師，從謝枋得勤王，及戰敗，家遂為墟。英子禹，方在幼，最號孤貧，後能遊廢舉之術，大振其宗。田貨悉遺於前人，初無嗣。有仲兒某，之子璵，為後，年四十七，始生府君。府君諱理，字玉文，十歲通經史，十五能屬文，父悅曰：吾宗書種弗絕矣。為築義湖精舍於室之南偏，聘明經老生為師，遐邇之士，鼓篋而來，成食飲之。由是游從者日衆，而府君聞見益廣。縣令長嘉之，旌其里曰儒賢云。府君以累世科名，欲起而踵其後，復往從廬陵王君充耘，習為程試之學，較藝江浙鄉闈，不中。遂學詩於翰林學士承旨張公道，張公見府君襟度冲曠，深器之，悉授以

詩家之法。府君寤寐不忘。虞文靖公集覽其所賦。擊節嘆賞不少。至正壬辰。斬黃妖寇相挺為亂。破饒州。已而安仁繼陷。殺戮到難。大府君攜家避去。臨川時。江浙行省左丞老老公。江西行省丞相亦憐直班。公屯兵信之弋陽。營壘相望。府君請張世英請檄起兵。遂同弟璋問道歸安仁。聞外孫陳政養甲士三百。為自衛。府君召政與計事。命伏兵於戶內。椎牛醢酒。誘偽帥二十四人。醉飲於庭。縛送於官。斬之。復諭其部曲曰。爾帥已成。即宜改圖。稍緩。成難。遂歸。乘翁然歸。乃研墨汁。署其衣曰。與安義兵。二日之間。得健兒四千。金溪白砂盜周謙。入境抄掠。府君命璋將健兒往逐。斬首數百。尋獲之。白砂盜平。丞相出兵平饒。號一十萬。至貴溪。璋以兵迎。一鼓而安仁復。璋受命攝縣事。偽將軍彭浩。擁七萬眾。逼丞相於圍湖。丞相兵欲退。璋部騎卒執應前驅。丞相遂下令出戰。浩大敗。斬首三萬級。積屍如山。璋導丞相前進。復饒州。軍士乏食。且重以疫癘。府君率縣大姓輸糧一萬二千斛。散之。時寇盜充斥。南通閩。北適燕。唯安仁為便。使者乘傳而來。絡繹不絕。皆仰給府君。家為之貧。江西劇盜黃廉舉。猖獗不可制。左丞火你亦公檄璋共平之。府君授璋計。焚其窟穴。賊遁去。別據岩險為拒守。璋乘勝深入。賊突起而戰。璋力圖而殺。府君失聲哭曰。折吾右臂矣。吾當上告方伯。以復爾仇。下令介子。以奉爾祀。庶幾盡吾心爾。遂急攻廉舉。廉舉懼。別降江西行中書。未幾復叛。府君與王伯美夾攻。大敗之。殺其兄廉靖。廉舉走。遂移吳友文械。送府君。獻諸幕府。屍於市。且求殺璋者五人。烹之。而以中子為璋後。里歲儉。人多相食。府君移粟以賑。仍禁山谷。勿出鈔。道商賈懋遷。如承平時。四方辟地者三百餘家。皆依府君以為安。五年之間。號為小康。辛丑歲八月。天兵取九江。九江與盱江連。府君知天命有所屬。往贊其守臣王公。薄以全城內附。皇上召府君至南京。擢知徽州黟縣事。黟在萬山中。自近代來。高陵鉅壑。皆有賦。民不堪命。會部使者至。府君力陳之。言與淚俱。使者以其事聞。下營田司核實。惟田輸糧。餘皆置不問。黟民得以少舒。秩滿。改知漳州漳浦縣。及行。民爭擁馬。垂泣而送之。漳浦接連溪洞。民善亂。舊於其地置汀漳屯田萬戶府。及入職。方詔徵屯田軍赴京。萬戶吳世榮遂叛。府君集民兵攻世榮。戮之。具上奏。中朝免其徵。海寇林仲明。鄭惟明。鄭君長。特能出入海濤。先後為背叛。漳州衛兵雖嘗剪除。而渠魁逸不可捕。府君悉用謀致之。磔裂以徇。民畏威。不復敢為亂。俗尚妖術。呪物食人。久則成形。於腹中物動。人輒死。云役其魂為奴。府君廉知之。毀其淫祠數十區。其害遂熄。邑多良田。其隄防為潮水所留。鞠為草萊之區。府君修築之。百里之間。皆化為沃壤。土豪羅季。二族黨與甚衆。恆持官府短長。府君徙其家遠方。事始帖帖。府君且謂蠻夷不知禮義。無善教。以厲其良心爾。乃為修學聘師。集子弟而訓飭之。三年之間。政教大治。府知事孫希顏。嘗有求而弗獲。及以賊黑敗。誣府君以白金百二十銖為贓。刑曹逮府君。坐以不宜與事。已釋。將趨裝南還。忽遭心疾。恆怛怛若絃。目不暇瞬。遂卒。實主於江寧錢氏。其時則洪武五年三月五日壬子也。年五十九。同門友夏君通。為稱貸。襲斂。以某月日權厝於聚寶山。府君娶臨川王氏。出荆國文公之後。吉水州判官某之孫女也。先七年卒。子男尚德。次九德。即為璋後者。次報德。女常德。適臨川許觀。孫男三人。桐。木。東。府君天性孝友。父病亟。夙夜籲天。祈以身代。仍剖股和藥以進。疾乃瘳。後二年卒。事見吳唯恐弗獲其心。然操履剛介。不

諸於流俗。而非義之財。絲髮不取。故居官之日。命其子負販以自給。及其歿也。囊無一錢。識者頗哀焉。濂為左史時。見府君清溪上。府君方以意氣自豪。醉墨淋漓。有鸞踏鳳翥之勢。頗異其為人。自是數與之游。暨別去為縣。聲跡不相聞者六七年。遇與府君交者。輒詢之。皆不能道其詳。今年夏。忽有襄經踵門者。則府君之子尚德也。驚而問曰。府君死且殯已逾月矣。嗟夫。十數年來。朋舊凋落殆盡。如府君康強者。亦復棄去人間世。則夫沈酣聲利。自恃以為久長者。果何如也。因為泣下數行。既而尚德將奉柩歸故鄉。以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持夏君所狀。擊行。請為文勒墓上。濂府君之友也。不為之銘。孰宜為之銘。銘曰。維其文。五色細縵。揚葩而吐芬。維其武。扼彼妖旅。退縮莫予侮。維才孔臧。曷施弗良。維邑之試。變劇如易。維澤之滂然。維民之胤然。維聲之鏘然。維神之難言。胡不永其延。吁嗟乎賢。吁嗟乎賢。

故龍南一峯先生鍾府君墓碣銘

府君諱柔。字元剛。姓鍾氏。其系出於魏侍中。鍾繇之十代孫。紹京。字可大。事親孝。自為童時。凡得瓜果必先進。最工書。人號為小鍾。蓋以繇為大鍾也。皆直鳳閣。後從唐元宗平內難。拜中書侍郎。始居贛。其諸孫曰某。游宦龍南。復為龍南人。傳至諱仙。字少游者。擢元豐五年進士第。歷二廣。轉運使。以功烈聞。性尤至孝。父歿。哀慟踴踊。聲不絕於口。羣鳥助之哀鳴。人為建感烏堂。府君則其裔孫也。曾祖濤。祖德賢。皆抱道潛耀。以自樂。父克俊。在宋之季。補國學上舍生。聞三宮北遷。糾集義旅。為勤王之舉。勢既不可為。乃登嶺之馬祖岩。遙望中原。白雲渺瀰。而翠華不可復見。悲歌激烈。聞者涕下。已而痛憤益深。誓不食元之粟。賦詩一章。有自許有身埋漢土。終憐無淚哭秦庭之句。遂赴龍頭江而死。其忠義之志。蓋儼然云。府君生甫一歲。宋初改物。兵燹猶未息。祖母吳氏與其母劉夫人挾之走南雄。艱難險阻。莫不備歷。府君幸既長。俾歸從鄉。先達雷州推官劉公震游。夫人日自程督之。府君性既穎拔。復知以紹述為事。味爽即興。挾册映簾。而讀。至夜漏下二十刻。亦弗休。由是融貫於經。子史。集諸家。握筆為決科之文。頃刻千餘言。長風驅濤。而雷電與之相後先也。夫人喜曰。吾有子如是。吾夫子為不亡矣。夫人或與府君語。及龍頭江事。府君輒長號弗輟。幾欲無生。及祖母與夫人相繼而逝。府君竭誠於墓祭之禮。觀者咸曰。鍾氏世有孝子。感烏堂之作。不得專美於前矣。府君初娶田州判官凌君昌任之女。生一子而卒。與寧尹馬君良。奇府君之為人。復以女妻之。遂同之官。凡馬君之善政。所以鈎姦扶懦。滌冤疏滯者。皆府君有以發之。廣東帥聞及海北。廉訪使者聞府君學行之懿。交薦之。署為雷州路學正。府君以海濱非久處之地。力辭而歸。下館講授。從者數百人。咸共推尊之。號曰一峯先生云。府君儀觀偉然。終日正襟危坐。人莫能窺其際。晚益刊落。英華窮極根柢。所居僅蔽風雨。所入僅足餽粥。而處之怡然。至於赴人之急。雖蹈水火。有不暇顧者。君子尤稱之。府君生於至元丁亥正月某甲子。歿於重紀至元辛巳十月某甲子。得壽僅五十有五。漸卒無他言。唯屬子力學。厲行。毋墜家聲而已。所著書有諸經纂說。易書詩衍義。弊帚集。若干卷。藏於家。府君凡三娶。初凌氏。生一子。即恕。字以行。至正癸巳鄉貢進士。署瀛溪書院山長。不赴。次馮氏。無子。次凌氏。生二女。一。早世。一。適凌德祥。孫男三人。曰肅。曰緝。曰熙。女一人。適某。曾孫女二人。尚幼。府君之卒也。塋於龍山之南。

洪武庚戌秋八月某甲子再遷於仙女湖之西與凌氏合葬焉實縣南之五里也惟府君生於忠孝之門耳濡目染已能力乎其大者及求諸六經驗諸躬行所見益真切所獲益粹疑雖不見用於時而弟子從之者皆知所謂孝悌忠信其有功名教者甚多是亦為政也中州君子恆言度南為遺荒之地賢才鮮少若有府君者其裔胃之悠久家學之盛著文行之隆蔚初亦何減於中州人之好論議往往如是是重可嘆也因按鄱陽畫先生之狀大書以銘府君之墓庶幾白府君潛德於遠邇度南之士讀余文者亦當有所奮勵而興起焉銘曰

儼人之班班乎而忠信以為冠乎而佩純知而繁華文乎而光彩之如瑞乎而長才詘而非信乎而陳政令而屏妍乎而柔之立而強之刃乎而鼻比設而師道尊乎而反澆涼而為靡悖乎而一鄉之善士質其玉溫乎而岐有鳴鳳魯有祥麟乎而天之生賢無方何暢復何屯乎而勒銘墓門乎而庶昭昭其永聞乎而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警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近之歟鄉先生謂誰烏傷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於其鄉景元日坐羣比申飭五倫之教聲望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物疎歸於密微必充然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孫又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率皆其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築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歿而葬號泣而執紼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辨惑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玉汝翁習六藝而文景元幼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振厲從澗頭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琴經而發於詩亦首尾開闔皆中短度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問款詢以民間利病必懇懇陳之乃已景元性誠懇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磽瘠者不辭其後兄子有黜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烏可使其無食也遇族姻故舊一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晚歲頗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矚目遠望嶺嶺然獨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於梅口山先塋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官族宋嘉定癸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從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即玉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謙宮為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皆具前銘中茲不書濂今春蒙恩致政而還羅山景元季子仁壽縣主簿韓件繁孳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君我死若求文醵墓上吾瞑目矣用是不避澁呵重有所願願先生進之濂之先虛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濂僅一十四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涕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文者頗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社銘

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儒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泰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環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於泰熙春融天夏蟬蛻人私俗變淳龐實由於茲生服明訓歿寓哀思有素者冠溢於中達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不一道之太史造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序其先居襄陽之宜城有諱瑤者生賢於世賦性剛直生而宋國子助教且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且生慈字公質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與之游論者謂其氣節度量有郭元振之風官至承事郎知餘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慈生樵樵生載又自陶朱里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瑞生魯魯生清清生德與字克明從子洙嗜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告絕躬事杵臼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甫踰冠數釋義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不能中繩尺悲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物因予矣將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浦陽澗頭先生吳公萊以與學雜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懸或至達旦不寐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欣隨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者最久富春右族多負氣善鬪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戒言辭悃悃無華聞者皆心醉俗為丕變馮士頤將合族為義食不問毫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許敏于鄉羅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將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豈可以嫌隙之細遽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江浙行中書徵兵儲於饒饒之判官方沂實部其凡及押運吏入江為敵人所襲上官將致辟於沂逮捕甚急沂潛往見府君泣訴其故抽刀欲自刎府君奪其刀藏沂山澤間具解之曰兵儲之失非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尋獲免沂見府君跪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乎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御史督烈圖王德誠欲挽府君於州縣文學掾府君力以疾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至決不暇安居乃遁鄰縣之東陽已而果然諸暨下高郵鹽風來為州與李參軍希白謀迎還府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變風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入流子里流子里在州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酣府君捉筆吟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為節座人每為絕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服寬博布衣支筇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人間其故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拳拳乾乾垂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搔首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於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七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某鄉呂塘之原府君妻樂氏生二女適傅某胡曠繼配

張氏生一子，諱善，古文辭，能紹家學者。孫男五，可牧、可漁、可農、可仕。府君長身美髯，性坦夷，吐言露肝膽，雖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氏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巖巖有蒼勁之意。寫已就，取為清玩。所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雅，蓋府君之自號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慨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美，設用於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歿於貧，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慨然謂人曰：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奚翅足矣。尚復何說哉？」

陳持狀來徵銘，源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也。謹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天之夢夢，孰得而倫。賦才孔多，乃卒墮淪。侶偶夫君，縷鞋之門。風指孤寒，所疑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爛然，可燭昏鬱。而弗施，結為氤氳。彼狂者生，取尤於人。將扼殺之，不翅孤豚。奮一呼，兇徒械魂。有友陸危，速者星奔。將蹈白刃，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復諄。平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為，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鶴書雖上，荷衣莫焚。笑吟烟霞，傲視乾坤。時命所拘，有志弗伸。七尺之墳，呂塘之原。昭懿廓潛，太史有文。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誌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乃開文華堂，禁中妙策英才，詔詞林華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尚書館首薦，會試南宮，未幾除國史編修。仍俸肄業於堂，余見唯有雋才，特請於上，錄為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沒於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無生。惟先生於而昇之，余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狃於小物。當元之季，大盜起河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既而州兵搗走之，盜所過井落，民皆相擁為寇。殺掠巨室，慘酷不忍。君怒髮上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羅惟遠者，尚氣節，遣人夜致之，列酒炙於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跪而告曰：「吾州素號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躪，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署以候，所賊無難者。羅抵掌於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能，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語之。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孤鼠輩，不留一人。羅舉觴賀曰：大兄有如此豪傑，事不忠不成也。未幾寇謀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惜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紙筆，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於樹，剖其腹，作小窾，日增加之。羅嚼齒大罵。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罵聲猶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稍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遺羅事者，繫之至營。賊號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縷縷之家，決不畏死。節殺即殺，何以多言為？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為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哀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石以科繇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爲養。暨歿，號慟幾絕者數四。然疾惡如仇，聞師有貨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聞師恚欲夜

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幾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孫子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之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陂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有顯運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後家單，每醵飲助夫賓客，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膂力，能馳馬奮槊。千八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元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鑄，判度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升，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避去。日行百里，惟恐不疾。誠女婦留鬚髮者，有如君者，覩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盡其良心，乘鋤握瑾。叶。瞻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慷慨。舞劍欲狂，惟籌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德。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為不寒，欲胎盜肝。君亦被拘，曾盜益奇。以死狗之雙壁，煇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嚴嚴，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鑄於幽墟。後世是師。

傅守剛墓誌

自焚屍沈骨之俗，成雖變棄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其棺斂，已昇出中野，縱火而焚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燕已，編荆成筐，實以象泉，拾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果。明日，諸兄捧筐至大澤，而投清淨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入淵中，且泣且拾，堆真沙上。脫所服縹袍裹之，奔告於先子尚書府君。府君命留開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棺，藏之。適堪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為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柏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子仲父文友，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柏鬱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宵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間，輒挾書誦不輟。泊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煇煌，冠服鮮麗，煜然如神仙。守剛麻衣菲履，廁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聞出為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繩貫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憐惻惻然，與之還。脈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為已。藥之，守剛諸兄不知，說剖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為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

授某之女為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悻時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即死不為鵬鵬矣余家潛溪抵守剛所居僅二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其饑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既守剛坐應事作警欬聲矣為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媚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羅山出仕於朝入翰林為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於庭問其姓名曰我鵬鵬也曰爾何為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慧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庶李瀚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造辭豐蔚而考事綜博嘆曰守剛有子矣余既歸羅山鵬鵬持其父門人董徽所為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懇聞人善不翅若己出見人為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駭白水以代羹若享太平鄉人咸以為賢部使者潘公輔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墓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憐而遺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為之銘曰

故裕軒先生墓銘并序

烏傷之赤岸有望宗曰朱氏出於漢槐里令雲槐里七世孫晉臨海太守汎自平陵來遷臨海之孫東陽太守恒東陽之孫金威將軍禮亦皆仕於晉至金威之曾孫幼始事齊歷守高辛平昌淮陽三郡轉揚州刺史揚州十四世孫某有四丈夫子生十八孫知其後必蕃而思無以為之徵周廣順間迺治鐵作羅漢像人授其一俸散居州境中若今赤岸則其一族也七傳至三府君良佑益以建善惇業繼其宗府君生宋鄉貢進士中鄉貢生元贈朝列大夫同知台州路總管府事騎都尉追封沛郡伯杓沛郡之子則朝列大夫婺州路總管府治中致仕叔猷也初縣之先達徐文清公受業於新安朱文公而鄉貢君乃文清之高第弟子三世父子遞相傳授辨析名理密於牛毛治中君兼以文辭馳騁於當時人讀之者若窺古鼎鍾雲雷之文不覺改容易視公諱同善字性與沛郡君之孫治中君之子也賦質迥拔日涵瀟過庭之訓學識所至如春芽怒長月異而歲不同宿學之士皆讓莫敢與為敵時鄉先正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復執經往從焉文懿之學上承文公五傳之緒味道之腴尤為壓飲公質其異同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治亂得失之迹莫不洞該而參貫建其所自得神融心悟不翅酣欲上尊而行吟春風之中也會科目法行有司強起公以應書不合輒棄去遂做太史遷為汗漫游涉大江沂黃河東歷齊魯之郊北抵燕薊所過古遺跡必徘徊瞻慕而不忍去或發為嘯歌叩輦為節以和之暨至京師諸公貴人爭相邀致而越王聘之益力遂授經於其府中久之思南歸同邑黃文獻公時為國子博士留之不可檄公補廣東憲府掾弗赴僉宣徽院事濟南韓公尤器公之才行辟為兩淮屯府幕屬赴官未

數月復謝去還隱丹溪之濱遠近生徒嚮風奔附戶外之履常滿公隨其齊量左右翁張各使之充足而去既老涵養之功愈密四體不待羈而自協清明在躬播為大和薰蒸所及物無悖戾迨將終也絕無他化之意咏詩二章默坐而逝春秋六十九實乙巳歲春二月三十日也夏四月九日遂窆於鳳林山原禮也公篤於倫品事親從兄撫姻族接僚友皆可以無愧晚復繕治諸家舍而刻家乘成書以傳然其局度凝恪處事寬舒而自然中於肯綮略無窮濫之態學者因稱之為裕軒先生云娶卜氏先二十九年卒或勸公更娶公笑而不言蕭然一榻人不能堪公安之教二子世濂世沅為佳士世濂開學蔚茂文箴煌煌起東南間以薦者授釣臺書院山長女文楣適前承務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浦陽鄭泳亦以文學鳴歲時來會公坐堂上子若培旁侍問答經義金春玉應聽者欣欣忘倦君子欲豔之孫棟亦嶄然見頭角某在幼先治中君羣從兄弟宋季以進士起家者八人聲名文物見重於一時議者以公所蘊方之蓋甚無忝者願獨潛處而弗耀咸噴噴痛惜不少置殊不知世都重位天也而身載明德亦天也位能澤物固顯矣德則可以淑人心可以善來學庸非顯之尤者耶天之於公厚矣仕不仕不足為公憾濂游公之翁季間者久何敢讓知世濂以墓文為屬乃序次而銘焉銘曰

北麓處士李府君墓銘

處士姓李諱士華字庭實北麓其自號也其先家廬陵唐開元中遠祖德靈仕為撫州長史因居屬縣之崇仁高祖弟宋太學上舍生會祖緘以春秋舉進士至某官祖適父元德母盧氏處士賦才穎異音聲如鍾幼喪父母二兄亦早世時當宋季亡賴男子學弄兵於村疇暮夜擊入門鈔掠其貲財以去稍與抗直刺以刃處士能自衛卒免其患會宋亡為元更易方笠窄袖衫處士獨深衣幅巾翺翔自如人說以為迂處士笑曰我故國之人也義當然爾府君善治生未幾家大穰遂以貨雄鄉里積粟歲至數千廩遇饑則平價出之饑餓不能出戶者計口而周之活者恆百餘人宗婣無業班財以為饋死則給棺槨衣衾葬之善地且卹其遺孤唯恐不及負通不能庚者苟有所乞輒再與未嘗有靳色或以田廬為債處士正色責之曰先人之業何可廢壞通尚可紓也慰而遣之伴有盜廩粟者矜其貧益之使去識與不識咸目之為仁厚長者云會朝廷有鬻爵之命富家兒多競奔處士恬不以為意客以空名告身來售處士曰吾愧不能以文學干祿位而涉銅臭之譏雖貴奚益哉府君性純孝能事繼母如親母雖其性剛嚴不可近必下氣婉容得其驩心而後止常以不及終養二親語或臨之輒嗚咽流涕晨昏必展謁先祠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訓諸子以學親自督視不至夜分不休也為人豁達大度不少貶以狗流

俗見假巫鬼惑人者力斥去。鄉人鬪爭，斷然正議，折以片言，則免冠頓首謝。嘉賓款門，倒屣出迎。雖然無倦容，雖不解飲，必使盡醉而去。元至正十一年辛未正月五日，以無疾終，壽八十六。後二十二年，當國朝洪武五年壬子，葬於縣之大龍山之原。妻郝氏，二氏子四人：彬、鎰、鏞、鏞。鏞以文行舉於朝，擢國子正。女三人：丁師、周晉、戴尚德。其婿也。孫三人：維、家、奴。實定孫女三人：尚幼、會孫二人。宜壽、普蘭、會孫女二人。在室，自夫仁厚之俗，衰學者慨想三代之盛，猶神龍游於太虛，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嗚呼！豈其然哉！人有古心，無古今，有如處士之行，如前所載，苟謂之三代之民，孰不謂然。處士不可作矣，予故特表出之，以勵夫人人，然而仕之與否，是有命也，不必為處士惜也。銘曰：

祥麟鳳凰，隱而弗彰，苟一出焉，是為希世之祥。謂之有邪，則固不能以亟見，謂之無邪，則簡策所紀，何為其周且詳。吾謂處士為三代之民，亦是類耳。世之人無徒委之於渺茫，緬懷德人，中心孔傷，今其已矣，何日而忘。

故務光先生張公墓銘

公諱明卿，字子晦，姓張氏。其先出於晉公族解張，因其字張侯，故後人以字為氏。譜家謂軒轅之裔，為弓正，而賜姓為張者，殆非也。子孫家於臨濮，世有聞人。至宋龍圖閣直學士，位望尤顯。元豐中，退居於洛，時年七十。同太尉文潞公、司徒富鄭公、為耆英之會。洛中相傳以為盛事。龍圖之弟正議大夫協建炎初，扈蹕南渡，遂為天台人。協生武節大夫挺，挺生竹山尉鉅，鉅生某官慤，慤生某官述，述生某官伯熾。雖三世仕不甚顯，而皆與有祿食。伯熾生榮，榮生辛夫，字某，隱約田里間，能以詩書自振，逃入元朝，用薦者為鄉郡儒學正，則公之父也。公始成童，而學正君卒，即知家學是荷。朝磨夕淬，期以自立。弦齋林氏，素心邵氏，皆鄉先生行，公執經往從之。反復詰難，愈出愈新。二氏方毅，斬推與，咸曰：張氏有子矣。至大間，有詔求直言，公慨然為政事書一卷，將渡大江，凌黃河，以獻於朝。既而嘆曰：吾為生民計耳，不知我者，以其為干祿乎。蓋止之。於是南還，而教授里中。終日儼坐，不窺戶庭。鄉之人士，至有父子執經於門者。傍縣慕其為人，聘致為子弟師。公亦不辭，然天性嚴重，有挾貴而驕，及習鄙褻事者，公叱之，或不能悛，輒令束書以歸。人曰：先生不已甚乎。公曰：我之道蓋如是也。鄧文肅公嘗受業於學正君，及為廉訪使者，屢遣使致書起公，公謝不往。公好施與，會銅錢法廢，有人行哭甚哀，公問之，則曰：父喪在淺土，吾銖兩而積，得錢若干，欲藉之以襲事，今不用奈何。公曰：爾勿憂也。出楮幣八十緡易之，不問其姓名而去。甲寅歲惡，道殣相望，公歲暮自黃巖還，逢僦者輒予錢。至家則其囊枵枵空矣。公恬然不以為意。唯見官政有病於民，每憤形於色。走公府，具白之，雖不見聽。士君子稱焉。生平不嗜榮名，樂幽齋於智山，列圖書左右，又甃石為山，蒔花藝竹，遇嘉賓之至，抵掌劇談，醜酒賦詩，望之者猶世外人。纖毫塵土，蓋不足流也。作為文章，珠貫玉聯，有臺閣之風。時遊戲翰墨，筆法穠逸，可玩。兼善畫竹石，韻度清澗，頗近文湖州。此皆公之餘事。至論其學術，則一以考亭朱子為宗，毫分縷析，洞見其肯綮。著之事為，不易心於賤貧，不屈節於名勢，粹然能任人師之重。是以登其門者，皆彬彬雅飭，諒而不頗。其兄聖卿，識見負異，以辭章自家，雖與公友，恭無間，獨於論

辨稍不相合，必面頰發赤，不明不措。公長身疏鬣，衣冠整嚴，昂然如出林之鶴，見者畏而愛之。因公所自號務光，而稱之為務光先生云。其所著有言志稿四卷，六藝編六卷，存養錄十二卷，尚友編五卷，世運略八卷，家傳一卷，政事書一卷，皆藏於家。公娶謝氏，後公若干年卒，子男四人：曰公昌、大寧、路儒、學正。曰公顯、澹州儒學正、博學而能文辭。曰公福、曰公良、女三人，皆適宦族。王良佐、王環、趙永，其婿也。公壽五十有四，至順壬申七月某甲子卒之日也。公卒時，諸孤尚幼，逮至正某甲子十月某甲子，始克奉二柩合窆於臨海積嶺之原。既已成禮，公顯乃奉公同門友于君演之狀來乞銘。予聞天台為靈越與區，所謂金庭玉室，瑞樓瑤臺，咸在焉。故其下多清修隱居之士。若任次龍、庚子真，是已。九原莫作，有如公者，其殆任、庚之流亞歟。雖然，彼長往山林，藐人世如秕糠，視公著書立言，以衣被於來世者，又為何如也。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銘曰：

既有以麗之，曷從而蔽之。既有以致之，曷從而避之。胡熙辰之遺，而大蓋是遺。謂仲雖人顯，晦則時乃淡。洛伊乃達泗沂，乃腐夫民。嶺嶺崔嵬，白石如脂。太史勒辭，尚知為務光先生之碑。

故黃府君墓銘

予從烏傷黃文獻公游，識公從子仲華。甫進承公話言，退與仲華盤桓華川上，溫潤如瓊瑤，使人不忍厭去。公薨，世大變，甲兵滿天地，東西各不相聞，及真人起臨濠，廓清六合，予入侍講禁林，會浙江行中書新貢士至，有黃昶者，來敘世契，問之實，仲華諸孫復叩仲華何如。則作土中人五年矣。為太息者久之。昶尋從子入吏局，幾一載，間自撰仲華行狀涕泣請銘。仲華名樓，仲華字也。自幼雖然有立，出與羣童放步，武有度，不失尺寸。鄉先達避之，暨長撫世酬物，悉中權度。州里譁然稱之曰：龍父兄素儒儒，豈賦為豪右，兼并仲華奮厲致家之肥，悉納金贖還，自是益敦仁厚行，貧而貸泉者，不責其息，稍弗能庚，焚券示之，或有忿鬪者，赴愬於門，仲華聽已，指曰：爾言曲，爾言直，皆心服去。且曰：得黃公片言，賢於縣令長十人。避兵石門山，一婦疲臥荒榛，時游騎已迫，仲華命媵女扶以奔，與諸婦同寢食，寇退，詢其家歸之，然終不識其面。性至孝，親疾進藥劑無時，夜不遑甘寢，及歿，衣槨棺窆之費，咸出於私，不忍煩諸兄。文獻公剛介，子弟鮮得懼心，仲華曲盡其承，酣觴笑談，煦煦如陽春，親屬有使酒難近者，且復諫，仲華從容自其利害，卒至改行。仲華行事多類此，他不能悉書。仲華卒於吳元年三月十一日。某月某日，葬於崇德鄉平洋原先墓之次。壽六十七。世系遷移之詳，文獻公已見諸圖記。曾大父擢，宋承節郎，元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追封江夏郡夫人。大父錫，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董氏，追封江夏郡夫人。父溥，妣喻氏，仲華配室傅氏，生子三：燦、璵、璵。女一，適劉如珪，孫男四：永、昶、敏、子。惟閨闈之家，鮮克由禮，有若仲華，閨雅整飭，抱齊魯諸儒至行，孰謂非賢邪。子故特銘之，以為尊善之助，使人取則。仲華其不為三代之民矣乎。銘曰：

中恬而熙，外廉而隅，惟義之是隨。大振厥家，尚質去華，肫肫乎無涯，有歸者山，有冽斯泉，靈氣之鬱萃，體魄斯安，繼以永年。

故巾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予來南京。索文者接踵而至。多以衰老力辭。一日。有持隴上白雲囊相示者。勉強一視之。彬彬乎卿雲也。英英乎殿花靚妍也。冷泠乎若幽人狷士。飲冰而嚼雪也。予亟問之。斯何人之詩也。持者踴而答之。宗之先子所賦也。先子諱茂。字顯之。姓林氏。世為天台望族。生平酷嗜吟。上自漢魏。下逮唐宋諸家。無不漱其芳腴。挹其真醇。積而後發。必竭盡其興趣。雖離胃琢。弗顧也。嘗構一室。深廣尋丈。內外以墨塗之。白色晃眩。若積雪初霽。月光穿漏。雖赤日如火。涼氣亦備。儻然生。先子澄坐其中。而吟事益暢。過嘉朋至。焚香啜茗。談古今事。上下三千年。玉貫珠聯。言纏纏可聽。或取雅琴鼓一再行。起步白雲縹緲間。遠近望之。以為神仙中人。晚年頗嗜金丹之學。取周易參同契與二三友講之。嘆曰。一氣孔神。無為之根。水火交遺。載其營魂。浮游規中。存之又存。粗穢既澄。游神九門。奈之何。捐棄之邪。乃調息致修。取心一物。一道一之說。自呼為三一子。通元之士多奇之。集賢院聞其操行清絕。不樂仕進。因其所居巾山。以巾山處士號之。先子弗欲也。吳元年丁未九月二十八日夜。漏下三刻。大兵下台城。先子亟出沒於河。年六十又三。洪武八年乙卯某月日。葬於臨海縣興國鄉慶善里龜溪之原。惟先子素行敦篤。親仁善鄰。具有恩意。而所謂白雲囊者。尤為時所傳誦。墓門有石。不肖願圖文竊之。顯微闌幽。在先生一揮翰間耳。敢再拜以請。嗚呼。予為文所累。幾欲燔毀筆硯。若而翁者。其事有可書如此。又安能靳一辭耶。遂序其事而繫之以銘。處士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先配杜氏。生瑞。繼室章氏。生宗。即來速銘者。以學行舉於朝。授南陽府同知。鄧州事。遷太原府通判。女二。杜元昭。金仲德。其塔云。銘曰。

故姜府君墓碣銘

君諱澤。字潤甫。姓姜氏。其先居蘭溪之壑。賢祖某。父思齊。以貨雄於鄉。環其居五里。所凡山若田皆克有之。及君之生。其父已五十餘。越三年。父卒。又三年。母時氏亦卒。貧夫欺君之孤弱。挾點隸為姦利。內蠱而外蝕之。并吞幾盡。君之女道真。時已歸金華楊某矣。聞一歸視君。撫君頂泣曰。姜氏之世不絕者。僅有此息爾。苟或凶豎欲去之。以滅口。則宗祀必絕。為若放氏之假鬼矣。夫豈可哉。區區貨產。有不足計也。急挾之以歸楊氏。鞠育之如己子。稍長。俾從鄉先生楊步斗。王月溪。趙松坡。盡覺齋。游志虛淵冲。而識見迥拔。遂白於縣大夫。復其先塋若干所。田若干畝。雖僅存十一於千百。鄉之人士。無不謂君為能者。已而女兄命贊於同里之王氏。君不忍釋之而去。遂舍於女兄西偏。挾王同居。事之如母與姑。每得嘉味。必先進不進。不敢先食。及生子若孫。歲時相率坐女兄中堂。雜拜於庭。不知者以為真其母姑也。君既受女兄卵翼之恩。所以思報之者。備悉志慮。及女兄喪。夫而無子。為立從子恢道為後。而躬扶持之。其門賴以不墜。雖楊氏之嫡。無不以孝弟忠信淑導之。有悖戾者。懼之以法令。亦翕然聽從。君再從姪弘道。被造偽鈔者所誣。弘道初不諱其人。千夫長帥州官逮繫之。從者百餘人。君聞之大恐。走州中懇其故。官真弘道稱

人中。命造鈔者執之。乃安曳他男子以前。事遂釋。丁未歲。人相食。君往繼七閩。時流民所在成羣。動以數百計。乘間鈔道。莫敢何問。君獨以計脫。卒致白粲來歸。六親賴之以濟。君頗通刑名家書。於新令尤所練習。或有致訟者。質之為言。其利害。認為哀止。君晚命仲子選。娶城中。往來嬉遊。以書史自娛。因以盤隱自號。一旦有疾。度不能以生。因泣謂二子曰。吾非女兄。不克至於此。誓將奉窆。多之事。庶幾少盡心焉。奈何。且先之爾等。他日當有以懷吾志。遂瞑。時至正壬午十月三日也。壽六十又一。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於西山先塋之側。配王氏。後二十三年卒。遂合葬焉。二子曰明道。曰懋。孫五人。曰煇。曰蔭。曰溥。曰繼。曰善。煇能積學。為名儒。以薦者為婺州路儒學錄。尋舉進士。擢水平延安丞。孫女二人。長適默成先生七世孫潘思明。次適陳仁。曾孫三人。曰麟。曰堪。曰增。嗚呼。金華為文獻之邦。氣習之所移。風聲之所被。往往人多士君子之行。有如君者。不幸遭門衰祚薄之餘。乃能聳然自異。不踣其家。復樂導人以為善。而據急報恩之志。尤寤寐不忘。夫豈無其故哉。傳曰。大河東流。九里餘澗。此蓋從古而然也。澗不敏。幸與煇同出於聞人先生之門。墓文之屬。有不得辭其責。第深愧者。文彩衰弱。不足以昭幽廓。然亦自謂據事直言而無所憾也。銘曰。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上。竟弗暇為。今蒙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以前事為屬。其言極慘。予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曰。大父年踰六矣。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具牢體。賢士大夫。且曰。吾衰矣。不意垂殁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舉觴為壽。未幾。大父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尤愛憐之。孟兼病創。湯淫被體。晝夜啼不休。大母與乳母范。鞠諸房中。親為傳藥。節宜其食。與衣。見其學步。每為喜。動顏色。已而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禮宜授室。始離大母左右。遊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辯析六藝。采刺為篇章。久之乃歸。大母喜倍於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歲乙巳。朝廷下詔求賢。以岡治安州縣。不以孟兼為不敏。交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寐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公上。庶幾不辱於前人。老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蒙恩擢國子錄。轉主事。儀曹。遷丞。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謁告。親省。動有物尼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嚴君以書來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吾年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歎。於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白於丞相。府遂以上聞。獲還。哭於墓次。時大母附葬。大父徐山兆域。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為令官。尋陞山東提刑按察副使。痛念祿足以充養。而大母遐捐館舍。盡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洩孟兼無窮之悲焉。所以不避譴呵。而頻瀆於執事者。職是故也。予聞之。亦為之愴然。嗚呼。余何忍不

為孟兼一銘之乎。葉氏諱某，杭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浦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來為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復好施與，逢單窶無倚者，捐所有物資之弗靳。三族愈然稱其賢。生子子壘，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女適某四會孫鈞，朝幹全。予自少齡，恆得驚風疾，數涉險危，賴祖妣金淑人保抱，維持以全性命。竊祿熙朝，位躋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號能稱文辭者，先後漸盡，竟無從求之。方戰惕不自寧，而孟兼乃倦倦微銘，弗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予頗愧焉，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當世，緇衣直指威嚴暴強，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繼其宗也。斯勤斯思，奚暇計其懷惻也。珠之藏囊，玉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為盤為敦，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樂石勒銘，樹之林塋，馬鬣其封也。

故鄭夫人夏氏新阡墓銘

至正三年夏五月，予來讀書浦陽東明山，緇閱之倦，因默坐木榻上，忽鄭君濤喪冠經帶，揖予而言曰：濤妻夏氏，字伯熙，生十九年，即與濤為配。又七年，不幸以疾終，所遺一小兒曰枋，始三歲，未能勝薦蓐，保母掖至枋前，教之匍匐，枋雖未解事，念母不見，亦仰首作嗚嗚聲，濤見之，雖欲以禮制哀，不自知涕之從出也。言訖，泣下數行，良久又曰：夏氏家本虎林，世有顯人，豈之曾大父天瑞，正議大夫，泉州路總管，大父若木，奉議大夫，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父應孫承事，兩浙都轉運使，司黃岩場監，司令，司令若妻永嘉陳夫人，陳生二女，伯即豈，季曰穆，字叔熙，司令君以泰定末來尉浦江，遂許以豈配濤，以穆配濤之再從弟永後十年，二女實來濤家，去年十月朔，穆既先逝，今年五月初二日，豈復以一病不起，胡天之降凶於濤家者，若是忍也。豈屢有娠不乳，及得枋，酷愛之，至數易乳，猶未憚其意，聞兒啼聲，中心怦怦然，自是遂得瘳疾，疾既劇，會司令君卒黃巖，豈復哭之哀，迨穆之喪，但能悲惋，已無力出聲，猶日使人視枋，惟謹，考其行事，固無有大異人者，然其小心畏慎，未嘗一日少懈，濤家義聚九世，族屬之衆，幾二千指，豈豈以禮遇之，族屬之人咸以端莊靜懿稱其賢，豈今已矣，將以十二月初三日，定於穆之墓北車門塋，濤獨憫其以念子之故而致疾，幸先生賜之銘，使枋粗有知，或謂墓下而讀焉，則念母之心，將油然而生，是先生教枋以孝也。言訖，復泣下，嗚呼！豈之事誠有過矣，世之人誠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親，庸不為之孝乎？是宜銘之以厲吾徒，且以警枋也。銘曰：

節婦朱夫人墓碣

節婦朱夫人諱則中，鄞陽人，年十五，歸同里句容縣教諭劉斗鳳，生三子，炳燧，燧一，女旭貞，而劉亡。夫人年三十二，又二十四年乃終，壽五十六。夫人自劉沒，悉屏脂澤，弗御，益力家政，晨起坐堂上，更列僮僕於堂下，令之曰：爾為某，汝為某，晚各會其成，無爽期者，然樂於振盪，遇歲歲及大雨雪，必散粟，雖疏材之細，亦多懸分給之。人有斗升之糴，主粟者備於啓，輸難之，夫人罵曰：爾飽矣，豈知彼懸顛待炊耶？歲壬辰，夫

人家燬於兵，童御散盡，炳提義旅，隨大將軍上饒，燧又死於厲，旭貞適浮梁張子明，未幾，燧亦為仇家所害。夫人聞闕出萬死，獨抱炳子玉珊往依張，使玉珊衣垢弊服，雜糞兒牧豎中，卒有急，命嵐山澤，夫人身先之，每撫其頂，泣曰：我一家兵禍極矣，汝父存亡未可知，劉氏一宗若髮懸非墜者，賴汝在爾，奈何虎豹又窺伺未已耶？鬼神有知，得持汝以見汝父，我含笑入地矣。言訖，衣袂盡溼，後四年，炳從州道回見夫人，相與保持，哭泣絕而復蘇。夫人指玉珊曰：吾所以不死者，有此故爾。炳因迎養新安，復遷浮梁，竟以疾卒。張舍實某年月日也。以某月日，葬縣東發京鄉之史源，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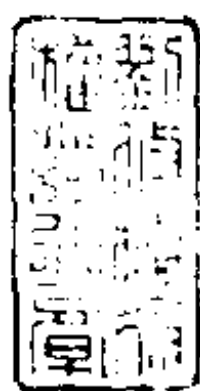
史源之山，揚若曳旌，有歸者藏，太史是銘，過者式焉，知為節婦之登。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四

墓版文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姬姓者二族，有媯姓子姓者各一族，有虜姓者析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姬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始於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則太原、瑯琊為尤盛，其一始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龍蕃，二者皆以其王族，故氏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於唐，最多顯著，與清河之崔、隴西之李、滎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為五姓，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太原之裔，有分居光之固始者，自東晉南渡，來遷泉之晉江溫陵里，圖牒喪，不知其為幾世，至唐協律郎普，又自晉江遷黃陽之延興里，協律生宋大理評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訥，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蒲田縣尉仁暉，縣尉生容，容生連，連生顯，顯生鄉貢進士贈奉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晞亮，給事生長溪東尉桂，東尉生贈奉直大夫潤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冲，禮部生知南海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蒲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任氏，府君諱公毅，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及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拱矣。府君擢誦號，即製斬髮經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朝，有如其父，絲毫不得其教，今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鞠育導迪，無不備至，羣族內外姻皆稱之。府君肄業郡庠，精勤越流



夜將半，隣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香挾册，兀坐如枯株，自是能通一經，發為大義，亦整比可觀。郡博士命題招弟子，羣試於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踴躍入家狀，期赴鄉闈，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勸之，府君泣曰：子生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茲，肝膽為之析裂，雖幸母夫人存，鶴髮鬢鬢，而疾疢撓之，恨不化一列為一朝，尚忍斯須離膝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為事，及夫人卒，祭一遵禮度，哀號不暫舍，性好施，家雖單窶，聞人饑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然，夜不得甘寢，君子以為賢，元季政大亂，七閩之豪，挾兵威以擅生殺，割土疆，往往致書交辟之，府君度其無成，皆峻辭已，而亂愈亟，府君挈妻孥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烟霞泉石，日與之相親，及皇朝御歷，六合載清，而府君則頽然老矣，乃謂其長子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第迫於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淳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擢為給事中，尋兼靖江相府錄事，階承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承事郎，給事中，府君之配陳氏，先卒已十年，至是亦贈孺人，寅方攝監察御史，按劾山西，忽官書至，驛言府君已歿，寅匍匐奔還，南京，詣子哭曰：寅罪孽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十月三十日長逝，壽僅五十八，寅將馳歸，擇地縣南香山里白石峯之原，以九年某月日葬，茲大事而起，母孺人之骨合葬焉，惟先生職在太史，中朝名公卿之墓，無不藉雄文傳信於世，敢奉楚府仲讀陳子昆狀，再拜以請，維先生昇於之，予聞闕多故，族雖歷年千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善承家學，豈不思出就功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踴步捨去，則其敦厲孝行，絕於人遠甚，孝為百行冠冕，所關華倫者甚大，此而不銘，烏乎銘？寅能汲汲孜孜，顯露潛德，惟恐人之不聞，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長即寅，次曰同，曰曠，曰祥，曰載，曰龍，同、曠、載、龍，天女一，未行，孫一陵生，銘曰：

附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人所貴者，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奈何離而去之，南則之越，西則之秦，能敦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人，豈不在於斯人。

濂家貧時，嘗如鳥傷，其校官劉君浩卿來見，浩卿諱演，美容儀，皙白如冠玉，有鶴峙鸞停之狀，聆其宏議，推闡王霸，欲見之開物成務，建瓴注而健鶴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聲雄，風雨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濂甚聽其人，數與之游，蓋浩卿受經玉山，鄭錄事明善，錄事精通伊洛之學，望重當世，浩卿獲其傳為多，濂意浩卿非文墨可羈，必騰迅以升已，而浩卿秩滿去，濂亦潛伏大山深谷，聲迹絕不聞，會元錄告終，皇朝御極，濂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卿之子彬，亦典儀管王府，既會，亟問浩卿安否，則墓木拱矣，濂失聲哭曰：浩卿止於是耶，不覺為潸然出涕，彬才學日著，轉承事郎，工部主事，改員外郎，間謂濂曰：彬幸藉先子明訓，忝任官使，近得授例，贈先子如彬官，母葉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四，乃元至正癸巳三月九日，後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始葬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越十八載，而懸棺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先生昇於之，言訖泣下，既而又曰：先子之行多可，彬不能記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暨歿，廬墓左者三年，廉訪使者遂以孝廉舉教諭義烏，移龍泉，與補百廢，孳孳如

嗜欲，陸明善書院山長，以母老辭，先子性謹飭，非大寒不裘重裘，雖暑鏤金，正衣冠而坐，挾册諷詠終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行桃山中，見涕淚赴鞠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葬，質先廬得錢二十千，今遺之，欲生奚為？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誠吾捨之爾，力挽歸家，償錢如其數，其人知非真，拜受感泣而去，先子漸歿，謂彬曰：金鏤宋先生最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銜哀以請，願先生昇於之，言訖復泣下，濂曰：濂實知爾父，爾父有經濟才，志不獲施以卒，者俯凋落，宜爾不能詳，濂故撮其樂言之，繫之以銘，劉氏世居括會，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歲儉亦賴之，父德澤，好施如先人，母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會，南康都昌丞，次師夏，即彬，次師雍，孫男子一，輝，女子四，梁松，朱某，湯謙，其塔也，一未行，銘曰：丹穴之鳳，五色離離，不高翔於千仞，乃戢翼而委蛇，命也奈何，振古如茲，噫。

故浦江義門第八世鄭府君墓版文

浦江義門，其第八世主家政者曰鄭淵，字伯陽，宋龍游丞德珪之曾孫，東楚居士文嗣之孫，元贈中書禮部郎中鑑之子，年七十二，以洪武十年九月十九日終於家，十一月二十四日，葬於縣東三十里杉柏墓之原，其子樞，與其孫燭，勳，合辭請銘於太史氏，濂乃為之銘曰：

維伯陽父，自幼穎發，佐諸父齊家，才超然自見也，泉布出納，及米鹽細務，一一鉤校，使無所漏也，更繇之繁，身獨任之，戴星往來，踰三十春秋，不憚煩也，辭意懇款，壹本諸誠，無纖毫人偽也，化行鄉邦，三尺之童，卒皆信服，呼之為長者也，縣之大夫，踵門問政，告之以利病，民陰受其賜也，方嶽重臣，嘉其篤純，欲辟為從事，辭不為也，上繩祖武，下儀孫曾，循蹈規矩，晝夜兢兢自惕也，大田以祭，儼若祖考之臨，勒石示訓，戒勿質鬻之也，合巹十世，中更亂離，左抗右禦，卒使危復安也，羣從同樂，熙熙然如春風和氣襲人，見者革面也，宅心忠厚，不動聲氣，事人加己，誓不先人也，國初定賦，郡田一斛，驟增其半，自於當路而獨之也，姻家析貨，陳之以乘，不以己之親疎為厚薄，人服其均且平也，宗族有早孤者，收而鞠之，斂其租入，逮長而悉歸之也，有盜持斧斤入林，值往觀之，反為盜所賊，僮妻往護之，失足墜壑，死，禁僮勿訟，反遺之櫬，也，職此之故，聞其捐館，一郡為之出涕，貴賤賢愚無間然也，其妻吳，字曰靜安，能通詩書，為一家女師，足以配君子也，嗚呼！世不逮古，夫妻相虐而兄弟為仇，比比皆然也，有若伯陽父，實中流之砥柱，蘇倫賴以扶樹，名教賴以增重，奈何去昭昭而就冥冥也，青山不移，流泉不改，而形容不可復覩，苟可贖之，當人百其身也，嗚呼！勒銘斯阡，言有盡而情無窮，過者讀之，不為涕泗洟，非仁人也。

鄭彥宏市墓版文

鄭彥宏，市諱鉅，浦江人也，其家十世聚居，諸父平山府君文泰，才雄志銳，益以義亢其族，特善彥宏，彥宏每侍左右，操其權度，以裁小大之政，府君歿，從兄青樵居士欽，有才如府君，日恢宏之，其宗愈光茂，亦惟彥宏是友，蓋彥宏疑怨而夷冲，其與物交，範防至密，諳練甚精，而於羣從之間，傾誠以相周旋，故得其心，其考文，蓋早世，奉妣黃夫人盡孝，及夫人亡，出寢於外三年，弗近酒肉，哀慟無晷夜，幾傷其生，居亡何彥宏以次長其家，確守成法，如執玉捧盈，唯恐有媿前人，然所見一定，雖羣言沸騰，終不可搖奪，由是內

外政皆治會遺兵難法無少爽性好施與天大雪有童子凍餓道路彥宏亟溫以酒且治纈衣之使養於家喜注善樂起人夜半有告急者即應之亦無留難一日以事適隣郡忽有拜馬前者彥宏曰吾不汝識今拜欲何為拜者曰吾家四三人病瀕下欲死賴公藥乃生食公之德久不報幸一見不自知其額之頓地也彥宏笑遣之彥宏壽六十七以某年月日卒卒後一月某日葬於左溪山西源娶周氏先十八年卒生子男三演淵洧天淵洧皆恂恂善繼而淵通經藝以古文辭知名於時用薦者為月泉書院山長女一歸江蓮孫男四楷檉檉天女三人皆在室彥宏遇人煦煦有恩意迨沒人思之弗置至今有淚落者昔唐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皆以孝友聞史臣稱之以謂此三人者孝行推於友睦而禮遜之風數世不衰皆在元魏齊隋之際真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者今較以彥宏之家君子成言過之而彥宏諸行又跬步不越於繩槩非傑然自立者能若是乎南陔白華商之季世僅見之夫子刪詩特存其聲而弗削況於後世者乎彥宏與彥宏游凡三十年知之為至於是造文表諸墓以風示人人庶幾有來取則者

故章府君墓版文

章府君姓也遇孫名也宗親字也浦城西鄉康州刺史及自南安來遷也今居龍泉康州五世孫都官郎中重再遷也又十一世至煥文三遷縣西之錦川也煥文生斯立斯立生格皆潛耀岩穴而善利單於鄉邦此府君曾祖祖父也當唐之季遠祖仔鈞受唐命官至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勳名著於一時其妻越國夫人練氏懿德陰暢能全建州一城生聚生子一十五人其後多榮號登進士第者幾百人若郇國文簡公得象以清忠致位台輔若寶文閣待制衡以文辭卓冠多士若忠恪公諱立朝論事務存大體若莊簡公案建功涇原而夏童不敢東牧蓋章章者其他位法從典大藩者項背相望此府君世澤也持身凝簡超然百為之外而毅肅之氣洽於倫類望之如大山中居莫不尊而仰之然耿介無阿私臨事定議則曰某為何邪某為容諍陳諫不少此府君恆性也凝坐一榻自明至晡未嘗去衣冠發言必思踐未踐則終日若思遑遑不少寧族婦比閭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弗敢慢且諄諄然戒曰惇爾孝弟引翼爾文學毋隕乃祖乃父聲聞以為爾家羞人稔其德事不得直亦上講而求平焉從容諭之輒中其肯綮誓勿煩有司早曠疫癘流禍於上下神祇不獲應不止此府君馴行也甲子三百六十有六府君所享年也至正三年五月六日沒之年月日也窆之年月若日則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也縣之西寧鄉玉峯山之陽築之地也宋兵部架閣張公宏女府君配也曰珪曰璋曰御史中丞溢子男子也妻縣人士陳師大者子女子也曰存仁曰存質曰某元帥存道曰存誠曰存厚曰存禮孫也件繁羣行而為之狀者青田劉先生基也誤次其事而樹文於墓門者溢之同志友宋濂也銘曰

維章受氏出自東海日齊之姜也奕葉蟬嫣施於北南於燦其光也玉象降微疊笏成陵爛然有章也府君承之凝簡而昭淵慈以莊也左矩右繩周旋救愼納於危防也不詭而隨不危而涼也含真葆熙膺合至元莫吐耀芒也何以媿之龍劍在撓神珠耀房也荷恩所施物罔非吉胡斂不張也有子繼志曰隱曰顯各惟其常也棲心奧區三秀孕奇或發休祥也執法中司白簡巖巖為飛霜也玉峯之阡

冲和固結其氣靈長也太史勒銘鶴諸樂石百世而弗忘也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適益行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獨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敷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徵墨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元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念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鄞縣儒學教諭母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凡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驟然東歸益閉戶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理刑禮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民為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擬擬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略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柏食之累日不返嘗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僻處久矣非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國朝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重為善良俄以母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承使者風旨難違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選入格名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者蓋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資廟堂廟南築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繁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畝乃稅吏徵近功不候期斂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惜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為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姦歲且暮轉或衣於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於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自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撤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

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弗聽即以開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相跌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雖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曰孰能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二歲三歲皆有年五年秋隣郡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積首告天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趨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答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未具時作糜粥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窀先生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使有錮銖怨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蠶耗先生憫其道遠言於朝獨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早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託月日稽違以謀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程一自己出復行其法於封內登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極負來歸者相望於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餘孽羊牛雞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溼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隙更作於城南庭室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溝石爲橋而時畜洩之魯橋梁林二橋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補丁緝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葦困痔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葛於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魯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羣辨方講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桎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奉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賁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通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諭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苦公字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

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寔於縣東北深灣章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妻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冠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食肉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滿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肺腑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菜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貨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弗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曰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執紼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卻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等董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婦雁備書力卻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片取十斗爲食餘悉儲於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查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恆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濂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寔微希世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闕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乘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囊至有庸夫賤豎之不屑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臨臨涵養既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夫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媿於文公者尙儼然弗誣也孝孺久從濂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敘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遺必疏無幽不明時不鼓篋千里來過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駭昏揭彼日月輝於天門逝者法法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與猗歟先生行知曾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邱園爰自布章專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於齊民以煦以嫗以致其亨民或勞只如飭之類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點齊舞文其資若狼乃隲乃防而扼其亢人相告言久嬰亂離父母孔爾我胡弗歸十百爲羣其來如雲操機撥劬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瞰於隰黍苗芊眠隣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小試則殷誰曰漢史專美其循太和薰蒸郁紛輪困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淚如懸河我又俛歎數奇則然中心無愧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顧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渺渺者陵其中之墳千載之悲

故一鄉善士張府君墓版文

浦陽江之上有大姓曰張府君天錫字君與懿然篤厚人也自成童時輒知孝敬日趨大父母父母側問

衣煥寒而進退之年既長益推錫類之仁九族有弗振者時郵其置乏復懼族遠情疎築室南山麓爲序
拜旅飲之所長幼之節粲然不紊其於悖愛廣順之道有所賴焉然不自以爲足寒食十月朔汎掃先世
諸墓必歷告嗣入曰此爲某府君其名行若何支系若何本末如連珠已而泣曰吾髮種種矣苟不言爾
等當不知土中爲何人慎識之勿使牛羊踐履其上平居正襟危坐終日不安動即動足跡亦有恆度撫
世酬物一以誠有犯之者任其轆轤兩耳如無聞尤不喜以疾言厲色加人人愈愛慕之雖廉賤亦從化
俯首趨功嗚歎如也及歿不問賢不肖皆歎惋悼惜有至淚下者至今語及府君猶舉手加額稱之曰長
者長者云府君之裔初自清河遷已歷十有三世曾大父維大父夢龍湖之儒學正父一寧妣方氏府君
生於某年月日歿於某年月日壽若干以某年月日葬於縣西通化鄉施禮山原配室朱氏婦道克修前
卒竟合葬焉子三恒泰恒女三石某樓鐵其塔也孫五瑤福曠某某會孫五某某昔漢之萬石君家
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實行咸自以爲不及若府君爲人實有石氏之風奈何士習不古文有餘
而行不逮尙有愧於齊魯諸儒又何敢望君之藩垣哉是可嘆已坦等道從孫太常丞了微瀛勒銘墓門
瀛聞至正初宗藩賢王有奇府君才者辟爲營田總管府治中府君辭不赴今故不以爲稱而題之曰一
鄉善士張府君墓并感其事而銘之銘曰
生之溫守之仁發之淳行之新以飭其身以仇其門以壽其子孫

上海夏君新塋銘

國朝有天下患吏之病細民公卿廷議以爲吏他郡人與民情不孚又多蔽於黠宿豪民受其病固無
怪莫若立巨室之見信於民者爲長使主細民土田之稅而轉輸於官於是以巨室爲糧長大者督糧萬
石小者數千石制定而弊復生以法繩之卒莫能禁是時惟蘇之沈氏以奉法稱天子親召與語賜之酒
食時減免其田賦名聞四方而上海有夏君者尤畏謹好禮蘇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恤細民銖兩
無所妄取民咸悅而德之聯事者皆以爲則其所爲蓋愧沈氏而名未若沈氏之顯者聞於上則勢隆
而易彰鬱於下則雖善而莫著此余因夏氏之請而欲揚之者也君諱宗顯字叔明自其曾祖參祖嗣父
祥皆居華亭君年十五喪母以達禮聞服終請於父出從傅朱學數年學有名遊上海樂其土俗遂之
長入鄉置田宅徙家以居既而家日殷富益敦行義兄及婦姊老而窶歲時奉粟吊養之慈其喪而郵其
子撫異母弟有恩事外舅姑盡子增禮聘名士爲師故人子就學者飲食之且則冠帶坐堂上子孫盛服
入揖立兩序俯首聽教命君各授以事會食遺去至夕取古今事可爲法戒者辨析講說勉以爲善子孫
恭謹愿慈不敢嬉遊縱兒歲鄉里皆從君乞粟吊藥婦喪喪災者取資焉故巨室之以長厚稱者必
曰夏氏見君者慕其善與君遊者服其才聞君卒者莫不痛惜之也初君年未四十即築塋爲塚於西
北若干步及年六十有六而卒遂葬焉君之卒以洪武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葬以二月九日葬王氏二
男曰應炎應霖三女長適趙志學次適趙以仁一在室孫男三人翟彪麟女三人曾孫男一曰錫麟銘曰
周法既壞經界廢羣氓相啖鼠與狸吏庸俗流遷不知赤子顛蹄吁可悲聖神造謨立治規俾大育小勞

相維孰備民法肆擾欺利猶在吻身已離惟吳夏君德衆非畏慎奉上仁以綏凶頑發虞淵困飢而
疾棺載尸居家孝友此其推子姓恩謹習禮儀鄉間愛戴莫敢違爲富好仁曷能追天錫爾胤當蕃茂嗟
哉巨室宜相師欲考令德徵銘詩

樓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璉詣余禁林且哭且拜曰璉也不才幸獲廁名銓曹擢主大同宣寧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
然若不能勝情整璉衣出門涕淚闌干被璉璉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之官僅五月而計晉至矣蒲
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闋吏部用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舊幸瀛掃門庭執弟子之禮敢以
墓版文爲累按璉自爲狀諱慶字靜嘉婁氏考某妣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修飾甚其
姑童氏御家屬以嚴纖芥有失輒鬱鬱不樂家介問鮮有獲其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越先後唯以柔勝有
恃強壓之者夫人俛首避去久之成愧報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雞
號夫人侍左右不敢先寢困睡或不可覺必奮迅自力習以爲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暇計其遇
族嫻不爲翁翁而趨不爲淹淹而舍始終有恆學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隆隆作聲已而蘇
明日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某月日歿於竹山里先塋之次子男子
四均璉珍璉璉以明經試吏部入官今爲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子三環璉璉璉命盛方錫
吳祐其婿也孫男三致中致和致剛孫女四貞娟婉媛皆幼世恆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婁氏豈
非婦之良者耶奈何輕言之讀子銘者尙有所厲也銘曰
非非無儀維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婁氏之藏百世之下適有耿光

瑞安吳門三貞母墓版文

溫之吳莖不遠千里踏赤日而衝黃埃謁子於浦陽江上既入容顏慘沮弗悅問其故輒嗚咽泣泣而後
言曰莖之先世初家鄞陽再遷會稽唐諫議大夫哇又自會稽徙溫之瑞安世有宦蹟至宋兵部侍郎沈
某州教授淪兄弟連擢某年進士第聲聞益著兵部幾世孫連江主簿朝宗無嗣以兄通判汀州泰來仲
子諱璉君爲之後君元柳州教授莖之曾大父也種學織文名播於邇遐其配金部郎中張公璧道之孫
諱淑真柔婉靜專奉尊章能盡其禮曾大父方四十一不幸早世張夫人少九齡誓冰雪自潔卯翼其子
至於有成壽七十二以至正元年辛巳八月辛酉卒五年乙酉二月癸未葬州之廣化鄉其子諱欽莖之
大父也娶胡夫人諱節宋瓊州安撫使尙賢之孫大父學行如其先人念家世之多艱奮然欲有爲寤寐
不忘生一子諱璉莖之父也嗜學如嗜利罔有怠心及其冠也擇松江府判官林公天麟之孫諱廉爲之
室林夫人瀕行父以上贖田三千畝畀之林夫人曰兒聞女子之行父母有命戒之言不聞其他也敢辭
暨去動靜具合節文三族翁然稱其賢莖父始二十一歲不幸又以疾不起時林夫人多二齡莖在遺腹
中甫九月莖父臨卒語林夫人曰吾家宗祀不絕如縷者在吾一身今病革若果奈之何哉然吾祖父無
涼德生男或可期爾能保嬰俾而養吾二親吾死爲不死矣林夫人仰天泣曰所不如君言者有如日言

繼而卒一月而荃生一月而大父繼卒。大父年方四十而胡夫人少一齡。二婦相依為命。投淚治事。晝夜更抱持荃。嘗指曰。吳氏三世。惟賴此一孫耳。嗚呼。對泣不能仰視。逮荃六歲。天下釋騷。大俠聚兵。陰竊生殺之權者甚衆。慕吾母豐於財。爭欲聘之。不聽。更以危言震撼。復不聽。因說之曰。當此亂世。有力如虎者。尚朝不謀夕。以屏弱之婦。不翅一輕塵。乃欲保三尺孤耶。知者頗竊笑於後矣。為汝之計。莫若託身勢家。而心存吳氏。顧不足陰持之耶。林夫人剪髮長號曰。吾聞烈婦不再嫁。此義或乖。禽犢不若也。吾但知不負其夫。道孤之保與否。則天也。吾言止斯。苟或迫之。有死而已。其說既不行。遂謀勒兵而強委禽焉。林夫人聞之。與姑言曰。事急矣。不可以不去。即挾荃夜走平陽。冒險阻。履荆棘。茹苦如茹甘。吳故大家。僱人媵女滿庭。願指得如意。至是皆散盡。林夫人躬操杵臼以執爨事。食或不充。攻絲索以貿易之。然猶市書教荃從名人游。脫簪珥以代束脩。且曰。家雖廢。學不可廢也。事姑尤孝謹。姑多疾。畢志竭慮。以事巫醫。忽夢神人謂之曰。無驚伺之。即差已而果然。人以為孝感。州大夫朱文憲賢之。欲請於朝。旌表其門閭。林夫人固辭乃止。林夫人居平陽十二年。壬寅十二月己丑。林夫人不幸歿。壽三十九。胡夫人哭之慟曰。上天罰我如是之酷耶。老者存而少者先逝耶。荃時二十三矣。胡夫人由是日夜程督愈勤。唯恐荃之怠也。又七年。為洪武元年。戊申。荃始還瑞安故廬。以十二月庚辰。林夫人與吾父同穴。又二年。胡夫人亦卒。實三年庚戌九月辛亥也。壽七十三。卒以五年壬子二月甲申。其穴亦與大父同。所葬之地。皆附張夫人云。惟我吳氏。窮祿及三世。幾致隕厥宗。其克底於今者。三貞母是賴。前延後引。靡遺餘力。志節之著。堅如金玉。而不變。屹如邱山。而不移。稽諸古史。傳所載。殆不是過。不肖孤。惇然在疚。深懼不能負荷。而先德之卓絕者。又不自於世。一念及茲。涕泗洑瀾。而不自知。敢以墓文為請。惟先生昇於之。言訖。拭涕再拜。瀟因警曉之曰。荃。無以憂為也。一誦一伸。天道之常。荃之家。其困瘁極矣。涵蓄之久。惡知不大發於後耶。括人有林氏者。嘗宋之訖。錄家廢於兵。婦姑挾三歲兒奔走戎馬間。幸而得全。二母鞠之成。兒擢高科。而其子孫文墨彬彬。多列臚仕。其事與荃諸母類。而酸辛則過之。譬如木焉。收閉華澤於沍寒之日。暢達光榮於和煦之時。理則然也。頗聞荃汲汲好脩。而能古文辭。薦紳先生咸器重之。爵祿之至。孰能禦之哉。荃又有二子。昆。其胤系之滋。亦將自斯煥煌。烈烈上繼兵部公之步武。似不難致也。荃無以憂為也。瀟故為白其三母之行。樹石墓門。以志子孫。他時融顯之所自。後之讀者。當以瀟為知微之士云。銘曰。

表

先大父府君神道表
惟我大父府君。卒於重紀至元丁丑十二月己丑。後四年。當至正辛巳十月壬申。瘞於金華縣東七十里。東烏之山。又六年。丁亥十一月己未。而大母夫人繼卒。是年十二月丙申。合葬府君之穴。又十二年。介孫瀟。始自撰文勒諸墓上。不孝之戾。其將何逃。然自兵興以來。潛伏草莽。支綴餘息。不敢使墜其宗。及夫驚悸稍定。欲求鴻儒。晚生以論譏先德。而故老凋落盡矣。斯固區區不能自力之過。亦遭時孔艱。心與事背。無以遂其犬馬之私。失令弗圖。恐終無以示子孫。輒忘其困陋。而一言之初。府君生於宋季。宋未亡而官政先亂。諸惡少年。緝紙為鏡。翦髮為擢。斬牲以祭社神。唯務相屠割。睚眦之怨。即蟻附。遂聚求。其欲而後止。府君亦多怨家。能以智馭之。獨能脫禍。及江南入國朝。法制未定。州縣吏舞文以監民。府君因毀其家。與夫人棲遲小室。室中僅容榻案。夫人設竈於戶外。朝搗釜出炊。暮復持入。御紡磚直至四鼓。目稍瞑。即起。故冰為盥漱。又復從事。由是家用頗紓。大德丁未歲。惡人相食。府君出糴於杭。亡賴男子結為隊伍。夜半椎人門。稱相公殺戮。呼號相聞。里中惴惴不自保。時嚴君侍夫人之側。夫人與定計。以物結羣。盜私走告捕賊。部里兵襲之。盡殲其衆。府君聞其事。自杭馳還。見夫人。悲喜交集。且曰。吾意爾母子作魚肉矣。尚在耶。已而傳酒相慰。慶鄉隣咸頓首謝曰。微君家。吾屬入鬼錄久矣。府君性忠信。啓口露肝膽。不肯作世俗軟媚無實語。與人交。無二諾。友愛尤篤。與兄共執里役。州家或有科繇至。挺身獨任之。曰。毋以煩諸兄也。府君年五十。以家傳於諸子。晴窗獨坐。拄頰看山。世間升沈榮辱。了若不相關。又二十八年。乃終。黃文獻公為表其墓曰。吉士云。夫人粹然如玉。而廉隅不可犯。婦道母儀。可為女中師。傳行事暗合古烈女者甚衆。齊家壹以禮法。雖細微事。皆遵矩度。入其庭。上下祇肅。無敢大聲疾呼者。歲時出坐堂上。羣子姓捧觴上壽。夫人歷以畏天為戒。復證以近事。曰。某也善。孫子細繩多。某也不善。人已殽其庭矣。從子有早孤者。宗人利其貨多。欲潛害之。夫人與府君卵翼至成人。為之納室而返其貲。半髮不私。夫人端明而有容。其謙損不足之色。津津見眉宇間。卒享壽壽以終。其年視府君又加七焉。瀟之生也。與府君同月。日府君特憐愛之。四五歲時。府君坐置膝上。以手循其髮而祝曰。吾祖實寬厚長者。生平好施與。不求人知。吾父孝弟如古人。應物務以柔勝。亦以恤貧之故。致家之索。及吾。唯先訓是式。每衡於心。而勿敢忘。承吾之利者。列於前紛紛也。今耄矣。恐且暮死。不能有以詔汝。汝固幼。幸聽吾言。即聽吾言。期樹善於無窮。言訖。潸然而泣。瀟時雖無所識。頗能記府君之言。嗚呼。府君之為人。其心厚於仁者乎。瀟也不敏。學不加修。不能使府君之名。光輝震耀於來世。兢兢惕惕。若履淵冰。所幸祇率誨言。立身行己。頗無愧怍於人。庶幾弗悖於府君之教者。唐李翱為皇祖實錄。有云。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府君之美。瀟既知之矣。雖不能工為文辭。不可緣是以自陷於不仁之域。於是。以特牲告於神道。列府君之言。行而附見夫人之事。始諸孫子。使繼夫為善之志。歷百世而毋怠云。府君諱守富。字德政。姓宋氏。金華潛溪人。父諱溥。德母周氏。夫人姓金氏。諱妙。父諱博榮。母謝氏。生四男一女。十三孫。其世系之詳。已見於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所述。刻諸石矣。不書。懼瀟也。前史官介孫瀟自製。

矣。使蘇不自言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雖有帶裳幅鳥，不足以飾其身。其任不為不重矣。其任為甚重，人反視以為輕，有如蘇者，豈非有識之君子乎。某與蘇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為表著先塋之碑，使後世有考焉。蘇字秉彝，為人慷慨疏通，其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為長才。幼鞠同里王時中家，遂增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請於朝，仍氏於蔡云。

故天台朱府君霞塋阡表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於後世也。件繁羣事，既有狀矣，足以昭於人人，又有元室之銘，銘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蓋辭之重複者，事必著，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為之銘。其二孫木、棗，猶以為未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述，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祖友直，仕為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厚而敏慧。自為童子時，風岸孤寒，昂然野鶴，之在鷄羣。見者莫不異之。及游鄉校，嗜嗜羣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有所得。且曰：古者為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為，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寘之。若拈華摘豔，鉢心劇腎於辭章間，陋之陋者也。自是撫世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寶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輒盡其孝，奉異母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恩，及其早捐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葬，吾心其安乎。即命塋與家下地而葬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色。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虛井，曲盡人情，不以貴富貧賤而為厚薄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跪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為法。治家甚嚴，子孫朝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藝菊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疊疊，然布柔條間。府君熟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菊誠吾良友，吾殆託之以逃名乎。達忠介公兼善，時出鎮於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刻薦於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何為哉。達公亦不敢強，未幾遣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於今日，非惟仰不愧，俯不作，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二，公立，公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宏祖。孫男六，木、松、棠、棗、楫、木、棠。即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卒後當某年月日，葬於縣東一里馬鼻山霞塋之原。禮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國史。其次焉，則書諸郡志。又其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為頡頏。有若府君之行，斥乎澆漓，葆乎醇熙，一本乎真誠，而弗事乎詭隨。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阡，以為善善扶世之計。而所愧者，予非其人也。雖然。

子久居禁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棠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為乎辭之。若木與棠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為表。

祝母葉氏鴈門阡表

姑蔑祝君應昇，謁濂金陵，備列其先母之行。丐濂為表揭墓上。嗚呼！濂也安能表而母乎。夫表者所以悼德著美，為之庸何傷。而濂以弗能者，非過激也。蓋有所感也。私竊自念，吾先妣之棄諸孤，越十三春秋矣。縣緯雖有其石，而至今無文。方思俯伏薦紳先生之門，以求發其幽輝。而一時故老凋落盡矣。瞻望昊天，盡然傷心。嗚呼！濂也安能表而母乎。雖然，應昇之請力矣。濂或過而絕之，則應昇將有同濂之感。頗聞之。君子不以病於己者病夫人。於是因應昇之言而經緯之。應昇之言曰：先母諱了心，姓葉氏。世為衛人。年二十二，來居先君之少房。其事正室汪夫人，寅畏謹敬，有過無非及焉。自先君沒，與汪夫人同帷帳者垂三十餘。情意款洽，無乖忤之色。每子婦進飲食，或一味之珍，必叩之曰：汪夫人已食乎。子婦應曰：然始敢下筯。非惟事長之有禮也。其加厲於應昇者，惟恐弗率於理。時立應昇於前而語之曰：吾不暇汎引古今事以詔汝。姑即汝家言之。汝目盤焉，或耳聞焉。效之宜若易易也。爾祖南劍教授君，與鄉先達徐公友善。徐既卒，二子析田不能平。由爾祖片言而決，各受田萬畝。二子德爾祖之靖其爭也，請以畝二千為壽。爾祖力卻之。踰年，二子強之益切，乃納其間田五畝。辭多而受少。今人所難，爾當效爾祖之介。當爾祖之歿，爾世父甫三歲。爾父方在姪後三月始生。爾祖母汪夫人，冰雪自守，寡母孤子，相依為命。淒然於寒杵苦鐙之間，卒能再植厥家。爾當效爾祖母之勤。爾父由儒補郡吏，從衢調婺，台、二州。遷建平縣典史。遇刑獄之有疑者，必傳經典，其無辜坐繫者，必察其狀，理而出之。以故所至人咸稱其賢也。爾當效爾父之仁。爾祖若父，其善行蓋不止是。吾老矣，不能詳也。以吾之所言，則其所不言者，宜以意逆之也。初，江夫人聘我，有所成立，使人謂江夫人有孫，是吾志也。嗚呼！應昇何從而能受先母之託乎。先母頗涉獵傳記，每見書紙在地，必撥拾付之水火。雖入糞溷中，亦因取之。人問其故，則曰：倉頡造書時，鬼尙夜哭。可賤而賤之耶。性尤巧慧，凡紉製縷結之事，極其工緻。諸女多師之。經其指授者，皆合繩尺。然髮毛種種，未嘗少自暇逸。所御衣衾，或當漱滌，必躬親作之。子婦女隸，求執其勞，弗從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壽七十二。以某年月日葬於西安縣靖安鄉大鴈門山之原。男一，即應昇。孫三，曰士成、士同、士寧。先君諱化孫。前若干年卒。其墓既別有誌。惟先母之墓已久，未有刻文。吾子幸昇之，非惟有以慰幽靈於泉壤，抑將以昭示子孫。使服膺慈訓於無窮也。先是，應昇為浦江校官，濂獲與之游。嘗為記其壽諱堂者，堂蓋為母作也。備聞其母賢甚。因為表其墓。曰：詩之有無非無儀，說者曰：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斯言也。豈曰婦人不宜有善哉。以其行不出閨門，謂雖有善，人無從而知之耳。世之婦女，賢者非不嗚呼！願求其故，皆其子孫有以揚之。故令聞煒煌，不隨時而泯沒也。然則隨石之文，其可不亟圖之乎。嗚呼！應昇能之，而濂有弗能焉。其可作也已。其重有所感也已。

故孝友祝公榮南墓表

濂背奉詔繼修元史。凡天下有闕史事者。下郡國長吏。博加采輯。悉上送官。往往吏非知書者。以致虛雜。清亂。不足以取徵。孝友之人。動至數千。皆盜浮辭。而乖實行。濂令史官高啓撰次成編。而親爲筆削之。唯存一百六人。皆灼然可以厲世。俾俗者。而處之祝公榮。亦其一焉。娶與處雖連壤。不知公榮之詳。後七年。公榮之子。持所狀羣行。求文表諸墓道。蓋公榮之歿。已十八年矣。狀之稱述。皆傳中所略者。遂次第而序之。公榮諱大昌。公榮字也。居處之麗。水官橋里。姓祝氏。祝出軒轅氏之後。至周武王時。封彭祖。遠孫光爲祝侯。子孫爲齊所并。故以祝爲姓。歷代多有顯人。具載家牒。可徵也。五季初。有諱實字茂之者。自信安來。爲處州判官。遂遷焉。壽九十二。以歿。葬宜慈杉坑塘之原。實生中奉大夫。績。續生朝議大夫。儒生承議。承議生允懷。允懷生況。況生宋紹聖進士。建州司理參軍。奕生公亮。公亮生份。份生武學教諭。天祐。天祐生潭州司戶參軍。詢。詢生之琦。之琦生紹。紹則公榮之父也。公榮孝友。出於天性。其在父母側。容色穆穆。以和。父母意有所欲。先候知之。不待出言。而事已集。一日不見。心惶惶焉。若亡重寶。得一甘味。雖在百里外。必歸焉。然後敢食。母病。晝夜鍊藥。奉渾糜以進。衣久不脫。蟻蝨叢生其間。已而疾勢革。走謁於羣神。且泣且禱。語不成聲。見者爲之揮涕。及母歿。擗踊無算。屢至殯絕。其於復喪。揆敘殯奠。之禮。悉遵古制。而不墜流俗之陋。場人不戒。火起。窺突間。烟燄漲天。公榮於急避中。力不能救。乃伏棺而悲號。且曰。天乎。吾母在斯。幸天有以祐之。天苟不祐。我將與母俱焚。誓不獨存也。其火忽自滅。州里嘆異。曰。昔蔡順伏母棺而火滅。不意今日於公榮見之。公榮既葬。母朝夕翹首。如有望而弗至。既而曰。是終無以解吾憂也。乃命工。博土。肖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公榮敬兄公亮。如其父。家政大小。必關白。而後行。公亮出仕。公榮不敢中席而坐。恆若公亮之臨乎。上其弟公直。亡。公榮奔視。遂頻仆於地。良久乃蘇。抱弟屍而大呼曰。吾弟去吾而何之乎。悲悼過甚。髮爲之早白。撫弟遺孤。逾於己所生。公榮學華。以同業爲政。請於公亮。建家範數十則。令子姓分任諸事。視其勤惰。而懲勸之。每且序食。堂上。氣象雍肅。若不聞人聲。三世之間。愉愉如也。或者欲問之。說其分財。公榮勃然變色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必吾不睦於家。不敦友恭之道。故爾。昔張公藝。尙九世義居。况親昆弟乎。苟計利而害義。犬彘當不食吾餘。因撫膺長恸。言者赧然而退。故處之人士。言孝友者。一則曰公榮。二則曰公榮。至今無間言云。公榮風岸偉特。善談史。上下二千年。治忽幾微。如指諸掌。聽者忘倦。尊賢重傅。未嘗有毫毛變慢意。平心率物。好惡無所偏徇。而尤好施與。故舊貧窶者。周之。死而不能棺者。給之。或丁歲儉。下粟估糶之。青田盜阻行舟。民不能鹽食。公榮出所儲贖。惠宗族親鄰。以及於閭井。人皆德之。當元之季。四方用兵。藩閫大臣。多鉤致豪傑。而布衣之士。有談笑取將帥者。聞公榮之賢。辟書交至。公榮笑而辭。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方承制行事。署爲處州路儒學教授。亦辭。乃築室南野。而隱居焉。不幸以至正二十年。庚子正月一日卒。壽五十八。又八。二十一年辛丑某月日。葬於武川飛鳳山下。禮也。公榮凡三娶。先配同縣王氏。次東甌王氏。次閩中陳氏。皆稱繼大族。子男三人。曰山。曰昆。曰嗣。皆好學。尙義。崑即來速銘者。子女子三人。常消。王達。其婿也。一未行。嗚呼。孝者。百

行之根柢。萬事之綱紀也。執一行而百善至。百邪去。唯斯道則然。所以化民成俗者。汲汲焉是務。而莫敢忽也。近代之制。文臣自少卿監以上。武臣自正刺史以上。實錄方爲立傳。而能行孝友之政者。雖在草布中。亦必登名。與之齊行。其治化之權衡。於是亦可觀矣。有若公榮之行。之美。豈可使其泯泯無傳哉。嗚呼。古之人有云。位登台輔也。爵列公侯也。祿積萬鍾也。馬踰千乘也。歿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此無他。以風教所關。爲甚重也。濂雖不敏。其於公榮之事。表而列之。用以爲世道之勸。孰曰非宜。銘曰。孝友之根。實出降衷。金石堪貫。神明可通。古之君子。資之出治。因其秉彝。厲民孔易。雖在布衣。形筆登名。其意斯何。樹之風聲。聞闔祝君。愛親懌舍。朝斯夕斯。肯離膝下。親既云亡。塗殯在庭。臨風泣血。哀不自勝。場人勿戒。火起曲突。有烟勃如。上不見日。伏棺悲號。誓與俱焚。誰謂天高。邈若不聞。若勢方升。熾不可遏。不待反風。虐焰隨滅。家政之修。法古名門。毫髮敢私。惟義之效。嚴布科條。各授以事。一門雖離。罔有乖戾。辟書交飛。君笑而嘻。我有我政。奚暇外馳。古有篤行。照耀方策。以今較之。孰爲優劣。埃風渺瀰。德化樞紐。況曰善事。不忘厥初。飛鳳之山。林木葱蒨。勒文墓門。用爲世勸。

故太和蕭府君墓表

大江之西。蕭爲著姓。而居太和之後街者。爲尤盛。唐開元間。有從浙水東來者。爲縣。遂家焉。譜圖闕逸。不知其名。而相傳且二十九世矣。自時厥後。擢進士第於奉常者。後先相望。宋氏南渡。有爲國子祭酒。諱某者。實生祿壽。監清伯。祿壽生南甫。某年進士。進士生四子。長宗聖。次宗陽。皆以儒學入仕。宗聖則臨江府教授。宗陽則太和縣校官也。次宗孟。清貢進士。次則宗元。府君。然自祿壽而下。名皆忘。今以其字。府君諱夢得。元齋。其自號也。生四歲而孤。鞠於母夫人倪氏。年七歲。夫人使之從師。卽知樂學。九歲善屬文。同肄業者。皆畏而愛之。已而與翰林待制楊君景行。師事鄉先生達觀楊氏。於是益潛心諸經。而於易學尤精。至元庚寅。詔定江南版籍。適部使者李公行縣。李集多士於庭。試以經義。中者始得預士籍。獨其科。縣君遂升首選。時倪夫人已老。府君不復有出仕意。科目法行。雖舊日同門之友。多躡屣仕。府君澹然若無營。或問之。則曰。吾母日薄西山。吾尙欲遠游乎。郡二千石。及縣大夫。數欲刻薦之。皆不應。時與清貢君於縣西二十里。創甘竹別業。奉夫人居焉。夫人性好施。遇內外族。嫻之急者。必思周之。府君家雖貧。能一如夫人之志。女弟及甥。女未有所歸。府君備貲裝。配於名族。夫人悅而安之。及夫人病。府君不解衣者數月。死則廬墓左三年。然後返。遠近學者。慕府君文行。咸願執經爲弟子。學成而去。若同里楊升雲。若永新吳從彥。若吉水周通。若嘉禾俞鎮。皆爲名進士。其篋篋於北方者尤多。不能悉舉也。府君雖不及其仁民愛物之心。且且不忘。縣之賦役無藝。強有力者。脫籍。而使寡夫弱子承焉。府君毅然曰。是奚可哉。乃走白上官。稽其物產。而甲乙之。編爲義役。三年。人以爲九。川梁有礙。壞者。勉有力。皆治之。鄉隣有訟者。及相鬪者。是非方糾紛。能以片言決之。不幸以至正甲午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壽七十七。又七。以乙未十二月某日。葬於家東某山之原。妻邱氏。子男一人。飛。女一人。歸廬陵易子。孫男三人。曰執。曰安。曰鳳。執。鄉貢進士。今選爲國子錄。孫女一人。同里吳所與。其婿也。曾孫男四人。曰珠。曰韶。曰規。曰忠。府君所著書。有易學旁

通若千卷，燬於兵，無復存者。府君之舉，周通集羣行爲狀，進士顏成子據之撰銘，納元堂中，禮略備矣。執復來請曰：願有以表諸墓道，嗚呼！位可致也，貨泉可有也，聲聞可長也，惟世倖書詩，不可必也。蕭氏自祭酒，士傳經於家，至於府君，尤能繼其志而不墜，其靜也于其動也徐，不銜嚙而進趨，每深藏而自腴，殘存賸積，密丐於人者，亦足以獲多士之譽，斯不亦君子之儲也歟？是爲表。

先母夫人陳氏墓表

先母陳夫人諱賢時，金華潘溪人。大父諱詭，父諱道，母金氏諱信。夫人年二十，來嶺，奉姑，處士大雅君子，生平不識僞言僞行，與夫人偕，如鼓琴瑟。生二子淵、濂，一女葵。以至正丙戌正月十七日卒，壽六十有三。其年三月五日，即窆於白石山，在潘溪西十里。夫人淑茂柔明，及行尤有聞於六親，相處士建家，備極勞勩，夜紉繒諸子衣，大暑夕蚊蚋騷撲，乃燒燈坐帳中，久之，帳色如澱墨，處士嘗謂夫人曰：吾不解市美田宅遺兒，教之通一經足矣。夫人深然之。至寶曆，使遊學遠方，夫人早喪，母事父甚孝，雖在夫家，懸懸慕之如飢，但得食頗美，亟遣人遺之，不遺，不敢先食。夫人春秋未高，見淵以醫學鳴，用薦者爲義烏教諭，濂亦自布衣召入史館，藝適儲士賈明善，皆有孫矣。居亡何，不幸歿世，濂追痛罔極，魄隕心喪，深懼懿德不顯於後，忍死而書之曰：潘溪有賢母焉，厥質郁如，厥行潔如，厥聲藹如，白石之山，發微畜朕，其體魄之所寧歟？是爲表。

辭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丹谿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非已失其所依憑，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遙慕。至於瀟湘，瀟聞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於首，輒相親於几杖間，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爲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歸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爲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忽忽躋濂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爲狀，請爲表，以勸諸墓上。濂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爲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某氏，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即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尚俠氣，不肯出，人下鄉之右族，或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於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尚，不亦惑乎？迺振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秘，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沈冥，頓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曠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疎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之限，嚴辨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定矣。歲當寶興，先生應書秋閑，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再不利，復歎曰：不仕

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政，以達於鄉黨州閭，事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合爲一區，嗣人遞司穡事，以陳時薦，然有恆祭而無恆所，先生迺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肄習其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數十姓，民莫敢與辨。先生所居里，僅上富張二人，郡守召先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頃乎？先生笑曰：守爲官，願因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諂，積鬼神欲修俗宗祠，以徵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獄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於天，何庸媚土偶爲生死計耶？且獄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糲粝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賦役無蒸，皆史高下其手，以爲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衙史，餌而互相顧，非策之上也。宜相率以義，聚其力之，胸臆而救之，衆翁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斂之至，先生即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爲之損裁。縣大夫勸耕於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懼其臨境，邪幅屣履，往迎於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乃爾邪？先生曰：民有役於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是時走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爲風。大夫一笑而去。鄉有蜀墅塘，周圍凡三百六十步，溉田至六千畝，而歲歲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民興築，置坊廡，繫爲三資，時其淺深而舒洩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淳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爲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唐毆小民幾斃，又貫賊贖，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鞠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未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賈甲罪則廢法，狗法，甲必瘞死，覆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爲藏之，不若使竟其葬，且掘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有斬先生丘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於縣，將逮之，人交讓曰：汝奈何犯仁人邪？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昇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寬而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爲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給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誓。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乏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登金，爲謝，先生吻而去。方獄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既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弊，必再三懇額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單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衆或不樂，疑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邪？皆愆不能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願暫歸，後益研確之，且曰：吾既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將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爲前卻，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

渡海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佛告者。知佛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果。張從政。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謂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宋朱修也。君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遂修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為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溼熱相火。為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秘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為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為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即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為止。僕夫告捕。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寔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既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脈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權貴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脈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月後當為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眾為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頰火赤。不能自禁。躁走於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眾為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瘵。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殺然之色。不可凌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譽。精神充滿。接物和平。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鑄鐵。使人側耳。聳聽。有慨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殊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厲。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人既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為美。因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知之。凡先生杖履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太和。十世同居。先生為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竚以躬行為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為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即平晝之為。暗室即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老而彌篤。每見詩多鬪勝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奚以多為。至於括英摘隴之辭。尤不樂顧。且以吾道益賊。目之。及自為文。率以理為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語也。居室垣墉。敦尚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藿糗飯。安之如八珍。或在豪大姓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為人之所不能為。而於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為世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晚年誠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臨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為亂。已而果然。又嘗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簪之輩。亦能操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戮之。盡力善以延其胤。平時方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亂。空村無烟火。動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揮若干卷。傷寒論辨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慈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徵文與義。多發前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為多。先生生於至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戊戌

六月二十四日。瀕卒無他言。獨呼嗣祀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謹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五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婿女二。一適丁榆。一尚幼。某年十一月日始。某先生於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云。夫自學術不明於天下。凡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摭拾。組織成章。流為譁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拏。有如聚訟。其視身心。皆藐然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牙不鳴。孽狐之妖。非息。黃鐘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派洛奮興。遠明九聖之緒。流者遏而止之。膠者釋而通之。一期闡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胤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煌景接。而芳猷允著也。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能撓屈。及聞道德性命之說。遊變之而為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職重。寤寐先哲。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摭秘。倡明南方之絕學。嬰疾之家。倚以為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得其位於朝。以行其道。則夫明效大驗。又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崎澗澗之色。非潔石貞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即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不傳。豈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無足以求先生者。敢據狀之。錄而為之銘曰。

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荆揚。以及閩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胤之正。實歸金華。縣延四葉。益燦其葩。辟諸上尊。真彼達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振其奇。血氣方剛。時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顛越。壯齡已踰。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負而東遊。以祛所疑。非刻非厲。曷圖曷究。豈止惜陰。夜亦為晝。昔離其置。今廓其襟。始知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利。爭惠家邦。庶亨厥志。勤我祠車。以帥其宗。況有書詩。以陶以勗。以暢其施。期壽夫物。苟躬可捐。我豈遺恤。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明道真。釋除欲仇。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巨鏞。有聲鏗。無耳不聰。旁溢於際。亦絕絕。開闢元微。功利尤博。傲其家英。變為毅弘。所以百為。度越於人。咕咕世儒。出入口耳。競瀾闡。析門殊軌。以經為戲。此孰甚焉。不有躬行。其失為鶴。世塗方冥。正資揚燦。夢夢者天。使埋其耀。精神上征。定為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焯焯。表德幽墟。遵古之義。僉曰允哉。是祠無媿。

諸賢方孝婦石表辭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余獨歸之。孝婦而不新者。將以媿為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氏。諱迪。越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唯恐違其志。何病肺道澀。不能親御。假瀨。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探出之。積歲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為親浣廁者。史臣尚以為難載之於策。考孝婦之事。尤人所難者。耶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他之行。

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尙不待爲孝婦矣乎？使如此而不得爲孝，則夫勃谿而不恭者，乃足爲孝乎？予自
 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爲斯世何爲無此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逢。嗚
 呼！余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余金華僅二百里，余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
 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於君子，故湮滅草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
 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大書揭之崇旰，以媿人婦之不孝者耶？非惟媿人婦也，抑將媿人子也。孝
 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教子父德在，母張，皆官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恆，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
 日，其葬於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誌凡二章

故成程貴妃墓誌

成程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昆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
 既亡，長兄樸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
 在。元帥馬世熊遂行妃爲養女，年十八未聘，上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
 嘗請於上，訪求樸，得相見，上卽位，册爲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上甚至，有微戒相成之助。
 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室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早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
 未，妃得疾，至庚寅，年三十有二，上爲之感悼，詔設成程復緣人情定議，命東宮親王持服一期，勅有司
 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樸供歲時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旬，至十月己
 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園之原，禮也。塗殯有期，謹奉勅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故檢校孔君權厝誌

故奉議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檢校官孔公諱諱字，字世表，宣聖五十三世孫。初家曲阜，四十七世曰
 傳，始遷衛。故事孔子之後，得補文學掾。公年二十，有司以名上，署昌國州學正，教授岳州。湖北廉訪使者
 辟爲書吏，除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陪將仕郎，間乘馬出，道逢宣政使，騎從甚都，公直前不避，使人讓
 之，公曰：我眞聖人之裔，官乃僞浮屠，豈應相避耶？政成，以入廣例陞尹海陽。政浹江，二邑民安之。湖南亂，
 公供億軍中，朝廷錄其勞，授以今官。尋以使事入蜀，議運兵殄寇，至蜀，蜀亂，公問關巴，峽，問久之，復經雲
 夢，汎洞庭，回鄂，鄂又亂，張子思樵，溺死，僅獲散盡，唯繼室高昌氏及孺下兩丁孀存。公度鄂不可居，航
 彭蠡，直趨豫章，尋自豫章下九江，九江又亂，百具成沒，公被垢衣，偃偃走，持孔氏南北譜，惟恐失之。見者
 或曰：迂人哉，或曰：此知本者也。公一弗顧，轉徙來金陵，依富川族孫克仁居。會高昌氏生子，頗自慰曰：得
 是亦足矣。越三月，子死，流離亦亡，公且暮淚不收，徹抵金陵，路餘一千耳。思還衛未行，適衛人至，言其家
 廟蕪不治，田若虛爲戍兵所據，益鬱鬱非能解。血出陰中，藥之劇，或其性幣請鑿鍾山神，公罵曰：死生命
 爾，神安能制哉。急去，毋汚我。迨疾革，召克仁謂曰：克仁，克仁，吾出千萬死至此，意能歸正丘首，豈知死於
 道路，以鬼事累汝。語已，目視衛漢者久之，克仁亦凄然不能對。夜漏下二十刻，卒。時壬寅五月二十有一

日，壽六十三。公生執紼家，遇風日佳時，必張樂設燕爲樂。趙歌燕舞，交錯乎後先，公頽然自放其中，適甚。
 末路頗連，子子作寒癸士，然生平俠氣，時時見眉宇間，識者憐之，性頗嚴介，子姓侍側，終日不交一語，多
 憚不敢近。及是旅死，無爲主後者，唯高昌氏擁鼻號，聲不忍聞。克仁雖貧，力爲具棺斂，擇不食之地於石
 子岡，距金陵城南三百步。卒以後三日，昇公柩權厝焉。濂與公皆浙水東人，故數造公，公喜執濂臂曰：吾
 見子殆欲忘食也。未卒十五日，與會稽梁君元亨會飲克仁家，公居筵端，劇談，至日西下，飲酒雖稍減，精
 神浮動，猶津津然，不意公之遽亡也。嗚呼！人孰無患難，未有甚如公者。妻子死欲盡，流控困踣，無所不極，
 似可已矣。若俾令終於鄉，藿骨從先人，復何害，亦竟買魄於此，其甚可哀也。夫公生神明之胃，歷仕四十
 年，又得中壽以死，死且得禮葬，視血染刀劍，身膏草莽者，又何如在公可以無憾。雖然，後嗣弗緝，古人所
 深悲，公不幸蹈之，人歎天也。使公有知，目決不瞑於泉下，奈之何不哀乎。濂聞公死，哭之慟，克仁請誌其
 事，因收淚以書其略，若公舉行之詳，則有俟於撰銘文者。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五

狀

故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吳公行狀

曾祖諱開皇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祖諱蕃皇累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

妣沈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父諱伯紹皇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渤海郡公

妣金氏追封渤海郡夫人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德政鄉仁里年八十二

公諱直方，字行可，姓吳氏，初名佐孫，後避十世祖諱，而更以今名。其先出自昆陵，昆陵，吳之延陵，乃季子
 之家邑也。自時厥後，一遷於鄱陽，再遷於嚴陵，三遷於婺之浦陽。浦陽北部有望曰新田，去今縣治二十
 餘里。吳氏之先祖家焉。其家猶在大樓山之原，歷三傳，有一翁始生六子，其介子公養，唐乾寧初，又遷縣
 西吳溪上，公養生伯勝，伯勝生文昌，文昌生承倚，承倚生佐，佐生崇，崇生子現，子現生嗣明，嗣明生元禮。

元禮生景行。景行生璣。璣生宜慰。公聞世隱於農。而能以誦詩讀書為務。委社垂休。有自來矣。聞生太常公善字衍之。以質選有無。稍出游梁楚間。晚而無子。以三從兄迪功郎英之季子伯紹為之後。伯紹實承旨公一名質。字伯玉。公之父也。公生四歲。而渤海郡夫人沒。七歲而渤海夫人卒。十歲而太常公亦捐館舍。公獨與承旨公居。承旨公寬厚長者。強宗右姓時侵苦之。至奪其土田。承旨公莫能誰何。益衰削不振。公時雖在童穉。痛徹心髓。仰天自誓曰。彼之陵轍我者。利其孤幼也。予稍長。不能揚眉出一語。白人豈丈夫也哉。遂自力於學。宗人幼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公鳳。粵謝公翽。括吳公思齊。咸寓與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成敗治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入坐書塾。凝然如癡也。至晚各散去。猶執卷呻吟弗輟。偶嬰蠱疾。諸醫不能療。數至困殆。如是者十年。人為公危。有相者謂曰。子貌廣貴。甚且亡害。何不游學以暢其懷乎。能如吾言。病不藥而自已。公然之。乃入郡城。習吏事。祝帥闔不數月。其疾果瘳。聞錢塘為東南都會。而中書蒞焉。一時人物之所萃。復謀往游。居數年。而莫有用之者。公嘆曰。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吾始俟時也。此而不遇。豈別無其地乎。於是不告戚姻交友。直走京師。日與貴公卿接。所見益恢弘。而所守益堅定。第困於在下。而峻登樞要者。又諱問布衣。隻影翩翩於五千里外。惡衣菲食。或不能繼。凡歷二十有六年。而落魄益甚矣。其剛勁不屈之氣。初不肯少貶以狗流俗。或憫公勸其南歸。公笑曰。生為寄死為棄。何分冀北與江南乎。掉頭去不顧。大德中。會有旨粉黃金為泥。書昆虛大藏經。禮部選筆札。端謹者充。公在選中。以勞當得一官。未幾罷。延祐初。明廟在潛邸。用大臣薦入備說書。已而出幸北藩。又能去。泰定元年。奉省檄為上都儒學正。迨之官。已為代者所先。時太師德王馬札兒台留守燕京。聞公氣宇恢廓。延而與之語。大悅。以為南陽諸葛孔明亦不是過。因聘入賓館。使教其二子。長則中書右丞相脫脫。次則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公遂留德王家。後德王日益貴顯。事有難決者。必質問而後行。如下箸龜。無不爽者。德王益敬之。遇休沐日。必與公對語。終日。德王曰。吾與他儒生語。輒欠伸思睡。今與君言。有若聆鈞天廣樂。終日而不知倦。君誠奇士哉。語已。熟視公。連稱褒者再。資銀。華言所謂好也。元統二年。丞相方執法中臺。以公在先朝有講說之勞。言於上。命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與對品階。中官難之。擬副提舉階。將仕佐郎。未及上。重紀至元二年。御史臺改授將仕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承發架閣兼照磨。而公年已六十一矣。三年。遷宣政院架閣管勾。四年至官。僅三月。陞本院長史。公盡心弗懈。出納惟允。中宮數有白金束帛之賜。遠國遣使欲獻羣馬。以徵求厚價。同列以為利爭言之。公揣其途所經。屢涉海洋。非二年不能到。縱到馬亦病死。不能多力。卻去之。六年。丞相之從父秦王伯顏。方秉鈞軸。恃其有定策功。專權自恣。悉變亂舊章。出入擁重兵。以自衛。中外危疑。上深患之。丞相時為御史大夫。乃召之問計。丞相以謀於家。為對。公曰。大夫失言。幾事不密。則害成矣。丞相驚曰。謀將安出。公曰。宜亟黜之。以謝天下。丞相以親嫌辭。公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丞相曰。事不成。奈何。公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復何惜。即死亦不失為忠義耳。丞相頓足曰。吾意決矣。乃入奏。久之。未敢動。適秦王侍皇太子出獵柳林。丞相欲發。公曰。皇太子在軍中。脫袂之以生他變。何以處之。丞

相悟。急白太后。傳旨趣以歸。閉京城自守。遣使持詔散遣諸軍。出秦王為河南行省。丞相一反舊政。民大說。上多公協贊功。召對便殿。慰諭甚至。會內臣以玉盤進饌。餼以食公。特超一十餘階。授公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七年。改本院侍講學士。進階中奉大夫。復召入龍光殿。錫以黃金束帶。丞相亦自是進位。台司國有大事。上命必定於公。公亦慨然以澤被斯民為己任。有知無不言。言之丞相無不行。天下翕然。比後至元之治。於前至元。公之功居多。然公謙抑。未嘗與人言。故人不可知。所可知者。其與議中書時一二事而已。科舉廢已久。公力言丞相曰。科舉之行。未必人人食祿。且緣此而家有讀書之人。人讀書則自不敢為非。其有繫於治道不小。丞相因復奏之。二浙民食鹽。病民為甚。其直漸增至數倍。民不堪命。公為言之。減其額而下其估。他如楮幣銅錢相權之宜。有司公田多科之擾。官寺建設之冗繁。江南僱役之長利。公咸一一建白。多已見於行事。拜集賢學士。階資善大夫。居亡何。以年久謝事。上章乞骸骨。遂以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俸賜終身。俄又賜田一千九百餘畝。謝不受。先是。御史言公進官階。奪其諸命。至是。察官辨其誣。復之。公生於宋德祐己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薨於今至正丙申七月十二日。庚寅。享年八十有二。以薨後一月。葬於德政鄉後吳山徐塢。承旨公之墓左。實八月十二日。庚申也。公前娶盛氏。先十七年卒。後娶金李二氏。金氏累封渤海國夫人。子男二。長萊。字立夫。九歲善屬文。博通經史。百家衆流之言。蔚為儒宗。文師延祐庚申。以春秋預鄉薦。後用御史察舉。為饒州路長蕪書院山長。四方學者尊之。私諡曰淵穎先生。亦先十七年卒。次志道。崇文監丞。奉訓大夫。孫男三。長士。謬。婺州路金華縣儒學教諭。次士。謬。次存仁。曾孫男三。長中。次平。次弁。曾孫女一。中。公讀書欲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為區區章句之學。其於魯論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終身言必思踐。至於國家有急。輒欲忘軀徇之。而不以為難。經史格言。可以斷大事。決大疑者。皆謹記之。故其臨事未嘗少惑。善評文詞。詞林宗工與公遊者。以所草詔令示之。公為指其瑕疵。極中事情。人皆嘆服。性尚風義。德王夫人薨。公年已八十。不憚鯨波之險。親往京師行弔祭之禮。尤人情之所難。公深沈有謀。絕不事表襮。人但見其堅凝醇篤。有若儒。懷。不知遇事快利。若風鶴掠林。健颯挾舟以飛也。承旨公薨。墓碑未立。丞相欲為奏勅詞臣撰文以遺之。公曰。先君隱約田間。少見於事。為若挾天子威命。以彌文夸侈之。固無不可。是非以誠遇先君也。卒辭之。乃自斃。巨石十五成。為碑。大書所封官號。復列幼時辛苦艱難。與其自誓之意。刻諸石陰。且謂內曰。此吾所以酬素志也。公家食將十年。跣步不安。出終日。正衣冠危坐。或至夜分。未嘗有惰怠容。賓至則相與劇談。當世之務。玉貫珠聯。聞者解頤。方岳重臣。仰慕聲光。遣使執饋。食之。州縣大夫俯伏迎拜。惟恐不恭。四海之內。雖愚夫愚婦。亦皆能道公名字。而公初無自驕之色。遇鄉黨有如貧賤時。官府事一疑不相涉。儻從或以惡言加人。輒縛致有司杖之。生平不惑於城與家。誣無驗之說。遺言隨地而葬。但毋使土親腐。又以無大功業。不必乞銘於人。以為識者之所訕鄙。乃自序歷官世第。而系之以辭曰。余生雖艱。非有所說。漫游京華。旅食三紀。際時休明。偶膺祿仕。位躋極品。恩封三世。儒者之榮。於斯為至。報上一誠。如水東注。樹碑自銘。以詔來裔。人以為寶。錄云。夫天之生材。欲振之張之。以昌大其支。必抑之斂之。以培植其

本皆之於物其榮朕流恩於發生之日者皆出於嚴冰霜雪摧折之餘蓋養之不厚則發之不茂其勢然也公以惇龐宏碩之資蘊康濟經綸之具司造物者特畀之於少齡而顯之於老年其意亦猶是爾故公之施於用也篤固而不搖勇於而善斷雖職居散地實密贊化機一反掌之頃國勢奠安權奸自是而屏跡政治自是而康又古之所謂社稷臣者於公殆庶幾矣然自聖元混一四海垂及百年大江之南羣布之士品登第一而以勞烈自見者豫章程文憲公文海吳興趙文敏公孟頫長沙歐陽文公及公為四人或以文章顯融或以政事著稱事固有殊道則一也其沒而不返者既皆有所論述以表見於世公其可獨少乎公之子志道及其孫士諤恪奉先戒不敢乞銘於人以濳嘗受業淵穎先生之門而志道又從濳學最久因以事狀惓惓為請濳也不文幸獲受知於公雖契家子姓特容以賓禮見義固不敢辭濳采天下之人所嘗言者為文一通附諸家乘之末不敢抗之以為高按之以從卑惟務稱其實而已他時執史筆者倘有攷於斯焉至正丙申八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金華宋濳述

故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柳先生行狀

本貫婺州路浦江縣通化鄉胡塘里

會祖廬

妣童氏

祖補之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

妣金氏

考金宋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

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

先生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出於有熊至展禽仕魯為士師食采柳下因以為姓自後子孫寔盛世家河東宋建炎中先生七世祖錫始從趙忠簡公鼎自河東遷杭子森復自杭遷婺之浦江森三傳至蘊生崇德縣主簿補之崇德生高郵縣令金高郵先生父也先生素有異質雖未成人時即不苟取嘗隨高郵遊神祠拾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密伺其求而還之高郵驚異甫及冠遭受經於蘭溪仁山金公履祥仁山遠宗徽國宋文公之學先生刻意開辨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奧義多所發揮既又從鄉先生方公鳳與學謝公顯括吳公思濟游歷攷先泰兩漢以來諸文章家大肆於文開闢變化無不如意先生曾不自以為足復襄糶出見紫陽方公回淮陰與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純長孺兄弟益咨叩其所未至諸公皆故宋遺老往往嘉先生之才無不為之傾蓋陸山亦公應龍得太史李心傳史學淵緒且諸勝國文獻淵源之盛儀章官簿族系如指諸掌先生又往悉受其說自是先生之學絕出而名聞四海矣國朝大德四年庚子先生年三十一始用舉為江山縣學教諭至大元年戊申遷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大山窮絕之境昌國則遼海島嶼中先生皆以詩書變其俗考滿至京中書左丞張公思明一見輒器重俾諸子師事之當時號為名公卿者爭相延譽如恐弗及吳文正公激嘗語人曰東陽柳

君卿雲甘雨也天下士將被其澤程文憲公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子矣延祐四年丁巳先生年四十八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六年己未改國子助教階將仕郎至治元年辛酉陞博士轉將仕郎諸生敬之如神明其後散之四方幾千餘人去為良御史名監司者甚衆泰定元年甲子先生年五十五遷太常博士陞徵仕郎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遇有所討論先生為權準古今敷釋詳綴廷議莫不多之勳戚大臣請設者三百餘人文移山積先生為之質行定名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偁為部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辨其誣後官至集賢侍講法應得證其子欲入金沒臨江事先生辭之卒明其非罪柄國者欲以其祖配享孔子廟禮官承望風旨唯恐有忤先生毅不可事遂疑有神降於洛郡長吏列上儀曹請錫封爵中書下其事先生以為神姦能鼓民不治將亂請撤所部禁戢之沉陵歲貢包茅四十餘艘非輕舟搖押行吏多沈江死先生建言請損其三分之二附他以輸浙東西每三歲更造漕舟民甚苦之舟一操輒棄不視先生白相臣建船司以修治之其當新者聽給沒入贖吏錢毋病民會有力沮者不行監察御史馬公祖常薦先生堪任風憲章再上弗報三年丙寅先生年五十七以文林郎出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龍興郡學久廢不治先生請宰府新之延聘名儒孫轍為學者師士風為之復振他書院不籍於禮官者亡慮數十其出納布粟從提舉署主領一員司之有力者常行貨求微至則乾沒為奸先生盡罷遣分隸所在學官提舉朝夕儲歲進米凡八十石皆取於諸生饋廩中先生謝不受後來莫有敢追襲其弊者黃冠師建三靈廟以侵學地浮屠據東湖書院田二百二十畝而嵐先生皆為復之昔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求而重刻之凡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豐城學徒挾姦以持校官短長時主教者又不知以職自振每用計相傾先生各坐以其罪聞者心服南康倉吏坐飛糧株連逮繫者百餘家省憲二府檄先生獄其獄先生為鈞鑿隱伏所平反者甚多滿秩而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完庶數間僅蔽風雨而餽粥或不繼先生之裕如也先生雖居巖壑海內仰之猶如魯泰山作鎮海隅莫不以其出處為斯文隆替之候風紀行部必過門承謝而去至正元年辛巳先生年七十二朝廷更化徵用老成遂開近臣有以先生名聞於上者於是有意以翰林待制承務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起先生於家先生即冠帶見使者退謂人曰吾今幸親禁近得陳堯舜之道以贊太平之治死不恨矣會貢舉法復行江浙行中書留主文衡二年壬午夏五月至官僅七閱月竟以病不起實冬十一月九日而先生年七十三矣省臺樞府而下皆來歸賻館閣之士至於瀛海集賢大學士吳公直方國子博士吳公師道與經筵檢討危公素共經紀喪事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在成均為同僚友至是哭之尤哀家孫穎奉靈輜南還諸公相與陳奠東門見者皆咨嗟阻涕三年癸未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與夫人盛氏合葬通化鄉荆山之阡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先生年卒子男三南同因孫男三桓穎桓天女一所著書有文集若干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近思錄廣輯三卷字系二卷藏於家先生局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即之如入春風中久與之處未嘗見疾言避色雖有桀驁者瞻其德容莫不氣奪而意消孝友本乎天性季弟實出為人後遇之有恩不翅在家者生平以獎

進人材爲己任。諄諄勸誘。至老不倦。人有一善。播之惟恐不亟。士類成樂歸之。讀書博覽。強記自體。樂兵刑陰陽。歷田乘地志。字學族譜。及老佛家書。莫不通貫。國朝故實。名臣世次。言之尤爲精詳。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公本。謂其妙。不減李陽冰。爲文章。有奇氣。卷容紆徐。如老將統百萬雄兵。旗幟鮮明。戈甲焜煌。不見有暗鳴叱咤之嚴。若先生者。庶幾有德有言。爲一代之備宗者矣。先生既沒。同門友戴良。既著哀頌一篇。以洩無窮之悲。復恐先生之舉。行湮沒。無以顯白於來世。俾濂狀之。濂雖不敏。受先生之教。爲深。因不讓而蒐羅缺逸。評議成章。以附家乘之後。雖言之不文。幸無媿辭。他日太常特爲定諡。史官特爲立傳。尙有采於此云。謹狀。至正五年十月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先生行狀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爲藝名族。至宋太史公庭堅。族望尤著。太史之從父。生景珪。俱來浦江。景珪生琳。娶忠節宗公澤之女弟。始遷於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當秦檜柄國。士有議己者。輒捕殺。猶奮然。趙樂府太平樓上。有劍欲斬。後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得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於先生爲高祖。迪功郎。累贈朝散大夫。妣宗氏。忠簡公四世孫。女累封安人。會祖夢炎。清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妣陳氏。累贈宜人。繼方氏。祖塲方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非杜。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董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夫人姓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晬。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安。諭戶閣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追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常著書諸葛武侯。辭前大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不其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冠。西遊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公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澤。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汰。綽然有古風。特置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者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聞。命仍舊階。居其職。閱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之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進階備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

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朵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力交薦之。被上旨着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游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致。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憤已具。而未及。十七年秋七月。今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湖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一。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淵。王祿。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軍書記。困金之會。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船場。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蔭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璵。璠。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集三卷。續集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殺其夫者。反譚夫前子所殺。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鹽販者。急逐沈鹽於河。帥乘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質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委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成下其狀。多至數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即不當問者。遣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論定。翁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堰。視亭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秤盤拆閱。及不能檢防私鬻。被罰。先生規指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賢。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棄。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生適蒞是役。樽節浮費。以餘錢還之。爭號呼而去。奸民以僞鈔鈎結黨與。脅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新昌。嶧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禍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真僞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人。先生遇於野。詰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聞者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兵來爲向導。逮捕餘二千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僞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錢塘。誣者自明。奉省徵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四集。僅閱三月。增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如朋友。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益甚。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人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

御史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妃功臣傳。先生為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為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為廷試讀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事造請，逢單官者一減資者五銖，曹或失於收斂，亦不自言。在州縣間，唯以清白為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圭田，月俸弗給，每嚮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鑑，纖塵不汚。先生性篤孝於親，親歿，營塚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且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說得片言為援，輒峻卻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論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為吾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嗜慾，甫臨強仕之年，即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觸詠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若未易涯涘。不旋踵間，煦如陽春，會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歸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識決是非，多先備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勳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為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為請者，日集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傳人誦，雖絕微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弄以為榮。世之評議者，謂先生為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愈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即以儒學自奮，歷仕五朝，晚乃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巖巖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鏘，直與漢唐倖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所難能者。年未七裘而謝事，暨華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待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授之古聖賢之道，蓋無媿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諡立傳，其從先生游垂二十年，知先生為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為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巨細詳記，不敢效古書法為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艾樵也。謹狀。至正十年十月一日，門人金華宋濂狀。

凝熙先生聞人公行狀

公諱夢吉，字應之，以諱行，姓聞人氏。相傳出於漢太子舍人通，其後裔遷居於蜀。有諱詒者，為蔡之金華縣令，遂為蔡人。縣令生逸孫，以儒學教授溫州。娶王先生說之女，生子號桂山翁，翁生始三歲，而教授君

亡。王後去適項氏，翁鞠於其家。因從其姓，及長，娶劉侍郎諸孫女而公。乃以公還氏聞人云。初鄉先達定庵魯齋，二王公崇尚伊洛之學，金鳴而玉應，宮奏而商宣，倡明道學，號為極盛。翁往來咨叩，而得之定庵者為最深。翁知公有異質，父子自為師友，晝夜彷彿之。公亦上承翁志，不出郊坰者十年。一日有約遊城南者，所藏黑履久弗御，革底為穿，故凡七經傳疏，悉手抄成帙，義理所在，深體密察，微如蠶絲牛毛，剖析靡遺。積之既久，神會心融，訓詁之說，有紛擊不定於一者，公別其是非，如辨黑白。四方學徒或執諸經問辨，公為歷陳衆義而折衷之，不煩餘力，譬猶屠牛坵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君子稱之，奉定丙寅公以尚書舉於鄉，上禮部不利，公無幾微見於顏面，益進修弗懈。時有司以解額太嚴，不足厭士論，別選文理優者為副榜。公後連中焉。海右憲府知公學行，欲辟書吏，公辭，重紀至元初，山東李公綱持節使者節來浙東，知公不可吏，乃薦為校官，初授處學錄，轉衢之西安縣學教諭，昌國州學正，名上銓曹。改泉州路學教授，某郡李君國鳳方經略江南，得承制專封拜，君嘗從公游，知位不稱其德，擢為福建等處儒學副提舉，公力辭，朝廷尋以年久當陞，除慶元路總管府知事，未上，以壬寅歲三月丁未卒於永康之寓舍。上距所生癸巳之年凡七十載，娶胡夫人，無嗣，以弟之子亨享為後。二女，長曰貞，適唐壽道，說齋之五世孫。次曰良，適胡裕，夫人之姪也。以是年八月一日，權厝於合德鄉之原，禮也。公之學，一以誠為本，涵養既馴，內外一致，故其氣貌，崑崙之玉，溫潤而澤，絕無纖瑕，而孚尹煥發於外者，煜如白虹，能令人愛戀弗厭。下帷講授，前後授學者數逾二十，各隨其資而裁輔之，多有躋膺仕者。性行恬冲，公卿之家，意欲邀致，每避謝弗往。門庭之間，草積不剪，雖當鏤金之暑，折膠之寒，正襟危坐，淵然若有思，終日未嘗傾側。其誨學者，必先道德而後文藝，故於辭章若不經意，時而出之，文義深澁，亦粲然可觀。江左名士鄧某，以儒者之學自任，尤知愛公，謂公門弟子曰：今時學子，德未能立，而溺志修辭，組織華彩，沾鈞聲譽，實德且病矣。如吾夢吉，誠高世之軌範哉！人以為知言。公既沒，及門之士，以公執醇弗變，而合和有耀也。私諡曰凝熙先生。仍告郡太守祠公於學宮前原道書院。吳鳳前進士仁和丞唐元嘉，從公為甚久，猶患粹行不昭於世，條而列之，俾濂銓次成書，鏤梓以傳。某實無似，疑因張教授繼之拜公於函丈，公一見，遇之如子姪，所以崇攝其威儀，剪磨其間學者，無不至也。第以患難相仍，業不加修，有悖於公之所教，又安能道盛德之十一哉！雖然，不敢辭也。謹用刊落葩藻，直序事蹟，以俟傳儒林者。

深衷先生吳公私諡真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修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鬱乎下，則學術頹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偉也，非謂其簡澁渙漫也，本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惟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衷先生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邁古，吐明六經以求其道，屢飲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璋弘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敘

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逾年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魯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略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擅糾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為長鄉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於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稱於是更諡曰貞文先生庶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遇可為當時惜也

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諡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太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時蓋豐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墜質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徹使昔之驕虛暴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以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為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儆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有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為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忘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為師而不戾俗以為異所志以教化為重而不阿世以為同起為人師入造胃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恆可謂有德君子矣先生既卒而元亦亡時異典壞節惠之禮未舉門人咸叩歎而稱曰士有易名況先生嘗有位者乎惟先生之文天下靡不聞知以德配之於義為稱先生之德宏深博大茲不敢擬議然表見而易觀者非曰肅乎請遵古者私諡之例以文肅定諡如何衆咸曰允哉遂諡以文肅云洪武十年春三月己卯朔前某官同縣門人宋某謹議

淵穎先生私諡議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是則文者固囿乎天地之中而實能衡繫乎天地品裁六度叶和三靈敷陳五藝開道四德何莫非文之所為而所謂文者非他道而已矣故聖人載之則為經學聖人者必法經以為文譬之於木經其區幹者賦文則其柯條者賦安可以歧而二之也自史氏失職以訓詁列之儒林以辭章書之文苑雖欲昭後世之弊而失之古義益遠矣有如長蘄書院山長吳公先生風裁峻明才猷允茂漱六藝之芳潤為一代之文英纂述之勤汗簡日積於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於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於諸子則研覈真偽而極其精於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績所及無物不備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於造化其機通莫拘若應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闕其藩垣而

逐其軌轍者也嗚呼盛哉門人學子僉曰經義幽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於是私諡曰淵穎先生云門人金華朱濂等謹議

疑熙先生私諡議

秦和之氣網羅盤薄於坳與間沛為甘澤凝為卿雲發為三秀醴泉產為祥麟威鳳及其鍾於人也為慈祥豈弟之君子足以儀世而導俗足以惇海而還淳其為邦家之華道術之寄蓋甚不細也有若金華間人先生以惇龐之資卓絕之識屏去流俗凡近之見期造正大高明之庭言其植志則以三德六行為本原而涼儉之事弗為也言其講學則以四書五經為標準而非聖之書不習也言其攻辭則以文字從職為哉道之用而斥鉤章棘句為非學也言其訓人則以真質不欺為疑道之端而指出口入耳為小夫也由其淵源深而培養厚故其功用茂而進益弘教鐸所臨衿佩翁集得諸觀感之際丕冒薰蒸之中由是冲鬱其性情由是陶鎔其氣質粹矣成德之彥歸諸果行之功若非碩學之敷施曷收醇儒之效驗如此也以此觀之其守道之篤獨立弗遷不亦疑乎其光輝昭著由內達外不亦熙乎謹用合辭私諡曰疑熙先生庶幾可以景行先哲而嘉惠方來云爾門人同里宋濂吳履等謹議

雜著

弔忠文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建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有可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自見會進士科能去作江西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官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逃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邪少年曰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列汝腸矣君曰爾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願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其俱來真諸法入見君成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斬黃將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散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澆吾刀矣君大罵逾於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以死繼之然亦視其位之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閩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誓賊視死如歸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予泣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鮮有察其詳者予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予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

讀焉其亦有所媿夫君之友處陵蕭蕭翁鄉貢進士也參謀軍事於省府僞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爲臨江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借萬夫長楊璉等與賊大戰城下三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也法宜率連得書文曰

擊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墮斯天經與地義兮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昏兮鼓腥風於干戈營巨跡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位陵之不襄舞魚龍而跳象罔兮執舉手以關其狂倚長劍於天外兮豈予力有不任聽九關之莫通兮誰屬予以三軍矧秘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余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旻兮予假假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騁兮將誓死以爲期胡妖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切雲而佩葱珩兮乘堅城而長逝予雖賤爲府史兮頗嘗與於祿食縱一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爲焉如彼王蠋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尙一死以報君兮植後世之大防況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難而求苟免兮非禽獸而須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而樂死唯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煌之宮墻兮實宜尼之祕祠而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參差中心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淵游於地下兮亦予情之深摯瞋目而誓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夫兮深萬世而猶生較喪節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體泉而上卿雲之二物固爲休禎兮豈爾心之所祈必震盪爲風靈兮叱列缺以施鞭死而不忠而爲靈粉兮使天威之昭宣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爲三忠兮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僂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蕭蕭而四來兮設含哀而陳辭

蘇進述步文代東陽胡先生作

龍集壬申瑤光西指火鳥戾羽健遊龍御明河垂兮近人秋影高兮在樹時有東白仙人弄丸餘暇下蘭庭登雲榭遡涼風嘯芳壑望太濛兮何極發雅歌於清夜歌曰絳節兮白肪神津布兮流漿隔秋水兮涉予懷招美人兮翠環房歌已就寢遙天未曉白開吐影霓屏微安襲瓊露之方薄謝紅花之半墮何蟬蛻於泥丸兮憑風馬而遐遊隨明月於華胥兮羌孰蝶而執周指帝清之廓落兮俯銀漢於下流習河節於山椒兮神悅悅而莫予留則有洞靈之館真游之府四珠蕙芬五芝浮礎影入綺疏丹閣曼宇壁借壘兮流霜程方潤兮靈雨閣八角之流蘇障九翎之葆羽中有室之嚴密兮蔚瑤林之紛蕙積浩翠於青空疑或有而或無禽藏文於五苞樹潛魄於三珠錫芳地於蕙蕙懸粉榜之舒舒彼瀛洲之神人聚星冠與綺衣施長縷兮凝藍挾雙佩兮環珞勢縹緲其並袂持白雲以贈予指殊庭以相告謂君子之攸居言訖而逝剛籟過舉虛淵中肌神爽開寤耿銀燈之猶青見蟾華之在戶欲重往以覓之兮杳不知其所止苟違舍以爲幻兮又予目之所覩心狐疑以至旦兮竟不識爲何祥也爰有事於玉壺兮乃吉絲之所彰也稽嘉植之孔芳兮滅火精於南離絕玉文之瓶瓊蹴紺澤之冰圭泰尊初泛霜肥漢液寶刀新割臨動吳朕漱華池之香涎流丹胎之甘滋潛文圖之渴城沃虎頭之痴脾樹明德以及物兮將默應以助之安晚節

於穆貞兮若茹醴而含飴於是嘉名立曲房關縹緲敷青氍列麟室曉移洛塵春寂但同符於昔夢任仙凡之適隔苟心目之若存即異境之超絕何實何虛非存非滅聆鶯馬之夜語恍芳卿之下滿宜收視於三庭生皓英於神白吹鳳笙兮歸來風簫兮將夕擲萬筵於一幻兮曾何問乎今昔毛衣化而鶴神兮整蕉迷而鹿失世何往而非夢兮笑倚琴而秋泣雖不變者之長存兮恨飛鴻之遺跡辭曰碧藍無塵夜向闌仙子持節來嫋嫋靈泉潑翠色可餐冷光迫人粟花漫何以錫之紫琅玕琅玕有節不可屈食之素瀟甘如蜜仙人之壽同金石只此長生使有期卻勝人參五葉齊

詰皓華文

龍門生開居累日弗擇雖深自寬辟卒未能釋去頗聞道家之言肺神皓華者實主憂因假爲問對作詰皓華文曰

上章困敦在且之月火雲不移積氣熾熱時龍門生踏慘弗悅顏面腫喻精神鬱勃頽文九折糜梁雙鬪首不暇冠足何能攝其友亡羊先生哀之謂匡山君曰龍門生病矣爲妖所嬖矣其中枵枵神喪守矣匡山君曰花妖媚武固崇惑赤仇鐸投縲苟伯赴溺移昭入幽倒白作黑不遺其逐卒實靈魄龍門生之所罹殆此疾也邪亡羊先生曰不然也彼自外入有隙斯室此自內出無罅可透昔者元靈錫真黃苞承鈞鑿鑿者人分爲五神守靈威明龍烟育嬰或喜而眉揚或怒而色頽或恐而漣淪或思而擲筭各隸攸司別城異局中有皓華其字虛成西方之英白虎之精於時爲秋擊斂華榮於音爲商肅殺之聲於行爲金厥德維刑於藏爲肺百變所城察之無迹迫之不驚故爾水集忽焉雲凝匪曠亂味呢警鈴辦久而弗革或爽厥貞余嘗遇河上丈人於龍都之山九陽之庭授我以帝青之錄示我以赤水之經劾召五鬼麾斥三靈動爲山合怒爲雲崩即將召皓華而訊之不亦可乎匡山君曰子計誠良矣亡羊先生乃伏七星之劍曳三辰之旌灌酒於茅燒券上升禹步成罡拔髮爲兵左叱右瀆潛聽於冥涉炊五斗黍頃迴颺旋冷氣四興幻陽變陰弄晦閃明物律變卒如見其形有燉一夫素裳影纓衛以刀戟載以輜輶踉蹌而前噉謂亡羊先生曰我皓華之神也與夫子人鬼異程易召我爲亡羊先生曰龍門生之疾爾奈何崇之吾之召爾非苟然也寓形兩間爲生幾何擊石火起流陽電過俄頃滅滅不樂則那既有良朋相與嘯歌上下角逐西東莫摩筵陳策舞列象轅酣嬉淋漓屢舞倭倭難盡得失嗚鳳少多乘而不辨遺恤其他孰不志舒孰不顏醜孰不豐遂孰不整裝爾何使龍門生感感洌洌始始嗚嗚委相振如使沈疴爾當撫情以對其辭若直吾將爾爲式辭或不能良我劍有銘皓華聞已頹然怒曰夫子慈周裁籍心統人天在古無上在今無前電生目底雷捲舌間雄章欲議彈壓神姦夫子宜先天下憂而憂乃欲自樂邪惟昔尼父任道爲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窮雖不得位唯世是從敢曰自佚以疾厥躬子幸我聽請竭始終民吾同類殺之匪易遠遯齊魯棲棲未衛樹伐蒲團絕糧不繼車轍周環會莫少避欲與東周拯我民瘼是謂世憂夙夜罔替天下爲公道紀攸繫魚爛已成河決安治傷麟易來嘆鳳不至舍瑟長吁反袂扶筇述爲蘇經表我王制是謂道憂唯恐淪墜夫子法尼父者也宜爲二者深憂乃欲自樂耶況今六合雄吞矛縱戟

橫千里蕭條土絕播耕屍骨如山悲風往還鳥爲見人飛集樹端夫子不爲之長慟日欲開口笑樂一何
 惑乎亡羊先生驟然笑曰爾望吾以聖人之事我病未能若謂生民遊屯則有肉食者存吾亦何知焉古
 今一馬天地一指死生一轍彭殤一軌漢淳無未恢復無始神光下燭人將將弭內已若忘外愛自止我
 額弗盛我齒長啓我神孔寧於管樂只爾固欲反之將有說耶抑問我也皓華曰大道陵夷始有明周放
 言如雲彌布八丘蛟龍騰擣搏之無由狎聖侮賢漫漶弗收欲齊夫物強名弗變夫子取之人將見尤且
 吾聞之王公弗變四國不治侯伯弗變庶政用廢子男弗變名毀身隨士庶人弗變舊害是權是變者萃
 善之原乘德之基修之則安恃之則危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君子終身以之夫子奈何棄諸學日
 古初有天皇焉幹運日月輪轉乾坤司執神機主宰帝權惟民多欲志因物遷特遣天老命剛五官蹈揚
 金德專主憂患以助人極以拓化原夫子辱我以崇並觀如此尚有識邪亡羊先生曰爾言固善古之聖
 賢有無憂者矣有知命樂天者矣有遊世無悶者矣若是彼皆非歟皓華曰夫膠柱不可以調瑟刻舟不
 可以求劍向矣事雖有常易貴變通苟執於一子莫之中憂樂有異時勢不同使古聖賢生於當今其有
 隱憂又將何如也言畢化爲白氣其長如虹昏昏蒙蒙歸於太空亡羊先生退謂匡山曰皓華之辭
 良直吾敢不敬承以爲式於是撥眉入室蹀淚欲滴撫物傷懷終宵太息

咨目童文有序

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速徑招刺乃抽隱思引物媿義作咨目童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凝構五神配合三靈素質西皓圓暈東青南丹注皆天一孕精約束臉胞黃中之英
 氣幾內動藏系外微啓關人膺通洩天明聚爲根蒂聚爲榮成充賴爾獨失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絃
 爾於咫尺不分五性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額湊几僅辯一丁此明而執熟昧弗迎彼不面識反揖而承
 頰或自泚顏常發棘辟如水母藉蝦始征又如野狼狽則逞皆爾非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戾
 賦授自天初無假制堯眉八彩岳黃以蠢聃耳無輪慎額斯賢尼口類海致隱且銳澤鼻如蟬欽直而細
 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弁其參表厥明寂或角而方遐舉長世或隳而揚或駘而登豈困於元我則何繁
 翎子淫書管焚替繼摛辭藻搜剔文藝肺鏤肝離心鉢腎剖我觀我孫我斲我弊人廓注邪五輪受厲
 靡精弗喪有明益瘁我合子躬如左右契子榮我尊我蹠子玷成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固誠
 傳以正理則涉於涼形雖異賦爾宜目強何取其虛乃釋其良書淫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
 刺股流血懸臂於梁未聞其目遠縮晶光是謂遁辭君子所棄星野有舍雲漢成章測步幽渺挈度祥
 爲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疆氣勢旁魄民物浩穰爲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詳
 尙飾巧言陳法列方孰爲曲直敢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謀匪嫁足恃唯道是適考亭有蕙廬陵則修
 厥視雖短所履孔優一紹道緒上遡魯騶完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人周有光赫赫昭若參旆
 子不此卽而反我仇椒蜂彌豹豈無炯眸鼓辭樂禍腥聞不收偃瞻文妙世所嘲咄內美之章玉瓚黃流
 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厄何漆以休何青以誘何肉而囚子勿莫思楚若齒抽遺形全智與造化游

我雖俚言實爲遠猶毋慚墨墨成此綠綠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供既疑斷苗亦陋植罅太纖割瓜匪秀
 號尊聖哲名巨宇宙非形之妍唯德之茂況目在形竇筵一豆雖匪非替物亦云觀縱替焉尤有用輒售
 隣腹三品備予樂奏國語成書事明若畫於察秋毫或速殃咎泅自將神腹內富五色免惑一誠自守
 幸遂遊養庶絕馳驟禍福倚伏理皆易究所憂忘荒如魯四耐本實不培枝葉巧湊弗別秀禾徒煩爾
 童習固動白粉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猿猴自今伊始啓矇撒覆責躬靡迫敢目之詬
 我道之疑我學之惑上慎旃哉吾言不又

逐蠅文

逐蠅文凡有血氣者恆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子孑生涔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泳去久則蚨
 蚊害物蟲也塞北有蚊母草草林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如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
 東有蠅母鳥生池澤茹蘆中形類烏鸚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鶴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爾雅淮南子
 李肇唐史補陳藏器本草注頗載其事以予觀之四類之中唯蠅母出蚊特夥蠅母也予因作逐蠅文
 使鷓可逐也則人之胎胎物者其知所警也夫文曰
 來汝鷓上堪下與萬物並育各全其生以蕃以族鷓鷓絞縮蠕動盤蜆鱗介潛淵毛蹄藏陸文華璀璨形
 模繚曲游泳同嬉噉呀相逐既拘於氣芻禁夫欲大或啗小衆將壓獨唯類之求於人敢觸來汝鷓相度
 爾生厥形甚微賦質黝味樂生穢草啄蝥蝥蝻捕索鮪魚含蓄危夕軒露蠅奇非疾噉噉無疾唾液產醜
 街惡朝息夕孳不胎而凝憑化而馳不卵而孕與誕相依初若蠢萌漸則奮飛來汝鷓爾腸刀鏃爾胃芒
 刺不爾之虐所出曷異鳴如雷股若雲雲綠撲撲肌嗜嘔口咀投問抵際潛察默觀體如栗眇吻若錐
 利中有豹腳勢尤可畏高沙斃女西洋死吏艾重徒力羽扇不避我人尙然矧彼物類來汝鷓物豈無
 與爾不同免口出子一氣之從嗷嗷吐絲局厥異封鳥能嗽金昆明所鍾雞或懸綬色眩黃紅惟爾肆
 胎此禍凶草木所化涔水是宮無若汝慘厥害則鷓子今逐爾欲滅爾嗚呼我挺之將兮其長媿予爾
 鷓我遂兮亟去勿留往彼北荒兮其土幽幽鬼物披攘兮豺兕呌呌爾宜吐蚊兮嚙彼若仇胡宅中士兮
 自貽大郵我逐爾鷓兮下民用休鷓既逐兮梧桐肺肺風風下徠兮鳴聲賊賊

文原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
 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栢皆從子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
 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陽陰變而通之生生不窮
 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合括無遺而其制器尙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
 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夫丹楨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柞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而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賁何莫非彙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敍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非牧州里之辨，東西南朔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闕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困乎文，非文之外別有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為也。譬猶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墻序點之揚觶也。荷輪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未治，體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且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固大不固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鳥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煥魄淵，運行不息，其地萬幾，纏次不紊，吾文之條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瀾，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靈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霖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運微，文氣日削，僞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竅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賦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詐者將以疾夫誠，拙者將以健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瘁者將以勝夫艱，惰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資隨也。何謂九竅，滑其真，散其神，耗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遂其天，味其幾，喪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發號林而登吟砌也，水湧歸澗而火炫登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蝶死生於壘盜，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子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弗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

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棘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桀桀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聘新奇者，鉤稽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採靡靡，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造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畫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化之，化而為之，固已遠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紀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辨，飾車輅之等威，表旗幟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多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畫之以聲，聲不能盡諧，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與焉。畫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閩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畫之學，畫者古稱繁雜之茫味，而唯俗畫之妻媚者是耽也。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畫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後世也。今之爲文者則不然。爲以弛其身。味焉以汨其心。擾焉以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倫理譁。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益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焉在。主乎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其聲。是猶擊破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爲爲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聖賢。亦不可得也。嗚呼。甚矣今之人之惑也。聖賢之爲學。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爲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焉是學。宜乎今之文勝於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邪。不浸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弗至於稿且涸不止也。然則何爲而後可爲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矣。聖賢之爲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焉。不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微諸身。小則文一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貫及草木。使人人改德而易行。親親而尊尊。宣之於簡冊。著之於無窮。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呼。吾何由而得見斯人於斯世也。吾何爲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王生。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爲文。問法於予。予美其有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河圖洛書說

或問於宋濂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堯夫云。圖者。星也。歷紀之數。其榮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助於此乎。是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唯劉長民所傳。獨反而置之。則洛書之數爲十。河圖之數爲九矣。朱子發深然其說。歷指序其源流。以爲漢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頤。程頤其解易大傳。大槩祖長民之意。至於新安朱元晦。則又力詆長民之非。而導關邵遺說。且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十爲河圖。夫復何疑。其說以經爲據。似足以破長民之惑。臨邛魏華父則又疑元晦之說。以爲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且載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圓。十爲方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而皆以九爲圓。十爲方。朱以列子爲證。張以邵子爲主。乾鑿度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則是圖相傳已久。安知非河圖也。及靖士蔣得之著論。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華父則又以爲劉取太一圖爲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而後大著。得之定爲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則是華父雖疑元晦之說。而亦無定見也。新安羅端良嘗出圖書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傳於青城山隱者。圖則陰陽相合。就其中八分之則爲八卦。畫則畫井文於方圖之內。絕與前數者不類。江東謝枋得又傳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六

雜著

文說贈王生編

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爲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天下之學爲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爲本。昌爲源。薄也。彼人曰。我學爲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烏可以學爲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爲工。訓詁艱深爲奇。窮其力而爲之。至於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況未必至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止乎此也。及之於身。以觀其誠。養之於心。而欲其明。參之於氣。而致其平。推之爲道。而驗其恆。蓄之爲德。而俟其成。德果成矣。視於其身。儼乎其有威。燁乎其有儀。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文其可掩乎。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

河圖於異人頗祖於八卦而坎離中畫相交似流於方士抽坎填離之術近世儒者又有與太極圖合者即河圖之說又有九十皆河圖而有一合一散之異洛書既曰書而決非圖之說夫圖書乃儒者之要務若數者之不同何也濂應之曰羣言不定質諸經聖經言之雖萬載之遠不可易也其所不言者固不強而通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篇曰河圖在東序論語子罕篇曰河不出圖其言不過如是而已初不明言其數之多寡也言其數之多寡者後儒之論也既出後儒宜其紛紜而莫之定也夫所謂則之者古之聖人但取神物之至著者而畫卦陳範苟無圖書吾未見其止也故程子謂觀兔亦可以畫卦則其他從可知矣初不必泥其圖之九與十也不必推其即太乙下行九宮法也不必疑其為先天圖也不必究其出於青城山隱者也不必質其與太極圖合也唯劉歆以八卦為河圖班固以洪範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為洛書本文庶幾近之蓋八卦洪範見之於經其旨甚明若以今之圖書果為河洛之所出則數千載之間孰傳而孰受之至宋陳圖南而後大顯邪其不然也昭昭矣或曰子之所言善則善矣若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所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者將果足信乎濂曰龜山楊中立不云乎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何嘗言龜龍之兆又何嘗言九篇六篇乎此蓋康成之陋也此所以啓司馬君實及歐陽永叔之辨而并大傳疑非夫子之言也或云楊雄駁靈賦云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長民亦謂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則孔安圖劉向父子班固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者皆非歟濂曰先儒固嘗有疑於此按之於經其言皆無明驗但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故蔡元定有云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也不必質疑於其間也或曰世傳龍圖序謂出於圖南若河圖由圖南而傳當以龍圖解河圖可也而容城劉夢吉力辨其偽焉何哉濂曰龍圖序非圖南不能作也是圖南之學也而非大易河出圖之本旨也八卦之說不必論孤陰與寡陽也不必論已合之位與未合之數也或曰然則易之象數舍河圖將何以明之濂曰易不云乎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又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此固象數之具於易然也不必待河圖而後明也或者無辭以對濂因私記其說而與知易者議焉

鑽筵說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桑柘取赤楸二尺中折之一剝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剝則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實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茸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引絢急旋轉之二櫛相札摩空木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相齧勃以虛掌覆空櫛之則煙簇簇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木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撲滿說

撲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甕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滿乃撲去故名濂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為人也荆

州俠士劫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鐵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荆州亦撲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寧山續說

兵部尚書單公德夫濼梁之人也其與濼交歲行將一周及再會京師公以寧山卷示濼曰名之有字固周道之彌文也字之外又有所謂號焉不幾於彌文之尤者乎此蓋昉於晉流於唐極於宋秦漢以前無是也雖然行之既久孰能廢之吾以寧山為之別稱意將取安靜之義臨川先生既為之說矣子幸為余重言之濂曰昔之人有劉彥沖者所居在屏山之下人因號之曰屏山又有孫明復者家於泰山之陽故人亦號之曰泰山焉皆從其地而實之非徒為是虛稱也今有峯名荆寶氣夜浮而蟲起乎濼之西有山名杏靈氣鬱蟠而平時乎濼之北公欲取以為號蓋於是乎求之然皆不彼即而獨致意於無形之寧山者豈故與古相戾邪公曰子言固善矣而吾則別有意焉夫自喪亂以來淮楚先被其害崖非不高也谷非不深也亦罹其蹂躪剪伐之苦盡失其故態古所謂山川鬼神莫能自寧者無甚於斯時也上帝震怒乃命皇上帝出而平之黃鉞一揮四海底定非惟濟民之安至於丘陵草木皆克保其恆性予驅馳戎馬之間十有餘年冒霜露而衝雨風無斯須之寧今幸列仕熙朝職司喉舌垂紳正笏委委蛇蛇回視昔日之為果何如耶號之以寧山所以志也山且寧民物其有不寧者乎雖然名固寓也字之而又號之寓之寓者也且夫地之載物嶄絕而屹立者人因呼之為山山初不知其名為山也名之為山山且不能自知況山之上又加其名曰某曰某者乎山既無定名吾不知孰為寧山而孰不為寧山乎濼梁之間吾廬在焉環吾廬之青翠如沐者皆山也不止荆杏二峯而已也吾苟以寧山加之山亦豈能拒子者哉吾收山之名而不求山之形蓋欲全其天者爾嗚呼我則人也非山也山則山也非人也人今謂山為我又安知山不謂我為山乎若謂我為山則山與我一矣我與山一則物我齊矣物我既齊而奚虛實之有何當與子游於莽蒼之區鴻濼之都招亡是公而談齊物者可乎濂嬰然而謝曰公所見幾於道矣濂尚何言哉作寧山續說

蟠松說

昔人之言喬木必繫於故家者何哉蓋故家者非一世之謂其封培也有其素保衛也有其道所以能上千九霄下蔽萬牛撼雷風而弗驚沐雨露而常新者也嗚呼此亦自承平之時言云爾若夫當戎馬續紛之際無澤不竭無山不童人之屋廬且不能自保其有鬱鬱芊芊巋然而獨存者乎蓋必無也理之所必無而今則或見之者是豈人之所能哉非人之所能則天而已矣中書左司郎中劉君明善居武昌之成寧其先塋之在崇陽者有松暢茂成林其一最巨者枝柯繁盤勢若長蛟角鬣備具而爪距奮張尤為可觀者焉當汝穎變作蔓延至武昌愚氓起而應之相與建營結柵山之有木者翦刈無餘而崇陽之蟠松巋然獨存人過之者皆彷彿嘆息指而言曰是蟠松者出於平麓非有絕懸崖人跡之所不到也何為能免斧斤之厄乎且其形質與恒松等爾非錢銅鐵以為枝柯也又何為能自全而不損毫髮乎嗚呼我

知之矣。持之以智力者，不足以禦人事之變。感之以慶祥者，誠可以俟天命之定。劉君武昌故家，累世積善之深，故天之報施，俾其喬木在城。墓間者，不異承平時。其意若曰：善人者，天所厚也。苟謂天不厚善人，盡於蟠松微之，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天將雨而礎潤，潮將生而隨興，家將蕃而林木有輝，理之常也。今蟠松出於百翦刈之餘，蒼然而弗渝，充然而含滋，得不為劉君之家盛大之兆乎？矧劉君以濟世之學，歷仕熙朝，出持憲節，入位郎官，聲譽翕然，動於中外。其融顯方日進而未已也。蟠松之祥，又當於是乎微之。昔人又有言曰：樹德如樹木，木之成材，可資於一時，德之榮身，可被於後裔。劉君當益務乎德哉！某幸與劉君交，於是推原其故作蟠松說。

人虎說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煨利鐵為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樹其肉為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餘封秘如故，示人弗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微見其蹙人也，歸謀諸鄰，謀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猿說

武平產猿，隕毛若金絲，閃閃可觀。猿子尤奇，性可馴，然不離母，母黠不可致。獵人以毒傳矢，伺母間射之，母度不能生，灑乳於林飲子，灑已氣絕，獵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子即悲鳴而下，斂手就制，每夕必癡皮乃安。甚者輒抱皮跳擲而號，嗟夫！猿且知有母，不愛其死，況人也耶。

章氏三子制字說

龍泉章史君有三丈夫子，孟名存道，仲名存誠，季名存厚，既皆冠矣，嘗有為其字者，而其配名之義，有未盡焉。三子者，以其父命，請予為更之，予竊自念，加冠制字，乃大寶之責，衰朽之餘，精神遐深，安能與聞於斯。雖然，不敢辭也。予聞天道付予，實有恒則，唯正是將，本無頗僻，君子修之，是之謂德，請字存道曰：允德何如？人道之務，唯在乎誠，衆善之源，隨物以形，其欲致之，必由於明，請字存誠曰：允明何如？地道所貴，既厚且大，深重弗遷，弘博無際，無所不負，是曰能載，請字存厚曰：允載何如？夫允之為言，信也。三子者，信能察之，則無媿於名若者矣。雖然，未也。學貴能辨，辨則不戾，視德為虛元，而不驗之於實德者，其所謂德，非吾之所謂德，求明於寂嘿，而不著之於民用者，其所謂明，非吾之所謂明也。視載為易足，而不本之於龐鴻者，其所謂載，非吾之所謂載也。三子者，慎之哉，雖然，未也。辨貴乎行，不行，猶馬之無足，車之無羽也。弘其中，廓乎使有容，制乎外，無使其沛，節其欲，不遠而復，過絕其未，然而其天始全，泊焉其若虛，肅焉其若拘，統焉而有樞，如此方能入於君子之塗矣。三子者，昂之哉，雖然，未也。而家自太傅公以來，以詩書禮樂衣被於子孫，極盛而休，其章絳之蟬聯，助業之輝煌，溢於史冊，而播於士大夫之口者，先後相屬也。而父史君尊崇理性之學，嗜善如飴，厲行如金石，而三子者，又各有士君子之操，或提義旅以鎮捍鄉邦，或

據所蘊以著澤物之仁，或附志書詩以續其先緒，亦既綽有令譽，而予猶諄諄為是言者，進學之功無已，而繼志之責不易也。必使上不媿天，中不媿人，下不媿地，斯善矣。三子者，勉之哉。雖然，未也。薛氏有三鳳焉，才非不高也，而德則鮮也。賈氏有三虎焉，位非不榮也，而德則鮮也。宋氏有三絕焉，才非不多也，而德則鮮也。非三子者之所樂聞也。三子者之所樂聞，其殆聖賢之學乎？予之有望於三子者，可謂遠也已矣。三子者，其懋敬之哉，其懋敬之哉。

傅幼學字說

四明傅君，其名曰行，而字曰幼學，問其字之說於余，余告之曰：子學後世之學歟，將三代之學也，後世之學士，有以理財為學者矣，有以聽訟為學者矣，有以治兵為學者矣，有以文章為學者矣，有以訓詁為學者矣，然皆非所謂學也。夫辨章析句，剔抉細碎，若馬鄭之流，訓詁之學也，研精極深，融理放辭，若柳劉之類，文章之學也，費變務奇，奮智鼓勇，若孫吳、曹操、治兵之學也，以察為明，以刻為公，若商鞅、韓非、聽訟之學也，箕斂口稅，不遺毫釐，若桑弘羊之徒，理財之學也，是皆得一而遺十，或不適於用，或用之而不足以致治，故君子弗貴焉。且夫聖人之所學者，大可參乎天地，而小不遺乎事物，妙可以贊化機，而近不離乎云為，其本仁義，其具禮樂政教，其說存乎經，而學之存乎人，人皆知學之，而不能行之者，感於後世之學故也。後世之學，譬猶穉穉然，藝之易成，而穫之不可以食，食必有雀鼠泄嘔之疾，人悅其易而不顧疾之在後，不亦惑乎？聖人之道，猶粟菽也，用之於身，則氣充而體安，用之於家，則家裕，國用之則治，天下用之，則遐荒格而庶物育，而後世未嘗大行者，或有其人而無其時，或遇其時而不能盡其才，通患然也。幼學材敏而色和，志篤而有容，庶乎學聖人之道者矣。而人生乎今之世，其殆將有合乎？夫不學道而妄行者，無資也，學道而不以行者，自賊其心也，得乎君而不以斯道事之者，欺其上者也，是恆人之所不敢為，況幼學之名若字，出於父師之訓者乎？幼學益自勉焉，他日佐朝廷，有以經術致治者，吾知必幼學也夫。

說元凝子

元凝子，密人，往來吳越間，人間姓名，不答，追之以指，就案畫元凝二字，人因稱之曰元凝子云。初，凝年十三時，牧猪東海上，有道士佩劍過之，授藥一丸，赤如火，吞之，即棄猪，隨道士去，涉壘塘，上澗瀨，入青城山，坐白龍洞中，洞前大雪高三四尺，凝居之若溫，時下山敲冰，濯足洞中，戲折澗竹，竅而吹之，學鳳鳴，道士聞之，笑曰：孺子之賦，一至此乎？未幾，道士去，三神山探藥，凝欲從，不可，獨處洞一年，或三月不食，即食不過黃精石芝，嘗斷芝鬼城下，有白虎向南行，凝往執其尾，躍上虎脊，趨一里所，舍去，反自月射洞底，秋風四鳴，因思故鄉菊花酒且熟，遂還，密人見凝，眼有碧微，意其已仙，而凝非是也。人見凝者，輒贈詩，連筆如風，字或類雲書鬼篆，不可識，俄道士復至，與飲琅琊臺上，大醉，竟同去，不知所之。道士眉長八九寸，雙目深碧，怒張如戟，人疑為古仙人云。

衆者必拘殺於司寇必有旨哉必有旨哉

羅山遷居志

余世居金華善里之潛谿其地在縣東七十里禪定院側溪之東即入義烏境元重紀至元元年乙亥正月十五日授經浦江義門鄭氏久之以其家九葉同居乃願卜隣焉相地於仁義里孝門橋之上其地直縣東三十里有山曰青蘿至正六年丙戌十月二十七日於山趾建寢室三楹間以周垣前敞小門十年庚寅二月十五日攜家自金華來遷揭其扁曰潛谿示不忘本也十四年甲午十二月八日再構前軒如寢室之數東西榮之屬以次告完扁軒曰青蘿山房因舊山而志新築也十八年戊戌六月十八日國兵取浦江遂避入諸暨兵雖定浦江當戎馬之衝不可居十九年己亥三月十五日還潛谿故處越九載始重葺治於是復來遷時國朝吳元年丁未四月一日也惟古人最重遷以墳墓在斯親戚在斯不敢輕於棄去或去之必出於勢之不得已今予豈有他哉特欲薰漸孝義之風以勸我後人爾然羅山之望潛谿朝發而夕至非若別郡千百里之遠宗屬之會先塋之展省固未嘗廢其與弗遷者初何異哉余既來遷偶閱宋嘉定末官給地券所居左右曰宋公園園與予姓同亦似不偶然者豈其數或前定歟予子孫居於此者毋析髮毋爲不義毋侵蝕比隣日衣被乎詩書耕則爲良農學則爲良儒庶幾不負予之志也

五洩山水志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元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巖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綵綵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猴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澗澗作聲若琴若笙等泉西流匯爲小窪登岸泓澈毫髮不隱條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闕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驟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巖崖巖奔逸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嶼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籬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沫成白濺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鮮翠時有水珠凝滴下凝早鄉民禱龍於此遇水或湧取蜥蜴入瓶盃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盤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塔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未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峯嶂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峯圓而童名鉢孟峯或曰宵東巖巖湧峯由巖湧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雲峯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嶺嶺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略約橋趨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尙存由院

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參倒擊崖巖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鞞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壑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者蓋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泝潭之源登巖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簞葦間有平泉數百畝可耕概傍沿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擊擊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曉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如鑄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驟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實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恆以幽憤爲病第四潭成不敢往或以綯圍腰繫巨杙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於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別烏城志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烏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銜木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馴致喪亡先儒謂杜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烏城志五百餘言余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於神明之臺孝廉問曰子歸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爲我揚推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龜編福土芝繙食動趾踉蹌發辭譎吃忽挾細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嚴煖我以溫顏前我以重席迫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取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寄壤不翅蟻蟻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姿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黃臂蒼簞矢讓弓仰落雙鵬俯盪長熊毛血旁瀧塵塗四封入據蓬館庭實惟供尊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耐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立坐筵布西東綠華白台南威紫衝雷輔奇牙瓊質姣容歌喉城塵舞袖翻龍其有事問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子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耀終童請纆其齒甚少不有烙烙孰潛其燭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鸞微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嫖娘衛霍擁輪樊陳執纛公子掃門王孫媚宦霜露係乎吹噓子奪視其慍笑其銳也若孟勞之出魯禮其重也如天球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

填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崑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溟蕩浮青瀾混茫包天襄地循環相通其間怪偉靡可數計天孫岳長水伯瀆宗昂宿寶符之貴元龜青鯉之章金篋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潑足於咸池晞髮於轉桑絜氛埃於人環發忠信於天光若水之使稷丘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微隆殺異宜苛察縵繞弗失絲毫貴儉兼愛上賢右鬼探椽不斲聖靈唯士當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闢關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或變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於經緯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策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騰泣森訊雷震城乎四極充斥乎九垓瀰瀰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彘彘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其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昔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臚列縝縝緒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機兵鈴星式雷經金鑄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胃鏡羅陳戈戟交施渠答距壘驚其扶背象車雀查行馬飛堯武衛大櫓噙耳長戈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器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旋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輝鳥蛇蟻變真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絕稱稜稜瑣瑣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迫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晉或陷壁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己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粵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流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資履生師皇馬醫玉桂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岡赭衣服閱女丸素書赤斧碧劍朱璜縷脫元俗質肅心存神室跡入危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履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現執東象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轡服太極之麟芝入火不蒸入水不濡入石不闕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開我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龜尸洗我毛鬣銷解我腐肌祝劍伏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外先出者壘後出者存何老生怨尤而異師是噫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盡書再祝何怪言放紛而弗資於古緯候相傳內學是尊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傳辭竊義豐俗賢世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離老方州澗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育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榮草家名性氣何圖指億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其虛鴻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適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處近之然滯於傳註孟習白紛若華蟬死生其間亦

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歿世乏真儒師師萌庶偃優奚歸孰即我驢孰砥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籠以泛其區欲絡旨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噓一何室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噓養施益室何有芳菲繁星爛霄孰知朝暘寧不使我怡怡而搖搖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能瀛是湯顛倒首足滯滯白黑棄其瓊漿寶厥瓦甌拊膺自傷淚血交積誓翻宿棧以剗未習駕存陵以為舟鼓關洛而為樞張武彝以為騶期沫泗之可涉夙與夜寐惶惶業業陳然如上帝之在目匪若是何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搥槌索塗愈幽深兮炳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元離濁氣兮攀淵追瀾乘赤鱗兮文之興喪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歿齒兮

續志林小引 志以林名者何言多也所謂林者豫章鼠梓檉桂榿之屬皆在焉通曰林而不別言之何明所志之一也所志不一其言續者何昔之君子嘗擬以名書故之所以繼也繼則繼矣其不同者何一以資多識一以備民衷所以異也文垂世行遠者彬彬然語彪彪然炳斯可矣子直而不婉奈何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人文之烜也我則不敢知今之所書其事核其辭質其理足為天下勸如斯而已矣吾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職也故國無小大皆有之子職非史也其職而信之何史官失職久矣國乎史曷若家乎史國私而家公也使天下之人家得史之人庶乎知法戒也笑僭為然則子所書皆善也勸矣如懲何善惡備書史也舍惡錄善志也善者勸惡者懲為而不可也斯志也其言或不能盡徵者何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信其信疑其疑可也

旌義編引

浦江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威德里曰仁義其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百五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俱載孝義傳中然其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太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青樵府君欽江浙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碑鏡板當時公卿大夫士所遺詩文亦類為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澆復以為三規閱世頗久其中富有隨時變通者乃率三弟泳泮澐澥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其間諸父之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錄之為三卷通名曰旌義編既刻板可模印請言其故於篇端予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

非非子縣解篇引

非非子處於仙華山下幼不嗜書讀魯論未終篇棄去尋學鍊金碧丸還寶丹斲丹房如方榻中僅容坐而述古德人辭於四州澄坐其間身如槁木不動或睡睫不能禁輒下榻置立達旦如斯者七凡堪輿氣化之原事物盈虧之數神鬼幽顯之秘似不能越其範圍又久之若有物輒其中芒角森然膠刺肺腑

必吐去乃暢。於是濡毫著書。煥然成文。老生宿儒。或有所未及。而其藻思之奮發。若山下出泉。涓涓而不斷。若獨幽之抽。愈出而愈不窮。既成書。自號之曰非非子。縣解云。金華宋濂讀而疑之。曰。子自稱爲非非。孰非之耶。以爲人之非子耶。則子爲非而人爲是。以爲子之非人耶。則子爲是而人爲非。非者固非。而非之者不尤非非耶。是故有是則有非。無非則無是。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其非非。是是者固二。而非非者果能一耶。辟諸操几焉。人以其文墨墨也。而不知其質傲傲也。傲傲者謂之白。如其墨墨者何。墨墨者謂之黑。如其傲傲者何。惟黑惟白。惟白惟黑。惟白而黑。惟黑而白。白非黑乎。白非黑乎。白則黑。黑則白。白無欲白而黑。黑無欲黑而白。雖然。此猶以逆言也。吾本爲白。而黑何加焉。吾本無黑。而白何形焉。是謂白黑忘矣。白黑忘而有無齊矣。有無齊矣。是非泯矣。是非泯而非非者絕矣。非非者絕。則天與人凝而合矣。此之謂潔純。此之謂熙神。此之謂物冥。若是何如。非非子笑曰。始吾學道。物我而我物也。繼而唯我我在。今則吾喪我矣。我我且非我。又有非非者乎。子言良信也。濂亦莞爾一笑。爲繫其說於篇端。非非子鄭姓。源名。婺浦陽人。生貴人家。能堅厲入道。大夫士服其操行奇勁云。

贈浩然子敘引

交神明有道乎。曰有。無妄而已矣。然則所謂無妄者何也。曰其中有物。非思慮膠葛之可搖奪也。非聲利沈酣之可變易也。至虛而神。與道合真。故之無垠。收之則存。歷代以來。恒有其人也。今之近於此者。其唯吾浩然子乎。浩然子與余同姓。其名爲宗真。遂以其稱浩然者爲之字。學道於京城報恩光孝觀。得靈寶法。而能知鬼神之情狀。嗣天師知其賢。號爲體元妙道純素法師。提點觀事。會朝天宮虛席。中書以爲言。上召見奉天殿。命太官賜饌。俾之任持。時洪武五年秋七月也。又明年正月七日。儀曹奉常同傳旨諭之。曰。凡有事郊社及山川百神。當令宗真帥其徒十人。前期煇芳香。潔豆籩以俟。臨事之日。仍令宗真被法服。與祭。浩然子拜命惟謹。蓋以其精潔而於敬恭明神爲宜。浩然子由是簡在上心。屢蒙召對。且賜白玉真仙像二十餘軀。以鎮山中。龍光赫奕。光動林谷。采真之士。無不欲隨之。余嘗見浩然子於治城山。風度凝簡。執謙而有容。澹然無所累其心。所謂其中有物。不爲思慮聲利之所惑者。誠近之。此所以遭逢盛際。而容遇有加焉。然而忠君尊上。臣子之職也。浩然子益宜振拔精明。傾竭誠懇。以頌禱國祚於無疆。非特敬恭明神而已。誠如是。雖身居方外。而乃心王室。被法服以與朝紳之列。非僥倖也。實宜也。浩然子其尚助之。洪武六年冬十有一月。金華宋某序。

顏率求鼎難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王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也。臣請正大義以卻其軍。率乃詣秦君。長揖曰。周之與秦。勢雖若敵國。其分則君臣也。率聞君伐臣。則有之矣。自非紱逆。未聞以臣伐君也。不知君之與師而涉邦畿也。何故。天子謹使使臣問諸左右。秦君曰。無他意也。寡人竊聞九鼎。四海之厚寶也。誠願得一觀焉。然恐周之執事不察敵國之情。乃盛陳師衛以備不虞耳。寡人臣也。豈敢稱亂。率曰。率意君忘其爲人臣也。今幸弗忘。甚善。率皆適蔡。蔡人有事其主者。其主有龍淵之劍。蔡人操刀與戰。逐而

奪之。或諫曰。此汝主也。汝何得乃爾。獨弗畏不義之名乎。蔡人曰。吾見龍淵。不見主也。彼猶不見主。故肆行而無忌憚。君今知爲人臣。而與師求九鼎焉。何也。君不聞齊晉之事乎。齊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王嘗賜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專征。迨桓公之興。平宋折鄭。帖服荆楚。威行諸侯。天下莫強焉。向款款以尊周爲事。未嘗敢求九鼎也。晉地亦方千里。帶甲亦數十萬。倚以太行之高。起以首陽之雄。迤以黃河之深。靡以大陸之廣。所謂表裏山河之固。晉實有之。文公籍累世之盛。侵曹伐衛。大戰於城濮。而楚師敗績。列國畏威。無敢不從。然猶一日尊王室。二曰尊王室。亦不敢求九鼎也。今君欲行竊術。不思法桓。文而首惟不軌。是圖率恐諸侯有以議君也。且君有不義者三。以臣帥兵而劫天子。不義一也。鼎乃先王重器。而敢睥睨之。不義二也。肆虎狼之威。志在丘墟宗廟。不義三也。六國怨秦之虐。日夜共謀洹水之上。恨無其名以與師。設知君有爾。韓必遣三將軍出宜陽。趙魏與韓唇齒之邦。必注強弓。騰勁弩。助之。燕雖稍弱。勢不能以獨寧。四國合一。精兵當不下三百餘萬。齊爲山東大國。亦必驅其衆西向。殺國。楚見諸侯並起。其雄吞之志益暴。又必急趨持武關。君雖有百二之險。舉六豹而噉一牛。不至血肉狼籍。不止也。率竊爲君危之。夫鼎者。又以昭夫德也。苟無其德。雖得之。必亡之。昔夏之盛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祇。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君尚可力求之邪。楚莊之強。君之所聞也。因伐六渾之戎。遂來問鼎之重。王孫滿一言卻之。輒俛首莫敢吐氣者。豈力有不足哉。誠畏負不義之名也。君世有功於天。王今其所爲。可不如盤荆之長乎。爲君之計。莫若告於衆曰。寡人不敏。昧厥君臣大分。帥爾有衆。欲觀鼎於周。周之大夫。弗以寡人爲不殺。肫肫然喻之。寡人雖至愚。亦已藏之中心矣。爾衆宜解甲縶戈。從寡人寡人幸至於廟。當舉解自謂。復告於太史書之。以旌寡人之過。君能如此。則改過不吝之成湯。又見於今日也。君德孰加焉。秦君聞之。報然謝顏率曰。子之言良是也。即日罷兵西還。鼎也。故借周天子立論。爲說者曰。秦師求鼎之事。雖急使率以是大義折之。秦縱暴。必能退師。初不待陳臣思將兵以救之也。既不能然。復以八十一萬人輓鼎。証齊。率真小人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豈獨率一人之爲然哉。嗚呼。大義不明久矣。

擬漢使諭郡國共擊邯鄲檄

惟高皇帝提三千卒。起白雲。沛赤幟一揮。而天下底定。累洽重熙。至於孝平皇帝。薨在幼沖。委制新都。侯莽久秉國鈞。遂致潛萌異圖。僭好天位。四海蒙塵。怨怒切骨。至有枕戈待旦。而弗寐者。義旗始舉。持劍之士。動以萬數。不一二年。直搗長安。衆共誅莽。天地爲之開明。日月爲之宣昭。神祇爲之鬱舒。爾吏民之所共知。賊王郎者。本邯鄲下黨之家。乘海內弗靖。詐稱成帝子。子與以惑爾吏民。趙魏亡賴。男子遂立爲帝。狗下幽冀。漢與賊決。不兩立。義將翦屠之。今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軍容之盛。赫震萬里。如雷如霆。嬰其鋒者。無不殞滅。爾吏民皆漢舊臣。當不忘二百年子養元元之澤。帥爾子弟。執爾戈矛。鼓行而西。相與成大功。漢法具在。陷陣卻敵者。受上賞。舉旗斬將者。次之。執俘獻賊者。又次

之爾吏民隨所擇焉前之大將軍建立殊績垂名竹帛者亦夫人也付謂爾吏民弗能之乎亦在助之而已其有不知逆順之辨甘為賊黨敢持兵以拒我者必草薙而擒之盡根株痛斷乃止耳爾吏民姑昧思之新莽篡立已十四年置百官有司謀臣甲士雄天下向頸血戰地節解樹分王郎以新集之衆假名烏合遇戰則鳥獸散其能與漢兵敵乎漢德在人心者未泯海內謳吟思之雖五尺童子日夜矯首以望赤帝旌旗之至故一吐咤間破昆陽之圍斬司徒之首拔武關之險降宛城之兵下河北之衆星流彗掃若神兵自天而下皆爾吏民目所親觀此無他天命所在有不可易也昔高皇帝嘗刑白馬盟諸侯王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況王郎僭帝號反易天常罪決在不赦爾吏民上察天命下度人心尙傳相告語勦力以誅無道使他日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爾吏民榮名無窮焉不然漢兵且至其無悔

擬孝武南巡金石刻文按水經注及十道四

皇帝臨御撫有四極上與神通行幸雍郊親祠五時白麟顯明如厥汾陰后土效靈地祇元光五年之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九疑鬱葱天柱用登上凌峻極直薄秦清眺望汪洋遂自薄陽下浮大江射蛟水中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符宗上天報享著厥靈貺民用平康協氣自順災害不作利澤攸長在昔神禹刻石紀功百世彌章羣臣從行請勒遺制昭示萬方

廣辭季景對張柬之語

神龍元年春正月秋官侍郎張柬之天官侍郎崔元暉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洛陽長史薛季景乘間言於柬之曰侍郎舉義兵翦除奸雄匡復帝室使四海蒼生再見唐室日月其事甚偉而季景無一言以爲賀者侍郎亦知其意乎柬之曰不知也季景曰僕亦爲侍郎不知也侍郎若知則其所設施當不止此侍郎幸聽僕僕請披肝瀝膽爲侍郎言之昔我高祖提三尺劍起晉陽輔以太宗之神武將帥之忠烈然後能縛世充於東都戮建德於河朔翦黑闥於山東收李密於黎陽誅蕭銑於江陵豈不得息夜不得寐蟻蝨生於鏡背之間蓋出萬死一生百戰而有天下此無他欲爲聖子神孫建萬世不拔之基耳今武氏以妾媵之微黜奪帝位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召諸宗室朝明堂恣行殺戮御則天樓大放天下革唐號爲周易服色置社稷立宗廟身被袞冕手乘大珪自稱曰天册金輪大聖皇帝南面而朝羣臣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也侍郎舉義旌以復辟爲辭但殺二張而釋武后弗圖豈豺狼而問狐狸何以厭服天下之心僕竊爲侍郎弗取也侍郎若聽僕計集百辟卿士執武后獻諸太廟數其過惡取太宗黃鉞斬之以謝天下凡武氏之中外者無小大皆盡殺無赦庶幾少慰先帝在天之靈而侍郎高義亦不在伊尹周公下侍郎能無意乎柬之曰吾業與元暉等謀亦符如長史言但武后倒持天柄二十有一年生殺廢置皆自其手出三公九卿惟知有武氏勇將精兵亦惟知有武氏萬邦黎庶亦惟知有武氏脫有一人號於衆曰天后且爾將何所冀吾屬乎則吾作蠶粉矣季景曰不然武后負滔天之惡海內雖畏其威忠義之心人孰無之其專制之初李司馬起兵揚州奮臂一呼得勝兵十餘萬山東豪傑皆蒸麥爲糧插鋤爲兵以俟南軍之

至當時天下尙憤惋如此況今日乎侍郎朝元武門而入不過羽林兵五百人耳誅二張如殺狐兔無一人敢動者則人情可知也侍郎即誅武后天下有不帖帖者當使鐵鉤鉤吾舌懸於長安城上以爲亂言者之戒柬之曰漢之呂后與武后無大相遠乎勃雖將南北軍未聞誅之豈不以誅之爲非是耶季景曰武后之罪浮於呂后萬萬呂后雖殺孝惠子盡封諸呂爲王未嘗敢移漢鼎今武后肆行不道賴皇天后土未絕唐祚使侍郎得竭忠其間不然則天下非復唐有欲持一卮酒滴嶽陵土且不可得侍郎尙欲同之乎柬之曰武后母也今天子子也以子殺母縱快忿一時如萬世公義何季景曰傳有之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設有人焉招納亡命而欲睥睨神器侍郎必盡殺之乃已是何也亂臣賊子決不可赦也武后於唐大義已絕不過一亂賊耳二三大臣爲國家討賊宜從先帝之法豈上所得預聞當此之時宗廟社稷爲重武后爲輕能殺之乃所以伸公義也柬之曰吾爲唐家老臣卽且暮死恨無以藉手見先帝於地下今幸誅二凶復國號曰唐便當上章乞骸骨歸老故山他固不識也季景見柬之不能聽其言氣怒甚目光如炬大聲謂柬之曰此事姑寘之二凶雖誅諸武封建如舊日夜切齒恨不碎嚼侍郎之骨況三思又得幸於上儼自上罷政事矯制殺侍郎等若反掌耳侍郎尙不知動念乎柬之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無復能爲上素勇烈當使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長史固不必過慮也季景退彈指嘆曰嗟吾以來之爲天下人家故往告之乃若是乃若是吾不知死所矣二月上命三思爲司空五月賜柬之等王爵能其政柄二年六月各貶爲遠州司馬未幾皆爲三思所殺如季景言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七

雜著

燕書十六首

晉侯將伐楚楚子甚懼召六卿訊之曰楚國雖小自若故矜冒至于武文威稜氣傲備彼諸姬今晉君不道乃謀兵入我是蔑寡人而死二三子也寡人老矣不復親帥三軍以逆堅乃城郭以遲晉人不可乎王孫由于對曰然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險國孰與守蓋國諸雖然城郭有時而墮楚國之南有方城焉其東有漢水焉晉人雖衆將焉用之雖然山川之險亦可踰也若使勇犯守郭先軫保郢叔幹禦雲中荀偃扼直轅誰能侮子雖然此猶以力言也齊民壽吾賦久若綏之以仁取之以寬繩之以禮則封內之民德君以死守矣雖然保民也非保國也楚子曰何謂保國王孫由于曰君務上尊天下睦四鄰分昭於上勢定於下上下有序時敢構兵是保國也楚子曰善於是遣公子結如京師左司馬戎聘於齊魯諸大國晉侯聞之謂諸大夫曰楚國方尊王睦鄰而以兵入其境不祥遂退師君子曰甚哉分之大也分爲天則定乃靡亂何有兵禍哉易不云乎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失則凶矣

齊路寢壤桓公欲新之召工師輸其材工師輸伐巨木於營丘山中若樞若榱若棟若椽若椽無疵取而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輸靡徒操劍斷之連繩尺斲之閤閤然豪豪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

質絕氣庶遺荷不為烏焉飯未入猩猩自質中出反獲視意若憐之者取戎叔莖葵委諸物指之食西王須方飯甘之質右有小洞棲新器厚尺餘甚溫讓西王須猩猩獨臥於外大寒不自恤語言雖殊朝夕嗚呼作聲似慰解狀如是者一年不懈忽有餘皇度山下猩猩急挾西王須出送之登及登則其友也猩猩猶遙望不忍去西王須因謂其友曰吾聞之猩猩血可染纈經百年不蒸是獸也嗚呼刺之可得斗許盍升岸捕之其友大罵曰彼獸而人汝則人而獸也不殺何為鑿石加頸沈之江君子曰負恩悖義人非獸鬼斯戮之矣西王須之見殺也宜哉雖然西王須固可殺猶施於異類也類同者亦有之豈惟類同而同氣者亦或有之奈之何哉天王之法尚在吾當執刑書以往

楚將伐魯取其地召諸大夫問焉辟閭巫臣曰不可楚子病之請言其故辟閭巫臣曰魯公失政季氏得民公伐之弗勝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非而不能討魯之臣子枕戈待旦莫敢發者畏季氏威也君將求逞諸侯而微福周公之廟奈何不伐臣故曰不可神子魚曰周室東遷列國失序若弊罪加以兵何君不可攻何國不可伐楚之視魯猶齊晉之視楚也魯可伐也楚能免焉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魯棄周禮唯強弱是視當齊魯伯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魯鮮不與聞晉文率諸侯會於溫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僕僕而往不遑寧處其蔑我楚國則曰是華路監縷之國可與行典禮乎楚國之民含怒日久非特君也康王即世魯公雖與二三大夫屏臨楚郊實忱於勢非中誠也不伐何以示遠臣故曰可子魚曰周公相王室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旗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即命於周其德至今未泯也夫修惠以懷人人誰弗親遠威以上人

人何能輯今以魯不我與而兵之以示遠其無乃非德惠也乎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受姓定封孰非懿親諸姬存者其可數也或明德之弗崇則弗足以存且臣聞之立德敷政立義和民德天之明也義地之制也君人者則天之明法地之制以洽和民人古之道也今魯之公室弱民權荼毒若人烈火無所避之棄而不伐不亦左乎臣故曰不可神子魚曰王靈雖微天下共主楚國固強終人臣也以君伐臣是謂布義以臣伐臣是謂悖政四海弗靖職此之由君若以師宿於魯境東諸侯告於天王使一介之使以讓君曰魯也弱諸臣畔之致使其君越在草莽不能事宗廟諸姬竊憂之君為大國不唯其難之靖而土地是圖或為執事羞天王命我諸姬亦既有辭當以公徒三萬與君周旋於龜蒙之墟君其圖焉不知君將何辭以對也臣故曰不可辟閭巫臣曰天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自救且不及況能殺我魯乎五侯九伯桓公實征之以臣伐臣非一朝一夕之與齊代興我若討魯之罪東諸侯震疊不暇其能有辭乎臣故曰不可神子魚曰魯之為國密邇於齊又甥舅也王室固多難魯之君子或藉齊餘威以安靖之楚師進焉諸姬必忿將為楚患是無故勤諸侯也如或還也勞師千里糜厥糧糧觸冒風露何益於國臣故曰不可楚子曰巫臣之言良欲帥師東聞齊侯取郕居昭公乃止君子曰春秋大夫預多能言而麗乎理者何其寡也季氏逐君諸侯莫不聞楚能告天王致討桓文之功可繼也神子魚乃過之巫臣不務出此乃凌蔑我王室恹恹以威遠為言二者皆失也楚之為楚其不說也宜哉

衡靈公問治國之要於蓬伯玉曰寡人之國不為小矣久而不治欲帥虎士以禦四封何如蓬伯玉曰可也非其要也遣使致聘以修隣好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慎簡百僚毋曠厥官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杜闕女謁勿使行政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斥擯姦回崇厥正士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儉德是期屏棄淫侈何如曰可也非其要也曰懷保小民夙夜匪懈畏之如天敬之如神綏之若子何如曰斯其至矣有民斯有國有國斯有君民者君之天也君之則君舍之則獨夫耳可不畏哉公曰善哉言乎君子曰蓬伯玉之言其有激哉君者主民民之從君猶水朝宗振古然也而曰民為君之天何耶天之生民使君主之不使虐之虐之非君也是則君為民立民亦重矣哉靈公能善言抑可謂賢也已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問奔水氏命僕者設筵薦脯醢臠胸起執爵啐酒且酬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虐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鱗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燄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燄矣君子曰迂儒債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變梁其生生塞僮而推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隨色熾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比子琴之為人乎子琴慎妃耦十年不遂恆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癢如叢珠且黑面麻曲逆人過而不視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築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琴稍出游歸必熱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少一日云其友宛愛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臨嫩嫩照人世謂閨須白台不能似之子琴逐出曰何物醜類敢侮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與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於此妍媚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為賢以正直為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齊侯再伐山戎實須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與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鈇利旃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棄充物雖強弗絕無仰於隣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鄆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命旬旬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最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士氣為人耶衣冠劍鳥充斥君之境土何愛懸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前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骨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肅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實須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龍魚鼈俱穴於淵九域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

趙成陽堪其宮火欲滅之無階可升使其子胸假於奔水氏胸盛冠服委蛇而往既見奔水氏三揖而後升堂默坐西楹問奔水氏命僕者設筵薦脯醢臠胸起執爵啐酒且酬主人觴已奔水氏曰夫子辱臨敝廬必有命我者敢問胸方曰天降禍於我家鬱攸是崇虐虐方熾欲緣高沃之肘弗加翼徒望宮而號聞子有階可登盍乞我奔水氏頓足曰子何其迂也子何其迂也飯山逢彪必吐哺而逃濯溪見鱗必棄履而走宮火已燄乃子揖讓時耶急昇階從之至則宮已燄矣君子曰迂儒債事往往類此是何可勝道人以經濟自負臨事之際或不知急緩以至覆亡亦何其謬哉

中山君變梁其生生塞僮而推鄙盡國中無過者唯中山君宜之一朝不見輒若有所失語大夫旃曰梁其生其智人哉何為能安我也大夫旃曰心成憐白髮玄情弗怡隨色熾從古然也中山君曰何哉大夫旃曰君聞癸比子琴之為人乎子琴慎妃耦十年不遂恆鬱鬱離居曲逆有醜女眇左目疹癢如叢珠且黑面麻曲逆人過而不視醜女怒去從師學擊筑彈坎侯三年精其技又善為北里之舞以惑人子琴一見大悅致厚幣聘以歸字曰元姬朝築焉莫坎侯焉嬖之甚子琴稍出游歸必熱視其面無不妍者反笑世人少一日云其友宛愛都憐之為致趙女光臨嫩嫩照人世謂閨須白台不能似之子琴逐出曰何物醜類敢侮吾元姬所謂元姬其君之智人與中山君笑曰大夫言過矣君子曰中山君之蔽一至於此妍媚最易辨且不可況其他乎世道既汙以佞為賢以正直為儉邪者皆是也尚何暇中山君之笑哉

齊侯再伐山戎實須無問曰聞君將有事山戎然乎非與公曰然何如曰以臣觀之可伐者五不可伐者一公驚曰何謂也曰謀夫孔多可伐者一也矛戟鈇利旃幟精明可伐者二也既棄充物雖強弗絕無仰於隣可伐者三也卒乘輯睦隊伍成列不戰則已戰無不克可伐者四也大而陳蔡宋衛小而邾鄆杞薛皆與國也奔號承命旬旬恐後可伐者五也以此言之止君勿行者惑也臣竊有私焉夫山戎最爾之邦也使誠有罪君亦既伐之矣奈何再乎為土地耶海濱千里君悉有之何愛僻遠之野以廣君士氣為人耶衣冠劍鳥充斥君之境土何愛懸結卉裳之俗以亂我邊陲為一戰可以定前耶君已帖陳服鄭親魯而攘楚矣何假山戎今再帥師徒使斯民肝腦潤草莽枯骨暴原野耳夫爭地以戰殘民以逞非仁君也非仁君不足以肅諸侯此不可伐一也齊侯曰大夫言固善山戎屢悖寡人奈何實須無曰熊羆豺虎並家於山蛟龍魚鼈俱穴於淵九域百蠻均宅於仁君務仁德之修獨不能容一山戎乎容之則來庭伐

之則叛去力不勝德故也君請改圖焉齊侯曰大夫之言善止君子曰桓公賢君哉不然何聞義則服如此也

秦有尊盧沙者善誇談居之不疑秦人笑之尊盧沙曰勿予笑也吾將說楚以王國之術翩翩然南道至楚境上關吏禁之尊盧沙曰慎勿禁我我來為楚王師關吏送諸朝大夫賓館之問曰先生不鄙夷敝邑不遠千里將康我楚邦承顏色日淺未敢敷布腹心他不敢有請姑聞師楚之意何如尊盧沙怒曰是非子所知大夫不得其情進於上卿瑕瑛客之問之如大夫尊盧沙愈怒欲辭去瑕瑛獲罪於王亟言之王趣見未至使者三四往及見長揖不拜呼楚王謂曰楚國東有吳越西有秦北有齊與晉皆虎視不暇臣近道出晉郊聞晉約諸侯圖楚刑白牲列珠盤玉敦飲血以盟曰不禍楚國無相見也且投壻祭河欲渡王尚得奠枕而寢耶楚王起問計尊盧沙指天曰使尊盧沙為卿楚不強者有如日王曰然敢問何先尊盧沙曰是不可空言白也王曰然即命為卿居三月無異者已而晉侯帥諸侯之師至王恐甚召尊盧沙卻之尊盧沙瞠目視不對迫之言乃曰晉師銳甚為王上計莫若割地與之平耳王怒囚之三年削而縱之尊盧沙謂人曰吾今而後知誇談足以賈禍終身不言欲言捫鼻即止君子曰戰國之時士多大言無當蓋往往藉是以媒利祿尊盧沙亦其一人也使晉兵不即至或可以少售其妄未久輒敗亦不幸矣哉歷考往事矯虛以誑人未有令後者也然則尊盧沙之別非不幸也宜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弗決公石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兩行入兩而一心也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諫二人曰君不聞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實之又不聞有瓊瑤乎腹藏蟹飢則蟹出求食歸則瓊瑤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不能無也瓊瑤姑實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與叩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蟹甘草即有難叩叩距虛負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實之又不聞西域有共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暇殞毒草害之及下嗑皆斃亦兩不能無也皆山海蟲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迭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驢然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有所司必相資以成體況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自用哉密須奮可謂諷矣

楚帥師伐晉晉人恐激甲兵以待楚入河陽退師未幾又入如是者三晉侯疑朝羣臣問焉伯瑕對曰楚誘我也急宜嚴弗嚴必深入存亡不可期晉侯曰子計疎矣伯瑕曰君如弗納臣言臣終不能伴隨君請先去之晉侯斥之問步毅步毅對曰楚非昔楚矣執政乘乖內嬖日盛曳綺殺而副玉珪者後宮千人且譏謔惟日不足焉能及我問士渥濁士渥濁對曰殺言固當亦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楚西有秦難東諸侯則齊鄭魯衛枕戈待隙獨晉國有新喪未暇攻彼庚我兵起五國必應之故先動相制耳不足慮也問范匄匄對曰如二大夫言問韓起韓起大笑絕纒晉侯變色曰大夫笑寡人乎起對曰老臣何敢笑君實笑鴈奴不知也晉侯曰何謂也曰具區之釋白鴈聚焉夜必擇棲恐人弋已也設鴈奴環巡之人至

則鳴鴈鴈藉是以吸澤人熟其故爇火照之鴈奴莫然鳴澤人邊沈其火鴈鴈皆驚起視之無物也如斯者四三羣鴈以奴給已其啄之未幾澤人執火前鴈奴不敢鳴羣鴈方寐一網無遺者今楚師進退三執火之謂也君可不少察之乎晉侯曰爭人不當如是哉於是大嚴守備楚子聞之曰勿謂晉無人不敢侵君子曰晉侯其善謀哉集衆人之慮必有一長者及韓起獻計楚人知悉其情遂退師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況士乎

宋別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我耶毋不已也指所佩劍曰懼此乎皆怖汗而退欲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無納士納則死北股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為曰吾善為鵲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別成君君召至子且鼓肱為鵲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鵲鳴何也曰臣尊鵲甚故效之曰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之異類乎曰臣焉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鵲若者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長不愆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堯舜雖大聖司長必以鵲乎曰因也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難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此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別成君曰日罷其役君子曰日之行盡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光此蓋子之鵲喻之說也

演連珠

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咸受詔作之其後陸士衡演之司空徒徐鉉晏殊宋庠又從而效之然其為體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有足取者作演連珠五十首

蓋聞忠臣徇國不惜於軀命烈士愛君竟忘其首領是以左轂之鳴車右伏劍越甲之至雍門劍頸蓋聞鷹鷂集林鳥雀為之不棲松柏在岡蒿艾為之不植是以君子居鄉儉王革面正士立朝好雄敘迹蓋聞志於貞節者浮名不足以累其真志於恬泊者好爵不可以亂其性是以子陵樂富春之耕干木辭於陵之聘
蓋聞天矩有定人謀莫移或順之而從吉或反之而致凶是以鶴頸固長截之則恐鳥頸雖短續之則悲蓋聞事貴審機行當寡尤大易慎辨早之戒春秋嚴謹始之謀微必馴於顯極鴻每事於纖求是以蟹蠶一出潛魚盡怖霜鐘初動巢鳥咸憂
蓋聞龍升雲隨虎吼鷹興豐澤劍飛徠山東之冠履晉陽戈指集冀北之簪纓是以氣志膺契精神合併桑陰不徙而大功立戎衣一御而四海平

蓋聞體微而勁者或足以交戎形羸而武者或失於見制小大每失於相形剛弱乃拘於所長是以豺舌雖狹而有殺虎之能鼠牙雖尖而有害象之技

蓋聞資地以成板廊形於名岳向陽而集唯藉飲於醴泉物以類而方聚德必均而可肩是以五色神芝苦壘壘於朽壤九苞彩鳳笑嚇鼠之鳥焉

蓋聞外味不加則形氣日削內養有道則神明自腴苟嘗諸物若契以符是以脾析一停摩牛即付中夷既涸蠟刀成枯

蓋聞賞物在精取財有道毫髮異觀天淵殊造是以嶧陽之桐惟伯牙能知其良烏號之弓必由基方領其妙苟徒妄粥而暗投易者藏音而收耀

蓋聞旭日繼升於上天則沈霾斯屏疾霆或振於後土則魍魎潛驚何則大光足以著宣天德大威足以通昭天聲是以兩觀之誅尼父與政三叔之亂姬旦東征

蓋聞啟商久早有備而無虞鄭國屢苗知警而弗復是以陽德載乎氣化微遠難知治忽繫乎人謀昭明可究

蓋聞人畜木難輕如尺布家藏敵語重若千金何權度之遺失斯沈痼之已深是以自珍而蔑人者不行於匹婦中虛而徇禮者可化於百壬

蓋聞青霞白鳳之文奚關治化黃馬碧雞之辨頗類俳優哀彌文之喪質致末俗之效尤是以六藝之科法莫嚴於炎漢三絃其口銘式播於成周

蓋聞爭雄角勝者當貴於權謀伐罪弔民者必資於仁義由王霸之或殊遂正偏之頓異是以湯武之師若日照而月隨桓文之兵如風飛而雷勵

蓋聞翔蠅飽餒瀕之腴如甘芳餌艾猴處汗蟻之窟若寢文茵綠局氣而不變迺反物而獨稱是以銅於陋習苦良易置同乎衰世研醜奚分

蓋聞負道推公者欲舉善以同人挾智自私者恆患賢之壓己以其量之隘弘驗其人之臧否是以五弓之陵莫齊秦華之國一蹄之滯難媿滄溟之水

蓋聞神祕啓聖龍圖出河生卦爻之參錯見陰陽之盪摩弘參元化丕叶太和是以格於識緯者誣緝緘於輕縞鉤於術數者量瀛海以元蓋

蓋聞大鈞司播何奇不有通神廣覆厥識惟貞若限一己之陋將失百物之情是以南微流泉人飲之而化蟻西戎羊角土種之以成形

蓋聞九聖有作懸中天之兩曜七經垂訓燭萬古之重冥移穡植以索塗成履架而踏繩是以采章文物因茲而昭煥禮義廉恥藉是以修明

蓋聞有感斯應無聞弗章或聲音之相召或物我之兩忘是以瓠巴撥琴而鼓則游魚出聽曾子倚山而嘯則飛鳥下翔

蓋聞寰宇至博當百工共理廟社至重非一士可圖是以尺薪不能溫鑊水寸冰不足塞庖廚蓋聞哲士窮機必售其所嗜純臣強識必揆其所當是以文縷雖華大冒之而棄去毛嬙雖美魚見之而深藏

蓋聞正色在廷固資於容諤婉容而諫尤貴於優柔盛怒無逆鱗之批易志有解頤之休是以叔向善辭故不殺搏鷄之豎晏嬰能諷故卒出斬竹之囚

蓋聞士必因其才則可以致使器必稱夫用則可以致亨若反是道將毀於成是以泗濱之梓不能以為簞雲夢之竹不足以爲箏

蓋聞善事國者不以私廢公善爲臣者不以怨棄義是以解狐之引伯柳上黨則安舅犯之舉子羔西河則治

蓋聞地隨天偏氣因方異既爽中和則流隱靡是以由首之山會雪常凝壽麻之國大暑倍熾蓋聞志或不持亂靡有定甘如遂欲如染錫飴之鼎澁如從善如蹈刀鋸之罪是以善妬者弗服秦寶之木善淫者不厭大倉之令

蓋聞元黃載析品象攸疑兆人文以宜其用又粒食以遂其生是以魚游翠螭而錄圖至天雨嘉粟而帝農耕

蓋聞天兆既朕神符有尙叶二儀之綱緜合三辰之融盍有開必先揆理無妄是以赤龍感河而堯生白氣貫月而湯降

蓋聞處平則通行危則塞厥志弗回斯力乃衍是以魚升龍門難於拾級車上太行難於薄險蓋聞是非易軌白黑倒置勢有不一時隨所值是以齊女雖媿反以醜聞秦士雖賤卒以貴遇

蓋聞唯氣應時其則弗爽唯神體物其用乃周是以橐籥順虛而鼓動關鍵乘時而啓抽故人心或變壯士歌而怨夫哭物化有定春女悲而秋士憂

蓋聞善言物情者否固有泰能察人理者曲或弗信是以道不濟而戎夷寒死志不行而東郭長貧蓋聞形彩未彰者竟忘其益隨事功未白者誰察其隆高是以鬻傷自矜臨淄水始知其醜威稜素斂破昆陽始知其豪

蓋聞事貴適用物宜近觀或帶板而習變終背易而由艱是故寒者不貪雙壁而思短褐飢者不顧千金而美一餐

蓋聞九五飛龍三靈叶瑞大德有貞至神攸馭是以帝堯卽政景星出翼成湯臨寤飛煌挾馭

蓋聞惟皇建極爲世彝制變鹿家之俗則竭力以行道出魚鼈之民則忘身而徇世是以通河漢者首無髮而股無毛贊大地者心有經而脣有緯

蓋聞民既大安則樂世如砥策能戡亂則日牛無全是以勺酒鬱搖勢在克殷之後甲兵未動勝居服夏之先

蓋聞中心弗妄。大信乎如。驗千里之遠。應在片言之是非。是以史佚正辭。以實桐葉之戲。晏子待對。而發海棠之疑。

蓋聞從熙石寶。任運陵局。左闔右開。以擬二儀之秘。仰觀俯察。以盡萬品之情。何則。行廢安於否泰。動靜

必仆賢已而愆人者身必顯。蓋聞一饋七起者。文后之急士。一沐三握者。姬且之下賢。是以庶積用久。靈脫斯甄。故自長而短人者。國

蓋聞天人協合。上下盤魄。參神運之迴旋。資氣化於沖漠。是以君致尊而制命。則日月貞明。臣守卑而介道。則雨暘時若。

蓋聞崇庫別方。鴻瑣殊器。其性有差。其量則異。是以蝦蟹之朋。莫希雲龍之軌。燕雀之儔。難知鴻鶴之志。蓋聞明聖有作。問道無方。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以奉中黃。是以下綏定於黎庶。上變和於陰陽。故沖

蓋聞善行興邦。嘉言作則。法緣之以革奸。人依之而建德。是以聞一言之當。如得萬人之兵。獲一士之賢。如得千乘之國。

蓋聞擇食者在驗其醇醞。觀人者在察其衰良。是以鳥喙雖可充腸。茹之則身滅。儉邪雖可任事。用之則國亡。

蓋聞昭懸於天。則暴威不作。鼓飛廉之氣。則柔露自退。是以白日揚光。雷車避藏。祥麟鼓頤。玄雲掩旆。蓋聞淡顏饒舌。不合於汗世。懸樞擬步。取憎於流俗。寧采綠於閭阿。首逐軌於朝曲。是以擇林而遁者。甘

蓋聞至道微妙。非氣象可局。造化潛融。非軌轍可制。若魚兔之已得。則筌蹄之可離。是以協三才而貫十端。宰一心而統萬葉。

齊桓公因過葵丘。葵丘人掘地得鐵劍。以上厄於土。蝕甚。桓公力若之。命左右礪以密砥。沃以烏膏。雖日切磨下上。而鱗然若痂。痂者猶故也。持以示隰朋。隰朋曰。是謂太白之精。西方之英。北斗上布。中爛外空。不用則已。用不則行。是蓋諸侯之神物也。復示開方。開方曰。隰朋之言良是。昔我太公嘗得寶劍於淵之陽。名曰龍光。命太史占之。其繇有曰。金以至剛。象以武功。大啓爾封。東海之邦。歷年八百。乃終。迄今卒受

國於齊。君之所獲。與太公無異。是殆天欲昌齊。伯業乎。昌之。必自葵丘始。管夷吾不言而出。桓公召而問曰。寡人得寶劍。左右皆吾舉。子獨無一言。何也。夷吾曰。君問而臣佞。臣佞而何言。桓公曰。何故。夷吾曰。君勢

隆則諂諛日至。諂諛日至。則危亡之道也。彼隰朋。開方者。豈不知三尺枯鐵。治鍛之家。皆有之。今敢面欺於君。是君有重勢以臨之也。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者。果何為哉。桓公足地曰。微汝言。寡人不及此。勢之所至。可畏哉。

晉景朝出見飯牛者。且行且歌。意軒軒若自得。命韓厥呼而問之。女衣纓至。曾無衰縵之華。出牧於野。曾無文軒之載。女果何樂而行歌若是也。飯牛者曰。此吾所以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願衰縵之華。適以四吾身。文軒之美。適以械吾體。故絕去而弗求也。吾豈欲異於人哉。人過百齡。其速若一日耳。舞而婆娑。行而浩歌。窮而跼蹙。寐而魚魚。以此優游卒歲。不亦安乎。生殺之柄。弗累於手。安危之機。弗繫于心。朝夕所慮者。牛之飢得青芻一束。則吾事濟矣。不亦足乎。既安且足。其視列車千乘。積粟萬鍾。皆外物也。泊然與化俱冥矣。不亦達乎。有此三者。而欲持以易彼。非惑歟。韓厥曰。女自謀則善矣。如蒼生何。飯牛者不答笑去。

衛人有齊丘生者。年五十生一子。愛之。寢非子在側。弗安。弗飽。偶渡河。溺死。齊丘像其貌而哭甚哀。其友子人丙曉之曰。魯人有愛後視者。後視產微。而中國不可得。乃使人貌之。而日視之。終不得一見之。爾之所哀。得無類是乎。齊丘聞之。愈悲。子人丙之兄罵曰。爾惡識死生之變哉。宜乎不爾聽而愈悲也。乃走告齊丘曰。太虛之門。氣有屈信。生生死死。一耳。爾容何力哉。古之達人。委之順之。由之全之。不逆命。不沮化。不祈內福。不辟外禍。不知天之為人人之為天也。且爾之死生。亦縱浪大化中。未知津涯。尚何暇恤爾之子哉。齊丘收泣謝曰。噲之矣。

商於子家貧。無以耕。乃率一大豕。飼之而東。大豕不肯就。既就復解。終日不能破一畦。甯毋先生過而尤之曰。子過矣。耕當以牛。以其力之鉅。能起塊也。蹄之堅。能陷淖也。豕縱大。安能耕邪。商於子怒而弗應。甯毋先生曰。詩不云乎。乃造其曹。執豕於牢。言將以為殺。今子以之代耕。不幾顛之倒之乎。吾憫而謂子。子乃反怒而弗答。何也。商於子曰。子以子顛之倒之。子亦以子倒之顛之。吾豈不知服田必以牛。亦猶牧豕民者。必以賢。不以牛。雖不得田。其害小。不以賢。則天下受禍。其害大。子何不以尤我者。尤牧民者耶。甯毋先生頷謂弟子曰。是蓋有激者也。

雍丘有北宮殖。操舟捕魚。蚌自給。夜宿河濱。忽獲夜光之珠。明照百步外。雍丘之人。以北宮殖得奇寶也。爭刺羊豕往賀之。曰。自若居雍丘。出則操舟。入則舍舟。其衣罔罔爾。其食扈扈爾。宋人之寶者。未有過於若也。若今一旦得奇寶。奇寶者。世之所珍。何欲不糜哉。宋大夫聞之。亦往賀曰。宋君欲求照乘之珠十枚。既有其九。環宋國之疆而詔之。無有應者。不意若得之河濱也。若當與以阿錫。貯以寶械。吾挈若西獻之。貴與富弗須日也。北宮殖將行。其父始還自秦。北宮殖具以告。其父哭曰。子居雍丘十世矣。安於一舟。今以是珠獻。必致貴富。貴富則驕。驕則暴。暴則亂。亂則危。危則大壞而後已。求如今日操舟。尚可得耶。吾安用是為也。吾安用是為也。碎之。

羅山雜言二十首
濂自居青蘿山。山深無來者。輒日玩天人之理。久之。似覺粗有所得。作羅山雜言。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沖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若無。闕然若弗移。充然若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唯其弗知。是以極微。唯其弗窮。是以有終。

至虛至靈者心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見其所處一或觸焉續乎萃也炎炎乎熱也莽莽乎馳弗息也苟不以世爲君而欲辯之勒之檢之柙之苞之涵之是猶教猿學禮也不亦左乎

子不見嬰兒乎目不閉采色故明全耳不聞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六經皆故迹新入之機不同其機確確其履濯濯其機采采其履味味甚哉其機也人以文視經斯繆已善察機者其以質視經乎

綿綿琴瑟乃政之分純純謚謚乃政之一是故聖人馴而弗擾靖而弗逸明而弗察勤而弗煩弗擾故民舒弗逸故民寧弗察故民寬弗煩故民裕四者有失則天下受其害

守正莫過于一故弗貳弗貳則明明則神神則無不通天下之能事畢矣是故聖人之學貴一

天下一物也譬之千鈞鳥獲能舉之力不獲若則或壓焉或償焉甚可畏也然則舉天下有要乎曰有德以懷之刑以威之

陰陽相摩晝夜相環善惡相形鼻鳳相峙梁蔡相茂勢也亦理也君子欲盡絕小人得乎哉

鳥之羽者兩其足獸之角者去其齒天地生物尙有不能而況衆人乎故曰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

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鳩者必舍懼害己也麗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鷄司晨犬警夜雖堯舜不能廢人有棄小善而弗采者非道哉

以文徵名名必墜以貨狗身身必亡墜故無成亡因有爭唯君子知名不可徵身不可徇是謂守素守素則治治乃昭昭乃純純乃誠內修不暇奚事外欲

儼儼兮不繼容兮不知其所窮如擁鑑如持衡隨美惡輕重而應焉其君子之心也哉天無言而生殺遂伸兮則榮屈兮則悴亦何容力哉故君子與天合德

不察察以自恃乎不默默以求全乎不赫赫以爲翔乎不縮縮以雉伏乎能純一乎能絕外誘乎能山立而海受乎如是者謂之近道

彼因氣強吾以義剛彼因氣弱吾以仁柔剛柔強弱之間不容一髮知者行之是謂得天不肖者悖之是謂失天

人有奔走而求首者或告之曰爾首不亡也指以示之冷然而悟學者之於道亦然

世求聖人於人求聖人之道於經斯遠已我可聖人也我言可經也弗之思耳

天下之事或大或簡或煩或虧或贏或同或異難一矣君子以方寸心攝之了然不見其有餘

以術干祿者敗以財樹家者禍以勢臨人者辱以安自恃者危以學自眩者僞以行自翹者僞是六疾也

慈則和儉則裕勇則決明則遠容則聚是五德也去六疾行五德方有爲於天下

琴論

客有爲予言楚越之交恆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爲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冷冷然可聽也齊悅曰是知琴也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

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邪反側視之良久又曰是不類嶽首而越底者邪以指橫度之則亦有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冷冷之可聽者邪遂力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晝夜不輟自以爲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瞿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

琴鼓一再行齊民聞之唳額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濟乎若大漢玄酒樸乎若黃梓土鼓不足樂也子所嗜者異乎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謔吾不知子琴之爲筑吾筑之爲琴也請終

樂之嗟夫琴之爲器人所易識山民乃以筑當之則夫誤指鄉愿爲君子日愛之而不知厭者尙何怪乎

感斯作琴論

論頑

陶尚書中立爲余言臨海林甲一門皆疫死甲獨治喪暨甲歿無人藏其屍家犬奔號里巷若狂已而羣犬翁集銜甲衣曳至西郊跑土成坎壘焉坎淺不能容又復曳出如是者四三始棄土覆之而去新昌黃

琛甫有牝犬爲邏卒所食棄骨屏處其子銜之獲諸野予聞撫碑太息每舉論諸人人輒笑予誕且謂古無是事昔誰縣崔仲文畜犬會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從和殺仲文奪其犬和守仲文屍爪浮土掩之尋牽和衣訴官和伏誅此晉義熙中事也冀州石元度犬母有一子愛之甚元度烹子啖之母候骨投地斂翼一竄移葬於桑間日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謂古無是事者過矣夫犬能禦盜辭

姦解難報恩傳記所載者紛然也又寧止此二事乎人苦不自重物理有可徵者亦弗之信反指予爲誕子故書此示之人心尙存其亦有所感矣

孔子生卒歲月辨

或有問於濂者曰孔子之生傳記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殺梁氏之說年之與日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

司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殺梁實差一歲日則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殺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殺梁公羊以證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

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殺梁謂爲不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謂如殺梁公羊所書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宗翰亦主司馬遷雖泌之議略與宗翰同洪

與祖主殺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即夏之八月二十一日馮去疾見傳記異辭則造爲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歷法積之則大嘗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

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一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庚戌歲首無疑公羊書爲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爲二十二年而又謂孔子之年七十三以卒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五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六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宋學士全集 卷二十七

九八七

亦未嘗誤也。殺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據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於年則以節書。三者皆非誤也。若是衆言之不齊何如。派應之曰。公羊殺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殺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徵乎爾。孔子所生之年。吾當從公羊氏。殺梁氏。然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一年己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殺梁氏。注家謂己酉為己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考。宋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尙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為衛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武子仕於成公之朝。至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伐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謂定十四年。年表則又謂為十二年。以年表為是。則世家為非。以世家為是。則年表為非。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爾。而況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啓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啓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不過截子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之改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交。固有生於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勿以汙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得聞命矣。其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司馬遷遵之。諸儒又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己丑。己丑乃在五月之十二日。己與乙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己丑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週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尤非也。曰。近代王應麟博極羣書者也。頗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質言之。何邪。曰。衆言紛紜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考者。過矣。曰。子之言辯則辯矣。夏周二正。千古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邪。曰。是非爾所知也。雖蔣徂徠之松以爲煤。盡刻溪之藤以爲楮。未能竭吾喙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

諸子辯并序

諸子辯者何。辯諸子也。通謂之諸子何。周秦以來。作者不一姓也。作者不一姓。而其立言何。人人殊也。先王之世。道術成出於一軌。此其人殊何。各務私知。而或整大道也。其書雖亡。世復有依倣而託之者也。然則子將奈何。辭而辯之也。苟爲辯之。解惑也。

儒子一卷。楚獨熊撰。熊爲周文王師。封爲楚祖者。書二十二篇。蓋子書之始也。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

家又別出十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崇文總目謂其八篇已亡。信矣。其文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第年代久遠。篇章舛錯。而經漢儒補綴之手。要不得爲完書。黃氏疑爲戰國處士所託。則非也。序稱熊見文王時。年已九十。其書頗及三豎山阜時事。蓋非熊自著。或者其徒名政者之所記歟。不然。何有稱昔者文王有問於子云。

管子二十四卷。齊大夫管夷吾撰。夷吾字仲。其書經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自牧民至幼官圖。九篇爲經言。五輔至兵法八篇爲外言。大匡至戒九篇爲內言。地圓至九變十八篇爲短語。任法至內業五篇爲區言。封禪至閭霸十三篇爲雜篇。牧民解至明法解五篇爲管子解。臣乘馬至輕重庚十九篇爲管子輕重。子家又亡言昭。修身閭霸。牧民解。輕重庚五篇。止八十一篇。題云唐司空房元齡注。或云非也。尹知章注。是書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絕似曲禮者。有近似老莊者。有論伯術而極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汗者。疑戰國時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不應豫載之也。朱子謂仲任齊國之政。又有三歸之瀾。奚暇著書。其說是矣。先儒之是仲者。稱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自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爲五伯之盛。宜矣。其非仲者。謂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而仲悉壞之。何仲之不仁也。嗚呼。非之者固失。而是之者亦未爲得也。何也。仲之任術立伯。假義濟欲。縱能致富強。而汲汲功利。禮義俱喪。其果有聞正心誠意之道乎。周自平王東遷。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文武成康周公之法。一切盡壞。列國盡然。非止仲一人而已也。然則仲何如人。曰。人也。功首而罪魁者也。曰。齊之中。韓。魏。斯之列。亦有問乎。曰。中韓魏斯。刻矣。而仲不至是也。原其作伯之意。仲亦烏得無罪焉。薄乎云爾。

晏子十二卷。出於齊大夫晏嬰。漢志八篇。但曰晏子。隋唐十一卷。始號晏子春秋。與今書卷數不同。崇文總目謂其書已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謂墨氏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誠哉是言也。

老子二卷。道經德經各一。凡八十一章。五千七百四十八言。周柱下史李耳撰。耳字伯陽。一字聃。聃耳。漫無輪也。或稱周平王四十二年。以其書授關尹喜。今按平王四十九年入春秋。管魯隱公之元年。孔子則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自入春秋下距孔子之生。已一百七十二年。老聃孔子所嘗問禮者。何其壽歟。豈史記所言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及或言二百餘歲者。果可信歟。聃書所言。大抵敏守退藏。不爲物先。而豈返於自然。由其所該者甚廣。故後世多尊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兵家祖之。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莊、列、祖、之、將、欲、翁、之、必、因、張、之、將、欲、弱、之、必、因、強、之、將、欲、廢、之、必、因、興、之、將、欲、奪、之、必、因、與、之、申、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曹、參、祖、之、聘、亦、參、然、士、說、傷、其、本、之、未、正、而、末、流、之、弊、至、始、士、君、子、有、虛、玄、長、而、晉、室、亂、之、言、雖、聘、立、言、之、時、亦、不、自、知、其、禍、若、斯、之、慘、也、嗚、呼、此、姑、道、之、道、家、宗、黃、老、黃、帝、書、已、不、傳、而、老、聘、亦、僅、有、此、五、千、言、為、其、徒、者、乃、棄、而、不、習、反、依、做、釋、氏、經、教、以、成、書、開、元、所、列、三、洞、瓊、綱、固、多、亡、缺、而、祥、符、寶、文、統、傳、所、記、若、大、洞、真、若、靈、寶、洞、元、若、太、上、洞、神、若、太、真、若、太、平、若、太、清、若、正、一、諸、部、總、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多、雜、以、符、呪、法、錄、丹、藥、方、技、之、屬、皆、老、氏、所、不、道、米、巫、祭、酒、之、流、猶、自、號、諸、人、曰、吾、蓋、道、家、吾、蓋、道、家、云、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鉞。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人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謨誤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妍。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倪與妍然三音皆相近。故說耳。由是觀之。諸說固辯矣。然其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凝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元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可以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難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取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其載於書。絕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為唐徐鉉所作。亦不然也。其始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鉉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授書。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祕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問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蓋女。金樓絳官。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聘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

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歎曰。是偽書也。勸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文章取士近

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倉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

鄧析子三卷。鄧析撰。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後。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後二十一年。鄧析為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夫析之學。兼名法家者也。其言天於民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列矣。夫民非天弗生。非君弗養。非父弗親。非兄弟弗友。而謂之無厚。可乎。所謂不能屏勃。屈。全。天。札。執穿窬詐偽。誅之。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周公誅管蔡。豈誠得已哉。非常也。變也。析之所言如此。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者哉。其被誅戮宜也。非不幸也。

鷓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鷓冠為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十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徵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子家所藏。但十五篇云。

子華子十卷。程本撰。本字子華。晉人。曰魏人者。非也。藝文志不錄。予嘗考其書。有云。秦襄公方啓西戎。子華子觀政於秦。又稽莊周所載子華子事。則云見韓昭侯。夫秦襄公之卒。在春秋前。而昭侯之事。在春秋後。前後相去二百餘年。子華子何其壽也。其不可知者一。孔子家語言孔子遭齊程子於郊。程子蓋齊人。今子華子自謂程之宗君。受封於周。後十一世。國并於溫。程本商季文王之所宅。在西周。當為畿內小國。溫者。周司寇蘇忿生之所封。周襄王舉河內溫。原以賜晉文公。溫。固晉邑也。孰謂西周之程。而顯并於河內之溫乎。地之遠邇。亦在可疑。其不可知者二。後序稱子華子為鬼谷子師。鬼谷戰國縱橫家也。今書絕不似之。乃反類道家言。又頗勸浮屠。老子。莊周。列禦寇。孟軻。荀卿。黃帝內經。春秋外傳。司馬遷。班固等書而成。其不可知者三。劉向校定諸書。咸有序。皆淵源明整。而此文獨不類。其不可知者四。以此觀之。其為偽書無疑。或傳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而此恐出其手。理或然也。然其文辭極舛。而議論煥發。略無容澀之態。故尤善惑人。人溺文者。孰覺其偽哉。

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則鄭繆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繆。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端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

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聞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非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鯢旋之潘一作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一。生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醜難生乎。酒。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回不息說乎。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

會子。孔子弟子。魯人。曾參所撰也。漢志云十八篇。唐志云二卷。今世所傳。自修身至天圓凡十篇。分為二卷。與唐志合。視漢則亡八篇矣。其書已備見大戴禮中。予取而讀之。何其明白。儼然若列星之麗天也。又何其敷腴諄篤。若萬卉之含澤也。傳有之。有德者必有言。信哉。七十而從心。進學之序。七十免過。勉人之辭。其立言迥然不同也。周氏不察而譏之。過矣。君子愛日。誨學者也。一日三省。自治功也。語有詳略。事有不同也。高氏以辭費謂之。亦何可哉。或謂大孝篇有及樂正子春事。固出後人所輯。而非會子所自著。則庶幾也。

言子三卷。言子名假。字子游。吳人。近新昌王煥。論語書所載問答而為此書。不知者直謂為假所自著。蓋非也。大抵古書之存於今者。多出於後人之手。如孔子家語。謂為孔安國所錄壁中之文。往往多鈔左傳禮記諸書。特稍異其辭耳。善讀者固不敢與之。世傳賈誼新書。謂誼所作。亦不過因過秦論。弔湘賦。而雜以漢書中語足之。似非誼本書也。此猶有所附麗而然。古三墳書亡已久。宋毛漸特出之。山墳則言君臣民物陰陽兵家。謂之連山。氣墳則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與先儒所言三易大異。陰符古無是書。唐李峯特出之。以為皇帝所作。皆取兵家語。誕不經語。而文以奇澀之辭。又妄說太公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等訓誥。皆鑿空扇虛。以惑世。尤使人驚愕不止。是果何為者哉。予讀言子之書。於是乎有感。

子思子七卷。亦後人綴緝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中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告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他日孟軻告魏侯。蔡以仁義。蓋深得子思子之本旨。或者不察。乃違謂其言若相反者。何耶。

南北了不相涉也。誤也。漢志云四十二篇。唐志云十卷。不言篇數。崇文總目言三十七篇。今所存者。唯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耳。威德篇曰。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民雜篇曰。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川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取去焉。君人篇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自治。則諫賞子奪。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皆純簡明易。類非刑名家所可及。到亦稷下能言士哉。莊周。荀卿稱之一。則曰。慎到。二。則曰。慎到。雖其術不同。亦有以也。

莊子十卷。戰國時蒙人。漆園吏。莊周撰。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總三十三篇。其書本老子。其學無所不窺。其文辭汪洋。凌厲。若乘日月。騎風雲。下上星辰。而莫測其所之。誠有未易及者。然所見過高。雖聖帝經天緯地之大業。曾不滿其一。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掎擊之。又從而苟聞之。則其損過就中。豈在軻之下哉。嗚呼。周不足語此也。孔子。百代之標準。周何人。敢掎擊之。又從而狎侮之。自古著書之士。雖甚無顧忌。亦不至是也。周縱日見軻。其能幡然改轍乎。不幸其書盛傳。世之樂放肆而憚拘檢者。莫不指周以藉口。遂至禮義陵遲。彝倫敗。卒躋人之家國。不亦悲夫。金李純甫亦能言之。士著鳴道集。說以孔孟老莊。同稱為聖人。則其沉溺之習。至今猶未息也。異說之惑人也深矣。夫盜跖。父讓王。說劍諸篇。不類前後文。疑後人所勦入。鬼氏謂孔子沒。道術散。老子始著書。周起而羽翼之。老子著書在孔未沒之先。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號曰經。中卷尚賢。三篇。下卷尚同。三篇。皆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比今書則又亡多矣。墨者。強節用之術也。予嘗愛其聖王作為宮室。便於主。不以為觀樂之言。又嘗愛其聖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之言。又嘗愛其飲食。增氣充虛。強體適腹之言。墨子其甚儉者哉。卑宮室。非飲食。惡衣服。大禹之薄於自奉者。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固孔子之所不棄哉。或曰。如子之言。則翟在。所取。而孟子辭。而闕之。何也。曰。本二。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無姓名。里居。戰國時隱居川陽城之鬼谷。故以為號。或云王詡。一作。安也。長於養生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捭闔之術。十三章。又受轉圓祛蔽。及本經持樞。中經三篇。轉圓祛蔽。今亡。梁陶弘景注。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大抵其書皆捭闔。鈞。揣摩之術。其曰。與人言之道。或撥動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閉藏之。使自言以示其異。捭闔也。既內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鈞。也。豈天下之權度。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動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傾。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學士大夫宜唾去不道。高氏獨謂其得於易之闔。闔。翁張之外。不亦過許矣哉。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知命。不憂。及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蹟等言。亦極語。爾。初非有甚高論也。嗚呼。曷不觀之儀。秦。乎。儀。秦。用其術而最售者。其後竟何如也。高愛之慕之。則吾有以識高矣。

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藝文志乃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闕閔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史記後收之言要非是武齊人吳闔閭用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葉適以不見載於左傳疑其書乃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之所為子獨不敢謂然春秋時列國之事赴告者則書於策不然則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大國若秦楚小國若越燕其行事不見於經傳者有矣何獨武哉或曰風后握奇經實行兵之要其說實合乎伏羲氏之卦畫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諸葛亮得之以為八陣李靖得之以為六花陣而武為一代論兵之雄顧不及之何也曰兵勢篇不云乎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九地篇又不云乎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斯固風后之遺說也會謂其不及之可乎嗚呼古之談兵者有仁義有節制至武一趨於權術變詐流毒至於今未已也然則武者固兵家之祖亦兵家之禍首歟

吳子二卷衛人吳起撰起嘗學於曾子其著書曰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凡六篇夫干戈相尋至於戰國慘矣往往以智術詐誑馳騁於利害之場無所不用其至若無士矣起於斯時對魏武侯則曰在德不在險論制國治軍則曰教之以禮勵之以義天下戰國則曰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窮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論為將之道則曰所慎者五一日理二日備三日果四日戒五日約何起之異夫諸子也此所以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闕士四面拓地千里宜也較之孫武則起幾於正武一乎奇其優劣判矣或者謂起為武之亞抑亦未之思歟然則殺妻求將醫臂盟母亦在所取乎曰姑舍是

尉繚子五卷不知何人書或曰魏人以天官篇有梁惠王問知之或曰齊人也未知孰是其書二十四篇較之漢志雜家二十九篇已亡五篇其論兵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王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由是觀之其威烈可謂莫之與矣及究其所以為用則曰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又曰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嗚呼又何其仁哉戰國談兵者有言及此君子蓋不可不與也宋元豐中是書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略呂望六韜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號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穰苴兵法本古者司馬穰苴之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偽若三略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人依倣而託之者也而雖然穰苴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已四十餘歲是非學於龍者也統卒於獻帝讓位之年而序其黃初末到京師亦與史不合嗚呼素問以為黃帝所作而有失侯失王脫營不醫之文殊不知秦滅六國漢諸侯王國除始有失侯王者六韜謂出於周之呂牙而有避正殿之語殊不知避正殿乃戰國後事爾雅以為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之言殊不知張仲乃周宣王時人予嘗驗古書真偽每以是求之思過半矣又況文辭氣魄之古今絕然不同哉予因知統之序蓋後人依託者也嗚呼豈獨序哉

商子五卷秦公孫鞅撰鞅之庶孽封於商故以名書漢志二十九篇陳氏謂二十八篇子家藏本二十六篇其第二十一篇亡鞅好刑名之學秦孝公用之遂致富強後卒以反誅今觀其術以勸耕督戰為先務舉草之令農戰之法至嚴至峻也然不貴學問以愚民不令豪傑務學詩書其毒流至嬴政遂大焚詩書百家語以愚天下黔首鞅實啓之非特李斯過也議者不是之察尚摘其商農無得糴糶貴酒肉重租之語以為疵病是猶舍人殺敵之罪而問其不冠以見人果何可哉

公孫龍子三卷疏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漢志六十四篇其亡已多矣龍趙人平原君客也能辨說傷明王之不與疾名器之乖實以假指物以混是非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予嘗取而讀之白馬非馬之喻堅白同異之言終不可解後屢閱之見其如捕龍蛇奮迅騰鶻益不可措手甚哉其辨也然而名實愈不可正何邪言非醇也天下未有言非醇而能正苟欲名實之正亟火之

荀子十卷趙人荀卿撰卿名況漢志避宣帝諱作孫卿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唐楊倞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以讓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為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鄉先正唐仲友云向序卿事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何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收魏桂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以收魏

馬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總目言卿楚人楚禮為客卿與遷書向序駁益難信其論殊精絕然況之為人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由其才甚高故立言或弗悖於孔氏由其不見道故極言性惡及譏訕子思孟軻不少置學者其亦務知道哉至若李斯雖師卿之學惜乎末之有聞先儒遂以為病指卿為剛愎不遜自許太過之人則失之矣

韓子二十卷者韓非所撰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其本於黃老與李斯同事荀卿以書于韓王不用乃親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五篇計十餘萬言秦王見而悅之急攻韓得非斯自以不如非忌之諂於秦王下吏使自殺非慘激人也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任以法其視仁義蔑如也法之所及雖刀鋸日加不以為寡恩也其無忌憚至謂孔子未知孝悌忠信之道謂賢堯

舜、湯、武，乃天下辭術，謂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謂人君藏術胸中，以倡衆端而潛御羣臣，噫，其何言歟！是何言歟！是亦足以殺其身矣。

燕丹子三卷，并燕王喜太子，此書載其事爲詳，其辭氣頗類吳越春秋，越絕書，決爲秦漢間人所作無疑。考其事，與司馬遷史記往往皆合，獨烏頭白馬牛角，機橋不發，進金擲壺，千里馬，截美人手，懸琴，擲得隱語等事，皆不之載。周氏謂遷削而去之，理或然也。夫丹不盡力而輕探虎須，刑軻特一劍之勇，而許人以死，卒至身滅國破，爲天下萬世笑，其事本不足議，獨其書序事有法，而文彩爛然，亦學文者之所不廢哉。

孔叢子七卷，中與書目稱漢孔鮒撰，鮒該覽六藝，秦并天下，召爲魯國文通君，拜太傅，及焚書令行，乃歸藏書屋壁，自隱嵩山，陳涉起，聘爲博士，遷太師，仕六旬，以言不用，託目疾，退老於陳，而著述書，年五十七卒，則固非漢人矣。又稱一名盤孟，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黃帝史，或謂夏帝時人，此書稱子魚名鮒，陳人，或謂之子鮒，或謂之孔甲，孔甲姓名偶同，又決非著盤孟者也。其殆孔氏子孫雜記仲尼子思子，子高子順子魚之言行者歟。其第七卷則漢孔臧以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嘉祐中宋成爲之注，雖然，此偽書也，偽之者，其宋成歟。王士元僞作元桑子，而又自爲之注，抑此類歟。近世之爲偽書者，非止成也，若阮逸關朗易傳，李靖問對，若張商英素書，若戴師愈麻衣易，亦往往不能迷明者之目，竟何益哉。今觀是書記問篇所載，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子思年止六十二，魯穆公同時人，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子思疑未長也，而何有問哉，兼之氣質萎弱，不類西京以前文字，其爲妄，昭然可見，或者謂其能守家法，不雜怪奇，歷戰國秦漢流俗而無所浸淫，未必然也，未必然也。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漢劉安撰，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七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李氏書目云，第七十九亡，崇文總目云，存者十八篇，今所傳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冥覽、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汜論、詮言、丘略、說山、說林、人間、務修、泰族等訓，連卷未要略共二十一篇，似未嘗亡也。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又有外書三十三篇，漢志與內書同列於雜家中，外書余皆未見。淮南子多本文子，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非成於一人之手，故前後有自相矛盾者，有亂言而乖事實者，既曰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又曰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戎敵各以其賄來貢，遂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兩楹，以俟遠方，三代時無印，周官所掌之璽，鄭氏雖謂如今之印章，其實與角虎人龍符旌諸節並用，不過手執之以表信耳，今乃曰魯國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如是之類，不能盡舉也。昔呂不韋相秦，亦致辯士，使人入著所聞集論，以爲十二記，六論，八覽，其說雖未純，要其首尾以類，然成一家言，非淮南之雜也。古人論立言者，漢不如秦，秦不如周，信矣哉。

揚子法言十卷，漢揚雄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通錄在卷後，景祐初，宋成引之以冠篇首，或謂始於唐仲友，非也。自秦焚書之後，孔子之學，不絕如綫，雄獨起而任之，故韓愈以其與孟荀並稱，而司馬光尤好雄。

學且謂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孟文直而顯，荀文富而麗，揚文簡而奧，惟簡而奧，故難知，其與雄者至矣。是法言者，爲擬論語而作，論語出於羣弟子之所記，豈孔子自爲哉。雄擬之，悟矣。至其甚者，又撰五干文以擬易，所謂首衝錯測，攤數文，捩圖苦之類，皆足以使人怪駭，由其自得者少，故言辭愈似而愈不似也。嗚呼，雄不足責也。光以一代偉人，乃膠固雄學，復述潛虛以擬雄，抑又何說哉。余因爲之長嘆，雄之事，經考亭朱子論定者，則未遑及也。

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金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大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妄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修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元元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崑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

劉子五卷，五十五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志十卷，直云梁劉勰撰，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龍，文體與此正類，其可徵不疑。第卷數不同，爲少異爾。袁孝政謂劉書孔昭傷已不遇，遭天下凌遲，播遷江表，故作此書，非也。孝政以無傳記可憑，復致疑於劉歟。劉勰，劉孝標所爲，黃氏遂謂孝政所託，亦非也。其書本黃老言，雜引諸家之說，以足成之，絕無甚高論，未論九家之學，跡異歸同，尤爲鄙淺。然亦時時有可喜者。清神章云：萬人羣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元介子同。三復其言，爲之出涕。

文中子中說十卷，隋王通撰，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諡，因以名其書。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於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於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爲近，其言若此，果無是人乎。書果逸之僞作乎。一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官所削，然史氏之職，善惡畢書，以爲世法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而用之。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已先卒，將焉薦之。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載其家世行事，有曰：門多偉人，雖未可必其爲房，杜，諸公，要不可謂非碩士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時之所爲，率合傳會，反不足取信於人。如仁壽四年，通始至長安，李德林卒已九歲，而書有德林請見之語，江都有變，通不及聞，而書有法然而與之言，關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歲，開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書謂關禮於關子朗，此最爲謬妄者也。噫，孟子而下，知尊孔子者曰荀，揚，本黃老，荀，雜中，商，唯通爲近正，讀者未可以此而輕訾之。

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爲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子即承禎歟。洪興祖謂承禎得天隱子之學，豈或別有考歟。

元真子兩見唐志。一云十二卷。一云二卷。予所藏者。外篇三卷。計必有內篇。而此非全書也。唐張志和撰。章詣作內解。志和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其書多偏曲之論。無足采。所可采者。其隱操亦卓卓云。

金華子三卷。劉崇遠撰。或云崇遠唐人。或云五代人。仕至大理司直。其為人莫可考。其為書錄唐大中後事。蓋歎乎不足。昔劉向探傳記百家之言。撮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從。為說苑。新序二書。最為近古。識者猶病其拘物者多。自為者少。況崇遠乎哉。金華子。崇遠所自號。蓋有慕皇初平云。

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言道德仁食儉六化為甚。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張來題其後。遂云齊丘犬鼠之雄。蓋不足道。其為化書。雖皆淺機小數。亦微有見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嗚呼。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諱峭。其升也。齊丘竊之者也。其云能得一者。天下可以理。老氏說也。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因我。五根役我。釋氏說也。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可惑。求死不可得。神仙家說也。非淺機小數比也。使齊丘知此。則何為不得其死也。其文高簡。關尹子可亞也。實微有見於黃老所謂道德者也。

整隅子二卷。蜀人黃暉撰。宋仁宗時人。著歐欽瓊微論十篇。篇有小序。造文效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逮。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量。似不可說。黃氏問采其語。謂二氏反有所不及。非知言也。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唯獨知辭賦。戾乎治具。聲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真豪傑士哉。真豪傑士哉。

周子通書四章。本號易通。卷陵子周子惇。頤之所著也。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於天下。安定胡宏有云。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論不亦至哉。第每篇之首。宏輒加以周子曰。三言。而損其舊有篇名。失其旨矣。是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意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彼妄男子謂同胡文恭公受學於鶴林壽涯師者。固為詭誕。而云傳太極圖於程修。修傳先天圖於神放。放傳於陳搏者。亦恐知周子未盡也。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於千古之上者歟。

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頤叔子書。蓋其門人楊時。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厲將翁云。相傳為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雜為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整。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伯子之說附焉。辭極峻古。雖間有稍離真者。亦不遠矣。覽者尚慎擇之哉。

至正戊戌春三月丙辰。西師下睦州。浦陽壤地與睦接壤。居民震驚。多扶挈走傍縣。予亦遣妻孥入勾無山。獨留未行。日坐環堵中。塊然無所為。乃因舊所記憶者。作諸子辯數十通。九家者流。頗具有焉。孔子門人之書。宜尊而別之。今亦俯就其列者。欲備儲家言也。始之以鬻子。而終之以周。程者。欲讀

者有所歸宿也。其中疏剔。亦竊自謂有一髮之見。第以家當匪徒之餘。書無片牘。可以稽實。不能必其無矛盾也。夏六月壬午。僅克脫粟。越三日乙酉。而浦陽平矣。余途謁。願趨句無。驚悸稍定。俾仲子璣錄之。如右。於戲。九家之徒。競以立異相高。莫甚於衰周之世。言之中道者。則吾聖賢之所已具。其悖義而傷教者。固不必存之。以欺世也。於戲。邪說之害人。慘於刀劍。虐於烈火。世有任斯文之寄者。尚忍泯其鋒而膏其焰乎。予生也賤。不得信其所欲為之志。既各為之辨。復識其私於卷末。學孔氏者。其或有同予一慨者夫。秋七月丁酉朔。金華宋濂記。

祿命辯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翁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星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史記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唯徐子平尤造其闢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彗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氣辰同占。羅喉計都者。他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翱乾始推十一星行歷。鮑該。曹士藹。皆業之。士藹又作羅計二隱。羅立成。歷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歷。且謂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歷而已。若吳伯善。若甄覺。若劉孝孫。若張胃元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洽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非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非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翱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公武謂為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術之緣起。則吾既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為體。體則為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為用。用則為緯。恆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羅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繇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

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為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為木之餘計為土之餘猶為可言也水之餘則李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山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李乃妖星或有或無而無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魏度之詳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所分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行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哲而辨也至於豐肉而庫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固然也人之賦氣有厚薄短長而貴富賤貧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悼義此吾之所當為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自盡擲人之命而陷於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諸盜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於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於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瓊瑩玉環禳之予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於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予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所見乎曰有子罕言命

嚴生辯

嚴察御史上饒游君元敏以嚴生為號進賢包先生希魯為之解多至七百餘言以嚴與核通故於果核函仁之義甚悉美則美矣而非元敏之意也蓋元敏之先賢居閩中宋時有為名御史者今元敏以文學法律著稱於時亦擢居是官其自謂嚴生者殆將留心於聽訟之事乎何以知其然哉予按說文嚴實也考事西笮逸適其辭得實曰嚴嚴之文從西而敷則諧聲也徐氏從而釋之曰實謂考之使實也西者人嚴之也笮迫也適者要其情也適者止其詭逆也所以得實也又按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孔子亦從而釋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也大抵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所謂察其貌者即周官之五聽也由是論之嚴之為義原其所自出豈不在此而不在彼乎夫獄者法令所託乃以生萬民也求其無生始以法死之其可不敬慎之乎元敏率率弗忘復大書著於心目之間可謂良御史矣先生則謂果之仁必以嚴而得人之仁必反觀內求而後見不亦取類之遠乎且古人之序學功曰窮理曰致知窮究也致則推極也初未嘗言嚴也嚴則謝鞠之意多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嗚呼何可同哉會予有疾不能竭其所欲言諷略辨之如斯然亦自意一偏之見未合大方

而先生之論則偉矣

辨蘭

王度記曰古者之蘭天子也諸侯大夫蘭士庶則蘭為瑞草而取貴於世也尙矣然其種有九而九之中又有山澤二者之殊生於山者其葉類茅當春氣初發有莖出其莖長可六寸而一華冠其顛華絕香每行透深谷間微風忽過而清香悠悠遠聞故昔人有云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此花質易萎而不可佩服者也生於澤者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植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耳即所謂蘭又所謂都梁香故昔人之言士女柔蘭必於漆箔之曲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者也澤中之蘭吳郡陸璣明之山中之蘭豫章黃庭堅始能詳著其說或者不察二者之異徒泥佩較澤蘭之文力舐庭堅為非於是學者始病不知所從矣京口徐仲輝性愛蘭室之東西列植者皆蘭也金華宋濂故為作辨蘭雖然草之類夥矣其難辨者亦衆矣唐一物也許慎以為菜名郭璞以為今之菹絲也筴竹一物也陸元恪以為草名李石以為今之筴竹也矧蘭乎哉仲輝更求博雅君子質之慎毋以予言為足信也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八

雜著

七儒解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或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浩如淵海莫不攝其玄精喘其芳腴搜其闕逸略其渣滓約其支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可止夫是之謂文史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潛於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速速然察察然獵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擅專門伐異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略取師則審勞佚使民則謹累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刑賞務使澤布當時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備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純焉涵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焉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焉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猛是也非要子理惟氣之使

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纖巧斲朴，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元是也。牽合傳會，有乖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心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修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今指三尺之童子而問之，則曰：我學孔子也。求其知孔子之道者，雖斑白之人無有也。嗚呼！上戴天下履地，中函人，一也。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厚，人不足為小。此儒者之道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司馬遷以儒與五家並列，荀卿謂儒有小大，揚雄謂通天地人曰儒者，要皆不足以知儒也。必學至孔子，然後無愧於儒之名也。然則儒亦有異乎？曰：有之。位不同也。三皇儒而皇，五帝儒而帝，三王儒而王，秦陶伊、傅、周召儒而臣，孔子儒而師。其道則未嘗不同也。雖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

鄭氏名濂解

余友鄭仲德氏問曰：余與子同名濂，而論者屢病濂字之義無據。子亦知其說乎？余謝之曰：余固寡陋，至於父命之名，則豈容有弗知之理耶？請得而略陳之。按濂字，始見於周禮之輪人，其文曰：雖有深沈，亦弗之濂也。鄭元借作粘音，注謂泥不粘輪是已。許慎說文解字，唐人所抄舊本，則曰：濂，力覽反。從水從兼，或從廉，薄冰也。一云中繩小水，又云淹也。徐鉉所定新本，則又曰：濂，力鹽反。從水兼聲，薄水也。一云中絕小水，不言或從兼，以余觀之，冰必水字之誤。繩必絕字之訛。所謂濂，則水之淺薄者爾。由其淺薄小水，故中絕也。若試作繩作冰，則於義難為訓矣。雖曰郭璞山海經傳有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及鄧道元水經注有水自下通為繩之語，終不若絕字為暢。意者鉉見唐本之謬，為之校定如此，亦未可知也。又按顧野王云：濂與濂同，里兼，里悉，含鑿，三反。薄也。大水中絕，小水出也。其說與鉉正合。豈鉉之所校定者，實有本於此耶？又按黃帝內經陰陽類論曰：陰陽交期在濂水。楊上善云：濂者，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細玩經之下文，以石水盛水同喻，則冬月水冰如石，盛則雨雪皆解為水之時，則濂之為義，似與小水出之意相同。鉉之所定，當益可信不誣矣。至若晁說之謂濂字從兼，亦本文濂字，非兼并之兼者，固不察兼乃諧聲之義，而樓鑰所云：字書無濂字，林黃中疑後世所加，若元結之唐悟活者，亦不考舊本或從廉，及顧氏濂與濂同之說。近者楊恆著書學正韻，自負該博，輒輕易改絕為統，尤與小字之義，不相合也。然而濂字在周官則宜作力鹽反，而以淹訓之，其義亦通。正不必借音，戴侗溺於鄭說，乃於六書故收粘音之濂，而於廉音之濂則不收，又可笑也。矧此字本無深義，特以濂溪周子而顯，以濂名溪，乃道州營道縣小澗，去州城之西二十里，而近，初亦以小水得名。胡程云：楚粵之間方言，謂水小者為濂，亦一證也。周子家於是溪之上，晚寓九江蓮花峰下，不欲忘其初，遂用故里之號，亦以濂名溪。黃庭堅作濂溪詩，則謂濂溪名周子之所自取，而濂為清廉之義，則其說尤異於所聞也。余老且多病，舊學廢忘，十至八九，其言雖觀，不較未

必可徵。仲德向求大雅之士而正焉，不須病濂字之義無據，而期師法濂溪其人，斯可矣哉。或者則曰：謂書云：廉，儉也。釋名云：儉也。音有收縮之意，釋字唯四聲最近，濂之從廉，其為薄水，豈不昭然也哉。此論頗有補於說文，復繁之。

調息解

越西有仙華生，遷跡林垌，槁木其形，儲思於元元之域，游神乎太清之庭，然猶慮夫尸蟲未戢，龍虎未搜，金鼎未固，流珠未明，恨鶴駕其已遠，羈行雲於紫城，於是謁元素先生而叩之曰：吾聞粵之鍾，秦之虛，燕之南，胡之弓，車雖號淺，藝皆承師資，況以大道之奧，百靈之腴，瓊笈有所秘，瓊簡有不書，先生葆乎元則鍊乎真滋，幸啓其隱，為予詔之。元素先生曰：上堪下與，二氣與俱，滄海吸菲，鴻元傑池，運行不已，謂信以時，日以里計，九十萬餘，苟偶其素，災異紛糺，維人之生，法乾之樞，宵坤之儀，委清受寧，發神吐奇，靈動夜旋，綿延若絲，一萬三千五百有奇，執神之應，幹精之義，其入則翕，其出則噓，莽爾勿驅，迅焉弗馳，勿抗而崇，勿按而掉，純乎元潛，蓋如春熙，儻失其養，明虛所移，焦火凝冰，淵淪天飛，恣睢無際，涉歷渺瀰，斧斤日加，貞陽則罷，生方有志於元學，盡慎所之，仙華生曰：息之宜調，則既聞命矣，敢問其出果何所始乎？元素先生曰：善哉問也。夫千章之木，紛溶簡簪，上摩雲漢者，以其根也。百川之水，宛澗膠葛，東達滄瀛者，以其源也。息之在人，亦然。離離幽函，如器斯盈，旭旭許許，如葵斯鼓，不西不東，宅於至中，離形特立，乃與道通，不下不上，混然無象，潛與神符，豐融於體，所謂太乙之晶，中黃之局，水火之塊，坎離之門，神靈之所營，太和之所蒸，皆於是而大凝。鄧鄂既立，陰陽闔闔，元嬰載皇，與炎襄羊，赤蜺如瑞，狝於元門，以九儀為車，以六氣為轡，策元應而周流，後天地而長存，不亦侈且驚歎，然而神有所授，人有所疑，上智聞之，力行弗墜，下愚聞之，斥以為非，或流勞踐忘，彼九虺十架七基八石六芝，烹黍煎鉛，嚙津茹脂，有一於此，命其殆而生，宜法乎自然，而守之以無為，仙華生曰：質其陰陽，數分生死，譬諸晝夜，必然之理，若如先生言，毋乃與造化冥耶？元素先生曰：子謂天地非陰陽耶？為不見其終也。人雖藐然，與天地參，一氣乘之，並立而三，天地久長，人胡有死，特所養者，非其道爾。西河蒞公，汝南安支，九息青谷，三鍊赤須，若斯人者，皆閱世靈長，而不少衰，燦火遇風，其消必疾，元石沉淵，于齡不泐，當則歸室，久視弗忒，生不見夫玉靈乎，閉氣內食，以存其息，浮游迴光，靡所傾側，況有至靈而不物於物者乎？生過矣，生過矣，仙華生曰：先生之言，固美矣，至矣，子竊聞之，雨露之所潤，功存庶幾，君子之所志，澤及黔黎，先生懷負明德，進用明時，宜拓化原，以乘政機，使陰陽和而風雨若，武功戡而文教施，則其所調，又不止一己之私，若是何如？元素先生矚然而笑曰：生言及夫物者也，翩翩乎旨哉，仙華生退，於是次第其語，以書先生之軒。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贊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

自階階視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安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廟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製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搆土而背像焉則失神而明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鬯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瘴瘴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蕕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暨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乘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警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帛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魯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真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濟聖不先父食久矣故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儀食籍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濱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然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泉陶伊尹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

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章服議

欲備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采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成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是未可信也金華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衰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強誣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采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欽備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章而循末代之編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修廢之習迨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風於袞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袞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采藻為旒前後遠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纁玉為七星旁施犀瓶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為隆殺極於十二而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欲備舉以為言則羣起益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不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為正

治河議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某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源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桑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闕之水從南會也里流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歧為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渡渾濁而其流益大桑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命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命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隣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命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命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納至於大伾大伾而下醜為二渠北載之高

地過洛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碣石。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灌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於千乘。德棣之河。復播為八。正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知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濶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源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源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京畿鄉試策問

問儒吏之分。古無有也。蓋儒守道藝。吏習法律。法律固不出乎道藝之外也。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歧而為二。果始於何時歟。然而儒之與吏。各以才顯者。亦乘矣。以儒言之。有以明經為郎。出守河南。而民以殷富者。有以明經入仕。刺舉無所避。而加光祿大夫者。以吏言之。有以治獄才高。而舉為侍御史者。有以治律令而升。封為博陽侯者。其果何修而致此歟。豈皆以儒術飾吏事者歟。世道日降。事變非古。為儒者不以明體適用為學。而重情於章句文辭之間。義冠博帶。論議衰衰。非不可也。及授之以政。則迂闊於事。為羣吏之所賈。為吏者不以致君澤民為務。而溺志於簿書期會之末。承順以為恭。奔走而效勞。非不能也。及察其所為。則黷貨舞法。為民之大蠹。古之為儒為吏者。其果若是歟。誠使儒而不迂。吏而不姦。皆良材也。不知何以擇而用之歟。方今聖天子提三尺劍。平定天下。如漢高帝。發政施仁。孜孜圖治。過唐太宗。且以吏弊未除。而為生民之害。乃徵四方布衣之士。畢升於朝。命銓曹選而官之。高者擢守令。次亦不失為州縣之佐。聖德至渥。度越前代。其所以然者。欲使儒術革吏弊。而臻夫太平之治也。古語有之。法如牛毛。弊如蠶午。革之道。果何先而何後。孰緩而孰急。考之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世之吏。數倍於前。事繁政紊。案牘紛然。所以其弊為滋甚。劉炫所謂老吏抱案而沒者也。其可減去太甚。而收良吏之積歟。稽之漢世。以四科取士。若曰某以某才堪任某職。初不專於一塗。所以去弊興利。具有其道。董子所謂量才授官。錄德定位者也。其可行之於今。而收賢儒之效歟。諸君子讀往聖之書。負真儒之學。生平立志。與俗吏為伍。其必講之有素矣。當斟酌古今之宜。逐問以對。毋勝紙上之陳言。一則曰在得人。二則曰在得人。

六經論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敘也。導民莫過乎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皆則形。而經皆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御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騁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略傳注。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冥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

隋室興亡論

昔周室開闢。靜帝幼冲。高祖以外戚之尊。入握朝權。都督諸軍。遂假黃鉞。開丞相府。當是時。宗藩大臣。心志弗平。五王連謀。三方稱亂。高祖威得翦夷之。始有輕視周鼎之心。自進爵隋王。加九錫。尋受周禪。而即皇帝位。於是修明庶政。綏撫遠人。經營四海。至日昃不遑暇食。高穎。蘇威。李德林之屬。調取於內。楊素。韓擒虎。賀若弼之徒。折衝於外。規摹日盛。遂萌平陳之謀。張皇六師。直指金陵。陳人膽破。叔寶斂手就擒。天下自是歸於一統。東底大海。南撫交趾。西連且末。北極五原。莫不稟受正朔。願為臣妾。開皇仁壽之間。人物阜繁。號為極治。及煬帝嗣位。藉承平之休運。慕秦皇。漢武之為人。治宮室。而務侈靡。使絕域而勤遠略。市武馬。而困蒸庶。御龍舟。而般遊無度。自以為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孰敢不臣。高句驪。一外國。怒其不恭。親總大兵一百十三萬。分十二軍。並發。旌旗彌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有之也。意謂狼噬元菟之野。鷄張扶餘之境。電掃襄平之墟。未幾。麥鐵杖死遼東。宇文述敗薩水。而九軍先後陷焉。曾不悔禍。益務興戎。

樂或在茲乎。龍門子愀然曰：子以我樂於治文乎哉？何卑我之甚也。在昔姬且輔建太平，分職設官，陳紀立經，八法著式，三兆垂程，揭其明曜，統此列榮，秦篋既慘，周典失明，河間有獻，考工是徵，劉歆挺起，博士始陞，杜承鄭繼，句準文繩，羣工異見，衆說作朋，瀆亂不驗，陰謀從衡，制清新室，禮亂盟盟，屢斥不道，徒惑世聽，前王大法，信有足憑，末世附離，闕之則遠，載疏載翦，且損且乘，浮翳將敏，曦光用昇，編簡垂就，樂寓於聲，子不吾知，乃以爲悅於文耶？抑吾聞之，安絕潢者，以天下之水，無過其大，而不知有滂澍之宏深，培塿者，以宇內之山，無踰其高，而不知有岱華之峻極，瀕輻輸者，以古今之學，無出於文，而不知有經術之淵奧，子雖不敏，竊受教於君子矣。方將寤寐於黃虞，情思乎孔周，重明一代之典，以垂百王之憲，子乃以文士況我，不亦左乎？於是漁父悵然顧予曰：有是哉？有是哉？吾今而後，不敢復相天下之士矣。乃歌曰：大索既離兮，日趨彌文，五采絢爛兮，以汨吾真，中有一夫兮，其色開闢，游心古初兮，隨道屈伸，欲鼓芳風兮，以扇游氛，我將從之兮，不知其門，歌已，負詈而去。

楚客對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囊籩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昔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唯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開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影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二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歷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待史具，入舟而寢。

述元爲張道士作

天地之間，有元元之道焉，塞八區，幸六幕，茫乎大化，莫見其迹，窺冥忽荒之中，而有神以爲之樞，其神何如洞乎無象，漠乎無形，瞻之弗覩，聆之弗聞，履冰弗寒，炙日弗溫，故巍然高而不知其際，邃然深而不知其止，恢然大而不見其外，藐然細而不見其內，其施之於用也，能覆能載，能陰能陽，能動能靜，能柔能剛，能上能下，能圓能方，能舒能慘，能翕能張，毛者亦以之而趨，羽者亦以之而翔，甲者亦以之而出，鱗者亦以之而行，凡有血氣者，莫不藉是以存，所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強，不以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也，故

古之聖人，能養而全之，守一處和，若蟄龜然，一故弗離，和故弗戾，久而行之，其道乃至，蓋懼其搖而散也，乃尚其精，恐其勞而汨也，乃定其神，慮其躁而失常也，乃寧其氣，而弗擾，精與氣合，其神則凝，然後駕太清，以爲與，指冥滓以爲蓋，倚日月以爲輪，運六氣以爲轅，化莽蒼以爲馬，直遠遊乎無窮之門，雖鬼神不能測其機，而況於人乎？人皆有之，而不能之者，則眼之精疲於五色，耳之精沒於五聲，鼻口之精散於臭味，四肢之精削於運用，精既散矣，氣隨竭矣，神雖弗離，將焉傳之矣，卒仰首就斃，如暮光之趨火，其亦可悲也歟？嗚呼！混淪在上者，謂之天，磅礴在下者，謂之地，中立兩間者，謂之人，天地不死，而人皆死者，何也不知有元元之道故也，因本黃老氏餘論，作述元。

讀宋徽宗本記

徽宗爰自端邸入正宸極，呼吸雷風，舒慘陽陰，赫然而爲，聞於天下，於是彼復正人，宏開言路，意臻時雍之治，以復祖宗之舊，曾未旋踵，卒改所圖，委政姦回，託國闔閭，鼎軸非據，節鉞妄加，狐狸嗥於闕庭，鬼蜮潛於宮掖，置編類之局，樹黨人之碑，倡言紹述，擠陷忠良，虐饑炎炎，炙手可熱，百僚側足，四國寒心，羣兇方爲得志，力陳豐豫之說，開大晟府，以制雅樂，用魏漢律，而鑄九鼎，文飾太平，詐言符瑞，八寶誕受，元圭擊錫，金芝出於螭首，祥麟毓於牛腹，由是侈心寔生，邪欲轉熾，大興土木之役，創運花石之綱，良岳排空，絳霄凌漢，殫極功藝之巧，鈎致珍怪之物，君臣酣飲，上下荒淫，俾晝作夜，以亂爲治，至同臣庶之服，恣行期門之事，象之妖人，乘聲蠱惑，帝聰天神，降於坤寧，璇宮逼於寰宇，元科祕錄，方崇醮祠之儀，太虛金壇，遂定道階之品，其視法弊令乖，民生塗炭，將驕卒弛，邊備摧落，縱有耳而不聞，雖有奏而弗察，皇天震怒，災異荐臻，白晝見於禁籞，赤氣犯於紫宮，大水冒於都城，妖狐升於御榻，咸謂適然，益開戎費，滅天祚而亡兄弟之國，結女真而進虎狼之戎，卒啓狡謀，遂成反噬，張殺之降，始受粘罕之師，已出，旌旗蔽空，戈戟滿野，肆其封豕之威，如蹈無人之境，蹂躪我，傾軋我，我代，剽攻持我，太原圍逼，我京闕三鎮之制，方急，六賊之誅，已緩，勢至於此，亦可醜矣，及夫金兵再出，力遂不支，瓦解土崩，魚爛河決，宮闈淪辱，宗室翦夷，哭聲震天，赤血滿地，翠華北狩，遠臻漠北之區，父老見思，徒洒山東之淚，常是時也，雖欲噬臍，悔將何及，自非義士集勳王之師，謀臣建南渡之策，則九廟神靈，幾不血食矣，不亦悲哉！嗟夫，成湯務德，帝命式於九圍，紂爲不道，身死周人之手，其所感應，捷於桴鼓，聞以一人治天下，未聞以天下奉一人，奈何窮奢極侈，而毒補四海，百萬生靈，彼實何辜，其身亡國破，爲萬世笑，非不幸也，宜也，傳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可不畏哉！可不畏哉！

太乙元微記

金華宋濂，賦質甚弱，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皆力有所不任，惟日學操觚，造爲文章，精思弗得，能極就寢，夢一老父，白髮鬚鬢，與雲鬪，潔身被黃服，手支青藜杖，徐徐而前，招濂謂曰：若何疲思之甚邪？吾乃太乙之精，在皇漢時，曾降天祿閣，以洪範五行授劉向，若今意有何圖，第言之，吾當有以處若也，濂再拜曰：下士蠶蠶，臣不自料，得接休光，以沐浴神化，亦既幸矣，復不以臣之微賤，使吐其情辭，臣雖無知，敢不精

白一心以承靈現，臣受氣於天，屏弱而蒙庚戌之歲，律中應鍾，日在於氏，地寒以風，母姪七月，臣體即降，生未五齡，百疾交攻，熱火鬱木，邪診制肝，肝氣動搖，手拳目眩，謁醫視之，謂為癰癘，毒艾熨膚，其苦莫勝，雖脫於虎口，筋骸弗強，有牛負輓，有鍾在場，力既弗任，田卒歲荒，幸有書一束，塵齋靈戕，振拂駭劇，以佩以藏，以嚙以嘗，以求其方，瘼精竭思，攻為文章，窮年斲砭，恆不知變，更太乙曰：吾聞心有所溺者，必有所甚樂也，若之所嗜如是，將樂之邪？抑弗從已也？濂曰：臣為文之時，獨潛園廬，五官內守，形苦槩株，凡慮既滯，運思希夷，上陞層霄，下入重壘，網羅庶彙，彌布大區，自形自色，匪可數知，一一攝之，若禽在籠，若獸在檻，縱健距捷，羽會不得離其範圍，及夫意暢氣熙，與神合機，岳溢河翻，雷推靈驅，倏爾陰合，欬然陽施，鬼出電入，載正載奇，萬鈔千變，莫窮端倪，雖身執古樞，腰懸金魚，儲羞熊蹯，居飾璇題，入則麗妹，吹竹彈絲，出則戎士，負弩曳旂，亦不足以論其適，臣實樂之初，非有弗獲已也，太乙曰：若樂則樂矣，古之人亦有業是者乎？濂曰：有之，雖更僕不可盡也，請陳其略，昔有鉅儒曰：太史遷，豪氣孤鶩，閱視無前，執筆著書，動數萬言，祕之金匱，及藏名山，至今文光上燭，九天，董生三策，揚雄法言，相如大人，退之五原，若修若賦，若翠之賢，各有論著，規燿後先，虎鳳騰躍，韶鈞相宣，汗瀾卓躡，盤紆蟬連，業之既專，厥功乃全，其功何居？時磨研之，矜之稷之，湘之淪之，炊之酌之，使心樂之一日不治，若芒刺肌，六氣昏昏，精神不來，由是觀之，古之人所業，其亦有以哉？太乙曰：噫，若言陋矣，知冠角顧胡之為象，而不知弁冕纓綬之制，知糗飯藜藿之為美，而不知淳醪肝膈之味，知吳歎楚豔之為曲，而不知夏漢武勺之音，若言陋矣，濂於是憮然自失，膝行而進，俯首至地，且拜且祈，曰：臣不佞，竊受教於先生長者，學文二十餘年，自意已造其極，不知猶未也，夫井魚固不足以語大，夏蟲固不足以語寒，幸察臣之誠，憐臣之愚，授臣以要道，使臣聞之，雖即死無憾，太乙愀然不答，濂復殷勤致辭，俯伏俟命，歷一時之久，太乙三嘆而後言曰：上堦下輿，惟人中居，厥初芒芟，普未有知，野鹿標枝，蚩蚩狂狷，聖人者出，扶弼教基，揭日月，燭我冥庶，所謂建生民極，立天地心者，是不有其道歟？道雖無形，揆文可知，典謨渾渾，其畫圖奇雅，頌頌，禮樂成儀，春秋謹嚴，褒褒，餞誅，不由於此，去道遠而舍其根莖，玩其葩葉，而何以史遷諸子為？且非文不行，非文不章，天子非文，曷風四方？諸侯非文，莫守其邦，卿大夫非文，身譽不揚，士庶人非文，卒遇於鄉，故云文者，乾坤之粹精也，陰陽之靈蘊也，四時之衡石也，百物之館鏡也，中國之文章也，外邦之儀法也，可不務乎？彼辨博馳騁，以邪奪正，是誣世也，卑辭甘言，藉威取寵，是媚權也，佞慕受命，是非外繆，是網利也，氣亡魄喪，慷慨不振，是萎蕩也，抽青媿白，眩人耳目，是瞞也，若此者，非可枚舉，其文乎哉？吾前之所謂文，則異於是矣，充於一身，和順內積，英華外發，達於四國，民物阜康，政教粲洽，筆之於書，則可為天下後世法，傳曰：有德者必有言，若之志勤矣，其亦慎所學哉？言訖，四方晦冥，颶風上行，仰視天門，如有火光，反而顧之，太乙已亡，濂驚而寤，不知其為何祥也，乃召日者占之，日者端視出著，左右揆之，掛而劫之，遇復之離，曰：是謂後得而先迷，百折旁歧，儀儀安歸，雖車馬肥，終九顛而一隕，或道之於崇期，載旌以驅，歷國過都，將宰致饋，司里授廬，不亟不徐，直抵夫元聖之所居，蓋復者不遠復也，而重離又文明之象也，此殆示子學文元徵乎？濂於

是惕然悟，悉燔毀筆硯，取六藝燻溫之，未幾，學果進。

段干微

段干氏問龍門子曰：秦漢以來，正學失傳，至宋而復盛，因願竊有聞也，幸歷以告我，金陵之學何如？曰：穿鑿聖經，而附會己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顏孟者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爛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為國邪？予嘗謂亡宋天下者，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澹然不為位勢所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眉山之學何如？曰：其文辭氣，有動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其豈徇縱橫，揮翰之術，而弗知先王之道士之輕佻浮誕者，恒倚之以為重，禮義廉恥則棄去而弗恤，使其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也，曰：東嘉之學何如？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尚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禮樂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繳繞膠固，而無磊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論議馳騁於一時，蓋其所失也，其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曰：永康之學何如？曰：氣豪而學偏者，也，使其當今之世也，擁百萬兵，馳騁於天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術，往往可馭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震憾而奮張之，其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曹乎未之見也，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步寐即白晝之為，屋漏即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曰：橫浦之學何如？曰：清節峻標，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於宗果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同者，求其用處，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為一哉？金溪之學，則又源於橫浦者也，考其所言，蓋有不容掩者矣，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幸賴此不絕耳，蓋粹然一出於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於變易，亦有一定之見，未易輕嘗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為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蓋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辨，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嗟夫，龍亡虎逝，而孽狐為之，雄山摧嶽，仆而培塿為之，大氣宇脈脈，四分五裂之弊，今乃實蹈之矣，寧不為鄉學之一慨哉？雖然，學以存此心也，心存則理之所存也，前乎千萬世，此心同，此理同也，遠而四海之廣，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謂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吾何憂哉？天之高也，吾不愧其覆也，地之厚也，吾不愧其載也，心之弘也，吾不愧其靈也，吾何憂哉？然則將何憂？豈不如孔而已矣？段干氏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刪古嶽讀經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水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于持旄，龍鴻勳軒，闕不能與，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楫柁千楫，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機槍，乃糜鴻蒙，乃因章商，乃繫兜

盧皇威揚。聲斐卒。勢不致爭。彼無支所。力踰九象。厭形肖。自有電光。量度度江。辨捷從衡。授之
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遂感。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響如犬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
木彪木樹。洞妖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於陪尾。無差弗通。
率惟厥常。以昭於無疆。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嶽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
而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於古
學者也。錄竄器與方乳曲文大畧。爭妍其自知不可。丙申冬十一月。濬志。

書事

書劉生鏡歌後

伯夷柳下惠。飭身制行。皆高於當世。然揆諸大中之道。或不能無過。故其流至於隘。與不恭。甚哉。為師之
難也。近代以文章名天下者。蜀郡虞文靖公。豫章揭文安公。先師黃文獻公。及廬陵歐陽文公。為最著。然
四公之中。或才高而過於肆。或辭醇而過於繁。或氣昌而過於繁。故效之者。皆不能無弊。惟先師之文。和
平淵潔。不大聲色。而從容於法度。是以宗而師之者。雖有高下淺深之殊。然皆守矩矱。不敢流於詭僻。
迂怪者。先師之教使然也。烏傷劉生剛。從余學。經為文。頗久。近製國朝鏡歌十二曲。傳於遠邇。士君子稱
之。願予豈能使生至是哉。質先師之遺教。被人深且遠。故耳。余少於斯文。蓋有志焉。及今尤真知之。然後
嘆先師之不可及也。後之有志於學者。非果有得於古人之法。烏知余言為然哉。

書哇樂翁事

哇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為與齡。廬陵人。沂公七世孫也。生平有逸趣。當得意時。物我齊冥。不知天地之為
大。日月之為明。山嶽河海之為高深也。或登高騁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飲。俯仰然自比於葛天氏之
民。如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章東湖上。欲起徐孺子與之游。駕雙鳥。衝雲而耕。土豚壘起。盧澗若積。
塵翁荷鋤。經營。析為九區。伍伍相比。皆劇成小窪。取嘉蔬。蒸之。新雨過。綠甲浮頭。如旋螺。已而怒長。翠光
方勻。凝望皆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細細。往過來。往者不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往者固陳。來
者復新。新陳相因。如環之循。今吾哇之青萌。孰知為黃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
觀終之始。始之終。非始非終。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同晝夜矣。蓋人生百齡。萬中
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然不免於孩提。致天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
自壽。夭者自夭。吾未嘗壽之天也。憂樂之間。寧知夫天者不為壽。而壽者不為天耶。今觀吾哇。而日涉
之一。一。則妙理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矣。藝蔬云乎哉。藝蔬云乎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
者咸以為知道。誠謂翁問其故。翁不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陰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其天地焉。其
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雖難。以堯中為天。爾何暇與
大方之外哉。子休矣。子休矣。為說者曰。吾聞江右有徐孺子者。其清風隱操。出千古。見諸史冊。惜乎不

載其言論風旨。無以探索其緒。今聞翁之言。察其行事。其殆開孺子之風。而與起者歟。然翁少負才氣。
客遊諸公間。以文墨議論見稱。譽度其志。亦欲施諸事功者。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則幾
乎道矣。予故具列於篇。以示知翁者。

書陳思禮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為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歿。母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以學。遇之極
嚴。雖大雪沒脛。必使挾册以往。思禮或少懈。輒對之泣。曰。爾父為名儒。唯生一子。吾所以忍死鞠育者。欲
爾取法也。今奈何背之。思禮惶懼。卻立。若無從匿身。俟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自是不至夜分。弗休。母
年五十五。病卒。思禮被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為思禮也。思禮加冠。
而母不特養。尚何以生為。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苟有知。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
乃操刃欲自刺。家人奪之。環守至旦。其臂解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絕矣。母雖死。欲使母不死者。移孝為忠。
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闋。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逾四三年。思禮二十
四矣。初。母未死時。為擇配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掩耳不答。其嫗其友。執其袂而卒諫之。思禮泣曰。吾娶
則詩書之業。蕪矣。即不蕪。何以自給。不與市魁。買豎相逐。弗可得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綬之。其師鍾
士懋持之益急。曰。爾奈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昏之夕。思禮屢誦蓼莪詩。泣曰。妾婦為妾。姑
也。吾母今不在。寧不肝腸寸裂乎。連泣七日。夜不寐。見者哀於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策。不敢廢。洪武
六年春。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而奉旨入成均。為弟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禮
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扁扁其堂。襲封衍聖公。孔君希學。為作隸古書之。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參
知政事陶公凱。暨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

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淚滂然流。予為惻然久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
待之甚嚴。或勸之。答曰。止以一子。不可不爾也。後沆卒。為名臣。石氏以一女婦。乃能忍哀茹苦。而以嚴教
子。以節自誓。以潔白終其身。可謂貞婦者矣。思禮日夕兢惕。惟恐有孤先志。思欲以沆自勉。不亦孝子之
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於篇。

書萬安丞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鄰。君瑞父子五人。歷時已久。鄰始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
錄。鄰婦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案。歷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
爾信為鄰之鬼邪。明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丞乃上馬抵劉舍。反覆
蹟之。縱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竹坡。丞亟令左右具香鋪。則四屍藏竹下。如生。唯孩童屍未獲。蜂復導
丞至榆木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唯其首獨存。獄具斬於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暴冤者。
至如是夫。昔子友揚觀。尹漢川有蛙鳴。履履。揚曰。汝若有所訴。當前我。蛙即躍而去。揚隨其後。行二里。
所見一屍橫焉。楊捕逆旅。一物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遇所知為湖南賈人。途伏辜。漢川人與予

言予竊以載籍所見固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以為世戒

書前定三事

永嘉林君伯恭為濂言温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三歲父命名榮祖又十二歲更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試江浙鄉闈温名第一董驥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遷第二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賜王孔文高祿鄉潘如珪四人皆再薦温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驥亦為學正慶元交談之頃驥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應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温作魁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温之生甫一月爾奉新王君文博復與濂言載夢與劉錫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放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日光炫耀不可讀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汝居第六遙呼錫曰爾名亦在後須臾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讓而出似相迫逐載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都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之數載卻在通榜第六籍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濂聞此二事頗異之且言於金溪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載夢城中作樂迎狀元載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頒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為與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擢真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濂觀傳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困氣化中誠有一定之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修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書劉真人事

劉真人德仁涪州樂陵人始生有口照其室及長讀書稍通大義會宋靖康之亂徙居山太平鄉一日晨起有老叟乘輿相過撫道德經要言授之曰善識之可以修身可以化人仍投筆一枝而去自是元學頓進從之游者衆真人乃取所授書數釋其義以示人一曰視物猶己勿萌戕害兇噴之心二曰忠於君孝於親誠於人辭無綺語口無惡聲三曰除邪淫守清靜四曰遠勢利安賤貧力耕而食量入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習盜竊六曰毋飲酒茹葷衣食取足毋為驕盈七曰虛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塵八曰毋恃強梁謙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學者宜世守之金大定初詔居京城天長觀賜號東岳真人傳其道者幾徧國中且善於劾召之術趙氏為狐所祟真人勅之里中瑩兆自焚狐數百嗚嗚赴火死人尤神之然其養母如禮及亡喪祭一遵世教無愆度者後若干年追封無憂普濟開明洞微真人德仁卒陳師正嗣師正幼漁於河德仁挈以入道能預知吉凶事師正卒張信真嗣有詩文數百篇號元真集傳於世信真卒毛希琮嗣當金之亡兵戈倥傯希琮能以柔而存希琮卒鄧希誠嗣元憲宗甚尊禮之賜真人號曰太元名其教曰真大道仍給璽書護之希誠卒孫德福嗣德福卒李德和嗣德和卒岳德文嗣德文

卒張清志嗣自德仁至此世稱之為九祖云史官曰道喪千載諸子之言人人殊德仁在宋金之間髣髴老子遺意以化人人亦多從之者蓋其清修寡欲謙卑自守力作而食無求於人實與天理合也天理人心所同固足以感召歎彼得之此失之其亦有以也夫

書客言二首

天台李某遇盜官為購捕之有刀鏹工出警珥粥諸市市魁執送官工具言私於下東隣女得之官逮女問狀女戰栗不能言工曰爾毋伴懼為也爾左乳有癍可驗官覆之信然女悲自剄死三月始得真盜初女童子時常用工雜髮故知女癍工怨女嫁時不償其勞陷之黃巖少年嘗游於博徒一日飲市市人攜虛篋與博不勝馳而去少年慚其給已歸至大澤中杖之仆地有一翁挾子過焉意其病厥也扶還其家未至而氣絕市人家縛翁父子入官子哀憫不伏翁謂子曰兒毋用苦吾老矣自度在世無幾願易兒也子聞之輒自陳殺市人狀甚悉官用縱翁歸翁念兒冤也自經死為說者曰漢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為無冤民嗚呼今之從政者其釋之也哉

書白衢州

三衢沈君持正來為烏傷文學掾予謁之持正盛稱其守白侯之賢予問之曰侯定科繇如何曰衢為州雖據東浙上游厥田惟下下入賦以斛計僅三萬三千有餘豪有力者兼井且善避役役多在貧人侯察其奸令民自實田以田定賦一州服其平侯律已何如曰侯清約甚飲衢水外一物不煩衢民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不問廷有闕民立為疏直枉皆免冠叩頭謝長子自沔陽來越旬即遣歸唯一童給侍朝夕未幾亦遣侯取吏者隸何如曰吏抱案立左右唯侯言是裁不敢以意出入之隸人數不逾九凡冒隸名巡聚落以病人者悉罷去去年春藩府以善治聞天子嘉之遣使賜東帛衢人咸為侯榮予問已願謂二三子曰此南陽白景亮明甫也明甫自征東行省譯曹掾起家四轉而來為是州甚有惠政昔予聞蘭溪吳德基言若此今持正又盛稱其賢故予屢問之持正言與德基同則白侯之賢信已使牧郡國者皆得如侯則下民之瘼庶幾其有瘳乎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晉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躡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擇得良傳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益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即多病若茲委稷與筆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聞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繕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

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況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擘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韓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備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驕綫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為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濂及於濂。濂縱不願清議。曲徇執事意而徇。何從之。矜佩森如立竹。執事問難。欲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窮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籛口舌。以對時俗。實欲學為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苟於孝道有關。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為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且莫弄維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乘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況為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疏頑。不耐修飾。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跌梅花之下。竊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臥。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鹿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嘗操觚沈思時。閤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貓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為狂易。傳以為笑。儻章不能就。擊擊遠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捕蝥狀。或摩接膺腹。使氣隆隆。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蕩居。又無蓬房曲閣。可下關牡。未嘗半行。狙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事失萬金之產。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平生襟抱。視人世百為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腑。乃宿刀劍之慘。或鬪爭紛不可解。則暗教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賢乎。況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知相知者。必以我為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為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屏日甚。酬答稍煩。則肩背頹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峰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間曠之地。思誅菲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當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誓。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雙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鶴。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為。無乃有類於是乎。吾藝為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閱之家。多尊道德而淺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而獨此是強。豈棄

瑞鳳而愛彩鶴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偽真。況所謂難遇者邪。竊為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與學為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傳其術為少疎耳。今之為守牧者。不為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衰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黜之。不制。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性性徇物。聲聲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答章秀才論詩書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聲應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敢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於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微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羹充饗。不假醯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于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編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于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之弊。多符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躡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姿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于是為最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于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窮滲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于輕俗。王。張。過于浮麗。要皆同師于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鑿于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向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澁澁。盧全。則又自出新意。而涉于怪詭。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

葛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歷尙有所不逮況剛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慙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變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安同叔錢希性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遺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其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磨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疎或煥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于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于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于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言又豈規規然必于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嘆哉可勝嘆哉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宜濂白

擬答呂相絕秦書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羣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子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魏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饑來乞糶于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機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館饋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饑穆公又饋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孰不畏之我穆公忘己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于郇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懼將焚公宮以圖不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勳力同心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王出居于鄭使子駟來告難本使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引右屬糞親帥師屯于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成周殺

太叔于隈城而獨受陽樊溫原潁茅之田我穆公不敢言文公自是信宣于諸侯虞夏商周之曆莫不震疊相率而朝于晉非爲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修舊怨于鄭穆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燭之武來言曰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懼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薨我穆公以墨衰即戎敗我于穀殄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于羣臣然猶願微靈于惠文以事我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及彭衙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勝我我也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郟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卽世晉人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唯穆公之事是依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違食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民又迫我于輔氏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薨辭以文致我罪寡人聞之困獸猶鬪況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前好唯令狐之盟是申是尋亦唯命鑿乃戈矛備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擬漢賜衛青璽書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渺身託于諸侯王上萬方嚮風唯單于未款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雷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隨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草薶之且寇逐水草食開大軍至多藏匿山中册其必有伏卒有伏何以制之將軍預爲備跡捕山間寇且盡乃爲使中國爲寇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銳氣當一鼓而克勿延期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早就進退惟艱爾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即將軍不滅寇寇將孰滅哉聞者寇入上谷殺掠吏民將軍擊卻之右賢王寇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即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印俟幕府以功上使使者即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軍廣年耄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幕北風苦勁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補范少伯辭越王書

臣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古之明戒也臣雖不佞竊嘗從事斯語敢白其私於下執事唯君王加察焉臣本南陽一布衣自謂衰賤未嘗世祿故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被髮佯狂不與於世而君王待之過禮實諸羣臣之列臣日夜心計之一介狂士而上辱君王之知如此當盡瘁以事國即于

國事無所建白。設有不幸。奮伏劍結纓。以報稱萬一。言雖不出諸口。上帝鬼神。實鑒臨之。夫椒之役。夫差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夷吾宗廟。莽爲空棘。君王以餘兵五千保棲會稽。下守溟海。唯魚鼈是見。困亦甚矣。夫差不道。復追而圍之。大夫種膝行頓首請成。夫差聽申胥諷。毅然不許。君王悲甚。至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臣時在左右。憂懼不知所爲。亦屢思克踐前志。所以未忍即死者。將有所圖也。幸賴先王之靈。夫差悔過。卷旆而旋。君王既反國。臣亦得效犬馬奔走。與大夫柘稽爲質于吳。夫差畏君王之威。不敢久留臣。遣之東歸。君王因與臣及大夫種謀。以復讐爲事。食不殺而糜。衣服純素。不拘不元。內飭其政。外事諸侯。如是者二十餘年。始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有事于吳。及其平而還。後四年復往伐焉。敗之于圍。又敗之于郊。又敗之于津。如是三戰三北。遂圍之。棲夫差姑胥之山。夫差使王孫略肉袒膝行請成。君王弗之許。乃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夫差懼。太息四顧。引劍而死。君王乃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致胙。命爲伯。當是時。越兵橫行江淮。東諸侯畢賀。初。君王之在會稽。其辱爲已甚。臣豈不知主憂則臣勞。主辱則臣死。其不能即死者。爲此事也。藉君王之威武。二三大夫之命。一雪其仇。始願從會稽之誅。君王憐臣之愚。不賜臣以死。乃欲與臣分國而治。且臣聞之。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天之道也。功名遂。身退。明哲之事也。持祿固位。知進而不知退。危亡之道也。昔晉大夫祈奚爲中軍尉。請老而歸。身名俱全。人以爲知分。申侯有寵于楚。鄭之君。楚鄭之君。唯其言之是聽。非不可者。卒致首領不保。爲天下萬世笑。何也。不能退也。況臣起自布衣。幸得侍衛左右。何功于越。而稱上將軍。大名之下。難以久居。若戀執寵榮。而沈溺不返。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君王幸察臣知止知足之意。賜臣骸骨。得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去畊東海之濱。則志願畢矣。唯君王圖意焉。

宋學士全集卷之二十九

辭凡三十
第八

思數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源穉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託物引類。作思數人辭。辭曰。

惟數人之惜。憐兮。賦。矯質於自然。修。蟻規而擬。黛兮。曼目轉以成。聯。妥。髮髮而如。雲兮。鬢。輔巧以承。權。纖。腰。秀。頸若。鮮。卑兮。容。都。曼而體。便。娟。寶。瑤。紫而右。繞兮。桂。徽。瞻以半。俯。懸。明月以。縱。佩兮。錯。木。難。而。傳。冠。向。瑤。臺而。微。步兮。意。憺。靜以。貞。閒。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復。容。與。乎。江。干。勢。翻。翻。其。雲。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閒。不。可。以。久。留兮。逐。凌。厲。乎。高。寒。馮。道。紀以。爲。御兮。鍊。天。和。而。爲。餐。徑。驅。取。於。陽。陰兮。時。上。下。乎。星。辰。款。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覲。於。芳。儀。念。跨。嬋。之。鮮。雙兮。迥。迴。颺。而。曾。思。欲。愁。悴。而。委。情兮。氣。滄。澗。以。如。炊。道。苟。可。以。遡。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樞。嶽。而。聘。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噓。豁。而。闔。朗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柴。儻兮。蘋。草。菴。靡。以。相。望。豐。狐。思。羣。而。永。喙兮。文。鶴。羣。類。以。徐。翔。企。精。爽。之。不。徠兮。空。

雲龍之將將。塞侘傑而望絕兮。燿靈召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循故轍以東歸。向闌橋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蟾皎以出天兮。想織美之曲眉。繁星爛而成文兮。懷緜緜之陸離。蒼瀨落而無洋兮。思玉體之弗縑。拂蘭袖而起步兮。復經緯乎空庭。苦鴻鴈之靡靡兮。厭羽蟲之薨薨。城戶樓以悲惻兮。傷厭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兮。牌獨坐對乎華鏡。鏡影搖曳如鳥籠兮。象中心之靡寧。寒厲猖狂而思競吠兮。耳恍聞於登音。疾倒屣以啓關兮。懸關葉於枯岑。縹緲綿綿而莫抒兮。託幽寄於瑤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鶴之鳴陰。更寂莫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舒枕衾而就榻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橋有物而衡中。息纒纒以方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旬始而謁太儀兮。率靈嶺其若蓬。氛旋溶以隨森兮。風旖旎而嬰空。象車而乘虬兮。鞭列缺以斥豐隆。豹羆熊羆率皇以奮兮。樛流紆綰以相蒙。左揭右衛動以縹緲兮。條神情洞雲滄而雷春。回穴幡纒汨以崩欹兮。吸曠瀟率瀟以蒙鴻。穆眇眇以前邁兮。翻粉粉而弗止。莽冥冥以無垠兮。勢皇皇而運騰。超氛埃而淑郵兮。竟按轡乎朱陵。長麗舉噉以向日兮。有赫戲之華文。揚芒標以上森兮。聚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欽東趨於蒼極兮。青瑯紛其並迎。翠神衍衍以方襲兮。奏靈和之鳳笙。四耐芬而凍飲兮。並玉色而帶積。掛素威以升皓宮兮。盼四極之浮浮。聲收顧余而破顏兮。錫鏤瓊之華鈞。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兮。朔颼颼以吹裘。有夫黃巾而擐甲兮。握靈蛇以為驅。重陰返而未啓兮。肅紫氛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恨所思之莫余都。馳兩轂如飛九兮。又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子何為兮。獨悲若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庶弗愆於恆素。悟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鷲以徑度。召光炎之忻忻兮。緒纒纒決而不可正。視瑤形禮乾以上起兮。瀏濛弘恂雲霧。而波詭連卷。樛危杳以札芴兮。崑崙幼眇。以高峙。中洞房之泐穆兮。乃燉人之攸居。使曼姬為予通訊兮。儼再拜乎空垂。召朱扉之洞開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毋染爾穢兮。味厥施。級約福兮。曳苞節。結蕙纒兮。張椒幃兮。桂漿兮。嚙菹菜。紫胡繩兮。哇揭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郁而妻妻。余俯首而敬聽兮。書整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曙兮。陶去幽而開寤。雖嘉辭之盈耳兮。邈若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兮。願獨處而緣反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乘華。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册之昭如。日參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跛鼈之嬰棚兮。固難齊於六驥。能孳孳而弗怠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鈍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鈞矩而佩衡兮。撤蒨蒙而祛蔚。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得數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予既為此辭。皆錄一通寄王子充。子充蓋有志同。

青山辭

青山崔嵬。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興。霓旌羽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之童。口誦囊笈。有聲如鐘。震撼岩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峯。呼吸元氣。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雲中辭

黃巖有奇士曰許君。其字廷輔。治周易。煜然以文名。會天下紛擾。輒被鐵衣。操地矛。集兵以禦寇。尤能挽強命中。乘初弗信。君設正鶴一百八十步外。挾弓矢以往。轟然一發。輒中之。乃皆歎服。由是多驅馳戎馬。聞及天兵取台州。四方次第平。大興文治。建科目以取士。君慨然曰。聖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起應書鄉闈。遂取浙江第二名。君文解。去通判沔陽府。剗煩劇如庖丁解牛。恢恢乎投刃而有餘地。已而復慨然曰。予家之東有委羽山。其高摩天。委羽之下。又有桃山焉。翠峯相與回環。日未出常有雲氣起。其間縹緲。盈如兜羅綿。籠置崖谷。如翔如舞。絕可愛玩。有時下覆欄宇。覺此身飄然在雲之中。恍欲逐黃鶴。仙人吹簫而往來也。第以君恩未報。不敢決去。他時髮種種。當掛冠而歸。與雲為朋。姑以雲中生自號。蓋以表其志云。夫雲之為物。出乎太虛。歛然而有。忽然而無。其變幻有不可測者。當長空晴妍。紆徐其與。結而為祥。散而為綺。其文采郁如也。及其飄飄。鬱鬱。鐵馬長驅。雷電為之恍惚。而甘霖注焉。嗚呼。雲。哉。何其有類於君也。然非雲之類。君實有取於雲也。樂繁華者。贈勺藥以相娛。務高潔者。貯秋菊以為糧。物何嘗有心。而人自強同之爾。予方與君談雲中之趣。君忽昂然而來。顧予言曰。彌知誦子之文久矣。查為賦雲中辭乎。予聞君襟韻洒落。得爽一歸於天。故其顏四時無憂色。其號為雲中也。亦宜為之辭曰。委羽之山兮。雲薄之勢。輪囷兮。復參差。腐寸而合兮。既合而復離。不崇朝兮。雨淋漓。淋漓兮。雲之歸。玄功泯泯兮。逸難知。嗟爾雲中之人兮。胡不爾思。或出兮。或處兮。恆與雲以相期。

協晨中室辭一首

鬼谷仙人畫列禦寇御風圖。以獻其師四十二代天師真人。真人號沖虛子。而唐封禦寇之號。實曰沖虛。此其圖之所以作歟。濛濛觀之。髯松奮張。有風冷冷然起於其中。霞光發舒。閃爍無定。禦寇方乘鸞回旋。龍靈帶。凌亂不可止。遙見神山隱起大瀛海上。旭日一點如火。海濤噴薄迎之。濺沫而舞珠。景物遶人。人情塵銷。質直超鴻濛。嗚呼。仙人之畫奇絕矣。蓋以媿真人。非果在於禦寇也。真人或飛神。上謁太清。排空馭氣。靡所不之。將真人之似禦寇乎。抑禦寇之同真人乎。是未可知也。濛因造協晨中室辭一篇。真人或咏於淵精之區。九都衆真。當有彈八瓊太瑤來和之者。庶幾後天而終。可以測三光者乎。至若禦寇。寓言句有五日而後反者。微旨已備見其書。茲可略云。辭曰。帝青洞真陽太極。授神款上。修行與瀨氣俱。飛輪入溟滓。九光開翠峯。腰佩白瓊囊。吻瀟紫琳腴。曲龍有丈人。持節下明都。咬以八辰秘。攝御萬象初。陟彼方文臺。大招許瓊暉。廓落黃演烝。陽堂明梵樞。開明戊己功。幽契曲長機。義娥俯倒景。流光駐熙夷。靈集動千載。視之若斯須。稽首方諸君。同餐燕胎芝。請授長生錄。浩劫以為期。予老矣。諸書皆忘去。此卷雖久留齋中。不克題就。今日退朝稍早。道遙禁林。涼颼飄然吹衣。神情爽朗。有若憑虛而行。歌天上。遂瀟毫賦此。他日煉丹仙華山中。九轉成功。當與沖虛神游八極。握手一笑。何翅三千年也。

碧崖亭辭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為孝敬之人也。先生閒嘗來謂濂曰。千家郭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峻然而起。如雲旂翠蕤。蕩摩空濛濛。對峙雙石。極直上如笋。中敞碧崖。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湖底。或咏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予每過其下。不覺潸然出涕。故於官游所至。揭碧崖之名於樹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而寓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指而言曰。彼清泉瀏瀏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磐石疊疊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沈沈。靈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勵夫所學。期克肖乎先人。予雖老矣。此心不敢忘。予幸為辭。刻諸亭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物。無有不可感觸者。況親之昔日所游歷者乎。斯亭之建。當與甄氏思亭並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游觀之娛者。果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為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山。觀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章云。辭曰。

著存軒辭序

瑞安裴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忘乎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溫。嘗為賦詩以寫其情。予復師伯溫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聲。聲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思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兮。我親歸於黃土。六合之間兮。莫過我最苦。風獵獵兮成音。雲族與兮晝陰。我親何在兮涕泗零零。

我親雖死兮。我心不死。開目則見兮。威儀孔邇。何俟當祭兮。始如見之。彼蒼者天兮。悠悠我思。

求親其茫兮。曷求於身。我身即親兮。一體之分。戰兢保持兮。厥德常新。髮髮不敢愆兮。懼傷乎親。上慎旃哉兮。此謂著存。

孤憤辭

中州人士有無罪而被廢斥者。識與不識咸冤之。濂因本其志。為著孤憤之辭。使世之用法不慎者。讀焉其或知所懼也。夫辭曰。

哀予生之匪淑兮。耿鬱紆其誰語。恐此心之難白兮。假微詞以自吐。雖有志乎學古兮。指前修以作則。非秋蘭奚收綴兮。非申椒焉食。仗所履之正直兮。謂無施而不可。悲世塗之險巇兮。習獨中茲危禍。胡妾嬰之小文兮。竟成之於貝錦。剛指方以爲圓兮。授人情爲已甚。伊翩翩之公子兮。余素得而友之。握手以

示肺肝兮。若斷金而弗疑。何中心之多變兮。一旋踵而弗子諷。既擠子於坑阱兮。復彎弓而下石。汝面目之無作兮。曾何謀之弗深。縱禍于其曷傷兮。吾懼汝汝之良心。視日月之光昭兮。聞雷霆之隱駭。子固不足畏兮。汝寧不畏於天。天道微而難索兮。斯焉足以責汝。彼黃鳥之嚶嚶兮。猶求友而弗止。將七尺之美軀兮。乃一禽之不如。予固約結而罔措兮。又爲汝而歎歎。嗟受命之塞。僅兮。豈獨汝之爲尤。蛟龍鬪於深淵兮。寧無損於鱗。汝雖不我陷兮。予安往而逃。因唯飲泣而無所訴兮。傷子罪之不當。蒼天之至明兮。獨不鑑我之幽枉。良切咬咬之白璧兮。僉嘗其爲燕石也。織織之素縞兮。反謂其如玄漆也。欲力詆以深文兮。其奚患於無辭。咎繇之不吾出兮。眼有淚而誰知。誓剖心以自明兮。念父母之所遺。苟雉經於溝瀆兮。虛君子之見嗤。夜漫漫而不旦兮。悲風颯其四來。秋蟲響於空塔兮。似助子之悲哀。六合之至廣兮。實一身而無所。魂恍惚若有忘兮。雖生存而如死。昔公冶之所遭兮。夫何有於不仁。在縲紲而非罪兮。亦魯叟之所稱。果自反而弗改兮。縱遇辱其如榮。浮雲過而日潔兮。春冰釋而水清。外累不足以爲懼兮。懼吾德之未明。意欣欣以超絕兮。振冠纓而起行。取瑤琴以彈之兮。有和衍之新聲。樂天命以自度兮。究年歲而不再更。

李都尉字辭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爲繼。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勳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爲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鄴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爲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爲篇章。動有意趣。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爲義。爲祥。爲吉。子祺固有以致之矣。爲字實宜。雖然。尙父有云。敬勝怠者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爲勉焉。辭曰。

氣合運旋。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陪治平。惟臣謂誰。實時元老。運籌建略。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昨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辟。爵則崇侯。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藩維。藩維既安。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胤是膺。太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矜伐。文綉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躡躡公子。交趨誠諾。都尉口口。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爲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遠矣。太師之助。山崇川長。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略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

爵號之隆。冠於當世。褒龍之澤。流於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游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鳳。江淮光啓神祚。於時文武才俊。膺揚虎躍。或乘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鄧國馬公其一也。鄧公定遠人。初從上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即位。追爵為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愈。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鄧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為好問學。能為詩章。以嘗受學於子。開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閒。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鄧公。熊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詩。騏驎萬里。債於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聲。烈烈宋公。為鄧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天君。下有衆庶。苟非以誠。曷以宅位。惟誠之德。貫通於天。何感弗應。何鬱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滯。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廢。況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為僻為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維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為。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光於邦。丕爾先人。鄧公有子。聖主有臣。

張孟兼字辭序

國子錄張君生於歲戊寅正月六日。以歷推之。是月九日始入春。則中氣猶居丁丑年之冬。其大父府君。因以丁命名。張君既長。聞人先生字曰孟兼。兼者何。謂臨二歲之中也。夫丁在十母為火。戊則土也。火為文明之侯。非不煜然有光。必變而為土。然後生物之功遂。張君以辭章名世。今將刊其華而食其實乎。雖然。丁離象也。戊坤象也。離上而坤下。於卦為晉。象有之。明出地上。順而麗乎離。明柔進而上行。張君又將自此而升乎。方今聖人御世。治具畢舉。張君益昭其明德。發為人文。以輔輔王度。物有不齊。其成者乎。是則兼之之義已。或謂兼人尚質。多以十幹名。其與府君之意。則自然殊也。張君浦陽人。有學行。與濂為同門。辭曰。

趙廣字辭

浦陽趙志道氏。衣冠之望族也。有子曰廣。來求予為之字。予謂廣之文從廣。廣則因。因則為。象對刺。高屋之形。而黃則諧聲也。許慎以屋之大者為廣。實有容受之義焉。請以子容字之。何如。志道曰。善矣。乃為之辭曰。

鄭仲昭字辭

人之隘也。爾則廣之。人之拒也。爾則容之。惟廣惟容。吾將見爾德之豐。

明。其有弗同者乎。予友浦陽鄭君。以漢為名。內翰柳先生字之曰仲昭。開來徵予言。予聞制字必有祝於。是稽諸詩義而補之以辭。辭曰。

五禮攸建。冠為之先。備物祗事。無一或愆。筮期宿賓。列器布筵。弁閒皮爵。裳錯黃元。組纓屬缺。韎韜用延。尊罍有禁。柶解斯顛。離肺充鼎。乾肺實籩。嘉爵既祭。工祝乃傳。造字命辭。厥義則宜。維天有漢。灑氣成川。衝角莫軫。貫乎宿疆。夜醫既敏。若棟在縣。隨時運行。素色連娟。徵諸人心。同此儼然。森列萬象。徧燭八埏。出王游衍。與天周旋。有徽鄭君。世胄蟬聯。十世同場。義聞四傳。若實續之。愈曰象賢。圖之回之家。政爾肩。泰之昭之。先緒愈綿。惟廉則彌。惟溫則瑄。處乎正中。有赫其平。漢名昭字。佩服允堅。一理是循。願匪偏。相彼先民。日夕乾乾。一事或悖。六鑒相擬。君宜自勗。非懈益虔。器服有銘。在古則然。敢補祝辭。以代章弦。

黃瑄字辭

宣之為文。上從一而下。從二從回。乃取風回轉。以宣通陰陽之義。尋復借為布為綬。為明為徧。不一而足。若加之以玉。則又為瑄。蓋玉則象形。宜則諧聲也。爾雅云。璧八六寸謂之瑄。漢代郊祀則有司奉瑄玉。而瑄又通作宣。然則瑄玉者。亦玉中之最貴者歟。先師黃文獻公之嫡孫名瑄。濂因字之曰伯宣。且昂之曰。天地之間。貴者為玉。賤者為石。石譬則小人。玉譬則君子也。爾瑄出自瑄瑤之林。人固曰。此玉也。非石也。玉則玉矣。昂益之以磨琢之功乎。不然則玉徒玉爾。器云乎哉。雖然。器幸成矣。復局滯於一。而未能無施而不當也。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嗚呼。文獻公藏器於身。出而薦諸郊廟。非特器而已也。有如辟瘴起度。凡諸玉之用。規矩皆自其中出。爾瑄慎勿愧之。瑄乎瑄乎。其用是而自勗乎。濂。老門人也。故於瑄不敢。而敢箴系之以誦曰。

璧大為瑄。瑄乎瑄乎。平尹夜氣吐秋魄。薦郊奠廟神鬼格。其儀負出機與帛。媿義配名到幽。爾性爾繕。靡朝夕。予言服。爾宜無數。

臧士幾字辭

臧君哲字曰文澄。密人也。以儀曹屬時。詔為司隸。然其為人秀穎而嗜學。賢士大夫愛之。頗謂其名若字皆盛德事。殊非所以自稱。蓋更之。君來請於予。予摘程子哲人知幾之義。字曰士幾。幾者善惡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歟。慎之如何。誠而已矣。作字辭曰。

黃仁淵字辭

則熙。尚慎旃哉。無殆而。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汶。仁。負超羣之資。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抵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諱於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諱者執筆不能下。而頭發赤。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進。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賢之。以生名上。福建行中書。試藝棘闈。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濯不獲。

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弱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曹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島之生因執經從余學問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謫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吏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汝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何以言為雖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乾弗遜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頤一息有虧用則愆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其不偏返觀沖漠無後先其機或動矢發弦雲行雨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超虛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養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電煽生其夙夜加勉旃

張肯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為字辭以祝之或藉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親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若己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為之辭者謂余補之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醴之事然與若己友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為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為爾陳鋒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楹有當於前爾播爾營勿違厥時必將必迎勿闕其成載厲載興茲為善繼父事是繩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撓而傾況爾秀穎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困載盈上慎旃哉學惟烝烝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沈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宮未試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時成稱旨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類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予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寶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神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煦以達其衷用廓其蒙

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修矣蚤夜孜孜唯道是求矣豸冠巍峨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盡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為罟豆難充焉規模卑狹世則病痲德藏於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尙焉焉庶幾不器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寢長加元服於首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驥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冀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二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峻陀天機趨騰絕山飲河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燕哺越視同游戲四誰其似之溼注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離天閑翺翔玉臺裴回五奚官善馴是潔是拂林以美薦飲以香粒筐器屢虛無弗及六物尙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據口噴紅光長鳴九衢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驅車能厄神駿三羸五駑過者誰問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羣翦水為神製體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九侍經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頡太官致饋龍資之隆揆古無愧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騰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十一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於所稱惟德予言非誣驥之無數二

宋惟善字辭

宋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為同宗予侍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皇上親擢為給事中朝夕在帝左右時被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予與惟善為同朝頗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為請已二年矣叔父文墨之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笑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伍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彈惡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子有言將何有裨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牢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曰天道體用弗遺式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倬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既加外聞益修積久發弘上簡帝衷峻爵窮官日致顯融君恩如天無不覆濼味思之非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滯壅疏孰蠹盍剪孰才盍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賢善之推成己成人庶其在茲我著我辭微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籤史補張馮加冠字辭序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常贊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為甚重。馮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邇來監祝。廣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黃君子邕。嘗為推說字義而序之。馮事子頗謹。聞復以祝辭為請。子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子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制字之義。馮之意難固拒也。遂勉勉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為敬其名。為敬之期。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嘏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慎擇為尸。豫撰厥几。庶堪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臯尸戾止。益虔弗懈。備備工祝。左承右趨。既贊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贊。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繽紛。誠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味卷阿。歸於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為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營絲毫。非志之醇。時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壹循乎敬。大本既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屆。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鄭氏三子加冠命字祝辭序

浦陽孝義之門曰鄭氏。其十世之長仲德甫。筮得柔日。宿余為賓。將冠其從子木。果。余親與之周旋。降升。以成三加之禮。於是稽名定義。製字命之。夫平土有叢為林。因字木曰叔林。日在木上為果。因字果曰叔昇。丈夫致果為毅。因字果曰叔毅。命已遂。通祝之以辭。辭曰。

三加三離。既備禮儀。昭告爾字。各宜聽之。木從地生。舍和茹滋。孤撐非貴。蓬生乃奇。蔚若鄧林。陰陽蔽虧。欲構清廟。掄材實宜。毋學樛樛。擁腫離疏。為世鄙賤。工師莫親。木其昂哉。夙夜克治。果果出日。新陽則微。及昇扶桑。其光陸離。旋諸靈局。傲然弗緇。昏昏既斂。洞察毫絲。毋若小夫。中宵而趨。適塗塗陷。陷於滄庫。果尚昂哉。賢者自期。人之立志。樹德為基。唯果而毅。篤行不疑。譬之大將。建以鼓旗。奮矛爭先。矯亢欲飛。毋習巽懦。如脂如韋。開過周峻。嬖孽委佗。果尚昂哉。振厲有為。爾三子者。味味以思。彼蒼者天。體物無遺。或出或入。靡不爾隨。尚濼爾心。一髮不私。履善蹈道。君子之歸。苟務口耳。言從行違。奚翅懶禽。安於鬚眉。世之恆流。父子異炊。脫有不善。衆方見嗤。況爾庭門。十葉聚居。名播寰宇。形筆所書。尤當戰惕。若臨險巇。遊厥祖武。全其秉彝。翠翔於堂。東填西篋。獨行於庭。左矩右規。庶幾無愧。七尺之軀。子年耆矣。百艱備罹。涉事既廣。理能真知。諄諄爾誨。辭肯貢諛。請書座右。視如嚴師。

鄭柏加冠祝辭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清者。執經為最久。近又攜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賓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尙闕。願先生進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實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喻人之得禮則內諾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今柏之門。內外皆禮。且十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免無乖謫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為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為田。修禮以耕。耒耜用宜。務其蕪穰。灌以淵泉。時功既施。遲彼有年。逮其大備。食之肥鮮。稽顙取譬。柏號最堅。暨於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莖葉華。外柔內澤。本固末綿。我挈其綱。物莫敢先。藉禮為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釋回增美。植正斥偏。情通上下。會無間言。接諸稼事。理不少僂。爾生鄭柏。神綏蟬聯。由禮達義。世已十傳。煦然春溫。嘉生繁駢。旌書焯焯。降自九天。爾生已冠。學維淺淺。朱唇漆齒。玉潔珠圓。元賓加布。三祝於筵。取端配名。勗爾致虔。當為譽日。與鬱回旋。勿隨鮮葩。銜奇競妍。此謂敦本。確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視辭止斯。爾其勉旃。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序

冠者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於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爵之等。裳有黃元之錯。器有尊瓶。醴之用。鼎有乾肺。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為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為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頹俗靡。冥然夜行。如擗墮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為之永慨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修。為文辭亦整綴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為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予為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為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為甚重。繼撥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濟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收屆。乃以字稱。此非編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責。用底於成。爾生名安。以定為字。稽諸聖經。敷列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方其未定。遂物而搖。紛紜舛戾。水洳風飄。及既定只。類鑿孔昭。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為致斯。因靜之故。靜為動基。理罔弗具。辟地博厚。發育萬幾。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靜主乎內。靈局廓然。隱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澤將刊。漸獲所止。斯不為難。其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逮及後世。葩藻是弄。誇多闕靡。有如聚訟。六書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覆雲。雨於太空。被其澤者。碩大而充。其憫彼夸毗。以華喪質。直究本心。傲如出日。微言猶存。可以尋釋。生居其鄉。敢不自力。八衛生長矣。燦如秀榮。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喙其至精。亦既有文。五色交彙。九其我後。資贊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

東湖先生方君招魂辭

至正元年春。東湖先生年過九十。貌加耄而神益壯。一旦合賢士大夫於庭。先生被古冠衣。出蕭賓升堂。已復掛賓成。東向坐。顧外孫楊恆。執豆籩。乃從容舉解。而揚言曰。老夫耄矣。其去人閒世不遠矣。私自念陰陽之運。相摩相盪。而人實藉是以成形。有生者必有死。斃者必終散。嘗味味思之。上自頭顱齒髮。下自肩膊腰膂。不知何者為可藉。何者為可恆。乃欲長生坐閱世。而不死乎。予每讀古書。見所謂豪傑之士。不可勝數。或提三尺之劍。擁百萬兵。呼嗚叱咤。而江水為之湧起。或掉三寸舌。高軒結駟。游騎於諸侯之

閒亦足以備強而下敵者。而其人材略雄矣。其精魄勁矣。吾將求而與之游。則已為飄氣。而無致詰矣。嗚呼。世之人。凡以有涯之身。與無涯敵者。皆可悲也。是以榮啓期。林穎之徒。有見乎此。或被索鼓琴。或行畦拾穗。雖至老死。不以戚戚少嬰其心。子獨慕之。嘗聞古有虞殯之章。蓋率歌以挽。擯於塗。與其施諸死後之鬼。孰若子親見之。賢士大夫若不予棄。宜賦詩以挽子。子當乘安車而出。使善言者道子而歌。子且舉輪為節。以應之。是未必遽減於秦。淮海也。賢士大夫若從子言。願舉此。願為賢士大夫。善。衆皆曰。然。先生既行。解已。又舉解言曰。賢士大夫固悅我矣。子又問古之人。有遭讒放逐者。或閱其魂魄。離散而不復還。作辭以招之。其人初未嘗死也。子雖無放逐之憂。而其精神皆已散。筋骨皆已離。願未死耳。幸未死。有能辭以招我。庶幾翩然自適。與夫既死而有靈。亦御雲龍而一下聽之。又未必不飄然而笑也。此非屬吾。景濂而誰為。願舉此。解曰。然。於是賢士大夫執解以辭先生。且各謔歌詩一章。以進。濂因製為招魂辭云。先生名某。字德載。姓方氏。越之暨陽人。其行大略見於延陵吳公所著碑銘。辭曰。魂兮。既徠。毋遠征些。上下八極。皆曠冥些。華山如雲。倚空青些。下有芝房。炳明靈些。自開綺疏。紫檀局些。銅龍承柄。吐赤瑛些。繡帷高卷。耀耀軒些。綠地衛殿。若流星些。淳熬熊脯。溢鼎鏞些。狼腦凝膏。如玉晶些。九霞元冠。五紵綵些。麟衫鹿裘。光煒煒些。珎瑋合節。鏘璫玲些。離瀛巢和。一齊鳴些。折鬪飄飄。發繁聲些。趙舞激風。宵霓旆些。秦歌曼迴。近懸瓊些。室中百具。無一不精些。中天化居。能及此清寧些。魂兮歸徠。不越故庭些。

哀志士辭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白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人之諸備。自辛願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遂也。因撮其大略。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

辛願。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於文辭。尤以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絡麻。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獄。文峻網密。絲毛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疎宕。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願麻衣草履。足履赤露。坦然於其閒。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雖嗷嗷。張口待哺。素負高氣。又不能從俗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踏。一假詩以鳴。雖百沮之。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笑嘆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假柳泉。韓城之閒。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槨。狐狸亦可。螻蟻亦可。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助。麻衣如墨。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食。我腹雖虛。我腰骨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焉螻蟻。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

李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得從事史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屈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審縮慘沮。握筆不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乘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證左和半。論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曹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恆山公武仙在鄆。汾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參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餓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憤慨之氣。人以此稱焉。辭曰。奎星光。今何其昏。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堪穢之。我言弗信。非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我嘉。覆謂我借。我視我軀。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右莫不。然爾又何傷。

劉昂。字景玄。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市家日歷。麟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謂官制與兵家。成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策策兀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登聽。嗒不得語。遇其飲酒。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敘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遂。或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關靡。一物不知。吾慙所恥。獨立千古。上邇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滅。

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涇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驍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儼然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荊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幸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於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先是正大開。元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適驛之。突騎退。走填厓谷。深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滅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奇。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開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時。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奇節自負。人號之為三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而冷如鐵。霜崩所加。邪蒿即折。才豈止斯。兵筭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貍式。

皆驚人聽者掩耳避去及操筆繼辭則海蜃吐樓而芝罘翠壁隱見空濛開可怖愕言誠奇男子濂故刪孝光文為辭哀淵且附見言事以見可哀不特淵也辭曰有開其先照以中有紹其後文以彬何過其施祿以屯

王季楚哀辭

王仲淮季楚越人也其父長齊檢校江浙行中書政成謁選京師時季楚年方二十餘請從行既至有多季楚才者其名遂陽行中書授季楚大寧路儒學正未幾以病卒檢校君哭之甚哀既請國子監丞陳公旅撰銘揭墓上復謂其甥方泗曰子深哀仲淮既不能壽而又客死其二子基始八歲始一歲儼然也仲淮有知其能瞋目乎聞汝交友多能文盍求辭以哀仲淮且慰我泗來為濂言濂竊悲之初濂見季楚於泗家眉目秀整每言輒牽引史傳幾若貫通者濂方意其必進用於時今若是世之人欲以智力相雄長而不知止者果何如耶辭曰冥冥玄化孰尸其權胡子其才而不于其年嗚呼

陳子章哀辭

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始子游學諸暨之白湖而子章實來予因獲與子章交當是時四方來者類多執紼之子喜眩文綉以自媚人爭悅趨之獨子之貧短衣纒能至軒冷處前廉下四壁蕭然誰復見顧者惟子章與子燈影相照而讀書之聲相接也子時學未聞道心頗不能平子章嘗憐慨顧予曰子量隘矣是焉足以汙子哉子章好使氣人稍加呢白眼視之至其去乃已予因用子章厲予者厲之子章嬰然謝曰是善教我子章自是與子居至離也子既還金華子章亦去越三年予再見子章於烏傷更相勞苦子章握手顧予曰子之貧尚爾邪子但力學天殆不能貧予也予觀子章貌加壯其厲予一如諸暨時未幾予復西還金華又二年子東書寓浦陽子章聞之喜以書來曰予昔在諸暨與子居僅四月而別在烏傷未十日而別今子來浦陽浦陽子父母邦也予家距子之所寓不百里庶幾與子少相羊乎予亦喜當與子章時相見也又三年子章未嘗一來予竊怪之因詢子章所嘗往來者其道子章病咯血氣脈脈不振予謂是疾勢雖迫人得良醫可已未始為吾子章憂又四年子章竟死嗚呼吾子章竟止於斯邪予之交友固多矣如子章者寧幾人哉積二十年之久僅能再見之蓋以子章春秋始壯子雖少長亦不過二三年其與子章游未晚也豈知子章遊先予而棄去乎予蚤知子章若是又敢憂百里之遠不與子章周旋乎子章已矣孰能相予之善孰能指予之疵哉子雖欲不衰子章不可得已因從而著其辭子章諱驥姓陳氏子章字也浦陽人辭曰已乎子章天賦爾材而鍾爾精宜乎輝赫其聲光振拔其華英不秩登於百石亦名薦於九卿奈之何單襦短褐不知珪組之貴藜藿糗飯莫沾鼎鑪之榮雖足勵乎敵愾神燄乎籌燈竟不少用而遂潛輝籍迹於泉扃則吾子章何如勿生已乎子章白楊萎萎宿草莽莽悲泉咽而不流寒雲鬱而欲聚以吾子章之才之淑而遺下制於一坏之土寧不使予撫遺文而增慨想音容而惻楚也耶嗚呼嗚呼

哭張教授父子辭

濂同縣張公繼祖力學而尚志操少讀魯仲連傳見其排難解紛歎曰士當如是而已大德中縣有桀黠吏挾重辟害民民惟怯莫敢觸其鋒公直之部使者時東方抱案在庭公面疏其奸卒置於法延祐間郡上公才行署雙溪書院山長考第成遂調濂州學教授公為復侵軛稽其步畝刻石學宮會守武闕太府徵公攝州事時歲薦祲道殍枕藉方下令勸分公為設方略使持券者左入受粟者右出竟事帖帖無譁居二年以大父喪乘官歸卒其子道生力學如其父屢應進士舉不利困頓殊甚適余觀以監察御史行部浙東觀同舍生也召見相勞苦薦為武吏書院山長未幾亦卒初濂年幼時見公公即相器重與為賓主禮俾同道生師事城南聞人先生速今粗知學而不陷於小人之域者皆公賜也濂既往哭公付未幾何又哭道生焉雖石人猶當墮淚近抱疾在席聞中夜尤念公父子不能置起篝火蒲室申之以辭辭曰

番番良士僅以教施才不盡展入期有兒兒今死矣吁其悲

哭王架閣辭序

王君禮字德濟寧金鄉人祖仁義烏承父端深水州稅務大使母劉氏君少警敏人物又魁傑嘗擬得自咤曰王禮不尋功名功名當自來過王禮爾豈有維在布囊而末不見者耶遂學治經試進士不中即棄去攻法家書為衡處二府吏尋補書吏浙東廉訪使者府遷浙西名上江南行御史臺辟察院書吏已而貢入中臺察院出調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俾贊憲政人器其材因會酒言忤御史銜之以事申君下符逮就吏君坐樓上歎曰男子頭可斷膝不可屈死則死肯與獄吏對乎遂拔刃自剄左右急救君已仆地血湧然流君妻劉及子僧僧忍泣具棺斂載入金華即城北五里藏焉蓋君自幼寓金華又以女妻縣人江濱兵起山東道絕不能歸故君喪來葬而妻子皆來依江初余入郡從聞人先生學君同日至與之語又知同庚戌生人相識也書屢切經藝晚則握手同游箭或縱談大曠輒墮弗顧或聯詩縱脫口即促繼之遲則問昏鼓動琴瑟始歸日以為常一旦去為吏余遂不以書記通有自浙西至者出君手書相勞苦且曰吾薦子於方獄大臣行授子校官矣子能為我一出乎余以書謝復固辭居亡何聞君死矣余之辭君者非託此以為名高竊自念貧賤士何往不自得君固不忘故人余是一動人必病余以為挾且私是以弗能往視君侯君他日歸休御款段馬候君青霞白水開未晚也嗚呼孰知君之遽去余而死矣乎使知君之遽死也縱百千其人以為私以為挾朝夕迭提余耳而喚之余尚何恤必能謁君虎林之上矣今復何言哉今復何言哉君既不可見乃絮酒囊鷄走哭君之墓當知余至哭迎于途傑然也余心益百折不自勝造為哀辭一通以洩余情雖然余情其得而盡洩乎君卒時年四十七至正甲申九月十二日云辭曰

逢揚埃已滅，猶放悲靈之旋，錫我祐，沛若雲雨下土。

氛獨翼三
題辭

菊坡新卷題辭

當徐陶君用高蓋出於晉徽士元亮之裔。凡官職所臨，必效前人種菊花滿坡。當萬木搖落時，花始秀拔。低昂枝上，若赤金所鑄，頗可玩。用高公退之餘，酌酒與花對，恍然如在柴桑籬落間，殆忘其章綬之榮。案牘之煩也，或者疑之曰：仕者樂乎朝市，故馳而弗息，隱者慕於山林，故往而不返。有若水之與火，未易合也。昔者元亮遭時孔艱，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因有託於菊而逃焉耳。今用高則不然，生逢有道之朝，亦既由憲史檢校中書而主畫於秋官矣，乘成以致君澤民期之。用高則留情於菊，若將與世相違者，無乃不可乎？嗚呼！是何言歟？觀人之道，不於其迹，而於其心。迹固朝市也，而心則不忘乎山林。謂之吏而隱可也，迹或滯乎山林之中，而其心則馳華趨榮，無一息之不思市朝，苟謂之為隱，孰能信之？況君子之出處，可仕則仕，可隱則隱，初何容智力於其間哉？使元亮當今之時，將不能不仕，而用高生於元亮之世，似亦不得不隱也。世之人學元亮者多矣，皆在乎去位之後，用高則見於在官之時。此蓋魯男子之善學柳下惠者也。用高誠賢乎哉？予固不敢以用高方之元亮也，以其志之或同，而他人未必能知也。聊相與一言之，并作采菊之辭，以遺用高曰：我采我菊，其和矣。今我不樂，其曠矣。發其情矣。吾行歌矣。我菊我采，露其晞。今我不樂，白日馳止。白日馳止，吾顏衰止。歌罷，用高覽衣而起曰：贈予言者益三秩矣。予頗能知予之志，易為書於新卷之端。俾詩家者流繼之，他日約予於三徑間，俯仰西風，歌此辭而餐落英，願不美歟？予不敢固辭，用高通儒術，為仁厚士林中多稱之云。

羅鄂州小集題辭

有倬羅公，家於歙邦。幼名曰愿，冠字為端良。其父吏部，內外踐敬。春秋之學，與胡氏抗衡。生子凡六，皆能辭章。公居其五，尤赫赫有芒。既收世科，歷仕縣州。出刺武昌，卓蓋朱旛，積用翕以張。夫自五季以來，文氣日異，宋室龍興，篤生剡師。汝陽浚其源，二尹導之。元城倡於前，范張和之。逮於廬陵，日粹以夷。臨川南豐，眉山父子，同饒而聯輝。清寧協順，功用發揮，精氣充斥，暢達變合，神而光景，弗虧。奈何王轍既南，涉於偏頗，衰俗羣趨，以事決科，浮聲切響，駢言儼辭，襲謬而踵訛。公挺其間，弗徇弗阿，濯其孽河，障其頽波。謂六經之作，如日行天，不可以札靡。唯秦暨漢，是則是效，接其遺軌，而視法在軻，然而畜之不弘，則助之弗振。爾志今古，潛神典墳，玩陰陽之交，察海嶽之文，敷治亂之變，通典禮之津。以至裨官處初，旁行敷落，鳥獸蟲魚之倫，凡可以資博識者，咸區別而釐分。力思精索，從莫遠長，玄功以凝，將通乎鬼神，故其形諸篇翰，鑰啓繭抽。高雅精鍊，莫之與逮，喬嶽巖然，上凌太清，而陋夫土丘。戴冕執圭，屹若山立，而異於卉裘。榮溪之金美，則為鏗，千將之鐵，百鍛始造，視彼餽餉，貧乎不作。考亭朱子，取法魯麟，發人瑕類，一髮必辨，獨推公文而弗舍者，以協理之微幽。嗚呼！公既逝矣，遺文四行，唯於東南，榮如列星，遭時不平，遂

壞於兵，其諸孫宣明，賢而有微，懼懸黎之鑿彩，結綠之沈英，復鏤於梓，以震其聲。以開其冥，以鉤於衆聽。濂也不敏，幼誦公文，蒼白無成，搏朽壤以代礪，不歷亦傾，揉敗槩以為弧，莫使之綱，其瞻公之製作，猶應龍之降，升區區贊述，何繁重輕，姑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使後生小子，知豪傑之士，不為衰俗所囿，而雄渾之作，或當與秦漢并。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

贊

文右相像贊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足以澤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受知於聖主，宅右揆而相泰深，沈有謀，真游國之裔，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猶可作儲夫之氣，而被邪佞之魂，嗚呼！此所謂邦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歟。

婁貞公贊

原武婁宗仁，當天后政嚴之時，獨以寬厚聞，其弟守代州，宗仁教以睡而自乾，至今為善者師焉。因贊之以自勗，贊曰：

我言之挑，斯辱之招，我行弗足，或貽其辱，二者無失，其至由外，內省不疚，我則何罪，我而彼唾，乃彼之愆，我何潔之，正使自乾，孰忿自乘，攘袂而問，孰量之弘，受詬如頤，是非苟糺，不亦殆而微公之師，吾誰與歸。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閣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傲如兮，肯汚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滕奉使贊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嘗未靖康初以太學正與會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命以黃幡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慕此殆不事二君者歟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而事狄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祭文使費用規事君而有一心者贊曰

東陽十孝子贊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幡裹屍以全臣節如壁之白弗縹弗缺其人雖亡精神不滅上遊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秦頽烏鳥為人

古有醇孝厥姓惟頽父喪未葬行泣道間我春我鍾是鍾是瘞彼羣烏何知銜土予助我家既封烏吻血流感爾異類愧我同儕秦風日凋借鑒錚而德色誰意露雲之四蒙見此曠日千載之下禮盡淪胥豈獨愧君烏亦不如有廟殿殿春秋是祀用與薄夫作孝子

吳斯敦東陽人

有孝者斯峴山之阿父罪當誅兒心奈何自非吾親盍從生我我寧隕身父死其可九關義義虎豹斷斷泣血上書願易以身王用爾恤卒全父命更旌爾門風彼不令池波瀾淪幸木扶疎清風肅然過者下車

晉許孜東陽人

嗟嗟許生實孝於親胡風木不停遭此難屯轉車既載負土築墳我親我朋敢曰勤彼鄉民手胼足胝我不為辛巾筒猶存几筵不改惕然念之吾親何在秋霜凝凝春雨濼濼父分母分得無苦寒與饑兒既不見寧不念茲天高可極此情罔極鹿獨不閱我觸我松柏嗟嗟許生厲志不移終身之慕於子見之

唐馮子華東陽人

緬彼孝悲緜廬慕傍思親不見欲與俱亡白月寥寥悲風四起蒲伏號呼哀徹心髓天錫嘉瑞慰我孝思有歟斯免有倫斯芝孝馮曰噫吾焉用汝九京莫與百瑞奚補唯爾孝子樹我世防雖歷萬祀厥德彌章自公之亡肖公者幾茫茫堪與孰非人子

唐應先東陽人

卓哉至行衆人所難存我應君技涕洟瀾親之云亡中心咽塞雖草生髮開何暇束柳昔處膝下其樂決決今我來思舉目但見白楊彼蒼蒼者天曷不我憫苟可從之我生奚恤爾心之苦爾行之優雙闕峨峨卒承天休

唐唐君佑東陽人

唐氏之子以孝行聞死生一節弗歧弗分唯思親不置鞠明究腫誰無父母以樂以愉今我何罪獨行次且我罪之深我宜阻墜胡獨使我親先彼朝露昊天不弔直至於斯渺渺音容如何弗思官用褒旌封報在舍匪私爾一人式勸來者

陳太謁浦江人

浦浦之閒有氏曰陳親沒居廬衰麻終身心勦形瘵杖而後起一氣如絲去死無幾朝哭如吞莫哭尤不忍開松風脩脩林鳥嚶嚶來助子之悲號遐思弗寧起奠我爵果有在前烏鳥爲之不啄世溺失防頽彼澗澗我思古人古人焉往

宋董少舒西陽人

有偉董君父以令終躬負厥土馬豛其封四郊無人夜寒如水黑鷄潛與如臨神鬼董君出處擁填撫膺念父寥寥長哀無聲日兮月兮能照下土寧不閱我最苦顛頭入九泉奉我父母靈芝煌煌駿發爾祥蓋紫綺黃於燦其光有焯董君德馨斯不亡

宋金景文西陽人

潞水之州三山之坡下有孝子孝如之何父疾在首籲天請代願萃予身我親罔害母棺未窆執繩以前天光下燭五色燦然五色燦然未足爲怪怪也時風勿犯其里苟匪中忱曷以臻此縣代是師於戲孝子

宋賈南金金華人

孝道之弘百行所生誰與賈氏實敦古風生弗離親沒安可乘忍令親之玉體爲泉屬所閱書雖不可見接以夢寐夢中相見宛其未死覺後求之寒燈在几得不慨茲濟濟墮淚睜爾孝德閱我章逢梟蠆其貌龕藏其躬父子相札或不和容我述贊辭用發民衷

許魯齋先生贊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微墨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攝衣寒泉之隱張皇幽眇簞筯毫絲如皋陶淑問畢其精辭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闕城遂升堂堂橫經自監矜佩鏘如祛其人私屈其天華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如時龔龔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

劉靜修先生贊

先生之心嶽鎮川澄先生之操玉溫石貞先生之學寤寐六經岐陽之鳳魯郊之麟和氣襲人盎然陽春

登周孔性情恫其深醇或出或潛與道周旋九原可作吾爲執轡
 吳草廬先生贊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而真篤生哲人慎斯勤斯絕乎等夷於道早知罔如秋霜
 照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蓋八區閣而弗符玩心神明操觚弗停與衛聖經學徒是依毛之有麒
 甲之有龜矧其淵冲以消吝封心熙氣融聖王當軒留聘益尊施教成均北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大明太史金華宋濂贊

虞文靖公像贊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耀機爲駕緹耕也手握化樞人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煖熒也上凌霄漢
 下燭九漠也無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窮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
 也疑爲喬雲燦爲德星也琬琰所勒鬼祕神局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先師內翰柳公真贊

偉貌長身端嚴若神而融然春溫海闊天高莫窺規其宏度靈奔騰豎登驅駕乎雄文來趨踏之
 衿佩作儀表於萬神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號於乾坤惟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
 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涕沾巾備使泉臺之可作庶幾士俗之還瀆門人具官宋濂拜讚

吳山長像贊

原道書院山長吳履子之異姓弟也人之評履者一則曰履善屬文其嚴簡蘄絕類秦漢閒人語迫而
 視之有光淵然也一則曰履自幼沈酣藏獄中行草書皆入妙品如寶劍舞空光芒溢發芙蓉出水能有
 餘妍當與鮮于太常齊驅其得意者或謂過之其知履僅若此至其尚風義赴友朋之急不顧水火雖古
 人猶難之者未必能知履也因贊之以白履行於世贊曰

若人者其古君子之徒與聞人急難即欲赴之力縱不及心懸懸其如饑水火在前幾若弗知輟轉不寐
 而長夜以思世滔滔而莫察吾獨探其隱微彼以藝文爲街者其相知也不亦淺而若人者其古君子
 之徒與

石巖凌先生像贊

冰霜顏面鐵石心腸持斧七閩百壬斂藏神明之政淵源之學其人雖亡清風猶昨

溟澤生贊有序

溟澤生者盱眙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
 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
 揖曰子非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大可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
 尙了然心目矧矧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
 曦叛盜發其家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內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侯子亦

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蓋教以家中書其算繇聲音起生神鑿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
 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既成去隱宜欲徵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矐目厲聲曰俗儒幾
 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查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
 中特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間買似道遺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
 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欠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會
 淵子家索酒醉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臣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
 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鼎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會樓聞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
 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安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
 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閩廣中吾不
 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
 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訕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畫爲經爻繫辭爲傳
 黜文言象象二傳爲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
 明絕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
 學者唯國子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
 平昔所斬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投復後又授都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
 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子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
 鳥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有元集歷體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開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右文從衡以澄以明以洩其誠以奠乎元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絕陸絡微茫誰其我縱我參我
 朕九師麗之我苞我品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陸而昏如涪絲以禁天未降劇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於
 百原超神沖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匪我陟其巔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
 弗傳有冥者家卒昭以宣或得其傳載神於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皆詳見微土髮
 汎矣朋昏以世莫之成矣魚在在鬻尙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播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愛
 孔多我山河我河我弗勝俾淪皆以說我酒既嘉我瑟又和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旒央央我車虬虬
 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稔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板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於大川
 悉徒楫之楫副宇樞子子焉依國武斯墜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畫作夜鵝舞於林鬼岷於舍孰投是艱
 會英之艾乃怒乃驚乃膽乃行乃遞死於其陸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幸淪
 於數一曲之流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明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余自幼卽見長老談溟澤生事近見李滄性學及成光子質所造文又知生爲詳以生之精藝如此而

修宋史者不列之方技傳中殊可恨也。故子愍之。特序之。又傷身道之微。激而贊之。惜乎予文蕪陋。不能永生也。然予情亦至矣。瀝志。

采茶子贊

榮陽鄭仲德有隱操。嘗采茶九藍山間。因自號采茶子。斯贊之所由作也。贊曰。

彼采芝者。肥遯之士。傲傲霞外。不容纖滓。白月入懷。涼颺沂楹。高視一世。何慮何營。

匡山居士真贊

紫眼有稜。足以洞視千古。長髯如戟。足以畏勳百王。或建大將鼓旗。而殄殲於妖沴。或被處士冠服。而容與於雲林。可顯可晦。載浮載沈。壹委順於外物。初無累於真襟。縣千尋之丹崖。莫踰其峻。瀦萬仞之重淵。罔測其深。抱忠義之志。而耿耿自信。所謂不變不改。若百鍊之精金者邪。

曾侍郎像贊

身形之瘦弱也。則山澤之臞。精神之凌厲也。則列仙之儒。博極諸書。而守之則約。智周羣類。而處之若愚。當議禮而考文。較損益於錙銖。稽百王之軌典。翼一代之鴻圖。豈非養德之腴。造道之樞。而為國之蒼艾。邦之著龜者乎。

章判官像贊

唐福州軍事判官章公修實。檢校太傅仔鈞之父也。其遺像至今蓋四百餘年矣。二十世孫御史中丞益。偶於閩中購得之。如獲至寶。持以示其友宋濂。因為作贊贊曰。

四十二代天師張公像贊

含冲葆虛。執真之樞。翊度宜靈。契道之符。龍虎衛乎左右。風霆屬於指呼。此古之博大真人。而今之列仙之儒者邪。

趙使君像贊

宋之王孫。元之循吏。才優識明。政通民治。未老而歸。臨難不試。儲夫觀之。可以作氣。

趙子昂像贊

文運中微。頽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游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之升。與日同出。彼儉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吳穰自開。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玉。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李太白像贊

元行臺治書侍御史亦憐。真班所藏李太白像。係祕閣傳本。吾友危君太樸嘗為之贊。自後流落於金陵。賂氏酒家。洪武己酉秋。郡士王宗溥購獲之。尋以奉本見。因造贊曰。

金童來迎。絳節翠旌。下土穢濁。孰堪後先。驪然一笑。騎鯨上天。

傅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兮。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兮。則游神乎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玄。高岑兮谷綿。白鶴舞兮躡躡。豈非長跨於洞庭之野。吹瓊管而招飛仙者耶。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沈潛乎仁義之府。嗚呼禮樂之場。窮春秋而寓衽斧。法菽粟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攀次公之黃。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回下列。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遊於五羊。豈謂於人者難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鬱滂。當見騎麒麟而下大荒者耶。

元英處士方公道像贊

予學子方孝孺。元英處士之諸孫也。持處士像來請贊。贊曰。

王宗普像贊

以子為貴。介公子耶。何其神清氣和。無綺執之態也。以子為仙翁釋氏耶。何其與時俯仰。遊乎方之內也。以子為詩人韻士耶。何其清奇勁直。訥然而謙退也。然則果何為者耶。蓋跡混乎三者之中。而心游乎埃壘之外。此吾嘗謂空同子以古之人而處乎今之世也。

危雲林像贊

文繼虞歐之盛。位居廊廟之尊。天下譽之而不為喜。衆人毀之而若無聞。此公所以為大雅之君子。傳百世而長存者乎。

王指揮像贊

真人龍興。山川降精。仗劍來從。莫非豪英。維時王公。皆將家子。虎吼鷹揚。萬夫披靡。成功錫爵。遂鎮一方。馳其武威。佩玉冠裳。何以觀之。有煒其像。益懋厥勛。配古良將。

蘇都事伯變像贊

才足以行志。智足以成事也。苟盡施於時。必有大過於人。而得位以行者。僅出其一二也。年齒之高。林泉之趣。皆公之所宜有。固天報善人之所致也。惟有子之甚賢。以文鳴於治世。足以繼絕學於前人。揚休聞於不墜也。此吾嘗私為之善。誦長公之言。擬公於晁氏之君成。而知其無愧也。

自題畫像贊

廣陵孫生貌予。真人皆失笑。謂無不似者。因題其右。辭曰。

又
吾心與天地同大，吾性與聖賢同貴。泰之何隨於曲學，局乎文藝，忘其其實之歸。溺此浮華之麗，頗墮於得喪之途，眩惑於是非之際，縱濫則於大方，竹不離夫小智，靜言思之，幾欲質涕，自今以為始。日載惕而再厲，有如升嶽者，當極於崇巔，辟若改火者，須資夫新燧。期融通於高朗，存齋治其齋，用致知為進學之方，藉持敬為涵養之地，緘墜緒之茫茫，昭遺經之晰晰，雖任重道遠，必篤行而深詣，庶幾七尺之軀，不負兩間之愧，爾其勉旃，以終厥志。

越國夫人練氏像贊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闔慘舒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恆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其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榮，挺然而莫之遏矣。時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逮乎雞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於其間，不為氣運之所變遷，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於後人者，其澤曷有既哉。閩之練夫人諱鶴，建州刺史章公仔鈞之妻也。生而肉髮，深沈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嶺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我，公遣二校請師於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為大將。一則金陵邊鎮，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西撫安使查文徽伐閩，取建州，鎬為行軍招討，建封為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郭。八月甲子，克之，公歿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旗於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十八人，多躋顯仕，而其後人繩繩相繼，位宰執，登法從，歷卿監，佩守令之章者，殆百餘人。嗚呼！何其盛哉。非夫人有以契夫天地生生不息之心，則其施報之厚，未必若此之至也。原夫人之心，渾廓昭融，不限封域，視一城之生聚，不翅如一家，真有所謂仁者之量。殃慶以類，大易之旨也。夫人之後，其有不蕃昌者乎。其有不絢著者乎。昧者不知天之未定，謂為善無足倚，是則天之生生之道絕矣。夫奚可哉。夫人二十世孫存道，以遺像求予贊，予既質諸傳記，以序夫人之事，而復為之贊曰：

懿彼夫人，生於七閩，肉髮有倫，靜毅而莊，幼循厥常，女士之良，笄而有歸，建州之妻，其德與齊。建州桓桓，旗旆繙繙，以扼建關，將固我城，必集我兵，移書以徵，二校言旋，何期之愆，絕首以懸，夫人曰：吁，乾坤創夷，壯士勿誅，逸之使奔，遂為唐臣，建旂而軍，爭城以攻，火旗盡紅，陷其四封，二校有云：使鬼為人，夫人之仁，曷其報之，曷發我私，曷授我旗，旗植於家，有突而譁，我劍之加，夫人曰：吁，是城卒屠，我生何為，有衆若林，昔而斧璣，今而謳吟，夫人之亡，其魄已藏，其澤愈滂，博紫襲龜，霧滃雲迷，被於今茲，遺像儼然，萬目斯瞻，曷取則焉。

黃氏三壽圖贊

資善
身安而家裕者，人之所欲也。藏智不用而厚重有餘者，天之所福也。君有以契乎天，故不求而自足也。超乎寵辱，離乎毀譽，而游乎物表，此人之所難能，而君之所獨也。

資深
智足以燭理，而加之好學，敏足以蒞事，而本於無私，事長不以和樂勝禮，取下不以慈惠傷威，行乎家庭，春溫而秋肅，著乎言行，方矩而圓規，斯學者之所難能，苟謂之篤行君子，其孰以為非耶。

資文
人知其外之偉，而不知其內之美，知其才之豐，而不知行之崇，是蓋質而不二，和而有禮，介而能通者也。

龍馬贊
西南城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國，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淳齋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鬱，土人立柳院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迷天色開，霧視馬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蕘而節宜之，暨產必獲龍駒焉。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院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闕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為之辟易，驍勳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於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臣高敬彞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臨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馬之生於水者尚矣，發龍之說，雖相傳於外國，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寶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力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危形僂狀，藉藉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茲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琦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閣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武師之遺，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驕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麟瑞獸，盡杳冥。天一翁，聚通精靈，龍胡盤，龜腹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復，流積，振鬣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耕，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願彼漢將軍，空圍武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墨翰圖贊

建安蘇照爲學子黃叔陽作墨鞠圖。佈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爲造贊曰。我本中黃。鐵爲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黜歟。綠竹猗猗。白石瑳瑳。貞而匪阿。斯爲月下之友歟。萬色齊冥。洞察物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沈昏而託之酒歟。

陳方都督像贊

桓桓俊英。矯矯虎臣。心雄萬夫。才佚三軍。爵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李徵君像贊

嗜義親賢。以道自娛。懿哉若人。君子之儒。

虎林處士贊

虎林處士王君。年踰七十。而視聽如少壯時。其孫監察御史驥。從子受經者久。開來請贊。贊曰。素髮垂垂。中心熙熙。儉勤作肥家之本。嚴厲爲取衆之基。好施之仁。久而彌篤。嫉惡之氣。老而不衰。吹風簫於明月之夜。飛羽觴於百花之時。大布寬衣。容與委蛇。不知者謬稱虎林處士。知之者以爲瓊臺之神仙乎。

華嚴經序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化爲尊勝。欲蘇松爲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其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煨未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承丹者。炫耀可觀。能自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符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爇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離以精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益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當無物時。欲開佛語。了不能得。乃信鑿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況今百千妙願。十萬正文。不止於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於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人雜華藏海。證人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刹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悟前事。於是親燒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編綴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其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元。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疑。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飭書此經。於一滴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

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自毫光。徧滿一切處。其宜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譬如大洋海。波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雷灑。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門。法能融攝。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卽色空。法能不二。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能無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爲贊。語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大還龍虎丹贊

龍虎丹贊。爲子友鄭源氏作。源因讀金碧古文龍虎上經。有悟大還之旨。用之修練。節節有奇驗。復以其圓秘也。請予白之。作是贊。贊凡四章。

苞乾靈一

人身苞精氣。妙與元化并。一神管攝之。鉛汞各流行。神所棲止處。實爲天地中。闔闔兩扉。循環不竭窮。廓然合沖虛。獨立不以形。是卽真息根。強名帝乙庭。靜極必自顯。內境垂白芒。或想爲連環。無乃喪其常。

斡化紐二

凝神入紫虛。沖然抱一居。青龍鬱上升。白虎爲熬樞。牝牡既相從。蒸潤如流酥。鄴鄂一以固。溫養成子珠。隨陰離中陰。坎陽復來隨。純剛號爲乾。潛躍契道符。鬱蕭蕭臺中。服霞漱雲腴。閱歷無窮年。永共溟滓俱。

考火記三

鼎爐乾坤樞。匡郭水火魂。戊巳居土官。一氣中夜存。火候十二時。暮蒙復朝屯。專氣而致柔。綿綿日相因。刑德務並進。文武須錯陳。薰蒸洽太和。天機益神津。三元與王氣。一一返其根。後天不能彫。長爲萬象尊。

稽曲微四

三千六百門。盡隨翹彪場。雌雄鑄爲劍。日月吸光晶。尾闕閉元液。九鼎運女英。三遙及五假。八石巧煎烹。如此之舉措。難可一二名。陰魔奪人命。遺屍莽縱橫。寒颯動羅帶。時有鬼嘯聲。方知涉有爲。不可學長生。

觀音石贊

虎林翁君祥卿。得圓石一。大可五六寸。上現圓通大士妙嚴寶相。坐寶蓮華。善財童子合爪侍側。蓋大士住不可思議解脫門。能以神變作諸佛事。攝受衆生。大則示化身於陀伽。但洛迦山。小則寄影像於一木一石。不假人爲。自然天造。無非自慈愍中發現。祥卿因請濂作贊。以顯神功。以示闡提生我慢者。贊曰。元黃既肇分。白拓卽受質。斯時未有佛。云何能應現。千劫皆佛化。難以時節拘。劫初與劫終。常居寂光土。石本無情物。其頑無與等。初無感通者。云何佛示像。微塵刹土中。塵塵皆是佛。有情與無情。本來同一體。諸佛亦無數。動卽由他。云何圓通佛。獨此示神變。圓通於支那。夙有大因緣。所以不會捨。如母之憶子。如來談諸相。皆是虛妄集。云何自着相。曷以釋迷網。由相以悟性。正如指指月。見月指則忘。寧有繫執故。

以此四者觀。唯知佛願弘。聖凡遠融。攝調御善提心。假石顯云異。超出思慮表。既非圖繪力。又匪鐫勒功。幻成妙嚴相。七寶作瓔珞。眼目結跏坐。正以慈愍故。用警闡提者。徒爾增我慢。當知神通力。乃復有斯事。始悔未見時。口出不淨語。如仰首睡天。睡還着面。故愚癡誠可念。寧忍加斥逐。我願大地人。無不知三依。見石非見石。見佛亦非佛。但見無量光。各自心中發。徧照十方界。明如日月燈。十方諸品類。盡得諸佛智。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一

琴操

飛泉操

浦陽元鏡山有飛泉。濂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覆謂我污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琴操二首

余將有遠行。道過雙溪之上。中心隱憂。未能釋去。逢友琴生於麗澤精舍。乃製穹窿。洞林。二操使彈之。流

宮舍微。其聲冷然。恍如坐青蘿山中時也。生亦清俊士哉。其辭曰。

有穹者。其色楚楚。朝宜弋於林。暮油於渚。役車駸駸。胡弗之休。視波江水。彭然東流。

有洞者。林其色陰陰。可以樂饑。可以洗心。中有白雲。藹其承宇。我親之思。我心之苦。

含山操二解有序

含山操者。為和陽王綱妻。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蹈水死。其不有繫民經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莫蔽我衣。彼荷戟者。追我以馳。我馳我驅。泣涕如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叶地不可穴。天不可

緣。舍旃舍旃。我尚何言。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欲從無所。舍彼黃泉。無相見者。叶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心之寧。

琴操二首

客有吏於海東者。以能擊貧暴聞。然終用是受誣。嘔血死。予友胡徵君為著哀辭一通。予讀之甚悲。竊取其意。作哀海東傷姓女二操。使善琴者彈而和之。客之鬼或有知。則其鬱鬱之氣。庶幾少伸矣乎。辭曰。我哀東海。而思之苦。彼何人斯。猛噬如虎。我不擊之。我民之憂。縱不我與。覆以我為仇。蒼天雖高。冤其有極。非血之嘔。曷明心赤。泱泱大風。沈沈寒泉。舍旃舍旃。我尚何言。

右哀海東

有姓者女。顏如舜英。詆我以醜。我其何傷。眩白為黑。古亦多有。自尤不迫。敢誰之咎。黃鶴飛來。其音聞聞。我心苟安。何戚弗欣。天上地下。命也奈何。命也奈何。焉知其他。

右傷姓女

鼓吹曲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蕩和之曲

皇圖聿崇。茅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慶賀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牲。敢曰充膺。神其迪管。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皇祖載德。既澆且仁。弗耀其身。委社後人。瞻茲藩服。典祀維寅。清醴方薦。欲其芬芬。

亞獻奏清和之曲

穆穆靈宮。庭燎有輝。武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成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孰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驚駭上征。星流颺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斁。

宋錢歌鼓吹曲

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陰轉陽。協和神人。剷革僞偽。期底隆平。於時五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強臣悍將。割土分疆。擅執節鉞。倒持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制。我太祖躬屬耄耄。奉命四征。赫聲濯靈。所向輒克。姦惡授首。獻於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即皇帝位。爾書謚頌。天日昭煥。凡厥臣

庶莫不翹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皇天既界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蒼憐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日月。時能置諸。朕當翦其孽芽。毋使滋蔓。爾有衆尙克協乃心。以底天之爵。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潞。六月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乙未。薄其城。未幾拔之。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繼沖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荆南平。三月壬戌。王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漢。四年春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殞滅。太祖既棄羣臣。上游帝所。太宗嗣厥大寶。駿惠前烈。文綏武戢。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蓋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羣雄。皆爲臣僕。風氣宜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三萬里。梯山航海。獻寶奉琛。委蛇而來。上實天府。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皞皞熙熙。莫知帝力。於是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歷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爲精英。異芳幽韻。鬱爲神氣。所居之地。紫氣隨之。建曆而出。白日爲暈。是蓋上天著厥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故自唐虞禪受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揖遜而紹位者。皆陽予陰奪。尋卽廢之。惟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黃衣之加。蓋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功。巍然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何其盛哉。然而短蕩鏡歌。黃帝岐伯。所以建威揚德。勸敵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樂。則王師大獻。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大抵皆軍樂也。古樂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鏡歌。今尙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辭。而唐柳宗元獨準漢曲。做其篇數。作鼓吹鏡歌。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字爲職。輒取法漢唐。窮思畢精。作爲歌辭。以侑戎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規模鑿鑿。震滅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爲聖徵第一。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爛以鮮。破重陰。爛層元。合之暢。神必宜。應昌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軌甄。星游渚。白帝延。氣貫月。永殷年。實往牒。無不然。惟皇符。燬且燻。著成烈。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爲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蒼精喪。木無支。黑光盡。日見重輝。天人同。歷數歸。靈承帝祐。流鴻滋。嘉瑞章。紛若致。神僉集。肉角來。氓瀛俗。依懷。昭皇威。時赫獻。

右受周禪曲凡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之。爲斬老雄第三。
斬老雄。雄勢盛。連寇師。樹高轟。襲邊城。施毒毒。王赫斯怒。誓如戮。百萬貔貅。若林轟。行視曠。勝平陸。升城齊呼。山嶽復。飛矢貫臂。拔其鏃。雄斯窮。界炎熖。朱鳥鳴。反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斬老雄曲凡二十二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招集亡命。上親討之。爲長淮沸第四。
長淮沸。沸若湯。有蛟下潛。石作房。腥沫旁灑。矛距四張。欲鼓孽浪。沒日光。真龍出。火燄明。炳暴髓。焦毒吭。殲厥凶醜。如刺狼。水安流。若鏡平。皇威洽。口激滂。建萬室。慶無疆。

右長淮沸曲凡二十句。其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主高繼沖懼。奉表稱臣。爲耀靈威第五。
耀靈威。奄八蠻。如山壓卵。鷗噓塵。大帥率師。手握瑾。牙柄也。策馬飲江。江水渾。澄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似以狗。豎刺與。稱妻臣。翦拜柯條。別其根。一朝坐鎮。百粵門。南荒帖。絕妖氛。

右耀靈威曲凡二十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爲應之揚第六。
我應之揚。於彼南楚。目城無全。尙何有險阻。口周悒悒。曾莫搆思。仇孽既殄。胡反噬我師。梟騎厲。華旆旋。海水立。霄旭昏。殺氣回薄。蒼蒼若烟。濯征斯克。功無前。王度遠引。靡不肩。

右應之揚曲凡十八句。其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請降。爲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麗以夸。金塊珠砾。納政於邪。於鑠王師。如虎如鷹。搗夷凶族。使民氣以搯。足不加首。皆豈大於股。啓關迎降。崩角無敢後。聲明宣流。被區有百。蠻來同。孚至理。上鄰三五。皇德羨且阜。

右巴蜀平曲凡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五句句五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銀象爲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銀象諸驛。門降。爲象斯奔第八。
象斯奔。擴南嶺。開重昏。揭兩曜。通粵海。接閩微。象初弗知。跳跟以戲。敢持威。嚴難。鬪與軍俱。力案氣銷。始就縛。三早凱旋。奏戎樂。威神出自天。顯彼帝畧。千秋萬年。蒸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禁出柳。歷興兒。爲禁出柳第九。
維禁出柳。六合布新。矧此彈丸。何敢不臣。彌弓宛轉。鐵騎參潭。天墮未度。已無江壘。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疾弊。以病吾民。長蛇成圍。不異祥麟。屠王既降。市無驚塵。大宣皇化。覃於至仁。

右禁出柳曲凡十八句。句四字。

太宗既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漳泉二州。爲拓關第十。
關關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窺遠海。東或帶滄溟。五季失綱。御藩鎮。擅甲兵。太阿既倒持。僭竊酒。復經。

難欺據二州於此建節旌予奪自己出况復望來庭太宗嗣寶符渙號風霆行稽首歸厥命從冒仰王靈
親譯通絕域珪數集明廷神猷香難測穆稷稷泰清

右拓關關曲凡二十句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為吳越歸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蕃神兵從天下欵忽千萬餘揮戈日為回投鞭海成枯奮擊八極開健疾飛電如
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內輸終知喬嶽尊丘阜欲何須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

右吳越歸曲凡十六句句五字

海內咸臣唯北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為克戎通第十二
汾晉十萬甲數葉僞為君蟻根欲弗拔毒虐我蒸民聖人據武師威烈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
方將藏下地忽已凌高長有城皆作醜無甲不為塵戎通膽已落舉族悉來臣羣氓如流魚聖置瀛海津
自茲遂生育陶然履太瀉阪泉著軒德母浦明堯助赫赫炎德殷永世同不泯

右克戎通曲凡二十二句句五字

四言古詩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問極之思取韓詩外
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為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親則不子待也
所以昔者皋魚泣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為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孝子者念
念不忘乎茲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為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搖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噓我懷孔悲
山高海深孰堪喻之內而九藏外而四體皆親之枝同一根根既撥矣而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
白楊滿瀟泉局夜闌我親我思得無顛顛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隅是曰風樹
仰之瞻之心焉孔瘁

右詩八章章四句

盛槐詩有序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
甚衆而祿位弗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既
而槐死於馬里人又曰是必有異未幾槐果復生南園中里人曰前之異者徵已往後之異者將來徵之
史氏殆有顯者乎入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見推為中書舍人出為泰州守遷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
是其徵矣然而未也遂相與字槐曰盛槐而歌咏之靖可嘗與余兒幾同官謂余宜賦詩嗚呼天人之際
遠矣觀於史氏又何其著明哉詩曰

難謹惟帝厥命孔赫鑒於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既南而徵微不遂傾世臣毗之世臣之家鄧山之下
歲時來歸旗節車馬馮軾而趨袞衣珮璫其綬伊何將相之章雄城渠渠黎庶如雨相臣良止耄倪成喜
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湘二王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既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湯朔風荒荒
不淪於危不顯其光孰云苗播而不有稷天將昌之嘉徽尤灼崇堂有庭其左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
天實培之或戕於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園應應有萌斯蘖其本如蓬靡有摧害始札而卑忽拔而穹
其兆斯何宜卿宜公明明天子俊又是使矧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汝膺何以占之盛槐在庭
贈閻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臺省於外蓋為征討權宜之計至唐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
今相沿而不革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為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以協和庶政統馭人
民河南閻希曾由鄉貢進士擢為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肄業文華堂在禁中車駕時幸臨訓飭之
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分乃授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希曾名純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予
故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蕃土地饒沃宸衷軫之百司基布誰挈其綱政乃無斁乃詔近臣爾純爾往
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純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任匪輕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
純拜稽首即日啓行君臣一心共底隆平我知爾子有學有文五色煌然出類超羣子之往矣其建功勳
佇見政績適於古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尚勉旃服之毋忒

五言古詩

雜體五首

丹橘飄陽質移自武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絕當春茂結實俟秋蕃檢益大如擘有色極華丹
衛之不敢發期以奉君餐君餐發靈和神滋生玉顏無為升玄化恭默即軒轅效陸平原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永今朝悟此造化意肆情常逍遙夜來新雨至南園秀芳苗
撥之薦美酒沖懷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邀相攜步迴澤神與品物交驚鸞亂陵墜照落巖猿
歸來枕肱臥遐思迴泐家黃唐不我逮編焉心煩勞效陶徵君

竹死不變節蕙焚尚餘馨秉性有恆操效謝靈運物非至情左崦結層構中國穿空冥井花遙上白嵐影時
獻青策竈試丹訣瀟灑磨酒經一為纓笏累殊嗟神府局事去虛將濟感來心已醒蕙蕙哀飢焉累累嘆
凍蠅逝將命俯駕薄言旋故坳輿禮澆陽并泛碧破陰萃觀化驗羣品蒸襟咏三精情素諒已展俯服書
何營效謝靈運

周庭體王國漢制建神區環極法北辰元筭應羅圖綺殿祥鸞轉丹闕寶氣浮象魏壓禁道獸環銜金鋪
宮花錦隊展御柳翠懸圃長生臨宇縣億載握皇符琛贊九夷集梯航百蠻輸天開容情樸道洽臣節守
奉觴鵲殿奏疏承明廡元功在獻替昌言列都俞殷勤宜大雅持用補嘉謨效顏延之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芒鬱瓊枝。宛馬游龍行，文軒流水過。長夕聘殷樂，張筵陳綺羅。觀禩滯會澗，行酒上陽坡。宛轉七盤舞，繁環北里歌。中有巖棲士，如同顏闔家。尋雲因翳木，飲資卻寒蘿。時盼城闕中，流塵深如何。自吃逸德股，頗與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容華。效鮑

韶光將暮芳事未經託物念時濡毫成句

入春已三月，不見曜陽葩。有足限戶闕，而能舉物華。芳林僅只尺，驪車日來過。綺李感明雪，頰桃疑崇霞。森開通駕使，暉媚促蓬衙。要友具嘉游，豈乏玉鼻騶。鈞白出川曲，采綠向層阿。行樂固云得，將軍猶枕戈。

憶山中

平生絕俗尚，幽期在一壑。銜尾周曲汜，班坐蔭蘭薄。日嬌花欲笑，風迅燕飛弱。疏峰挺飛莖，平楚下飢鶴。厓傾石似行，澗折泉如約。何時脫塵鞅，賦歸歸櫻屋。

浩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元。脩軌務絕絆，沖志在潛淵。夕陰冥蕙幌，晨陽煖石田。外膠一以造，澹泊返自然。五圖非謬記，九籥有真詮。青青林間雨，勃勃谷資烟。松華行將熟，采之醴紅泉。

古辭四首

步月空塔下，蟋蟀逼人啼。急扶叩竹柱，行過畫樓西。登樓望南山，山峰如髻丫。西頭雲起處，定是故人家。

誰家採蓮女，面如白玉盤。相對情無語，風吹荷葉翻。曉行秋川上，無奈秋色何。芙蓉雖堪折，卻愁零露多。

靜室二首

靜室似僧廬，絕與黃塵隔。引雀喜留黍，惜苔懶穿屐。有時倚幽軒，情境一何寂。只有巖花飛，隨風亦無迹。明月出東山，照見西林明。龍蛇布滿地，欲步還自驚。試問夜何其，鳥喧似知更。誰探千載意，寂默乃其情。

題亭上壁三首

意隨流水行，卻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花飛豈解愁，愁之損年華。請觀未蕊時，何處得飛花。山花招客笑，山鳥喚人鳴。相逢本偶爾，花鳥亦何情。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塔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嫣然索予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因君愈妍好。見花情尚多，見君將奈何。

曉行

荒鷄一再號，驅車事晨征。寥寥秋風肅，況此華月明。萬頃琉璃中，著吾一身行。肝膽盡冰雪，毛髮亦含清。超然鴻濛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為言此時情。

始衰

四時相推斥，行年五十過。觸心苦無餘，況復值春華。良節足游衍，逝齡翻成嗟。蹙眉拭花露，按愁聆禽歌。氣索性縮風，顏凋仰流霞。倚林思影榻，躡坡企行車。志士惜墜景，達人傷逝波。寧不動靈樞，潛然下涕多。人生大化中，飄蕭風中花。百年終變滅，感慨欲如何。

寄遠曲

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遙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其髮心不可寫，天際望歸舟。江長望不極，更上一層樓。其二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十朝成一字，字字九回腸。其三關河勞夢魂，欲見香難憑。照君文綺帳，相近不如鏡。其四

遺興

鶉衣皆惡顏，章絳無醜容。容顏未嘗異，人心自不同。西鄰起高樓，妖冶街春穠。玳筵陳圓方，朝暮雜歌鍾。東家席為門，著書述軒農。豈能望晉梁，糠粃亦不充。一門軒蓋集，一門藹罔空。是非千載定，奚惜達與窮。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四山動暝色，紅日下蒙翳。川光生夜明，一白欲無地。星斗可俯拾，恍疑青天墜。曠景與心涵，直接溟滓際。若非隔林鏡，不知有人世。

病懷

人生老須至，在我不敢辭。老人多壽康，我胡病擾之。一從嬰弱疴，筋力漸告疲。凌晨頻攪鏡，且復傷髮絲。固知非金石，難可百年期。如何未五十，摧塌已不支。豈非蒲柳質，望秋輒先萎。歷觀宇宙內，氣化相推移。試求古賢豪，存者今為誰。當知事必爾，奚以嗟嘆為。兒童種旅葵，芳葉正參差。南風一披拂，流光一生輝。玩之百憂忘，濁醪聊自持。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有序

春旭載和鍾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嘯。朱湖洞之飛丹可尋，爰憶舊浙。帆形新味，不慚下側。以豔高情云爾。鍾山宛如沐，繡嶺孕春饒。生黃歸滌棠，駭綠亂陵茗。谷沸桃雀集，鸞迴川景嬌。茲今愧吝軫，宿昔憶聯鑣。陟峻鼻生火，酣芳臉帶潮。詩情霞間迴，酒纈望中銷。偏憐晴蘿思，長麗涼月宵。文園病渴吻，沈生減圍腰。江表周公子，華采雙鳳翹。逸興如適舉，相隨插鞠苗。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余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會仲修求題，忻然命筆。第塵土襲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縹緲開，披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芝噲華芬。鍊師從何來，而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帝象先，神棲太乙根。

我曉上清訣。衛以龍虎君。內涵元命秘。一氣中夜存。行當去探藥。共入無窮門。

題新竹圖送張齊賢三章

齊賢鄉尊丈。丈春秋之高。今躋九十。誠邦家之人瑞。州里之禎祥也。慶旦將臨。預繪新竹圖於扇。以為壽。且侑以詩三章。一章美其德。二章期其年。三章願其後之華榮也。里中子宋濂上。

猗猗淇園竹。寫之執扇中。持以奉翁壽。期翁如武公。

猗猗淇園竹。閱歲常青青。持以奉翁壽。願翁逾百齡。

猗猗淇園竹。本根蔚且蕃。持以奉翁壽。願融多子孫。

答胡將軍

將軍去征蠻。軍氣如鷹揚。寶劍白玉璫。鐵馬青絲韁。旌甲帶亮月。笳笛激清商。韓彭當後拒。褒鄂作前行。願盼多恣態。出入生容光。奮迅東海濱。海水為騰驤。定如漢武師。去縛樓蘭王。想見凱旋時。橫槊賦篇章。惟牛饗壯士。歌之侑行觴。功勳銘鼎彝。永世不能忘。

示呂生有序

六經之後。幾無文矣。近世學者。專攻浮縟之章。動以鼓吹六經為辭。予實病焉。因為呂生賦此。以藥於文而喪德者。

呂生家滄陽。昂藏若飢鶴。持刺望門拜。不復資介紹。手持縹緗書。蠅頭寫芒秒。病眼花暈生。力覽始能了。詞鋒剛且銳。無異鱗斯趙。汗萊盡竭劉。糜苜恒如旆。風枝動嫋嫋。秋實垂嫋嫋。豈比稗與黃。難復稱春搗。似爾才思多。堪為世珍寶。文華固交絢。荒志各非少。億當弱齡時。頗亦耽葩藻。精神應冥會。或夢吞羅鳥。射侯抗熊羆。萬舞持皇調。五采染夏翟。三就薦周縵。自謂頗俊爽。分得天孫巧。俯視佔畢徒。孤篋出叢葆。有時被餘酒。便指腹為菜。林檎薄如葉。鴉鵝恣揮掃。春苑集穠豔。秋圃失乾藁。下則陳姬周。上復述軒皞。古今萬沿革。毫髮無不考。終然立門庭。焉敢望落笑。古聖制為經。白日行黃道。流行速幽隱。爛然天下曉。誰聘登燭微。欲以闢元造。若非靈臺昏。致此明目眇。昌以七尺軀。不解分白皂。未俗狂瀾奔。湖江決隄堡。郊原化巨浸。何地有桑棗。魚鱉舞神姦。虛舍作州島。非加回障功。未易就平燥。砥柱正學微。本末途顛倒。邇來深知非。筆硯稍焚燎。遺經真枕傍。寤寐事蒐討。尚慚弓力微。不足穿魯縞。往昔餘十齡。晦朔幾胸臆。未見宗廟美。愛心怒如擣。爾才十倍不。雅志復精微。當思不遠復。改轍謝纒繞。蒸沙豈樂飢。裹糲足充飽。先廬長山東。結蘭以為標。非獨繁牙籤。亦自饒魚稻。念爾當何來。和與探深窽。躬行驗所知。勿憚心形勦。翻翻逐時移。母類風中蠶。皮革可登器。所貴在柔韌。大羽金瓜鎗。亦務端其筭。千里執云週。舉足始一躍。煌煌作聖功。須知此其兆。勉旃復勉旃。勿謂吾言老。

送門生方孝孺還鄉詩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翰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為贊。一覽輒奇之。館賓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

數之變。無不詳言之。雖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澀然常新。袞袞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為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為後而孰為先也。予今為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為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為賦是詩。既揚其素。有之善。而後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栗而春溫。袖攜錦繡書。而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晏。同登太倉米。共勸典與墳。潛將索幽邃。穹欲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羸。滿恩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勸還故山。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莽莽叩大始。溟濛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鈞錯之。若大槩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豐和免滄溟。壘壘奏歸純。桑濮俟揮斥。淫哇竟何存。黃鐘壓瓦缶。庭燎滅荒燐。似茲稽古力。可敵龜定動。濡毫寫雄頭。勢欲移我岷。瀾洩混沌窟。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璫珣。盡抽神奇秘。不墮鼻與唇。所以日出之。逾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綴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易。顛倒甲與羶。寧因一學徒。談辭浪云云。大言心不作。祇為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雙耳熱。劇論如抽繭。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道。真儒在。用世。寧能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乃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遠方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鑿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瑣瑤。道貴器乃貴。何須事空言。華華務踐行。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擊。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送李生還四明詩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芘。其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四明李生。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而有以燭諸理。閒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噴噴百鳥之中。見此孤鳳。鳳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復重至。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彼之行儒林。孰不生靈蠢。踴躍趨學徒。三步亦回顧。三余生老且。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解素編就清。晝夜坐深夜。深夜欲忘寢。薦味如啖蔗。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

流子江上舟，六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其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七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八須知九切山。功或少一篔，學功隨日新。慎毋中道廢，九翠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瀟文辭。登燭欲爭妍，十姬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首墮盆盎中。當作珊瑚器，十一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十二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弗逢。驢車厄隤驥，十三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勝望。進子能重來，十四

送黃仲請東還故里序

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視從余學經，爲之喜而不寐。會其還家親省，賦詩十四章爲贈。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我晉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畝日耕耨，藝圃兼旁搜。泰幽一以頹，欲往將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湖水東。爾年齡二十，文采照清秋。燦燦五色錦，孰肯真道周。一朝捧貢兩，羣彥讓先登。既墨新題處，祥雲爲之升。南宮雖免試，成均復漸摩。庭中傳且葉，幾見寒雨多。天子坐法宮，詔繙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九年游降勅，持經贊藩王。出入禁闥中，衣分泥水香。有時獻詩文，跪誦聽展前。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聲名落人開，一如潮水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雙親在烏傷，不見今三年。青宮爲奏請，即日乘舟旋。願我髮種種，與爾會神京。懸燈青照夜，不翅父子情。別言不忍出，况復爲新吟。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直天地，不見初與終。持此贈爾行，權發龍江塵。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贈劉俊民先輩

劉君卓犖士，出自詩書胄。眉目儼如畫，幽花眩暗晝。踴躍忽來講，進退頗溫茂。自言宅優師，家昔千金富。大父名法從，累累印懸綬。文辭補元化，求者輒奔走。繼此轉經餘，於莊事雕鏤。無食不覺翠，有衣總文繡。蘭舟盟津水，蠟屐履城岫。或騎紫驄馬，深林出從獸。黃鬚年少兒，執矢列先後。一發巧中肋，驩聲溢郊囿。狼兔懸寶鞍，歸來薦清酌。燕姬白如雪，時唱清角侑。人意天上郎，雖伏不敢鶴。一旦黃金盡，其事乃大謬。漁樵來爭席，僮僕或昂腹。憤來氣屢絕，十起九頓仆。折節去讀書，攻苦分句讀。初如蛇入筒，漸類離脫殼。把筆學爲文，衆色紛采就。又恐誤儒冠，難藝亦兼究。雅琴辨宮商，古文參篆籀。六物推休祥，八卦占爻繇。更參九箴法，俞穴別腐腠。固非與振槩，賸欲起鄙鄙。不覺疾聲呼，有若熊虎吼。最便結風舞，唯恐技難售。偶逢飛筵張，看核列釘釐。酒酣兩耳熱，徐起整衿袖。文符側鞞，皓鶴仰囊鳴。臨節盼盤鼓，迴旋逐音奏。雖得諸工機，不博兩眉皺。使者天上來，會合誠辭若。負書亟從之，何翅竹投曰。三河及幽并，無地不馳驟。登高或弔古，感時更懷舊。恨無息肩所，若沈疴待灸。前年往龍溪，陰序異常候。八月雪即飛，一夜三尺厚。今年度庚嶺，熱氣甚蒸餽。老梅雖未花，鐵幹倚雲瘦。欲俟喘息定，陰厓聊宿留。王虺長過竹，矯首出傲貨。目光夾明鏡，鑠我汗如瀉。閉目但待噓，有術不暇呪。性命鴻毛輕，幾被山鬼蹂。年來自懲創，此險安可復。俯思十載間，行事賤如畜。徒然召悲辛，寸祿焉能收。卽將巢雲松，終老友猿狖。子聞心鼻酸，苑若身在疚。於時十月交，日月會朔朔。朔風吹人急，層衣悉穿漏。百齡駒過隙，胡不重棲宿。須知學踐形，庶不慚載戮。

勺水當離尊，贈詩比糗糗。歸歎勿久留，吾文不能又。

寄方編修以愚并簡徐大年

方君足文史，二十卽決科。州縣治繁劇，史館仍編摩。須知軒冕榮，莫換山水癖。釣清一川舟，掇翠千峰屐。豈徒糜歲月，且復註春秋。書法嚴篆籀，筆記分蕭籀。雖然落湖江，政自憶京華。雲蓋馬蹄乾，花簪貂帽淺。十齡不能見，一旦忽奇逢。楚澤蛟龍雨，秦淮雕鷲風。紅燈夢未殘，明月家何處。典衣沽酒別，踏雪騎驢去。忽忽千里意，沈沈三月餘。可憐天邊雁，不帶山中書。懷人隔秋水，題詩寫山石。若見徐徵君，須言共相憶。

游仙籍贈鄧尊師并序

往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被召至京，龍遇優渥，遂留主祈禱之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還龍虎山中者頗久，儀曹以其事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貴於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釋真誥，輒擬羣真唱咏之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真人必矚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耶。詩曰：真人契淵沖，翩翩冷風俱。游行一氣中，流耀周八區。丹雀銜白環，來授寶秘圖。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鬱華凝黍珠。蒼龍爲瀟氣，上清來辟非。將期學真侶，度之升紫虛。自知滯塵凡，何能應元符。顏聞琵琶峰，肉芝發瓊琴。玉掌如嬰兒，烈日暴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仙儒。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并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爲光之固始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華者，謂曰：吾能療而疾，疾愈當爲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爲全人，敢不受命。金華君以昂其體，燭燈編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卽其牧張真君道清煉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拘拘有道，時當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勞者甚。既退，命儀曹設宴享之。尊師家以爲尊師幸逢盛際，上簡主知，龍光赫赫，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咏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金華宋濂序之。詩曰：崔崔九宮山，翠蕤倚層青。飛觀峙後先，宸奎爛晶瑩。中有避世翁，霞衣佩葱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令。年來遊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翠華幸江漢，扈從森幢旌。俯伏黃鶴磯，再拜陳中情。天日下照臨，特蒙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翩然觀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祇因逢景運，重瞻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當鴻靈。一旦賦歸歎，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綠袍佐山城。風露感末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參龍虎經。中氣昭象光，玄覽極窈冥。欲期起泥丸，獅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流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纏纒。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陽一針藥，重陰遂相乘。余聞重白塊，頰毛頰枯莖。逐物尚役役，棲身亦兢兢。幸有一寸丹，能與萬物并。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廷追述嚴陵別意

結髮與子交二十又五春。手足雖殊體。肝膈實同身。朝帷接簡翰。夜幌抱衾裯。殷勤忠款意。寂寞采真遊。親暱物所忌。一旦忽東西。剛腸固無淚。不覺萬行啼。子時惜我出。餞至潑溪濱。離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情深忘道遠。猶謂咫尺閒。行將過嚴灘。勸轡子當還。子方執手泣。胡可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而。流水到海止。唯潮兩度來。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十迴。欲別不成別。背顏強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出倚飄柱望。望望若逾濃。馬首出復沒。漸入烏龍峰。峰高在天半。未晚涵日車。巖阿人已隱。恨不鏤嵯峨。身發逐棹發。魂則隨子征。溟泊蘆花渚。痛言呼子名。遙邁向前馳。徘徊宜欲閒。李白題詩處。躡躡升孱顏。身發逐棹發。魂則隨子征。溟泊蘆花渚。痛言呼子名。遙邁向前馳。徘徊宜欲閒。李白題詩處。躡躡升孱顏。身發逐棹發。魂則隨子征。溟泊蘆花渚。痛言呼子名。遙邁向前馳。徘徊宜欲閒。李白題詩處。躡躡升孱顏。

題元麓山八景有序

予不作詩者十年。近尋蘭至元麓山。左泉右石。爭獻奇秀。疑山靈欲鈎致新句。故使人情思煒煜然也。因賦詩八章。用元漆書諸崖石。別錄其副以俟同然。

桃花澗

桃花滿壺潤。樹老不計春。白雲如可問。爲覓種桃人。

鳳簫臺

簫史去已遠。朱鳥不下來。幸有山頭月。憐來入酒盃。

釣雪磯

釣雪立蒼磯。入夜魚不食。不食非水寒。自是鉤太直。

翠霞屏

古石不改色。絳綠自成圍。誰裁一片霞。爲我製秋衣。

飲鶴川

渴鶴忽飛來。愛此一勺清。五湖非不多。恐染臭鷺腥。

五折泉

一汲復一汲。有若步雲梯。終然投東意。萬折不肯西。

飛雨洞

飛泉灑成雨。洗淨塵土胸。欲持青芙蓉。去踏赤鯨公。

蕊珠巖

吟上蕊珠巖。詩成不敢寫。疑有綠毛仙。洗髓梅花下。

別義門

平生無別念。念念只麟溪。生則長相思。死則復來歸。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二

五言律詩

題李息齋竹詩其上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年者舊盡。二老典刑存。已返遼城鶴。難招楚客魂。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瓊瑤。

五言長律

玉兔泉聯句有序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酉。子與仲子璉。過張錄事孟兼於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兔泉。淪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棖。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抵掌吟誦。呂太常仲善聞之。亦嘖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兔泉銘。讀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闕奇據勝。開闕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淒淒。僕夫載塗。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朝天矣。明日。孟兼將屬璉作小楷。繫詩於銘左。徵余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矢。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吟詠。曠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大半。獨予父子與孟兼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筇。訪孟兼白石山房。邀詠諸賢。立雪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

閱之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兼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穎。劉君子子高。子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溉。兔奔兆奇徵。井渫發新斷。自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綠。儲精本從金。生色絕勝玉。霜毛飄寒飲。雪霽翻夜浴。醜例補酒經。沐丹驗仙籙。杵椿嬌宮葉。珠噴蟾堂燭。孕月生陰精。觀天漏暗旭。冰澄毛骨豎。盤激須眉燭。魏名徒自奇。猗行穢難贖。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子引滿瓶未。罨探幽縷頻。流巖滲銀床。出資獲瓊粟。醉沃日華花。凍汲指連塚。瀟灑乃自潤。照影從人欲。光沈天上魄。祥啓地中躡。搗辭挹餘清。盪蕩俯嘉告。子劍刺非武師。池移豈身壽。燕支魏瑤陳。鹽鹵鄙富蜀。不動疑雀雪。頻搖喚風蘿。天光一眼開。雲影斤鱗束。劇嘯覺瘳瘳。賦足想子。威沸虎爪跑。麴吸狼臂白。潔士濯冠纓。渴卒卸刀韞。精當昂君降。液或井宿督。誰知鍾宿分。脈與伊洛屬。錫名爾固嘉。戰句吾何局。聯將指鼎比。疾勝擊鉢促。驚風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詎能窮。短韻聊可錄。

七言古詩

題宗忠簡公誥王輔時為少

青城妖祲連雲縉。犬羊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冰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颯。起扶白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旂夏天天為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狗國與天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柑床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論語是當時為。卻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姦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輔輩真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汗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噴。侯乎侯乎慎勿噴。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題李廣利伐苑圖

武師城頭沙浩浩。武師城下多白草。六千鐵騎隨將軍。風勁馬鳴高入雲。師行千里不畏苦。戰士難教食黃土。上書天子引兵還。使者持刀遮玉關。烏孫輸塞善窺伺。宛若不降輕漢使。璽書昨夜下敦煌。太白高正吐芒。戍甲重徵十八萬。居延少年最魁健。殺氣漫漫日月昏。邊塵冉冉旌旗亂。水工決水未絕流。旄竿已揭宛王頭。執驅校尉青狐裘。牝牡三千聚若丘。惜哉五原白日晚。郵居水急游魂返。

題段將軍征羌圖

西域都護多男兒。護羌校尉仍出師。生羌八種來寇塞。白劍欲接雙龍飛。凡亭山上血漂杵。奮延澤中鬼應語。至今有花皆成丹。疑是當年血未乾。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花門將軍七尺長。廣額穹髯拳髮蒼。身騎叱撥紫電光。射獵凌陵古塞傍。一箭正中雙白狼。勇氣百倍世

莫當。胡天七月夜雨霜。寒沙莽莽障日黃。先零老奴古黠光。控弦鳴鏑時跳踉。將軍怒甚烈火揚。寶刀雙環新出房。慶卻何翅驅牛羊。平居不怯北風涼。白氈為毳界翠行。銅龍壓脊雙角張。綵繩巨空若虹翔。將軍中坐據胡床。熾炭炙肉泣流漿。葦蕤桐酒蒲萄香。駝蹄斜割勸客嘗。趙女如花二八強。皮帽新裁繫錦纜。低抱琵琶彈鳳凰。半酣出視駝馬場。五花作隊滿潤岡。但道驩樂殊未央。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長庚輝燁天之章。精英下化為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登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蛟龍襄。人疑錦繡為肝腸。屢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鑿不復承龍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為黃。狡狴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為裳。授以蓬笈青琳瑯。蓬萊屹起瀛海洋。羣仙遲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縑緗。顧我一見心俱傾。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題李西山谷木圖

薊邱雲昏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巖雷怒電破杳冥。山鬼野狐皆夜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狂呼相臂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戩。乃知妙奪玄化功。畫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龍。俊氣英聲動都邑。百年災變不須有。驥去圖存安可熟。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序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投淚悲嘆。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憤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正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長相隨。易安為此別有有意。字字欲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為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汗辱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送錢允一還天台并序

皇帝即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袞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尚德。質寶藏之上。遣使者即其家訪焉。尚德既奉詔。積勞及五王遺像上之。御外朝。與丞相宜國公臣善長。禮部尚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宴尚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尚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子時待罪禁林。尚德以余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實有此券。已五百載。宋高化中。杭之守臣嘗進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沈於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

於尚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之朝。而尚德又進之。是皆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賴靈物詞護之。亦其子孫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余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北之漢。以至吳楚。閩。南。平。號為十國。計其士馬之精。疆域之壯。府藏之充。物意之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踵。夕陽芳草。淒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其故物於十餘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皇明肇造。區夏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尚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躋膺仕。以佐明時。斯勞之微。蓋特為之兆爾。予因不辭序而詩之。於以見尚德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余為知言云。尚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囊負來丹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箱篋重披。精鑄成大逾瓦。中突傍儼形如箕。又如玄獻剖其半。一片玄玉誰瑕疵。鑿篆填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蛟螭。昔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疑。繼陳五王有真像。彷彿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鈎。吻角左右分三髻。重瞳回光壓下照。吟語逾覺天顏怡。使教太官給珍饈。上尊法酒澆瓊巵。憶初唐綱文解紐。恣舞鱗鱗號狐狸。斗牛王氣果凌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八都健卒猛如虎。指揮不異驅嬰兒。維平鳥圖騁怪幻。內黃外白跳狂癡。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助星日同照垂。因茲錫券代牲敵。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老。共守尚有二樓危。萬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涸。豈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為龍飛。孰知漁者一舉網。所獲非龜豈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譏。不使光彩埋荒陬。泥塗沙磧幸免累。寶玉大弓欣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堪微。八州生靈數百萬。拔出水火行中塗。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稼穡隨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繡綬趨形閣。不知堆床定幾笏。但見肘印懸累累。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載終前衰。況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如絲。秦淮呼酒語離別。遠盼官舸如星馳。於時同雲霧。四野勢欲釀雪增寒威。行行若過表忠觀。好別蒼蒼看殘碑。

灘哥石硯歌并序

朱舍人蒞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裱成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朱君嗜古米芾同。三代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研煤敷紙巧摹搨。訪我一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竺談玄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授筆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真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為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雷斧琢削古。天光電影生新容。遂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晴虹。南渡羣公競賞識。氏名環列榮秋蟲。朔元雖以實內府。棄真但使烟埃封。方今聖人重文獻。龍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敕昇入文華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玄徽盡斥去。欣然為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沈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兌戈微衣并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鍾。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

疲癯。君方執筆筆。掌給誥。願以此言開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殿冬。

望僊引

橫塘風斷愁紅淺。舊燕銜春香滿滿。鶴馭遙空不可攀。綉屐斜張香夢懶。暖簾不到茱萸帳。寶露空溥五雲怨。風前白髮幾人悲。萬里青蘋一時晚。銅僊含淚辭青瑣。渺渺空嗟西日短。弱川無力不勝航。騎龍難到白雲鄉。玉棺琢成已三載。欲葬神僊歸北邙。

陶冠子折齒行

陶冠先生家海壖。玉作牙齒白且堅。非惟硬似刀。截左殺右。截成能穿。一朝怪事發坐側。狂童酗酒步若顛。手揮山斧作狸舞。縱橫奮擊何喧闐。先生驚起急驅退。眼花落井無由悛。當時月黑不辨色。誤落兩齒聲鏗然。先生大痛幾欲絕。吻角流血如流涎。揪呀口中開穴竅。唇齶一鼓風翻。譬之連城列埠。坑正陽雙玷功非全。咀華從此憚強勁。卻愛芳脆柔於綿。酒醺刺刺論世事。宮徵未必能清圓。東閣情并走相喧。先生便可總頰目。跛足男兒尚節度。折臂刺史居台職。但得錦心繡腸在。何憂健翮難飛。先生聞之只大噉。譚辭奚用來如泉。柔存剛缺古所戒。昭晰不異明星懸。余生褊迫與物忤。藉此為鑿期無愆。兩間分付妙不測。神奇莫腐相縈緣。但涉形靈粗穢。縣解定屬虛無先。須知無趾別有趾。外累皆撥盡能天。憤白人育寧足思。禍福相倚誠幽玄。江城五月藕花發。花氣蒸雨濃如烟。且沮美酒對花飲。正有三百青銅錢。

涼夜曲

紅繡綠疏回曉光。翠眉雪肌凝白肪。蟬衫麟帶結寶璫。吳絲蜀桐啼鳳凰。盤龍蘭鼎生暖香。挑笙豹枕展曲房。夫君不來涼夜長。

鴛鴦灘

結髮成昏期白髮。誰料鴛鴦中道拆。妾身雖作土中泥。妾魂長與君同棲。娶妻祇為多似續。妾有三兒美如玉。願君勿要全兒恩。一娶親爺是路人。

病店新起

歲在癸園大淵賦。獨熱衡門悲逝景。瘧鬼胡為苦見。使我枯腸益悽哽。初疑筋骸稍錯束。引臂噓呵絕馳騁。須臾頓掉力弗禁。鼻牙下上聲相並。蒙戎雖有狐裘溫。流洗何殊冰筋冷。寒甚熱壯慘尤極。百束薪蒸燃九鼎。燬膏鑠髓無不到。高及頭顱卑脚脛。四支似石下深潛。一氣如塵寄家迥。自憐性命如日捐。孰料平寧在俄頃。起來盥濯把明鏡。冠帶臨風且重整。扶藜忽過百花園。無限晴芳到隣杏。燕支鸚鵡疑春錦。緇機翻紅葦影。誰將生火鎔豔陽。滿樹無烟光頰頰。更疑神女會宓妃。燕罷瑤池酒初醒。血色羅裙向舞風。向人卻如晨粧靚。對此間愁盡欲藏。有似投符訪箕穎。誰知髮髮綠如雲。轉目霜蓬已垂領。多少東華塵土客。營營至死無由省。韋平荒冢生黍苗。衰鄂枯骸宿蛙黽。無花必用強追尋。有酒何妨長醉。題詩一笑鬼應聞。定引川妃安漢梓。

陽春新聲同朱定甫賦

別苑臨蕪弄小花。平洲蕪蕪開輕牙。春風如水極搖蕩。流入天涯不識家。網軒樓閣遠疑紙。青鳥不來紅樹死。雄鷲雌鷲此日分。惜殺嬌魂過遙渚。隔籬花影望微月。驚橋似度龍船。無忽有情奈何。淚灑杜鵑枝上血。碧簾曲歇粉痕灰。紅蜘蛛絲結鏡臺。望極官河斜雨外。時時疑是翠車回。

黃雀風長雨洗枝。丹魚出水赤光肥。遙天寥絕行跡。翠減紅銷知爲誰。曲閣香凝龍氣暖。賦葉蟠花帶雲淺。正是雙蛾巧喚愁。欲斷應憑胡燕剪。滴淚和泥封錦書。書中一字一行啼。莫恨鯉魚紅尾短。隨波好送到遼西。鸞鷓頭徒若沸。紺房蓮子光細細。折蓮寄遠被絲牽。舞鸞卻識蓮中意。

露漬銀床金索冷。明月不言星壓耿。御街朝馬響纓鈴。幾樹梧桐鴉淡影。暗拭衰紅出綺房。無心宮額貼花黃。秋裳未結鴛鴦。交刀裁破一簾霜。昔日翠翹今白葆。可惜韶容鏡中老。縱使青天不解愁。涼樹芭蕉泣秋曉。蘭燭啼紅愁夜闌。江南清怨屬哀彈。狡獪斜凭玉欄干。報道金籠鸚鵡寒。

鎮維犀重鮮室溫。白天碎碎玉花紛。窗開雲母不知夜。帳結流蘇散錦文。盈盈小妾被流黃。抱瑟升樓發浩倡。銅龍漏極曙光動。羅絕竟忘寒夜長。祇恐愁紅向春死。不死應須探春髓。龍刀切紙印冰花。貼在九華頰壁裏。冉冉南光走冷圭。梅含春影與雲齊。青絲玉壺具傾酒。井底生塵卻解携。

七言律詩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鄉。逮入國朝。復同官翰林。同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游山水間。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充往甘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酋。庶幾感化。請罪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所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龍命當贊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此情縱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窗。

王內翰詩附

芙蓉峰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願聞中夜坐燈窗。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歡。衰斧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直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祇爲烟霞勢渺思。誰料杜陵垂白後。得同鄭老合襟期。荷衣苧帶煩新製。澗草巖花遠

故知便欲從君同。點檢歸裁冰函寫成詩。

走筆送金賢良

飄零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問苦吟。蛋雨蠻烟十年夢。龍船約略一生心。星垂鍾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不是征帆連夜發。典衣呼酒共登臨。

七言長律

思春辭

故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沈香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託芳魂隨鶴夢。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記倚雲筵。因彈別鶴心如翦。爲妬文鸞懶懶成。宮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岩南樹密晨鳥集。江北潮回暮渚平。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簾聲。

和鄭奉常先生講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余生辰月直奎宿。文學何曾遠昔期。柳子未成非國語。匡衡徒患作人師。探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爲中世託。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僕嘗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虎鏤秋嚴威閃閃。龍樓日轉影祁祁。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屢形分講席。歸田一似舊游時。常隨采藥衣窩霧。幾度尋花屣帶泥。投老幸知同臭味。此生端不慕輕肥。芳筵夜秩枯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鄴下支離叟。莫闕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謔廚詩。

和蘇編修游東明山詩

東明勝覽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槽光染袂綠於苔。學書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祇爲魚龍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雖侵鏡。百鍊丹心不作灰。中使傳宣承顧問。東朝進講每低個。月移禁掖藏書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寄異渥。因茲勝賞得重陪。丁寧杉桂無奇句。約束溪山屬峻才。倚杖指林尋故跡。賜衣濕雨借新煇。名編過玩遊如箭。嘉卉當筵榮若杯。松風沿路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啓。何事愁腸日九回。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憶昔山中鍊九陽。山頭旭日正蒼涼。風笙吹煖雲中火。龍藥凝成鼎內霜。靈戶啓扇森虎鏤。中房持戟混桃康。山分秋色侵玄壑。蟄學天書篆敗墻。五鳥花開呼鹿守。千齡桃熟遞鴉嘗。伐毛定欲追秦女。歌鳳誰能笑楚狂。種得神瓜如菴大。養來瘦鶴似人長。樓延虛巖殊庭上。樹蝕蒼苔曲澗傍。劍氣尚堪吞鬼伯。詩魂端合起羅郎。但求脫粟三升飯。肯負眠雲六尺床。洞雪成漿烹日鏡。海苔爲紙寫風將。舉頭便覺三山近。小大俱冥百慮忘。

七言絕句

題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閩垣。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翠縷拂離鞍。

題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虛泓。嘉樹繁寒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景。傍雲同築草玄亭。

題長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底能遺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柳絲烟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汚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隔花來買魚。

題張子璠畫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實仙才。天師筆下雲泉潑翠開。若是人間逢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二首

昔日樓槍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斜立官橋聽早鶯。

避地歸來景物邊。白烟涼草思凄然。摩挲爲問庭前樹。不見蒼髯已十年。

送葉明府之官鄂縣

文章才子之官去。見說鄂筒酒正醞。飲罷細觀循吏傳。莫緣山色憶芙蓉。

哀王御史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葬之矣。後爲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詔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侃。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因從侃請。大篆其爵位姓名。刻之墓門。復爲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字炳文。佩字希貢。皆義士云。詩曰。窮紙難招御史魂。蠻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塚。誰守揚雄死後文。

四五言長短句

猶歎詩并序

猶歎美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猶歎君子。在括之陽。粲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聲之伊何。如巖之峩峩。不凋不頹。屹立而弗阿。犬羊猶如。其勢綿如。如連如。食噓我中區。君子揚揚。爲天子使。誕敷皇靈。以響其類。彼何人斯。是孰是維。不虞其無知。彼何人斯。是維是孰。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赤其衷。我節之崇。以迄於終。繳爾之行。孰能尤之。真爾之剛。孰能柔之。游麟之冲冲兮。鳴鳳之嚶嚶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兮。

猶歎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於言矣。方與劉先生伯溫同倡千古之絕學。適與

從善以其遠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雲寓軒詩并序

龍虎山鍊師張君仲誠。嗜學而攻詩。尤善鼓琴。嘗汗漫遊於湖江。自謂若白雲出入空谷。杳無定蹤。遂以雲寓名其軒。命弟子上官若冲來請余言。夫庸寸而起。倏然慕乎太虛者。雲也。英英份份。資一氣之流行。固疑而聚矣。已而飄忽乎東西。欲跡藏形。類若不知所之。此無他。雲無心也。方外有道之士。茹木餐霞。捐去塵俗之累。翩翩然御風而遊玄間。來無所繫。去無所繫。絕如雲之寓乎太空。此無他。亦無心也。仲誠取寓雲以名軒。不亦宜乎。予聞至人。不物夫物。然後能齊於物。仲誠自比於雲。善矣。而未免物於雲也。物於雲則有礙。有礙則不虛。不虛則靈明不通矣。我不爲靜。而動何形焉。我不爲動。而靜何容焉。是則動靜一如也。我不爲雲。則夫卷也。孰從而舒之。舒也。孰從而卷之。是則卷舒亦一如也。仲誠試澄心默坐。存神於鬱羅蕭臺間。沖漠無朕。而萬象森列其中。而吾神未嘗形也。未嘗形而雲果孰寓乎。予當約仲誠遊金庭。委羽之墟。勺松華泉。摩麟脯而食之。且請仲誠出琴彈白雲之詩。琴調清越。羣仙或有聆覺來聽者矣。寓雲與否。非所敢知。其詩曰。雲溶溶兮無根。儻聚忽散兮不知其門。變化罔測兮契乎道真。龍虎名區兮列仙之倫。翦雲製衣兮結雲以爲神。超然高潔兮日與雲而相鄰。步虛九天上兮不沾世氛。水火交媾兮日月吐吞。雲兮雲兮。予寓爾以終其身。

五七言長短句

蛟門春曉圖歌并序

勾章王君景行。嗜學好修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海。巨濤春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筵。思思也。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叔明爲作蛟門春曉圖。景行出以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爲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瀛海無垠。波濤吐吞。涵浴日月。參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萬丈壁立。蛟爲門。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踞。俯窺颯兮。俯窺兮。東怒潮兮。騰奔。擲玉毳兮。千霄。灑輕霧兮。飛塵。雪山冰崖之可怖。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星辰。天鷄一鳴。海色白。層霞絢彩。光如琉璃。縱橫閃爍。縛不定。海神推上黃金盆。靈境飄搖。在世外。髣髴直至扶桑村。何人結屋於其間。云是甬東才子。開瓊關。雲間吹簫雙鶴下。坐聆環佩聲。珊珊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祕笈。綠文赤字。可以鑄蒼頑。猿拾花兮。春斥。魚泳盡兮。晴灣。日媚嬌紅。桃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冲襟灑盡萬斛之黃埃兮。不知聲利是何物。便思紫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僊。儒九霞爲冠。青綺裾。手提五色珊瑚株。幻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瀛氣超清都。清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瑤姬儂。金符玉節錦臂麟。白台度曲彈箏篴。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與欲飛越。矯首東望神光發。蓬壺春殘蕊草殷。麟洲芝生翠環結。我愛仙人華綠華。面如蓮花雙鬢鴉。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來雲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

動生黃芽。我賦蛟門歌。細看銅狄時。摩娑長繩孰為繩。義娥白石應湧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學長生將奈何。

東雒山房詩并序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維之隱居也。維字彥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維為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鸞。北升嵩高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為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雒山人羽為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曠蕩八極隨。騰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凝凝綠毛仙。濯足清冷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黍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面戴雲翹足躡蹻。試持秋帛掃寒石。中夜靈響淅淅如霜絃。不知龍穴有石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忽。誰復相留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烟。朝暉瀟瀟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尚依舊。華表鶴唳應千年。大江東流浴龍虎。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人間一笑成今古。三素雲高不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勿使明鏡凋朱顏。願我魁驪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鼻息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晝兀坐惜居諸。時翻枯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亦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藜藜珠經。且夕聲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峰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求。飛騰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贈虎髯生詩并序

至正壬辰春。勾乘張辰謂予曰。虎髯生者。白鳳山中人。吳姓。號名。頗有髯。類虎髯。人爭稱為虎髯生。生自幼有大志。讀書不為章句。大義通而已。作詩出奇句。驚人。至壯。氣愈高。岸忽無所。不事事。與世多不合。常慕古豪傑為人。遇邑中大縣役。陰以兵法部勒。見高山大澤。便指畫為扞禦之規。鄉里小兒。衆相擲。揄之。先達士則曰。此固狂生。可進有為者也。然以禮自守。為順子。為弟。為無慚色。尤善近師友。道在是。不復計其年之崇卑。便折節相尊事。以故士類稍歸之。時中原兵動。東郡李侯辟為行軍司馬。使者凡再返。生送使者曰。為子謝將軍。方天下多故。幕府行十倍才。功猶半之。我素疎。加以開劣。即借使者去。無益萬分。幸勿復來。明當入深山矣。無幾。有言生於行丞相府。丞相屬以徵巡之職。且召與語。生自度丞相決不能用其言。乃不受。更製竹皮冠。服大布衣。以自隱。暇日。率然行松風中。遇酒輒飲。飲少亦醉。醉便擊節自歌。人莫識其所存何如也。辰既為之傳。生聞先生以文章名。欲求一詩以自張。幸勿為生。斬子笑謂辰曰。有是哉。雖然。辰不妄人也。其言良信。援豪賦虎髯生詩。詩曰。

人言慎勿聽。逃入積翠巢。峻峻身衣鹿皮明。首冠竹籜。擗。率率起向松風行。虎髯生。狂似李。龍似彭。何不執取紅。鸞。丈二槍。塞旗斬將。聲。欲。欲。

白髮二首

白髮如青草。剪已竟還生。草青能變白。髮白不復青。人生須知會有盡。紫馬馱錢沽酒傾。昨日花如繡。今朝花作塵。人身一如花。何為長苦辛。古今富貴皆黃土。唯有青山解笑人。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一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宜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悲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縢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翌日。晝哭于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子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聞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為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聞人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兄樵未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體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繫其髮。繼以綵絲。次穴胸。剖心。若肝。登眼。吞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制。使為奴。稍意。舉針刺之。懸額而長號。昨以翁見。婦。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憤。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與。

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羣臣言。以其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老。許之。賜以銅簡鐵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旌卿之素志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並輦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於琵琶臺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燄時。出坐磐石上。持鐵笛吹之。依稀作鸞鳳鳴。問鑿浴丹池。疏水一派入池。冷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劇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故今與子醉別。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其人已側臥而逝矣。蓋八十八又一。所傳丹經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妙靈真人云。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殆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真人之歿。李君存為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為著諸簡牘。以俟他日修玄史者。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儲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曰臨汝。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而其實則異。外史為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山於目者邪。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山。一疑之間。平巖遠林。森森而列。吾前顧。而俟子後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則為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于空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此。蓋近道已。查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真。其體貴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崇。勿按而痺。若水之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黃寧。乃契道符。我尚無我。矧空同者。歟。子之相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洩我。或者再有問。外史瞑目不言。人遂指外史為幽人逸士。外史弗是也。時戴機葉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時。抵掌嘯咏。問出古篇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壘。若不餐煙火食者。家無儲石之儲。不願也。外史嘗從華相山人危雲林學。雲林歿。其孤甚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秘術。注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益莫測其為何人。余侍講禁林。外史亦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旨。外史輒謝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邪。抑并此自秘而不欲人洩其機邪。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溥。其字為宗溥。元居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為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往往為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臥八極之意。不獨見諸空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嚴宗爽小傳

嚴宗爽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為具飲之。妻子告無費。宗爽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

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為他日計。或勸宗爽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即著巾往。輒盡醉而返。宗爽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汙濁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爽樂隱。宗爽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爽自放於酒。宗爽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爽今老矣。吾聞於上虞魏華仲云。為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惟其喜飲酒。而又時時稱嚴子陵之為人。以為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為酒。特託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為同也。今宗爽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爽謂酒為知己。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為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若。致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益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即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為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既得玄初。授勅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為狐所媚。鼠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即躍出。棄殺。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疴不能脫。玄初飛符往。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為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為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燕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為神功。萬夫長沈寶母。痛念之。弗置。聘玄初宿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趨神要之。素羽翩翩。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即齋紙為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作叱咄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盂。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誓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莫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其秘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築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乘鈞軸。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壇於冶城山。研朱書籙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輝耀。遶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靈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食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坐容賜坐。訪嘗靈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

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為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葺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甞道院，啓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鑿以甞，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攜來鶴軒於丹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凰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嶽山仙人，乘鶴吹笙而棲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疏，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屢謁余爲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德民曰：壽昌有大族曰徐氏，其先自太末來遷烏岡，至是族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羣族師尊之。符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人戴冠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爾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釋，坐而待旦，徐步於庭，泉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楹間，以符神之祝。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且且慕之，願求記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恥，予本不能文，汝哉子之見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咸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擾，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頤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者，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首，而詩人之相頌，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焉，則夫多子孫也，膏粱錦繡之爲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蓋以此夫矧衍之爲義，從水從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卽年也，翁之年自毫以流，至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開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郡它日獲歸休，當乘款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之詩，奉觴爲翁壽，尙未晚也。德民以爲何如？德民曰：先生之言至矣。

玄潤齋記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

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爲學田莊，俾其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與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番易，兄弟皆天死無嗣，不圖祖祠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福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緝之力哉？乃屬其友鄧君仲脩來請文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闕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達世，其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因爲善於學道，弘範既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爲學者法焉。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琪公於霞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於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峯，皆先哲示化之地，師憶歷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上願師止勿去，遇邇相繼，磴石與土，壘墮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邵三氏，以創建爲己任，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付有室，充而爲門，夾而爲廡，凡日用之所宜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毆，豈非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斬者，其故何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羣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於安息，而真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制人，故有所冀而爲之，嗚呼！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儼然者，甚可懼也。有若師者，無求於民，而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於人者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脩，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於無用貴公，中謁千岩長公於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綉滿庭云。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

愛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已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約諸孫。謂以女善歸之。妙清問言於楚曰。吾二人志矣。不幸無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所界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爲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父母舅姑。而野仙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于屬下。亦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爲券書。俾二宗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遊而行之。已五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母。先後捐館。而中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楚之季弟。權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濂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母三。妻二。族之固。爲有同姓也。母與妻之族。則皆異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產吾子者妻也。氣血之交。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母之者。妣爲外。王父母妻之。父母爲外。舅姑。女子之子爲外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爲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爲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況禮有常有變。卜同宗以爲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濂自幼與野仙爲同門。有相得甚。一旦抱杖。題門崇濂爲之記。濂因不辭。使鑄諸樂石。山川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道禮。蒙古人。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爲蘇州某鎮巡檢云。

葉氏先祠記

韶武葉存恕。詣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世爲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爲息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祕閣。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銑。修職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與祖。有文行用薦者。署建寧縣學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與祖慨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即中堂分爲齋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爲之記。元季毀于兵。與祖哀慕。不能自己。復捐私田百畝。入權銘書院。以祀祖。息庵。逮至國朝。凡學校之田。悉藉于官。而祠又廢。與祖之志。猶不忘。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虛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者二十。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性醴之用。功適成而與祖卒。光祖之子存恕。與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胤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爲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于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後世之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爲之記。使刻於貞石。爲其子孫者。尚思引而勿替。以延祐於無窮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璣者。生宋光祿卿華。光祿生太常少卿知信州。旌。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太常生朝散大夫彥弼。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盛嗣。定遠。知縣。國子司業。謹。餘則諱。調。柔。中。季。亡。其名。同安。生。文。林。郎。仲。錫。定。遠。生。四。子。仲。葵。仲。粹。仲。寬。仲。賓。魏。王。府。記。室。謹。生。宗。正。寺。簿。大。顯。司。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中。大。理。寺。簿。長。與。季。亡。其名。訓。生。二。子。名。亡。柔。中。及。季。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格。自。格。而。下。子。孫。富。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頌。頌。亦。生。七。子。太。學。上。舍。嗣。慶。文。林。郎。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次。則。良。柔。晉。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麟。麟。爲。良。之。後。獻。左。宣。教。郎。生。德。星。德。元。德。元。爲。麟。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船。都。目。克。和。及。勝。之。勝。之。復。爲。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國。朝。福。建。行。省。員。外。郎。升。金。華。縣。學。教。諭。勝。之。生。四。子。仁。遜。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敬。生。煦。吳。府。伴。讀。煦。復。生。默。升。生。熊。杰。仁。生。煥。煥。生。燾。燾。生。燾。其。繁。且。衍。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受。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觀。傳。世。稍。遠。往往。寔。非。其。舊。而。降。爲。卑。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澤。尚。有。行。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祿。十。一。世。孫。曰。敬。與。升。成。與。予。交。而。敬。之。子。煦。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囑。予。因。効。史。傳。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析。支。分。裔。唯。唐。爲。最。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實。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瓊。之。上。不。欲。妄。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陳。氏。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爲。符。璽。令。因。以。爲。氏。至。晉。吳。與。太。守。雅。遂。望。出。琅。琊。琅。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如。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爲。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識。又。改。爲。符。符。與。符。實。意。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爲。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順。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順。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名。文。昌。其。字。爲。孟。庸。爲。人。溫。煦。慈。良。州。縣。以。爲。可。用。貢。于。朝。選。爲。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爲。同。文。局。使。予。觀。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問。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既。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爲。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成。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子。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慎。其。昏。媾。辨。其。親。疎。其。事。爲。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嫌。今。特。爲。文。昌。析。符。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它。惇。本。也。

重建龍興與源寺記

龍興與源寺在海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暮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遠難名。狀靈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剎。樓閣摩巖。鐘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蕪蕪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燬。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煥幻為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為無為。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雖相相之。閩右之族。亦間有施費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功。告寶殿中峙。遂堂後居。旁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車庖庖。福之屬。罔不就緒。復博士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相殿。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刑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為。皆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為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香閣巖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也。世之味者弗之察。悉謬諸與造為人。天有漏之因。俱偃然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役志於事功者。果何為也。哉。殊不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即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遠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事。勸諸堅瓠。庶可為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字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蒞之處。廢無不起。既創安樂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蕪于火。又構成之。及今與源之役。其功為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行真希微。希微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規。法椿。法容。慧澄。其學行皆有可稱云。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銳綿巒。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為靈附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爛天。謂為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為佛隴焉。大比丘成啓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為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釐為十方禪刹。主者照狂。乃大覺蓮公之法嗣。黑白瞻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頽圯。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輝。重構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潮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不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吹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級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脱門。則新作之。以至廡庫庖福之屬。靡不脩治如法。復集衆。因博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粵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蓋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蔚紳之流。皆愛敬

之。故能於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錢諸。予聞我佛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衆生汨沒妄盛。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緘。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痾。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大悲心。為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真。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為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為道之計。盍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為何如。穹居華寢。方牀邃筵。視樹下一宿者。為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水上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維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子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流。異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盡閱三藏。均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為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略為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未矣。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為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者過半。一遇乏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為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為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既賣志而歿。其弟子象先與公。恢廓而有為。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緝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督輸力於其間者。若廣融。若景蕭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斛。薦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為儲儲之所。爰伐堅石。屬子為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為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為得之。請借田為論。以勵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脩。則不味因果。所謂竊攘質鷲之禍。不作。吾田固有永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為證。結跏敷坐。為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養。紆紆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穗繁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即有秋。持戒為保衛。忍辱為涵受。布施為養。精進為耘耔。智慧為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號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藏。蛇虺共出沒。化為荒蕪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縑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息。亦不易消受。刻文於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毗尼藏。三曰阿毗曇藏。惟此三藏。譯諱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真。咸香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海內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寶藏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啓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是一搖。此地當爲湖。苟違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幼時。乳母時。時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令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孟之資。簡材陶甃。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臨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焜燿。角鬣森張。陰翳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無不感恆。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棄羣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爲文持歸。勸諸聖現。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寶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視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於華嚴會上。國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己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

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問。全體卽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衡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鬱蒼。儼與靈區奧壤相埒。然僻處下邑。無有啓其闕者。初。盧江有沙門良亮。治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聽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於黎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後納雲擁。見沙門爲人誠懇。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陸居第一。禪師問謂沙門曰。如如真性。迥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卽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響慕。奔趨恐後。富者捐資。貧者効力。伐石於巖。掄才於林。梓人運斤。獲夫薦朽。不戒而集。猶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卽就緒。法堂三楹。開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兼之床座華旛。及凡具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揆之。則溢其五。別敞小門樓。以爲出入之地。徑術曲折。而蓮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做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諸國。如呵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爲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倍於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語。一舉佛言。以爲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乘之。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跋提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南閩浮提。南閩浮提。則妙高山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九九州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以語大方。類夫營寧生人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詡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於論議。迂固僻陋。則者爲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門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人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逾堅。嚴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尊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爲之。又奚假於余哉。沙門號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我釋迦文佛。慈闈有情。設宏闊勝大之教。真應弘願。罔不露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清淨行。列御寇書所載。不治而自化。不化而自行。游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煥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困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為無窮者矣。衢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貞觀初。釋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為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為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修習禪觀。誓不忘於正宗。一時龍象。聞風盆集。稱爲虞延律師云。唐季之亂。變爲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於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曰。然諾之。各捐私囊之積。以爲衆倡。乃持歷走民間。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惇愨。各施其所有。遂命斯木。陶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視殿而贏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室同。兩序視門而贏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博土。琢佛菩薩諸像。鍊黃金爲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鐘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棲僧之房。凡七。各設層樓。遂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刹。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形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鐘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象教衰微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爲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踴躍歎咏而去。仁公亦自以緝搆艱勩。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其春秋之高。奔走青蘿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圖。僧房室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爲有漏因果。恆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倦焉。以紹述法師爲己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毗嵐風所不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蓋嘗聞諸師云。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願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峯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爲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會刻木作觀音像。界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爲成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於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爲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蓋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鑄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甃爲洞戶。作欄柵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飾。像右刻般若心經。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刻石洞尤奇。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辨。巖前地夷曠。月舟云。疑此即寺故基。柱礎尚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三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造。

寺於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來。暨天親無著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惟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於石。以金填之。濂既周覽。徘徊太息。願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一日。野燄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爲聲勢。光焰射天。黑烟已置。殿廡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藤蔭榛棘。盡幻爲灰。始見石像呈露。或井沒塵土。間行滿驚喜。爲之剝別。深濬。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昇歸奉之。東廡早潦。癘癘。繫紵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爲養。而黑白之衆。幾二千指。非滋靈於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爲佛事。願爲書諸碑。仍累甃爲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爲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填主始。東土衆生。競則效之。恆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於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景光。以散動之。錫蓋郵胤。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物。佛超絕萬象。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爲此記。使讀者內觀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寺之興復。別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嘗隱居於此。嶠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華門士。翕如也。老於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爲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待制南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爲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餘年。爲元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嘗公。既得法於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胞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於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請前作禮。願捐茲地。以爲之基。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衆聚資。爲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象。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室。次第告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云。當是時。五山十刹。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息足之所。君子爲之慨焉。永嘆。獨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憧弗絕。靡所不容。多或一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飽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師不彼即。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尙思感發奮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既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清峻。爲四衆所傾慕云。

金華永寧禪院記

1100

金華縣東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治鐵錫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付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真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律禮大維氏之道同往鳥傷伏龍山謁于岩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空以縛禪為事一夕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陀演迤氣象夷曠遂欣然入念慮銖積寸累構佛廡三楹間中墀觀音大士華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暮塗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非其間亦其勢之焉允真欲為久圖請于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鼓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充物祥光未散禪庵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成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動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璫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之操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為最為近道父曰天祐母姓金氏云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嵩頂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攜鐵魚磬來鳥傷之香山尋於龍腋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逝至精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創伽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邱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鳥二年實建龍盤夫赤鳥二年係已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曆三年重加葺繪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邱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羣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行作之其七佛殿建於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於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其徒永秀齊賢詣青蘿山中徵文以為記濂聞之西域之僧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為益如法師者亦其一也苦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二人固豈取籍教悟宗之旨奈何後世歧而二之禪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

1101

1101

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為虛妄互相警發去道愈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即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此濂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羅像於七百餘年之外籍勝因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即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佛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濂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園可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遠不問知其為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秀等又頗注意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細索讀之必有蹶然而興起者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為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壬寅天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成具皆二公之締構而諸徒智觀如玢處仁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於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為成規使甲乙相傳戒勿血食醴飲遠佛大禁鷄鳴而起日入而息燭香梵唄以祝盤報上不敢怠逸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為伏龍山昌公實往咨叩禪師懷其求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辭眾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已端坐而逝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既順應公繼之弗懈益虔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來徵予文為記俾嗣葺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祿而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謹戒絕謹因不讓而為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生於水不著於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汚故契經有云於身無所取於脩無所著於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軌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口籠執積久馴熟至於心法兩忘始為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為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粲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於初栖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會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無墮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菩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修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刹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推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寶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為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奔韓巴覽之人莫不持齋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於道有證各構蘭若分綴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

1101

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蓋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崖下，得度為大僧，留神禪觀，後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摩觸，遂撒騰揚，莫窮涯際。千巖欣然領之，乃屬其出遊閩、浙、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巖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衛之子湖安國禪寺。選信之玉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紫川迴，風氣襲藏，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微，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即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發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閣，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為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悃悃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為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俱備，執妄為真，四大假合，如水沫聚散無定，強指為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非停，堅忍為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無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真身，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般若智，用合三為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為之棲止，嚴事像變，為之瞻視，潔清香華，為之供養，皆使其革妄趨真，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鞠明究隱，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其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惜，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糾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乎哉。脩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僦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為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東陽興修乾元宮記

婺之東陽，直隸西二里所，東嶽行廟在焉。莫詳其建立之歲。宋紹興中，鄉先達朝奉大夫曹冠嘗重構之。歷一百三十餘年，崩致墮壞。元至元中，邑民曹序又補葺以還舊觀。且請廟額曰乾元宮。命道家者流司之。入田一百二十畝，以為養生之具。又歷五十餘年，其墮壞如初。至順末，縣尹許思忠，鑿雨有驗，屬大姓一新之。僅三十年，又駭駭就廢矣。至正之季，國兵取婺州，縣地內屬，帳前總管陳從貴來知縣事。會夏秋久不雨，聞思忠之故，往與神約曰：期三日雨。若雨，當新其廟。已而果雨。歲因有秋，為建大門五楹，及從貴報政而去。事遂寢。自是迫於科繇，非惟廟室日圯，而所入之田亦且質鬻殆盡。尚義之士李瀨，蔣齊真，鍾道壽，俞問，樓鉞五人者，相與謀曰：吾儕耕神之休，克有闔廬，以蔽風雨，而神宇若是，無乃不可乎？於是各捐私囊，而興修之不足，則道緩頰之徒，說諸有力者，土木之材，不期月而集。新作寢宮，以間計者三。正殿則葺而完之，其間如寢宮之數，東西二序各二十有二，皆易朽腐，而為堅良。然神道貴清靜，恐細氓之或瀆也，擬外門以扇之，像設亂味，剝蝕者，施丹雘，以藻飾之。殿閣深沈，儀容嚴飭，靈懸裝人，如將見之。經始於洪武十年某月某甲子，告成於十一年某月某甲子。仍擇純行道士周節亨為其主守。歸田若干畝，收其粟以給差服，蠲燈之費，為慮甚周，而成功甚鉅也。介濼學子葛信來求記。濼則岱宗地祇之屬，不

可以形像求也。古者北郊與享之外，唯魯君得專祠於壇，亦無所謂廟也。其建廟設像於桑乾河北，則自元魏始。魏之廟止於桑乾而已，而不及乎其他也。五嶽各於山趾立廟，復自李唐始。唐雖立廟而加之王爵，猶未徧於寰宇也。四海郡縣，皆有廟以祭，復自趙宋始。宋則封之曰帝，與昊天上帝並稱矣。夫以嶽祇而與昊天抗，在古所未聞。質之於禮，誠有難言者乎？皇明御極，一以禮事神而不敢褻，特降蠶書，正名定號曰東嶽泰山之神，命使者至山麓望祭，勒石廟中，以示敬恭明神之意。歷代之陋，至是而盡革矣。然而州邑之間，復或祀之如故者，皇仁薄博，從民之欲，而不忍拂其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嗚呼！先王之禮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皆秩而祭之。況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尸而祝之，其亦本乎人情哉。濼官儀曹時，嘗與討論典禮，因推蠶書之所及，以定天下百神名號，亦既奏聞，列之祀典，而頒行四方。今從顯等之請，故備書之，以見禮之不可紊者如此。顯等韋布之士也，非有官守之責，而能致力於神，愧愧乃爾，可不謂之賢乎？後之人尚察其衷，而蹈其轍斯可也。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栢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諸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與邪？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跌坐其中，而問道者運翻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借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成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規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荆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堂月號，為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籍籍於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罹寇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於室。莫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隙漏而思繼承為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為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髮之圖，為興建之計，僅四三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濼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為請。濼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踴躍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為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於國師孫仲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為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笑隱所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

日葬石頭城塔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爲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蝕城。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闢。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即以歸焉。已而宗泐入奏其事。上從之。遂捐私貨。營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二窠。一葬前住持覺元。公遺衣。一自爲壽藏。其東塔則歷代主僧。西塔則清淨海衆。皆整綴可經久。而碑銘亦昇至宇下。肇役於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於秋七月。其徒禪師就窆。則八月三日也。惟事之成壞。恆相尋於無窮。當垂壞時。每逢賢子孫保衛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壙有誌。非直紀述歲月。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葬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師之墓。將沒於水。宗泐爲此懼。卜吉兆而未遷。其父子之情。可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鑿穴而附之。又推及於寺衆。若尊若卑。皆於西東乎塔之。則仁之及物爲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法。絕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故其爲此。實與禮經昭合。後之人尙體其心。而相持於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爲季潭。奉詔住大天界寺。天界卽龍翔。今改賜茲額云。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輒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爲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媼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涼翠鬢。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贅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闕。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爲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其賊爾。豈官人耶。汝卽來。汝卽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爲之婦。李尙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爲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語曰。汝欲殺吾夫。卽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猶能有是哉。可慨也。

記馮寅賓言

楚人多尙鬼。事有不直。聽之。虛陵民相爭。憤弗能白。昇桐偶神真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虎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爲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馬。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衝其家以去。陷智井中。衆投石殺虎。謹然以神爲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寅賓爲子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詩

簡吳山長

先生天下士。鬢白漸將翁。官卑遭俗罵。家破坐詩窮。秋林崖蕩雨。春浦鯉魚風。盡是和思處。如何學燕鴻。

清夜

弱志苦清夜。奈此強虛嬰。反側不能寐。稍寐忽成驚。疏櫺生流素。恍疑曙光升。起行盼層霄。月華流空明。繁露方塗塗。嘉樹尚冥冥。曳履步庭除。東西錯繚繚。寥落直至旦。飄零嘆何營。

游覽雜賦三首

輕舟疾於馬。薄此脩洛塵。但見山西行。不知舟東移。汀花疊相迎。欲折隔漣漪。亭亭思美人。浪浪忘世機。多情有白鳥。先後掠人飛。別後不見山。比昔山加長。林陰沒鳥影。巖聲答人響。鮮色青染足。藥花大如掌。蛇徑已盤百。石扉始開兩。獨笑晚厨晏。古今一俯仰。幽厓不知日。濕氣晴猶重。苔列無文錢。隨陰貫寒洞。發嘯破玄藹。萬象爭迎送。磴危石欲舞。雲走山如動。思招幽鳥下。驚飛莫新弄。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

憶昔遊虎林。年壯已非冠。旅食嘆酸辛。敢望諸侯傳。捉衿肘已露。納履踵成穿。甘從原思貧。恥學毛遂薦。羶唇丹邱生。文采超衆彥。精魄更蔚肅。鶴展垂天翰。每逢難浮春。含笑解貂換。列飲杏花陰。吹笛倚寒巖。微酣雙耳熱。欲議尉曹見。弘深劇王霸。險詭雜神幻。踏月或起舞。留連過夜半。恆思酒星臨。手不離巖故。忽騎東海鯨。歸餐赤城飯。于時海大魚。鼓鬣正濤悍。颯風挾洪濤。深沒無岸岸。手操丈二矛。欲刺忘身賤。指麾集羣漁。羣食待東且。更陳清海策。銜袖書一卷。大言驚衆聽。讀者洽背汗。九關不可通。志士徒扼腕。因作山水游。所幸脚力健。酒經七家箋。詩囊五采爛。走馬過粵郊。看花入荆甸。醉餘兩齒齧。雙鴨傷一箭。湘流去洗耳。香不聞治亂。自余湖隄別。久矣蹤跡判。秦淮詫再聚。何異篋得線。示我諸遺篇。令人憶東觀。襄陽耆舊亡。文園白日安。襲之如殷彝。夙夜宜繕繕。

出門辭爲蘇鵬賦

憶昔出門時。營魂不相依。亂行忘戶庭。欲東卻從西。升堂拜嚴父。鶴髮七十餘。欲語不成語。涕下如繩塵。老妻哭中閨。半世嘆分違。孰意垂白後。亦復不同棲。妾病入骨髓。一命僅若絲。不知君還日。能有相見期。爭如牀下鳥。反得隨君之。不忍出門別。難禁君去時。言已咽。就相見者皆歎歎。流雲雖無情。慘淡亦如悲。瘦女候庭前。含泪整衫裙。東風尙苦寒。凜凜中人肌。願耶善自愛。以慰兒女思。三孫拜馬前。頭角何鬱鬱。大者始十齡。小者猶孩提。伯仲似解事。飲泣貌慘悽。季也最可憐。頓足放聲啼。我欲同翁去。明日同翁歸。石人縱無腸。對此能自持。二兒相送行。直至雙溪涯。泪眼似井水。源源流弗虧。舟師催棹發。丁寧且遲遲。我父去終去。幸得緩斯須。于時天漸暗。密雪學花飛。山林盡變幻。白玉爲樹枝。觸聲伊軋動。兄弟爭牽衣。但得到睦州。不敢再相隨。強顏歷斥去。掩泣立沙坻。盤回過前灣。踈立猶不移。我時情懷惡。有目何能覓。急入篷底臥。冥然付無知。同行堅慰解。沽酒買紅魚。酒飲未終觴。醉已如泥。至重在天倫。誰寧不念茲。無淚灑離別。此語非人爲。況我志丘壑。豈欲陔路歧。但願身強健。定得返故廬。長幼聚一筵。春菊薦堪知。重庶考槃咏。勿倡出門辭。

和劉伯溫秋懷四首中與此韻同

嫩女顏如花。身有椒蘭氣。胡為素風生。白草同顛顛。金鸞委髮雲。愁容怯新媚。黃金固云貴。結形難鑄淚。已矣復何言。榮名本非說。

隱人韓伯鸞。弄蕭吹紫蘭。一吹洞芝長。再吹翠雲寒。紅日長不死。何憂芳歲闌。常乘雙鹿車。遊遊三素端。有時念下土。臨風動哀歎。

浚川泉竇疏。不浚川乃塞。鑿漏漏昏明。弗鑿坐深墨。感此益自愧。空負軀七尺。近方學心齋。萬動一時寂。面對天關山。終日如賓客。默然兩無言。巖姿澹將夕。

我家潛溪曲。正面溪上山。採桂作園廬。文杏為重關。新栽二尺松。森森雜黃菅。白鶴寄書來。問我何當還。移之萬仞岡。瘦骨撐孱顏。

送劉贊府之官都昌五十韻

都昌古鄒陽。舊號為江國。右拒落星灣。左據彭蠡澤。巖巖朝散積。川景時眩白。居然風氣會。生聚密如織。名區列象犀。高樓發簫籟。酒帘杏花園。漁市蘋洲榭。盛極理必衰。楚氛忽陵斥。連雲六千家。一炬半天赤。積屍成坡陀。凍血凝洛澤。瑟瑟憫體語。多在風雨夕。今春驅理復。盡出將軍力。廟堂遺良令。刻茅辨街陌。生茨四五椽。足慰王喬鳥。日出館銅章。瞳目銷岑閭。隸卒瘦如竹。見人猶辟易。似聞庭除間。夜有黑虎跡。又頰劉贊府。其樹懷柔績。定知灰箭應。豈假龜黑食。贊府質奇才。不用揖如戟。玉立偉丈夫。見者改顏色。文字五千卷。腸胃覺充塞。攜辭奉春花。醜醜美堪摘。吟酣或揮翰。龍蛇出肘腋。陰靈助變化。凌厲意慘黑。人誇勝瑣瑤。自謂聊戲劇。兼攻刑法家。儒術共緣飾。應能不自負。奇略肥民瘠。墮陰或藝桑。中丁皆極械。勿羨湖經學。若登山履。可憐康樂公。卻類彌天釋。勿升元辰山。去踏馬蹄石。丹竈白草秋。青鳥書難覓。勿棲五柳館。驚見元亮宅。仕隱各有心。忘世非良則。當如陳大夫。樹陂壽民脉。令名垂無窮。晴波共洋溢。我辭固強聒。君子宜慎擇。時當九月交。涼氣壓離席。黃花如窺人。啼蛩似留客。新蟹銜金腴。甘醴拍瓊液。飲餘志慨慷。狂語忘岸幘。執手立沙頭。欲別貌還戚。願子誠繆悠。頗有書傳癖。造文應時需。不異陪僮役。扼吭掎左袂。立志在必得。每藉翰墨潤。榮榮有精魄。西風片帆張。遊作千里隔。倉皇車折輪。顛沛禽鐵翻。不知孤月夜。何人破愁寂。儘有尺素書。早寄凌風翼。

秦宮謠

箏鳳斜行綴春柱。內家學得涼州舞。九枝燈死月色青。猶記君王夢中語。五坊小兒騎駿馬。翠蛾綠女闌花影。御路泥深龍蓋過。小隊黃衣四十人。

畫樓歌

畫樓殷殷貯白嬌。紫羅行春楊柳橋。手中鸚鵡酒量潮。連環帶解口痕消。黑甲西來若風雨。踏成一片無情土。白日未落絕行塵。瓜洲渡頭鬼喚人。

春夜辭

女龍帶雲雨。膩輕黃惹柳。涼腕脆。蠻絲不繫軟風痕。白玉鸞斂分雨翅。桃花月下采鸞門。魚輪不眠長鎖春。芳魂行遍秦川道。百子堂空無一人。更深不耐山鳥哭。擬管調絲作新曲。天海風濤夜不收。龍頭吐漿割春綠。上元不寄錦字書。守宮誰復問巴西。紺階但種相思子。蓬出青青連理枝。

紫髯公子行

紫髯公子五花驄。蛇矛犀甲八扎弓。黃昏衝入北營去。袞袞流星天上紅。十萬雄兵若秋草。千鎗行酒須與盡。太白在天今歲高。千旄指處皆盡粉。涼州白騎少年兒。紫緇麻縷來似龍。鴉翎羽箭始一發。射翻不翅牛尾狸。紫髯紫髯勇無比。愧殺生鬚諸婦女。當年冠劍回麒麟。何竹三目異今人。

越歌同賦八首

勸郎莫食鑑湖魚。勸郎莫棄別時衣。湖中鯉魚好寄信。別時衣有萬條絲。戀郎思郎非一朝。好似并州花剪刀。一股在南一股北。幾時裁得合歡袍。越王臺下是儂家。一尺龍梭學織紗。願郎莫栽梨子樹。遮卻房前夜合花。溪頭送郎上蘭舟。獨宿春風燕子樓。溪水有時乾到底。不如儂泪四時流。阿儂羞殺黃帽郎。桂舟蘭棹藻中藏。蘆竹生花秋滿地。權歌幾動便尋榔。粉痕月。溼春羅。郎似芭蕉儂似荷。荷葉團圓暎蓮蕊。不比芭蕉紋路多。為郎有意辦羅裳。繡成花鳥好文章。黃昏含愁不敢剪。只恐分開雙鳳凰。春望山頭松百株。若耶溪裏好黃魚。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

雜體二首

溫溫荆山玉。刻作瑞世麟。繫以補袞絲。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福。四海歸至仁。峨峨九天上。虎豹為守關。惜哉不得獻。襲之以文茵。英英匣中劍。三尺秋水明。上有七星文。時作龍夜鳴。鑄此雙雌雄。云是歐冶生。鞘背久不施。繡澁玄痴成。願借赤鳳雛。銜上白玉京。為國斬佞臣。坐見秦階平。

擬古二首

明星夜生角。遠倚紫垣中。四國仰照耀。寶劍出秋空。一朝化為石。下與沙礫同。牛羊或踐履。戮辱到兒童。位高知身危。退藏保其終。秋蟬啼枯枝。朝夕飲風露。豈無百蟲食。政以廉潔故。黃昏鳴聲悲。似欲有所訴。不受丹鳥知。反逢螳螂怒。阻身亦何辭。吾能改其度。

蘭花篇

陽和煦九畹。晴芬溢青蘭。潛姿發玄巖。幽蘂凝紫檀。綠蘿托芳鄰。白谷抱高寒。玄聖未成調。湘蠟久長嘆。菴施雖外蔽。貞潔終能完。豈知生平心。卒獲君子觀。雜以青瑤芝。承以白玉槃。靈風曉方薦。清露夜初溥。此時不見知。駢羅混荒菅。春風桃李華。爛若霞綺贊。徒媚夸毗子。千金買歌歡。棄之不彼即。要使中心安。

願結嫩人似把玩日忘餐

游涇川水西寺簡葉八宜慰劉七都事章十二元帥

水陸行兼旬招搖月如醉筋弛遂莫支神凝但思睡若非游名山曷以豁幽閑涇川名漢縣寶勝標唐寺一往情已堅百關思轉熾大川阻鴻濛怒濤寫滂瀾髣髴號夫諸昏濛舞烟魅小舟劣客坐大險會不避中流震撼數性命豪髮計敵股不容搖屏息恆獨備良久幸登陸寸步懷千畏盤回行隴畦迷眩失溝途齧趾嵌劍石口冠排戟刺身入青玉林一白點翠翠道過桓彝祠古口撐幽邃青紅閃敗壁神鬼錯飛塵忠精燁白虹直欲口天地周禮在所旌尸祝宜弗廢勸書從天來猶勒崇寧字象贊恨非古茲醜製神器南風歛林薄吹落英雄淚俛仰感微衷蛇行復西逝委移履上方滿目但橫翳云何黃髮靈不敵鬱攸巢臥鍾蝕陰苔孤塔掛晴荔大雄兜率還真應天台萃木魚午停聲林颺晴出戲殘僧五六輩襪衲裹山楸奔趨失繩索面目劇芒刺別有白髮師野鶴鷄羣異身披伽黎衣云繼泐潭裔掛客入遂筵從浴語非易呼童滌尊罍爲我出芳餌溪毛糝白靈芝髓烹紅葢翠羞未終薦三爵了不識湯餅銀絲嫩園葦雲濤試復出新篇什自謂宗漢魏規燈鴛鴦姿鉛落麒麟纒似將三昧力幻出千葩麗有時氣雄拔欲奪三軍帥西取月氏頭北斷堅昆臂誰知憂世心盡雪滄江涕緇衣向如斯蟬冠當不愧少焉出楸局負負曉與爲雌雄將勢分墨白如鼎沸分甘東野拜難續西林志長嘯出山來荒雲密如霧歸宿山縣中窮愁復相滯繼絕諸僊媿瀨激良朋忌褻衣步明月髮極不思寐憶昔山林居豈識道途累崖色夫容開洞水冰簾賦淵龍學人吟夜猿呼鶴淚采嵐尤可餐釣渚鮮堪嚼負此濟勝姿奈何心不忤所幸二三友酸醜同所嗜鉤理扶神扁探玄發天秘雖於嗜笑間亦足洗蒙尉此生已任運泉石隨所值敬亭在望青行行勿迂轡

次劉經歷韻

先生勁氣類松柏壓倒柔脆于葭葦發爲人文疾於電視墨衰翻翠鴉便合催歸玉堂署天子左右宜黃麻如何擯絕東海上使采夕光發晨霞一朝闔寇掠鄉部蜂蟻隊來無涯先生仗劍募壯壯帶甲十萬人無譁旗幟精明刀戟銳欲滅封豕連長蛇灼山烙澤絕槍奔迸不翅逃置火光照耀天地赤支骸撐柱隨燬燬助垂成事或變志士扼腕徒咨嗟邇來漂寄在道路東西不定如棲苴營乖衛逆結瘡瘡攻鬪腥腥將侵勝注漿流瀉洩憤懣未許袴褶來籠遮御濕雖治麴窮劑鋸洗恨欠雲鬢娃况逢炎海饑急雨大風挾勢飛黃沙山漫疑欲接霄漢河漲定可浮星查空堂悲坐發孤咏風刺欲闢離騷家豈惟草堂詩止瘧妙句亦可蘇痲瘋燈燈疾請但吐舌不覺唇齶相揪呀文場自合推第一俯視諸子百倍賒黃鐘大呂正醇粳桑間澆上誰淫哇羣僊謫下暫狡獪莫忘舊種瑤池花鋪肝刺腎竟無益不如養性祛陰邪他時紫府或有召會駕五色麒麟車

思春辭

美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櫻頭涼月生南浦沈書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鷺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託芳魂隨夢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

記倚雲笳因彈別鶴心如剪爲妬文鴛綉懶成官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若南樹密長鳥集江湖回暮渚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蕭聲

行路難

筓輿向江行十步四三曲日落天漸昏棲止憐不夙有如喪家狗望望共奔逐遙見洲渚邊凋楊失新綠一室小如舟偶值酒新熟主翁面如鬼行步苦才了延坐白木牀發問極羞縮百錢買一斗聊誑先生腹執觴未及飲所視甚怪促昂昂船上頭纏布一幅兩脛赤如染俟食類饑鶴忽然來共席迫我汗如沐乘酒出倚闕遠吸江上綠青山向我笑不語意良足居常務標致今此毋乃俗少時兇悍徒幾欲塞破屋噴霧呈百伎醜惡難具錄生平見未曾五歲爲反覆瞳目久不語情思殊隘蹙晚入一窩臥棗粘紛不束瓦穿星似筵壁壞風如鐵水車貼四畔轉足礙輪軸解裝暫一息何異樹下宿蕭晨出門去軒豁踴退颺遠嶺收片雲前汀落雙鷺即景政自佳撫懷欲成哭天地雖無私人事有倚伏臺觀變坑窞衽席爲餒餓休嗟行路難羊腸乃平陸

臨陽詞

南國家人玉作腰開裝香帶斬新離醉騎寶馬踏青去嘶入城東第四橋九子金鈴出九龍流蘇雜綵感芙蓉東風不管花無力吹滿昭陽第一宮幾番花信逐時添諸柘新窺酒正甜莫道曉風猶料峭內家新賜御寒簾

寄別

別來虎豆又生芽尙在揚州買酒家醉後清狂應不減起拈花彈打鳴鴉

笑鄭僉事

忍見蒼苔萎繡衣西湖風急旅魂悲紫羅半臂今猶在免學歐陽寫恨辭

憶知

春風行樂且年年勿使游塵上五絃燕子堂前多舊土莫栽黃蘗只栽蓮

天麥毒行

任生菓葉居章邱僮妾指千百馬牛文軒綵閣插雲上脆管繁弦邀客留開時好把道書讀日暎湯餅無時休一朝陰厥忽仆地六脈隱約如蝦游移時開扉拂衣起喜氣入面輕黃浮自言惚恍有奇遇不翅乘耕觀十洲初逢一身臥空曠手足僂勁無寸柔大神持刀剖心腹洞見十二仙家樓紅光眩眼視閃爍後先檀戶皆朱棊絳衣女子竚以入手執幢節懸銀流入宮升殿謁女主美醜可使春花愁鴛鴦與鴛鴦玉芙蓉仍插金搔頭五明扇遮九龍座珍珠籠掛珊瑚鈎分班就坐未及語有勅太官催進盞須臾水陸盡交錯玉盤蟻脯堆紅虬女樂翻翻次第舉擗箏彈瑟鳴篋篋燕罷瑤階月初轉餘情不斷重含鈎紫州小姑遊颺別陽春一曲翻新謠隱雷作聲忽驚覺卻厭人世真蜉蝣若非名登九天籍安得倚爲翠黛儂室中宴坐絕童血局鑄不許他人抽或爲妍唱或異類水禽山雀爭喧啾如斯歲發至六七猶怨闕遠難

題倪元鎮畊雲圖

看院留黃鶴，畊雲種紫芝。天下書讀盡，人間事不知。

題王允岡山齋

幽人宅一區，卜築在陽溪。銅官轟蒼翠，白雲遞隱見。溪水抱村流，觸石成澗澗。鶴巢古松枝，魚噉殘花片。清景樂高閒，雅情任狂狷。山林足肥遯，軒車忘慕戀。心靜養長年，世榮條驚電。寄言謝逋客，重修逸民傳。

晚步青溪上

溪色涵青綠，溶漾正堪餐。十步九還辟，清芬襲肺肝。渚牙既戢戢，岸花亦粲粲。潔瀉近宜狎，賁飭清可捫。流念梁陳際，甲第繞其壘。南澗綺鏡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浸寥曠，蒸氣溼鉛丹。有時作清遊，蕭蕭輸軒。曾泛得溢朱組，蓬蓬到蟬冠。荆傷違妍曲，秦豔發清彈。唯恐懸象墮，不憂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歎。黃鳥背人飛，嚮入華林園。

和胡古愚擬宮體

天上多春色，人間迥不同。花翻鸚鵡殿，鶯過建章宮。雲旂驚被影，月扇雉含風。遙瞻翠華近，紅日照盤龍。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二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忠史學失褒貶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提要，以授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著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師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相，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莘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備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殊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疏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證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炤胡三省王幼學三家會萃羣書而折衷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翅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略之乎。司馬遷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迨今猶未已也。況朱子上取法春秋，大經大法，儼如日星，文憲公至稱為經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祐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蓋又不止乎此也。將師淵不暇察邪，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邪。孔君

尚有以刊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來為脩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書世決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蕪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傅同虛感遇詩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皇上御東皇閣，以靈寶齋科，失於文繁，謂朝天宮道士提點宋真宗等纂修以通厥中，而傅君同虛與焉。上既而授以斐摠之要，復賜之坐，設筵以宴享之，酒半，命賦嚴冬如春暖詩。同虛與鄧仲脩次第成，跪奏上前，龍顏大悅，且親御翰墨，成長句一首，內史讀示至再，既而留中不下，遂令各沈醉而退。同虛自念巖穴微臣，上承天日照臨，光輝赫輿，誠千載之奇逢，乃自撰古律二十韻，以紀感遇之盛，才華之士，敬隨弗置，從而屬和之。同虛聚為卷軸，以瀕侍上左右，親觀其事，來徵序於首簡。瀕聞道家者流，蓋出於古之史官，而其為書，有皇帝君臣十篇，力牧二十篇，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管子八十六篇，皆言治國之道，非但如老聃莊周之所談而已。故或者稱其術與虞書所載者合，良不誣也。不然，漢之用蓋公言，何以致清靜無為之治哉。齋科之行，司錄之傳，特其法中之一事爾。欽惟聖皇垂拱法宮，凝神穆清，方外之臣，屢蒙寵眷，上之所以遇下者，其禮甚渥。同虛感激奮勵，中心弗能忘，形之咏歌，聲塵不已。下之思報其上者，亦無所不用其情。猗歟盛哉，雖然，君臣之際如此，上之有望於同虛者，豈直齋科之文哉。同虛誠能以蓋公自期，使世之人咸知道家功用，足以濟世而安民，信為偉丈夫矣。前所謂千載之奇逢者，實在於茲。同虛尚歸之哉。和詩者，自鄧次字而下，凡十又三人云。

秦和劉氏先德錄序

惟劉姓出自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為名。事夏孔甲為御龍氏，子孫在商，更為豕韋氏。又更為唐氏。至周又更為杜氏。杜氏生士為，為士師，因官命氏。又更為士氏。至晉士會入秦，雖復歸於晉，而子孫留秦者，遂稱劉累之名。別姓劉氏，此得姓之所由始。凡六更矣。自秦歷漢，世有其人，而劉氏蔓延于四方。其在今廬陵者，皆出於發之後。蓋發生倉倉二十餘傳，始自長沙遷金陵。後唐天成間，復自金陵遷廬陵之秦和，同譜之家可徵也。或謂從彭城徙建業，又徙西昌者，殆與所聞異辭。秦和之傳，況與兄弟弟戎皆通文學，雅生俊，戎生光而絕，況生嘉，嘉生嵩，嵩生遙，遙生臨，臨生諒，諒生利，利生簡，簡生繁，繁生胤，胤分分為四巨族。宋自嘉祐壬寅至寶慶乙酉，一百六十四年中，舉進士者二十有二，自熙寧丙辰至寶慶丙戌，一百五十一年中，擢進士者八，授經於庠序，蓋聲於州縣，遐邇相傳，以為盛事。鄉邦之問，推故家文獻者，一則曰秦和劉氏，二則曰秦和劉氏云。況之七葉孫安尉宗回，思世系相傳久而或紊也，始重著譜圖一編，十二世孫黃陂令宜復增修之。十六世孫鏞復益廣其未備，首譜其宗支，次表其世科，次輯其遺文，而名公卿之為劉氏作者，亦類解焉。通名曰先德錄，鏞之三世孫鏞，鏞復旁搜曲探，倘可入編中者，悉應附焉。亦可謂不忘其先者矣。崧與濂為文辭交，力以首簡請為序。歐陽氏有言曰：自受姓命氏以來，歷唐虞三代，數千載間，詩書所紀，各有次第，豈非譜系傳之百世而不絕歟。嗚呼！此濂因崧之請而重

有慨於斯言也。士大夫間，孰不曰尊祖而敬宗，孰不曰辨同而別異，及叩其所自出，輒舌強不能下，甚至王父之字有不及知者，其所以遠於禽獸者幾希，此無它，詩書之澤弗加，譜牒之修不謹，不知玩惕之弊，遂至於此也。有若劉氏恪守明訓，集其承傳次第，垂二十代，支析派殊，豈比可觀，非世濟其美而能然邪？自時厥後，苟引之而非替，雖至於百世不絕，可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抑濼觀劉氏之中，利濟則輸家粟以給邊餉，好先則折獄不阿，人莫敢變，或欲鑿廢嶺以通漕運，復論罷之，辨則憫憫民輕陷法網，而出諸死地，令飲則辭迓吏白金，毅然弗之顧，幼文則捐縣幣以紓長沙制帥之難，是五君子者，其事多可稱，而辨及令飲，實同年進士，胡忠簡公銓，周文忠公必大，為銘其墓，是宜後人之所取法，濼所深望者，非特繼任其譜圖而已也。劉氏之子孫，上慎旃哉，極元名楚，至正丙申，曾用試取江西鄉試第二十一名文解，今入兵部為職方郎中，陪奉議大夫，文章政事，見重當時，人謂其能世其家云。

方氏譜序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他姓為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為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為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間，至西漢末，曰絳者，為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欽，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絳生三子，儕、儻、儻，儻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絳後，而欽其宗邑也。今欽山間，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始九江來遊，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後裔也，漢祥之孫，以國子生仕于朝，三轉為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為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為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間，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絕，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裔，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為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于世垂于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于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雖有學問，多才能，善為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于今者，自始始，武昌之方，自前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在斯乎。

溧水端氏家牒序

惟端氏出於孔門弟子子貢，子貢，衛人也，名賜，其姓端木，後人以省文，獨呼為端，端氏之後，有遷居汴者，一在曹門，一在酸棗門，二族甚盛，曹門之裔曰某府君者，為里之蕭氏，贅婦，宋南渡初，蕭氏通判昇州，府君與之俱，寓居烏衣巷中，昇州即金陵，為江南佳麗之地，府君之弟四入，亦來相依，久之，蕭遷居溧水之嶼山，嶼山之側，有地曰東村，府君遂率諸弟定居焉，大畧其門曰曹門，端木氏，蓋以自表見也，府君生某某，生某某，進義校尉，萬以材雄于鄉，統縣兵為保障，盜不敢犯，民懷其德，為之立祠，進義生省，省生某某。

皆以樂善聞，壽生時中，性最嗜學，朝夕沈酣經史，問發為辭章，沛如也，時中生安，不幸早世，安生邦遠，字國用，幼孤，能自振其家，每以滯物為務，借貸而不償者，焚其券，如古之寬厚長者，國用生復初，字以善，精敏通疏，有為治之才，初由樞府屬連佐大府，遂以政事聞，復初生四子，曰仁、懌、慨、有奇氣，亦早卒，曰義，能負荷家事，弗始親，曰禮，與智，從金華許文懿公門人游，循循雅飭，有士君子之行，然而端氏為溧水大姓，翠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餘百家，高壘飛甍，環數里相接也，至正壬辰，兵燹方張，咸蕩為灰燼，雖譜牒之屬，片簡隻削，亦無存者，復初聞與子言，慨然不自寧，因叩其所記憶者，府君父子之名已逸，自彥而至復初，凡七傳，皆係世嫡，復初因請子備著于首篇，而四弟之子若孫，尚多行當蒐采，為圖以繼其後，至于字某，娶某氏，壽幾何，葬于某地，亦以所聞附注其下，其無由知者，則闕之，復初之心，可謂至矣，昔者黃文節公譜其世系，僅六七傳而止，其上則闕而不書，蓋不欲失傳信之義也，復初之事，何其有合於文節公哉，嗚呼，譜牒，重事也，三世不修，古者以為不孝，奈何世人多忽之而弗講也，有若復初，殆知本之士也哉。

查林竹氏家牒序

曾氏出自姒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郕，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郕，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天，為季氏宰，天生阜，為叔孫氏家臣，阜生點，字子皙，點生參，字子輿，參生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尋，尋生羨，羨生遐，遐生盈，盈生漢，漢山陰縣都鄉侯樂樂，樂生洸，洸生旂，旂生嘉，嘉生寶，寶生瑛，瑛生據，據生王，王亂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闌，闌生植，植生橫，橫生興，興生丞，丞生三子，珪、略、珪仍居吉陽鄉，遷雲益鄉，略居撫州南豐，自略十四傳至唐宜春州刺史可徒，江南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弘立，是為三兄弟，號曰三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弘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岳、仁旺、仁光，仁旺生大師，密國公致堯，致堯再傳為文定公，致堯又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復自南豐徙居查林，查林去臨川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甫，山甫有九兄弟，列為九支，自是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人將及千，散處江源、西源、丘方、陽城、樓下、五鄉之間，在宋季時，燈火焚燬，而讀書之聲相聞，擢進士第者三十餘人，中鄉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科，多著名于當時，逮至元朝，流風遺韻猶存，有名士扁字旦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為江西鄉試第一，入我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濼時承旨禁垣，與旦初交甚洽，間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盛，幾徧南北，廬陵、臨川之外，又有所謂扶風、河內、青冀、襄陽、南陽、吳都、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泉、慶、詔交諸州，非如民族書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祖而已也，惟我查林有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間有藏者，寶祕不以示人，因命族生王晉，竊錄以歸，詎者正之缺者補之，重編為書，願為序諸篇首，以傳濼聞而嘆曰，聖賢之胤，祚何其遠，而深長哉，昔者顏淵出於顯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啟，啟生儉，儉生威，威生芄，芄生危，危自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真卿者，皆其後人，北則齊、鄭、梁、宋，南則吳、越、閩、閩，至今多子孫，其盛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胤，祚何其遠，而深長哉，且初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倦倦於是而弗忘者，欲俾本支，序親疏，而為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寶祕而為一己之私者，其隘不亦甚乎，濼因以所聞疏其

概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圖譜焉

陶氏家乘序贊

台之黃岩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閩中徙永嘉復自永嘉來徙遂占籍為黃岩人其後族系日滋分而為二房曰赤山曰陶下陶夏之房有諱泰和者遷于湫水即今所謂陶陽也泰和字處溫宋皇祐間仕為處州襄溪都巡檢生子四人長曰植徙於石塘次曰某字萬里仍居陶陽次曰昉裔絕不傳次曰武功大夫甄甄子三班借職詢別遷于武林蓋自巡檢府君至今祕書丞宗儒已十有二世矣宗儒字漢生明經善屬文予供奉詞林時漢生嘗為典籍以同官之故問來請曰惟萬里府君實為陶陽之祖譜尚失其名宗儒深竊愛之使今而不脩則其世次或有不能言者矣於是徧求石塘陶陽二譜而一之各疏其名若字娶某氏生子某壽若干於其下無所考者則闕而不書存疑也武林之宗人久不相通其譜之存否不可復知行當采訪而鈔入焉既繕寫成帙漸露研朱而系絡之矣為序其首簡以示後之人夫自唐以前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凡有司選舉民俗昏聘則互相徵考所以明貴賤別親疏各有統紀不相淆亂也五季以來學失其傳雖嘗號稱家者論議非不閎博文辭非不富麗問其所自出則曰我無所於考也問其所承傳則曰曾祖已上則莫能詳也嗚呼此無他其學之不講其書之不脩雖有知者與於其後亦未如之何也已宜乎以莊為嚴以慶為賀而無所分別也漢生乃能留意於斯鯁鯁焉而不少置其賢度越於諸人者不亦遠乎昔河南劉燁能存其譜自中書侍郎環雋至其身凡十有一世當時以為美談漢生今之所譜揆之於燁復加其一焉又惡知世之人不以美燁者美漢生哉漢生之後嗣尚思謹而續之斯可也予既欣然為書其事復述為贊曰

新刻法華經敘贊

闕溪天真禪師竺源遠公發真正心務欲流通大法請故翰林侍講學士陳公達繕書法華經七卷錄諸文梓歷三年始成復不憚溽暑謁厥來青蘿山中俾余作贊惟此法華經王乃三界大師第五時所說凡六萬九千七百二十四言蓋前四時之所開演若華嚴則妙妙適均若鹿苑則純純無妙若方等則為頓者三為妙者一若以般若較於方等減去一物而其妙正同度門雖弘皆未能徧收羣機唯至法華開權顯實而使藏通別三者咸歸一乘所謂純圓獨妙者也嗚呼世尊五十年間說大乘經諸佛境界不共三乘位次者其尚有加於此歟書寫而刊布之宜也斯贊之所由作其辭曰

入生死輪如來哀愍以方便故說大乘法蘇迷虛山廣博高勝或可挾持此脩多羅未易得聞乾闥婆城日高則隱或可控搏此脩多羅未易得聞優曇鉢華千年一現或可獲視此脩多羅未易得聞我今讚揚實本佛言初非誑語諸有情衆生希有想生難遇想生精進想或於其間領解義趣不昧一心相由是空法由是假中體絕待三一圓融愜性冥泯大光普照明了無礙彈指之間證無上慧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濂朝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辭將還山時皇上御武樓下顧濂言曰卿言楞伽為達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成人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豈不皆為賢人君子之歸濂謹對曰誠如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思其難語耳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略覽數過已悉領其大意即勅奉御取經示濂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唯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身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苦般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上復口解心經數章容識神見皆超出平常倫於是賜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旨於大天界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命既下育王禪師崇裕靈承德意率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殊寡乃購求雷處受公集註錄版而行之微濂為其題辭惟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便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伽為名實相為體佛語心為宗自覺聖智為用經凡一百五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渺精深誠為攝心攝妄之書也欽惟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諫悟詔天下諸浮屠是習是講將使真乘之教與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惡而趨善斯心也即如來揀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為務亦可謂之賢矣為沙門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龍恩而不負靈山之付囑濂故備著天語之詳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十一年春三月

新注楞伽經後序

皇帝既御寶歷不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實為迷途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珙重加箋釋明年春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已徹容覽秋七月楞伽注又成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珙同侍從之臣投進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為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宗泐即奉詔鑄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珙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上旨豈宜以天界為拘乃刻二經於演福獨楞伽卷帙浩繁未遂厥志遂夜以爲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為撰疏勸諸同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明年夏五月至冬十一月訖功費錢三千緡云為楞伽一經其藏通別圓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圓宗自覺正智

而已第其文辭古奧讀者殊未易曉東都沙門寶巨皆為之訓詁援據雖若該博而於經意多遷然不相入皆臺雷庵受公徒襲寶巨之緒論自不能伸一喙二者咸無取焉惟柏庭法師善月依天台教旨著為通義竊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者正之亦未免有遺憾他何望哉如能以辨博無礙之智游戲毗盧藏海台衡之書無不融攝故其論著雖有微於柏庭反覆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疑文與義煥然明暢誠亦可謂繼承皇上嘉惠蒸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六法惟帝王能與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之盛讀是經者小則當思遠惡而遷善大則當思明心而見性庶不負聖天子之大德哉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真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真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况屢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真謬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關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強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跋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暉蒼黃逃竄單錄諸祖之名匿岩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啓曇暉進為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為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矣唐與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為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遺難絕嗣不傳猶以為未足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為表三十三祖為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為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為證以關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術道之嚴深學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大平真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燬燼之未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暉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得盡聞之願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為詬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爾東祖泉禪師以誠篤契道汲汲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泉公之為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心存心養性也為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

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為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榮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為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闔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和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為不安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就手來詆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更六釋互有不同唯童壽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親無著二論師探微隱不失說經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為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為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即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欲使咸發自新一歸至化嘗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羣生為甚急演說言教雖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其舉揚心學最切乃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尼公同加箋釋且權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卒曉因據武十七疑而革蕭統分弟之陋仍推問答深意而究脈絡之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訂始入奏於華蓋殿皇上覽而可之勅同新箋二經鏤梓流通季潭始書俾濂序其事濂以昏老為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乃為言曰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羣迷出離苦輪中國聖人受天眷命為億兆生民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從長老須菩提以至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有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大體成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臨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啟人信解者為何如哉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樂刑政粲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於戲盛哉濂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衆然皆持誦精誠之

所格持誦猶爾。況通其義趣者乎。又況達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誠未易覓測也。語是經者。宜思皇上帝之大德。莘莘焉以進道為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烟海。學者未易倍之。鳳城雪月。大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為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省悟。重為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畫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為之都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避位。或問位。或加法。或鈎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總攝初分。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遺。噫。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甬東。暗誦弗休。大姓沃水。璋以為疑。抽一二卷試之。其誦如初。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絕璘。辨公獲拾儀真。歸刊雲峯證道院。未幾。燬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於絕璘。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圖後。使人了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畀者矣。雖然。真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關者。僅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編參諸方。皆主藏論於靈隱。於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儼然云。

寶積三昧集序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為十二部。分為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道郎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輩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錄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道為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為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藏。月及譯人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成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非表其義也。優婆塞陳實。分門別科。頗括秘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其之自造諸偈。而又擇焉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志頗病焉。適於延祐之初。撥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標。維人倫之凡。時規根塵世諦。塔寺道具。乘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蓋為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鏤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既示寂。板廢不存。白庵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藉。亦臻

其關奧。悼立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為錄次義例。分卷為五。重刻而布之。以瀛海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謙以覽之。儼然如探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馬。瑪瑙珊瑚琥珀。衆寶之積。爛然盈目矣。於是互跪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為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無算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執七寶劍。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為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沾溉。如來真正輪。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荷取一滴水。溼性塵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鎔天地。餘燼存一粟。炎體終非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中。圓明具日相。若者闍城山。山石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廬。納之於鍼孔。一噓寒灰燼。死後復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為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為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用明禪師文集序

昔者蘇文忠公與道潛游。日稱譽之。故一時及門之士。若秦大虛。鬼補之。黃魯直。張文潛輩。亦皆願交於潛師。相與唱酬於風月寂寥之鄉。宛如同聲之相應。同氣之相求者。有識之士。疑之。則以謂潛師游方之外者也。其措心積慮。皆與吾道殊。初不可以強而同。文忠公百世士。及其門者。亦英偉非常之流。其於方內之學者。尚不輕與之進。何獨於潛師皆推許之。而不置邪。殊不知潛師能文辭。發於秀句。如芙蓉出水。亭亭倚風。不寄塵土。而其為人。脫略世機。不為浮累所縛。有如其詩。此其所以見稱於君子。而其遺芳直至於今。而不銷歇也。嗚呼。四明永樂。用明詞公。蚤從月江印公。究達摩氏單傳之旨。踰十餘年。不懈。自覺有所悟入。一旦忽慨然曰。世語文字。無非第一義。吾可以不求之乎。於是形之於詩。皆古雅俊逸。可玩已。而著為文辭。章句整而不亂。言辭暢而不溢。論議正而不阿。聲名藉藉。超羣公間。會先師黃文獻公游浙水西。用明蒙其所作來見。復成詩八十韻。以為贊。黃公讀已。大加稱賞。遂日與黃公游。及其東還。鳥傷用明。又賦詩餞之。黃公因造序文一篇。以遺用明。其聲氣之同。蓋翁如也。今年春。余奉詔來京師。總脩元史。適與用明會於龍河佛舍。用明出詩文各一鉅册示余。曰。子。黃公之高第弟子也。蓋為我序其首。嗟夫。黃公以道德文辭。高出一世。固當代之文忠公。而吾用明之作。亦何愧於潛師。顧余視黃秦晁張諸君。曾不足以供洒掃之役。何敢為用明序乎。獨念及黃公之門。三十餘年。知用明受知為深。幸與用明交。亦似無間諸君之於潛師者。序蓋不得不作也。雖然。大圓鏡中。無一物不攝。初無一物可攝。實有非世語文字之所能解。此蓋用明與月江講之熟矣。笑俟余言。姑據其鄙見。以為敘。使後之讀者。知古今人未嘗不同。不特文忠公之與潛師而已也。

水雲亭小築序

余在金華山中。觀蛟岩張先生集。有跋夢堂公。用堂樞公。吳中唱和卷後。其言曰。詩家寥寥。叢林有人。

殆與唐故宋潘方駕余竊以謂夢堂之詩辛已見其一二矣而不知用堂所賦為何如意其必高爽而絕塵者乎不然先生何為以如晦參寥擬之也及來南京獲與用堂會於護龍河上問出詩文一帙所謂水雲亭小彙者俾余序之非惟其詩可稱道如先生所云其文亦深穩平實而多言外之趣因竊自嘆方外之人其用志不分乃能如斯之工也或謂余曰達摩氏西來其所傳者心法而已矣何以詩文為哉子所取於用堂者淺矣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我三界大師金口所宣諸經所謂長行即敘事之類所謂偈頌即比賦之屬汪洋盛大反覆開演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城邑人物飛仙鬼趣羽毛鱗甲莫不攝入故後世尊之號曰文佛如此而能文吾惟恐其不能文也大師姑置之不敢妄論次而毗尼諸聖賢暨天親無著台衡清涼諸師或結集羯磨律文或造為百法等論或撰為大經義疏卷軸繁夥汗牛充棟使其不能文其果能致是乎諸師又且置之至於近代尊宿如明教之嵩寶覺之洪北礪之簡無文之榮咸私宗樹教作為文辭其書滿家殆不可以一二數也嗚呼使無若而人佛法果能光明俊偉有若今日否乎所謂傳心之法固在於所當急而一切棄文而弗講吾未見其可也若夫拈花摘豔勸淫蠱俗者之為則當斥而棄之爾余之有取於用堂者夫豈淺淺者哉抑余聞實際理地一法不立本真獨處迥脫根塵徧覆大千不見其大退藏於密不見其小一涉有為即成利法況所謂文辭者哉吾知用堂現沙門身應世間相一念不生直超三界其志蓋甚大也寄情翰墨不過游戲而已苟以區區之迹觀之則幾於惑者唐皎宋潛云乎哉用堂族陳氏古靈先生之諸孫今居四明嘗掌內記雙徑已而分坐說法緇素咸服出世鄴之謙聖奉化之清泰凡禪林若古鼎銘公笑隱新公斷江恩公儒林若袁文清公揭文安公黃文獻公皆得參叩及交游云

古鼎和上四會語錄序贊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為黑白之所宗仰一旦視蓋江湖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撫其行業為文勒於碑而四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語是雷轟電掣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雨普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其大力量者孰能與於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謂果無之也求其真瀆無偽若師者鮮也濂既為敘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

我觀我師四會語一言一句皆真寶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榮生死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於虛空真相如如不動故師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雙雁歸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洲翁洲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即使波濤增湧湧繼升補陀浴迦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大千界

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雲峯所談妙法皆如是只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眉間放出白毫光七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於師之道不相礙師之道大不思議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以洗空於結習可以觸動於悟機可以速證於菩提是宜流通於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雪窗禪師語錄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為宗蓋欲掃空諸相直究本心而趨其實覺地者也名山宿德何莫非達摩之子孫為之徒者因其說法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錄無乃與不立文字之旨相反乎曰非是之謂也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為帙多難藏至繁且多也復慮後之人溺於見解而反為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拈華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真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乘示人願乃諄復勸誘而弗置之邪去佛既遠學者纏繞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來之所慮者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甚不得已焉爾首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濟人天龍鬼之聽屹立不遷如真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若見若聞皆獲利濟至若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闢與者哉虞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為佛果一枝風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與公月徑滿公以所錄語徵余為之序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遠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遠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雖然靈妙一真直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不可得于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斯錄者又當於是而求之人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與有聞矣禪師名悟光字公質姓楊氏別號曰雪窗成都之新都人

南堂禪師語錄序

予壯齡時與千巖長公為方外交千巖以南堂禪師偈贊示余余讀之甚曰是有所證悟者之言也絕枝蔓去町畦而不墮於情識之境不意大法凋零而能見斯人哉千巖以余言為然當時之所見僅一二章耳自時厥後或吳或楚或梁宋或魯衛名僧開示多有謁余浦陽江之上者余既見輒問見南堂否曰見之曰有何言遂各解囊相示見漸多則其心慕之為愈至及來京師其弟子祖濬海濬復持三會語畀余而求為之序讀之連日因獲盡其大觀焉嗚呼據獅子坐演如來法其任甚不輕也在他人為之東刺西刺拈綴成篇而推鑿之痕故在師則混融無迹不異雲流而天空者矣在他人為之拘滯一隅動輒有礙或得乎此竟遺於彼師於殺活之機縱橫皆自如矣在他人為之氣索神沮不自振拔而無以應來學之

求師乃圓滿充足。專及於諸方矣。有若師者。其所造詣。誠非凡情之可度量哉。夫以少林西來。惟究心源。言辭直截。初無隱晦。傳至大鑿。恐為世諦流布。不得不秘護而密持之。歷代碩師。隨時升降。慈憫峻厲。各立戶庭。其接引雖有不同。所以法逐妄緣。而挽入正塗者。則一而已矣。迨及宋季。尙奇駭異。背其師授。而流於頗僻者。漸多有之。君子言之。未嘗不為之太息。師能循循矩矱。惟祖武是繩。提唱其乘。使人復見。大鑿遺意。其扶樹正宗之功。夫豈小哉。余之慕師。非一日。鉅細之辭。皆獲觀焉。故知師為獨深。而謂非他人之所能及。然可惜者。師之名位。不滿於德。使其說法五山。布雲霧之慈雲。澗滂沱之教雨。則其功遠被。又不止今之所見而已。雖然。名。外也。非內也。德。內也。非外也。師內重而外輕者也。苟以在外者之崇。庫以爲在內者之低。是不知師者也。師之行業。余既詳書成記。勒之堅珉。復爲讀斯錄者。著其說如此。千岩在定光中。又未必不以余言爲然也。師諱清欲。字了庵。南堂其號也。族姓朱氏。台之臨海。入嘗住開福本覺靈岩三禪刹云。

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爲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膠合無差。爽者。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銳意於道。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令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反覆參叩。一聞鼓鳴。羣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異常之機。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末法。因相生悟。其與一實境界。未嘗違背。聲聞之起。水涌山出。迨世緣將盡。顏色不異常時。儼然坐脫。如返故廬。則其俊偉光明。較於恃口給而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自它宗言之。執持正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年以來。傳者失真。瀾倒波隨。所趨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印可。致使魚目混珠。揚眉瞬目之頃。輒曰彼已悟矣。何其易悟哉。人遂謂之爲瓠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抄而熟記之。曰此爲臨濟。此爲曹洞。法眼。此爲沩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爲活機。如此問者。即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入無外。機用真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老矣。厄於案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非真者。憫虛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師諱梵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登中職公也。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即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者。即圓融也。

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萬而不見其少。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爲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略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而見矣。凡其所參五十三。或順或逆。或大或小。或淺或深。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於別峯相見。示法普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種光。光中皆有種種奇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主。修學數筆印。療病。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王。決囚可駭。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偏行外道。調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蜜女。身出光明。照諸衆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即入。見一樓閣中。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之身。遍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攝互融。互攝互入。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解脫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雖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在普賢身中。交光互現。一切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爲之先。前之所證。莫知爲之後。二之則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十方刹土。皆是一大香水海。孰爲行布。孰爲圓融哉。苟謂其無所證入乎。則於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旨宏深。非有識者爲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下。頌而自白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爲而不可也。禪師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峰。今住持前刹云。

千巖禪師語錄序

往予家居時。嘗謁千巖禪師於烏傷伏龍山。當是時。遐邇學子。望風奔湊。曾未幾何。化荒墟爲樓觀。易空室爲金碧。鐘鼓之聲。上徹霄漢。嗚呼。何其能也。蓋禪師以無能爲能。不用爲用。芳蘭生於幽谷。而馨香遠聞。芥蘆韞於玄璞。而光輝外發。禪師處於遐壤。而人競從之。有道之士。其果有異於庸常者歟。且禪師在時。其弟子嗣詔。皆錄其語。錄梓以傳。予嘗獲觀之。其數宣大法。如雲雷迭興。而九龍噴雨也。如大醫王制藥。隨證而愈疾也。如摩醯三眼。光明洞照而無不至也。由是知禪師之道。不實不虛。不有不無。不中不邊。在普應之門。蓋亦鏗然有聲者也。以能以用。窺禪師者。抑亦未矣。禪師既入寂。兵燹方張。所謂語錄者。皆爲煨燼。經今十有餘年矣。一庵鄰上人。自幼侍禪師。與聞其道。乃以舊本重刻。不遠一千餘里。來徵予序。予謂禪師之道。見於言。讀其言。自可知其道。又何以序文爲。然稽之古德。其語存于今者。多名縉紳爲題。

辭。不若是。固不足以表正宗之所寄。第予也非人。惡足為禪師之重。輕以禪師與予交也。因不辭而為之。書雖然。禪師之道。不落有無中邊虛實者。固不可以語言文字求也。欲求禪師之道。其亦得魚兔而忘筌。蹄者乎。禪師行業。予嘗為撰塔上之銘。茲不書。上人方閱三藏諸經。連年不日休。今又孜孜而為是。亦。可謂不悖其師者也。

瑞巖和尚語錄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蜜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蘇迷虛境界。具溼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千萬為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燦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攀騰四興。翻騰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彼有情。欲澄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一之。恐其至而自盡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沈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逮我育王。琪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嫡。今吾恕中。溫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仰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飯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因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行。皇上憫其老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鄞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其全。旋靈春而疾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為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原。推達摩之教。以為學源。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績。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困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孰能為之壞。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

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為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釋徠之松。以為煤。斷淇園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陸淨慈遂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縉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萃成書。介吾友用堂。權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條。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言。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思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坐清淨室。想滿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鏡。合掌頂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蟄雷。蟄蟲皆興。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鐘。人正昏酣。一聞音聲。輒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軀翰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湘竹兔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錐鑿。鑿彼崖石。為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被服綉麗。固無異者。若比真佛。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徧周沙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纒脫口吻。即第二義。書之簡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貌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削銳。威稜氣。可怖可愕。迫而視之。更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此於真。奮迅跳擲。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寓形縹素。與木石等。況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尊權。難齊一軌。如求兔者。必假於蹄。欲致魚者。定資於筌。魚兔既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闡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若色求。勿若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樂。眇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為靈巧。胡可喻云。若執文句。反為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不墮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繩自纏。大覺世尊。大含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一念不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像朗融。

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燈續燄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一機一言皆轉法轉法不流通是為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智既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為法法之法不可思議我言其實善思念之沙門聞說心大歡喜信解受持作禮而退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貴於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於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錄之雖曰形諸簡編然懼不能行遠又甚不得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欲擊蒙於當時其傳之也將澤物於後世倦倦為道之心為何如哉此濂於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留況語言文字紛穢龐雜足以礙冲虛而窒真如達摩氏東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宜也君子尚謂其墮於枝蔓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垂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置何假於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諄諄誨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欲絕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采兔藻於山巖求女羅於海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鑑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以凡情測度儘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者奚從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象之若以其窒真如而礙冲虛一切斥去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離諸一切言言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為義法藏且言況下於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略其文而究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必資筌搏兔者當用蹄兔與魚既獲而無事於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濂之區區又不能無感於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說無上妙道如升蘇迷虛山閣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睹觀峯佳山想中儘公謂其設施踔厲不愧為大慧七世孫皆知言濂頗獲與公游嘗以贈語三卷質正於公公不鄙而題識之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八支了義淨戒序

善世禪師薩訶釋理自天竺來東土敷宣正法化導諸有情衆近依契經開演八支了義淨戒分別事理二犯事犯易遮理犯難制於是推致其極使人咸知法性本空初無證修斷常不立真妄雙泯佛之大戒蓋無難於此矣禪師既已著為儀文命其弟子智光譯為華言以廣流通而請金華宋濂為之序濂遂合爪作禮而說贊曰

我聞波羅提木叉二百五十為防止於中各具四威儀合為一千無剩欠過去見在及未來循環終始至三千若以三千攝衆義分配身口七支間漸成二萬一千數對治三毒諸惡業大無不統小無遺轉轉八萬四千門法門高深固難測終不能遠事理外事戒為緣通萬境乃於別別無因果據行凌犯即制伏是

則名為別解脫理戒由其斷惑故道性虛通隨類遣不隨緣別起纏縛是則名為正解脫西天佛子最善巧開演八戒度衆生重輕利鈍盡包羅內外無為亦如是法門雖多趨則一此謂持簡以御煩有能彼此護命鏡魔軍雖強不敢侵三學殊塗戒為首由戒生定以至慧願入毗盧大道場一念不生成正覺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吳興趙君彥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蘇江浙鄉闈獲與薦送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壑國朝文治大興濂染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為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為楚府紀善久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脩國史之元凡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為政易而講學難子於彥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畝秋實藝苑春華既質以熙復黜而罷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冶有傳詩禮與聞匪資竹素盡策文助如提健槩去衝中軍勇蓋萬夫氣摩霄雲賢書得貢淡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壁奎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巖穴幽棲大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者逮及隱淪上名楚邸接跡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瞻茲和陽瀕于大江帝鉞初洩天威孔揚既混寰區視此沛豐叶建侯擇佐維俊及良錫子素蘊摯子遠欲豐艱艱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與子謀十翼多與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德徒牽離鴈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我情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養之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感於七情外感於六氣而疾疾既生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粗工或昧乎此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則無疾弗瘳矣粗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概施之譬猶羅雀于江罾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歲氣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沈曰瀉曰承之曰寒熱曰溫涼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傾倒錯繆粗工則俛俛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之以涼寒者宜濟之以溫此恆理也然寒熱之勢力劇而遊欲反之必扞格而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功粗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味見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焉陰中之陽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粗工則不數重輕而妄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多內經之所明言自表宗元局為大觀二百餘方經旨晦蝕無有探而究之者至金劉守真張從正李明之等始一以內經

爲宗向之晦者昭如也。昔之蝕者完如也。嗚呼！醫其難言矣乎。吳士張君仁齋，世爲名醫，從陳鼎庵受內經之學，而於劉張李三家之書，無不通貫。故用藥多奇驗。將軍那木哥病危甚，張君脈之曰：寒涼太過所致。宜溫之。果藥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選疾上遣使者召張君療之。張君脈已曰：色天不澤，尺脈已絕，然能食飲，主雖月而死，後亦不然。先是全室禪師，泐公無病，偶乞張君視脈，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滯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咸不以爲然。至是疾果作，手足痿痺不仁。張君用辛涼劑汗之，而下愈。師欲以金緡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宋翰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來爲予言，予雖不知醫，而醫之諸書，頗嘗讀之。故爲疏五難之說，使觀者知其道爲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之難也已。

贈李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哉。何其寥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卽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藤氏，爲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酒掃之役。久之，國師爲難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與聞在菴禪師大法要旨，遂使侍香左右。每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波之險，航海而來，憩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欲往禮其靈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廢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況予之賡語邪。範堂曰：請爲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其光如燉，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爲。範堂曰：此姑實之。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遏絕初機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爲初機。一旦不有，孰居第二。強生分別，去道滋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必欲微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或庶幾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偈曰：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衆生墮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鉤銷不可斷，正滯無明根。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最方便，示此思惟修。薄相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鋒滿秋水。斬除諸煩惱，智慧即現前。轉移利那門，不見有真妄。如種種特摩，出自淤泥中。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收，不見有先後。如然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它所。明暗本無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照性亦非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所謂諸因緣，銷實無餘者。

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樹林，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著。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道。

贈雲林道士鄧君序

臨川有山曰雲林，列三十六峯，延亘五十餘里。其降勢旁魄，壓閭嶺而凌麻姑。拱華相而望龍虎，靈氣參會非樂道者莫能居之。在唐之初，有鄧師鄧自鄱陽來，采藥山中，築瑞雲觀，以爲鍊金丹之所。既沒且瘞，忽從羅浮寄書還，啓棺而視之，唯劍履存。其後裔多出羽人。若仲修君，亦其諸孫也。仲修生有出處之趣，遂入上清宮爲道士，探規中天根之穴，及抽添沐浴之候，遵而行之，用志不分，忽遇異人仙巖之上，出青囊靈書，增益其所未能。太乙真人知其然，又授以清淨無爲之說，使合諸至道。仲修欣然言曰：吾本粗云立矣，當思有以利物乎。乃習召雷役鬼神之術，晝夜存心，若與明靈居。歲丙申，錢浦大旱，土毛盡焦，縣大夫徧走羣望，日愈赤如火。仲修杖劍登八卦壇，叩齒集神，飛符空濛中，雲膚寸而起。頃刻，霖霖幾不辨色。迅霆一聲起，壇東大雨如瀉，自時厥後，六七年間，東浙則闕溪，西浙則嚴陵，江東則貴溪，或值亢陽，越部風紀之賢，總戎鎮戍之將，州邑長武之官，無不致辭仲修。仲修出而應之，其致雨成如錢浦時人。奇仲修謂有引災之功云。洪武四年秋八月，上召嗣天師沖虛真人至京，仲修實輔行。九月晦，入觀，賜食禁中。既而辭還山。五年三月，復詔中書徵有道之士十六人，而仲修與焉。未幾，遂選仲修專祝祠之事，留居朝天宮。會天不雨，京尹請仲修禱之。仲修入室凝神而坐，雷雨又隨至。上悅，出尙方白金以賜焉。嗚呼！天地之間，不過陰陽二氣而已。有能知其化機而轉移之，則雨暘可得而求矣。昔者董仲舒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當時，未嘗不得其所欲。此蓋吾儒之事也。奈何古學失傳，章甫逢掖之徒，棄而不講，而道家者流，得以做而行之，亦可以一概矣。夫然而天地一太極也，吾心亦一太極也。風雷雷雨，皆心中所以具。苟有人焉，不參私僞，用符天道，則其感之速，捷於桴鼓矣。由是可見一心之至靈，上下無間，而人特自昧之爾。仲修游方之外，得諸師秘文，行之至久，倘倘然不爲物役，其能感鬼神禦災難也宜哉。所以昭被瀛海，道光前人，而令聞長世也。且不忘其本，以雲林自號，不芒尊師繪三十六峯圖，遺之予，因爲敘文繫於圖後，蓋圖以昭其先，而序以著其行云。

贈定巖上人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合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特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羶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憂其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和觸，兩忘爲之交馳，疑網既祛，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善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溥，踐履或礙，泛大洋海，而視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巖，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葱蒨，各彰寶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辟章之錦繡，足

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斷喪其智慧。雖方袍而頂。或處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嘆哉。有如定若轉心為道。如孤雲野鶴。弗為世氣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為無人而不芳。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其大慧者。異日當於定若微之也。定若之遠也。且過南漳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若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顯文通之叢書。兼羈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贈清源上人歸泉州觀省序

大雄氏躬操法印。度彼迷情。翊天籙之正理。與儒道而並用。是故四十二章有最神之訓。大報恩中有孝親之戒。蓋形非親不生。性非形莫寄。凡見性明心之士。篤報本反始之誠。外此而求。雖道逾遠。清源上人。雖自蚤歲。即歸空門。繫落於鳳皇之象。典藏於雙椿之利。無微不探。有顯皆窮。繼出世於龍華。俄分座於天界。宜了苦空之相。庶盡有漏之因。夢我忽昧。陟吧成思。瞻巖雲之易。孤歎春暉之莫報。疑鈍翁之寄像。終亦何心。陳符宿之編。蒲願終其志。於是儒門席上之珍。法苑同袍之彥。察其誠懇。各繫聲歌。且徵題於首簡。用據發其中情。昔者柳州刺史。投分落師。及觀省於淮南。法鄭商之先。輻為文采。恒著叢林。願子末學。焉敢效顰。然而見善不揚。非君子之操。澆俗弗勵。豈達賢之為。有若上人。歷抵大方。期於深詣。其欲明心見性者歟。雖管絕學。不廢明倫。其知反始報本者歟。契經最神之訓。如來孝親之戒。其能服行而弗悖者歟。魯典一塗。或者歧而二之。失則甚矣。自慚塞陋。地遠章逢。知本迹之不殊。思內外之兩盡。嘉斯篤行。昭合道誨。事增名教之重。不昧原本之義。表而出之。以為世觀焉爾。

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算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邪。日本在東海同為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邪。此所以同慕其乘。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文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為餒者。困臥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及啓棺無所有。唯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絕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自時厥後。枯妃遺慧。尊致金縷。泛海來請。齊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何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駁駁向盛。原大法之蘗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修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潮。參叩尊宿。咨決法要。洪武癸丑冬。復來將山。為侍者。尋遷掌藏。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予願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徵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六百餘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判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駁偽摧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寧有不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白直指人心。片言已為餘賸。何在於賸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

非結無以貫之。萬法散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掣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拳拳者也。大抵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藐微。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徧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肖。自寶秘而昌言者斯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肇興於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未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徑山說堂禪師四會語序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小大。施其善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達摩歷歷於六宗。臨濟有發於三聖。照耀今古。兩蓋乾坤。茲其為巨浸之與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途陟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堂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覆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需彼為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翳。則醫轉太清。冰釋洪河也。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虩虩。喪厥七者也。其含弘攝授。則山不讓海。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利鈍者歟。所印有小大。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於斯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為方外交。而禪師受度。整之寶林。又在子父母之邦。稽茲綠契。實繫中情。禪師上自南峯。理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俾題首簡。子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於幽邃。升危岑者。始矚於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林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稱禪師之道。高於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賢知賢。蓋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於語言之外者乎。

送李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沈冥於欲塗。顛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石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真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琉璃。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擔筇。不遠數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修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百八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為贈語耶。又必出司藏。鑰書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素。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余方為之浩歎不止。有若李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李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傳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巖。公格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短屐瘦容。進退咸有慎。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為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

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己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利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爲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子鄧山鄧水之間，季芳向而求之，探古佛之真如，緝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刹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真乘，則說名相之益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真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貴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難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采筮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其任之重，不亦宜乎？會稽璞原師，其名爲德環，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游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善世爲海內僧伽所宗，龍象之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號爲極盛。璞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遠覽，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璞原游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爲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世之學者夥矣，瀟文學者，則局促經畝，馳驟藝苑，其流必外溢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疎曠，其流必內蹙而失守，所以皆侵侵他適，不知正途之從。有若璞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着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爲人，其知所自重者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冊，粗嘗披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負誇多鬪，磨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質之，於是天光發露，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爲，漸門者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白雲悅公，時碩德也，身居巖壑，名聞禁闕，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子言贊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爲璞原告也。

送用明上人還四明序

佛之書其藏有三，曰脩多羅藏，曰毗尼藏，曰阿毗曇藏。此則華言所謂經律論者也。經則諸佛及菩薩天仙皆可演說，論則諸賢聖僧皆可著撰，惟律非如來金口所宣，則有所不可者。故自文殊以降，不敢贊一辭，逮於雙林入滅，結集成藏，而優波離尊者，復口誦聖言十過，衆證無差，然後宣布，其慎重而不輕也。蓋如此，然而中夏初末之聞也，自龔柯羅持僧祇戒本來洛陽，始知有律文，又至唐之澄照師，作戒疏羯磨疏諸書，而律學大傳於天下，謂之行事防非止惡之宗。真悟師起於宋慶歷間，復著會正記十二本，以弘澄照之旨，嗣真悟而興起者，則有大智師焉。復以法華開顯圓意，造資持記，雖與會正稍殊，亦無非推明澄照之說，而求合乎先佛之制，嗚呼！律學之難明也久矣。自非三師者出而恢弘之，其有不失靈山之遺教乎？有其人則有其政，又豈無望後來之法嗣乎？用明上人，本諸暨楊氏子，素稱儒宦之族，自幼從叔父白石琪公遊四明，遂令捨家於慈溪崇福寺，別江舟公，誠以爲法孫，別江能窮法華三觀十乘之旨，歲爲長期，率同袍三十人而暗誦之，得上人，以爲能繼其志，極愛之而弗忘，復命出湖心廣福寺從師，而受律

文大義，所謂四波羅夷，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三十尼薩者，九十波逸提，四波羅提提舍尼，一百衆學七滅諍，大乘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等文，皆欲習而通之，及典事之久，遷靈芝懺司之職，今年之春，與子胥會南京，其威儀之雅，問學之佳，既足以動人觀聽，而遊戲翰翰，亦皆清逸，有可玩者。淨覺大師，以願望宿德，爲釋子所宗，亦以上人爲法器，俾出世於菩提律寺，上人將還四明，微予言以爲贈，予謂律文大義，有三師之述，作在焉，毋事乎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然而律主於戒，能戒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慧，是則戒者作佛之階梯，濟人之舟航也，可不務乎？律之義雖明，而所謂持犯開遮之說，誰復講而行之爲其徒者，亦可以永嘆矣。上人年甚茂，志甚大，其進未易量也，幸勿安於卑近，惑於旁歧，恪然以三師之道自期，則異日律學之再興者，又安知不在於上人乎？亦在上人自勉之而已。予老且多病，率爾成文，殊無所發越，頗聞白石師內外之學兼備，蔚爲時之名僧，上人幸即而問焉，其不斥予言爲誕爲繆，則幸矣。

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丘孚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河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鎗鑪宏施，烹凡蝦蟇，機鋒所觸，抉髓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孚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戎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刹，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及我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揀選有禪行涉資級者，俾爲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循例爲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羣議，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詔總脩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振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蓋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三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爲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爲佛，以類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真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即佛，彼佛即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爲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無非其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孚中雖參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爲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爲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爲然乎？嗚呼！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線，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邪？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密潤，豈不弘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率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升孤雲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爲序。

送允師省母序

人之生。天賦之以性。父母遺之以體。德莫大焉。故雖尊有天下。不敢不事天。德為聖賢。不敢不事親。以是身非我有。實天與親界之也。夫吾之身。既有所本。則凡吾所為者。豈我之能為哉。實天與親之所命。而行之耳。安可忘所自而不察乎。古之少恩者。雖如申韓商鄧。著書排擊堯舜孔子之道。且不敢遺其親。況於佛氏以慈仁為教者乎。故乘其親者。非佛氏之意。愚者失之耳。是以佛氏有報恩之經。稱父母恩甚。而昔之賢者。若陳尊宿之流。多能盡於子道。近世之稱名浮屠者。亦未有不孝其親者也。今上初立極。猶恐愚者未察。詔浮屠各拜其親。定著為律。於是習俗為之復美。天台迪中允師。浮屠之秀者。遠親而從師。于外十餘年矣。今歲至京師。戚然念親不置。將別其徒而歸省。謁余求序。以道其所欲行之意。迪中通內典。攻書而能詩。其於事親。固無庸告之。然四方之學佛氏。亦有久遠其親者乎。聞迪中之風。而慕效者。必名浮屠也。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革。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流求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上嘉其遠誠。詔以天寧禪僧祖闍。瓦官教僧克勤為使。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滿堂法師諸孫也。上召見端門。與闍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筵日啓行。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太宰府。至是被其王所逐。大興兵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闍住持天龍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闍俱。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與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插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執國政者。猶中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帝命不敢從。王如欲闍敷宣大法。宜同往請于朝。吾則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慙服。議遣總州太守圓宣。及淨業。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國及高句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船遣歸。無逸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即達。呂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闍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瞻龍顏矣。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禁中。自時厥後。各費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上忽顧侍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華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親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遭逢盛際。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子序。予聞大雄氏設教門雖廣。其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籌策藩圖。或輔弼廟堂。事業稱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冊者。蓋班班可考。遠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堯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將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落倭奴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粲然有序。他日將與臯稷高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雄氏或親生斯時。亦未必不建無逸之所為也。無逸之東還也。雲漢昭回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為天光下燭。為禎為

聲外鐘師字說

詳而無逸尊公祇奉靈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懿。予尚何言哉。姑摭其出使之績。序以為贈。春向和無逸將戴笠而來。予則具壺觴俟于龍江之上矣。

鐘師字說

鐘。鐘也。聲果在外乎。曰外也。鐘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或四三焉。或十焉。鑿鑿震滅。如雷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成鐘。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鐘。叩之則杌然寂無聲。削木為鐘。撞之魄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闕矣。如是謂之內可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未以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內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雖然。聲無內外也。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慎勿為內外所惑也。余嘗宴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鐘。朝夕出大音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寂。能聞亦泯。能所雙絕。非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在內者。尚不可得。況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為字。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間也。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既曰聲外而未忘乎內。是逃影而行日中也。予懼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內外者。以貽之上士。四明人蒞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心探賸。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禮之。蒞庵寓居京師護龍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云。

報恩說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足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煖。非父母不節。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屏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恒河沙算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曰無聞。既著福田衣。參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來娑羅林中。五體投地。而自無相居士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羨。不可思議。弟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眾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為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夜飢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刊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毒藥。眾苦慘劇。能斷喪一切眾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獸。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虛舍器物。化為灰燼。無復子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銜利。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魍魎。

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俱倒錯繆。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橋傾樞弊。能沈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荆棘。叢生道傍。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物。有識無識。皆為齏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蚊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為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為大功德力。是為不思議勝力。是為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執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

書虞宗齊

常熟虞宗齊。字思訓。世居芝溪。在勝國時。祖安澤。任德清尹。故號宦家。暨入國朝。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某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科繇事。誰當正坐之。父春秋高。萬無就逮之理。兄為家嗣。宗祀攸繫。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含笑入九泉矣。即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強。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訊之。一一引伏。獄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體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痒癢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辟諸木焉。本實既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為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從容就義。絕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者矣。嗚呼。四海之內。孰非人子哉。

書鱗魚

予客建業。見有畜波斯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指。鬣鬣具五朵。兩顯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蛆。若蠅。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鬣相鼓視。怒氣所乘。體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聲。水泠然。嗚。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絃。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一或負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予聞有血氣者。必有爭心。然則斯魚者。其亦有爭心。歟。抑冥頑不靈。而至於是歟。哀哉。

書程陵遺體

初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總攝楊崇其加與承相。桑哥相表裏。為姦。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以為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宜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汝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瀾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云嗚呼。上之德。可謂至矣哉。

擬皇太子與高麗王書

宋學士全集 補遺卷二

王處海東。稱藩奉貢於朝廷者。五年于茲矣。皇帝嘉王來庭。待遇之意甚渥。聞王生辰。在夏五月。特出內府之幣。以賜。子亦上體宸衷。復以紗若羅各十四端。遣王至。可領也。王尚益勤庶政。懷保小民。永為我國東藩。願不美歟。春和王平安否。宜加愛自重。

夕佳樓頌

夕佳樓在虎林西山中。去城僅五里所。文明海慧法師始作之。法師修習西方觀。想當日如懸鼓時。必面西作禮。舉唱佛號。滅妄歸真。不使毫髮散亂。其命名夕佳。雖取陶潛氏語意。蓋他有所屬也。法師之子。具庵。公復能丕弘父業。法華一宗。恒籍之為大法船。獲濟度者甚眾。具庵以樓徵文為頌曰。

大雄妙嚴清淨海。攝受無邊有情眾。衆生念念在散亂。猶如火生積薪間。儻忽起滅不暫停。乃以神通方便。智教之繫念專於一。惟彼西方安養土。無量壽佛之所住。琉璃宮殿黃金地。九品蓮臺池中生。衆鳥寶林能演法。極樂永斷一切苦。其土正值日沒處。衆生知用日為觀。舉頭見日如見佛。閉目閉目盡明了。佛光解破諸暗。故心定如山不可移。性中如如顯日相。四教修行隨解進。能想所想各異證。三藏有見皆生滅。通則無實如幻化。二教皆以事定。故別知本性元是佛。次第觀中可馴致。圓門妙解。自然殊。心具一切依法。以其緣即心。日現法界心。起法界日。此則名為空假中。非三非一。即三一。用智破惑。顯自性。猶大醫王出良藥。入口熱惱變清涼。種種觀法斯第一。粵從大法來。真丹。修者習者無量眾。冥觀如來親接引。身乘七寶金剛臺。一彈指頃。生彼國。海慧尊者發弘誓。嚴潔斯樓。建道場。每當山氣夕佳時。遙注西方作禪觀。尊者行成生上品。有子夙具大乘器。本性之日常在目。妙瞭光明時。發見我生本。是菩提種。誤嬰世網。未解脫。暮年遊此殊特事。如欲醍醐生慶快。願結樓煩淨社緣。西向落日志心禮。唯心唯色妙難思。當處顯現無非佛。

和林國師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下授都綱禪師誌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選良材。用符善道。爾孕兒只怯列失思巴藏。下生隣佛土。尊禮禪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之教。孰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尚精勤弗怠。晝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願者繩之為良。惡者禦之為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為表裏。共闡正宗。庶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西天僧撒哈喇失理授善世禪師誌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導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依。而信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曷稱茲任。爾撒哈喇失理。生於西域。樂嗜佛乘。纏結頓空。冥心契道。通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衝大嶺之埃氛。度流沙之莽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師之號。爾尚繼承佛勸。救濟羣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之說。以導之。貪嗔而敗事者。爾舉恬寂之行。以啓之。庶幾符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

宋學士全集 補遺卷二

嘉爾其懋哉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先佛所說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所譯。其在法藏。與瑜珈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登字函中。功德所被。或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際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不應感。蓋我如來大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頃。即能成就。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肇公。信之為尤力。於是命工鏤梓。以廣流通。介其同袍。林桂公。徵濂引其首。大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無內無外。苟欲繪畫而贊咏之。非恐則惑矣。始書其概。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三

恭跋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厭離生死。輒指為寂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教。豈至是哉。天寧禪師祖闡。仲猷。以高行僧名。至南京。會朝廷將遣使日本。詔祖闡與克勤俱。祖闡不憚鯨波之險。毅然請行。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嘗賦詩餞之。其詩上徹御覽。遂俯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次言經涉海洋。雖甚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了寧反覆之意。不亦至哉。祖闡受命而行。自翁洲啓程。五日至其國境。又躡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發悟。以為中華之禪伯。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利也。祖闡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威德。問內外。所以遣使者來之意。王悅。命總州太守。開溪。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臣來貢。祖闡既入覲。天顏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緜。祖闡以謂遭逢盛際。躬承光寵。不可無以。後後。乃粉黃金為泥。書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濂誠其事於左右之帝王。洎質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鮮以天章賞飾之者。今祖闡之逢。可謂優

鉢曇花。千年一現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炬赫於龍山之上。品品焚焚。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濂聞普覺果公。昔處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儼如白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闡固普覺諸孫也。其出將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豈樂寂滅者可冀。其萬一哉。宜其簡在上心。而褒嘉之。命賦下也。濂不佞。忝居法從。故不辭而為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之有良材云。

恭題賜和鉢曇歌後

臣聞自昔賢聖之君。多菩薩果位中人。慈憫衆生。故乘願輪。降生人間。執符御歷。如華嚴經云。歡喜地菩薩出世。為閻浮提王。其言蓋可證也。欽惟皇上。撥亂反正。出斯民於塗炭。而衽席之。既臨宸御。游建無遮大會于鍾山。度諸幽滯。將行事。上致齋。便閣。臣侍坐于側。因問近者。高行僧為誰。臣以前住持開元文康對文康。頗著鉢曇歌行世。見寓古開善道場。明日大駕幸鍾山。召見文康。索其歌觀之。天顏怡悅。遂勅奉御持歸。又明日。臣復入侍。至夜二鼓。上命兩黃門。跪于前。且讀且和。連筆如飛。終食之間。而章已成矣。臣得而伏讀焉。援據經論。滔滔非竭。至於西域。心宗中多及之。嗚呼。自非菩薩應身。辨才無礙。而能逮至是邪。越三日。文康受賜而歸。裝潢成卷。將留鎮山門。臣謂之曰。前代帝王。以王道真乘並用。每下寶書。其教蓋以陰翊王度。而有功於蒸民也。上今俯和文康之歌。所以推獎禪宗。而勉勵其徒者。其意亦猶是也。文康尚宜勒諸堅珉。導宣上德。以垂之無窮哉。建會在洪武壬子冬十二月。文康因被是賜。又明年甲寅春二月。始拜手稽首而題其後云。

題盛孔昭文集後

余弱齡時。即從黃文獻公學為文。既得戶庭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棄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概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局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況當兵火患難。人物眇然之後乎。海鹽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予時濫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邃。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鳳翼燭而鸞舒翎。予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毋以所造為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黼黻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老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為喻。謂登樞要者為熱官。守閑曹者為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水蘭墜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罷方床。積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問心融神暢。儼然如入春風中。和氣燦燦。動人若云。張君為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真坐廣文館中。然後方稱斯名爾。張君以為何如。侍儀使白。張君

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潛毫一書之。

題友怡堂銘後

盱江黃氏有二伯仲曰克明曰克已，賢儒也。極相友恭，尚懼其道未盡。取友怡二字名堂，以自勵。吾友王君子充實爲之記，克明從子肅復命濬申其說。昔者馬遂良旅食四方，兄弟異處，願乃以怡名齋，洪景虛爲記其事。特假託以譏之，誠是也。濬謂必若黃氏伯仲，足不出里門，有麗日泰於一堂之上，然後始無愧友怡之名耳。然或者猶謂堂之有銘，非古之義，殊不知盤杆几杖皆有銘，自成湯呂望以來則然。況禮以義起，縱曰非古，得不爲近古者哉？子充今之景虛也，其當以濬言爲可徵矣乎。

題周母李氏墓銘後

梁太常卿任昉著文章緣起一卷，凡八十有五題，未嘗有所謂題識者。題識之法，蓋始見於唐，而極盛於宋。前人舊跡，或闕而弗彰，必假能言之士，歷道其故而申之。有如箋經家之疏云耳，非專事於虛辭也。昧者弗之察，往往建立軒名齋號，大書于首簡，輒使人跋其後，露才之士，復鼓譟而扶搖之。嗚呼！何其俗尚之不美也。臨川周友，以危太史所撰母夫人墓文見示，請予申言之。予則以謂必如是而後無愧於題識耳。夫發揚其親之德，孝子事也，何厭乎言之詳，使人人皆如友，風俗其有不還淳者乎？故爲記其卷末而歸之，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題唐臨重告帖後

唐臨重告帖，予嘗見於內翰柳公家，相傳爲薛嗣通之筆。其點畫肥瘦及行位疏密，與此正同。其稍異者，南廊墨印，則在於左方耳。予以薛書飄逸爲疑，質之於公，公笑曰：古人能知變通，所以爲不可及也。逮遊四方，復見薛所臨唐帖一二，皆不類其書。方信公之言爲足徵也。今觀劉先生此卷，尤覺精采煥發，可玩故爲拈公語於其後云。

題四十二分金剛經後

龍舒王日休嘗病六家金剛經所譯，各有未盡，乃采其文義優深，似得佛語之真者，集爲一經而注釋之。復思梁昭明太子所分三十二分，未盡玄理，仍別立章號，析爲四十有二。學佛者喜其據義之弘博也。遞相流布，唯恐其不傳。余竊讀而病焉，蓋六朝譯場所選，皆一時知名之士，然又非止一人，有譯語者，有譯義者，有潤文者，有證梵語者，有正義者，有唐梵相校者，不應舛錯之若是也。其間或有不同，誠以佛語廣大，包羅諸義，而譯家各得其一意云耳。日休華人，素不通天竺之語，又未嘗親見所譯梵本，何以攷知其得失。佛言微妙，雖聲聞緣覺，或有所未解，又何以察其僞真，是皆不能無所疑也。昔者孫明府忠諸家譯，是經者，文句增減，違背佛意，遂據天親無著論頌，重加刊削，脩成一部，而斥長木孤山二師，以爲依句而違義，正與日休略同。大慧杲直以毀謗聖教，謂之孫之害，因不行世。日休與大慧爲同時人，惜乎不及一見而箴其失也。香岩仲模上人出示是經，求題，設書於後，以俟大慧者之出云。

題定武蘭亭帖後

昭陵既取蘭亭序，詔供奉各臨之。唯歐陽詢奪真，因勒石禁中。所謂長安古本也。五季之亂，石流落人間。慶歷中，爲李學究者所獲，宋景文公帥定武，復得於李之子，匣藏庫中。熙寧間，薛師正來爲守，惡其打搗有聲，乃刊別本以惠求者。已而師正之子紹彭，潛模勒他石，易古本歸長安。且錢損滯流帶古天五字一，二筆爲識，是則定武已有三刻矣。其後又有棠梨板本，洎馮當世，錢仲耕，曹士冕，范序辰，悅生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今觀大慈禪師所藏，肥不刺肉，瘦不露骨，其殆長安之初刻者歟。雖賈魏公積至八千匣之多，求其如此本者，恐指亦不能多屈也。禪師尙永寶之。

題定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登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婿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於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昭陵既發，咄咄負石爲搨，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案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況欲索於肥瘦完損之間耶。自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韓魏公家記，及錢氏忠孝家趙彞齋字印，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爲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來求題，讀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題清微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爲重，非特道家之爲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權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略著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微家，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闔厥象，霞冠星帔，粲粲可觀。謂之法派仙像圖，噫，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霜寒帖後

濂授經書宮時，皇太子欲學書，召秘書丞陶宗儒至殿下，下教曰：晉人法書，選真跡之佳者以進。宗儒奉教而退，於是用綵龍黃帕裹二十軸來上。其一卽黃庭經，絹素精甚，幾不見絲縷，遙視之，瑩然紙也。字畫頗不類羲之，諸名卿則歷書其傳授定爲真本無疑。其一乃獻之鵝羣帖，卻絕佳。方信蘇子瞻之言不謬。餘帖皆唐人所鈎摹，不知何以填墨，儼如一筆所揮就。因憶米襄陽最好臨晉人書，王晉卿爲其眩惑，慙憤幾死。近代袁伯長遂謂祕書所藏幾百卷，而宜和號右軍者，皆米老一手偽跡。蓋亦有此理。濂請留鵝羣帖，而以其餘還宗儒。今觀此帖，有古文蕭字印，印兩首正銳，其形如米，必襄陽所臨以惑人者，然神

彩迥拔亦自可寶故識所見題其後而歸之

題張梅寮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為周法師竹泉書龍虎福地四大字此其所答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復購而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祕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翅金璧大抵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馭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為何如也溫夫為鵝湖寺書大義道場扁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為人

題徐原甫墨梅

唐人鮮有畫梅者至五代滕勝華始寫梅花白鵝圖而宋趙士雷繼之又作梅汀落鴈圖自時厥後丘慶餘徐熙輩或儻以山茶或雜以雙禽皆傳五采當時觀者輒稱為逼真夫梅負孤高偉特之操而乃瀾之於凡禽俗卉間可不謂之一厄也哉所幸仲仁師起於衡之花光山怒而掃去之以濃墨點滴成墨花加以枝柯儼如疏影橫斜於明月之下摩圍老人大加賞識既已拔梅於泥塗之辱及逃禪老人楊補之之徒作又以水墨塗絹出白葩尤覺精神雅逸梅花至是益飄然不羣矣同郡徐原甫清曠標韻之士也性愛梅行吟坐賦無斯須離去間參用補之法與其傳神老幹傾欹而數花翹乎其顛真一絕也世之好事者往往多寶玩之濂因推本而題之若此士大夫有如陳去非和張規臣之作尚津津而有繼哉

題溫日觀蒲桃圖

人知中言師以善畫名世而不知其結字清逸有晉人之風知其字之佳者縱有其人而不知其超悟心宗而有備然出處之趣是以趙魏公鮮于奉常雖服其用筆精絕而師之忘去翰墨叮咛玩弄於人間世者要未必能察之也今觀此卷或書雜詩詞或畫蒲桃三數枝意到即成略無礙滯而較龍奮迅之勢自不可掩豈所謂天機全者固自有異于人邪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為記表書傳乘形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為體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為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此其故何哉蓋醫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醫道高一時而吾老友朱君伯賢做史遷法為之傳事該詞古而光儀燦然與伯仁游者鉅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采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尚得專美於前哉

題冰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為釋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匿乏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貌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鑿獨夥公片言可得之慎毋洩也公叩諸姜氏果見從遂定券持泉與之擇

日將鑿石取礦或譏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輒麻為油數世矣利孰大焉奈何嚮之嚮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肯入將何自寧敢辭世英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篋當元之季有以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所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領已焉用此為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為樂丘作菴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冰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綉其辭以為工而無關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不有嗒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重題玉兔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為貪為盜不過藉其名以厲人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玉兔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為姦棺所發或者以棺之惡無污泉之清爭出巧辯曉曉不自休嗚呼安得莊生齊物之旨語之者哉部使者張君孟象將上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曰孟象曰先生可為調人之官矣一笑而別

題楊補之梅花

林君復愛梅逃禪翁善畫梅皆托之以見志者也然二人風措清峻有名於當世頗同君復固終身不仕思陵欲一見逃禪有不可得則能高尚其事尤非儲夫所可及後世欲以繪事求其人未見其衝氣機者

題江南八景圖後

闔諸子惟虎邱大慧倡道為尤盛東叟頌公則大慧之會孫擬絕冲公則虎邱之玄孫也二公皆能克紹前烈其以江南八景圖相贈遺者豈留連於光景者哉蓋心能轉物而不為物所轉雖繪事之微一山水一草一木無非見其自般若光中發現非知道者要未足以識此也是卷擬絕歸之東叟東叟歸之仰庵仰庵又一一傳而今天王講師藏之頗觀卷中舊題始於宋嘉熙二年戊戌至今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已歷一百三十四年其去作畫題詩時又不知其幾春秋矣中間涉歷世變而獨能傲兀於劫火之餘豈易易者哉中有暢文溪題識文溪蓋與剡源戴帥初游亦名僧云

題錢舜舉應真圖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恆事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為紙墨所惑可也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玉經後

右玉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專做李北海其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為精絕誠可寶也

題山房清思圖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脩道先生云。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題宋儒遺墨後

鄉先生宗正承朱公冠之。嘗以厲志自號。袁正肅公廣微。為作大字書。且造銘辭一通。先生之志。剛大堅勁。袁公之銘。雄渾剴切。皆學者所當則。裝褫成卷。以示諸人。理宜然也。卷後附以董仲光詩。仲光名必大。嘉定丁丑進士。官至知英德府。晚自號為盤隱。詩序之舉。裕齋即馬華父。東巖主人。即虞從道也。次附袁公答書。正先生令繪雲日所遺。先是先生平反董氏冤獄。袁公器其材。遂力舉其為縣。書稱毅齋。即先生之師。徐文清公崇父也。次附丞相葉西澗鎮之書。先生改官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時所遺。西澗試上舍時。東巖拔為兩優。釋褐第一。先生為東巖密友。故因緣締交。此蓋賀生辰回劄也。次附大中大夫王某書。名將磨滅不可辨。不知為誰。書中云。望門墻數舍。又稱契弟。必先生鄉里人。竊意義烏王氏。宋季無為。大中大夫者。大中大夫。雖從四品。號為侍從官。極不易致。豈或旁縣之人邪。次附馬莊敬公華父書。謂蒙齋老師者。即袁也。袁公之歿。痛悼呼甚切。則先生為國愛賢之誠。可知矣。惟是諸君子。皆一時行義之士。願瞻遺墨。儼若接乎容聲之間。景行行止之心。人孰無之。為之掩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楚相府長史朱君伯清。索題甚急。即欲據筵疏之。其中多有可言者。惜乎匆遽。不能致詳也。

題金書法華經後

右金書法華經七卷。迺一軍校破燕都時所獲。欲焚經取金。以資日用。其第七卷已燬。軍校之父。慨然弗寧。遂持前六卷。售于鐵塔禪師。禪師傾衣孟酬之。未幾。高麗蔡洪司丞。旬旬求觀。觀已。潸然泣曰。此洪所書。以報父母之恩者也。戎馬紛紜。逃難解散。豈意於此重見之。禪師益神異其事。乃粉黃金為泥。介舊友穆庵康公。請補書其亡。予既書已。合爪言曰。是經在處。天龍護持。將燬而弗之燬。垂亡而弗之亡。此何以故。蓋將放如來之慧光。破眾生之重昏也。雖然。經之功德。不繫有無。洞照十方。初無一字。火不能燒。金不能書。一涉有為。即第二義。學佛之士。又當於此而參之也。禪師名善慶。號雲房。古林茂公之法嗣。年已八十。純實無偽。行舊主正覺禪師院。今退栖蔣山之西菴云。

題繼絕宗賦太璞詩後

右鏡中憶佛叟所賦太璞詩一章。贈其弟子具庵法師。具庵久從叟受經。傳三觀十乘之旨。本末弗遺。小大兼舉。叟甚愛之。故因具庵之名。如瓦而字曰太璞。且為賦是詩。惓惓以苦。雖琢磨暗投。為戒師弟子之間。可謂恩之至。義之盡者也。然而教中諸師。自縉雲至左溪。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正不欲其暗投。況復雕之琢之。以傷其璞哉。叟之含意也亦深矣。具庵嚴奉叟。祕藏不露。道成之後。冲然而若虛。然而玉氣輝輝。上射斗牛。終有不可掩者。黑白同辭。遂推具庵為台宗巨擘。具庵雖欲自闕。孰得而闕之哉。嗚呼。名者實之質也。實茂而名彰。亦其理當然爾。具庵裝詩成軸。而徵濂識之。於是乎書。

題松雪翁觀音經後

右趙魏公中年所書。雖若散緩。而神趣油然充足。必系於矚黃牝牡之外者。方能知之。凡夫肉眼。要不足以識此也。

題何氏續書般若心經後

泉府都事東陽何公福。信心崇內典。特粉黃金為泥。寫般若心經。僅五十五字。而公遺捐館舍。後六十年。而公之孫觀光始補書為完經。初公既寫是經。藏篋衍中。時聞金石鏗鏘之聲。家人亦不知為何祥。觀光偶見之。遂續其後。於是其聲遂絕。噫。亦異哉。稽之在昔。宋慶曆中。張文定公安道。自禁林出守于滁。入琅瑯僧舍。見楞伽經二卷。恍然悟其前身所書。尚缺二卷。安道遂從而補之。世號為二生經。今都事公書之於前。而觀光續之於後。祖與孫同一氣所生者也。雖曰異世。而精神感通。終出一軌。較之二生。不尤為至近者乎。竊惟心經凡三譯。實大部般若之樞要。首之以五蘊。繼之以十二處。十八界。因其根有利鈍。故其說有廣略。非夙有緣契。莫能注意於斯。觀光可謂善繼先志者矣。濂又聞安道既見楞伽開卷。未終。夙障冰解。從是有所悟入。觀光他日於一言之下。洞徹心源。其造詣未必出於安道之下也。觀光尚勗之哉。

題魏教授所受咸淳淳語命後

宋語係尚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被旨次第。而復列宰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概損益唐語而為之。然唐語初用紙。至肅宗時始用絹。貞元以後。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院制。亦其遺制也。桐廬魏公新之。勅賜進士出身。故事。循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注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語也。公之曾孫潛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語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十年。中更宋元之亡。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語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履者。蓋同一存尚之意。故為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茲不復云。

題馬華甫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處州吳府君諱某者。公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擢第進士。六轉而差知處州。又四轉自右曹郎官。再出知處州。政成。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公瀕行。及遺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親。特君以為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改持庾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銅錢。且用鹽收楮幣。已而又稱提會子。以五析二十七界會子。五道。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鹽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為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藹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諸孫從善。為工部主事。與濂同朝。裝潢此卷。求題其後。因不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題王氏桃源圖後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敬止。繪所居之地為圖。求大

夫士歌咏之復徵予言之古者質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咏歌語言為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縱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為身榮奈將有說焉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向矣在乎自力而為善耳古之為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傅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為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三子而其父祖若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敢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衆矣今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為哉而言者復咕咕然辨桃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題劉氏官誥後

宋誥大抵沿襲于唐唐初以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以後始易為綾其制凡三變宋則自國初至季年一皆用綾此其所以異耳烏傷劉公亮以中奉大夫致仕贈其父俊太中大夫蓋大夫乃奉官取掌議論之義漢署太中大夫歷代因之而不廢至宋元豐官制行則以之易諫議大夫若中奉之階始置於大觀間而古制則無之也中奉六世孫剛久從予游持誥來求題予見名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剛則能寶此於一百四十餘年之後剛亦賢矣哉故略據所見以告之

題傅氏誥勅後

傅氏為義烏名族世居雲黃山下自徐陵著善慧大士碑已載縣之豪傑傅德宣之名其來固已久矣宋初始自山下分為青巖盧碧二支皆以書詩為業而盧碧初遷之祖名雄雄生忠卿忠卿生玘玘生勝元勝元生思某思某生慶慶生芷思聰生時中大中中生奎思聰嘗官迪功郎以時中國學得解進士特封脩職郎致仕淳熙十一年五月所下誥是也大中以奎饒州得解進士特補迪功郎致仕紹定五年八月所下誥是也二公雖有長才皆因慶典所推始活恩命唯芷能擢淳熙五年進士第僅得之台仙居尉以終芷之從曾孫藻以芷偏通六經而文詞蔚瞻不能章著于世乃搜芷殘誥與其補充太學生時所給麗字號綾牒聯為一通以繼脩職迪功二誥之後示諸子且屬某識之某竊觀先師黃文獻公之所題識深惜傅氏之先懷才而不試謂藻妙齡秀發委祉宜有所在令藻歷官禁林講學東朝拜監察御史出守武昌則其光顯前人者多矣公之先見有若著龜似無毫髮之差也因不敢辭本其世系而詳書之卷內有孺人吳氏誥尾吳氏諸暨流子里人大中之妻也題識中所謂金昌年者字壽翁淳祐七年進士有異政其知慈溪也嘗浚慈湖溉田千頃民至今尸祝之歲月未久鄉人反無有知其名字者故附見焉

題樓時和勅牒後

宋之制羣臣有官勳者其所受恩澤可以及其子孫又可推之於嬪戚其善善之長抑盛矣哉此乃義烏樓時和以果州防禦使劉滌死事功得補充將仕郎之牒非特見當時制度而先生之道仁餘澤猶可概見後之觀者寧能無所感乎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媯姓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為氏傳裔既久乃至混淆有本姓陳氏而更為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為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從劉項陳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表卻以為嬰生餘尤為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為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真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予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知而闕其所不知真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與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續文有關於多士爵祿之來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輝尤有所攸賴不亦美乎生尚勗焉可也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大同來為婺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途卜居松山之下縣令十世孫承節節節喬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兜蓋山承節七世孫克復嘗以武顯節制婺州屯屯軍馬兼中書省計議官兼浙東降斬祈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成均惓惓於譜事唯恐廢墜間請于題其後子覽隨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族書凡數千卷藏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姻謹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講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歷數世已藐然不識為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晝夜弗忘不亦忠厚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使不忘其所自

題慈受禪師遺墨後

右慧林慈受禪師懷深遺墨三紙其一言布施其二言小智之樂小法其三言書不必聖人合道者從慈慈皆真寶實有益後學蓋禪師乃雲門之八世孫蔣山之第九祖真證實悟為人天師故其德聲洋溢乎遠邇雖其身已歿而靈驗尤為著顯字畫本非其留意者筆意間熟動中規矩世之臨池苦心者或未能遽及誠可寶也金壇一萬中師嘗分座說法於蔣山因購獲之不翅見摩尼珠諷詠之久如聞禪師聲欸之音雖然中師尚勉行其言毋徒玩其遺墨而已也

題大慈禪師遺墨後

右大慈和上泉公為僧清立所作疏凡一百九十四言乃公七十一歲時書其凌厲橫逸之氣老而不衰於此猶可見其鬚髯人知仰公者唯知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羣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於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者而不知其戲游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公之應物無方可謂如神龍變化不測者矣疏文不局於駢儷之體而特學趙州公案為言無非欲大法以昭示人人後來沈溺龍藻而於道無補者其尚以公為鑒哉清立字無欲公嘗稱其堅厲入道蓋亦佳士云

題湯處士墓銘後

予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處士墓銘歎其制行淳厚何其絕於人哉竊求其故處士之諸祖嘗置義田以

瞻宗族積累深長。故其子孫多賢。此固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者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濡目染之所致也。昔者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遂其所願。儒先學士。每臨其事。且謂劉暉。家無餘貲。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實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有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能為其人之所難。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處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與。固將未艾。後世之顯。豈無范吳其人哉。予將望之。金華山中人宋濂。

題趙府君墓銘後

右虞文靖公所撰趙府君墓銘。府君之子永新使君。既葬入石。復裝潢成卷。自題其末。使君之子彥方。經兵變之後。能藏弄而勿失。攜至青蘿山。請予識之。嗚呼。世所貴孝子慈孫者。以其表先德。保遺物而已。彥方父子其有焉。濂雖不敏。不能不志慕嚮之私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段君雲亭墓。君之子德輔。德文。既鑄石龍坑家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墨。幸得僅存。因重裝為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撰第以來。文稿百有餘冊。藏於瀏陽里弟者。亦燬于兵。其孫佑唯收在燕所錄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予嘗為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錄此文以遺之也。至於段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說。而瀆告焉。德輔兄弟。能惓惓寶此而不忘。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題李烈婦墓表墓銘後

李烈婦墓文二通。余友揭君伯防王君子充之辭也。烈婦死十餘年。二君文其墓。今又十年。而二君無在者矣。人生不足恃。惟名可以無窮。覽斯文者。可不深長思乎。

題邕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略所載。凡二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邕塔銘及禮泉銘而已。二銘多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予嘗於越見胡文恭公所藏禮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尤信本得意書。姜堯章謂勝於禮泉。駁駁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哉。元諸大老。真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尚何言。庸掇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於唐。實義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為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為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為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

然自菩提達摩。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寢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應悟其為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為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臣。闕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於經者。亦無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說經。不即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脩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恐則惑。子不聞達觀。頤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為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人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為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為當也。此經舊管刻板。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自庵金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悟真乘。旁通儒典。為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重刻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闍黎慧欽。符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沖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有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僕既散。誕勝真滴。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烟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穩。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為治者。亦因時而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純樸不足。以為因。斧鑕不足以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亦顛汗背。遼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物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即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

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縑衣之士。蓋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噴毒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尙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縑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實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染之。塗醜齷者。覽之。枯骸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既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槐金山惠明。天寧祖。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槐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槐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頰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踵。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極要。聲聲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關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啓祖之。設利業。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略也。蓋公道異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與閭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警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靈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瀛何敢復贊一辭。願念文靖之學。相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勸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尙假瀛文以傳之哉。子槐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成飯。仰云。

跋紫泉頌後

天台葉君見泰。同易濟奉。臨南。道經貴州。州有紫泉。其源在江北。去城百餘步而近。相傳天下治則出焉。洪武元年十一月己未。泉出溢流于江。其色深紫。光潔可染。州守鄒天琦。遂請葉君爲之頌。勸諸樂石。子官左史時。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在內。曰。天下平。一正一反。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子既異之。今復見紫泉之出。如是。豈非大明麗天。四海將治之兆乎。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祲祥。信矣哉。

跋楞散生傳後

宋學士全集

補遺卷三

一三〇九

楞似楮。人呼爲山楮。或呼爲虎目楮。以其葉脫處有痕如之。故名。材極易大。而不中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楞散生自號。雖其執德之謹。要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玉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閔。終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爲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建明堂。構清廟。爲棟爲梁。無所不宜。楞散云乎哉。楞散云乎哉。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爲翰林學士。日章莊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真爲寄者。頗寓相諷之意。蓋徽乃河中倡婦。寫真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爲作歌者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實解嘲云。然二公相諷。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帥時。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爲鳥。有先生蓋亦猶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徵爲國家保障。至於辭章。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撰水龍吟。寄子瞻。瞻嘆其妙絕。來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尙爲何如。所以善諷者。特出於相愛之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賽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謙言爲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質元祐二年丁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及全室翁。出示徵題。因走筆識之。

跋金剛經篆書後

是經功德。如妙高山。縱橫上下。難以數量。山雖難量。終有盡時。喻如虛空。庶幾無盡。濂以古篆。寫其卷軸。隨寫隨空。不見有跡。光明熒然。徧覆大千。是用持寄。穆穆禪師。禪師所具。禪師所言。禪師所履。與此般若。非同非別。同別兩真。現前見佛。

跋佛頂托鉢歌諸文後

穆穆禪師康公。耽樂法乘。見諸履踐。每念先佛。以乞食爲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尙恐留情末法。乃一切停之。而唯嗜欲。是滋是長。於是著托鉢之歌。古者專務精進。無少懈怠。得無上道。亦無自滿之意。末法乃中道迷惑。於未足中生滿足證。於是書首楞嚴經千種識陰之文。在昔陀摩尸利。刻苦修行。獲遇堅牢比丘。相與激勵。卒趨覺門。而使彌樓健陀。佛法再興。末法乃壞。散弗收。鮮有誠心向道者。於是錄堅牢石室之偈。其一則咏之以己意。其二則證之以古辭。大概勉人捨妄入真。無乖於聖教而已。嗚呼。禪師之慮至此。其可不爲慟哭而流涕矣乎。然而豪傑之士。何世無之。君讀斯卷。當有慨然而興起者。豈惟禪師望之。予亦望之。

陶府君墓志銘跋尾

右上海典史陶府君墓誌銘一通。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彥仲舉造。集賢大學士滕國公保定張璠公弁篆題。蓋府君之子江。浙行樞密院管勾漢生之所請。其時則至正二十三年。漢生將南轅。復求嶺北行省左丞臨川危素。太朴書後一年。太朴還中朝。承行翰林。始爲作烏界道。繕寫就。會南北道絕。附海船至江南。以歸漢生。又一年。漢生自江浙行省。檢校官。陞行樞密院都事。贈府君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

密院都事。府君之妻趙氏亦附宜人。漢生既奉命書祭告於墓下。復欲請仲舉補入誌中。而九京不可作矣。乃并仲舉舊撰宜人墳記。聯為一卷。傳示子孫。使有所徵焉。府君初除大理路儒學教授。誌中書為文學掾。用省文法也。漢生兄宗傳時為江浙行省掾。未幾亦轉為台之臨海尹。陶氏一門父兄弟。其不墜書詩之業。往往知自奮如此。官牒之蟬聯。此蓋其權輿哉。

跋德禪師紅居詩後

右紅居詩十章。唯德禪師所賦。蓋禪師嗣法千巖長公。千巖則普應國師之弟子也。普應證道之後。因欲避世。多好紅中居。至大己酉。泊儀真。辛亥。泊吳江。延祐丙辰。泊南潯。故咏紅居者頗多。而廣錄中所載者。僅一二耳。今唯德亦有斯咏。其殆有所本歟。然紅非水則不可行。水非紅則不可居。必二者相資而後成也。無相居士則不謂然。我非紅何處不可行。豈特水哉。我非水何處不可居。豈特紅哉。是將有不假迹而見。不依形而存者矣。唯應以為何如。惟應之詩。托物為喻。無非發明宗門心要。有益學者。予故推其祖孫相承之故。喜而為之書。

跋新刻圓覺多羅了義經後

天界禪林有比丘曰惟肇。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募刊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為十二大士說本起因地。究其所悟。不越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去惑離愛。其故為最盛。宜乎比丘拳拳樂此而不忘也。金華宋濂。互跪合掌。為之贊曰。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菩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遍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即穢濁。雖不容纖塵。未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像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足。若使善泚者。捕影於水中。汪洋渺渺間。見水不見影。我身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談此無礙法。肇師大方便。勸人真正悟。悟之果何為。孜孜在三觀。庶得祛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據。竟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跋廣薦佛會記後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雖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屬。恆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猶歎休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羣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為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沙門支強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格誦出。不具翻譯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謗議。沈酣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跋日本僧汝霖文彙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為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瞻。至於道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汎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為土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編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為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三。惟四。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田人。姓藤氏。嘗嘗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鐘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長而愛之云。

跋一雨大師塔銘後

予觀朱長史所撰一雨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鄒衍慟哭。六月降霜。魯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況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外物不足以沮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恆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爾爾。而無絲毫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浦陽江上有僧曰祖登。禁雨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祖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如大師者。長史竊以雄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木石潤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餐者。可愧哉。可愧哉。

碧落碑跋尾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為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旋之玉京宮記。以為陳惟正。李漢黃公記。以為李訓之弟讓。殆莫能定。而翠巖張聖子。則又以為宗室璠。豈或別有所考耶。吳徵張天雨讀。以為嘖為嘖者。非當以釋文鄰字為是。俞希魯辨明。作叩亦大佳。而釋文則又訛矣。蓋此碑雜出於鍾鼎篆籀諸文。其亦莫莫乎。難知哉。從水從人。說文中音乃歷翻。溺則音奴。弔翻。釋文今借休為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眾。

考禮之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智永真草千文跋尾

梁武帝欲學書命殷銑石於二王帖選取千文復召周興嗣次韻一夕而成須髮為白此事最無可疑王著於淳化中摹勒諸帖上石見帖中所書海鹹河淡等字人謂為草草之宗遂誤指為漢章帝所作著固不足貴後村劉克莊乃宏博之士何為承著之謬而謂千文實始於漢邪克莊姑置之歐陽文忠公名世大儒其撰金石錄跋尾亦謂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言有海鹹河淡之類蓋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義之抑又何邪非米南宮黃長容力詆之新學小生未必不為其所惑余久憤於中因題智永所書千文故特表而出之智永名法極義之七世孫字畫之佳則有不待贊也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予故發其名軒之義而著為古聲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噫父母生我念父不見雙淚潛墮幸有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怒焉踟躕戢戢者魚亦既多旨母分所嗜唯河之鯉並之可膾朝綸夕習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為鯉以奉吾母我愛始寫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我鯉不烹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恆見之用著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歸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鼓琴樂周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子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至俟遠山中卻為之德麟曰麟居從藩王出入行無定蹤願道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為也予因曲徇其意為製銘曰

泉出地上昭厥源東流弗息日逾注譬猶嘉木下有根修榦上撐枝葉落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途昏潢汙行潦勢吐吞朝雖盈溢不及曠我銘我軒辭則勤行之不已德乃純

淨慈寺新鑄銅鐘銘

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斤鑄鐘鐘懸之用物甚弘皆比邱安靜善立化敏所致夷簡請為銘與鐘相為無極銘曰

南屏之山中有梵宮新作鉦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佛住世乘戒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既泯始顯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神功闔闢化衡攝其陰趣升為陽明聞聲而覺我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以擊以警昏聩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熾然共宣妙法

唐鑄旂檀神王銅像銘

獲狨作冠被于背副以黃金神武鎧匡衛正法億萬載

大慈山虎跑泉銘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游茲山樂其靈氣鬱盤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我等微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造二虎來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為之賦詩有虎移泉眼趨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諱南泉頗嚴頭陀雲峰存威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為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嚴戒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呪久之泉鬻沸而出若聯珠然已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定嚴遂來謁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不愛寶誰信清冷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為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為雨式沛且澍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為正法幢命世大才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伐禮雖遠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珠玑接接征騁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為縑願挹才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

朽室偈并序

材仲禪師名其室為朽而微辭於韓莊節公黃文憲公二公既為之發揮無餘蘊矣而材仲又以謙為黃公弟子復令說偈繼之濂也何人而敢犯是不謹哉雖然不敢辭也為之偈曰

鄧有開士屢主名利其所住處遂館曲房堅緻華好開士顧之獨名為朽我問開士彼所謂朽雨風所侵蠅蟻所蝨棟椽椳拔今則觀仍如上所云以朽為名不亦厚誣開士答言屬世間相無有弗壞譬如春花朝上穠冶夕則零墜何有真實今之所居雖號堅好我目視之無不朽者樞樞壯麗視如敝漏丹腹絢耀視如亂味超然此身如託虛空畢竟虛空無有壞相豈惟是室觀人亦然地水火風假合而成迷者自恃等於金石四大各離身在何處身即是幻世即為夢而況是室終歸於空若能於此入正思惟觀室無室觀身無身庶幾可入真空觀想我問開士善學佛者無欣無厭如開士言是有厭心所謂朽者因堅而名有堅有朽理之必然木縱已朽堅性終在室本無堅朽從何生堅朽未忘心何能一況樂觀空是為空病空病不除反實所有我說是室非有非無其室永存何緣能朽如觀空者空而非空空何有礙開士問已破顏微笑揚眉而語子言固佳但我門中一義不立立即成妄請返塵轅毋戲論法

清齋偈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工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集丈人以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子言子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臨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牖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織造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冥寂於至道。見焚沈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選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煙氣未會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香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十八界。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揚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徹無纖翳。特為作證明。表此清淨法。

柳庵偈

本然淨上士。吳興人也。問道於淨慈同庵禪師。已而充侍司。陞主藏經之室。結廬若谿上。環植垂柳。遂扁曰柳庵。因以自號黃鶴仙人。為繪成圖。予謁同庵南屏山中。本然乃來徵予說偈。偈曰：

柳乃植物類。既已強名柳。庵與柳共趣。曷以柳名庵。庵柳不相涉。況復號諸人。若使會于一。適越而首燕。雖欲強相從。畢竟無合日。咄茲繪事假。非柳亦非庵。庵中亦非人。無一是真實。咸因觚翰力。幻出諸影像。盲者來捫摸。但見紙成軸。絕類梵志家。夢中而說夢。重重皆虛妄。誰為能覺者。衆生強分別。見異不見同。世間諸品類。隨念各現前。諸佛善圓融。見同不見異。萬彙方芸芸。含攝盡歸一。非指可喻指。非馬可喻馬。難以目之視。乃成心所障。有人斯有庵。有庵斯有柳。三者無二相。物我濟冥故。上士志心聽。我說柳庵偈。曰石雖點頭。未嘗談一字。

雲谷偈

雲出谷中境也。氣之所寓也。道陵師沙門也。其以雲谷自號。是寓乎寓者也。若以一真法界言之。凡所寓者皆妄也。況妄之又妄者乎。一旦心空法空。則諸妄皆真矣。何雲谷之有哉。為說偈以明之。偈曰：

白雲出空谷。此是山中境。上士以自號。是心隨境轉。我日本無雲。雲出亦非谷。終日徧太虛。不着於一處。我心能轉之。一皆自在。此為空谷義。上士當聽聞。聞聞了不聞。頑頭皆是道。苟着於一邊。但見谷中雲。初如一縷絲。漸成兜羅綿。敷布於四方。遂成淨物功。此是第二門。初非真實義。勿謂老書生。妄意談般若。

觀世音菩薩畫像贊

梵稱阿縛盧枳伐羅。唐言觀世音也。其觀世音菩薩。與南門淨提衆生。有大因緣。凡衆生有急難者。一稱菩薩名號。皆得解脫。凡諸所求。亦復如是。是故奉其像者。十室而九。各出巧思。莊嚴妙相。永嘉林一清。為上原尹。治政之餘。稽首參禮。用清淨室。遠東大瀛海。水勢噴湧。傍有磐石。菩薩見天人相。翹其一足。坐彼

石上。護法大神。身被寶鏡。聳立於左。善財童子。乘蓮葉舟。合爪遙禮。自右而至。其上日輪正照。雲氣杳漫。其下龍女持珠。仰首而獻。品物成秩。觀者動容。如親見菩薩於補陀洛迦山也。比邱似桂。乃乎中信公之上足也。耽嗜般若。如飲醍醐。以謙信嚮佛乘。持像請贊。瀟觀一清。連筆。皆有所表見。非徒為虛飾而已。中繪菩薩現大悲相。表慈憫衆生。故在大瀛海中。表香水法界。故日輪正照。表本性圓明。故雲影交重。表塵沙無盡。故大神威嚴。表降伏魔軍。故善財瞻禮。表正信不回。故龍女獻寶。表地無所愛。故惟觀此像者。目繫道存。不以像視像。而以法視像。瞻禮之頃。三十七道品。一時證入。八萬四十塵勞門。悉皆降伏。則是像者。其於進道。亦不為無所助也。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稽首大士天人師。神通變現於一切。尋聲救我衆生苦。是則名為觀世音。大東瀛海洛迦山。巖洞時時發。光彩示以澎湃海潮音。或因音聲而入者。即得見佛了無二。有一宰官施善巧。能以繪畫作佛事。大士寶相。毫端現。翹足而坐。衣裾飄飄。慈容顯顯。屹不動。紅光下照。日正中。雲影交加。無盡藏。善財南詢。遵作禮。腳踏蓮花。以為舟。龍女持珠。向空獻。種種皆為法歡喜。上有威神金剛王。護持佛法極嚴猛。我知大士無形相。有相當與虛空等。虛空廓落。徧十方。胎卵溼化。皆含攝。以至河沙諸品類。一一皆於相中現。中求一髮不可得。願執須彌。以為毫。舒卷六合。以為紙。畫此無邊相好身。大地衆生眼皆見。見者人人皆作佛。百千劫罪悉消除。不許役從外求。一彈指頃皆究竟。

童貞觀音像贊

童貞觀音像贊。童貞觀音。乃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為裙。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金華何旃德輝。獲陽霍吳道玄所畫童貞觀音像。乃五臺山碑本。以蓮葉為裙。蓋而十蓮華圍遶之。用表本迹十妙不二門。覽者因相生悟。而法華之微旨。具見於斯。然其運思精深。指筆遒勁。真殊勝之事也。德輝將重刻。實于智者壽聖禪寺。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為作贊曰。我觀大士相。示現一切法。不坐七寶牀。唯藉蓮花葉。蓮葉生水中。清淨無染著。華身與佛身。畢竟同一體。如來所說法。取喻此最切。本迹十妙門。不見有二相。若從有眼觀。見華不見佛。一顯而一隱。見精不忘故。或逢無目人。華佛一時現。非見卻成見。功德難思議。佛身徧法界。是華亦復然。華佛二俱泯。定得大自在。

魚籃觀音像贊

予按觀音感應傳。唐元和十二年。陝右金沙灘上。有美豔女子。挈籃粥魚。人競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經。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辭曰。一身豈堪配衆夫邪。請易金剛經。如前期。能者復居其半。女又辭。請易法華經。期以三日。唯馬氏子能。女令其具禮成昏。入門。女即死。死即糜爛立盡。遺瘞之。他日有僧同馬氏子。啓藏觀之。唯黃金鎖子骨存焉。僧曰。此觀音示現以化汝耳。言訖。飛空而去。自是陝西多誦經者。為傷劉某。命括人吳福。用金碧畫成一燈。月且十五日。展而謁焉。請予序其事。序以繫之。贊曰：

惟我大士。慈憫衆生。耽著五欲。不求解脫。乃化女子。端嚴姝麗。因其所慕。導入善門。一刹那間。遽爾變壞。昔如紅蓮。芳豔襲人。今則臭腐。蟲蛆流蝕。世間諸色。本屬空假。衆生愚癡。謂假為真。類蛾赴燈。飛逐弗已。不至隕命。何有止息。當知實相。圓同太虛。無蠟無妍。誰能破壞。大士之靈。如月在天。不分淨穢。普皆照了。

凡皈依者得大饒益願即同歸薩婆若海。

吳道玄觀音贊

觀音妙智力頓超塵沙界吳生縱善畫徒能具凡體我假六神通欲寫光明藏須彌以為筆太虛以為紙經歷無量劫但成一隻眼此眼若開時十方俱照了一塵一沙中有皆觀自在。

金剛經靈異贊

杭州周縉頗知書聚二三童子講習市中日誦金剛經甚謹童子閱生觸翻佛前燈油染於經杭之民俗凡經像弊汗輒投滄江縉因束以紅縉做其俗行之時元之大德庚子也越三年癸卯經忽還於舊所半為湖沙所裹而紅縉如故縉驚喜與吳門僧險拂去沙塵其粘縉者逐番分析之徧請叢林開士題識左方後八十一年當國朝洪武庚申經入沙門有佛之手復重加裝緘即南屏山中請灑說贊曰至誠動物塵間毛髮此感彼應如磁引鐵況乎契經世雄所說至心受持昭答如響昔周氏子朝夕嚴事經有染汗投諸江湖閱三春秋忽返元所經實紙成難同鐵石非金剛力焉能不壞經無羽足不能飛行非金剛力誰挾而至由此而觀佛語所在百神河衛無能捐者然而此經願所假雖披佛言靈從何起世之法藏所模經文充棟汗牛未聞皆驗應知萬法實本一心由心誠故而經應之心靈經靈理無疑者是知此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神通妙用一一具足不假外求有能精進入在上乘證妙覺位亦無留難今因贊經推而達之欲作佛者此心即是善思念之慎毋退轉。

高妙妙禪師像贊
目光凝定燦破大千戒體圓明直探性原青山萬仞不出死關名高天下法留世間
魚籃觀音靈照女二贊
惟觀世音誓救羣迷現不實相變滅斯須破凡夫執返乎物初一真所攝萬境自如
惟靈照女入不思議以般若種得方便智聚首而談無非實際至今靈光照乎天地

達摩大師贊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發然起敬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為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操慧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冥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勤流支屢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游行而歿兮若存精明焜煌乎日月氣宇函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徧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邪

十八大阿羅漢贊
東山禪師以所畫應真像求于贊予謂應真何待贊有贊則贊矣東山迫之甚因為說偈其詞曰
惟諸應真度嶺涉海各聘神通作此戲劇騎魚駕龍乘虛履鉢遊行自在眼不見水毒龍猛獸帖耳馴擾最可怖愕噓氣成塔諸狡狴事不一而足我問應真大乘境界無物不攝物無留礙何故執著樂此小法

應真漠然似不聞者我乃思惟諸應真像一一現前何不我答諦而視之乃畫師假悟吾一心如良畫師妍媸短長縱橫圓方一濡毫間無所不有雖駭人目終非真實由是而觀萬物無實隨聲逐色帳轉成妄觀此卷者願空諸心心空法空必定見佛。

全室禪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搗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陞京利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軼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乾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為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像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立遂歸釋氏與同袍恭肅翁誓屏諸緣直明涅槃妙旨久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至走雙徑謁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故當機鋒交觸如鶴落兔走不問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俯西方淨士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尤力浙省左丞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閒遼逸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舉行瓶錫翻翻來萃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諦尋以干戈載塗不能見母作室寺東洲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成軍營子女糞雜其糞穢尤甚師言於帥闔移其屯斥羣奴汎掃建治其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主杭之靈隱適有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泊建大會鍾山師奉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敏朗淵毅非惟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諭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住持假文辭為游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肅見諸願輪問者莫不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鍾晉畫師像求于贊予知師頗詳故做近代儒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繁之以辭者將以厲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據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耳聾對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為圓虛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廢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不二一方嶽致聘耳若不聞優鉢曇花卻見海濱有典必行無墜弗舉鐘魚互答笠簾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紜轉穢為淨戒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復主斯法筵重啓聲華遠揚達于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饒禁中恩遇優渥四衆傾仰秋空孤鶴形諸辭章太陰四垂雷谷騰揚鬼神畫馳人爭傳寶如裝芳茵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克如師幾人闔室非燈易昭翠昏學徒敬臨丹青肖像我作贊詞母住于相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龍蔚之姿宏辨之才一納三十年不沾席談玄八萬偈舌若驚雷崖樹重榮兆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烟烟乎眼光閃閃沈沈乎氣宇弘恢瀟瀟乎九江風動澄澄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實際斯不遠於緘埃彼自安於部婁曾莫涉其崔嵬倘於斯而觀感庶立儒而與頽

南堂禪師像贊

南堂和上既入滅其得法弟子大禪安公思慕之弗置乃繪其像來求予贊贊曰樹般若幡有舌如雲當空一處百熱成醒松源之宗獨造其妙手折蓮花隨風自笑

靈隱良禪師遺像贊

眼光閃閃如秋華之橫寥廓也威鋒峭峭猶於菟之居踞叢薄也文彩彰灼藻火施而江漢濯也正令揮霍春雷震而撒激電也晏然而若有若也悠然而無所泊也沈然而不可度也沈然而堪任其託也是無忝佛智之孫廣智之子超然而頓覺者也

永明智覺禪師遺像贊

禪師諱延壽字冲玄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大弘法眼正宗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二千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雖多歷年所儼若生存會瀝過錢塘其住持同庵簡公以像求贊瀝因造之而請同庵繕書其上贊曰我聞智覺大道師進修精明無與等誦經羣羊來跪聽習定鳥巢衣衲中一旦撥開光明窺際天蟠地悉

開明如揭日月照羣迷無有遺遺索塗者諸法盡從緣生滅此實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庶幾不為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為最何翅藥王奪命丹四性寂然本不生三知廣喻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嫗護持不少忘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相質難辨異同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道途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或東及其至處見不別呼為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被真丹海外之邦尤企監金絲伽黎及漢瓶遣使來施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如如大圓智

般若松贊有序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海江而來憩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為伽藍松亦寔長析為二幹詰曲糾蟠如虬龍天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與衰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為國朝洪武丁巳任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稽大師之言以般若號之且為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以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馨為法來者濂濂雲蒸樓閣頓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冥天矯欲奮龍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成斯應豈出乎誠惟誠之至通神致靈賜爾龍象慎毋敢攖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誨言初聆

太史作贊勤於岩肩百世之下庶幾可徵

重刻金剛般若經序贊

三界大師所說般若蓋非一種而金剛般若尤為明心之要金剛般若多至五千餘言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言又為一經之要九言之中而菩提二字復盡攝其義蓋菩提者覺也佛則能覺眾生則迷也此經拳拳勸誘欲眾生去迷而就覺爾比丘弘暢華學向道其心堅如鐵石近獲吳興趙魏公孟類所書是經刻本以閩中未之見也特歸重刻之乃來求贊以廣流通贊曰金剛大願海普覺於一切眾生正昏迷夜行大澤中冥冥無所視了不辨南北坑窞在左右地馳復橫縱軀命不自保喪壞在俄頃忽遇紅日輪赫然出東方萬象都照了細可分毫毛四維及上下無往不洞達是經之化導功德亦如是比丘最善巧嗜道如嗜利鏗刻行閩粵見者起信心經如大火聚威儀照天赤衆生安想心見之作灰燼經如四大海中具萬舟楫衆生沈溺者濟之升彼岸經如香積廚珍膳咸充足衆生饑虛者聞香悉飽滿推類而言之更僕莫能盡佛法難度量贊歎輒成妄返觀自性中各有金剛王與佛本一同慎無輕棄者

寫經為像及血書心經贊

無授上士請能細書者寫經成觀音大士像復出指端血書心經於像後來請余贊贊曰法門之相有總有別真身為佛佛說為經經屬於法佛乃樹人人法二相了不相即今因寫經以成佛身縱橫曲折無非經者小如沙塵中含法界可喻總相復刺鮮丹重書契經願力所致如黃金色大雖徑寸視等針鋒可喻別相總別雖異其理則一由是觀之佛法廣大無所不攝即別即總非別非總上士於此忽然證得展卷之聞不見有經經且不可有而況於佛乃知妙用在吾一心與經與佛三無差別善思念之我說非妄

祭古帝王陵墓文

昔者聖帝明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為楸枿祭祀之禮遂致廢而弗講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甚憫焉因遣使者訪問其處命有司製袞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格於冥冥之中也尙享

史處士墓版文

四明有宋宰相家史氏世居鄞縣六世祖詔政和中舉八行不就詔生師仲父子俱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師仲生浩以舊學相孝宗官至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同魏國公追封越王諡忠定越王生彌遠相寧宗理宗官至太師保寧軍昭信軍節度使封會稽郡王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衛王生宇之官至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封奉化郡公郡公生熹卿入元不仕熹卿生處士諱伯孫字列父潔白如玉類輔秀整風神皎如也賓客至輒岸幘笑吟終日或出壺觴共酌獻酬疊舉意度爛雅如畫及酒酣耳熱稽史談經難以前朝典故蟬聯弗絕聞者曰此故王孫也宜其博習文藝度越恆人哉由是遠邇賢大夫無不與處士游而袁文清公器之尤深竟以女妻之元故事宋宰臣之孫多因門第補官者或憐處士才高勸投牒

自進處士嘆曰吾家三世相宋開國嗣王入居臺寺為九卿為法從者不翅二十輩出膺郡二千石縣大夫之寄復符組星列可謂極盛也已益虛損益天之道也貴與富豈專萃吾一門耶國之守龜尚或不保於吾家何有自是益縮光斂彩繁情名山水間或采芝巖阿或藝蘭川澗世上升沈事若無聞知晚年貧尤甚飲水著書超然能忘其憂君子謂處士類知道者初處士早喪親弟與妹絕幼處士育之使成傾貲為昏嫺之費儀物充衍人以爲不失文獻之舊歲時奉祭事甚謹監薦陟降儼若祖考昭格于上竣事而燕宗黨子姓咸集處士備舉累世德業懇懇言情辭悃悃無華聽之者興起生平宅心樂易喜怒不形於色卑抑謙退如儒夫然識與不識皆稱爲善人君子云洪武八年秋九月十七日處士以疾卒壽七十八九年某月日葬縣之陽堂鄉金壘先墓兆次妻即袁氏先四十六年卒子二人公敬公襲公襲爲弟佑孫後女一人歸余思永公敬之子六人欽祖靖祖端祖暉祖暉祖欽祖暉祖蚤世女一人歸樓守誠公襲之子四人定祖獻祖文祖復祖文祖天女一人歸張守義曾孫男三人必寧必玄必和處士卒後之三年定祖蒙恩特除中書舍人與子子璉爲同官乃持國子錄張欽所撰事行介璉求予爲之銘嗚呼伐閱之家非世其錄爲艱而世其德爲艱使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雖紆朱拖紫上繼祖父論者不以爲貴苟恪守儀則縱沒身於草布間孰謂其非賢哉若處士者有足尚已嗚呼八行君隱約布衣而啓三相國之盛處士之德將無忝於君者也公侯必復其始當於其後人徵之銘曰

浙河之東史稱名門三世宰相榮光燦燦爲其後者非賢孰繼伊處士君執謙蹈義人爵或來實命之由天爵之貴敢不自修我言既飭我行又方誰云荷衣不比繡裳有虛有盈天之恆道安分而行樂善爲寶既享上壽復多子孫濟濟彬彬必復其原金壘之里陽堂之鄉有墳八尺王孫之藏

建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予門弟子黃仁誼前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啼惟我大母夫人是賴鞠我迪我式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館舍叩地號天無所逮及幸稱道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爲之已請晉府左相陶公凱評隲羣行列爲事狀一通願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按狀夫人諱善足姓陳氏建寧西甌人幼喪母馮氏孑然能自植立不與同類遊教父某心奇之有問名者多弗答同縣黃氏世衡知其賢聘爲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輒來歸上承尊章下恤嫗御靡不達其情曲三族咸驩稱曰黃氏有婦矣生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人哀憫欲從死不可得諸孤恆焚香無依蓋藏漸盡朝蠶桑鹽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雞初鳴秉燭起御紡磚伊軋之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齡嘗以冰雪自守至於終身外伯父馮翁恐其中債無策生羣雛力諭之曰爾勞動逾節尚不濟且暮急苟緣是致疾譬猶鵲巢實地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爲優鬼乎夫人泣不對翁重言之聲色俱厲夫人不獲已再適義夫同姓寒澹君君無子頗饒於貲乃聘經師以教夫人之子夫人亦時警斥之曰汝衣冠冑也汝父望振其門惟寐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爲皆痛約之以禮稍有違忤而發赤如赭諸子憚憚不敢前或遇節序相率詣先祠奠謁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爲壽雖不解飲亦必使

沾醉盡歡而止夫人長身而贏面恆作頰玉色春秋雖高康疆無疾見子普保以易經試藝鈴曹中選擢合州石照丞石照以民稀并入州改忠之鄆都丞陪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行省第四名文解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陪將仕郎今陸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厲曰爾等既食右祿當夙夜靡懈以效精忠慎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日葬于金籠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衆嘉皆天曰如滿曰普保二女子一適范員一天四孫男曰仁曰義曰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爲陰類往往多柔順少剛明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馭衆如奇丈夫則其家蕃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予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嗷嗷唯恐非其意且督子兄弟之學尤急每夜懸燈呼次第來前取微書以驗勤惰事頗與夫人類宰木已拱而懸紳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新喪之際乃能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爲賢則子有愧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暗剛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資獨阜已以委禽奉箕箒竭力秉誠事姑舅中外稱賢出一口威鳳高翔日將久獨遺孤風在林藪衆雖嗷嗷弱如柳鞠之育之比瓊玖遺胤不絕吾敢負深若嚴師加善誘業就材成獻明后繡褵朱衣佩懸綬龍光地贈恩當厚丘隆尊榮名弗朽予言若誣有如酒

元故秘書著作郎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爲江右著姓系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來廬陵娶吉水文昌鄉虎溪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賢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祜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通應通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時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偵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肆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東書遊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穎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爲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發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盂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己者沮之不報先生翩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貞敏公勳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卽倒屣出迎留連不少置且曰如君氣岸文采自當爲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達其至皆爲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向友千載豪傑之意宗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爲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爲衛尉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祕書監著作郎矣未幾馬忽蹶于門意以爲不祥卽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適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識久之親友有勸其游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備從豪宗成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奈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貲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區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

問識不識。苟請焉。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非炊者。載薪糞。巡戶周之。遠邇賓客。聞其豪邁善施。填咽弗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生事親能盡孝。調御甘旨。必躬為之。俟親昏而後去。朝夕問衣煖寒。而進退之諸弟有涼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為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孫為師友。後為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節胡公。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其廢棄不傳。構竹林精舍。發舊藏其度之所居。溪山秀蔚。高閣崇榭。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謂為有道仙翁。晚年構堂西偏。扁為芳洲。魏國李文忠公孟嘗為之記。因自號為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年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妻朱氏。子男子二。長來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正。次來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錄。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武。孟福。洵。鄉先生劉公嶽申高第弟子。博通經。以善古文辭名世。入我皇朝。應詔而起。擢為虞部主事。階從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蘆村之原。葬後四十年。洵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羣行泯泯。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淚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夫兵部職方郎中劉崧狀。乞予為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統尊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奠安。元士抱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魯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則之秦。之秦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為郡縣。萃天下羣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邁往之資。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獲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稿項黃馘。殁于蒿藜之下。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為先生憾。予竊觀貴冑名閥。其勢熾熾灼。炙手可熱。身死肉未寒。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焯能。固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尚矣。苟不有繫於窮達。則即先生之風者。驟然興起。確然期蹈夫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拔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網羅。發為文辭。萬馬四馳。揚塵續粉。道絕走飛。東書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翻翻。忽生吾間。流聲遠聞。達于帝聰。召至法宮。瀝血據忠。臣雖布衣。頗知政機。再拜稽首。隩于龍輝。帝曰。俞哉。爾誠爾論。爰勅中書。亟行弗徐。森彼狂悖。亞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即翩然。邁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峩。白眼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慨其增歎。誰其起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折節事之。其費日積。有積必施。叶孰願孰。隨我或遺之。視金如泥。有芳者洲。中孕杜衡。寄情適物。欲審其榮。欲蕪豪華。數為天葩。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既融。以就窆封。以紀始終。以鎮幽宮。

故松陽周府君阡表

括之松陽。有行義之士曰周君。休休而有容。循循而雅飭。自其習稚。嚴父來指。君輒能自勵于學。搥呀乎經。奮優柔乎藝苑。伯仲之間。交相磨切。積功既久。繕性離身之間。以莊以敬。弗敢自釋。上下化之。春風盈於戶庭。棠棣歌於州里。薦紳之家。罔不敬臨焉。君不以為功。而澤物自見。當藏儉。毗隸無以食。庭將將踣。

君曰。是不可不振也。度力而給其粟。早滂類仍。及厲鬼為害。沆氣糾縐。十室而九。君曰。是不可不整也。亟斬牲以禱于神。俗尚氣而善鬪。錐刀之末。奮襖而疾詆。流連縣庭。每為吏所魚肉。君曰。是不可不正也。有赴愬者。力為辨曲直。訟為哀止。厲元季兵亂。郡國釋騷。石抹將軍帥師來鎮括。凡武勇文學之士。悉以禮聘而詢其謀。欲聞君賢。延而與語。悅之。辟為千夫長。將軍廓清羣。君與有功焉。未幾。乃引退。都布寬衣。放情邱壑。聞當風疏日鮮。與一二逢掖。從容鷓鴣。日莫忘返。年甫五十。不幸以洪武庚戌九月某日卒。明年辛亥二月某日。葬麗水縣懿德鄉徐北里之原。禮也。君諱紹祖。字光遠。其先家春陵。高祖允文始來遷。曾祖梓。宋鄉貢進士。祖留道。從元兵討臨漳。叛寇有功。擢管軍千戶。父鑑。母某氏。君配室則王氏也。前五年終。翰林侍講學士危公銘其墓。生丈夫子二。曰華。曰蓮。孫男五。曰文章。曰文煥。曰文炫。曰文輝。君歿後四年。二子奉縣文學洪文震狀來請墓上之文。以期不死於親。余聞墓之以有文。古也。般比干之銅槃。漢梓潼之輒誌。皆是也。後世易之以石。且植表於隄矣。人子不死其親者。將如是乎。在。余惡能辭。有若君之行。義脩於身。儀於家庭。惠澤被於州里。所以登善導民者。誠有裨於王化。君子不謂其進。可乎。嗚呼。麟之振振。既淑且仁。卒以美夫身。綏綏者能。日肆其威。監人之髓。而剝人之髓。其相去亦不遠而嗚呼。有崔者。岡林樹藪。惟君之所藏。千載之下。幸毋壞傷。是為表。

故秦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秦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傳裔至名。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梓德。砥行張甚。及其歿也。其子樛既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暴顯于世。微謙文表諸墜。府君器局。方疑。幼與黃兒游泳。挺挺如野鶴在鶴羣。讓非敢與。尚長隸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正襟危坐。從明迄暝。不少愆厥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及見義事。輒奮迅。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郵。厥父病痺五年。晝夜不離床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食枕。至蠶繭在中。禪間。族屬壘城為勢。家所攘。俗狃與家書。謂地氣能賤貴。人多發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歿者或有知。肯瞑目九泉下乎。即鉤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為人。稱有一門垂絕。尚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閻利之。輒誘以為奴。府君抱之長慟。亟走自縣大夫曰。鐔之族。皆列爵王朝矣。今嗣人多故。無崗盧以蔽雨。風無羞服。以適口體。棲棲焉。迨迨焉。服為人奴。鐔久病焉。夫威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惇。惟我二三大夫。是賴。矧嘗聞之。戡暴。義也。範俗。禮也。懷惇。仁也。三者具舉。為邦之道也。為民上者。其忍廢諸。吾儕毗隸。苟不微靈於二三大夫。如無羽翮。欲飛青冥。無乃不可乎。言畢。涕與淚俱。縣大夫惻然動於中。逮聞師問狀。勒歸府君。府君食飲之。而為結其昏姻。宗譜將墜。疎疎疎疎。府君重輯之。先代譜命遺文之屬。單附片削。皆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製藏不翅。拱壁出入。恆挾以自隨。文獻粲然。有可徵者。府君客授章貢鍾氏。夜漏下二十刻。鍾之慮舍矣。烈風驅火。趨之若驚。鍾猶弗之寐。府君弗念私蒙之。擊門大呼而出。甫出。燔焰漲天。鍾泣曰。活我家百口者。劉先生也。府君取家有政。內外肅若。喪祭二者。悉據禮經。不用浮屠法。人多化之。一旦嬰疾。人請斬牲以享鬼神。府君笑曰。吾幸無愧。

德鬼能加害我乎力使疾疫愈其為人知本有識類如此狀所不列者或可例知也然推府君世系本出自長沙遷金陵唐天成間復徙廬陵之秦和以儒與仕籍者逾三十人曾祖震精於詞賦宋季待補國子未及官而卒祖鏞能繼待補君業較藝州庠名占前列父文度在元初以文鳴受之元文敏公薦為興國縣學師江西提舉司為給付身當時以為異數母郭氏府君娶蕭氏繼郭氏蕭生丈夫子三籠篋楚皆明一經楚至正丙申鄉貢進士今改名崧仕為職方郎中孫男四鼎解舉平原鼎與解已卒女五某某其婿也餘在室府君得壽五十八以至正壬辰閏三月十九日卒初權厝故廬園中次改楓樹林次藏仙槎鄉姆坑之雙山命某年月日也所著書有中鶴汲清二筆合若干卷云濼聞之先王盛世宗法建而本支著氏族嚴而孝敬興大分宜昭上履下承迨及後世人僞沸騰而國譖有局即令更有職救弊微權猶於是乎可徵今不復見之矣秦越肥瘠之歎徒有形君子之哀於有美府君行粹學精念一氣之攸分實同出於天經轉強固以歸墓兆急赴慰以披孤悻凡家牒之蒐輯遺編之分纂奚翅寶結綠而愛青萍蓋文獻之宗簪紱相仍故濟德流祉不待教而遺成是宜壤樹內列辭章外旌庶幾垂後賢之志則昭千古之休聲也哉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孫侯為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以王父字為氏考之春秋傳高侯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侯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為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侯而賜氏也氏族之學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為最多而棣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溫者善騎射膂力絕人元兵攻棣州溫集民為軍搗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而帥師勤王遂入宿衛從完顏靈與元兵接戰累授山東經略副使金亡溫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為將自剄左右奪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曷若存息以奉菽水乎君收淚謝之問歸歸鄉里取戎器銷毀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悅親為務時方內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倡亂者以都統召溫溫力卻之然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妻姚氏生子六家子玉沈毅有父風初溫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家子為軍玉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遼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罕入宋都定國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真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玉受命慨然曰吾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矣安能終日龕蹏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某領之未幾十字翼改咸平江玉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溫之為或強起之取世襲為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妻岳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力本尚義稱其於榮利澹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數百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貧無衣及饑餓不能出戶者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稼勿為吏胥其有惡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凜然也妻韓氏生男子三次子彥字

伯舉讀書通大義輒棄去遇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真棋檟瘞之其未死者作凍糜給之嘗以泉布貸人人久不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彥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捕寇海上彥屢建奇策將軍不能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不用其言彥寡言笑與人交不為翁翁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之嘗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言益務為善毋貽祖考羞使它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享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懷孟馬氏來繼其室為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己所生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封樁錢歲久困不支馬氏勸裕曰君雖在戍家既粗立矣又何以仰此為一族咸稱為仁人至正壬辰秋彥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妣姚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為束脩暉乃以學名遂今六合載清大明御歷遂人侍青坊久之擢國子助教移磨勘司令陞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為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抵皆在棣州樓博務南其原曰高家庄唯彥死於亂離權厝建業西門之外郊叢塚繁熳莫能辨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願先於彥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淚落不能收將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祖墓之側既請諸紳先生為之銘而又微予之文通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銘諸紳難而傳於孫子也若有高氏三世以來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儼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升諸瑩城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奮發為武者則思橫牙樹齒折衝於千里之外為文者則思建綱絃倫而昭熙朝之盛典斯不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額寧不有訛也哉是為表

故陳夫人趙氏石表辭

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陳君敏之妻曰趙夫人以洪武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京師之官舍越一月某日權厝城南聚寶山將以某月日返葬於宣城某山之原會派召入禁林陳君乃自狀夫人之行來謁墓上之文其辭纏綿而悲愴讀者哀之陳君之狀曰予妻趙氏某字某與予同為宣城人其父諱某字子祥明詩傳訓誥學仕為某縣典史母孫氏典史君無嗣獨生子女四人而趙氏居其次特鍾愛之以子祥纓家子欲選為昏婿予時頗嗜學手不離方策先君子憐予過厚不使遠去膝下典史君亦不忍釋之而他婚也竟以趙氏歸予趙氏既歸奉尊章盡禮凡羞服唯其時猶備備恐有所不及其嫂郭氏亡奉子伯兒如奉舅焉人以爲孝且恭其事子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子或牽於事意有不悅每甘言慰之嘗患瘵症往苒踰三千日趙氏視藥餌調食飲不知有晝夜在他人雖至勤懇者久亦生厭趙氏滋益謹及子登仕

版出為湖廣憲府幕官遷江西召還為大理評事轉刑部員外郎官書有程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家事若不能相涉者趙氏一力荷任之而略不見艱難窘澀之意人以爲順且賢嗚呼奈何可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初京城大火災子適獄獄中趙氏數受驚因致怔忡疾暨還奉詔備刑書抱衾獨宿省中者幾半載間一歸輒復出趙氏懼胎子憂不敢以疾告已而疾劇乃謂予曰妾心中殊不佳欲得平胃之劑服之予亦未暇答居亡何竟卒嗚呼奈何可化權者忍奪之而去邪爰下輿與子言趙氏自去冬以來語及親舊之存亡每流瀾涕尤撫愛所生子見其能食喜見顏面曰是兒可以養吾無慮矣以類乎前知者臨歿之際相呼之聲不絕于口予收泣謂之曰吾不知汝之疾遽至於此也設有不諱吾無以報汝功祀汝父母至於終身撫汝之子以望其成立爾言未既趙氏泊然而逝視其敝篋無遺珥及完衣焉嗚呼悲夫予念趙氏生男女三人皆天晚得慶生即前所謂撫愛之者日呱呱以泣縱鐵石作心腸不能堪趙氏歸余十五年與子同貧賤同憂患同冒涉道塗何所不至今幸得寸祿竊意相守至髮白得壽僅三十六而亡予與吾子交者甚久墓門有石願爲文之非惟慰死者於九泉亦足以據予無窮之悲也濼聞之女教不行於天下婉淑之道消而暴慢之風盛孰有如趙夫人之賢者乎賢者不彰之則何以爲世道之勸是宜銘銘曰

故段母夫人劉氏石表辭

源朝京師有儒其衣冠者介翰林典籍羅奎上調容止儼雅言辭有倫察然經緯交錯無庸雜乖悟意心竊奇之叩其性則虛陵段氏其名則德輔也於是延之上坐以傾其所欲言德輔避席而請曰德輔先子之歿也歐陽文公實銘其墓先夫人繼喪已十九年而懸練之碑未有刻文惟執事者期焉予既奇德輔之意其母有賢行使然及覽周靖所述狀果與見符適爲之序曰夫人劉氏諱妙福字某其先居臨江祖大升始遷長沙父仕隆存心淨物施樁楫以千計母吳氏夫人幼敏慧剪製綴結之事不學而能終日不出閨門即出足跡有恆度可坐而數也執父喪哀戚甚不御酒肉至于服終州里慕其人爭致行媒欲聘以爲婦父皆辭去段氏初家處陵瀧與臨江鄰郡迨子開者亦徒長沙聞其子士龍又賢乃歸之夫人奉尊章處先後咸中禮節嫺御率其化無有暴戾之行內外斬斬九族同辭譽之曰懿哉若婦段氏其彌昌乎尊章亦安之家政小大悉屬之夫人絲髮不以繁煖夫樂與才士大夫游夫人喜見顏色戒嚴侍其酒漿肺醢以燕饗之唯恐其亟去父家諸子析爨分以上田夫人謝不受及其衰也百物多取給無厭辭母喪葬葬祭諸費皆自夫人出夫既先卒夫人恐或廢教以爲前人羞益加整比而家遂大穰夫人生德輔其弟德文則李氏所產夫人撫育如一體人見綵衣翩翩雙舞夫人之側粲然入春風中不識其爲異母也二子長亦克自負荷撫世酬物本於一誠子弟無公庭之跡諸事不欲上煩夫人夫人至是春秋亦高歲時坐中堂子若孫鴈行立堂下前後進觴爲壽雖如也至正壬辰兵大變夫人同德輔避還廬陵德文留長沙守先世兆域越六年而亂愈熾夫人復往南昌以德文在長沙也日夕出涕遙望曰吾兒德文

何時而來歸乎德文亦泣禱上下神祇誓不見母不肉食戊戌春二月德文忽從間道而至母子相見喜極翻成悲慘八月移吉水瀟江庚子六月移海林渡夫人病暑而卒其月之某日也年七十一辛丑正月十八日附葬龍溪之先塋夫人二子即德輔德文奉夫人盡孝屢於刀戟叢中傾費以救母率寇義之嘆息而去人稱爲二孝子女一人胡氏出也適孟孟宜廣東宜慰副使以道之子也孫男六人毅礪徵鳳溥盛孫女一人適某曾孫男一人辛祐曾孫女五人皆在室子聞婦人無非無儀故其賢行不出於閨門必得令子而後著如夫人者是已予年耆而神昏言且不能成章凡有求文者輒俯首控辭今於德輔獨不然者以有關蘇倫之重也銘曰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爲汝寧人當元之季汝頤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關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爲多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可爲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玉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諡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葬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他日歸葬先塋之次禮也公曾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即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令終眷養尤厚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謹爲疏其秩里世行及權厝歲月用納諸壙云

故宣武將軍會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墳誌

公諱信姓楊氏世爲開封鄆陵人任元朝時以膽略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戊辰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定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旅來歸命仍領統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扈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扈駕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實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來南昌上怒下詔親征公帥統手軍以隨從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假息武昌公又從破之既而克合肥按安豐拔永新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奉詔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會虎貞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新州遂轉會新州衛指揮使司事陞宣武將軍調

成武昌。遷永州。已而會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詔還京。九年春二月。改會守衛軍指揮使司。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上聞之。憫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且勅中書。大都督府。御史臺。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聚寶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葬。恩甚優渥也。曾祖考忘其名。祖考柱。考彬。妣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王氏出也。惟公幸際興王之運。臨敵不懼。故能立顯功。受榮爵。致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四

贛州聖濟廟靈跡碑

聖濟廟者。初興于贛。漸流布于四方。所在郡縣多有之。神蓋姓石氏。名固。贛人也。生于秦代。既歿。能發祥為神。漢高六年。遣穎陰灌嬰略定江南。至贛。贛時屬豫章郡。與南粵接壤。尉陀寇邊。嬰將兵擊之。神降于絕頂峯。告以克捷之期。已而有功。館神于崇福里。人稱為石固王。廟唐大中元年。里民周諒被酒。為魅所惑。墜于崖下。符爽行賈長汀。舟幾覆。咸有所禳。諒即返其廬。爽見神來護之。於是下貢江東之雷岡。相率造新廟。堊石為像。奉焉。相傳廟初建時。天地為之晦冥。錄事吳君暨司戶蕭君。令康黃二衙官先後往視。皆立化。二君亦繼亡。逮今祀為配神云。自時厥後。神屢顯嘉。應州之東北有二洲。曰藍澗。曰乾渡。每當長夏。水易涸。隱起若岡阜。舟楫不通。宋嘉祐八年。趙抃報政而歸。適遇焉。亟徵靈於廟。水清漲者八尺。清漲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元祐元年夏五月。不雨。徧禱山川。弗應。郡守孔平仲迎神至。鬱孤臺燭未見。跋甘霖如瀉。四年。東城災。風烈火熾。將延於庫。庾林顏正佩郡章急呼神曰。盍憫我蒸民。俄反風滅火。六年復災。耄倪遙望雷岡而拜。月明如晝。忽陰雲四合。大雨驟至。唐餒頓息。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孟氏駐蹕于贛。金人深入。至造水。髣髴觀神。擁陰兵甚眾。乃旋。紹興十九年。鄱陽許中為郡。欲新神之宮。召大姓二十人立庭下。諭之。衆推張銳。郭文振。心計開敏。宜為糾率。二人謝不能。許乃分一番紙。如其人之數。書二

為正副字。雜封之。令自得墨者。職如書。各取其一。開之。則得書者二人也。衆以神與心通。不日而宮成。二十七年。禁兵合山寇據城。逆命子女玉帛。驅犂殆盡。高宗命都統制李耕。殲之。陰靈挾逆風為患。士卒弗能前。耕私祈焉。頃之。風順天朗。一鼓而城平。自是王師南征。無不祠以牲牢。乞陰兵為助者。淳熙十六年。歲當大比。州人士劉文燾。以夢徵于神。夢三十人執高竹而立。因更名燾。遂入鄉選。嘉定十年夏。霖雨江水暴溢。城不沒者三版。民懼為魚。泣禱甚哀。水尋退。亡害。紹定三年。黥卒朱先率其徒陳達。周進。蔡發。以叛。有旨。除荆襄監軍陳壇。提刑江西。仍護諸將致討。夜駐廬陵。夢神告曰。先將竄番禺。爾宜速圖。壇密命胡巖起李強。疾趨至贛。合三寨兵。戮之。淳祐七年。湖南夷獠會中。嘯衆倡亂。聲搖江右。部使者鄭逢辰。檄王舜進攻。如有神立青霄上。兇徒沮駭。卒就殄滅。九年。安遠崔文廣為變。倚石壁作窟穴。灌川姚希得。來持節。駐兵守之久。且弗拔。寇見雲中若旗。飛湖。其膽遂落。渠魁乃擒。景定三年。郡有黎氏獄。胥吏受賂。榜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吳革疑焉。神告以生兆。卒白其冤。元至元十七年。閩卒張彥真入廟。舌吐數寸。足懸半空。自述其陰私頗悉。類有人物讖之。蓋神之顯靈。其事不翅數百。而於雨暘疫癘之禱。驗者尤夥。備見於唐宋碑碣。及嘉濟實錄。謙唯各舉其著者書之。所不書者。可以例知也。宋寶慶間。莆田傅燁為贛縣東尉。歸神之為。撰為蘇辭。百章俾人占之。其響答吉凶。往往如神而語之者。此亦陰翊治化之一端也。吳楊溥時。以神能禦苗。捍患有合祭法。署為昭靈王。宋五封至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賜廟額曰嘉濟。元三易封為護國普仁崇惠顯慶昭烈忠佑王。復更之以今額。其褒揚光寵。可謂備矣。至若高宗所賜赭黃袍。繡絲馬腦帶。及南唐李煜五龍觀。至今猶藏廟中云。濂信諸經。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士有疾病。則行禱於五祀。先王必以神為可依。故建是祠。視之制也。世之號為儒者。多指鬼神於茫昧。稍與語及之。弗以為誣。則斥以為惑。不幾於怪誕矣乎。有若神者。功在國家。德被生民。自漢及今。孰不依之。雖近代名臣若劉安世。若蘇軾兄弟。若洪邁。若辛棄疾。若文天祥。亦勤勤致敬。而弗少怠。是數君子者。將非儒也邪。何其與世人異也。濂初被召而起。神示以文物之祥。後果入翰林。為學士。心久奇之。今故特徇祝史章法。凱之請。為撰靈跡碑一通。使刻焉。或謂高帝未嘗伐粵。第遣陸賈費重綬。立佗為南粵王。濂按傳記所載。粵之略定。豫章在六年。庚子。佗之稱臣。在十一年。乙巳。其未臣之前。惡知不來侵境。而嬰擊退之邪。恐史家以其事微。故略之爾。敢并及之。系之以詩曰。

神雷之岡。翠巖嵯峨。五螭天矯。含精徵崇。祠四阿。儼帝飛。像變翁施。五采施。陰爽襲人。動會聽。發祥傳自炎。劉初粵氛。侵徵告捷。期豈或天星。隕魄為降。靈于人贊。化機以石為理。則宜大中下。遷墨食龜。有聲瀾。瀾達四垂。風靈號令。疑所司。斥逐厲鬼。嗚雨時禾。稔穰穰。不饑民。助鼓腹。酣以嬉。建炎火德。值中衰。宮車駐蹕。贛水糜。完顏踪卒。大步追。神兵暗樹。雲中旗。卷甲疾走。如竄狸。莫豬嘯。呼引獯夷。禁軍荷。據城陴。屠劉壯健。到嬰兒。威神有赫。助王師。一戮兇豎。無子遺。貢江水。落洲如坻。巨舟皆膠。牢弗移。鞠躬再拜。叩靈壇。赤日火烈。雲不衣。洪濤清。漲沒石磯。陰翊王度。功何疑。紫泥誓。語自天題。爵為真王。手執圭。風馬雲輿。時往來。緒袍龍黃帶。繚絲。五龍寶。視角。撮奇製。藏山中。夜吐輝。陽陰。轉運無端。倪。烈。蕙。悽。愴。如。見。之。

休咎有徵神所持委以惚恍遲難知奚不來索庭中碑

毗盧寶藏閣碑

鳥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頗有寺號為龍壽宋治平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為荆榛元泰定末
有大道師千歲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十載載比邱如海來補其處
四象悅服如公在時十貳時中嘗作思惟金口所宜十二分教受時之者發明自性此鳥可闕乃與勤舊
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鎰奉以爲贊於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軌
稱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以達殿宇約三里所夾道耦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
而傳遞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琅函既登頭面接足禮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惟有經無開與無經同
何以自表啓人敬心孜孜持歷徧走民間欲聚鉢黍以成邱陵杞弟德麟素樂真因盡心化導惟日不足
又有僧修宜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載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侈於是命工伐木於林
琢石于山造陶於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戒而趨而其梓人曰陳新氏亦絕葷肉率洩役國朝洪武龍
集丁巳陽月斯屆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闊六十旬乃訖厥功閣敞五間高七尋周以明軒廊稜飛飛蚩尾
衝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眼左右千佛飾以黃金種種莊嚴華修勝特東西相嚮列以
長楹攢布皮格安至諸都索但覽藏毗奈邪藏阿毗曇藏其爲功德微妙難思那定因果窮究性相垂範
四儀嚴制三業研其顯正數爲摧邪無所不具無所不咸有信禮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海潮震盪
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座演說妙法以俾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瞻舉手
加額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者是續是背永久不壞我聞法藏總爲五千四十八卷以別
計之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多於一字中各有點畫於點畫中各備形聲是名爲字積字
至於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爲經積經以至恆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爲心譬之於佛自一
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千千佛千身於一身中各具手眼是名爲佛一有不具於相則乖大慈悲父以一
佛身用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手眼俱到捧執隨不如意是名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顯不越
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物千佛各具不見其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刹土佛身
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舉無外者雖其
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算數亦不見余況止一千由此而觀手眼同徧於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經充塞
宇宙不視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星露徧照十方斂藏于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量如刀
割水非狂則愚金華居士遂此勝緣囑囑記開成事意有未盡復說偈曰

我聞善慧師善巧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繞一周功與持誦齊後代踵遺軌嚴飾日盈勝
黃金暨丹砂旃檀衆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鬼神衆手持刀劍具護法禦不祥
苟一撼動之循環不復停光色聲香類一一相齎札如談若空義聞者得殊利誠以寶輪轉衆法與之俱
法轉心亦轉頓悟在剎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閣之膠執於一隅森列衆星比如如屹不動曷以發羣機

其於立法初寧不稍乖戾當知一切法本來寂靜靜爲動所基非靜動奚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爲境轉
來升斯閣者日見衆寶函周遭逐心旋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涵萬象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
方知非動靜不受有相攝若人以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寶皆現前
一覽心自了無有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爲相縛故我今稽首禮作此法藏偈千佛爲證明同歸大悲海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沙門居納始縛庵廬脩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斥
而大之殿堂門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爲請于朝而昇以今額元泰定間寺僧厄於科繇之煩悉
以土田質於民間寺事日廢至元戊戌僧子琦藉其步畝圍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與公曰琦不敏
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擲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
不然今豈弗煩惟公儉以持己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己率以動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與何壞之
不補今敢以圖籍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當是時敗屋數楹頽然荒蕪叢棘中饑餓窮蹙後先
嗚呼白草涼烟舉目淒斷象先初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爲者邪於是悉發
其儲畜市材僦工剔彼歲荒土復燦剛位仍面陽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成如舊貫土田質於民者
既贖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於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
不售奇術巧以病夫民則藉豪氓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也今象先不資衆因不
助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聖之士如登若閣巒山親觀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疑不足以
與於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勸諸貞石以告後之
人尚知以信爲勛相與嗣葺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得度於雪窗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
請文者則用晦照上人也系之以偈曰

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於有爲於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若閣巒山及
諸處重閣講堂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衆生貪著於五欲紛紜膠葛不暫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
在難比喻我佛重以慈憫故建茲莊嚴妙勝域所以奪妄欲趨真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川鬱蟠靈氣有
一尊者飛錫至結茅敷坐縛禪寂後來繼者翕然聚化爲寶坊靈天起金碧晃輝映林谷鐘魚互答朝夕
問何期鞠爲狐兔區遠近睨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殷勤赴我桑門請彈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
不現前我聞成壞世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劫來至於今無生無滅無增減此爲毗盧法性門佛與
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即非是

元莫月鼎傳碑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籍人高祖侍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漢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
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
已而諱道士服更名活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巖壁者

黃山、管華寺中立爲二十八子院。度僧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升者。築舍利塔。大戒壇。清風亭。李太白同季父陽冰來游。爲賦詩。亭中有升公湖上秀。燦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鐘。白又爲作銘。一時高風雅韻。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勅改化城爲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新。來爲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耀進聖德頌六首。朝論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於金兵。紹興四年。郡守郭偉。因築州城。移寺於武雄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構之功。則慈濟大師繼文也。繼繼文而主寺事者。乾道元年。則法清餅子院爲二十。而去其八。寶祐四年。則妙淨修放生池。鑿石架梁於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開五楹間。嚴奉一大藏教。天歷二年。則喜聖建大雄調御之殿。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鐘。而覆以岑樓。惟茲闕若。自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餘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一夕。矧又遭逢有道之朝。尊崇象教。使既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尙存一十有八。蓋若合爲一。更爲十分。禪利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於當塗縣曰。百福住山海巖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暨芳忠公。得法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居之。縣言之。府上之。儀曹儀曹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巖既准。事勇於有爲。既許調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巖以成之。爲不易也。命道證妙期來徵予記。予以年耄辭。而天界大禪師泐公及盧白泉公。力爲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益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演爲果報之說。豈易懾其非心哉。柳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代帝王敬恭匪懈。而聖世爲尤隆。蓋以此也。況萬壽爲一郡之首刹。海巖與其徒。志舉虛。唯恐有廢墜。又援荆國王文公。蔣山故事。合諸子院而爲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閣。不離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於此求之。銘曰。

蘇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蘇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義熙中有沙門曰法惜。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

結社廬山。已而來蘇。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之。爲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爲奏。改爲萬壽。崇寧二年。詔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爲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爲兵所焚。卒僧散走。鞠爲樵薪之場。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爲郡。周視廢基。蹙額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上。世適今住虎丘。德涵道融。堪爲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發爲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牀第蔑如也。稽其穀粟。則盡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鑿石于山。市材于江。陶瓦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曠。不督而集。四阿有殿。若輩斯飛。丹雘絢爛。眩人心目。僦工於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役。殿爲巨。殿既成。門廡室室當易爲耳。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輿議。延聲中。職公嗣其席。職公嘗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巖。利登致三世如來像。安奉殿中。觀者起敬。職公晝夜拏拏。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昔也茲利。付之唐餓。化樓觀而爲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則鬻鬻別荒。變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爲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於開基。職公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茲。來游於茲。尙當擴而充之。爲聲聞。爲緣覺。爲菩薩。雖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委爲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賢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句容奉聖禪寺與造碑銘序

句容奉聖禪寺與造碑銘序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埭。遊陸衍進。林樾蒼潤。鬱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聯輝分彩。神秀之所融會。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乘門寶亮主之。帝方尊崇釋乘。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參訂辨博。允契先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刹爭雄。唐季兵燹。縱橫。寺日廢。廢。吳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僕射許賓。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臍田在句容。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景氏獨以爲未足。復施句容田若干。宜城二比邱。曰義爽。曰廷規。行業峻潔。僕射其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沿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翠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閩右民施茂等所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之遠。北詣于中書。移文江南總攝。且命下其符於鎮江。凡歷七載之久。彈三往返之勤。皎如乃歸。平山既遷化。滅庵受公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三年癸未。笑巖禪師往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懸磬。積逋之未庚者。滌五千緒。笑巖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殺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爲務。不四三春秋。粟盈于倉。泉溢于壑。乃剪荒蕪。乃闢靈場。乃樹棟梁。九年己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博士疎佛菩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九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脱門及成。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閱三月。樓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小山門。以爲喉。袪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於三門。緣以周垣。延袤三百餘塔。委蛇纒迴。如雲橫阜。設防限。嚴殿。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住保寧。而懷楚津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刻厲有爲。益其土田。當是時。大明建都江左。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饑息者。旁午。觀其宏敞。嚴飭戒手。相戒不敢犯。洪武三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廡。易以新壁。而規制於是乎大備。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二。兩廡如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鐘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潛心內行。爲四衆之所趨仰。且念笑巖鐘鐸之積。以克濟于成。視術奇鈎。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之。願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瀛爲之記。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爲煨燼之區。而狐兔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爲之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雖然。獨存非惟金浮碧。明照映於山水。水光之際。而鐘魚之互答。初不異於承平時。豈亦有數存於其間乎。雖然。人事之盡誠。足以勝天。自非主之者。盡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倦。若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尙念昔人措辦之艱。而繼承於無窮哉。笑巖名善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嗣仲芳倫公。善舊僧宗。笑巖同邑人。是寺之役。其功爲最多。繫之以銘曰。

賦形兩間。固固乎數。人定勝天。如鳥建羽。千里奮飛。能令顛墜。式續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光明發舒。號爲毗盧。徧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攝心滌泊。來居來游。無證無作。太史勒文。因病注藥。尙社昏迷。同歸妙覺。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有序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東三十里。阿育王山。卽鄞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光。役諸鬼神。分布於四天下。而鄞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何。受梵僧指授。卽改行爲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塔於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鄞山。忽聞地下鐘聲。慧達哀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裝。未幾。斷木爲浮圖。三成函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爲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督改浮圖。爲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獨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鄞山僧烈於觀察判官。嗣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鐸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爲九成。第三成。寶七寶。龜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屠。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僉雜用百寶。範黃金爲座。懸珠璣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爲額。拓爲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大覺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爲攝庵奎閣。蘇文忠公軾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峯詔公。佛國白公。參寥澄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卽位。以寺爲舍利所。宅親瀧宸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果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海湧。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隄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續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遣出鎮其土。二年。孟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幻不一。更用黃金爲塔。而藏寶塔於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於塔顛。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繼錫。盆集。不滅於昔時。盡賜之。費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卽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卽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做古制。累石爲塔者三。列於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安寺。集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青宮。及諸官署。建造十六壇場。香錠華旛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

現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見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攝占。加送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繪。詔江浙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顧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會未幾何。薨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海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顧極四傳至。橫川琪公。道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三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窗光公。寺復新。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楹。間黃文獻公。濟為之作記。雪窗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禪師以笑隱詠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通補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座十年。宗綱不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勤舊。竭其力而翼贊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與公。築黃賢塘。得田參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賢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為鄰。大佛寶殿。則又雲石葺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撤其房。廡為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院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迹之左。即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雜室。則出於比丘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推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構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真舍利。乃戒定慧熏修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安妥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至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情。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啓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乘法門之正令。隨旋雲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昭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鱗。家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瀾河西東。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鱗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折鮮花誘之。輒二紅蟹。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其與塔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一照燭大千。洞見豪髮。靡物不昭。無幽弗達。二靈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萃斯骨身。三無憂之王。捶碎七寶。造塔收之。萬佛旋繞。四誰放指。端白毫相光。藥叉奔逐。隨光蹇蹇。五支那之國。海東之域。鐘聲發祥。塔乃涌出。六上自帝王。下達民萌。歷代崇之。精白一誠。七唯其所在。天龍訶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八神鏡並紅。烈火殞空。或射九天。輝如白虹。九千目環視。如佛出世。攀引莫能繼之。以派十依之主。代有偉人。據蓮花座。說法如雲。一四方駿奔。孰非龍象。一鳴之餘。凡情俱喪。二聲應氣求。雲霧雲蒸。千有餘歲。無廢不興。三有大導師。來接遐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四長眉廣頰。大類慈恩。其徒翼之。各展度門。五湧殿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為田。有禾稔穰。六像教陵夷。慨其永歎。浙河西東。似斯寶難。七法王能仁。覆護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勿替。八昔人有言。難逢者時。優曇之現。四來依。九時無舍利。中舍法界。亦有樓閣。不涉成壞。十色非青黃。其光焯焯。不假

彈指。諸門洞開。十一荷能荷擔。直入無礙。手摩尼。於法自在。十二玉几之山。其青無瑕。法雷常鳴。諸天散花。十三敢告來者。以續以述。功烈巍然。與山無極。十四

鄧鍊師神谷碑

皇上既撫有方。夏脩天地百神之祀。為生民祈福祥。弭災厲。以為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靈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脩等。述成化之由。以對。上說。賜坐錫燕。詔館之於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上以農病播種。憂之。仲脩奉詔設壇。行驅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大夫率儀曹承詔臨禱。三日不效。仲脩退坐齋室。默運玄化。出杖劍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詔李韓公及丞相致上命。以禱。期以三日。雪至。期果。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真。脩祠祝科儀。行于世。十年。奉命之會稽。祭帝禹。及宋阜二程陵。還。明年。張公卒。於是仲脩請歸視張公葬。而仲脩亦老矣。乃請於公之子嗣師曰。吾身雖處靈殿。下。然茲山師友之所居。吾心未嘗遠也。嗣師知其意。界以琵琶之峯。郭鳩之原。仲脩更名曰神谷。顧其門人曰。吾儂遊時。藏吾遺蜕于此。既而復來京師。與余言其故。且曰。吾幸從先生遊。吾家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吾存而見之。余曰。仲脩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斬不死。余將託仲脩而長存。而仲脩乃欲樹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脩。不敢辭。仲脩名曰。今以字行。臨川人。曾大父某。宋某官。大父小父。詔。仲脩生時。有雙鶴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君敬。十八服道士服。嘗出遊。見道人於巖巖石上。授以縱閉陰陽。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龍虎大丹之秘。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中。嘗提點温州。玄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頗傳其道者甚衆。其所得者蓋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仲脩弟子為余言。仲脩喪父。盡禮嘉禾。生其隴上。哭母哀。泉為之涸。其行又有出於所見之外者。而余與仲脩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出口。嗚呼。學道者固如是哉。銘曰。

老子之道。充以夷。顯可用世。微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童寶劍。大絳衣。指麾呵叱。運化機。驅役鬼物。如羣兒。東南名山。雄且奇。左龍右虎。相委蛇。涵靈蓄德。靈應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者既偕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恍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叟。髮垂頤。窮崖屹坐。兩扉。稽首長跪。叩幽微。語以一氣。疑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虛極靜篤。中蒸。蒸林光射。隔如渴。覘。小試餘技。為世推。呼吸雷電。因蛟螭。潛書下。微視國。禁祈旱。滂捷斯須。龍顏每為。與嘆。嗚呼。歲時行宮。常侍祠。霞裳瑤冠。冠光陸離。功利默被。蒸雲。容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恆人。齊。胡為此丘。穴深。嶺。欲藏冠劍。詎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為遊行。八極。當來歸。千載。弗朽。微斯碑。

重葺釋迦文佛像碑銘

蘇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為乳母陳氏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

肅王爲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松公來爲住持。專講華嚴經疏。尊爲賢首教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下覆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微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僞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家之言。強謂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及僞吳亡。德嚴法師俯仰羣請。起主寺事。不三二年。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葺治。易腐爲堅。煥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於古乎。於是走告民間。不分毫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泉。以後爲愧。法師乃戒博土之工。斷嘉木爲骨。承以高座。琢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綵衾。諸弟子涕淚悲泣。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與哀。惟曼殊普賢二大士神情開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微。形模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於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糜錢口萬有奇。川功口百有奇。俾來俾濼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迹。俾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況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其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質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於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斷緣歸空。非近於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礙。非近於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即無離。非近於大乘頓教乎。間居然唱滅盡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即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徧滿塵刹。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於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於混極。不超親聞。廬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爲快。法師此舉。其於樹教基。續慧命。有功於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濼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噴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劍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製之。定爲常法。而此涅槃之像。奈何獨無所表乎。濼因略舉雜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徧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濼既爲作是記。殷勤遺仰。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於後。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字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涼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於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

世雄大悲利羣物。果後示權不思議。既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既得饒益故。唱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脅臥。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雨天花。四衆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奩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設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易有生滅。偉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斯第一。乃造涅槃微妙相。因相攝人有情衆。近遭紛更紊常制。縹緲然失依怙。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遺諸樓閣。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誕土肖靈像。五色交纏廣博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即大乘正法門。種種

皆能濟羣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觀雜華大經王。字字化爲法鏡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難思解脫海。行住坐臥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從上所言真寶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俞先生墓碑

洪武元年八月廿有二日。元鎮江俞先生卒于家。先生年九十矣。鄉人學士猶痛其卒之早。而嘆恨以爲失所師。九月十九日。葬于崇德鄉鳳凰山之原。執紼送者數百人。咸哀戚如喪其私親。先生善人也。德可師。而文章有聲于世。故人幸其生而悼其死。既久而不能忘之。先生之先。居溫之平陽。曾大父某。宋紹興司戶參軍。大父某。爲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趙魯公。開督荆襄。辟爲記室參軍。兼諸訪。策其禮重之。宋亡。爲元丞相阿朮。建行中書於揚州。徵爲左右司郎中。不就。以先生貴。贈丹陽縣尹。至元十六年。先生在娠。丹陽夢魯公與語。若有所屬。翼日而先生生。故名曰希魯。而字則用中也。先生爲兒童。已卓卓不凡。羣兒誘之遊。不爲動。嗜學強識。年十五。繼喪二親。哀而不越禮。季父西發。宋太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于陳公膺。志超氣明。融會濬發。名士多樂與交。年二十四。部使者以茂才舉。授處之獨峯書院。山長。終三歲。移饒之長。鄉書院。除慶元路儒學教授。教有方。士人服之。任滿。赴吏部。舉公欲舉爲國子助教。以母老。願得祿江南。辭擢歸安縣丞。至則脩孔子廟。學。化民出田。養士。會海盜鹽官。令民伐石以爲隄。郡吏議石益五十斤。乃受細石。山積。棄不用。石湧貴。先生命民爲竹。春居細石。如其數納之。價減三之二。民悅稱便。他邑皆效之。歲凶。說巨室出粟振饑。夫督輸租稅于杭。俾倉吏先小民。後及大家。小民以不困。獄訟務致其情。因廉乏。則與其僚爲糜更餉。墮江山縣尹。階從事郎。先生爲書。本其風俗。申以訓戒。懸示民。民未久。皆從令。莫有犯者。部使者至。惟其無訟。密詰之道尹。善無異辭。乃悅而去。郡長吏圭田。屬縣境。歲遺家童徵租。田者告病。憚先生嚴明。速去。不敢橫。丁生母憂。服除。改丞務郎。永康縣尹。其完廟學。如江山時。聘名儒相講說。民咸喜得尹爲師。里正保首。蘇于官者。前吏苛虐。之不得消息。先生令其半返舍。有徵發則召。否不復問。郡符縣。編役民之。敎爲策書。先生聽民相推排。以貨力高下爲輕重。不使吏持其柄。吏嚙歎莫敢出語。豪民黃私洪之妻。與妻謀殺洪。續懸屋棚。詐爲自經。而亟焚其屍。吏以無可驗。弗之詰。先生聞。召洪叔父問之。叔父畏黃。不敢洩。先生令訴于部使者。請委尹鞠。即可明。部使者果屬先生。先生捕其二女奴。訊之。各引伏。妻與黃皆論死。先生學行。雖仕下位。公卿貴人皆敬禮之。行省每大比。輒延先生進退士。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其門生學徒。多貴顯于世。而先生年六十有六。猶爲縣令。至正十六年。乃上章請辭。明年詔下。以儒林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皇上定都金陵。聞先生老儒。賜以粟。聘至。問政教之要。已而稱職。辭歸。上官其孫。桓。俾以祿養。恩禮甚至。先生於學。靡不通。爲文宏厚。疑。稜。豐衍。不窮。人多傳而貴之。而退然。未嘗有驕怙之色。遇兄弟。嫻戚。皆盡禮。女弟。皆培求異居。中析其財。以畀之。既析。以修廢。復養之。于家。無厭色。寬樂。樂易。與人交。不求其備。而有善。必稱。使聞于人。人望之者。敬知之者。服久與處者。自以爲莫及也。先生將卒。以所著聽雨軒集三十卷。授子文圭。校遺脫。是夕疾作。

舉手曰吾三日人爾如期問家人以日早晏皆對曰五夜矣強起倚桓背執文圭手而逝先生母王氏繼母張氏生母則周氏俱封宜人娶營田副使陳鈞女封如其姑先三歲卒一子文圭二女適朱魯張伯祥孫男三人長植天次桓也同知太原府石州事次彬孫女二適鄭楚葛籍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先生嘗以銘墓其友之子王有壬先生既卒有壬曰先生文遠德高得世人銘斯可稱吾其敢為乃狀華行而使桓來請余曰元之混一天下四年而生先生閱九十齡而見其亡始終哉先生之於國也乃為銘曰宋遷而南土裂不完百五十年始歸于元先生之生海宇甫一風氣混融異才乃出少觀其初壯逢其康九十年間見其興亡事功失得可悲可喜誰實使然肉食多鄙豈不得位位與才遠微出緒餘為世吏師嘉績如雲道則在此與論宏言著于千祀人壽之長不與國同或佐其始或成其終孰如先生與國均壽壽則甚多國則已陋視國可悼匪悼其身後人來觀元之壽臣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謂謙曰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濠臨濠今改為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葬鳳陽縣之延陵村三塋同域緣以周垣植以松柏外立高樓表署名號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未相書詩為業敦崇本基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人或見侮輒避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衣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鄰友不復為自藏計家法素謹男耕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為善良焉先德之忠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忝被官使皇上念及舊勳勅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軍都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輕軍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南安郡夫人天恩深厚賚及泉臺而塋開窆棺之石未有刻文茲非闕典歟敢具書以為吾子請謙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寒噓之必溫此古今之恆理幽顯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謬謙與公交游十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為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自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雖味於造文之體不暇郵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澤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剿敵相屠劉氏追迫無所寧居公奮然曰丈夫當出奇剪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推牛醢酒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開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寇至輒曳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存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樵負依為保障者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為人作驅除爾真人之與氣勢自與恆人殊丙申冬公見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上大悅明年命成鎮江公嚴飭軍伍益自振厲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虞上選公為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孽卒橫賦民糧曰案糧務廢剝以益民公一真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承受白金者公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帳也奈何犯分而許之

即歸白金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藏弄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是非誣耶衆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許之風為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譁甲辰徵為中書左司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禁如亂絲公佐太師李韓公參贊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修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為將作卿公精敏多智凡所制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改兵部公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衰廢請致其事上閱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終身公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上念公舊勳復詔中書起公為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詔加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皆謙所目擊者苟或有所拘泥而失書則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則所謂先德者隱而弗昭矣其可乎哉其可乎哉公娶趙芮二夫人生子男子凡七鑿鑿雖蚤世鑽擢皇陵衛千戶所鎮撫餘若鉞鈞銘銓皆亦嶄然見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酬先塋相率而讀謙文則曰吾翁之顯融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將取法焉然非遭逢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尤不敢忘是則忠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焉其感激亦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之則謙文為忠孝勸者夥矣非止為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公字德夫自號為寧山今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曰

物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腐寸及其積也氤氳氳氳可以沛甘霖而資西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滴及其積也瀾漫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焉甚哉積之為功也單氏世為善良自累葉馴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遂於後地贈所單上及二代天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勵於人人焉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濟南李氏世居章丘臨濟鎮鎮東北一里有累葉之塚墓存焉傳至二府君始遷濟陽曲提鎮娶解氏生二子曰載曰某載娶某氏陳氏生五子曰某曰信曰某曰良曰溫信秉性剛明州里有不直者必來赴懇片言之頃皆心服而去嘗為官督租賦不約而集行尤方嚴人聞聲歛音皆歛容避不敢慢娶王氏年九十二而終生三子曰貴曰直曰顯貴字國寶度量絕人喜怒不形于色威儀脩飾望之儼然不幸商于河南歿而不返娶蘇氏生一子彬字文質蘇氏感家門凋瘵攻苦食淡與文質共挽一車採桑風雨中早夜事蠶績以養姑姑歿蘇氏猶康強見孫吉能讀書造文出訓鄉之弟子員持束脩來上泫然流涕曰李氏一門之貴悉歸是子矣年七十九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終文質天性至孝奉祖父母及母未嘗有違禮每得一甘腴弗敢先嘗一日稍有酒過輒深悔曰為人子者可以沈湎而遺親憂乎遂覆杯十年不飲首倡宗黨買田於縣北二百步作為新阡緣以周垣用昭穆序葬凡族屬有不能藏者咸與焉回河鎮相傳有鬼兵至居民脫負糞糞來寄文質笑曰惡有是必訛言也已而事果帖帖悉以其物歸

人有道垂碧女者文質偶拾之淡句其父來告文質亟出女還之其父牽羊載酒爲謝文質曰汝女既歸汝矣何假此爲峻卻而不受性嗜賓朋延納無倦色甚至傾貨遇之故人多愛敬踰於骨肉苟有過面責其非能改則喜遊行里中或見女婦無論親疎輒引身避之然御家甚嚴訓諸子以學畫校程督不少恕嘗指登科記示之曰吾兒得掛名其間志願足矣復戒曰讀書不思不登科登科即爲官矣爲官而貪墨譬如明珠彈雀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人以爲名言年七十以至正十年十月十日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忠繼劉氏生三子曰賢曰吉曰仁劉氏事姑以孝御下以寬遇夫以敬內外宗戚無不得其驩心撫忠不趨所生子見吉登至正甲午進士第及爲河間錄事迎劉氏就養僚屬率驕從逐之羅拜車下母喜曰汝父時昔用心之苦恨不令一見之耳年六十又六以某年五月五日而終忠字思庸年五十二卒娶張氏生二子曰益歿於兵曰某賢字思哲年三十八卒娶褚氏生二子曰某曰某皆歿於兵吉娶褚氏年三十六亦歿於兵予幸與吉遊吉自狀其先世行實衰數千言且作書來告曰吉也罪戾深重天降酷罰連年兵禍相仍李氏一族不絕僅如一棧惟我祖考妣葬于縣東某地先塋之側而祖妣暨考妣則藏于新阡其嘉善善行固不能究其詳至於名諱及卒葬歲月亦或有所遺失今弗圖則後嗣何能知之願先生爲文刻其新阡予讀其狀纏綿悲愴之辭層見疊出有以知吉思深而衷苦不覺爲之墮淚乃擬其大者繫之銘辭而遺之嗚呼若吉者不亦孝子慈孫也哉吉字思迪今以字行文行兼美出仕國朝今遷徵事郎知揚州府高郵州事云銘曰

堪輿之中氣化神融萃無端倪兮一禍一福相倚伏曷得而推兮人衆者勝天亦能定理將可期兮李氏之先善弘慶綿宜昌厥施兮家之分崩族之僅存適逢亂離兮往過來續無往不復大化無私兮碩果不食其發必亟孰關其馳兮李植敷蕃自一而千起於毫絲兮屈爲仲根葦爲盛門循環以時兮考古驗今斯言可徵有若蒼龜兮莫墜匪石大書深刻史官之辭兮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序

惟吳氏出自姬姓自秦伯仲雍避其弟季歷去之勾吳周武王封其裔孫吳周章爲吳子至夫差爲越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分處北南厥後有居延陵者莫知幾世又自延陵遷湖之德清至宋大理評事景生子曰庠庠官處州始從德清來占籍焉庠生三子曰感曰乙曰榮感生二子曰安常曰安國安常絕無傳安國字鎮鄉宣和初以大學上舍釋褐進士累官太常少卿使金不辱命還知袁州壽五十六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邦老歷官知吳縣復居德清乙生一子曰安上安上生七子而名聞者三曰企曰顯曰邦而俱山舍選出身企累知定海縣顯再轉國學正曰邦煥省試第一人邦煥之子曰友龍漕試亦第一人其後皆爲賢師儒亦絕不傳榮生二子曰安禮曰端朝絕不傳安禮生三子曰邦明曰邦本曰邦彥邦明邦彥皆絕不傳邦本一名挺字挺才因父有疾遂精於醫以淮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將領同司農少卿湯碩使企亦不屈節壽六十二而終娶潘氏毛氏生一子曰嗣英字華叔補迪功郎能繼父學不要利如唐宋清之爲內外嬖竊者傾貲給之歿不能葬亦仰其義事距城二里所有山曰三巖樂其幽遠預爲藏穴

於中岡之麓時醉臥其中且於穴前百步築歸愚庵謂其友何宗姚曰君宜爲我作墓碣幸生得見之後七年八月癸酉吾當歸窆於此耳至期果然質寶祐三年秋也壽八十五而終娶閩丘氏清簡公听之孫生三子曰有開曰有光曰有益有開絕不傳有光字行謙能文辭任達如其父亦精通於醫馬莊敏公來爲郡極禮異之尺牘往來幾無虛日壽七十三而終其葬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步娶薛氏生四子曰嵩之曰泰之曰良之曰衡之嵩之泰之衡之皆絕不傳良之字止軒性善柔言訥不出口遭宋改物而吏勢益橫競魚肉之甘受而不怨晚以子克家逸豫康寧至七十九而終其葬在華叔府君墓南五步娶趙氏生五子曰祖舉曰祖繼曰祖鼎曰祖謙曰祖成祖舉祖鼎祖成皆絕不傳祖繼一諱元亨字嘉甫通經史百氏書星歷法律亦無不研究詩者文一以理勝事親孝及歿負土成墳結室墳左巖苦枕塊其中服闋始還居室屢燬緇構者凡三必先完諸弟者諸弟有孤女二人未行謁質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儼傲自信不肯輒隨人來赴愬者得片言各悅服去君子謂其嘉惠里俗靖綏邦人有漢陳寔之風私諡曰嘉靖處士云壽七十四而終其葬在止軒府君墓東五步娶趙氏生二子曰世昌曰世德世昌字伯京鄉貢進士今授處州府儒學教授世德字仲懷鄉貢進士衢之美化書院山長世昌娶丘氏生二子曰公顯曰公顯公顯字從善博學善屬文承事郎工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娶潘氏生一子曰維公顯娶趙氏生一子曰給世德娶劉氏生四子曰公進曰公遠曰公述曰公遜公遠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以事免祖謙字某歿葬止軒府君之西三十步娶曰氏生三子曰德明曰德茂曰德盛德明德勝皆絕不傳德茂娶翁氏生一子曰道臻有益字十朋以儒術稱娶華氏生二子曰壽翁曰岳老岳老歿葬毛山去華叔府君之墓五里而近娶曰氏生二子曰祖穆曰祖華皆絕不傳壽翁字如山宋祕書省檢閱文字元署遂昌尹其葬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有餘步與行謙府君墓連娶王氏生一子曰祖堅歿葬歸愚庵傍娶陳氏別墅東岡生二子曰世慶曰世善世慶娶王氏生三子曰廣生曰庭生廣生更名浩今授承事郎通判德州府娶王氏生一子曰瑞世善娶某氏生三子曰庸生曰唐生曰應生濂在禁林時公顯爲編修官相從授經者頗久一旦奉其父進士君之命拜而請曰吳氏自吳興徙括今十有一世矣詩書之澤相仍弗墜子孫亦與有祿食大墓在三岩者十亦皆松楸蔚然而樵采有禁豈一朝夕之故哉然宗系漸繁易致於淆亂失今弗圖無以貽示永久爰建祠堂三楹間於中岡之南以奉祀事復撮世系之可徵者件繁成書願先生詳書之使鑲諸石以列於祠中濂聞吳氏之所自出往往指爲延陵季子之裔季子之遠孫分爲延陵州來二氏矣非吳氏也吳氏自於越滅國之後始建氏於吳其後有出渤海者有出濮陽者有出陳留者各隨其顯望爲宗雖紛紜不齊要皆夫差之後非季子也今括之吳徙於延陵恐或有謂出季子之裔故爲一辨之而其系次治行壽年卒葬書中可徵者靡不備載不可徵者不敢強也嗚呼氏族之學古人甚重所以昭本支別親疎謹異同世降俗微能存心於此者幾何人哉有如公顯父子誠可謂賢矣乎系之以詩曰

藉龍流榮。頽體受衣。揚名王廷。聲譽敵國。爾雖滄盟。我持我節。自時厥後。世澤敷滋。履義蹈仁。唯德是歸。瘞痾疾痛。使我心惻。慨彼越秦。罔視肥瘠。邦侯牧伯。識之爭先。分庭抗禮。如賓大賢。有濟厥美。孝思罔極。負土懷親。俛仰如失。眼有青白。是非攸分。不尚詭隨。剛腸獨存。至今遺胤。蒙其休祉。文光燁然。紆朱拖紫。維彼三巖。拔起嶺峯。岡迴淵深。風氣鬱蟠。靈和所鍾。生祥下瑞。熱熱子孫。令聞長世。譜系昭朗。自流祖源。惇孝廣敬。澆俗其敦。我撰碑銘。樹于祠下。善續善承。勗爾來者。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皇帝龍興臨濠。一時英傑。雲合響應。人人有攀龍附鳳之願。于時則有陳方將軍亮。年未弱齡。卽隨大駕。飛渡長江。及駐蹕金陵。日侍帝之左右。出入則佩劍扈從。有餘閑。詔令攻習書史。唯恐其懈怠也。且親程督之。已而任爲千夫長。遂掌禁旅。陞宜武將軍。羽林衛親軍指揮使。援例得封贈二代。大父祿翁。贈明威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妣楊氏。追封德人。父成。宜武將軍。僉親軍指揮使司事。騎都尉。追封穎川郡伯。配方氏。追封穎川郡君。先是。穎川公本姓陳氏。世居濠州之定遠。濠則今改爲鳳陽。公少年時。神爽秀發。行事允蹈規矩。同輩方翁無不稱。唯有一女。見公賢。竟以一女妻之。翁遇公不翅親子。然公亦深感其恩。翁沒祀之於別室。皇上聞之。賜姓曰陳。方所以明繼二家之宗。緣人情以起禮也。公忠厚長者。其奉明威公。夙夜孳孳。唯恐其意。溫清之節。漸澆之供。咸無愆於時。且端慤儼重。若未易親炙。撫世酬物。輒訥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子孫環列。每開之以善道。歷陳古今成敗。某也賢。某也不肖。言辭有精魄。聽者爲之發耳。無不率德改行者。晚遇六合載清。子若孫與有祿食者。四人。方將婆娑嬉遊。以享盛報。而不幸亡矣。實洪武一年正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四。其年二月某日。與方郡君合葬江寧縣歸善鄉塘山之原。方郡君先卒。至是蓋七年矣。男子四人。長伯理。並世。次卽亮。今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次庸。明威將軍。僉荊州衛指揮使司事。次煜。孫男十四人。長忠。明威將軍。僉西安護衛指揮使司事。次信。忠顯校尉。金吾左衛千戶。所鎮撫。次武。次智。次仁。次勇。次孝。次敬。次謙。次恭。次禮。次義。次誠。子開天。開昌。運。必生。俊。偉之臣。以光贊鴻業。如漢高帝起於豐沛。光武肇於南陽。精靈翕聚。號爲帝鄉。當時元夫志士。無不挈風。躍雲。吐陽。噬陰。致身於九霄之上。優渥之澤。延及先世。書功盟府。傳信策書。如陳方將軍者。其亦異世而。同符也哉。然將軍剛介醇厚。上簡帝衷。寵錫便蕃。罔間存歿。一門之內。拖紫紵朱。龍光所及。照映泉壤。於是可見皇靈溥被。生榮死哀者矣。夫紀載上德。勒諸金石。以示來裔者。太史之職也。因第其事而爲銘曰。濠梁巨族。氏維陳。以善爲寶。世相因。孰知久誦。勢必信。有子趨勇冠等倫。明良會際。際風雲。長矛大劍。思策勳。六合既淨。無妖氛。帝曰汝亮武。且恂。察吾禁旅。譏九閭。桓毅果敢。皆虎賁。地封二代。渥澤均。五色。慧誥書。綠文。昭功。煥德。推前人。黃繪。膠副。燎告。勳。君。嘉。淒。愴。愴。感。神。靈。問。樹。色。亦。欣。欣。精。白。一。心。答。寵。恩。非。忠。與。勤。吾。易。云。太。史。勒。銘。表。墓。門。

西城浦氏定姓碑文

起居注浦君。與子爲同朝友。自序其世系及定姓之因。請予文以勒諸碑。予讀已。嘆曰。是不亦君子之道。

歟。浦君。西城阿魯溫人。高祖以上忘其名。曾祖哲立理。元太祖時。遷幽之宛平。生中順大夫同知溫州路總管府事道吾。道吾字善初。因官于杭。復居錢塘拱衛鄉。生六子。曰沙的。曰黑黑。曰福州。錄事司達魯花赤泰住丁。曰六十。曰刺哲。曰馬思讓。黑黑生二子。曰江浙。行省宣使羅里。曰賽魯丁。六十生一子。曰木八刺。賽魯丁復遷於永嘉。能務廢舉之術。家饒於貨。刺哲生三子。曰道刺沙。曰溥博。卽浦君。其字爲仲淵。曰折都。馬思讓生三子。曰哈山。唯是再世多已物故。唯木八刺父子及浦君存。浦君性穎悟。父與其母並夫人。訓之尤篤。去從名師。博通詩毛氏箋。而折衷以朱呂之傳。發爲文辭。其光燁然也。中至正壬寅。江浙鄉闈一榜。辟教諭。德清。轉嘉興。遂占籍嘉興。下魏塘鎮。居焉。洪武辛亥。郡府貢至南京。試藝。鈴曹。又中高。選授侍儀使。再轉今官。生四子。曰顯。曰印。曰珪。曰璋。皆蕭山沙氏出也。夫西域諸國。初無氏系。唯隨其部族。以爲號。蓋其族淳龐。其事簡略。所以易行。若吾浦君。居中夏。聲名文物之區。者三世。衣被乎書詩。服行乎禮義。而氏名猶存乎舊。無乃不可乎。於是與薦紳先生謀。因其自名而定以浦爲姓。使世世子孫不敢有所改易。其深長之思。可謂切矣。昔者代北羣英。隨北魏遷河南者。皆革以華俗。改三字四字姓名爲單辭。而其他選用夏法。若叱丘之爲呂。力代之爲鮑。羽真之爲高者。又不可一二數也。雖然。豈特是哉。中夏亦有之。周卿是樊仲皮之後。則以皮爲氏。吳丘壽夢之後。則以壽爲氏。鞏驪之後。則以驪爲氏。豈非以名爲氏者乎。以名爲氏。猶可也。有生李下而指李爲姓者。有開伐木作所聲。而以所爲姓者。有育子能言。而以語兒爲姓者。有官高年耄。乘車出入省中。子孫則以車爲氏者。雖更僕有所不能盡。此無他。於理無所悖。於事有所據。先王制禮。亦未嘗不與之也。今浦君之爲。上符古義。下合時宜。非卓見絕識。不得與於此。彼拘拘守常之士。則曰我先祖未之能行也。是惡足以論變通之故。嗚呼。若浦君者。不亦君子之道歟。予既詳論定姓之因。而并述其世系相傳次第。使刻焉。初中順公南征有功。授武略將軍。大都督鎮撫。前至元末。論事忤丞相。出爲衢州判官。已而換文資。任杭州治中。陪奉訓大夫。民皆安其政。後以前官致其事。卒。葬杭城靈芝寺左聚景園中。而刺哲君。刺哲君後遷方家谷陳寺山之陽。浦君以圖譜久喪。唯恐其事泯沒。請附書于末。使後裔有所考云。

故將仕佐郎維造局副使王仲和甫墓誌

余司業成均時。王允中爲日新齋生。執經侍左右。允中神凝而志恬。頗使人愛之。閱二年。允中服祿冠。歸。苞履手執太常丞張君所爲狀。泣拜于庭。曰。允中不天。先子壽僅五十又七。以洪武三年六月三日卒于家。下以是年九月某日。定于江寧縣鳳臺西鄉石子岡之原。而懸棺之石。猶未勒辭。允中夙夜祇懼。若將殞于深淵。竊見士大夫卿公。莫不得先生文以爲榮。今緣瀆掃師門之故。竊有所請。倘蒙昇矜之。先子雖歿。猶不致也。予憐其志。退而閱狀。允中之父諱友直。字仲和。其先嘗仕于宋。南度初。自開封徙溧水之崇賢鄉。以貨雄于里中。自時厥後。族屬日益衆。殆且百家。有諱某者。復遷建康城中。仲和之父也。仲和善治生。不動聲色。能使其家浸豐。且莫窺有爲之跡。聞名薦紳至。必具饌豆。菹醢。長跪獻酒漿。執禮甚。人疑之。則曰。發子弗訓。是禽犢之也。吾所以敬士者。其將使儀刑則效之乎。於是允中亦知父意。鑽研經義。唯

恐流於窳怠。仲和且朝夕程督。觀其業稍進。則喜見百顏。仲和善煉汞。為朱太師李韓公聞之。奏除雜造局副使。陪將仕佐郎。在官二載。乃終。嗟夫。世之人。皆不念子孫。務廢舉。以殖貨利。走權勢。以謀祿秩。徒以甄喪其醇熙。顛隳乎險阻。有至於老死而無悔者。仲和則使涵濡仁義。為善人君子之事。苟謂之賢乎。非邪。記有之。遺子黃金滿篋。不如教子一經。仲和蓋近之矣。仲和娶邵氏。生四子。長執中。次則允。中。次用。次時中。一女。其婿曰某。銘曰。

元故廬陵周府君墓碣銘

濂校文南宮。獲讀江右周子諒所對策。燁燁有奇策。因拔其前列。未幾。子諒擢進士第。主事起曹。日與之周旋。乃出古文辭相示。予復愛其峻潔。而雋永。竊意淵源之來。必有所自。已而子諒奉廬陵教授李處敬。狀請銘其先府君之墓。於是又信其家學相承之懿。雖不能文。憫其美之弗章也。庸因狀之所述。而列之。府君諱鼎。字仲恆。姓周氏。其先自安成徙廬陵。奕葉為儒。至府君。益刻厲自奮。思耻美于前人。每試藝鄉校。立論必超羣。有見之者。矍然自失。府君復以場屋之業不足為。乃去從滬溪郭氏游。滬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三傳。端緒。靜春實考亭之學也。府君因與聞伊洛關閩之微旨。六經中有所疑滯。從橫扣擊。唯恐其弗明。積功既久。多超特之見。且謂詩分正變之說。固肇於漢儒。然而正中有變。變中有正。不可執一而求。況其體製音節。自然不作。若虛心玩之。策書紊亂。瞭然可見。必各從其類。然後可辨。世道升降之由。其詩雖非盛時之作。其人既賢。其音猶近於古。必附小大雅之正者。勸懲之義。庶有托焉。先王以禮樂化成天下。而於詩之用見之。其效至於協和人神之應。非空言比也。府君之名。自是絕出。四方執經問難者。戶外之履。恆滿。府君坐羣。比為敷釋性命之說。析其顯微。約其異同。往往神怡心醉而去。年逾四十。出遊江漢間。同里范君匯。方提舉江西儒學。延致府君。為豫章學者師。其劍鳥奔。如家居時。東南良二千石。多名公卿。出受承宣之寄。欲倚府君以為重。玄纒束帛。交致於門。府君皆不受。間一往。應九江之聘。既至。處以賓師之位。亡何。復棄去。方獄大臣馳書與幣。請考試鄉闈。府君辭。又舉府君晦迹邱園。府君度其文高。開漫若不復省。當是時。天下承平。士大夫恥及邊事。府君獨憂之。力言四海大勢。日趨於亂。一夫操戈而起。則江南無駐足之地。此正可憫哭之時。奈何肉食者不知虛邪。遂著濟時十二策。及戰守之書。數千言。將走闕下。獻之。或指府君為狂。府君笑曰。吾非狂。吾言後常驗耳。願行思。母夫人春秋高。遂止。後五年。辛卯。汝穎兵動。江南受禍最酷。一如府君言。南昌學徒因乞府君策。上之中書。亦授九品官。以歸。初。府君嘗出應鄉書。不肯少貶。以就繩墨。故不得志於有司。及赴部使者。私輒在首選。評文者。虛文靖公也。甚加器重。且有安得起成周樂工。共論斯文之嘆。府君言禮樂之化。有契虞公意。故不覺慕咏之深也。不幸年甫五十。又八。竟以一疾不起。實至正乙未十月十六日也。天乎命邪。府君之先。自世德。生甫三歲。其父汝正。求兄漢中。不知所終。其母彭氏。年未三十。以節自守。至九十一而亡。世德生天和。天成。皆以通經

為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天成生浩。能讀父書。尚書禹貢洪範。皆重正其訛舛。其於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遵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為鐵石先生。天和生冕。蚤以推擇為郡曹掾。遷海北憲史。著廉直聲。則府君之父也。妣郭氏。滬溪從女弟。婦道母儀。兩無所媿。配室李氏。繼室李氏。王氏。子男子三。長柯。蚤世。次悅。即子諒。今以字行。承事即工部主事。次孜。子女子二。歸郭。郭經。皆先卒。孫男一。女二。以某年月。葬府君於里之楊梅原。堪輿家謂非吉兆。又改葬于屏山之麓。實洪武四年正月之甲申也。府君天資純孝。憲史君歿於廣東。府君奉柩舟東還。水陸數千里。冒巖壑之險。絕滄瀾之危。每涕泣呼天。卒賴以濟。頹有物陰相之者。為人俊爽。負氣節。長身美髯。昂然玉立。蓋偉丈夫也。賓朋滿座。尤喜論史。或觸其辭鋒。上下古今。蟬聯不能休。復曰。如此則治否。則亂。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性嗜古文。一洗宋季刻削纖弱之弊。委蛇曲折。各極其事情。六經皆有論著。未及完。獨詩經辨正若干卷。藏于家。詩文曰貞一。藁者。又若干卷。傳學者。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為最偉云。濂聞王文憲公。每疑秦火之餘。詩多錯簡。今世所傳。決非孔子所刪之舊。欲蓋正之。有志未就。而亡。府君之生。未嘗與王公同時。又未嘗習聞其論說。而其所見。若合符節。雖曰卓識。逾常人遠甚。而至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可誣也。昔者歐陽氏頗疑於河圖洛書。始亦自信其獨見。既而得衡山庾僊。朱陵編觀之。其說絕與之類。故為序其書於心之同者。屢致意焉。夫圖書者。本無可議。尚以涉於神怪。而非之。況詩之音節體制。不可強同。辨而正焉。方謂有功於經學者。溺於久習之傳。反譁然而疑之。抑亦過矣。王公已不可作。謹列府君之行。銘諸墓門。用以慰夫九原之下。使知死雖未久。猶有識其心者。則夫千百世之遠。未必無其人。餘蓋不足恨也。銘曰。

秦火之烈。六經中絕。我心遺傷。汗簡散落。後先參錯。乃理之常。今廬陵有儒。世守經術。有燁其芒。今疊知重規。播幽發微。無晦不明。伊若斯繼。益行弗墜。其出愈明。今閩南之學。日星昭灼。我知其方。察體濤音。載咏載吟。別類分章。勢或大牙。正變紛擊。大瀾失防。今詩用斯著。禮明樂備。王道孔昌。今其學之。障有聲四起。矜佩瑯瑯。今搗碎聖謨。敦敦道樞。孰敢弗獲。今譬如衢。飲者欲奔。何用不滅。今卓爾先見。即知治亂。覆謂為狂。今材不時用。道則彌重。孰短孰長。今學有子傳。吐辭淵然。五色堯堯。今八尺之莖。有山列屏。千載其藏。今。

故同安沈府君墓碣

考功主事沈彰。服衰經。踵門拜且泣曰。彰幸生盛際。忝被官使。私竊自念。先府君之年。僅五十。又二爾。忠孝之道。不可以兼致。驅馳王事。二三春秋。方敢納祿而歸。以謁烏鳥之私情。孰意上天不佑。而府君以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棄我諸孤。閱三月。訃至。辨踊號。無所逮。及即上其事。中書授法。比持服。將不遠四千里。南還。下某月日。奉柩車。窆于同安西山之阡。在蓮花菊花兩峯之間。又復自念。府君死矣。而先德不可死者。亘百世猶一日也。苟不圖文顯刻。以昭示後人。不孝愈大焉。敢持奉常禮。黃仁狀。前事以請。唯先生昇於之。濂不敢辭。謹按狀。府君諱祥。字遂初。姓沈氏。其先光之。因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某者。始遷於莆陽。圖譜厄於兵燹。莫紀其世次。曾大父某。祖澤民。父善夫。妻張氏。既生府君。而來主泉之永春。籍。遂

再徙于泉城及府君之長又三遷於同安上官才之薦為縣之際留倉使非其所好也府君事父母盡孝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唯恐有毫髮拂其意至正甲午大盜起安溪鄉民皆風雨散去府君負母夫人避海中嘉禾島盜賊其後府君為盜所掠幸以計脫而夫人不知所適府君若黃冒賊錄求之晝夜呼號不飲食者三日始獲見巖穴中母子相抱悲喜交集時夫人春秋高且有疾府君欲渡海回鄉風鄉以居裝橐既于盜手其計無從出乃質其子彰於鄭氏獲錢千緡為買舟之資暨還一月始往贖彰以歸府君伯仲者亡季天府君事兄起宗如其父泉布差服之屬凡有所需輒上之風櫛月應時相與賦歌杯觴淋漓洩几杖暇比數日不聚首中心欲然不怡先是主簿君歿葬泉之南門外後九年夫人亦卒烽火連綿權唐主簿君墓側及是兄復歿府君旬旬往泉城畢棺斂之禮乃歸同安擇地於海山之陽欲迎夫人之柩藏焉已而潛然出涕曰吾父母生則同室死則異穴乎吾兄父母之所遺魂魄或有知其能獨處異鄉乎於是璧三竅而其藎之當主簿君居莆陽費產頗豐府君悉讓與翠從兄弟錙銖無所觀而別樹家於同安其遇甥福全尤盡恩意南安映田以晦計者七十有五悉以畀之無斲色莆陽宗黨有來謁者必倒屣迎館翁翁煦煦唯恐弗之留盤別去復餽焉閱非知府君之行交口稱之曰良士良士云府君當元之季知世將亂具隱者之服深墊不出自號曰隱高入韻士或來即之相與賦詩以為樂視世之聲猷熏灼者若將洗焉娶傅氏生三男子長即彰通詩訓故學較熟福建鄉闈取第十一名文解有司貢至京師會朝廷需賢之急不俟會試南宮選入吏部為考功主事陪承事郎次曰寬次曰英嗚呼傳有之孝悌者天下之大順也人之行義有重於斯二者乎推而為忠為信為有別其有不自茲者乎君子之學能植乎其長者豈不為厚倫重本之勸乎然則府君之行其可銘已銘曰

荷若人之戒撫上下協圓方丁時艱寇搶攘念我母情盡傷日號呼走遑遑盼白雲涕霑裳既觀止色斯康奉厥兄篤天常饋豆醴酒漿和菽樂日洋洋惟孝弟善之綱最後昆矢不忘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有序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會大父太師蔭國公載之長子太中大夫稱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生未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行義置田二百畝以贍同族黃文獻公濬為記其事實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聰利率書過目輒成誦逮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業下筆光燄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乃發皇帝內經而精研之久且有所契察脈辨證多著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善藥於中疾病者死焉者來謁悉與之診療不責其報復慮義田之人可給於一時他日宗胤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濱各捐常稔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蒞隘別建數百楹中為堂曰睦順東西為二齋曰立木曰養原合羣族俊彥聘碩師誘迪之旁列廩庾以貯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為未足其遇鄉黨老疾不能存者月子粟終其身歿而無歸者給棺槨使之葬歲或儉閱右發粟多增直適利府君獨持價弗二恆如粟初熟時香爐峯下道苦惡不利行者府君率羣隸平

其坑坎取溪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抵掌于几嘆曰澤物固吾之素志僅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苦口賦食鹽者久之有司苟免督過上官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當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日為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辦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為利如此則為害唯相若所擇耳丞相聽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將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誠賞賚十萬引罷口賦禁從商賈轉運民間民力大紓實府君倡之及還執綵旗迎于道者肩摩而袂屬府君自是為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令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言或問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嗜種鞠購得嘉種踰百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張錦繡府君日抱杖嘯咏其間神情恬康有不知老之將至四時燕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為之當醉乃已賢士大夫慕隨其高致盛為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五至正戊子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於家娶項氏男子一仁輩女子四王跌鮑良知項房鄭靖其婿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歿後四年其兄濱病革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生友愛篤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慎勿違吾言兄既卒楷與仁輩奉二柩暨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吾思領之原時某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寬恕不為浮靡儉戢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物之志夢寐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意之感乎恩義之維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井之俗與往往宮墉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損筋磨髓以俟其發瘡之欲設有防危泥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救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疏引忠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益溥矣微之一族而信微之一邑而信微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豈可以聲言笑貌為哉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踴躍獨存庶幾履及之不待撲而自滅為善者天亦鑒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宜著之為善善黜惡之戒者已仁輩奉狀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徵銘銘曰

維括望宗積慶攸鍾篤生岐公勳業顯融族大以盛分支析胤孰以義流龍泉為勝有甫者田彼乎東阡高廩屹然挾夫頗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乘仁遷義適昌厥裔合胡行之自家而推人僕我與人疾我治物苟可利敢當吾施戴天履地庶幾無愧誠雖病民民氣不伸袖書俛低走白相臣辭氣激烈上銜毛髮有智則竭如病斯脫我旋我旋迎者塞塗綵旆夾扶式歌且呼晚尤寡欲知已維鞠爛然盈日靈鷲相逐誰非同袍忍饒其符不有人憂惠利孰操銘以著德千古弗忒金石消泐此宜罔極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自東漢司馬府長史河南尹紘始遷徵陪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華又遷游洋之大房宋某年華之後皇祐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壽峯之下某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少卿鈞又遷郡東卿月坊即今方靈巷也鈞生嘉泰進士朝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略安撫使涼涼生怡職郎龍溪

縣主簿斌。斌生主管機宜文字孫。府君之祖也。父熟翁。母朱氏。迪功郎。端溪縣主簿流之孫女。府君未
遠弱齡。考妣先後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欹。風雨中朝。鬱鬱鬱鬱。或不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
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黜衣殺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植時為泉州推官。器府君之
材。命為刑曹史。盡心獄事。唯恐情弗麗法。有平中典。每暨額弗。豫章二賈。銜人與之仇。欲以偽造鈔
誣之。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具備。人奈何受爾誣。禍將不測矣。一聽。不聽。聽者免。不聽者果抵罪死。為
南安縣。庶幾巡微吏。微民毒溪。以漁人飲溪流。多誤死。巡檢劉萬松。雅敬府君。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
觚立就。言毒溪不仁者三。讀者聽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髀嘆曰。吾為吏已失身
擬將種種。尚奔走不止邪。乃使其家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獻可游。晝夜程督不少懈。見為奕戲。怒而投
諸江曰。此牧猪奴事。爾奈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于學。其名輒先登。府
君喜曰。此殆發軔耳。他時。幸爾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
又四人。獨吾遺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茲。毛髮皆立。爾宜勗之。府君性純懇。孝友。天至言。及父母
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應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若
琳。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為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并奉其四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蚤作
有一夫號而前。訊之。則曰。我疇窮夫也。行凍死道途矣。府君解衣衣之。立春。鞭土牛。聚觀者如堵。婦人
執扑疾驅。衆皆辟易。一兒仆于地。人爭踐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家。時家子尚幼。是夕。出遇奔馬
急趨。蹶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為救兒之報。府君不嗜酒。唯好啜茗。苦若愛。薺蘭。蓮花。當其含葩
弄馨。終日玩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沈。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卯正月。□□卒于家。其年六月
□□葬于城西篠塘山之原。配黃氏。先□□年卒。合祔焉。家子曰槐生。明經。善屬文。今為郡府學者。師介
子曰桐生。即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文煇。文炯。文煥。女三。濂。聞。方氏皆出於方仙翁儲之後。儲蓋
紘之胤也。其廟今猶在。故欲陸陸。越之間。多方氏。方氏多有顯人。而居閩者。為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
朝議大夫。泳叔。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蹲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
甘宜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來。塾中和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積筭滿床。而光祿
卿借其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侈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祿爵。以紹其先烈。然
其秉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為政。豈必紆青拖紫。而後為榮哉。法當銘。銘曰。
瞻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為田。壽治既堅。歲乃有年。大衣帶如。有印鼎彝。堯行舜趨。功烈之凝。
形管是登。有錫厥聲。君起繼之。將臨其為。秦敷之奇。孰恤我艱。俛首汗顏。刀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
亦遂我私。獄有重輕。藉法緣情。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汗。咄然與嗟。白髮被肩。所冀後賢。是球是鐫。
我爵之榮。非紫非青。榮在六經。或窮或通。繫命之鍾。孰強其逢。胤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
生事死哀。執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專助庸。繼繼繩繩。行之益弘。將自此升。篠唐之原。淑氣盤盤。
松栢丸丸。太史著文。碣於墓門。以播清芬。

閩府君墓碣
禮部員外郎閩府君泣謂金華宋曰。育不幸。六歲。母夫人亡。時年方童。而未有識。知。又加十六年。而先
府君棄我。諸孤。育幸粗有知矣。適病癘將殆。不復知有人問事。以故父母皆從越俗火葬。而投骨清澗之
中。迄今一念及茲。痛徹心髓。幾不願生。存。頗聞古昔。有招魂葬衣冠者。於是卜地。晨會。稽。上。枋。之。原。近
祖。墓。若干步。採木為柩。甃土成窆。以洪武某年月。葬之。雖於禮似涉不物。人于這切之至。又遑郵其他。異
日使吾子孫。當時物。變。持一。樽。酒。酌。塚。前。土。以。致。追。遠。之。思。不。翅。足。矣。塚。上。有。石。先。府。君。之。遺。德。子。宜
為。文。之。育。將。勒。焉。濂。按。府。君。諱。澤。字。潤。民。姓。閩。氏。越。之。會。稽。人。自。幼。為。吏。於。三。界。巡。檢。司。遷。餘。姚。石。堰。西
場。歷。山。陰。縣。及。錄。事。司。遂。陞。越。府。史。府。公。賢。之。事。之。劇。者。恆。以。屬。府。君。不。久。輒。集。府。倉。之。斛。皆。斷。木。題。湊
而成。易於開闢。荷通鑄。之。人。糧。必。加。府。君。知。病。民。命。推。鐵。為。紙。而。鑄。其。四。隅。鄰。府。取。以。為。法。已。而。調
衢。州。會。江。浙。行。省。檄。築。諸。郡。城。衢。府。遂。誘。之。府。君。府。君。君。大。姓。于。庭。取。官。書。驗。賦。賦。之。小。大。咸。宜。民。大。悅
充。廣。盈。倉。副。使。轉。寧。國。縣。典。史。未。上。卒。時。至。正。丙。申。三。月。朔。也。上。距。所。生。大。德。癸。卯。之。歲。壽。五。十。又。四。娶
何。氏。同。縣。曹。娥。鎮。人。有。婦。德。得。年。四。十。以。重。紀。至。元。庚。辰。某。月。日。卒。子。男。子。二。長。即。育。以。儲。貢。吏。部。授。以
今。官。陪。承。直。郎。次。深。子。女。子。三。陳。彥。誠。韓。泰。張。漢。卿。其。婿。也。濂。聞。招。魂。而。葬。者。久。矣。在。漢。則。新。野。公。主。在
魏。則。郭。循。在。晉。則。曹。叢。蓋。無。代。無。之。雖。衰。環。取。議。頗。當。而。於。即。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二。者。終。有。所。未。盡
孝。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情。何。有。紀。極。天。不。足。以。為。高。地。不。足。以。為。厚。向。可。遇。之。而。不。得。仲。邪。昔。者。丁。蘭。母
亡。刻。木。而。奉。之。有。若。木。其。焉。可。指。之。為。母。乎。亦。聊。以。塞。夫。罔。極。之。思。爾。若。育。之。為。出。於。念。親。之。切。是。亦。禮
之。變。者。也。脫。議。之。其。將。非。人。情。矣。乎。銘。曰。
孰無父母。孰無邱墓。悠悠蒼天。我胡獨不然。迥風長懷。有淚如泉。質上枋之原。是為閩氏之阡。述德以昭
先百世其傳。

故倪府君墓碣
吳郡有名世之醫。曰倪府君。諱維德。字仲賢。其先家于汴梁。曾大父某。宋某州防禦使。生秀文。值宋錄既
訖。乃挾醫術游大江之南。遂擇郡之吳縣。居焉。秀文生鼎亨。能紹家學。有聞于時。則府君之父也。府君嗜
學。不厭。受。尚。書。於。碧。山。湯。公。焚。膏。繼。晷。探。頤。精。微。發。於。辭。章。皆。輝。輝。有。奇。氣。湯。公。器。其。才。勸。之。仕。府。君。曰。
爵祿乃資之以澤物者。然有命焉。不可以倖致。苟若承學。以濟吾事乎。於是取黃帝內經。日研其奧。
旨。見其疏陳治法。推究原本。欣然曰。醫之道。盡在是矣。問有疑難。質於父師之間。心緒益開。頗病大觀
以來。粗工多。遵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或不能相值。泰定中。得金季劉完素。張從正。李杲
三家之書。讀之。知其與內經。合。以所見不謬。真積力久。出而用藥。往往如神。奇證異疾。一經診視。有如
辨白。黑。毋。少。爽。者。周。萬。戶。子。八。歲。患。昏。憤。數。日。而。醒。不。識。有。飢。飽。暑。寒。欲。語。則。不。能。出。聲。時。以。土。炭。自。塞
其。口。府。君。切。其。脈。曰。此。慢。脾。風。證。也。脾。藏。智。脾。慢。則。智。不。足。其。不。知。人。也。宜。投。以。某。劑。而。瘳。願。卿。妻。右
耳。下。生。癭。大。與。首。同。其。疹。不。可。忍。更。數。十。醫。弗。效。府。君。診。已。告。於。衆。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故。也。甚。易。治

耳注某藥令啖之。驗月而愈。劉子正內子病氣厥。或哭或歌。人以為蛇鬼所附。府君察其故。且脈之。謂劉曰。左右脈俱沉。胃腕中必有所積。有所積必疼。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病遂除。盛架閣之配。左腎病痿。延至兩臂。上及顏面。不可禁。若於肩。上灼艾。勢暫止。已而如初。府君曰。右脈沉。左脈浮。且盛。此厚味過傷之所致也。投以某藥。疾旋已。林仲實因勞發熱。熱隨日出入。為進退。食飲漸減。府君切之曰。此得之內傷。故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溫則進。涼則退。是其微也。治以治內傷之劑。其疾如失。府君醫難療之疾多類此。文繁弗載。府君每有言曰。劉張二氏治多攻。李氏唯在調補中氣。蓋隨世推移。不得不爾也。於是府君之治疾。既察天時地理。又參之以人事。所以十不失一。然操心仁厚。但來謁者。即赴之。不知有富貧。一旦有獲。人抱疾求治。府君既授藥。兼昇以烹藥之器。客怪而問曰。藥可宿備。陶甕亦素具乎。府君指室北隅示之。其積者蓋百數云。府君病眼科。雜出方論。竟無全書。著原機啓微。集若干卷。又以李杲試效方若干卷。變梓傳世。君子多之。性尤嗜聚書。預置金於書市。有新刻者。輒購入之。積至五千餘卷。構重屋以藏。晚年。建別墅於山之下。乘扁舟。具酒。與二三賓客。放浪水光山色間。悠然高舉。如在世外。因自號曰。救山老人。壽七十五。卒於洪武十年六月二十日。其年七月二十一日。葬於縣之至德鄉上沙村。兩重山之下。妻章氏。先府君而卒。至是同穴。生一子。曰起。通儒書。亦以醫鳴於時。三女。曰淨真。曰媛真。曰孝真。適士族某某。三孫。男曰謹。曰讓。曰讓。一孫女曰婉寧。尚幼。子皆患內經之學。晦而弗章。無豪傑之士。以洗滌之。浙河之東。有朱君彥修。以斯學為己任。而三家之說益明。浙河之西。則府君奮然而起。蓋與彥修不約而同。使泥局方者。遂巡退縮。不敢鼓吻。相是非。生民免天關之患者。二公之功為多。彥修之歿。予已銘其墓。今府君之子。亦復倦倦為予。安得固辭耶。因歷其行事而銘之。銘曰。

醫者之學。素問為宗。猶儒治經。專門是攻。寒暑溫涼。升降浮沉。或逆或順。制治最深。隨時立方。始與疾同。正氣既搃。邪診乃融。粗工蚩蚩。守一不移。執中無權。罔契其機。華昏方酣。苟不力扶。冥冥夜行。摘植索塗。三家者興。上窺本原。如揭日月。照耀天門。伊誰承之。作世范模。東則有朱。西則有倪。

故金處士墓碣

予精神既衰。叢筆積視。諱言作文事。忽同郡金生仁泣而請曰。仁之先人善裝。獲之藝。嘗獲私於執事。秦漢以來。金石刻。悉界之。交疊無跡。而匡郭合度。執事為之喜。每延譽。問右之族。先人每歸。言仁雖在。皆亂中耳。熟之。迄今弗忘。先人年五十二。不幸以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終。久未克葬。今以國朝洪武某年月日。窆于某山之原。執事儲存夙昔之故。哀而銘之。雖死且不朽。復泣不止。予曰。爾父子知之。最詳。何忍斬一言。不慰其九泉下邪。爾父諱永。字仲明。幼從許文懿公游。長暨女氏。遂襲其藝。余忠宣公來持部使者。節命治法。書悅之。象山堂處士四字。以賜人。以為榮。爾父沈謐。有守人也。且鑒辨名畫。絕精。以運筆柔勁。設色明晦。定其久近。真偽。多服之。無異辭。今亡矣。可念。爾父世姓劉。避錢謙名。更為金。蔡人也。曾祖榮。宋雷州通判。祖暉。某官。父祐。元白鹿書院山長。爾父故衣冠裔也。故與他裝。家不類。君子之澤。其有可徵哉。娶王氏。生子男三。仁。寶。安。仁即求文者。女二。歸張讓。張弘。孫男八人。女六人。銘曰。

藝之穠業之良藏諸密名弗逸

確磴子碣

確磴子鄭氏諱斗。字德方。台仙居人。仙居有山高特者。曰石確磴。而確磴子適家其下。人以其德峻拔。與山類。因號之曰確磴子云。確磴子少有偉氣。學書未成。舍去。攻醫。以藥人病者。至視其貧。即昇以藥。不問直有無。大疫起。比舍駢首。臥爛。成長。備莫敢顧。確磴子袖藥出入。疫家躬和。表治。療不少。有愧色。人德之。既而確磴子益壯。乃更悔悟。謂吾先人本以儒顯。聞吾可易他術。先人名。即以藥肆授族人之貧者。而刻志於學。凡聖賢經訓。及古今成敗之籍。皆探究奧密。抉擿端緒。身由而志存之。形諸言動。文辭蔚然。有古風。正家陸族。具有典法。推其餘以周郵人。汲汲不厭。元至正癸巳。大旱。民或鬻子以食。確磴子戚之。擇腴田。易粟。富人。以賑饑者。數百家。賴不孳死。後二年。海氓作亂。確磴子率鄉人。避其難。借行者。或擄人。鷄確磴子不忍。責私以貨償之。後成。悔。不敢肆。盜發括蒼。將犯確磴子。鄉邑。確磴子戴鐵帽。杖鐵杖。練習里中子弟。為隊伍。以備之。盜聞。解去。守將知確磴子才可用。遣使者持幣。賂。起。確磴子。謀其軍事。確磴子知亂不可救。拒弗納。已而元亡。確磴子亦且老矣。遂隱。不復仕。惟日推所聞知。授其徒。同姓來學者。飲食之。確磴子方嚴好義。有非義者。以禮開說。使入于善。故存而鄉人以為師。既卒。咸悼惜。以為失所。依確磴子年六十。國朝洪武十一年二月廿七日。卒於家。明年正月四日。葬於七里之原。確磴子裔出。漢安遠侯。侯。宋建隆初。有名。者。自永嘉徙仙居。歷十一世。至戶部侍郎。雄飛。以文學。發。于時。台學。嗣。六。君子。戶部。其一也。從子。憲。為國子博士。遭亂。死于孝。博士之兄。慰。實。為確磴子之曾祖。大父。合。父。樞。妣。張氏。宋司諫。次。賢。之。孫。元。慶。元。路。教授。國。真。之。女。夫。蓋。死。以。貞。節。稱。確。磴。子。妻。妣。兄。之。女。先。八。年。卒。三。男。子。曰。光明。曰。顯。則。曰。光。緒。顯。則。黃。氏。出。推。擇。為。縣。弟。子。員。貢。太。學。選。高。等。以。鄉。先生。張。君。熙。狀。請。銘。余。與。台。士。游。固。知。其。多。奇。才。晚。乃。得。確。磴。子。焉。於是。知。余。於。台。士。未。足。以。盡。交。之。也。銘曰。

少而奇壯。勇於為。愈老不衰。誰執其機。弗大其施。有積無虧。惟後之垂。

故賢母熊夫人碣

嗚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慧清。姓黎氏。其先籍之寧都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祿大夫。出知撫州。因家焉。祖天柱。以能文。五領鄉薦。父樞。母崇仁李氏。夫人生七年。母卒。孳然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婦孫氏。澹軒先生。轍從女。能推澹軒詩禮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絕出流俗。萬萬時。同郡熊本萬初。以英才。自振拔。澹軒謂宜配。其父乃許妻之。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豐約中度。能者亦以為難。李母沒。屬遺棄。以備嫁資。後母移。置它產。夫人若不聞知。益孝謹。弗懈。年十九。歸萬初。奉舅某姑王氏。執婦道甚。先是。其妣氏性褻。且。謂夫出於前姑。與王如不相能。百事忌弗治。夫人一反其政。以所聞詩禮。易之。躬行實踐。恆若備。然日執饋食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關決。妣氏禮度雍容。辭氣懇款。有足以感人之聽。妣氏悅且。漸。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煦然如春。由是舅姑樂之。族里翕然交頌之。曰。黎婦誠賢哉。化及一家。而使吾儕小人。皆薰其淑德。惟義之歸。黎婦誠賢哉。中外聞之。皆無間言。王得風。變疾。夫人日夜

保抱扶持。每籲天乞以身代。疾竟瘳。萬初嗜學。夫人不欲煩以事。得用志不分。卓為經師。夫人舊有私藏。悉歸萬初。女弟之在室者。絕無顧新。意如氏尤歎慕。不能置。生三子。鼎、渙、晉。僅五歲。夫人皆自教。及就外傳。儼然若成人。鼎、渙皆治進士業。讀書每至。雞號。夫人親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索其文閱之。曰：渙才敏而文浮。鼎宜充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授。過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談辨。則曰：某也。純某也。僻某也。壽某也。因短折。後驗之。無毫髮失。萬初女弟既適人家。且媿夫若子。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極力治田宅。與夫燕饗賓客之屬。皆整裕有餘。逮年耄。舉成棄去。遇令節。夫人出坐高堂。羣子姓鴈行立。次第舉觴上壽。邦人榮之。會僞漢起兵。河陽延蔓。至郡。夫人時避末疾。匿西鄰空室。時於墻壁。見屠戮之慘。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入。急出。置家舍。募兵奄至。鼎侍夫人。誓與同死。俄而兵又退。遷住安寧鄉萬氏家。鄉民大亂。將掠萬。鼎嘆曰：今殆不可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熊母賢且病。吾寧他適。弗忍忍之也。卒免於難。僞漢僭號。遣使者徵鼎。凡再。夫人曰：是虜狂悖。不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閩省守臣章完者。帥師出杉關。以書招鼎。夫人曰：此固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皇上定都建業。遣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軍中。夫人喜曰：聞江表有真主。與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其明炳幾先類如此。不幸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七。省臣成將成。致賻奠。遂以其月日。權厝先塋之次。後十年。擇地某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鼎、渙、晉。未仕。女二。適趙微。龐舉。孫男五。綿、糾、繩、昂、振。既葬。鼎遂以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朱夢炎狀來徵銘。嗚呼！自關雎之道衰。內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聞。有若孫先生。以名德卓行。能使化浹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涵濡闡範。且推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甘能受和。自能受采。自非夫人之德之美。曷足致是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上。盡道以迪諸子。誠無愧古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爲世勸哉。銘曰：

呂母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又請曰：母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壬子十月某日。葬贛州興國大足鄉賴嶺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敢附書于前銘。敢泣血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真。贛人也。父東可。爲邑之望宗。妣某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民順。顏面嚴冷。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繇。爾懋遜。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妾媵于一。治絲枲。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姓聞聲。效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遇鑿石流金之候。流汗成漿。不敢服短製。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結之曰：如母來。如母來。啼亦即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

少房歐陽氏正。生一女。未幾。後先歿。而三女。鼎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產子。暨長。擇名族歸之。裝具充衍。無缺。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構事擾之。或懷其驅吠。或微其貨賄。盜起泉湧。夫人處之泰然。鄰嫗有窶者。其產鬻已久。乘隙數微其直。強謂餘錢未嘗庚。夫人如其言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貧故也。豈其所樂爲哉。元季兵亂。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亦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家業卒仍其舊。兵定。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不可失也。會姊妯。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浮屠教。尤謹。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澹如也。子男四。孫男十。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又曰：有孚威如。吉。釋者曰：必有孚信。則能常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法當銘。銘曰：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五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皆爲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所不通。善雄辨。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磨。益得其旨趣。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僞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豪俊。間出遊四方。既以氣自負。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豈醜醜輩伍耶。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與語。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上甚悅。辟爲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改池爲華陽府。即拜君爲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爲省都事。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成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點燈。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踴階下。諭以元將亡。及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爲醜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爲孫使君仁且武。不比舊官可玩狎。

定帝寧宗實錄后妃功列傳六年上進四月陞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修如故扈從深陽履草詔命賜文綺者四月奉詔代祀孔子於曲阜九月還都十月追加明宗尊號進寶冊公奉勅策寶文未幾親祠太廟公與執事賜衣三襲至正元年正月詔書宣文閣榜擢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儒林郎十月奉勅開宮學於玉德殿西室授宿衛官及翰林學士承旨和尙等二十五人經中貴人傳旨命受經生北面行弟子禮太官設饌光祿進酒朝廷公卿皆陪坐時人榮之十一月講大雅文王詩於明仁殿有貂裘之賜明年四月詔引和尙等講書賜中統格幣一百定自是特命乘驛從駕蓋與數也三年正月陞宣文閣書博士兼經筵官明年九月復兼授經郎五年正月進說書政在養民之言時河南山東大饑即詔發倉廩賑之後十日復講旅葵方作亭臺於上林亦詔輟工七月除崇文監丞兼經筵官御史臺以嶺南有警奏除食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進階朝散大夫賜四品服六年至官乘傳行海豐揭陽又南至海陽程鄉興定長樂河源復東歷博羅增城東莞又西至肇慶德慶踰年而還周歷所部二千五百餘里罷斥官吏污穢不職者一百十人誅四十有八人釋獄之無辜者一百十二人疑事不決者決之州縣之獄爲之一空薦處士陳明等六人于朝建豐湖白鶴二書院以祀蘇文忠公軾羅文質公從彥明法度申教化嶺海稱治復上封事請於南海設科場以取兩廣之士置尉捕賊無以主簿兼而廢民政及他不便者二十事八年三月仍前官遷福建閩海道未行使者以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召明年五月進所脩國史擢崇文少監階亞中大夫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官賜三品服十二月賜紫織金對衣二月十年正月奉香幣及金織文神旛代祀醫巫閭濟瀆北海南至會稽而還十一年考試天下士拜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官賜金織文對衣者二十二年四月改兵部侍郎尋拜中臺監察御史御史用南士自公始公言引盜用人等十事賜黃馬一八月還燕都勾校百司刑政錢粟之籍糾劾者甚衆薦中外官一百二十七人舉士二十五人譽譽不阿大臣皆嚴憚之十三年四月中書奏改崇文太監兼經筵官階嘉議大夫詔奉祀江海神循江淮道閩越抵南海南北幾及萬里明年竣事遂丁母夫人之憂寓居姑蘇十五年申臺以東南方亂起公爲江東肅政廉訪使公三以憂辭乃起移治於徽明年徙建德又徙紹興又徙衢先是朝廷嘗虛兵部尙書位俟公道不通乃改浙西肅政廉訪使與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俱守杭十七年丞相得承制行事假公參知政事時張士誠據姑蘇未即順命廷議以重爵懷之公往授太尉誥諭以大義士誠稱首稱臣是年冬彙書至拜公爲眞仍賜金織文對衣十八年丞相以漕粟事屬公公分僚屬治姑蘇十九年江浙試進士公實臨考北士避兵江南者亦權宜取之或貧不能上禮部自丞相以學官祿之七月丞相復承制授公行省左丞分治于蘇二十年公運米十五萬石至燕都明年亦如之九年使者航海以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徵公謝病不能赴二十三年眞拜江浙行省左丞階資善大夫丞相自臨門趨公公強起視事數日即引年致政閉門而臥二十四年九月特除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而時事已不可爲公憂憤絕食幾死者數矣後三年國朝尙士誠浙西平公稱病彌甚引歸鄱陽洪武二年六月某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二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

公自諸生起家祿食四十餘年居朝最膺眷注順帝常字稱之博學能文辭大小篆尤名于世宮額寶文多公手書所著有堅白居士集三十卷詩三十卷說文字原六書正說共八卷翰林志十卷藏于家始娶江氏宋丞相文忠公萬里之曾孫後娶錢氏與國路經歷天祐之女並封鄱陽郡夫人子男四人宗仁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義國子生宗禮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宗智兩浙轉運鹽使司照磨宗禮宗智皆先卒孫男四人某某某初公臥病姑蘇瀕以總裁元史被召見公于逆旅公老思歸守臣留不遣瀕爲道聖天子優禮舊臣之意俾致公于家公歸遂卒元史雖爲之立傳恨不能知其詳今宗仁以門人謝徽狀請銘故不復辭而備著之使讀者可互見焉銘曰維天生才咸降之衷豈以南北而有不同泰山徂徠有樛江潭之間亦產柏松世之編益偏曲不通互毀交戕戾乎大中宋遷三吳多士景從或夷大難或奏駿功偉碩光明與汗俱崇荆楚之西越蜀之東將相王侯皆人中雄曷不觀之益國文忠起大江西輔相孝宗有文既宏厥德亦豐厥聲瀛瀛銘于鼎鍾惟侍御史才膽而充古今雖殊後先比隆自爲小官摧擢姦凶持斧南巡嶺海爲空歸服冠冕上達帝聰風節巍然與國齊終匪不能言時則弗容就其所爲則已顯融我銘其封以悼其庸以悼其逢惟味之攻以昭于無窮

故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鄭公墓志銘

溫之平陽有剛毅之士曰曲全公諱采字季亮姓鄭氏賦性介特唯道之從不屑屈人下年二十而其先人捐館州里羣少年估其氣勢因公少孤欲肆其狎侮公奮然自勵曰大丈夫有髯如戟肯受狗鼠輩侵凌乎東書出門游浙河之東西道經金華金華爲部使者治所使者聞公至請見之既見奇其才將辟爲府史公以爲辱己力辭而出時仲兄講授崑山公趨就之年已二十有四矣仲兄勉公以學公始肆力於六經舉史問冬大雪輒擁重衾厚幃而坐夏熱蚊蚋且嗜人則蒸蒿烟驅逐之夜參半猶隱隱聞讀書聲仲兄嘆其勤每謂人曰異日以文行充吾宗必吾弟也夫科舉法行公自度其學可用投牒試場屋司文衡者見其持論太高黜去之公退而嘆曰試藝所以困天下英才吾尚可溺而未省乎遂絕筆不爲改轍攻古文辭積之既久其發也益大以弘開海虞多佳山水將卜居以卒業海虞頗翁有賢女久擇婿無有當翁意者一見翁嚙曰才俊如此郎氣局如此郎尙有敵之者乎竟歸之公遂爲海虞人公正直不阿見諂諛取富貴者人道其名輒唾去家雖匱乏一髮不以干人或勸其隨俗浮沉公怒曰我豈不知多田兒有粟房耶弗聽後屢自懲創取老子語以曲全自號終亦不能改也縣被水災有司循故事督賦甚急民不堪命公惻然憐之率父老四三人往江浙行中書泣白執政者曰水潦殺禾民已無食又欲重徵之數萬生靈將化爲枯骨矣辭甚切直不少貶得獨賦一萬五千縣令張侯某思行均役法問計於公公曰役未易均也侯問其故公公曰侯館人之家其產最夥法當居上上侯果能平之乎侯變色而作後竟罷不行宣城貢師泰中書右丞相脫脫公之客來爲都水庸田使公以其儒者作長書贊之貢君覽其文論議英發憚而不敢近公遂不復上謁君子多之公雅好賓客雖甚貧必留連款洽惟恐其去顧氏亦能探

公志。鬻錫以市魚肉。不見其有難色。士窮無歸者。或館之終歲。衣且食之。無厭怠。年浴。僦客持券謁公。公視其家。僅餘粟五斗。公貸其五之三。故人羅氏子。將之淮南。盜竄為卒。盜所掠。裸跣走。公盡以衣衾巾履遺之。公消搖于門。見敝衣。臨履而踏雪中者。公呼之前。予以泉布。終不問其姓名。鄰有錢叟。閨門病瘦。無一治。醫事者。公命家人烹粥。日再啖之。皆得更生。公之急義。大率類此。然剛而能容。士有忌其才高者。構為篇章以詬。或尤公不之答。公曰。吾豈不能文哉。顧所見與彼異耳。未幾。遇諸塗。邀與共飯。且贈以白金。其人大慙而退。仲兄以文雄于世。公實其配之。公之子思先。嘗共編一帙。號為聯璧集。濂序其首。評公之文。如齊魯大儒。衣冠偉然。出言不繁。曲盡情。意人以爲知言。鄭氏出光之固始。五季末。避亂遷平陽。曾大父某。大父黼。尙宋宗室女。未嘗挾貴勢驕人。其弟行曰九十。僉以九十佛呼之。父愉老。十三通五經。年稍長。遂應博學宏詞科。會宋亡。乃止。妣某氏。妻即顧氏。先卒。男子四人。長思本。次即思先。由儒生起家。累官資善大夫。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以文學政事聞。次思宗。次思祖。陶出也。女子一。久。明月。適殷宗信。孫男二人。鵬。鵬。孫女二人。素瓊。素英。皆幼。公壽五十七。以至正乙巳十二月六日卒。以某年月日。與願氏合葬海虞山西歸蘭若之原。公歿之十年。以思先貴。得贈奉議大夫。磨勘司。顧氏贈宜人。濂官成均時。與思先有同僚之好。乃奉禮部尙書張壽所造事狀。徵濂爲之銘。濂嘗思士習之陋。志窮而氣。歎撫世酬物。一以詭隨爲務。公之剛毅凜凜。不逐物變。移其君子之人歟。雖然。中根親游孔子之門。尚不以剛許之。剛在古人。亦甚以爲難。有如公者。其君子之人歟。縱不得享人爵。以行其志。而天爵之在躬。固儼然無愧也。是宜銘。銘曰。

哲人立志。以剛爲質。遵道而行。不曲於物。不屈者誰。東甌之賢。其賦自天。其直如弦。狗鼠肆欺。翩然東去。歷覽山川。發舒壯氣。繡衣使者。一見稱奇。爭言可吏。謝而去之。乃潛厥心。乃游六藝。乃聘辭章。聊以見志。俯徇繩尺。往試有司。意我矯亢。黜去不疑。大笑而歸。肥遯不出。英英白雲。生我几席。淫霖化水。殺我黍苗。生民嗷嗷。孰地可逃。走白上官。雙淚如注。中誠感通。卒獨乃賦。化此呻吟。而爲謳歌。仁人之言。計功實多。室如懸磬。心則好施。視彼顛連。如己顛躓。解衣恤寒。縮食濟饑。貧夫聞之。寧不愧而俗。衰民散。師道不立。宜留一鑑。爲世楷則。胡爲長逝。魂入九泉。獨留遺文。虹光燭天。餘慶所鍾。有子能令。出鎮方嶽。敷政一柄。隨道之章。載揚清芬。佞人讀之。當爲褫魂。

故贈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陳府君墓誌銘

世之爲人子者。未嘗不欲顯其親。欲顯其親。唯載諸史牒。可以傳於悠久。然史法有例。非顯官貴臣。及助業殊異者。不書焉。於是往求辭章之家。採著行實。揭於墓門。及其至也。與史牒相爲表裏。庶或少慰念親者。商極之思。或者以諛墓謾之。此豈人之情也哉。台之黃巖。有隱君子曰陳府君。多馴行。年六十九。以至正甲午二月某甲子。卒于家。其年三月某甲子。窆于縣東龍壇山後。以次子昇貴。贈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階承事郎。昇權府君之行。弗顯于世。使其子志。持應奉翰林文字。同郡楊君柔哲所爲狀。來乞銘。予雖非辭章者。流其忍拒昇之請。而眺其念親之至邪。狀言陳氏本居福之侯官。代有仕者。至樞密

直學士。其尤著。漢字述古。世稱古靈先生。古靈。宋慶曆中進士。自浦城簿遷仙居令。其子若孫。因留家焉。厥後。自仙居徙鄞。或徙黃巖。黃巖。則府君之系也。家乘屢毀于兵。不能言其實爲幾世矣。府君諱勝。祖自德茂。其曾祖某。祖某。宋朝奉郎。有恂恂長者行。父章甫。獨守遺經。朝夕潛玩。視聲利事。恆澹如晚歲。尤能安貧。竈烟或終日不起。澄坐無愠色。府君奮曰。吾父固安貧。不思具澆澆以安親者。其人也哉。於是操廢舉之方。手盡心計。而經營之。未幾。貨財漸致。殷裕。撫二弟。甚至爲之授室。嫁女弟者三於名閨。一不以經父意。唯日具珍饈奉之。猶恐失父之歡心。父喜曰。吾有子如此。吾將含笑入地矣。人稱府君爲能孝。父既歿。二弟求異。府君不能止。量其所存。而三分之二。曾不數年。皆蕩析無餘。子號寒而妻。喻餓。府君惻然曰。兄弟一氣所生。榮悴頓異。吾有目。能忍見乎。乃出所產。復三分之一。人美府君爲能友。非特此也。族屬之中。若冠若婚。若喪若祭。府君無不助成之。鄉鄰有鬪者。多赴慰。府君以利害成。欣然悅服。而去。府君生平。以材自負。遭時孔艱。不得展其用。當酒酣耳熱。輒登山臨水。從容嘯咏。以洩其孤憤焉。嗚呼。若府君者。其可謂有志之士。非邪。府君娶阮氏。封宜人。慈柔儉勤。婦儀母道。皆可法。先一歲卒。子男二人。長敬先。寧國路涇縣主簿。次即昇。嗜學而知文。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孫男三人。長志。即來述銘者。好讀古人書。而精於科目之業。孫女三人。一適同邑戴韶。餘未行。曾孫男一人。文珪。予在禁林。銘賢士大夫多矣。其績用昭著者。易於言。而潛德秘行者。難於形容也。府君有才如此。使其從政。必察然可觀。則予之所書。極於焜煌。當不止今之所開列而已。惜哉。銘曰。

有稱無位。命也可傷。孝友行於家。孰謂非政之良。子令而仕。厥聲孔威。於輝命書。下賁幽堂。龍壇之山。薦此銘章。過者必式。尙知爲陳府君之藏。

故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王君墓誌銘

予聞王君孟遠名者。頗久。恨弗之識。洪武庚戌秋。待罪詞林。聞有命。徵孟遠至京師。召對謹身殿。授刑部司門員外郎。予悅甚。將修刺通謁。適修史事。未遑也。孟遠尋被上旨。與監察御史。慮囚淮浙之間。及其既還。始會成均。孟遠曰。未見君子。悠悠我思。今既見矣。喜將何如。予曰。僕之心。即孟遠之心也。孟遠大笑。已而別去。暨再見。又屬予曰。先人歿四年。墓上之銘未樹。已歷繁善行成狀矣。且夕重有請。願吾子昇之也。自是厥後。旅進旅退。於班行中。每遙見孟遠。各注目相視。彼此雖無言。而情好躍躍然也。當是時。孟遠貌羸甚。身弱。如不能勝衣。予頗疑其不久。樂人世者。復自解曰。昔張谷官河南。與尹師魯。謝希深。二公游。二公方康強。谷獨唾血垂斃。孰知二公既歿。而谷猶未死邪。此殆難以常情測也。辛亥夏。孟遠出爲鞏昌。隨西縣令。復來與予別。惓惓以銘文爲請。予熟視孟遠。心益疑。雖自解如前。終不能釋去。因勉之曰。孟遠宜自愛。此別未知何時重見也。余方戴星出入。不能執一船。錢至都門外。每一念孟遠。爲之戚然。弗寧。越三月。忽孟遠之子興來告曰。先君得腸癰疾。至泗州加劇。以五月二十六日死矣。予病瘍在告。聞與言。淚落枕上。嗚呼。孟遠固羸弱。豈應遽止於是乎。相聞餘十齡。而晤言不數四。豈意真無重見之期乎。賢者天而不賢者或壽。天之夢夢。抑自古而然乎。嗚呼。孟遠諱經。孟遠其字也。姓王氏。其先家鍾陵。宋初有諱

忠者。來撫州爲金溪場官。遂爲金溪人。會祖榮彰。祖寔。父善。母曾氏。孟遠習科目之業甚勤。夜坐恆至四鼓。目睫未及交。而鷄已再號矣。亟曰。天其味爽乎。復披衣而起。挾册映燿光而讀之。尋思家居叢紛。遷於梧山。又遷於雲林。皆有別墅在焉。星光湖影。飛落戶庭。間孟遠得以清其神思。益自放於文。沛然有不可遏之勢。松滋陳氏。建議塾曰。墨濤。聘余太史。貞爲五經師。松滋去金溪將二千里。孟遠徒步往從之。悉傳其二載禮之學。他諸生所造經之大義。太史命孟遠宣定。且曰。是不異吾所爲者。人讀之。亦以太史言爲誠然。非溢美也。至正癸巳丙申。科孟遠兩以是經取。江右鄉貢文解。值天下亂。不得上南宮。退隱漆溪。禮記疏爲纂要若干卷。其於名物制度。多有折衷。入國朝以來。侯君元善。以重臣出膺重寄。屢欲辟孟遠弗之就。已而歎曰。聖天子在上。我可終老山林邪。適徵命至。卽幡然而起。擢爲今官。詳刑鞫獄。人自不以爲冤。朝廷鋤劉東弊。悉用儒術士更張之。乃選孟遠爲令。方期孟遠有澤物功。奈何死之。奈何死之。同知泗州事樂景陽。通判王旭。亦哀孟遠之志弗展。共經紀其喪事。輿得以其月日。權厝州西大勝寺云。孟遠剛方人也。或有過。而折其非。視依阿取容者。賤之。不與交語。母老。有疾。且死。孟遠頓天。請捐壽三齡。益之母。驟然而蘇。後三年終。人異焉。所著書有金溪縣志若干卷。唐詩評若干卷。雜詩文若干卷。其一卽纂要也。孟遠之年。僅四十有七。其配張氏。元蒙古字學教授某之孫也。生二子。長翼。次卽興。某月日。二子奉柩還葬金溪某山之原。乃以前禮部員外郎吳伯宗之狀。來徵銘。初。予與孟遠交。嘗許銘其父之墓。尙未及爲。孰意先銘吾孟遠乎。人生非金石。歲月飄忽。誠不可以控搏。念之令人內熱。然孟遠固死。其書可以行遠。其子足以承家。其不死者。固自若也。視夫浪浪莽莽。變滅無跡。類浮雲者。又將何如哉。銘曰。賦也。既奇。學也。又腴。發也。孔時。胡不大其施。玉光之陸離。劍氣之參差。卒闕于斯。茲非人所知。實天之爲。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序

處之麗水。有文學政事之儒。曰項君諱棟孫。字子華。幼肄業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離戶限。時沈然若有思。縱出亦暗誦中塗。口作嘖嘖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爲本州青田縣學教諭。天歷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陪承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州清州事。丁內艱。不赴。尋提舉泉州府。秩滿而歸。攝鄉郡武守。累陪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遣重臣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陛君爲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卽致其政。隱青田之萬藏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羣聚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無別。有傷治體。揭其事。憲禁之。在福州時。有海賈林氏。嘗駕大舶。行諸番間。船上列旗幟。設金鼓。以備不虞。仇家誣其爲亂。事上。廉訪使者覓簿錄其家。君爲白之。活者數百人。周生用左道惑衆。日以烹煉金石爲事。愚氓無識。指爲周神仙。生藉是出入官署。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進樓火。役鉅事。數年不克就。君至。召豪右謂曰。臺門旅樹。古之制也。爾等有闕。虛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恤。豈人情也哉。皆來赴功。不日而告成。在莆田時。俗悍而少恩。或有忿爭。輒

搯兒童吭而斃之。持牒訴縣。多陷人於辟。君登者艾于庭。諭以父子天性。縣延數百言。於是更相戒曰。是爲推官。而用法不阿者。慎毋輕犯。其風頓革。在泉州時。適丁歲儉。道殍相望。防禦卒出掠鄉落。或至殺人。君知事且急。往白郡守。使玉立。共相俸倡。大商入金。易粟振之。一郡獲寧。至正癸巳。福安。羅源。古田。諸縣。姦民林君祥等。囑衆爲變。招江西妖人數萬。圍福州。閩海廉訪使郭與祖。檄君集溫陵。興化二郡。義兵爲援。君部署有法。分數不紊。帥之渡江。與延平。建寧兵會。城中聞之。士氣百倍。盜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攝二守時。莆田寇吳德祥。鼓三魁五社民。蟻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與大帥謀。高城深濠。極力備禦。仍命其婿祝彥方。直抵窟穴。歷諭之以禍。旣。德祥感悅。歸所執縣尹葉伯顏。縣尉薛徹。詣大府。以降。君爲政簡易。一以愛民爲本。未嘗求赫赫之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益力。唯恐或失之。君子稱焉。君之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郎。麗水縣尹。母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秉禮。道。率性。逢原。存誠。秉禮。率性。皆先後君卒。子女子四人。長培。卽彥方。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漢。潛。敏。致。女一人。君卒之明年。實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君青田。鳴鶴鄉文龍原。從先兆也。葬後八年。其甥祝金生。懼君行事日就泯。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乃奉叔舅。遵道命。來徵墓上之銘。予聞福乃百順之名。宰化權者。其施之於人。甚吝也。有如項君。以進士起家。歷仕縣若州。雖其末年。數經兵亂。卒能動與吉會。優裕康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君蓋厚矣。況有仁政以澤民。詞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予雖不及接君。遂按繁昌。令趙叔懷之狀。而件繫之。且爲銘曰。智之營營。才之蕪蕪。孰能與爭。矧文路以致榮。政足以發聲。宜豐而亨。文龍之壠。有松列旌。馬鬣其形。過者必式。知爲項君之塋。

元故從仕郎興化路總管府經歷李公墓誌銘序

公諱約。字審初。姓李氏。唐江西觀察使憲七十世孫。而憲則西平忠武王之第七子也。憲爲袁州刺史。遂家閩縣之宜春。五世孫服。遷分宜之白芒里。七世至時舉。宋忠訓郎。復遷吉之廬陵縣。忠訓生舟。迪功郎。龍南縣尉。龍南生允元。允元生去邪。去邪生則武。則武生誼。元初。廬陵鳳山書院主領。卽公之父也。公有大志。應進士舉不利。卽棄去。飄然游燕都。達官貴人。見其儀貌秀偉。舉爲茂材異等。著籍山縣學教諭。未幾。改龍泉。轉太和州學正。永州路太平寨巡檢。江州路學教授。廣東宣慰司。辟爲令史。以年勞上銓。曹除贛州路總管府知事。攝司獄之職。廬陵歐陽某。商番馬。道出于贛。必假館楊氏。楊述其泉。久弗償。歐陽與絕交。楊銜之。歐陽自番馬還贛。值灘險。覆舟。楊誣其詐。不輸稅于官。官下歐陽于獄。公廉知其實。白出之。楊服罪。張甲有妹。歸李乙。爲媿家兄弟。甲與周丙共牛而耕。丙僦乙屋以居。已而甲因他事。持刀自刎。死乙。與丙不相能。陳丙殺牛而甲不從。遂見害。丙不禁榜掠。自誣服。公徵其牛。牛存。遂釋丙。非辜。乙抵罪。富侯賴氏兄弟。無嗣。弟產二兒。曰邦獻。曰邦毅。弟以疾卒。漸卒。請於兄曰。願以邦獻爲兄後。邦毅弱。未有知。幸司其業。券俟長還之。越數年。兄亦卒。邦獻欲乾沒之。邦毅所繼母心爲不平。悉取授邦毅。邦毅訟弟與母賤人私。遂盜券去。吏持券爲奇貨。久不解。公召其兄弟于庭。泣謂之曰。官政成。卽代去。兄弟垂白相與居。與其殫財而健訟。曷若分財以全骨肉乎。兄弟皆叩頭請自新。且致二鹿。加厚幣。爲公壽。公卻之。兄弟

請益切乃受其一轉興化路總管府經歷階從仕郎其為政如贛州民冤得直者多請浮屠誦佛書微福于公公不顧也尉縣仙游令馬某虐川其民不堪陳一盜謀變焚其官署馬趨匿山澤中大府檄公捕一臺仙游民聞公至皆執刃嗷呼共縛一臺實檻車縣境帖然部使者謂非公攝縣事不足導民強起公赴之民復囑曰父母來矣公至未久馬遽出視事公辭歸老父百十人列訴部使者願留公使者曰李公義士爾能固請必不忍棄汝翌日老父剪髮為旗幟街使者命往迎公不得已從之燕香遙拜者前後數十里馬慚其庭中人以語侵公公正色曰仙游本良民汝既激之反乃嫉人撫摩之邪明當訟汝矣馬俯首不敢言會元早公徒步雨舍禁雨於龍湫或曰山高氣寒非挾纜弗可公不從既而大雨公遭疾趣具湯沐浴正衣冠而坐呼其次子樹曰今日午時吾將終還家可語同氣宜以忠厚存心也言未畢公所乘馬淚下如注公遂逝日薄暮民鬻髮見公乘白馬揚青旂疾行道上騶從甚都再入城障祠中成異之馬幸公死夜使人投石公家為妖怪民忿之列挺為備馬乃止一日馬同其黨五人縶城障祠五人者拜起見公據神坐其色毅然驚怖而出未幾皆暴卒馬亦為盜所殺云公壽六十三至正癸巳五月十五日卒丁酉三月充奉樞還鄉里某年月日葬于東向山之原妻郭氏男三人長徵次即充次永女二人適宜春彭琪吉水楊致道孫男四人誠諒諒諒即來速銘者孫女五人皆未行予聞天地正氣人藉之以生者存則為良臣歿則為明神此無他浩然不屈運行於冥冥之中誠能福善而禍淫也鄉先達喻公良倚為台之臨海丞有仁政其卒也人競夢為其社神列旌旗鳴鉦鼓而去自時厥後屢著靈響其事與公類類人心天理焉可誣也法當銘銘曰

浩然之氣塞乎玄黃君子養之至大至剛生為良臣死為明神有光燉燉亘古弗泯猗歟李公為政孔仁滌滌洗冤以子遇民逆雖無知公往捕之民競而趨致檻車執焉夢夢激此禍囚不以為動復思於公民之戴公不翅慈父翩然遐征我民心苦白馬青旂隨從師師入于神祠十日所窺嫉惡剛腸死亦不渝廟食有嚴生氣凜如銘以昭之偉哉丈夫

元故處州路總管府經歷祝府君墓銘

灑朝京師麗水祝君彦方以萊州通判引年辭歸詣灑請其先府君之銘曰昔季父公榮之墓辱表而銘之矣先君政事文行君子稱之而銘闕未具敢復持狀以請灑受而諾之未遑也及歸羅山彦方復命其子金來速曰葬距今五年矣銘其可後願終界之無讓按國史編修吳從善狀府君諱大明後避國號更之為大朋字公亮勇於為學古今載籍皆探索其大旨元延祐初受薦為武義儒學教諭以出粟賑饑陸吉之厨山鎮巡檢吉俗多喜譁訐女婦童子咸習法律如老吏府君至召耆老子庭告之曰所貴乎美俗者以人有忠厚長者之風今閭閻細民不務掩匿人過失惟以機詐相傾擠俗之誹薄孰加於此此固若老不能教誨之失也吾竊為諸君恥之於是父兄訓其子弟使為循篤姦安帖息既而以親老自免歸用事者惜府君才復起管勾台州杜澗鹽場場課額固重鹽課又瀕海海潮溢損鹽以千百計寇賊需家費償官猶不足相率遁逃他邑前吏莫敢為計府君言於朝得減額三之一及罷章安牛頭諸屯民賴以寧

轉處州司獄改永嘉鹽場司丞歲終課增倍都轉運司才之俾兼督隣邑五場有能聲至正十二年盜起龍泉江浙行中書命攝處州路錄事從擊賊真授從仕郎潭州路錄事未幾辟為掾屢受丞相命贊諸將幕府多出奇謀尋與大將語不合去十八年使者經略江南最其勞績承制擢承直郎處州路總管府經歷府君捐貲財助守臣石林忠愍公築處州城明年敵兵破樊嶺關關吏率兵遁道過府君里府君怒與少子桐山巡檢執兵當道呼曰國家養若曹以備難也今敵來不戰走將何為請亟返潰兵不聽刺獄獄死之城破府君不復有祿仕意築別業以居服隱者服日與士友遊賦詩為樂所為詩曰樵隱集凡若干卷如是者十有七年年八十二以國朝洪武八年正月四日終是月某日即葬焉先是彦方自安陸同知歸省府君謂之曰吾以六物步之當終於卯歲若歲行在卯其死矣夫彦方泣識之既而果然府君容貌凝重人望而畏服事母呂氏能孝呂多病湯藥必手製乃進日侍牀下忘盥濯之節垢積如漆弗顧也呂好佛老家書曲承其意同孝經刊梓摹印千餘卷以傳及卒刻木為像率家人事之若平生撫二弟有恩其一公榮名載元史孝友傳中公榮病躬禱于祖考請假其壽其一公旦早卒遇三孤兒與己子無異事先尤致謹先塋在良山月朔望走謁至老不廢建舍率側分田為祠祀之資佛老舍近塚墓者亦割田與之祝氏散居他郡歷訪其傳序之詳列於家牒里有官橋水漲輒奔悍民頗病涉府君造舟以濟斥田遺操舟者使歲籍之府君嘗創義莊合族以居建學以淑鄉之子弟志之所存甚遠舉其著者其餘可類推也府君娶林氏宋戶部侍郎覺之諸孫母儀婦道皆可以無愧前一年卒葬于良山而府君與之同穴男三人長嵩處州路松陽主簿其次名峯彦方也今以字行仕都邑二十年以政事稱少子即繼孫男八人鐵鋪金錠鉉鉉鉉鉉鉉鉉黃陵縣主簿鍾泗州判官一女適陳慶曾孫男八人濟潛潛潛潛潛潛源曾孫女三濂昔銘公榮墓嘗備載其先官諱里居固知祝氏之積累者深遠矣府君之行於家於邦無不可稱述不亦善為人後哉府君父紹祖之琦曾祖謝宋潭州司戶參軍其始遷麗水之祖曰贊以子坦為兵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河南郡公其墓在今宜慈鄉之杉坑至府君凡一十四世云銘曰

贈承事郎知吳縣事周君墓銘

信安唐衰五季相噬吞光祿始基赫有開麗水之族久愈蕃孟縣死邊炳焯動後生綿延于子孫惟君嗜學賢且文初為求盜化凶器奸誣為止風還酒海潮獨風把鹽困鹵丁號泣訴秋晏騰書滅微達天關逃復返歌至仁兵與屢參大帥軍指捕山寇如殲豚破家築城酬寵恩國難是赴寧顧身大兵西來捷如神守戍夜遁不敢詢君聞怒視手握繯舉家障道過且言國何負若棄不援海內既宴棲丘園日視利祿如浮雲匪惟有政可著論孝友內充外行教人有其一且難臻矧茲章明非味昏史著厥弟此其昆比德無愧銘宜均紀揚始終表茲墳幸木有朽名長存

以先十五年戊子八月十八日年五十而終。君擇地於吳天平山陰之龍池塢，將葬之。卜於玄武神，自始擇至啓塋，三卜獲吉。其繇曰：利爾後人，忠孝且賢，遂葬及君卒之明年，克讓將合葬。復卜得前繇，乃以某月某日，穿塋葬焉。元亡，國朝有天下，次子備，以才薦為和順令。三遷為通政司經歷，得推恩贈君承事郎。知吳縣事，張氏為孺人，於是成謂玄武之繇有徵也。備詣余，泣告其故。且曰：先君之善甚衆，備不能詳。其居家，妻子未嘗見其過行。按士大夫有禮，字於寡，有恩，皆教備曰：吾惟不自立，以陷於吏，老無所成，惟脩身治人恒道，莫大於儒。爾其勉焉。以顯爾前人，否亦足為善士。無效吾為也。備謹服于心，不敢怠。至于今，藉以祿食于朝，皆先君之訓。而先君已不逮矣。今既被寵命，俯為鄉邑大夫，倘不刻文于墓，何以修國恩而昭先德。願昇之銘。余曰：吳縣君生雖不遇于時，然善格鬼神而告以吉壤，德遺于後，而享茲寵贈，其得於天者，不亦厚耶。爾後人能繼忠孝，以承以昭，斯可以銘矣。君曾祖某，祖某，考必亨，孫男曰岸，孫女二，一適顧某，一在室，銘曰：

元故靜江路大墟務稅使王府君墓誌銘

王府君諱善，字復善。其先由鎮陵徙金溪，自曾大父重，大父榮彰，父寔，雖無仕者，皆以徽行聞於人。人府君成童時，人試以屬句，脫口成對，比物別類為精，已而學為詩，輒取能聲。年十三，父喪，去御家事，尋操奇贏之術，游七閩，家乃大穰，自歎蚤廢學，力迪其子以經術，築精舍一區，聘碩士居之，朝夕策厲，若斯須不忘去者，俄俾從師二千里外，習梁之儀，緒釋道塗，曾不以為煩，及見長子經，用禮經連領鄉薦，喜曰：有子能通經，吾雖廢學，政復何憾。至正中，天下兵動，江右化為盜藪，府君室廬盡燬，崎嶇攜家走山澤，能以智取，下帖帖然，寧且資用亦無乏絕。智者心服之，先是有授府君南豐醫正者，府君以醫為一藝，弗上方，欲大進，又薦為靜江大墟稅使，亦不就。至是，備然自放山水間，舉鴈屬客，撫髯高歌，遺落世事，或飲至一石不亂，未幾以疾終，壽六十三。實洪武戊申五月十五日也。卒後三年，當辛亥某月日，葬柘步山中，禮也。府君娶曾氏，子男三，曰經，承直郎，刑部司門員外郎，曰繪，金溪醫學教諭，曰慶，郎，蚤卒。女一，皆豫其培也。一天孫男五，曰翼，曰翼，曰德，曰德，曰有慶。子皆聞經言，府君之善行不止是，其事親尤孝，視聽恆在形聲之先，奉繼母亦如之，遇羣季，多友愛，人取以為法。嗚呼！若府君者，其所謂一鄉之善士，非邪。銘曰：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府君墓誌銘

子在禁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塚上之文為請，予憤蘇氏矯枉過正，以銘墓為嫌，每詢孝子慈孫之志，輒流毫為之。江右陳開時，客授丞相府，亦持國子助教，曾君士昂所為狀，來謁銘。嗚呼！開遇子特厚，何敢斬一辭，不發其先德於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範，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叔明之裔，有

諱伯宜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又自德安徙撫州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父宋鄉貢進士以忠，再遷鄉之槎溪里，祖鴻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生三歲而孤，依母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婦事，出言持論，意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郡縣相繼陷，聚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寇。府君頓足曰：事急矣，奈何！即驅馬入郡城，白暨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嘯成羣，所踞踏處，絕無一人禦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間，可得千人，甲冑糧糈，當一一自給，不以煩縣官。教其坐作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暨郡為之驚喜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即署文牘，遣府君間道白江西行中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即從所請，獎勵者甚力。府君還，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收劇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鷺渡。六月四日，進賢寇大掠城東，桂塘府君分兵設為四覆待之，期以鉦鳴為候，伏盡起，先令騎兵鉞敵，敵至，即退二里，賊果追擊，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突出，賊後，殲無餘者。省憲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檄靖安尹黃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次進賢縣直隸鄉，鄉有韓家岩，寇之窟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君欲以久困之，紹曰：鼓行氣壯，將寇是剪，公欲坐老我師耶。遂揚旛挑戰，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今戰不擇利，雖願，故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疲，鼓謀爭四出，府君注矢彎弧，獨當一面，賊至，輒殲之，轉鬪田間，時秋禾垂熟，馬餓亂走，府君中流矢，亟下馬拔刀，與賊步戰，連斫十餘人。

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禾穗所覆，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聞，特贈金溪縣尉，階進義副尉。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浮藻，嘗語人曰：君子當真知實踐，喋喋空言，何補於事功。當時公卿大夫咸與之遊，而揭文安公後斯，尤號為知己，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轍、危君素、葛君元者，番陽李君存、祝君蕃、豫章楊君益，皆使諸子執贄往從之。游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豐，輕財好施，與州里有空乏者，必周郵之，未嘗有德色。聞府君之歿，識與不識，皆潛然出涕。府君夫人，進賢楊氏也，諱叔真，世為儒家。其曾祖仲博，與子龍尾同舉進士。祖天璧，父居仁，母支氏，九歲失所恃，即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垂六十，痛姑死，幾不能喪，雖丁兵戈殘毀之餘，棺槨衣衾，皆極其精緻。且曰：老姑以女遇我，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兼報之乎。君子以為賢，當府君之歿，夫人痛不得屍還葬，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衣冠爪髮，藏諸櫝中，泣謂諸孤曰：汝父存時，吾侍巾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即汝父體魄之存也。待吾他日身故，當并冠衣與吾同穴葬。庶幾後世不以汝父為虛殯也。諸孤亦泣而識之。今洪武四年辛亥七月九日，夫人年七十，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日，聞遺遺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而近。府君生三子，長式，次庸，舉茂才，為柳州路儒學正，皆先卒。次即聞，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卒。曰石，曰榘，曰謀，曰位，曰儉，曰儉，曰儉，曰儉，曰儉。孫女六人，適胡琮、饒鶴、萬梓、文彬、黎應辰、胡泰。曾孫男九人，曰括，曰括，曰鄧，曰拂，曰挺，曰回，曰授，曰拱，曰拱，曰中如。曾孫女十一人，適王某、王某、王某、周某、某，餘幼在室。

嗚呼君子之澤何其遠而深長哉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照史冊世之相去雖遠子孫復能推義為忠期與國家殄寇則其所志甚大非直欲保族里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文當有關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不建人極靡靡民夷前聖敷訓為世鍾防孰遵行之其道彌章九江有陳合族而食流澤沛滂炳煥今昔元季政亂亂生楚蜀絳山跳踉執戈以狂有烈丈夫秉氣飛猱嚼齒罵賊誓不俱生躍馬入城掛拜上官披陳肺腑肯避險艱赤手一呼從者及千獸盾蛇矛勢將壓山揚旗出逐寇駭而奔是屠是劉勇氣益振時味先幾謀或乖違我以死抗我志敢墜人誰無死死能為國不忝厥家身又惶郵其氣之雄不隨物遷營魄來歸有風冷然爪髮雖微與四體同既樹而封松楸鬱鬱巫陽下招勿之四荒幽宮是藏有永其康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嶽市墓銘

嗚呼是惟景嶽潘氏之墓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都陽郡城者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聯輝貢書于鄉有司榮之為易所宅之坊為權秀至景嶽凡十有三世云景嶽諱樞景嶽其字也少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見朝夕芒角撐觸心骨間不吐出不已元季干戈倣擾吉安為劇盜李朋父子所據推埋之徒相推為雄長蠶食十餘州各置偽帥統之而自指吉安為窟宅當是時安福羅屠戮者尤酷至正甲辰冬王師下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嶽於上者召見與語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嶽獨署州事晝夜出入士馬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滅獲之景嶽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寇渠魁遠竄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與伐罪弔民之義耳辭氣激烈聽者悚畏持槩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嶽神色自如不為動衛公獨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因吾民者斬民爭去縛趨景嶽景嶽實空舍戒勿出自坐舍外日設薄糜食之女婦稍歸者俾以塵土澆而衆卒銜憤議乘夜劫舍中景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警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故景嶽具以實對衛公極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慙不敢譁景嶽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屬辨讞而歸之大兵還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潘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為姦利民訴于庭景嶽遣人跡跡之乃自西門入景嶽懼為變愈傷民不敢何問乃如所失償之兵後遺張鳥形而遞入荒茅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迹交道自景嶽之至流亡漸集樹苦廬以居會歲餘將有溝壑憂景嶽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構永新寨丁二萬鼓譟西下新附戍將賈某首鼠觀望欲下城門鍵鑰不聽民出避景嶽說之曰國家兵威之盛公所知也李明既順復逆其滅亡可待固不必汚齒牙願聞宋將岳飛能獲宜與民至今尸視不廢公能行之上必以公為飛矣公其有意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張甚乃擁景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嶽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潘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嶽走轅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

犯大兵攻永新景嶽集千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嶽白于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侮者別隊卒過郊斂人貨泉景嶽屬吏取之卒刺以矛景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將上其事軍帥懼痛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指其城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循舊弊抑農為兵景嶽泣告湯公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成能之民大悅景嶽遂即州署釋奠孔子復於股仲堪讀書設學以淑俊秀月旦十五日敷釋經史學華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為縣署為縣主簿階將仕郎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為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召赴闕下未及用而歿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桓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又二月奉柩葬都陽某鄉先墓之次禮也景嶽曾祖子培祖志道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號東湖適士一旦病疫將革胡氏披髮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汗後遇寇將加害景嶽及弟槐栢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為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真無愧奇男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子雖不識景嶽據江西顏文鈞黃虛所錄狀具著于篇而繫之以銘銘曰

元季釋騷兮妖民夜呼焚毀城邑兮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箴蓋失緒其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非為盜區亦既稽首兮入我版圖帝掄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饑吾哺兮危則我扶拔於水火兮冥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阻魄黃墟聞者酸辛兮淚與涕俱都陽之山兮降勢繁紆薦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元故湖州路德清縣尹陳府君墓銘

吏部主事陳咨詣予言曰咨試藝京畿時先生實為主司屢欲求銘先府君墓已而授河南行中書檢校官書有程竟弗獲遂前志及仕銓曹而先生謝事東歸晝夜恒懸懸入思今逢先生朝京師敢奉同郡字文材所據事狀以請惟先生界矜之子按狀府君諱嗣乃字仲貞姓陳氏世居湖之長興其先出自漢太邱長寔寔傳者于世曰某宋臨安丞臨安生某遷居郡城之南以費雄于鄉年九十乃終生某積學勵行有聞于時自號為庸齋庸齋妻施氏無子擇從子為之繼惟府君風指孤雛足以當其意因後之府君性軒豁開口吐肝膽好傾貲結賓客或有急難輒捐金以濟之既而曰人不可以無教不教惡足以明弊倫乃建義塾聘致名師州里子弟頗從者悉聽其入材多有成元季汝穎兵發蔓延浙水西髡削盜賊者相挺為變府君推牛醢酒聚年少健兒授以控扼之策盜不敢侵其境會朝廷遣使者詔民入粟拜爵府君慨然曰國家有急豈臣子顧私時邪首往應詔輸粟二千斛使者大悅即以上聞署府君德清縣主簿德清湖之屬邑府君素知其土俗視事始閱歲吏備人懷會未幾何張士誠據姑蘇兵陷湖州城守臣退居德清府君曰杭為東南方面之寄德清實杭之北門德清破則杭無實足之地矣宜急保之遂與上下謀竭力死守軍食或不繼以身任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買允丁方總兵事上其功狀陞為尹達謙帖木爾時以行省右丞相制行事欲招士誠降命府君持檄諭湖州為帥以離其黨與府君慷慨請行既至僞

帥延之上坐。府君為敷陳大義。何者為順。何者為逆。逆則罹禍。順則受福。繩繩千餘言。僞帥不覺屈膝。城遂來歸。丞相大悅。而府君不幸。以母憂去。自時厥後。府君度時事不可為。累辟不起。以至正某年某月日。卒于歸安縣之寓舍。享年四十五。以某年月日。葬于烏程縣三碑鄉賢子塋先塋之次。娶吳氏。有賢行。頗涉獵書史。至於陰陽醫卜種樹之書。皆通其義。後府君若若干年卒。遂合葬焉。子男子四。長即咨次某。次某某。孫男二。某某。嗚呼。府君以卓犖之才。少見諸用。已煨燼鑿鑿若此。况使盡其所蘊者乎。然而炳於幾先。長往山林。而不之返。非賢而能爾乎。今逢六合載清。禮樂文物之盛。比隆唐虞。而府君已逝。不及見。君子寧不為之太息乎。雖然。府君有子。以科目入官。政跡昭著。府君雖死。其不死矣乎。銘曰。

天之生材。或塞或通。抵繁於時。所以不同。有倬陳君。氣岸弘整。表裏一如。錙銖無隱。里有急難。捐金如泥。蹈彼水火。必思救之。欲明精倫。我建我塾。載揚師訓。開其耳目。元季致亂。亂如沸羹。浙河之熾。烽火煌煌。奮襟大呼。聚厥勇士。持爾干戈。捍我鄉里。出粟補官。句稽簿籍。隱然堅城。寇不可踰。封豕長蛇。據我大府。奉檄往諭。氣可憐虎。義嚴辭勁。直中其機。不覺屈膝。請降恐遲。相臣嘉之。謂為俊傑。軍威大振。孰得而遏。君則曰噫。此胡可為。大厦將傾。一木莫支。詩以憂去。遂臥不起。朝發烟霞。暮采蘭芷。令終于家。州里咸嗟。有材莫展。時乎命耶。靈風蕭然。吹彼墓樹。魂兮來歸。安此幽隧。

故民匠提舉司知事許府君墓誌銘

濂在詞林時。聞有衣冠之貴。許其氏而進其名者。宦游于外。不勝其思親之情。春華之朝。秋月之夕。恆至於瞻望阻涕。鄉友王內翰微濂為辭。以少樹其深衷。後四年。與進會南京。進乃言曰。昔者。思吾父而不獲。見吾父。固無恙也。而中心猶惓惓然。今父則逝矣。屢欲相從於泉臺。恐乖以死傷生之訓。輒苟存視息。以迄于今。然則何以自靖其心哉。惟墓門有石。可以錮遺行而敬休聲。夫子管厚我矣。敢緣此。故稽顙再拜。以請。願夫子終惠之。謹按歐陽時中所為狀。府君諱嗣宗。字原仲。姓許氏。其先洛陽人。有諱叔向者。仕唐為某州刺史。生安福。令繼。值黃巢亂。棄官歸。之萍鄉。萍鄉之有許氏。自此始。安福生二子。曰宗。曰載。皆多孫子。宋時。以文學自奮。為郡僚。及縣令。長者。前後相望。家牒幾于兵。咸無所徵。會祖某。祖季謙。某年進士。某官。父斗。府君生有異質。嗜學。弗倦。取六經百氏。晝夜探其精微。已而嘆曰。為學貴行。不行而能言。雖如簇錦。將何施邪。益轉心家政。旁及樹藝之事。久之。貨產產超於前人。遂以事親訓子。姓為務家。西百餘步。斷土為臺。引清流送之。奇葩叢篁。環列於左右。樓英涼翠。蓋鬱然。云府君建聚景樓其間。翼以衆芳。俯清。天心。水面。清亭。幽靜軒敞。一塵非。府君奉板輿游其中。俾童冠者。隨薦紳家。嘯嘯書。萃萃弗之解。稍有餘暇。輒集賓朋。雅歌投壺。以自樂。府君曰。可則可矣。苟不以禮自治。何以示悠久。乃稽諸子。冠婚喪祭之禮。肄習而行。復擇並舍。常稔之田。五十畝。焚其質劑。永收其入。以供四時祀事。州里之間。有函喪。單篋弗自支者。且振而給之。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當世大儒也。義府君之為人。結為交友。嘗寄詩以寓其意。至正初。當路薦為唐州等處民匠提舉司知事。命書既下。州人士具靈輿以爲壽。府君笑曰。吾秋髮種種矣。尚何情落官轍哉。辭弗赴。壬辰之亂。吳楚之兵。日格關弗休。唯萍鄉受禍最酷。父子相枕藉

而死。鄉無完家。府君能先事而避。轉徙餘三十所。一門能獨安存。不異承平時。及天下大定。府君退隱雙清精舍。林壑秀美。目斷無來人。府君拄頰看雲。繚綽輪囷。卷舒自如。悠然有會心處。則與高人勝士酣歌互答。有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已而遊微痾。卻藥不之御。氣息奄奄。猶力疾命諸子曰。而等當以忠厚繼其家。言訖而逝。時洪武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壽年七十有七。娶彭夫人。生四男子。庭蘭。庭秀。庭桂。庭春。庭蘭蚤世。庭桂今更名進。即濂所為賦思親辭者。入國朝。用上官薦。擢廣信府知事。階將仕郎。請寬賦。以恤民。修蘭以化俗。人懷之。孫男五人。觀。恂。惠。憶。越。三年二月十九日。藏府君於縣之名教里三峯山下。惟府君之讀書。不眩其文。而食其實。故以之治家。則大穰。以之奉親。則悅。而愉。以之勵子姓。則飭。以修之。辟地則能去危而就安。何莫非推其所學也。視彼膠固章句。資為絳繪之辭。以誣世者。有聞矣。銘曰。我經我舒。我已食其腹。我心之匪作。我將還其樸。智以全其生。禮以悼其薄。有家之穠穠。有聞之章章。有子之鏘鏘。維士也良。而可行也又方。采掇其英。銘以昭其藏。

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序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殷殷。靡莫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賢。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里行系。而造文曰。君姓楊氏。諱維楨。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八傳至唐。分為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嵩。五季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自謂為浙院。嵩之孫。都兵馬使伴。徙浙水東。又分為浙左院。伴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為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祖父振。曾祖父。以善嗜義聞。人呼為楊佛子。祖敬。父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承相宗勉。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姪。夢月中。金錢墜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論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為授室。俾游學。前東。窮厥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矚曰。此類不多於良馬。邪。躬為裝。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著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點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鴨。君廉其姦。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糾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食不下咽。度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內。報結。處於桐原。墓。族屬有醉。者。植竹節於前。節發。莖芽。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詮曹者十年。會有詔。脩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尋用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為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問有識者。多憐之。而君自如也。轉建德總管。府推官。陸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擿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陸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浪跡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脩纂禮樂

書。頌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高。疾且革。移住頰樓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提筆。撰歸全堂記。頃刻而就。鄰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兩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大明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於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墓為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遭惡疾。錢父母請能醫者。卒安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杭。鄭出也。孫男一。某。某。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鈔。春秋透天關。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瓊。洞。庭。雲。閣。祈。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為。董。子。時。屬。文。輒。有。精。魄。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賢。出。仕。與。時。趨。趨。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視。商。敦。周。彝。雲。謁。成。文。而。寒。芒。橫。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虛。盪。凌。厲。駁。駁。將。逼。盛。唐。嗟。閱。之。神。出。鬼。沒。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憲。司。紀。者。豈。君。之。文。無。不。投。贊。願。交。而。薦。紳。大夫。與。畿。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坐。無。虛。席。以。致。犀。觸。野。刻。布。列。東。南。間。然。其。風。神。爽。冲。無。一。物。繫。懷。遇。天。爽。氣。清。時。踰。屐。登。名。山。肆。情。遺。眺。感。古。懷。今。直。欲。起。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載。華。陽。巾。被。羽。衣。泛。畫。舫。於。龍。潭。風。湖。中。橫。笛。箏。吹。之。笛。聲。穿。雲。而。上。望。之。者。疑。其。為。謫。仙。人。晚。年。益。曠。達。築。玄。圃。蓬。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無。賓。不。沉。醉。當。酒。酣。耳。熱。呼。侍。兒。出。歌。白。雲。之。辭。君。自。倚。風。骨。和。之。座。客。或。踰。蹠。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管。人。高。風。或。頗。加。詔。讓。詆。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二。賤。而。賢。禮。之。如。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篋。視。之。平生。不。藏。人。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黏。于。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錄。人。以。小。過。黜。奴。負。君。金。度。無。以。償。適。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古。名。畫。為。西。隣。所。竊。其。伴。人。追。執。之。君。曰。吾。業。與。之。矣。無。賴。之。徒。偽。為。君。文。以。冒。受。金。緡。或。疑。以。為。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皆。知。君。為。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恆。謂。名。者。天。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人。多。崎。孤。坎。壈。以。終。其。身。視。富。貴。與。貴。猶。風。馬。牛。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貧。殖。者。不。越。朝。歌。暮。絃。之。樂。爾。顧。融。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百。年。間。聲。銷。景。沉。不。翅。飛。鳥。遺。音。之。過。耳。叩。其。名。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性。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益。立。若。嵩。華。其。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懼。流。布。百。世。而。可。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嗚。呼。君。真。是。已。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途。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磨。礪。之。能。精。藉。曰。既。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靡。育。以。成。君。者。豈。不。甚。修。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灑。投。分。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屢。極。玄。奧。聞。君。之。死。反。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故。為。其。記。其。事。而。又。為。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幾。招。君。歸。來。矣。乎。其。辭。曰。

魂瀾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潛于成些。獨騎麒麟。傷遺經些。袞鉞是非。嚴天刑些。執札以推。勢相傾些。

潘發厥辭。益崇傲些。芳潤內洽。光精外形些。離方遞圓。班部自寧些。流雲下谷。百里震驚些。鸞鶴鳥淵。天機呈些。鐵甲瑠戈。百萬宵征些。蒼翹盤盤。媚韶榮些。籠絡萬象。豪翰三靈些。彈壓物怪。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些。白鹿夾轂。五霞軒些。迴風傾雲。繩繩些。天人殊軌。誰強摟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盡乎歸來。返故庭些。

故宋迪功郎慶元府學教授魏府君墓誌銘

洪武三年秋八月。京畿多士較藝於鄉闈。予時被旨。與魏君潛。與聞考試事。既入院。復同館舍。每閱卷。相與共論定。所見頗昭合。將還。潛蹠而請曰。曾大父之歿。七十又八年矣。下棺之石。有竅而無辭。今幸得陪末議者。諒句。敢藉龍靈。以發其幽光。死且不朽矣。予不能辭。府君諱新之。字德夫。姓魏氏。世居睦之桐廬。曾大父才。大父演。父國賢。皆隱約田里。以善人稱。至府君始。以方學自奮。與兄升龍。從子雲。潛。受書。易於鄉先生王公某。已而三人皆薦于鄉。而府君繼擢宋咸淳辛未進士第。初授慶元府學教授。階迪功郎。未上。轉運司。檄府君考試永嘉。竣事。同列即治裝行。府君問故。皆曰。士之被黜者。將生譁。不如避之。府君笑曰。有是哉。毅然獨留。果有一士。頎然而長鬣。揭籬問去取之意。辭色甚厲。府君曰。爾文固佳。如犯不考。何士猶擄。枉非服。府君曰。某行某字。正係廟諱。吾以墨圈之。今猶在。命左右取示之。士慙沮。衆皆引退。及至官。以濼。洛。關。閩。正學為己任。推明中庸性道教。與旨。反覆殆無餘蘊。初。鄞。士。多。宗。金。溪。二。陸。氏。之。學。聞。府。君。之。學。翕。然。信。服。之。學。錄。劉。光。尤。所。畏。敬。光。嘗。集。解。孝。經。自。謂。無。所。憾。府。君。為。刊。正。十。有。一。條。皆。有。關。物。則。民。彝。之。大。者。光。不。覺。下。拜。曰。先。生。之。言。其。於。聖。經。深。有。合。哉。鄞。人。有。粥。新。書。者。府。君。閱。之。不。忍。釋。手。粥。者。曰。君。欲。默。記。乎。府。君。曰。然。曰。所。閱。幾。何。曰。將。盡。卷。矣。曰。能。記。憶。乎。曰。然。遂。琅。然。成。誦。不。遺。一。字。人。驚。以。為。神。以。書。遺。焉。浙。東。提。舉。黃。公。震。一。見。府。君。器。之。遂。以。文。學。孝。廉。薦。于。朝。會。國。事。日。非。不。果。召。德。祐。丙。子。元。兵。入。臨。安。游。軍。至。鄞。鄞。學。時。設。兩。學。教。授。號。東。西。廳。西。廳。教。授。王。樾。權。甚。奔。告。府。君。曰。吾。儕。死。生。決。於。今。日。矣。府。君。從。容。答。曰。非。止。今。日。有。生。之。初。已。定。不。若。聽。之。顏。色。不。少。變。及。事。平。問。關。歸。故。鄉。家。素。單。乏。齋。鹽。或。不。繼。府。君。負。薪。而。炊。扣。角。而。歌。謔。如。也。所。居。有。垂。雲。洞。因。倡。嗜。義。之。士。建。垂。雲。書。院。開。迪。新。學。孜孜如不及。講經之暇。與較。方公逢辰。潛齋。何公步桂。盤峯。孫公流發。為泉石之游。間賦詩。以見其志。學者尊之。號為石川先生。元至元間。詔王御史某求賢大江之南。縣大夫楊得藻。舉府君應命。力辭而不就。其風節凜然。人至今仰之。年五十有二。歿於元貞癸巳某月日。以某年月日。葬于柯阜之原。其徒誄之。謂府君精思而陋隨之習。知至而黜偏駁之非。自窮而達。不改其操。運去物改。弗涅以緇。蓋實錄云。府君娶王氏。子男子三人。良。恭。儉。子女子三人。姚。某。俞。某。張。某。其。培。也。孫男三人。鈞。錦。鈞。至。正。丁。亥。鄉。貢。進士。錄。桐。廬。縣。學。教。諭。曾。孫。男。四。人。潛。溥。浩。潛。乙。已。鄉。貢。進士。入。國。朝。為。尚。寶。丞。階。承。直。郎。府。君。篤。學。自。信。清。脩。苦。節。以。終。其。身。而。尤。注。意。於。易。闔。人。有。朱。英。湖。者。精。於。諸。家。之。說。與。府。君。遇。諸。塗。府。君。知。其。名。要。之。抵。家。朱。歷。叩。易。中。難。明。之。義。府。君。應。之。如。響。既。而。府。君。亦。叩。以。所。疑。朱。強。不。能。下。稽。首。謝。曰。魏。君。年。雖。少。吾。師。也。嘆。息。而。去。所。著。有。易。學。蠡。測。若。干。卷。又。見。先。儒。列。卦。畫。為。方。圓。圖。乃。以。己。意。成。三。隅。圖。

曲盡妙理。門人王德先演而傳之。嗚呼！自唐以來。用詩賦明經為決科。沈潛之學。常不足勝。夫浮華之習。往往為進士之業者。誇多鬪靡。嗤彼經生為不知務。夫窮經乃所以致用。豈其然哉。今府君以通百篇之書。第奉常。教名州。出處大節。綽有可法。茲非明經之所致歟。予因徇潛之請。序次而銘之。用規沈溺文辭。而棄經弗講者。銘曰。

聖作訓。五典行。開蒙部。著光品。孟稽之。為法程。性由緒。欲莫擷。陸有士。尊遺經。宋物改。遞巖局。虛作覲。雲為屏。傲弗緇。節逾貞。非窮研。行何成。世續紛。競華聲。文滅質。實漸名。苟視此。面發頰。柯阜山。八尺莖。序令德。鏘新銘。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銘

濂待罪國史。兼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游衍。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演。實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間來言曰。外舅季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垂。姓名無由自通。敢持編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者。願昇於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殿中侍御史棠。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亨。祖文明。父德翼。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溪。公為徵通租。新禮殿。建教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岩。鑄祭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度。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激勵。唯恐有懈。竟有二士。獲江潮文解。人多之。秩滿。遷處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為斟酌古今。筆為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罷。陳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州郡多釋。落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捐田為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道。孳孳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嘆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林煙壑間。俯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學。治易覽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為郡錄事。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是四方從之者眾。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事剽竊。而自成一。家。幽國忠宣公。闕過括。索而觀之。其稱道不置。公為學至勤。羣書無不歷覽。覽輒手節鈔之。為春谷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衍義。共若干卷。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鉤玄若干卷。弓冶錄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葬于龍泉縣安仁里。麻丘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宗憲一名觀。將仕佐郎。漢中府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遷承事郎。工部主事。即速銘者。次適湯。新。繼室潘氏。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柱。孫男三。同紹。子。惟人處。皆堪。有異蚩蚩之徒。以其自立也。所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遠。齟齬而不能進。則托辭章。以寫其

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浮沈岸序中。迨沾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書。惟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而取去之。其果何為耶。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國有道。政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橫經講道。露巧後學為多。其視懷銀黃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果何如也。尚奚悲。銘曰。

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值之兮。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德孔嘉。祿位之卑兮。蔑以振其華。摛文自耀兮。出史入經。鬼神靈異兮。雷霆震驚。忽斥豪英兮。困于醇熙。敷釋六藝兮。蔚為人師。日坐皋比兮。唯先民是程。誨言淪浹兮。學維蒸蒸日上。善人斯多兮。割剗染汗兮。不胃至和。視彼滔滔兮。三組銀黃。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隱世澆兮。懷古而悼。哲人不可作兮。盡然而傷心。麻丘之灣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播遺芳。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植。字國輔。其先處姓。居越之上虞。宋建炎間。遠祖從福。避台臨海之靖安鄉。至汝楫者。避難而以黃易處。今遂為黃氏。曾祖玗。宋宗學。積而能散。人稱曰佛子。祖居正。朝奉郎。父滬。母陶氏。府君十歲而孤。母夫人授以書詩。輒能省解大意。嚴自脩飾。不與羣兒出遊。家人皆異之。其兄曰棹。曰彬。以文學名。皆為郡教授。尤屬愛甚。日夕相摩切。浸灌稍長。遂刻意為學。名聞參出。二兄間。甫十七。薦紳美其才。補上蔡書院直學。既而郡守趙君鳳儀。欲辟為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有二。無疾而卒。府君為學。以六經為本。以躬行為務。以文藝為末。始以此自為。亦以此淑諸人。問之無不知。考其終身。無所愧於其言。其居家。延師。闢齋。族族子弟。之貧者。歲餼。則為糜道傍。以食餓夫。鄉人爭曲直。不能決。相率叩門以質。府君曰。甲理是。乙非。各悅而退。用是學者稱之為鄉先生。細民稱之為善人。妻杜氏。於夫於子。皆盡道年七十有二而卒。而六子勳。烈。杰。熙。皆士行。六女適陳又號。葉起子。陳學詩。戴夢祥。周應顯。鮑可殷。又皆不愧於士族。於是知府君之善教也。及府君歿三十餘年。而孫男之多。至九人。曰垣。陸童。厓。暨。姓。垓。孫女五人。其二亦適胡宗銓。吳貫。而曾孫男又五人。曰鏡。鏗。鏗。鏗。矣。於此。又知府君之德厚。而後人之盛。未已也。嗚呼。為善者。固不慕乎名。則人何所勸乎。故徇勸之請。敘而銘之。府君卒在元至正甲申五月丙申。葬在庚寅十二月甲申。杜氏之卒。在丙午九月丁亥。其合葬。以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甲子。墓在閭岸之青鼎山。云。銘曰。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誌銘

處之龍泉。有釋纓族。曰湯氏。自宋黎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舖。舖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旌為義門。至府君。益厲志。博行。石抹忠愍公。宜孫。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御史中丞。章公益。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光深。力薦起為教官。免強就職。未幾輒辭。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一日。卒其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

梓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錄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季弟梅次子燧來為後，燧生二子，緝、績，女一，適王德厚，孫女一，未行。燧嘗以瀛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季宗起狀，不遠千里來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荷墓門之文，抑而不與，尚何以爲扶世導民計哉！銘曰：

惟湯受姓，其出自商，以謚爲姓，源鴻流長，譜逸宗壇，莫究厥詳，徙于栢者，至宋寢昌，簪纓聯，義開赫奕，府君承之，祖武是式，粵自弱齡，嗜學尤棘，裏糧從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而奉經，心涵口詠，必咏其精，寒燈在壁，夜分猶青，無末不誦，無本不疑，發爲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綯，不可正視，亦持百函，應書而起，議苟不合，退修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秉心制行，期履大猷，自我先人，唯義之遠，關塾建莊，萃族之絲，從或有德，益出以百，居或亂味，加以塗飾，明揭教條，儼如星日，以究以釋，以衍其澤，往聘碩師，用緝教功，曰優曰柔，式昭式融，春秋釋菜，執禮愈恭，嗜意瀾俗，獲還瀟風，豈郵吾宗，不遠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燬，我艱我粟，爾哺爾七，繼以蓋牟，惠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釋騷，青田萃兒，是謹是嘏，彼暴悍者，虎擲鼠跳，欲起應之，屠劉恣駢，君登于庭，曉以順逆，不見禍首，身背矛戟，妻孥蒙戮，鬼不血食，爾盡白固，以禦寇賊，衆皆羅拜，願如右言，我刀我淬，我柵我完，我謀既叶，孰敢來于，威聲大振，寇胆遂寒，唯忠愍公，統馭三郡，麗陽遺孽，負逆奸命，公欲劉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靈，時取與競，君踰轅門，慷慨陳辭，脅從罔治，渠魁當誅，豈蚩小氓，惡得盡夷，公因開納，降者釋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祀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因鞫駟，顯步如千，望絕莫赴，君聞藍然，是何忍爲，即日戒行，囊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變以懣，君性至純，兼以沈毅，惡欲如響，嗜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履冰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從兄，允爲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孚于家，德則有餘，大衣長裾，見者翼如，歲時蒸嘗，尤極慎愆，出就齋室，心存沖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若，撫事接物，盎然春熙，揚淑隱慝，欲道之歸，里有斂爭，愛費爰稽，苟聞謠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表之正，况能周急，以蘇羸病，友有寄金，沒于兵穿，家惟一牛，償之弗斬，君德之施，漸漬益真，人爲弗滋，智熄糾紛，及聞其死，孰不沾巾，命謂斯世，不復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畀，量夫授地，孰富孰貧，孰有餘利，盎然太和，何有窮匱，阡陌既開，革公爲私，大將連圻，微無卓錫，民散無繫，民宜是綏，仁壽壽夭，乃政之基，奈何棄諸，藪若蛙龜，不有君子，誰復斯憫，登善扶義，其利維永，誠懇之心，實重耿耿，藜藿縱橫，申椒之馨，鷓鴣晝呼，長離習鳴，誰不改容，誰不愷情，歿而不旌，爲善者懲，彼有穹僭，吾棄弗顧，此惟布韋，發吾豔慕，大書瑩閭，表厥中素，此吾直筆，初非諛墓。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予侍講禁林，有少年生，持銅刻名印來謁曰：禮，劉氏子也，聞承徽行江西，過故人家，得范金圖記一，六面皆有，視之，則先生名與字具焉，問所由來，欲以奉先生者，死已久矣，禮竊恐棄置，謹買以獻，予辭謝，不欲煩人生拜，不肯起，予既勉受之，生又拜且泣曰：禮願有請也，幸先生無拒禮，賴人也，生十年而先子亡，先子之亡，今二十有一年，禮孤也，早先子之微行，不能悉知矣，所僅知者，倘又不屬立言君子，以傳則禮何以爲子，禮之先子，少有志事功，特以遘時艱難，屈於小官，竟不克施，以卒，既不克施，而復不得垂姓名

於久遠，是生死不遇也，禮竊懼焉，願先生惠賜之銘，言已，又泣且拜，予起立答，領其率行之辭，會考禮事，殿久未暇述，生請如是者四三，益勤不怠，今年生除龍江宜課司副，又來速曰：非先生銘，禮不能一日忘而去也，遂序而銘之，君諱明德，字作霖，幼有氣尚，若欲有爲者，不肯歸庸人後，爲舉子業，專攻春秋經，晝夜磨督，不暫輟，傳注數十萬言，歷歷記憶，倒舉可成誦，期以此致功名，嘗曰：使我爲某職，如此爲某職，當如彼，若素爲之者，至正庚寅，會江西大比，君曰：此非吾時邪，即束書往赴之，時有司以程式去取，君言時務，落落動人，見者咸縮手出舌，然卒以此不中，君感憤歸，閉戶讀書，益奮勵不衰，攻諸體詩，精敏，數出新語，又善字畫，飄逸有風韻，由是聞於紳間，廣東宜慰使與都刺聽君名，薦爲雷州路儒學教授，君爲教官，立規條戒訓，率先諸生，講說自身及家之道，殷勤懇飭，聽者忘倦，海南之言，有師德者，必曰劉先生劉先生，君既善爲職，聲聞日著，由雷州超授慶元路總管府經歷，綜挈名實，事集無滯，上下信服之，未幾，東境盜起，勢搖郡邑，君即解印歸，臥於家，脩竹樹田園，爲終老計，至正乙未五月，以疾卒，上距生年延祐丁巳，壽三十九，君之先，真定藁城人，祖浦隱，不仕，父巨，瑞州路總管府推官，遂居贛之贛縣，君娶廖氏，生子一，禮，女二人，禮即請銘者，能自奮繼其家聲，既葬於贛江之水東原，今以才俊仕，君子謂其能志之隆，祿則不豐，才之良，壽或不長，果孰爲之，嗣人其昌。

故贈承事郎大府斷事官尹府君墓誌銘

國朝之制，凡入官者，自七品而至於第一，咸得推恩及其先人，官有崇卑，故其恩有隆殺焉，今刑部尚書尹性，其爲大都督府斷事官時，嘗請于朝，德贈其父府君如其官，階承事郎，母章氏，封宜人，性既虔奉命書，積置推謹，復用黃綬，贈爲副墨，具冠服佩綬如法，俟燎於府君墓下，性竊自念，皇靈在天，覆燾九圍，惠澤沛滂，兼被存歿，苟不圖文，勒諸琬琰，何以昭帝力，下示後昆，乃屬其友鄭君思，先采檉，率行成狀，而徵灑爲之銘，灑按狀，府君諱元良，字子貞，會稽人也，世爲粹纓巨族，曾祖某，祖嗣宗，父恂，元温州路平盈庫副使，妣李氏，府君溫而克毅，卓識異於人，事二親，鞠躬盡瘁，惟恐逆其志，嗣使君歿于溫，府君不憚二千里之遠，涉滄江而往，艱難險阻，莫不備嘗，雙足爲之皴裂，扶掖而歸，卜宅兆藏焉，當是時，二弟某某，尚幼，府君聘致名講師，訓之以經，朝夕督策之，恩意備至，及長，各爲授室，已而乞析，嬰葦力，府君止之曰：兄弟同一氣，而生猶手足之爲一體，其可分之乎，弗聽，府君指田之礎，瘠者曰：此予之所愛也，指器之苦，竄者曰：此予之所常用也，盡歸我，厥士嘉其悉讓與之，閭井以爲難能，先是，府君之從父兄，既耆且貧，仰食於府君家，二妹亦未有所適，至是，各異居，咸使無所之，幾欲墮淚，性甫七歲，告府君以其故，且曰：非吾父是依，將時從邪，府君喜曰：爾真吾兒也，正符吾志，遂獨養之，終身，飭益費以嫁其妹，性後入官，尤以廉勤戒之，其言驗千百云，府君雖老，嗜學不厭，六經羣史，罔不研究之，每晨與挾冊映燭，光而讀，稍倦，輒拄頰看雲，出入敲齒間，窻然如在塵外，有嘉賓至，令庖丁治酒，殺相與劇飲，酣騰淋漓，燭不見跋，不止也，故爲之嫻連者，則曰：尹公其吉人哉，爲鄉鄰者，則曰：尹公信端士也，大抵皆得其驩心云，府君壽七十又

末天下大亂太和禍尤慘殺戮到鷄犬羣寇聞府君名指君廬相戒曰此王隱君家也慎勿毀之至今彼存君所著書有詩集若干卷丹經新注若干卷其生以至元庚寅十月一日卒以至正甲辰六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五以洪武戊申六月十一日葬于縣之千秋鄉新山大嶺之原禮也君娶彭氏能盡婦道前君一年卒子二人沂前鄉貢進士佑從州縣察舉試校官京師上以其才可用拜監察御史轉遷廣東提刑按察司事即來速銘者女二人彭道長劉以和其婿也孫男一人秦孫女二人尚幼嗚呼世之有功業者易於言而潛德積於躬而未及試者則雖竭其形容或不足以盡之蓋有跡者可窺而無跡者難知也以君言之際可仕之機而超然絕去托於神仙家言以自潤則疆於內者為何如使世而用世其勞烈未必不豐碩而規煌也抑予聞君之弟以莊博學而善文君與其教諸子以詩書植家聲光燦然起指紳間是亦為政之大者矣奚以必仕為哉銘以昭之聊以白君之志云爾銘曰

孰不知舉之而我則已之孰不欲彰之而我則藏之有崔者山我心樂之我書我詩我子教之若人之行君子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六

故晦巖居士王君墓誌銘

王之受氏凡四曰姬曰嬀曰子曰盧而姬姓之分復有二一出畢萬一出周司徒宗恭宗恭之族琅琊太原也萬之族則京兆河間也別有王叔氏王子氏王孫氏雖皆本於姬又所以別於二族也其在琅琊者散居江南今浙河東西多宗焉陸之桐廬有王氏諱璵字君玉曾祖宗善祖叔祥俱隱遯弗顯父希曾為文儒君性至孝母袁氏疽發於頸君憂形于色日烹藥以進殫諸方弗之驗君則泣禱于庭辭甚凄苦已而疽決膿若絮匍連不可拔君吮出之母輒瘳同姓有尙俠者藉權貴人為意氣效五陵少年所為勢煇煇動人人豔之反讓君為迂君曰吾性意不能隨俗浮沈君尤我固宜俄庚午歲儉道殫相望孰不退縮以傲善價君能出粟賑之歲丙子視庚午儉尤甚君復賑粟如初或曰王君非迂也其樂善人哉或曰王君之知非小夫所可測也君皆笑不答所居直香爐峯濯濯生翠若屏然君築重構其下時列俎豆集名勝士玩之嵐光浮動尊俎間從容嘯咏恍不知九衢有游塵也君積而能散州里有貧泉布者久不庚多取質劑焚去然質直無偽民有競者直於君君察其情辭曰爾過矣曰非爾之罪也各心服而還不翅認于賢有司或強君出仕君謝曰幸有舊田廬食與衣亦僅給祿非所干也遂以晦巖居士自號云年六十六以至正丙戌二月己巳卒于家以庚寅十二月丁酉葬縣之金魚岡配袁氏子男子五人和義禮備舉

皆克繼先志舉尤知嗜學當元之季復能合義旅以捍鄉井人德之子女子一人適袁采孫男五人主權衡口曾孫男若干人君卒後舉奉尙寶承魏君潛狀來求銘魏君謂漢末王彥方少有行義鄉里有爭訟者將質之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君之行頗近之魏君同里人其言當可信況君孝於親仁於鄉其先親其親而後仁乎民其志之殷吁嗟乎若人孰不粹紳子胡為隱淪豈命之屯吁嗟乎若人

故鄱陽劉府君墓誌銘

君諱謙字友諒姓劉氏其先出自彭城唐末有名汾者仕至鎮南軍節度使生十四子一子曰漢香始徙鄱陽岡譜喪至君不知其幾世君善積居之術以資維於鄉父母歿廬墓終喪事三兄謹慎三兄或醜酒破產君屢贖歸之因自懲以全其家他族昆弟析財致訟久不解君召而尤之皆頓首免冠謝相讓為善行已而割田來上曰微公我等幾為吏所魚肉且失同乳心敢奉此為公壽君笑而麾之自是鄉鄰有鬪者赴懇君得片言則拜舞去甚者能自愧搖手相戒勿使劉君知至正末兵亂且大饑惡少年烏合為盜惟埋剽掠無不為夜有執火薄君廬者君倉忙率妻孥遁泉布悉為所擄豪傑德君者部勒壯士捕少年屍之懸首于門君歸見之擲于郊縱其家收瘞盜聞置所擄戶外而去他日盜益熾巨室盡燬獨君家屹然風日中君時避地萬斛山為盜所執將榜以求金忽一人躍出曰此翁嘗恩我不可害不可害君賴以免性喜讀書積至數千卷為文辭貴理勝不尚浮薄人稱之高祖某宋某官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

魏程氏配室李氏前君一年卒子男子一德裕子女子二蒙古學教授陸士奇及胡璉其婿也孫男三人曰仔肩曰鼎和曰吉仔肩以文行名君生於至元乙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歿於至正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壽六十有九下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堂邱山原距君所居僅二里君既葬仔肩持張祠部丁所次狀求埋銘金華山中余以病弗及為去年春蒙恩召入禁林與仔肩會京師仔肩復申前請為尤切禮宜銘銘曰

行學於家而施及於鄉如彼泉流肇於濫觴其始則微其終則彰此為有德之士之藏雖亡弗亡

故高府君墓誌銘

高府君歿於建業時建業新附人情未安歿之明日其家僮即其棺斂權瘞西門之外郊瘞已聞關往報府君李子暉暉方從軍丹陽將遂僮卒于道暉因弗及聞一旦有告暉者曰爾父歿已久矣且即自軍帥往求之則當時執役之人皆征戍遠方無一人在者暉徬徨西郊外但見白烟涼草叢塚鬱鬱不知孰為其親體魄之藏號慟幾絕者數四自念無以慰罔極之恩乃命畫師識府君者追貌其象裝潢為轡軸事之如生雖若可以自解然終未足以盡其誠於是請國子錄張君丁件繫府君之行以成書謂予豫為之銘他日招魂旋其鄉欲具衣冠葬之且勒銘貞石以示子孫於無窮焉余不敢辭府君諱字伯舉姓高氏濟南棗州人曾大父溫金經略副使大父玉元至元中從大將平江南遂隸名於平江十字營萬戶府軍籍久之以功補其府鎮撫父珪隱遯不仕妣韓氏府君姓疏朗讀書傳頗通大義輒棄去喜騎射遇駿

馬必傾貨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既而中正鶴不失毫髮，觀者噴噴嗟賞，以為有將家子之風。然居家守於禮度，不敢稍自遠越。其事母夫人，飲食必親調，衣衾則視時煖寒而進退之，同里閉而居者多豪俠之子，剗腴擊鮮，日夜痛飲，以示侈靡。府君過而弗悅，唯見饑夫單衣，輒解袍衣之，輒膳啖之。唯恐有不及，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府君時買襦履藏之，府君嘗以泉布貸諸人，人久不能償，府君曰：「彼非負我者，特為貧所迫，故爾。」取其約劑焚之，其於物有恩類如此。至正中，江湖行中書察知府君才行，命隨蕭將軍捕寇海上。府君屢建奇略，將軍不能聽，府君嘖不發一辭。已而寇不可制，方悟不能用府君也。府君寡言笑，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去，嘗築室曰進齋，監察御史孟公昉為之記。人因以進齋號府君云。府君嘗教其子曰：「我家近於海濱，以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讀書，家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力善，毋為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為善士，我死日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饜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為名言。府君妻懷孟馬氏，生三子，長某，次桂榮，致于兵，次即，國子助教。府君享年六十卒於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墓在某縣某山之原，嗚呼！戎馬擾攘之際，人得令終者鮮矣。縱得令終，即具棺斂而藏之者尤鮮矣。縱得斂且藏，得有賢子孫追慕而不忘者，鮮之又鮮矣。縱有子孫日追慕之，其有狀其善行，求文以刻諸墓門者，則又絕無而僅有者也。府君之死，固為不幸，今有令子若，其名則武，其行則儒，其內則嚴，其外則舒，其超然拔萃者歟！其確然有守者歟！

故熊府君墓誌銘

熊以王父字為氏，蓋本於楚。熊之後，至會孫釋，成王封於丹陽，丹陽今之江陵枝江也。其後徙於南昌。若太常卿遠，臨江尉曜，戶部郎中執易，皆南昌人。執易為右補闕，與陽城同疏，極論裴延齡之姦。君子多之。其裔孫某，復徙居於臨川。某生釋，好施與，貧病無告者，賴焉。性嗜浮屠氏說，嘗捐田七千三百畝，畀其徒，其徒以居士號之。三傳至宋迪，功郎公琦，迪功生待問，亦迪功郎。待問生鄉貢進士紹祖，進士實生府君。諱本，字萬卿，一字萬初，幼穎悟，經史一覽輒成誦。父子自為師友，時家已窶，無藏書可觀，每假於諸紳家，懸燈夜讀，至夜分弗自休。年十五入鄉校，習科目之文，私試數占前列。十八即下帷講授，郡之俊又多從之。一時名士如澹軒孫公權、天備熊公朋來、麟洲龍公仁夫、文安揭公侯斯，皆交相推譽。或折輩行為忘年交。翰林學士承旨張公焄，方為郡學錄，尤與府君意氣相傾。會輒流連竟日，唯恐其別去。已而以尚書賈于鄉，再不利，乃歎曰：「場屋失得，是有命焉，我不敢必也。苟窮經以飭諸躬，其有不在我者乎？」吳文正公澄，倡道於崇仁山，中南北學者，翕然景附。府君遂負笈徒步往從。摘經中所疑七十二條，反覆詰難。吳公一一答之，中其肯綮。府君為之喜而不寐，聞論古文尚書，歷歷數千言，援據精切，辭意超卓。吳公器之，謂非時輩所能及。宋季時，須溪劉先生辰翁，以文辭名一代，人爭慕效。瀾倒波隨，府君獨疑其怪僻。非文章大家，因究極原委，著之簡編，質于虞文，靖公集。虞公以與己意，膺合亦器之。如吳公，且以函養問辨為學文之源。是勗，府君自此以講學構文為務，視世之榮利，如烟霞變滅，絕不足以潤之。向之俊又來學

者。至是益衆，府君舉聖賢之大指，諄諄誦誦，咸卓然有所立。雖其後更名他師，而篤實有質行者，則府君之所啓也。其過子弟，嚴威儼恪，終月不見其有笑容。夜則危坐，令其誦書，雞初號，則趨之起，風雨不少廢。府君之伯仲凡三，析財別錫已久，及父母歿，喪祭之費頗鉅，府君悉力自任，不以煩之。女弟一人，未有所歸，亦擇名族而資遣之。然天性仁厚，或以虛偽相加，壹接之以誠，而人自不忍欺。至於處義利之間，絲不苟也。生平不屑理家政，優游肥遯，不知戶外有山川之險，舟車之勞。每夕命鴉徐酌，哦古詩數章，陶然自適。如鴻飛冥冥，了無繫累。會四方兵亂，長子鼎，為校官廬陵，音問不通。府君憂之，往往形諸詠歌。一日，徧過故人門，薄莫言還，復張燈而飲，飲微醺，以鼎不在左右，悵然就寢。是夜，大雷電以風，鼓撼樓牖，作伊札聲。府君披衣而起，命蒼頭奴負階，親升而闔之。既降，忽呼曰：「予足輒矣，奴以肩窆之至地。」府君右手倚肩，左據階之齒，而終。時至正癸巳歲二月四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安葬某鄉貢進士天桂之孫女，能齊家。內外整飭，府君得怡業而無費者。黎氏力也。後十有一年卒，生三男子，長即鼎，入國朝，累官山東道提刑。按察副使。今遷中奉大夫。晉王相府王傅。次曰渙，將仕佐郎，開封府長津縣主簿。季曰晉，女二，一適趙激，一適龐舉。早卒。孫男四，曰綿，曰起，曰繩，曰昂。孫女一，未行。府君歿後三年，丙申之歲七月六日，始卜葬於金溪縣苦竹鄉之富塘原。其所著書，有讀書記二十五卷，經問四十卷，讀史衍義若干卷，舊雨集五十卷。虞公為之序，謂其雜著本理而敷暢，典雅而不阿。人以為實錄。外有朝野詩集五百餘卷。吳山錄三十卷。仁壽錄一百卷。吳山即記吳門問辨之所得者。仁壽，則手錄虞公之文也。今年春，予與鼎會京師，乃奉祠部主事張君孟兼所造事狀，徵予銘。夫自吳公繼承伊洛之緒，於將墜之餘，完經翼傳，扶掖闡幽，所以化導其徒者，多成德達材，出而用世，固顯融于時。其有隱于州里，橫經陳義，使人厲士君子之行者，亦往往有焉。若府君者，是已。嗚呼！師道立則善人多，源於吳公徵之銘曰：成口之里，紫氣蜿蜒，篤生偉人，大道日降，一綫之傳，洵乎將墜，勇撤其蔽，所觀者全。行知尊聞，問問南北，疊跡重肩，從者如雲。君鼓其篋，攜衣而前，無疑弗馴。雅與難測，孰鈎其玄。百篇之文，矧於萃經，孔疏鄭箋，曷其緜紛，蒙斯揭，日星乃懸，有光燉燉，屏斥詭誕，以表孤存。化行里州，太和羊綿，郁其成紋，其姿也定，乘化而旋，奚啻誦信，有子而令，珪組輝聯，遺澤之新，仰瞻飛雲，俯臨逝川，誰不翠呻，惟行之粹，惟石之堅，勒文墓門。

呂府君墓誌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國安，贛州興國人。曾大父某，大父宏略，父志熊，妣易氏。公生八歲，成將萬夫，長過其家。憐公黠慧，抱負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七言試之。即應聲成對，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尚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賓朋游，每逢令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饗之。酣暢淋漓，雅歌投壺，必盡歡而後止。歲甲申，大厲為人災，朝疾而暮即瘖，有一室盡喪者。積屍縱橫，無人具棺斂。公思之，與同右大姓謀，俾道家者流，禳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其上者，厲氣為消。邑宰失刺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嘗干以一髮私。鄉民謝氏，為強寇所誣，構獄案具將上。公從容一言，白其冤，謝獲免。終

身不令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五日造龍形飾以五采。鳴鑼鼓。鼓譟赤旗以為樂。觀者如堵。堵公河子姓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輒有罰。公蚤喪父。言及每垂涕。事母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愛弟民瞻。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天遺孤。以仁年甫十四。公鞠之育之。逾於己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尚幼。公為保抱。撫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於至正乙酉十月某日。瀕歿。精神不亂。呼水起盥手。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縣清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劉氏。諱福真。亦同縣人。家於寶城鄉。四子。復鼎。益三女。適劉平可。李永堅。張良貴。良貴妻。少房歐陽氏。出孫十人。女四人。子。躋法。從時。復實為承奉。常相與交游。極驩。復聞請銘公之墓。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取。皆可以無憾。宜勒銘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括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備者。從卯山遷麗水之東里。又至崇信。軍節度使。贈檢校少保。少保。始以政學著。夢得字少龜。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顯。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氣宇凝滯。沈酣於六籍。而旁溢諸史百家。折衷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技。端居若思。喜怒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檢抑無遠。雖經鏤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冠衣而處。下惟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為敷釋。與旨。攝其粗疎。入於密微。無不盡然充足。若蒙大濤而行。不知身之沾潤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氣進退有容。恆恐弗勝。其依戀慈愛之情。津津洋溢於外。饑寒哀毀。骨立。幾至於滅性。終身孝慕不衰。四時祭享。必極其豐腆。獲一珍品。不敢食。遇諱日之臨。設席奠酒。漿。蓬豆。蔬。羹。哭盡哀。追想容聲。竟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棟。孫。鄉友也。每稱之曰。吾交人多矣。生事葬祭。求無愧古昔者。惟吾子西耳。人聞之。無異辭。家雖貧。殺衣縮食。葬宗黨十餘喪。有告急者。輒視其有無給之。過庭之間。尤善於訓迪。嘗曰。吾家自石林。益衍書詩之澤。接武繩繩。至今十餘世矣。吾祖吾父。挺然於其中。尤以種學績文自任。其遺編所存者。可見已。故鄉且之評。必曰。儒紳之聯軌者。東里葉氏也。吾朝夕以思。唯寐始忘之。爾等毋怠事。累吾無以見先人地下。諸子聞之。更相勸勵。皆為文行士。里閭取府君以為則焉。年既高。幅巾大衣。踰躅於烟霞石間。嘯詠自娛。其樂道循理。一出乎性分之正。士大夫多慕之。故相率號之為樂隱翁。一旦遭疾。復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生不離父母。死安可倅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墓之側。魂魄或有知。當謹執喪具之禮。死且不恨。言訖而氣絕。至正甲辰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墓在喜康鄉上黃之原。曾祖懿生。祖泰亨。宋太學生。父浚。母某氏。娶趙氏。先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寅清。宜壽。守禮以明經貢。曾拜監察御史。子雖不識府君。幸與御史中丞青田劉先生游。先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德。未嘗不以為獎。贊者不難。而能傳經業者為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自非畜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君

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厲俗。學足以覺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銘曰。

括之顯族。葉最有聞。奕世書詩。以述于君。式遵遺軌。載揚清芬。隱趣恬淡。文氣鬱燾。內外脩飾。精寐克勤。彼鼓篋者。從之如雲。揚確古訓。辯詰道原。爾杞爾梓。我銘我新。小大異施。期集于勳。天道謂何。少微夜昏。八尺之筮。上生蘭蓀。采以釀酒。用酌君墳。

連州黃府君墓誌銘

湖之德清縣令黃以貞。自造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為塚上之銘。余以老辭。繼捧幣而進。余益以諛。慕受金為嫌。辭。然以貞請之益切。或至於流泣。孰無父母也。不覺為之感傷。因返幣而敘之曰。府君諱慧。字志高。黃氏。廣東連州人。世居城南龍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梁。宋大理評事。母蔣氏。府君凝重端慤。壹以誠遇人。發言未嘗弗踐。善貨殖之道。致家殷盛。或倖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內布帛。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乘物驟貴。輒殺直以平之。人有奇窮不自振者。具羞服以起之。雖釋老氏。其宮祭壇。為之音補。嚴飾所費甚夥。弗靳也。歲序之間。又率循其教。法事設醮。祠為民徵福。其天性嗜善類如此。州里之人。賴之一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二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己丑九月五日。以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寅某月日。葬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既而寇侵兆域。填與家謂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葬小水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德母儀。皆有可稱。子男一人。然。女二人。歸李某某。孫一人。即以貞。明經。行。由陽山教官。召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陸承務郎。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昔者。李文公習之。自為其祖實錄。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有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美習之之孝。今以貞之行。當無愧於習之。特以余文非昌黎。無以慰其請。不能不欲然也。雖然。徇孝孫之志。發潛德之光。尚可以人而廢之乎。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造銘曰。以誠勸物。其行乎於人也。以善遺後。其德參于天也。孫枝夜軌。其進欲凌雲也。本根發舒。碩大且蕃也。無善不報。敬啟若朝。敬也。太史勒銘。樹之于墓門也。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修官振唯。奉詔攝御史。行縣北藩。舟泝黃河。忽夢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稷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髮友。恨輸先著鞭耳。其情曠甚。及覺。慨然興懷。賦楚辭一章。擊楫而歌之。既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遺唯曰。徐生相從至鄂者久。道歸謁先。登覽湖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殯鄂城。東子胥臺下。嗚呼。肺肝盡割。裂矣。老身將何以能存。耶。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頗愛焉。當不靳於辭。即弗靳。徐生不死矣。唯泣為余言。余也不敏。無以寒其父之悲。頗聞徐生日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風雲變化。雷春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一人。入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秘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部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

欲負笈來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嗚呼。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鱗角獨能專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顛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子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祖某。父說。以進士起家。官承事郎。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徐氏。二女。皆在幼。其父俟報政返骨。葬廬陵。永豐之故鄉。且為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為善者或懼矣。夫銘曰。

故永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永豐。劉為江右稱譽之胃。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望。入則登臺省。出則蒞郡邑。人稱為名門。曾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特恩授新淦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中五經。誦之甚習。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履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君畧踐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從在選。升名奉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祥琴斯御。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開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歿。葬祭之禮。獨盡瘁為之。不忍毫髮煩其兄。餘曹積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中名重當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謂為實錄。府君為文無宿構。下筆滔滔。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乙酉二月十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二月二十二日。葬于折桂鄉烏江金牛臺之左。禮也。府君配某氏。子男子四。宜立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宜正。入仕國朝。為起居注。轉僉湖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傅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思紹。見珠。海珠。釋珠。孫女三。徐元。袁同。其培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湖部。詣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不承前訓。唯寐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致於此。命也。爾曹當自勉。以文學亢厥宗。即亢厥宗。吾死。目亦瞑。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躓。獲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三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絳之碑。未有所刻。豈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予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呂氏。諱文福。字壽卿。其先光州人。宋季。光為極邊。戎馬蹂躪。無寧歲。遂避去。金剛臺上。尋避黃之

黃岡。為黃岡人。曾大父某。大父某。妣某氏。府君幼喪父。鞠於大母谷氏。大母性嚴厲。夙夜飭導。必期底於有成。府君年十四。從事法家之學。稍長。唐律義疏。皆精原其意。比類相從。支分脈貫。必允契乎人情。遂以抑剛茹柔。洗冤澤物。為己任。時承平日久。未易得祿食。乃俯首試吏。巡檢之司。會部使者中公簡夫。持節淮西。聞府君名。召與計事。乘成愕曰。濠州之名。何以達上官之聽乎。府君笑不答。黃州守脫因不花。及萬夫長脫脫。皆怙勢受賄。貪墨之聲。載道。府君白曰。不去此。稂莠禾稼。安得而茂乎。中公然之。皆捕真于獄。正之以罪。中公名震淮西者。府君之力也。陞麻城縣吏。邑民被強盜所掠。訴之久。未克獲。元律。獲強盜至五者。補一官。里豪陳某。傲其利。縛略和尙等。賂麻城尉。煨煉成獄。文上縣。縣懼尉與守有連。不敢問。府君知其冤。竟平反之。縣令長搖手相戒曰。毋生事。腕可斷。此脂也。不敢署也。府君從容抱案。歷階而升。請曰。明公即宜署人命。至重。豈玩戲具耶。令長相顧。遲回不決。府君曰。不署。則已當中郡司。獄直達憲府矣。於是不得已。從之。活者五人。已而厭煩。杜門不出。忽野峻台出。館郡章。野峻台名。臣趙魯公子也。尤愛敬之力。辟為其府吏。伶優趙良卿。以利誘民家女子。教之歌舞。用媒街上官。執權行。無所不至。府君又曰。不去禍本。其能清政源乎。白府公。悉傳於法。從良者數十人。荒蕪歌以爭。山誤傷人至死。議者欲當之重辟。董辭輒不伏。訴于慮囚使者。使者漫不經意。疑不決者幾十載。府君知其冤。竟為白之。俄遷蘄州。未幾。即辭歸。謝絕人事。築存初堂。園中。延明師。儒教子為舉子業。一飲一食。必與師俱。時大母猶在。程勸尤篤。嘗刻日。甚於碑。戒家奴授食。惟恐後。師亦感其禮。遇有知無不告之。四方號士大夫。以術業遊者。久館之弗厭。漸行必有贈遺。人稱為黃之名雲。至正壬辰。黃陷于盜。府君攜家走南昌。尋為偽漢所據。偽漢之謀士。多府君之弟子。欲邀致之。府君執手。屢罵。衆知其不可而止。入我國朝。其子熙出仕。為縣浙水。西府君防閑訓迪。尤篤。蚤出。則世局鏖其戶。莫歸。必歷叩其所行。事且曰。某事當如斯。不當如斯。諱諱千百言。弗止。熙受教為清白吏。府君事母孝。遇人也。以惠。嫺友不能婚嫁者。助之。死無葬者。為給棺槨。雖屢求弗厭。性剛直。或有過。必面折不少恕。然遠近皆推為吏師。後學者森森立。左右獄辭。鈞連。有不可決。君片言之間。如庖丁刺牛。皆迎刃而解。與之遊者。皆敬而憚焉。不幸以洪武庚戌三月二日。卒於鎮江丹徒縣寓舍。壽七十二。以是年五月九日。葬縣東大慈鄉馬鞍山之原。禮也。元配葉氏。先十三年卒。繼配姚氏。子男一人。即熙。嘉議大夫。吏部尚書。孫男三人。謙。讓。安山。女一人。李希顏。其婿也。子聞之。魏文侯時。有李悝者。撰次諸國之法。為法經六篇。漢蕭何增之。為九。自時厥後。世益代增。直至三百有餘。為之章句者。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嗚呼。律豈易言哉。自非府君才識之明。斷決之審。孰能中其肯綮者哉。是宜銘銘曰。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子姓。其先梅伯。為殷紂所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如府君者。其始善。用而得其平者歟。

遂以梅爲氏。世居楚。鄭問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堯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演肆而老。勤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廡。補太廟齋郎。累遷尙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寔盛。成纘緒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某。祖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弟也。府君生而俊朗。巋然異羣。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輒能講其說。操觚屬文。五采翩翻。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爲舉子業。已而兼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會兄弟。問學深。人號爲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爲。忘年交。過從講案。殆無虛日。府君聞譽四流。僉謂揚風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數不。利。府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人。彼藉吾殘膏賸馥者。取青紫如拾芥。而吾乃輻柯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編十二卷。名門右族。慕其聲光。爭欲聘致爲弟子師。府君以親老謝不往。而問道考德者。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情。疎入於密。微而後已。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熙。燕南吳公錕。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臧否爲言。二公深加敬歎。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嶽重臣。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其不足輔。辭不赴。初。待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爲發有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賂遺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府君力白。使者復之。府君家素貧。事親盡禮。及沒。三年不御酒肉。雞初鳴。衣冠坐堂上。乘獨進。且令子弟奴隸。各從其事。無敢惰者。故能充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遇之有道。人有不平。赴懇於庭。府君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避兵寧州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寔以一疾不起。享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知大同潭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次煥。次鼎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桑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復持史官朱帝所爲狀。拜予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予嘗過宣城。郡守楊君觀。出郊而迎。同登壘樓。眺陵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先哲之思。梅氏爲宛陵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楊君遽以府君爲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久矣。今覽狀。知府君葬行。鑿鑿可稱。而又能護先冢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故陳府君墓誌銘

靖江王府。陳發。痛其父母俱亡。屬于學子。許隆業行。成書。謁余於詞垣。且拜且泣曰。先子居閩。客授將樂伍氏。不幸以疾終。伍氏爲殮。且殯。發年幼。弗克奉柩歸葬。與弟英。奉母夫人朱氏。以居家。甚憂。夫

人嘗泣曰。爾父之骨。塗殞異鄉。魂神無知。則已。脫有知。月苦霜凄之夜。寥寥將焉依。吾一念及茲。淚滿枕上。而繼以血。爾等宜自強。庶有以遂吾志。夫人親治絲枲。坐發兄弟膝下。手授書。使讀。讀至雞初號。乃已。發亦謹識之。期九。婦夫人之言。時天下大亂。干戈充斥。發聞行至將樂。中道爲亂兵所掠。陷虎口。數四。夫以爲無相見期。及發還。夫人撫頂曰。吾以汝發死矣。今幸一見。其天也耶。爾欲再往。俄夫人又不幸。以致發痛心疾首。將欲無生。今獲事賢王於藩邸。奉命南旋。隻影徒步。走三千里。躬負先子之骨。臥起與之俱。既抵家。與夫人合葬。阮山之陽。言訖。嗚咽流涕。既而又曰。發之先。光州固始人。五季末。來遷閩縣。有諱奎者。再遷長樂。傳九世。至德瑜。復返閩縣之嘉興里。德瑜。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爲端質先生。教諭生大父諱棟。孫至先子。皆儒學。子承。藉遺休。而用志不分。遂通上古之書。期以取功名。已而黜黜。輒棄去。而精研堪輿。歷數之學。方嶽大臣。薦爲邵武校官。謝不受。先子生平有大志。不得少見。事爲。齋志以死。發大懼。德聲不遠。聞然聞不聞。在執事爾。願哀於賜之。銘。言訖。又復嗚咽流涕。余聞發言。爲惻然傷之。爾父爲志士。而發願不得爲孝子矣。乎宜爲銘。君諱廷臣。字以忠。壽四十九。以至正辛丑七月二日卒。其葬之日。則今洪武乙卯正月十三日也。銘曰。

徽州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旦。字希明。姓羅氏。其先出於祝融之裔。受封于羅。子孫遂以羅爲氏。始於房陵。繼遷豫章。長沙。間飲之有羅。則又自豫章而分。其居西鄉。在宋爲著姓。有諱汝楫者。政和二年。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知殿州。以終。生六子。曰顯。曰顯。曰顯。曰顯。曰顯。曰顯。皆醇然有文。顯字端良。尤號雄深雅健。爲當時所稱。有爾雅。新安志。鄂州小集等書。傳于世。府君蓋龍圖之裔。孫累傳。至諱綺者。官承節郎。娶某氏。有子四人。而府君最幼。季兄迪。祿乃馬氏所出。妻汪氏。年十九而亡。無子。馬氏傷之。請於承節君。命府君爲之後。遂稱其兄而祖其父。府君事馬氏如大母。奉汪氏若生己者。歲時坐二母堂上。帥婦子奉觴爲壽。邈邈如也。其處同氣。間尤盡禮。訥然似不能言。諸兄有酒。而或使氣凌轡之。府君笑曰。兄真大醉耶。兄慙而去。疏遠人困厄。不能生。府君飯之二十年。及其終也。復爲斂。推而遷於州間。貧不能斂。手足形。造椁。以給之。鬪爭弗解。將赴。於有司。具蓮豆酒漿。呼而平之。社祠壞。民禁。無地。偃僂號諸野。爲屋而像之。環秀橋。敗往來者危。顧視不敢度。倡衆市巨木。構之。春和。木氣萌。農父入山。刈新條。以糞田。刈者家。單往往不食。而作。困頓道上。役僉人昇。淖。食之。府君之好施。不特此也。四方宦游。有過者。皆假館于府君。久而彌恭。瀕行。復有所。士大夫言及府君。必同辭稱之曰。惠人。惠人去。至正辛卯。斬盜起。蔓延至歙。府君謂諸子曰。國家養育汝曹久矣。今大盜攻城邑。正赤心報上時也。汝曹毋以老身爲念。當思爲破盜計。於是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隊伍。部領詣轅門。請自效。既而盜日熾。家竟以此蕩。至正丙申。春。府君避兵山谷。盜兵卒至。執府君。視其所服衣。府君罵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耶。行將作。醢矣。罵不絕口。盜怒。以戈春之。府君墮淵中。時諸子在軍。無知者。惟一女奴侍側。扶至家而卒。正月二十六日也。享壽六十三。府君

娶吳氏諱月字德明休寧人閱禮法甚得婦道亦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年視府君而加二齡子男三人守正宣明祖安宜明仕於國朝累官將仕郎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以治化稱然孝行醇厚曾割股肉以起府君之疾女子五人適汪道原吳履仁程欽文汪士傳吳宗壽孫男十八斗應潤祖謙童儀童山陽童喜童貴童貞童州童添童會孫男七人茂保萬保忠保恕保懼保羅漢保賀保府君卒之明年某月日與吳氏合窆里之官倍山禮也人之號丈夫者身都重祿而無遠志之可紀徒見其須鬚森張而已冠服委蛇而已是果何為哉府君以一身布之士其行乃彰彰如是孰得孰失當必有辨之者矣宜明久與子游素知府君之事遂為之銘曰

惠利之施無間親疎是為仁之推赤心徇國白眼督賊斯乃義之激吁嗟乎羅君非行之絕倫曷以致吾文吁嗟乎羅君

故府君墓銘

余官詞垣時編脩蔡玄與蔣敬偕來玄代敬致辭曰敬從遊於句曲伯融孫先生伯融總兵於括而歿於王事敬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今采輯成編將刻諸梓願為序以冠篇端予私自念近時為師弟子者一轉盼間如不相識然若敬者亦可謂之知義者矣必其有所自顯竊識之及余致政還山敬持元進士東原牛繼志之狀請銘其先府君墓狀中述其家三世以孝聞則其所稱述者深矣宜乎敬之制行不忘其師也府君諱成字公輔蔣其姓也其先為汴人宋建炎初屈歸南渡遂家建業之錦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字秀之母郭氏閩閩禮可為女中師府君生而負異不與恒兒同少長事親曲盡其孝敬一顧步之間常恐親之飢且寒盼焉懸焉若無所負身見親破顏一笑輒喜劇不知手足之舞蹈士君子咸曰公輔之祖若父篤於倫品人咸稱之為純孝而公輔又能繼之吾聞孝子之家其後必昌庶有望於斯人歟府君非惟能孝也其友二弟甚至庭無間言仲弟彬為泰州吏日先三年卒弟順先一年卒府君竭力經營其後事甚悉府君非惟能友也與人交務崇信讓雍雍雅雅絕不與物競唯恐傷之不孝以洪武七年五月十日卒享年五十五又九其年六月八日葬于城南檜雲山之原禮也娶劉氏子男一人一敬其字為行簡為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遊子二人長孟世次適徐信孫男一人真童孫女一人在室子聞孝者率行之冠冕人有行之者則百善至而百邪去府君能繼先人道而益有光焉以增夫名教之重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才雖而孝裁雲剪齒未能振德之華格運天經篤行于庭斯可通于神明味味思之孰為重輕讀銘者口當默然而與

故仙居陳府君墓誌銘

古者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於後世也嗚呼孝子慈孫欲顯於親也尚矣後世不銘之於鼎而以懸棺之石代之不自著名而假諸能言者述之其事雖殊而其心一也台之仙居有陳瑜者自縣諸生選入太學與予兒中書舍人琰交甚洽瑜方被旨嚴實稅於安吉而以父憂還

瑜患有以顯其親走湖州謁教授童君冀撫其孝行成狀復持瑣書走青羅山中請子製銘樹之於墓道蓋瑜之先本企華人六世祖始遷而子與童君皆世占金華之籍鄉人之言當取信於世此瑜之意尤加勤者也予何敢辭瑜之父諱嗣字自得母夫人青年喪夫以貞節自持自得養之無不竭其衷夫人春秋高沉疴在苜蔭虧不足以制陽痰液膠滯口鼻間氣弱不可出鬱塞無以自暢自得跪床下喘而吐之日以為常嗚呼汚惡人之所難近自得為之若易易然非其心誠愛親者不能也斯事且爾則凡謹衣之煨寒藥之降升食之蚤莫宜不言而可諭矣嗚呼人子之身親體所分也何敢有焉身且不敢有則凡痒痲疾痛舉切于心生養死殯必誠必信而無錙銖之不盡焉如自得者殆將無嫌於茲也使自得享有爵位則移而達之事君也必忠惠民也必仁臨下也必寬惜為時命所拘而所及者不過振其宗矧其比鄰而已可勝嘆哉孔子之教以孝為天經地義諄諄然著之於經予學孔子者也自得孝行有如是者烏得不揚之章之以為世勸乎自得性嗜學幼時厄於單窶查則注意米鹽細務夜則熀薪誦書逮長家饑饉遇有可於輒施與不靳鄉黨稱為善士生於元延祐乙卯正月十四日歿於國朝洪武戊午三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四下以明年己未某月日葬於某山之原曾祖儼祖淳父宏義母陸氏元配王氏先卒繼室董氏子男子三人長瑜有文學溫溫然如玉即來徵銘者次瑛次琳皆業儒子女子二適某某云銘曰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變友龍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諱興諱盛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賦翼翼人不見其意容兵亂家貧傾瘁心勸力營度綜覈卒完以充賦發餘粟振里閭溫而恭好禮而文遇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之期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葬也義鄉岡谷之原墓所也道弘道惠道杜子也張某呂某塔也傳俊供福寧偉孫也栢栢棠根栢栢管本儀禮敬會孫也今為國子生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闕銘以傳其志事悲也余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曰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為亂寇象山虜縣令丞拔縣及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費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縛魁首數十人跪于庭罵曰汝寇郡縣因命吏劫平民為害罪當死遂斬之故其餘黨迎令丞以歸郡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于鳳羅山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從賊者會君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闕復自閩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芭無子君以父命後

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貨聞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為學務遠大意能操縱放散貨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季嘗以通蒙古書為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黃巖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讜君者成悲傷之君妻葉氏宋丞相夢鼎會孫女繼蓋氏許氏子男二人用品好學通詩用益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在室孫男一曰帖銘曰

古重巨室齊于世臣望大聲隆可以鎮民或思亂伺隙以動阿而止之俯伏震恐若若細人勞而少功勢卑言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熱熱煮海樵山易化難熱世當治平不敢踰騰或逆其情懷扼阻兵乘亂未引嗚呼以起火矢風艘入寇東歸君曰島道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吐壯士盜不可長縛斬軍門以取峻賞天兵東來欲割橫屍聞難既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爾義勇以勸來者父老相繼環拜于塗非君有為幾受塗汚風靡之山圖畫君像此則其誠過者稽顙

李信甫墓銘

建業有信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信甫居家能惠其鄉信其朋友游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聽竟歸買六合市上物價減恒市人之半客道錢五十緡而去道人追之不及抵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于直視物倍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至正戊子八月日卒于家君妻郝氏再娶吳氏年五十無子或謂施金飾浮屠像當得子既而夢神人授二粟後十年連得二子長曰讓次曰讓鄰生一女適句容王某孫男四人曰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大父某某徙潤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以某年月日葬于某所來請銘疑言不妄右所謂視其子知其父者疑與君之謂耶銘曰

麗水黃府君墓銘

元至正中天下方晏然麗水黃君與可獨憂以為大亂將起著書十篇言政治關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可保不然矣矣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四方君即詣使者上之不聽歸臥于家後數年亂果作山東李國鳳經略江南見其書歎曰經濟器也致書辟之卒不起年八十以終君諱許與其字上世多仕宋不大顯七世祖太學生師恩與兄讓財以義稱祖國華父也年十七舉于鄉補太學上舍生君蚤孤知自刻厲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視慨然慕聖賢之學習五經約知其說尤深於易旁通諸家言目別業分咸得其統緒狀貌敦碩聲垂至膝下談辨今古事得失成敗如身預而目視者部使者行縣執賓主禮請見奇其才數欲薦之謝不從惟推所學與其徒相講授性剛嚴達人不能為卑辭媚色不據其心者遇諸途不正視然養母恭敬溫和極能適其喜怒母卒廬墓左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觀讀易著大意讀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為之說咸有所述所為文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宋卒時自

為挽詩謂將死既而病歎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虧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為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于葉節君妻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奎女一人適梁某居出也孫男四人曰夢池夢庚夢斐夢孫夢池以能文辭名仕皇朝為秦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住曾孫男四人曰維綱維綽君沒葬已久夢池持狀以書拜泣曰先祖既不得志於當時倘不圖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嗚呼其可余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揚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為善龜未形而言皆愚攸諱幸冰未泮視如平地政陽教廢安能久存天寒其胞有言莫聞言之在子從違者人之方迷聖賢所難叶遺書不亡家孫是紹載德昭聲是謂天道

錢唐沈君墓誌銘

司馬遷謂儒者之道博而寡要蓋自謂也非所以論儒者也夫自唐虞以來載籍世有欲盡而窮之信者博矣苟得其道焉一言可用之終身而行於天下矣謂寡要哉然近世師喪經晦為士者以強記多識為高而昧於力行問之則無不知措之於政則思不能於是選之言者可信矣吾嘗私病之以為儒者之道豈以多識強記為哉亦論其行與事而已其行誠非也雖多識強記為足謂之儒其行誠君子也為身則端為家則和何暇計其餘哉吾以是求士於今之世生者樂與之交不幸而歿者亦樂為之銘若錢唐沈君者固余之所願有述焉者也君諱禮字仲和沈其姓錢唐其所居少喪父母幼貧不能自存挾其弟妹歸金華康氏君獨泣曰我沈氏嫡也我去沈氏鬼安所求食乎願謂弟妹汝善事母我將求孟飯歲時酒先人墓上勿餓我先人為也母子相抱持慟哭而訣君家居素善書以應四方之求至君益刻若節縮廣致奇異罕有之書列度左右身處其中晝夜研索遇格言偉論可見於行事者則執筆書之坐右歲久至無虛處每日省觀期不愧於古人行一善則喜否則若不能自容其家人事之終身而不見其悖言戾行其同里之人服之有所爭訟必就而取正凡求書於君者視其色聞其言未嘗不歎以為君子人而君常以不得養母為戚元至正中欲徒步往求而浙水東西兵亂不果及道頗通而母死矣故君尤過哀焉平居多蔬食不啖葷肉祭享之日悲慕如初喪者君尤善教子次子新民年十七入國朝由鄉貢進士為太學生君遺書多至數十通皆勉之以忠國事上之道瀕終告其長子貴誠猶以孝友為言嗚呼是非儒者之行耶君之卒以洪武九年七月十二日葬以是月二十日墓在錢唐城西之金岡山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妻王氏能輔君為善二子貴誠新民一女適姚某新民嘗從余學經來請銘余嘉君行故不辭銘曰

儒道廣博而周通小無不在大雖窮橫布天下彼一躬得之成德推建功彼胡不知許以攻非儒之蔽乃其庸沈君好學守厥中六經諸子為垣墉聞義則喜善則從敦愿不伐持敬恭家化里閭服且宗使躋于位積愈崇抱德孔多壽不豐天質備之匪其凶刻辭昭潛鎮幽宮

莆田方時舉墓誌銘

余始銘莆田方君應元之墓。則知方君有二賢子。其長諱槐生。字時舉。尤以文名。心固識之。後聞時舉以郡守辟為郡校師。人尤稱之。余愈熟其名。而以未及見之為恨。然頗自意。余官京師。去莆不甚遠。以時舉之才。校師豈足以老之哉。余雖老。見之必有日。及余引年告歸。有以狀徵銘。署其後曰。文煇者。則時舉之子。省其狀。當銘者。則時舉。而時舉以洪武六年六月六日已死矣。及考論其死。故編民有怨其郡丞者。誣訟之于部使者。辭蔓連時舉。已自其誣。遣歸。及上官疑其獄有賊。再逮之。時舉恐。遂拜辭孔子廟。及其先祠。遍與朋友訣。夜半。給其妻子就寢。沈井中。嗚呼。其可哀也乎。按狀。時舉。儒者也。少資稟過人。受業于進士方君德至。及鄉貢進士鄭君稷。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十。輒為人師。善講說。為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為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國朝以校師辟。辭不獲。乃就職。為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髦士為務。恬不以祿薄勢卑動其心。嗚呼。時舉之所守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誕之祠。林文節公光朝。劉文定公克莊之墓。皆圯壞。時舉請于有力者葺完之。其先宋光祿卿偕。為郡名人。則祠之于學官。晉江知縣深道。墓為盜發。則治而瘞之。其族祖族父及外王父母。四喪未舉。則葬之。莆之郡乘。自宋南渡以降。廢而不脩。則陳于上而脩之。其家譜牒未備。則備之。嗚呼。時舉之所為如此。豈非君子哉。時舉謙遜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出言秩秩有章。與人交。藹然和翼。然久而不變。聞人善。則揚之。不置。有不滿意者。必論折之。使合理而後已。其務德如此。而年僅四十有五。寧不誠可哀乎。與時舉同時之人。有學不若時舉。文不若時舉。言論不若時舉。而都顯位。享豐祿。得壽以死者矣。而天獨窮時舉之身。又閱其壽。豈非命也耶。然命者出於天。惟君子能安之。而小人皆反之。安平命以行。而所遇有橫逆者。雖天猶壽也。雖賤猶貴也。以能全其天也。不能安平命。所為戾乎天。而僥倖得福者。雖壽猶天也。雖貴猶賤也。以棄其天也。然則時舉雖不獲一命。不登下壽。而所受於天者。白于鬼神。而無愧。質于聖賢。而可徵。又何足悲乎。辨而銘之。所以慰時舉。亦以慰其子也。時舉妻朱氏。故宦族。二子。長即文煇。次文煇。二女。適柯廉。能瑤。曾祖諱寓孫。宋某官。祖諱德翁。父則諱應元。其世見應元墓銘。茲不著。時舉之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山之原。銘曰。

南海高君墓銘

廣州南海之嶺溪。有士曰高君。字季卿。年六十有四。以今洪武十年十月三日卒于家。其存時。南海人稱其為長者。既沒。舉邑聞之。咸哀痛曰。長者亡矣。其家子彬。居金陵。聞訃。哭服喪。來請銘曰。先考之德多。彬不能悉舉。縱悉舉。恐人以彬私其親。不之信。言之公者。莫如衆人。衆人知先考者。莫於南海人之悉也。南海人之稱先考者。彬亦不能盡言。惟常稱曰。長者長者。彬自少聞而熟焉。願有以昭之。使弗失墜。又曰。先考居家。寬惠愛人。貧者有以濟之。患難者隨力所至。必卹之。故人稱長者不虛口。惟先生哀焉。夫長者之名。莫盛於漢。或曰。以其有長民之德。可為人長。故云。或曰。其德和善化人。如長養萬物之為。故云。或曰。

君子之別稱。其義之重如是。在漢時。大臣惟曹參。周勃。稱長者。萬石君之流。亦可為長者。其他以蕭韓。張陳之功業。不得以長者稱。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之文章。亦不得以長者見稱。其不易以許人如此。高君一布衣。人交口以長者稱之。則其德足以化人而然。不可以位論輕重也。自古國家。必以用長者而興。蓋其敦厚。可以鎮俗。和易。可以近民。其所為若遲鈍。而不知大體。似無能。而有遠效。非刻薄。微目前功者比。故賢者貴之。若高君者。未嘗有祿位。且感人若此。使稍假之位。其功德豈少哉。是宜銘之。以為流俗勸。君曾祖某。祖寶錄。寶錄之兄天祿。仕宋季。為茶鹽司提舉。父與立。母黃氏。妻李氏。先十六年卒。子男三人。家節。元季。嘗集民為兵。衛其鄉。既而遷金陵。將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周君墓銘

周君諱德驥。字仲良。其先汴人。宋靖康亂。諱詢者始遷杭之新城。曾祖諱曾。國學生。授迪功郎。祖諱慈。父諱誠。孫母汪氏。君少喪父。能自力學。問事母貧無以養。去就吏得祿。以奉母。及母患危。遂棄歸。躬調煮藥。問所苦好。而順適之。晨夕涕泣。叩額。語以禳禱之法。如其言。疾果愈。念母已老。絕意不復謀仕。有薦之者。不應。惟日以求母豫悅為事。食必俟母舉筋然後食。夜俟其就寢。然後見其色。和即喜。以告妻子。或有憂戚。輒離。自外歸。倘不見母。走問故家人曰。在臥所。趨床下。問體安否。安則悅。否必如疾在身。終日不食。平居必稱名。有問起而對。髮班白。未嘗言老。及母年八十餘。終。哀號踊。過者不忍聞。居喪治葬。咸如古禮。君有兄。亦老。病足。不良行。嫂喪。明無子。事之如父母。元末兵亂。奉兄嫂以逃。不辭勞勩。沒皆卜地葬之。人服其行。稱其為孝弟。及年五十八而卒。復以節孝私謚之。君娶武都章氏。其孝儉如君。年六十。哭君過哀而終。生一子。防。養君如君事母。一女。嫁白劍。側室。弟。遇盜。不屈死。生二子。一天一死。于亂。防既葬。君來請曰。先子之卒。以元至正己亥三月四日。吾母亦卒於後十五日。初合葬潘村先隴之左。今洪武甲寅正月三十日。復遷葬于昌西鄉下汪山之原。而墓石無辭。敢請銘。余曰。節孝君之行。如古人。固宜有後。防其人。也。烏可以辭銘曰。

故義士胡府君墓銘

府君諱嘉祐。字玄祚。姓胡氏。其先出於文定公安國之裔。有諱志寧者。宋宣和初。來知婺之永康縣。遂家焉。今為永康人。曾祖某。宋通直郎。祖時孫。父文。字實甫。皆隱德弗耀。妣張氏。府君幼失怙恃。雖然。思自樹立。蚤夜孜孜。無毫髮自懈。意。卒使貨產。逾於前人。然積而能散。遇貧。不能自存者。多與之。泉布。無靳色。人有急難。百計救之。至勢不可為。乃已。以信接物。如金石弗變。里黨有期約。成屬府君。一聞府君言。則曰。

胡亥昨斷不可欺矣。歲丁酉，括查盜起，殺官吏，焚府庫，蔓延永康。浙水之東，騷動縣達，魯花赤口也。速達而聞，府君有奇才，即薦上海右憲府廉訪使劉公，顧亟召府君與語，大悅。命府君集鄉里健兒，給以鎧甲，俾領之以殄寇。府君勸成部隊，教以攻戰之法，頗可用。一旦寇大至，府君列陣于占田，衆寡不敵，遂死之。是歲二月二十三日也。江南行御史臺聞其事，遣使致奠，材士大夫亦嘉府君之義，而悼其不幸。多爲詩文以傳。府君得壽四十有八，元配章氏，無嗣。繼室趙氏，宋格庵先生順孫五世孫女也。子男四人，裕、禔、祐、禔。女二人，長初、適鄭某，次頤，未行。孫男二人，榮、祖，正祖，孫女三人，忠、昭、清，皆幼。裕等既以丙午之歲九月壬午葬府君於鯉溪山之原，復具府君墓銘而納諸玄堂之南。初，子受經於凝隱先生，聞人步吉，始識府君。蓋府君之女兄，實歸先生，而先生之女，又適府君之子，裕、府君之事行，故先生數道之以厲人。人予頗得與聞之，惜乎府君百不一試，而竟資志以歿。然而君子有取之者，其捍衛鄉井之心，儼儼然不可誣也。人孰不死，若死於義，可以無恨矣。銘曰：

故王府參軍胡君妻項夫人墓誌銘

余授經青坊時，龍泉胡楨，嘗以律讀侍皇太子，研席楨因得從予游。今年春，予以總脩元史，被召來京，尋入禁林爲學士。時楨已擢宣武將軍，僉處州衛指揮使司事，間以其先府君王府參軍深墓上之銘來屬予，既已爲之，楨復泣曰：先子之行，幸托見於文字，而先母未之有述，幸先生憐之，敢奉姻家兄章存厚之狀以請，予義不敢辭。按狀：夫人諱某，字某，姓項氏，處之龍泉人。父某，母某氏，生十有七歲而歸于參軍。參軍同邑人，其父廷爲征東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夫人既歸之明年，參軍即往省，途補其省掾史。越九年始歸，初員外府君娶趙氏，生參軍及二弟，源、海。趙氏既亡，繼室李氏生某，恐夫人與家政也，使居於外。夫人無以自給，與隣人日事機杼，風雨滿溢，青燈明滅於一室，間人不能堪。夫人則怡然處之，父母憐其勞動，將奪其志。夫人指庭前水曰：俟此水西流，吾志卻當改耳。不聽。婦嬾之間，或譏請之，或勸櫟之，夫人皆不答。員外君歿，參軍自海外護喪歸葬，夫人相踵出迎，哭。參軍持夫人泣曰：吾爲親故，不獲與夫人居，夫人備歷諸艱，而能完節以待予，其與古之義烈何殊也。夫人曰：此婦人常事耳，何足上勤君子之念。慮其後終不自言，至正壬辰，中原兵起，浙水東州郡漸至釋騷，參軍從藩將軍，剪除鄉鄰華盜，間歲一來歸。夫人攜子女間闌，寨柵中亦能自安，如獨居時。己亥冬，處州內附，參軍朝京師，上奇其才，命爲右司員外郎。於是參軍迎夫人以來，時夫人已有疾，挾醫以從，行暨至，念及鄉里，鬱鬱不自聊，疾愈篤，遂卒於清溪之寓舍。實辛丑七月某日也。享年四十有二。壬寅返柩於處州，擇麗水某鄉某山爲家，以十一月某日葬焉。夫人性淑而行動，參軍有志事功，視生產作業之事，蔑如也。其補綴缺漏，締構生理，唯夫人是賴。及夫人死，參軍銜命在處州，又不能視其喪斂，每對予言，涕泗爲之濟然。夫人生二子，長即楨，次曰樞。一子曰章，其增，即在厚御史中丞。溢之季子也。夫自陰教不行，婦人女子能不易節改操者，何其罕也。間有以禮自持，欲起古人而效之者，人方舉誦而衆侮之，又何習俗之不美也。有如夫人之行，可不彰著以爲世勸乎。是宜銘銘曰：

乎是宜銘銘曰：狗歟夫人始終一節也，羣言沸騰，卒莫之奪也。相厥夫子有偉其烈也，乘化而盡，又何但也。予載之下，尚視茲貞碣也。

故茶陵貞母陳夫人諱氏墓誌銘

共姜守義，賦詩以自誓。孟母訓子，斷機而示警。貞節昭乎閭閻，誨言翼乎陰教。傳芳往古，垂則方今。況乎百世之下，聞風而起，勵志於蚤齡，收榮於暮景。其操若金石而弗渝，其訓類冰炭而加飭。曷厥命子，爲時名臣，有若貞母陳夫人者，其亦卓乎不可及已。惟夫人諱某，字某，姓譚氏，諱爲茶陵鉅族，其隱遺曹、裴、陽之山，如翠旗之開張，紫微之峰，若鐵馬之馳突，勢綿延而蟠結，氣網羅而豐達。清淑所鍾，嘉徵攸賴。故夫人之生也，皆雅之年，婉慧絕品，翦綴之工，不學自能。絲枲之習，共事惟謹。特鍾愛於親闈，蚤擇配於君子。時則有如陳府君諱某，世載徽美，生同里閭，雅稱詩書之府，允爲簪纓之裔。盟言既訂，童幼來歸，祥禎之應日臻，溫煦之福自至。逮及笄齡，益增遐識，祗事舅姑，備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雍肅之義。主中饋，知修潔之方，佐蒸嘗，盡休惕之敬，見稱耆長，表厲宗門。不幸年甫三十，遽隕所天，澧水秋竭，嘆蘭蕙其可憐。嶺松冬槁，恨女蘿其焉托。未亡之稱，弗絕于口，一醮之義，不改其節。有子曰某，賦資穎拔，稟識剛明，將寐翠經，欲明體以適用，參錯諸務，思致君以澤民。元之季世，四海興戎，乃崎嶇於兵間，尋盤旋於江表，適值聖主龍飛，羣雄川赴，慶風雲之嘉會，喜魚水之相逢。試以檄文，辭意雄偉，聽其談辨，籌策深弘，遂署爲東曹掾。當大將四征之日，正羽書交馳之時，酬答整暇，事無凝滯，會淮安納款，奉命徵兵，甫高郵之斯屆，俄僞吳之見執，抗論弗屈，陳義益高，因勸服其強悍，獲還於朝。署由是入贊省垣，出掌邦憲，協恭而庶政，惟和震盪而百壬自避，其典守劇府也。剴累政之極弊，登難集之積賦，政令所及，精采一新，其參預機務也，立經陳紀，期底隆平之治，獻可替否，益盡匡弼之忠。泊乎執法中臺，澄清諸道，自仙糾劾，而物無遁情，亦屢敷奏，而廷無留議。蓋持己清白，潔如冰雪，遇事果決，捷如風雨，所以姓名達于寰宇，政事書于竹帛，信無愧古之名臣者矣。先是，兵燹方張，母子睽隔，皇天錄賢念功，俾從間道迎養，賜之以金，積居之以室，慮恩寵使蕃，焜煌無比，勸薦紳之慕隨，形騷人之歌咏。會謂夫人德積于躬，祿被嗣續，身具膺於五福，養不減於三牲，安受尊榮，以及考終，衣食贖榼之厚，棺槨宅兆之佳，亦云備矣。夫人會祖某，祖某，父某，妣某氏，所生三子，長即某，中奉大夫，御史中丞，次曰克寬，壯年而天，次曰復，克荷家政，一女曰慕貞，未嫁而亡。夫人以洪武辛亥十有一月戊午，歿於京師之寓舍，壽六十九。中書省臣以其事聞，特降勅旨，俾歸葬於故鄉，發引就道，祭以牲牢，哀榮之禮，允謂兼至。明年壬子某月某日，柩還，用堪輿家言，卜地於某山，以某月某日，窆焉。禮也。予竊聞之，人材固山川而生，山川必藉人材而顯。瞻此茶陵，舊稱良郡，得名肇自於漢侯，高隱但聞於唐哲，年祀雖遐，簡册靡載，終無宏偉之才，符此高深之氣，惟中丞公生逢景運，展謀猷才略，以佐興王之業，用忠貞亮，上結萬乘之知，勳伐炳朗，聲華赫奕，理應有待，名始不誣。庸因造銘，并紀嘉績，使知枝葉敷腴，必有資於本文，流暢達，必遠藉乎源云爾。銘曰：

雲陽之山。聚靈孕益。簡生賢母。蔚爲女師。其一侃侃德容。溫溫令則。符章是其先後。惟式其二中。道遠屯良人。乘招。哭聲靡血。淚涕泉其。三。愛從青年。以迄白首。抱節自誓。終天獨守。其四。寒燈夜織。秋稗晨炊。棲志益勵。茹苦若飴。其五。欲亢其宗。唯迪厥子。熊膽成丸。雞聲起。其六。積學既富。受材復維。竟乘青雲。去從真龍。其七。泉司騰英。藩府效績。如鳳斯鳴。如雁斯駉。其八。三預政路。司憲臺端。正氣一暢。憂廢自塞。其九。探衣起庭。牲鼎就養。天龍日加。人榮莫讓。其十。慶綏福履。年觀期頤。風木不停。蓬露增悲。其十一。非有母儀。曷成令胤。勒銘巖阿。以表真正。其十二。

故胡母歐陽夫人墓誌銘有序

夫人諱汝圓。字某。姓歐陽氏。世爲太和人。父宗周。母江氏。夫人年十七。歸同里胡濟川。濟川素爲閭右族。其遠祖有諱箋者。在宋時以明經及第。爲南城丞。逢國大慶。獲封其父諱迪。功郎。母歐陽氏。婦人贊書中。有稱榮之言。遂取以名其堂。楊文節公嘗作記。夫人在濟川治家政。內外咸舉。至於科繇之事。尤加之。意適至正壬辰。兵亂江西。行中書徹濟川。充里之早禾。市巡檢。爲禦寇之計。早禾當龍泉。永新安福之衝。兇豎出沒靡常。一障之責。誠有難勝任者。夫入佐之。輸楮幣數萬於公家。募驍勇。植柵柵。相率固守。如此者十有餘年。卒能全其宗族。詩禮絲麻。如承平時。夫人之力居多。視彼強家大姓。熾於華寇者。相去不翅萬萬。夫人事姑樂氏甚孝。敬及嬰疾而亡。濟川與仲子子璣。方受事于額。夫人含泣視事。凡棺衾裝斂。暨寶祭百須之物。無不具。俟濟川還。始殯焉。初。樂事姑陳氏。盡禮。今夫人之事樂亦如之。議者謂如崔山南家云。夫人自漢癸卯。辟地武山陽。至于乙巳。江西州郡悉平。夫人隨濟川還故里。室廬已煨。於是相與經營。構祠堂。以奉胡氏四世神主。割腴田以充祭祀。而曾祖姑蕭氏。墓在梵安寺傍者。亦捐產俾浮屠主之。爲攝燈之須。其奉承先志而如此。其戒飭子孫。必令取則於先世。且曰。昔文節公記爾家之堂。有迪教勸業。樹家充宗之言。爾曹不可不勗。吾亦歐陽氏也。爾能勗之。則爾榮之名。未必專美於前矣。夫人素有疾。至是加劇。以洪武庚戌四月壬申卒。年五十有五。子男三人。子璣。子璠。子璣。皆克盡子道。子璣先夫人而卒。孫男五人。相授。祖授。宗授。孔授。仙授。女三人。適某某。子璣下。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前葬以鄉先生王君沂所爲狀來徵銘。先生以文學知名當世。狀之所述。其言宜可信。爲之銘曰。孝足以奉其姑。智足以相其夫。力足以植其門。有若夫人。其殆婦性者歟。其殆篤婦道者歟。

故秦母夫人金氏墓誌銘有序

歐陽御史秦君文綱。再拜而請曰。惟墓之有銘。尙矣。莫原其所始。所可見者。般比干之銅鑿。篆文。漢光武時。梓潼。恩君之墓。概大概以久託體魄爲祀。母夫人之歿。于今三十又五年矣。玄室之刻。既愆于前。懸碑之碑。幸具。又不勒其淑範於後。授諸右義。有或與焉。輒自造筆行一通。件繁而麟次之。願吾子爲之銘。雖不敢固辭。謹按狀。夫人姓金氏。諱某。字妙清。蘇之嘉定人。父某。妣某氏。夫人幼而孤。朝齋莫鹽。時有不給。即能惕厲。安於紡績。織紙之事。雖寒之折膠。暑之鑠金。不敢自暇自逸。日處閨內。人未嘗識其面。久之。族嫗。御無不合。辭稱其賢。同里秦府君某。游學燕都。還擇配未就。聞夫人之爲。請具六禮焉。府君遂贅女。

氏。夫人主饋。非精潔弗御。蒸嘗。密燕。悉中條序。一言一行。皆思麗于矩度。無違越者。生丈夫子四。長即文綱。次某某。女子二。適某某。某某。某某。女某某。合若干人。重紀至元己卯四月庚戌。以疾卒家。壽年僅四十三。夫人存時。諸子絕幼。唯文綱稍長。力使從名。遊神游。且曰。是子也。良吾將期其名。遂而身立爾。及文綱以文學奮揚于時。致位清顯。而夫人之墓木已拱矣。嗚呼。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往往因其子賢而名彰。聞有若夫人。素行固嘉。人何由知之。今因文綱有立大夫士。咸相謂曰。是良御史者。何人之子也。其父母之賢。有以訓之。成乎。於是夫人之譽。洋洋乎盈耳矣。文綱以道事君。益竭其忠告之誠。爵祿當益崇高。他時歸。載頒賚及泉壤。夫人之名。愈足以不朽矣。夫之墓。在縣之某某山之原。葬以某年月日。蓋與府君同兆域云。銘曰。

承天矩兮。循純熙和。惠其夏兮。有儀其儀。植術柔嘉兮。女中之師。熊膽和丸兮。麟其令兒。焉冠朱衣兮。符我素期。宜福其榮兮。闔胡悖之。墓不穢森兮。涼颺凄其名在弗磨兮。墓門有碑。

處州教授吳君妻丘氏孟貞墓誌銘

孟貞。出陽穀丘氏。世爲名。尙有諱某者。能挽強命中。夜樹火二百步。矢一發。應弦火滅。元至元中。從襄愍公。暖都。帥師平宋。辟爲征南元帥府參議。積勞行陣間。例可得一官。辭。遂留居括蒼。妾錢塘遊氏。生一女。即孟貞。復以貞爲名。始成童。輒哭。父佐諸兄奉母盡孝。以劉向列女傳自隨。指貞行者曰。期無媿此可矣。性恬靜。不樂侈靡。粉黛綺執之。屬悉斥去。唯節序稍一御焉。同縣吳君世昌。字伯京。年始加布。以明經領江浙行中書文解。問右族爭以女歸之。不聽。聞孟貞爲人。乃委禽焉。既歸。奉尊章。和先後。一周旋。矩護中。無論節者。六親交譽之。伯京女。行有期。冠服什器。或闕。孟貞挈己所有者爲助。尊章春秋高。內政悉孟貞所治。同歸三百指。洪纖之費。皆人念慮。不侈不陋。咸安之。伯京爲軍海校官。孟貞侍姑往。而舅留于家。寧海多鮭。蛙之屬。味頗甘脆。孟貞先寄而後奉。姑及歿。哀傷骨立。幾至滅性。孟貞視己子。與從中親之子。同日。舉家。執經。諷味。差服如一人。不能辨其親疎。至正丙申。歲大檢。斗米或至錢千。道種相望。孟貞縮食以振族。姻人尤以爲難。壬寅。兵起。孟貞避地青田。徒少微山中。語及兵革。每驚怖。已而深入周旋。林樾。蒼茂。目斷無來人。孟貞恆鬱鬱不樂。始首思。西歸。得疾不起。至正甲辰七月十又五日也。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柩旋葬。南明山。年五十七。生二子。長公顯。字從善。今以字行。次公顯。孫男二。維。繪。女四。綠。綠。繪。綉。先卒。孟貞質直無偽。不妄言笑。人有過。皆怒詰之。一旋踵。問照如陽春。於儂腹亦無怨者。晚唯喜讀易。篤於教子。懸燈而坐。不至夜分不休。伯京宋太常少卿。安國之五世孫。太常使金被拘。七年而不變節。還知袁州。而終。伯京以文學紹前人。入我國朝。擢處州府儒學教授。孟貞葬後之八年。當洪武辛亥。從善應州郡。舉以尙書試。孟貞嘗授林。轉工部。水部主事。陪承事。郎。從善久與子游。乃以從弟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公達所爲。狀徵子銘。嗚呼。孟貞雖讀書。子知不敵於薦紳之家矣。孟貞之制行。反章章若此者。其果何如哉。其果何如哉。銘曰。

政治兵禍與西東馳心儲格久弗舒竟觀化入於機南明山靈氣滋體魄寧闕于斯

魏賢母宋夫人墓誌銘有序

魏夫人宋氏諱秀英世為蒲圻晉家父諱某別號俊齋母某氏年及笄歸同縣魏君雲瑞奉尊章盡道中外多之君姑卒群踊哭泣幾欲無生絕酒肉弗御者三載其母沒亦如之此夫人能孝也魏君旅死齊安夫人瞻望弗及含泣遺家子載柩還或曰屍涉江蛟龍必覆舟曷若焚骨而還陸乎夫人曰焚屍之俗起荒胡函夏無是也棄夫體烈焯中逆天孰甚焉弗聽尋扶柩歸或又曰榘幸歸矣然不宜入內陰陽家謂犯大殺遠之不祥夫人曰吾夫也使居于外魂無知則已設有知能自安乎遂出擁入中堂朝夕哭奠毀瘠弗支此夫人知禮也里有鬻甲客豪族周乙家勢鴟張甚語周曰魏君死子絕幼且儒家多良田園吾善效魏君書偽為質劑示之無不得者周行其言夫人怒令家子辨於縣官久不直夫人檢魏君手書數通為左驗周雖効魏君書終不近事因暴白此夫人有識也夫人寡居久家益向落恬然能自安嘗立諸子於庭誨之曰汝父已逝獨老身之存內難未已而外侮又至一婦人撐支寧得幾何汝兄弟苦學宜當熊膽丸分陰是就庶幾有成若逐牧猪奴婦戲則子望孤矣諸子因備自修此夫人善教也夫人既老諸子卓然有立構新廬以奉之舍飴弄孫熙熙然自寧君子謂為苦節之享至正庚寅十月二月忽暈眩仆地已而起曰吾將不久於人世命昇棺至以水質之恐其有滲漏也又命懸衣於樞櫛有餘悉分之親愛者除夕連飲椒觴談笑自如明日乃辛卯歲元旦夫人出坐堂上子姓親戚各為壽畢欣然曰我明日將逝不復與爾輩戲矣為我謝某婦等各強食自愛至期沐浴更衣端坐如平時呼仲子謂曰吾年七十有六壽亦足矣雖死何憾語畢而逝其年十一月十五日權厝魏君墓左卜黃蓋湖東之某山以洪武某年月日遷葬焉夫人之子三人孟季皆天唯仲子觀顯任近白蘇州守擢參知四川行省政事尋以蘇為劇郡還舊職孫男曾孫男皆濟濟滿庭其名皆見濂所撰魏君墓銘茲不書濂聞死生之際最人之所難雖平日號知道者未免顛倒而錯繆如夫人者乃能炯炯不亂於垂絕之時非其所養之醇醲所見之高明得稔爾邪宜其著於率行有大異於人也嗚呼賢哉濂也不敏與夫人之子觀游視夫人猶母而又同出於子姓墓文之屬不於濂是托將安之乎濂因采狀中所列序而銘之銘曰伊夫人世饒豐秉純潔絕驕矜奉尊章竭敬誠協人紀則天經夫君亡涕泗零犯長江揚舟旋蛟龍避波濤平冥樞車奠兩楹遺澤訛登衆聽孰鴟張作鳥鳴侵吾疆蝕我桐辨質劑白狂醉外難弭內教與九熊瞻稽汗青成令胤佐明廷享脩祐至高齡齊物我一死生忽坐亡遊道形伊夫人衆德并勸貞石敷休聲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有序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善善行使為法於後嗣也斯墓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既歿其子熙因比部主事林士衡持狀來徵文濂雖不敏寧不一操觚以慰孝子之情也歟夫人諱道外林氏其姓也唐邵州刺史繼之後其先居莆田之朱倉至五世祖產高始別遷郡城之南曾大父少偉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違繩尺年十四而孤而

三弟儼然也夫人蚤作為梅糖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為之悅十九歸同郡忠門靖逸處士陳君高奉侍章以禮處先後以和族媚媚御莫不贊喜凡主饋非精鑿弗敢進烝嘗賓燕悉中條序必潔必豐尤不能自暇逸箕帚烹飪之事咸親澆之時挾腰人薛園葵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獲微羞上諸者長已則食淡雖不至飲弗帥也舅姑致執喪如禮卜葬壘山中崖路陡絕歲一展省春秋已高不憚往林氏六世大墓在縣之文賦里幸木相望每值暮春躬持象錢寓馬焚祭之祭畢涕泗交流曰子弟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區存者唯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久在人世即百歲後子孫有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履曰我父粗有不腆之田賦其人猶可供養爾幸為主之母使林氏為若故氏之餒鬼也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焯漳州路儒學錄前卒次即焯焯皆能文焯焯出後諸父熙連江縣學教諭女二一為比丘尼一適蘇隆祖孫男四奎習科舉學沒丁兵壁以詩經試銓曹擢為景州吳橋縣主簿陪將仕郎歸居尚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人晚遭世難忠門居第燬于兵燹而食貧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恤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壘山寓舍欽實承重熙扶攜為位哭弔者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葬夫兆其地在南力里赤崙之原禮也自襲斂逮于窆窆其經費實焯焯終其事云濂聞閨闈之家其風氣之所漸黃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書詩之澤浹髓逾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奉上也孝其遇下也惠其律己也儉其澆事也勤且惕然於春露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為女中之師乎銘以昭之庶以悼厥倫也銘曰有徽夫人葆醇熙只芙蓉為冠佩蘭蕙只蘭內之政飭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聘望家業只宰木成林動涼颺只霜露之感我其悽只孰知衰暮窮以羈只樂夫天命恆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崙之原南力墟只駸發幽潛潛勤貞辭只後千百載以為期只

故上虞魏君妻馮夫人墓誌銘

上虞魏君道全既喪其妻夫人哀悼不置乃自撰率行為書一通道其子倫來浦陽江上徵予述隱道之銘嗚呼夫婦為五倫之始生則愛恤歿又能致思而圖其不朽庸非盡其道者邪是可銘已夫人諱淑貞姓馮氏越之餘姚人父諱伯玉熙行素洽於鄉婆魏氏生三女子夫人其季也賦資柔慈父母尤所鍾愛非簪纓之家不行時魏君之父諱壽康實唐文貞公徵二十四世孫又以賢雄于時書詩俎豆之習翕然播于儒林間文獻黃公潛內翰柳公貫著作李公孝光咸相與過從醴酒賦詩至浹日始去其子弟彬彬雅馴亦重為昏姻未嘗輕就聞馮氏有賢女乃以禮聘歸之夫人既至孝事尊章如孝親友娣姒如女兒弟敬夫如見大賓匡輔贊助無所不致其情臨諸子如嚴師一動一靜悉規之以準繩不使尺寸踰越夫人雖生富貴家自幼不樂紛華靡麗之飾澹然能自安年踰五十猶服勤絲枲不衰取像人媵女亦各有法恩義並至退無後言者閭里貧窶之人苟有稱貸多不責其償月旦之評謂夫人嚴而能恭儉而能惠信不誣矣生四子長泰次倫以才學推擇為中書宣使轉補直省舍人次樟次良夫人生於元延祐

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國朝洪武九年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明年十二月十七日葬於縣北四十五里伏虎山之原禮也嗚呼自古以來公侯卿大夫下逮士庶人家無不資內助以為治所以順陰陽辨內外一上下也傳記之所載蓋班班可考不誣後世此義或乖遂致巧言如簧而數倫害政反為家禍君子每為之慨焉永歎有若魏君名閻之後防範固有異於人亦山夫人左右之力為多予甚嘉其行特製銘辭被諸金石以厲世之為人婦者銘曰

夫人之行貞而醇相家有道惟孝勤矧矧色養先見聞推此以遠和氣殷秩然有序天則均服循組緇忘明曠素執視作錦繡文如此儉德久且馴陽陰順軌榮光臻死生有如晝夜輪開之孰不心酸辛青山鬱盤類虎踞松柏九夾墓門謹此靈魄千載存後人慎勿摧為薪

姑蘇林君母墓銘

姑蘇林君以義請銘其母張夫人之墓其容戚然若有所遺余問曰夫人始卒耶則曰吾母年五十有四以元至正丙戌二月十三日終今三十餘歲矣然則夫人鮮子孫耶則曰吾母生四男曰以仁以義以信以誠二女適某某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曾孫男女又十人矣非鮮也然則懼其無聞於後世耶奚為爾戚戚也曰吾母事吾大父母如子事父敬吾父猶大資撫子與孫也愛而能節以禮其御蠶腹也未嘗厲言暴色其可稱者甚衆得其人而書之則傳矣吾非懼是也吾之所甚戚者吾不忍言也余固問之久之則泣而曰蘇之俗嗜浮屠法喪親以燼骨水瘞為貴吾昔無聞知而徇於俗卒後六日率柩化於吳江之東門外途之垂虹亭觀音閣下歸骨焉時未知其不可也于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嗚已莫逮矣每念及于茲心腑摧裂而不知天地之廣吾身遑遑乎若無所容也噫誠莫之奈何矣昔有葬衣冠之禮吾嘗聞焉吾母遺衣存吾已下地於長洲白馬洲南之高景山將以今洪武某年月日歸葬所以慰吾心焉耳不合於禮吾不暇計也惟先生刻文於墓左以塞吾悲且俾後人毋蹈吾之過焉嗚呼先王之禮亘萬世而無弊者揆諸道而合驗乎心而安也世遠教微外夷他說得以亂之於是先王之禮亡矣然行其說者未嘗不安之也而林君獨能揚然不懼于心天性之存其何可泯哉孝子仁人欲盡事親之道者視乎林君亦可以知慎矣夫人諱妙清林君父名某某林君通儒有儒行選為某官銘曰

故鄭貞婦賴氏墓志銘

貞婦汴賴氏子故為開人家宋南渡後有仕于溫者遂遷焉父諱某某氏貞婦生有淑質父母慎擇配偶會深之鄭君信與其妻王氏亦寓于溫素稱有家法其子曰誠字文質復俊爽異常倫俾歸之貞婦年二十矣貞婦奉尊章無違禮身蹈儉素不習流俗侈靡事三族以為能生二子德善而鄭君自李陽河巡檢遷廬之稅使乃徒合肥居久之鄭君歿反葬于深王氏念之弗置欲歸省丘墓誠飾板輿送其還未幾王氏歿誠亦以衰毀終深之宗人曰是母子者不欲忘其鄉土者歟蓋同葬焉因相地下時成禮貞婦聞之大恸幾絕即服惡笄服朝夕哭奠人有慰之者輒對曰我未亡人耳尚何言誓不再適以樹立鄭氏之

門如此者五十餘年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善既不幸早夭刻意訓德從名儒遊迄于有成今擢太醫院判官陪保沖大夫世稱其為有子貞婦生于至元壬午四月五日卒于至正辛丑七月十七日壽八十歲二子唯一存孫一人素孫女二人適太原護衛鎮撫金華吳翰舒城宋謙曾孫一人天保德念母恩如天之罔極欲圖不朽於文字間介安次王普狀徵余為之銘銘曰

鄭婦之行可謂貞矣其恆如松之不變其潔如玉之無瑕所以得令子以昌其宗嗚呼此非易所謂安節之亨者乎

故樓母吳氏墓銘

子既銘先友樓蓋君之墓樓君妻吳氏復卒其子仁與恕泣而請曰先母極孝于姑姑年耄氣逾弱左右手不能用先母夙興持帚具以往請姑坐榻上親理髮施膏沐訖躬躬而退且且如之雖遇寒之折膠暑之流金不廢復聞宗老言爾母之賢也胡可及也爾繁之薦無不蠲潔園內之政無不雍順與蠶蠹御之賤未嘗聞叱咤之聲爾爾父治家不卸勞動時粥環釧以佐餐資之費彼知飾珠玉侈衾衣以相夸詡其視婦道為何事世非無女婦也如爾母者幾何人仁等日夜腐心恐斯言聞者鮮也蓋若登之於文乎敢以墓上銘為請子曰吾母陳淑人其賢與爾母正類常思樹表墓道而一時故老凋喪竟無從求文爾之情為可矜實與予同也因不敢以荒陋為辭嗚呼爾母固賢矣使爾兄弟自言終涉乎愛私今則出於宗老之口其有不誠者耶嗚呼爾母殆得陰之正德而無幽吝之氣者邪金之精者聲必宏以爾母之賢又何思不遠聞邪吳氏諱正字德貞義為人吳樓世通晉嬭父洵母穎吳氏年二十一來歸享壽七十又九以洪武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卒其月二十九日合祔夫墓在縣之某某鄉西山之原三子仁恕愿仁恕皆從子受經良儒也一女適將仕郎鄧陽縣主簿方良玉孫一椿女二適吳榮丁宗元云銘曰

女位乎陰孰乘乎陽婦德惟柔孰充乎剛苟不失厥常乃家之慶叶西山之岡是為賢母之藏後千百年慎毋變更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 有序

鄭母蔣夫人諱某某字某某其先居光之光山五代末有諱光者徙毗陵再徙鄞今為鄞人光生宗宗宗生侃侃生贈金紫光祿大夫凌明光祿生崇寧某甲子進士某官贈宣奉大夫琬宣奉生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樞中奉生南昌通判贈太中大夫如愚太中生峴峴元丙辰進士刑部尚書寶章閣學士階正奉大夫嶸隱居弗仕夫人之曾大父也大父遜父某號處士善孫妣趙氏夫人生粹樸家進退皆有度處士愛之不肯與凡子初處士之女弟歸同郡某路學錄鄭方叔生某路教授覺民覺民字以道居弱齡時文行煜煜流聞處士喜曰吾久擇婿無踰此甥也遂歸之夫入既至事舅姑甚恭謹衣之煖寒食之早莫成懸懸入念慮唯恐有弗及姑患昧目教授君日候床下以舌舐之夫人必與俱問姑所欲為而退姑歿舅春秋高臥病不能興在衽席者數年夫人烹鍊藥劑候火性剛柔必盡其功乃進久而愈度舅常謂人曰吾聞孝婦當產佳兒有若將婦其子將充吾宗乎舅既歿教授君令舉日廣貴人家暨閭里之族競以

厚幣聘為塾師。家政悉仰於夫人。夫人不動聲色。具有條序。米鹽細故。日親澆之。而不憚煩。雖貧賤患難。有不恤也。教授有妹。適趙某。生一子一女。病手足拘攣。殊苦甚。夫人遣介候問。無虛月。及卒。嚮環劍為其棺。斂且不忍。遂送之葬。所未幾。其子亦卒。斂之如其母。竭力嫁其女於士族。中外皆稱其賢。教授君歿。夫人哀慟。幾致阻絕。戒從者治葬具。必誠必信。無毫毛可憾。既葬。歲時躬自省視。且將結廬墓左。以俟同穴。一旦無疾而卒。洪武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九。四年十月五日。附葬教授君墓。墓在鄞縣西與山之原。初葬教授君時。啓殯而雨。執紼者衣為盡溼。夫人泣曰。雨不克葬。誓于春秋。故在廟未發之時。得為雨止。今既在途矣。如之何。異日獲從夫子。使果雨也。其必少止矣乎。及是。天日清朗。送者縞素哭泣。盡哀而去。人以爲途夫人之願云。夫人子男子三。長曰駒。義烏縣學教諭。次曰真。鄉貢進士。臨漳縣學教諭。皆以文學稱于時。季曰鳳。某縣主簿。子女子二。一適同郡劉潛。一適天台葉亮。元季兵禍作。死於節義。孫男五。翁昇。同昇。東昇。允昇。復昇。孫女三。皆幼。惟四明官族莫久於蔣氏。重珪。疊組。幾與宗室相始終。故其賢女之可書。有如此者。禮義涵濡之功。誠不可誣也。瀛與故太史危君素游。備聞教授君之行。與夫人之賢。教授君之墓。危君嘗銘之。獨夫人未有所傳。前年之冬。扈從皇太子游荆山。真迎拜道左。惓惓以爲言。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駒復來謁。哀情如真。有過不及焉。瀛故特書其世裔之詳。俾勒於墓碑。以見君子之澤。久而不斬。庶可少爲流俗之勸。嗚呼。夫人亦可謂之有子矣。夫。銘曰。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七

大天界寺住持中禪師信公塔銘 序

大天界寺住持中禪師信公。示寂之十四年。其弟子似桂。謁瀛于禁林。合掌胡跪而爲言曰。先師之塔。在金陵牛首山者。則真骨與舍利之所藏。其別分爪髮衣履而瘞之。則四明之太白山也。太白之銘。佛真文懿大師國清羅公實爲之。而牛首乃師之全塔。反有石而無詞。不幾於甚闕典歟。居士深究內典。爲吾徒之所信向。海內尊宿。多發其幽光。豈宜於先師獨漠然忘情乎。庸敢援例以請。瀛來江表。聞稱師之德者。人人不能殊。則師誠有道之士也。文辭固無益於道。後之人欲求其行業。則將何所徵之哉。因不欲讓而謹書之。師名懷信。字孚中。俗姓姜氏。明之奉化人。父某。嘗爲某縣校官。母劉氏。夜夢大星墮室中。有光如火。亟取而吞之。覺即有孕。及誕。狀貌異凡。子性凝莊。不妄舉動。唯見沙門至其家。必躍而親之。稍長。受三經於宋進士戴公表元。經旨悉暢達。然非其好也。年十五。離家從法華院僧子思。執童子之役。已而祝髮爲大僧。受具戒於五臺寺。聞延慶半巖全公。弘三觀十乘之旨。復興之游。久之。且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煙海。苟欲窮之。是誠筭沙。徒自困耳。即棄去。渡浙河而西。凡遇名叢林。輒往參扣。下語多柄。鑿弗合。不勝憤悱。華藏竺西坦公。遊主明之天童景德禪寺。師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疑愈熾。一日。上堂舉化打克賓公案問師。師擬曰。俊哉。師子兒也。師自是依止。不忍去。就維那

之職。竺西入滅。天童雲外岫公來繼其席。命師司經藏管籥。文采漸致彰露。不可掩遏。泰定內寅。行宣政院。請師出世明之觀音。師策勵徒衆。視分陰若尺璧。唯恐其失之。天歷己巳。遷住補恒洛迦山。師不以位望之崇。效它浮屠。飭車輿。盛徒御。以誇街於人。自持一鉢。丐食吳壺間。鎮南王具香華迎至府中。虛心問道。語中肯綮。且出善提摩像求贊。師運筆無停思。辭旨淵邃。王甚嘆服。宣讓王亦遣使者奉旂檀香。紫伽黎衣。請示法要。師隨其性資而導之。二賢王。雄藩之望。首加崇禮。諸侯庶民。無不望風瞻敬。施資填委。姑蘇產奇石。師遂購善工。造多寶佛塔十三成。載歸海東。俾信心者禮焉。歸馬都尉高麗王。釋而吉尼。丞相撤教。以師行上聞。詔賜廣慈妙悟智寶弘教禪師之號。及金欄法衣一襲。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山天歷永祚寺。乙酉。遷天童。不半載間。百廢具舉。佛殿之役最鉅。亦撤斲而更新之。丹輝碧明。照耀海濱。師建塔中峯之祖庭。慨然有終焉之志。己丑冬十月。江表大龍翔集慶寺虛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文宗潛邸。及至踐祚。建佛利於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其兼任持事者。若笑隱。訴公。晏芳忠公。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亡何。毀于火。忠公新之。唯海會堂未就。而化。僉謂繼忠公之闕。非師無以厭衆心。往反者三。師始赴之。暨升座。提唱宗乘。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無小無大。皆瞭然親戴之。或謂龍翔初政。稍示威嚴。以懲驕慢之習。師笑而不答。師度衆誠感孚。乃出衣孟之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一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盥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歎。侍者咸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契。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雲。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壽七十八。臘六十九。停柩七日。顏面如生。作禮者旁午。而名鄉蠟炬。積如丘陵。九月一日。茶毘於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燦爛。雖烟所及。處亦煥燦然。生時以寶瓶。光發瓶外。其上足弟子某。以某月日。坎牛首山東麓。爲宮藏之。復建塔於其上。師賦性恬沖。喜氣溢顏。問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頷首而已。然進脩極勤。自壯至老。雙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燠金寒。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芬郁異常。非世間者可比。嘗大明兵下金陵。僧徒俱風雨散去。師獨結跏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仗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寺。寺之通根在民間者。遺官爲徵之。師之將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州。上嘗畫而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上問曰。師胡爲乎來也。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上還。聞師遷化。衣與夢中同。大悅。詔出內府泉幣。助其喪事。且命堪輿家賀齊叔。爲卜金藏舉蓋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之加。近代無與同者。師有五會語錄行于世。其傳法上首。則雙林致凱。江心慧思。大慈寶定。某利寶璋。瑞岩文淵。保福宗秩。翠山志理。淨土永顯。妙智淨瑠。定光文撫。某利明晨。天華士謙。豐安至慶。聖泉普輝。福林道異。五峯普錫。石門永泰。霞嶼元良。廣祐永瓊。皆其人也。惟昔天童坦公。以一真之學士。承松源四葉之傳。黑白趨慕。儼如毛之有麟。甲之有龜也。師亦以真承之。故能樹精進幢。持金剛劍。入般若關。歸然爲一代人天之師。此無他。真則不妄。不妄則近佛之道矣。宜乎遭逢維新之朝。上簡

山依師於興福。依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篋、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即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岩則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別理隨緣、究竟結疑、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沈涵之。至於恩清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進。澄公甚器之。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即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自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禱。法師力為經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敝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彌陀與化教寺。當是時。借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天王。居亡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若白雲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翔翔于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臨風嘯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爲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載明德。聲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唐巨刹。有瑠瑤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叩岩。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爲吾一。不然。則廢澗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出。淵淵然漸盈。戶部尙書賈君泰。比之慈雲。重築禱。命名曰再來泉。法師四坐道場。教雨漉漉。如甘露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以法華觀慧三昧。爲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干戈紛擾。法師與之遇。肴以白刃。毅然不爲屈。辭色俱厲。因遇害。白乳溢出於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既退。其諸孫子。始具衣棺爲斂。閣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算。遂以某年月日。窆遺骨。瘞於雲門山之麓。法師風度簡遠。不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之爲僧中御史。善詩若文。確健有法。黃文獻公潛爲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留礙。一時名公卿。如鄧文肅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慕法師。與爲方外交。而忠介公泰不花、散點爲尤切。函書問道。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友奎、演福之良謹、延慶之如鑿、隆德之去讓、淨聖之圓證也。其進脩弗輟。而未出世者。則善來、普慧、曼睪、維翰、玄微、無作、及前子蘭、息幻也。法師初號浮休老人。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人。屢賦咏。世以法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爲若耶溪法師。示滅之後。已數十載。友奎持天衣禪師元靜所爲狀。請瀛海爲之銘。瀛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已竊識之矣。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爲有道之士。銘其可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致疑焉。殊不知定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城聖師。深入神通三昧。或爲鳩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乎。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絳。噓四明之遺篋。蕪外教之邪城。世當有其人。情乎吾未得而見之。有知法師者。亦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嘖然傷情乎。故備序之。揭於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兢兢自省者矣。銘曰。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寶雲承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涵。萬丈清兮。宗學士全集 補遺卷七 一五一三

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耶中藏。毒尾鯨兮。鼓鼓奮迅。樹赤旌兮。發爲音聲。震百靈兮。龍鬼怖愕。人天聽兮。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若琉璃兮。寶脈久絕。茂荒荆兮。飛錫一指。來位益兮。莫峻匪山。五雲凝兮。絳霧爲室。霞作局兮。欲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所因。生何憑兮。倚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劍折風。本無形兮。白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蓋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玻璃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虞冥兮。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於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磁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太白山之陽。除地爲壇。行西方茶毗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酒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繽紛。離地即隱。盤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眠。年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既落髮。受大戒於昭慶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道耳。苟羈縻於此。何異狗彘。營者邪。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潤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下月照。起步簷隙間。巖泉冷然。微有覺觸。遂往白之泉公。泉公謂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乃橫川嫡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師即擔簣啓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草叢。耶。師擬議欲答。古林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之保寧。挾師與俱。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江印公。菴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兔走鶴落。瞬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親所藏物。而手探取之。識者謂得古林正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安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即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日。且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葬。獲舍利如珠。瑛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禿。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成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覓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具爲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瀛海爲之銘。瀛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花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跡。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發動瞻視。何以表冥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

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依佛做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欲警有情。使之四洒。應感之機。非由外鑠。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曷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著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貫。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峰。學徒川赴。孰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為西歸。空存遺履。有宰塔波。中藏舍利。佛光煒然。榮昏成賴。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十五。僧夏四十。齋留五日。頂有暖氣。體貌如生。又二日。川閣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及火既滅。諸舍利。珠圓玉徹。將至盈升。四衆爭取。灰燼爲盡。其弟子某某。涕淚悲泣。攀繞無從。於是俯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於其同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尙強。豈遵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公於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範將來。乃加詳臨。緝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於世。盡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領袖。位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託。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真。其號曰介庵。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鍾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其父母曰。是兒骨帶清發。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乃謂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勸公。參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里迎福院僧壽彌。落髮。受其戒。卽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沈溺不返。如入海筭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繙白信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汝曷不往依焉。於是大師往見廣智。卽以全器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掃。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流。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留礙。尋掌藏鑑。於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徵大師出世嘉興資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又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黜食。爲旃建之計。崇基廣構。文甍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

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嘆。康里公爲江浙行省丞相。妙來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既至。剝剔荆棘。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嘗調客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摩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空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費。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斂之事。願謂左右曰。翼日已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冑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密潤。故所度弟子。心泉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曾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揭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卽之。膠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逮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哉。滅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夙障已深。竟爲世諠文字之所纏縛。雞鳴而起。唯俛俛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愴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眞體如如。絕待離紛。妄識所膠。攪爲法塵。譬猶颶風。鼓埃揚氛。化盡作夜。觸目重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日。白光燦然。下銷羣慝。破相玄門。最爲勝特。能定諸緣。卽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眞歸源。萬劫咸空。染淨兩寶。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爲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眞實諦。湧殿崇義。飛樓弘闡。假相以昭。非與道反。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卽滅。視世爲虛。死者誰出。沒在吾化。爲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既亡。勒石爲偈。式播徽音。用垂南裔。

寂照圓明大禪師璧峯金公設利塔碑

禪師諱寶金。族姓石氏。其號爲璧峯。生於乾州永壽縣之名胄。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爲長者。母張氏。亦嗜善佛。幼有乘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張。且屬曰。汝謹事之。當生智慧之男。未幾。果生禪師。白光煜煜。然照室。幼恆多疾。纏綿衾枕間。父母疑之曰。此兒感祥徵而生。其宜歸之釋氏乎。年六歲。依雲巖溫法師。爲弟子。既落髮。受具戒。備詣講肆。窮性相之學。對衆演說。繫繫如貫珠。聞者解頤。已而撫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爾。昔者。祖師說法。天華繽紛。金蓮湧現。尙未能出離死生。况區區者邪。卽更衣入禪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於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之。公示以道要。禪師大起疑情。三二年間。寢食爲廢。偶攜篋隨公。插蔬於圃。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禪師曰。然。汝何所見。禪師曰。有所悟爾。曰。汝第言之。禪師舉篋示公。公非之。禪師眞篋于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禪師厲聲一喝。公奮前。捱其背。使速言。禪師築公骨仆之。公猶未之許。笑曰。塵勞暫息。定力未能深也。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耳。禪師聞之。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憩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葉之。腸不沾席者又三年。一念。

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背趺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禪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禪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溼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嘆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真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辨。詰甚力。至於曳傾。禪師揚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禪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禪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禪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禪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禪師一一具答。公曰。汝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上。有云。坐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非爾邪。爾宜往朔方。其道當大行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禪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曰。此五臺山秘巖也。爾前身脩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繫衣赤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禪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為文殊化身云。禪師乃就山建靈巖庵。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糶糴來獻者。日續紛也。禪師悉儲之。以資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為三百歲人。敬之如神。禪師往與叩。空瞪目不答。及出。空嘆曰。此真有道者也。冬夕。大雪。有紅光自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嘆。賜以金紋伽黎衣。道歸。明年己丑。復召見延春閣。命建壇禱雨。輒應。賜以金繒若干。禪師受之。即以振饑乏。民。又明年庚寅。特賜寂照圓明大禪師之號。詔主海印禪寺。禪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為依。飯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大明皇帝即位于建鄴。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禪師至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行僧十人蒞其事。而禪師與焉。賜伊蒲餼於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勅禪師於圓悟閣。施陀伽解法。食竣事。龍寶優渥。夏五月。悉粥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書倍。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為榮。時疾已革。不能語。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眾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祖全。智信。請曰。和上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於後世邪。禪師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菴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邱陵。或恐不能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百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為盡。禪師禮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項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華。擊梵樂而迎者。在在而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祖全等將以某年月。建塔于某山。制擬其大略。請安次王普為狀一通。徵濂為之銘。上祀方岳。宿於齋居。濂與禮部尚書陶凱。實侍左右。上出賜禪師詩。令觀之。其稱禪師之德為甚備。夫聖人之言。天也。因知禪師之道。

宋學士全集 補遺卷七

一五二一

上與天通。下從人望。雖不獲遂。名山大利。要可以無憾。然而月林觀公。遠承臨濟正宗。其第五傳曰。無川寬公。竺源盛公。竺源之道。行于南。無用之道。著于北。禪師蓋無用諸孫也。濂近銘竺源之墓。今又述禪師之行。而文諸碑。嗚呼。哲人云亡。奈何不與大法衰微之嘆乎。銘曰。

臨濟崇崇。西來正宗。益衍以鴻。三虎怒投。中有一彪。氣可吞牛。教相紛拏。瓜蔓交加。入海筭沙。乃易禪衣。乃抵勝師。乃治其疵。棲身孱顏。絕去八邊。入第一關。河水浸淫。跌坐樹陰。爰溼我衿。我泉我漿。渴饑兩忘。實相圓通。無物不容。悟其本空。文徵肇胎。涉彼五臺。樓閣門開。南粵北湖。方衣圓顏。水赴雲趨。無間儉豐。香積之充。且妥其躬。其名上聞。便蕃宸恩。來自帝閣。於赫皇明。遣使奉迎。館于神京。龍文成章。日晶月光。躋其寵榮。叶四象所依。胡不寧茲。而亟其歸。泰山崔崔。一旦其頽。靡人不哀。有崇者岡。白虹吐芒。設利之藏。

佛性圓辯。禪師淨慈。願公逆川。瘞塔碑銘。有序。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為屬。衰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為。獨於鋪敘悟緣。評騭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辯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媪。精修白業。既沒。蓮華現門扉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漢。娶妻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製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妻氏謂曰。吾當為汝之子。及寤。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葦葦野。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還。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奢。儉然有塵外趣。妻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崇輿精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即協力葺之。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為適用之材。覽其法華經。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器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覺源瑤法師愛師俊朗。挽其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衆推為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軌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製生死。舍自性。將笑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闔之天寶山。參鐵闢公。公問悟入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問之。慰曰。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笑曰。吾知其為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使旋視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日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頂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鳥。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燃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游走闔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

宋學士全集 補遺卷七

一五二三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為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不關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千萬劫。洗洗乎。嫩嫩乎。不可尙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為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富有姪。夢神人授白芙蓉。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治春秋經。稍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焉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官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邪。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依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文復往南天竺。從洪堂澄公。洪堂器之。如大山。問之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洪堂又問。諸經之體。為迷為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願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洪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監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領其轍事。洪堂復速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洪堂遷上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煦。充足而後去。天歷乙巳。法師出世。主良階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朵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開法華妙玄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進。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執別經。敷釋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露巧。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落髮師與滿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秘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灑掃洪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曾未幾。何兵難荐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緣緣與時。遂化。將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粲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斂骨塔于靈秘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如。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曼胃也。法師氣局衍裕。行履淳固。山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恆推為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修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為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

獻公。潘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為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煩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伴繁法師梵行。徵濂為塔上之銘。濂嘗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為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概。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行福之請。歷鼓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慨然興起。而惕然自勵者乎。銘曰。姓氏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舍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兮。日月行大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總攝大化機兮。正受宛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為敷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寂然。真勝在妙圖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豐其私。結期修靈懺兮。瑞異駭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為塵。商懸一朝與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衆兮。豈然為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峻奔。建塔為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處州福林院白雲禪師度公塔銘

師諱智度。號白雲。因為字。處之麗水人。族吳氏。年十五。慨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其父德大。與母葉氏。咸鍾愛師。峻辭拒斥之。師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者。父母知志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空中假公。雍髮受具戒。即寺側楞伽庵。深習禪定。每跌坐達旦。不寐如是者四三春秋。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煩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以為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而熟讀之。不假師授。章旨自通。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中如油入麵。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大虛者。信不誣也。盡去之乎。又出遊浙河之西。見靈石芝公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撓。時無見晤公。說法天台華頂峯。大振圓悟之道。師復險濤江往拜之。問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無見曰。待婆羅峯點頭。卻與汝言。師以手搖曳。欲答。無見遽喝。師曰。婆羅峯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無見曰。我家無殘羹剩飯也。師曰。此非殘羹剩飯。而何。無見頷之。服勤數載。翩然將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監記。弱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邪。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之深恩耳。師佩服之。弗敢忘。師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礙。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凡當機問答。無異華頂時。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縉素之請。迎師旋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伽菴。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安翼元帥王君佑。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益。招致龍泉之普慈。僧徒相從。雲輪川臻。多至八百人。檀施日集。食飲無闕者。乙巳。移茅山丙午。遷武峯。從者恆如初。國朝吳元年。丁未。復隱禪智之岑樓。洪武己酉。適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數宣

大法而師與焉。師初力辭，成將強起之。師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邪？遂行。暨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度夏，始入秋，輒趨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檝。遂擲筆而逝。是歲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齋奉五日。顏色鮮潤，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等。法弟大賢，上足仁結，奉骨以業。年月日，瘞于院西若干步。善女人唐淨德，爲建塔其上。禪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傾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師像事之，不可以數計。空中無見，師皆爲建塔，求名公鄉撰銘表之。師度弟子凡二十人，平日隨機開導，所作偈頌，不容人錄。故今無傳者。予聞信心爲一切功德之母，苟能信焉，奚道之不造。奚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于無見，究其所證，何莫不由於此也。師自幼齡，即能信吾佛之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息，所以卒能徹究心源，而縱橫自在也。世之知師者，孰不曰：無見有子，而方山有孫者乎？誠可尙也。予嘗接師談龍河上，無懈容，無蔓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而已。因語二三子曰：其所謂信人也哉。今弟子某某奉道嚴之狀，求予爲銘，予頗知師銘蓋不可不作也。銘曰：

華頂之峯，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入其門者，無非獅子。我福林師，聞風而起。當機一喝，兩耳爲聾。法體如如，情識頓空。歷觸諸師，見者驚愕。言出靈奔，無熱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空。形雖遁藏，文采日露。學徒蒸蒸，雲輸川赴。解爾纏縛，法爾翳昏。其心濯濯，其容閑閑。乘運而游，或出或處。葉落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儼然而化。叶擲筆坐脫，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若謂師亡，青山可改。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表塔銘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爲之首。南度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禪師實奉詔游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聖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鉢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率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凝如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果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精力久，忽拊脾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蜜，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笑隱新公，敷揚大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之，乃命侍香。天歷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

爲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論。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歎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忝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爲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持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皇上於轅門。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也。命主將山太平與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上封一劍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要車駕親師。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堂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廡，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詔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其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其儒矣。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卻不聽。上聞寺僧多行非法，命師嚴取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疾，遂能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成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顏貌如生。王大敬嘆。斷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咒。至火滅方已。拾靈骨，附葬其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師廣額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懼。及卽之也，盎然而春溫。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遭際昌辰，龍普便蕃，雖位隆望重，悔處之若寒素。無豪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其股。卒爲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度細旃之，間從容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蘊蓄。松園之復，釋道私租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顯證，淨戒，皆有聞叢林間。願證緣入仕，爲應奉翰林文字。大樞師行派沒，件繁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尙風蕪，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果能滿，謙求爲塔上之銘。謙肯與師游，而共願。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謙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符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尙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

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氣宇恢弘。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源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為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現。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為大天界。以表正法故。唯師垂法證。廣智法會中。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護法王法。如寶雙眼目。祇恐昏翳蝕。光明不徧照。況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憩一王城。懇請為說法。翠苑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聚眾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餘一千。圍遶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瞻此行道所。何以示四眾。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篋。見衣如見師。瘞之兩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中。何曾千萬縷。絲絲具暖性。性圓即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號為真實。實際是真空。永斷於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為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庠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縑素之人。往往欣豔之。然非行業自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此瀛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頗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為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恆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為鷄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月而產。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呵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時奇之。挾至鄞縣金鵝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為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鵝來。曰。金鵝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拈花之事。師於眾中聞之。忽若有解。遊造偽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其門者如蠅。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怎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協應。而了無障礙。命歸侍司。繼付藏輪。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山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山上堂。敷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倡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寢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煥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為之興廢補。

境。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與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寺興。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暫仰靈神。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潤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為矣。逮入聖朝。師以慧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茶毗。勿令四眾。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者若干人。四會諸有錄。行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華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致。無數矣。何者為名。何者為相。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自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奇。愚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籠悉玄妙。祇緣性根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鏘。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大法。使佛墜。如師脫白金鵝山。歷抵諸方。苦參叩。孰知柄鑿不相投。東西迤邐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卻見泥牛闖入海。桃花開時春滿溝。更了雜花六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邊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咏。愚且惑。太史述辭。鑄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道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佛心普濟禪師綠公塔銘有序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分三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離倫。直躋覺路。固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插一莖茅。設一淨食。亦號為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念之起。即徧三千大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於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為業。人稱為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夾。必互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雲寺。觀公為弟子。觀公愛其容止修雅。言辭溫簡。出內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跌坐一室。日以縛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日溪泳公。泳公一見。輒加獎予。使居左右。為執侍。尋陞掌鉢。泳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且自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親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若問。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此日。閻闔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

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明公。假其西偏。葺除蕪葑。具牀几。設衾褥。下至庖廚。瀉瀉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飲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廢。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覽者觀相。與行啓發極樂正因。開道行空。朱薺耀日。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今號。仍昇報恩寺。額以龍巖之師。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願塵居雜。還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靈之墟。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報。上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師靈然傷心。又以與復爲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師仍於桃源夾河兩提。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煉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齋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澄智。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樹塔於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澄智。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介子學子方孝孺來徵銘。子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煥然建立。雖廢事爲。而能無所染著。竟全於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爲佛事。憫諸求法者。經行山澤中。復復無所依。乃就古伽藍。汎掃得清淨。牀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無不皆現。前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畏。非惟身安穩。飢虛獲充實。雜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闢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盡化爲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興復計。未能暢本懷。竟歸寂滅海。四衆悉悲慟。大法無繁故。奉此設利維。樹塔安置之。龍鬼當呵護。時現大神通。有如住世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尙矣。後世學佛者。道尊行崇。其效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人中。晉宋以來。嘗聞一見焉。碑版煨燼。始盛於唐宋之際。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婺之蘭溪人。父文端。母楊淑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闔之。靈山於人。慎許與。獨以遠大期。師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卽能領解義趣。十四。視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安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明之孫。不擬臨濟之宗。師

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遞相。奮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湖。凡名利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隨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於名山水間。達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訴公。爲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上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駕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尙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倡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勸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師居五山之一。非若學。願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抱深飲。醴噴唾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者屢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說。施乙卯春。祕書事起。有誣智者。僧請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毗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五。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旨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儔石。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中。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纏綿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云云。源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荷敏。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他術。衛衛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洩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綠業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久。歸爲序其盡靈語。以傳復書其事。俾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

大辨之門。總攝羣機。棒喝交施。旋雲飛。誰爲之孫。乃克肖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料。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千。四衆瞻呼。迎師往住。旛華塞塗。觀者如蟻。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藝方冥。一雷盡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幢之仆。聞者心推。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於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羅什翻譯東傳震且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主一音四相之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相摩軋甚至南三而北七異言喧騰而莫之適從矣惟我天台尊者丕闡前修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演自行因果化地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靈燭雖多隱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派於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姓姚氏族世為會稽餘姚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發願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為大僧日持四分律頗步之間不敢遠越繩尺已而嘆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於是往鄞依半山空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誠不貳髣髴於觀定中觀尊者界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鑠鑠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折之師因義觀融觸目皆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於萬壽園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鱉江浙行省右丞相脫躡甚憂之祈禱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場大會七日夜師冥心觀想取海沙誑之親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為不崩人咸異之天歷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泊然集慶適當歲歲歲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住大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為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糗糧攝授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為中興歷四載還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巋然如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上自為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居亡何竟拂衣旋故邱開清鏡閣而深墊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為之疏解俄疾作召四眾至以唯心淨土倦倦為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避索解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葬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弟子若琳永平等三十六人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者尚多也師梵貌魁頽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不忘故其本末兼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空利者每謂學兼華梵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為之報然自失鄉生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於名不過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詩傲傲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為名薦紳推許如此平生以流通教法為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苟有召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於佛乘文事俱不偏廢出處語默則如未離乎止觀所

著書有四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刊行於世云夫傳亂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哉蓋驚於高遠者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頓悟之士洞察其微不敢以臆說參合於其間重微蠱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為宗如印印泥不差毫髮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矣豈非賢哉豈非賢哉某等持靈隱禪師元澗狀來徵銘為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推台衡大者鑿鑄萬鼓齊鳴彼傍宗者自謂孤撐以此較之蒼蠅之聲其一累葉相仍其學孔熾時雨普沾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成遂神功妙化此焉為至其二猶獻上師義觀兩融越期破障息念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授以如意無礙弗攻其三浙河之西聯揚法幢分座談玄雲行雨施出坐道場師者如肆為人天師攝伏庶類其四水蟲鼓禍海涯善崩疑神冥溲呪沙為兵變化倏忽風霆流形雙足所臨疑如堅城其五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宜集於蘭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而應理無愆者其六有聲隆隆傾於邇遐游戲文辭復行而葩枝葉葉如寶蓮花不物於物以道為家其七般若光中無非妙相一鑑之明實含萬象生既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興嗟涉有情想其八師有墜言欲了正因唯心淨土繫功宜勤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矣言若親聞其九青山雀雀流泉在下迴景傲英絕斥邪窺萬松花黃金滿塢設利斯藏永奠終古其十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庵松源兩支分峙皆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觀世尊於耑闍山一切有情無不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交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為狀來徵銘狀文淵懿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平蒿蔽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塗膠轕若將瀕焉年十二即思舍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為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為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為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為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邪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普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益萬其門庭嚴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普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挈綱維四眾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真如監禪師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正化聲聞輝然騰縑素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敘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座十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為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欲倚之以為重就來聘致漠然若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即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國朝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

勉強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奮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
乘遊於道擁居其位公屢卻之不聽色瀟然不怡時當歲餘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
二載擊鐃雅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退歸臥竹院留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
左右進觚請書偈公摩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
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龍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閣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
水精者徧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斂其不壞者并遺幣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
碩識見卓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於不得已會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
或勸公求微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
貽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
俟刊行平居遇物成咏率出人意表自與文介類爲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
當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己及物尤非人之所及叢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略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
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修
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是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德法於天台
詔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
吾授公瀕沒之際又跣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微而疊哉當必有其故
矣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
以爲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忘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住均爲攝念奚分異同
一心既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羣有慕空宗留神坐墳
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熱維入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導師實我依怙
一塵不立即爲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
黑白欲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脚踏滄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小莖
法雨普沾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茶毗設利縹緗光如流離
龍華之阿有塔如笏琢石鐫文爲世規準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有序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妊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
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造長途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雍除須髮爲大僧受具
足戒晝夜奉齋燈惟謹用箴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爲絕
如夢幻不可控搏盡學無爲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
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問

見未充無以啓發知解乎踏濠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大弘雪岩高峰之
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愁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踏戶限閉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
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仙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
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徇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夕坐至夜
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
曰佛法元在目前祇爲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即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乃
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
元翁曰大慈鼻孔其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拗折錫杖爾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
巖師既見備陳悟由止巖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
口合口都不是向上舉將一句來師曰爾分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篋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牀止巖
曰爾欲來持虎鬚耶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喝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侍者
服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編尋入大慈爲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
福慧古刹久廢爲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爲有道者負饋糶鹽釐以
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縹緲之士空集座下恒至二千指其地或無所容
縣大姓陳有嗣宗爲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入以給衆帝師大
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
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於止巖表其自證也響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
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皇曰龍眠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禪師
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戎將徐君與啓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
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沈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略示微疾石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本
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不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於烏石慈雲塔院師
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十
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者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
四方非惟禪流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老
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
師之法施及人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慎傷之紀載遺行
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遺略也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爲不朽計結集成
狀徵子爲之銘予聞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稔陵寵遇甚至荆叟
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爲高絕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
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然本心既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有序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妊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
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造長途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雍除須髮爲大僧受具
足戒晝夜奉齋燈惟謹用箴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嘆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爲絕
如夢幻不可控搏盡學無爲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
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嘆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問

場於久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為人天師，曷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厲來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振靈，青蓮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輒禮，性之存兮，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顯，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襟直前，一死敢捐，心逾瘡兮，如藥眩眩，有眼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叶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為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羣兮，瓦礫之叢，化為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贊，祈普熏兮，生滅兩非，去任一機，漫云云兮，太虛凝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鳥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兮，遺行有燦，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

姑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以攻辭翰辨器物為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季以迄于今，提唱達摩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師亦之，同見闍闍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己子，使其視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戲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建業，見廣智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巖，張潞公，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為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詞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勸辨之，師隨機而答，華落秋空，而免走荒原也，精神參會，不問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釋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河，聲光燦燦，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華，百里馳迎，如見諸佛，師為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中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鄰刹普慈，其激揚誘掖，如降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魯，兼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嚴整，練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子，恆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賴男子輩，日繁盤踞，主庵者厭之，嬰衛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賂，誣師為通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冤，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駭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窮隴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毗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流離色，室利羅交綴於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

寶盆分爪，髮師徑山，卜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為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為賢，為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於其致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動蟄驚，風行草偃者，為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為然，至於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為東南龜鏡哉？師出世時，窮隴山石夜走，及洩普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下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葉芸芸，靡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登，文彩漸彰，雲流山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琴絲，秋葉之零，飄墮庭庑，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澄諸碩師，機鋒交觸，劍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合徵，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搥，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疑，轉識為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步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於師，南東龜鏡，輕儂小夫，僧不自懲，傲傲白壁，何憂若蠅，風騰波掀，萬辭嗟惜，是非既昭，重洩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師今之旋，并木合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綴於紺骨，末學說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八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斂衽趨瞻，不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為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圓宗大旨，叢林傳誦，以為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他師好為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為十界差別，事惟心造，為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至於此耶？是可為太息也，其於匡衡宗乘，唯恐稀釋之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沈溺專家，以殊戶異軌，為高理之所在，輒幡然從之，每升堂示衆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於空言，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乃為有得耳，既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法華三昧，然長水塔問道於琅琊覺，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為法乃爾，吾徒可專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為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主脩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遠矣，可使之弗耀於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之堅也，謹按九臯聲公，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為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清蓮華，超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為大僧。

投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溪。師亟從之。懸解濬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舉公不置。問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為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游溪之光福。偶乏首儀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為弟子。師笑曰。吾得法於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越二年。即棄去。遊東林隱居。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始習曹水源華嚴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遁自逸。強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皇朝龍興。庶事一新。游溪人戀師為尤切。聚黑白若干衆。具疏幣。雜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衆。會天復早。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廨。屬師如其法祭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禪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慶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辯析之。師曰。吾為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耶。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為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道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形貌魁梧。退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語文。未嘗釋手。雖委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自牧。豎子來見。亦無惰容。勤於誘掖。有不領解者。方便比喩。至於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嗚呼。大覺如來。設為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末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問律於禮公。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於瓦官。咨維華於大說。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於荆溪。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率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為一代人之師。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契於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夙因已不可逃矣。哀哉。濂於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於是發不及見之嘆。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雜華為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同自以為瑣瑣。而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旨。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况修門之注釋。乃止觀重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於矛盾。唯欲鑿於羣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學師。所見離倫。翦剔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相。即含性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於寸心。合千江於一源。觀會通於大府。關局隘之專門。奈之何道未克施。而遂遭於遼遠。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之亡師。譬猶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鬱悵難伸。評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慈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為慈雲。徧布索阿世界。鼓以雷風。澍為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既而圓鑑光師。為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觀師。若佛智照師。若廣智全悟師。後先勃興。荷擔正法。其所以輔輔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為佛事。至今聲聞煇著於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凝。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前挽至座下。集慶為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袁滋焉。四方名流。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巖來為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中書左丞危公。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闔之法。海遠咸得與聞之。反復參求。益探其幽奧。其學於是大進。形諸籍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嫺之跡。沈冥盡斂。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欲慕之。謹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悲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目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為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為記室。向之敬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悲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即故龍翔。全悟既示寂。清遠肆為汗漫游。見處文靖公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二公聞其雄辯。遂起。文彰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為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為主持。會議曹奉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途退居錢唐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備。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舍利。維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瓜瓞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莖。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為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俾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呵之曰。浮屠鳥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四。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偽。唯死生之際不可偽。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自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

證入毗盧性海。事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謙長清遠。入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為事狀。同鍾山德。以塔上之文為請。因略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耀鏗鏘。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為體。其本既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遙映日光。東西照之。霞嶺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廢。翻翻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洞淵。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既抵碩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曾無一迹。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燦燦。叢生其中。矧是三德。烹脩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偽。靈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寶相。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虛。雙塔巍巍。惟躬泊物。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慧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四方之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得無礙智。而闡教於一方。及其化去。予多撫筆行。而銘其塔。若今慧庵示公之歿。其為得無礙乎。慧庵壽六十九。國朝洪武四年。出游虎林。以某月日。順寂於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如返故處。六年三月七日。其從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受經祖塔之側。復恐無以傳來。特狀來徵銘。按狀台之寧海。有盧某者。謹教之士也。其妻金氏。金步寶。隨大士。現五色雲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身長。灑然有出塵之思。乘成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投會稽悟本院為沙彌。一山元公。為之脫白。一山度弟子四人。取醍醐經開示悟入為之名。而慧庵遂名顯。號之曰慧庵。元天歷初。受毗丘大戒。即踰海江而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園覺寺。慧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日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於子有望矣。濟公之師。即佛海也。佛海倡道於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受經者。雲蒸海湧。慧庵多十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察其密微。至於蠶絲牛毛。設有疑悶。進賢諸佛海。退與四方俊彥。縱橫講切。不至於洞達。弗措也。真積日久。大小乘部文義。悉貯心胸。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推服。恒以為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其司賓。及佛海退居南天竺。虎岩隨公。來紹其後。升掌懺摩。而賢叟思公。又延居第一座。鍊徒牧衆。不異於常時。至正五年。始出世降壽教寺。幽人徒者。復之殿序。僧毀者。葺之一坐。十二春秋。雖葺爾小。聲望頓增。遷雷峯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淒涼之境。慧庵既至。學徒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規。人以為難。越六年。江浙省臣力聘主崇恩演福教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為茂墟。慧庵創丈室五楹。以納負笈之子。遇有咨問者。悉竭平昔所蘊。理理而語之。至於南屏。晉川之同異。尤嚴於斷制。歷引諸家經疏。辯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輒笑曰。為法忘軀。桑門之常事爾。子以為勞乎。已而兵禍日亟。飄然東邁。向悟本樞。山祖塔棲焉。屏絕人事。顯至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忘。屢有靈瑞之應。慧庵古貌長身。寡言笑。以清儉自持。一榻二十年。瀟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肖。咸據席名山。慧庵觀之。澹然。雅不事干謁。其出世為人。皆迫

於羣情。不得已而起。性不樂時俗。藻麗章句。凡有述作。一本山家諸師之論。其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其嗣法者。祥符思賢等若干人。嗟夫。大化細縷。變合無垠。而獲生人道為難。既幸為人。得服福田衣。又難。雖服福田衣。從桑門之後。而閉諸大法。又難。法或可以治諸躬。至於收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最難者也。慧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循佛海之道。傳之方來。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也。序而銘之。孰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既足用兮。嘉聞孔章。縮搆攸宜兮。清廟明堂。取以建師。分歸髣髴之遺。積厥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龍駿奔。足臨紺蓮兮。口舒綺雲。一氣回幹兮。造化發機。區萌畢達兮。有也無火。安養固退兮。最邇者心。彈指即至兮。何闢古今。幻生終滅兮。有弗滅存。一真獨露兮。無身而身。樵山不老兮。青色如藍。銘此塔塔兮。來者是監。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濂之方外。具庵法師肥公。手造行狀一通。來謂濂曰。吾宗有大道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滅度於南山演福教寺。其未滅度時。頭目忽岑岑然。乃召弟子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即焚香而面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至于滅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上緣稔。三味現前矣。吾其行哉。即具浴更衣。披緇袍。為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悼惜。及昇龕就火。省院重臣。惠清達官。皆執纒縷以從。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否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建塔寺之南。偏安菴蘭若。奈諸舍利等藏焉。惟古之大德。視死生為一朝。固無事乎表裏。然不託文章之家。登載微行。何以得善而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既已修塔建祠。而法係善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為請。頗有以慰其遺思。遂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界也。父諱哲。明大經。為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弗厭。而崇佛尤至。西域梵僧。入夢顯徵。而論師降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劇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於西江羅公。羅公居越之報恩。實剡源。通天台教觀。論師挾冊而從之。已而視髮。受具足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滿堂澄公於南天竺。滿堂見其顏貌峻拔。出語皆中肯綮。即以法器期之。命典賓寮。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來居第一座。學子歸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流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如是者十年。凡山家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無不臻其闢奧。玉岡歎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致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絕宗繼公。英聲偉望。超出時流。至於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論師為上首。舉無異辭。玉岡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座講經。兩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咸詫。不異北峯之在世也。泰定元年。玉岡陞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其教席。當是時。洪紫聲稱。喧播中外。衆意論師必願為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玉岡。君子謂其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陞住演福。康里丞相。屢致辭幣。咨決心法。一時貴人。駿士。罔不假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物。論師隨受隨

散首新大雄殿於兵燹之餘，既而三門兩序成，未幾彌顯之堂又成，晚建萬佛寶閣，其崇以尺計者一百三十有奇，金碧輝煌，像變絢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諸刹，非惟留心有為功業而已，凡其所蒞，講演大小部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干會，其見於著述者，有妙玄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講義，荆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二編，別傳登門受業者，前後恆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在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竟爾西歸矣，悲夫！論師為人，疑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懈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囊衣篋帙而旋故鄉，法師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欣欣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師之行曰：論師以恢涵之量，適遠之識，於空壇劫中，建住成之效，而人或可齊者，至於發性具之微，肆辯說之雄，燦真燈於既昏，膠慧命於將墜，此豈世力之所能為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濂縱欲竭其世壽文字，以美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姑評臨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迥中，巨類深目，疑應具，飛空而來，杖刺關，二股六環，聲振振，夢中乘此大願輪，性靈無障，如風熏，雙瞳一鑿，無全文，耳入心通，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轅開重，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萬，一音演法，春雷震，天雨維華，飛繽紛，龍鬼登聽，來佳伴，有時潑動，三昧雲，幻出樓閣，撐秋旻，昔也劫灰，已四墜，夜半荒墟，牛馬燐，今焉五彩，綺麟嶠，化佛無數，黃金身，神機妙用，翕然臻，但見協氣，恒燿燿，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琉璃園，鳥鳴籟動，寶秘言，金盞來迎，歎孤奮，青蓮為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旛，法門明驗，此無謬，心境叵得，染淨派，不礙緣生，想相勻，人人負此，希世珍，慎毋遺棄，淪荆榛，弗信來徵，固照填。

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別峯同公塔銘

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以傳雲華，雲華傳賢首，賢首既終，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後百有餘年，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遺軌，不弘教緒，國師傳圭峯，圭峯傳與，與之後，又復廢逸，朋現父子，相繼而作，補苴粗完，現傳瑤，瑤傳源，二師陰搜陽闡，其宗於乎中興，源傳仲，仲傳觀，觀傳會，會傳心，心傳悟，悟號竹坡，自吳來越，開法景德教寺，越之有賢首教，自悟始，悟傳介，介傳瓊，瓊傳東山，萃其承國師之旨，大能發越，受學者至千餘人，萃傳春谷，春谷遇佛心慈濟妙辨大師，同公上邇圭峯，凡一十六代矣，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峯，越之上虞王氏子，世推賢樞之族，父友樵，母陳氏，姪師已十月，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也，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也，既出開房中，兒啼聲笑曰：兒豈來向浮屠耶！幼極俊爽，覽諸藏籍，輒會其玄奧，父授以辭章之訣，握筆翩翩，輒有可觀，遂以續承家學，因之，母獨嘆曰：是子，般若種也，可俾其繼繼，繼繼勞乎！命捨家入會稽崇勝寺，從僧貴游，已而歸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復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聲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之學者也，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陸主寶林華嚴教院，召公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

滯於心胸，以成流軌，曷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公即出錢唐，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佛智嘉其有成，欲廢以上載，不聽而去，俄上天目山，禮普應本禪師，普應見已，期之如佛智，公將久留，普應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為贊清涼像而遣之，公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為禪那，而孰為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曰：可矣，乃命之司賓，尋陞上座，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公為分講，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所言，宋故官徐天祐，王易簡，聞之，相與崇獎，弗置，聲光煥著，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郡守范侯某，憐春谷僧臘已高，風之使讓其席，公毅然不答，侯設伊蒲供延，公親與之語，公曰：有是哉！所貴乎道者，在明師弟子之分，垂訓後人，苟乘其耄，而攘其位，豈人之所為乎！明公縱愛我厚，名義不可犯也，侯不覺離席，把公臂曰：別峯誠非常人也，元延祐初，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公自念圭峯以來，累葉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至於勞勩弗敢少懈，天歷初，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遴選名山主僧，一歸至公，陸公住景德，重紀至元中，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公不赴，時宰臣領院事，乃改寶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人咸為公榮，公固守謙退，遲回不上，州牧邑尹，山林友社，交疏延請，亦不允，至第二疏，始投袂而起，倣終南山草堂故事，建高齋，闢幽舍，招徠俊又，浙水東西，莫不瞻簪履，爭集輪下，公竭忱關授，比景德為尤勤，法筵之盛，不減東山時，公復念許玄度，皮道輿，蕭管三公，程師孟，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勳，立五賢祠，以世祀焉，至正初，順帝御宣文閣，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帝嘉之，特賜金襴伽黎衣，帝師大寶法王，亦俾以六字師號，隱然作鎮江南，宗門復倚之以為重，狀元忠介公秦不華，守越，病早無以饒，僉謂非公不可，公為燕香臂上，請雨即澍，公蒞事一紀餘，以疾固辭，堅臥崇福庵中，未幾，部使者持節行郡，迫起之，元季，寺焚于兵，公奮然有為，創演法堂，及方丈室，皆六楹間，堂以寶三藏梵典，室以修首楞嚴期，殿開門廡，將次第經營，而時事日棘，公因退處瞻博迦室，年垂及於八十矣，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拜跪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召賜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久不瘳，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脫，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世壽八十一，僧年六十五，越七日，遵治命，就城南竹山，華法閣維，收餘燼瘞焉，所度弟子，秦來，元善，如坻，性激慧明，智德，真諦，總該其嗣法分布，列刹者，則妙心，大衍，學善，善現，高麗，若蘭，景德，仁靜，委山，明善，延壽，師顛，南塔，國琛，福城，大慧，最福性澄，妙相道稱，法雲道悅，小寶林，日益，淨土，梵剎也，公神宇超邁，伏犀插腦，長身而玉立，美談吐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發論褒衰，弗休，其挺已循道，理或不直，雖斧鑕在前，不少挫其氣，中歲，稍涉塵事，至中之以危法，公不顧，下帷卻掃，日味華嚴，其人一旦自斃，然其游心文翰，賓接賢公卿，燕饗驥道，唯恐不盡其意，永康，胡公長儒，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巴西，鄧文肅公文原，長沙，歐陽文公玄，烏傷，黃文獻公潛，武威，余忠宣公闕，咸樂與公交，函詩往來，無虛歲，晚歲，與安陽韓，莊節公性，李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色間，尤極其情趣，扶植他宗，無虛毛猜忌，聞其賢也，敏衽不暇，斷江恩師，少林學也，薦之主天衣，天岸，濟

師、台衡教也。挽之尸圓通。至於甄別人品。靡厲後進。三宗屢得其人。古林茂師之主保寧。取下過嚴。楚僧無賴者數人。將烈之於公府。公偶遇於旅邸。設豐食食之。從容謂曰。吾雖不識古林。聞其為禪林名德。子等將不利之。君子以為何如。人不知且已。否則恐罹大咎也。衆沈吟良久。稽首拜而去。事遂寢。公性至孝。自恨蚤喪父。養母純至。及亡。春秋祭祀無闕。且請名臣。書父母葬行。樹碑於墓。生平無躁進意。高麗藩王遣參軍洪淪。施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道內外典。不復下人。入越見公。茫然如有失。力言於王。邀公游燕都。將振拔之。過吳。辭以疾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撫世酬物。終始如一。不以久近為礙。而散其誠。逮革代之後。蓋無一錢。唯存書史五千卷。盡散其徒之能文者。著述頗多。未脫稿。輒為人持去。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註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為寺所作者也。嗚呼。賢首之宗。不振久矣。漢乎若九鼎一絲之懸。公獨能撐支震耀。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致是乎。濂總修元史時。開局於善世院。始獲識公。公以濂為文獻公門人。時相過從。慰勞者甚厚。及公既歿。公之徒總該。又與濂仲子中書舍人。瑞游。乃奉天衣萬壽禪寺住持元濂狀。來求銘。濂久未及為。而濂為該請之愈力。今該以材獲選。俾返初服。為河間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又移書申言之。今家食多暇。據狀所書。推原傳授行業之詳。而為銘。文辭雖繁。而不敢殺者。稱人之善。法當如爾也。銘曰。

中天調御。說大華嚴。最勝種智。萬有俱舍。煌煌帝心。冥承遺受。昏蒙之中。鑿開戶牖。熾極而衰。微飯欲灰。不有清涼。曷振其頰。黃龍入夢。鱗鱗照日。首枕尾蟠。臺之南北。曾未再傳。雖而去之。諸師繼興。是考是毗。載之則升。委之則墜。不弘在人。道何行廢。奕葉之餘。靈承者公。華華茹滋。號為法雅。謂彼雜華。如來智海。於覺定中。而得自在。帝珠出現。寶鏡臨空。交光互照。真俗俱融。不善效之。或膠於相。若不割除。孰非吾障。旋光內燭。耿耿孤明。一法不立。廓落無營。安住毗盧。靈慧自發。內外皆空。觀心無物。出世度人。從者如林。據摩尼坐。揚清淨音。旃檀熏心。醍醐灌頂。香味所加。動靜雙俱。詔下九門。召入禁廷。恩光赫赫。佛日增煥。賢首之宗。非公誰寄。慧力之施。茲焉為至。報緣已終。輕如蛻蟬。定光常寂。白虹在天。龍鬼護塔。陰翳颯爽。塵沙有生。望門稽顙。

故靈隱住持樸隱禪師滯塔銘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夙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濂於樸隱禪師之事。恆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蓋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關其業。兼以食四衆。僦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欲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冥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鞫既得實。以師為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即操觚如吏言。尚書院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是有游審之務。

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請陝西為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為也。師弗願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為舊游。一見甚謹。師女弟之夫陳義安。時為青州衛知事。移戍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遺骸有所託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煙色。明且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與總虛。為其靈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道其法孫梵譯。走寶應。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蓋布如珠。縣大夫及萬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其年四月八日。至道同其徒結靈於山陰和塔祖隴之側。瘞焉。嗚呼。師初以童子。從弘教大師立公。於至大報恩寺。大師使其祝髮受戒。於昭慶濬律師。師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以道德辭章。下帷授徒。師亟往從之。韓公察其精敏。首開以華經要旨。次訓以為文程度。俯仰變化。開闔曲折。悉洞然於心。曾仲紙引墨。思源源而不可遏。韓公為之撫几稱善。天岸濟法師。以佛海大弟子。通台衡。止觀諸書。開講於虎林之集慶寺。又往從之。法師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靡靡高殿。師能一一領解。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為當代妙喜。師又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邪。復問答四三轉。皆愜叟意。叟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為子。命歸侍司。尋遷草堂。師年已二十七矣。久之。出游建業大龍翔寺。寺主廣智全悟。新公精貫儒釋二家。行文為世模範。不輕與人見。師特盛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虞公尤稱之一。留九十日。乃返。他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秦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陸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即前所謂和塔處也。元亡。皇明龍興。詔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為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且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歿後一年。譯請虎丘大師仁公。疏為事狀。以濂與師友也。來徵銘。嗚呼。師於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會無繫著。何假於銘哉。然不見諸記載。恐無以自師於天下後世。濂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蓋誠有傷於中也。師生於越會稽縣。父倪機。母嚴氏。皆號士族。其諱元滯。其字天鏡。別號為樸隱。一時聞人。多紀詠之。容貌魁偉。襟懷煦然。如春。世間機辨掉闔之術。不識為何物。性尚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為刊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藹若干卷。所度徒弟。曰自宗。曰梵詠。曰梵謔等。若干人。嗣法而住院者。曰禪慧智。曰龍山普明。曰昭福楚摩等。又若干人云。銘曰。

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二十一年六月廿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上盧谷靈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與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以龍潭滅紙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為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內外無礙雄談慧辨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為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廡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道俗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為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勳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及將殁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於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乎於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與聖宗德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二十二年某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為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為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謬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嶠嶠法雷震天兮除音所及響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據獅吼沂幽玄兮五洩名山從者千兮扶壘疏瀉導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視照八埏兮文辭如雪來翻翻兮即而索之以緼繁燿兮道且不有矧備編兮又况幻形圓蛇蟬兮榻塔鐵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翬此遺弦兮因相解妙在後賢兮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有序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歸山間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傳學讀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為僧華僧各分樞越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為事適千岩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隣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岩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訴公言千巖行業於行宜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千岩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巖為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峯本公斷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扣答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為佚老計庚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擊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為應夢黃文獻公為記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極產募齊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瓶聚之養四衆大道既建大殿三門兩序及塔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為造僧室與演

法堂堂上為開以妥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象又買並寺之地以為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成飭鐘魚五管經唄舉樂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建誠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洛事索筆書頌曰一榻吳歎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榔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僦為具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崗奉全身葬焉師平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其左右積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四所度弟子善法住持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岩結方外之交揮塵談玄無月不離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於師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為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也銘曰

元放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為先故其虛澄欲寡而入般若為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為己不食世榮翠巖日走聚落食或不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漢今得一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視榮名利資亦澹然無動于中瓶鉢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臨歿維那來發遺篋欲行偕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十刹之間而履行危峻者此視翠巖雲居其為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為學佛者之法乎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為號諱紹大父善母李氏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壘中一觸世氣唯恐有以澆之入同里鳳山寺為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即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師陵公公據席擁衆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喜授以達摩氏單傳心印相與詰難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遊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業經匡廬游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澗河間名伽藍所在必往參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不沾席者數載朝夕咨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海歎公以天目嫡孫唱道淨慈為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識其意者會藏室嗣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洩其職尋以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繕貝葉寒暑俱忘每夜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教凡陸千二百二十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喻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擗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之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采諸輿論命出世嚴之烏龍山景德禪寺與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里而城中為康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臣及文學之士休沐之日恒入山諏詢內典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貴若賤若小若大靡不嚮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一時法會號為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羣請移住義烏雲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

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中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沒。鳴鼓集衆。告以永訣。即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于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邪。儻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廣額高眉。正容活物。使人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匪徒爲己任。敲唱雙舉。鐘鼓交奏。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歸之第一義諦。問游戲翰墨。發爲聲詩。和冲簡遠。亦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登石運甍。躬任其勞。以爲衆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寄患滯下疾。扶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弘量。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子兜率行勤。已爲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文未述爲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於金華山中。閱蠅頭細書。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自後奔走西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明之請。歷序師之苦行。并其證悟之深者。勒諸寫碑。假佛法而饗貴富者。過而讀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大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便入光明域。幻爲巖瀑瀉千尺。珠璣散落龍爲惜。寶林師子亟返鄉。歷徧名山絕爪迹。大海震蕩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三藏玄文密如織。映燈夜讀廢寢食。差別從今會于一。欲求雙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空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翅餐崖蜜。偉哉德人麟鳳質。特爲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感古思今意何極。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真者。直趨房闥。歷斥弗退。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類圓額。白皙如琢玉。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爲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栴院道原行法師。爲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爾然嘆曰。名相之學。略諳之矣。盡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踊躍。直觸其機。從而契銘公俾掌記室。會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衆信服。復隱居前堂。聲光燁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武成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嘆。帝師大寶法王。開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仲乎。何言之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歷。弘開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尙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庵。迎母以養。僕夫忽

夢庵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且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曰。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詔至。見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幾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罪罪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勸辦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聞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泐公自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徵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柩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無算。觀者斂取之而去。世壽四十七。僧臘三十一。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閣。以某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爲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澆鉢。鏗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晝夜弗自寧。件繁華行爲書。乞于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誠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尙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焉。此無它。傳授之真。穎悟之正。而無它歧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爲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爲造銘曰。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一真妙心兮。圓同太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曷攻兮。在靜其慮。禪斯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奔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亢厥宗。于子孫盤盤兮。各闡化機。要使青蓮兮。出於汙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爲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即成。示現世尊兮。何經何營。三菴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設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瘞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天台有上雲峰。在州城西。南十餘里。重崖疊巘。如雲旂翠蕤。巖巖於空濛。而靈巖漣漣。吐納光景。尤號勝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飯依者日衆。遂闢地爲鉅刹。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游履焚毀。唯存斷礎於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嘆曰。大士詔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道轍乎。延祐甲寅。縛草爲庵。處安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脩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年。秋人多化之。以勤勞脩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坊。金碧交輝。上蓋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於是爲尤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

宋學士全集 補遺卷八

禪師曰。世尊尚升切利天。為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峯主僧善儀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上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德云。阿爺。禪師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邪。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楞例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鏡。以某月日。建塔于峰之左原。大河衝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為國宣勞。為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為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說利見于筆端。禪師年方幼。嘆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邪。年十四。即求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既得度。復受具戒於開元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日溪升堂。禪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着。卻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即錯。日溪領之。禪師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峰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觀公住華頂。斗岩芳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見日溪云。禪師得道已。思報師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峯勝地。卓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岩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曠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餽於心。而奔競于請。無所不至。足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嘆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頹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為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衆禽。紛飛之時。謂為禪師矯矯之功。非邪。評議成章。繫之以銘。庶幾能箴末法之宵行也。歟。銘曰。台有開僧。幼輒非羣。能感雜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鞠明究。唯務治心。垢甚。救首焚。頓忘色聲。負絕見聞。歷抵諸師。如提孤軍。背水設陣。瀕亡獲存。有蓋者山。是曰上雲。高摩翠峯。低壓紫氛。昔之開士。來疏竺墳。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為功。策息以勤。寶殿高竊。華宮糊粉。丹腹絢麗。瓠稜紛紜。此本無作。彼應自臻。一榻危坐。八窗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迹處恬曠。俗慙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外動苟息。內靜方敦。非有獨行。曷昭翠昏。左原演迤。白塔嶙峋。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扶宗宏辨禪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序

我如來設教。明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視萬劫為旦暮。剎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為一。雖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測。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盧山石耳峯下。期他日為設利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理所聚事行。徵瀛為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

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某氏。夢龐眉異僧。乘肩與直叩寢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資識超羣。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羸弱。十日而九疾。每視佛菩薩像。輒互跪瞻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應夢。冀彼靈釋氏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曉公為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卵。東林知為祥徵。度為大僧。俾受具足戒。俄蓬累而出。登雙徑山。謁寂照端公。鞠明究。唯以觀心為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人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寂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為侍者。使其便於咨叩。師非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授以萬法歸一語。師淬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又二年。師急於求證。復步中天竺山。參廣智。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脫死生大事。廣智為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覺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答云。非若非是。他人廣智云。從門入者。豈家珍耶。師云。和上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文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為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焉。選充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為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梓般者乎。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嘗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宗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遴選諸方住持。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定之。師始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辦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坊人墾壁。壁中隆然。如有物函。獲之。已而復然。扶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傅以黃金。金迸裂。設利從中涌出。寺僧覺。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數載之內。百廢具舉。名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金號。尋遷九江。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即吾再來。暨圓機晏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晏公人號為古佛。及其臨終。復爾。歷記有三百餘年。後。大興佛事之識。師入院之夕。衆僧夢晏公至。而其塔輝然。有光者彌月。人尤異之。先是。寺之獅子巖。大樹皆枯。潤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晏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甯毀之後。唯佛殿法堂相立。餘皆瓦礫之區。師會歲之入。庀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子。新梵音閣。七間。中。棟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鯨骨樓。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奮協心而成之。時。榮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慕師之慈行。游請敷宣大法。中弟子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發號施舍。雷動雲合。開善世院。以統攝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名聞。移主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覺璉公。大慧果公。無準範公。橫川琪公。俱一時名德。風動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開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風恬日妍。天樂四聞。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之功。棒喝縱橫。逢者。脂落兩序之衆。自慶獲所憑依。相與勸力。凡宮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黷味而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既美矣。而元與。智起二師。復營田七千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

之有楊岐宏智之有石窗也。五年秋，上勅儀曹，建廣法會於鐘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師至，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上覽之，大悅。因命師嘗天界寺額，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隣坐引術覺之，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食極樸，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強，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擢而退，為衆所挽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虎丘大慧為最盛。虎丘四傳，而為破庵為松源，二宗角立，子孫繁庶，大慧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抗衡，而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教範之資，擬定之學，當皇明建國之初，作鎮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弗預圖之也。謙若矣，以辭章為口業，有來謁者，力拒閉之，今特徇師秀所請而為之者，嚮真乘之善果，縮般若之正因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衆。天華散蕊端，無非作佛事。明光覆一切，盛大莫與等。若非古佛生，定無能繼者。懸記若燭照，嫩嫩不可誣。不然靡眉者，何以叩吾疑。庭梁久絕華，何以發祥徵。歷抵於諸家，氣如獅子王。一聲哮吼間，頓使百獸伏。出世方為人，佛牙萬靈異。脫彼泥塗內，設利自然露。俄入圓通頂，種種示方便。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益熾。起行庭宇間，故物若宛然。巖樹與清泉，本是無知物。誰知枯竭餘，重榮亦重瀟。譬諸篇中灰，時至氣斯應。不假於外求，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微驗，建立大道場。所以彈指頃，宮殿而一成。移住玉几峯，非惟縹緲集。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有如大雲興，徧周河沙界。震雷競號鳴，甘雨沛然下。大根與小莖，無不賴澍潤。大乘境界中，諱言神異事。我今備說之，欲警闡提者。植此峯峯波，不與青蓮花。上品上生者，他時來示現。洪武十一年云。

杭州集慶教寺原瑛法師瑄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瑛法師，滅度於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一印，并元克勤等，以某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窆於郡之龍井，辯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詔，往使日本，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列官于朝。滿時待罪禁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為屬，未幾，克勤出鎮方嶽，承宣山西，瀕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業，成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台衡之學，佛法之大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楫，觀化而往，銘其可不造邪。不造何以爲訓邪？法師諱士瑄，原瑛，其字也。受生於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燭爛，射人自幼即法去，猶輩弗御，即御輒運，不能勝，唯日取天竺書習讀之，鄰寺僧伽誦曰：此釋氏種也，蓋以乞我，其父某，怒曰：吾兒非若倫也，俾投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游，公嘗勸止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經，爲正句讀，敷釋旨要，法師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除須髮，若僧伽黎，尋稟持犯於某師，時佛護宣覺憲慈匡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寺，大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令譽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將登趨之，忽夢

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五跪作禮，口唱懺辭，覺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爲祥徵，佛海一見，果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慮專一，飢則親狎釜鬲，以事烹任，一飽而止，寒暑晝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便飲食，逮暹，見白煙一抹，起其寢所，以自懲猶故也。佛護陰察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素高亢，不服人，亦故隨法師之行，約共燈火，磨切詰難，極於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壁，佛護既示寂，東溟日公來補其處，大演摩訶止觀，陶治生徒，夏中集，選法師爲之開科，暨陟彼山顛，阡陌溝途，雖詰曲鈎聯，然辨敷聽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溟性嚴毅，而寡許可，爲之喜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領儀摩事，纓綬之士，皆願與法師交，聲華由此日重，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教寺，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教海，而大用才公，絕宗繼公，二三大長老，皆在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教觀之奧，偏圖本迹之微，略皆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指嘆曰：佛法教藏，渺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使，吾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於專門寡陋乎？二十年，移住旌德教寺，元季兵亂，人多爲自藏計，法師憐心寺事，不以世相爲累，彰善懲惡，風采爲之改觀，日納清淨之衆，共講諸經玄疏，銷文入相，洪纖弗遺，才辨清發，音與理冥，往往推爲議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敏，在矣，皇明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席尚虛，白於李曹公文忠公時成，遂從所請，法師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覽京城，立善世院，以統僧尼，同將作暨交董其役，時方內附，相視莫知所爲，法師獨出方略，具有條序，十萬之衆，多傲之以集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仰流俗，意氣膈合，即出肺腑相示，否則白眼怒視，俊又來依，推食解衣，以遇之，不計蓋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於有爲，棲賢殿廢，殿門序爲之一新，旌德籍券久不白，乃爲鈎稽欺隱，便有文可覆，暴橫之徒，束手待命，始免棒頭沃焦之患，每懲諸利徒植黨，而爲怨尤之府，誓不雍度，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踐其言弗渝，初法師受經佛護，歷職東溟，佛護既歿，或者微以爲諷，法師笑曰：丈夫制行，當以義爲斷，豈可隨世浮沉哉？終嗣佛護，法師所著書，多未脫稿，詩文有別錄若干卷，嗣法而出世者，并元圓覺之外，曰某曰某，其若干人云，嗚呼，圓頓法門，實般若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指真心而名境，認理性以爲總，論心有具造而遺於色，似此之類，紊亂真乘，法智一起而磨之，然後天台之道復盛，曾未六傳，習者流於知解之說，務新駁奇，頗駁駁近於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益明，擔負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來，佛海以純慈之質，一以法智爲師，最號能守家法者，故其授受真切，出其門者，成赫於發聞于時，法師乃其嫡孫，其行解似無讓於前人，孰不望其大振玄風，而世壽僅僅若此，銘以昭之一以傷斯道，一以勉來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火聚光形，五金遇之，無不鎔，查滓淨化，內外紅，佛海拔起建寶幢，摩尼徧照，天南東入，其室者，膺力雄，披精進鎧，手執弓，一戰欲使魔軍降，誰爲禍亂，孤踪伏犀貫，腦水剪瞳，震旦羣書貯心胸，一朝易轍焚火攻，日狎井底，白煙上出，橫睛虹，五章四釋，昭厥顯事。

理即具靡弗同。肯察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建功。三鎮名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瓶錫無地容。法水灌頂障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似此良師不易逢。火風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空。作銘者謙碑則豐。千百億劫鎮幽宮。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爲國中貴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爲佛陀像。侍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於菩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卽鬚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徧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證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參無見觀公於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峯本公以高峯止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韜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卽蓬累而出。往見中峯。中峯一見。遂命給侍左右。禪師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禪師退。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峯憐其誠懇。乃謂之曰。人惟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離之則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晷無夜。未嘗暫捨。積之既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念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再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盧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蓋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辦香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山源公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爲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衆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興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爲第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懈。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卽入衾。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瓶輸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遵成命。卽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之顯勝。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衆。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誨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僞頌者。濡毫之頃。翻翻數百言。曾不經意。皆

契合其如。禪師不自以爲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爲。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面而孔。其方便爲人。皆類此嗎呼。佛法之流于日本者。自衡秘密爲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絕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提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馳驅遠道。逢者膽落。遂摩氏之道。藉是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而流而上之。至楊岐十有二世。楊岐黃龍則同宗慈門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屢閱一大藏教。晚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宜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日本正憲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歷。弊教所授。與如來化境。相爲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寬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興。有茲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違從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皇上欣然可其奏。特詔詞臣宋濂爲之文。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曠。姓源氏。勢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陽教院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爲大僧。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滯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嶺山石頭二刹。一雇肩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拈頰嘆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疎石。字夢翁。謁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錫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爲侍者。朝夕便於咨決。俄出遊興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俛俛然若無所歸。海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蓬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日公。相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

甚悉。高峯厲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省辭。歸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乃作偈曰：身自慶。有等閑擊碎虛空骨。句。頭見高峯。求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光無學元公。手書一通。界之以寓相傳。咐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澗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既而遷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岩寺。師復辭。構泊船庵於臥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身丘壑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皇。命宮使起師領南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得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基。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逼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閣。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致師。師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隆。初創慧林寺。迫師治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為靈龜山臨川禪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坐。提唱。音聲鴻朗。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賚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兜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答。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芳教寺為禪。僉言非師無以厭眾。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夥。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燦燦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為之說法。即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羣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遣以手書。其略有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乘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為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游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日。遺誠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囑令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儼然而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

存日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蠱蠱生舍利云。其嗣法上首。天龍曰志玄。曰妙能。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微。曰周澤。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白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游止。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皆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攝。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澹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屢與大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建摩氏之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峯纂而承之。師為高峯之遺裔。益有顯於前烈。重徵疊照。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裨朝政。功用不闕。人思弗忘。濂因奉勅撰文。昇中津等。歸鑿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皇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昭於佛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樽桑。民淳俗龐。環水為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境兩融。日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丕昭光烈。何文不搜。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衆流。其心倭俚。有淚如飯。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索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我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一彰。時不歡慕。鉅利名藍。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緇素共聆。天見祥徵。二星墜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寶華樓閣。重重兜率。上自君公。下逮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屢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質相。不相違背。吾緣垂盡。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質所疑。遺戒諄諄。續佛慧命。言已即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既摧。大眾何倚。孰為佛乘。孰為衆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龜趺螭首。焯德序功。以示不朽。

佛真文懿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懿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唯一性獨存。吾將入滅。聽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斂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巖。與所度弟子全體等。共圍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窆于天台國清某山。懺懺無以昭示來裔。請愆中愆公。評駁羣行成書。介方外友用堂樞公。虛白泉公。詣余求塔上之文。師諱曇暉。字無夢。自號為西庵。慈溪王氏子也。祖中宋某年進士。其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路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寒。有一日千里之意。泊長窮覽儒籍。徹其義髓。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之。蟬聯不能休。自以為無書不探。知解且至。遂學文於竹道先生胡公。胡公諱長儒。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大加賞識。久之。藻思潛發。縱橫順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彈指歎曰：攻書

脩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師。聞雪庭傅公。主其之長。乃往依焉。遂獲除髮。為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荷執者不回。是竟繙自繙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往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公。由中天竺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電一掣。怒靈隨擊。內外如一。歷問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頷之。命章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盧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細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閻。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號。師之所至。皆以擔荷大法為己任。煇煇學徒。摩挲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為禪利。師為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人思作盡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擗。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略無疑滯。不久引退。叢林中。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數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國朝洪武二年。詔徵江南有道僧。而師與焉。館于天界寺。既奏對。上憫其年耄。放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願。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羣。文思泉湧。有持卷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峭。無不合作。鄉先生袁文清公。指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騷騎山。疊秀軒。列清軒。三賦。駸駸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為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曰。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深。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為結紳所推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履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晚年重脩歷代高僧傳。鏗梓行世。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嗚呼。真如性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歧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有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四坐道場。機用由此。無舌而談。淺驚百里。颯風揚威。裂屋驚濤。梁木其壞。不損絲毫。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欽。神亦敬慕。世相有盡。起滅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案塔波。庶幾無媿。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塔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館。鑄。蓋覺性圓明。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頭尾。巖洞淵飲之士。能泯諸塵。利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峻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鬻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聖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勸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臨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歷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釋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搆訟而廢。師以訟與在乎辯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為玄應。師既至。率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率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為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復闢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善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兩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書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

爲外議。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件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固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於中。初。橫川琪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安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易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固宜。浮翳盡徹。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譬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頓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爲人。澍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盡局。助我發機。靈光品煇。翩然西歸。跌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楹漸退。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太上清正一萬壽宮住持提點張公碑銘有序

龍虎名山。蟠踞上饒之區。重岡復嶺。自中閩來。若翠裝戎旂。環衛其背。而雲林三十六峯。森列內向。如拱如趨。如冠劍而迎。至髯徑之峰。止焉。大川西瀉。仙巖拔起。天半而絕。其衝靈氣。翕合。蔚爲仙人所都。歷代以來。其侍祠行宮。而峻陟崇班者。相繼乎後先。或葆熙發。醉於巖谷之下。聲光輝然。多與名藹。神相埒。及其終也。飛騰解化。游神丹臺。下上埃氛。曾不得以浼之。如吾張公。脩文蓋亦其中之有聞者歟。公諱友森。脩文其字也。信之貴溪人。父漢良。有馴行人。稱文穆先生。母汪氏。公之生也。有霞光香氣之異。居亡何。老父秋髮。縵紛忽曳。杖而至。顧文穆言曰。爾兒方外之器也。宜謹視之。言訖。失老父所在。年十二。志恬虛沖。嶽嶽如孤鶴獨立。文穆以其生有玄徵。俾入龍虎山。從周尊師復禮游。尊師學行融洽。貫老易爲一途。公晝夜窮研。而受其說。以九經爲淵源。百氏爲支派。縷析毫分。而極其根柢之所會。閱六年。始著道士服。事周君貴德爲弟子。時挂心淵隱。匡廡。金志陽居武夷。二人者。世號爲真仙翁。脩丹之士。依之者。咸市公皆臨履。登往拜其坐下。傳其三皇內文。九鼎丹法。所謂延齡度世者。頗領其幽玄。歸參天道。運化三洞四輔。海嶽洞府。日月星斗諸書。或合或離。類有以取舍之。復自嘆曰。吾春秋方盛。撫世徵權。要不可無見也。乃出力於詩章古文辭。課之於虛無。扣之於寂寞。蓋混乎其不可竭矣。虞文靖公集以文雄海內。公爲書千數百言。所爲雜著一編。遺其徒張自賓。往質之。文靖深加敬嘆。與之相辨難者。甚至自是。及門受業者。日衆。其從之求文。戶外亦屢滿矣。公則又曰。此當真之一毛。已在願。其尚不求歸宿之地乎。於是刊落葩藻。與道夷猶。至和薰蒸。四體盡辟。泉淨谷虛。冥契玄極。有不知歲月之易遷者。嗣天師太乙明教廣玄體道真人張公嗣德。嘉公玄學淵邃。辟爲教門講師。脩文輔教。簡正法師。兼元壇脩撰。太乙之緒。再

傳實爲四十二代。而張公正當起承之。入我國朝。錫以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之號。累詔至南宮。公皆爲輔行。翊贊相導。靡不備至。洪武辛亥秋八月。更辟教門高士。尋提點太上清正一萬壽宮。而諸宮觀之事。咸蒞焉。未幾。與高行道士黃裳吉。鄧仲脩。同被召。公奏對稱旨。賜食禁中。而退。冬十月。大駕幸鍾山崇禧寺。復燕勞有加。明年壬子春。公屢乞還山。上欲慰以樂祈之事。命書留之。且有白金之賜。秋七月。公示微疾於朝天宮。謂仲脩及丹霞鍊師周玄真曰。蓋趣宮主宋玄真相見乎。既至。正襟危坐。從容言曰。自非我有。性本虛空。生浮死休。處世一夢。吾將觀化於冥冥之中矣。遂操觚賦詩一章。值然而逝。是月十又七日也。顏貌鮮澤。肌體柔弱。仙經所載尸解者。可信弗誣。仲脩力贊其後事。往白儀曹。因以其事聞。上爲之惻然。後三日。奉遺蛻。焚於石子岡。執紼從者。至數千人。火既熾。有五色祥煙。盤旋於其上。云公自呼鐵鑪子。有文集若干卷。亦以鐵鑪名世。壽六十七。所度弟子。即自資。自資純飭好脩。與翰林萃公游。交譽其賢。今崎嶇道塗。函靈骨以歸。將與其子若孫。吳保和。張敬安。謀以某年月日。葬于龍虎山之天峯。件繁華。行來徵濂爲之銘。濂聞老子之旨。可以治國。可以修身。可以鍊真。其大者。與孔氏或不異也。公以超穎之資。屢求賢師。思兼孔李之學。而通之。其視死生若旦暮。泊然無所繫累者。固宜也。豈古所聞有道之士。非邪。濂也不敏。何足以銘冠劍之藏。勉徇自資之請。而述之。山中有方壺真人。高風莫攀。君子擬其爲陶隱君之倫。當能爲濂刪而正之。銘曰。

大道之文。洞玄玄兮。八角垂芒。太極先兮。天真真人。授而傳兮。龍虎之君。環以千兮。探其蘊秘。道乃全兮。上清道士。古列仙兮。洞達懸解。協玄答兮。內天外人。蘊坤乾兮。出入孔墨。孰後孰前兮。玉室金簡。列幾幾兮。彩霞丹景。交相輝兮。溢爲篇翰。五色宣兮。有聲鑄然。聞九天兮。龍光下逮。勢迴旋兮。一旦解化。同蛻蟬兮。騰凌滅沒。行翻翻兮。白蜺青風。扶羽翮兮。無象有物。形神遷兮。達人何累。止若淵兮。沖漠無爲。合自然兮。其迹雖泯。名則縣兮。冠劍之墟。勒蒼壁兮。山靈攝呵。久逾度兮。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一

誥文

- 翰林學士誥
-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 翰林承旨誥文
-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 國子司業誥文

敕

敕符二道

書

賜書一首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宋學士全集 附錄目錄

一六〇九

劉基

宋學士全集 附錄目錄

潘溪續文粹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潘溪集序

翰苑集序

又

又

宋潘溪先生文集序

又

潘溪後集序

又

潘溪續集序

題識

潘溪集識

文粹後識

題潘溪先生集後

題宋先生文集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宋學士全集序

修補文集紀略

補宋刻遺集序

題辭

題潘溪集詩

又

又

詩

賜詩一章并序

御製詩二章

賜和宋濂韻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宋學士全集 附錄目錄

宋學士全集 附錄目錄

一六一一

- 樓鑰
- 方孝孺
- 歐陽元
- 貝瓊
- 楊維禎
- 揭汝
- 王禕
- 劉基
- 孔克仁
- 趙訪
- 王晉
- 鄭淵
- 鄭濟
- 黃浦
- 王裕
- 張縉
- 雷禮
- 張廣
- 吳佐業
- 夏燧
- 吳沈
- 張世昌

賜和宋璠詩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應制賦醉學士歌

又

續賦醉學士歌

又

又

又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又

又

又

又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又

又

又

契生中書

孟辨紀事賦詩

又

又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

潛溪歌爲宋景濂賦

寄宋景濂四首

寄宋景濂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青羅山房歌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

寄宋承旨詩

又

靜軒詩

史靖可

華克勤

方徵

宋善

林溫

桂彥良

王璉

張唯

華克勤

虞泰

王佐

孫傑

桂彥良

答蘇與權

黃與忠

孫賈

朱孟辨

史靖可

林靖

來復

劉基

劉基

劉基

楊維禎

鄭淵

貝璣

劉基

張伯成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居焉。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況侍朕歲久。深知其人。嘗由儒臺陳訓東宮。記言右史。邇者。總修元史。尤究心於筆削。朕甚嘉之。是用陞擢。俾司代言。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拔之意。可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宣令宋濂准此。洪武三年正月。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黜職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復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宣令宋濂准此。洪武六年九月。

翰林承旨誥文

三皇五帝之取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之分各為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尙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輔成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

太子贊善大夫語文

朕以太子為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平曾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況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為贊善執日不宣爾尚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贊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國子司業語文

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為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即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導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為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繼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尚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諸實用則為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

敕

敕符二道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敕禮部致食糧及酒役抵所在卿當引膳而自酌美食以養神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

書

賜書乙巳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書恐為空文耳予以諭代之勿望回割疑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釋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為我見先生初疾予欲留京師醫養予想身健尚思故鄉情猶不已況先生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是令先生東歸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師書先至然此子雖不能答來書之意子論亦在其中矣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為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為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備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萃公奏為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即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摺居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為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鑄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為楷式者儒林清議會謂開國詞臣當推為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摭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元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周彝鼎文公之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躡終南衆駟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遠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濂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益賢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致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尚可唏剛之所謂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潛路續文萃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者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不可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鍾儲之于國家不必有赫赫之功而其及物當在乎事為之外謂天下果與于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子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旅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茲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與也地大兵強據名城雄視中國者鼎足而立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金華太史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諄諄以仁義為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所至民歡樂之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不足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悉講行之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書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

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奉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為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庭戶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歟。公之為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既追崇皇考。加上追號謚。念先王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擇官翰林。凡與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為人所愛重。雖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樞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與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見金華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為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不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平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與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族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徵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譏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書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奉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庭戶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

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為功。此公所以為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為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為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為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樞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為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為。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為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詠歌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見通志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于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浸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靡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賦。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瞻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下而山川之流。皆歸諸傑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駁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占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籟終雨。衆翫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遠千古。安能與於斯。雖於古人篇章中。蓋甚難辨。唯真知文者。始信余言之弗謬。余在翰林也。久海內之文。無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署。使掌制。豈不能翻轍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始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以爲序。宋君字景濂。其名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爲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記。亦公論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廬陵歐陽元序。

翰苑集序

貝瓊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遠數千里求之。殆徧於遐荒遠裔矣。其居青蘿山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蓋爲前後續別四集云。予嘗讀而好之。潛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嘆曰。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至天歷至正間。又有蜀處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餒莫敢迫。而文獻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聘異同之說。以夸耀一世。恆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

發其闕。是非邪正。奚翅黑白之形。而后之立言者。由是求合于道。亦既無弊矣。又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支離蔓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遠而益沉。不亦悲夫。公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攷事也博。故發之于文章。悉鑿近習之陋。學者翕然師之。國朝龍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大制作。大號令。修飾潤色。莫不曲盡其體。實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國家肇造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使知我國朝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嗚呼。正聲勁氣。充塞宇宙。星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不足以喻其巧邪。昔公之總修元史也。予獲預編纂之列。熟其論議。觀其儀矩。非一日矣。故知公爲深而望公爲重。輒爲之說如此。尙俟知言於后。而非諛其所好云。

又

楊維禎

客有持子宋子潛溪諸集來者。曰。某軼。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軼。宋子近著館閣之文也。其氣貌聲音。隨其顯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嘗有以評之。余家浙水東。去宋子之居不百里。遠知宋子之幼學。入青蘿山中。不下書屋若干年。得鄭氏所著書數萬卷。書無不盡閱。無不盡記。於是學成。著書凡若干萬言。其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而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其所獨得者。三十年之心印。律之前人。石不能壓之而鈞。鈞不能壓之而斤者。萬萬口之定價也。昔之隱諸山林者。煜乎其虎豹煙霞也。今之顯諸館閣者。燦乎其鳳凰日星也。果有隱顯異地之殊哉。不然。以宋子氣枯神寂於山林。以志揚氣滿於館閣。是其文與外物違。何以爲宋子。抑余聞蔡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以性學紹道統。說齋氏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以皇帝王霸之略志事功。其炳然見于文者。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實踐。而取信于後之人。而無疑者也。宋子之文。根性道。幹諸治術。以超繼三氏于百十年後。世不以歸之柳黃吳張。而必以宋子爲歸。三十年之心印。萬萬口之定價。於斯見矣。客何以山林館閣歧宋子之文而求之哉。客趨吾言。錄吾言爲子宋子潛溪新集序。洪武庚戌二月。序於會稽之修竹山房。

又

揭泂

一代之興。有一代之制作。其所以黼黻皇猷。鋪張鴻業。必有當其任者。故天生奇偉英俊之才。豈偶然哉。若宋景濂先生之於今日是也。以景濂之雄文與學。而不獲顯庸於前朝。豈非天之所屬實有在耶。余聞景濂之名。蓋二十年矣。近始會於金陵。挹其光儀。聆其論說。已有以慰其平昔嚮慕之心。及觀其潛溪新集。浩乎其博。淵乎其深。蔚乎其色。鏗乎其聲。如春江之濤。汪洋濶漫。而不可涯。又如平沙漫漫。鐵騎數萬。縱橫馳逐。而不可控。又如武庫一開。千珍萬寶。光采爛然。又如尋河之源。至於底柱。至於龍門。又至於積石。又至於崑崙。不得不止。讀之累日。使予不知神之駭。而心之醉也。蓋積之也厚。濬之也久。養之也素。故其發也。左右逢原。舒卷隨意。惟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然此特所觀新集者而已。皆應制代言。紀功銘德之作。若景濂之所著。則有前後續別四集。已盛行於世。流傳於海外。學者又當兼取而博習之可也。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王棹

文章所以載乎學術者也。昔之聖賢。其學可謂至矣。其於三才萬物之理。仁義道德。禮樂制度。治亂是非。隱顯鉅細之際。凡天人傳心之妙。帝王經世之略。無弗察而通也。其真知實踐。既有得於內矣。於是將以自見而淑諸人也。然後託於文章。以推其意之所欲言。故程子以謂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闕焉。又謂後之人始制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闕也。由是論之。所貴文章之有補者。非以其明夫理乎。理之明。不由其學術之有素乎。然而古今文章。作者衆矣。未易悉數也。試即吾藝而論之。宋南渡後。東萊呂氏。紹濂洛之統。以斯道自任。其學粹然。一出於正。說齋唐氏。則務爲經世之術。以明帝王爲治之要。龍川陳氏。又修皇帝王霸之學。而以事功爲可爲。其學術不同。其見於文章。亦各自成其家。而香溪范氏。所性時氏。先後又間出。皆博極乎經史。爲文溫潤縝練。復自爲一家之言。入國朝以來。則浦陽柳公。烏傷黃公。並時而作。柳公之學。博而有要。其於文也。閱肆而淵厚。黃公之學。精而能暢。其於文也。典實而周密。遂皆羽翼乎聖學。而黼黻乎帝猷。二公而作者。爲吳正傳氏。張子長氏。吳立夫氏。吳氏深於經。張氏長於史。而立夫氏之學。尤超卓。其文皆善馳騁者焉。然當呂氏唐氏陳氏之並起也。新安朱子方集聖賢之大成。爲道學之宗師。於三氏之學。極有同異。其高第弟子。曰勉齋黃氏。實以其學傳之。北山何氏。而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以次相傳。自何氏而下。皆吾藝人。論者以爲朱子之世適。然爲其學者。上而性命之微。下而訓詁之細。講說甚悉。其頗見於文章者。君子亦可以驗其學術之所在矣。嗚呼。尙論吾鄉之文章。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闕焉者。固班班若是。而有之無補。無之無闕者。尙足謂之文乎。吾友宋君景濂。早受業立夫氏。而私淑於吳氏張氏日久。游柳黃二公之門。間又因許氏門人。以究夫道學之旨。其學淵源深而封殖厚。故爲文章。富而不侈。斂而不斂。衡縱下上。靡不如意。其所推述。無非以明夫理。而未嘗爲無補之空言。苟即是以驗其學術之何如。則知其能繼鄉邦之諸賢。而自立於不朽者遠矣。景濂既不求用於世。而世亦未有以用之。其於文章。尤自愛重。不輕以示人。以裨辱有同門之雅。特出其所著。俾有以序之。裨聞朱子序廣漢張子之文。謂其不知年數之不一。不足。是以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嗚呼。不自滿足。而勉焉不息者。聖賢之爲學也。自高遠而底於平實。則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裨輒誦是以序景濂之文。以致吾區區之意。且因以自厲焉。

又

劉基

文以明理。而氣以行之。氣不昌。則辭不達。理不明。則言乖離。而道味六經以下。唯孟子爲最偉。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以是而發爲文。又焉得而不偉也。漢唐宋之盛。則有賈馬揚班李杜韓柳蘇曾王諸公。是皆生於四海一統之時。挹光嶽之全氣。宜其精粹卓拔。不可及也。國家混一七八十年。名儒鉅公。接武而出。其可以追配古人者。固不爲少。然而老成凋喪之後。宴安游惰之習勝。以聰明捷敏之才。

乘其在外急名之氣，竊取糟粕，剝挑粗糲，以耀尊聲，裝聲譽者，紛紛皆是，而不知其於道何如也。盛極則消，理固然耳。予竊痛之，憂今之將無其人，及待罪居越，得宋君景濂潛溪集觀之，然後知造物之不喪斯文，而光岳之氣，猶有所鍾也。景濂居金華，從故待制柳先生，侍講黃先生游，二先生皆以文章鳴於世，景濂合二先生之長，上究六經之源，下究子史之奧，以至釋老之書，莫不升其堂而入其室，其為文，則主聖經而奴百氏，故理明辭腴，道得於中，故氣充而出，不竭，至其馳騁之餘，時取老佛語以資嬉戲，則猶飲梁肉而茹苦荼飲茗汁也。嗚呼，天下之文理，衆人之理也，人之有才而能學者，皆可以致其極，何作者之不少，而造者之不多也。吾於是乎深為之悲，而竊為喜也。景濂又有龍門子別為卷。

潛溪後集序

孔克仁

元氣流行於天地間，其英華純粹，鍾之於人，必卓為絕出之才，苟不施於政事以暢其美，則假文章以鳴天下之盛，非立言學古者，孰能之哉。金華宋景濂先生，醇乎儒者也，經史子集，無不通貫，舉其辭義，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自無壅塞，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自得肯綮之妙，其作為文章，法度森嚴，無冗長語，溫潤者，又如玉產藍田，粹然不見其瑕疵也，登潔者，又如珠孕合浦，粲然不覩其穢窪也，眷容典重者，又如金鐘大鏞，在東序，動中律呂，儼然不聞其亂雜之聲也，故鄉先生柳公道傳，稱其雄渾可愛，黃公晉卿許其溫雅俊逸，莆田陳公衆仲，亦謂辭韻風裁，類夫柳黃二公，廬陵歐陽公玄，亦謂神思氣韻，飄逸而沈雄，嗟夫，先生之文，經四公品題之重，可謂無餘蘊矣，非立言學古之至，烏能致是哉。其卓為絕出之才，以鳴天下之盛，蓋非苟言而已，先生來金陵，氣老志堅，而文益多，迺命余序其後集，顧余不敏，敢縱言論，以齒四公之末哉。凡擅文章者，咸以六經為本，上準泰漢，下法韓柳，而躡武比肩者，何其罕見也。豈才志有所不逮耶。文章英華，猶元氣流行，無往不在者，或鍾於此而遺於彼耶。世之論者，究夫學德講修，然後責以不至焉，可也。余亦不敢自謂深得文章之源委，竊觀先生為文，誠如四公所言，皆足傳誦於世，遂摭管見一二，以附著焉。

又

趙沄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稿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沄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沄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為序曰：修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例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別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蓋防於此。至唐韓愈，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續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崇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君子，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

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黃公者矣。景濂父生呂公之鄉，而久游於黃公之門，其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蓋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為文，其於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敏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作為，當其發憤揮毫，直詆辭章為淫言，葩藻為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途，而於呂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蓋沄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沄又不足以言之，願沄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廣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廣公曰：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廣公曰：川人之為庖也，蠶塊而大樹，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至甘，調其清濟，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余謂為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蓋嬰然稱善也。自虞公為是言，學者竊論以為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

潛溪續集序

王晉

潛溪續集十卷，金華宋先生景濂之所著也。始予居江西，聞先生名，開得所為文讀之，愛其博辯宏偉，自成一家言，竊嘗念去浙東水數千里，何由一獲承接，以盡大觀而無憾也。今年夏，適得識先生於金陵，出其所為潛溪集者示予，因得復熟焉。然後知先生之學，蘊於中者有素，故其發於外者，自爾不窮。浩乎若長風驅帆，順流而東也。沛乎若騏驎驟，奮浮雲而上征，不可得而羈也。煜乎若干將莫邪之光，怪景露，雖欲闕之而不可得掩者，非博識君子，莫知其為至寶也。蓋先生於經史百氏之書，無所不讀，而又親承鄉先生待制柳公侍講黃公之所指授，故其學遠有端緒，而其發於文也，縱橫開闔，馳騁上下，無不如意。而要歸無不出於正者，承旨歐陽公於人，慎許可，獨稱先生之才，具衆長，識邁千古。近時大江以南一人焉，誠可謂知言云。潛溪前後集二十卷，門人既刻梓以傳，而先生復以續集俾予為之序。予於先生，何能為役，尚敢贊一詞哉。然誦先生之文，而又不能不為之慨然者，方在宋時，言文章大家者，廬陵歐陽文忠公，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文公，皆相望，近在數郡間，何其盛也。元興，若廣平程公鉅夫，青城虞公集，豫章揭公侯斯，清江范公梈，臨川危公素，亦皆以文章著稱西江，亦云不乏人矣。夫何喪亂以來，淪落殆盡，後學無所依承，豈昔者如彼其盛，而今遽若是其寥寥哉。古稱文章與時高下，抑道之興廢，繫乎時之治亂，至於盛極而衰，亦其理也。今幸獲與先生邂逅數千里外，益聆所未聞，視所未見，得以循知，護而窺總奧，蹈軌轍而識指歸，或者其庶有得乎。讀先生之文，既知道德淵源之所自，又俾夫末學者得續未絕之緒，於將來，則先生之文之所沾被者，亦既廣矣。而予言豈足為先生重哉。

題識

潛溪集識

鄭淵

淵於非角之歲。即瀟湘潘溪先生之門。追今二十餘年。而所受教者。固非一日矣。第以才氣下劣。不足以承培造之功。朝夕惴惴。罔敢失墜。每於先生著述之餘。輒錄之於編。以為標準。然又不敢私有其躬。將欲以傳天下後世。淵乃言曰。先生秉光嶽英靈之氣。鍾秀拔冲粹之質。年甫六歲。即能歌詩。在鄉校間。日記經史數千言。兼以神童稱之。若見情類稍有所長。必力與之角。務欲深思。以期遠到。既長。受業於待制柳公文獻黃公。淵穎吳公。三公皆知其為偉器。悉以所學授焉。及三公相繼淪謝。鄉邦之評。咸推先生足繼其後。而無愧。蓋先生之學。博極天下羣書。凡天文地理之要。禮樂刑政之詳。治亂沿革之變。草木蟲魚之細。與夫百家兼技之說。靡不究心。故先生之文。灑然而雲雷興。沛然而河海流。蔚然而蛟龍升。彪然而虎豹騰。煦然而百卉滋。穠麗之極。固若未易涯涘。及其造乎平淡澗微。則又若太羹元酒。不假調醢。而至味自足也。由先生以六經為本根。史漢為波瀾。故其所涉者廣。而所擇也精。所養者充。而所就也大。其能昭著一世。傳之方來。不亦宜乎。如淵不敏。親承教誨之久。近以疾廢學。不加脩尚。未能窺其萬分之一。何敢以序作者之意。姑述其師傳之有自者。著之末簡云。

文粹後識

濟

右翰林學士承旨潘溪宋先生文粹一十卷。青田劉公伯溫丈之所選定者也。濟及弟洵約同門之士。劉剛林靜。樸璉。方孝孺。相與繕寫。成書用紙一百五十四番。以字計之。一十二萬二千有奇。於是命印工十人。鈔梓以傳。自今年夏五月十七日起手。至七月九日畢工。凡歷五十二日云。先生平日著述頗多。其已刻行世者。潘溪集四十卷。龍門子三卷。其未刻者。翰苑集四十卷。歸田以來。所著芝園集。尙未分卷。在禁林時。見諸辭翰。多係大製作。竊意劉丈選之。或有所遺。尙俟來者續編以附其後。惟先生受知聖主。輔導東宮。名滿天下。文傳外國。則不待區區之所贊頌云。

題潘溪先生集後

黃浦

潘溪集一十八卷。前學士承旨潘溪宋先生所著也。先生以文章名昭代。其著述之盛。有曰文粹。曰朝京稿。曰龍山吟稿。文曰潘溪內外集者。流行天下。四方學者。既已家傳人誦之矣。惜其皆出於一時門人所集。錄目雖繁。而纂集無次。章篇雖富。而體製不分。兼之久歷年所。而板刊字畫脫落者多。予家學時。每思欲為正之。尤恨未見其完集也。歲暮泰甲戌。幸叨官蜀。遂詢知先生舊謫居成都間。為討訪之。而其會孫賢。蓋出其家所藏遺稿。披閱之餘。遂與仁壽訓導黃明善。考論而纂集之。復請鎮節松維秋。官侍郎羅公。三復警校。正其差訛。汰其重複。凡詩賦詞曲。論說議辨。書表記序。傳贊碑誌。箴銘題跋。雜著表狀。各以類歸。若所述無補於人倫。無關於世教者。雖工亦刊去之。以從簡約。總得三百三十四首。而先生之碑傳誥命諸作。亦附卷後。蓋欲使讀者得以論其世。亦庶幾能得先生之實也。因其存日。學者尊為潘溪先生。而不字。故亦命其集曰潘溪先生集。集成。屬其外孫茂州醫學典科嚴培。繕寫入梓。以傳。竊嘗論之。文所以載道也。不深於道。而務為文。所謂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尙何以望其文之傳乎。三代以降。文惟漢唐宋為盛耳。其間作者。亡慮百千。由其道有未明。而散亡磨滅者。可勝計哉。惟董賈韓柳歐蘇諸

大家之作。庶幾能明斯道。而足為後世之所宗。故文莫於斯為盛矣。皇明混一區宇。光嶽之氣復完。工師碩彥。以文自名者。後先林立。然求其足以經緯治功。黼黻人文。卓然有以踵夫董賈韓柳歐蘇之躅。而為一代文章之宗者。率以先生為稱首也。於戲。是豈無自而然哉。蓋先生學博文優。而道有諸己。未仕也。孜孜焉以明經講道。著書為務。既仕也。典國史。司帝制。獨擅夫制作之柄。而海內學者。仰而望之。若泰山北斗。若景星鳳凰。爭先快視。惟恐其或後也。是以先生之文。盛行於時。流傳於遠。其與董賈韓柳歐蘇之作。聯芳匹美。於宇宙間。無疑矣。博也。晚生無似。素企先生之文。有合乎道。而不苟同於衆人也。故既為考訂其集。復論次其大旨。附之前末。使讀者得以自考云。

題宋先生文集

王裕

金華景濂宋先生。以光明正大之學。經綸黼黻之才。仕國朝。官至翰林承旨。太祖高皇帝睿選之隆。越軼今古。年老致政而歸。聖情優眷。何其渥矣。尋以事累。謫來西蜀。至夔府而歿。蜀王聞先生之名。竊歎不能親炙。乃遷其柩。葬於錦城之東二十餘里。其子孫皆居灌縣。越三十餘年。弋陽黃君溥來為四川按察使。乃訪其子孫。得先生詩文遺稿。凡五百餘篇。既鑲諸梓。無何。黃君去任。余以其板悉付其孫宋綱。俾世守之。以為後學矜式。而憲副台郡周君文盛。又於先生墓之前。作祠堂三間。以為奠祀之所。令其子孫列居於右。二君之於先生。可為難能者矣。嗚呼。先生之文章。燦然著於簡冊。先生之道。炳然滿於朝廷。海內之士。莫不為之尊崇。後世之學者。莫不為之矩範。我國朝一人而已。宜乎文章傳之於不朽者也。尙期其子孫守此弗替。使先生之言。傳於千載。遍於四海。讀先生之文者。豈不有以觀感而啓益者耶。予故書此以遺其子孫云。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張縉

成天下之化者道。宣天下之化者文。文也者。根乎道而從乎時。所以襄帝國而紀王業。昭人理而通物志者也。是故時揖讓則典謨作。時弔伐則誓命行。時守成則訓誥著。以至銘頌記序之流。凡以達理而述事。皆文之用者也。有其時而無其文。漢高也是。曰陋。有其文而無其道。隋煬也是。曰僞。惟我高皇帝。乃武乃文。以定天下。時則有若俊之臣。夾輔林立。而太史金華宋公景濂首之。凡所以演綸綍。裁典禮。定律令。頒瑞璽。以至銘開國之元功。發濟友之至行。其言凌躡漢唐。羽翼三代。氣雄而辭麗。理典而道深。信皇代之文宗也。後學莫不知翬。而其集久且漸湮。雖有潘溪前集文粹。出於鄭氏所輯。及蜀本。而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為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日。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璉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本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藏。幾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為若干帙。以公之於天下。嗚呼。韓文冠唐室。法百世。而論二百年。歐陽子始得之。漢東弊篋。遂流無窮。如桂星漢公集。亦越百載而今日。復廣予不敢擬歐陽子。而公固吾明之韓也。感其事頗近。因刻就。聊志其自。而附申之云爾。

刊宋學士全集序

雷禮

夫文章關於氣運。豈不遠哉。自有書契以來。歷唐虞三代之隆。道德一而風俗同。其見於朝廷紀述。議與夫閭巷謳歌。不必組辭偶體。而俯仰溢發。動可為經。至今數千餘年。猶可想見其成功。巍巍而天下之至文具矣。三代以降。得天下惟漢為正。然不事詩書。士各以質就功名。其抱道如兩生。終不應召。卒之漢治難伯。雖敷文者非其人。將亦氣運日漓。若有以厄之耶。由唐而宋。至於有元。萎茶極矣。宋景濂先生。挺生浦江。精思絕識。於萃書無不淹貫。且久遊柳文淵。黃文獻。二公之門。而兼其所長。又因許白雲門人以究理奧。其為文主聖經。奴百氏。亦庶幾振世獨步者。然晦跡龍門。遺榮弗居。幾四十餘年。遇太祖龍興。遂幡然應詔。及參謀密勿。承旨翰林。而朝廷大制作。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親享宴慶。禮樂律曆。衣冠之制。外藩朝貢。賞賚之儀。及國史實訓。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俱經論次撰述。使郁郁之盛。遠軼三五。而陋漢唐宋於不居焉。謂天寶培之以貽我朝。不其然乎。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以類應也。我太祖睿德天縱。游心精一。執中之旨。以紹帝王之傳。蓋千載一時矣。先生忠誠可貫金石。已庶容獎。其所獻納。如願講明典謨。讀大學衍義。遵行春秋實罰之類。又切中肯綮。不為文飾隱蔽。是繼於德行者。指之為功業。卒之外國知名。日本刻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獨文辭焉已哉。及先生之歸。上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其內外一本於誠。故言無不信。而其卓卓有若此也。是先生雖以文學侍從。其鋪張鴻猷。捷於斬將搃旗者多矣。而我朝文治精華。不可以概見也耶。先生舊有朝京稿。擬道記。潛溪翰苑。鑿坡。芝園集。龍門子。浦陽人物記。然各集出一時故舊。以己見集者。今知浦江事韓叔陽。率為一編。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題曰宋學士全集。梓行之。叔陽高瀛人以進士除今職。有治績而雅及於此。其知政本云。

修補文集紀略

張應廣

自韓公諱叔陽者始。刊宋集。板模。吳公諱良。佛者修之。繼吳公諱應台者修之。今又吳周公諱日燦者重修之。且謂承襲既久。失不一端。因命廣併校殘缺。破壞。朽蠹。模糊。訛謬。以成總本。今校得燬者五十六張。亡者七張。朽蠹者二十八張。模者五十張。誤刻者二篇。新增者三篇。遺像一幅。贊識二通。字通用者八十零。闕疑者一千零。改正者一千五百零。蓋三閱月而始復其舊焉。若文有未盡收者。姑俟後之學者云。

補未刻遺集序

吳偉業

金華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景濂先生。撰著浩穰。有潛谿前集。後集。續集。羅山集。見於王子充。歐陽圭齋。陳象仲。趙子常。象賢之序錄。而龍門擬道浦陽人物記不列焉。其在禁林。有翰苑集。歸田以後。有芝園集。皆四十卷。青田劉公伯溫通取而釐定之。曰潛溪文粹。先生之高弟。義門鄭濟及弟。約同門樓璉。方孝孺等。繕寫成書。命工梓之。至天順紀元。多歷年所。字畫脫訛。弋陽黃溥氏。秉憲蜀川。訪於先生後人。盡出其家藏遺稿。討論緝拾。梓於茂州。嗣後。高濂韓叔陽氏官金華。仍有編類。而近世之所流通者。獨韓本而已。以余寡陋。所親翰苑。芝園二集。曾有專行。而前後續集。皆不見全帙。其青田弋陽諸君。亦復文久無傳。韓本晚出而尙完。采摭詳於勝國。僅存元世之一二。附見各體之末。其為該華之無詞多矣。

竊尋其自所謂前後續羅山者。大都在元時未仕所作。年盛氣壯。必有可觀。亦因得尙論其世。惜乎遭遇之後。以改物為嫌。微之而不顯。使習讀者不備山林宴關之體。可恨也。歟。金沙蔣虎臣館丈。妙齡擢第。踐別藝。每私淑潛谿。尊府楚珍。余同舉友也。舊幸金華。得未刻稿若干篇。緘為鴻秘。攜之過婁州。侯陳公鹿屏。思弘鄉先生之美。亟請鈔板以傳。而屬余序。余幸獲償所恨焉。其又奚辭。浙水東文獻。蔡稱極盛矣。自元移宋鼎。浦江仙華隱者。方鳳韶。與謝翺。吳思齊。子善。庶和於殘山。水之間。學者多從指授。為文詞。若待講黃公。待制柳公。山長吳公。皆及韶卿之門。出而緯國典。司帝制。擅制作之柄。景濂親受業於三公。承傳遠而家法嚴。遂以文章冠天下。際會真人。經綸輔。光輔一代。稽古右文之治。幾欲躋之成周。世皆慕之。為名世宗工。而不知淵源於宋之逸老。嗚呼。不有山澤。孰為維斯文如帶之緒。以疎來哲起而昌大之。其功焉可誣也。宋南渡後。東萊呂成公。紹濂洛之統。始倡道於婺。而何王金。許是為朱子之世適。景濂因文以求道。既從柳公聞仁山金氏之說。又與白雲許氏之門人吳正傳。張子長輩。議論出入。究極宋學之精微。他鄉邦者。宿博雅。實如方存雅。胡汲仲兄弟之流。亦各勞搜遠。泝左右采獲。蓋其涵蓄封殖。中閱外肆。不名一家。譬則資衆腋以縫裘。合庶羞而脯鼎。豈一人一世之力哉。元一天下。休養人物七八十年。號為安阜富庶。故能容華恬食。而甘陶書。以遺經轉相授受。故時山脈海濤。文章理學之懿。鬱乎降。景濂鍾光。嶽之全氣。而取材落實。兼條貫以集大成。不可謂非所值之不幸也。然以彼其材。更未造。自言屢踐場屋。不一售。已稍薦聞於朝矣。猶復嘉晦。伏吟。却弓旌而不御。措指乎窮。絕講道。修學著書為務。計其崎嶇兵燹。避難全生。處隱畏約。亦與常人無異。詎自意運逢景炎。耀風雲之彩乎。聖遠賢祖。典刑凋謝。後生都不說學。爭欲竊取。批棘。剝挑。組織。以希世資。此迺斯文之可憂也。虎臣思鉛槧。卓然隨武古人。而陳公之盛心。豈徒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耶。固將陶鑄。成務於窮經講道。而薰染風習。為景濂之徒者。日益多。庶乎斯文之未艾也。云爾。是為序。康熙三年。歲次甲辰。中秋月。

題辭

題潛溪集詩

江乘夏 賦

混沌初判太素斲。挺生神人斷熬膊。剖乾割坤奠海嶽。厥俗鴻荒人未覺。帝命圖書出河洛。奇偶生畫參伍錯。煥乎斯文此其璞。二三啓運乘飛躍。典謨訓誥雅頌作。黍離以降周室削。天將尼父為木鐸。乃芟詩書定禮樂。乃作春秋明善惡。爬羅萬象歸一勺。放彌六合卷諸彙。七十二子相唯諾。才出中州氣渾朴。及漢史記變鉅。西京雄健東差弱。建安馬上詩橫槊。其音稍振氣已。晉更六代轉銷鑠。唐包九有復充斥。至宋諸子雄相換。廬陵崛起超卓。道州獨立承絕學。後出新安最宏博。有元將相皆沙漠。往往南士登館閣。從此斗牛氣磅礴。乃挺奇才海東角。早年脫穎何落魄。貫穿經史探韜略。出入佛老搜溟漠。鯨跳鯨跳。不持寸鐵徒手搏。大矧射日孰能。長劍倚天誰敢。是乃浩然之氣。擴。鑿弄元化筆在握。

星辰進空如石落。剛風立海大雨。滂瀟灑灑怒薄。百怪條忽光輝霍。矯若魚龍舞瀟灑。蔚若虎豹跳。峯巒飄若孤飛鶴。黃鶴勁若百鷲出玄鶴。鐘鏗大音振成濩。赫奕雄芒射干鏃。迫而察之吁可愕。注如懸河思不涸。大田五穀當秋穫。武庫衆寶開晨鑄。左右而取非外擲。遂造平垣鏡礪。滌滌安流宗大壑。土尊玄酒殊淡泊。東序天球匪雕琢。自然光徹發葩華。我時訪君即命酌。春風蒲桃醲醲。雪夜瓊瑤擁。招月與友相酬酢。月入尊中明可捉。漱醴醲郁糝糟粕。此時豪縱脫矜。吐奇挾怪安可約。有鳥如火天井落。掃除旬始鏘格澤。金篋刮目割鰓膜。鄧斤斲鼻揮湧壑。妙處神會不可度。而我傍觀駭且作。如遇仙人授金藥。一日生羽脫塵殼。願爲弟子請奇者。先生妄言只大噓。余亦斂衽逡巡却。如此筆力扛鼎。不遇明主將焉泊。聘以東帛如雙珥。幅巾大布起林薄。奏賦上林從楊柞。豈比執戈甘寂寞。天王手按龍泉鏢。大振天聲動開拓。勢若新篁解春籜。用爾圖像爲丹雘。用爾作樂爲蕭箏。銘功頌德軒寥廓。日月光潔江漢濯。前驅班馬鞭六駁。後駕歐蘇兩駱。千載而下宛如昨。碌碌餘子徒龔。傑哉先生果何若。微子之裔散人託。景濂其字大夫爵。我作狂歌非用詭。投以木瓜報芍藥。

又

謝吳 沈

有客贈我潛溪文。文光燦爛照我身。山居寂寞謝朋親。見此直欲窮朝曛。金華萬丈高嶙峋。清淑之氣帶網緼。其神有時降爲人。翱翔翫苑揚芳塵。山林著書千萬篇。玉堂掌制代王言。旂常彝鼎銘功勳。蒼珉玄碣耀崖濱。九原不作我涕紛。後來繼者喜有聞。先生早及鴻儒門。高才卓犖自超羣。麟溪肥遯四十春。參言紀事志不分。乾坤抉露闢至真。龜龍獻瑞易範陳。詩書禮樂昭昏昏。經天緯地奠五倫。山頽木落符獲麟。六經之道翳浮雲。百家諸子何紛紛。各以所見相雄尊。西京而降喪厥清。氣萎體敗至理堙。韓柳一倡辭始振。刊落塵腐還本真。宋興廬陵高復舊。蘇曾王氏天葩芬。考亭上溯濂洛源。撥衰反正絕學新。包唐越漢並周殷。上探姚姒窺羲軒。人生以來幾億千。作者屢歷在簡篇。五行兩曜行中天。焚燔起滅何足云。先生用功精討論。遐搜博采鉤幽玄。登山直上崑崙巔。觀水必至滄海津。千條萬派胸中吞。吐詞自覺來有神。一似大將提三軍。行伍嚴肅車馬閑。旌旄鼓鐸弓矢鏃。變化出入須臾間。又似廣廈張罟釣。琴瑟搏拊聲管喧。清濁間迭宮商宣。音節脈絡繼而連。雲宮塔廟爭磨鏘。版墨流布遐方傳。造物俾爾司文權。未來之筆方如椽。我生受質土木頑。粉飾強欲加雕鏤。弱齡學古心甚堅。亦欲追逐參諸賢。奈何憂患巧相纏。有志不就中腸煎。讀君之文汗滿顏。頗疑天公賦子偏。我何獨拙君太妍。願持尺書叩帝關。請帝假我黃髮年。策名駒兮駕兩轡。從子上下相周旋。

又

張世昌

惟天有星漢。瓊瑤煥周羅。碧海瀉坤軸。洪波城鯨鼉。人生於其間。懿德鍾天和。仰觀及俯察。至理諒匪他。昔初古神聖。龍神觀榮河。元機一以泄。風雲瀟相摩。星文既有象。雅訓遠成歌。風瀾亦瀟瀟。委委復蛇蛇。荒哉秦晉間。紛爭鬪螭蝮。斯文灰燼除。簡編互差訛。漢儒六七作。董生陟獲科。淵淵天人策。伊臬力相副。傷彼長沙傅。命折鬼所訶。自從建安來。蒼蓬蔽蒼莖。朝陽罕鳴鳳。秋蟲叫寒莎。韓公高世資。回瀾障狂波。

泰山屹在望。碧樹撐瓊柯。柳子思精神。古器見象儀。氣高或怒張。微疵玉之瑳。宋家諸老翁。經籍賴剝磨。文章本載道。重任力所荷。歐子才冠古。歧立翠與坡。瑣瑣問玉珮。鏘鳴雜鑿和。寥寥百年餘。烽塵事兵戈。文風日漫漶。翻飛亂羣蟻。乾坤既一統。大國崇丘柯。青帝掃煙霧。宿垢清沈疴。姚劉實首出。歐虞更番番。嶺巖金華峰。秀拔浙水阿。柳君與黃公。飛駕運瓊珂。宋子年最富。美質資剪礎。幽探既入室。速宵心無媿。英英三傑名。衆星見羣娥。二公惜不憇。噫歎天則那。宋子今獨步。康衢奮龍騶。逸態未及已。氣就天山禾。又如三峽濤。百折生洄渦。源深流則長。爲潛復爲沱。羲軒世雖遠。大道無偏頗。前脩凜道則。奎壁光瑳瑳。勇直探虎穴。深將入龍窩。鯉鵬一番激。不數盤興蠶。老我不作勇。才衰奈君何。君看千尺松。下有百尺蘿。相依在寒茂。鬱鬱清陰多。崢嶸冰雪心。孤根正陂陀。行看柱廊廟。飛棟高嵯峨。

詩

賜詩一章并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爲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者。爲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問生財乎。沙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問生財。沙田園之事。皆無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龍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尙欲實封。爲陛下補缺耳。朕聽斯言。條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御製詩二章

景濂家住金華東。滿腹詩書宇宙中。自古聖賢多禮樂。訓令法度舊家風。聰明心地實無欺。燦燦文章真可梯。論道經邦誰解及。等閒肯與佞人齊。前一詩甲辰四月五日賜。後一詩癸卯八月十一日賜。

賜和宋濂韻

處暑將期秋字清。柳陰深處聽蟬鳴。黃花喜弄西風綻。鐵騎音書奏至京。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西風颯颯兮金張。特會儒人兮舉觴。日蒼柳兮袅娜。閱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水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漿兮銀漿。宋生微飲兮早醉。忽周旋兮步踏。美秋景之樂。但有益於彼兮何傷。洪武八年七月。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賜卿白馬自雪白。馬疾穿雲雲不隔。朝出清溪東。搖鞭來紫陌。五湖禁城邊。精神常赫赫。撒鬃嘶秋風。康

宋學士全集 附錄卷一 一六四四
衛止過客。四蹄發流星。乘此無危厄。將軍建大功。斯馬真有益。洪武九年七月一日巳時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開卿黃馬黃鵬黃。錦繡銜銜聲琅琅。行途不速亦不疾。絳毛火袞飛揚揚。暑緊柳陰澁。寒常露立霜。秋風四蹄輕。咆哮雄騰騰。將軍橫戈矛。折衝孰敢當。能兵致輕車。學士乘尤良。

賜和宋濂詩也

鍾阜嶽無比。洞府神仙居。江光搖彩色。清溪美芙蓉。雲飲天日曉。夕露萬象舒。秦淮透進狀。三山勢若馳。白鷺洲分水。龍蟠古有斯。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學士越中來。我恐馳程苦。拜畢詣塔前。精神盛舊觀。氣宇比秋鴻。文章真太古。試問民何如。天下通商賈。不但越中樂。將軍明隊伍。塘河便小舟。旅店從欲沽。近來荷君德。中原無伏莽。賢人誦言多。黼黻皇猷補。寰宇足清寧。人人皆樂土。洪武十一年十二月

應制賦醉學士歌

內府官酒葡萄綠。黃帕擎來氣芬郁。詞林老臣被寵光。拜捧瑤卮形局縮。況當天威咫尺間。春紅頓覺生醪顏。醉來不知烏帽側。猶解披腹呈琅玕。近來應制成文軸。對揚字字皆珠玉。雖然白髮披兩肩。蠅頭細字還能讀。聖皇卹老恩最優。幾回錫燕瑤池秋。從容共樂有如此。未讓十八學士登瀛州。李白當年飲一斗。下筆玉堂皆袖手。才華何必分先後。竹帛垂名同不朽。

又

詞人獻賦蓬萊宮。御前賜宴春融融。駝峰奇味出翠釜。玉瓶瀉酒玻璃鍾。青氍毹坐列左右。三爵不識貌益恭。金華仙伯年最老。鶴髮垂頰明方瞳。中官宣勅令再酌。陡覺眼顧添新紅。天顏回顧微發笑。親御翰墨揮蛟浦。寶章既成自天降。日月照耀光瞳矐。老臣再拜重感激。一心報國惟公忠。踉蹌步出闕門去。皎皎月上龍樓東。史臣形管會當紀。明良自古欣相逢。

又

御爐冉冉香烟起。殿閣氤氳五雲裏。聖主萬幾有清暇。特詔文人賦秋水。賦成奏獻天顏歡。勅令光祿行金盤。珍羞羅列水陸具。黃封滿酌須令乾。玉堂學士金華客。白髮蕭蕭雙頰赤。酒酣作賦氣豪雄。藻思清新更飄逸。老眼朦朧醉不開。猶能拜舞趨瑤塔。人生際遇有如此。絕勝蓮燭夜半從天回。

續賦醉學士歌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告成重儒術。九天宮闕五雲深。羽扇旂旄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涼。西奎東壁昭文章。聖明天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大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薦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笑模寫。揮灑宸翰如雲烟。臣濂再拜喜欲顛。臣有丹心赤如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面顏紅人共見。前綯後軼誇翰林。臣濂寵光冠古今。願持歸家遺子

宋學士全集 附錄卷一 一六四六
孫百歲相傳同此心。

又

金華學士青雲客。氣吐虹霓成五色。才超蓬苑逼古人。名動京師播殊域。天高氣爽秋澄鮮。聖主眷遇開瓊筵。勅令賜飲共為樂。不減風流李謫仙。初筵秩秩未三爵。老臣已不勝杯杓。頭昏目眩步履踈。春風滿座霞光散。龍顏一笑催賦詩。殿前醉墨猶淋漓。乃知貌醉心不醉。醉中自有神扶持。親題宸翰寫醉態。滂沛鴻恩驚絕代。明良際會古所罕。學士榮光煥千載。丈夫讀書多苦辛。恨不感遇乘風雲。況當混一太平日。太明下照皆陽春。長歌請贊醉學士。自古如公能幾人。

又

金風撼撼吹瓊筵。寶鼎氤氳重龍涎。光祿傳杯瑪瑙寒。珍羞奇味雙玉盤。聖主九重動顏色。青錢學士金門客。胸中耿耿羅星辰。氣隱虹霓鬢霜白。一飲再飲須盡觴。身軀鼓側目茫茫。漸覺紅光生兩頰。晚霞爛爛明春雪。酒酣作賦楓陛前。揮毫藻思如流泉。歸來天街踏明月。回望祥雲滿金闕。

又

天門白日懸高秋。五雲照耀三神洲。翠輿列坐紫清上。鳳迥玉笙瞻宸旒。翰林供奉紫綺裘。佩以明月珊瑚鈎。殿前奏賦冲斗牛。胸藏七澤吞九州。浩氣直上青天流。七寶珍床九華殿。大笑三時走飛電。金盤犀箸行八珍。大官救賜瑤池宴。中使頻飛雙巨羅。葡萄夜泛黃金波。閃爍龍光照肝膽。春紅散作朱顏酡。天香兩袖宮袍碧。頭上烏紗漸欲側。玉山兀兀涼風搖。銀海茫茫雪花白。重瞳一顧天為低。奎章宸翰光陸離。翠仙起和紫芝曲。琅玕瓊玖皆生輝。請以寶函秘流彩。萬古清風灑雲海。酒酣拜舞玉塔前。千載君臣慶良會。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黃馬大宛種。身小骨不凡。天子愛其駿。養在十二閑。敕賜詞林老承旨。太僕牽來玉鼻裏。霜蹄蹴踏風聲翻。錦鞍新製千花麗。老臣有子兼有孫。同時出入黃金門。白頭趨朝戴星起。子孫扶持來謝恩。聖朝行賞不濫施。勳臣乃賜龍媒騎。儒冠一人獨如此。稽古桓榮功在茲。

又

聖朝天子治天下。重譯來賓撫方夏。日本之東西域西。歲歲梯航貢神馬。赤鬃紫燕皆權奇。龍媒豈獨渥洼者。如今四海兵塵清。惠養天閑勢嫺雅。中間一匹馴且良。鬣尾金色雙瞳方。奔騰休誇照夜白。驕嘶自是真飛黃。禁林學士老詞伯。年過六十毛髮蒼。近臣傳宣輒賜予。彤庭拜舞承龍光。宮柳垂絲拂寒草。奚官牽來錦鞍好。阿兒前攜孫後扶。晚景騎向東門道。西風振振塵不驚。家僮卻訝朝回早。

又

聖朝天子濟唐虞。萬方混一同車書。大宛西域總臣附。萬馬入貢皆名駒。天閑十二近宮闕。牝牡驪黃色俱別。羅帕輕籠錦作韉。絲韉穩控金為勒。玉堂學士真老臣。日日趨朝侍紫宸。承恩特賜飛黃馬。騎出通

衢不動塵。飛黃之精。真天驕。四足騰。馳若星。駛。况拜親。撰御製詩。奎壁垂。芒照人世。須知君恩似海深。臣騎赤馬當赤心。風雲會遇有如此。彤筆宜書耀古今。

又

溟涇去天幾萬里。聖恩一視無遐邇。年年進馬入帝鄉。降敕笑官牧華陽。五花成。幸總超異。內有飛黃若龍勢。振鬣一鳴。凡馬空。清秋。颯爽。驚西風。宜賜鑿坡老承旨。房星夜照瀛洲裏。似此殊恩古亦稀。好乘忠誠報天子。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四明 桂彥良

金華承旨宋公。才雄學博。為上所寵任者。十有九年。今以老賜歸。余忝奉坊正字。久資誨益。惜其去也。詩以贈之。

瞻彼金華。有鬱其特。下有潛溪。其流湜湜。山川炳靈。文獻迭興。曰宋景濂。父。人中之英。維此潛溪。其源孔長。東流於海。演迤汪洋。維此景濂。父。生溪之濂。世有積德。爰自祖。父。潛德弗仕。乃鍾秀於厥子。生此吉人。溫溫其恭。性敏且聰。學博以充。文粹而工。維聖天子。是膺天祐。聖世有臣。明良會。景命維新。維此景濂。父。遇我聖主。黼黻皇猷。維聖之輔。維此吉人。簡在帝心。入承上旨。以奉德音。輔導東宮。緝熙聖學。朝夕從事。罔敢弗恪。袖書金匱。古史之良。詞業成均。矜佩將。有德有齒。邦家之光。敷歷中外。屢閱星霜。帝嘉者德。寵錫是綬。名揚宇內。文播外邦。迫贈祖考。赫其有輝。澤及子孫。出入禁闈。昔有賢傳。維漢二疏。賜金歸老。以輝於鄉。帝曰。卿老矣。今何獨不然。罔俾二疏。專美於前。公辭闕庭。容吞不忍。孰承顧問。以被親近。薦賢為國。匪曰子私。始終一節。忠信勿欺。飲饒玉堂。雨雪初霽。出祖東門。江山佳麗。銀鞍紫駟。天旆之良。錦衣綺裘。煜然有光。服天子寵命。歸榮於鄉。公歸老矣。松菊具存。有琴有書。有田有園。姻戚歡迎。賓客滿門。擊鮮釀酒。燕樂欣欣。壽考維祺。以訓爾子孫。世無忘聖恩。

又

金華之山。巍乎莫測。乃在牛女之墟。天地之北。自昔初年。牧羊處。至今靈氣鍾名德。聖人立極開文明。賢佐乃有宋先生。先生讀書逾萬卷。雄才獨擅文章名。至尊臨軒時顧問。皇子傳經當繡櫺。漢室舊聞疏太傅。明廷今見桓五更。先生行年幾七十。新春詔許還鄉邑。語詞御製煥奎文。子孫得當當朝立。先生種德非常倫。聖明天子優老臣。從茲一往三千春。高風長與初平隣。

又

幾年綽綽近天顏。白髮休官詔許還。先世受封寄聖澤。後昆承寵侍朝班。心同金石孤忠在。身入山林萬慮閑。回首玉堂春夢靜。何時重聽佩珊珊。

又

海內才名五十年。聖恩仍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問。曾是瀛洲第一仙。新賜宮衣樹海圖。榮歸況是早春初。公卿祖帳東門外。人道風流勝二疏。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城中傳。倭船買得潛溪集。已向扶桑日上鐫。紅鞵金帶荔枝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俗事。瓦餅春水自煎茶。乞與山童澗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種在雙溪淺水邊。山僧羽客莫相過。碑版人間刻已多。從此黃庭不須寫。自開池水養羣鵝。榮歸詔許老山垌。火棗交梨養性靈。祕府圖書翻閱盡。卻從方士借丹經。白髮朱顏六麥餘。還鄉尚駕軟輪車。龍江關吏如相識。應止青牛乞著書。

契生中書舍人葉寧朱孟辨。忝爾侍從。躬親皇上眷顧之隆。謹記一時盛事。賦絕句三首以識別。并為臣子獎勵云。

為臣子獎勵云。

朱孟辨

天語叮嚀出紫微。特將文綺賜歸歸。愛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歲衣。洪武九年正月六日上御午門。國樓賜先生文綺綉鞋各四。上曰。愛卿志如金石。故有是賜。今年歸。幾何。先生曰。臣六十有八矣。上曰。卿壽更至三十二歲。成百歲。留為百歲衣也。

孟辨紀事賦詩識別。靖可謹綴二首。以補其遺。

中書舍人史靖可

君王親為計歸程。幾日攜家出鳳城。江上春來有風浪。扁舟好向裏河行。曉辭龍袞出金門。拜跪相扶有子孫。傳教更宜來侍食。懸知一飯不忘恩。

吳興林靖

左右圖書列靜軒。一塵不到坐忘言。那知門外春多少。開遍桃花水滿源。白苧如霜初下機。并刀素手製春衣。裁時莫學朝衫大。要上東山采紫微。

孫卒持來復

不管人間是與非。錦衣脫卻換荷衣。浮雲捲盡三山碧。萬里晴空一鶴歸。頓空三際浪諸塵。坐視閻浮幾劫春。兜率至今衣鉢在。雙林大士是前身。甲子催人撻指間。黃金難買一身閑。五更睡覺梅花月。渾似當時未出山。坐斷清風八詠樓。海天高掛月輪秋。了知有相原無相。不在聲音笑貌求。大開圓鏡廓虛空。楚月吳雲觸處通。此別莫言山海隔。妙音無日不相逢。道交江海幾人存。老我空山獨掩門。閑卻一岩煨芋火。大千豪髮與誰論。

劉基

青蘿山房歌寄宋景濂。若有人兮乃在大江之南。浙河之東。連山倚城瀛海上。上與河鼓天津通。憶昔四女下天來。遺響隨根鹿鳴。仙華傑出最怪異。望之如雲浮太空。嵌空巖崖巖巖不可上。蒼蒼雜樹昏朦朧。虎咆咆號猿鶴叫。山鬼呵歎生悲風。嗟哉若人兮。胡為乎其中。梁檀栿兮桂桂楓。結青蘿兮以解。不剪不伐兮不斲以攻。晨

鳳羣萬滴晴雨，烟條霧葉相蒙。繆繆分縹緲，萃萃分蓬蓬。綠綺分要韶兮，若若龍垂胡降元穹。琴麗披離兮，若翠鸞振迅飛鸞。鷓鴣黃和鳴桑扈，應髮鬢牙曠之絲桐。幽泉發寶鏘玲瓏，六月赤日收蘊隆。陽凌陰蓄春融融，巖花潤草紛白紅。有時皇初平，清夜騎羊朝帝君。瓊鞋羽衣冰玉珮，華月閃爍光成虹。松吹笙兮竹舞韶，影飾旖旎兮聲瀟瀟。娛目悅耳兮樂不可言，世間塵土何夢夢。山有芝，隄有壘，石鑿鑿兮水滌滌。漪漪若人兮美且充，飢食倦息兮可以保我躬。逍遙兮棲遲，又何必訪廣成于崆峒。

潛溪圖歌為宋景濂賦

劉基

金華山水天下希，潛溪龍門尤絕奇。翠峰峻極河漢上，一峰獨立芙蓉陔。先生結廬在其下，文追班揚兼賈馬。遂令此山增壯觀，野有樸樸皆梧檟。上清道士方方壺，乘輿為作潛溪圖。丹崖翠麓神仙居，東望日出樹如蘇。溪流穿林遠度谷，十里一達五里伏。龍湫吐景生白虹，藤蘿振雨松呼風。卻憶往時清夜月，帝女乘雲下天闕。鍾鏗鏘鏘鼓發發，霓裳羽衣飄滅沒。初平騎羊前啓行，長髯髮鬢飛玉霜。秦娥吹笙元鶴舞，牽牛河鼓凝寒芒。相思迢迢頻入夢，夢駕兩鸞從一風。覺來毛髮猶爽淅，日送征鴻度空碧。山有蔬，水有魚，幽澗有泉青可酌。何時上疏乞骸骨，寄聲先遣雙飛鳥。

寄宋景濂四首

劉基

我思美人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阻河關。初平不來白羊死，瘦骨蝕盡莓苔顏。風沙蕭蕭隔人間，元霜日夕凋玉顏。有鳥有鳥丁令威，仙身下上空孤飛。女媧石墜斷腳折，海水散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千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歎恨長疑昨。深沈洞谷山鬼集，陰氣六月冰霜留。嗟哉美人誰與偕，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尋峰頂上遊。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元穹兮睇參辰，為合為離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茫茫兮蛟龍怒。嗚呼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雲為裾，被秋蘭兮佩瓊珪。泰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鬚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虹，溪石泉兮流清風。迢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遙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寄宋景濂

會稽楊維禎廉夫

一代春秋付托顯，龍門太史筆如椽。山河大統三分國，正朔中華一百年。麒麟閣上登雄將，龍虎榜中收大賢。試問阮公高隱傳，誰填四十滿中篇。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鄒淵

涉江采新綠，攬之不成歡。我心獨何苦，臨風屢彈冠。無心問明月，有懷如長川。且欲擬招辭，采芝向商顏。商顏有神芝，豈徒樂苦儼。可以起沈疴，可以滋客輝。乞身在強健，行樂須及時。願言賦歸來，慰我朝夕思。夕思苦長夜，欹枕聽征鴻。征鴻為稻梁，南北何憧憧。相隨有流水，莫比情無窮。起來步蒼下，倚遍青青松。

松月流光精，照我雙瞳青。千里共徘徊，兩情正交并。取琴彈別鶴，弦寒不成聲。誰知揚州地，亦隔牛女星。

貝瓊

青蘿山房歌并序
青蘿山在仙華之東，仙華為黃帝少女升天處，其山峭壁千仞，而支別為青蘿。翰林學士宋公景濂讀其書，其下名其所曰青蘿山房，絕嶺雲烟，長溪魚鳥，皆接於耳目之間，公雖去此，而眷眷不忘，問屬予賦。予聞適意山林者，抗公侯而爭名市朝者，譏處士，皆得此而失彼，惟公不然。昔之藏也，非必於山林，安其時也，今之仕也，非必於市朝，行其道也，在青蘿不為損，視草北門不為加，隱顯一機，喧寂同趣，孰得而窺其際耶。公擅一代之文章，多行於世，而於於山房者，必有光氣燭天，與山之寶玉同不泯矣。遂為之歌曰。

仙華之山何巖絕，插天萬仞青相磨。山勢東來忽平地，蜿蜒不斷為青蘿。青蘿隱隱如崩石，今娥負山山為折。欲叫軒轅向何處，千古萬古空遺蹟。玉女得道登雲車，凌空直上太清家。雲車不復返，落盡金莖花。風淒淒兮欲下雨，行人慘兮子規語。山回路盡或逢花，知是青蘿山人結茅宇。山人紫府神仙客，今年六十頭尚黑。胸蟠五色天女絲，手煉五色神螭石。絲可為君成天章，石可為君補天隙。一朝真之白玉堂，青蘿寂寞頓無光。何年借我白石牀，臥看明月來東方。與君酌酒歌我曲，君歸早訪初平羊。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并序

劉基

龍門先生既辭群命，將去入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他日道成，為列仙無相忘也。其辭曰。

青山崔嵬兮烟雲杳冥，回溪鬱紆兮巖谷晦明。修篁雜樹兮相蔽虧，洞壑窈窕兮人不知。清猿啼夜兮鶴報晨，花開鳥啼兮長如春。隴有若，美人不來兮山寂寥。瓊芝兮玉華，丹芝兮翠葩。紫葛兮黃精，礪礪兮髮鬢。蜚梁連蜷兮登降窮，幽澗漉漉兮微見。講說芳蘭桂椒兮或紅或紫，松風潤泉兮金石聲。耳梧桐葉兮竹實蕊蕊，鳳凰翔鳴兮五色卉煥。望美人兮翠微，空山寂寥兮遲爾來歸。寬為衣兮霞為裳，飲沆瀣兮食瑤漿。臨正陽兮澡淪陰，精神完兮毛髮香。握六符兮躡九靈，被高雲兮歌洞章。御扶搖兮款天門，詣北斗兮覲虛皇。超鴻濛兮軼希夷，造無始兮道遙曠。名秦女兮吹簫，使湘娥兮彈瑟。洪崖嘯歌兮王母啓齒，萬舞齊進兮襟佩飄飄。長離前驅兮鸞鳥為使，蒼龍駢躡兮白虎為導。雷公磅礴兮列缺馳馳，登明堂兮絕河津。上閣道兮攀句陳，過三危兮繞元冥。出太微兮入西清，憩牛渚兮泛靈槎。乘回風兮以還家，美人兮歸來，中山兮其樂無涯。

寄宋承旨詩并序

張伯誠

洪武十年九月，潛溪先生來朝京師。十一月，陞辭還金華。二十五日，飛途。後三日，上謂先生之子中書舍人璉曰：爾父歸，今幾日。當抵何處。十二月二日，又謂璉曰：汝父途中想不安邪。又明日，復謂璉曰：朕夜來夢見爾父，與太平諸儒言論，容態甚悉。想已達錢塘矣。璉叩頭謝曰：蒙聖恩眷顧。

如此何以報也。時伯誠泊靖可皆在側。與聞玉音。中情亦不勝感激。因各賦詩。以紀其事。敢求正於先生云。

聖皇親問宋中書。汝父南歸幾日餘。想是官河風色順。輕舟平穩似安車。霜晨風閣聽綸音。夜夢金華老翰林。時有舍人臣宋瑑。叩頭感激聖恩深。

又

史靖可

內相忠誠荷主知。白頭親見太平時。平生不有君臣契。那得神交入夢思。聖主端居念老臣。清宵夢寐見精神。太平今日諸儒會。風度依稀似古人。

靜軒詩

幽軒閒說傍巖扃。兀坐終朝養性靈。隱几泉聲雲外落。捲簾竹色雨餘青。仙舟已熟春長好。塵夢方酣我獨醒。遠憶清溪舊游者。白頭矻矻尚談經。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陶凱 林溫 貝瓊 朱廉 曾士昂 錢宰 無名氏 蘇伯衡 無名氏 林靜 王禕

又

胡翰

又

留容

又

徐元

又

屠性

又

戴良

又

趙良恭

又

鄭濤

又

吳沈

又

許元

又

彭來復

又

方孝儒

又

方孝儒

記

宋氏為善堂記

方孝儒

宋氏世譜記

胡助

書宋氏世譜後

王禕

宋氏世譜序

方孝儒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戚雄

宋學士祠堂記

姜良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薛應旂

移文

浦江縣中建宋學士祠移文

韓叔陽

傳

宋太史傳

王禕

宋潛溪先生小傳

鄭濤

行狀

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行狀

鄭楷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戴良

謝太史公

方孝儒

祭文

黃溥

戴良 方孝儒 黃溥

又

祭太史公八首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祭文

翰林學士宋公祠堂祭文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墓誌

重開宋文憲公藏地碑

陳 礎

方孝孺

無名氏

無名氏

潘 璋

熊人霖

門而專從容不異於林谷也。宜介者化之而裕。悍者遇之而服也。人固莫窺其淺深。是蓋齊得失而不

又

烏傷朱 廉

該貫羣經。融釋百氏。董生清正。昌黎雄偉。泰和之運。明兩之間。進敷帝典。退演王言。文傳遠邦。功在後世。奎壁當天。江河行地。

又

臨江曾士 昂

貌溫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學尤而文高。蔚然當世之望。有山林巖壑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斯人也。其不以富貴自榮。而以道德相尚者耶。

又

臨安錢 宰

氣之和也。佩玉其鏘。文之爛也。雲漢其章。是宜接武夔龍。齊驅班馬。煥乎金匱石室之光。

又

無名氏

恂恂其仁。溫溫其恭。純乎道體。粹然德容。學貫天人才。邁今古。當代宗師。後賢儀範。

翰林學士宋公贊

金華 蘇伯衡

伯衡歸自京師。就見承旨先生於羅山。獲見其小像。謹述贊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附姓名於羣賢之末云爾。贊曰。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天台陶 凱

粹若春溫。運藻思以凝神。澹若秋雲。儼豐儀之出塵。近而視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天馬之逸羣。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勸往聖之典墳。理深明夫蘊奧。學允究於天人。士爭趨而問業。人盡慕於卜隣。采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縉紳。載筆直書於信史。吐辭制作於雄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絲綸。是以進講內廷。入謁楓宸。侍宴每迎於朝旭。前席屢至於夜分。職兼贊善。道佐聖君。身不移於素操。志確守其真清。巢阿閣之彩鳳。竊郊藪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歟。

又

永嘉林 溫

神完而氣充。業精而德崇。涵泳乎詩書之澤。從容乎禮法之中。其際遇也。雖無驅馳汗馬之勞。其製作也。則有黼黻皇猷之功。故誦其文者。慕之如祥麟威鳳。被其教者。挹之如露月光風。撓之而不濁。扣之而不窮。蓋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豐。噫。此所以為大雅之君子。而當代之儒宗也歟。

又

樞李貞 瓊

落落昂霄之霜木。溫溫宗廟之文玉也。才既全而闇然不形。學已至而默然不足也。及遇時顯融。出入金

昭皇猷。煥天章。文之祥。御太和。扶綱常。道之昌。何德容之溫溫。而神氣之揚揚。於戲。此豈非掌制乎玉堂。而壽斯文於豈長者乎。

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

門人 吳興林 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為世禎祥。天之所畀。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執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汗。寥寥千有餘年。乃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關於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

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魯。朱子在宋。號為尚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厄偽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即謝政。天子數留止。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款。上知不可強。乃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居為儲宗。出為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實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為事。至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誦其言。識其人。有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見我朝之有人也。謹敘而贊曰。

天開明廷。實生儒英。光儲岳降。維戍在庚。嶺嶺其氣。濯濯其精。昔潛今顯。為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石。公貌之清。風行雨潤。蘭含芝蕙。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之騰。如雲之變。如露之漙。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為程。乃補衮職。乃持文衡。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青子。夔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於庭。九卿百辟。尚其典刑。九域八蠻。慕其光聲。助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天子。乞我頽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朝。詞林之榮。懸車講學。矜佩日益。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服既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思我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貞。洪武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又 烏傷王 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又 金華胡 翰

神若天游。色如春熙。浮游一世之間。發揮千載之奇。人皆推其才美。而曷嘗見其杜德之機也邪。

又 青田留 容

有粹其容。心廣而體充。有碩其學。一時之所宗。曷不置於館閣之上。乃俾其傲兀山林之中。將向友乎當世。非斯人吾將適從。

又 關溪徐 元

德之盛者。貌必充。積之厚者。用必豐。觀其雄偉俊逸之氣。恢博宏大之學。豈幅巾短褐。久處於山林之中。鄉之先達。湖謝無幾。繼後而光前者。衆咸推仰於公。異日據經濟之蘊。垂蓋世之功。寫圖於麒麟凌烟之上。吾有望於英風。

又 會稽屠 性

不顧而長。何氣之昌。不露而揚。何言之章。空谷白駒。玉堂金馬。豈無伊人。風斯在下。

又 浦江戴 良

以公為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卓然者。固以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為優於才耶。則其德行之粹然者。固以

洋溢乎容也。以公為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者。又皆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慕夫顏子之遺風者乎。

又 關溪趙良恭

澄不清。撓不濁。涵天和。闡聖學。用之弘。施物博。藏之固。守道確。淑後進。推先覺。珠媚淵。玉完球。輝日星。耀山岳。偉德容。敦涼薄。

又 浦江鄭 詩

辭章不起以載道。則詆為淫言。解詁不足以明經。則斥為謬語。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而有志於沂泗之餘緒。所以金玉道德。浮雲富貴。不為外物之所遷。惟知天命之可畏。獨處一壑之間。思通千古之秘。此可謂抱遺經以自信。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

又 關溪吳 沈

天地之間。文為至異。自人生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億之多。而惟文章之士。則可得而數計。蓋其每元氣之精華。發鬼神之幽秘。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既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子。局度凝遠。才高而行則能謙。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踵武。會萃言之原委。蕃於胸臆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為辭章者。粲如春葩之麗。信真宰之鍾奇。俾文脈之有繁。處山林而著書。登玉堂而掌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可以無媿。惟嘗知之真者。慕之深。彼求之於丹青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

又 金華許 元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蓋其積於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乎外者。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尚多。寧勇謝乎梓樹。而終冥情於薜蘿。瞰潛溪之云。仰長山之峨峨。每培高而浚深。曾逸恤乎其他。

翰林學士宋公贊 并序 關溪來 復

古之君子。以文明道。登名於詞苑者。千有餘家。其能卓然為天下後世所師宗者。不數人焉。自三代以降。若太史公特起於漢。韓昌黎獨拔於唐。歐陽文忠公勃興於宋。虞文靖公傑出於元。其統宗會要。卓為大家。此蓋公論之不可掩者也。迨我皇朝。混一海宇。文運肇興。光嶽之氣。彌綸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於其間。操觚執翰。煥焉獨當於文衡者。則景濂其人。也。公金華大族。生質粹美。博通經史百家。至於釋老之書。無不研味。而探賾焉。故其發為文詞。雄深峻潔。義理精到。讀之如龍騰大谷。蛟起長川。雷激雲奔。濤瀾震湧。千態萬狀。莫可得而端倪也。雖然。特見諸文辭之雄者。迺其清心寡欲。處榮不矜。履道超然。夷險一致。則又有高世絕塵之風。嗚呼。景星鳳凰。世不常規。出則必為太平之徵。惟公出處用舍。實有繫於斯文之重輕者矣。余託交方外。跡疎而心親。今因其門人黃叔陽。以公畫像見示。求余言。余忘言久矣。以公相契之深。不敢辭。姑述梗概而為之贊。然觀者當以無相為相。無文為文。則庶幾與公相忘於物表矣。辭曰。

文章之宗。垂耀百世。事紹賢傳。至道斯寄。希音寥寥。或翁或張。不有作者。曷振其綱。允矣潛溪。才辯宏博。伊洛源委。孟韓築礎。珠聯璧貫。大放厥辭。崑崙渤海。名聲四馳。進登文壇。任專國史。夙夜敬承。以佐天子。酬應萬變。素履泊如。卷舒無迹。雲行太虛。顧瞻浙河。際天莫極。璨璨光儀。金華千尺。我作贊言。於象何有。後人是師。泰山北斗。

又

彭詔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裔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方孝孺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為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非不遠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為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志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拙之而不器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記

宋氏為善堂記

方孝孺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為太常少卿。顯考為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為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為善所致。公既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修上之恩。而教諭君為燕居之堂。適成。乃取之制詞之意。名之曰為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為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巽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為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為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為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為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為善。雖所為合於義。猶為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祈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祈其若此也。不預祈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為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為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夜覆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尚能為公道之。

宋氏世譜記

東陽胡助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為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觀釜山。榮字體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謚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字善致。娶謝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為後。海字善宗。娶胡。葬石濱原。阜娶陳宗。八帳。娶何生祥。字善致。娶謝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為後。海字善宗。娶胡。葬石濱原。阜娶陳宗。生備。自備以上皆儒。備字子稔。娶楊子同。生永敷。行一作四。柏。行百。永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柏遷金華之潛溪。寺則柏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德嗣。行千。婦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氏。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還。字德明。娶沈。守有四。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語。嘗其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為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績。每夜至鷄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貨。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行一。名朝。字文選。溫恭似不能言。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偽言偽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以一鄉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容峰處士之號。文昭。行五。以名為字。文昭。行七。文昭。行八。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道。不敢先食。善於教子。嘗警班。使從名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桐坡塢。生淵。行一。字景淵。義烏醫學教諭。淵。行二。字景淵。能古。文昭。娶阮章。二氏。阮生澄。行三。字景清。淵。行四。字景享。早卒。章生沁。消。文學娶妻。生源。行四。源。文昭。娶趙。一字曉。周出也。淵娶蔣勳。生瑛。行四。字伯璋。淵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瑋。行四。字仲珪。瑋。字未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淵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墓門。宋氏自大理承以來。雖不甚顯。多以儒術知名於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承繼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淵。以文章交甚密。因為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與也。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記。

書宋氏世譜後

王禕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尚之貴為足尚。而以世德之美為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笥裝組紱。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固世祚由之以綿延。令聞所為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為業。於是景淵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為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畜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淵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淵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尚圖有以繼承而益行其傳哉。太常胡公為宋氏撰世譜。登載甚悉。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於篇末。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陸族是也。天下至大也，陸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陸其族，而思不得其道，吾為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陸，則天下誰與為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陸族之道，三為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為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志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郵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籍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為，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為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陸族者，無不為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為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成雄

我皇明肇開景運，維時婺女之墟，有大儒出焉，曰潛溪先生朱文憲公，偉然一代之宗師，所以昭人文，闡正學，邈乎不可及已。先生諱濂，字景濂，世居婺之潛溪，幼有異質，長益習聞鄉先達緒論，以其餘力，又向友古之人，寤寐東萊，奮然思繼其絕學，而何王金許四先生，則風承響接，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故其為人，貌溫氣和，內誠外恕，沖然無欲，視夷險榮辱，一不以介意，出處之分明，孝友之倫篤，其發之文，則春容該博，若決大川，臨武庫，光彩逸發，若琉璃弘璧，陳於西序，而議論一歸於正，味之醇如也。薄海內外，休問載揚，惟協惟一，然迄今百五十餘年，遺跡榛莽，廟祠弗稱，窮鄉末學，靡所瞻依，以起其潛磨向往之志，非缺典歟？矧當皇祖御極之初，首起侍從，朝夕獻替密勿，而大典章，大制作，一洗胡元之陋，而挈諸三代之上者，伊誰之功，而可忘所自乎？乃嘉靖甲午，侍御東年張公，按浙抵婺，詢及先生，慨然動念，命下有司，為設禮奠之所，時郡丞李君重倅，汪君昉，雅懷清尚，從事惟敏，乃即城之南隅，建祠三楹，門垣夾室，咸具前臨大溪，爽塏靜幽，始事於孟夏朔日，不閱月而告成，於是率所屬奉安先生之主，而告虔焉，邦之人士，爰及稚童，靡不改觀相慶，嗚呼，風教之有裨治道，尚矣，簿書筐篋之勞，孰與俎豆尸祝之雅，耳提面命之煩，固不若陰誘默化之速也，是舉也，君子謂有二美存焉，曰：表章也，風勵也，夫惟表章，則舊邦文獻賴以勿墜，而古道庶幾有復明之期，夫惟風勵，則淑人心，回末俗，豈待於聲色號令之間而取足哉？此識治體者，寧先此而後彼，為世道計，至深遠也，或曰：公之藏，在蜀，衣冠體魄存焉，今之祀也，何居，是不然，先生天下士也，其事業在朝廷，行義在國史，學術在論著，進以羽儀天下，退以淑其鄉，人人感得而尊仰之，豈暇計其衣冠體魄之所存哉？抑聞之，君子於前賢過化之鄉，踴躍慨念，甚為之位置表望，以想見其為人，矧先生藝產也，神爽颯然不昧，鄉人子弟，咸在其振衣辟暉之列，祠之復何疑乎？於是郡大夫聞之，咸曰：祠

宋學士祠堂記

以詔後，匪文曷宜，子為我遂書於石，辭不獲命，乃做古大招之意，復系之詩曰：金盆玉壺鬱嶙峋，紫岩三洞涵虛真，篤生異人絕等倫，仙華密邇顯卜隣，青蘿松桂秋復春，公神歸來兮浩無垠，華捷與新傑構新，丹刻掩映輝城關，歲月於茲極精陳，汀蘭岸芷雜佩親，朝暉夕月入暮賓，公神歸來兮笑不嘖，衰衣韋帶滿後塵，取青媿白媒厥身，經師難遇人師溷，龍門舊家寡問津，麟角鳳嘴誰見珍，公神歸來兮覺我人。

金華宋太史景濂，其先當勝國時，為金牌海運千戶，實維世家，公生於末季，以世亂避地為浦江鄭氏塾師，因遂家焉，及太祖下江南，公遂從浦江，與王文忠公禕，相次謁見軍前，太祖得之，喜曰：吾固知江南有二儒者，學問之博，禮節之謙，才思之雄，謙不如禕，因從渡江，由此日見親遇，每軍國大事，必朝夕對公籌之，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青田劉基，皆呼為四先生，而不名，迨後太祖平定中原，海內寧一，始制禮作樂，以興太平，於時公以名德宿學，實居內臺，於凡制度章程，多出公之建定，雖宏綱大略，類自上裁，而粉飾鴻烈，以啓佑後人，則公之功居多也，晚年致政，以家難謫戍四川，過瞿塘，夜逢僧語，遂卒於其地之蓮花塘，士人因葬焉，子姓從之，以故鄉里之儀型，日就湮廢，迨今且二百年矣，學士大夫類能頌公之德之文，其於揚厲表章，竟無有一人能為之先者，迺己酉歲，高濬韓侯，始宰是邑，初至，即慨然興曰：國有典刑，文獻不可缺也，況公之烈烈者耶？責實在予，乃日詢者舊，以求公之遺蹤，蒐輯典章，以備公之行實，中呈司府，以詳公事之始終，迺相宅於學宮之東，得地三畝餘，構材經費，徹廢寺而一新，以建為門堂，寢廡，實以器具，繕以四垣，奉公主於其中，祀之，復為置田地一百畝，築廡，以供齋盛，為編門役一人，以備灑掃，由是公之衣冠有藏，神靈有妥，歲時有祀，伏臘有歸，邦人翕然，鼓舞稱快，婆人姜良翰，聞而歎曰：若是乎韓侯之用心哉，是其功豈特在太史公，將鄉邦之斯文，實惟是賴矣，吾鄉先正，自呂成公之後，歷何王金許四先生，以及儒林四傑諸賢，皆以理學維植世風，而多不及大用，至我公始以文章鋪張鴻烈，潤色太平，其名載旂常，功施社稷，豈獨桑梓之私，雖他人例能道也，顧以時移世遠，迺不得一故俎豆，以列跡於二忠越國之間，豈非明時一缺典耶？國家崇德象賢，無所不至，其一時開國元勳，若誠意，定遠，臨淮，諸侯，中間越歷多艱，往往亦經錘創，卒之遺遺聖明，俱克復光先烈，而公獨以投荒千里，寂寞無聞，豈國家曠蕩之典，獨一靳於我公耶？無亦傷於後嗣之式微，而有司者莫能為之先容故也，韓侯乃不以其勢之微，時之遠，慨然振勵，而樹之風聲，俾得以立宗秩祀，以媿麗於忠節，賢良諸祠之間，非至德，其孰能圖之，昔范文正修睦之嚴祠，而子陵之清風高節，益彰，觀蘇公表湖之韓碑，人始知昌黎之道德文章，果足為百世師不誣也，吾鄉之文運，恃公而昌，公之功賢，以俟而顯，然則侯之功德，且將在斯文者百世，豈直為太史公已耶？抑因是又有以見古今興廢之理，信未可以一定論也，昔當元末擾攘之時，我公以明德奇才，負伯王大略，嘗以出處之計，謀之千歲大師，師不然，公拂然就行，後卒遭過太祖，果以文學侍從贊成大功，為一時儒臣之冠，豈亦不為奇遇，及天下既定，其一時同事諸賢，率以勳庸分封錫土，照耀鄉邦，可謂盛矣，然或不一再傳，多至覆蕩遺亡，迄今有併其姓名爵里而不能知者，於今果安在哉，而公乃獨以孤忠

不偶得完其名節以落落振耀於穹壤宇宙之間使初時不遇明君則功業文章固無由自顯果其後亦止以一官投老其子若孫率皆不肖又安知其遺亡覆瀆不有同於世之混混者耶是身與名且俱亡而公之所烈烈者又不知其與山川草木竟如何也後之人又孰從得其實而蹤跡之況二百餘年又安得豪傑之士如韓侯者以為之表章也是公之廢者乃與之基屈者為伸之兆其不亡者存乃天所以默相斯文而不欲使之中絕也而微侯之功烈又孰能振衰繼絕以使之中興也哉信乎公之有祠亦可以觀既定之理也公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讀書處在金華八都之芥塘即今太陽嶺下有宅一區居金華洞里即公所生之處計荒沒歲久已俱不可復尋矣其所著書則有孝經曲禮諸傳及龍門潛溪鑿坡禁苑芝園前後翰苑等集近復散逸不全侯至是始真集盡刻之祠既成復藏其所刻於中以備遺亡由是邦之典型始得大全而侯之功於是益顯矣然則公之所恃以為不朽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韓侯諱叔陽字進甫應天高澗人登丁未進士實尹是邑云嘉靖辛亥歲仲冬之朔賜進士第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金華姜良翰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無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意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意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為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顧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為之舉者適高澗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為嘉靖庚戌遂慨然請於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主調斯舉不啻綏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於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安妥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為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振揚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為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為淫言詆葩藻為宿穢期於剴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掛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備極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已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備若此也不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為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為大賢固不當以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儔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視溟渤

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寢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釋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人日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副使奉敕提督學校前南京吏禮二部郎中後學武進薛應旂撰

移文

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

金華府浦江縣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張孟昂等連名呈稱竊見金華舊有四賢祠闕籍舊有金仁山章文懿祠近又新建范香溪祠各邑追崇先相望蓋將表揚乎先德亦欲興起乎後人惟本縣鄉賢宋景濂先生學貫天人道宗孔孟推明正學續金華道統之傳黼黻皇猷為開國文臣之首文章論撰勸在鼎彝行誼動名載諸史冊薰德而善良者甚眾聞風而興起者尤多其所著孝經曲禮傳龍門子潛溪集疑道記浦陽人物記諸書及鑿坡芝園等集道不詭於聖人言可法於後學考其所得實無愧於香溪諸賢而得君匡國功或過之夫何浦江乃先生誕生之地獨未有崇奉之儀是誠缺典之所當修祠祭之所不容不建者也呈乞念先賢盛德俯從後學所請查照闕籍事例為擇善地特建專祠裁定祭禮訪立宗裔一人以示世守編僉門子一名以供灑掃舉報稱之典於一時慰景仰之思於百代庶幾先賢遺澤沒世不忘士類瞻依永為有地而於國家風化之助不無少補矣據此照得特建范香溪祠祭事在闕籍尤恐不的就經行准彼縣開卷查一宗為建立賢祠以崇學正以彰聖德事據該學年員辛積等具呈乞建立鄉賢范香溪先生特祠專祀等情該本縣知縣徐紳查議就其基所量給官銀三十兩與其後嗣生員范延齡等特建祠堂一所每歲春秋二祭各於該年丁田內添派銀三兩買辦祭物備由中蒙本府轉呈去後續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劉案驗該蒙巡視浙江監察御史裴批道呈文蒙批建祠特祭俱依擬備行本縣遵照查給官銀蓋完祠堂加派銀兩致祭外合行關覆施行准此為照諸生所請特建宋景濂先生祠祭一節實與范香溪事體相同應合允從查得本縣原有已廢明德寺後堂三間插屋二間破損正殿一間基地三畝三分八厘四毫山三十六畝已經本縣勘斷入官中詳分巡道依擬前項木料堪以建祠及勘本縣儒學之左有田一坵量計三畝四分逼近學牆地勢高敞可為祠址審係市民黃綱之業隨據執稱情願出賣為基又查聖昌寺遺俗行童子道册遺有民田一十八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查係無主寺產亦該本縣勘斷入官欲將前田照數撥與黃綱易換但學左附郭之田時價頗高合無候中詳允日將前寺田倍撥六畝八分與黃綱抵換前田以為祠址就將明德寺屋料拆卸修造正宇三間廳屋三間門房三間周圍修築牆垣量該加添工料之費將明德寺入官基地山田變賣價銀補湊該用人力量撥民壯二十名助工不必如闕籍縣動支官銀而事亦易完落成之日設立先生神主

在內。照依范香溪之例。給與春秋祭祀。每祭於本縣丁田內各派銀三兩。仍編均徭門子一名看守。再行查訪宋氏同宗一人。以繼絕祀。其前聖昌寺入官餘田一十一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聽其立籍管業。所收租穀。以為修理之資。且本祠與學宮相隣。再查廢寺木料。陸續修葺東西側房。凡有志生員。聽於祠內讀書。以興起其景行先哲之心。庶幾鄉賢之德。不致泯沒無聞。而於地方士風。不為無補矣。緣係比例特建祠祭事。理合行具申。伏乞轉達合干上司。照詳示下。以便遵奉施行。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浦江縣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績。主簿缺。典史蔡桐。

金華府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浦江縣申云云等因。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文臣之宗。其潤色皇猷。恢弘文教。於本朝草創之日。其功為大。而浦江乃其本生之地。祠祭寂寥。宗裔零落。夫過大梁者。尚馳想夫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矧伊名賢。又非他比。撫事懷人。景德者能無動念。但建造重事。耗費錢糧。前此有司。故多因循。今該縣所據。因舊為新。事集而費少。因民所欲。名正而義大。相應俯從。合無候呈詳。允日。行令該縣。照依前議。建立前祠。為立守祀。歲致二祭。循編門子看守。庶幾報德無窮。而景行有依矣。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便。理合通行申稟。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參政蔡批。浦江乃景濂先生所生之地。未有專祀。誠為缺典。該府縣留心及此。可謂知所先矣。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雷。按察司帶管分巡浙東道僉事胡批。宋先生祠祭。景德義者所不容已也。況其鄉乎。據議。已有成畫。仰候察院詳示施行。此繳。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華府知府陳元珂。同知缺。通判司繼祖。推官吳仲禮。

金華府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浦江縣申云云等因。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儒臣之首。文章德業。冠冕當代。於後人沒而不得。俎豆於其鄉。誠為缺典。既經該道查明於祀典。相應准即於前項廢寺。改建祠宇。用以安安神主。餘俱依擬施行。工完。仍具由呈報。此繳。案照先蒙本院批。金華府經無司呈前事。提學道查議呈奪。此繳。該本道看得宋景濂先生。格心之學。華國之文。遭運昌期。贊襄洪業。創立學校。以明倫。制作禮樂。以飾治。稽其立德立功立言。昭然可述。揆之祭義。祭法。祭統。允矣不誣。且今成都為遷葬之地。倘有賜田。矧茲浦江。乃誕生之鄉。可無專祀。該府議將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建立祠宇。以安安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似為允當。但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欲查訪宋氏同宗一人。聽其立籍管業。雖若與廢繼絕。不無啓僞長姦。賢者無後。自古有之。小利必爭。於今為甚。不認梁公者。百無一二。甘拜子儀者。十常二三。所據查訪宋氏繼祀一節。似難允議。前田租穀。相應徵收在官。或照各處學田規則。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祭之費。每歲免加丁田銀六兩。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其餘依擬准行。該縣建造祠宇。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具由通行申報。惟復別有定奪。已經備由呈詳去後。今蒙前由。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府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該縣查照。將原議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

建立祠宇。以安安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常川看守。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兩。餘俱依擬施行。即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之日。徑自具由申報。各道及本府查考。其餘悉照學校詳議施行。先具不違。依准二本口查。須至帖者。右帖下浦江縣准此。嘉靖三十年五月廿三日。

金華府浦江縣。為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案照承奉府帖。該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詳允。准將廢寺木料田地。建立宋景濂先生祠宇。內開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在官。常賦之外。以為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六兩。仰縣悉照詳議施行等因。看得前項寺田。每年該租穀二千一百四十石。值銀五兩三錢四分。地租折銀五錢二分五厘。共銀五兩八錢六分五厘。每年輸賦該銀二錢四分二厘。春秋二祭。照依鄉賢祠買辦品物。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全熟之年。所收前租。似足支費。如遇歲荒收少。祀典恐致廢缺。況後年久。祠宇損壞。無從措處修葺。及先該本縣刊刻先生文集一部。倘後上司本縣取用。未免科派里甲。俱為未便。卷查一宗。為侵匿官銀謀產事。據本縣犯人鄭廷春告稱。始祖鄭三四。係宋先生女婿。撥出民田四畝七分。為祭產。近被鄭廷源佔管。已經本縣審實。斷入本祠為祭產。但隔遠管業不便。責令本家股實戶丁鄭廷輔。鄭廷照。承買。照依時價出銀。別買近祠樓仲慕等民田一坵。計五畝。每年該租穀九百斛。值銀二兩二錢五分。再查勘先年入官近溪田地八十畝。每年該租利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又本祠臨街店房六間。每年該賃銀四兩二錢。俱徵收在官。先儘輸賦祭祀之外。餘銀存庫。以備荒年辦祭。及修理本祠。併上司本縣。刷印文集。紙張工食之費。再照前項加增租銀。俱係本縣自處。未經申詳。合候詳允之日。立案備照。與本縣倉庫錢糧。一體交盤。庶幾事體經久。不致湮沒。而費有常經。亦不致科派擾民矣。嘉靖三十年十月口日。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績。主簿缺。典史蔡桐。具申。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批。據中經理祠祀。并印刷文集等項。具見周悉。足垂永久。俱依擬行。此繳。

祭產
田一十六畝六分七厘。共計八坵。每年共該租穀三千四十斛。折銀七兩六錢。一買南陽民人樓仲謀。寺入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共計二片。每年共該租豆麥二百一十斛。折銀五錢二分五厘。柏木八根。每年共該油燭一十五斛。及香紙冥器之費。每年通共銀八兩一錢二分五厘。本祠門。二祭共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隨時發銷。
豬二口。每口重七十斤。各。
羊二隻。每隻重四十斤。各。
柏香一炷。計銀三厘。
醃醃肉二觔。計銀四分。
棗栗各二觔。計銀四分。
青蔬。韭菜。各二觔。計銀八厘。
醃魚二觔。計銀三分。
紙劄銀三分。

末香一升。計銀一厘。柴五束。計銀五分。

油燭四對。計銀五分。酒二瓶。計銀四分。

稅銀共該租穀一百七十斛。秋糧民米五斗一升外。寺米二斗二升。夏稅麥七升一合。

餘銀除買祭納糧外。每年餘剩穀一千八十三斛。十兩。該銀二兩七錢七厘五毫。着落本祠門子經收。

明白。送縣貯庫。聽候節年查盤。以備荒年欠租抵補祭物之數。及修理本祠之費。如遇均徭里甲年分。

免當差役。

外入官溪田地。共八十畝。計五十七號。每年共該租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此田地坐落水衝許。

沒不常。難以隱稅。如遇水災。委官查減租。

東至五都九保界。西至項項莊田界。南至大溪界。北至高溪界。

田三十畝七分一厘。每年共該租銀四兩一分四毫。上中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五分。中上田每畝

該租銀一錢三分。中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二分。下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

地四十九畝四分八厘。每年共該租銀三兩三錢二分一厘九毫。上中地每畝該租銀八分。中下

地每畝該租銀六分。下上地每畝該租銀五分。下下地每畝該租銀四分。

本祠隨街店房七間。每年每間該賃銀六錢。共該銀四兩二錢二分。二項共銀一十一兩五錢三分二厘三

毫。每年本縣追收貯庫。以備修理本祠。及上司本縣刷印全集紙張工食之費。庶不科擾里甲。書一

千四百零七張。板七百五十七塊。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

傳

宋太史傳

金華王 韓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乘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為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為俊儒。雖隱約鄉里。聞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多者矣。景濂在姪僅七月。為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即能誦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為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為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願景濂。蓋為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為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奧。久之。文章之名。籍籍著聞矣。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實。翰林待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

人矣。景濂所為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雅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蕭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為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如泰山之雲。附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為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盧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為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容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甫周蘇。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躡終南。衆翳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為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不肯就。會世亂。益窮。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疑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蔡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為朱學之世適。景濂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為經論。絕類其語言。真諸其書中。無辨也。青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苦荼。飲若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矜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頭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為變眩。揜者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為人所責。不復郵。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為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為文。別有蘿山吟藁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韓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跡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頡頏。不知其孰為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與齊百家。雜論以成一家之言。何其異。然遷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為異耶。

宋潛溪先生小傳

景濂。姓朱氏。景濂。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自潛溪遷浦江。今為浦江青蘿山人。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詩。後更名曰濂。上饒鄭錄。事復初。為製今字。其在母姓。僅滿七月。即生。故為

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與其母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同肄學者。日暮能歸。其所讀書。景濂皆成誦。九歲。頗學為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為贈。景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踏斗。噴水能礙掌上雷之句。衆因口為神童。烏傷賈伯遜豪傑之士也。願許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名師。而鄉中授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為之師。自是或作或輟者十年。鄉先達張教授繼之。自瀏陽滿官歸。聞景濂善記也。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景濂以一月為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開公夢吉。鄉貢進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擔簦徒步從之。聞公深喜。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景濂則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不爽者。適鄉校行私試。景濂占前列。同里胡君仲中。時受學於浦江吳公。吳公亦鄉貢進士。以文章名家。仲中從之游。深得其學。每見景濂。輒加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足煩景濂。曷學古文辭乎。仲中景濂所畏者。聞其言甚喜。於是復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窮之。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氣脈之長短。脈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受於前入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進。繼登待制柳公道傳。侍講黃公晉卿之門。益講求其未至。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終日言之。無少倦之色。或離左右。則書問之往來。無月無之。黃公至。以博雅雄麗稱其文。人有求文於黃公者。黃公不暇為。輒命景濂撰就。自署其名而遣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於時。蓋憲諸顯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為已足。且謂文為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之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貌。不踰於中人。而其志則欲向友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其意者。蓋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較。人有樂於為善。則竭其志慮而助之。不啻若己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閭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為從佛忠厚之人。景濂篤於倫品。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視一切外物。澹如也。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姪。朝夕唯從事書冊間。稍有餘暇。或支頤看雲。或被髮行松間。遇得意時。輒擊磬浩歌。聲振林木。翛然如塵外人。其傲視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胸中之所存。蓋有不可得而測者矣。予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過從尤密。是則於學為同志。於師為同門。不可謂不知景濂也。因為撰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經緯文宗。浦陽三書。古賦正音等書。多未完。其志甚銳。而所述嘗不止。尚俟他日續書。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鄭楷

曾祖考溥德 妣周氏
 祖考德政 贈亞中大夫 太常少卿 妣金氏 贈淑人
 考文詔 加贈嘉議大夫 禮部尚書 妣陳氏 加贈淑人
 本貫金華府浦江縣感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為婺之金華人。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為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尚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姪七月即生。為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為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尚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即有成。乃攜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即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為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為舉子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闡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赫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膺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資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晉。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為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長。識遠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為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即世。先生履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為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固辭。會世亂。益滯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疑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為己任。蔡質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

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蔡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飲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攀觀奉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儉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左右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與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養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箋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讀者先生教吾子。以儆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高潔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登昇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實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欽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降。上問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姪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僧徒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既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子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

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蓋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圖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且書齋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瞻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異域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地。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深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始。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詔。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詔搜求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序。諱以大意。先生歷言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稼。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實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不盡力。躬閱載冊。書於簡進之。或撥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遠邦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輝煌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凡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猶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僕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咸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應令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其著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而如赫。行不成

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
 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
 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宜勞為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為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
 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家子瓚之子慎為殿廷儀
 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瓚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瓚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為卿
 教子孫先生或奏事久稱倦上命瓚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為異事復以先生艱於
 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
 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日
 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為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母德人為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
 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
 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為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既既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
 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
 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誣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
 曰彼應詔上疏其心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
 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
 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謂一人之短雖辱不忿始終無
 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為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
 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賞金石故以是賜卿
 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口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
 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遺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
 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優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勳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
 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送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問累矣及
 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馳動顏色越翌日上降敕符遣儀曹奉醴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
 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諸備至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
 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外國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
 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親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
 生遠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口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為先生指畫聖心倦倦
 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瓚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瓚以安對未幾復謂瓚曰朕嘗昔之夜夢見爾
 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瓚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為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性而不居位
 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遠邦朝貢者數間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
 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矧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詢
 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閣閣引古今辯說不少有所回
 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為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
 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尚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
 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為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鉤距縱為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
 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求
 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教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
 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國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即欣然
 為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為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
 善必兼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澆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
 廷英俊咸以先生為法初奉教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為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
 先生夸於人以以為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
 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為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
 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
 美髯狀貌豐厚不為奇異行以求過於人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
 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一室曰靜軒終
 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烟連有以郡縣事為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
 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為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絳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
 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為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芝園
 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
 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負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
 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購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
 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
 專字主敬實而有德為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瓚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
 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愷愷愷嗚呼楷自垂髫時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
 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即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
 教今聞先生謝世長備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
 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取翰林待制王公璋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游君舊著小傳及同

門友某某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為碑銘，表諸墓廕，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為道士序

戴良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為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為柴欄，聲名為羶鎖者，余豈為是過激哉！願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於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懶慢成癖，懶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日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即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為道者，蓋或施之於功業，或見之於文章，雖歷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為壽可也。苟不其然，願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為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故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為雲霞，聚為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為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

謝太史公

方孝孺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掖後輩為職，雖樸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儻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為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色，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聞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筋力，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不齊者，思立為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為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祠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朔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彈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既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議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斯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陷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諒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遂，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來今准，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遺書，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見曹慈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猶猶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庸庸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口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為，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為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焉，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窮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啜如六七十人，侍奉相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特見愛見知，嘔吐狂談，不覺繁多，多遺誤。

祭文

七 湯黃 溥澄

維景泰七年三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黃溥等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於故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潛溪先生宋公之墓曰嗚呼先生鍾天地之間氣生文獻之名邦性分之稟既粹進修之力益強六籍淹貫義理精詳沂濂洛之源委窺孔孟之宮牆文超千古才具兼長如唐之韓柳如漢之班揚雖雲漢昭回不足以喻其光明俊偉雖渤澥深廣不足以喻其浩瀚汪洋初丁元運之否則抱道不售猶玉之韞椟珠之淵窟晚際天朝之興則明良契合如魚之得水鳳之鳴陽石渠延閣金馬玉堂乃師帝胃乃教國庠登後學之山斗揭斯文之領綱禮樂資之以制作治道賴之以贊襄嘉謀大猷之獻納金縢玉冊之鋪張勒之彝鼎而昭示萬世宣之詔敕而撫諭四方卓彼朝廷柱石展也吾道棟梁致一門之榮盛喜恩敷之非常胡貝錦之騰誦迺安置於遐荒抵中道而疾作遂易質於壘塘荷賢王之眷念得遷葬於華陽嗚呼使先生之不死安知不召司馬於洛下歸賈傅於沅湘何蒼天之不遺欲上叩而茫茫信死生之有定惟哲人之順常辟曰已矣死者不可復作所貴有不死者之流芳文足以垂教德足以遺慶道傳世而不泯名垂後而彌彰嗚呼先生是豈真亡我等晚生不親窆範企想餘光詢謫居而岑寂慨孤塚之荒涼弔英靈於冥漠瀉情懷於椒漿不亡者存庶幾來享

祭文

辛 城陳 璉

維宣德□年□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陳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前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宋公之墓曰古稱金華文獻之邦山川淑氣篤生才良匪著名於道學則馳譽於詞章繼後作者吳柳與黃緊維我公毓秀其鄉早嘗從游聲譽亦彰矧天分之既高而學力之富強博通羣籍考訂尤詳曾設根麟溪義塾復著書青蘿山房方元社之將屋紛干戈之擾攘抱道弗售思以自藏當盛朝之龍興適文運之事昌應詔而起實際時康人皆爭先而快視奚翅如景星之與鳳凰受九重之眷遇拜恩命之非常甫通籍於金闈遽進職於玉堂或侍講於經筵或典教於國庠職司帝制則唐之陸贄總裁元史乃漢之子長高文大冊之傳播弘辭與論之敷敷粹然天資之溫燦然列宿之朗譬猶米粟布帛人皆嗜愛良金美玉時共寶藏匪但獨聞於中國而實盛傳於遐方或擬諸昌黎韓子或方諸盧陵歐陽斯天下之公論苟非公其孰能當胡為山頽梁摧遽告弗祥一斥不復旅殯壟塘後遷葬於城東荷國之獻王宰木已拱幾閱星霜於感噫嗚呼孰其主張余欲詰之神理茫茫雖然公之高名足以永世公之雄文足以流芳將與天地同久是謂不亡理生於海隅風仰聲光獲讀遺書景慕弗忘邇來西蜀叨長憲綱詢佳城之如故慨宿草之荒涼歎余心之悵望敬致奠於一觴惟英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享

祭太史公八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矣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遠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遺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徒獨與我光鄰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閩里連之三載勉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遠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尚寓于壘哀公孫桑梓是懷聞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難或開其昏凡力可為不忘公思第恐不肖弗敏為學天容地負愧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為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道其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曠引時績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愧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鄰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尤匪人為曷以為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為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萃言議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睨目仲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貳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為世師顧念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壘欲往奠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道致一奠省視松檟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糝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折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孟孟宗韓沿洙遵洛筆瓢陋室若飲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為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之校文私情幸遂公墓于壘拜謁靡遑孺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為身將續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向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鳥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咸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

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萬神之士。皆若其會。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聲。注滄海以為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醉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為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厄於一時。而為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絕。而位與衆人同。文章耀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譴。遇斥。奔走顛沛。而終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閱悼其墳墓。為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為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遠。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編鸞。受緣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聲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哀悽。

鳳飛亦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鷓鴣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毫倪稍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譴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瓊瑤。不幸西遷。眼目江澗。麟蹄而亡。羣犬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潛著。與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笑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妒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邁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痴。青城臨天。翠嶺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嘗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流。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為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頹。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濤怒濤。擊擲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崖。鬼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為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為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之餘也。尚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為位一尊。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祭文

無名氏

斯文之傳世。越千載如一日。道德之感人。曠百世而相契。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自古仁賢君子。凡其經歷之所。官遊之處。一遺迹與故趾。咸稱懷而仰企。況祠墓之所在。能不繕修而葺治。仰惟潛溪先生。海岳鍾靈。貞元間氣。一代人豪。百世偉士。昔在勝國。益事翰閣。著書龍門。優游卒歲。迨入我朝。風雲慶會。翊高皇以興運。肇海宇之文治。輔青宮以授經。登玉堂以掌制。子史萃經。其學之遠。景星卿雲。其文之著。追昌黎以齊驅。並履陵而無媿。處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麟鳳之瑞世。此先哲之格言。實士林之公議。夫何末路崎嶇。變門流寓。倏瞬息之百年。慨淒涼之墓隧。樵牧踐毀。蕪莽蔽翳。荷睿恩之崇儲。卜吉壤以改葬。蓉城之東。山明水麗。馬鬣峨峨。千載之計。某等欽承上命。泣止於蜀。拜謁墓前。敬陳一祭。靈爽不昧。洋洋是說。尚鑒。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祠堂祭文

無名氏

天啓文明。哲人挺生。瞻依日月。際會風雲。卓哉先生。扶輿毓秀。海岳鍾靈。昔在勝國。肥遯山林。遭逢明主。撫運而興。玉堂掌制。青宮授經。贊襄治化。藻飾太平。開國領袖。佐命元勳。文傳天下。德備一身。其德之粹。威風祥麟。其文之麗。景星卿雲。問關末路。飄泊風塵。寒烟白草。百歲荒墳。道德感人。無古無今。卜壤改窆。仰荷睿恩。巍峨梵刹。撤毀弗存。改建祠堂。煥乎一新。屏斥異教。崇重新文。山川增重。草木光榮。某等夙慕。道薄莫敬。陳洋洋如在。來格來歆。尚鑒。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誌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公景濂。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夔門。春秋七十有二。旅葬夔之蓮花峰下。於時經紀喪事。則門生夔府知事武義桑。以時護視墳塋。則鄉友嚴陵余公文。後三十三年。為永樂癸巳。蜀獻王殿下。念公舊學。特給路費。賜葬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遷葬於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原。道左長史明善。洎文武卿士。祭於墓所。復賜田以供祀事。遷後又七十有二年。為成化乙巳。今賢王殿下。仰思太祖睿注之隆。慕公道德之盛。因閱御賜詩語。致祭等文。益加崇重。以舊塋土脈淺薄。歲久崩圯。無以稱宗祖崇儲重道之意。惕然興懷。躬臨墳所。賜詩致祭。錫賚其子孫。有加。仍命擇地改葬。以圖永久。承奉宋君璋。舊塋淨居寺。在錦城迎暉門外。山水環抱。土壤佳美。特啓護其地。而遷焉。乃是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尋廢其寺。建祠堂。以奉公像。而棲神。有所樹碑。以紀勳庸。而昭德無窮。何其盛哉。先是巡撫都憲池陽孫君。嘗復祭田。見侵者若干。贖其後矣。已而巡按監察御史新昌俞君。振才。按察使貴溪周君。鼎。又相與圖所以為表揚光大者。惓惓弗已。道德之感人心。曠百世而如一日。如此哉。嗚呼。公博極華書。名滿天下。道德文章。固已衣被當時。而傳播國史矣。其處出遭逢行事之盛。與夫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又具載門人義門鄭君。楷所撰行狀墓誌。及翰林待制王公禕。太常博士鄭君。壽。所著傳記矣。奚瑛。瑛後生小子之贅言哉。第念羣忝同鄉邑。茲又官游於蜀。故敢借書此。以識改葬歲月。云爾。四川

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金華潘璋撰。

重開宋文憲公元配賈淑人墓禁步暨封介嗣中書舍人宋仲珩藏地碑

青蘿之山距浦陽城三十里而近。厥山崦嵫不能與嵩華恒霍偶。大然天下知有青蘿者。以我學士文憲公景濂幼時力學其上。地物之名從主人重云。公應幣聘起山間。列侍從。上恆稱爲先生。論道上前。其大者若論黃石三略。公屬言勸上垂心典謨。上語賞賈。公屬言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得何憂乎幣竭。上觀禮。公屬言惟后克知稼穡艱難。念茲下民。惟后德盛懋。民有其天。凡厥獻替。咸若虞廷。有都有俞。有吁有嘯。天下既底定。凡郊壇太廟山川祠祀。樂律星歷。遠邦貢齋。諸禮文大政。咸咨公贊。裁授經太子。蹈矩履繩。太子莊事公惟謹。廷臣視公若孟有型。海外荒服重譯來。必詢公安否。薄海兒髦。人人知有宋學士。乃公對揚太祖時。屬言曰。臣無他長。祇祇威威。維文墨議論。以明以聽於我后。推乃言。維乃心。念終始。素業於學。雖在輦轂。其忘青蘿哉。洪武十年。公致政歸。帝嘉公忠誠。特賜緡綺。誥封妻賈氏爲淑人。推恩次子璉。官中書。歸三年。淑人卒。葬青蘿山麓。冬。公以孫累。實茂州。明年。捐館於夔。永樂間。移厝華陽。今華陽古木豐碑。摩挲檣巍然。乃茲淑人一坏土。草木斬荏。蒙蔓弗治。萬曆之季。始有表之曰淑人墓者。然四旁鞠爲蕪蕪地。雉兔竄叮嚀。神魄罔安。侑淑人故烏傷民家女。余宰烏傷。習聞淑人於女克孝。於婦克順。公每曰。余雖貧。室人善佐余。南陔養克諧。余親。余心載寧。又曰。孝哉室人。賈也。女中丁蘭也。夫人。雖不獲詳。夫人行誼。若所聞。乃公言。淑人君子哉。其儀不忒。維女而士。會余攝行浦陽事。既表公祠。已下令環夫人墓五畝。勿蕪蕪。適有民甲訟於庭。言民乙侵宋中書墓。地者粵稽乘。中書善詩辭。工書法。太祖嘗賜和厥詩。至厥生歿。文無徵。召彼故老。食曰。以茲土名爲宋墓。坵也。傳疑中書家云。其體魄之藏與。其諸弓劍之藏與。則未有聞知。夫魂氣無不之也。況於乃妣之墓之側哉。唯淑人孝於翁姑。唯中書孝於淑人。松楸與與。膝下依依。中書之靈。倘伴茲土。若夫隨母。矧文憲公聰明正直。神陟於天。亦游於虛。青蘿起家地。亮爲厥靈明所棲。安淑人也。乃克安公。安中書也。公乃克安矣。宋墓坵凡三畝七分。余捐俸錢七千。贖歸宋氏。累土而高封之。爲之碑曰。嗚呼。有明宋文憲公介嗣中書中珩之藏地。嗚呼。自今以始。行者必肅。乘者必軾。樵者勿翦。其宋氏之攝衣冠。奉文憲祀者。歲時敬謁大夫。邦人必恭敬止。永言保之。庸安我文憲公與淑人與中書之神。庸對揚我太祖優禮我公休命。幸臣司鞫。勒銘庸護。銘曰。蘿施於柏。厥青澤澤。乃妣焉隆。乃考焉陟。吁嗟中書安此宅。燦孝忠哉。師象則崇。祠已卯仲冬。望日。進賢熊人霖拜手撰。



明史本傳

陳真晟字晦德漳州鎮海衛人初治舉赴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恥之棄去由是篤志聖賢之學讀大學或問見朱子重言主敬知敬為大學始基又得程子主一之說專心克治歎曰大學誠意於鐵門關主一二字乃玉鑰匙也天順二年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取程氏學制次采朱子論說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地同運一著學者之心法天之運終言立明師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畢圖說之意書奏下禮部議侍郎鄒幹請寢其事真晟歸聞臨川吳與弼方講學欲就問之過南昌張元禎止之宿與語大推服曰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如康齋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閩潛思靜坐自號漳南布衣卒於成化十年年六十四真晟學無師承獨得於遺經之中自以僻處海濱出而訪求當世學者雖未與弼相證要其學頗似近之

陳剩夫集

陳真晟撰

行實

林雍

先生諱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嘗以布衣詣闕上書及歸欲以明初志乃以布衣自號學者往往稱爲布衣先生其先泉人國初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東土而籍莆人泉人來爲戍守其父安隸本衛後千戶所而生布衣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歲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蠶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實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於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探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之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往往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常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爲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三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

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章部事。漫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繼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教諭條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探教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實學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文為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又募長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推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乃貨其家之值。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吾死即瘞於道。題曰闕南布衣陳某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禎太史止布衣宿。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頑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許則草率。吳則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鎮海初。魏戎壘。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為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正。布衣有功於世教多矣。時其父卒年七十三。墓葬在鎮海大堂山後。舊名一枝梅。題曰陳布衣祖塋山。布衣生於鎮海。遷於龍巖。以鎮海室閩丘墓。姪似祖仍居焉。布衣作教於漳之玉州。一日游江東之定山里。曰。此仁里也。可以居焉。里有陳震陽者。家給守禮。食餼於邑。時之人傑。見而異之。於是同譜而聯同胞。廬舍田宅。悉分與共。曰。世世子孫無相遺也。日與震陽離經論道。其數晨夕。時漳之人士。咸慕焉。卒年六十有四。其墓在江東之蓋坑。其地清曠無所礙。後十年。提學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之。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又三十年。提學姚憲副鎮表章先哲。郡守陳洪謨謂先生漳產也。乃上其事始入祠配享。布衣平日不為文字之學。有雜業藏於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為編次。名布衣藁云。

原序

天下之事。患其本之不立。不患枝葉之不達。患其源之不正。不患脈絡之不明。君子之於學也。亦若是而已矣。心性者本源也。至於事業文章。則其枝葉脈絡。無與於本源之事。而本源之所自出。不求至而至焉者也。明布衣陳利夫先生。奮於南服。而有以得程朱正學之奧。蓋其專用力於本源之地。今觀二圖及聖要四說。可以知其功力之所在。其建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以及科舉正教正考。其大指皆不出於是。使當時有能用其說者。可以正士習。厲民風。復三代之治。無難。而五經四書。因以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為文辭利祿之資已焉。豈不美哉。而情不能也。乃復手為書。以告當路君子。以寓無窮之望。予嘗考先生志而悲之。因為輯其遺文。以行於世。或曰。先生之書。歸本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者。異端之所以教也。故辭而闕之。而先生之以為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道。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為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吾從心所欲。不踰矩。蓋自言其學之所至如此。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則曰。即心即佛。然則釋氏者。徒事於心而已。何知學。異學即心為學。附於學而實未嘗學。吾儒之學。則不然。以窮理為端。以力行為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豈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

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孟諸賢而至於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也。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常惺惺法之爲言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心學之爲言在先生言之則爲堯舜以來遞傳以至於周程張朱之學亦不過曰敬之一言而已而豈異端所爲虛無寂滅實叛於道而竊附於學者之所可同也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盡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雖以四方之屬爲言而皆不出於敬之旨嗜盡之矣吾謂先生之學獨得其本源者此也而尙何疑於先生或曰先生之學則誠然矣世豈有覺其誠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覺心學者皆爲異端之學者也若以警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之爲說則警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警之警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德性之云而警之必不然矣且將以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於本心之學而有可警也哉或退因排次其言以授之梓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季春儀封後學張伯行書於榕城之正誼堂

陳剩夫集目錄

卷之一

- 奏啓
- 乞召對疏
- 正風教疏
- 上東宮啓
- 上程朱正學疏
- 程氏學制
- 推明朱子兼補之法
- 心學圖說
- 一立明師
- 二補正學
- 三輔皇儲
- 四隆教本

陳剩夫集 目錄

二

陳剩夫集 目錄

卷之二

- 五振風教自程氏學制至此
- 學校正教文廟配享疏此疏未
- 朱子學校實舉私議
- 教諭大略
- 程氏學制
- 呂氏鄉約
- 德業
- 過遠
- 一立師
- 二考德
- 三考文自朱子學校至此名正教
- 考德高下等第式附考文
- 上當路書
- 再上當路書
- 答蒙庵林雍行人書
- 與林雍行人書
- 又
- 又
- 答門人翠渠周氏書
- 與翠渠周氏書
- 又
- 又
-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卷之三

- 覆憲副何喬新書
-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 又

陳剩夫集 目錄

覆白沙陳獻章書

與東白張元前編修書

答吳釋思太守問論語書

與夏指揮書

上唐先生書

與翁均質書

與龔允頤書

又

與蔡先生書

與給事潘榮書

與邱宗道書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雜著

無真儒辯

執古辯

元正字說

自題九骨扇

自書草堂

題玉堂賞花集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題余經魁詩卷後

題杭邑唐守愚輓詩卷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陳介庵撰布衣先生行實

又贊

鄭普撰布衣先生傳

周翠渠祭文

周長齋祭文

鄭東園祭文

吳釋思祭文

林蒙庵祭文

黃卓峯祭文

胡僉事哀詞

張東白贈行詩

陳白沙贈詩

瑞州陳氏贈詩

弟真聚送遠遊詩

陳白沙輓詩

林祺讀白沙詩次韻

門人吳氏輓詩

慎獨記

過江郎山記

曰古之士進以禮退以義。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求缺之心勝。奔競之風未息。廉介之節少著。其失安在。臣即是而觀。甚知陛下有思古慨今之意也。至於篇終。又曰。今欲士正其習。民清其風。庶幾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務求切至之論。將擇而行。此可見聖志將大有為。可謂千載一遇之間。而天下萬世之福慶者也。故臣謹探先儒之說。為小書一卷。題曰程朱正學纂要。來上。亦竊效廷對之意也。大抵三代所以盛者。學校與師道立。而心學正。教明於天下也。後世雖有學校之設。然專以科舉俗學為教。殊不知俗學益盛。則心學益廢。此自然之理。而先儒亦每以為論者。是無怪乎士習不正。民風不淳。而三代之治。大不復見於斯世也。然則為今之法。當何如哉。臣聞父師之論。而得一說。謂可且就科舉之後。補此一教。如程朱所定三代學制之法。再假以三年聖學工夫。然後除授。如此則俗學稍輕。正學自重。人相習尚。積成風化。不患三代之不能復矣。所謂深求切論。可擇而行者。殆有在於此乎。然此非臣之言。臣父師之議也。非臣父師之議。實大學或問所謂兼補之法也。雖或問主於為學者自補而言。然可教化者朝廷也。與學者自補其學於下。孰若朝廷通補一教於上。豈不周徧廣大。尤足以盡朱氏立法之意哉。況心學既明。不惟有以正士習於天下。尤足以示道統之真傳。俾皇家聖子聖孫。常得見開帝王心學。有實下手做工夫。非但口耳講說。如漢唐宋元東宮之教而已。則方今急務之大。又豈有急於預教東宮者哉。臣布衣至愚。且老羸風證。濱死之餘。萬無圖富貴之心。然奉明詔言得失之本。莫大於此。故臣願效一言而歸死山林。瞑目焉。伏望聖裁。備可採而行。殆皆先儒之本意云。臣無任昧死之至。謹具以聞。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漳浦蔡衍鏡校

奏疏

乞召對疏 按遺彙列第三篇無標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履謹奏 為建言事 臣聞布衣廷對 苟無圖富貴之心 而真欲言天下事者 先儒許之以為可尚 矧宋程頤氏大儒也 為布衣時 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 而自往上市 乞召對 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 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 亦不以為非而錄之 豈非是一道理耶 臣卑鄙至愚 固不敢擬迹先儒 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 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 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 然臣所以有言者 非敢自尊也 奉恩詔 有時政得失 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 此聖朝大開言路 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 臣竊以為時政得失 固所當言 而風化者 時政之本也 其得失則尤所當先言 但本領大事 非而陳不可 臣伏望陛下不以臣為卑鄙至愚而忽之 乞於萬幾之暇 賜一召見 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 俾臣得一陳其鄙見 無他 只是欲正士習以清民風 復三代之故事 亦簡要易行者也 如所言不當 甘受重誅 無悔 臣無任昧死之至 謹具以聞 伏候敕旨

福建鎮海衛布衣臣陳真履謹奏 為建言事 臣聞布衣廷對 苟無圖富貴之心 而真欲言天下事者 先儒許之以為可尚 矧宋程頤氏大儒也 為布衣時 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 而自往上市 乞召對 固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 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 亦不以為非而錄之 豈非是一道理耶 臣卑鄙至愚 固不敢擬迹先儒 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 而實無圖富貴之心者 故亦敢效程朱故事焉 然臣所以有言者 非敢自尊也 奉恩詔 有時政得失 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文 此聖朝大開言路 是欲盡天下之善以聞之也 臣竊以為時政得失 固所當言 而風化者 時政之本也 其得失則尤所當先言 但本領大事 非而陳不可 臣伏望陛下不以臣為卑鄙至愚而忽之 乞於萬幾之暇 賜一召見 如古聖君下詢芻蕘故事 俾臣得一陳其鄙見 無他 只是欲正士習以清民風 復三代之故事 亦簡要易行者也 如所言不當 甘受重誅 無悔 臣無任昧死之至 謹具以聞 伏候敕旨

正風教疏 按遺彙列第一篇 標目作上程朱正學書 第七字 篇首多福 臣竊惟今天下彌文矣 故臣不敢更飾浮詞 而輒陳鄙見焉 臣伏祝丁丑科廷試錄 見聖制篇首之間 有

上東宮啓 按遺彙列第二篇 無標目 上東宮四字 篇首多福 臣至敬無文 輒陳鄙見 臣奉明詔言得失 然得失之本 莫大乎風教 故臣承父師之命 謹探先儒之說 為小書一卷 題曰程朱正學纂要 今膠二本 一已謹進 皇帝闕下 一當謹獻 東宮殿下 臣愚未知所裁 備可採而行 殆皆先儒之本意云 謹具以聞

上程朱正學纂要疏 按遺彙列第四篇 標目無疏字 篇首多福 欽惟皇家承宋元之後 典章制度 煥然大新 而惟學校之教 最關人才 風俗之大者 則猶多仍其舊 是以列聖繼承 幾百年矣 而猶士習不正 民風不淳 三代盛治 未能全復 蓋由學校雖用 程朱之書 然不過使之勤記誦 誦誦 攻舉業而已 而於身心正學之教 則實未嘗舉行 故也 豈非聖太祖創業之初 專略此一大本領事 以遺陛下於今日乎 今先錄程制一篇於卷首 以見三代之實教 如是 而後世之教 殊不本於此 是虛文甚矣 可不懼哉

程氏學制 按遺彙列第五篇

朱氏熹曰 明道學制 最為有本 始終本末 次第甚明 每讀其書 觀其論講學處 未嘗不慨然發歎 恨不生於彼時 伊川條制 立尊賢堂 亦是此意 或問後世人才不振 士風不美 在於科舉之法 然使便用明道實與之論 則今任學校者 皆由科舉中出 豈能變而至道哉 朱子曰 欲變今而從古 亦必從此規模而漸為之 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 久之成熟 則自然不變

程氏頌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致遺，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靡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與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臣聞父師曰：按此程制朱氏之深取者也。其後朱氏序大學，亦備此制，是皆酌三代之法，為萬世之宜，而可必行者，行之必能正風俗，得賢才，以臻隆古之治，而無疑者也。奈何宋元學校，已皆知尊尚程朱之書，而獨不行此制者，只是為科舉之法所誤也。科舉雖曰考理學，以取賢才，而其實累賢才，妨正學，使後生晚進，奔競浮薄，而士風大壞者，科舉實為之也。故朱氏附錄曰：人才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豈不信然。我皇太祖神智，豈不知此，但撥棄之初，姑因其舊而未及精究，以深為之，又當時儒臣，亦無有能力言之者耳。噫！科舉廢於隋煬帝，定於王安石，本非先王之法也，但世行已久，猝難遽罷，然科舉不能則正數不可得而行也，何也？蓋學者之志，終為所奪也。志奪則聖賢之道，豈可得而學哉？故程頤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而與其兄頤，皆厭科舉之業，行狀張載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見行朱

熹尤深論其弊者，其言曰：天下之害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文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愈無以逮乎古人。序註：程朱實科舉進士也，而皆不取科舉之法，如此豈不深可見乎哉？或曰：科舉既不可以遠罷，遠罷則時而二法又不容以並行，並行則奪志也。然則聖人大教終不可行也哉？曰：今只宜推大學或問兼補之說，就其既科舉之後，朝廷為之立師，兼補一教。其法見或問，不惟足以振賢才，而尤足以崇風教，蓋使後生晚進，猶知有聖賢之學，在科舉之外，庶幾必有感悟興起，而士習可正，民風可遠，三代可復矣。今推兼補之說於後。

推朱子兼補之說 按遺業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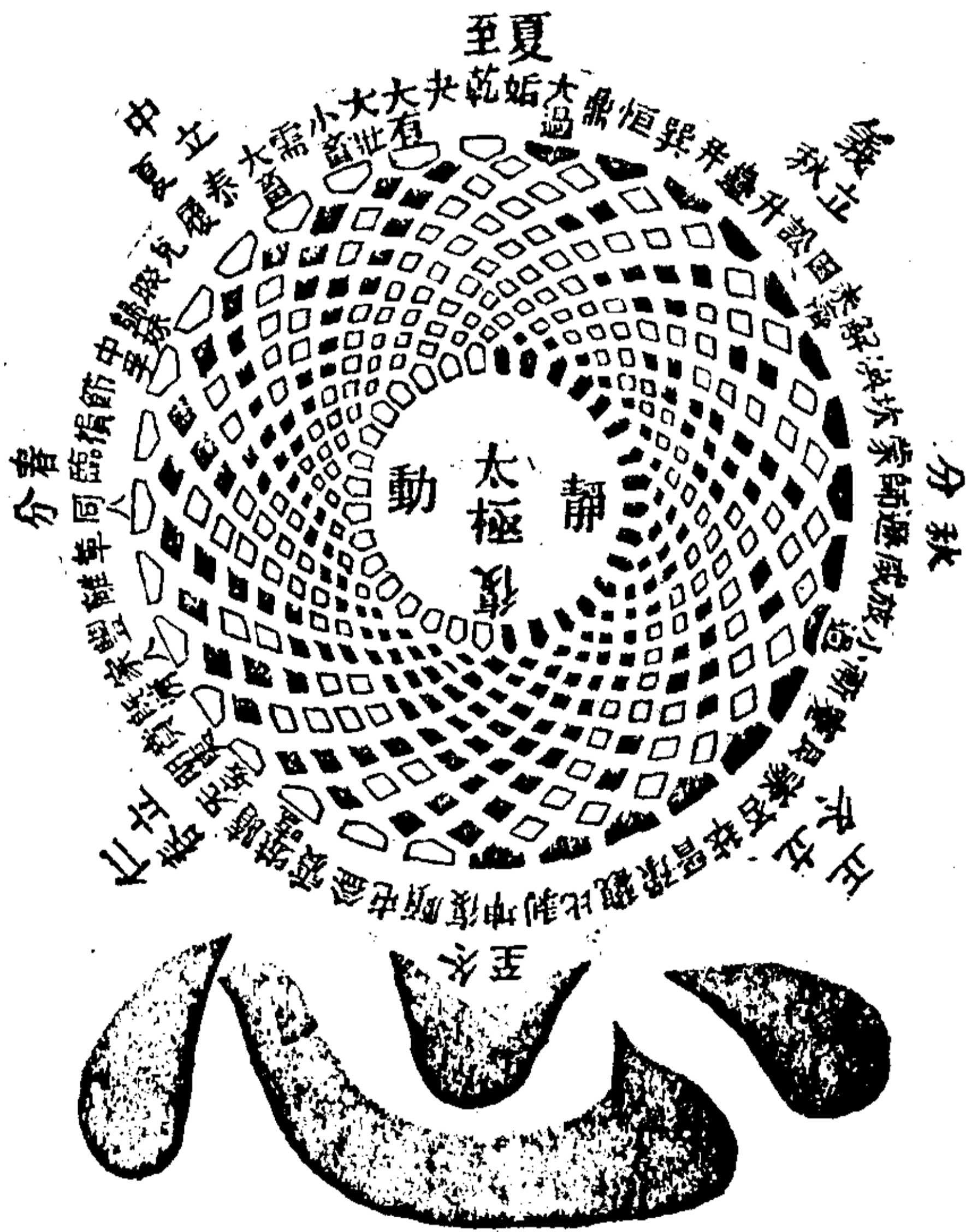
朱氏序大學或問之首篇，其略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進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功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自有其足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而可以及乎天下國家矣。又引要四家矣。詳見本編。

臣聞父師曰：按大學之教，必主於天子元子，以下至於俊選者而設，以其皆有天下國家之任者也。豈指汎汎之學者而言哉？又此補學之說，其終亦以歸於天下國家為言，則其所指又可見矣。然以此重任之

人，乃有此不幸過時而後學者何耶？蓋後世居位者，多由科舉出仕，則夫未第之前，正當古人為學之時，不免累於舉業，而於聖學工夫，多未暇及。及既第之後，其或有志於是者，是則所謂過時而後學者也。故朱氏為之立此兼補之法焉，而又並詳著聖學四說，則所以開聖學之戶庭，直趨堂奧，以與天心合德者也。詳見本編。聖門如此大事，豈無真師正傳，實下手工夫，而但記誦訓詁所能及哉？觀朱熹氏大賢才也，既第進士之後，猶再從李侗師學，則科舉不可以專恃，正學不可不兼補，亦明矣。近代制度，初既登科，即累於政務，雖有程朱之志者，亦無暇及此，甚失先儒立法之意也。今要須於科舉之後，補此一教，立師之法，當如程制，補學之法，當如或問，庶幾教道盡而無缺矣。

左圖 二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哉？然復性之說，經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主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而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通公溥，即知至意誠之事，是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圖。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至與前一大圖同一渾然燦然，而無間一敬之功用如此，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如此。豈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耶？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從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文以是傳之武，武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顏傳之曾，曾傳之思，思傳之孟，孟傳之萬，萬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文以是傳之武，武以是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顏傳之曾，曾傳之思，思傳之孟，孟傳之萬，萬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文以是傳之武，武以是傳之孔子。

天地聖人之圖



下等者未許。所以激進之也。如此則學校之教自重。士習自變。民風自淳。雖三代可復矣。

考德高下等第二考文附○推選

第一等考德上之上○舉行皆中程制。

程伯瀆○程正叔○朱元晦三賢以

考文上

考文中○程伯瀆不○朱元晦不

○考文下○程正叔不

第二考德上之中○舉行次中程制。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三考德中之上○行實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四考德中之中○材美可選。

○考文上

考文中

考文下

第五考德下之中○舉行無聞。

○王佐

○考文上○王佐狀

考文中

考文下

第六考德下之下○行有過遠。

○王拱辰言不○夏竦言遠

○考文上○王拱辰狀○夏竦狀

考文中

考文下

或問選舉考德之法。曰如學校考德。名在上之上。則選舉考文。雖下亦取。如此則程正叔不報罷矣。

學校考德名在下之中。則考文雖上亦降。如此則王拱辰不元。夏竦不魁矣。

考德在上之中中之上。考文雖中亦取。惟中之中下之上者。則專考其文。然亦不得魁選。如此則王佐不元矣。

如此則庶乎合朱子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之意矣。或曰是則然矣。然成法得無變亂乎。曰成法無一毫

敢變亂處。惟就中添考德一教。是乃益崇重成法者也。何名為變亂哉。

愚既僭集此書。竊歎曰。吁。孟軻死。道學不明於天下。非我程朱。不能開此明道之真天。周公沒。正教不行

於學校。非我君相。不能啓此行道之實地。道以倡明為先。程朱之功也。教以舉行為重。君相之功也。非倡

明固行無所之。非舉行實明無所用。而盡田呂氏立法之良。又可以羽翼於二大教之後。如是歟。噫。愚何

幸身親見也。誰為我錄告於當路。乞奏請以通行於學校選舉之中。俾皆有奉行教教之實。而五經四書

皆有實用於天下。非徒為利祿文辭之書而已也。豈不盛哉。屢謹題。

門人周璞覽此規。舉作而言曰。學校風教之原也。為天下者。苟皆以是教。以是考。何患乎士習之不

正。民風之不遠。三代之不可得而復者哉。昔明道程子。欲罷科舉。隆正教。而未成也。今正教其以是

而隆歟。唐楊綰欲罷科舉。復里選。亦未能也。今里選其以是而復歟。講程制以造賢才。雖小善而必

錄者。重勉德也。講呂約以正風俗。雖小過而必審者。嚴懲惡也。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知行兼修。本末

具舉。道既合於古法。不反於今。誠治天下。正風俗。得賢才之良法也。雖然。此心學也。非知道者。固不

能業此規。非同於知道者。亦不行此規。蓋不知則不信也。不信則寬之未終篇。固有掩卷而不視者

矣。非懼不視。反證其言以為迂誕。而有反於聖制者必棄。無足怪也。仰惟明良在上。世道方亨。苟見

此規。則一日而徧天下也。必矣。士生斯世。沐斯盛。何其幸歟。誰為我往而告之也。

草廬等諸大儒不能無大罪也。非惟大儒。雖以下小儒。苟與讀其書者。皆不能免。豈可謂學未逮程朱而不敢省耶。既誦其書。宗其道。則實吾師也。父也。豈有視父師之哭而弟子能忍然耶。雖力不能為。仲其志而慰之。要亦須與之同一哭。庶幾有逮者。能或為伸之也。夫三代之所以盛者。以學校有此正教也。後世所以不及者。以學校失此正教也。一得失之間。係盛衰之治。謂之大寶。不亦宜乎。天與不取。不能不為深痛也。洪惟聖朝。三王再君。伊周再相。深德宋元。棄天之失。卻氣運盛衰之論。而大欲為奉天之舉。故伏觀近年教學校書。正合程朱教旨。此殆天醜宋元之委靡。不足與有為。故奪其命。以與我朝。宜聖君賢相有此大舉也。破大璞。出大寶。將使斯世復觀成周之盛。而國祚之延。永又過之者。亦必自此教始也。蓋周之教雖正。未能如程朱之精要明備者也。若非出於天眷。安能得此。此宋元所以皆不為天之所佑。而我朝為智之靈。仁之至歟。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教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不免猶累於俗習。安能必其一趨教而歸於正哉。若一有不正。則是朱子之哭猶在也。哭果在。則愚雖不敢比魏真吳許諸儒。亦當時一最下小儒者也。讀其書。宗其道。不與之同為一哭。昔之諸儒。若果有罪。則後之咎。今亦猶今之咎。昔可不懼哉。此規所以集而獻之。亦求免小儒之咎而已。豈敢有邀名喜事之心哉。大抵學校不可無此正教。此規不可以不集。若其中節目有未允當處。則惟大君子有同懼之心。者是望。偏垂是正。為千萬世幸是禱。

再上當路書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二

書

上當路書

愚忝以庸學。蒙衆會舉為衛學童子師。故過不自量。謹探先儒程氏朱氏呂氏教法。集為此規。蓋將以羽翼教而俾實行者也。然而謗訕者多。又有以關氣運為言者。愚告之曰。氣運之說有之。然君相不言命。矧學校之教而可言命耶。又宋元之盛運。天實啓之。而宋元拒棄不受者。蓋天若無意於斯世。必不生程朱。既生程朱。意必有在也。然而程朱不收以時之不用而自阻。以泯萬世之大教也。是以明道先生非不知其必為當路所阻。而必以正教為請者。盡在己而已矣。伊川先生非不知其必為禮部所取問。亦必以條制為請者。亦盡在己而已矣。譬如璞玉之顯晦。係卞和之語默。夫玉美石也。顯晦在和。和猶不敢不獻。況德教大寶也。天實命已發之。豈敢無和之心哉。故明道首獻之而卻。伊川再獻之又卻。是卻天也。五星聚奎。天之所以舉學者何如。而宋乃如此。至於元。又已知程氏為聖賢。而學校盡誦其書矣。而猶不舉其教者。元棄天之罪。殆浮於宋。蓋宋不智。元不仁者也。矧宋又有朱夫子出。深知程氏雖大為偽學所禁。猶必專講是學。以授其徒。既取此教。著於小學之書。又著私議。以密告夫後世之當路。此又下和不敢三獻而抱以哭之心也。吁。朱子抱哭於書四百年矣。曾無一人憐而省之者。此魏鶴山真西山許魯齋吳

愚竊以先儒子程子憂當世崇科舉而妨學校之正教。於是立為學制一篇。請行於朝。其法專欲隆正學而革俗弊。甚為子朱子之所取者也。然自宋元以來。皆未舉行。豈天專有待於今日耶。洪惟道運天開。明良慶會。伏觀教學校書。舉舉以主敬窮理修己為首。調以口耳浮靡之習為痛。革正與程氏心教之法相表裏。真所謂大哉皇言者矣。而宰衡諸公。亦皆祇承德意。又真所謂明良幸會者矣。其為學校風教之幸何如哉。雖然。學校幸正其教。如教書之云矣。而科舉未正其考。而猶專於考文。如是。雖有正教不行也。何也。以所考與其所習異功也。士既以文辭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文辭。不可得也。故何不獻議於朝。縱未暇純舉程制。亦當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此朱子之說也。乞於選舉考文之際。又兼考其學行高下如程制之例。然後定其中式。蓋必以學行為主。而文詞但第其出身。略見經業而已。如此則所考不甚反其所教。士既以學行而出身。雖欲學校不務學行。亦不可得也。然則教之正。又必本乎考之正。然後正教之興行可見矣。由是言之。若天下而欲復古風者。不可不痛革俗弊。而欲革千餘載先儒所欲革而未能之俗弊。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明矣。不可不嚴立正教。而欲立千萬世先儒所欲立而未能之正教。不專在於學校。而兼在於貢舉也審矣。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經曰。積家之牙吉。此之謂也。天心有待於今日。可謂待得所待者矣。皇上教之。幸衡承之。其所以正其教者至矣。愚於天順己卯。應詔上書闕下。乞請補程朱心學以端國本。激治源而正風化者。亦是竊用此說。然當時只專乎正教。而不及兼乎正考。是以難行也。故今竊遵會通三條以獻。儻可削正而請行之。亦風教萬一之助。狂妄罪深。逃避無所。

答蒙庵林雅行人書

蒙庵來書云。竊謂士君子之事業。固不止於一身。而亦不止於一家。極而至之。則又不止於國於天下。將有以及於後世而後已也。君子之心。固如是也。然後世可及也。而於天下為難。天下可平也。而國為難。國可治也。而家為難。家可齊也。而身為難。身可修也。而此心之體用盡之為尤難也。是故君子之思。必有至切而要者。於此能思而得之。則事業之廣。必有自然之感也。若夫組織末學。信乎無足以俾於身心。而反有足以害之也。聖賢之學。寥寥不作。擴而明之。以振俗學之陋。則於道學之功。豈小補哉。先生篤志勵行。卓然獨見乎此。且能表此進白諸朝。其闕學者末學。而欲致之高明。以敦俗化。良法美意。可謂至矣。顧所用心。出乎無似。譬猶登度深更。鶴叫秋空者也。昔王仲淹詣闕獻策。朱文公雖有論之。然亦未嘗不原其用心之高。而美其有過於韓愈也。今茲盛舉。其有合於此也。雅弱質不立。昏惑顛倒。而且放逸不存。無足為道。茲聞遠回。深為欣慰。奈微軀羸疾。不便趨詣。負過負過。儻如不棄。肯賜一會。俾接高議。并叩心學。以資不逮。則為至幸。謹修尺素。遠致微忱。伏乞以道自珍。益躋高明。不具。

僕承手教。焚香三復。悉矣。子之志廣大而深遠也。而其所以充乎是者。始終本末。不惟有其序。抑且有其要。高矣哉。子之學也。豈勝贊喜。僕竊怪今天下多儒矣。而京國又儒之淵藪也。予嘗歷遊而博訪焉。略有此意。惟太學師閻先生一人。然則求之以萬里。盡耳目之所及者。惟二人信乎道學之難也。吁。振流俗之狂波。屹斯文之砥柱。今之世。舍先生復誰望哉。僕生穹壤。幼頗有志於學。然雞鳴而起。孳孳而為。殊不知所為者止是利而已。多盜跖徒之事也。及既悟而欲反之。無明師友開導。不知所向。既而年漸衰。力漸弱。又多疾病。今譬如人立門外。雖小窺見其戶庭。然竟未能由階而升堂。況望其能觀奧乎。恐其終為門外漢而已矣。奈何奈何。吁。學無成而必欲異衆。宜為世俗所大非笑也。為所非笑。則是僕之所為。又有助於俗學之甚者也。其得罪於聖門。為何如哉。僕為此。恐思所以免咎。故向者不得已而建議。蓋欲因罪以圖功。庶幾不愧於蠶食天壤。而讀書有用矣。過蒙僕愛。始終以王仲淹之事見喻。執論之堅。金石不渝。可見子之道也。僕從今永為宗主。幸終教之。僕至闕下。先上書請見其略曰。臣聞布衣求廷對。苟無圖富貴之心。而直欲言天下事。先儒許之以為可尚。矧宋程頤氏。大儒也。為布衣時。亦嘗不待朝廷招之。問之而自往。上書乞召對。有似於輕售其道者矣。然厥後朱熹氏。序頤年譜。亦不以非而錄之。豈又非一道耶。今臣卑鄙至愚。固不敢擬跡先儒。然竊願學程朱萬一之學。實無圖富貴之心也。故亦竊效程氏故事焉。云云。自如此言。只是恐人以仲淹之事見論。故假程子為地步。而先占之。文過飾非如此。殆益為君子之不取也。雖然。竊有密論。朱子一人也。語闕一事也。於仲淹則非之。於程子則是之。其論相反何也。蓋非之者。所以杜奔競之門也。是之者。所以開救世之志也。今若必以仲淹為可戒。程子為不可法。恐程子亦未可以盡非者也。況僕之語。闕雖與彼同。而其所請。實與彼異。蓋仲淹之所請者。行己之道也。請行己之道。則是求售於朝廷也。近於私也。類於屈也。僕之所請者。行程朱之道也。請行程朱之道。只是勸說於朝廷也。出於公也。無所屈也。然則僕實一無學之庸夫。豈有道可輕售哉。向者為見程朱所立學制。殆將為

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憂世憫道之意。至痛切而深遠也。當時不幸為權奸所制。沮尼不行。其志屈而不伸。其道塞而不通。歷宋而元。至於我朝。猶一日中閒。賢士大夫之學程朱者。豈盡不知。然竟無一人肯為仲明之者。是其情遷延畏避。貪味隱忍。僕觀一邑而知天下。觀一時而知百世。恐其同然此情者也。豈不痛哭流涕乎哉。僕書既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京師練事者多議曰。此旨已有七八分進言矣。而亦有相慶者矣。使此時當路者肯奉順而贊行之。大洗隋唐千載之陋習。則帝王之道大行於世。可必矣。能使斯道因一言而大行。則僕雖誅死。萬萬無恨心。豈能顧小小是非。而遂甘默然不言以死乎。吁。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自笑而已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而朱子曰。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鄙見如此。未知於道果能合否。敢不避而喋喋冒瀆。以言所謂幸終見教者在是也。至禱至禱。又過承垂念。而以下顧為說。夫公卿貴人。不下布衣久矣。不與布衣相問答。非一日矣。忽承華翰。豈勝欣戴。感荷感荷。而又曰。儻如不棄。肯與一會。俾叩心學。以資不逮。吁。此何言也。心學正傳自程朱。後有其人。則見於書也。見於書。雖大儒如許文正。吳臨川。於此亦有所未究也。豈僕而能有是哉。抑以近者不待招而往。不待問而對。有愧於心。故以心學之說相戲耶。然詳其語意。既曰不逮。則是既已有之矣。但求逮其至耳。夫既已有之而未及其至。請但因其所已能。充其所未逮而極之。則是也。亦何必以能問於不能耶。雖然。僕亦幸其無是也。若不幸而有是。則武王聖人也。天子也。欲觀丹書。齋戒三日。然後太公捧書而入。今子欲為心學。乃坐召其師以叩之。向使彼有是者。不自重而輒應之。真所謂不待招而往。而輕售之尤者也。吾子以為何如。僕知此言必戲者也。但子以戲而來。僕亦以戲而往。君子以文墨相戲。其樂矣哉。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孔子曰。前言戲之耳。此之謂也。辰下大寒。伏乞珍調。以副後學儒宗之望。不具。

與林雅行人書

附呈書一通。蓋欲以率達當路諸公。未知可否。望為詳正。有不安處。即增損塗竄示下。此亦為斯文風教之事。願足下共之也。程子云。人生天地間。隱然一靈。惟有綴書。差小補耳。思程朱傳註。至矣盡矣。後之有作者。殆不必更有補綴。惟此一舉而未舉。乃四書五經之玉鑰匙者也。必舉此然後程朱為有實功於世。而經書皆有實用焉。故竊不自揆。而屑屑雖然。恐亦天意耶。不然。程朱歿三四百年矣。而僕不狂不醉。又非深知程朱之道者。乃突然而欲言此。冒犯盡士大夫之非笑。且怒而不顧。此豈有一毫為富貴功名之心哉。豈以當言而不言。而蹉過以死。則自今向去。遂又三四百年。無人肯為天下言耶。然而如此者。故知其為天意也。苟天意之所在。安敢遂已。非足下之賢。孰與言此。承許序文。冀即示下。賜來香露。願何能受此。感激感激。何日而報不具。

又

僕聞陳舉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歸去來之志。既而果如其言。此豈非為時事所感。激名義之未安。故至於然耶。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日月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博此盛朝。

在一日之頃。士君子值此。何其幸會之甚哉。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聞。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謂私者。亦以切慕言也。豈真偏於子耶。蓋以今程朱之言。無間於天下。然口焉紙焉皆是也。未見趨戶庭。入堂奧。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而精遂矣。必有新見。當毋吝我告。至禱。

答門人翠渠周瑛書

翠渠來書云。孟冬漸寒。恭惟尊候多福。為慰。瑛旅食京師。林藿靡不以瑛無狀。每勸進之。繼又會東廣陳獻章。獻章學吳康齋之門。蒙庵歸。必能道其事。瑛因獻章得鈔朱子語類書四十本。凡百四十卷。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言。平生朱夫子教人本末。盡在是矣。計工鈔寫。今冬此書可完。若於上而用功。當有見處。安得載之南歸。而與先生共讀之乎。蒙庵京邸。與瑛對語。甚傾仰先生。是歸也。且有所關於先生。足見為友拳拳之意。相見有誨言。幸遂賜示。不備。

舊歲在榕城。附書想已達矣。回至家。得見手書之詳。故又有復。承論朱子語類。就上用功。當有所見。殆是也。然恐謂朱子之學。手著在經書集註。或問者。發明道理工夫。詳明精切。真所謂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誠能就上用功。熟讀精究。體而存之。勉而行之。謂此上無所見。未有也。若無為己之心。不能如此用功。則雖熟讀語類。殆猶夫人也。觀大學或問。教人必欲先讀小學。大學。語。孟。中庸。然後及他書。亦可見也。僕往夷溪作事。見庭綱守制嚴謹。若終始如一。可為禮俗楷範。廷綱氣質剛方。想必有終當共喜也。

與翠渠周瑛書

昨日令弟來自。謂已得進士實信矣。已共為令堂慶矣。至如所以慶足下者。則今名位已見。定惟益修實學。以充之耳。故又有語類之論焉。按朱子將易筮。舉以遺書。勉勉齋黃氏者。必是語類書也。今足下得之。某豈勝欣幸。所謂用功於此。當有見處。殆是也。然竊意朱子平日精力。盡在四書中。而語類乃門人退錄其師之語也。足下攻四書。以取科第。計用功於此。必大精熟矣。嘗已有所見否。恐意讀四書。若已有所見。則當益有所見。若未有所見。則恐途無所見矣。今讀語類。豈能復有加於四書之用功乎。大抵讀書貴乎善讀也。所謂善讀者。有為己之心。又能居敬而窮理。使二者交相發。互相發。則是也。朱子曰。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尤不可不先乎大學。蓋大學之規模雖大。然而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必先熟此。定大規模。開架在吾胸中。然後可讀他書。以填補之也。豈足下別後。已看得大學極熟。自有一定規模。開架在胸中矣乎。然則讀語類以填補之。使道理益充。周浹洽甚宜也。若其未熟。恐常循序。若求所見。則在善讀也。蓋所見是覺悟自得事。立定規模。開架然後填補之。是循序讀書之法也。雖然。朱子嘗益正程氏遺書。而又序之。其略曰。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以是書而奉質。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自是尹公不敢復讀。又曰。夫二先生倡明道學。諸公從游者。皆天下之英才。宜其記錄親切不差。可以傳遠。而先生之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傳心

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而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以是觀之。今朱子語類。既皆門人所退錄。則朱門諸賢。豈盡過於游揚。呂。謝諸公之學。而所得豈盡得朱子之心哉。然則讀語類之書。正當有所折衷。未可以為無毫釐之差謬也。然欲折衷其言。不可不先得朱子之心。欲求朱子之心。豈有外於大學或問。所詳居敬窮理之工夫乎。而朱子於序後亦曰。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先生之心可得。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然則朱子所以序遺書者。正所以為後人序語類也乎。其丁寧而開示者。不可以一律而觀之哉。以足下篤好是書。故僕復推是說。固所可助德。然亦未必非朱子之意也。幸詳之。新進士皆得一省親。則僕得觀是書。有日矣。先乞回示。必有至教。縷縷煩。敬如初。

又

僕自江西回至福城。見小兒濫竽科舉。因留數日觀之。又見有士子名曰衡場者。似甚可笑。亦可哭。然亦皆所自取。何怪乎上司哉。大抵衣冠之弊甚矣。禮義廉恥。掃地盡矣。僕所上正風教事。承足下言。史館已纂修入史。又恨其所修太略。恐後世觀者。不得其綱要首尾。亦終於無用。此可見足下有心哉。然足下用心。諒亦為國家風教重。不再為僕也。聞足下近在京說教。頗得意。必有受教者。可喜。刑部公聲價甚美。吾屬有光。吳釋思管面言。彭公已陞參議矣。但未知其何處。既而詢問人。多曰不知。恐虛傳耶。陳參政來衛。皆問及僕。衛官答以不在家。遂已疑是足下與彭二公之意也。彭公寄所親書。書尾亦皆齒及僕。草萊無用。何足沾汗也。草草不備。

瑛在京寄與李道位書。未有云。陳先生往年上上書。今已收入史書。官史翰林一二知己。親往檢閱。大抵緊關處。略甚多。而先生不為干祿之心。則已白矣。

又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學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遊。蓋庶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答恥齋周軫舉人書

恥齋來書云。軫於先生異趣也。未識也。然久瞻顏範。山斗之私。未嘗不惓惓也。先生生於今。學於古。不乘俗陸沈。動以古人為師。是誠所謂豪傑之士也。其緒餘土直。見諸論著。字畫軫因族叔瑛。獲見聞一。亦足以見庖丁之進於技者。有自來矣。前科舉文字之學。方今大盛。或者以為未賦。蓋多而鮮精。故也。古人謂文。必深於道者能之。豈虛言哉。軫不能脫俗學。竊意當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細釋之。庶幾韓子倒學。然亦未之能也。豈不深愧先生乎。慕先生而不獲一識。恐終負此心。今因族叔環行。敢布此區區。先生其或有以教軫乎。吳草廬文集四部。敬致左右。幸希留覽。漸熱惟為道自愛。色笑未相及。而手書見與。其為喜幸何如。但謙己善善。多有過實。令人深愧。詳書意。有慨然效古崇道之心。孟子所謂豪傑猶與者。殆予乎。僕嘗遊萬里。達京師。在處輒詢訪此人。良不可得。不意近在吾園中。甚

喜甚喜恨不得一見也。所謂欲搜剔聖賢微言緒論而抽釋之。以庶幾深乎道。殆是也。蓋搜釋亦窮理之事。大學之要。莫先於窮理。豈不信然。然以程朱之學揆之。要必先求其所以能抽釋之者。以為之本。然後可也。若無其本。則雖欲勉強以抽釋之。亦不可得也。蓋義理之聚於物。猶蠶絲之聚於繭。至精深微密者也。今欲抽釋之。於繭絲為易。蓋引其緒以出於外者也。於物理為難。實遊其心以入於內者也。故苟非先養此心。使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則安能入其微。步其精。以詣其極。隨其表裏精蘊之處。無不到而脫然盡得其妙於吾胸中乎。妙有不盡得。則雖曰抽釋。猶未抽釋也。如一物有十分道理。已釋到八九分。只一二分釋不得。此一二分。正其所謂精妙者也。精妙者。既不能釋。則其所釋者。八九分皆其蠶者耳。得其蠶味。其精雖謂之全未抽釋亦可也。且但一物不能釋。譬如印版印出一張模糊。則張張皆模糊。心蠶之病。何以異此。此必然之理也。苟如此而欲望深於道。殆難矣。矧道不惟精深。實且廣大。蓋合衆精深而為一廣大者也。故既不能析之極其精。則必不能合之盡其大。所謂物有未格。則知有未至者。此也。然所以合之者。又須此心先有廣大之量。然後能之也。故先儒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所謂敬者。豈非涵養此心。使動而窮夫理。則有剛銳精明純一之氣。靜而合乎理。又有廣大之量者乎。凡此皆有其實工夫。做到至處。所謂聖學也。程朱之學。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觀奧。皆有明轍。惟此最為要法。誠不可不先講而力求者也。盛論所謂未能脫俗學者。豈非指舉業而言耶。則程朱何嘗不科舉。亦以其所學居敬窮理而得者。以應試而已。苟前定黃甲有分。亦自然進士出身。貴者不為所累而已也。大抵窮通得失皆天。而道在我。惟君子信之。故以天從道。則既得乎道。而亦未必不得夫天。衆人惑之。故以道逐天。則既失乎道。而亦未必盡得乎天。夫學一也。豈有道德之分。所以分者在乎心而已矣。故志乎義則道心也。志乎利則俗心也。以道心而為俗學。則俗學即道學。以利心而為道學。則道學即俗學。只在義利之閒而已矣。五經四書。豈有異文而讀者哉。惟在朝廷則不然。朝廷風化攸繫。故以道學鼓天下。則天下皆道學而義風盛。以俗學鼓天下。則天下皆俗學而利心熾。此程朱所以皆欲朝廷革俗習而崇義風有以也。若君子自學。苟立志有定。則無不可者也。何俗為。又所謂倒學者。韓子天資高朗。故能由文以近道。實未深於道者也。深於道。乃韓子所自許。非先儒許之也。無道學工夫。今不可以取法。不欲求道則已。苟欲求道。須學程朱。而舉業亦未嘗外者也。僕早年有志於是。然昏弱也。又不幸嘗多疾病。不能精下。致知工夫。苟聊性命而已。故無成功。負父師之教。罪不能免。又子姪輩皆無志。無可與言者。前人相傳。至僕而泯。良可悲痛。忽得來書。而喜。何曾遇虛空者之見親戚。故感激投書。言多急迫。勉強出答。非所問。亦悲痛之激使然也。望憐其情。恕其狂而玩其言。若萬一有取。亦學功之一助。或有可疑處。則乞再見教。萬幸萬幸。令族叔梁石弱冠時。亦有此志。嘗自奮曰。安知二帝三王之道。不重與於海隅乎。今聞翰林鄭檢討亦有此志。如梁石之初。可喜亦恨未見。承惠吳草廬文集未到。想必奇書。深謝深謝。愧無奉報也。奈何奈何。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覆憲副何喬新書

承諭看皇極內篇。極荷盛意。然退而遵命。孜孜朝夕。深慚愚昧而無所得也。因憶前至京。侍郎尹公一見。首以有溫泉無寒火之說見問。是欲愚讀皇極書也。然讀之。其為慚亦然。皆無所自得也。雖然。竊亦有鄙見焉。請并陳之。二程先生。倡明道學。繼孔孟之緒。於此經世書。似宜熟玩也。乃似未嘗一著其眼。入其意。康節欲傳以是學。又不肯受。曰。某那得工夫。蓋皆不甚把當事也。竊意皇極內篇。殆亦猶是。雖西山真氏。嘗稱其書與三聖之易同功。要之不出乎康節之門戶也。但有法加一倍數本中起之異而已。其實皆數學也。使程子九京可作。未必不與經世書而同視也。又九章之學。似未得為濬者也。只觀其自序。乃以窮神知化。與獨立物表者而並言。亦可見矣。則其著而為書。豈能盡粹哉。以未盡粹之書。而謂其同功三聖之易。殆過許矣。愚由是知程子必不右是書也。或曰。程子之所專用功者何如。曰。今之學者。皆言居敬多。只是汎汎焉若存若亡。而無主一無適之確。則是未嘗居程子之敬也。皆言窮理。亦只是汎汎焉務讀多。而無即事窮理之精。則是未嘗窮程子之理也。不入其門。安得觀其堂奧。未噉其膏。安得味其精髓。程子之尊德性也。必真能致廣大。極高明。而極乎道體之大。足以為窮理之本。道問學也。必真能盡精微。道

中庸而盡乎道體之細。足以爲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凡其所以爲功者。始終本末。皆必如是。而無一之敢苟。故曰某那得工夫。豈不信乎諒尹公必學程子也。而又有餘功。精及康節。亦甚難能哉。如愚輩亦願學程子也。而於此工夫。蓋千百未及乎一二。竊謂此類書雖所當讀。尤未宜讀耶。程子曰。須二十年工夫。然則不惟不暇讀。實亦未遑得其受用也。故不如且專學程子。雖朱子亦學程子者也。其入道有門。進道有階。升堂而視。與步步隨其所至。據其所得。皆有可樂受用之實。此其爲程朱之學也。若物之表。果有一箇可獨立者。則是莊列之空虛者。康節所謂老子得易之體者。正亦謂此。是皆於大體上見有未盡。故喜道此語也。使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見得透徹。必不肯道此語也。大抵此等書。以聖門觀之。有之似無所大補。無之似無所大闕。但可備一家之書而已焉。又豈有文王周公孔子。但能知易之象。而不能知範之數。必待於今人之補耶。以愚觀之。不但易經吉凶悔吝之占。已自足爲世用。恐其又必有微意也。蓋時數之精者。只宜以授武王。所謂聖愈聖。賢愈賢也。使桀紂得之。則其奸益神。雖湯武亦無如之何矣。可不懼哉。此聖賢所以皆不傳數學也。如著之筮。龜之下。皆上古之法。惟龜則曰。借吉是以聖賢亦不傳焉。皆有微意也。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以高明辱垂清顧。故不避而冒言之。伏望鑒別得夫。恕其狂妄。進而教之。幸甚。又如大學西銘等書。愚讀之數十年。至今猶似未熟。非虛語也。高明如以爲然。乞亦轉示內翰張廷祥先生。

寄從吾彭韶主事書

足下與履信書。未附陳生一人。誰也。履信意以僕當之。想其非是。蓋僕猥處寒賤。於時無取。雖叨誦數行書。而學術迂僻。不合又不可諫。蓋誠迷於是而樂之。雖欲悔而改之。有所不能。以是爲時賢君子所共厭。所以厭之而嗤之者。豈盡不出於公論耶。殆非也。今足下居數百里。色笑未相及。一旦於羣詞之餘。獨能假以一念之寵。何耶。蓋真亦喜於是。有同僕心。異於時賢君子之道。如履信之所云。故然耶。向聞履信之云久矣。今又證以盛念。咸出誠實。則僕當一日粥廬爲貧。不遠千里。而惟吾子之歸。喜哉喜哉。吳雄齋行。姑此消問。未承專墨。不敢底盡。而於起居頌德禱禱之道。亦皆隨之。尙容別副。

布衣當上書時。彭韶言於大學士李賢曰。近聞有不遠萬里而詣京師以陳天下事者。書再上而不得見。吾君事甚要。而不得行。斯時。未審公得聞之否。或聞之而不加之意否。其人雖乃一布衣之士。其事實欲復三代之風。故其言皆曰。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振風教。此等大關鍵也。則其所繫於天下。不爲不重矣。何乃上不得見於吾君。下不得引手於吾相乎。夫以一布衣敢言天下事。苟非學之有得。道之有素。知之明而不貳。見之精而不歧。則不敢言也。抑非以世之可爲道之可行。足以輔當世之政。足以翼今日之教。則不肯言也。使爲布衣者。得而對於廷。而辭所言。展所繼。以見用於時。則今日之風教。豈但爲今日之風教哉。公其言之可也。李賢待英宗皇帝。君先心圖國。臣先心圖君。臣先心圖家。心誠如是。可與否。豈曰可與。

又與彭韶主事書

陳剛夫集 卷之三

不幸因變。太宜人奄棄榮養。諒惟孝心純篤。其爲哀毀。曷克勝堪。大恐逾常矣。聖人中制。伏乞勉從。至祝僕渴趨一拜。奈未及何也。向歲妄意至京。過承臚選。至今感歎。以爲大非笑中。乃有足下也。唧唧大熱。寶重不宣。

覆陳白沙歐章書

白沙來書云。僕自北京與梁石輩游處。見語盛德。每惜不得一面。去秋經過洪都。訪張內翰廷解。因留宿。語先生所以告內翰者。某才一二聞之。又恨不能詳也。今忽拜承手書。許以枉顧。良用慰沃。願僕年少。何敢屈先生遠來。開春擬攜一二同志。東游維浮。歷惠潮。達閩。訪武彝故址。尋有道者之墟。而請問焉。先生儒術未他出。僕更不牽制餘意。但老母羸康。賸軀無疾。決不負此游也。書既稱舊歲連得周進士書。而先生之問。乃爾。豈無一語及僕平生出處志願耶。借瀆不罪。

承來書。欲游武彝。適合鄙願。蓋亦每有念於一往也。若得陪侍。豈勝懽慰。幸庶幾晨夕。必得商量平生事也。謹此顯候。草草不具。

白沙再來書云。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彝之游。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默。托於呻吟。而廢我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不具。

與東白張元補編修書

承李僉憲惠周易折衷一部。至舟閱之。乃宋趙采所述者也。不知趙采是何等人。乃敢妄謬如此。獲罪於程朱二先生處。不可盡數。一言以蔽之。可謂小人而無忌憚之甚者也。又有某人爲序之。某人爲校正之。某等樂爲刊行之。若干人者。皆當世名人。皆讀程朱之書者。可哀也。夫又其版至今猶存。未有毀之者。重可哀也。愚意速將此版。付之烈火。毋令後人再見。雖則爲程朱護道。其所以爲趙采掩惡之意亦大矣。足下以爲如何。試取其書詳之。

答吳澤思太守問論語書

吳太守問書云。生每讀論語。至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未嘗不掩卷深思。當時聖人行道濟時之心。果何寓於擊磬。彼荷蕢者聞而知之。固亦非常人矣。後世不知荷蕢者之心。又安能知聖人擊磬之心。彼擊磬也。擊之與否。所係甚大。願聞其旨何如。直書於簡末。示教幸幸。

聞聖人擊磬之聲。而能知其心要。須非常人然後能也。但擊磬器。擊之亦以適趣而已。若曰所係甚大。恐未也。如琴瑟鼓之。亦以陶情而已。惟知音者聞之。能知其心耳。恐皆無大所係也。大抵此章之旨。重在末二句。不重在是。亦非是欲後世必先知荷蕢之心。然後能知聖人之心也。

與夏指揮書

舊歲生在玉州。每聞人在城中來。輒謹詢問。既而聞有恩詔。某先爲侯贊喜。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賜

陳剛夫集 卷之三

贈華詩一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每亦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騎枉顧。某走迎。仰告曰。某小生不敢瀆拜。越明日趨單府謝。不遇。因設兩拜去。自以為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云。註曰。士於大夫賤賤有閒。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也。恐其答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面。若大夫出而答其拜。則走避之。今侯擬尊。則古大夫之列也。僕雖非士。而侯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恐意障為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宜各守其禮。方為合道。不然。動輒先拜。而攀尊者之下。答以為常禮。失為士之分矣。此蓋讀記不熟而誤耶。記曰。大夫士相見。雖賤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實皆謂大夫敬士。則先拜士。非謂士敬大夫。則先拜大夫也。大抵大夫於士。以先拜為尊。必如此方為尊卑各合禮令之宜。不然。皆非禮也。豈可苟哉。草草瀆尊。不盡惶怖。尚多有論。容他日面盡之。不宣。

上唐先生書

某竊聞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其間。既又為之蓋正箋解。又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為宗。言天地人物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為純而無雜。此皆册載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言。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輒以異端見。卻而遂不之考焉。恐非先正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顏色。退而憂懼不已。且不敢數日。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思之病。某乃悟。以為函丈姿容神采。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維之。雖書有言。思曰。容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踰七袞。乃從心不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強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歎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歎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姑從異端之惡。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某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冀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某意如此。故輒言之。不知函丈以為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譽。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視我輩。隙隙而欲譏議之。乃蕭蕭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比之當時。棄絕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怒者。願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子者在而已。故備端含忍。酒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以某之偏躁。當時尚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讎。今我與子同志。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我輩。我輩尚共怒之。況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既不然。則與俗人何

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開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實共推蕭公為斯文之長。豈猶楚侯共立楚孫心也。今吾子以私辱之。不猶項羽以私怨而弑之乎。我輩置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庶幾改之可也。不然。嘗誓衆以其誅楚國。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等別致書共問蕭公過大外。謹先奉此。備蒙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為斯文賀。然後負荆請責直言之罪。

與龔允望書

昔承教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今人便冀遂付之來。又聞有通鑑綱目為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觀。若皆可見。則某不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即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檢閱間。恍思謙遜已逝。不覺淒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相友善。豈意其獨不幸而死於不弔焉。則為之友者。安得無罪。蓋失於不知預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雖淒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為也。以此知君子之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悞其名節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無今猶幸得見謙遜遺物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某閱書有感。故迫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嘗於山平蔡家。借得綱目二册。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首段。其卷次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實已欠數卷也。抑聞起居少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拙論二篇。本不可以上穢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猶在否。某敢借來。整訂觀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給事潘榮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皇太子復正位東宮矣。僕雖草萊布衣。亦躍為天下大慶也。然亦為足下慶焉。何也。向者無故而廢立。惟足下忠憤內激。誓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欲為太子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避丁艱而未起復耳。僕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見。宜皇考。應問令郎起復時。微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足下之志也。今幸日月晦而自明。天地重開。臣民皆慶。明日足下趨朝。獲略舊日龍顏。雖大功非出己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慚矣。從今伊始。身為聖朝之侍從。心免死諍之苦責。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措天下於雍熙矣。則足下之為慶何如哉。僕迂言太類如此。然非為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回京有日。攜此而往。亦壯矣哉。僕近有書。上揮使夏公。亦大略自敘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教。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狂率。多失謹慎。然自古王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清幹其事又何如也。聞會陳謁太守。限八月初交完。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未世滋偽。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顧盼。今復小瘥。雖羸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介懷。專志了事。疾歸同修故業。迷途未遠。羹彘之路。尚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列位獎許之過。愧報奈何。聞岳知府高於書法。僕欲拙寫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既說破姓名。又諒必有過稱道處矣。如何可復往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鄭內翰頗詳。可喜。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極感。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祗受。惶恐惶恐。

雜著

無真儒辯

真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真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真元合五緯聚開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為真儒矣。或者謂僕嘗鄙漳無真儒。僕答之曰。譬如神龍焉。盡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瀛。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瀛亦無神龍矣。此豈是言乎。如真儒盡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真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為文獻之地。賢才盛出。然而儒於其間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愚以程子之言。律之天下。而稀其人。亦不為過。而況一郡乎。僕雖至愚無識。然決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為朋友所拉。訓蒙於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為忌者所附會。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為巨網。而反撲之。俾漳之名公巨儒。盡怒於僕耶。然怒者自怒。必有不怒之者。僕何慄焉。以僕計之。不怒者惟足下及諸公數人焉。其餘則皆怒也。然而今必辯於先生者。蓋有厚望焉。庶幾遇其人。其肯止其怒否也。嗤以布衣之下賤。尚切切畏人怒。殆無為足下及諸公之所鄙矣乎。奈何奈何。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為世儒所譏毀。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汎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汎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莫大乎親喪也。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為禮。如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人真有一兩箇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阮籍。然而何曾折之曰。卿敗俗之人。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則不以此為貴明矣。恣意古禮用意。着力執之。猶不能及。多得罪於先王。況今乃以執古為非。以通今為是。則其傷禮敗俗。宜無不至。又豈可勝言乎。吁。孔子執古拜君而從下。猶為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尚為王驩所怒。況某以區區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為所譏。

毀宜也。然則寧百見毀於世俗。不可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尚禮。吾友蔡孔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資於子。以子初未嘗禮冠也。永文歐為贊。以歐亦知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為字。而謀其說於予。予不得其義。既而日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己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君天下者之道。豈學者所可汎擬。予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能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書之所陳。類皆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立而效著。則吾以子為成人之道。不止於巍冠美稱而已也。勉諸。

自題九骨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乎。門闕無窮。動靜不輟。闢而動。風月無邊。闔而靜。天機未輒。然則天地之機。既在我手。萬物之微。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須就念頭把住。餓死伯夷齊濟。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數。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為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數之。必將併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君之師相也。為師相者。既自以賞花為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禽異獸。以為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君德哉。既詠為詩。又繪為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未矣。周公所不暇為者。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勤周公之政。其道何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要書是也。一立明師。二補正學。三輔太子。四隆君德。五振風教。凡此五日。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諸公。方賞花觴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布衣為迂儒。布衣亦恐人笑諸公為俗相。誰是誰非。孰緩孰急。百世之下。必有能辨之者。故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美哉衣冠之盛也。子以餘慶而賢。父以推恩而貴。甚宜也。廷綱著為此圖。朝夕自觀。若曰。固父祖之慶也。聖主之恩也。願吾身何以充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於是憚憚焉益加敬勉。靜焉而誦養致知。動焉而慎獨誠意。使交發互發之機。自不得已。則美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因外美而益充內美。發而為至美。孰曰此圖之作。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圖報稱。而來泉石侍行樂。固為虛負矣。

安在其爲至美乎。吁。是別有一種道理。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請書以觀。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尚器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先生。故能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是以能領鄉薦。能魁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時。我嘗告尚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者。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即存心。擇義即致知。道體極乎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椟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變至神哉。予爲此言時。尚器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志於學者也。今果能如是。寧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盛德大業。亦進是以爲之也。然而學功無窮。我猶欲尚器於推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餘。而主敬擇義之功。猶未可忘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踏實地。務實功。不徒耀乎虛文。則可貴也。尚器勉諸。幸勿以布衣之言爲迂鄙而忽焉。林蒙泉先生亦尚實者也。舉人林志完君。邦儀君。又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今君至京。試以質之。必有然予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悵也。不樂。惟思今秋當科舉。至閩省。得復一見吾郭逢源。孔用常。唐守愚等。與之一相語。故舊爲可喜也。舟至半溪。見閩省一人。官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乎。曰。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乎。曰。然。予又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其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即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由我之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皆來下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爲鼓之。予心兀然。往視之。憂詢之。曰。已謀某醫士。用某藥矣。予去。明早眠未起。聞門外有人語。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來。必有大故也。即披衣趨出。曰。天乎。二君早來。吾心墜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淚言。予失聲。但撫胸跳足。一遊言整理喪具。是日晚。予偕諸公哭送西禪僧寺。寄悼。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愚若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盡哀哭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與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善。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量哉。嗚呼。揮淚書此於諸公挽詩之後。

告朱文公新像文

後學生布衣陳真晟。敢昭告於晦庵朱先生遺像。竊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閒舊像。宜築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衛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專來。恭請伏留遺像之靈。捨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竊惟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真像。而涵養進德修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得其像。尤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少憾乎哉。幸此深山。山子。愆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願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賴於聖靈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既成。禮宜釋奠。

陳剩夫先生集卷之四

附錄

理學名臣言行錄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臥至今。武夷之游。遂成虛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爽飛去。是以不能默然。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石之忱於左右也。予友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耳。行藏欲合時。請看牀頭易。敢爲執事誦之。謹啟。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閒死矣。其人雖未面。然嘗聽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尋向上人。也可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比者某克負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僅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發否之極。又失此人。可歎可歎。棲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歎索居。端默沈潛。暮回如恐。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審法龍門。詣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屢揭。示我室廬。謹啟。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環謨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絕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養所教而底於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方十歲，即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習於老氏之學，先生與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即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遂愧悟，由是厭老氏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妖妄之說，不入於耳。一日疾，灸不自知，巫者投之以符，先生強噤曰：「死生有命，卻之。」十有二歲，母疾，先生躬煮粥藥，三月有餘而不怠。嘗忤母意，寢不食，先生懼，泣言慰解之，每出侍膳，長者賜以美羹，心思其母，即乾其汁而密懷以遺之。十有五歲，兄嘗為議婚於老氏之門，衆皆稱美，先生獨不可，乃謂嫂曰：「兄固欲定某氏之婚，我寧死矣。」嫂懼，言之兄，事遂寢。衆莫測其意，嘗請命而智攻金，盡得其術，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九歲，因世俗有乘服完親之禮，適有庶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必不可也。」及長，每念父母早喪，遇歲時忌慕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瑩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卹二姪如己子弟，敬夫氏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教之，處同氣怡怡如也。姊氏孀居，有子三人，保之卹之，無失。晚年攻大小真草書，念無所遺，買大小豬鬃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曰：「幸寶之，平生不顧身家，惟以保宗卹族為務，遇妻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嗚嗚如朝廷焉。外母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卹，必教其子孫使成才，不論鄰里貧富貴賤，必教其子弟使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濱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貧作神龜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鄉里，以朔望訓蒙之暇，習之家喻戶曉，拳拳不息，而遠近禮俗，翕然興焉。慨海濱荒不知書，始作書櫺一座，三層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畢集，晝夜習讀不倦，蓋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絃誦之聲洽焉。慨海濱無文教，凡投人事無巨細，必有翰墨飾於其間，而遊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霜雪之役，未嘗釋卷，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止飢渴，衣取蔽寒暑，終身如一年十八始讀書，即知嗜學，南游金浦，北適秦甯，用心科目，年三十五，衡辟赴科，以無待士禮，未入場而返，自是決去詞章，不復仕進，真積力久，大有了悟，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原，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為用功，以敬之一字為用功之要，靜以收養其心，動以此敬持守其身，以此敬而立體，以此敬而致用，蓋心身動靜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沽名而釣譽，當言則言，當為則為，無顧避於權勢，嘗曰：「寧百見毀於世俗，毋一得罪於聖賢。」又曰：「斯言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嘗慨科舉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詣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奉旨。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疑不行，尋英宗敕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母事口耳之習等語。先生復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又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當列文廟，曾思孟之次，並與會通具本，欲詣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也，豈管見筆所能數聞，尚幸先生有遺文若干卷。

及指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見其梗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有以靈芝隨泉目之，周長有以開出真儒目之，程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館於玉州定山，遭疾，桂都指揮使請歸，以遷調不從，遂殯定山正寢，嘗感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治棺衾，遂歿。葬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山則門人施不睦所送也。周會事同彭知府，立石於島嶼橋道旁，先生娶盧氏，子二，曰功、曰瓊，孫三，曾孫八家，世清白，以成化改鑄龍巖子孫遂聚居於葬山外二里許定山社，守墳焉。今則為漳人也。石今移於墓左，改題曰：皇明理學名臣陳南布衣陳公墓道。

剛果穎明，主敬存誠，斯文已任，得道遺經，建言心學，三代復興，教考德藝，參用朱程，五絃醇厚，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真儒正學，致世芳名，作我先覺，措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謨

先生祖南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於泉，以聖朝索賦籍於鎮海，先生生於鎮海，始為鎮人。先生生質剛毅，穎睿不凡，少師漳浦蔡司敬，長泰唐宗泰，二先生學方有知，即有異知遠志，初學舉子業，亦得薦於時，不願歸，即有妨功奪志之論，乃按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為入門，以致知誠意為功程，不復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感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朔望則畫圖，督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頹俗，故隨遇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弗親也。為文章，雄健理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富麗，其學惟以治心修身為事，不事記誦詞章，嘗語普曰：「科目不足以得人，非惡其不類己也，所太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認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開卷則但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學能工乎，此遂為深得經書之旨，遂為登籍聖賢，是蓋不入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惡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僅為俗儒輩獲魚兔之筌，顯耳於世也。何資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吁！教成習久，果學者一日之病歟，余世沿襲存育之病也，於是採宋儒之說，著程朱正學纂要，詣闕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是楊館者也，未幾英宗敕學校，有務居敬窮理修己母事口耳之習等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時制，立為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請於朝，而先生歿矣。既歿，普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行，不可無傳，認為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唐蔡二君子，皆發身舉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之大如此乎！子傳不幾於誣乎！普微有言曰：不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門人舉人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入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訃告者，與林司正彙謀，相與為壇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為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真，字晦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與泉人，父諱安，執戎鎮海衛，實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源激，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撰程朱正學纂要，詣闕

上之不報及歸。又纂皇明正教。正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聞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為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瑛書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其有所疑。今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

心學非傳。迄三百載。文字繁滋。騰於四海。嗟嗟夫子。奮於南陽。刊落蕪穢。還於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為大。惟敬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洞見毫釐。謂知既至。謂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而奮。我聞知行。日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篤焉。先生乃言。立本為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斯言。退有後疑。編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其去迅速。先生長往。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之南。精神不昧。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長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瓣香。致弔於閩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庵。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曠百世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乎先生。奮身戎伍。邁述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文之正路。信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布衣得游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懸隔矣。孟中職忝觀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有所考焉。英爽不昧。其尚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谿鄭紀。謹以牲醴。致祭於布衣陳先生之墓。曰。天生聖賢。皆為世道。不偶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千有餘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過一咎叟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曠世應期。層見疊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日程朱又幾五百年矣。先生奮戎伍之中。爰道學之計。以窮理為入門。以主敬為實地。指畫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閩之後生。小子得以覺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游乎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尚饗。

太守莆田吳釋思祭文

寓惠州鄉生吳釋思。拜哭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即別去。今生又食於惠。前後開闢五六年矣。去年春。聞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於白沙。竊喜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子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為遠也。彼此之志。不為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果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釋思辱愛有日。又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於懷。謹

將俸餘白米二石。遠表奠儀。並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去。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庵林雍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修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藜藿。陋室孤燈。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凜凜乎寒苦之節。耿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成人以德。禮則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聞風。咸發興起。俗尚有陶鑄之功。戎士有循擾之力。翁然變服。靡然矜式。嗚呼先生。超今而詣古。不為流汗。不為俗染。寤寐古初。想像瀟湘。俯仰宇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訓詁華藻。枝葉蔓延。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素定。德行可尊。嗚呼先生。潛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變化不測。兩在難名。吉凶之兆。禍福之萌。屈伸顯默。而通之。其主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居。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不妄其思。不素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知也。則騰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呈靈。妙用顯行。無極之極。無象之象。無聲之妙。無臭之天。嗚呼先生。有志乎孔孟之學。留心乎程朱之遺。雖弗及乎門牆。已獨尊乎儀矩。理學不明。世罕有知心法之密。解之者誰。雍本愚昧。荷蒙交誼。指教之方。尤為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月流邁。衣冠沈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詞。用將悲戀。尚饗。

漳州府推官卓峯黃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日己丑。後學金谿卓峯黃直。謹具芹菜一盤。致奠於布衣陳公之墓。曰。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嘗憶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於江右。白沙陳公。倡道於嶺南。公曾與同時。未見公與之相為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然公當海內競趨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學。卓然自立門戶。為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愚所學。實證於公。然幸叨職於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奉公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也。昨過道左。瞻公墓石。輒於車上。咨嗟歎息久之。然誠不能已。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於公之墓下。公於九泉。其亦少察愚誠矣乎。嗚呼尚饗。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希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為詞以寄哀云。

粵瞻海東。今有城鎮之美人。城居兮。遐世恬熙。學紹先覺兮。瞻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者在茲。不激不說兮。履道坦夷。懷寶願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嘗厥施。死生奚憾兮。克棄天牀。後覺與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躋攀阻而。質質修途兮。輪囷曷馳。麟藏鳳隱兮。鞠草西岐。哀此喪阨兮。惟氣之衰。渺哉予懷兮。汨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禎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彼吳許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禎何幸得聞。而不至錯

用力邪。佩啓迪之言。策駑駘之步。異時儻有成就。則先生之功。當與生我治我者并也。戴乾履坤。誰其吾人。僞之怪之。滿目儘神。嗚呼如是。方見其真。歸兮歸兮。斂采韜馨。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垂老赴江山。懷賢薦蘋藻。多謝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漳南陳先生曰。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爲宗。予嘗聞林蒙庵。及周進士梁石。竊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內翰。乃知先生薙髮。亦嘗有意於不肖之願。值予在京師。行至湖。弗果。今因鄉友余賢之。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勗習之云耳。此藁奉寄漳南布衣華宗老先生。急於通誠。僭率惶恐。獻章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通洙泗。泰宇天光絕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飛魚躍絕天真。慙生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親鳳麟。

弟真聚送遠游詩

蜀道之難古道賒。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胸中話。少不投機莫與他。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傷於盡。雖因而啓悟者多。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慙憂焉。故贈。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垂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鎮海前。獨疑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乘春欲理船。拙詩一章。奉頌龍巖堂。教李先生。致之布衣陳先生。柩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先生。余雅敬慕久矣。薙髮有誓。約予游武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林祺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聞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常參前。道學承真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嗟不及。同汎遠游船。

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鉅儒。苦尋堅緒紹程朱。傳道豈云參也魯。正名誰說子之迂。環堵澹然貧不計。泰山頽矣道何如。九原若入文宣廟。好責魯齋與草廬。

慎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於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母有愛子者。乘先生不在。詣堂以視。主人之妻與焉。遂巡至西軒。妻置業履於牀。俄報先生至。忘搆以歸。主人請先生假寐。爲拂牀。而業履在焉。執入內。以妻與先生有私。礮刃拉欲殺之。無以辯。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果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事。乎。妻曰。子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夫不在。若是辱名教矣。亟歸。明當與夫言之。主人垂長舌趨入。

內。驚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且促裝辭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卒不俟終日。嗚呼。疑似之迹。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先生之至誠無二。妻能免於死耶。

過江郎山記

先生往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榕城唐查輝者。指曰。此雲中有三片靈石。能與雲自蔽。凡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愀然。因向雲大嘯曰。靈石乎。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有靈。盍開其雲。使我輩得一快觀。其石乎。衆有相目而嘔者。行不數步。查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全露。高聳插天。且五采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喜。相慶去不數步。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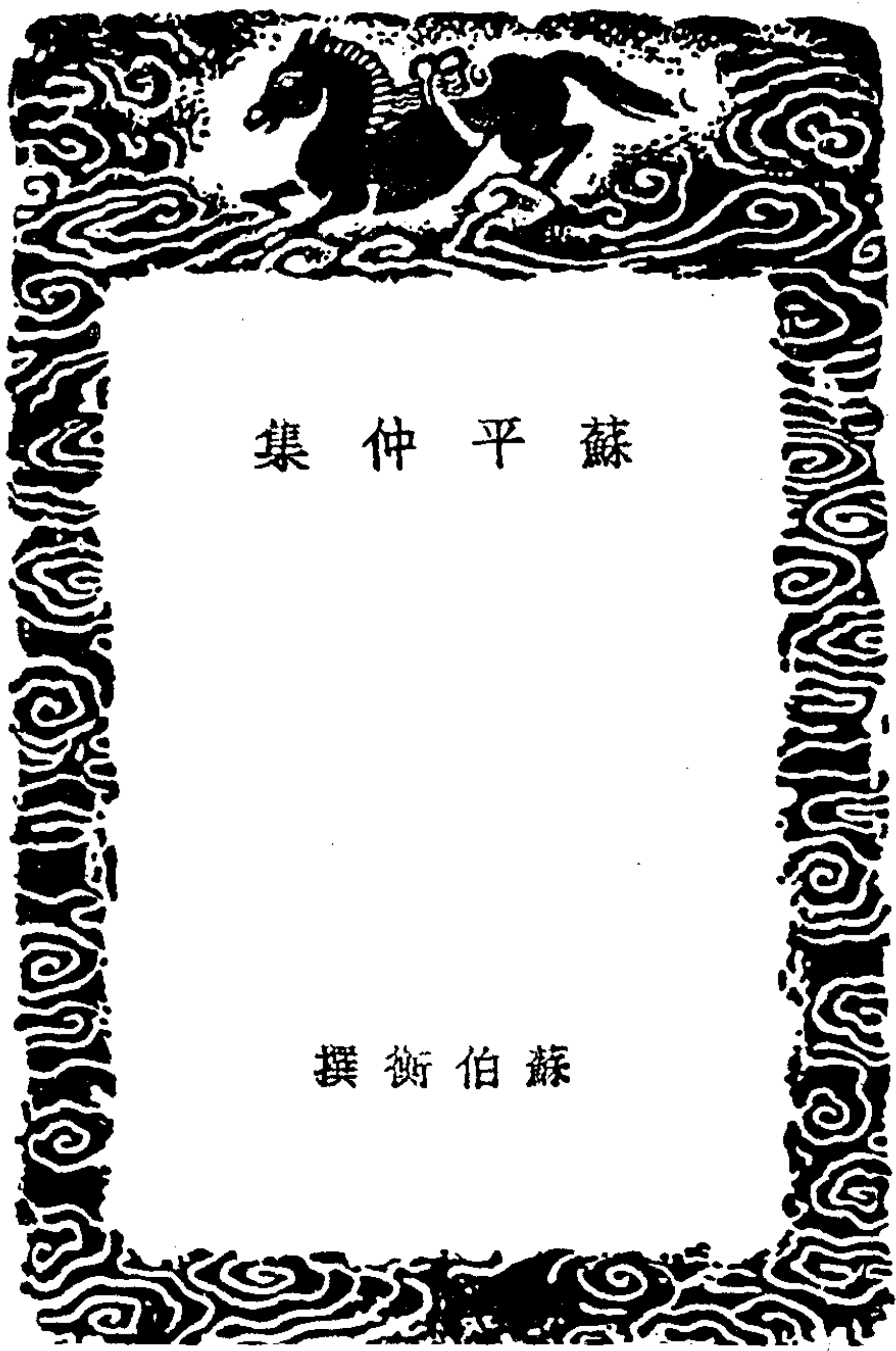
敘陳布衣先生存案

周南

余始判毘陵。得見唐荆川。居一歲。遂改判漳南而去之。卒莫有文字之交。豈其所以教我者。有不在於文字也。濱行。送於河。語余曰。漳有陳布衣者。學古遠行。乘舉子業。終其身隱於海隅。至今士論與名臣并。夫人之輕重。固不在乎爵位也。特未見其文字耳。吾子往觀。以遺之。余抵漳。即訪其孫曰慶雲者。郡弟子員也。得其存案。而展讀之。想見其爲人剛毅。篤信程朱。確然不爲習俗所移。橫渠之後。一人而已。遂命工刻其存案。以廣其傳。嗚呼。予豈獨以其文字而已耶。亦可以想見其爲人而尙友之矣。

題陳布衣先生集

衍鏡讀先生行實。知先生爲先孝廉居敬公高弟。厥後高祖復湖公。復隨父受業於翠渠周氏。因得翠渠所以傳於先生者。俾子孫世守之也。鏡雖未窺先生門戶。而於先世所傳聞。或偶得其一二。爰竊擬賦先生。惟是世居先生之里。世讀先生之書。淵源有自。而不忍自外於私淑者之列。故凡所以竊取夫先生者。亦猶之恪守吾家訓云爾。道遠風微。因輯先生遺文。而感慨繫之。時康熙己丑秋七月也。同里後學蔡衍鏡百拜題。



蘇平仲集序

宋眉山蘇氏以文章世其家。老泉父子鼎足而三。稱極盛矣。後數世而平仲先生興焉。先生為穎濱之裔。自其考徽猷閣待制知婺州。遂家金華。生先生復以文鳴。不墜宗風。先生文清雄俊快。不拘繩尺。自合古法。集中惟詩最少。而各體俱工。七古尤雅與長公相近。宜當時劉誠意宋學士皆交口推之不遺餘力也。且先生嘗洪武初。由學正擢官翰林。引疾遽退。泊乎用薦。起為承旨學士。儒生之遇。莫榮於此。乃仍固辭弗就。則又不惟文詞之懿。克紹前徽。其廉視軒冕之意。抑豈不高步一代也哉。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欽慕先生。訪求遺集有年矣。同治癸酉。北上過皖。孫琴西方伯方陳臬事。假得鈔本。忻慰無量。亟命梓氏。綴木以傳。庶使海內承學之士。咸知眉山三蘇而起者。更有先生其人也。光緒元年冬十二月。永康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集仲平蘇

撰衡伯蘇

太史蘇平仲文集序

漢武帝欲教霍去病兵法。去病辭曰。願方略何如耳。漢謂去病真能用兵者。古今之勢不同。山川風氣亦異。而敵之制勝伺隙者。常紛然雜出而無窮。吾苟不能應之以變通之術。而拘乎古之遺法。其不敗也難哉。為文何以異此。古之為文者。未嘗相師。鬱積於中。據之於外。而自然成文。其道明也。其事顯也。引而伸之。浩然而有餘。豈必竊取辭語以為工哉。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宋之文莫盛於蘇氏。若文公之變化。偉偉。文忠公之雄邁。奔放。文定公之汪洋。秀傑。載籍以來。未之多遇。其初亦奚暇追琢。絺繒以為言乎。卒至於斯極。而不可掩者。其所養可知也。近世道澆氣弱。文之不振已甚。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醇。好摹擬者。拘於局而不暢。合駁比聲。不得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辟猶蔽帝漏卮。雖家畜而人有之。其視魯弓。部鼎亦已遠矣。每讀三公之文。未嘗不太息也。蓋晚而得平仲焉。平仲。文定公之裔孫。少警敏絕倫。誦說不勞而習。中藏大肆力於文辭。精博而不籠。灑敷腴而不苛。縛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仕皇朝。由國子學錄為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贖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幣。遣之。天下學士。高平仲之文。而莫不惜其以疾困也。人有困於當時。而貴於後世者。亦有貴於當世。而後乃無聞者。其得失久近。果何如哉。孰知平仲之困。乃所以成其至貴者乎。濂重平仲最甚。序論其文。所以歎蘇氏三公之不可及。而喜今世之復有斯人。

也。平仲名伯衡，其先居眉，自文定公長子徽猷開待制，邇來知蔡州，遂家焉。今為蔡之金華人，去文定公九世矣。洪武十三年冬十月，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宋濂序。

靡而已。是故非惟國祚不長，而政化所暨亦不能薄四海。後之觀國風者，蓋於是焉求之乎。繼漢而有九有，享國延祚幾及漢者唐也。故有陳子昂而繼以李杜，有韓退之而和以柳，然後氣復昌而理有所歸。詩文皆不讓漢，則此數公之力也。繼唐者宋，而有周程張歐蘇，曾之徒出焉。於是乎文追漢唐，而高者上窺三代，豈不以理勝而氣充乎。元承宋統，子孫相傳，僅過百年，而劉許姚閔吳虞范揭歐黃之儔，詩文皆可垂後。則由其土字之最廣也。大明撫運土字之大，上軼漢唐，下與元同，而廣於宋。雖混一未久，而高文宏辭，已有若翰林諸公。余故人子蘇平仲，其一也。平仲於文定公為九世孫，文定公長子諱邁，以徽猷開待制工部侍郎守蔡，遂家於蔡。故平仲今為金華人，起前鄉貢進士，選為國子學錄，即陞學正。上親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朝廷出者，金華之君子居多。典冊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燁然足以華國。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而顯顯叩叩者，則莫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平仲文其留余所良久，今得告省親金華，於其行也，特舉古人之大概，序而歸之，以致期望之意云。洪武四年春正月十日，開國勳運守正文臣贊善大夫前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括蒼劉基序。

蘇平仲文集序

文以理為主，而氣以據之。理不明為虛文，氣不足則理無所寓。文之盛衰，實關時之否泰。是故先王以詩觀民風，而知國之興廢，豈苟然雜文與詩同生於人心，體製雖殊，而其造意出辭，規矩繩墨，固無異也。唐虞三代之文，誠於中而形於言，不矯揉以為工，不虛辭而強聒也。故理明而氣昌，玩其辭想其人，蓋莫非知德而聞道者也。而況又經孔子之刪定乎。漢興，鑿衰周之敝於華，而反之於樸也。故豐沛之歌，雄偉而不飾，移風易尚之機，實肇於此。而高祖文帝之制誥天下，咸用簡直，於是儀秦、馮、斯、蘇、河之口，至此幾杜。是以賈疏董策、章傳之時，皆安帖不詭，語不驚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氣足以據之也。故周之下享國，延祚漢為最久，有自來矣。武帝英雄之才，氣蓋宇宙，而司馬相如又以夸逞之文侈之，以散其夜郎、邛、笮。通天、桂館、泰山、梁父之役，與秦始皇帝所為無異，致勤持斧之使，封富民之侯，下輪臺之詔，然後僅克有終。文不主理之害，一至於斯乎。相如既沒，人猶尚之，故楊子雲用是見知成帝，然而樸厚之根，未嘗拔也。故趙充國將也，而有屯田之奏，劉更生宗室之子也，有封事之言，往復開陳，周旋辨析，誠意懇至，理明辭達，氣暢而舒。夫二人者，非汲汲以鴻生碩儒爭名當代者，豈非習尚有源，而得之於自然者乎。於此西漢之文，所以為盛，國祚絕而復續，譬如元氣之不壞而乾坤不死也。論不及此，而以相如、子雲為稱首，不亦悲乎。東漢班孟堅之外，雖無雄文，要亦不改故尚，故亦不失西京之裔。下逮魏晉，降及於隋，惟日趨於綺

蘇平仲文集目錄

卷一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師儉訓

蒼玉軒釋

寓軒解

金子權字解

聽竹軒對

名亭辨

志毅虎

太素原

卷二

雜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畏慎訓

默存齋釋

中谷解

橘亭對

續航辨

翠雲亭志

廣原芝

冲靜篇

分野論

蘭雪軒銘并序

桂衡孟平字箴

表文

代翰林院勸進表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代秦王府官謝表

證册文

懿祖證册文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夢芝軒贊并序

殿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卷三

說

養素齋說

默齋說

常吉孟迪字說

戴生名字說

樓彥珩字說

傳

釋美傳

蕭壽傳

蘇平仲集 卷首目錄

問刑

全有堂箴

國子學賀登極表

中書省賀平抗湖秀越表

懿祖妣證册文 兼代國學士作

梅思禮授大都督府副使制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何遜山先生贊并序

宗忠簡公畫像贊

虞文靖公真贊并序

譚君小像贊

說

慎脩齋說

存齋說

范氏二子字說

范氏三子名字說

譚氏三子名字說

染說

傳

武德傳

范幹小傳

胡家祐傳

王銘傳

卷四

傳

譚濟傳

黃夢庚夢斐傳

黃母劉傳

天刑生傳

序

林氏族譜序

黃氏家範序

古詩選唐序

偏旁辨證序

范氏文官花詩序

三壽圖序

堯茂集序

卷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申屠先生詩集序

陳子上存裝序

雁山樵唱詩集序

王子文字序

王子成傳後序

送陳季明序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送孫太初序

卷六

送晉王相汪君序

蘇平仲集 卷首目錄

金貞婦高傳

謝成傳

張正傳

張毅傳

陳節婦傳

梁道士傳

譚氏家譜序

吳氏孝義集序

重校漢隸字源序

心學圖說後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陳氏文錄序

張潞公詩集序

深菴集序

鄭璞集序

鄭叔文字序

宗元常字序

送歐陽公輔序

送陳伯柔序

送譚鎮撫調平陽序

送孔成大序

送梅知州序
送樓生赴國學序
贈高士敏序
贈玄默子序
贈岳德清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序
送徐生還國學序
贈林子山序
贈金與賢序

記

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太平歸元禪寺記
清泉菴記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開元教寺興造記
重建廣福院記
重建江口斗門記
聚田記

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陳氏祠堂記
一心堂記
友恭堂記
懋敬堂記
寶貞堂記
瞻雲軒記
懷遠亭記
厚德菴記
時思堂記

王氏祭田記
脩睦堂記
同愛堂記
壽豈堂記
春暉堂記
師萊堂記
春暉亭記
商山舊隱記
厚本亭記

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劉氏水竹居記
安遇堂記
存古堂記
景古齋記
巽齋記

平村山書舍記
世美堂記
節義堂記
師古齋記
堅白齋記
松石齋記

靜學齋記
洗心亭記
南軒記
南華謫居圖記

幽齋記
梅初亭記
清源書隱記

卷九

記

定軒記
聽松樓記
皆山樓記
冰壺軒記
臨清軒記
遂初堂記
西枝草堂記
愛竹山房記
栖雲軒記

清風幕記
聽泉樓記
三然樓記
湘南清趣軒記
蘭芳軒記
南野堂記
體玉山房記
竹林書舍記
蒼山菴記

卷十

題跋

跋陳彥弼語
跋王魯公除少保語
題鄭宜撫墓誌銘
跋譚侍郎傳
書賢良王公道書後
跋先文忠公墨蹟
書靈洞栖真院題名後
跋張承旨隸古歌
書張孟兼字說後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萃書百考跋尾
書德泉銘後
跋先文忠公和章詩

跋宗忠簡公語
跋漢上先生贈父語
跋愚齋先生奏議并告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跋四英圖
書清宴閣識記後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跋陳子上書
書歸嬰說後
題勤有堂卷
書讀易記後
跋保母帖
題劉養浩鏡歌鼓吹曲

書上蒲陳氏族譜後

卷十一

祝文

國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天地泉銘并序

天香室品

蒼雪軒記

送王上人遊方詩序

議議

南陽先生議議

祭文哀辭

為胡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祭許祭酒文

祭胡先生文

貞惠先生哀辭并序

卷十二

碑誌碣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黃景昭墓誌銘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卷十三

蘇平仲集 卷首目錄

誌表述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許處士墓誌銘

韓君墓誌銘

謝氏西山阡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諱府君行述

先左司府君墓誌

卷十四

誌城

桂府君墓誌銘

譚益之墓誌銘

孔教授妻汪夫人墓誌銘

楊子瑜墓誌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銘

熊知州妻王夫人壙誌

節婦鄭夫人壙誌

東谷先生趙君墓銘

郭府君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希甫墓誌銘

卷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并序

雲林辭并序

古今詩

周伯寧奉陪江岫園

送余待制出守隴州

玄潭古劍歌

郭熙關山雪霽圖

故元朝請大夫食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宋君墓誌銘

魯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吳府君墓表

陳子上墓表

先郡君墓板文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席齋吳君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周君墓誌銘

柳君妻潘氏壙誌

亡弟思誠壙誌

玄逸子碣銘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鈎勒竹賦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送宋起居還金華

送曹叔溫赴淮安棧

題張會稽扇

題耕隱卷

送李丞赴堂邑

送饒彥才還肝江三首

長江送別圖饒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陪諸公郊行

送王希陽使交趾

贈徐季子

方壺雲山爛漫圖同胡士恭題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寄吳文明憲副

連雨雜書二首

東齋夕書

雪夜聯句

空同子醫說二十八首

送金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送陳思可赴進賢任

中丞劉先生閣前山茶一枝並藉因效柏梁體呈

絕句

即日

朱澤民畫

庚戌七月九日晡時欽奉御筆宣喚賦此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尋被留校營元史

贈王檢校還北平四首

史館雜書

絕句

蘇平仲集卷一

明蘇伯衡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雜著

周書補亡三首

獻禾

叔虞邦于唐。越有禾異畝同穎。乃獻于王。拜手稽首曰。天子茲惟祥。我罔敢知。茲惟不祥。我罔敢知。矧敢曰。其永孚于休。皇天上帝。亦既崇建有夏。有夏今用顛覆。亦既崇建有殷。有殷今用顛覆。嗚呼。天命難知。禾則匪難知。勳數萬。禾乃殖。數萬不勳。禾罔攸殖。禾殖惟人。不殖惟人。故天之降命于夏于殷。亦惟其用德。天之斷命于夏于殷。亦惟其不用德。天匪難知。不常厥德。肆不常厥命。我聞天有咎徵。厥咎無大。亦尤罔或愆。乃不可不念。休徵滋至。自反雖惠。乃亦不可不念。時則罔有艱。嗚呼。天子無臯。曰出于祥。惟曰未有善。夙夜自敬德。無豫無怠。斯永不墜天之降休命。

歸禾

唐叔獻禾于王。王命歸之周公。乃言曰。嗚呼。休茲。匪我幼沖人克臻茲。亦惟叔父周公德。惟時周公雖厥

身居東厥心固不在我周邦。豈我股肱耳目。誕濟我家于多難。而我幼冲人不明。弗克知。天肆崇隆。威以震動。予越茲復顯降休祥。用彰公暨予不啻若一人。嗚呼。惟時周公天尚不庸釋。予曷敢不祗若天子。曷敢不遇公功。爾其歸周公于東哉。王曰。公昔不顯成湯格于皇天。猶有賴于伊尹。亦越我穆祖文王受股命。暨我昭考武王迪有祿。並有賴于號叔及閔夭。及散宜生及泰顛及南宮括。矧我幼冲人微公教告之。微公左右之。我則弗克亂我受民。矧曰其能格于在上。嗚呼。尚既乃心。以予萬年欽承天之休。嗚呼。無曰子冲人。惟用顧于先王文武。

嘉禾

周公既得命。庸作書以誥曰。仲來乃命。實予以嘉禾。曰。蔡茲在予。且嗚呼。予且尚懼弗克恭于王。以獲戾于天。夙夜不自息。其息敢行貪天之功。厥休且之休。其惟王克嗣文武德。天乃用中厥眷命。休祥攸集。嗚呼。時則大可虞。亦大可恤。我思夫人未遘祥。乃罔不畏。既遘祥。乃罔或畏。惟不畏。乃誕縱厥淫。洩意傲以速厥辜。故自古小大邦。罔不用降災日與。罔不用降祥日與。嗚呼。王尚永寅念于茲哉。王尚若商王中宗之祗謹于桑穀哉。王克謹惟天眷命有申。王惟不謹。天不惟不有申命。亦作孽。王亦入于我。非其多誥。王惟心我。惟股肱心不獲。股肱克有濟。鮮哉。嗚呼。圖惟厥終。永保茲顯休命。

補序有歸禾嘉禾篇目。而亡其書。竊意雖唐叔之獻禾。當亦有書。蓋俱逸矣。昔白居易作湯征以補亡。君子不罪也。伯衡雖不敏。輒敢効之作獻禾歸禾嘉禾凡三篇。陶鑿與父丁貞。父辛辭。屈生敦台夫鼎比妍。其真不知量哉。其亦大可嘖哉。伯衡志。

補范宣子復鄭子產輕幣書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伯患之。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復書于子產。曰。四鄰諸侯以敝邑之為盟主也。朝以脩好。幣以將誠。無時無之。寡君嘗命其寡大夫曰。我聞淵谿沿泚之毛。類藻瀛瀛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以為羞。今列國來朝。供奉玉帛。以為庭實。將焉用之。寡人其辭諸寡大夫。對曰。非玉帛之是利。惟禮之是供。國之大禮。惟朝與聘。凡朝聘。有珪。有璋。有璧。有琥。有爵。有幣。是之謂禮。禮之設久矣。誰敢廢之。盟主將範諸侯以禮者也。若欲無煩諸侯。而幣之不用。是廢先王之典禮也。可乎。寡君用其寡大夫之言。惟務行禮。是以受之而不辭也。不然。敝邑子諸侯之幣。受且不欲。矧欲重乎。簞魚之會。執事盡其上。實重之以宗器。以悅於我。吾子所知也。當是時也。諸侯之屬辱在敝邑者。見之曰。晉鄭兄弟之邦也。今鄭之服事晉。猶不敢不恭而加幣焉。況我異姓之邦。其誰敢愛犧牲玉帛。而不以中禮于晉。於是乎幣莫不有加焉。自是以來。幣之重也。庸有之矣。然則加幣以爲禮。則執事之是啓。若乃幣加而寡君弗止焉。實白之不敏。不能補察規諫。以至此也。白敢不伏其辜。今吾子不比之罪。句以爲敝邑。爾之而重之。以浚諸侯。其無乃未之思乎。敝邑雖褊小。公賦不必盡索。惟是饗饋。皆原。孤續慶伯。國邑之賦。以供百事。庫實有餘。實也。抑諸侯之幣幾何。而曰爾焉。其誰信之。昔我先君悼公。施舍出積。以爲民也。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至于今。不替則敝邑之於民也。生之而不浚。有自來矣。民

猶弗之浚。而況諸侯乎。凡我同盟。匹也。而敢有浚心。恤其匱乏。通其有無。無敢不力。若曰浚之。又誰浚哉。或者君其奇匿。時作。庶民罷敝。土地所生。不足供事。以異日之加幣也。悔于厥心。其從初也。則懼以爲計。其不從初也。則懼無以給。請之。又憚煩也。乃藉白以爲口實乎。夫主齊盟者。將惟禮是講。豈其愛幣。禮以幣行。亦以幣成。成禮足矣。豈在乎重乎。雖君之務省穡。亦敝邑之所喜也。禮苟無廢。幣初之從。寡君之始願也。敢有貴備。我知享而已。周書有之。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寡君之於諸侯。識其享亦識其不享。不享必棄信。棄信必背盟。背盟必怒鄰。怒鄰將不免以一矢加遺。雖欲贊幣相周還也。其藎之能矣。從初幣之非禮之膜也。不猶愈於不享。執事其圖之。

師儉訓

惟義門鄭君仲德。既嗣總家政。乃至于師儉堂。登進厥家人用告之曰。子弟子姪。子子子孫。咸聽予訓。昔漢相鄧侯置田宅。悉在窮鄉。作室不樹垣墉。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乃爾。攸聞。亦爾。攸師。嗚呼。惟爾攸師。豈惟鄧侯之儉哉。古之人。茅茨不剪。土階不塗。則有若唐堯。乃不可不師。卑宮室。惡衣服。菲飲食。則有若夏禹。乃不可不師。嗚呼。惟堯惟禹。時乃聖人。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凡民。奈何弗儉。惟堯惟禹。時適天子。猶儉若茲。惟予暨爾。矧曰。庶人。奈何弗儉。思夫儉若車之稅。若馬之勒。車以扼止。馬以勒閑。人而無儉。情之從欲。于何其制。相古今。邦君及卿士。及百姓。罔有克儉而或不吉。罔有不克儉而或不凶。今予與爾。其無胥曰儉。無益亦無胥曰不儉。無益亦無益。而後夙夜慎哉。嗚呼。先祖有訓曰。毋縱奢侈。以干天刑。每旦矧之。厥惟舊矣。今予曷又若茲。汝訓。惟我鄭氏。肇我家于茲。自彼有宋。我九世祖。爰始誕爲義聚。越五世。邁克臻大競。又五世。邁底于今。今予與汝。攸居攸用。厥室厥廡。厥什器。罔匪先祖之道。無有刻鏤。無有奇巧。斯其咸見之。不惟道我後嗣者。若茲。我聞先祖之自奉。至于衾衣。至于飲食。亦無有輕肥。惟我先祖。豈曰無耳。目口鼻之欲。亦惟不敢于儉。德是尙。是若。是庸。是迪。以制厥心。以慎厥身。以保厥家。以永厥圖。嗚呼。先祖克儉。不惟其言。于其身。惟若茲。故在我後嗣。類之。式克有今日。周人有言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靡。萬世同流。予其可不劌于時。予其敢不訓汝。惟儉之用。爾曷永念。家之升降。在茲。則其無滅義。無肆欲。無怙侈。無耽樂。凡厥服食器用。以至于百爲。與其過于奢。寧過于儉。去厥泰。亦去其或不泰。從厥約。以從其所未約。嗚呼。爾克用予訓。爾適克協於先祖。爾亦式克師古之人。是之謂義門之章。周還師儉堂。尙無視面目。惟爾後人。迺亦永有師師。厥家人。皆曰。敢有不恭。再拜趨出。仲德。迺過眉山。蘇伯衡書諸册。具訓于子孫。

畏慎訓

趙君彥嘉。畏慎自牧。爰作齊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曰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迪於後之人乎。庸作訓曰。我聞戰戰兢兢。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慎。心非畏。害制事非慎。害應惟畏。慎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若子宅心若。掠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

筮以盛年粹學，脩才雅譽，為時名卿，寓其興於詩酒山水，則有不暇也。寓其情於歌舞管絃，則有不欲也。寓其志於富貴功名，則有不為也。寓其術於權謀，則有不屑也。寓其言於荒唐，則有不取也。然則君以寓名軒，夫亦欲全其所寓，而寓於無愧之域而已矣。吾故為之解。

中谷解

無偏無倚，無過不及之謂中。至下至深，至大至廣之謂谷。中所以範圍天下者也，而不外乎正。谷所以囊括天下者也，而不越乎虛。書曰：王道平平，非正而何？又曰：王道蕩蕩，非虛而何？君子之於天下也，不可一日而不正，亦不可一日而不虛。夫惟正然後能中，夫惟虛然後能谷。夫不谷，故於左則偏，正則不欬，而焉有所偏；使乎右則倚，正則不侵，而焉有所倚。有餘於前則過，正則無餘，而焉有過；不足於後則不及，正則無不足，而焉有不及。是則不中之所以中者，正而已矣。高者不可藏虛，則下而何所不藏；淺者不可受虛，則深而何所不受；小者不可容虛，則大而何所不容；狹者不可居虛，則廣而何所不居。是則不谷之所以谷者，虛而已矣。中即正而谷即虛也。故學以中為體，而以谷為要焉。中也者，萬善之所出也，谷也者，萬善之所入也。非中不足以為學，非谷不足以成學。古之聖人，或執之或用之，或建之，以此知學貴乎中而亦求至乎中也。古之君子，或寬以居之，或謙以自牧，或虛以受人，以此知學貴乎谷而亦求至乎谷也。然中無定在者也，故堂一家之中也，而不可為一國之中；京師一國之中也，而不可為天地之中；惟洛邑則為天地之中，而謂之一家一國之中又不可，中之無定在也如此。而執一焉，何怪乎天下之不中者，不出於中也。然谷有限量者也，故溝洫一成之谷也，其於江河之所納者，不能納；江河一隅之谷也，其於四海之所納者，不能納。惟四海則為百谷之長，而溝洫江河之所不能納者，無不納。谷之有限量也如此，而我取盈焉，何怪乎天下之不谷者，不入於谷也。是故君子其於中也，不患其無定在，而患吾無以中之。其於谷也，不患其有限量，而患吾無以谷之。故將中天下之不中，必先中吾心之不中。將谷天下之不谷，必先谷吾心之不谷。人之一心，三極之主宰，萬化之本原也。可以制萬事，而不可偏於一事，可以包萬物，而不可有夫一物。苟為一事之所牽，一物之所衡，則不能自中。何以中事，不能自谷，何以谷物，喜而無使之勝焉，怒而無使之遷焉，哀而無使之傷焉，樂而無使之淫焉，所以自中也。自中然後無我，而至中者形焉。夫何患乎不中，先入之言而無使之留焉，自是之意而無使之萌焉，驕吝之氣而無使之長焉，滿假之色而無使之作焉，所以自谷也。自谷然後無礙，而至谷者形焉。夫何患乎不谷，不中之在我者，則其在天下者不足中矣。當出而出，當處而處，當受而受，當辭而辭，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當賞而賞，當罰而罰，孰不出於中哉。不谷之在我者，谷則其在天下者不足谷矣。含垢而藏疾，兼聽而博采，俱收而並用，山負而海涵，天覆而地載，蓄之大而業之富，孰不入於谷哉。夫為學非中固無體，然非誠意又何以致中，夫成學非谷固無要，然非遜志又何以致中，知此者可與論學矣。可以盡性矣。趙君伯容，其先宋宗室也，世為儒家，而伯容常登故翰林待制柳公深、襄先生吳公之門，講論洙泗濂洛之學，方將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自號中谷子，嘗試問之，蓋有見於此，是以為之解。

金子權字解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適衡所待以平者也，推移前卻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妾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附夷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金匱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橘亭對

越之士陸孟文，家於姚江之上，歷山之下，治圃以蒔橘，中橘而構亭，落成之日，問名於客。客巧歷之，莫當其意也。適名之曰橘亭。其友高明遠，諗於客曰：孟文鍾情於一物，因亭而寓名，諸公亦知其志歟。或對曰：我知之矣。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千戶等。孟文之志大率以此。不然，珍果之產於越者，不為不少矣。而孟文之圃，非橘不蒔，美名以扁其亭者，其豈無之。而孟文之亭，非橘不命，則何以哉。或從而非之曰：噫，此志乎利者也。孟文何取焉。孟文君子人也，而為利乎。而獨不聞乎巴東人有橘，大如甕，剖之見二叟對弈，其中相顧曰：此樂不減商山。孟文夙懷隱操，能無景慕之情乎。蒔橘盈圃，亭於其間，而日夜望之，固有不能自已者矣。方其逍遙自得，釋然解聲利之縛，脫然去嗜欲之梏，雖處乎一圃之中，一亭之內，而浩乎有二叟之趣，亦高世之士哉。又有非之者曰：甚矣若之流於誕也。世有斯事，吾未之信。藉今有之，不已怪乎。夫君子之於利也，且猶不為，況於怪而為之乎。竊謂孟文無慕乎爾也。彼蘇耽者，鑿井種橘，病者以井水服，橘葉即已，是蓋不必據富貴之位，攝尺寸之柄，而可以推其及物之仁矣。孟文庶於進取，而切於濟利者，也。聞其風聲，得不願學之乎。惟其所願學者，此也。是故耽之所種者，孟文不獨蒔於其圃，而又以之名亭。然則孟文安往而不為耽哉。明遠曰：尤若爾之言於計亦左矣。吳越楚蜀交廣之境，何地無橘，何橘無葉。

以方七之葉而已人之疾何獨於耽見之而他未之聞焉此固自有道術焉耳不得其術而欲庶幾其為雖有函八之心寧不為矢人之忍乎則孟文又何取於斯耶三子者請曰然則其志果何居明遠曰亦若屈原而已矣原之頌橘也謂其受命不遷也謂其文章煥爛也謂其內白可任也方之伯夷而實以為象焉自古知橘之深而向橘之至豈復有加於原者哉今孟文之於橘也其知之猶原之知也其向之猶原之向也是以果之珍者非不多而其圃之所蒔則惟橘焉名之美者未嘗無而其亭之所屬亦惟橘焉原知而向之形諸頌孟文知而向之表於亭比德於橘其志一也於是三子者執爵為孟文壽侑之以歌曰有橘有橘夏后皇之嘉植兮有亭有亭藉之以為庭實兮繁美人之好脩豈其花是玩而其實是食兮蓋獨揆其中情曰希彼靈均於焉比德兮願爾子孫勉爾封殖兮庶以永君子之澤兮

聽竹軒對

沈復養性故仙隱翁之孫也世家瑞安之北湖養性嗜竹環其居皆樹之而起居食飲無弗與竹俱招與出遊則謝以聽竹不遑暇有客問焉曰竹可聽乎曰竹有聲何為而不可聽竹之聲何若曰類宮非宮非宮類宮似商非商非商似商以為角為徵為羽非角非徵非羽以為非角非徵非羽非羽非角非徵非羽聽以何時曰風可聽也雨亦可聽也雪亦可聽也遠之而聽亦可也俯仰而聽之可也坐臥而聽之亦可也聽之何如春容容聽而耳不聾刀刀翠翠聽而精不搖颯爽瀏亮聽而懷抱暢通澹澹聽而根塵清不哇不淫聽而不惰心不蕩不濫聽而不喪志有金石草木管絃之屬可聽而又焉用聽夫竹曰琴瑟搏之拊之鐘鼓考之伐之笙簧吹之鼓之磬篳擊之篳播搖之而後有聲而無餘聽竹也不搏不拊不考不伐不吹不鼓不擊不播搖而有聲而後有聲聽者自然也無餘聽者非自然也吾何為不於其自然者是聽聽聽其非自然者哉雖然隱几傾耳此吾之聽竹也放心遺形此吾之不聽竹也吾之聽竹得於人也吾之不聽竹得於天也聽竹固若爾乎曰胡不破爾琴舍爾瑟微爾縣相與聽竹於吾軒於是客曰噫以人之聽易子之聽不可也以子之聽易吾之聽可乎哉乃歌曰攜混沌氏之手兮問途於無聞之叟兮返吾無聲之園兮何必溺於物兮從爾後兮曳杖而去

航航辨

客問航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藏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藏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藏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藏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鼉鼉之怪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航也果足賴乎曰夫航非徒藏也有其具焉有地焉藏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藏也而有其具矣而其不美猶不藏也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藏此藏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有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及風恬浪靜擊楫而進冒風怪雨轉

舵而止而豈至於擱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遂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帆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非惟艤之物素不治而艤之地亦素不審維石取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為知艤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觀浙河渡揚子浮淮絕汝汜濟沿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遊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敗傾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況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乎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冒進而不知止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膏於斧鑕妻子窮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樓櫓詩書為之棹楫道德為之維忠信為之釘進則游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萬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為能庶幾寡過焉耳矣則固艤之力也休吾身者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遂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泳字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名亭辨

義烏蘇谿之上胡君伯器之家在焉伯器臨流作亭旁植美竹浮光靜影上下映帶不知塵寰之接壤也因名其亭曰水竹洞天客或難之曰何哉君之名亭也洞天者真仙之館而亭者遊遊之所以燕遊之所方之真仙之館可乎夫古人之名亭尚其人者有之即其地者有之以其物者有之寓其意者有之未有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也今以洞天名亭尚其人乎即其地乎以其物乎寓其意乎借曰取其勝概似之云乎則初非窮巖邃壑之奧區無有驚心駭目之瓊觀不必梯危絕險犯蟲蛇龜虎之不測斯可闢其境若三十六洞天者名雖美於亭何有焉伯器以告空同子空同子曰名亭者非非也難者非也往應之曰若以為洞天必在幽遐峻絕之域乎則穗石羊角華蓋咸密邇閩地之廣袤不過尋丈未嘗凌風雨而海星辰也若以為必真仙之所栖止而後謂洞天乎則安期羨門赤松洪崖固嘗混迹庸衆周流濁世無乎不在非必專名山以為窟宅也今吾蘇谿泉深而土沃民皆安於耕鑿俗樸淳而有古風又際時休明盜賊屏息物無疵疢而吾之亭據山溪之要會風氣之綿密水竹之清華禽魚之上下飛泳魚焉如在世外行道之人觸塵埃冒風日沿溪流渡阡陌迴輦輦於蒼翠之表將以為何地然則吾亭之在路上不猶洞天之在窮壤間乎名以洞天奚為而不可也賈大夫士東西行過吾門而吾延之亭上與之寓情耳目

之樂。抗思空遠之外。講論性理。身之學。內王外霸之路。其人往往山澤之壘。列仙之儒。莫不充乎自足。泊乎無求。浩乎不為。外物所奪。然則吾終日相與羣居。不猶真仙之與居乎。名以洞天。奚為而不可。難者。妒曰。子之言辯矣。抑古之人有語。則又應之曰。有之。宋程公闢之知福州也。得閩山嶽。登之際。作亭於其處。以其山川之勝。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於是名之曰道山之亭。吾之名亭。與程之名亭。固無以異也。道山之名。不見於君子。則洞天之名。又孰得而非之哉。客果不能難焉。伯器乃求空同子次第以爲名。亭辯而後諸壁。

望雲亭志

余游南廂。次於平陽間。過余可立。可立坐亭上。目其楹間榜曰望雲。余笑謂可立曰。子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於市。區亦暇望雲若余也耶。余嘗登仙壇。時積雨方霽。見山氣與淨氣。初若萬竈煙。升自山腹。少焉上薄於天。彌漫充斥。類物持兒。綿覆冒者。而隙處杉松檜栢。不翅小草。見雪中。俄大風海上。來力與之搏。翁雀助。若鎔銀。若流汞。久而不勝也。遂割剗解剝。若鷺鶴。若裂帛。若東西散去。燿然日出。虹光上燭。林影掩映。紅駭翠霏。又類補僧伽黎衣。奇哉觀也。余躊躇疑望不能去。自是新雨後。輒登而望焉。子於雲也。亦暇若余之望。而亦同余之所見否。歟。可立曰。先生之望。適意也。吾之望。寓意也。蓋吾南昌人。上距宋豫章太守孝頃十二世。而翰林直學士。則六世祖也。朝廷以吾粗知讀書。見謂儒者。召至京師。授以征商之職。而自去年秋。至於此。願吾母在南昌。今年六十有三矣。高年不樂就遠方。迎致不可也。歸僅不獲也。定省之久。曠思。慕有不可勝言者。引領而望焉。吾親不可見。所可見者。親舍上之雲耳。雲也。朝夕卷舒於吾親舍上。而吾曾不如。以故望而感焉。雲也。飛揚騰騰。而吾親舍其下。吾見雲猶見吾親。以故望而感焉。足感而又足慰也。以故朝而望焉。暮而望焉。乃若先生之適。吾何有焉。余聞而歎曰。孝哉。可立乎。子之望不同於余。其與登太行而望者。夫豈不同乎。固有曠百世而同情者。是哉。雖然。子知思而親矣。望雲以自慰矣。亦知親之思子而倚門而望乎。而倚門而望乎。可不思所以慰之乎。將何圖以慰之乎。余意子之出仕也。而親教忠之訓。豈無望子之能官乎。亦恪遵於早夜。勉以舉職而已。職舉則能官。能官則子職亦脩。子職脩則悅親有道。悅親有道則雖不在親側。而親未有不喜慰者也。而子亦足以自慰矣。又安用於是雲。朝焉夕焉。而望焉也哉。可立曰。先生有以處我矣。請揭諸壁間。以時觀省焉。作望雲亭志。

志殺虎

余至高溪之七日。有虎夜踰某子甲垣。攫其豕。豕啾然作聲。甲意穿窬也。亟舉火燭之。不見豕。而見虎迹焉。黎明與二弟俱。蹠虎迹。覓豕。行至黃土隴。見兩虎叢薄中。呼曰。虎在此。虎在此。鄉黨鄰里。幸與我共殺之。不者不惟吾豕被其攫。諸公豕亦恐不免。不惟豕不免。且恐及人。於是環高溪一聚。壯者操刀與挺。弱者聲銅鐵。往助甲。虎見衆前。且行且咆哮。聲威震以懼衆。衆不爲懼。益鼓譟環之。虎乃躍而起。甲之長弟。遽揮挺。擣虎。虎怒爪之。其右股被創。甲之幼弟。奮戈刺之。自嚼貫脅。一虎隨斃。其一猶咆哮。

作噓人狀。然聲戰慄。僅若牛鳴。衆知其無能也。直前刺之。於是兩虎俱斃。列其腹。豕固在也。虎於毛蟲中。最暴戾。人聞談虎。且猶膽掉。畏之。而況敢攫之乎。使其據深山大谷。雖日攫鹿。鹿雖免以自肥。孰得而斃之哉。願恃其暴戾。縱遂遂之欲。入墟市。攫人畜。而弗忌。得一豕。竟殞其命。悲夫。世之人。自謂威權足。而貪欲無厭。忌者。其亦知所鑒也乎。方甲行覓豕。惟二弟從。率先衆人刺虎。亦惟二弟。詩言外禦其侮。必兄弟。豈不信矣哉。甲喪其豕。既而斃兩虎。誠若快意者。然爲酒食以勞鄉黨鄰里。費抑亦夥矣。一弟又幾不脫於虎口。持虎皮。上送官人。莫不謂其得厚賞。以其皮之傷也。率於吏議。迄弗之賞。然則出死力捐家貲。以除暴虐者。上功。幟府而欲文法吏。無吹毛求疵。而欲沾賞典。矧可得乎。矧可得乎。

廣原芝

金華陳如圭甫。葬其母於蘭谿豹山之明年。墓下產芝一莖。其色赤而紫。其高可尺許。其蓋輪囷五重。與今畫家所繪紅女所繡金銀玉石器皿所追琢者。絕相似。而光彩燦然。過之。如圭甫自以爲得天瑞焉。采而藏諸家。且十餘年矣。其生色猶津津然也。長山胡先生過而見之。知其爲禎祥無疑也。乃爲作原芝。而如圭甫願以未得。余言爲禎而請焉。接易書春秋。皆不言芝。詩三百篇。於草木之名最悉。亦無有所謂芝者。爾雅釋草曰。菌芝之名。始見於此。楚屈原作九歌。其山鬼章曰。采三秀兮。分山間。王逸注。三秀者。芝草也。他如抱朴子所載。有參成。木渠。建實等名。段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又有夜光。隱辰。鳳騰。白符。威德等名。則芝之類。蓋非一矣。漢四皓采芝於商山。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稽諸本草。芝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而歌獨以紫爲言。豈紫者獨可服食與。然當時但取以療飢耳。初未嘗以爲瑞也。武帝元封中。甘泉齋房生芝九莖。帝爲下詔。赦天下。既又作芝房之歌。以薦於郊廟。則始以爲瑞矣。自是後世有天下者。莫不祖而効焉。於是。有瑞光得則元芝出。王者仁德。尊有道親者老。則有是應之說與矣。則以之爲瑞。豈一日哉。抑柳宗元嘗云。橘壤猶能蒸出芝菌。則芝與菌本一而已。大抵無有根苗。初非播種。不假培植。不資灌溉。皆非人力所致。而出於蒸蒸。但太和所蒸。則爲芝。陰濕所蒸。則爲菌。菌常有而芝不常有。不常有而間有焉。則謂之瑞可也。出於國都。若甘泉。函德。定禮。大同。壽昌之所產。是爲有國之瑞。生於民間。若李興祖墓。趙清獻倚廡。李清惠家廟。陳時舉齋閣。與夫近代吳全節寢室之所產。則謂之家之瑞可也。今藏於如圭之家者。果類古何等芝。則不敢臆決。而其色與本草所言固無異。不謂之瑞可乎。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是芝之產也。不於其家。而於其墓。則謂之孝感所致也。亦可。余雖未獲快觀。長山先生豈欺我哉。又奚必目其奇形詭狀。始信其爲禎祥也。作廣原芝。

太素原

絲之潔或涅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玉之樸或斲之。可謂太素乎。曰不可。物莫質於疏。靈越席。味莫真於玄酒。太羹。音莫淡於糝。梓土鼓。惟其淡也。真也。質也。是以純而不雜也。純而不雜。此之謂素。而太素云者。則極其純。而其不雜。無以加之之謂也。潔絲而涅焉。樸玉而斲焉。謂之素。且猶不可。而況可謂太素乎。是故疏靈越席。而施之以文繡。緣飾。則非復質矣。玄酒太羹。而和之以醯醢。鹽梅。則非復真矣。糝梓土鼓。而

節之以聲音律呂則非復淡矣。何也。猶絲之澀也。猶玉之斲也。雜而不純也。夫文繡緣飾足以填質。麤藥鹽梅足以損真。聲音律呂足以亂淡。欲謂夫人五色耀目而悅之。五聲盈耳而樂之。五味適口而嗜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而況哉。賊斷喪之者。有甚於彩色音聲臭味者乎。於戲。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天地之心也。一偽弗萌。萬善咸備。未有不純焉者也。而汨沒於利欲。流轉而忘返。奈之何其不難也。蓋人之生不能無欲。而可欲之物。又交乎前。惟上智之人。能不為其役焉。中智而降。不為其所役者。幾希。夫役於物。則將窮其智以求所欲。盡其力以爭所欲。苟嫌其欲。則雖處污穢混濁而不辭。行愧巧狙詐而不恥。其性有不鑿乎。其心有不失乎。向何去。奪惡全善。善居太素之域。之望乎。處山林者多。愿懲敦樸。無他焉。不見外物也。處市井者多。矯偽詭譎。無他焉。物引之也。由是言之。士之出於無懷氏。葛天氏。華胥氏之世者。夫安得不質如疏羅。越席乎。不真如玄酒。太羹乎。不淡如蕢桴。土鼓乎。不潔如不涅之絲乎。不樸如不斲之玉乎。無他。茹毛飲血。而口不役於味也。衣鳥獸之皮。而目不役於色也。擊壤鼓腹。而耳不役於聲也。巢居穴處。而形不役於安佚也。不識不知。而神不役於好惡也。其性不鑿。而其心不失也。此其所以熙熙乎。皞皞乎。渾渾乎其太素。而後世之人。所以不及也。然則生今之世。欲返古之風。亦惟去其欲而已矣。無作好。無作惡。無偏黨。素之門也。惟精惟一。執中。素之方也。若顏子之三日不遑。素之効也。若文王之德之純。素之至也。如是而失其赤子之心。吾未之信也。使夫人皆不失赤子之心。而民德不厚。士習不淳。風俗不美。吾未之信也。而不熙熙。不皞皞。不渾渾。不太古若者。吾未之信也。浦江趙思復。傷雅道之喪。而衆為是醜也。思追華胥氏。葛天氏。無懷氏。而從之。自號太素生。而質諸余。思復儒者流。余故不欲從。置其生之後。推老莊之似。演告之作。太素原以贈。

沖靜篇

攝余遇隱者金華山中。方爾嵇康詩曰。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余問何以則沖靜。隱者曰。天地之道。沖靜而已矣。得天地之委和。以生得天地之委衷。以靈者人也。其有不沖靜乎。沖者不能不沖。靜者不能不靜。則亦自內出者。滑之。自外入者。鏡之。耳。出自內者。喜也。怒也。欲也。惡也。憂也。樂也。之六者。伐沖之斧也。入自外者。得也。喪也。利也。害也。榮也。辱也。之六者。汨靜之泥也。之十二者。不出不入。不入不出。則不滑不鏡。不滑不鏡。則沖者未有不沖者也。靜者未有不靜者也。非知道者不能也。知道者則安乎命。任乎真。孰以其安乎命也。故榮辱利害得喪。雖極萬變。而視之泊然。不知孰為得也。孰為喪也。孰為利也。孰為害也。為榮也。孰為辱也。以其任乎真也。故得而不喜也。喪而不憂也。利而不欲也。害而不惡也。榮而不樂也。辱而不怒也。古人之游心於淡。合氣於漠。概出於此而已矣。惟沖故淡。惟靜故漠。淡故與物皆春。漠故與物俱息。夫是之謂得乎。自然知之者。蓋鮮矣。而況於蹈之乎。斯言也。余識之久矣。來平陽識張君子玉。子玉年垂六十。鬚髮郁然。愉愉乎其容也。津津乎其色也。揚揚乎其志也。休休乎其不知老之至也。怪而問之曰。子玉非有華構以居也。非有膏粱以食也。非有文繡以衣也。而休休乎。而揚揚乎。而津津乎。而愉愉乎。意殆有道乎。不然則何以能若是也。子玉謝曰。吾何道之有。思夫大塊賦我以命也。猶其賦我以形也。

長短肥瘠。妍媸黔皙。非所謂形乎。休咎通塞。成敗脩短。非所謂命乎。命稟於生之初。一定而不可易。不猶形稟於生之初。一成而不可更乎。則吾百歲之中。貧與富也。貴與賤也。休與戚也。吾何容心哉。何所用吾智力哉。何逃於大塊哉。奚必敝吾精神。勞吾肢體。利之是徇而名之是驚。於朝莫問哉。窮居野處。而吾樂焉。桑樞甕牖。而吾安焉。布衣韋帶。而吾適焉。飯糗羹菹。而吾甘焉。則吾何為而不休休。而不揚揚。而不津津。而不愉愉。而又何道之有。余迺始知子玉唯無慕乎外。故無勞於時。無勞於時。故無礙於物。無礙於物。故無動於中。雖不敢自謂知道。其幾於知道之為乎。而子玉即燕息之所。求記於余。余愛重其為人。適為誦隱者之言焉。因其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於道也。幾幾矣。

蘇平仲集卷二

雜著

分野論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為始詳密。謂秦為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為觜。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氏。趙。為昂。畢。燕。為尾。箕。齊。為危。虛。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為營室。東壁。楚。為軫。吳。為斗。越。為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災。感。守。心。宋。景。禮。其。咎。實。沈。為。祟。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為。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為。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既。亡。此。後。人。所。以。求。其。說。

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星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為言。固已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為證。若然。則三代之分星。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星。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星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天。十二次整然之分星。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閩。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為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為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荒。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為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閩。河中。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閩。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為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閩。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曰。纏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問刑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歟。曰。信。然則帝舜為何殛鯀。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周公為何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子為何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舉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戮致辟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於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為十二。析為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於秦而極焉。商鞅倡之。李斯和之。趙高從之。呂政力行

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誅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往往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為嬉。而廟堂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奈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歟。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無罪。有罪。有罪。生死。死。生。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於獄。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撻而右極。使無辜之徒。罪首接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豕。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且且刻之。別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脈亦已傷矣。獸窮則噬。鳥窮則攫。況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舉起恣肆。以決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濫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歷。其於刑之輕用。則不免效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救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刑。以義不以勢。

蘭雪軒銘并序

天台陳庭學給事儀曹。雖在繁劇。而意度閑雅。間則退休一室。取詩書而詠歌焉。因扁其居曰蘭雪。夫生於深林者。蘭也。而其芳。無遠不聞。雨於窮冬者。雪也。而其白。垢莫能滓。故聞蘭之芳者。悠然而心神清。挹雪之白者。凜然而毛髮竦。人之於蘭。未有不愛之。而於雪。未有不畏之者也。人之生斯世也。行不情而善名無稱。節不立而隨俗。雅化不足。起人之愛慕。畏敬。殆二物之不若矣。夫大抵善學者。往往會萬物之理。以爲一己之用。是故喬梓俯仰。觀之。而明父子之道。隸專相承。見之。而得兄弟之情。於風激雷厲。而相益之。義以著。於日昃月盈。而持滿之方。以寓於松柏。而識窮節之節。於履霜而知防微之戒。凡若此者。未易以殫述也。古人之觀物如此。則庭學之於蘭雪也。夫豈徒哉。因其請。爲著銘曰。

擊故不泯，潔故不涅，不泯不涅，君子攸同。匪玩乎物，德焉是崇。和順中積，英華外溢。清白自持，勢利莫移。匪爾而馨，匪雪而潔。君子之風，君子之節。

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為作全有堂箴。其辭曰：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為智為愚，為狂為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由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遷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斯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處斯堂，猶將局蹐，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桂衡孟平字箴

人之取則者，三尺之衡，權之設也。有前有卻，物之懸者，有重有輕，而凡銖兩斤鈞，惟於衡焉是徵。寡則低，多則昂，不低不昂，斯得其平。夫然後民情以服，莫之敢欺，亦莫之敢爭，而衡之所以平，則由其無物我之情。斯衡也，猶出於人之經營，若夫人之具手足形也，蓋有自然之衡，與形俱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天之經地，義民之行。惟人日用之間，雖不能無情，而能者斯衡之不用其情，自一言一動，以至於造次顛沛，惟王道之攸行，惟天君之是聽，浩乎其無適莫也，泊乎其無將迎也，蕩乎其無偏黨也，澹乎其無愛憎也，漠乎其不作聰明也，則事變之錯出於吾前者，雖轉輻而縱橫，吾之視聽何至不免於譽，吾之酬酢何患不得其正，而吾之於踐形也，庶幾其有逕庭矣。惟平惟衡，我字我名，天之與我者，恆恐弗克奉承，而蚤夜以兢兢，爾名爾字，罔弗與余京。余將致愛助之誠，夫安得不以父師之訓我者，為爾之丁寧。

表文

代翰林院勅進表

伏以續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驩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應天而順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即位於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於鄗南。雖遠略之不遑，而丕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時隨。中謝欽惟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遽定。僭僞兼收於漢孽，提封奄奠於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疆于理。左濠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僕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率帥之內附。肩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款，降踵至。蓋師出以律，而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故大悅而歸己。今則士誠梟首於闕下，會稽通籍於域中。弓矢永戢，輿圖載闢。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念眷命不可久遠，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嚴。伏冀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華夏蠻貊，億載得以承事。

國子學賀登極表

寶歷在躬，應千齡之上聖。瑞圖啟運，得百姓之驩心。臨御云初，謳歌為盛。中賀欽惟聰明天縱，剛健日新。

仗尺劍以定羣雄，道符漢祖。歷一紀而成大業，功邁唐宗。陶匏前樂，以薦祀。而上帝時歆，詩書禮樂，以造士。而下民祗若，風行雷動。敷治象於多方，春育海涵。播仁聲於庶類，仰正統之誕紹。知景命之永延，凡在生成，罔不慶賴。臣等獲觀鉅典，幸際昌期。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致治非陳。於善頌，黨有庠序。國有學，敷言願贊於成能。

代翰林院賀登極表

皇穹垂佑，誕錫貞符。哲后誕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驩。中賀欽惟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纒成固。於照臨，洪武紀元。九域同歸，於載定。於昭駭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啟萬年之文運。

中書省賀平杭州秀越表

伏以近悅遠來，率土歸聖人之德。南征北伐，無敵為王者之師。適瞻齊斧之特班，適見捷書之洊至。羣情胥慶，一統維期。中賀臣聞高帝開基，載興齊楚之役。太宗啓運，復加充竇之誅。夫欲和衆而安民，則必兼弱而攻昧。事非得已，兵不留行。茲伏遇皇帝陛下，智勇自天，聰明冠世。廓清區宇，番禹衣被乎恩光。循撫遐荒，粵道供其方物。願茲浙右，尙阻華風。爰致斯赫之威，用副侯蘇之報。收海陽以遇其衝要，定秦郵以擄其腹心。深梁泗水，舉若摧枯。臨淮壽春，取如拾芥。計益窮而負固，地逾蹙而偷生。宸慮彌切於解懸，戎車遂動於再勦。勢成犄角，人效智能。引領義旗，親黨之投戈。恐後，尤懷仁開。謀臣之稽顙爭先，若皆首平。吳松繼下，齒錢塘於郡縣。登會稽於版圖，崑山傳檄而從。距牙斯拔，構李據誠而附。藩屏悉空，叛將就磔於畿甸。禁旅環攻，其外郭。茲雖天眷，實出廟謨。殲厥渠魁，佇看虞之不臆。維其士女，幸觀堯之授時。臣等叨列星垣，獲觀露布。烟火萬里，式歌神武之功。千羽兩階，永底文明之治。

代秦王府官謝表

伏以誕膺景命，開書一統之基。衆建懿親，為宗社萬年之計。茲肇開於土宇，遂董正於官寮。中謝臣歷觀夏商，以及周漢。方其授茅土於子弟，孰不任忠良為股肱。蓋凡前後左右之人，罔非吉士。則得脩齊治平之術，斯為令王。今神聖之膺圖，仰皇王而取則。方立經陳紀之始，為宗子維城之規。況秦國四封，奄有關內。而形勢百二，在其域中。府署之開，傳相之設。固將藩屏帝室，豈惟保祐王躬。宜得重臣，以申器使。臣等經文緯武，才不及於曹參。博古通今，學有慚於賈誼。夫何僥倖，乃辱甄收。茲蓋伏遇覆載等乎乾坤，將曲成於庶物。高明齊乎日月，靡求備於一人。斯朽鈍之微踪，亦叨塵於華選。臣敢不虔恭夙夜，苟非庸亮。虞舜之道，焉敢陳。祗遙訓誨，罔俾河間東平之賢專其美。

謚册文

謚册謚册文代陶安舉士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祖功宗德，禮莫大於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為國。考文於古，進謚在今。伏惟皇會

祖考府君性賦慈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俯身永念於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陶唐上崇於少皞而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原展箱露而懷忱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榮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會孫啓土建邦永賴在天之列祖謹言

懿祖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內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闢之積累嚴脩禋享敬上徽稱伏惟皇曾祖妣坤道順承盛儀雍穆儉道澹澹德音夙著於宗廟禮備溫恭慶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吵質獲履至尊爰考舊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恆皇后誕受帝社永膺令名重覆樟衣莫遂生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制誥

代詹學士封靖西王制

朕惟資融保五郡而事漢式彰推載之忱李績舉十州以歸唐益著忠貞之節在當時之寵遇越常典以褒嘉眷爾外藩忠於內附為績既懋其報宜豐其位某誕在北朝劇為近戚任維城之重寄乃昨土於遐陬撫御合宜官府各脩其職業恩威並著部落咸賴以安全茲朕誕開鴻業之初惟爾灼知歷數之在審於去就率先遣使而來庭籍其土疆不待輿師以及境知同馬援之識其主義等箕子之歸成周是用頒新命以示恩仍舊封而授任庶使守其祭祀豈惟保茲民人於戲錫爵疏封不忘誠服之意柔遠能邇實切寵綏之心尙思對揚益崇忠藎可授光祿大夫靖西王仍給金印俾其子孫世世承襲

梅思禮授大都府副使制

建庶官以臨萬國任莫重於本兵掌邦政而統六師選必先於碩輔具官梅思禮材資驍勇器量雄深胸襟豁略之奇被服詩書之雅早登華貫作鎮藩翰保境安民待四方之底定提疆籍戶爰一旦而來歸明炳幾先忠於內附蓋去留灼知乎天命肆危疑克斷以人謀辭項從劉知同曲逆舍器去述識擬伏波凡我師徒東兵而下淮甸暨其士女按堵有如泰山靖言思之厥功懋矣是用擢居宥密俾贊樞機匪彰効順之勤式示輸誠之勳於戲立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既錫以殊恩奮國士之報以酬國士之知益圖勳於顯効

潘興祖授飛熊衛指揮使誥

環衛之司實居左右勳舊是任用表勤勞具官某直而能容剛而不撓方渡江之伊始即杖策而來歸奮前驅而擢彼南征列中堅而保茲東土奔走禦侮蓋無戰而不從艱難備嘗斯有功而必錄戎旂再典獎命薦膺綽有休聲既克副於獎實誕加峻秩庶足展其威名督騎士總材官任良重矣訓武經申兵法爾其勉之

王弼授驍騎衛同知指揮誥

社稷之守必在於爪牙拱扈之臣視之猶心膂克茲膺選實難其人具官王弼沉靜可嘉果敢無敵始列右廣繼長千夫屬靈襄而率先戎行時將十載聞鼓鼙而克勤乃事勇冠一軍僭爵之恩愈隆汗馬之勞益著迨茲升擢彌切倚毗帶礪山河朕不遺於故舊功銘竹帛爾式克於欽承

頌贊

節婦黃氏旌門頌并序

姑蘇吳縣之閭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黃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間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異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子亡為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且喜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年里者列其狀上於縣若府監察御史為察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懼無以修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筮周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勸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不能不以之為務也況當世降俗澆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黃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矣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其休哉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為之頌頌曰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婦錫以旌書風行而表孰不奔趨非有輟鑄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敘吳縣有婦姚妻氏黃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儲無儲石室若懸磬母子覺相依為命霜風淒其落月照帷間關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有齊如蜜慷慨自擔辭與涕俱何以人焉而大處如我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如何子未成童掠於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愈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恃不嫁奚俟婦曰噫哉何言之卑我志可易太山可懸太山可懸我志不易仰天一勳血淚雨集時既寧謐子亦生還雖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於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苦節之報庶其在是昔視其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楔楔巍巍龍光有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倣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焉豈易同婦道不虧尙稱聖意臣節彈竭有不罷異刻辭擊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何遜山先生贊并序

晉城何氏自唐會昌中諱晉者避兵來整其後子孫遂為整人故吾整之有何氏與安陽韓氏東萊呂氏

實同其盛。衣冠奕世。蔚為宗。皆所謂能世其家者也。而於我蘇氏。代有婚姻之好焉。有若馮山先生。伯衡生晚。雖不獲拜其扁。然其素行清言。蓋皆聞之矣。今觀趙魏公。康里公之畫。讀祭酒許君之文。能無重老成人之思乎。不揆未學。輒係之以贊。贊曰。

退不絕俗。進不同塵。易之嘉遜。先生其人。況問學之該博。經術之精純。綴令緒於奕世。備雅德於一身。仕不擇祿。而全委質之義。醫以自詭。而推及物之仁。用能澤被乎鄉鄰。以重乎精神。登一郡之文獻。後百歲而益振。慨宰木其已拱。孰儀刑之可親。此所以想高風於往日。而嘆我生之不並辰也。

夢芝軒贊并序

華川先生王禕。生於至治壬戌十一月十有七日。是年先生大父南稜公年七十歲。是日公則始生之且也。前夕公夢芝產於所居之軒。櫛意者有異兆也。禕乃生。遂告賀者。僉曰。先王夢禕之法無傳焉。請筮之。遇離之賁。筮人占之曰。離火也。文也。艮山也。貞飾也。巖巖者而有蕃草木。華采有耀。火自下燭。芝雖異卉。伊草之族。禕其以文。嗚乎。王氏其復興乎。芝也。其瑞乎。故蘇曰。篤實而輝光。以紉於家。人文章也。又曰。利上行。南國之祥。飾為蓋。其門有仇家。乃昌也。公既得蘇。因名其軒曰夢芝。所以志也。今天子定鼎金陵。而先生遂以文學被選。由侍禮郎三轉而掌制翰林。於是二百八十有八甲子矣。然則南稜公之夢。豈非所謂有開必先也歟。哉。里生蘇伯衡追為之贊。贊曰。

角嶄然兮。嗚嗚厥聲。於嗟芝兮。又何必乎九莖。厥既登崇兮。天下文明。猗與休哉兮。匪家之祥。維國之禎。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輪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媚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咤也。

殿撰王公畫像贊并序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儲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中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授右文殿修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浙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柳先生貫篆焉。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撫其概。而述讚曰。

虞文靖公真讚并序

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榮愛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効。章交薦於廣堂。位歷踐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探薇。生氣凜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遠。可想見在風采。故蜀國文靖虞公。以碩學雄文。際遇文皇帝。師表海內。伯衡每誦其文。未嘗不想見其人。茲幸從危翰林。

蘇平仲集 卷二

素得公道像而拜焉。既命工摹寫。遂為人讚。夫以公之盛德。豈後生小子所能形容。而伯衡尤區區如此者。蓋不勝夫仰止之私焉耳。贊曰。

生乎閩閩之門。奮乎熙治之辰。接萃儒之統緒。煥一代之人文。終之消搖邱壑。時止則止。始之雍容臺閣。道信乃信。故能使人敬之若馨。蔡而於時仰之猶鳳麟。想聞其議論風采。外至四夷。退享乎榮名富貴。十有八春。曷不觀此。揭衣角巾。委蛇如山。瀟灑絕塵。百世之士。全德之人。雖儀刑其已遠。凜生氣之如存。九原倘可作也。吾敢辭執鞭之勤哉。

太師韓國公畫像讚

堂堂韓公。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夷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質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型。想其風采。不謀同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衮衣朱鳥。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譚君小像讚

堂堂乎果毅之姿。卓卓乎雄深之略。其材之奇。由生長湘潭。衡嶽。其功之高。以戰鬪關閩。朔漢。萬輕裘綬帶之譽。嘗賦詩而橫槊。躬好賢。下士之風。每嘯吐而髮。握時方際乎盛明。年未及乎嬰。吾將求之雲臺。麟閣。君安得撫松於邱壑也。

鄭氏三老圖贊并序

龔余見睢陽五老圖於朱澤民所。又從故相吳履齋之孫琳見者。英圖其人。雖不出於一家。其生雖不同於一氣。想其以盛德高年。參會於一時。風采足以竦動朝野。雅量足以敦厚風俗。可謂一代之盛美矣。未嘗不咨嗟歎羨。而慨夫生不並時。以為恨也。今鄭氏兄弟三人。伯陽。仲德。高蹈遠引於山林之中。仲舒名成身退於倦游之日。而並為一鄉之達尊。且其人出於一家。其生同於一氣。慈愛良。弟如也。視睢陽洛社諸賢。名位固不侔。而其為一代之盛美。殆且過之矣。而余也。辱與之生同時。居同郡。且嘗獲望其閭。登其堂。挹其光儀。聆其緒論。此余觀此圖。類擬時咨嗟歎羨有加焉。而又自以為幸焉。抑聞之隆古盛時。上有聖賢之君。則習俗淳厚。民多壽考。或上壽。或中壽。而天關者無之。今伯陽兄弟。以垂白之年。集處於嶽溪之上。雖天也。亦惟國家仁厚之德。涵煦之澤。發祥隲祉。其民無異隆古。是以鄭氏一門。而三老出焉。然則三人者。優游佚道之中。安享子孫之養。而為太平之民。奚必引年復戶之令。行相割饋。隨之禮。加斯為蒙上之賜哉。矧強健聰明。三人者如一。飲食起居。略不見衰憊態。其福沛乎未艾也。鄉人士君子。歲時陳五豆六豆。尊之長之於庠序之間。觀一家之慶。而聖朝之昌見焉。則三老乃邦家之光。豈止鄭氏之人。瑞云爾哉。其圖之也。固宜咨嗟歎羨之不足。贊以一辭。以配壽朋之什。區區之情。有不容已者矣。而況仲舒重有請乎。贊曰。

番番三老。惟鄭之良。既多受祉。既壽且康。亦既說爽。望于一鄉。以我昔年。際今盛世。時和家給。風清日美。式相告語。無遠具邇。仰有松竹。俯有泉流。可以休息。可以詠游。今我不樂。亦又何求。伯氏攸居。仲氏來趨。

季從而後。猶如劉如左。國右書。其樂愉愉。人孰無兄。人孰無弟。食則同場。處則同宇。老而益親。時若鄉氏。此令兄弟。踴然鼎立。自天厚之。扶我人極。天既厚之。又壽考之。維國之華。匪宗之老。曷不觀此。雲霧霜露。威儀秩秩。七縣其瞻。豈惟七縣。一人其惠之。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問。為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曰。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餐。同為能勤也。而或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苻堅之南伐。宋文之北討。同為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為能信其臣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為說。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為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而其後效相反。以備請問之及。毀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為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河隴。未嘗出師。今西蕃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我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牧馬。洮隴幽薊之民。不視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為法雖不同。而先後皆相資。顏淵問為邦。而孔子則以三代之禮樂語之。滕文問為國。而孟子則以三代之井田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果可偏廢歟。夫為治未有不本於古。而可行於今者也。孔子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於上。

問。義和之典曆。后夔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稷之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賢於古人。而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計班資之崇庳。而恥於効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夫唐虞之時。洪水方去。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治。今四方大定。非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勢。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舉不自專。一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謂盡公無私矣。而賢愚有同滯之譏。崔貽孫之居相位也。未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狗國之義。而謂賢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勞招俊乂。周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不可不歎。請為之說。

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學校而言學校。可乎。有虞尚子之教。專之於后。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學士之所當重歟。後世何以希闕而弗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於學。其反也。獻俘獻馘。

於學。則兵豈非亦學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忌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六行為空言。後世之學校。果三代之學校歟。夫何休健或闕。則其習至於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踈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關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汗僭偽。或指斥權臣。而置責不恤。亦當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國家建首善之地於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藉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修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今天子每歲孟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兼勸農之職。重農亦云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之緣南畝歟。則井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之不為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贖於有田之家。不能無腹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頗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于古訓。於何其訓。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董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興。撥拾於煨燼之餘。夫豈無一二為先王之舊。然自秦迄今。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為務也。而不害其為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大抵襲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憲歟。夫豈黃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而商周之書。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以養度也。問學所以養材也。廉恥所以養節也。節養則全矣。材養則成矣。度養則宏矣。志養則不可奪矣。智養則不可罔矣。情養則不誘於物矣。性養則不蔽於私矣。心養則無往而不存矣。氣養則無往而不大矣。身養則無往而不泰矣。養之有素而至焉者之謂聖。養之有素而未至焉者之謂賢。不養則鄉人則夷狄人。今也不此之養。而徒養其口體。稍異焉者。則文飾以養其過。吐納以養其生。朋黨以養其交。矯偽以養其譽。奢侈以養其欲。而庶幾乎聖賢養功業以名位。養天下以道。養民以政。養萬世以著述。宜其不能哉。是故不徒養口體者。知貴其身者也。不為今人之所養者。能拔其類者也。是所謂能以古人自任者也。平陽吳元範氏敏而好學。貧而有守。以養素名其齋。余病世之士養之無其素也久矣。喜元範之知所養。又恐其未知養之方也。故為說以遺之。

慎修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於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修。問謂余曰。願為著其說。以相吾志。余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齊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華華慄慄。或翼翼夙夜。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微五典。曰。慎厥臝。曰。慎德。曰。慎罰。曰。慎恤。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偽參之。而天命幾乎息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為人之道矣。焉有失為人之道而身修者乎。而可以為人乎。此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已者天。純亦不已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慎之奈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祀。如臨師保。不視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以為人之道矣。身其有不修乎。蓋命於天。而具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也。臣也。父也。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於身者。親也。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也。臣也。父也。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慎則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慎則貌極其恭。而作又言極其從。而作肅。視極其明。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容。而作聖。五事於是乎得焉。慎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其有不修乎。慎者修之要也。修者慎之効也。非慎則無自而修。非修又烏足為慎。不慎而無不。聖人也。慎而後慎。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慎。小人也。聖人不慎而無不。故其身不修。而無不。賢人慎而後慎。故其身修。而後修。小人無忌憚而不慎。故其身放。而無不。由是言之。學者亦僥焉自慎而已。苟或不慎。日以其心與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為無忌憚之小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慎則至於為小人。夫何足怪。然則慎之於人也。亦大矣。如之何不慎。余於子之名齋。寧不重有警乎。曰。慎厥身。修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默齋說

蘇平仲集卷三

說

養素齋說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為甚。夫古之士為聖為賢。遂則能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民。不遂則能以著述養萬世。而今之士。不免為鄉人。而於聖賢之所能為者。皆莫之能焉。夫今之人所食者。聖賢所食之粟也。所衣者。聖賢所衣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晨興而夕寐。無不同之。目以視。耳以聽。口以出納。手足持且行。亦無以異也。何獨聖賢之所能而不能乎。且聖賢者。其形與吾同。其性與吾同。非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心也。而吾身之所具者。亦未嘗缺其一也。彼聖賢何獨能為吾之所不能者耶。亦惟養之有素而已耳。蓋人之所以為人者。不獨身焉。而周流乎身者。氣也。主宰乎身者。心也。存乎心者。性也。發乎心者。情也。聰明而不惑者。智也。勇敢而有為者。志也。寬裕而有容者。度也。特達而有能者。材也。堅忍而有立者。節也。而皆不可以不養也。節不養則。材不養則。度不養則。隘。志不養則。陋。智不養則。昏。情不養則。流。性不養則。失。心不養則。放。氣不養則。餒。身不養則。不安。慎起居。節飲食。所以養身也。直所以養氣也。寡欲所以養心也。存誠所以養性也。執禮所以養情也。致知所以養智也。自強所以養志也。正大所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近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納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夫言傳不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焉有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於石者乎。此非苟默而已矣。誠以爲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闢道而事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闢是非之端。而好奇立異者。不勝夫紛紜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爲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親。欲求君臣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道。惟潛心於其所以信。而於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也。既得則默而行也。扣之而不答也。難之而不辯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辯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其於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契於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露習者。皆於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問之爲是。爲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爲非。爲是。而遽然。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是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已盈耳。則又譁然而與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況爲學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爲。無爲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靜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燭奧。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學者務之。遊於夫子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齊。而終日默如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甚矣默之難也。是故顏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恭而後黜。黜而後淵。淵而後默。雖堯舜之治天下。亦豈外淵默哉。都俞吁咈。是不得已而然也。要其極致。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遊於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於論議。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爲學之先務。爲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括蒼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於余。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爲此齋也。非徒與其學者默契於無言之域而已。因爲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說。且將觀厥成焉。

存齋說

言小而可以喻大者。吾於吾鄰微之矣。西鄰之姬亡其珥。東鄰之媼往唁之。曰。何唁。曰。聞姬珥亡。以故來唁。曰。視吾珥存乎。曰。存。珥亡而耳不亡。吾雖亡珥。而吾不戚也。而媼吾唁。則亦過矣。曰。姬之珥金玉也。金玉重寶也。姬亡之何以不戚。曰。耳能聽。斯貴矣。非以金玉爲珥而貴之也。珥之存亡。於耳何加損而戚焉。於人之有身。不猶其有耳乎。而珥之於人。不猶珥之於耳乎。所貴乎人身者。以其有仁義之心而已矣。豈以珥與位而貴哉。仁義之心。天之所以與我者也。爵位非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存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無爵位不失爲貴也。亡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有爵位何足貴也。是以仁義之心不可不存。而爵與

位不必存。奈何世之士。於爵位則知存之。而於仁義之心則不知存之。古之士存其不可不存者。而不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存。而不必存者不至於亡。今之士不存其不可不存者。而存其不必存者。故不可不存者不存。而不必存者亦終於亡。夫亡而後存焉。固不若不亡而存者焉。亡而知存焉。猶愈於亡而不知存者焉。豈惟爵位以仁義而存哉。存亡之間。君子庶民之分也。君子之所以爲君子。庶民之所以爲庶民。係乎仁義之心存與不存。則忽焉而不存之可乎哉。且夫是心與生俱生。無不存者也。有不存者。奪於欲利之心。而無所不欲云耳。故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欲之爲人害。固如是乎。然則果能視凡可欲之物。如吾之鄰之姬之珥。而視仁義之心。如其視耳。則不可不存者不存。吾未之信也。李君伯章。以其號存齋。徵說於余。伯章嘗倅應天府。知常熟州。今僑居平陽。與編氓伍。他人處此。將不勝戚戚焉。伯章何以無不豫之色。有自得之意也。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豈不以存夫天之與我者哉。其號曰存齋也。宜矣。余辱交伯章有年。知之深。故爲之書。

常吉孟迪字說

國子生常功遜從余遊有年矣。一日作而請更其名。余乃名之曰吉。字之曰孟迪。生日名若字。先生既命之矣。其義何居。幸承教之。則語之曰。大易之卦。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其故何哉。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之於言也。不順乎道。不言。君子之於行也。不順乎道。不行。言焉無過。行焉無悔。夫安往而不吉乎。小人之於言也。不順於道。亦言。小人之於行也。不順於道。亦行。言出而過。行發而悔。夫安往而不凶乎。故曰。惠迪吉。從逆凶。迪言善。逆言惡。惠迪從逆。猶言向善從惡也。且夫吉凶豈有常哉。然君子常吉。非天之福吾君子也。君子所爲者常善。有致吉之道也。小人常凶。非天之禍彼小人也。小人所爲者常不善。有取凶之道也。故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生以忠武王之孫。定遠侯之子。國之右族。家之貴介。而資質純朴。氣象安和。不謂之吉人。其誰信之。如欲自前而冠冠而室而仕。仕而休。動無不吉。亦惟自一語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自一語一言。以至於飲食起居造次顛沛。而必惟道是從而已。生其爲庶常吉士矣。箕子所謂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家用平康。豈不於生見之乎。生尙因余言而益向道哉。

范氏二字字說

余游平陽。范君元璉見其二子。伯也俊拔而儻。仲也樸茂而周慎。皆稱其家。他日元璉請曰。名。兩字士東。吾伯子也。名。昱字士寅。吾仲子也。願賜之字說。使得以勉焉。韻書。兩也。昱也。均爲明也。夫天下之至明者。無過乎日。而天下之所恃以爲明者。亦無過乎日。日之出也。求一物之不見。不可得也。日之入也。求一物之見。亦不可得也。夫日之明。故無不燭。然其明。皆自東自寅始。東。明之方也。寅。明之時也。中於天。自東而升也。至於午。自寅而進也。於西於酉。則云暮矣。兩與昱之冠也。以之二言。裂而爲字。豈非本其始乎。所以必本其始者。我知之矣。時乎寅也。日出東方。是爲平旦。夫人爲平旦之時。其清明之本體。與日同量。而其致用之功。足以繼夫日之所不能焉。清明之氣。正氣也。雖日以之而光。況於人乎。人不能無欲者也。及

觀美云乎。故佩之而不似之。人則病之矣。貴之而不得佩之。故名之。名之亦所以求似之也。豈曰假借云乎。苟名之而不似之。則人有不病之者乎。然則生之比德於玉也。寧尙可得而不汲汲乎。而余也。異日將於生觀德焉。乃若王之爲德。孔子言之。聘義記之。要不待讚告也。生。義鳥人。姓樓氏。今尋業國學。來徵字說。故爲生論之云。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復象雀以爲色。取藍取梔取藍取茅蒐取藍。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秣取洗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之漚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於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杆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於口而書於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於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雖有見。而詞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尙論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頴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於文也。誠至於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遜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州。蠶。緇。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繆美傳

武毅將軍繆美。壽州安豐人。歲壬辰。江淮大亂。集勇士捍鄉井。推陳也先爲主帥。乙未夏。與陳也先渡江而南。察陳也先所爲。後必敗。以丙申春三月。率所部千餘人。馬三百餘疋。自歸上於陰巷。上以屬。故越國胡公。是月。從胡公攻下建康。出北門。追水寨軍。乘勝克鎮江。丹陽。五月。克廣德。宜興。八月。攻常州。所過屯堡。若金澤。楊思明。皆降。丁酉春二月。拔紅菱橋。洛社諸寨。三月。克常州。四月。從攻寧國。會長鎬。援寧國。美與戰。殺獲甚衆。既下寧國。復從攻下徽州。七月。苗軍楊完者。侵徽州。出戰西門。又出北門。戰。又戰於東門。連捷。追北二十里。戊戌春。從魏阿魯。院判營。破之。進攻於潛。昌化。獲其縣印。上之。三月。從攻嚴州。道遇長鎬。戰。卻之。進拔嚴州。五月。僞吳張士誠。與楊完者。合軍犯嚴州。敗其舟師。東門。追至大浪灘。而還。又分兵出西門。獲其精銳。自是苗軍勢衰矣。八月。壽昌急。領其兵援之。十月。克蘭溪。浦江。用降人將元帥爲導。取義烏。遂會胡公。金華。城下。上至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門外。遂至。凌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正月。分兵取諸暨。略地至紹興。一月。還。次金華。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處州軍。據。嶺。其地險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末。參政。乘城而宣。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曰。今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戮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金華。庚子四月。除胡公。帳前。萬戶。閏五月。從擊信州。僞漢陳友諒。軍。狼。引去。胡公。還。師。金華。留美。從。林。都。督。守。信州。辛丑二月。以其師。取石港。五月。張士誠。軍。犯。諸暨。胡公。促美。部。兵。東。還。禦。之。遇於楓橋。戰。卻之。未幾。陳友諒。軍。犯。信州。復以永嘉。侯。檄。往。援。行至草萍。聞敵。保玉山。馳赴之。戰於東津橋。以寡敵衆。無不一當百。敵。懼。而卻。遂復玉山。永嘉。侯。命。爲。前鋒。比達信州。又命。結營。敵。盡。之後。絕其歸路。城中。聞。援兵。至。開門。夾攻。友諒。軍。脫。者。無幾。上。聞。之。出。銀碗。一。文綺。三。即。賜。之。壬寅春。胡公。命。引兵。還。金華。至常山。聞。胡公。爲。將。英。所。刺。乃。兼。程。進。至。金華。發。喪。張士誠。軍。乘。胡公。之。喪。攻。諸暨。急。曹國。李公。遣。美。以。援。請。於。守。將。曰。夜。斫。其。營。其。衆。可。亂。而。走。也。從之。呂。副。樞。果。棄。輜。重。僅。以。身。遁。事。聞。有。御。衣。之。賜。甲。辰。三。月。移。守。嚴。州。四。月。謝。再。興。舉。諸。暨。叛。附。張士誠。美。從。胡。參。軍。城。新。城。敵。擄。我。版。築。美。統。奇。兵。出。敵。背。決。戰。敵。敗。北。而。城。以。完。遂。留。守。焉。乙巳三月。張士誠。大。舉。圍。新。城。號。二十。萬。聲。振。浙。東。美。初。應。之。北。門。之外。覆。斗。巖。之下。敵。攻。西。門。又。趣。當。之。再。戰。再。捷。會。曹國。公。大。敗。之。於。龍潭。美。逐。其。餘。黨。至。湖。頭。受。上。賞。丙午正月。從王。指。揮。援。浦。城。拔。無。蓋。洞。紅。山。寨。遂。敗。陳。友。諒。軍。於。紅。山。大。寨。五。戰。而。入。浦。城。洪。武。元。年。春。從。下。建。寧。延。平。四。月。復。從。林。都。督。珍。海。寇。於。昌。國。十二。月。除。武。毅。將。軍。管。軍。千。戶。明年。春。從。曹國。公。北。征。克。景。州。薊。州。惠州。戰。錦。州。六。月。從。攻。上。都。復。取。道。通。州。往。援。大。同。戰。黑。河。遂。與。大。軍。俱。還。北。平。三。年。二。月。從。華。都。督。攻。下。雲。州。五。月。復。從。曹國。公。擊。上。都。敗。孛。子。太。尉。軍。於。察。罕。腦。兒。進。攻。應。昌。分。兵。擊。花。環。寨。曹國。公。命。護。送。江。文。清。士。馬。至。北。平。十。月。班。師。南。還。定。封。行。賞。錫。以。世。襲。之。命。則。四。年。二。月。也。六。年。夏。城。中。都。而。以。七。年。春。移。戍。平。陽。平。陽。岸。海。而。故。城。規。制。弗。稱。美。改。作。之。在。平。陽。八。年。年。未。六。十。輒。致。其。事。君子。以。爲。急。流。勇。退。有。賢。達。之。風。

云。史氏曰：自古豪傑之士，其克成功名，非獨有過人之材略，要必又能擇所從而去就焉。馬援不食陳覽而歸漢光武，尉遲恭不食劉武周而歸唐太宗，將期為存亡之不暇，尙可與新息、鄂國之封哉。夫元之將亡，與陳也先共事者亦多矣，獨釋將軍逆知其無成，而決意臣附，今天子於草昧之初，釋將軍今也勳在帝室，俯爲武毅，位冠千夫，澤流後嗣，不亦宜乎。於戲！去就之所關繫，豈輕也哉。

武德傳

武毅將軍武德，壽州安豐人。至正末，江淮用兵，以材略應募爲義兵百戶，異功至于千戶，慨然有志於功名，而共事諸將皆不足與成功，從元帥張鑑渡江，轉戰寧國、太平之地，且三四年，言於張鑑曰：天生勇猛之姿，堂堂雄萬夫，今日躬於東，明日躬於西，事勢可知矣。不早擇所依，一旦與草木同朽腐，豈不可惜哉。張鑑善其言，乃以丙申三月相率自歸。今上九月，從鄂國常公攻毗陵，將下，而從常公援魏國徐公於牛塘。明年三月復從攻毗陵，克之。五月與張鑑攻下秦州，六月攻高郵，七月除管軍千戶。十月從曹國李公赴常公於池州，戰尤力，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弗顧。戊戌三月，從取於潘昌化，三月乘勝克嚴州，賈以銀碗，由千戶爲萬戶。五月苗福左丞軍烏龍嶺，德曰：可襲取之，願爲先驅。李公問曰：何以知可襲取。對曰：乘高視之，見其軍勢首尾衝決，部曲時徙，舉不安，又其聲露，以此知之。李公以爲然，從李公出擊，獲其營。十月移兵取蘭溪，十二月上至金華，其守將前安慶以城降，從入金華。己亥正月分兵克諸暨。三月復從李公擊紹興，鼓勇爭先，右臂傷而戰自若。李公曰：人人如武某，何戰不捷哉。費米三石加銀碗。後二年二月王保反，金華、越國胡公遇害，賀仁德反處州，院判耿公遇害，浙東震動，德以是月從李公定金華。三月從張指揮進擊處州，遇賀仁德軍於劉山，德馳當之，執手罵仁德曰：爾初無容足之地，來歸我國家，我國家命爾爲元帥，爾不思報効而行叛逆，若爾者，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誅，爾死在頃刻，尙敢逆戰耶。仁德大怒，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聲呼殺入，諸軍繼之，仁德敗走，爲背城之戰。德又獨以精銳突入其陣，塵戰，仁德遂爲其下所誅。處州平，同守嚴州，甲辰官制行，改管軍百戶。乙巳三月，僞吳張士誠軍犯諸暨，從李公擊退之，賈探船二，李公遣從朱指揮搜捕城，所過者金剛橋，無蓋酒諸寨皆下。丙午春，江山之十四都民，據山寨爲亂，從徐元帥直抵其處，羣盜大驚，德徐曉以禍福，則相與羅拜，願貸死，悉撫定之。洪武元年正月，復從李公下建州、劍州、汀州，還師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李公南入閩，悉定閩溪諸寨。十一月李公請於朝，以爲管軍千戶，而命下以十二月，階武略將軍。三年移衢州，四年朝廷定功行賞，賜世襲制書、文綺三緡如之。三年靖海侯吳公出行邊，德被檄赴靖海侯於平陽，靖海侯察其可屬任，而平陽重鎮，外控島夷，命就鎮平陽。十年換武毅將軍，鎮平陽八年，年將六十，乞致其事得請，則十四年春也。其上以海內悉平定，而雲南獨外聲教，遂將統諸衛軍合十萬致討，以德宿將，命與諸大將將兵偕行。

不敢辭，蓋忠盡之臣，心乎報國，身之不恤，義當然也。武將軍奉昏事明，委質聖朝，去就之間，動中機會，至於起自休致，出從征伐，開命即行，慷慨許國，其智識忠義，於後豈非異世而同符也哉。書之簡冊，千載而下，想其風烈，孰不敬慕，援不得專美於前矣。

蕭壽傳

承信校尉蕭壽者，德安人也。字君美，年十六喪其父，而克自奮發以樹其家，識者已知其不凡。年二十，陳友諒起荆湖，拔爲萬戶，友諒寇池州，太平壽皆在行，日夜思自拔歸附大明，不得間不克如志，居將缺，歲癸卯八月，今上親率諸將與友諒戰彭蠡湖，戰鞋山，戰湖口，友諒中流矢死，壽同事者率還立友諒子理于武昌，壽乃乘間以所領舟師自歸上於蕪江，賜以米十石，命隸鎮江，甲辰夏始授總旗，從周指揮守嚴州。乙巳四月，僞吳張士誠軍軍大浪灘，其舟如織，壽乘快舸挺戈而前，衆皆披靡，大軍繼之，士誠軍大敗，追北二十里，有白金之賜。八月，士誠軍復犯烏石，從嚴元帥出擊敗之，獲戰艦一，僞萬戶一人，仍賞以白金加織文。丙午八月，從曹國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十一月乘勝下杭州。吳元年正月，李公奏爲管軍百戶，二月命下，九月從永嘉侯朱公攻台州，先登，火其浮橋，獲馬二，戰艦二，賞白金如初。台州既下，分兵守黃巖水砦。十一月大軍南攻福建諸路，壽由海道領舟師來攻，洪武元年春，福建諸路悉平，還次金華。四月海寇據昌國之蘭秀山，搆亂，從都督林公擊定之。七月復從李公拔閩溪諸寨。二年正月進昭信校尉，統於徐指揮，從李公北征，則其年二月克惠州、錦州、大寧，遂度遼河，敗慶僧國王軍，進攻上都。回次通州，八月往援大同，敗孔興脫烈伯二國公軍。明年五月從擊興和、應昌、慶州、高州分兵，援虹螺山等屯堡，遂及大軍與蠻子太尉軍戰于駱駝山，而以七月還金華。四年二月世襲制下，賜文錦緡各六端。後二年之三月，由金華移平陽，十月四月換承信校尉。十四年冬與千戶馬俊出擊山寇，自平陽之林來，浦、越龍潭，過泥奧，以破吳高岩，駐小龍銀屏，以扼萬松林，歷福寧之岑嶺，吳村際頭，轉而涉瑞安之烏山，萬丈林，會大軍以殄餘寇，凡破賊十營，斬首二百級，生得僞官士卒三十人，奏功賜楮幣。史氏曰：人材之生，必於興運，匪獨將相重臣，兩有文武，凡厥僚屬，亦一時之選也。千載之下，尙論其世，知有伊呂蕭曹而已，其能因事見於方冊者，幾何人哉。壽事明棄管，執干戈，從征戰，驅馳四境之外，輔成一統之業，亦可謂能矣，而使之無稱，可乎。故其事，余喜爲之論次焉。

范幹小傳

柏軒先生，質行君子也。聞人之善，輒好語獎之，聞人之不善，輒法語繩之。先生曰：吾豈尙口哉。吾恐夫人不得爲善之利也，而意故思所以激之，激之故獎以好語也。庶使人敬慕而勉焉耳。吾懼夫人狃於不善也，而滋故思所以匡之，匡之故繩以法語也。庶使人愧恥而戒焉耳。先生鄰里鄉黨之人，因先生之言，而恤其先人之遺孤，而非其婦族之無主後者有之，兄弟異爨而復同居者有之，屠沽而折節爲士者有之，而爲不義者，至戒人無以聞於先生，或過先生謝焉，或遇先生而面發赤焉。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王烈、郭泰之徒也。然余有感焉，世之爵祿得則富貴，失則貧賤，此其可敬慕也。豈直好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勸夫

善者而會莫之勸也。世之刑罰輕則鞭笞重則劓剕。此其可愧恥也。豈直法語比乎。邦君大夫以德夫不善者。曾莫之懲也。法語不足以傷人之形軀。好語不足以濟人之匱乏。而其使人懲勸也。顧反捷於邦君大夫之所操者。此其故何耶。既而思之。豈毀譽之出乎公論。而予奪牽於私意歟。豈此之德乎。於言而彼之令未信於下歟。豈人不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利誘威怖歟。不然。大之不榮而榮其小。大之不愧而愧其小。人之情固然耶。使刑祿果不能勸懲也。則聖人何設焉。先生名幹。字景先。婺之金華人。文懿許公之高第弟子。自號柏軒。人因稱之曰柏軒先生云。

胡嘉祐傳

義士胡嘉祐。永康人。字九祚。永康在婺之東南。在處之西。去處之縉雲可三十里。元之季。處州縣寇蜂起。元帥石抹宜孫雖剪之以兵。不能止也。於是縉雲蕩蕩。寇應氏杜氏。以乙未冬。溢出永康境上。殺掠以逞。嘉祐憤然曰。鄉鄰有急。可坐視之乎。走縣白令。願助官殄寇。令問安所得兵乎。對曰。募武健之士。又問安取錢乎。對曰。請輸家財。令曰。善。即歸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千餘人。而什伍之。大署其旗為義兵。寇至輒迎擊。由是寇奪氣。遣其徒黨來降。嘉祐以為此特詐降。以息我師耳。益訓練其衆。候伺明年四月。寇果復搆縣郭。焚廬舍。入據縣治。四出殺掠。郡將勒兵致討。嘉祐率衆助郡將。遂復縣治。郡將駐縣中。其帳下士間出暴橫。嘉祐乃排帳直入。問郡將曰。將軍之來。吾以為欲為民除殘也。豈意乃助寇殘民乎。郡將執手罵曰。若真愚人。我惟不忍民之殘於寇也。故勒兵而來除寇。何謂助寇殘民。嘉祐曰。即如是。兵士暴橫何不禁。郡將遂拔帳前旗。予嘉祐曰。其樹之。吾兵士有敢擾吾民者。立斬旗。下嘉祐出旗。樹於鄉。宣言曰。將軍令。擾民者斬此旗。於是士卒不復出。縱出亦不敢暴橫。鄉井乃按堵。令計事廉訪司。廉使問令。縣有可與共患難者乎。對曰。有胡嘉祐。文學趙存誠者。過其邑。子也。乃從旁言。小人習知之。此人以重義著聞。縣中嘗有人如嫉之。而誣污以大罪。無左驗得釋。及其人賊殺家奴。誣人。事覺抵罪。成勸之曰。此報怨時也。輒謝曰。人以計傾我。我亦乘其厄而傾之。人固可鄙。而我獨非鄙人哉。終不報怨。凶年鄉人粉草根本。實以為食。誠諸子曰。人皆飢餓。我與若獨飽安乎。亟發廩賑之。其他存恤族鄰。鄉黨之孤者。寡者。疾病者。未易以一二數。此其重義。蓋天性然也。真可與共患難者。廉使乃為檄。著曰。義士胡某。使使即軍中。授嘉祐。俾統諸義兵。殄寇。且給以鎧甲之屬。嘉祐遂與方心中等。引兵去縣五里。而屯於鯉溪。或言此寇往來處。奈何屯此。嘉祐曰。是乃吾所以屯此也。吾非以我等之衆。足以殄寇也。助官軍作聲勢。捍蔽鄉井耳。我等在此。則寇不敢越。而深入。寇不敢越。而深入。則自此以西。可保無他虞矣。奈何不屯此。時呂玄明暨方巖自守。亦致書嘉祐曰。君提孤軍。當據衝。恐非萬全計。為君計者。莫如去鯉溪。壁方巖。而共守焉。乃可萬全也。嘉祐曰。吾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衆之所以集也。若去鯉溪。壁方巖。而不顧鄉里。相扶持之義者也。我豈忍為之。不往。而諸保受圍。輒分兵掠之。往往以寡勝衆。丁酉正月。大破寇於武平。於合德。二月。又破之前倉。乘勝追北至黃碧。又明日。寇乃盡銳。從間道繞出方巖。呂玄明與戰。巖下。其徒孫伯純戰死。嘉祐聞事急。以明日黎明。引兵往助玄明。遇賊於占田。遂大戰。而寇至者滋多。嘉祐顧謂方允

中等曰。衆寡不敵矣。退祇取覆也。惟力戰耳。自辰達午。戰不利。方允中。呂伯川。死於陳。嘉祐厲聲曰。終不令兩賢獨死。且戰且罵。不旋踵死之。縣令野速。聞之曰。嗟乎。胡義士。未嘗有斗。祇寸粗。一旦緩急。而能以私財。私廩。贖鄉兵。屢挫賊鋒。利安一邑。吾屬為天子命吏。顧不知為計。至其斃於鼠輩。又不能援之。吾屬不獨大愧於心。其負忠義士。抑亦甚矣。為之流涕。率諸義兵。發喪。而以禮祭之。史氏曰。元制。復一縣者。賞官六品。不幸而死於難。則視其所當得官。超一等。褒贈之。嘉祐於制。得褒贈。郡為上請。報未下。而天兵取婺城。褒贈竟不及矣。洪武己酉。詔修元史。嘉祐於法。得立傳。其子以事在前代。無裨聖朝。既不敢以聞。而時人又無能以其事。送史館。以故。秉筆者。亦莫得而登載焉。有如嘉祐之所樹。立豈以褒贈不褒贈。立傳不立傳。而加損哉。夫其以義自奮。志在為國殄寇。以身殉之。且猶不恤。況家財乎。斯可謂大忠矣。苟無稱焉。則何以激勸哉。余過永康。父老為余言。是以具著之。

金貞婦高傳

貞婦高名文奴。溫之瑞安人。年二十六。平陽金幼芳聘以為婦。明年生子。暉。生七月。而幼芳以病卒。金故平陽富家。盜起海上。其家交川濱海。焚掠蕩然無遺。繼以軍興。盡賣其田。供給幼芳卒。高出簪珥。鬻之始克舉。是時方左丞明善。周總督從道。日事兵爭。幼芳兄弟。折居久矣。其妻擊東西走避之。不暇。何暇扶持高母子。高斃。斃後負暉。窺山谷間。紡績以自給。艱苦之狀。人至不忍見。而高無毫髮怨。或勸之曰。世有壯子。猶不足恃者。此三尺孤。又足恃乎。遭世多虞。饑於費者。且不能全活。況一弱婦。且貧乏乎。不及時擇所從。他日噬臍何及。高曰。我足一踐金氏門。知死金氏而已。餘尚復何慮乎。與其墮節。幸生。孰若死。飢寒死。寒死兵也。其植志堅。不為浮言所撼。如此。暉七八歲。日夜策勵。之以詩書。曰。不學何以成人。不成人。有子與無子。何以異。暉感母之言。亦知自策勵。底於成立。今年二十二歲矣。高今年四十有七。鄉人士無少長。咸稱之曰貞婦云。

論曰。人皆謂貞婦。儒家女。龍江書院山長高賜賢叔其父也。父講說經史。貞婦自幼居父旁。聞之。故其見義明。其抗特操於艱苦之中。喪亂之際。固當於戲。審如是。則名為儒者。當何如哉。然吾見緩急而奪志者亦多矣。若貞婦。豈惟世之為人妻者。愧之。貞婦其可謂無愧於蘇倫也已。

王銘傳

廣威將軍指揮王公名銘。字子敬。和州人。歲乙未。平章豫國俞公起兵於無為之海子口。以應今上。公往從之。豫國公一見公。大奇之。留居帳下。夏六月。從攻下采石磯。乘勝取太平。而元中丞橙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丙申三月。豫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攻之。公以驍勇。俾居奇兵之列。正兵方與之合。公率諸奇兵。大譟擣之。其衆不能支。遂破其水寨。三月。從攻陳也。先營於般巷。拔之。進克建康。鎮江。七月。偽吳張士誠軍薄鎮江。擊走之。追奔至江陰石牌。而還。八月。從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偽吳軍合。乃還軍。援大將軍徐公於牛塘。丁酉三月。從攻下宜興。七月。與偽吳軍大戰於太湖。流矢中左臂。引刀出鏃。復戰。勇氣彌厲。豫國公勞之曰。力戰而創不恤。壯士壯士。李陵賢將也。其麾下士。裹創而戰。固當。顧予何人。而得此於爾哉。

八月從攻朱州。判軍於石牌。戊戌四月復從豫國公擊通州。拔黃橋。項張榮等。有白金文綺之賜。遂從攻雙刀趙於池州之樞陽。冬十有二月。從上親征。蔡州庚子五月。偽漢陳友諒軍入太平。犯龍灣。從豫國公迎擊。敗之。逐北至采石。公獨馳入其陣。敵攢槊刺公。傷頰。而公轉旋三周。殺傷過當。流血淋漓。不顧也。賜文綺銀碗各一。上察公忠謹。辛丑六月。拔於行伍。以備禁衛。佩刀劍侍左右。無寒暑朝夕。頃刻不離。八月。從上取江州。癸卯八月。偽漢軍犯南昌。上親督諸將往討之。公被堅執銳。冠從。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聯舟酣戰。湖水盡赤。友諒軍敗。退保鞋山。我舟蔽江。扼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乏食。出禁江口求戰。又大敗之。友諒中矢死。兩戰。公勇爭先。功為多。勢分遣諸將。撫定荆湖。公往英山縣。諭沈頭陀等曰。爾主連城數十。方地萬里。精兵百萬。大艦數千。猶不能全。而一旦送死禁江口。爾等保區區尋丈之險。況能久生哉。今大兵四出。追討偽漢。遺孽爾。不早歸順。尚安所逃死乎。弗聽。遂加兵。諸壁壘悉平。有功。擢管軍百戶。甲辰三月。從黑丁指揮往擊廬州。七月。克之。八月。往援安豐。乙巳五月。從常忠武王攻下安陸。襄陽。九月。還攻秦州。閏十月。克之。丙午夏四月。轉擊淮安。又下。其秋。上命諸將攻浙西。公從常忠武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敗。北直抵城下。公與有功。偽丞相張士信。悉境內精兵來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忠武王簡伉健士。由大港繞入東阡。復出敵背。為奇兵。以分其勢。且填壘溝港。絕其歸路。公在行。挺戈先驅。盡晝夜之力。又敗其援兵。偽元帥徐義之。乘於烏鎮。冬十月。召館降。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攻蘇州。大小之戰數十。丁未九月。蘇州破。擒士誠。師還。而公以十月分兵守禦松江。洪武元年春。被旨佐翁德指揮守禦太倉。二年二月。制授昭信校尉。依舊管軍百戶。四月。從翁指揮捕倭寇海上。遇於海門縣之上。及其未陣。應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以獻。復有白金文綺之賜。三年七月。泉州漳州不靖。從平章廖公往撫之。悉定其地。四年二月。都試百戶。用館之精。無與公敵者。與百戶尤宜角。三合三勝。立除武略將軍。太倉衛管軍副千戶。後二月。召至闕下。超拜宣威將軍。長淮衛指揮。僉事。五年八月。詔若曰。溫亦東南重鎮。苟非其人。豈堪付托。其以長淮衛指揮僉事王銘。為其衛僉事。公拜命。以九月。在溫。濬利。害度先後。而施張弛。舒慘之功。咸行惠流。而遠近為之易視。改聽。常再奉旨。遣海舟數十艘。心計指授。井井有條。吏無所售其奸。民用不擾。瑞安民周廣三等。盜弄兵。三魁私鬻者。衆至六百餘人。殺巡檢。公選士授以方略。盡獲而誅之。乃上奏曰。臣所領鎮。岸大海。而控島夷。城池樓櫓。因陋就簡。非獨不足以壯國勢。卒有風潮之變。抑將何以禦之。勢須改。為臣敢以聞。報下。以七年八月。繕成。而陶甃之。延袤三千餘丈。高視舊益三之一。既崇飾雉堞。改作各門。層樓。使宏敞。鉅麗。與城相稱。又每若干步。為敵樓三間。環城之上。凡五十餘樓。以八年十月。浚濬。自南門至東門。以丈計之。一千而贏。其深與廣。皆倍於初。又規二堰。隔曰南關。曰堰頭。為蓄洩之限。以九年十月。增築外垣。首起海神山。尾屬郭公山。為丈二千有奇。其高與闊。各十有二尺。由是海水縱暴。患不及城矣。換廣威將軍。錫以世襲。制書則十一年四月也。十四年冬十月。括寇吳達三等。搆亂。犯平陽。瑞安。公出兵捕之。比延安侯唐公統大軍至。則寇之就誅。夷者十六七矣。延安侯五閱月。而戡寧一方。奏凱還京。實公力之。以焉。十六年春。公得告。往和州。改

葬先公先夫人。且行。郡之耆庶填道。留行。揚言曰。吾士民賴公。而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奈何舍我去焉。不得前。公慰遣之。則皆垂涕以別。及公還自和州。男女無老稚。爭相遮迎。咸欣欣然。有喜色。郡守長相顧曰。吾屬為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以為意。王指揮職乎軍者。民其去也。感。而於其來也。喜。乃爾。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吾屬愧王指揮多矣。史氏曰。凡人之才。有所長者。必有所短。是以武能戡亂。文能附衆。一人之身。兼茲二美。謂之全才。夫其生也。豈偶然者。求之往古。一代曾不數人焉。公生當興王之運。方用武時。從諸大將東征西討。則奮其才略。無戰不捷。而功以建。及天下大定。蒙被寵眷。臨制方面。則與廢舉墜。推恩布惠。而民以懷。況謙恭而不伐。敬慎而無愆。於戲。若王公豈非才全而德備者哉。論次於篇。一以見公之賢。非流輩之所可及。一以見聖朝將帥。得人之盛。度越前代云。

謝成傳

千戶謝成。字德用。濠之定遠人。歲甲午。萬戶陶洪。材其為人。以備前驅。六月。與俱取泗州。盱眙縣。十一月。破雲山。岩。歲乙未。正月。遂從故御史大夫衛國鄧公。拔和州。署百戶。六月。渡江。克采石。進克太平。八月。從克溧水。溧陽。十一月。還守太平。署千戶。歲丙申。二月。元中丞登子海牙。復集舟師。屯采石。衛國公與常忠武王合兵。擄敗之。成獲其戰艦。二三月。從拔陳也。先營於般港。獲卒三人。乘勝克建康。獲卒七人。因留守禦。六月。復從衛國公取廣德。歲丁酉。二月。克長興。六月。偽吳張士誠。遣兵入寇。從陶萬戶出城東門。奄擊走之。獲卒二人。七月。攻下徽州。以功。遷萬戶。十一月。苗軍楊完者。盛兵海城。擇勇敢士。往守之。成推成。成率數百人。橫戈鼓譟。衝之。衆皆辟易。自相蹂躪。大軍繼進。遂覆其師。楊完者。僅以身遁。論功。成最。受上賞。歲戊戌。二月。從攻於潛。昌化。獲卒七人。三月。進攻嚴州。拔之。後一月。張士誠兵圍嚴州。率所部出擊。追北二十里。獲卒五人。遂還守徽州。歲辛丑。八月。復從衛國公攻下樂平。馳克饒州。獲名馬一。移兵指撫州。獲其迎敵將一人。卒十五人。遂得撫州。歲壬寅。正月。從守南昌。偽漢陳友諒。發精兵襲南昌。成分地守寺步門。寇犯寺步門。成先冒矢石與戰。獲其驍將三人。寺步門既捷。寇兵氣遂潰。衛國公言於皇姪大都督曰。今日之戰。氣吞敵者。惟謝成。為然。賜銀碗二。加文錦一。歲甲辰。四月。從攻下吉安及太和州。十一月。從圍贛州。乙巳。正月。克之。五月。前克安福州。還守南昌。官制行。實授百戶。會忠武王克襄陽。上命衛國公鎮襄陽。以成從。洪武九年。別從指揮王誠。下南陽。進攻唐州。又下。遂以其兵。攻泉白。光石。騰等。特。或論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黃口之地。均州。房州。望風皆下。二年。制授昭信校尉。襄陽衛管軍百戶。三年三月。從王指揮成金州。九月。回守襄陽。十一月。復從王指揮成。嵩縣。四年。閏三月。仍回守襄陽。四月。召為虎賁衛百戶。佩劍。履從。八月。以元從功多。超授處州守禦副千戶。階武略將軍。處大郡也。壤多巖險。其民稍缺。輒負固。跳梁。成至。無復竊發者。守處之五年。青山之沐溪。民周大豹。私鬻鹽。衆四百餘人。溢出平陽。殺三魁。巡檢都衛。撤處州平陽守將。會捕。撤至之日。成投衣而作曰。此行非我不可也。即日領兵向沐溪。令嚴所過。無所犯。師次沐溪。一卒入民家。攘其薦一。成立執而刑之。衆愈益。懾服。時八月。九月。豆。芋。盈野。無敢

私取者。駐師之所。有大塘。魚充其中。主家私自意漁且竭矣。比師還視之。則魚固在。其行軍以律如此。周大豹等悉名得矣。而平陽守將利剽掠。使卒持文書來捕餘黨五十家。成擲其文移於地曰。耕令果其黨與。猶當體朝廷寬大之意。勸之。況非其黨與。可輒捕之乎。語卒曰。而歸白而帥。羅織平民有常律。無自速辜也。如不用吾言。我當具奏。彼乃不敢逞。當是時。徵成五十家無嫌類矣。沐溪民以爲成相率祠之。又二年。錫以世襲。制書換武毅將軍。又三年。以府軍後衛後所千戶。召至京師。明年。上遣千夫長凡二十人。督造海舟。浙江。成在遣中。當殿之分水。諸見道者。率縱私人。凌辱縣官。榜擊役戶。豪橫過取。無如之何。而成獨不然。又從而爲區畫焉。執事者樂致其力。未半載而舟首完。其歸報也。父老持羊酒送。遂浙江。成堅謝不受。後諸見道者。以虐民後期。例黜就卒伍。謫戍雲南。獨成以稱旨還舊職。其從都督孫恪備倭寇海上。則十七年夏也。秋七月。有旨守禦平陽。先是守平陽者。以其地岸大海。過於關防。民舉足輒獲。戾成至。一切除去。遠近安之。不減處州矣。成平生不事詩書。而篤於孝友。以禮法檢身。始從軍。上有老母。下有稚弟。軍行常偕以從。自微時與弟友才。貴陞同居共食。雖富貴不變。而二弟事之如事父。不命坐不坐。所至門無請謁。雖吏士候於大門外。非公事不得輒入。而待持紳先生。恂恂卑讓。惟恐失一士。間輒致三老。問民所疾苦。懇懇白之。守長。雨暘或愆。時輒憂形於色。自奉養約甚。無寒暑。衣大布之衣。家人進錦衣。迄不衣。狗馬聲色。澹然無所好。蓋其天性然也。

史氏曰。謝將軍當削平僭亂之日。身列行伍之間。轉戰吳越荆楚之域。所至輒與有功。非勇且智。烏乎能之。其爲衛國公之所屬任也宜矣。尙論皇朝大將。有古賢將之風。未有盛於衛國公者也。而謝將軍在衛國公麾下。踰一紀。則其孝友恭儉。下士愛民。異乎彼之長千夫者。固自有所漸。被哉。聖天子與王之際。將無小大。無不得其人。予於衛國公。謝將軍徵之。於戲。豈所謂天惟純佑。命則商賈者乎。

蘇平仲集卷四

傳

譚濟傳

譚鎮撫者名濟。字濟翁。長沙湘潭人也。其先曰世績。仕宋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至元七世矣。濟少力學。歲壬辰。湖湘騷動。濟集衆捍鄉邑。會武岡楊完者。元帥率其部東下。濟遂與俱東。甲午。次江右。以功擢千夫長。明年。次宣城。廣德。遂至錢唐。兼管軍器軍儲事。丙申。春。除湖州。路知事。尋陞萬夫長。戊戌。秋。楊完者爲左丞。江浙行省。與張士誠大尉有節。戰不勝。自劉死。其所部皆欲降張士誠。濟獨持不可。曰。依人烏可不慎。今欲得所依。莫若往歸胡統軍耳。歸胡統軍。不獨得所依。亦可借力爲揚左丞報讎也。於是行樞密院同僉員。成立。遣濟持書往歸胡統軍。胡統軍者。故越國胡公也。時以上將鎮建安。濟歸胡統軍。軍。胡統軍賜文綺銀兩各二。即日署爲萬戶。員同僉與諸將校聞之。於是相率歸胡統軍。濟歸胡統軍之冬。從王元帥攻下蘭溪。金華。既已降。遂與俱守諸暨。遂乘間拔蕭山。更佐王元帥。成建安。戰成臨。步大捷。又捷於金山橋。更成衢州。從王元帥攻下廣信。而留成。僞漢陳友諒軍圍廣信。從出擊。生得僞萬戶一人。吏卒二人。馬一。遂從衛國公攻下臨川。進兵援南昌。引兵拔建昌。凡三年。而還。成金華。其年十月。僞

吳張士誠遣謝院判寇東陽、義烏、從東江橋、生禽偽萬戶一人、居歲餘、復從擊張士誠軍於新城之龍潭、生得偽萬戶一人、轉南戰、鉛山、遂至浦城、收賴元帥軍南峯寺下、進破景江橋寨、生得一將四卒、更從曹國李公轉西戰、桐廬、富陽、餘杭、遂從下錢塘、而曹國選濟為鎮撫、復從曹國南取建州、汀州、洪武元年、從胡左丞東平寇昌國、海中關秀山、後一年、忠顯校尉救書下、其夏、從徐指揮北征、至北平、遂屬征虜副將軍鄂國公、追也、速丞相軍於大寧、全寧、錦州、遼河、復從曹國赴大將軍魏國徐公於慶陽、由涿州、過中山、渡滹沱、出井陘、至太原、而魏國已舉慶陽、於是別由代州、隴門、援大同、行至馬邑、遇劉平章軍、與戰、虜千戶一人、行未至大同四十里、與大軍共敗、孔與脫列伯二國公軍於懷仁、追北十五里、得元帥一人、又追至東勝、豐州、黑河、雲內、乃還、明年、復從徐指揮出居庸、夾擊雲州、遂及蠻子、太尉、沙不丁、平章、戰略、駝山等處、從攻上都、得萬戶一人、從攻應昌、得院判一人、因逐魯王、軍黑松林、至慶州、古城、還次高州、從趙左丞往松利、盡諭下諸屯堡、還至全寧、曹國遣之、部送元之降臣及宦官之北平、已而復從曹國、追沙不丁、餘丁、至三不刺野馬川、而回北平、以深入、賜文綺二、北羊十、班師、詔下、還金華、而計功行賞、矣、例賜濟文錦六、帛六、被濟制書、其令子孫世襲、成金華三年、為洪武七年、調平陽、會私竊鹽者六百餘人、出入瑞安之小村、百丈、殺三魁巡檢、溫州衛命濟領軍往捕、悉奄捕反接送獄、明年、夏、青田民葉保、五謀反、賊州衛、衛合軍捕之、亦以命濟、濟曰、此小輩何足煩吾官軍取之、以弓兵足矣、即率梅頭、東山、高樓、三魁、洋口、六處巡檢、往會慶州軍於楊山、聚、竟破之、竄者七十餘人、蹤跡禽之、然於民秋毫無擾、平陽民楊伯存、造偽鈔、鑄山、九年、夏、事覺、濟直擄其地、獲之、吏曠伯存、獲數十人、濟燭其奸、詰伯存曰、此數十人者、為爾造印耶、抑行使形、伯存對曰、非也、吏教我援之耳、濟切責、吏曰、常先按汝、數十人乃免、誣禍十年多、換忠武校尉、明年、衛缺鎮撫、俾攝焉、未幾、謝還平陽、繼攝者千戶、事往往廢、關仍攝以濟、攝一年、事無鉅細、必盡心焉、有持牒來訴者、或歸其事有司、或以屬各所、後必問所屬、當否、即有不當、折以片言、無不心服、上官或執所見、必開陳、便悟乃已、濟雖迄謝還、而溫人稱之、到于今、十四年、秋、平陽十六都陳以仁、亦以造偽鈔發覺、其鄉人初聞官來捕、大懼、既而探知來者、諱鎮撫、更相慰藉曰、是皆捕造偽鈔山者、無懼也、濟抵十六都、械以仁及黨與、竟還、村落聞知、其多、慶州寇吳遠、三等犯平陽、西鄙官軍出討、兩百戶戰沒、二三父老、詣經千戶言曰、賊勢如此、宜集民丁、作聲勢、今小民所敬愛、無若鎮撫者、可任也、經將軍謂濟曰、無惜一行、濟至江南、告其民曰、事急矣、何不團結相保守、咸扣頭曰、惟鎮撫命於是、其子弟皆荷竹、鎗、木、搬、而前、一晝夜、得七千人、分扼宜山、梅、與、鳥、石、嶺、石、塘、賊聞風、為、初、數、日、毛、指、揮、軍、乃、至、縣、西、南、不、殘、燬、濟、之、力、也、已、而、延、安、侯、統、大、軍、駐、縣、境、賊、竄、逸、入、海、去、漢、濟、沿、海、往、來、徵、巡、無、使、紅、得、下、海、士、卒、或、散、入、鄉、村、害、民、得、以、軍、法、從、事、巡、徵、至、下、林、巡、檢、訴、有、游、卒、十、七、人、宿、民、家、盡、縛、其、家、人、所以、通、賊、要、賂、方、肆、行、榜、掠、擁、之、去、矣、濟、追、及、之、縱、民、而、縛、十、七、人、者、還、其、主、帥、曰、爾、卒、為、凶、虐、其、自、治、之、維、時、從、征、者、無、不、乘、時、擄、人、兒、女、惟、濟、非、忍、云、

有若濟者、所謂賢者必有後、誠然哉、方濟與等輩決去就之際、非明炳幾先、何能爾也、奮自拔歸本朝、四方從征、以成功名、而福祿施及後嗣、此其材略真過人哉、天下大定、守封疆於海隅、與郡邑之吏共事、舉措輒出人意料、仲尼曰、君子不器、其濟之謂歟、其濟之謂歟、

張正傳
張孝子者名正、字思中、溫之平陽登瀛里人、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病、瘳於額左角、瘳瘳視之曰、此瘳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知為計矣、正憂懼、蒼黃、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割股肉、持還家、瘳以食、母瘳立愈、初、瘳瘳見其母之瘳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肉、駭曰、吾見患此瘳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頗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極備、慕慕之情、事無細不咨決、不行、年三十、發婦陳、帷帳、衾褥、施于床者、雜以錦繡、正曰、吾在襁抱時、母推燥而就溼、今吾母寢處何如、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讓其母、陳事姑稍懈、正輒曰、妾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陳嘗有間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洪武丁巳、秋、母病、下、伏、枕、血、萎、淋漓、正時、以手、搦、去、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衆、醫、人、人、以、為、切、其、脈、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坐、視、而、不、營、拯、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到、股、和、藥、藥、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日、至、墓、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人、也、已、或、曰、吾、見、其、孝、矣、烏、在、其、為、義、也、曰、正、持、身、端、謹、見、人、交、通、權、貴、漁、貨、賄、以、自、肥、愀、然、曰、一、時、意、誠、快、如、子、孫、何、其、家、無、餘、資、鄉、鄰、故、舊、喪、不、能、舉、者、必、竭、力、周、之、而、又、率、好、義、者、往、助、之、有、棄、本、者、家、貧、母、老、而、病、篤、曾、有、召、命、本、且、行、恐、母、不、諱、無、誰、為、收、悲、甚、正、曰、而、母、誠、不、諱、棺、斂、吾、責、也、本、行、將、半、歲、其、母、死、正、遂、質、棺、收、之、本、丁、憂、歸、數、日、亦、死、一、子、猶、未、葬、收、之、亦、正、也、如、此、凡、十、餘、人、不、謂、之、義、舉、乎、余、友、譚、君、濟、翁、素、慎、許、可、特、推、許、正、余、固、意、其、必、有、過、人、者、及、邑、士、林、斌、徐、光、為、余、道、其、事、乃、益、知、正、之、過、人、而、譚、君、之、推、許、不、偶、然、矣、昔、閔、損、孝、而、孔子、稱、之、匡、章、非、不、孝、而、孟子、辨、之、豈、為、二、子、計、哉、善、扶、義、庶、夫、人、知、所、勸、爾、孔、孟、之、時、去、古、未、遠、也、且、猶、如、此、況、千、百、載、之、下、乎、若、正、者、亦、難、能、矣、論、著、于、篇、余、烏、得、而、廢、語、

黃夢庚夢斐傳
黃夢庚、字伯明、弟夢斐、字伯晉、處州麗水人、秦府紀善、夢池、其、兄、也、
口、諸、王、府、官、屬、或、竄、或、奪、官、獨、夢、池、左、遷、龍、江、宣、課、司、大、使、後、以、其、入、課、鈔、惡、繫、刑、部、獄、夢、庚、聞、兄、繫、獄、走、京、師、視、之、會、有、詔、皆、罪、無、大、小、得、輸、粟、遊、郡、自、贖、夢、庚、謂、夢、池、曰、兄、罪、不、可、測、夢、庚、日、夜、焚、之、計、無、所、出、天、幸、有、此、願、獨、家、之、田、往、輸、庶、兄、弟、可、自、首、相、保、也、夢、池、持、不、可、夢、庚、曰、父、母、遺、體、與、祖、宗、道、業、孰、重、輕、夢、池、曰、我、豈、不、知、弟、今、日、歸、山、即、吾、父、母、他、日、何、食、夢、庚、曰、兄、繫、獄、父、母、朝、夕、食、且、不、下、咽、使、兄、獲、免、罪、歸、見、父、母、父、母、啜、飲、水、無、不、樂、者、兄、如、終、已、持、不、可、夢、庚、富、登、聞、鼓、自、言、天、子、輸、粟、贖、兄、罪、夢、池、恐、乃、許、之、夢、庚、馳、還、家、以、贖、田、事、白、其、父、父、彬、夢、庚、樂、然、持、券、東、西、奔、走、從、人、質、白、金、于、夢、庚、夢、庚、乃、北、行、七、千、餘、里、道、病、幾、死、者、數、矣、然、猶、自、力、以、達、大、同、輸、粟、五、百、斛、刑、部、乃、義、出、夢、池、夢、池、在、獄、中、母、張、沒、

二弟相斂盡禮極力營葬。夢池一如事父。其兄召試京師。留關中龍江。兩人者未嘗不更番省侍。夢庚妻葉夢池妻魏初聞其夫議歸山。輒從旁曰勉之勉之。勉之竊聞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使而兄得生還。吾因假死無憾勉之勉之。君子以為黃氏兄弟妯娌皆非常人也。

論曰昔昔明兄弟至相與爭田。今夢庚兄弟盡其田以活其兄。無秋毫無吝。論者往往謂今人不如古人。觀此兩家兄弟。古今人果孰愈耶。夢池九世祖師恩。恩兄福州節度推官四分先人遺贖命三子各取一分。而以其一畀師恩。師恩不惟不較。轉其金帛重寶予兄子。若夢庚。夢池。其師恩子孫哉。且世人舉事。敗於婦言者。何可勝道。方夢庚。夢池。歸山脫其妻或一人梗之。雖不中輟。庸詎知不失機會。於戲。葉與魏。可不謂之賢婦人乎。

張毅傳

張毅。字彥剛。揚州人。元之將亡。四面兵聚揚州。毅奉父母避之大同。國朝取大同。立都指揮使司。以毅讀書而曉法律。召為書佐。毅亦喜得俸養父母。母不辭。為書佐。治文書。見謂勤敏。尤潔廉。不可干以私。洪武五年冬。母病卒。毅棺斂扶護。南歸行至直沽。其父又以六年冬。死于直沽。毅以力薄。不能歸兩喪。萬里外。火之而負骨歸揚州。以十年夏。耐丁深祖墳之東。服除。都督府起為書佐。出補浙江都指揮使司。令史毅有兩叔父。其次叔父客死瓜洲。殯焉。其長叔父居鄉里老且病。貧甚。毅為令史都指揮司。念次叔父喪未舉。長叔父老病貧乏。乃爾日夜憂。感泣十五年。夏。從延安侯平寇溫處。還司謁告。歸省父母墳墓。舉次叔父喪。以耐奉錢帛為長叔父壽。數日告長叔父曰。毅不幸父母沒矣。賴有叔父在。得相依。願廢于役。欲留侍叔父。不可得。御叔父以往。則叔父已老。又病甚。不可與俱行。毅還浙江。當量口用。俸其餘以奉養叔父。叔父雖老病。無苦戚戚也。其叔父曰。汝克萬里。返葬父母。亡叔亦賴汝免暴骨異鄉。且克垂念老身。而奉養之。有姪如此。我且夕死不恨。吾姪讀書。知顯親大節。勉之勉之。吾族庶其復振乎。於時揚州人見其叔姪如此。無不歎曰。幾罹兵革之禍。鄉里存者百無一二。於其父母。生不能養。而死不能葬。況能養且葬其父。若張毅者乎。毅亦贊哉。余不識毅。聞毅示余劉子仁所著孝行錄。且盛稱毅在都司。有能聲。及居延安侯帳。府推不忍之心。脫人於忍。若者。凡全活者。若千人。免罪者。若千人。蒙其惠者。若千人。然則毅可謂仁孝人矣。孰得以文墨吏目之哉。蓋有為守而不幸為吏也。雖為吏。而無愧於古之君子。其義可尚也。由是子仁錄之。濟翁稱之。莫非出於義也。於戲。孝所以事上也。仁所以恤下也。毅克充之。焉往而不為君子哉。余喜文墨。吏中有若毅。故論次之云。

黃母劉傳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英者。為州學教授。能出謀募兵。卻寇寇方臘。而全其城。靖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濟侯。詔立廟。鄉郡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為八世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猶時歸浣濯。補綴衣裳。遺餽候問。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故名族。閱閱與劉氏相契。

劉夫曰。於陽縣儒學教諭。應發父衢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修職郎。適道。道父朝奉大夫。恭甫。而詔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衰質七世。云劉為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家人輩鮮得其權。心劉委曲奉承。食上立侍。不微不。晨昏禮。久益恭。姑愛之。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乃為聘。婦生子。通生五日。而所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歲。南一。尚無恙。然。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髮見于面。劉揣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仰。望通終身。而視之。謹謹。矧夫亡乎。有如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字遺孤者。有如此。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越三年。南一。亦卒。劉居喪。哀戚。甚治喪。無禮。營。塘。信。與以舉。夫之。柩。舍。窆。焉。日夜。攻。絲。泉。資。通。從。鄉。先生。陳。公。潛。學。進。士。業。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挾。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久。生。者。不。亟。娶。黃。氏。宗。祀。將。自。吾。世。斬。乃。為。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未。成。童。乞。養。婦。之。子。劉。中。孫。為。子。雖。乞。養。子。劉。恩。之。不。曾。如。通。授。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且。暮。死。即。其。家。資。充。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軼。軼。勃。然。露。刃。入。臥。內。戕。之。賴。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鄰。保。不。義。中。孫。相。與。執。送。官。實。諸。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覺。營。與。性。居。而。中。孫。諸。宗。百。債。伺。凌。轢。之。未。幾。海。上。盜。又。起。兵。興。繼。以。饑。饉。料。術。築。巢。劉。幸。苦。支。吾。門。戶。終。無。熱。意。又。未。嘗。廢。時。節。祀。享。與。夫。族。姻。鄰。間。禮。節。禮。人。益。以。為。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為。今。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手。曰。我。為。汝。家。婦。不。幸。寡。姑。二。世。短。命。保。汝。父。子。窮。孤。橫。逆。艱。棘。中。雖。不。敢。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有。婦。有。子。我。可。以。下。見。爾。祖。矣。雖然。思。爾。世。孤。雖。先。緒。不。絕。如。我。有。今日。益。感。激。續。聞。元。宗。以。成。吾。志。爾。焉。可。不。勉。言。畢。而。逝。年。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飭。稱。于。鄉。君子。性。之。賢。劉。之。教。云。史。氏。曰。余。聞。性。之。妻。之。弟。王。崧。道。劉。事。未。嘗。不。謂。焉。為。之。太。息。其。豈。非。再。遭。黃。氏。之。家。者。乎。始。有。通。次。有。性。其。後。性。獲。全。皆。藉。之。由。是。黃。氏。之。先。不。遂。為。若。故。氏。之。餘。非。再。遭。其。家。而。何。蓋。不。獨。孝。節。之。懿。無。愧。蘇。倫。其。存。心。之。厚。先。見。之。明。勇。而。材。又。孰。能。企。之。或。曰。何。居。夫。不。始。而。為。夫。貧。少。室。斯。不。亦。存。心。之。厚。乎。計。通。必。死。而。為。納。婦。斯。不。亦。先。見。之。明。乎。中。孫。兇。暴。以。身。拒。之。而。迄。脫。性。非。勇。而。能。之。乎。隻。身。持。家。政。遭。多。難。而。家。滋。殖。非。材。而。能。之。乎。若。劉。貞。女。婦。而。丈。夫。哉。於。戲。賢。乎。矣。

陳節傳

陳節。字胡正。溫州平陽縣人。宋國子博士。其曾大父也。琴與兄國史院編修官芳。俱以神童登嘉定丁巳第。節歸年十九。父祖孫。以妻同縣。陳彥道。彥道於宋黃州。通判。用中。為。曾。孫。歸。陳。氏。三。年。生。一。子。泰。夫。而。彥。道。病。卒。節。歸。屏。脂。膏。弗。御。禦。筭。垢。服。人。不。能。堪。而。安。之。彥。道。族。之。人。風。以。再。行。節。歸。向。姑。泣。曰。妾。何。敢。爾。也。夫。亡。婦。稱。未。亡。人。藉。令。無。子。亦。辦。作。陳。氏。鬼。況。有。子。乎。妾。幸。生。長。衣。冠。家。日。聞。禮。義。之。訓。豈。可。與。閭。左。無。識。者。伍。而。辱。乎。使。妾。之。足。一。移。不。獨。妾。大。處。弗。若。老。姑。幼。子。將。仰。之。誰。其。有。不。失。所。者。耶。言。已。泣。不。止。其。族。人。風。之。不。動。則。通。之。節。婦。曰。我。知。之。矣。欲。我。仙。適。而。誓。吾。之。田。爾。爾。與。節。孰。重。輕。節。乘。田。以。界。夫。之。族。而。日。夜。力。紡。績。仰。以。養。姑。俯。以。育。子。銖。積。其。餘。以。葬。其。夫。子。長。聘。宋。刑。部。尚。書。周。坦。之。玄。孫。女。

賢士豈徒以道術哉。

論曰始余見道士蓬萊宮時。道士方客遊。而意氣自得。視其類輩與騎劍履侍祀帝所。茂如也。後見於玄妙。則被置督領郡道教人。皆爲道士。榮而道士澹然無毫髮之異。自不見道士。今又二十年。及見之亦無毫髮異。始見時。年已六十餘矣。目光儀態。燦人似欲飛動。此非有道者耶。余亦安足知之。又其平生事於齋。殆見其衝氣機也。括多名山。盧仲綸。章居簡。徐虛寂之流。扞焉。而出入人間道士。括產也。詎知非其徒耶。

序

林氏族譜序

平陽林氏。五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四溪。宋中葉自四溪析居嶺門。嶺門之族字敬伯者。持其譜圖指示余曰。惟我林氏。自周博陵公。歷十八代。而至于今。二千七百餘年。其名字世次。皆於此見焉。然以時論之。今距宋唐未遠也。上距晉魏則遠矣。又等而上距漢秦周則已遠矣。遠者難稽。近者易考。易考者當詳。難稽者當略。今吾世譜。頗詳於遠而難稽者。略於近而易考者。無他焉。年代綿遠。衣帙浩繁。兵火之荐。更存於散軼之後。得於毀裂之餘。由唐而上。全而有徵。由唐而下。不全而無徵。故也。吾於其有徵者。既不敢忽。而不徵於其無徵者。亦不敢旁求曲證。故以舊譜質于前。而斷自所知者。爲嶺門譜系。附於後。蓋林氏之在平陽也。皆祖福唐尉。後者千世。徒四溪。又七世。徒嶺門。又五世。支爲四房。曰文曰行曰忠曰信。其初兄弟也。服雖窮。親雖盡。而所自出也。先生倘以爲弗畔。則願爲我序之。於戲。君子重乎譜者。非以誇門地也。所以慎同異。別親疏也。故無所據而強加之。是謂誣其祖。可據而反遺之。是謂忽其先。誣祖不孝也。忽其先亦不孝也。今敬伯之所爲。不安援於已遠。不輕棄於已疏。真知孝之道哉。仲尼不云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古今林氏。以德業顯者。余不暇論。姑言敬伯之所自出者焉。若福唐尉之執喪。庶幾可謂孝矣。若知諫院之直言極諫。可謂忠矣。事親不過乎孝。事君不過乎忠。臣子之事君親。而於忠孝無憾。可謂盛德之士矣。盛德者必百世祀。此其子孫之所以有衍而無替也。自今敬伯率其族人。相與勸勉。處家庭。則以尉之所以事親者事親。列朝著。則以諫院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則信乎能繼述矣。其於孝也。又何加焉。余見林氏之福澤。方來而未艾。譜之所書。豈但若是而已哉。

譚氏家譜序

譚本如姓。子爵。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之間。實齊之附庸也。入春秋三十九年。周莊王之十四年。魯莊公之十年。見滅於齊桓公。而譚子奔莒。譚自爲齊所滅。子孫遂以國爲氏。而其後有漢譚平定。亦有去言爲單氏者。而其後有梁東南寧州刺史單無克。而齊明帝時。零陵有譚弘寶。以四世同居。旌表門閭。復稅役。長沙譚氏。莫詳其所自出。有仕版宋爲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者。名世績。其先自南昌來。避而長沙之譚氏。自端明公始顯。蓋自端明而下。及今八世矣。子孫繁碩。其以才學行誼自見者。往往有焉。至正壬

辰丁亂以來。族人四出避難。族譜由是散軼。其七世孫濟大懼久而後人不知其世也。來謀於余。余以爲宋豫章黃文節公之爲譜也。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皆而弗著。蓋慎之也。今取法於斯。其豈不可乎。於其斷自所知。爲本房圖。既成。復屬余。餘曰。古有大宗小宗之法。先王所以敘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者也。由漢以下。宗法廢而門地盛。於是譜牒之學興焉。族之有譜。其納宗法之遺意。與近代言族譜者。二家爲法。厥各不同。世經人緯。取法史氏之年表。則歐陽氏也。系聯派屬。若禮家所爲宗圖者。則我蘇氏也。其爲使人重其本之所自出。而尊尊之義。明詳其支之所由分。而親親之理。立則未嘗不同也。尊尊親親。而譜法盡矣。是故宗法既廢。而先王敘天倫。係人心。明教原。敦政本之遺意。猶粲然於族譜見之。君子無志於存禮則已。有志於存禮者。其復忍置而弗講乎。譚氏之族遠矣。其系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所以莫詳者。兵燹之荐。更載籍之無徵焉耳。今濟之爲世。雖不能如我蘇氏。致詳於所親。而不遺於所疏。然於歐陽氏之法。庶幾有合焉。粵自天下多故。雖名士族。鮮不苟簡以廢禮。而濟獨汲汲於此。加之意。其可謂知禮也已矣。濟字濟翁。今以忠顯校尉爲管軍千戶。所鎮撫守禦金華云。

黃氏家範序

治國非難。治家惟難。古有是言也。夫國大而家小。不難其大。難其小。何哉。家主恩者也。而其流也。滅義。至於滅義矣。欲家之治。豈易易乎。故欲治其家者。必以義濟恩。以義濟恩。舍禮法則何以哉。漢唐以來。士庶之家。雖服窮親盡。而能聚族以居。若東平張氏。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今浦江鄭氏。亦惟範之以禮法而已矣。故範之立。不惟可以治家。抑亦可以保家。鄭氏同里黃君資善。有見於此。爰立家範。總九十則。自冠昏喪祭。下至米鹽刑務。事爲之制。有禮有法的。然可行。乃以告余曰。吾與吾弟資深。資文。合食而居。非有範也。而歷三紀。猶一日者親也。今吾之子與吾弟之子。十有一人矣。自今而後。吾之孫與吾弟之孫。不知其幾人。爲吾之曾玄與吾弟之曾玄。又不知其幾人。焉。親者能必其不遠。至於疏也。歟。而不爲之範可乎。此吾家範之所以作也。若夫損益之則。繫于焉。是望於戲。君家之範。豈余得而損益哉。爲君之範。可。敝曰。國之所恃。法焉耳矣。其立與立。其廢與廢。故一日不可無之。然法立而不行。謂之廢法。法立而不奉。謂之玩法。法立而不遵。謂之悖法。悖法玩法。其責在下。廢法其責在上。有法而廢。與無法同。有法而玩。與無法同。有法而悖。與無法同。家之範。猶國之法也。其可一日無哉。使有範而與無範同。則雖立範。又何貴焉。則範雖立。又何補焉。是故善治國者。行其法者立賞。玩其法者無宥。夫然後法無不行。而國無不治。治國猶然。而况治家乎。今黃氏之家。有範矣。其克奉與克遵者。必賞以家範之賞。其不克奉與不克遵者。必罰以家範之罰。何患其不行。而家之治也。又何難哉。合食而同居。雖百世可必也。抑黃氏義家也。義家子弟。不待乎範。而與行孝友。率由禮誼。固當。苟待範之立。而後勉強人斯陋矣。矧範之以範。而不奉焉。不遵焉。至於見罰而猶不恥焉。不悔焉。不勉焉。則亦匪人也。已矣。則亦匪人也。已矣。於戲。言出余口。猶有弗忍焉者。孰謂黃氏之子孫。而忍爲之乎。尙念之乎。尙慎之乎。

吳氏家範序

孝義里在諸賢縣節孝鄉。卽南宋賈恩所居里也。恩舉見會稽志。而里實由恩以名。里之吳氏。其先世居開化鄉之峽上。宋熙寧中。玄丘居士四由峽上來。避而孝義之有吳氏自此始。傳十一世至筠西翁宗元。而家益裕。族益大。乃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通其有無。共其休戚。子孫遵之。今且五世矣。閨門之內。秩秩乎其肅穆也。羣從之間。抑抑乎其慈良也。小大之政。井井乎其有倫紀也。吉凶之禮。鑿鑿乎其有度也。鄰里之中。諄諄乎其盡恩禮也。僕隸之微。循循乎其能謹勸也。道其里。指其門。而相告曰。此居孝義里。而行義無愧前烈者。確乎人人無間言也。筠西之孫。代念作始之難。而懼保終之不易。尙冀來者無替。詒謀而相與繼述之。此孝義集之所以編也。親親之道。莫大乎昭。本始。故譜圖先之。闕家之方。莫急於守先訓。故家範次之。文辭所以鋪張德美者也。故記序銘讚次之。而歌行附焉。蓋誌所以垂示悠久者也。故碑銘行狀次之。而挽詩附焉。人之交也。各以其類。觀其交際。而其人賢否。故尺牘次之。大人畜也。性於孝。感於人。而後孝。犬錄次之。蓋爲八卷。繕寫成帙。因其鄉先達桂仲晦請。余爲之序。予觀天下之物。厚其積而後其勢隆。浚其源而後其流遠。世家之澤。有引而無替。未有不由子孫之善繼善述者也。善繼善述者。所何所致。其功。亦惟盡心於日用彝倫之所常爲者而已耳。是故父慈而子孝。夫義而婦順。兄友而弟恭。上和下睦。家之肥也。父子之慈孝。夫婦之義順。兄弟之友恭。上下之和睦。孰使之性使之也。性本於天。而人同此理。故賈氏之於吳氏。姓雖異。而孝義之行。若出一人。自南宋至于今。時雖殊。而孝義之聞。若在一時。性之在我。雖異時異姓之人。猶且同之。何獨至於同時同姓之人。而不同乎。是集之編。其名益有山矣。夫以八卷之書。不忘其所始。則觀是集之人。其可忘其所本乎。故能充孝義之性。斯能盡孝義之實。盡孝義之實。斯能延孝義之慶。延孝義之慶。斯不失爲孝義者之後。而可以居孝義之里。詩書所稱。事修厥德。配前人。賦事不畀。之來。奇乎。尙懋勉之。不然。徒有是編也。亦未矣。

古詩選唐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呂也。八音六律六呂。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呂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箴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於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呂。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於邠。衛諸國。其詩之作也。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呂。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樂府。爲漢爲魏。愈變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情。我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體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首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首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裴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錄。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

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錄。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唐自李唐一代之詩。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唐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音。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審音。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讀文靖之序。深有慨乎。其更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珪。劉子志。而知唐音去。取出其嗜好也。其友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次其世。蓋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葛常。拘拘於其間。或又葛嘗曰。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葛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譬。譬此。則曰比。比。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奈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灑。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近。而唐音。乃皆不之錄。今則不敢不錄焉。余。其論之。確識之。負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勝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願使余序其篇端也。

重校漢隸字源序

重校漢隸字源六卷。臨川宋季子所輯。不鄙伯衡。以序見。屬其書。伯衡雖未之見。觀其自序。季子之輯是書也。夫豈一日之力。伯衡於隸法。初不通曉。何以言哉。雖然。魯壁科斗之書。出。孔安國爲隸古定。非漢始有隸也。自秦人變篆。以便隸。背則隸。固權輿於秦矣。而謂漢隸爲字源。何哉。隸雖肇於秦。而兩漢而法度斯備。點畫俯仰之勢。脫去篆分之意。遂成一代之文。崔子玉。蔡邕。梁鴻。鍾繇。諸人。傑然以之名。家。百世之下。咸取則焉。雖總謂之漢隸。可也。雖謂漢之隸。爲隸字之源。亦可也。經涉世。代。不免人用其私智。拘於今之厚。徵於古之略。臨學之家。狃於習熟。承其謬。而踵其謬。所從來久矣。篤志於古。學游心於藝。事者。不本諸漢。烏乎本哉。夫本諸漢者。豈曰漢之去古未遠。云乎。亦惟漢法。六體。再試。吏。蒼。頡。之。教。由。籀。之。學。夫。人。而。習。之。字。學。猶。近。古。也。是。以。有。取。焉。耳。蓋。書。之。體。雖。殊。總。其。實。不。越。乎。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外。焉。故。士。惟。弗。學。學。必。先。六。書。尚。論。書。法。之。源。舍。是。則。何。以。哉。世人。下。筆。往往。與。古。背。馳。而。流。於。俗。謬。者。六。書。之。學。弗。講。也。因。之。以。周。衰。重。之。以。秦。火。保。氏。之。所。草。小。學。之。所。教。雖。不可。考。也。而。說。文。解。字。字。序。等。書。猶。有。足。徵。焉。者。誠。能。反。本。循。源。而。求。之。於。斯。其。於。形。聲。事。意。轉。借。之。辨。何。至於。味。文字。子。母。聲。音。之。源。何。至於。迷。涉。點。畫。偏。傍。位。置。之。類。復。何。乖。之。有。然。則。隸。法。雖。備。於。漢。而

所以觀其會通以極乎得之為書者其可資漢而遏止哉此宋儒其機字源之所由作而季子之所以重校也歟韓愈氏有云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祖述兩漢途之迷者希矣根柢六書源之絕者希矣雖以之蓋古今之書綽然有餘裕矣豈惟隸哉豈惟隸哉漢末能讀古書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也季子生車書混一之代年學俱富志于稽古推其力重校此書其有關於字學之大者世惟無事考文則已倘有事於考文將於其乎徵焉抑則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請鼎刻杜郵從敞子吉得其緒餘亦以小學名家至於敞受學之師史乃逸其姓名君子誠焉今季子述其承傳之自甚悉使人觀其書而知其師亦賢於敞也已矣

偏旁辨證序

扶風馬侯未出仕時僑于嘉禾嘉禾之士相率委質而師焉侯病世之學者於書學置而不講自一字以至偏旁承偽踵誤十八九乃為書若干篇曰偏旁辨證與承學之士講習云及侯出而為郡臨川而東陽蔡侯適以進士通守其郡謂侯此書誠有補於小學者也可不廣其傳乎馳書金華屬余敘之于惟先王之教小學必以六藝書其一也稽之周官掌籒國子教之六書有保氏焉三歲則一考之以同其文其為教如此是以其時士無弗知書是非有正而不敢用其私也歷秦漢而至於唐經殘教弛已久書之為書也因世生變趨便就簡非盡復先王之制矣然猶有維持之法焉太史試學能風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史吏民上書或不正輒舉劾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學館諸生試書凡書學石經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十八通為第唐之制也其為法如此是以其時士亦無不知書於非有正而不敢用其私也自時厥後時異制殊非惟先王之教不復而取士之法亦莫之行矣學士大夫率謂書非切己事高談性命者慕遠大而忽近細游心藝事者較工拙而論端妍班揚賈許陸薛二徐之說雖有存焉者幾何人能盡其心也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子聲音之原夫豈獨後生小子哉先儒朱子思之嘗欲取說文解字字序為書篇以詔于來學惜乎其志而未就焉嗚呼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以明先王之所以教豈不在後之君子乎此馬侯之書所以作也竊觀其書凡一字之全謬偏旁之不經流俗之習熟傳寫之舛舛牽強而穿鑿杜撰而因襲一點一字之分一畫一字之別同音異用同形異從之類莫不推尋其端緒論列其得失考訂其抵牾區別其部類而其取舍義例有不合於班揚賈許陸薛二徐之說者蓋鮮矣明先王之教成朱子之志端在於此書乎國家方稽古以制度學校之教修取士之法行吾知亦將有取焉而於同文之治不無功矣豈惟有補於小學云爾哉是用不讓而為之序俾覽者知其書實繼先儒而作而盡其心焉庶幾蔡侯之志也

心學圖說後序

金華坦溪之上有隱君子曰鄭君彥淵宋川陳置制忠愍公之六世孫也始余得其書注釋讀之固意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萬世正學於是乎出焉商周繼之其間聖賢為不學而亦焉有外此以學者哉逮乎周衰聖人不作異端並起其所以為學者大抵非帝王之學漢興羣儒撥拾遺經於秦火之餘往往溺於訓詁而不知反求諸心則既失矣後千數百年濂以諸大儒出當宋世相與倡明聖學而論著焉子貢之徒所不得聞於仲尼者昭然若揭日月天下學士始知不知道不可以言學不學不足以言學夫何積習既久雖有豪傑之材亦皆篤惟先儒之成言而謂莫肯以精力自致而今為甚譬如侏儒之觀場人抵掌亦抵掌人擲楸亦擲楸其目且猶無見也其心況有得乎則其愈遠矣夫千古帝王之學固因濂洛諸大儒而復明於天地事物之倫理性命道德之精微諸大儒又豈敢自謂其言盡矣備矣後之學者無所容心無所容喙也乎哉此彥淵之書所以作也彥淵優游事外於凡聖經賢傳旁及釋老之書靡所不覽而未嘗阿以爲同其思而默體深遊而自得得其說直欲逾濂洛涉洙泗窺先天之秘推其用心可謂勞矣非儒者而能與於斯乎惜夫其書出於三百年之下而諸大儒莫之知而莫之取也向令彥淵與諸大儒並時而生從而就正焉其有不傳信乎而顧使余得而讀之豈知言哉唐許胤宗國醫也而不欲著書以爲脈之候幽而難明吾意所解口不能宣得吾之所言而不得吾所不言則於脈有不能明而且妄投藥矣於醫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止于傷人吾儒家之說萬一失之其禍遂至於亂世然則儒者著書視醫者著書豈不愈難乎故余平生為學不敢篤信成言亦不敢輕出臆說觀彥淵之超詣獨得其所發揮寧無慨然者乎圖與說所不能盡者彥淵尚終有以教我哉

范氏文官花詩序

京口范氏自宋至今為郡望族其先世嘗植文官花以爲庭實辛稼軒所為賦水龍吟者也近代趙松雪鄧素履諸賢咸有頌詠繼若干首是花唐時惟學士院有之其殊形異色余固未嘗得見竊誦諸賢之賦詠而想望焉豈非范氏之嘉祥哉蓋草木於天地間爲物雖微乃若鍾夫粹美溢爲英華忽焉而榮條焉而悴是則不偶然也故孔林之楸斯文之興喪係焉廣陵之瓊花世道之盛衰係焉田氏之荆王氏之槐門祚之升降係焉則草木有關於人事也久矣而況天地生物有定形則有定色白者不能碧紅者不能紫今以一卉之微一日之間而遽爲之變而具有其色又花之異常而不多得者也孰謂范氏之有是花也暢茂敷榮數百年猶一日而可委諸偶然乎是宜諸賢喜傳而樂道之也於戲言天者常徵於人則於是花可以見范氏之所積矣觀物者取必於天則於是花亦可以見造物之厚范氏矣不然宋德既爽元入中國元德既爽皇明膺運天而之去留人事之廢興且至於再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者鮮矣何獨是花之在范氏庭砌而雖運去物改而其舒翹挺秀自若也世之勃然赫然以富貴之家身得之而身失之者多矣又何獨范氏一門傳緒愈遠而流澤愈長賢材繼作項背相望不惟詩禮積承抑且相授蟬聯也吾祖文忠公之銘三槐堂謂魏公之德與槐俱萌君子之於范氏觀德有不在是花乎范氏之嗣人尚無替封殖哉他日余過京口倘獲寓目當賦句弓之詩而諸賢之篇什愈憲若方將錢板以傳故爲之序

蔡氏重修族譜序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宋先後有國三百年而蔡氏舉八行一人登文科者十五人特科八人補入太學者十九人待制二人請濬賦二十八人上書者二人勉解八人魁武科者一人登武科者四人凡八十二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進納遷資蔭敘者又五十四人焉。嗚呼可不謂之盛乎。其族舊有譜而先子朱子實敘之。毀於洪武乙卯風潮之變此譜則入行七世孫仲謙因遺簡殘編而修補者也。特以示余徵文為序。嗟夫族蕃而分世遠而疎地殊而忘此其勢有所必至者。然而君子使之合於已分或於已疎不忘於已殊未嘗無其法焉。三代以上維持以宗法秦漢以來維持以譜正譜法之行猶宗法之行也何也。自吾之所自出以至大父之所自出以至於大大父之所自出又推之以及乎始受姓之祖又推之以及乎屬之疎遠者無不登載昭穆以辯之字行以聯之系序之承傳支派之分異皆可得而詳。雖數百世之久千百人之衆其初一人之身其一人之身而梓疇疾病不相離乎。平居或有老壯稚弱不相敬讓慈愛者不侮乎。或有力不相藉災不相救死不相收者不悔乎。或有以富貴加之而凌侮之者寧不改行乎。則雖分而恆合矣。雖疎而恆親矣。雖殊而不忘矣。譜之所繫如此有尊祖敬宗收族之心者未有不其情者也。余觀蔡氏之譜自九府君至仲謙十六世仲謙之下又四世世常百餘人不為不蕃由五季歷宋元至於今不為不遠或家陽與或家步廊或家新城或家永嘉不為不殊而某為叔伯行某為兄弟行某為子姓行其名某其字某某其配某某未嘗不可考其合族之人服雖窮親雖盡而歲時伏臘未嘗不相往來冠婚喪祭未嘗不相赴告患難緩急未嘗不相扶持豈不以譜之立乎。然則仲謙於譜之修烏得不汲汲用其情也。雖然今通都大邑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日就衰替其克保先業者蓋甚少也。而蔡氏獨茂衍豐殖不改其舊果何以致是哉。天下之物其基厚者其積高其源深者其流長故積善之家傳委必遠蔡氏九府君而下皆知力學而有德行質諸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英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其族之昌大非他姓所可及。尚有由然哉。夫然則為之後者固當謹家牒尤當繼先德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誠克念焉無忝焉則蔡氏之盛又當何如。是皆余之所敬慕而屬望者庸以爲序。

三壽岡序

浦江縣東行二十里其地曰長塘有大姓曰黃氏世家其上黃氏之良曰資善曰資深曰資文其生也同氣其分也同體其爲人也同德其處家也同心其壽而康也又同而有連山有清流有茂松巨竹有佳花美卉有禽魚圃史琴奕可以娛其耳目志意而三人者寄傲其間不知日之夕也。吳興林子山過而見焉於其繪爲圖以著其事指焉而告予曰揮扇而中坐者資善也觀書而坐于其左者資深也袖手而坐于其右者資文也鞠躬而進茗飲則資深之嗣子宿也。是雖存其大節而資善伯仲以垂白之年相從於山林之下衍衍以相友怡怡以共適。雖然恭順和肅之風亦可想見也已。斯人也而使之游於鄉鄰之人倘有所觀感乎而使之居於邑邑之人倘有所觀感乎而使之發於國學國之人倘有所觀感乎故吾圖之不獨以張黃氏一門之盛蓋將以陳勸夫人之爲兄弟者爾。子史官也其言足信序之以文以啓詠歌。

不閔之子將誰屬焉。予聞壽也者存乎人而命於天者也。非智可取非力可獲非財可致以故世之兄弟並臻壽康者不多見也。藉令見之往往出於一從再從三從幸從之間。若夫同氣而生同體而分而壽者不常有也。藉令有之私其妻子田廩貨財較夫長短得失強弱以手足之親而猶泰越人之相視則雖欲同居合食休戚相關有所不能焉。藉令能之嗜好不同趣舍亦異或仕於朝或買於市或耕於野或雖之日常多而會合之時常少則雖欲朝夕聚處自幼至老未嘗相舍有所不得焉。藉令得之家非給足時非休明而餒切於體膚追呼勞其筋骨皇皇如也則雖欲優游佚適之中共享有生之樂有所不暇焉。今資善伯仲於在大而智不可取力不可獲財不可致者如此而於人之所不多所不能所不得所不暇者又如此求之一邦未見其倫况一邑乎。求之一邑未見其倫况一鄉乎。予山雖欲不侈以圖安得而不侈之以圖展奉之頃觀其伯仲之坐坐也氣岸莊重凝然若三趾之鼎足以鎮浮威儀煥發炳然若三階之星足以美俗且猶使人敬慕之不已而况於其族姻時親炙之者乎。而況於其子孫日周還於其左右者乎。悲願之心不油然而生則吾弗信矣。然則子山之子又從而序之非過也宜也。

陳氏文錄序

陳氏文錄者宦遊東昌之士爲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詞也。公以廣威將軍平山衛指揮鎮東昌十有四年功績之多何可算哉。或謂之或序之或詩之特表其大者云爾。聖天子之於公知之尤深恩寵優渥度越尋常不次超擢斷自宸衷由是有浙江之命而公之蒞浙江也闢延致會稽鄭元直先生使諸孫師焉。先生因屬其諸孫纂集記序詩爲一帙題曰陳氏文錄不以伯衡陋而俾序其焉。伯衡辭不獲乃爲之序曰古之君子紀德銘功汲汲如不及者善善之意長惟恐其不流傳而已矣。蓋文詞之於功業也猶梓之於鼓也。挺之於鍾也。鍾無挺鼓無梓則不鳴有功能而無文詞以發揮之思慮之精微何以見經畫之周密何以知借曰其事接於人之耳目其澤洽於人之腎腸固當口誦之而心誠之。然雅者有時而壯壯者有時而老老者有時而往則有志者爲之成績亦與之俱往矣。在其爲流傳也誦之口孰若之翰墨識之心孰若載之簡冊在昔名公卿未有馳譽於當世垂名於方來而不載此者也。文詞之所係亦重矣。宜乎東昌之士衣冠公之事不容自已。庶幾古君子之遺意也哉。始公以文武材略受知於聖天子創業之初眷遇日隆圖任益重及取中原即以東昌屬公而公晝夜竭其思慮爲之經畫率士卒殲倭寇亂軍剪荆棘闢城郭列府寺樹樓櫓具市井相地宜立疆畔通溝渠藝稻稔威以著寇賊以除反側以安流亡以歸生聚以庶遠近以孚商賈以集餽餉以足漕運以省徵斂以寬誠奇偉而烜赫矣。然都邑間見之窮陋僻遠則莫之盡見也。九重知之四方則莫之盡知也。乃今伯衡得是錄而讀之事以實書辭不華飾蓋不啻涉其境而覽觀其麗焉。然則當世欲知公者徵是方來欲知公者亦必徵是而先生之所以哀其亦士友之所以表章之意歟。雖然公以勳爲國重臣臨制乎方面事當伯於此震今而耀後同自有史氏之大書特書其錄其豈非權輿也哉。

繆氏慎篋集序

古人兄弟俱善文詞，士林未嘗不以爲盛事。故二應之在魏，二陸之在晉，二盧之在唐，當時稱之。後世傳焉，余觀於平陽在元之世，兄弟並以文鳴，則有若鄭氏居今之世，兄弟並以詩鳴，則有若繆氏鄭氏兄弟。季明弟季亮而其文集曰聯璧，繆氏兄弟仲琳弟仲甫，而其詩集曰瓊瑤，夫鄭氏一門而能文者，同氣二人焉；繆氏一門而能詩者，同氣二人焉。此余每覽其聯璧瓊瑤，所以輒嘆平陽人物之不可及也。且言之精者爲文，而詩又言之精者也。然而鄭氏兄弟固難能矣，繆氏兄弟豈不愈難能哉！序聯璧者，翰林承旨宋先生也；今仲琳乃以瓊瑤集請余序，其首簡頌余豈其人乎？雖然，以仲琳爲兄而有弟若仲甫，以仲甫爲弟而有兄若仲琳，麗澤交映，逸韻迭發，鏗鏘炳煥，遐邇遐邇，固足以使人歎矣。初仲甫薦至京師，官之而不拜，後仲琳薦至京師，官之亦不拜，仲甫之來歸也，縣令程君延爲訓導，欣然而俯就。仲琳之來歸也，縣丞彭君延爲訓導，亦欣然俯就。不及汲於利達而切切焉爲國家作人，是務其出處之際，若合符節，尤足以起人愛敬。然則仲琳仲甫之在當今，不猶二盧之在唐，二陸之在晉，二應之在魏，其士林之盛事哉！覽瓊瑤集者，宜何如也，是爲序。

蘇平仲集卷五

序

說齋先生文粹序

宋自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倡明性理，號爲道學。遞相傳授，至乾道、淳熙間，紫陽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鼎立於一時。而東南學者，翕然宗之。說齋唐公出乎其時，又與呂子同居於婺，而獨尙經制之學，真可謂特起者矣。而豈立異哉！尙論道統，由周程而上之至孔孟，由孔孟而上之至三王，又等而上之至於五帝。經制者，二帝三王之治迹也。聞之曰：治本於道，道本於心，得其心與道，而後其治可得而言。則經制性理，固自相爲表裏者也。苟從事性理而經制弗講焉，不幾於有體而無用乎？公之向之也，有不能已者矣。立異云乎哉！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平主簿仲孫，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藉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刑、禮樂刑政、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曾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精粗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



行焉。聖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觀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性，物既多謗，誰能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之事業者，僅推而托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題，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通祕府藏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地理詳辯各二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官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荐兵燹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經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揚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諸孫懷毅爲是極力搜訪，得文集焉。觀士介所爲序，乃重刊本也。以發題書足四十卷之數，且駢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然則亦非其次之舊矣。欲採擇爲文粹，嘉惠承學，則又懼以寡聞淺見而輒去取，犯不韙之罪。伯衡曰：梁昭明太子統，嘗以一人之見去取秦漢至本朝數千百年諸家之作爲文選矣。宋姚鉉嘗以一人之見去取唐三百年諸家之作爲文粹矣。他若文鑑文類，未易枚舉。至於昌黎之文，自謂約六經之旨，執得去取之，而公嘗撮取二十六篇爲韓子，今是舉也，猶是也。奚爲而不可使是集出則公之學術庶亦粗足表見。公而作者有志於學而無從見其書，一旦得而見之，豈不深可藉而若獲拱璧哉！於是懷毅採擇論議，記序書銘奏議雜著館職策一百五十四首，益爲十卷。其發題愚嘗則置於前，詞科仍列於後，合十五卷，不鄙以序見屬。伯衡晚陋，何足以知公，竊嘉懷毅不墜其家學，喜承學之士得有所考，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見公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所蘊之精微，所造之高妙，不盡在是，猶愈於概乎無徵云爾。

張澗國詩集序

故元翰林學士承旨嶺北行省平章政事致仕，張國公既薨之十一年，其方外友北山上人，蘇其詩來南京，屬前鹽運使山見心復禪師類次之，將刻以傳。會伯衡自金華召至，乃請爲之序。伯衡在史局，讀公之傳，念其詩文莫之收拾，久且軼墜。嘗竊歎焉，則今於北山之請也，其能以不敏辭乎？夫文辭之盛衰，固囿於世運，而世運之盛衰，亦於文辭焉見之。然則誦其詩，而欲知其人之可，不尙論其世乎？昔元起朔方，有天下，至元貞、大德而盛，莫加焉。公之生也，適際其時，其所鍾者粹矣。其言之昌也，有以哉！然而羈窮不偶，留滯江湖之表，詠歌寂寞之濱，幾二十年。至正初，始用薦者通朝籍。至是而昔之耆老凋謝，殆且盡矣。由國子助教入轉翰林承旨，遂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天下。斯文之未泯，實有賴焉。而孰知夫養之也厚，而用之也不亟，是以其望實如彼之盛著也。豈僥倖於一旦，坐致顯融者所可同日語哉！自公居翰林，國事日非，疆圉日蹙，故其鋪張帝載，輔輔王度之什，既與清廟我將之頌，鹿鳴鳧鷖之雅比隆。至於綠情托物，發爲聲歌，顧於匪風下泉，有取焉。方鳴其盛，而遽履其衰，不亦悲乎？夫何天不懲道，而公云亡，公亡不獨詩亡，而元粹亦亡矣。文章世運，固迭爲盛衰者，與抑觀漢唐以來，凡以文鳴者，際乎天地之運之盛也，其制述乃有治古之風，逮夫光祿分裂，皆靡然若緒風之泛弱卉，不有作者，不能自振焉。今公晚年之作，雖當運去祚移之際，其情舒而不迫，其氣清而不散，其言簡以壯，和以平，猶之盛年也。其然非其中有

不隨世轉移者存然乎。不謂之作者可乎。則其詩賦不宜無傳也。公平生寓情詩酒。所作至多。而不自惜。擬其遺尚五百餘篇。皆可垂志來學者。公無子。一女亦先卒。其墓也。下地燕京城南而安厝之。北山之力居多。北山。廬陵人。受業衡之福巖寺。遊燕京三十年。雖佛之徒。而喜從吾儒者遊。與公交最善。今老矣。而公之不朽者甚篤。視惠勤之於六一居士。庶幾無愧也已。伯衡之會試禮部也。公實同知貢舉。得所對策。嘆賞不實。同事者以其言切直。黜之。公爭之不得。每與歐陽文公言之。以為恨。而文公以語伯衡。雖不獲。公門生之末。而公亦伯衡之知己者矣。執筆序公之詩。於改土之後。俯仰今昔。滋然久之。

申屠先生詩集序

申屠君以詩鳴元統。至正時。其藁既多。類皆放失於兵燹之間。幸而流傳於好事者。十猶二三。其子徵。極力收拾。蓋自君沒後十二年。始克窺次成集。以授余。求序其端。余聞君自總中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號稱雋才。時出為歌詩。先輩爭下之。而君不自足也。延祐間。故侍講黃公筮仕於其州。遂委已事焉。侍講文詞。為世楷模。然剛中少容。從之遊者。鮮克當其意。而獨器重君。悉授以心法。他從遊不得者。君盡待之。而君又能因侍講之言。以治經之餘力。力追古之作者。於是君之詩與年日進。沛然莫禦。而其聲光勃然而起。炳然而不可遏。時之名能詩者。風斯下矣。秘卿達兼善。外史張伯雨。至謂侍講之有君也。猶吾祖文忠公之有黃山谷。陳后山。其取重緒紳間如此。口始余謁伯雨於杭之開元宮。伯雨以君和其詩三章示余。私心慕焉。及君來為經師吾鄉。遂獲與之交。自是或歲一再見。或間歲一見。見必以文字為娛樂。海濱變故以來。出處不同。山川間之。思見其人。邈乎不可即矣。此余歸自江東。過其舊遊之處。輒為之腹痛。聞見其遺篇翰。伏讀數過。不自休。而不能無九原可作之歎。則余於徵之請。其能已於言乎。昔者浦陽方先生詔。父括。吳贊府善父。學謝軍諮。皆以古詩人自任。東南之士。翕然師尊之。論者獨推侍講為得其宗。而君侍講之世嫡也。則其所詣亦可概見矣。余復何言哉。竊獨慨君生長文明之代。才高而學曠。使其與一時鴻生。與士文學侍從之臣。通籍著庭之間。鎔金鑄辭。作為雅頌。播為歌咏。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豈不優為之。然年踰四十。再舉於鄉。始以春秋乙榜。棲遲學校。幾十五年。未及改官。而運去物改。愁居惕處。曾不數年。竟以不幸死矣。今其詩之見於集中者。多黍離麥秀之音。則其志不亦可哀乎。向幸有子若徵。寶其遺藁。世其家學。足以慰君於地下云爾。此余所為撫卷不自知悲喜之交集也。君諱性。字彥德。申屠氏。越諸暨人。

潔庵集序

潔庵集詩文若干首。平陽孔子升先生之所作。門人同邑林與直。敬伯之所錄次也。敬伯以告余曰。先生志於立德者也。立功且非其志。而況於言乎。然而先生由進士科出身。雖不顯以文辭名世。而求文辭者。則固以先生為首矣。則先生雖欲不述作。烏得而不述作。嘗聞諸先生文章非應用。應用非文章。此至論也。凡吾之所作。亦應用云爾。吾敢自謂文哉。以故先生雖為文。未嘗留滯。子弟門人聞私錄之。亦不多也。先生既棄代。其子諒。屬與直。類萃為捌卷。附以詩四卷。因先生自號。題曰潔庵集。一二同志將鐫版以永。

其傳。敢請為之序。余取而讀之。理到矣。氣昌矣。意精矣。辭達矣。典則而嚴謹。溫純而熾峻。該洽而非綴緝。明白而非淺近。不粉飾而華彩。不鍛鍊而光輝。古之有德必有言者。蓋如此。尚論文章。何以加諸。至於詩。則出於性情。而不窮於畦町。有優游詠嘆之思。風雅騷些之遺。而先生自視。欲然何哉。豈不以世之為文者。於學無所聞。於道無所得。險澁其語。以為奇。僻性其字。以為古。隱晦其意。以為深。突兀其體。以為高。而流俗之所尚也。先生則不出乎是。自意不足以追世好。而云然也歟。嗟乎。文辭之陋。未有甚於彼者也。曾謂先生而為之乎。人固有卻菽粟而進蜆蛤者。亦有舍布帛而取縞絳者。苟弗貴先生之文。而惟流俗之所謂。是貴。則與是何以異乎。夫蜆蛤可適口。而不可療飢。縞絳可悅目。而不可禦寒。養生則必以菽粟。而不以蜆蛤也。卒歲則必以布帛。而不以縞絳也。先生之文。布帛也。菽粟也。世之所不可無人。亦不得而弗之貴者也。敬伯拳拳於其遺藁。可謂知所貴者矣。然則先生之有敬伯。不猶揚子雲之有侯芭也歟。先生世系爵里行業。詳見墓碑。此不重出。

陳子上存藁序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藁。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為四言。為五言。為七言。為古。為樂府。為律。為絕。凡若干卷。文為記。為論。為銘。為贊。為箴。為賦。凡若干首。加詮次焉。蓋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藁。俾藏于家。敬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遺藁。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弗學。而以求道為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斬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賈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未二年。度時不可為。輒自免去。擯兵柄。而偏強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為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脅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於閩。又北至於懷慶。尋以疾卒於懷慶。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為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己。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所以重有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稱子上之文。上本選固。下獵諸子。詩上邁漢魏。而齊梁以下弗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

鄭璞集序

安固高君賓叔。才甚優。學甚邃。長余二十餘年。其伯兄則誠甫。又先左司僚友。高君於余。父執也。而辱與為忘年友。今三十年矣。歲之正月。會於平陽。出其詩文。曰鄭璞集者。俾為之序。高君之文。根柢六經。出入

子史詩則淵源風雅。沉浸騷選。莫不理到而辭達。氣充而韻勝。味薄而光潔。余素知而愛慕焉。今觀凡在集者。粹然大玉。夷玉之質也。炳然瑰琦。瑤瑤之輝也。鏘然瑣珞。瑤瑤之音也。謂之未理之玉。人猶疑焉。況皆諸已磨之鼠。又孰信之。而名其集曰鄭璞。何與。思而不得。則以問諸高君。高君曰。彼以磨鼠而與璞玉同稱。亦惟自負太高而已。自高故詞誇。詞誇故實不副。實不副。故始聞之意。其玉也。而欲與之市。終見之則鼠也。謝而去焉。無足怪矣。古人之文章。大抵出於道德明備之後。是以言立而人信之。今世之士。辭聲韻稍協。則曰我能詩。言語布實成章。則曰我能文。此其自大。不猶鄭人之於鼠乎。人之視之。其有不猶周人之視鄭人之所謂璞乎。吾嘗以爲戒。而不敢不務其實。此吾集之所以名也。而又何疑焉。余於是益歎高君非獨文詞人。未易及其處。已取名尤人之所不敢。先文忠公曰。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人誦其美。高君之謂矣。然則高君之鄉。爲文辭者固多。可傳誦者亦衆。而人人獨構求高君之文。得其片言隻字。心滿志愜。而去豈偶然乎。夫文章如良金美玉。自有定價。固非人所得輕重。然持金玉而欲市者。持錢而求金玉者。必有足爲輕重之人。居其間。而後欲市者與求市者。信而無疑焉。今高君求序其詩文。不就可以輕重之人。而顧以及余。余官位學行。無足動人。是非可否。無足取信。將何以塞請。念辱交之久也。不敢終辭。姑述其名集之意。以爲序。覽余序者。可無異高君。而有所自警矣。

鴈山樵唱詩集序

言之精者之謂文。詩又文之精者也。夫豈易爲哉。然古詩三百篇。有出於小夫婦人。小夫婦人而可與能。則又若無難者。是何歟。大序不云乎。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有是志則有是詩。譬如天地之間。形氣和而聲出焉。蓋莫之爲而爲者。夫何難之有。自古詩變而爲選。選變而爲律。天下之爲詩者。不必皆本乎志。發於茫昧之域。窮於聲偶研揣之間。取聲之韻。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況不能積歲月之勞。極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倣以爲工。而欲馳騁以盡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難哉。是故知詩之作。在言其志。則可謂善於詩者矣。孔君顯夫持所謂鴈山樵唱。徵爲之序。余閱之。累日。合古今體八百首。托物以造端。比事以見義。屬辭以致意。發吟風弄月之趣。於聲嗟氣嘆之間。大篇短韻。雜然並陳。鏗鏘振發。而曲折竒如也。余乃爲之嘆曰。美哉顯夫之詩也。不研揣不模倣。不費辭。而及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人之所難。而顯夫獨無難焉。若是者何自而能之。蓋顯夫自幼明乎六藝之學。兩舉校官。皆辭不就。其志直欲取世科以濟世美。年二十四得曠疾。既不可有爲於時。而又申之以變故患難。則其平生之情。歡愉。悽。憂。思。慷慨。觸於物者。宜有以昌其詩而發焉。則豈非所謂本於志哉。人固有困於疾而名於世者。若張籍之於詩。是已。今顯夫雖以曠而志不獲申。其詩豈遂泯滅而不傳乎。是用語顯夫曰。子無自附於樵唱。世將有來而陳之者矣。顯夫名克烈。先聖五十五代孫。今居平陽。平陽有山曰鴈。顯夫嘗隱其間。故以名其集云。

鄭叔文字序

人之類衆矣。不可以無別也。故爲之名焉。又從而爲之字焉。名字者人之所以自別於衆人。亦使以識別

乎我者也。然而衆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人賢人之於衆人。其具耳目口鼻手足之形。與夫飲食衣服動靜語默之節。無以異也。其所以爲聖爲賢。而傑然異乎衆者。德業而已矣。名字之不立。欲自別於人之類。且猶不可得。而況德業其可以不立乎。是故務以德業自別者。果有以異於人者也。務以名字自別者。非果有以異於人者也。世之學者。無不慕聖賢之異於衆人者。而於名字則知所以自別。而於德業則不知所以自別。是猶不免爲衆人也。何以別於人哉。是故善學者。不汲汲於名與字之美。而汲汲於德業與業之崇。浦江鄭彬。叔文。來徵字序。余思夫古者冠而後字。字之所以責之以成人之道也。則字之於人也亦重矣。知所以重字。則知所以重身。知所以重身。則叔文之徵序。豈真求美於名字之間者哉。乃告之曰。物相雜而適均之謂彬。故其字一從文從武。人或文有餘而武不足。或武有餘而文不足。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偏於剛而不以柔克。或偏於柔而不以剛克。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或質之勝而流於野。或文之勝而流於史。謂之適均。可乎不可也。其必勉焉。損其過增。益其未至。使可文可武。知柔知剛。不野不史。夫然後適均。而可謂之成人也。已。雖萃於衆人之中。而衆人莫不推尊之。以爲出乎其類也。此謂不以名字別其身。而以德業別其身。其爲自別也至矣。夫叔文。義門之秀。妙年而好學。多能而善詩。於予有世契。予故以是致愛助之意。於戲。叔文亦在勗之而已。

王生子文字序

深溪王生問錫余請曰。小子名江。字子文。願先生爲著說。使知所勉。乃告之曰。天下之至文。孰有加於水乎。水行地中。海爲鉅。江次之。江出岷山。歷瞿唐。過滄浪。下三峡。合漢沔。並沅湘。吞彭蠡。以趨於海。而札之排之。鼓之。使之逆之。迫之。受之。觸之。沮之。激之。而爲淵。爲澗。爲瀨。爲湍。爲瀾。爲澗。爲澗。爲澗。而或盛或舒。或亂或繁。或徐或疾。或衝或縱。或逸或昂。或大或細。而如雲如霧。如霧如帶。如輪如洞。如沫如鱗。如篋如篋。而天下之文。悉備矣。然何莫非自然也哉。惟其自然。此天下之至文。必歸諸水也。嗟夫。大凡物之有文者。孰不出於自然。獨水乎哉。是故日月星辰。雲霞煙霧。河漢虹霓。天之文也。山林川澤。邱陵原隰。城郭道路。草木鳥獸。地之文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郊廟朝廷。禮樂刑政。冠婚喪祭。蒐狩飲射。朝聘會同。人之文也。而莫非天下之至文也。夫是以可以觀時變。可以化成天下。其在人也。則堯之文。思舜之文。明禹之文。命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以爲文。此文也。其在經也。則易之卦爻辭象。書之典謨訓誥。詩之風雅頌賦。比興春秋之賞善罰惡。內中華而外四夷。此文也。不然。則何以經天而緯地。凝庶績而植人極。垂訓萬代。而爲百王法式哉。古人之所謂文者如此。豈辭翰可擬哉。奈何後世區區以辭翰而謂之文耶。自夫以辭翰爲文也。文之用。未矣。彼殫一生之精力。從事於其間者。音韻之鏗鏘。采色之炳煥。點畫之纖媚。則自以爲至文矣。而烏在爲文也。嗟夫。文而止於辭翰而已。則世何貴焉。而於世抑何補焉。昔韻。鏗鏘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采色。炳煥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點畫。纖媚而足以爲文也。則文又何難焉。此之謂文。其去文也。不已遠乎。今生之家。以孝義稱。閭家有則也。執禮有節也。處事有倫也。接物有儀也。內外有辯也。尊卑有序也。親疎有恩也。質文有宜也。亦可謂文焉乎矣。生耳濡目染。日引月長。

周還進退唯諾步趨升降俯仰馴雅詳慎可觀可喜亦既異乎區區以辭翰爲文者矣誠能聞由聖賢之訓耕耨詩書之圃游泳道德之涯歸宿仁義之奧究極天人之蘊成就文武之材出爲邦家之光則天下之至文不在水而在生矣余嘗病夫世之人溺於辭翰故以此爲生告尙念之也乎哉尙勗之也乎哉

宗元常字序

爽口之味有水草小蟲蠅范蠅蛙野果之實然人情嗜嗜有不嗜至於豹之胎猩之唇封熊之蹠則極味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需可常致以給朝夕之需者而人性無不嗜惟稻粱黍稷魚肉蔬菜而已是故稻粱黍稷魚肉蔬菜謂之常食輕暖之物有紗縠縠狐貉羔羊之皮然土俗有宜有不宜至於雉頭之裘火鼠之布鮫人之綃則極物之珍異矣然非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可常致以禦寒暑之變者而土俗無不宜維絺綌吉貝絮纈縐帛而已是故絺綌吉貝絮纈縐帛謂之常服常也者人所資以爲養生之具不可一日缺者也故自生民以來食焉而易稻粱黍稷魚肉蔬菜服焉而易絺綌吉貝絮纈縐帛未之有能焉於戲豈惟服食然哉三代而降九流百家之說並起可以喜可以愕可以眩世可以駭俗可以動萬乘亦已衆矣而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者謂之常道是則人所資以爲人不可一日而缺者惟聖人之道而已蓋具於人心者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接於人身者有五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長幼曰朋友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人之常性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也人之常倫也而皆天地之常經也夫聖人設教豈有術以強人哉不過爲之度量節節使賢者智者無此之過愚者不肖者無此之不及云爾故聖人之訓布在六經其爲言也婦人小子可與知焉其爲行也婦人小子可與能焉及其至也與天地參彼九流百家之說非不衆且詳也非不奇且異也而亘萬世莫此之能易焉於戲此所以爲常道也歟哉人之所資而不可一日缺蓋有甚於常食常服者矣何也常食之缺飢而止爾常服之缺寒而止爾若常道缺則皆爲禽獸夷狄也已而世之人以常食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曰不可缺也以常服示之曰日用不可缺亦曰不可缺也以常道示之曰日用不可缺皆不之信也故予之服食無不取而道之常道鮮或從於戲其亦不思而已矣苟思常道之去則禽獸夷狄之歸其於資聖人之道也豈不甚於資服食之爲乎而常經不明焉者寡矣雖然道豈若服食待外求哉善學者反諸身求諸心而已矣操之而無使之驚於高虛也廓之而無使之局於陋小也治之而無使之溺於怠荒也攝之而使之無躁也安之而使之無動也振之而常使之參前倚衡也造次顛沛主乎敬也視聽言動由乎禮也喜怒哀樂稽乎中也自強不息法乎天也夙興夜寐顯晦無貳也生死以之終始如一也則庶幾乎其有常德而無患乎其爲常人也宗氏子經其字元常而伯衡不令不足爲之辭然伯衡於經爲中表兄弟且愛其質粹嘉其知學而望其媲美前哲不有以告之非誼也故作字說以貽之

王子成傳後序

子成初用父蔭補征官歷嘉興之沙渚吳興之南潯山南潯避廣濟庫子成平居不事事里中子擲檄之然其所居官類皆日夜持籌與商賈較錙銖而廣濟尤號繁劇前後以乾沒通負奪其官破其家者相隨

屬也子成在沙渚南潯率月有羨餘在廣濟至終更無毫髮事冒吏議里中子乃大慚曰始吾以王君爲不事事者吾乃今知王君非固不事事者當子成在南潯時廣德寇陷吳興吳興吏無大小皆鼠竄子成獨不竄江浙行中書參政脫統軍平吳與子成率里胥奔走供給不懈參政使宜欲超遷子成子成謝曰無功微賞非小人之心也參政曰寇至不去軍實不乏非功而何子成曰是瑣瑣者安足齒錄於是參政不復進其秩是歲至正十三年也子成後秩滿遂得慶元路錄事判官時方國珍爲行省左丞分治於慶元子成自度與左丞決不合乃不上更着短布衣以自隱亡何國家取浙東郡將辟子成自佐使者凡再返子成送使者曰爲我謝元帥屬時多故幙府不有異才不足與共濟我素迂加以衰老即強爲元帥起無益萬分幸勿復來郡將知其志亦不敢屈也子成今年幾七十雖蔬食不給而未嘗輒有求於人時時出入里巷間遇知己輒留留輒飲飲輒醉醉便拂衣竟去賢士大夫以此皆延頸慕交之而鎮撫袁仁譚濟敬重子成特至嘗用比丈人行非獨以其齒也童蒙作子成傳亟稱子成蓋安分者至於其歷履則不暇書余故得取爲後序云

送歐陽公輔序

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起自休致拜翰長之明年伯衡舉進士至燕因得拜公於崇政里第退復得與公之孫公輔遊公輔生長伯衡一年聰敏未之或先朝夕綜理家政裁答書疏賓禮門客同則讀書爲文不遑頃刻自逸伯衡見之未嘗不羨且愧也別公輔南歸未幾而兵興出處之不知且十有六年國家底定燕冀公輔來南復相見乃知公輔積官至中書左司都事而於當世之故益熟矣嘗與之論元社之以屋雖天命而致之豈不由人乎哉天歷元統以來海內無事士大夫安富貴而養功名職於郡縣者以將迎爲要以依違爲賢以漁獵爲務而司憲度者亦皆保其祿位顧其妻子類欲樹私恩爲自完之計其低徊澀縮苟且歲月不以是是非非爲意者則號識大體而尤見重上下相蒙政以賄成馴至正間變起意外而遂莫之支焉然則其亡也天耶人耶必有以辯之矣於戲公輔真知言哉今年春公輔采史家事自北平山東還而陝西按察僉事之命下且行欲得一言爲贈伯衡竊謂君子之爲國也猶醫師之治病也今夫貌之瘠肥氣之虛實病之深淺凡爲醫者舉知之而不能療療之而不能已則由其不知病之所在與夫治失其方藥之不得其良也有醫師焉切脈而灼知其病治之有方投之良藥固不待煎洗割解而愈矣會謂爲國而異是乎聖天子起民間混一四海慨然思革前代之弊於是簡拔人材分布郡邑而真諸風憲則其尤者也而吾公輔與焉公輔侍文公自丞歲所接識皆朝之耆老成人所聞皆康時之略所學乃聖賢之道而又養之以歲月習之以世故迹其言論譬諸醫師蓋不惟素蓄良方善藥抑亦知病之所在矣雖以之爲國無難也而况一道乎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徐風未殄君其戒哉夫君陳尹東郊時殷之爲周久矣而其言且如此矧今秦雍內附未久也則向之吏習庸詎知不有存焉者乎申明德意作新之伯衡於公輔有望焉

送陳季明序

宣城陳君季明與余同舉於鄉。同試於禮部。又同為校官江東。中更喪亂。不相見且十餘年。季明仕皇朝。由湖廣按察照磨。轉江西知事。入為大理評事。陞刑部郎官。會余以非材列官。乃復集處。暇日過從。篇彼舊好。蓋二年於茲矣。今季明以特旨出為江西左右司郎中。過余言別。以謂當時同舉之士。兩榜凡四十人。不啻今亡者過半。存者又散處四方。得在同朝。情洽而誼隆。吾二人者而已。吾今又當遠去。子烏得無言乎。噫。羣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吾幸而為人。豈若河鼠然。足乎滿腹斯已也。凡民之飢寒。曰於我衣食。爭鬪曰於我曲直。顛蒙愚騷。因醉餒。曰於我開導。撫恤。秦人之肥。無以異於越人之肥。秦人之瘠。無以異於越人之瘠。而秦越之肥瘠。與己之肥瘠。何異哉。學焉而兼濟。為務。此君子之所以汲汲也。君子之學。可以兼濟矣。不處富貴之位。不操尺寸之柄。雖欲推而加諸四海。得乎。然富貴之位。尺寸之柄。國家之名器也。求之而不可得。得之而不能有。行。可勝計哉。於戲。求之不得。命也。得之不能行。才不足。志不立。則然也。才不足者。次之。志不立者。敗也。以希合于子。以取容。臨利害。禍福。若毫髮。則耳目。於視聽。手足。失其舉措。噤而不敢吐氣矣。人也。比肩而立。何補於斯世。斯民也。余觀季明。在秋官。職鞫詳允。遇事慷慨不少阿。可謂處其位。操其柄。而才兼焉者矣。雖康濟海內。殆無難焉。況江右。湖山數千里之間乎。今參政江西。實惟滕公。識大體。而可大受。季明行哉。余見賓主之相得。而言。計從矣。余知彼民。庶乎其有瘳矣。季明行哉。余復何言哉。

送王彥和赴北平省檢校序

括於故宋時。其士起閩左。而位公卿者。比比有焉。尚論其學術操履之正。則未有如給事王公者也。高門大閥。是不一姓。觀其子孫。更八九世。尚克守其先業。亦惟王氏而已。豈非有德者必有後也與哉。吾友彥和。又王氏子孫之顯然出者也。彥和儀槩甚偉。於書無所不讀。自幼以博聞強記名閭里間。里巷之士。彥和視之若無人。弱冠偕其兄彥中。試於鄉。不中。即棄去。作為古歌詩雜文。長老咸推讓焉。給事公之夫人。實東陽郭氏。於我曾祖妣為女弟。而余又與彥中文詞同考試。領薦。以故彥和友余最厚。自余辱交彥和於今十七年矣。其聚首日久而情洽。惟余待寓括之歲。及彥和丁外艱之歲。及此年為然。然今春彥和以議禮被徵而起。尋承詔入史局。纂修元史。余忝教諸生上庠。廢於職業。雖歷三時。相與考德問業。亦不能數數也。比史成。上奏。彥和方謀歸養。而北平之命下矣。凡交遊皆喜其自此升。而非彥和所樂也。蓋彥和有別業在壘上。樹藝畜牧。足以具甘旨。豐柔為太夫人之奉。且其地並大溪。一水自龍泉南來。道其門。一水自松陽西來。繞其廬。合流蛇行而去。四面層峯疊壁。秩若屏障。有修竹千百筒。如碧雲蒼雪。又多松栢。檣楠。大者且十許圍。而蒼蔚中禽鳥自鳴。自止。朝霞夕飭。倏吐而忽斂。漁歌樵唱。雜然起於蒼蒼間。奉親讀書之隙。徘徊臨眺。日賞日勝。信乎有足樂者。余嘗僑焉。且歲率六七步至其處。而況彥和若之何。其能忘情也。雖然。彥和以聰明傑特之資。又從而逸之於山林。久焉養之以底于成。固將昌王氏也。昌王氏固終使逢其時。得其位。推所學而行之也。彥和雖欲終隱得乎。是故人之處天也。其出亦天也。處而身以修。出而道大行。則存乎人。而皆所以奉乎天也。君子之生於斯世也。亦惟奉天以周旋而已。吾何所容吾心。

伯衡君季迪率朝之矜紳賦詩以華其行。余親且故。敢序其首簡。以奪彥和之志云。

送陳伯柔序

伯衡弱冠。讀虞文靖公送陳伯柔遊金陵序。見其稱陳君超邁不羣。慨然有志程伯子之學。心竊異之。後十有七年。悉被徵來南京。適陳君官中書典籤。始得會。於是君齒長二十四年。且至南京已一年。不以伯衡晚至。後生。辱與為忘年交。乃知君為吳文正公之高弟弟子。其學篤實而博。其文融暢而淵。永信乎稱其人焉。既而出佐諸暨。承兵革之餘。而能不大聲色。以舉庶務。毫倪有所攸賴。於戲。明體而適用。陳君其庶幾乎哉。君在諸暨。且滿三載。以例來朝。吏部察其庸用進秩之律。將超遷之。而君引年辭歸。禮部以議禮留之。又辭。翰林以館職薦之。又辭。執政矜其志。不欲重煩以政。乃聞諸天子。俾歸田里。以彰朝廷佚老之意。時之大夫士。莫不高其風。而伯衡深有望焉。君。臨川人也。臨川。陸文安公鄉郡也。昔文安與朱文公並起於一時。其自任以聖賢之道。則同。而其學有不同焉。雖以鵝湖。白鹿。有會。終莫能定於一。其後文公之學。天下咸宗師之。而文安之學。獨行於臨川。四明。番禺。自夫前代設科取士。一用文公之說。學者往往徇時。以希寵。而文安之學。雖三郡之士。亦莫之或講矣。先儒有云。文公以道問學為主。文安以尊德性為主。夫道問學。尊德性。二者如之何其可偏廢也。則文安之學。豈不在所當講乎。是以文正學統學基之篇。作為去短集長。真知允蹈。亦惟後來是望。陳君生文安之鄉。登文正之門。有志乎程伯子之學。師友淵源之所自。固習聞而素講者也。觀其進不苟同。退不苟異。其學之所至。豈不較然矣乎。我國家方建學立師。丕變士習。然則推所承傳者。以淑諸人。君安得苟辭哉。伯衡辱交最深。故於君之歸也。不以衆人之高之者為君美。竊以鄉學有不可廢者。致屬望焉。

送胡先生還金華序

前年秋。伯衡以非材忝教成均。會許先生為大司成。相與甚親且樂也。未數月。而張君孟兼亦來為學錄。吾三人者。藝人也。人已愛慕。多士友矣。及詔書招延儒臣。纂修元史。而宋先生以前起居注來。胡先生以前郡博士繼來。王先生以漳州通守又繼來。相見益親且樂。三人者。亦藝人也。人皆謂藝信多士友。而伯衡與諸先生亦自慶夫會合之盛焉。夫士君子出而宦遊。其所至之處。一旦遇夫同郡邑井里之人。為樂固無以加也。而況於其所遇者。有親戚之子。有同門之雅。又皆以文字為職業。議論沾濡。翰墨輝映。有相觀相長之道。其樂何可量哉。許先生歸且踰年。今史書告成。胡先生復引年固辭而歸。則於伯衡私心。如之何其不憚然也。雖然。尚論東南文獻之邦。未有先於吾藝者也。其人材之衆。學術之盛。蓋自昔然矣。奈何比年。迫於公私之多。故非其父兄之甚賢。教有所不暇。非其子弟有超卓之才。傑特之見。不能終學者亦多矣。他日求士於藝。萬一如求釜鑄錢。刀斧於鐵爐。步則豈不大可愧乎。伯衡竊懼焉。幸而教於鄉閭。若古之所謂父師少師者。有許先生。乃今胡先生又歸。推風傳於先正者。以淑之二三子。薰蒸而成。就夫何難焉。則人材秀出。足為邦家之光。猶及見之。其樂又可量哉。此伯衡於先生之歸。始則慷慨而更以喜也。昔仲尼念吾黨小子之狂簡。於是乎歸而裁之。今二先生固不敢自同仲尼。然二先生學仲尼者。

也。仲尼之於魯，二先生之於蔡，其為父母之邦同也。而蔡亦伯衡父母邦也。則以仲尼之所以造魯諸生者，而造蔡之諸生，不惟二先生是望，而望之誰哉？先生歸，曾許先生於四賢精舍，幸為伯衡謝焉。

送諱鎮撫調平陽序

郡指揮使徐公，以平陽岸大海，內與南閩接壤，外連日本諸蕃，雖宿重兵而守將不足以任折衝，既簡千夫長之材者往代之，復命鎮撫侯濟翁往佐焉。開命之日，濟翁方與吾黨之士，就謁胡先生金華山中，胡先生方割羊豕，備酒醴相燕勞，酒行而報至，濟翁命馬竟歸，滿坐咸慙然不懌曰：諱侯其遂去我等矣。自今我等當離慰藉哉。竟酒無一人醉者。嗟乎，文武士之異趣久矣，求其相能且不可得，尚何相成之望乎。今吾黨願於濟翁如此，夫豈不以於濟翁而復見折節下士之風哉。蓋余之留京師也，聞方今藩翰惟浙東諸大將，能忘勢以禮天下之士，而平章李公、左丞林公、指揮徐公、夏公、貴表勵焉。余恆欲然以不得趨其下，風為憾，暨辭免編摩之職來歸，則李公、林公皆徵入朝，徐公、夏公皆移鎮錢塘，所見克紹其風，猷而士譽翕然歸之者，上則長師朱君，下則鎮撫袁仁仲及吾濟翁皆其人也。而幸托交焉。濟翁暇日過余，升堂即席必讓，周旋必度，語諾必謹，相接以文，而相與以誠，始余見之，意其新交際適然耳。既而後交際皆然。今且四五年，朝夕聚首，其交際未嘗不然。過相規也，疑相質也，急相調也，喜相慶也，有無相通也，患難相恤也，疾病相憂也，歲時必時吾門拜吾親，而時致異味奉焉。曰：而之親猶我之親也。陳酒殺，召故舊，必及吾兄弟焉。曰：而之兄弟猶我之兄弟也。托編聯於吾，而以空乏叩其門，必有以賑焉。曰：而之親戚猶我之親戚也。四方俊又遊吾土，而知吾者，禮之惟恐不至焉。曰：而之朋友猶我之朋友也。嗟乎，無所肖似若余，豈足言士哉。而濟翁禮貌之乃爾，則其於鴻生魁彥可知已。且濟翁友余於里居家食之日，固知其不能延譽，而使之增重于時，於是從而禮貌焉。則凡濟翁之交際，豈要名譽而借助聲勢哉。夫亦志乎道而已矣。豈易得哉。而今又當別去，則於濟翁之別也，豈不異於人之別歟。茲吾黨所為眷眷者耶。濟翁之美衆矣，余獨表其一節，以告平陽之士，尚聞其風聲，爭磨治洗滌，以求交於濟翁，而無概視為武弁之流哉。先民有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濟翁能取友，以宏其德器，而增崇其遠大之業，雖當方面而有餘裕矣。況佐平陽乎。此余之所望於濟翁，而亦濟翁之志也。若余者，則豈足言士，抑豈濟翁友哉。

送孫太初詩序

建安孫太初為千戶所，照磨金華，考第既成，將沿牒赴京師，長其所事者，朱公，率士友賦詩以贊其行，不鄙蕪陋，授簡請序。序曰：李唐之世，最重戎幟，資僚之選，故夫名士大夫往往托乎其間，位雖未達而榮如貴仕焉。蓋主賓相得，志意交孚，飛書移文而德威以宣，借箸草檄而材猷以著，謀行計從而功序以立，邇安遠緝而名譽以彰，其視僉首州邑，處勢蹶躄，如東溼，如跋盪，惟適缺誰讓之避，而不得一展布，希知用於當世者，信若倍蓰矣。則夫榮之，豈徒以其職優地峻，出幟府而可持旌麾也哉。皇家昭受大命，奄旬萬方，藉兵守圍，若衛若所，周於列郡，而主其畫諾者，率用儒流，雖官名古今異制，其職守則猶唐也。況唐之

辟舉出於藩翰，而今之用舍，悉斷自宸衷，則其選不愈重哉。苟預在列，烏得無榮也。自海隅底定，盡地統兵以臨制，金華惟署千戶一所，其握符之英，有若朱公之賢，收詩而說禮，忘己而下問，好謀而從善，視古名將蓋無愧焉。太初乃以時來典其幟，而與之並遊，又能參用柔剛，不抗不阿，持文墨議論，而上下彌縫之，笙鏞協和，金玉春應，雍容朝夕之間，而飄揚宴然，桴鼓不警，尚論今政府，而金華遂最浙東焉。則夫主賓之相得，志意之交孚，如魚之川泳，鳥之雲飛，以登厥美，視溫石之在河陽，復何愧哉。是宜朱公於太初之行，相引重而不置也。矧今自衛以至於所，皆得歲上其賢僚之名，迹於朝，由是取知鈞軸，擢居華要者，比有矣。太初行哉，駕駟而臨空虛，友鸞鳳而翔寥廓，余知且夕聞耳。太初行哉。

蘇平仲集卷六

序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一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為國之藩屏，在乎衆建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同日封為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簡朝之重臣為之保傅，親御便殿，而諭而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郭，樹府寺，備儀衛，董官聯，施政教，以待諸王出閣，而龍舒汪君，實拜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位，置傅相，其位秩差後三師，而禮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矧今晉王所賜，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王躬而制外關，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備傑傑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學雄文，宏材遠略，卓乎非流輩所可及。上之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敷歷中外，惟其所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鐘，大叩之，大鳴焉。小叩之，小鳴焉。今繇二千石擢拜是官，答注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佚為子傅，唐太宗謂李績不遺於李密，故托績以孤幼，帝者為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天威，陸陳讜論，可屬晉王，豈復

有過於君者哉。則君所輔導。視與續之所輔導者。雖有本支之異。而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取佚與續。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平之賢。使晉邸綽為令王。保有社稷。與國同休。永無疆土。上無負聖天子建親王之至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所優為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式歌以餞。而屬余敘之。於是乎述。

送孔成夫序

惟二年十一月癸巳。知縣孔君克勤。至日清河。越四日丁酉。朝于闕下。吏部考厥績。以其民爭於而政。俾復往洹。厥邑。爰以丁未。陞。天子登進。克勤申命之。若曰。爾邑濱于河。昔屬天降亂。草竊朋與。剽爾爾邑。民爾邑。民四方出。亡宅弗克。宅。田弗克。畋。邑。時則空虛。自朕命一二熊羆之臣。底定中土。爾邑民乃。持厥婦子。復厥宅里。惟爾尹茲邑。亦既越三載。民情民痍。亦宜迪知之。朕永念人。惟求舊。肆復命爾以往。嗚呼。我民亦孔艱矣。爾曷相厥居。爾曷開厥衣食。爾曷屬厥。爾曷寬乃事。黜乃刑。夙夜宜昭朕德。用澤潤保乂之。我戎士。苟有難。厥次。邇於爾土。以夷於爾。爾克俾乃民。有生有聚。于而邑。罔或怨。爾。克及爾。暇逸。以詩書。惟乃子。乃孫。是訓。凡民亦莫不懷於爾。奔走惟爾之歸。若厥子。於厥父母。時乃能。朕則爾。嘉其大用。爾。克勤受命。再拜趨出。以告伯衡。曰。聖訓聖心。罔不在斯。民。克勤雖無良。民。牧哉。其曷以對。揚。伯衡曰。君。克勤。惟君世家。開孫。充祗慎厥身。管列在近。侍。克。荷。眷。知。肆。簡。界。茲。邑。君亦既克。綏。茲。邑。民於前日。我聞善。厥。始。斯。匪。難。善。厥。終。如。始。斯。惟。不。易。矧。乃。祖。仲。尼。有。訓。既。庶。斯。富。富。斯。教。嗚。呼。邑。無。小。大。民。無。衆。寡。治。則。同。道。往。其。率。由。茲。以。終。厥。功。茲。惟。無。忝。乃。祖。之。聲。訓。茲。亦。惟。克。對。揚。天。子。之。明。命。君。克。勤。念。哉。

送梅侯鼎重赴和州序

和。岸。江。以。為。城。南。扼。采。石。北。控。淮。右。立。國。於。南。者。倚。之。以。為。重。鎮。蓋。自。三。國。以。來。則。然。矣。聖。天。子。受。命。而。興。也。嘗。駐。蹕。於。茲。部。署。諸。將。乃。渡。江。入。都。金。陵。既。平。江。東。遂。安。浙。右。陪。陳。覆。張。兼。閩。并。粵。取。獎。舉。齊。魯。克。燕。冀。下。秦。晉。而。大。下。以。定。則。和。固。與。王。之。地。哉。不。可。與。偏。州。齒。亦。審。矣。是。以。例。定。為。縣。尋。復。為。州。而。實。守。尤。慎。簡。其。人。焉。為。州。之。一。月。平。陽。令。梅。侯。鼎。重。被。選。往。知。其。州。事。或。曰。和。重。鎮。也。守。重。用。也。然。受。處。於。和。者。咸。曉。將。相。之。家。居。其。半。法。之。不。行。則。盜。賊。法。之。必。行。則。搆。怨。盜。賊。則。獲。罪。搆。怨。則。取。侮。梅。侯。雖。材。且。賢。舉。其。職。也。豈。不。難。乎。哉。余。曰。趙。奢。田。部。吏。耳。猶。能。以。法。繩。平。原。君。之。家。平。原。君。戰。國。之。公。子。也。猶。知。賢。奢。之。為。矧。今。紀。綱。修。明。貴。戚。之。家。一。一。奉。公。如。法。過。於。平。原。君。遠。甚。而。梅。侯。乃。天。子。命。吏。又。非。奢。之。比。也。無。庸。俾。獨。而。畏。高。明。梅。侯。奚。為。不。可。居。重。鎮。膺。重。用。其。職。之。舉。也。又。何。難。焉。或。曰。子。之。言。是。已。請。書。之。以。為。梅。侯。贈。行。序。

送田同知赴太原詩序

今。中。書。右。丞。楊。公。為。參。政。江。西。時。幙。府。號。多。賢。而。鎮。撫。田。侯。無。禽。特。知。名。既。文。且。武。大。見。任。使。繕。軍。綏。民。以。至。於。聽。訟。張。弛。無。不。適。其。宜。健。將。老。吏。咸。傾。心。下。之。楊。公。入。朝。而。田。侯。亦。代。還。賦。屋。龍。河。之。上。杜。門。讀。

書再食新矣。方楊公由御史中丞出鎮山西也。屬郡缺長武。公曰。吾所統皆股肱郡。且其民親脫鋒鏑。不有人焉。足為士卒黎庶倚賴者。不足任。而吾所知人。惟田鎮撫最材。而效又著。即具名以聞。而請之上。乃命為太原府同知。田侯且行。求一言為規。余觀之。春焉而草木榮。秋焉而草木落。夫其榮也。非自榮。必有使之者。故從而榮也。其落也。非自落。亦必有使之者。故從而落也。是故使之者。至無物不從。使之者。不至無物。或從古之為治者。舉天下之大。而無不為之用者。無他焉。善操其所以使之者而已矣。而教化刑政之具。忠信之實。勸懲之方。則其所使者也。夫以田侯之材。誠善操所以使之之術。雖以之輔理可也。而況為郡乎。集流亡以實其地。課農桑以厚其生。謹邊防以除其患。時役使以濟其力。同好惡以得其情。與學校以革其俗。轉憔悴為樂康。於以答知己。於以欽承眷注。夫何難焉。而又安用余言哉。於是書以為田同知赴太原詩敘。

送樓生用章赴國學序

勝國設監學。以教貴游之子弟。拔田里之秀民。使受業其間。滿百人即止。取之如此其難也。業成然後積分。積分及格。然後私試。私試之法。以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必三年大比。然後與天下貢士。萃試於禮部。進之如此其難也。試於禮部。中有司之繩尺。策於天子之廷。然後賜第出身。例不過七品官。浮湛常調。遠者或二十年。近者猶十餘年。然後改官。其改官而歷華要者。十不能四五。淹於常調。不改官以沒身者。十八九。用之如此其難也。我朝之設監學也。凡田里之秀民。執經就列。與貴游齒。未嘗限以常額。略課試之虛文。嚴責成之實驗。甫二三年。即試用之。巡行列郡。舉其職者。竣事復命。或擢左右參政。或與大郡。或僉各部。按察司事。是不惟易其取之之途。進之之門。而用之之術。抑亦易矣。於戲。朝廷試諸生之優。誠前所未有也。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不謂之厚幸可乎哉。雖然。勝國之於諸生也。取之難。進之難。用之難者。無他。不貴之也。不貴之。以故困折之也。皇朝之於諸生也。取之易。進之易。用之易者。無他。貴之也。貴之。以故假借之也。夫困折之。則其求之也不全。而貴之。也不備。假借之。則其求之也。必全。而貴之也。必備。諸生生今之世。居今之學。吾見其易成名也。吾知其難為稱也。吾所為喜且懼也。然有師資之益。有教養之漸。而又有國之刑賞在焉。藏修遊息者。誠能勸焉。懲焉。而感奮焉。則成材就實。自致於用。以稱旨。意夫何難焉。此余又未嘗不望諸生自勉也。今年秋。大選郡學弟子。登於監學。金華學子。以選在行者。十有四。人而樓獻。用章。居其一。用章勤而敏。介而通。其在郡學。已自能。頎然出其頭角矣。矧今去而遊於監學乎。惟知自慶幸。毋俾其易。尚思其難。益致其勉。能為人之所難。非用章之望。而誰望哉。使明體適用之學。不愧於前修。設學取士之。願。白於當世。則余雖病處山林。尚能作為檄。以慶人材之秀出。以歌國家之盛美也。用章行有日。凡朋從咸賦詩以送之。而見請為敘。故述此告之。

送徐生繼先還國學序

國子生徐繼先。移病歸金華就醫。期而愈。將往卒業。其同舍生何與道。樓用章。以省親在金華。請於縉紳先生。賦詩以贈之。謂非余莫之敘也。相率來謁。嗟乎。繼先昔生之疾。作生父兄之望。生愈。有甚於生之自。

望生知之乎。今生之疾愈，生父兄之為生喜，有甚於生之自喜。生知之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生亦知父兄望生之學成，有如望生之疾愈乎。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疾之愈，然後知愛其身。亦惟知父兄之所望與其所喜者，在乎學之成，然後知淑其身。愛其身，淑其身，所以慰父兄之心也。而豈自慰云乎。生也疾，則歸就醫，愈則往卒業。僕僕爾爾，往來而不憚煩者，夫豈不以此乎哉。嗟乎，繼先生之歸也，凡可以愈疾者，既無所不用矣。生之往也，凡可以成學者，宜無不勉焉。如使於凡可愈疾者用之，而於凡可成學者不勉焉，是知愛其身而不知淑其身。則父兄亦將缺望而又何喜乎。雖然，疾豈徒愈哉。故非治以良醫不能愈也。醫良矣，非飲以良藥亦不能愈也。藥良矣，非慎起居，節飲食，致淫邪之去，臻元氣之復，亦不能愈也。則學固可徒成乎哉。是故師者醫也。道者藥也。氣質者淫邪也。德性者元氣也。不得賢師，不聞至道，不變化其氣質，不成全其德性，而學焉有成者乎。今奉天子之命，居儒學之館，樂育天下之材，自司業至博士，助教凡十數公。余雖不獲盡見之，抑不可謂不知之也。之十數公者，皆德尊望隆，業乎堯舜，周孔之術，深於詩書禮樂之文，以生之妙年，得與英俊並遊而受業焉。則師既賢矣，至道不患無聞矣。生誠克以愈疾之心而厥然愛日而自強，真知而允蹈，持其心，養其性，去其偏而復於中，而學焉有不成者乎。學成則德可久，業可大名可遂，所以慰父兄之心，不其至矣乎。而生父兄之躍躍為生喜也，視今日之喜，豈不相千萬乎。此亦余所望於生者也。誠如是，余寧不為生助喜乎。嗟乎，繼先尚勉之乎。

贈高士敏序

龔余遊燕都，士敏之先公時任六察，公則吾父行也。因以故人子謁公於濟化里第，辱公與之為禮。朝夕往來門下，且數月。公暇日褒衣綬帶，御馬從一蒼頭，過余諱，移時始去。儼然老成典刑也。余將歸，會公省太夫人，維揚遂同舟而南。公嘗言吾兒曰：龔士敏者，且冠矣，頗知力學攻文辭，行且至。維揚當出以見子，子其弟視之，苟有得，無忘相訓告也。比至安東，道梗，公問道以往，余則取道海上，竟不得過。維揚與士敏相見，後聞公奉太夫人來姑蘇，又聞為理官吳興，以卒。雖相邇而輻場事嚴，以故亦不得往。哭公與士敏相見，今年國家蒐羅四方之賢，以議禮考文，由是士敏來京師。知余在成均，數抵余所，自以為相見恨晚云。蓋公嘗語士敏，吾有故人子蘇平仲者在金華，異日見之，可與講學者也。士敏以公之言為信，而不遺余之姓名，以故見而喜，喜而定交焉。安知余之非材哉。野人有山雞，野人不愛，而過客愛之，彼以為鳳，故也。使過客知其非鳳，則過客之弗愛，甚於野人矣。余嘗獲從公遊，不虞公之推與之過情也。懼若山雞，不足為世瑞，徒點士敏耳。士敏，名父之子，非若余之不材，托契家而獲交焉。庶足以薰陶己，又烏得不自以為喜也。士敏預修元史，尋入東宮為伴讀，擢翰林編修，轉秦邸紀善，侍王留居京師，日與之處，觀其儀槩之顯昂，志氣之軒豁，議論之辯給，文章之雄贍，未嘗不羨公之有子。余長士敏且十年，內視不及士敏遠甚，無以副公之期待也。固不待他日，能不發愧乎。且高氏世有厚積，公宜食其報，而位又不滿其德焉。譬之水，其猶澤乎。蓄而不流，一旦決其防，沛然其何能禦也。孰謂遭其時以光昭前人，不在士敏乎。矧士敏

年甚壯，材甚優，出入兩宮，甚見器，其馴致於通顯也何難。然則士敏之使余羨慕愧，要當以功名事業，豈特文學而已哉。

贈林子山序

人之生不幸而失身，或為農圃負販，或為百工技藝，或為皂隸倡優，否則不幸或病狂易，或癡騷，或冥頑，而或矇或瞶，或瘖或跛，則其最不幸者也。而吾之生也，幸而不跛不瘖不瞶，且幸不冥頑不癡騷不病狂易，於凡皂隸倡優也，百工技藝也，農圃負販也，幸皆不失身為之。則吾之有生也，夫豈易哉。又況華於萬物而靈於萬物，齒於衆人而賢於衆人，與天地並立相為終始者乎。於此見吾生之甚不易也。古之士知生之如此其不易也，是以慄焉而不寧，汲汲焉務以避善補不足，俛焉日夜自強，而不致以斯須而肆焉忘道，苟頹然而不省，冥然伏居，悠然飽食，而頑然不務進修，而憍然不聞大道，吾見其而墻而立，冥行妄蹈，與矇者瞶者瘖者跛者奚以異。師心自用，戾常失正，與病狂易者癡騷者冥頑者奚以異。其名為士，而其失身，固有甚於為農圃負販者，為百工技藝者，為皂隸倡優者。雖曰萬物之靈，終亦必與草木鳥獸衆人同歸於腐壤，澌盡泯沒而已。尚何參天地而相與終始之望乎。嗟夫，士之貴賤在聞道，道之存亡在學，世降習汚，天下之士於是始以為士之貴者，在乎爵位之崇高，威權之隆赫，意氣之充盈，名譽之光輝，而相率馳騁於俗學，以追世好之暇，其於道之存亡一切不暇顧也。脫有俯流俗而希賢哲，務正學而遵古道者，出乎其間，舉天下之士不以為迂闊，則以為計左，不相與笑之矣。矧肯舍其學而與之共學乎。於此亦不思夫有生之不易而已矣。此亦甘心為草木鳥獸衆人之歸而已矣。不亦大可悲也夫。於斯時也，而有人焉，能自拔於今之人，求合於古之士，即文獻之邦，就當世之碩儒，以講求洙泗濂洛之學為己事，若子山者，豈苟慕其名哉。豈要譽於士林哉。豈將以眩遠近之聽聞哉。其殆灼知生之不易，而不忍為草木鳥獸衆人之歸也云爾。推此志也，則子山誠亦超於人，而有合於古矣。何取於余也。顧乃不忘下問而求益焉。余也強嘗抗顏一日為國子師，然自幼侍遊他邦，中遭海內變故，憤懣有形，則必有神者何。精華果銳之氣也。凡物莫不恃之以立，而人為甚。古之君子幼而壯，壯而老，老而至於死，道以為己任，足乎內無待乎外，不淫於富貴，不誦於貧賤，不奪於禍福，不撓於憂患，不回於勢利，不愧於俯仰，皆是氣之所為也。而不可不養也。是氣也，在人在天地一也。朝氣之緜緜，彌六合而薄三辰，非不勃然盛矣。然不崇朝而銷散矣。詎足恃乎。雖在天地之間，猶然沉在人乎。夫是以貴乎有所養也。故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余不敢以疾疾而不加勉也。余之所願學者如此。子山其謂斯何。苟有意焉，尚勉旃以從事，則不患銳於始而消沮於終，可以究有為之志，而極其材力之所至。游於高明之域，不在余則在子山矣。又何任重道遠之慮哉。

贈玄默子序

混沌無聞，遊於廣漠之野，遇凌虛子，入無子，方相與論道。凌虛子曰：至哉道乎，大於天地，細於芒忽，且乎

古今散於萬物狀之而無象執之而不得恍恍惚惚不如歸之默默入無子曰二儀之高下七曜之著明山川之流峙寒暑之變更魚鳥之飛泳草木之悴榮與夫人之男女飲食作息經營何莫非道之流形也吾以為昭昭孰謂其冥冥混沌無聞曰嗟若之於道也曷嘗窺其奧哉不過聞其扁耳夫形而上者謂之道無形無體無臭無聲得其一隅為物得其大全為人而與性俱生焉故道之微而顯也不在乎能言而在乎能行苟徒逞辯說以彷彿又何足為之重輕也耶傍有一士神清而氣清暫白而長身聞混沌無聞作是語已曳杖而歌曰存於天地之後分有於天地之先無一息之或停兮無一物之不全不知其孰始而孰終兮但見其忽在後而倏在前蔽之以一言兮曰玄之又玄詎無忘言之人兮默焉而意已傳凌虛子入無子方問其邑里姓名其為士者不答竟去混沌無聞曰若不聞滌之全椒有孫仲善號玄默子者乎即其人也即其人也

贈金與賢敘

古之善繪者畫詩圖孝經狼狽雅像論語春秋著易象皆附經以行下至漢魏晉宋之間講易有圖問禮有圖列女仁智有圖圖遂與史並傳助風教而翼彝倫則繪之所係不既重乎然而豈易能哉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繪之事象之滋也實有該造化之妙理者焉不得其妙而能合於天造吾弗知之已於戲與造物者遊得於心形於言粲然在紙而成章則謂之文得於心形於手粲然在紙而成象則謂之畫余嘗學為文述山之勢水之態烟霞雲霧之變草木鳥獸之形以至於神情鬼狀或曲盡其思致則使人讀之不啻若登山臨水仰烟霞雲霧俯草木鳥獸而鬼神出沒乎左右心目為之竦動焉雖未必能窮造化之妙也而其故則可知已又況心手相應而為畫哉使人觀紙上之象而竦動也固當什倍於紙上之文而或不能然豈不以規規於筆墨畦町間乎蓋有道有藝道至而後藝至自昔以藝名世者莫不有道焉庖丁之於割輪扁之於斲由基之於射宜僚之於丸非徒積習之所致也況於畫而可以不事道歟余抵平陽會金與賢與賢先君子曰德謙甫為儒學官旁暢繪事尤長於寫神與賢妙傳家法有士韻而無俗姿一時名大夫士無不與之遊聲稱藉甚嘗為余作小影見者咸以為酷肖而未有以報與賢也謀諸同志與賢聞之曰我無事乎報也以一言贈我足矣夫贈之為言增也古人之於人或延譽之而使增重於時或箴規之以增益其所未至則贈之言余固無能為與賢增重而與賢名聞諸公間亦無待余之延譽若夫思繪事所係之重明物理以進於道以增崇其筆力以追配於古人則區區所望於與賢而不容己者故述以為贈

贈岳德清序

往歲金華同知潘侯叔聞病目延周漢臣者治之漢臣出入叔聞所余數數見之其徒有岳生者未嘗不與之俱漢臣治叔聞之目凡疔灼湯熨與夫劑之和養加損一以屬岳生比叔聞病愈漢臣辭歸余亦微赴京師余之叨祿於京師也八年然後得請歸養及歸從人問漢臣則且死矣而岳生者余固忘之去年冬有詩胡先生遺岳德清詩示余者言德清余嘗識之余亦不記其為漢臣之徒也歲之六月德清過余

相與問勞乃知其為往歲與漢臣俱出入叔聞所者固舊相識也而忘之則余見德清安得不喜且愧哉德清故鄂忠武王之裔家於嚴陵採藥浙水東名山奧區往往有其足迹而雅愛金華之長山至輒眷焉不能去其所至人莫不虛館以俟為人治目比有奇驗則德清能傳漢臣之業可知矣余因問德清人目病凡幾證狀何若也德清引古方書言目之病甚悉大都十七八證而名狀各異又問治之皆有術無術對曰唯醫不治餘皆有治之之術也然則天下無不可治之目已對曰然余拊髀曰嗟乎德清生亦知余之病乎余目與人同而余獨視不及尋丈尋丈之外驚黃牝牡不辨此吾友也熟視而弗與揖彼非吾友也拱手而迎之以此動輒速醫招刺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然余固能決別野哲美惡其賈於尋丈之內焉生縱不吾治猶可也嗟乎德清生亦知人之病有甚於余而余之所甚患者乎乃者雨不時降吾整以旱溪流斷絕車無所用由是方地千里不問高田下田鞠為稿壤黍稷重植無弗黃而殞矣而肉食者若不見而莫之省且督吏若胥日夜取常租之盈其視民之少壯者之有菜色老弱者之胥為殍也與醫者瞽者眇者無以異觀其目則非瞽非眇者不知此果類古方書何等證也生將何以治之乎人也固朝廷使之舉錯民之枉直者也生不有以治之其於賢否是非利害曲直廢置取舍從違顛倒錯謬每事類夫此則斯民將奈之何德清謝曰此非目病也苟非目病則何病也對曰此所謂盲於心者也夫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況乎以心盲之盲責醫目者醫哉則賤工亦安能治之雖然凡人之病必有由來得其所由治之斯愈此不易之道也之人之盲也亦必有由然矣故竊以為苟治之以治阿大夫即墨大夫之術何患其不治哉又焉用吾醫目者為余嘉其辯遂次第其語以告操黜陟之柄者且以見余之識德清有素云

記

報恩光孝天寧禪寺大佛殿記

比郵軒公住持報恩光孝天寧禪寺之七年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新作大佛殿成其費取諸經用之羨財而真衆施以助不給出力為之外護則廣威將軍會溫州衛指揮使司事王公銘寺在衛署之東宋崇寧壬午齋禪師所建發未賜額曰崇寧萬壽政和己亥乃改額曰天寧萬壽紹興丁卯又更賜今額某年以舊毀重興未幾而荐厄於某年至某年重構又燬於某年元之至元幾年始復於舊逮至正末困於力役田既出賃衆亦散去而寺之凋弊已甚國朝洪武九年二月軒公以選自惠日來主法席賴其經營繕葺什者以植傾者以支朽者以易缺者以完而土田以復清規以振會司治海濫即靡下處工徒不戒於火又以十三年春廢為瓦礫之區軒公謂其徒曰寺之廢興法之隆替係焉我輩坐視可乎焦神苦力撥拾煨燼以圖興復凡者荷莫不感奮官民信向相繼致助西偏地勢偏迫則請於王公斥便與東如一地以尺計總若干尋建方丈庫司茶堂既而曰有方丈以議事有庫司以儲財可以事土木之功矣然欲復吾故宇莫先於治殿以虔奉佛祖衆議允協以白王公伐大木於羅浮象浦聚貨召匠備尤事以其夏六月望至是而訖役為屋以間計凡若干高深修廣悉準其舊層阿廣窗隆棟厚礎斷雕藻繪殆無遺

功。金相玉毫。安奉如式。幡座華蓋。種種莊嚴。其壯麗顯敞。侈於昔多矣。爰以狀因。撰譚君濟來徵文。爲記。余聞成壞。固於數。而以廢爲興。則存乎人。又必人與時會。乃能不難於以廢爲興。茲殿之建。當山寇竊發之日。歲艱物匱之時。首尾僅四寒暑。而熾然成就如此。豈不以智性融通於事。於理。未嘗分別而生。欣厭。有若軒公。而又遭逢聖時。哉。弘惟皇上。渡江之初。卽以故龍翔集慶寺。爲天界善世寺。膺寶曆之四年。徵有道浮屠十人。就蔣山太平興國寺。丕建廣薦福會。後六年。命天界住山宗泐。取經西竺。又五年。詔郡縣成立僧司。以糾其徒。佛法之見尊奉至此。振古所未聞也。蓋西方聖人。以神道設教。大率使人去妄而卽真。因境以生悟。其誓願之廣大。慈悲之深重。欲高深廣袤之區。生成種植之類。莫不拔迷途。脫苦海。而沐浴於慈雲慧日之中。此與中國聖人。博施濟衆。一視同仁。夫何以異。聖人在御。參用真乘。亦惟密禪至化。陰陽羣生。豈專福田利益於一人哉。軒公祗承德意。而致力斯寺於斯時。既成寶構。以殿所事。方務鳩功。畢還舊觀。庶幾教基上並鴻圖。至於萬億維年。而海隅含生之屬。永有依怙。其營度之勤。構締之美。與復之功。當屢世不一。書殿之建。特其權輿爾。尙刻石以頌焉。軒公名子軒。號宗冕。嗣法於宜翁雅禪師。耆舊與公同心而効力者。曰某曰某云。

溫州府開元教寺興造記

溫之佛刹。傳天台智者之學者。惟開元最鉅。在今玄妙坊。東晉天寧二年。郡人李整。捨宅以建。初名崇安。唐開元二十年。制諸州咸以一大寺爲開元寺。而茲寺爲溫諸寺之冠。例改今額。石晉天福二年。復崇安故名。至宋治平四年火。久而復完。政和十年。更爲天寧萬壽宮。其復爲寺。仍曰開元。建炎十年也。紹興十年。又以舊燬。未幾復興。初寺隣法明院。後遷法明于來福門外。而以地界寺。斥大其址。立子院五。曰藏院。曰天台教院。曰千佛律院。曰圓覺曰圓通兩禪院。寶慶十年。重建山門。又移千佛立於寺之後。元至元二十七年。各路例設官講所。因以千佛爲之。自是千佛不復隸本寺。俱燬於延祐元年。而重構於泰定四年。歲時節祝釐。與凡祈禱。咸在焉。越三十五年至正丁酉。颶風大作。棟宇盡覆。獨寶殿存。而上漏傍穿。亦已甚矣。主僧至剛。僅克葺而新之。樹法堂。闢山門。範銅爲鐘。構樓以度。而遷主江心也。所宜有而未及爲者。固多也。今住持仰山欽。以國朝洪武五年。自顯德來補其處。銳志興修。圖惟厥終。俄又以病去。十六年春。諸山相率。自於郡府。復輓之出。再正法席。卽探己之藁。敏田之入。市材。詎曰。召匠。僦傭。皆作殿堂。門廡。庫庖。齋庖。瀉園。或因或革。以次就緒。佛菩薩。羅漢。護法。天神。雕塑藻繪。煥焉聿新。僧佛之供。器物之需。纖悉畢備。下逮垣墉階術之微。有廢必舉。凡至剛未及爲者。至是仰山無不按其法之所宜有。而申其志之所欲爲矣。雖名因舊。以爲新。實則創始也。十七年某月某日。工告竣。事者。舊僧僉謂數十年之廢。成於一旦。爲力不易。而功甚鉅。宜有述以示方來。而寺之沿革興廢。皆無所登載。介前溫州路治中金君翊。求余說之。竊惟開元自有寺。至於今。千有六十有八年矣。厄於鬱攸者三。奪於道家壞於颶風者各一。由代有其人。故其燬也隨復。而其奪也乞歸。在梁則有若宗慧。開義并鑄大鐘大鼎。在汴宋則有若性南。詣闕獻頌。仁宗召對。稱旨。親御宸翰。錫以文英大師之號。而御書閣攸建。自景祐至熙寧。兩蒙一大藏教之賜。

在南渡則有若真。因山門爲開。崇百有三十尺。東西各翼以臺。高與之等。觀水心葉公之記。其規模之雄傑巨麗。猶可概見也。元有國百年。先後登於主席。是迨是時。則有若至興。思聰。省初。宗岳。至剛。寺之久而不廢。豈不以人乎。際今昌辰。尊崇象教。不有仰山者。出人與時會。假方便力。示現有爲。安能於葺。葺間。畢還舊觀。存教基於將墜。振宗風以不墜也。哉。然前乎此。有大興造。皆在時康物阜之際。易壞爲成。直易易耳。今仰山與事於仍歲水旱之後。幣藏空虛之日。而能悉積於成。不愆於素。固猶其材之過人。亦莫莫乎其難矣。豈宜無以告後人。使相與扶植於無窮乎。庸不辭而備爲之書。若夫如來以種言說。開示趨極樂正路。五時八教。三觀十乘之旨。法筵重啓。龍象咸萃。修而行之。又豈不在仰山。當不待記。而亦非世辭文字所能記。不敢因記興造。而輒有所陳也。

太平歸元禪寺記

平陽有新寺曰太平歸元。其規模雄傑。環邑之境。唐末以來。列刹皆未能或過之。元後至元中。邑長者吳君良佐之所創也。其爲事甚偉。而其爲力亦勤矣。今四十有五年。吳君卒。亦十二年於茲。而未有登載。其子常孫。平若。恐來者不知。所自。爰鑿石介鎮。撰譚君濟翁求余爲之記。吳君素好施。與每歲夏秋之交。輒糶粟。周其鄉鄰。常造舟飛雲。渡虞。篙師操以濟往來者。買地一區。縣北。構亭其間。殯不能葬者。旣而自謂。此足以行吾義。未足以率人爲善。且吾儕生長安樂於太平之世。皆上之賜也。願藉佛力。以報焉。而縣之西。雅山之下。其地冲爽。以居佛誠宜。於是以至順壬申夏。度地八十餘畝。夷高而增卑。墟窪而支陴。使平正如一。遂以後至元己卯秋八月乙未興役。中爲大佛寶殿。四阿崇三十有六尺。益其尺十四。以爲廣。深視廣不及三尺。左右翼之。深廣如之。殿之後。法堂。祖師祠。侍者寮。居左。檀越祠。首座寮。居右。法堂之後。觀音閣。又後爲茶堂。爲方丈。殿之前。山門三間。門東門西。翼以夾各二。爲維那。知客之寮。夾之。東西各一樓。東樓構經。一大藏皮焉。西樓範銅爲鐘。鑄焉。門之外。臺門。臺門之前。爲放生池。其上爲梁。其前樹扶闌。又前列七層浮圖。而其數如屏。皆美石爲之。左右廡各十有七間。自法堂。屬于門。中左廡爲伽藍祠。而廡後曰虛廳。曰行堂。曰廚院。在焉。曰東廡。曰倉司。又在其後。中右廡爲會善祠。而廡後曰栴檀林。曰選佛場。曰照堂。在焉。曰西廡。曰瀉園。又在其後。殿而方丈。方丈而門外。至於臺門內。至於廡。廡與夫作役之舍。屋以間計。通百有六十有八。凡事佛之儀物。奉僧之器用。制所宜有者。罔不精備。而穹垣厚礎。修術崇階。稱之。木石。瓦甍。釘灰。丹漆。匠備之。直爲四十萬五千緡。爲米。致千捌百石。佛菩薩。阿羅漢。以至護法。天王之像。設悉塗以黃金。爲金百十有八兩。以至正乙酉春二月甲戌。訖功。而比邱智通。實始終効其勞。是秋。迎致逆川順禪師主之。又割田千二伯畝。爲恆產。勅賜今額。定爲十方禪院。仍下璽書。護持。則明年夏四月也。帝師亦錫吳君號正心德。大圖悟居士云。尙論其世。蓋有元豐豫之際。於時郡邑間。厚積之家。百倍吳氏。富埒封君者。固多。飯心真乘。喜施不靳者。亦未嘗無之。名蓋上利。方興土木之功。捐十金資之。以田數十百畝。助其不及。則自以爲輕財好施。而人亦與之輕財好施之名。觀吳君獨力自任。以濟登慈。風斯下矣。自昔爲浮圖氏。建大寺。市大田。非王公則成。晚也。吳君一布衣男子耳。十餘年而能爲王公成晚。

之所爲此其材且智爲何如抑聞之寺落成之日吳君年未六十卽算家事不問作樓四楹於方丈之西垂入處之焚香默坐閱月踰時不出戶二十載猶一日年八十有四一日閱般若經終卷退入室延寺衆語之曰老居士且行矣幸大衆稱揚佛號訣別合掌隨衆稱揚而逝夫離俗去智究竟生死偉特如是豈非所謂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者與孰得以造寺功德爲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議之哉常等克念父祖之勤勞汲汲焉求文昭示寺僧使知報始之不易而相與保守於無窮亦可謂賢孝子孫矣

武義縣重建廣福院記

武義縣之園闕中有佛刹曰廣福院元之至正丁酉春燬于括寇其年冬僅創大佛寶殿未及視其成而僧衆或逝或散莫有任其興廢之責者爲日已久尉者余宦遊來歸過焉則朱甍翠栱寶鏤金鈴煥然燭然震耀耳目矣上人志晉蕭余入坐方丈而言曰皇朝癸卯之歲志晉用甲乙之次忝主是山願瞻薦葺不遑寧處切自思惟失今弗圖將隕先業而墮教基乃與吾徒宗煥慈蔭經營綜理而延慶寺住山如海邑士洪德潤等於吾之有志也所以仗助者靡愛其力爰與衆施益以己聚材庀工成大殿於甲辰之夏建山門於乙巳之春殿像設於丙午之秋而兩廡之作以戊申夏法堂之樹以辛亥冬寢室庫庖庖之屬次第訖凡制之所宜有法之所當備者方圖緒成之過不自量業欲具事狀求記於執事而辱下臨敢遂謁之按院始於宋之嘉祐丁酉本福聖浴室也治平丁未初賜額曰壽聖遷燬於和宣庚子未幾重興紹興壬午乃改賜今額曰廣福元大德中溪數潰院又當其衝爲橫流必食之地山門既圯而衆亦無以自安主僧永起得今址於徐文肅公之孫揚祖乃公之別業遂徙而建焉實至大辛亥也自嘉祐丁酉至今洪武壬子凡三百二十有二年一圯於水再燬於寇蓋有數焉至於以廢爲興未有不存乎其人者也且起之遷建始事以辛亥晉之重建訖役亦以辛亥信非偶然哉前乎起也頗未不登於文字固莫可考也觀俞公之記起致力於大競之際歷二十寒暑猶有待於時乘惟力繼之而後規制大備可謂難矣今恆產不加多而物力不迫前且倍從晉毅然以興起自任訖能以十年之間而復還舊觀不愈難哉思其難相與扶植彌縫之使之永久弗墜是誠在乎後之人庸次第書之俾刻石昭示焉施錢與助者之氏名具列於石陰此不著

清泉庵記

洪武十六年春余客平陽厭閩關之喧囂思得寂與之地澄坐蘇廬焉余友前蒙陰縣主簿林敬伯乃相與之縣南嶺門之清泉庵初取道林氏屋側復折而逕朱陳二氏居之前後以入庵爲屋若干間大山屏其東天妃祠時其南祠之祝史廬於其西劉氏園於其北湫隘猶民家耳前則東山九風諸峯森秀環列暖翠飛甍庭戶使人有負塵之思固自可樂也庵僧曰東源順師嚴重簡默對坐移時視瞻不苟類有道者余心異而喜之容返而朝往於此兼旬矣乃知師年十八得度傳法於盧白曰公後三十有三年爲洪武戊申司歲鑰江心其夏指揮何公高其行言於郡禮請住持神山禪寺又三年謝去其徒栖於歸元七

年敬伯得人產輝與庸仲輝者以茲庵久虛率里人延致之人固疑師之不屑也而師欣然不拒夫領衆叢林升坐說法號爲長老而居之不擇乃爾不惟不擇居而安元其缺與其廢未嘗不盡心焉此豈非有道者哉師以庵未有記具石求記而吳君元範又爲之請乃書曰庵創於宋淳熙間名正因堂檀越吳氏始居此者曰正覺大師傳六世而至太古開元至正甲午燬於寇太古辟其私寮經營興復而樹前殿未及視其成而報緣盡矣師徇衆之請來主此則戊午夏也塗墍前殿建後殿開僧堂翼以兩廡嚴像設其中皆出於師以介清泉坊改今名永業僅五畝凡瓶錫之集香花燈燭之供日月食飲之需皆仰衆施亦惟師道行足以起人敬信以故施者相踵也師之萬全鄉人俗吳氏云

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

平陽之江口舊嘗因海隄中斷之隄石爲兩厓深廣各三丈內外貼石爲左右翼又敷石壇於前後中隄植石壘析於雙門鏗坎陷板以爲扇每門板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覆以屋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嘗率衆繕理之繼存耕而致力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禮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諱其歲辛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颶風激海潮相輔爲害淮崩屋仆而門亦圯今且九年矣爲縣者更疑人而視之恬然厥民雖欲起廢夫孰爲之倡哉十六年夏南康彭君尙賢來爲丞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愀然不寧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韞中攝令還自瑞安典史成都楊君孝忠進册至自浙江議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之役於官者其人咸不勸而趨以謂浮屠一掌猶能出力真衆施完砂塘陰均兩斗門今在位者與無窮之利吾屬顧不能効勤勞乎或輸以財或薦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館嘗致力於斯也練歷而老成推使督役焉於是市石與木揆日度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隄淮門扇以至於屋悉復其舊而斂斃堅緻視昔過之足支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二十五丈以免人於淖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欲刻石紀成而因謝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里左江而右山湖沙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徑此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海鹵水亦得入以害稼民交以爲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溺乾有所仰而惠利及於二鄉五都之人既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使其繼者恆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蓄洩有恃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補而緝之者有其人乎壞於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爲己任將遂廢前人之功夫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墜其功蓋與創始等矣於戲使凡爲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爲之書使來者尙有考而用其心也

松陽縣學復射圃記

松陽之有學學之有射圃蓋自宋紹興始元之制凡民不得持弓矢故射息而圃亦廢蒙右因仗而有之踰八十年有司漫不加省皇帝即位之明年詔郡縣皆興學置師弟子員而講習乎六藝儒生葉端等作

而言曰。今學令射居其一。射圃之復。維其時矣。以告令王君。會王君徵赴京師。事格不行。而提刑按察僉事張公行縣適至。乃復以告。公為按圖籍。凡學之地。侵於民者。責丞李君仙海。劉君文彬。悉復之。而地卒以歸。正其疆界。夷其畛域。樹垣以障之。王君歸自京師。謂部使者。祇承德意。返故地於久壤之移。幸惠斯文。甚厚。宜有以示後人。教諭毛君輝。膺薦而起。遂命之來謁。文書曰。侯以明之。此舜之學政也。其人之賢不賢。觀其射之中不中見焉。故以射致衆。衆致而後論士。是以三代率由之。而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使弟子揚鞭而致。黜者三。則僅有存者。夫學政莫大於射也。尙矣。矧國家方修文教。而稽古定制焉。則射圃之復。其豈細故哉。乃為之記曰。復地以尺計之。直學之東南。則從七十。衡五十。直東北。則從其從二之一。去其衡三之一。直西北。則其從倍東北之三。其衡不及東南之八。直西南。則其從得東南之衡而去其一。以為其衡東南。故所謂射圃也。張公名志德。字某。陝西人。王君名彝。字秉文。北平人。輝。邑人。攝學事。殆一紀。士論多之云。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體量於紹興辛酉。檢踏於嘉定甲申。覆益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為制密。戶有恆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水旱于某。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舊積浸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輒復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皇朝。遂有鑿空之賦。名曰虛譎糧。而其數之多。為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喘喘惟歲入不登。是懼而公私交以為病矣。事聞中書省。亟命檢覈除之。戶部按田令。俾以五尺為步。造弓尺以量。符下皆重。改成籍。罔敢自任。既而命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與役。又以事罷去。會今王君來。俸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為己任。蓋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令都擇一人。焉為量長。保擇一人。焉為里長。都以五十步為率。築墩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為率。築墩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為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諸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保比。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異時。訴水旱者。自占書於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弼。董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詣諸鄉。即寺觀。以次舍。裏糶。糶以食。飲衛。衛暑雨。跋涉阡陌。履畝而申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短。絕彼補此。塵累微積。以足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之有餘者。增之。不及者。減之。岸溪而留於水者。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與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水冊。冊以會賦。圖以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訛之數。其為增者。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總三百四十五頃有奇。冊以映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者。如冊之數。而皆有副。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百有二月。有四日。圖冊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五月。而畢。以竣事。聞數十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圖其悠久。介智者住山。普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仁政攸始。三

代盛時。分田制祿。由乎井地之均。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殊。至若資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檢覈之舉。執政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符下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宜王君於蒞政之初。不憚勞勩。而總總焉致其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度。下有堂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既乎。然則托焉以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棗州人。嘗覈田蘇州。為諸州使者冠。其來倅是郡也。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蘇平仲集卷七

記

國子學同官記

乙巳秋。詔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設師弟子員。其博士助教正錄。非有德望。選於經術者。不得登用。維時博士則上親擢金華許君存仁為之。丙午春。以章貢劉君宗弼為博士。臨安李君宗表。河南張君用濟。寧潘君文秀為助教。高昌完君彥明為學正。廣信鄭君一中。金陵杜君叔循為學錄。臨江張君以誠為典膳。其夏。用周除准安衛參謀。其秋。彥明除建平知縣。以誠除管讀場管勾。其冬。一中除上海縣丞。繼用周則廣平郭君可久。繼彥明則南昌李君克正。繼以誠則章貢呂君仲善。繼一中則東陽張君孟兼。而余以七月。忝授學錄。丁未秋。學正四品。始設祭酒司業典簿員。即拜存仁祭酒。宗弼司業。錢塘陳君彥博。由元翰林編修著典簿。浚儀陳君子方。由元進士署博士。棗州高君仲暉。由太子伴讀署助教。而余亦忝進學正。補余處則吳興張君伯淵也。其後存仁謫韶州。宗弼拜浙江按察僉事。子方拜江西按察僉事。彥博遷太常博士。宗表以事罷去。叔循遷太常贊禮。仲暉陞勸學司。伯淵陞勸學司丞。仲善陞太常典簿。孟兼陞祠部主事。余轉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辭疾不上。今在官者。祭酒則梁先生。以太子賓客兼博士。則許

梁李君叔允典簿則濟南周君敬中助教則上蔡朱君原禮合文秀可久克正為七人而叔允原禮入東宮兼伴讀云自余為國子官屬於斯之二十一人者皆獲托官聯而與之遊亦一時之幸哉然甫六年而升沈出處去就離合不齊已若是況於他日乎此余之所以慨然也因為之記歸田後時覽觀其姓氏庶用自慰焉來者夷考其平生以謹擬其得失亦未必不有取於斯也梁先生名真字叔亨會稽人劉君名丞直周君名循理潘君名時英郭君名永高君名暉朱君名明復完君名完哲鄭君名貫杜君名環其名如其字者許君呂君汴梁李君及東陽臨江兩張君名宗義則凌儀陳君名世昌則錢塘陳君名濟則河南張君名溥則吳興張君暉者臨安李君名也宗頤者南昌李君名也余名伯衡字平仲眉山人也

王氏祭田記

浦江之深溪有義門王氏王氏之長曰士覺厥既率子姪作祠堂以祀其先於是割上田五十畝隸焉歲入租以石計者若干別儲之以供祭盛以具醑醴其田之畝步字號在某鄉某甲具刻諸石乃來徵文為記古之有國家者莫不有廟廟必有祭祭必有田其禮可得而言矣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蓋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是以古人之有事於廟也常食不食常居不居常服不服常器不用惟其變也而必變焉必變焉必更焉必異焉敬之至也矧夫醑也醑也盛也所以饗先祖者也苟不別儲以費用而臨時取諸常廩不既弊乎又焉得為敬乎此先王制禮天子諸侯之祭粢黍稷豆簠簋之實必於御廩焉取之卿以下可類推也已而記禮者又曰有田則祭無田則祭當是時也井天下之田授天下之民凡民無不受田之家焉有士而無田者乎所謂無田者非無田之謂也無祭田之謂也無田則不祭田之所係豈輕也哉而固可無也哉後世廟無其制祭無其禮而況於田乎貴為公卿大夫猶然而況於士乎今士豈以韋布之士顧能推其蒸蒸之孝即家建祠祀其遠始高曾之祖而凡同居率從之考妣無不及豈非用心之厚者哉且王氏系出鳳林異時其先有登進士至遠官諡忠惠者於濱熙宰相魯公為近宗則士覺固公侯之子孫也於是自附於古之有田祿者以田五十畝供祠事不亦善於禮矣夫余未嘗不嘉其孝誠之篤而喜其猶行古之道也於戲不賢能之乎抑聞君子之舉事惟可繼也故可尚惟不窮也故可貴士覺此舉本之以孝節之以禮斯不亦可繼乎田之所入歲取不竭斯不亦可也楚次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士覺有焉其卒章曰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余於王氏之嗣人蓋日望之

陳氏祠堂記

平陽陳君謙邑之故家也其先五季時自長溪來居南盤元大德間南盤淪于湖陳氏亦不能獨存惟諱容府君僅以身免遂徙居金灘娶包氏生諱醒府君娶管氏生諱德府君娶趙氏則謙之考妣也謙以洪武十年某月某日作祠堂正寢之東以奉先世之靈始於諱容府君而不及高祖以上者因厄於水位諱無從徵也祠之制同室而異龕一進家禮月朔必謁有故必告時節必祭牲殺器血亦一進家禮既即以

歲事又欲來者知所以報本始之意介余友梅二雲來請記余聞凡有生者莫不有所自出知其所自出則知其所以報本矣報本莫大於追遠追遠莫重於祭是以古者飲焉而祭先酒食焉而祭先飯一飲一食猶不敢忘其所始則夫吾身之所自出者其可忘乎由吾身推之吾親之所自出未遠也吾祖之所自出雖遠而可追也其本一而已矣孝子慈孫宜無所不用其情然而聖人慮其過不及也於是有禮焉有制焉尊而貴者其禮隆隆則有廟卑而賤者其禮殺殺則等而降之去廟而即寢以薦蕕乃燕處之所以之而修祭祀苟非庶人後世無祿之士為之則於禮未稱禮者稱情而為之者也苟欲其稱則雖古之所無可以義起之此祠堂之建為不憚不費而於士為稱焉嗚呼自宋儒之議行至於今日矣郡邑之間縉紳之家能念其游發之所自從事乎此以致崇極於其先者幾何人哉今謙於蕩沂之餘室廬完美貨財滋殖不以為吾力之所致身與妻子之所當養長顧卻慮以為吾先祖父之所積累者厚故其福澤之所漸被者遠也於是報享稱情為之而致其崇極如此可謂知本矣然則祠堂之作雖禮之常而亦不可不書也庸著所聞俾刻於麗牲之石庶其子孫思繼承於無窮

陳氏修睦堂記

夫族之貴乎親睦也尚矣是故周之盛世大司徒教萬民以六行而睦居其一能睦其族者則資與之而不然者則糾之以刑焉於時世族之家雖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其族之人初不以服窮親盡而弗之親也故詩有之曰君之宗之飲之食之又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則其親且睦為何如哉其所以能爾亦惟君天下者有以開導維持之也自葛藟之詩作斯民已不獲由乎先王治教之盛而況千數百載之下乎其間有不待大司徒之教而能崇其親親之仁於服窮親盡之餘豈非歐陽子所謂賢於三代之民者歟此余於陳氏之求記其修睦堂所為喜聞而樂道之也陳氏家於麗水來儀鄉肇自汴宋其先隨相望東阡西陌間而百年之喬木鬱乎蒼蒼尚論鄉之舊族未能或之先也至子明且十世矣蓋陳氏望於來儀而子明又陳氏之望也子明嘗語其從子孔淵曰吾祖吾父之於吾族人尊者老者寒暑率布帛以為壽嫁者娶者喪者葬者貨財以贈遺貧不能棺斂者收之恩則篤矣情未孚也惟吾祖父亦欲以時與之相與以致歡欣洽愛之情奈何遭時多故奔走以事力役日不遑暇志不克申而遽卒矣今吾與若際四海一家之日慶聖天子休養生息之恩獲優游於田里則成先志不在今日乎乃作修睦堂於正寢之前嘉時令節則為酒醴到羊豕布几席雜豆籩舉宗咸延及而講於斯斑白在坐子姪序列載獻載酬盡歡極醉醉則述祖宗儲慶委址之所自而以孝弟忠厚交致其勉有合之以食之遺風焉於是族之老斃言曰人之宗族至於不相往來者比比也而吾子明乃能以時節具酒食與吾族人共醉飽於一堂禮勤而情洽無親疎一也非陳氏之盛事哉來者能繼續於無窮斯不失為禮義之俗矣然則可無以告之乎子明曰是吾志也相率來請惟發之浦江鄭氏一門率從數千餘指有同祖者焉有同曾祖者焉有同高祖者焉又有同始祖者焉而其親且睦也雖同父者有不逮焉余見之未嘗不嘆其美而今又見陳氏焉鄭氏聚族而居號稱義門其雍睦也君子以為難陳氏非若鄭氏之聚族也而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乃爾

豈不愈難哉。謂其質於三代之民非耶。於戲。醜酒有真。既有肥野。以迷諸父。朋友猶然。矧同族乎。講信修睦。鄰國猶然。矧同族乎。有能念夫族。固雖支分派別。其初則出於一人。而視疎猶親。每事類夫此。又何致於塗人之歸哉。聞子明之風而興起。余不能無望焉。堂之崇卑。落成之歲月不書。而書其事。非獨以張子明能爲人之所難。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云。

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於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於一。田園之異籍者。歸於一。財賄之異藏者。聚於一。什器之異用者。司於一。奴僕之異主聽於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宿來謁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同姻家也。讀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數見焉。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與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等。勃蹊闔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逸樂。而況可與共患難。夫三軍衆也。疎也。一家非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疎者。無弗親也。而死亡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親且戚者。無弗離也。而逸樂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率家人。敦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幅。而不知攝之以一。穀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疎係焉。門祚之盛衰。恆必山之。周之與也。以三千臣一心。而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於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將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之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昔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觀。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象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況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顧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故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於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同愛堂記

凡人之生。必有與也。朝夕與居者。國則君臣焉。鄉則長幼焉。學則師友焉。而家則父子兄弟夫婦焉。自有

生以來未之能易也。而家爲最親。一家之衆。所謂骨肉戚疏之殺。雖則不齊。非愛不親。其致一也。愛根乎仁。仁根乎心。夫仁心。人皆有之。故夫愛人。皆可以能焉。非有矯於外也。大道之行。天下皆同胞也。而無不愛。況於最親者乎。推固有之心。篤親親之仁。達之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相接也以愛。然之文相撫也。以歡然之恩。此之謂同愛。夫惟同愛。然後不蔽於有我之私。不蔽於有我之私。室廬而異戶。田園而異籍。貨賄而異藏。什器而異用。服御食飲而異施。安逸勞苦而異情。未之有也。此非家之當務乎。而能者鮮矣。余遊平陽。前蒙陰主簿林敬伯。爲余誦其鄉人章氏之美。其言曰。章氏浦城人。自宋崇寧間。康州刺史及十一世孫伯歸。以文林郎主平陽簿。因家于縣之白沙。詩禮繼承。衣冠奕奕。世載厥美。蔚爲望宗。有字子誠者。主簿君之十世孫。今徙居縣西白石屏山下。讀書有文。樂道尚誼。鄉邑推之。年垂六十。不欲以家政自嬰。取其資業。分給諸子。其子曰坦。曰昂。曰賓。曰參。四人者。相率白父母曰。以骨肉而爲秦越。不同居。不共爨。有無不相通。休戚不相關。是不有兄弟也。不有兄弟。是不有父母也。何忍父母曰。若等能如是。豈非吾願欲哉。於是四人者。俱而各致勉焉。今五載矣。孝友之風。藹如也。鎮撫諸君聞而嘉之。名其堂曰同愛。爲之記。俾知所歸。唯下執事是望。嗚呼。降俗儉民。不見德一鄉。而不爲秦越者。無幾焉。甚則一室猶秦越也。余所見率家人之衆。篤爲孝友之行。積十餘世而不失親親之仁者。不過蔡之浦江鄭氏。未嘗不歎其能爲人之所難也。今章氏之舉。孝友開述之始也。孰使之。余固知其骨肉之間。有油然而不能已者。庸非好德之良心乎。亦可謂難能矣。雖然。國以法而理。家以禮而立。隆於恩者。尤當講於禮。鄭氏不過以禮維持云爾。又若古之九江陳氏。金溪陸氏。何莫不然。坦兄弟則而行之。本之以愛。動之以誠。而持之以志。則若子若孫。若從子孫。亦猶今日之行也。豈患不逮夫人哉。異日平陽有曰章氏孝友之門。余與敬伯猶及見之。敬伯幸致斯言。因以爲同愛堂記。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成周。其取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勸其善。懲其惡。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讓興行。風俗純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仁。洽於九族。急相購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患難相援也。遠之天下。無同也。亦其效當然。蓋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獄訟。期會是務。而取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是乃出於天性者。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今周君思中。自吉至。又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於吉。聚族而同。益以居。且五世矣。濟厥美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渠壑之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諸孫力。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尊教之以禮。卽冠昏喪。登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曰。諸父之教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友恭云。徵諸思中之

言則蕭氏與整之浦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修於己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非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閭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五六百年矣整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願予何人獲視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輪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乘蘇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壽堂記

去年冬金華趙叔友至京師中書右丞相汪公自奉使浙東時即識叔友軍中聞叔友至數延之見叔友因言頻歲以來小人獲安於田里樂生以興事而以餘力買地於郡之南十里舉先世二十喪序葬焉復卜居於墓道之北二里聚萃從兄弟同室廬以處焉合釜爨以食焉此皆聖君賢相之賜也丞相聞而嘉之為篆二大字表其堂曰壽堂俾持歸揭之叔友遂以記見屬時予在史局諾而未暇也今余謁告歸省叔友復以為請乃為之言曰人之於兄弟望之以壽考者同欲也恩之以樂樂者常道也常道存乎人者也同欲係乎天者也在人者盡焉而後在天者從之也歡欣洽愛苟有所不足則乖戾矣則不相能矣則胥殘胥虐矣所願欲其可冀乎長者友而幼者悅焉幼者恭而長者悅焉則常道之盡也友恭之至薰於太和天且助之福慶鍾焉未有不克享多壽者也使夫人兄弟皆然三代之民無以過矣斯固為國者所厚望於天下者也望天下以三代之風必率天下以三代之道賢其賢善其善三代之道然也賢之所以訓不賢也善之所以勸不善也善為國者不下堂而能鼓舞四海操是術也為兄弟若叔友者宜丞相之所褒嘉也而丞相之表叔友之堂也豈徒一家一鄉之觀美哉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此之謂也金華之人見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浙江之人聞之將曰吾之兄弟猶趙氏之兄弟也彼能是而丞相至為表其堂吾何為不勉哉天下之人傳道之亦將曰兄弟之天吾衆人與趙氏一也而壽堂之名堂丞相獨加諸彼丞相非私趙氏而外吾衆人也以能友恭與不能故也吾何可以不勉哉延頸舉踵是慕是傲則大道之行也將見之矣叔友尚懷永圖以樹丞相之望哉

懋敬堂記

平陽范洵子美葬其先父母於青華山之原作祠堂於墓之側以為歲時汛掃饋奠之所國子助教劉子憲名之曰懋敬而吳編修從善為記之他日子美質於余日記禮者不曰致愛則存致慈則著乎不又曰著存不忘於心夫安得不敬乎是懋與敬其豈無辨乎而吳編修顧以謂懋即敬也信如其云則記禮者語何複乎而劉助教命名之果何居乎小子不能無惑焉願先生以一言開之余愛子美之篇於親雖

欲默為得而默夫禮有本而又有質本者何怒焉爾矣質者何敬焉爾矣威儀不足之謂怒主一無適之謂敬敬同乎誠存於內者也怒近乎質見於外者也禮以怒為本而以敬為質是故君子之祭文有餘不若怒有餘也物有餘不若敬有餘也而況墟墓之間祠堂之中乎墓焉而親之體魄藏焉祠焉而親之神魂依焉是故墟墓之間至哀也祠堂之中至敬也至哀無文至敬無飾此君子之祭不貴乎繁文而貴乎慤也不貴乎備物而貴乎敬也怒故本立敬故質盡立其本而盡其質故死可使生也亡可使存也君子非有術能生之也能存之也怒敬之至親之精爽潛乎而默感發見而昭明故既死而如見其生也既亡而皆若其存也祭之大端舍是無所用吾力矣淵哉劉先生名堂之意乎是亦合內外之一道也不亦善於禮矣夫昔孔子嘗而奉薦也怒子貢猶疑焉矧今去周末又二千年世愈降而文愈勝則夫人味怒之義而直以敬當之蓋無足怪者子美又奚感焉祭於斯堂也尚務其本與質哉而之二者豈待祭而後務之又豈獨祭之所當務哉子美曰唯唯請書以為記

春暉堂記

備人者日予人百錢人可得而報之也備於人者日受人百錢可得而報乎人也其故取百錢之直終一日之力而舉其當為之事是謂能報使備於人者取人萬錢則終月不能報之矣取人十萬錢則終歲不能報之矣取人百萬錢則終身不能報之矣其故何哉備之者其施常有餘而備者其力常不足也親嘗則備人者也子嘗則備於人者也夫備人者之於備於人者其施多以萬計又多以十萬計多多以百萬計備於人者之於備人者猶不能報之也況親之於子其施不曾以萬計亦不曾以十萬計亦不曾以百萬計子之於親獨能報之乎是故肥甘輕暖以奉口體可謂養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先意承顏以適志意可謂順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使國人稱願曰有子可謂顯乎親而謂報乎親則不可養之也順之也順之也舉不足稱其施也是以小雅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唐人孟郊亦云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蓋子不能報親鞠育之德猶人不能報天生成之恩也然仁人之於天雖無能報焉盡為人之道而求無負乎天則未嘗不勉之孝子之於親雖無能報焉盡為子之道而求無負乎親則未嘗不勉之人道盡而於天無負焉乃所以報天也子道盡而於親無負焉乃所以報親也又奚必若備於人者得百錢則効百錢之力而後曰報哉南康彭君尚賢弱冠而先公捐館尚賢喜祿足以逮視而不取謂能教子底於成立今年夫人六十有八歲矣而尚賢擢以賢良為丞平陽尚賢喜祿足以逮視而不取謂能為親報也於其摘孟郊詩語名其奉親之堂曰春暉而求余記余嘉尚賢得古仁人孝子之用心故樂為推明其說以為記庶夫人之事親者知所從事云

寶真堂記

南金大貝明珠拱璧以至犀象翠羽丹砂空青衆人寶之寶於衆人者弗之寶也其為人也賢於衆則其所寶者必異於衆是故重耳寶仁親子罕寶不貪楚國寶善魏文侯寶賢而懷寶則匹夫也觀其所寶而其人賢不賢可覘矣此余於伯安求記其奉母之堂而知其母之為賢母也伯安故吳長者之孫長者

有三子。第二子仲周。是為伯安之父。元平陽州同知致仕天廷之孫。吳江州儒學教授子美女。則其母也。年十九歸仲周。事舅姑極愛敬。稱其能孝。遠近無間言。喪舅未幾。而仲周卽世。維時姑年七十餘矣。伯安十一歲。其弟嘉才三歲。老有所養。幼底于長大成立。皆母守節自誓。仰事俯育之盡其道也。此其所以為賢母與。伯安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寶貞。昭母之志也。於戲。衆人以爲寶者。其豈非天下之寶哉。然有之於人。不足以爲益。無之於人。不足以爲損。乃若賢者之所寶。全之則足以爲人。失之則不足以爲人。是寶於衆人者。曾何足謂之至寶。寶於賢人者。重於天下之寶矣。如之何而可不寶也。亦惟寶天下之寶。而不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衆人。不寶天下之寶。而寶其不可不寶者。是以爲賢人。婦女之所不可不寶者。孰有重於貞節乎。自古賢淑。若其妻之流。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失之。夫是以人之貴之也。有甚於金玉珠貝焉。向使其不此之寶。而奪其志。則人之視之。將不若金玉珠貝之可寶矣。是故寶此而不爲賢淑者。未之有也。不寶此而爲賢淑者。亦未之有也。伯安之母。賢於人之母。亦惟其所寶者。異於人之母云爾。寶其貞節。無愧蘇倫。克配古人。而子不失爲令子。宗祧也。土田也。室廬也。貨賄也。無不保有也。於戲。何其賢於人之母也。豈不以聖人之後。固自度越尋常。與風俗之不振也甚矣。安得若吳氏之母哉。余能不爲之一言。雖然。貞之爲言正也。從一而終。此之謂婦之正。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此之謂家之正。然則室之名。豈徒以彰母之志節。闕家之道。亦不外乎此矣。

師萊堂記

范君元。隴平陽之隱君子也。有二子焉。伯曰炳。字士東。仲曰昱。字士賓。年皆踰冠矣。朝夕處元。元之側。依猶孺子。問相率來請曰。竊聞古之人有老萊子者。楚人也。年七十而親猶在養。恐恐然懼無以悅其心。乃修其童子之服。而習爲童子之戲。娛嬉乎二親之左右。庶幾有以解吾親垂老之頽。而慰滿平生愛日之情。傳者述之。當時稱焉。至於今猶一日也。小子與老萊子固不侔。而吾二親高年無恙。則與其親無以異也。凡事吾親若大舜若曾子。且猶當勉。以老萊子之所以事親者。吾親敢有不勉乎。以故名吾奉親之堂曰師萊。願賜一言以爲記。余喜元。元之有子。而愛二子者。知自力於孝也。乃語之曰。世之言孝者。必以老萊子爲稱者。然其孝行。他無所見。唯楚國先賢傳述之。曰。着五色斑斕之衣。爾曰。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爾。曰。弄雛於親側爾。夫着五色衣。則孝爲小兒啼。則孝弄雛。則孝。孝又何難焉。三尺之童。可以與能。舉天下之人皆老萊子也。孝又何難焉。子思論事親在乎修身。而孟子亦以誠身爲說親之本。古之爲人子者。未有不能修身而能事親者也。亦未有身不誠而親說焉者也。不虧體不辱親。所以修身也。善之克明。行之以道。體不虧而親不辱。則身誠矣。身誠則親說矣。夫孝孰有大於此者乎。曾謂老萊子而不務此乎。傳者願獨區區於斯三者。抑未矣。余意夫傳者。非以老萊子孝若而已也。特以見其於凡。可以致親之歡欣者。無不用其情。既立乎其大者。末之若童子之服亦修之。童子之戲亦爲之。且情之不能自已。而人莫之加損焉。此所以爲難能也。謂之孝奉二親。夫豈偶然哉。今生伯仲。以盛年事高年之親。而知師之可謂能自得師矣。抑不知生惟於斯三者是師乎。亦將師其無所不用其情乎。如使師其無所

不用其情。則信乎善師老萊子矣。親其有不說乎。孰不以稱老萊子者稱生也。二子者尙勉之勉之乎。余於元。元友也。是以云。

瞻雲軒記

武君士弘。嗣職之冬。朝廷用兵雲南。其守人武毅公起自休致。與諸大將偕往。君方守疆圉於平陽。雖欲待行。不可得也。念定省之曠。日夜不寧於懷。望飛雲而徘徊。仰瞻不能自已。於是名其燕處之室曰瞻雲。而求記於余。夫雲之往來聚散於天地之間也。變化不測。舒卷無常。充塞乎上下。周遍乎四方。有目者咸覩。而思其昔於狄梁公見之。今於君見之。人固有異世而同情者乎。武毅公嘗上休致之請矣。及雲南之命下。卽日上道。初不以老爲辭。其爲忠也。何以加諸。君雖不獲修爲子之職。於萬里之外。不敢以將父之情言於九重之上。而孺慕之心。一飯不忘。其爲孝也。何以加諸。忠孝固臣子所當盡者也。世之克盡焉者。幾何人。而見於武氏一門父子之間。此余因斯軒而知之也。西南諸番。遠而險者惟雲南。自古以來。桀驁負固。以爲中國莫之能制。豈果不足以制之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大軍入其境。其臣庶望風迎候。惟恐不先。不頓刃折鐵。而方萬里靡然聲教之中。此非人力。蓋天威也。班師振旅。不在朝則在夕。武毅公獻捷於京師。歸休於私第。遠佚老之願於桑榆之景。夫何遠之有。君出則時閱習。習武備。以修扞城之職。入則奉晨昏。候顏色。以輸愛日之誠。於斯時也。雲在是而親亦在是。固不必瞻夫雲矣。宜何如慰幸哉。忠與孝也。不惟見於一門。而於君一身見之矣。君自洪武乙卯。以勳子入侍東宮。侍衛乘輿。辛酉夏。始被旨還平陽。職其冬。括寇溢出平陽西鄙。君領軍由梅溪入絡溪。以破吳富寨。轉而南攻麻洋。焦坑。直搗福寧之岑嶺。皆以孤軍深入。所向克捷。遂會大軍於萬松林。凡拔寨二十。斬獲無算。有楮幣之賜。國家可謂有臣矣。武毅公可謂有子矣。庸備述之以爲記。

春暉亭記

人之於我。推食啜衣。免我於飢寒者也。患難而扶持。脫我於死地者也。其施則有間矣。而我之德之則有間矣。然免我於飢寒者。德之則知報之。脫我於死地者。德之而不知報之。非不知報也。欲報之而不知所以報也。是故可得而報者。其恩小。不可得而報者。其恩大。於此見恩愈大。則報愈不易矣。親之於我。其恩豈直脫我於死地者比哉。寧尙得而報之乎。雖欲報之。將何以爲之。報乎。縱報之。亦豈足以稱其施哉。昔孟東野有見於此。發於聲。嗟嘆之。問曰。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猶小雅詩人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於戲。思之同乎天。而無事於報。是惟親之於子。德之同乎天。而不知所報。是惟子之於親。人於天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人之道。求無負於天之所以恩我之意乎。子於親也。固無得而報焉。可不盡爲子之道。求無負於親之所以恩我之意乎。盡爲人之道。所以事天也。盡爲子之道。所以事親也。故曰。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不過乎物。夫孝子之道。矣大於此。又何以報爲哉。苟此之不務。雖窮極富貴。以養其親。烏在其爲報也。平陽謝氏兄弟二人。伯曰希元。仲曰復元。其父捐館之日。皆藐諸孤也。母夫人徐氏守節自誓。

力於紡績事其舅姑葬其夫教子其子未幾復元伯仲皆卓卓能樹立其後希元為宜慰使司從事以沒復元曰豈以兄之亡而成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日致勉焉其後希元經兵燹家用焚蕩復元曰豈以家之燬而成吾母哉凡可以順適夫人者益致勉焉夫人以復元之能順適其意也雖憂患備更而無不豫者今年八十餘矣鶴髮而童顏聰明而康健愉愉如也蓋復元自兵後即奉夫人隱居西山之下先茔之側總戎者以復元賢且能以其名聞於朝擢平陽突元帥府照磨復元不得已視事然未嘗不以親老為辭而夫人亦曰貧賤常事也苟一時富貴其如後復何不久遂辭而歸然以養親教子為務夫人喜曰汝幼孤而能自勵若是汝父有子矣我異日見汝父地下可藉口矣其為壽藏邇父之墓使我見之於願足矣復元奉命惟謹且舉兄之喪禮焉每風日清美夫人輒攜婦孫登臨而眺望欣欣然有喜色復元乃構亭以為遊息之所名之曰春暉而求文為記余因書此使揭諸樹間即是言推之則於其名亭之意庶幾得之欲報其親不知所以報而僥倖富貴以娛親者其亦知所勉矣

懷遠亭記

昔者聖人之於魯也欲舍之而去情且不能忘使去之淺久而能忘其情乎是在陳而有歸歎歸歎之歎焉奈何後世之士去故土而處他邦久而安而樂而遂忘之而不復懷也夫故土之忘豈人之情哉某有以移之矣凡某之足以移人而使人忘其土者莫基於富貴然則得志功名之會馳騁富貴之途其去故土雖久且遠而其情未嘗忘焉豈非忠厚之至哉而惟敦仁篤行之君子為然余謂告歸由翰林獲交譚君濟翁聞從播紳先生登其懷遠亭聞其言曰吾家長沙之湘潭壬辰之亂思試所學其濟艱難於是委身戎行歷湖之南北江之東西以至兩浙入皇朝從諸大將四方征討朝廷錄其寸功授管軍鎮撫俸成金華金華距吾鄉五千餘里吾去家二十餘年墳墓之存亡宗族之休戚皆無自聞知能無志於歸省哉長此簡書莫之直遂爰作斯亭退食之暇端居凝想一恍若足踐吾里身抵吾家山川市井巷陌之接吾目風謠俗說俚談之接吾耳庶幾用以自慰云於戲故土之思富貴之樂有所不能移雖洩家雙溪之上長山之下而心未嘗不往來衡岳洞庭之間抑何忠厚之至也若君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土之不忘而忘其本乎君讀書明於大義然則處斯亭也豈但與懷先基與族人而已乎其必仰懷乃祖端明公學行之正文章之懿事業之盛名節之著而思繼厥美矣斯所以為懷遠也歟不然金華去湘潭道路非不遠也君去家歲月非不遠也然三十年為一世君之越鄉五千里不過二十年夫何遠之有由端明公至君七世矣七世為年計二百有餘去之二百餘年而懷之愈久而愈不忘斯所以為懷遠也歟

商山舊隱記

漢高帝以爵祿駕馭豪傑天下孰不奔奏四皓獨抗高尙之志雖嘗一至漢庭高帝終不得而臣之此其人何可及哉自韓彭諸公視之窮達則有間矣然彼不免於誅夷而四皓固盡其道而死果孰得失也先民有言希顏之人是亦顏之徒也然則希四皓之人可不謂四皓之徒與余於楊君子瑜是以有取焉子

瑜溫之平陽人儻而尚誼讀書而能詩方關陝平定之日選士之曉暢文法吏事者為其各郡縣吏由是子瑜有商州之役而商山四皓之墓在焉子瑜過其墓下低徊顧瞻喟然嘆曰嗟乎四皓脫去功名富貴之累自足山墟林莽之間今吾乃苟升斗之祿而離鄉井棄骨肉於四五千里外獨不為四皓之所鄙笑乎且吾平陽多佳山水其勝概不在商山下吾能無志於歸哉投牒乞歸守長以子瑜明敏練歷倚之築事不聽子瑜則曰吾欲歸不得而吏於此非所謂吏隱者耶因自號商山吏隱既而凡親老者例許歸養子瑜即日治舍南歸葺屋鳳山之下奉母以居其言曰吾嘗吏隱商山矣非商山舊隱者而何於是扁其居曰商山舊隱居半歲而母以壽終子瑜日夜哀慕以至成疾又二年年五十九竟卒其子鼎元璧泰元發喜親之歸而傷其遺沒也行其庭仰其扁思其親悲不自勝以為吾兄弟弗獲於斯致養矣豈不能於斯追養乎雖然將何藉以解吾親之願於冥冥中也相率來求文為記余觀國家興王之初庶事繁夥非刀筆簿書則無以紀載施行而吏由此見重固不遑以他途取士公卿大夫皆此焉出同時與子瑜被選者觀幸速化齋綠柄用固亦多矣不量力而任逾於器不旋踵而觸罪罟以隕其軀者其豈少哉子瑜之材豈不足以翔鸞而無慕乎外出未幾而輒辭歸得以天年終於闕下則子瑜之於四皓雖非其倫吾能勿以為四皓之徒與子瑜有知當亦謂余為知己也元璧兄弟於其親既沒之後克謹其承久且不忘而拳拳焉以記為請可謂不死其親矣何其孝之至哉余故不辭而為之記且授以鳳山之章俾時節歌以侑祭其辭曰幽幽兮鳳山克配兮商顏谷窈窕兮澗游溪禽兮問關樹木兮檀栾有菊兮有蘭可佩兮可餐亦有桂枝兮可以扳援神來歸兮雲承轅鶴先路兮續其編續料清兮擊鮮以灌以薦兮敢有不虔願終歲兮於焉盤桓福我壽我兮會與玄

厚德庵記

平陽縣北之五里有山曰鳴山考其地脈則由焦下山折而南行奠為金山又奠為步廊山而茲山則支於金山蜿蜒纏薄既翁復張首尾起伏勢若狻猊坐據要會九鳳東山鳴嶽峙其前雅山沙岡黃輿仙壇石刺上潤諸峯拱揖其左右前則帶以長河風氣之所會清淑之所鍾也武略將軍馬侯鎮平陽之九年購以營宅兆葬其外姑周夫人遂翹卷山之麓興役於洪武壬戌八月癸巳而以其冬十二月己亥落成前為廳事廳事後為中庭中庭後為祠堂中庭東西各為軒東曰朝陽西曰致爽東西軒之外各為步廊以為庵為滷為園為守塚者之舍為間凡十有七余客遊平陽馬侯以告曰外姑生於我乎養故死於我乎葬吾妻嘗請於吾曰先父母歿無後妻哀不自勝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先父母歲時奉嘗將缺焉此重妾之哀思者幸先母葬鳴山即是建庵為祠庶先父母精爽有所托妾之哀思可少舒似亦可為長久計哉若夫成妾之志則在卿矣吾念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為翹斯庵且買田若干畝為永業以具犧牲醴齊黍稷食居守者亦既作神主安奉如式矣敢請命名而賜一言為記俾吾子孫無替吾妻之志云余乃名之曰厚德庵而復於侯曰父族母族妻族之於我也服之隆殺緣情之戚疏有不容不然者矣然當用吾之情則一焉爾也大凡妻之族猶不可不用情豈有無主後而可不加之

意乎今侯以義起禮，斯垂攸建，固用心之厚，而亦何莫非所當為哉。雖然，世降俗偷，人子於其父母，終而忽焉，遠而忘焉，且猶不免妻之父母，不言可知矣。侯於其所疏者，致隆極如此，德之厚也。又何加焉。聞者孰不感慕而興起，況於子若孫乎。

厚本亭記

子之本乎親也，猶草之本乎莖，木之本乎根也。草木植物也，猶能庇其本，人子於其親，苟不厚報焉，可謂知務乎。生而事之，死而送之，則所以報本也。養之謂事，葬之謂送，死養不可不厚也，葬可以以不厚乎。至於葬則無所為孝矣，生而養之，或失於薄，猶可得而用吾力也，死而葬之，或失於薄，將復何所用吾力哉。是故易於喪葬，皆取諸大過，與其失之薄，無寧過於厚也。過厚云者，豈曰若後世之厚葬云乎。亦曰周於身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周於棺者，必誠必信，不使有悔云爾。何莫非我之所當為。故曰：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若徐君宗起葬其親，可謂盡心也已矣。豈不以知本哉。初君之先府君，過縣之梅源，見其土厚泉深，鬱紆風氣綿密，而知為吉壤。曰：異日當歸藏於斯。甲午春，山寇犯縣，君奉府君避地仙桂里，而夏四月丙申，府君卒，其冬十月癸亥，卜壙嶺葬焉。葬之日，大風雨，而事情不獲申。越四年十月辛未，母夫人陳氏繼卒而葬，以卒之後十四日，君又寢疾，不獲與窆。居嘗慷慨語兄若弟曰：先父母雖葬，然不得地於梅源，以葬，猶不葬也。朝夕相與圖之，洪武乙卯，購得善地，梅源之鐵場原，遂以是歲十月庚戌，自壙嶺遷而葬焉。並墓構亭四楹，歲時節拜掃饋奠其間，而以厚本名之。至是，則伯衡為之記。伯衡惟君以其親所葬地，非親之志，憊然而不寧，必改葬而後已。則君之厚於親，何以加。諸是亭之名，蓋有由矣。然而又欲托文字以昭後人，蓋不獨以厚吾之所出，自盡諸己而已，亦將使來者，知吾親固吾之所出，而吾子吾孫，曾又豈不出自吾親，世有戚疏，服有隆殺，其本之一也。本之所在，視之宜若之何，則上邱壟而撫松楸，能已其孝敬之情乎。死矣而事之如生，亡矣而事之如存，烏可不同於我也。於乎徐氏之子孫，登斯亭而讀余文，尚慎思賢父兄厚望之意，而無自處其薄哉。君平陽人，典教鄉郡凡十年，召至闕下將官之，而君辭疾堅甚，今得旨歸老於家，以學行望於士林云。

時思堂記

溫之平陽東南三十五里，地曰郭岩，為其鄉之望者曰郭氏。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王之七世孫太初府君，廣明間避地來平陽，即錢浦以居。其子汝復，復自錢浦遷居郭岩，至景高十六世矣。爰以至正壬寅十月，望日，即正寢東室，做為祠堂，安其先世之靈。始太初府君肇家於平陽，由府君昭本始也。非僅也。次高祖次曾祖次祖次嗣，又其次所生父，尊自出也。非僅也。規制中度，器物完具，歲時歲事，饋奠惟謹。扁曰時思，而來請記。古者大夫士之家，祭於廟，庶人無廟，祭於寢。三代而下，廟制既廢，而祠堂則始自漢室。不過即墓所為之變禮也。宋儒去墓而建於家，則變而協諸義矣。崇禮之士，欲致崇極於其先，可不為之。然祠堂，奉先之所也，而所以奉先，則有其道。道者何思而已矣。在禮有之，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嗜，夫惟能致其思也，是以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

聽，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然則子孫精誠之孚，不孚，祖禰明靈之格，不格，其不係於思與不思哉。則思之所係，不既重乎。有祠以奉先矣，而不能致其思焉，則雖陳其饗，得簋豆，潔其酒醴，醴醢，盛以薦以享，夫何於饗之有。觀景高之名堂，可謂知所以奉先者矣。非達於禮，則何以與於斯。於戲，祠堂之設，祭禮之時，孝子仁人，用以厚其先者也。人何憚而不為之乎。人不能為，而於高為之，不思祀事之不舉，而惟思思之不至，揭名楣間，用以自勗，又欲求文以告來者，何其篤於孝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人且則之，況孫曾乎。勿替引之，善繼善述，何思其不至哉。余弗辭而為之記，非惟以彰景高之賢孝，富而好禮者，尚知所興起，景高名珽，魁岸而有才，婦翁鄭朝美，官於閩，皆引以自佐，用平寇功，擢福州古田縣尉，陞瑞安州同知云。

慈壽堂記

李氏慈壽堂，曷為而作。奉母也。作堂以奉母，而名之曰慈壽者何。慈所以昭母之厚恩也。壽所以表子之至願也。感之也深，故望之也至。則何以感乎。母之於子也，顧復乳哺，提挈扶持，推燥就溼，躬質任之，方其未有知，未能言也，飢也渴也，寒也燠也，膏癢也，疾痛也，惟恐失之，懇懇焉，憫憫焉，求而得之，是心也，無間於子之幼小長大也。其為慈也，莫甚焉。是故慈以撫子，父猶母也，母猶父也，聖賢獨以予母，而曰慈母慈母，以天下之篤於慈，未有若母也者。故夫子不餒不凍，母慈之也，無當無害，母慈之也，求必得，欲必從，母慈之也，烏得而不感之歟。然則望焉何居。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月，子有母慈亦加一月。母之壽加一歲，子有母慈亦加一歲。母之壽加一紀，子有母慈亦加一紀。則望其至於老，至於期頤，而且且焉，慈乎我，也宜何如而祝之願之也。烏乎能自己耶。雖然，所以祝願其親者，非獨望其我慈而已也。烏在非獨望其慈焉而已也。百年之謂上壽，八十之謂中壽，六十之謂下壽，借使母年登於百，至於我能養之日，已過其年之半百矣。況俯短之不齊，而其未來者不可逆知也。思慈恩之罔極，莫之能報也。而又不可以弗之報也。惟願其享有多壽，庶獲申烏鳥之情焉。致愛敬之誠焉。是則不獨望其慈我之謂也。慈也者，為母之常道也。壽也者，為子之常情也。而以之名堂何也。示慶幸也。喜且懼也。何慶幸乎。愛其親而欲其壽者，人子之至願也。使親得其壽，以副子之願，欲者天也。知得諸天者，為不易，幸而得之，雖欲不慶幸，烏得而不慶幸。又焉用喜且懼哉。親之壽懸於天子之心，恆不敢必得，今也天幸壽吾親，出子期頤之外，可喜也。已然大期之日，至雖欲致須臾之養，而不可得，則年之高也，亦可懼也。夫惟知懼，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知愛日。知愛日，然後知修子職。此四者，李氏所以名堂者也。李氏孰謂其名，叔荆其字，撫之崇仁人，叔荆繼母陳夫人，今年八十有四矣。而叔荆以文學蒙春注，官翰林，教國子，欲迎養不，可也。欲歸養不獲也。願其妻能率其子，承事其母，甘旨之奉，朝夕無違，凡足以娛悅之者，無不用其情，而其母亦樂有婦有孫也。優游燕安，無不歡適，常寄言叔荆曰：我老矣，而聰明康健，若無苦念我也。惟若蒙國恩，備位館閣，如克盡瘁，以報以稱，雖不在吾側，而吾焉有不樂者哉。叔荆奉命惟謹，不敢乞歸，左右就養，仰之如子，堂於是乎作。而求伯衡記之。伯衡與叔荆同己巳歲生人，叔荆有母，而祿逮養，伯衡則

欲孝而無誰為孝矣。故於叔荆之事。企焉慕焉。歎焉羨焉。追恨焉。愧慨焉。嗟夫。處斯堂者。誰不有親也。志叔荆之志。感而願望焉。幸而喜懼焉。愛日而及時。修其職焉。則又何至若伯衡之追恨而愧慨也哉。是為記。

蘇平仲集卷八

記

川上書堂記

金君自明家平陽之南郭。其居第在濠之潛。不踰園而川流可挹也。自明隱居教授。間以臨以觀。而心有契焉。因以川上名其書堂。而求余記之。嗟夫。昔者聖人之在川上。所為歎夫水者。不在水也。在乎道也。而余於道猶望洋焉。則自明之所以名堂者。余安能言之。雖然。道固未易窺也。而川上之流水。則有足徵者矣。一日有且中。有及有夜。而水之流也。自且至夜。未嘗息焉。一月有朔有弦。有望有晦。而水之流也。自朔至晦。未嘗息焉。一歲有春有夏。有秋有冬。而水之流也。自春至冬。未嘗息焉。非特歲月日然也。流乎千萬年之先。而不見其始焉。流乎千萬年之後。而不見其終焉。豈獨水哉。於是觀諸日月。西者沒而東者生。於是觀諸陰陽。上者剝而下者復。於是觀諸草木。榮者悴而區者中。於是觀諸鳥獸。孳者革而徙者遷。亦猶水之前者逝而後者續也。嗟乎。何以然乎。曰。出於氣乎。氣不自神也。曰。出於機乎。機不自運也。則何以然乎。詎不聞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天命不已。故命於天。而形於兩間者。亦不已。微之為草木鳥獸。且猶然而況於人乎。人之於天也。其氣同也。其理同也。天地之初。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氣宰乎形。理宰乎氣。是故天地以氣為橐籥焉。以理為樞紐焉。而人之所以為橐籥為樞紐者。亦惟氣

惟理焉。爾氣之在人也。榮枯之周流呼吸之出入。無不同乎天也。而況於理乎。理者何。性而已矣。性之在人。無往不體。無時不然者。何。誠而已矣。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夫惟聖人克誠安得人人而聖哉。古之君子。不賂亦戒。不聞亦慎。發乎己之所自知。行乎人之所不見。亦謹焉者。所以立其誠而全在我之天也。獨之不謹。則有時而息矣。有時而息。則誠之不至矣。誠之不至。則無以與天一矣。而人也。甘水之不如矣。嗟夫。有志於道者。可不謹乎哉。由君子之學。進於聖賢之道。余未之能焉。抑不敢不勉也。竊喜自明之有志。輒相與言之。倘有取於是。則請以為川上書堂記。

平村山書舍記

延平徐子潛。嘗作書舍於順昌縣之平村山。實以家藏經史子氏之書。適來則卻坐而讀之。以求聖賢之學。比由進士為主簿。娶之義烏。請追為記。余以謂自孔子沒。歷秦漢魏晉。以至於宋。千五百年間。學士大夫。修儒術者。至多。讀聖人之書者。亦衆。求其學之醇而無疵者。實少。能明六經於一時。則有之矣。而終莫能使之煥然於天下。千萬世。猶一日也。復六經於無失。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所以載道立教之言。卓若日月之明。而心術以之開濟。人極以之扶持。世道以之幹旋。而到于今。賴焉者。實自夫周程張邵五夫子之繼作也。嗟乎。之五夫子者。曷嘗親見聖人。亦不過修其術。讀其書而已。其所以能爾者。豈不由其為己之為務哉。人之生也。皆有血氣之性。有血氣之性。故皆有利欲之心。故皆有功名之志。而後世之學。有訓詁。有科舉。有文章。有典故。有地理。有兵刑。名法。有星數醫卜。而又有老莊浮屠儒者之學。惟聖人之道而已矣。吾聖人之道一。而百家異端不可勝數。以一吾道而處其間。與衆楚人中之。一齊人何異乎。而況吾之道。其功利甚大。而其効則非若百家異端。然可取必於目前也。苟徒知尚儒者之學。而不能致其修實踐之功。何以收深造自得之妙。於其積力久之餘。吾見其義理之微。不能勝利欲之習。雖誦說聖人之言。雖乎免於陰用百家異端之術。以干譽。以射利。以欺世。以希寵榮。以徼近効。以塞其功名之志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則君子之於學。其可不為己乎。道南之學。肇於龜山楊先生。而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迭出而繼承。以授考亭朱先生。尚論關洛之統緒。有所往。乾淳之師友。有所據。李先生之功。蓋莫大焉。今十數大儒之書。家傳人誦之矣。能因其言。求其心。以明聖人之道者。幾何人哉。夫亦為己之功。有未至焉耳。延平固李先生之闕里。順昌。延平。屬縣。子潛生其間。濡染其流風。不猶身親受教於先生之門。與聞言論風指。以淑艾之私乎。矧子潛氣韻而質厚。志確而習美。蓋可與有為者。誠念夫世之忘本趨末。而足以干譽欺世者。非先生之學也。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一洗古今出入口耳之陋。則其為學也。斯密矣。而其於道也。將一登而至矣。而余何足以知之。

劉氏新作水竹居記

廬陵劉氏家有室曰水竹居。自宋季稱之矣。蓋水竹先生之所居。扁之者。丞相信國文公也。先生諱榮。擢成清己巳進士。第授某官。時權臣擅政。國事日非。乃不上而歸隱於郡西青塘之上。信國與先生友善。其持江西憲節也。就見先生。青塘愛其居水竹之勝。徘徊久之。大書扁其楹。然後去。門人因為先生別字。

好事者復繪爲圖。其子孫皆克世守之。至正壬辰。堂燬於寇。扁與圖亦不能獨存。有字彥中者。先生之曾孫也。謂堂之有無。乃門祚升降之機。棟宇不興。則無以起後人之孝思。遂以洪武四年。即故址重構焉。於是其友周君思中爲請於余曰。幸爲記其興復之自。釋張前人之美。以垂訓於將來。余惟信國忠義自靖。雖死生之大弗顧也。天地間何物足以動其心乎。而謂愛夫區區水與竹乎。得不以先生矯節雅量。使人即之而愛慕者。未易以形容。夫洪洪之竹。美衛武公者。托焉萬頃之陂。美黃叔度者。托焉今雖莫知所以形容先生也。托諸水竹。尙亦比德之義也。夫不然。惟水惟竹。無地無之。苟非有托乎爾。則又何愛乎爾。余之生。後先生百餘年。余之居。去先生千餘里。何足以知先生。即信國之愛慕先生。與先生之能動信國。則其人品宜何如哉。君子之澤。不可斬也。堂如之何其可不復也。宜乎彥中汲汲焉興作之爲務也。以余觀於彥中。其除瓦礫而事構築也。豈曰以爲一家之美觀云乎。亦曰我祖之覆。我後人者。固有出於斯堂之外。然堂乃我祖居處之舊。精神寄往來乎其間。今舊觀云復。凡我後之人。升其階。行其庭。入其奧。尙相與思其平生。以想見其人。仰夫棧橋。不啻若覩夫儀形。於學問。興於德藝。使詩禮繼承。衣冠引翼。則氣習之永存。風猷之不泯。豈所謂無遺抑前人休光者。其殆庶幾乎。於戲。彥中如此。可謂能世其家矣。豈徒一時興復之功。有足稱道哉。遂不辭而爲之記。

世美堂記

南昌李氏。有世美之堂。在那城之修仁坊。其先曰端明殿學士。兵部尙書。贈開府儀同三司。豫章郡清惠公之所作也。公諱大性。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夏。以寶謨閣直學士。出守於吳。寧宗親書世美二字。以寵其行。公於是即鄉郡作堂。以修上賜焉。蓋李氏唐宗室。世家四會。居南昌者。自清惠公之曾祖始。曾祖諱積中。起家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以元祐黨人。謫居南昌。因家焉。殿中生衛尉丞良弼。衛尉生戶部郎中。知徐州安國。戶部子七人。清惠公其長子也。次大異。寶謨閣學士。封豫章郡侯。次大理。知真州。次大東。江淮制置使。建康留守。兵部侍郎。封豫章郡公。次大京。知撫州。次大成。主管建昌仙都觀。次大鎮。朝奉郎。一時父子兄弟。持節剖符。爲公爲侯。先後相望。亦盛矣哉。視元凱之世濟其美。殆無愧焉。有臣如此。爲之君者。何如其喜形於宸翰。以寵異之。烏能已也。而堂之作。所以對揚天休。光昭世德。矧可以已乎。今國子正宗。頤清惠公七世孫也。伯衡辱與爲僚。因得觀其家乘。考其顛末。宗頤謂堂未有記。請追記之。伯衡之生。去公遠矣。烏足以知公而記公之堂哉。然竊聞之。故家右族。雖不復傳珪瓊。而氣習之僅存。風聲之未泯。猶不失爲能世其家。固已難矣。況於衣冠之蟬聯。奕葉如李氏者。匪直保其氣習。續其風聲而已。豈不尤難乎哉。此其所恃以庇覆。必有出於堂之外矣。夫堂猶非所恃。又烏在記之有無也。雖然。當其時功名富貴與公等者。爲不少矣。計其第宅之鉅麗。傑特。百倍於公之堂者。其豈少耶。今欲求其彷彿。但見荒墟廢址。荆棘生之。而瓦礫無復存焉者矣。自嘉定辛未。至今洪武庚戌。一百六十九年。變故之荐更。而公之堂翼然。其後人世居之居之者。又有文學位望。若宗頤者焉。於是可以觀德矣。則堂不可無記也。噫。莫爲於前。雖美而不彰。莫爲於後。雖盛而不傳。李氏世子孫。其無忘爾祖之莊嚴哉。

錢塘姚志道。作安遇堂於其居第之中。介徐進善先生求余文爲記。進善頌稱志道之材之美。年且踰強仕矣。而名不登於仕版。迹不離乎州里。然而未嘗戚戚以悲。汲汲以求。居嘗自誦曰。使吾隱約以終。耶。吾何知焉。使吾有時而達耶。吾何知焉。吾知惟吾所遇。安之而已矣。雖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仲尼獨與顏淵而羣。弟子不與也。然則惟遇之安。固君子之當務。而豈易能哉。吾何敢自以爲庶幾。抑將盡吾心焉爾。此志道之志也。故榜其堂曰安遇云。乃若俾一言以相之。則緊子焉。是豈余嘗慨夫天下之士。居則願華廈。衣則願文綺。食則願膏粱。於是賤干貴。貧慕富。以逞其欲。而富貴者又往往患失。而臨事計議其美惡。而就避之。素其位而行者。果如是乎哉。於時乃有若志道者。以志道今日之處。貧與賤。苟不戚戚於心。不汲汲於外。則他日之所處。雖位之卿相。祿之萬鍾。豈不頽乎。至順哉。其度越人也遠矣。則余雖不識志道。於進善之請。烏得已於言乎。昔者聞之。當爲而爲之者。此之謂義。莫之致而致之者。此之謂命。命存乎天。義在乎我。故凡有生之所遇。休咎也。通塞也。貴富也。貧賤也。莫非命也。我何所容心哉。何所措其智力哉。惟君子處之曰。休咎而休咎曰。通塞而通塞曰。貴富而貴富曰。貧賤而貧賤。而不實欣戚於其間。則義所當爲也。雖極天下之變。不失吾素守也。夫是之謂安遇。古之聖賢。若大舜。若伊尹。若傅說。若周公。非安於遇。何以傑然漁於河濱。耕於莘野。築於傅巖。而不以爲辱也。巍巍然君天下。相天子。居之若固有。而不以爲榮也。卒然遇風雷。而不知其爲變也。紛紛致流言。而不知其爲禍也。仲尼顏淵。則不遇以終已。畏於匡。絕糧於陳。居於陋巷。而其樂自如也。其與有天下而不與焉者。夫豈異乎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安之至也。彼何以若此。安遇也哉。道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聖賢之行。無適而非道也。故夫聖賢遇無不安者。非安於遇也。安於道也。道一而已。時自異耳。烏乎往而不安哉。非固知義命者。其孰能之。是故義命猶權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以一人之心。當天下之物。而輕重長短之情。無或失之者。有權度以處之也。君子而不知義命。卒然與事變相遇。而不失其素者。幾希。又何以能無之焉。而不安也。此乃余所學者。嘉志道之有志。故因進善之請。而以告志道。信其能安遇矣乎。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義爲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梁溪。梁溪於毗陵。爲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爲美。而以節義自修。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復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於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淑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飢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皆爲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逸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東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臣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羣小之間。不少屈。

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之社稷危而不遂亡者。皆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校不修。教化不行。士鮮不為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為重輕。而求之者。駁名節。捐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矧矧以為容。矧矧以為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為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至鬪國而叛。若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相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迫。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貶。或列諸秩祀。或錄其子孫。以示風厲。不繼邇來。垂兩紀矣。雖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踐忠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為節為義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幹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為歎。大塞天地而不為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養之。則細隨其所遇而皆安。投其邈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為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喪將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滴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消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倒失措者。由其為氣所使。而莫為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為正氣。無所養者。為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問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存古堂記

故集賢吳公家有存古之堂。公薨後十有八年。其諸孫惠卿。請伯衡追記之。伯衡素服公之碩德懿望。嘗獲拜其廬。喜惠卿之克世其家。而又幸附名於其堂。乃不復以陋辭而為之記。曰。三皇五帝之世。謂上古。夏后殷周之世。謂中古。秦漢魏晉隋唐五代宋之謂近古。近古去今未遠也。而中古則遠矣。中古去今未甚遠也。而上古則已遠矣。軒轅氏之鼎。陶唐氏之商。有虞氏之敦。允之戈。垂之弓。和之矢。此上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中古乎。夏后之璜。殷人之爵。武丁之卣。伯乙之斝。楚姬之寶盤。仲姑義母之區。崇之罍。雖之釜。此中古物也。而猶有存者。況於近古乎。嗟夫。今之世去上古中古如彼其遠也。而往往尚存其物者。由人之貴之故。寶之故。存之也。抑非有勢與力。而又有鉅貲。雖欲存之。亦烏乎能存。夫必勢必力。而又必鉅貲。而後能存。存之雖多。而何益之有。然世之溺焉而惟恐其不存者。恆多。天下有物。生天地之先。為人物之祖。其古也無以尚之。其於人也不可一息缺。其存之也不待勢。不待力。不待貲。然而世之存焉而惟恐其失之者。未嘗多也。何哉。吾之所謂物者。道焉耳矣。此天所與我者。孟子所謂存於人心。而皇王之所由者也。古之聖人賢人。不存此而聖而賢者。未之有也。古之愚人。不存此而愚而不肖者。亦未之有也。今之人。莫不希古之聖賢。願獨用其心。與力於古物間。惑亦甚矣。夫存其特勢。假力待貲者。而不存其不特勢。不假力。不待貲者。不過一好事之聲耳。將以稱於天下曰賢者。則不可也。夫所貴

乎賢者。以其能存皇王之道也。存皇王之道。則今之人是亦古之人而已矣。是則道者豈非至古而至可貴可寶者歟。何可以不存之也。人惟知離釜。崇盤。楚盤。殷爵。夏璜。和矢。垂弓。允戈。虞敦。之為古也。則存之而不知莫古於皇王之道也。故莫之存也。苟知皇王之道。有古於虞敦。允戈。垂弓。和矢。夏璜。殷爵。楚盤。崇罍。雖釜。則知世間古物非古。而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矣。惟好事者之所存者不足存。然後皇王之道存於天下。是故道之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無一焉。不失為古之士。道之不能存也。則其家古物雖累千百焉。不免為今之人。此君子之所存。在此而不在彼也。惟集賢公。起儒生。際盛時。由上都學正。入選而為集賢大學士。自將仕郎。六轉而為榮祿大夫。始終一節。為時名臣。其平生事業。固非伯衡所能知。乃若以片言悟時宰。使之灼知大義。滅親為當務。而力佐人主。宜權奸。存君臣之義。安危疑之勢。可不謂之賢乎。微道之素存。則亦何能爾哉。公既以之發身。又將以貽厥後。是以有此堂也。豈世俗惟古物以為存。以誇示於衆者。可得而比乎。凡公之子。姓誠克守。以為訓。而存其所存。則生乎今之世。何患古人之弗若。而居斯堂也。尚亦無愧哉。

師古齋記

耕稼未有不師神農。后稷者也。古之善耕稼者。神農。后稷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農。貨殖未有不師白圭。猗頓。陶朱者也。古之善貨殖者。白圭。猗頓。陶朱而已矣。不師之不足為良賈。為弓莫不師揮。為鍾莫不師倕。為車莫不師公孫氏。為宮室莫不師公輸子。揮也。倕也。公孫氏也。公輸子也。古人之善為弓。為鍾。為車。為宮室者也。師之而后足為良工。於戲。農賈百工。然矣。孰謂士之於字書也。擇古之善者而師焉。而不及古之人乎。周有史籀。秦有程邈。李斯。漢魏有蔡邕。張芝。皇象。鍾繇之屬。晉有索靖。衛瓘。王逸少。父子之倫。唐有褚遂良。薛稷。歐陽詢。虞世南。柳誠懸。顏真卿。韓擇木。李陽冰之輩。宋有蔡襄。黃庭堅。米黻。張有。傅朋之徒。皆書之善者也。吾之於籀於篆。於隸於分。於真於行。草也。師之數十人焉。則吾之善篆。隸。分。真。行。草。是亦之數十人而已矣。豈獨書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孟軻。古之善為人者也。為今之士。而欲善為人。夫安得而不以之為師乎。是故文王去周公古矣。而周公儀刑之。堯舜文武。去仲尼古矣。而仲尼祖述憲章之。仲尼去孟軻古矣。而孟軻學之。古之聖人賢人。猶師乎古之聖人賢人。而況於今也。則古人非吾之所可及也。今人猶古人耳。未嘗有聖賢也。古人為聖人賢人。而今吾為衆人。豈不可恥乎。夙興夜寐。言焉而師其言。行焉而師其行。猶之工之師揮。師倕。師公孫氏。師公輸子。賈之師白圭。猗頓。陶朱。農之師神農。后稷。則生乎今之世。有不肩乎古之聖賢者。鮮矣。於戲。非有志之士。孰能與於此哉。同郡宋君仲瑋。嘗治一室。以居六經。羣聖人之書。而仲瑋尤工字書。凡周秦漢魏以來。下逮唐宋諸賢之法書銘刻。莫不皆藏焉。事親有餘力。則誦而習之。於是扁其室曰師古。而求余記之。夫仲瑋之嚴君。史先生。以高文風德。為當世宗師。仲瑋家庭之間。父子自為師友。可謂得所依歸矣。而仲瑋不自足也。必曰。我師古之人。我師古之人。不亦有志之士乎。其克充是志也。而力行古之道。則追配古作者。豈直字書

而已哉。雖然宋襄之不鼓不成行，不禽二毛，房棺之車戰，王安石之用周禮，皆自以為師古也。而或亡或敗，或至於厲民是故。士當師古而不可泥古。仲珩尚慎旗說，斯言也。敢請質諸太史先生，苟以為可，則因以為記。

景古齋記

平陽有好古之士曰吳元範氏，凡一書一行，皆師古之人，而性嗜篆隸，真行諸書，非古不為也。於是名其居曰景古，而徵記於余。余辱交元範，欲其景慕夫遠者大者，乃告之曰：世人知景慕乎古矣，而不可景慕其所貴者乎？夫神農氏之耒耜，黃帝之衣裳，陶虞三代之圭璧鼎鬲，孔子之劍履，顏子之箴瓢，此天下至古之物也，而已不復存，藉存焉，雖景慕而無補，會稽之崇，漢以上遺物，故器焉，迹蟲書，仙宮鬼塚，詭異幽怪，難識可駭之字，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聞存者，雖可以悅目適意，然景慕之於人，無足輕重。觀熊、太公、老聃、楊朱、墨翟、莊周、列禦寇、荀卿、管、晏、申、韓之屬，所著之書，太史公之史記，不韋淮南之訓覽，以至魏晉以降，幽人狷士，憤世嫉俗，作為辯論，多者數十百卷，少者為言亦數萬，此亦天下之古物也。今其存於世者，固足以考既往之得失，稽道術之離合，而所以輔世植教，迪民彝而成就功者，不在爾也。吾又何景慕焉？吾之所貴而景慕不暇者，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詩、書、禮、樂、文、武之書，商、周、魯、十二國之詩、春秋、禮、經、大法、宏謨、洙泗之所陳，濂、洛、關、閩諸子之所申，遠徵近取，著之於心，服之以身，施之家，則長幼序而親疎穆，措之國，則教化行而風俗淳，是則天下之至古而可貴可景慕者，孰有加於此乎？然猶未也。吾心之中，有物混融，離之為五常，揚之為三綱，明如日月而無所不照，大如天地廣厚而周通，推之乎其前而無始，推之乎其後而無終，是為古今之會，事物之宗，在昔聖人賢人，未有不貴此者也。吾景慕賢而行之，以道而持之，以不息而全之，以不失則聖賢吾可幾而及之矣。豈非善景古者哉！何必上探太始而希跡鴻濛也耶。

堅白齋記

平陽王伯原業詩書而樂恬靜，工文翰而慎交遊，潔庵孔子升先生之內姪，世家王與，邑著姓也。嘗即居第之西闕齋，以為藏信之所，負鳳岡，揖龜嶼，遠則層巒絡乎左右，近則喬木參錯乎後先，問名於先生。先生名之曰堅白齋，未及為作記，而先生逝矣。至是介先生仲子怡伯謁余而請焉。嗚呼！先生豈不欲伯原以公孫龍之幻為戒，而以仲尼之言自勉乎？其望之也至矣。蓋天下之物，方其未磨涅也，堅白有餘者恆多，及其既磨涅也，堅白不足者恆多。今夫瓊也，璧也，石也，非不確乎其堅磨之則磷矣，不以磨而磷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堅定磨，玉焉爾矣。今夫雲也，羽也，絲也，非不儻乎其白涅之則縹矣，不以涅而縹者，惟玉乎。是故物無定白定白，玉焉爾矣。莫堅於玉，而亦莫白於玉。故天下無物可以言堅，惟玉可以言堅，無物可以言白，惟玉可以言白。玉也者，足於堅白者也。雖石以擊之不毀也，淤泥以漬之不染也，雖百磨百涅，又豈變磷與縹哉？富貴貧賤禍福死生，所謂事也，無常而使人喪其大節，有甚於磨聲色臭味輕煖狗馬，所謂物也，善感而使人失其本心，有甚於涅，然而君子惟忠志之不定，而事之無常，不思也。惟患德

之不純，而物之善感，不思也。古之君子，當大任而不懼，蒙大難而不怵，變故交乎前而不亂，窮遠更乎身，而不易，誘之以不費之利，而不詭隨，劫之以鈇鉞之威，而不屈，無他焉，志定而已矣。目視采色，而不眩，耳聽聲音，而不聾，口食肥甘，而不爽，身處佚樂，而不溺，馳騁田獵，而不荒，從車百乘，而不驕，無他焉，德純而已矣。嗟夫！志之定也，德之純也，猶玉之堅也，白也，應乎事，而事不能累，交於物，而物不能引，不猶玉之不磷不縹乎？然則學者，不持其志，不經其德，可乎？何以經德？曰：寡欲。何以持志？曰：養氣。氣養則志定矣，欲寡則德純矣。德純而志定，則玉不足為吾堅，亦不足為吾白矣。吾也，接物而本心不失，臨事而大節不喪，焉往而不若古之君子哉！先生名齋之意，詎不以此。伯原其亦知所勉夫！書而歸之，所以記也。

巽齋記

巽齋者，前平陽州學教授孔君子亮藏修之室也。其扁江浙行省左丞番易周公伯溫之所書也。子亮居兄弟中第五，於巽之次有合焉。其室在東南隅，於巽之位有合焉。此齋之所以名巽也。而徵余言其義以爲記。夫巽之義，聖人作易既言之矣。其又奚言。顧子亮名齋之意，雖本乎先天之位次，而巽之所以爲巽，則猶有當推言者焉。嘗聞齋也者，謂夫閒居以養其心，若於此而齋戒也。孔子不云乎？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然則於斯閒居，而以易養心，豈非孔氏之家法乎？大凡卦有象，有辭，有變，有占，而隨風則巽之象也。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則巽之象辭也。君子以申命行事，則巽大象之傳也。而觀象玩辭，則居者之事也。子亮辭典教之職，退而家食，藏修游息於斯，其於有攸往見大人者，察之必至密，而於申命行事者，究之必至悉。動則觀其變，玩其占而已，言乎其變，則巽自遞來，遞而爲巽，四乃得位，得位而近君，其動之占所以悔亡而有功者，四以一陰處四陽之間，而順於五，皆以正而相得，巽之善者也。子亮神明之胃，學術之優，年高而德劬，望尊而譽隆，豈果於遞世而不動者哉！一旦國家旁求耆老，修漢家聘中公故事，束帛加璧，資於邱園，安車蒲輪，御以上道，進居近列，衣被清光，則所謂得位而近君，順而以正相得者，不在易而在子亮矣。而況莫吾用而未始不動，莫吾舍而未始不隱，而吾固自有未始與之俱動俱隱者存焉。夫如是，則子亮之於巽也，斯密矣。豈徒次與位之有合而已乎？易之取義非一端，是故巽爲有攸往，見大人，申命行事，而又或爲伏或爲隱，竊懼昧者疑子亮之退處斯齋，有類乎以潛伏隱藏爲巽者，是以爲之記。

松石齋記

人之常情，於天下之物，接於目而不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猶不能忘情也。況接於目而以為異者，日見之，而一日不見焉，獨能忘情乎哉！此陳君子仁松石齋之所以作也。君合肥人，隱居黃陂湖風臺山之間，仰而見夫蒼然挺者，直者，樛者，若總干若蛟龍騰，若幡幢列，則松也。俯而見夫嶙然銳者，樛者，突者，若置碁若虎豹蹲，若圭璧植，則石也。心甚異之，事親之暇，讀書之閒，視若大賓，狎若密友。未嘗一日不接焉。去年春，朝廷聞其名，召至闕下，說書東宮，擢知平陽縣事。君奉命而來，宜德意，布教條，給賦稅，平獄訟，孜孜若不及，退處便坐，仰焉而松，俯焉而石，莫之見也。懷思焉，懷望焉，以名其軒，而求余記焉。於戲！君之異夫松石，而情之不能忘若是，其必有以取之也。豈留意於物哉？昔者聖人於松，不曰後彫乎？於石

不曰不磷乎。後彫之謂貞。不磷之謂堅。凡物之貞堅。固無若之二物者。而其用尤莫大焉。故夫松以之製器。以之作室。故夫石以之攻玉。以之補天。使君不有取乎爾。則何以異之。而情不能忘。若耶。異之。故知之。故取之。取之。故不忘之。不忘之。故比德之不暇也。然則挺貞堅之節。周當世之用。將不在松石而在君矣。此固縉紳士之所望。亦君之所自任者。故以之為記。

靜學齋記

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學。嘗聞之諸葛孔明。已獨不知以靜而為學乎。抑靜之時而後學乎。如使必靜之時而後學也。則通國之人。終日能處深山窮谷者無幾也。終日能杜門卻掃者無幾也。終日能不與事物酬酢者無幾也。而人之生。日用之間。不能不有為。亦人道之當然也。朝有為則朝不得靜處。日中有為則日中不得靜處。暮有為則暮不得靜處。朝而不靜則朝不暇學矣。日中不靜則日中不暇學矣。暮不靜則暮不暇學矣。豈惟自朝至暮無靜處之時。自旬日而閱月而踰時而終歲。復有靜處之時。然則將何時而暇學。而學無乃遂廢乎。向何成學之望乎。以此知學須靜云者。亦曰靜以為為學之地。而其要則不過心不妄動云爾。無若奔者然。方奔而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心不妄動矣。心不妄動。雖不處深山窮谷。不杜門卻掃。而與事物酬酢。不害乎其靜也。心妄動。雖處深山窮谷。雖杜門卻掃。而不與事物酬酢。不免乎其不靜也。靜則焉往不可與其學。焉有不成者。不靜則焉往不可與其學。而學焉有成者。是謂靜在內不在外。以心不妄動。彭君仲輝。平陽之雅士也。隱居田里。絕意名利。言動以禮自律。朝夕篤志詩書。則從縉紳先生。考德問業。皆取孔明語。扁其書室曰靜學齋。因張子玉氏求余以為記。故與之言於戲。夫人處乎閭閻。能專心於學。且猶成也。而況仲輝。閑居山林。無事物之奪。而專心以學。所成就豈不過人遠甚。他日聞平陽有傑出乎其類者。必仲輝也。

幽齋記

深山邃谷。草木叢茂。樵蘇斷絕。地之幽莫加焉。綠陰清晝。萬籟俱寂。纖塵不驚。景之幽莫加焉。宴坐終日。目耳無營。心念凝默。趣之幽莫加焉。地惟幽故勝。景惟幽故靜。趣惟幽故適。以幽適之趣。遇幽靜之景。處幽勝之地。其為樂蓋有不可名言者矣。而非心解神釋者。何足以知之。楊君孝忠。蜀人也。家在嘉定之龍游。其山則有三峨。龍門。登瀛焉。其川則有瀘江。玉津。大渡焉。孝忠未出仕時。日徜徉乎其間。木石與居。鹿豕同羣。喜其地與景並幽。有會於其趣。而得以樂其樂也。因扁其居曰幽齋。茲洩官平陽。與余邂逅。以余亦蜀人也。有鄉曲之雅。求文為記。昔者君之樂乎幽也。余固不得而窺焉。觀夫今之在平陽也。有錢穀。有徵發。有期會。有營繕。有聽斷。有送迎。可謂煩且劇矣。地也。景也。俱非復昔之幽矣。而君自朝至夕。從容暇裕。初未嘗不樂也。問過其寓。問乎寧乎。門無請謁。人迹幾斷。雖在城郭之中。公署之內。而隱然若山林之幽。宜乎孝忠之樂。易地皆然也。道二出與處而已矣。處則山林。出則朝市。雖曰殊途。而吾之所以為吾者。豈有間於其間哉。故曰。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不以窮而加損。而況於趨乎。然而未易能也。而孝忠能不擇地而幽。幽而適。真賢乎矣。古之成功名而享富貴者。必終始一節。惟其所遇而安。

者也。然則君他日所成就。孰得而涯哉。

洗心亭記

東陽蔡伯圭氏。通判撫州之二年。作亭於公堂之西池上。退食之暇。則於斯危坐而息。煩內省而凝慮。因名之曰洗心。而以書來告。願有以記之。於乎伯圭。夫豈有取於坎然一勺之水乎。殆其志存乎聖賢之學。因借易所謂洗心以退藏於密者。以發之也。余雖淺陋。能不樂告以所聞乎。夫天下之事。不為少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事至而無不接。接之而無不得其情。天下之變。亦無窮矣。而古之所謂聖賢者。萬變觸而無不應。應之而無不得其當。今世之士。左一人呼焉。右一人問焉。其唯諾不亂者鮮矣。前一一人挽之。後一人推之。其舉措不失者鮮矣。而聖賢者。以一心之微。應接天下之事。變常恢然有餘裕。此豈偶然哉。主靜而已矣。惟其靜也。夫然後足以制動。靜足以制動者。靜亦靜而動亦靜也。是以無為而無不為。無不為而未嘗有為。此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聖人之心。湛乎其猶澄江。魚龍居焉。鯢蛤生焉。龜鶴浴焉。鸕鷀投焉。牛馬飲焉。神妖怪物。靡不荒查醜石容焉。千瀉萬泡。起滅焉。搖蕩焉。莫能汨焉。而映徹萬象。纖毫見也。妍媸鉅細。無遁形也。遺針墮芥。可指取也。夫其靜何以能爾也。則亦仁而已矣。故曰。仁者靜。淵哉仁乎。其洗心之要乎。果能仁。其有不靜乎。焉有靜而不退藏於密乎。聖賢之學。無先於此矣。然則其洗心也。豈真有以澡雪之。而其退藏也。亦豈兀然伏其身。類然無所用其心哉。彼揚雄者。願以為世之賢人。之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與之紛華。輟輟之地。嗟乎。亦已不思矣。吾恐其習之無素。卒然與事變相遇。義利不辯。取舍不明。幾何其無錯謬而顛冥也。而是心難乎於格亡矣。獨不見未嘗更事之子弟。一旦出而任其家。豪奴悍婢。皆與之仇。盜賊又乘間而入。據其室。朝夕擾擾。且不服。向何暇雅容。應接賓客哉。故夫養心。將兵也。善將兵者。素蓄方略。治三軍之衆。歷八面之敵。而其身皆逸。善養心者。去情卻欲。羣於萬有之中。立於萬物之表。而其心皆靜。又烏事夫兀然類然如木偶人者。而後曰靜哉。雖然。余之言何足徵也。伯圭。黃文定公。王文憲公。金文安公。許文懿公。里中子。而四賢賢以朱文公之學相授受。伯圭夙既有聞。今出而仕。又適在陸文安公鄉。文安雖不可作。然而尊其所聞。行其所知。詎不有其人耶。伯圭嘗試就而詢焉。不有得於此。必有得於彼矣。其殆有以啓予者乎。而余言烏足徵哉。

梅初亭記

翰林學士江夏魏公。有別業在蒲圻。嘉花美卉。種種並植。而公於梅。獨有取焉。遂本邵子所謂梅初。以名其亭。公之言曰。吾嘗求之晝夜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晝夜莫不有初也。微諸四時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四時莫不有初也。又嘗質諸天地矣。浮而在上者為天。凝而在下者為地。天地莫不有初也。合之為宇宙。宇宙各有初也。散之為萬物。萬物各有初也。然而未易覩也。而吾於梅見焉。時乎冬也。雪霜凝。萬木枯槁。兩間之生意幾乎息矣。而梅也。粲然而有華。盎然而獨春。傲極陰於方隆。回微陽於最先。造物之發育。於是乎權輿矣。故吾之取夫梅也。豈曰玩物云乎。吾之名吾亭為梅初也。豈曰其秀為其

實之初乎。蓋以其方於一陽來復之初。為衆芳敷榮之始。猶正為歲之初也。猶朔為月之初也。猶辰為日之初也。伯衡聞而歎曰。嗟乎。草木之榮。非自榮也。固有榮之者焉。草木之悴。非自悴也。固有悴之者焉。而其榮悴。乃氣運之先見者也。故曰。天命不僭。實若草木。是以君子往往觀之。以識夫屈申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機。然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斯。今夫梅之榮於冬。人之所同見也。至於驗陽剛之復。則公之所獨也。公真有道者哉。且國之將興。必也卓識之士。明炳機先。察人心之趨向。神鼓舞之術。而相與維持作興之。沛王化於大行。以其享乎成亨嘉之治。考諸載籍。可見矣。聖神啓運。萬象維新。又天地開闢之一初也。而公以夙德雅量。為天子之所優禮。出則持憲度。入則居侍從。神化宜民。臻斯世於雍熙。不維公是望而報之。誰哉。伯衡不佞。請以是記公之亭。

南軒記

池生幸得南軒先生張宣公所遺端石方硯。硯背刻銘文凡三十二字。及南軒二字。銘。公所自著。字。亦公親筆云。幸仲視之。不啻如弘璧大玉也。治特室以居之。以為南軒。公之自號。斯室居公之硯。其硯所居。表以其號。禮亦宜之。故名之曰南軒。且請於余曰。願有記。惟公生宰相家。而奮以古學。賢自期。嚴義利之辨。而卓然有見於大本。迄能任夫道統之重。其參贊贊府。已傾一時。及魏公喪。甫葬。抗論和議之非。遂受知孝廟。即省講筵。更任送處。五擢州符。三持使節。其剛大之氣。譽謬之風。宏遠之略。豈弟之政。修攘之術。出處之際。皆非常時君子之所及。雖年未五十。天遽奪之。而有公輔之望。可謂名世者矣。後公而生者。慕公之為人。願一見之。有不可得之慨。聞其風聲。且猶歛衽。況得見其遺物者。號名其在。氣澤斯存。豈不猶親見之乎。不知寶之愛之。尊之貴之。此尚德之心也。而豈文房之寶之謂歟。一硯之微。長不滿尺。厚不盈寸。而幸仲居之以特室。表之以其號。烏可謂過也哉。蓋公之所以不朽者。不係硯之存亡。而公之賢。則硯之輕重係焉。夫其人賢矣。其一物之遺。後人寶愛尊貴之至此也。然則人固可以不賢哉。於戲。公精微之蘊。見於其書。而施及於今者。豈直硯之比乎。則夫以寶硯者。寶其書。夙夜勉焉。是講是習。是蹈以希夫公之賢。烏乎可已耶。如是。則幸仲誠哉。尚德者矣。而凡登其軒觀公之硯者。其不特有所慕。其亦思所勉也夫。

清源書隱記

奉新之大源。宋翰林直學士余公之故居在焉。子孫皆克守其先業。曰可立者。公之六世孫也。清源書隱。則其藏修之所也。可立司征平陽。謁余而請記。余雖未嘗至其地。可立言之甚詳。大源去奉新縣治西南二十里。其南白鶴峰峙焉。其東障以雙鳳。犀牛諸山。而下馬村。應城祠接焉。其西直以登仙嶺。而張天師墟。李八百洞在焉。清溪環繞。而襟帶乎其間。余氏之居大源。自豫章太守始。六傳而至學士居第。則其所創。數百年之喬木。鬱乎陰森。而檉櫓隱見於蒼翠之表。過而見焉者。不問知為舊族也。前有旌衣亭。有仙人劉道真石刻。其略云。時有青雲士。孫孫不絕。書至今存焉。由是觀之。山川之環合。風氣之綿密。可想見矣。竊意居其中者。豈獨余氏而已。與太守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與學士居並時者。今亦有存焉者乎。

乎。藉令有之。其子孫亦有以儒世其業者。余氏歷宋元以至於今。上下四百年矣。而世澤沛乎。其未艾也。何彼之泯沒無聞者。衆而余氏之世彌久而益振。豈扶與清淑之氣。獨鍾於一家。是不亦可深長思乎。蓋衣冠之引翼。由忠厚之積累。忠厚之積累。由禮法之承傳。禮法之承傳。由詩書之講習。太守積書以遺後人。而學士能講習之。故其門戶益大。學士積書以遺後人。而可立能講習之。故其門戶不墜。夫書非積之難。而讀之難。非讀之難。而合其英。咀其華。得諸心為實德。行諸躬為實行。茲惟難哉。今可立之書室。以書隱命名。余意其書必插架而充棟也。凡子弟若弟。誠克其知而允蹈。心得而躬行。則皆為善士之歸。大源之有余氏。余氏之在大源。豈不相為悠久也哉。余輒本其世澤淵源之懿。而道其不可不以前人自力者為記。若夫山水林壑之美。詠奇勝絕之觀。當有妙於文辭者。為可立賦之。

南華讀書圖記

洪武元年夏。國子祭酒許先生謫韶州。即唐宰相張文獻公祠以居。祠在州城之北。而城南有山曰南華。直乎祠之前。其岡樹起伏。草木行列。朝暉夕嵐。不出戶域。可以盡得之。先生著書間暇。時時臨眺而樂焉。曰。使吾為此州人。奚其不可也。於是號南華逸人。且屬龍虎山道士方靈子繪之。縑素云。初上行幸金華。訪求文懿公之後。得先生召之見。未至而乘輿還京師。驛召先生赴京師。一見與語。大說。為立京學。命為教授。鑄印使佩之。仍命入傳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為國子學。拜博士。未幾學陞正四品。拜祭酒。出入兩宮。且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於人材之進退。時政之弛張。無不與議。先生感奮圖報。是非非無所顧忌。所為學校修廢舉墜。更規設法。以教養者。數十事。無不施行。其見知於上者至矣。然亦不勝夫入之媚嫉也。會先生嘗以學官什器。用之私室。言路因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而笑。而媒孽先生者不已。於是韶州之命行矣。夫以文學侍從之賢。一旦以微言而遠謫嶺海間。去親戚而伍夷狄。人將不勝其戚戚。先生不惟不戚戚。且安而樂焉。觀其自號。有終焉之志。此其學問之過人為何如。蓋君子求在我者而已矣。使其中有所愧。何往而能安。使其中無所愧。何往而不安。是以吾祖文忠公之安置惠州。自言嘗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北歸之望已絕。方自肆於山水之間。惟日不足。何曾以謫為意也。今先生之志。豈不猶之吾祖哉。不然。豈非窮裔。連山復壁。蛇蟲之所潛。瘴癘之所聚。此鄙人遷客之所以悲思無聊而不勝者。又何足樂也。余故著先生出處之故。覽斯圖者。得以考焉。

治寡而無事不勞而集法一定而不可私也。故尊為萬乘。命一有德。討一有罪。而必付之所司。制一定而不可諭也。故雖有過人之材。出羣之力。高世之智。擬乎封君之富。而亦無敢越厥志。禮一定而不可紊也。故四海猶一家。而千萬人猶一身。惟其有定業也。是以無職事者出夫布。惟其有定式也。是以輸人與人。弓人虞人。車人梓人。之攻木。築氏治氏。段氏桃氏。之攻金。函人鮑人。韃人韃人。之攻皮。鍾氏箴人。龔氏之設色。玉人。擲人。雕人之括。陶人。旅人之搏。搢。其為師者不煩。而其為弟子者有成。分定也是以用則行而舍則藏。得不喜而失不戚。守定也是以可生可殺而不可誘。之以利。劫之以勢。定運也。定形也。定理也。此天地之所以宰萬物也。定職也。定法也。定制也。定禮也。此人主之所以宰天下也。定業也。定式也。此衆人之所以擇而處之也。定分也。定守也。此君子之所以自強也。而皆為學之當務也。念吾之生也。幸而為人。早夜孜孜。勉求踐履。吾形盡吾性。安吾分。毋易吾所守。不吾用也。則業吾業。終焉如其用吾。則垂紳端笏。人主之前。立不易之法。建經久之制。損益一代之禮。翊扶天地之運。以舉吾職。庶幾善學者。雖然操舟以入海。必定之以指南。夫然後克有所底止。而況學者。如之何其可無定志也。故傳有之曰。知止而後有定。劉君倘不以余言為老生之常談。則請以為記。

清風樓記

金華府經歷廳事之後。舊有軒焉。廣平馬君為經歷之。又明年始葺而新之。以為宴休之所。地不改闢而勝戶不易鄉。而城之北。芙蓉諸峯。不障于睥睨者。一舉目可見。環以喬木。左右映帶。巖壑遠遁。野興橫生。君時從僚友集處其間。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坐乎軒中者。如坐大山長林之下。未有不灑然者也。太守鍾君曰。是宜名清風樓。既而告余。請為文以記之。余觀萬物以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無過乎風。而吾祖文忠公以為風也者。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過。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夫如是。故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嗟乎。豈惟風為然。善為政者莫不然。聖王之於民也。所欲與衆。所惡勿施。生之而不庸。殺之而不怨。蓋得風之道也。而君子法之。曹參用蓋公之言。以治齊。而齊大治者。其不出於此乎。金華雖劇郡。然其山水清遠。其習俗淳厚。其君子貴德而賤利。其小人尊吏而畏法。凡為郡者。率以風流文雅。談笑觴咏為事。方國初用兵東南。常倚金華以為重。大將相繼於此。治軍實。以平勾吳。定於越。取七閩。自是郡守以下。勞於營職。窮日夜不休。茲軒直尋丈耳。君之猶不暇。尚何暇能雍容自適。如故事哉。豈其材皆不足歟。慮民之難擾。懼事之難集。不臨之以聲威。則馭之以智巧。皆務出奇。而莫知行其所無事也。而欲庶幾昔人之雍容。宜其不可得哉。惟二君之材賢。既足以相濟。而又能協其志。順其俗。乘其時。而施其政。一切除去苛擾。而與之相安於無事。以故不勞而治。然後因其餘。闢其庭宇。而與僚友退食之暇。講求政理焉。商榷古今焉。委蛇以自適焉。郡之人聞其愉愉以適於斯也。咸樂然相告曰。自軍興。郡無此風。且二十年矣。何幸於今復見之。斯世其小康乎。快其遂與我休息乎。我等其將優游以卒歲乎。此與聞其鍾鼓。見其田獵而欣者。奚以異。蓋君子之風。善為政之傲也。向使政未平。訟未理。田里未安。雖有燕閑之地。誰與適此。而亦安能獨適哉。故一軒之葺。於二君之政。雖不足

蘇平仲集卷九

記

定軒記

劉君公翼以浙江按察知事入奏留京師。摺紳與之遊者。誦君之美。而告於余曰。劉君故儒生也。雖躋臚仕。而雅不忘舊學。故有齋居之所曰定軒。願乞言於子以記之。余聞之。愧且謝焉。鄙人於聖賢之學。未之有得。劉君之所以名軒者。烏足以知之。將以言其物也。又未嘗及君之門。瞻望其輪奐之美。二者何居。雖然。竊嘗觀之矣。二儀高厚。而無窮。七政循環。而無端。四時變化。而不測。而莫不有定運焉。人之為人。手足耳目口鼻之為體。與夫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為物。而莫不有定形焉。五方之異音。九州之異俗。智愚賢不肖。強弱勇怯之異質。而莫不有定理焉。內而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而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而莫不有定職焉。子奪廢置。誅賞黜陟。有定法焉。尊卑上下。之於與馬。宮室器用。服食有定制焉。朝覲會同。冠婚喪祭。飲射蒐田。有定禮焉。四民有定業焉。百工之作。什器有定式焉。凡窮達有定分焉。道合則合。道離則離。有定守焉。惟其運之定也。是以章部會元。分至啓閉。盈虧薄食。退留伏逆。可得而推。惟其形之定也。是以時者流者。飛者潛者。植者保者。可得而名。惟其理之定也。是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放諸四海而準。惟其職之定也。是以治衆若

以為損益。而其為郡不煩。綽有餘力。則可概見也已矣。余喜二君之政成。嘉斯民樂與之同樂。而又恐有力者將奪二君以去也。故述其大節如此。庶來者登其軒。聞其風。慨乎想見其人。以其所以治郡者治郡。則民之於二君。雖至久遠。而猶蒙其蔭也。而斯軒者亦將托以不朽乎。

聽松樓記

嶺門在平陽縣治之南一里。其地介乎東山九鳳兩山之間。林氏世居焉。即其居之左。作樓以奉其親。則余友敬伯也。余嘗與客過之。入坐樓中。俄有聲若潮沙。至而波濤驚也。若雨雹交作。而人馬並馳也。若箜篌絃匏之雜奏。而合止以規。故也。徐而察之。則環樓皆古松。柯葉彌布。若車蓋。杳然際天。望之有太古之色。風颯然南來。觸之動之。繞之而紛披。而凌亂而參錯。而為此聲也。客顧謂余曰。美哉。風颯乎。疏淪世之汗濁。以快一時之懷。有不在茲乎。而孰樂焉。而孰吹噓是。其出於風也乎哉。其出於松也乎哉。謂其出於風耶。風行乎蒼莽之間。方其未與松遇也。曷嘗有聲哉。謂其出於松耶。松立乎巖壑之際。方其未遇風也。曷嘗有聲哉。由是言之。謂聲出於風不可也。謂聲出於松亦不可也。謂出於風於松皆不可。則果安出耶。余曰。子未之知耶。物之無形者。非風而何。物之有形者。非松而何。凡物之在兩間。有形者實。無形者虛。虛者實者相值也。相搏也。相激也。而聲於是焉生。故聲無聲。鼓之而有聲。管無聲。吹之而有聲。唯風與松亦然。是故風非松。其聲無所托。松非風。其聲無所發。聲出於所托。故其清濁無常。聲出於所發。故其作止有時。然則謂之出於風可也。謂之出於松亦可也。人顧乎。地顧乎。敬伯父子。朝夕披襟而坐。隱几而聽。其審之矣。子其質之。固不必起南郭子綦也。敬伯父子。其豈非莊周所謂心融者乎。神凝者乎。不然。自有此松。即有此聲。而胡清越。洋洋盈耳。聽之而不聞。過之而不顧。日不知幾千百人。而其聲自鳴自息於天地之間。不知幾百載矣。何獨敬伯父子。聞焉。顧焉。樓焉。而聽焉。窮聲之狀。足耳之欲。飄若蟬蛻。而撫有字。街焉。敬伯作而曰。先生之言。至矣。吾親嘗名吾樓曰聽松。請書以爲記。

聽泉樓記

永康縣北三十里。有山曰方巖。峯巒峻拔。林壑幽邃。泉流其間。而峽束之。而崖瀉之。而窪內之。而石扼之。而木梗之。而聲出焉。或大或細。乍疾乍徐。既清且圓。發天然之律呂。寄遺音於澹泊。非清廟朱絲之所及也。胡君濟源。過而聞之。恍然不知泉之聲。而疑有若作樂山谷中者。曰。異哉。此孔子聞之於齊。而三月不知肉味者也。何爲而在此哉。徐而察之。則巖壑中皆流泉。迴轉激觸。而爲此也。倚杖臨聽。戀戀不能去。乃即泉之涯。構樓曰聽泉。起居飲食。常在乎是。霜晨月夕。凝然端坐。窮泉之聲。足耳之欲。而自適焉。或者以爲陳六代之器。絃匏三百五。雅音之溫。豈特泉之比乎。聽者且猶坐睡焉。而況山中之泉。琅然有聲。鳥足以悅耳。而濟源聞而悅之。至於作樓以聽之。雖其嗜好與人殊也。抑豈非辭乎。濟源以告予。予復於濟源曰。詎不聞乎。非有度數而鈞節自成。此韶之大全也。故曰。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昔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而凡有聲者。皆吾聲。響匏絃也。獨泉虛哉。然世之人。方汨沒於淫哇。而聽者誰歟。縱有此聲。無此耳。吾先祖所以與歎於水樂也。今濟源獨寤寐成韶於數千百年之上。

追伶倫后夔。友其人於冥漠。一旦聞泉聲。入而心融。可謂審於音矣。是其中必有所得也。不然。泉鳴幽壑。響應空山。過而弗顧。聽而弗聞。人日以數百千。而泉也。自唱自和於寂寞之濱。不知其幾千萬年。夫何獨濟源願焉。聽焉。而不厭焉。其得乎天。爲何如也。然則濟源延州來季子之徒歟。東郭子綦之徒歟。雖然。方濟源聽之。而有得也。濟源口且不能自言。而況夫人乎。則濟源之所以聽泉者。將誰知之。何怪夫人以爲僻也。彼雖吾僻。又何病焉。適吾適而已矣。適吾適也。吾不知老之將至矣。又何病焉。濟源吟曰。有是哉。乃歌曰。今夕何夕。得聞韶韶。起而視之。空山寥寥。草樹不驚。明月中宵。有聞無聲。流泉淅淅。后夔已矣。師曠莫招。聊樂我心。於焉逍遙。

皆山樓記

武義西南行四十里。至俞源。俞源隸括之麗水。在其治之東百有九十里。介於羣山之中。其地方廣數十里。山聯絡無間。斷其溪折行山。巖間不見首尾。皆自高趨下。初於山隙處遙望。見謂是瀑布。其山皆翠巒。山趾爲之。巖石以爲畔岸。高高下下。秩若階級。其路皆側。懸崖。懸崖。懸崖。如曳練。隱見本末。其民居多負山。而因山以爲垣墉。散處凡數百家。族大而聚於鄉者。曰俞氏。其居第之址。於衆中夷以衍。然其四面之山。若雲霧。若峯九龍之屬。亦高出屋危。而俯窺几席也。余嘗出其途。山之雄偉深秀。婉麗端重。傑特峭拔。不知可方終南。王屋。五臺。峨嵋。三峽。赤城。雲門。五老。羅浮。與否。觀其高薄。鬱鬱漢者。潤含雨露者。蛟龍翔者。猿猴踞者。旗幟舒者。屏障滿者。劍槊擢者。芒角露者。騰欲上者。俛似窺者。環若衛者。拱而揖者。馳而赴者。駭而集者。離而分者。屬而合者。將仆壓者。欲攫噬者。立者偃者。仰者俯者。窪者突者。顛者顛者。使人神駭目眩。不暇應接。亦奇矣哉。而往來之人。弗之奇也。況於土著者乎。少則矜之。多則厭之。類見則輕之。餘遇則貴之。此人之常情也。俞氏之查原善。生長乎其間。朝莫起居。飲食。接於目者。無非山也。意其輕且厭之矣。顧乃若未嘗見山者。至於作樓。以臨以觀。是何其情與常人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君子之於樂。貴乎自得。使其無得。極天下之尤物。方其快意。無物與易。忽焉情遷。未有不厭者也。使其中有得。極天下之微物。以適吾適。無所不可。雖至沒齒。又何厭之有哉。原善之於山也。其得諸心者歟。不然。何以能不輕且厭耶。且夫朝陽夕陰。春雨秋露。風雲冰霜。烟霧雲霞。變化不同。而巖姿壑態。亦不同。雖窮天地不能盡其妙也。又豈一覽而能發其秘哉。然則原善亦將訴乎有物之初。而求於一氣之始。以徐觀夫千古之變也。如此。則審與常情殊矣。原善與其季原遂。原吉。原禮。皆高尚其志。無慕乎外。欲知其人。尚於其所樂觀之。

三然樓記

人之生。有耳目。有心志。有神氣。曰耳目。吾以之爲用者也。曰心志。吾以之爲主者也。曰神氣。吾以之爲幹者也。爲吾用者。陰則陋。故欲廣吾視聽。爲吾主者。慙則忤。故欲適吾意趣。爲吾幹者。勞則耗。故欲安吾精神。然則視聽廣矣。悠然而意趣適矣。恬然則精神安矣。視聽廣然後用行。意趣適然後主尊。精神安然後幹強。故豁然所以養耳目也。故悠然所以養心志也。故恬然所以養神氣也。養生者安得不兼務之有。

以養耳目無以養心志是養其外而不養其內非善養生者也。有以養心志無以養神氣是養其性而不養其形非善養生者也。耳目而耳目養焉心志而心志養焉神氣而神氣養焉則可謂善養生者矣。此張氏三然樓之所以作歟。張氏世家平陽登瀛里作樓里之小屏山下則思中也樓為屋三間中間北鄉名豁然東西間皆南鄉西名悠然東名怡然於是人號曰三然樓。思中符與余登焉坐乎其中一以數十里高者下者洪者纖者峙者流者動者植者皆凡格間物也而吾耳目所得所養焉入乎其西碧梧丹桂杉松檜柏蔚蔚成林掩映軒戶清風不動爽氣自臻林泉陰翳疑出塵境得也失也休也戚也榮也辱也皆不足以累我也。而吾心志得所養焉憩乎其東方床幾几可據可隱解衣岸幘或偃或仰書插架而忘披琴掛壁而忘彈無思無為無將無迎榮衛之周流呼吸之出入不知其關鍵疑籥之在我之在天地也。而吾神氣得所養焉乃始知思中命名之意非偶然也。余與思中蓋異方而同得矣。嗟乎養吾外吾內吾性吾形以養吾生余每恨無以得之今不下階不終日而兼得之於斯樓然則斯樓其道山乎其春臺乎其壽域乎美哉樓乎其為足以永居乎思中著書自足於世寡求視富貴勢利斂然退避惟恐為所洗而斯遊斯息若將終身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世豈無朱藍碧瓦以為麗雕欄綺疏以為美姬妾以為貯管絃以為娛醴鮮以為奉彼視斯樓孰不自以為雄也。然盤胸室明而為用者爽焉快情極欲而為主者溺焉淪精奪魄而為幹者伐焉余見其未有以養生且先戕其生矣。又奚待較而後知其非雄也。思中層以此易彼哉其賢於人也遠矣乎。

冰壺軒記

始余識魏郡鍾侯於京師後四年侯移守金華獲再見焉辱不鄙而謂之曰我以冰壺名軒舊矣子其為我記之。竊以為天地之有水猶其有道也道在天地間人能凝之則人與道一而道為人所有矣。壺之於水也亦然凝則水與壺一不凝則水自水壺自壺焉能有水哉。是故道凝之謂德水凝之謂冰。今天冰壺然無瑕湛然不滓儼然可鑒世之能薰灼人者其氣餘未有甚於夏之日之烈者也。雖金石之堅剛無不流鑠惟冰於其間凝冷固自若也。當暑而出一壺焉搗之者不知炎熱之切於肌膚而渴者以蘇燥者以靜甚矣有似乎君子之德也。以時藏焉以時出焉藏之密焉用之周焉則陽不愆於冬陰不伏於夏風不凄於春雨不苦於秋雷出不燥霜不為雷。癘疾不降而民不至天札夫聖人之參贊變理也固非徒冰之是特然周公作豳風必謹著之仲尼修魯史無必書之又常不敢以為忽者蓋一藏一出亦有助於陰陽之和寒暑之平也。凡此又有似乎君子之用焉是以有志之士不獨於冰比德而其致用之功亦所向也。今鍾侯以之名軒豈非有志之士乎。兢兢乎懼道之在我者不能凝也而孜孜乎其務學也休休乎其寡慾也定其心而不使動於貧賤富貴也持其志而不使撓於毀譽榮辱也臨之以利害禍福而其守不易也眩之以是非曲直而其聽不惑也則侯之體冰以神明其德可謂能矣。昔者侯佐繁昌尹祈門知下邳皆當百戰之餘念其民厭苦憔悴有甚於焚燄也宜上之恩德以涵煦之簡徭役以休息之平政令以生養之於是創殘窮敝之州莫不灑然如當暑之搗冰而安於田畝閭里以樂生與事故侯之於民也猶

冰之於夏日也豈惟二縣一州之人夫人其誰不愛戴之而所至遂以循良著稱侯之致用如此於侯之抱負百未施一焉其與出萬壑之冰以一壺固無以異也。而其惠利之於人亦豈小補哉。然以余觀之侯豈久外者朝廷且將贖其民庸如漢之黃霸徵入大用之則夫所謂盡君子之用者豈不於侯見之乎。余知侯之志有在而亦以此望侯也。故不辭而為之記。

湘南清趣軒記

譚君濟翁潭州湘潭人也。今以溫州衛中左所鎮撫戍平陽治書室於廳事東南隅扁曰湘南清趣。而屬余以記。余謂君曰荆州之域山川之勝甲於南方而湖湘之間山益嶺嶺水益深緩登臨指顧之間清遠奇麗之觀無不稱遊觀者焉。是以寄高懷而發逸思是固然矣。今君撫軍平陽相與半萬里不啻道途如彼其修阻也山川如彼其遼悠也。則所以成君之趣者曷從而得之。其誰復信之以斯名也。揭斯軒也不已誕乎。余方疑焉顧使記之將何以為記。君曰子知軒之名而未知吾所以名吾軒也。自吾去故鄉而居金華而居平陽邇來三十餘年矣。上世之邱壟先人之敝廬曷嘗一日不往來於心。維桑與梓管接於目自公而退假寐軒中則徜徉蒼梧之野陟降祝融之峯仰九疑之聯綿俯九江之浩渺聆洞庭之九奏楚女舞以傳芭湘靈出而破瑟倚斑竹想二妃歌橘頌金三閭采澧之蘭沉之芷而延野夫重華悠然玄契騷若平生雖處乎一軒之中而浩乎有湘南之趣。形神浪焉志意適焉飄飄焉栩栩焉休休焉及乎覺也吾身未嘗往而吾居未嘗易也。蓋吾之趣無遠無近無彼無此無今無昔混而一矣。為是揭斯軒以斯名。又孰得以為誕哉。余因悟曰我求之迹故以湘南視湘南君會之心故以非湘南視湘南。非湘南而視同湘南此之謂不物於物不物於物則其趣固天趣也。大凡趣得乎己者己知之人莫之知也。得乎天者天知之雖己亦莫之知也。然則君之趣余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於是相視大笑記其說問俾同余疑者誌焉。

臨清軒記

魏晉以來書之妙絕可喜者亦衆矣。而論者必曰右軍曰大令。是則古今以書名世者豈復有加於王氏父子乎。其父子之書當時尊之後世讓焉。豈一朝一夕之力哉。右軍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其所至皆有墨池。則其平居勤勤於書可見已。故曾南豐記其臨川墨池以為右軍之書晚乃善則其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於戲書雖一藝臨學之家固可以不力哉。此仲聞之所以日摹摹也。仲聞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元達之仲子也。侍講至正間為宮僚以善書極為儲君所敬禮儲君聞其退朝日必臨其書千字草書倍之以為常多其能勤也。作臨池二大字旌之侍講乃為臨池軒以修禮賜禮部員外郎程以文實記之。則侍講之書獨步當時豈偶然者。仲聞幼傳家學邇來字畫聲靈遍侍講矣。倚于平陽鳳山之下治軒以遊息取名賢墨迹石刻朝夕心摹而手追焉。因扁曰臨清軒。問來告曰吾之書固不敢學先人若先人之專志則嘗見之矣。夫人猶勤而況於吾小子乎。今吾臨流而學之不輟使水之清者變而為墨則吾書庶可不失先人法度。此名軒之意也。願先生為我記之。諺不云乎有志者事竟成。桑維翰累

試裂黜主司惡其姓故也。或勸之更姓。維翰指鐵硯曰。硯穿則吾改吾姓。後遂登第。致位宰相。豈不以志哉。維翰大節無足取。乃若其志則可尚已。觀仲聞之言。不亦有志之士歟。操之而不舍。益以精力自致。吾見仲聞之書。雖古人可無愧也。豈維足以媲美侍講人。其有不以稱王氏父子者。稱仲聞父子乎。臨清軒不獨並臨池軒以稱。且將與墨池並存矣。雖然。陳氏故宰相家。忠義莫加焉。其在元也。百年之門戶。皆鼎盛矣。而侍講尤以文學名節重于天下。吾之望於仲聞固不止乎書。而仲聞宜勉焉。

蘭芳軒記

繆君維周。武毅公之嫡也。嘗以勳臣子。入侍東宮。幼軍隸湘王。蜀王殿下者。悉統之而教以坐作擊刺之法。燕王還北平。君又被旨。屬送之上。察其材而謹慎。會武毅公上休致之請。即命襲職。而嗣成平陽。君以英妙之年。膺五品之秩。為國家守封疆于海隅。既貴顯矣。而能括去執紼之習。退食自公。恬處一室。覽觀書史。臨寫法書。閒則援雅琴。鼓一再行。綽有儒生之風。室中列蘭數本。綠葉素莖。菁菁焉。楚楚焉。悅可人意。微風不動。香韻自溢。如在深山幽谷間。因名其室曰蘭芳軒。而屬其撰。譚濟翁求余記之。余惟蘭香草也。固天地之所生。必培殖之。灌溉之。然後花葉益茂。而芳烈益遠。惟人亦然。聰明智慧。非不與生俱生也。加之以問學。充之以見聞。重之以進修。則其材成而實就。而出乎其類焉。古之君子。余未暇論也。今在位名公。九重之所倚毗。四海之所具瞻。孰有過於曹國李公者乎。人徒見其材德之碩大。勳業之隆赫。而不知其所以臻此者。由李公於學也。竊窺曹國鎮浙江時。內撫新附之民。外禦乘間之敵。小大庶務之畢親。可謂煩且勞矣。然而少暇。輒與紳士講論脩齊平治之道。至於文翰。亦未嘗不留意焉。向使其不從事乎學。自足以成功名。享富貴。要不過為功名富貴之人。其德業又安能若今日之盛。揆之古之賢將相而有餘也。學之於人大矣。今君之好學如此。豈非漸被曹國之流風而興起者乎。於時成平陽。固皆一時之選。而君與濟翁獨得士譽。蓋以其皆嘗事曹國。得於親戚者深矣。君出而在公。則宜力効忠。入處家庭。則遊心藝事。植叢蘭於左右。挹芬芳於朝夕。觀其好尚。可以知其人矣。他日名位事業。詎可涯涘也哉。余因記斯軒。而推及之。以見方今將帥賢而好學者。未嘗無其人。而其來為有自。

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夙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員。出從事宜。繼使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現。近若金字。諸峯層見。闔出於其左右。一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尉。遂更在門。而不為起兵興之後。幟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略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起。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為之記者。願軒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為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為聲利而往。乃有抗埃堦之表。寄跡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羣。漁樵分席。澹煙雲之變化。騰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

其辱。不必於得。無愛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為鄰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於寇攘。貨賂匿於供億。胥力疲於轉輸。朝虞而夕戒。愁居而懼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羣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熙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其為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虛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萃嬉。尉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怡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忱於清議。慨然遺簪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願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

南野堂記

平陽張君子玉。家于坡南直九鳳山之下。去縣南可三里許。其地按術夷曠。環四面之山。若新羅鳳凰。東山。鳴谷夾嶼。皆劾奇獻秀。几席間。帶之以清池。蔭之以嘉樹。不出戶庭。而幽思集。雖邇大道。而巖聲絕。佳花異卉之並植。水禽林鳥之相呼。途歌野唱之酬應。雨笠煙蓑之出沒。足以悅耳目。而愜意趣。而又衣有麻菜。食有黍稻。畦有菜茹。林有橘柚。有鱸鯉。有雞豚。子玉居而安焉。安而樂焉。以為在朝言朝。在野言野。亦素位而行之一道也。今吾僻居城南。所與者郊坰墟里之人。所談者耕稼樹藝之事。則吾與淵明固非其倫。而守拙田園。庶幾似之。以其詩語名吾堂曰南野。夫豈不宜。既而以告。徵為記。余觀在昔君子。獨樂山林。或世相忘。必天下承平而後遂。故曰世無巢許。不足以彰唐虞之盛。淵明之開荒南野。種秫東泉。雖樂夫天命。然當晉宋之際。亦豈能無慨於中。今子玉得托於田夫野老。日婆娑坡南。以適其適。蓋由遭逢聖時也。向使夷夏未一。寇盜未殄。甲兵未戢。川里未安。則里有梓鼓之警。門有追呼之及。子玉縱不與齊民奔命。能無憂思慷慨乎。坡南雖勝。亦安能獨樂哉。然則子玉不惟若淵明有三徑之松菊。與桑麻。有近局之壺觴。與雞黍。無車馬之喧。如柴桑栗里。倘論其時運之逢。心志之懽。殆且過之。抑何幸也。耶。雖然。居之勝如坡南。無地無之。自混一以來。何地不可居。而世之士。率不甘浮湛閭巷中。慕當世之爵祿。求自異於稠衆。不量力而冒進。不旋踵而傾覆者。皆是也。子玉辭祿不入心。又不肯自嬰世故。懷其材而不售。晦迹而不求聞。雖儼然布衣。而超乎寵辱利害之外。較其所取。孰得孰失。固無矣於辯矣。觀子玉之自處如此。則彼有田園之樂。而不能一朝享者。詎不以外慕春之乎。於是益知子玉之為賢。非他人所得而及也。此而不書。將焉乎書。

西枝草堂記

平陽縣之前。有大山焉。隆然特立。曰昆山。中脊支而為九。故人又曰九鳳。其西一支。降為平衍。東向而西。為迤邐至支巷。峯巒踴然拔起。若樹重屏。據要會而獨擅其尊。是為西山。謝君復元之居在焉。路從嶺門。

過南坡入支巷南折而西行田間。蹀躞騰眇上可數百步。有小澗。梁石過之。又緣坡陀而入。始至其處。風新羅諸峯森秀前列。左則清泉福地山巖。右則陽谷夾嶼。皆皆幅輳拱衛。如梭鏡踞而圭璋植。可指而數。長松鉅竹。掩映蔽虧。仰不見天日。俯則聚落原疇。相參錯。河流如曳匹練。隱見其間。宛若繪畫。山址泉側。出瀟瀟。池綠色沉沉。瑩澈使人不可唾。餘波穿沙石澗。澗澗有聲。類琴筑。無不稱觀遊者。去城僅五里許。而閭室觀幽。不類人間世。非親戚故舊來候。終日無人迹。復元故第在明倫坊左。雖頗野逸。猶以通衢。過客夥。時聞里巷語。會燬于寇。於是築室於茲。以負西山。而西山乃九鳳之支隴也。因名其居曰西枝草堂。余遊平陽。而徵爲記。嘗聞秦州有西枝村。亦以直太白山之西得名。杜子美辟安史之亂。至秦。愛其地勝。欲營草堂以居。而卒不果。然西枝村之名。遂流聞到今。西山山水林壑之勝。可並西枝村與否。雖不敢必。然自有宇宙。卽有此山。千載之上。西山與西枝村等耳。西枝村以子美而聞。自今西山有關於世。將不以復元歟。復元至正末。家再罹兵燹。東西播遷。無定止者數歲。與子美何異。子美沒身干戈之際。復元際。今海寓謫。爲太平之人。視子美差幸。而高年垂白之母在堂。一子猶未成童。居有室廬。不窘寒暑。而田歲入不足以給饋粥。其艱難比子美殆甚焉。異時總戎者。以復元有智略。奏爲模倣。使屑就。今已貴富。不久輒以親老力辭去。獨甘隱約。勵清苦之操。如此其爲人也。賢矣哉。地以人而重。人以賢而重也。向矣。西山之有復元。猶西枝村之有子美也。則西山焉有不聞者乎。惟益堅晚節。如壯年時。無忘昔人任重道遠之意。草堂之所托遠矣。

韞玉山房記

卞和抱璞玉再獻再不售。而至於再別。楚王命玉工理爲璧。則秦王請以十五城與之。易均是玉也。或以別而或以易運。城人孰不曰。方其爲璞也。未見其可寶。故楚王弗之寶。及其爲璧也。灼見其可寶。故不惟楚王寶之。而秦王亦寶之。余獨以爲不然。有希世之寶。必自寶也。然後人寶之。已不之寶。而人以爲寶。難矣哉。玉之產於荆山者。天下之美玉也。使卞和什襲而深藏。釐萬金而與之市。徵楚人將見天下之人。卞和不知出此。而皇皇焉汲汲焉謁而獻焉。則與販夫何異。夫販夫立乎五達之衢。牽人之裾。而強售其物。何者。其所鬻者不足觀也。奈何以天下之美玉。而自同於販夫之強售焉。其輕之不既甚乎。固有以來。楚王之悔矣。而至於別其足。蓋無足怪者。子貢問於孔子曰。有美玉於斯。韞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告之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彼卞和不知待價也。是以至於別。使其知待價也。又孰得而別之哉。有美德者謂之賢。有美材者謂之能。人之有美德美材也。猶其有美玉也。不自貴而自貶以求用。不自寶而自卑以求合。未有不若卞和之取悔者也。是以古之賢者能者。懷其德。抱其材。從容啖飯。皇皇汲汲。舉非吾事。有紹介然後交。致敬盡禮然後出。皆所以自貴自尊也。是以人不敢侮之。亦不得而侮之。伊尹之在殷。非成湯三聘之勤。則躬耕莘野。終焉而已矣。諸葛亮之在漢。非昭烈三顧之勤。則高臥南陽。終焉而已矣。其自貶自卑以與世市哉。不獨二子。古之君子。蓋無不然。新安吳君韞中。越自孟孟。讀書爲文。自足山林。而不事銜嚮。至於材美外見。而不可掩。名聲洋溢。而不可抑。朝廷起而寄以民社。然後纓冠

而出仕。其汲平陽也。政事有過人者。而未嘗要譽。余惟何其有古君子之風。及徵余記其所謂韞玉山房。然後知君蓋善學古之君子者也。雖然。玉韞於石。其光氣常見於外。故山輝如白虹。玉之所在也。而況韞於山房乎。君懷抱材德。而試用於此也。余知將有望氣者。言乎尹旁達而尉天者。必君之所在也。且取之以爲瑚璉。以爲圭璧。薦之清廟。登之玉府也。已固不得久淹下邑。況得栖遲於山房哉。蓋韞積而待價。君子行己之方。一世之寶。爲一世之用。天之所不能闕。人亦不能闕。藏之也。

愛竹山房記

始余抵永嘉。訪王君如淵。過普安坊西行數百武。見岸水屋一區。竹樹蒼翠。光彩奪目。顧謂同行者曰。是必隱君子攸居。同行者問何以知之。余曰。嘗聞君子之所居。則山川爲之明秀。草木爲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猶珠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也。是以候息耗者。不求於人。而觀其山川草木屋室門戶焉。今歲云暮。天地閉塞。冰雪沍凝。萬葉摧殘。而竹之在是家者。蒼翠乃爾。雖曰其受命也獨。抑豈非隱德之休徵乎。同行者曰。此蔣先生之廬也。余因介王君就見先生。睹其儀形。接其緒論。休休焉盛德君子也。出曰。庚桑楚居畏壘之山。而畏壘大擴。君子之善慶。足以沾溉一鄉也。久矣。況植物在其庭。而願瞻久之。然後去。他日王君語余曰。今龍泉文學字德昭者。先生子也。方德昭未出仕時。題其書舍曰愛竹山房。事親之暇。則學於斯。蓋先生平居。於世間一切物。舉不好。而獨好竹。林立其廬之前。後左右者。皆手自封植。拊之如嬰兒。待之如益友。德昭以先生甚好之也。謹視尤謹。謹焉。此山房之所以名愛竹也。願爲德昭記之。余謂夫竹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抱道之器也。直其外。卓行之表也。實有似乎君子。故君子好之。非君子。雖有竹不好也。先生泊然無欲。澹然無所好。而惟竹是好。豈不以物非人。而有同於人者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善事親者也。則德昭之於竹。宜何如其愛哉。惟德昭之心。豈愛親之愛。雖一物之微。不敢忽。而因以及其大者乎。亦欲推此以學其學。而自行其行乎。引詩書之澤。藹鄉邦之譽。而爲蔣氏賢孝子弟宜矣。而豈多得哉。吁。善慶所鍾。固無間於人物也。然而物之生。豈可與人之生同日而語乎。今蔣氏之園。猶有若斯竹之美。蔣氏之門。宜其有若德昭之賢。人孰無子。而先生之子。材獨克肖。異乎人之子。有由然矣。因述爲記。欲知一家之善者。尙有所觀焉。

竹林書舍記

章貢二水合而東北流五百餘里。至於廬陵。又四十里。支爲文江。以去。其水紋縈迴。類文字。故名文江。文江之東。今温州府司獄王君子直。故居在焉。王氏世業儒。其居文江十一世矣。居旁多美竹。蒼然以萬計。子直嘗謂竹。積書其中。以誦以習。而歐陽先生幸耘。則其所從受經者也。語子直曰。是宜名竹林書舍。會朝廷徵用。明經之士。郡長吏遂起子直詣京師。時方重征商。至者例授斯職。而子直得峽州。以最後。今官。子直洩永嘉九年。清澗之譽。孚於上下。廉介之德。形於造次。又不以仕之優。不緩於學。終日手不釋卷。延致諸俊。相與上下講論。永嘉諸君子與之遊者。見余未嘗不稱其賢。且以其竹林書舍。未有記。屬

為記之。而子亦屢以為請。江右士風之盛。推應陵為冠。其人無貴賤。無不讀書。而文江特盛。十餘歲童子。於論孟詩書易諸經傳註。皆能暗誦。余曩過其地。而目擊之。喟然歎其不可及。於今乃恨維時未獲接識。子直不待一造。所謂竹林書舍。求觀平生未見書。魯多君子。則有足徵者矣。請為子直賦淇澳之首章。雖然。吾祖文忠公有云。世之能寒煥人。其氣節亦未有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者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竹獨不顧於戲。此竹之所以可貴歟。夫竹一物之物耳。而況於人乎。而況於士乎。如使居常不能勵其操。臨變不能致其節。得志不免於驕。不得志不能不隕。稔居而附麗。特立而周章。是皆愧於竹者也。必若子直。然後無愧焉。斯所謂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者矣。抑聞廬陵先哲劉公棠。宋咸清己已進士。以買似道擅政。國事日非。棄官歸隱青塘。極為丞相信國文公敬重。信國之持江西憲節也。禮於其廬。大書水竹居扁其廬。至今廬陵人士以為鄉邦之美。道其門者。低徊瞻仰。不能去。子直與劉公遭時不同。出處因異。介而有守。則相似也。鄉人士之過竹林精舍。有不低徊瞻仰哉。有不低徊瞻仰哉。

栖雲軒記

上人本庵。居千載巖之清修寺。一日過余請曰。吾倦遊而歸故山。嘗治小軒以自休。名之曰栖雲。而未有記。敢謁之先生。余戲之曰。四大非有也。五蘊皆空也。而況於雲乎。然則師將何栖。且何以栖也。無所栖而亦無可栖者。又有於記乎。本庵曰。視有以無。則皆無。視無以有。則皆有。以真實視假。則莫匪其實。以假合視真實。則莫匪假合。是故謂幻為幻可也。謂幻非幻可也。無物不然。獨雲乎哉。吾固無所栖而無所不栖。無可栖而無不可栖者。先生為吾記之亦可也。雖然。當有以相示。遂辭去。越翼日。遣兩僕夫舁余入山。余亦欣然弗拒也。比至本庵。延余入坐。所謂栖雲軒。具湯茗果。黍醕酒。勞苦乃導余循山址。升其巖而周覽焉。日且入。風自木末下。寒氣襲人。毛髮皆豎。乃相與返憩軒中。歷談山中故實。出躡地爐中煨啖之。室氣盡白。以為夜鄉晨也。啓牖視之。月欲墮。墮充斥布。漫無非雲者。蒸蒸乎其猶。燄燄也。突突乎其猶。惟宿也。爛乎若鎔銀之出冶也。矯乎若積雪之初霽也。若張旉旉而次沙漠也。若玄黃未奠而清濁未判也。四面罔樹竹樹皆不見。第聞猿鶴嗚呼聲。隱隱蒼苔間。本庵曰。幻乎非乎。相顧大咲。余於是嘆曰。一氣之屈中。而雲其著者也。可謂幻乎。條焉而合。莫窺其始。忽焉而散。莫究其終。可不謂幻乎。且豈未始有也。而暮夜之有也。何來。暮夜未始無也。而且盡之無也。何往。不謂之幻可乎。則與夫功名富貴。倏然而倏衰。而卒歸於共盡。何以異乎。而世之人。莫不羨榮而慕華。喜得而悲失。而勤一世以汲汲營營。進死而不止也。豈不足慨乎。余乃今然後知方外之士。去喧就寂。衣蠶食淡。於凡世人之所慕羨者。一切無所求。雖其形骸亦外焉。未為無所見也。然則本庵之名。厭意深矣。雖欲無記。得乎。軒在寺之法堂之後。寺在巖之麓。而麓支于長山。南瞰大溪。西鄰紫巖。東扼三洞。又東為龍岡。其北則壘巖也。左右有洞。曾於其前。三洞餘波。墮入湖中。水與亂石。鏗鏘宛轉。殆非世間金石聲。莎草叢生。倒被水面。始見謂是翠羽。見毛蒼然。絕可愛。旁多松杉。楸其高。攬天。其大蔽午。其蔭踏然。其間禽鳥。嘯鳴與澗聲相和。蓋寺據山之奧。

著山菴記

而軒又盡有寺之勝焉。相傳為劉孝標讀書故處。其起著栖山詩。寺之僧類能誦之云。

貴溪上清溪之陰。有山曰南山。南山之背。西一小峯。隆然孤起曰著山。考其地脈。則由藐狐而來。忽伏如踞。騰起如翥。巖壑不絕。互十餘里。乃與為鹿湖。琵琶諸峯。而茲山又支於琵琶溪。水來自七閩。若長虹蜿蜒走其下。即上清溪。溪之北。東為正一宮。北為宜陽市。北西為龍虎福地。又北西為二十四巖。茲山對峙其南。蓋由琵琶俯視。特其支阜。由南山而仰視之。但見其據乎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其為支阜也。及其處。穹巒各嶂。交揖互拱。圭壑疊疊。層出疊見。人以其若祖父中坐。而子姓之屬。咸盛冠服。撰杖履而列侍也。故名之曰著山。南山之有著山。猶泰山之有丈人山云。地勢負絕。長林古木。鬱乎相蒙。傍多沃壤。可以樹藝。至於天朗氣清。望見鄰郡之山。若撫之雲林。肝之麻姑。森列可指。無有礙障。他處皆莫能及。非博扶搖而凌倒景者。烏足以居之哉。嗣四十三代。天師張公。顧而樂之。爰以洪武己未八月。即其地作草廬三間。扁曰著山庵。因山以為名也。而靜得軒在焉。鶴於蔭其前。松之下。有鹿車墩。墩之右有芝園。距真人府四里而近。距先世墳塋二里而贏。公謝遺謁。請逢迎。足煩。而日於斯道。遙或淵默以居。或嘯咏以適。或焚香讀易。或絃琴臨池。或勸道書丹。經大洞。玉訣。靈寶等書。開則低徊延覽。以寄其千載之思焉。使來求為之記。伯衡惟龍虎之區。越自洪天師闢道以來。其人搜占形勝。不遺餘力。琳宮璇館。錯峙極比。著山近在日隴間。顧至于公。而希斯建。蓋天地闕藏。以有待也。不然。晦于千數百年之久。而一旦以顯何哉。公柄法祖庭。道樞內握。德符外形。行峻而學廣。靈仙飛化之變。幻禁視禳祈之靈異。儒經釋典。靡不該貫。諸子百家。多所涉獵。其緒餘見於文詞翰墨。一時亦復鮮儔。豈惟玄學之士之宗之也。猶山之於恆。岱水之於江海而已。天子禮貌焉。王公敬信焉。縉紳敬慕焉。郡縣仰瞻焉。其春秋甚富。而其譽望甚隆。凡厥著俊。風斯下矣。君子謂山以者名。莫詳始自何代。其名實之孚。則自公始焉。地必以人而重也。尚矣。此天地之有此山。必如公者。然後與之也。歟。雖然。有道之士。天地之正是乘。六氣之辨是御。與造物者游於無窮。條往條來。無所囿而亦不能囿也。是知公亦致夫悞世拯俗之意。而聊弭節養素於此云爾。豈肯肯泉石。痼疾烟霞者。可同日而語哉。乃敘其名迹之粗。而詩以系之。詩曰。

著山斗拔蔚龍。下歷后土。上騰空嶽。然削出金芙蓉。坐據要會。擅獨雄。萃峯四面。翼且宗。何分高卑。與橫縱。勢如諸孫拱一翁。巨靈奠茲。自太濛。視猶至寶。帝所矜。朝呵夕撝。勞鬼工。一旦軒豁。踞其蹤。上帝有勅。界我公。我公得之樂融融。爰除蕪莽。木石攻。作室簡朴。膝僅容。不蕪不繪。不樹。太背黃文。玉檢封。衛以龍劍。藏其中。山兮巖若。增而崇。巖花。礪草。生春紅。香鬢飄。瀟氣。鬱。公斯。宴。處。百神。從。抱。一。不。二。道。自雍。盛。德。生。色。純。粹。沖。叱。為。雷。霆。噓。為。虹。日。雨。即。雨。風。即。風。手。斡。元。化。天。無。功。疵。癘。不。作。年。歲。豐。延。康。浩。劫。歷。數。通。聖。人。撫。世。公。際。逢。駉。著。龍。錫。來。九。重。王。侯。卿。相。同。不。恭。令。聞。令。望。何。昂。昂。星。冠。之。徒。暨。掖。縫。趨。風。固。宜。若。粟。峯。會。言。廣。成。宅。崆。峒。千。一。百。歲。顏。如。童。眷。此。奧。區。崆。峒。同。大。藥。羅。生。夥。於。蓬。石。有。髓。兮。鹿。有。茸。有。泉。益。若。甘。露。濃。服。食。灌。漱。處。以。充。願。公。樂。荷。春。復。冬。鶴。算。天。地。相。始。終。為。國。圖。萬。萬。福。鴻。肯。翹。蟻。動。鈞。

被蒙史官作詩詔無窮。我公何必非喬松。茲山何必非華嵩。

書未到而後不書。豈非被詔之後。五六月之交。遂就職。元年春。司馬光拜左僕射。自以歷事未久。乞用文彦博為侍中。行左僕射。而守右僕射佐之。用其言。依舊以師相起。彥博不煩以事。而侍中虛至今。故書關也。頌者姓蘇氏。延慶者姓蔡氏。萊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兼工部侍郎。在二年之夏。蘇公由刑部尚書進吏部尚書。在二年之冬。願臨邊給事中。與我先文定公遷戶部侍郎。實並命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宇文員外節。紹節之叔祖。晉州縣不依數令。放免積欠者。黃左司郎。庭堅之叔父。官體勘蜀茶者。周考功。蘇都事。皆名士。云觀此。蓋可想見一時人物之盛。森列於二聖之左右前後。雅所謂濟濟多士。殆不是過矣。哲宗臨御十有五年。而莫盛於元祐之際。不歸之君子在內之功。抑豈可哉。然則此卷豈但足以係孝子慈孫無窮之恩而已。

跋宗忠簡公詩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贈諡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宮。勾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實宜和元年。以四年郊恩。敘復。就差監鎮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詔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趙鼎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隨。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公直祕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祕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堯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開。詔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公。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說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以忤一道士得幸。川事者。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岌岌乎真如以一艘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而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成垂。而時宰忘之。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慈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略不出世。天固生之。徵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語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語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概。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係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跋王魯公除少保詩

淳熙丁未五月。公乞退。除特進觀文殿學士。判衢州。奉魏國太夫人歸里。亟求間便。秋乃提舉臨安府。

蘇平仲集卷十

題跋

跋陳彥炳詩

與國軍推官前知饒州安仁縣事陳公彥炳。擬淮南節度推官知亳州錄事參軍。以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署行至六月三日。其勅始下。時宜仁聖烈太皇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凡厥登用。皆天下之賢材。勅後署名。彬彬可徵也。守中書侍郎呂大防。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尚書右丞王存。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胡宗愈。守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孫固。守門下侍郎兼中書侍郎。講學博士。守吏部侍郎。皆在四月四日前。此甫五十有二日耳。而呂公著以尚書左僕射。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劉摯以尚書左丞。拜中書侍郎。孫覺以右司諫。拜御史中丞。蓋同日。我先文忠公時為學士。在翰林。是夕召入。見於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行。詞既奉旨。太皇太后問公所以擢用之故。語公以神宗獎待之意甚悉。公哭失聲。太皇太后及上左右皆泣下。已而命坐賜茶。復勉公盡心事。上以報先帝知遇。公拜而出。遂撤金蓮。獨送歸院。即行司空左右僕射詞。世傳一揮三制是也。餘詞則劉放。甘肇等行。呂司空以下。皆再三表辭不允。賜詔各一口。宜各二。斷來章批答各三。皆公行。於是諸公乃就職。獨傅侍郎以舊疾未平。未上。後復申辭免之。情仍有詔不允。亦公行。則五月二十三日也。今其名下前小。

洞霄宮明年二月光宗受禪改元紹熙下詔訪初政公疏六事及禹所以繼舜者以對有旨拜開府儀同三司鎮撫軍節度使適丁魏國憂乃議服闋降制而以公執喪哀毀成疾尋上休致之請於是少保之除命以五月二十三日下至八月十二日公竟薨矣則致仕乃在丁憂之後未除少保之前行狀謂休致之請少保之除皆在薨之月者非也遺表開輟朝二日贈少師則乞退之初未嘗致仕恤典之行始贈少師或者謂罷相日以觀文殿學士少師致仕者亦非也尙賴此語之存足以訂其謬云公自熙寧甲午至辛丑八年之間徧歷政地遂以辛丑九月拜右授壬寅九月進左揆距丁未夏首尾又八年乃罷先是癸卯冬以魏國年將八十辭位不允乙巳三月又以星變辭章四上不允九月以喪長子又辭面慰留丙午夏以旱又辭仍不允秋以魏國年彌高又辭會高宗升遐孝宗諒陰充撰證號冊文官充上册寶禮儀使開議事堂佐皇太子參決庶政不敢求去至是高廟祔禮畢乃力申前請而去由是觀之公來志未嘗一日忘也而其得君之專行乎國政之久亦惟道合而已矣夫豈持祿保位若公孫弘張禹孔光之流哉是亦後學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跋朱漢上先生贈父詩

金華朱元良出其先世所被誥命以示伯衡蓋以漢上先生拜翰林學士而加贈其父者也伯衡頗記先生初以胡安國薦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紹興甲寅趙忠簡公參大政言先生宜侍講讀召拜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而都督則忠簡也先生因言屯田荆襄之利高宗善之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未幾改起居郎轉中書舍人兼贊善堂翊善會郭千里除將作丞先生言其侵奪民田嘗經按治千里新命既寢而先生遂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俄拜翰林學士而學士之除實丙辰之五月十日此推恩之命以六月四日下相去蓋二十有四日云竊惟紹興三十年間惟忠簡與張忠獻公並相之日爲盛二公皆帶都督諸路軍馬忠獻出視師江上忠簡居中總庶政然邪正雜揉孫近之徒盤結其間終不能去忠獻所行有關三省樞府者參政沈與求樞密孟庚皆不能平相繼罷去遂拜折彥復權僉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今觀語中所署姓名可概見矣而司封員外郎諱符者則伯衡八世從叔祖官至敷文閣直學士去之二百六十五年而先生之後人猶能寶藏惟謹豈非君子之澤哉

題鄭宣撫墓誌銘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關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違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温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奏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曠曠以爲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劍州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與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沒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

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衝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猶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杜慈齋先生奏擬并諸後

伯衡聞丁大全得志時以丞相蓋槐言其奸邪至上章劾之未報下自發府兵迫逐槐太學生陳宜中劉黻黃鉞林則祖曾唯上書言丞相槐秉政未朞月而爲奸邪所中傷大全怒宜中等攻已奏削其籍又有蕭規者論大全貽而貶嶺南賈似道得志時朝士少不附已輒陷之死地而流放者相隨屬也京學生葉李因星變率同舍生所棣等八十三人叩關言似道專權誤國似道知奏擬出於李令京尹劉良貴捕葉於獄坐以僭用金飾齋扁竄漳州由此觀之方二人者擅柄立威言之者未有不逢其怒而罹禍者也先生存右岸前論大全後論似道略無顧忌其豪傑士哉況先生之論似道也正以星變固與李同時不知何獨不逢其怒而罹禍耶藉令史失於書人無得而傳焉觀先生除武岡軍新寧縣簿尉時所被告命實咸淳己巳則度宗嗣位之三年也後七年德祐乙亥似道始以喪師謫漳州尤可見似道據相位時先生未嘗罹禍豈非幸歟然到於今士大夫知有宜中規李而不知有先生得不以宜中規李竄逐故其事白於天下先生不竄逐故其事不自於天下歟是則幸者乃所謂不幸而不幸者乃所謂幸也已先生之志固不在事之傳不傳人之知不知蓋風聲義概之或泯則後先生而生者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當理宗度宗時國祚微矣丁賈之奸邪非不能爲莽操也其所以不敢睥睨宋鼎者夫亦一時豪傑之士能言言敢言有以破其機而挫其鋒也則先生之言雖不得行其事豈可不自之於天下使後先生而生者有所疎動耶尙賴此書晚出若伯衡得聞其風則此書之存真如寶龜之遺足增志士之氣豈特足爲杜氏之重是以表而出之於戲豈爲先生計哉

跋諱侍郎傳

國子祭酒許先生讀宋史得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諱公世績傳錄以歸其七世孫濟以備其家乘之缺濟製池以示伯衡於戲公以忠義爲質特立當世沮之誘之不撓不隨之死以之何其偉與伯衡之生也後公數百年讀公之傳跡公之遺事想見公於數百年之上而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幸公之後有若濟者且辱與之游而獲見其所爲公生細三府君府君生湘潭縣丞縣丞生和路居士居士生萬士一府君安榮安榮生寶一府君應辰五世惟縣丞稍出仕餘皆隱德不耀以孝友力行于家庭以仁厚推重於鄉里有質行君子之風視漢萬石君家蓋無愧焉濟則應辰之子也際今興運服勤戎行四方從征綽有成績方以忠顯校尉爲管軍鎮撫成金華駭駭顯融矣夫公事微宗列官侍從垂二十年然身不容於時位不滿其德同時沮抑公若蔡京何東輩窮極富貴志滿而意得以公視之不翅天之與淵也今其胤尚存者其幾何哉而諱氏之後方興而未艾也先文忠公嘗云善惡之報至其子孫而後定又云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真知言哉歎念之餘輒識卷末惟爾後人尙益思之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世。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至於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山庚。公既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為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閩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味味不知。而況知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為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藝之先達。清修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書賢良王公遺書後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淳乾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且盛稱公學術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而數百載之下。言滂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道。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交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編若千首。劉屯田載惟嶽二墓文。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緒餘。已於戲慶曆之前。固有斯人乎。鄉達尊豈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六經。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一而遽卒。庸非天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之。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歟。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見。少償素願。又重淵充承家學。無愧為人後。忘其寡陋。識于篇末。而翹翹望焉。

跋四英圖

異時余聞劉正奉者。欲於燕都。繼帝祠。塑侍臣像。久不肯下手。一日。觀魏鄭公像。秘閣曰。吾得之矣。亟走入祠為之。不日而成。觀者駭歎。竊意鄭公之貌。必有異於人者。及備官圖學。則前代之物。器圖書畫。皆上於朝廷。而鄭公之像在焉。幸獲見之。相傳以為圖相筆。儼然弁冕紳緹之容。憂深而思遠。稱其所謂社稷臣者。此卷鄭公像。正類龔所見者。其為名筆無疑。閣相前後被旨所作畫。皆載唐書雜藝志。此圖雖不載。然陳秀公在元豐中。定為閣相所畫。太宗所命。宋之去唐未遠也。要必有所據矣。宣和內府藏閣相畫三十有二。亦無此圖。豈藏秀公家不經乙覽。畫譜亦莫得而記耶。且貞觀所錄功臣五十三人圖形。凌

煙二十四人而止。爾至配食太宗廟庭。則梁鄭。屈突通。高士廉。四人而止。爾不獨如晦。雖無忌亦不從。與享當時去取固自有意也。此圖果出太宗所命。又豈偶然。去今已五百餘年矣。畫猶不能必其主名。況欲意斷其故。難矣哉。雖然。漢高祖用羣才以成帝業。拔乎其萃者。三傑而已。太宗之臣。多文武之材。尚論人英。亦惟此四人是或一道也。夫四臣者。功業名聲有足動人者矣。而其狀貌則不足以動人。三世名卿。身不勝衣。一代宗臣。貌如婦女。古之可以大受者。類如此。士誠不易相哉。奈何欲得天下士。而以貌取人也。獨不此之鑒夫。噫。

跋先文忠公墨蹟

右先文忠公手帖一通。乃答滕達道者。今見尺牘第二卷。按公元豐二年春。由彭城移知吳興。其秋。李定等言公誦謗朝政。以八月十八日赴臺獄。十二月二十四日。責授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明年二月一日到黃。帖中言二年不知出此。則遣帖時當在五年春矣。時達道以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出力擠之。落南都留守。翰林侍講學士。知池州。徙蔡州。未行。改安州。既能入朝未對。而左右不說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所謂知前事尚不已。意者指此也。初達道倅湖州。杭守孫元規一見。亟謂其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安邊之策。後為御史中丞。充館伴。梁丹使深為其使。楊與公所愛敬。及安撫河朔太原。方略威名人。言可亞其父。舅范希文。蓋素究心西事者也。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公謁王文甫坐上。得陳季常書。報神謬殺西夏六萬餘人。獲馬六十疋。喜竹嘗賦詩。故語次復問其詳。又按難測之測。從水。俯見楊大發侍郎家刻本。固從水。而此從心。則一時筆誤云。

書清宴閣謠記後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獻柱頌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聞出此記。以相示。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年。時淵聖在御日久。狃於宴安。荒於盤樂。嘗譏宰輔蔡京。王黼等於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謠。而緣為之記也。則知上行下效。其捷如此。況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嘉效。又當何如哉。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書靈洞真院題名後

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三日。范公元卿。與韓公無咎。呂公伯恭。曾公正中。及韓公之子。流遊蘭溪靈洞。次栖真院。題名院之戶間。後二十四年。紹熙壬子正月十九日。范公之弟元俞。元臣。亦來遊。復題名其傍。自乾道五年己丑至今。洪武五年壬子。凡二百有七年。而伯衡來拜八世祖少傅公墓下。歷覽久之。蓋伯衡童子時。侍家君省墓。從傍竊觀。已知景仰而私識之矣。去之三十五年。乃再至。童子時所見題識。雖具在。而粉墨之剝落。則十五六矣。於戲。金石猶有時而銷泐。況屋壁乎。況塗棧乎。後三四十年。幸而再至。安能必其不遂至於磨滅也。夫金華道術之懿。本於呂公。其言論所及。猶將起敬。而況其氏名之所在。韓范諸公

昔當世賢者學行有過於人字書之工近世亦莫及而視其日就磨滅會不動心豈尊德樂道之謂哉因顧瞻徘徊不能去會院之僧德順言業已歸石欲勒真麻下且謁宋內翰記之矣於是亟募授之上石且少助焉不惟使來者有所聞知亦永永為山中之寶云又我少傅公先娶孔氏追贈魏國夫人實武仲之女於正中為中表而無咎之姑實歸我七世祖少保公封福國夫人自呂公之夫人視之蓋祖姑也故諸君子同為栖真之行修薦奠之禮非直為游觀也時我六世祖以知韶州居少保公愛以故不同行今家藏無咎當時往來尺牘具可考而宋內翰記中偶不之及是用併著之

跋黃侍講送鄭仲舒序

右侍講黃公送鄭仲舒遊朝序前本乃公門人今翰林應奉傳藻所錄公親改定凡二十八字後本則公之親筆與錄本多不同蓋初草也伯衡前九年觀於南京仲舒至自北平兵革之餘以僅存為幸今再觀於麟溪之上則裝潢成卷矣竊聞公平生為文改處輒塗以濃墨既脫藁即以齒練之糜爛乃已必投諸水雖子姪弗使見之今顧於仲舒而加改定且併初草遺之此其相知之深相與之無間為何如則其期望之遠且大向何怪哉公為此文時年已七十有七孟子所謂達尊蓋兼之矣而不自滿假臨文詳審作字端謹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斯之謂歟初學小子銜耀材能稠廣之中肆筆疾書略不檢點亦可少愧哉仲舒官成名立足以當公之厚望君子類能言之伯衡獨表此以為世法戒且以自警云

跋張承旨贈朱季誠隸古歌

隸書盛於東漢其金石諸刻之存者見於歐陽脩之集古錄趙明誠之金石錄洪适之隸釋隸續又有婁機者亦宋儒也其列世所存漢碑為隸學源於是隸學彬彬可考已然非嗜古之士誰暇究心於其間哉近時深於隸學而以善隸鳴者有番禺歐陽復龍虎山道士方從義臨川朱季子季子皆重校字源又作漢隸綱領別撰辨說字類與兩漢字統以附字源之後此三人者之書余皆見之仙居朱季誠所作隸書余雖未之見觀張翁推許之意溢于歌詞之表季誠蓋亦嗜古而工隸學者矣唐李潮善八分其書世不多見而至今猶信其善書者徒以杜甫之詩也然則季誠將亦由茲而名世乎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遠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寓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

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王傅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不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真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書張孟策字說後

陰陽分而為五行五行分而為十幹十二支皆則并木自根而幹自幹以達於枝而葉敷焉其實一本而已是故十幹十二支即五行也五行即陰陽也而陰陽又未嘗判若兩物也聞人先生字張君以兼豈曰其生以皮寅而其歲為丁丑兼二年而云乎亦以戊為剛丁為柔而欲張君兼之以成其德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天地之育物必資陰陽之兼施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是聖人之取世必資剛柔之兼用也而況於學者乎美矣哉先生之命字也張君能不吐剛不茹柔則張君其克承斯訓矣於乎念之哉

書歸嬰說後

養生全真之術老子道德之書其說存焉其義備矣為歸嬰者於是取之足矣而顧有望於余言者何陰陽之交五行之運存乎人者未易言也無亦觀於物而已矣物之近似者莫如蠶莫如蠅若也蠶之伏也蠅之蛻也龜之息也無視無聽不飲不食而形神以完其與嬰兒者何異焉嬰兒之在母也呼吸隨母口鼻皆閉而精神以全其與至人者何異焉至人者神止氣定絕粒卻味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百歲為一息而游於無窮庸詎知其非嬰兒乎豈惟嬰兒其蠅乎其蠶乎山雞之伏蛻之蛻龜之息而求其有不歸於嬰兒者乎審歸於嬰兒鳥乎往而不為至人哉是數者關鍵鑰鑰不可窺見也機紐本根不可名狀也恍惚杳冥不可搏執也余何以言之太上養性其次養氣其次養形是則余與子之所同也子亦知得其養則長失其養則消乎與其養嬰兒而不消未若養赤子之心而不失也凡有物不歸於虛者會亦有之乎故雖天地之大也猶有時而壞而況於人乎萃於萬物特形以立何所逃於天地之間哉子幸無內養之是務而養其大體焉則所謂先於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不能外矣奚事乎歸嬰哉余雖以孱弱無似之軀從事咕畢間窮日夜之力而不知止神疲精鍊日朧月削猶願與子從事於斯毋曰吾方顛倒五行無廢吾事

書徐進善三命辯後

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包括天下古今生人之命蓋防於虛中夫造化之妙其變莫測雖聖人有不能知而欲以有限之數推無窮之命誠哉難乎矣雖然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礴於三八萬四千里之外而歷家測候以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此與人之生於兩間十二紀萬有一千

七百八十載之內。往者過。來者續。而星翁包括之以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四柱而不能外。則何以異。殆亦未可遂以二者多寡之懸絕而詆之也。其四柱同。其賢愚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貴賤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修短異者有之。其四柱同。其休咎異者有之。存乎世運焉。存乎地域焉。存乎氣候焉。爾存乎稟賦焉。爾否。泰理亂。升降消長。此之謂世運。五方九州。山川限隔。此之謂地域。一時離為八刻。一刻離為初中末。此之謂氣候。受形之初。胎氣所鍾。此之謂稟賦。稟賦有厚薄。氣候有早晚。地域有南北。世運有盛衰。明盛衰之機。別南北之辨。審早晚之節。權厚薄之等。以斷賢愚貴賤。俯短休咎之故。此該命者之所以徵也。豈惟四柱哉。豈惟四柱哉。原性讀書而達於方技。進善之論如彼。余之說如此。原性其亦能折衷之也夫。

題勤有堂卷

余家故多藏書。而余年少時不知讀。即讀。亦非滅裂有不免焉。玩時愒日。不自知年運之徂。而學之不盈。素望也。比列官成均。從先生長者。討論古今文義。漫不省出何書作何說。諸生間有竹間。竊於遺忘。口欲言。若或箝之。假令記一二。亦不能成誦。然後愧而悔。悔而嘆曰。先文忠公嘗言。悅耳目而適用。用之不弊。取之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隨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而無不獲者。惟書而已。書之所存。道之所存也。其可以不讀乎。而吾之讀書也。乃不能若古人之發螢映雪。刺股焚膏。今於其詞。且不能習熟。尚何淑吾身。措諸事業之望哉。因思四明程時叔先生有讀書排年法。方欲發聲書。取其法端居而讀之。玩味其英華。究極其根柢。則職守又從而奪焉。不勤之失。一至於此。欲誰咎哉。欲誰咎哉。王君舉直。名其藏書之堂曰勤。有徵言於余。余不暇助取他說。而特識余之失。使君之子孫用以為戒。及時自奮。勇於求索。毋坐余之愧。而悔而歎。則君之藏書。庶幾不失望哉。

琴書百考跋尾

余自兒童時。從長者遊。竊聞其道。宋乾淳間。義烏有杏溪先生。於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兵制。律曆之類。靡不窮究根柢。訂其譌謬。資取博而參考精。事為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琴書百考。說齊唐公聞其升陞。分陝之說。以為職方輿地。盡在其腹中。大愚呂公閱其兩頁者。以為是書集先儒之大成。夫以唐公之該洽。呂公之精詳。其推敬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書。豈徒事空言以為著述者比哉。思一見之。垂三十年而不可得。未嘗不以為憾也。比邂逅先生諸孫梓而叩焉。則散落久矣。獨十二五僅存焉耳。因出以相示。始得見之。少償夙願。又未嘗不以為幸也。益將其全書而卒業焉。於戲。道與器為皆相離哉。經制之所在。精義之所在也。先生寤寐先王於數千百載之上。疲思耗精於斷編殘簡之中。明絕學之指歸。示一王之準。則可謂至矣。而學者方玩思空言。高談性命。願以是為近者。小者而弗知其貴。可不悲哉。則夫去之未二百年。而將遂泯滅無傳。豈曰勞而少功云乎。亦曰世好醜醜之異嗜。切近之意。微誇誕之氣。勝云耳。且三代之制度。托之簡編以傳者。其存幾何。朝廷垂意稽古。卒然有所訪問。往往無以應。吾見亦多矣。而是書也可指於實用。有裨於治道。泯墜者既如彼。其庶存者亦終莫之講。何哉。況今無板本。則後余而生者。將

不止不見其全而已。此余不惟幸於得見。而又撫卷為之慨且懼焉。

書讀易記後

經莫古於易。莫完於易。莫粹於易。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則經豈復有古於易者乎。秦焚典籍而易以下。筮存。則經豈復有完於易者乎。書出於虞夏商周之史官。詩多出於閭巷之小夫婦人。春秋雖出於仲尼。然本魯國之史。而禮皆雜出漢儒之綴緝。易則伏羲畫之。文王演之。周公重之。孔子贊之。皆古之聖人。則經豈復有粹於易者乎。嗟夫。易之為書古矣。完矣。粹矣。而汨而不明者。吾祖以為諸儒之說亂之也。漢室去古未遠。焦費京房之流。已泥於術數災異。況後世乎。經學至宋而大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或者猶証其各有所偏。況他人乎。由是觀之。則先儒之於易也。知之有至焉。有不至焉。言之有至焉。有不至焉。亦可見矣。使其知之言之而至焉。吾無可言也。如使其知之言之而不至焉。吾無言矣。可也。此趙先生讀易記所以不容己也。與易者天地之蘊。萬物之奧也。唯聖人能言之。聖人明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明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易者。則賴有聖人之說存焉耳。先生當易道汨而不明之際。不專主一說。不務為苟同。問難以造端。辨析以折衷。而一本之於聖人。此其志豈苟哉。諸說具在。如指諸掌。士之處乎窮鄉下邑者。有志於學。而力不足以致諸家之書。力足致之。而或不能殫其歲月之勞。一旦見先生之書。豈不深有所藉哉。願乃謂其足以應有司之問。則其知先生也抑未矣。昔西山真文忠公。不有讀書記乎。不知其書亦徒以應有司之問否也。吾知其不為是也。必矣。文忠之書。非為應有司之問而設。何獨至於先生之書而云云乎。得之心者不可喻以言。得之天者人不與力焉。先生潛心於易六十年矣。其所得者。吾亦安敢謂其盡於是也。先生讀書亦有記。惜已為人持去。吾不得見之。又焉得隱度論之。

書德泉銘卷後

平陽岸江。其邑聚皆斥澗之地。故其水皆苦惡。獨昆山有泉。仰出。甘冽異諸水。宋朝奉者。引以給邑人之用。蓋自宋南渡後。然矣。元大德戊戌。廉訪僉事完顏公行部見之。嘉其勤已以濟人名之曰德泉。尉宜圖。郡事鮮于公為著銘。既刻之石矣。而鮮于公復以副本予朝奉之孫。郴州教授景玉。開化教諭景明。二君官轍所至。時之鉅公。多題其後。自趙公子昂。吳公幼清。至郭君天錫。凡十人。聯為一卷。世襲藏焉。國初。為兵士所得。教諭君之孫以廉。從陳維志購得之。則洪武十二年也。後四年。余閱之。而嘆曰。昔羅浮道士鄧守安。以廣州一城人飲鹹古水。春夏多疾疫。欲引蒲澗山滴水。巖水二十里外。庶一城貧富同飲甘涼。規畫處置。具有條理。以告吾祖文忠公。文忠公以告漕帥王敏仲。夫敏仲以帥一道之權。而為此。宜若易易也。然卒不能成。守安之志。豈不以難為力哉。今宋朝奉一章布隱居之士耳。願能引此泉。以惠一邑。可謂能為古人之所難矣。使人不恤其力。用其智。以惠利及物。皆若朝奉之心。天下豈有難為之事乎。且引西湖水以給杭人。唐則宰相李長源。刺史白樂天。宋則太守陳述古。猶刻石湖上。使後來有所考。平陽之人。賴宋氏而給於口。歲用竹百丈。役工二人。皆出其私力。獨可無述以示後乎。此二公之所以拳拳也。與向使宋氏不厄於兵革。則邑人之利賴之。雖到于今可也。今泉如故。而莫能引。石亦已磨滅。唯故石槽臥道。

旁而德泉與朝奉之名不共石磨滅者。尙賴此卷之存焉。爾以廉讓謙惟謹。豈徒以其文翰蓋亦存羊之意焉。好事者有能因此而修復宋氏故事。則泉之流行。邑人之蒙其澤。將必有日矣。其豈無繼鮮于公而乘筆者。

跋保母帖卷後

今大本堂有鵝羣帖。大令真蹟也。自唐迄元。諸名公題跋具存。而袁文清公其一也。文清以謂嘗見保母帖。雖墨本而筆意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畫妙固不可及。至於鑄刻之妙。後世亦未易及焉。今此卷前後有稿字小方印。乃文清之名。豈其當時所見本耶。據周丞相跋。此蓋拓本。然前後又有袁通甫印。通甫姑蘇人名。嘗爲石洞書院山長。號稱好古。家有靜春堂。多藏法書名畫。鮮于伯機趙子昂極推敬之。而敬伯得此姑蘇。其爲通甫家藏舊物無疑矣。余數詢會稽人。此石已不知所在。則似此本亦豈可多得尙寶護之哉。蓋非獨宜於臨學。亦可以爲博洽之助。樓參政詩云。坡翁應未見此志。金蟬之銘何絕類。則以石之出在宋渡江之後。而我先文忠公保母楊氏墓銘。作於元豐間。而語意符合。初非蹈襲。以故又云。因知文章有暗合。智謀所見略相似也。因敬伯持以相示。輒疏所知于後而歸之。

跋先文忠公和章詩後

此我九世伯祖文忠公書。以遺我八世祖少傅公者也。蓋吾家舊物。今藏金華方氏。方氏之良子儀持以相示。且請題其後。伯衡按文忠公紹聖元年甲戌六月五日。實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以十月二日至惠州。此詩則作於明年之春正月十日。又明年丁丑二月十九日復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夏四月十七日被命卽行。文定公亦自鶴州徙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州。遂同行至雷。而以六月十日取別。十九日渡海。秋七月二日至昌化。是時少傅公方自許下來省。文定公亦在行間。故文忠公爲書此詩。以所題月日推之。正在中途云。夫當竄放逐之日。流離道路之際。而遊戲翰墨。字勢筆意無秋毫不足之意。則公之超然自得。夷險不改其度。抑亦可見矣。

題劉養浩鏡歌吹曲

右鏡歌吹曲。余友劉養浩之所作。杜叔循之所書也。養浩文辭有名。精神聞而此十二曲。材雄氣昌。辭與事稱。有古作者之風。尤爲諸老所推。固無藉乎叔循之翰墨以傳。然叔循早以書法入侍春坊。大爲皇太子所眷。其書流輩中亦未見其比焉。遠方峻士誦養浩之作。觀叔循之書。不獨可以想見今天子聖德神功。巍巍蕩蕩。天之爲大。而國家多士濟濟。材藝臻極。抑亦可見矣。

書陳六分族譜後

上蒲陳謙。示余以其家譜。其先自潁川遷閩之長溪。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四百餘年。上下十五世。而代亦且五易矣。繼繼承承。然可考。雖位不大顯。而其間善士相望。不其盛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於一時者。其豈無之。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跡俱泯。自其子孫不知其世者有矣。視此果孰得失哉。於戲。祖澤流衍於冥漠之中。子孫又能緝學勵行以濟美焉。雖至於百世可也。陳氏之嗣人。其可不知所勉。

書龍淵集後

廬陵以學術稱者。前則申齋桂隱。二劉公並起卓立。而附和于其後。凡六七君子。村民陳先生一人也。先生以經學教授。而尤善古文辭。東南學者多宗師之。伯衡不獲識先生。若其及門之士。則往往與之遊。今又辱交都事阮君龍淵。而見其所作文。則根柢乎理。而不事雕刻。詩則辭不費而意已至。得於先生者深矣。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肆多美玉。不既信矣乎。君方駁駁柄用。當以功業名世。詩文特餘事耳。然一時文章政事兼優。求如君者。豈多見乎哉。此伯衡不自知其爾陋。而輒敢書其集後。以致敬羨之意者也。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甲子。眉山蘇伯衡書。

蘇平仲集卷十一

祝文

國子學大成殿脩造祝文二首

翼翼廟庭。多歷年所。宋蓋傾傾。丹腹乳味。欽承睿旨。維新是圖。揆日程事。百工具作。伏慮震喧。以瀆明德。非薦告虔。尙祈昭鑒。

上梁文

康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出將入相。依龍蟠虎踞之都。列戟建牙。啓鳥革蜚飛之宇。規模大矣。典禮宜之。伏惟都督榮祿相君。閣下問世英賢。熙朝領袖。心惟嚮日。力足擎天。方葦雄說。遂鹿之時。識真主於濟龍之日。契遂同乎魚水。會式慶於風雲。張皇六師。威行萬里之外。殲成五服。名收一紀之餘。載城于戈。顯騰茅土。雖有晏嬰之室。慮以避燥溼。可無驪姬之邸。第用表恩榮。廣舊基而龜善協。營不構而燕雀相賀。坊連建業。地直秦淮。擅面勢之雄。攬江山之勝。美輪美奐。人誇京邑之增輝。宜室宜家。我見子孫之逢吉。再涓穀旦。爰舉修梁。

敢陳六位之辭庸致羣工之頌

拋梁東人在祥雲麗日中紫氣近依雙鳳闕... 拋梁西蕭曹房杜盛名齊... 拋梁南秦淮環繞碧接藍... 拋梁北主聖臣賢天合德... 拋梁上共喜太平今有象... 拋梁下一代威名震華夏... 伏願上梁之後玉關奏凱... 同休克承如帶如履之誓...

張都督府上梁文

伏以帝念股肱錫上棟下宇之材木... 相君閣下威行外闕... 惟疏封之有日愛賜第以爲先... 繡拱雕甍接雲巖於天上... 日之恆月之升方舉修梁式陳善頌

拋梁東門闌佳氣鬱葱葱... 拋梁西長樂鐘聲仗齊... 拋梁南朱門華廈仰潭潭... 拋梁北四震天聲誰敢敵... 拋梁上甲第規模極宏敞... 拋梁下舉目江山明似畫... 伏願上梁之後垂紳端笏... 家聲代有文武受天垂佑...

碑銘記品

悟真寺碑

麗水之泉源有叢林曰悟真... 何以來剏寺蓋其事遠無所... 鄰施以餘地增廣其址於是... 山門樹於乾與壬戌其闢法... 淳乙丑歷年既多棟宇就圯...

田若干畝未及有所興造尋司... 樓三解脫門僅存... 維摩室己未春借於昨造兩華... 春必祀建齋堂而必森者以其... 摩河迦葉則原遂仲弟原禮... 雕爲水月普濟則若舊思聰... 成之而以某年月日告訖功... 累猶一日成此勝因可謂勤矣... 言遺之使刻焉仍曰

泉源幽幽括之與瓊山巒環... 云胡回祿而加以燎我佛有命... 伐本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 前傲山門傍翼修廊... 乃具香華乃羅幡幢乃合鐘磬... 芝蘭藻井宛在目中說非幻者... 有有無相亦名幻有惟真實際... 大若法界小若微塵罔不攝入... 此不壞者名清淨域此不壞者... 譬如捕風畢竟何得所以者何... 如空中花縹粉翹舞非花似花... 四大和合五蘊流轉種種因緣... 雖則如是無上妙道非有而有... 闍室聲禪師石塔銘

慧照一宗逮宋季葉... 實證爲世擅度而法筵之盛... 禪師爲巨擘焉師諱德馨闍室... 泰定丁卯長公在伏龍山之聖... 然若開於機者聞語法要輒心... 命如春霜朝露而吾久安於此... 端笑隱斷豈芳忠成噴噴器許...

距不聞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其子曰：爾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徑出，其云：好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以卒其業。聞而能思，思而能修，雖然宴坐，又垂一紀，長公問師曰：汝乎實地上人也，擔負大事，吾將屬望焉。宜善自護持，師既受付囑，以至正壬辰，與同門弟德猷、杖錫來金華，至於城西止焉。其地有泉，曰君子泉，乃宋賢劉先生隱居之所。岡樹迴合，林樾幽鬱，將結茅以居。地主曹仁卿即割以奉師，縑素景向，金穀之施，不求而至。不數年，遂建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歲無一畝之入，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遊方之士，來者如歸。會聖壽虛席，三宗會講，非師莫宜。補其處，爭相勸請，固辭，則白于郡府強起之。國朝辛丑歲也。金華之人，瞻戀莫能已。乃相率送師，明年復歸於清隱。居十年，洪武壬子十二月十四日，示疾端坐而逝。春秋七十四，夏四十六，齋留七日，顏貌如生。茶毗得五色舍利無數，遂以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塔於精舍西三里瘞焉。德猷奉狀來請曰：是不可無銘，以傳示久遠。始余歸自南京，往往聞師名，縉紳聞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余謂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利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顧默然如土偶，將不言以飾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言，道無隱顯，焉有語默乎？余領之，既而見其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接學者，亦未嘗假一切言語相以為教，乃知師於達摩氏之道，庶幾弗畔矣乎！其克慕前人之統緒，為四衆之依歸，有不偶然者矣。以故慕而緝世外交，則今於德猷之請，其可以不知師為辭乎？德猷今嗣主清隱，端身以律事，勤己以裕人，蓋所謂修三摩鉢提者，銘曰：

無上正法不可思議，直指心源，何有文字，襲取空言。其世之季，條葉滋蔓，本根乃離，不求諸內，曷拯其弊。衆之踳決，談鋒交起，我於我師，則以默契，彼方提唱，以事策厲，我於我徒，亦以默示。夫我常默，詎曰立異。考諸先覺，道固如是。有若日月，普照人世，有目斯覩，非手所指。又若雷霆，奮出於地，厥聲四聞，豈擊彼致不辨而證，不行而至。破諸妄幻，入佛三昧，謂我不信，視此舍利，舍利輝輝，擊塔是闕，匪獨師存，道與不墜。太史著銘，以詔來裔，修此行者，善述善繼。

天池泉銘并序

蘭溪縣之栖真寺，有泉曰天池。余侍家君展省八世祖少傅公墓，過而酌之。主僧德順曰：此泉從石為池，深可五尺，廣及三之二，然而沛乎洋溢，湛乎虛明，曾不以澄而淨，不以撓而垢，不以閱月蹙時不涸，不汲而溢，不以朝夕給盥漱，為酒漿，飲牛馬而耗，嗚呼！不既異矣乎！余曰：噫，固哉子之言也。我觀世間此流水者，猶如氣之呼吸，通乎毛竅，箴之往來，見于線蹊，自有無量世界，即有無量水泉，滿其中，無有去來，無有盈縮，無有深淺，無有淨穢，溪洞池沼，乃至江淮河濟大海，皆復如是。彼之有去有來，有盈有縮，有深有淺，有淨有穢，皆非實相。而此泉於河沙諸國中，譬彼一毛竅之在法身，一線蹊之在磨訥也，又何獨異之哉！乃贊之曰：

濁水者泥清者膠，而水初不自清濁。此水非濁亦非清，畢竟誰能清濁之，非惟清濁兩無有，亦復永劫不增減。世情妄意為流水，道眼視之本無二，能使泉生一酌頃，心地清涼熱惱除，又能遍滿十方界。世世為

人種種用，一切佛性亦如是。當觀水相，知我相。

辯證室贊并序

或問無聞居士摩詰無語，猶涉二門，云何入還辨見，達摩面壁，便入圓覺，云何七處微心，居士嘗言，其辯者無所辯，無所不辯，真微者無所微，無所不微，譬如飯中有沙，雖小兒食，一入口頃，了然知覺，嘔吐沙，不待揀擇，是名無所辯而無所不辯。又如背上或癢，木童子搔一舉手間，自然順適，高下輕重，不待議擬，是名無所微而無所不微。何以故？以無心故。彼庵人終日淘米去沙，而沙之不去，真童子終日為人爬癢，而人不之快，則有心以為之累也。以無思惟心，證如來法，雖千萬億辯可也，而況於入辨乎？雖千萬億微可也，而況於七微乎？雖然，惟無不辯，故無辯，惟無不微，故無微。惟無所辯，故無辯，而得惟無所得，故曰真辯，其微居士作是語，已復說贊曰：

非辯而辯，指鹿為馬，辯其所辯，涇渭分流，非微而微，證龜成鼈，微其所微，針石相投，子將奚去，奚取，何不升微辯之室，而參微辯之比丘，方其動也，開口說法，珠聯玉貫，及其靜也，跏趺瞑目，雨止雲收，果孰辯而孰微，曰有覺而無修，但見一室千燈之並照，而瓦礫木石之點頭也。

天香室品

有一梵志，欲東涉瀛海，禮補怛洛迦山，行次定海，聞有大比丘，唱道鳴鶴山中，隨緣感，開導衆生，咸期同證，無上妙覺，四衆歸依，如佛出世，即往求見，爾時大比丘，宴坐靜室，其室中間，妙香芬郁，非蘭非麝，非龍腦，非寶蘭，亦非梅檀，梵志聞之，歡喜無量，作禮而白大比丘，我聞佛世尊，以慈悲願力，說法利生，方便開遮，普濟羣品，天龍護衛，則降異香，從以雨華，自時厥後，嗣教尊宿，道行高深，隨其住止，亦復現瑞，今此室中，妙香發聞，非焚非蕪，有鼻成靈，一刹那頃，根塵清淨，此大殊勝，不知何以，願為我等，顯然宣示，大比丘告梵志，我此山中有大樹，其名曰桂，根柯所蘊，葩莖所蘊，流出妙香，在山滿山，在谷滿谷，在林滿林，在室滿室，莫非實際，無足異者，梵志聞是語，已心生疑惑，私自念言，我見六合大地，何所無桂，何桂無花，若說妙香，一切桂同具足者，云何彼桂，與此桂，香有差等，若說此桂，妙香，而獨具足者，云何此桂，根柯葩莖，與彼桂，會無差等，根柯葩莖，無有差等，而妙香，有差等，此何以故，爾時大比丘，復告梵志，當知一切衆生，本來根器，雖有高下，本來妙香，非有淺深，亦非有高下，彼之衆桂，與凡草木，齊植並榮，如薰如蕪，日雜日壤，由是不能，與此桂，妙香，等，譬如百千水，皆受泥沙，於中一水，不受泥沙，故有清濁，又如百千鏡，皆染塵垢，於中一鏡，不染塵垢，故有明暗，不可妄生意見，說水說鏡，本有清濁明暗，我此桂，與彼桂者，即水鏡相，亦不可說，有高下淺深，何以故，一水百水，乃至千萬億水，元無清濁，故一鏡百鏡，乃至千萬億鏡，元無明暗，故此大桂，與世間種種桂，同一芬郁，故以是思惟，世間一切人，與一切桂，等，無有異覺，性比妙香，亦何差別，若佛世尊，若菩薩，若羅漢，若比丘，若比丘尼，若優婆塞，若優婆夷，若諸凡夫，齊具髮毛爪齒，皮肉筋骨，耳鼻口眼，手足身意，於圓妙覺性中，實無佛菩薩及諸凡夫，我佛世尊，常住大圓覺妙莊嚴境界，如妙蓮花，如淨琉璃，如寶月輪，無有汙染，無有留礙，無有住止，無有去來，無有成壞，無有起滅，而諸

凡夫執著薩迦邪見迷而不悟。顛倒沒溺。如暗室坐。如黑夜行。苦樂生死。展轉無邊。乃知佛世尊猶如此。大桂者。諸凡夫猶如彼百千桂者。有能因是開悟。堅持禁戒。解脫幻妄。則不生四緣。不生四緣。則不蘊諸根。不蘊諸根。則不染諸塵。不染諸塵。則不牽聯諸識。不牽聯諸識。則不造作諸業。不造作諸業。則不輪轉諸趣。不輪轉諸趣。則覺性不昧。與佛無異。非悟故無異。本無異故。即說偈曰。

圓覺菩提性。本來無差別。佛不異凡夫。凡夫不異佛。凡夫墮邪見。迷而不知悟。迷悟反掌間。乃與佛相懸。譬彼林中桂。花有黃白紅。妙香流芬郁。三者皆如是。若使將一枝。於惡木中植。嗅之即狂醒。不復與桂同。臭味雖云變。於桂無加損。乃是雜壞。故其香本不滅。及移植桂林。芬郁還如舊。一切諸佛子。因香而生悟。因悟而成覺。永斷貪嗔癡。以及憎與愛。事理障皆除。覺性終不昧。名為入吾室。

金華縣水心清淨禪庵記

瀾滿清淨者。諸佛之心。無識無名。永斷諸有者。生死所由盡也。天下生民。出入生死。不離諸趣。是豈天命之乎。父生之。君食之。心傾之也。何者。法界性中。無聖無凡。無人無物。羣生與佛。同入涅槃。無生無死。而利海之內。生死熾然。天下大患。在有身也。身非我有。而視身為我。則外有可欲。內有所宜。好惡取舍。各從所志。則毀人利己。而利害生。生死循環。三途異趣。汚愈甚。則思愈大。三界惟心。此之謂也。古之行深般若者。無作無為。一塵不受。耳目心志。若存若亡。不見不聞。能所皆廢。如淨琉璃。內涵寶月。如芬陀利。雨不能濡。一真獨立。無古無今。清淨域中。不容他物。則出世間矣。生死之海。竟安在哉。常樂我淨。復吾初而已也。淨池在金華郡城北。郡人作室水上。廟堂佛閣。前後相輝。法師玉公。宴處九年。而燬於火。師節衣縮食。指期興復。金華檀越。出金帛為倡。而他縣繼之。遂以乙卯夏四月。復廟堂。明年春。作佛閣。曰水心清淨禪庵。徵余辭說。以記其役。予謂生民有欲。耳目所接。莫非汚垢。色陰一滅。則四陰喪亡。水無細大。悉歸於海。物無污垢。皆歸于空。昔者潘首嘗謂阿闍世王曰。空可洗乎。否也。王曰。不可。吁。天下之污。至灌而止。天下之淨。至空而止。菩提即空。顯相空之至。淨之極也。淨至於極。則入有而不見一物。入空而不滯於空。清淨共盡。空有皆亡。如來深中。不留朕迹。辭記安在哉。

蒼雪軒記

出平陽縣南門五里。山曰夾嶼。夾嶼之陽。寺曰淨明。淨明西廡。主僧瑛師。玉峯居之。嘗面青華構軒三楹。軒前鑿池。池上植竹。碧幹離立。翠葉敷茂。陰布窗戶。達於凡席。悅可人意。乃以蒼雪稱其軒楹。其徒無瑕。善詩與琴。從諸學士。為方外交。無間居士。一日隨衆造其軒中。而問瑛師。道存空寂。心與世冥。此佛之教。今師何緣。留物如是。況彼雪者。綏綏而下。璀璨而集。山川原野。城郭道路。田疇藪澤。邑屋聚落。沙石草木。無所不被。拂焉而墮。濇焉而潤。無不轉而皎潔。潔天下無物。可以比雪。天下惟白。可以稱雪。今師指竹而謂之雪。而又以蒼雪易之。白若說此竹。其色紺碧。上下洞徹。如爭琉璃。纖毫塵土。了不可侵。清風不動。爽氣自集。一剎那頃。使人毛髮。以至心腑。灑然清涼。熱惱銷附。與雪無異。緣名求實。亦已違背。瑛師答言。以非雪相視雪之相。以非雪色視雪之色。於竹之與雪。則有差別。視非雪相。以非非雪相。視非

雪色以非非雪色。於竹之於雪。何有差別。此何以故。世間一切物。同一幻故。世間一切色。同一假故。無物非幻。無色非假。則我此軒。取竹喻雪。何云違背。豈惟竹雪。安名立號。為幻為假。自吾法身。及吾法性。悉幻。悉假。以是思惟。則竹非雪。而雪亦非雪。則蒼非白。而白亦非白。雖有竹雪。實無竹雪。非幻而幻。非假而假。我且忘我。又況於軒。居士曰。善哉善哉。乃說偈曰。

河沙諸品類。種種非實相。衆情自執著。隨品立名色。逐妄以亂真。彼此強分別。而謂竹非雪。又云蒼異白。不知竹雪者。非二亦非一。非一亦非二。蒼白亦復然。此以何因緣。本皆幻假故。瑛師善幻巧。軒以蒼雪名。擬別以歸總。普度有情衆。若能悟斯指。豈為法所縛。竹雪既兩忘。蒼白亦雙泯。於一彈指間。永斷無明惑。常住空寂境。無生亦無滅。不作如是觀。即落第二義。

無涯偈

王府參軍胡公仲淵。御史中丞章公三益。有方外交。曰無涯浩師。居武義之聖智院。勤求佛道。精修苦行。無聞居士。因其號為說偈曰。

我聞江河及淮濟。一津涯皆可見。惟有滄溟與渤海。舉目了不辯涯涘。四海縱然浩無涯。而初寄此虛空中。大哉虛空不可說。其東無東西無西。而南與北亦復然。於中四海一。勺如。乃知世間無涯相。畢竟無若虛空者。先佛所說無量法。正與虛空等。無二遍滿大千界。不分中邊及內外。問師此復何以故。圓明妙性本空寂。更無可以涯涘者。縱涉有涯即外道。一切佛子爾當知。此是其實第一義。若能思惟悟空旨。即證毗盧華藏海。

送玉上人遊方詩序

上人無瑕玉師。受業平陽之淨明寺。寺規於唐。以吳越時有大比丘曰道隆禪師居之。遂為剎刹。嗣是代有名德。至上人十七傳矣。上人聰明而不凝滯。能以學道餘力。攻詩鳴琴。以故邑之彥多與之遊。一日語其徒曰。觀水者必之河海。觀山者必之嵩岱。越之天童。育王。吳之南屏。靈隱。雙徑。京師之天界。乃古佛顯化之地。有應真示現之迹。且學徒雲集。法會莫盛焉。譬則水之河海也。山之嵩岱也。吾可以不遊乎。行有日。與之遊者。咸賦詩餞之。會余遊南雁蕩。上人持示求為之序。噫。玉非上人之名乎。無瑕非上人之號乎。夫無瑕之玉。質之美者也。質美矣。必成器。人斯寶焉。然非玉工雕琢之。器何由成哉。是故天下之美玉。必得天下之良工。然後為天下之至寶。夫人亦然。有美質而德不成。君子弗貴也。有美質而不能自得師。德無自而成也。故師之於人也。猶良工之於玉也。而人師其易得哉。為佛氏之學者。因貴乎一法不立。而日用混然。六入皆空。而其機獨歸。頓入靈源。親見本體。發揮性地。妙明真照。徹一切。苟不得天下大宗匠。深挑痛割。則知解未泯。本智不彰。證其似者。而以本真。難乎免矣。遇夫差別因緣。臨乎愛染境界。微細情習。宛然呈露。譬如病不除根。威毒遠發。盡未來際。了無休期。尚何成道之望哉。夫然。故自昔具大慧。充大量者。未有不遠訪師資。勤求印可者也。上人不即安於山林。願皇皇然跋涉江湖。其豈不以聞見未溥。踐履或礙也歟。今道探上乘。手提正印。足以師表當世者。庸詎知無其人。上人行哉。不得之越得之吳。不

得之吳得之京師。不得之名山得之林下。究竟大事。穿透虛空。當於此行微之矣。彼見上人而曰。歸求有餘師。歸求有餘師。此為大以欺人者也。慎勿北面焉。

澹遊集題辭

今靈隱住山見心禪師復公。神資穎秀。善果夙成。既博綜於旨詮。亦深造於觀境。旁參曲證。遐躡交於諸方。直指單提。妙覺證於無上。惟了心之為務。遂滅影而退藏。緝桐葉以為衣。採木實以為食。常寂常默。無作無為。融通羣有之機。攝入一乘之妙。凝然宴坐。寂爾山阿。若將終身。以隨斯道。雄文雅製。霞爛虹舒。駭望鴻聲。焱馳水涌。譬猶劍埋於地。而斗鏹之光。自著霜降於天。而豐山之鐘自鳴。是以逃名而名愈隨。離世而世固挽。手提正印。坐鎮名山。扶植教基。俯從與望。則其勢有不得已者焉。幡幢所建。縹緲如歸。破異說於顯門。啓諸佛之秘藏。徇緣御物。應感隨機。憤悱者若冰之春融。障礙者如目之翳去。因聞入見。罔不歎欣。大器細根。咸獲濟利。雖林猿野鶴。亦皆同遊覺海之中。潤草巖花。一是蒙輝慧日之下。信乎法門之領袖。龍象之研核者也。而況貴德尊賢。懷仁慕義。不趨飲食之人。欲庶幾吐握之小心。方外之良。傾蓋即如故。天下之士。投刺恐不先在。野取象於義經。如水遊義於戴記。吟城不立。勢利俱亡。斯亦可謂難已。方在定水之時。適丁戎衣之日。或故交而契闊。或新知而過從。或音問之往來。或文義之扣擊。鞍馬道途之使。萍蓬江海之蹤。庶酬風月之鄉。周旋泉石之境。分席而語。策杖而陪。無虛日也。由是內而清。朝法從外。而方伯連率。摺紳縉掖之名。勝巖穴巾幘之翹楚。曷履不期而集於門。文墨無定而至其室。爰登堂構。錫名濟遊。兼取篇章。鈔諸文梓。彰盛集於東林之社。表交情於六一之泉。將在茲乎。凡厥記銘。至於賦詠。體格詞氣。雖別。狀情敘事。不殊。垂紳正笏。雍容廊廟。此其典則也。秋水澄空。星月交映。此其光輝也。清廟朱絲。一唱三歎。此其幽深也。玉璫黃流。土型太羹。此其沖澹也。一展卷間。非惟復公取友之端。交際之廣。可見。而並遊之履。後徵言麗藻。清標素尚。抑亦可徵矣。載稽在昔。事賢友仁。誠信以孚。非意氣之可撼。驕瀆悉屏。惟道德之是崇。故淡而不厭。久而能敬。自伐木之晉既息。而市道之風滋熾。炎附寒棄。朝親夕疎。可扳援則執鞭。而不辭。苟顛沛雖投石。其遑恤哉。我寤寐斯令。卓爾復公。墨名儒行。平居嘗千里候。問。有若佛印之於東坡。祖元之於山谷。行之以為常。緩急或萬一。隨危當如贊公之於次律。曇晦之於子韶。安之而無憾。欲知其道。尚考斯編。允宜傳流。以為風厲。回淳風於太古。障薄俗於頽波。彼抽秘青白。雕刻蟲魚。競桃李之芳華。乏菽粟之功用。烏可同日語哉。予也懷惟儼於相國。慕支遁於沃洲。欲附神交。式假子墨。輒據椽素。敬序篇端。珠玉盈編。沙礫在列。君子幸勿以為誦。大方向從而是正。

證議

南陽先生葛公證議

讀聖賢之書。由聖賢之道。毀譽得喪。窮達夷險。無繫於其心。而從容於出處。去就。可謂特立之士也。已位雖不滿於材。志雖不究於物。視夫談王論霸。以為希世資身之助。同俗媚衆。而蒙持祿保位之譏。果孰得失哉。自道隱習陋。士之所務者空言。而實德病焉。君子思所以矯其失也。固矣。今發於文。而經術以明。修

於行而名節以立。使人灼知道無二致。不可岐而二之。此固足以扶世而覺民。信今而傳後。又烏在奮身赴時。會以就功名也哉。有如福建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葛公。資稟淳淵。識見卓絕。生長臨川之鄉。兼傳考亭之緒。窮探極討。真知實踐。其為說雖詳。而不至於支離。其所守雖約。而不失於簡易。既深於道。尤遠於文。剖析之精微。援據之該博。論議之正大。造詣之淵奧。質諸古人。蓋無愧焉。近若鄉邦之良。遠若四方之彦。不獨尊尚其學術。抑且信服其行誼。開出其緒餘。以應有司之求。遂冠鄉閭。策名所陞。中朝老成存者無幾。方將付以斯文之柄。擢居館閣之中。而力未補外。以便就養。未幾丁內艱。而喪亂及之矣。後尹金溪。倅臨江。為僚於江東憲府。福建行省難進易退。皆不終任。家燬於兵。僑於南閩。衣食至或不給。杜門著述。自如荀非其義。周之不取也。其充職州司。謂不可多殺微功。而戕賊國本。力與大將抗。雖得罪弗顧也。其預秉文衡。謂不宜好奇崇誕。以錮壞士習。屢與主司辯。必計從斯已也。江東寄治於建寧。則以為無事可治。素餐莫甚焉。而投牒自劾。閩省政出於蕃會。則以為非我族類。費盡不行焉。而浮海北上。既至燕都。見其君臣宜淫而安危利害。當上下黷貨而賣官鬻獄。典戎旂者。務報復而不恤國家之難。尸國柄者。樹朋黨而不納諫諍之言。則移書故舊之在高位者。指功當世。無所諱忌。冀悟主聽。少有更張。言不見采。至轉官不拜。慨然慟哭。竟憂憤以卒。推此志也。使大受焉。引君當道。見危授命。詎不優為之哉。門人學子。僉曰。仁思義色。由中達外。非文而何。經德不回。至死不變。非貞而何。於是合二字。私諡曰文貞先生云。

遂初先生鄭君證議

家庭之間。可以考德。出處之際。可以驗學。蓋親親以至愛物。人之行也。欲富貴而慕貧賤。人之情也。夫惟德之修。然後仁義之心全。仁義之心全。然後能行孝弟。而利濟民物。夫惟學之至。然後內外之分明。內外之分明。然後能恬退而安貧賤。不冒進以苟富貴。有若浦江義門鄭氏。遂居浙河之東。而名聞四海之內。一門孝友。十世同居。德義之所薰陶。禮法之所防範。萃從得諸親戚。固於不冒。亦彬彬乎多賢矣。尚論其迪德而善學者。獨推遂初先生仲涵。固自有由然哉。先生事親至孝。母病。踰年日夜抱持之。至疽發而不自輟。母食瓜而終。遂終身不食瓜。後居父喪。哀毀骨立。積憂薰心。兩耳以噴。每遇忌日。輒慟哭行禮。若初喪之時。其於族姻也。通其有無。嫁其孤女。其於朋友也。拯其疾厄。周其匱乏。其於鄉鄰也。濟其寒飢。恤其患難。雖古之視民之飢溺。猶己飢溺者。殆不過爾。則其德有諸已。孰得而掩之哉。先生涵茹六經。萃史之說。研究性命道德之蘊。考求聖賢行藏之故。炳知內外輕重之辨。自放山林。無求於世。作為文章。有志明道。在前代則持使節者。交章薦舉。署學校官。而不赴。入國朝則求賢之使。臨門勸駕。而不起。譬如冥鴻翔乎寥廓。戈人雖慕之。而不得羅致之。則其為學之効。又焉可誣也。易曰。幽人貞吉。詩曰。張仲孝友。先生奚愧焉。合二美而私諡曰貞孝先生。授諸故事。食以為宜。其於儀世範俗。亦豈輕哉。謹證。

祭文哀辭

為胡世美左丞祭常忠武王文

於皇景命。聖神受之。聿生良臣。左之右之。附翼攀鱗。良臣如雨。智謀忠勇。孰與王伍。曲逆之奇。淮陰之雄。

嫖姚之雅。汾陽之恭。揆厥所長。萃於王躬。王之始奮。自彼淮浦。命佐商周。德符伊呂。凡有猷爲。天心允符。明良契合。如水與魚。乃分齊斧。乃典戎旂。乃擢甲冑。騰揚以先。飛渡長江。首平浙東。彭蠡之捷。功爲時宗。潯陽既下。江右率從。追奔逐北。至於衡湘。遂俘僭王。遂取荆襄。旋旆西指。蘇湖秀杭。禽彼僭竊。安此百粵。奏凱來歸。尋復北伐。威聲嗷嗷。如雷如雷。聞之者。當之者。推自彼齊魯。以及河汴。城無堅完。一鼓而奠。乘破竹勢。直擣燕都。師之所趨。如涉空虛。幽冀之境。關隴之阻。沙漠之負。龍旂一麾。孰不稽顙。甚於摧枯。易如反掌。混一之謨。本於九重。王實肩此。載定之功。王功茂矣。王澤深矣。烈烈轟轟。震古今矣。謂宜受祉。黃髮兒齒。出將入相。相明天子。方倚長城。違停相杵。天乎不弔。悲動當寧。昔我先公。委身戎行。竭其膂力。經營四方。肝膽相照。莫如我王。王視德濟。有如猶子。德濟識王。爰自童稚。恩之慈之。歲餘一紀。先公既殂。我憑我恃。親身報國。庶無罪悔。我之所望。惟王而已。如何今日。王又云亡。嗟我小子。能不痛傷。身糜守戍。魂兮飛揚。殯不執紼。葬不臨穴。械辭千里。有淚如血。一幽一明。哀哉訣絕。

爲廖平章祭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真主。奔走御侮。自彼淮土。方艱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游。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口。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獎率六師。灑掃九州。上以報答聖明。下以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今南征北伐。日開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勳。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修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歎歎而涕泗交墜。則念情好於時。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以窮達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才挺。博聞強記。流輩無雙。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爲德行。發爲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散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寵。喜幡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機鳴頓應。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閣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恩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爲道。道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辯。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譽譽。而媿者。以爲悻悻。吹毛求其疵瑕。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道夫庚嶺。尙賴鴻澤之滂沛。適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弓旌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應求舊之容。而冠華公以進。據胸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垂裕於後胤。奈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隤。將善類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償。於戲。天

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講。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塗。尚否泰乎奚訊。而況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斯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苟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黨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灰冷。環視餘子。譬則蛙黾。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夷。而吾其誰與馳騁。

祭段知府文

明明天子。卽位之歲。多士如鱗。四方來萃。君於其間。材優德粹。一見之頃。使我心醉。握手締交。不持紹介。遂獲爲僚。國學之內。朝誦暮絃。如魚有隊。同堂合席。俛仰三載。並蒙選擢。我甘恬退。我既東歸。君亦北邁。相望萬里。君顯爲晦。八載之後。豈期再會。君實受命。爲民師帥。五馬既駕。雙溪是稅。受屬邑。惠然傾蓋。君之爲邦。後咸先愛。仁聞洋溢。膏澤淵濶。惟毫惟倪。悉沾悉溉。巨室小家。交歡同戴。蒼暉水旱。罔有怨讟。謂君循吏。其升以最。夫何一旦。蒼黃就逮。變生不測。事出意外。奄其死矣。天乎何罪。我方笑矣。疑苦枕塊。聞之咄咄。望空書怪。嗚呼段君。不聞腹背。欲死死議。古今一概。刻木之徒。斯誓不對。君之不幸。亦復何悔。禍福之至。雖不以類。君子觀人。豈論成敗。君能自信。余言不再。念昔國學。同官行輩。斷喪之餘。惟君我在。今君又沒。世路愈險。我幸生存。箴規誰賴。人瞻素帷。胡寧不慨。涕泗交墜。

祭胡先生文

嗚呼仲申。良金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恆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鹿鹿而在。楚。逮景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衷。然而質樸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言顧問。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祿之豐。道德之充。吾所謂貴。而不在乎位之崇。不然。既命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傲屋以憩。貧田以耘。非樵牧以爲伍。則猿鶴之同羣。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真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築坐書詩。英俊在列。笑談塵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惟交塵網。庭暗履屐。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牆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爲之呵護。又況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歎歎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且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而不埋者存矣。吾黨嗚呼。又奚以爲聊緝此言。以備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驚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爲是乎。以爲非乎。

夏尚之太史哀辭序

我師克燕。拔其知名士赴南京。既而其類輩復官王朝。太史夏君。獨以老病乞歸。且歸。會遣使分道搜訪元史。乃強君如江廣。君辭不得命。乃行。行至番禺。以疾卒。二年冬十月十二日。則卒之歲月也。君名以忠。

字尚之世家袁州。宋孝成恭后父族也。曾祖自得鄉貢進士。受業鄱陽陳克齋先生。先生師徵國朱公。其所編問答語錄。世傳焉。自君以上。皆世其學。君蚤有譽於鄉。年四十餘。始用製封衍聖公克堅。薦授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正。危公素之治田。雄辯君以為副。轉惠州教授。改涿州照磨。丙申秋。燕都開設流寓科。君入就試。中其科。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調國子助教。遷太史院都事。方君田雄辯時。伯衡北遊。得一見君。道上不聞問。垂一紀。比相見。南京情誼之篤。乃若久要者。問答語伯衡曰。吾自分老死於燕。不復上先人邱墓。去家時。少子正年甫十二。君更喪亂。家燬母又死。無誰為教。恆恐其失學。阻先緒。今名在。俾籍不能即死。誠可愧。然聖恩寬大。且夕且得歸。守塋城。教子讀書。以終吾餘年。可謂不幸之幸哉。抑吾平生好為詩。多至千百篇。兵後。片楮無復存。今雖耄矣。歸訪故老於山。陳水滸。追惟時。昔江山人物。瞻焉若失。悲思感慨。托聲詩以寄吾志。亦安能已乎。行當錄以遺子。子為我序之。則我盛年之作。雖不得齒。猶那清廟之什。而吾衰莫之詞。或者得與麥秀黍離並傳焉。嗟乎。言猶在耳。而君竟死矣。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夫此其有足使人傷悼也。乃為楚歌以哀之。詞曰。嗚呼。夫子之好修兮。胡遭時之棘艱。飄風忽其烈烈兮。白日薄乎西山。服南冠之嶷嶷兮。旅腐敗以南遷。包羞而說進兮。既非余心之所安。傲退而自放兮。又繁維而莫余捐。奉赫赫之明命兮。備使介於炎方。凌大江之浩淼兮。道忽經夫故鄉。萍之川兮。湯湯。哀之山兮。蒼蒼。山川宛其如昨兮。何世故之非常。問遺民於舊墟兮。慨星辰與木霜。思少留而弗獲兮。遂悠悠以南行。歷大庾之嶽嶽兮。泝隴水之冰碎。萑與莽其蒼蒼兮。虺蜮穴而腥腥。神恫恍以內傷兮。氣欲絕以外嬰。曾日月之幾何兮。竟魂釋而魄形。嗟夙志之莫申兮。即長夜之冥冥。亂曰。芝為蓋兮。桂為輪。仍子陽兮。羅浮。尉城。恍惚兮。阻以修。不死之藥兮。矧可求。羌胡為兮。今海之隔。屬蕞蕞兮。為蠶為桑。叢薄。踏踏兮。有蛇兩頭。海之隔兮。不可以久留。魂歸來兮。無離郵。晞汝髮兮。臥龍洲。洲之上兮。鬱松楸。魂不來歸兮。使我心憂。

貞惠先生方公哀辭有序

貞惠先生方公之知濟寧也。庶富教。可謂兼舉之矣。在郡五年。不惟民愛之。而天亦助之。先生以壬子夏拜命於時。郡入我職。方且四年。二州二十縣。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先生下車。揭書諭民。有冤抑。自直於庭。禁胥吏不得誰何。日延耆宿。周詢幽隱。先是。詔民墾荒田者。滿三歲乃征。吏徵功。未滿歲。輒征之。民疑以惰田。不加墾。先生如詔。旨約民。且籍其丁產。類為上中下三等。等復三之。遇科徵。則視籍為高下。凡追呼不遺。早隸。道符為信。符印而析。為二。左以追呼。右藏先生所。程之緩急。一決於己。吏之舞手。謀利者。無所售。而民之於生產。作業。始得併其力。比三年。戶倍於舊。有奇。稅以石計者。增多十有三倍。而贏民之庶。可見矣。封內家。給而人足。雞犬羊牛之聲。相聞。桑麻榆棗之陰。相接。社稷山川。諸祀壇壝。莫不修崇。器服莫不嚴飭。垣之外。莫不周樹名木。新作水驛城南。門廡堂堂。易庫陋為宏敞。雙魯橋。崇林二。又構石。瓶。泗。上。教民陶瓦。營屋百餘間。峙粟。農隙。則伐木為炭。穴土藏冰。民之富。可見矣。役浮屠。修孔子廟。堂。暨泮池。闢射圃。造弓矢。樹正鶴。聘前進士為師。選補弟子員。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否。屬縣社立學。學凡

數百區。生徒二千人。公事稍閒。即召吏屬。訓以詩書法律。其於教之也。豈曰具文云乎。夏秋二稅。前期移文與民約。小大家咸以後期為恥。爭先輸負。不待督責而登。逋逃之民。襁負而來受罰者。相屬。及先生以隱構就。逮老稚。號泣填道。隨行數百里。不能去者。將以千數。後聞先生且死。皆相向慟哭。非有以得乎民。其能然乎。壬子夏旱。先生相跡。歷禱羣祠。泣涕待命。祠下。誓不得雨不還。既而大雨如建瓴。五穀皆熟。後是連三歲三。皆響應如初。癸丑秋蝗。先生省愆。額天。是夜聞空中聲。飛蝗蔽天。而過郡。獨不災。永嘉侯朱公亮祖。統舟師百餘艘。征燕過郡。河水涸。舟膠。莫能進。齊先生大發民浚河。否則論如軍法。日已哺。先生仰天默禱。夜漏下二鼓。天雨。明發。水溢兩涯。舟去而民無擾。非有以契天心。其能然乎。先生顏狀支體。猶夫人也。視聽言動。猶夫人也。何獨為郡而治效乃爾。於乎。我知之矣。年甫弱冠。研究羣經。及濶洛關。闈遺書。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凡道德性命之懿。精思力索。而允蹈之。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制度名物之屬。亦析析歸於至當。慨然以為不合天人以為學。學非其學也。而於易尤注意。一卦一爻。必欲驗之事為。其學術有如此者。生平奉養甚約。不御絨綺。大布之衣。寒暑不易。日惟一肉。不治官事。輒却不進。其寡欲有如此者。在官月取祿米十斗。給餼粥。餘悉留倉助軍食。時斛米可易白金三兩。或以聞先生。先生若不聞。每行縣。以糲糲自隨。杯湯不取。諸人。兗州守奉二木瓜。因童以進。答童而反之。饒陽令綠鄉曲。雅故。以煇雁脩書。力謝去之。書之所為。夜則白於天。其廉謹有如此者。公牘堆几。羣辯方譁。先生徐折衷。以片言。當於理。而比於律。畫一發遣。庭無滯事。大將軍徐魏。公副將軍李曹公。提兵十萬。趨北平。駐郡。殆將。時。要官勢吏。爭索芻糧。朝夕。先生從容酬給。人人意滿而去。其明敏有如此者。性不近名。務以德化府庭之間。屏去械。扭。檟。草。鞭。亦不妄用。民投牒者。隨事大小。裁決。或答辱。或戒諭。不留案牘。而尤慎於庶獄。日省月錄。獄無淹囚。或有未報下者。時食之以糜。浙西江西兩省水陸數千里。運糧百萬。濟寧先生撫其民。不翅郡民。且憫其道遠。言於朝。蠲其蠶耗。其惻恤有如此者。郡民以牛車轉戎衣於燕。歲暮兩。牛相藉物。欲欲。舟以載。時有令。役民舟者。誅。倭佐。投令。持不可。先生曰。民苟便。縱抵法。吾不辭也。立載以舟。郡倉絕糧。省檄民轉粟青州。走七百里。民以為病。會淮安漕運濟南者。道境上。先生欲俾淮安輸郡倉。而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不得命。即具白戶部。奏可。郡將挾權貴勢。當五六月。調民數萬。繕城。民棄其穡事。灑淚而即工。先生議密以聞。同列懼獲罪。權貴相視不署名。先生獨署之事。聞即日詔罷。其勇敢有如此者。學術以本之。寡欲以持之。廉慎以濟之。明敏以行之。惻恤以動之。勇敢以成之。治天下無難也。況為郡乎。皇上器重先生。注意圖任之。而衡先生者。遂中傷之。御史又從而羅織之。先生視榮辱得喪。一致。遂不與辯。而就逮。謁役江浦。年僅五十。有一死。尋及之。此其道之所以不大行。而其澤之所以不遠。被也。悲夫。豈天不欲天下後世目其儒之効歟。雖然。道德自任之。死不回。不亦真乎。善俗之。治於千里。不亦惠乎。合二字為先生證。以昭公論。不亦宜乎。翰林宋公濂。既銘其墓。余乃哀之以辭。辭曰。時之真儒。國之循吏。賴有此夫。其。擅自布。章。典。領。大。郡。寒。暑。四。徂。些。危。持。顛。扶。本。仁。輔。義。邇。悅。遠。歸。些。庶富教俱。顯有成。蹟。可以大書。些。天人交孚。小試之効。亦既。儼。如。些。俾。乘。事。樞。四。海。萬。姓。庶。幾。靡。虞。些。云。胡

中途使遭誣滅。又剪屠之。澤不大濡。斯世斯民。亦獨何辜些。已乎已乎。吾道之非。一至於斯些。天乎天乎。可必也。歟。呼之奚爲些。嗚呼。吾徒泣下沾裾。豈曰此夫之歎歎些。豈曰此夫之歎歎些。

與蓋異數也。公被璽書。願謂家人曰。朝廷遇我以優典。爲其能賢而已。我獨不能彰上之賜乎。於是推其有餘。賑親故鄉鄰。距其居三里。有山溪焉。架石爲梁。曰保安橋。嚙於瀑水。涉者以爲病。公爲復之。里有觀音院。相傳孝子所重建。歲久摧圮。繕而新之。割田四十畝入治平寺。以贖其徒。而崇道觀亦畀之。田半於治平。其於爲義。甚於嗜欲。蓋以此終其身。前配金氏。累贈上黨郡夫人。繼薛氏。子四人。堯。隱居行誼。有公之風。森。慶元路儒學教諭。卒。官御史。容德。累官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金出也。女二人。適項順。陳驥。詳出也。孫男二人。嗣祖。夔州府建始縣知縣。階承事。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孫女六人。婿曰山陰知縣張宣。曰善慶。曰兵部尚書世列。門曰萊州府同知祝彥方之子金生。曰某。曰某。曾孫男若干人。曾孫女若干人。公以羈孤三尺之童。見器於太常府。而爲之子。不待程督。早夜力於學問。以材表見。若有祿位。雖高尙其志。早就閑放。措諸事業。不自其身。然義方之訓。行於家庭。諸子彬彬。稱其家兒。二仲脫爽。出爲世用。致位通顯。地恩昭被。疏爵侯伯。不惟公食其報。而太常府君亦蒙寵光。其於命後之志。復何負哉。而况孫曾衆多。克守先業。又有若嗣祖者。際今之聖時。出宰百里。善於撫綏。至於夷獠。亦愛敬焉。則公之勳躬。後可見矣。嗣祖懼夫潛德日遠。日泯。以伯衡嘗造樹史氏。求銘其墓。敘而顯詩之。豈獨以表公於不朽。且俾來裔。知陳氏之爲包氏。而包氏之肩。絕而復續。皆自公始。詩曰。猗集賢公。鬚齡而孤。來後於陳。以姪從姑。夙興夜寐。不戒而飭。博通詩書。明習法律。爰被推擇。歷試大邦。邦伯袖手。仰其贊襄。乃典縣帳。乃司莞庫。低徊歲月。莫展其素。喟然興歎。拂袖而歸。蓄其所蘊。嗣人之遺。讒誦嗣人。克承公志。發迹滄布。通籍朝著。帝謂子令。由父之賢。天書下賁。賦役是蠲。既獨賦役。褒封申錫。爵則邦君。三品其秩。亦既有子。而又有孫。仕於熙朝。以政事聞。人亦有言。河潤九里。維公之澤。沛乎未已。太史勒銘。以焯墓門。尙其來裔。思厥本源。

蘇平仲集卷十二

碑誌稿

故元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包公墓誌銘

故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上黨郡侯。包公諱涇。字東伯。括之麗水人。考諱開。宋府學教授。元贈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都騎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贈上黨郡君。生於宋咸淳辛酉四月十五日。仕元大德皇慶間。尋自引歸。後以子容德官祕書。封承事郎。集賢院都事。卒於至正戊子四月二十六日。壽八十有八。明年十二月十九日。祔於治平孝子陳茂元墓左。公本孝子之七世孫。國學上舍生。諱儲者。其生父也。母翁氏。於太常府君爲中表兄弟。公生八歲。喪其父母。時太常府君方都授於家。往師事之。見公器識異常。兒自顧無子。遂命爲後。以故公殺。耐孝子墓。仍以田六畝。給孝子歲時薦享。治命也。葬後十九年。容德陞三品。加贈今官。階勳爵。公雖早孤。克自振勵。儒書吏事。罔不積練。又氣岸魁梧。音吐鴻暢。達官貴人。交相引重。由郡列曹掾。歷績溪。龍泉。兩縣典史。調慶元。路行用鈔庫副使。年且五十矣。一日喟然曰。仕將以行道也。不然。則爲養云耳。今吾俯首下僚。道之不行矣。而吾二親又早見棄。苟升斗之粟。奚爲哉。遂謝事。竟歸。徜徉山水間。惟日以教子爲務。諸子皆有材局。而堇與容德。慨然有志於當世。出遊京師。受知時宰。薦之於朝。膺受官使。日近清光。恩寵之渥。一時鮮儔。詔蠲其家租稅。力役之征。無有所

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墓碑

明威將軍金華衛指揮副使王公。既沒之六年。其夫人遺其故吏袁仁。致言于伯衡曰。惟吾夫以忠事上。以恭承兄。以材勇自見。奮身行伍。列職環衛。雖天不假年。而勞烈則多矣。聖天子是用憫恤。孤錫之士。田恩眷之隆。班於勳舊。使無文守。鐘之神道。奚以焯勳訓。嗣先生。太史也。敢屬筆焉。伯衡辭不足以知公。則又遣仁攜其六歲孤僧家奴。奉事狀再拜。固以請。乃爲序曰。公諱瑛。字君寶。世爲處州梁縣人。元至正中。盜起汝穎。公與兄故右副元帥玉。俱以良家子。從軍。右副用捕虜功。補義兵千戶。公當從之。不去。上起兵於濠。右副灼知歷數。有在。與公率所部來歸。上嘉其誠。俱留衛帳下。右副山千夫長。陸萬夫長。山萬夫長。陸元帥。其夷謬。山。孫黃。嫩。薄湖口。刻彭祖。寨。取滁。和。兩州。奪采石。舉太平。破溧陽。溧水。克宣城。寧城。覆南徐。搤毗陵。擊常熟。擒張士德。成嚴陵。下金華。拔諸暨。戰臨浦。撤蕭山。鎮三衢。拔廣信。俘李明道。雖曰善陳善戰。以濟厥勳。亦惟有若公者。恆在左右。以資羽翼。相爲犄角也。公自折長身。揮戈躍馬。先士卒以赴敵。矢石交下。意氣彌振。堅城勅將。身至力取。一軍皆下之。右副自廣信徵入朝。公提其師。從平章鄧公復臨川。援南昌。有錦袍之賜。右副還金華。謝再與犯義。烏。東陽。公力戰卻之。授千夫長。則甲辰六月也。七

月右副卒廷議以公久在兵間聲望素著立命統其衆加領兵官明年二月張士誠盡口侵我新城從平章李公出戰獨當一面引仇健善擊士舞槊衝其中堅生擒偽官陳德等三十四人斬首七十八級遂奪其氣大衆乘之賊大敗橫屍蔽野委棄資仗舉之數日不盡受上賞因與元帥何世明攻沿山捷于紫溪遂從參軍胡公進攻浦城陣于古秋橋于西陽嶺于景江橋于南峯寺自閏十月五日至二十二日大小之戰數十奪名馬十五破砦二斬首二千餘級虜將校五十餘人降卒八百餘人凡資銀碗十有四枚米百有八十石殞之麾下又明年從李公取桐廬富陽餘杭遂入錢唐龍以襲衣又明年錄其前後功勞陞指揮副使仍鎮金華實指揮使徐公爲之請云洪武改元之春李公移兵建寧延平拔公以從就命撫安汀州還從左丞胡公捕寇海中之蘭秀山殲之分兵略將樂朝天明溪白雲虎頭黃龍青龍等砦悉降其衆二年加明威將軍從李公北征行至通州病內熱平章鄂國當公俾昇歸金華就醫藥六月七日竟歿于毗陵得年三十有五上聞而悼之命賜衣履存恤其家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附于右副墓左縣曰當塗鄉曰姑孰原曰李家界夫人夏氏側室魏氏子一人僧家奴也公沒後四月乃生女一人尚幼自古帝王之興命世之材應期而出以弼成大業匪直股肱重臣凡厥登陣陷陣擐旗斬將之士皆其流匹也百世之下尙論造周興漢知有十亂三傑而已其策勳行陣之間不在封侯之列或名存而事功無徵或身沒而姓氏俱泯夫豈少哉然則王公之勤勞國家雖簡在上心如之何其無術也夫人之請可謂賢而有識矣庸弗讓而銘之銘曰

桓桓右副如鷹之揚糾糾明威參翊參翊天質生之以贊我皇我皇膺運起義濠梁纓冠自獻成懷忠良被堅執銳齊驅戎行左顧右盼淮壖江鄉孰爲險阻孰爲悍強孰敢負固孰敢醒狂伯騎其項中斧其吭夷凶殄醜斥廣土堪厲功未奏右副奄亡明威曰嗟我死後兄兄志我究乃分所當拊厥士伍敢有不咸適王所佩敢有不獲既鋤漢孽于彼南昌亦翦越瀾于此東陽獻誠連錫子穰穰固嶠齒鯨鯨波湯湯殊以突騎抗以餘艘山疆海壑載廓載擴推結鳩舌來庭來王南服既清皇威用張乃卷旆旋旌翔方奄甸漠北昭我天明匪公自矢亦僉所望天河二豎潛穴宵盲藥投罔効中道淪喪施豐報盡命短名長况也閱閱燁其有光哀哀簡在何日而忘樹碑表旣國有典常震其休聲勒此銘章

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墓碑

洪武十六年二月二十有四日平陽守禦武毅將軍溫州衛中左所千戶馬公卒於位享年五十有二嗣子良從治命擇地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葬卜以三月十有七日前期奉狀請銘於前史官蘇伯衡公於律應銘而良又以禮請烏得而辭按公諱俊字世傑姓馬氏高郵人祖重四府君妣顏氏考元一府君妣將氏公幼有大志身長不滿六尺而音吐如鴻鐘膂力絕人善騎射歲壬辰張士誠起高郵器公用爲萬戶使隸今平章潘公既而從渡江入姑蘇乃士誠以姑蘇納款凡其人授官有差公擢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鎮杭時元祚將終公無所施其材略嘗歎曰蠅不附驥不能致千里人不得所依獨能發名成業乎丙午冬曹國李公奉詔取杭公遂率所部數千人出附曹國公嘉其誠立命從攻崇德拔之進

取嘉興回守富陽吳元年正月奏授管軍千戶十月從永嘉侯朱公平溫州台州賞以鞍馬尋分兵扼黃巖海口遂遵海夾擊福州既會大軍撫定福州乘勝克延平汀州洪武元年正月從都督林公捕海寇昌國之蘭秀山七月復從曹國公擊破閩溪青龍等砦二年正月進階武略將軍戊金華二月曹國公以征虜副將軍北伐公統於指揮徐公以從略定錦州敗江文清國公軍下惠州進擊大寧全寧遼河又下遂從攻上都八月援大同克馬邑與孔興脫列伯二國公軍遇合戰大捷遂之至黑河還次北平三年二月復從攻雲州敗敵於察罕腦兒之地以五月克上都應昌慶州六月取高州瑞州八月師回北平往援保昌而班師詔下以十月還戍金華四年二月賜文綺絹各八仍下制書世世承襲戊金華五年爲洪武七年以平陽岸大海俾移戍焉至平陽與所長事繆侯美改築其城十年七月換武毅將軍十四年十月處州盜吳達三等薨延平陽西鄙公率所部出林來浦越龍潭襲破黃灣遂抵吳巖山吳巖山最號險絕中懸崖有穴若堂四面壁立萬仞賊衆據爲窟穴公至其下親蒙矢石選勇捷者蟻附上奮擊竟夷之屯銀瓶寨以當其衝突分軍撤東溪劃彭坑鑿萬松林所向披靡征南將軍延安侯統大軍乃至雖分任諸將以公習地利常命爲導凡破二十砦斬首千餘級賊平或以公爲最事聞有楮幣之賜踰年而疾革端坐而逝一軍莫不灑泣初外舅陳元吉知公非常人延爲贅婿其歿也公喪葬以禮資外姑三十餘年生事死葬亦如其母外家無後翹翹外姑墓側并祠外舅有嘗與公同仕而失勢者每有以周之而妻其子以愛女性磊落善交接賓友尊俎之間情文藹然配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人良玄庸陳氏出讓楊氏出玄早亡女四人長未行而卒次適周忠餘尙幼伯衡惟公爵列五品位冠一軍而爵位世及將與國家相與悠久其得於上者侈矣非勞烈之茂何以臻此公嘗南臨閩嶠北涉沙漠轉戰萬里之外決勝兩軍之間豈無奇計遠略而平生未嘗以語人迄無得而稱焉是則可惜也欽惟聖上錄人之功雖遠不忘拔之千百戶之列而擢置環衛者累累有之昭被殊渥峻陟崇階人之於公蓋有望焉而天遽奪之不尤大可嗟傷乎然其所樹立固自有餘裕播以銘詩使千載之下知我朝千夫長有若而人一代賢材何其衆多也哉銘曰

於皇上帝祚我大明羣材挺生如雲之蒸大小將臣罔匪人傑奔走輸忠光輔鴻業桓桓馬公爲勇沈雄奮挺大吐孰當其鋒始在僞吳藉其材略日夜引領以俟所托文武李公問罪錢唐公率所部迎於道榜李公曰嗟汝實余嘉余汝指蹤汝余爪牙公益感奮死以自誓既拔崇德遂取橋李帖溫定台朽拉枯摧廓其氛履吳越攸靖旋師而南夾攻七閩溟波浩浩不見其津視若平地揚舲飛渡迺會步騎於城之下七閩載安凱奏而還職彼小醜蘭秀之山李公受詔戡定朔漠公屬纆或特或角堂堂六軍百萬其萃奮不顧身莫與公倫黑河以西陰山以北何戰不捷何攻不克武功告成萬國咸寧推恩世及亦孔之榮皇鑒於古聿修武備剖符列戍星羅碁置維公所成於彼金華里閭晏晏有桑有麻平陽岸海國之重鎮孰克保障更以公任公入其疆增城浚隄寬是南顧如水有防辛酉十月盜起於括蒼蠢愚民煽亂竊發乃援桴鼓乃礪戈矛乃率部曲往斧其喉何異泰山壓彼難殼列寒旣鏗窟穴斯覆上將至止士馬不勞

鏡鼓短簫。賦捷於朝。天子曰都。內出楮幣。駟騎星馳。旌厥勞勩。皇仁如天。垂念有功。凡百勳衛。次第登崇。曰公曰侯。孰不公望。喬不使年。奄焉淪喪。長城之墮。殄瘁之悲。爾軍爾民。一是涕洟。鳴山峨峨。畢茲電步。勳名不磨。不在斯刻。

故元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墓誌銘

昔有元致崇極於先聖。凡厥子孫。例得以布衣補州縣學官。以故平陽孔氏。於時有祿位成功名者相隨。矧公材德之優。學問之遠。文章之工。出乎羣從。而出身又特用曲阜子孫例。補州郡教授。孰不以遠大期之。及起教授吳江。年四十六矣。又二年。竟卒於官。於乎豈非命也夫。公卒於至治癸亥十月二十四日。而以重紀至元丙子十月某日。葬於新隴。逮至正乙未十一月廿一日。乃改葬管輅之源。後二十有九年。為洪武十六年。伯衡客遊平陽。其子克烈以其季克勤皆同朝。奉事狀乞銘。誼不得辭。乃為之記。公諱文相。字周卿。孔子五十四代孫。後唐同光二年諱槍者。自闕里避亂來居平陽。歷十世而至宜義郎潛舉進士。伯奮無子。以從兄贈承事郎金之第三子。尚舉進士。承信郎潛北提刑幹辦官。貴明為子。生釋褐進士。迪功郎淮北路帥幹孫公之父也。母夫人周氏。公生而宋亡。未成童。刻意為學。迪功府君器之。使受經於鄉先生林公壽山。學詩於安固張公湛江。時兵燹後。家無遺書。諸經史。露抄雪寫。口誦心惟。至忘寢食。比冠名。已起矣。杭為宋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乃以至大間。辭親出游。若紫陽方公。回。淮陰張公。開。南陽仇公。遠。句章戴公。表元。永康胡公。長。公遍游其門。而見聞益充。造詣益深。諸公亦喜為之延譽。名聞於一時。省憲二府。若大明高公。防。東平王公。侯。爭引拔之。未及授官。丁迪功府君憂。未除。丁太夫人憂。服除。署義烏縣學教諭。以師道自任。士論翕然歸之。縣達魯花赤。木屑飛。為下。認構。公言之。分憲得釋。其為上官敬信如此。秩滿。黃公潛贈以言。屬望甚至。改池州路學正。貴池縣學與蒙民爭魚。彼那久不能決。司憲乃檄公與楊主簿者。按視蒙民。以公學官易之。而倚重簿。公詰之曰。據文界淺水。爾烏得梁中流。立奪侵地歸諸學。郡守以公先聖人後親信之。而武軍與守不相能。以公黨於守。至誣以言。公曰。立於爭地。不去。尙得為知機乎。拂袖竟歸。治園亭。蒔花木。日求四方賢士。與鄉人之老者。觴詠俎豆之間。隳然與世相忘。郭公貫在吏部。趙公孟類在兵部。雅知公。相與推挽。會襲封衍聖公。思晦以薦。膺上。置前資特授。以吳江之職。階將仕郎。則至治辛酉也。視事伊始。霖潦害稼。勸學田租。無從徵者。凡三頃。而閭丘知州必欲取盈。公爭不聽。則請於會府。竟如公言免徵。由是知州銜公。日夜躡尋其過誤。公樂育之政。修。出納之際。慎。且兩歲。訖無所得。江浙省臣。聞公材名。羅致為掾。方治養。以暴疾卒。公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諸生具有成績。平生篤恩義。好施與。宗族百餘口。尊其老者。以禮。懷其少者。以惠。直言正色。舉宗推重之。女兄歸潘氏。女弟歸薛氏。遣使候問。相繼於途。外祖周氏。無後。歲時祭掃。其墳墓終身。周窮振匱。解衣推食。於親故鄉鄰。懇懇如也。性尤於嚴。士行或不檢。絕弗與往來。人咸敬憚焉。家廟在城西。事多綿繡。聖像所御。屢不稱製。忽誤於伯兄建康。康事貞卿。改作高座。工甫畢。而大風雨。挾海潮。奄至。平地深水六七尺。而聖像以座高。無虞。眾服其先見。娶陳氏。先八年卒。合葬新隴。繼汪氏。後二十七年卒。別葬南湖。子五人。

克熙。長林縣學教諭。陳出也。克烈。克勤。建德路學教授。仕皇朝。歷侍禮郎。清河知縣。隴州知州。汪出也。克然。興化路學正。臚陳出也。孫男四人。希誠。希棟。希在。希至。女八人。伯衡。悲公有其材。有其時。而無其命。又愛克烈之能孝。乃為銘曰。士之窮亨。係其所遇。乘時捷出。或致富貴。文宣孫子。在元之世。視凡庶士。恩隆數異。繫公之生。式逢盛際。矧宏其中。而彪其外。才孚於人。譽望攸萃。謂宜奮飛。翺翔朝著。四十八齡。選殺其翅。僅留一命。卒不大施。雖不大施。文獻克繼。是謂能賢。公乎奚愧。昭明於上。其藏在此。銘闡其幽。用詔來裔。

故梅軒處士林君碣銘

林氏系出莆田。闕下。初遷長溪。再遷平陽。居平陽者。非一族人。因其所居地。畧為別。而居嶺門者。是為嶺門林氏。嶺門之族。始於宋某路帥府參議。遊至其子光祿大夫知諫院季倫。而益顯。以科日。官學相繼。迭起。洽於宋季。六世而得故元梅軒處士林。字文彬。字文卿。生以大德戊戌正月三日。卒以至正壬寅八月十五日。葬以今洪武乙卯年二月十七日。兆在親仁鄉茅竹里之原。後八年。嗣子世光。闕前江陵路儒學正。孔烈為狀。請眉山蘇伯衡銘。而勒諸墓上之石。伯衡嘗遊處氏。紀德銘功。其職業。而考辭。事。又知處士為厚德長者。此而不銘。將誰銘。乃鉞而銘之。處士讀書務明體要。不為章句。繡繞。擇然後言。賢然後交。付度然後許諾。即許諾已。百金不易也。治家以法。冠婚喪祭。一本朱子家禮。未嘗若流俗人。惑浮屠之法。修淫昏之祀。性至孝。其母以其父之沒也。哭之過而喪明。處士百方醫療。榻於母臥榻傍。以便奉承。且則抱坐堂上。暮抱入臥內。以為常。頃刻不離左右。自食飲以至便溺。躬扶持之。凡二十餘年。母乃卒。處士治葬。執禮甚哀。成與從弟平陽州醫學錄元啓友愛尤篤。無子。命庶子悌為之後。歲癸巳。盜起。犯縣郭。處士率家人浮海。踰青山之麥城。辟焉。中流大風雨。與波濤鬪。勢欲墮舟。同舟之人。無不蒼黃號泣。獨處士疑坐自若。神色不少變。徐諭眾曰。詎不聞諸死生有命。使命盡今日。縱能生乎。孰若安之為愈。頃焉風恬雨霽。舟獲登陸。人人手加額曰。此公至誠所格也。明年。辟地新渡。會瘧氣作。病者相仍。里中不敢往來。處士每晨。躬持善藥。撫視之。客丁者。昇至家治之。多賴以全。絕糧之家。分粟賑之。又明年。歲凶。賑之如初。更設粥。食飢者。所活百數十人。而不自以為德也。寇平歸。即故址築室以居。自是家事。置不問。日逍遙長林曲水間。或援琴。作秋鴻一闕。備備然。有塵外之趣。見者疑為神仙云。臨終。寢疾。諸子進藥。卻而不飲。仰而笑曰。藥能已疾。亦能續命耶。計聞。閱居巷處之人。咸曰。善人亡已。吾將何賴。相視泣下。配藍田程氏。邑右姓。婦儀母道。聞之有素。而善綜理家務。後四年。年六十二。亦卒。實丙午十二月十六日也。其葬與處士同兆。同日。子男二人。世光。佛也。女二人。婿曰鄭大霖。曰陳沂。孫男二人。長與直。國子生釋褐授迪功郎。青州府蒙陰縣主簿。次與方。曾孫男二人。公積。公積女二人。尚幼。處士高祖諱助。朝奉郎。通判濼州府事。曾祖諱仲覺。正議大夫。主管濼州安撫司公事。祖諱儼夫。朝散大夫。知道州事。學者尊之曰怡堂先生。父諱滌翁。元建寧路儒學教授。母鄭氏。登仕郎。大誼之女。而梅軒處士自號也。處士以賦性耿介。不能與時推移。有蘊而不試。隱約以終身。然平生所樹立。自足為縉紳欽慕。彼富貴赫赫。而枉己屯者。雖庸人。

登科領薦。以世賞入官。以篤行著稱者。彬彬焉。衣冠蟬聯。項背相望。非積累深厚。何以臻此。善乎史官宋濂氏之言曰。衛尉仁及於鄉。仁壽夫人澤加於宗族。而其三子十一孫皆躋膺仕。方臘之亂。開府啓家財。以結伴者。而其子登進士者五人。特奏者一人。自是與有祿食者。終宋之世。於戲。今君之有德於族於鄉。可謂修矣。其子孫有不食其報乎。當知後之視君。亦猶今之視衛尉開府無疑也。銘曰。

文獻之家。實難為繼。有顯黃氏。與自五季。粗糲簪纓。幾四百祀。維君嗣之。克比克類。不世其祿。世其德誼。人之有急。若疾在己。振之以財。如棄糠粃。有廟有學。君所獨治。用錢鉅萬。曾不為意。紛紛鄙夫。孳孳於利。斬其先澤。壽不蓋愧。君不多壽。君多令譽。前承後引。綽有餘裕。

敏齋處士林君碣銘

君諱均翁。字彥祥。姓林氏。號敏齋。其先自莆田遷長溪。亦岸。自赤岸遷平陽。四溪。宋初。迪功郎熙。又自四溪遷塗川。六傳至主管誥院。膺君之高祖。膺生朝奉大夫知甯州。君之曾祖。珪生朝奉郎知烏江縣。君之祖。而諱某者。其父也。母吳氏。迪功郎知江陰縣。亮之女。太常博士。蘊古之孫。君生元貞。己未五月己丑。為人質直。忠信。非其人。未嘗妄交。家饒於財。以錢貸人。取息皆從輕。至正己卯。鄰不戒於火。烟燄至君家。君與其兄析翁。出凡所質人金帛服用。而已。孳不顧曰。彼可毀。此不可使燬也。里人乘時或取粟其倉。或取貨其樓。君戒家人勿禁。曰。與其歸於燬。無寧為人所所有也。陳明者。取貨不已。樓燬。壓於梁木。火焚其足矣。君拔諸火中。人益以為長者。歲庚寅。入郡城。得鹽引一十有六道。元豐橋上。密偵至日暮。覓者終不至。明日雞鳴復往。偵見一人。徬徨來往。詢之曰。我處州王文興也。失鹽引。覓之不得。君出諸懷中。枚數而歸之。文興伏地謝曰。微公寧向。可復得耶。甲午春。兵火之餘。瘴氣流行。死者相枕藉。賴君予樽而收者五十餘人。又二年。寇復作。環塗川之民。被其毒猶甚。類皆乏食。不能存。賴君發粟而飽者七十餘家。嘗有個人夫婦。肩田租來。入視其粟。大半傷於火。問之對曰。旬日前家失火。蓋藏一空。僅餘此爾。君聞之。惻然遂捐其租。加賑恤焉。萬全石塘架石為橋。其修九十尺。其廣得其修二十之一。而贏五寸。丁酉之秋。大風雨。水暴湧。壞焉。君重建之。不以煩里人。又除四脚橋。東驛道一百丈。有奇。車者無濟。盈行者無側足。相與誦美之。平生輕財好施。往往如此。非學而能。蓋出於天性也。晚年更築室東郊之外。均橋之北。率妻子居之。居均橋二十五年。年七十有一。以至正乙巳十月壬寅卒。遂以閏十月甲寅葬。葬均橋之原。配應氏。生於元大德丙午。閏正月戊戌。卒於洪武丙辰九月乙巳。而葬於口年口月口日子男一。煥。女一。婿曰孔謙。孫男三人。時。昌。旭。女一人。適陳。譚。煥。念其先人。不有祿位。隱居行誼。而施及鄉閭。澤在子孫。宜得銘以昭之。失今弗圖。後將無聞。乃奉邑士劉東所為狀。來請。余觀三王之世。井地以居民。而又教以任恤之政。與刑。是以比閭族黨。遂州之間。其出入守望。疾病患難之際。莫不以義相扶持。如狀所云。君於鄉黨鄰里。不可謂能扶持之以義乎。是雖生於千載之下。猶三代之民也。賢矣哉。乃為銘曰。

人之於財。顧惜錐刀。君視百金。譬彼弁髦。里閭吟呻。彼若不聞。君聞其聲。若疾在身。死資之。饋。飢哺之。粟。拾道之遺。已囊不宿。道路之穢。川梁不修。有司之責。君職其。揀災恤患。肫肫其仁。居今之世。奚愧古人。

孰無鄉黨。孰無緩急。我銘其藏。用勸凡百。

張母林夫人墓誌銘

昔劉向傳列女。一言一行之善。無不錄。念女德之盛衰。係家道之隆替。昭德美。樹世坊也。以今所聞張母林夫人。克事其父母。奉其舅姑。輔佐其夫。成就其子。又克守其志。保其家於艱棘喪亂之際。誠賢乎矣。不有以發明之。非惟其事將遂。泯沒。抑何以振起於斯人哉。其子正奉表。身金滌之狀。來請銘。余以此不得辭也。其敘曰。夫人諱靜真。姓林氏。世為平陽人。宋奉議大夫太常寺簿。鍾孫其曾祖考也。祖考某。考某。妣徐氏。夫人生於元大德丁未十月十日。聰慧淑靜。女工之事。不學而能。家貧而孝。特為父母所愛。擇婿得同里張仲達。遂歸張氏。治內事。勤而儉。處上下。恭而和。逮事其舅。舅州三老。喜通賓客。仲達嚮意於廚傳。譚饗以悅親。浩歌鼓舞。盡醉極歡。以為常。夫人治辦雖勞。無厭倦之色。其舅喜曰。婦善事我。賓客退。而知仲達能盡子職。夫人實相之。同辭稱之曰。賢夫人。歸仲達年十七。後十七年。仲達得癩疾。在葺一年。夫人百方延醫治之。至禱於神。割股食之。終不愈。仲達瀕死。語夫人曰。我死後。爾何恃以立。其早擇所從。無用我。我屬意也。夫人泣曰。妾知君君。君願不知妾耶。縱君不有妾。而使之他適。妾忍不有君。父與子而委而適乎。仲達沒後二年。舅病拘羸。夫人扶持之。尤謹。得美味必留以饋。諸孤欲得食。輒曰。汝等食之日長。汝祖食之日短也。舅沒。率其子行喪無遺禮。巨室慕夫人之能。因其所親請婚。夫人怒罵曰。我豈閭左無識者比。而若出此言也。我何獨不幸喪其夫。而使人欲奪吾志也。號泣不已。絕所親不與往來。日以教子為務。為之擇師。又為招致善人。君子與之處。曰。若父在。義方有所受。吾猶致其力。而不敢懈。矧今若父不在乎。雖遭時多故。家毀於寇。而所以程督之者。如初。子曰。思誠曰。昭曰。正。後皆克成立。好學而有文。思誠。洪武元年。舉賢良。擢將仕郎。趙州判官。有白金文綺之賜。夫人與焉。鄉里榮之。昭優游田里。而樂赴人之急。切。夫人得危疾。百藥罔効。正。十三歲。割股肉雜葷糜。以食之。乃愈。後其兄卒於官。正走趙州。負其骨以歸。給紳士。翁曰。非是母。烏得有是子。洪武十五年春。夫人疾病。醫者以為不可療。正猶割股和藥。竟卒於三月二十六日。春秋七十有六。即以某年十一月甲申。附於夫之兆。鄉曰。萬全。原曰。昆山。子三人。即思誠。昭。正也。女二人。婿曰。陳。楊。邵。昇。孫男六人。參。厚。堅。建。操。孫女三人。尚幼。其銘曰。

人孰無子。孰若張氏。厥子三人。俱克有聞。伯佐方州。官紀其能。中勇於誼。季以孝稱。惟子克肖。猶母善教。懿哉張母。為女為婦。靡不盡道。賢莫與夷。相古貞淑。何愧乎。而撫實原美。刻辭幽室。播其清芬。為世作則。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於濠之。其孤之。淳。奉骨歸越。附於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為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既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售之故。至廢為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遠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為之悲。而至今

論者猶為樂育賢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賢志地下。而無一言以白之。君諱肅。處敬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為杭之新城人。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為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鄉先生王萊山授毛氏詩。比長。兼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醫卜書數之學。無不研究。資為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海漢魏。場屋之文。特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崗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扈從東宮拜英陵。有襲衣之賜。明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調佃於濠。則癸丑之秋。而君以是秋至。置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附以己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為文十卷。藏於家。庶其不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處等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周公墓誌銘

至正乙未。閩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跟以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皆而為盜者。十六七。湖東道宣慰使恩寧普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宜。慰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場鹽司令。龍江書院。邇其治所。久廢無能。公初至。謁先聖。立勸窻戶。新之。柱悉易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頃德。兄弟積為民患。以賂結權勢。前後場官少忤之。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歲正月。千百為曹。聚東郊。擲石。謂之釵。傷支體不恤。有司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來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俗遂革。甫二年。得羨鹽四千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司令耶。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鐵里帖木兒。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用非人。變在且暮。毒且及民。請左丞言狀。請豫為計。不旋踵而陳安國。執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戕于賊。悉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百石。勉令就職。人皆以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行。隨以所給糧賑飢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江南。阻江為壘。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江南。屯自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為兵。而訓練焉。民既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大潰。斬其賊首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俄大圍。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律。遂移屯選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駭亂。獲其酋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於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繫之。而散其伙。伍歸農。獨西溪寇。特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

寇數萬。直搗選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支。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即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爾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靈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湖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內中。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會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下。瑞安。諸將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梯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德功。開於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兵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梯五領衆奄至。誠德奮當其衝。吳梯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離之。僮尸數里。未幾。購得吳梯五。併三。恢會鄧子敬。送於閩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撥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修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蠶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千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隄。若千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與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嶽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修職貢。使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廢無餘業。庚子夏。聞京師旱。遣弟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府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密院判官。不為之下。而明善。公。履。以舟師。公。履。卻之。然自念。彼不有朝廷。況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為去。就父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且以遺虎狼。忍乎。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睦。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留。不。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釘。纜。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與。董。持。詔。來。勞。公。乃。遣。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注。代。天子。覽。表。為。下。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承。德。郎。行。樞。密。院。判。官。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來。攻。相。持。閱。六。月。陰。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為。應。三。郡。兵。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慢。罵。明。善。遂。遇。害。列。其。皮。焉。其。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縋。以。石。而。沈。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臺。貴。臣。皆。聽。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為。參。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某。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於。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婿。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陸。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水。

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轟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南郡侯諡康惠應奎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永嘉郡夫人妻顧氏封永嘉郡夫人次陳氏其婦永嘉陳聰奉事狀求伯衡銘其墓昔我先君以江浙省左右司都事佐戎于括公無月不通問伯衡不敢以不知公為辭乃為敘而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慈四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瘠頭箕會做擢筋監儲簪茲平陽于方咫尺唐儀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於於民俾作保障公未至豈無州牧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竄西匿寢食不迫矧暇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讜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慈黍稷我種桑麻相時食廩枵然空虛謂公賦職公則舒舒征從其薄刑用其輕道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棟宇渠渠憂彼水旱為民之病以春以鍾河渠攸濟庚彼潮沙為民之患迺運通理作之畔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閔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日不顯終古有耀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鄭公墓誌銘

故元承德郎浙東道元帥府都事鄭公既沒之十有四年伯衡過其里其母弟前翰林檢閱朝端柱顧伯衡于逆旅俾銘公墓伯衡辭有行色而其婿郭某且奉事狀以來追惟先君昔仕閩浙省與公從兄朝元皆同時又內交公伯仲間契家之好施及後人誼不得終辭乃為敘而銘之敘曰公諱禮字朝美姓鄭氏世家溫之平陽邑衣冠鉅族皆推為首曾祖嗣僧宋宗訓即知澧州安鄉縣祖善老宋太學上舍生考大珍元贈承務郎樂清縣尹妣陳氏贈宜人公美丰姿而負材學早被推擇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奏差途著處州路麗水縣尉在官六月丁樂清府君憂哀毀累然不勝喪服闋起為松陽縣尉改進義副尉泉州路安溪縣主簿調懷安縣主簿就陞本縣尹進從仕郎又轉承事郎閩清縣尹遷徵事郎漳州路總管府經歷遂擢承德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元帥府都事時方國珍據慶元公義不與其事不上月魯不花平章開省廣東使宜辟公為其省檢校官而南行臺又奏公監察御史公知大事已去俱不赴漕運司奏差例入元帥府為奏差始出官公督運至京師為中書許左丞有王焦參政孝先識拔不限資格授以麗水之職其在麗水也盜引而民安於陽政如麗水而威惠尤洽在安溪以潔廉幹濟特為郡守長僕玉立孫才卿所禮重俾攝郡錄事又攝晉江縣尹安溪之民詣於府乞還公晉江之民則乞留寇起安溪焚掠縣郭獨戒無犯公居署公慕義勇整定之又諭下南溪之寇其調懷安也未上會寇圍福城帥闕以公前在安溪能御賊委守北嶺屢以偏師挫賊鋒福城圍解與有功焉懷安當孔道咫尺憲帥二府動輒速雲素號難治公優為之積用尤著在閩清亦以是聞又漕運軍儲二萬餘石輸之南行臺以故福建廉訪使郭興祖南臺侍御史拜住哥福州路同知鄭啟交章薦之惜夫公之志業未盡展而運去鼎移奉身而退以全其歸公之自處則可無憾矣生於元大德己亥二月二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庚戌正月十二日壽七十

有二葬以卒之春三月十三日墓在豐山之原兩妾前張氏繼陳氏以贈以封並宜人子男一人剛泰以賢良舉今將仕郎真定府稅課司大使女一婿即郭某者瑞安州同知孫男二未名銘曰顯顯鄭宗盛莫與京蟬聯組綬大開高閣贊公兄弟益宏厥聲公材既碩學又夙成仕途奮飛越自妙齡無試不宜綽有能稱亦既仕矣胡不大行昔董者谷今嶺其陵冒進苟祿豈公之情功名節義孰重孰輕計其所獲孰虧孰贏生順死寧亦孔之榮欲知其入視我斯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氏為婺著姓宋理宗世監察御史致仕太常少卿贈忠惠公處一之弟處棠自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深溪六傳至府君深溪地西直諸賢方諸賢未入版籍時竊借者據之日尋干戈以相侵奪於其時大家掖老攜幼東西竄徙以脫一旦之命而宗祏竹肉不暇顧者皆是也王氏曾不怖焉顧乃率一家之衆為孝友之行而禮儀之興遂抗衡鄰里是雖善人君子天實相之抑亦府君兄弟有必為之志躬行之實不以變故而易其慮挫其銳也兄弟之中府君最少而先逝其墓有宿草者今六年矣邦人知王氏能為古人之所難而不知府君與有力焉為善者何所賴乎其子勳奉陳禮狀來請銘此余不可不諾也府君諱士偉字誠之曾大父曰鑄大父曰元而曰澄號善淵處士與其弟汝同財共食者其父也府君善承父志以孝謹稱居父喪祥且禫矣哀戚如初喪日夜號泣目為之病雖病日母寢疾躬自力至母所躬奉湯藥母止之曰汝二兄能孝汝婦子又善事我汝既矣無用爾對曰子事父母服勤至死職也烏得以疾而廢厥職哉終不敢退休私室寢處母之榻前朝夕扶持者十年及母沒每哭輒頓絕仆地遂喪其明奉其兄復之祥之愛敬怡怡如也事無鉅細不敢專擅其妻之贊也也不敢自有悉歸諸公帑曰先君臨終之言在耳吾忍私蓄乎初府君之婦翁愛其女擇所從得府君遂以歸之而其家素富厚而子幼甚一旦病篤悉以屬府君府君綜理其喪葬一遵禮制維持其戶門而撫其孤不啻若同氣比孤長大授以實業其孤昇府君以其半府君訖謝一毫不取聞者無弗高之府君家居不急于營貨產日與二兄講論國家之道而率之以身率子姓咸冠服聽受進退周還敘容正手跬步不敢肆性好施與歲祿輒自兄曰夫財積之非難積而能散為難今年仇在他人尤當矧卿況鄰里宗族乎乃發廢賑之凡疾病而不足於藥糜死喪而不克棺斂者往往資以財帛平生不識偽言偽行許人以諾雖百金不易比聞三尺童子來見必以禮接與之言可復也視紛華勢利漠然不以屬意雖田夫里媪皆知其為長者嘗感危疾勸竭誠敬謁醫調而愈久之病漸下逾年在床瘳血葉淋漓勸日以手掬去君子不多勸之能子而謂府君善教云易實之夕誠勸等曰我死後爾聽命伯父盡力生業無損祖訓以貽我羞言未畢而逝洪武乙卯十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有二遂以丁巳十一月十一日葬里湖山之原妻周氏諱淑和同邑人宋迪功郎端之曾孫女父鼎母黃氏有柔嘉之德而克相成以道生於元之延祐丁巳十一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以辛酉二月二十二日卒是年九月八日合葬府君之墓子二人長即勳次恩女一人適張侃孫男七人涇浙洪淪泳滄會孫男三人楷檉檉尚論人物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潛德隱於身而不試者則雖

極其形容不足以盡之有迹者可窺而無迹者難知故也自府君言之行成於內而教行於家固無愧三代之民矣然廉於進取隱約而終其蘊於內者豈易窺哉狀稱府君言行忠信器量寬博有濟用之材而志不領仕有珪璋之望而氣不自滿有守而近仁非禮與府君居同里且有連焉能知之若此歟是則備述而繁以銘寧不有考其行而則慕其人者乎銘曰

王宗奕奕與京歷宋迄元甲乙稱合族聚居自皇明處士善開君善承承之伊何日躬行孝於父母友於兄入循繩架出準繩有孤三尺方悖悖君持其危扶其傾田連阡陌金滿籩中分畀君君弗勝視之有若鴻毛輕執飢寒欲無生我周我恤出至情鄉里猶爾矧宗盟休哉化行於家庭長幼五世千指羸息則同字食同餽合敬同愛不俟徵和氣盎者春陽升是亦為政聖所榮其生也順沒也寧夫復奚憾不百齡葉隨宿草芊眼青發潛聞幽揭此銘世人骨肉不相能聞風可報亦可與

竹坡處士俞元瑞墓誌銘

洪武甲子春予遊永嘉還麗水俞堅使人持狀來求製父竹坡處士墓銘前五年予友李參議之季景中客處士所予過之景中為予言處士之美其目其兄弟雖別籍異居而通有無同休戚后酒樽肉不集不食怡怡然略不見其有間州里之間稱處士為有德之人童孺無異辭而學士大夫過門無不見禮者為之歎曰嗟夫處士不嗜仕進自放山林而力行乎孝友慈讓重然諾好施與販人之乏絕不計家之有無交於人不以其得時失時疏戚緩急扣門未嘗計利害禍福為避就非所謂有所不為而可以有為乎越二年又過之館於其新堂鴈豆在列子姓奔走將事處士時感上氣疾且一年猶衣冠出相與揖讓酬酢殊款洽又未嘗不歎其精爽有餘也去之永嘉一月而處士竟卒則壬戌之歲十二月二十有八日距其生甲戌之歲得年四十九堅等以明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三日葬於里馬博源之山至是以銘為請余雅敬重處士而堅又好學有文何敢愛於言乎按狀處士姓俞氏麗水之俞源人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教官教官生義義生至剛至剛生涑世業詩書而以積善稱實生麟字元瑞是為處士也妣顏氏處士內剛外柔而持以恭謹養親煥寒食飲之宜常足以得其歡心父歿擇北山以葬謁銘於翰林宋公濂刻諸墓上之石庶其有聞於來世戶門之務自任其勞而以逸遣兄弟無始終一也至正甲午松陽青田縉雲盜附和起四出剽掠壓其境矣鄉民不知所為處士曰此烏合之衆利子女玉帛爾何能為之有圍結以抗之可保萬全也衆唯唯少壯者扶耄老幼者四至處士部署而中以要約縉雲內外聲震傍近盜卻而鄉民以安當是時微處士環俞源數十里不惟侵暴不免且將背而為亂其禍有不可勝者歲戊戌警守將舉城附國朝而括不下俞源介乎其間兩軍狎至不能居處士乃率家業之城府居焉會越國胡公兵入城舉家駭散獨母後處士負母而逃得免於難兵燹後家業蕩然遺田數畝而已歲飢鬻田市粟賑其里人至熟里人償之處士不受嘗東過齊魯西略秦鳳南遊閩越北抵幽薊所至問其名士而禮於其廬遇同州之人不能自歸者輒資之使歸有賈於杭而蒙誣於官者賴處士貸之錢不痕死其人三年然後歸懷所貸來償息倍蓰焉處士曰亟反而息非我所望也里之真如寺殿堂門廡以至象設煥

然世新費出於處士者十三其於教子尤刻意歲求良師儲不遠數百里迎致家塾躬承事之使為子師以故諸子皆克肖而堅遂以文學有名縉紳間其為人大概如此於戲在上而貴顯者未必皆賢在下而隱約者未必皆不賢是故君子之於人也不觀其用於世惟觀其無愧於世處士檢身慎行而美名令譽表於鄉閭達於士林亦既生順而死寧矣而可使無傳乎配潘氏温厚儉勤處士家索而復裕其仗助之力居多子四長堅也次珍次奇次希女一人未行孫男二曰景變景權銘曰

我觀所在大家相望孰無小民聚廬其鄉慨彼小民於厥大家面譽背毀靡聞遐邇君在桑梓何修何施方其生存小大環歸及乎淪逝會哭於市久而益悲是孰之使人亦有言君古仁人退焉林邱澤流鄉鄰既周我急亦拯我厄克任克恤自孝友出奄其亡矣哀哉人斯載寒載飢時拊時綏采彼輿言刻此貞石尙俾樵牧善視松柏

蘇平仲集卷十三

誌表述

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温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不為所用則為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使孔賜一出足於天下重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益況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肯為不忠孝人耶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温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是高之公神明之胃起家為名進士仕州縣為良吏師學為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薦温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衍聖公思晦舉著永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年再薦於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温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為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命禱徐偃玉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汪明之兄弟爭家財史展

轉速路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執與吏，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進人，汝何不
思之甚耶？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會事寶公行部蒞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
反，無不服其明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其為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
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嚴實，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自占，即不實
罪及鄰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富者幸免，貧者重困之患遂除。余
公自為書，遣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進謁阻水不得前，聞舊有詠歸橋，直神力
院左廢，且數十年，即經營興復之。六月而成，其修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為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
之，壬辰歲，縣西鄙小民六十餘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以為強劫。
公惻然曰：彼艱食，冀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今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為也。若何獨忍乎？富
民愧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者，率縛平民邀賞，公曰：軍功與民命
孰重？輒解其縛而縱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矯以為異，不比以為同，事無
大小，一裁以法。雖族屬不少假借之，君子稱其識大體。為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以版圖
上於職方，公與陳子止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父判府公在堂，子上入闕，公羈孤無倚，卻掃一室，名曰潔
庵，情有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判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起。洪
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見曾大父於地矣。蓋公之曾
大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幸學，循故事，官先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陸從政郎。
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曰士璘，元永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
阜縣尹。曲阜之子曰用翰，翰林公陶孫，薦永新州學正，龍溪書院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
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裔也。諱賜，字子升，生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九日。母
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濟齋先生善勝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大德丙午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卯
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興，子男五人，諱訓，王出也。諱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
卒。孫男四人，宏、賓、遂、榮。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德，餘未行。平生所為詩文總十二卷，曰潔庵集。藏于
家，諒等下以十六年癸亥十一月十日，合葬于肇興，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為狀來請銘。伯衡晚
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不失出處去就之
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宜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賓。迺館章綬，有社有民。
敏於為政，一本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入門。引疾堅臥，耳若不聞。
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興之原，歸焉立墳，勒銘于石，千載弗諼。

故元朝請大夫僉太醫院事包公墓誌銘

洪武元年八月，我師取平北，士大夫在班行而位裂隆者，例遣赴南京，中道又例貶鳳陽，時公以列卿

在道中，欣欣詣貶所曰：吾國亡而吾不能與之俱亡，有餘罪矣。是行固當，既而有旨將授以官，公蹶然曰：
終不克此，執灌將而旅，庶幾異日何以見舊君於地下？發憤而卒。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七十有五。
其子守忠，奉樞東歸，遂以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附於上黨郡夫人之墓。後十年，守忠奉秦府紀善黃伯
生所為狀，泣請曰：先君之死，志不自於當世，小子懼焉，倘矜而昇之，銘則先君雖死不死矣。伯衡年十五
六，侍遊廣東，即服膺公之名，茲又辱交守忠，誼不得以不文為辭。按公諱容德，字子成，姓包氏，處州麗水
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開，父諱經。本宋孝子，陳茂元八世孫。來後包氏，公貴顯，大父累贈朝列大夫，同僉
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上黨郡伯。妣郭氏，上黨郡君。父累贈亞中大夫，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
上黨郡侯。妣金氏，上黨郡夫人。公少力學，儻志不羣，甫踰冠，涉淮沂汶，周游陳宋齊魯之墟，以至燕京。
氣岸魁偉，議論辯博，一時公卿爭願見之。隱然名動京師。會文宗晏駕，周王當入繼大統，親王往迎，擇儒
士有才略者為輔行，乃以屬公。謁見周王於和林，語稱旨，而授翰林直學士，行至上都之魚兒泊，而周王
遇害，命遂寢。公還京師，後用御史大夫鐵穆爾善化薦，擢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兼承發管勾。架
閣時使副以下，皆坐事，空一司以去。公行使事，有豪民十姓，結勢要以重賂，權顧出守，宰上作威福，以毒
齊民，號十虎。前後使者為所賂，置不問。公發其奸，悉捕置獄，十人者百方行賂規貸，不可得，竟徙海外。民
大悅服。而郡縣吏皆知守法，一道肅然。御史署其考曰：廉介無私，仁明有斷，徵入為秘書監典簿，奉旨宣
諭江浙行省，得乘傳齎封敕命歸為親壽。仍下覆書復其家，鄉邦榮之。還朝，轉著作郎，集賢府右計閣
南歸持服。嘗孝子慕左葬其父，語所親曰：嚮吾出仕，苟祿以養親也，親今已矣，何以仕為哉？當築舍墓下，
隱居終身，願妻子留於燕，服闋復北上，將挈之俱南。適中原兵起，不果還。自是所在雲擾，國事日非，公
居常鬱鬱不樂，挽之仕不起。愛育謙黎，立為皇太子，親左右，親軍都指揮司廷議以任事者率世襲少年，
非佐以老成，識大體者不可。適以承直郎都威衛知事強起，公不得已拜命。衛號繁劇，公處之裕如，而庭
無留事。未幾，廣平王咬咬出為遼陽行省，丞相素材公奏為其省左右司都事，以自佐。廣平王行未至遼
陽，而前中書省左丞相賀公太平代之，賀丞相知公猶深，以本省理問官奏留，進階奉訓大夫。本省督承
詔時粟數千萬斛，漕頭驛給軍餉，設官居守。一夕，士寇焚抄殆盡，事聞，繫守者坐以自盜，株連數百人。公
馳至都堂，白丞相曰：今名都重鎮，宿兵動以萬計，寇掠府庫，且不能禦，而朝廷亦若罔聞知，漕頭粟山積，
而居守官吏不滿數十人，尚安能禦寇乎？今繩之以法，正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小功是察也。丞相愧其言，
立命出繫者數百人，賴以全活。因留為太醫院判官，山判官陸同僉，又以朝請大夫僉本院事。公在京所
主，皆朝廷重臣，慕王帖木而達識有古賢相之風，所交皆天下士，雅敬重公，其當國有大事，輒咨訪焉。
公亦為之盡，多所建明。然未嘗有所請。九轉官，三在遐方，而六居散地，人益多其有守，為人剛直不阿，雖
用事者或有過，而折之弗顧。後其人慚悔，至請門謝改之，其為一時嚴憚蓋如此。故本好義，出於天性，非
父曰，尊孝子墓，割田以奉其祀。至正末，京畿蝗旱，斗粟易白金二兩，公月廩入，輒分贈故舊，家無餘粟。人
尤以為難。善筆札，師智永，蔡襄後自成一家。為詩清婉而典則，於書無不該貫。下至醫卜，蒙古書亦洞其

微。臺開名公成。慕而與之交。揭文安公侯斯。歐陽文公玄。張謩公。最親厚。娶張氏。封上黨郡夫人。子男三人。長守文。太常禮儀院掾史。先卒。次守禮。次守忠。女三人。山陰知縣張宜。刑部尚書世列門。祝金生。其婿也。孫男四人。孫女二人。尚幼。於戲。公當南士擢斥之日。奮取爵位。如持左契。非有大過人者。則何以能爾。在廣東以幕僚。而克振揚風紀。在遼陽以省尉。而入與宰相抗論是非。使所居官皆要路。其樹立當何如。及乎運去鼎移。則守志不降。竟死於憂憤。而不失為全臣。雖平生所蘊。不獲盡展。復何憾哉。序而係之以銘。百世之下。欲知其入。尙有考於斯乎。銘曰。

君子所貴。大節為先。氣苟不充。節何以完。烈烈包公。惟氣浩然。是以夷險。直道而前。公持憲度。隨伏摧奸。公佐省垣。正色危言。宰相知公。公不扳援。瞻仰孝肅。又何忝焉。高岸為谷。滄海為田。南冠而縶。嗚呼。慨歎。內省或疚。生也何安。德義無虧。含笑九泉。有死而已。發憤廢餐。是謂成仁。先民所難。紛紛鄙夫。志與時遷。得寵遺義。曾不顧顏。不有公者。孰障狂瀾。太史勒銘。於彼新阡。尙其烈思。千萬斯年。

逸叟處士徐君墓誌銘

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宗起得謝歸自京師。謂伯衡曰。竊聞古之人。不必皆能有以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世有發明之者耳。惟我先處士隱約以終。材無所試。而志不獲就。無以表見於當時矣。子其為我發明之。伯衡辭不斐之辭。不足以寄重。則自為狀。以請按狀。處士孝友仁慈。剛毅直諒。父年老疾病。謁醫者。療之弗愈。乃徒跣走新羅山。哀禱於山之神。求以身代。父病尋愈。咸以為孝誠所格。後七年。父適卒。治喪執禮。哀毀幾欲無生。事嫡母范氏。生母朱氏。備極愛敬。待庶弟有恩意。其婦喪為再聘。其居弊陋。為新作之。有無相通。白首無間言。有異姓之親。孤貧無以為資。致之家而衣食之。長大為妾。然後聽其去。如此者二人焉。家本匿也。錢以予困乏者。以資不能喪者。汲汲若不及。尤刻意教諸子。飭禮節。使師事鄉先主鄭如毛。史伯璿。時時誨之曰。業詩書之謂儒。治法律之謂吏。二者皆足以發身。人願多樂從吏者。不以吏之取效捷於儒之致用乎。然儒術寬厚。而吏治刻深。宅心既異。則獲報亦殊。天道不遠。可不慎歟。此吾欲若等為儒而無為吏也。族姪子弟。亦以此訓之。識者推為名言。嘗語所親曰。局促海濱。欲聞見廣。得乎吳楚齊魯幽冀之墟。多奇偉傑特之觀。委身往遊。斯快吾意耳。一日。踰屨出門。竟去。遂抵燕都。鄉人周提舉應奎。素材處士。言於中書左丞許公有壬。許公見處士容貌魁岸。論議慷慨。儒書吏律。無不該洽。甚器重焉。即命授以官。而主銓吏求賂。處士曰。吾唯不欲以賂得官。以故在此。使層行賂。則吾歸。翔仕途久矣。或勸宜俯就。曰。得不得。命也。因咄咄嗟。曰。登穀之下。而政以賄成。中書欲用人。而扼於銓曹。藉令得官。志可行乎哉。遂南歸故邦。日與親戚舊故。縱飲劇談。一不問斯世為何世。去家五里。地曰柏洋。壘山為田。疏泉為池。結廬種樹。有隱居終焉之志。因自處逸叟。於戲。措行而於嶽倫無愧。出言而於風教有關。固可尚矣。無寧不為官職。而不為吏。變所守。不愈可尚乎。若處士真善自樹立者矣。而況宗起。遂於經說。操履純固。為教授十年。克以師道自任。朝廷聞其賢。徵入將官之禁。近引疾固辭。今雖里居。譽名日起。極為學者所嚮。觀其子如此。則其義方之教。積善之慶。又可觀已。而言行路不暴白。亦君子之所不忍見哉。伯衡

烏得而沒諸。處士諱必友。字仁卿。姓徐氏。其先閩人。曰寅者。實相王審知。晉天福間。其子孫避亂來平陽。故為平陽人。曾祖諱景。祖諱入。父諱繼老。生於至元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至正甲午年六十三。避寇方全鄉之仙桂里。以疾卒於夏之四月四日。冬十月癸亥。葬其鄉之壘嶺。娶陳氏。有賢行。後四年卒。卒後十四日。附國朝洪武乙卯。諸子又卜地鳳林鄉梅源之鐵場。遷而葬焉。實十月庚戌也。子男三人。長曰應時。其次曰與祖。即宗起。曰顯祖。皆側室黃氏出。女二人。一適郭孚。一適蔡晨。孫男五人。欽。掣。升。珩。女五人。曾孫男二人。敏。敬。銘曰。

宋君墓誌銘

至正癸未。先人從事廣憲。子成。為德慶路蒙古字學正。先人以子成多材藝。朝夕過從。當有資益。言於官長。使食其祿。而留居廣州。憲帥二府甚敬禮之。是時子成交余父子間。莫逆也。居三年。先人移閩。子成亦調福緣。塞巡檢。適別自是。遂不復見。因之以世。變亦不聞問。後三十九年。為洪武癸亥。余來平陽。會其子簡。適始知子成。為巡檢。後四年。年四十五。竟卒。嗚呼。以子成之賢。縱不貴富。猶當壽考。而止於此。不唯可惜。亦可悲。而簡涕洟曰。吾父乃不幸。蚤世。材不克究於用。而澤不克加於時。幸而得銘。信後世將無憾於地下矣。子知吾父者。敢請余聞其言。惻然。雖文不足。其敢辭。子成姓宋氏。諱允恆。子成其字也。別號昆巖山人。上世由閩長溪之赤岸。來居平陽。始自五代時。夙稱望族。世載厚德。曾大父士榮。大父宗壽。俱隱德不仕。好施予。以其私財。引昆山之泉。惠利一邑。漁陽鮮于公。極為作德泉銘。見州志。父熙春。元衢州路開化縣儒學教諭。母唐氏。子成。妻稟。繼。聰敏過人。未冠。博學強記。天文地理。醫卜術數。無不該洽。游心藝事。錢唐白公。無咎之教授。平陽州學也。見子成。饒然。秀出諸生中。選以為婿。而宋遺老。馮淵先生。則其父也。得子成。所作文辭。噴噴曰。佳婿哉。子成。婚白氏十四年。而妻沒。時子成年甫三十。有四人多勸其再娶。子成不肯。曰。凡娶為嗣。續爾。吾有三子矣。又何以再娶為。夫不以前子為子。雖閔損王。祥之後。母猶爾。況世之婦人乎。無寧終居為吾三子地。終其身。不再娶。開化君欲中分家財。與子成。伯仲。對曰。家富出分。此秦弊俗也。奈何效之。更盡出其妻之首飾。寶裝。充公堂之用。其為學。正巡檢。計口用俸。而歸其餘。賑宗族之匱乏者。雖在嶺南。得異味。輒附海舶。奉其父兄。福緣。隸新州。新興縣。所統大率。嶽人。子成。視事。伊始。吏緣。舊比。請出巡。療洞。啖以有金珠寶貝之獲。子成曰。不思宜布德意。以惠安遐。荒而務漁獵之。豈朝廷立巡檢。意哉。傍人聞之。喜。帖按堵。秩滿。新興。縣令。丞。州。屬子成。權本之以公。濟之以勤。疏理。滯獄。晝夜。竭慮。不期月。獄為空。大姓。麥氏。叔姪。爭財。子成。諭之。如蘇。瓊。諭乙。普。明。兄弟者。交。叔姪。立。感。悟。去。既而各持。楮幣。來謝。子成曰。吾無事此也。其。頃。持。去。豪。吏。溫。君。玉。強。占。民。地。願。誣。民。而。欲。傳。致。其。罪。子。成。燭。其。情。奪。地。歸。民。而。坐。君。玉。權。縣。一。年。抑。強。扶。善。類。如此。繼。子。成。巡。檢。福。緣。者。生。事。啓。民。用。不。靖。外。連。猘。

不與較。謝清者從處士貨錢五百緡。入閩行賈。而又稱貸於巨室。久之垂髮而歸。舉其田宅以庚巨室。巨室猶展轉取息不已。處士曰。仁者不為也。呼致清以券予之。清至感泣曰。吾自度無以償處士。計無所出。將自經。今日處士生我矣。其輕財尚誼類如此。處士為學貴躬行。不屑屑於文詞。間有所作。識者以為有古風。搆樓龜嶼。取羣經與濂洛遺書。日夜鑽研。有所得則書著。以自見。使遠其志。豈不偉哉。惜乎年五十而遊卒也。娶潘氏。繼陳氏。子男二人。曰觀生。曰士宗。孫男五人。敬、欽、敬、敬、敬。未行。嗚呼。世之士不知學者。不論知學矣。徒馳騁空言。夷考其行。則背馳者。可勝數哉。若處士庶其善學者。或惜其獨善。不措諸用。然振衰善俗。所激厲多矣。比於得志一時。而無益斯世者。其得失何如也。故余於處士之事。喜為之誌。使後來知其人焉。銘曰。

富吾不溺。勢吾不趨。學之勉勉。居之舒舒。躬行孝友。仁於鄉閭。初豈要譽。令聞藹如。斯其為君子之儒。

韓君墓誌銘

韓氏上世河南人。初避光之固始。再遷閩之長溪。五代之際。名顯者。又自長溪遷溫之平陽。其占藉於平陽也。始家金舟里。今家松山。則由宋慶元進士滯與。其從子淳祐進士積翁。至君六世矣。君諱汝楫。字濟川。曰蕃。曾大父也。曰浩。大父也。曰珪。父也。三世皆不仕。而以行誼聞。大父號玉溪處士。尤負材。元至元二十七年。括大盜詹老鶴與溫盜林雄等合。勢張甚。江浙行省參政高公興統軍討之。聞處士名。延致軍中。與之坐。問計對曰。盜雖衆。大率誑誤者與鳥合者爾。明公能開自新之路。以離其黨。則賊不足平矣。從之。下令曰。吾誅止賊首。去兵即良民。無不爾宥。於中能擒送首惡者。賞與凡人等。由是賊黨爭去。逆効順。全活數萬人。兵不勞而首惡就誅。高公賞之。官辭老不拜。父年四十七卒。時君甫七歲。大父甚愛之。出入必命從而後。容止應對若巨人。見者咸曰。是家當有與者。吾知在此子矣。大父沒。鞠於大母國。母楊。二母所以教告之者。不遺餘力。而君亦自刻勵。稍長。即奮拔不羣。事二母極於孝。處兄弟篤於愛。二母相繼卒。治喪營葬。情文備至。人謂其能子。君魁梧而髯。意氣豁如也。明於當世之務。親戚有事故。就之謀。悉中機。會勇於為義。見利則退避。若將挽之。好服人之乏。絕拯人於患難。病者予藥。死者予棺。宗族弗克婚嫁者。予錢。息家之有無。一不問。松山閩浙所途。賢大夫士過其門。無不顧見之。挹其風。無不懽然敬之。環其鄉有爭。輒求直於君。君曰。我非有司。則皆曰。非無有司。可以取信者。惟公謝道不去。曲直之以片言。其見短於君者。抑首趨出。自以為受責有司不恥。而恥為韓公短也。寔人子無聊賴。往往自戕。要取財物。衆畏之。莫敢逼。君正色責之曰。若輩長六尺。不自力於衣食。而輕生以餬口。尙復復若人。數中也。其人感悟。卒以改行。鄉鄰有以阻飢而與旁縣民私鬻鹽者。類輩數十百人。君呼致好語之曰。而欲得食。以全性命。以活妻子。何不我告。而計顧出此也。此豈其道哉。即發隄勸分以賑之。未幾。旁縣民抵罪。而鄉鄰獨免禍。咸感泣伏地謝。且歸所貸。君卒不肯取。娶陳氏。生子懋。五年而卒。君德中生。詳包後母事。遂不復再娶。躬撫視懋。長大。適師事鄉先生。既授之室。營別館於員沙。以家事屬懋。而出居之。惟時節。薦享乃來歸。曰。我豈失父不獲致我。又安敢享子。婦之養也。俄聞寇犯其鄉。避之夏校里。竟以疾卒於所寓。至正乙未正月乙

酉也。春秋五十有四。懋以是歲九月戊子。反柩葬神山月嶼之原。而舉陳氏附焉。子男一人。懋也。以賢良擢將仕郎平陽府溫州判官。轉承事郎。知大同府大同縣事。女一人。適鄭彬。孫男四人。懋、杰、默、懋。歸自大同。以同門友徐宗起之狀。求銘於伯衡。惟韓氏之積累。其來久矣。詩所謂載篤其慶。則於君焉見之。而君器識尤不在前。人下。令出而為世用。其所以惠利風動乎人者。當不止於一鄉。惟外聲利而甘隱約。故其所可稱道者。僅如此。然有懋以爲子。際今聖時。出寄百里。而諸孫楚楚。稱其家兒。將必能自奮以亢其宗。種之矣。焉有不穫者。奚必自其身哉。銘曰。

故元翰林侍講學士陳公墓表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穎繼變。不五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瀾。前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夙夜惕厲。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操焚拯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者。略不以攘除事實。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恣意。惑帝至於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於時。官文學。憤激於衷。髮形於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劾。不少顧忌。萬一帝心感悟焉。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反昔所爲。固引舊變。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揀須臾之運。奈何奸臣甫覲。而遽用。顧公非宜言而欲殺之。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隨。寓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屢數之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爲賢。而以忠讜爲狂者也。亦未有妨用非人。以言爲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扼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與。然身蹟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擊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藝之。關溪。自司馬始。高祖彥。宋累贈少傅。元贈中奉大夫。祕書卿。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諡安惠。曾祖永春。宋累贈少師。元贈集賢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永嘉郡侯。諡恭肅。祖自中。即司馬。元贈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溫國公。諡康順。考諱淳。元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宣政院使。兼延慶院使。領吐蕃宣慰使。高祖妣王氏。曾祖妣楊氏。並封永嘉郡夫人。祖妣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巖。巖待制。杜公本。學詩於張貞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轉正字。又遷文學。立朝。慕汲黯之爲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勅禿魯帖木兒。實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

避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穆哥。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即日以徵事。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使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況吾之材。職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沉澗。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瘳。且三年矣。聞有薦之於朝者。遂御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以壬戌十月二十日。葬江氏封永嘉郡夫人子男五。曰智。曰聰。曰常。曰定。曰醜。女三。一適永嘉鮑行。一適黃巖鮑丑。一許嫁蘭溪楊球。孫男二。震。彰。今翰林吳君沈嘗銘公墓。而聰謂伯衡不可無一言。白公之志。伯衡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孜孜問學。施德於人。而不自以為恩。人或負之。而亦不以為恨。他人未易能也。在公何難焉。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也。何足為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耳。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蓋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為可貴。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係以辭曰。火之初。冀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烟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撲滅。願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還。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祭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遂。天歎人歎。死雖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謝氏西山阡表

謝氏之居平陽。由秦來。上迺始祖勝。十二世矣。葬西山者。四世同域。而異墓。今居昭穆之首。曰孝祖君。曰王氏。是為秦來高祖父母。居昭之次。曰仁壽君。居穆之次。曰朱氏。其曾祖父母也。次於昭之右。曰懷孟府君。宜翁。次於昭之左。曰徐氏。其祖父母也。耐徐氏之左。其父天祐君也。朱氏以上四喪。同以元泰定乙丑十一月甲子葬。後八年。至順辛未四月庚申。則天祐君葬之。歲月後三年。癸酉二月壬寅。則徐氏葬之。歲月懷孟君葬之。歲為至正壬辰。月為庚戌。日為丙申。初勝當五代之際。避亂自閩。長溪來平陽。因占籍焉。四傳而曰濟。曰澄。曰澄。兄弟競爽。支而為四。溥生定。定生淳。熙進士。吉州教授。岳生洽。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會於孝祖為考。於仁壽為祖。於懷孟府君為曾祖。懷孟府君字惟義。宜翁其諱也。生以宋之寶祐丁巳二月十五日。自幼負志。長以儒稱。待補國學生。元兵取江南。以歸附功。授懷孟萬戶府知事。到官未幾。自免歸養。年餘五十。在二親側。依依猶孺子。食飲必適。二親常愉。皆年九十終。鄉人以能孝推之。為人儉好施。仁於宗族。以信義服鄉閭。或有爭。輒詣府君。府君曰。此是彼非。略不偏黨。得一言。咸唯唯而退。子三人。長天佑。次天澤。天祐賢而克家。府君買地西山。自池塘原。遷大父母之柩。舉父母之喪。合葬。更為壽藏其旁。以至男有室。女有家。無不如志。皆天佑任其責。家業落而復振。實有賴焉。府君喜曰。

我有子矣。我其優游以卒。餘年乎。而天佑至順辛未三月十二日。竟卒。年僅四十。府君拊膺慟曰。天乎。胡奪之亟也。哀動行路人。時子泰初十二歲。泰來九歲。府君字之教之。憫憫焉。歲時節祭。享滌濯薦拜。與夫族姻故舊。鄰里慶弔。必與俱。以濡染其耳目。既就外傅。而泰初意荒。府君進而訓之曰。爾雖幼。謝氏嫡哉。門祚之興替。係焉。爾之材。不材。不學。不學。則何以材。先緒幾何。不自爾世。墜耶。言未已。涕泗俱下。至挾與同寢處。雞初鳴。輒速之覺。申訓以前訓。泰初乃大悟。垂泣語弟若妹曰。我等尚得為人乎。不幸早失父。賴有大父在。今不用其訓。傷其心。至使其寢不安。豈有人而若是乎。更相率力學。後泰初揀逝。東宜慰使。司江浙行樞密院。泰來起直學。積官為温州路總管府知事。階將仕郎。入皇朝者。授平陽突元帥府照磨。府君不及見之也。府君卒。以至正癸巳八月十有一日。後四十一年。為今洪武十六年。泰初死。亦且二十四年。泰來實始買石。以狀來請曰。惟我謝氏。有墓於西山。皆出先祖經營。先父之沒也。寡妻幼子。莫莫孤立。不至覆厥宗。以克底今日。無非先祖覆簾之力。積累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則是先祖有善。而泰來不知。非惟無以昭示子孫。抑不孝之罪。將何以自道。幸賜一言。而刻焉。余嘉府君之為。有合於古者。邦墓族葬之義。又多泰來之孝。故據狀之大節。以為謝氏西山阡表。

吳府君墓表

平陽之士曰吳璟。景玉。狀其先祖問樵府君。卒葬歲月。子女孫息之數。命其子禮奉以請於伯衡曰。吾早歲而亡。吾先人。非惟先祖之行。吾不及聞其詳。而葬亦且緩焉。若又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人之孫者。將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矜而昇之。伯衡辱交禮父子間。文雖不足。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應時。字朝俊。問樵其號也。姓吳氏。生於宋淳祐戊申十月七日。為人簡重。寡言笑。而嗜讀書。經史百氏之說。靡不淹貫。兼通道釋之典。待宗族篤於仁。處鄉閭篤於信。誼。元之延祐丁巳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維吳氏其先閩之長溪人。後唐時遠祖。又新擢進士第。來平陽。遂家焉。五傳為仁矩。凶年。嘗設粥活飢民數萬。吳越忠懿王聞而嘉之。授陪戎副尉。同產弟仁壽。各二子。曰元亮。曰元震。曰顯。曰徹。析居以所居自別。元亮居潭頭。房元震居莊房。為吳莊房。顯居吳樓房。徹居仙口。為仙口房。四房子孫咸盛。在宋世起家科第。仕者相望。而元亮四世孫曰迪。功郎。傳娶徐氏。子朝請。大夫。祕書省校書郎。子才。娶馮氏。封永嘉郡君。子奉議郎。某路提刑。司幹辦公事。思齊。娶陳氏。封慶息郡孺人。無子。府君嘗郡馬王公某之子。生母趙氏。奉議命為子。俞侍郎之孫介之。以府君為賢。延居物館。又徙家嶺門。為嶺門吳氏之祖。俞夫人生於宋景定甲子十二月十日。卒於元至正戊子三月三十日。至正庚寅十一月二日。始合葬於嶺門山之原。子五人。長潛。孝友而慈祥。果毅而直諫。氣岸魁梧。論議磊落。豁然偉人也。年四十一。亡。次曾。永嘉場鹽司令。次浩。次源。為浮屠。次澗。出繼曾氏。女二人。一適鄭良濟。一適陳彥明。潛二子。璵其長也。平陽州前稅務提領。珍為浩後。曾四子。城。積官承務郎。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其操行宜政也。偕同僉迭里迷失。招諭陳友諒。竊留鄱陽。持節不屈。名動公卿。珣天富南監場鹽司令。入皇朝山黃梅縣丞。承事郎。殺賊知縣。璵早亡。琪。天富南監鹽司管勾。一女。婿俞端。至正丁酉甲科進士。同知龍慶。

州事。環之子曰禮，曰復珍之子曰復城之子曰季，曰寅，奉琦祀曰孝，琪之子曰南，曰遠，禮善文辭，工筆札，永嘉縣儒學教諭，五丈夫子，誦誦端誦，嗟夫，富與貴易致也，後嗣克肖，世濟厥美，不易致也，吳氏自縣令至於今，十有九傳，將五百年矣，而賢子哲孫，後先相繼，豈非難哉，府君復出而振之，雖不世其祿位，而孫曾茂行，使家聲不墜，則所以前承而後引者，固自有餘裕矣，雖然，枝之繁本之盛也，流之長源之深也，若夫愈久愈茂，愈傳愈遠，則又在乎培之浚之也，揭諸墓前，吳氏之後嗣，其可不知所自而思所勉，是為表。

故元承德郎江浙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周公墓表

公姓周氏，諱誠德，字守仁，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事，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封汝南郡康惠侯，應奎之第七子，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嗣德之異母弟也，生母王氏，以公貴，封汝南郡君，方至正末，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模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臨機決謀之際，以其可否為從違，行師制敵之間，以其前卻為安危，求之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焉，公之為人，也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而不懼，小寇督之而亦慎，失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威惠洽，其於士卒戰陳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縛乎有古名將之風，寇之所在，窮誅力討，而險阻艱難未嘗憚也，故二州四境之外，以至閩括之區，無不至焉，擊其大小戰，無慮數百，剽徑口，小龍，南山，拔四隅，三魁，馬嶼，蕩三港，四溪，夷百丈，宮闕諸營，縛金安三，吳邦大，礮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殲金龍十，擒程景安，斬葛兆，俘吳佛五諸酋，而分北其徒，蕪復松山，崇政，洋嶺，方山，三尖，五巡檢司，內奠二州，而外帖閩定括，遂披棘荆，拾瓦礫，樹城甃，深招集流散，存恤困窮，遠近之民，皆安於田里，而無殺掠轉徙之苦，又歲漕糧儲上供京師，皆公之力也，以功授溫州路錄事，尋轉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又擢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府判官，依舊兼行軍鎮撫，嗣德拜同僉江浙行樞密院事，而公拜承直郎，浙東道宣慰使司副使，僉都元帥，及嗣德參政命下，而公遂以承德郎為行樞密判官，公尤為方明善所憚，方之據溫也，屢以舟師來侵，公敗之香山，又敗之徐洋，癸卯春，台處，溫之兵悉發以擄平陽，瑞安，自以為談笑取之，而又再敗，其秋乃賂遣公麾下林淳，林子中，使狙伺於內，林淳以九月十八日執嗣德以送方，越十二日，林子中亦執公送之明善，護公不下己，公大罵曰：賊奴賊奴，爾諸父行劫海上，朝廷貸爾死，又畀爾節鉞，恩莫大焉，爾等不思報効，而分據郡縣，真大慙也，我奈何下爾，且張士誠在吳，爾不知為國家勦除之，顧日夜加兵於我，我受天子命，守二州之地，奈何而下爾也，明善忌諱，趨左右劾公皮，公曰：雖蓋粉我，猶愈從爾苟活，況剝皮乎，竟以十月一日遇害，得年四十有二，至死罵不絕，既死，屹立自如，雖明善亦噴噴曰：豪傑豪傑，夫人同邑陳氏，諱貞一，封汝南郡君，父衢州路龍游縣學教諭太和，母蔡氏，嗣德被執以去，夫人曰：事急矣，今日死生猶在我，稍緩不惟欲生不獲，雖欲死不獲矣，我命婦可辱身以羞夫主乎，以嗣德被執，又明日自經，死，得年四十有五，公收之，未及葬，而見執矣，無子，一女曰禮，嗣德歸自南京，以其幼子泰為之後，而延邵

奎為贅婿，秦天死，禮夫婦獨任養祖母，祖母年八十，洪武乙卯十一月四日終，遂以己未十二月十日葬陸原之東，銘而具公衣冠與夫人骨殖，附焉，以為邑人雖祠公，證真寺，而墓上宜有刻，來謁文伯衡，竊惟公奮鄉閭，以民兵靖一方，及臨患難，則殺身殉義，其功烈亦既足以暴白於天下，夫人從容就死，以全其節，其貞何以加諸，而禮以一女子，能盡生事死葬之禮，其孝又何如哉，為臣若公，為婦若夫人，為子若禮，此皆無愧於人紀，而有補於風教者也，雖欲不書，得乎，故撰狀為表，使刻以揭於墓，以彰周氏之盛，以為斯世之勸。

譚府君行述

公諱安榮，字榮甫，姓譚氏，其先豫章人，後徙居潭之湘潭縣，遂為縣人，譚本齊之附庸，其分土在今濟南歷城間，春秋魯莊公十年，齊桓公滅譚，譚子奔莒，子孫以國為氏，其後散處四方，代有聞者，見於歷代史，湘潭之譚氏，則顯自宋禮部公諱世績，事祐陵，官至禮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宋史有傳，是為公之高祖，曾祖諱某，祖諱某，湘潭縣丞，考諱義先，隱居不仕，尚浮屠法，放情山水之間，自號淵溪居士，妣黃氏，公生而穎悟，母夫人授以孝經，隨口成誦，既長，嗜學，博通經史，百氏之說，至於釋道之典，無不覽觀，與從兄安期，安邦，同居合爨，友悌篤至，二兄亡，無子，命次子應璋為安期後，內外數百指，齊以禮法，而身率之，閨門雍肅，未嘗有遺言，勤於治生，家業日裕，裕財而好施，歲飢，傾廩以賑，餒者為粥，以食，不能自食者，遇貧乏者，予之錢，不能喪者，給之棹，距居之東十五里，有渡曰牛欄，下攝市在焉，其川流悍涉者，以病，率好義之家，伐石以為梁，直渡之，西自竹簣橋，以至關子衝，驛道出焉，其塗沮洳，行者以為病，登之以雙，寺曰護法，觀曰梅仙，棟宇推挹，像設故弊，繕脩莊嚴，使之煥然一新，又割田三十畝，入觀音寺，以飯其衆，觀音之僧曰紹富，護法之僧曰道惠，曰紹祖，得遂癡癡，皆公為之檀越，為人素慎重，門有吏卒，避去不與言，穉歲無賴子相與謀，強納券而發其廩，公聞之，欲因乞之，諸子以不足為慮，適長効尤者，為言乃止，嘗有質田而自劉，冀歸其田者，公亦哀其情，而欲以田歸之，由是人推為長者，時海宇承平，士大夫以仕相高，或挽公出仕，公曰：吾焉用仕為，幸有先人之敝廬，可以避燥溼，薄田可以供祭祀，具饘粥，教子讀書，優游卒歲，良亦足矣，焉用仕為哉，晚年得末疾，伏枕日久，卒之前一日，忽曰：自吾感疾，明日且暮矣，殆不起乎，而是夕居護法寺傍，梅辛者，夢寺之菩薩天王，迎公入寺，幡幢，鐘磬，鏡鏡，燈燭，香花，梵唄甚盛，詰旦果卒，辛詣門將白以夢，則已屬纊矣，聞者以為異，實元之重紀，至元庚辰正月二十八日也，公生於宋咸淳丁卯十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後六年己酉，十一月庚申，葬於縣之石塘山之原，從先兆也，夫人賀氏，諱妙興，同縣人，父諱某，母劉氏，婦德母儀，著稱鄉黨，躬儉約，善書算，持經茹素，以此終身，公之起家，夫人實飲助之，其生以咸淳丁卯七月十九日，其卒以至正庚寅二月十日，得年八十有四，而以卒之冬十二月某日，葬於縣丞墓左，子二人，應辰，應璋，女二人，適王必大，賀世發，孫男六人，明孫，福孫，玄孫，壽孫，榮孫，貴孫，即今金華管軍鎮撫濟也，曾孫男二人，榮，棠，曾孫女二人，伯衡，歸自翰林，辱濟柱，顧而語之曰：濟年十有四，而先祖即世，齡年而先父繼沒，後十二年，湖湘大擾，疾疫並興，而吾母吾叔，父吾二兄，以及卒從俱亡。

不肖若濟。僅存喘息。又越在戎行。遠去墳墓。轉徙數千里之外。二十有一年矣。尚賴先祖遺祉。竊叨祿秩。以不墜宗祀。然先祖之嘉言懿行。日就泯沒。大懼異日無以見先祖於地下。敢以狀爲請。伯衡謹序次其實。可以昭示後人者如右。

北麓處士李公墓誌

臨川有厚德之士曰北麓處士李公。生故宋咸淳丙寅七月二日。卒於故元至正辛卯正月五日。而以壬子口月口日。附於大壘坑之原。則皇明洪武五年也。後十有四年。其子錦被選爲考試官。而伯衡亦自金華山中召至。同事禮闈。錦乃奉其友翰林修撰金珉所述狀。求爲銘。伯衡文雖不足。讀則不敢辭。退而按狀爲記之。曰公臨川崇仁人。姓李氏。諱士華。字廷實。北麓其別號也。宋太學上舍生。資善堂直講。昂高祖也。宋鄉貢進士。絳曾祖也。活祖也。元德父也。盧氏母也。賦才瓊瑋。音吐如鐘。好學強記。數百言過口。輒弗忘。雖蚤失怙恃。二兄繼亡。獨支門戶。弗克終學。然經史大義無不通。長於詞翰。談論辯博。此公之學也。德祐失國。江南新附。衆皆遑遑。公獨幅巾深衣。翔翔邑里。間意氣自如。出其餘智治生。坐使資難於鄉。此公之能也。事繼母吳氏。下氣婉容。得其驩心。以不及終養。語及二親。輒泣下。被面。斯夕必展謁祠堂。歲時節。必必必必。初度哀慕。如初喪。終其身。此公之孝也。宗族貧者。子本予之。孤者鞠之。死無以棺斂者。收之。有所貸不能庚而再貸者。度其終不能償。出券焚之。或以田園來償。曰。逋可緩。先業不可廢也。弗取。歲。平買出粟。粟價由是弗騰。湧人賴以濟。不能食者。作糜道上食之。活者甚衆。伴有盜粟者。見之。斃其。更益以他粟遺之。里有力役。挺身任之。不以煩細民。此公之仁也。訓諸子以經術。躬督視之。不至夜分不得息。諸子蚤暮不敢去冠帶。不敢私宴飲。不敢傲流俗侈靡。此公之教也。朝廷下鬻爵之令。巨室爭取以自榮。公恬不介意。或持空名告身求售。公笑曰。我且不欲以文學干進取。涉銅臭之譏。而謂吾欲乎。此公之義也。擇爽塏地。作賓館。環樹松竹。蕉蘭。賢大夫士過門。倒屣以迎。論文析理之際。樂飲終日。惟恐其去之。此公之好士也。里人爭關。方斷。然。折以片言。曰。此是彼非。即免冠頓首釋去。此公信。之。卒於人也。晚好神仙。一日樓居。有神降焉。相與倡和。許公壽如盧真。盧真年八十五。隱句曲山。遇浮邱公。上升去。後公果享年八十六。此公至誠之格於神也。凡三娶。郝氏無所出。而曾氏陳氏繼也。子四人。伯彬。仲錦。而。其叔季也。錦字叔荆。篤學能文。應詔至京師。擢國子監正。轉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方嚮用。此公之澤也。女三人。丁師周。廖晉。戴尙德。其婿也。雅雅。維其孫男也。其曾孫則男二而女一也。銘曰。

李在臨川。派出隴西。代綿譜。系序莫稽。繫公之生。門祚中微。國步又棘。亦孔之戩。而周於智。而優於材。雖云峇丁。有猷有爲。迄亢厥宗。家用以肥。不驕不吝。既且慈。維族維鄰。孰寒孰飢。孰空孰乏。載備載遺。衆方爲富。利歲之飢。飢輒閉。以要厚貨。獨取我陳。稱物平施。粟弗翔貴。澤及恆。闕家以則。左矩右規。於世無求。絃琴誦詩。於赫令譽。遐企遐推。享有多壽。踰期望。人豈不貴。握符秉麾。多行不義。瑜不掩疵。曾不如公。卓帽白衣。無愧無作。式全其歸。況也有子。際遇聖時。其鳴以文。一代宗師。何善不報。天豈遠而

李維城銘

臨川李錦。叔荆甫爲學正。國子監之六年。其第三子維城。年才十有三。後七年。叔荆以翰林編修領中都國子監事。入考會試。與伯衡同事禮闈。歎曰。吾兒維之歿久矣。余未嘗一日而不念之。君幸而賜之銘。以慰維之不幸。以紓乎余之哀也。伯衡曰。銘王逢原者。臨川也。銘邢敦夫者。豫章也。逢原敦夫。豐於材而齷於年。惟得言立如二公者。以爲托。故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延。叔荆哀其子。圖其不朽。而屬伯衡銘焉。伯衡豈其人乎哉。後二年。伯衡考試陝西。還次中都。復會叔荆。而叔荆以王紹所爲狀。申請益力。嗟夫。天下之寶。天下之所共寶也。子弟有若維之。聰俊穎拔。夫豈多見乎。材成而實就。出爲邦家之光。吾黨誰不屬望哉。而不幸夭闕。伯衡因傷悼之不能已。又安得以源薄而拒叔荆之請乎。維小字實定。生以丙午三月十六日。風骨峻整。肌膚若玉雪。目光睇射人。見者以爲奇器。數歲。坐之膝上。口授古詩歌。數過輒不忘。其母游氏。攜至南京。八歲耳。拜跪唯諾。應對周適進退。疑如成人。間從長者出遊。見古蹟勝概。必請問所自。而謹識之。已而就傅。國子監。受小學四書六經正文。日千餘言。即能了。其習作字。不待提教。而得筆法。朝夕諸生。從博士助教問難。維輒趨而拱聽焉。於其旨歸豁然也。博士助教若趙俊。錢宰。劉紹先。諸公甚愛之。試以詩課。隨口響應。若不經意。而出口。莫不噴噴歎賞。以爲叔荆有子。同舍生壯者冠者。咸與抗禮。初不敢以童稚視之。貴游子姓。遊與其飯。輒固辭。或問其故。對曰。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暇日寫山水樹木人物禽羽之類。種種有思致。皆刻木爲戲具。狀宛如琵琶。扣之琅然有聲。其智巧多此類。平居事父母及其兄。款曲而恭敬。撫二妹。尤篤於愛。居國學四年。是爲洪武戊午。其春欲與其兄歸其鄉。省其祖母。叔荆以道遠弗許。維涕泗終日。冬十月四日。得疾。瘞而復作。易數醫愈劇。維見叔荆夜坐其旁。懼以危。憂之。強自支曰。兒無苦。願大人就寢。毋兒憂也。疾且革。其母哭之慟。復張目曰。天壽命也。兒死焉足惜。願母氏獨愛。竟以十一月十日卒。與叔荆遊及識維者。皆來弔祭。哭盡哀。是月二十七日。返其柩崇仁。而以口月口日。附葬大壘坑先祖北麓處士兆次。銘曰。

維也誠李氏子弟之秀。使造物者畀之材。而又假之以壽。其所成就。豈不光前而裕後。奈何關方首而萎。車未駕而仆。人且痛惜之。而況於其父母嗚呼。

師後四月竟以疾不起於戲仲晦而至於斯耶。歿靡不以其類。乃若是耶。所謂天者。其果可必耶。抑仲晦嘗言。君子之居官也。職所當為者。勉焉而已矣。豈復隨事而畏首畏尾哉。若夫利害成敗得喪。則有命矣。彼脂韋以求全者。非不計較。而詎知禍登之來。常出於智巧之外。故吾服官以來。事無大小。義所在未嘗首鼠也。其自信如此。而猶以是瑣瑣者。為仲晦真悲喜焉。則余之知仲晦亦淺矣。仲晦之厄。金華人聞之。哭之多失聲。此豈徒然者哉。仲晦名。世越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母費氏。其生以元之延祐甲寅二月四日。娶薛氏。子一人。緝也。予嘗因仲晦自號。據其華行為著尊生子傳。而語仲晦曰。乃若歷官治行。尚當書之。而今遽銘其藏。是則可歎也。銘曰。

際可而仕。亦順乎命也。隨試而効。厥有攸適也。正隨而行。要以自靖也。方駕而驟。是以無悶也。又不有年。天之未定也。既全其歸。抑又何恨也。

趙州判官張君墓誌銘

余遊平陽。邑之士致孝於其先祖父者。多謁余銘其墓。而張生屋質騰錄。一日。屋開筆。泫然出涕。後而問焉。辟席曰。人之父母。皆得公銘。以為不朽之托。而屋之先人。獨不得公一言。以傳不朽。是以竊自傷也。余哀其情。命以狀來。屋乃屬其父友金濂先生。具世系爵里。因其仲父正。再拜申請。乃為取而誌之曰。君諱明善。字思誠。今以字行。姓張氏。溫之平陽人。其先自閩來。遷始家金舟鄉。原與宋端平同。進功郎殿尉。副又遷居縣西登瀛里。曾祖泗。咸淳鄉貢進士。祖文奎。博學善斷。州推為三老。父邦榮。以孝行聞。母林氏。宋太常寺簿。鍾之曾孫女也。君生三歲。病疹。醫者以為不可治。去之。是夕。醫者夢老人曰。張氏兒。令器也。何不飲以解毒。飲明日。持以飲之。果愈。稍長。自知力學。年十五。父沒。執喪哀甚。善事其母。從進士孔克表授尚書。遭世大亂。隱居養母。以信誼重於鄉閭。其文辭猶有聲。猶紳閭。國初。孫安以行中書省照磨。總制平陽。辟君參贊軍事。時。既。闕。皆未入版圖。君馳詣行省。白。取。計。今。曹。國。李。公。任。方。面。之。寄。一。見。語。合。意。不。覺。席。之。前。也。與。之。議。論。連。日。夜。欲。留。之。幕。府。君。以。母。老。力。辭。歸。洪。武。元。年。按。察。僉。事。熊。鼎。以。賢。良。薦。於。朝。擢。將。仕。郎。真。定。府。趙。州。判。官。自。內。出。白。金。文。綺。繪。布。賜。之。母。妻。皆。與。焉。既。沒。事。州。民。猶。有。保。雲。龍。寨。者。而。征。虜。副。將。軍。鄂。國。常。公。欲。塔。之。君。曰。皆。良。民。也。吾。為。天。子。牧。民。坐。視。可。乎。請。軍。門。自。言。願。奉。揚。天。威。往。諭。之。下。鄂。國。許。之。即。抵。雲。龍。寨。呼。其。酋。曉。以。逆。順。禍。福。其。酋。猶。豫。左。右。趨。君。還。復。命。曰。不。爾。將。以。後。期。併。就。誅。矣。君。曰。以。吾。一。人。易。一。寨。人。之。命。吾。固。甘。心。也。卒。諭。下。之。所。活。無。慮。萬。餘。人。明。年。夏。秋。大。旱。君。齋。戒。走。華。嚴。禪。寺。連。雨。三。日。歲。以。有。秋。方。戒。使。者。歸。御。賜。綺。繪。為。母。壽。且。迎。致。就。養。而。明。年。三。月。三。日。君。竟。以。疾。卒。於。官。得。年。四。十。有。三。在。官。二。年。平。易。以。得。民。廉。慎。以。取。吏。獄。無。淹。囚。庭。無。留。事。里。無。橫。斂。民。安。而。吏。畏。之。至。是。會。突。於。庭。其。哀。感。與。喪。其。親。不。啻。季。弟。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負。其。骨。來。歸。壬。戌。十。一。月。甲。申。祔。於。崑。山。先。墓。之。次。配。韓。氏。志。節。卓。然。子。男。二。人。廬。其。長。也。次。堅。君。卒。時。屋。五。歲。堅。三。歲。皆。君。二。弟。卵。翼。之。長。大。則。君。之。教。行。於。家。可。知。矣。銘。曰。

鸞鳳之儀。玉雪之姿。學無不窺。材足有為。出遭聖時。為良吏師。州民危疑。保厥險巖。諭以德威。投降恐遲。

蘇平仲集卷十四

誌壙

桂府君墓誌銘

桂府君仲晦甫。以洪武七年四月十六日。客死南京。其子緝。函骨還諸暨。下以是多十有一月二十有九日。葬於華亭鄉陳村之原。前事。時。門。泣。且。拜。求。銘。以。窆。始。余。見。仲。晦。起。布。衣。儒。者。得。千。里。之。地。而。治。之。遇。事。立。決。嚴。不。失。於。苛。寬。不。至。於。縱。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庶。幾。窮。經。能。致。用。者。由。是。樂。與。之。遊。未。二。歲。而。仲。晦。就。逮。以。去。去。僅。八。閱。月。仲。晦。則。死。矣。於。戲。悲。夫。尚。忍。銘。諸。壙。然。余。知。仲。晦。者。非。余。而。誰。銘。乎。仲。晦。自。未。冠。時。輒。推。其。家。資。與。其。兄。弟。入。太。平。山。中。且。十。餘。年。父。得。重。腫。疾。諸。兄。又。或。跛。或。亡。乃。歸。家。授。徒。以。養。父。父。沒。喪。葬。一。遵。家。禮。兄。弟。之。遺。孤。寡。數。百。指。無。一。瓦。之。覆。一。廬。之。耕。而。以。生。以。育。皆。藉。之。仲。晦。至。正。末。仲。晦。攜。而。俱。避。兵。孝。義。里。不。以。急。難。輟。其。恩。意。里。人。高。其。行。或。致。餽。遺。雖。居。貧。未。嘗。苟。受。即。受。後。必。償。之。國。初。士。率。乘。時。赴。功。名。仲。晦。獨。累。薦。不。起。會。詔。徵。儒。者。有。司。起。仲。晦。至。京。師。遂。以。四。年。冬。擢。奉。議。大夫。同。知。金。華。府。事。初。隔。溪。民。有。以。私。鬻。鹽。繫。獄。者。其。火。伍。夜。劫。以。去。既。捕。得。之。上。其。獄。於。郡。郡。當。以。在。逃。而。抵。捕。者。罪。誅。連。坐。繫。甚。衆。其。間。有。合。得。杖。而。久。淹。者。仲。晦。至。閱。其。牘。杖。而。遣。之。後。捕。之。家。奴。訴。於。朝。下。臺。司。取。其。獄。鞠。之。訖。論。如。捕。者。言。諸。署。牘。者。例。解。官。徒。中。立。府。作。室。仲。晦。坐。焉。徒。中。立。府。三。月。復。徵。至。京。



千百老倪乃免誅夷。載拊載綏。歷歲載替。民莫不懷。吏不敢欺。命也難知。竟止於斯。不究設施。有識嗟咨。老母在闈。弱妻稚兒。望君來歸。而歸以尸。亦孔之哀。孰不涕洟。崑山巍巍。遺塚在茲。莫堅匪碑。刻此銘詩。君有餘悲。我無愧辭。

譚益之墓誌銘

公諱應辰。字益之。姓譚氏。伯衡所為著行。述譚安榮府君。則公父也。母賀氏。府君素仁厚。好施予。號稱長者。吏卒至其門。謹避之。歲庚午大疫。無賴子萃然。具姓名稱貸於富家。不問允不允。輒發取粟。且至府君所。府君以民命方急。欲因以乞之。公曰。借使因而乞之。彼未必以為惠也。徒長効尤者耳。兒有以處之矣。乃集鄉鄰與之粟。曰。積此將為爾衆備也。幸相與守之。衆欣然願盡力。無賴子計沮。官尋亦捕實於法。嘗有質田於府君者。既而其人欲自劉冀歸其田。府君憐憫然。公曰。何畏也。出語其人曰。數畝之田。與七尺之軀孰重。我家翁未嘗不可以誠動爾。爾若以誠告田。無不歸者。今計爾出此。將執爾送官。況首歸爾田乎。其人蒲伏求免。乃釋之。聞者相與語曰。譚氏有子矣。門戶之事。挺身任之。性明敏而又有材局。符且下。事歸已集。或科僭而吏舞手低昂。即指撻詰之曰。我若吾父可欺耶。而輩猶欲襲故態乎。吏謝改之。則已不然。輒詣守長發其奸。由是皆嚴憚之。為人尚氣節。居鄉里。豪悍者抑之。善柔者扶之。拯其患難。恤其窮乏。而同其休戚。秋租額存而無徵者。諸里皆率取償於細民。公曰。細民體弱。且猶不給。寧向堪此。出己粟以償人。多德焉。平生不治產業。家之金帛粟布。其季司之。略不經意。歲庚辰。居府君憂。訖陽上攻。瘡發於舌。本久而不痊。一旦增劇。曰。吾往矣。呼二郎來。二郎其季也。季來前。已不能言。第執其手。嚮諸子作指畫。詔告狀者。三遂卒。至正辛巳七月二日也。得年五十。公以元壬辰五月二十九日生。以乙酉冬十一月二十二日合葬石塘山先墓之次。妻葉氏淑靜而仁柔。生於元貞丙申六月二十三日。卒於至正壬辰某月某日。葬於早塘街。子男三人。福孫壽孫貴孫。女三人。未行而亡。孫男三人。榮。集。女四人。尚幼。貴孫今易名濟。以忠武校尉為管軍千戶所鎮撫。戍平陽。使過金華。諭於伯衡曰。痛念先人垂沒。口不能言。而猶欲詔告之。豈無望於親諸孤哉。夙夜兢兢。弗克上副屬望之意。際遇聖朝。幸以尺寸。忝獲位序。所以致是者。皆先人積累之效。願以馳驅南北。於其幼躬樹德以前。承後引者。揭辭墓隧。昭示後昆。久猶缺焉。敢以爲請。於戲。元之將亡。大家右族。棄骨肉。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後無唯唯者。豈少哉。濟獨克保其宗。祿於播遷之餘。而又克立功成名。有祿入以供祀事。斯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者矣。推原本始。播以銘詩。俾子孫知其所自。禮亦宜之。其世系見府君行述中。乃銘曰。

故庸齋吳君墓誌銘

昔元氏有國。自延祐之後。士多尚彌文。而馳騁虛名。其於問學。不免苟且。尚何望修身踐言如古人哉。及

至正以來。而其風寢靡焉。平陽吳氏。於其時曰。苗府君曰。海府君曰。涉府君。皆刻意於經術。力行於家庭。抗志不仕。自足山林。以孝友忠信禮讓廉隅表勵其族。鄉黨而涉極爲遠近學者所宗。尊之曰。金州先生。於乎。可謂特起於流俗中者矣。君於苗爲會孫。於海爲孫。而涉之子也。名舉。字子庸。材尤克肖。能守其家法。爲人聰穎敏達。博極乎羣書。而邃於史。古今理亂存亡得失是非之際。無不貫穿。其辭翰亦清潤可喜。平居直諒。不以言爲容悅。遇事裁決。動中肯綮。君之爲子也。養志爲先。親所欲爲。委曲承順。不以家之貧而儉其親。肥甘輕煖。皆不失時。得美味數舍外。輒持歸以爲奉。時物親或未嘗。人以餽之。不先嘗也。親沒。哀毀頓絕。三日不近水漿。親戚懼且致疾。強之食。始進饘粥。葬祭一遵家禮。人咸推其能孝。處兄弟之間。怡怡如也。篤於教子。既延致名師於家。又飭禮幣使之遊學。而教之先踐履。而後文藝。蓋惟德焉。待宗族情文兼致。吉凶赴告。歲時會拜。事爲之規。而周其窮乏。恤其疾病。拯其患難。必竭其力。至於故舊鄰里。亦然。不知其力之不足。必稱其情而後已。由是信誼大孚。里有不平。不詣有司。而詣其門。君徐出片言曰。此直彼曲。咸帖帖聽。受謝去。嘗構小樓。藏脩其間。摺紳學者多就之。而君亦喜得朋也。相與講明唐虞周孔之道。或夜分不寐。或淡旬忘去。蓋將磨礱浸灌。以闡夫聖賢之闢奧。志未及就。而死亡之矣。故君之死。士類咸爲之號傷。卒之日。至正庚子七月十四日也。上距延祐丁巳君始生之歲。得年四十有四。以壬寅十月十六日葬於里之黛山原。娶陳氏。後四年卒。其生以某年月日。其卒以癸卯九月十七日。其葬以洪武戊午九月二十二日。墓在金洲之湖。里。丈夫子四。曰任。陳。曰田。曰毅。曰莖。側室滕。出。君卒時。諸子皆幼。後皆克修其業。以世其家。任舉明經。爲郎。福建行中書。詳練潔廉。聲稱籍甚。君之教行於身後。又如此。余聞君子病無間焉。非有待於外也。有待於外而後聞。則君子之不聞者多矣。今觀吳氏一門四世。不出里閭。布衣沒齒。而其生也有稱。其沒也有傳。則彼以詩書爲斧藻。馳騁街衢。而名卒湮滅者。非惑歟。此任之請銘。余喜爲之論。次非徒以慰其孝思。亦將以風吾黨之士云。銘曰。

孔教授夫人汪氏墓誌銘

伯衡既銘吳江州儒學教授孔公之墓。其子克烈復泣而言曰。先生幸哀克烈。爲吾父著銘墓石。惟克烈三歲即孤。而不殞其世者。吾母之力也。願其藏異穴。不得合而銘之。克烈懼其懿行將遂湮沒。敢申請焉。願先生重哀克烈。而惠以文。昔杲齋鄭君季明以古文名世。而靳許可。閱卷之士。砥名礪行。以其言語文字而借譽取重者。彬彬焉。伯衡發其遺文。得孔母汪夫人傳。則克烈母也。傳凡四百七十餘言。以謂非惟用勸天下之夫婦。亦將使爲士者聞之。內愧而自省也。於戲。其推重之至矣。則夫人豈可以今人目之哉。何忍而辭爲銘。夫人諱淑真。字道寧。其先歙人。靈惠公之後也。五季時。避亂來居平陽。至夫人父始徙居郡之墨池坊。遂爲郡人。父諱鼎新。學行文章。爲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陽公。母潘氏。有賢行。夫人生而淵靜聰敏。加以濡染習禮法。通經史。善筆札。而精於翦製結縷。事父母以爲賢。艱於擇配。其父來

與平陽州教始以歸孔公時年三十矣。接宗婦以敬。處妯娌以和。奉祀豐而潔。曰：吾不逮事舅姑。所以追養者。其敢不恭。孔公宦轍所至。以性剛尚氣。為守武所嫉。而免於禍者。以夫人能規諫也。歸孔公八年。而孔公卒於吳江。嚙指灑血棺內。誓不他適。成斂。人恐其一弱婦。安能返櫬二千里外。而夫人迄克以其櫬歸。為墳於新隴。舉先夫人陳氏之喪。合而窆焉。屏去膏沐。闔門紡績。不與親戚接。夫之族亦罕見之。孔公有女弟歸薛氏。方釐居。乃迎致與處。而養之。諸子在襁抱。常當詔之曰：先聖人子孫。不讀書自樹。將羞先聖人。此若父平日用以自勉者。故我今以之勉若等。若等其識之。蓋子五人。其一前子。其一孽子。夫人恩之無纖毫厚薄。其子亦自以夫人之恩。無厚薄。諸子長大。分田廬財。賄什器為七。以三分與前子。而命己子孽子各有其一。人以此益賢之。善生理。家業日殷。然有餘輒以施予。寒飢者在門。與衣食。孜孜若不及。且勸之曰：彼飽煖者。亦惟力農工耳。爾奈何不自力。感悟去而自力者。往往或從夫人質錢。過期而贖。未嘗取贏。稱貸不能償者。則焚其券。遇鄰媪以禮。鄰媪日升堂起居。夫人一或失行。即戒門者絕之。鄰媪惟恐見絕於夫人。咸知謹飭。桐陽公捐館已久。惟潘安人在堂。治美飲食。往餽之。使者相踵。有疾即歸。侍不問寒暑。及其歿。持錢帛以助弟姪。喪葬。其兄炳歿亦如之。外家有田五百畝。在平陽之南湖。布米力役之。征夫人命諸子任之。欲錢急輒代之。輸三十年。猶一日。初孔公作新第。而出游吳江。第中時見怪物。及夫人還自吳江。衆以告。且誡勿即居。夫人曰：我不惟其性亦自不惟。卒入居之。而惟自是不復見。雖程子之母何以加諸。寡居二十七年。年六十有五而卒。至正戊子九月二十六日也。子克烈。克焦。克勳。遂以辛卯十月二十日。安厝南湖九保頭原。銘曰：

猗夫人兮。父業克傳。姆訓闕兮。兩髦之操。三遷之教。克允蹈兮。龜斯之仁。鳴鳩之均。與古倫兮。見諸述作。表其卓卓。自先覺兮。道文是徵。勒辭于墓。史伯衡兮。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高。字妙福。姓周氏。揚州高郵人。嫁同里陳氏。為諱元吉之妻。今武毅將軍千戶馬侯俊之外姑也。父諱某。母張氏。夫人柔懿慈恕。在室事父母。盡子道。歸陳氏。事舅姑。盡婦道。生一男兩女。而元吉卒。時夫年三十。有八寡居任家政。能勤儉。理細微。時斂散。以持其門戶。選婿里中。得武毅君。關切館延之。後七年。兵興。武毅君與夫人之子國賢。乃奉夫人渡江。而南。僑居姑蘇。既而武毅君與國賢俱以材勇擢義兵。萬戶。國賢後戰不旋踵以死。武毅君超遷浙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分闔閩安人皇朝。除今官。成金華。移平陽。夫人食其祿者三十年。年七十餘矣。聰明康強。起居飲食。如少壯者。武毅君旌旌所。皆東南輿圖。朝夕率婦子致孝。所以奉之者。極水陸之珍。凡與武毅君為僚為友者。必升堂拜夫人。見其貌。恭其色。和其言。仁其動。止中禮。瞻望咨嗟。以為盛德之母。而知其享其福祿也。固宜。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平陽之官舍。上距元之大德甲辰。夫人始生之歲。得年七十有九。遂以九月三十日。葬平陽縣萬全鄉。鳴山之原。而屬余銘。窮者海內鼎沸。母子離散。以脫一旦之命者。皆是也。藉令聚首。越在異鄉。資濡沫以全活。免於飢寒。亦幸矣。若夫人有武毅君為之婿。肥甘輕煖。適其口體。優遊朝夕之間。罔聞承平之樂。此

百不一冀也。復值海隅。寧謐。高年令終。自含至斂。情文備至。遠近遺奠。出葬之日。市為之罷。巷祭以過。車送者千數百人。而行塋高敞。此千不一冀也。夫人得此。則雖無丈夫子。以為主後。復何憾哉。銘之用。以慰夫人於地下云。銘曰：

楊子瑜墓誌銘

縉雲楊氏。占籍於平陽者。曰朝。無子。以宋太常博士。蘊古之孫。裕為子。裕生璿。君其嫡也。諱珣。字子瑜。幼穎悟好學。從鄉先生鄭如圭。受尚書。治進士業。業成而世亂。遂絕意場屋。自嶺門徙居鳳山之陽。隱居以養親。父既沒。奉母踰盡歡。暇日。惟長松脩竹。叢桂幽蘭。清泉白石。為伍。於術數無不通曉。性尤嗜。出語清婉。一時。嗇士咸相推許。國朝初。下關陝諸郡。縣吏慎擇士之知治要而有吏能者。往為之。由是起。君如商州。君雖為列曹掾。遇事侃侃。與守長論是非。可否。不少遷就。尋以母年高。求歸侍。守長曰：子儒生。非他人。比朝廷所以用子者。不在簿書細務也。亦欲使子補察吾屬之不逮耳。奈何求去。君欲歸不得。自號商山。既而父母老。者例賜歸。君還故鄉。扁其居曰商山舊隱。方喜獲承歡。親側。而乙卯冬。遊羅母喪。哀毀骨立。至於成疾。戊午五月八日。竟不起。明年十一月十有六日。葬於歸仁鄉玉蒼山之原。娶李氏。三子。伯曰鼎。仲曰泰。俱讀書尚文。克世其家。季曰戒。出後永嘉吳氏。三女。一適陳進。一適黃師。一適徐謙。孫男。一曰開。閨女。四。余過平陽。鼎奉前龍江書院山長高陽狀。因余友張正來請銘。狀稱君在寇攘充斥時。東西竄匿。嘗以物腰纏之。頃刻不少。真扣之。則永嘉王廉所寓白金也。或問君曰：時勢如此。因有之。亦可藉口矣。君曰：嗚呼。吾心外欺吾友。不義莫甚焉。所獲與所喪孰多。寡。迨歸金王廉。雖王廉亦自謂出望外也。士以此多君。君之在商州也。過四皓墓下。未嘗不喟然太息曰：此四人者。高蹈物表。而吾去鄉半萬里。為斗食吏。獨不愧之。低徊不能去。余雖不識君。其為人可概見矣。嗟乎。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慕莫大於功名。君臨財則顧義。而又安分澹然。無慕乎外。以全其歸。是皆人之所難。可無銘乎。銘曰：

見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雖居畎畝。視夫人不獲其所。未嘗不以為己憂。而拯之。蓋仁人之用心也。後世之為君子者。雖職乎民。若秦肥之視越瘠。往往皆是。而況獨善於山林者乎。若見山處士。不猶古之君子哉。世有斯人。吾焉得不與之乎。處士敦厚而謙恭。慈和而雅飭。其親也。愛敬兼盡。親有疾。惶惶焉。至廢寢食。無朝暮頃刻不離側。母嗜鱸魚。病間食之。而至於大故。處士見鱸魚。輒流涕被面。終身不忍食。卜地括山。葬其親。而樹永思。廡墓前。以備祀享。故第危於鬱。家人請重構。處士曰：吾祖父無所安。而暇治居室乎。即居址之南。翔祠堂三間。左右翼以夾室。率子姪時節行禮。進士孔君。賜記之。其在內之行如此。達之於外者。尤非人之所可及也。至正戊子夏。大旱。瘡沐詣雙劍。靈湫。懇禱。大雨連日。歲以有秋。洪武己酉夏。旱。於石甕之靈湫。丙辰夏。旱。禱於新興之靈湫。皆得雨如初。民大慰焉。里之將軍橋。壞於閩寇。行者以為病處士。

購石儲備之其修四丈其廣五尺又登括里路一百餘丈一錢不仰於人歲飢輒賑乏食者凡鄉閭死喪不能收者則施以棺材毗林武以食指衆而不能存活將以六歲兒溺之於水處士聞之馳往止之惠以粟且衣食其兒於家有張生者困於役賴處士而甦其處士曰吾豈報者哉不取靈鷲寺法堂久廢莫能興處士捐貲爲倡衆雖然趨之未幾而告成於戲處士真古之君子哉嘗聞之有天爵者有天職焉孰無天爵則孰無天職也何謂天職蓋我之所當爲者是已天地萬物不外乎吾身則位天地育萬物何莫非吾之職東廣微非有民社之責而爲民禱雨亦惟盡吾當爲之職而已矣處士於鄉黨之民憫憫焉憂其旱乾成其津梁除其道路卹其死喪拯其飢餓濟其困窮豈不猶廣微之用心哉世有斯人吾焉得而不與之乎處士伯兄子仁之墓余實銘之而處士之葬也其子復以銘爲請尙何辭哉處士姓王氏諱原京字子昂十四祖曰六評事五代時自長溪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人以其族之碩大也名其所居里曰王與成淳鄉貢進士公甲會大父也修大父也紹祖父也母項氏宋欽州陵山縣主簿宋英之孫女也處士襲祖父流風恬於進取築室鳳岡而隱居扁曰見山故納交者號爲見山處士妻吳氏男子三人曰傑曰侃曰位女子二人陳深吳惠生其婿孫男二宜選宜進孫女二生於元延祐戊午十月十一日卒於今洪武壬戌六月二十六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烏石山之原銘曰

王氏之先世有碩人隱居行誼而不求聞維處士君厚德之醇高尚其志寂冥之濱我鄉我鄰孰啗孰呻孰窮孰困舉切吾身利興害除小大歸仁世之君子有社有民而屯其營寧不愧君烏石之原兆此新墳積善之慶燕及子孫勒辭墓門名以永存

林縣丞母吳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諱昭溫州平陽縣人宋太常博士蘊古之裔孫曾祖登祖梅父羨母項氏夫人歸同縣林氏爲繼善君之妻有子三人伯曰維高敍州慶符縣丞季曰杞陝西按察司書吏自二子出仕夫人居常鬱鬱以致成疾及家僮齒祀遺骸至自陝西夫人憫其去家五六千里而殞於異鄉哭之過乎哀疾日增劇竟卒於洪武七年甲寅八月癸亥享年五十有五維高奔喪抵家甫七日亦卒杞字維清先夫人卒一年癸丑十二月初三日卒之日也得年二十九維高名嵩後夫人卒一年乙卯九月十四日卒之日也得年三十六仲子寶奉繼善君之命以十一年十二月庚申葬夫人萬全鄉柏洋芳與先姑之兆而以嵩杞附焉既葬之五年尉溫州府儒學教授徐君宗起爲狀來請銘林氏徐氏東西鄰也於夫人事得之最詳而言之最嚴乃爲取而書之曰夫人幼而柔婉長閱禮度爲處子歸林氏善事父母舅姑女工之事不煩父母教訓而能以躬性嚴厲而愛或弛不以姑性和慈而敬或虧中遭兵革家計艱難能斥簪珥以致養日舅姑難得財物易致二人髮皆種種矣欲奉養恆如今日其可得乎故蔬食不給而甘旨柔脆之奉恆過乎厚姑病晝夜扶持久益不懈姑沒未幾而舅繼之喪葬克如夫志夫人實左右焉其夫稍致美夫居室衣服夫人輒曰妾聞大禹卑人且猶卑宮室惡衣服況衆人而可不儉約乎君之所務殆非貽謀之道夫善其言而爲改行處如婢接族如媵婢僕各盡其道而尤能成就其子女以此三子皆克肖二女嫁徐

風潘珍皆以賢淑稱於戲爲女而女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可不謂之賢乎謂宜見其子之成名享其子之祿養孰知天遊奪祀之命而夫人亦奄至大故格又以哀毀卒於服次是於賢之心不爲大憾與夫爲人如前所云而卒不至於得且貴所謂天道安在也雖衆人不能不蓋傷焉而況於其子乎固宜寶之汲汲欲圖其不朽也何忍而不爲之銘哉銘曰

有子而夙夜教誨之固冀其成材而顯融於世也子焉材成而出膺祿位是謂能承親之志也爲親者不喜而顧憂懼竟不知何爲也此吾於夫人之事所以拊膺而增喟也呼嗟夫人婦德之懿母儀之備則固生無愧而死有餘裕也

周君墓誌銘

厥今郡邑間巨室非不多有家而無塾里相望也亦有子而不教家相望也余未嘗不太息焉及來平陽聞君剛塾於家歲必招延師儒以教諸子若前龍江書院山長高君贊叔前福建行省左右司都事吳君以仁前穎州判官黃君思誠皆俯就其招然君之家不過中人之產而爲巨室之所不能爲非有拔俗之見則何以能之余其敬重之君一再見余而竟以病卒故其卒也余尤嗟惜焉其子驥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某原奉高君之狀謂銘余固不得而辭也君諱守思字國賢姓周氏其先閩人今爲溫之平陽人曾祖綱祖恆父公雅母金氏公雅生於元之至元乙酉卒以至正甲辰敏於治生施與不靳喪不克收者資之稱貸不能償者已之居常語君曰我勤儉立業爾克守以遺子孫衣食自可有餘慎勿使外慕也君服膺惟謹非門戶事未嘗見縣令丞以身率子姓焉居家庭力於孝友處鄉黨一于謙和交朋友篤於信誼親沒治喪盡哀既葬作亭墓下以時展省事之猶生存也輕財而樂施有先人之風嘗以重購得地巽溪陰陽家以爲吉壤聞黃思誠欲葬父而不得地輒以奉之出契券授之思誠昇以直君子於我乎節辱與我爲兄弟交子之親猶吾親也尙須直耶爲之銘曰而董其凡役女兒歸潘早逝有遺孤女君育於家比長大擇婿得瑞安曹朝賓其資裝遺之權勢所在人爭趨逐君獨退避人咸服其行每自言曰我藉前人遺麻有屋以庇風雨有田以具醴粥賦稅之供資祭之奉妻子之養足以給矣而猶朝夕拾俯取是不足也吾豈爲之哉且惟事教子既爲之求師又爲之求賢大夫士使承其下風而所以奉承之者尤款曲至作水西亭以備宴遊既而遷居崑山下方蒔花藝竹規從紹紳先生徜徉以終餘年不虞遂以疾不起矣年五十有五臨終惟願曰爾祖訓我孝弟忠信我遵之尺寸不敢違獲爲寡過之人則職此也而克率而弟遵而祖之訓又克勤於學孝於母無始祖父羞則我雖死無憾矣君生之歲爲元天歷己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之歲爲今洪武癸亥四月三十日前妻鄭氏以元至順壬申正月十一日生以今洪武壬寅七月七日卒而以丙午十月十一日附葬先墓之次繼室鄭氏子男三人長即驥前室出也次驥次昂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先哲以師教與父生君食並稱則師之所係夫豈輕也哉奈何叔世漢焉不知用其情而觀子弟之材門祚之升又何自能之君之於子也不遺之金釵惟慎擇其人而俾之師承亦可謂特立而獨行者矣吾故揭諸幽巖庶幾有聞風而興者是爲銘

能知州妻王夫人壙誌銘

洪武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前宜興知州能君樞之夫人卒於金華，得年五十有三。五月二十七日，附於蔡女鄉陳監山先姑之兆，而屬伯衡銘其壙。宜興之言曰：吾妻諱晉，姓王氏，世為平陽之義陵人。父善卿，仕南昌，遂家於南昌。元兩浙都轉運使，則其伯氏也。初，離讀書於家，吾妻處其旁，日聞其講說，由是習文史，非直善翦製，縷結事，雖取至順壬申河東鄉薦，下第，補江東廉訪司書吏，轉南察院書吏。吾妻侍其母，孫就養金陵。先府君時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需次金陵，遂為樞請婚焉。其來歸也，年二十矣。先府君性嚴毅，歲時享祀，必極其豐腆，致其精潔，且喜結交，所交無非名人。魁士未嘗一日無賓客，亦未嘗一日不設宴。子弟奔走，供張治具，尺寸恣其指畫，已獲譴，咸備備焉。吾妻敬恭將事，舒徐不迫，無廢事，無曠典。先府君未嘗不稱之曰：能先宜人張庶母，閨時皆在堂，吾妻奉承兩姑，各盡其道，而得其懽心。家人化之，庭無間言。從樞官於四方，自處卑約，治絲繭麻桑，有如小家婦女。未始以兩家鼎鑪，養貴驕，裝美飾，而樞之假守宜興，坐以大水不及以聞，獨民田租，既能官猶，置南京城，南京督責甚峻，吾妻聲出，魯珥，以舒吾急，且諭吾曰：命也，其順受之。暨蒙恩來金華，家益落，授徒以餬口，而吾妻處之泰然，無異貴盛時。上奉吾母，閨下撫吾弟，機初不以貧而簡恩禮也。相戒相成，以長吾子，蓋不能無望焉。亡何，竟以上氣疾不起矣。於乎悲夫！二子長文燦，早亡。次文燦，一女適江寧王文毅樞，皆從樞先生遊，學自謂識道理，榮辱得喪，無概於中。一旦更患難，而猶不能釋然，而吾妻克有恆德，隨寓而安，為婦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喜愠，樞以是愧之。文燦今甫七歲，於其淑德懿行，他日當不復能知，則圖其不朽，固樞責也。敢託諸吾友伯衡，辱交宜與契分深至，言雖不文，誼則不辭，庸備著其語，而銘以系之。銘曰：

柳君妻潘氏壙誌銘

夫人姓潘氏，諱益，婺之東陽人。歸同郡浦江柳氏，為穆之妻。故翰林待制文肅公之孫婦也。有子一人，曰士忠。女一人，適湘府伴讀葛誠。夫年四十有三，卒於洪武元年五月二日。以十年九月九日，葬縣之通化鄉城背塢之原。夫人之父曰達，達之父曰輝，輝之父曰暉。宋季嘗舉進士，達之配劉氏，號知書，習禮法，有賢行。夫人自染耳濡，在室為淑女，弱結緝紵，縫紉刺繡，不教而能，容止幽閑，服飾雅潔。諸女取則焉。穆之母於夫人為姑，長擇所歸，遂以妻穆。父母愛之，欲其長在左右，遂延穆於甥館。越十年，始聽其歸。其歸柳氏也，事舅姑為賢婦，任家政事為品節，各有條品，嚴不傷和，儉而中禮。處內外親戚間，咸稱其情。待鄉鄰奴僕，一撫以恩，夫家故有田，而歲恆乏食，夫人揣知田賦者十才二三，曰：與其瘠而多，孰若腴而少。瘠而多，所獲無幾，徒困征斂，請其夫蠲之，更擇便利者市之，仍出裝奩助之，自是歲不乏食。至正末，盜起，旁近盡室匿山谷間，蠶桑標掠無遺，比還家，蕭然四壁也。人以為難處，夫人能以理自處，又能彌縫以安慰其舅姑，使不知其不足而忘其憂。及舅沒，相夫力食以治喪，非而禮之所當為者，無或缺。子婦天死，昇其嫁時首飾衣被歸其外家，曰：婦無兒女，我家何敢有其遺費。其外家辭，卒歸之。亡何得瘞疾，雖伏枕而經理

參決內外大小事，猶尋常時，自度不起，則為姑治送終之具，必備必誠，曰：我且暮人耳，終不得養吾姑矣。所得効力者此焉而已。夫人之行如此，誠賢乎哉。安可使其無聞乎。而士忠之先配，吾甥也，以誠夫之狀來請銘，為之銘曰：

節婦鄭夫人壙誌銘

蘭溪有節婦曰鄭氏，王璠之母也。其貞節淑行，宗廟稱之，鄉黨稱之，士大夫稱之，下逮兒童僕隸稱之。既沒，世見其子孫，則又從而稱之曰：此王節婦之子若孫也。嗚呼！懿哉！節婦，孟子所謂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矣。不賢而能之乎。家君仕蘭溪時，伯衡年纔七八歲，日從璠往來嬉戲其家，率節婦衣索梨棗，節婦愛之猶親子。自後侍遊，閩廣吳越，及忝鄉薦，上春官，召為國子屬官，行過蘭溪，必望闕而趨，見節婦，三十年間，或四五歲一見，或間歲一見，或歲二三見。節婦見伯衡，所以遇之甚厚，比伯衡辭免翰林之命，來歸，過其門，求見節婦，則死且葬矣。為之茫然出涕，方欲往拜其墓，而璠以銘見，知節婦凡行詳且稔，莫伯衡若也。銘非伯衡將，屬誰節婦諱妙淨，祖曰光祖，父曰升，世為蘭溪人。節婦自為處子時，以孝謹聞。年十七，歸璠，父諱祥府君，事其舅姑如事其父母。舅姑死，喪祭如其生。為王氏婦十八年，而夫沒。其夫垂沒時，語節婦曰：吾家素貧，破屋數椽，不足以存身，破田數畝，不足以糊口。吾之生也，存活且猶不易，況今吾且死，若將何恃以存活。宜及若少艾，擇所依，無以吾為意也。節婦曰：嗟乎！我與君為夫婦，一紀矣，猶不知我心，願以言嘗我耶。君如不可諱，不守節自力於衣食，以長子，而有他志，犬豕不食其餘。是時節婦年三十有五，璠甫十一歲，紡績自給，往往達旦，課童奴治生，野樹粟，墻下樹桑，庭有隙地，即以樹蔬菜麻桑，無寸尺廢者。而尤善斂散畜牧，歲時節享祀，與夫親戚鄉鄰，慶弔饋遺，未始以貧而廢禮。璠亦痛自砥礪，禮部吳公正傳，以名進士里居，與之遊者，皆當世鉅人。璠出入吳公門下，因得盡見諸鉅人，鉅人賢其母，莫弗與之進。節婦喜曰：吾聞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吾兒接識有若而人，何至為小人之歸，斬焉未亡人。他日有以見吾夫地下矣。節婦治其家，以儉約，衣食常不使過之。惟賓客之奉，則縱璠所為，不問曰：古之賢母，至剪髮以奉賓，吾方愧之。矧敢奢乎。自夫亡五年，始卜地於紫巖鄉杜唐之原，葬其姑，而以夫附焉。又五年，聘其兄之女為婦，又十年，遂再造其家，室廬之完，田園之廣，甲於王氏。又十有四年，國朝取金華之明年，按察使者始采里耆之言，檄著令旌其門，復其家。又八年，乃卒。丙午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葬以洪武己酉十二月十一日，墓在橫山鄉葉村之原。子一人，璠也。前浦江縣醫學教諭。孫男三人，原虎、原龍、原麟。孫女一人，適于定。曾孫男七人，宋歐陽子生四歲而孤，無一瓦之覆，一隴之植，以庇而為生，其所以成立者，皆出於其母。魏國太夫人鄭也。今璠早孤，家貧，賴母氏守節教養，而底於成。事絕相類，然則璠之賢，雖不敢比歐陽子，而節婦之為母，視魏國固無愧也。於戲！可不謂賢乎。觀王氏門祚之升，孫曾之衆，而節婦被旌號，享孝養，以高壽終，亦足以見為善之無不報矣。則節婦雖不身受封贈，如魏國，復何憾哉。銘曰：

從一而終。婦人之正。不有淑德。時克自靖。懿懿夫人。獨也微靜。遺家之艱。植志俟命。既全其正。遂保其胤。匪胤之保。實鴻厥慶。始視其室。有如懸壺。歷歲幾何。家則鼎盛。有孫有曾。以莫不令。凡鄉之人。莫之與競。是謂祉報。如響斯應。歐陽之母。國魏氏鄭。懿懿夫人。式同厥姓。其姓既同。其賢亦並。四百年間。輝光引映。有崇斯邱。山環川亘。其藏在此。過者必敬。

亡弟思誠墓誌銘

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分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夙頌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塘。思誠竟卒於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其卒。省憲之官。泊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成巷祭。以過壘。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與燈燭。思誠嘗竊燈燭以益。坐必至四鼓。炎暑而寒之。欲睡則啜之。方夜半。若飲苦而寒。啜之。醒復讀。讀及欲睡。復啜。終已不睡。因此病痢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為文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病告。召醫視之。痢愈。更得軟脚疾。加寒熱。比半年。鐵燭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為兒。意謂讀書取世科。為父母光榮。孰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為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而死。死猶不免。以遺骸累。丐棺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於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於金華。又七年。為洪武二年三月三日。耐於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國子生調歸。乃追為銘納諸壙。銘曰。

東谷先生趙君墓誌銘

前永嘉儒學教諭吳禮。以所著趙君事狀求銘其墓。曰。君。鄉先生也。諱良震。字伯起。別號東谷。於宋宗室。鄭勤孝王宗惠為八世孫。其家平陽。則自六世祖武翼大夫主管台州明道觀士第始。曾祖汝弼。宋杭州於潛縣主簿。祖崇桂。宋太學內舍生。父必森。不仕。君以元大德丁未五月十五日生。以今洪武癸亥九月十有八日卒。卜地於嶺門山之原。將以明年正月某日葬。禮嘗從君受經。故敢為其孤友尚請也。伯衡辱識。君不敢辭。銘曰。

厥皇天水宋宗室。鄭勤孝王所自出。何代來入平陽籍。粵從建炎南駐蹕。大父以上世簪紱。考君尚志獨。隱逸。翁若好學如好色。讀書不復就枕席。親恐其以勤致疾。撲滅燈燭。辭懇惻。篝火默誦。伺其隙。乃至裂。書加以扶。雪涕俯取。更補緝。詠讀研終不息。親乃感悟。初非僻。人生不學。面墻壁。買田買書。以資給。致。孜孜分陰。惜。大義毫分仍縷析。向慮至理未融液。弱冠辭親。遠遊歷。勤求師資。抵礪石。周流吳楚。齊魯。城。魁人碩士。盡接識。聞見豁然。天地闊。豈惟羣疑若冰釋。南還致養。二親側。問則下帷。溫故習。四庫羣書。

在胸臆。赤手可當八面敵。意謂青紫猶俯拾。再戰秋闈乃再北。得失元不係學術。自茲場屋削蹤跡。恥若陳亮困造物。操觚染翰。舉著述。經史子籍名法律。搜抉隱微訂訛失。書成尊閣富簡冊。此事亦足垂同極。士子趨風爭負笈。善誘循循聖是則。愚魯果藝雖異質。靡不成材而就實。大明皇帝膺寶曆。旁求賢俊如不及。觀風使者暨邦伯。推挽愈勤辭愈力。弟子聯翩列要職。內焉臺閣外郡邑。能稱治効聲籍籍。師之抱負固可測。癸亥重九後九日。奄兮忽兮。簣遺易。壽登七秩又餘七。老成云亡。孰矜式。善類咨嗟。反袂泣。歲非龍蛇賢亦厄。配會繼林有淑德。一子友尚知樹立。卜兆嶺門龜食墨。日吉辰良畢窆。發其幽潛史乘。筆名不可泯石可泐。

玄逸子碣銘

玄逸子孟。歲學經於鄉先生徐南州。鄭如圭。至於字書。亦致其力。而精其藝。同將以自表見於當世也。及天下兵動。人皆出其智謀。乘時以取祿位。而玄逸子獨談笑視此世。若不可玩者。乘其家為黃冠師。雖素相知深。而赫然用事者。周參政嗣德者。力挽之出。而迄不為其用。於戲。不有卓識。烏能若是哉。玄逸子陳氏。諱鑄。字德高。其號玄逸子。本潁川人。唐兵部侍郎勳之後也。勳二子曰。樞。曰杓。俱仕光州。光啓乙巳。從州刺史王緒避秦宗權之亂。入閩。家於長溪之赤岸。杓之子靈壽。仕後周。為左廂兵馬使。顯德丁巳。又自赤岸徙平陽之塘下。三傳為宋金吾大將軍。隨內衙兵馬副使。陽析居瑞安村。隨之孫文質。大中祥符間。析居南監陳庫。三族之間。以道德文章。項背相望。陳庫則東京上舍。葑村則中書舍人。傳良。塘下則釋褐進士。志崇。玄逸子於志崇為七世諸孫。以咸淳辛未。右科進士。承節郎。江陵副都統。司准備。差遣元為曾祖。其後居陳丞相宜中。輟府。死景炎之難。贈武義郎。督府參議。以建孫為祖。以彌春為父。彌春無子。玄逸子其弟彌讓子也。來為後。性至孝。定省之禮。亦謹謹焉。待族嫗。處鄉閭。和而信。至正癸巳。山寇竊發。其鄉之人。士謂玄逸子曰。此志士取富貴之秋也。玄逸子不答。遂以丁酉入東華道院。為道士。師事鏡水周先生。受洞玄法錄。黃白變化之術。集賢聞其名。署玄門高士。昇以號曰沖和。凝妙通玄法師。且奏授温州路玄妙觀提舉。仍賜金襴紫衣。而玄逸子視之。漠如也。屏居東塘。闢一室曰迎薰。點勘經。演說洞章。密修大洞迴風混合之道。周參政遣吏六七輩。延之不至。洪武七年春。示微疾。謂諸子曰。天地間無物不歸於盡。吾將休矣。雖然。人而不學。何以通古今。識道理。我死後。汝等勉之。倘然而逝。三月五日也。春秋五十有八。其配鄭氏。大姓女。既順且恭。而善治內。二子。長雷。次登。出後族伯父珪。臨江府清江。遞運官。女適孫環。孫男二。曰丙。曰阜。女四。尚幼。雷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遺。葬於陽山之原。請前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狀其行。求銘墓道。余聞初玄逸子入道時。凡秉權勢而利達者。咸咻之曰。為計抑何左也。自今觀之。超然榮辱得喪休戚之表。若玄逸子者。幾何人。莊周有云。去智與故。無天災。無人非。無鬼責。玄逸子之謂矣。余高其風。恨不識其人。是區區者。尚何辭哉。銘曰。

郭府君墓誌銘

昔平陽自至正甲午。殘於閩括之寇。四封之內。不被其毒。惟泣南鄉一隅。由有若君者。倡其民。自相團結。阻江固守。寇至則出死力以抗之也。越二年。公嗣德來守平陽。無一旅之衆。有糧五百石。且盡以賑饑民矣。未數月。而兵以集。食以具。亦由有若君者。散財以募之。指廩以贖之也。遂以丙午八月。率所部。從周公出擊李師金。翁瑞。於黃浦江。其冬。又敗吳邦大之衆於鏡川。往諭下西溪諸寇。上其功。行省便宜授瑞安。芳山巡檢。君曰。保全鄉井。吾志願也。藉是得官。豈吾之志願哉。不赴。然戮力殄賊。不懈益奮。明年敗寇萬兆。擒寇吳天雷。又明年。移兵佐周公之弟誠德。擊定瑞安諸山。皆直隸括之青田。閩之福寧。功最經略。使承制擢處州縉雲縣尉。仍不赴事。聞廷授昭信校尉。瑞安州判官。兼義兵千戶。又不拜。周公曰。君命何可違也。乃赴上。未幾。自以爲境內外俱寧。謫矣。久叨祿於此。豈初心哉。卒辭歸。於戲。若君者。其豈非魯仲連之徒歟。君諱瑛。字景和。姓郭氏。唐汾陽忠武王之後也。遠祖太初。避黃巢之亂。來居平陽之錢浦。卒葬其地。表於墓曰。令公七世孫。石刻與廣德初所賜鐵券。至今並存焉。其子景孜。又徙居郭宕。九傳至宋山東帥府參議官元弼。元弼生提舉起莘。起莘生通判士核。士核生汝鈺。君汝鈺第三子。生於元之泰定丙寅七月十九日。爲人孝友而慈。牧本而尚志。氣貌魁然。里黨有一義事。奮勇直前。不誑不撓。而於繕橋梁。除道路。賑飢餓。平曲直。尤汲汲焉。方閩括寇之滋也。其里之桀驁者。將劫尤。而罷儒者欲竄匿。君毅然曉以逆順禍福。率先丁壯。以戰以守。衆賴以安。亦不汚賊。至今其老者語其少者曰。吾鄉之不燬。郭公之力也。吾鄉之不劫。變郭公之教也。年五十卒。其歲則洪武八年二月九日。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於蕪湖徐興。從先塋之次。妻陳氏。宋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陶之四世孫女。後八年卒。丈夫子二人。曰規。蚤亡。曰詔。富而好學。藹然良士。女子三人。長適黃提刑七世孫烈。次適鄭縣尉之子斌。次未行。既葬之六年。詔拜而請曰。先人諱加於鄉。而名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有以信後矣。敢具列世出壽卒歲月。泊凡行以累下執事。予觀寇發難時。所在巨族。怖死不暇。梁重寶。妻子扶攜東西走。以脫一旦之命。而不顧宗祧。棄骨肉者皆是也。矧暇顧鄰里乎。間有捐家貲。集武健爲防禦計。又畏縮以爲持重。不過僥倖以微賞而已。豈誠乎排難以全鄉黨哉。君也。難發即竭其粟帛。以討賊爲己任。又能贏股肱。以登舊功。及乎計功行賞而官之。則固辭焉。不得已拜命。而卒去之。其義勇如彼。而廉讓又如此。可無銘乎。銘曰。

所貴大家。爲鄉之望。亦惟患難。作之保障。元之末造。橫陽雲擾。日維郭君。克盡厥道。兵之未集。散財以募。兵之既集。發粟以餉。荷其受斯。列于戎行。與其主將。右頡左頡。主將因之。以靖鄉邦。鄉邦嘉靖。君與有功。功則茂矣。而君不有錫命。連連三讓。斯受禮受義。退邱壑。寄傲企彼。魯連千載同調。天胡不畀壽考百歲。百歲之年。及半而逝。人亦有言。壽在名延。身壽不百。名壽逾千。人懷君德。我高其誼。勒銘墓隧。畢世昭著。

兩山處士王君墓誌銘

往歲聖上軫念江南之民。無田者衆。而淮甸多閑田。詔所在民之無田者。例遣赴鳳陽。而人授之田。德至渾也。維時糧長克欽。承旨意者無幾。其於所遣之人。不侵牟之。亦已鮮矣。況能賑恤之乎。不困苦之亦已

幸矣。況能哀憐之乎。平陽糧長曰王君子壽。其所統鄉民之當遣者百餘人。君發廩食其居者。而行者非履糗糧皆任之。又念數十百人當五六六月。行二千里。縱無疾疫。亦當病渴。於是延醫士馮彥文。具善藥與俱。而親送之往。比抵鳳陽。凡次舍什器。具爲區處。使不失所。然後回。當是時。凡在行者。目其鄉人之得於君者如此。莫不幸之。而又自傷其不幸。獨不得齒於君之鄉。而君之鄉人於別君也。成戀戀有可憐之色。視其去家別其妻子時。殆猶有甚焉者。嗚呼。斯世固有斯人耶。而君以憂勞致疾。回次南京。奄至於大故。君鄉人聞訃。在鳳陽者則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在閩里者則北望而泣曰。天胡不壽考王公。使之庇覆我等也。樞至自南京。其族與其里之老倪。率然相扶攜。迎哭擗心。一口曰。善人。遺舍我而逝。忍乎。我等自今將復何賴乎。及至葬。又率然至壙。擗心一口曰。善人。其藏於此乎。我等自今豈復見若人乎。再拜哭失聲而去。而到於今。言及君未嘗不嗚咽也。夫使人感之而不能忘。臨其穴而痛心。望其闕而悲慨。此古仁人之事。而今於君見焉。則君豈非仁人乎。蓋君之於族人也。聰明材俊者。必資之使學。無以爲生者。必召而與之。子本。使爲商賈。才不逮者。又擇才者扶持之。婚喪失時者。必詢其常用財物。而爲具之。其於鄉人也。遇先父母忌日。必出其遺錢。殺周貧乏者。每歲夏秋之交。必家貸以粟。其息比他家。嘗減五之二。凶年則不取息。或久通不能償者。則已之。病者則挾醫師療救之。而爲輸醫藥之費。其於途人也。築室將軍市之北。大道之旁。命項善惠居守。而歲衣食之以田六畝。月給以錢。使其若飲草履。火炬。濟往來者。嗟乎。實德之及於人如此。則君之歿。詎王氏之不幸。宗族鄉黨不幸矣。烏能不悲慨而痛心乎。君諱元佑。字壽其字也。隱居龜嶼。鳳岡之間。故自號兩山。而人亦呼爲兩山處士。而不字。兄弟四人。其次弟四。予所爲誌墓。曰子仁。曰子昌。其兄也。其鄉其世。其出皆見兄誌。其生以元泰定丁卯二月五日。其卒則今洪武乙卯八月十一日。而以其年某月某日。葬親仁鄉西陽坡之原。其所娶林氏。有婦德。其男女各二人。男曰且。曰旭。女適黃黜。陳戒。其孫男一。曰觀。昔君母項感危疾。醫無所措手。君默禱北辰。求代以身。母不藥而愈。夫君之外行。卓卓過人。遠甚。則其修於家庭。而通於神明者。尙何待言。銘曰。嗚呼。今之人。兮。格於利誘。執克濟衆兮。以其所有。骨肉隨危兮。莫援以手。矧鄉與黨兮。遠暇左右。成疏平施兮。君何仁厚。視人之傷兮。若己在疚。恩斯勤斯兮。實肩實負。乃如之人兮。而不壽者。彼蒼高兮。我將焉叩。壽雖不多兮。積則孔阜。飲其福澤兮。尙在爾後。

危齋先生王希言甫墓誌銘

危齋先生王君諱景行。字希言。其先由會稽徙括之青田。宋熙寧中。迪功郎某。復徙城東居焉。四傳爲乘義。即產顯。從乘義至。致政次變三世。皆起家進士科。致政生日章。日章生鄉貢進士英。貢士生元龍。游典史臨先生。龍游府君之子也。自幼穎悟。強記。八歲背誦春秋左氏傳終卷。十歲或欲得魯靈光殿賦者。先生即暗書示之。後覆以刻本。不說一字。大爲翰林待制周仁榮所奇。龍游府君之卒於官也。先生年十九。郡守馬昂。夫不忍其無以爲喪。率僚屬歸購甚腆。先生義不污死。父終已。謝不受。即日扶護還括。初母趙氏。以延祐丙辰某月某日生。先生於台寓舍甫三日。而趙氏卒。會龍游府君調鄞。儲屋殯之而行。及先生

走台反葬已二十稔。盡歸主人。儼直人謂王氏有子矣。服闋。娶永嘉之趙。吏部尚書立夫之曾孫。而諱嗣祖之女。嗣祖識先生於髫齡。許妻之。其後趙族以先生。勸絕。而嗣祖迄以女來歸。先生家。其歸而安。則先生身教也。稍出。應閩師之聘。冀束修以養。繼母。弟妹。饑初不給。而華從諸孤。皆衣食之。雖其先人嘗凌轢已者。遇之恩意如一。時節祀享。必潔且豐。人不知其貧也。親戚故舊。緩急必竭力以助之。而其於學。勤苦愈甚。窮探力索。晝夜不遑。統宗會元。凡天人性命之本。禮樂刑政之原。古今理亂得失之故。莫不洞該而淹貫。洙泗濂洛關閩之微言。則以為指南。潛體默察。必欲見諸實踐。隱然名於州里。從學者日衆。始開門而講授焉。環堵之室。四壁蕭然。無幾微不足。衣冠以居。寒暑不懈。與學者言。必以孝友忠信為主。本力。詭異端之非。親炙之者。多所感發。先生足不踐顯者之門。而戎將郡守以下。仁且賢者。無不折節下交。先生侃侃自持。言不及其私。至於民事疾苦。與政令得失。輒慷慨指陳。毅然之色。非以權貴少沮。嘗赴江浙鄉闈。試兩場矣。第三場主試官失待士之禮。先生投筆出竟。絕江東歸。郡長吏高其風。聘為訓導。庶諸生有所矜式。教授鄭汝厚。行不順軌。則先生執手數之曰。居人師之地。而為穿窬之行。其如名教何。汝厚益粟百鍾為壽。先生斥去之曰。而以此自漫。乃復亦欲漫我耶。未幾繼母沒。解職服喪。哀慕摧毀。君子稱焉。以力不克舉也。龍游府君之在淺土也。與人言輒流涕被面。感動石抹宜孫。石抹宜孫。故括萬夫長也。時以樞密判官鎮括。知先生前為訓導。月廩不盡給。立命給之。賴以襄事。諸來致助者。一無所取。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內臺治書李國鳳。經略江南。行至括。聞先生之賢。使宜署建德路儒學教授。不就。去隱龍泉山中。元帥胡深。擁兵里居。以賓師之禮禮之。石抹宜孫亦遣二子往師焉。今上即皇帝位。詔郡縣建學立師。知府傅汝楫奉書幣委重甚篤。先生辭不聽。復出訓導。憫學子從事於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隨其進量。左右翕張。使趨於進修之實。而身率先之。一時弟子員彬彬乎其可觀。及移疾去。俊秀之士。假假失所依。懇留不從。端居寡出。涵養益深。人莫得窺其際矣。洪武辛酉夏四月丁巳。終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子三人。長應期。次應朝。後從伯父。次應明。早亡。孫男一曰進。女二。皆幼。致政之頃。毀於盜。先生園改葬而疾革矣。應期乃卜麗水縣孝行鄉義合里朱岡山。以其年十一月己酉。遷葬致政。奉先生之柩。附焉。而以銘來屬。惟括浙東名郡。前代以文學優。號名進士者既多。入國朝。勃然赫然。以貴且顯者不少。有足觀瞻者矣。而一邦之望。顧屬之先生。於此有以見其人焉。則士生斯世也。抑亦可自反已。而往往馳騫於聲利之末。非感歎。吾不能不慨焉。自辱交先生。今兩紀。每相與周旋上下。未嘗不歎其剛介。誠篤。守經狗道。不矯不亢。真足振起於鄙涼哉。而今亡矣。噫。後生將何所仰乎。是以不辭而為之銘曰。

哲人云遠。學失其傳。有謨有訓。在簡在編。孰不討論。視猶蹄筌。涉獵為博。粉澤為妍。剽撥為工。簡易為便。陰尚秦儀。陽崇參淵。希世射利。躡接肩駢。較量得喪。尤人怨天。卓哉先生。抑何獨賢。口誦心惟。待以歲年。匪圖其藩。實窺其玄。反修諸身。終日乾乾。養以剛大。守以靜專。處困而亨。細行必虔。無愧無作。歸也以全。有崔者石。既白既皦。勒文煒質。樹於新阡。如見其人。清風凜然。

蘇平仲集卷十五

詩賦辭

義門詩并序

王氏自宋淳熙間。忠惠公大父諱起府君。繇義烏之鳳林。遷浦江之峻嶺。至忠惠公從弟諱。府君始家深谿。世載其美。萃於後昆。則有若善淵翁焉。翁隱居不仕。勇於為義。與其弟汝同財。而共饗其子三人。曰士覺。曰士麟。曰士偉。才皆克肖。又能隨事立則。為防範計。躬率羣從。由乎禮節。本之以忠信。文之以威儀。習之於朝夕。且望行之於冠昏喪祭。蓋至于今垂五十年。男女百數十人。莫不唯唯致謹。以敦厚謙恭自牧。而以浮驕傲慢為恥。以慈愛和儒自奮。而以乖爭凌犯為戒。遂與鄭氏並以孝義著稱一邑。可不謂之能為人之所難者乎。余嘗過其門。觀其事。因詠歌之。不惟美善行。示風厲。將使其子孫由是益元其宗也。詩曰。

堯舜之世。民莫不穀。其可以封。至于比屋。降及叔季。風頹俗敝。可封之人。萬無一二。願瞻浦江。百里之邑。乃有義家。後先迭出。昔則氏鄭。今則氏王。有閔其門。相與一方。奕葉王氏。族蕃且碩。詩書禮承。衣冠引翼。大合其族。自善淵君。臨終之言。抑何諄諄。爾財毋分。爾居毋析。爾毋骨肉。化為仇敵。爾曷于鄭。是則是做。厥初本同。毋自棄舉。我言孔善。惟爾當受。以成我志。以啓爾後。三子受命。罔不嘖嘖。既篤其恩。亦隆厥誼。

冠昏喪祭以變百為無細無巨悉立之規匪直也規以訓以教曰自其身實踐允蹈政勞於勤而謂黃髮乃終乃理乃賞乃罰在左在右有子有孫有童有冠其多如雲朝滿暮染日引月升衆志大定不伺戒懲冠帶裳衣周旋堂所有聞無聲出規入矩油油秩秩婉婉怡怡一門之內盎然春熙服有隆殺情無踈戚甘兮同飲辛也共食兄弟欣洽娣姒具宜疇能問之無隙可窺人亦有言無行不至義問四徂于鄭何媿聖神在御迪下以德風教攸系亟用褒錫俾彼鄭門有命獨復獨復之加式化國俗國俗是化匪私于鄭命書下賁寧獨此斬凡百士庶率來儀刑況也會玄不敬而承承之伊何祖訓是式享祉縣縣百世無斁

鈞勒竹賦

文何先生之干竹也。柳壯枯老。曲盡其形。俯仰披折。備極其勢。暢達遂茂。若得乎時。擊拳局束。若失其地。飄焉憔悴。若烟燼而露慘。蔚然芳潤。若風恬而雨霽。擣而不屈。若致節於崖石之間。頹而不悴。若挺操於霜雪之際。或倚幹垂垂。臨流而娟淨。或新梢鼻鼻。若出墻而搖曳。自根莖而節葉。凡牙角與脈理。變化雖至于萬千。源委皆可以顯指。論乎常理而當。揆諸天造而契。扶造化之隨。發靈臺之秘。未嘗設色。聊以墨戲。而具象外之象。含意中之意。是豈習與技之助乎。昔者吾祖嘗論之矣。文忠公則有先得直遂之說。冤起鶴落之論。文定公則以為猶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心手俱廢。而后超詣。此有道者之能事也。彼庸陋之徒。烏足擬議哉。使先生不有得乎爾。則何以能爾。猶歟。先生魯國聞孫。修材拔萃。雅德出羣。丰神秋灑。和氣春溫。緬逸志於邱壑。謝濁世之垢氛。樂詩書於陋巷。等富貴於浮雲。關高軒以恬處。獨向友乎此君。窮其理而盡其性。自彼屢而達於昏。忘形至于爾汝。好合類乎弟昆。時婆娑其下而瀛錦。或寄傲其間而倒瓊尊。既情狀之莫逃。尚人竹之在論。奔渭川之千畝。曾不滿於胸吞。爾其風清日美。浴罷睡起。掃地焚香。執筆伸紙。思聯綿而若抽。氣浩蕩而莫禦。真吾意於毫端。遊吾神於物外。納萬籟之秋聲。幹一元之生氣。欲電激而颯颯。又申之以電雨。覺乾旋而坤轉。似陰役乎神鬼。初不假乎繩墨。自默中乎規矩。曰籀篆與秦隸。實異形而同體。法傳撥鐙之巧。妙得活脫之髓。掃胸中之全竹。駭生成於刻晷。忽穎脫而迸裂。怒絕細而擧去。儼龍蛇之蛻骨。紛鸞鳳之刷羽。既天矯以優蹇。復踴躍以飛舞。續幡幢之旖旎。交劍戟之擗拄。疑亂影之眩目。訝明月之在戶。匪虛室之生白。不傅粉而含素。鐵連鈕兮會足。奇金錯刀兮庶可伍。恍一夢於山陰。幻兩身於湘浦。引四座之涼颼。驅半襟之煩暑。操斧斤兮欲加。陋淇園之漢武。揮涕淚兮欲染。笑蒼梧之二女。觀之者目擊而意消。愛之者手追而心慕。求之者盈門而接踵。得之者襲藏而編固。恐竹神之上訴。致真宰之或怒。嫌造物之無功。勅六丁而下取。豈有妙至乎是。而僅擅譽於斯。今而不流芳於終古。唐之王維。宋之文同。蒨之李衍。浙之趙孟頫。且猶讓路不敢獨步。又況俗工塗抹翠黛。屑屑乎畦町之間。規規乎形迹之內。詎可同年而語。同當望處而拜也哉。亂曰。繁嘉植之種種兮。孰不鍾玄黃之粹美也。貞有筠之矯節兮。吾獨嘉夫千古之不爾也。宵雲儀與玉表兮。彷彿觀乎孤竹之子也。世莫知其真兮。庶幾亦可以識其似也。

雲林辭并序

蘇平仲集 卷十五

常人之情。未有不愛好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負。寄懷夷曠者。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唐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吾祖東坡先生。以為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唐之鉅麗富哉。崔彥暉氏。錢唐人也。顧去之而之吳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澹泊為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為何如。彥暉非抗志幽負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為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於胸中。猶且有所不免。況彥暉當問學之士。狗於外物而競於邪侈之際。乃能決于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為賦。雲林辭曰。眷吾父母之邦兮。迺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東南之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為而去諸。此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直闕闕而臨通衢。車塵滌若海霧兮。粉冉冉將挽予。苟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為逐臭之夫。瞻彼樂郊。震澤之墟。俯若雲之漣漪兮。仰毗弁之鬱紆。前谿鈞之絕壑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基奠兮。聚落交錯若畫圖。審面勢兮。構吾虛。梁柱檉兮。柱杉榭。不雕不琢兮。不丹青以塗墀。蔚蔚以軒轅兮。苔蘚結乎階除。列陵阜以為垣兮。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兮。森扶疎。烟條霧葉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琴瑟披離兮。若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嘘。排我蒼櫺。羅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腐寸其來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靈兮。儼充塞而模糊。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于須臾。善掃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掩映滃漭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眇兮。增感慨以長吁。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不可把玩兮。嗚呼。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寶賈以奔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亦何補兮。徒自默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競馳驅。聊斂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滸。山徂幸鹿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叢茂。春華敷。巖紅潤。綠張。野泉發。寶疾以徐。髣髴會朝。鑿珩瑤。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壘。何滃滃。時招玄真子。膾卻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盞既醉。涉江弄芙蓉。歌曰。澤有荷。荷有蒲。荷為衣。蒲為菹。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釋兮。煩慮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訪僊僊於蓬壺。

古今詩

周伯章春晴江岫圖

向書懷絕瀟灑。揮毫往往凌黃馬。平生一筆頗自珍。數尺新圖為君寫。齊山遙接吳山青。碧波萬頃孤帆征。東風綠遍汀洲草。總是岐亭離別情。一向江南一江北。離情浩蕩嗟何極。正如江上之碧波。縱有并刀那剪得。當時已足令心愁。如今況復隔羅浮。掩圖卻上高臺望。但見遠海連天流。莫歸朝出誰與侶。巖

蘇平仲集 卷十五

霧縈烟結悽楚。木棉花落鸚鵡飛。苦竹蕩深鷓鴣語。

送蔡思賢參政使蜀

清晨旌節三川去。今日車書萬國同。燕健都亭來詔使。停驂鄉井訪鄰翁。峯經回雁邊聲靜。峽入啼猿樹影空。昭烈祠西諸葛廟。秦州城北隗宮。神交露立蒼茫際。長嘯風生感慨中。毛伯昔開周上介。隨何今見漢明公。布宜德意和如最。靈括山川太史工。河隴從茲兵不構。輜輳此去路相通。庭充橘柚陳方物。歌聽巴渝識土風。最是多情江漢水。直隨歸棹到江東。

送秦待制出守龍州

一麾出守別金閨。渭水秦原入馬蹄。拔士真成空冀北。懷人從此隔關西。蒲萄滿泛涼州近。鸚鵡空飛隴樹齊。肯與交游傷遠別。要推惠澤到遺黎。

送宋起居還金華

長揖謝官徒。還歸戒征軸。眷言幽貞處。迥在仙華麓。就養望既盈。考槃願亦足。儲清游昔池。蘊荒理舊竹。蘭佩綴春蕙。荷衣製秋綠。沈澁晨三嘆。彫胡晝九曝。從今猿與鶴。不復怨幽獨。

玄潭古劍歌

扁舟昔向玄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一觀之躊躇復不敢。只恐開匣躍入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珠輝那得比。玄靈外護朱草莖。赤日中涵鑑湖水。想當旌陽初鑄成。鑿鑿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靈。不然長幾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兔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邇來閱歲未五十。兩渡江湖寄踪跡。夜月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京時。用太平。今留石城。兵燹廓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具授首。既不假道上斷大蛇。又不用軍中搗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兮為赤蚪。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為民捍忠兮萬歲千秋。彭蠡之與兮。蜿蜒所鳩。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奮飛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鱗兮與鱗猷。

送曹叔溫赴淮安帳

初我識君自三山。面如玉紅頰。平明振佩入烏府。行人指點人中仙。此身萍梗隨流轉。浙水東西數相見。時清事簡百不憂。卮酒驚詩恣歡宴。自從烟霧繚江潮。將軍無復能齊驅。春登秋月兩寂寞。尺素斷絕心煩紆。今古江南佳麗地。龍虎載瞻天子氣。幾幾東甬貢邱園。濟濟衣冠若鱗萃。東華遊遁式相逢。蕭颯短髮驚成翁。青衫依舊陪驄馬。風雨徒步追羣公。過從更說舊遊好。舊遊著處生芳草。沈約樓前杜宇啼。西施湖上芙蓉老。京城官牘斗四千。交歡安得青銅鏡。三嗅落花共一嘆。浩歌白石看青天。盍簪方喜慰疇疑。珍別那堪增養養。寒潮浩浩足秋霖。木落江空欲何往。紅蓮綠幘依黃堂。怨言繫楫趨山陽。君材有用仍小試。干將百鍊須善藏。幾年爭戰今休息。偶讀模糊土花碧。韓信祖述安在哉。但見長淮搖落日。世途反覆如浮雲。人生離合矧可云。天皇盛德同華助。肯使獨鶴終鷄羣。

郭熙關山雪霽圖

昔我北遊月在朔。兼旬犯雪度雄嶺。千里萬里皆瑤瑤。高迷邱垤低迷嶺。朔風烈烈塵不驚。中野蕭條但桑柘。僕夫股慄面削瓜。身上破褐糝掩骼。長途日暮行不前。回顧堪憐那忍罵。前車既斷後車絕。停驂獨宿道旁舍。床頭土鏃生新刺。酒沽來取論價。以聽樵馬。枯枝。展轉無眠疑不夜。忽然朝光入甕牖。主僕瞥見互驚訝。攬衣匆匆便解食。如此晴明喜天借。可辭趁暖即前程。剪拂蹇驢還自誇。盧溝凍合正練橫。徑度不用修梁架。西山馬首遙相迎。披起人言似嵩華。瓊樓玉宇忽照眼。行行已到南關下。時清關吏殊可人。不復如何乃邀迓。過關使客多千簇。或挽柴車或高駕。閑情我正繞剡溪。吟思誰歎似清瀾。道逢軒蓋何其都。駿馬雕鞍蒙錦帕。銀盆熾熾燭光燃。面面幢帷行酒炙。徒御繽紛意氣轟。錯金劍具青絲靶。行人不解說姓名。但說無非國烟煙。狐裘貂帽詎知寒。馳驅爭入柳林射。當時有意欲賦之。計吏相煎嗟不暇。鶯花窈窕江南春。風景依依在圖畫。

題張會稽扇

鑑湖波暖欲生烟。太守行春放畫船。皂蓋朱幡穿柳去。傍人指點是神仙。

題耕隱巷

中歲脫塵纒。田廬遂幽獨。靈雨春載陽。繁霜秋始肅。土屋自冬溫。練衣忘暑溽。隄勉循所務。焉知時運速。醫藥桑麻陰。稍稍梨棗熟。扣門無追呼。登場有嘉穀。臨深具網罟。蘊荒理松竹。披帙欣自怡。舉觴念誰屬。俯仰復何愧。逍遙遂忘俗。禦寇談力命。南華貴知足。亦欲抽吾簪。與爾為近局。

送今主簿赴吳江任五首

美人結飛璫。明月何離離。問之珊瑚枝。其綰以五彩。此物為致之。錫貢自南海。有材苟適用。無幽不見採。嗷嗷衆赤子。望望將告誰。詩人咏豈弟。奔命何可遲。馭促馬則疲。水煩魚不滋。往者皆謂然。來者能忽思。西望姑蘇臺。近臨百花洲。白露正為霜。行人不可留。但感鴻鴈集。不傷鹿遊遊。月明歌子夜。民生庶其瘳。遠客京城中。賴有之子並。出處靡不俱。豈異形與影。俯仰忽不樂。曠離生俄頃。執手臨路歧。語語不知水。明明天上月。既盈還復缺。聚散諒如斯。無為腸內熱。同氣恆相求。豈限吳與越。精靈溘然合。不見雙巨闕。

送李丞赴堂邑

堂邑古壯縣。地濱會通河。我昔遊燕冀。操舟河上過。路逢兩父老。白鬚鬢。自謂令斯邑。前後知幾何。豈弟如父母。張令良不多。往者不可作。來者誰同科。吏治日無穢。民病日沉痾。語罷還太息。繼以涕滂沱。何況十年來。無歲無干戈。黃塵迷道路。白骨被陂陀。原田自膾臙。孰種麥與禾。遺黎轉惻惻。短褐不至腰。念此喪亂際。思治意則那。今焉亦已幸。得見義與娥。脫之塗炭中。所重在撫摩。視民有如傷。聖德無偏頗。載糴往賑給。下令獨煩苛。之子青雲彥。綠髮顏如酡。壯志在經濟。夙學崇丘軻。一旦被推擇。賦此非由他。丈夫貴立事。歲月如奔波。丞乎豈負子。行矣勿蹉跎。贈以辛苦辭。酌以金叵羅。報政抑何日。天門鬱嵯峨。流觴圖同龍子高作。

薄言官京國，倏爾三四齡。愧非軒冕姿，實切邱壑情。及茲覽圖畫，振策欲遐征。觀館既宏敞，崇山復嶢嶸。丹崖散春綺，碧樹含秋清。芳辰良燕會，羣賢俱合并。列坐藉綠褥，舉觴泛清泠。撫景趣已領，梁翰詩遽成。窮彼一日歡，垂此千載名。誰能繼芳躅，瞻望增屏營。

送饒彥材還江二首

阿翁鬢髮已星星，遊子何心更遠征。昨夜客窗風雨冷，寒衣收拾寄行營。塞上風塵晚不驚，將軍傳令且休兵。秣山收後多爲酒，早晚還家共太平。

送陳思可主簿赴進賢任

一別十五年，倏忽若昏旦。相逢京城中，幸脫戎馬亂。官遊我何成，鬢髮子已換。留連一樽酒，寂寞四門館。剪燭聽寒雨，話舊過夜半。居然消百髮，莞爾成一粲。維子才且賢，文采甚煥爛。起從有道徵，國光方縱觀。謂宜賓館開，鴻猷藉宣贊。如何奉明命，鈎考親吏案。黎庶乃邦本，疾痛實抑按。要將遠猷敷，可以小邑振。心懷簡書長，跡逐萍梗散。席掛遇順風，潮生失遠岸。昨夕簪云盞，今朝袂道判。後會復何時，臨歧重嗟嘆。

長江送別圖錢朱仲雅赴山西省幕

班馬款江渚，日夕羣山蒼。對酒不能御，非念川途長。朔南自一統，鴻燕不同翔。別長會日短，載歌燕燕章。中丞劉先生齋閣前山茶一枝並帶因效柏梁體呈

朔風剪水雨雪零，萬木蕭條凍且僵。青藜丈人鈴閣傍，山茶作花紅錦香。中有一枝並帶芳，符彩爛若雙鸞鷲。嫣然占盡三春光，皇英來自雲中央。赤旗翠節兩作行，阿母笑執瑤池觴。仙童雙雙吹鳳凰，綠女齊宿珊瑚瑤。麗色照耀青霞裳，芳氣氤氳滿中堂。大君尺劍定八荒，牛歸桃林馬華陽。百度既真四維張，禮樂誰云謙未遑。制作直欲追虞唐，文人今之杜與房。主臣合德真明良，朝夕左右扶維綱。餘子議論安敢當，一朝嘉惠錫后皇。乃是人文發禎祥，玉局仙子喜欲狂。更祝文人壽而康，勸釀鴻猷煥天章。山茶之瑞垂無疆。

陪諸公郊行

忽憶兒童唱大堤，便攜僚友出金閨。清溪繞郭穿魚市，瘦馬尋芳踏燕泥。酒美得辭花下醉，詩成漫向竹間題。始知遊衍來應晚，岸芷汀楊色已齊。

絕句

幽花陣陣隨風滅，芳草萋萋逐雨添。悶倚窗窗聽紫燕，不知粉蝶過朱簾。

送王希賜編修使交趾

歷數歸真主，羣方若綴旒。外藩須嗣續，當守重懷柔。芝檢文彌盛，茅封禮更優。代言欣爾爾，將指副予求。暨下屏霄去，真成萬里遊。宮袍裁白紵，廐馬出驂輪。望重身華使，名高好時侯。揚鞭隨越鳥，祖席贈吳鉤。自覺光輝遠，那知跋涉修。幾旬行嶺嶠，何處是交州。山擁魚鱗集，江分燕尾流。墮鷺從跼跼，馴鹿自呦呦。綠認桃榔浦，紅看荔子洲。馬人偏好客，蠻戶總能舟。日上扶桑表，天垂嶂海頭。昔聞銅作柱，今見蜃爲樓。

櫛葉時交墜，沙蟲或暗投。由來宜至德，直欲被遐陬。除館迎京使，傾城拱道周。陪臣俱何謹，膳宰往來稠。樂作聆銅鼓，衣更閱貝裘。珍羞羅海錯，妙舞雜巴謳。蕉實垂垂重，椰漿盎盎浮。括囊懲蓋政，澁口卻扶藜。事大無違禮，新王實好修。有陳皆容訓，餘事及冥搜。足使誠心服，端非緩頰俦。上方思子切，誰敢爲王留。別袂逢梅雨，歸期指麥秋。論思金馬日，頌獻碧雞不。

卽日

午門同出獨歸遲，立斷銅壺漏下時。添得綠荷千萬柄，雨聲強半在西池。

贈徐季子

百金不惜市梳篋，兩耳不解聽朱絃。人情如此亦何以，我每見之獨慨然。夫君懷寶起浙右，掉鞅觀光來日邊。夙學人言破萬卷，新製我喜窺幾編。金莖玉露足秋爽，林花潤草爭春妍。紛紛牛毛豈不多，振振麟角爾爾專。摘藻詞垣翻舍置，採芹鄉泮仍留連。所好者學鼓者瑟，猶柄以方鑿以圓。陳平丰姿若冠玉，鄙生辨口如河懸。禮意殷勤日三接，華貫數歷歲九遷。由來利鈍係遭遇，未必愚智殊天淵。樂育菁莪亦已重，況乃桑梓敢不虔。去國不賦北門什，還家徑上東吳船。大材小試吾竊歎，冷官不厭子乃賢。嘗子閱世條四十，守官太學垂五年。包羞待問成倚席，舉賢兀坐寒無氈。勤業空期蠅附蟻，俛仰卻笑螻蛄蟻。彼哉浮雲勿復道，歸歟樂事言難宣。會稽雲門最幽絕，鑑湖剡水交潏澗。玄猿嘯呼山近屋，白鳥明滅江吞天。雲間往往得靈藥，月下時時聞采蓮。多暇應爲山水會，乘閑便作東山眠。村翁溪友總愛客，蕨芽菜菜不計錢。酒酣更斫銀絲鱸，章就還瀛蠅翼。並遊只許鐵冠子，同載應懷玉局仙。願言留榻以相待，一曲擬乞君王前。

朱澤民畫

朝朝謀隱地，忽見好山川。雄麗皆衡嶽，幽深有澗淵。羊眠松下石，虹掛屋頭泉。便欲抽簪去，依崖結數椽。

方壺雲山爛熳圖同胡士恭博士題

我家海嶽之畫圖，乃是小米手所摹。丹崖翠壁走雲氣，北連恆碣南衡廬。長風中來吹不斷，疑有鬼物陰卷舒。石林條開復冥漠，雷雨欲至愁騰騰。分張尚覺天地窄，慘澹直與造化俱。斯人一去三百載，流傳筆力到方壺。舊聞仙巖二十四，雲窗霧牖隔仙都。錦溪朝朝玉氣合，瓊林夜夜丹光燭。方壺揮毫托真趣，生紙染出幾尺餘。天高不見青鳥下，樹老似有玄猿呼。上清羽士欣入手，珍重不減千明珠。展觀使我長太息，如此雲山何處無。武陵桃花春正開，淮南桂樹秋不枯。強顏啖傲金馬署，嗟我豈是東方徒。乞歸何幸優詔許，遠遊便以雲爲車。蒼梧既醉虞帝墓，會稽更探神禹書。左攀東海若木枝，右折西華青苔渠。尋真徑度弱水去，飛行安用平杖扶。豈無清冷可洗耳，亦有沆瀣堪充虛。我自持盃酌阿母，誰能撥弄招麻姑。鬢髮不受皓雪變，日月任使跳丸如。玄圃羅浮若解后，擬出海嶽相歡娛。

明日入見於奉天門有國史編摩之命口號

聖代何曾有棄材。選掄猶自及蒿萊。玉階俯伏聆天語。金匱抽書亦許陪。

明日詣相府控辭述懷

玉署高寒竊玉清。不材豈不戀恩榮。只緣多病兼無似。自合山林送此生。

越三日丞相以辭職歸養聞欽蒙俞允志喜

朝中久戀乘軒寵。膝下深慚返哺私。新荷君王賜骸骨。家人須信無歸期。

尋被留校讎元史

聖主詔修前代史。史官麟萃總名流。胸中不識揚雄字。也向蘭臺學校讎。

寄吳文明憲副

已過風雨節。不得故人書。目斷千山外。神交五夜初。緇衣天下士。白鷺使君車。風采能廉簡。知君獨起予。

贈王彥和檢校還北平四首

拜表趨丹闕。承恩宴紫宸。羽儀江左彥。簪紱帳中賓。玉液金盃出。瑤筵錦瑟陳。轅門思贊佐。迴轡敢逡巡。

提封開畫省。地勢控全燕。雪重陰山近。星低瀚海連。藩屏歸付托。畫諾仗材賢。捫虱家聲舊。應須有奏篇。

避地依先隴。閑居隔短牆。紫金花下醉。白紵水邊涼。午夜看華月。中流放野航。隱淪元自好。誰遣綴鷓行。

乘傳歷長途。齊封接魯城。頻年經戰鬪。幾處趁耕鋤。小市尊多酒。貧家飯有魚。重來朝覲日。為報玉階除。

連雨雜書三首

江雨殊未已。江風生早寒。今我情不樂。喟然起長嘆。決去胡不早。無營尚盤桓。徒貽父母愁。歲晏衣裳單。

東髮學爲文。志在秦漢士。異彼經濟具。持此將安往。自悲還自慨。云胡常養養。不見力田者。寧復計荒穰。

鬱鬱苦無聊。起坐讀古書。一篇未云畢。感觸增嗟吁。儀秦爲丈夫。丘軻見謂迂。是事古已然。假蹇欲何如。

史館雜書

蔓草寒烟漢苑秋。書藏金匱更誰收。禮亡樂缺無窮恨。地老天荒有限愁。筆削自從尼父後。文章無過馬遷優。坐銷官燭如何補。絲絡翻漸進庶羞。

東齋夕書

幽居得自怡。野性方懶素。高枕一酣眠。長廊獨閒步。白日誰云長。青山忽已暮。皓月照前階。涼風滿高樹。

偶隨孤鶴行。時見疎螢度。卽此有餘歡。何況山中去。

絕句

落葉滿階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歸客。

雪夜聯句

清夜羣彥集。虛館一燈閃。白雪積更繁。玄雲暝逾掩。子幌薄絢琉璃。瓦素伴琬琰。正珠跳閣投隙。玉

立每因广。簷金瑤璧水銀澗。庭相凍不僵。宮槐似逾傲。草禽每娟娟。屋烏羞黯黯。仲臆舉

席既秩。語永與方漸。芬郁雜枝椒。圓方薦菱芡。香醪醉肆。譁吟互褒貶。易爐火盡。暮烟

冉冉。正岸噴極情真。吮毫綠韻險。思湧若有神。文成不加點。仲。孺然僭侵。醋已紅上臉。肉吻燥喜饒。

漿耳熱思臥。簾冰盛乃吾嗜。池鱗念誰卷。青黃感木災。黑白悲絲染。玉振衣鶴。鵲魚鴨。畫

跽肯添足持。驚不遺。仲。庶用樂。幽焉能任拘檢。子。掀髯良已放。拊捭詎云詔。玉。更移燭。屢續坐久枉。

終歛。小。草漢張芝。清談宋王儉。寒床晒臥袁。正。夕艇擬泛刻。公。乎材總邁。余也。爾何忝。假寐云小。

憩。夢。幽恐成。城。折或能。風。葉忽聞。虹。光射斗牛。妖。氣蕩關。行。藏愧。蹉。跲。歲月傷。在

萬。起。舞聽。窗。雞。驚。呼。駭。巷。獫。款。洽。既。無。荒。留。連。復。何。慊。相。對。總。忘。疲。東。方。已。暎。暎。

蘇平仲集卷十六

別集

空同子評說二十八首

秦穆公使三帥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乘韋牛十二犒師。且遺告于鄭。孟明謂鄭有備。滅滑而還。秦武子言于鄭穆公曰。輕財之謂賢。制勝之謂能。其弦高之謂矣。夫高將市于周。遇秦師于滑。知其包藏禍心。求逞於我。不愛其乘韋與牛十二。用之犒師。以息鄭國。可謂輕財。既犒師矣。遂奪其心。三帥知我有備。氣沮。計窮。暴骨。是懼。斂兵而退。可謂制勝。不然。秦師奄至。誰其禦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備。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孫。楊孫。應之於內。存亡之數。未可知也。今甲兵不試。邊鄙不辱。勅敵遠卻。社稷用寧。高力之。以功莫大焉。舉賢用能。賞功所以爲國也。君請圖之。以勸來者。穆公曰。無道於善。而民知所適。何以弗爲。遂召弦高。賜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嘗獲齒君之輿。隸惟是賢選。有無以利民用。臣之職也。方秦師之東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聞于執事。輒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師。出臣之位。楚君之命。死有餘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爲幸。已甚。何賜之敢說。先君桓武莊文。勳在王室。天鑒其忠。祚我子孫。恤其當而捍其忠。秦師之不克逞志于我。則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若歸功于臣。而賜焉。使人謂君以臣之故而賞也。無乃不可乎。貪天之功。以爲己功。猶竊人之物。以爲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師之退。而自

爲功乎。若曰：不腆草牛，臣之自輸，於是乎歸焉。臣雖賈豎，又敢取之以犯不義乎？臣聞爲人子不敢私其財，義也。故雖子之財，父實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於臣而已。非君實寓，則臣焉取之？牛草在臣，猶在君也。輸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歸焉，夫豈義乎？獲賜而亡義，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靈，先君主君之福，秦師有進而無退，傳于城下，其誰獲免於執干戈以事捍禦乎？臣將獲亡之不暇，而況能有牛與草乎？今微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領，亦完其室家矣。其爲賜也，不亦大乎？豈獨臣受賜，雖國人皆受賜，而臣重有賜焉。人將謂臣無厭，而懼且以爲僂矣。君無庸賜之，是免臣于僂而納之于義也。請辭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義，何故不爲？遂許焉。君子於是謂鄭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聞善而能從，明也。見賢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謙也。明以撫衆，君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職也。謙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謙求國無治，不可得也。此鄭之所以免於秦之師也。

魯宣公稅畝，孟獻子諫曰：魯諸侯之望也。諸侯之望魯也。曰：秉周禮也。今稅畝，是棄周禮也。以秉禮聞而棄之，諸侯其爲我何？先君隱公以我許田，易鄭之祊，君子猶且非之。曰：有王制在。王東若以疆場爲問，將何以辭其大討？矧取民有制，而可逞君之欲乎？昔者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畝百爲夫，夫九爲井，井九爲邑，邑四爲邱，邱四爲甸，甸四爲縣，縣四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畝之制，於是乎定焉。大國食者半，中參之一，小四之一，而其取民也，皆什一焉。什一，制之謂也。制所以律貪而禁暴也。夫先王封建諸侯，使治民而食其力，以治民也。豈厲民哉？故爲之制，食於人者，雖貧，勿使過焉。食人者，雖鄙，當非使不及焉。是故制猶水之防焉，防猶水之防也。夫君子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隸制財，其無乃非義乎？隸制日久矣，而君過取焉，譬則決水之防也。夫君子者，上承天王，下撫庶民，而隸制財，其無乃非義乎？隸制蔑君，斂財毒民，蔑君若怒，毒民若怨，怨並與禍，禍將至，抑國家之不能安靖，而君焉遂欲，越自魯公，撫封于少皞之墟，十九世矣。土田是賦，以給公室，有自來矣。載其儉德，百事攸共，臣未聞其不足也。而今不足焉，庸非奇慝奢淫之日新乎？四者所謂蠹也。府庫空虛，則職此也。不然，夫豈不見稅畝之時，入則足用，在三事而已。一曰：望欲，二曰：節用，三曰：由禮，三者之中，禮爲之體，必由乎禮，而後動焉。非禮不欲，非禮不用。如是則什一無非足也。若動不由乎禮，非禮亦用，非禮亦欲，則雖什二又何足之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鑒于先公，而惟三事之是務焉。用稅畝，詒怨，怨示貪，臣恐所獲不如所喪也。君其圖之。弗從。遂稅畝。君子曰：魯之不競也，宜哉。凌民以從欲，長國家者，思無民，不思無財，財有鉅橋之粟，鹿臺之財，而曰：獨夫無民之謂也。若之何？凌之古之人，知國本之在民，是以用其賢能，爲其司牧，授其田宅，教其樹畜，開其衣食，同其好惡，恤其疾苦，補其匱乏，遂其庶富，致其勸懲，興其孝悌，忠信，本既固矣，而後邦寧。三代異制，厥道一也。今縱不能損上益下，而又瘠民以肥己，自伐其本矣。而魯之亡，所謂一世無道國之末艾也。

何居。對曰：在詩有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書有之。子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王曰：不已懼乎？對曰：十圍之木，植之非二三十年不大，及乎伐之也，不累日而仆矣。九成之臺，築之非極時閱歲不成，及乎毀之也，不累日而夷矣。成之難而仆之易也，如此。成之難而毀之易也，如此。安得而不懼也？周之天下，后稷建之，公劉篤之，太王拓之，王季勤之，文王武王成之，此十圍之木也。此九成之臺也。如之何其無懼也？夏之民，嘗去桀而歸湯矣，商之民，嘗去紂而歸周矣，王不聞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如之何其無懼也？魏文侯問李克曰：國何貴？李克對曰：貴士。文侯曰：何貴于士？李克曰：兆民之庶，君不能自撫也。三軍之衆，君不能自馭也。百職之富，君不能自修也。萬事之煩，君不能自理也。而士者，君之所與撫兆民，馭三軍，修百職，理萬事者也。得士則兆民得其生，三軍得其所，百職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而君得以安富尊榮。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得士也。狐偃曰：仁親以爲寶，貴士也。士之貴也，尙矣。楚有子玉，晉文側席，吳殺子胥，句踐進兵，燕用樂毅，齊不能支，魯亡季孫，邾亦相侵，士之用，舍國勢之強弱，係焉。何得而無貴乎？三仁既去，殷國遂墟。二老來歸，周業攸成。伊尹就桀，夏社未亡。百里奚至秦，虞公以滅，士之去就，社稷之存亡，係焉。何得而無貴乎？文侯曰：焉得士而與之共國哉？李克曰：知之則用之，用之則任之，任之則信之，信之則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天下者，皆將竭誠而至矣。知之而不用之，用之而不任之，任之而不信之，信之而不免以小人間之，則士之在國中者，皆將治任而去矣。文侯曰：善。於是師下子夏，田子方，客段干木，相魏成，任翟璜，西門豹，以吳起，樂羊，爲將，用屈侯鮒，爲子擊傅，而魏之爲國也，天下莫強焉。君子曰：無說維人，信矣哉。不然，三晉地醜德齊，魏何以無敵於天下也。

深惜焉。

辟閔氏蒲盧氏過義渠氏義渠氏奉觴屬焉。辟閔氏心若不快。中酒屢與歎。義渠氏曰。吾聞惟酒合歡。今子中飲而嘆。無乃有隱憂乎。辟閔氏曰。吾聞危莫危于上下交征利時之人。無有賢愚貴賤老弱。惟利之是好。以故私愛之耳。蒲盧氏曰。若好利則有之矣。若謂老弱貴賤賢愚無不好。則豈其然乎。辟閔氏曰。子以我為不信。吾與子行試之。乃懷金錢數十。與蒲盧氏義渠氏俱出北關外。遺其二道上。而伏隱處窺焉。少頃。一樵夫負薪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閔氏走從隱處出。復遺二金錢而伏。有頃。一童子驅羊過。見金錢俯拾以去。辟閔氏出。遺金錢如初。尋一僮行過。不拾而去。辟閔氏怪之。追問。曰。何之。曰。家貧將入城。從人乞貸耳。曰。且欲乞貸于人。道上有遺金錢。何不拾也。曰。恐矣。恨不之見耳。見之安得不拾而已乎。遂問安在。辟閔氏指以告之。僮方俯拾。一人騎而與從。奴數人來。見曰。此我所遺也。僮何得取。命其從奴取之去。辟閔氏曰。僮非老者乎。童子非弱者乎。樵夫非愚且賤乎。騎者非賢且貴者乎。而見金錢無弗取。吾之言其非信矣乎。蒲盧氏曰。然則奈何。曰。惟義可以治之。義明則廉恥興。廉恥興則取予不苟矣。雖然。義其非其也。非其要也。曰。何謂要。曰。上之人以身率之。儉德是恭。屏去淫侈。取之以道。無富之貪。則其要也。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在上者徒訓以義。而不教之以身。其易由知所法也。不奪不厭矣。空同子過北邙山。見叢塚焉。喟然而嘆曰。人乎人乎。其王侯將相乎。其巨家富子乎。其百工技藝乎。其俠客釋氏乎。其祖僧乎。其叱隸乎。其操觚者乎。其人奴之類乎。其齒齒吹前。挽後。擁而歸之斯乎。其束縛而遺之斯乎。其殖而埋之斯乎。其始將錮三泉。而天文地理之畢具乎。將便房。鐵道。門闕。罽罽之極。其壯麗乎。將秘器。臣妾之備。置乎。將穿不及泉。而邱壘之無處乎。將不封而不樹乎。其中將珠襦玉匣。黃腸題湊乎。將桐木為棺。葛藟為緘乎。將厚衣以薪乎。將保而反其真乎。嗚呼。噫嘻。蓋皆不可知矣。况乎其主名邑里。何得而稽乎。但見華表摧折。窆碑剝落。土花燐燐。牛羊躑躅。可悲也。夫。牧豎縱橫。汛掃不至。漆燈已滅。陰燐昭晰。可悲也。夫。蒿萊沒垠。麒麟欲側。翁仲無言。白日自沒。可悲也。夫。衰草離離。露冷風淒。罔象出沒。狐狸嗥啼。可悲也。夫。言未卒。傍有樵者曰。唉。又何足悲哉。人齡踰百。如電之流。如駒之馳。方其生存。或窮或達。或盛或衰。而貴者賤者。尊者卑者。富者貧者。智者愚者。雖欣得失。用舍天濤。參差不齊。及大期之奄及。條長逝而莫追。計如桑孔。辯如秦儀。雄如項藉。巧如工倕。腰懸章綬。手執璧圭。布視錦繡。塊視珠璣。雖欲不同。為螻蟻之歸得乎。唉。歲月荏苒。暑暑推移。則其骨毛齒爪。亦將漸盡。而塵飛。頽然獨存者。第敗塚之繁榮而已。而四五世後。不復能守。則邱壘塋域。又將爾耕而我犁。蒼然如故者。特空山之巍巍而已。而此理勢之必然。從振古其如茲。夫子何乃不能忘情。為之佇立而歎歎也。雖然。萬物之間。衆人之中。維賢維哲。立德立功。坤倉乾張。蟠地極穹。有生有死。雖衆攸同。其英魂靈氣。則不隨草木而腐壞。其令聞廣譽。則長並天地以無窮。苟能如是。則善矣。尚何彼之悲為。唉。宇宙有朽而不務之方。蠅營狙詐。舞文用機。說浮雲於且暮。較強弱於錙銖。俯仰有取。爭勢利計崇崇。將其肉未寒而名已泯。何舉世之沒沒也。空同子曰。善哉。去其健羨。脫其放躑。放乎山林。弦琴誦詩。進德修業。惟恐後時。

海賈謂漁者曰。我之賈于江海也。大舟如山。後不見前。高入雲。航廣彌天。奇貨異寶。填委其間。真臘流求。川蜀荆楚。乘風駕浪。朝夕還。獲利至速。以博。用力至逸。以安。爾何不操我之舟。以利天下。以濟不通。乃駕舳舻。而浮遊溪澗之中。低桅短篷。坎窪其容。輕如浮梗。迅若飛鴻。倏倏淺灘。忽緣長嶺。漿蕩乎滄瀨。之裔。纒繫乎蒲葦之叢。舉罾得蝦。投竿取鱖。以給衣食。以活妻孥。抑何陋歟。抑何愚歟。漁者曰。貨賈者。盜賊之餌也。江海者。風波之區也。分薄而利厚。未有不困者也。力小而圖大。未有不危者也。與其冒風波之險。執若即安于浦瀨。之有餘。與其懷盜賊之憂。孰若取足於魚蝦之無虞。大舟之利。吾豈不知。顧力有所不足。而分有所拘耳。使吾舍漁。又何說說乎。乃歌曰。我舟一葉。今可安居。今我魚數寸。今可充虛。今候之豐。今憂之大。今何以涉江海。為爾毋我愚。今我寧爾隨空同子。聞之曰。漁者其賢乎。夫能量力者。必守己。能知分者。必安命。安命則不貪。守己則不競。不貪近乎仁。不競近乎義。義且仁。漁者果賢乎。使人皆爾也。又何至冒利而黷貨。希寵而徇勢。輕性命而履危機。味廉恥而處污穢。皇皇而不知老。役役以至于斃也哉。

空同子行於河濱。見漁者。視其網則微也。觀其所得之魚。宛轉嗚咽。鱗鬣莫辨。則其大者才如指而已。顧謂門弟子曰。先王發政。網罟之目必四寸。而魚之鬣于市者必滿尺。何其仁也。當是之時。魚繁之類。咸遂其生。又何幸也。今增以爲網。而魚之如指大者。登鼎俎焉。甚哉。乎。魚之不幸也。甚哉。乎。漁者之不仁也。漁者曰。嘻。是何足怪。古者取民。率什一。後世則大半矣。古者役民。歲三日。後世則終歲矣。古者山澤無禁。關護不征。後世則以山澤關市之征。爲經費矣。然則不幸豈真魚哉。不仁豈真漁者哉。空同子曰。列彼下泉。浸彼苞稂。慨我寤歎。念彼周京。歌已而歸。歸而觀感者累日。

於陵生問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信乎。曰。信。曰。自黃帝堯舜以來。居其位。未有不履其服者。而天下之隆平。何以弗若。唐虞曰。大哉。問矣。衣裳之制。始於黃皇。而備于堯舜。其繪于上衣。有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其繡于下裳。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焉。所以象德也。夫豈爲身之章。以起人之美觀乎。是故明目達聰。無遠不燭。日月星辰之照臨也。恭己無爲。萬國咸寧。山之鎮也。聖神文武之難名。容哲溫恭之不測。龍之變也。命九官以熙庶績。而禮樂刑政。粲然華蟲之文也。宗廟享之。子孫保之。宗彝之孝也。惟精惟一。藻之潔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火之明也。十二牧之瞻咨。六府三事之允治。蒸民之粒食。米之養也。誅四凶而不疑。舉十六相而不惑。黼之斷也。定天下五服。十二州。立牧而建長。內華而外夷。黻之辨也。然則聖王之爲衣裳也。所以象德也。非聖德之有似乎。十二章。山。十二。章。而聖德爲之昭焉。故也。服其服。而有其德。此乃天下之所以隆平也。服之在身。德之不足。而垂拱焉。殆與被偶人以文繡。而坐之巖廊之上。無異矣。欲天下隆平。豈可得乎。居堯舜之位。履堯舜之服。備堯舜之德。而治不唐虞之若。吾未之信也。於陵子曰。服以象德。德欲稱服。夫子之言至矣。非獨天子爲然。公侯卿大夫皆當然也。不然。幾何其不爲彼其之子也哉。

空同子曰。三代之後。取天下不必皆由仁義。其才智高出於天下。則取之矣。至於維持天下。係乎風俗。維

持風俗係乎政教則無古今一也。故政教之得失，風俗之美惡，乃天下安危存亡之所係。而國勢之強弱，弗與焉。何以知其然耶？西漢十有二君，而其六君者賢君也，成哀雖失德，然禍不及民，其國勢可謂強固。難動而王莽以斗筭穿窬之材，不下陛而取之，所以然者，由高帝自謂得之馬上，安事詩書，其政教不修，其風俗不美也。東漢自安順以下，日入于衰亂，而桓靈之虐，與三季之主，無大相遠，宜其勢之易動而董卓、呂布、袁紹、袁術，皆有絕人之姿，曹操功蓋當世，而才百倍於莽，此數人者，莫不竭其智力，而終莫能得焉。所以然者，由世祖尚學術，與厲名節，以表正之，明帝開學校，尊禮師傅，以作新之，政教脩于上，風俗美于下也。然則政教風俗之於天下，豈細故哉！時君世主之務，宜莫此之急矣。或者乃以爲取天下既無難，則保天下亦易，易然而于凡大國漢乎其不留也，可乎哉！可乎哉！

空同子過鍾離氏，鍾離氏方以油和松脂爲膏，塗竹枝，九盤盂，几席簾帳，窗戶間，無不樹之。空同子曰：何爲曰：吾以除蠅也。油香而松脂粘，蠅逐香萃集焉。無得脫者曰：蠅螿子，手足乎？曰：否，曰：蠅螿子，血肉乎？曰：否，曰：然則子何疾之甚，而務除之至于此極也！曰：彼雖不善蠱人，而善蠱人，衣之白也，溲之而黑生焉。冠之黑也，點之而白形焉。吾疾其黑而白黑也，以故誓不盡除之不止也。曰：子知蠅螿之善蠱，而不知人蠅之善蠱尤甚也。曰：何謂人蠅？曰：屬耳于垣，陰伺言語，非人蠅而何？巧言如簧，離間骨肉，非人蠅而何？以佞爲賢，以詐爲忠，非人蠅而何？以正直爲回邪，以剛方爲專恣，非人蠅而何？子奈何不務除之也？曰：蠅吾知所以除之矣。人蠅遇焉，將何以除之哉？曰：公以存心，德以爲聽，好惡之不作，情僞之灼，知是非之莫惑，凡人貌而蠅行者，不信之而怒之，不怒之而誅之，則彼雖欲白吾黑，而白無得而加焉矣。雖欲黑吾白，而黑無得而借焉矣。巧言之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巷伯之詩曰：取彼諧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空同子掩書而起，曳杖而歌曰：黜吾知，任吾真，佚吾形，抱吾神，兩耳之存，六用之泯，人乎天乎，天乎人乎。吃者鬪翁聞之，蹶然謂空同子曰：夫子殆非故夫子矣。何今之歌者，異乎昔之歌者也。空同子曰：今者造物補我一竅，吾遂與含聰氏爲友，乘無形之龍，以適無象之野，而遊乎無聞之鄉。處乎無聲之境，息乎無情之庭，吹萬變作而吾嘗兮，無知疾雷破山而吾寂焉無覺，況乎毀譽吁咷，吟歌呻吟，足成吾之心乎？夫我一竅之完也，而我適吾適也若此，庸詎知吾之七竅而造物不皆吾補乎？我其爲玄同乎？子將求我于空同之上乎？吃者鬪翁曰：予遊心於墨墨也久矣，願執鞭而從夫子之後也。

尉遲楚好爲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禮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于管，如樞之于戶，如將之于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蓬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脉焉，各有起有

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滄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露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深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膏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蔡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爲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亦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萼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于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者，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憫焉，無難能者矣。

東郭氏之貓，萃聚于庭，首以相枕，足以相拊，尾以相啣，舌以相啣，甚相狎也。投之腐鼠，皆鋌而起，得者馳而去，不得者或逐其後，或據其前，或號其右，或攫其左，相與鬪且噬矣。空同子曰：利之善移心術也如此。夫物交于前，欲炎于中，恐已不得而人得之也。雖腐鼠之微，甚狎之，而噬弗顧矣。而況有大于鼠者乎？今之人，平居相與，握手附耳，以致歡忻洽愛，自謂骨肉良不過是，及乎勢位一接，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爲義，醜抵而深排，陰擠而陽奪，不得已，已心術之移于利也如是，則與東郭氏之貓何異哉！

空同子曰：賢者謀道而不謀食，故賢者難進而易退也。其君知之，至然後起，禮之恭，然後留，信之篤，然後用，故君得之，而君以正國得之，而國以安天下得之，而天下以平，或過之，不以其道，則納履去，不終日矣。蓋君子出非苟進也，道合則出也，處非苟退也，道不合則退也。吾知謀道而已，吾庸知富與貴哉！至貴不待辭，至富不待祿，待祿而富，待爵而貴，外也。非內也。道德以爲貴，仁義以爲富，斯內也。非外也。古之賢者，明乎內外之分，是以難進而易退也。世之所謂賢者，知之不至，幡然而起，禮之不恭，恬然而留，信之不篤，樂然而用，而遇之不以其道，不去也。夫豈非以外者爲足重歟！吾見其患得患失之不暇，而暇圖謀國家，利安百姓哉！倏焉而辭職，忽焉而拜官，暮而處朝，朝而處進，而屢退，其於道何如也。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貴而恥。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教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于成己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文也，可謂尊貴矣，而教於君時，務成昭，西王國，成子伯，時子思，說叔管仲，卜商，皆無難色，君時也，務

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號叔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曾無艱容。豈非存心于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恥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恥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于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僂。在上位而受教。則闒然不屑。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於不中。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恥教人之過耶。不知尊貴者。恥教於人之過也。

空同子曰。士宜易得之物也。在天地之間。庸詎知其限乎。然使一人聚之。而十人取之。烏有不盡者哉。以無限之物。聚之者寡。而取之者衆。然且盡焉。況乎粟米布帛。出於人力。而有限乎。今所在耕者。種者。恆不滿數百家。而食者衣者。恆數萬家。物力安得而不屈乎。人之力多者。莫如鳥獲。數百人之中。力如鳥獲者。不能二三人。若使二三人。而代數百人者。服奔走轉移之勞。未有不憊者也。多田之家。譬則多力之人也。大抵一邑之間。一鄉之內。數百戶之中。田多者。初不過三四戶。今也服役于官。惟田多之家而已。其餘或買于市。或商於途。或執百工技藝。雖積蓄有餘。以其無田也。役未嘗及焉。則與使三三有力人。服數百人奔走轉移之勞。無異矣。欲巨室無困。其可得乎。何如則物力不屈。曰貴農。何如則巨室不困。曰均役。不然。南畝之民。且相率逐末。田多之家。且胥為窶人。國將奈之何哉。

空同子曰。休徵咎徵。天之所以禍福國家者也。五福六極。天之所以禍福人民者也。而莫不有以致之。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福也。而福至。蓋有隱德也。國家之政。人民之行。非有以致禍也。而禍至。蓋有隱惡也。人不念福本于隱德。而見其得福也。則以為無妄之福焉。人不念禍基于隱惡。而見其得禍也。則以為無妄之禍焉。是徒知有形之惡。而不知無形之惡也。徒知有名之善。而不知無名之善也。無名之善。隱德是也。無形之禍。隱惡是也。皆萌乎念慮。而常存乎心者也。而政之誠偽。莫不由之一心之微。其微三極。自萬乘至于匹夫。無貴賤一也。善惡之萌。迹雖未著。念則甚烈。已知之人。莫知也。人莫之知。天未嘗不知也。天知之。是以天得而禍福之也。故天之福隱德。禍隱惡。猶聖人之誅心也。善觀人者。惟觀其所得所得福也。則其以善存心必矣。所得禍也。則其以惡存心必矣。善格天者。惟慎其所存心。存乎善。則福應之必矣。心存乎惡。則禍應之必矣。天非穹然蒼然之謂也。理而已矣。理無不在。故天無不體。逆乎理。逆乎天也。順乎理。順乎天也。逆順者。善惡之機也。善惡者。禍福之門也。而禍福未有無妄者也。故隱德之報。不自其身。則自其祖父。隱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而況萬乘為天子。居天之位。用天之道。執天之行。其感應又當何如。故漢高祖心乎寬仁。唐太宗心乎仁義。而呂后武后不能移其祚。秦始皇心乎殘暴。漢武帝心乎兵刑。而扶蘇據權其殃。所謂出乎爾者。返乎爾者。豈獨雨暘燠寒風見於歲月日時之間而已。善惡之機。不可以弗之慎也。是以唐虞三代之聖人。莫不兢兢業業。孜孜慄慄。翼翼兢兢。不能一息寧也。皆所以順乎天也。是故君子不必求福也。不必禱禍也。夫亦順天而已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遊衍。而順天則在慎獨也。行乎人之所不見。猶人之所見。發乎己之所獨知。猶人之

所知。敬義以自持。誠一而毋貳。身之所履。無弗順。心之所存。無非善。斯君子之所以免禍也。斯君子之所以受福也。

空同子曰。古之所謂貴者。不待爵命而貴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古之所謂富者。不待貨財而富也。道德有諸己而已矣。貴不待爵命。故雖處猷猷為齊民。而貴莫加焉。富不待貨財。故雖衣不完。食不足。而富莫加焉。處猷猷為齊民。而貴無以加此之謂天貴。衣不完。食不足。而富無以加此之謂天富。天貴天富。富貴之在內者也。其得之自我。其失之自我。人不得而與之。亦不得而奪之。故富貴以天者。通不榮而窮不醜。有不驕而無不戚。今之所謂貴者。非道德之謂也。爵命而已矣。今之所謂富者。非道德之謂也。貨財而已矣。爵命以為貴。故朝居位而暮去位。則奪得而賤之矣。貨財以為富。故朝有餘而暮不足。則奪得而貧之矣。暮去位而暮以為賤。此之謂人貴。暮不足而暮以為貧。此之謂人富。人貴人富。富貴之在外者也。其得之非我。其失之非我。人可得而與之。亦可得而奪之。故富貴以人者。通則榮而窮則醜。有則驕而無則戚。君子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有之矣。小人也者。天之貴富人。之貴富兼焉者未之有也。是故君子有人貴而無天貴。無寧有天貴而無人貴。有人富而無天富。無寧有天富而無人富。有天之富貴無害為聖賢。孔顏之徒是已。有人之富貴無救于狂愚。桀紂之徒是已。於戲。吾身有至貴富者存。而世之人乃舍而求之外。悲夫。

空同子曰。有求于人。而不加親。無求于人。而不加疎。此其人。君子也。有求于人。而惟恐不親。無求于人。而惟恐不疎。此其人。小人也。其人誠君子也。其友也。必不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於人。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其人誠小人也。其友也。必加親於人。得時之際。而加疎于己。失時之後。亦必加疎於己。得志之日。而加親於己。失志之時。是故君子之友。謂之真。小人之友。謂之偽。友者。常多有也。真友者。常鮮有也。鮮真友。是以友而有始終者。十不能一二也。多偽友。是以友而無始終者。十常有八九也。蓋君子友以道義。而道義無隆替者也。與道義俱無隆替。則君子之心也。小人友以勢利。而勢利有隆替者也。與勢利俱無隆替。則小人之心也。此小人之存心。所以無恆。而君子存心。所以有恆也。以有恆之心。而與人友。雖禍福死生。而不能親疎之也。況小者乎。以無恆之心。而與人友。雖富貴而能親疎之也。況大者乎。是故君子不苟友人。亦不苟友于人。友人必察其所以友也。友於人必慎其所以友也。慎友在始。察友在微。察友不於微。則不能得其心之所存也。慎友不於始。則不能得其身之所宗也。夫自古及今。終不相枝。相札。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者。皆始而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相求。相推。相下。相比。相濟。相依。相許。於其始。而相枝。相札。相毀。相競。相傾。相仇。相殘於其終。偽友者。則為之也。真友者。固不為之也。或君子察之慎之。友焉。而出于真者。則內友焉。而鄰於偽者。則絕。絕偽友。所以率天下薄勢利也。內真友。所以率天子敦道義也。敦道義。薄勢利。民德其有不厚乎。友道其有不終乎。

鬼賊何可信也。宗族骨肉何可疏也。信鬼賊不智。疏骨肉不仁。仁智不足。禍患將至。杖杜之風。角弓之雅。乃所知也。不假廣告。敢以細事開于左右。曲沃之與有神叢。蓋大木也。焉與女蘿附焉。神患焉。羅之滋蔓也。欲去之。乃謂焉。羅。古人有言曰。大木之下無美草。傷于陰之多也。今木之幹且數圍。而爾之蔓不滿寸。則其枝葉實爾蔽也。焉與女蘿。亦自見其蔓不如木之傾也。疾之見夢于里人曰。口伴非神之爲。惟木之怪。里人遂伐木。木之既伐。焉羅莫傳。是以亦瘁。富子者大木也。吾儕者焉羅也。豈可去哉。富子苟去。我亦何所利焉。萃公子不聽。遂詣富子而去之。士焉又與之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其一公子又曰。不可。人之爲。寢其中。列櫬其四。阿復列櫬以相夾輔也。據其一。櫬棟必擗。去其一。櫬必廢。如是。寢之所恃。固在櫬之衆矣。尹之有族。猶人之有親也。而吾與游氏。櫬之謂也。昔者之詣富子。一櫬去矣。去其一也。且懼焉。焉羅。況可再乎。而又欲殺二子。將吾族之不支。豈惟二子。而不改圖可乎。萃公子不聽。遂殺二子。既士焉使盡殺游氏之族。其一公子又曰。不可。耳目手足之於身一體也。目視耳聽。思生故能知。手捍足防。難至故能備。此身之所由全也。若四者亡焉。語所謂絕物也。何能爲哉。身之全者鮮矣。今譬之一體。游氏之族在吾族。吾族之手足耳目也。富子之去。而吾手足亡矣。二子之殺。而吾足亡矣。今欲合其族而盡殺之。是并吾耳目亡矣。游族亡。吾族必從之。蓋釋之以圖存乎。不然。悔無及矣。萃公子不聽。遂盡殺游氏之族。士焉乃城。聚而處萃公子。獻公果圍聚。盡殺萃公子。君子曰。強宗。強也。同姓。城也。其可自壞之乎。故曰。大宗維翰。又曰。宗子維城。又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萃公子縱不是。一人托物而致意三焉。言切而利害昭矣。亦易悟也哉。而終不聽。以及于難。萃公子所口口嘗不遠。昊天不感。回通其德。俾民大棘者矣。此計所以爲事之本。聽所以爲存亡之機。而貴乎哲也。詩曰。其爲哲人。告之語言。維德之行。

齊王問陳軫曰。大臣竊權重。以作威福。何自知之。軫曰。此非小臣之所知也。雖然。臣乃者過淄水。淄水上。有兩叢祠。水東之祠。人持酒脯饗之者。終日不絕。水西之祠。終日未嘗見一人饗之。以酒脯者。問其故。其一神能爲禍福。其一神不能爲禍。亦不能爲福。今夫大臣者。神叢也。大臣之門。神祠也。持酒脯者。趨勢利者也。王欲知權重之所在。亦惟觀酒脯之所在而已矣。王曰。善。明日朝。羣臣問曰。淄水上有兩祠。有諸對曰。有之。其一微福者。如市。其一無一人微福者。有諸對曰。有之。此何以故。對曰。由其能降災降祥。與不能降災降祥故也。今公門可羅雀。而諸大夫門車駁常擊。其無乃似之乎。羣臣咸伏。而莫敢對。君子曰。陳軫之取譬也善矣。而齊王之詰羣臣也。則過矣。夫亦自強而已耳。湯武之朝。不聞主柄下移。伊周之佐。不聞執國之命。己不自強。而惟思政不己出。授人以太阿。而欲無其割得乎。

空同子曰。天下之物。本方圓。鳥用規。規皆平。直。鳥用準。準皆平。直。鳥用繩。繩皆平。直。不有繩焉。其不直者。則何以直乎。欲直其不直。是以繩生焉。地也有平。有不平。不有準焉。其不平者。則何以平乎。欲平其不平。是以準生焉。與不自方。以矩而成方。蓋不自員。以規而成員。故繩之設。因地之不平也。規矩之設。因與蓋之方員也。規矩準繩。則天下無物。弗方。員。平。直。矣。是故聖人之治天下。蓋莫不因而爲之制也。因民之不皆信也。於是乎爲之權衡。量度。因民之不皆善也。於是乎爲之禮樂。政教。因民

之不皆從也。於是乎爲之賞罰。因民之不皆治也。於是乎爲之兵刑。使天下無人不信。有權衡度量哉。無人而不善。有禮樂政教哉。無人而不從。有賞罰哉。無人而不治。有兵刑哉。之數者。設焉。而後天下無不。信不善不從不治之民。然則權衡度量之立。禮樂政教之脩。賞罰之用。兵刑之施。可一日少乎。雖然。不出于結繩之前。結繩之後。斯出焉。吾固知聖人甚不得已也。雖不得已。亦豈外人心而有爲哉。是故賞因其好善之心。而勸之云耳。罰因其惡惡之心。而懲之云耳。禮樂刑政之類。罔不皆然。亦猶馬之性行也。而乘之。乘之而駕。約作焉。牛之性耕也。而服之。服之而輻。衡作焉。而曲學者。乃謂聖人之治天下。削物之性。使物之德。是烏足與論聖人。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既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子以空言配焉。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助取以覆告。姑言史氏之說。其爲言也。何敢望孔子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于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於論著。書於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或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更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宏規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及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況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道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則文史之職。其爲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爲要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矧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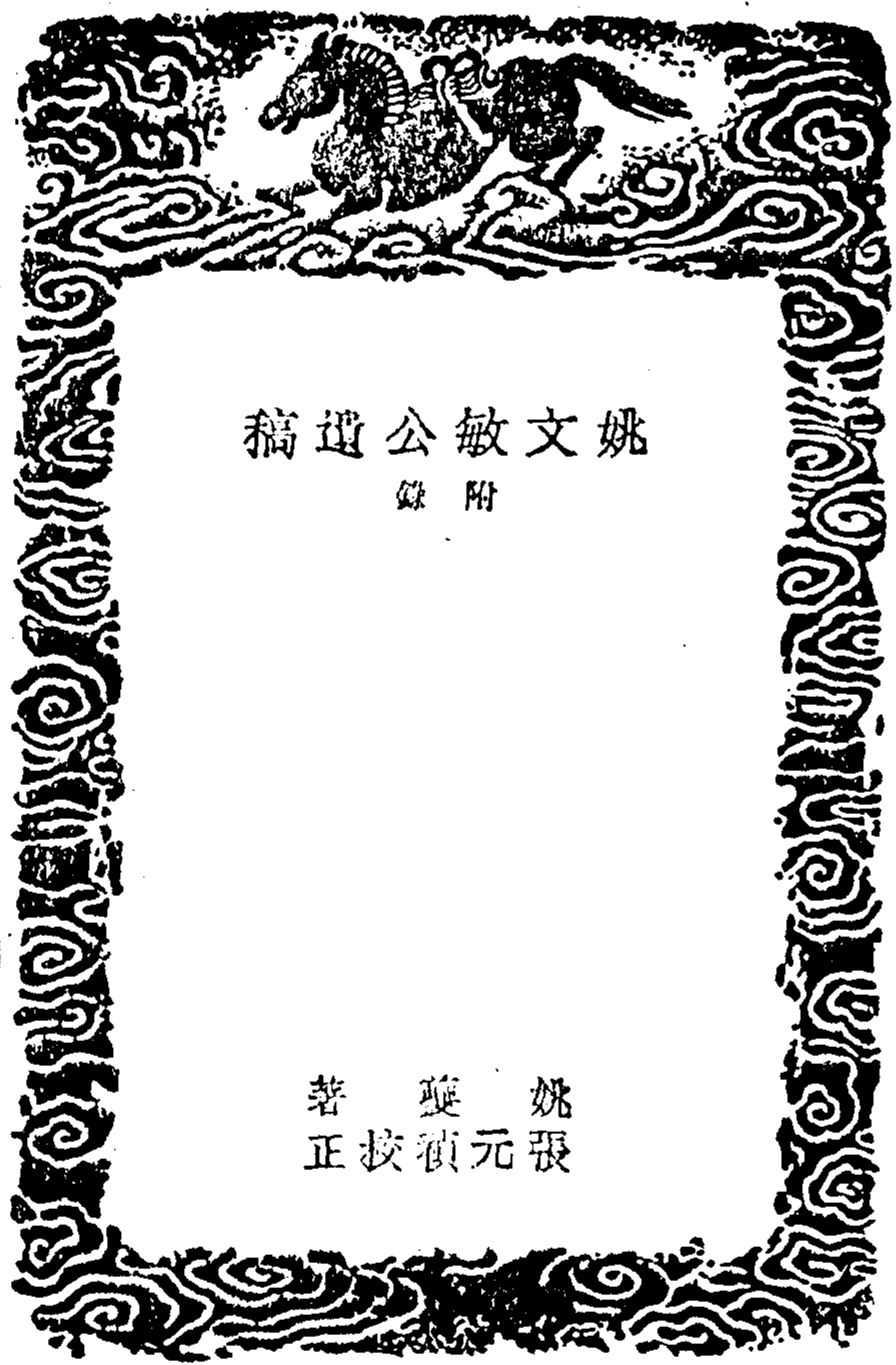
公乘生問於空同子曰。何以處憂患也。曰。聽其所爲。曰。何謂聽其所爲。曰。不動吾心。曰。心何以能不動。曰。物我皆喪。吾皆自安。東浮海。至于崑山。三遇颶風。再遇淺。一遇寇。吾自分必死。已視吾身如無焉。颶也。淺也。寇也。亦視之如無焉。故吾起居飲食言笑。與平時無異焉。舟中之人。皆凌兢戰慄。如露。立冰。雪。間。齒。上下作聲。無復人色。吾曰。四面皆水矣。無所往矣。葬於魚腹。血于兵刃。命矣。死無時矣。不必懼矣。懼亦死。不懼亦死。孰若不懼哉。孰若安坐飽食哉。衆乃少安。比登岸。吾問同舟之人。方寇賊。礁淺。颶風。時。公等皆懼。我不懼。公等皆不食。飲我食。飲我飲。今日公等登岸。我亦登岸。則吾向云。豈不信矣乎。相視一笑。吾以是信處憂患。惟聽其所爲而已矣。聽其所爲。則不知憂患之爲憂患。而自然安焉。豈惟憂患哉。處富貴亦然。是以得失不患也。世之人。皆有所願。故皆有所畏。畏慕交于中。此其臨財則義不明。臨陳則戰不力。而不思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莫非命也。又何必臨事皇皇然。計其美惡。而就避哉。祇足以亂方寸焉耳。公乘生曰。余聞處憂患而得行己之道。其殆所謂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請書諸紳。

申屠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入不之撓。若苟

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歧。而其西無歧。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歧多者焉。苟自其歧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遽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遽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遽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右賢說若干篇。空同子之所作也。空同子習於六藝之學。天子選爲太學官。居太學六年。諸生從之授經。皆曰。空同子誠吾師也。東西行者。至京師。欲求當世文章。必于其門。京師之學士大夫。亦多推之。皆曰。空同子。吾畏友也。而空同子。遇然若不及人。視之。佔畢一儒耳。天子知之。親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得告而歸金華。奉其父母。處于兄弟之間。愉愉然。間讀書爲文。矻矻如也。余於是得其賢說讀之。託物以造端。比事以寓意。緣情以見義。明於國家之體。達於人情之變。如鈎探物。連牽不絕。其出不窮。原其蔽之所始。要其勢之所必至。戚戚然思以杜之。拯之。以上承天子聖化。而措之乎太平之治。余乃歎曰。美哉。乎空同子也。人之所不見知者。余知之矣。單襄公曰。忠文之實也。知文之與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賢說者。本乎仁。發乎義。有進戒之忠。有慮遠之智。非若世之鬱悒悲憤不平而鳴者比也。蓋其先世之遺風。於是而存焉。若昔長公少公之事。宋知無不言。言必中天下之過。空同子似之矣。蘇氏之秀。豈惟在廷哉。惜不令黃魯直見之。而余深爲之擊節云。洪武八年五月十日。金華胡翰書。

右太史蘇先生平生所著詩文。凡一十六卷。前蒙陰縣簿林公與直編類。鏤板郡庠。傳世既久。朽失過半。別駕曹侯。下車之初。尋訪舊本。繕寫繡梓。以補其缺。然舊存者。率多昏翳訛謬。恐誤後學。於是不揣癡陋。公暇躬自校正。乃命郡人葉景森繕寫成書。謀諸郡守武公。揮使牛公。武守曹公。通判黃公。各捐已俸。重葺諸梓。遺史蔣處育。以董其事。經始於壬戌春二月朔。畢工是歲秋八月望。凡七閱月而書成。燦然一新。編卷目錄。悉依其舊。中間字義脫落。無可引據者。姑虛以俟。後之君子。章貢黎諒謹識。



姚文敏公遺稿
附錄

姚張元頌
著正

少保姚文敏公文集序

少保姚文敏公既卒葬之明年。其仲子中書舍人璽。執其遺文若干卷。過予請曰。先君積學勵行。歷典清要者數十年。今其已矣。而精神心術之微。幸脫煨燼而未泯者。惟此二三冊爾。璽父子荷先生知愛之深。寧無一言之惠以增重之。而使傳聞於後乎。予因三復之。而爲之嘆曰。公以清純溫雅之資。廣大弘深之量。高明該博之學。少有大名。歷躋通顯。典司封駁。掌邦禮。位冢宰。務持大體。不事末節。以古人自期。故其芳聲偉績。見於朝廷。施於天下。而戴之人心者。洋洋乎民到于今稱之而不忘也。然公之於文也。以理勝爲主。而恥事彫琢。每建大議。決大政。意到落筆。萬言立就。酌古準今。曲盡事變。而無遺情。浩浩乎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不能窮其源也。巍巍乎如泰山丘嶽。吞吐元化。而不能尋其根也。至於騰蛟起雲。霧縠甘霖。以潤澤天下之枯稿者。雖愚夫愚婦。亦皆知其功力之廣大。而感戴之無已也。豈若彼淺丈夫者。學無所本。用違其志。忘己徇人。徒取聲譽於一時。而無實德於民者之可倫耶。且公之在朝。受列聖之知。而久於其位。文章政事。爲時首稱。載之史冊。銘之鼎彝。如精金白璧。世所共寶。奚俟乎茲集之成。而後傳。抑奚待乎予言之贊。而後人知所重哉。雖然。繼承前休。以圖不朽者。子孫之責也。幸力成之。毋忘毋忽。時成化十九年歲次癸卯春三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甫。

少保姚文敏公遺集序

文章政事。心之跡也。心之所存。悉於是而見之。故其行之當時。遺之後世。卽其事。聞其言。是非之公。天理民彝之常。之不可泯者。其邪正隆汙。昭如日星。孰能得而掩其毫釐哉。然而文與事同道。窮與達異趣。達於政者。或不及於文。富於文者。或未施於政。窮達之趣異。而所當之事殊。故不得而兼全也。使或政施於當時。而一世齊沐之言。傳於後世。而來學景仰之。非德隆道尊。心純誠正。醞英華清淑之氣於太和元氣之間者。孰得而幸致之哉。少保吏部尚書姚文敏公。其人也。公少有大志。以春秋三傳發解南省。俱爲第一。而天下以經義游藝場屋者。咸宗法之。後入諫垣。屢陳大議。從容雅重。不事浮靡。時以公輔屬望焉。繼而典邦禮。總百官。表儀凝重。德量宏深。謀謨警敏。卓卓乎一代之名輔也。奈何天不佑德。老成云亡。而轉頭萬事陳迹矣。其仲子中書舍人璽。以其遺文數冊。因問予序之。予素荷公不鄙。久辱知愛。安敢以荒蕪辭哉。因三復讀之。而謂之曰。公其偉丈夫哉。文章政事。自其心之所形見者。何其若是之兼全耶。語其才。如河流滂沛。不待疏決而自無壅滯也。語其達。如庖丁解牛。不待鼓刀而自得其肯綮也。溫潤者如玉。聲亂之也。其視彼小小者。挾聰明之資。竊取糟粕。牽聯組織。以耀虛俗。而襲聲譽於朝夕者。奚啻天淵乎。宜其言之必傳也。謹識此以歸之。是集舊名蠶蠹堆稿。累厄於火。而所存百十耳。因易今名云。弘治三年。

庚戌歲夏四月既望。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國史副總裁、經筵官、瓊山丘濬書。

贈少保姚文敏公像贊

龜乎中、春融而秋肅、形諸外、義斷而仁施。其後擬魏科也、策天人於一致、其裕丞帝載也、成歲功於四時。以知夫祿與位、不足為公重、而休聲令譽、昭竹帛而永垂者、是則公之所遺、灑此像以麟遊鳳儀、我思古人、豈但於鄉邦之幸見、而所最幸者、於清朝蒙幸而見之、此其所以來三公之寵光、贈加文敏之懿、而龍光昭燭於浙河之淵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年胡拱辰拜手。

文敏公像贊

儼乎衣冠、肅乎儀形、其未遠也、暮史朝經、其既遠也、身踐力行、薦躋華要、任重阿衡、筮贊治道、粉綿太平、海嶽以奠、宗社以寧、尤矣君子、展也大成、戶部左侍郎、年弟蕭田翁世贊。

又

儼其容如山之凝、溫其顏如日之升、其才足以周世用、而學為之輔、其德足以稱民表、而量益以宏、是宜魁選于賢科、獻納于王庭、寅清以典禮、宜亮以持衡、登百僚之具瞻、荷列聖之寵榮、若夫揮酒籍章、而天葩爛發、笑談尊俎、而逸氣橫生、又其稟賦之秀、與日星而爭耀、共風靈以流形者、千載而下、抑孰得掩其精英也耶、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博陵劉吉謹贊。

又

溫恭德容、濟楚深衣、學識遠大、踐履光輝、任宗伯、寅清典禮、接武夔夷、居大家、宰、阿衡佐治、追蹤傅伊、此乾坤間氣之鍾秀、為承平廟堂之百揆者也、通奉大夫浙江左布政使、年未侍生建安劉福贊。

又

此吏部尚書贈少保姚文敏公之遺像也、有如是疑遠之風度、有如是尊嚴之氣象、有如是開闢之心胸、有如是卓偉之聞望、彼哉何人、尚咕咕然以動其膝、多見其不知量也、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君子之所為、固衆人之所不識、翰林院學士、瓊山丘濬贊。

又

德望文章、士林魁首也、訐謔功業、儲臣領袖也、後學仰瞻、泰山北斗也、舉朝悲悼、梁摧棟仆也、嗟夫、孰儲其禎、光嶽之精、孰奪其齡、順受之貞、見知聖主、終始哀榮、九原不作、國無倚衡、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嘉興項忠贊。



〔以上闕〕樂為之用者衆、推誠愛物、而陰被其澤者多、故三十餘年天下望其風裁、而瘡痍賴其撫摩、官乎生榮死哀、而蒙喪贈之恩波也、嗚呼、巍巍遺像、生氣不磨、百世而下、孰不景仰其德業、如宋之李沆、諫之蕭何也耶、正議大夫資治尹大理寺應陵王榮贊。

冢宰姚公像贊

正統戊午冬、先侍郎府君自泉入覲、曼侍行、初識公於桐江、公時還自解闕、如寶劍發矚、灑不可犯也、既而公魁閣、取高第、拜官侍近、曼亦叨祿仕、始獲從公之後、數年來、公位望日尊、出入兩京、自大宗伯而大正天卿之位、以迄于今茲、蓋日相聚處、教益多矣、間獲見公小像、乃述公為人之大、都寓瞻敬之意、而謂之贊、其辭曰、宏遠規模、汪洋度量、學貫天人、位隆卿相、人物權衡、生民倚仗、翊我皇明、天年有象、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濟南尹曼拜手。

又

此吏部尚書殿都姚公也、高爽而精密、直亮而優宏、學選六經之旨、文兼諸子之雄、叶發路寶科、蚤屢魁乎多士、蜚英侍中、迺超乎秋卿、名愈重而謙摛自若、官愈進而憂傷與并、三為禮部、再長銓衡、懇懇格心之疏、顯顯闕下之誠、擇小大於衆論、別瓦礫於至明、其定力之堅、足以扛九鼎、其量之大、可以納重溟、此列聖人信任而弗二、而士大夫倚賴之匪輕、清廟玉璫、福祿足膺、皇明柱石、永荷隆平、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吳郡葉盛拜贊。

姚文敏公遺稿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 送提學嚴御史四首
- 送芮都憲得翦字
- 送韓都憲永熙出大同
- 送蕭尚書南還
-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 送趙德懋南歸
- 送濮教諭之徵學
- 送楊司訓之興化
- 送熊驛丞之新安
- 送嚴寧
- 贈司馬黃門父還會稽

姚文敏公遺稿 目錄

姚文敏公遺稿 目錄

- 贈周憲使致政還臨海
- 贈莫子長先生赴荻河
- 贈都舍還播
- 贈程長官還播
- 贈項司庚
- 古體贈孟都憲
- 題扇贈王都
- 題扇與孫玉麟
- 題孝子盧慕卷
- 題順孫盧慕卷
- 題竹
- 目耕卷為劉居士題
- 具慶堂為莫生賦
- 敬慎軒為李知縣賦
- 書楊編修資鑑留詠卷
- 永寧留寄于太守
- 簡應友
- 秋宵周亞卿病暑以詩問之
- 伏末苦熱得雨喜甚有作
- 京華同年會分得吻字
- 自武昌追李都憲
- 夜宿公館有懷參政
- 宿天津埠
- 夢先外母如平生因感而作
- 齋所夢元器
- 挽陳都御史
- 挽年尚書
- 挽高僉事
- 挽馬侍郎母
- 挽陳員外父松雲翁 以下原闕

姚文敏公遺稿 目錄

挽劉通政二親

挽左補衣二親

挽劉華英母

挽林二尹夫婦

挽徐氏夫婦

偶口

卷之二

七言古詩

送孔大尹之桃源

送胡參政之任西川

送李尚書父還南陽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送吳伯彰歸桐廬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送鄭教諭之休寧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送夏大理歸省

贈兄耕樂先生南歸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贈王都憲公度

附姪瑞

勉思行為吳春秀才贈

翁順堂詩為劉錄事贈

題梅詒

題金教授先澤卷

題皇華秋景圖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小孤

下峽二首

寄鮑竹先生二首

哭英廟九首

挽太常蔣尚書

五言排律

賀登極

送劉黃門之南京

題藍溪港

題潘節推陸恩堂

先妣夫人忌辰

挽安國恭憲公

挽薩侍郎同僚

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過廬阜二首

自武昌追李都憲

過巴陵

過桃源遇兩僑商學士

過平越方經甫賊有感

過雞公關索二嶺

過安簡營

老鴉關

過七星關

過赤岡有懷

畢節遇風雨雪漫賦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忠州弔陸寬公墓

南陀晚晴

荊州寄沔陽林學正

- 荆州觀李都堂詩和寄夢咸
- 寄忠義事
- 過君山
-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駕
- 感懷初八宿張家灣
- 東光有感
- 與蕭都憲同登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 望德州
- 過故城即事
-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 題宿大勝寺會諸同年
- 用前韻酬張同寅
- 近冬喜雪
- 冬至日步過萬壽聖節朝罷有喜而作
- 珠溪佳處
- 送內弟王仲賢
- 送鄭亞卿歸省
- 送劉憲副
- 送王留守之鳳陽
- 送尚寶丞公致政回鄉
- 送徐憲副之廣東
- 送進士張茲歸蘇
- 送劉光祿展省南歸
-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
- 送沈憲副之浙江
-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 送人教諭南陽
- 送張參政還山東

- 送吳秋官考績還任
- 送南監先生
- 送劉潤明教授開封
- 送楊憲副之廣東
-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 送洪綉衣
- 送何黃門歸省
-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 送鄭司訓之鉛山
- 送劉憲心南歸
- 送江贊禮歸南京
- 送人赴河陰典史
- 送宋宗魯江西僉憲
-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
-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 送嚴州方醫官
- 送臥雲處士南歸三首
- 送人官大理府
- 送徐太守之臨洮
- 贈吳參政之河南
- 贈徐侍御巡按廣東
- 贈姚助教考績還南京
- 贈徐明德僉憲江西
- 贈人致仕歸杭
- 贈梁侍御便道歸省
- 贈吳給事歸省
- 寄諸生
- 寄林先生培之
- 寄納言布政
- 寄贈咸寧唐大尹

- 送俞少傅養病歸
- 奉寄叔父寧津公
- 寓東朝房寄信納言
- 和錢學士韻
- 和楊內翰詩韻
-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 尋楊尚寶母夫人
- 尋黃亞卿母八妾
- 題紅梅寄新安汪老人
- 先人大痛日有感
- 酬高太博
- 疾嗽百日有感而作
- 敏孫勸予復進藥因諭以平生事
- 病起
- 挽趙秋官二親
- 挽吳都御史母
- 挽聶大年先生
- 挽都憲鄭父
- 挽李通政
- 挽謝員外父崑山先生
- 挽定西侯
- 挽張御史父
- 挽劉侍郎母夫人
- 挽張御史父
- 挽孔刑侍
- 挽洪職方父
- 挽施尚書
- 挽耿尚書
- 挽高學士尚書
- 挽張侍郎母

- 挽吳黃門祖父母
- 挽柯學士父
- 挽劉憲使父梅莊處士
- 挽人父
- 挽芝軒
- 挽人母
- 挽人詩
- 節婦
- 卷之五
- 七言絕句
- 恩榮十詠
- 蘇李泣別圖
- 奉教戒再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 題紅梅寄臥雪翁
- 食九弟所寄湖魚詩以謝之
- 百日哭女淑卿
- 送葉學正之廣德
- 送友人之官
- 寄南京李通政
- 己卯人日殺日
- 謝納言寄羔裘并致懷
- 題扇
- 寄萬都憲防邊有韻
- 會同筆于宋給事宅
- 題雪坡二絕
- 新正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 勉袁生
- 題竹
- 題竹畫二首
- 寄信

張飛廟

高塘驛

過忠州捐糜米一石與先賢祠二首

人有求為吳泰伯後者弗諾

送王生文冕赴浙江鄉試

六月二十一日雲布不雨

卷之六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送呂進士任進賢序

送戶部尚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贈莫同知之重慶序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贈林大尹之仲鹽山序

贈德州袁學正克和之任序

贈翰林高編修榮任序

慶趙上舍母六句詩序

慶俞母壽八句詩序

慶王仲啟壽五句詩序

慶盧安人六句序

慶申屠孟吉甫八句詩序

梅愛處士十詠序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劉文介公文集序

脩撰王惟臣父挽詩序

郝淑人李氏挽詩序

卷之七

記

崇古堂記

潤遠堂記

雲間第一橋記

梅坡記

臥雪庵記

留耕記

耕雲記

大樹記

姚氏二親墓記

歐建誠意伯祠堂記

山水園記

洛陽恩親亭記

觀稼堂記

梅坡記

雲泉庵記

孝友堂記

損菴記

卷之八

碑

追封處雲侯周公神道碑

傳

半隱生傳

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居身道人傳

擔簣傳

訂疑

坤德傳

贊

鄉貢進士徐君用翰像贊并序

解

均才解

題跋

書陳祭酒贈楊編修文後

題樓事生傳

商氏家藏公贊跋

雜著

錄囚記

卷之九

行狀

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忠肅王公行狀

墓誌

故禮部尚書太保忠安胡公墓誌銘

故重齋劉君墓誌銘

故京兆尹王公墓誌銘

故友松處士墓誌銘

故王處士李安人墓誌銘

故耕樂處士姚公墓誌銘

故梅坡趙處士墓誌銘

故雙玉墓誌銘

墓表

故副都御史王公墓表

故刑科給事中鮑君衣冠墓表

故處士徐君墓表

卷之十

奏議

一為陵廟事

一為陵廟事

一為陵廟事

一為竹證事

一為竹證事

二

二〇

一為竹證事

一為中明禮儀事

一為册立大禮事

一為册立大禮事

一為册立大禮事

一為禮儀事

一為慶祥禮儀事

一為引災情德事

一為陳言事

一為陳情乞恩憐憫事

一為脩完廟宇事

一為崇祀先賢事

一為乞恩等事

一為公務事

一為陳言崇儒事

一為褒崇正學事

一為建言民情等事

一為表勵忠賢事

一為封贈事

一為詳議從祀事

一為公務事

一為敬神恤民事

一為處置地方事

一為脩省事

一為夷情事

一為夷情事

一為夷情事

一為地方事

一為邊務事

三

三三

一為聲息等事

一為捷音事

一為夷人抗拒法事

一為進薦事

一為缺少通事事

一為災異事

一為災異事

一為災異事

一為地震事

一為陳言與利除害事

一為進貢事

一為禁約番僧事

一為禁約番僧事

一為乞恩致仕事

一為陳情致仕事

一為乞恩祭祖事

一為回話事

一為乞恩憐慎事

附錄

故少保姚文敏公墓誌銘

故少保姚文敏公神道碑

故姚文敏公夫人王氏墓誌銘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一

南京翰林院學士張士禎校正
工部主事男 龜刊

五言古詩

送提督學校嚴御史宗淵四首并序

提督官無負於學校也久矣。然而事不由古，以克成治。匪所攸聞。提督之設，蓋欲以古為教耳。故於侍御君行，作此以告之。

鴻濛日以離，混沌分清濁。陰陽燭巨爐，萬象歸靈籟。人於物至靈，五性渾不鑿。奈何繡豎輩，禽獸無毫髮。孰知草比中，而有聖者作。玄黃藉財成，造化資旋斡。大道乃攸歸，元元斯有託。慨仰羲軒翁，萬古宗道學。三皇各莫企，五帝繼以祖。姬公位元宰，禮樂陶輿圖。奈何東遷後，大道復榛蕪。尼丘忽降神，光啓九聖途。駕車任所適，不為它枝茂。乾坤泄幽秘，人物賴匡扶。六籍肆淵述，萬世陳楷模。大哉素王聖，天地不能渝。鄒魯風漸遠，漢唐儒漸頹。調話日以擊，詩張徒自狗。元氣為所喪，正學幾沈淪。五星彗文運，宋室開昌辰。濂洛軸其緒，關閩釋其綸。淵源有餘味，並得洙泗真。蛙鳴及蟬噪，一掃無遺音。上以繼往聖，下以啓後人。皇明御昌圖，撫運幾百年。東漸暨西被，聲教覃八埏。清風正程程，大道何平平。斯文不在地，日月當中天。庠序敦教化，科目羅英賢。周孔道以闡，程朱學攸傳。稷契具廟廟，伊傅相後先。豈云腐唐宋，遠矣追羲軒。

送內都憲得剪字

毋謂儲無益。匪儲道罔開。古今儲者事。歷歷皆可驗。伊傅任阿衡。周召分兩陝。諸葛起臥龍。班超事筆硯。裴公下蔡城。陸九復唐筮。卓哉韓與范。功業尤健羨。於惟聖天子。神武肅乾斷。四夷悉來王。萬姓咸忻忭。居安不忘危。念慮勤宵旰。瞻彼西域土。密邇大羊園。孰為吾敵計。豈不富甲兵。豈不雄武弁。要使威德孚。寶馬來大宛。匪資儲者儲。所圖良靡遠。明爾英傑才。惠茲心竹春。洪猷自方伯。顯擢宜都憲。乘鉞出東華。分關入西甸。馬識舊遊路。人訝新來筭。旗鼓肅轅門。號令歸指點。軍威震萬里。虜勢不足剪。乃知穹壤開。儲道終弗忝。

送韓都憲永熙出大同

白雲舞郊關。黃河冰正合。胡馬鳴蕭瑟。腥風蕩沙磧。昨聞代朔開。潢池無限隔。守帥擁精兵。獲弓閉重壁。千里飛烟塵。四野無草色。人逐牛羊羣。並驅豺豕窟。事聞震天威。命將分投出。急報雷電轟。狂虜奔滅魄。願惟雲中區。穹廬尤咫尺。軍雄壓邊疆。城壯憑京國。匪資文武材。何以主籌畫。韓公負奇骨。才器時能匹。都臺德風霜。中外多敬服。胸藏百萬甲。變化不可測。簡命自九重。爰寄北門責。左手捧黃麻。右手秉白節。匹馬出居庸。威風何凜烈。古來馭夷狄。任謀不任力。內固斯外攘。將和能制敵。同舟思共濟。推車主轉輸。坐致天驕徒。納款轅門側。公我同年客。萬里從茲涉。杯酒笑足勸。相期在功業。成功告天子。天顏應喜。形貌關丹書。姓名著竹帛。所以馬伏波。死欲裹馬革。所以班定遠。投筆開西域。卓哉大丈夫。千載氣猶壯。持以贈公行。勉旃企前哲。

送蕭尚書南還

願種千株柳。柳絲滿都門。公欲南歸時。館馬不可行。願鑿百丈河。河流日湯湯。公欲南歸時。駐車不可。柳絲空自長。河流空自深。南歸竟莫留。為別一傷心。傷心如之何。匪云昵私親。下以為萬民。上以為一。

送鄭太僕考績還任

高臺定大業。放馬滌山陽。滌陽地夷曠。水甘首稻香。從官列九御。收牧非尋常。法嚴政復舉。種盛孽亦。五雲屯郊原。萬騎奔龍驤。于今百年開。漸乃成弛張。儀雉多驚駭。蓄字乏驥黃。豈云科條乖。誠亦典守。卓哉鄭夫子。磊落富文章。十載少太僕。麒麟昭星房。抱續奏承明。荷恩歸建康。敬之戀厥職。佇見超巖。

送趙德懋南歸

挺挺喬林秀。燁燁丹穴雛。器宇曠磊落。文采饒江湖。世家百年遠。積慶何紆紆。懷哉梅坡翁。幸有茲名。揭來奉女兒。千里勞馳驅。去年翁計聞。女兒長號呼。江河雖阻修。履險如坦途。祇知痛其父。那復計厥。到家撫靈柩。抱母聲嗚呼。姊孝弟克恭。往來恆相扶。試觀鶴鶴原。急難在須臾。弟今別歸去。喪非良用。送終最大事。勿使纖毫逾。吾觀趙德懋。啓我長歎吁。失怙不可復。持躬固自迂。仁義敦懿訓。禮讓遵聖。會聞古人言。樹德莫如茲。諄諄苦勿厭。收之在桑榆。

送濮教諭之嶽學

送楊司訓之興化

梧桐生高岡。鳳皇鳴朝陽。嘉時兆文明。熙世協禎祥。九州造俊士。千里觀國光。楚楚故家子。奕奕喬木芳。結髮遊學宮。進德圖自強。場來謁楓宸。再試金鑿榜。振藻煥霞彩。吐葩發天香。拜官新安郡。鳴鐸朱子鄉。絳帳開春風。皋比擁蘭室。月杏橫經席。雨芹潤書細。道義倡羣童。濟濟遊周行。作成棧與橋。徐收棟與梁。慎哉司訓德。尊嚴師道昌。

送楊司訓之興化

先師楊夫子。道德富文章。金榜芳名顯。瓊林醉墨香。沖然濟勢利。懇乞居宗養。東齊桐廬來。鏗聲何奮揚。朝經暮講史。孜孜食不遑。尊嚴若神明。言動山綱常。三歲教有成。青衿滿文場。九載化乃決。遺澤尤芬芳。小者為模範。大者作棟梁。仰瞻講下時。垂聆味知方。拔羣親指授。鞭辟歸周行。于今髮髮白。夢寐猶驚惶。竊祿懷深恩。忽視鳳毛翔。輝輝文彩照。雍雍禮樂將。抱藝試楓宸。拜官訓蒲陽。箕裘尚克紹。矩範諒毋忘。敬學古云半。忠信以明章。勿謂毛氈薄。萬里從茲張。

送熊縣丞之新安

我家兩雌兒。五歲能誦詩。弄筆翻墨雅。塗案走烏龜。惠然熊子來。禮致賓齋西。長夕幸相託。勸止斯有儀。于今二三年。讀書聲吾伊。方將就規矩。出入效乘華。奈何別我去。之官向下邳。人言此地薄。要衝艱支持。子喜子壯茂。精神諒有為。結盤別利器。冗劇見才奇。良馬驅驢車。喘息常路岐。往來盛冠蓋。豈無孫陽知。直亦竭爾力。毋論瘠與肥。嗟彼桃李花。委謝東風枝。矯哉松柏姿。霜雪非所欺。丈夫貴立志。去去姑安時。

送嚴寧

碧梧生高岡。燁燁光陸離。翠竹產淇園。綺綺色紛披。偉有君平孫。秀發鍾天奇。昂然鸞鶴峙。宛若珊瑚枝。讀書窮造詣。過庭聞禮詩。寶館銀益公。冰玉相交輝。予聞螺贏生。聲喚形即隨。矧茲骨肉親。恩愛那可虧。孝敬務勤至。勿為勞苦辭。行誼日以敦。問學靡有遺。會當際風雲。奮揚須及時。古人貴贈言。言貴有所規。

贈司馬黃門父還會稽

宋室有大儒。溫國司馬氏。道學邁黃黃。勳業燁天地。爰自南渡初。從官家越會。于今五百年。瓜瓞十一世。積厚必必揚。翁也承厥系。書香紹芳蘭。懿轍印前軌。教子致顯融。金籍通姓字。聖朝勵孝忠。恩推子之貴。竭來親狀光。家聲徹常寧。慨念涑水墳。翹首遠莫致。賢郎奉皇華。祇命展常事。歸期告禮成。重沐天顏喜。政茲歡會隆。條馬懷故里。清晨發都亭。薄暮還潞潞。秋風速歸帆。望浙東去。白髮烏紗新。醜顏錦袍麗。衣冠疑受廣。杖履肯爾綺。潤澤蔭松菊。餘光襲桑梓。嬰娶自社別。徘徊綠野墅。鏡湖時濯纓。蘭亭志修禊。與掉戴家船。開登謝公履。悠悠娛歲華。擊壤歌既醉。與翁同鄉邦。欲贈良無似。遲菊把東籬。新醪出燕市。隨行翁翁能。祝翁多壽祉。

贈周憲使致政還臨海

堂堂周大夫。持憲肅全蜀。德化洽岷嶓。風聲被天竺。官循吏知檢。寇靖民安俗。政蹟超往昔。名譽邁高躅。竭來效臣恭。述職朝策殿。考方事無虞。奏功可錄。宦遊三十年。報國心固足。翻然動歸興。勇退非局促。

放情五湖遊。脫屣千鍾祿。赤城古佳致。奚事羨盤谷。洛社會可尋。香山故應續。丈夫重出處。進退讓容卜。鄒軻審去就。魯叟明止速。道義以自由。終身免憂辱。相彼稻梁肥。尋常驅雁鷺。翩翩黃鶴舉。千里無拘束。送君不可留。慨我顏如渥。

贈莫子長先生赴荻河

為貧不擇官。得祿不擇地。所以古之人。抱關安所遇。先生有道才。素懷濟時具。小試不可知。大受非所冀。縣釋聊一振。杏壇宏化雨。紛紛肯徒。賴以資造詣。秩登赴銓曹。考績宜上最。奈何髮垂。俛首猶就試。擲筆何所言。拂衣捧符去。荻河大江東。上下不百里。得繁產頗。商賈競厥利。繁擁法有程。監守稱良易。所存在薄祿。匪戀名與位。秋風滄浪清。柳月江浦。與乘謝尚舟。浩歌李白句。豈無縮頸。亦有錦鱈。斗酒價十千。良朋任一二。沂瀕望匡廬。順流達牛渚。此樂何有涯。三公不易爾。俯仰無愧作。如斯而已矣。

贈都舍還播

帝德冒九州。寶貨入萬里。矧茲西南陬。有牧賢且懿。馳使獻名馬。喜色動當寧。錫予荷使。嘉勞亦云至。承恩出都門。秋風速歸騎。還語牧勿。忠誠自先世。

贈程長官還播

進馬闕庭下。喜觀天子光。龍寶荷滂沛。錫燕飫馨香。舞蹈出丹陛。雨露沾衣裳。去去萬餘里。秋風歸夜郎。心中感皇恩。稽首北斗傍。

送項司庚

古人尚吏隱。為貧不為行。所以魯國叟。職委會計平。有美項君子。少壯志頗英。致身事王國。忠信以為城。司庚二十年。出納如持衡。所圖在所養。匪求榮與名。竭米奉嘉命。物躬竭承明。解后觀風采。烟吳風縹緲。相逢愧青眼。執別若為情。炎風扇長途。匹馬促歸程。援琴寫鄉曲。聊以慰平生。

古體贈孟都憲并序

都憲孟誠。工於詩。妙於畫。精於大字。多能乎哉。閱中每自見。予恐其大節為細絲所掩也。故詩以規之。

二南美周召。一德稱阿衡。卓卓趙孟類。書畫皆成名。願圖立本。俯首圖蓬瀛。幽亭得神助。風流掩右軍。古來大臣體。所貴惟中行。藝能工與拙。那與時輩爭。

題扇贈王都憲

清風播長淮。仁雨霑青徐。提手活萬人。元氣吾其。團圓有機者。握之不盈把。開闢君掌中。乾坤自涵瀟。

題扇與孫玉麟

吾孫玉麟。以目疾廢。予深憫之。然終期修德。以昌厥後。孫勉乎哉。

崑山一片玉。純美良可嘉。奈何啓聖。令人徒歎嗟。所幸託巨璞。時見發光華。謹哉當爾德。尤若與吾家。

題孝子庭墓卷

庭墓卷

憶昔母在時。左右不敢違。甘旨必親調。動息恆與俱。今也母忽亡。奉柩向窆。母獨在黃泉。我歸安所適。結廬傍墳。定省如母存。喚母母不應。叩天天不聞。此時魂慘悽。欲殞隨母之。猶恐乏蒸嘗。後事將何如。忍死經歲月。滴淚成血。烏鵲巡悲鳴。猛獸逃遠涉。古來篤孝誠。可以通神明。試看臺山下。千載良足徵。

題順孫庭墓卷

祖母父所出。我身父所遺。父母棄我早。我身將誰依。幸賴祖母慈。撫我如撫兒。荷恩日以長。感德良自知。視彼烏鳥情。元知反哺私。光景疾如流。瞬息將登期。左右奉旨甘。朝夕承歡娛。風霜倏忽。零落萱花枝。踴躍叫皇天。哽咽呼阿彌。不復接語音。猶為捧頤頤。蓬髮面生漆。既足身忘疲。苦塊忍安寢。蔬水寧入肌。奉棺將就窆。臨穴欲相隨。載圖築若堂。結廬覆茅茨。草木自栽培。三載獨棲遲。孝誠格穹表。顯祥昭墓陴。蜂蟻環不。兔蛇馴無疑。晝鳴如助哀。夜宿若相資。鄉者告厥異。縣官達所司。奏表上聞。闕詔書。門楣。竭來謝聖恩。爰歸奉祖祠。諸父地官佐。愛姪天倫怡。一門孝慈篤。百世聲光垂。為賦順孫什。嗟吁起遐思。

題竹

翡翠引孤標。托根青雲岑。夏日酷以煩。疏枝散清陰。冬霜凜以烈。挺節懷虛心。時有鳳皇來。解作蛟龍吟。貴比雙碧玉。價重千黃金。持以贈子歸。對之一撫琴。

目耕卷為劉居士題

仲舒不窺園。挾策身自榮。賈逵專經業。終歲倉自盈。何必如老農。賦畝徒經營。達哉劉居士。世以儒流鳴。得田積萬頃。自來獨從橫。章章勤易。字字尤研精。晝長惜寸晷。夜寒對短檠。培菴日云。谷粟還自生。誰謂吾拙耕。佇看秋多成。

具慶堂為莫生賦

春樹歲正華。萱花春更好。並滿一堂中。相輝渾不老。鬢髮黝未星。顏色醜且皎。鬱鬱丹桂枝。郁郁文鸞。欲報百年恩。常懷一寸草。奉養情光陰。省定嚴督早。油鱗鱗寒冰。庭綵飄晴昊。雪藕碧盤陳。流霞玉尊倒。滿院佛絃歌。重階稱壽考。娛樂舉世稀。嘉慶誠天造。孝道豈惟茲。功名在懷抱。行當瑞文明。其上蓬萊島。

敬慎軒為李知縣賦

君子尸居上。動靜民則之。苟不自敬慎。萬事從茲。李侯賢達才。念念恆在斯。持己必主一。作事每再思。翼翼罔敢怠。昭昭靡自欺。所以宰劇邑。事舉民不疑。由以達大道。焉往而不宜。吁嗟狂縱徒。莽莽良可嗤。

書楊編修寶鑑留詠卷

時維一陽復。君子長道心。融融會萬境。綽綽超羣陰。撫景慕高致。肩輿往相尋。華堂敞虛靜。惟有竹素林。銅匙散清影。玉椀發佳音。紅鮑鱸蟹。黃封啓朋。話言滌塵俗。清風灑衣襟。理趣笑中遠。交情坐來深。白日臨西嶺。素月高東岑。再起復自傾。酒罍還更斟。微醺動遐興。抵掌一長吟。載歌天寶頌。願溥蒼生霖。嘯彼事。願復望規箴。古蹟還如線。幸獲徵於今。良會信不偶。一飯逾千金。

永寧留寄于太守

永寧留寄于太守

吾愛于廷玉。忠孝何純篤。出守陽險城。攜母躬推轂。予昨過險城。民庶多富足。只飲淇河水。不食芥山肉。蒼山高莫然。淇水清可掬。願言慎始終。毋愧川與谷。

簡寄友

鷗逐風風。毛羽自成文。蓬生麻中。挺直宵其羣。所以益者友。貴直諒多聞。君才何郁郁。志氣遠似嵐。共守歲寒操。言采爨泮芹。誰知金蘭契。岐然南北分。翰音登于天。五彩徒粉紉。佳植置荒墟。蕙陰反淺雲。出處諒不偶。遲速何足云。卓哉泰孟明。濟河舟自焚。老當益壯力。揚聲鼓清氛。緇矣起遐思。作詩寄殷勤。

秋官周亞卿病暑以詩問之

赤日烈於火。公事冗於毛。兩併不容釋。况復志慮勞。坐此乃成恙。閉閣輟早朝。往觀豈不念。無奈暑路遙。欲學權機子。恐爲人所嘲。作詩寄殷勤。姑以慰寂寥。大火且西流。涼颺動庭皋。新雨夜來過。一洗炎熾銷。爲君滌塵河。脫然神爽超。則常聽朝雞。尙資藥食調。上以副隆眷。下以慰朋寮。

伏末苦熱得雨喜甚有作

赤帝司乾綱。火龍曷日殺。比當三伏終。溽暑尙炎酷。地近積水汗。居此矮簷屋。斑蚊聒耳鳴。蒼蠅滿面撲。飲食不可口。睡臥難瞑目。蒸汗傷我肌。溼氣病我足。安得插雙翅。飛向雪山麓。正此懊惱間。令人苦局促。忽聞一聲雷。簷溜傾百斛。涼風發庭皋。清氣殊可掬。仰看斗柄旋。商音起高木。豁然肌體輕。如脫千鈞結。兒女盡歡忻。衣冠始裝束。老妻奉盤飴。對月引釀醪。一笑開襟懷。萬愁頓驅逐。暑寒本天道。愛憎乃人欲。冰霜隨指時。願復念溫煖。人心苦難厭。願時自金玉。

京華同年會分韻得吻字

豪傑抱才志。假塞棲林丘。一旦乘風雲。觀光帝王州。仰瞻威風儀。俯聽鳴鹿呦。披雲叫閭闔。吐氣凌斗牛。偉百五十人。盡是英雄儔。姓名聯甲第。衣冠涉瀛洲。趨朝陪玉筍。鞠躬事宸旒。瞬息十五年。出處半沈浮。願茲重可慨。良會須當求。歡笑匪徒謔。杯酒安足酬。所志在功名。歲月不我留。相期各努力。共濟巨川舟。庶幾保終吉。千載聲光流。

自武昌追李都憲

速舟追故人。水逆舟難曳。長叫督舟子。舟子苦勞敝。借問行路人。旌麾駐何處。謂見車馬喧。早入岳城裏。向晚達鴨欄。寅夜追莫企。仰看月在天。淡淡銀河際。恨不臂雙翼。乘風駕吾去。會晤信所難。咫尺成千里。

夜宿公館有懷卷政不能會

曉從阿樞來。薄暮宿炎方。公館夜虛敞。明月照我床。顏色疑故人。驚起披衣裳。聽來靜無語。撫枕徒彷徨。忽聞松籟聲。迢然足音將。愁思不能寐。輾轉嫌更長。會晤良不偶。咫尺成參商。明朝復前行。望望登歸航。

宿天津埠

曉辭大明宮。晚遊潞河清。春光暗未照。景色淡無縵。冰澌流復迴。柳條潤如洗。宿人索價高。客子苦行滯。但欲趨程速。奚論買舟貴。振柁迷河西。併日不計里。宵征雖暫休。涉險若爲濟。泊棹扣關吏。關吏陽弗理。

海氣薄天昏。風浪蹴山起。舟楫幾顛危。魚龍肆猖獗。妻子盡失色。僕夫亦惶懼。幸抵天津城。譙樓鼓已二。借問亭下人。默默不一語。忽聞結客聲。此處暫堪住。翹首望天河。終夜醒不寐。看鷄鳴。漸覺東方曙。

夢先外母如平生因感而作

戊寅六月七日早。假寐左廂待朝。夢先外母如平生。一見歡欣滿面。命後廳坐話。予問李八丈可傷。母曰。病無救耳。又問居五丈。亦故不答。須臾欲起去。予復留之話。良久。忽更報朝。遂醒。不覺茫然。因感而作。

城樓下四散騎馬趨早朝。解衣憩公所。坐待鄰鷄號。盪几少瞑目。杳然魂夢遙。十年別我母。記憶心徒勞。俄爾見顏色。不覺珠淚飄。徐徐問起居。汲汲慰寂寥。徘徊庭除間。眷戀意難拋。問言八丈歿。無奈百苦挑。具容病寒熱。有藥不能療。貌容如平生。曾不減分毫。憶昔弱冠年。幸托東林招。文蔚寓秦益。張母誦章。衣服手自縫。飲食親爲調。讀書聲吾伊。爲我心焦熬。既聞登甲第。喜樂何陶陶。仕途二十年。黃金橫在腰。南北遊兩京。祿食頗亦饒。幾回遭迎養。一不從相邀。母心豈病涉。我意何切切。那知骨肉親。竟作生死曹。病不奉湯藥。藥不奠蒲茅。感恩一未報。方寸如焚膏。女也適歸寧。天幸誠難遭。大事良已襄。庶免傍人嘲。母子兩如願。存歿怨恨消。茲長復何事。千載如一朝。覺來淚未乾。雨鳴風蕭蕭。

齋所夢元器

高堂夜虛敞。燕寢香輕盈。心齋慮不俗。夢境神自清。故人何處來。歡笑如平生。衣冠甚閒暇。談吐皆真情。真情兩相愛。纏綿歲寒盟。風雨襲松竹。飄然枕畔驚。據牀徒徬徨。惟聞戶外聲。

挽陳都御史

台星夜忽暗。太山長已頽。痛號閩閩城。奔走姑蘇臺。公方在侍御。廷論披奸回。公方在藩臬。德澤孚草萊。公方在邊鎮。威望懾腐魁。公方在左右。道德資沃培。天年未云邁。宦況已復灰。冥鴻拂九霄。三江恣徘徊。志喜在幽逸。其如羣類猜。佇想復司馬。詎應失轡。千里聞訃音。九重興惻哀。祭墓固不薄。恩禮良厚哉。獨嗟西夏民。猶望公還來。

挽年尙書

方春木再稼。知爲達仕。倏聞年司徒。竟隨遼鶴遠。司徒濟世材。早用儒術顯。中外名掄揚。藩鎮功健美。地官掌邦教。四民賴牧奠。心以公忠持。事以剛直斷。識鑑有定方。謀猷超恆見。守正以文貞。無私邁清獻。美玉罔穢疵。真金任百煉。偉茲老成人。允矣邦家彥。素聞元帝知。首被今皇眷。泰山忽云頽。士林動嗟。營墓恩隆隆。諭祭想應。況乃平生交。懷人忘繡。白馬出東門。素車向淮甸。紛紛道路間。其傷不可轉。完名而全歸。穹壤復奚怨。

挽高尙書

休休君子心。挺挺樛林秀。聖英時俊先。敬歷歲華久。夕陽照行蓋。霜節忽已擢。淒風悲古柏。滄海飛塵埃。鬱鬱前松屹。屹屹華表石。誰勒有道銘。過客車塵式。

挽馬侍郎母

馬家有老母。我家有老母。當年同官時。相親復相顧。馬母喜得孫。我母笑欲翻。攜酒往相賀。瑞氣盈高門。二母並一堂。寶婺增輝光。酒釀慈顏醜。饌入天廚香。馬君參大落。奉母出山東。願我尚青瑣。一夕慈闈空。馬君尹京兆。奉母居金陵。時我佐秋幕。瞻拜時亦曾。見母如我母。容顏頗相似。我母何所之。拜母淚如雨。前年過南京。爲我下高堂。奈何相別後。遽隔生死鄉。翹首望白雲。往和在和陽。幸木已拱把。欲奠河無梁。呀嗟二母兮。神遊去何方。生會共歡娛。死必同翱翔。西遊瑤池邊。東遊蓬山上。王母與麻姑。擬回恣清賞。

(原缺二頁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二字)

漕運阻若行。天道警戒深。良爲玉其成。聖皇固拳拳。宵旰但中情。輸誠禱穹蒼。遣使祈神明。繪香布中外。汗淚滂蒼生。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七言古詩長短句附

送孔大尹之桃源

金華孔生字彥義。五十九代宜奇。聰明俊雅自可人。燈火三更足經史。遨遊太學荷聖恩。磨礪豪傑事討論。南宮試事老且練。一官出宰桃花源。吾聞桃源要且劇。今春荒歉人相食。九重宵旰念深。遣使振饑如救溺。倉空廩竭無遺費。獨借補吏紛撐支。乘兒賣婦何慘切。漂尸露骨堪嗟咎。縣官守袖手觀。雖有人心無所措。蓋不早圖借荒策。庶使凶年與難苦。常平義倉古有規。胡今官府都不知。子去正值疠疫後。忍見疢苦未離。晝夜勤勸講民瘼。預謀來歲生人法。紼麥搗穀須及時。勸牛借種毋留諾。三年餘積一年糧。雖有凶荒無死傷。不信當求晦翁說。隨宜更復有強張。

送胡參政之任西川

聖皇軫念西南夷。干戈弗戢民支離。若欲仁恩起枯槁。須求賢哲居藩維。司空郎官竭迷器。政事文章妙當世。華公刻鵠免論歸。命下榮膺方岳寄。西川遠在天之隅。昔年富庶稱雄都。詩書不改文翁化。琴鶴猶思清獻車。微垣負荷良亦重。景仰前修素心共。勉力能成保障功。甘棠行見流歌頌。送李尚書父還南陽

南陽自古多英雄。布衣諸葛稱臥龍。寥寥于今及千載。山川秀淑何所鍾。先生家世近隆中。論時與地適其逢。挺生魁傑非凡品。行誼有似龐德翁。精光不試道豈窮。悠然林下歌清風。黃金弗置城頭產。買書教子親磨礪。卓哉令器尙書公。奮身科館躋顯融。天生異才信不偶。文章翻翻華帝躬。左右弼亮代天工。四海蒼生賴軒轅。雖然紳委居館閣。筮筮治道照時雍。天子推恩報厥功。龍章煥錫三代封。先生受命不可倨。匍匐千里趨宸闕。鞠躬祗謁大明宮。我皇眷顧回重瞳。漢庭哲識商山綺。周室應來渭水熊。八旬初度暑正隆。文昌鬱鬱佳氣蔥。宏開壽域尙書第。蟠桃正樹千年紅。華筵肆啓發核豐。黃封酒沃紫駝峯。賓朋勞午共歡賀。高歌急管聲瀟瀟。雙眸炯炯兩耳聰。醜顏鶴髮背如鍾。君臣慶會世無比。父子榮壽誰能同。晨昏視膳樂正冲。翻思桑梓忘敬恭。詰朝陞辭出雙闕。淇然雨露沾龐洪。尙書欲留不可從。安車親駟出城東。都人暗暗共稱歎。養兒須教孝與忠。銅盤浙瀝玉露濃。潞河兩岸秋芙蓉。片帆旬日抵鄉園。鄰翁社叟迎歸節。滿門喜色光籠籠。錦袍金帶輝晴虹。鮮饒脆富宮天祿。蘭馨桂馥欣重重。指紳祖饌詩韓供。臨行執別何恩恩。一栢更爲先生壽。堅貞願比南山松。

送陳少卿致仕還鄉居西湖

聖人在上賢人從。網羅四海岩穴空。西湖風景依然在。通仙去後誰留蹤。落花流水春融融。白雲常度飛來峯。梅花無人共索笑。唯有野鶴盤枯松。先生學道非凡庸。通今博古推儒宗。乘時奮起聊一試。典茲三禮昭時雍。年幾七十顏如童。乞身抗疏蓬萊宮。我皇至仁重優老。賜歸天語何從容。孤山買宅梅花叢。金尺地三百弓。屋上青山屋下泉。花竹秀茂年年同。先生身退道非窮。圖書滿棹歸浙東。丁寧花鳥五言律。約束溪山九節筇。附郭二頃歌年豐。雙頭酒熟呼鄰翁。紅塵不到松關下。北窗一枕養風平生一點報國忠。畫付賢郎方寸中。莫言未展經綸略。會似當年王晉公。

送吳伯彰歸桐廬

芝溪浩渺源流香。繡峰蜿蜒來脈長。山水精口會融結。種成人物殊尋常。故家舊族稱吳氏。合食從來數百指。綿綿相繼富且殷。一屋同居已八世。詩書禮樂何彬彬。仁義孝友尤肅肅。鄉里更成衣被好。似大履庇千人。固知積善非一日。子姓昆弟皆珠璣。溫酒雅飭良可嘉。荀氏門庭真彷彿。有子有子更白眉。器宇迥非草輩匹。馬來應詔上金盞。千斛精糧資上國。伯父承恩授冠帶。子在幃幃同錫爵。朝能龍顏出五雲。曉月驩騰並言邁。于時正值十月春。都亭饒別難寶親。朔風驚塞馬蹄促。雪花飛絮猶紛紛。紅塵紫陌留行色。急管嬌絃情未釋。玉壺傾倒日西垂。翹首潞河應咫尺。船頭有客歌三疊。更酌燕醪與君別。到家傳語松月翁。香社會中詩誰結。

送危典史致仕還鄉

吾邑典史危君彥恭。九年秩滿。民列狀留之甚切。邑令前監察御史南陽李侯。愛其爲人。且重民之請也。爲達之上。吏部遲其來。久之。代者往而君乃至。遂弗果留。君以親老乞致仕而歸。予喜君之不泥於仕。而能急於親也。作詩送之云。

桐廬之山巒以軒。桐廬之水清且汪。襟江帶溪。瀟灑淋漓。錦峰秀嶺。列畫圖。風清俗美。詞訟無家。詩戶書顏。尚儒。最喜泉甘土更沃。況復魚鮮米勝珠。自昔號為易治區。徵輸不用鞭朴驅。奈何後先事顛異。高者變。澆美者汚。危者在。負才志。一贊一。道誰符。大夫有善。若與俱。大夫有過。若與扶。數年之間。化方洽。頌聲洋洋。成道途。危者考績。來帝都。大夫快若失友于。抗章乞留。辭甚懇。桐民臥轍爭攀呼。君曰。有親老可虞。白髮望斷天之隅。人生富貴何足計。三公不換庭前娛。乞身再拜辭天衢。拂袖便欲乘雙舄。上林桃李照顏色。都門楊柳牽驄駒。到家正值五月初。芙蓉滿眼開庭除。版輿時度潘家苑。彩服朝趨楚老雖。吁嗟危者行獨殊。事君事親兩不孤。作詩贈爾重繡纒。庸以勵世風吾徒。

送鄭教諭之休寧

十年不相見。相見頭俱白。方此兩脚。況復離情迫。黃菊滿東籬。繁繁壯行色。燕姬造酒新出賣。沽來不惜黃金百。終宵燈下話未休。城頭笳鼓聲聲咽。都亭去去不復留。芙蓉江上木蘭舟。江南正值梅花發。先折一枝口我愁。

送王資用赴臨江通判

猶歎王生。開于十年前之前。識于十年之後。京師一見如故交。延論真能啓予。文章問學富而英。器宇才華朴且茂。春秋二百四十年。筆削精微無滲漏。西垣闢館衆生徒。歲月陶甄成入。竭來抱藝謁天曹。羣然俊彥翹居首。選榜初開魏闕傍。榮銜別駕大江右。郡臨斗分絕章山。開翠烟嵐拂冥富。壽室前禮。教崇嶺川亭。上清風蕩之官。正值金鷄回。揚舲潞水如車驟。其看昨夜玉笏峰。一片祥光繞牛斗。佐時會使田野安。贊政須黎民物阜。嗟予仕途三十年。兩京陪接人才藪。目中所閱豈不多。行誼如生殆希有。都門相送分袂難。維駒且盡尊中酒。猶歎王生。政成三載早歸朝。鳳池待子重攜手。

送曹侍御致仕南還

聖天子光復寶祚。思用老成人。共圖致理。命吏部。凡御史家食者。悉起以來。於是山陰曹用明先生。以疾在告二十餘年。聞召而起。比至。將復用之。先生年且七十有四。列狀力辭。遂獲休致之命。於是復買舟南還。朝之搢紳士。莫不以先生之歸為榮。相與祖送東門外。予嘗聞家宰王公。顯稱先生君子人也。惜其老而不能用。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因欲一言為先生贈。適其門生戴仲衡氏過予。道其意。因不勝喜。乃援筆為之歌曰。

峨峨兮冠。輝輝兮紱。登丹詔兮來帝旁。叩紫宸兮覲秋光。抗疏兮乞身。天聽兮咨茫。七十致仕兮古禮。況臣衰兮難再強。天子曰嘻。遂哉是郎。不汝咄兮歸故鄉。再歌曰。西旋兮斗杓。涼生兮暑消。拂袖兮南邁。道路兮畫橋。紛綽兮祖送。沸車馬兮江皋。玉振兮秋。月高。蕭鼓發兮舟搖搖。從從四散兮回首。先生一笑兮陶陶。三歌曰。去去兮浙西。望望兮會稽。山之陰兮吾之廬。野可樵兮水可以漁。帽冠兮藤杖。芒屨兮布衣。友鹿鹿兮木石俱。剡溪兮雪棹。蘭亭兮禊除。醉白社兮忘爾汝。脫屣兮何是非。率子弟兮忠孝。表鄉閭兮著龜。合哺兮鼓腹。擊壤兮奚為。嗟先生兮浩浩。樂太平兮期頤。

送夏大理歸省

大理寺丞夏公時正。上疏曰。臣有老母在堂。年且九十。思臣一見。願少寬假歸省。以慰母子之情。疏入。詔可。賜鈔三千緡。蓋異數也。退而語諸同朝。六月二十日。母初度之辰。又奇逢也。夔黍年未。預為之喜。既為律詩一首。為太夫人壽。復述長句。為公行李之贈。辭雖鄙俚。而情可少乎。白頭親。在高堂。游子身。在帝鄉。母子去天各一方。願瞻白雲心。傍徨。豈無健馬馳康莊。官轍其奈未遑。一日。何曾九迴腸。疏情列懇。陳我皇。臣有老母九十。十年莫省。溫與涼。思臣不見。情欲傷。倚門日望。吳山陽。記得臨行縫衣裳。萬鍾九鼎。奚足償。況今六月初度。將百年。此日非尋常。縱有旨酒和羔羊。何如菽水親奉嘗。叩頭鳴咽涕浪浪。此心潛已達穹蒼。帝心感。惻純孝。彰賜歸。恩禮雨露滂。三千寶籙出帑藏。差資孝養。榮行裝。宸辭暫下。鷓鴣行。扁舟指日回錢塘。槐庭滿砌。萱草黃。清池十里。荷花香。綠衣紅拜稱壽。觴。珊瑚玉佩。鳴珮。龍章鳳詔。相輝煌。金龜白鶴。來踰。沉檀雲。初召。禎祥。笙歌鼎沸。聲洋洋。蘭桂子環繞。林三。牲五鼎。羅齋。慈闈喜。樂殊未央。朱顏酒暈。如紅妝。耳聽目明。身愈康。壽山福海。期無疆。君臣千載。慶明良。母子感恩。天地長。舉頭望見北斗光。翻身欲。攬歸朝。朝。明朝辭親。出門去。古來忠孝。今成雙。

贈兄耕樂先生南歸

耕樂先生性夷逸。顏如渥丹。胸如漆。胸中不信滄海寬。眼底自覺塵寰窄。千鍾美祿似毫芒。萬兩黃金如一粒。桐江頗厭。習俗。僻向小山結幽室。竹籬茅舍。偏獨安。長江短筵。時自適。生涯不滿百畝田。刀耕水耨。兼為食。春晚喧喧。布谷鳴。春雲鶴鶴。蒼蒼滿。呼童載。犁負。手牽黃犢。頭戴笠。一耕不自已。再耕還自力。三耕且。抽苗看秀。而碩。夏耘勤。勤秋復來。禾黍如雲。堪刈。籬負。糞紛。紛。倉盈。困滿。居無隙。教妻釀酒。賽田神。羊宰豚。膏。親成。擊鼓。鑿。鑿樂未央。忽省玉兔。東山白。官素不通姓名。里胥誰敢呼。徭役。弄孫。娛子。經。年。甘。旨。供。朝。夕。吁。嗟。先生。樂何。極。所。樂。惟。耕。人。不。識。朝。忽。念。同。胞。人。買。舟。千里。來。京。爾。弟。授。匪。經。綸。才。承。乏。天。官。愧。修。職。幾年。不見。忽。相逢。且。悲。且。喜。情。如。織。問。兄。今。年。六。句。五。何。事。勤。劬。輕。遠。出。羽。逢。四。月。初。度。辰。官。居。肆。筵。開。壽。域。一。格。魯。酒。祝。長。生。子。姓。夫。妻。跪。前。席。弟。於。兄。情。那。可。言。恨。不。割。肉。為。兄。炙。相。看。相。處。未。經。旬。何。忍。恩。恩。問。歸。賦。兄。兮。兄。兮。不可。留。執。手。潸。然。淚。交。臆。兄。幾。七十。第五句。此別相會知何日。願兄珍重莫輕遊。願兄善養保和德。行當謝事賦歸來。與兄同作耕樂客。

贈王先生致政南還

武寧教諭王先生伯麟。予嘗齡時。遊邑庠。獲從先生後。聞蒙獎迪。麗澤良多。既而後先出仕。萍跡浮沈。離合無常。正統己巳。先生自派訓。陞教武寧。不相見者十餘年。而情好未嘗不往來於懷。今年夏。幸復相會于京。先生且老。而予亦髮斑白矣。方爾綢繆。而先生得休致之命。急裝南還。能無動予情哉。於是沽燕市之酒。相與痛酌。醉以散。離別之懷。復述長歌一首。為行李導。鄉里暇時。對親一歌之。亦足以見朋友相愛之私云。

孟斯動股。始鳴。榴花。葵花。燒空。明。澗。雨。初。過。淨。塵。陌。都。門。烟。柳。牽。行。情。燕。姬。釀。酒。朝。正。熟。精。林。前。燕。香。

浮玉一斗十千任價高。往來多少停車轍。呼童沽來酌故人。故人不見經十春。相逢此夕歡何極。感今慨昔傾口情。一酌一酌復一酌。西窗細雨燈花落。酒盡情長話不休。君看城上欲罷橋。宿醒未醒東方紅。聞君歸計尤思恩。相看那忍遽相失。合歡翻作離愁濃。離愁濃。濃如漆。記得當年同學時。光陰瞬息頭俱白。頭白不復黑。人離尚可完。君來若去不再來。塵網絆我何時還。乞身便欲向明主。明主恩深那可去。同鄉同學不同歸。踟躕不覺淚如雨。君歸若歸何快哉。有孫有子皆瓊瑰。高堂甘旨樂餘景。青山綠水相裴回。吁嗟先生篤高韻。胸襟洒落無塵滓。化雨已能成梁棟。餘波今喜滿桑梓。

贈王都憲公度

吾觀王中丞。面上三層鐵。胸中一片仁。疾奸惡。如蛇蠍。扶良植善。如陽春。前年胡馬飲廣津。九門笳鼓嚴三辰。獨當一面與賊血。親冒矢石不顧身。東南漕運多因循。吾皇重念疲吾民。恭承總督江淮命。晝夜奔走勞精神。王中丞。登不著繡衣。夜不臥錦茵。所圖在國計。所濟惟民貧。剛明果斷固逡巡。運籌畫策如轉輪。漕徒百萬盡歡悅。舳舻千里如次鱗。今年歸來伏紫宸。欲與衆伍分艱辛。有可不解均勞意。紛紛持論生怒噴。帝嘉爾庸超羣臣。久已悉爾之忠貞。宮闈勇知不足數。劉晏經略真堪倫。更不文采何彬彬。登咳萬斛皆珠珍。詞章韓柳勝消酒。詩句李杜多清新。王中丞。赤心在報主。素念還恩親。馳驅王事不得息。白雲幾度空雲巾。乞恩詔許修明禮。馬頭衝雪歸西秦。焚黃壘上耀白日。山川草木輝蒼旻。王中丞。明時之鸞鳳。盛世之麒麟。文經武緯揚芳勛。丈夫忠孝有如此。青史看來能幾人。

贈姪瑞

瑞初名某。子以其於兄弟行不相類。改名曰瑞。瑞者。玉色文貌。夫玉色溫潤而有文者。以堅剛爲之質也。故字之曰質夫。欲其文質相稱也。瑞之兄曰璵。璵者。栗也。玉之美華。有栗栗之意焉。其必以敬將之乎。故字之曰敬夫。欲其戒慎以自持也。噫。二子勉乎哉。

吁嗟吾家世居嚴陵之左。桐江之濱。上繼榮祿之祖武。下續五世之宗盟。積仁累德三百禩。篤生顯考。今齡遠邁。承其益。六息五。是丈夫身。天胡弗昇。壽遐齡。藐予幼。未能步。尚賴母氏教育。成其名。叨官食祿。荷聖明兩錫。花誥增光。榮追封二代。今皇皇遺澤。信有徵。吁嗟吾家兄弟羣。玉立子。姓駢闐。第宅甲邑。蔽槐影。田疇接。連桑陰。官府不聽催科聲。門閭惟有賓客迎。沐浴前人之膏澤。今盤桓盛世之太平。查亦何能保厥成。庶幾大厦無傾。吁嗟吾家兄長已矣。不可作。三兄四弟。並臻六。羨皆康寧。我亦知命年。白髮何憐。嗚呼。嗚呼。爾父兮。然。然。玉樹先沉淪。寡妻幼子何榮榮。沉爾遺腹。尤容丁。母兮。爾抱獨辛。苦。皇天豈佑。幸見二孤。頭角俱嶸嶸。吁嗟吾姪。莫負天。莫負人。羔羊跪乳。慈鳥返哺。分。願茲異類。亦有情。人生何可忘其親。昨而念我骨肉恩。跋涉千里。趨神京。留侍左右。冀更。撫之教之。幾回使我涕泗中。吁嗟吾姪。毋違吾言兮。毋怪吾語。勤儉足生。孝弟是本。根一或失之。獸與禽。黃金萬兩。如浮萍。吁嗟吾姪。有資須當積。有田須當耕。毋憂爾。進兮。毋慮爾。貧。行將乞身。向聖主。歸來與爾樂天倫。七里灘下。鷓鴣村。九里洲上。鳳凰岑。一壺酒。一張琴。一榻清風。一曲吟。籍也。醉兮。阿咸。憑。傳語。桐江諸父老。粉楡。社。要留我半

席莫使他人侵。勉思行贈吳春秀才南歸赴舉之贈。終篇云。夢魂長繞南山隱。蓋予先塋近在春家之右。故及之。爾尚志之哉。

有貧願選喬木枝。有女願嫁聰明兒。聰明兒郎不易得。得之如獲連城珠。我家有女淑婉姿。多方擇配求所宜。昨因水語偶相契。鶴橋遠駕成佳期。羨子材志清且奇。昂然野鶴鳴天池。南窗夜半漏初靜。短檠獨對聲吾伊。爲消西館延明師。辨疑解惑嚴三餘。春秋大義炳無翳。筆削微意融如飴。今年浙省開秋闈。山林豪傑欣逢時。挾策操觚試一往。奮然頭角寧容羈。春風楊柳黃金絲。都門烏鳥奉行裾。一楮祗爲灑磊塊。長歌且讀嘶騶嘶。我歌不是陽關辭。我酒不爲傷別離。歌因義重聲漸激。酒爲恩深醉欲遲。讀書要在涵泳之。作文那在雕琢爲。張頤浪古匪吉士。忠信篤敬真良苗。堂堂周道堪委蛇。層層僻室容睨睨。達人知此重自檢。卓然肯爲流俗縲。況爾青年邁等夷。三冬問學功未彌。名場利園莫俾致。鵬程萬里須容紆。歸哉歸哉勉爾思。若鞭去去還早來。京塵老我重回首。夢魂長繞南山隱。

翁順堂詩爲劉錄事贈

憶昔橋門聽雨時。舉目皆是英雄兒。唯君煥然更文采。聞過子雲一問奇。俄然典教出谷城。谷城士子資陶成。譬如枯池困鱗甲。化歸滄海奔長鯨。竭來報政竭天子。妙選賢能輔儲式。近臣有識當薦章。官僚隱隱聲華起。殊念梅萱盡白頭。西川萬里情悠悠。抗章乞得暫歸觀。高堂頓覺歡聲稠。難兄難弟自一體。膝下承歡奉甘旨。陪庭長夕奏瑣篋。二親相對欣欣喜。喜得賢郎天上回。錦衣映徹流霞杯。兄酬弟勸一何樂。世間此樂真難哉。吾觀劉氏多積德。滿堂和氣融春日。欲知慶澤厚且長。試聽吾歌翁順什。

己卯端午節賜遊後山觀走馬射柳有作

聖皇御極天地清。八方無事歌太平。南望北狄盡賓服。梯山航海來獻琛。我皇盛德不自矜。宵衣吁食圖勵精。治安不忘修武事。因時講肄陳五兵。五月五日律曆賓。人情和暢風景晴。萬歲山前開藝圃。龍驤鐵騎俱嶸嶸。羽林衛卒猛且銳。趕赴勇士尤縱橫。身衣錦繡光袞袞。腰懸寶劍何英英。紛紛紆紆屯柳營。縱金伐鼓氣漸盈。三軍擐手齊曙曠。萬馬辟易皆震驚。有馬朱鞮赤其纓。前驅後踵莫敢櫻。旌旗蔽天耀日月。百般技藝不可名。飛黃白鼻如電奔。捷躡跨鞍如絮輕。翻身引弓如明月。注目發矢如流星。颯然叩弦空中聞。須臾剪斷白玉莖。巧發奇中真妙絕。卷由卻步誰能爭。有如枯楊盤其根。有如神山見其真。騎一驅三如跨。倒植橫臥如奔鯨。翻然身從馬腹伸。忽然身從馬首榮。蹄鳴突兀任超逸。狡兔下上無停征。或鹿或狗皆厥形。或四或五連不傾。屏水頂火手持戟。飛劍流鏃身懸旌。末出騏驎百其羣。禽飛獸走齊放生。雲中一派法樂奏。綠陰深處鶯歌鳴。丁寧天語宴東城。中官款款諭勸頻。臣盡醉酌折竹。并舞成呼萬歲聲。祖宗故事久不行。我皇今日重修明。小臣何幸躬逢盛。載歌天保答聖情。

題梅鶴

奇芬不比柳原葩。高格那同處士家。臘意未融三島雪。春光先露一枝花。碧桃芳冷千年老。阿母探香遣
青鳥。飛來枝上月三更。夢入羅浮天未曉。東風漸煖五雲深。蓬萊高頂繞佳音。鷓鴣啼雨子初熟。綠陰
顆垂黃金。摘來擬處商家鼎。味入和羹陋凡品。傳巖手段功告成。莫道黃昏水橫影。

題金教授先墓卷

金生示我先人卷。先人行誼宛然見。形容寂寂閉九原。墓上青松如蓋圓。積金爲弟擇良偶。發粟開倉濟
貧甿。一言能決里社爭。羣善恆克鄰飲賓。德蓄在躬不自享。澤遺後昆真可尙。有子落落負瓌奇。十年芹
泮爲人師。超遷郡博大江濱。鴻飛漸遠青雲路。吁嗟先人種植心。可知常氏輕高金。爲生題卷起我感。目
斷江南片雲散。

題皇華秋景圖

大明天子御神極。四海九州歸化域。離題左衽盡稱臣。航海梯山來效職。安南僻在炎荒陬。衣冠頗比諸
番優。昨來請命封繼世。欲徵天寵誇羣酋。英皇恩深沛如雨。妙選賢能充信使。匪徒禮幣慰下邦。要使仁
風播遐軌。柴公卓矣人中都。長身玉立尤魁梧。才兼文武爲忠悃。日侍瑣闥陳嘉謨。帝曰專對言汝若。公
卽稽首無留語。驅馳不憚萬里艱。駟牡駢駢自天達。歷覽繪桂銅柱西。蕃王奔走伏路岐。舳艫蔽江震笳
鼓。鏡甲列岸迎旌麾。使節皇皇就賓館。錦袍玉帶星霞燦。遠人不識大官儀。疑是神仙降霄漢。詰朝册禮
初告成。口宣詔旨尤分明。天光日華照下土。頓令海外夷風清。于時少昊乘金令。商飈掃蕩炎氛靖。雨過
山川碧似藍。月常河澗光如鏡。枕椰影覆蔭嘉樹。木犀香透芭蕉窗。銅兔縹緲引關佩。瓊巖激澗浮蔗漿。
對茲景物雅堪羨。回首北辰望應遠。翻然躍馬併歸程。眷彼君臣共留戀。珍奇寶玩良賸多。一芥不取其
奈何。葡萄卻笑張博望。葦苴猶馬伏波。羣夷相顧或嘆息。盡道中朝真潔白。願祝聖主億萬年。我公且
夕恆在側。歸來敷奏蓬萊宮。天子嘉勞喜滿容。職供機務任益重。持謙心事猶沖沖。望懷小國納成款。繪
作秋圖示清玩。愧無燕許大手筆。爲寫長編入青汗。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二

五言律詩

小孤

平地孤峯峭。中流砥柱峨。勢懸千尺玉。影覆半江波。壁絕人難躡。風清鳥自歌。維舟欣晚眺。新月掛藤蘿。

下峽二首

覆塘天下險。巫峽勢相連。夾岸千尋壁。中流一罅天。山空無獸跡。江逼少人烟。唯聽琴琴鼓。朝牽百丈船。
宇宙誰開闢。神功勢可驚。水從天上下。船向地中行。停午日初見。侵晨猿一鳴。客懷經此處。愁聽棹歌聲。

寄聽竹先生二首

小築柴山陰。幽深無處尋。不貪花滿徑。惟愛竹成林。雪酒金敲酒。風來玉受音。隱君心得處。對月一牀琴。
有意娛泉石。無心慕組簪。耕雲非種玉。鋤地每揮金。酒醉看孫舞。詩成對月吟。笑觀天上客。塵土滿衣襟。

哭英廟詩九首

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大行皇帝升遐。聖明典大喪禮。因思六年十二月。上不像。七年正月。免賀。至初八
日。念禮部缺尚書。力疾出視朝。召吏部降手敕。特陞禮部尚書。次日復不能出。至十三日。御朝。始置
謝恩。乃知聖眷之深如此。至是喪禮。悉變裁定。於乎痛哉。因作挽詩九章。以哭其私云。

四世垂皇統。七齡嗣大君。聰明齊舜禹。孝敬邁湯文。萬國沾膏澤。三靈享蕊芬。庶幾俟阜俗。光可紹皇墳。
 冲聖居天位。熙然海宇春。四靈符至治。萬類洽深仁。訓迪惟皇妣。匡扶賴老臣。如何輕北狩。祇爲拯吾民。
 日角開天表。龍顏溢鳳姿。知人高祖哲。御下太宗規。總覽經邦計。尤神制虜機。乾坤三十載。民物盡熙熙。
 復辟真天命。迎鑾出衆私。誅奸神算定。討叛廟謨奇。震器千年統。乾綱八極維。春秋並堯舜。垂拱可無爲。
 徂落蒼生憫。升遐上帝賓。八方均遏樂。七廟暗傷神。歷數歸元子。台衡簡老臣。貽謀皇業固。千載荷休仁。
 七載遲時晦。心怡體自休。一朝回宇宙。萬姓起歌謳。志欲更時化。其如佐國謀。空教湯武聖。側席想伊周。
 虜識真天子。羣羅拜聖明。牛羊供御膳。蛇馬奉行營。扈蹕還龍駕。謳歌入鳳城。日光回四表。中外動歡聲。
 聖德如天廣。仁恩似海寬。冀蒙知獎重。自揣報酬難。典禮心猶亂。扶喪淚每彈。遙思天日表。儼在五雲端。
 力疾傳恩詔。春官列上卿。方期裨食輔。忽已隔蓬瀛。淚洒懸輶綉。哀隨引路旌。終天那復見。幾度夢魂驚。
 挽太常將尙書

五言排律

賀登極

恭惟皇上嗣登寶位之日。詔頒天下。鑿黍禮卿。捧詔至端門。開讀羣工百姓。舉手歡呼。是日天日晴輝。祥雲繚繞。誠太平之象也。聊作短詩頌之。

高廟千年統。文皇五世孫。仁開流宇宙。孝道格乾坤。歷數歸元子。謳歌屬至尊。綸音布赤縣。德澤洽黎元。
 瑞日開黃道。祥雲滿紫垣。山呼朝帝坐。虎拜觀天關。萬國承王朔。千官荷聖恩。兩宮誠罔間。八廟事如存。
 磐石皇圖鞏。靈斯嗣緒繁。文明過舜禹。治化並羲軒。何幸逢熙運。深慚獨素餐。阿衡商用美。尙父武猶煩。
 無逸宜陳戒。隨風冀討論。知詩笑足頌。稽首欲忘言。

送劉黃門之南京

幾年羈旅轍。忝結歲寒盟。共鼓橋門篋。聯登甲第名。論交常吐膽。執別若爲情。喜慶風雲會。欣沾雨露榮。
 黃門居俊彦。青瑣屬豪英。玉闕辭靈去。金陵羨鳳鳴。柳牽京國袂。花點路河旌。宴別時三伏。帆開月五更。
 南思雲滿樹。北望斗懸城。傑策舟同濟。資朋盍用傾。謨謀匡盛治。勸戒贊昇平。事業追姬旦。功名擬賈生。
 相期各努力。矢不負皇明。

題藍溪港

藍溪足幽致。嘉運許誰同。婉轉千流會。滌浚一派東。練浮光接漢。翠落碧涵空。柳葉三春雨。蘆花兩岸風。
 芳洲翠杜若。孤嶼暗梧桐。薄淺葦葦小。臨清畫閣重。時過採蓮艇。每遇斷芹筍。地僻塵應遠。清閒道自融。
 醉眠江月落。醒看海潮通。轉弱鱸魚釣。夷猶鷓鴣蓬。悠然物外趣。不爲世間籠。自信如嚴子。猶疑是陸蒙。
 只今時正泰。會恐獵非熊。

題潘節推陸恩堂

族自武功顯。家從別駕遷。詩書光啓後。仕宦克承前。京兆煩刑獄。推官屬俊賢。寬平人不枉。明決事無偏。
 三載勞書奏。九重官語懸。宸章輝象軸。御墨洒龍箋。喜動慈親色。光昭考廟阡。構堂崇棟宇。揭扁耀奎躔。
 感激兼存沒。榮華及後先。龍隆鄉國羨。澤被子孫延。金馬碧雞地。烏紗銀帶仙。篤哉懋忠孝。天祿自綿綿。
 先妣夫人忌辰

六月又六日。乾坤何慘然。懷親心似割。搔首意如煎。旬旬方移地。淒涼已喪天。襟中深鞠育。膝下最矜憐。
 能語書親教。逢君乳未蠲。寒溫恆撫摸。飢飽更周旋。遺學從師傳。燃藜課簡編。勤功應喜悅。懶誦忍咎鞭。
 早出疑君遠。遲回倚望懸。良朋欣款接。狎友恐留連。脫珥供師贊。臨機補學錢。論文須究竟。解義必精研。
 幸預鄉書薦。叨登桂籍先。慈情方少愜。行色遽成牽。一試春闈驟。三年太學淹。髮形雙臉悴。淚進兩頰漣。
 慶際風雲會。音憑魚雁傳。標名金榜上。托跡鳳池邊。親抱孫攜婦。遙逾江涉川。京城欣會合。骨肉遂團圓。
 天祿共養傳。宮袍舞彩翩。自惟安淡薄。不羨嗜肥鮮。奈爾查晏酷。俄驚素月捐。萱花空滿砌。寶婺竟淪淵。
 奉柩歸千里。埋棺慰九泉。制終趨北闕。詔下赴南疆。來往勞萍跡。行藏信道緣。浮生句過五。食祿歲幾千。
 典禮漸無效。銓官長有權。矧叨宗伯任。深愧士林賢。惻惻憂時念。孜孜報國虔。位高惟慮墜。擔重每防顛。
 兩鬢蕭蕭雪。雙瞳漠漠烟。功名隨日淡。魂夢與雲驚。亟欲辭朝署。爰思在墓田。傷神逢惡忌。撫景賦哀篇。
 官舍脩祠事。時差奠寢庭。願知歆後後。那似奉生前。苦苦情何極。終天恨益綿。

挽安國恭肅公

出右濟南族。人鍾泰岳精。偉哉當代彥。卓矣盛時英。槐市修文藝。花封播政聲。應祥天妹降。月瑞聖媛生。
 配帝光椒掖。承乾正玉衡。累遷驟騎貴。特進會昌榮。三代咸封贈。通家並絳纓。春秋逾耄耋。福祿享蟬聯。
 貴盛禮尤下。尊高氣愈平。揮金周困乏。割產濟孤嬰。愛客投輪款。欽賢倒屣迎。不誇金谷侈。雅比玉壺清。
 素履無虧失。臨終戒滿盈。陰家奚足擬。馬氏實堪程。俄作南柯夢。深關北闕情。博含恩更厚。祭葬禮非輕。
 墓隧香山築。碑文翰苑評。已看丘樹拱。幾見歲星更。幸際乾坤轉。重瞻日月明。春存戚里好。軫念滄陽盟。
 肆進國公爵。弘加恭肅名。龍章申奠卹。鳳詔重褒旌。震器敦高誼。天朝賴老成。虞淵親取日。滄海自燬鯨。
 與國同休戚。匡時致泰亨。世傳忠孝盛。功在鼎彝呈。終始哀榮備。公乎孰與京。

挽薩侍郎同僚

全園儲秀氣。盛世挺英姿。性篤曾參養。心潛董子帷。律身渾近古。履行不徇時。學究天人蘊。文摛錦繡奇。
 甲科歸衆望。翰苑簡隆知。典禮樂攸重。屬經綸有爲。不堪妻子累。竟致腹心危。力疾思猶懇。殷憂神轉疲。
 甫辭三品祿。俄動九原悲。幸有伏生女。嗟無伯道兒。扶棺祇孤僕。表墓屹穹碑。愧我同官好。多君麗澤資。
 月梁疑李白。塵軫失鍾期。幾度臨風處。潸然淚滿頤。

巴陵西去望公安。帆過沙灣水渺漫。雲捲洞庭山色遠。風吹湘浦浪花搏。江深霧暗使君調。天闊霜微使
扶單。客路莫言多寂寞。湖南佳景恣遊觀。

過桃源遇雨值商學士

桃源晚過雨瀟瀟。匹馬驅馳路更迢。山驛有樓雲帶脊。野溪無渡水平腰。泥途客旅添惆悵。村落人家況
寂寥。遙憶金鑾商學士。日華五色醉仙桃。

過平越方經苗賊有感

久治俄逢氣化愆。山人乘間肆腥膻。干戈騷擾綿千里。民庶流離幾幾年。敗壁頽垣遺井落。荒村古路少
人烟。偶因奉詔經由此。四顧蕭條一愴然。

過雞公關案二嶺

平分天險角西東。阻絕山河氣勢雄。夾壁仰看千戟列。中流俯視一絲通。鬼賊誰與誇峴劍。秀拔還應讓
華嵩。卻馬王陽非我志。一鞭曉色過安龍。

過安龍箬

貴陽西去地尤偏。按轡徐行望杳然。水轉千灣多激石。山連萬頃少平川。鞍籠箬裏雲埋竹。關索峯頭樹
接天。寄語往來行路客。無端卻為利名牽。

老鴉關

跋涉風塵苦路難。那堪又過老鴉關。高山直下千尋壁。深壑盤來幾折灣。一士把戈當險立。萬夫解甲避
鋒還。謾誇函谷為秦障。此地應能禦百蠻。

過七星關 近驛十里

輟車遠度七星關。客裏那堪歲已闌。百折迴流依岸轉。千尋陡壁夾溪蟠。霏霏雨雪愁天賦。歷歷山川行
路難。遙聽驛樓迎鼓響。到須沽酒暫停鞍。

過赤岡有感 臘月二十日小女生辰

夜來南下投烏嶽。曉發東行度赤岡。山峻石巉泥路滑。雪深天暗馬蹄低。王程有限應旋旆。客況無聊欲
斷腸。忽憶去年常此日。華堂銀燭照霞觴。

畢節遇雨雪漫賦

天家織女巧無端。剪落瓊花散漫漫。雨洗玉容原自潔。風揉綿力強成團。馬嘶山路愁蹄滑。鳥宿雲林怯
羽寒。莫作尋常清冷看。光華壓倒萬重山。

十七日早發松林驛自賦

臘月十七五更發。霜華滿地粲如銀。人間使節經南朔。天上長庚拱北辰。白髮幾莖疏漸短。丹心一點壯
尤純。暗將犬馬流年數。齒度韶光又四旬。

忠州弔陸宣公墓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四

七言律詩

夜泊荻港

夕陽落盡暮潮平。舟泊沙灣漸二更。綠岸竹籬驚犬吠。近江村樹動雅鳴。關徒擊柝傳宵警。駟吏持燈候
夜迎。回首鳳臺纔咫尺。滇南此去幾多程。

過廬阜二首

南紀藩籬倚晏穹。坤維賴此作元功。雲開萬壘芙蓉秀。雪點千尋碧玉叢。白鹿不來書院寂。青牛既去藥
爐空。帆過彭蠡無窮興。都付蒼茫一望中。

盤薄西江鎮楚門。丹崖翠壁擁天根。雄深不用六籠奠。秀拔應推五老尊。金闕玉房無路覓。蓮室鹿院有
書存。共看大旱興雲雨。千里咸承潤澤恩。

自武昌追李都憲

舟發嘉魚日未照。晚風吹過鴨欄灣。岳陽溟溟霜威重。江月沉沉雁影遲。滿擬李膺歡共載。卻教楊子恨
多岐。馬蹄萬里雲南道。回首瀟湘有所思。

過巴陵

東南山嶽降神奇。豪傑之徒世見之。正氣浩然天地塞。真才挺出帝王師。留侯學術推先步。賈傅經猷擬後追。志業未酬時不幸。空令千載起遐思。奉天詔下泣癡痲。唐室中興藉論思。可恨奸諛感淵聽。卻教忠義老江涘。九重倚想恩何薄。十稔微書事已遲。一讀遺文數行淚。拜瞻松柏不勝悲。官刑晚發過忠州。峽霧冥冥暗未收。遙問宣祠何處是。為言荒塚此山幽。雲卿宰木千年恨。水咽清江萬古愁。汲取椒漿和淚奠。英魂尚鑒我心不。

南陀晚晴

東下雲陽舟似飛。南陀遙望翠微微。層崖雨過添新瀑。孤館雲開映落暉。罷釣野翁攜席去。換鹽河客背笈歸。一聲江上寒烟笛。吹落梅花欲點衣。

荆州寄沔陽林學正先生八首

景陵佳致古稱饒。誰識先生托養高。日煖玉沙螺雁鶴。風清沔澤弄鯨鼈。五華香履穿青闥。三澗蘭漿擊翠瀉。濟濟英才環丈席。皇比獨擁講離騷。鄭度羅粟官何冷。劉向傳經道自尊。學派滔滔三峽倒。詞源滾滾九江奔。仲尼魯史遐添傳。陸羽茶經莫費言。共惜青氍久寥落。恐妨講席不能溫。

先生聲價重山丘。道德文章事事優。詩句雄深渾得杜。楷書遒勁酷如歐。衣冠肅肅朝忘倦。仁義孜孜日不休。佇見歸朝作梁棟。許多樓閣次應收。

與君同業復同門。氣義何殊弟與昆。燈火三年恆共榻。江山萬里幾銷魂。肯教割席孤前志。須信彈冠副後言。聞道明年春色好。早脩環珮謁天關。

幾年教鐸振南溟。著述應知汗五丁。風襲芹香沾丈席。雨深苔色潤羣經。鳳鳴曉日先揚彩。鶴舉秋冥預養翎。太史昨聞占夢背。江湖隱隱動文星。

寥落垣西食一簞。可憐兒嫂共相看。趨袍完補能防歲。魚酒香調為散寒。勸講夜分還表著。恤勞晝永更加餐。十年契闊情無限。何日重逢恣論歡。

朋情真似膠投漆。交誼那論梗與萍。翰苑春風朝共挹。橋門秋雨夜同聽。年登四十頭先白。地隔三千眼愧青。顏色幾回驚夢醒。分明猶為講麟經。

仰歎世事夢初醒。憶著當年淚輒零。寒夜立深門外雪。春風聽徹坐中經。可憐公論十年定。應見忠魂千載靈。半篋春秋誰為續。門牆落落似長星。

荆州觀李都堂詩和寄

仗劍飛霜振玉珂。馬頭到處頌聲多。三邊機務身籌畫。一面生靈手撫摩。北使有才烏虜魄。南巡無計逐時魔。昨來偶誦荆州集。更許誰人和鄂歌。

歲癸酉春正月二十九日夜。舟次李陽驛。夢故兵部職方主事俞君元器生誕之辰。張宴高堂。諸舊友咸集。盃酒交酬。語言談笑。一如平生。情正洽洽。為悅聲驚。不勝佳怡。食為之不下者竟日。久之。不覺聲嘶。乃作詩以志其哀云。一從冠劍陷邊城。徇國忘身大義明。形化九原魂不死。神遊萬里貌如生。俎筵夢裏逢初度。談笑樽前聽舊情。忽被曉聲驚枕席。撫膺竟日淚長傾。

舊忠義事

正統十四年夏。胡寇也先率羣醜犯我邊庭。上親帥六軍征之。當是時。人皆知寇虜之勢。未易控扼。親征之師。不宜輕舉。非俞謀所同。無取勝之道焉。其屬從之。成自死。矧兵部實總戎司。而職方又機務所係。元戎既御。卒然督師。職方郎中新安胡公永清。當行。顧元器曰。從征分也。但苦於疾耳。君能我代乎。元器慨然曰。胥子也。奚不可之有。退而命家人具行李。裹糗糧。膏車秣馬。直趨駐驛之所。于時大司馬鄺公在師。凡章奏羽檄。及軍中機密重事。悉與籌畫。必假其手以成。晝夜累數百。應對如流。屬茲勞勩。飢渴失度。痼證乃作。猶力疾不輟。既而幸少差。度其事。乃力贊大司馬勸上。班師而回。弗果。遂陷沒于軍。於乎。若元器者。臨難弗避。竭力捍難。可謂誠於事君也。忘危守信。利害弗較。可謂誠於交友也。誠於事君。非忠而何。誠於交友。非義而何。忠與義。固元器之所素學。素存素行。非矯揉於一時者。古謂事君致其身。生死見交。如吾元器。真可於古人中求之。於乎。今而復求。教古道如斯人者。可得耶。予於元器親愛如手足。非他人比。故於沒後。每形於夢寐之間。儀容宛然。談笑如平生。豈無謂哉。是蓋予之心。不能忘情于元器。誠積而形著。抑亦元器之忠肝義膽。未能暴白。而其英魂精爽。與造物者遊於冥冥之中。故累托於夢。以自見焉。爾。吁。痛哉。予嘗欲狀其平生行實。鑄石于衣冠之墓道。以昭不朽。未克果謀。茲因志其夢。復感而作忠義二詩。以旌其心。尚俟太史采擇焉。

忠云

親履變輿事北征。朔風一夕偃南旌。龍遊沙漠分當死。馬入穹廡義不生。勸劍志烏渠賊首。運籌力挽至尊營。滿腔忠血如雷吼。化作天戈殺虜聲。

義云

利害茫茫世所爭。君於此際更分明。只知信義崇山重。卻等艱危片羽輕。同事同官相友愛。一生一死見交情。坐令千載敦澆俗。太史操觚細與評。

過君山

宰制湖湘控上游。勢撐宇宙孰能儔。螺峯雲外青如染。玉柱天中翠欲浮。山氣遠連巫嶽雨。嵐光深透漢江流。舟經不盡登臨趣。幾欲攀躋到上頭。

丁丑正月十七日迎駕

幸觀龍飛寶歷昌。人人歌舞太平鄉。乾坤再造光千古。日月重華照萬方。文武百僚新氣象。心真一統舊

綱常自慚厚薄無報。願祝齊天聖壽長。

感懷初八宿張家灣

塵世飄蓬不自由。南來北往幾時休。浮雲偶爾乘風出。宿鳥猶知向晚投。忠孝一心圖報稱。功名千載欲貽謀。年來膾炙多歸夢。頻在桐江把釣鉤。

東光有感

當年兩岸百餘家。此日經過事可嗟。鬻子沿河輕似草。橫屍載道亂如麻。十門九突長無幾。比屋連牆卷有鴉。幸際吾皇正宸極。會覃仁澤被幽遐。

與蕭都憲同發張家灣船不及以詩追之

陸辭聯袂下瑤天。十日齊開潞水船。行李滿期同載去。旌麾誰擬著鞭先。潞公鎮洛邦維重。司馬歸朝衆望懸。常寧需賢方側席。輜車不久定應旋。

表表英才蕭大夫。皎如秋月滿冰壺。須知聖主圖新政。故遣賢臣鎮舊都。恩命頻占占鳥止。載文明端見鳳棲。莫言此去江湖遠。好竭忠誠贊帝謨。

留守南臺委近臣。曉辭天語重丁寧。綱維有賴元非舊。禮樂無才敢謂新。騏驎久飲超逸足。鸞胎深愧逐先塵。臺端暇日清如水。青眼能教願我頻。

望德州二首

百雉孤城是德州。夕陽漸沒路悠悠。無端歸鳥投林宿。何處飛帆向岸收。心急不堪舟子倦。望懸擬到驛亭休。呼童繫纜須沽酒。對月清吟且自酬。

海岱雄封拱帝畿。春來景物漸融怡。夾堤楊柳窺青眼。出水菰蒲漾綠漪。江到曲時舟學寫。帆經直處岸如移。況逢聖主重光日。民庶熙熙樂盛時。

過故城即事

積水初消地力腴。老農稱煖任耕鋤。郊原歷歷多生意。民庶紛紛緝故墟。天命久知歸正統。人心應逐樂華胥。經行喜見年光轉。四海咸歌化日舒。

中秋夜招周秋官小飲

天公有意賞中秋。撤盡閒雲雨漸收。玉魄皓當三五夜。冰壺冷浸十千州。忠懷喜玩東坡句。清興期登庾亮樓。近想故人能過我。一觴一詠爲君酬。

憩宿大勝寺會諸同年有作

歲戊寅閏二月清明。分道調三陵。乘馬出安定關。折西行十餘里。東風蕩寒。青陽卻煖。楊柳萌芽而未舒。杏花含笑而羞吐。卒然吟曰。柳眼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慳。至晚宿大勝寺。邂逅諸同年。解鞍息馬。散步溪樹間。撫時育物之懷。欣然自得。於是各出所攜。對月浩飲。抵掌一笑。自以爲人世難逢也。既而齋室鐘響。擁醉入室。但見燐然一燈。且明且滅。猶足動乎情者。因賦一律記其事。復足成前韻。莫不負初興。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錄呈同年諸公。幸改教焉。祇事山陵曉出關。無端春色翠微間。馬馳沙路穿雲礎。人向叢林步月閒。柳眼窺晴開尚小。花容怯冷笑猶慳。四郊民物咸熙皞。何借尊前一解顏。郊行暫息上方川。春色三分最可憐。楊柳冒寒綠岸綠。杏花偷煖隔林然。梵鐘會食聞僧語。禪榻留燈借客眠。邂逅同年喜駢集。一尊沉醉習池邊。

用前韻酬張同寅

一天星斗耀疏櫺。官邸孤眠醉未醒。禁木風摧背瑟瑟。御溝水滑曉冷冷。濟時無策鑿金紫。垂世何功汗簡青。虛度年華幾半百。移文愁動北山靈。夜靜書齋月透櫺。輕寒襲袂夢初醒。沉沉玉漏瑤瓊轉。浙浙銅盤沈澹冷。銜鏡自慚迷黑白。功名寧許上丹青。幸逢聖主隆熙治。獲觀休徵致四靈。

近冬喜雪連日

三白冬前世所稀。于今頻見六花飛。周旋玉宇天容闊。覆被神州地脈肥。應喜來年民有食。卻愁窮歲士無衣。老子猶憐癯高祿。病骨何能贊化機。帝憫斯人俯鑒臨。不施珠玉雨黃金。欲爲明歲三農計。故落寒花一尺深。茅屋熙熙涵聖海。麥畦勃勃見天心。十年聖化同堯舜。行聽康衢擊壤音。

冬至日悲遇萬壽節朝罷有喜而作

陽氣初從子半回。祥輝南極照蓬萊。聖心尤與天心合。瑞氣應隨淑氣來。嵩嶽三呼朝玉陛。雲韶九奏進金盃。皇圖願祝乾坤久。壽域長同日月開。

珠溪佳趣

聞說珠溪景趣幽。若人居此足夷猶。窗迎曉嶂排青闥。門掩晴江湛碧流。松暝時來雲外鶴。沙融每下海邊鷗。何當一鼓山陰棹。遍覽名區愜壯遊。

送內弟王仲啟

君來問我意如何。我贈君歸有甚麼。仁義傳家終有慶。詩書教子更無他。夢飛桐水看雲臥。酒酌秦淮對月哦。歸到吾廬如有問。祇今愁比向來多。

送鄭亞卿歸省五首

獻陵舊學老儒臣。餘慶悠悠裕後人。王祐功名遺魏國。仲淹事業付純仁。不緣闕闕徒干澤。自以文章早致身。京說幾年桑梓夢。承恩此日出楓宸。

忠孝傳家一寸心。明時位望重南金。朝廷禮樂經綸密。天下人才化育深。疏入九重推孝錫。帆歸兩浙播綸音。展歡好速歸朝馬。四海蒼生久望霖。

三朝德業士林推。早以清純結主知。議禮容臺資老練。論兵司馬歎精奇。思鄉日積心如渴。憂國年來鬢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三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五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五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五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五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五

魏文敏公遺稿 卷四

四五

似絲暫息塵勞歸故里。英綠華翰重淹滯。
三十年來畫錦歸。山川草木盡生輝。恩如寶鑑香滿袖。敕賜金紗露染衣。仙壘萬壑新黍稷。華堂宴客舊簾幃。若溪風景渾如昔。坐卻令人思世機。
雙旌歸相韓忠獻。駟馬還鄉馬長卿。盛事喜看君獨舉。他年應許我徐行。路穿曉曉偏饒潤。月照秋江分外清。爲報同寅歸太史。恐妨親舊舊留情。

送劉憲副仗和提學于浙

學濟天人邁世才。官兼政教重行臺。衣冠兩浙多矜式。狂狷諸生獲取裁。馬過山川時雨潤。車臨郡邑惠風來。昨宵分野當牛斗。一道文光接上台。

送王留守之鳳陽

錦衣日侍大明宮。出鎮中都倚任隆。淮甸正資防禦策。蒼生應賴保益功。旌麾擁騎恩波闊。鉦鼓開牙號令雄。謾把駟駒歌別酒。帝鄉花柳滿城中。

送尚寶憲公致政回鄉詩二首

久典符臺近帝居。年逾七十遂懸車。功成身退心無歉。子貴孫賢樂有餘。騎別都亭花發後。帆歸巴峽水清初。閒邊詩酒堪娛老。世事悠悠任毀譽。

父子居官八十年。當今榮遇更無前。累朝誥命盈笥篋。再世功名在簡編。白髮荷君容納祿。黃金散客不求田。優游杖履桑榆景。時會香英似洛川。

送徐憲副之廣東

豐氛嶺外久縱橫。重爲行臺簡老成。撫馭少舒三尺法。招懷事儼六韜兵。天書宣布恩波遠。海道巡行瘴雨清。萬里功名從此達。好輸忠藎答皇明。

送進士張嘉歸蘇

三月風光滿帝畿。東吳才子盡遊歸。九重曠沐恩榮重。千里還思定省稀。江水迢迢懸曉露。山花明媚照春衣。到家喜慰門闈望。及早來依日月輝。

送劉同光祿展省南歸

南國重遊結契深。卜鄰寧肯惜千金。風晨時共尋蘭若。月夜頻過醉竹林。奏績喜承明主詔。還家得慰老親心。都門把手難爲別。好託賓鴻一寄音。

送劉太守致仕還南二首

吾嚴郡守奉和劉侯剛。始來作判七越年。清譽大著。民咸德之。乃狀其績。羣訴于都御史軒公。聞于朝。遂越級陞侯知府事。民欣欣若得父母焉。侯亦克體朝家意。赤子其民。夙夜弗怠。在任十有一年。民德之有加焉。茲考績赴天官。衆意其復來也。庶以終厥德。侯至一日。即以狀乞歸老。飄然而去。噫。可謂知足之君子也。予嚴人也。雅知侯之爲人。簡而儉。謙而有爲。其得吾嚴民心者以此。

於其歸。能無一言贈乎。因成鄙律二首。賦而歌之。庶亦爲行李壯云。

判守嚴陵十八年。誰人不道我侯賢。家無刀劍庭無訟。衣有桑麻食有田。去任尙留遺愛在。還鄉贏得滿恩偏。鄰翁若問官資厚。試探囊中貯一錢。

一册勞書奏九重。翩然拂袖出城東。潁川野老猶思舊。渤海農民尙望農。白雪遠衝歸路馬。青春遙泛渡江鴻。自來明哲如君少。唯有虛陵六一翁。

送沈憲副之浙江

中興典憲久馳聲。臬府超遷簡俊英。露下九天霑寵渥。風行兩浙會澄清。前門柳嫩青難折。吳曲桃鮮紅自迎。此去好平三尺法。大施霖雨福蒼生。

送鄭侍御巡按江西

青年甲第擢書香。執法中臺倍有光。白簡久看持正色。皂囊每見抗封章。霜經南國秋聲肅。雨過西江春意長。此去功名知遠大。澄清端不讓張綱。

送王選夫赴廣西戎幕

幾年贊畫殿炎方。藉甚聲華遠播揚。雅量超超難獨步。清才謝石擬同芳。雨飄薜荔侵書潤。風掃芙蓉入幕香。奏績重看歸帥圖。青春作伴快南翔。

送人教諭南陽

霜黃露白菊初芳。送客都亭酒滿觴。袖挹天風辭北闕。鐸銜時雨過南陽。講餘午帳芙蓉煖。課罷春盤首指香。近日儒官多顯用。會收梁棟入岩廊。

送張參政還山東

職佐旬宣屬老成。三年奏最出承明。朱袍象笏恩波闊。玉露金風爽氣清。薇省盡開知政體。棠陰春滿識民情。青齊父老思君切。馬首登漿到處迎。

送吳璘秋官考績還任

粉署仙郎玉不如。才華藉藉重當時。文章南國知無敵。政事西曹屬有爲。奏績五雲辭闕早。承恩一馬渡江遲。功名盛世歸年少。擬展絲綸入鳳池。

送南監先生

承恩曉發向南都。共喜賢關拜宿儒。官系玉堂新寵渥。教施璧水舊規模。雪飛燕旆馳單騎。風指江帆渡雙槳。遙憶橋門迎望久。衣冠濟濟樂樞趨。

送劉淵明教授開封

不羨紛紛競利名。寒氈偏喜一經橫。中山樂育人才盛。泮水超邁吾道亨。獻策昔曾追賈誼。說詩今復見匡衡。十年故舊重驚別。把酒歌駢無限情。

送楊憲副之廣東

黃甲會題姓字香鳥。聲價豈尋常。久知清白如楊震。還喜功名似范滂。秀出中朝新雨露。馬臨南海舊風霜。難兄德業關人望。擬見聯班侍玉皇。

送都綱一元還姑蘇

暫違關若謁金扉。稽首翩然返翠微。錫杖隨從天上下。衲衣遙向月中歸。焚香說法蒼龍聽。揮麈參禪白鶴飛。借問遠公何處住。烟霞縹緲隔林扉。

送洪補衣

臺端振甫久馳名。按節滇南荷寵榮。萬里馬蹄經貴竹。三秋豸角照昆明。風臨椰邑炎氛熄。霜壓邊疆瘴氣清。白簡相傳自諸父。知君不負舊家聲。

送何黃門歸省

夕郎才望勝光輝。祿養慈親志不違。分得天廚時入饌。賜來雲錦每成衣。金門懇疏思鄉切。寶鑑題恩買棹歸。明到故園春未老。潘輿遊處正芳菲。

送南京儀曹李郎中之任

出入勤勞人共賢。承恩曉陛下南天。郎官五品躋華要。禮樂千年任講研。雲鶴鍾山之舊國。雨添潞水上歸船。此行更望成嘉績。會見徵書向日邊。

送鄭司訓景常之鉛山

除書新捧出彤墀。此去優游樂更宜。風月無邊頻酌酒。江山有興一題詩。杏壇教化千年範。湖學規模百世師。結髮交遊今白首。隨行執別意遲遲。

送劉盡心南歸

青年自得琴書趣。壯志還爲京國遊。辭氣雍雍資世澤。衣冠楚楚歷時流。雲霄奮翼非難事。道義持身不外求。聖代只今揚側陋。詎容徐穉老南州。

送江贊禮歸南京

冰壺標格迥無雙。喜際明時列奉常。雅志素諳周禮樂。清才尤識漢文章。詞庭贊導心逾謹。官守寅恭職更揚。奏績九重歸舊國。潞河水滑快南樞。

送人赴河陰典史

送別都亭曉色侵。迢迢匹馬向河陰。晴空遠逐王喬鳥。靜日閒聽子賤琴。蓮幕風清紅滿院。桑田雨潤綠成林。更聞民俗多淳朴。惠政應孚百里心。

送宋宗魯江西會進

其羨開元相裔孫。外臺超擢自黃門。螭頭贊筆傳天語。豸角峨冠荷上恩。霖雨萬家齊樂業。風霜千里獨乘軒。餞君卻憶當年事。攜手看花醉杏園。

送金太守致仕還鄉三首

作郡功成奏九天。急流勇退共稱賢。乘方競進無虛日。君獨懷歸不待年。錦帳平分秋月去。緋袍遙帶御香還。更看家學光前武。燁燁丹雘在日邊。

三十年前託契盟。宦遊中外兩懸情。畫簪尚有青臚在。把手空驚白髮盈。願我不才猶戀祿。羨君未老便辭榮。都亭祖餞難爲別。回首城頭月正明。

投絃歸來力尚強。尋山問水任徜徉。蘭棹夜月歌牛渚。藜杖春風嘯鳳岡。萬斛塵襟絃上瀉。半生詩債醉中償。始終名節如金玉。誰許移文近草堂。

送陳教諭之長洲學

教諭初懸出禁城。東吳士子喜陶成。經橫泮水芹風潤。帳啓禮堂杏雨清。安國至今存軌範。元龍自昔足家聲。正逢儒道興隆日。試取長才爲一鳴。

送嚴州方醫官

醫傳三世共推賢。妙得靈樞意外玄。指下膏肓無遁迹。囊中咀吸不論錢。黃堂譽重封章達。丹陛恩深衣錦旋。歸到嚴陵三月半。杏林春色正鮮妍。

送臥雪處士南歸三首

行義鄉邦夙所推。都門相會忍相離。葭葦不棄朱陳好。松柏能堅管鮑知。桐葉凋霜人去早。稻花含露雁歸遲。江南風景還如舊。好折寒梅慰所思。

千里相將入帝鄉。荷衣懶惹御爐香。偶看鸞鳳儀天闕。卻憶鴛鴦在野塘。桂子風中歌別酒。蘆花浪裏促歸航。故園親舊如相問。爲說黃門底自忙。

臥雪先生樂隱淪。山中習靜自怡神。酣歌菊徑榮桑客。笑傲桐江栗陸民。放鶴幾回過夜半。釣魚不覺到通津。漢廷禮樂還者舊。未許鷗波老此身。

送人官大理府

欽賜萬里副車通。養爾蒸黎久望公。禮樂衣冠歸化域。桑麻禾黍滿提封。舟經巫峽三春雨。馬入滇池五月風。此去料應多惠政。行看奏最大明宮。

送徐太守之臨洮

椰榆剖竹出臨洮。遠郡于今得俊髦。坐見六條興德化。行看五庫偃弓刀。佩辭魏闕分時雨。馬入秦關擁畫旄。同事春官經歲月。相逢不覺意切切。

贈樊景瞻參政之河南

簡任方隅輟近臣。聖皇深念在斯民。藩屏中土資良佐。霖雨蒼生體至仁。乘筆記言風彩舊。建康作牧寵光新。多君素抱廉頗具。暫出還當侍紫宸。

送徐侍御巡按廣東

堂堂才氣補爲衣。按節巡行出帝畿。鐵豸帶霜辭北去。玉驄嘶月向南飛。尉佗遺種沾新化。桓典風流振

舊感擬見聲名騰海外。廟堂虛席待君歸。

贈國子助教姚先生考績還南京

開元賢相有雲孫。太學橫經費講論。六節春風陶禮樂。一團和氣卷乾坤。昌黎去後官何冷。安國來時道自尊。奏績曉辭丹鳳闕。諸生鼓篋候橋門。

贈鄉友徐明德宦江西

青年衣綉出蓬萊。臬府遙從翼軫開。霜帶芟冠衝暑去。雨隨馳馬應時來。巡方好展澄清志。按法須資練達才。更喜同官多宿志。聲華不日到金臺。

贈人致仕歸杭

秋盡黃花見落英。撥來滿泛贈君行。眼寬不覺塵纓脫。身倦唯知宦業輕。肘後有方能卻老。尊前無事足娛情。吳山風物多佳致。鳩杖盤桓懶入城。

贈梁侍御便道歸省

狀元孫子綉衣郎。玉節皇皇出建章。故里經遊榮畫錦。高堂稱壽慶龍觴。龍章鳳詔恩波闊。鶴髮童顏歲月長。忠孝兩全誰得似。廟廊虛席待回翔。

贈吳給事歸省

玉皇案吏官才賦。詔許事親龍渥優。氣節堂堂知國體。封章瀟瀟為民憂。雲飛故郡三山曉。月帶歸帆一路秋。省罷還朝春正好。姓名早已覆金甌。

清芬久播玉塔前。暫輟螭頭予告還。五色書函天上覆。百年人樂地行仙。錦衣便作斑衣舞。春酒頻為壽酒傳。珍重榮歸無以贈。一枝香雪入詩篇。

寄諸生

槐花黃動試期催。江浙文場八月開。十一府人俱奮志。二千舉子盡英才。月中丹桂連根拔。筆底長虹信手裁。老我南宮惟側耳。捷書先託便鴻來。

寄林先生培之

莫把閒愁惱素懷。好將襟度強舒開。功名未際不須計。命運有時還自來。地僻喜無車馬雜。庭空應少簿書催。況聞田野歌豐歲。頻坐花陰聽玉篴。

寄納言布政

繪音初下士林誇。方伯榮膺遠拜嘉。盡道一門官最盛。那知六世慶元賒。承宣南國三千路。保障東隅百萬家。好布公忠作霖雨。遺逢慎勿負年華。

寄贈成寧唐大尹

制錦偏承雨露恩。琴堂喜得宮公孫。龜飛南國花盈縣。雉鳴東郊柘滿村。勸學曉寒臨講席。省耕春暖設銀遊軒。鳳毛池畔揚朝彩。勳業應知萃一門。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送俞少傅養病歸

聖主龍飛任舊臣。金鑿時沐寵恩新。賢深華髮因憂國。病入中年便乞身。祖道盛供疏受帳。故鄉好薦李膺尊。尚調元氣歸來早。應念吾皇盼望頻。

奉寄叔父寧津公

六載無由獻壽杯。笑顏頻向夢中開。焚蕪賸喜承家教。代政殊慚相國才。一職近依青瑣畔。寸心遙望白雲隈。清朝未許投簪綬。何日林間杖履陪。

脫卻朝衣臥草萊。白雲深處獨徘徊。庭前有菊還栽柳。窗下無花只看梅。蘭砌琴孫朝戲舞。香山諸老日追陪。天邊徒切承顏念。一望鄉關腸九回。

一自嚴庭殞落暉。誰憐慈母抱孤兒。不因盛德滯難翼。那使微才接鳳池。貽訓何常安石意。推恩未足五倫私。幾回夢斷桐江月。一抹疏雲雁度遲。

寓東朝房寄信納言詩序

予每作詩。憚於思索。故不能出奇新。往往提筆伸翰。輒欲強就。故多鄙拙。夫辭非工。務以情勝。思未到。要以力成。正如不善養氣。徒義襲而取之。非集義所生也。且予年四十。已有六十之態。聰明不及前時。精神虧於往昔。讀書過口輒忘。遇事轉頭便失。眼已生花。杜少陵所謂老年花似霧中看了。未老已然。據理斷事。偶中二三。援例格法。百不得一。矧當強仕之年。已有厭仕之意。凡百類此。豈惟詩乎哉。吾弟質強志銳。吾將望以成大事業。振大家聲。毋徒依依於故林舊水。放情暢懷。以取自樂而已。匡國安民。尤惟斯時。宜敬爾心。速爾駕。以從王事。以供天職。未可遲遲其行也。詩多眷懷期望意。尚釋予衷。未授何時相慰也。

平生苦愛對牀吟。萍跡那堪商與參。匣鏡回開復掩。自從相別不成音。別來不覺歲華侵。兩地相思一寸心。南北驅馳雲樹渺。孤鴻寂寂恨偏深。我去金陵君在闕。君歸梓里我來京。夜牀風雨情偏切。春草池塘夢不成。秋風宜買浙江船。整肅衣冠觀九天。姓字久為當寧識。濟時須仗出羣賢。

和錢學士韻

奉詔南遊氣象都。遠人爭逐玉堂儒。天恩寵眷真奇遇。海國翱翔屬壯圖。風采賸看驚異俗。文章那肯易明珠。歸朝贏得清名滿。試探行囊一物無。

鑾坡曉下出京都。為撫蠻邦簡駿儒。車服皇皇昭寵數。山川歷歷按輿圖。行邊賸有陳孚稿。囊裏應無馬援珠。聖主恩威覃海外。越裳奉職古來無。

和楊內翰詩韻

翰林編修楊君守陳。以易經中浙江鄉榜第一。登進士第。文章詩詞。為時推重。今年同母弟守陞。復以易經中鄉榜第一。而從弟守隨中第三十八。一門兄弟。先後爭光。誠古今所罕也。編修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姚文敏公遺稿 卷四

始得報喜不自勝。發諸吟味。捉筆伸翰。甫成首聯四句。適司寇陸公攜酒來賀。欣然隨之。公遂足成末聯四句。爲七言律詩一章。編修君寫卷持示諸紳。索和弗工於詩。願與君同。而兄弟科名亦略同。安得不一和之哉。工與不工。未暇計耳。阿阿。

君家種德百年來。三鳳連飛上玉臺。翰苑清詞推獨步。鄉閭拾秀占雙魁。明庭喜獲聯環璧。大廈須求合抱材。更看春風動桃李。九重先聽一聲雷。

和納言布政見寄韻

邇者承賢納言布政。寄近體詩一章。情義俱至。且云疾中令子書之。信然。予自納言去。心憤氣促。皮膚發癢。塊漸成燥癢。殆今未甚愈。數上疏乞歸。不得。遂誠無顏對羣比共處。雖然。天道好還。姑俟其定。乃用原韻勉和五首以復。唯納言開心擴懷。舒布四體。勤勤於山涯水際。歌風嘯月。以洗胸中查滓。庶幾神清志適。形骸快朗。邪慮弗能干。塵網釋然而去矣。何必藥石爲哉。幸留意萬萬。

翻思往事每酸辛。誰信清朝有放臣。自古浮雲能蔽日。于今朔雪太凌人。也知正論諸時寡。最恨淫朋作梗頻。累疏乞骸天聽遠。夢魂千里未歸身。

高齋閒念獨悲辛。菲德叨居厚祿臣。禮樂未能敦古典。功名深自愧前人。髮莖日短俄驚變。帶孔旬移不覺頻。潦倒徒爲時輩誚。九重未許乞歸身。

早年志業最勤辛。慨慕當時社稷臣。科甲週看先棄士。才猷元肯讓多人。弓蛇悔不臨期毒。市虎其如說者頻。誰道蒼天渾莫省。江湖空老濟時身。

風波宦路熱艱辛。勇退何如明哲臣。不待白頭辭顯位。且從綠野作閒人。詩書腹有佳兒繼。尊酒曾無俗客頻。我欲歸來守初約。世間那得百年身。

底把閒情獨苦辛。古今多少去來臣。天機動處誰爲力。命運通時不在人。風月莫教詩酒曠。江山須覓宴遊頻。胸中浩蕩寬於海。珍重千金再召身。

壽楊尚寶母夫人

時光正值暮春天。阿母欣看啓壽筵。鶴髮纓分雙鬢淡。鳳袍錦簇百花鮮。杯浮琥珀香沾袖。曲奏珠璣韻度絃。禁署賢郎遠席下。遠將詩句慶長年。

壽黃亞卿母八妾

春日春花宴宴新。高堂偏稱慶生辰。擬將東海長流水。奉向西川不老人。命服晴輝金孔雀。彩庭朝舞玉麒麟。百年康健常如此。眼見孫玄繞膝巡。

題紅梅寄新安汪老人

誰把機心奪化工。冰姿點出小桃紅。香唇肯向風前露。醉臉偏於雪後濃。林園影橫甘獨老。傳岩未好恥官功。慙慙千里爲君贈。夢入先塋思不窮。

先人大痛有感

天奪吾親何處求。長懷罔極意難酬。生前獲奉一杯飲。沒後那論萬戶侯。衣被深仁臻位顯。沉酣厚祿爲誰謀。荷蒙聖代推於卹。紫誥重封資若丘。

仙遊一去杳無踪。黯淡乾坤此日逢。兩歲孤兒今白髮。百年荒塚已蒼松。夢魂徒擬形容似。稟奠猶聞嘔咳聲。祿食忍爲妻子奉。九原甘旨問誰供。

酬高太博

承高太博惠家鄉酒。爲銷暑之具。且賀舍弟榮陞。有不避親之言。因作詩酬其惠。且以解嘲。酷暑公堂坐未回。案頭無奈簿書催。使思赤脚踏冰去。忽報青州從事來。喜對尊罍新得月。免教喉脛卒生灰。何時有暇乘清興。邀取故人懷抱開。

公道誰云可避嫌。況於爲國在求賢。那奚仗義先推午。謝傳忘親首舉玄。譽勝似難符衆口。是非應見定他年。也知菲薄當銜轄。不卹人心祇畏天。

疾嗽百日有感而作

閱世看看六十秋。四朝恩寵老難酬。榮華富貴眼前事。功業文章身後謀。恤緯尙慚嫠婦志。捫天徒抱杞人憂。也知造化難爲力。藥物區區勿妄投。

敬孫勳子復進藥因論以平生事

病軀猶自早趨朝。苦戀君恩敢憚勞。虎拜幸瞻天表近。龍飛快祝日華高。勉循藥物扶殘喘。尙冀藥誠補一毫。生死古來原有命。底將心事付兒曹。

病起

逢時碌碌度年華。花甲周流似轉車。兩足不隨身入步。一心常逐夢還家。國恩鄭重人空老。世態倥傯日已斜。病骨未容投絛去。強顏食祿謾咨嗟。

挽趙秋官二親

脫屣塵寰已有年。高名猶自里中傳。原田春雨耕犁歇。辛木秋風客劍懸。世澤尙存書屋舊。家聲重見桂枝聯。遙聞闔上焚黃處。箇箇靈芝長似拳。

挽吳都御史母

高堂福壽氣雍容。鶴髮龍章兩受封。禮度相夫齊八表。義方教子已千鍾。綵與忽報春遊晏。畫與空憐曉障重。諭祭特頒疑恤典。始終良荷聖恩濃。

挽聶大年先生

胸中風月浩無邊。每見詩文世共傳。詩遍蘇黃氣吞海。文追韓柳筆如椽。芹宮久惜淹胡瑗。史館方看得馬遷。才未及施人已化。士林誰不一泫然。

挽鄭都憲父

南渡移家數百年。先生行誼獨超然。一鄉古道推陳寶。滿架遺書屬鄭虔。吳曲俄聞鯨化去。孤山空見鶴

飛旋賢郎功業昭當代。死贈生封慰九泉。

挽李通政

清才已簡九重知。廊廟功名定可期。豈謂急流身退早。俄驚華表鶴歸遲。銀盞佐政人猶惜。肯致封章草尚遺。羣行不須煩太史。好書明哲墓前碑。

挽蕭員外父雲山先生

八表恩封五品官。鄉邦欣羨士林難。正宜萊砌春煥暖。豈料春庭夜怯寒。詩禮有人應可託。雲山無主許誰看。賸留遺德昭瓊瑤。生也光榮死也安。

挽定西侯

天生上將佐明庭。智力英雄薄衛青。叱咤風雲銀盞晦。指揮貔虎鐵戈腥。南登望輦先被魄。北虜聞風已遁形。殺氣不隨生氣滅。塚頭猶自畫冥冥。

挽張御史父

跋涉風波八十秋。歸來高臥已山幽。胸施不吝千金囊。談笑曾經萬戶侯。渭北飛熊宜協夢。遼東化鶴忽成愁。空令月旦評高誼。應似當年陳太丘。

挽劉侍郎母夫人

名門毓秀更柔端。闔範賢明世所難。萬里成家還致富。一經教子已居官。庭前萊服春煥暖。堂背萱花夜怯寒。昨日南橋焚紫誥。餘光猶自賞青衫。

挽龔御史父

會借牛刀試武城。折腰那忍負平生。掛冠高臥水雲處。閉戶不驚風雨聲。恩錫豸衣緣有子。魂歸蝶夢竟無情。欲知世德傳鄉里。請聽淮南月旦評。

挽孔刑侍

宗盟闔里豈凡材。飽歷風霜內外臺。北鎮總戎寒虜膽。西曹執法息奸謀。諸公爭爲巖廊薦。一夢俄驚梁棟摧。萬里襄陽歸櫬日。白楊絮絮不勝哀。

挽洪職方父

高世無心利祿謀。水鄉雲壑恣優游。鳳來不爲蒲輪出。鶴去俄驚蕙帳愁。竹徑棋枰苔自掩。草堂琴案月空留。麒麟塚上新題碣。人仰高風似太丘。

挽施尚書

天生間氣邁常流。身際明時五十秋。一代英賢推柱石。兩京聲價重山丘。都官忽訝亡羊侃。司寇應嗟失爽鳩。盛德由來宜食報。賢郎式克紹箕裘。

挽耿尚書

文章慘淡夜何其。梁木云摧勢莫支。一段忠懷那復得。百年清操竟成咨。恆齋惟有匡時稿。遺篋曾無

俸貨。餘行不須煩太史。清忠好揭墓前碑。

挽高學士尚書

地挾江淮鍾秀氣。時逢明盛發英賢。文章一代經邦國。德業千年照簡編。鳳去尚懸霖雨望。鶴歸俄惜棟梁顛。不才無補慚知己。徒自臨風一惘然。

挽張侍郎母

北堂寂寞夜何其。百歲歡娛事已非。無復清輿過院落。空留陶範在庭闈。生封死葬恩何溥。子貴孫賢世所希。玉壘泉扃神去遠。瑤池笙鶴幾時歸。

挽吳黃門祖父母

大神山下鬱蒼蒼。雲谷高人此處藏。慈遂不忘延塾教。鄉鄰還憶濟貧糧。名傳月旦逾時重。澤演詩書再世光。已有文孫顯朝著。薦承鸞誥賁玄堂。

傳聞懿德女中師。壽福兼隆世所稀。每以慈仁親里族。自將禮法肅庭闈。祥璣查開融融發。芳滿蘭階奕奕輝。百歲光陰塵夢斷。瑤池阿母共西歸。

挽柯學士父

不貪鍾鼎臥林泉。道誼悠悠益益堅。教子早登金馬署。荷君重賜綵鸞箋。鄉邦無復儀刑在。月旦猶聞姓字傳。終始哀榮真數總。知爲國克生賢。

挽劉憲使父梅莊處士

西風昨夜掩梅莊。人去猶存雪後香。一脈詩書傳子姓。兩封官誥荷君王。青山杖履空岑寂。白社衣冠竟渺茫。寧遠遙看埋玉處。雲林佳氣晚蒼蒼。

挽人父

隱君高逝在慈溪。行誼應爲衆所推。無歲不登鄉社飲。有懷頻誦考槃詩。恩封正擬百年養。夢斷俄驚五夜悲。回首四明何處弔。淡雲一抹翳靈芝。

挽芝軒

先生臥嗜北山薇。一夕莊園夢不歸。有子正宜三釜養。無緣竟與百年違。空留詩句題芝室。那復綸巾款竹扉。懷德高原埋玉處。猿啼鶴怨自斜暉。

挽人母

夫榮子貴際昌辰。翟服珠冠荷寵新。鼎饌頻供三釜祿。板輿時度百花茵。秋風忽阻忘憂草。夜月空懸不老椿。忠孝郎官淚成血。烟雲扶櫬入西秦。

挽人詩

僑居闔越故侯家。伉儷齊賢事足嘉。百歲鄉邦稱懿範。一門詩禮是生涯。身歸泉穴乾坤老。墓拱松枝雨露除。更有賢郎才器遠。功名行見振京華。

節婦

早年苦賦柏舟詩。幾度秋風剪髮絲。清淚暗從機杼泣。素心不為雪霜移。晨供慈饋思先日。夜對寒燈課

六六

釋奠先師

德高萬古人心仰。道濟三才廟貌尊。末學登庸惟聖澤。禮行釋奠敢忘源。

勒石太學

聖代恩隆進士科。勸名國學意如何。要期事業光前哲。千載芳聲不可磨。

觀政天曹

視政天官地位清。紛紛多士聽銓衡。雖然未與箇中事。黜陟幽明已可評。

榮食天祿

十載寒窗事簡編。喜叨三釜代耕錢。信知書有千鍾粟。絕勝城邊二頃田。

蘇武李陵泣別圖二首

磨盡旌旄死不遺。客中萬苦獨君知。如今遠返歸期節。把手臨分歎別離。

十八年來共旅羈。送君恨恨不能辭。早知今日分攜意。肯樹當年降虜旗。

奉教戒再吟一首以樂老母之心

老親常恐醉醺醺。不信痴兒志氣高。時值太平端可樂。彩衣戲罷舞金袍。

題紅梅寄臥雪翁四首

寒葩分得西湖種。植向桐君藥籠傍。一夜東風丹走卻。染成點點絳桃香。

可是東君檢點差。無端冰骨着丹砂。北人不識江南意。疑道春前有杏花。

孤高標格許誰同。每向開邊露化工。雪滿乾坤成獨立。醜醜酒量玉顏紅。

素性本寒非豔質。偶乘陽脚笑東泉。商家調鼎功可錄。帝賜脫白加緋袍。

食九弟所寄湖魚詩以謝之二首

幾年不食家鄉味。想煞桐江舊釣磯。一尺湖魚千里念。弟兄情分世應稀。

湖魚雖短味偏長。珍重君能遠寄將。嫩韭蒸來香滿口。一餐午膳倍尋常。

百日哭女淑卿

淚盡肝腸老眼枯。焦熬兩鬢只頭臚。空勞魂夢存形影。會到黃泉相見無。

送袁學正之廣德學二首

賈得燕姬麴米春。東風餞別柳條新。酒瓶易盡情難盡。月上城頭正惱人。

送客城東酒一杯。溶溶春水綠於苔。片帆遙指桐川去。杏樹壇邊花正開。

送友人之官二首

雪消鷓鴣春光轉。雨沐園林物色多。濁酒傾情須引白。江山風景馬頭過。

京城共聽元霄雨。驛路獨看楊柳風。河洛冰漸船尾滑。鶯花撩亂渡江東。

寄南京李通政二首

...

六八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五

七言絕句 恩榮十絕

禮部觀榜

虎榜初開霽色新。豪華濟濟欲爭春。誰知久困橋門客。卻作南宮第一人。

丹墀對策

綸音煥發曙初分。伏對丹墀日未曛。十載學成經濟策。從頭因得獻吾君。

玉陛傳臚

五色祥雲捧日明。九重隱隱聽臚聲。自慚菲薄叨陪列。卻羨馮京獨擅名。

金榜題名

長安高掛黃金榜。御筆親題墨尚鮮。莫笑龍頭讓人去。如何兄弟姓名聯。

恩頒寶幣

纓帽五錠價如千。換得烏紗拜九天。莫把此爲觀美具。好修德業繼前賢。

宴錫瓊林

賜宴瓊林得志春。宮花插帽帶橫銀。醉歸按轡長安道。盡訝蓬萊島上人。

六七

六九

十年道遠重交遊。幾度分攜幾度愁。南北各天勞夢想。楚雲燕樹兩悠悠。琳館瑤宮賞玩時。青山綠水總成詩。衣冠彷彿看英會。此際知君有所思。

己卯人日敘日二首

正月七日是人日。乾坤到處皆春色。惟願吾皇萬萬年。四海九州歸壽域。人民總以敬為天。歿日欣逢壽域鮮。從此登臨應有兆。萬方同樂太平年。

謝納言寄羔裘并致懷二首

遠寄羔裘念我寒。若來偏稱跨朝鞍。應當愛惜如平仲。二十年來返共看。人生出處苦難齊。每向東風憶起居。若問阿兄何所似。鬢邊華髮漸蕭疏。

題扇

一篋一笠磯頭狹。獨立手繪春水浴。寄語當年彈鋏人。食魚那如取魚樂。

寄芮都憲防邊有續二首

滿面風霜殺氣多。腥胡頸血染天戈。況今五路兵齊合。不日旋師奏凱歌。手握邊城百萬兵。登壇叱咤鬼神驚。天驕不敢窺涼州。戰士韜戈事野耕。

會同年于宋給事宅

元日同儕宴樂頻。百年盛事一朝新。諸君休作等閒看。十五歲來人幾人。瓊林一自宴初闌。雁影東西幾度寒。多謝君能尋舊約。頓令風彩動長安。

少年豪氣貫青旻。上苑流鶯並轡聽。百五十人今幾在。不堪落落似晨星。宴集同歡氣味投。高風不減曲江遊。要知盛事垂千古。須把文章託狀頭。

題雪坡二絕

天雨瓊花作玉坡。先生此際趣偏多。任他羔氏羊羔美。其似陶翁風味何。子猷放棹剡溪夜。孟光騎驢滿水時。萬象乾坤同一色。梅香月淡入吾詩。

新正夜與吳姐夫對酌有感

一夕相歡百歲同。燈花搖落酒杯紅。醉來不覺情懷闊。俄聽誰樓報曉鐘。醉中把酒不勝悲。強自開顏勸一卮。明年此際知誰在。欲與君歡未可期。此夕與君歡笑開。沉沉更漏苦相催。百年情好誰能似。明歲望君君尙來。

勉袁生

莫謂青年未及時。光陰過隙似駒馳。古來樹業皆英妙。慎勿蹉跎自悔遲。

題竹

兩竿碧玉倚晴窗。秀發新枝拂斗杓。不學羣芳競春媚。要君晚節共秋高。

題竹畫二首

三五瓊珩也自奇。移來庭畔最相宜。休嗟老幹難雲重。還喜新梢帶露滋。春雨桐江竹數竿。夢中時為報平安。何當脫卻朝衣去。獨倚雲根恣嘯看。

寄億

萬里艱關憶故知。那堪大道更多岐。明朝獨上嶺南路。回首山城有所思。日日催車望晉陽。口攀南斗抱瓊漿。琴書已逐塵蹄去。留得清風滿路香。共說君才邁等夷。雅懷無處不相宜。高山流水詩千首。明月清風酒一卮。

張飛廟

雲陽州郭枕江流。夾岸重櫓翠欲浮。多少英賢佳巫峽。虎臣香火獨千秋。

高塘驛

當年宋玉賦高塘。神女應憐夢楚王。暮雨朝雲魂不改。陽臺草色自淒涼。

過忠州捐糜米一石與先賢祠二首

予過忠州。弔唐陸宣公墓。慨想英風。徘徊久之。因訪李吉甫。白居易。胡旦。諸賢。皆謫官是邦。曾有祠否。曰故有。今廢矣。予曰。盍與舉乎。愈曰。諾。予願檢點行囊。糜米一石耳。遂發去。以為張本。復作二詩。以勉其成。毋徒畫餅為也。

忠州自昔萃名賢。祠宇淪墟幾幾年。喜遇關西良太守。會看輪奐美於前。諸賢行業昭當世。千載英風起後人。珍重廣文昌古道。能令廟祠一時新。人有求為吳太伯之後者弗諾。

送王生文冕赴浙江鄉試

蛟龍海底不知深。苦得珊瑚價萬金。珍重待時須什襲。休將光景露山林。少年挾册觀明光。天欲成材不小量。大比正當歸去日。桂林高折一枝香。

六月二十一日雲布不雨

酷氣炎炎播旱塵。生民憔悴廢農耕。老天空有為霖意。底事東風不作成。

而夕陽下咫尺嶼岸。欲挽有不能矣。悔將奚及哉。於乎。如吾唐君者。可謂見幾明決之君子也歟。抑唐君生于靖。靖在湖之極邊。與蠻獠相犬牙。其地產金。星銅。豆水。銀。丹砂。而不于其人。君能拔其陋。而固其子孫于文獻之域。亦豪傑之士哉。吾桐父老子弟。尙當以禮相遇。忽訝而外之。庶幾忠厚云。

送呂進士任進賢序

進士呂君廷和。授江西進賢令。命下。人皆惜之。子獨爲之喜。惜之者謂廷和問學充博。識見卓越。志大器不凡。親承天子策問。擢置甲第。顯顯昂昂。以之選羽。獨班贊襄。鴻化固其宜也。一旦爲縣令。奔走下風。汨於簿書期會之間。不其爲左乎。此其所以惜之也。乃若予之所喜則不然。夫士貴行道。道之行莫先及民。天子作民父母。愛莫如民。然不能自致於民。必下之六部。部不能自致。必下之藩司。司不能自致。必下之郡。郡不能自致。於是歸之令。令於民最切也。朝行之則朝及於民。暮行之則暮及於民。大施之則其澤大。小施之則其澤小。不必轉相傳遞。而造化在其手。士無志於行道則已。苟有志於行道。宜莫令若也。矧方今用賢。出入均勞。德業著於內者。或俾之分制外任。功業顯於外者。或拔之贊署內職。是故縣令有稱譽者。未嘗三年淹也。小而補衣郎署。大而六卿佐貳。卽用於外。亦在藩臬郡守之任。若是固比比然也。令何負乎士哉。願爲士者。未有志乎行道焉耳。如吾廷和者。年甚妙。素有志於道。今其爲進賢。固將有以行其志。遂其道焉。至於官之內外崇卑。非廷和計也。明矣。他日政成名著。志遂道行。又焉知不躍然高舉。如前所云者哉。予爲得而不喜也。彼惜之者。計其近而不量其遠。非知吾廷和者也。廷和吾鄉故家子。尊府爲良醫。命廷和讀書於崇德沈氏。沈爲汝州守。以其女妻之。遂以沈姓登第。今復姓呂云。

送戶部尙書張公致政還鄉序

大臣之進退有道乎。壯而行之。進以禮也。老而休之。退以義也。進退大臣有道乎。引年而去。則錫之車馬。仁也。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義也。夫大臣進退既乎禮義。而進退乎大臣者。又極夫仁義之歸。上以道授。下以法守。此其爲有道之世哉。我國家以仁義培植士大夫。至深且厚。百年于茲。故士大夫爭以禮義自濯。而進退去就。皆有道於乎盛矣。若今戶部尙書鄧陵張公志通。壯年以經學登進士第。拜吏科給事中。久之進都給事中。不三月。擢戶部右侍郎。尋奉勅總督京儲出納。公會計常。弊革蠹除。上下稱便。自是十六七年之間。京師倉廩充牣。天順改元。以禮退休于家。三閱年。詔特起公。陞左侍郎。仍總京儲。未幾。遂拜尙書。彌縫缺漏。經畫益密。委積陳陳。相因至無所於容。奏增設廠二百餘。厥績茂矣。在任幾六載。賜誥命。加封三代。如所任官。今年公六旬有七。曰。吾聞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雖未至。能以止足自戒。遂懇疏乞骸骨。上念公精力未衰。且以其老成清謹。慰勉留之。既復閱其勞勩。不欲拂其情。徐下詔。聽致仕以歸。其眷戀不舍之懷。展轉至三。於乎。上之恩禮大臣。始終優渥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公獲命。不勝欣躍。拜舞丹陛下。翼日戒行李。出都門。公卿大夫供祖帳。饒送東城外。車蓋如雲。觀者如堵。莫不嗟歎息。謂漢之二疏。復見於今日。何其榮且幸哉。公之進退始終。不愧乎道如此。可謂以禮義自將者矣。今其歸也。金風載途。玉露沾樹。乘辭廣德之車於梓里。尋白居易之社於香山。桑榆悠悠之景。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六

序

送唐大尹致政還桐廬序

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道者身。身者智與力之萃也。智足以知之。力足以勝之。斯政修務舉而官不弛。職不曠。道於是乎行焉。苟吾智力不足以將之。憊憊焉其昏。靡靡焉其憊。殆猶盲者之御六馬。跛者之致千里。鮮有不敗者矣。是故君子揆吾身之可以有爲也。則爲之。不可則鞠躬以退。智周吾身而已矣。力衛吾身而已矣。身之外不暇及也。孟軻氏曰。壯而行之。老則退而休之。亦惟以一身之壯老。爲進退之幾焉爾。嗟夫。今天下士。靡於宦途。而不爲盲者。跛者。幾希矣。又孰能知壯行老休之義哉。吾桐廬教諭唐君子昌。之令臨安也。有子民之心。愷悌之政。不爲赫赫之勢。以凌下。不爲皦皦之行。以干名。逮及六載。政成化孚。民固冀其終厥惠也。今年述職上京師。喟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之訓也。吾年餘六望七。揣智度力。亦可已矣。願復覩顏。奔走于車塵馬足間。夫何益哉。吾於桐之士。思義頗篤。吾將營菟裘以老焉。庶乎不愧止足之義。而於身爲得。狀入不可。固以請。吏部以聞。遂浩然歸。凡桐之士。宜游京師。出其門者。相率來請文以贈。予觀唐君年不爲老。智不爲耗。力不爲耗。身強貌腴。尙足以有爲也。乃不謀之妻子朋友。一旦決意而去。豈無所見哉。窺飽帆于大江。一息千里。非不快也。苟味於所止。怪風作而魚龍翔。驚濤鼓。

彌長。几杖休休之樂未厭。教子孫以詩書。迪後學以忠孝。吟風嘯月。游詠太平。身山林而心朝廷。如古之人。一飯不忘乎君者。終其身未已焉。公可謂純古君子也。歟。予與公仕途相守。二十有餘年。臨公之歸。惜公之別。且觀朝家所遇公之厚。愴然有動于懷。欲尾公而去。不可得也。遂書以爲贈。

送南京禮部尚書鄒公之任序

成化三年九月。南京禮部尚書缺。吏部以聞。上命禮部左侍郎鄒公宗盛。往遊其任。公卿大夫。莫不歡然相慶。以爲宜。予獨不爲之喜。或問予曰。鄒公恭慎小心。端飭檢約。其先大夫事仁宗皇帝于春宮。公不藉階梯。奮然讀書。取進士高第。其爲人可謂賢矣。列屬夏官。不六七年。陞右侍郎。未幾。轉禮部左侍郎。迄今且六考。其歷年不爲不久矣。祖宗典制。在朝公卿。雖始首有不能悉。公歷歷記憶。論事輒有依據。故禮儀雖遠。而處之裕如也。其政體不爲不詳且熟矣。今茲之舉。人以爲晚。子獨不爲之喜何也。予曰。不然。聖天子嗣大歷服。求賢圖治。宵旰未遑。凡老成人。亟欲置諸左右。或拔之於蓬泉。或召之於邊鎮。或起之於山林。所以資其匡弼。用其謀謀。而冀臻於至治焉耳。如鄒公者。何可去哉。敬供朝夕。而忠勤可以事上。多歷年所。而老練可以鎮物。博物洽聞。通達典故。可以斟酌禮度。粉飾太平。如吾鄒公者。使其在蓬泉。在邊鎮。在山林。尚將汲汲召之不暇。而去之其可哉。南京雖根本。而地散官閑。奚事公爲。予少公五春秋。而衰邁日甚。矧鄙劣無狀。不足以職朝廷大禮。朝夕惟公是倚。而乃去予。是予所深懼也。夫安得爲之喜哉。或曰。鄒公資望及矣。可久居人下乎。與其居此。將不有牛後之歎乎。予曰。是未知公者也。公在仕途幾三十年。恬澹自默。退然若無能爲。使其於能術智如小丈夫。登臨躡以自私。則豈待今日哉。其進退高下。未足以輕重也較然矣。於是或人斂口曰。此非區區所能知也。雖然。予將歸。老有日矣。他日安知上不速公歸來耶。時羣寮設祖宴于後堂。開予言。合詞請爲公贈。乃欣然爲之書。

贈莫同知之重慶序

千將莫邪。世稱爲寶劍。以其能刺重犀。不重犀謂之非寶劍可乎。騁騶騶。世稱爲良馬。以其能行千里。不千里謂之非良馬可乎。世稱佳士者。懷經史。飽問學。富文章。而其進士才。不進士謂之非佳士可乎。夫科目以收豪傑。天下豪傑。未必科目所能盡取也。豪傑由科目所得。科目所得。未必能盡天下豪傑也。但取才之法。以科目爲準的。仕進之途。以科目爲階梯。是故進士之科。雖見重于古今。而豪傑之才。固有不準的而進。不階梯而升。功名事業。著于當時。垂于後世者。抑何可限量哉。錢塘生莫瑤季珍者。故監察御史源之猶子。聰明秀傑。端慎凝重。苦志力學。攻文章。從予授春秋。魯十二公之本末。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王伯義利之辨。夷夏內外之分。筆削予奪之嚴。毫分釐析。鈎深探玄。洞見聖人心法。於幾微之際。其爲文章。舒徐而不肆。謹嚴而不拘。歌鹿鳴而來。再辭乙榜。卒業太學。陶鑄漸炙。益大有所造就。今年會試禮部。不但季珍以進士自期。而士林之望。矧季珍者。不啻魁一經。而復第在乙榜。則又不但季珍失所期。而衆亦失所望。莫不爲之惜。未幾。謁選天曹。考其文。滿筆立就。斐然前列。遂擢重慶同知。重慶四川大郡。其所轄方州三縣十五。同知二。於守。其秩五品。爵大夫。居守之貳。臨郡之大。議政于黃堂之上。與守相可。

否。而州伯縣尹奔走承順于下風。其職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士擇揚爲大夫。雖不得爲甲科進士。而甲科進士。固不得躡階而至大夫也。其得失彼此輕重。必有能辨之者。曾可謂吾季珍不進士。不甲科。而非佳士豪傑也耶。將來立功名。建事業。令聞動揚。洋溢遐邇。外之若守若藩。內之若部若寺。循階而上。未有不造其極。光輝遠大。騰芳遺休于無窮。不必重犀而千將莫邪之爲寶劍也。不必千里而知騁騶騶之爲良馬也。不必甲科進士而知季珍之爲佳士也。豪傑之才也。於乎。唯敬慎可以守官。惟志節可以律身。惟仁與信。可以得民。季珍昂哉。尙無忘于茲訓。朝士有請予言爲季珍贈者。於是乎書。

贈司訓王君之桐廬序

吾嚴人才。自昔甲于兩浙。而吾桐廬亦不出他邑左。今進士科獨淳安爲盛。而吾桐何先後不相續也。夫士資品不甚殊也。地里不相遠也。山川清淑不甚異也。願學與不學耳。師道得人與不得人耳。往年涪之人才中較。得松江王先生來。人才勃然興。故累科多得人。王先生之功也。桐之人才久否。得楊李二先生之功也。古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詎不信然。夫君子公天下。不能不私于父母邦。孺子在吏科。吾桐缺教諭。擇衆中得一人。吾以爲陳先生也。願所以爲教者。不由于道誼。人才於是乎陵夷。於乎。何知人之難哉。雖然。待文王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則吾桐之弗振。豈惟師之咎哉。士亦未有能自振拔而奮起者。苟有自振拔而奮起者爲之徒。又有道誼之師。如楊如李如陳者爲之範。奚涪之足多讓哉。己丑會試。名在乙榜者。率然辭不就。限於令弗能釋去者。若將赴于湯火。日就于誅。予曉之曰。士不擇官。焉知屈之非伸乎。願自待何如耳。師何負於人。百數十人皆斂衽退。中見一人精銳雄邁。知其異于他。徐而察之。懷安王君廷用也。遂因吏部達于上。授吾桐訓導。廷用鳳陽世家。厥祖以武功爲福州中衛千戶。廷用生兜后中。刻意問學。通春秋經。領鄉書。辭乙榜。期決勝茲科者。乃以限年就職。吾桐之士何幸哉。且福之春秋與吾嚴皆專門。林源清先生與吾朝陽先生。同以春秋鳴世。而家法各有在。大抵春秋當以左氏爲案。胡氏爲斷。庶幾不出聖人範圍。苟不按左斷胡。飄飄若浮雲。泛梗無有底極。鑿空索隱。務奇巧以爲能。非徒得罪聖經。且將誤後學不勝其患矣。非知春秋者不可以語此。廷用源清先生派也。故是以往。吾桐士子其有所依歸乎。他日人才復盛如昔。闐然於六邑之右。而甲于東南。固於廷用是行卜之。吾桐士子。尙勉之哉。

贈林惟臣大尹之任鹽山序

人之賢。不必其名之太顯也。名太顯。則衆之所望必重。所望重。則人之所忌必深。忌之深。於是齟齬於其間者矣。然非有卓然高邁之士。知之明。信之篤。鮮不迷於所忌。而失其人焉。以孔子之大聖。而見尼於晏嬰。孟子之大賢。而見沮於臧倉。雖有景宣之庶幾。亦莫如之何也。已吾故曰。人之賢。不處其名之大顯也。吾友林君培之。世家新建。自幼聰敏絕倫。負志不凡。讀書窮晝夜。隆師親友。日刮月削。及領鄉書。上禮部。名隱隱動羣輩中。及登太學。大司成安成李公。少司成昆陵趙公。聞其名。雅相敬愛。於是六館之士。翕

然推重之時予與君同受業忠愍劉先生之門先生於君尤所器重既而再試春官得副榜第一衆愕然失望君恬不爲意就眉州學正而去未幾丁內艱調河陽其在眉也眉人樂其教而思之如慈母其在河也河人樂其教去而如眉人之思蓋君平生忠信剛毅正大光明又濟之文章政事故其教人條約不紊夏楚不施自然薰蒸透徹而入人深也是致川廣之間藩臬大臣交相稱美下至閩閩市井皆知其名去年秋考績上天官京師大夫士識不識悉敘旌加敬君之名於是益彰大時有詔選教官爲御史人羣然出聲謂君堪其任當道者顧疑而忌之遂弗果衆不爲平君坦然不一動其心君直爲累也夫俄而人有薦其才德者天子試於庭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鹽山王公得其文驚且歎曰果失斯人哉所謂名下無虛士也遂銓其邑之令於是衆又咸服太保公之明且信惜乎其不早耳嗟夫以君之才德負斯名宜不爲過人固庸忌之而俾不得爲顯官名果足貴乎哉不有太保公之至明至信察其爲人於衆望羣忌之中則君子之賢幾爲人所毀尙何名之獲全耶今雖不得爲御史而得爲賢令尹又見知於天官而擇以治其邦名益以白其爲賢尙多矣昔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予於君之行重有感夫名之過盛者且以告當道者必因名以求其實如太保公可也

贈德州袁學正克和之任序

德州昔周尙父太公賜履之域其人強毅喜誇詐尙功利在春秋之世以孔子之聖而歎變道之難蓋文武之德澤既泯而僅桓之伯習難除也洪惟國朝聖化涵濡勃然丕變自我太宗文皇帝定都北京德之爲州密邇畿甸水陸交衝遂爲京師左轄重地非特典州牧者任難其人至於典教之官尤非匪人可任且官以學正名非苟然也風化係焉人才關焉必率之以道德而有以正其行啓之以理義而有以開其心導之以禮樂而有以閑其志迪之以文藝而有以振其華嚴之以條約而有以繩其違變強爲清粹化誇詐爲朴實去功利而趨仁義之歸庶幾典教之責無愧焉於乎斯豈易言哉吾鄉袁克和氏年壯而志高質溫而氣粹自幼從予出入庠序間有師友之分予甚愛而重之雙子竊祿于朝而克和益自淬礪問學日富文章日工隱然名動郡邑累抱藝試有司輒不偶人皆爲之惜而克和每以自咎或歸之命克和笑而不答則其優游涵養而蘊蓄於中者有非人之所能測也今年春隨例貢春官兩試翰林而文皆合程度遂拜德州學正既載有知己者語之曰德州地要人悍而難教先生何所執持以往克和曰吾一書生荷朝廷作養有年矣凡所聞於父師者無非聖賢道理外此未嘗一啓齒舉武以貽父兄師友羞今雖未能盡得此道理決亦不敢違道棄理而他之矧叨服寵光之命往典教事所賴以隆教者有哲學之用在我知以吾聖賢道理教吾徒而已餘復何計知己者歎曰袁先生之言博矣哉天下莫大乎道理道理在則所謂禮讓禮樂文藝條約之屬安往而不在哉將見德之風俗由此而不美人才由此而半與苟使典州牧者知所敬信焉又烏知政治不由此而善乎或以是言告諸相廡不以爲言之過遂以爲贈

賀翰林商編修榮任序

古大賢君子明德勳業傳偉光明悠久完美雖本其心術學力所致要亦有賢子孫克紹先猷故能保大持盈演其聲光於無窮焉若伊陟象賢召公作考卓賢之有元城李吉甫之有德裕范仲淹之有純仁呂夷簡之有公著其哲父令子先後作述揚芳邁休卓卓爲數千百年奇事是皆有關於國家運化之隆夫豈偶然之故哉翰林編修商懋衡乃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素庵先生仲子惟先生以三元入翰林登內閣文章道德獨步當世退居濟安山中一臥十年夷明養晦以道自樂未嘗有幾微餒乏色聖天子圖任老成遣使徵起翩然來歸俾服舊政神陞大司馬朝夕左右謨明彌謨不動聲色而天下以安未嘗有毫髮矜銜態進退從容寵辱不驚其動名德業何其偉哉懋衡早承庭訓崛起賢科改庶吉士讀書玉堂之側獲從鳳儒碩彥遊磨光刮垢日就月將德學粹成迥出倫輩考居優選遂拜翰林編修官在朝卿士大夫莫不以爲榮謂予宜有言以賀竊惟國朝氣化隆盛致致太平盈百年于茲士以文學臻大用者不無其人求其三元入躋台鼎者蓋未有聞也父子前後顯融者不無其人求其一時聯輝玉署者尤未之見也昔王曾以三元爲宰相似矣仲之子亦未聞有同游龍鱗者也於乎自宋迄今五百有餘歲而□□□□於運化之隆而致是哉懋衡年妙而志高端純雅飭器識宏遠其能趾美芳躅克紹先猷審矣尙當益懋厥德勵厥志學不局於粗淺要進之于道與德行不安於卑陋要必本之孝與忠政不祖於功利要必歸之仁與義夫然□將見勳名德業前輝後裕軒輊穹壤燭灼古今豈范呂諸公父子所能專美于前哉懋衡其尙勉之

賀趙上舍母六句詩序

母婦有賢德上足以相君子善名行于始終下足以淑子孫保世業于悠遠吾於南宜人見之宜人春坊諭德國子司業昆陵趙公之配也世家保定唐縣右族秀慧端靜工容異他女時公教諭保之慶都途歸焉宜人產于北良未喻南俗而能以禮治家奉宗祀撫卑下饒賓客周恤窮賤悉臻于道公因得盡心教事致名譽居無何擢翰林待詔尋陞國子司業拜春坊諭德天下人才短度焉公固曰吾官中外幾四十年無內顧憂者皆吾室之善助也變嘗遊國子學番居館下最爲公所愛重每歲時獲拜宜人于堂下宜人喻誨之如公意去茲餘二十年公與宜人之德未嘗不往來于懷今年春承乏禮部公之子仲壽以上舍生聽選天曹來言曰吾母壽眉六句兩承封命四月二十九日實初度之辰已獲歸省之告諸紳紳咸賦詩爲壽願先生一言弁諸首簡生將裝潢成軸奉歸而歌之以薦壽觴嗚呼豈惟欲有所言殆欲與仲壽同奉觴於子弟列不可得夫五福莫先於壽乃人子祝願其親之至情然必歸有德非德則壽同弗之屬也以母婦言端莊靜一者壽柔嘉溫淑者壽孝友恭敬者壽仁慈博博勤慎周密者壽南宜人備厥衆善上以相公克樹名德下字仲壽克紹家世則其德足以膺壽考而壽考之屬也宜矣吾聞人年六十爲下壽八十爲中壽百二十爲上壽宜人由下壽登中壽以及於上壽將有不可遇者焉審如是非特符宜人之德之福實有以慰仲壽祝願之情而獲之欣頌當何如哉爲之詩曰唐有山兮嶠嶠唐有水兮回回榮篤生宜人兮秀孰與京配君子兮宜其家人穆如清風兮肅肅儀刑德周于身兮諸福聯聯兩承恩命

今覆冠珠纓時維四月兮故物明式逢初度兮壽六旬華筵肆啓兮龜鶴呈有子克肖兮仕籍通名陳儼
列謀兮獲歸前喜動精神兮洋洋頌聲于沐嘉惠兮敢忘情敬歌南山兮祝遐齡

慶俞母壽八句詩序

母氏者以有子爲樂以教子爲賢以子貴爲榮有子而不知教樂矣而未爲賢也教子而未及貴賢矣而
未爲榮也母氏者樂而賢且榮三者萃于一身世亦不多見哉刑進士俞母之母太孺人袁氏生丈夫子
六人長文凱次文和又次文德文政文啟澤其季也太孺人中道失所天親教諸子成立知澤器不凡道
入邑庠從明師游飭勵無所不至澤遂以明經登甲申進士第大書慈侍于殿錄高揭進士於門閭播揚
姓名于海內人皆知太孺人之教所致而稱爲賢母何其榮哉澤入政有日其志將以有爲也第以孺人
在高堂故身雖在於北關而心實懸曳于白雲往還之頃謂報國之日舒以長事母之日促以短也遂上
疏懇乞假歸既得請且以明年二月八日太孺人八旬初度備諸紳紳詩什至期爲壽俾子序之首簡
夫壽爲五福之一生于樂萃于賢而享于榮今太孺人生有六子森然如玉可謂樂矣又能均其教訓底
于有成不亦賢乎遂致季子顯于甲科共食天祿不亦榮乎諸福備于厥躬天年臻于遐壽有由然也詩
什之作珠玉鏗鏘以侑觴洋洋盈耳太孺人必心盡神怡體履佳裕且將登于百年之上壽未已焉他
日子復歸朝服爵膺寵龍章紫誥錫命有加霞轂珠冠光融無比晚福鼎盈抑有待哉庸預書以爲慶

慶王仲啓壽五句詩序

予內弟王仲啓暨其配陳今年八月中旬俱五十初度其子棋聽選天官弗克膝下舉觴奉二親歡南望
白雲悵然不自安跪告子曰夫爲人子者能奉親一日之樂雖千鍾之祿弗換也願乃以瑣瑣名利而棄
弗爲是彼昧夫輕重而不知義利之辨則已稍有知焉肯若是乎即欲投簪歸去予從容謂曰子姑已韓
子曰子在京師父母雖有離憂其心樂也樂其子之有事于公朝知名于當世得天祿以爲養居
天職以爲榮故菽水之薄淡而不厭定省之曠安而自若割目前之恩愛期遠大之顯揚人子體其心而
勵其志一旦拜官九重錫有嘉命脫白換綠捧檄榮歸喜溢親顏光生閭里奉卮酒學編爛之舞消離恨
作歡會之娛近而迎養遠而分祿子之孝可伸親之願始畢如此不其偉歟楫聞之欣欣若自得乃命工
圖祝壽狀備求諸薦紳大夫詩歌裝潢成軸將附歸諸弟兄以侑觴是日也吾知華筵肆啓賓親滿庭祥
煙飄而瑞鶴降仲啓夫婦並坐高堂諸子若孫羅拜先後佾盃舉而樂聲和載歌是詩颯颯乎洋洋乎心
融意暢初不知子之在京而乃所以爲樂也猶歎美哉仲啓敦行孝義陳克相厥家皆壽考之徵也予老
塵羈弗克與賀席之末行且致政歸來尙當長歌一詩爲六旬之慶姑序此爲他日張本云

慶盧安人六句序

安人盧氏子故友福建按察副使潘安周公壘之配也素以賢德聞自公讀書第進士官遊兩京出佐
行臺名譽勃勃士林間無有瑕玷安人贊相之力居多友公沒安人益清苦自勵撫諸孤皆成立家業賴
以不墜其賢德益彰焉今年十二月初度其子恬以天順己卯鄉貢進士登大學弗獲膝下奉卮酒

爲歡乃默禱於天以祈安人壽且詣予求所以祈壽之說歸以侑觴予爲吏科給事中時副使公爲秋
官員外郎相與比屋以居予先妣申居夫人在官邸公與安人事之如母及卒安人哀送于城外非賢而
有德能爾乎此情固未嘗釋去于懷況恬又以爲請豈容已於言乎唯人子於親之壽若非可祈也而有
可祈之理焉夫昭昭者天也人稟命于天以生者壽也壽命于天賦之海濶濶焉易得爲之加減也耶
唯有德者能順承天意養之以和保之而不傷故下而六十中而八十而上而至於百年此數之期也人子
欲親之長壽安其體樂其志意以其飲食供奉之俾之有以保養其天和而不戾所賦又慮無所憑藉也
乃禱于天天監在茲因之而篤佑者有焉此理也非勢也今恬祈母壽于天也其用心誠但無以加宜天
有以監之而安人之德又足以膺天所賦吾知駸駸壽考期頤可必矣況恬也才器已成出仕有日行將
題名黃甲羽儀天朝安人重承紫誥之封坐享天祿之養天之錫福豈有涯哉庸書此以俟

慶申屠孟吉甫八句詩序

吾母申屠太夫人弟孟吉甫明年正月八月初度其配方安人九月亦八旬有二甫與安人俱康強強健
耳聰目明有丈夫子五人孫男二十餘人夫婦偕老于一堂之上如古柏蒼松婆娑相倚子孫盤旋于兩
座之間如瓊枝玉樹芬芳相襲誠人世之嘉瑞鄉邦之奇珍也考之譜系江南世德之家莫如申屠氏遠
者不可得而知自變五六歲時隨侍大夫人歸視其先祖獲觀甫之父思道翁世父思讓翁古貌深衣巍
巍如兩泰山可敬而不可玩宗族衣冠數百指禮義雍雍如樂之和如春之溫何其盛哉去今五十春秋
二翁不可作矣甫與其弟孟章甫且弗如二翁之在當時焉夔竊祿于朝叨備六卿先後幾三十年矣大
夫人遠登且久顧未裨益于母黨之親視古人庇及九族者恆自愧也茲遇甫與安人同躋八袞享有多
福豈特歎羨欣慕之而已哉謂消陽之詩不能無長思永感之懷雖之車馬瓊琚之贈抑豈無所將其情
哉屬官守之戒嚴慨官職之難解當春日載陽之候其心融融何以致春酒于庭前及秋菊載馨之時其
心肅肅何以奉霞觴于室下敢効一得之愚爰伸千里之懇辭非瑚璉拾瑛瑛以成章句匪珠璣瑁魚目
以增價於乎天地有限此情無窮托便鴻以南翔望雲山而頌禱華筵肆啓歌以侑尊嘉慶同臻天年齊
永詩曰申屠自漢著徽稱秋浦游滌演派泓禮義一門遵族範詩書百代亢宗盟夫妻同壽天爲合子姪
承歡世濟亨八十春秋人未老三千歲月果初成塔前龜鶴迎仙佩塵外松喬獻壽觥酒行醉鄉無彼此
惠風旣邑靡枯榮也知積善來餘慶信道爲仁錫永齡秦晉殷勤何以贈杞周香戀若爲情春風綠蠟光
陰茂秋月黃花景物清賓友滿庭嘉樂沸桂蘭繞砌綵衣輕嗟予空貯悠悠思千里歌詩効寸忱

梅愛處士十詠序

吾桐廬申屠氏克昌甫者世居深溪好古樂道不嗜進取以天下之物清雅拔俗莫如梅乃手植于庭曰
是吾友也其高尚之志可見矣甫之子宗啓處士敦朴守素讀書循禮唯肖因自號曰梅愛或問之曰愛
生於情凡血氣之物有情能愛梅植物也無情願能愛人耶謂之梅愛何居處士曰人之所愛莫如父母
父母之所愛莫如子故孝子之心不特愛父母之身凡父母之所愛若車與犬馬婢妾之屬靡不推其所

愛而愛焉。不以存沒遠近有間。竹管嗒洋。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何情哉。顧曾子之於親。見其所嗜。如見其身。方且撫視。隱泣之不暇。安忍入諸口。蓋其心殆不於我有情於羊棗。真若羊棗有情於我也。曾謂梅不於我有愛哉。況天地萬物。皆一氣所為。有是氣則有是情。彼日月風雲雨露山川草木禽獸。類若於人不相關也。及其相遭相遇。氣觸懷感。莫非情之所寓。情之所寓。則愛惡欣戚。於是乎形焉。曾謂梅不於我有愛哉。且夫冰肌玉骨。非相悅也。紫萼青枝。非相好也。唯夫淡月西垂。疎影橫窗。清風徐來。暗香入戶。時也。梅愛我乎。我愛梅乎。巡簷索笑。南枝獨親。曳杖沉吟。東君助興。時也。我愛梅乎。梅愛我乎。至若標幹奇怪。韻格高古。凌寒展芳。先天下春。其超軌獨步。殆示我以尊嚴。非乎。綠葉陰陰。青子纍纍。可以調羹。可以止渴。其舍生濟用。殆示我以仁義否乎。凡我先人所取益於梅者。悉於我致之。其所以愛我者。誠無二乎先人也。嗟乎。人之所愛者甚。祇見彼之愛我。不見我之愛乎彼也。烏論其情之有與無。在遇不遇耳。苟得所遇。雖異類若同體。失所遇。雖骨肉為仇讎。物皆然。豈惟吾與梅哉。此區區自號之意然也。或人聞其言。欲祈再拜曰。噫。嗚呼。是非子所知也。走以告諸損庵姚子。姚子曰。假無情之物。而寓有情之親。不泥于物。子以表智。不忘乎親。子以表孝。一舉而二善併焉。處士其賢乎哉。因作十詠以歸之。

四明月湖陸氏宗譜序

刑部尚書四明陸公。以其所修月湖陸氏宗譜示予。且屬為之序。肅觀畢卷。歎曰。盛哉斯譜。仁義萬然矣。按江南之有陸氏。自都尉始。其後一分為四十九支。再分為二十九支。月湖陸氏。則自侍郎支。由山陰再徙而來者也。上沂都尉蓋千有餘年。其間以文章道德功業自見於世者。不可觀。於乎盛哉。公。月湖五世孫也。蚤承父兄之命。究心於譜。殆四十年。始克因厥遺緒。詮次成編。然必先之舊譜諸序者。明作譜之權輿也。次之史傳記載者。著姓氏之源流也。又次之郡縣及世表者。見門地素望有在也。於是為圖以詳世系焉。其為圖也。準歐陽氏五宗九世之法。推而上之。則見其本之所自出。進而下之。則見其支之所由分。愈推則愈高。而尊尊之義昭。愈遠則愈卑。而親親之仁溥。譜法莫備於茲矣。復以行實見於翰墨間者。係之。則又推譜之餘意也。嗟夫。譜豈易言哉。自大小宗之法廢。而尊尊親親之道。所賴以不墜者。惟譜牒存焉耳。至宋歐陽氏。推本年表。著為圖譜。而後譜法有定論。蓋得大小宗之遺意也。近世士大夫家。鮮知譜及於此。間有及者。或牽聯附會。如剪桃接柳。氣味不相入也。或填隙補空。如斷港絕潢。脈絡不相貫也。渾淪者苦繁。繁者病枯。索大率無徵無法。譜云乎哉。夫圖永傳者。貴乎有法。計後信者。貴乎有徵。無法不足傳。無徵不足信。公之是編。世系雖遠。斷自月湖。始遷為適。則有徵矣。譜牒雖夥。本於歐陽氏格律為正。則有法矣。是誠足以傳永信。後視彼穿鑿謬戾之習。豈不徑庭哉。公德益弘深。問學淵懿。高才雅識。當世獨步。宜其所成之不苟也。如此。是編成。不特陸氏子孫有以興起。其尊尊親親之意。引而勿替。而四方士大夫。苟有敦仁義重本始者。且將於此取法焉。庶序以歸之。

劉文介公文集序

古今文章家。無慮數十百。求其有裨於道而不為空言者。漢董仲舒。賈誼。司馬子長。唐韓退之。宋歐陽永

叔。數人而已。夫文章載道之器。不深於道。而言文章。是徒言也。惡在乎其為文章哉。日月星辰。天之文章。以其能照臨也。山川草木。地之文章。以其能生養也。六經聖人之文章。以其能明人倫。資治道也。是為文章之本原。道之至極者也。若董若賈若司馬若韓若歐陽諸賢。其文章或以闡道。或以衛道。或因文以見道。或於道不相悖。或能發揮天地之蘊奧。嚼嚼聖經之膏腴。是乃文章之精華。所謂有裨於道而不為空言者也。漢以下千有餘年。文章可稱道。而道信者不過是數人。其他作者。非無浩瀟博洽。爛奇古怪。而去道或遠。君子不之取焉。我國家文運休明。道隆千古。郁郁乎其盛。金華宋景濂氏。以文章佐太祖開創之業。廬陵楊文貞公。以文章輔列聖太平之治。見諸制作。著之事功。一皆本於道。而非空言為也。繼是作者固多。若故太常少卿春坊大學士贈禮部侍郎文介。吉水劉公宣化。亦豈易得哉。公弱冠中鄉試。家居積學二十餘年。一旦登天子之庭。大啓昌言。鋪陳治道。遂魁天下多士。其文章固已驚動一世。及入翰林。官駁崇。文章益顯。四方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如寶拱璧。日應所求。戶外接踵。其文章流布海內。日加盛焉。蓋公之文章。得於該博之學。發於正大剛方之氣。揮毫振辭。始若弘放無涯。終則斂歸實理。故論性命則極夫天地陰陽之妙。論道德則本乎人倫日用之常。論經學則易之則。禮之方。詩之可樂。春秋之可畏。融通變化。左右逢原。於是豈空言者哉。惜乎未及柄用。大展所學。以潤澤天下。不能無憾焉。公歿十有二年。同年總督兩廣軍務左副都御史韓公永熙。廣東左布政使張公廷爾。恐公文章散漫無傳。乃即其家搜輯遺稿。雜為若干卷。各捐俸直命工錢梓。以託不朽。謂變亦悉榜末。而以序屬之。顯予惜于道。焉能序公之文哉。雖然。都憲方伯。並以文章事業顯當世。其於文介之集。不自序而推以讓予。議相屬也。焉敢辭。遂僭書其首。

修撰王惟臣父執事詩序

封翰林編修錢塘王公汝民卒于家。鄉人奔走哭。訃聞京師。朝士大夫悼惜。作為詩挽之。積盈卷帙。其子修撰獻卿予序之。夫死生晝夜耳。殆無足異者。朝士大夫獨於公悼惜之。至形於聲而為詩。如此之衆且多也。予嘗觀世之人。有恨其人之不死者。有以其人之死為幸者。有生不足為欣戚者。閒有動於情。發於聲。而為詩。求其悼傷痛惜之意。蔑如也。是蓋因其人之善惡小大。而好惡淺深係之。惟精動于衷也。深。聲發於外也。切。悼傷之不足而痛惜之。真有挽留而不可得之意。求之鄉。鄉人如是。求之國。國人如是。求之朝。朝士大夫無不如是。非有完德厚善。及於人而信於衆。烏能臻是哉。噫。此編修王公之卒。所以見悼惜于人人。而致輓聲如此之多也。公儒而醫者也。本之以忠信。達之以仁義。故醫道益昌。而惠及於人者益廣。鄉鄰懷之不置也。郡邑懷之不置也。遠近貧富咸懷之。積厚而發光。培深而蔭茂。致有令子以文章顯于朝。紫誥榮封。輝騰玉署。此固朝家酬賢勸能之盛典。而天之所以報施德善者。蓋不誣也。然則士大夫悼惜之深。而哀挽之切。又奚足怪哉。嗟夫。蒿里之於庶人。非不哀也。雍露之於王公。非不傷也。然不過泛焉感慨。人之死生。初非有德善之足悼惜也。豈若是什之作。歌詠悠揚。意哀思怛。足以發公潛德之幽光。致千百載而不泯也哉。是宜序之以見作者之意。

郝淑人李氏挽詩序

有輔相君子之德。而成教子之道。非母婦之賢不能也。婦焉相其夫。至於顯榮。而或味於教子。母焉教其子。至於成名。而或缺於相夫。二者克備。而得母婦之道者。吾於郝淑人之賢有取焉。淑人吾同年南京工部侍郎郝公廷器之配。戶部主事冕之母也。方侍郎未第時。經學苦莫指授。淑人脫簪珥。具貨裝。勸其從師於千里之外。卒之領鄉書。升太學。三年之間。相厥左右。朝齋暮鹽。躬操井臼。未嘗有厭倦心。及其登進。士歷官通顯。翔翔兩京。名完行全。內外罔缺。多淑人贊助之力。是可謂賢矣。冕在襁褓。淑人已知其不凡。稍長。命就外傅。朝出暮歸。從容訓迪。一以規矩。既不過其勞。亦不使之懈。故冕悠悠進學。遂獲成就。克紹賢科。同榮京省。多淑人教訓之功。可不謂賢乎。予雖與侍郎同遊太學。往返最相厚。每造第。必出酒食。延款相與講春秋。得意處。至夜分不休。復烹茗以助其興。始固以為常事。終乃知淑人為公延賓。勵道而然。謂不賢而能。是不可也。於乎。樂羊以斷織成學。陶侃以翦髮就德。乃知無賢婦。則夫罔收榮。無賢母。則子罔攸成。夫榮子成。淑人真賢矣哉。用致重膺紫誥。賁于厥躬。累食千鍾。備厥奉養。壽逾六麥。悠然以逝。盛福考終。宜無憾焉。蓋其賢行之食報也如此。予與侍郎為青雲交。殆三十年于茲。同榜中人物存者無幾也。冕以淑人挽詩見示。撫今愷昔。義可默乎。因序而歸之。

九四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七

記

崇古堂記

堂以崇古名。崇古之道也。古之道不出於民生日用之常。若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大聖也。顏曾思孟大賢也。而其所行所載之於書。可為天下後世法者。不過曰五常而已。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智之於兄弟也。信之於朋友也。聖人於是言之精。行之到。足以垂法於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舍是不足以為法。去古既遠。民僞日滋。苟不以貨利是殖。則唯古金石圖書器玩。是尊是好。且曰吾崇古崇古。而不知古之道為何物。噫。可悲也已。有一人焉。自異於恆人。慨古聖賢之道。不復見於今。思有以崇之。遵古言循古行。生我焉。崇古孝。食我焉。崇古忠。先我則崇其德。齊我則崇其別。類我則崇其信。曰孝曰忠曰信曰別曰信。非古道乎。吾從而崇之。今古合而為一。且將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於夢寐之間。而與顏曾思孟為友矣。是不可不謂之善崇古者哉。關溪去縣西南三十里。申元潭江氏世居焉。有諱長字世英者。志古道。八世祖諱惇。仕宋為朝散郎。知處州。嗜古甚篤。香溪范先生名其所居之堂曰崇古。且為文記之。迄今三百餘年。堂記不復存。世英奮八世之餘。而承其休。乃即舊基。構堂三楹。闢大揭崇古二字于楹。曰此先志也。凡經籍所載古聖賢所言所行人倫五常之道。蓋亦究知其說。篤信而力行之。

九五

家庭之間。父子。夫夫婦婦。兄弟。雍如。穆如。庶幾三代之風焉。謂非克崇古道能之乎。嗟夫。道在天地間。徹上下。貫始終。不裕於古而缺於今。何今人不古若哉。特未知所以崇之耳。苟知崇是道。人雖今。遠謂之古。亦可也。矧古其道矣。亦何害其為今人哉。世英生今之世。超超然有志於古之道。俾先世之堂。煥乎復新於三百餘年之後。此紹述之孝亦古道也。況不徒銜其名以訐俗。而鑿鑿有實行。上以追繼祖武。下以訓示子孫。於乎。誠可尚也哉。世英沒。其子永貴。式克餘慶。次子永敬。以明經為國子生。且將高其門以華斯堂也。永敬嘗從予遊。來請記。故書之。

九六

潤遠堂記

桐廬越大江之南四里許。曰華林。有山巍然而來。巖然而止。水瀟瀟環抱而流。土雖不甚腴。而谷實甘美。亦隱者所宜居也。洪武間。邑人王翁仕玉。于焉卜築。為行樂所。堂落成。適禮部尚書浦江鄭公沂過訪。遂名其堂曰潤遠。手書揭于楹。意有在也。翁沒。其子景益甫閱堂之舊且敝也。將撤而新之。乃命工度材。或旬致一木焉。或月致一木焉。又或累旬月致一木焉。其經營規畫。不亟而徐者。功欲漸而人。不勞得公子劑之遺意也。奈何天弗憚道。未半而甫終。惜哉。越十餘載。甫子仲啟。顧堂慨然曰。吾大父建是以遺吾父。吾父將新之以遺我。而弗竟。我敢以屏非墜前人之業之志。而罔圖繼述乎。於是因甫之遺材。補其不足。增其未備。且不忍廢其舊。葺而完之。即其左方。鑿山以舒其後。塞池以夷其前。彷彿舊規。而鼎建之。不一。年而成。蓋曰予願以底績。非異也。將以成先志耳。乃復扁以潤遠。躬走京師。謁予為記。予歎曰。旨哉。尚賢公之名堂也。其殆驗于茲乎。夫雨澤之沾濡。萬物滋也。江河之流衍。千里達也。若夫人之潤且遠者。莫如德與善也。原自一身以及子孫。一意流通。而靡被無窮焉。奚啻乎雨澤之沾濡。江河之流衍也哉。昔萬石君謹行篤善。而子孫累世榮盛。范文正謂積德百餘年。始發於吾。然則心之所存。潤及於遠。誰不信哉。予觀翁備儉好施。與甫仗義不佞。求仲啟小心謹畏。而其子又瀟雅循禮。四世相承。前作後述。秩秩繩繩。愈潤愈滋。愈遠愈達。孰非原於翁之一身之所及哉。尚賢公預占而早信之。其有所賦矣。是堂也。朴素渾堅。高明爽闊。容與深宏。宜居宜適。仲啟將享祖宗于斯。會族屬于斯。訓子孫于斯。千百其年。是承是繼。則其所謂潤遠也。豈有涯哉。於乎。王氏子孫。登是堂也。尚思其勿替。

雲間第一橋記

天順七年秋七月。雲間第一橋成。兵部郎中葉君登。工部主事宋君瑛。述其鄉父老之意。來言曰。松城之西有巨津焉。控扼驛道。舊有捲虹橋。成於元至正間。久之就圯。石為衝丁。蓋以築城。橋遂泯。民即舊址。西三十步。架木以渡。累條輒壞。行者病涉。因而失所者。歲不知其幾。有司莫之或者。嚴陵洪侯景德。通守是邦。慨然歎曰。是獨非有司事耶。方將圖之。顧歲歉未可為也。屬天順庚辰。歲告稔。明年再稔。又明年大稔。度可為矣。適遣民版。侯總焉。嚴約里書而德其遠。願贖以石者。聽。未幾石林立。矚矚允瓜。埠漕。往年民苦蹂於軍。侯設法交兌。平民悅。願以所餘糧給工費。百須成具。復捐奉入以佐餉。遂自欽差巡撫右副都御史萬安劉公。而郡守湖陽李侯惠復贊成之。乃屬者民莫不感。與風等。董厥事。比工於是年春正月。暨成。

九七

爲日二百二十有一橋長二十有六丈廣一丈六尺。甌水爲五道。用石以丈計者五千。麻鐵石灰以斤計者十萬四千有奇。松柏木爲根者千。其功堅實。其勢雄壯。下可通舟楫。上可驟車馬。詔命符節由於斯。賓客行旅由於斯。樵耕漁牧男女擔負由於斯。昔也病。今也樂。昔也危。今也安。嘯歌嬉嬉。咸曰非侯之力不及此。諸父老乃因衆志之同。敢請一言。記其成績。予曰。周官道路橋梁。以時修除。固有司常事。夫何言。二君曰。諸父老之意。非以橋爲也。如以橋。則侯嘗於城東建洞經橋。又嘗建俞塘橋。不敢有請也。唯是侯之惠澤。加於松民者良多。不可觀。姑舉大者言。吳淞江曹家河及新經計數百里。漚漚爲平陸者百餘年。侯度地相時。疏鑿浚滄。不月而河復故道。潮汐以通。濱以滙。農商攸賴。松民德之。未有紀極。姑將託橋以永侯之惠政。矧是橋之成。負九峰。面三泖。太湖居其西。大海環其東。憑城據壑。勢若巨甕。誠足以壯觀一方。利濟無窮焉。不有以記之。何以示不朽。願勿靳。按春秋興作書。至於浚洙築臺。城邑作門之類。必書者。非時害義。譏之也。時且義亦書者。護土功。重民力也。今侯修建河梁。於民事有不可已者。然必度歲豐以舉事。因公務以聚材。民樂於趨赴而不知勞。工喜於效勳而不告病。又且制用有方。度程得宜。可謂不勞民傷財。合時與義。得春秋之法矣。是故法不必書。而必書者。從衆志。詔後來也。後之君子。尙察侯之用心。毋忘其成績。而嗣修焉。俾勿湮且壞。是則松民之望。亦作記者之意也。

梅坡記

桐江之西。釣臺之東。有子泉。其地負高山。面長江。中曠三五里。皆平曠。可以耕。可以漁。隱者於是焉居。超然塵世之外。而不知日月之居諸也。宋宗室之裔曰趙永和甫。暨厥弟永甫甫。世居其間。含仁茹義。翰機晦華。其殆所謂隱君子乎。伯甫之子曰叔英。天性清淑。雅敦禮文。方弱冠。奮然有匡世志。顧二翁素行高尚。業弗容異。恭修孝弟忠信之行。于家庭鄉黨間。厚而散之。周於仁。薄而聚之。敦於義。其視榮名利祿澹如也。真克肖前人。高尚厥志者歟。且以天下之物。合吾志而得高尚之節者。唯梅庶幾乎。乃於宅南之坡。構軒爲行樂所。植梅數株。曰是吾志也。因自號爲梅坡。俾予爲之記。夫人各有志。所尚不同。志潔者愛乎蓮。志逸者愛乎菊。志清者愛乎竹。志剛者愛乎松。豈真有所相契哉。無非各因其所尚。託以寓夫志焉耳。今夫梅。玉骨冰肌。得遠之潔。暗香雅韻。得菊之逸。疎枝奇幹。得竹之清。凌霜傲雪。得松之勁。兼四種之高致。引一歲之陽華。其品雖於炎帝之經。其味著於說命之書。其風致詠於召南之詩。梅之資於用也大矣。豈惟菊蓮竹松云乎哉。叔英君之志。蓋其茲乎否也。當夫春日載和。緜桃與李爭妍。丹杏與桃梨競麗。梅且不動聲色。恬然自處。易曰。衆方有爲而獨高尚其事者。梅其似乎。及夫窮冬沍寒。呈秀於江皋野壑之間。含芳於短牆疎籬之下。無妖冶之態。有幽閒之芬。易曰。處困而不失其亨者。梅其似乎。嗟夫。易之義大矣哉。梅一植物耳。而有合於大易之道如此。宜叔英君所以嗜之深也。蓋將因梅以究乎易。因易以勵乎行。因行以求乎時。因時以思乎義。則志於是乎善矣。夫梅豈可以一植物之隱者目之乎。叔英君其庶幾見取於梅。而寓其志者在此也。已不然。人何以呼之曰梅坡居士。遂爲之記。

臥雪庵記

浙多佳山水。吾桐廬尤幽詭特絕。宜隱者所居也。邑之九田灣。昔戴顓嘗隱居於此。杉檜竹箭。蔽虧左右。澗泉雲物。交映下上。四時朝暮。變幻晦明。無弗可愛。有希古君子。袁永敬甫。以漢邵公後。慨慕祖風。結庵其間。以臥雪自號。於繁華景物若相遺者然。豈其地獨於冬爲宜歟。庵之大。廣袤不踰尋丈。有闔有書。散帙滿案。隨所誦詠。起居何常。當夫玄冥司辰。滕六布花。千徑滅蹤。萬類呈稿。甫於斯時。擁被假休。傲傲觀。近俯桐君之丹竈。遠眺子陵之釣臺。庶幾若有負鋤斲荅。荷竿把釣。被鶴縵。蒙羊裘而來者。閱然長嘯。嚮答崖谷。不知天地之爲寬。茲庵之爲隘也。庸詎知夫通都大衢之中。有足沾重泥。輪激飛澤者哉。乃若錦帳羊羔。淺斟低唱。曾不足以引頤接眺。而或者方欲以爲富貴驕人。何足道哉。嗟夫。離世高蹈者。固不以富貴爲心。超塵邁跡者。斯不以繁華是慕。觀甫以臥雪自居。可以知其爲人矣。昔邵公以一節高當世。後登台輔。大著勳業。垂於史傳。至今人爲美談。甫承邵公之後。而不替邵公之志。使見用于世。其所爲焉可量哉。惜乎甫年逾七旬。志與時遠。矧無見知。如洛陽令者。亦樂其道。終于隱而已矣。雖然。甫能以道自樂。必能養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和。則存於心也悅。見於身也順。中照外適。長久優裕。其將臻于壽考。如雪中之松柏。歷歲寒而不變者矣。此又邵公所不能有也。姑書此于庵之壁。甫乃吾弟。福建左布政使納言婦翁也。

留耕記

或問留耕處士曰。子之所謂留耕者。爲孰留。處士曰。爲吾子孫留爾。或曰。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所留者是耶。曰。否。曰。無田甫田。維莠騶駼。是子孫未必能取也。假載南畝。播厥百谷。所留者是耶。曰。否。曰。厥父當厥子。乃弗肯播。是子孫未必能種也。然則何居。曰。吾以方寸爲良田。以腔子爲區畝。以仁義禮智爲谷種。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靈苗。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之別。序之信爲稼穡。以誠敬爲耒耜。以省察克治爲耘耨。彼殘忍者。仁之稂莠也。貪懦者。義之稂莠也。誕謾奸深。禮智之稂莠也。吾芟之刈之。去之盡而後已。於是充之以且氣。養之以和樂。俾之有所灌溉焉。迨夫體履既實。力行已熟。則我稼既同矣。斂之于身。則飽乎仁義矣。推之于人。則周乎鄉黨矣。此吾田之有秋也。且吾是田。不必沾體塗足之勞。不必刀耕火耨之苦。上無公賦之斂。下無私科之擾。趙孟之貴不能加。晉楚之強不能奪。良平之智不能謀。多耕則多穫。少耕則不穫。是之謂心田也。吾是田存之唯謹。非徒自爲。留與吾子孫耕耳。自他人言之。方寸之地。無阡陌之廣也。無金玉之富也。遺之子孫。不亦微乎。自吾視之。方寸之間。百穀生焉。萬寶聚焉。吾以是留之子孫。於是而耕之。則實繁實茂。綿綿不已者。在是矣。彼阡陌之廣。金玉之富。孰與是多哉。然則吾之所留雖微。而子孫所獲實大矣。或人唯唯。退而告諸損菴。損菴曰。旨哉言乎。昔人有詩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處士之意。殆有得於是歟。處士曰。得之矣。遂命識之。處士子第四兄也。字克恭。孝友忠信。孚于家而著于鄉。方寸坦夷。好善樂施。年踰六旬。夫婦偕老。蘭桂滿前。積有餘慶。將來子子孫孫。享厥耕之利。豈有涯哉。謹記。

耕雲記

耕望子居書林。性朴而行確。毋祿不入於心。有犁手一牛。日往耕於南隴之上。時有白雲。自萬山中出。朝暮暮。悠悠揚揚。浮游往返。若有意於相依者。耕望子耕於雲中。不自知其為雲也。人見之。輒呼曰。耕望子。客有儒衣冠者。過而問曰。子何事乎。耕望子曰。終歲勤動。水耕火耨。食不給口。不亦所務勞而所獲儉乎。耕望子曰。嗚呼。是非爾所知也。夫士農工商。各專其一。人所事亦益力。是故士之所業。在乎文藝。磨研六經。疏濬百氏。貫通天人。綜括物理。操觚執翰。摘章藻句。掉鞅文場。策名科第。高牙大纛。腰金紵紫。澤被當時。道濟斯世。如裴晉國之功。成身退。韓魏公之錦衣故里。吾非惡此而不為。願吾才命之未際。工之所業。在乎利器。目為準繩。手為規矩。運斤成風。揮策合制。刻雕藻繪。窮極山藝。程功計能。佩履稱事。如公輸子之神於巧思。輪扁氏之工於斲輪。吾非惡此而不為。願吾機智之莫企。乃若行則為商。坐則為賈。經營是圖。懋遷是務。珠璣寶玉。金銀錢布。貴賤相乘。錙銖異數。日積月盈。藏蓄鉅富。如呂不韋之識奇貨。陶朱公之豐府庫。吾非惡此而不為。願吾變通之莫晤。客曰。然則子之所事。其農乎。耕望子曰。然。夫神農肇種。后稷躬耕。蒸民乃粒。萬世歸仁。越彼南畝。疆域攸分。溝塹鏤刻。相次如鱗。一日二日。農事興。載耕載種。以籽以耘。勤我東作。望彼西成。笠簞滿車。如坻如京。上以足賦。下以周貧。飽食煖衣。家室孔殷。此諸葛所以耕於南陽。伊尹以之耕於有莘。吾非樂此而為之也。實吾力之能勝。客唯唯。不能詰。耕望子乃輟其耕。憩於桑陰。叩牛角而歌曰。白雲兮悠悠。往來兮山之陬。荷耒兮牽吾牛。遊南畝兮仍西疇。載耕兮載耨。日暮兮歸休。望秋成兮有收。倉廩實兮無憂。酌村醪兮既醉。鼓吾腹兮歌謳。堯舜在上兮輔伊周。吾生兮容何求。歌竟。不覺白雲漸收。紅日西沉。枕囊而臥。鼻息雷鳴。客莫喻其意。退而走。金盞告于南宮子。耕望子內弟也。故述客言。俾歸以勸諸農。耕望子姓吳。字仲文。客則上舍鄭君景常也。

大樹記

大樹者。桐廬姚家山之樹也。山以姚名。姚氏世業也。故姚氏之墓在焉。去縣之南。濱大江。不一里所。山之祖龍。發於南山。蜿蜒十餘里而來。或起或伏。奔走不及。望見大江頓止。回首卻顧。昂然南向。其勢如天馬奮蹄。馳驟康莊。王良御轡。五丁挽首。急不得駐。如蒼龍出壑。屈伸俯仰。變化萬狀。頭角倏然。轉顧左右。前後原田。彌望數百頃。有溪自遠山來。迂迴宛轉。迎山折瀉于右脇之下。滔滔環繞而去。固多佳木。而大樹根據山首。其木體軒昂。合三人之抱。弗能周。皮如鱗。次色如青銅。高可百尺。千枝萬柯。虬飛蛇走。屈鐵盤牙。周旋布置。四圍環匝。中高傍下。碧葉紛敷。蔭蔽稠密。鬱然長青。實可療飢。蓋山首十餘畝。並在覆轆中。根傍有藤如巨蟒。依附而上。纏繞柯枝間。殆不啻數千尺。春三月。花開如絳桃色。採之亦可食。名紫金藤。一名朱藤花。樹下諸墓。纍纍登列。最高處。姚氏始祖榮祿學賓之墓也。稍下右。予曾祖鼎二府君之墓也。又稍下左。予祖贈禮部侍郎伯華府君之墓也。墓皆夫婦合葬。禮也。每歲清明。合姚氏宗族子孫。不問老少。皆往祭焉。祭畢。以其餘設宴大樹下。男女以班坐。不喧不鬻。情洽禮周。而散於乎。爾大樹之有功吾家也。大矣。吾祖宗居於此。吾子孫不能日侍左右。爾大樹恆儼若衣冠。拱立庭際。日相親近。未嘗頃刻離去。俾吾祖宗無孤立獨處之思。有憑藉倚樹之勢。每當清風徐來。萬籟俱鳴。如奏絲竹之音。協律呂之和。足

以悅吾祖宗之耳。聽也。春陽載和。嫩綠交加。如翡翠凝輝。琅玕逞色。足以悅吾祖宗之目。視也。燦石流金。天地為爐。惟爾則能敷陰散涼。如華蓋擎天。翠幕席地。足以清吾祖宗之肌膚也。風露淅淅。雨雪霏霏。唯爾則能擁前護後。如大庑飛甍。庇韓四合。足以煖吾祖宗之肢體也。凡吾子孫之不能奉侍吾祖宗者。爾大樹奉侍之。周且至焉。其有功吾家也。豈細細哉。雖然。吾觀爾質。瓌琦博大。雄傑無倫。稟天地磅礴之氣。鍾陰陽挺秀之靈。據山川形勢之勝。宜為雲霞之所覆護。雨露之所霑濡。揚芳振華。呈祥致瑞。俾吾家死者安。生者壽。子子孫孫。富貴賢哲。日有隆而無替也。噫。盛哉。是為記。

姚氏二親墓記

姚氏二親。葬于崇基山之陰久矣。崇基者。有山之總稱。昔人避亂作營其上。後於崇基存。故人呼為崇基。崇南山故無名。特假此以名之。耶。山勢高聳。巖起雲霄。東抵于越。西抵于婺。橫亘數百里。自桐江視之。如翠屏。碧障。列于縣前。山上多雲氣。變化無常。時出作霖雨。有龍湫。寬可半畝。水湍湍出。由溪澗。直至大江。灌漑田數千頃。山出材木。人皆資焉。當崇基萬仞之高。忽一脈墜下。復銳起數百仞。分三股下。從中至平地。徐徐蜿蜒而來。起伏頓挫。約六七里。稍伏輒昂。仍隱隱作兩帶。垂下而止。二親之墓。實當其中焉。一股從東出。狀如中股。少緩北行。過中數一里許。頭折西顧。勢微伏。有泉口。廟在焉。一股從西出。狀如東股。微縮。不及五十步許。折東向。勢陡然昂起。龍內昂處。外伏。環抱左右。其間相去不百步。有官倉一區。數畝。儲蓄糧百萬斛。時發以濟貧民。所謂龍湫之水。迂迴宛轉。循山麓行。自東折西。作九曲灣。繞龍首而去。二親者。故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諱唯善府君。配申屠氏。贈淑人。府君歿十有二年。自文化院山遷于此。又三十有四年。共四十六年矣。淑人歿于京師。其子吏科給事中。夔之官舍。奉柩合葬于此。十有五年矣。壘訖。鑿手植松楸楮杉等木千株。環墳無隙地。墓道左右。悉成行列對待。而下立碑石于中。去墳三十步。碑墳前。吏部尚書秦和王先生行儉。撰於法。得立享堂。石人獸俱未暇也。夔自釋服。陞右侍郎。任南京刑禮二部者三。任禮部者再。奉勅雲南考察諸司者一。今陞吏部左侍郎。驅馳南北。奔走仕途。前後殆二十年。無幾微功。今髮鬢亦蒼矣。種想二親之墓。久曠祭掃。夢寐之間。時時見之。徒切悵快。憶昔手植羣木。高不過三尺。小僅尺半許。今開鬱鬱成林。大者斗圓。小者拱把。煙霞覆轉。雨露灑澍。參差高下。黛色交流。樹蔭幽深。土脈香潤。凝祥散彩。自為朝暮。精靈永安於泉扃。神爽潛孚於飢嗣。福澤之來。其有窮已。猶歎盛哉。繼今以後。為吾子孫者。宜時加展省。一草一木。亦當保護。勿使牛羊斧斤得入焉。庶幾可謂賢子孫也。已。尚幼之哉。孝男夔泣血謹記。

誠意伯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靖遠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括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于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荷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為請。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參議史。臨。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議舊祠幽僻。

用陟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宅之東南。惟吉。方將有以規所當。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干萬緡。乃捐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二門。齋戒有室。池滙有舍。而又飾以黼黻。綴以周垣。制度弘深。規模軒敞。神主傲奠。煥然光輝。猶歎休哉。告成於天。順三年十二月之朔。祿詣謝恩。畢。退而屬慶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之明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贅。獨出處之節。或者以管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察。其奇輒不合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既而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誠不忍天下之夢。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於是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東向朝陽。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有在。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其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羣雄之手。非取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長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氏主諸夏。九十年。華風淪於腥膻。我高皇帝一旦出而掃蕩無遺。以雪神人之憤。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無愧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況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癸亥生也。晚。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於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知先生者。尙考於斯。

山水圖記

予友青水令建德陳公懋過予曰。吾性愛山水。第奔走仕途。汨沒塵轍。不能一日遂其樂。聞者命書師繪圖。每遇暇時。輒一展玩。聊以適吾性耳。而好事者乃歌詩以詠之。然但能寫圖中之景。而未能得吾胸中之樂處也。子幸爲我發之。予閱之。歎曰。美哉圖乎。不滿咫尺。而風景萬狀。或隱或顯。詩固難盡其意也。觀夫層巒疊嶂。蜿蜒如蛟龍。踞踞如虎豹。山也。回溪曲港。逶迤如鋪練。澄深如凝碧。水也。菴壑蔥蔥。翠黛蒼蒼。此則山崖溪壑之樹木也。悠悠揚揚。變態無常。此則石根林杪之雲霧也。或臨渠架閣。俯瞰清冷。其二人如司馬德操過龐德公之共談也。或倚崖結廬。遐矚玄景。其一人如陶元亮之坐北窗而對南山也。乃若日出而西。屋紅月出而東。林白。此又山間之朝暮也。倉庚鳴而東。玄鳥歸而西。成此又山間之春秋也。圖中風景。獨公懋有得於斯。其樂蓋寓夫圖之外乎。抑予聞昔歐陽文忠公守滁。州民醇政簡而化易行。嘗遊滁山。作醉翁亭。而自記其樂。蓋真得乎山川民物之情。景者歟。今公懋三爲令。自萬安移南豐。皆劇邑。卓有異政。既去民思。茲復往吉水。比二邑劇甚。治之常戴星出入。以事乎民之樂。宜未暇及乎。

此也。其爲圖也有以哉。雖然。樂民之樂。而後樂山川之樂。矧吉之山川。不減乎滁。公懋之志。有契乎歐。他日政通人和之後。必將有以壽歐公之樂而樂之矣。圖云乎哉。書以期之。

洛陽思親亭記

歲己巳。予弟龍。自刑部員外郎出參河南布政司。議明年巡行部郡。遙望洛陽山川。慨然歎曰。昔我先君。嘗令是邑。迄今四十餘年矣。今城廓如舊。廬井不易。民之繁庶。如先君之日乎。燭火連落。桑禾接畛。民生資。如先君之日乎。衣冠載途。弦誦滿邑。禮教其如昔乎。男耕女織。老安少懷。風俗其如昔乎。邑猶故也。先君安在。乎。前瞻徘徊。泣然泣下。邑父老迎謁道傍。聞而前曰。我公其有子耶。公仁人也。雖在治時。獄訟平賦。役均。強者安。弱者遂。政修務舉。民熙熙樂於無事。今公不可作矣。吾民之老者死。壯者老。少者復壯。遞相傳頌。感公德未嘗一日忘。今幸見我公之子。如見公也。亦爲之泣。參議徐諭之曰。先君已矣。予不肯孤復奉天子命。承乏藩佐。撫綏爾民。爾民果不忘先君。尙各訓爾子孫。敦爾孝弟。力農務本。供乃職役。毋惰以廢業。毋頑以傷化。毋狡以訐俗。其樂聖朝太平之治。庶不負先君遺澤。而予繼序亦有賴焉。衆拜曰。諾。敢不唯命。於是歌舞欣欣而去。參議益自思。感聲嗟不足而詠歌之。遂成思親詩一章。諸紳文學。咸羨廣其什。且相與謀曰。公之德。洽於民心久矣。民感公德而死者。義也。參議感親而思者。孝也。民之思非與乎。參議因參議而思公之德。益深。參議之思。非與乎。民因民而思親之心。益切。是豈偶然之故哉。殆夫欲發公之德。而假參議來耶。抑參議孝思所感。式乎民望耶。父子一氣。天人一理。誠未易言也。可無志乎。亭而石之。然未有名也。或曰。查以參議之詩名之。僉曰。可。遂名之曰思親亭。復於參議。乃發私廬以給其費。走書屬予爲記。予公之猶子。同乎參議之思。而不獲同其遊。敢以不敏辭乎。姑述其所以名亭之意。俾刻諸石。公姓姚。諱弘。字惟大。永樂間。起官監。仕茲邑。龍字納言。予同年進士。尋陞左參政。今陞福建左布政使。於乎。吾姚氏子孫。他日尙有宦遊于洛者乎。視斯亭。撫斯碑。其爲思又當何如也。耶。系之以詩曰。唯洛有山。鬱嵯峨兮。唯洛有水。碧游潏兮。唯洛有民。富且庶兮。民曷以富。姚令所撫。民曷以庶。姚令所字。令云。徂矣。四十餘年。厥子復來。予藩于宜。馬首入洛。慨然與思。垂碧戴白。奔走呼嘯。參政曰。於。民不我識。何以勿勿。唯我父撫之。我其似之。我父字之。我其繼之。嗟唯我父。逸不可及。有歎斯永。有懷斯鬱。參政作詩。洛士和之。名曰思親。以亭以碑。亭之翼如。碑之峙如。垂千百年。過者式車。

觀稼亭記

禮部後庭。距堂階二十舉武。有方臺長可十尺。廣四尺許。蓋昔人種花卉之所。十數年來。花卉悉敗去。無存。姚子來爲禮部之明年。見臺荒蕪。命左右蒞治。取穀種播之。未幾苗勃然而興。其茂其盛。厥其爲稗。株所雜也。復命蒐去之。稍旱。汲井灌之。固不憂其涸也。及秋。垂垂其穗。繁榮其實。且將斂矣。姚子每退食。必據胡牀觀焉。其心若自得也。然未嘗不悠然以思。客有過而問曰。吾見諸部寺之爲臺也。必奇花異卉。是崇是植。以爲觀美。今子之臺。所植者稼。將以爲食。不過升斗之入。學稼。則無以施排場之具。爲觀美。則固花卉之不若也。不亦迂乎哉。姚子曰。噫。是非汝所知也。天地生萬物。其所以養人者。莫殺乎若。殺不自生。

必藉農夫之力耕而種。耘而種。夫作婦餉。晝勞夜勩。勤勤焉而靡悔。庶幾歲有賴焉。脫不幸旱潦蟲蝗之相仍。又不幸賦役科差之相擾。於是耕而不能種。種而不能穫。穫而不能食者矣。此農所以恆病而民所以恆飢也。故吾觀斯稼之生也。思天下之農有不得種者乎。觀斯稼之實也。思天下之農有不得穫者乎。觀斯稼之斂也。又思天下之民有不得食者乎。吾坐部堂之上。歲食數百石。曾不知稼穡之艱難。嗚呼。長也。吾固聊因此以警吾意而已。非汝所知也。客唯唯而退。遂記之。

梅坡記

洪君宗堯。世家清安錦溪。負七尺之軀。悠然玉立。幼入郡庠。明春秋經。得仲尼筆削微意。四舉于鄉。弗偶。蓋君為文。浩瀾該博。下筆滔滔。數千言不能休。自成一家。不喜作時樣文字。故不為主司所賞鑒。循例升南京國子監。執經問難于大司成安成吳公。公素聞君刻苦問學。悉以所得授之。故君於春秋。益造其闢。與再試京闈。為掌試者所忌。復不利。遂歷事憲臺。時都御史李公察知君。延于西塾。令季子受經相禮焉。茲調遷天官。得福建邵武通判。予與君異同鄉。予竊慕于朝。幾三十年。而君方脫白換綠。深愧糠粃之先。無裨于時。特往賀而慰之。君喟然曰。予先大父仲淵翁。洪武中以耆德召。任開平王教授。賜勅優老于家。世父堪。洪武丁丑進士。任廣東道監察御史。從兄瑛。永樂辛丑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世以春秋相授。受皆有文登錄。為後學式。予不肯承諸父兄後。志學未嘗敢自弛。而因頓于仕途如此。豈造化者玉吾成耶。抑何其晚耶。予嘗觀世之人。耳目口鼻四肢具于吾。而性命道德文章問學於吾。若未覩其原。比比撥糞科。騰雲衝霄。橫飛直捷。乘時得志。如春花夏柳。濯濯鮮鮮。何其遭際之幸也。願予塞蹇然僅得於歲月。侵尋之餘。予其梅也。歟。家有梅坡。因以自擬可乎。予曰。可。夫天地之氣。藏于冬而亦生於冬。方仲冬之月。萬物剝落。而一陽已動于黃泉。且脈脈而生矣。於斯時也。羣卉冥然而未醒。梅獨燦然而吐華。非得是氣之先者。歟。故自一歲觀之。則梅殿萬物而芳。自一氣言之。則梅先萬物而秀。且夫不嬌不媚。不競不趨。鐵幹瓊花。可以傲霜雪。清香雅操。可以友松竹。梅。殆有君子之德哉。君年逾半百。而獲半刺之榮。雖晚矣。然早晤萬理。而奧斯道之妙。不亦先乎。矧其剛方勤特之志。雅不與流俗同調。有梅之風韻焉。行將以斯道澤斯民。為上為德。功加于時。大羹和鼎之具。端在是矣。君聞躍然喜曰。僕不敏。敢不勉乎。遂書為梅坡記。

雲泉庵記

雲泉處士姓李。字宗德。桐之海岡人也。性穎敏。好讀書。諸子史百家言。靡不博覽旁究。每對客談。自秦漢以來。上下古今。數千年。治亂興亡得失。歷計縷數。終日不能休。暇則靜坐一室。焚博山。理焦桐。操古調。數曲。澹如也。或遇風晨月夕。輿到無所於事。命家僮具肴。引觴獨酌。歌李杜長短句。瀟瀟乎聲激林木。超然如身在塵外。而不知有世事。其視富貴利祿。藐若芥矣。奚足以動其心哉。嘗見樹杪之雲。悠揚往來。澗底之泉。周流無滯。慨然歎曰。是何所為而然哉。吾心殆與之共。因自號曰雲泉。揭諸庵。抵書南宮。俾予有以發其義。予方沉醒宦途。百務纏其髮。萬慮嬰其懷。塵襟俗態。迷不自省。顧惟雲泉如在穹壤外。安能味厥旨趣。而宜其義哉。嗚呼。山林之樂。予素志也。安得不一言乎。且觸石而起。厲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

下。非雲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進。放乎四海。非泉乎。夫雲上于天。雷而為雨。萬物賴以發生。泉出山下。出而為澤。百川資其流。雲與泉厥功不既大矣乎。處士蓋將有得于是否乎。夫行遠道。乃雲泉之功用。而隱居求志。則雲泉之性情焉。嗚呼。夫嶺上多白雲。陶隱居所以自怡悅也。泉涓涓而始流。陶彭澤所以歸去來也。然則雲泉雅為處士所尚。崇德抑亦有味於古人之旨趣乎。雖然。雲流行於天。泉流行於地。各適其適。無所為而然也。一旦宗德適相值而與焉。會於一心。徹上下而無間。當夫雲影徘徊。鑑光澄澈。仰觀俯察。流動充滿。莫非至理所存。而道體之有在也。舉斯以修身。則私欲消而泰宇淨。舉斯以齊家。則倫序肅而閭閻融。由是以達于邦。安所往而不得其道哉。於乎。孰謂雲泉止於耳目之玩乎哉。非知道者不可以語此。是為記。

孝友堂記

予五服弟名垣。字九成。養其親。樂其兄弟。名其所居之堂曰孝友。請予為之記。於乎大哉。堂之為名也。三代之世。教化大行。父子兄弟。家和戶穆。孝友之道。藹如也。自六德六行。不行于選舉。而風俗偷。理之偷。已非一朝一夕之故。漢有孝弟科。雖稍近古。求其實行如君陳者。蓋亦已難矣。況道化日晦。人偽益滋。懷哺之恩。分于妻子。同胞之愛。奪于貨財。至有父子異爨。兄弟鬩牆。乖爭凌犯之風。徧于閭巷。抑孰知有孝友之道哉。噫。人類至此。其去禽獸幾希矣。孝友如九成。何啻千百而十一也。耶。九成幼失父。賴母鍾撫。成人。鍾出故家。孝敬勤儉。誠女流賢淑。閨門師範。所生三子。九成長。輝次。坦。又次。咸迪慈訓。九成敦。敦。不事浮華。事母氏。晨昏定省。左右就養。年幾五旬。其心不啻嬰孩時。故母氏安之。撫二弟。幼而教。長而婚。怡愉相與。逮及白首。其情不異。故二弟樂之。上得母氏之歡心。推其恩以及於弟。下得弟之歡心。推其愛以篤于母。一家之間。和氣容容。恩愛洋溢。一家之中。莫非孝友之流行。蓋庶幾古之遺風焉。視彼棄父母而不養。以兄弟為仇讎者。何可同年語哉。堂作于其父。而名之則自九成始。非徒矯虛名以誇俗也。冀世世子孫。登斯堂。咸斯義。益敦孝友之行。則所以遺休衍慶。被于後昆。綿綿而不窮者。其兆于茲堂乎。予既為記。復系之詩曰。有堂翼翼。桐江之涘。榮祿子孫。五世其依。子孫伊何。曰維九成。兄弟三人。孝友克敦。唯孝斯仁。和敬昭融。大來厥慶。子子孫孫。彌熾彌昌。福祿孔演。於祖有光。我文既釋。我詩既詠。世克承之。勿替厥引。

損庵記

予自諸生以損名庵。逮今三十餘年。未有得其實者。固予所自得也。嘗求某書損庵二字於讀書之室。有三益生過予。入其室。徘徊久之。請曰。先生以損名庵。何居。生問損者益之反也。聖門教人求益而遠損。故德日益則成。學日益則進。交益友則仁。而先生何獨以損為哉。予不為答。生俛首而退。良久復進曰。生聞抑其過為損。先生之損其衣服過於華歟。居室過於美歟。車馬僕從過於侈歟。飲食過於豐歟。婢妾侍奉過於奢歟。爵祿名位過於隆歟。將華者損而為樸。美者損而為素。侈者損而為節。豐者損而為儉。奢者損而為淡。隆者損而為卑。若是者先生之意歟。予曰。然。其是哉。夫事之過者。損之為易。心之過者。損之為難。易曰。

損德之修也。損其過，乃所以益其德。且人若不能自知之而不能損，夫何益哉？予氣高，若不能下，予性剛，若不能屈，言太直，故多尤，行太乖，故多悔。喜或過於狂，怒或過於忿，此皆予之心病，人不能知，而已獨知之。故將日省而損之，而力有未及也。生曰：程夫子謂易損卦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而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視先生之損，誠崇德徒義之要，以生盲之，自損以益於人，行損道以損於人，二者，先生實以之。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八

碑

大明追封慶雲侯周公神道碑銘

肆惟我皇上受天明命，嗣大歷服，誠孝孚于上下，仁義洽于遐邇，神鬼敬饗，夷夏康寧，年穀順成，百姓安樂，邊塵不飛，干戈屏息，熙熙太平之治，巍巍功德之隆，推厥本原，實由聖母皇太后育訓保祐之恩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嘉清靜，育天下君，為天下母，禮法以肅宮庭，未嘗預政事，節儉以御服食，未嘗競奢華，功顯存於社稷，澤蔭被于天下，懿德彰聞，徽音茂著，推厥本原，實由追封慶雲侯周公生育劬勞之恩也。皇上篤念聖母之恩，尊養備極，又推聖母之恩，以及于公，何其仁孝之至哉！乃成化四年，公家子慶雲伯壽，以公瑩卑狹弗稱，將謀改築于玉河鄉鸞臺山之左，奏聞，詔特命內官監為營兆域如制，以是年八月望日，遷公及夫人柩合葬焉。禮也。壽復以神道文屬子，仰惟大宮盛德覆被，下臣敢於所出而愛一言乎？乃按狀為之言曰：公諱能，字廷舉，姓周氏，世家昌平文事村之柳林，系出漢太尉勃後，有諱惠遠者，仕後周，為尚書僕射，徙順天章武，子孫遂居此，歷隋唐五代，世多顯官，至今，元季兵擾，家薦中微，及公大父諱得清，父諱福山，皆以隱德高子鄉，祖妣杜氏，妣郭氏，並有淑德，公生而莊重，雅不與羣兒戲，大父奇之，每語人曰：吾家者，必此子也。嘗教公曰：生人之業，儒為上，農次之，商賈非所事也。公受教惟謹，大父卒，居

喪盡哀，稍長，讀書植行，事父母以孝聞，待宗族有恩義，治家男耕女織，不事浮靡，遂致家日以裕，性喜周貧恤困，人有急，赴之惟恐不及，有所貸，不較其償，子弟有事，漁獵者禁止之，不欲以口腹傷物命，其樂義好善類如此，故鄉人稱其長者焉。元配甄氏，同邑右族，淑慧孝敬，諸女戒，凡事舅姑，奉祭祀，待賓客，莫不各臻於道，人稱其賢婦焉。生女二，皇太后乃夫人第二女也。夫人一夕夢月光闕，遂有娠，其年蠶大登，公與夫人曰：此天財也，不可私，乃均惠鄉族，舉而卜之，得女貴之祥，甫十月，皇太后誕生，異香滿室，公心私喜，比長，容德殊盛，宣德甲寅，誠孝昭皇后聞之，遣使禮聘，教習宮中，詩書涉獵，禮度熟閑，正統甲子，英廟議婚，進為貴嬪，上生，遂冊為貴妃，天順改元，英廟光復寶祚，召見公于便殿，擢拜錦衣千戶，錫資金幣，遣中貴送至家，自是恩數日益優渥焉。甄夫人卒，繼室高氏，亦有賢行，生子二，長即壽，次咳，公構疾臥牀，上命醫來視，遣內臣問安否，巷道相屬，且給藥餌之需，公度不可起，召語諸子曰：吾荷國厚恩，無以報汝等，常竭忠守分，毋驕奢淫縱，以重吾不德，言訖而逝，計開上傷悼之，賜贈有加，仍命內臣出襄事，合葬甄夫人墓，恩逾厚矣。公生洪武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卒天順七年正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六，長女適同邑士人劉真，襲公千戶職，天順八年春，今上即位，尊聖母為皇太后，降壽驃騎將軍左軍都督僉事，贈公及祖考如其官，祖妣妣暨甄高二氏，皆贈封夫人，尋命內官監為壽治第于京師，復撤新柳林故居，成化改元，加壽榮祿大夫都督同知，賜拜錦衣衛千戶，三年冬，進壽慶雲侯，賜階推誠宣忠翊運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石，子孫世襲，給誥券，追封公慶雲侯，祖及考如之，甄高二氏並進侯夫人，祖妣妣亦如之，或陞指揮僉事，恩禮繁縟，滂洽存歿，於乎盛矣！是固皇上體念慈極深恩，推其本原，以及其所自出，用致始終眷厚如此，要亦公之祖父，蓄德深厚，肇開慶源，及公之身，又能好義樂善，以擴前人遺德，至於充積溥博，不可遏已，故乃篤生聖母，迓承天休，光輝發越，垂裕子孫，演及無窮，夫豈偶然之故哉！嗚呼！天道惟德是監，罔徇於人，人道惟德是依，罔遠於天，天與人合，則福與德并，如影響相隨，毫髮靡爽，孰謂天果冥冥而不可必哉！吾於周公之獲福慶，雖未究于生前，而乃裕于百世，非其德之足徵而能致是哉！是用大書，俾刻諸石，樹之神道，以著周氏積德衍慶之休，以昭皇明隆孝襲崇之典，垂示將來，永光穹壤，乃為銘曰：漢庭太尉功安劉，尚書僕射顯後周，前作後述聲光伴，流風餘韻來悠悠，昌平子姓承厥休，積德累行追前修，月華兆瑞坤道柔，篤生聖母歸龍樓，承乾啟聖昭大猷，恩深慈極庸報酬，生膺爵祿茲封侯，一門珠玉香龍僊，鸞臺改築玄堂幽，山迴水繞佳氣浮，體安魄妥藏千秋，神歸清穆隨天遊。

半隱生傳

半隱生者，姓趙，名侃，字叔剛，世家桐廬之孝泉鄉，父南溪翁，個儻磊落，輕財仗義，生三子，叔剛其季也。生而秀發，頭角嶄然，與凡人異，六七歲，南溪教之書，隨口輒誦，遺從鄉先生遊，讀書知大義，年十四五，方將造就于庠校，以南溪為萬石長賦，役繁重，二兄分理不給，祇為南溪累，叔剛遂棄學執役，其勞焉。凡南溪所欲為者，叔剛先事為之，適與南溪意合，於是南溪安焉，而樂其有子也。景泰初，朝廷以事下出粟令，叔剛曰：吾家世享太平之福，皆朝廷所賜，今有事不圖報，不義也，不義者殃，於是謀諸二兄，告南溪翁，南

溪曰是吾意也遂轉粟五百石于京師朝廷義之賜冠帶且旌復之叔剛曰始吾有志讀書蓋將行義以少展吾平生耳今以義成名得官榮鄉里吾復何為哉遂隱去或曰子隱者乎叔剛曰吾非隱者也亦非仕者也彼其以仁義澤諸物而官于位者仕也以仁義修諸身而遁于野者隱也以吾為隱則吾嘗效勞于國官吾矣隱而不隱者也以吾為仕則吾身在江湖位不吾矣仕而不仕者也不隱而隱非其隱也不仕而仕非其仕也又非其隱又非其仕得非為之半隱乎或曰古之人有真隱者許由巢父也不可而隱度可而仕者伊尹傅說太公望也功成身退而隱者范蠡張子房也隱而復仕者周顛種放常夷甫也仕而復隱者陶元亮賀知章陶弘景也有賢而隱於下位者儀封人也急流勇退而隱者錢若水也若夫園綺之定漢鼎而隱子陵之動星象而隱陳圖南抱大志而隱邵康節負道而隱則又以隱德扶名教者也子之半隱將誰居叔剛曰噫吾敢望是哉吾聞小隱在山林大隱在城市吾山林時亦城市焉吾城市時亦山林焉謂之大隱不可也謂之小隱亦不可也吾隱於非隱非全隱故人皆呼為半隱生吾何古人之敢望哉生年未四十在邑里則宗族鄉黨之人愛焉在京師則紳士大夫敬焉生喜周人之急濟人之貧樂人之善尊人之有道德者其家爽英邁有父風焉斷曰古之君子抱道於身非仕即隱顧所遇何如耳在觀之六四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仕之道也不必於隱在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隱之道也不必於不隱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隱與仕固非二道然一出一入其迹判然不相侔也嘗謂於仕隱之間而居半者哉豈所謂身江湖而心廟堂者耶或曰半隱生蓋欲仕而未仕者也斯言得之矣

桑畦生傳

桐廬王生年四十餘無仕進心一日散策閑步于南溪之上遇東甯丈人肩犁手轆沾體塗足憩于桑陰長歌撫腹欣欣若適意然生見而異之三肅而前曰丈人無乃勞乎哉丈人曰噫天地生人各有所事有事則立無事則斂士務詩書商殖貨利唯農為業后稷所啟火耕水耨隨土已治早則墾疏潦則隄備種不焚寒耘不妨暑登登稼穡秩秩斂刈我倉既盈我生斯濟上以足賦下以供祀衣食用周厥利固既我分則然胡云勞勤生曰僕乘孱弱生理未達做虛一區不遑改作薄田百畝村疇是託坐食待空卒歲告乏生計若思恆業孱弱敢問丈人乞賜矜活丈人曰無已其桑乎惟桑有權可以療飢惟桑有藥可以醫絲桑之利人子所宜生曰樹桑有要謂為我道丈人曰庸地一畦細鋤熟治愛糞愛肥不炕不濡乃澤巨椹手布于泥周以口口以防踐履覆以茅茨口口傷夷日以暴之雨以潤之月旬之間如薈如芝口口歲餘齊眉及眉載移栽植勿穉勿稀五尺一樹五丈十株積而乘之百畝弗遠有行有列毋剪毋折培其本根修其條葉再越三年遂以成業以蠶以繭以貨以殖坐收利策不勞而逸生人之計無與是匹生聞而再拜曰受教哉佩服終身示諸子孫奕世其珍毋忘丈人於是作土成畦植椹既滋林列有期奔走京師告于相庵乞為記諸相庵曰旨哉丈人之言乎予聞古之賢者不仕則隱於耕桑以自贍丈人其沮溺之儔歟不然何以言之有本如是昔孟子論王政曰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民可衣帛貨殖傳云齊魯千

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又諸葛孔明自謂成都有桑八百株當是時孔明身都將相而尤不忘於桑然則桑之養人信有以哉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首榜教民拳拳於農桑之諭繼我列聖相承累詔申明其仁民之意至矣盡矣然而斯民卒未盡澤於飽暖之鄉者世無良守令故也苟有良守令舉而行之斯民不衣豐而食裕者吾不之信噫誰其良歟吾嘗進以東甯丈人之言不誠不可乎東甯丈人不知其姓氏生名登字仲亮子內弟也為作桑畦生傳

桐西居士傳

張景安氏士族也居桐江之上六十有二年容貌矍鑠辭氣煦煦護身傍行守先人之業弗替所居無他長物惟琴一張棋一局肘後方一卷遇嘉賓客烹茗焚香斟酌對枰興或未已出酒三四行欣然一笑人莫扣其底裏也暇則修黃岐之術自養身外庸以濟人驗亦不以為功性最孝友事母善修旨甘之養處兄弟之間穆如也嘗仰桐山之高慨然東時慨丹竈之煙曠數百年不復舉而桐孫離立首然其芽將復有如廬之勢安得引白鶴而來桐君相與一問丹訣如何也耶乃自號桐西居士其言曰桐在山之上而居邑之東我處邑之郭而在山之西天地之氣生于東南而成于西北故飲禮位主于東南而位資于西北則我與桐有生成之義賓主之象焉在易之坤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說者謂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則我與桐有陰陽之義朋類之象焉雖然以理揆之我動物也桐植物也我其陽乎桐無心者也我有心者也我其主乎且吾所居西南吾朝而出焉日華在桐陽德昭也桐在吾左吾左之以為吾主夕而歸焉月華在桐陰德敷也桐在吾右吾右之以為吾賓詩曰左之左之無不有之右之右之無不宜之此之謂也然則吾與桐君雖未能與之揖讓周旋于左右主賓之間而因桐以思其人殆若有契合者矣吾取之以名吾為乎不可哉遂走于京師謁相庵先生於南宮而取質焉先生曰旨哉居士可謂善知名義者矣意蓋有慕乎乃書其言為桐西居士傳

居易道人傳

居易道人家世業儒兄弟發儒科者三人道人才可有為而志樂肥遯居桐江之上循禮守善容貌巖巖步趨于子處兄弟以友悌仁宗族以慈愛遇鄉鄰以信讓然其志氣豪邁竹次酒然與人交充坦坦夷不為畦町聞人善則喜聞人不善則怫然怒鄉鄰有急難者恤之貧賤者周之遠言者釋之人多賴焉或耕或樵時與田夫野老觴詠相娛樂一不問公府理政得失得江堤維一小舟與至則浮舟游巖瀨尋子陵所釣處坐石磯投竿久之與盡輒返順流而東與波下上不知天壤間何樂可以易此也或曰是其忘世者與或曰其將有道與道人曰噫吾豈忘世哉顧吾二兄一為秩宗典三禮于內一為方伯職藩屏于外而吾同母弟又職教事居膠庠且吾子姪又方駢跡起為世用吾復何為哉其譽我以有道者則又過矣吾所為爾者非有道也聊以安居素耳仕者宜其力處者樂其居亦理宜然耳若夫怙勢以騁人乘時以射利此行險僥倖之事非我志也因自號曰居易人遂稱之道人姓姚氏名魯望字也損庵先生曰吾嘗讀中庸至君子居易以俟命又嘗讀易至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未嘗不歎其人之難世之人家有祿

仕。或武斷于鄉曲。咎其可免耶。此疑疑者固不足道。吾家兄弟。仕者二人。道人不能不吾藉也。又高其志。願以居易自號。素履自尚。率是而往。又何咎矣。古所為獨行君子。豈其人哉。

撥骸傳

元失其鹿。天下分裂。兵爭不休。杭浙之地。據於張氏。桐廬在浙上游。密邇於杭。獨當其衝。邑隘濱江。水陸交值。無城郭溝池之固。無甲兵備禦之具。寇盜旁午。絡繹下上。縱肆剽掠。民無聊賴。逃匿山澤。父母妻子。骨肉長幼。各自為生。邑居數百家。一旦燬為瓦礫。於乎。何可言也。時邑人姚伯華甫。身長秀拔。生二十二年。未娶。事父母極孝。長昏定省。未嘗去左右。父母年俱六十餘。家頗溫厚。值時艱難。度不能存。躬奉二親。去匿闕原山中。各挾資費以行。倉卒為羣盜所迫。投叢莽間。散失不知所。盜過。父不虞後盜之至也。出呼其子。遂為盜所得。妻聞知。費所挾物。馳救其夫。盜併驅以去。至一山澗。路崎嶇。夫婦老不能步。哀訴乞免。盜怒。並推崖下。墜石死。明日盜稍退。伯華甫遍野號呼。追求不可得。哭聲徹天。忽有指示曰。爾親在崖下。趨視之。則皆死矣。伯華甫計盜來未已。用絳袖被二妻。其父母以肩擔之。乘夜由間道奔桐廬。下時江無舟渡。踰蹊間。俄漁人棹小舟遠向岸來。若有使之者。甫出銀鐲一隻付之。載以渡南岸。復肩擔二骸。至姚家山祖墳之右。探樹葉掩之。徐用木錐挖土。且飢寒無力。又慮他盜之窺覷也。晝伏夜作。三晝夜穴成。深可丈餘。負二骸殯於穴。仍負土築壘高三尺。痛哭嘔血而出。未幾我皇明有天下。四海大定。羣盜屏息。民各復業。於是伯華甫歸。即舊基而居之。孑然一身。形影相弔。乃因其族嫂朱氏。聘錢塘楊氏為婦。生三子。家業漸饒。伯華甫恨二親死非其所。每一念輒號慟。對人語及。悲不自勝。計其遇難時二月也。不知其死之日。故每臨二月。則終月絕酒食。不茹葷。不接賓客。獨擁爐自泣。手持火杖。畫灰隱痛。裂肺肝。淚傾注。灰盡澤不已。家人或問之。故不答。勸之益鳴咽。弗能聲。進飲食推去。不能舉筋。奉祭祝。執府哀哀。呼命娘如在膝下時。雖路人聞知。無不感動。伯華甫記述難日。之草履幾不免。藉以銀釵購得之。始獲濟。遂終身手織草履。以施貧乏。弗取直。此蓋得之予先此中居氏淑人之言如此。三子長唯可。次唯善。次唯大。仕洛陽。令唯可三子。曰。伯。曰。穆。曰。稷。稷今領鄉貢。補安福訓導。唯善五子。曰。鴻。曰。鶴。曰。鸞。曰。鸞。曰。鸞。部左侍郎。唯大一子。曰。龍。河南左參政。暨子孫男女不下七百指。伯華甫壽七十卒。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楊氏壽八十有五。卒贈淑人。合葬於祖墳之次。人號為延慶墓云。贊曰。嬰幼時聞鄉長老云。伯華甫善人也。家信工。發直平。不爽約。人爭投焉。綾帛衣件。以數百計。一夕火發。家資燬盡。一不顧。急移所寄物。或謂掩之。詒以火。可信。人亦自信無存也。甫不然。明日按籍名還。其主無一欠。客有過其肆。少憩出。道下一巨囊。甫視之。乃鈔也。急追還。弗及矣。逾年。遇其人。延至家。詢之。其人憐不知所遺處。亦無更求意。甫出囊。擲還。封識宛然。客歎謝而去。兄伯榮。洪武間任河南永成典史。以事坐監獄。既釋。乃死。其內弟方姓者。化其骸。攜歸匿之。詒甫曰。得錢事可解。甫聞。罄聚其所有。不足。復鬻畝田四十餘畝。得白金若干兩。併所聚物。付方氏去。既而歸。語甫曰。貨行。幸弗累家矣。不意病卒。吾已收骨殖。頓黃山寺。盡往取之。衆知為所詒。欲暴其情。甫曰。弟得兄骸。歸葬足矣。設勿問。一日服新襪衣。攜杖出街行。羣少年侮之。既而叩門頓首。

謝。甫嬉然命之去。鄉有巨豪。恃貨弄官府。反覆成禍。甫謹避之。或過門。輒屏戶。弗與近。其存心之厚。與物之宏。守身之謹。類如此。是乃所謂善人也。於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甫不自享厥慶。而持以遺後之人。後之人可忘其所自來也耶。不忘其所自來。而復以遺之後人。庶乎知手澤勿斬也。為子孫者可不勉夫。因著撥骸傳。敢併及此。孝孫慶順頓首百拜撰。

訂疑

東與賢弟納言參政。昨所附傳記三篇去。皆有感而作。然不能無疑。願與賢弟商之。初作傳時。約略先祖伯華甫生二十年未娶。蓋謂力能負二骸。奔走二十餘里。非幼弱所能勝。又智慮周密。輕財濟難。充土築墳於倉皇之際。非老成不能。是以遂著筆。稿屬成。竊復疑之。竊恐未有許歲。故改作十六七。今以時揆之。方二十歲。避亂去。入國朝。洪武建元。天下定。始歸。是年當娶先祖妣。二十三年當生先伯及先考。又四十四年。先考沒。在永樂十三年也。先叔令洛陽。丁先祖憂。疑在永樂十四年也。時納言生。而先考才二十三歲。計先祖卻七十。而謂七十有三者。未是。然與初稿二十歲未娶。合。改為十六七者。亦非也。昔先妣亦未嘗言及此處。況近來鄉里故老。凋落殆盡。又在京師。無可質問。未敢執以為是。今錄此意。去宜一裁度。或編有舊聞。或別有考據。幸見示改正。若無疑。以鄙見為當。亦須明白告來。庶此傳不為罔。可傳信後人也。又況此事。我輩不書。將後人無復聞見。遂使先德湮沒無傳。是所憂也。欲假之他人手。又恐不能發其婉曲。故不辭拙陋。筆此。可否唯吾弟圖之。兄慶白納言參政。六月二十日也。

坤德傳

淑人楊氏。諱某。世為錢塘右族。前元時。其父豪俠。造巨舟。泛海取鮮。致貨鉅萬。人呼為發揚家。淑人生。以銀盆浴之。未滿月。官沒其家。厥母竟以產免。而房產亦存。人更賀之。幼貞靜寡言笑。善女工。暨長。慎擇所配。以外姑宋氏主盟。適通議府君焉。入國初。來人瘠。而產業未定。淑人以勤儉相府君。創立門戶。家日以裕。生三子。皆瓊瑤異凡兒。妻婦必擇名家女。然性剛厲。治家嚴而有法。教子婦不少恕。微忤。輒正色蔽之。御僮僕。亦未嘗假借。然撫之咸有恩。喜周貧。鄰里宗族。叩之無不應。知季子弘性敏。可教。謂府君曰。若兒道入學。宜有成。府君然之。卒如其言。時朝家以事起。丁壯連糧入柳樹。長子同常行。淑人曰。必叩其所自來。出於俸貨。則喜。否則拂去。府君酒厚長者。淑人以賢明濟之。一唱一和。相敬如賓。凡內外事。府君得無累者。淑人之功也。三子成立。咸克厥家。夫婦優游。天年。享有多福。及府君謝世。淑人享廿旨。之奉益豐。諸孫輩。皆起居。承歡問安者。履相接也。晚晴釋典。清晨盥沐。坐中堂。焚香誦具。經。訖。數卷。始就食。壽八十五。忽微恙。子婦中居氏侍湯藥尤勤。臨革。呼目語曰。願汝享福如我。遂瞑。日卒。某年合葬通議之墓。送葬者遠近數千人。咸以為淑德之徵焉。誥贈淑人。

昏奉侍。獨得其歡心。處妯娌溫然和氣。居家庭終日。未嘗聞其聲。御僕僕照。而區使有條理。撫前室二女若已出。長為其粧奩。擇名族子配焉。甫嘗與前津府君分田不相悅。安人燈眉諫曰。田地何物。願可以。是失弟兄情耶。遂止。生三子。鞠字尤勤。盡以甫得子。晚惟恐不處。致傷甫懷也。甫好施予。安人每聞有所事。必竭力贊成之。凡家事巨細。處盡得宜。不以煩甫。甫於是內顧有託。得以優游暮年。享其成而已矣。甫沒。安人哭謂三子曰。我幸備箕箒。汝家晚得汝曹。獨恨汝父不見。汝曹有成。死不瞑目。汝曹可不勉圖自立。庶我後日可見爾父於地下也。復謂季子稷曰。爾父兄弟三人。二人有子讀書。爾其勉之。乃遣入學肄業。親程督之。脫發珥以為師贊。有不及。繼之以紡績。故稷獲有成焉。及中舉授官得祿。而安人棄世三越年矣。壽七十三。某年卒。生三子。合葬于甫之墓。

淑人申屠氏。諱妙玉。世家定安。荻浦村。蓋漢高蟠之裔。自宋元以來。素號詩禮世家。大父某。敦龐古朴。行誼為鄉人所尊尚。父某。讀書尤精史律。生淑人。甫三歲而卒。母曰氏。隨亦逝。淑人鞠于伯母。稍長。女工容德。迥絕流輩。大父鍾愛焉。語人曰。是女恨不為男子。他日享福非常。當擇奇男子配。問諸城邑。忽遇禮部府君喜。歸謂家人曰。吾得婿矣。府君之父。聞而聘焉。遂歸之。時年始十五。即能敦執婦道。動合禮度。人皆歎其有大家風範。楊淑人性最嚴。每降顏接之。一日。楊謂其子禮部曰。食指衆多。獨不能自為生計耶。以一簪付之。夫婦泣不忍離膝下。難於逆命。不得已於宅東偏另營焉。罄然無有也。淑人謀諸大父。具器什載米粟以來。力贊府君。早作夜息。親操井臼。不以為勞。晨昏候舅姑。孝敬每篤。得一味必以奉。靡敢私。府君歸達有蘊藉。細故略之。得淑人為助。內顧無憂。頗營生理。雖不屑屑計量錙銖。而所就未嘗不利。晨出暮輒醉歸。淑人曰。如此。恐非丈夫事。府君笑曰。是非若所知也。明日復爾。時造海艦。浙西郡邑大戶。盡萃于桐。諸有所作。非府君不能為計。遞相迎謁。請規畫受成算者。日不暇給。暨事成。厚酬謝。府君按非其道者。揮去弗納。然所入亦頗殷。淑人曰。吾聞古之君子。非其力不食。今子徒受人直。可乎。府君曰。吾以謀濟人。人克有濟。其庸力不既多乎。矧彼以禮將。吾以義取。奚不可哉。淑人默然。終不為意。既而府君盡發所蓄。以貸不足。淑人以儉成家。卒亦優裕。夫婦遂諧禮敬如賓。未嘗有抵牾聲。不幸府君沒。淑人年三十有四。撫五子一女俱成立。擇所相當婚嫁焉。孀居三十有三年。冰堅玉潔。卓為令婦賢母。鄉族稱之無間。然適市一歲。失所估。賴淑人撫育。愛倍他子。八九歲猶哺乳不輟。初不忍遣入學。既遣。擇從明師游。夜歸親課讀書。或遇疑難。即問。能答即喜。否則口解之。默中理道。每有疾。輒撫。曰。吾得爾成名。死足矣。未幾。適鄉舉。辭乙榜。入太學。三年。淑人憂思殆忘寢食。比獲中進士第。喜曰。兒果不負吾望。親攜婦孫來就養。及授吏科給事。戒之曰。言官當以忠勤為本。汝父早世。我辛苦撫以成人。正為今日。汝宜勉之。時因災異。上疏言考察吏弊。淑人曰。人才難得。第去其甚者可矣。聞者服其言。處官邸。三逾年。得祿僅免飢寒。夔每以養弗能豐為歎。淑人曰。第如此。雖貧吾樂也。未幾疾作。醫難之。歎曰。不及見吾兒腰金矣。願吾兒盡懋忠勤。死且不恨。疾革。猶抱其孫。孺子憤愆然而逝。享年六十有七。先是淑人殯府君于文化院側。十有三年後。命其子。卜葬地于紫雲山之陰。得吉遷焉。至是合葬之。表曰姚氏二親之墓。孫男十三人。女

五人贈婦人加贈淑人

太安人張氏。諱某。世家縣西。鶴村。生而秀慧。工容絕倫。父母鍾愛。不欲與凡兒。未有當其意者。其兄博與令壽。與前津府君同游。府君忽喪。偶哭之哀。逾年。伉儷未就。博與曰。吾有女弟。久難其配。宜莫如子。願以奉巾櫛可乎。府君謝曰。固所願也。其友武進令方仲璇氏。執伐。遂以歸府君。安人性爽而氣烈。既歸。府君克修婦道。事舅姑。善適其所欲。處妯娌。怡然無芥蒂。幹盡家務。井井有條。上下咸稱其為賢。未幾。府君膺貢入太學。府君知河南洛陽縣。安人至官舍。內外防範嚴密。雖家隸。足跡不敢至中堂。故府君得專致公家事。而慮不及私室焉。及任南城。前津。皆如之。府君性頗急。每為公事所撓。輒怒。非安人從容勸解。或一二語中肯綮。府君豁然悟。因而獲濟者多。真可謂賢內助也。府君在河南時。以民瘼坐投京師。逾年乃釋。安人每以為戒。問謂府君曰。吾聞仕宦適意耳。君年半百。祇一子。奔走險途。何為。桐江薄田。故廬尚足為養老計。盍早圖之。府君曰。吾意決矣。遂上疏乞骸骨。得請歸。桐。安人躬督僮僕。力稼穡。種桑麻。親紡績。織紉之勞。歲獲所入。家以殷裕。待賓客必豐。奉祭祀必潔。酒饌脯醢。皆出手具。故府君歸而安焉。字前室女。不異己出。撫養庶子有恩。子龍。年十五。為里仇報。役。安人曰。吾兒負嶠嶠器。豈仇藝役者耶。力贊府君。遣入學讀書。數年。果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自是門望光輝。無益蠹之患。夫婦優游。暮年諸孫繞膝。承歡而享福。彌厚矣。龍嘗分俸為養。安人曰。此天祿也。可私乎。按月所得。輒分諸鄰里宗族。以修上恩。未幾。府君卒。安人哀傷。日憔悴。龍居憂。奉事尤謹。而安人情竟弗能憐。四越年。龍以刑部員外郎。參福建藩司。議道經家。將奉安人。就養。而安人遽卒。壽六十六。子女各一。孫男五。女一。合葬府君之墓。封太安人。贊曰。自古開國成家。雖由君子。積累之勤。良亦有內助焉。若姜姬。啓聖。繼姪。而演八百年之。鍾錫。會謂家弗爾耶。易始乾坤。詩首關雎。有山然也。吾家自妻夫人。克體承順之德。肇開世緒。弘演後昆。不可向矣。世遠。禮湮。行族莫稽焉。肆惟我祖妣。楊淑人。賢明克家。閔德益茂。篤生三子。大元厥宗。而又繼之以三母。章氏。申屠氏。張氏。咸秉淑德。卓有令儀。育子撫孫。並臻貴盛。是致宗盟。煥赫。慶澤綿長。振芳躋於前修。作遺範於後嗣。家之教興。夫豈偶然哉。於乎。乾以坤而資生。陽以陰而成化。婦德為君子助也。豈細故哉。然求厥所自。必有祖妣之德。而後有三母之賢。上流下接。相師成美。猶規矩之為方圓。而方圓之出於規矩也。竊歎懿哉。茲特著坤德傳。子孫俾知所本焉。孝孫男。頓頓首泣血謹撰。

贊

鄉貢進士徐君用箱像贊

君姓徐。名文。字用箱。衢之。志剛負氣。克而白微。眼如漆。秀眉疏鬢。立。他問學。文章。戊午秋。以易經與子同薦于鄉。明年同會試禮部。同登乙榜。並辭弗就。入大學。祭酒司業。以予二人。暨新建林惟盛。石首李杲。處西廳。四人者相得。而與君尤相得也。凡席同。筆硯同。飲食同。出入起居無不同。真異姓兄弟。用箱。讀書至三鼓。子醒。燈猶熒然不滅。兀坐呻吟。子謂曰。用箱無過勞。

地之賊。不仁之甚者也。醫云乎哉。錢塘朱太史傳襄城擢生滑伯仁甫醫人事。實醫數千。不能體其仁愛之心。診療之術。濟利之功。溢於言意之外。去今百有餘年。讀其傳。深願有生意。況當時親被其惠者乎。噫。是蓋真能體天地生人之意者也。其孫志庸。式克世業。問以是傳。示予。讀之三。復歎曰。世復有斯人哉。世復有斯人哉。有斯人。吾願為之納履。故諱而歸之。

商氏家藏公據跋

商氏中州世家。其居消安山中。則自諱瑗者始。瑗為西園都知兵馬。使宋。仁宗嘉祐六年。奉使入國。聖家來歸。奏獻密事。朝廷嘉其義。錫之山產。以代世祿。仍復其家。寧宗嘉定十三年。為國右殿。令四世孫如璋。白于朝。下有司申其令。優復如初。此公據所由給也。自嘉祐迄今。殆五百年。兵馬公子孫居所賜地。不啻百餘門。家詩書。人禮樂。何其盛哉。十四世孫。今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內閣學士。先生弘。實鍾山川之秀。而承五百年氣化之復。風範凝重。似李沆。德度弘深。似王子明。讓謀嚴略。似韓維。文章科甲。似王沂公。卓然一代名輔。所謂五百年必有名世者。其在先生歟。公據一牘耳。而兵馬公元勳。實賴以傳。宜子孫歷世寶藏勿失也。先生命工裝潢成卷。令其子翰林編修良臣。示於南宮。三復之餘。作而歎曰。於乎。功德之道。未有人而不發。凡商氏之發于今日者。孰非兵馬公之所遺。則先生今日之遺于後者。又奚可量哉。又奚可量哉。

雜著

錄囚記

成化二年十月初七日。三法司奏請照每年事例。會同多官于承天門外。審錄重囚。內關毆殺人者。通有四十餘名。刑部依律擬死。吏部尚書王公九臬曰。凡不用器物。止以一時拳脚。打傷重。因而致死者。皆在可矜。執法者曰。舍此無以懲凶暴之徒。且非法意。衆論紛紛不能決。某議曰。凡今日所審之囚。皆法司所詳擬。大理所詳允。以法論皆在不宥。但朝廷好生之德。正恐中間情有可矜。或有可疑。或事重情輕。為法所拘者。故特命多官審之。蓋欲於法外論情。死中求生耳。執法者曰。死者何辜。曰。律有初無殺人之意。之說。彼因一錢。或一瓜。一菜。一時爭忿。乘怒相毆。拳脚相交。不能自制。偶中其虛。遂遍身死。矧與其人。有素相識。及雖相識。無讎怨者。又有兩俱傷而一死者。然則死者雖無辜。而生者亦幸免爾。故以手持金鐵。木石之器。相毆殺人者。其情重。而手足相毆致死者。其情可矜也。可矜者。矜其無意毆殺彼也。衆皆曰。然。遂具王公口言擬其詞。

姚文敏公遺稿卷之九

行狀

明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陸忠肅王公行狀。公諱淵。字九臬。姓王氏。先世直隸涿州劉家莊人。曾大父諱進昌。大父諱大老。父諱得林。並以公貴。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曾妣徐氏。祖妣劉氏。妣張氏。皆一品夫人。當元季兵亂。得林甫攜老小避兵。滄州之鹽山。遂占籍焉。家專業農。生五子。公第四。公方在孕。母夢長虹入懷。入夜見火光如斗。大落院中。乃生公。生而岐嶷。與凡兒不類。甫十歲。讀書一二過。輒成誦。稍長。即以禮義自將。父鍾愛之。嘗戒曰。莊家勤苦。有飯喫。秀才勤苦。有官做。公聞惕然。以勤苦自勵。潛心經史。志期古人。永樂初。有司選為邑庠弟子員。隆慶親友。益肆力于學。大有所成就。九年。辛卯。中鄉試。明年。會試乙榜。卒業太學。乙未。中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翰林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左寺正。諱獄公平。為兩法司所敬懼。因諱誤。左選行人司行人。宣德改元。丙午。應楊文真公素重。公薦陞行在山東道監察御史。庚戌。授勅命。階文林郎。封父母如其官。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改元。丙辰。奉勅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戊午。賜諡命。階中憲大夫。未幾。奉勅浙江。祛除土豪。整理鹽法。事竣。還。己未。四川松潘番賊為患。命將征之。公奉制勅。參贊軍務。威聲大振。賊懼。率所部來降。公出上所賜。白金三千兩。寶鈔三千貫。易買牛酒。

韓勞之會首商巴等感悅。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受約束。地方獲寧。辛酉。奉勅鎮守陝西。營節
關隘。操練士馬。舉用將帥。三邊晏然。關中以治。壬戌。遼東邊務。弗緝。虜寇頻來。侵犯。監軍參贊。總兵。累失
機。朝廷深以為憂。特勅公提督遼東軍務。及辭。召至文華殿。面諭。以便行事。公至前屯。下馬。總兵以下
聽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悉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廣寧。不逾
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深溝。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候。珠連壁貫。千里相望。簡閱行
五。老弱者更之。貧窮者賑給之。嫁寡者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重輕。量情以布帛穀
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其家有指彈孫瓚者。因漏關。獲戾。卒趙甲。遊遁身死。其妻哭之亦死。其女哭
之又死。他卒被鞭者。訴瓚殺一家三人。公判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瓚償其非埋之費。
瓚得無累。卒為名將焉。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
環得無累。卒為名將焉。癸亥。九載。秩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終喪。特降勅不必守制。
慶率精兵出境。斬獲人畜來獻。朕深嘉之。茲特陞爾等秩。仍加賞賚。以旌其勞。陞右都御史。己巳。又以殺
獲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醜類。數萬。寇廣寧。時公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
戒約三軍。分部將帥。為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卒然突至。我軍大潰。公亟歸。坐場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
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公怒。勒劍示衆曰。敢為異謀者。斬。徐俟
其息。選精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臨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
去。公在邊十數年間。設法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暖。人樂於
戰。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厥為夷狄所憚。近邊建州毛達。及海西諸夷。
來則厚以款待。去則嚴加隄備。故老少男婦。莫不感公之恩。而畏其威。皆以王爺爺呼之。景泰三年壬申。
勅取回京。管都察院事。時有廣西土官。以易儲為請。下廷臣議。公口雖不言。心知其不可。唯嗟嘆歎息而
已。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尋值廣東西不靖。兩鎮將官皆庸流。地方大擾。朝廷更置其將。簡命公總督
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凡事得便宜而行。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曰。蠻夷久反。要在
撫化得宜耳。略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引其酋長。向化服衆者。犒以金帛酒食。多見歸順。思恩軍民府知
府岑英。頻年領兵。有勞。人疑其反。公為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目兵。如父子相視。由是人思
效力。田州知府岑紹。死於家。其已。妻知府子鏞。適領兵赴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亡。庶長子鑑。入據府
治。以拒鏞。鏞不敢歸。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黃道。爭襲。道父兄皆死于兵。地方洶洶。三司莫為計。或以
為震當襲。公曰。夷俗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府事。鏞隸桂林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
慰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為之帖靜。參將范信。有才略。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調公不惑。卒
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者十餘年。癸酉。欽取回京。遷吏部尚書。太子太保。如故。乙亥。上疏乞致
仕。不允。紹命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之西。時蒙幸泰和王文端公尚在位。而選法一委于公。於是洗剔垢
弊。嚴考察。公銓注。抑倖進。杜請託。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寬。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

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出為民。至是公以為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于部。書
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列。故吏無虛勞之歎。又以官吏給由。起復。文憑過多。匿乃行覆勘法。而奸人不得
為計。取選故以硃書。下線為奸。糊塗莫辨。公易以墨。鑿遂絕。詔求賢良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
公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英宗皇帝復正大位。公即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不允。
時有欲傾陷公于罪者。賴上素知公。得保護無事。九月。以公在邊效勞。特官其子。錦衣左所副千戶。
適南陽文達。公以事黜補外任。內閣乏人。欲用公。公力辭。薦所知。尋又敗去。上召公問曰。李賢何如人。
公頓首曰。如賢者。與臣處久。始終如此。本分人也。遂復李公于內閣。自是日見親信。公之力也。上篤信公。
香受加隆。賞賜金玉束帶衣服鞍轡。帶玩器物。歲無虛月。每用人。必說于公。公亦以用賢報國為己
任。上嘗問公曰。某人如何。公曰。此北方人。老實可用。自是北人進用。多公推。公用人。未嘗使其人知。要
為己功。必曰朝廷用人。豈若小丈夫汲汲沽恩釣譽。待人求而後與。或與之。惟恐人不知。出己者。可同日
語哉。上於燕殿呼公。必曰老王而不名。嘗召公與李文達等同遊西苑。每至勝處。輒留片時。賜茶。及晚
宴。醉。命人扶還其家。南城五花樓。成召公落之。上元節。賜觀燈于武英殿。燕賜優渥。每引選入奉天門。或
遇雨雪。必命車中貴扶而上下之。有所遊幸。召公與俱。宜傳侍郎。選官。公遊畢。雖晚。必掖閣所選。詔放榜。唯
恐有未當也。辛巳。曹欽反。夜執李文達于東長安。斫傷其首。血流滿面。奔公臥所求救。賊併執公。曰。朝
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
子少保。癸未。乞致仕。上諭卿年雖高邁。精力未衰。朕方倚託。不允所請。甲申。今上即位。首召公。賜銀鈔若
千。遂乞致仕。上諭卿才德老成。朕方倚重。不允所辭。是年冬。奉旨。自今遇雨雪。免朝參。成化改元。乙酉。又
乞致仕。上諭曰。卿年高禮當優開。但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其勉任事。所辭不允。三月。仍加太子太保。榮祿
大夫。五月。又乞致仕。不允。六月。又乞致仕。詔答之曰。卿年老固當優開。但此重任。非卿不可。宜為朕勉留
任事。只期望朝。丙戌。公有疾。懇疏辭歸。上曰。卿德望老成。為國柱石。朕方倚託。以成用賢圖治之功。不
允所辭。有疾。著太醫院。便帶好藥去。看。三年。復疾。乞歸。上遣太監許安。率御醫仲景。留環。來視。且致白米
酒物之賜。七月。疾益篤。上疏懇乞骸骨。歸鄉里。上憫之。諭曰。卿歷事累朝。為國老臣。朕方倚託。今既病篤。
勉從所請。居無何。上遣太監黃高。齎勅慰諭。及賜白金三十兩。金織衣一襲。寶楮三千緡。即欲與疾出關。
以病不能舉。至十一月初六日子時。終于正寢。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二日酉時。享年八十有四。計開。贈特
進光祿大夫。太保。諡忠肅。仍命禮部。諭祭。開喪下葬。及七七皆有祭。工部。造墳安葬。給舟車。送還其鄉。恩
禮。莫加矣。配宋氏。先公二十三年卒。張氏。先十月卒。子男一。即千戶。蟬。宋。女一。張。出。適河南參政。賈傑。
孫男二。長田。次麟。國子生。女二。曾孫男一。女一。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
苟。且性極聰敏。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寢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見朝廷行一善政。則喜
見顏色。或有未善。拊眉累日。聞天下水旱災傷。急詢所在。官吏來京者。有無儲積。民不得流離餓死否。其
憂國憂民如此。公京師。雖有第宅三十餘年。不過仍舊。苟完而已。公餘則退宿朝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

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苞苴不敢近權豪勢要有所囑毅然拒之辭色俱厲及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怨累遭變無他處公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恩復讐之地耶觀斯言其可愧鄙隘而警儉凶公奔走于外二十年不能一日安于朝逮其晚年龍遇冠于羣臣所得賜予金帛時味內則周給宗族鄉舊外則分饋寮友與所交之貧者李文遠公嘗謂予曰皋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據而毅簡而廉剛而強強而義又曰王公經略不為大然專一事則無有滲漏斯言亦足概公平生焉予忝與公同事近五年相與一出於正荷公頗相愛然不能無南人之嫌嘗竊擬公一二公之才識器度未易測評至於公勤廉慎學學為國之心誠非他人所能及但性多猜疑好籠取人坐是為小人窺覷以左道投之卒為所賣者多矣故人或以知人為病予嘗勸公曰公年高盡少戒怒聲公曰姜桂之性到老愈辣閱中扣公高年強健之故公從容謂曰玉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波潤昔人已道之矣公平生寡恙一臥九月而後終非病困也蓋公稟氣厚而養之完故其散而歸也徐徐耳於乎公可謂全生全歸者歟公初疾時予往視促其還家公諾未行越二日忽與疾詣予所予驚起扶就坐則昏聩久之服熱湯良定徐出幣謂予曰聊以此表予心遂上與去自是不復起矣至是其子疇疏公行實俾予為狀將求當代名公大手筆以垂不朽予尚敢辭乎雖然不敢諛也亦不敢訐也謹狀其實如右幸採擇焉

墓誌

故資德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保諡忠安胡公墓誌銘

禮部尚書致仕胡公年八十有九以疾終于家常州府知府卓天錫奏聞上嗟悼命禮部論祭工部營葬事復贈太保諡忠安皆出異數於乎上之顧念舊臣何其至哉其子錦衣指揮僉事繼以其兄長寧命持翰林侍講王君俱所為狀來請銘予忝公禮部有年義不可以不文辭公諱傑字源潔號潔庵其先自宿遷豫章至唐侍御史諡之子瓊刺史常州其子持遂為常之武進人持四世為宋樞密副使太子少師文恭公宿又十一世為常州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元奉議大夫江浙儒學提舉祖常州路醫學錄考宗仁不仕皆用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祖妣章祖妣徐妣李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逾月變黑生之夕母夢僧遺一花覺而生公數日有僧來索觀曰此天池高僧後身也宜善視後常顯七八歲嗜書容止如老成人弱冠遊邑庠從教諭朱文會先生學大有所造就洪武己卯領鄉書登庚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遷右給事中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紀元之初擢公戶科都給事中奉使巡行天下訪察人情所至宣上德達下情而於親藩猶懇懇忠孝諭之聞李夫人喪還朝恸情往湖湘歸乞終制不允陞禮部左侍郎復使江浙還時車駕巡幸北京至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見公大笑曰胡先生來矣驕馳勞宜少憩有頃召入與語夜至四鼓而退語多裨益先是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問于上者令公察之公密疏其孝敬等事以聞上覽大悅藏其疏于宮箚仁宗頗疑之及嗣位遷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于南京一日檢箚得所上疏始悟公忠誠方將召生而鼎湖駕升矣宣宗皇帝即位

復公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既而公自南京來朝遂留行在視禮部事居數月陞本部尚書扈從往武定州討漢庶人還賜所沒丁口數人及二關者給誥命授資善大夫賜第於長安右門外又賜銀章四其文曰昆陵胡漢文恭世家大宗伯章清和恭靖忽巡邊至會州宣府諸處公皆扈從命兼掌詹事府事時常有沒官宅一區田千畝悉以賜公獨其稅又以戶部事重命公兼掌之累賜宸翰珍藏于家上嘗於萬壽節親製詩一章賜公及憲忠定公楊文真公楊文敏公且曰朕茂膺天眷上怡宸慈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居多因賜宴極飲而能新建禮部成命光祿寺設宴落之公卿益憲皆集焉上方倚注公日隆言無不聽每燕見輒問卿欲何言章出即下所司施行之九載秩滿勞以羊酒寶錢賜贖書獎今上皇帝改元正統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公年七十乞致仕諭留之大烈親征北虜以公老臣特命留守京師俄陞太子太傅階榮祿大夫景泰初給三代誥命公以災異數見乞放免不許陞少傅兼太子太師進階光祿大夫復給誥命特免侍朝公累率諸大臣抗疏宜謹天戒且乞罷黜弗聽丙子冬忽疾作明年正月猶力疾率羣臣上章復儲位又弗聽天順改元上復正大寶公自顧衰甚遂乞骸骨且辭免師傳二職陞降勅諭曰卿宅心允臧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且賜白金寶纒金織製衣給驛舟以歸抵家鄉人聚觀咸噴噴稱歎公感激遺長寧詣闕謝上念舊德復官長寧錦衣世襲鎮撫俾歸終養公三弟皆高年日與燕樂怡怡如也天順七年八月八日終于正寢前夕知府卓天錫夢公云吾將歸矣願為我報謝天子翼日聞訃知府異之公初娶范氏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張氏皆累贈封至一品夫人子男四人長猷即鎮撫長寧以虞墓旌其門次衍以武舉冠帶沒王事次即繼又次綱冠帶舍人女三人長贊林氏與猷同范出次適成國公朱儀次適陽武侯祥琮與猷等俱張出孫男一曰泰曾孫男一曰玄童惟公忠厚純和出于天性度量弘深識見疑遠初北虜猖獗使來議和衆疑其詐不可公獨曰彼來求和乃悔禍之萌不可失也力請于朝厚禮來使且令費金幣賞虜酋果悅再來議和遂遣人和繼使虜卒之和好成而強虜效順天下復見今日盛治豈偶然哉蓋公善調和有擔負故大事多賴以濟凡十知貢舉今名公鉅卿鮮有不出其門者予忝從公久未嘗見其疾言遽色亦未嘗見其面斥人非背議人短長無賢不肖咸蒙容與故人多德之至於事上一以敬慎不欺為本故能結知列聖際遇六十餘年恩榮始終誠可謂一代名臣也公老手不釋卷為詩文甚富有芝軒集衛生易簡方律身規鑑行于世鎮撫兄弟將以今年十二月口日奉檄合塋于邑孝仁鄉周莊原先夫人之墓禮也乃為銘曰在昔文皇天與勇智簡俾俊良獨成化理卓哉忠安首被知遇巡行四方托為心膂繼遭列聖倚匡益隆日資輔導啟沃從容惟公忠實小心翼翼和無不言必有益有德有量有學有謀幹旋化機輔蔽臬猷位躋三孤壽登九奏士林著龜國家柱石致政歸來優游桑梓恩榮始終古今罕儔既多賢子亦有曾孫公侯列館朱紫滿門厥生匪恆厥死孔異精神歸天光照箕尾周莊之原鬱鬱其阡公也寧止百世千年

重齋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諱鈞字仗智重齋其別號也系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思侯蒼代業儲至宋元間多顯宦曾祖新

母徐氏處士生而頭除眼碧。天性聰明。少長從鄉先生李光孝讀書。奇之。遂妻以女。性至孝。父母或不和。輒號泣勸慰。母沒。竭力以襄葬事。尤善承父意。公私事以身先之。不使干其心。故茂材甫老而安焉。處士倘儻能仗義。視錢帛不經意。人有橫逆。求解紛。至則釋然。里中孤貧不能婚。姻者。度其相當配之。老病無所於歸者。收蓄之。死不能自葬者。具棺槨殮埋之。外祖母徐氏無嗣。奉養於家。壽九十卒。喪葬悉如禮。劉甲兄弟貧。無所依。為構室於宅偏居之。復以家兒妻其弟。與田耕食焉。沈乙老窮。繼妻子奔百餘里。投活納而前。殺焉。終其身若此類不一也。至於嫁父婢。使各有所歸。優父僕。俾各得其養。及其所出子女。咸其資嫁娶焉。每歲時。老少羣然雜拜於庭。曰。我翁所恩育也。緩急有召。趨赴唯恐後。甫嘗造義渡於上航埠。處士曰。此先人遺德也。可廢乎。敝而新之。人久賴其濟。埠南橋路或圯。亟修築。恐病往來。尤厚宗族。冠婚喪祭。必資助。患難疾病。必扶持。遇時節。必設酒食。延長老歡樂焉。嘗為季父後。及有子。歸之。處士事之無間然也。或謂宜拆其業。處士曰。吾豈利人所有為之。後哉。與兄共樹。怡怡無間言。及分財產。聽其所取。處士取其餘而已。晚年尤勤農事。親督僮奴。負耒耜以耕。有隙地若干畝。處士曰。是人所棄也。我取之。命工鑿壑為田。製牛車激水灌之。歲熟等膏腴。其精勤如此。家不甚豐。自處最約。而待人過厚。遇文雅士。尤加敬愛。每學校師儒過訪。必款曲盡情而去。自己大夫以下。悉禮貌焉。變方總角為弟子員。適相會於有事所。一見語所親。曰。有女擇婿久之。非此生無可與者。時邑幕許公聞而歎曰。君女不以與富室。而與一寒士。人所難也。吾當為爾主盟。明日。亟遣二者老來。通兩家之好。處士欣然納約。而卒歸之。凡五六十年。讀書之資。悉取給焉。人或晒之。處士不為厭。比變費。未嘗一毫假借為聲色。處之澹如也。人於是服處士之知人。而且多其自守焉。安人李氏。即光孝女。光孝。臨世家。其父子端先生。善詩能文。尤精於地理。光孝亦博學。娶嚴橋王仲保之姊而生安人。幼有女德。適處士。謹修婦道。事翁姑極孝。敬。處士雖和。尤能勤儉起家。紡績至夜。分非禮未嘗妄費。至於奉祭祀。設賓客。必豐潔。濟貧乏。周宗族。雖誠口體之奉。弗恤。鄉之婦閨稱賢者。必以安人為範焉。處士壽五十九。卒於崇禎三年三月十一日也。安人壽六十六。卒於天順二年二月十九日也。生女某。即雙妻。亦克家。孫男四。朴。樞。柄。女一。志。皆處士先十年。葬於塔山之原。未有銘其墓者。今安人將啟兆合葬。蒙命其子樞來京。請予併銘之。唯。銘非予為而誰為。銘曰。梧桐有姓曰王氏。子姓繩繩非一世。肇厥慶源自千四。式承祖武來處士。篤唯孝友嗜仁善。嬉嬉老少含恩惠。躬耕樂道不求仕。賢哉安人。大家女。四德三從成所備。一唱一和真伉儷。有子曰蒙能繼志。諸孫業業滿庭砌。悠悠歸去今已矣。遺澤綿綿綿綿底。後嗣塔山之原。雙玉粹。執銘其藏乃其塔。

故耕樂處士姚公墓銘

於乎。此吾兄耕樂處士之墓也。處士姓姚。名克賢。耕樂其別號。始祖榮祿。學。管。世業。祖。伯。伯。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考諱惟善。贈給事中。進贈禮部侍郎。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氏。妣申氏。俱累贈夫人。處士兄弟五人。曰克信。兄也。曰克恭。曰克誠。曰克讓。皆處士弟也。女妹一人。歸書林吳仲文。配孫氏。生子男三。長顯。娶徐氏。次達。娶葉氏。次瑛。娶詹氏。女一。適徐謙。孫男五人。處士身中親儉。性質

敏。曾。被。關。匪。事。父。母。極。孝。處。兄。弟。極。友。愛。與。人。交。開。心。見。誠。錢。穀。財。帛。不。事。積。蓄。有。則。樂。與。人。共。見。貧。不。能。存。衣。食。之。死。不。能。飲。葬。埋。之。男。不。能。婚。女。不。能。嫁。其。資。成。就。之。事。急。扣。門。求。解。不。問。重。輕。赴。之。唯。恐。後。喜。設。賓。客。或。過。門。輒。傾。倒。款。曲。累。日。不。為。厭。善。維。持。門。戶。雖。官。府。重。難。事。至。則。釋。然。故。官。長。大。小。鄉。黨。遠。近。宗。族。內。外。咸。得。其。歡。心。太。夫。人。嘗。語。子。曰。爾。父。在。淺。土。十。三。年。安。乎。處。士。惕。然。驚。悚。日。夜。圖。之。會。地。理。人。南。昌。驛。廣。雅。至。延。子。家。周。覽。山。水。間。得。善。地。塞。墓。山。之。陰。遂。遷。葬。焉。太。夫。人。喜。曰。今。而。後。吾。死。瞑。目。矣。太。夫。人。就。養。京。師。殆。三。年。處。士。念。之。來。省。視。則。蓋。棺。矣。哀。痛。不。勝。扶。柩。歸。與。先。君。合。葬。焉。生。慰。死。安。不。愧。子。道。矣。晚。年。不。樂。嘗。屢。遂。去。縣。東。南。四。十。里。曰。小。山。塢。卜。築。草。堂。率。其。子。耕。田。力。穡。終。歲。僅。免。飢。寒。然。扣。其。中。裕。如。也。因。自。號。曰。耕。樂。生。洪。武。己。卯。四。月。初。三。日。丑。時。卒。成。化。二。年。四。月。二。十。日。時。享。年。六。十。有。八。孫。氏。先。處。士。十。一。年。享。年。五。十。五。有。賢。淑。行。子。顯。等。卜。以。次。年。口。月。口。日。合。葬。于。口。山。之。原。是。宜。禡。諸。墓。道。以。示。將。來。乃。為。銘。曰。其。性。淳。如。其。行。敦。如。超。超。弗。何。渾。渾。無。偶。允。古。君。子。也。吁。

故梅坡趙處士墓銘

處士姓趙。諱傑。字叔英。梅坡其別號也。世家桐廬。孝泉鄉。祖惟賢。懷仁蹈義。實啓慶源。考永和。由邑庠。領鄉書。升太學。性高逸。不樂仕進。遂謝去。號梅江釣隱。壽幾九旬。詔賜冠帶以終。妣鄧氏。生處士。聰明峻茂。讀書頗知大義。居家以孝聞。母沒。哀痛過情。事繼母如母。父見其成立也。家事一委任焉。處士克幹厥職。脫故翁得以優游桑榆。享其壽考。以有處士為之子也。處士善生道。喜購人之急。叩其門者無不應之。不過責其債。人樂趨焉。然性尚氣。不肯少屈人。苟事或不順。理執。雖官長親戚。必與較曲。直故亦忌之。成化丙戌。奉詔納粟二百五十石。授七品散官。未幾疾作。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距生永樂乙未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三。配陳氏。有婦德。子三人。男滋。娶聞氏。某未娶。女適兵部主事姚樞。孫男一。女二。卜戊子年口月口日。葬口鄉俞家塢大墓山之陽。處士外直中夷。人忤之。語言若不相容。轉頭則不復計。投其分。雖重貨。弗與算。意或不如。錙銖必較焉。至於禮賢尚義。憐貧。則非他人所及。於乎。亦鄉之巨擘也。歟。處士子婦翁。皆兩來京師。視予。於其沒也。能忘情乎。乃為銘。俾其子滋。為諸墓上銘曰。趙氏淵源。其來蓋遠。支於吾桐。實繁以衍。惟釣隱翁。弗嗜爵祿。高傲若罔。式昭厥毅。篤生處士。弗於弗修。重義輕財。克孝克悌。家庭溫如。鄉鄰穆如。下闕。嗟。上充國儲。明昭。嘉。命。官。有。秩。銀。帶。烏。紗。光。賁。泉。石。壽。百。斯。半。豈。曰。人。尤。歸。也。順。甯。天。地。悠。悠。

雙玉墓銘

雙玉墓者。鄉貢進士吳春。字時陽。暨其妻姚氏淑卿之墓也。春負才氣。昂然玉立。淑卿有賢德。登然秀婉。故名雙玉云。春為邑庠生。淑卿隨父任吏部侍郎。年十六。納春為壻。夫婦相敬相愛。未嘗疾言相爾我。春從合。灑。王。徵。學。春。秋。三。傳。子。寓。館。每。歸。淑。卿。戒。曰。君。妙。年。當。力。學。取。功。名。何。暇。對。婦。人。吃。笑。語。耶。春。以。為。然。徑。就。館。累。經。月。不。一。歸。頗。得。春。秋。奧。旨。作。文。字。有。新。致。壬。午。赴。浙。江。鄉。試。領。薦。明年。會。試。禮。部。不。幸。場。屋。火。遂。沒。淑。卿。聞。驚。踏。地。良。久。懸。呼。天。大。哭。即。求。死。母。謂。曰。汝。即。死。獨。不。念。汝。父。與。我。乎。每。哭。幾。絕。

父曰我中不人不禁痛苦。淑卿遂聲不哭。凡首飾衣服涉華麗者悉屏置。篋坐臥席皆布素。特惟荆角自翦髮一指。收夫餘髮。纏繞金石扣鈕。復以銀錠纏而束之。藏篋底。人固不知也。其誓節之意。有如金石矣。三載未嘗露齒。事父母極孝。父退朝。歸必問安否。見顏色或不喜。則慙然不敢前。良久慰問再三。故父雖有不樂。亦為之釋然。問母病。髮形於色。躬調湯藥。或因事被呵。笑承之。入惟垂泣。凡母所欲為者。代為之。悉如意。雖未入吳氏門。拜公姑。而孝敬之念。拳拳事兄嫂。盡禮教。弟篤恩愛。御僮奴有法。女工極精。致自婦居。足不出中門。雖至親少識其面。以父故不復哭。遂憂鬱成疾。醫稍瘳。未幾復作。兄職方主事。壁公差浙江。淑卿思一見甚切。忽兄至。且喜且泣。曰。幾不相見。越三日而卒。成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亥時。距生正統乙丑十二月二十日辰時。享年二十有一。春卒天順七年二月初九日。距生正統辛酉十二月十六日辰時。享年二十有五。春祖諱以仲。祖母謝氏。父宗海。母趙氏。世家書林。淑卿祖諱惟善。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母中唐氏。累贈夫人。父襲。任禮部尚書。授資政大夫。母王氏。累封夫人。世家邑下隅。先是春墓李家塢之原。淑卿卒之明年。其母舅王仲啓氏來京携骸歸。與春合窆焉。乃為銘曰。瑚連之器。美玉也。一碎則沉淪矣。春與淑卿。人中之玉也。一死則冥漠矣。如天下奪其壽。將來豈可量耶。於乎天乎。吾為爾而銘諸墓。俾後之人式焉。庶乎不壽之壽也。

墓表

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副御史致仕王公墓表

上嗣服之初。軫念老臣。致仕家食者。詔特進階一級。於是資德大夫都察院致仕右都御史山陰王公。獲進一品階。居無何。以疾卒。正統。葬其邑西步山之原。祖塋之次。禮也。明年。事聞。上惻悼。特遣官諭祭。其子。擬奉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先生所為誌銘。請予表諸墓。辭不獲。公諱。字景陽。別號慎庵。宋魏國文正公十三世孫。其居山陰。則自貞齋。思陵南渡始。曾祖均。元紹興路令史。祖大本。考振宗。並贈正奉大夫。正治。陝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祖妣胡氏。妣倪氏。俱夫人。皆以公貴。故公自幼穎敏。讀書一日數行。俱下。未成童。詩對。輒出奇句。長由邑庠。領永樂甲午鄉薦。登戊戌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進元夕。詩。獲寶楮之賜。授刑部主事。卓有能譽。陞員外郎。兩受勅語之封。並及其親。用大臣薦。擢河南按察司副使。丁父憂。服闋。調山東。隨調陝西。專督糧儲。有勞。陞布政使。司右布政使。綜理繁劇。庶務克熙。奉勅勸濟。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歲用不敷。奏立范文正公祠于延安。民禱雨。輒應。咸感公。欲立碑紀其德。公禁止之。丁母憂去任。吏民請留。上遣官。諭諸。奪情復任。九載。秩滿。應遷進。朝論難其代。仍俾守原職。以慰陝民。賜誥命。加贈三代同其官。正統己巳。胡馬飲。京師戒嚴。上收用老成人。以護根本。驛召公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守正陽門。嚴飭備禦。虜不敢近。時遠邇軍民。驚散聚城下。嗷嗷待斃。公督西直門。悉放入。賴以存活者萬計。尋勅公安撫順天等府。及鎮守天壽山陵。築立城堡。統軍勦賊。遂奏罷被賊郡縣。歲課物料。民安之。勅公巡撫河南湖廣。兼修築沙澗。悉聽便宜行事。保定張普山。以妖言煽衆于陳州。公發兵。

擒普山誅之。事遂定。奏修河用工次第。宜自黑洋山抵蕭縣。每十里置鋪。專人提督修治。仍乞減免濟南兗州科差。以甦民困。陞右副都御史。未幾。陞右副都御史。公奏開封等府水災。其遠運糧草。乞量派別州縣運納。又奏順天山西山東等處復業流民。宜令有司撫卹。寬免糧差。又奉勅考察河南湖廣鳳陽官員。法留唯尤。又奉勅賑濟河南徐州飢民。因奏開封等府州縣災傷五十一處。乞蠲該年夏稅之半。凡所奏。上皆從之。公虛黃河水勢。漸及汴城。築隄四十餘里。捍其外。城川不溺。公年幾六十。以災異上疏。自劾。乞罷歸田里。情懇甚。上慨然許之。入陞辭。蒙燕勞。遂行。已而河南官民交章乞留。公已去矣。既致仕。杜門謝客。優游林泉。十餘年而沒。享年七十。配馮氏。累封夫人。繼周氏。子男二。長。為郡庠生。業舉子。次。純。女三。適章。世朱琳。吳質。俱士人。所著有慎菴集四十卷。奏議二十卷。藏于家。公為人剛直不苟。容與。居官孜孜。所務。遇事敢為。不徇於私。不撓於權。勢人敬畏之。坐是亦為人所忌。上賴朝廷委任不疑。而公亦能隨分自效。雖不為所動。故其所立事業。赫然于時。又能以禮自將。急流勇退。非有所養能然哉。夫古之君子。以行道濟時為賢。以明哲保身為貴。其出以仕也。所以極體用之學。其退以休也。所以全始終之義。君子非故為是拘拘也。道之當然也。然自三代以下。士大夫知此道者。幾何人哉。以公出處概之。庶幾無愧於此者乎。是用表諸墓道。以示後之人。

故刑科給事中鮑君衣冠墓表

正統十有四年。夏。北虜大舉入寇。邊庭累失利。英宗皇帝震怒。下親征之詔。元戎啓行。百職扈從。而刑科掌科事給事中鮑君與焉。君素以直言簡知于上。遂命督右掖軍。紀職功。師還之土木。遇賊陷沒。迄今二十有二年。其子鳳。以國子生授建甯府府志。知縣。謁予請曰。先人沒于王事。鳳與母偕奉衣冠。葬于先塋之次。卒木已拱。未有文刻諸墓道之石。以表先人潛德。不孝之罪。鳳不敢逃。知先人者。莫如執事。敢以爲請。予哀鳳之言。而閱君之行。未白。義不可辭。乃爲表曰。公諱。字淑大。溫之平陽人。宋元豐右諫議純之孫。曾大父景夫。大父德善。皆不仕。父起。以君貴。贈刑科給事中。母林氏。封太孺人。君幼莊重。如老成人。父知其異。遣游邑庠。業書經。登癸丑進士第。拜工部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刑科。君爲人外和內剛。遇事敢言。言必達大體。有益於國於民。正統己未夏。京師水浸。淫爲患。君言疏導之方。患遂息。又言有司抑配商鹽。歛怨于上。州縣官考滿。實緣保留爲奸。宜禁緝之。又曰。朝覲官。惡者既黜。善者不可不旌。其二。爲勸。上皆雅納焉。延綏列校。許奏參贊都御史不法。君往察其詳。狀白于朝。抵其罪。陝西山東直隸保定諸郡。民飢流徙。君請分命大臣賑賑之。仍寬其徭賦。以安未徙之民。邊將多役占軍士。侵種屯田。廢戍守。以虧邊儲。君請益正其弊。又謂承平日久。天下兵衛多縱弛。宜董之。憲臣嚴簡閱之法。以示安不忘危之意。又謂瓦剌使臣入貢。勿令得易。兩簽。按樽以歸。資其利。皆見施行。君博學能文。喜吟咏。性介特。擇人以交。交必以道誼。士林推重焉。嗟夫。仕莫先於行道。道莫先於得言。言莫先於濟時。時苟有濟。則言用道行。其生也不爲徒生。其死也則亦不爲之徒死。生與道俱。死與道合。吾於鮑君蓋庶幾乎。或者惜公之才。不及大用以死。是未知君者也。世固有高爵高壽。而泯泯於草木同朽腐。視君所得何如哉。予當與君同侍近。

知君之深者也。君之善，不啻是姑撮其大者，表諸衣冠之墓云。

故處士徐君墓表

人有名位不著於當時，勤德不及於國史，其沒也不能自有所表識，而世或有稱焉，何也？蓋必於其子焉。是以孝子之於親，唯恐其名之不顯，有稱也，宜其封土未乾，而表石已拱，奈何遲遲若緩而弗為哉？不有以顯之，孰從而信之？不有以揚之，孰從而傳之？此歐陽文忠公所謂有待者也。進士徐鑑，一日拜于泣，且言曰：孤不肖，先人沒，十有五年于茲，未克表其墓，每視墓草之易，惕然自傷，徒隱忍不敢輒有請焉。良以不肖孤學未成，名未遂，而不足乎顯揚故耳。今忝竊科第，荷上恩，俾歸修其榮於桑梓，幸莫大也。唯是先人之墓石，復稽所樹立，是死先人也，將得為人耶？先生閔孤有素，敢以為請。子聞有歎曰：噫，鑑蓋有待者乎？宜不嘯所請，按狀，君姓徐，諱禮，字士恭，別號敬齋，系出偃王後，家世衢之龍游，有諱宣者，遷清安蜀阜，遂為清安人。祖諱參，宗顯皆懷德弗耀，君資沉敏，離襁褓，已與凡兒異，至弱冠，執父母喪如禮，歲時祭祀，必極哀慕，治家嚴而有法，閭庭之間，斬如也。至於待人，則和氣藹然，略不生岸谷，家雖饒，以勤儉自勵，遇人貧乏，雖傾囊賑之，無吝色。為百夫長，閔小民困於征科，為代輸於官，或有加以非禮，置弗與較，以故鄉人德之，稱為長者焉。君性嗜書，通大義，不惑異端之說，教子必擇嚴師，親課至夜，如鑑後有成，遣入邑庠，誦諄訓以忠孝，晚厭塵喧，闢別墅，構亭鑿池，環花木，時與賓友徜徉焉。嘗買舟下錢塘，覽西湖風景，留連經旬而返。正統丙寅，復獲所知往，疾暴作而卒，乃十月一日也。距生洪武己巳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配王氏，馬山處士某之孫女，有婦德，子五人，鑑中庚辰，王一變榜進士，孫男某，女某，某年月日，歸葬於奧嶺之原，嗟夫！生有德則死有表，表者表其德也。世之高年碩德之士，宜不少而卒，罕聞焉。三尺之墳，寂莫於幽墟，敗草間，可哀也已。求其故，豈非嗣蔑有聞也耶？今君德高於口，而其子克承厥志，讀書取進士，名位殆駸駸顯，他日宸章褒贈，九原生輝，且將高竊鉅龜，假當代大手筆，以昭不朽，豈止如斯而已哉。於乎！君可謂有子也。試表其略以俟。

姚文敏公奏議補缺

奏議

一為陵廟事

禮部尚書臣姚夔為陵廟事於禮科抄出該大學士彭時等官奏稱慈懿皇太后壽終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神主祔於太廟，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本部尚書姚夔於奉天門，欽承聖旨，是着禮部便會多官同翰林院還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及同翰林院衙門，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先帝奉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所尊，而有慈懿之徽稱，復推崇於所親，而上皇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皆知皇上克體先帝初心，以為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嘗備述愚誠，未蒙允答。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為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慈懿太后，以先帝之后，實皇上所尊事者，皇太后以皇上之母，實先帝所尊事者，情無間然，事同一體，人心天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令葬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於英宗裕陵合葬。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允合天下萬世至公之論。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伏乞慨然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以昭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先皇帝在天之靈，懋悅欣享，降福無窮矣。臣民幸甚，萬世幸甚。萬一合葬廟之制，少有疑阻，不合禮典，關係非小。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天下之人，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萬世下亦將有言之。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禮改而從正者乎。如此則皇上之盛德有所累，而於皇太后之盛德，亦有所損。使臣等誠默不言，依阿順承而致於此，萬死莫及也。謹會本具題請旨。

一為陵廟事

禮部尚書臣姚燮為陵廟事。該本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錦衣衛、六科、十三道官，謹遵聖諭，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附廟。緣由會本具題，奉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養兩宮，如一。若因此違忤，至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共體朕意。欽此。欽遵。臣等又以仰窺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母后之命。堯舜孝弟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有祖宗之天下，謹守祖宗之法而已矣。我國家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夫婦，各有倫序。三綱五常，純無不備。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附廟之禮，祖宗之法也。而皇上重以母后之命，而或致疑其間，倘有未盡。臣等以為祖宗成法，天下臣民不敢違也。而先皇帝與母后，繫屬祖宗之後，尤不敢違。先皇帝與母后，不敢違也。而皇上為先皇帝與母后之子，為祖宗列聖繼承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合宜。固先皇帝之心，是母后之德。皇上之孝，無間然矣。今日之禮，稱不合宜，非先皇帝之心，是母后之德。未盡。皇上之孝，未至。事獨安乎。母后者，皇帝之所在。先皇帝者，祖宗之所在。母后與皇帝之所以盡心於先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祖宗也。皇上之所以盡心於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先皇帝也。即所以致孝於母后也。使母后於祖宗有賢名，皇上之孝，孰大焉。使母后於祖宗有他議，皇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為母后深居禁闈，偶未及此，則曰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號泣隨之。在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為母后有言，堅持不從，則曰尊無二上。曰處親以六義，在皇上處之而已。大抵母后之命，因當重有祖宗之命。尤當重。母后之命，固未可違。而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皇上念之而已。臣等凡庸，俱叨任使，俱有身家。不足恤。誠以皇上有祖宗之天下，當謹守祖宗之法而已矣。臣凡庸，不稱分甘求退，則可。若曰誠默不言，依阿承順，以負皇上大恩，則不敢。所據前項大禮，臣等披瀝再言，伏乞聖明鑒納，斷而行之。臣等無任戰慄俯伏，埃命之至。

一為陵廟事

禮部尚書臣姚燮為陵廟事。昨者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官，奏稱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於裕陵。神主於太廟。聖旨命禮部會同各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日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非於先帝

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賜允納者。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册立為皇后，正位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拚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有缺典。則陛下之道全矣。使在先皇帝時有廢命，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附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附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附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諾。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屏轉背，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皆陵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何不得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維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為轉移耳。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常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至，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所葬，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今日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附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附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得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慈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慈讓在宣宗時，嘗已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常時，未嘗退處他宮。別立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慈讓徽號，悔莫及矣。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葬附廟，是非之間，自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强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不能奪，刑威不能迫。惟禮義統而屬之，何曾膠漆之堅也。何曾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人心一去，天

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違失天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間而已矣。昔漢祖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開論。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英皇歡享於上。臣民愛戴於下。有光天地宗社。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明史列傳

姚夔字大章。桐廬人。孝子伯華孫也。正統七年進士。鄉會試皆第一。明年授吏科給事中。陳時政八事。又首預備倉本振貧民。而里甲虛貧者不能償。輒隱不報。致稱貸富室。倍稱還之。收穫甫畢。遽至乏絕。是貧民遇凶年饑。豐年亦饑也。乞救天下有司。遂再發廩。必躬勸察。先給其最貧者。帝立命行之。景帝監國。諸大臣議勸即位。未決。以問諸官。夔曰。朝廷任大臣。正為社稷計。何紛紛為。議遂定也。先薄京城。請急徵。宜府遼東兵入衛。景泰元年。超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四年。就改禮部。奉敕考察南官吏。還朝。留任禮部。景帝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起之。偕翰林疏請復太子。不允。明日。夔欲率百官伏闕請。而石亨輩已奉。上皇復位。出夔南京禮部。英宗雅知夔。及聞復儲議。驛召還。進左侍郎。天順二年。改吏部。知府某以貪敗。賄石亨求復。夔執不可。遂止。七年。代石亨為禮部尚書。成化二年。帝從尚書李賓言。令南畿及浙江江西福建諸生。納米濟荒。得入監。夔奏罷之。四年。以災異屢見。疏請均愛六宮。以廣繼嗣。乞罷西山新建塔院。斥遠阿叱哩之徒。勤視經筵。裁決庶政。親君子。遠小人。節用度。愛名器。服食言動。悉遵祖宗成憲。以回天意。且言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帝優旨答之。他所請十事。皆立報可。慈懿太后崩。中旨議別非。閣臣持不可。下廷議。夔言太后配先帝二十餘年。合葬升祔。典禮具在。一有不慎。違先帝心。損母后之德。他日有據禮議改者。如陛下孝德何。疏三上。又率羣臣伏文華門哭諫。帝為固請周太后。竟得如禮。後孝宗見夔。

及彭時疏。謂劉健曰。先朝大臣忠厚為國。乃如此。彗星見。言官連劾。變求去。不允。帝信潘伯。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僭擬無度。奸人惡之。疑為其徒。變力諫。勢稍減。五年。代崔恭為吏部尚書。雨雪失時。陳時弊二十事。七年。加太子少保。彗星見。復偕羣臣陳二十八事。大要以絕求。時禁採辦。恤軍匠。減力役。撫流民。節冗費。為急。帝多採納。明年九月。南畿浙江大水。疏請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術。每遇災異。輒請帝振恤。變形於色。明年。卒。贈少保。諡文敏。夔才器宏遠。表裏洞達。朝議未定者。夔一言立決。其在吏部。留意人才。不避親故。初。王翱為吏部。專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夔。頗右南人。論薦率能稱職。子璧。由進士歷官兵部郎中。項忠劾汪直。璧預其謀。直構忠。連璧下獄。謫廣西。思明同知。謝病歸。夔從弟龍。與夔同舉進士。除刑部主事。累官福建左布政使。與右布政使劉讓。同年不相能。讓粗暴。龍亦乏清操。成化初入覲。王翱兩能之。

校勘記

- 贊第一葉第六行 公魁閣取高第 魁下做禮字
- 第一葉第七行 而為之贊 為誤作謂
- 第一葉第十二行 迺超乎秋卿 超下做拜字
- 贊第二葉第七行 錢沛太平 錢沛誤作粉綿
- 第二葉第十一行 獨亮以持衡 獨誤作宜
- 第二葉第十二行 抑孰得掩其精英 孰誤作熟
- 卷一第三葉第十四行 樹德莫如茲 常作茲莫如以就本韻
- 第四葉第八行 仰憶講學時 學誤作下
- 卷二第二一葉第一行 春晚喧喧布穀鳴 穀誤作谷
- 卷三第三二葉第九行 一試春闈賦 闈誤作園
- 卷四第六二葉第七行 豈料楮庭夜住寒 楮誤作春
- 卷五第七三葉第一行 能令祠廟一時新 誤作廟祠
- 卷六第八六葉第五行 刑進士 刑下有部字蓋謂刑部觀政進士也

卷七第九六葉第八行 穀實甘美 穀誤作谷

第九八葉梅坡記 此記曾見公手書其迹字體有似蘇軾之

第九八葉第十五行 有子泉 子泉上有孝字晉夏孝先廬於泉獨有碑記石刻不記何人撰

第九九葉臥雪庵記 觀此文知文敏與寒族先世有姻連

第一〇一葉第一行 播厥百穀 穀誤作谷

第一〇五葉第十二行 御史丞 丞上敝中字

第一一葉第十二行 鑄芥 鑄字誤當是履字

第一一三葉第十行 於讀書之室 於上有榜字

第一一四葉第三行 而損滅之 滅似減字之誤

卷八第一一七葉 半隱生傳 此文予年十一隨先大夫館秀峰趙氏獲睹文敏手書真迹

卷九第一四七葉第二行 通州三縣人 三下皆當有河字

第一四八葉第十一行 敷政悠悠 悠悠當作優優

第一五二葉第十五行 脫故翁得以優游桑榆享其壽考 脫字衍

奏議第四葉前九行 則國非國 非下有其字

戊戌長夏中江行館校一過並鈔明史本傳附刊集尾芳郭後學哀起敬識



錄使奉

撰寧張

奉使錄卷上

乞定名次題本

明 方洲張寧撰 黃岡後學樊維城編



禮科掌科事給事中臣張寧謹題。為公務事。臣蒙欽差與同錦衣衛帶俸都指揮武忠。前往朝鮮國公幹。所據辭朝領勅。及到彼序坐回日。覆奏題本。命名稱臣等項。臣欲遵奉原降勅旨。序列在前。緣武忠係武職三品。臣係文職七品。於心未安。伏乞聖裁。奉聖旨。朝鮮國習尚文物。張寧正使。武忠副使。欽此。右題本。天順四年二月進奏。後三日早朝罷。駕幸文華殿。太監牛玉傳宣給事中張寧。引至內門。上方下。立殿陛。寧趨入叩首。俯跪。有旨。令近前者。再問所進本事宜。寧叩首。讀奏詞一過。上曰。汝近侍官。豈論品級。聞李瑛說。或有典故。問答非武忠所能。汝坐在上。寧復叩首。仰見天顏悅。因敢奏請所往事宜。皆優賜裁決。獎諭再三。願近侍中貴人有勅諭。朝鮮國王。須得如此人去之語。寧復頓首謝。蒙賜酒飯於春坊。明日降旨。繼有金織襲衣之賜。

遼東復奏題本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張寧等謹題。為公務事。臣等先奉勅旨。往朝鮮國公幹。天順四年二月十一日。行至遼東。都司欽奉勅令。得遼東鎮守等官奏報。毛憐衛都指揮尚蓋加等。會合人馬。往朝鮮國報警。朕意。專性驍勇。或有此舉。恐道路不便。未可前去。勅至爾。即會同鎮守等官。差人遠探消息。

奉使錄 卷上

奉使錄 卷上

以為進止。若有此事。爾且於遼東暫住。待寧靜無事。然後起行。欽遵。臣等仍還廣寧。於高平驛會同欽差鎮守遼東左少監覃瓊。總兵官海寧伯董興。巡撫左副都御史胡本惠。計議得。尚蓋加人馬。往朝鮮國報警。原係傳報事情。未委虛的。欲便使人前去。緣出境地無人煙。無從聽探。若至彼國地方。詢問恐亦未得其情。徒勞往返。除撥精銳馬隊官軍二千員名。委都指揮李端管領。於本月十八日起程。仍逐程於內差人前探。謹送相機行事。到彼交界無事。官軍即便回還。外具本差舍人李維親。謹具題知。

朝鮮義州遣還護送官兵榜

欽差正副使禮科等衙門掌科事給事中等官張寧等。為約論事。欽承帝命。有事於朝鮮國。照得本國素承禮教。世輯藩垣。朝廷奄有萬方。於茲特加撫恤。待以不疑。願以行道遠。多遣兵馬。導送至境耳。緣某奉勅不敢稽行。合於本境留示。隨從官軍人等。所據該支糧草。悉聽管領都指揮李端。每隊摘撥的當人員。隨便支送。不許多人過界紛擾。有違朝廷撫待至意。敢有不遵約束。私相取與。因而延滯日時。不即回還者。悉行聞奏。各宜戒慎。毋或有愆。故示。

朝鮮國回還復命題本

欽差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張寧等。臣等先蒙差往朝鮮國。勸諭國王李瑛。責問誘殺毛憐衛都督。食事。卜兒哈等十六人。緣由。李瑛迎接禮儀。一盡藩國之體。開讀之際。跪伏戰兢。具言卜兒哈世居彼國。會事地面。無異編氓。自父莊憲王時。來往都城。娶妻從仕。今父子通謀作亂。罪不容已。至今其子阿比。車逃亡。合怨。擾境殺戮。臣以此但知遵法。處治本國。耗亂之人。實不知會受朝廷官職。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本國所有土地人民。皆為朝廷看守。豈敢過分于犯。臣等誠恐帶去通事序班。語言訛舛。當取紙筆。與李瑛作字問答。先後相同的。是實情。無所矯飾。臣等畢事回還。李瑛已差陪臣戶曹參判金淳。慶昌府尹梁誠之。於三月初十日。赴京謝恩。謹具題知。

晚發豐潤

蕭蕭車馬度重岡。回首都城意渺茫。斜日下時人望遠。孤雲飛處客思鄉。黃茅矮屋山居小。白艸浮塵石路長。星月滿天行未歇。俯鞍還復候行裝。

次永平發撫寧

繁廛石磴緩經行。海氣山光欲滿城。駐息暫憐官舍近。依隨聊慰館人迎。北來郡郭推名勝。東去關門總治平。却算歸期春正好。也應無地不深耕。

薊州

煙光迷遠岫。曙色上征衣。郡邑行將近。山村望轉微。豈應辭苦節。何暇惜多違。所愧經巡處。勞人說是非。

槩河有張果老。銀鑪石。榆關有張果老。不知何由得名。二首。
曉曠白石鮮痕。滋。茶。擊。何。緣。偶。見。施。聲。迹。由。來。俱。是。幻。不。須。回。首。重。興。思。
木。柵。標。題。跡。已。陳。知。增。豈。柳。未。勝。春。停。鞭。欲。問。當年。事。朝。首。斜。陽。不。見。人。

奉使錄 卷上

宿蘆峯驛

亭館高虛艸木殘。碧峯煙露晚增寒。隣翁社老紛成巷。野飯山僧進滿盤。千里驅馳懷國事。一宵清宴有餘歡。明朝擬上遼陽道。數問征夫夜未闌。

至山海關二首

塵路臨關斷。雲山際海多。驅車登峻坂。飲馬下長河。跋涉真吾事。咨詢奈爾何。旋歸知不遠。隨處記經過。望望逾高嶺。遙遙知幾程。野人清驛道。疲馬歷空城。茅舍山炊熟。松廳土炕平。依棲聊復爾。按轡又東行。

宿山海驛留別張用暉主事

別來清夢每相尋。客裏逢君坐夜深。千里鄉關孤雁影。十年樽酒故人心。邊城寒氣春猶重。海國潮聲夜欲沉。明月輟車何處是。遼陽東去馬駸駸。

過山海關

百二山河擁帝京。鐵關金鎖接長城。遼陽千里無烽火。薊北諸屯有重兵。鼓角遙迎持節使。關門應訝乘繡生。壯遊未盡登臨興。一騎雲飛海浪橫。

連遇大風宿前屯衛次日早趨沙河驛望遠途中苦寒

鷄鳴戍鼓起城樓。碧海風高馬上愁。天地無心憐遠客。關山何處是營州。壯懷慷慨看長缺。倦體支離惜似裘。却憶邊軍寒正苦。春陽幾日到遼陽。

寧遠道中晚行

行行周道接山谿。城堡連延斥候齊。野燒過林枯草盡。暝煙生樹遠村迷。人行落日多思睡。馬渡春冰半沒蹄。翻憶故園行樂伴。百花深處聽鶯啼。

寧遠東南有山居海中。去岸二十里。名覺華島。中有大龍宮。千佛院。皆金人所建。土僧數十人。自相耕鑿。若與世隔者。每歲海冰可通車徒時。則一城薪炭皆仰給於此。聞其中甚幽絕可愛。亦邊鄉一勝地。惜行役匆匆不能一到。

古剎寥寥海島邊。行人指點說當年。山門未乞新開額。常住猶耕舊施田。寒日每輸城邑炭。漁舟時送佛燈錢。官程咫尺空經過。悵望煙波思渺然。

宿松山所遇孟玉千戶。老而能言。談開國以來邊事。歷歷可聽。次日蚤趨凌河驛。道中述其語為四絕。

七歲為官今七十。直從洪武到新年。同時將士皆稀少。贏得兒孫滿眼前。半落關山百戰中。此生無罪亦無功。于今邊境安如堵。共說君王似太宗。當時倭寇入遼陽。曾逐偏裨夜伏藏。百舸成灰諸賊盡。傷心和淚說劬劬。雙鬢蒼蒼竹力微。已教兒子代戎衣。此身雖老猶能射。閉上雕弓去打圍。

途中懷楊叔謙主事

奉使錄 卷上

春初為別後。春盡尚殊方。明月心期在。浮雲夢寐長。石花懷其賞。折柳惜分芳。想見同年者。聯珂集寶行。廣寧諸屯衛騎士。皆以獵犬自隨。所至有獲。戲作畜犬詞。

春米莫乘糧。樽釜莫乘漿。飼餵須教飽。驅逐毋令傷。營中畜犬勝畜羊。長將犬出尋涼。邊城無盜不須吠。明日燒荒出城去。

桃源圖為遼東李都關端題

落花流水春將暮。武陵漁郎迷舊路。山鳥洞鎖氣蕭蕭。誤入桃源最深处。里巷驚聞外客名。傾家出見動歡聲。不知歲月今何日。却問阿房成未成。語畢相邀扣蓬堵。瓦缶瑟隨問賓主。兒童將若婦將膠。禮數空疎意清古。半中重述始來時。對首驚聞族李斯。強者弄兵弱者死。惟我數家猶子遺。老幼攜持轉溝壑。兔伏鳥投枯葉落。披荆破楚履巉巖。絕境天荒隔寥廓。壘山塞岫種桃花。谷變陵遷幾歲華。前人老死後人壯。來日無多今百家。今年大水添溪漲。舟輕直渡桃花嶂。佳期難再事難憑。不說人間說天上。到處窮荒草滿蹊。武陵深窈易相迷。何須更問神仙事。險遠由來是五溪。

為遼東都司斷事陳公佐題畫并墨竹四首

西風吹雲江樹白。黃葉寒潮弄秋色。斜陽欲落雁來時。露芷江蘼共蕭颯。浩歌一曲下中流。欲採芙蓉不自由。清風明月若長在。沙鷗野猿相對愁。南遊忽憶湖湘道。千里心期夢中老。岳陽樓上望君山。一點青螺隔雲小。彭蠡風高浪接天。行人欲渡已茫然。非難事業來何晚。回首空江生暮煙。樹杪青山嵌湖曲。古牆陰處莓苔綠。野梅零落菜花開。柴門半掩黃茅屋。空林盡水寂無聲。村塢寥寥一犬鳴。年華欲盡盡芳歇。宛宛白日傷人情。嶮峻坂連平越。瘦筇凌兢度遠蹊。人影東來知是誰。小橋流水黃昏月。武陵年少日馳驅。寶馬朱輪橫路衢。揚雄閉門頭雪白。却笑年年空著書。

黑竹二首

流雲滿空江月黑。天漏無聲瀉虛碧。梧桐露白鳳毛垂。湘妃佩環鮫綃濕。短篷餘燭照殘更。千里江潭幽夢生。隔江誰唱鷓鴣曲。忽憶君山雙笛聲。暮收鼓氣天行金。紅塵委翳蒼煙沉。潛蛟倒海風翻穴。十二瓊樓環瑤音。南州高士風流歇。空谷佳人苦離別。憑誰裁作紫鸞箋。同上瑤臺弄明月。

為遼東巡按陸侍衡平題畫四首

蕭蕭落木翳林樾。野色催寒帶晚晴。滿地秋風吹雨過。亂山斜日照人行。草荒別墅鷺盟遠。雲護空壇鶴夢清。彷彿江南舊遊處。小橋西舍讀書聲。榕葉成陰長綠苔。薰風池館芡荷開。鳥邊山色雲中出。戶外泉聲樹杪來。一路鶯啼僧舍近。隔溪人語釣船迴。若那溪水山陰路。何日扁舟重爾陪。巖壑蕭條雪滿庭。凍雲連地晚冥冥。春隨灞上騎驢客。人在孤山放鶴亭。瓊島風霜千樹白。蓬池燈火一甌青。不知何處笙歌夜。金帳羊羔酒未醒。

雲山東去野橋西。茅屋陰陰柳樹齊。疎雨落花村犬吠。淡煙芳草水禽啼。林泉杖履時相遇。溪上登臨每自攜。何日閑尋休沐地。葛巾野服共幽棲。

遊鳳凰山記

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陞。又一日。至鳳凰山。去朝鮮境尚百有餘里。土人稱為開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僅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闊空曠也。予初以使事。未遑登覽。春三月二十有二日。還過其地。遼東都司李君本正。以千五百騎行遊。適日暮。按營於此。因與副使錦衣衛武士英三人。連轡鼓吹而前。皆疊石為城。隨山障塞。巉岩崩蹙。過半。其缺處為門。石泉鐵樞。沙土中猶隱約可見。門外稍東西向。有水關。架石作梁。水聲幽幽。然出澗薄間。若訴語者。入門左折而西。高崖絕巘。上有土臺。隆隆。意當時瞭遠處也。右折而東。盡豁谷。澗際有舍一椽。覆地為椽。上無片瓦。惟朽餘壁立。不知何人所常依息。疑野人射獵時。宿草具也。自茲北行。皆平曠。幾二里許。石級頽殘。瓦礫零落。若官府廢治。又二里許。正北山坳處。適與所入門相對。皆灰隔重石為關。兩旁積石。方尺者千餘。若將下墜。却敵者。極北南立。四顧平帖。藏風蓄氣。真天造地設。儼然千家城郭。四隅松柏彌山。荆棘被道。豺狼虎豹。糜鹿狐兔之迹。交羅其間。不可復進。徒擁立流望。惆悵與思而已。或者以為始全燕時郡邑。又以為故高麗時城。又相傳唐太宗征東。下其地。嘗頓兵於此。是皆不必盡然。而亦未必不盡然。但其東北與女直海西之境相接。而此山正當其衝。故當時立城置守。以控扼之。經營締造。可謂得矣。又孰知今日。淒涼荒落。而為過客之悲也。嗟夫。禹貢職方所載。區域變遷更置。不知其幾何。而始致今日之完盛合一。遺踪故跡。無處無之。得失興亡。各由其道。是皆不足吊者。而暇為夷狄悲哉。和與□□□□此為記。

奉使錄卷下

皇華集 朝鮮本

士生天地間。德業固大矣。文章特餘事耳。然自古論世道升降者。未嘗不以文章盛衰卜之。是何也。蓋文者言之成章。而德業之華也。故和順之積。而英華之發。彌中彪外。自不可掩也。而人才之興。則實關乎氣化。夫豈偶然哉。天順四年春。禮科給事中張公奉使而來。咨詢之暇。遇景觸事。輒形賦詠。驪珠燦爛。溢於錦囊。幾成卷矣。竣事乃旋。我殿下嘉公文雅。命詞臣編其所著詩文。俾永厥傳。實所以欽帝命也。遂命臣較之。臣竊惟文運隨世運消長。而以文鳴世者。代各有人。自漢魏而下。可數也。然其文章雖足可觀。而或不為世用。雖遇於世。而文章又不足發之。每患兩全之難也。欽惟皇明御極。大化流淳。蔚啟文運。光祿完車。齊登賢崇良。布列朝著。士之抱道德負材藝者。莫不依乘咸會。翹英騁雋。奮勵揄揚。以輔截文明之盛。惟公材學之醇。器度之豪。蚤捷科第。蜚英煇赫。遂荷知遇。給事左右。以佐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政。乃今遠銜使命。惠來於我。我國雖僻在海表。然秉禮惟舊。世蒙眷待。每頒明詔。必擇朝中之賢。且才者遺之。儒雅之士。前後相望。今公之來也。尤信其特膺帝簡。祇奉容猷。使星離霄。析木騰輝。播翰音於萬里。達輿情乎九重。上下交孚。遠邇來和。海隅出日。永世安瀾。益沐我皇明沛澍之鴻恩於無疆也。苟非以英傑之才。膺際遇之隆。出入將相。奔走賢勞。迪一人。事四方。若卜筮是字者。曷克爾邪。公之至是邦也。念王事有程。

每懷懷及然猶重道統而訪箕子。崇化源而謁宣尼。率禮尚儀。式示周行。東人之接見者。仰若山斗。非但
 慕雅致清介而已。德業之懿。因此可知。獨其文章。可尚乎哉。觀其為文。遇與振擗。如昆玉狼藉。取之左右。
 見鶴亦抵。信乎其鳴世也。豈非所謂關氣化而生。遇於世而發之者乎。他日卜我朝世道之升降者。未必
 不自公而得之。則今茲珠唾之落海東者。亦不可快焉。混其傳也。而我殿下翼翼畏天之衷。惓惓好善之
 誠。欽帝眷遂重其使。重使華途及其文之盛。意因亦可見矣。吁。豈非與是年夏四月下濟。正遯大夫知
 中樞院事。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世子左賓客。兼成均大司成。臣崔恒謹啟。

渡大同江

平壤孤城發曉裝。畫船驚鼓旆春陽。鳥邊雲盡青山出。渡口潮通碧海長。共喜皇仁同大地。不知身世是
 他鄉。清樽痛飲頻相勸。四牡東風路渺茫。

登黃州廣遠樓

層樓高出翠微間。景物迢遙慰客顏。芳草夕陽天外路。亂峯殘雪海中山。煙凝野色村居小。風送邊聲
 騎還。却憶帝鄉春似海。蓬萊官闕五雲閑。

登鳳山樓留題

鳳山樓館鬱昭曠。千里經行漢使朝。人語殊方應漸解。詩懷多病欲全消。望窮曉影雲連雁。聽斷寒聲海
 落潮。不用咨詢重吊古。四隣無事息征徭。

二十八日午發鐵水道中望龍泉

層巒高處露亭臺。騎從如雲暮景催。繞徑藤蘿芳樹合。滿山荆棘野花開。林間春色鶯啼盡。天際晴光鳥
 帶回。何事碧雲凝望久。長安不見獨徘徊。

登金郊驛樓

搖搖旌旆遠躋攀。坐算遊程兩月間。芳草無情隨處綠。好山如畫對人閒。一年風物春將老。千里星樓客
 未還。昨夜分明夢歸國。依然清禁立班班。

渡臨津

三月韶華景最新。棹歌聲裏渡臨津。雪消野渚多青草。雨過芳洲長綠蘋。畫舫清遊天上客。碧雲疎影水
 中人。桃花浪暖魚龍起。楊柳風和鳥雀頻。歸思欲迷南浦樹。江流不到故園春。九重霄漢雙飛羽。千里星
 河一縱鱗。莫笑沿流同汎汎。也應隨處設咨詢。茲行總為宜恩命。非是乘槎漢使臣。

三月三日寓太平館

曲水流觴盡醉歸。風光雖是故鄉非。桃花小雨迷行館。細草春香上客衣。誰捲疎簾望新月。自吹長笛倚
 斜暉。此情不為傷離別。王事驅馳惜重違。

登太平館樓六十韻

飛樓標入蒼穹。西望長安意已通。天地有恩同覆載。華夷無處不朝宗。遼陽東下三千里。華嶽西連百
 一三

二重金闕玉關嚴。虎豹自臨黃鉞定。熊羆漢南遠道烽煙絕。薊北諸屯保障雄。寰宇總膺周典則。與闕盡
 屬漢提封。九成韶樂儀羣鳳。五色祥雲忽六龍。上苑韶華寬似海。貴游羅綺爛如虹。編摩自古元無地。繼
 立生民未有功。萬國梯航馳玉帛。千家門第動詩鍾。化行九服垣塘外。人在三王禮樂中。儲載不移高帝
 業。兩京齊出至神工。荒言却笑莊蒙叟。欲賦應須左太冲。身使殊方思莫及。心懸天府難難窮。由來東土
 文風好。自昔中朝錫予隆。藩屏皇家崇節度。儀形聖範恤疲癯。內承畿甸民嘉靖。外控邊荒地激衝。八道
 分符循俗美。重門盤折備時凶。路窮水陸鄉音別。春滿乾坤景色同。鷄犬人家延四野。煙霞山郭亘千峯。
 流年又逐陽和換。微物均為造化容。原隰條桑初展綠。池亭佳杏已迎紅。空林土潤人參長。遠島沙平竹
 始豐。芳草欲迷歸客思。蒼苔不鎖舊遊踪。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竹外涼陰清鎖碎。梅邊香
 露曉朦朧。園明桃李蜂燕蜜。野曠葦蒿鹿豕茸。花落花開如剪綺。人來人去類飛蓬。興來倚檻吹長笛。坐
 久巡簷策短筇。高絕欲窺徐市國。清虛渾憩武夷宮。扶桑析木疑相近。方丈瀛洲信易從。擬跨龍驤超汗
 漫。還期鶴算等螭螭。國香靡靡流蘇繞。環翠闌干錦綉叢。入座有情看燕舞。過牆無語訝鶯鶯。光生殿閣
 留宸翰。喜溢街衢結綵絨。何處村田聞社鼓。幾家庭院啓雕櫺。清泉門巷幽居雅。白石岩扉古刹崇。似有
 忽無風氣入。輕寒乍暖日華融。層冰絕壑長宜夏。高嶺孤松久耐冬。遊獵只應多雉兔。樵蘇元不禁兒童。
 川原繚繞遐堪眺。人物奇饒秀所鍾。革履長衫袞袞婦。卉衣徒笠沒官儲。府中成鼓趨羣吏。苑外鳴笳練
 小戎。鄉墟入城輸土布。地爐燒火鑄山銅。越裳重譯關津使。魯國多賢士類充。天際樓船來海賈。雨餘阡
 陌勸耕農。海門潮落騰天馬。沙磧塵清見斷鴻。馬邑陶陵知遠近。鳳山榛莽共溟濛。臨屯舊接真番界。平
 壤遙連瀚水東。箕子荒祠碑翠嶺。高麗殘戍石龍堤。古今不盡登臨恨。形勝都歸磊砢胸。問俗欲尋吳季
 子。不才深愧宰周公。卯金縱闕登天祿。伯玉藏書滿射洪。論事自慙楊子吃。通時翻慕仲車豐。沉淪每笑
 溝中木。宜暢誰彈露下桐。勝覽直須探蘊結。高攀未許叩穹窿。境常妙處巧相會。情到盡時偏是濃。涼露
 寫詩銀管濕。夕陽催酒玉瓶空。吟成轉覺孤懷爽。醉後仍嫌兩鬢鬆。莫怪憑軒重眺遠。喜回風物荷時雍。
 天順四年春。余奉命使朝鮮。登高望遠之際。緬懷帝都。流覽王國。天時人事。景物山川。幽顯雖殊。
 心目俱至。其間留連悲嘯之情。蓋有出於吊古詢風之外者。雖余亦既知之。然興發成章。政自不能
 不爾也。乘華用實。文獻之地。宜有同余心者焉。姑書之以記歲月云耳。

登漢江樓十首

東國有高樓。樓前漢水流。光搖青雀舫。影落白鷗洲。望遠天疑盡。凌虛地欲浮。八應風日好。下榻重淹留。
 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斷雲依遠岫。孤雁沒長汀。異域傷離壁。明時笑獨醒。何因忽來此。詩思入蒼冥。
 路遠輪蹄少。春深景物多。煙開山似畫。風淡水如羅。樂事酬佳節。清樽發浩歌。由來文物地。隨處好經過。
 杏澗飛流急。迢迢石磴平。山禽啼更歇。江浦暗還晴。興與雲俱往。情隨草共生。雙親未能見。聊復念神京。
 勝覽渾相似。佳期不用招。行疑鄉邑近。坐覺客懷消。谷鳥聲交應。溪花影遞搖。春風如有意。吹送木蘭桡。
 洲渚望不盡。峯巒知幾層。病思金匱藥。渴飲玉壺冰。瑤海航堪渡。丹丘羽未成。倚闌凝眺久。鄉思忽無憑。

亦有白雲起。只無黃鶴來。地深同園苑。境勝憶蓬萊。越比元龍逸。詩慙太白才。共拚金谷酒。莫惜玉山傾。時序有代謝。江山無古今。衣冠遊覽。詩酒復登臨。對酒懷遺事。觀風悟素心。太平聲教遠。隨處有知音。四牡息駢駢。超然坐翠微。酒香滄海。春氣入羅衣。石徑松花老。疎籬燕子飛。坐中皆勝集。向夕未言歸。徒倚窮佳致。盤桓極勝遊。賢王好賓客。諸相總風流。已醉仍須飲。將還更欲留。明朝太平館。回首更悠悠。

天順四年春三月五日。登漢江樓。時申權二議政。金朴二判書。李府判尹。李二承旨。在座。皆朝鮮名士也。酒酣落筆。偶成十章。草率鄙俚。無足佐者。共發一笑。不妨以覆瓿云。又成一首。

春日登高。景開。漢江春水碧於苔。烟雲萬里鷗波闊。花柳千峰鳥道回。天上星槎何處遠。城中冠蓋幾人來。客邊剩有題詩興。不用蕭蕭暮雨催。

題韓判書拜鵬亭詩卷

水雲深處草亭幽。有客忘機對白鷗。自許功名同散逸。真將心事學沉浮。輪巾羽扇閑堪語。細雨斜風晚更留。好是曲江樓隱地。相親相近幾回秋。

御製詩。并應制詩共一帙。前題題讀詳矣。夫復何言。况奎章宸翰。照映古今。擘幅宇宙。近之辭語。亦婉順得體。讀之可喜。宜為國之所什襲也。然洪武至今。世次已久。不知朝鮮之詩。果能皆如近否。三百篇而下。詩莫盛於唐。楊伯謙所述。分爲三始。音猶豐腴。盛唐則沉著。而晚唐遺響。則漸流麗矣。此非盡出於時治之所感。名郡國鄉里之好尚。差殊。遂失初意者。不能無耳。故雖周盛之後。鄭衛之音。未能終變。吳楚之詩。刪述無及。今天子以聖繼聖。朝鮮之使。職貢相望。耳濡目染。與初意不惟不渝。世久道成。疑必有益之者矣。聲音之道。與政通。非小損益也。尊其始而美其終。抑惟侯度有光焉。載拜莊誦。復系以詩。

雲漢垂日星。煌煌麗穹昊。河圖與洛書。千載承至道。斤斤東國臣。心聲契敷詔。什襲矢弗緩。邦土永爲好。歷年亦已久。風雅日臻妙。焉知地尚殊。初意弗微渺。古則貴敦柔。中更多叫喚。豈惟詞語間。政治實樞要。我行日逾邁。觀風知蘊奧。忠貞世稱篤。文獻須繼紹。歸當告天子。陳詩補聲教。充然如有得。稽首三拜蹈。

余初至朝鮮。國王遣李府君陪從於太平館。禮意甚勤。及余行之五日。復遣趙黃州遠餞。酒半。持是卷索詩。詞意良篤。即席書一律以復之。

蕭蕭幽草長。越長。百年喬木儼成行。一簾疎雨琴書潤。滿座清風枕簟涼。門戶有光懷種德。兒孫無恙見流芳。東坡舊記休重考。蚤已楸材入棟梁。

李觀察以樗軒手軸求余詩。燈下書此以復。誠達意而已耳。

多君國之羞。匪爲山澤隱。心迹胡自異。高軒乃名樗。此木夙擁虛。置身惟樗俱。弗爲青黃用。弗爲梁棟檢。春滋膏壑志。婆然無世戚。伊人雖顯融。所志良足譽。成功慎自保。寵利難久居。富貴衆所忌。名節須不渝。謙者終受益。齋始末乃餘。莫謂此高言。可以循聖謨。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觀察使曹君求賦松軒詩。書此以復。

高軒瀟瀟傍岩丘。松樹陰陰翠欲浮。老去難同樗櫟朽。時來已屬棟梁求。半廳殘雪三冬夜。一枕清風六月秋。不是閑居好奇勝。太平王相雅風流。

三月十五日。使還平壤。燕浮碧樓。因即命名之意。效溫李體。爲短詞一章。以紀興云爾。

洪流綠淨春無底。地核龍葱嵌春水。輪函蜃氣疑不散。十二雕欄晃如洗。空明倒浸蔚藍天。暖香半落蘆蕪渚。綠雲淺澹翠煙沉。人在瑤瑤鏡光裏。青城仙客遠從東。袖攜紫玉登蒼虹。左招浮丘右關尹。酒酣擊鼓馮夷宮。馮夷醉臥呼弗醒。滿屋蛟珠院衣冷。明朝回望舊遊人。一片江聲夢中景。

和陳先生登萬景樓二首

押韻爲和非古也。自明良廢。以及唐人。皆無此制。所和者倡成作者之意耳。宋至蘇黃諸公。始廣是法。後世多步武之。余平生最懶於此。蓋不能如前人之巧妙故也。茲登萬景樓。見內翰陳先生之作。因步其聲韻爲二律。所謂未能免俗。聊復爾耳。觀者將惠我一笑也。

江上危樓離俗氣。春初經過未相聞。風雲丘壑高低見。草樹人家遠近分。午甌茶煙香冉冉。芳塘桃漲綠云云。咨詢已滿歸期促。一倚雕欄日又曛。

九霄西去是皇畿。萬景樓中暫解衣。天遠江流何處盡。春初詩興近來微。歌聲隔浦眠鷗起。松影迎風舞鶴歸。時物未關清賞倦。不禁回首白雲飛。

朴判書爲成川都護府使。幸孝思求隱齋詩。余以浮麗之詞。不宜施於學者用功之地。作銘貽之。行處有常。言必無僞。動靜不忘。隱顯一致。始自幾微。爰及品類。曰敬曰誠。充之則是。孫壽山。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以與之。

從來久客惜人情。况爾追隨本志誠。鴨綠江頭分別後。只應含淚入山城。朴枝。司譯院判事也。陪從日久。臨別乞詩。書此以見意。

千里相隨一月情。別時深見此心誠。只今重譯來王日。屈指行看入帝城。醫官鄭次良。再拜乞詩。臨別書與。

東來無處問岐黃。共說君家肘後方。明日別懷何最是。杏林春雨橘泉香。齊竹與知印黃致和。

春雨一兩葉。東風三四枝。冰霜舊相守。不寫竹枝詞。齊蘭竹與察訪李扶。

新竹初解籜。幽蘭未著花。風光雖淺薄。生意亦無涯。

余來朝鮮。國之諸臣。無日不交相候問。皆雅有禮度可道。其間迎送陪從。所與朝夕共處者。惟判書判書朴君一人最久。判書老成文雅。中敏外嚴。加以謙密不矯。得善傳體。讀書能文章。善辭令。有古列國大夫之風。自義州往復幾一月。雖勞頓不息。始終未嘗有惰容。非恆不振者能之乎。余初至。判書遣二子安命安性謁拜館下。進退肅雅。不敢當交接禮。家教之隆。因大可見。是皆人所難。

而判書具有之風塵空谷中。危然之喜。何可多得也。茲將途遠。彼此之情。不能不相為動色。因成近禮一章。既以敘區區之懷。且以塞判書之請。斯文古意。是又不能以古名流相律也。不識見者以余言為何如。

朝鮮賢臣朴判書。老成文物非凡儒。橫山玉笙鳳凰侶。弱流鐵網珊瑚株。鴨綠江頭一相見。雅度清談使依戀。曲池春水曉同吟。驛路東風夜供燕。太平孤館漢江樓。行處追隨坐處留。怡然似我故鄉地。恍若與子平生遊。雍雍二子何瀟灑。深夜燈前共趨逐。詩禮真堪伯仲間。衣冠肯托轅轅下。爾來懷抱暫相忘。又復陪攜速去裝。新情不減舊情好。歸日翻嫌來日忙。碧波芳草臨津渡。銀水龍泉鳳山碧。黃州樓上望西京。總是浮生別離路。離路促。憶相逢。西去還應幾日同。平田遠樹只長在。流水行雲無定踪。渺何際。蓬矢桑弧九州地。海北天南風雨時。也應共有相思意。君不聞鄭大夫。田廬章服人歌呼。又不聞吳季子。遺德名言傳國史。當時豈點幾何人。鵠角蠅頭徒已耳。君家父子皆名流。康莊良驥洪河舟。尊皇贊國在千里。莫為隨岐生別愁。

天順四年春。予以使事至朝鮮。道經平壤。謁箕子廟。瞻拜仰止。退書所見於大同館。

唐柳宗元以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三者。致箕子廟碑。大人之館。事畢矣。獨其所謂紆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之論。竊不自投。未能無疑。夫比干未死。天下猶商。先生以王室父師。乃不肯正教於未然。而欲倚紳於不測。斯亦難言也。情使果有是心。卒之亂亡相襲。機事無成。此尤中智所不為。而謂大賢君子為之乎。矧三仁告語之際。賢腸心腹。皎然相敷。而先生之幾微。曾不少見於此。是其伴狂不諫之心。因已審有定見矣。及周之興。武王訪之而即官。封之而亦就。故都之民。不忘殷武庚之心。欲繼緒而亦未嘗一故意於其間。惟條法教民。事與禮讓。裕焉。處此東土。若固有之者。且其初封之時。朝鮮始克通道。及成王之世。傳稱踐東服。迺至東魯聖人。亦有君子何陋之語。苟非先生安士導民之力。其化遠能如是哉。即其終之事。可以知其始之心矣。然則先生豈將果於忘殷。而樂於從周耶。是不然。商之亡天也。周之興天也。洪範之道。幾絕而復傳。幾塞而復通。亦天也。知其在天。而且晦身以自辱。不為周臣者。斯亦天也。蓋天者理而已。聖賢之言語勸靜。皆所不違。況其大者乎。全盡此理。而處之必當。用之無私。施之即準。此聖人所謂仁也。雖然。頑民反側。武庚之豎不遠。況乎材足以濟事。德足以動人。道足以立世。如先生不惟不致意於其間。而且終始遂其不臣之志。敘大惠施於一方。俾夷為華。猶會禮樂之澤。至于今不寢。世受封錫。享國長久而先生亦永有廟祀者。皆中國周之賜也。於周亦仁矣哉。

名說

義州州判鄭六乙。有子甫八歲。穎悟夙成。過於常兒。其韓文公所謂可念者也。余與副使武公。客過一見。皆傾喜之。撫弄殊不忍捨。且日其父為之再拜求名。且曰。此子向有弟一人。今六其矣。如見念。幸併賜之。因感其言之勤也。命長曰汝昌。命次曰汝裕。將其能昌鄭氏之門。而克裕其後也。然人能貴名。名不能貴人。為父者須教誨之。而昌裕他日知好學之益。其以吾言而顧名思義哉。毋棄毋忽。

正月二十二日至通州縣。會故人伍公矩。出聽雪軒詩卷。求予題詞。因讀數語如左。太極無聲。形而後始有聲也。故陰陽開闢而天地之聲出。呼吸運動而人之聲出。聖人通天地和民物。而樂之聲出。然則樂也者。聲之至也。是以律呂定而天下無餘聲。古人謂大樂不入於里。其君子能聽之也。聲教既弛。末樂繁興。出於聖人者。既不得聞。而出於人者。又不足聞。禮樂之世。欲矯世弊而歸諸古。因假聽於天地之聲。而適其真焉。此公矩聽聲之深意也。嗟乎。當元之時。顯蒙之世。既遠。豈惟淫聲之足以害正哉。目變於紅紫。而天下之色亡。口變於醇醪。而天下之味亡。心變於利祿。而天下之性亡。世之變苟其有極。而聲奚足哉。君子曰。聲之入人也深。耳之觸物也易。無意而遭者。惟耳有焉。故君子尤謹之也。雖然。聲成於兩物之相遇也。故陰陽擊而為雷。無聲則無聲也。事物感而為言。不感則無聲也。然則聲者。形器之餘耳。雖天地之聲。亦不能無變也。彼以飄蕩撲簸為可恆也哉。必相與聽於無聲而後已。

二十二日早。遇上清道士楊勝。以山水小輻求詩。勝邀余舊交。前歲使江西。皆欲一造其地。因盛暑而止。至今快。茲相見途中。為之暫止。情見於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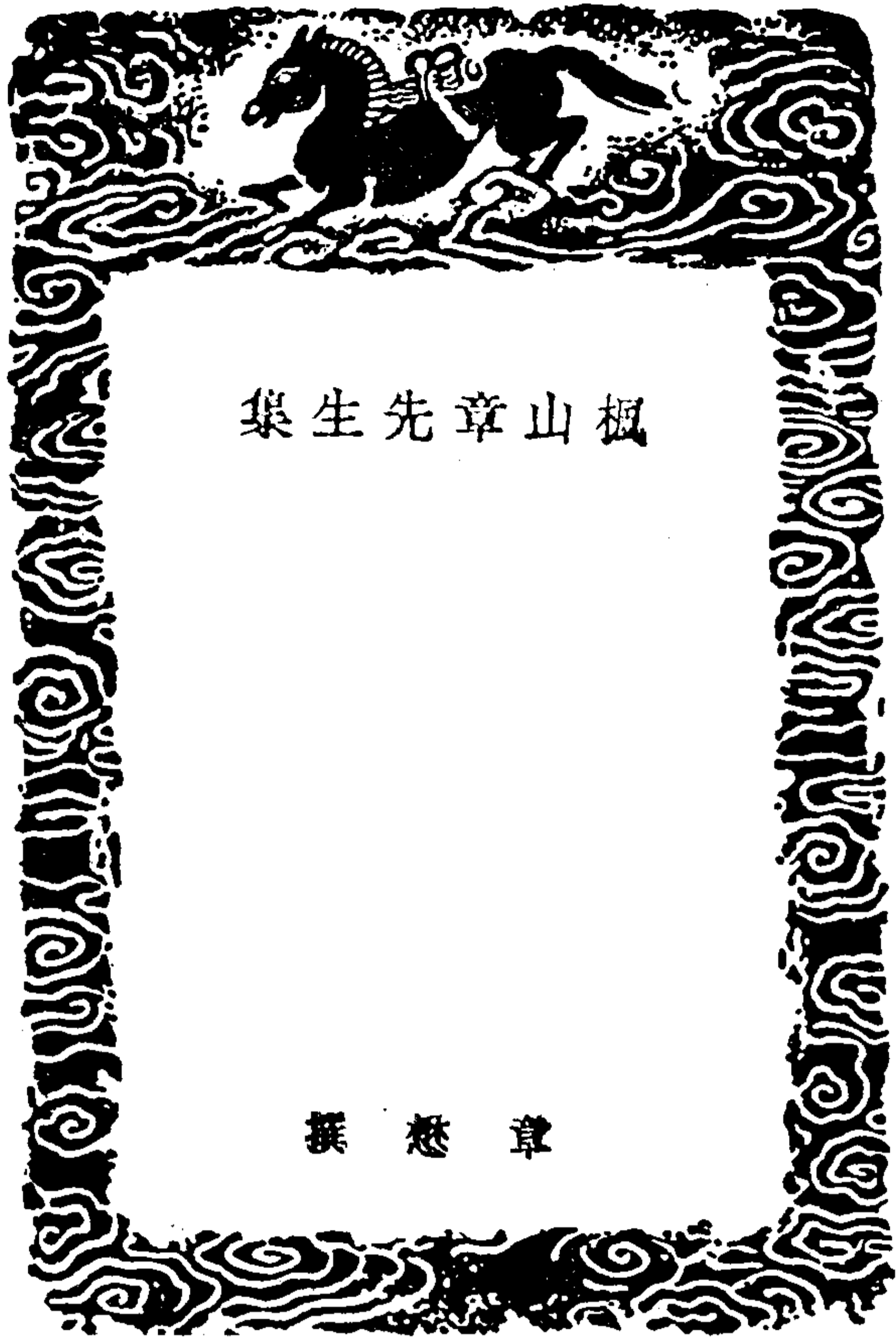
小山庚橫大山起。延瀉雲霄千萬里。大江東下勢中分。衝嶽南來青未已。嵯峨一道高薄天。龍蟠虎踞千百年。芙蓉城。西白。莫。三十六峯生紫煙。岩回徑轉開幽闕。露彩霞光照隱壁。滿地桃花太古春。一片煙波五湖白。竹簾幽戶佳期早。門掩雙扉天欲曉。漁舟蕩入武陵溪。行人忘却天台道。去歲南遊過上浙。臨身擬訪安期住。風塵迷夢忽無處。回首亂山孤月明。

二十八日至山海關。與夏官主事章用驥敘舊。因談及豫讓事。所見異同不一。明日宿寧遠。作豫讓

晉史至豫讓報仇事而歎曰。惜哉。讓所以為智伯者似矣。所以自為者則未也。夫所貴於君子者。以其揮之不去。招之不來。人不得而易也。若恩則德。怨則讎。此庸人孺子之輩。豈大丈夫哉。范中行行之於讓。其恩禮厚薄。固不足論。然容叨濫其職矣。吐哺其粟矣。稱臣於塔下矣。使有甚不合。何不早去。一旦事勢傾危。乃曰以衆人待我。我以衆人報之。嗟乎。若使為人臣者。皆懷此心。皆藉此口。君父之難。誰將赴之。雖然。讓之衷不難識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若孔子不較季孟之待。孟子不留萬鍾之餼。此其心宜何如也。彼讓不過志於富貴者耳。譬諸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執此以扣人之門戶。其有與之者。則感悅歡。有不與之者。則怨疾忿恨。苦不見其亡。敗也。智伯適逢其仇。而與之者。中行氏不知其仇。而弗與者也。感悅疾忿之不同。豈非讓之慮心乎。曰。讓之於中行氏。固未也。其報智伯。何莫而非讓乎。曰。夫讓者。自羞惡之心而充之也。讓於讎不惡。亡怨不羞。豈有無羞惡之人。而可以為讓乎。且其自言曰。吾欲愧天下後世人臣之懷二心者。然則在智伯。智伯為人臣。而在中行氏。非人臣乎。在智伯。不可懷二心。而中行氏。獨可懷二心乎。臣之於君。猶婦之於夫。婦亡其夫。再離於他人之門。後雖有節。不得為貞婦。臣亡其君。而再仕為他人之臣。後雖盡死。其得為義士哉。昔人以讓之死為無所為。而為其事則然矣。而心則非也。其先也為其待我。其後也為欲懸名。古作史者。樂讓

於刺客之流。不可爲無所見。故曰。所以爲智伯者則似矣。而自爲者則未也。雖然。齊桓晉文假行仁義。猶能尊周室於極攘之日。況讓之一死。慷慨激烈。非充義至類之盡。則其所爲。亦足以表率臣子。後世有歷事五朝。不失三公之位。若馮道者。聞讓之風。宜亦少有愧哉。

序



楓山章先生集

撰 慈 章

楓山章先生學行之美。祐弱冠時已盛聞之。後官南都。適先生為國子祭酒。問答往請益焉。視其儀容。聽其言論。誠為有德君子。一時名公未能或之先也。弟禱。方在太學門下。每稱先生履繩蹈矩。躬率諸生。那寒暑雨。必具冠履。終日端坐。以待六館質疑問難者。經史儒先之語。舉輒成誦。一字弗遺。問者因不飲服。而率教焉。問考先生筮仕之初。即以直諫諷官。後乃持憲閩中。風節政事。迥出人表。年方強仕。即甘退藏。俯德緝學。日益加密。蓋在林下幾三十年。再起為國子祭酒。秩滿三載。連疏乞休。始獲如志。自是士大夫公論。多上薦奏。朝廷公道。亦累加獎。然先生高致。竟非肯起。嗚呼賢哉。士君子之仕。行其義也。精義入神。其可不知幾乎。先生仕不廢義。而又能識幾焉。此所以非人之可及也。近接從子樸菴中丞。乃以從弟非菴所輯先生遺稿。屬結序之。晚生小子。奚足以窺盛美萬一。而以姓名獲綴先生下風。其自為幸。豈不多耶。夫聖賢之學。中正平實。初非求同於人。亦非求異於人也。程朱闡明正學之後。傳習流衍。迄今未乏。而能真繼程朱之學。可為人之師範者。殊不多見也。夫道本無窮。人難盡識。前聖後賢之論。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為大同。而非背馳。不相入焉。謂程朱之後。絕無一語可出於己。固難稱為自得之學。謂程朱論多非是。則其狂悖僭妄。不自量度。可勝嘆哉。先生質性自然。不煩矯厲。操修篤實。不事表暴。而學術宗依。遠惟程朱。是敬是信。不敢少有違戾。近則何王金許贊同鄉郡。平生企慕。而願學者。年既逾老。造詣

楓山章先生集 序

引

己丑夏六月。吾郡守夏山張公。手一編授憲。曰。此先師楓山章先生遺稿。乃從弟非菴公所輯者。欲梓以傳。子為我校之。遂敬受而披閱。往復考訂。稍加釐正。擬廷對策於卷首。詮定書意之重複者。數通。餘悉仍其舊。凡九卷。始廷對策。奏疏。次書簡。次雜著。說。銘。傳。次誌銘。祭文。次表狀。次序文。次碑記。而詩。詞。賦。贊。終焉。刻始工於是年十月。畢工於明年庚寅正月。竊窺先生之道。德。學。術。一本。濂。洛。關。閩。之。正。故。形。而。為。言。精。純。暢。達。如。布。帛。菽。粟。真。義。理。之。文。也。非。文。章。家。之。文。也。少。幸。余。先。生。序。已。詳。憲。晚。學。小。生。豈。敢。復。贅。姑。紀。校。刻。歲。月。俾。將。來。有。考。云。

嘉靖九年春正月。日。昆。陵。後。學。毛。憲。拜。書。

楓山章先生集 引

楓山章先生集 序

二

精到。讀其遺稿。概可見焉。揆之鄉郡四賢。伯仲埒篲。皆能恪守程朱之軌轍者也。其視近時敢為異論之人。匪徒獲罪程朱。而亦先生之罪人也。九原可作。安得復起先生。倡明此學。矯正今日之士習也哉。

嘉靖三年春三月辛未。鄱陽余祐序。

目錄

卷之一

制策

奏疏

- 諫元宵燈火疏
- 僉事乞休疏
- 再辭祭酒疏
- 乞修舉學政疏
- 乞放歸田疏
- 力求去位疏
- 乞照例休致疏
- 陳言治道要務疏
- 乞恩致仕疏
- 懇乞休致疏

楓山章先生集 目錄

- 乞省親疏
- 辭免祭酒疏
- 到任謝恩疏
-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 舉本監弊政疏
- 清理監生疏
- 乞放歸田疏
- 修理廟學疏
- 乞恩養病疏
- 辭太常卿疏

一

楓山章先生集 目錄

- 辭陞侍郎疏
- 謝存問恩疏
-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卷之二

書簡

- 登第後寄鄉先生
- 復鄭克修
- 與陸克深
- 與林亨大三
- 與韓侍郎二
- 與郭御史
- 與陶都憲
- 與吳伯通
- 與韓僉事
- 與徐方伯
- 與張都運
- 與趙知府

卷之三

書簡

- 與謝木齋閣老三
- 與李西涯閣老二
- 復費鶴湖閣老二
- 上馬太宰
- 與謝方石四
- 復王川檢
- 與吾景端
- 與劉述猷
- 與陳直夫
- 與董文玉二
- 與尤鈺曹

楓山章先生集 目錄

- 謝侍郎致仕恩疏
- 辭陞尚書疏

二

- 復羅一峯
- 復賀克恭
- 與李廷章
- 復黃仲昭四
- 與楊方伯
- 與鮮御史
- 與邵國賢二
- 與陳提學
- 與周方伯二
- 與吳亞森
- 與林居魯
- 與劉知府四

- 上洛陽劉閣老
- 與楊遂庵閣老
- 與張東白學士
- 與黃文選
- 復羅崇憲
- 與喬尚書
- 與沈仲律
- 與戚時舉
- 復盧御史
- 與許補之
- 與李一清二

三

卷之四

與張用載二
與黃道卿
與黃夢弼
與弟天恩天澤
與族姪處仁

雜著

易論
詩論

禮記論

讀西漢書

讀東漢書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讀蘇集

題陶淵明集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跋王中書手劄後

題翰林院箴

說

自述字說

金仁甫字說

陸良甫字說

銘

書室銘

平荆襄銘

傳

林文安公小傳

東園張先生小傳

方母貞節傳

楓山章先生集 目錄

卷之五

墓誌銘

東鹿黃知縣墓誌銘

潘副使墓誌銘

馬困學墓誌銘

周逸軒墓誌銘

陳萍齋墓誌銘

金淑人范氏墓誌銘

許弘濟墓誌銘

李處士墓誌銘

靖江令鄭君墓誌銘

陸員外墓誌銘

郭恭人壙誌

祭文

祭彭學士文

祭朱公文

祭郭恭人文

卷之六

墓表

董竹居墓表

艾太康墓表

黃蒙菴墓表

吾文山墓表

陳繼芳墓表

行狀

姜永平行狀

序文

濟泊生鄭君挽詩序

繼慈哀些序

林守菴挽詩序

楓山章先生集 目錄

趙惟寅挽詩序

章靜菴詩序

望雲祝壽圖詩序

吾文山壽詩序

徐希曾母壽序

壽松圖詩序

卷之七

序文

送進士還鄉序

送劉世美還京序

民謠六詠序

送謝侍講赴召後序

送林毅齋之鄖陽序

送韓太守入覲序

送萬太守之金華序

送羅司業侍親南還序

送趙叔鳴之山西序

送周弘毅還瀘安序

送周樸軒歸上杭序

范賢良文集後序

鄉賢祠誌後序

鄉試錄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書鄭氏慶源錄後

清塘賀氏族譜序

駁方氏族譜後

古城伊氏宗譜序

卷之八

碑記

離樓記

楓山先生集 目錄

梅所夫婦齊壽序

徐母程氏壽序

菊泉竹壽詩序

吳晦叔壽序

山海齊壽圖詩序

許宮介壽詩序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急流勇退詩序

送賀教諭歸永新序

送王中書詩後序

送吾教諭之天長序

送收給事中考績序

送陳僉憲之福建序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送吳參政之四川序

送姜推官還南陽序

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東陽文獻錄序

蘭谿縣志序

菊莊詩序

吳烈婦詩序

青陽陳氏族譜序

雲程林氏族譜序

李氏族譜序

郭氏族譜序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

觀亭記

東陽縣修學記

樛知縣去思碑

陳氏復義莊記

重修通濟橋記

嘉樹亭記

思德菴記

澗南公館記

遂安縣遺愛祠記

蘭谿縣浮梁記

遂安縣學竹經閣記

金華縣修學記

四友亭記

待渡亭記

南岑吳氏祠堂記

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

春雪三日

觀院庭新樣小戰車二

澗沱晚渡二

題介軒詩卷二

送謝元吉致政還未陽二

挽杜黃門妻

壽李知府母六

送沈秋官還京二

送洪布政之貴州四

送賀位兄弟歸永新四

哭鄭同年二項五

送唐御史巡按江西二

東江興濟橋記

東陽縣敷山記

衢州府修學記

紹芸堂記

蘭谿預備倉記

清遠閣記

陳泮齋壽藏記

馬公橋記

遂昌縣鄉賢祠記

蘭谿縣大成廟記

浦江縣建廟學記

金華憲司澄清堂記

寶善堂記

吳氏壽藏記

龍山別業記

雨後觀漲

送鍾美宜乃叔還鄉二

雲舍寧親二

送容貫歸廣東二

題舒溪漁隱詩卷

挽大理陶司務二

挽林亨大父母四

送鄭御史還京五

別閩南僚友

送鄭敬二生歸瑞安四

送潘環歸括蒼二

和周郎中韻四

哭外舅郭公五

挽詩四首

和晉景端韻二

雲津書院詩卷三

挽葉天官侍郎二

挽耿氏夫人二

榮壽堂

齋宿懷孫

挽秦行人祖父母二

避喧卷二

七言律詩

登科

早朝

王孟端畫竹

秋日感興

送楊總兵

壽徐德宏父

壽尚都司

送宋爾章乃弟歸江西

送翁宗海歸省

挽陳舉人父母二

謁文丞相祠二

出京和孔易韻

送馬守之廬州

又和除夕韻感懷

送林亨大太守考績三

送林居魯之貴州

送張亞參之四川

送李司空進表

和鄭廷綱留別韻

楓山先生集 目錄

三

烟溪渡渡四

挽余知縣父母二

題陳南園詩卷四

挽鄭同知父二

挽金氏夫人二

次林天官韻

夜坐得句寄弟姪

翠鶴圖

挽秦行人母二

南都留別

瓊林賜宴

禁中聞鶯

圖東新井

送彭開老歸省

移菊

壽程中書父

送謝守之無爲州

送國子侯先生祭掃

挽虞黃門妻

挽國子林助教

懷古

歸廬

和鄭廷綱長至韻二

送同年王宗伯考績

壽楊少卿父

挽胡光祿父

環山樓詩卷

挽白司寇

送鄭尚書二

三

送李太常考績二

送金侍郎考績

送魏司寇赴北

壽同年徐僉憲

送楊碧川致仕

送程參議考滿

送魏廷尉赴北

送陳都憲祭掃

杏林春意

秋初

七言雜詩

送春

賜扇

送撫軍侯朱永北征

觀關雀

送總兵征缺

壽姜廷器母

壽唐憲長父

壽韓知府

芙蓉書屋

五言絕句

題白頭翁

五言律詩

遊牛首山和沈仲律韻三

五言長篇

釋菜

本院南新闢三圃

送陳白沙

詞

感皇恩

楓山先生集 目錄

一四

送韓司徒赴北

送馬侍郎考績

送吳學士考績

送張都憲考績

桂巖書院詩卷

送李少卿赴史館

送司馬王公致仕

送汪少卿還朝

送姪至梧州通判任

賜粽

送李廷章侍親南還

聞彭閣老將至

挽張哲夫

送人還鄉

挽鄭縣丞

壽周石室

挽張都憲母

送張都憲用陳公甫韻二

止賜酒

送翟瑄知奉化縣

壽味菜吳先生

步蟾宮

一五

千秋歲

御街行

中秋賞月

韓魏公贊

白河寇像贊

許家宰像贊

顧雲和像贊

吳晦仲像贊

歸朝歌

蕭御史父像贊

吳仲仁像贊

永曜兄像贊

伊振舉像贊

外舅郭公像贊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一

明章懋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樓校梓

制策

皇帝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綱焉。有目焉。必大綱正而萬目舉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綱固無不正矣。不知萬目亦盡舉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宜乎大綱正而萬目舉也。可歷指其實而言歟。說者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宋大綱亦正。萬目未盡舉。不知未正者何綱。未舉者何目。與已正已舉之綱目。可得而悉言歟。我祖宗之為治也。大綱無不正。萬目無不舉。固無異於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詳言歟。朕嗣承大統。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綱而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百姓庶富。而無失所之憂。四夷賓服。而無梗化之患。薄海內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諸士子學以待用。其於古今治道。講之熟矣。請明著於篇。毋泛毋略。朕將親覽焉。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固必有所以治之之具。尤必有所以治之之本焉。其者何。禮樂刑政典章法度之類。即聖策之所謂大綱萬目也。本者何。則人主之一心是已。孟子謂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蓋言治之不可以無具。而程子謂必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又言治之不可以

無本也。有其本。無其具。則為徒善。徒善不足為政。因無以致天下之治。有其具。無其本。則為徒法。徒法不能自行。又何以致天下之治乎。必其本立於上。而行之有其具。其施於外。而出之有其本。然後能運獨化於陶鎔之上。鼓一世於爐錘之中。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而天下無不治矣。昔堯舜之所以帝天下。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固皆必由於是道。而我聖祖之所以創業。列聖之所以守成。亦何莫不由是道乎。彼漢唐宋之諸君。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詳於彼而遺於此。或僅能彷彿其盛。而不能深造其極。無感乎治之不古若也。欽惟皇帝陛下。天縱神聖。日新德學。當出震繼離之始。撫重熙累洽之運。治定而功成。民康而物阜。若可以端拱而無為矣。然猶不自滿假。虛懷求治。乃於萬機之暇。復進臣等於廷。降賜清問。首舉二帝三王及漢唐宋諸君之事。而欲正大綱。舉萬目。明人倫。厚風俗。富庶百姓。賓服四夷。以增光於祖宗。匹休於帝王。臣有以知陛下真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足以成五而登三。超前而絕後矣。願臣愚陋。不足以仰副聖明下問之意。然言及之而不言。罪也。敢不罄竭愚衷。悉陳所學。以對揚休命乎。臣惟天下之事。莫不有綱焉。亦莫不有目焉。而為治之道。則其綱為甚大。而目為甚衆。孔子論三代之所因者。即大學修身齊家之要道。先儒謂為天地之常經。乃其綱也。三代之所損益者。即大學治國平天下之衆務。先儒謂為古今之通義。乃其目也。而身與家國天下。又各自有綱目焉。綱雖未嘗不同。目則不無少異。自身而言。則天之所賦。有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為綱。其發於念慮之不一。措諸事為之多端。與夫視聽言動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凡所以正言行。謹威儀。而修其身者。皆目也。自家而言。則天之所賦。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五倫為綱。其形於貴賤親疎大小之相接。見於內外男女賓主之相交。與夫睦姻任恤之行。冠婚喪祭之禮。凡所以正倫理。篤恩義。而齊其家者。皆目也。以國與天下言之。雖有大小之分。遠近之異。而治平之道。則一而已。其所以為綱者。亦不外乎人性之五常。人道之五倫。而所以為目者。則萬有不齊。上同天時。下平水土。幽事鬼神。明理人物。建侯樹屏。設官分職。內自國都。外至郡邑。或教民。或養民。或來百工。或通商賈。或興禮樂。或求賢才。或理財賦。或決刑獄。或治兵甲。或禁盜賊。或懷遠人。其事不可以枚舉。莫非所謂目焉。然所以治其綱目者。則皆主乎人之一心。苟非格致以明乎心之體。則無以察乎為治之綱目。孰為當正。而孰為當舉。非誠正以充乎心之用。則無以行乎為治之綱目。正所當正。而舉所當舉。此君心所以為治之本。而綱目所以為致治之具也。昔在唐虞之世。因天之與賢。而行揖遜之禮。因道之當傳。而發執中之蘊。九族是睦。五教是敷。蓋庶豫之孝。以定父子之天。制益降之禮。以成閭閻之化。其大綱之正也。為何如。百揆四岳。論道於內。州牧侯伯。宣化於外。歷象掌於義和。而敬天之道。盡禮樂典於夷。而化民之功。至治水播穀。有其人。則刑敷教有其職。其萬口之舉也。又何如。然非堯舜之心。克明俊德。舜之心。允迪厥德。何以致其然哉。迨及三代之隆。因天之與子。而立世繼之法。因天之討罪。而明弔伐之義。錫洪範而敘彝倫。昭聖武而修人紀。關雉頌窈窕之德。麟趾詠仁厚之風。作之述之。而文以無彛。享之保之。而武稱達孝。何其大綱之正也。有典則以始於子孫。制官刑以警于有位。取民有貢助徹之法。教民有校庠序之制。忠質文之異尚。子丑寅之迭建。家宰有八法八則之治。宗伯有五禮六樂之用。何其萬

目之舉也。然非禹湯之心。祇台德而昭大德文武之心。克明德而求世德。又何以臻於是哉。此唐虞三代之君。治本既立。而治其舉。故其治效能冠千古也。自周而下。去籍於戰國。焚坑於暴秦。而為治之綱目。已蕩然矣。漢高祖之興。寬仁大度。知人善任。誅秦之無道。伐羽之暴逆。而用兵始合乎義。除秦法之苛。定三章之約。而治民始近乎仁。因家令而尊禮太公。成嚴父之孝。重四節而罷易太子。著立嫡之典。禮先聖以崇儲。封同姓以親親。故說者謂其大綱正也。然詩書不事。禮文多缺。朝儀用叔孫通之禮。郊廟奏趙代之謠。賈誼請興禮樂而未遑。仲舒請建學校而不果。田無限制。服無等差。定律令而不用。八刑以糾民。申軍法而不行。九伐以正邦。則其萬目不舉可見矣。所以然者。蓋其心雖於伯。故其治止於漢也。由漢而後。魏晉於魏晉。分裂於南北。而為治之綱目。又大壞矣。唐太宗之出。力行仁義。身致太平。其教民也。廣學舍。召名儒。而士始知學。其養民也。定口分。均世業。而田無兼井。設租庸調法。得取民有制之道。立府衛兵制。有寓兵於農之意。以四事取士。以六典建官。其謹刑也。有三覆奏五覆奏之詳。其考課也。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故說者謂其萬目舉也。然考父臣虜。逼父傳位。而君臣父子之道。虧殺兄前殿。納婦後宮。而兄弟夫婦之倫乖。代王既立而廢。何以取義。魏徵許婚而停。何以示信。則其大綱之不正可知矣。所以然者。由其心雖於夷。故其治止於唐也。迨乎宋之太祖。黃袍加身。而歷數之在躬已定。孟酒釋兵。而方鎮之捐命自息。母事周后。子愛少主。其待舊君之禮厚矣。來朝不留。敗降不殺。其遇敵國之恩至矣。友于兄弟。而灸艾分痛。敬乎大臣。而雪夜臨幸。至於守金匱之約。付神器之重。尤其所難得者也。則其大綱之正。固有過於漢唐矣。然制度多承五代之舊。賦役皆無一定之法。既有吏部。又有審官院。既有刑部。又有審刑院。則官制重覆矣。既有兵部。又有樞密院。既有戶部。又有三司使。則事權散主矣。郊祀有分祭合祭之異議。祖宗有並配迭配之異論。資格用人之多弊。磨勘任子之無法。則其萬目不舉。又不逮於漢唐焉。然漢唐大綱雖正。而禁中人疏之禍。殿上獨影之疑。則雖正而猶未正也。唐之萬目雖舉。然封建議而不能復。禮樂議而不能興。則雖舉而猶未舉也。此漢唐宋之君。心不純王。而治本未立。政不純王。而治具不全。故其治不能庶幾於古也。洪惟太祖皇帝。勇智之資。本乎天錫。豁達之度。卓乎百世。為應天順人之舉。成川夏變夷之功。其得天下也。取諸羣雄。同乎漢高之正。其警天戒也。請罪朕躬。合乎湯武之心。追帝先世。用周公追王之禮。封建諸王。如周室本支之衍。后妃不得與政。咸曉不許乘權。君臣同游之說。即虞之明良。庶歌。周之卷阿。遊歌也。申明五常之條。即舜之慎徽五典。武之重民五教也。何其大綱之正乎。內有六卿。統領百司之政。外設三司。分理各屬之治。職守相維。體統不紊。教人以學校。而士有所養。取士以科目。而材無所遺。賦有定制。而無過取。役有常規。而無過勞。又何其萬目之舉乎。自時厥後。聖聖相承。莫不以太祖之心為心。而厥愾之是踐。亦莫不以太祖之政為政。而前烈之是篤。百有餘年。綱正目舉。道洽政治。所謂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其治本之出於上者。既無不立。而治具之施於下者。又無不全。真可以超軼漢唐。而上繼唐虞三代之盛矣。今陛下即位以來。隆孝養於兩宮。篤至仁於九族。行養老之典。旌孝節之門。而又親臨辟雍以勸學。則所以正大綱者。固為至矣。願恩詔以彰罪愆。開言路以求缺失。下蠲租之令。

遺傾遠之使。而又躬耕籍田以勸農。則所以舉萬目者。亦云盡矣。然而陛下又以今日治效。而擬諸祖宗之時。有所未逮。必欲有以增其光。以今日治化。而稽諸帝王之世。有所未至。必欲有以匹其休。聖策且謂何行而可。必有其要。則聖不自聖。而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意。又何如哉。臣竊以為明人倫。厚風俗者。正大綱之明効。而富百姓。服四夷者。舉萬目之大驗也。其目雖有四事。其要惟在二端。苟能使大綱之正於上者。躬行而盡其道。則上行下效。而人倫風俗。自有不令而行。不肅而成者矣。苟能使萬目之舉於下者。得人以輔其治。則近悅遠來。而百姓四夷。自有不費而惠。不怒而威者矣。欲極其效驗之大。至於匹休帝王。增光祖宗。又豈有待於外求哉。亦惟在於綱之正者極其至。而目之舉者無不盡。詢岳咨牧。明良畢會。若重華之協于放勳。人存政舉。上下交修。若丕承之續乎丕顯。則帝王可以匹休而無懼。祖宗可以增輝而益光矣。然陛下之志如此。豈徒托諸空言。必將見諸實事。臣伏讀聖策。至於朕嗣承丕緒。夙夜率奉之語。謹用拜手稽首而慶言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此其正大綱舉萬目之根本乎。此其為匹休帝王增光祖宗之要務乎。是則堯舜之兢兢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翼翼。武王之皇皇。同一心也。惟陛下正大綱。則綱必無不正。而人倫可明。風俗可厚矣。惟陛下舉萬目。則目必無不舉。而百姓可富。四夷可服矣。臣惟恐陛下之不惟憚耳。蓋人主一心。百為之主。萬化之原也。必其志之所向者。一於治道之綱目。無一毫外誘之雜。始如是。終亦如是。而居之無倦。然後謂之倦倦。苟或肆於盤樂。安於怠傲。耽乎宴遊。悅乎嬉戲。皆迷心之鳩毒也。心為內私之鳩毒所迷。亦不能以倦倦矣。非徒一時之倦倦。且無時而不倦倦。非徒一事之倦倦。且無事而不倦倦。斯乃陛下之所謂夙夜倦倦者也。然欲行治道之綱目。固當力修諸己。尤不可不資於人。臣願陛下以綱目之切於己者。倦倦焉。躬行以率天下。若大學所謂心誠求之。而不遠者。則事親必如大舜。而定天下之父子。刑家必如文王。而化江漢之遊女。又廣其化。至於比屋可封。人皆有行。則人倫風俗。何有於不明不厚者乎。如舜之修府事。而政在養民。如文王之教樹畜。而政先養老。又極其化。至有苗之格。昆夷之悅。則百姓四夷。又何有於不富不服者乎。復願陛下以綱目之資於人者。倦倦焉。求賢以敷治。若周子所謂心純而賢才輔者。則其化民必得如韓延壽。房景伯者。而兄弟息爭。母子悔悟。而幸邑又有如子賤。卓茂者。而人不忍欺。道不拾遺矣。何患乎人倫未明而風俗不厚乎。其養民必得如召信臣。杜詩者。而戶口倍增。比屋給足。而守邊又有如李牧。郭伋者。而虜不近邊。寇不入塞矣。何憂乎百姓失所而四夷梗化乎。是皆由於陛下下一念之倦倦。而治本以立。治具悉張。故其效驗至於如此。充積此道。悠久不變。將見薄海內外。熙熙泰和。陛下之所以匹休帝王者。固在於是。而增光祖宗者。亦在是矣。可不於是而加之意乎。臣學不足以稽古。才不足以適用。惟懷忠愛之誠。欲致片言之獻。敢因聖問所及。而述先儒所謂純心要矣。用賢急焉。二語。以為聖治涓埃之助。惟陛下少垂察覽。采而用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奏疏

諫元宵燈火疏

翰林院編修臣章憲、臣黃仲昭、檢討臣莊燾、謹奏。為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道郎中韓定、侍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為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燈等項、面貼詩讀題目、仍令照依舊時格式、擬進呈、及親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野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陛下所為、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適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賦、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為陛下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疑、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物議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為、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兩宮太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真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山東雖云告捷、然賊情難測、尙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況海濱餘孽、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為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致語以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鄭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願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材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弊、皆乘閒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粒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昔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事、厭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之、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概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千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方可以悅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

乞省親疏

臣由成化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成化三年十月內、欽蒙聖恩、授臣本院編修、願以疎愚之質、遭逢明盛之時、安同啓沃、冒進狂言、咸犯雷霆、罪甘鈇鉞、荷蒙皇上天覆地生之德、海容川納之仁、曲賜保全、不加重譴、雖落侍從之班、仍忝親民之職、未及到任、復改今官、竊祿三年、曾無寸補、近因考滿來京、又拜復職之命、感恩彌厚、圖報難忘、夫何外未全於公義、內先迫於私情、伏念臣有父章甫、母吳氏、俱各年老衰邁、念臣不已、母又疾嬰風眩、不時昏暈、而臣自成化元年離家、迄今已及七載、遠遼膝下、定省久曠、夙夜永懷、豈勝鳥鳥拳拳之私、借陳愚悃、實切至情、伏望聖明、弘敷孝理之恩、俯遂歸寧之願、特勅該部、容臣照例、給假暫回、原籍省親、依限復任、庶幾移孝為忠、勉圖後效、臣不勝感戴忻忭之至。

乞休疏丁酉冬

臣年四十一歲、係浙江金華府蘭谿縣人、始由進士、改為翰林庶吉士、繼以編修、調除南京大理左評事、今任福建按察司僉事、三年考滿、給由到部、緣臣舊因脾胃虛弱、常患嘔逆心痛等症、近為風氣所染、又加瘧疾寒熱諸疾、發作無時、飲食即吐、筋力頓衰、鬚髮早白、精神凋耗、心志健忘、處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眼花頭眩、洩官將及五年、歷俸纔滿一考、視事之日、常少臥病之日、每多雖欲勉圖補報、終是不任、使令、況又素乏激揚之才、謬當刺舉之任、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庸庸度日、碌碌隨羣、任非其能、罪當罷黜、伏望陛下、弘天地覆載之德、溥雨露沾濡之恩、特勅吏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賢能、以備任使、庶幾職無曠廢、祿不虛糜、而臣多病之軀、亦得以尋訪醫藥、休養餘生、不致顛越仕途、實為萬幸、臣不勝祈懇之至。

辭免陞任祭酒疏 辛酉冬具一次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奉吏部劄付、欽奉六月初六日聖旨、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一介草茅、初無學術、庸陋迂疎、弗堪世用、自少應舉、為親干職、偶合主司、濫登科第、荷蒙憲宗皇帝、天地覆載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儲之翰苑、俾讀中祕之書、授以史官、叨陪侍從之列、雖以狂言獲罪、猶加於貸、改許刑於大理、陞佐憲於南闕、蓋皆有志於澄清、以圖補報、而才識非逮、勞効莫聞、

忽瘴風之侵染。遊疾疾之交攻。懼療官而貽譴。借陳詞以乞身。又蒙恩旨。允臣休致。以養屏軀。幸存喘息。二紀于茲。每懷忠於賦畝。愧莫報於涓埃。初不敢過為矯激。以退為高。亦未嘗妄有覬覦。以進為望。自山林之終老。敢圖日月之照臨。茲幸聖明在上。厲精治理。嘉寐英猷。故老舊臣。悉皆起用。寸長片善。器使無遺。豈意安庸。亦叨甄擢。感恩彌厚。捧戴難勝。雖恐無狀。豈敢有辭。以辜獎拔之意。以取不恭之罪。切緣臣未拜恩命之先。今年二月初四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雖蒙聖慈。容臣服闋赴任。然計免喪之期。猶須二載。而久曠官守。以待微臣。不無廢廢職。務有誤教養。於法既為未便。於義尤所未安。此臣所以踧踖靡遑。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臣職惟國學。為教化之源。祭酒乃學官之長。非有宿儒重望。難膺厥任。臣願何人敢承其乏。雖詞章粗習。昔嘗待罪於禁林。而道德無聞。詎可儀刑於皐水。況乃越資而授。揣分奚堪。負乘之愧。倍切愚衷。躁進之嫌。難逃物論。又臣今年犬馬之齒。六十有五。桑榆已迫。蒲柳早零。加以禍罰之餘。摧明悲傷。氣血凋耗。心志健忘。鬚髮盡白。筋力衰憊。日昏足弱。老病侵尋。雖使在官。亦宜納祿。豈容冒昧。復事彈冠。以竊非據乎。此又臣所深懼。而循牆偃蹇。尤不容不額天以祈免也。敢陳愚悃。冒瀆宸聽。伏望聖明。察臣其忱。憐臣其病。特勅該部。追寢已行之成命。別推可用之賢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使職無久曠。祿不虛糜。而無用小臣。獲安愚分。以全素履。以畢餘年。為幸大矣。臣不勝感激切懇祈之至。

再辭祭酒疏

臣於弘治十四年八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國子監祭酒。臣時方值父喪。例應守制。又以前道無聞。難膺重任。老病侵尋。不堪從官。已具奏。備陳愚悃。冒干洪造。祈免新任。以終致仕。而俯聽臚時。未蒙俞允。至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又蒙吏部劄付。欽蒙四月二日聖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日。着到任管事。渙濕白天。震驚無地。伏念臣猥以庸材。遭逢盛世。偶玷儒科。濫膺器使。頃緣衰病。久辭榮祿。分甘守於寂寥。念不助於利達。取謂下臣之卑賤。叨蒙上聖之簡知。擢從闕退。進長成均。既曠官以俟其終制。復除武以攝其職守。是皆殊異之恩。希闕之典。非疎遠小臣所宜蒙者。臣感涕零。碎身難報。固當不俟駕而行。詎可復循墻而避。第以恩過厚。私義未安。有不容不瀝誠以控訴者。蓋祭酒為國學長官。非侍從詞臣。久歷清要者。不遷而臣之資淺望輕。豈可躡居是職乎。祭酒為諸生師表。必有鉅儒若唐韓愈。宋楊時。元許衡者。庶協輿望。而臣之學術寡陋。行能淺薄。豈可冒居是職乎。臣今犬馬之齒。逾六望七。已及掛冠之日。又當泣血之餘。心志凋耗。筋力衰頹。日昏齒痛。腰痠足弱。百病交攻。餘生無幾。雖欲就列。莫能陳力。而祭酒之責任匪輕。又豈臣之老病者所能勝哉。臣前所奏。已具其情。而陳述不詳。衷誠未達。致蒙恩命再頒。臣夙夜憂危。進退維谷。展轉於心。籌思累日。愈不自安。雖知煩瀆之為罪。而貪冒寵榮。不知遜避。躁進苟得。以干尸素之誅。則不惟有累聖主知人之明。且妨朝廷進賢之路。而為罪大矣。故不得已。復冒斧鉞之威。以申前懇。伏望聖慈。曲賜矜憐。收回成命。特勅該部。別選賢能。以補祭酒員缺。容臣仍舊致仕。以安愚分。終老山林。庶歌衢壤。此臣之至願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謝恩疏 弘治十四年八月

臣先於弘治十四年六月內。欽蒙聖恩。陞臣前職。臣以遭值父喪。例應守制。及才德淺薄。老病侵尋。弗堪重任。兩具奏。祈免陞職。又兩承聖旨。允臣終制。而不容遜避。恩厚命嚴。臣不敢有違。已於弘治十六年八月初六日。到任管事。伏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始列近臣。而論思無狀。繼遷憲職。而善最弗聞。每愧非才。而竊祿。遂緣多病。以乞身。仰荷鴻私。獲全素履。自退棲於環堵。已夢斷於鈞天。豈意餘年。復叨殊獎。恭惟皇上。恩同天覆。德與日新。法堯舜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既宏大業。尤懷遠圖。謂賢才為致治之基。而監學乃育材之地。欲臻漢室橋門之盛。久虛周官師氏之員。宜求碩儒。以造就俊髦。乃起衰庸。而攝承闕乏。雖抱赤心。而欲奮其如白首。以何堪。人言遭際之非常。臣懼寵榮之過分。拜恩踴躍。就職凌兢。臣敢不磨礪已灰之心。溫尋久廢之學。以安定之經事。為教。非陽城之忠。孝不諉。勉修職業。仰副憂勤。但虞曠敗。有誤明揚。倘祈早賜歸田。庶不久妨賢路。臣不勝感恩感激切戰慄待罪之至。

奏修舉學政疏

臣竊聞古者太學所養。皆天下之俊秀。其資既可與共學。其學必抵于大成。故人材盛而風俗美也。我國家稽古。制治尤重太學。以教化原。洪武永樂年間。在太學生徒。動數千計。其人類多少。俊而教育之法。至為周詳。計日以通經。積分以出仕。布列庶位。大抵得人。爰及近年。生徒漸少。計今本監見在之數。科貢兩行。共止六百餘人。其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共學之資。而衰遲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積歲月。揆次而升。故也。誨誘雖勤。不無扞格。近又該南京戶部題准事例。合用監生三十五名。前去後湖。清理黃冊。除別項差占外。盡行撥去。止及前數之半。而堂舍頓空。每班止餘舉人三五名而已。其舉人一行。節該南京禮部劄付。開送新舊舉人。共該六七百人。又多願懸家鄉。不肯前來坐監。開雖嚴於遠限。彼亦視為泛常。直至會試及期。方來告請。起送。逮其下第。又復還鄉。因循歲時。坐成老大。其開闢有厄於貧難。而安於小成者。亦不少矣。夫歲貢之入監。既由揆次。而舉之坐監。又每後時。故差擱常思於不敷。而教養尤難於見效。本末皆病。官使乏材。有養士之名。而無得人之實。此臣之所甚懼。而夙夜不寧者也。揆之理勢。合有變通。緣歲貢已是常規。未敢輒申他議。雖近年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揆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臣愚見欲乞於常貢外。開令提學憲臣。於人材所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約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開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該送兩監者。寬其違限之條。或以坐堂之實。如係初到人數。須令實坐堂一年之上。方准起送。會試。非有父母之喪。而不及期者。不准起送。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鮮成因循自誤之悔。臣雖不知所以為教。然亦安敢不盡其心。勤用提撕。嚴加程督。稍放積分之意。用申激厲之方。務令文行兼修。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充固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效。而臣亦少道素尸之愆也。其選貢合有防範。嚴實科條。臣未敢輕預。如蒙乞勅禮部。詳加議處。杜絕微倖。務

求得人其舉人坐監事宜乞因下第之時通行曉諭俾知道守實為便益

乞暫留新貢監生疏

本監見在歲貢監生止有四百餘名除開項差占及量留應撥外其餘盡數撥去止及一百八十名尙欠一百七十名已行呈稟南京禮部將先年放回依親撥取養病送幼子等項監生各行該管司府催取前來至今到監者十無一二累據典簿呈承准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官李光翰等手本節次催取添撥監生過湖委實在監人少無從添撥未免有妨公務如蒙乞勅禮部議處合無將今年歲貢生員考試中式者凡附近南京地方人數盡行送發南監肄業緣查得近例節該欽奉聖旨監生有願告依親仍照舊例放回今人才既少且多畏避過湖恐到監之後人皆循例告去難以執留欲將新貢生員權留坐監須令經歷過湖短差六個月滿日放回待後查冊事完仍依舊例庶幾公務不誤實為便益

乞放歸田疏九月

臣以一介庸庸遺值聖明夙膺器使屢試罔功辭職養病久偷安於農圃蒙恩起廢復待罪於成均學不足以啓迪羣蒙行不足以範模後進僥倖過分補報無由欲淑士心而奔競貪鄙之風未變欲新士習而澆偽浮薄之態尙存洎任已踰其月課績全無空分職既曠職罪宜罷黜又臣犬馬之年六十有八衰頹日甚百病交攻耳目昏重而視聽不明腰足痿弱而拜起非便加以舊患逆脾泄等症不時舉發氣血凋耗心志健忘處事則失後迷前動作則神昏頭眩羸敗弗堪死亡無日雖欲勉加策勵終是不任使令臣既奉職無狀而又疾疾孱弱若復食榮嗜利久妨賢路則為罪益大矣敢陳卑悃上瀆宸聽伏望聖慈察臣衷誠憫臣老病特勅該部將臣放歸田里別選碩儒以典國學庶幾師道可立教化可成則朝廷黜陟之曲愈明而微臣進退之義亦無所失矣臣不勝激切懇祈之至

舉本監弊政疏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陳寬傳奉聖旨近來內外各衙門弊政多端軍民受害以致上下和氣深切朕懷合行緊要革弊事宜各該衙門便查議明白開具來說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陛下敬天愛民孜孜圖治即二帝三王之用心宗社生民之大幸也敢不夙夜匪懈講求弊政之所當革與時變之所宜通者以為聖治涓埃之助竊謂法無古今便民者為良法論無當否利民者為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熙政出因循事多積弊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強以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慢而具文澆偽日滋而罔聞窮困益究竊發而邊鄙失寧所以上干和氣災異迭見而陛下宵旰之憂也其大本之未正而萬弊之所由生者在廷大臣暨言路諸臣必能一一為陛下陳之臣固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之所及者而論之雖云細務非大體所關然亦積弊之久為民之害有不容不為之區區者敢陳鄙見上瀆宸聽伏望聖明深恤民隱俯察通言通變宜民勿拘故常之見更化善治用垂久遠之規庶幾宿蠹可祛而民困可甦天下幸甚為此今將本監合行革弊事宜具本專差辦

事更其齋俸謹具奏聞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為附學為增廣亦既有年然後得履其履膳必二十餘年或三十年而後得貢道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三五年而後得履又歷事一年而掛選通計前後年數已及五六十歲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老多不堪用因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糜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為之所也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先清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不許食廩充貢次清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揀選之法而加嚴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於家而行各處巡撫巡按分巡分守及司府正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既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辦實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任用者即行取選年老無才不堪用者就令致仕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否而授職也明試以功如此則官便得人而民皆受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耳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等官餘三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為虛設而今乃有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虛矣臣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為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効又况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可備員為貴也如蒙乞勅該部參酌所宜量為裁減略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函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通簡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而舒國用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糯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割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查得南京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俱是折價每石納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會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斗少則七八升者有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糶而米價貴時熟米一石不止七錢欲從本監糶買供應又不免陪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區臣愚見此項糧米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難擅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說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濟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陪補之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編

審均循人戶充役。為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二年。該欽差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常徽寧國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開加一兩。以充願役之用。本監先收獲前項銀兩。願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灑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願七十餘人。該川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願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內府浣衣局濕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蔡濟劉某。願管積有餘。奉准修理號舍訖。自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願人應役外。比照北監見行事例。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櫃。職卑祿薄官員各一名。共川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給六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共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御史議處事。而徵事二府。卻照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年開撥因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願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勅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制。及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照前開撥因徒。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廢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願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修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為定制。以便遵守。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照刷。以防奸弊。庶幾財無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辦納。豬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納後期。而支用多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放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雨。則臭腐潰爛。化為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價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買補不便。收受則日用不堪。彼此皆以為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納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查得國子監通志。監生每人每日乾魚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開。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例。饌肉亦係折納。如蒙乞勅該部。從長計議。即今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分給。以後各該河泊所辦納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而在官亦免堆積腐壞之患。其饌肉。每年自四月初起。至八月終止。暑熱易敗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實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一近因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後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溼。水泉汚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撥取單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人多管撥七百名。分作兩班。往來替換。猶以為苦。臣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知差。及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為之所也。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算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作區處。以增添監生。

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力求去位疏乙丑四月

臣本庸流。濫膺簡命。擢從休退之餘。處以師儒之任。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奉職弗堪。素履是愧。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曲賜褒嘉。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驚惶。拜恩踴躍。感激涕零。罔知攸措。因當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有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日益甚。日昏而困於食。頭眩而憊於動。舊患心脾。嘔泄。舉發無時。新加臂指風痺。屈伸殊苦。精神凋耗。而健忘。筋骨支離。而不束。雖力疾以視事。每失前而迷後。豈能盡所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為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乃為不負上之委任焉。今臣言無足取。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模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就人才。洵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分。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雖老。猶欲揆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恥。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為師者。老不知休。病猶固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然。不正其本。曷齊其末。昔竹之范宜竊祿。而其所視。效。與其廉恥。庶或有補於風教。即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廢祿不去。則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故敢不避鈇鉞之嚴。而再申前懇。伏望聖慈。察臣衷誠。非由外飾。俯賜矜憐。特勅該部。照依考察事例。放臣回還致仕。或與閒住。使得養病。待盡餘年。庶全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矣。

清理監生疏

查得本監歲報冊內。自成化八年。起至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止。凡前後告回丁憂。養病。依親。侍親。畢姻。搬取等項。并起送會試未回。與今在監諸生。未經撥歷者。通計一千九百七十八名。俱作實在之數。其見在肄業官生。止有五百三十七名。而自十二月十六日以後。至今二月終止。撥歷。及告就教職去者。又不下五六十名。虛數雖多。實數甚少。原其所自。蓋由各生自先年本監放回之後。其舉人監生。有全不復監。徑赴禮部告投原引。就中進士及副榜去者。有雖經本監起送會試。或中正副榜。或告改北監。而去者。俱無文移。到監。歲貢監生。有遇例徑赴吏部。告就教職。難職。及冠帶者。有原籍因病身故者。有緣事問革者。有因家富不願出仕者。有因家貧遷延至老者。又有年老廢疾。不能復班者。名雖在冊。人不到班。本監累經移文。行取。例不開名。有司止催見在者。復監。其有前項事故者。俱不查審。緣由。開具回報。以故本監無憑。開除。遞年相承。造報在冊。有名無實。似乎欺罔。甚非聖朝敦實之政。中間或有姦詐之徒。冒冒名姓。到監。查緣作弊者。真偽莫辨。尤為未便。先年本監堂監事。南京太常寺卿劉宜等。曾經入准。行仰台該司府州縣。每遇朝覲之年。將各處入監監生。備開花名。腳色。分給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造冊送部。發監。

查照。歲造文冊。得有所據。夫何近年以來。有司視為泛常。不行造報。各生雖有事故。常掛虛名在監。無從查考。除齡及照成化八年至今三十餘年。其歲貢監生。雖或尚存。亦已衰老。不堪教養。如蒙准奏。乞勅禮部。照依先年奉准事例。轉行直隸。及各該府州縣等衙門。備將本處舉人。歲貢。乞恩納米等項監生。俱自成化八年。起至弘治十八年止。凡經入監者。備開花名脚色。其已中進士。及願就教職。并病故開革者。查將緣由。明白報作開除。其見在坐監。告回丁憂。養病。依親。舉姻等項者。作急催復監。報作實在。其有不願出仕。及年老廢疾者。照例給與冠帶開住。亦與開除。造冊差人。齎赴禮部。轉發本監查照。以後每遇朝覲之年。照舊施行。如或各該司府州縣。仍前因循。不行造報。及造報不明者。聽從禮部參奏治罪。庶監生之數易清。而詐冒可革。復監之期不後。而差撥有人矣。

乞照例休致疏

臣竊惟舊制。凡官員年七十以上。精神衰倦。許令致仕。而考諸禮經。亦有大夫七十致事之典。蓋引年納祿。乃古今之通義也。臣以疎賤。遭值聖明。素乏材猷。濫膺器使。歷官四任。而勞效蔑聞。竊祿三朝。而涓埃無補。桑榆未暮。蒲柳遽零。年已滿乎七旬。身尤困於二豎。兩目昏花。視物如隔煙霧。何能鑒別乎文詞。雙足痿弱。平行若步山坡。安可周旋於禮度。久患心脾。嘔泄已困。沉疴時常。背指風痺。將成痼疾。雖圖報之丹心。未嘗敢替而已。衰之筋力。卒難復強。奉職弗堪。妨賢是愧。若復貪瀆。利未免違犯憲章。臣於昨歲已將老病不職。緣由兩具奏疏。冒干天聽。乞放歸田。而未奉俞旨。曷勝悚懼。今臣老病日增。且如益甚。生無幾。自知難戀聖朝。於例合乞致仕。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迫切之懇。伏望聖慈憐憫。察臣前後所陳。皆摛分而發於真忱。非慕名而過為矯激。俯從私願。率由舊章。特勅該部。檢會臣前二奏。及查考臣出身脚色。年歲。容令致仕。或與養病開住。使得生還故里。終老首丘。不勝萬幸。

乞放歸田疏

臣學非適用。才不逮人。偶玷科名。屢叨官使。思致身以圖報。懼陳力之不能。久謝病以歸休。忽蒙恩而起用。強扶老病之軀。冒處師儒之任。洎官三載。而績用無成。行年七十。而衰頹益甚。既抱素瘵之愧。及當納祿之時。目昏齒痛。手痺足軟。夜以而痰嗽不寧。晨興而脚泄為患。疾苦多端。餘生無幾。實難任職。非敢飾詞。爰自前歲。以及今春。已曾三具奏牘。備陳老疾不堪奉職。無狀情由。冒干洪造。乞容依例致仕。而未奉俞旨。倍增驚惕。臣又查得先年本監祭酒陳敬宗。曾以年滿七旬。奏蒙欽准致仕。今臣才行。不逮敬宗遠甚。而年同於彼。病加於彼。若復強顏竊祿。則曠職妨賢。罪益大矣。故敢不避煩瀆之誅。復致哀鳴之懇。恭奉聖慈。俯順下情。申明舊制。乞勅該部。檢會臣三奏。查照前祭酒陳敬宗事例。將臣放回致仕。俾得生還故里。待盡餘年。不勝感戴。

陳言治道要務疏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為治之意。使人心所向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

治道之恢弘。皆即為治之大效而言。其規模固已弘遠矣。今皇上龍飛御極。紹承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乃究其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有以知陛下其不世出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增光於列聖矣。然以正德為名。當求正德之實。必如唐劉蕡所謂居正位。親正人。發正言。行正道。而後可以正德。必如董仲舒所謂正人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後謂之正德。苟德有未正。則雖令不從。欲求治化弘成。庸可得乎。臣以非才。待罪尚監。而老病衰頹。不能久事陛下。無以補報大恩。茲已具疏乞骸。將歸死首邱。而犬馬之誠。耿耿不能自已。敢據一得之愚。以正德之所當務者。條為五事。效野人炙背食芹之獻。以為新政涓埃之助。伏惟聖明擇其可行者而見之施行。則宗社無疆之休。生靈莫大之幸也。為此開坐具本。謹具奏聞。一曰勤聖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高宗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講明義理。正其心術。以為修齊治平之本。又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心。而薰陶成性。宜其聖德隆茂。王猷允塞。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也。下至漢唐宋之英君。諒亦莫不然而其學有未至。故其治不古若。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陛下出震繼繼。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備。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免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剪桐之戲。而莫與箴規。遠持食之。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傅大臣。侍從文臣。引之便坐。講論經術。查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辯。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贊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太祖開創之功。比迹湯武。其立法制度。以垂訓於後人者。至備。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之增光於前烈者。尤盛。豈非陛下之所當繼述者乎。先帝在位之日。曾養兩宮。備極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謬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游田。皆其善行之可法者。陛下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宵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為而未成者。陛下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舉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為法戒。尤陛下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是焉。又當取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讀。舉其彝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繼述之道。而見陛下正德之實矣。昔齊能敬承繼禹之道。而建四百年之夏。成王能式刑文王之典。而衍八百年之周。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三日謹大婚。臣聞天

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母。教以婦德。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宜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降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閭。不宜參用濫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伏惟聖朝列聖。皆有內德之助。以成重熙累洽之治。非偶然也。今皇上聖德英明。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釐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必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祖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乞命內閣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諒陰之時。姑緩册立之期。俟畢祥禱。以成嘉會。照依宋哲宗事。將所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盡口口師傳保母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納之以禮。而弗納於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開離鶴巢之德。萬草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帳於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遠。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髦。不達時宜。而倦倦愛君之念。夙夜不忘。敢昧萬死。冒進狂言。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重詔令。臣聞人君所以鼓動天下者。在乎令。而詔令所以行于天下者。由其信必。所謂大哉王言者也。苟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敷天下之莫不皆聽。而厭服。書曰。令出惟行。傳曰。令重則君尊。詔令其可以不重乎。乃者陛下登極之初。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占窩。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地土。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占奪軍民地土。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頌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逮今已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內閣大臣。有政舉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留。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亦有牽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度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耶。臣願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倖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方莫敢不服矣。此係正德之要務也。惟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使之憂勤惕厲。修政立事。以致非常之治。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虐。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于爲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爲祥。轉禍爲福。以其能敬天之誠也。臣又伏讀五倫書所載。我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而聖諭以爲欲引天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故減膳素食。宮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既嘗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齋席。其曝

于日。夜臥于地。三日而大雨霑足。又嘗躬祀百神。而曰。苟有罪責。宜加股射。毋爲民災。其罪已修。德如是。故能開創大業。肆致隆平。而垂無疆之休。非偶然也。今皇上天生聖哲。初政清明。米言圖治。孜孜不倦。固宜其治効益隆。而休徵畢至也。奈何即位以來。星文示變。雷雨爲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生靈嗷嗷。有識深懷不測之虞。所謂非常之變。豈非天心仁愛。而欲陛下厲非常之志。行非常之事。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衆情。即有違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能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後費之無節。若此。類皆天心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陛下遠師帝王。近法聖祖。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內外協心。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潛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爲虛矣。惟聖明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修理廟學疏

臣竊惟國學之建。始創於洪武之壬戌。繼修於景泰之壬申。虛茲歲月之多久。不堪風雨之震凌。內自文廟兩廡。外至靈樞星等門。旁及六堂兩廡。與夫倉庫碑亭。號房等處。木料既朽。腐而蠹食。瓦甍尤破。損而稀疎。每遇雨。則上淋下溼。墻傾壁頹。臣等雖時加補葺。而財力寡少。東扶西墮。整治不敷。先該本監司業羅欽順。已咨具奏前因。未蒙該部定奪施行。至今年四月望後。雷雨連旬。東廡第十六間。二桁斷折。椽瓦倒塌。損壞神龕。從祀牌位。無處安放。其餘各間。或中梁大梁之腐折。或後簷前簷之頹毀。或角柱朽壞。或望板漏爛。甚至四配坐。亦多滴漏傾頹之勢。殆若唐人所謂朝雨流潦。夕天羅宿者矣。以此破漏老屋。而奉安聖賢神位。既不足以揭虔安靈。尤非國家隆儲重道之意。若及今修理。則工費尙省。如或盡行倒塌。則用力尤難。臣兩次備呈南京工部。差官相看。皆謂應合修治。但未經奏請。未敢擅便興工。臣職叨典守。竊所未安。伏惟聖天子龍飛御極。未遑他務。而首幸太學。祇謁先聖。所以崇獎斯文。表厲後學。而爲儲道之光者。美矣至矣。天下學校。莫不聞風興起。況於舊京監學。祖宗之所創建。豈容有廢而不舉者乎。伏望聖明念魯頌泮宮之修。成豐水暨雍之樂。特勅該部。審度事宜。若所當舉。乞行南京工部。量撥匠料。借倩軍餘。專委能幹官一員。監督修理。一以成前美而不廢。一以塞後費之無經。庶幾祀事有嚴。觀瞻不失。非惟光復聖祖創建之宏規。亦可以少副陛下崇重之盛心矣。

乞恩致仕疏丙寅八月

臣近以身衰多病。不堪奉職。而年滿七十。誼當納祿。已經節具奏。願乞老歸田。冀蒙矜允。不意幾承恩旨。曲賜勉留。願惟疎。小臣何敢上當。降春感極。淚容。仰伸報稱。固知臣子所當盡瘁。若父不容再瀆。但臣待罪。罪罪。竊無補於今。秋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況當龍飛御極之切。克修虎拜稽首之禮。以瞻天日之光。以際風雲之會。此臣夙昔之至願也。奈何事與心違。命不時偶。頃因四五月間。

感冒雨溼。忽患膝疼。痛而拜跪步趨之弗便。迨及六月以後。又傷膝。加患煩渴。痰喘等證。而晝夜寢食之不寧。比之前奏所陳諸病。尤覺沉困。亦曾具呈南京吏部。為因本監缺官。一向扶病管事。今欲勉為考績之行。躬致乞骸之請。而疾勢日增。似劑糜効。惟恐困斃道途。莫能趨詣闕庭。苟不早謀所處。未免重貽後悔。思得近者南京工部尚書李孟。三年考滿。及前南京吏部左侍郎楊守陟。六年考滿。以老病不能給由。並荷聖恩。欽准致仕。臣雖名位才德。弗敢僭擬。二臣而年老多病。事體相同。茲不能已。敢用援例申懇。除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離任訪醫調治。聽候外。伏望聖慈。弘敷一視之仁。俯從羣下之願。特勅該部。檢會臣前後所奏。免臣赴部給由。亦容照例致仕。庶得休養。沉疴少延。殘喘。則臣未填溝壑之前。皆感戴恩波之日也。臣不勝所天。俟命屏息待罪之至。

乞恩養病疏丁卯在家進

臣以菲才。待罪青監。而年餘七十。身嬰百病。乞骸章疏。已四五上矣。上年七月初五日。三年考滿。蒙南京吏部。咨送給由。因患膝疼。痛煩渴痰喘等疾。勢甚危困。不能趨詣闕庭。又經具疏陳情。乞照尚書李孟。賜侍郎楊守陟。事例。放回休致。當將考滿公文。呈繳吏部。而離任訪醫調治。冀蒙矜允。敢謂聖慈。憐念衰殘。未即捐棄。累降恩旨。曲賜勉留。且復諭臣。有疾善加調理。不必固辭。是雖天地大造之仁。父母罔極之恩。不能過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謹已照依奏奉。欽依事理。未敢再詞。陳乞。惟務悉心調理。但在外訪醫。事多不便。卒難調理。恐致傷生。不得已暫回原籍。以便湯藥之奉。急欲病痊。給由。以盡臣子之恭。不意二。豎困乘疾交纏。疔劑雖勤。功効難見。歷秋徂冬。病隨時變。自十二月以來。忽患臍腹絞痛。泄痢大作。晝夜無度。血氣頓虛。而手足風痺之病。滋甚。頭目旋暈之疾。又加。氣喘逆而痰嗽不止。齒搖動而腫痛難堪。目全昏眩。腰背痠疼。視履動作。皆有所妨。精神志慮。俱已凋耗。惟堪假息在牀。不能起發。上道。顧形骸之若此。廢寵祿以何安。誼當再疏乞休。而以累奉詔旨。丁寧。不容固辭。又復中止。歷訪諸醫。咸謂病根深痼。須當稍寬以歲月。不能責効於旬時。復念臣當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不當事任。心猶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否。既未可期。而本監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無廢廢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負國恩。下妨賢路。罪益大矣。故雖休老之牒。未敢重陳。而久病尤不容不瀝誠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教為重。以作人為務。念賢闕非可以養病。而師範詎容於曠職。勅該部別推儒彦。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以聽黜幽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保全。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懇乞休致疏戊辰六月

臣自少時。身多疾病。暨乎中歲。髮白早衰。出身踰四十年。歷任僅滿三考。臥病之日常多。居官之日常少。蓋小材不可大受。而薄命難勝重祿。故往往在職而身困。去位而身安。昔魯閔志。既緣瘵疾而乞休。昨長成均。又以衰頹而廢事。臣量能度分。自知止足。故嘗以年滿七旬。而身嬰百病。弗堪奉職。居官已經五上乞骸之疏。荷蒙聖慈。屢賜勉留。未即俞允。繼因三年考滿。而衰疾若增。不能赴部給由。又經再陳謝病之

章。幸蒙恩旨。謂臣累陳有疾。情詞懇切。准回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聖明之舉。率下臣而曲加體貌。未忍捐棄。恩意無不至矣。臣雖愚無狀。知感實深。爰自去春。以迄今歲。四處求醫。百方治療。冀獲有裨。須身圖報。奈何年命窮促。二豎纏綿。病切膏肓。難望收功於藥石。疾成殘廢。何能奮志於桑榆。願猶賢名士籍之中。未盡納祿之義。雖無責任。亦所未安。臣嘗竊考祖宗之法。撥以先王之禮。凡官員七十以上。皆許致仕。邇者廷臣建議。又欲申嚴致仕條限。蓋以是為人臣之大閑。不可違越也。臣今年七十有二。假令無病。亦合告休。況又加沉痾之疾。久伏牀枕。呻吟已迫。決知無補於明時。鍾漏有期。詎可更虧於晚節。設不自陳。豈能免於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乎。致殫愚悃。重有哀祈。伏望聖慈。弘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憫臣疾憊。俯賜矜從。特勅該部。申明舊章。查考臣出身以來年歲。容令依例致仕。以全素履。俟餘生之無幾。惟冀首丘。願洪造之未酬。敢忘結草。願從衝壤之民。同効華嵩之祝。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辭太常卿疏辛未

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三年考滿。為因年滿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已於正德二年二月內。奉蒙恩旨。許回養病。繼因病久不痊。弗堪奉職。於正德三年二月內。奏蒙恩旨。准令致仕。養病待盡。三載于茲。忽於正德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蒙吏部差辦事官孟偉。廣到急字一百七十八號。割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榮命下頒。驚魂失措。伏念臣少無學術。老更衰廢。雖叨過實之名。初非適用之器。分甘守於貧寒。念不萌於榮進。豈期休退之餘。復拜優殊之命。擢授奉常之長。兼領后鑾之任。典司禮樂。手和神人。職務雖簡。而責任尤重。非有碩德雅望。如漢相榮。唐楊綰。宋范鎮者。莫膺是選。臣顧何人。敢承其乏。資淺望輕。揣分非所當得。才庸德薄。度義尤所不堪。昔為祭酒四品之官。且不能負荷而巧休。今進太常正卿之位。又安敢僥倖而冒處。第深維谷之憂。庸致循牆之避。況在納祿掛冠之後。又當逾七望八之年。非惟禮當謝事。抑且病難從政。心膈煩疼。腰脊痠痛。夜臥頻苦於痰嗽。晨興每患於脾泄。兼以目昏頭眩。手戰足痿。行必拄杖。而後能步。拜必待扶。而後可起。嗟大蓋之將至。豈榮祿之可糜。惟欲倚牀而伏。枕。焉能赴官而供職。此臣所以憂迫迫功。不能不瀝天而祈免也。敢陳卑悃。上瀆宸聽。伏望聖明。曲加仁憫。俯賜矜從。收回新命。特勅該部。別選名德。以充厥任。則名器不至於濫授。職務亦免於曠。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庶憑藥石之功。少延螻蟻之命。臣無任感激懇祈待罪之至。

辭陞侍郎疏

臣近承吏部咨文。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欽奉聖旨。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開命驚惶。殞越無地。緣臣先蒙聖恩。賜老歸休。養病待盡。已越四載。忽於上年十二月內。蒙吏部割付。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臣舊患未瘳。強扶使命。心跟踏以不安。顏憔悴而罔措。自惟才庸德薄。弗堪器使。而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瀝誠具疏。上瀆宸聽。乞賜罷恩命。仍前休致。俯伏以俟。冀蒙矜允。豈謂愚誠未達。而容春加降。奉常之除。繼經數月。而二卿之命。復下九天。恩厚踰涯。感深刺骨。竊惟禮部古號清曹。而侍郎今為顯仕。班聯禁從。位

應文昌政佐秩宗職兼獻納非素負一時之望豈能協衆論之公有如臣者學不足以知方才不足以應務徒持衰憊之身敢玷清華之選且奉常春官之屬既非小材之所能堪況侍郎春官之亞又豈愚分之所當得宜黜而陞在輿情固爲未愜而求退得進使臣心何以自安非惟獲餼之可虞抑亦妨賢之是懼若輩承於新渥必深負於隆恩臣又年踰七十患在膏肓內有心疼脾泄眩暈咳嗽諸疾不時舉發而血氣久衰形骸疲瘁弗能促程而赴任外有目昏手戰腰膝足痿等證日增月盛而衆體皆廢神識昏耗莫能居官而治事雖赤心之未忘願餘生之無幾苟不懇求退避必將自速顛躓是用再瀝丹誠重干洪造伏望聖明矜察懇衷收回成命特勅該部別推英彥以佐春官容臣仍以舊官致仕使得棲息衡門少延殘喘而咏歌聖化爲太平之散民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謝侍郎致仕恩疏

臣於正德五年十二月內承奉吏部劄付欽蒙聖恩陞臣南京太常寺卿至正德六年六月內又承吏部咨文復蒙聖恩陞臣南京禮部右侍郎令出非常感深罔極臣自惟才庸德薄弗堪驅使年衰疾憊難勤職務已經兩具奏請昧死上聞乞賜追寢恩命容臣仍以舊官祭酒致仕該通政使司奏奉聖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情詞懇切遠着做侍郎致仕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近蒙吏部勅令類行府縣轉行與臣知會欽遵臣已當即望闕謝恩伏念臣性本顯蒙學尤迂僻雖忝過情之舉初非適用之材竊祿三朝愧乏涓埃之報歷官四任幸免瘴癘之誅昔備員於闕憲既嘗謝病以乞身頃待罪於南雍又復引年而納祿自獲退棲於耕稼無非密囿於生成惟知庶孽壤之歌久矣斷鈞天之夢乃者皇上更新大化收召故臣猥及衰庸亦蒙甄拔既擢授奉常之長仍遷二宗伯之曹曾歷賢勞濫叨法從是乃不次之恩固匪小材而衰病者所能勝也臣自知非據曷敢僥倖願上乞骸之疏願推從欲之仁重荷聖慈矜憫諒其懇切之情溫旨寵褒假以老成之語非惟允其休致且復官以侍郎允爲希濶之典尤非否德而疎賤者所宜蒙也臣以職名太峻非所敢當而詔命有嚴難容再瀆用是弗敢控辭惟知感涕撫躬增惕拜命惟恭自顧何人獲茲厚幸蓋由恭遇皇帝陛下憲章列聖兢兢業業德與日新仁同天覆合羣生而並育雖小物而不遺欲風勵於四方之士爰假寵於一介之臣謝事而弗勞以事辭榮而更益其榮蒙大施之無涯畢此生而難報臣敢不瀟灑聖澤奮激愚衷景雖迫於桑榆力難報國身未填於溝壑志不忘君惓惓懷賦畝之忠切切動江湖之慮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存問恩疏

正德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加存問以副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欽遵蒙吏部勅令類行瀾江布政司轉行本府縣仍行與臣知會即於九月二十日望闕謝恩訖聞命自天措身無地伏念臣先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爲因年滿七十身嬰百病不能赴部給由累七疏以乞骸歷三載而得請至正德三年正月內荷蒙聖恩欽准致仕繼因皇上更新大化召用故臣累及五庸亦蒙甄拔既起臣爲南京太常寺卿復陞南京禮部右侍郎臣以病衰日甚不堪供職再疏陳情乞仍

舊官致仕又蒙恩旨遠着做侍郎致仕臣叨榮過望同報無由苟非仰荷於生成寧獲退安於田里今養何又幾十稔而積齡已越八旬豈圖垂盡之年復拜殊常之寵渙如溫旨假以舉行之褒仍令有司加以存問之禮是即文王善養老之仁政武王不忘遠之盛心也但優禮甚非薄福所能堪而褒詞亦非愚分所當得愧無勞效濫冒洪私寵至而揚爾虞心感極而此然汗背省循無謂拜受何安蓋由恭遇皇帝陛下明同日月之照臨幽微必察德並乾坤之覆載巨細不遺溥先王仁民愛物之心崇前代尚齒尊年之典遂令衰老有此僥倖臣敢不仰體深仁益堅晚節雖耄駘已病難效力於驅馳而葵藿未殘肯忘情於傾向成感動江湖之慮惓惓懷賦畝之忠伏願陛下清心寡慾以養聖躬明日達聰以隆至治壯皇圖而永固綿國祚於無疆臣無任激切感恩之至

辭陞尙書疏幸已

奏爲辭免陞職事臣於今年六月內准吏部咨文欽奉五月初二日聖旨章懋學陞南京禮部尙書仍舊致仕着令有司以時存問欽此欽遵當望闕謝恩外叨榮過望聞命驚心伏念臣素無實學遠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既以年及掛冠而弓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積齡已越八旬而養病又逾一紀取期末路復際昌辰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共兜流放欲風厲於四方之士庶幾能於一介之臣遂令仍舊荷此殊恩誤稱德望而陞以尙書職名重於華衮之褒仍容致仕而看有司存問過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不知止足必將隳分而自取侮尤反擬以思凌兢而懼不容不顧天以所免也伏望聖慈特勅該部追寢尙書成命容臣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容死無遺憾爲幸大矣伏願陛下當此造化陽復之時益修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道而息邪說獨覽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固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不遺聲色無殖貨利言思可復事必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羣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視太平尙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代 中丞作

謹題爲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事臣聞鹽之爲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爲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而未嘗或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非材叨官臺察欽蒙聖恩差往兩浙等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事一曰存恤鹽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煎鹽爲業者謂之鹽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銷又有追陪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即生死肉骨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爲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

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册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圖內丁糧高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窳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充役。照丁辦課。以補窳籍逃絕。皆免雜泛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墾下餘鹽。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同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為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因為大幸。如或不能即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為幸矣。三日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充。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鹽。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充。而國家失利。為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買。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鹽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賈鹽已訖。不即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徵。然後繳引。其截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發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先管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乞勅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出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截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及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贓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曰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覽載欵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皆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關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賣。此皆所得不多。為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務本等生理。什五為羣。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即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即便擁眾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乘手舉棹。連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過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為之所。乞勅巡鹽御史。選差府衛佐武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

為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遍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為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為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為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臣學識寡陋。不能有所建明。但以職居言責。不容緘默。敢以一得之愚。上瀆宸聽。如蒙准言。乞勅該部。看詳事理。參酌時宜。擇其可行者。賜之施行。則天下幸甚。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二

書簡

登第後寄鄉先生 內苑作

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以為義理工夫。乃致君澤民事業。非真知實踐。有得於己者。未見其有實用也。始者亦嘗志於是矣。顧為科舉之學所汨。弗得實用其力。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於道竟無所見。於心竟無所得。慚負明教多矣。今者奉親命。就試春官。非敢違志乎富貴也。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得以專志於學耳。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舉而進之天子之廷。使陳其所志。某也學力之未充。識見之未廣。世故諳練之未熟。雖有致君澤民之心。道則未之盡也。一時對揚明詔。雖不敢曲學阿世。而所言者。不過蹈襲腐儒常談。何能有裨於君德。有益於時政哉。荷蒙聖明。好察邇言。不遺葑菲。遂使一得之愚。亦見采納。每懷董仲舒。劉去華輩。慷慨論事。切中當世之務。其為匡濟之策。有用之學。未嘗不深自愧。愧欲追及而未能。但切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修己之心。又幸朝廷以年少初進。未堪任以事也。姑與之祿。使之就學翰林。且命師以教之。蓋欲望其成材也切矣。或謂國恩至隆。極厚。不知何以報。私念惟有日夜淬礪。勉於學問。以冀一才一藝之有成。庶幾他日可備犬馬之役。以少報國恩之萬一。若曰幸科舉之

就手。慕榮利而動心。則愚豈敢。惟先生夙知某者。故敢布其所憤。雖然。饒饒者易缺。傲傲者易污。況某以涉歷未深。操履未定之學。一旦置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放蕩膠葛之境。易以墮厥所執。深懼其修於家者壞於廷也。伏望先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時發一二。以訂其頑。乞其愚。推而納之。君子之域。使其不終為宵人之歸。以貽鄉先生輩之羞。則幸甚。夏暑不審。體復何似。乞為吾道自愛。

復羅一峯 羅倫字應登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於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復鄭御史克修 名已 山人

久別無任懸仰。人來辱書。備悉比來勸止。皆與易俱。且有砥訂愚惰之意。啓發良多。感感不已。曩者克恭。嘗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蓋因克恭有過情之譽。僕不敢當而及之耳。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而克恭又累數百言。以闢其非。某之率易妄言。漸罪為甚。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少有家庭。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缺。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況以婚嫁為累乎。彼向平者。說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岳名山。亦不過絕人逃世為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卑吾定山矣。至

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仰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卻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恭。惟是侮玩謝子。又曰。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差卻。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揚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功夫。已非孔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非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將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辯。若是者。豈謂白沙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人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以為謂天理為人人有之。則可。謂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可。蓋凡厥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固有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知愚賢不肖。萬有不齊。惟夫上知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為真樂者也。何可與之同日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樂。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謂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能。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為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言。而豈後學之可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以意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謂信僕之言。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千五百年。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至於今。亦數百年矣。得其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為話說久矣。豈亦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蓋欲使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竹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為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

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卻似莽廣。不如此就聖賢者。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皆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為。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黃門克恭

近舍親回自遼陽。獲奉閏月二日手教。兼有藥材之貺。其所以矻矻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何感如之。某自離索以來。因循苟且。希聖之志不篤。又弗親賢取友。以求輔仁之益。向上一工夫。無由自進。誠如來教所云。莊誦數四。實善之誼。慨然雖相去數千里外。如對顏面而聆箴誨也。敢不願安承教。但謂僕不親白沙而疎於仲昭。孔易則非志之不欲。乃其勢有所未能。蓋家貧親老。事有不給。若千里遠遊。未免貽親之憂。且無以為行費。何由而自遂耶。前書所論天理真樂之說。蓋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所不敢當。故有區區未學敢易言哉之語。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山也。吾兄以遠責之。似過深矣。雖然。若區區愚陋之見。亦不敢不詳陳之。以求正於有道也。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講學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今日二程尋樂。在太中遺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未遠。一聞。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開矣。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為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升堂如子路。而僅見於陳蔡。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穎悟特達。則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游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曾點。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溪諸老先生。奮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開耳。顏子之

非禮弗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縱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武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無開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為之訂其訛。而祛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二十年進修之功。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故曰久不相聚。未審如何。蓋亦自愧其識趣汗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為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為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而不息者。為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而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則張邵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英才尤衆。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他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恆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武過者。僥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若某之至愚。不肯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終日乾乾。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無惟乎所議論所自處者。如是之卑陋也。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與陸克深。時對之。蘇州。平生情厚。自去秋兩不書問之後。曠不嗣音。又五閱月矣。西望蜀山。隔越萬里。其如憶何。祈正步。惟應下。豈弟樂只。坐哺黃堂。對此春陽。泰和一部。為喜為慰。今秋考績。辦嚴入覲。未審能一過家上塚否。倘許見過。願示

歸期尙當相與烹瓠飯。而話胸臆也。某自抱病田間。學事農圃。自種樹書。相牛經之外。莫之與談。韓文公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有愧吾故人。多矣。所幸老親壽考康健。子婦以下俱藉庇無恙。不煩遠念。鄉友謝錫。新除貴郡。節推其人。素有志行。必能相與有爲。以贊循良之治。彼人之幸也。因其行。勿勿附此。以道區區。食貧既久。無可爲贈。歲月冉冉。世事悠悠。明月千里。臨紙凄其。不具。

與李廷章副志

自南都握手爲別。忽忽幾二十年。緬懷高誼。夢寐不忘。遐想少時聚首玉堂。從容詩酒之樂。復可得耶。前歲聞副憲嶺南。道經敝邑。又以山居僻左。弗獲候見。甚甚恨。乃承不鄙。寄示學的一書。蓋念寡陋之學。未得其用。是爲教。惠我多矣。茲審激揚所至。吏肅民懷。嶺海澄清。特餘事耳。慰浣良劇。某踰伏田里。奉親粗道。但難索既久。無良友輔仁之益。毛髮日衰。而德業不修。爲可懼。餘無足道者。陳白沙先生。起居何如。會相見否。廣州通判陸璣。某之親友也。爲人謹厚篤實。可任以事。幸垂青目視之。因其行。草草附此。未聞。惟爲道自愛。

與林亨大論時爲論

耳冷海言。闕焉二紀。嚮往之懷。如水東注。往歲承購從道經弊邑。而某適有紹興之行。弗果候見。意甚缺。然後以拙作挽詩。特附克深奉去。而未承改教。尤所望也。曠不嗣音。又幾二載。不審比來起居何似。聖明在上。湯德方亨。遠惟先生以麟經之學。乘筆玉堂。紀載先朝宏休偉烈。作爲典謨。以垂萬世。備道之光。於斯爲盛。凡在交游。與聞欣幸。某自病廢以來。侵尋十載。齒髮日衰。精神凋耗。無復當世之志。先生所知也。乃者天官過聽人言。移文所司查勘。至有筋力未衰。堪以任用之語。縣官不亮其情。不量事宜。迎合上意。輒以未衰。誕設回文。萬一或有後命。使之羝羊觸藩。進退失據。不重爲不肖之累乎。伏望先生矜念平昔從游之故。特以一言。達之當道。以寢其事。使僕得安。慰分。終老山林。則拜賜多矣。餘非所敢望也。

又

久遠道德之光。可勝懷仰。第顯晦殊途。無由承望顏色。望天上羣公之佩瓊瑤。翔翔帝所。何曾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也。敢謂高懷雅量。念及陳人。寄示順天鄉錄。拜教良厚。主司有陸敬輿。取士必昌黎其人。天下國家之幸也。敢以爲賀。某以衰病退藏。去冬什附狀起居。心事曲折。所懇於先生者。已詳具矣。茲不復云。幸爲少留意焉。庶見故人之相愛也。鄉友張吳。屢困場屋。充貢而來。其於盛名之下。服膺久矣。願求一見。以快平生。敢以此紙。爲之先容。且以道區區之萬一。餘惟心照不旣。

又時林爲祭酒

某自癸丑罹大故。倚廬待盡。與世疎絕。以故久久弗獲奉起居狀。然於平生受知之地。則未嘗忘也。茲及免喪。幸而不死。山居僻左。仰賢關若蓬萊。隔弱水千萬里。日夕惟引領北望。不審比來會候何似。先生佩斯文之正印。司吾黨之會盟。方以道化辟雍。而陶鑄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爲恥。姻友朱盛。志學頗篤。雖久困場屋。而未嘗少屈。其於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以貢至禮部。志欲登龍。聞一言以自

壯而無由自達。敢以此紙。爲之先容。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固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某亦與有榮焉。

復黃仲昭

別久不聞教音。襟抱如渴。忽承來翰。備審閑居無事。著書講道。足以自樂。欣慰可量。示及纂修國志。所立義例。最爲精當。無可議者。但事目中先後次第。有以類相從者。如水利。乃陵堰。非塘之類。而列於坑塢土產之中。恤政一條。雜於陵墓古蹟之間。俱似未當。又人物類。流寓乃名人賢士。方伎雖小道。亦各有用於世者。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凡若此類。更須詳定爲佳。餘非區區所能贊一辭也。某自家居以來。侍親幸無恙。但年齒益長。血氣益衰。進修不力。而碌碌無聞。爲可愧耳。他無足爲故人道者。

又時黃爲江西提學

別久念深。有悽如渴。忽賀生來。得所惠教墨。備悉近況。且知奉行新例。而不獲于上下。有不安其位之意。不覺爲之長太息。何吾人之不幸。而直道之難行。有如是耶。所論出處之義。已於弋陽花生書中備言之矣。茲不復贅。所謂飲怨于下。則有二焉。百年以來。因循苟且。習以爲常。一旦欲矯而正之。不免大拂人情。爲衆怨所歸。此其責不在我。決不可以徇情而廢法也。若徒選年貌。而不較其文學。或所留者不及所退。則彼將有辭於我。是在我者。亦有未盡。此則年兄所當慎者。及詢本生。乃謂先生之所甄罷去留。允當靡有間。然彼妄生非議者。特以不便其私之故。而非出於衆論之公也。於先生何病乎。且古之聖賢。若仲尼子產爲政。人猶始謗而終誦之。則未及聖賢者。固無怪其然也。惟當置之度外。任其紛紛。則久而論定。此易之所謂革而已日乃孚者也。尊意以爲何如。

又

去秋人至。得惠教。并藏書鄉錄。俱已拜嘉。以乏便風。未遑裁答。今春又承封寄文選。曷勝愧感。但喻引年之疏。既駭不行。則亦未如之何。且須審耐。所謂澆官行事多招勝尤者。蓋此時風俗。大率以同流合污如鄉原之爲者。謂得中道。而守正不阿。特立獨行。則衆怒羣猜。以爲不近人情。在他人固無怪其然。而平日在吾黨之中。素有人望者。乃亦如此。則芝蘭變爲蕭艾。尤爲世道之憂。甚可嘆也。大壯上六。觸藩之象。最與時事相契。其所以處之之道。則聖人艱則吉之一言。教戒深至。先生觀其象變。玩其辭占。恆以其艱而施之於蒞官行事之際。若臨深履薄。而戰兢惕厲。無一事之敢忽。則庶乎其咎不長。而終有譽命矣。其或如是。而終不可處焉。則有飄然而已。先生何病乎。某惡積不滅。茲及免喪。家居粗遣。而身益衰邁。種種無成。深爲可懼。

又時黃致仕

自先生江西歸後。不通音問者。又幾越寒暑矣。懷仰之私。與日俱積。直道難行。而嗚呼紛紛。古之君子所不能免。先生豈以是爲榮辱哉。惟求無愧於吾心而已。比且不審起居何似。諒惟獨樂園中。自有深趣也。某守拙如故。道不加修。而衰頹日甚。無足爲知己言者。因家兄任長樂主簿之便。姑此以道區區。有可以

見教者幸毋金玉其言也

與韓侍郎文時有此部

昔以同年之雅。獲侍君子。屢辱教愛。銘刻不忘。後緣病廢。越在草莽。而雲泥迥隔。無由一覽風采。徒切懷思而已。遠惟先生。都愈。進退百職。翊贊大猷。永綏宗社。為喜為慰。而令郎克承家學。接武臚唱。後先輝映。尤為欣賀。舍姓孫。又托同年。獲續世契。皆藉餘庇。某為天地罪人。苟活未死。久絕世望。過辱先生諸公。薦揚同升。忽有南雍之除。自知弗稱。其疏辭免。已曾奉狀起居。備陳心事。諒能達矣。乃者不意辭免之章。未蒙俞允。不勝矧懼。且以某之愚。不肖。荷蒙朝廷恩典。如此之厚。又有先生諸公。知已在。上時可有為。豈不欲依附末光。乘時一出。效其尺寸。以圖補報。實緣職任重大。而才力弗堪。加以老病衰頹。恐負朝廷委任。為先生諸公之玷。又前時罕有。僉事陸祭酒者。今始於不肖。恐長奔競躁進之風。又休退多年。今驟得美官。而強顏復出。恐貽終南捷徑之誚。此某之所以深懼。故不得已。再為陳乞之計。然慮以煩瀆。獲罪伏望先生。大鈞造命。有以委曲而成全之。得免銖鉞之誅。而遂其所請。終老山林。則先生之賜大矣。因門生謁選。便敢以此道區區。仰止鈞庭。迥在峻極。未由瞻拜。惟有惓惓歸倚之私。不勝悚息之至。

又時韓侍郎

不奉笑談。載更衰焉。傾企之私。與日俱積。雖承手教。憂時憂民。深以國計為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願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為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奇術。須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為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蠶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為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充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為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不知尊見以為何如。某其疏乞歸之事。其老病不堪。與情之不得已者。前書陳述已詳。茲不復贅。萬乞垂念同年之舊。特以一言達之。當道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趨拜。萬為國家倍倍崇重。以永太平之基。不勝願望之至。

與楊惟新

別久仰深。人情之常。況某素辱先生知契之厚者乎。春初嘗一再奉問。而曠不嗣音。忽忽半載餘矣。辰下秋暑猶酷。不審起居何似。竊想薇垣優暇。履履亨嘉。為喜為慰。近聞使司移文郡縣。查勘區區。有無病痊回報。此某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蓋以蒲柳之質。多病早衰。辭職歸田。為日久矣。況今年餘六十。長日甚。又自夏初以來。日病亦腫。視物昏花。至今不愈。豈可復求榮進。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侍奉湯藥。不可一時離側。亦不可以舍親而從宦遠遊也。雖承當道諸公。力相推挽。而某之自處。則斷乎不可出矣。今

有司官吏。承望上司風旨。以為緹衣舉奏。不可有違。輒以病痊申結。其為不肖之累。何可勝言。代推先生相知有素。敢以此紙。道其衷曲。仍令豚子具狀。赴司陳告。乞為批下郡縣。從實勘報。更望以一言達之。補衣得寢其事。使區區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二天之賜也。

與鄧侍御

仰慕公子之威名。慕韓荆州之雅望。為日久矣。邇聞緹斧南巡。而宿留潯。一時洗盪。白叟黃童。歡聲載路。老朽何幸。獲瞻道德之光。而快觀澄清之政也。乃者不意先生飛章天陛。薦賢為國。而不肖賤姓名。亦贅其末。此某之所深懼。而循墻避匿。不敢當者。蓋古雖薦舉。必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疎無用之人。廁於其間。豈不有玷大君子之明哉。某自少時。應舉。備員憲府。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沒有愧。辭職歸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精神筋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途。況有九旬之父。老病龍鍾。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違禮律。為名教之罪人乎。昨因督謁臺下。已曾具陳卑悃。今辱移文查勘。所司官吏。承望風旨。不使知。輒以病痊申報。是使之退。退維谷。非惟為某一身之累。亦恐有誤盛德。明揚之公。敢以此紙。布其腹心。仍令豚子具詞陳告。惟先生憐念之。特為寢罷前奏。行仰有司。從實勘報。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感知己之恩。雖沒齒不能忘也。

與鮮御史

伏承移文郡縣。欲為不肖建立優禮。看宿坊牌。以昭國恩。及將吏部公文。勒石鄉賢祠內。以勵後學。甚盛舉也。但某非其人。濫叨耄耄之年。素無學行之實。碌碌於世。虛負此生。甚為可愧。何幸遭遇仁人君子。敬老尚賢。不鄙衰庸。飛章舉奏。稱美過情。誤蒙恩旨。褒嘉。令有司以時存問。已為過厚。非所宜堪。而公移下頒。又於存問之外。加以立坊刻石二端。則尤非分所當得。在先生盛德。不過憐其老而優之。而不肖自揣。則何德可以表厥宅里。何善可以勒諸貞石。未免貽笑於鄉人。而取譏於後世。此某所以不容不辭免也。又某於年少之時。嘗忝鄉薦。及舉進士。世俗皆有坊牌。尚且力辭不為。今老病垂死。晚節末路。乃復為此。豈不喪失平生之所守乎。況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不宜興作。雖曰事不勞民。亦非當務之急。竊恐外議謂先生私愛不肖。而過於傷惠。又未免為盛德之累。此某所以尤不得不盡言以辭免也。伏望先生愛人以德。即命所司。停免此舉。使區區晚節不虧。則拜先生之恩。賜大矣。特在知愛。敢布腹心。惟勿罪萬萬。

與陶都憲

夙欽偉望。未獲一瞻。昨昨容。恆切傾慕。昨聞節鉞光臨。際。晉謁臺下。既聞高論。式慰平生願見之私。何其快也。但聞先生近有奏章。薦進諸老。固為美事。而以不肖賤姓名。廁於其末。則甚非所宜。老老益愚。素非可用之才。而疾病龍鍾。且夕且死。豈有新世之望。前後屢辭恩命。皆以是也。豈足以辱古靈之薦。而上誤大君子知人之明也哉。萬希於奏牘中。削去賤名。使得安其愚分。終老山林。則先生之恩。賜大矣。

與鄧侍御

竊聞漢人志龍門之登。唐士願荆州之識。其所以致人景慕者。豈無自而然哉。蓋以天下之權。人物之權衡。莫不欲被其容接。經其品題。庶可以收名而定價也。今吾二泉先生。以當代人望。來為一道福星。浙中後學。仰若泰山北斗。咸有登龍識荆之願。而以不得出門下為恥。然無階而進者亦衆矣。吾邑之士。有志願未已。尚欲一奮於桑榆。凡吾郡新進之士。未能或之先也。其意以為科第之得失。固有命焉。非所敢計。但吾浙有豪長邵先生。而不得一見。則虛負此生矣。索書以爲之先容。伏望先生賜之容接。或考其文業。而加以品題。使老困場屋者。無抱珠荆山之悲。非惟此生之幸。某亦與有榮焉。

前歲辱手教。謂有人作砥柱圖。而命區區爲贅數語。願惟衰病昏聩。不能辦此久矣。而砥柱之圖。又未審何爲而作。未達其義。莫能贊一辭也。敢謝不敏。今春又承來教。謂有客爲占範數。而未知其占法。合古人否。某舊讀蔡氏書。尋行數墨。妄以己意窺測。略得一二。未能究極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恆以爲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似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著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爲一。兩偶爲二。而奇偶爲三。每以初揲之數爲綱。而綱一函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爲目。而目一爲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爲一綱一而目二。則爲二綱一而目三。則爲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爲四。綱二而目二。則爲五。綱二而目三。則又爲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爲七。綱三而目二。則爲八。綱三而目三。則爲九。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著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爲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爲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爲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爲元吉。原之二二。則爲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爲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橫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爲橫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客乃以縱二橫四。列爲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況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爲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雜取其八。縱二橫四。今則縱二既取其八。而橫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某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月。用日。用時之說。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橫四圖下。亦寫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況其所占得數之實。而

述蔡氏所係之辭。以爲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肯所得實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林谷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強以爲知。茲水下問。而觀其占圖。尤所未達。敢用封回。詳其所疑。而求教焉。伏望以僕所疑。詢問此客。求其明白切要之論。以內篇之書。明以見教。而決所疑。爲幸萬萬。

與吳提學伯通

久稽奉問。渴仰無量。忽承寄示禮閣論秀之書。甚感甚慰。且聞將有雲南憲長之行。僕始爲愕然。而終乃躍然。人皆以爲邊方夷俗。非所以處先生者。此殆不然。吾夫子不鄙九夷。以其所居而化也。昔者蜀之與閩。皆夷地也。自文翁爲郡。而蜀之文風。可比鄒魯。常袞爲觀察使。而曼胡之纓。化爲青衿。人材駸駸與上國齒。孰謂夷之不可夏乎。朝廷以是而命先生者。蓋將先德禮而後政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將用夏而變夷。又安知異時南詔之俗。不爲今之閩蜀乎。聖天子之所望於先生者厚矣。先生勉之。毋使文翁常袞得專美於前也。所憾焉者。特以浙中士子。失所依歸。而某之庸陋。無由親炙。爲不使其私耳。因序友吳翔考貢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與陳提學

夙欽令德。無由承教。恆切傾企。每欲致書以道嚮往之懷。而以未獲一瞻光霽。恐蹈未同而言之咎。以故弗果。近見仁和李教諭。謂不肖曾有書到於門下。某聞之。不覺駭然。疑其以爲怪事。某書以闕憲謝病。家居數十餘年。彼時二司諸公。多故舊相知。荷蒙時賜存問。及惠寄歷日。來人要索回帖。則以數字奉謝。此外未嘗敢通書問。而有所干瀆。人亦諒其窮僻。無有以公事和干者。況今年幾八十。臥病窮山。杜門待盡。一切世事。久已謝絕。又與近來當道諸公。了無半面之雅。豈應有此。必有浮薄奔說。僞爲區區之書。以欺罔先生者。雖不知爲何人。所言何事。在區區不才無行。不足取信於人。爲其所賣。固不足惜。近在先生陶鎔之下。乃有此輩。其有負時雨之化多矣。萬希以某之墨跡字畫。考究虛實。而鳴鼓以聲其罪焉。庶可以革欺罔。抑奔競。而正士風也。衰耄龍鍾。不知進退。干冒尊嚴。不勝惶悚阻越之至。

與韓僉事邦奇

某臥病鄉邑。獲見監司。使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疑。不安席。望風屏跡。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聽息焉。真若倒懸之解。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謂須累黍爲九寸。然後用蔡氏七載管之說。又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處。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蔡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釋圖象。詳其算數。尤有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止爲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敬款敬服。茲錄手教。過相稱許。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贊言於首簡。則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深。算數

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頭敏過人之資兼乏師友相與講明問辯而於祖冲之之密率算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為欠仲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舊學荒蕪心神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先生著述之深意哉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能序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明律呂之學者為之序引斯足以開示羣衆以垂教後人苟非其人而妄言健說未免佛頭上着蕪為荆公所笑矣此某所以循牆退避而不敢當也萬惟於其不能勿以方命為罪

與周方伯孟中

昨承來教所論直夫定山仲昭甚當但直夫之出猶為彼善於此第恐不能有所為袖手而歸不若不出之為愈也蓋饒饒易缺傲傲易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無惟其然也嘗謂古之君子若龜山和靖晚節之出猶不慚衆望而況於後之人乎今日負天下之重望者無若先生以衆論明揚來牧大藩吾人望治甚於饑渴先生其倘有以使民不失其望哉我獨二天非所敢私今歲鄉間之旱大異常時非惟私計可慮亦在位者所當憂也某之不肯不齒於世久矣豈足以當人物之稱先生特戲之耳自離羣索居以來肩於衣食道德無聞而老景日迫可嘆可愧思欲一覽顏色以求警誨而薇垣深峻無階可至徒切悵然耳

又

近辱手教知往歲有悼亡之感不勝驚嘆遠不及聞久失慰問為罪萬萬三復來教又有冬初於城外閑靜處會談之約此僕之素願固當如教但於中有我區處者楊方伯某之同年交契素厚今年正月曾有書邀遊西湖某辭不赴今赴先生之召恐有親疎厚薄之嫌以故未果承命若先生與彼同行庶乎其可又二司諸公多不相識到杭之日分須參拜若無交而謁似與未同而言其色赧然者不異若固執不往恐或以過門不入為憾則進退有維谷之懼僕之疑礙有此二者若之何其可也前輩謂薄俗好點檢人過失而吾人舉動亦自有不可苟者惟先生裁處而見教焉使某獲免於罪戾敢不惟命是從倘有未便姑且遲遲須更商度別求一會可也

與徐方伯

夙欽高誼久望下風雖末由趨拜門牆一瞻光霽然獲受一塵而為快日與田夫野老出作入息耕食藝飲咏歌懣懣之政于甘棠之下者已非一日矣近者忽聞使臺移文郡縣查勘某之筋力何如是雖大君子明揚之盛心而非衰朽無能者之所敢當也昔壯時謬叨任使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辭職歸田者已十有餘年矣況今年日益邁病日益增筋力精神衰憊不支決不可以奔走於宦途又有八旬父母老病在家甘旨湯藥乏人供奉不可一時離側此人子喜懼之日古人不以三公長之時也其可乘親從仕故遠適律為名教之罪人乎有司官吏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輒以筋力未衰妄行申結其事之欺罔不但為區區一身之累亦恐其上玷君子知人之明也敢以此紙布其腹心惟先生其憐之念之將前項文案駁回令有司從實勘結以完勘合使某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拜先生之賜咸知己之恩雖沒齒

不敢忘也

與吳亞參

昨承以鄉賢祠志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愚不肖者所敢當已嘗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茲用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為遺事又錄其所述作以為遺文分為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為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勸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以為可否祠中諸賢各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區區學術荒疎識見果陋不足以當此任勉勉籌輯以復尊命不遑塞責而已其間有去取未精采摭未備者惟以高明之見參酌而刪定之以見教幸甚大概登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而後可惟高明之選擇其留意焉

與張都運吉

願識荆州為日久矣昨歲承過訪獲奉高論式慰平生傾慕之私別後又辱專人惠書意尤醇厚老老何以此於執事甚感甚愧比日不審官況何似遠惟仁人君子先憂後樂雖處江湖之遠不忘宗社生靈之念今天時人事如此先生亦豈能悠然乎某衰病日臻死在旦夕猶懷杞人之憂世道之責所望於先生諸公者不淺也因舍姪贊應試之便草此以道區區有可以見教者幸毋金玉其音也末由會晤以悉所懷迺風凄其有慨其嘆

與林居魯

相別數年雲泥迥隔雖不敢借通起居之間而緬懷高誼則未嘗一日而忘也乃者側聞執事以道事君侃侃立朝累進諫言上裨新政四方想望其風采豈不偉然大丈夫哉但以賤姓名亦形奏牘則非其所宜使人慄慄不已蓋古虛薦舉必皆元祐諸賢而後可若以迂疎無用之人廁於其末豈不有玷知人之明哉此執事之所當審也抽分之政或謂事多遲滯致有礙彼之災使人嗟怨不知果然否如其然也恐招物議更宜速之為善整頓今秋早災為甚雖大家亦不免艱食而況細民乎人心惶惶莫知何濟意外之虞亦可逆觀諒仁人君子慘念甘棠遺愛必將為之隱憂敢以為告某也偷安田里坐閱歲時雙蓬窳索非復故吾讀書養親之外日與田夫牧子相過從所務者農圃小人之事耳其視故舊諸公闊步雲衢高談內聖外王之遺於廣廈細紙之上者不啻天淵之遠絕也何敢上煩賢士大夫之齒及也耶特在知舊敢私布其腹心惟執事其曲全之

與趙知府叔鳴鶴

某老病非才不足比數荷蒙邦君先生盛德累承眷念非言可既茲有一事於心未安敢以情告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坊牌則區區姓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以官為身外之物不敢認為己有況此亞卿顯職尤所不堪既皆其疏以辭之於朝矣今乃立為坊牌以誇耀鄉人未免為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閭閻自

號欲從事於尚綱之學而未幾也。今以非所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尚綱之義。此尤心所不安。而不敢承當。三也。日前進拜。匆匆而辭。弗盡其言。反復以思。益增慚懼。伏望先生諒其夙心。願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堂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為光明。而財用亦不為虛費矣。愚見如此。萬惟察察。勿以方命為罪也。

與劉知府惟馨

某至愚不肖。雖嘗志學好古。而少不自力。老至無聞。不齒于世久矣。荷蒙邦君先生盛德。謙賢下士。一見遂如舊識。而待以知己。又辱千乘。枉顧衡門。自惟衰晚。何幸遭此。恆思所以為報。而未能也。竊聞古人有云。報德莫如盡言。故敢冒進狂替之說。以冀高明之采擇焉。伏惟明公以當代偉人。負天下重望。正色立朝。危言震主。凡所建明。皆懇懇乎愛君憂國之言。章疏一出。四方傳誦。莫不想望其風采。今而奉命來殿吾邦。邦人父老。室家相慶。以為民之憔悴於虐政者。自今其有瘳矣。何者。君以民為天。先生之愛君如是。豈不知所以愛民乎。國以民為本。先生之憂國如是。又豈不知所以憂民乎。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與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兩溪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一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荐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丐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役之勞乎。先王教荒。有散利薄征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散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二而用三矣。民安得不孱且離乎。古者凡有興作。雖用民力。而皆慶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之類。范文正公以官糶募饑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眾。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其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餓而死乎。先王月令於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眾。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為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為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隄岸。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為。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裴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為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為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為寇。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為張而為檀者。乃先生之餘事耳。尚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和。則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遭智伯之難。而出走。不取長子之城。厚完。與邯鄲之倉庫。實。惟取晉陽。為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德政。而好土功。而城其邑。而又溝其公宮。彼固以為無患矣。然民能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據至於是邦。而一旦卒然浚濬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下。而啓奸雄不軌之心。

豈若愛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為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為愈乎。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修築隄岸之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於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隄。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隄。以殺水勢。使水復故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豈非不善也。但舉事於荒歉之餘。西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愚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為尤難。填塞下流之地。以為高岸。障迴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又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隄不能禦。而或潰焉。則為勞而徒費。又況水為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為。豈可以人力而求勝乎。天哉。惟當行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滬陽之水。屢成屢敗。終於無成。故昔人論治河者。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闕。將毀王宮。靈王欲塞防穀水。使之北出。以保全王宮。而太子晉諫之。以川為氣之導。不可塞防。闕川以飾宮。是佐闕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為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為築隄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為愈哉。愚所以謂非今日之急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濬。百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上流。自昔所聞。未有隄也。而今忽隄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為吉為凶。為悔為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庸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賢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與事不若省事。雖為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某處山林之下。本不敢妄議官府之事。特以過蒙知遇之厚。而欲成盛名之美。固不敢不盡其愚。若其言之用與不用。則非所敢必也。干冒尊嚴。不勝悚息之至。

又

某老不才。業所不齒。過辱先生盛德。眷存獨厚。莫知所報。甚感甚愧。近忽傳聞。謂先生將為不肖營建居室。某固以為傳者之妄。繼而舍姪生員。回自郡城。亦謂聞有此舉。某且驚且懼。以為此雖先生憫老恤貧之盛心。而甚非不肖所宜堪也。必將外招物議。謂先生私愛一人。過與傷惠。而某之取非其有。亦為名教之罪人矣。昔晏子以其君顯。大有功於齊國。景公為之作室。晏子固辭而不居。今某叨處膝席。久荷高明知遇。於郡政未嘗有毫分裨益。豈宜多受大賜。況今老病龍鍾。杜門待盡。則陋巷蠅居。乃其素分。若復寵以廣廈高堂。而貽笑取譏於君子。則為無妄之福。寧不自取無妄之災。深為可懼。此愚所以循牆退避。而不敢當也。伏望高明察其卑悃。即為停止。而敕大憲以播揚仁風。輕徭薄賦。以全活八邑之罷民。則某也受賜多矣。

又 時到領士兵守城安

自月初於蘭谿教場送別。一向不知動履何如。惟切企仰。今早忽奉手教。聞江都關又失利。則賊愈無忌。

仰矣。大概此賊亦無深謀。多是夜行偷劫。及明行誑誘。而我之統兵者。罕有折衝禦侮之才。行無紀律。居無守備。而肆意求安。號令失宜。進退無據。而輕信寡謀。故兵雖衆而反爲賊所敗耳。爲今之計。莫若嚴固。隄防。夙夜弗懈。恐其乘虛掩襲。又須多差垂覺兵士。深入賊所。體探事情。使我軍常知彼之動靜。而彼不測我之虛實。然後不時選銳士出奇兵。以攻其無備。則賊必可破矣。若夫招撫之說。必須大勝一場。使其心膽喪破。然後可行。不然。則我以僞招。彼以僞應。終於無益也。

又

拜遠彌月。企仰益深。昨奉前月十七日手教。知進兵途安消息。已經備陳愚見一二。求教。未知能達左右否。茲奉二十五日教。又知賊已少退。猶未出開化之境。而慮其復來。欲爲深溝高壘之計。此固是一策。竊謂此賊初非豪傑之才。不過以烏合之衆。所志皆在金帛子女。亦無深謀遠慮。豈有不可破者。特吾之主兵者。輕舉寡謀。全無統紀。十羊九牧。此進彼退。甲可乙否。誠如來教所云。所以未能成功。事既如此。無可奈何。不如各自爲守。各自爲戰。若四面圍之。不墮其計。則彼無所抄掠。何以爲食。不久當自潰矣。若各營更迭出兵。攻其無備。則其破之爲尤速也。但聞四方邊報甚警。大同受圍。則時事又有可憂者。但夷虜亦無大志。不過擄掠而已。不爲大害。惟恐內外交作。不得安息。釀成大患。則爲甚可憂也。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三

書簡

與謝木齋閣老通。辛酉仲冬

竊惟稽山鏡水。孕靈毓秀。篤生儒英。以棟幹斯文。輔漢王度。爲邦家之光者。幸輔則有杜正獻。李莊簡。倫魁則有韓文公。王佐莫不表表於當時。然唐王乏杜李之相業。杜李無唐王之天對。猶未足盡發吾越山川之奇。兼是二者。其惟先生乎。在成化中。先生以雄文遠學。大魁天下時。某山閩憲書滿入京。始獲一瞻。凡几之容。固已決知爲今日之王沂公矣。昨聞大拜。某雖臥病窮山。亦且踴躍而起。爲天下賀。屢欲修致一箋之敬。又恐塵埃之姓名。草茅之書問。弗可上瀆記曹。以故不果。近因門人董遵。還自都下。爲言盛德不鄙衰殘。寄聲存問。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枯槁爲之生春。愚感當何如耶。某也老大無成。虛負此生。又以罪逆不天。遭罹大故。倚廬待盡。已絕望於斯世矣。不意朝命誤有南雍之除。雖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庸劣老耄。非所宜堪。若貧胃飽榮。添竊非據。非惟物論所不容。而不模不範。弗勝厥任。豈不有負明揚盛心。爲先生諸公玷乎。敢具奏牘。備陳卑悃。祈免新秩。以安愚分。若蒙鈞慈。獲從所請。終老山林。不勝榮幸。翹首門墻。無由瞻拜。聊憑泓穎。以道區區。辰下一陽復亨。伏惟先生許謨帝廷。妙贊元化。式膺道長之時。敷

錫大來之慶。以福羣生。某亦與受賜焉。

又甲子在監中啓

維秋之杪。萬寶告成。伏惟一德元老。端委廟堂。恢張時雍。天同神化。百靈孚佑。鈞候多福。某竊聞之。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昔我聖祖開基。以戊申踐祚。十有七年。歲當甲子。而經世之具。制作大備。一新寰宇。垂萬世無窮之休。迨今百數十年。當豐亨豫大之後。有日中月盈之虞。法久弊生。事窮當變。損益盈虛。勢所必至。惟皇上以戊申御極。今十有七年。又當甲子。豈非世道一新之會。而黃帝堯舜通變之時乎。乃者渙發輪音。布告在廷。謂弊政多端。而欲求革弊事宜。是乃天啓聖心。以大有爲之機也。以大有爲之君。當大有爲之時。而秉鈞當軸。又有諸老先生名世之賢。從容帝所。道叶乾心。謨明獨斷。必將以洪武聖政。啓迪宸衷。端本澄源。立綱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以復洪武之治。以上副聖主圖任仰成之意。則天下幸甚。時不再來。機難輕失。先生其敬念之哉。某衰老無似。過蒙夾袋收錄。俾之待罪南雍。又辱灑落翰墨。曲賜存問。慰藉勤厚。而獎與過情。豈勝愧感。思竭駑鈍。以報知己。而才力有限。疾病相仍。不堪鞭策。視事已踰期月。課績全無。毫分政教。弛廢而莫能興舉。士習偷惰。略無少變。既負尸素之愆。又加衰憊之甚。將速頽躄。恐爲門墻之累。敢用具疏乞骸。願賜罷歸田里。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不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閣。無由趨拜下風。以盡所欲言。萬惟上爲國家益隆保衛。以慰四海具瞻之望。

又

竊惟自昔賢人君子。由龍首而登宰輔者。在宋則呂文穆。王文正。李文定。宋元憲諸公。在本朝則曹。陳。商。彭。暨我木齋先生。僅僅數人。其間受遺輔政。托孤寄命。則惟文正與先生耳。文正當仁宗之初。正色立朝。夷險一節。我抑權倖。近習不敢窺覲。而帝德日就。基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先生經濟之略。具見於洋洋大對之初。而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自知政事。費襄密勿。裨益弘多。凡所論列。皆係安危。而今又膺顧托之重。天下之士。莫不以文正望先生。某則以爲姑舍是。而先生之所願。則伊周焉。凡在陶鎔。孰不欣賴。某於門下未嘗效一日灑掃之勞。而叨荷知獎。獨異於衆。昨因具疏乞骸。借以愚慮。上瀆高明。而語意狂率。不知所裁。自揣妄庸。宜加譴斥。乃蒙降屈。威重。還賜鈞翰。撫存開納。禮意渥厚。恭惟此恩。何以論報。某今年滿七十。而疾病荐臻。首邱在念。無復可求。以酬知遇。揆諸禮法。決須納祿。用敢重申前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知我之恩。與生我者等矣。瞻望門墻。無由趨拜。乞爲天下之重。益加保愛。以綏羸老。不勝至願。此外有別疏。聊致犬馬報上之誠。雖皆腐儒常談。要皆今日所當務者。倘蒙采納。以聞于上。不勝幸甚。

上洛陽劉閣老健。甲子九月

某在成化初。備數詞苑下僚。嘗獲瞻拜凡几之容。竊伏下風久矣。未幾而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以故弗克灑掃門下。恆用慊然。乃者獲聞大拜。私竊慶幸。欲爲天下蒼生一伸賀忱。而草茅疎賤。無由徹

聲于下執事。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煩而已。比日秋清，伏惟先生歸然德格于皇天，訂謨帝廷，妙贊元化，百靈孚佑。萬福來崇，良慰下懷。某迂疎寡陋，弗堪世用，加以老病衰頹，愈無足齒。近蒙朝命，待罪南雍，仰荷陶鑄之賜，與天無極。而林尚書來，又辱寄聲垂問，九鼎一言，自天飛下，枯槁為之生春。其感恩當何如耶！思竭駑鈍，以酬知己，而才輕責重，覆餗是虞。日夕憂畏，疾病倍加，不能事事。有辜委任，恐為門牆之累，敢用其疏乞骸，願賜罷黜。倘蒙鈞慈得從所請，則其受賜有甚於一日三遷之厚也。外有別疏，具列監中積弊，并希采擇，酌所宜行，則非惟監學諸生之幸，民亦陰受其賜矣。瞻望黃扉，無階參覲，敢祈為國自愛。以上副九重倚注之心，下慰四海具瞻之望，不勝拳拳頌禱之至。

與李西涯閣老

昔者先生以雄文選舉，翔翬羣玉之府，校讎蓬觀之編。某忝備數下僚，獲瞻道德之光，私竊慶幸。夫何以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弗獲侍教門下，徒切傾企而已。乃者獲聞輟秩禁庭，均儀接路，紫雲玉清，筆宣皇澤。太微天柱，神會帝謨。文章事業，磊磊掀天。蓋自楊文貞以後，一人而已。思欲修致一箋，為天下賀，而懼有援上之嫌，以故弗果。過辱盛德，緇衣為心，不遺遐遠。雖以某之迂疎寡陋，世所不齒者，亦蒙夾袋收錄，俾之待罪成均，而去歲同郡潘吉士回，既辱寄聲垂問，而謝方石，亦道盛意，所以慰藉之者甚厚。顧惟不肖，何以得此於左右哉！感刻之私，非言可既。

又丙寅三月

某竊惟自昔大臣，身任天下之重，不難於明良際會之時，而難於主少國疑之日。故阿衡左右之功，在太甲之克終厥德，而周召篤業之勳，在成王之揚文武烈。厥後後子孟，諸葛孔明之托孤寄命，固無負矣。而輔成君德，猶有愧焉。今先生三三元老，處伊周之地，膺顧托之重，同寅協恭，朝夕啓沃，嘉謀嘉猷，內告外順。凡所論列，皆係安危，柱石乾坤，永綏宗社。天下之士，莫不以伊周望先生，而致吾君於太甲成王之盛。先生其必有以副天下之望哉！凡在陶鑄，孰不欣賴。某衰病餘生，弗堪從宦，昨因具疏乞骸，妄以小夫竿牘，上瀆記曹，荷蒙盛德，俯念陳人，鈞書陸離，自天飛下，不惟仰見位望勳業之隆，自視欲然而於不肖曲賜獎借，眷念有加，曷勝感激。三復鈞翰，身教之言，端為確論，是惟躬行之君子能然，而非其人也。何足語此哉！慚非罪罪，示及方石之歸，與直夫孔陽之不幸，尤用慨然。方石固非得已，而下情之不得已者，抑又甚焉。陳莊之年，與某相若，而彼皆已逝矣。衰病殘軀，亦豈久於斯世哉！首邱在念，憂戚百集，敢復再四申懇，伏望鈞慈矜憫，成全其歸，則生死肉骨之恩也。黃閣在望，瞻拜無期，乞為國家倍加崇重，以光輔聖明。永福羣生，不勝至願。

與楊蓬菴閣老

某以老病，養荷田里，獲聞先生德業文章，名于一世，啟歷中外，實大聲宏，切懷願見。求教之私，而無由瀕捕門下，一瞻道德之光，徒川慷慨。繼聞大拜，竹宅百揆，位總三銜，忝在陶鑄之下，與斯世民物同一欣頌。詎意荷蒙盛德禮下，以周公吐哺為心，天下之士，悉為桃李，而衰老不肖如某者，亦辱存問，近潘少卿及

俞通判回，兩承家集之賜，鈞書陸離，自天飛下，枯槁為之生春，願惟庸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哉！慚非罪罪，竊聞朱子有言：天下將有非常之變，天必預出非常人以備之。若漢平勃，唐狄張，宋李伯紀，趙子立，皆其人也。乃者逆瑾擅命，安藩不軌，賴有先生密贊大謀，外平內誅，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謂非天生非常之人能若是乎！今四方多故，而前星未耀，有識嘆嘆，慮有意外之虞，畏天命而悲人窮，以安社稷為悅。此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也。而或者乃謂先生近有丐歸之疏，豈天意乎？周公雖處流言之變，而不忍遠去王室，其意固有在也。先生其念之哉！仰止黃閣，適在峻極，無階參覲，惟夜望六符之光，以致起居之願，無任拳拳祝頌之至。

復楊湖翁閣老

僕往年聞先生以雄文與學，大魁天下，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四方想望其風采，于時已懷求教之心。而屏處窮山，望玉堂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不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可仰而不可近也。徒切拳拳而已。去年之春，先生命駕還朝，道經滎邑，某時方在髮中，與世疎絕，竟不聞知。所謂君子之至於斯而不能一見，殆封人之不若矣。愧甚恨甚，忽拜誨誠，寵以文帊，乃知先生亦欲枉顧衡茅，阻雨而返，又何鄙人之不幸也。及捧讀來教，謙德滿紙，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豈不肖所敢當哉！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象數之外，有以仰見先生識之卓而志之偉，不為世俗淺陋之學，而不自滿足，據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為不可及也。某非其人，何足以辱來教，敢誦所聞而求正焉。蓋自闔書出，神物生，而易之數顯，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為卜筮之用。若捨是則無以為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原，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捨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連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五贊於連程子敘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心將大有所得。若區區之迂僻庸陋，數墨尋行，童習白粉者，何足與語此哉！而虛辱來教，不勝其芒在背而顛有泚也。罪逆餘生，筆硯久荒，是以有稽謝，負罪不可言，茲及免喪，適媿友朱隆應貢之便，謹布此以道區區。

又

近唐御史回，辱鈞翰下頒，兼賜絹幣，以為區區得子之賀，甚感其德，願惟庸劣，何以獲此於大君子哉！慚非罪罪，蒙盛德，眷存彌厚。某年論大憲，而家子家孫繼喪，止遺一子，久患疴疾，未痊，深以無後為憂。今而得此，雖可喜而亦可懼，恐不能待其長成也。姑以寬目前之慮，而付命於天耳。豈足以勞大君子之俯念，而承重貺也耶！乃者傳聞相府橫權外患，傷及先墓，甚為可恨，但患非自擬，乃易所謂無妄之災，先生何尤焉。昔魚朝恩使盜發郭子儀父之塚，捕之不獲，朝廷髮其為變，而子儀乃發罪己之言，不咎諸人，由是上下皆

安。先儒稱子儀能審輕重。度大小。以為可與權者。豈可議其薄於孝乎。今先生之盜。意必有陰為之主者。先生處之以道。不窮極其訟。又有得於易所謂訟不可成者。非以子儀之心為心者乎。可謂善處變矣。敬嘆敬服。辰下淑氣回春。君子道長。伏惟先生德隆望重。四海具瞻。大來之福。不假言矣。但今時事多艱。民困日甚。西狩之歸。未期。祈招之詩。不作。君實豈容久於獨樂之園乎。昔江古心以世道之責。而委重於文狀元履善。老夫亦以先生為今日之履善也。先生其亦以蒼生為念哉。

與東白張學士廷祥元誠

竊聞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物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志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厥任。則史職豈不難其人乎。唐以順宗實錄命昌黎。宋以英宗實錄。及五朝史事。皆付南豐。今我孝宗皇帝。盛德大業。震耀古今。而以先生首藝儒。總筆削。天下莫不稱嘆得人。是即今之韓魯也。某久辱知愛。與聞欣忭。切願先生載董狐之筆。刊司馬之書。上以彰紺黜而揚洪烈。下以表忠直而黜姦佞。使元愷共歸。皆莫能遁其情。以成一代之典。不亦偉乎。古語謂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其權重於宰相。先生其念之哉。幸以夫子春秋為志。萬勿以妻妾之言而自阻也。某今年滿七十。誼當納祿。而衰病並臻。弗能事事。深負尸素之愆。懼招負乘之寇。以貽知己之羞。敢用再四乞骸。必冀於從。願借一言於當道處。成全其歸。則生死肉骨之恩也。木天在望。瞻拜無期。萬希自愛。

上馬太宰文并

昔在先朝。先生簪筆螭頭。風采凜然。而百僚以肅。某時方舉進士。忝綴末班。獲親伏屣於萬玉之表。私竊傾慕。而未由拜謁門下。未幾而獲罪補外。又未幾而以病免歸。養病林下。幾三十年。側聞先生敬歷中外。實大聲宏。德望重朝廷。勳業著邊陲。晉澤覆天下。尤切嘉嘆。以為天佑國家。將使億萬年無疆維休。用生耆儒。為業元后。明良之會。豈偶然哉。比日秋涼。伏惟端委廟堂。雍容道揆。進退百職。寫紙叶相。鈞候多福。為喜為慰。第以勢分遠絕。弗敢上訊起居。而林家幸來。乃承盛德。垂問下僚。鈞書陸離。自天飛下。三復悚息。曷勝感激。某以非才。誤辱薦進。待罪南雍。仰荷君相之恩。與天無極。而才德淺薄。奉職無狀。弗能變化。士習。造就人才。以補報萬一。虛負任使。為知己之玷。加以老病衰頹。日甚一日。不能事事。竊祿何顏。敢具奏疏。乞賜罷免。伏望鈞慈。特為敷奏。得從所請。則為賜大夫。外有別疏。條具監中積弊。并希采納。酌所宜行。

與黃文選備

某昔由閩憲謝病歸田。適當先侍郎典選之日。某得成全其歸。弗虧素履。皆先侍郎之賜也。感激之私。非言可既。今先生之踐世職。銓量人物。大明黜陟。乃欲驅某以出。而不容辭避。其亦異於先公矣。某竊以為先生之愛某。雖至。猶未若先侍郎知某之深也。以某之庸陋迂疎。弗堪世用者。而使之強顏來此。洗荷鋏之手。而執經。未免與衆柄。則諸生其無笑于列者乎。處非其據。將速罪戾。恐終為先生諸公之玷也。惟先生於其不能。早賜汰罷。以終先生侍郎之惠。則幸甚。

與謝方石鳴治時為侍講

往歲先生被命還朝。不鄙賤愚。特屈枉顧。存存良厚。而某適以私冗。弗遂鈞臺之約。愧負不可言。去秋曾以鄙陋之言。托仁夫進士。奉呈求教。極知猷笑。聊以道其區區愛助之私。其於大君子出處之義。實不足窺測萬分之一也。倘承批其乖謬。而示教焉。為幸萬萬。允遠去京。久無消息。或者乃有不祿之傳。何天道之夢夢。而吾人之不淑。有若是耶。殄瘁之悲。想同傷痛。刺極必復。天意故存。遠惟先生秉筆玉堂。陳幹斯文。奎壁揚輝。有相之道。四方多士。效狂下風。豈非吾鄉碩果得與者乎。欣羨欣羨。鄰友張吳。久困場屋。以貢來京。久欽盛德。思欲一登龍門之為快也。敢以此紙為之先容。得與其進。光榮多矣。某之衰朽。瞻望門墻。末由承教。明月千里。臨楮惘然。惟為吾道自愛。

又時謝為北監祭酒辛酉

某罪逆餘生。倚廬待盡。百念俱灰。獨於平生受知之地。未嘗敢忘。去年之夏。聞先生過金華。辱寄示總山集。甚慰所懷。而山居僻左。弗獲一覽顏色。以承警誨。恆用悵然。今年春。門生董遊。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召復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又陳昌言以神時政。甚愜輿望。某時方哀惘惘。極未暇悉其詳。亦末由致一箋之敬。慙罪慙罪。邇者忽聞朝命。有南雍之除。自惟才德淺薄。而老耄及之。豈足以步先生後塵。若貪冒寵榮。不知遜避。是為乘軒之鶴。在墉之隼。非惟物論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為當道諸公之累。茲已具疏辭免。願得先生一言。為陳卑悃。達諸當道。俾遂所請。為榮多矣。因門生陸震。與舍姪孫。曾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震孫亦夙欽盛德。志欲登龍門一言。以自壯。倘蒙與進。開之以大道之要。而納諸聖賢之域。是亦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也。某亦與受賜焉。

又

家門不幸。荐罹凶禍。先人棄諸孤。甫經祥練。而季弟繼亡。二喪並舉。哀惘惘極。孤苦無聊。已無意於人間。世矣。過辱盛德。不鄙賤愚。特書慰問。且致賻焉。恩意勤懇。哀感無量。但來教獎與過情。非不肖所敢當。慚慚悚。舍姪來京會試。又承教愛兼至。視同骨肉。尤深愧荷。區區辭免之章。未蒙俞允。不勝憂懼。恩厚命嚴。豈敢有違。但量能度外。實所不堪。而老病衰頹。如此。強顏復出。豈不貽笑取譏。為先生諸公之玷哉。茲不得已。再為陳乞之計。恐以煩瀆。獲罪。萬望以一言達之當道。得寬斧鉞之誅。而遂其所請。終老山林。則先生之賜大矣。

又癸亥八月

衰朽無能。忝竊非據。自知弗堪。深以負乘為愧。再疏辭免。滿期必得所請。詎意成命莫回。不容辭避。茲不獲已。強顏復出。林慚谷愧甚矣。且以某之不肖。使步先生後塵。此昔人所謂老師補處。吾何敢者。大懼紹貂之難也。前後免積之上。皆荷盛德維持調護。獲免罪戾。已深感刻。又兩承手教。勉令就職。尤荷存存之厚。但自夕陽牛背上來。未知所以為教。伏望先生以舊政告新。使得還何約束。而弗失。則先生之道。復流化於南雍矣。得無吝教。為幸萬萬。某到官之初。凡百匆冗。未能一一請日。伏惟心照。

復羅敬菴允升秋願時為太常寺卿

自丁卯之秋，高軒見過，尋復別去。由丁及癸，倏焉七見秋風。清秋月明矣，樹雲染月，如懷仰何。昨歲春初，獲見少參令弟，出示手墨，備承惠教，忻然如見。顏面頃不嗣音，又幾二載，不審比來德履何似。遠惟容臺清暇，仕學兩優，德業文章，遠播古人。賦會周揚，將不得專美於前。敬羨敬歎，某自別後，子死孫亡，家患相承，筋骸日益衰瘁，志慮日益昏耄，家事容替，又加以寇盜兵戈之驚擾，無劉可依，無避可避，雖苟活未死，久已無意於人間世矣。無足為知己言者，因便布此，以道區區。

復王川檢倅時在兵部待郎

先生去吾邑已踰二紀，而善政得民，至今猶在人口，豈非所謂古之遺愛者乎。某在當時，亦屏知愛，感荷懷德，何日不勤，而老病龍鍾，災患相仍，不獲以時附問，罪不可言。歲前董生，同自南都，辱手教存問，謙德滿紙，而有過情之譽，豈我老不肖之所敢當哉。慚慚慚慚，來教又謂懇辭二疏，未獲允，而猶欲求遂其私，恐切以為未然。今大司馬暨先生二公，並以天生鴻碩，兼資文武，許謀構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士庶之所瞻仰，居重馭輕，最為得策。況當前星未耀，四方多故之時，事變方來，機不可失，為大臣者，正當同心叶謀，選將選兵，聚財積粟，以備不虞，以安社稷為悅，豈可遽求安逸，恣意如此，不知尊見以為何如，尚希有以見教。

與喬尚書書時在兵部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材猷德望，名于一世，許謀構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鈞候萬福。某夙欽令聞，恆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悃，而弗克如願。荷蒙盛德，揭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都，兼又辱鈞翰下，頻加以香帕會錄之說，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享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指商之六臣，能保又有般格于皇天，而多歷年數，故周公以勉召公，而祿祿庸流，曷足與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稽首而循牆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自道耳。方今大憲遠巡，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為之志，當可為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脩武備，為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為制治保邦之謀，于以壯皇圖於不拔，縮國祚於無疆，則商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勳，而享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拜來教之辱。

與吾景端與書時在兵部

乃者不自揣量，借銘先府君之墓，而筆凡墨陋，不足以發揚令德，愧不已。錄呈小靈，正欲吾兄刪定而潤色焉，以教其所不逮耳。詎謂不加塗置，而遽蒙許可，益重不肖之罪也。是豈平日之所望於吾兄者哉。昔東萊為文公作白鹿洞記，文公與之商訂可否，三數往復而後定。古人相切磋有如是者，某吾兄行古人之道，特為指其訛謬而改教之，庶不貽笑於人也。

與沈副使仲律書時在湖廣提學

自南都握手為別，風北枝南，音問不相聞者三十年矣。然緬懷高誼，蓋夢寐不能忘也。近見湖南錄，始知先生繼文定胡公之舊職，而振鐸於濂溪之鄉。晦菴南軒講道過化之地，必將有以闡明數先生不傳之學，而淑諸其人，豈非湖南多士之幸也耶。敬羨敬歎，某抱病日閒，奉親粗遣，但離家既久，無良友輔仁之益，德業不修，而齒髮日衰，為可懼耳。無足為知己道也。門生有諸葛淵者，其父少游巴東，為周南留滯之客，二十年不歸，今此子弱冠，頗知向學，嘗念其親在遠，欲奉晨昏而不可得也。於是舍採芹之樂，而為萬里之行，其志亦可矜矣。且於先生盛名之下，素所服膺，思欲一瞻道德之光，以慰平生，不敢自進，敢以此紙為之先容，惟有以進而教之。幸幸。遠遶門墻，末由承教，明月千里，迺風凄其，萬萬為斯文自愛。

復東陽盧御史正夫書解元格之第

某少時獲從先解元游，荷教愛良厚，夫何不幸，玉樓仙去，遂失麗澤之悅。恆切歎恨，比歲獲聞先生以宏才碩學，登高第，列顯官，德業文章，表表當世，竊懷願見之私，而自衰病以來，耕閒釣寂，與世疎絕，無由一望風采，以承警誨，徒切傾仰而已。乃者過辱高誼，不鄙老朽，寄示所著荷亭辯論，副以火肉，又置手教，累數百言，陳義甚高，而推予過情，若施於所尊敬者，讀之使人汗背顛顏，豈不肖所敢當哉。及拜觀高論，研窮經史，究極理義，發為雄辯，下視千古，雖名世大儒，萬代尊仰如朱夫子者，亦且指其疵而闢其謬焉。是以見先生之卓見絕識，度越流輩遠矣。乃復不自滿足，而為謙下問，尤有以見盛德之若無若虛而不可及也。區區庸庸，無聞平生，為學惟知尋行數墨，尊信儒先，所謂讀書未到康成地，安敢高聲議漢儒者也。豈能窺測高明之萬一哉。虛辱來教，倍增慚悚，開有鄙見一二，別楮求教。

別楮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精義等書，及中庸輯略，皆已備錄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又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思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錄，恐亦無害乎。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為非，愚竊以為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大業者，莫大乎蓍龜者，皆以下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推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歧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虛，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皆同篡弒，而有書莽書主，皆帝之異，賈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

揚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魯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弑。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弑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深意。則糊口之書。莽書帝書。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勤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糊口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區區淺陋荒疎。加以老老。於先生之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不止此數條也。舉此以為之兆耳。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則幸甚。

與董編修文玉死

南雍一別。闊焉數載。音郵不續。懷仰可量。適朱生回。備悉近況。出示手書。喻及讀書所疑。足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之意。為喜為慰。馮元明書。尚未得見。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呂蘇問答。固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中。剖析明白。可以參攷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有已發未發之說。其在大全集中。試取而讀之。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辯論。初雖未能無疑。後與蔡季通問辯。復取程氏書讀之。凍解冰釋。然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而以書報南軒。南軒復書。深以為然。其說載在全集中。合舊說序中言矣。某竊以為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拙往時。與吾友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之。到有窒礙處。卻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為是。其有窒礙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為一端者。欲求其合于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合一。無怪乎其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云。讀是書者。毋歧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觀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厭。其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而服行之。亦何患思之不得也哉。因便草此奉復。其纖悉曲折處。非楮墨所能罄也。尚惟勉進德業。必期遠到。以副友朋之望。則幸甚。

與許知縣補之完

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清稜册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況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

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册圖。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為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為商賈工匠。僧道醫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寄。

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買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

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餽短衣服。藍布者。親自給散。為無弊也。

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賬資次而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開治鐵治。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開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開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饑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饑窮之人來告。御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德其所為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郡武。正值饑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紛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羣然告缺。月糧而青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袁參議。無可處置。因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饑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為。汝今徵糶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於法不該豁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憤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項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饑民。該用賑濟。稍緩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貸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又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為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察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說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有受其害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哭者。亦所不免。又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難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過糶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

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與尤鈺曹

某昔備員太學，獲與吾友相會，時以尊終在堂，弗克朝夕侍養，而欲求歸省，某不以文法相拘，即從所請，蓋以吾友之天資近道，可與其學也。夫堯舜之道，孝弟為先，能充是心，何所不至。此區區所甚喜也。別後忽十餘年，彼此參商，不聞動履，未審何時登第，官居何所，老懷恆念念不忘也。邇聞列職天曹，左右元宰，進退百職，地位清高，而政務不煩，又可以讀書進學，充養德器，他日得時得位，措諸事業，必將袞袞光大，過人遠矣。此又老夫之所深望也。

與李冬官一清

久別無任懷仰，某昨有謝恩一疏，重勞吾友為之投進，感謝咸謝，繼聞拜官起部，分職南都，曹務頗簡，而地位清高，仕學兩優，而聲望日著，為喜為慰，使他人處此，孰不以為官成名立，而自驕自足也。來教兩書，乃復以伯玉知非為念，而不自滿，求修己之要，盡職之方，尤見所志不凡，度越流俗遠矣。敬嗟敬羨，某雖老耄無聞，敢誦陳言以告。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莫非修己之要，吾友之素所講習者，若乃居官盡職之方，則先儒所謂慎勤三字，亦吾友之所優為者，惟在念念不忘而已。豈有待於他求哉。如或進而上之，則大禹為司空，而益垂為之佐，以成大勳於天下，萬世永賴者，其詳其於典謨之書，孟子所謂有為者亦若是，亦在吾友為之而已耳。愚見如此，不識尊意以為何如。

又

別久無任懷仰，老懶之便，弗克以時附問，去歲冬辱書存問，兼有俸金之惠，深荷不遺之義，且來教拳拳以求益為念，足見吾友所志不凡，將來所就，未可量也。今世之士，但得登科甲為美官，則平生志願已足，豈復有求益者哉。如吾友所存，度越流俗遠矣。敬羨敬羨，所謂識破一切世味，而欲克去聲色貨利之私，又欲立志讀書，提醒此心，使不溺於人欲，此正古人為己之學，甚善甚善，但謂職務煩瑣，及應酬勞擾，又謂終日在鬧場中，難得長進，恐誤入門，枉走路，而欲其安靜，若如此，則如異端之徒，絕人逃世而後可，是不然。聖賢之學，正欲先定此心，以為應事之本，於凡事物之來，雖千緒萬端，一一處之以義，使各中其節，而無少差謬，何患乎煩瑣勞擾，而擺脫不開，雖處鬧場，亦不至於誤入門，枉走路矣。此內外交養之功也。朱子語類一書，雖出門人所記，不致謂其字字句句，皆無差誤，而其中所載，大而天地鬼神之神奧，小而一事一物之宜，凡所以窮理修身，應事接物，與夫治國平天下之道，靡所不備，大有功於後學。吾友若能熟玩詳味，取其所是，闕其所疑，而參互考訂，以求其至當歸一之論，以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所益豈淺淺哉。

與張冬官用載

往歲辱高軒見過，既之厚幣，禮意極厚，非不肖所敢當，甚感甚愧，彼時獲瞻眸容，固已知非俗士，但匆匆而別，不克相與論談，以究所蘊，意甚缺然。近聞執事不以高第顯官自滿，而好學不倦，欲進乎其所未至。

以匹休於前朝人，所志卓然，食出流輩，尤所敬嘆。吾金華自昔號小鄒魯，士生於其間，上者以道學相傳，其次則以孝行忠義動業政事清節著稱，又其次則為文章大家，項背相望，皆表表名于一世，他郡莫敢望而擬焉。可謂盛矣。國初以來，諸老既沒，正學不明，往往溺於利祿科舉之習，士風不振，富貴是謀，而前輩之徽音，杳然絕響，甚可恨也。甚可恨也。某嘗欲求吾黨之士，可與進取者，與之共學，而難得其人。往年曾見永康李一清，志向不凡，既登進士，為美官，而勤學好問，修身慎行，不自滿足，惜乎未見其止而遽爾不祿，可勝歎哉。今執事能自拔於流俗，而志向近道，亦可謂之豪傑之士矣。此老拙所以喜而不寐也。古人謂學者當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人做，惟在執事常存此心，勉勉不怠不已，因便附此以道區區。

又

別經數載，傾仰殊甚，盛價來，忽承手教，兼有俸金之惠，深荷高誼，不我遐遺，但非衰耄所敢當，慚罪慚罪。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為舉業者，尙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歷數之類，其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衍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修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為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人苦力而為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其教學者自幼至老，為學讀書用功次第，及所當讀之書皆備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進於聖賢，亦不外此。見有刻板在太學中，可印一本，置諸座隅，能用其法以為學而用功焉，必將大有進益矣。吾友其從事焉。

答東陽徐子仁

老病龍鍾，似臥陋巷，不接人事，忽承專使，示以長書，兼有佳果藥物之賜，甚感甚慰。來書中見足下有求道之志，不得其門而入，而以望洋為嘆，以為伊呂程朱之本原何如，而何以學之。某則以為伊成有一德，呂之丹書，與近思錄及小學四書之所載，皆程朱之本原也。吾友於是而求之，則其與天同體者可見矣。又謂聖賢傳授，或以中或以敬，而於其內外本末，茫無指歸。若於中庸已發未發之論，與朱子敬齋箴所言求之，則其內外本末，無不可見。至於仁孝，則以夫子所以告門人者，合而觀之，皆可得其要矣。但不能身體力行，則雖有所見，亦無所用。來書所言失意傳言誦言忘味者，皆不體於身之故。而吾友之危坐尋思，無下手處，亦未嘗見之於行也。愚意欲吾友讀書講學，而知行並進，如讀書而時習之，則求其所學所習者何事，而真个學，真个習，必有所得於己。如讀在明明德，則求明德為何物，若何而明之，必止於至善而後已。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不但此二書，而諸書皆然。積習既久，必將有得，何患愚之不明，而柔之不強乎。區區老病垂死，無所知聞，不足為高明之助。過承下問，聊以是復，餘非精墨所能罄也。

與董東湖道卿 時夏 在京師

別來半載，豈勝懷想。近辱書，知已到京，在途中及旅次俱平善，甚慰甚喜。前程事得失皆有定數，非人力所能為者。當聽其自然，不必憧憧多勞擾也。示及區區出處之事，平生素履已定，吾友所深知者。過承承文選許黃門，蕃秋官諸公眷念之厚，繆以賤姓名形諸奏牘，但某非其人，不足以當明揚之意。甚感甚愧。幸吾友代言致謝，而未敢以書奉瀆。蓋諸公雖甚相愛，而未為深知故也。某平生於富貴，固不以不肖，不肖奮古人壯而仕，老而休，區區四十一而休致，今六十五而復欲求仕，事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於天下乎。新繡衣尚未到，若其來有相強迫，是使之進退維谷，為羶羊之觸藩也。須仗諸公為之解圍而後可。幸吾友為之懇告於孔俯而乞憐也。外聞近有邊患，雖為廟堂之憂，而處江湖者所當同憂，但不得其詳，不知此事已安靜否。因便并希示知。某自三月以來，自思亦願生髮數月始愈，至今尚未全明。老親龍鍾日甚，為可憂耳。餘事皆如常，不煩遠念。因便姑此道意，餘不縷縷。

又別紙

區區出處之事，不知者以為果於忘世。若晨門荷蕢之流，殊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可若彼之果。然不過量能度分，自知其不足有為，故乞身而歸，以免素餐之愧耳。或者又議索高價而希望美官者，亦非也。位為五品方面，亦自不卑。若自彼時隨羣逐隊，積累至今幾三十年，亦可以得大官矣。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少時為學，皆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不能一有所為，仰愧古人，俯慚後世，故不得已而為是也。吏部文書，止是查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旨，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惟是專職無人掣肘者，庶可展布一二，亦不能大有所為。若其他不過隨羣逐隊，無益於時，不若不出之為愈也。

又別紙

北府為忠，自古有之，但須觀其所為。若志在金帛子女，專以拾撈為事，則滿其囊篋，必自退去，終不能為。

大患不過過民受害，但推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惟恐有豪傑生於其間，若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不為鼠竊狗偷，到處攻城略地，收拾人心，則可憂者方大耳。非有韓范之帥，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營梁執袴之子，素不知兵，聞其來則望敵先懼，奏請益兵，朝廷不務擇將，而輕易出兵，倘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兵疲財賤，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愚意如此，不知諸公議論如何。吾友試與孔修諸公論也。

與姜司務質夫 芳時在大理

久不接笑談，無任馳仰。恭聞列職京朝，贊畫廷尉，雖不當行道之責，而地位清高，類乎古人之吏隱者，不惟顯融可階，又可以觀我生為進退。君子宜之為喜，為慰。老老疎慵，久稽書賀，負罪良多，然亦久不承教。墨尤所倦倦也。邇聞朝廷清明，元惡已誅，而庶政一新，中外稱快。但未知繼者何如。天下蒼生，庶幾其有瘳乎。敢以為君子道長之慶，使中毋惜見教。

與黃御史夢弼 時在江陰

去歲承專人致奠先妣几筵，存殄有光，曷勝哀感。今茲又辱手書，兼有東布精魚之賜，深荷眷存之厚。禮意之勤，但非不肖所敢當耳。慚罪慚罪，近得佳作數篇，讀之詞藻既佳，奇氣偉然，仰見吾友不但政聲日著，文益有名，非仕學兩優，知行並進，能若是耶。歎羨歎羨，所謂老夫當避路，豈但讓出一頭地哉。愚民無知，妄加誣誣，事既別白，幸無藏怒，更加以德綏之，使知悔過，尤為盡善。吾靜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宇宙內事為自己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通變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以繼鄧邦前輩陳同甫之志。宗忠簡、鄧北山諸公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為者，姑置勿論。

與陸員外汝亨 雙 丙子冬

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築城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疑矣。果欲為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養食所能與也。近者令婿登名薦書，而令器舉姻，二喜並臻，大為德門之慶。老懷不勝欣慰。又聞股職方言吾友亦有思歸之念，但府寇深入，而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據所總，贊大司馬為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不識尊見以為何如。老夫近蒙恩旨，令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此舉出於特旨，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奏稿一紙附去，煩為看詳，可否停當，如可行，就煩托人寫進為幸。因章僑會試之便，聊此以道區區。

又

別逾三載，企懷如渴，屢辱手書存問，近又加以俸金之惠，足見念老恤貧不我遺遺之盛心。慚感慚感。來書所論時政之弊，及外患之多，甚為可慮。遂彭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矣。不知世道之責，今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略，以子觀之，彼中還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不為大患，但守邊者如趙李牧，淡郭俊輩何幾乎。彼為今之計，但當以選將為急務耳。但今前星未耀，而主器尚虛，當道者在所當憂，而吾

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而懷大志者。為之贊謀。庶或有可為之機耳。又未知天意如何也。三復來教。往往有青山白雲之懷。在時義固亦宜然。但恐或有師命。則又不可以請。唯是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則可以言及此矣。鄙見如是。吾友其細思之。餘不縷縷。

與從弟天恩天澤乙丑二月朔

僕人至承手書。備悉盛意。足見相愛之至。豈勝慰感。別後喜聞老叔暨老婦。俱納福勝常。章贊又將畢姻。尤慰所懷。但不知章贊讀書近日頗有進否。章語更希賢弟加意督教為幸。劣兄本是山中野人。平日閑靜久矣。一旦驅至鬧中。甚非所宜。終日應酬上下。百事勿冗。豈能堪此勞哉。監中諸士。每日只是算計到班。月日多寡。以求撥歷出身。更無人有志於學。可鄙之甚。我與此輩相處。豈能有所成就哉。翻恨出着之差。不可追悔。又老妻自十二月遭苦寒。舊疾痰嗽復作。加以臂上紅腫疼痛。又無善醫者。至今尚未愈。日欲謀為歸計。但以君命嚴重。故未敢耳。豈能鬱鬱久居此乎。近日和鄭侍郎除夕韻。并送林大宰考滿二律。錄示吾弟。并吾姪以道。則區區所懷可見矣。他更不足道也。

與姪以道時孫以工部主事。改刑部。

近李巡檢來得汝書。備悉近況平安。且詢知居官未久。頗有聲譽。甚慰老懷。但家門不幸。荐罹災禍。章贊已於四月二十日病故。章新又於十月十四日夭亡。白首病軀。墮此惡境。楚楚孤立。何苦如之。惟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間世矣。但身分有未了者三事。一是所陳謝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痊之治。未得脫然放免。今欲再求致仕。未知時義可否。附去奏稿。汝可仔細看詳斟酌。令家人代進。以畢此一事為好。又先君例該贈官。而未有誥命。未知何故。經營閣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又吾松坡府君之後。家嫡乏嗣。吾諸姪中惟汝有四子。欲乞汝一子。為吾家嫡之嗣。未知汝意下如何。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以瞑目矣。餘事茲不復及。

又

我向南雍歸後。一年之間。身老多病。加以子死孫亡。苦痛無極。心緒迷亂。莫知所為。諒不能久於斯世矣。一家關係。俱在於汝。在彼居官。清慎勤三事。更須加勉。又聞時事難處。則大易所謂儉德避難。與大壯上九所謂艱則吉者。尤當留意而善處。歲前曾有書寄陸汝亭吳中行去。我的心事。大略已備。汝必知之矣。新年始得汝至後一日書。周以仁來。又得正月九日書。近又於常州吳通判處得九月十七日書。具悉汝意甚慰老懷。但汝書中言乞休致事。未可舉行。而昨日南京童廷式書報云。三月初十日已准致仕。未知其事果是如何。尚在疑信之間也。若果有之。須求吏部一劄付來。流傳於家。以貽後人也。

又時孫調任梧州

自汝別後。得龍游客及胡愈憲家人前後四書。備悉彼中消息。甚慰老懷。此間亦曾寄客人二書。及林都憲書。又托許大尹寄廣西參議帶去書。俱未知達否。忽得見錄來。有書及龍游蜜煎三物。足見相念之意。尤深慰浣。來書所言出處事。退處最為高致。但以時勢論之。汝年未老。告病托故皆難。直須乘官方可。又

須看機會何如。恐不能久安貧賤。則他尤難處矣。胡文定公嘗言他事皆可與人謀。惟出處一事。當內決於心。不可與人謀也。近又聞有南寧同知之擢。雖未可信。然亦有此理。若耐久之。當更有遷轉。但官愈大則愈難稱。又恐別有不測之變。吾嘗論人之處世。如舟在江中。或遇安。或遭風浪。任其飄蕩。皆未知如何收殺。非可逆料。但當隨時思其所以處之之計。能不失於道則可矣。雖聖賢亦不過如此耳。汝當仔細籌度。古人出外求全。居中免禍者。皆有成算也。路遠不及面談。大意不過如此。倘都堂處或有公事。差官往江西浙江者。得求一便還家為好。試兒在家。終日喜樂。即不付一思父母。今年已送上學。頗有記性。但時有小疾。雖無大患。未免妨讀書耳。汝更不須懸念。家中大小俱如故。但我老病日甚。恐不能久。未知何時與汝相見也。臨書惘然。

又時孫以南京都察院中。轉北都。壬申七月。

前得汝淮安徐州二書。備悉在途安好。頗慰老懷。近又得周以仁秋官書。言汝謝病不允。不免前進。諒此時必抵京矣。汝居官滋事。要在勤慎。事上接下。更須翼翼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為。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擒滅。但所任討賊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但博訪賢才。以贊大司馬之推擇。但得一二。如晉馬隆。唐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愛者。本源之地。無可着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虞耳。吾鄉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於死亡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煩重。又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億之費。皆資金衛二郡。何其苦也。我謝恩本聞已上進。不知有無旨意。本後伏候勅旨四字。誠為贅語。不知曾為刪去否。有便須報知。

與族姪處仁。時登第在京。丁丑。

汝幼從吾游。而穎敏秀出。吾固期汝之必將有成。今幸登進士第。老懷為之喜而不寐也。國家取士。以進士為重。在內則列官朝著。在外則郡縣正佐。皆為顯仕。足以行其所志。異時為名卿賢大夫。垂勳竹帛。皆自此始。不亦美乎。又吾純孝鄉。自昔號多賢士。其隱居不仕。則有三八行之孝義。與仁山之道學。皆冠絕當世。其顯而仕者。則有潘大卿父子。范丞相兄弟。皆以文章清節著稱。至元則有唐元嘉之忠義。在本朝則有邵以先。黃夢弼之偉才傑節。皆出於吾鄉。而發身進士。表表于時者也。吾雖庸鄙無能。而與姪孫及汝。皆賴祖宗餘慶。忝登進士。吾朝夕兢兢惕息。勉修學行。惟恐玷先達。而俯慚後世。爾今作老龍鍾。死在旦夕。無足言者。所望以增光先達。而昌大吾章氏之門者。唯孫與汝而已。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汝其勉之。

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而明罰。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為之謀焉。易之萃萃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墜。娶女則疑其壯。童牛是牾。金梃是繫。惡贏家之踴躍。戒刺床之滅真。藏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罰。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彼狐於田。射牟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孤而為牟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為之謀者。乃所以深為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為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為謀。特不為之謀。為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為。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為。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昔之為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為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為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不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歷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為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為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為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修。處仁讓義。皆為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為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舜鈞炳燿。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四

雜著

易論

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也。而亦為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為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稊妾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為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肖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為教。不肖者之非教乎。易為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為小人謀。不肖之教也。噫。吾於是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無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無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擠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密。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

器故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攷其詩。大半多述閭閻之事。與夫村語野語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為致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夫憫雖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鶴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困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為。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給。而動植易以書。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騁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囑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騁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為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刑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實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於一字之褒。深缺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修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或春。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為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

責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為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恆為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為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為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為三王之禮。正和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不相襲矣。而奚襲。曰。相襲而不在乎所襲者。是其所以為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為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為襲。不相襲之為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氣溫。夏令火其氣燥。秋令金其氣涼。冬令水其氣寒。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乎生百物成歲功乎。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禮。六瑚。八益。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尊宗。頻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母追。章甫。委說。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鉤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固不相襲。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巡朝。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降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為。一惟古之是襲哉。顧立法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敘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為因乎。

福建策士

閩自無諸始。封其他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固希疎寂寥也。至唐而後興學。常袞登第。自辟曼胡之纓。化為青衿。蓋駸駸乎與上國齒矣。試舉一二。與二三子論之。為子莫先於孝。孝親履。而白鳥甘露之祥。奔喪倚廬。而致甘露鳥鵲之異。或泉涌於墓側。或芝產於廬前。或並著孝忠。或六辭起復。其行孰為最篤。為臣莫大於忠。寧以頸為磔石。而不從劉闢。寧以口含鴆毒。而不辱女真。封豕守。並死蠻蠻之難。興化兩陳。捐生蒙古之兵。或擁護神御。而甘心被害。或從容扈酒。而不忍偷生。其節孰為最顯。科第莫重於倫魁。並進之瑞。連兆三魁。雙榴之識。聯名勝首。賦陳象物之鼎。詩吟破柱之雷。或百里而三出狀元。或一方而兩魁文武。或使遠而兼備將相。或召對而乞擅權綱。其人物孰為最賢。仕宦莫榮於宰輔。在慶歷則不進宗成。力阻濫賞。在熙寧則請免條例。欲更新法。受遺詔於治平之初。陳規模於中興之日。獎廉退而抑奔競。謹法度而惜名器。或以身任怨。或不欺事君。或長於料事。或盡忠謀國。其相

業孰為最盛。以言乎論諫。則三諫之詩。古蓋之。封還詞頭。力攻李定。圖獻流民。抗言新法。以小官而敢論大事。為中丞而不肯狗人。或入元祐之黨。或著符號之集。其氣概為孰愈。以言乎詞章。則首指有詩。泉山有銘。名重禁林。詞學無比。賦居西掖。文學有聲。或負江山之詩名。或稱漳巖之賦號。其文藝為孰優。通志有略。皇鑑有進。上樂論二十篇。著禮書百餘卷。學孰為博。水利有開。表餘不獻。令行光化。播為衡水之歌。尉滿銅陵。追御餽藥之。政孰為善。以至六君子之名。顯於太學。四先生之號。重於閩中。或以童子而應科。或以處士而賜號。之數君子。皆閩中之表表者。諸士子生長其鄉。平日所以仰高景行而尚友之者。蓋已有素。可歷舉其人而詳論其世。然猶未足為閩之盛也。彼理學一脈。揭揭宇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豈區區功業文章之士哉。蓋自立雪程門。吾道始南。權歌武夷。斯道大著。而洙泗之統。伊洛之傳。盡在閩中矣。當是時。故老道德。賴此典刑。晚輩學問。視此楷模。遠而師友之淵源。近而家庭之授受。八郡之士。見知聞知。以道學自任者。無慮數十。亦可悉其人。而各究其學之所至。歟。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昔有其人。而今之未聞耶。二三子之為學。亦皆有志於是。歟。抑止從事功業文章。為前此之數君子歟。諸君子。有司將以規為己。為人。之賢。

國子監策士

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人才。而非徒為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建學之制。為教之法。得才之效。互有不同。則游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孟子論學。為三代所共。宜其無異名也。而禮有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璧雍之異。何不合於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八目。宜其無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之目。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大司樂。樂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與漢之三雍。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室。其亦有同於古歟。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不修。惟算撥歷之月日。豈以是為借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為務。今乃經術不講。華爭短差之甜苦。豈以是為奪錦標耶。欺誕相習。每稱病以兔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茲欲變化士心。作新士習。使為師者各舉其職。不為倚席之博士。為士者各修其業。不為城闕之子衿。爭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以為恥。不負善莠之化。事成械模之才。何所施而可。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事之教。程子吏師尊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其道乎。前代太學諸生。有舉幡而救鮑司隸者。有倡義而不污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舍者。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有優劣之差乎。諸君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人下乎。願一吐胸中之奇。老夫當效。祗以拜下風。

問。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即孔子所謂庶富教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略。可得聞歟。稽之周官。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保息之養。本俗之安焉。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任。與夫士會士宜士均

之法。荒政職事之類焉。其所以教之者。又有八統之取。十二教之施。與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不一而足。其經制之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諸子言志。有三年而可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彼固有待於聖人之教。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漢唐諸臣為政。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有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者。彼固未必能離舉周官之政也。而其所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斂。可以富之。今之賦斂非不薄也。而公私賈之。饑饉相仍。浮屠載路。其失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教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弊。欺詐相凌。寇攘不息。其咎誰執。子諸生藏術。習孔子之教。明先王之道。有年矣。他日出而致用。皆將處司牧之任。有三事之責者也。茲欲呻吟轉為謳歌。盜賊化為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參酌古今之宜。講究設施之術。以俟他日舉而措焉。

讀西漢書高祖紀

漢高帝既定天下。置酒洛陽南宮。與羣臣論劉項之所以得失。而曰。吾能用三傑。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羣臣咸服其言。雖楊子雲亦有漢屈羣策。傲羣策之語。後世莫不以為然。以愚觀之。是亦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夫高祖之得天下也。以仁。項羽之失天下也。以不仁。豈但用人不用人之間而已哉。羽為懷悍猜賊。所過無不夷滅。坑秦卒。屠咸陽。殺子嬰。燒宮室。掠貨財。婦女。而又放弑義帝。大逆不道。天下之賊也。以若所為。雖用百范增謀之。其能有天下乎。帝也以寬仁大度。為天下除殘賊。其入關秋毫無犯。與民約法三章。而又舉軍霸上。為義帝發喪。是皆庶幾乎三王之舉。所以得天下者。其本實在於是。若夫知人善任。雖足以為取天下之資。雖亦帝之能事耳。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斯言也。實劉項與廢之辯。而古今之確論也。帝有是仁。足以得天下。而不知其然。亦猶齊宣王有愛牛之仁。而不自知也。使向存孟子為之輔佐。必能擴充其仁。以盡繼周之治。不徒雜霸而已。惜乎帝之臣。蕭曹起刀筆。良平任智數。陸賈叔孫通皆隨儒士。不足與語於斯也。

讀西漢書王莽傳

乘史筆者。當以是非論。不當以成敗論。天下無全人矣。成帝時。大將軍王鳳。以帝舅擅權。用事。京兆尹王章。言鳳諛罔不忠。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成帝悅其言。而不能用。遂為鳳所陷。以死。班固撰漢書。不量輕重。然則循默充位。全軀保妻子之臣。乃為能量輕重者乎。當是時。五侯七貴。並作威福。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大臣則奴顏婢膝。如張禹。孔光。小臣則諛心佞舌。如杜欽。谷永。朋黨比周。天下之勢。駸駸入於王氏。朝臣自宗室劉向之外。無一人為漢忠謀者。況王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為京兆尹。居重任。享厚祿。固非位卑而言高者矣。召見延問。輒辟左右。上第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社稷計。則章與成帝。亦非交淺言深者矣。如是之言。似不為過。蓋忠於君。不幸見殺。是亦命而已耳。顧何咎其不量輕重耶。孟堅如惜其死。第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矣。夫既委質事人。盡忠乃其職也。今必以為不量輕重。獨非排死節。忠直者乎。設使成帝能用章言。抑外戚之與政。求忠賢以自輔。則漢室終無新都之禍。

作漢史者必將美章之功而稱其言之當矣豈有不量輕重之譏也嗚呼成敗論人如此古之所謂良史者果若是耶

讀東漢書

漢光武以赤伏符即位由是深信符命之說其惑甚矣為史氏者宜以正論裁之庶幾可破萬世之疑夫何范蔚宗之史漢也歷敘光武生而神異以及舂陵佳氣舍南火光之屬累數百言謂其受命有符不然則無以乘龍以御天嗚呼是不幾於語怪也耶夫人事邇天道遠舍人事而言符命非知道者也昔舜禹之受命也以朝覲訟獄歌謠所歸湯武之受命也以後後來蘇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蓋卜諸人心而已安有所謂符命哉王氏之暴民心思漢久矣光武以仁厚之資濟英雄之志其行司隸也則舉舊章而識者屬心其鎮河北也則除苛政而吏民喜悅又能納鄧禹之策延攬羣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若所為其興也勃焉雖無符命固將乘龍而御天矣今皆不此之論而一一歸之於符是使天下後世皆廢人道之所當為而僥說於不可知之天道也而可乎

讀蜀漢志

漢昭烈將終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嗚呼昭烈於是乎失言矣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夫昭烈之為是言是疑孔明也是以操縱待孔明也吾不意魚水君臣而猶以智術相御有如是者於是托孤寄命之際而置嫌疑於其間安在其能托孤也設使昭烈既沒之後敵國乘之而為祿父之謀用田單陳平之計奸臣假之而與管蔡流言之變造夏竦伊霍之書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不免於居東宋仁宗之明范富竟至於罷相曾謂劉禪之昏庸而能任賢弗二者乎一言之失其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孔明於此地嫌勢逼欲保其身且不可得況欲功名終乎然則譏問之不作漢祚之未亡蓋亦幸焉而已此吾所以痛恨昭烈之失言而深為孔明懼也雖然昭烈固失言矣然愈足以見孔明之賢為不可及也苟非忠誠貫乎日月信義孚於天下真有伊尹之志可以對越神明而無愧者其孰能免後主之疑乎

讀蘇東坡足柳公權聯句

昔梁惠王以鴻鴈麋鹿為樂孟子曰文王與民偕樂齊宣王有雪宮之樂孟子則曰人不得則非其上矣古之君子引君當道其固若是也唐之叔末宦寺柄國游鎮弄兵賦役繁重民不堪命極矣文宗君臣正當焦心勞思相與戮力拯民水火之中而漠然不以為意方且從容聯句愛夏日之長而樂薰風之涼嗚呼此日此風特文宗君臣樂之耳彼夏畦之農夫邊城之戍卒寧得而共之耶文宗生於深宮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未足多讓為公權者既不能以孟子之言規其君又逢其君之意而詠美之難乎免於容悅之罪矣君臣上下無志於民如此唐室所以不競也雖然唐不足論矣方宋之盛時內苑賞花釣魚之宴其君臣終日飲酒賦詩稱誦太平亦未有以田里休戚為言者卒至熙豐聚斂殘民之禍而宋祚遂以中微豈獨唐之公權為可罪哉東坡所以足公權之詩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其亦有感於當時也夫

讀歐集

唐李嗣幽懷賦云衆器器而難處今成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今慮行道之猶非歐公讀其文恨不得生其時與翱上下其論又以為在位君子皆不肯易其嗟老嗟卑之心而憂翱之憂公之心亦翱之心哉第不知後之讀歐文者亦有以救時行道為賢而憂公之憂乎嗚呼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豈獨公之於翱哉予亦有所感矣

讀蘇集

吾始讀東坡制科策及進策諸篇見其有更張百度之志有賈太傅流涕漢庭之風縱橫氣習尙未盡除其所以異於臨川者幾希及觀其上神宗萬言書時政書及代張方平諫用兵等書髮深思遠慮厚懇惻思與天下休息之意藹然溢於言外然後見公之學識議論非復少年之比豈其懲創王氏之失而改之乎抑亦經歷世故之熟而所造愈深乎所謂更一事者長一智公其有焉有天下國家者輕棄老成人而遽使不經事少年為之其能不败乃公事也耶

讀荆公集

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不可不諳其世使公之文不傳於世也則吾不必論公之為人使公之學不用於時也則吾無以考公之為人孰謂文章節行高一世可與歐曾三蘇並驅爭先而心術行事願與呂蔡章惇為伍其可惜也夫其可惜也夫

題陶淵明集

古今論淵明者多矣大率以其文章不羣詞彩精拔沖淡深粹悠然自得為言要皆未為深知淵明者獨子朱子稱其不臣二姓有得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之義吳草庵稱其述酒荆柯等作殆亦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魏鶴山則曰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遠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觀是三言足以見其為人而節概之高文章之妙固有不待言者嗚呼若淵明豈徒詩人逸士云乎哉吾不意兩晉人物有若人也

題陸宣公奏議

唐世賢相善謀善斷尙通尙法尙直尙文功業表表非無可稱然皆出於才質之美而未嘗根於學問殆不免乎朱子所謂材宰相者獨魏鄭公恥其君不為堯舜進諫論事每以仁義為勸頗為知學夫何建成之事君子病焉吾所敬服者惟陸宣公乎論諫數百炳若丹青雖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今觀奏議一書若罪己改過之言用人聽言之方以及備邊馭將財用稅法纖悉畢舉其學之純粹蓋三百年間一人而已德宗僅能聽其一二尙能削平朱泚恢復舊物使盡行其所學貞觀之治尙足言哉嗚呼有王佐之臣而知之不用用之不終於公同無所損益然唐之天下則可悲矣

跋范仲淹答趙元昊書

宋寶元中趙元昊逆命於西范公時經略邊事乃以此書遺之元昊復書語多不遜公遂對使者焚其書

當時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遂以得罪。嗚呼。公豈不知其事之不克必且招謗乎。願其心。急於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一身之利害不迫恤耳。昔漢文帝親屈萬乘之尊。賜尉佗書。至今以爲美談。人未有非之者。曾謂范公以邊臣行之。獨不可乎。古者大夫出境。有可以利國家。安百姓。專之可也。況公此書。深達事情。究極利害。深謀乎詞。嚴義正。既不傷中國之體。又足以折外夷之謀。何可少哉。其後宋人竟無以制元吳之死命。亦不免乎招致險降而已。尤可見此書之不可無也。至於崖書來降。卒見於范公復起之日。得非此書先有以屈服其心乎。論者徒以一舉不就。遂替其失。其可乎哉。

跋江山秋露圖

右江山秋露圖。本出九龍山人。爲靜虛金公所模。其記則公之晚年所自題也。某爲廷尉尉史。始獲事公之子少卿。公問與公之孫麟遊。出示此卷。屬識數語於其末。予聞昔有趙侍御者。嘗得國本人物雜畫。絕人事而模得之。後竟失去。而爲獨孤申叔所得。韓昌黎復以彈琴取諸申叔。然後爲文記之。予嘗讀其文。竊有感焉。使彼不遇昌黎。則固敗篋中物耳。後世孰知其可貴哉。今公手模是圖。而自爲之記。則非若侍御徒能模畫而記其事者。猶有待於昌黎也。公之孫珍。藏寶愛。爲家庭之天球。弘壁。其視彼之流落爲他人有者。何如哉。予於是益有感焉。無恤之簡尚存。君子有以知趙氏世德之盛。麟書於是圖也。保守勿失。則金氏之世德。此亦可視其一端云。

書夏忠靖公遺事後

予嘗讀楊文貞公所著公神道碑。謂當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而比之王子明。韓稚圭。私竊敬慕。考論世。是則是效焉。而碑文簡約。未能悉其處心行事之詳也。乃弘治辛酉之秋。公之孫今太僕少卿廷章。忽枉過予山中。出示公遺事一帙。囑予識之。予時遺先人之喪。筆硯久廢。又以公之平生大節。司寇何公序論詳矣。晚生末學。安敢贊一辭哉。以故弗果承命。迨予免喪。來官南雍。而太僕復以爲言。辭不獲命。乃即所錄之事而詳考之。觀其所議。歲貢賦役之制。務從仁厚。曰不可使後之難繼。戕吾民也。蓋與王之所謂東南民力竭矣。韓之極論。青苗取息爲不便者。同一厚下恤民之心。至於薦拔士類。布滿中外。而恩不已出。又與王之所薦人未嘗知。韓之薦引上。前未嘗漏語者。同一至公無我之意。是雖碑所未及。而尤足以證文貞所稱。非溢美矣。豈獨其長者之度可比二公也哉。宜其光輔四聖。以成重熙累洽之治。而榮名盛烈之卓乎當時。垂諸後世也。猶歎休哉。嗟乎。王子明僅相其宗。韓雖佐命仁英兩朝。而神宗已非能用。則公之際遇。又非王韓所及。然王之有素。韓之有忠。彥能世其道。德而濟美焉。君子以爲美談。昨聞太僕志欲續公之緒。而位不滿德。有識所嘆。則今日之爲素爲忠。彥者。寧不有望于太僕乎。敢用識諸末簡以俟。

跋都城倡和詩卷後

弘治癸亥之秋。予被命起自退休。來官南雍。故友石君宗海。越江而來。訪予話舊。開出雜詩一冊。而告之曰。淮往歲以事至京。凡同年諸公在臺部者。相率具酒。設爲燕會。以悼舊好。酒半。而太宰居公首倡三絕。

衆皆和之。少司馬王公序之。爲軸以見惠。准以詩留別諸公。又皆屬焉。已而西蜀河南諸君子之仕于朝者。以淮嘗爲提學。有一日之雅。亦出具饋餉。淮即席口占一律酬之。諸君子亦有和篇。恐其久而失散。遂爲一帙。曰都城倡和。以識一時盛事。南都故舊亦有續而和者。今況吾子亦同雁塔之登。而並玉堂之遊。今幸會於此。其可無一言乎。嗚呼。朋友五倫之一。而四倫皆賴以正。其所係甚重也。夫何伐木音微。谷風怨作。世之以利合者。利盡而交疎。以勢附者。勢窮而交絕。往往翻雲覆雨。苟合轉棄。甚至若王揚之無恩。王聶之相仇者。彼惡知夫天典之所固有。而人道之所賴以立乎。唐宋盛時。諸君子於同年之分。最親而久要之情。弗替。若白樂天東都之會。袁起巖蘇軾之集。當時以爲美談。然不過在位之士。相聚於官游之地。非一富一貴一賤之時。未足以見交道之至也。今羣公卿諸士。夫攀龍附鳳。飛鸞漢。而宗海雲耕月釣。屏居林下。雲泥迥隔久矣。而能篤念久要。治具相飲。獻酬賦詩。傾倒情素。不改團司。則集之初心。泮水從邁之夙契。宛然伐木之遺音也。豈非范石湖所謂使人聞風動懷。增重名義。而有補於雅道者乎。是宜宗海集而集之。以示後人也。予才劣位下。衰病早休。弗獲從諸公後。拜觀是集。竊有感焉。故書此於末簡。以致折茲慨嘆之意云。

跋王中書汝手札後

烏傷傅生斌。嘗受學於故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以其所得教札。爲一帙。將致拳拳服膺之意。及來游太學。特以示予。予觀其片紙隻字。皆勉進規勸之詞。見王君之善教。今王君不祿幾二十年。而生不能忘其師。寶藏手墨。久而弗失。有若無恤袖中之簡焉。謂非善學者耶。爰用識諸末簡。以嘉其志。使陳相之徒見之。不亦頌有訛乎。

跋五經私錄後

彥子承乏長南都太學。時錫山楊君文昇。以舉子來卒業焉。執經館下。質疑辯難。弗明弗措。予固嘉其有志於學也。既子以老病歸休。且十年矣。楊君屢舉進士不利。乃免就試。授衢郡節推。將之官。道出吾里。謁予話舊。而考德問業。如未仕時。予因問其何以居官。則曰以謙。誠爲職。他無所事。惟欲以曾子得情勿喜。歐陽求生無憾之語。而從事焉。予曰。固得之矣。但君子視民如傷。豈惟重辟。雖杖笞亦不可不盡心焉。君曰。然。既又以其平日所錄五經中要語。分類纂集。若君道。臣道。聖賢道。統武備。文事之屬。凡三十二門。彙爲巨帙。取其便檢閱。省記覽。而備遺忘。將以爲戰藝文場者。風箴寸綵。章繪句之助。名曰五經私錄。而屬予爲序。予以遠荒廢學。屢謝不能。而君索之不置。曰。願卒有以教之也。予辭不獲。乃爲之言曰。昔虞世南嘗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者。爲北堂書鈔。白樂天取名書精語。可備采用者。各以門類。萃爲六帖。而高棅古又爲文苑英華。纂要。周益公深加嘆賞。皆以其爲文取用之易。即昌黎所謂纂言者。必詢其玄之意也。世之學者。莫不務此。不過視爲魚兔之筌蹄。魚兔既得。則筌蹄悉棄之矣。乃若五經所載。一句一字。皆古聖微言。懿行。凡君子所以正心修身。應事接物。與夫居官行政之要道。莫不具焉。學者能句句而思之。字字而味之。以身體而力行之。則程子所謂終身用不盡者。可以希賢而希聖。豈徒若虛白諸公所錄。

徒以爲言語文字之資而已哉。楊君爲是錄。其初因假以擬文科微利達矣。今既學優而仕。猶嗜之不厭。而擲之中筭。時取而誦習焉。則不以筌蹄視之。而將以爲終身之用矣。非篤信而好學者能若是乎。此又予之所深喜也。故爲識諸末簡。以驗其異日之所就焉。

恭題宣廟御制賜翰林院箴

昔我宣宗皇帝臨御之日。厲精治理。而於聖學尤靡緝熙之功。萬機之暇。親瀛宸翰。製爲翰林一箴。告戒文學侍從之臣。且萃萃於堯舜仁義之道。而望臣下以啓沃交修之益。此其聖不自聖。望道未見之心。蓋與舜之作歌而責難於皋陶者。同一揆也。臣竊惟仁義之言無卑論。堯舜之道無近功。時君世主。不以爲高遠而難行。則以爲迂緩而不急。苟非天縱上聖。邁五而登三者。其肯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聖賢之言爲必可信哉。大哉皇言。媿填製經。仰乎雲漢之章。煥乎東璧之輝也。爲儒臣者。衣被昭回之光。而圖所以補報之者。宜何如。亦曰非堯舜不談。惟仁義是講。以臬夔稷契待其身。以唐虞三代望吾君。而毋以功利權謀法律刑名一切富強之術。蠱惑上聽。則始爲不負天子。否則未免乎曲學阿世。欺妄不敬之罪矣。可不戒哉。

說

自述字說

冠而字。周道也。字必有說。所以表其命字之義。且示教也。昔人有名其兄之子曰默。曰沉。名其子曰渾。曰深。而爲書戒之者。有名其二子曰執。曰輟。而爲之說者。皆此意耳。德之少也。家君又將貴以成人之道。舉古冠禮以教德。齋宿筮日。告于祠堂。禮鄉之先生長者爲賓。設盥帨之具。爲帛幘之房。冠服備陳。族黨咸集。主賓擯贊。揖讓登降。自始加以至再加三加。一稽諸禮而行。醮畢。賓乃命德之字曰德。且申之以祝詞。曰。吉月令辰。冠禮既成。昭告爾字。農懋於耕。禾稼乃榮。工懋於作。器用斯精。士而不懋。悉厥所生。其懋維何。曰德之敬。厥德伊何。天之明命。人待以生。是曰德性。衆理俱全。萬事斯應。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曰禮曰智。夫婦主賓。信而朋友。五品人倫。斯德之大。易失難存。德之之功。學先格致。誠敬入門。踐履實地。一動一靜。一默一語。善必懋。爲惡必懋。去不厭不倦。勉勉循循。內外交修。厥德乃尊。稽古成湯。有商聖君。懋敬厥德。日新又新。周有畢公。元老大臣。亦云懋德。小物克勤。咨爾小子。方茂爾年。尙充爾德。以希聖賢。字爾德懋。有意存焉。顧名思義。弗懈益虔。覆瓿成山。無虧其嶺。非穿九仞。貴在及泉。爾服我言。日夕乾乾。無懈厥名。惟德之全。懋再拜曰。懋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退卽錄其語。以爲字說。

陳麟允仁字說

同年陳孟申有子麟。生十九年矣。將以今年八月八日。加之首服。孟申預請字之。并丐其說以爲教。某曰。冠而字。賓禮也。前中文獻之盛。故多鴻師碩儒。君家行冠禮。當必有字之者。某不腆之言。豈足辱命。孟申曰。以吾久宦學於外。有子弗能教。而筮賓筮日之禮。又弗克親也。故願得一言。以代過庭之訓。俾之顧名。

思義。服膺終身焉。若吾子以不賓辭。是不屑教也。某義不獲辭。乃字以允仁。而爲之說曰。麟爲四靈之一。不家畜。不世有。國風春秋及傳記。百家之書。屢不載述。以爲曠世奇瑞。非取其麟身牛尾馬蹄。形獨異也。亦曰其爲獸最仁。生物不食。生草不履。自趾而定。定而角舉。一身無非仁者。以故人皆瑞之。不然。則亦牛羊犬馬虎豹麋鹿等耳。麟不麟哉。麟不麟哉。夫獸且仁。況靈而爲人者乎。其所以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視聽言動。皆有禮。動作威儀。有則可以經緯天地。曲成萬類。超然獨異於物者。以其性是仁也。性本仁而吾非能仁焉。則獸之不若矣。是故聖人安仁。賢者利仁。學者求仁。若雍之敬恕。曾之弘毅。顏之克己復禮。皆其方也。麟也能志於仁。始希賢。終希聖。真知允蹈。全體不息。抑亦可謂仁之麟也已。詩曰。振振公子。吁嗟麟兮。予竊有望焉。孟申喜曰。是吾命名意也。遂書之。

金仁甫字說

壬辰之春。正月望日。大理少卿金公。稽古典。宿賓贊。冠其子麟。壽于庭。命子字之。子辭不獲。乃字以仁甫。而爲之說曰。麟者四靈之一。不履生草。不食生物。獸之最仁者也。麟非可以壽名。而曰壽者。語其仁也。天地之仁。生生相續。悠久無疆。其爲壽也。孰加焉。人得天地之仁以生。故仁者人之生理也。生理存存。無少間斷。若木之於春。油然其生。有暢達而無天關。有敷榮而無枯悴。其有不壽者耶。惟其或蔽於有我之私。而生理爲之格亡。生意遂至於澹溼。始有不能壽者矣。堯舜以仁帝天下。禹湯文武以仁王天下。皋夔稷契伊呂周召以仁相天下。其年皆百有餘歲。其民皆無天殤札瘥。而悉躋于仁壽之域。所謂仁者之壽。信有徵矣。今子之冠也。將資成人之道。而成人之道。抑豈外於仁哉。苟能有志於仁。而從事焉。爲顏之克復。爲曾之弘毅。爲雍之敬恕。使夫內之所存。外之所爲。無一念一事不出於仁。而造次顛沛之不違。則仁道在我。小之壽一身。大之爲天下國家壽。舉不外是。固不必生草不履。生物不食。而後爲壽。亦何假乎鍊形服氣。而後爲壽哉。公之所以命名而有望於子者。其在是耶。嗚呼。麟壽尙亦顧名思義。而求所以仁其身哉。

賀氏二子名字說

闈齋儒學教諭永新賀先生之二子位。從子受易。皆敏而知學。先生於是加之元服。以資成人之道焉。而宿子爲賓。子辭不獲命。乃爲之冠而字之。位曰惟德。俸曰惟道。而爲說以告之曰。古之班爵位者。有天子公侯伯子男之五等。又有君與卿大夫士中士下士之六等焉。然是位也。必稱其德而居之。或否德焉。則忝厥位矣。古之制俸祿者。其君與卿大夫士中下士之所受。有十倍四倍三倍二倍一倍之差焉。然是俸也。必以其道得之。或非其道。則素餐耳。聖人有言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其所以立之者何。在德而已。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其所以學之者何。謀道而已。位也。其尙日宜三德。日嚴祗敬六德。以至於沒明有家。亮采有邦。則爲有以立其位而不忝。俸也。其尙謀道而不謀食。以至於天爵修而人爵從。則食之衍衍。不索飽矣。二子勉乎哉。夫有位乎朝。以食其俸者。名以命之。父之所望也。以德稱其位。以道得其俸者。字之以廣其義。朋友之所教也。爾能無負友朋之所教。則能無負於親之所望矣。嗚呼。二子其念之哉。

陸生良甫字說

凡物之偉然奇絕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也。若赤驥、飛黃、騏驎、驎之為良馬。大玉、珉玉、弘璧、璠璣之為良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為良兵器。莫不偉然出其類焉。其在人則以羅州羅敷者為良士。輔君惟聖者為良臣。善治得民者為良吏。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為良史。逆器決勝。折衝禦侮者為良將。論道經邦。變和天下者為良相。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為良。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昔權翼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晦翁之贊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時。非不衆且多也。而二公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豐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勳業。遠過於人。為晉宋之良相焉耳。苟非其良。奚足以為偉哉。予年友湖江大參崑山陸公之從子。其名曰偉。而字以良甫。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以其質良。行清而學。為可教也。乃以書屬予。申其字之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欲其偉。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為教至矣。予奚以為言哉。蓋夜孜孜。進修不懈。求所以副其名者。若字焉。在生而已矣。奚以予言為哉。雖然。公之意不可虛辱。敢為誦其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天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良心焉。而氣拘欲蔽。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擴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才德之良。則未達為良士。已達為良臣。若良吏。若良將。若良相。惟其所用。無往不為良焉。使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偉人矣乎。其或庸碌無聞。而未免為鄉人。若馬而驚。玉而瑕。器而凡。無以出類焉。則非公之所望矣。偉乎偉乎。豈亦願名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背菴續說

湖南憲副陳公時安之伯兄時泰。自號背菴。蓋取易繇之良其背者而云然也。公為之說。歷敘其平生孝友行于家。信義聞于鄉。為能知所止而止者。而仕為下官。恥於俯仰詭隨。力辭以歸。又合乎時止之義。累數百言。而終欲其敦所止焉。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公一日訪予山中。出以相示。又屬予廣其說。予惟良背之道。時泰甫既有所得矣。而不自為得。乃復以名其菴。公之為說。美矣。至矣。而不自為至。尤欲廣其義者。其志將何如耶。豈非有見於易道之無窮。而不安於小成者乎。願予何人。惡足與語於此。辭之不獲。乃借為之言曰。易之取象於背。其義博矣。周子以背為不見之處。良其背者。止於所不見。則靜止而無為。故曰背非見也。止非為也。蓋即太極圖主靜之意。朱子以背為當止之所。良其背者。止於所當止。則止得其所。故云背即止也。止之所也。又即大學止於至善之義焉。二說雖殊。各有攸當。一以本心之體言。一以應事之用言也。人生天地間。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大之人倫。小之事物。莫不有無極之真。則亦莫不各有當止之所。皆所謂背也。豈一行一能之所能盡哉。時泰甫尚與其昆弟子姓。益明是道於家庭之內。本之主靜以立其體。而窮夫所當止者。以盡其用。必知之有定見。守之有定力。內焉不獲其身。外焉不見其人。時而止也。以是道而止。時而行也。以是道而行。斯足為良其背矣。若充其極焉。則聖人之定。以中正仁義而立極。與大學之明明德於天下。而無物不止其所者。亦豈外於是哉。此予之有志而未能者。願與公之昆

弟其勉焉

銘

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蓄維何。易象書詩。春秋戴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羣書。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靡或不有。宋牼晨啓。孫戶晝扃。坐我管榻。對我韓檠。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為工。括帖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為文是資。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瑤其辭。二者之學。為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為己。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繫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會經閣銘

有闕我我。屹立儒宮。上摩奎宿。下拱文峯。閣中何有。有圖有籍。龍牒龜文。蟲篆鳥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九流七略。並蓄無遺。翠蘿丹雘。牙籤寶鈔。簡藪香芸。編殘汗竹。惟閣有書。莫尊於經。聖筆刪定。萬世典刑。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法言大訓。灑灑噩噩。世遠人亡。斯文在茲。何以尊之。古聖是師。丹碧輝煌。匪閣之美。昭昭人文。天經地緯。傑傑嶸嶸。匪閣之崇。洋洋聖道。蟠極蒼穹。閣以藏書。象彼東壁。于經斯尊。視此銘刻。平荆襄銘

我國家受天命。主宰萬方。聲教所暨。際天蟠地。罔不率俾。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百有餘年。時維豐亨豫大之後。守土者懈於其職。越有奸寇。乘閒竊發。納通鞠醜。哨聚剽襲。山谷開。提兵叫喊。以侵暴我城邑。賊害我人民。方嶽州鎮。力弗能制。於是事聞諸朝。我皇上弗忍民之罹其毒也。乃命大將總戎。致天之罰。于時將臣。稟廟謨。奉容算。率眾長驅。直抵其境。乃分兵為四道。以進。刻期殲滅。始與寇遇。我諸軍鼓勇爭奮。敗之南漳。乘勝直進。賊不能支。遂獲渠魁。克綏叛徒。諸將從為亂者。悉以皇命赦其死。與之更新。民遂安堵。荆襄以平。自出師至凱奏。纔數月耳。何成此駿功之速哉。是皆皇上天錫智勇。神武不殺之所致也。臣雖不文。敢述江漢之義。作為銘詩。以歌頌聖德於無窮云。其辭曰。天錫我皇。神武聖文。出震繼離。為天下君。仁風所被。六合同春。溥海內外。罔或不臣。既安既治。上怡下愉。孰謂三苗。梗化有虞。有蠢斯寇。肆厥兇狂。帶牛佩犢。以跳以踴。狗偷鼠竊。鴟張狐鳴。南土釋職。羣生失寧。皇赫斯怒。于荆于襄。何爾益熾。敢悖太陽。爰命方召。爰整師徒。肅將天威。以訖天誅。皇謂將臣。往宣子仁。取彼兇殘。惠我良民。以弔以伐。乃勦乃勦。毋或逆德。玉石俱焚。太簇之月。搖光在寅。既禱既類。爰方啓行。鑿使明明。戈于沈沈。戎車既駕。載飛載揚。堂堂斯陣。正正斯旗。有赫皇靈。震彼南陲。狡衆終迷。敢拒敢抗。哀厥羣兇。蝟奮鴟張。先鋒一鼓。賊敗南漳。四道並進。馬步成行。前攻後擊。左剪右屠。風飛雷厲。電掃霆驅。兵鋒所加。醜類離披。如摧殘葉。如拉朽枝。烏合星散。巢穴畢空。有嘉折首。罔治脇從。既艾既艾。以有以益。出其塗炭。撫其瘡痍。竹山砥平。沙塵清夷。維此襄民。若獲更甦。農畝於野。旅歡於途。夜戶不閉。犬吠無虞。三軍凱旋。伐鼓淵淵。獻聲載路。捷奏甘

泉帝開明堂獻賦受俘于羽兩階文德謨敷放牛歸馬戎戈獲弓告廟飲至頒賞實功王猷允塞四夷來庭臣作銘詩式歌太平

平廣海銘

惟聖皇發位四海仁孚德洽無遠弗屆雖九夷八蠻僻在異域自古正朔所不及者莫不重譯來王務首稱藩惟是兩廣溪嶺諸嶽佔恃其阻昏迷不恭以自外天子之威命遂其悍驕肆厥殘虐以蜂蠶我南鄙之民乃爾自作弗靖干國之紀皇用震怒命將出師問罪天兵所加若泰山壓卵無不碎者執訊獲醜不可勝計克剪大勳式遏亂略由是東而廉雷肇慶諸郡西而荔浦洛容之鄉妖氛醜穢迅掃無餘而嶺海清矣積年通寇一旦削平巍巍成功無與爲比是不可以無紀也謹爲之銘曰維彼蠻獠種類繁鳩形鶴面獸心鳥言鸛鶴遺孽依山阻溪弗循王化是曰生黎與猿猴處禮異俗殊性多獷戾惟利是趨喜則人居怒則獸攻漢有尉佗宋有僧儂文不能柔武不能威歷代患之略事羈縻太祖御天梯航並至神化旁達聲教宏被五嶺之南百粵之域嶺嶺山嶺悉歸版籍置吏設官因俗而治化生爲熟馴暴以義爰自近歲人牧不職撫綏失宜稔生孽障肆茲羣醜蛇豕其心反面搏噬干戈相尋蜂屯蟻聚羊狼狼貪皆狀胥虐毒痛海南九重寬仁未即殄滅曠誅數載愈肆猖獗嗷嗷生靈詎堪荼毒螟蝗弗去事有嘉穀桓桓虎臣受命徂征赫赫業業遠揚天聲旌旗耀日金鼓震天以遏寇攘以解倒懸彼昏不悛自速其亡翹厥螳臂車轍是當士氣橫飛于番于殲散其部落火其營窟荔江之浦斷藤之峽鼠穴蟲窠一舉斯拔乃移洛容乃進陽江長驅直指天討用張西自鬱梧東而廉雷破竹其勢靡不摧覆巢之餘遺孽難全復建之下掩救弗前百蠻膽破羣酋體分罔敵我師深谷其奔有恩旨將無黷武凡厥有生皆吾赤子持杖爲寇釋杖爲民彼如效順亦與維新乃休吾兵乃緩其誅是致是附撫厥餘妖氛既掃俄因以魃熙熙皇仁洽于海隅時昔南人雞犬夜驚今茲安堵桴鼓不鳴時昔嶺外商旅道壅今行于途摩肩接踵鹽包青箬飯糗綠荷越城歸嗣以笑以歌山無瘴烟海無颶風變窟爲良處在陶鑄露布奏捷喜動天京于廟告功皇心載寧威加奇荒功光古昔小臣作詩永頌聖德

傳

林文安公小傳

公諱瀚字亨大林姓別號泉山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始來家于閩公父元美起家進士歷官知縣知州知府皆有惠政以公貴累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孺人鄭氏累贈夫人公自少穎敏好學日記數千言甫弱冠以春秋薦于鄉累上春官宋第卒業太學從游彭文忠公見其所作大奇之成化丙戌擢禮部亞魁廷試賜進士高第選爲翰林庶吉士內閣累試居首丁亥冬將授官忽聞母喪奔歸守制未及再葬又遭父喪先後居廬皆致哀毀瘠其殮殯葬祭皆從禮制不敢苟也服闋至京始授編修奉命同纂修通鑑綱目續編世成賜文綺寶纒進職修撰丙午陞左春坊左諭德戊申孝宗登極又命同纂修志廟實錄兼

充經筵講官及書成又賜白金文綺前後開科取士命同考會試者三主考順天府鄉試者一所得名士居多庚戌考績拜國子祭酒仍兼講官後又加禮部右侍郎掌祭酒事其典國學垂十年教士嚴而有恩雖勢要子弟不得請托越次撥歷人服其公監中故事祭酒儲銀歲以百數公悉貯之官先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其餘以次管置今合教習官皆居公署由公創其始也人又皆服其廉乙未改吏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而門無私謁繼爲南京吏部尚書以災異倡率部院諸臣共陳時政明黜陟去冗官等十二事多見采納有御史自巡按逮歸下獄及二三儒生彘緣傳奉爲中書者公上疏言御史當全風憲之體而中書宜杜倖進之門疏入忤旨公遂奏乞致仕賜溫旨勉留會有考察京僚之命公遂自考不職乞先罷歸旨仍不允而曰災異示戒正宜同加修省督察庶僚以回天意公遂不敢復辭而考察去留務合公論人無閒言既而復言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曰保固南京曰佑啓皇儲曰撫綏百姓曰增進賢才以是四者爲天下國家致治之根本不可以不知重也其年考績至京再引年乞休旨仍不許而有精力未衰之留還任未幾而孝廟賓天先帝改元正德而家宰缺員臺諫交章謂公學行宜居厥位時不克用而改南京兵部尚書兼督機務又因災異會陳新政十二事其前二事則勸先帝之法孝宗任大臣以爲出治之本其後十事又欲上之崇聖德修庶政廣言路以盡爲治之道其所論雖集衆長而裁定皆出公手忠誠剴切抗言無忌未見施行而奸黨已側目矣又公參贊機務每與內之守備者論事不協而各處內臣進貢過者欲多索快船以便其私公皆裁抑其數多致中傷逆瑾亂政嫉公尤甚南都諸臺諫以言事被逮衆皆畏避而公獨往贖送且欲爲直其事取怒於瑾責令諸臣劾公同黨而滿降致仕復指爲大學士劉健等朋黨榜示天下公聞命即行略不介意及瑾誅後御史凌相相謂公德尊望重不宜置散地乃復舊銜致仕而汪正又奏公冷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其子雲南參政廷樞以公年八十有一乞去官歸養詔許暫歸省視又乞致仕終養復奉詔云林瀚歷事累朝名節無玷今既年高有疾林廷樞暫許在家侍養仍着本處有司以時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舊臣至意蓋異數也公天性孝思嘗念二親生時弗克致養故自官春坊及往蕪南銓兩奏乞歸省墓歸老後家祭必躬致嚴慕祭必灑泣焉不以老病廢禮又創祠堂虛其中諭以祀合族始祖人以爲義族人孤貧者皆矜其急而獨其子女於他姓者則爲贖歸廷樞幼時鄉人鄭克和許字以女雖未納禮而心許久矣後鄭夫婦俱亡有貴族求與爲婚公不忘久要竟不易焉其鄉皆值歲凶雖家無厚儲亦必倒屣濟衆不計其直或遭時疫則市藥劑以給病者其居官自常俸外概無所取雖門生故吏饋遺亦不納也而賓客過門必極款洽其細行之不苟如此公平生寬宏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清德雅量若是士大夫過門有問終日應酬無倦容閒居手不釋卷口不廢吟燈下能作細楷其精力不衰又若是其爲詩文渾厚典雅不事雕琢所著有經筵講章奏議及泉山詩文若干卷藏于家正德己卯之秋忽患痰喘熱疾旬餘而薨蓋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宣德甲寅享壽八十有六夫人黃氏慈祥簡靜閑於禮度賢內助也先公三十年卒嗣子廷樞亦以進士歷官都察院都守今爲雲南參政而文學行業克肖於公諸子及孫多登

仕版。說說振振。方進未已。異時德業顯聞。另當有傳。茲不悉具。今特揚以其宗人大司空舜舉。所述公行實示于。屬為之傳。某叨為年友。荷公教愛五十餘年。相與莫逆。不敢以庸劣不文辭。敢據其大略。為之小傳。以示其後人。使思所以象其賢也。

論曰。秦晉有言。若有一介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焉。蓋謂大臣之道。不貴乎他技。惟貴乎有容也。若泉山林文安公者。宜宏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不言人過。其亦庶乎有容之大臣矣。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未免枉己徇人。如張禹孔光之流。笑足貴乎。而公不然。方道殖亂政。諸臺諫以直言被逮。衆皆畏避。而獨往贖送。取怒於瑾。指為朋黨。謫降以歸。人皆為之不平。公則處之泰然。遺佚不怨。其和而不流。又有得於柳下惠之介焉。故雖不殄厥愷。而亦不殞厥聞。公何尤乎。皆所謂有容德乃大。吾於公見之矣。

費太常小傳

太常費公諱瑤。字叔玉。廣信鉛山人。厥祖考。並有鄉行。公與其兄伯玉。仲玉。皆業進士。期以詩書大其門。伯玉已登鄉舉。而享年不永。既而父亦遠矣。仲玉謂公曰。先君輕財好義。囊無遺貨。今老母在堂。寡嫂在室。諸弟妹在襁褓。內資事育。外供賦役。家之所入。弗能給也。何以爲謀。吾已游庠校。業難終廢。當卒父兄之志。幹蠶之責。汝其任之。公時年十五六。學且成矣。泣而對曰。敢不惟命。遂棄所業。一以克家爲務。而逸其兄若弟。使力於學。以幾有成。其治生也。擇茶茗租。備殫勤苦。惡衣菲食。不求侈靡。餘錢寸帛。不入私室。雖妻之產。亦公于衆。蓋久而後充裕焉。其天性孝友。事其繼祖母張母周。左右就養。皆適其意。晨夕候問。寒煖視飲食。不命不敢退。母嘗多病。鄉之醫藥。乃自習湯液。儲良劑。以備用。有盜發其甘祖妣之墓。遺骸散暴。灌莽中。諸孫往者。皆疑畏。弗敢近視。公手自掘拾。納諸故椁。復土而後已。人多稱之。仲玉由縣諸生登進士第。歷官至貴州參議。公事之如父。恭順小心。惟命是承。雖勞不憚。弟幼玉。嗜酒而滅裂於學。公擲其杯而策其惰。幼玉由是感奮。遂領鄉薦。其在太學。感疾歸。公涉暑往迎。相失於維揚。或云已過京口。遂奔渡而南。又知以疾革。尙留瓜步。時日暮風惡。不可渡。舟人請俟明日。吾弟待我以死。天其或諒我也。亟應之渡。至則果將絕矣。執手呼之曰。弟有幼妻弱息。寧無一言乎。幼玉復瞠目曰。有兄在。吾何言。遂絕。公以喪歸。而撫教其孤。恩意尤篤。嘗夜有盜至家。衆皆睡熟。急扣窗以所。抱而走。他皆不暇顧。其刑于有家。則內子余恭人。事其姑如姑。而字諸幼如子。閨門之內。雍雍焉。尤嚴於教子。必欲其務乎遠者。大者。不爲世俗淺陋之學。其長曰宏。以進士第一人。歷官內翰。每書以誠其厲行檢。舉嗜慾。且曰。吾見士大夫。夫忽略小節。而能令終者鮮矣。其少曰完。亦以明經薦于鄉。其修于家。示諸子孫。有家規七條。皆彷彿義方之意焉。鄉里有忿爭不平者。得其一言而直。以錢貸人。恆輕其息。弗能償者亦不之問。歲大侵。富人多閉糴以微厚。而公獨平其價。曰。幸災射利。仁者不爲也。其兄子既貴。恆以盈滿爲懼。非公事不入城府。上官或禮于其廬。有所延訪。則以民所疾苦。政所不使者告之。言不及私。人以請託至者。必理拒之。其從母之子。嘗受人之金。而以私謁。公懼傷母心。則爲償其金。而遣之。亦不從所請也。後以

子貴。始封翰林修撰。復進贈中憲大夫。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嗚呼。世之傳人物者。往往有取於奇節偉行。以驚世勸俗。而於庸行之善者。則以爲常事不書。而悅於苟難。殆非聖人中庸之教也。昔管子固以洪濤所存。人人所易到。而載之。得非有見於是耶。世降俗薄。名爲士大夫。而內行不修。得罪名教者衆矣。有若太常公之所立。不出蘇倫日用之常。而各盡其所當爲。無懈焉。豈不可以爲訓乎。

懲不獲而公。而及見侍郎於南都。文學志行。表表當世。竊嘗意其必有所自矣。近以老病臥家。侍郎不鄙貧庸。忽以書緘示。愈感姚君某。所狀公事行。俾爲之傳。願區區不斐之言。曷足爲公輕重哉。觀狀。俯公存心制行。不愧古人。而惜其志節才猷。不見于時。姚非阿所好者。固足以傳信矣。況有侍郎爲之子。以顯揚于後。則公所托以不朽者。尤自有在。亦奚假於予言哉。

東園先生張君小傳

君諱懋。字敬修。姓張氏。別號東園。維揚泰州人。少穎敏。好讀書。雖事舉業。而究心理學。植志不凡。年二十七。以明經。第成化丙戌進士。授嚴州遂安知縣。律已廉勤。而臨民體佛。志欲抑強扶弱。子惠困窮。縣有古額官糧千餘石。稅重而輸之艱也。君聞于上。准輸折色。民便之。前政以里甲均徭。二役相繼。民弗能堪。則以均徭移後四年。而勞者始獲息。川縣有芹墅堰。溉田一千三百餘畝。而決壞於洪水。失其利者六十餘年。則爲之開築水壩。一百三十餘丈。及通利井塘水道。因以有秋。至今民受其賜。尤加意教化。朔望視學。勸課生徒。以學宮湫隘。取僧寺廢地以廓其址。儲材木瓦甍。將一撤而新之。惜未及成而去。其居官持法執禮。自信不疑。未嘗有所觀望。以爲低昂。有豪族以武斷病民者。痛繩以法。不少貸。時有巡撫大官。欲右豪族。君執不從。至以盛怒臨之。亦不爲動。遂以非法去其官。君飄然以歸。不以得失介意。民懷其德。戀戀不能釋。而借留不可得。乃列祀於名宦之祠焉。在官僅十有八月。而得民如此。其居家篤行孝友。處姻族鄰里。皆有恩意。與人坦夷。靡不立崖岸。開從鄉舊。登臨燕集。放懷任俗。由自然不自異也。作爲詩文。寫其胸中所見。不規規於模範。論人文字。必取其根據理道。蘊藉深厚者。未嘗隨俗。輒爲許可。有別業在東園。景趣甚佳。時與賓客造焉。酌酒賦詩爲樂。因取以自號。人遂目爲東園先生。教子以聖賢經訓。欲其務乎遠大。不爲俗學之卑陋。而於忠孝大節。尤拳拳焉。其家嗣承仁。亦以科第起家。由部郎推遷入臺。今奉命按治兩浙。獨持風裁。克濟其美云。嗚呼。昔人論天者。有定與未定之說。吾於東園有徵焉。彼其文學材器。可當大受。而僅官一小邑。方欲行其所學。又以推治臺右。不獲上官而去。謂非天未定而人勝之耶。今其去官已四十年。民情遺愛。猶且生而祠焉。君方優游田里。壽考康寧。而德音是茂。有子登朝。官業方新。而功名鼎盛。則天之定者。不在是乎。若乃東園所存。則惟盡其在我而已。豈計乎天之定不定哉。

揚而奚假於子言哉。

劉愈憲小傳

山東愈憲劉公時毅。字用行。成都內江人也。自幼穎敏嗜學。博通經史。天順己卯。以某經魁鄉薦。登甲申進士第。授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以清慎自持。獄詳勤。尚書陸公瑜。深器重之。嘗首閱十三司章奏。歷本司員外郎。遷山東按察司僉事。始行部至東萊。而前政怠弛。狂狷充斥。縲囚以百數。有四五五年不決者。公剖斷如流。不兩月而囹圄以空。人推其能。時山東諸郡旱澇相仍。民苦飢。衆莫知所措。公怡然以爲己任。移書抗言於巡撫大臣。謂安民以救荒爲急。救荒以防患爲先。於是借官廩。飭戒備。講求荒政。靡所不至。已而蟲傷繼作。倉庾皆虛。流徙載道。奸宄竊發。慮有意外之虞。乃復致書巡撫。乞奏請于朝。得撥賜官廩米二十三萬石。內帑銀四萬五千兩。銅錢五百五十五萬。分諸州縣。隨在賑給。又廣糴麥種子。使播種爲續食之計。且出榜諭軍民。使各安其業。毋生異疑。由是民獲更生。而東土賴以無虞。公器識明果。操履廉介。非義不苟取。官屬有廉能者獎之。惟貪吏不少假借。其折獄尙仁恕。多所平反。同官有屬威嚴以詰囚者。則嘆曰。何庸若是。但平心聽之。其情可得也。其心誠於愛民。勤於王事。不憚驅馳。竟以勞致疾而卒。平生好爲詩。雖道路奔走。案牘填委。而吟咏不廢。有素菴稿若干卷。其在官日。恆以去家萬里。遠親日久。弗獲歸養。作思親說以見志。而欲以事親之心爲事君。推愛親之心以及物焉。有子瑞。年十二。始知向學。卽訓之經術。開以聖賢之學。於官所構書舍若干楹。扁曰五清。而自爲之記。著其所以爲五清者。又啓大書涵養德性。希古聖賢八字。以授瑞。卒成其子明經登第。官翰林爲檢討。以文章名海內云。

贊曰。予觀世之仕者。往往惟富貴利達之慕。而不得則熱中。雖遺親後君。有所不顧。孰知以民之休戚爲命乎。有若公之所存。以事親之心事君。推愛親之心及物者。其度越流輩遠矣。能立是心而盡其道焉。雖古君子何以加諸。夫何天不假年。而弗究厥施。豈非公之遺恨也耶。予少聞公名。而弗獲一面。近檢討述公年譜。而以書來。俾爲之傳。乃爲撮其大略如此。

方母貞節傳

方母姓章氏。香溪人。故封監察御史思恩之孫女也。幼有良質。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而好作女工。凡績紡織。縫製縫紉。皆極其精。父母愛之。擇所宜歸。字與同里方良規。方亦名族。乃唐玄英處士干之遺裔也。既歸而事舅姑。諧妯娌。克勤婦道。上下宜之。不幸天不假年。良規嬰疾。蚤逝。時章氏年方二十有七。遺孤廷儀。尙在襁褓。晨夕悲慟。如不欲生。蓬首垢面。以奉几筵。啣哀茹苦。以營喪葬。未幾而其舅繼故。姑亦老矣。夫之昆弟。先以析產異居。莫之顧省。焚焚孤嫠。何以自存。族人見其盛年。恐不能守。有以言撼之。勸令改適者。章氏毅然作色。三復柏舟。誓死靡他。雖若罹喪禍。家計索然。寒燈孤幌。寂寞難堪。而鐵心石腸。始終不變。晝夜劬劬。惟以養姑教子。幹盡克家爲務。其事姑則左右就養。承順順志。而得其歡心。其理家政。則正男女之別。謹出入之防。內外斬斬。以嚴見憚。事無不立。課童僕以治農業。率女侍以勤婦職。外供賦役。內給資祭。衣食之需。皆量入爲出。謹身節用。歲積月累。家日充裕。而富倍於夫存之時矣。其教子廷儀。

則崇儉樸。去華靡。謹修鄉行。不爲市道。嘗治醫術。施藥濟人。人有假貸財物不能償者。亦不責其償也。鄉稱善人。長者皆以爲母教所致。故前郡守劉公惟馨。大書貞節。以表其門。而縣令蔣侯。又具其事行。以聞于朝云。

贊曰。聖人傳易至坤。以地道與妻道並言。而歸重於代有終其生物之功。妻道臣道。無不然也。吾於臣道。未暇致詳。姑以妻道明之。則夫之有子而代之教。有家而代之理。若文伯母之擇師而教子成人。孟母之三遷而教子爲賢。又皆能躬績織以勤其家。無非代夫以終其事也。亦何異於地之代天終物之功哉。吾鄉女婦往往夫死不嫁。從一而終。亦云貞矣。而他善無聞。於道猶有虧焉。獨聞廷儀之母。教子能善。治家能富。其夫雖沒。無遺憾矣。頗有得於坤道之代有終者。故因廷儀之請。爲傳其事。以示後之爲母者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五

墓誌銘

東鹿知縣三無黃先生墓誌銘

黃先生姓也。遜名也。子嘉。字也。三無。其別號也。光之固始。閩之侯官與莆。先世所遷居也。唐御史滔。其始祖也。元興化。暨學教授大有。皇朝工部主事文圭。翰林檢討東鹿知縣壽生。其什祖祖父也。贈儒人陳氏。其母也。安福儒學訓導。祁州東鹿知縣。其所歷官也。以明經薦先生者。安福教諭徐安祖也。以學令堪縣令薦者。刑部郎中邱重也。以東鹿治行交章上聞者。巡撫都御史陳泰。保定守傅霖也。博學多識。於六經子史百氏之書。無不蒐羅。爲文詞。平實有理。致有三無稿若干卷。藏于家。此先生之文也。母孺人嘗有疾。躬湯藥。弗懈晝夜。翰林卒京師。匍匐數千里。扶輿以歸。雖貧無以爲喪。而凡送終之具。必謹於禮。弗敢苟。先是莆之宦遊而死者。子孫多以貧故。火之而歸其殖。自翰林以禮葬。而俗始變。奉祭祀。必誠必敬。不以老若疾而少怠。尊先祠及先塋之毀者。弗憚勞費。季父之孫。與妻之內姪。有孤貧不能自存者。皆爲娶妻而厚恤之。使□□□此先生之行也。在安福日。與諸生論說經義。□□□□□□必使厥所欲乃已。經其指授者。□□□身爲顯官。而尤以行誼得士譽。既去官。餘三十年。迨其賢者如出一口。此先生之



遂有陝西之命。到官餘半載。頗示所教事宜。一如蜀中。而未及有成。竟以一疾而終。距其生宜德乙卯。得年五十有五。士林咸痛惜之。而哀悼之至。為經紀其喪者。都憲謝公楨。憲使裴公謙也。公娶姜氏。封安人。長蘆鹽運同知榮之。女弟有賢行。生子三人。長即希夷。材而克家。以輸粟拜散官。次希顏。次希曾。皆敏而好學。庶幾能世其業者。孫二人。曰綱。曰縉。皆幼。其所著有靜虛集若干卷。藏于家。公為人富文學。慎容止。美鬚髯。寡言笑。行己不為虛異。而接人以恭。凡內外達官名士。多與親善。其遇諸生。尤有恩意。去蜀之日。士皆遮道攀戀。不忍捨去。逮聞其喪。則相率為位於成都三公祠之別室。具牲醴。為文以祭。而會哭盡哀。如喪其所親焉。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詩所謂嘉樂君子。宜民宜人者。公其近之。宜其考碩大。以膺保佑之命也。而遽止於是焉。豈天之未定也耶。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猗歟潘公道際其時。藹乎文學。懿彼猷為。乃登郎署。乃位臬司。關征不擾。邦計是資。師道既立。絕士攸宜。頌聲載作。休聞四馳。華塗方啓。乃繫金柅。既名既祿。胡不覺期。弗究其用。維士之悲。弗享其盛。維後之貽。查山鬱鬱。堂封壘壘。公歸于此。百世是思。

慎齋吾先生墓誌銘

開化吾君景端。喪其父慎齋先生。既免喪。乃具書其世出。歷官行治。以狀來徵銘。予時適有小功之戚。未果承命。既數月。景端復以書來曰。罪逆不孝。禍患所鍾。先君墓石未刻。老母一疾奄然。去世。攀慕號絕。又忽及虞。將合窆於先君之墓。幸為奉聯而書之也。噫。某辱景端為道義交者。幾三十年。視先生猶父也。雖鄙薄不足以知先生。銘其可辭。按狀。先生諱體。字用敬。別號慎齋。商三仁箕子之後也。自漢鮮于遜。為大將軍馮異先鋒。以功賜姓吾。至宋初有諱國者。來為衛守。其子淵。始家開化之石井。而占籍焉。歷世滋久。其族日大。代有顯人。若翰林承旨鎮。光祿大夫森。監察御史蔓。以及開化學論拱之。衢州齊諭某。皆其後也。齊諭子達。是為先生高祖。曾祖鳳生。祖伯遠。父某。皆隱弗仕。而行高於鄉。先生少孤。母程氏。儒家女。茹貧守節。以長以教。備歷險艱。克自樹立。年十四。為邑庠弟子員。刻志為學。日記千餘言。晨夜寒暑不少休。下筆為文。時出驚人語。校官甚奇其才。二十三。遂以書領瀾關鄉薦。人皆榮之。而先生不自足也。從族父禮部侍郎叔紹游。益肆其力於學。而所得日深。名聲籍甚。二十六。始赴春官。登進士乙榜。為訓導長垣。時同官有挾貴勢而傲物使氣者。先生禮下之。彼卒自悔而加敬愛焉。在官九載。日與諸生論說經義。指授為文法度。嚴立課程。時稱勤惰。而懲其不率教者。士皆有所成就。而未薦于有司。時校官以鄉貢士多寡為殿最。或謂先生盡少留。以俟後舉。曰。老母在。願欲一奉晨昏。他非所計也。遂以滿考乞歸省。是後長垣之士。舉于鄉者相踵。而先生已去官矣。居無何。以例調司山陽。魚課先生不以為嫌。為之立條約。去濫費。梭納期。數載而逃亡者來歸。歲課無逋。郡守彭某。揚某。咸器重之。薦其才可大用。而學士李公時勉。與侍郎叔紹。亦推舉焉。皆以資淺格不行。內相楊文貞公。每見淮郡守武。必問先生動靜。尚書周文長公。代往來于淮。躬至官舍存問。且將舉而用之。先生適以母喪去官。而諸公亦相繼論謝。遂不果用。張家澗湖官。其上下交譽。如在山陽時。有以公勤廉幹宜任民牧薦之者。亦不報。秩滿。陞建將樂。千戶

所幕官。戎務修舉。武弁與諸卒伍咸宜之。居三載。遂以疾致其事而歸。時景端適以易魁薦于鄉。先生喜曰。吾事畢矣。乃作詩藏于所居之西桃塢。為屋數楹。扁曰裕庵。翌月池。蒔花木。日課子孫讀書。其間將終身焉。景端舉進士。輒不利。若何幡然大懼。先生老矣。而祿卷未逮。乃僦就江浦教官。先生亦欣然就養。日與邦之耆舊往還。觴咏。醜醜鶴髮。後十餘歲。景端文行甚修。而先生神氣豐腴。人以為有仙道焉。如是者五七年。既而還鄉。遭長孫神與其弟某之喪。情思惘然。弗樂。景端於是棄官歸養。雖獲少安。而食飲遂減。久之。寢疾弗起。乃曰。吾平生事功。雖不逮人。而俯仰未嘗有愧。死復何憾。又謂諸孫曰。爾曹其勉力讀書。為善。無忝乃祖。吾死後。慎勿以浮屠治喪也。終於成化癸卯七月五日。距其生洪武辛巳。得年八十有三。是歲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所營桃塢而安厝焉。先生質直而好義。寬惠而敬慎。廉而不激。和而有制。其處家孝友。與兄弟白首同龢。無間言。在官恬於進取。不受非義之饋。衣食或不給。處之裕如也。然所至而名實加于上下。賢士大夫皆樂與游。其學博通諸經子史。而旁及陰陽地理之書。與人言。娓娓不倦。文宗昌黎。詩法子美。字學蘭亭。識者多推與之。所著游衡游淮瓦釜等集。各一卷。書經及四書義。若干卷。藏於家。妻同邑青山徐氏。孝敬勤儉。承祭祀。佐奉養。甚得婦道。治家嚴而有恩。機杼中饋。至老弗懈。凡先生之行。內宜於家。外孚於人者。皆其相之。卒于成化丁未六月戊子。後先生四年。為壽九十。祔葬於桃塢。則其年之某月某日也。子男二。長曰喟。即景端。次曰陳。女二。虞麟。徐澤。其婿也。孫男五人。神。早卒。鷲。丙午鄉貢進士。翁。登。皆業儒。女若干。曾孫。男若干。女若干。嗚呼。以先生之學之才之懿。奮于久墊。宜其起而大也。而顯蹟官途。志不少伸。豈非命耶。然位愈卑而名愈昌。既壽且康。以考其終。厥子若孫。克象其賢。接武儒科。袞袞而興。殆未可量。抑豈命之所能制耶。橫渠所謂德勝其氣者。先生近之矣。是用序而銘之。銘曰。

因學先生馬君墓誌銘

東陽馬君既歿。且葬五年矣。其子谷。奉吾友中書舍人王君允達。所為事狀。來乞銘。予雖不及識君。而於谷有一日之雅。誼弗可辭。且以王君之旨。非溢美者。乃按狀序而銘之。序曰。君諱旭。字處晦。姓馬氏。初號苦齋。後更號困學。門徒因而稱之曰困學先生云。其先扶風茂陵人也。由茂陵徙而居東陽之松山。又自松山徙居縣治之西。至贈太傅魯國公邦。而其家始大。魯公五子皆貴顯。而中子贈太師越國公之純。最以文學知名。潛心經籍。多所著述。受知南軒張宣公。一時學者多從之游。世稱茂陵先生。其孫參知政事莊敏公光祖。又以相業顯於理宗之世。魯公少子曰百六朝諸者。別居邑之迎恩門。其族尤盛。雖為西馬七傳而至道貫。與其弟德璋。師事白雲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所著有尚書疏義六卷。詩文若干卷。自號小隱道人。又析居縣南之樓溪。是為君之曾祖。小隱生金華訓導原禮。安福縣丞原明。安福生梅竹翁士。善殖材。好施予。人以義士稱之。翁生三子。君其季也。甫八歲而失怙。其母陳氏。教之讀書。為儒。

既長而學詩於其母弟孟中。孟中賢之。遂館於其家。使訓諸弟子。而資之束修以爲養。由是聲譽日起。名門右族爭先以幣迎爲塾師。凡鄉人子弟從之游者。莫不知所趨向。君之行篤於倫理。父早喪。弗及養。能致其思。每道及之。輒嗚咽流涕。而於忌日奠哭。若初喪焉。在外得一佳味。必持歸奉其母。母嘗病。思食魚。時暮夜無市者。持錢行數十里外求之。得魚而歸。病因以愈。居喪。葬祭必以古禮。事其從父士潤。如事所生。有祖居基業。悉以讓諸兄弟。而結茅於野中。以居。僅蔽風雨而已。嘗語諸子曰。貧者士之常。爾輩宜知其有命而安焉。毋或見利而忘義也。處族姻里黨間。一於誠信。與人論事。必依理道。人多樂從之者。揚人之善。惟恐弗及。而於惡者。每切齒焉。人諒其直。亦不以爲忤也。尤喜拯人之急。嘗役於官。見人有無辜而繫獄者。力爲白諸官長而出之。其所爲類如此。平生所作詩。多不錄。僅留苦齋稿若干首。藏於家。成化壬寅二月二十有七日。無疾而終。上距所生洪武庚辰十一月四日。得壽八十有三。以甲辰之五月十日。葬於橫塘口祖塋之左。娶永康古山孫氏。名家女。有賢行。先五年卒。事具翰林編修張君元楨所爲墓誌。生三子。長曰統。次曰谷。爲郡庠弟子員。舉進士。未第。幼曰命。女二人。婿曰羊。氏。庚。孫男四人。汀。渚。淡。準。女四人。俱在室。狀之所稱若是。君其可謂一鄉之善士者歟。銘曰。

馬以儒顯。在漢曰融。東陽之賢。遠派扶風。茂陵文學。莊敏勳庸。入華講道。傳得其宗。後先濟美。垂裕無窮。君承其後。善積在躬。推吾所得。登正童童。邈世無悶。一瓢萬鍾。八十三年。命以考終。繼而不發。惟後之豐。橫塘之藏。有柏有松。銘以昭之。百世來崇。

竹軒處士祝君墓誌銘

國子生龍邱祝璋。衰經。子門。拜且泣。曰。吾上世惟勤於治生。以豐厥家。而未有儲其業以顯者。先君始折節讀書。好禮。交結賢雋。用載揚休聲厥美。嘗進璋等。于學。蓋欲其有所成立。以躋攀尺寸。爲閭里之榮也。而庸劣無似。累舉進士不第。無以光昭其親。爲罪大矣。今先君歿且踰年。將就窆。而未有爲發其潛者。愈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先生賜之一言。庶幾死而不朽。少慰先君於冥漠。則璋雖不齒於明時。無憾也。璋既與予有隙。且從予問學。讀詩可辭。按狀。祝氏出黃帝後。晉南渡時。有諱巡者。以散騎常侍來守信安。因家焉。厥後又遷於龍邱之錦里。歷世滋久。族大以強。而實產之富。門第之華。甲于一邑。曾大父仁二。大父子進。父仕。皆隱。弗仕。而以豪俠有聞。母徐氏。君諱希賢。字汝誠。別號竹軒。志尚文雅。尤喜吟咏。鄉先生若金長史。用誠。江紀善。秉心。皆與之游。咸器重之。正統中。有御史行部。好爲鷹擊。凡強宗豪右。田宅險制者。悉以重法繩之。不少貸。時祝之門戶方盛。羣從兄弟。別居而居。競以武斷相高。君雖有豪縱任俠之行。而味招損惡盈之戒。不少謙抑。以故亦爲仇家所誣。不得自。而與仕。俱滿遼海矣。君雖在行伍中。未嘗戚戚。每以書史自娛。嘗往來京邑。學詩於翰林學士華亭錢先生溥。所與游。皆一時名勝。若尹編修直。鄭黃門孟祥。鄭侍御佑。高主事舉。曹進士泰。其最故者也。天順初。會赦得免。侍其父以歸。計去家已十有五年矣。費雖破。而母妻故無恙。乃悉力殫慮。節縮財用。期以興廢。凡屋舍垣墉之壞者。新之。田園之蕪者。闢之。其見侵於人者。則酬其直而復之。不數載而整然完美。視昔有加矣。君又以富者怨

之府。積而不散。守財虜耳。於是務爲長者。人雖加以橫逆。忍弗與較。而胸人之急。惟恐弗及。有假貸而不能償者。亦不責也。嘗捐白金百兩。助修邑之通衢橋。不以爲費。及歲。荐饑。又輸米六百斛。以資州縣之弗給。朝廷嘉之。特授七品散官。以旌其義。君亦不自以爲勞也。惟延明師。崇詩書禮義。以教其子。俾爲善士。中歲後。悉以家事付之二子。不以世故擾其心。日與賓客者。陶情豆觴。盡矢開。或攜妓。燕遊於水亭花榭。竹林泉勝處。優游以卒歲。其亦善於處富者矣。乃成化甲辰夏五月之六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永樂庚子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五。娶徐氏。子男二人。長曰璋。次曰珂。女三人。陸。遇。尹。賢。勞。其婿也。孫男六人。弼。望。正。權。允。信。孫女二。俱幼。璋等以君卒之明年九月。奉柩葬于邑靈山鄉狀元峯。太和嶺東。從卜兆也。嗚呼。世之以罪坐謫。萬里從戍。而能免歸者。鮮矣。況能不失其舊物乎。歸而不失其舊物者。鮮矣。況能享有壽考。以膺爵命之榮者乎。至於克昌厥後。祚胤多賢。則又其尤鮮者也。而君無不備焉。其得諸天者厚矣。非積善之有餘慶能若是耶。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彥於鄉。令德令儀。不榮以祿。亦維于貨。人或擠之。蹈彼危機。天斯祐之。去險即夷。再植有家。惟義之爲。捐金發廩。勿吝厥施。命服斯皇。以易布章。作善是報。蒼蒼匪私。既多孫子。亦介壽祺。鼓缶而歌。式全其歸。狀元峯下。有塚疊疊。孰昭其潛。曰有銘詞。

逸軒處士周君墓誌銘

予以國憲謝病歸。臥田間。日聞閭閻愁嘆聲。竊怪古之爲吏者。以治得民。而今之吏往往爲民所疾視。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士有胡孟中者。語予以周湯溪之賢。曰。其政閭閻。其民醇醇。凡有經求。寧以其身取怒於上。弗忍民之荼毒。當道者屢欲羅致其罪。民譁然羣懇於上。以白其非罪。真若子弟之衛父兄焉。予聞之。雖然。古循良之治。不可見。有不厲民自養。如湯溪者。斯可矣。然意其必有所自也。孟中曰。湯溪之尊甫。逸軒翁者。嘗書以訓之曰。令爲民之父母。職惟子惠。元。毋事貪殘。以墮其職。以辱其親也。故湯溪之政。不爲東野畢之御。以希世而取寵焉。予乃嘆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宜湯溪之賢於人也。未幾而逸軒以疾卒于家。時湯溪方以述職朝京師。弗及知。迨竣事而聞訃焉。摧咽如不欲生。因介孟中。衰經。子門。拜且泣。曰。先君行修于家。儀于鄉。雖弗獲用于時。而宜聞于後。諸孤不肖。無以光昭其親。爲罪大矣。惟先生哀而銘之。則雖死猶不死也。予雖不及識君。而雅善湯溪之治。行且孟中之言。非阿其所好者。乃按其所自爲狀序而銘之。序曰。周氏之先。有諱訓者。仕宋爲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兼檢校國子祭酒。始自吉水。徙家安成之北門。其後有自北門而徙安田者。則君之祖義方也。以貨維于鄉。爲萬石長者。則君之考孟恢也。皆有鄉行。爲衆所推。君諱鐸。字大振。別號逸軒。自幼穎敏。有器識。受易於石潭劉先生。能得其旨要。雖累於家政。弗果卒業。而志氣書史。嗜吟咏。嘗歷吳楚。遊兩京。交結名人勝士。相與咏歌。酬唱。以紀其勝。積成卷帙。號江湖勝覽。其治生則務勤儉。操崎嶇。以裕其家。其事親長。處宗黨。不失其懽心。嘗以先世所遺居室。讓其二兄。而弗居。有得遺金於沙上。則還其主。而弗顧。有盜竊其稼稿者。遺之。解菜。以愧其心。鄉里有忿爭者。和之。酒。以息其事。其輕財好義。類如此。晚歲築書室於西溪。而環以竹柏。日徜徉其

開客至則焚香若治其和飲。豈非船味以爲樂。雖久而弗厭也。室中所蓄。惟經史子集及百氏之書。延明師以教其子。懇懇乎導之爲善。弗納於邪。其子琛。卒以明經舉進士。于鄉出宰湯溪。以治行有聞。成化丁未。憲宗皇帝以大孝尊親。上徵號於太皇太后。推恩以及天下。凡民年八十以上。而德行可尊者。錫以冠帶。有司以君應詔。鄉人莫不榮之。而君猶欲然不自居也。君娶蒙岡王氏。克配其賢。先二十一年以卒。子男二。長即琛。次曰瑤。女二。鄧鍾衡。伍希游。其婿也。孫男六。曰某某。曾孫男二。曰培。俱幼。君之卒。以宏治壬子十月二十九日。距其生永樂己丑十一月十有六日。得年八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之原。銘曰。

治生能富。教子能賢。不榮以祿。亦永其年。皇皇命服。有隕自天。非德之致。其曷能然。沒吾寧之。于此歸全。銘以昭之。是曰逸軒。

楓林謝君墓誌銘

予友楓林先生。既沒且葬二十年矣。今年秋。其子處州通判諸。具事狀。以書來乞銘。予與君舉進士同年。在翰林同官。且營道同術。而志同方。相知最故。讀弗可辭。乃按序而銘之。君諱文祥。字元吉。姓謝氏。別號楓林。世居衡州未陽之羅渡。曾祖某。祖某。皆有鄉行。父必賢。以鄉舉進士。歷官洛容江都知縣。終無爲知州。母楊氏。皆感異夢。生君於江都官舍。幼有奇質。其孝友之性。廉隅之節。負異常兒。及無爲卒於官。君年甫十。有四哀毀。成人比長。能刻意問學。嗜書如飴。晝誦夜思。屹屹不少懈。爲文亦豪健。有氣。華間日流。湖南人士從游者甚衆。景泰癸酉。與兄文華。同薦於鄉。成化丙戌。登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君得盡讀中秘書。友天下士。益加淬礪。以充其所未至。慨然欲有爲於當世。不肯碌碌以負所學也。後二年。擢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曰。是足以行吾志矣。侃侃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數上疏。忤犯大臣。不少顧忌。一時風采凜然。有蛟龍在淵。虎豹在山之勢。而當道成側目焉。不數月。遂左遷爲南陵丞。凡可以利民者。皆欲次第爲之。而邑有令。郡有守。又有巡撫。巡按諸大官。事每掣肘。弗克究其所爲。嘗值歲凶。民以餓告。君請於上。不俟報。而發廩賑貸焉。民咸德之。而巡撫都御史海南邢公。持文法將以擅發罪君。君曰。若請而待報。須及數月。民之殍者衆矣。以是獲罪。固所甘也。卒亦不能罪君。在邑二年。自以不能設方瓦合。俛隨人後。且牧人牛羊。而求芻不得。何可一朝居也。乃以病謁告。乞歸田里。時年方三十有八。日與鄉之耆舊。徜徉山水。鼓琴賦詩。飲酒弈棋。爲樂不以一毫世故嬰心。教諸子。惟詩書禮義是崇。不使趨於利也。曰。汝等能有成立。庶幾可卒予志。閣居九年。忽一日無病而卒。成化己亥八月十八日也。距其生宣德癸丑。得年四十有七。明年庚子。葬於邑之義興鄉。長岡山。有遺文若干卷。藏於家。君娶李氏。前雲南按察使。禮之女。有賢行。子男六人。長即諸。次曰訥。鄉舉進士。曰誨。皆邑庠弟子。曰言。曰訪。尙在家。女二人。對甫。資世英。其婿也。君狀貌魁傑。而志銳氣剛。勇於爲善。事親能孝。與人交有終始。嘗與子抵掌談論。謂天下事無不可爲者。恆以古人奇節偉行自許。故其居官。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雖積廢厄窮。而意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子亦謂才氣不凡。足以有爲。天之困屈之者。殆將堅其志。老其才。而大其

用也。孰謂君之遽止於是耶。嗚呼。悲夫。銘曰。

矯矯謝君。邦之司直。有德無時。一鳴輒斥。吾身可斥。吾節不渝。隘容立仗。爰用求芻。厥或塊之。吾其歸矣。鼓柝洞庭。濯纓湘水。維材維志。若以有爲。不位不年。乃止於斯。胡昇之隆。而奪之遽。徒抱塊英。幽茲幽隨。彼躬不獲。惟後之貽。爰作銘詩。以永其垂。

萍齋陳君墓誌銘

始予以閩憲謝病歸。東陽陳君熙仲。從其兄平仲。來訪予。目其貌。耳其言。固知爲鄉之善士。已乃數相過從。又遣其子廷相。來從游。遂與親善。君一日預作歸藏之所。取蔡西山語。名以還化。而屬予爲記。予又喜其植志不凡。且能達於死生之說。意其將有進焉。孰謂君之止於是耶。今年夏。廷相忽因服。踵予門。拜且泣。曰。先君不幸。棄諸孤矣。今將就窆。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則雖死猶不死也。予爲之失聲驚嘆。誰不得辭。乃按其自爲狀。序而銘焉。君諱訪。姓陳氏。熙仲其字。別號萍齋。世家東陽。其先代有聞人。爲衣纓右族。曾祖道貴。祖通傳。號其自道。人有儒行。父原深。鄉稱長者。母李氏。君自少穎敏。聞人讀論語。過耳即能成誦。衆皆異之。長而好學。知大義。從鄉進士楊榮。事。子業。或謂時文僅可干祿耳。遂棄不事。而肆力於經史百家之言。欲以古文傳世。既又翻然悟曰。學者將以行之。豈徒記誦詞章之習哉。於是發言制行。必則古昔。不敢有所戾焉。時其家爲租稅長。曰。此弟子所當服勞者。遂往代其父兄。執役不懈。嘗居父喪。與兄平仲。廬於墓者三年。服闋。猶哀慕不忍去也。居鄉接物。恂恂謹飭。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事與之謀。是是非非。必忠告焉。又好周人之急。嘗歲大旱。鄉人苦饑。則罄所有資。糜粥食之。有疾病者。濟以方藥。其所爲類如此。晚歲猶勤於學。晨夕燈。手不釋卷。居傍柳溪。喬木森蔚。每暮春長夏。袖書往遊。臨清流。坐釣石。沉潛披讀。有以自樂。人不得而知也。一日取平生所爲詩文。悉焚之。曰。文非載道。存之何益。居常訓其子弟。以聖賢言行爲做人規則。以讀書明理爲處事之要。未嘗一及於謀利也。宏治丁巳二月十二日。以疾卒於家。年五十有八。安庶氏。有婦道。先二年卒。國子祭酒謝公鳴治。爲銘其墓者也。子男三。長即廷相。次廷賓。以爲兄平仲後。次廷士。女一。適盧大濟。孫女一。未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與盧氏合葬于仁壽鄉西塢。郭園山祖塋之左。即其平日所營。謂之還化者也。嗚呼。今之士誦書業文者。莫不爭馳競逐於名利之場。以求售於世。若吾熙仲之學。以爲己。俯躬砥行。而不求聞達者。幾何人哉。是不可以不銘也。銘曰。

其學也篤。其行也獨。嶧真味腴。柳溪之曲。還化歸全。郭園之麓。銘以昭之。有識其伏。尙俾後人。踵茲芳躅。

汀州府同知懶翁章君墓誌銘

予往歲嘗遊越中。見故方伯陸君克深。及今愈憲陳君直夫。咸道其友章君碩卿之賢。而予未之識也。今年秋。君之子有徵。忽從經。踵予門。手直夫之書。而其君之世。出行治。屬予誌其墓。予既不獲而君。又素不能文。辭之再四。而有徵固請弗置。既嘉其能孝。且以直夫克深之言。非阿所好者。乃按狀序而銘之。君諱

顧姓章氏，碩卿字也。別號懶翁。其先世家建之浦城。代有顯人。由浦城再徙而居山陰之離川。故今為山陰人。曾大父敬道。大父彥文。父清。號萃和。讀書致行。皆隱弗仕。母諸氏。生四子。君其季也。自幼穎敏。嗜學。工古詩詞。下筆輒有奇句。弱冠游邑庠。治舉子業。嶄然見頭角。時故胡漸齋在郡。名譽甚都。君試賦。恆出其右。諸老生皆歛衽推讓。後進多師事焉。獨不利場。迨貢入國學。始登應天府鄉薦。又三上春官。皆不偶。宏治初。以銓試第一。授汀州府同知。時年已六十有二矣。君蒞政勤慎。究心民隱。郡庫遠年軍籍。多腐壞。吏緣為奸。民病焉。君為搜剔。比而清理。戎伍始有攷據。屬邑連。而。而易。置卷籍。以誣令。令初失檢防。竟無以自明。君歷致其出納日期。前後錯繆。為辯其誣。人以爲明。上杭有富民。死而乏嗣。妻欲以所有畀其婿。夫之兄弟有子。應繼者爭焉。獄累年不決。君召其妻。諭以大義。不數語而折其獄。清流令貪虐無狀。部使者欲致其罪。同官皆曲庇之。君獨奮曰。縱惡不去。如吾民何。卒置之法。他若均徭役。董賦稅。理刑獄。及操習民兵。皆有法不擾。郡事多倚君而辦。尤加意學校。每公暇。輒詣學課試諸生。論談經義。士皆宗之。歲丙辰。君應入覲。以年近掛冠。請老而歸。君爲人嚴正。而宅心仁厚。與人交有始終。有失必相規。論事不苟。同而未嘗肯言人過。其在學舍。時以餘廩市甘鮮。歸餉其親。其居喪。一以朱子家禮從事。不用佛老。仲兄高年。奉之唯謹。其歸老。首創祠堂。具祭器。朝夕參謁。不以。四時享祭。必誠必敬。又置祭田若干畝。俾族人輪掌。以供祀事。遇宗族鄉鄰。曲有恩意。闢家塾。延師儒。以教鄉族子弟。有性敏者。則資給使進於學。家庭之政。內外斬斬。非公事不入城府。日與鄉之耆舊。若馬憲副通伯。及直夫諸公。以詩酒相往還。築豐樂窩於所居之西。山水勝處。遇風日佳時。幅巾布履。徜徉其間。或命舟出鑑湖。過道士莊。尋放翁遺蹟。有儵然物外趣。君博通經史。百家言。以至醫卜地理。靡不精究。尤好吟咏。有懶翁稿若干卷。藏於家。宏治戊午十月五日。以疾終於正寢。距其生宣德己酉。得壽七十。娶同邑沈氏。有賢行。先三十年卒。繼娶王氏。子男一。即有徵。女四。安福教諭林舜臣。暨孟震。趙音。沈節。其婿也。孫男二。鍵。鍾。孫女。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柴家塢先塋之次。銘曰。

淑人范氏墓誌銘

宏治癸亥秋八月二十有四日。子年友南京兵部右侍郎金公德潤。喪其內子淑人范氏。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江寧縣會化鄉鍾家岡之陽。公命其子太僕丞遠。太學生述。衰經造予。拜泣請銘其葬。予以衰朽不文。雖然不敢當。而遠固以公命見屬。不獲卒辭。乃按狀而書之。淑人諱宗賢。姓范氏。其先四明人。永樂中有諱叔平者。仕爲監察御史。始家京邑。其弟贈光祿署丞叔繼。則淑人祖父也。父曰季深。有隱德。母賀氏。名士友菊翁之女。淑人幼鞠於外家。端淑敏慧。寡言笑。善容止。工女事。多識事理。友翁鍾愛之。擇所宜歸。而公少游京庠。舉進士。有俊聲。遂以字焉。既授。於行。與公相敬如賓。相勉以正。綜理家政。漸斬中度。

又能甘澹泊。服儉素。凡百省縮。以供學費。故公不累於私。而卒成其志。其事公之。父竹隱翁。與繼母陳氏。惇行孝謹。夙夜惟虔。務悅其心。而后已。公登進士第。恩賜歸省。適竹隱壽躋七袞。賀賓滿門。淑人竭力供具。至脫簪珥以佐其費。無難色。其從公居外內。艱尤克致。哀盡禮。公宦遊中外。逾三十年。三歷部。署四遷。方岳。又進位右副都御史。巡撫江閩。廣諸遊方。而所至咸有勞績。懋著聲稱者。以內助之賢。能成其美也。今公位少司馬。爲國大臣。祿賜豐矣。而淑人一處以約。服食器用。無異疇昔。惟樂施予。不吝所有。雖以公由安人進淑人。兩拜恩封。命服輝煌。亦未嘗自以爲貴。其子遠。能力學取科第。而治縣有聞。召爲太僕寺丞。亦卒業成均。而待選銓部。將有祿位。又莫非淑人之教。有以成之也。遠奉使南畿。得便道趨庭。一省晨昏。將往巡姑孰。時淑人始得微疾。勉使服勞王事。勿以我爲念。既別去。乃謂述曰。爾兄此行。吾弗及見。其歸矣。爾當以吾言諭之。勿致衰毀。以貽父憂。又謂公曰。我非能終事君矣。言訖而逝。其神識不亂如此。距其生正統庚申。得年六十有四。子男三。長即遠。次曰傳。早卒。幼即述也。女三。曰宜。蘭。宜。登。張。授。陳。金。其婿也。曰宜。芝。亦早卒。孫男二。曰昆。景。孫女八。長適鄉貢進士邵鏞。次適儒士徐忠。餘皆未行。觀公所狀淑人之行如是。則爲婦爲母。舉得其道。豈非易所謂恆其德而貞吉者乎。宜公之哀悼不已。而欲永其傳也。乃爲之銘曰。

胡母張氏墓誌銘

宏治癸亥之秋。予被命起自休退。來官南雍。有饒塘胡君懋欽者。亦來爲博士。其貌恭而和其言質。而不妄。其行慎而不苟。其學明於經術。而達於文詞。與之處。久而益親。今年春。忽聞其母之訃。將解官歸。執喪理葬事。因介其友國子監丞戴君鏞。爲行狀。而哀經過予。拜泣請銘。予既與之同官。雅知其賢。而戴君之言。非溢美者。乃不果辭。按狀。母張姓。諱妙善。故濟南郡。判鳴鶴之女。爲怡泉處士克從之配。生有淑質。十歲時。其母聞人氏。遺疾。日侍湯藥。不離側。夜則露香額天。乞以身代。母卒。每慟輒垂絕。自恨早失恃。恐後於人。窮晝夜事女工。少不愜意。則挹他終日。必求工乃已。及歸怡泉。克謹婦道。其姑性嚴。恆曲意承順。以悅其心。和夫子。以勤儉禮義植其家。惡衣菲食。不求華美。中饋之暇。輒事紡績。奉養必以禮。婚嫁不論財。撫孤姪如己出。和妯娌。御戚壻。舉得其宜。尤好施予。有求必應。里族皆賢之。其諸子漸長。各使之力業。自強。以博士質可進學。怡泉使游邑庠。求良師益友與之處。每脫絳珥。以資其費。無吝色。用是博士學業有成。登進士乙科。授無爲州學正。又遷今職。綽有聲稱。皆母訓所致也。宏治甲子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距所生永樂辛丑十二月二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生四丈夫。子長鍾。次即博士。次誠。次淵。一女。適王璵。先卒。孫男十。女九。某其婿也。餘尚幼。某等下以某年月日。附於此山仙芝嶺怡泉之兆。銘曰。女兮婦兮。其孝維則。妻兮母兮。其儀不忒。淑哉若人。既培既植。有子登朝。其時其實。乃乘榮發。歸從所。

天北山芝嶺有封巖然合璧于茲其固其安銘以昭之垂休萬年

許宏濟墓誌銘

原維協洽之歲東陽許生來從予游予見其丰神秀異禮度閑雅庶幾可與共學也而叩其所習則皆從鄉進士陸君汝亨治舉子業焉予謂舉業務記誦工文詞利祿計耳此爲人之學也與言古人爲己之學在科舉之外者生聞之忻然若將有志焉後二年予遭先君之喪生來弔哭予訝其神色枯瘠若有疾者而生固自若也別去未幾遂聞不祇予切悼焉乃父遺安翁兩以書抵予乞誌其墓辭甚悲慘予時哀疾方殷言不能文辭而去之迨予免喪則生墓草宿矣遺安復申前請不克卒辭乃按其友馬谷逢原所述事狀序而銘之序曰生名儲字宏濟姓許氏世家東陽八華山下其先山晉孝子致宋宣和間有諱獲者嘗集義兵禦陸寇攝守郡城而歿于王事贈乘義郎鄉人德之廟以祀焉其十七世祖也曾祖守宸祖允昭父持正以孝義稱於其鄉別號遺安母蔣氏生自幼穎敏善記誦能擊對故中書舍人王君允達一見奇之而安化幸麟溪鄭君士信因以女妻焉比長而游學於外聞二親有疾晨夜馳歸躬侍湯藥衣不解帶食不甘味者兼旬雖盛年而髮有變白者嘗見其父勤於治生關田築室歲無寧日則歸而請曰翁之焦勞將爲子孫計也儲之志惟欲讀書成身以光大其門耳不在厚積以爲富也何庸自苦若是乎其天性至孝而輕財好義類如此已而提學憲副趙公梁夫署爲邑庠弟子員生既入學遂與同志六七人從姚江文士于寔能安講學於西飯山之佛居晝夜淬勵劬勩不少懈因是遭疾而咳血以卒時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六日也距其生成化丁酉得年僅二十有五配鄭氏止育一女以妻兄之子祐爲後遺安傷儲不已與之友者莫不失聲相弔且爲詩以哀挽之下以某年月日葬于其邑之某里某山之原予謂生之天性近道而學勤志銳使假之以年則所就有未可量者而遽止於是焉宜其父友之哀悼而不能忘也嗚呼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璞之良在琢而毀有木之美未榮而瘁才而弗壽古今所明曷以告哀視此銘誌

刑部郎中雲松丁公福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成化丁酉南京刑部郎中丁公致政歸曹城未幾而沒葬於邑之長寧鄉南洲湖而前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安成吳公節已銘其墓矣卜者以其宅兆爲未利也欲改下而未果後二十餘年其配封孀人李氏卒始得吉卜於某鄉某里之小盤坑乃遷公之柩與孀人合葬焉其孤格不遠千里哀絰踵子門泣拜請銘予時居先君之喪哀悃回極筆視不能爲也迨予免喪而裕又以爲請念昔公在刑曹予評大理相與有雅故而裕又嘗從予問學不可卒辭竊惟公之行治已詳具吳公之文不容贅矣而遷葬日月不可弗識敢據其大略與孀人德善合而書之按狀公諱號士信其字世家豐城曾大父壽可大父尙文皆贈刑部右侍郎二妣李楊皆贈淑人父鉉起家進士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追贈本部尙書母葛氏累封至太夫人公本伯父貧樂翁子自幼穎敏好學尙書擇之爲嗣承事四親咸得其歡心當乙巳之變尙書沒王事朝廷推恩錄用公爲大理右評事執法不苛有武弁罪應大辟權宦欲貸其死公毅然不受私謁

卒正其罪歷遷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員外郎進署湖廣司郎中朔翔寺部三十餘年所至皆以能稱無有毫髮過舉既滿秩途納祿而歸自號雲松老人優游田里而終即其歸之年閏九月二十五日也孀人姓李氏諱冬同邑港口鎮大族女也淑柔沉靜克循姆教其父母鍾愛之擇公以歸嘗從公侍尙書及爲夫人于京邸凡朝夕奉養衣服飲食祭祀賓客之具皆親執其勞必精必潔而豐儉適宜內外賢之及公服尙書之喪既闋將挈家之官而孀人以爲夫人年高不能涉遠獨留養姑服勤左右悻行孝謹以悅其心間嘗奉姑命一往省公於南都而思念晨昏不忍久遠未幾即歸終養且於其夫所自出之親奉生送死皆致隆焉其不暱私愛而能孝如是綜理家政內外斬斬延師儒以經學教其子付誠獲以農圃裕其家處親屬撫婢妾恭上惠下各得其道雲松之少能盡力於官而老得自休於家皆由內助之賢也雲松歿後孀人老矣而女事不廢晚歲病風痺歲餘以痰咳而卒子男四人長順蔭瓊園子生先卒次祥次祉幼即裕吏部待餘國子生女一人適新建熊義貫孫男八潘激潮泮潔海淡汾孫女七俱未行曾孫男五曾孫女三俱幼公生永樂甲午卒成化丁酉得年六十有四孀人生永樂丁酉卒弘治辛酉得年八十有五其合葬於雲松即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夫公之居官盡職不辱其先而孀人克修內政以成其美皆有可書且死生契闊二十餘年而卒於同穴非偶然也是用敘而銘之銘曰

處士李君墓誌銘

有赫秋卿委身狗彘帝用推恩賞延於世公起布章遂登朝著宦業是修家聲弗墜有淑者速貞靜惠柔相成內治配德惟修自天作合同穴首邱勒銘貞石昭示千秋

處士李君墓誌銘

龔子承乏長南都太學四方之士咸辱與游永康李生滄時來問業莊重謹飭若不能言者而爲文亦平實無險怪華巧類其爲人與其他少俊浮躁者不同予悚然異之固嘗期其可遠也既予以老病得請歸休故里則聞其已登成化進士第矣今年秋忽發經款予門拜且泣曰吾父幼弱教子欲其有所成立以顯揚萬一而滄庸劣不肖弗克副親之望昨者始領鄉書而先君遽棄諸孤迨今甫得一第未克致鍾釜之養而老母又復辭堂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旬旬奔赴攀號踴踊幾欲無生惟有忍死以圖襄大事惟先君之墓葬木已拱而未有利辭茲將奉母之柩以附先君之兆輒不自量欲兼著二親德善以紓罔極之痛惟先生哀而賜之銘則吾親猶不死也願予哀慈荒踈久廢筆硯豈足以承吾友不朽之托敢謝不敏而生固以爲請乃揖之前而問其世曰某之先仕唐刺史遠者其子賜爲參軍成通中嘗兵從破去賊因占籍于杭而再遷永康則賜孫德明也德明十世孫曰朝在宋淳熙第黃山榜進士朝之元孫曰靜當元大德丁未歲大位發粟賑饑所全活者甚衆靜之曾孫秉良者嘗代父詣獄而歿於姑蘇人咸稱其孝蓋先君之大父子仲仁少孤能自樹立則先君之父也先妣將氏同邑名家女父曰某母某氏生十有幾年而歸先君問其行則曰先君諱鑑字正明材識通敏宅心淳厚其事親能養而沒能致思每值諱辰輒悲感流涕處宗族鄉黨曲有恩意見孤窮者憫恤之能敬禮賢士大夫尤精於法律凡邑大夫政有所不通皆咨決焉鄉人咸推重之先妣性慈良志勤儉寡言笑佐先君理內政皆有條理視諸庶如己所出

繼經鄰里皆無間言。問其後曰：子男四，曰潮，澄，澤，其季即澄。而潮與澤，則庶母耿氏出也。女三，其婦曰朱谷，馬，吳，孫男五，曰林，松，楓，木，女三，俱幼。未字，問其壽若葬，則曰：先君生正統丙辰，終弘治庚申，得年六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里某墳之原，而先妣之生，則正統戊辰，終正德己巳，年六十有二。將以今年某月日合而窆焉。予雖不獲識君，而觀其教子有若澄之賢，固知其必有所自也。乃次第其語，而系以銘曰：

材神邑政，譽重鄉閭。治生能富，教子能儒。懿彼閭門，相成厥德。歸全九京，于茲合璧。鯉庭濟美，鴈塔垂英。顯融伊始，作善是徵。尙有地恩，龍章下賚。爰作銘詩，詔爾來裔。

從父文山府君墓誌銘

嗚呼！是為從叔父文山府君之墓。叔父之歿，今年十月。其壯時，嘗自營壽藏于所居之西，而術者以為不吉。故久而未克葬事。今年春始改卜于建德孝行鄉龜頭浦南羅塢山之原。以三月七日安厝焉。從弟滂等以狀乞銘，戀難終不文，而於諱不得辭也。按狀府君諱禮，字伯榮，別號文山。故老相傳為宋名相鄂文簡公得象之裔。先世家建之浦城。南渡後，來居蘭谿純孝鄉之杜濱。高大父觀，曾大父福，大父叔正。父邦遠，皆有鄉行。前母張氏，母邵氏，生母徐氏。府君少失怙，鞠於二母。天資溫厚，謹良，雖未嘗問學，朴野無文，而行甚瀟灑。無市井儂薄之態。未弱冠，長兄物故，諸姪加以橫逆，而同母兄亦莫之顧恤。衆欲析產異居，田廬美者，悉兄姪所取。府君所得，美惡多寡弗較也。事二母，則甘旨之奉，不以窮而少缺。皆得其歡心。及母以天年終，喪葬之具，尤致厚焉。其兄商於外，而家遺回祿之災，則竭力救免。嫂氏之盜資，而已之。資饋弗顧也。後兄喪偶，事之益恭。迨兄歿，而哀慟不已。每念及輒嗚咽流涕。視其諸子，猶己子焉。其田土與人連界，或見侵視之，如不見。人有假貸不能償者，亦不汲汲於取索也。其平生足跡，不入官府，處豐裕無洋洋之色，而窘迫無戚戚之容。待姻族，一於雍睦。接朋舊，一於謙讓。而御下皆有恩意。未嘗失色於一人。鄉里咸稱爲善士云。正德己巳四月十八日，葬革召滂等告曰：死生常理，不須悲憫。吾死後勿用僧道治喪。餘無所言。距其生宣德癸丑二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七。妻徐氏，里中名家女，有賢行。工女事，兼通書數。能以勤儉相府君，而成其家。子三人：滂，沛，淋也。孫男五人：贊，贊，贊，贊，贊。而贊業進士，爲邑庠弟子員。曾孫男七人：道，道，道，道，道，道，道。

懇耕作息，自食其力。不營於世，無作於物。太古之民，不知不識。命以考終，順存寧歿。作善降祥，彼蒼靡貳。用昌厥後，式昭隱德。爰作銘詩，勒茲貞石。詔爾孫曾，續承無斁。

靖江知縣聽菴鄭君墓誌銘

君諱鈞，字成甫，姓鄭氏，別號聽菴。其先揚州人，宋南渡後，有仕於蘭谿者。因家邑之東門。至君之曾大父克義，又遷邑西天福山下。克義生溥，溥生迪，迪生宗吉。君之父也。以鄉舉進士，歷官祁門，嘉定。鄉城訓導，皆教有成。績推隆。府紀善，嚴毅方正。輸導有方。藩王最所尊禮。奉陸本府長史。後以事至京。忽遘疾卒於蔡村。王嗟悼不已。爲文道官賜祭。優恤其喪。長史公官居清署，而取受不苟。囊篋蕭然。以清

白稱。君時年方九齡，亦能執喪。從二兄扶柩歸葬故里。稍長，克自奮發，刻苦爲學。資敏而篤志。遠而窮日夜，捧誦不輟。年二十有六，以母邱夫人命，往從豐城丁乘英先生游。丁以論孟之操存，插養充廣體驗。與學庸之誠敬，易之先天後天，與之講究。而君能潛心體認，弗明弗惜。丁爲江右老儒，講下諸生林立。少所然可，而獨許君爲可教。居三年而歸，親送以文。期勉甚重。歸後與子同游岸岸，聊几硯，麗澤講習，不爲世俗記誦剽竊之學。以文行相砥礪。以古人自期待。凡作舉業，互相參訂可否。不厭刪改。未嘗偏執己見。務求至當。凡遇上官考校，每占前列。聲譽籍甚。鄉邑子弟，多從受業。若趙郎中年，余太守絢翁，員外文魁。朱知縣隆，董知縣遵，皆出其門。而蘭谿易學之盛，實自君倡焉。其爲文，不蹈襲陳腐，多所自得。而理致深遠。雖累困場屋，志不少變。成化戊子，始登鄉薦。主司刻其文，以式後學。己丑會試，不偶。卒業太學。祭酒邢公讓，以賢關賦命題，課試諸生。預試者數千人，獨取君一賦最優。偏呈在廷公卿。莫不嘆賞。皆以倫魁。望之。由是近而隣邑金華，遠而鄰郡處州。凡有志於學者，莫不以禮延聘。而師事焉。聞其講貫，經其指授者，多所造就。而處州金信，董又彙集其所作經義，爲香山化雨錄。而傳誦焉。成化乙未，登謝遷榜。進士名在三甲。人皆以爲屈。而君固漠如也。授知靖江縣。以平易爲政。視民如子。務崇教化。不尚威法。民皆仰之。如父母焉。時有崇明縣流民，攜家三十餘口，泛海欲往江北種田。被風飄至靖江之爛港。適遇鎮江巡捕千戶同常州府經歷，指爲海賊。與地方應捕人劉瑞，捕獲之。將以爲功，拷掠無完膚。民誣伏焉。瑞等走報君。疑有枉，親往獄之。檢舟中無他贓，惟具什物耳。知其冤，千戶等忽出分盜贓單，口一紙，筆之其力。君視單目，紙墨鮮好，問何從得之。衆曰：於醜魚包下得之。命懸別紙，置之包下。隨手取出，則紙已濕爛。不可展視。衆目劉瑞，君知計出於瑞，鞠之得其情。乃罪瑞等，流民發回原籍。千戶，經歷，惶謝而去。非君之明，則冤而死者，又不止於三十人矣。其在官，或得美味，必使持歸，獻其母焉。後以母憂去。民思之不忘。至刻不得躬奉，輒稱壽。命工繪爲拜跪供饋圖。題詩其上。寄歸以慰其母焉。後以母憂去。民思之不忘。至刻其像於石，皆模印而裝潢爲軸，以祀於家。其以治得民若是，服既闕，以祿不迫養。遂以病在告。絕意仕進。弘治庚戌，以子璫舉進士于禮部。命其代上疏。乞休致焉。蓋其仕本爲親，而素履恬退，非爵可久廢也。常厭舊居喧雜，乃爲屋數楹于慶成橋官塘東岸，以燕以處。濟與世相忘。惟四方儒生來游從者，樂與引進。見有少俊才美者，輒加獎勵。聞人一節一行之善，亦喜談樂道之。持己謙恭，不事矯飾。接其氣貌，渾然如入春風中。儂薄鄙吝，爲之潛消。其平居怡愉，人視之，愿者也。至義所當爲，則奮不顧俗。其事母，孝愛至。奉二兄，未嘗少忤。或有所欲，樂與之。雖遇詬詈，笑而不答。友厥弟，恩意交孚。垂白不替。處宗黨，無論少長，富貧皆曲盡其情。與人交，能敬信而有終始。嘗念丁先生恩，同罔極。爲主祀之。至老不懈。其儒人王氏，湯溪名家女，性慈惠，儉朴，居貧不辭艱苦。躬執爨以養其姑。服飾不事華靡。勤績紡以成其家。撫愛諸子，孺庶如一。克配君子無違德焉。君與其子璫，得專志于學。以成令名者，皆儒人內助之功也。其卒也，先君五年。蓋正德辛未八月十四日也。距其生宣德己酉，壽八十有二。以甲戌九月二十五日，先厝於橫山鄉蔣村之原。子男四人：孟，曰璫，曰玠，曰玠，曰玠。皆早卒。其仲即璫。第弘治庚戌進士。歷知鄞平長洲二縣。皆有治

聲後以楚雄通判。盛年辭職。侍君於林下者二十餘年。亦能繼其志焉。季曰璠。側室秦氏出也。女亦四人。曰璵。曰珂。曰箱。曰篋。唐學。朱佛世。潘本。俞岐。鳳其婿也。孫男六。曰緯。曰縉。魯府典膳。曰縉。曰紆。曰紆。外孫唐龍。今爲監察御史。孫女一。曰縉。適郭九思。曾孫男道傳。國柱。國器。女閨。俱幼。君之學雖有師承。而其所自得者尤多。於諸子史無不博綜該洽。而尤邃於易及四書。潛心玩味。蓋終身焉。其所著有三才一貫圖。所刊布有文公感興詩通。所編纂有蘭谿縣志。其所遺詩若文。皆溫純典雅。類其爲人。將耕以爲聽菴集焉。其生宣德庚申。以今年丙子八月八日。考終於正寢。壽八十有九。其子璠與璠。襲卜以九月二十八日。合窆於王菴人蔣村之兆。以其門人董道所狀事行來乞銘。予自少獲從君遊。最厚知愛。習業相勸。而過必相規。號爲莫逆。固不敢以毫釐不文辭。況君之學之德之懿。負出流輩。爲後學宗師。而蚤辭榮祿。高尚其事。有得於易之所謂志可則者。庶幾乎彭澤之流亞矣。其可以不銘乎。銘曰。

嗟我鄭君。志業不羣。少學成己。善淑諸人。與門下。橫橋說說。晚仕爲親。遺愛在民。河陽縣裏。桃李滿蹊。位未滿德。志已倦勤。歸辭墨綬。終臥白雲。天錫純純。人仰達尊。有淑好德。德順以貞。相成內政。葛草采蘋。慶鍾厥嗣。麟趾振振。家學由傳。有道有文。蔣村之兆。考卜維新。刻茲貞石。昭示無垠。

太學生張君墓誌銘

君諱吳。字曰旦。姓張氏。其先出於周大夫張仲之後。世居於陝。一遷於鄆。再遷湖州。其次。名字皆失傳。後唐長興初。有六府君諱履者。始居蘭谿。純孝鄉之深澤。履六世孫曰后良。婚於黃澁。齊氏。又因而家焉。其後又六世至恭。三府君兄弟。因元季兵亂。隨產而居于石阜嶺。迨今宗族乘盛。富者仕者。代不乏人。其會大父均亮。妣鮑氏。大父仲高。仕爲常州清道巡檢。妣亦鮑氏。父曰善登。母夏氏。生子六人。而君居其五。幼澆謹樸實。有志於學。父命充邑庠弟子員。能自拔流輩。來從予游。其質頗魯。每誦書。必數百遍。然後能記。而所記卻能久而不忘。與之講論經義。一時不能領會。必反覆質問。久之而後能曉悟。既有悟焉。則異說不能惑矣。作舉業文字。不能操筆立就。必沉思多日。而後成章。其文質質簡易。類其爲人。不爲新奇華巧之詞。以趨時好。故往往不合於主司。雖累應科試。不能一薦於鄉。年幾五十。然後貢入禮部。廷試中式。而卒業於太學。又越數歲。始得附名銓部。乃歸而待用焉。其居家。能修弟子之職。未嘗得罪於父兄宗族。處鄉鄰。不爲暴戾之行。亦未嘗見惡於人。與朋友交。莫不取其信義。亦可謂一鄉之善士矣。惜乎天不假年。將及授官。遽以一疾而終。蓋弘治乙卯仲冬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得年僅五十有五。以明年正月二十日。葬于所居之右郭山之阿。其配邵氏。子男二人。曰浙。曰邦。女一人。婿曰董和。孫男五人。曰一。變一。范。一。菴。一。萃。近予以老疾臥家。而浙忽來泣而告曰。先人沒時。浙方幼稚。不能乞銘以葬。爲罪大矣。今歲逾二紀。墓木既拱。而墓石亦多毀敗。茲欲重加修治。願賜一言。以補誌銘之闕。則先人雖死。猶不死矣。惟先生其哀之念之。嗚呼。以曰旦之材之行。不獲一見於用。而齋志以歿。其亦可悲也已。故序而銘之。銘曰。

爲山九仞。一篑未成。歷階九級。一蹶未登。其所未至。非力所能。已乎曰旦。何命之屯。種學績文。徒勤一

生積勞守選。天衢騰亨。裁之弗塔。乃覆其傾。不位不祿。曷壽曷名。人爲我憫。吾何庸情。已乎曰旦。存順歿寧。躬之不贏。貽燕孫曾。路以昭之。慰爾幽局。

兵部員外郎陸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四月甲申。兵部員外郎陸君汝亨卒于官。僚友爲其棺以殮。厥配徐孀人。孀幼子自京師歸。其喪諸孤奔赴。及於中道。遂相與扶榇。而殯於中堂。予往哭之。而卜宅尙未定也。又明年。始得地于瑞山。鄉瑞山祖塋之左。以十二月十有四日。填而厝焉。其孤近仁。親仁。衰經。顯子。門。拜且泣。曰。先人少嘗從游。門下。荷教多矣。今仕而登朝。不幸死於其職。願先生哀而賜之一言。誌於幽室。以慰先人於冥漠。則雖死猶不死矣。予謂汝亨之死。重於泰山。而見素林公。爲表其墓。足爲不朽之托。若予之昏耄垂死。言不能文者。何足爲輕重哉。因謝不敏。而近仁兄弟。堅以母命爲請。不獲卒辭。乃按其執友董道卿之狀而述焉。汝亨諱震。姓陸氏。汝亨其字也。別號鶴山。世爲蘭谿純孝鄉人。曾祖子昭。祖宗南。皆不仕。父敬夫。贈文林郎。泰和縣知縣。母陳氏。贈孀人。汝亨自少穎敏出衆。年十五。以父命入邑庠。與同里黃夢弼共學。皆有大志。不屑爲世俗之習。與邑中名士姜仁夫。質夫。輩。過從論學。時或入山。大爲讀書計。既而累舉不第。乃與夢弼來從予游。予語古人爲己之學。及先正截斷爲人之語。必須講學克治。知行並進。然後可以有得。於是務爲窮理修身。孜孜不懈。弘治己酉。遂與夢弼並以易舉於鄉。會試禮部。夢弼先第。而汝亨未偶。怡然而歸。築室白鶴山中。日讀諸經史傳。皆有程課。講求玩索。必求有得。慨然有志於天下。凡古今事變。靡不洞一皆理會。以爲天下事無不可爲者。一日促裝將往禮部。忽值母疾。遂止不行。日侍湯藥。衣不解帶。夜焚香告天。請代。及歿。而哀毀瘠甚。殮殯及葬。一皆以禮。不作佛事。繼遭父喪。禮亦如之。喪畢。後以祿不及。養欲絕意。仕進。人謂父有遺命。不可違也。乃循例北上。適予亦被命承乏南雍。而汝亨復來卒業。講磨精至。遂以戊辰登第。差往諭其南諸夷。竣事而歸。銓曹選授江西泰和知縣。始至。即訪求民情吏弊。與賦役輕重。風俗美惡。而一新其政。有事于上司。而不便于民者。即詣巡守及府中。稟議而更易之。有事涉可輕及重難者。必親履其地。廣詢于衆。務得情而後已。時道瑾擅政。以通融誣民。邑中船戶。該償銀兩。以萬計。干連數百人。諸邑皆急徵於民。汝亨極力辯白。而盡釋之。鎮守中貴。歲取貢絲。亦爲告免。得減其數。民賴以甦。其學久弛。則飾文廟。新祭器。增築學舍。使士皆肆業其間。而刊示宋諸儒講義。使之誦習。每與諸生論學。必以忠孝禮義爲先。而重建忠義節等祠。以風勵之。若社稷二壇。黜樓二亭。皆新之。又毀淫祠。及新創寺院。以正陋俗。其行鄉飲。則資介必推其齒德之尊者。不濫及也。其行養老。則擇其高年之有德與。清篤者。而以齒數給之米肉絮帛。不泛與也。其與鄉官相接。必加禮貌。不通私謁也。其獄多滯因。皆立限完結。無淹禁也。其俗好健訟。則日勸聽斷。庭無留訟也。府差下縣。凌辱官吏。取索害民。則申文本府。凡催徵追捕。隨事緩急。定期限期。使其後先完解。不勞遣人。而差擾遂息。凡里役除正辦外。別有小目。則爲之裁節。日費十減其九。邑故有兌徵糧稅。皆陷糧里陪賦。則召人首告。及搜出冊中。流寄瀛派埋糧等米。清出一萬五千餘石。而稅無虧耗。舊倉民壯不公。且不堪用。則計糧五十石。編定一名。每名出銀若干。當官

履募壯勇一人常川應役歲運淮糧原撥吳城等處交兌其費甚重中淮戰軍就縣交兌而軍民兩便修
理縣倉而造新廠一區於縣左措置積蓄及贖罪米穀以備饑荒其省耕下鄉則勸課農桑問民病苦病
者施藥死者給棺旌勸善良而禁治其強盜習非者無非欲其相安於田里時地方盜起則立保伍法使
民隨所居村落相附多則五十家少或二三十家推其有才力為衆所服者為約長少壯者編為什伍各
備器械分夜巡警守望相助而境內以寧已而江西各處盜起嘯聚山洞攻城掠府庫甚至官亦被執
時汝亨北觀始歸議欲築城先事恤民乃重減科派加恤小民操習民義傲武侯八陣圖法演習武藝朔
望躬詣教場校射士氣爭奮賊衆環視不敢入境因而措置築城內為磚城周七里外築土城十里
以補其不足所用磚石工料諸費規取有方民不知勞僅兩月而成功當道嘉其能城各郡邑皆委汝亨
經畫又因調取狼兵撫按促回計議汝亨謂狼兵所經擄掠甚於劫盜乃請總制出令軍船不許灣
泊若一船泊岸則刑其船戶十船為釐以次抵岸領受支應不許紊亂由是人皆肅然兵過後又取川於
軍門而永豐新淦等縣黃柏等崗皆所督守擒獲賊首某某等以功受賞又委督操袁臨吉三府兵快以防
後虞而諸公每有旌薦必以為稱首焉已而秩滿三載致績赴部謀最遠任未幾以急缺風憲召用民庶
灑涕攀留遂相率為生祠祀之膺召赴京而給曹拘於年例不果入臺乃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奉勅追贈
父如其官母為安人本部委令看本數月每與中人相忤辭不就改差督漕及督視武學又差巡行紫刑
等關深嘆武備疎略欲加整飭則事多掣肘又因論彭中丞及胡憲使事與當道不叶已有歸志時有太
皇太后大喪聖駕自北狩奔歸僅數月復有旨出狩汝亨抗疏謂謹大禮守大法以隆治道事開陳仁義
指摘時弊憂深而情切義激而言直幾獲重譴賴大臣力救而免既而陞署員外郎吏自宜持節往謁印
綬監汝亨獨不往遂移疾欲歸官長日使人速出視事吏符郎曹迭往催迫不得已復出視事迨秋而大
駕復北狩不復可言去矣但以時事日非憂悸成疾屢欲求歸求南求外皆不得越明年忽聞郊天未
幾復有南巡之命汝亨與武選郎中黃君伯固皆欲有言遂相謂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而一遊一
豫民獲休助固為善也今乃巡遊無度而流連忘返使民皆譏作惡而供億煩費為郡邑之憂吾輩雖官
非言責而與馬侍衛之衆皆所職守苟舉而不法亦所當言不猶愈於工執藝事之諫乎況聞寧府久蓄
異謀欲為不軌中外莫不知之設有博浪之變悔將何及乃各述所見而參合為一疏聯署以進其疏所
陳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武六事而忠憤激烈詞氣剴切不自知其上逆龍鱗下
忤權貴也疏既入日待罪闕下是後在廷羣臣皆以是事伏闕而諫者二百人已而有詔以汝亨與黃伯
固等六人首倡是議同下錦衣杖餘皆杖之而回負鉗校以跪於門者五日汝亨六人又三加訊杖而坐
繫一月黜降為民餘皆降調有差汝亨在獄中宵與伯固講易九卦明處憂患之道同獄人皆感分後事
汝亨獨無一言及出獄還舍其孺人謂曰何自苦如此汝亨曰吾身所為吾弗悔也由是病勢日危一日
索筆作書與諸子曰吾雖死汝等當勉為忠孝庶不負吾所教也明日與其配孺人拱手曰吾與汝別矣
自遂瞑其日惟徐孺人與幼子在側凡同鄉同年及同僚皆來弔哭而奠之相與經紀其喪越旬日而槨

行汝亨生天順甲申十一月七日終正德己卯四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六徐孺人同里名家女有婦
道善克其家子男五人近仁親仁縣學生友仁體仁女一適南京刑部主事同邑姜綱孫男四女二
俱幼狀之所述如此是則汝亨所宜銘也銘曰
天之生才國士為奇侃侃汝亨脫穎囊錐有學有識有猷有為卓乎其志匪夷所思出為人牧懇懇子
民入官郎署念念吾君子民遺愛生祠載新奇君何尤角招未聞平生所立足垂不朽下臣獲致並遊
顏厚取義成仁天胡不祐不於其躬用昌厥後銘以昭之少陽齊壽

松坡府君墳誌

先府君姓章氏初諱糾後更諱蕃字申甫別號松坡世家蘭谿之純孝鄉循義里高大父觀妣毛氏曾大
父福妣劉氏大父叔良妣高氏父邦和妣徐氏世有隱德而大父遭元季亂後再植有家尤以德義聞於
鄉邦洪武末嘗以材行徵至京師將授以政力辭而歸人因稱爲徵士府君生於永樂丙申七月乙巳自
幼明敏有大志最爲徵士所鍾愛比長讀書好古手不釋卷自經傳史籍以及陰陽地理星命醫卜養生
等書靡不精究而未嘗爲術者所誑遇僧道巫祝凡左道誣民者輒痛斥之其自信之篤如此爲人剛嚴
方正語笑不妄飲食有常度言信行果義所當爲者不計利害必爲乃已克家幹蠶奮然有立其事祖若
父處兄弟克盡孝友其教子孫必以詩書禮義弗納於邪蚤夜起居以身率之至其訓告鄉族子弟雖就
事論事而要其歸卒不外乎安分循理愛人利物之意鄉閭稱厚德君子必歸之府君云成化壬辰以恩
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弘治辛酉二月癸未無疾而終享年八十有六娶同鄉吳氏封孺
人先府君八年卒子男三長懋成丙戌以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官至福建按察司僉事致仕次恣次
懋孫男六曰廣曰披曰捷曰拱曰樞曰樞業進士充邑庠弟子員女三長適趙傲早卒次適俞誠諸
葛語曾孫男六訴詢語謙謙女一娟尚幼懋以是年三月甲寅寤於鄉之樓塘兆嘉山府君平日所自
卜棺塚塚墓亦所預營治最爲堅緻者也孤懋以愚不肖不能顯揚萬一敢敘次世系志業之梗概刻置
墟中且將請文作者以表其隆號慕隕絕吳天罔極嗚呼痛哉懋泣血謹誌

孺人郭氏墳誌

孺人諱玉姓郭氏其先出唐子儀之後世居蘭谿縣西中和坊曾大父仕原大父正浩父守行皆有隱德
母王氏與予先伯妣爲兄弟故以孺人字於我孺人長予數歲雖未嘗學問而天資淑慧貞靜容止莊重
不妄言笑所爲無違道凡緘紉紉縫及烹飪之事皆不學而能迨歸予執婦道甚謹上承舅姑勞接諸姐
下撫諸幼及戚獲成得宜相子理內事具有條理不以毫髮累於心予始入邑庠館於其家食飲衣服
必躬必親不以委人予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孺人父守行親送至京予適拜官編修以諫烟火事破
譴謫改許南京大理官卑俸入薄孺人安於儉約茹淡服蠶無不足之色刻苦節縮以供予百需賓客至
倉卒治具皆傾子意迨予陟闕憲按治延郡得瘵瘵疾幾不起孺人憂形於色晝夜扶持湯藥不少懈
予謝病歸田家食者蓋二十有七年孺人未嘗以貧爲戚督諸子力農圃以供事育與予兩更三年喪皆

克致哀循禮。宗戚內外。罔不稱賢。弘治癸亥秋。予再被命。起自休退。來官南雍。儒人以予衰老。乏人侍養。遂與偕行。到官數月。遭苦寒。舊疾咳嗽復作。臥病月餘。又嘗生癰疽。痛不可忍。予時適值丁祭。齋宿官所。孺人痛念子若孫皆不在側。疾遂加劇。以甲子二月十四日丙午之夕。卒於南京官舍。距其生宣德癸丑十二月辛酉得年七十有二。符以子貴。封孺人。所生子男三人。長振。幼勳。次擴。妻潘氏。次捷。妻陸氏。女一人。適孺生趙做。俱先卒。孫男二。長曰訢。妻朱氏。次曰訢。孫女娟。俱幼。曾孫男衛。誕始彌月。孺人歿後半月。餘。捷與訢始來奔問。已弗及見矣。予遂命捷扶柩以歸。下以是年閏四月朔辛酉日。葬於所居之西一里許石二山之巔。嗚呼。孺人爲吾婦五十餘年。非惟能輔吾志。且時有規益。吾之於家無內顧之憂。於官無外累之及者。一惟孺人是賴。豈謂今日。遂舍我而先逝耶。使予終日如失左右手。痛悼之懷。曷其有已。至哀無文。不能爲銘。姑撫平生大概。與生卒歲月。以誌其葬。尙俟異日與之偕此玄室也。嗚呼。悲哉。○後遷葬。再刻於石末云。吾孺人之歿。先葬於所居西之石二山之巔。已十有三年矣。人謂托非其地。體魄欠寧。今改卜於本里長山岡下。會祖考妣墓傍。從先人居。庶幾永有依歸。以正德十一年十一月至日。窆焉。初。孺人歿後二年。蒙恩追贈恭人。不克再爲誌。姑附于此誌之後。

亡孫擴誌

予孫名訢。字至和。自幼穎敏解事。讀書善記覽。始學爲文。亦頗達意。將以明經取科第。手所集錄舉業文字。累數千篇。猶以爲未足也。弘治癸亥。予被劾命復起。長南都太學。以訢侍行。六館之士。與之游者。皆愛重焉。一時諸公卿暨名士大夫。來訪予者。訢在旁聽其言論。皆能察見其所以爲人。在監諸生。以坐監月日多寡。爲檢歷出身之先後。積習既久。吏或緣以爲姦。予命訢鈎考簿書。故牘而序次之。多寡不紊。而先後有倫。欺僞無所容。衆皆悅服。予竊喜異時能充吾宗者。必此孫也。正德改元丙寅之秋。予官滿三載。當奏績於朝。以老病在告。始蒙恩賜養。河田里。方將課新力學。以成就其器業。奈其體質素弱。今年春。偶因外感內傷。得虛熱疾。藥之小愈。至四月間。又居父喪。而哀苦劬瘁。疾復作。遂成勞瘵。予見其危。麻竹立大爲驚懼。屢訪諸醫。砭劑百至。皆無所用。其力。至冬而病亟矣。忽挽予手。囑誌其墓。他無所言。頃焉而逝。蓋十月之十四日也。距其生成化癸卯十二月十有九日。得年僅二十五。以十二月望日。葬于所居純孝鄉循義里。渡漕之南大壩山。其父曰擴。字充道。予之冢子也。母嚴陸潘氏。故兵部郎中忠之曾孫女。妻朱氏。育一男名衢。未數月而殤。遂以無子。既失其身。又殄其嗣。天之喪予。夫何至於此極耶。嗚呼。悲哉。爾方萬而委。玉未琢而毀。凡在見聞。孰不悼傷。而況切於骨肉之愛者乎。輿言及此。五內分裂。至哀無文。吾不能爲之銘也。聊敘歲月。刻置壙中。以識吾痛。且慰新於九泉云。

祭文

祭彭學士文

惟公位登元輔。而不自以爲貴。文魁天下。而不自以爲奇。六經百氏之窮搜。如將不及。萬鍾九鼎之尊養。

者固有之。在古昔而難備。緊我公之優爲。方其少也。縱橫禮樂。曾獨對於丹墀。潤色鴻猷。亦翹秀於紫微。挽文星於筆鋒。驅海濤於硯池。袖書金匱。則馬班之良吏自期。視草玉堂。則燕許之大手是推。暨登廊廟。佐理萬機。綢繆獻納。從容論思。心每先乎憂樂。身亦任乎安危。愛護人材。誰毀誰譽。調停國論。靡激靡隨。藹之以鹽梅之味。而衆口自宜。藥之以參苓之劑。而衆疾自祛。

祭陳布政克深文

惟公之生。稟天開氣。金玉其相。珪璋其器。有學有守。有猷有爲。志存遠大。識洞玄微。行類仲元。不夷不惠。政希山甫。不茹不吐。其氣之雄也。驅駕風霆。吞吐虹霓。笑語掀天。醉墨淋漓。其文之懿也。風雨一筆。雲烟千紙。流從肺腑。掃盡糠粃。妙齡英發。穎脫囊錐。出其小技。魁捷禮闈。公不自奇。益求未至。窮探六籍。旁搜百氏。校書中秘。藜火夜輝。議禮祠曹。蒲薦春宜。列郡分符。名藩佐理。民庸載熙。庶政時敘。書來告我。言不及私。心之憂矣。河思茂饑。廣益集思。夙興夜寐。塞塞匪躬。庶其有濟。考公所立。賢哲是師。揆公所至。竹帛是期。簡在帝心。聿隆委寄。宜永其年。以昌厥施。云胡不淑。竟止於斯。華塗方啓。乃繫金柅。儒林木萎。徽垣星墜。天不慙遺。邦其珍瘠。嗚呼。惜哉。易簣之際。家無留貨。僚友相顧。嗟咨涕洟。婚嫁未終。田園已廢。身後之憂。孰爲之計。嗚呼。悲哉。遺文有傳。遺愛有思。死而不朽。公又奚悲。我辱年盟。仍叨姻契。相從莫逆。歲幾三紀。善惟相勉。過則相規。渣先業我。予將時依。昔來訪公。蓋湖之游。皂蓋朱旌。輝煌故里。今來哭公。蓋之隅。素車丹旛。淒風愁予。釣臺舊約。今其已矣。一觴永訣。老淚如雨。嗚呼。哀哉。

祭朱公文

惟靈賦資淳篤。制行端方。政施於家。德薰其鄉。田園自勉。名利兩忘。既壽而富。以熾以昌。班聯遠勝。珠履滿堂。或呼盧而笑傲。或策杖以徜徉。謂天斯祐。黃耆無疆。義方功就。潛德是光。天祿爲養。命服斯章。老當益壯。樂且未央。胡鶴聲之大促。更鵬賦之非祥。里春能相。隣笛悲涼。某等。忝居姻婭。叨契諸郎。幸典刑之尙在。嗟老成之遽亡。驚失聲以相弔。耿予懷其永傷。悲風瑟瑟。零露漙漙。佳城鬱鬱。衰草茫茫。玉埋黃壤兮。魂去何方。載歌載謔。爲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外舅文

偉偉其姿。英英其志。幹蠡之才。克家之器。肯構肯堂。以豐以裕。有德斯馨。亦薰厥里。爰及暮年。有孫有子。甘旨晨昏。葛藟寒暑。風月襟懷。琴樽興趣。採菊東籬。探梅別墅。竹杖芒鞋。優游卒歲。天錫壽齡。人欽壽域。宜百斯年。永膺遐祉。云胡不淑。一臥弗起。某也不才。忝居門墻。憶自童年。即承知遇。甥館十年。益隆親誼。我領鄉書。欣然無寐。擢第南宮。拜官玉署。親送其息。不憚羈旅。暨子獲罪。誦官南寺。公爲不寧。遣子來視。憲節歸歸。歡迎倒屣。我辱我榮。公登公喜。終始恩情。淪肌浹髓。同報未能。公其已矣。追惟平生。托我銘誄。有言不文。有心如醉。揮淚書詞。莫殫羣懿。光陰幾何。宿夢云值。柳車旣飾。丹旆斯舉。公去不歸。九原何許。樽酒絮雞。際此誠意。

祭郭恭人文

嗟嗟悲人德德惟板。來嶺於我。五十二春。采蘋主饋。內政是勤。從子游宦。北闕南園。子無苛祿。君不厭貧。迫于晚節。進位成均。京華旅食。白首相資。云胡一疾。遽即幽局。興言及此。老淚沾巾。形容雖遠。德音尚存。崩茲暮冬。初度良辰。生其有慶。沒可忘情。上距所生。歲及八旬。有敬在俎。有酒盈樽。靈其不昧。鑒此微誠。

後者也。君為人悅詩書。惇禮義。政成於家。而行儀於鄉。有君子長者之風。嘗為祠堂以奉其先。而器制必備。省闕必虔。享祀必豐。凡有事。非齋戒不入也。為終墓堂。以致思其親。而朝於是。夕於是。羹藿如有見也。為家範數十條。以訓其子若孫。而凡疎戾子弟。有失道者。亦必諄復教戒。使之悔悟而後已。此孝敬慈愛之行其家者也。其贖三族之貧。與孤寡者。有義田三百畝。勸節山六十畝。備里社凶荒。有周急田三百五十畝。貧而病者。月給之米。死而弗能斂者。助之棺。無所歸者。則葬之義塚。與凡涉者。有橋。汲者有井。無慮若干所。人莫不歸其德焉。此睦鄰任恤之施于宗戚鄉黨者也。其在景泰甲戌。浙西饑。輸穀四百石。在成化癸巳。海盜民流。輸穀六百石。皆以助有司之不給。例授承事郎。力辭不受。至丁酉而饑甚。又輸之千石。有司以為君賜。不可重違。給之冠帶。乃強受之。然亦不常服也。其後又請入粟千石。以為荒備。且嘗葺治其文廟學宮之頽敝者。以崇教化。縣令孫剛。義之。既以資於鄉飲。仍列其行誼以聞。此又其效忠於國者然也。君嘗北遊姑蘇。謁文正范公之祠。而得其遺文。南至浦陽。訪鄭義門。而得其家規。與朱子家禮。歸而刻之家塾。又欲趨闕里考亭。以瞻聖賢之遺風而未果。則其所志。又不但如是而已也。臨終時語。謙曰。吾平生力于為善。曾禮賢士大夫。不敢少自怠者。欲成汝兄弟。以永其家也。吾所為家範。有未盡者。其損益行之。所藏遺書。及所置勸節周急義田。吾志與事。三者具矣。爾尚踐履厥德。繼而述之。毋庸不篤。以辱亡人。吾目瞑矣。謙泣而受命。則所以贖其後者。又無所不至也。嗚呼。古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實與者。有六行焉。迹君所為。庶其近之。非其材質之美。有過人者。能若是耶。使得開聖賢之學。而擴充以盡其才焉。則其所就可量也。君為一布衣。而德善在人。彰彰若是。使得其位而施焉。則所及者。奚止一鄉一邑之閒也耶。若處士者。其亦可謂三代之遺民矣乎。吾是以表而出之。將使世之富不仁者。聞風而知所愧。而貴有位者之膏澤。不下於民。尤有愧焉。事獨俾其子孫之弗隕也哉。

處士陳君原深墓表

邑士之秀者某。嘗為予言。東陽有陳中夫者。與其弟助。居喪而廬於墓。予聞而嘉之。以為當世降俗薄之餘。而有是焉。可不謂之孝矣乎。已而中夫助。手錄其父處士君之行。走予所居山中。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為善。闕允厥宗。不幸生弗耀於時。諸孤又皆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光昭其先。罪莫大焉。今既葬矣。願辱一言。以發潛幽。庶幾死有聞於後。猶不死也。惟先生哀之。予惟東南文獻之邦。稱吾琴為最。琴之東陽。故多衣冠望族。由宋以來。有所謂五府三大宅四名門者。皆以詩書禮義世其家。是固君子所樂道者。若路西陳氏。蓋大宅之一。而處士其陳氏之良也耶。予雖不及識之。而雅喜中夫之能孝。義不得辭也。按狀。陳氏出太邱之後。當劉宋時。有諱元寶者。始自開封來徙。在梁則合浦太守。以政績著。在宋則南劍州都巡檢使。仕澄。兄弟遭方臘亂。以倡義有聞。其子德高。又嘗斥田千數畝為義莊。以贖貧活族。有范文正公之風。陸放翁實為記之。厥後以文武舉。登顯仕。秉州。館縣。章者。相望也。至處士之高。大父侍道。又自路西別居官橋。及曾大父壽翁。大父居正。皆有鄉行。父迪。傳明毛氏詩。善吟咏。有詩若干什。歲于家。亦隱弗仕。母郭氏。處士諱根。原深其字。質良行淳。忠信樂善。孝於親。豐於祀。友於其兄弟。而又能勤儉。於而家。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六

墓表 九篇 附行狀 二篇

竹居處士董君墓表

杭之海寧。有樂善好施之士。曰董君如魯。其以竹居稱者。君所自號也。曰處士。則不仕而有其德也。君嘗以入粟授承事郎矣。不書。非其志也。君生永樂己丑。而卒於成化之丁未。得年七十有九。卒之日。其鄉之人哀悼之者。若應山之於連處士焉。則行為可知已。其嗣子謙。以歲之十二月七日。葬君南山之陽。而使其孫松。奉前禮科都給事中。知汀州府張君靖之所為事狀。明子文以表其墓。予謂張君位居法從。文擅一時。其言足以信今傳後矣。尚何取於予之鄙陋不文者哉。辭至再四。而松固請不已。以為備旬數百里而來。不得一言。無以復語其父。予不得卒辭。則一惟張君之狀述焉。按君諱慧。如魯其字。姓董氏。其先大梁人也。宋建炎初。有諱泮者。以武功大夫。冠澤南渡。賜居於杭。其子臨安司法信。又徙海鹽之澉川。歷五世。至君之高。大父仲直。通經術。負材氣。慨然思用世。而遭元之亂。遂隱於海寧之泉山。曾大父思廉。大父彦和。父壁。號坦庭。皆隱弗仕。而積德累善。用昌厥家。此君之世。分有開於其先者也。君娶徐氏。先卒。生子二人。其嫡即謙。庶曰讓。女二人。其嫡曰祝治。周益。孫男三。松。梅。柏也。曾孫二。未名。此君之流慶有衍於其

以漢方淑其子孫。以雍睦仁恤之行。善於宗族鄉黨。嘗為租稅長。每戒子姪。毋得入肥己。輸官莫敢多賦。於民里有忿不平者。必就處士求直焉。正統乙巳。括寇之變。邑里騷然。處士固結鄉民。塞於洋溪山。寇不敢犯。卒用無虞。居傍柳溪。故有橋而祀。涉者病焉。處士為石梁以濟。又作石殿於其上。既田千餘畝。人多德之。其為善類如此。成化丁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永樂丙戌十二月十有九日。得年七十有二。厥配李氏。其生也。相處士無遠德。其歿也。先處士七年。有子四人。長曰初。先卒。次曰中。次曰次。次曰次。皆克家。孫男四。曰潭。球。廷。相。贊。而潭進士。有聲庠序中。女三。長適金某。餘未行。曰某。曰旦。則曾孫也。中夫等以其卒之。又明年己亥十二月十日。奉柩窆於路西郭園山先隴之左。禮也。嗚呼。陳氏之世德尚矣。以處士積德累善。用昌厥家。固有足亢其宗者。雖訖以布衣終。弗享其盛。然有中夫為之子。承之以孝。以潭為之孫。明經修行。以有待其來。蓋未可量。傳所謂必復其始者。將不在於是耶。故為表其墓以竣。

柏軒處士艾君太康墓表

大行人劉公麟。舉進士。上春官。道經浙右。過予所居山中。相與論易。其門人有艾生茂者。從之行。予嘉其俊敏。可與其學。劉公為道其父太康之賢。而未暇識也。今年夏。生忽長絰。種予門。持其鄉人陝西憲副周公模所為事狀。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為善。篤於教子。闕元厥宗。不幸志未及。而先朝露。不肖孤。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罪莫大焉。願賜一言。以發其潛。庶幾死而不泯。以少慰於九原也。予既未獲面君。又素不文雅。其何以為言哉。謝數四。而生之請不置。以為旬旬數千里而來。不得所請。無以為歸。予悲其志。弗獲卒辭。乃按狀而述焉。君姓艾氏。諱玉。其字太康。別號柏軒。臨江新淦人也。高大父庭芳。元寧都知州。曾大父汝器。大父宜同。皆潛德弗仕。父欽。號敬齋。嘗游太學。有名聲。仕可階矣。而以親老辭歸。母王氏。君幼有美質。誦詩屬對。皆過人。比長而善治生。產敬齋授以家政。閨門千指。衣食之需。皆由實燕之具。皆取給焉。君明計然之術。修猗頓之業。往來兩浙間。未幾而費用大饒。瓶園池。新居第。奉先有祠。延賓有館。雖不完美。可謂克家者矣。君雖不及於學。而天性孝友。上事四親。咸得歡心。從父璋。與弟文康。客死於外。皆不遠數千里。歸其柩而窆之。鞠其弟之二孤。無異己出。有女弟之子。早失怙恃。亦為撫而教之。俾有成。立處宗戚鄉黨。則恤貧字孤。周其死喪疾病。與凡橋梁津渡之理。皆不吝所費。人多德之。嘗念其父敬齋翁志於學而未遂也。有子茂。教之為士。延明師。良友與之處。厚其資給。責以成人。見其能明經應科。則為之喜曰。是殆能終吾祖父之志乎。其所為類如此。弘治丙辰三月。以疾終於錢塘之寓舍。距其生宣德庚戌。得年六十有七。君娶楊氏。生一子。三女子。即茂也。女適劉芳遠。蕭國勝。其幼未行。孫男一曰玄。孫女三。俱幼。以某年月日。葬于其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治生能富。用財能義。教子能備。若艾君者。其亦可謂鄉之善士矣。然究其所志。則不止於是焉。所以大君之善而成其志者。將不在於茂耶。故為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之人焉。

耕雲處士董君墓表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予取古人為己之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

涵養。孟子之體充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往往以為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數輩。以予言為可信。過從最久。故其學講究必精。操履必謹。發於文詞。不求合主司。而求合於經。不求通時好。而求通于理。用是累舉不偶。而志不少變。予愛之重之。意其必有所自也。今年春。遵忽狀其父處士君之行。而告于予曰。孤不孝。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為罪大矣。今先人歿且二紀。墓木既拱。而墓石未有刻焉。深懼先德日就湮微。愈重不孝之罪。惟先生哀而賜之一言。使後世有見焉。則遵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與君雖同鄉邑。而未及一識。其面將奚以言哉。然於遵則不容默也。乃按狀而述焉。董為吾邑著姓。其先有居望雲鄉者。為八行先生師仲。在宋宣和中。以孝義有聞。而居蘭陰山。為教諭先生心傳。皆從禮部吳公游。在國初時。以文學知名。蓋君之六世族祖也。君諱華宗。字克振。別號耕雲。曾大父叔良。大父子材。皆有鄉行。子材始自蘭陰。別居東湖。故今為東湖人。父孟賜。母陳氏。君雖不及於學。而天資孝謹。事其母。油油翼翼。凡可以悅心志適口體者。必竭力營致。雖老弗懈。事其兄如事嚴親。不敢專所行。不敢私所。有母視其嫂。子視其姪。莫或間言。雖至析髮。而友愛不衰。外而族姻隣里。以及嘗所與游之人。靡不得其。心。凡歲時會集。與賓客往來。必豐其具。而不計窮空。有假貸不能償者。不復問也。愛其子遵。不使之勤。生治產。以隨俗謀利。而教之為士。年方弱壯。即遣入邑庠。求明師。良友與之處。縮衣節食。以資給之。期以大振厥宗。惜其學未就。而君弗能待也。卒於成化甲午三月二日。壽五十有二。葬所居甘棠鄉新豐里東湖之許應村之原。則其年之十二月九日也。娶城北杜氏。有賢行。子男一。即遵也。女一。適江正。孫男女各二。其見於狀者如此。嗚呼。君雖浮沉里閭。不求聞達。而行修於家。善稱于鄉。教成於子。貽謀遠矣。而遵也。又能明經砥行。以揚君之休。其所就有未可量者。豈非君子所謂繼必發起而大者。將於是在耶。故書其大略。使揭諸封隧。以式其後人。

知府蒙菴黃公墓表

嗚呼。是為吾表以氏蒙菴先生黃公之墓。某自髫髻從公游。邑庠。及舉進士。上春官。時公為中書舍人。又館其室。公飲食之。弊誨之。恩義兼至。蓋以某之先妣。於公為外女兒。有骨肉之戚。非但若他人之為師弟者而已。某後備員翰苑。以罪出補外。不獲侍教。十有餘年。及公謝郡政。歸老于家。時往候焉。公接之。未嘗不慷慨相樂也。公自治壽藏于所居之右。築園山。嘗挾往遊。命書其墓上之石。某以公方康強無恙。何以云及是耶。未幾而聞公寢疾。亟往省視。則已屬纊矣。時又適有召命。來官南雍。王事有程。弗獲朝夕撫臨。從執紼之列。羊豎之悲。為其有極。今公之嗣子鄉貢進士遵。不遠千里。衰經來南都。奉前進士培江令鄭君某所狀行實。以公治命。促文其墓。某何敢以寡陋不文辭。而乘公平生之言哉。乃按狀而書之。公諱理。字廷璧。姓黃氏。別號蒙菴。世居蘭陰之純孝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增。字以益。初贈中書舍人。繼贈南京刑部員外郎。母周氏。封太孺人。又贈宜人。公自幼穎敏不凡。刻苦務學。工舉子業。及詩詞古文。流輩莫及。尤善楷書。縣大夫以上。咸器重之。凡貴富家子弟入學。必師事焉。尤為提學僉憲熊公曠所稱許。景泰庚午。以書領鄉薦。會試不偶。卒業太學。開從翰林侍講周公洪謨游。造詣益精。又再上春官。皆不偶。

乃就吏部銓試選授中書舍人。嘗建論中書之選，非進士舉人，不宜濫授。遂以為例。又言時政十事，多見施行。成化甲午，陞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又二年，遷郎中。其用法惟事仁恕。若王福章、曹忠、薛榮、輩皆死獄也。而必求其生。蓋有寧失不經之意焉。辛丑，陞福建汀州知府。郡多滯獄，若賴慶、李子榮、林綱、胡鎮輩，皆久繫不決。公以於疑處之，所全活二十六人。吏民大悅。癸卯歲，既悉發公廩賑之，又以己俸百餘石，給其焚獨無告者。仍規置銀六百兩，雜穀以為後備。由長汀至上杭，歸化至府，相去皆三百餘里。殊苦接遞之艱，則奏以三洲玉華舊公館，改置馬驛，以寬民力。上杭之龍上，長汀之跋頭，皆有巨石突起，溪流中，鼓浪覆舟。則募工燒伐其石，以成安流。又建濟川橋，徙百步鋪，新兩學，櫺星門，增飾堂廡。及脩治街衢，百廢具舉。而費不及民。衆建嘉績亭，以頌其德焉。歲丙午，述職趨朝。過其家，適薄登鄉舉。乃喜而嘆曰：吾可以休矣。遂因入覲，而乞致其事以歸。汀民聞之，遠道焉若失怙恃。至今猶見思焉。公長身美髯，體貌豐偉，慎容止，善談笑。閑居里第，幾二十年，精神氣力，雖老不衰。其奉上勤禮，凡遇聖節，及正至慶賀之日，必朝服之縣庭，望闕行朝會禮。不以祿寒暑雨有間。其居家孝友，懷鄰里，鄉黨以恩。遇親戚故舊，有禮皆以俸餘白金，分惠宗族之貧者。有老友王以彰，去官貧困，則頻周其乏。且禮貌之不衰。上自達官貴人，下而田夫野老，無不得其懽心。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固宜其黃耆台背，而眉壽無疆也。忽一日，門外牌坊石梁斷裂，公知非祥，乃謂溥曰：誤爾禮部之行矣。已而疾作，遂以弗起。弘治癸亥六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永樂戊戌，得壽八十有六。娶李氏，有賢行。相公事舅姑，理家政，甚得婦道。初受封為儒人，進封宜人。先公四年卒，壽七十有九。厝於公所治葉園山壽藏之右。至某年月日，乃舉公之柩而合葬焉。子男二：庶長曰洎，冠帶義官。次嫡即溥也。女二：婿曰祝某，徐某。孫男若干，孫女二。長適俞某，次適郭某。其所著有靈應詩文稿，及雜稿若干，藏於家。昔孟氏以爵齒德為天下達尊，世之君子，兼是三者固鮮矣。而洪範之五福，能備而全之者，不尤鮮乎。今公位專城之貴，累千金之富，而德政在人。至於請老而歸，年躋耄耋，康強無恙，以考其終，則三尊五福，咸萃一身矣。而溥為之子，明經修行，以積世科，是為克昌厥後。而其福又有加焉。公之得於天者若是其厚，其必有以取之，得非中庸所謂裁而培之者乎。是用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按察使姜君墓表

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河南按察使姜君終於家。以某月日葬於其鄉甘露里余村之原。余都御史海陵儲公，既為誌於幽堂矣。其嗣子鄉進士清，又以昔在太學，嘗從予游。又奉廣西方伯舒君某之狀，其經來拜乞表其墓，予以老荒不文，辭謝不能。而清以君治命固請不已。予雖不獲識君，而舒君非阿所好者。乃按狀而書之。君諱暉，字玉卿，姓姜氏，廣信弋陽人。大考度，為德平訓導。考壁母汪氏，君生有至性。五歲失怙，悲泣如成人。稍長，能自力於學。德平奇愛之，嘗樵採以供母。暇輒誦書不輟。後終母喪，游學前山，業成而歸。第成化戊戌進士，授景陵知縣。至則決滯囚，去豪猾，修復義河，開陂築堤，以興民利。又新廟學，設鄉校，祀鄉賢，教民婚喪，以禮。而革其陋俗。以治最聞。拜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敢言，不少顧忌。嘗陳治

道十事，及論午朝宜及大政。又論大臣之規起復，及玷物議者，衆皆側目。有權貴擅侵濫之利，君率同官九人，合辭論其十罪。反為所誣。諸御史皆落言職。出補外。廷臣交章奏留，不可得。而九人聲望，遂重於天下。君判桂陽州，不以遷謫論其志節。益究心民隱。治如景陵。上官重其能。凡諸郡有大訟疑獄，必以屬君。而大治關令，檄君往治。皆有惠於民。遷寧國府同知。僅及三年而去。亦有治績。民為立去思碑焉。擢知慶遠府。其地邊夷，君不鄙夷其民，而建儒學，課生徒。以興文教。治樓櫓，閱民兵，以修武備。民獠改觀。先是客舟由柳江抵慶，必假哨兵護行。兵官遂以為利。君一日自會府，過江還郡。諸客舟皆隨以進。賊憚其威名，不敢犯。自是舟行無復用哨矣。贊會章七旋，章萬妙。久為寇暴。總或者不能討。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洞賊衆數萬，來攻城。君先約東四鄉民兵，令賊至，且勿與交鋒。宜據險以待。乃部署吏民，乘城拒守。賊進穴城，城且潰。君募敢死士擊穴城者，殺數十人。已而四鄉兵至，合攻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追奔數十里。威震南蠻。而東關等州，倭地皆歸。右都御史劉公大夏，謂君有文武材，薦為廣西按察副使。提督右江兵備。乃別廉貪，決疑獄，練將士，繕兵甲，實倉儲，完城堡。凡羣賊出沒，二郡者，悉討定之。思恩岑澄，田興戎旅，襲破田州。遂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君疏其罪，有詔會兵征討。而遣君先往撫諭。澄不受命。狂悖益甚。遂請總兵會討。而時已有疾，與疾統衆抵其城下。與諸將分道來攻。賊戰敗，走保舊城。其黨悉潰。澄勢窮自盡。而積年逋寇，一旦盡平。以猛始復，拘之武緣。君因上疏，請以思田二州，分設州縣。改建流官統治。勿使夷種得專士民。庶幾用夏變夷。而思可息。條具建置事宜。上聞，朝議多是其言。已而劉公去廣。羣論不叶。弗克悉如所志。君遂以疾乞歸。歸已而吏部復奏起君為河南按察使。到官未幾，而復疾復作。疏乞謝事。抵家數月而卒。得年僅五十有二。君天資果毅，膽氣絕倫。而勇於有為。其居家孝友，恆以祿不逮養為憾。而事二兄，尤篤恭愛。居官以儉素率下。視官事如家事。與人交有終始。處事必盡人謀。臨變劇辦治不擾。其用兵，身同士卒。甘苦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由。故兵行而人莫能測。不調兵食，而令士兵自持糧糈。有獲即分給之。故人樂效死。而所至有功。君配周氏，善事君子。德音不遠。子男三：長即清，次曰濟，蚤卒。季曰泓，女二人。妾僕陳，其婿也。昔漢張綱為御史，官埋柏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京師震竦。後雖為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劇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昌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乎。今觀姜君南臺十罪之章，聲聞朝野。庶幾亦有綱之風焉。則諸處治民之最績，廣而破賊之奇功，特餘事耳。使當大任，而悉行所志，又豈不足以服蠻寇而息邊患耶。若君者，亦可謂國之勞臣矣。故為之表，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吾友文山吾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盤浦之原。其子中書舍人憲，既書其世冢履歷，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迨免喪，而舍人與其弟進士翁，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諒弗可辭。第以老荒不文，而又遭子與孫之戚，久弗克為。今年夏，舍人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吾氏，名憲，景濂其字。別號默齋。世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慎齋，司訓

長垣時生君於學宮幼有異質敏悟絕人八歲能誦詩達官長者皆以成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之暇不廢講學初治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受易於俞憲方先生泌所作易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妻焉天順己卯魁薦子以癸未會京師與之論易造詣甚深而善輔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學與安福劉景元四明楊守社維立為麗澤之會聲譽甚都一時士大夫咸慕與交貴游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大僚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老矣可擇祿耶竟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文送之曰三釜足樂萬鍾何加景端奚趨加人一等哉爰迎慎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視弗克偕乃留其妻若子侍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講學為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倦倦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樹亭其上扁以求樂且因以自號每侍慎齋遊息其間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而諸生未有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易謝病家居日來亭上淪浹道德商榷古今相樂也且為記焉其學宮文廟隘且圯欲改作之一勸募間上下樂助不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為知急先務而能感人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為有道資禮之御史大夫戴公珮為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人居數歲慎齋以桑梓為念因奉以歸還復之官每鬱鬱不樂作簡鳥賦以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責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留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母年皆耄耋朝夕左右志養不遺或具靈船而燕適侍杖屨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毀瘠雖久而哀不忘人以為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與其弟陳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蕃大則追復遠祖祀田歲時祭掃為宴集皆訓誥以聯合之有貧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化息焉其治生則種粟插杉為終焉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姪無一毫外慕意獨每聞邊患及郡邑旱潦則憂形於色見公家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其為學雖不廢舉業而志專為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主敬為先致知力行為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為文不事剽竊率摠無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尤精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珠璧歸自江浦而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牖皆滿皆皆太極西銘以示為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為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從之者隨其方分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名皆即所居稱為文山先生令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廉咸薦其才行可大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為提學亦不果甲子孟秋以慎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傷感遂寢疾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即死何憾一日強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為業忠孝為念喪葬勿徇俗為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質濁氣去物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謹書之語畢命遂正寢而終距其生宣德辛亥享年七十有四妻方氏行人司正瑛之女甚有婦道克配君子子男三長紳早卒次即叙由文安教諭第壬戌進士授今官季彥第戊辰進士今知長洲縣女二汪深孔志

其婿也孫男八曰謙謙誠與諷諷誘其所著有五箴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會同等書所謂詩文有太學江浦還山三稿藏於家其世繁本末其子所述慎齋墓誌而舉行之誌備於門人方家所狀者茲不悉著夫以君之所立如是而終不遇焉其殆天之未定或者將以啓其後耶乃為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為己其仕為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蕃劉賈子之所志茂叔伯淳求雖未至志則已勵祿位弗逮不顯其身經術有貽不亡者存聲聞奕奕子孫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荆溪處士張君墓表

正德己卯正月丙子荆溪處士張君以疾終於家其家嗣工部主事大輪竟經踵子門拜且泣曰先君力於為善篤於教子期以大昌厥家而不肯孤窮劣無似不能有所樹立以顯揚萬一為罪大夫今不幸遭罹大故舉號不逮發引有期而墓石未有刻文愈重不孝之罪敢其事狀可一言以發其潛使先君德善有聞於後則雖死不朽矣惟先生其念之懇謝以堯荒不文不足辱命而工部固以為請弗獲卒辭乃按狀而述焉君諱輔字公佐別號荆溪其先汴人五季時有為吳寧縣令諱潮者肇家於邑西之托塘其始祖也吳寧後改東陽故今為東陽人在宋中葉有舉八行不起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其十五世祖也曾大父曰原仁贈禮科給事中大父曰福屢出粟濟荒賜官不受父曰昂有隱德嘗厭城市喧雜卜居城南之荆浦而君生焉母陳氏君自幼穎敏解事剛果有為其讀書務為有用之學嘗取經傳之切要者熟誦於心又取格言之有益者悉書牆壁其論事不為無稽之言或隨事而辨析其理人莫能及或因事而逆陳利害後皆有驗其父嘗語人曰此子器識不凡必能大吾家矣比弱冠居父喪雖哀毀瘠甚而經理喪事皆克如禮其母癯疾踰七年而抱持臥起供餽甘旨無不順適或掖扶就廁而親澀溺器亦不以為勞及母歿哭踊垂絕自殮殮營葬以及虞祔歲時諸祭悉依家禮不作佛事几筵上花瓶中插梅一枝後忽吐花成實人以為孝感其處兄弟友愛中不忘規正伯兄嘗加以非禮則引咎自責卒致感憤其侍兄疾恆以手取其便之結不憚其穢治兄之喪亦如送親之終而務盡其禮及二兄繼歿撫育二孤無異己子有長而破其產者泣而責之仍為經紀其家此其孝友之行於家者也其治家嚴肅內外斬斷而教訓諸子欲其敦本務實知稼穡之艱難言行不容虛妄服食不許華侈或交非其人痛加禁絕使大輪為舉子業課責尤嚴或從師遠遊則勉其刻苦有成又曰窮通有命而學業成否則係於己又曰人顧立身何如古之負重名於世者未必皆享榮祿者也及其登第後欲乞歸省則以書止之曰汝既出身事君當鞠躬盡職能有所立光我多矣奚事於定省乎既而宦食南都復以書教之曰作事須令後可傳述又宜保全名檢勿苟慕富貴他書往往類此未嘗一及於私此其愛子之教以義方者也其處宗族恩禮周至有不給者助之在尊行尤加禮敬有老而無以為生者則倡率族人之富者月給其食死則為棺槨之族乘間有違言則以大義正其曲直聞者心服子弟有乖禮法而責勿貸有取非其義者皆畏若知而償其直或即以歸之有取祖塋邱木者皆與衆議罰以所罰之財歸之公堂積為修葺祠廟之費而衆知所警親戚鄉黨有不相成者一言勸之莫不釋然幼嘗師事里中陳元至老不應師禮平生輕財樂施賒貸未

嘗計息貧則不責其償。隣里有疾者必為之求醫。死喪則視其所乏而周之。葬埋無所者與之以地。有胡某者家數口。疫死殆盡。皆為之醫。且葬焉。平日雅尚斯文。經其里必延而賓之。留累月無怠容。邑令舉君長稅役。衆皆於稅外科取殺。君獨無所取。又委君割直民訟。亦不受報謝。君嘗謂死生禍福。任其自至。命卜師巫惑人為甚。皆屏絕之。不使及門。此又其睦鄰任恤之施於鄉邑者也。一日忽以書語大輪曰。吾終老諸事已備。但欠汝一面耳。時工部以秩滿將奏績。遂取道急歸。歸拜牀下。見君容色異常。不勝悲感。召醫請禱。靡所不至。病日加劇。疾既革。掛諸親族告訣。語諸子曰。吾素不感異端。汝毋以浮屠治吾喪也。言訖而逝。君生天順己卯九月丙子。至是歲又為己卯。得年適周六十。其配厲氏。同邑名家女。有賢行。善事君子。德音不遠。生四丈夫子。長即大輪。正德甲戌進士。為工部營繕司主事。次大輦。大輦女一人。適同鄉何坊。孫男六人。應奎。應詔。應辰。應文。應祿。應祥。孫女二。大輪等將以再明年二月十九日。奉柩厝於興賢鄉寶山之原。云。予於荆溪雖未獲一面之識。而雅善於工部。世稱不知其父視其子。觀於工部之賢。仿躬厲行。勤學好問。而志於求道。不肯苟同於俗。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而養之有素者。不能則君之德。善淑於其家者。可徵。而其他羣行之懿。表儀于鄉邑者。亦可推而知矣。若荆溪者。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庶幾三代之遺民矣乎。故為表而出之。以式其後人。若乃立身行道。流芳百世。以大顯乎荆溪者。則在于工部。而區區不斐之言。曷足為輕重哉。

陳府君繼芳墓表

侍御陳君元習狀其會大父繼芳君之行。而以告介其友東湖董道卿。來謂予曰。某不孝。曾大父既歿。且葬八十餘年矣。而墓石未有刻文。累世之積鬱而未章。為之後者無所逃罪。某自童丱。讀祖父遺書。即思所以顯揚光大之。乃今雖叨末第。從六察之後。而乏濟時之具。不能樹勳揚休。以光昭其先。朝夕思念。願得執事一言。為之表章。使前人德善有聞于後。以少道不孝之罪。是所望也。予謝以庸劣不文。不足辱命。辭而去之。已而侍御欽奉朝命。出按雲南。道經敝邑。因介邑宰錢侯。枉過陋巷。復申前請。必欲可言。以發幽潛於既往。起永慕於方來。則吾曾大父雖死不朽矣。惟執事其哀之念之。隨以狀進。予辭不獲命。乃按狀而述焉。府君諱芳。字繼芳。姓陳氏。蘇之海虞人。自其曾祖伯陽。祖孟遠。父仲祥。世以仁厚相承。為邑城望族。至君尤溫厚慈良。敦尚禮義。鄉稱長者。遭元季之亂。寇陷郡邑。衆皆逃匿。君與其父亦虛舍出外。兼治農末。克勤以儉。再植有家。迨及聖朝。削平寇亂。天下又寧。郡邑舉君總徵一縣租稅。君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課入歲充。自洪武永樂至於宣德。六十餘年如一日焉。他若恤置周貧。拯人所急。及興廢舉墜。皆力行不倦。邑中儒學頹弊。舉君敦匠事。而事事不苟。速有成功。其為善可謂有恆者矣。君嘗於其家構堂五楹。有一巨蜂。來止中棟。衆蜂以千計。尾綴若旛。不及地者二尺。所餘蜂旋於外者。不計其數。人以爲瑞徵。云。又嘗作重屋。積書其中。顏曰崇善。日游息其間。中歲後。悉以家政付其子。凡門外諸勢利之事。不復知也。有司行鄉飲禮。必延致為上賓。嘗自謂平生無非義之為。子孫其殆有顯者乎。某年月日。以疾終于正寢。得年八十有八。葬于虞山東北麓。祝家嶺之原。本邑人為之罷市。

送者踵相接也。君妻解氏。慈祥簡淡。好誦釋氏書。平生不御葷肉。生子男四。長叔維。克紹德義。以孝行聞。次叔綱。叔瑛。叔權。孫男六。曰穀。禾。積。稷。而積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曾孫男十有六。曰某某。而察即侍御君。寔為翰林檢討。其最少者也。觀狀之所述如是。則府君之世德。既有開於其先。而遺澤又克昌於其後。身雖居市。不為市道。而篤於為善。不二其心。謂為一鄉之善士。非耶。使其獲聞聖賢之教。而務學以修其行。則所就豈止為今世之士哉。昔韓昌黎誌貝州李司法之墓。以錫為其孫。有道甚文。而謂李氏之德必發起而大者。於是乎在。今侍御與內翰。皆府君曾孫。而學道能文。即今日之嗣也。陳氏之起而大者。不在此乎。予淺陋不斐之言。不足為輕重。敢誦昌黎之陳言。使刻諸墓上。以告於後之人。

行狀附

永平知府姜君行狀

君諱璉。字廷器。本姓徐氏。其先世家壽昌。再徙蘭谿之鳳林。至君之高祖父亦一翁者。婿于姜。子孫因冒姓焉。大父篤隱翁。積德累善。始昌厥家。父徽州府君。仕雖不顯。而廉慎有聲。所貽謀遠矣。徽州四子。君其季也。天分極高。讀書不數過。輒成誦不忘。講學為文。度越流輩。慕泰西。以詩薦於鄉。天順庚辰。登王一雙榜。進士第。授山東寧海州知州。蒞政勤敏。纖悉必親。其與民之利。以耕桑多寡為賞罰。而惰者知勸。丁產高下為輕重。而役者始均。於富歲徵民之粟。使量出有餘。儲之大家。遇艱食則發而賑之。不責其償。而荒始有備。其去民之蠹。則禁治諸惡。少之目為彪虎者十有二人。而豪猾為之斂手。奏奪成山衛軍職之無狀者十餘輩。而武人不敢為暴。訟者在庭。是非立判。不以屬吏。而狡偽無所售其奸。萊陽民有誣其仇家十六人為強盜者。宰弗能辨。榜掠成獄。已斃七人矣。乃訴諸朝。願質於君。君為察其誣而釋之。人服其明。州人模陋不學。君為作新廟學。而敦勸之士始有齒於科目者。又立社學。刻小學。選子弟之俊秀者八百餘人。教之讀書習禮。而陋俗始變。州人薄於治喪。死者以席裹屍。棺穿骨。而掩之淺土。君為葬新舊十有三萬。民始知送終之禮。州俗多淫。君下令婚姻不得論財。以時婚嫁。其男女怨曠者三千有奇。而淫風始息。又嘗養濟院。民之貧獨鰥寡者。使無失所。於是州人舊所流亡於外者。聞君之政。皆相率來歸。復業者至若千餘戶。先是夏秋嘗旱。君禱之即雨。遂為有年。越三歲。麥大熟。有一本兩歧。或三歧。五歧。至九歧者。民瑞之。爭持以獻。君辭不敢當。人歌頌焉。有螟生福山萊陽之境。食黍且盡。君以為憂。比入州境。螟乃悉死。州東蒼山。狼出害人。君為文自責。以告社稷山川諸神。而狼斃於野。時巡撫山東都御史賈公銓。原公傑。翁公世資。相繼列君之治行于朝。三奉詔旌異之。且進其階奉直大夫。贈封其父母與妻。諡詞有公廉之聲。著于勳。嘉祥之治。臻於海國。惟茲卓異。是用旌褒之。語未幾。擢知贛州。贛為江西劇郡。簿書叢委。狴獄充滿。君為之明紀綱。剔奸弊。仿廢弛。而政始有經。日覽牒牒。動以千計。剖決如流。察其至隱。吏不得貪。緣為奸。贛州有商人舟貨夜泊江濱。而舍舟登岸。觀戲者。居民劉氏。聞其亡而攫取之。商人訟劉劫其貨。部使者史公璠。索其贓具存。將重辟。君悉其情。力與辯。得不死。璠金厚某。持所殺人。部使者

陳公琦以厚當大辟。將罪其二弟以從而加功。君謂其弟雖行操刀為從。而死者惟有所傷。似非加功者。陳悟遂減死論。等郡民賴氏遭盜。因誣其仇家。而訴於府。君訊之。無他佐驗。遂白其誣。其用法平恕如此。郡城東西薄江。民無業者皆賴江依城。為豆區之肆。以謀衣食。衛百戶王某求貨不得。奏令有司磨之。事下郡中。君上疏極言其不可。遂得不磨。民賴之。會昌城且圯。武人守城者。建白于巡按御史。欲以民修其。而軍乃三焉。君謂兵將久私其地陸之利者。宜任其責。民貧不可勞也。卒不從。寧都地接建昌。有議割寧都之半下地洛口。以為新邑。而隸之建昌者。事聞諸朝。檄君會議。君相其地不可邑。且新邑之分。富人。是利而貧民之病也。乃屬其民間之。持不可者甚衆。遂疑其事。議者猶或非之。未逾年。雷震洛口山。隴為淵。始服其先識云。其為政之利民如此。前郡守曹某始遷廟亭。而兩廡皆草創。為風所敗。君請前部使者史公。得白金數百兩而新之。學制始備。圖書考古制。作大成祭器。而釋奠始克成禮。又築養正書院。以修小學之教。簡屬邑秀民。可備雅者。為之擇師。而受業焉。以康齋吳聘君。嘗修鄉射禮。使諸生習之於學。以教其民。庶幾得為國以禮之義。曾昌有洞。曰常和。民負其險固。多強梗。非率凡有鬪爭。輒稱兵相賊殺。時或有為亂者。有司末如之何。姑置之而已。君道二者老往諭之。民皆俯首聽命。願供職役。終君之去。無梗化者。其威德服人又如此。在贛七年。政方大行。而以內艱去官。服闋。改知永平。永平京畿近輔。政繁賦重。民不堪命。君平其賦。理其冤滯。而痛繩其怙勢奸政者。一如寧海贛州之治。而仁惠加焉。其地北邊遼漠。營衛四列。兵部以君有才略。威望。檄治邊防。凡軍旅之在境者。悉聽節制。君時已得疾。與行營衛一號令。聞軍民肅然。永平舊有義勇。久不教閱。君為增選至數千人。除其戎器。以時而講武焉。君始得疾。猶日親政務。久之弗愈。乃上疏乞致其事。當道者以君惠愛得民。留之使臥治焉。疾已不可為矣。以成化壬寅九月九日。終于任。距其生宣德丁未十一月癸卯。得年五十有六。配嚴氏。有賢行。以君貴。封宜人。生子六。長麟。丁未進士。次鳳。早。次。善克家。次龍。皆業進士。未第。季曰。幼。孫男若干。女若干。君為人長身玉立。隆準顴頰。姿貌魁傑。器識通敏。遇事動得肯綮。雖甚繁劇。處之沛然。為學博於經史。子集。務通大義。不規規於章句。尤喜孟子。至老不釋手。為文根據理道。明暢通快。如其為人。平居恆自整飭。若不相。楊日必公服。調母中堂。然後退。受諸子婦省謁。常恨少孤。親不逮。奉承遺教。罔敢失墜。事生母太宜人。以孝聞。分祿於寧海。迎養於贛。凡可娛心志適口體者。無不為也。太宜人遷而日昏。嘗以舌舐之。疾視湯藥。衣不解帶。繼遭大故。衰毀枯瘠。其治喪一以家禮從事。不用世俗浮屠法。葬時與兄廷用。同廬墓側。墳土乾。始歸。事諸兄甚而有禮。教子弟嚴而有方。祭祀以時。必精必潔。享賓有儀。必豐必腆。三廬州郡。每燭而出。燭而入。炎暑浹背。日不暇食。嘗大書榜公堂云。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為己心。於寧海則書吳隱之貧泉詩於屏風。以自警。在贛又以戒得榜退居之齋。卒於永平。喪無百金。其傍躬厲行有如是者。晚年涉歷既久。造詣益深。論事必先于義理之辨。論學必貴於體用之全。論士風必本於廉恥之謹。語必精當。所著有疑香石論喪禮書。咏史詩。藏於家。嗚呼。古之言良吏者。曰以治得民。君之為治。可謂良矣。少出緒餘。試諸州郡。而遺愛在人。章章若是。非以治得民者乎。使天假之以年。而完其用焉。則其所就。豈但為二千

石之良而已耶。可勝嘆哉。諸孤奉樞南還。以君卒之明年十二月庚申。葬于甘棠鄉安山之麓。謂余少從君游。交最厚。荷教最深。而知君為最詳也。乃具疏遺事。俾為之狀。將以乞銘於文章鉅公。而圖其不朽焉。予雖鄙陋不文。追惟平生。誼弗可辭。故為類次其世出。歷官與言行之大略如右。然巨細畢錄。不敢簡略其辭者。將以備立言君子之采擇也。謹狀。

莒州知州葉君行狀

君諱盛。字昌伯。姓葉氏。別號虛室。世居蘭谿瑞山鄉。岷山之陰。曾大父某。大父以濂父。皆以德善稱於鄉。母沈氏。君幼有敏質。誦詩屬對。皆過人。大父奇其不凡。鍾愛之。命從伯祖長史公。以清治舉子業。期以科第起家。甫成章。已能操筆為文。比入邑庠。文譽日起。諸老生皆敬手推讓。天順壬午。以詩領鄉薦。上春官。不偶。卒業南雍。益進學弗懈。成化乙未。登謝遷榜。進士第。試政尚書膳部。以公事使外。便道歸省。適其大父年登八秩。姻戚咸集。君烏紗綵服。奉觴稱壽。人以比之。世錦之榮。丁酉還朝。授山東莒州知州。其民素稱桀黠難治。君以孔子無欲速一言。呂舍人當官三事。揭諸座右。一新庶政。興學校。均徭役。撫流移。恤孤寡。抑豪強。除盜賊。皆具有條法。聽斷獄訟。必盡其情。又修葺諸壇壝。以嚴祀事。期月之後。百廢具舉。明年州旱蝗。君虔誠露禱。雨以時降。蝗亦尋滅。其後麥秀兩岐。穀生九穗。城濠有白蓮。枯瘠者十餘年。至是復華。民以為祥。而歸德焉。部內諸惡少。有乘凶荒為變者。君以計擒滅之。因請建十字路巡檢司。以備不虞。民用安堵。部使者以為能。遣幣旌之。民饑且疫。君發所蓄金帛。以萬計賑之。病者則濟以粥藥。民來就食。活者甚衆。沐水善泛。行者病涉。君作舟以濟。民懷其惠。葉公渡云。迨九載將滿。士民交章赴當道。乞加職留任。而巡撫按諸部使。更以羊酒綵幣獎勞焉。天曹探奏最遷秩。而君俄以內艱解歸。蒙猶有以非法事誣汗君者。幸當道素知君。為直其事。卒無所汗。蓋君居官嚴厲。人無所傳其奸。故以此得名。而亦以此獲謗。君自是不復有仕進意。然輿論至今猶惜其才不盡用也。君天性孝友。事祖父及諸長幼。咸得其歡心。在官嘗分俸為養。時適有輸金賜冠帶之令。君即以俸金請給冠帶。為祖父之榮。及居母喪。克謹於禮。與諸弟相友愛。當風日佳時。率子弟。具肩輿奉其祖。若父。若季父。周歷林圃。徜徉岷山之陽。笑談為樂。又盛營田宅。蓄金帛。以施予其嫗族。不少吝。羣從子女有孤者。助其嫁娶。姑妹有適人而貧者。資之以立其家。有貧而產女不育者。助金殺以勸其育。內外親或寄於治生者。貸之金帛。不責其利。其積財能散類如此。君嘗以悼亡之戚。自營幽壙於梅谷山。因修治故梅谷道院。結小蓬萊於其側。更號梅谷居士。其所著詩文。有梅谷稿。藏於家。弘治甲寅某月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宣德乙卯某月日。享年六十。娶同里王氏。繼淳安邵氏。皆先卒。又繼錢塘王氏。生一子。曰澤。今為國子生。孫男三。英。華。蓓。女二。嬋。俱幼。將以某年月日。葬梅谷山。與王氏同兆。澤謂予少游鄉校。與君同硯席。最相知。請為之狀。但君之游宦在北。而予臥病田間。聲迹不聞。莫能悉其行事之詳。姑因澤所錄遺事。據其大略如此。以俟立言君子採擇焉。謹狀。

序文

澧泊生鄭君其挽詩序 以下續詩

挽詩何始乎其做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挽柩卽莊周氏之所謂繡謳者也澧田橫死更不敢哭但隨柩後哀以爲挽歌厥後相承遂以雅謔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以爲引柩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相去數千里不能旬往弔執紼臨穴於是乎有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爲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孫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之士爲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涕之無從者乎然以孝子慈孫之故不逆其情與人之平生有足哀者則爲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者歟

抑齋陳君挽詩序 姓之父

爲故封監察御史仲昌之子而翰林侍讀叔剛湖南憲副叔紹之弟也家世儒而邱園自負懷抱利器憤藏弗售以孝友之政施諸家以嫻睦任恤忠厚長者之行儀於其鄉以儒者詩書禮樂道德性命之學教其子與兄弟之子禮致賢士大夫與之游處嘗語之曰吾聞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爾曹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爲也故其從子江西方伯文耀鄉貢進士某與其子文用皆有得於義方之訓焉晚年益務脩飭自號抑齋南昌張內翰廷祥實爲記之君之爲人若是豈非鄉之善士也耶予時將造其廬而問政焉君已不復作矣予復以病免歸且十餘年聞文用以進士起家山湖州推官入拜臺察君亦以子貴推恩追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予又喜君之不死也乃者文用奉檄按治於湖間與予相見道舊故出詩一帙俾爲之序予受而讀之則君歿之後其鄉人失所儀刑相與歎歎太息作爲蒿里雅謔之遺音以相縈者之思賢懷德不能自已而形諸嗟嘆詠歌者也其非平生行誼能使人感慕而不忘者不幾爲涕之無從已乎予雖非獲識君而雅知方伯侍御之賢其文學政事表表於時使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有以徵諸父老之言爲不忘也然則諸君子之詩所以發活

關幽而哀悼之不已者亦豈無從之涕哉故爲述其所聞序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繼慈哀些序

浙藩參議衡山吳公某行郡之暇訪余山中出示繼慈哀些編而泣告於予曰吾母太宜人武氏者方其少時擇所宜歸不輕從人而至於愆期有孟光之志先戶部公聞其賢求爲繼室以鞠吾兄弟不幸于歸五載而喪所天公堅柏舟有共姜之節後居匹處朝夕劬劬供炊爨織績以衣食吾兄弟而進之於學卒成二子並以科第起家列官中外是雖復母之職履以隨方進者非能過也晚歲以某貴兩拜恩封某時爲戶部尚書郎官出使外藩得便道歸省承歡月餘方圖終養而竟以一疾奄然弗起其爲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幼失怙恃賴先宜人長育成就式勤且瘁以有今日生不克養已抱終天之恨沒又弗能昭示德善以垂不朽其何以慰吾親於地下乎所以發潛幽幽而相予之哀者幸有諸君子之詩在焉願吾子一言以序之也嗚呼世之爲繼母者當夫存之時不用虐其子使之食棹花衣履絮者鮮矣況于盛年夫亡而能守節以成其子若太宜人者乎迹其賢行雖程穆姜芒慈母豈能專美于前耶此參議公之所以感慕終身弗忘而諸君子之詩所以哀悼而嗟嘆之者亦豈無從之涕哉故爲書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吳柏軒挽詩序

柏軒吳公諱維字翼之湖南衡山浙江參議某之兄也少游邑庠種學積文屹屹弗少懈始舉進士於鄉裏然前列主司錄其文以式後學而不偶於春官以銓高等出宰靖安公明敏有節概蒞官三月而庶政益新宿蠹盡祛民方向化忽遭內艱歸以哀毀致疾而卒遠聞之莫不驚歎悲悼其故所相知者以柏軒之學之材之懿宜有以昌其施也而不假之年弗究於用方引而避過之既逢而復逝之何其不得於天若是耶乃相率爲詩抑按蒿里雅謔之遺音以相縈者之思賢懷德之意焉少參公不勝其孔懷之戚乃彙集是詩將以爲柏軒不朽之托則出以示予而屬爲之序予聞古之君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不朽非是三者則雖貴傾一世富擬封君終與禽獸草木同腐耳其能不朽也者幾希然雖有所立焉非托諸文字亦豈能久乎若柏軒之學焉而文足潤身仕焉而政足及物其志固將有所立矣雖其身弗克壽志弗克酬未能就其所立而獲稱於當代之君子發其幽潛播諸聲詩使讀者思見其人而有無窮之悲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人之死者衆矣而子車氏之三良托于黃鳥之詩至今不朽則是詩所係不亦重乎此少參公所以深致其意也予雖未獲識柏軒而辱游於少參觀其歷跋所至卓有賢聲意必有賢父兄而信作者之不苟也故爲序而不辭

守菴林公追挽詩序

大司馬三山林公諱某曰吾先公守菴永樂中舉進士歷知州縣而終撫州知府逮事五朝三任牧民咸有政惠夫順初謝事歸休後以翰賞三承恩典初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又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有兩朝之錫命焉爾既舉贊黃之禮矣復求精神諸公爲追挽之詩第次

成軼用慰先靈於九原。子其為我序之。人之言曰。近世人子於喪親之際。皇皇望望。哀痛迫切。不能為心。故又托諸能言之士。為詩挽之。其與雍雋落里之歌。以挽極者。已不同矣。今吏部公謝世。踰數十年。非復哀戚之時。易為而追挽之乎。士或生而不偶。志弗克伸。而死者有遺憾。使人悲哀痛惜。而不能已。則有詩以洩其哀情。今吏部公自少而壯。登高科。為美官。名聲昭於時。利澤施於人。其志無不得焉。已非若彼之不偶者矣。況有賢子孫。世其德業文章。遺時得位。光榮碩大。而承承優渥。賁于泉壤。可謂顯親揚名。孝之大者。乃人情之所至樂。亦奚以追挽為哉。予謂大司馬之志。非可以常情議也。其殆楊子所謂事父母自知不足。永言孝思者乎。昔唐楊嗣復為禮部侍郎。其父於陵。自洛入覲。嗣復率其門生往迎。元白諸公皆在焉。當世以為美談。宋王溥為宰相。陳堯叟為樞密。皆有親在。二公皆對客侍立。終日。客不能安。士大夫皆以為榮。位降宰輔。而親猶在堂。豈非人之至願也耶。今雖贈官二品。追崇二代。而先公弗克享受於生前。視彼之鯉庭桃李。侍立對客者。尙有嫌焉。則大司馬永言孝思。能不重有感乎。拜恩之日。痛音容之不及。而哀慕之若新。則追挽之詩。可無作耶。縉紳諸君子。雖不及見吏部公。而觀其克開厥後之盛。有若大司馬焉。則其思賢懷德。高山景行。而發於聲詩。亦自有不容已者。夫豈無從之涕哉。故推本大司馬終慕之孝。以序夫作者之志。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放焉。若吏部公行業之懿。與其惠政之績。已具於墓文及他志者。皆不著。

趙郎中挽詩序

余友趙君有年。為尚書工部郎中。克舉其職。甚有名稱。而弗肯屈節事貴人。以故獲罪而去。其官比歸。抵家不數日。又以疾卒。諸孤祥等。悼君之生不得於天。而奪其年。不合於人。而失其官。有才弗獲究其用。有親弗獲終其養。教子弗獲視其成。而斷志以歿也。抱無涯之悲。圖所以為不朽之托者。於是靖江令鄭君威甫。為述其行。以揭諸墓。而趙州守董君邦英。又為誌於幽堂。其鄉之名勝。與凡縉紳君子之知君者。莫不詩以挽之。祥乃為一帙。而泣告於余曰。先君之從游於先生者。有日矣。先生無一言以哀其死乎。余謂有年之家學。所自與其歷官行事。具於誌述者詳矣。余奚以為言哉。惟其志弗克伸。身弗克壽。人皆以為不幸。而有遺憾也。予獨以為不然。昔人謂古者以死為歸。而所歸有不同焉。其正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為暇豫而歸。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為跋扈而歸。以至於困窮而歸。憂鞠而歸。欣喜榮顯而歸者。皆視其平生所行何如耳。今世有依阿。鴻乞。播媚。竈以苟富貴者。其行虧於前。名穢於後。包羞含垢。以終身。所謂跋扈而歸。非其歸路者也。若吾有年之所為。則官雖失而於道未之有失。身雖沒而其善不與俱沒。謂非暇豫而歸。坦其歸路者乎。是固足以無憾矣。而又獲稱於當世之君子。詠歌嗟嘆。以發其潛聞。其幽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七十有九人。其間豈無有位而貴富者。然皆泯沒無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為烈。蓋以黃鳥之詩存焉耳。則君之所托。以永其存。而伸其志者。不在茲乎。故為書諸首簡。以慰君於冥漠。且釋其親與子之悲云。

趙生惟寅挽詩序

已庠生趙君。字惟寅。自少穎敏好學。讀書過目成誦。其在學與士友講論經義。必反覆詰難。弗明弗措。而作文則默坐。沉思。俟得義成。然後操筆書之。未嘗更易一字。人以爲腹稿云。凡提學憲臣。考校諸生。恆居前列。而不偶於主司。累舉不第。其居家有循行。父兄宗族。皆悅其孝。友人無間言。其父忽患中風。不治。哀憫罔極。毀瘠骨立。因而致疾。亦不久而繼亡。得年僅三十有七。其所立如是。使天假之以年。則所就豈易量乎。固可悲矣。其妻章氏。予之女也。淑慧貞靜。不妄言笑。能恭上而惠下。內外宜之。不幸屢孕不育。亦遭疾而先卒。遂以無子。惟寅歿時。惟一媵抱幼女。呱呱而泣。其弟傲。因以子思桂。為之嗣。其負不孝之愆。不尤可悲乎。其平日交遊之親厚者。皆來奔問。而會哭失聲。既又惜其有才不壽。而發為咏歌嗟嘆之辭。以致其哀悼不已之意焉。今年春。外甥思桂。忽來告曰。先君忝居錫館。荷教多矣。但其不幸早世。而靡志以沒。不肯孤時。方在童蒙。未有知識。不能乞銘。以誌其葬。不孝之罪大矣。賴有先友諸君子。哀挽之詩在焉。今哀聚成帙。願得一言。以發明作者之志。以垂示後人。則其生雖不偶於時。死或有聞於後。雖死無憾矣。予謂惟寅力學而未能揚名。以顯其親。居喪而弗克終制。以報其親。又為家嗣。而無子以承宗祀。其不得乎天者若是。自世俗觀之。誠有不能無憾者。然其文學見推於士林。而行義獲稱於鄉黨。則得諸天者。亦云厚矣。及有文人才士。為之詩章。以發潛德之幽光。而播芳馨於不泯。則昌黎所謂命雖云短。今其存實長。亦何有於遺憾乎。故為書諸首簡。使讀是詩者。得有考焉。

梅所夫婦齋壽序 以下壽文

閩文獻之邦。甯稱最古。賢俊之流。芳載籍。與今之薦紳先生。位顯聲隆。聞望者。某既得仰休光。拜下風矣。獨山林泉石間。或有高世之士。潛德弗耀者。竊有慕焉。而未之聞。歲丙戌。莆人黃仲昭。以明經登第。某辱同年且同官。因得諮所未聞。仲昭為予道其舅氏梅所先生之賢。曰。先生姓鄭。字士芳。別號梅所。系出南湖。太府後。自侍御伯玉而下。世載厥美。以學行教諭閩縣。諱彥成者。先生祖也。博通經史。以詩文楷篆名于時。為太學生。諱力久者。先生之父。仲昭先外祖也。先生聰敏端重。家學有自。居鄉以齒德為衆所式。凡宗戚鄰里間。義有當為者。皆以身率先。人有過。折之不少貸。無不心服者。以母老。累辭徵辟。教授于鄉。鄉之有名位于時者。多出其門。如仲昭無似。幸得竊祿于朝。亦其餘教所及也。予聞而益慕之。以為有古隱君子之風。第以未識而為憾。越明年丁亥。仲昭謂予曰。吾舅以戊寅正月二十八日生。與始李氏。今年壽僧七秩。仲昭以官守。不得奉觴拜慶。敢取魯頌。既多壽祉。黃髮兒齒。為韻。丐諸僚友。詩以祝之。既成。什將附歸。以壽。以吾子辱契最厚。而舅氏之賢。又吾子喜談而樂道者。願以序請。予曰。是所謂梅所先生者耶。某雖未及見之。庸敢無一詞。以道吾嚮往之懷。先生以梅自號。而清操雅韻。與梅特類。請以梅為先生壽可乎。夫不求聞達。而雲耕月釣於寂寞之鄉。即梅之冷淡。不為桃李態也。以道淑人名聞四流。梅之領袖。清芬芳馥。清芬芳馥也。黃耆台背。老而益壯。梅之鐵幹虬枝。多歷年數。風雪不能侵也。伉儷偕老。德音不遠。梅之友貞松。朋慈竹。同背歲寒之操也。繼今以往。咀陰陽之粹。飲天地之和。神完氣充。壽考無期。將與成。都臥梅。同其悠久。異日國家崇先王養老之禮。或養憲。或乞言。必於先生焉。是取。是又梅之薦周。夔尚

鼎時至即爲之也。昔人以梅爲花之儒者。其先生之謂乎。若夫率士大夫之作大篇短章。容容古雅。所以尊高年。頌耆德。而發揚賢宅相祝願之情者。無所不用其至。蓋非特爲先生壽。亦以幸斯文一脈之所由也。子故序而不辭。

章靜菴詩序

鄧章元益與某同第進士。讀書翰林。且譜系俱出浦城鄧文簡公。兼有宗盟之好。相得甚。居歲餘。元益每對景。輒慨然有不豫色。詰之。則曰。益奉命充人。乘舉進士京師。以業未就。因留學焉。今茲始得一第。然旨甘澆澆之養。定省起居之間。曠焉者七載。欲歸侍則繫於官守。迎養則遠不可致。況吾父今年甲子一週。夏五月七日。其初度也。此尤人子喜懼之日。而益越在異鄉。弗得躬奉一觴爲壽。白雲之望。能不慨然于懷。某曰。不遑將父。在古有之。豈惟今日。且元益之仕。親志也。使子而家食。雖無離憂。父母之心。或者不若登第之樂乎。子能秉德蹈道。恪恭王職。不虧乃行。不辱乃親。則足以樂其心。不遠其志矣。用是爲益。雖三牲五鼎。殆未足爲多也。況尊翁靜菴先生。年未甚高。耳目精明。筋力強健。髮髮猶未種種。福祿方且綏之。非日薄西山之比。子他日宦成。謁告而歸。承顏膝下。亦未爲晚。何庸若是戚戚乎。元益曰。雖然。於吾心終有不能釋然者。必有以少致吾意焉。而後可。於是同遊翰林者。咸元益之義。皆曰。畫爲詩。祝靜菴之壽。俾元益持是。歸獻其親。厥兄若弟。當採舞之餘。探四明之芝。酌鏡川之酒。取而歌之。爲壽。則靜菴聞之。必益喜。食而飽。酒而醉。心安而身愈康矣。當是時。元益雖不在左右。猶在左右矣。元益起而謝曰。是所願也。遂摘行草詩壽考。惟祺以介。景福八字爲韻。分而賦焉。元益謂某家人也。不可以無說。爰命序於首簡。某竊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靜菴之善行。吾雖未悉其詳。然觀其耆而艾。熾而昌。有子賢以孝。則天之報施之厚。其必有以取之。決非偶然也。由是而加栽培焉。天之所與將不止是。必有以符羣公祝願之辭矣。是用序而不辭。

徐母程氏詩序

永康徐生訪。介其父友宜與司訓應君。來過予曰。訪之先君子。明經修行。植志不凡。以友善爲未足。嘗往南都。從名士大夫遊。處考德問業。而聞見益博。造詣益精。業成而歸。後進之士多師事焉。夫何等瑟異。尚而累舉不第。竟窮志以終。吾母程氏。今南京大理副瑞卿之女兒也。秉德幽貞。勵行勤儉。上孝下慈。內和外順。方欲左右吾父。誕啓有家。不幸罹險。三十。遺孀大故。寒燈孤幌。柏舟靡他。屏華飾。躬織紡。益以家自勸。劬勞吹棘。進吾兄弟於學。冀終先君之志。今長兄誦明第。乙丑進士。出宰。強。迎養官所。庶幾少酬丸熊之望。而訪猶垂翅。雲霄未克成立。不可爲子。無所逃罪。吾母之生。歲在庚午。以絳老之數計之。蓋歷甲子三百有六十矣。陽月六日。其初度設。之辰也。吾心懷寸草。望切飛雲。而身羈庠校。弗克從吾兄。拜舞膝下。稱觴爲壽。何以慰母心乎。鄉之士友。莫不爲歌詩。以頌難老。爰以成帙。將附致兒所。爲壽。願先生一言以序之。予以遠荒不文。辭之再四。而生請不置。應君曰。生之季父廣東參議。昔在。有。與其舅氏瑞卿。在。皆先生素所厚善。而爲舉子。卒業太學。又在門下。諸生之列。皆。與。與。

是雅故。欲假一言以爲壽。先生其忍然不辭教乎。予不獲卒辭。乃復於應君曰。世之人子。莫不欲壽其親。而壽之則有道焉。區區不斐之言。曷足以壽人之母哉。所以壽其母者。在生之兄弟而已。若太孺人之不負所天。克成令子。婦道母儀。兩全無愧。微諸中庸栽培之說。固有必壽之道。然未足爲壽之至也。若俯狀以契。委娘以稷。而氏孟母以邱柯。四母者之壽。與天地相爲無窮。豈非栽培之大者乎。生之兄弟。能希賢希聖。學而德進。仕而業廣。遠爲親。而窮爲孔孟。則其所以栽培孺人之壽者。及奚止於一世之長而已耶。此吾鄉人士友之所深望者。苟徒養以六百石之祿。而榮以銅章墨綬之華。朱緋銀魚之貴。爲安仁之花前板輿。爲楚萊之堂下斑。獻。獻。風介壽之酒。歌。宮。燕喜之頌。不適世俗之所謂壽親者耳。殆未足以究生兄弟之志也。吾故爲表而出之。以爲羣玉之引。

望雲祝壽詩序

予友盛君廷珪。居太學。者三四年矣。學勤行修。不自矜。六館士無少長。咸喜納交於君。譽之者。喙相鼓也。性恬於榮進。雖舉進士。數不利。亦不以屑意。惟日念二親。垂白在堂。溫清澆。不時親也。恆欲謁告歸省。以拘於令。不果。今年春二月朔。適乃翁克高甫。懸弧之旦。上距所生。蓋三百有六十甲子矣。君思悵然。不能爲懷。時或登高東望。若有見者。爰取昔人望雲之義。命丹青者。貌而圖之。薦紳交游之士。復爲詩歌。詠其事。君彙次成軸。持謂某曰。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娛親。君咎大矣。今將以是歸。壽親。子庸無一言乎。某聞之。然人之少也。慕父母。已而遷於少艾。衰於妻子。卒乃移其慕于仕宦。不得而熱中者。比比也。君年踰強仕。未沾一命。猶戀戀於其親者。蓋寡。君可謂加於人數等矣。苟充是心。當自有足壽其親者。尚何假乎望雲之祝耶。雖然。君之志。我知之。養親者不以口體。而以其志。壽親者不以一世。而以萬世。世之人固有貴於金銀。富於朱。三牲而壽。千金而壽者矣。而卒於草木同腐。曾不能少延其親於一日。彼豈不欲壽哉。願壽之者。非其道耳。狄梁公立馬。太行。目斷飛雲。不過一念孝思之誠。非有驚世駭俗之行。然天下後世。莫不景慕其人。稱頌其事。不置。遂使其親之名。至於今而未艾。傳所謂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者。公其似之矣。是果望雲之能壽其親耶。抑亦公之平生。所以顯揚乃親而爲之壽。有出於望雲之外耶。立身行己。如公。樹勳揚休。如公。忠孝大節。如公。則今日。鍾阜之雲。亦前日。太行之雲也。尊翁之壽。又可量也耶。君勉乎哉。某也。辱君之知。最久。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不敢爲世俗常語。而以君子壽親之大者。廣君之志云。

菊泉怡壽詩序 李守名啟

衢州李侯泉南人也。起家進士。以尚書戶部郎官。來爲是州。視民之所欲。而弛張之。推姦強。惠貧弱。大修郡縣之學。以敷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圯壞者。亦時葺之。弗忘武備焉。既六載。而績用有成。田里熙熙。無愁嘆聲。侯未嘗自以爲德。方且爲伯玉之知非。益勤其所未至。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遐不作。侯其有焉。乃季秋二十四日。適侯初度。距其生甲子。已三百矣。而來者未可既也。庠序之師。諸君。告于衆曰。侯之勤于政。仁于民。古良二千石。弗能過也。矧吾與二三子者。無小無大。從侯于邁。可

無一言以爲壽觴祝乎。維茲之日，菊有黃花。聞古之人有飲菊水而壽者，蓋亦以是播諸歌詠乎。樂皆曰：然。遂摘取蘇老泉詩，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鶴髮翁，食英飲其水，二十字爲韻，人各以其韻賦詩爲壽。而題其卷曰：菊泉怡壽。詩既成，諸君以予於侯爲舊契，使其徒某持以示予，屬爲之序。嗚呼！自天保之南，山松柏是已。夫國陵松柏，物之壽者，未聞壽人也。詩人猶有取焉，若菊之爲物，雖不以壽名，而能壽人，其見於神農書、風俗通以及諸傳記之所載者，往往可徵。況其早植晚發，黃中通理，燁然獨秀於風霜搖落之際，又有君子之道焉。奚起松柏山陵，爲物之壽者哉。侯之生，維菊之時，侯之賢，比德於菊而衡之所，亦多菊之地也。以若人守若土而服焉，其壽宜何如耶。諸君之詩，所以反覆詠嘆而不能已者，其意豈異於天保國宮也耶。雖然，侯之壽豈以一身爲哉。其推之醫國庇民，衛人之痒痲，疾痛天昏札遘者，咸有穆焉。則衡之水皆菊潭也，衡之士皆壽鄉也，而奚止於一身之壽哉。然猶未也，其進而羽儀於天朝，又將移其所以壽衡人而壽天下，則侯之爲壽，不尤大乎。又余之所深望者。

入山先生六十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端，奮乎太末之墟，而節行文學，卓乎當世。始出而論秀於鄉，莫然魁薦，比入京師，游太學六館之英，欲筆推讓，達官名士，內交恐後。貴游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偶，蓋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僦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乃獨侍翁慎齋，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於家。居數歲，慎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政施厥家，而宗黨外內，莫或間言，蓋其爵以天，不以人也。誨人講學爲文，歷歷不倦，而於禮義廉恥孝弟忠信之行，尤倦倦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年矣。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屨常滿，隨其才分，咸有所得。斯又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表衣若是，而欲然不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士哉。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茲之歲，又復在焉。八月己酉，其初度也。以絳老之例，推之，蓋歷三百六十有五己酉矣。而精明強健，無異壯時。爲壽未可量也。吾黨之士，某輩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願之私者。相率賦詩以爲壽觴之佈，而屬予序之。或曰：死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所能爲也。其可以祝而得哉。天之生物，裁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裁之深矣。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之祝哉。或曰：不然，書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有外於人也。其不可以祝而得哉。古三百篇所錄，若南山有臺，若瞻彼洛矣，若蓼蕭，若鴈鳴，行葦，既醉，諸詩之頌其君子，往往以壽祝之，亦豈無其理而爲之者哉。況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則壽先生者，斯文之所由壽也。而可以不祝乎哉。予謂二說雖殊，各有攸當。在先生者，不容於祝，而有必培之天。在後學，則不容不祝，以觀乎從欲之天也。天之所存，其壽之所存乎。若先生之所以自處，則知天不二，而事天以終身，俛焉學藝，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前所謂二者之天，又有不容計者。豈曰壽之云乎。以予之驛游最久，而荷教爲獨厚也，故不敢以他辭佞，而述其所聞於先生者，以爲序。

壽吳晦叔六十序

予昔游鄉校，友諸俊髦，有吳明晦者，從子業進士，而其弟晦叔，則業醫，並能精勤所業。予嘉其必將有成也，迨予自闕憲謝病歸田里，則晦叔已領薦書，而晦叔亦爲醫學訓科矣。夫何晦叔不幸蚤世，未觀其成。獨晦叔以醫之良，入供職太醫，不相見者逾二十年。數聞其被命典六軍及五城醫事，聲稱藉甚。士大夫從君問方藥，車馬接跡於門，則其業可謂有成矣。昨歲癸亥，予蒙恩起廢，備員內監，則晦叔昔同游之士，在兩都，惟夏官員外郎童君廷式，而化於朝者，亦惟吳君晦叔焉。間與童君相過從，談舊故，未嘗不嘆歲月遄邁，吾生易老，而久要之落落如晨星也。童君又言，晦叔爾時，年方英妙，今亦艾而耆矣。九月十日，其初度也。願丐一首，以爲之壽。予謂晦叔家世之賢，內行之善，與其藝業之精，前秋官主事，君仁夫之文，已嘗稱述，而推本其所以壽者，美矣備矣。予何假於贊言哉。敢謝不敏，而童君索之，不置，乃作而書曰：吳君爲黃帝之學者也。吾聞黃帝岐伯之書，有所謂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獨立守神，而壽無終時者，有所謂淳德全道，和陰陽，調四時，而積精養壽者。又有所謂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怡愉自得，而亦可百數者。是皆吳君所素習，能得其術，則於壽其身也，何有哉。然黃帝之道，不獨是也。其傳於吾儒者，有丹書之敬義，充極其道，又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壽國家於千萬世之久，而無滅廢，是奚止於一身之壽哉。所謂上醫醫國者也。吳君世業儒，而教其諸子，皆以儒，亦有得於是乎否也。君以伎藝發進用，尚亦以儒而歸，爲今日之岐伯，上以致吾君於軒轅，下以措斯世於仁壽，則其壽不尤大乎。在勉之而已。童君曰：此正吳君所欲聞者，請書以爲壽觴之佈。

壽徐希曾母七秩序

吾婆爲浙水東文獻之邦，由宋以來，名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英風義概，表表于時。他郡莫及焉。而今世之士，罕有聞者。予嘗悼微音之莫嗣，爲可愧也。近以衰晚，蒙恩起廢，來官南雍，始識永康徐君希曾，以明經登第，官刑科給事中，侃侃論事，不畏強禦，有古爭臣風。既而以母老，奏乞便養，得改南京工部。論事益切，權幸側目，有中傷之者。幸天鑒其忠，卒以無虞，而志不少挫。其所樹立，當不止是。庶幾振起頽風，於鄉邦先正有光焉。後生可畏，殆非虛語。然意其必有所自也。忽太學生某輩來告曰：徐君之母太孺人樞氏，宋樞密襄靖公之裔，而武昌守仲和之孫女也。爲贈刑科給事中仕家之配。在室而勤女事，姆訓是閑。于歸而佐奉養，婦德用光。不幸蚤喪所天，含哀茹苦，維持門戶，堅柏舟之節。晝夜劬劬，鞠其七子，以長以教，備鳩鳩之德。其長若仲，皆力業成家，卓卓有立。而希曾其季也。居官有聲，推恩及親，太孺人童顏鶴髮，洩洩在堂，翟冠霞帔，命服有耀。固宜其多福綏之，而壽考介之也。乃弘治乙丑年，躋七十九，十月有七日，其設脫之辰也。希曾陟屺有懷，白雲在望，將乞假歸省，而奉觴膝下，以稱壽焉。適朝廷推選廷臣之賢，出佐方獄，而希曾有廣東張參之命，而星軺玉節，便道故鄉，緋衣象簡，戲舞於庭，以樂其親。此人生之至榮，而吾鄉之盛事也。南都士夫莫不爲詩以歌咏其事。希曾爲一帙，將持歸以爲壽觴之佈。願先生一言以序之。予既重希曾之賢，而又樂其母之壽也，乃作而書曰：世有斷織之母，而後有以進其子之學，有

倚門之母而後成其子之忠使非有孺人之貞善希何能以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修爲歌詠以祝其壽也昔朱子壽劉忠肅之母卓夫人也其詩曰：願喜古人類獻納，足知賢母外榮名。吾於壽母及希什兒之。又曰：生朝舉酒天香發，賤子當歌魯頌聲。則諸君子有焉某也不斐之言，莫能罄其祝願之私，敢請是詩以爲太孺人壽，希什兒而句宜外服其向以忠肅之德業勳名自勵，益綿孺人之壽於無窮，則於先正諸公可匹休而並美矣，豈徒鄉邦一時之榮而已哉。

山海齊壽詩序

頃予被命起自休退，備員南雍，凡吾越諸君子之在兩都者，不鄙老朽，咸辱與游，而侍御爲君，尤相厚善。君世家上虞，由明經登第，出宰五河，尋以治行優異，擢拜臺察，慨然有澄清志，肅憲度，補袁闕，別臧否，糾姦惡，達於大體，而不事苛細，凡所建白，多切時政。公卿大夫莫不賢之，予竊以爲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其必有所自矣。已而君介其友大理陳君勉之，程君瑞卿來告曰：侍御之嚴君濬菴先生者，居於市，不爲市之道，讀書好古，而邱園是實，以勤儉裕其家，以孝友爲其政，以義方教其子姓，時或鳴琴賦詩，宴遊爲樂，蓋深得考槃之趣者。弘治壬戌，以侍御貴，勅封文林郎，五河知縣，今年又承恩詔，得同其子服色，先生與其賢配，人鄭氏，年皆七十餘矣。季冬望日，與孟夏六日，其垂弧設醴之辰也，童顏鶴髮，洩洩在堂，身服翟冠，輝煌里閭，此人生之至榮，鄉邦之盛事也。適侍御以公事趨朝，得使道過家省侍，因命工繪山海齊壽圖，而縉紳士夫，莫不爲詩以歌咏其事，將持歸爲壽觴之飾，願得一言以序之，予於濟菴，未獲一面，將奚以爲言哉。敢謝不敏，而二君以爲侍御之意不可虛辱也，乃作而言曰：世之人子，莫不願其親之壽，而親未必皆壽，親亦莫不願其子之賢，而子未必皆賢，願者牛毛，遂者麟角，人皆以爲壽夭賢否之命於天，而不可必也。然而傳曰：大德必得其壽，曰：仁者必有後，又若有可必者，其故何哉。蓋天之生物，裁者培之，理則然也。今以濟菴爲之父，而伉儷皆壽，福祿來崇，以侍御爲之子，而高第顯官，榮及所生，其父子所願無弗遂焉，謂非天之可必者耶。然非有以裁之，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嘉嘆而咏歌之也。夫濟菴既裁於前，而獲其培矣，繼今侍御其尙益加栽植，以答天貺，樹勳揚休，而流芳竹帛，若鄉之先正杜祁公、李莊簡、劉忠公焉，則天之保佑，中重以培乎。濟菴者，庸有既乎。其福祿壽考，殆將與南山之不凋，不崩，東海之不盈，不虛者，同乎無疆，而大遂其所願矣。夫豈止於一鄉之榮，一世之長而已哉。斯固侍御繪圖之意也。爰用書諸首簡，以爲羣玉之引。

壽松圖詩序

吾邑著姓，稱盛湖郭氏，自其先曾祖某翁，積德累善，用昌厥家。若子若孫，世載厥美，以培以植，益大以豐。再世後，官部署，職臺憲者，相望伯仲間。逮今中舍君，又以科第起家，爲時顯宦，萃從子弟，皆彬彬文雅，有謝庭玉樹之風，簪纓之盛，貨產之富，甲于一邑。其宗子曰時端者，中舍君之伯兄也，質良行淳，篤於友愛，尤善治生，克充其宗。按秦中，嘗以入粟備軍，賜冠帶，又嘗羅他邑，貸族人之飢，弗人其息，自築別墅一區，名曰湖東草堂，屋外環樹松竹，翠色落廳戶，間可玩，凡上無長物，惟古人詩一帙，暇則取而歌之以自

適客至治具和飲，微醉輒能，其積財能散，諸散不羣，有如此者，今年某月日，春秋五十，中舍君貌壽松圖，索諸縉紳詩，以爲壽觴之祝，俾予序之。昔人謂松有正心勁竹，用固其本，君子儀之，請以松爲時端壽可乎。名門右族，其生也得於天者固厚，而所以養其生者，又無不厚，其於多福之綏，壽考之介，蓋有不期而然者。譬若松然，托根嵩岱之間，其地幽，其泉深，其土沃，夜氣之息，時雨之潤，沉澁之華，注於內，日月之光，薄其外，而牛羊斧斤不能近焉，固宜其生意勃勃，敷榮暢茂，鬱然喬然，拔地千尺，其高千雲，其大蔽牛，挺然獨異於凡木也。諸父昆弟，比此顯融，而獨托跡田里，無榮適意，松之深林獨秀，不與紅紫爭春，風於財可推以及人，松之有子，可以薦豆籩，有蒼足以充藥餌也。春秋之富，垂垂半百，而肌髮略不少變，耳目精明，如少壯時，恣恣期頤，蓋將進而未艾，松之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攘冰霜，實歲寒而後凋也。繼今而往，益修孝友敦睦之行，忠厚長者之風，刑於家而薰及其鄉，使年彌高而德彌邵，異時國家崇三老五更之典，養憲也，乞言也，將有取焉，是又松之柱明堂，棟大廈，無施而不可矣。嗚呼！時端其敬勉之哉。中舍君有取於松而爲君壽者，其不以是也耶。予故推廣其說，以爲羣玉之引。

泮宮介壽圖詩序

姑蘇楊君某之訓導蘭銘也，迎其母以就養，其明年爲成化甲辰，母夫人高年九十矣，顏童髮鶴，食飲步履，略不少衰，爲壽有未可量者，是歲之孟冬二十四日，則設醴之辰也。時在學之僚友諸生，與吾邑之大夫，以及縉紳君子之老于其鄉者，相率具酒，命工作樂，高會以慶之。楊君用楚菜故事，烏紗綉服，戲舞躡躡，奉觴爲壽，其樂融融，邑人敬慕而聚觀者，蓋如堵焉。於是掌教事永新賀先生，武教吉水宋先生，台辭而嘆美曰：是非獨楊君一家之榮，蓋儒林之盛典，而風化之所係也。蓋各賦詩，以紀其盛，衆皆曰：好事者因遂繪之，以爲泮宮介壽圖云。楊君會萃成秩，俾予爲序，予惟諸君於泮宮飲酒，豈非有得於古人泮水之義乎。請誦是詩，以爲壽。夫庠序學校者，先王國老庶老之養，皆在焉。楊君之養，得此地矣，而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壽之得其道，詩人之言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吾於壽母見之，國家建學立師，將以申孝弟明人倫也。使師儒以言爲教，若身教之爲易耶。故其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吾於楊君見之，然上之所好，下必甚焉，異時風化之行，則濟濟多士，豈無充廣德心，而篤於孝悌者乎。若大若小，又豈無從君子適，而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者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天下皆壽域也，是豈但爲一人之壽而已哉。楊君之孝，於是爲不置矣。繼今其益篤不忘，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則天所以壽君之母者，庸有既乎。既多壽社，黃髮兒齒，予也。又將賦圖宮之八章，以爲頌君其勉乎哉。

鄉鄰州里。凡其事親事長處。已待人應酬交際之間。舉無或背於道。求之吾心而無歉。考之聖賢而不謬。驗之內外而無怨。則身修而家齊。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不外是矣。他日立乎朝廷之上。推其所學。見諸實用。功名事業。直欲追踪古人。不為漢唐以下人物。夫然後上不負天子。中不玷科目。下不誤蒼生。而於道其庶幾乎。苟徒充經節。茂文苑。一舉及第。便謂終身事業在是。則草廬先生所謂鄙人而已。何取哉。懋不肖無似。願與君共勉焉。

送金教授之安慶序 丁亥在京作

武義金先生。以晉江縣文學官。滿考來京師。選曹秩其最。拜安慶郡博士。將行。別其友章懋。可言為贈。某告之曰。師道之不立久矣。先生其知之乎。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其體君臣父子仁義禮樂。其文六經子史。其用澤潤生民。歸於息極。大學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其體也。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措諸用也。師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學。學此而已。三代而下。惟安定湖學之教。有得於此。出其門者。淵篤純明。直溫簡諒。多為有用之才。故後之言師者。必歸焉。師道廢。學術隨之。學術壞。士習隨之。呻吟佔畢。以為學。風雲月露。以為文。富貴青紫。以為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嗚呼。國家建學立師。以陶冶人物。隆化美俗。豈固欲其如是而已耶。安慶古舒州也。舒昔有文翁者。為蜀守。尚能使蜀文風比鄒魯。則舒人之知學術矣。又況有游定夫道德之澤。余廷心忠義之化存焉。則其人必多賢豪之士。不溺於世俗之學者。先生好尚古道。而遷於春秋。久為教官。甚得士譽。良師也。今茲蒞教是邦。章句舉棄之外。盡亦從事體用之學。以復於古乎。他日教道有成。則棟梁榱桷之詩。又當為先生賦之。

送劉世美還京序

成化丙戌春三月。廷試進士。賜羅倫等三百五十有二人及第。出身有差。既而循故事。選進士充庶吉士。員居之翰林。膳以大夫。而不勞以職務。俾之盡讀中祕之書。以修其所能。充其所未至。蓋將儲養成就。大其器業。以待他日之用。其為人才治道計者。至重也。惟時在列之士。閩中林亨大王世英。吉水宋爾章。華亭張汝欽。姚江邵惟貞。天津劉世美。甯陽黃仲昭。東安施彥厚。洛陽翟廷光。淳安商懋衡。安成李廷章。未陽謝元吉。江浦莊孔易。石宗海。貴溪畢廷珍。新淦何惟一。山海鄭克脩。甬東章元益。上虞陸克深。海虞李世賢。番禺鍾美宜。閩中王文魁。張壽夫。皆一時俊傑。而懋之不肯。亦獲廁名其間。凡二十有四人。咸以布衣。首際隆遇。罔不感憤思奮。圖惟報稱。相與切磨講習。端乃心。正乃學。砥礪乃名節。平居論議。必以古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相規勉。慷慨自許。契誼相投。蓋金可斷而簡與吳也。豈非一時之幸哉。居歲餘。而壽夫文魁。相繼以卒。亨大復以母喪去。存者蓋二十有一人。未幾而拜官之命下矣。爾章世賢。仲昭。懋。衡。與某。皆為翰林編修。孔易。檢討。彥厚。廷光。元益。皆給事中。元吉。克脩。汝欽。惟貞。惟一。廷章。皆監察御史。世美。世英。宗海。美宜。主事。戶部。而克深。禮部。廷珍。水部。出視事於濟寧。或官守。或言責。各有攸司。曾未踰時。而某與仲昭。孔易。俱以罪謫補外。仲昭知湘潭。孔易判桂陽。某亦待罪臨武。遐荒萬里。自分永與朋舊。睽隔矣。已而以言者留南都。仲昭。暨某。評大理。孔易。副行人。其後元吉。以言事忤旨。出為南陵丞。惟貞。謫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七

序

送進士還鄉序 以下遂行

吾少時讀柳子厚送苑論歸觀詩序。見其有所謂風雨筆札。雲煙簡牘。與夫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曳裾獲冠。榮南諸侯之邦者。未嘗不羨其文章之富。慕其登第之榮也。及觀韓昌黎之贈張童子。乃曰。愈將進童子於道。又曰。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然後知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其用心固如此。彼柳所訪者。不過庸人之見。世俗之言耳。嗚呼。士君子所當為者。寧獨富文章取科第而已乎。成化丙戌之春。翰林學士劉公。奉天子命。品藻天下士。某君某。以雄文碩學。擢高第。而懋亦幸與其列。視昔之柳與苑。韓與張。同出顧公陸公之門者。事頗相類。已而君以天官奏。得循例歸省其親。老其間學。以俟召用。又與苑張之歸觀者。適相似。君之行也。吾不敢以柳之言。瀆君聽。敢推明韓之所謂。進於道者。而附君可乎。夫聖賢之道。載諸經。其之吾心。而著於日用事物人倫之間。不可須臾離者。君歸向富讀所未讀之書。窮所未窮之理。而以其平日講明之得。諸經者。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充廣。一一反之身心。實踐而力行之。盡落其華。以就其實。用賦厥政於一家。則內而父子兄弟夫婦。外而宗族

知浦江美官謝病歸南海。皆道出金陵。邂逅一敘平生。獨恨爾章。又爾物故。徒以旅櫬過此。某等又相與哭而送之。江之游。追感時昔。寧不為之慨然也耶。去年冬。世美適以公事來南都。寓於館人者四閱月。因得數相過從。則與道舊。則世英復以髮去。克修諸人。亦往往銜命走四方。其朝夕聚首於京師者無幾矣。因相與竊嘆。向之二十四人者。別幾何時。而去就存歿。升沉離合。不齊已若是。而況於數十年之後。三百五十人之衆乎。其不齊殆必有甚焉者矣。雖然。事變之不齊者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生也。去就也。升沉也。離合也。天之所為者。吾固不得而齊之。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願因世美。以誌諸同志。尙能於人事不齊之後。不忘久要之言乎。世美歸金陵。大夫士咸詩以餞。別某病於不能詩也。故敘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急流勇退詩序

井菴林先生貴賢。莆人也。起家進士。官六察。經學行誼。推高一時。其立朝有氣節。侃侃論事。不畏權貴。其董繼內學校之政。以平生所得忠孝為教。士類翕然宗之。居無何。以疾在告。蓋家貧者十餘年矣。茲復奉命來按兩浙。理鹺法。剗政之疵。剔民之蠹。威行惠孚。商農皆悅。未拜月。事皆就緒。凡咨諏所及。知無不言。前後所陳時政數十事。多見施行。衆方仰其有為。而先生又以疾作。屢抗章乞致其事。命未下。聞代者至。遂不復造朝。亟遣人繳納其璽符印。而飄然以歸。時先生春秋五十有九。入仕踰二十載。而在職者僅兩考。嗚呼。其可謂難進易退者矣。外臺諸公。重其去。咸賦詩為餞。而題其卷曰急流勇退。蓋取宋錢宜靖公若水故事而云然也。詩既成。提學憲副。以某嘗受知井菴。俾為之序。某辭不獲命。乃作而言曰。世之仕者。莫不易其進也。而君子每難之。莫不難其退也。而君子則易之。其進其退。天下國家輕重係焉。夫豈徒哉。如或進焉。決性命。喪富貴。不能有為於當世。退焉。亂大倫。羣鳥獸。不能有補於名教。惡在其為進退也耶。姑以宜靖之事明之。方其進而佐同州。直玉堂。副樞密也。政事文章。謀猷諫諍。傑然有聞於時。固非徒進者矣。又其有或於呂蒙正。劉昌言之事。而離脫富貴。若將俛焉。亦豈苟焉而退者。有宋三百年。士風之美。重道義。輕爵祿。難進而易退者。皆自宜靖倡之。而文信公之孤忠大節。又嘗有慕於宜靖之為者。則其有功名教。豈下於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哉。夫以宜靖之賢。進退皆可稱道。而麻衣獨以急流勇退目之者。謂退之益。尤有大於進也。觀諸宜靖。則知先生矣。安知異時難進易退之風。不自先生倡之耶。諸公之作。所以反覆咏嘆。深致其意者。得非有感於斯耶。世之議者。不察乎此。顧乃以為無故而苟去。矯俗而近名。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雖然。宜靖之行高矣。道則未之盡也。士君子所當為者。可但如是而已乎。古人有言。願無以此舉自滿。某也敢為先生誦之。

民謠六詠序

莆陽林君居魯。文行甚高。而植志不凡。起家進士。為吾郡節推。善於其職。民謠誦之。乃三載考績。以治

最聞。召拜尚書工部郎官。去之日。郡中諸父老之賢者。咸惜其不可留也。相率為歌詩。稱述其美。爰而成什。號曰民謠六詠。以贈其行。君辭之曰。沂以非材。試茲郡吏。朝夕備備。唯受直息事。以獲戾。父兄子弟。是懼。茲得免於罪。焉以去。吾之幸也。其何以堪。此不虞之譽乎。父老成曰。行而有贈。古之義也。昔劉龍以會稽守。去為將作大匠。山陰老叟持錢奉送。龍為之選受一錢。蓋不於其物。於其情耳。今君侯志潔行高。吾儕小人。不敢以錢相浼。惟是樵歌牧唱。道其惓惓依戀之私。亦情之弗能自己者。君侯其忍然於吾民乎。君乃笑而受之。序序之士。董進。雅善於林君。乃持是詩而來告曰。斯亦吾邦之盛事也。在謙之九三。勞而不伐。林君以之。在益之九五。有孚惠我德。吾民以之。二者皆可書也。蓋為之序而待之。庶異時有陳詩而觀風者。尙有效焉。嗚呼。古之良吏。以治得民者。往往播諸謠詠。若鄭有輿人之誦。魏有黎民之歌。與漢世漁陽桑麥。蜀中之襦袴。是已。世衰道微。吏無善治。誦聲之不作久矣。君為一郡法曹。而遺愛在民。章章若是。況於守專城。位方岳乎。其亦庶幾古良吏之風哉。世之好名者。孰不侈是以為美談。而辭之不自居焉。其志為何如也。豈未足於吾民之誦。而欲其歸。歸者乎。是何止於勞之不伐而已耶。吾知君之去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必將以王道左右吾君。布宣關雎麟趾之化於天下。而一其道。德同其風俗。使二南之作。康衢擊壤之音。復興於今日。視彼列國兩漢之吏治。風斯下矣。而奚以區區之六詠為哉。君行勉之。予日有望焉。姑序是詩。以為之兆云。

送賀教諭深歸永新序

永新賀先生宗濬。蚤受易於故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文安劉公。講學為文。皆有師法。由江西壬午鄉薦。登進士乙榜。歷魚臺應天司訓。再轉而教諭蘭谿。至則嚴條約。以課諸生。凡先王詩書禮樂大小學之教。靡不相與誦習。而服行焉。學者喜於得師。爭相奮勵。考德問業。期於有成。夫何一日。先生揖諸生而告之曰。吾否德。罔以模範多士。願老且病。又弗克夙夜勤而於學。吾其歸哉。矧吾兄弟分異久矣。茲將奉先人遺教。脩陳江州鄭浦陽家法。合千指同歸。以食。吾於先人為嫡。於兄弟子姓為長。凡家之祭祀婚冠。若外內細大之政。皆吾尸之。匪躬之行。曷儀刑於我後人。吾必歸矣。諸生相顧駭愕。有若寒之襪。涉之亡楫也。相率謁邑宰。郡守。郡使者。可留甚苦。諸當道者。諭留甚至。先生皆不顧。竟治任歸。朱陸。姜麟輩。以十年老門生。弗勝其惓惓戀之私。乃走子山中。徵言為贈。子辱先生知最。且嘉其去。不容默也。乃喟然嘆曰。善哉。先生之歸。其為教也大矣。人之言曰。仕而不得其職。則去。古之義也。今諸生之愛慕。與當道之勉留。先生非不得其職者。胡為年未及謝。遽請納祿。若是其忍然乎。豈青氈絳帳。弗若長枕大被之安。且適耶。抑亦子弟之樂父兄。有甚於英材之樂育耶。子獨以為未然。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家。不教如教人何。先生之去位而家教者。夫豈忘情於諸生哉。亦以言教之弗如身教。欲學者歸求之。有餘師耳。唐陽城以進士歸隱中條山。兄弟友愛。奴亦化之。蓋及晉鄙。悉為善良。及為國子司業。而生徒片斤。皆循法度。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其教之不肅而成者。自家始也。陽公山其家以教於國。先生則以教於國者反歸其家。所施之先後不同。道則一耳。諸生有得於是焉。必知天倫之重於人。毋矣。必知仁民愛物之始於親

親矣必知士君子之貴乎難進而易退矣其為教頗不大耶先生歸矣尙益修孝友之政以御於家以化於鄉則西河之上豈無蕙其德而善良若晉之鄙人者乎明良在上躬親英猷又豈無用陽公故事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先生為諫議為司業而教成於天下者乎若然則其教之所及不但吾黨之士而已斯又予之所深望者故因爲別而致其愛助之言離索之懷所不道也

追送謝侍講歸後序

聖天子肇位四海弘開大猷聿隆繼述詔起侍講謝先生於家食以修憲宗皇帝實錄先生如京師取道吾婺中書王舍人允達率諸士友祖饒雙溪之許衆各爲詩以修其行王君既以先生出處之義法乎聖賢者序其前矣然引而未發也某辱知先生最舊適有他故弗遑走送意甚缺然將欲贈之以言而茲行之端由非淺薄所能識也敢推本王君之論而質諸先生可乎昔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斯二者何休所謂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世之君子莫不知宗孔氏而要其志行所歸有弗畔焉者寡矣先生少明孔氏經取進士高第官翰林以文章名海內既而有所不樂遂遭喪而歸以疾在告杜門著述殆將十稔作會總亭於祖塋之側以尊其祖以親其族凡所以修德立功揚名顯親者莫非從事於孝經之行也其在先朝嘗與修英廟實錄稽合同異褒貶得失書法嚴謹無愧良史今茲開命又幡然出當載筆之任非有春秋之志者耶處非徒處孝經其行仕非苟仕春秋其志彼以猿鶴鶴怨爲疑者烏足以知先生哉是行也細金匱石室之藏綜邦國四方之志揚洪烈彰緝熙表忠直黜奸佞大書特書上成皇明一經以續麟筆之絕以幸天下後世謂爲善學孔氏者非耶雖然猶未足以究其志也吾夫子之作春秋蓋有不得已焉今先生上遇堯舜之君前席召對從容啓沃凡春秋之悼典庸禮命德討罪者一一見諸行事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非反袂泣麟之比豈徒曰志之云乎先生其向以春秋之筆而窺定典謨之書哉不然則以行止驗天機若朱子送籍溪之云者亦莫不有孔氏家法存焉於先生何病乎然非所望於今日者也先生行哉某與天下蒼生同一引領

送中書王舍人汝赴召詩後序

嗚呼三代而下備以無用而取人之鄙薄訕笑者衆矣非備之無用也備焉非備而盜名欺世之不足爲用也安得真備之効一白於天下而刷此恥哉吾友中書舍人齊山王先生允達自其先南稜先生得考亭再傳之學於其外祖通齋葉先生以備名家者數世矣至待制忠文公始以文章鉅儒受知太祖而身歿王事弗究厥施博士公將繼志焉而享年弗永皆未親爲備之効譬之火焉久鬱必發譬之水焉久蓄必流其有待於先生乎先生世其遺學以科第起家官鳳閣典絲綸在帝左右令聞日昭且駭駭乎顯庸矣而志有不爲以病免歸豈天意猶有所待耶今天子出震繼離召用羣儒一新庶政慨然有意於唐虞三代之治時在廷之臣有以先生文行爲言者部符下郡縣促令供職先生猶以疾辭而郡邑之大夫交勸焉不得已乃起而就道吾鄉諸士友喜相告曰備道其亨矣乎爰即其道路所經分爲十詠各賦詩以壯其行先生過予言別出以相示某於諸君之言竊有感焉昔蘇太史平仲謂人之出處皆天其處而

修身出而行道則人之所以奉乎天也故備之未用其責在天用之而弗覩其効無以奉乎天者其責在人天人交至則其道有非亨者耶今先生之歸未嘗有意於出而以公論驅之出焉豈非天乎天其或者一試用備之効於今日則先生之出夫豈徒哉但蟻蟻易缺嫩嫩易汚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先生之出亦良不易哉唯先生宏遠謀以裨新政奉明主於三代之隆毋使備爲無用而起人之鄙笑斯足以奉乎天而無愧矣先生其敬念之哉所以倡前人之業副友朋之望爲儲道之光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之辱游於先生非一日矣敢竊取古人以規不以頌之義而書此於末簡以道其惓惓愛助之私云

送殺齋林先生與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視焉以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國家故典凡學政教誦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講選於吏部課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今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官之長匪得其人民罔視校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爲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制也時則殺齋先生林君汝悼由西安教諭未滿考而躡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茲異數者乎故士林雷動而敬慕焉鄖故爲襄陽屬縣僻在西南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嘗有竊弄潢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皇化而悉附於版圖物衆地大由是陞爲郡焉其郡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異於常焉則其爲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尙辭賦而獨明體用之學故士風爲之不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梁榘桷之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民之道先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舊染之汚而一新之使鄖陽之俗化鄖魯之風則其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矣止爲文翁之蜀常衰之闕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茲乎其門人以某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某竊惟先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而區區稱頌惜別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是鄖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愚言爲然否

送吾教諭翁之天長序

開化吾君廷順登進士乙科授天長教諭將迎其尊翁文山先生以就養謂子辱游於文山有世契之厚也過而言別可謂爲贈昔房景伯以身之事母化貝邱則君之教得矣予何假於言哉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秉彜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不堯存不桀亡體之身而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莫不治且平者其推孝乎孝之云者豈徒溫清旨甘以養口體而已哉必始於事親中於事君而終於立身自其體髮不毀以至於發言制行居處動作衣服飲食皆不敢有虧於道以辱其親自家人兄弟之

成宜朋友之信。以至於事君而忠。事長而順。治官而敬。臨民而仁。皆足成名。以顯其親。夫然後謂之能孝。所謂一德立百善從者也。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究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凡士之所以為學。豈容外此。而求之他道乎。故當其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若君陳以孝友佐成王。化東都。張仲以孝友事宣王。致中興。其治俗美。非後世所能及者。謂非師得其人。而教得其道乎。三代而下。吾感焉。建學立師。徒應故事。設科取士。專尚虛文。呻吟佔畢。以為學。風雲月露。以為文。富貴青紫。以為志。學術之壞若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惟我聖祖。志天立極。悉屏前代之陋習。而遠紹三王之遺軌。合天下郡縣。而學校之萃。天下俊茂。而教育之。其願聖誥。訓臣民。獨詳於明孝之章。列聖相承。而中以孝順五倫諸書。嘉惠萬方。其隆化美俗之意。蓋與古之徵五典。修人紀。而敘彝倫者。異世同符也。而今之職教事者。往往以操鉛槧。課誦讀。工文詞。為務。未免因循故習。莫能深體朝家教學之意。豈不重可嘆哉。天長為中都屬邑。密邇皇化。最先且久。其俗素稱醇厚。其人昔有朱壽昌者。以孝聞天下。而歷官所至。皆有善政。流風餘韻。豈遠乎。今君奉親而臨教。是邦。禮養之外。凡可以致孝。無不為焉。然後推所得以淑諸人。又因其俗所固有者。而開導焉。振德焉。則人心同然。自我發之。孰不感奮而興起乎。異時教化成人材盛。風俗美。必將有出乎舉業文字之外者矣。君勉乎哉。

送韓太守入覲序

書發為浙水東劇郡。賦煩役重。民困健訟。素稱難治。守牧之任。恆艱其選。迺弘治丁巳。平鄉韓公宗仁。以尚書憲部郎中。惟良折獄。廉慎有聲。式膺推選。來殿是邦。始下車。剗弊滯。汚視民之所欲惡。而能行之。不為苛察鉤鉅。驚駭駭俗。以取一時之譽。惟行所無事。而山嵐依然。無愁嘆聲。其可謂樂只君子者矣。簿書獄訟之暇。輒以興學育才為務。引見諸生。論談經義。從容反覆。聲塵不倦。使人咸有所得。尤可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者矣。夫何滄官其月。威惠始孚。遂有述職之行。介圭入覲。出祖有日。諸生某輩。羣造於予曰。公之背南吾土。播袴吾民。而譽髦斯士者。古良二千石。弗能過也。今而車馬有行色。先生可無一言。以道離別之懷。以致期勉之意乎。某應之曰。古者諸侯來朝。為天子所予。則有車馬。衰黼之錫。彤弓彤矢之說。漢唐守臣。亦有以政績優異。承褒寵者。今聖朝方大明黜陟之典。請以前使君溫王二公之加賜金紫者。而祝公可乎。生曰。此公之所固有。不假言也。某曰。唐虞巡朝之典。奏言試功。周禮朝宗之日。圖事陳謨。近代守臣。往往有赴闕論事。以生民休戚上聞者。今聖明方下求言之詔。請以前使君蘇洪李趙諸公之福吾民者。而祝公可乎。生曰。此皆公所為。不容贅也。某乃作而告曰。昔仲山甫徂齊之行。吉甫贈詩。以適其歸。蓋以玉躬之保。衰闕之補。係於山甫。不可久於外也。今我公朝會京師。雖不久於行。然棠蔭老稚。仰公以宅其生。泮水俊髦。待公以卒其業。惟恐廟堂虛位。帝心簡在。公歸而不獲焉。其惜別願留之情。皇皇焉不能已。所謂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者也。則公之是行。奚可久於朝耶。請以出車之首章。為公而三復焉。可乎。衆皆曰。此正吾徒與千里蒼生所深願也。幸甚以告公。尚無忘竹馬之期哉。

送收給事中考績序

官以給事名。肇自秦漢。不過為博士議郎之加官。以備顧問應對而已。其職尚輕。隋唐以來。始居門下。以省諫奏。案駁正。遂失。至宋則凡制勅有不便者。皆得封駁塗歸。而三司詳決。失中則權其輕重。發驛遣使。則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駁最。每季終。奏駁正之日。而其職始重。然匡弼獻替。以補衰職之闕者。又別有諫官焉。非其責也。迨我聖祖。志天立極。法周六典。建官特設六科。給事中。以為近侍。則不專封駁。而兼諫諍之任。凡公卿謀議大政。皆得預聞。則其職尤為清要。而責任尤重矣。若南京六科。則留都事簡。駁正亦稀。而專以言為責。國家倚為赤幘。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也。居是職者。豈不難其人哉。姚江牧君時庸。學博行端。而事母克孝。遇事敢言。剛方直諒之士也。以進士高第。選授南京兵科給事中。屢有建白。多切時政。克舉乃職。聲望甚都。弘治癸亥冬十月。秩滿三載。將奏績於朝。其同官李君某暨諸鄉士大夫。華其行。相率具酒。設祖餞都門外。以予與君有鄉曲之雅。而屬以贈言。昔陽亢宗為諫議。而退之有論。范希文為司諫。而永叔有書。皆盡朋友箴規之義。厥後二公卒以諫顯。謂非贈言之助耶。今韓歐之言。其在方冊。世所傳誦。牧君亦既習聞之矣。尊所聞。行所知。尚奚假於予言哉。況君在兩都。憲察謬譎。不少顧忌。天子知之久矣。今而入覲。勲座咫尺。天顏必將明目張膽。敷陳大猷。以箴動四方。其肯使陽范二公專美於前耶。某也衰老無似。莫能致其愛助之意。惟願為今日之張萬福。以稱賀太平而已。亦奚假於言哉。

送萬太守福之金華序

弘治乙丑之夏。聖天子龍飛御極。渙大號以新百度。厚沛澤以沐羣生。仁已至矣。猶慮田里之間。容有不獲其所者。而妙東廷臣。出為司牧。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進賢萬公季崇。有金華之命。凡吾郡之士。官學於南都者。莫不悅喜。相率以送其行。而大理程君瑞卿。屬予贈言。昔韓昌黎之送陸徵州。以為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成。不宜先一州後天下。而曰無疾其驅。以致願留之意。曾南豐之送錢望州。則曰純老文章學問過人。宜在人主左右。與訪問。任獻納。不宜久外。而欲其歸仕王朝。是皆以天下為心。而發明士大夫之公論也。今吾儕之送府公。則異於是。金華古稱文獻之邦。其民敦龐。其習醇厚。而比年以來。賦繁役重。俗澆健訟。為政者恆病其難治。欲愈急而賦不充。法愈峻而訟益滋。民之憔悴甚矣。其望賢使君之至也。若倒懸之求解。執熱之願澀。枯槁之渴思。時雨焉。公胡可不疾其驅。而贈行者可式。適其辭乎。公早以明經登第。而材識通敏。志行高潔。始則兩淮鹽司。著勤能之譽。及居憲部。而折獄惟良。有猷有為。隨試輒効。以是而往。洩金華。所謂老手之劇郡也。雖其財賦之夥。訟牒之煩。殆有不勞而治者。又因其所固有。而觀風設教。歸頌成仁。以復故宋文獻之舊。則雙溪之月。為公而益明。八詠之風。因公而愈清矣。此則吾人之私情。惟欲一州是先。而天下不迫恤焉。方今聖明急於用賢。大臣公於薦賢。凡牧守藩憲。以治行聞者。莫不人登臺部。以佐理萬機。恢宏大化。有若公之材猷。而治有成績。則其進而行乎朝廷。澤乎天下。殆若階而升焉。可計日而待矣。又安有久於外服。專而不成者耶。若是則吾人

之私情既慚而士夫之公論亦符矣公其勉乎哉某也技朽不文莫能致其愛助之意聊布所懷而以俾會之言爲公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爲何如程君曰待之矣請書以志別

送陳僉憲之福建序

福建古閩夷也在周爲七聚漢晉徙其民於江淮而吳亦以處遷謫之人竹唐而後風氣始開生息日繁民物殷富壤地二千餘里遂爲東南鉅藩常與學而曼胡之纓化爲青衿固已家庠序人詩書矣然山區海聚舊俗猶未盡變往往觸法抵禁易動難安號爲難治前代嘗選用文武才智之士授以八郡兵民之枋而牙分圖以洩焉所以輯衆庶弭奸強也我國家統一宇內綱紀四方以閩爲邊徼重地藩憲之任恆慎其選近年以來又以汀漳二郡地兼山海西隣贛吉南接潮梅其民剛愎好鬪悍強非率尤爲難治憲臣行部時一至焉而弗克久居則姦宄無所畏忌或伺隙而爲患也又特設提督兵備按察僉事一員居守其地使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而逆折其萌芽以爲久安長治之道焉聖天子肇位四海厲精治理深燭民隱急所先務妙東廷臣之有才望者以司風紀於是陳君勉之由南京大理寺正出僉閩憲而往洩汀漳督兵備焉其友某等過予而言曰陳君世家吾浙上虞厥祖若考皆業儒其伯氏正之起家進士而宰將樂甚有治聲其季茂之亦領鄉薦有才名君第丙辰進士歷官理評副正有年矣律已廉勤宅心公正詳練律令能考立法之意而周旋操縱扶善懲惡咸中物情獄經其識者莫不稱平其處同官羣而不黨聞有所見不同或事有掣肘難處者必從容辯執歸於至當而後已一時大理卿佐威器重之以君之才行而居是職固所優爲吾黨之士與之游者莫不惜其別而將有望焉願丐一言以華其行予竊以爲朝廷命陳君持憲節而督兵備者非謂其練習法令能折獄而致刑也蓋將期之於無刑耳亦非謂其蘊抱雄略能執訊而獲醜也蓋將備之以不兵耳彼汀有龜山讀書之岩漳有晦菴過化之邦其地雖險遠其俗未必皆不善也聞有愚民迫於飢寒困於征求而嘯聚梗化者亦由民牧不職而御失其道耳豈其人性然乎吾聖人有言欲善而民善雖賞之不竊蓋必有陰陽默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矣夫豈假於法律兵威之用哉張遂之於渤海祝良之於九真張綱之於廣陵皆以單車獨行而化暴爲良是乃不刑而治不兵而備者也昔吾越先正呂公升者嘗僉閩憲仰天一視而害稼之螟盡死則天可格而物可感矣又何寇盜之不化而以兵備爲哉君其勉之所以嗣先聲揚休聞而副友朋之望者不在茲行矣乎某也衰老無似不斐之詞無足爲君軒輊敢以吾夫子之言前數公之事爲君而三復焉諸君子以爲何如衆皆曰此固陳君素志也請書以遺之

送羅司業欽順侍親南還序

少司成泰和羅先生允升由內翰來官南雍即迎其嚴君栗齋先生以就養既二載而栗齋以桑梓久遠松楸在念有歸志焉先生則以栗齋高年遠涉江湖而二季皆官於外乏人侍養乃疏請於朝得賜假送親南還太學諸寮屬以爲先生是行實闡世教之重非但爲家慶之榮也爰各賦詩以華其行謂某於同官有一日之長也俾爲之序嗚呼天下有至德要道得於降衷乘彝之初發於良知良能之天體之身而

身修行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與天下無不治且平焉守約而施博者其惟孝乎先王庠序學校之設皆以申明乎此而司徒六行師氏三行之教必先乎此其朝夕從事於詩書者所以講求乎此肄習於禮樂者所以節文乎此而樂乎此也士之所以爲學豈容外此而有所事乎特思所以教之者無其本耳昔唐陽城以其孝友薰染里閭及爲司業而教學者以忠孝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由是羣生聞禮後學知孝而忠義之士若何蕃藪皆出其門國家卒有賴焉謂非本之身教而致然耶今先生以詞林魁彥膺師儲之任其教道之善職務之修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固無不至而迎養其親於是也朝夕左右變髮齋慄先意承志以悅其心非徒旨甘溫清以奉口體而已茲復親導安輿錦歸故里則所以符其親者又有加焉今聖天子厲精政理圖任責成凡羣臣以他事乞歸者皆莫之許而於先生侍養之奏即允其歸豈非欲以孝治天下而重先生之身教乎先生行矣戲綵高堂薦羞先饋雖有不孝自求伊祐竣事而來陰感默化則濟濟多士寧無克廣德心而興於孝弟者耶殆將有德有造不肅而成必有若君陳張仲者出而媚於天子以成成孝治視彼陽城之生徒斤斤皆循法度者不足言矣某也親既歿而年已邁孝有不及弟有不時欲爲先生之行不可得徒切慨嘆無足爲教願因先生之教有成而幸逃尸素之責焉故書此於簡首以道吾私云

送鍾參政之雲南序

浙藩大參吳公黃公書謂某曰吾同官鍾公元浦世家廣之東莞以明經舉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歷吏兵工諸科累官至都給事中器識不凡而通達國體諒直敢言嘗糾正京倉羨餘民以爲德平反山西疑獄人稱其平奉使遼陽則罪閩臣之失律守臣之納侮而勅能中貴之怙勢專利者皆稱上旨諫垣十有餘年聲聞卓然方負公輔之望而逆豎擅政沮抑言路出爲浙江左參議分守溫處金衢諸府公不以外補爲嫌勤恤民隱振肅吏治未幾而威惠大行民甚賴之會朝廷一新大化簡賢圖治遂拜雲南參政之命萬里之行自此始矣願吾子一言以壯其行某叨受騰騰稔聞佳政且辱公知遇良厚其敢以荒荒不文辭耶竊惟聖朝混一區宇法古爲治建牧立監自畿甸外分設十三布政司以統轄郡縣而一其政教有布政使爲之長而參政參議爲之貳蓋卽方伯連帥之任其位隆而責重苟非材望之素著者不輕受也況雲南僻在徼外百蠻所居王化未嘗及焉漢武征伐四夷始通中國置吏奉貢厥後叛服不常自唐中葉以迄於宋又爲蒙氏段氏所據迨元而後乃入版圖其地方數千里北接吐蕃南鄰蠻獠種類不一惟皆披氍毹而爲言獸行不知禮義而嚙訟好鬪自昔號爲難治我國家仁漸義靡百有餘年舊俗猶未能盡革故仕者往往憚其僻遠或以爲夷俗不可以中國治之者類皆鄙視其民苟事羈縻甚至有反變爲夷者殊不知惟皇降衷性同一善初不以夷夏而殊故箕子流化朝鮮而孔子不陋九夷天下豈有不可變之俗特思所以治之者無其本不能用夏變夷耳昔文翁在蜀而犍爲郡常食在閩而曼胡青衿其在是邦則孔明所營皆習中土之禮儀梁毗哭金而息蠻酋之攻擊之數公者雖未敢仰望箕子之仁而皆能用夏變夷若偉績於當時流芳聲於後世非得其本而然乎今鍾公司獻納而言信

於上職旬宜而政得乎民。殆必有所本矣。由是而往。澹濱南。益推其平日所學。箕子洪範孔子六經之道。以施於有政。柔遠能邇。使蠻貊冠裳。皆去其頑。獲暴戾之習。為詩書禮義之歸。則漢唐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他日政成而歸。進位臺省。推其所學。左右聖明。經綸密勿。弼成大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盛。又奚止於一方之化而已哉。此又某之所深望者。

送趙副使鶴之山西序

近齋趙先生叔鳴。廣陵人也。學博而才贍。抱負不凡。以明經舉進士。為尚書戶部郎官。嘗佐大司徒經理財賦。足國裕民。聲稱翕然。及出守建昌。佐南安。亦以最聞。乃正德己巳。始來吾邑。以其郡劇而難治也。厲精庶務。凡前政之未便。與奸胥猾民之資。緣官府以謀利而病民者。皆剔而去之。凡舊俗之好圖訟。崇戲劇。悅淫妓。與婚嫁侈費而女生不育者。皆禁絕之。禁粵水旱。則反躬自責。而有禱輒應。寬恤災傷。則封章屢奏。而通租是減。廣儲蓄以備賑貸。盡欺詭以正版籍。皆實政之及民者也。謂金華為文獻舊邦。號小鄒魯。而今不古若。乃選取諸邑髦士。肄業郡齋。躬為講授。而造就之。以東萊與何王金許五先生。倡明道學。則訪其遺書。集其遺文。刊示學者。使知所趨向。以宗忠簡潘默成之忠清。世所尊仰。則表其里居。使人有所視效。又使諸生講行鄉射冠祭等禮。及肄習釋奠雅樂。皆所以興禮義。化民俗。欲復昔時文獻之盛也。越二載。政教始孚。而先生忽進位臺憲。奉簡書。往董山西學校之政。出祖有日。郡諸生某輩。荷教甚厚。咸惜其去而不可留也。乃集其治行之焯焯者二十餘事。分題賦詩。以頌其遺愛。又相率造于山中。丐言以贈其行。予觀先生在金華。以東萊五先生之道學教諸生。則所以為教者。得其道矣。即其已然。而推其將然。尚奚假於予言哉。夫山西。即古之冀州。堯舜禹之故都。皆在焉。三聖相授受。以精一執中為修己治人之要道。三代聖王。以及孔曾思孟之所傳者。皆是道也。而程朱大儒。與吾金華五先生之所推明者。亦不外乎是道焉。舜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而皋陶明刑。以弼五教。使民皆協於中。故當時五典克從。九德咸事。至於比屋可封。人人士行。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卓冠千古。莫非是道作人之明効也。厥後隋之王通。剽竊其緒餘。以中說教授河汾。為多士所宗。其門人房杜魏徵輩。柄用於唐。亦足以輔成貞觀之治。彼小用其道者。且若是焉。而況有大於是者乎。聖天子東命先生。蓋教是邦。豈非有意於唐虞之治。欲自其故國而始耶。教成一二。而風行天下。直易易耳。其所望於先生者。不亦重乎。先生往。洵是邦以三聖相傳之道。啓迪後進。使其朝夕乾乾。進德修業。為孔顏之博文。曾子之格致。子思孟子之明善。以求其精。為孔顏之約禮。曾子之誠正。子思孟子之誠身。以致其一。而不徒為科舉文字之學。則可以希賢希聖。而執中之道在是矣。先生以是倡之。則士生於三聖之故國者。寧不奮然而興起乎。異時教道有成。英才輩出。或為皋益而陳謨於上。或為稷契而宣力於下。致吾君於堯舜。措斯世於唐虞。庶幾不負所學。不負聖明之末任矣。先生行哉。予竊有望焉。

送吳參政之四川序 乙丑九月

聖朝之制治天下也。以幅員之廣。郡邑之衆。自畿輔外。分為十三布政司。以統御之。為國家之藩屏。其責

任至重且大。蓋即虞之十二州牧。周之方伯連帥也。其設官也。有左右布政使。及左右參政參議焉。然布政以一二。二人總政於內。二參則分守列郡。而旬宜於外。其事最劇而加勞。凡教化之興廢。風俗之美惡。財賦之盈縮。徭役之輕重。獄訟之聽斷。與夫簿書期會之類。皆分守者之所親理。非材猷之超卓者。莫堪其任。故朝廷之授是官。每艱其選。而士大夫之得之者。尤不易也。一或得焉。人莫不為之喜。且樂者。以其官職之崇。不數載則進為方伯。為都憲。而廟堂之位。可馴致也。予則以為君子欲之。而未可以為樂也。蓋雖志可大行。澤可遠施。為吾之喜。然必能使其所臨之邦。教化以興。風俗以美。財賦以充。徭役以均。獄訟以清。而軍民無不得其所焉。以樂吾之樂。則吾之職可稱。責可塞。不負朝廷委任。而後足以保其位。而可樂矣。不然。則人將謂爾。皆以作惡。而來曠官之責。吾欲求免其過。且不可得。而何以為樂耶。是則參政之難為。又有甚於所難得也。金陵吳君汝和。以地官副郎。擢守荊州。仁而明。敏而通。歷七載。而八受褒陞之寵。天官賢其人也。遂舉以參四川之政。夫川蜀與荊為鄰。其民情土俗。不甚相異。能以其治荊者。而治蜀。雖兵民有衆寡。土地有廣狹。亦不過推其所為而已。夫何難哉。則汝和。不惟得其所喜。而又進於樂矣。予友愈憲徐君用美。於汝和為姻婭。以其將之官也。丐予言以為贈。予因推人情之所喜且樂者。而汝和獨無愧焉。因以慶夫。其亦有所喜也夫。其亦有所樂也夫。

送周宏毅還淳安序 甲午年

昭陽大荒落之歲。予承乏來僉閩憲。時憲長洪公。副則應公。皆世家淳安。蓋吾鄉之先達長者。重厚老成。明習世故。私竊自幸。獲以職事相從。諸凡政有未通。事有可疑者。得以諮而處焉。過辱二公。不鄙晚進。相視特厚。且日同署公牘。洗冤澤物。退則從容私室。敘鄉曲之雅。茗清話。意未嘗不歡然相得也。已而又識周公宏毅於洪公所。蓋公之淑人。宏毅女兄也。淑人從公久官於外。宏毅篤念同氣。不遠千里而來省焉。其為人端謹質實。讀書尚義。有古隱君子風。公雅重之。居無何。宏毅買舟將歸。洪公應公咸謂予曰。宏毅歸有日矣。盍為一言以相其行。予乃作而言曰。浙之於閩。雖曰壤地相鄰。而有崇山之限。迅瀾之激。昔人所謂雷遠入地。建溪險。星斗逼人。梨嶺高。信矣。又其風氣頗殊。水土亦異。行者往往或憚其難。非夫宦游之士。商利之儔。罕有至者。吾聞昔宏璧之副閩憲也。宏毅時省其兄。嘗一至焉。今以姊氏之故。復為此來。其心非有名利之累。而僕僕焉躬跋涉之勞。非其厚於同氣之愛。肯若是耶。人之大倫有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宏毅之於兄弟。厚矣。能充是心而達之於君臣。於父子。於夫婦。於朋友。以及宗戚鄉黨之間。靡一不致其厚焉。則於君子之道。庶幾矣。某也無似。欲為宏毅之厚。而未能。請因以是而助宏毅之行可乎。二公莞爾而笑曰。旨哉子之言矣。夫。遂書以貽之。

送委推官還南昌序

吾邑昔為州時。知州有夾谷侯者。治甚得民。而不獲乎上。因以罷歸。先正禮部吳公。贈以詩曰。陋邦寧足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宮有藻芹歌未已。蕪無蕙政謗何為。樂樂金印青雲在。落落丹心白日知。得意屠庸非所羨。祇留遺愛使人思。邑人傳誦至今。以為美談。前郡守劉公惟馨。立朝有盛名。而為政亦不獲

乎上。被勅去官。其事與夾谷侯相類。予既嘗誦吳公之詩以美其行矣。今節推南昌君。發身儒科。來官吾郡。處事精密。斷獄明允。守貳咸稱其能。悉以郡政委君。裁決週因。吾邑缺令。徵君治。其邑物產地大。賦重役煩。加以路常衝要。實使紛至。供億勞費。民力不堪。素號難治。君為之薄賦。省供。應清獄訟。恤貧乏。治豪猾。社盜。不兩月。事皆就緒。民皆悅之。亦可謂能其官矣。夫何當道者感於婆娑之言。而黜君。人皆為之不平。君自謂吾居下位。不能善事上官。以失名譽。罪固當去。有母在堂。而懷祿遠離。定省久曠。罪尤當去。負茲二罪。去之晚矣。吾於人也何憾。遂忻然而歸。不以其失介意。尤見君之高致。吾焉父老。聞君解組。皆恨然如失。怙恃。莫不垂涕泣焉。相率過子。巧言為贈。願區區鄙陋之言。何足為君輕重。而君之歸。亦有類於夾谷侯者。敢仍借吳公之詩為君而三復焉。以致惜別之意云。

送周樸軒歸上杭序

世之事親者。莫不欲有以榮其親。亦莫不欲有以養其親。然非名登黃甲。無以致其榮。非身食天祿。無以隆其養。能如所欲而榮養其親者。蓋亦鮮矣。夫黃甲固甚榮也。苟或不幸而居永成偏侍之下。則雖荷寵榮。親不及見。不能無風木之憾。必其具慶在堂。斯足為榮之至焉。天祿固可養也。苟或王事靡盬。而將父將母之。不迫則祿雖可分。而身不侍側。又不能無望雲之思。必其迎親就祿。然後為養之至焉。能得乎榮養之至。而滿其所欲者。不尤鮮乎。二者兼至。吾於邑侯周君之父樸軒見之矣。樸軒世家閩之上杭。其大父尚毅。以進士起家。官六察。有盛名。樸軒幼有良質。將繼志焉。而蚤失怙恃。累於幹蠶。弗克從事於學。乃篤於教子。遺君就學邑庠。時加警勵。期底有成。以續先緒。君遂以妙年。魁鄉薦。登甲第。鄉人莫不嘉嘆。以為有子。而二親在堂。壽考康寧。豈非榮之至者乎。迨君奉朝命。來宰吾邑。而明敏能斷。練達有為。凡我政務。供億軍旅。修治城壘。皆不勞而辦。庭無留訟。賦無宿逋。監司郡守。屢行旌獎。可謂能其官矣。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者乎。政既暇。乃遣人奉迎樸軒。偕母氏。並臨官署。以就榮養。君以六百石之俸。賜而具其服食。以二百里之黎庶。而為其孫。曾以緋衣墨綬。為班爛而戲舞。以激江之水。大田之稼。為春酒以介眉壽。凡可以悅耳目娛心志者。罔不為焉。則所以養之者。又極其隆而無不至矣。居三歲。朴軒忽以桑梓久違。松楸在念。有歸志焉。會君亦以秩滿。將為考績之行。乃不果留。而命其內子扶持以歸。吾邑紳諸君子。某輩。咸謂樸軒是行。使為父者知所以教。為子者知所以孝。大有補於風化也。不可無一言以華其行。乃相率賦詩。而過子巧言為贈。予聞樸軒嘗謂君曰。吾此來。非為溫飽計。欲視汝居官行事。能不負所教。斯可矣。三復此言。則樸軒之所望於君者。不既厚乎。夫孝子之心。無窮。而道亦無窮。彼以登第而榮其親。與得祿之養其親。亦云孝矣。然豈若治行著聞。而官位日崇。恩命下頒。推封所自。足以顯其親者之為愈乎。又豈若立德樹勳。追配古人。休聲美譽。流芳青史。足以壽其親於不朽者為尤愈乎。然欲進於是焉。亦豈待於他求哉。惟今日行政推愛親之心。以愛民。而盡其仁。異日立朝。移事親之孝。以事君。而盡其忠。則治行無不著聞。勳德由是樹立。所以顯其親者。皆在是矣。樸軒之所以教。而君之不負所教者。又豈外於是耶。君其勉乎哉。予驛君知愛最深。故於樸軒之歸。不敢以他辭。而推廣其所以望於君者。以勵

君之志云

新刊楊鐵崖詠史古樂府序 以下序章

昔蒙古氏之有天下也。治率用夷。而不師古。禮樂刑政。無足稱述。獨文章一脈。代有作者。未嘗絕響。若虞伯生。范德機。楊仲弘。揭曼碩。歐陽原功。馬伯庸。薩天錫。暨吾鄉黃晉卿。柳道傳。諸人。各以其詩文鳴。莫不涵淳茹和。出入漢唐。郁乎彬彬。何其盛也。然其時。衆作悉備。惟古樂府。未有繼者。於是會稽楊鐵崖先生。與五峯李季和。始相倡和。為漢魏樂府辭。編強自許。直欲度越齊梁。而上薄騷雅。偉乎其志哉。至如詠史。則季和每推服鐵崖為上手。鐵崖亦自謂余用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者。特其一體耳。成化癸巳。御史中丞江浦張公。巡撫閩中。蒞政之暇。出示某而語之曰。鐵崖先生平日所為樂府詩最多。今僅有存者。天官少宰葉公與中。鑿為僉都御史。出撫東廣。嘗得其門人吳復所編若干首。已錄諸木矣。近得此帙於前江西提學黃先生純之子知州。喜其詞古意古。可與可觀。讀之使人懲創感發。隱然有三百篇之遺風。特未得其全集耳。茲將刻而傳之。子盍為序。某辭不獲命。乃復於公曰。自王述熄而詩亡。一變而騷。再變而選。而樂府。而歌行。諸作。至三變而為律。作者徒知從事聲偶之間。而不能馳騁以極夫人情物理之妙。其去古也遠矣。獨先生之作。逸於思而發於才。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論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命辭。皆即史傳故實。鑿括而成。叶諸金石。若出自然。昌黎所謂橫空盤硬語。安貼力排寡者。先生有之。是宜公之甚好而欲永其傳也。雖然。鐵崖法乎漢魏者也。公且好尚之若是。如有國風雅頌之音。則其好之宜何如哉。公之於文詞。且欲復古。而況為政。豈不欲行古道。而使今之天下。復於唐堯三代也耶。斯則某也。深有望焉。乃若先生名系爵里。與其文行之詳。見於宋太史。揆謙所為墓誌者。已暴於世矣。茲不著云。

重刊香溪范先生文集後序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谿也。用儒飾吏。善於其職。克協上下。聲稱翕然。乃於蒞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從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唐君讀而嘆曰。先生之文。世知誦習者。心儀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儀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而弗傳耶。爰命錢梓。以惠學者。而俾某識其末。竊惟先生之學。文。與其立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嚴直。禮部吳公正。序之詳矣。某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其萬一。尚何讚其辭哉。獨念吾鄉聖賢之學。前此未之聞也。而澄其源者。自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王金許。遂相繼以得孝亭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意又欲大

昌斯道之傳也耶。不然。何闕於前而顯於今耶。讀其詩。讀其書。而遐想其人於數百年之上。能無奮然興起者耶。此某於唐君是集之刻。所以重有感云。

東陽文獻錄序

昔潘溪宋先生於浦陽一縣之人物。既嘗爲之記矣。又取其人之所述作。緯俗經邦。可傳於後世者。類而集之。以爲文藝錄焉。使夫一言之善。皆得以垂於不朽。其所以表先哲而厲後人者至矣。浦陽文獻之足徵。蓋潘溪之力也。東陽爲吾婺望縣。古稱多佳山水秀水。其清淑所鍾。瑰奇忠信材德之民。森然疊出。而述作之富。視浦陽爲尤盛。顧未有能彙集而登載之者。遂至磨滅散逸。存什一於千百。其不重可嘆耶。邑之士人杜儲公運者。故陝西憲副某之季子也。頗嗜好古。以東陽爲浙水東文獻之邦。而無所取徵。豈非邑之缺典乎。況先聖之遺風餘烈。與作者之殘膏賸馥。皆足以佑啓後人。惡可使之泯沒而無聞耶。乃發其家傳。訪諸士友。得唐宋以來諸君子遺文逸事。必手錄之。雖片言半簡之僅存者。亦所不廢。凡其邑之所產。孝者。忠者。節義者。勳業者。文學者。悉著其行能。與出處大略。列諸卷首。然後錄其所作。若樂府。若詩賦。若序記。若疏之屬。各以類分。而他邑之人。其文有爲東陽而作者。有附見一二。總若干卷。合而名之曰東陽文獻錄。蓋亦祖述潘溪二書而爲之者也。錄既成。公運又將鈔梓以廣其傳。而屬序諸首簡。予聞易之大畜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孟子言尚友古人者。亦必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今君子蒐羅廢墜。抉剔幽隱。以成是錄。使東陽數百年文獻之懿。萃於目前。其用心勤矣。雖其開採之未備。選取之未精。然古人嘉善行。亦往往而在也。多識以畜其德。論世以尚其友。子之學知所務矣。所就其可量耶。又況是書之傳。使後之君子。亦於是乎畜其德。尚其友焉。則所以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爲何如耶。吾知異時東陽文獻。又不但如今之所錄而已。孰謂其無補於世教也哉。故爲序之。

鄉賢祠志後序

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宗。又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則鄉賢之有祀向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梅節。宗忠簡。潘默成。三賢於學宮。祀東萊呂成公於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遭兵燹。萃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憲辛公訪。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參議湖南吳公。旬宣所至。庶政時敘。乃考先志。修古典。謂茲文獻大郡。名公鉅儒。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以舉其廢者。於時巡按侍御東廣吳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適臨茲郡。聞公之議。亦謂其有補世教。非可緩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而守守薛侯敬之。剛敏有爲。志崇先哲。承命唯謹。以學宮地隘。弗稱妥處。而卜地于郡城南隅。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爲郡故多賢。弗可限之以三。而著錄於志傳者。累數百人。亦弗能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雜取東萊四賢。及祠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爲祠志。欲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黨之士者。何其至耶。既乃命某識其末簡。嗚呼。嗚呼。昔吾婺稱小鄒魯。他郡莫

敢望而擬焉。夫何前修既沒。徵音莫嗣。衰微不振者於茲百年。山川如故。風氣不殊。何古今人不相及耶。亦其世降俗流。未有以成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趨之之道焉。昔廬陵有四節一忠之祠。文丞相履歷。少嘗遊之。而欣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於天下。視前人益有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侍御與公所以汲汲於是也。後之人進而瞻於祠像。退而考諸祠志。遐想其人於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於中。不能自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爲者矣。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然。祥有開而必先。運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宋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尙知勉哉。尙亦無負於天。無負諸公之望哉。

蘭谿縣志序

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邑郡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賡思又有續志。皆統紀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爲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爲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爲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與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略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祠廟碑誌。及鄉飲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書又亡逸不存。可勝嘆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檢。來爲邑宰。洩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謂是邦爲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是。豈非爲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石刻。故家名族之志傳譜集。悉皆採摭。以爲前代進士靖江令鄭君威甫。爲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暨予。辭不獲命。乃據洪贍二志爲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未錄。參諸史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十有六。釐爲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刪定。而王侯有召命。入爲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許侯補之。始至。適值艱歲。撫綏靡暇。越再其。而政成愛立。百廢具舉。爰謂昔人所爲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閱。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仍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鈔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有力焉。俾述頌末。識歲月於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徒存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爲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欲考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既亡。無從取徵。而一邑之間。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與誤踵訛。舉一廢百。爲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以補其闕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鄉試錄序 戊午七月林愈憲來代考官作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用之大。何如哉。陸古帝王。莫不用儒

為治若虞之論九德舉黎獻周之教三物資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卓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秦醇儒唐舉科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乃見振廢無惑乎治之古若也惟我聖祖憲天立極尊右儒術誕興文治建學育才如古膠庠命鄉論秀如古賓興以吾儒之道具於易書詩禮春秋之經孔曾思孟之書而濂洛考亭諸儒發明獨得其宗故學校以之為教科舉以之取士而不雜以他術用儒為治未有若是其純者也列聖承之久而其道成故得人之盛度越前代太平之治悠久無疆非用儒之効乎皇上繼統守成於茲一紀旁求儒雅以共天職亦既三設科矣弘治戊午仍屬大比賓興之秋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謂進賢如不得已可弗慎乎乃與某等同寅協恭以祛宿弊而杜僥倖抑奔競議行場屋貫條視昔加嚴務欲選舉得人副聖天子側席真儒之意既各公舉所知走書幣往徵某某以典文衡某亦齒焉其就試者悉由諸道憲臣躬詣各屬詢行考文推擇以來猶懼其濫又會合諸司覆考而沙汰之可謂嚴矣汰去之餘猶二千幾百有奇吳越之士何其盛耶迨入院則某某與某任提調某某任監試考校文字則某某等分任之諸外內職事皆慎選其屬以充而御史某某其成焉乘皆精白一心誓以將事其困棘三試與取士之數悉遵定制已乃刻第其氏名與文之醇正者為錄以獻於天府而傳之天下後世嗚呼我國家建學養士謂之備學設科取士謂之備科教之以儒而取之以儒其望之厚矣二子既登名是錄以備名於天下行且捷春官奉廷對致用有日其亦以宇宙內事為吾儒分內事而思所以立天地之心立生民之道開太平於萬世乎所謂望之厚者不在茲乎某於諸士得之言語文字之間而文者儒之餘事耳萬一有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儒其貌而不儒其心甚至修於家壞於官失其所以為儒者寧不上負天子下負所學也耶某辱有場屋一日之雅敢借書首簡用為多士之規

菊莊詩序

有為軒岐之學者伊廷玉氏質良行淳不競榮利頗有韓康宋清之風其平生無他嗜好獨於菊焉玩而樂之弗厭也嘗即所居之旁治地為圃羅植甘菊數十百本根而培焉苗而灌焉條幹而整比焉屏列焉僕僕然不以為勞當其霜露始肅寒英盛開則攜賓友引壺觴朝夕嘯咏乎其間若與為知己者然因名其所居之室曰菊莊一時名勝與凡縉紳君子之過其居者往往為之題咏焉廷玉為一賦得古今體五七言詩若干篇予為序予嘗觀於月令爾雅本草仙經以及靈樞經之類鍾會之賦子美老泉東坡之詩石湖劉夢史正志諸人之譜而有以知菊之為物君子貴焉彼其花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黃中通理介然高潔不與凡卉同其盛衰有儒之德焉及其用於服食則春採玉英夏採容成秋採金精冬採長生可使去疾可使引年為餌之最良者甚至南陽菊潭飲其水者壽皆百歲則其利澤及人又有儒之功焉是非吾儒之流與之同臭味者其孰能好之若廷玉工於醫者也宜其莊以藥名而神農之三百六十五種無不備焉胡獨有取於菊而名其莊哉豈其隱於方位有同於花之隱逸也耶抑以其衛生之功

將自擬於菊潭耶若然則廷玉之所得於菊者亦淺矣彼為醫者特一技耳菊之為道豈一技而能盡耶必其醫而儒焉則進而得國庇民又將有大其功者是乃軒岐之所以為軒岐而可以一技名哉如是而比德於菊焉庶幾無愧矣乎廷玉其亦有志於是耶嗚呼三五而降吾民之痿痺疾痛天賜札遂弗能以壽其生者久矣吾安得廣君之莊於天下使人人飲菊水而養遺齡若彼甘谷之老哉故不辭而為之序

書北堂永秀詩卷後

弘治之季年予被命承乏長南都太學有廣南舉子趙生善鳴者以母命來卒業焉予見其貌恭而志篤執經館下質問所疑弗弗弗措可與共學者也進而問其世出及所從游則為故宋宗室某之裔大參李君士遠之甥曾受學於內翰陳公甫之門其學固有自矣一日請於予曰善鳴母李氏為龍江望族天性淑慧幼聞諸舅兄讀小學諸書皆能默領章句諳其大義在家而恪遵姆訓逮歸而克脩婦道不幸先君蚤喪茹苦勸家劬劬教子必以義方慈而有節愛而知勞故兄善和以文著聲庠序中而善鳴遂叨鄉薦頗有成立不替先緒皆慈母之教也大參見氏皆稱為孟陶二母之匹母年六十時客有繪萱草圖為贈者因名之曰北堂永秀諸舅及縉紳君子皆為賦詩以壽吾母而今內翰湛元明又為序其事善鳴益次成賦願賜一言以表章吾母之善垂諸不朽庶幾少道不孝之罪也予謝以老荒不文而生請之不置今十年矣予臥病窮山生柱過焉復中前懸乃作而言曰詩稱焉得萱草言樹之背蓋以萱為忘憂之草故室家相念者欲樹於北堂以解其憂耳未嘗言及於母也神農本草謂萱名宜男為妊孕之所賦故世俗往往以萱喻母而唐人萱草生堂陸游子行天涯之詩則又以萱為子焉人生有母而壽考康寧洩洩在堂則子之憂所由忘罔若萱之秀於北堂矣若其有子能賢而行道揚名以顯其親則母之憂所由忘是又為不萱之萱也母子交相為萱而並忘其憂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今生能得之固宜諸君子之嗟嘆不已而咏歌之也生之兄弟繼今而往並夜孜孜講學修行以成其身若孟子之以道自任而有功聖門若陶侃之樹勳揚休而有功國家使賢母其為二母之匹則北堂之秀永永無疆而非止為一世之壽其為不朽孰大於是尚奚假於予言哉生其聽諸

吳烈婦詩序

自關雎之化熄而閨巷之間無復漢廣行露之風自彤史之職廢而閨門之內不聞婦訓姆儀之懿於是乎天理日微人欲日熾桑中濮上之音延於天下世道已駸駸而入於夷矣陵遲至於有元之世遂舉中國而夷之上自王公下而士庶亂倫無別禽獸其行子孫父妾兄收弟室嫂治弟悻者恬不為怪在彼固無足議而廢三綱墮五典使先王衣冠禮樂聲明文教之地悉淪於龍蛇腥羶汚穢之域其可哀也已幸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泯焉者故裙裾之中亦有能閱禮義守貞操不辱其身臨大節而莫奪赴水火而如歸若善鄉吳烈婦者豈夷習所得而變耶蓋烈婦為里人某妻遭亂與其夫倉皇避難去家西行一里許聞鼓噪聲足弱弗能步履不可免乃謂其夫曰君宜自脫禍非以妾為累夫曰子將若何烈婦曰妾義不受污惟有死耳夫號泣不得已而去既而遊兵四集將迫及焉適道傍有池曰梅塘

水深且深。遂投其身以沒。後數日兵盡。夫蹤跡至其處。見烈婦屍浮池面。雖盛暑而面貌如生。乃舉而葬焉。時歲戊戌之夏六月也。其後好事者聞之。為傳其事。而為神能言之士。又從而歌咏焉。蓋亦采蘇好德之良心。有不能已者。今某之孫。以其文若詩。為一帙。謂予而告曰。先人有美而弗知。不明也。知而非傳。不仁也。吾將以是傳之子孫。俾無忘烈婦之訓。願丐先生一言以張之。嗚呼。吾於是見世道升降之機矣。昔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秦晉遂避陸渾之戎於伊川。蓋天將變夏為戎。而其人已先化為戎也。今當胡運告終。皇明啓運之始。而閩閩一二女婦。已能自拔流俗。而趨乎禮義。豈非天意將興文明之治於今日。而有開必先者乎。異時國家采民風。被管絃。以比隆於二南之盛者。不有取於是耶。是又不但為一人一家之美而已。故為序而不辭。

書鄭氏慶源錄後 以下序聯

太末之墟。有大姓曰桂巖鄭氏。其先係出蔡陽。厥後自徽來徙家於是者。蓋將十世矣。支分派衍。族大以蕃。衣冠文物。世有令人。其七世孫公勉。始以才幹。效用於時。三丞大邑。皆有能聲。皆念上世家。勝毀於兵燹。而後人無以考其先也。乃命冢子冕。推其所自出。疏其所由分。詳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者。著為圖譜。名曰鄭氏慶源錄。以示族人。使咸知所以尊祖敬宗。收渙散。敦親睦之道。生而相慶。死而相弔。患難而相收恤。不至漠然相視如塗人也。其可謂知所務者矣。冕之卒也。厥弟侍御君。豈於子為年友。雅相好也。問出此錄。暨諸名公所為序跋。俾書其末。予聞鄭之為望族也久矣。在唐有榮陽之七房。近世有浦陽之義門。其世胃之貴。世德之美。何如哉。今桂巖之族。祖榮陽而隣浦陽。其家法固有由來矣。君之父子兄弟。傑然秀出於其間。松巖之遺愛。栢府之風裁。昭宣令聞。克允厥宗。所以聲靈播。紹前美而裕後昆者。將不在茲乎。彼詩書禮義之習。孝友睦婣之行。承珪襲組之華。榮陽浦陽之先。所以昌其族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奮然而興起者乎。平安知桂巖之不為榮陽浦陽哉。鄭之子孫。觀斯譜者。其勉之。不然。則永州之鐵爐步。人將有議其後者矣。

重修青陽陳氏族譜序

予僑陳君弘載。以書來曰。某之先。出於帝有虞氏神明之胄。自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以備三恪。陳亡而子孫散處四方。以國為氏。梁天監中。有諱元之者。為廣德司理參軍。始自浦亭徙家麻姑山之東。太南鄉。其玄孫曰吉甫。仕唐為青陽務稅使。又遷於九子山之社溪。八世而潘江令太祿。爰遂定居邑中。又十五世而九華山人諱巖。以詩鳴於宋。又二世而元池州學正諱祖生。以儒名家。蓋某之曾大父也。池州季子諱貞。於某為大父。仕皇朝。歷蘇頓二府同知。皆有治聲。後以註誤。左遷儋州而道亡。門戶日替。先君子奠奠孤立。洪武末。又以事謫戍滇南。而青陽之宗祀絕矣。先君雖流離兵間。日不暇給。而仍躬職行。思元厥宗。凡所以為光前裕後之圖者。靡所不至。嘗以家牒更世變不存。懼後人之迷厥所自也。乃即其耳目所及知者。自九華山人而下。為譜以示子孫。而於不能記憶者。則闕焉以俟。嘗謂某曰。吾先世自唐以來。家於青陽。世德之美。世胃之貴。甲於他族。而今遂泯焉。吾之罪也。一杯麥飯。何時歸灑松楸乎。小子勉諸。

某泣而讀之。不敢忘。居無何。而先君奄。諸孤矣。其為悲痛。可忍言哉。不肖孤。今承遺教。因敢失墜。幸以科第起家。竊祿於朝。先君以恩贈南京刑部主事。誠因謂告歸。滇南煥黃。遂如青陽。展掃先隴。而先人歟。感則已鞠為茂草矣。乃即其地而築室以居。不敢去墳墓也。間又訪於鄉之父老。得故族譜。自青陽稅使而下。凡二十有二世。遂因先君所述。重加纂輯。參以所聞。正其訛謬。用史氏年表之例。列其昭穆世次。與夫官爵名行之懿。著為陳氏世譜一帙。成先志也。子盍為序。以訓吾之後世。使知所以尊祖敬宗。崇德象賢。而興起其孝弟之念。以無愧於神明之胄。不亦善乎。予於陳君之言。竊有感焉。今世之姚虞陳田其氏者。孰不自以為神明之胄也。然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我猶未免於鄉人焉。不有忝於神明也耶。君之譜其族者。豈有在矣。君蚤以明經登第。入典邦刑。出持憲節。有猷有為。昭宣令聞。而又能繼志述事。使前人之緒。既絕而復續。先世之譜。既失而復完。是則孝之大者。固足以匹休於前聞人矣。豈直自異鄉人而已哉。然欲稱其為神明之胄。則又有大於是者。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晝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而求所以為舜者。斯可矣。斯固君之志也。君以是倡之。後之人其無奮然而興起者乎。傳所謂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必有當是占者矣。為陳氏之子孫。尚勗之哉。是為序。

清塘賀氏重修宗譜序

永新賀先生宗潛。受易於保齋劉文安公。以進士乙科。歷魚臺應天司訓。而主教事於吾邑。辱與游最厚。既而以病免歸。將施其有政於家。以為孝莫大於尊親。尊親莫先於明譜系。以究其源之所自。出序昭穆。以別其派之所由分。夫然後倫理可正。恩義可篤。而家可齊也。乃取其故所藏家牒。而重修之。以增益其所未備。凡當代名公之文。若詩。有為賀氏而作者。悉彙次以附其後。將以示諸後人。俾咸知所以賢賢親親。而起其油然而孝弟之心也。其亦可謂知所務者矣。問使其子位。持以過子。而屬為之序。予觀譜之所述。自文堂府君。始自廬陵徙居禾川之清塘。逮今十有餘世。其先德之懿。有以忠厚傳家。積累有素。稱者。有以詩書之澤。過於他族。稱者。或好學而尚文。或介潔而尚義。具於學士解公大紳。方伯李公昌期之序者。詳矣。所以啓其後人者。亦無不至矣。予何人斯。而敢以無陋不斐之言。贊其間哉。辭之再四。而位之請不置。且先生之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即二公之所引而未發者。申告之。古君子之不忘其先者。非修其譜之難。而修其身之為難。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為賀氏之子孫者。誠知勤學厲行。以修其身。使夫詩書忠厚之澤。弗墜介潔尚義之風。愈敦。則庶乎能念爾祖。不忝其所生矣。若能進而上之。為賢為聖。或以道德。或以文章。或以勳業。著之當時。傳之後世。足以光昭其先。若異齊之自為歐陽。以無負乎二公之所期者。不尤為斯譜之榮矣乎。先生之所以譜其族者。將不在於是乎。其或身之不修。而惟譜之修。則永州之鐵爐步。人將有議其後者矣。爾子爾孫。觀斯譜者。尚其念哉。

三山雲程林氏族譜序

浙江會憲三山林廷珍。行部之暇。過予話舊。因出其所修家乘一編。而告之曰。某之先。由晉黃門侍郎穎之子祿山。以散騎常侍出守晉安。因而家焉。其後世居西關。當元之季。有諱比者。仕為鎮撫。督領兵守禦。

南關屢抗強寇不幸羣盜四集攻陷城邑力非能支衆皆欲附而公獨守義不回闔門就居僅遺一子曰陽文身避難竄於城西之馬舖而黃門之祀賴以不絕蓋吾之曾祖也曾祖之昭二人而吾祖爲之長乃徙於某程而再植有家吾祖與從祖之穆四人而先君又爲之長尤力於爲善而克昌厥後逮吾則昆弟七人從父昆弟四人從祖之昆弟一人凡十有二人焉既吾昆弟之子若孫抑又衆矣先君晉進某兄弟於學欲其有所成立以克厥宗某等奉承遺教罔敢失墜幸與弟塘皆起家進士而玠與從弟瑤琳又皆以明經後先領薦於鄉今某由尚書刑部郎官來僉憲事塘以行人爲雲南道監察御史璠由乙榜爲山東寧海州學訓導而先君亦以恩贈官南京刑部主事皆吾祖宗餘慶之所鍾也吾敢忘其所自乎第惟先世厄於兵禍家牒逸亡自晉安而下遷徙世次皆莫能詳其爲悲痛可忍言哉茲錄其所可知者爲圖譜附以家規將以傳之來世俾永弗忘吾鎮撫公忠義之訓焉子其爲我序之予昔宦遊閩中辱與君有斯文之雅誼不得辭也乃觀其譜而僭爲之言曰嗚呼仁者必有後蘇文忠公嘗有取於中包胥天定之說吾於林氏蓋有徵焉昔商三仁少師比干以諫紂死其子堅避難長林因以林爲姓而周武王封之清河厥後如雍如楚如不狃皆以名節見魯春秋而放之問禮孔門名德尤著至皇父子又以十德有聞於趙則堅之有後非以少師之仁而天定之足徵者乎自晉馬南浮而林黃陳鄭四姓皆始居閩更歷唐宋以迄於今諸林之族莫盛焉其他固未暇論姑以君之所自出者言之若鎮撫公之事雖名位素微不登史傳而一念之烈殺身成仁亦可謂能繼祖武者矣其子之文身避難實類於堅雖在當時不有清河之封然不數世而有君之兄弟傑然奮出其間抑豈非天監其仁俾之有後者於是而始定耶雖然少師與鎮撫公遭時不幸不過著其一節之仁而天之祐其後者已若是焉而況於稷契周召之徒能大其仁以及於天下後世者乎今君之兄弟崇德象賢際時休明執法內外得行所學非彼所遭之不幸者也尙其夙夜懇篤不忘益充其仁左右吾君於唐虞三代之盛以爲今之稷契周召焉則其後世之瓜瓞綿綿日昌日熾者可量也耶然則斯譜之作後之君子又將以徵天道之大定焉君之兄弟其可忽哉君之闔人其亦敬念之哉庸書諸首簡以俟

歐方氏族譜後

譜者一家之史也國有史則其君之明暗臣之忠邪政之是非得失善可法惡可戒昭昭於後世族有譜則自大宗以及小宗其人之賢愚貴賤貧富一覽其見雖不若史氏之褒善貶惡而勸懲之意固未始不存乎其間也新安方氏自譜其族出於神農氏之胃肇自得姓以迄於今上下數千餘年傳序幾二百世其諱字生卒與其官封里居歷歷備載雖古人所闕疑而不敢知者一皆蒐撫無遺用心亦甚勤矣吾未暇置吾喙也第謂族以人而榮亦以人而辱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固有光於幸陽之族而窮奇渾沌之凶所以玷厥宗者不既多乎吾觀方山采芑之動業河南洛陽之治行鑑湖之高尙蛟峯之倫魁秋崖萬里之文章聲靈顯赫映古今足以起人瞻敬方氏之榮其在是也耶使其族無若而人而徒修遙遙之華賈雖貴且富適足以穢彼家乘耳何取哉吾故曰譜者一家之史也爲方氏之子孫唔斯譜者尙思所以

亢厥宗哉

李氏族譜序

武緣李君璧以進士乙科署教事于吾邑好學能文而操行謹謹士林皆愛重之一日訪予山中出其所修家譜一帙而告之曰某之先世居武緣之五鳳嶺故老相傳自象州來遷若罹兵燹圖譜失傳五世而上雖墳墓具存而支派行序漫無可考今族人之衆派分爲四自國初以來各立戶版雖究其所由分而婚喪災患猶相慶弔前人蓋未有顯者家君始仕爲潮陽北山驛丞慮後人之迷其先也嘗命某曰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孝之大者汝其勉之某因記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者斷自某公而下凡若干世具列爲圖而生年卒葬備書於下其戶版之異者則別爲圖以附於後弗敢以強合焉姑以彼昭穆別親疎不忘其所自出耳若欲如唐人之譜學自受氏以來皆有可考則固難矣願先生一言以示吾之子孫族人使知一本之義而起油然而孝悌之心也予聞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聯其族故蘇倫攸攸而禮義與行風俗淳美後世莫能及焉自王教衰宗法壞人不知所本而各顧其私雖親骨肉亦相視如塗人情義乖離而蘇倫攸攸所以聯其族屬合其渙散而使之相親睦者惟譜牒之脩爲有補於世教耳彼不知所重者固忽此而不講問有知務乎此而或冒華胄以爲榮若求附城南之杜妄拜汾陽之墓不祖其祖而祖他人率合附會以自誣者徒以貽笑取譏而已惡在其爲譜哉今君之爲是譜也質而不誣遠不投費近不遺賤使人有所傳信固已得古人之遺意矣然既聯之以譜牒尤必敘其雍睦之行尊尊而親親親親而幼幼歲時爲酒食以泮其歡皆教誨以匡其失貧而相收患而相恤疾病死喪相扶持相賙助而不有途人之視使子孫族人有所觀法則孝弟之心豈不油然而生而有引弗替乎君其勉乎哉又卽此義而充之天下之生莫不有族乘藉良心誰獨無之君之職爲國家司教化者也能以己之所欲立而立人啓迪開導使凡有族者皆來取法則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爲一家矣先王宗法之意殆將復見於今日此又予之所深望也君其勉乎哉

古城伊氏宗譜序

先輩有言爲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者難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聖賢之子孫尤難蓋以前人之功德極盛而後人不克肖焉則未免辱其先矣斯所以爲難也湯溪有伊廷玉者以醫名家而好尙文雅喜交結賢士大夫得其詞翰則珍藏寶愛時取而玩誦之以爲樂又嘗慕淵明之風治園庭前品植佳菊以娛晚節其亦可謂曠達而不俗者矣一日持其家乘一編過予而言曰吾伊氏上世相傳皆謂出於阿衡伊尹之後而自陟以下世本無存經傳不載無從攷證固未敢以爲必然但孟子謂伊尹耕莘野呂氏春秋謂伊居伊水書言朕載自亳而其葬也亦在於亳其地在中州而吾之先人世家于汴郡著陳留與伊莘亳都壤地相鄰則所傳或有可信者疑以傳疑亦不敢棄而不錄也自商而下迄于周漢以及晉唐二千年伊氏未聞顯人至宋中葉吾遠祖有運使公諱概者隨駕南渡始自汴而來寓居嚴陵而運使之玄孫諱恭者在前元至大間爲尉於龍游樂其山水之勝土田之沃又卜居邑東之古城厥後古

城之地。析屬湯溪。故今為湯溪人。然自縣尉以來。又經十餘世矣。門戶日昌。生聚日衆。支分派別。析為三族。有上伊中伊下伊之稱。而下伊又有析居蘭溪者。成四族矣。吾則下伊之後也。符念四族之衆。日疎日遠。而情義乖離。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甚為可惜。吾季父某。與從兄。皆欲為譜以維係之。而寡次未就。今成其志。特命從子。記所傳聞。而原其所自出。列其宗派。而推其所由分。又取法於歐蘇。闕其不可知。而詳其所可知者。凡吾族人之名字。世行年壽。葬娶與其行事。一一備錄。為書以傳于家。願得一言。序諸首簡。以教吾之子孫。使咸知一本之義。而尊尊親親。起其油然而孝弟之心。為幸大矣。予惟伊尹以聖人之任。左右商王。以道覺民。而能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所謂上醫醫國者也。而論道之暇。又取神農本草。製為湯液。以療萬民之疾。使天下疲癯殘疾者。無一人不被其澤。則不惟醫國。而兼盡醫人之伎。其仁覆天下如是。則為之後者。欲象其賢。豈非所謂尤難者乎。君之先翁。擇術為醫。其意美矣。至君昆季。而術業益精。聲稱籍甚。頗能得其一伎之良。而有功於人。庶幾能繼祖父之萬一矣。君又使諸從子。進業為儒。藏修泮水。明經修行。志伊學顏。而彬彬可觀。異時進用於上。以行其堯舜君民事業。則醫國之功。又將歸於君家。不但為一伎之良而已。世所謂率乃祖攸行。予切有望於伊之後人焉。嗚呼。其念之哉。

郭氏家譜序

郭本姬姓。傳稱出於文王二弟。號仲虢叔之裔。初封于虢。而訛音為郭。春秋所書郭公是已。其後以國為氏。若魯之重。燕之陳。漢之仇。與秦。魏晉之嘉。與魏。累朝皆有顯人。惟唐之尚父汾陽王子儀為最顯。吾邑諸處郭氏。皆祖太原。獨邑署西北中和坊一族。素稱汾陽郭氏。比屋而居。羣從子姓。衆逾千指。其人皆豪俠俊偉。而有材幹。雖未嘗務學讀書。而好文雅。重義氣。不肯降屈於人。不為苟賤之行。蓋其氣質然耳。其宗老曰某子。弟也。一日持所修家乘一編。過予而言曰。吾家故老相傳。謂上世居華州。將相。自汾陽始昌厥家。昆弟子孫以數十計。皆為貴官。而第六子曰。慶者。與二子。二孫皆尚公主。其女又為太后。元勳貴戚。奕奕門闥。與國同休。其世德之美。世胃之榮。天下莫與倫焉。厥後唐室衰微。遭黃巢之亂。而慶之六世孫曰太初。始自北來。南居溫州平陽之錢浦。而太初之孫起辛。為海東樵機提舉。又徙居天台。其子曰。滔。以儒生教授東陽。因家于長衢。歷世茲久。沒為鉅族。迨元前至元中。又因台寇楊鎮龍為變。擾及東陽。族衆逃散。其十世孫曰曾三。提轄者。始來居于今所。亦且幾十世矣。今吾族人生聚日衆。長幼親疎。混淆相處。而交瘵罔墮。不以為怪。吾恐其日疎日遠。而漠然如途人也。甚為可惜。屢欲為譜以聯其族焉。而室居巖市。地窄人稠。若羅篳攸之禍。前代圖譜。燬失無存。開有傳錄一二。亦殘缺失次矣。爰命子姪。特往長衢故居。訪問遺族。始得前代傳序世次之詳。及屢經遷徙之故。與故老所傳者相合。乃輯為斯譜。以傳于家。願賜一言。教之。以訓吾子孫。族人使皆知尊其所自出。親其所同出。與孝與弟。不至途人之視。是亦先生德教之所及也。予謂君之為譜。而不忘所自。固善矣。若為人後而不思取法前人。以象其賢。亦奚以譜為哉。昔唐史臣稱子儀。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榮不疾。先儒謂其何道能然。惟使忠信安義命而已。夫功蓋位極。前代名將相亦多有之。惟不疑不疾。則自伊尹孔明而下。罕有及焉。忠信安義命四

字。人孰不知。亦非甚高難行之事。而仗之安之。則非大賢君子不能。子儀克盡是道。故能再造唐室。而夷狄歸仁。強藩服誼。亦奚止於上之不疑。衆之不疾也哉。宜其位祿名壽。萃於一身。而善始善終。流澤餘慶。裕於後昆。而愈遠弗替也。今諸君為汾陽之後。非修其譜之難。而修其德之為難。苟能躬行以率其子孫。晝夜孜孜。求汾陽之所以為汾陽者。而取法焉。存心一主乎忠信。而不為欺妄。制行必安於義命。而不圖僥倖。則雖未能建功立業。以匹休汾陽。而以是行於鄉。不失為鄉之善士。又以是出而事君。亦可為國之嘉臣。而不辱其先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子於汾陽後人。切有望焉。不然。則未免為永州之鐵爐步矣。其念之哉。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八

記

護樓記內節

護樓者何。城上樓也。按爾雅。陝而修曲曰樓。許慎說文。樓。重屋也。蓋樓之別名。顏師古曰。樓一名。護。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護。城之上必有護焉。登高可以望遠。為武備設也。昔者聖人體國經野。建都邑。為宮室。以宅師民。既奠厥居矣。然而物衆地大。好惡相攻。強弱相凌。又有弗獲安其生者。於是乎為之城。郭溝池。雉堞樓櫓。以衛之。故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護之設。其殆肇於重門之遺制歟。史記言黃帝為五城十二樓。而未始有護之名。周禮春秋有象魏。有兩觀。亦不聞有所謂護者。漢書陳勝傳。始言護門。至魏武而麗護之樓作焉。後世凡國郡州郡城邑所在。皆有護樓。其崇庑修廣。陸殺之制。各稱厥居。其樓下設門扉。以闔內外。謹開闔。戒不虞也。上闔。應戶。以覽形勝。俯四隅。察非常也。豈非幹花。若雲。若星。若鳥。若龍。徒以侈遊觀之美而已哉。其樓之中。置滿。數刻以節晝夜。伐鼓鳴角。以肅晨昏。則所以授人時。警衆心者。亦無不在焉。昔曹子建制護樓。畫角三弄之曲。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詞皆悲壯激切。使有國有家者。聞而



知之必將傷焉於心進而德修而業終日乾乾弗敢一息自暇自逸后克報厥后臣克報厥臣而天下國家無難治者矣若然則進德之設又非但為禦侮之具也其為用顧不大哉予故摭其事實為之記云

丹徒縣學科第題名記大略

先王賓興選士之制敬啟任恤者皆於閭閻孝弟睦姻有學者皆於族師而德行道藝又書於黨正書者何錄其人也錄其人何章之以示勸也後世求士於科目猶賓興焉與其選者名於學官豈非閭閻族師黨正所書之遺意耶閭閻族黨之書皆先德行而科目之所取學官之所名者專以文藝或者詆其非某竊以為不然夫文藝道德之精華也深於道德然後能工於文藝較其藝者固將以觀其德也然則六德六行之備書其察之也詳即其一藝而名之者其責之也厚察之詳則其名不虛責之厚則其實難副知其名之不可虛而必求所以副其實焉是亦所以勸也而何嫌乎閭閻族黨之書哉丹徒學在縣西南元延祐因宋淮海書院為之逮今邑於藝輔王化所洽而庠序之教益張以盛藝文儒術彬彬用休士之薦于鄉貢於春官者相踵也故事宜有題名而闕焉蓋以為政者類多急於簿書賦訟莫是之圖也迺成化丁亥侍御陳公士賢奉璽督來董畿內學校之政始命有司修故典之廢墜者于時進士楊君維新來知邑事雅志與學承命唯謹鎮江守霍公某聞而善之遂相與捐金購工伐石而樹焉考次科目之士始自洪武某年以迄於今凡得若干人悉列氏名刻著其上仍虛下方以俟來者既訖工楊君以書來謂某曰吾將圖其不朽以風厲後人子查為記某謝不能而楊君索之不置乃僭為之言曰嗚呼盛矣賢侍御賢守令之用心也彼閭閻族黨之書不過章諸一時而今也勸之堅瓊不朽是圖其所望於二三子者何其厚而勸之何其至耶宇宙內事皆儒者分內事苟非吾之所為真足與天地並立其能不朽也者幾希古人有言曰太上立德其次有功其次有立言斯之謂不朽彼高科顯仕人生誇之以為榮者不過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寧能自托於天壤之間而不朽耶然則丹徒之士凡名于者是欲圖其不朽尚亦有所立哉尚亦無負於賢侍御賢守令之所望哉

觀亭記

聖天子臨御以來厲精求治蓋觀四方深燭民隱慮故牧諸臣弗克以昭聖化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於是分命臺憲重臣撫治方岳亦古者分陝之意時則江浦張公以右副都御史實來于閩公之始至到政之視剔民之蠹蠲惡彰善敷和于下既道大行民用康止爰命作亭于公署之後圃名之曰觀亭以待蒞事之暇而宴休焉蓋取柳子所謂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而為之者歟然亭也非有花竹泉石之勝山川林麓之適而奚以為觀耶在易有之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蓋君子天子親行巡狩以察四方則命陳詩以觀民風是之謂觀自王迹熄狩禮廢後世始命大臣巡省以代親行若漢之直指唐宋之安撫宣撫今之巡撫是已是其職固亦宜以觀民設教為事者也或者知不出此往往急於簿書期會甲兵錢穀之務而已嗚呼是果所謂一道德同風俗者耶然則亭以觀名公之志可知矣閩之人庶幾其有變乎夫以燕居閒適之地而不忘是心則其來句來宜咨諏諮詢所以為下為民者

宜何如哉雖然觀未易言也有所觀必有所以為觀所觀者民風所以為觀者我生也彼民生之休戚風俗之變遷吏治之得失皆生於我之所行何如耳故曰觀我生觀民也而可以易言哉觀公且者以周南觀公爽者以召南觀畢公者以東郊寧知異日之觀公者不在閩南也耶明聖當天邁迹三五將隆二南之化以風四方而公以耳目之臣當分陝之任其可使周召諸臣專美於前耶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必有賦是亭為公之所交者矣庸記此以俟風化之成

重建東江興濟橋記

金華之東北鄙其屬邑曰義烏距邑東數里許有溪曰東江橫絕衢道險不可涉礙者皆比舟為浮梁以濟不通每霖潦暴至勢尤湍悍梁弗能抗舟以數敗民病涉焉宋慶曆中知縣薛揚祖始以石邑人德之號薛公橋後為水所圮施寅趙自卿來幸邑皆相繼有作制益宏壯始以興濟名具於縣志後復所記可考也歷歲滋久仆而復興者不知其幾暨入皇朝一橋于洪武之壬戌尸其事者主簿蕭用和也再橋于正統之戊辰倡其役者縣丞劉傑而輸財效勞者邑人吳希彩焉三橋於成化之癸巳則東陽盧君孟涵實任其費夫何匠石弗工遭丙申之水復毀于成涉其艱哉今年夏金華同守洛陽李公某行部過之顧而嘆曰古者辰角見雨畢而除道天根見水涸而成梁有司常事耳舍是弗圖豈知為政者哉顧官帑不可輒發而問者歲比不登又弗忍以是厲吾民也我將何所出乎乃詢諸父老知孟涵嘗有勞於是橋也于是以郡大夫之費禮孟涵之虛勉其無廢前功以終惠于民人然又以為役鉅用艱況其前時費已不貲可復獨堪其勞耶謂趙君士賢東陽巨室亦樂善好施且婚于盧俾與孟涵協力以濟其成故又從而禮焉二人者感公之義皆忻然應命以其年秋七月丙申始事因舊之規累石于淵而為之頓者也又以石隄其兩岸而洞其下以行水如頓之數而加其一橋之修六百有幾尺其崇若干尺廣若干尺木為之梁而屋其上以楹計者若干石取於山材收於市力取於邑人之子來而木石之工則取於備糜白金若干兩穀若干石皆取之虛道而公私無與焉其經理程督縣之令佐成效其勤歷十有幾旬而告訖工夫然後百里之人及四方賓旅道於是者往過來續不腐不揭去險阻而即夷塗莫不誦公之德而嘉嘆二君之勞為不可及也于時知縣事無錫趙某縣丞某主簿某乃屬其耆老醵酒橋上以落於成既而相謂曰是役也吾邑長民者弗能事而公以郡大夫為之吾邑之民弗能任其勞而二君以鄰邑之人任之厥功茂矣是不可無以章示久遠乃命伐石而以書來俾予識其歲月嗚呼非李公之忠信廉介政孚於人不足以建是橋非二君之勇於義弗私其有不足以成是橋今世之成大役者非取於官則鳩于民也不勞餘力以一言而建百世之利不藉衆緣以二人而任一邑之勞而邑之令佐又能不沒人之功表樹之以風厲其後人其善皆可稱也是惡可以為常事而不書哉庸不辭而為之記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登為稱首東陽之屬邑山漢唐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勳業名者彬彬可稱節進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之為者皆他邦所希有其盛也然

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人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溧陽繆侯。以才進士出為邑。始至。以故事祇謁於先聖先師。願視學舍。皆傾漏弗支。禮殿偏堂。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墮教基。嗣所以興其廢者。而未始費之所出。乃詢于衆。得富室之好義者。張惟大。輩十人。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是增葺其殿。若室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齋序之欲仆者。而棲士之舍。曾曠之堂。習射之亭。以及庫庖庖。各以序爲。又撤去文昌士祗二祠之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禮典。按圖式。以正冠冕服。敬之節。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銅。治竹木。爲之樽俎。盥洗俎豆。籩簠之屬。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然。如恐不及。不煩程督。說奏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黜粟丹雘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筆事于某年之某月。訖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於規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某。訓導某也。學既成。侯諷日之吉。將率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焉。而以書來告曰。吾之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今之爲政。不得罪巨室者寡矣。況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興作者乎。蓋蓋子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侯之令。爲所當爲。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焉。固皆有可書者。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鬼。表先哲。爲前人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矣。嗚呼。賢哉。彼邑之子弟。學於是者。其興起於侯之教。宜何如耶。念文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微利。達爲羞者。聞先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皇宮墻之數仞。又必有思所以入其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己。而蚤夜孜孜。勉焉以求其至。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爲賢爲聖。夫豈無其人歟。庸書諸石。以俟。若前代建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隸十有四鄉。民之係籍者。至若干萬千戶。其所有土田。爲畝若干萬千有奇。而輸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賦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若干畝。名存實亡。莫知其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所徵。爲政者以爲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他官民之田。之米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稅。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稅。然各隨其所有。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於無田而有抑配之稅。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稅。有稅者無田。通租置役。靡所不至。政亂賦擾。訴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亦病之矣。溧陽繆侯之爲邑。剏政之疵。剔民之蠶。咸行愛立。訟清事舉。既嘗一新其學以教民矣。又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之不明。而稅之通陷。民之憔悴。無怪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乃成化十有八年。適國家著令。重造版籍。遂以右參政吳公之命。首取洪武中魚鱗圖籍爲之準。令人戶各以狀。陳所有田數。而役民之善書數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爲監量。辨其官民之田。與號名步畝稅糧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皆書之。

籍既數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正其爭訟焉。夫然後宿弊漸好。披露首服。有受人之田。不認其稅者。有以其稅而寄之他人者。有寄之不收而棄其稅者。有以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益正之。凡所數官田若干畝。民田若干畝。以及職學買括等田。其數皆與舊籍相當。獨義莊爲有餘。計其所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彼復熟田者。即義莊而異其名也。以有餘補不足。何不可乎。詢諸父老。僉謂其宜。上于藩府。藩府允焉。而復熟於是。有田。其有陵谷變遷。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既正。稅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脫然若沉疴去體。灑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類。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圖版。登於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於其年之春。而訖役于其冬。邑人既皆悅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謝曰。版籍之正。田稅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爾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然。吾與若等所以致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井之徒。惡其害己。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而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謀伐石。使來請記。予於是深有感焉。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宋子之守漳州也。嘗欲推行經界。以惠貧民。時當道者感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之士。至今爲憾。則爲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數出於東陽。雖未能爲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又有過於彼者。豈非幸歟。孰謂吏於今者。不得行其志哉。然以朱子之不得爲者。侯旣爲之。則其所已爲。若水利。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亦豈不欲次第爲之乎。吾見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旣也。爾邑之父兄。尙亦相與勉焉。以贊其成哉。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人。必有任其責者。而區區不腆之言。豈足以爲永久之托。姑用敘其歲月。使來者尙有考焉。侯名梅。字某某。起家進士。而爲是邑。方以治行聞於時云。其執役者之名氏。與其鄉土多寡稅糧輕重之數。則列之碑陰。

繆知縣去思碑

皇帝臨御日久。厲精求治。慮長人之吏。不能布宣德意。子惠元元。海隅蒼生。容有不被。堯舜之澤者。爰命天官。備選進士之材者。以爲知州知縣。而責其成。其治行優異。卓然可稱者。則入爲御史。尙書。郎。以旌之。示勸也。嗚呼。聖人仁覆天下之意。至矣哉。乃成化之十有四年。戊戌之歲。溧陽繆侯。來爲東陽。不鉤距。不機弄。信以待物。勤以集事。黜穢樹奸。植善樹柔。未幾而困者姓。訟者平。盜者息。流通四歸。百廢具興。政以大行。既五載。朝廷適有風憲之選。遂膺召命。以去。蓋十有九年之某月也。子時也。侯佐屬吏。以及矜佩之士。來相之夫。工徒商賈。耆老童孺。之流。莫不悵悵然若失。怙恃。其老父相率而赴。懇於藩臬諸司。乞借留者數十百人。諸司大臣。謀曰。以博之材。用於朝廷。則天下將有賴焉。而留之一邑。殆韓子所謂專而不能成者。其可乎。乃不果留。衆皆皇皇莫知所爲。邑有耆壽之士。張惟真者。諗於衆曰。昔之令吾邑者。在唐則有若戴侯叔倫。在元則有若禿滿。皆兒。有若吳侯普。在國初則有若陳侯某。皆有遺愛於民。民爲立石頌德。至今思之。若召公之甘棠焉。今我侯之德。無愧於諸君子者。其可無一言。以道揚厥美。繫吏民之思。

乎。乘皆曰：然遂相與伐石，而使其子諸生張極來告于曰：侯之勤於政，仁於民，琴耳日不可沒也。今去矣，民戴之不忘，惟先生樂道人之善者，幸為闡而發之。子曰：其政奚若？生曰：極不能悉其詳，但見請謁者不于其門，苞苴者不入其室，以繩乎吏者繩諸身，而冰炭其操也。以教于家者教乎人，而子弟其民也。其修學校，則勸富人之義者，使各以力自占，而中家不知其勞，其嚴正田土，則有一畝之田者，使輸一畝之稅，有千畝之田者，使輸千畝之稅，富有田者，其稅不得欺隱，貧無田者，不至有抑配虛陪之患，而賦稅於是始均。其事神，則山川社稷，邑屬諸壇，祭器不修，而神歆其祀，其教學者，則崇孝行，禮鄉賢，而士知所向，其聽訟，則是是非無所回，而無情者不敢盡其辭，其備荒，則勸分以廣儲蓄，積粟至若干萬石，民賴以不餓，歲時大旱，侯督沐浴于西厝山，甘雨隨至，稼以有秋，有中貴人來取奇寶玩器，勢張甚，諸縣長民者，爭括取富人財寶，以納交取寵，市里騷動，有不忍言者，而侯獨無所取，吾東陽之民，晏晏也。凡此皆其德之治於人心，不可忘者。願一言以紀其善。予聞之，矍然，昔司馬子長傳循吏，以武帝時多酷吏也。班孟堅傳循吏，以明帝時多酷吏也。今天下仍歲水旱，十室九空，流殍載路，而役煩賦重，叫呼墮突，無已時，子遺之民，望治甚於飢渴，有能寬之一分，則人心之悅，豈特倒懸之解而已哉。所謂事半功倍者，此其時也。彼受直意事者，視民之顛連無告，若秦越肥瘠，漠然不一動其心，方且盜若貨器，以規進取，洋洋自以為得計，其視侯之所為何如哉。民之於侯，愛戴思慕，而不能忘者，其視彼之欲與偕亡者，又何如哉。司黜陟幽明之柄者，可不卜於人心乎。今朝廷之所擢用者，若吾知舉一勸百，循良之治，將遍乎天下矣。豈非國家之福哉。故不辭而竊取子長孟堅之義，采民之所歌咏而載之，以告後之為政者。其詞曰：昔為東陽，故有循良，紛敷載侯，沒世不忘。禿滿吳陳，繼稱善治，爰及我侯，異世同志，衣不文縷，食不膏粱，夙夜匪懈，視民如傷，琴檠于堂，簾垂于室，行所無事，清靜寧謐，器利盤錯，知獨幽微，老吏猾胥，莫售其欺，焚獨是於高明，罔畏豪右，強宗縮首喪氣，乃新庠序，乃廣積倉，以敦風教，以備賦荒，斥彼淫祠，俗期返古，表厥賢孝，人用興起，他人有田，我輸其租，匪侯嚴之，貧者何辜，百年之盜，一朝而去，惟正之供，自今伊始，無以為寶，其在楚書，取非所有，民其何如，萬人之戚，一身之利，侯所不為，內交要譽，自侯之來，田里熙熙，侯今去矣，予將時侯，侯有王命，勇冠烏府，不惠我私，借留無所，侯德在民，予何勿思，我子我孫，何日忘之。載歌載謠，託之貞石，於千百年，遺愛罔極。

衢州府重修儒學記

衢故姑蔑之墟，自唐天寶始為郡，宋慶曆始有學，其山川所鍾，異人傑出，後先相望，若清獻之勳業，逸平之道德，尤表表者，非興學之效哉。宋社既屋，學燬於兵，至元丁亥，教授徐夢龍，開榛莽，易瓦礫，而宮墻之時，則較峯方公實為之記，繼而郡之賢長武，製有興作，日新月盛，其於鄭鳴鳳，洪森祖，孔思清，鄭汝厚之記者，可致也。我國家稽古右文，時教所司，修明學政，正統初，同知張侯琛，始作禮殿，而堂廡齋舍之屬，則知府王侯高，唐侯倫，相繼成之，書其事者，郡人刑部尚書郎吳君錫也。自時厥後，繕治不時，日就摧圯，乃成化辛丑，清源李侯汝嘉，以尚書戶部郎官來守是邦，下車廟謁，頽而嘆曰：夫今弗同，後必甚也。是葉前

人之功，而大厲吾民也。適部使者李某，奉檄書來董學政，亦謂侯宜有以起其廢者。於是經斯營斯，其材興工，易腐以堅，闢隘而敞，自殿而堂，而門廡，而齋序，各因其舊而修之。若師弟子藏修燕息之室，庶若賓射觀德之亭，圃以及庫廚倉廩養牲之所，咸撤其故而一新之。其外則崇墉深池，廣入門之塗，樹育賢成俊二坊，以壯其觀，巍然煥然，既完且美。又以四齋之名，仍無倫序，而更之曰志道，曰據德，曰依仁，曰游藝，以示教焉。其為諸侯之學，以布宣明天下之文命者，於是為稱。肇事於癸卯春二月，而訖工於乙巳之冬。凡為屋大小若干楹，土木瓦石匠傭之資，糜白金若干兩，用人力若干工，事集而費不奢，役與而民不擾，皆侯規畫有方所致，相其成者，則同守何侯，通判李侯，節推李侯也。落成之日，教授陳君告于眾曰：是役也，公不置官，私不病民，存前美而不泯，塞後費之無經，事雖修舊，功倍創始，不可無以昭示方來。乃其其顛末，使諸生留某，余某，走余所居山中，請書歲月，嗚呼！今郡縣之政，類多急於簿書期會，而教化則未遑也。間有事焉，不過假興作以為利，飾觀美以要譽而已。亦何有於教化哉。有如侯者，獨垂意絃歌俎豆間，非為利以要譽也，謂非賢乎。其為教也，取夫子之所謂道德仁者名其齋，而不牽於俗學之陋，非賢而能之乎。是皆可書。陳君與二三子者，能弗替侯之功，查亦念侯之教也哉。其志之必於道，據之必於德，依之必於仁，而後慈之游焉，以無愧其所以名齋者，則庶幾乎從事於斯而不已焉。雖逸筆之所傳於程氏者，亦將有得，而清獻諸公之勳烈，特餘事耳。尚何科舉利祿之足云哉。陳君與二三子其勉之。山川如故，典刑尚存，三衢豪傑，肯甘為昔人下乎。吾知賢侯所以作興而振起之者，不為虛文矣。異時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必將有續泮水之頌者。庸書諸石以俟。

路西陳氏復義莊記

先王有大宗小宗之法，以收其族，而人無不親其親者，有百畝五畝之田宅，以厚其生，而人無不足於衣食者。故當其時，男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而孳孳孤獨廢疾者，有所養也。尚奚以義莊之闕恤為哉。自夫宗法廢而親親之恩薄，至有漠然相視如塗人者，田制壞而生生之道微，至有貧不能自存而轉乎溝壑者，蓋亦世降俗薄使之然耳。有仁人君子者，弗忍其視如塗人，而乘溝中瘠也，於是推吾有餘，資彼不足，若文正范公之為義田，以給宗族之在吳中者，則其養之有道，惠之有術，而有得於古人親親之仁，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厥後吾婺之東陽路西陳德高氏，聞風而興起焉，亦有義莊以仁于其族，大要不出文正之制度，而微有損益，以適時變，其事其於陸放翁之記者可考也。德高以布衣而能勤勞節約，不私所有，希當代名公位充祿厚者之所為，其亦可謂難矣。惜其後世沒以陵遲，加之兵燹之餘，世異事殊，而庄之不屋，已非一日，僅有遺址存焉耳。逮德高之九世從孫平仲，讀書好禮，雖遺棄居而志在澤物，謂前人之業，弗可久廢，爰議修復，以克厥宗。初庄之田，畝以千計，今則資非曩時之厚，而力有未逮，故所割田不能什之一，而其弟熙仲亦以田來助，乃得百餘畝焉。初田在騰頭昭福寺之傍者，已為他人所有，弗可復得，則以己田之在北岸者充之。去庄二里而近，其規約視舊，則又加增損焉。凡族人之老而無子者，幼而孤者，婦之寡而守節者，以及喪葬婚娶，皆有給，而子弟之有志於學者，亦助其費。

其庄之產尙薄。不能遍及同姓之疎遠。則先其親之近者。自九都巡府君而下。其餘蓋有待也。以平仲之富。不逮前人遠甚。而欲與廢墜於數百歲之下。不亦尤難矣乎。平仲之經營是也。則田築室。始自辛丑。於今五稔。乃克就緒。而其事來告予曰。願得一言。以厲吾後人。俾勿墮。嗚呼。義正之設。德高有文正之心矣。義正之復。率乃祖攸行。平仲其以德高之心為心乎。親親之心。德高以之。繼述之孝。平仲以之。使為平仲之後者。各殫厥心。以繼以述。則庄何自而壞耶。不然。則放翁之言為後世之慮者。須不深且切也。而何救乎。是庄之壞哉。爾子爾孫。尙其念之。雖然。豈惟君之子孫哉。成成兄弟。莫遠其邇。秉彝良心。誰獨無之。使世之貴富有財力者。人懷是心。各親其親。而至於不獨親其親焉。則天下豈有一人之不獲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將不在古而在今日矣。斯又予之所樂聞也。故為記之。

紹芸堂記

豫章舒先生。以進士乙科。職教事於闕。辱與游相厚也。歲之初吉。先生過予山中。告之曰。吾之曾大父。教授府君。始以儒術起家。範模多士。大父有源。克踐厥猷。志就經籍。不求聞達。講授於家。而鄉人子弟皆受業焉。嘗有夢芸之祥。自號芸菴。其後伯父敬常。遂以明經登第。致位臺察。而大父亦以恩贈官。監察御史。人以爲夢芸之有徵也。家君敬學。不幸五歲而孤。弗獲躬承先訓。日夜痛心。懼家學之失傳。幹盤之餘。聚書數十百卷。朝耕夜讀。以淑其身。以教其子。若孫。懇懇乎箕裘之襲。雖以琮之不育。叨與寶興。備員庠序。亦其庭訓義方所致也。今家君之齒。已躋八表。而志猶未已。因名其所居之室曰紹芸。庶幾朝夕觀省。以究所聞。且將佑啓後人。俾勿替其承焉。然未有為發其義者。願吾子一言以記之。嗚呼。室而弗堂。苗而弗播。世之人比比然也。孰知所以續我其祖考哉。今曾翁以耆耄之年。而弗忘是心。其亦庶乎中庸繼述之善。孟子終身之慕者。可謂能孝矣。尙奚假於予之言哉。辭謝久之。而先生之請弗置。乃作而書曰。丕休哉。芸之夢乎。其天之六啓舒氏。將以儲世其家乎。夫芸以辟書之益。故凡儒其業者。有經籍詞史之藏。必有事於芸焉。然求諸在物之芸。孰若求諸在我之芸乎。若仁焉。以辟其殘忍之益。義焉。以辟其貪味之益。禮焉。知焉。以辟惰慢昏惑之益。斯四者。皆天所以與我而爲芸者也。其或視聽言動。有非禮之益焉。則以克復之芸辟之。喜怒哀樂。有不中節之益焉。則以中和之芸辟之。與凡明德而有氣拘物蔽之益焉。則以格致誠正之芸辟之。斯數者。又皆聖賢所以教我而爲芸者也。在物之芸。有功乎載道之書。而在我之芸。則有功於行道之身。業乎儒者。烏可以書其道而不身其道乎。天之啓舒氏。以爲御史公之夢者。不在茲乎。翁與先生。其有志於是焉。則爲芸者。非徒一草之微。而所紹者。亦非徒在其親。且將紹乎古今人物之大。父母而克肖之矣。庸非孝之大乎。誠能以是倡之。則後之者。其無奮然興起。而繼繼繩繩。有引勿替者乎。於是先生作而謝曰。子之言美矣。至矣。正吾家君所欲聞也。請書以爲記。

重修通濟橋記

弘治己酉冬十有一月。金華府重修通濟橋成。父老過予而言曰。橋在郡城西南。當雙溪之交。其水湍迅。深險。弗容腐揭。時或霖潦暴溢。則巨濤洶湧。雖舟楫猶懼其險。欲涉望洋。公私交病。昔晉濟以浮梁。而弗

能久也。元大德中。有浮屠及菴者。始經營作石橋。業未及成。而中以機罷。其徒芻蕘繼之。歷四十年。始克就緒。橋之制。中累石以傾於澗者十有一。外以石隄其兩岸。棧木爲梁。被之石。而屋於其上。事具於元。故翰林侍講學士文獻黃公之記者。可致也。其後燬焉。而莫之繼者。餘六十年矣。迨我朝天順之初。浙江憲副績溪馬公始因其石。與隄之僅存者。補其缺壞。梁之焚之。而與徒以通。前郡守周公宗智。又從而屋之。亦既完且美矣。夫何一厄於成。化甲辰之水。圮其橋南之頓者四。而屋隨以壞。再厄於丁未之火。災其橋北之屋二十餘楹。而頓因以毀。其中所存蓋無幾焉。乃弘治紀元。永平郝公景昌。以大理正出守。是邦。始下車。問民疾苦。知是橋之弗可緩也。而詢謀僉同。具其事以白于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遂命伐石。檢材。訊日興作。公於蒞政之餘。率其僚佐。日來勸相。而專綜其事。賦其功者。則節節推郭侯某也。時則工忘其勞。不戒以飭。彈厥技能。競奏成績。而頓之圮者崇之。燬者易之。梁之斷者續之。屋之仆者舉而新之。植欄橋。表門闕。上棟旁甃。巍然翼然。屹立中流。其崇廣修袤。悉仍舊貫。而壯麗有加。公又以橋之南岸。當水衝激。易於崩潰。乃重加石隄。以遏其勢。不規近利。惟懷水國。凡瓦石材木之費若干。工匠之儲若干。皆給於公帑。不以厲民。肇事於其年九月。訖工於來歲之冬。而有所往來者。無不賴焉。非有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者。能若是耶。吾民將謀伐石。以載公之仁。子其爲我記之。嗚呼。民之以涉爲病也。公且橋以仁之。而況民之所病猶有甚於涉者。公其不有以仁之乎。由一橋之仁而達之。使凡爲郡之政。無弗仁焉。又由一郡之仁而達之。使異時進而作霖雨。作舟楫。凡政之措諸天下者。無弗仁焉。豈非公之所志。而吾民所深望乎。吾見斯橋其爲之兆矣。故書諸石。將有待焉。豈徒著其一時興作之勞而已哉。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聖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茂以加矣。然猶夙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郡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謂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欲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建其有極。欽賜錫民。太平無事。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不積。而不散。往往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錫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蘭谿。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守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大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

儲虧耗。賦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債。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閭閻中。十手目之所指視。悉允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社宿蠶。而部使者少參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義勸富人之堪事者。投之規畫。分其程度。俾各以力自占。徹其舊以卽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廩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廩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積而廢焉。外則周以垣墉。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三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材效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於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置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治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遺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天朝。上佐天子。不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趨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勿忘我侯之仁。子畫爲文以記其歲月。某乃作而言曰。侯之爲政。非止一倉之仁。而其志亦未嘗以是而自滿也。尙奚以書爲哉。然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遠權通變發奸撻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己。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爲執筆而不辭。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寶。書謂某曰。寶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儲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役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至今不忘。故有洩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北水次。歲久荒圯。已屬他姓。其墻外有枯木數株。得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焉。寶過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既窺其榜矣。子畫爲我記之。某辭不獲命。乃僭爲之言曰。昔韓宣子聘魯。宴於季氏。見有嘉樹。而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植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固卽以爲召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口誦其詩矣。非世德在人。能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

而獨以楛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竹公嘗手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況楛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名教。爲邦家之所倚仗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楛而俱萌耶。先生其尙益加培植。以大副先人之志。罔俾王氏之槐。專美於前。視彼季氏之嘉樹。而歸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清遠閣記

龍泉爲括蒼鉅邑。張氏爲龍泉鉅姓。其居在邑西數十里鍾秀山之陽。其先在宋以宦學顯。世積德善。逮今而家益昌大。其羣從之衆。詩禮之習。貨產之富。甲於一邑。其子弟之良者曰彥博氏。尤讀書好古。與兄彥正。自爲師友。日相與論文賦詩爲樂。凡世俗所向。若釋老淫祀。紛華侈靡之爲。悉屏絕之。行誼於鄉。不求聞達。嘗卽所居之旁。開地爲圃。垣而方之。鑿池可畝許。植蓮莖。畜魚鳥。其中構閣若干楹。俯池上。池前當開列九臺。樹以翠柏山茶。又雙臺其南。對樹四柏。結亭曰集翠。下設石卓石鼓。可坐而屬詠焉。亭外隙地。縱橫畦之。品蒔花木。四時生香不絕。因謂其園曰畦香。徑曰流香。而此外又有四友軒。香霞洞。蒼雪窩。巡芳嶺。觀稼亭之屬。皆足以游目適情。其深得昔人考槃之趣者歟。於是太守鶴山潘公舜絃。取濂溪愛蓮說中語。爲名其閣曰清遠。而太常任公克誠。大書以扁其上。君問持鶴山書。謁子爲記。子素不文。且未始一登其閣。而目其景也。將奚以爲言哉。辭之再四。而君之請不置。乃作而言曰。嶺南山水之奇。與池亭園囿風物之佳。皆可以名其閣也。公之不取。而獨寓意於蓮。其所望於彥博者。不既厚耶。彥博其知之乎。蓋凡花草之有香者衆矣。而香之清者爲翠。香之清者翠矣。而香遠益清如蓮之可遠觀。不可褻玩者爲尤罕。殆猶君子道德之聲。播諸天下。垂諸來世。彌遠彌芳。使人景慕而不能已焉。此濂溪所以目爲花之君子而愛重之也。然蓮之所以能然。亦由其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出污不染。潔清不妖。有君子之德焉。鶴山嘗稱彥博處富而尚朴。業儒而好義。其亦庶幾有君子之姿矣。能由是而從事於濂溪之學。主靜無欲。以立其本。講習踐修。以充其才。蚤夜孜孜。求進於君子之域。至於靜虛而明。若蓮之中通。動直而公。若蓮之外直。志無他歧之感。而行有特立之操。處約不濫。處樂不淫。又有若蓮之不枝不蔓。不染不妖者焉。則異時芳華華譽。馨聞於外。又豈不遠而益清也耶。二公之所望於彥博者。不在是耶。嗚呼。彥博其念之哉。其尙不負二公期待之厚哉。

思德菴記

龍泉張君彥正。與弟彥博。葬其生母葉氏于其邑之柏川毓秀山。且作菴于墓南百步許。以奉其神主。而扁曰思德。募人守視之。又置田若干畝。以供祭掃之需。蓋不勝其凱風寒泉之念。春暉寸草之懷。而厭於嫡母。弗獲訓食於其父。故爲是別室之祀。豈非禮之以義起者歟。聞其子靜。來從子游。而以書屬子記之。子時適有大戚。弗能爲也。辭而去之。迨子免喪。而靜復來致懇。子亦慨念吾親罔極之德。不知所報。而瀝血於蓼莪之章。銷骨於霜露之感。惡能記君之所謂思德者哉。然嘉君兄弟之能孝。則於義有不終歎。

者乃爲之言曰。母之於子也。樹之撫之。長之育之。順之復之。出入腹之。其慈愛之心。豈有窮極。則爲子而思其幼勞之德。雖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弗能報也。況於既沒之後。而音容不可復接。旨甘滷醢。無由致其養。溫清定省。無所施其禮。則其出而銜恤。入而靡至。悲痛無涯。惡乎用其力哉。惟有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而已。此君之志。所以不容不作也。然。德名。豈徒奉蒸嘗。薦蘋藻。久而不廢。若陳后山之所記。思孝者哉。又豈徒如記禮者之所謂。思其所樂所嗜。思其居處笑語。而如見所祭者哉。蓋身也者。親之枝也。親雖不存。而吾身存焉。必思所以立其身。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一出一言。一舉一動。皆不敢有忘。若古之賢人君子者。行道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豈非所思之大者乎。君之兄弟尙幼之哉。

陳洋齋藏記

東陽陳君熙仲。讀書好古。不求聞達。而敦朴孝友之行。修於其家。儀於其鄉。有古長者之風焉。洋齋其別號也。君嘗謂人之生死。猶夜且然。屈伸往來。造化常理。無足以動其心者。故年雖未艾。既畢子平之債。即預爲歸藏之所。取西山蔡先生還造化舊物之語。名之曰還化。而志書來謂某曰。願爲一言。以相吾之志。竊惟西山之言。其任重。其道遠。非不肖所及知也。將以述其山川之勝。風氣之佳。則區區足跡。未嘗及焉。亦奚以爲言哉。姑誦其所聞而求正焉。夫天地委和。吾得之以生。天地委衷。吾得之以靈。凡吾人所得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以爲容色辭令動作威儀之則。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日用之常者。莫非造化之物也。是物之在人。雖莫不全具於有生之初。而彼之靈蠢。或蔽於物。不能不失之於有生之後。雖欲還之。孰從而還之哉。惟聖賢之生也。得全於天。無所汚壞。盡性踐形。克肖兩儀。故其終也。爲放動之殂落。爲重華之陟方。爲曾子之體其受而歸全。卒能有以還之。譬猶受人之奇貨者。必能愛護保全。無少虧毀。若相如之璧。無恤之簡。然後奉而歸諸其人。爲無愧耳。其或保護之弗勤。毒持之弗慎。則其所得。終必失之。難乎免於龜玉毀楨之咎矣。其奚以爲還哉。此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以保全其造化之所以與我者。而弗敢失也。昔西山先生。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該治之學。知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其平生獨行不愧影。獨宿不愧衾。亦可謂能全其舊物而不失者矣。迨其易質而還化之云。豈虛語哉。君而有志於是焉。必將蚤夜孜孜。于時保之。使夫立身行己。不愧不作。一出一言。一舉一動。皆不敢忘。乎是物焉。則庶幾他日有以還之矣。苟徒以骨肉陵爲野土。魂魄之升於天。爲還其化焉。則凡有血氣者莫不然也。而何獨於人哉。西山之所謂安靜以還之者。豈謂是耶。詩不云乎。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子於陳君深有望焉。故爲記之。

浙南公館記

古之聖人。善推所爲。而一視同仁。非惟田里熙熙。無愁嘆聲。而行道之人。亦無不被其澤。故十里有廬。三十里有路室。而五十里又有候館。宿息井樹。無不具焉。天下之旅。所以悅出其途也。春秋之世。晉人崇大諸侯之館。而賓至如歸。子產所以美文公之伯。而陳之司里不授館。羈旅無所寓。單襄公知其必亡。則王政興廢。其所係固不輕矣。今天下郡縣。視其道里遠近。縱橫經緯。皆有驛舍。以待往來。非即先王無忘賓

旅之意乎。江浙天下首藩。而錢塘爲東南都會之地。輻輳諸司之治所。皆在焉。凡朝廷之選官貴臣。與四方之賓旅。口口飛鶴奔輪。旁午而至。將迎之不暇。山錢塘而南。以達富陽。惟置驛江。泛舟上下。因不甚勞。然以風濤不時之變。而顛覆是虞。故行者往往舍舟登陸。而浙省一驛。相距七十餘里。沿水涯。越山阜。路多崎嶇。卒遇風雨暴至。湖沙漲。想及無所。雖部使者行屬。亦不免假驛舍。而秋隘弗堪。人以為病。乃弘治丙辰。浙藩參議衡山吳公。始欲作室中道。以息勞瘁。以避風雨。而急於民。未暇也。今年春。復偕巡按侍御鄧公。行部過之。遂申前議。侍御深以爲然。關白諸司。悉叶厥謀。乃卜宅錢塘富陽二邑之交。得定山之南。而勢清曠。風景爽。二驛至是。道路均焉。爰命錢富暨仁和。各出公帑之贏。市材購工。以營候館。中爲之堂。旁列廊序。後爲退室。從以庖。前設門屏。繚以周垣。扁曰浙南公館。規制周正。不陋不華。亦非乎停驂駐節之所。式稱大藩之體矣。經始于四月。而訖工于九月。凡爲屋大小若干楹。糜白金若干兩。董其事者。錢塘令吳君道也。既竣事。而公以書來。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公與侍御諸公。並以名世之賢。膺方嶽之寄。不忍人之疲於遠途。無所安息。而脩舉周官路室候館之政。其用心仁矣。尤是心焉。則凡周官仁政有宜於今者。夫豈不欲次第而爲之乎。又況是館之設。在藩近郊。諸公蒞政之暇。來游來觀。於以省耕飲而補助。于以察民俗而施教化。或有事而圖可否。爲禱誌之謀。野而獲焉。則其爲益。奚止于息行道之勞而已耶。吾見浙人之蒙其休澤。未可既也。異時輿誦有作。安知是館之不爲甘棠乎。視彼民隱之不恤。王澤之不宜。而汲汲乎飾廚傳事過客。以取名譽者。惡可同日語哉。故爲書之。以示後人。俾勿替是道焉。

馬公橋記

處爲南都輔郡。而曹爲廬之屬邑。距邑西北三十里。有郵亭焉。其地曰下關。當四達之衝。而溪水橫絕。中道深險。弗容屬揭。故有石梁。以濟不通。謂之下關橋。不知何自始立。歲久頽毀。而架木以補其闕。勢甚岌危。行者病焉。乃弘治辛酉。廬守馬公汝驥。行部過之。顧而嘆曰。此吾守土者之責也。將改作之。而官幣弗可輒發。又不忍以其役厲民。乃捐俸爲倡。而求助於商賈之往來者。隨之施予。日積月累。以給其費。募匠石之良。伐濃嶺之堅。累址于淵。而爲頓者二。爲門洞如半月。以醜溪流者三。又石以隄其兩垂。欄其兩旁。而築其上。爲坦道。其崇尋有四尺。廣尋有一尺。修十有二尋。自始事至迄工。爲日若干。備匠若干。役夫若干。糜白金若干兩。其規制經畫。皆出于公。程督勸和。則屬諸縣之令佐。而專綜其事。以續于成者。邑之義民王壽也。由是遠而輿馬。皆負之奔馳。近而樵探。皆得去險阻。即夷途。而無需于泥于沙之患。莫不欣欣然而喜曰。此馬公之賜也。因相與更其名曰馬公橋焉。曹令李君鯤。既落其成。復以書介國子博士胡君懋。來謂予曰。吾邦侯馬公。今少宗伯紫淮先生之家嗣。德器不凡。而家學有自。施于有政。廉平不苛。有循吏風。其爲此橋。役不及民。而惠利在民。故民德其賜。橋以公名。蓋與泗水之崔公橋。英州之何公橋者。異世而同符焉。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爲之記。以諸後人。予惟古聖人之爲政也。仁覆天下。使民樂其樂。利其利。而沒世不能忘焉。今公爲橋利民。民乃以公名橋。其亦庶幾不忘者

矣。非知所以為政者。能若是耶。然橋梁者。王政一事耳。公推是心。凡先王仁政有宜於今者。悉舉行之。使
廬之境內。無一夫不獲其所。則民又將以父母名公。若南陽之召杜矣。夫豈止於一橋之名而已哉。遺愛
日新。功名鼎盛。子竊於公有望焉。故為之記而不辭。

遂安縣新建遺愛祠記

嚴之遂安在萬山之中。民淳事簡。自昔號為良邑。正德庚午之秋。姑蘇沈君冕。來為邑宰。始至官。祇謁于
先聖先師。而學宮東南。故有名宦鄉賢之祠。又從而展敬焉。乃諭于衆曰。名宦長牧是邦。而鄉賢則是邦
所產。其分不同。而混居一室。於義未安。吾欲各為之祠可乎。其在倭吏。暨庠序廢圯。愈謂宜然。已而邑中
父老聞之。咸來告曰。吾邑舊以名宦鄉賢。合祀一室。蓋出一時之苟簡。輿情恆所未悞。今君侯之發是言。
豈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乎。願卒成之。君因問其所欲祀者。衆曰。邑之賢令。唐有路侯敬濟。元有張侯口
朱侯倬。均役平訟。興學禦寇。皆著惠民之績。皇朝永樂中。則有胡侯子澄。律已愛民。興學育才。成化中。
張侯繼。廉介體操。革役訟之弊。修堰水之利。減官口之重輸。至今猶有賴焉。此皆吾民之所感不忘者也。
君又考諸郡志所言。無異輿人之論。以為是皆宜在祀典。因其事。以白于都侯。及部使者。時則提學憲
副陳公。二守尹侯。咸謂表章前政。以風厲後人。事關世教。不可不與也。皆允其請。而尹復捐俸。以助其費。
於是沈君乃卜地於縣之東隅。甌日庀事。而士庶趨趨。運材效力。惟恐或後。中為之堂。周以廊廡。而外樹
之門。凡為屋若干楹。以祀歷代賢令。而名之曰遺愛祠焉。其學宮舊祠。則專以祀其鄉之先正諸公。夫然
後揭虔妥靈。永慰邦人之思。而崇德象賢。足示方來之勸矣。既竣事。尹侯沈君各以書來。屬予為記。予以
毫荒不文。不足辱命。而二君復道諸生某。固以為請。予惟古之言吏者。惟曰以治之得民。而後世之吏治
吾感焉。以格克為能。逢迎為務。簿書期會為急。而生民休戚。視之漠然。甚者受直息事。而盜其貨器。民且
欲與偕亡。謂之得民可乎。遂安為縣。肇自吳晉。迄今千有餘年。為令者不知幾百人焉。而善治得民。載諸
郡志者僅五人。則民惟悴於虐政者。非一日矣。豈不重可嘆哉。予觀五君子之廉平。不苛奉法。循理。其視
俗吏之貪殘者。固霄壤矣。而律以言忠卓魯之德化。則猶有未逮焉。乃能使民懷其遺愛。久而不忘。至於
尸而視之者。豈非孟子所謂事半功倍此時為然者乎。然其初心亦豈有望於後人之祀之也哉。不過盡
所當為。而公論在人。自不容泯耳。今沈君為政之初。汲汲於是者。豈徒以慰其邦人之思。蓋將以之自勵。
而欲匹休於前人也。使後之為政者。人懷是心。則遂民之蒙其澤者。容有既乎。賢部使賢郡侯。樂聞其事。
而與人為善者。又豈徒為是邑方來之勸哉。蓋將以一邑而風動四方。使凡為吏者。皆求以治得民。而流
芳垂榮。如遂邑之五君子焉。則其仁澤所被。又豈止一邑之民而已哉。故為之記。

遂昌縣新建鄉賢祠記

括之西北鄙。其屬邑曰遂昌。在古為颶越之地。蠻荒之域。自唐中葉。文教始興。迨宋盛時。人才始出。後遭
元季寇亂。蠻社扇惑。轉相攻剽。俗用蠶以強。弄兵鬪狠。恬不為異。今雖承平日久。而舊俗猶未盡。為政
者往往病其難治。乃正德庚午之冬。安仁張侯某。以進士來宰是邑。始至。觀風問俗。周覽形勝。謂其山有

君子之名。溪類雙龍之繞。其清淑所鍾。宜必有瑰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今罕有聞焉。又聞昔有韓
頭壇之謠。其科第皆相望矣。今雖聞有其人。而亦不古若焉。豈天之降才爾殊。殆亦上之為教未至耳。乃
與庠校。設鄉塾。均山賦。恤孤寡。修武備。抑強豪。禁左道。毀淫祠。謹葬埋之禮。易衣帶之陋。凡可以厚風俗
而長人材者。靡不為焉。於是文學盡君某輩告曰。他邑皆有鄉先生之祀。亦禮之不可廢者。今邑之先達
以官業顯者。若武林韓公深之。明經登第。致身通顯。為時表倡。其立朝論事。謂天地合祭為非理。謂徵宗
於哲宗。當行三年之喪。皆合典禮。其有益於時政如此。以著述稱者。若堯龜尹公耕道。博綜該洽。潛心史
學。為綱目發明。推究朱子筆削之旨。魏了翁深所稱許。四方傳誦。其有功於後學如此。而二公皆未有祠
焉。非缺典耶。侯曰。表崇先哲。以風厲後人。正吾長人者之責。敢不致力。遂拓地建祠。為屋三楹。以安二公
之靈。而虛其左。以俟來者。其材木瓦石。皆撤淫祠為之。不以一毫勞費於民。既竣事。而落成。邑人莫不咸
慕焉。未幾。張侯忽膺召命。以去。蓋君以為是。不可以無述也。乃為書其其顛末。使諸生某為記。或曰。
聖之論學。尊尚王氏新經。為溫公所闢。尹之發明。間有不合。凡例而曲為之說者。先儒亦嘗病焉。今張侯
祀之於義何居。予謂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啓宗。則二公誠有所未至。然節以一惠而擇從其善。如藍君
所稱述者。亦後學所當師也。昔王魏有功貞觀。雖不死建成。而列祀於凌煙。公設說春秋。雖未能盡合聖
人而從祀於孔廟。則以二公而祀諸鄉邑。以啓其後人。何不可乎。今二公之沒垂百年。其流風餘韻。斬焉
久矣。而張侯一旦表而出之。尸而視之。使其微音淑旨。延續于後。豈非天之所啓。而是邦之人才風俗。將
復昔時之盛乎。後之君子。瞻於祠象。而想其風烈。必有奮然興起。不徒思與之齊。且將論世尚友。以進乎
其所未至者矣。孰謂張侯是舉。不有補於世教也耶。邑之人士。其勉乎哉。

蘭谿重修悅濟橋記

蘭谿故有浮梁。在縣城西門外。厥名悅濟。宋紹興中。江運使衍。始合衆力為之。歲久幾壞。而江令文衡。復
修治焉。久弗廢者。有橋莊之田。為補苴之具也。元季兵亂。橋隨以廢。而莊田亦不復存矣。嗣初以來。一作
於洪武癸丑。倡其役者。知縣賈侯存義也。再作於成化庚寅。起其廢者。知縣李侯謙也。惜其未久。皆遭洪
水摧敗。不能橋者。前後殆有數年矣。成之難。敗之易。良可慨也。近有上言。浮梁不可廢者。謂可其奏。部
檄藩府。施行如章。郡守萬公。以屬邑丞田侯。侯謂公幣久虛。其費何從出乎。乃不得已。而均數焉。邑之編
戶。里二百四十。而浮梁用舟八十艘。命民三里共作一舟。所需鐵石之類。亦以其數均之。而推擇里魁之
可任者。使職其事。有財用出入。官不與知。衆情懽懽。如治其私。鳩財賦工。惟恐或後。不兩月而竣。其橋
跨溪。中有洲焉。溪兩岸。中洲皆累石為梁。梁之上。各樹石柱者二。而中則有四焉。以八十舟聯為兩節。
舟上架板為梁。梁之兩傍。皆有欄柵。兩節之修。總若干丈。梁廣若干尺。其舟首尾。皆貫以連環。連環以
篾纏。而兩端皆繫於石柱。又以鐵作巨矛者十。下墜於淵。而上繫其橋。使不隨波上下。且時其水之高下。
以為損益。又時其開闔。以通舟楫。皆侯之所經畫。而猶慮弗能久也。故規模大略。雖仍舊貫。而巨艦危欄。
堅木厚枋。高大壯固。悉倍於舊。庶可以敵風雨浪波之侵蝕。而不至於速壞矣。落成之日。邑令許侯完。臨

于衆曰。臣侯之爲是橋。其用意。爲慮遠。而利澤之被於人者博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於是邑海張君。偕主教段君。武教崔君。謁予爲記。嗚呼。使道使民。雖勞不怨。未信而勞。民以爲厲。今日侯一令之下。而遠近子來。翕然響應。惟所欲爲。無不如志。非其一念爲民。不私諸己。使道之使。感信素孚。能若是乎。是固不可不書。而迹其他政。則折獄如流。庭無留訟。禁令風行。關節影絕。又非獨作橋一事。爲可書也。故爲述其本末如此。然竊有感焉。橋之廢興有數。而作橋在人。昔人謂杜武庫之知。不能使河橋之久而。蓋作而莫之繼也。若江令之繼運使。則大有光焉。出侯是橋之作。寧不有後人之繼乎。守規之無失。修葺之以時。則橋雖不田。亦可長存。而弗壞。不然。又如前日之橋。而作者之志荒矣。繼今爲政者。尙亦罔俾江令獨專其美哉。田侯名中。字立夫。新城人也。起家進士。歷官大理正。諫獄不合。謫丞吾邑云。

蘭谿縣重建大成廟記

蘭谿爲婺州縣。其山有紫巖之秀。水泛潑波之紋。號爲奇勝。而清淑所鍾。英賢輩出。有一鄉三八行者。有一里兩賢良者。有一門五高者。其他以經術政事文學死義名者。後先相望。而仁山先生。講道著書。爲朱學世嫡。居四賢之列。尤爲可稱。謂非師友淵源之懿。國家作養之功。能若是乎。其邑之廟祀先聖。雖肇自唐。而即廟建學。則始宋崇寧。至紹興己未。而知縣柴絳。重建之。及咸淳庚午。而知縣薛至。又撤而新之。既白爲文。以紀其成矣。有元至治之初。知州夾谷雪兒。哈禿。病其卑陋。弗稱王居。始大其規。而改作焉。功未就而去。崔雲。嗣成之。而先正禮部吳公帥道。爲之記。道于聖朝。稽古右文。興學育材。在水樂中。則知縣宋哲作之。趙克寬繼之。而廟學皆一新矣。嗚呼。天順後。則知縣王魯。縣丞陳瓚。始之。唐韶。蘇瑛。終之。而廟學又再新焉。然雖曰新之。而僅取苟完。弗克遠圖。至於昨歲乙亥之春。三月乙丑之夕。風雨大作。忽聞廟中有聲異常。及明視之。則見其東北隅棟梁節稅。悉皆崩壞。獨官聖像。儼然如故。得非天所祐乎。時邑之令承缺員。而郡倅趙侯天定。來察邑事。欲行改作。而官幣久虛。又罹荒歉。弗忍勞民。乃具其詳聞于上。而亞參某。愈憲某。命以廢官局之閑地。貨鬻于民。得白金若干。以資材購工。經斯督斯。用良易朽。以壯代棟。其上之覆板。不堪漏漚。下之土墻。難禦風雨。則皆以甃爲之。務爲經久之規。而侯之視是役也。日省月試。衆心樂趨。不日而竣事矣。但其材用未周。而兩廡尙有待焉。已而海虞錢侯燭。來爲邑宰。欲續其緒。而未有所處。適侍御吳公。奉覆書清理戎籍。按行至邑。具以告焉。公遂以所罰贖刑白金若干。益其助。其成。侯與簿邑陳侯某。同寅協恭。以事其事。凡選材用甃。及朝暮行視。一如趙侯之爲。諸所營治。皆鑒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其祭器有缺。陳侯又加以俸金。而範銅爲甃。鑄豆爵等若干事。以備釋奠之用焉。工既落成。而主教事高君楷。與諸生某等。來告於某曰。吾邑文廟。毀而復新。賴有侍御與藩憲諸公。主議於上。以足其財用。苟非趙侯致力於始。而錢侯續之於終。何以成其能乎。願可一言以章之。且因以啓其學者也。予謂廟學之設。將以降化善俗。非直爲觀美也。今吾邦上下諸公。協心以爲事舉。豈非善於爲政而急先務者乎。若欲啓其學者。則前有薛侯之記。以爲必有樂道者出。望人以希顏子。後有吳公之文。以爲博厚高明。不可不自致。又教人爲中庸至誠之學也。二公之言。所以勉進後學者。美矣至矣。某如何。

人而敢續貂其後乎。高君又謂二公之言。雖皆至論。然引而未發。學者其知所以用力。幸爲發其蘊也。某乃作而言曰。欲希顏子之學。必從事於博文約禮。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庶幾可以有得。欲造乎博厚高明之域。必致力於明善誠身。至於誠之不息。而久且微焉。然後何以馴致。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烏足與語此哉。士誠有志於是焉。則小可以度越前。大可以希賢希聖。而不負諸公與學作人之盛心矣。苟徒用弄筆墨。以徼利達。則昔人所謂三子之差者。吾不敢以瀆告也。吾邑之士勉乎哉。

遂安縣學新修尊經閣記

嚴陵爲浙之佳郡。而遂安爲嚴之良邑。故有先聖廟在邑之南。而遷易不常。至宋崇寧。詔令即廟建學。始爲定制。後因歲久頽圯。而時方多故。其邑人尙至始率衆募金。而作興焉。又未幾燬于鄰火。鄰之人乃獻地鳩工。而改建于邑西。即今所也。歷宋而元。白大德己巳。及至正丁亥。廟學兩新。皆有舊記存焉。迨及聖朝崇儒重道。視昔有加。有司欽承德意。罔敢或怠。始自洪武之初。迄于弘治之季。歷歲兩週甲子。而廟學亦兩見成毀。其邑口之令佐學之教官。先後營治。皆有成績。其于郡志。及大學士商公之記。可致也。自時厥後。風雨震凌。而成者又幾于毀矣。有司阻于吏事。莫之顧省。前訓導李君某。乃通募富人。之知義者。各以私財。來助興作。自殿堂齋廡。以及門庫亭祠。池橋諸處。與夫會館之室。庖廩之室。皆以序爲。整然一新。而規制猶未備也。乃正德庚寅。侍御吳公華。以清理戎籍。按行至邑。謁廟視學。見其所興作者。雖曰苟完。而藏書之閣未營。師生之居未就。學者無以爲業。甚爲缺典。而以其所罰贖刑白金若干。不致有可。用相其成。時進士吳侯某。來宰是邑。承命唯謹。爰集衆議。以經以營。市材購工。下日庀事。既得邑人余某獻地一方。又買民田一畝。有奇。以廣其址。遂於文廟之北大建藏書之閣。若干楹。先取累朝頒降大明律大誥。爲善陰陽孝順事實。及五經四書性理大全五倫等書。列皮其上。而又購求歷代史書及諸子百家先儒著述。各經訓傳諸書。悉藏于中。使學者得以講授而誦習焉。前此所未有也。閣之左右。又各爲重屋若干楹。以爲諸生藏修之所。而講堂之後。又營官舍三區。以爲師長燕休之室。其外則改正戟門。高樹墻垣。立成才坊。與育賢坊。相望。徒隸星門。與儒學門。並峙。夫然後規模雄偉。氣象尊嚴。巍乎數仞之宮。墻矣。相成其事者某也。工既落成。其學之長。武某君某。相謂曰。吾學之成。雖肇事於前。司訓李君。苟非侍御之揮金。與邦侯之勤政。何以能若是乎。不可以無述也。乃具其顛末。使諸生吳淳。過予求記。予謝以不文。不足辱命。而生僕僕來謁。不能辭也。竊謂學校之興。修司政教者常事耳。不必書也。唯其創建尊經之閣。以教人。使知所以爲學。致道之方。而不至於無所用心。則其嘉惠於吾士者厚矣。不可不有以發其意也。夫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而六經之作。所以載是道也。若易以順性命之理。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理性情之正。春秋以示禁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皆切於日用。不可以一日廢也。人能誦是經。而有得焉。則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矣。但經而謂之符者。豈非舉是書。加之諸子百家之上。而皮之以爲尊乎。抑將寶藏守視。出內涼暴。而不敢毀失。以爲尊乎。曰。非然也。必其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著龜。晝誦而味之。夜臥而思之。凡經所言。有可爲吾法者。則敬以行之。必欲有得於己。有可爲

吾戒者則敬以克之。不使少及於身。若曾子所謂尊德性。孟子所謂尊德義。是乃尊經之大者也。嘗聞遂陽先達有公至者。以忠義有謀。受知張魏公。而孝友躬行。見稱於南軒。其從子儀之。在郡齋而受學於張。在鵝湖而聞道於朱。陸皆可謂傑然者矣。其他則有為大魁者。有為省元者。有居官路而不阿時相者。有知微郡而民為立祠者。有以死節稱者。有以孝行名者。而登高科為顯官者。尤眾。皆能尊經而窮之以致用。故其聲譽著於當時。而聞望垂於後世也。我國家建學育才。以窮經為務。而設科取士。以明經為重。今新學既成。而古道將興。爾邑之子弟來游於學者。必將感發興起。而講經修行。志先達之所志。學先達之所學。一動一作。動作皆經。一語一默。語默皆經。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則學成於己。經在我矣。於是而決科登第。亦餘事耳。異日致用於時。行義遠道。則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庶幾無負於賢侯與學之盛心。而先達諸公亦永有光矣。邑之人士其念之哉。

浦江縣建廟學記

婺為東南文獻之邦。其屬邑浦江。故有先聖廟。在縣治西南。後徙縣南。宋崇寧中。始即廟建學。迄今四百餘年。廟學屢經遷易。邑之賢令佐。有事於修建重建遷建者。不知若干人矣。而相宅之下。猶未盡食。乃正德辛未。崑山李君惟貞。以進士乙科。來署教事。顧視殿宇。雖無以庇俎豆。而學舍荒僻。無非堪居。業且隣於浮屠。恐壞士習。欲謀遷改。費無從出。告于縣令。邑侯陳公。亦以為役鉅。用未宜輕舉。李君乃出捐學中公用白金四十兩。送縣以為之倡。邑侯因遂節縮公費之餘。措置百物之需。以給其用。而邑之一二富室之好義者。聞亦漸有助焉。乃以甲戌之冬。市財購工。始事興作。而未得吉地。詢諸父老。咸謂城隍廟在縣南一里許。負華山而面秀峯。左龍沙而右西溪。形勝最佳。宜徙廟學于其所。而以廟學為城隍廟。人謀既定。龜筮協從。邑侯周視諸室。故材惟前令侯侯坤所創。曾經開。規制宏偉。梁棟尚新。遂撤取而修之。以為文廟。若教諭官舍。皆遷其舊。而朽蠹者易之。毀敗者補之。無異於新作者焉。未幾而邑侯有召命。事以中輟。又明年而晉江郭侯楠。以名進士來為邑。視學之日。惟見殿宇始成。餘皆未備。大以為缺典。而洩官之初。未有所處。亦行節縮措置。漸次經營。自戟門而兩廡。而兩齋。以及鄉賢名宦之祠。與訓導官舍。一皆徙舊益新而成之。亦若郭侯之所增創者也。夫然後規模軒豁。氣象顯嚴。就就翼翼。巍然奕然。民稱其為泮宮矣。而贊成其事者。邑之丞簿董侯。李侯。暨學之訓導陳君。李君。文安也。工既落成。李君又與諸生。和理。來告于予曰。吾邑廟學之遷。郭侯肇其始。而郭侯成其終。始者固不易。而終者為尤難。況其同心合德。如出一人。雖興大役。而上不費官。下不屬民。尤為可稱。視彼假興作以謀利。飾觀美以要譽者。萬不侔矣。是不可以無述也。幸為之記。以永其勞。且因以教其學者。使有所興起焉。予謝以荒荒不文。不足辱命。而李君之請益堅。不能卒辭。竊聞浦陽山水奇勝。清淑所鍾。篤生英杰。後先相望。在前代時。有以忠義孝友名者。有以政事文學稱者。而擢進士第至三十五人。其於宋清。漢人物志者。彬彬也。下至鄉閭之間。惇行雅睦。累世同居。門以義稱。山林之下。崇節節義。不日口口甘老肥道。皆他

邦所罕有。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何如哉。夫何近世以來。士風不競。前輩微音。莫之或嗣。良可慨嘆。山川如昨。風氣猶存。而古今人之不相及。乃爾者。得非政教未舉。無以振起而作新之也耶。今賢侯侯慨然以興學為務。以昔之卜宅未吉。今既改卜而遷之。以昔之敝陋弗稱。而更創以新之。其加意於吾士者厚矣。況當衆心思奮之時。乃文運復興之兆。爾邑之子弟游於是者。瞻聖賢之儀容。誦聖賢之典訓。必將感發興起。因廟學之新。而思所以新其德。因廟學之遷。而思所以遷其善。早夜孜孜。進修不懈。德之新也。必如盤銘所言。而新之又新。使德全於己。善之遷也。必如益象所示。而見之必遷。使善備於身。則小可以匹休於鄉之先正。大可以尚友於古之聖賢。而決科登第。乃餘事耳。豈非爾多士之克廣德心。而無負於所教者乎。誠若是焉。則浦陽廟學。不為徒遷而徙新矣。邑之人士勉乎哉。

金華縣修學記

金華附郡為邑。故有學在邑治東一里許。元泰定丁卯。始遷今所。國初辛丑。暨永樂甲辰。再燬于火。賢守令相繼有作。具於舊記可攷也。迨今又九十年矣。歲久弗治。屋老欲墜。間有修者。亦不過支傾補漏耳。正德己巳。玉山李侯。以進士來為邑。謁廟視學。明然太息。切有志焉。而兩值艱歲。費無所出。乃銖積公用之餘。至於壬申之春。始克興事。其文廟若西廡。若兩齋。事在得已。則易其朽敗。新其漫漶。而增飾之。惟東廡及講堂。頽圯尤甚。乃重作焉。堂東西各為齋舍。以居其師。齋後則為米廩。以食其士。又於堂後建閣。以藏經籍。其下為棲士之室。而四圍有廡。且泮渠引流於其前。以絕蠶塵。而來清泚。四名其間曰清泚。使諸生講肄之餘。於是而玩適焉。凡為屋大小若干楹。皆整然完美。其規制雖若卑隘。而氣象亦甚顯嚴。且公不費官。私不病民。可謂善興作者。侯於政暇。亦時至學。與諸生討論經義。商確古今。視其所業。而勸程督。落成之日。學之長教何君某。司訓洪君某。汪君某。相謂曰。侯之幸教吾士者至矣。不可無以垂示將來。乃以書具其事。使諸生陳某。調子為記。且曰。願有以啓其學者。俾無負於侯之教也。予以遠荒不文。屢謝不能。而請益勤。不獲卒辭。竊聞朱子論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以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所係。教者不可不審。斯言至矣。今觀侯之為政。奉法勤職。行所無事。不為容悅。以求獲乎上。雖或見噴而不屑意。其邑雖設廟學。而國家命祀所不及。監司部使臨視所不至。前政往往以為非務之急。漫不加意。侯獨謂庠序為教化本源。在我職所當為。豈計上官之臨與不臨也哉。夙夜孜孜。興學教人。無一毫務外為人之私。則其以身為教。固得其道矣。其泮渠於學。而榜以清源。非徒有取於水。蓋欲士之清其心源。而後可以修身而致用也。然欲清之。其道何由。老氏有云。天得一以清。則天之源清矣。而水生於天。一故其源無不清也。況乎士君子之生。同稟天德之清明為性。其原又豈有不清者乎。天清或昏於雲霧。必有風日散之。以全其清。水清或污於塵土。必有淵潭澄之。以還其清。人或氣拘欲蔽。而失其清也。非由學問之功。又何以滌邪穢。融渣滓。而復其清乎。國家之建學立師。以為教者。無非欲人各復其清。而學之為己為人。則又清濁之所由分。此侯之所以倦倦也。金華在昔。領袖名公。彬彬輩出。號小鄒魯。道學若東萊兄弟。與何王許諸賢。其著述傳于後世。學行氣節。若潘默成。動業若鄭忠愍。謫言若王莊。莊收煥章

兄弟若王忠簡端明父子皆聲實卓乎當時非其學之為己而清明在躬者能若是乎先正既作於前侯復以身為教邑人士子來游於是者因其作新之機勵其景行之志奮然從事於為己之學博文而約之以禮明善以誠之於身不徇名不競利則其源清矣山是而深造自得若源泉之混混以放乎四海不蹈於溝澮盈涸之恥則可以立德立功立言而垂不朽使先正之彬彬輩出者氣脈於是乎益昌而天下國家將有賴焉則是學不為徒修矣如或實行不修而以青紫為志記誦為習剽竊雕篆為文曲學阿世則是為人而已其源既濁末流何所不至彼雖文擢大魁位登元輔亦與草木同腐耳寧不有負於侯之所教也耶邑人士其念之哉

金華府重建憲司澄清堂記

金華為浙東劇郡元大德中嘗即故郡治建肅政廉訪司以監治七郡聖朝因以是司為巡按御史及臬司重臣分巡出政之所其地後枕岡阜前雄麗巖而堂宏敞重門深邃俗稱大司以其壯麗聳飛甲于諸郡也其聽政之堂曰澄清作於至治癸亥而燕處之堂曰一公作於元統乙亥逮今歲久屋老風雨薄蝕一公雖尚可支澄清則梁欂棟椳深若巖壑前政往往以役鉅費股因循未果為乃正德壬申涪陵劉公以前司諫來知府事顧視太息欲有事焉會鄰壤用武周旋兵間亦未遑也又明年甲戌政成惠流度其可為乃以興作事聞于上官又皆慮其勞費未之諾焉公獨以身任之市材鳩工益石陶瓦於澄清則撤而新之高仍其舊使與一公相稱深若巖壑各縮焉以節其費凡為堂六楹東西廊廡各若干楹建重門於露臺南縮其深若干丈以便傳呼而以故重門為外門扁曰浙東第一臺以懸條章示告戒焉於澄清之後一公之前左右為二序以備庖福以處斷役一公未甚敏則補其闕正其敝易其朽腐起其陷伏而增飾其漫漶者不改舊觀而壯固有加又於外門左右各設官廳二所左廳以處郡寮之候謁者其南則為清戎者漚政之所右廳以處武職之稟節制者而其南又為縣官供事之所焉凡所以事上而逮下者纖悉畢具巨細咸宜可謂完而美矣事既竣二守張侯通守趙侯節推委侯咸謂前守之更代者衆矣其於是司豈皆以傳舍視之哉非憚勞則避嫌耳不知釋今不治而馴至大壞則異時之勞費將倍蓰於今日矣公為是役經始於甲戌之冬落成於乙亥之春假子來之力為日若干殫匠事之技為工又若干而所用竹木瓦甃磁石丹漆之費與夫飲食百用之需稱事能之費為錢幾萬緡皆節縮郡中數年公用為之上不費官下不擾民固非克己者不能而為度區畫於未為之先調度程督於既為之際務欲存前人之美省後日之費其心勞其力勤其慮周其所以為斯民計者仁且遠矣不可無以垂示方來乃以得具其事俾某識其歲月竊惟堂以澄清名蓋取范孟博擅轡故事而云然也凡居是堂者必皆天下之英才司天子之耳目其按行列郡所以代天子之時巡者也苟非孟博其人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者豈宜膺是任居是堂哉然有其志必有其政如周小宰六廉之弊漢刺史六條之按唐陸贄所謂五術八計者皆所謂澄清之政也居是堂而行政以觀民風察吏治焉必能激揚殿最洗冤澤物使政清於上而賢良民者無所容俗清於下而陵弱寡寡者無所遁斯足以稱厥居矣其或估勢作威以沽名

玩法顧忌而保祿吏弊滿前而不糾民冤載路而不理寧不有忝於是堂之居也耶今劉公營是堂雖上官所不欲為而必為之者豈真為觀美哉亦豈徒以省後費而已哉蓋亦有志於澄清焉耳夫以編筭之貴監司之尊而居老屋之下則無以安其身而亟欲去之雖有澄清之政亦不假為矣故必崇大所館使至者如歸而安處於是庶得從容相與講求民瘼以肅清郡政則不惟民受大惠已亦得以匡正缺失增益其所未至此其公而無我之心亦子產不毀鄉校之仁也嗚呼休哉故書以告後之君子公名蒞字惟馨起家進士拜戶科給事中以忠義自許抗言時政排斥權倖奏章一出四方傳誦天下想望其澄清為逆瑾所忌去官而家食者數年矣今起守吾郡其為政急大體重風教不屑屑於細務云

四友亭記

曩予承乏長南都太學課試多士始識京口許君補之之賢既予以老病歸休而君舉進士高第來宰吾邑政平訟理威惠並著甚有賢聲今年冬將有述職之行忽過予而言曰吾家君昆弟同產有五唯世父蚤逝今存者四人皆讀書好義而怡怡相友同室廬以處合釜爨以食壯老一心罔有間言嘗即所居后山之下築亭為課耕之所亭之四旁樹以松竹梅柏諸父家君日往來其間燕集談笑長少列坐各與一本相近玩而樂焉若與深相契者遂各取其木為友而因以自號伯父曰友松仲父友竹家君友梅季父友柏又名其亭曰四友蓋將於是比德焉幸先生一言以為之記予以老荒不文辭謝至再而君固以為請乃作而言曰凡人之相善者為友而善其兄弟亦謂之友一以義合一以天合分雖殊而理則一焉彼兄弟之生均氣同體自強而長並欲狎處愀然如一其友愛之性固天之所命而相與為友亦天之所使故有相親而無相遠有相好而無相猶怒焉不宿良知良能自有不容己者豈若義合之人或非道善可以路而絕乎然其友也雖命於天而不能不渝於人若內有妻妾陰私間言之入外有少年征逐異好之奪皆足以渝其天而不能友矣人雖渝之而天之所存終不可渝故詩言死喪原隰之求急難外侮之禦雖有良朋莫如兄弟所以發其本然之天而不容於不友也欲全其天可不觀諸物乎物之植者若松與竹柏昔人皆以君子擬之又謂梅為花之儒者則其德固美矣而並處荒園之野以臭味之同結歲寒之盟相親莫逆相契無言雨露不加榮霜雪不能枯歷寒暑閱今古而不少變又得友道之善不有類乎兄弟之同心同德自少至老不相違異者乎所以然者物之各全其天而不渝也今尊翁之難兄難弟取是四物為友而復以四友名其亭必將反覆觀省蚤夜孜孜明儒者之道修君子之行以求無愧於四物者矣又推四物者之相友而諷誦棠棣角弓之詩益惇敬愛以堅晚節為漢姜肱為唐陽城花萼相輝和樂且諧則兄弟之天久久不渝使子子孫孫則而象之日篤不忘亦皆相友如今日焉庶幾斯亭之取義不為虛設矣豈若曾端伯取花為友徒以悅耳目供玩好而已哉異時許氏之門日昌日熾禮義興行依希乎江州之陳浦陽之鄭者豈不自今始耶幸以誌於尊翁兄弟其亦以予言為然否

寶善堂記

正德初元予以老病奏蒙恩賜歸休居於邑之南隅鄰翁有趙君叔祥者其年與予相若而性朴溫厚

福無華不類市人翁三子曰寬曰寐曰實皆善治生以貨殖爲業用白圭人乘我取人取我與之術恆居酒醴米肉諸物以售於人而操其奇贏家以大饒翁嘗新構居室中爲宴會賓客之堂前縣令周君勳爲書其扁曰寶善蓋以其父子之賢皆美而近於善人欲其逃而歸於士事其望之厚矣翁一日使某來告曰願得一言以發周君名堂之義且以訓吾之子孫焉子以爲荒久廢筆視辭謝久之而某數來固以爲請乃爲之言曰君家業於市宜其所寶者利也今乃欲以善爲寶不亦異乎夫善者天命所賦之正理爲士者之所求而利者人情所欲之微物爲市者之所趨利與善之間乃舜臯所由分不可以不察也易曰積善餘慶而善曰作善降祥皆極言爲善之福無非欲人知所寶焉夫子罕言利而應其多怨孟子不言利而思其交征則明言求利之害恐人之誤以爲寶也壬孫固稱觀射父諸人爲楚國之寶齊威王謂檀子等四臣爲照千里之寶蓋言人之善者乃爲國之所當寶吾固未暇論也惟行身犯謂仁親爲寶而宋子罕以不貪爲寶則其善在於己而人人所當寶者君之父子兄弟不可不知所務乎能如舅犯之言而竭仁愛之誠盡事親之孝又推及於同氣之親與凡同類之人莫不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則內外無怨而得乎仁之善矣能如子罕之言而操無欲之心以苟得爲戒凡物之自外來者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則俯仰無愧而得乎義之善矣仁爲人之安宅義爲人之正路豈非善之所當寶者乎寶之云者必其服膺是善而念念皆仁若捧千金之璧而尊之貴之不以須臾而離必其力行是善而事事皆義若持照乘之珠而愛之重之不以遺失顛沛而遠也誠若是焉將見自天祐之而百祥萃於厥躬而後世雖不求利而自然有莫大之利如晉公子得國不取而其後世爲盟主宋子罕辭玉不受而樂氏世爲宋卿與夫資禹鈞范元之流皆以行善不貪而獲大利焉視彼市井龍斷之徒孜孜謀利而所得不過目前毫末之微者不可同年而語矣周君所望於君家者不在是乎其勉之哉

待渡亭記

距蘭邑西北二十里有鎮曰平渡在浙南諸邑爲四達之途當水陸之會商旅所集百貨所聚而鹽爲最夥關津在焉凡四方輿馬之經行負荷之往來者日以千數居民數百家咸以貨殖爲業有吳君某者以鬻鹽爲巨賈而富甲一鄉其父某翁業雖謀利而不爲楊氏之爲我頗有濟人利物心人以善人目之至君繼承先志益修善行其鎮濱大溪自關下至津所雖不遠百數步而蹊徑崎嶇或雨濕泥滑則行者踣足促步慮有傾跌不便於登降翁始命工伐石堦平其險爲數級以使人行而未幾周也君遂益以巨石廣其所登而爲周道人皆德之其溪水深廣不可觸揭人以小舟濟渡而厚取其直以爲利有貧困無路費者皆望洋不得渡至有爭渡而溺于水者翁始作舟爲義渡以普濟於衆而財力有限亦非能久也君始爲可久之謀既新其舟矣又募人操舟以主守其渡使舟不至於速毀且割地幾畝以衣食其人使彼有所資而渡者無取索之患自其父年以至於茲歲且三紀而舟楫屢經修作而所濟未嘗廢也其渡之東岸曠無人居舟或末至人來渡者皆露立以俟或值暴風烈日雨霖不虞之變無所潛避其苦爲甚君又於其地作室數楹周以垣墉外立大門扁曰待渡之亭而設坐臥之具于亭中使盡行而倦者可以休

息容行而無歸者可以棲宿人又莫不以爲德焉然猶恐其久而或廢也又置田若干畝別貯其租而積之以爲異時修治舟楫及亭舍之資使其義渡永無廢革則雖一事之微而其濟物之念久而彌篤亦可嘉矣今君之孫琦其其類末來告于子琦文以訓示後人使勿忘其所有事焉非有志於繼述者乎子推天地以生物爲心而真元相繼謂之繼善人以濟人利物爲心而念茲在茲謂之好善天之心同一善也苟人心能久於善則天心必福其善矣昔稱作善降祥易稱積善餘慶夫祥之與慶皆福之大而命於天者也豈一朝一夕之善可以襲而取之哉故必曰作善積善欲人之念念不忘而久於其道若詩所謂永言配命者則多福不求而至矣昔徐宗仁好善而以鐵舟濟渡觸石不碎所濟非一時資禹鈞積德行善而葬死嫁孤得遺不取所行非一善後皆壽延三紀貴及子孫彼非善之久於其道者能若是乎今君之爲是渡也經營措置周悉萬全自壯至老不厭不倦亦庶幾能久於其道者乃今壽躋八袞貨累千金亦既獲天之福矣苟能推廣是心達於他事凡可濟人利物者無不爲焉則天之所福奚止於是耶又能推其所爲以教於其家使子子孫孫皆能心君之心而行君之行愈久而無斃焉則天之所福又將使今之吳氏爲昔之徐寶矣豈止一身之富壽而已哉此子之所深望也姑不辭而爲之記

吳氏壽藏記

睡之逢安有吳君某者少游庠校種學績文秀出於等夷廩食於學官者有年矣將謂取科第如拾地芥也夫何命與時違屢試不偶時有鬻爵之令入勸其行以爲非仕正途不屑就也其爲人負氣剛正不爲于俗因積厚誣而提學憲臣不能察焉志不獲伸遂棄所業而飄然以歸肥遯邱園怡情松菊亦未嘗有所怨尤也既而鄰郡歲凶民多艱食詔令士庶有輸銀二鎰以助賑濟者錫以冠帶之榮則以此舉澤可及民義所當爲也乃慨然爲之然非其素志雖受賜亦不常服也後罹變故之變室虛盡燬不得已竭力經營以事堂構先作祠堂以奉祖廟次爲家塾以訓子孫然後及諸堂室以奠厥居其苟苟完不求全美又頗有公子荆之風焉家業既就閑居無事因見世俗所爲營營奔逐於勢利之途而務外安求不知止足也乃嘆曰此徒自喪其天真何益於己耶易若從事爲己之學鞭辟近裏以保全其所得於天者乎因名其所居之堂曰崇真又營壽藏於所居之南鳳山之麓以爲終焉之計而扁以全真自謂得全其真而歸藏于是焉亦可矣其可謂曠達不羣之士哉其子邑庠生鏞乃其其事來告于子曰吾翁之所存若是而所以命名之義鏞則未之達也願丐一言以發其義且因以相翁之志使鏞得朝夕勉焉以事吾親則幸也子乃作而言曰善哉尊翁之志但其所謂真者未知何所本而云然耳先儒謂古無真之稱莊者則以理之真實無妄言之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而人物所得以生者也惟人之有生全得是理之真故其心之所蘊有五常之性所發爲四端之情而性情一此真也人身所具有四肢衆體而體之所動爲端直恭重之九容皆此真也人身所接有五品人倫而倫之所敘爲親義序別信之五典亦此真也至於事物之應接各有所當然者何莫非此真乎人於真之所在能恭敬捧持以崇之戒慎恐懼以守之若

子思所謂性德性孟子所謂存心養性以事天然後能全此真焉其或心之性情發而未全一皆中節身之容體動而未周旋中禮日用人倫行而或失於道應接事物處之未能各當乎理則其有不全豈能踐人之形乎今竹翁有志於是則其度越流俗遠矣吾友必當養其所志諒之於道使其立身行己取法古人言而必忠必信行而必篤必敬五典是惇六行是修自其念慮之萌以及事爲之著一真渾全萬善悉具雖外而所髮之微亦無毀傷可以對越神明而俯仰無愧則自今以往至於百歲之後存順殞寧奉吾所受之真精以歸全於大父母焉亦若蔡西山所謂安靜以遠造化物者然後爲考終其命矣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於竹翁父子深有望焉嗚呼其亦敬念之哉

南岑吳氏祠堂記 辛巳七月

先王廟祀之典不及下士庶人蓋以其分之有限禮不下達而人情猶有慷慨焉至宋大儒君子創爲祠堂之制則通上下皆得爲之然後盡於人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乎蔡之東陽有南岑吳氏者其先出於宋少師康肅公芾世家仙居石井公仲子洪爲浙東常平提舉來居是邑之南岑迄今十四世矣皇朝洪武中其十世孫伯修與子仲明始作祠堂於孝順鄉之西莊及宣德間十一世孫澤爲六科給事中以公事歸拜祠下見其棟老欲廢爰命從孫文選主事訪修治之防以祠堂宜在室東而西莊去家太遠時祀不便乃改建于所居之南迄今又八九十年舊祠日就頹敝而族衆蕃衍數逾七百堂庭卑隘難容禮拜宜有以廓而大於是十四世孫曰宋者讀書好禮謂其先人有志未果乃倡爲義舉而率從某輩合謀勸力各計田出穀更建新祠先作正寢扁曰追遠以祀始祖繼作中堂扁曰孝思以爲奉祭之所其崇若斯咸倍其舊又爲左右兩廂各十楹以爲本宗及各派小宗祠堂外爲門廊七楹中爲大門左爲庫房以藏遺書遺衣及祭器諸物右爲倉房以收新舊祀田租穀用備時祭及修祠諸費左廂外爲庶母祠室右廂外爲義塾及齋宿之所外則繚以周垣經始癸酉之秋落成已卯之春君一日介其從弟進士楓及庠士煬等過予而言曰吾家自提舉公始遷而康肅公乃其所自出也先世皆祀二公爲始祖今亦不敢廢焉提舉之後世遠親盡皆禮所當祀者但先世諸祖有貴顯于時富昌其家者又有德行文章可尊者及作事有功而可法者皆足以增光前人茲欲取古人祖功宗德之例奉其主以配食于始祖家禮止祀本宗四世而旁親不同居者皆各自爲祠今吾族比屋而居朝夕會聚難爲各祠欲就祠祠內爲同堂異室之制以本宗及衆派小宗各祀一室分列兩廂如昭穆焉每室皆以後一架爲四龕使各宗皆祠四世各以宗子主其祀庶幾親疎不紊長幼有序亦頗有同人類族之義焉又吾族人有生於庶母者歷於嫡母不得耐食若棄而不祀義亦未安故於左廂之外別爲庶母祠室凡此數事皆未知於義何如願可一言以發其意且因以訓吾後人焉予聞古有禮從宜之說蓋以時有古今事有常變不可膠於一定也今諸君所慮雖不能盡從家禮而參諸衆論揆諸時義以是數者變而通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士俗則亦無害於義而可行矣豈非聖人從衆之意乎若欲訓其後人則祠堂既新事之不可以無禮如晨之有謁出入與有事之告正至朔望之參以至俗節之獻四仲忌日之祭其儀悉具于家禮苟或怠焉而廢其禮或行

焉而失其儀則祠堂爲虛器矣此諸君之所當致謹者也然行禮又不可以無其本必致如在之誠以盡奉先之孝三齋七戒致愛致敬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斯爲孝焉苟不能然而祭爲虛文矣此尤諸君所當加謹者也抑予又有告焉昔吾夫子之論遠孝在乎繼志述事而祖廟之修特其一事耳嘗聞康肅公之爲人能孝於親而庶幾終喪友于二兄而推貨產居官立朝必行直道出守七郡而皆有德於民而晚節歸鄉又欲立義莊義學義塚以厚宗族傾資賑饑以惠鄉人其志與事皆後人所當繼述者也而提舉公學以爲己仕以爲國而南軒東萊皆見稱許謂非善於繼述克象其賢者乎若後之人不能志志事以象其賢而徒以建祠崇奉爲孝抑未矣書曰率乃祖攸行詩曰無忝爾所生吾於二公子孫切有望焉諸君其念之哉

龍山別業記

邑士之秀者凌德容氏書來告曰吾黨有郭君惟錫者邑城鉅族也世居於市不爲市道自其乃祖乃父皆以著行有聞邑大夫歲行鄉飲皆皆禮之爲賓介焉君自少質良行淳而好賢樂善亦欲緬其祖武第以蚤年失怙而竭力以事母務欲得其權心嚴於教子不使流於澆僞其處於家也未嘗得罪於諸父昆弟居於鄉也亦未嘗有過言違行而怨惡於人凡世俗所尚飲博鬪鬪斷鬪利之爲皆無諸己其亦鄉之善人矣自中年以來恆厭城市喧雜欲來閑靜之所爲之別業以棲遲而宴息焉久未得也一日步出廓外青龍山之阿有祖遺曠地一方可二三畝許泉深而土沃地僻而境幽可以避喧可以佚老乃喜而言曰是足以適吾願矣遂於正德庚辰之夏命工伐石以損其山之高而甃石以益其土之卑然後其地截然方正坦然而平廣可爲作室之基君遂悉以家事付其子憲而專志於是材木既備瓦石亦具將卜日而興作焉夫何天不假年未及者艾至秋而忽遭危疾竟以不起有志弗就就勝嘆哉瀚與君之子憲游從相厚而往弔焉見其痛心於風木之感泣血於蓼莪之誦而哀慟之無已也乃釋之曰子雖毀瘠骨立以死傷生亦無益於化者矣曷若繼其欲爲之志而終其未成之事求所以不死其親之爲愈乎憲乃作而謝曰謹受教於是召諸匠事以經以營朝夕靡懈始作重屋五楹以爲別業之後寢而左右翼以兩廂至十有二月而成室將俟葬畢而舉君之神主奉安於是慰其平生若應若堂則猶有待焉憲又以爲其乃考存日志欲求地於祖塋之左右前後以爲歸藏之所庶幾身後得從先人以居亦所願也憲今購得其地在祖塋之南百餘步許其山曰春暉塢卜者皆云其吉將以是年冬爲之墳以安厝焉則惟錫之素願於是乎無負矣而憲之所爲能順乎親豈非易所謂子之克家者哉願丐一言以紀其成使憲之兄弟皆知勉焉從兄以盡繼述之孝不亦善乎某少時受室於憲之尊祖守行翁夙有姻婭之契見其別業有成心甚樂焉況德容之言信而有徵亦豈容於默默乎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之道莫先於繼述今憲於別業之作肯堂肯構能成其前人之所未成又於宅兆之下能遵治命而求吉地非從先兆以終前入欲爲之志則其繼述之孝爲何如哉苟能推廣是心以爲政於一家而倡率諸弟使益知感奮興起各懷繼述之心成修繼述之行以悅母心以其子職兄弟弟孝友一堂則吳時郭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此

楓山章先生集 卷之八
予之所深望也。憲之兄弟其念之哉。

三三四

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九

詩

七言絕句一百七首

春雪三日

茅拔三陽泰運開。滿天和氣襲人來。如何尚有頑陰在。可是東君未放回。

雨後微漲

天瓢夜倒雨如麻。曉望川原不見涯。且莫臨流羨河伯。試將秋水問南華。

院庭初樣小戰車。偶觀有作內死作。

廟堂決策靜邊塵。巧作戎車樣製新。莫道只知俎豆事。胸中兵甲是何人。

漢殿匈奴出武剛。管平光祿用偏廂。車攻原是先王制。定許收功殪犬羊。

送同年鍾美官乃叔還鄉二首。

楓山章先生集 卷之九

三二五

楓山章先生集 卷之九

紫陌春回雪昨消。御溝流水碧迢迢。行人欲贈新楊柳。催喚東風長綠條。

津沱晚渡二首。送同年張廷芳使陝西。

風捲流漸作晚波。行人猶說漢津沱。那知天上乘槎客。不用冰堅也渡河。

雲舍寧親二首。送同年張廷芳歸廣東。

五嶺南頭瘴海闊。白雲飛處是親闈。何人得似張天子。四牡歸來戲綵衣。

題介軒詩卷二首。為同年賀。韻作。

半點緇塵不肯容。古來卓行許追踪。東風門巷多桃李。雪後徂徠一樹松。

送容一之歸廣東二首。一之名貴。白沙陳先生高弟。

洙泗門庭海樣寬。望洋休道問津難。直從伊洛源頭去。鼓棹中流任往還。

送同年謝元吉致政歸來陽二首。

醒卻邯鄲炊黍夢。便尋湘水釣魚船。時人莫訝休官早。還落文山後一年。

題舒溪漁隱詩卷為同年李廷章作。

名利關頭曾打透。一竿影老白蘋洲。明時愧我渾無用。欲與先生假釣舟。

挽杜黃門喬妻

夢斷瑤池補閣空。翠幃香冷燭花殘。空遺舊織迴文錦。留與黃門灑淚看。

挽大理陶司務二首。

紅蓮綠水舊知名。廷尉資俸最老成。何事玉樓仙去早。棘林風雨易傷情。

壽李知府嗣母六首。

黃鶴孤飛四十年。幾番機斷曉鸞前。鄰姬只羨生兒好。恩誥時時下九天。

誰教黎守得與黃。寶鑿當年降北堂。天為蒼生如有意。壽星夜伴婺星光。

一陽微露嶺頭梅。此日高堂初度來。王事賢勞歸未得。夢魂飛越越王臺。

南越東陽萬里身。幾年不見倚門人。潘郎曾有開居賦。花下安與處處春。

莫道無人戲綵衣。庭前股有紫荊枝。未須便上陳情表。正是君恩欲報時。

楓山章先生集 卷之九

三二七

三二六

太行山頂自石雲何似遺漢錫類人爲報金華賢太守里閭無限白頭親

挽林亨大瀚父母四首其父先爲上高知縣歷海州州守陝州太守

謝郡歸來理釣絲不堪中夜盤舟移舊游樹樹甘棠在常作遺黎墮淚碑
州縣徒勞兩髮霜誰將嘉績傳循良文章有子如歐九一表瀛洲淚萬行
令德深閨不可窺卻緣麟趾識關雎獨憐天上歸來日白髮無因見倚闕
相夫會賦采蘋詩教子猶懷斷織時回首嶺山封馬鬣烏啼宰樹不勝悲

送同年沈秋官海使閩還京二首

秋臺元自蕭風霜炎海俄驚五月涼應是一夫冤未釋使星中夜入南荒
素馨花發荔枝垂樽酒江亭話別離珍重故人天上去爲言閩海正瘴瘴

建溪舟中口號五絕送同年鄭侍御還京

乘驄來按八諸侯凜凜風霜六月秋吏蠶民冤俱洗盡更將謫領遠宸旒
昔人每羨嶽山搖鎮靜今看一着高自有澄清真事業海波不動瘴煙消
武夷無復舊茶株鑿盡銀場課未除四杜諮詢多少事皂囊應有萬言書
萬口嗷嗷待哺時賑饑無策愧分司飛章要劾牛羊牧願放庸材理釣絲
行部無能展一籌病軀仍抱素冷羞日邊朋舊如相問祗欠天曹一筆勾

送洪憲長之官貴州并序

憲長先生愛蓮收伯遠落黃浦某適爲二野所困弗能儲錢伏枕懷私情不能已聊賦小四詩絕以道區區詞雖不工而亦皆紀其實云

澄清未了旬宜去玉節星輅出富沙行李幾扛書籍外不將一物度仙遊
三年閩海諮詢日萬里口口保障時獨有挽留諸父老一聲聲是去思碑
忽聞巷語夜如雷道是閩人借寇來欲扣天關無路入明朝相率拜都臺
左轄由來拱太微卻教分省去難施遠人應識君王意不道區區爲爾絲

別閩南僚友

三年憲府同懷抱此日離亭惜解攜回首建溪溪上路春山隨處鷓鴣啼

送賀位賀俸歸永新四首并序

歲暮山寒老梅始花適賀生兄弟過予言別因折一枝口占小詩四絕爲贈川致季季期待之意云

梅花折得贈君歸此是東風第一枝看取瓊林新雨後萬花場上奪魁時
梅花折得贈君歸商鼎和羹實有時四海蒼生饑渴甚綠陰青子莫教遲
梅花折得贈君歸老幹虬枝分外奇絕似廣平心鐵石生來不受雪霜欺
梅花折得贈君歸愛此亭亭絕世姿絕白眞香誰得似紫陽千載共襟期

送鄭仁張銘歸瑞安并序

東野鄭天爵張水新不遠千里過我問歸數月而歸予愧無所贈之也口占小詩四絕以贈其行

風度天香到酒卮君行恰是桂花時相期來歲秋風裏折取瓊宮第一枝
東嘉自昔多龍首禮樂三千對玉輝白日青天能有幾梅溪人物是吾師
鳳鳴名山天下奇仰高懷古起遐思止齋諸老談經濟選學雄文百世師
論心未久即言歸敬義工夫要夾持潛室舊傳其統緒歸來應自有餘師
哭鄉同年二項叔姪五首并序

項崇仁字子放人也其甥鄭天爵來從子游知其悲寃因其同而書以哭之

昔同文戰淵淵秋二項才名孰與倫三十年來如一夢萋萋宿草鬢荒丘
蚤看雙鶴共橫秋誰道相催記玉樓今日送君多感慨寄將老淚灑松楸
豪氣元龍百尺樓牛刀縱試使長休悠悠身後無窮恨伯道淒涼土一坏
看花期向曲江遊同帶相推讓一頭不見臘傳春殿日驚聞雞曉使人愁
激浪陵雲志未酬關灰麟頰使人愁羊曇悲切平生事不過西州亦淚流
送潘匡善援歸括蒼兼柬舜絃先生二首

蕭陽太守舊相知節概文章重一時蘭玉森森知有自相逢兩月話心期
故人爲別十年餘不見雙魚尺素書邂逅阿咸聊問訊王官谷裏藥何如

送唐御史巡按江西二首其先任閩縣知縣

蘭陰山下舊棲鸞暫看度此山白叟黃童垂淚送手栽桃李半凋殘
繡衣持斧大江西驄馬行行莫待遲幾載血腥章貢水要君摩手洗瘡痍

和周郎中木二詩韻四首本姑蘇人時未使江西封王

周郎中詩云楚迷王道可與非徒倚符籙長干賦江山鎮易姓祇緣萍實誤昭王
汝墳江漢古名邦曾見周南化日長麟趾嗚虞渾忘卻謾誇萍實瑞昭王
橋名萍實表南邦謠語流傳歲月長書社不封千載恨空將蕪業望君王

周郎中詩云秦使俄漢入萬山虎狼交跡茂林若問知行李無私物任我星輅自往還

哭外舅郭公五首

簞節煌煌照楚山天曹何事落人間要知沿路官員好須到萍鄉縣裏還
不持一物度關山贏得清風滿世間行向子陵臺下過客星應識使星還
磊磊襟懷楚楚儀客來能酒更能茶從今寂寞蒼英會不聽山陽笛也悲
貽謀未必新堂構餘恨猶懷舊業田流水生涯今已矣撫棺一慟淚終天
夢入南柯竟不還華堂無復舊衣冠空存手植庭前菊留與諸郎灑淚看

傷心一夜泰山頽。雍露聲中不盡哀。讀重恩深無可報。塚前銘許婿親哉。少日東床誇坦腹。年餘四十竟浮沈。自慚不是奇男子。空負平生擇婿心。

烟溪義渡四首。

立馬沙頭欲問津。憑君一策策奇勳。一時義在烟溪上。千古名芳太史文。塵暗長途水拍堤。行逢義士在烟溪。感勳為濟盧中客。莫愛官封楚執圭。濟巨平生每自期。欲南聊作小施為。莫吟幽草高鷗句。未是春潮雨急時。楫聲中流應有志。舟橫野渡豈無能。獨憐亭長烏江上。不及滌沱一寸冰。

挽詩四首。為林緇衣貴賢作。

其一 寶潤西原城之祖。

馬鬣封高寶潤西。夏官舊德樹新碑。白頭父老咸相過。共說賢孫似習之。

其二 象峯東麓誠之父。

鴈塔歸來臥象峯。景鍾青簡兩成空。孤兒杖淚書遺訓。都在瀟岡一表中。

其三 鳳山北隴誠之母。皆更錄。

鳳去山空幾夕陽。九原相見泣孤凰。當時不逐韓憑死。要待新雛羽翼長。

其四 塗嶺南窩誠自為生墓。

縱脫蠅蝸世亦難。幾人打透死生關。一亭得正高千古。塗嶺今來望北山。

挽常山余知縣父母二首。

一經勤苦未收功。忍見舟移夜壑容。三釜竟違人子願。蕭蕭宰樹不禁風。九臍當年荷母慈。嗚琴今日見佳兒。獨憐墓下焚黃處。不及堂前捧檄時。

和吾景端韻二首。并序。

久疎臨問。方以為愧。乃承不鄙。曲記賤生。觀之細葛。竊以佳章。厚意稠疊。其何以堪。食竹既久。無可為謝。謹以嚴韻。聊安二絕。用答來觀。

行年已度知非日。學易應思補過時。珍重故人相問訊。草編三絕是心期。臯比擁處樂何如。春滿庭前草不除。他日相從問無極。文山風月未應虛。

陳處士南園詩卷四首。

平泉金谷競豪華。幾度花時得在家。爭似南園陳處士。曉看泉石暮烟霞。高臥邱園歲月餘。閑將抱甕作生涯。悠然得道忘機處。笑看紛紛兩角蟬。肉食無緣帶自安。昨疏聊欲媚春盤。葵傷應有終年憾。芹獻難忘一寸丹。我愧貧無三徑資。好花真境逸難期。何時得借名園看。三復堯夫洛下詩。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雲津書院詩卷三首。為命筆。

昔人黃卷肯燈處。滄海桑田幾變更。獨有龍洲洲上水。東流還作誦絃聲。華構淪亡幾百年。雲津歲月故依然。天留嘉定文章在。應把貽謀啓後賢。前宋衣冠迹已陳。芳洲勝蹟屬何人。賢孫今紹箕裘業。雲路還從此問津。

挽金華鄭同知重父二首。

藏蛇忽作康成夢。賦鵬空餘賈誼才。從此來陽溪上菊。風霜時節為誰開。泮水已驚閔絳帳。王門無復見長裾。金華別駕終天感。忍向窗前讀故書。

挽葉天官侍郎盛女婚之祖。

華國文章老更奇。康時才業未全施。空餘歐范平生志。不見功名上鼎彝。金鑑朝端方委重。玉樓天上忽傳宣。迂生不識平津閣。因誦遺文亦泫然。

挽金氏夫人二首。正室。

九苞鳴鳳正朝陽。丹穴生雛恨失凰。賴有當時胎教在。雲霄萬里看翔翔。吹棘思深渾未報。蓼莪詩廢亦奚為。堂前捧檄人何在。腸斷秋香桂一枝。

挽耿氏夫人二首。葉繼室。

采蘋會賦在公詩。九臍猶憶勸學時。回首堂封春草綠。野鳥啼處不勝悲。頻向花前奉板輿。俄驚一夢入華胥。春暉寸草情何限。風木蕭蕭恨有餘。

次南都天官林亨大韻。庚申秋。林歸國。林歸國。林歸國。

高軒忽枉過山家。不憚雲昏道路賒。元幸為憐衰病叟。昔年同看杏園花。

榮壽堂

劬勞父母年齡暮。孝理君王雨露深。臣子兩般俱可愧。為君題卷獨關心。

夜坐得句寄示弟姪。癸亥冬在南樓作此。嘉山。先府君墓也。

秋初一別又冬殘。欲寫家書意萬端。最是白頭千里外。時時夢到兆嘉山。

甲子新正齋宿有懷新孫詩以勉之

自別吾孫每惘然。重陽不覺又新年。數書相勉無他語。黃卷青燈好著鞭。

羣鶴圖

噪樓曾報黎囚喜。集棘應占太史祥。修竹寒梅無外事。若為羣語對荒涼。

挽秦行人祖父母二首。

道賈邱園世莫知。玉埋幽圃草離離。貝州名行垂千古。為有賢孫似習之。錫爵少年因脫珥。弄孫景景見合怡。大行追憶平生事。不讀陳情亦淚垂。

挽秦行人母二首。

葛覃草木更蕭蕭。脂粉微音裕後昆。二少賢聲今籍甚。誰云芝醴不根源。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楓山先生集 卷之九

悼亡有夢成炊臼。捧微無因見倚門。墓下焚黃悲鶴處。五花營語溼啼痕。

避喧卷 二首 爲監
結廬高臥萬松間。爲厭輪蹄日往還。用盡機關名利客。終婆爭似綠雲閑。

采芝無夢到長安。世態榮枯了不關。況有鳳毛鳴盛世。底須園綺出商山。

南都別林王黃陳馬韓葉張諸尙書侍郎
西區結廬乞歸。尙未得請。適承諸公饋。何以克堪。席間口占小詩一絕。聊以爲謝。

野性惟應臥草萊。建章鷄豎詎堪陪。乞骸未得如疏傅。慚愧諸公祖帳開。

七言律詩 六十五首

登科 內苑作。開考改門。
太平天子御金鑾。奎宿光芒午夜寒。漢代文章推董賈。唐家科第屬歐韓。龍門浪暖成頭角。雁塔風高快

羽翰。雖是看花年尙少。莫將溫飽問儒冠。

瓊林賜宴
風雲千載趨重華。賜宴瓊林寵渥餘。丹桂廣寒非月窟。紫烟蓬島是天家。食分綉餅堆紅玉。酒出黃封瀉

絳霞。見說金明池上事。有人聞喜不簪花。

早朝
未央鍾動曙光生。隱隱初聞柳外鶯。風靜御爐香篆細。日高斧座袞衣明。螭頭陛擁黃麾仗。豹尾班聯白

玉珩。最喜君王勤庶政。蒼蠅聲裏問雞鳴。

禁中聞鶯
禁苑花深去漏遲。鶯聲遙在萬年枝。不隨舞袖歌金谷。卻伴仙韶奏玉墀。長信莎圓破枕處。瑣闌吟罷倚

闌時。東風空費如簧舌。不道明廷有鳳儀。

王孟端畫竹
此君一別已經年。今日披圖不厭看。風度只疑搖翠珮。月明應想下青鸞。首隨羣卉爭春色。直伴孤松老

歲寒。珍重鳳凰池上客。盡將清節付毫端。

圖東新井
鑿井深深傍玉堂。石根流沁一泓涼。冰壺夜浸秋蟾濕。雲液暗涵甘醴香。青蘇未生侵玉甃。桐陰初長拂

銀牀。寒泉可汲應須汲。莫使行人爲斷腸。

秋日感興
昨夜西風襲纈袍。壯懷落落興飄飄。全才人物思韓范。雜伯功名陋管蕭。四圍萬首陳國論。沙場百戰滅

天驕。前修未遠斯文在。九辯何須賦寂寥。

送彭閣老時歸省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出爲蒼生去爲親。伊周地似閻台身。暫辭天上青槐位。歸拜堂前白髮人。五色錦衣供戲舞。四時玉燭頤

調均。故園桑梓休留戀。早促鳴騶上紫宸。

送楊總兵
山西名將好男兒。報國丹心一劍知。龍口口口嚴號令。口口寒膽避旌旗。九重雨露朝承口口口口雲夜

出奇。此去西口應坐困。功成充國早口口口。

移菊
白玉堂前種紫微。菊花開落在東籬。爲憐秋後香偏好。故向春前手自移。再再旋添承露葉。亭亭先長傲

霜枝。樂天只愛黃昏伴。一種幽香恐未知。

壽同年徐德安父
家有四玉亭。又有蓮芝。花口口口之異。故詩及之。
四玉亭前歲月長。葛巾藜杖足徜徉。夏園老去芝應秀。儀儼歸來桂正香。花折瑞蕪供綺席。酒和甘露薦

瑤觴。賓筵共祝南山壽。開過蟠桃髮未霜。

壽盟中書父
會因教子荷恩封。歸去錢塘鬢已蓬。名利長安無舊夢。耆英洛社有遺風。消磨歲月琴樽裏。收拾湖山杖

屨中。長對花前傾酒。蟠桃看到幾番紅。

壽雲南萬都司學士萬安之叔
奕世登壇笏滿牀。獨尋園綺共徜徉。耆英社裏清風在。安樂窩中白日長。南詔衣冠無此老。渡瀾勳業有

諸郎。玉堂學士宗盟舊。壽語飛來共錦章。

送謝守之無爲州
其父先守是州。其弟元吉爲無爲州。其弟元吉爲無爲州。
東風躍馬錦溪傍。重佩而翁太守章。騎竹兒迎新皂蓋。愛棠人說舊黃堂。野田雨秀雙枝麥。燕寢春凝一

篆香。雖弟正紳金匱史。要君橋梓共循良。

送宋爾章乃弟歸江西
君從瓊水泛歸舟。兄在蓬萊第幾洲。春草池塘驚逐夢。夜牀風雨子瞻愁。鴈行暫隔千山露。鷗翼還看萬

里秋。別後二難相會處。看花騎馬曲江頭。

送國子監侯先生祭掃
丹陛陳情許畫遊。桂花香裏泛歸舟。十年官況橋門月。千里鄉心浙水秋。天上恩頒新雨露。塚前光勳舊

松楸。平生風木無窮恨。憑仗龍章貢九幽。

送同年翁進士安歸省
萬里青霄路始通。白雲情思忽匆匆。一樽別酒歌黃鵠。十幅歸帆逐去鴻。秋雨江村榕葉叶。夕陽籬落槿

花紅。慈恩未報天恩重。一念難忘是孝忠。

挽虞門孀妻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佩山先生集 卷之九

醉入瑤池竟不醒。空教炊白夢魂驚。琴瑟絃斷膠難續。樹怨花殘子未成。驚報夜銷銀燭影。鳳樓春借玉

挽陳舉人父

平生愛臥越山雲。不踏長安陌上塵。燈火課兒書屋夜。杜鰲訪舊野橋春。百年風月歸詩律。萬頃烟波入

挽陳舉人母

瑤池渺渺隔波濤。逐逐仙人跨鶴過。無復瑤臺顏色在。空餘慈竹子孫多。燈前夜斷縫衣線。機上春閑織

挽國子林助教

一甌十載髮成絲。心事平生百首詩。夜月棘闈歸藻鑑。春風芹泮慰爐錘。鍾室未兆三台瑞。鵬賦俄成百

謁文丞相祠

呂家墳墓邱墟久。信國祠堂香火新。芳槭定應千載事。榮枯那有百年身。丹青此日瞻遺像。汗簡平生仰

懷古

籌燈夜坐讀書聲。懷古令人不寐來。世遠唐虞文未喪。俗經秦漢事堪哀。周公禮樂真王佐。管氏功名只

歸廬

盤圃池臺是舊遊。西風萬里思悠悠。陣橫紫塞霜天曉。影落澄江水國秋。棲止更嫌蘆葦淺。歸飛不爲稻

送馬守之廬州

康侯共羨廬江守。三接親承龍運來。玄輔縱看辭魏闕。綵衣又喜拜容臺。述懷定有詩千首。話別寧辭酒

和鄭廷綱侍郎長至有懷

一盃萬戶無孺思。叔度莫教五馬此徘徊。

和鄭廷綱侍郎長至有懷

和鄭廷綱侍郎長至有懷

風山先生集 卷之九

學道年來絕愛憎。肯隨時俗說蠅蠅。新陽已向今宵復。老態應從此際增。願喜舒長迎化日。仍愁積垢至

和鄭廷綱除夕感懷

特立由來俗所憎。詩人奚必嘆青蠅。只憂難甚心何愧。石錯相加德愈增。線日已看回短晷。條風終擬化

送林亨大以太宰考績分

滿城簫鼓樂無央。共說明朝是孟陽。卻笑流年成老大。詎堪隨衆廁班行。厭聞爆竹除殘歲。設對梅花憶

送同年王宗彝以大宗伯考績分

春回大地物欣欣。宗伯朝天志不羣。歲運三週當甲子。風雲千載遇華勳。定應制作新寰宇。曾見文章擬

送林亨大以太宰考績分

鸞聲游泮忽匆匆。元宰咨勞親合宮。曾見昌言天動色。還期大義日當空。殿栽桃李居門下。多貯參苓在

又另贈

平生甚愛泉山老。華國文章濟世才。何幸附名龍虎榜。又來話舊鳳凰臺。還期應有丹書奏。當守欣看赤

壽楊少卿父太守唐

惟得祥氛滿戟扉。黃堂八十古尤稀。蓬壺仙侶雲駢集。光祿賢郎畫錦歸。共慶麟書符繡綬。爭看象簡戲

送林居魯沂之貴州亞參任

春曉新亭柳正青。紛紛冠蓋送君行。一盃聊作陽關別。萬里難忘魏闕情。葵郡尚留遺愛在。羅施今見福

挽胡光祿諒父

家住城南尺五天。隱居行義雪盈顛。黃金鳴玉多知己。芳桂猶蘭總象賢。豸服已聞榮晚節。龍章仍見貴

送張黃門宦之四川亞參任

諍臣何事出旬宣。官業乖崖舊有傳。簡命纔聞來北闕。仁聲先已慰西川。一盃別酒愁分袂。萬里修程若

風山先生集 卷之九

青樓早賦甘棠補袞錦城花好莫留連

環山樓詩卷為大僕少卿

百尺危樓倚碧空。好山面而列屏風。凭欄遠眺心何曠。對景凝吟興不窮。樹色參差青萬外。鳥聲上下綠陰中。客來俯視三千北。卻把滌陽作楚宮。

送李司空進表

國老前章覲紫宸。都門祖帳集朝紳。瑣闥獻納聲名舊。起部賢勞德望新。華渚虹流開壽域。彤扉虎拜慶昌辰。曲江金鑑千秋錄。宜室從容好奏陳。

挽白司寇

少年策足上青霄。四紀忠勤翊聖朝。瑣闥獨違遺舊稿。秋臺明罰布新條。重湖功就舟行穩。萬柳陰成水思消。誰料故園歸樂後。整舟回首夜寥寥。

和鄭尚書廷綱留別韻

一棹翩然發大江。歸尋綠野舊書窗。萬鍾已覺心無累。九鼎從知筆可扛。名世文章能有幾。急流人物更無雙。高懷不似垂崖老。閑殺尚書意未降。

送鄭尚書分韻

東園先生美如玉。校書早歲發天祿。計省賢勞白髮生。邯鄲夢覺黃梁熟。白巖高風喜有傳。夾漈遺編期再續。王官谷裏樂三休。玉女峯前歌九曲。祇恐君王憶履聲。未容久戀山水綠。

一鴻天外去冥冥。峽節孤風篴在廷。投笏遠辭丹鳳闕。棹舟閑過白鷗汀。午橋事往名猶在。畫錦詩傳德愈馨。愧我欲歸歸未得。金華山色夢中青。

送太常李少卿分韻

臚唱曾聞姓字香。奉常今見德彌光。畫歸故里春猶小。綺奏明廷日正長。胸次酌量周禮樂。筆端揮灑漢文章。龍顏喜見龍頭客。視草仍留白玉堂。

龍江江頭送君別。衰柳枯枝不堪折。述懷未賦上林鳥。探梅且醉西湖月。八磚家世本倫魁。三俊才華尤卓越。清風兩袖去朝天。六箴期補龍袞闕。

送韓司馬文赴北為大司徒乙丑新正

杏園花下昔同遊。南國相逢已白頭。樞務賢勞與望協。板曹新任主恩優。一分須用寬民力。九式還應為國謀。此別何時重執手。不堪凝眺李膺舟。

送金侍郎考績

東風一棹發新河。祖道那堪賦綠波。白髮交游嗟我老。青雲勳業羨君多。辭榮未許歸盤谷。奏績仍催上玉坡。聖主若詢遊塞事。好將干羽化兵戈。

送馬侍郎廷用考績

東風一棹發新河。祖道那堪賦綠波。白髮交游嗟我老。青雲勳業羨君多。辭榮未許歸盤谷。奏績仍催上玉坡。聖主若詢遊塞事。好將干羽化兵戈。

詞苑容華久擅名。東風奏績上宸京。浪花袞袞催行色。烟柳絲絲繫別情。粉署郎君思侍教。木天仙侶喜聯盟。好將胸次經綸策。宜室從容啓聖明。

送魏都憲赴北為少司寇

高平相業選難儔。千載雲初紹厥休。纔見觀風行列郡。又催持節侍宸旒。離情祖道一盃酒。行色關河萬里秋。聖主龍飛新大化。好殫忠赤贊皇猷。

送吳學士考績

玉堂學士舊宮臣。器業文章更絕倫。袞補合陪黃閣老。錦歸先嶽白頭親。禁庭春柳關心久。客路江楓得句新。宜室從容應訪問。函風無逸好敷陳。

壽同年徐僉憲

烏府歸來與世違。忽驚佳氣滿庭闈。一階龍命從天降。七袞遐齡自古稀。座上客誇金作帶。膝前兒戲綵為衣。羨君早適鱸魚興。愧我無端下釣磯。

送大司憲張公敷華還朝考績

三十年前賢部使。又來都下得相親。慈榮南國民謠在。橫挺中臺更嗜頻。龍袞體元新大化。豸冠述職際昌辰。這回司馬休歸洛。四海蒼生望秉鈞。

送太宰楊碧川致仕

位正元僚統百官。又承優詔故鄉還。文章舊價留東閣。猿鶴新盟在北山。疏傳黃金因客散。義公綠野與雲閑。衰遲苦被焚龍緊。恨望冥鴻獨厚顏。

桂巖書院詩卷為成給事

廣寒分種寄靈巖。結屋巖前誦孔顏。庭戶秋來香細細。軒窗月上影班班。絃歌聲徹幽林外。燈火光生密樹間。會見雲仍多那資。何須蟾窟遠躡攀。

送程參議考滿西賓正月

伊昔仇鸞棲枳日。鳳毛年少最風流。別來四紀猶青眼。到得重逢愧白頭。粉署久勞明殿最。銀臺今復著材猷。東風奏績朝天去。三接行膺寵數優。

送太常李少卿赴史館

聖德神功負絕倫。纂修開局命儒臣。龍頭望重三朝舊。麟筆書成一代新。待漏鳴珂金殿曉。垂簾揮翰玉堂春。好將斧鑿酬天地。揚厲先休啓後人。

送同年魏廷尉赴北為少司寇

健別龍江三月春。紛紛冠蓋集朝紳。看花昔幸同黃甲。持綬今看侍紫宸。漢史不冤聲望久。虞廷獨教胤光新。鳳鳴好為明時獻。莫向西風憶鱸莼。

送王司馬致仕還鄉

萬里無諸國。旬宜僅一年。稻收千洽雨。榕樹幾村烟。保障多新政。規模總昔賢。設施嗟未究。赤鳥又言旋。二南風不作。道喪幾千年。行葦荒秋雨。甘棠老暮烟。繼周遺聖哲。分陝況才賢。好試經綸手。乾坤一轉旋。五言長篇六首。

釋菜以後四篇。皆內死作。

皇明右文治。閭巷與膠庠。橋門集多士。冠佩紛踰牆。少窺夫子宮。巍巍數仞墻。仰瞻殿所得。屹屹窮十霜。剽竊糟粕餘。乘時幸飛翔。釋褐謁塔堦。對越儼洋洋。采蘋薦溪毛。執爵灌椒觴。百拜舉彝典。報本那可忘。平生迂腐心。峨冠講虞唐。曰茲筮仕初。矢心思激昂。金石勵名節。忠孝恆自將。期不負明訓。尤以酬君王。止賜酒。

君王念儒臣。眷養良獨厚。解帶食天厨。日賜黃封酒。飲食貴有節。適時乃无咎。昨詔酒云止。曰茲炎暑候。豈惜麴糵費。狂藥恐作疾。周書戒崇飲。聖語垂不朽。嗟彼八達徒。沉酗良足醜。寧為攝生謀。不問中聖否。息思浩如天。欲報漸何有。

本院南新閣三篇

聖門學爲人。皆陋樊遲。借問玉堂客。築圃將奚爲。儒冠安淡薄。志不圖甘肥。苦硬根可咬。酸澀味可知。在貴不忘儉。在富固所宜。大哉君子心。所存應在茲。苟能无此志。堪作和羹資。試我鹽梅功。濟彼閭閻飢。孰云謀生計。日夕勤敷當。不有公儀休。拔棄園中葵。

送覆瓿知奉化縣

製錦須良工。牛羊求善牧。越人久凋弊。賈絲羅新殺。保障良獨難。烹鮮莫撓。當守仁元元。出宰用言必。借君庖丁刃。試手雞與鶩。琴橫單父堂。絃歌武城俗。寥寥千載餘。君行踵遺蹟。明年看政成。聲價連城玉。

送白沙先生陳公甫兩部作。

洙泗迥且深。伊洛浩不息。建溪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水泛功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羅浮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尙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刪修今六籍。墜緒何茫茫。仰鑽容致力。回瀾障百川。屹立中流石。任重道長行。行慎無數斯。文諒有在。前修未應沒。何當謝塵紛。雲山隨杖屨。共對梅花春。細叩先天易。

壽味菜吳先生學士。之友。

古稱陽羨里。一壑風烟浮。山川萃佳氣。孕毓外名流。逸者位公卿。勳業垂不朽。隱居務行義。善慶貽厥後。先生出其間。況乃神明淵。潤身兼潤屋。有德尤有壽。膏粱非不美。所味惟元修。趙孟非所志。園綺爲吾儔。養高在空谷。教子登瀛洲。夜封煥龍章。如川至天休。一福世所罕。乃獨五福具。喬松培壟液。玉瓊注黃流。惟茲孤矢辰。適屆天中候。日運東井躔。風引南薰奏。翠葦芳蘭艾。錦英燦葵榴。乳燕賀未歇。青鳥聲相酬。華堂開壽域。綺席羅珍羞。嘉賓來遠邇。雜珮鏘琳球。高臺然絳燭。古鼎島青虬。麟戲萊綵。鹿歌薦金甌。清歡當此日。先生百不憂。瀛洲成仙侶。詩章集曹劉。感敷祝遐算。海屋頻添籌。借問壽何如。蟠桃三千秋。

詞六首。

感皇恩天順庚寅。買郭老。其外及封。

富貴樂餘春。春長不老聖主褒崇。頌渙號。五雲縹緲。飛下一封鸞詔。把平生教子心。都酬了。翠管喧庭。紅旗夾道。賀客歡聲。徹雲杪。恁般勝事。占斷人間榮耀。貴堂無限風光好。

步蟾宮庚辰。賀慶廷。器登第。運鄉。

天邊榜動黃金色。都人爭羨龍門客。瓊林宴罷看春花。馬啼踏遍長安陌。君王詔許歸鄉國。錦衣白畫。歡何極。如今端的是男兒。這榮耀人間第一。

千秋歲壽人六十。代。壽人張吳作。

收燈過了。恰是懸弧曉。壽筵啟。霞觴倒。蔬陳竟調韭。果薦安期棗。雙溪上。誰知也有蓬萊島。膝下斑衣。遠堂前。珠履笑。人不老。春長好。已注神仙錄。何須中令考。眞榮耀。椿庭況有君王詔。

歸朝歡爲壽人作。壽人張吳作。

雞割牛刀應莞笑。桃李滿城何足道。萍鄉更鼓正分明。垂尾忽驚官員好。紫泥封又到。飛兔遠赴君王召。羨青年功名富貴。天已安排了。別離底用傷懷抱。爲報攀轅諸父老。九重前席問蒼生。還將霖雨懸枯槁。候朝天未曉。諫章時向燈前草。看明朝袖中群。多少人驚倒。

又壽人張吳作。壽人張吳作。

玉殿傳臚登上第。錦製蘭江聊小試。河陽謾說滿城花。中牟休詔乘間姓。獨甘冰蘗味。勸民不願身勞瘁。道三年恩波萬頃。深似雙溪水。山城歲晚梅初蕊。冉冉飛飛天上。去黃童白叟。競攀轅。等閑莫把歸期負。依依難捨處。只愁去攪澄清澗。且從容一樽別酒。三疊陽關句。

御街行爲壽人作。壽人張吳作。

胸蟠萬卷虹光吐。期睡手功名。幾番操瑟向齊門。無奈鍾期難遇。孟郊科第。賈臣富貴。時節相將矣。觀光上國從今始。穩步上青霄。路壯懷落落。賦驕駒。不道綠波南浦。鵬程萬里。龍門三浪。總是平生志。

賦一首。

中秋賞月賦丙戌內閣考試。

素與司時。應收行政。日道西陸。斗回西柄。大火下於坤維。虛宿中乎離正。掃赤熒之煩酷。布金行之清靜。豆雨飽兮初歇。梧風颯兮漸勁。涼露零而金莖香。灑氣浮而玉宇淨。燕翩翾以東歸兮。鴈嘹唳而南競。蟬咽聲以不鳴兮。鷹奮迅而欲橫。南呂之律始中。西兌之治方盛。緊三五之良宵。適平分之秋令。暮烟霽而雲容四散。涼水澄而天光遙映。斯時也。陰精陽彩。坎象懸空。西魄已載。東魄未終。望舒御兮。駕冰輪於海東。嫦娥舞兮。調霓裳於曲中。稔稔兮。金波有影。團團兮。玉斧無功。寒玉臂兮。清輝皓皓。淫雲髮兮。香霧濛濛。既委照兮。珠簾華屋。亦容光兮。瓊牖桑蓬。普眞明而無私兮。光萬里之攸同。人世總清虛之府。皇都一蕊珠之宮。予於是盍朋簪。開寶筵。酌清醕。調朱絃。暢幽懷於琴瑟。邀勝賞於輝煌。歌坡翁之水調兮。唱晁

更之洞仙。修歐陽之既事兮。賦希逸之佳篇。享美難之兼具。樂風景之無邊。已而銀河斜漢。玉繩低懸。爽
 顛發於林外。天香散於庭前。惜光陰兮易度。愛良夜兮無眠。琴瑟既息。衆音並傳。幾處樓臺。絲管沸兮。樂
 歌舞於芳年。誰家門巷。砧杵急兮。碎窮愁之萬千。慨人間之變樂。感天上之缺圓。徘徊俯仰。不覺爲之太
 息而凄然。客有語予者曰。賞心易負。美景難留。可人明月。屬此清秋。今夕之會也。追玉堂之勝賞。無天柱
 之遠遊。據牀笑傲兮。若登武昌之樓。咏詩誦兮。如泛牛渚之舟。騁清談之雅興。浩清興之悠悠。人生有
 幾。不樂何求。子獨感慨而惆悵兮。殆有類乎宋玉之窮賦而悲憂。予乃喟然歎曰。子豈知予者哉。予竊怪
 夫少年之偷閑兮。事能爲時物而解顏。吁嗟乎哲人之用心兮。固將視一世以爲悲歡。月明而無貴貧兮。
 人情見月抑折成之多端。有天涯兮。遊子家山萬里兮。疎問安。今茲之夕兮。望白雲而倚欄。有遠地兮。孤
 臣懷耿耿兮。寸丹今茲之夕兮。念瓊樓之高寒。彼閨閣之饑餓兮。十室九空。插草種以爲糧。對明月兮。賦
 鴻鴈而自傷。彼邊城之將卒兮。胡笳羌笛。老征戍於沙場。對明月兮。指玉關爲故鄉。月照兮。深閨有佳人
 兮。愁斷腸。邊衣兮。未寄。盼良人兮。天一。月照兮。圓扉。有緣囚兮。悲夜長。難羅維兮。未脫。刻木畫地兮。那
 可忘。富貴歡會兮。貧苦憂思。今夕之樂者。幾何人兮。而悲窮悼屈者。紛其若茲。伊苦樂之相忘兮。抑亦居
 之所移。塞予懷之鬱鬱兮。良獨有感於斯。志先憂而後樂兮。謂希文其吾師。彼風流之庚謝兮。徒曠遠其
 奚爲。今九重之仁聖兮。憂元元之瘡痍。恆宵旰以孜孜兮。曾不暇乎樂。漢武影娥之池。顧書生之竊祿兮。
 一升合皆民脂。愧無才以上佐天子而下弔蒼生兮。其何心乎樂。明月而娛。子以予爲悲秋之賦客兮。
 其不淺之爲小丈夫也耶。嗚呼。噫嘻。客聞予言。亦悚然若驚。焦然而弗寧。遂相與舉盃。酌月。稽首乞靈。願
 國家隆唐虞之治。使斯人爲堯舜之氓。老安少懷兮。各得其所。遠來近悅兮。咸遂其生。固固空兮。永期有
 司之不犯。兵甲洗兮。寧復有苗之徂。家家見月兮。有忻然之色。人人對景兮。無嘆息之聲。豈若唐人聯
 句而專長日之樂。殆猶虞氏鼓琴而公解慍之情。則吾與子非特誇今夕一時之樂事。且將祝皇明萬世
 之太平。

贊八首

韓魏公贊內附

昔宋昭陵有臣魏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允武允文。有才德。入司諫垣。闕補衰職。出司邊寄。磨寒西賊。
 執政三朝。惟公是式。定策受遺。手扶紅日。天下晏然。泰山磐石。身保安危。國同休戚。豐功盛烈。鼎彝是勒。
 於千萬年。有赫奕奕。

蕭御史器用父像贊

蕭容端如。盛服荷如。身之曜而道則內。腹文之郁而朴以自居。馬帳橫經。士皆我模。楚筵設禮。禮不我渝。
 人皆知爲當代之文儒。蠶金匪貴。鯉庭是趨。有冠峨焉。有臺棲焉。人又知丹穴之有鳳雛。噫。是皆得其蘊。
 而徒語其腐。彼其梁棟榱角。在宋則安定之胡。明道正誼。在漢則江都之舒。究先生之所存。殆將與若人
 而齊驅者歟。

白司冠像贊

質偉而豐。神完以充。淵淵乎其德之懿。翼翼乎其貌之恭。英英乎其才之敏。恢恢乎其量之洪。方獄句宜。
 而優優其政。臺端執法。而肅肅其風。入參廟謨。則不動聲色。而連籌折衝。出幹不庭。則不勞血刃。而執訊
 陳寬。光垂竹帛。勳勒鼎彝。鍾嗟儀刑之已遠。儼生氣之如虹。日茲待滿之像。猶可想見。夙匪懈之忠。而其
 所蘊以出將而入相者。豈丹青所得而形容。

吳仲仁像贊

吁嗟若人。鄉之彥兮。潤屋潤身。衆所羨兮。賓賢禮士。老不倦兮。貽燕後昆。惟一善兮。眉壽考終。天之眷兮。
 吁嗟若人。鄉之彥兮。

許家宰像贊

孕極高之秀。鍾河洛之英。氣剛以直。質粹而清。始薦名於鄉榜。仍賜第於大廷。內司言責。則正色直詞。著
 張桓之威望。外贊兵機。則運籌制勝。樹韓范之勳名。任司馬而禪廟謨。於帷幄。位家卿而付公論。於銓衡。
 以道事君。魯惠三黜。而不以爲辱。竭忠謀國。楚文三仕。而不以爲榮。躬操筮筮之節。心懷翼翼之誠。張曲
 江之風度。雖可模於方冊。藜香國之靈臺。則莫狀於丹青。

永暉兄像贊

鶴髮童顏。烏紗綵服。其貌栩栩。其儀肅肅。無諸無駭。內知止足。不怨不尤。外無髮辱。非義不爲。惟善是篤。
 抗志林泉。怡情松竹。垂及百齡。備全五福。貴非有位。富不以祿。有阻自天。忽承寵渥。此昔人之所稀。而吾
 兄之所獨。

顧雲和像贊

蚤以才猷。奮身從事。初筮枳棲。遂躋錦製。斬披草棘。創新官署。轉危而安。易亂而治。遺愛在民。蒸嘗弗替。
 太史褒褒。垂休百世。

伊振舉像贊

其容偉如。其服飾如。其業非儒。其行則儒。文之不足。而質有餘。利之不競。而誼是趨。吁嗟若人。其韓康宋
 清之徒歟。

吳晦仲畫像贊

有婉其容。有肅其儀。醉經飽史。尤選於詩。志充所養。將大厥施。采芹泮水。擢桂鄉闈。和聲始鳴。忽繫金泥。
 玉成器而遽毀。苗就實而忽萎。起良朋之永嘆。貽後嗣之遐悲。

外舅郭公像贊

儀容偉然。胸次夷然。考槃擊壤。無懷葛天。有淑其姿。克儷厥美。無非無儀。葛覃中饋。儼儀相成。德音奕遠。
 用昌厥後。麟趾孟斯。拜瞻遺像。儼乎如在。追頌平生。涓埃山海。

